叢書集成續編

一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七册目錄

哲學類

易類哲學

虞氏易事二卷　清　張惠言學　仰視　一
李氏易解賸義　清　李富孫輯　讀畫　一三
易大誼一卷　清　惠　棟撰　指海　三七
易漢學八卷　清　惠　棟撰　經訓　四二
易例二卷後附四庫提要　清　惠　棟撰　貸園　七二
虞氏易消息圖說初稿一卷　清　胡祥麟撰　滂喜　九九
卦本圖考一卷　清　胡秉虔學　藝海　一〇七
易象通義六卷前附凡例　清　秦篤輝撰　湖北　一一一
周易集解纂疏十卷　清　李道平著　湖北　一六〇
周易略解八卷　清　馮　經撰　嶺南　二九五
易圖存是二卷　清　辛紹業著　豫章　三六〇
周易本義考一卷　撰人不詳　金華　三七六

儒家哲學—四書

禮記通註一卷前附題辭、述　明　朱元弼撰　鹽邑　三七八
大學古本一卷附旁釋、問　周　曾　參述　百陵　三八五
大學石經古本前附旁釋、申釋　周　曾　參述　百陵　三九〇
大學疏義一卷　宋　金履祥撰　金華　三九四
大學發微一卷　宋　黎立武著　學海　四〇五
大學本旨一卷後附經義考　宋　黎立武著　學海　四〇七
大學古本旁注一卷　明　王守仁注
大學證文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清　毛奇齡稿
大學辨業四卷附題辭、四庫提要　清　李　塨稿　叢輔　四一九
古本大學輯解二卷　清　楊亶驊述　叢輔　四三二

儒家哲學—中庸

中庸古本一卷後附後申　周　孔　伋著　百陵　四五三
中庸傳一卷　宋　晁說之著　涉聞　四六一
中庸指歸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黎立武著　學海　四六六
中庸指歸圖一卷　宋　黎立武著　學海　四七〇
中庸分章一卷附元中子碑　宋　黎立武著　學海　四七四
中庸本解二卷附提要　宋　楊亶驊述　叢輔　四八〇

儒家哲學—論語

論語集解義疏十卷　魏　何晏集解　梁　皇侃義疏　知不足　四九四
論語筆解二卷後附四庫提要　唐　韓愈　李翺　同註　范氏　五六八
論語拾遺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蘇　轍撰　指海　五八〇
論語絕句一卷　宋　張九成纂　藝海　五八四
癸巳論語解十卷附四庫提要　宋　張　栻撰　學津　五八八

論語意原四卷附四庫提要　宋　鄭汝諧撰　聚珍　六三一
論語集註考證十卷　宋　金履祥撰　金華　六五九
論語類考二十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明　陳士元著　湖海　六八七
論語稽求篇七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清　毛奇齡撰　龍威　七六一

1920/10X

虞氏易事

張惠言撰

虞氏易事卷上

清　武進張惠言學

孟氏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略不貫穿。匪獨虞耳。鄭荀號爲說人事者。爻象亦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窒而不能騁。于是悉舉而廢之。而相辯以浮言。日以益衆。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據以辯言正辭。而況多歧之說哉。設使漢之師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後之學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學之響。千喙一沸。或不至此。雖然夫易廣矣大矣。象无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則吾未見漢儒之言之略也。述易事云爾。

乾

元亨利貞。孔子贊以四德。易之言元。皆訓爲始。不訓爲大。大象有言大亨者。乾以元始萬物。得其始而大。大非元之本義也。用九用六。聖人明言用。若爻象無變動。是九六无用。此費氏易之誤也。若揲得此九六一爻。然後有一爻之象。則爻變拘而不可用。若乾之坤。乃爲用九。坤之乾。乃爲用六。是二用止二卦。此左氏之誤也。

乾六爻皆君道。荀氏說也。卽繫辭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之義。乃通六十四卦言之。其在乾六位。則兼君臣。要之六爻皆聖人之時。虞氏以庖犧位乾五。文王位乾三。鄭以堯之末年。四凶在位。象亢龍。舜受堯禪。爲羣龍无首。干寶以象文武受命。程傳以象舜自側微登帝位。義皆得之。但干寶以後。皆以亢龍爲非道。聖

人反之。然後无悔。則乾不得爲六龍。唯鄭以爲堯之末年。則龍德不失。此以知其精也。

坤

易者乾元主陽。孟氏之易有爻變。故虞義以坤息乾。費氏之易无爻變。故鄭荀之義以坤輔乾。乾六爻聖君。坤六爻聖臣。故鄭注黃裳以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注龍戰以聖人喻龍。君子喻蛇。坤雜乾氣。蛇似龍。荀注履霜堅冰。象臣順君命而成之。不習无不利。云陽倡陰和。括囊云迫近于五。謹慎畏懼。則其說雖各異。其主陽一也。自干寶乃有坤初陰生。漸致殺父。陰與陽戰。兩敗俱傷之說。就如其言。初將弒逆。猶斷至二。乃直方大何哉。此亦說之易破者。而後世競宗之何也。

乾六陽自微至著。天之道也。聖人之德也。坤孕乾而息乾。反剝而復。則撥亂世反之正也。牝馬之貞。聖人之畜德而動也。先迷後得主。著其時也。利西南得朋。正氣在得人也。東北喪朋。安貞吉。未得其人。當安以養德也。堯得舜而後禪。湯得伊尹。文王得太公。而後放伐。皆其事也。既言得朋而後言喪朋者。又明泰否循環消息互積。故爻變三正泰。四反否。五成觀。上終乾。又入坤。此易之大義也。

履霜堅冰至。君子知微知彰也。坤以初爲牝馬之貞。則聖人受命之爻。陰始凝者。如屯之大得民。創業垂統之義。文言云弒君弒父者。所謂先迷。初擬霜則得主也。二西南得朋也。不疑于所行。則以撥亂正暴。然尙如乾二在田。未正位也。三泰否之交。未能定難。四括囊賢人隱。如文王羑里之日也。五正位居體。大一統也。上龍戰。更本牝馬東北喪朋安貞吉也。其血玄黃。屯之天造草昧也。若承五言之。則爲得天下之初。陰陽相薄。草創未定。須興禮創樂。乃致太平也。乾帝道也。坤王道。繼治繼亂之道備焉。乾坤所以包六十四卦之義也。

屯

屯於世爲草昧。草昧者。王者創業垂統之時。初以貴下賤。大得民而建侯。若湯文之爲諸侯是也。盤桓利居貞。謂遵養時晦也。初居貞。正己正人。故象曰以經綸。經綸者。經常之法。陽當正位。陰當從陽也。四承五。故往吉。二待三。故不字。上无所承。故泣血。此在下者之道。各承其君。泣血者。徯我后也。三三公。志作輔五。而遠求於坎險之上以自輔。妄興師衆。此猶管叔之逆天。故戒以當擇其民。以待聖人之興而已。五則君位既濟。由初不由五。三齊則下。而五齊則屯。所以凶也。

蒙

蒙者。巽之消息也。其義繼世受命之主。義在草昧。繼世之主。貴在養正。故乾坤之後。屯蒙爲先。蒙之時。陽道蒙昧。九二以震接巽。則乾革坤。此消息之蒙也。六五童蒙。九二以陽正之。此陽之包蒙也。爻以坤陰爲蒙。上陽非蒙也。在艮失位。不能包蒙而擊蒙。變之則反入陰。故不利爲寇而不變也。初已發則能正法。而說四之桎梏。四下求初。可以不困矣。上擊蒙不足以養五。而可以防三。皆二包蒙之用也。象曰利用禦寇。而爻辭不言用者。擊蒙非正故也。

蒙養之道。外則師傅。內則后妃。納婦吉。子克家。謂母教也。此以二上五爲父。伏巽。出則二爲母。初發蒙爲

子。則母子之象。與九二包蒙別一義。三勿用取女者。愼妃匹也。此以上艮爲少男。應三爲取女。淫女必亂君。重戒之也。又言利禦寇者。養女子之道。能制其欲。則不受其亂也。此與納婦爲一義。二剛中發蒙。而三之金夫。則二以正爲求。以不正爲淫爲寇。然則瀆而告之。謂之淫寇。不可謂之包蒙也。此師道也。

需

需德在五。而荀氏及後儒皆以乾需坎降而升。（陽升陰降荀氏義王弼无此義而不適之客來則同三陽共逆逆退无所歸如此）則九五不得正天位。其失甚矣。尋消息之義。大壯息陽而爲陰傷。四往折五。雖居正位。陰氣方盛。故宜需養以待其來。乾三爻皆五之用也。初需四。故不犯難行。二需五。非見險者比。乃宜與五同德者。故五澤衍之而變正也。二正。既濟成矣。需之道於是乎就。故三需上而上至也。大壯以乾伐坤。四已折入离。惟上爲坤主。上來就三。則坤體俱從乾。故曰三人。坤就乾則爲人也。觀四注云。乾尊賓坤。故知易以乾爲主。以坤爲客。若以主客之事言之。則初三之需。武王之觀兵也。二之小有言。八百諸侯曰可伐也。上入穴。微子之作賓也。

訟

訟者。以陽訟陰。二爲主而四輔之。然四陽同體。皆以五爲訟主也。鄭荀之說。皆以爲二四相訟。而五治之。既於經訟元吉之文不符。或疑注乾剛在上。坎濡失正。故不克。但爲二坎四乾。若然則二宜不克。四亦不克。何歟。此以知虞義之不然也。當遯之時。陰害已成。乾三不勝其憤而往訟之。四爲之輔。終以不克。而陰勢益張。非救遯之道也。九五中正居上。二四變而各正。三亦動出。臣主一心。靜以安之。則否必休。泰必復。故曰訟元吉也。二邑人三百戶。大夫也。三食舊德。嗣父之事。四即命渝。始命之官。以此承五。遯不足訟矣。上錫鞶帶。在初四易位時。服以初事辨明錫之。故曰以訟受服。非親與陰訟者也。訟不可成。則辨明非上功。故三正而拕之也。

易爲君子謀。亦爲小人謀。初三二陰。弑父之家。二四不克。實由乎此。然在當爻則三以既入乾家。而爲舊德。亦以以與二同體。而爲不永所事。此大改過之義也。

師（[illegible]見臨）

比

屯蒙之後。受以需。次訟。次師。次比。三代以後。用兵有天下者爲正。著於此矣。比五受命之王也。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者有天下。封建邦國。五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三驅謂下三陰。前禽謂初。卦曰後夫凶。謂上也。前禽謂禽在前來。及左右去者。象迎服者。奔者。荀氏以初在應外。以喻殊俗。伍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位滿中國。終來及初。信及非應。於消息五下初比之。與荀義亦同。蓋若微子奔周。及箕子之朝鮮。皆是也。二比自內。則同姓之封也。四外比之。則異姓之封也。三比之匪人。毆之變正。則所因之國。更從與新者也。上比之无首。始則負固。終而請命。王法所誅矣。

原筮元永貞。何也。王者之興。必有天命。原筮者再筮。再筮而不違。則是以永貞矣。故无咎。謂非天命允歸。

不足以當比。故彖曰。以剛中也。干寶謂如周卜筮定鼎。元永貞謂五正位。則原筮又在其前。于誠作也。然（周家文王受命武王受）原筮者。謂其天地不違。積之至久。即大有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非謂臨事而原筮以自審也。（亦爲原筮之符）

小畜（凡卦不取消息則取卦來者畜文王序卦之義小畜於消息息總而辭取需來以臻太平則小畜不得聚畜斂故取需養以待制作也）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物畜然後有禮。太元準小畜以斂。蓋畜者畜聚之意。王者受命。萬國親比。立政之初。必畜聚其民。而後可以制禮。小畜者。禮未備。養民之事小也。大畜養賢則大矣。陽爲君。陰爲民。小畜消息以一陰畜復陽。正是坤受乾施。民養於君之象。後儒以四一陰畜止五陽。謂尙往爲剛欲上行。則五反下行而見止乎。失之甚矣。（京氏傳云小畜之義在于六四陰不能固三連同進傳曰密雲不雨尚往也然則其義謂一陰所畜者小必與三相連然後固三連與廣異義而同指侯果之說斯失之也）小畜消息以乾施坤。以坤畜乾。故以夫婦著之。上言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逆戒乾消。此正義也。畜養天下者。貴使民富而知正。正莫先於夫婦。凡陽得陰爲財。六四坤元。上承九五。五所以富也。三變豫坤滅。如車脫輹。脫輹則无所載。无以爲財。五變二。使變承三。則三亦富。故曰富以其鄰也。上三之嫁。二未變則反目。二已變則得積載。積載者。財也。然則上與三之反目。非以不富故乎。注云。需飲食之道。飲食有訟。故爭而反目。蓋民无所養。則不能正室。得積載則夫婦正。（月幾望坎离相望夫婦正）百室盈止。婦子甯止。其是之謂乎。

復自道何也。養民當以道。小惠非德也。初者四之所以畜。故正言之。

小畜主乾元。君子以懿文德。注。君子謂乾。則初當之。五非君。但象富耳。二四皆以財佐人者也。畜民之道。莫先乎通其有亡。此濟變之務。故曰小。雜卦曰。小畜寡也。貧寡之寡。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之時。上施不行。西郊之澤。將雨天下。言畜民之急也。

履（消息[illegible]而取訟來義在制禮以定爭訟）

履者禮也。不曰禮而曰履者。以爲人之所踐履也。履道柔履剛。以言其和也。然其所以爲禮者。以陽正陰。以乾正坤。故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九五之時。四未變。三上易成夬。曰夬履。謂陽德充盛。以決羣陰。禮之定志也。六三在陰則眇而視。跛而履。上來易之。則武人爲於大君。大君謂乾九五也。爲、助也。上以剛武下決兌陰。成乾五之夬履。然後四得變正。而定既濟。上之其旋元吉。謂此也。陽爲德。陰爲邪。克己復禮。此之謂矣。

九家云。太平之世。虎不咥人。蓋如是爲禮之至、无不正之謂禮。正己者以所變之正爲禮。成己成物也。初之无咎。視四變是也。不正者以正爲禮。二四是也。二在訟時失位。訟陰。故幽于坎。應五履道。禮成而陰不爭。故曰幽人貞吉。上禮之成也。其旋元吉。既濟定。六位正。

五以謙坎變滅。象爲不疚。又以四變體坎。爲貞厲。居安思危。以當天位。唯其貞厲。是以不疚。

泰否

泰之辭言其自否反。否則言其反泰。聖人之道。有治无亂也。泰必言其未泰。否則言既否者。聖人之用也。

泰三乾成則反否。否三陰成不反泰。必至上而復者。易道主陽也。戒懼之至。忠厚之至也。

劉向曰。君子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後儒據以爲三陽在下。當拔而俱升。此謬之大也。泰以天地交。君子在內。則三陽皆已得君。豈當爲在下位乎。唯否時外君子而內小人。故四思拔去三陰。與其類俱得進用。彙、類也。謂三陽。茅茹謂三陰。劉氏之言與虞符合若此。

程傳以包荒爲包含荒穢。此非也。其以用馮河爲剛勇改革。不遐遺爲深思遠慮。則亡爲无所系徇。皆是也。

泰至三而陂。何以持之。唯正位足以持之。坤順于上。乾健于下。所以反否非常正之道也。二上五。既濟定。六位正。故四以其鄰二。上中行則三艱貞而有福。泰以乾爲君。（否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謂乾爲注云坤女主假爲君之非其義）二之五。不可謂上正君位。乾在下。不以二爻爲君。故四謂之鄰。五取象于帝乙歸妹。象注云。以陰輔陽。二體先進五。妻道臣道也。大要否泰皆不以五爲君。否二大人吉。五大人吉。二五同稱大人。皆臣耳。

上六城復于隍。否已壞矣。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何也。否泰之交。天下必有彊陵弱。衆暴寡者。上本否三上公之國。在泰居上。失國而在邑。故城復于隍。三爲泰主。義得相救。但以平陂之際。而爲上用師。則非朋亡艱貞之道。故其命爲亂。而戒上勿告命于三。以見泰時當修德以服遠。與復上戒用師同義。

否必成于小人。故曰否之匪人。守成以經。克亂以權。故君子不可貞。

大人否亨。注以爲不亂于坤羣。讀否爲不而絕句。非也。否仍如卦名。謂二本大人。雖居三當否而得亨也。

爻辭以君子得位正否反泰而言。象曰。儉德避難。則以君子不在內失位而言。

同人

庖犧消息。同人非取夫婦。文王則以爲君子通天下之志。類族辨物之卦。則義不專于夫婦。同人于野。鄭氏以爲无所不徧。孔疏以爲喻其廣遠。用心无私。其義是也。然若但如王注程傳之說。以同之廣狹爲優劣。則上之于郊。正是于野。何以爲志未得乎。蓋同人義在乾五大正。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所以不通者。以不別其族類也。五以乾照坤。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陰得其陰。陽得其陽。各得其志而大同。則既濟定。體兩坎。坎爲志爲通也。初自師二降。自正以同人。師二坎也。志與人通。人自同之。出門而已无咎矣。二與師震。夫婦也。同執大于此。乃或欲先上同于五。是猶女子外夫家而內母家。其能不吝乎。三下坎之主也。四二坎之變也。二爻失位。志之不通。實由乎此。故象相攻。治亂者不得不以威。五以大師克之。然僅曰不與。曰弗克。攻則其志猶未爲通者。以上未正也。上乾之極。是有于野之德者。然失正而不知變。僅足无悔。而五之志未得。則天下未大同也。若上變正。失乾居坎。似爲有悔。而五志得通。則悔即乾之德。象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謂乾能體坎而行。今上不行。則于野之德未備。故變其文曰于郊也。上有悔而當變。故注云與乾上同義。或疑于野既是公徧之義。則上公徧何以非同人之道。蓋卦辭于野謂五君之德也。上亢无位。宜與五一心以同天下。今五在下而剛乘三。位正而不應。是无所親。以爲公无所主。以爲徧也。變之使與三同心承五。則似徧有所同。故悔而實正也。

大有

大者陽也。乾五歸坤五。內有乾陽故大。鄭氏以柔得尊位大中。謂大臣有聖明之德。代君爲政。此由不知消息之義。五得乾元也。离日在天。以爲臣象可乎。

以天下之有爲有。則其有大。大有君道也。其大在乎履信思順而尚賢。注云。乾爲賢人。坤在乾下。爲尚賢。故大有諸陽皆賢也。皆五所尚也。然諸爻不能皆有乾德。故又有遏惡揚善之義焉。四惡人也。在鼎足三公位。戒初曰无交害。戒三曰小人弗克。過之則變而匪其彭也。三公位。正乾體。有功之臣也。初位卑。上无應。則難自達。上有大有之君。无所畀于交也。二有中德。能自正。大夫之爻。爲天子任事之臣也。皆揚善也。交如言其揚善也。威如言其遏惡也。上九綜一卦之義。言順天休命。義不主于一爻。故不以失位爲嫌矣。

謙

鄭氏云。嗛者自貶損以下人。唯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謙言侵伐行師。何也。此捊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也。湯武不放伐。謙德无終矣。漢文謙讓未遑。非君子之勞謙也。

豫

豫復陽小。象功崇作樂何也。坤入乾。乾大功成。以復陽索坤陰。猶王者作樂以和民情也。建侯行師者。樂樂其所自生。順動豫之本也。故豫者陰得陽而豫怡。民豫其上。非爲上者之豫也。卦唯九四一陽。民所由豫。餘五爻皆陰。則皆受豫于四者。繫爻皆言在上之事。故因悔吝生焉。又豫雖功成。君子當務養民。故四下息小畜。乃爲大有得。諸爻與四俱息。則爲四朋。故豫爻言豫者皆凶咎。以非陽道也。二五中正。德能自正。故皆不豫。然二正五不正。二在四前。四未下正。故二爲知幾而吉。五在四後。已在小畜。故象能自惕懼。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疹疾。貞疾恆不死之稍也。陽之道盛于泰。四朋盍簪。泰時。二不終日。亦泰時。至五已過。故疾也。初不自正。四降然後正之。遂失陽體。故鳴豫凶也。上于小畜不正。故冥豫。然正位。故三變得應。亦无咎矣。三有陽非如初上。（夫三伏下）特以待四而息。處其溺于陰。故盱豫而有悔也。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則豫以九四復初爲聖人王者也。以四爲王。則五非君位。故五陰一例爲四朋。後儒泥執五爲君位。遂說之曰。君弱臣強。聖人順動。功成作樂。而強臣脅君。豈其倫乎。甚矣其固也。

隨

隨者陰隨陽。序卦曰。豫必有隨。乾鑿度曰。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仁恩所加。靡不隨從。此以民隨君。消息之正義也。陰隨陽莫大于夫婦。隨二月卦。周家法之以爲昏月。故易例不以陰陽爻爲男女。而隨二三皆繫女隨男之辭。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惠徵士云。太元準爲從。其初一辭曰。日幽嬪之月冥隨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太元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備矣。是以元亨利貞。其義是也。

三陰爻。以隨陽爲義。二係近正應。三无應則承四。承應皆陰之隨也。上无應无承。待三正而兩繫于五。此

于本象之隨不著。故不言男女之隨。三陽爻。則以物之所隨爲義。五大亨正之主君也。所謂崇至德顯中和之美者也。初剛來下柔。乾九之正。天子之大臣也。四爲官。當變而隨之。鄭氏云。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四艮爲賢人也）昔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是也。四艮賢人。處非正。而三以不正隨之。故凶。能變承五。應初則无咎。是不當爲物所隨。而當隨人者也。小賢役大賢也。三陽爻。有率民之責者。隨人則失位。故變正而上應之。三爲上所隨。而率之以隨于五。其懷德至深。是爲王道之應。故于用享于西山也。

九五孚于嘉注云。陽稱嘉。陽則初三四是也。皆物所隨也。惠以嘉爲嘉禮亦通。

蠱

蠱者事也。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不必其爲惑亂也。故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知蠱爲事之通名。但泰至蠱而反否。則爲事須整飭。故雜卦曰。蠱則飭也。

泰否之交爲繼世。蠱從泰來。乾父坤母。通隨從否來。否乾在上。艮在下。爲父子也。故蠱六爻皆爲子道。九家云。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是也。隨夫婦。蠱父子。亦相承也。

卦義在通隨。終則有始。故爻義皆以通隨定其位以爲吉凶。隨初震長子得正。故初曰有子考。明其繼父也。（江承之云此與虞義異虞云艮爲子無躁于初又蠱繼世之卦初云有子考卽蠱世之義蠱抑當以艮子今五艮爲子則少子蠱世于義非也故易事易之）二五得正位。故其辭善。三四失位。故悔吝。失位不可以爲事。故三四不變。下乾元也。變滅雖正。非元亨之道。故亦不變。而象不事王侯也。（義見蠱篇）

馬氏云。所以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爲十日之首。蠱爲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使百姓徧習。行而不犯也。馬氏之言先後甲爲艮巽之方非也。其言令先後之義是也。卦辭言治國之事。飭事之道。莫先于施令。故言前後各三日也。先之三日賁。謂以文施令也。後之三日无妄。謂督之无所亡也。

臨

陽至于二。見龍在田。宜升坤五爲君。故元亨利貞。蓋有乾德大君之宜。乾九二之利見大人也。乾鑿度曰。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辭也。是其義也。臨者臨民之義。六爻皆君道。初二四上陰陽感通。大人利見。故其辭皆吉。三當終日乾乾之位。故有戒辭。上既濟定。三變有應。故亦吉。蓋卦以乾陽爲君。初二非異物。故其辭同。然二升五而初非其時。故曰貞吉。坤三爻皆言二之德。至臨言下交。知臨之先也。敦臨言厚終。知臨之守也。亦非異物也。三乾道之革。當成泰。三以感于陰失位。在兌。徒以甘辭口說。感人抑末。故无攸利。變之則正。故无咎。甘雖三象。二亦與焉。所戒者二。非別一人也。大約臨與乾同。只作一人看。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臨陽至二。上息必泰。既泰而大壯。以至于乾。則遘反而遯消。八月有凶。天之命也。二變之。故三正之後卽上與五易位而定既濟。則不反遯矣。故曰未順命。鄭氏注八月有凶云。終而復始。天命然矣。其爲此象發乎。

觀（取反臨者大觀在上君子謂也乾九五也）

觀六爻唯以反臨爲義。臨三成泰而二上五。故成既濟。六爻皆言君臨之德。觀消卦。唯九五大觀在上。以臨反之。則五正而上可正。三初不能正。故五爲君。坤爲民。又臨觀非賓相反之卦。二陽在上。則初二之下。象陽伏入陰。故唯六三象坤民。而初二當臨陽位。亦有觀民之責。初之上爲艮童。上之初。艮陽所伏。故童觀。二之五爲巽女。五之二。巽陽所伏。故闚觀女貞。二爻皆以陽伏其下。爲小人乘君子。失觀道。必爲此象者。觀消卦。初二卽遯爻也。三五上辭同。所觀者皆三民也。民觀君以爲化。君觀民以爲教。臨時民欲被化以爲大君。則二當進五。三曰觀我生進退。率之之辭也。既正大位。則當正天下之不正者。使上下易。三則上。君子得位。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上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謂五上爲君子。故能觀示坤民。使變爲君子也。无咎者。天下正。君乃无咎也。上曰觀其生者。上爲五之用。觀者卽五。若爲我生嫌爲上民。象曰志未平。謂三上未變。五志未平也。四諸侯爻。上承于五。獨爲觀賓。觀字皆讀如卦名。爲觀示之義。

噬嗑（見禮闕）

賁

人文化成天下。而小利有攸往。何也。賁次既濟。太平之功立。上下交。仁義道著。大經大法。皆已樹立。當曲制威儀以定禮文。先王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曰小也。（既濟亨小利貞）利有攸亦言小者。无敢折獄。尙文德也。

法制于已然之後。禮禁于未然之先。其道在去小不正。故五上永貞。分剛文柔。則天人之文成也。

賁之道柔來文剛。臣者君之所以自文。爵位者上所以文賢士。故六爻皆此義。初在下。二未得應。未用之士也。初舍非義之車。二待興業之主。士所以自飾也。三已仕之臣也。賁如濡如。言其文之著也。詩曰。羔裘如濡。毛傳云。潤澤也。是濡之義。守正以正君。則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四諸侯。求士者也。白馬翰如。往見初也。詩曰。良馬四之。五陰位。求正于上。賁于邱園。邱園艮山。謂上也。束帛所以聘之。戔戔委積。言其禮多也。荀氏云。五爲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其義是也。虞謂以艮斷巽。則取以上正五。其義不殊。但不爲禮聘賢士。則邱園之象虛。因不如荀矣。上之正。化成天下。故上得志。言五聘上。則應二可知。

惠士奇易說云。白者五色之一。非无色也。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言功成于素也。畫繪之功成于素。忠信之質成于禮。後儒謂白賁後于无色。誤解雜卦傳。傳言賁无色。非謂白无色也。賁无色。猶序卦致飾然後亨。則盡耳。此說與虞異。其義甚長。

剝

六三剝无咎。荀義三與上應。无剝害意。故无咎。後儒皆宗之。夫既无剝意。則不得曰剝。既已曰剝。則不得謂无意。蓋剝上陽而言。吉凶皆陽。初二之剝。陽无可正。故凶。（蹵人深惡趾內爲蔑貞也）三剝已成。剝滅于此。歸魂卽在此。終則有始。故无咎。四剝觀五。切近故凶。（上乾之初剝未成不得就游魂）至五觸極陰。欲承君子。故无不利。卽君子德車是也。諸儒以凶咎屬羣陰。故不可通。凡易言小人。皆戒使改過。避否之陰。不指爲秋害。豈喋喋言小人之

凶咎哉。上言小人剝廬。乃是戒羣陰也。

復

出入无疾。明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言天地之心也。陰陽消長。以道言之爲剝復。若以天地言之。則出入皆陽所自爲。何疾之有。反復其道。終則有始。七日來復。天行有常。一消一息。以生萬物。陽爲陰主。有出入而无絕息。此天地之心也。程傳云。先儒皆言靜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荀氏云陽起初九爲天地心感物之始肯內之先是以動爲天地心伊川不諛頤入害耳）又云。於動上求靜。是伊川見道精切處。本義言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于此乃復可見。則泥程傳而失之。明明經言出入。王弼只知入字。宋儒又只知出字。甚矣其蔽也。

爻以人事言。則復爲有失而得。繫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爲復禮也。六二于卦義最爲初。朋正。位在復下。就初體。故曰下仁。他卦陰在陽上。爲乘剛。此獨吉者。以此之故。二五中道。皆能自正。舉知利行者也。二吉而五无咎者。二已正。五當變也。三頻復。困知勉行者也。四與初應。資于師友以復道。象曰以從道也。辭但言初之復。不言吉凶者。能自得師在四也。上坤迷則過而不改者矣。用行師者三也。怙過之人。雖得嚴師。不能將之。卒至于喪君而无征。養成其惡而已。

復在君道爲撥亂反正。修身下仁。改過從道。皆君德也。上爲元惡負固。君德已就。乃可征之。五未正而用師。敗之道也。少康德成。然後討澆。光武即位。收河北。然後征赤眉。此其義也。

无妄

復則不妄。是撥亂反正之道也。元亨利貞。謂定既濟。六位皆正。乾德之大復也。遯時未能如此。則四既正。上不變成益。亦足以无妄。大亂之後。求治不可過。過則匪正有眚。天命不右矣。

初上皆言无妄。初爲主于內。成无妄者也。上定益。亦成无妄者也。初往吉。上行有眚。无妄之義畢矣。中四爻條舉无妄之事。二成初義。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自然而无亡也。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不耕而穫是也。五就上義。既已无亡。雖有疾亦不可藥。藥即匪正也。程傳若舜之有苗是也。四可貞者。可正則正之。明上則不可正也。三无妄之災。雖无亡。亦不能必其无災。受之而已。即勿藥之義也。象言先王。爻无君位。或以五爲君。非也。

注以坎爲疾。巽艮木石爲藥。上動體坎。疾歸于五。所謂无妄之災。然上不變爲巽。又云勿藥也。五之有喜。无待于上。不可往者。以戒上也。若五必禁上往。以藥已疾。則亦匪正而有眚矣。故曰不可試也。

大畜（消息通舉。要例取大壯。大壯四傳陽氣而出。故民不從化也。）

太元準小畜以斂。大畜以積。積者斂之多也。序卦小畜在履前。故以養民之財爲義。大畜在頤前。故以養民之德爲義。養賢亦養民也。

无妄之後。民未被化者猶多。大畜以乾養坤四五。疑乾則道大行而成既濟。初利已者。童牛未告。犯之成災。猶梗化之民。不可速治。亦无妄不利有攸往。復用師大敗之義也。二車說輹。坤已消兩。乾未成。尚未可往。所說之車。即三輿衛也。至三則二升五降。陰得畜陽。可以告牛。豶豕雖尚文德。必有武備。故曰閑輿衛。

良馬逐者。時不可緩。故雜卦曰。大畜時也。童牛豶豕。皆四也。在四則象告之。在五則象已頹而生牙。有喜有慶者。民既被化。喜慶歸于君也。此則道大行。上何天之衢矣。大畜以乾爲君。坤爲民。不家食養賢。賢謂艮。養之者乾也。故四五爲民。俗儒誤謂能健止爲止健。以爲艮止乾。又泥五爲君而止二。四爲臣而止初。然則易以坤爲君。乾爲民耶。何其悖也。

頤（消息天地合非王者得位之象故取晉來）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初聖人也。上賢也。四陰民也。養正者五。上易位。三變正。上爻辭曰由頤。則五三之正。皆由于上也。故爻變之次。至上而後易五。五曰居貞。不可涉大川。三曰利涉大川。五象曰順以從上。謂此也。五正而後三變應上。上未變而三无變。動无所應。雖正猶凶。謂民不從上。故不可用也。四在艮體。得頤于初。民以欲求君而早得遂者。故吉无咎。初之義在養賢。而獨應于四。則養非所養。在四吉而初凶矣。（注以朵頤謂初似非上體皆爲頤蠱剝三蠱四在頤爲朵頤爲自自下觀之謂初不養上而養四則凶）二逆乘初。上施難及五。又未正。故不得所養。征而求之。失其應與。故凶也。雜卦注云。五之正爲功。三出坎爲聖。而三道大悖者。爻據三陰先五動而言。在陰則剝陽。在陽則抗上。故道大悖。雜卦注據五上易位。三變而言。則既濟定。爲聖人之功。然亦謂乾爲聖耳。非以三爻爲聖。何以知之。注云。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蒙三稱女。未嘗正也。

自求口實。非養賢之義。象曰慎言語。節飲食也。慎與節之道。在正而已。（誠以中四爻爲求口實之道）

大過（取大壯來陽而卦皆以失位也）

大過陽莊。國家傾覆之時。棟橈者。梁木壞。大廈傾也。此時當急起救之。故利有攸往乃亨。然其取二變何大者過。救之莫大乎正其本也。爻則言其用。

大過之時。過以相與何也。權也。然權有中焉。老夫女妻。權之中也。老婦士夫。非其中也。二大者過也。五大者壯也。二之取女妻。繼世承祀。陽嬗于陰。故无不利也。上之應老夫。忘身爲君。義不顧私。雖至滅頂。猶爲无咎也。五之取老婦。赫然發興。遠求耆長。可以振一時之衰。而不可以久。故雖无譽。亦无咎也。初之應士。夫明知功業之不可就。而以其身爲後起之藉。故繫曰慎之至也。爻亦无咎。蓋初下有伏震。逃巽又生其下。陰陽之嬗。正在此爻。故繫曰慎斯術也以往。其蔑不濟矣。然能慎則爲權濟。不慎則爲失身。狄梁公之事是已。故象曰亦可醜也。三正位而撓。四失位而隆。大過之時。非可以拘謹爲正。三在巽上。四體乾成也。三四任大過之責者也。三撓有輔。從撓故過。上與二不應也。四不撓乎下。故隆。故過初與五。不敵有它也。撓與隆皆所以貞大過。四非險而三非劣也。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又出一義。

坎（取觀來大過之後從觀乾五）

坎于消息。征離正邪。設險以守。于序卦大過利往。亨于險中。復得其常。水流而不盈者五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二也。五正二變。建萬國。親諸侯。聖王所以平險也。

坎義以乾亨坤。取剛柔相際。陰爲陽輔。然後可以習坎。四五正位相承。其義最著。故樽酒簋二用缶之象

見焉。二已變。親諸侯也。上比之後夫。故爲匪人。二行險體師。當征不服。故不卽言變。正以坎險之時。但倡據初。小得而已。明不用師。當用德行教事也。三體師輿尸。曰勿用者。謂勿用師也。明二求小得之義也。坎爲法。德教之而不率。則刑以正之。法之平如水。此上義也。（見噬嗑。取遯來者。旅下體有父子之象也。）

虞氏易事卷下

咸

感莫大于男女。卦言取女吉。爻則言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坎爲心。四與初易位成旣濟。體兩坎。五爲上之心。三爲下之心。二承三。上就五。各于其黨。則天下和平之義也。三五皆人之心。聖人之感人心在四。四變則坎心交上下也。以爻位言之。初爲拇。二爲腓。三爲股。下體也。四爲心。五爲脢。上爲舌。上體也。四感上爲往。感初爲來。心无不之也。動之端起于拇。以心感拇。則拇動而腓股相隨。脢依心而不動者也。舌亦不與身俱動。而常通人之心。故朋從爾思。謂上爲四感也。五志末。上爲五感也。咸其輔頰舌。上爲三感也。三爻皆心。故无所不感。若以一身而言。則四朋從正也。在上體從脢亦正也。三股非能感口。故變三象爲輔頰。荀氏以兌爲輔頰。則言舌自是爲口說。何必累三物爲象乎。脢謂夾脊肉。坎爲脊。陰爲肉。四已變則五感二陰。象唯言志末者。上逆乘嫌非正。故明其與坎爲志耳。初在下則爲拇。在四則爲脢。與三輔頰義同。五感四上。三感二。四感初。而獨无所比者。天君定。百體順從。藏于內而不見所用也。

初咸其拇。四感之。二咸其腓。三感之。三咸其股。謂感二五。咸其脢。謂感四上。咸之道男下女。陽感陰。惠徵士以二感三。上感五。非也。上咸輔頰舌。則三上交相感。以非陰陽之感道也。九四不言咸。心不可偏有所感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思之所至。感以正則无不從。繫以寒暑日月往來爲說。則往來非私意明矣。往來非私。則朋從非黨。殊途同歸。一致百慮。正謂此憧憧往來耳。象曰未光大者。謂四未正。故憧憧往來。以求光大也。宋儒不知觀象。故其說紕繆爲甚。

山澤通氣。上之滕口說。感之盛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感于心。故通于口。鄭氏以爲感道至薄。非也。

君子以虛受人。君子謂乾。虛謂坤。乾以坤爲用。

恆

恆之義主于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久于其道。謂卦變之益。三立不易方、獨不之變。則上應之而成旣濟。已成旣濟。然後之益。是爲終則又始。合于天行。蓋不變不可以爲恆。不正不可以爲恆。三上正位。終變成益。聖人久于其道之象也。二五之正。正之易見者也。故二悔亡。五恆其德。三之正。正之難見者也。故重戒之。易方而羞至。羞至而後正。則无及也。四承五者也。五正而正矣。故曰貞婦人吉。四曰田无禽。但利五之正而已。初與上視三爲吉凶者也。三不恆其德。初上俱凶。三恆則俱无凶者。故恆之道。六五之辭盡之。婦人從一而終。則四吉可知也。夫子從婦凶。初所以无攸利也。復其德于五。不言吉。吉凶由于三也。乾既在五。則三卽五之德。有五之正。自有三之久于其道。故五言恆其德也。上三之應。故以爲不恆之徵。三不恆則上震。凡德不常者。未有不妄動者也。初之象曰始求深者。謂五貞婦人。夫子從婦。始求之于深。齊不于三而于初。則失其序。非恆之道。故凶矣。戒五當正。三久道。然後正初四也。爲政先正己而後正人。求之又當有漸也。

遯

遯以君子退避而言。乾之初二。伏入二陰之下。吉凶之辭。皆主于陽。非以二陰爲小人。亦非卽二陰爲君子。遯亨者。君子避小人。所以救亂。非曰遠害而已。小利貞。正亂當始于小者。若不以漸。驟圖其大。未有不速禍者也。

初陽在下失位。二正位者也。故以爲陽之貞。遯之義三消成否。上來反三。則初四易位而定旣濟。初陽先否而出。三消成无妄之災。故初時宜靜。遯尾者。二黃牛之尾。執其尾不足以固也。三消入否。謂之係遯。有係于上。其本不能消遯而去之。以俟上來易位。所謂權也。上來畜臣妾。二得執之。其固其志。則初四易而否反。故四曰君子吉。小人否。明撥亂反正。自此受始。上之无不利。卽三之畜臣妾。二之執黃牛也。五得位貞之而已。諸言遯者。皆主陽也。二已正。陰。故獨不言遯。王孔之義。以爲二居內處中。非遯之人。能固遯者而留之。爲遯之主是也。上曰肥遯。肥。子夏傳云饒裕。自上復三。二爲之主。進退優裕也。四曰好遯。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亦主二言也。五曰嘉遯。旣濟定。遯已亨。嘉美之至也。二固志。五正志。遯之亨。亨于二五之同志也。

大壯

京氏鄭氏以壯爲強。馬氏及虞以爲傷。以兌象毀折。則傷義爲長。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者。懼則退。大壯則止。繼之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明大壯止。故晉繼相受。若壯爲強。不可壯。何以宜進耶。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君子失位而傷。當正之于其本。與遯小利貞對言之。故卦義在四。正位折五。初與四正應。四失正。凶及初。三非其位而觸坤。亦以四不正。故衆角。當觸者傷而羸頽銳進。來有能濟也。唯二得中自正以待四。故吉矣。六五降居四。得正處和。小人悔過。蓋喪其凶德。故曰傷羊于易。易變。易猶言豹變也。三觸上欲變之。乃四五已正。則上爲巽而角仍繫。是不能退。上復變正。則三失應。是不能遂。三之受壯更甚。是三之始謀失。故象曰不詳也。謂三不詳度也。唯三正以待四五。四已之五。則三居坎而應坎。小人正而從我。故曰艱則吉也。五主四言之。上主三言之。易君子事也。注以乾善爲詳。不得三應。故不詳。則不能退不能遂。主小人言。與羝羊觸藩不屬。似非也。

三羝羊。五喪羊。同象者。小人傷君子。君子若羊之從。君子不勝其忿而與之角。則其後亦无以異矣。所以戒三也。

晉（見觀臨）

明夷（見訟臨）

明夷取反晉。序卦曰。進必有所傷。謂柔進上行。既麗大明。則將有所誅傷。說者謂進而不已必傷。非其義。

家人

王道始于正家。家人所以次明夷。序卦曰。傷于外者必反于家。謂所以求天下。當反求諸家也。易言權。而於家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閒。常變備矣。能經而不能權。伯奇申生之所以爲愚也。權也者如是。而後有正者也。故曰反經合道。

家人有父母兄弟之象。而卦唯曰利女貞。關雎之義也。五爲父。二爲母。初爲夫。四爲婦。三正家。天下定矣。三動時。初體五艮爲兄弟。三坎中男交震艮之閒。爻辭詳于父母夫婦。而兄弟不言者。父母夫婦正則兄弟正可知也。行權在三者。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蔡。家之變于是爲重也。

睽（取大壯來者。睽失正而傷。故有睽。與家人正家義相次。）

序卦雖云家道乖。爻唯三上言婚媾。餘皆言朋友之交。蓋以六五應遷五。二五不得爲夫婦故也。

睽小事吉。義與遯小利貞同。象曰。睽不在大。

睽義主五。得中而應乎剛。然後同天地通男女。類萬物。故爻五伏陽出。然後正四。厥宗噬膚是也。時二未正。故曰噬也。四變然後二變。初喪坎馬。得健馬。二遇主于巷。四遇元夫是也。其時三未正也。上乃與三易位。上遇雨。三有終是也。初復初也。于爻獨正。位睽乖之時。應四惡人。故有咎悔。既自正于初。故四去則勿逐。四來則見之。二以爲主則遇之。繫取无妄。則此也。五應乾元。義不及二。棄而就初。得其所主。二本體兌之寢。寢兌爲則。禮有主友則是也。巷者大道之徑路。二應五爲正。比初爲巷。故象曰未失道也。初二之象。皆在五正之後。四與上不正。據陰睽之尤甚者。故爻曰睽孤。四惡人。以不正取三。故三見其與。見其牛。見

其人也。乾五出噬四。四變而遇元夫交孚。則惡人之睽通矣。上以不正乘坎。以疑相睽。其顧五。非欲據五。乃疑五也。故四未變則見豕見車。四變則負塗載鬼。（四實未變。上疑其鬼耳。）及五已變而知三爲已應。又以不正寇之。故自上往則三設之弧。自三來則壺復空說。故戒之以與三易位。而上之睽乃通。故象曰羣疑亡也。五能孚惡人之強通羣疑之蔽。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五以乾爲宗何也。乾魂歸離。不爲夫婦。五女子。故稱宗。與同人于宗同義。

蹇（取觀來者。九五正位。故能濟蹇。）

蹇者險難。與屯之難生不同。屯草昧。聖人將起。宜以有事。蹇陽將老。天步艱難。宜見險而止。消息三下臨通睽。乾元疑坤。大過繼世。則出險矣。其在卦義。則蹇時維得賢可以濟之。三之睽兌爲朋。五乾坤相應。是得人之象。故五曰大蹇朋來。卽卦辭之利西南也。若以爻論。則二五相應中正。爲君臣同心以濟蹇。卦辭曰利見大人。二曰王臣蹇蹇。方蹇之時。專任一人則得其用。若羣臣各遂其志。則生事多矣。故諸爻茲戒其往也。上在五朋來之後。則睽坤既通于此。應三以就五。則事功可立。故利見大人也。

坤于西南則得朋。東北喪朋則安貞。皆吉也。蹇解之時。陽可出而不可入。故利西南。不利東北。坤元未出也。

解

解以臨初之四。兌後爲朋。散陰升陽。西南得朋之義。二往之五。四又得朋。九四則至斯孚是也。故曰利西南。君子不得朋。无以免乎險矣。以初之四。非其正位。不足以有功。初之四。所以道五。非有所往也。（五陽以升。爲有所往。）故曰无所往。其來復吉。二當往正五。故曰有攸往夙吉。四體師帥之事。二正天位。王者之事也。

解者。君子之治小人。必赦過宥罪。殲其甚者而已。九二田獲三狐。謂初三五。三陰皆小人也。唯三罪不可赦。故三伏陽。射隼三死。大過則悖解。而初及五皆在所宥。五退居三。得中應乾。所謂有孚于小人也。四深而拇。初則无咎。拇者足大指。動之端。坤迷于上。臨初上而坤四下。故初陰爲四所解之拇。與五成孚。亦有孚于小人也。爻變之次。二五先易。四初次正。伏陽最後出。小人惡稔而後殲之也。隼與高庸。大過死象。皆本其初言之。一以見小人怙惡不改。一以見君子解悖不要其時。以就赦過宥罪之義。上應而三利。亦與五爲孚可知。

虞注六三以繫爻困二變入宮。來五之三。伏巽爲象。若依本卦爻動。則二變三在艮爲負。初未正。三在坤上。爲乘。三伏陽出射隼爲寇。至三出四。已下坎爲寇矣。

損

損。衰之始。序卦曰。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謂泰道已盛。人心解緩。則必衰損。損之時。唯禮可以已之。禮莫大于祭。故舉二簋用享。

損下益上。疑于不孚。不得吉有咎。不正不利。故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天子祭禮八簋。降損至士二。敦同姓則用二簋。禮以別尊卑定親疏。故用損而益可以持泰也。祭祀之事唯嚴則誠。故曰曷

奔走在廟。遄往者。不可以解緩也。天下已定。未遑制禮。先定祀事。故禮記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燔柴于上帝。祈于社稷。設奠于牧室。遂帥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祀事遄往也。（初欲二上五之辟。）然後損益其禮以達于下。故曰酌損之。（初欲上益三之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故曰利貞征凶。不自貶損。乃可以益人也。致一禮之本也。懲忿窒欲。損其私。一乎禮而已。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終有經而等者。損一人也。有損之而益者。得其友也。如此而後誠若。故曰致一。人之所惡。非其正則爲疾。所疾得其正則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四欲二上五之辟。）懲忿窒欲之事也。遄與初遄往同義。

五元吉。二上正位。益之時也。制作大行。天且弗違。何所不益。（謂上來益三。）

上下定。剛柔正。所以損下。皆所以益下。故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此初所謂酌損之也。上之三三公。制作者。天子之事。而酌損必由于人臣。制作定。天下一統。故得臣无家也。一說如周公制作既備。當封爲諸侯。故得臣无家。臣謂卿大夫士。大夫稱家。書曰。告周公其後也。此亦損上益下之事。

益

損之交。二五正成益。三上易位成既濟。損本既濟之卦也。益之交。上益三成既濟。三伏陽出。上下益。初以其篇反泰。益未濟之卦。常反泰。交位不正。不足以反。故上下正三。非遂定既濟。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者益下之事。故曰益以興利。民利莫大于農。初曰大作。二亨帝。以祈穀也。損益上十朋之龜在五。益益下十朋之龜在二。其實皆五之德也。三因事。死喪也。告用圭。賵賻也。四遷邦。宅民也。養生喪死定居。益之事備矣。五曰有孚惠我德。黎百姓。徧爲爾德也。上不益之戒。

益象遷善改過。善之與過。何以決之。亦曰禮而已。二亨帝吉。禮之大者也。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也。中行告公。賓禮之大者也。大作以厚下。惠心以臨上。以此自律。則善與過可得而遷之改之矣。其要又在于立心之恆。故上以爲戒。

夬

序卦曰。益而不已則決。謂益道不已。必能盡去羣陰。故決小人也。韓康伯乃以爲益盈而決。謬哉。

揚于王庭。鄭氏云。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于聖人之朝。小人之勢重。故決之不可以不慎也。孚號有厲。孚謂二五。君臣同心以相號戒。爻曰惕號莫夜是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謂當播告于民。以散其衆。不用兵戎以與之爭。邑謂小人之邑。後儒乃謂自治己邑。君子決小人。豈宜邑尚未有治邪。

夫德健而說。決而和。非和非說。不足以決。則即戎之道也。九五莧陸。所以爲中行也。五陽貴在同心。二惕號。孚于五也。四聞言不信。則前趾傷而初受其咎。安足以決小人乎。三雖上應。而獨行有慍。與陽同心也。故雖傷而无咎。上无號。戒小人也。以无號而凶。明四不牽羊。三不獨行。則上不得凶也。亦戒君子也。

遘

遘初龍蛇俱蟄。陰陽爭。死生分。君子小人之際。故遘詩防小人。即吉用君子。繫于金柅。小人也。有隕自天。君子也。諸儒禁言制陰耳。唯程傳云。人君至誠降屈以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高宗感于夢寐。文王遇于漁釣。皆由是道也。與象爲脗合。二不利賓。謂四。（見賓爲）二大夫。有進退人才之責者也。故二包初則不害于四。恐其不利賓。故包之也。四包无魚。謂不任去邪之責也。起凶者。謂二不包初。則初自下起而代四。以小人代君子。故凶也。五含章。剛遇中正。則四附自天而正初。以君子正小人。故天下大行也。以杞苞瓜者。乾瓜。四位也。巽爲杞。四正也。以四正初而初來。巽四則杞。爲瓜之苞。同氣相得矣。三夬之四。初豕之含也。息陽而陰生。其諸諸葛之于馬謖。趙鼎之于秦檜乎。故不象夬三之獨行。而象夬四之臀无膚。謂其行之不能遂也。然志在乾元。何大咎之有。故象曰未牽也。上无位而不正。角者所以觸。雖有觸陰之志。非位故吝。正乃无咎。

遘女壯三孚爲旬。以陽遘女。將爲所傷也。鄭氏以壯爲強。故云一女當五男。一女當五男。非卑之情。稍使有之。衆之所棄。何待戒而弗取乎。繫于金柅。九家易云。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以喻初宜繫二是也。二操初爲羸豕。雖孚猶蹢躅。言陰之難馴也。

萃（見[illegible]。取觀來者。大觀在上。）

衆萃而不得所主則亂。故以除戎器。戒不虞。王者聚四海九州之美。以奉其觀。四方以其職來祭。萃之爲象大焉。諸侯朝宗于王。其次也。兼以戒不虞之象。則時會一事兼之。故特用爲義。

升（見[illegible]臨）

困

困亦文王與紂之事也。乾鑿度以爲九二象文王爲紂之大夫。困于酒食者。困于酒也。朱紱者。天子賜之服。九五象文王爲紂諸侯。諸侯亦紱。象氏又以四爲諸侯。有明德當王者。獨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紱。今以象觀之。困由剛弇。則罪在上。而上受困于三。則三尤罪首。初在下承陽。非小人。五弇于上。二據于三。四之初。歷二坎三陽皆困。禮曰。紱君朱。大夫赤。五爲君象。文王則近之矣。文王爲三公。而以大夫象。豈其然歟。九四不當位。又非亨吉。何爲而象王者乎。蓋五爲諸侯之困。二爲大夫之困。卦義如是。緯習以文王況之。其實非茲說文王也。當困之時。君貞于上。臣輔之于下。可以有亨。五未得二。雖足以刑小人。而不免于困。二應乃有說也。言君以求賢爲急也。劓刖謂誅。三如文王當困時亦得伏崇也。二困于酒食。鄭氏謂祿薄不足以供酒食。然象有酒食。則非不足供。蓋鄭氏誤解乾鑿度文也。困于祿。謂臣食祿君之祿。不足以行道。適以自困。此太公避紂所以避紂也。朱紱方來。五求之則變正而應二。爻皆言享祀者。象曰受福也。（[illegible]）四亦五臣也。志在求初以自輔。有終者。明其爲臣道也。或曰金車乾象與二同。大夫之事也。四志在下。欲與初俱隱。初入幽谷。隱士也。三積不善。五加之刑。伏陽出據其位。以上正上六。則上亦改行而征吉。解云有孚于小人。亦是也。爻變初先正。四注云易位。亦似非。爲以四變二坎之三陽最後出。三注以二變爲象。則爲參錯。案義四變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二坎爻在下。艮手據

之。故據于蒺蔾。蔾爲入四。動艮爲宮。故入于其宮。離目兌妻皆毀。故不見其妻。三伏陽未出。故凶也。又案初入幽谷。由三困之。四之困。亦當由三。非由二三。坤爲輿。四乾倚其上爲金。金轝路。諸侯之車也。周禮同姓以封。殷亦當然。其閒微箕之屬歟。

井

序卦曰。困乎上者必反下。義與傷乎外者反于家同。蓋見困乎上。當反而勞民勸相也。鄭氏云。井、法也。猶君子以致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太元亦准井以法。以勞民勸相之義求之。則井爲法審矣。改邑不改井。三王治法同道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无喪。守法也。无得。无所作也。往來井井。小因革以就時也。如此幾至矣。而未得大成。謂聖人不得位、不敢作禮樂。若守文之世。率由舊典者也。井、法也。水之上則人也。井羸其瓶。則人敗法矣。是以凶也。井泥不食。下也。下焉者雖善不尊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上焉者雖善无徵也。井谷射鮒。谷者。水半見于口。井之泉也。井有谷而僅射鮒。則以甕之敝漏。卦所謂羸其瓶也。鄭氏云。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中孚豚魚）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謂法具而人棄之也。九三求王明。謂如文王孔子修具禮樂。王者用之。則養天下也。四甃初。謂三王之道者循環。王者受命。反先王之法損益之。故无咎也。五冽寒泉。用法也。上則化大行。成王之孚。故曰大成。于消息井次革。既濟次井。制法養天下。宜其濟矣。

革（取趣來餘鼠也。）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也。謂立法之道。三王更革。

革之言己日。猶蠱之甲。巽之庚也。甲者事之始。庚者物之成。己者。說文云。中宮。象萬物辟藏詘也。漢書云。理紀于己。鄭注月令云。己之言起也。然則王者起而理紀萬物。萬物辟詘。故以言革命之日也。

壹革者坤之元。故象湯武以坤臣爲君。爻言虎變。謂以坤四革乾四。象改命也。然湯武之象自在九五。四雖正位。以象小人革面。上爻注面謂四是也。非坤四爲湯武。革旁通蒙。自初而上至五正位而後革四。故曰有孚改命。四革之後。以陰爲小人。喻從逆之黨。初二三皆非改命之時。而時有深淺。初最先。鞏用黃牛之革。遵養而已。二离爻有己日之義。乃若縱辭言宜辟也。三迫乎四。故有革言。革言猶周之酆謀和寤也。征凶在爻爲嫌。上三上同德。相與改命也。四之悔亡。卽五之虎變。上君子佐命之臣也。見四之革面于此爻者。三上之應。四爲之閒。至此而通也。然征凶者。天下已定。當戢兵威。豹變之義在居貞。上若之三。則爲相與以討餘惡。小人旣已革面。則釋之矣。

鼎（取大壯來。革命之後。又陽依所以妾子爲君也。）

鼎于消息剝復之際。序卦革命之後。昔者夏后鑄鼎。三代遷之。成王定鼎于郟鄏。故以鼎象正位凝命也。鼎之正位在三。享上帝。養聖賢。皆三之象。故知鼎以三爲君也。周道尊尊。長子繼位。其正也。正位之最重者。莫大乎庶子王。故初二爻言之。（見禮彝）三已正位。然凝命之道。莫大乎養聖賢。養聖賢由于耳目聰明。鼎耳革。其行塞。耳目不聰明也。雉膏不食。不養聖賢也。如是雖有鼎之位。而无鼎之用。故象曰失其義也。故

能權變而盡上。則養聖賢之象成。而澤流天下。象方雨也。三變未濟。兩坎爲鼎耳。然後五得正。五已正。二四初前正者皆正。三復受上動出爲鉉。成既濟。五之金鉉。上之玉鉉。皆三也。五上兩爻。享帝養賢之象也。故注云。體大有上九。四折足覆餗。鼎三足。象三公。四惡人當公位。養聖賢則必去不肖。所以服大刑也。當初二爻正位之事。上四爻凝命之事。

震

長子主器。但就守宗廟社稷一義而言。全卦則不主此。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故知震來虩虩。以恐致福。乃可以震驚百里而守匕鬯矣。繫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之道始乎咎。終乎无咎。吉凶以位差之。初正。乾元。无所咎悔。不必有恐懼也。然四二之于上。則非復初。故必震來虩虩而後笑言啞啞。震去其不正者也。二亦正位。在震則爲乘剛。喪貝躋九陵。以四也。勿逐七日得。以四來也。此爲與初共吉凶。三失位又臨陽。唯二三死坤中。以震爲反生。故爲復蘇而得无眚。此以知改過无大眚无咎也。四來虩虩。卦與初已言之。震遂泥。皆其之五。所謂恐致福也。不言其吉者。爻不正。終始坎中。知遂于泥。未易得出。故體屯五施未光。雷雨之動滿形時也。朱儒以爲滯溺不反。謂震出滯安。見反溺者哉。六五不正而有中德。不正故往來厲。中故无喪。陽出也。无喪與二七日得同。亦喪而復得。或謂二喪五无喪者。不知陰陽者也。有事。卽象曰守宗廟社稷也。上六正位。已无所失。而以不得應爲懼。四上之五。則三正而有應矣。又以乘剛之逆。爲懼是恐懼最豫者。故始則征凶。而終得婚媾也。有言者。謂得交親。非相惡之言。

艮

程傳云。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于物也。本義云。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

程傳云。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上九能敦厚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上爲時止。三爲時行。人之一身皆動而背獨止。止者非不動。謂思不出位。各得其職之謂也。惠士奇易說。以艮其背不獲其身爲上。行其庭不見其人爲三。又以上九敦艮爲艮其背。皆是。初二承三時行者也。爲趾爲腓。動止惟隨三。三爲之心。不取其隨。則心不快。然動之中有止焉。艮其趾。艮其腓。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三當時行。猶人之要限。內經所謂之天樞。人身上下之氣所交。于此而止焉。猶下起而上塞之。裂其夤矣。行庭不見其人者。內外各得也。三止則外固拒而內不安。猶盜在門而關心危矣。此告子之不動心也。四五爲腹。震艮者也。四身爲腹。腹之動唯妊身。自得其止者也。故无咎。五輔爲言。動而尤當止者也。中正則有孚。上之敦艮。登于背矣。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此皆虞氏之義。程朱能言時止。而未能言時行。故謂二隨三爲不得其志。四艮身爲不足以及天下。五艮輔爲君德不全。顯背經文以成其義。漢儒說理。豈不優于宋人哉。

漸

凡進必以漸。義莫著于女歸。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謂漸也。故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君子以漸進。則居賢德善俗。故曰可以正邦。此九三之德。剛得中。止而巽。皆謂九三有如是之德。乃可以正邦也。

居賢德善俗。非權不濟。家人、漸皆君子之盛德。

初艮下爲干。二艮中爲磐。三坎變坤爲陸。皆本位也。四順五爲木。五以四在艮中爲陵。（三已變）上以三爲陸。

象與下三爻不同。卦以進爲義。下卦有進。上卦非進也。五據四爲夫婦。上反三成旣濟。故其象如此。後儒不知此義。遂疑上九陸字之誤。不知若以各爻漸上。則木已高于陵矣。豈必陵高于陸哉。

卦義以九三正邦。而爻辭獨凶。何也。鴻漸于陸則三變。變則三入坤。若不與上易位。則不正而凶。故上之其羽可用爲儀者。三正邦之德也。三之不復不育者。六三當受上也。利用禦寇者。明三之變與受。皆五之用也。

初下位。艮小子有言者。賓納以言。士所以進。故義无咎也。飮食衎衎。則受祿矣。故曰不素飽也。桷、榱椽。順于棟而成宇。五待爲棟。則三輔之爲桷。然則木者棟也。不言棟而言木。就鴻所漸言之。王弼云。鳥而之木。得其宜也。或得其桷。退安棲也。五當爲四禦寇。使三易上成旣濟。故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也。

歸妹（見禮）

歸妹昏姻之義。文王制禮。八月非昏期。故曰征凶。无攸利。王弼云。以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而今說以動。必娣媵。其言濟嫚不經。宋以後之解。遂以卦名不曰女歸而曰歸妹。爲女不待男行而自歸。則彖傳安得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乎。

豐

豐者大。明以動故大。王者不光照天下。不足以爲明。不動不足以照天下。日者至明至動。故宜日中也。折獄致刑。明動之尤著也。卦自噬嗑九四不正而繫坎獄。上來之三。折之則折獄致刑。當以三折四爲主。折其右肱是也。（見噬嗑）三折四故四變而五發。爻次如此。卦義正照天下。王假大獄。日中之大成于此。故五動而四變也。初九遇其妃主。鄭氏以爲初往朝四。雖旬无咎。朝聘之禮。不過十日也。此于噬嗑成豐之義无當。蓋非風義。四幽在獄。初爲其應。妃主者。主友也。四變得正。初得其友。故遇妃主。雖旬无咎者。士師之法。旬而職聽于朝。過旬日則四惡人不除。初不得妃主矣。故災也。二之蔀。三之沛。皆四也。見斗見沬。皆以四蔽君之明故。二大夫。位卑。故侯君之信以發志而已。三三公。位尊。象誅之也。四豐蔀見斗。即二三之象。遇其夷主。夷。傷也。謂三傷四。則四正而大臣得人。故吉行矣。五王假之。故來章有慶譽也。此則旣濟矣。上過乎五。日中則昃也。此非臣下之罪。故豐其屋。蔀其家。天降大祥。見斗見沬。漢師以爲日食大祥。則不止日食矣。淮南泰俗訓。易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无衆庶也。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王充論衡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无人也。无賢人也。義皆是也。易稽覽圖曰。其人消息。日閔一則閔三年。甚則爲蝕。旣甚則爲星亡之蝕。三則閔。鄭注云。雖卦用事。以風雨寒溫入消息。君不覺悟則閔一。閔後消息當不效。三年則日蝕之兆也。三蝕三旣。若三星亡則閔者亡。已滅之象也。（爲日亡則又閔敝也。）河出圖。洛出書。更有所命也。三歲不覿凶。蓋謂此矣。

旅

旅與遯同義。遯者將成否。時小人道長。君子退避。旅者當反否。時乾寄坤家。有似羈旅。遯云亨小利貞。旅云小亨旅貞吉。其義一也。遯否成而後亨。九三係遯。上來畜臣妾。二執之用黃牛。此三以權濟否也。旅遯未成。羈旅之人。上无所係。三欲如遯三之權。則焚次而已。喪僮僕而已。焚次者。係遯之反。喪僮僕者。畜臣妾之反也。故三貞于危則二執之。得僮僕貞而五終以譽命。譽命者。亦如遯之易初四則爲家人。非謂貞于遯耳。初之瑣瑣。猶遯尾也。以旅在下而瑣瑣焉。正于惡人。則取災之道。志窮者。謂四不與同志也。二即次正位也。懷其資。有應也。能執三得貞。斯其旅貞者乎。四惡人无所容。三不變。巽爲齊。以爲斧斷斫之。故得其資斧。其心不快者。坎爲心。初四易位。三得正坎。今四未變。故心不快。心當謂三。注即謂四。恐非也。六五譽命。與嘉遯亦略同。以未能正惡人。故射雉一矢亡也。上與遯上不同。遯上之三。故得肥遯。旅上不得三應。故喪牛。旅人據非其位。猶鳥之巢。故其巢焚矣。王弼云。九三以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也。上九以旅而處于上極。衆之所嫉。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其言是矣。象曰終莫之聞者。上號咷于三。三不應。故莫之聞也。

巽

旅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陽出于震。入伏于巽。以神明其德。終變成震。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此亦君子所以亨遯也。故曰小亨。與遯小利貞亦同義。初二易位成家人。家人行權正位。巽以行權。與遯亦同。荀氏以巽爲軍旅之卦。二爲軍師。三爲號令。上爲師還告廟還斧于君。其義固未盡。然然巽爲齊之制。以陽入陰而制齊之。申命文告。必兼武備。經義當樹。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也。進退不承于君。唯武人爲正。初由上動爲乾元。其在爻則二來易位。（九二巽在牀下。上九巽在牀下。辭同。）或進或退得以權制。故巽爲進退。初專此象矣。二子卦辭利有攸往。利見大人。陽之初。陰來二。即初之進退也。荀氏云。牀下以喩近也。將之所專。不過軍中事也。史以審勸。巫以告廟。其言是矣。所謂利有攸往也。紛若。所謂利見大人也。必云紛者。巽以申命。主于更令。二在牀下。小事則變更之。紛如而不亂。則吉无咎也。九三初二已變。在家人當權受。而卦義特變。三不得制。故取險而頻蹙也。四卦辭之小亨也。二動則重明順五。象武人有功。故田獲三品也。五則出命之主。當使上特變之處。无初有終者。初時陽入陰下。民未順從。乾元出大得民。不喪匕鬯也。先庚後庚。與蠱先甲後甲同例。依馬氏義。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習行而不犯。但甲者事之端。庚者事之更端也。于卦變先三日而益。後三日而渙。益民而動。亦其義也。上九動而之初。又即初之進退利武人之貞也。故又曰巽在牀下。變至三成益。民說无疆。甲兵不用。故曰喪其齊斧。兵者凶事。權以濟之。是其正矣。蓋益時上益三成旣濟。喪其齊斧。正九三權變之義。故必失位乃可正。象曰正乎凶。兵凶事也。言以凶而正也。

兌

兌之義陽見而陰說。說在陰而非陽。與豫同義。卦自大壯來而決陰。二曰孚兌。五曰孚于剝。孚于民。是以民說。與夬之莧陸亦同。五曰有厲。與惕號莫夜亦同也。初曰和兌。四曰商兌。商當依鄭氏云隱度也。與初相應。商度而施于民。是以得兌。（商賈量隱度財利。注以近利。市求賣以商爲章。非說也。）則朋友講習之義。與初之和正同義。介疾者。民勞民死也。此皆陽爻見于民而得其說。六三來兌。大壯之陰來而說陽。小人之道。三位大臣。故凶矣。上六引兌。引者五引之。亦陰說陽。上爲陽失位。易三而受既濟。故不言吉凶。

渙（見[illegible]巽）

王假有廟。繼之曰利涉大川。何也。渙舟楫。象人君即位。首在求賢。猶涉大川用舟楫。書曰。若涉淵水。余唯往求朕攸濟。是其義也。

夏士奇易說云。太元準渙以文。曰。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斑斑。萬物粲然。此訓渙爲文也。京氏易傳曰。水上見風。渙然而合。則渙又訓爲合矣。雜卦傳曰。渙、離也。序卦曰。渙、散也。離而合。散而聚。夫言豈一端而已。學易者見序卦傳訓爲散。六爻皆以散解之。九五渙王居。象曰正位也。位可散乎。失之甚矣。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呂氏春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渙爲文章。賢能之象。故有元吉之占。如謂散其朋黨。則君子羣而不黨。羣不可爲黨亦明矣。象曰光大。光大者。渙之正義。非散之謂也。卦名渙者。謂天下已散而復聚之。人心已離而復合之。如光武入關。三輔吏士垂涕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非所謂渙有邱匪夷所思者乎。邱者艮象也。九五正居其位。邱之象。或訓邱爲聚。失之。此論甚美。附著之云。

節

節之道在三。三早正則爲苦節。成屯而出。復位則四時成。制度立。亦遯旅之義也。初正位。不出戶庭而吉。節之宜也。二不正。不出門庭。則非所謂慎密。故凶矣。三君子嗟而正位。本非所咎。所以節者。乾三之權也。四五位正。安節甘節。皆得其道。上苦節。雖凶悔亡。與三无咎亦同義。

甘節與甘臨文同。彼注云。兌口銜坤。坤土稼穡。故甘。此云。坎爲美。故甘。略也。節兌口在下。二變體頤。震稼穡。坎酒。故甘。彼以三甘坤臨人抑末。故无攸利。此以二甘五。節以制度而下說之。故吉往有尚。謂二知甘亦二也。

中孚（取諸來者以臨訟。孫節而信之也。）

中孚豚魚吉。即解云有孚于小人也。謂之豚魚者。无道之世。鳥竄于林。魚駭于淵。魚豚則觸网罟。中孚豚魚。所以議獄緩死也。他卦利涉大川。不過坎象。此獨取渙。而曰乘木舟虛。鄭氏云。舟謂集板。大木爲之曰虛。則虛舟皆舟名。中孚反消爲息。化邦必有其具。與渙正同義。九二好爵與靡是也。以虛舟容物解之。豈其義乎。

中孚未二五相應得賢。初上應三四。三四豚魚。孚乃化邦。初四已正。豚魚之已孚者。月幾望。與二相孚。故初不容有它。四亦亡其馬匹而无咎。以二化邦。孚在二也。三不正。豚魚之未孚者也。上登天而不應。則四

與二皆不足以相孚。故有鼓罷泣歌之象。二化邦而不及三者。非坎离之交也。上登天者。上本离爻。性炎上也。上貞其凶。則三得位矣。上易三。利涉大川。而言貞凶者。上爲大壯之四。將見傷于陰。雖知時之鳥。故登天而不下。交陰易三于上。爲凶而得其正也。

或以雞非登天之物。翰當作鶾。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登于天者。謂祭天也。然象曰何可長。則非祭天甚明。丹雞之祝。雖云魯郊。亦未必爲祭禮。或當是郊時祈禳之法。未可據爲登天之解。唯古字翰鶾字或通。則翰音或即是丹雞、亦未可定。（魯郊云云。見說文。彼云鶾。雉肥鶾音也。則丹雞爲雉之肥。曲禮雞曰翰音。亦是雞之肥。翰祇爲一字。）（蓋明而丹雞不名翰音。）丹雞即能登天。不必爲祭牲矣。

小過（取晉來臣。輔君子義。）

有其信者必行之。謂中孚之道必親行之。行過乎恭三者是也。韓康伯乃以爲守其信。則失貞而不諒之道。是以信爲過。則何以有過物者必濟哉。

大過陽死坤中。小過陽消否始。故同名爲過。大者過。君子當以權濟之。過以相與是也。小者過。君子當以矯正之。六爻各正其位是也。可小事。如行過乎恭之類。矯世厲俗可爲也。不可大事。如大過之過以相與。非其時也。故小過之道。正陰隨陽而已。王弼云。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其言以喻陰之當隨陽。而不當乘陽。則得之矣。孔疏以爲當君子處過差之時。順而立之則吉。逆而忤鱗則凶。則與象相違。其義舛矣。象曰君子。義取于三。小過之主也。二在下則當承三。宜下大吉。謂此臣道婦道。故遇妣遇臣也。此大過老夫女妻之比也。四不正。下從初則入明夷。反以傷陽。故三當防之。于四又戒之。此亦大過不撓乎下之比也。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所謂小過之時。以此澤不下。大臣當取賢者以輔之。公弋取在穴。以初正四。則公卿得其人而雨下矣。此與小畜辭同。則文王爲三公。志在輔殷也。初飛鳥以凶。至公取在穴而正。出則免凶矣。上正位待五則得應。五未正而求應。則三方災眚。故受其凶。小過之時。速勸則免。罰之災眚。明非失正。與大過過涉滅頂相似也。

既濟　未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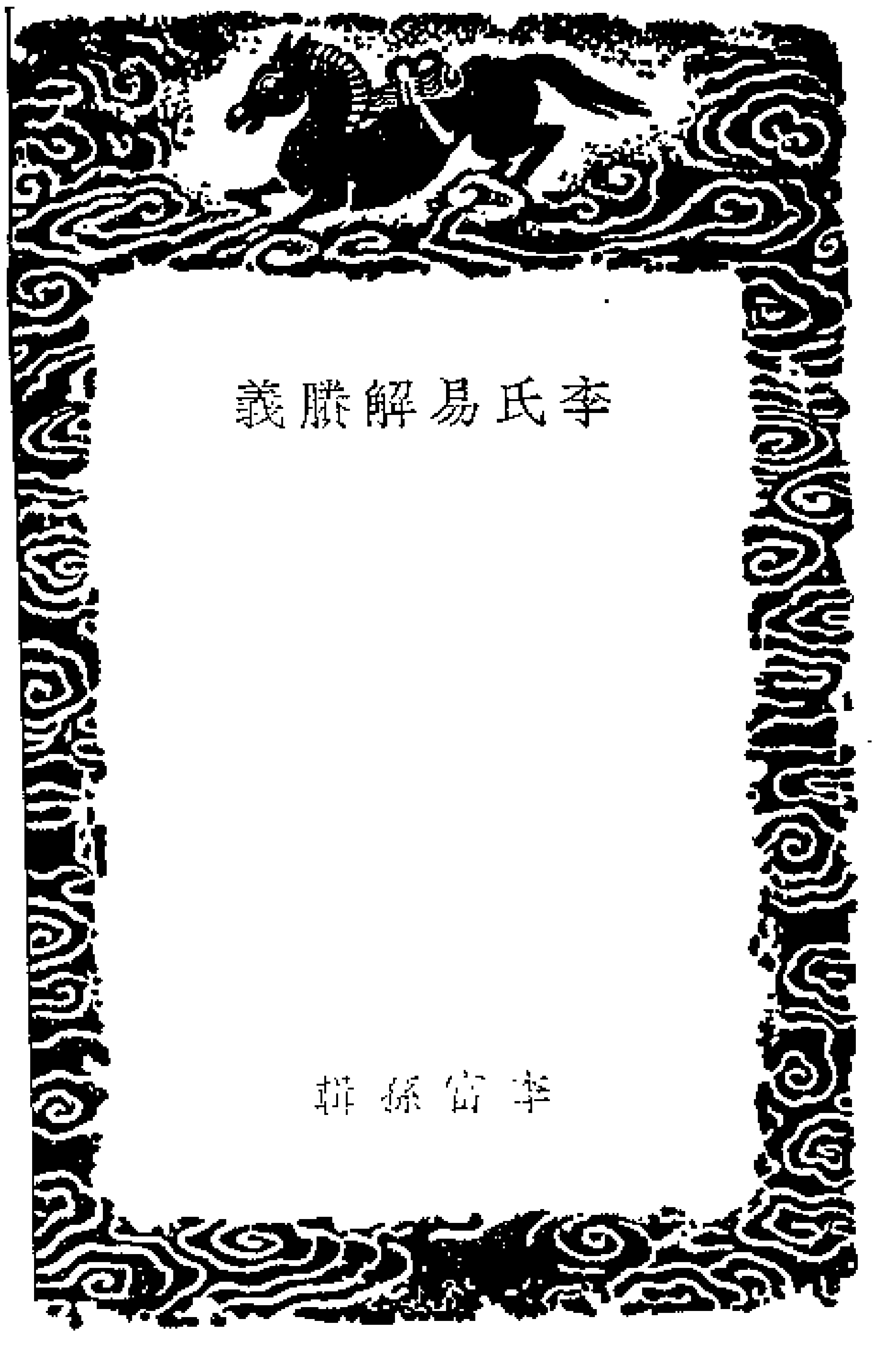
既濟未濟皆中興。（見[illegible]數）其在受命之時。則未濟象放伐。既濟象治定。故虞以未濟四爲紂湎于酒。鄭注禮記以既濟五爲紂。二其文王也。

既濟必由未濟。曳其輪。濡其尾。兼未濟兩爻。曳其輪者。不輕進也。而猶濡其尾。則時之艱。非濟之過。故義无咎。未濟之初則不知曳輪。故不知極也。二知之則不濡尾矣。既濟未濟。皆以乾三爲君。而既濟亨小在二。未濟柔得中在五。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所謂亨小也。時雖已濟。禮制未行。內外未正。盜寇未除。故婦喪其茀。言婦者。禮始于謹夫婦也。言茀者。所以飾首。禮之大也。勿逐七日得。上順于三。禴祭受福。禮成治定也。宋儒以爲五不下賢。二喪其茀。五與二爲東西鄰。喪茀不行。豈得爲受福哉。三正位。內已治而後可以治外。伐鬼方。治之遠也。三年克之。明濟之難定也。四繻有衣袽。鬼方之民。猶或盜竊。明既濟之不可怙也。皆思患預防之意。五既濟之盛。以過三在坎爲失時。然非五德不足。故无凶咎之辭。上之濡首。濡五也。

三之小人勿用。謂上也。然則上以小人乘五而濡其首。初吉終亂。以用小人之故也。爲戒深切著明矣。未濟震用伐鬼方。謂四。上九有孚失是。有孚謂四。注以比紂在革命。則象紂中興。則鬼方一也。（大有注云四在坎爲鬼方）震謂三也。三未濟征凶者。時未可濟。當如二之曳其輪。利涉大川。時已可濟。當伐鬼方也。未濟反泰。亦以乾三爲君明矣。震用伐鬼方。則四正矣。貞吉悔亡。猶革之有孚改命也。三既正四。以四陽下正初陰。初坤類。故三年有賞于大邦。三陰皆正也。六五君子之光。君子謂三。非五爲君也。上九原未濟之始。由四失正。而六爻皆錯。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然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者。注以上之三介四。其義未明。當云坎爲孚。謂四。坎酒流頤中。故飲酒。四五既正。上變成坎。有孚于四。上乃之三。故无咎也。變成坎則有既濟濡首之象矣。故又明之曰。所以濡首者。由有孚失是。四乾爲首。而在坎酒中。若正位之孚。則非濡首矣。（正爲孚、失正爲濡）既濟爻正。正則將亂。故戒濡首。謂過于濟者。必顚也。未濟爻錯。故爲飲酒濡首。由失正而然。則正位即濟矣。

跋

皐聞張先生治虞氏易。易事刻最後。印本行世最尠。或謂此書當時有遺議。遂去之。妄也。易事如大畜訟三卦。先生因弟子江安甫條記而復改。見安甫遺學。是先生此書亦最後定也。世儒以學海堂刻經解不及此。疑而爲此言耳。之謙所得先生書。此書具在。重爲校栞。以存一家之學。毋使未見者有異詞也。光緒辛巳八月會稽趙之謙記。



李氏易解賸義

李富孫輯

李氏易解賸義自序

予自癸卯歲讀書於顥學齋。從祖敬堂先生教富孫讀易。因縱觀萬善堂所藏易解。不下百種。竊自宋以後。多惑於圖說。而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之義。去之遠矣。夫易之爲書。理與象而已。漢人去古未遠。師師相承。其注解論說。惜多散佚不存。唐資州李鼎祚輯漢以來三十六家之說。成易解十卷。漢學之存於今者。猶得見其一二。其所繫豈淺尠哉。蓋易學有三派。有漢儒之學。鄭虞荀陸。諸家精矣。有晉唐之學。王弼孔穎達諸家。卽北宋之胡瑗、石介、東坡、伊川。猶是支流餘裔。至宋陳邵之學。出本道家之術。創爲圖說。轉相授受。舉羲文周孔之所未及。漢以後諸儒之所未言者。附會穿鑿。以自神其說。理其理而非易之所謂理。數其數而非易之所謂數。直欲駕前聖而上之。而易道愈晦矣。予竊狀資州之解。精微廣大。聖賢遺旨。略見於此。嗜之好之。殆不啻芻豢之悅我口也。然其於三十六家之說。尙多未采。其遺文賸義。閒見於陸氏釋文、易書詩三禮春秋爾雅義疏。及史記集解、後漢書注、隋唐書、李善文選注、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唐宋人易說等書、猶可蒐輯、爰於披讀之餘。裒而錄之。以附其後。其僞本與有完書者不錄。夫資州之輯是解。於諸儒之說。采取詳備。予非敢以補其闕也。亦曰與其過而棄之。寧過而存之云爾。

乾隆五十有五年冬十月李富孫自序

李氏易解賸義序

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著易傳集解中。采取三十餘家。後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李氏之爲此書。未嘗執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往往竝載不遺。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說。莧陸二菜也。又引虞翻說。謂莧說也。陸和睦也。旣濟之禴。虞翻謂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類。不可以偏舉。又如小過彖辭引虞翻說。離爲飛鳥。震爲音。以或指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爲俗說矣。乃至彖傳又引宋衷說。則但虞翻之所斥爲俗說者。而亦具載之。若必爲一家之言。則所取者褊狹。而己之所非。安知不爲人之所是。設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復傳於後世。豈不大可惜乎。近元和惠定宇其語易。皆宗漢學。凡所援引。多取裁於是書。甚矣李氏之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之學者也。今嘉興李君旣方好讀易。所經眼者不下百餘種。而深斥圖說之附會穿鑿。皆不欲觀。其所深嗜者。漢儒之學。求漢儒之學。旣唯資州李氏一編。爲菁華之所聚。旣已朝夕寢饋於斯。而復於其三十餘家之說之尙有未經采入者。更爲之搜羅耆萃。錄成得三卷。蓋幾於十字不遺矣。然采取雖博。而於元明人之所稱引。旣不及焉。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謹嚴。述之之功。遠倍於作。今學者多知寶資州之書。則安得不併寶是書。剞劂之事。是所望於賢而有方者。吾安得亟見其成。以與天下學士共讀之爲快乎。

乾隆六十年季夏之月杭東里人盧文弨序

李氏易解賸義卷一

清嘉興李富孫旣方輯

周易上經

鄭元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正義序。晉藏十二。周禮疏二十四。禮記疏四十八。易口訣義。雜海提要十二。）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縕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正義序。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崔覲曰。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正義序。）○子夏傳曰。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同上。）○孟喜曰。易分上下二經。（同上。）

乾

鄭元曰。易歷三聖。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正義序。）○馬融曰。卦辭文王作。（陸績同。同上。）

初九。潛龍勿用。

馬融曰。爻辭周公所作。（陸績同、正義序。左傳疏一。漢上叢說。易解附錄。）崔憬曰。文王作爻辭。（漢上叢說。易解附錄一。）○鄭元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正義。）○陸績曰。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爲彖。九六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同上。易附一。叢說。）○干寶曰。道未可行。謂爲泗上亭長。文王在羑里之時。（下句集解亦引此。字作及。義有爲要一。案據要中有引干寶說。但係賊子臭傳之誤。故不采。）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鄭元曰。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正義。）○王肅曰。大人。聖人在位之目。（釋文。文選注四十七。）○向秀曰。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史記索隱二十六。）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鄭元曰。惕。懼也。（釋文。）

上九。亢龍有悔。

子夏傳曰。亢。極也。（釋文。）○鄭元曰。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正義。）○陸績曰。陽極陰來。吉去凶生。（京氏易注。案陸績京易注。例不應采。今輯其存屬於經者。）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鄭元曰。六爻皆體乾。（一作龍。）羣龍之象也。舜旣受禪。（一作道。）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於朝。（後漢書注三十下。四十下。）○陸績曰。純陽用九之德。（京易注。）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鄭元曰。孔子十翼。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正義序。）資。取也。統。本也。（釋文。）

大明終始。

虞翻曰。雲雨坎也。大明離也。乾卦而舉坎離者。言其變也。陰陽失位則變。得位則否。九二九四上九陽居陰位。故動而有坎離之象。（漢上叢說。）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孟喜曰。天子駕六。（詩疏三之二。）○鄭元曰。謂陰陽六爻上下耳。（公羊疏一。）○陸績曰。十二辰分六位。升降以時。消息吉凶。（京易注。）

天行健。

劉表曰。健者。詳其名也。（正義。）○陸績曰。六龍御天。（京易注。）

大人造（鄭徂早反。王肅七到反。釋文。）也。

鄭元曰。造。爲也。（釋文。）○王肅曰。造。就也。至也。（同上。）○姚信曰。造。至也。（陸績同。正義。）

君子體仁（京房荀爽董遇作體信。釋文。）足以長人。

鄭元曰。體。生也。（文選注二十四。）

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釋文。）足以和義。

確乎其不可拔。

鄭元曰。確、堅高之貌。拔、移也。（釋文）

閑邪存（鄭作以存。晁氏。呂氏音訓。會通。）其誠。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鄭本無欲也二字。晁氏。音訓。）

上下（王肅上時掌反。釋文。）无常。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張璠從音去聲。）龍。風從虎。

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書疏十二。）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裴注史記六十一。）

○張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同上）

聖人作（馬融作起。釋文。）而萬物覩。

鄭元曰。作、起也。（釋文。馬融同。裴注史記六十一。）

亢龍有悔。窮之（鄭作志。晁氏。釋文。音訓。）災也。

利貞者。性情（鄭作情性。晁氏。漢上易一。音訓。）也。

乾始能（鄭作而。晁氏。音訓。）以美利利天下。

六爻發揮。

王肅曰。揮、散也。（釋文）

其唯聖人（王肅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釋文。）乎。

坤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子夏傳曰。先迷後得主也。（漢上易一。今易傳所有不采。）○馬融曰。喪、失也。（釋文）○王肅曰。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漢上叢說。）

萬物資生。

劉瓛曰。自無出有曰生。（文選注三十六。）

應地（陸作行地。京易注。）无疆。

履霜。（鄭讀履爲禮。釋文。）

馴致其道。

向秀曰。馴、從也。（釋文）

六二直方。

鄭元曰。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禮記疏五十八。）

或從王事。

陸績曰。陰臣陽君。臣不敢爲物之始。陽倡陰和。君命臣終其事也。（京易注。）

黃裳元吉。

鄭元曰。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illegible]四十二。）

龍戰于野。

鄭元曰。聖人喻龍。君子喻蛇。（蛇喻君子之類。儀禮疏五。）○陸績曰。乾居西北。積陰之地。陰盛故戰。乾坤併處。天地之氣雜。稱元黃也。又戌亥是乾之位。乾伏本位。積陰之地猶盛。故戰。（京易注。）

必有餘殃。

鄭元曰。殃、禍惡也。（釋文）

由辯（荀作變。釋文。）之不早辯也。

馬融曰。辯、別也。（釋文）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張璠本此上有易曰。釋文。）

陰疑（荀虞姚信蜀才作凝。釋文。）于陽必戰。爲其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兼。一作嗛。同上。）于无陽也。（鄭作爲其嫌于陽也。虞本疑同。漢上易一。）故稱龍焉。

鄭元曰。溓于无陽。溓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嫌。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詩疏九之三。）

屯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鄭元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文選注三十六。三十八。）而讀曰能。能猶安也。（釋文）○董遇曰。草昧、微物。（同上）

君子以經綸。（劉表鄭元以綸爲論字。正義。）

鄭元曰。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論如字。釋文。）○陸績曰。水在雷上。如雲雷交作。天地草昧。經綸之始。无出于此也。（京易注。）○姚信曰。綸謂綱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正義）

初九磐桓。

子夏傳曰。磐桓猶桓旋也。（漢上易一。）○馬融曰。磐桓、旋也。（釋文）○陸績曰。屯難之際。盤桓不進之貌。（京易注。）

六二。屯如邅如。乘（子夏傳音繩。釋文。）馬班（鄭本作般。同上。）如。匪寇婚媾。（鄭作冓。同上。）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子夏傳曰。如、辭也。（釋文）○馬融曰。邅如、難行不進之貌。（同上）○鄭元曰。馬牝牡曰乘。（同上）○子夏傳曰。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正義。釋文。）○馬融曰。班、班旋不進也。（正義）○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文選注五十五。）○馬融曰。重婚曰媾。（正義。釋文。）○鄭元曰。媾猶會也。（同上）○陸績曰。媾本作冓。（音訓）字、愛也。時通則道亨合正匹也。（京易注。）

六三。即鹿（王肅作麓。釋文。）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鄭作機。同上。）不如舍。往吝。

王肅曰。麓、山足也。（釋文）○鄭元曰。機、弩牙也。（同上）○馬融曰。吝、恨也。（同上）

以從（鄭子用反。釋文。）禽也。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鄭元曰．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未冠之稱．亨者陽也．筮、問也．瀆、褻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牙生．教授之師取象焉．修道藏于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己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也．（公羊疏二十六．釋文．）

象曰．山下出泉．

張璠曰．險而止．山也．險而動．泉也．（太平御覽．）

初六．用說桎梏．

鄭元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周禮疏三十四．）

九二．苞蒙．

鄭元曰．苞當作彪．彪、文也．（釋文．）

順以巽也．

鄭元曰．巽當作遜．（釋文．）

上九．擊（馬鄭作繫．釋文．）蒙．

王肅曰．擊、治也．（釋文．）

需

鄭元曰．需讀為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釋文．）

光亨貞吉．（馬鄭皆讀一句．釋文．）

位（鄭音淑．釋文．）乎天位．

象曰．雲上於天．（王肅作雲在天上．釋文．）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干寶曰．上、升也．（釋文．）○鄭元曰．宴、享宴也．（同上．）

九二．需于沙．（鄭作沚．釋文．）

鄭元曰．沚接水者．（詩疏十七之二．引作沙．）

致寇（鄭王肅作戎．釋文．）至．

六四．需于血．

陸績曰．外卦坎水為險．亦陰稱血也．（京易注．）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馬融曰．速、召也．（釋文．）

訟

鄭元曰．辯財曰訟．（釋文．）

有孚窒．（馬作咥．釋文．）惕中（馬丁伸反．同上．）吉．

馬融曰．咥、讀為躓．猶止也．（釋文．）○鄭元曰．咥、覺悔貌．（同上．）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

陸績曰．天道西行．水東流．其路背也．外象乾．西北方之卦．內坎水．正北方之卦．其流東也．二氣不交曰訟．（京易注．）

九二．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鄭元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禮記疏四十三．五十一．）不易之田歲種之．一易之田休一歲乃種．再易之田休二歲乃種．言至薄也．苟自藏隱．不敢與五相敵．則无災眚．（正義．）○子夏傳曰．妖祥曰眚．（釋文．）○馬融曰．眚、災也．（同上．）○鄭元曰．眚、過也．（同上．）

患至掇（鄭作惙．釋文．）也．

鄭元曰．惙、憂也．（釋文．）○王肅曰．掇、若手拾掇物然．（正義．）

復即命渝安貞吉．

陸績曰．訟之復．乾變而巽一．（京易上．）○馬融曰．渝、變也．（釋文．）○鄭元曰．渝、然也．（同上．）

上九．或錫之鞶（王肅作槃．釋文．）帶．終朝三褫（鄭作拕．徒可反．同上．）之．

馬融曰．鞶、大也．旦至食時為終朝．（釋文．）鞶帶、大帶衣也．（口訣義．）○鄭元曰．鞶帶、佩鞶之帶．（周禮疏一十七．）○王肅曰．褫、解也．（釋文．）

師

馬融曰．二千五百人為師．（釋文．）○鄭元曰．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今无此句．）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詩疏十六之三．案周禮大司馬疏有此所引．疑亦是鄭注．特脫去注云二字．）

貞．丈人吉．

京房曰．貞、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此注未知何屬．姑附於此．說文三下．）○鄭元曰．丈之言長．能御眾．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一作能以法度長於人．）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周禮疏二十．釋文．）○陸績曰．師為眾首．法長而行．（口訣義．）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孟喜曰．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此注未知何卦．姑附於此．禮記疏十三．）○馬融曰．毒、治也．（釋文．）

君子以容民畜（王肅作六民．釋文．）眾．

王肅曰．畜、養也．（釋文．）

否（馬鄭王肅方有反．釋文．）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鄭作賜．釋文．）命．

陸績曰。在師中吉。陽居九二也。（京易注。）

承天寵（王肅作龍。釋文。）也。

鄭元曰。寵、光耀也。（釋文。）○王肅曰。龍、寵也。（同上。）

比

陸績曰。比卦一陽五陰。少者爲貴。衆之所宗者也。（京易注。）

初六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鄭元曰。爻辰在未。上値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也。（詩疏七之一。附禮疏四。釋文。）○子夏傳曰。非應稱他也。（漢上易一。程迥古占法下。）○陸績曰。變而得正。故吉。（漢上易一。）

六三。比之匪人。（王肅作匪人凶。釋文。）

子夏傳曰。處非其位。非人道也。（漢上易一。）○馬融曰。匪、非也。（釋文。）

王用三驅。（鄭作歐。釋文。）失前禽。

馬融曰。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釋文。）○鄭元曰。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一作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一作發。）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一作亦。）已。是皆（一作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一作禦。）背爲敵不敵已。（宋本作背者不殺。）加以仁恩養威之道。（周禮疏三十五。左傳疏六。漢上易一。）

小畜（鄭許六反。釋文。）

鄭元曰。畜、養也。（釋文。王肅同。丙子學易編。）

密雲不雨。尙往也。

陸績曰。一陰劣不能固陽。是以往也。（京易注。）

九三。輿說輻。（子夏虞翻本作輹。漢上易一。項氏玩辭二。引作釋文。）

子夏傳曰。輻、車輻也。（正義。）輹、車下伏兔也。（左傳疏十四。）○馬融曰。輻、車下縛也。（釋文。）○鄭元曰。輻、伏兔。（同上。）

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正義。）

六四有孚血去。

馬融曰。血當作恤。憂也。（釋文。）

九五有孚攣。（子夏傳作戀。釋文。）如。

子夏傳曰。戀、思也。（釋文。）○馬融曰。攣、連也。（同上。）

月幾。（子夏傳作近。釋文。）望。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荀爽曰。卦以一陰畜四陽。故密雲不雨。上處畜之極。故陽德上通。猶畜不已。澤乃行也。澤行則物安。故既雨既處也。既、畜也。畜雨澤。畜安處之。此乃上畜德能積載。與三陽同志。而无私應也。（西谿易說一。）

履

不咥（鄭作噬。文選注十。）人亨。

馬融曰。咥、齕也。（釋文。）○鄭元曰。噬、齧也。（文選注十。）

履帝位而不疚。（陸作疚。釋文。）

馬融曰。疚、病也。（釋文。）○陸績曰。當履之時。（京易注。）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

陸績曰。此履非其位。六三也。（京易注。）

愬愬（馬作虩。音許逆反。釋文。）終吉。

子夏傳曰。愬愬、恐懼貌。（釋文。）○馬融曰。虩虩、恐懼也。（同上。）

上九。視履考祥。（鄭荀皆作詳。晁氏。）

鄭元曰。履道之終。考正詳備。（晁氏。）○荀爽曰。詳、審也。（晁氏。學易編。）

泰

馬融曰。泰、大也。（釋文。）○鄭元曰。通也。（同上。）

后以財（荀作裁。）成天地之道。

初九。拔茅（鄭音茹。釋文。）茹（王肅音如。釋文。）以其彙。（鄭音謂。釋文。董作夤。漢書注三十六。音義。）

鄭元曰。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絜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後漢書注三十六。）彙、勤也。（釋文。）○董遇曰。彙、出也。（同上。）

九二。苞荒。

鄭元曰。荒讀爲康。虛也。（釋文。）

六四。翩翩。（子夏傳作篇篇。釋文。）

向秀曰。翩翩、輕舉貌。（釋文。）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子夏傳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漢上易二。困學紀聞一。）○孟喜曰。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禮記疏四。）○京房曰。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漢上易二。困學紀聞一。）○鄭元曰。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周禮疏十四。）

上六。城復于隍。（子夏作堭。姚信作湟。釋文。）

子夏傳曰。隍、是城下池也。城之爲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爲城。今下不培扶。城則損壞。以此崩倒。反復于隍。猶君之爲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故云城復于隍。（正義。）○鄭元曰。隍

壑也。（詩疏十八之四。）○陸績曰、三陽務上、坤順而往、往而不已、否道至。（京易注。）

否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陸績曰、陰小人、陽君子。（京易注。）

九四、有命无咎、疇（鄭作古𠷎字。釋文。）離祉。

鄭元曰、命、所受天命也。（此注未知何卦。姑附于此。文選注二十四。）

九五、休否。

鄭元曰、休、美也。（文選注二十五。）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鄭元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于植桑、不亡也。（文選注五十二。）○陸績曰、苞桑則叢桑也。（京易注。）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陸績曰、否極則泰來。（京易注。）

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王肅卜免反。釋文。）物。

六二、同人于宗。

鄭元曰、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詩疏無子二字。）不出。（詩疏三之三。依禮疏二。禮記疏二十七。）

九三、伏戎于莽。（王肅冥黨反。釋文。）升其高陵。

鄭元曰、莽、叢木也。（釋文。）大阜曰陵。（以易[illegible]。）○劉獻曰、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會通四。）

九四、乘其墉。（鄭作庸。釋文。）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陸績曰、陽乎陽位、不能決勝、先口、故曰號咷。後獲合方咢、故曰後笑。（京易注。）

大有

火在天上、大有。

陸績曰、離爲火爲日、故曰大有。（京易注。）

九二、大車（王肅剛除反。蜀才作輿。釋文。）以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京房曰、亨、獻也。（釋文。漢上易二。今易傳本所有不采。）○干寶曰、享、宴也。（釋文。）○姚信曰、享、祀也。（同上。）

九四、匪其彭。（子夏作旁。漢上易二。釋文。）

干寶曰、彭亨、驕（一作嬌。）滿貌。（釋文。疏附三。）○王肅曰、彭、壯也。（釋文。）○姚信曰、彭、旁也。（同上。）

明辯晢（王廙作晣。音章舌反。鄭作遰。陸作逝。釋文。）也。

鄭元曰、遰讀如明星晢晢。（釋文。）

謙（子夏作嗛。釋文。）

子夏傳曰、嗛、謙也。（釋文。）

天道虧盈（馬作毀。釋文。）而益謙。

鬼神害盈而福（京作富。釋文。）謙。

君子以裒（鄭荀董蜀才作捊。釋文。漢上易二。）多益寡。

鄭元曰、捊、取也。（釋文。）

卑以自牧也。

鄭元曰、牧、養也。（文選注十六。）

六四、撝謙。

子夏傳曰、撝謙、化謙也、言上下化其謙也。（漢上易二。）○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揮謙。（同上。）○馬融曰、撝猶離也。（釋文。）○鄭元曰、撝讀爲宣。（同上。）

六五、利用侵（王廙作寑。釋文。）伐。

豫

馬融曰、豫、樂也。（釋文。）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京作貸。釋文。）

陸績曰、坤順震動。（京易注。）○鄭元曰、忒、差也。（釋文。）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京作隱。釋文。）薦之上帝。

荀爽曰、樂者、聖人因人之豫、而節之、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其和可以感鬼神、而況于人乎。（義海撮要二。）○馬融曰、殷、盛也。（釋文。）○鄭元曰、上帝、天帝也。（舊唐書二十一。文苑英華七百六十二。）

六二、介（馬作扴。古八反。鄭作砎。釋文。）于石。

馬融曰、扴、觸小石聲。（釋文。）○鄭元曰、砎、謂磨砎也。（同上。）

六三、盱（子夏作紆。京作汙。姚作盱。釋文。）豫。

鄭元曰、盱、誇也。（釋文。）○王肅曰、盱、大也。（同上。）○姚信曰、盱、日始出。詩云、盱日始旦。（同上。）

九四、由（馬作猶。釋文。）豫、大有得、勿疑朋盍（同。京作撍。）簪。（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釋文。王肅簪又祖感反。蜀才本[illegible]。六經正誤一。）

馬融曰、猶豫、疑也。（釋文。）○鄭元曰、由、用也。簪、速也。（同上。）○子夏傳曰、簪、疾也。（同上。）○虞翻曰、戠、叢合（彙纂。合二字之誤。）也。（同上。）

上六、冥豫。

馬融曰、冥、昧、耽於樂也。（釋文。）○鄭元曰、冥讀爲鳴。（同上。）○王廙曰、冥、深也。（同上。）

隨

動而說。

陸績曰。震一陽二陰。陽君陰民。得其正也。（京易注。）

而天下隨時。（王肅作隨之。釋文。漢上易三。）隨時之義。（王肅作隨之時義。同上。）大矣哉。

君子以嚮（王肅作鄉。釋文。古同。）晦入宴（王肅烏練反。同上）息。

鄭元曰。晦宴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於宴寢而止息。（正義。）

初九。官（蜀才作館。釋文。）有渝。

上六。王用亨（陸許兩反。釋文。）于西山。

陸績曰。亨、祭也。（釋文）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鄭元曰。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正義序。）

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正義。）

君子以振民育（王肅作毓。釋文。）德。

初六。有子考（馬王鄭以考絕句。釋文。）无咎。

六四。裕父之蠱。

馬融曰。裕、寬也。（釋文）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鄭元曰。上九艮爻。艮為山。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禮記疏五十四。）

臨

至于八月有凶。

荀爽曰。八月為否。（漢上易卦圖下。）○陸績曰。建丑至未。至于八月。入遯。（京易注。）

初九。咸臨。貞吉。

虞翻曰。初在卦下。四當臨之。陽升之世。陰亦下降。初動而說。往感于四。四順其欲。相與志行其正。猶賢人思治。願奉其上。上能用之。以為臨者也。（義海撮要二。）

觀

觀盥而不薦。（王肅本作而觀薦。釋文。）

鄭元曰。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儀禮疏四。）

大觀（王肅音官。釋文。）在上。

風行地上。

陸績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京易注。）

初六。童觀。

馬融曰。童猶獨也。（釋文）○鄭元曰。童、稚也。（同上）

六三。觀我生。

陸績曰。我生、即道也。（京易注。）

利用賓于王。

陸績曰。臣道出于六四爻也。（京易注。）

噬嗑

動而明。

陸績曰。象雷電也。（京易注。）

先王以明罰勑法。

鄭元曰。勑猶理也。（釋文）

初九。屨校（馬音教。釋文。）滅趾。

六二。噬膚滅鼻。

馬融曰。柔脆肥美曰膚。（釋文）

六三。噬腊肉。

馬融曰。晞于陽而煬于火曰腊肉。（釋文）○鄭元曰。小物全乾曰腊。（同上。周禮注四。）

九四。噬乾胏（子夏作脯。荀董同。釋文。）得金矢。

馬融曰。有骨謂之胏。（釋文）○鄭元曰。胏、簀也。（同上）○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胏。（義海撮要三。易林閑二。）○王肅曰。四體離陰卦（一作位。）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也。（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二。）

上九。何校滅耳。

王肅曰。何、荷擔也。（釋文）

聰不明也。

馬融曰。耳无所聞。（釋文）○鄭元曰。目不明。耳不聰。（同上）○王肅曰。言其聰之不明。（同上）

賁（王肅符文反。釋文。）

鄭元曰。賁、變也。文飾之貌。（釋文）○王肅曰。有文飾。黃白色。（同上）

柔來而文剛。

（晁氏蜀才同。傳上費說。）

虞翻曰、剛者陽爻也。柔者陰爻也。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惟變所適也。（蘇蘇君狀）

君子以明（蜀才本作命。釋文。）庶政。无敢折獄。

鄭元曰、折、斷也。（釋文）

初九。賁其趾。舍車（鄭張本作輿。釋文。）而徒。

鄭元曰、趾、足。（釋文）

義弗（鄭作不。晁氏。）乘也。

六四。賁如皤（董音槃。鄭陸作燔。音煩。荀作波。釋文。）如白馬翰（鄭寒案反。同上。）如。

鄭元曰、六四巽爻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禮記疏八。）白馬翰如。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禮記疏六。釋文。）○董遇曰、馬作足橫行曰皤。翰、馬舉頭高卬也。（釋文）○馬融曰、翰、高也。（荀爽同。同上。）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釋文。）

子夏傳曰、五匹爲束。三元二纁。象陰陽。（釋文）○馬融曰、戔戔、委積貌。（同上）○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邱園。蓋蘊闔（蘊闔一作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文選注三。二十。三十七。五十五。）

剝

馬融曰、剝、落也。（釋文）

蔑（荀作滅。釋文。）貞凶。

馬融曰、蔑、无也。（釋文）○鄭元曰、蔑、輕慢。（同上）

六二。剝牀以辨。（鄭符勉反。王肅否勉反。釋文。）

馬融曰、辨、足上也。（釋文）

六四。剝牀以膚。（京作簠。釋文。）

京房曰、簠謂祭器。（釋文）

切近災也。

鄭元曰、切、急也。（釋文）

上九。君子得輿。（京作德輿。董作德車。釋文。）小人剝廬。

鄭元曰、小人傲很。當剝徹廬舍而去之也。（周禮疏十三。）○陸績曰、君子全得剝道。安其位。小人終不可安也。（京易注。）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京作崩。釋文。）來无咎。

鄭元曰、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

更興也。（左傳疏三十八。）

反復（芳服反。釋文。）其道。七日來復。

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漢上易卦圖下。）○鄭元曰、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正義序。）○陸績曰、七日陽之稱也。七九稱陽數也。謂坤上六陰極陽戰之地。陰雖不能勝陽。然正當盛陰。不可輕犯。六陽涉六陰。反下七爻在初。故稱七日。日亦陽也。（京易注。）

商旅不行。

鄭元曰、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釋文）

初九。不遠復。无祗（馬音之是反。韓伯祁支反。王肅作禔。時支反。九家本作敍。音支。釋文。）悔。

馬融曰、祗、辭也。（釋文）○鄭元曰、祗、病也。（同上）○陸績曰、反至初九。陽來陰復。遠、遠也。祗、安也。（京易注。釋文。）

以下仁也。

王肅曰、下附於仁。（釋文）

六三。頻（鄭作顰。釋文。）復。

馬融曰、頻、憂嚬也。（釋文）

六四。中行獨復。

鄭元曰、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四獨應初。（漢上易三。）

中以自考也。

鄭元曰、考、成也。（釋文）○向秀曰、察也。（同上）

有災（鄭作裁。釋文。）眚。

子夏傳曰、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釋文）○鄭元曰、異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裁。（同上）

无妄

馬融曰、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鄭王肅皆同。釋文。）

无妄之往。何之矣。

鄭元曰、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後漢書注十五。）

天命不佑。（馬作右。釋文。）

馬融曰、謂天不右行也。（釋文）○鄭元曰、佑、助也。（同上）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馬融曰、茂、勉也。對、配也。（釋文）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

馬融曰、菑、田一歲也。畬、田三歲也。（釋文）○董遇曰、菑、反草也。悉耨曰畬。（同上）○鄭元曰、田一歲曰菑。二

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坊記作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疏．詩疏十之二．爾雅疏六．）

大畜

不家食吉．

鄭元曰．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禮記疏五十四．）

煇光日新．（鄭讀句．釋文．）其德剛上而尚賢．

君子以多識（劉表作志．釋文．）前言往行．

初九有厲利已．（姚作紀．釋文．）

九二輿說輹．（蜀才音福．釋文．）

馬融曰．說．解也．（釋文）

九三良馬逐．（鄭作逐逐．釋文．）利艱貞曰（鄭人實反．同上．）閑輿衛．

鄭元曰．逐逐、兩馬走也．（釋文）○姚信曰．逐逐、疾並驅之貌．（同上）○劉表曰．曰．猶言也．（同上）○馬融曰．閑、習也．（鄭同．同上．）○鄭元曰．日習車徒．（同上）

六四童牛之梏．（九家作告．釋文．）

鄭元曰．木在手曰梏．牛無手．以前足當之．（一作梏者．牛雖無手．謂梏前足也．周禮疏四．左傳疏十．）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周禮疏三十四．）○劉表曰．童妾也．牿之言角也．（釋文）陸績曰．牿當作角．（同上）

六五豶豕之牙．

劉表曰．豕去勢曰豶．（釋文）○鄭元曰．牙讀爲互．（同上）

上九何天之衢．

馬融曰．四達謂之衢．（釋文）○鄭元曰．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後漢書注五十二．）

道大行也．

鄭元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文選注十一．）

頤

自求口實．

荀爽曰．飲食失宜．患之所起．（口訣義．）

天地養萬物．

陸績曰．上下陽位．包陰也．（京易注．）

觀我朵．（京作揣．釋文．）頤．

鄭元曰．朵．動也．（釋文）

六二顛頤拂．（子夏傳作弗．釋文．）經于丘頤．

子夏傳曰．弗、輔弼也．（釋文）○王肅曰．丘、小山也．物之所聚．以養人者也．（漢上易三．）

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荀作悠悠．劉作跾．釋文．）

馬融曰．兌爲虎．（漢上易三．）眈眈、虎下視貌．（釋文）○劉表曰．眈、遠也．（釋文）○虞翻曰．艮爲虎．（漢上易三．）

上九由頤厲吉．

馬融曰．厲、危也．（王肅同．釋文．）

大有慶也．

鄭元曰．君以得人爲慶．（漢上易三．）

大過（王肅音戈．釋文．）

鄭元曰．陽爻過也．（漢上易三．）

大者過也．

陸績曰．大者相過．（京易注．）

初六藉用白茅．

馬融曰．在下曰藉．（釋文）

九二枯楊生稊．（鄭作荑．漢上易三．釋文．）老夫得其女妻．

鄭元曰．枯（音姑．）謂无姑山榆．（羊朱反．）荑．（音夷．）木更生．謂山榆之實．（釋文）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詩疏一之二．）

坎

習坎．（京劉作欿．險也．陷也．釋文．）

孟喜曰．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于下．升而未達．極于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于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于內．羣陽降而承之．極于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新唐書二十七上．）○劉表曰．水流行不休．故曰習．（釋文）○陸績曰．坎水能深陷于物．處坎之險．不可不習．故曰習坎．便習之．習後可履于險而不陷沒者．不以剛履柔．不能成坎之道也．（京易注．）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陸績曰．內外居坎陽．處中而爲坎主．純陰得陽．爲明臣得君．而安其居也．君得一（一作臣．）而顯其道．（京易注．）

水洊（京作臻・干作荐・釋文・）

劉表曰、洊、仍也。（釋文）

初六、入于坎窞。（王肅徒感反・釋文・）

王肅曰、窞、坎底也。（釋文）

六三。險（鄭向本作檢・釋文・）且枕。（九家作玷・王肅針鴆反・釋文・）

鄭元曰。木在手曰檢。木在首曰枕。（釋文）○陸績曰。枕、閡礙險害之貌。（同上）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京作內・音調・會通・）約自牖。（陸作誘・釋文・）

鄭元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値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詩疏七之一・禮記疏二十三・爾雅疏四・）

祇（京作禔・釋文・）既平。

鄭元曰。祇當爲坻。小邱也。（釋文）

上六。繫用徽纆。寘（子夏傳作湜・劉表作示・姚作寔・張作置・釋文・）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鄭元曰。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于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一作約・）徽纆。置于叢棘。而使（一作後・）公卿以下議也。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諸圜土者殺。故曰凶。（公羊疏十五・）○劉表曰。三股曰（一作爲・下句同・）徽。兩股曰纆。皆索名。（三句集解引曰・字俱作爲字・）示言衆議于九棘之下也。（釋文・穀梁疏十二・）○姚信曰。寘、置也。（釋文）○虞（疑當作盧・）氏曰。以寘九棘。取改過自新。故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也。若從之九棘之中。而不能改過自新。必致罪咎。故曰三歲不得凶也。（口訣義・）

離

百穀艸木麗乎土。（王肅作地・釋文・）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鄭元曰。作、起也。（釋文・上易三・）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文選注二十一・）○荀爽曰。作、用也。（釋文）○王肅曰。兩離相續繼。（一無繼字・）明之義也。（初學記十・御覽一百四十六・）○陸績曰。離卦中虛。始于乾象。純剛健。不能柔明。故以北方陰氣貫中。柔剛而文明也。（京易注・）

初九。履錯（馬七路反・鄭七各反・釋文・）然。

六二。黃離元吉。

鄭元曰。離南方之卦。離爲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喩子有明德。能附麗于其父之道。文王之子發

旦是也。（一作文王太子發也・一無此句・）愼（一作順・）成其業則吉矣。（一作故吉也・文選注二十・初學記十・御覽一百四十六・）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鄭作擊・釋文・）缶而歌。則大耋（王肅他結反・京作絰・蜀才作咥・同上・）之嗟（王肅遭哥反・荀作差・同上・）凶。（鄭无凶字・同上・）

鄭元曰。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値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詩疏七之一・爾雅疏四・）耋、年踰（一作愉・）七十也。（詩疏六之三・禮記疏六十二・爾雅疏二・）○馬融曰。七十曰耋。（釋文）○王肅曰。八十曰耋。（同上）

九四。突（王肅唐屑反・鄭作𠫓・釋文・周禮疏三十六・）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鄭元曰。震爲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爲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棄如流宥之刑。（周禮疏三十六・）

六五。出涕沱（荀作池・釋文・）若。戚（子夏傳作嘁・同上・）嗟（荀作差・同上・）若。

鄭元曰。自目出曰涕。（漢上易三・）

離（鄭作麗・釋文・）王公也。

王肅曰。麗王者之後爲公。（釋文）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釋文・漢上易三・）

鄭元曰。行誅之後。致太平。（此注未知何卦・姑附于此・詩疏十九之一・）

李氏易解賸義卷二

周易下經

咸

取女吉。

子夏傳曰。婦人學於舅姑者也。（漢上易九・）○陸績曰。艮少男。兌少女。男下于女。取婦之象。（京易注・）

二氣感應以相與。

鄭元曰。與猶親也。（釋文）

君子以虛受人。

何妥曰。虛心受人。不間不拒。即物來歸己。君子之志也。（口訣義・）

初六。咸其拇。（子夏作𧿳・荀作母・釋文・）

馬融曰。拇、足大指也。（鄭同・釋文・）○荀爽曰。拇、陰位之尊。（同上）

六二。咸其腓。（荀作肥・釋文・）

鄭元曰。腓、膞腸也。（釋文）○荀爽曰。肥謂五也。尊盛故稱肥。（同上）○王廙曰。腓、腓腸也。動於腓腸。斯則行矣。（同上・正義・）

憧憧（京作憧．釋文．）往來．

馬融曰．憧憧、行貌．（釋文）〇王肅曰．往來不絕貌．（同上）〇劉表曰．意未定也．（同上）

九五、咸其脢．（王肅音灰．釋文．）

子夏傳曰．在脊曰脢．（正義）〇馬融曰．脢、背也．（同上）〇鄭元曰．脢、背（一无背字．）脊肉也．（釋文．正義．）〇王肅曰．脢在背而夾脊．（正義）

上六、咸其輔（虞作酺．釋文．）頰（孟作俠．同上．）舌．

馬融曰．輔、上頷也．（釋文．正義．）〇虞翻曰．酺、耳目之閒．（釋文）

滕（九家作乘．虞作媵．釋文．鄭作騰．正義．案玩辭引虞說作媵．疑誤．）口說也．

鄭元曰．媵、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釋文．正義．）

恆

初六、浚（鄭作濬．釋文．）恆．

九三、不恆其德．或（鄭作咸．釋文．）承之羞．

鄭元曰．爻得正．互體爲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一作是不恆其德也．）又互體兌．兌爲毀折．後將有羞辱也．（禮記疏五十五．後漢書注二十四．）〇陸績曰．恆者常也．而九三以陽居位．立于陰陽交互之上．是知不久爲失所然．（京易注．）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鄭元曰．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爲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說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爲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爲進退．是无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禮記疏五十五．）

上六、振（張作震．釋文．）恆．

馬融曰．振、動也．（釋文）〇鄭元曰．振、搖落也．（同上）

遯

陸績曰．遯、退也．（京易注．）

莫之勝說．（王肅如字．釋文．）

王肅曰．說、解說也．（釋文）

有疾憊（王肅作斃．荀作備．釋文．）也．

鄭元曰．憊、困也．（釋文）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鄭王肅備鄙反．釋文．）

馬融曰．好遯．君子吉．言雖身外．乃心在王室．此之謂也．小人則不然．身外心必怨也．（御覽五百一．）〇鄭元曰．否、塞也．（王肅同．釋文．）

上九、肥遯．

子夏傳曰．肥、饒裕也．（釋文．正義．）

大壯

馬融曰．壯、傷也．（釋文）〇鄭元曰．壯、氣力浸強之名．（同上）〇王肅曰．壯、盛也．（同上）〇陸績曰．內陽升降．二象俱陽．曰大壯．（京易注．）

君子用罔．

馬融曰．罔、无也．（王肅同．釋文．）

羝羊觸藩．羸（鄭虞作纍．王肅作縲．音螺．蜀才作累．張作虆．釋文．）其角．

馬融曰．藩、籬落也．羸、大索也．（釋文）〇張璠曰．羝羊、羖羊也．（同上）

六五、喪羊于易．（鄭音亦．陸作埸．釋文．）

鄭元曰．易謂佼易也．（釋文）〇陸績曰．埸、謂疆埸也．（同上）

不詳．（鄭王肅作祥．釋文．）也．

鄭元曰．祥、善也．（王肅同．釋文．）

晉（孟喜作齊．子西反．釋文．）

晉．康侯用錫馬蕃（鄭發袁反．釋文．）庶（鄭止奢反．同上．）晝日三接．（鄭音捷．同上．）

孟喜曰．齊、進也．（釋文）〇馬融曰．康、安也．（同上）〇鄭元曰．康、尊也．廣也．蕃庶謂蕃遮禽也．接、勝也．（同上）

陸績曰．康、安也．樂也．（同上）

初六、晉如摧如．

鄭元曰．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釋文）

六二、晉如愁（鄭子小反．釋文．）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鄭元曰．愁、變色貌．（釋文）〇馬融曰．介、大也．（同上）

九四、晉如鼫鼠．（子夏傳作碩鼠．釋文．）

鄭元曰．詩云碩鼠碩鼠．无食我黍．謂大鼠也．（正義）

六五、失（孟馬鄭虞王肅作矢．釋文．）得．

馬融曰．离爲矢．（王肅同．釋文．）

明夷

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鄭荀向作似之．下放此．釋文．）

鄭元曰．蒙、猶遭也．（釋文）〇王肅曰．唯文王能用之．（同上）

六二、明夷．夷（子夏作睇．鄭陸同．京作眱．釋文．禮記注二十七．）于左股．（馬王肅作般．姚作右槃．釋文．）用拯（子夏作抍．同上．）馬壯吉．

子夏傳曰．旁視曰睇．（禮記疏．釋文．）〇鄭元曰．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禮記疏二十七．）拯、承也．

（釋文）○馬融曰、般、旋也。日隨天左行也。（同上）○姚信曰、右槃曰般。右旋入丑。（同上）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京房曰。動乃見志。故曰大得。（漢上易四・）

六五。箕（蜀才作其・釋文・）子之明夷。

王肅曰。箕子、紂之諸父也。（易解解四・）

家人

閑有家。

馬融曰。閑、闌也。防也。（釋文）○鄭元曰。閑、習也。（同上）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

鄭元曰。二爲陰爻。得正于內。五陽爻也。得正于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无攸遂。言婦人无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中饋、酒食也。故云在中饋也。（後漢書注四十九・五十四・）

九三。家人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釋文・）悔厲吉。婦子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同上・）終吝。

馬融曰。嗃嗃、悅樂自得貌。嘻嘻、笑聲。（釋文）○鄭元曰。嗃嗃、苦熱之意。嘻嘻、驕佚喜笑之意。（同上）○京房曰。治家之道。於此分矣。（漢上易四・）

王假有家。

馬融曰。假、大也。（釋文）○鄭元曰。假、登也。（同上）

睽（馬鄭王肅音圭・釋文・）

其志不同行。（王肅下孟反・釋文・）說而麗乎明。

陸績曰。兌處下爲積陰。暗之象也。離在上。爲明。照于下。（京易注・）

六三。其牛掣。（子夏作契・鄭作犎・荀作觭・劉作觢・釋文・虞作觢・漢上易四・）其人天且劓。（王肅作臲・釋文・）

子夏傳曰。契、一角仰也。（釋文）○鄭元曰。牛角皆踊曰犎。（劉表同・同上・）○馬融曰。黥（一作剠・）鑿其額曰天。（同上・漢上易四・）

後說（吐音稅・[illegible]八・）之弧。（京馬鄭王肅翟子元作壺・釋文・）

陸績曰。先疑睽也。後說明也。（京易注・）

蹇（王肅紀偃反・釋文・）

往得中也。

鄭元曰。中、和也。（釋文）○王肅曰。中、（丁仲反・）適也。（同上）

以正邦（荀陸作國・爲漢朝諱・釋文・）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又曰。水本應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正義）

宜待時也。（鄭本同・張璠作宜時也・釋文・）

六四。往蹇來連。（鄭如字・釋文・）

馬融曰。連、亦難也。（釋文・正義・）○鄭元曰。遲久之意。（同上）

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艸木皆甲坼。（馬陸作宅・鄭同・釋文・文選注四・）

馬融曰。宅、根也。（陸績同・釋文・）○鄭元曰。木實曰果。皆（一作懈・[illegible]・）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文選注四・）○陸績曰。雷雨作。震雷坎雨。（京易注・）

君子以赦過宥（京作尤・釋文・）罪。

負且乘。（王肅繩證反・釋文・）

九四。解而拇。（荀作母・釋文・）

陸績曰。拇、足大指。（釋文）王肅曰。拇、手大指。（同上）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馬融曰。墉、城也。（釋文）

損

二簋（蜀才作軌・釋文・）可用享。（蜀才作亨・同上・）

鄭元曰。四以簋進黍稷于神也。初與二直。其四與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爲木。五离爻也。离爲日。日體圜。木器而圜。簋象也。（周禮疏十六・詩疏六之四・四十一・儀）

損下益上。

陸績曰。乾九三變六三。陰柔益上九。臣奉君之象。（京易注）

君子以懲（鄭劉作徵・蜀才作澄・釋文・）忿窒（鄭劉作懫・孟作恎・同上・）欲。（孟作谷・同上・）

鄭元曰。徵、猶清也。懫、止也。（劉表同・釋文・）

初九。已事遄（荀作顓・釋文・）往。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

鄭元曰。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正義・爾雅疏十・馬融同・通典二十三・）

益

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正義）○宋衷曰。明君之德。必須損己而利人。則下蒙益矣。（口訣義・）

象曰。風雷益。

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孟喜同・正義・）○何妥曰。益獨取風雷者。取其最長可久之義也。（同上）

○陸績曰。內外相動。風雷益。四象分明。剛柔定矣。（京易注・）

王用亨。（王肅許庚反。釋文。）于帝。

告公用圭。（王肅作桓圭。釋文。）

偏（孟作徧。釋文。）辟也。

孟喜曰、徧周匝也。（釋文）

夬

初九。壯于前趾。（荀作止。釋文。）

九二。惕（荀翟作錫。）號。（鄭王肅音号。同上。）莫（鄭如字。同上。）夜。

荀爽曰、錫賜也。（翟元同。釋文。）○鄭元曰、莫无也。无夜非一夜。（同上）

九三。壯于頄。（鄭作頯。蜀才作仇。王肅音龜。釋文。）

鄭元曰、頯夾面也。（釋文）○翟元曰、頄面顴頰閒骨也。（同上）

其行次（鄭作趀。七私反。釋文。）且。（鄭作趄。七餘反。同上。）牽（子夏作掔。同上。）羊悔亡。

馬融曰、次却行不前也。且語助也。（釋文）○王肅曰、趑趄行止之礙也。（同上）

九五。莧陸（蜀才作睦。釋文。）

子夏傳曰、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正義）○孟喜曰、莧陸獸名。夬有兌。兌爲羊也。（路史後紀注五。）○馬融曰、莧、蕢陸、

莧陸商陸也。（一作一名商陸。同。釋文。正義。）一名章陸。（[illegible]二。）○宋衷曰、莧莧菜也。陸商（商一作陸。）陸也。（釋文）

商陸。（易輯聞五。）○董遇曰、莧人莧也。陸商陸也。（正義）前人以莧陸商陸爲二艸。俱柔脆之物。陸之爲菜差

堅於莧。莧根小。陸根大。（梁寅易參義五。易輯聞五。）○蜀才曰、睦親也。通也。（釋文。案毛本。釋文盧說。當是轉寫之誤。）

姤（鄭作遘。釋文。）

勿用取女。（京房以取下讀爲女字。梁寅易參義五。）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鄭作詰。起一反。釋文。）四方。

鄭元曰、誥止也。（王肅同。釋文。）○陸績曰、巽入也。風入于物。皆動也。故知天下有風。動其物也。（京易注。）

初六。繫于金柅。（子夏作鑈。王肅作抳。蜀才作尼。釋文。）

馬融曰、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正義）○王肅曰、柅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同上）○蜀才曰、

尼止也。（釋文）

羸（鄭力追反。王肅劣隨反。陸讀爲累。釋文。）豕孚蹢躅。

九二。包（鄭百交反。荀作胞。子夏傳作庖。釋文。玩辭九。）有魚。

九五。以杞包（白交反。子夏作苞。馬鄭百交反。釋文。）瓜。

子夏傳曰、作杞匏瓜。（正義）杞梓連抱。瓜陰實而蔓生。象陰之來。綿綿未已。（易輯聞五。）○馬融曰、杞大木也。

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釋文。正義。）○鄭元曰、杞柳也。（釋文）○張璠曰、苟杞。（同上）

萃

萃亨。（王肅本同。馬鄭陸虞无此字。釋文。）

聚（荀作取。釋文。）以正也。

君子以除（荀作慮。釋文。）戎器。

鄭元曰、除去也。（釋文）○王肅曰、除猶修治也。（姚信同。同上。學易編。）○陸績曰、除猶修治也。凡聚衆必愼防閑。假

陽爲主。成萃之義。伏戎必豫備。衆聚去疑心。（京易注。）○蜀才曰、除去戎器。修行文德也。（釋文）

若號。（馬鄭王肅上開戶羔反。釋文。）一握爲笑。

鄭元曰、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蜀才同。釋文。）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蜀才作躍。劉作礿。釋文。）

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舊唐書一百。）○馬融曰、禴殷春祭名。（王肅

同。釋文。）○鄭元曰、夏祭名。（同上）

上六。齎（王肅將啼反。釋文。）咨涕洟。

馬融曰、齎咨悲聲怨聲。（釋文）○鄭元曰、齎咨嗟歎之辭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同上）

升（鄭作昇。釋文。）

馬融曰、升高也。（釋文）

君子以順德。（王肅同。姚本作愼德。釋文。）積小以高大。（鄭作以成高大。[illegible]注五十三。）

陸績曰、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京易注。）○何妥曰、君子積習爲先。悟習道德。積其德小以至高大義。

九三。升虛邑。

馬融曰、虛邱也。（釋文）

六四。王用亨（馬鄭陸王肅許兩反。釋文。）于岐山。

馬融曰、亨祭也。（釋文）○鄭元曰、獻也。（同上）

順事也。

鄭元曰、事之以牛羊。（此注未知何卦。姑附於此。詩疏十六之二。）

困

陸績曰、困卦上下不應。陰陽不交。六三陰。上六亦陰。无配。入九五求陽。陽亦无納也。（京易注。）

剛揜（虞作弇。釋文。）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

鄭元曰、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

己用也。二與日（當作四）爲體。離爲鎮霍。爻四爲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爲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

离氣赤。爲朱是也。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紱。（儀禮疏一。學易編。朱震云當作於。）赤。（詩疏十一之二。）

九四。來徐徐。（子夏作茶茶。翟同。王肅作余余。釋文。）

子夏傳曰．荼荼、內不定之意．（釋文）○馬融曰．徐徐、安行貌．（同上）

九五．劓刖．（荀王陸作臲鼿．京作劓劊．釋文．）

鄭元曰．劓刖當爲倪伔．（釋文）○荀爽曰．臲鼿、不安貌．（王陸同．同上．）

上六．于臲．（王肅妍喆反．釋文．）卼曰動悔．

向秀曰．曰動悔、言其无不然．（釋文）

井

鄭元曰．井、法也．（釋文）○陸績曰．井道以澄清見用爲功也．井象德不可渝變也．（京易注．）

汔．（王肅音其乞反．釋文．）至亦未繘井．羸（蜀才作纍．宋作纍．陸作累．釋文．鄭作虆．玩辭九．）其瓶．

鄭元曰．繘、綆也．羸讀曰虆．（釋文）

君子以勞民勸相．（王肅如字．釋文．）

陸績曰．井以德立君正民．信德以其道也．（京易注．）

九二．井谷射（鄭王肅音亦．荀作耶．釋文．）鮒．甕（鄭同．同上．）敝．（王肅扶滅反．同上．）漏．

子夏傳曰．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也．（正義．口訣義．釋文）○鄭元曰．九二坎爻也．坎爲水．上直巽．九三艮爻也．艮、爲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文選注五．）射、厭也．（王肅同．）甕、停水器也．（釋文）○王肅曰．鮒、小魚也．（御覽九百三十七．）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

鄭元曰．謂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文選注十一．）○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史記注八十四．）○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同上．文選注十一．）○京房曰．言我道可汲而用也．（史記索隱二十．）

六四．井甃．

子夏傳曰．甃、修治也．（釋文．正義．）○馬融曰．甃爲瓦．裹下達上也．（釋文）○干寶曰．以甎壘井曰甃．（同上）

九五．井洌．（王肅音例．釋文．）

上六．井收．（荀作甃．釋文．）勿（干作罔．同上．）幕．（干作冂．漢上易五．）

馬融曰．收、汲也．（釋文）○陸績曰．收、井幹也．（同上）

革

馬融曰．革、改也．（鄭同．釋文．）

已日乃孚．

陸績曰．孚、猶信也．（京易注．）○宋衷曰．人性習常．不說改易．及變之後．樂其所成．故卽日不孚．已日乃孚矣．

故曰已日乃孚也．已、竟也．（口訣義．）

水火相息．

馬融曰．息、滅也．（釋文）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馬融曰．鞏、固也．（釋文）

其文炳也．

京房曰．虎文疏而著也．（漢上易五．）

鼎．

荀爽曰．三鼎形同．以足爲異．（廣川書跋一．）○何妥曰．古者鑄金爲此器．能調五味．變故取新．以成烹飪之用．以供宗廟．次養聖賢．天子以天下爲鼎．諸侯以國爲鼎．變故成新．尤須當理．故先元吉後乃亨通．故曰元吉亨也．（口訣義．）

鼎．象也．

陸績曰．木見火中發．火木相資．象鼎之兆．卜穴爲足．中虛見納．飪熟之義明矣．（京易注．）

君子以正位凝（翟作擬．釋文．）命．

鄭元曰．凝、成也．（釋文）○翟元曰．擬、度也．（同上）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鄭元曰．顚、踣也．趾、足也．無事曰趾．陳設曰足．爻體巽爲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一作不同體．）以否正承乾．乾爲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踣其爲足之道．猶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于天子．雖失禮．无出道．廢遠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遠之子．廢．坤爲順．又爲子母牛．今在后妃之旁側．妾之例也．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以爲世子．又何咎也．（儀禮疏二．禮記疏二十七．詩疏三之三．御覽一百四十六．）

我仇有疾．

子夏傳曰．仇、謂四也．（漢上易五．）○鄭元曰．怨耦曰仇．（釋文）九四爲九二仇．（漢上叢說．）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陸績曰．九三成鼎之德．（京易注）○鄭元曰．雉膏、食之美也．（釋文）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鄭作刑．禮注三十六．周）渥．（鄭作剭．音屋．傳作偓．晁作剭．釋文．子夏漢上易五．）

馬融曰．餗、饘也．（釋文）餗謂糜也．（穀梁疏九．）○鄭元曰．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餗、（一作殽．）美饌．是（一作具．）八珍之食．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若三公二句．一作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于屋中．周疏六．詩疏十八之四．三十六．）餗、菜也．（釋文）○虞翻曰．餗、八珍之具也．（同上）

六五．鼎黃耳金鉉．

陸績曰．六五委任賢臣．假之位也．（京易注．）○馬融曰．鉉、扛鼎而舉之也．（釋文）○鄭元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文選注十．二十四．四十六．五十八．陸佳碑表一．）

震

震來虩虩（荀作愬愬。釋文。）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馬融曰。虩虩、恐懼貌。（鄭同）啞啞、笑聲。（釋文）○鄭元曰。啞啞、樂也。（同上）驚之言警戒也。（詩疏一之四。）鬯者。秬黍之酒。其氣調鬯。故謂之鬯。人君于祭祀之禮。尙牲薦鬯而已。其餘不足觀也。（正義）○虞翻曰。百里。陽爻三十六。陰爻二十四。震初九九四二陽二陰。爲百二十。舉其大數也。（今本集解似有脫誤。見上易卦圖下。）○陸績曰。震爲雷。雷驚于百里。春發秋收。順天行也。取象定吉凶。（京易注。）匕者棘匕。撓鼎之器。（正義）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王肅曰。在有靈而尊者。莫若於天。有靈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威者。莫若於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處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御覽一百四十六。）

億。（於力反。釋文。虞作噫。惜也。見上易五。）喪（荀如字。釋文。）貝。（荀音敗。同上。）

鄭元曰。十万曰億。（釋文）

六三震蘇蘇。

馬融曰。蘇蘇、尸祿素餐貌。（釋文）○鄭元曰。不安也。（同上）○王肅曰。躁動貌。（同上）

九四震遂（荀作隊。釋文。又作墜。見上易五。）泥。（荀音乃低反。釋文。）

億（虞作噫。見上易五。）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

馬融曰。索索、內不安貌。矍矍、中未得之貌。（釋文）○鄭元曰。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矍矍。目不正。（同上）

艮

鄭元曰。艮之言很也。（釋文）

初六艮其趾。（荀作止。釋文。）

不拯（馬作抍。見上易五。）其隨。

馬融曰。承、（當作抍。）舉也。（釋文）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鄭作膑。荀作腎。釋文。）厲薰（荀作勳。釋文。子夏傳作薰。熏。京房馬融王肅作熏。見上易五。）心。

馬融曰。限、要也。（鄭荀虞同。）夤、夾脊肉也。（釋文）○荀爽曰。互體有坎。坎爲腎。互體有震。震爲動。（同上）○馬王曰。熏灼其心。（見上易五。）

漸

女歸吉也。（王肅本作女歸吉。利貞。釋文。虞本无也字。會通。）

進得位。往有功也。

陸績曰。艮變八卦終于漸。漸終降純陰入坤分。長女三陰之兆也。柔道行也。（京易注。）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釋文。）

侯果曰。賢者。德成之名。德是賢之實也。（口訣義。）

初六鴻漸于干。

鄭元曰。干謂大水之旁。故停水處者。（詩疏五之三。十一之二。釋文。）○陸績曰。水畔稱干。（釋文）○荀爽曰。干、山間澗水也。（王肅同。同上。）○翟元曰。涯也。（同上）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

馬融曰。山中石磐紆。故稱磐也。（釋文。正義。）衎衎、饒衍。（釋文）○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文選注六。）○陸績曰。于磐。賢人進位也。（京易注。）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荀作乘。釋文。）不育。

馬融曰。山上高平曰陸。（釋文）○鄭元曰。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爲离。离爲大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爲坎。坎爲丈夫。坎爲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顚覆。故孕而不育。（禮記疏二十五。）孕猶娠也。（釋文）

離群醜也。

鄭元曰。離猶去也。（釋文）

或得其桷。

馬融曰。桷、榱也。（陸績同。釋文。）○翟元曰。方曰桷。桷、椽也。（同上）

六五鴻漸于陵

陸績曰。陸陵俱是高處。然陵卑于陸也。（口訣義。）

歸妹

虞翻曰。九女者。貴其男女繼嗣。宗享不絕也。（口訣義。）

歸妹征凶

陸績曰。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匹長男。氣非合也。（京易注。）

六三歸妹以須。（荀陸作嬬。釋文。）

鄭元曰。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一作妹。）名女須。（釋文。詩疏十四之二。禮記疏一。）○陸績曰。嬬、妾也。（釋文）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馬融曰。愆、過也。（釋文。王肅同。文選注二十八。）○陸績曰。遲、待也。（釋文）

六五帝乙歸妹。

子夏傳曰。湯之嫁妹也。（漢上易五。）

月幾（荀作既。釋文。）望。

上六女承筐（鄭作匡。釋文。）无實。士刲羊无血。

鄭元曰。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儀禮疏十五。）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詩疏五之三。）○子夏傳曰。血、陰四。士

刲羊三而无血.（萬上易五．）○馬融曰、刲、刺也.（釋文）

豐

鄭元曰.豐之言腆.充滿意也.（釋文）

王假（古雅反．釋文．）.之.

馬融曰.假、大也.（釋文）

日中則昃.（孟作稷．釋文．）月盈則食.

鄭元曰.言皆有休已.無常盛也.（公羊疏二十六．）

初九.遇其配（鄭作妃．釋文．孟作妃．萬上易六．）主.雖旬（王遇徇純反．荀作均．釋文．）无咎.

鄭元曰.嘉耦曰妃.（釋文）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詩疏十九之三．）

六二.豐其蔀.（王廙蒲戶反．王肅普荀反．鄭作菩．釋文．）日中見斗.（孟作主．同上．）

馬融曰.蔀、小也.（釋文）○鄭元曰.蔀、小席.（同上）

九三.豐其沛.（王廙豐蓋反．子夏作芾．鄭千作芾．依宋本．釋文．）日中見沬.（王肅音妹．鄭作昧．釋文．子夏傳作昧．萬上易六．）折其右肱.（姚作股．釋文．）

子夏傳曰.芾、小也.昧、星之小者.（馬同．釋文．）○鄭元曰.芾、祭祀之蔽膝.（干寶同．同上．）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于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无咎.（儀禮疏十．）○姚信曰.沛、滂沛也.（釋文）

闚其戶.闃（孟作窒．姚作闃．釋文．）其无人.

馬融曰.闃、无人貌.（鄭同．釋文．）○陸績曰.上六.積暗而動.凶之于上.反下見陰之兆.（京易注．）

天際翔.（鄭王肅作祥．釋文．）也.

鄭元曰.際、當爲瘵.瘵、病也.（釋文）

自藏（眾家作戕．釋文．）也.

馬融曰.戕、殘也.（王肅同．釋文．）○鄭元曰.戕、傷也.（同上）

旅（王肅以爲取旅．釋文．）

象曰.山上有火.旅.

陸績曰.火在上.无止象.旅之義.（京易注．）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馬融曰.瑣瑣、疲弊貌.（釋文）○鄭元曰.瑣瑣猶小小也.爻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爲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爲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爲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釋文．儀禮疏八．）（依）艮爲小.動而之四.復成艮.小之又小.瑣瑣也.（萬上易六．）○王肅曰.瑣瑣、細小貌.（釋文）

得其資（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釋文．）斧.

喪牛于易.（王肅音亦．釋文．）

其義焚也.

馬融曰.義、宜也.（釋文）

巽

陸績曰.本乾象.陰來盈成巽.巽者順也.（京易注．）

九三.頻（鄭顰同王弼．釋文．）巽.

兌

說以先民.

陸績曰.兌下六陰.凝艮上于陽健.納兌爲妾.二氣合也.（京易注．）

象曰.麗（鄭作離．釋文．）澤.

鄭元曰.離猶併也.（釋文）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鄭元曰.商、隱度也.（釋文）○馬融曰.介、大也.（同上）

渙

陸績曰.渙、散也.（京易注．）

乘木有功也.

陸績曰.虛舟行也.（京易注．）

象曰.風行水上.渙.

陸績曰.木浮于水也.（京易注．）

初六.用拯（子夏作抍．釋文．）馬壯吉.（虞作壯吉悔亡．萬上易六．）

子夏傳曰.抍、取也.（釋文）○馬融曰.拯、舉也.（同上）○伏曼容曰.濟也.（同上）○王肅曰.拔也.（同上）

渙有丘.（姚作近．釋文．）匪夷（荀作弟．同上．）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

鄭元曰.號、令也.（文選注三．）○王肅曰.王者出令.不可復返.喩如身出汗.出不可反也.（北堂書鈔一百三．）

節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鄭元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奢泰之所致.（後漢書注四十九．）

中孚

中孚.豚魚吉.

陸績曰.中孚、信也.（京易注．）○荀爽曰.兩巽對合.外實中虛.（萬上易說．）鄭元曰.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

7

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互（一作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値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詩疏十一之二。）○虞翻曰。孚、信之象。（漢上叢說。）　兆爲魚何也。曰。魚多白眼。而兆乎澤者也。（漢上易九。）

信及豚魚也。

陸績曰。豚魚幽微之物。信尙及之。何況于人乎。（京易注。）

乘木舟虛也。

鄭元曰。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詩疏二之二。）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王肅呼報反。釋文。）爵。我與爾靡（京作劘。釋文。子夏傳陸績作劘。漢上易六。）之。

京房曰。九二處和體震。（漢上易九。）○孟喜曰。好、小也。靡、（亡彼反。）共也。（釋文。）○干寶曰。靡、（亡池反。）散也。（同上。）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王肅音皮。釋文。）

子夏傳曰。三與四爲敵。（漢上易六。）

六四。月幾（京作近。荀作旣。孟作旣。音通。釋文。）望。

小過（王肅音戈。釋文。）

小過。亨利貞。

鄭元曰。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漢上易六。）

不宜上。（鄭如字。釋文。）

鄭元曰。上謂君也。（釋文。）

已上（鄭作尙。釋文。）也。

鄭元曰。尙、庶幾也。（釋文。）

既濟

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旣成。（漢上易六。）○鄭元曰。旣、已也。盡也。濟、渡也。（釋文。）○陸績曰。離坎分子午。水上火下。性相交敵不間隔。是曰旣濟也。（京易注。）

六二。婦喪其茀。（子夏作髴。荀作紱。董作髢。釋文。）

馬融曰。茀、首飾也。（釋文。）○鄭元曰。茀、車蔽也。（同上。）○干寶曰。茀、馬髴也。（同上。）

嬬（陸作儒。釋文。）也。

鄭元曰。嬬、劣弱也。（釋文。）○陸績曰。嬬當爲嬬。嬬、困劣也。（同上。）

六四。繻（鄭王肅音須。子夏作襦。王廙同。釋文。）有衣袽。（王肅音如。子夏作茹。京作絮。同上。）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鄭元曰。五體爲坎。又互體爲离。离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禮記疏五十一。案坊記注

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旣濟离下坎上。离爲牛。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其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禴、夏祭之名。（詩疏九之三。爾雅疏五。）

未濟

陸績曰。离炎上。坎務下。二象不合。各殊陰陽也。（京易注。）

小狐汔濟。

子夏傳曰。坎稱小狐。（漢上叢說。）○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漢上易九。）　小狐濟水。未濟一步。下其尾。（漢上易六。）○鄭元曰。汔、幾也。（釋文。）○王肅曰。坎爲水。爲險。爲隱伏。物之在險。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漢上易九。）

李氏易解賸義卷三

周易繫辭上（王肅本作繫辭上傳。孟於雜卦。皆有傳字。釋文。諸儒分一十二章。馬融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爲別章。成十三章。虞翻分爲十一章。合大衍之數幷知變化之道共爲一章。正義。）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鄭元曰。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禮記疏三十七。）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鄭元曰。動靜雷風也。陽動陰靜。剛柔之斷也。（禮記疏三十七。穀梁疏五。）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鄭元曰。類聚羣分。謂水火也。（禮記疏三十七。）

在天成象。

馬融曰。象者日月星。（王肅同。禮記疏三十七。）○鄭元曰。日月星辰也。（同上。）

在地成形。

馬融曰。植物動物也。（禮記疏三十七。）○鄭元曰。謂草木鳥獸也。（同上。禮記疏三十六。）○王肅曰。山川草（一作澤。）物也。（禮記疏三十七。）

○王廙曰。謂山川等。（同上三十六。）

剛柔相摩。

京房曰。相磑切也。（釋文）○馬融曰。摩、切也。（同上）○鄭元曰。迫也。（同上·禮記疏三十七·）

八卦相盪。（衆家作蕩·王肅音唐黨反·釋文·）

京房曰。以陰盪陽。以陽盪陰。陰陽二氣。盪而成象。又曰。盪陰入陽。盪陽入陰。陰陽交互。內外適變。八卦回巡。至極則反。（漢上易卦圖中·）○馬融曰。除也。（釋文）

鼓之以雷霆。（王肅音庭·釋文·）

虞翻曰。鼓。鼓動也。（陸績同·釋文·）○京房曰。霆者雷之餘氣。挺生萬物也。（同上）○蜀才曰。疑為電。（同上）

日月運（姚作違·釋文·）行。

乾知大（王肅作泰·釋文·）始。

坤作·（姚作坤化·釋文·）成物。

姚信曰。化當為作。（釋文）

乾以易·（鄭荀董並音亦·釋文·）知。

坤以簡能。

姚信曰。能當為從。（釋文）

而成位乎其中矣。（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釋文·）

繫辭焉而明吉凶。（虞本更有悔吝二字·釋文·）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虞作違也·馬·陸柔之象·釋文·）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虞翻曰。陰陽失位則變。得位則否。故以陰居陽位。陽居陰位則動。（林栗·釋傳外篇·）○陸績曰。極。至也。（釋文）○馬融曰。三統也。（同上）○鄭元曰。三才也。（同上）○王肅曰。陰陽剛柔仁義為三極。（同上）

易之序（虞本作象·釋文·）也。

京房曰。序、次也。（釋文）○陸績曰。象也。（同上）

所樂（虞本作變·釋文·）而玩（鄭作翫·同上·）者。

馬融曰。玩、貪也。（釋文）

言乎其小疵也。

馬融曰。疵、瑕也。（釋文）

辯吉凶者存乎辭。

京房曰。辯、明也。（釋文）○虞翻曰。別也。（盧姚蜀才同·同上·）○陸績曰。吉凶之兆。見乎爻象。（京易注·）

憂悔吝者存乎介。

王肅曰。纖介也。（干寶同·釋文·）

震无咎者存乎悔。

馬融曰。震、驚也。（釋文）○鄭元曰。懼也。（同上）○王肅曰。動也。（同上）

辭有險易。

京房曰。險、惡也。易、善也。（釋文）

易與天地準。

京房曰。準。等也。（釋文）○鄭元曰。中也。平也。（同上）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京房曰。彌。徧。綸。知也。（釋文）○王肅曰。彌綸、纏裹也。（同上·文選注十七·）○荀爽曰。彌、終也。綸、迹也。（釋文）○劉瓛曰。彌、廣也。（文選注十一·）

原始反（鄭虞作及·釋文·）終。故知死生之說。（宋衷始銳反·同上·）

宋衷曰。說、舍也。（釋文）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鄭元曰。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其字疑衍·）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此條與集解所引異·禮記疏十四·三十七·五十二·五十三·周禮疏二十·）

而道濟天下。

鄭元曰。道當作導。（釋文）

旁行而不流。（京作留·釋文·）樂（虞作變·同上·）天知命。

範圍（馬王肅作犯違·釋文·）天地之化。

鄭元曰。範、法也。（釋文）○張璠曰。犯違猶裁成也。（同上）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荀爽音智·釋文·）

故君子之道鮮（鄭作尟·釋文·）矣。

馬融曰。少也。（鄭王虞同·釋文·）

藏（鄭作臧·釋文·）諸用。

鄭元曰。臧、善也。（釋文）

成（蜀才作盛·釋文·）象之謂乾。爻（馬如字·蜀才作效·同上·）法之謂坤。

馬融曰。爻、放也。（釋文）

其靜也專。（陸作摶·音同·釋文·）

易其至矣乎。

劉瓛曰。至、極也。（文選注三十九·）

知崇禮（蜀才作體·釋文·）卑。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九家作冊．京作嘖．釋文．）

京房曰、嘖、情也。（釋文）

以行其典禮。（京作等禮．姚作典禮．釋文．）

而不可惡（荀作亞．亞、次也．馬鄭烏洛反．釋文．）也。

言天下之至動。（鄭本作至賾．九家亦作冊．釋文．）

鄭元曰、賾當爲動。（釋文）

議（鄭姚作儀．釋文．）之而後動。

我與爾靡（京作劘．釋文．）之。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鄭元曰、樞謂戶樞。（一作戶樞也．）機謂弩牙。（一作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一作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禮記疏二十六．左傳疏三十六．）○王廙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釋文）

其利斷（王肅丁管反．釋文．）金。

其臭如蘭。

鄭元曰、蘭、香草也。（文選注三．）

愼（鄭本作順．釋文．）斯術也。

鄭元曰、術、道。（釋文）

有功而不德。（鄭陸蜀才作置．釋文．）

鄭元曰、置當爲德。（釋文）

則言語以爲階。（姚作機．釋文．）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鄭元曰、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愼于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公羊疏十三．）

致寇至。

宋衷曰、作戎誤。（釋文）

慢藏誨（虞作悔．謂悔恪．釋文．）盜、冶（鄭陸姚王肅作野．同上．）容誨淫。

鄭元曰、飾其容而見於外曰野。（後漢書注五十二．）言妖野容儀、教誨淫泆也。（陸姚王肅同．釋文．）○王肅曰、作野音也。（同上）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京房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求（一作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正義．漢上叢說易卦圖中．義宗．）○馬融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一作北辰．）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一作有爲五十三字．）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正義．漢上叢說．義宗．）○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同上）○鄭元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一有者字．）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一作以五行氣通于萬物故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同上）衍、演也。揲、取也。（釋文）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幷。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幷。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幷。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幷。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幷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幷、氣幷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禮記疏十四．）○姚信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正義同．）（正義．漢上叢說．）○王廙曰、衍、廣也。（蜀才同．釋文．）

掛（王肅音卦．釋文．）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鄭元曰、揲、取也。（釋文）

歸奇於扐。

馬融曰、扐、指間也。（釋文）

故再扐而後掛。（京作卦．釋文．）

京房曰、再扐而後布卦。（釋文）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鄭元曰、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无匹、陽无耦、故又合之。地六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左傳疏四十五．）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虞翻曰、陽爻三十六、陰爻二十四、三爻一百二十、曰三百者、舉大概也。（漢上叢說．）○鄭元曰、四正卦之爻、減二十四之數與當期之日相契。（同上）

是故可與酬酢（京作醻．釋文．）、可與祐（荀作侑．同上．）神矣。

馬融曰、祐、配也。（釋文）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虞翻曰、此本美大衍四象之作、而荀諝上爲章首、尤可怪笑。（三國吳志注十二．學易編．）

以制器者尚其象。

鄭元曰、此者（一無此二字．）存於器象、可得而用。一切器物及造立皆是。（周禮疏二十四．）

錯綜其數。

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也。（文選注十二．十六．二十四．三十四．五十八．）

遂成天地之文。（陸續本作爻．釋文．）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蜀才作揅．釋文．）幾（鄭作機．同上．）也。

鄭元曰、研喩思慮也。（文選注三十五。六十。）機當作幾。幾、微也。（釋文）

開（王肅作闓。音開。釋文。）物成務。

蓍之德圓而神。

鄭元曰、蓍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禮記疏十六。）

六爻之義易以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釋文。）

聖人以此洗（劉瓛悉殄反。盡也。王肅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釋文。）心。

知以藏（劉作臧。善也。釋文。）往。

神武而不殺（馬鄭王肅干所戒反。陸如字。釋文。）者夫。

以神明其德夫。（荀以夫絕句。釋文。）

闔（王肅胡臘反。釋文。）戶謂之乾。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馬融曰、太極北辰也。（釋文）○鄭元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文選注十九。）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漢上叢說。）○王肅曰、此章首獨言是故者、總衆章之意。（釋文）兩儀、天地也。（文選注二十四。三十六。）

探賾（九家作册。釋文。）索隱。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鄭元曰、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一作汲汲。非。）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公羊疏三十六。）○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文選注五十五。）

洛（王肅作雒。釋文。）出書。

又（鄭本作有。釋文。）以尚賢也。

乾坤其易之縕（王肅於問反。釋文。）邪。

周易繫辭下（劉瓛爲十二篇。以對上繫十二篇也。正義。）

八卦成列。

鄭元曰、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漢上易八。）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路史後紀注一。）○姚信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連山、神農氏也。歸藏、黃帝氏也。其經卦皆八、本伏羲也。其別卦皆六十有四。因八卦也。（漢上易八。）

因而重之。

馬融曰、伏羲得河圖而作易。（王肅姚信同。正義序。）○鄭元曰、神農重卦。（正義序。周禮疏二十四。漢上易卦圖上。）○虞翻曰、重卦伏羲也。（漢上易卦圖上。漢上叢說。）○王弼曰、伏羲重卦。（正義序。）

繫辭焉而命（孟作明。釋文。）之。

貞勝（姚本作稱。釋文。）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孟作退。陸董姚作妥。釋文。）然示人簡矣。

馬融曰、確、剛貌。隤、柔貌也。（釋文）

聖人之大寶（孟作保。釋文。）曰位。何以守位曰人。（王肅作仁。同上。）

鄭元曰、持一不惑曰守。（詩疏十七之二。）

古者包犧（孟京作伏戲。釋文。）氏之王天下也。

孟喜曰、伏、服也。戲、化也。（京房同。釋文。）○鄭元曰、包、取（一作聚。）也。鳥獸全具曰犧。（同上）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

馬融曰、罟猶网也。（姚信同。）取獸曰佃、取魚曰漁。（釋文）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京房曰、耜、耒下耓也。耒、耜上句木也。（釋文）○陸績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京易注。釋文。）

耒耨之利。

馬融曰、耒、鉏也。（釋文）○孟喜曰、耨、耘除艸也。（同上。漢上叢說。）

黃帝堯舜垂衣裳。

鄭元曰、始去羽毛。（公羊疏四。）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周禮疏十二。）

蓋取諸乾坤。

鄭元曰、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詩疏八之一。）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无正位、託于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禮記疏十一。）

重門擊柝、以待暴（鄭作虣。釋文。）客。

馬融曰、柝、兩木相擊以行夜。（釋文）○鄭元曰、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爲門、震日所出、亦爲門、重門象。艮又爲手、初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驚（一作警。）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爻爲甲冑戈兵、盜甲冑持戈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周禮疏三。左傳疏五十八。）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鄭元曰、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爲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禮記疏六。）

上古結繩而治。

鄭元曰、結繩、（一本有爲約二字。）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一无二結字。）其繩。（正義。書疏一。）○王肅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書疏一。）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鄭元曰。書契。書之于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書疏一。）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書釋文一。）

象也者像（孟京虞董姚還作象。釋文。）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鄭元曰。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四裔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四裔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禮記疏十一。）

覆公餗。（馬作粥。釋文。）

介（王肅古黠反。釋文。）于石。

君子知微知章。

鄭元曰。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文選注十。）

无祇（王肅祁音支。釋文。）悔。

男女構（鄭作覯。詩疏一之四。）精。

鄭元曰。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詩疏一之四。）

乾坤其易之門（鄭作門戶。正義序。）邪。

以體天地之撰。（王肅士眷反。釋文。）

因貳以濟民行。

鄭元曰。貳當爲弍。（釋文。）

損。德之修（馬作循。釋文。）也。

鄭元曰。修。治也。（釋文。）

德之辯（王肅卜免反。釋文。）也。

益。長裕而不設。

鄭元曰。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周禮疏四十。）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馬王肅袁万反。釋文。）

爲道也屢（鄭作婁。正義序。）遷。

而揆其方。

馬融曰。方。道。（釋文。）

若夫雜物撰（鄭作算。釋文。）德。

鄭元曰。算。數也。（釋文。）

則非其中爻不備。

京房曰。互體是也。（漢上易八。）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困學紀聞一。）○崔憬曰。二三四五也。（漢上易八。）

噫。（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釋文。）亦要存亡吉凶。則居（馬如字。處也。鄭王肅音基。同上。）可知也。

知者觀其彖辭。

馬融曰。彖辭。卦辭也。（釋文。）○鄭元曰。爻辭也。（同上。）○王肅曰。彖。舉象之要也。（同上。）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鄭元曰。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左傳疏四十二。）

成天下之亹亹者。

鄭元曰。亹亹。沒沒也。（釋文。）○王肅曰。勉也。（同上。）

人謀鬼謀。

鄭元曰。鬼謀謂卜筮於廟門。（儀禮疏一。）

愛惡（鄭烏路反。釋文。）相攻。

周易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鄭元曰。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史記補三皇本紀注一九。）上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書疏一。）

參天兩地而倚（王肅其綺反。虞同。蜀才作奇。通。釋文。鄭作奇。於綺反。周禮注十四。）數。

馬融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爲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王肅同。正義。）○鄭元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演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幾得吉凶之審也。（同上。）○馬融曰。倚。依也。（釋文。）立也。（漢上易九。）王肅曰。立也。（虞同。釋文。）

發揮于剛柔。

鄭元曰。揮。揚也。（釋文。）○王肅曰。散也。（同上。）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鄭元曰。言窮其義理。盡其人之情性。以至于命吉凶所定。（文選注六十。）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位（鄭作立。儀禮注一。）而成章。（鄭作卦。同上。）

鄭元曰。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畫六爻。（儀禮疏一。）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虞陸董姚王肅音亦。釋文。）

馬融曰。薄。入也。（鄭同。釋文。）○陸績曰。相附薄也。（同上。）○虞翻曰。射。厭也。（陸董姚王肅同。同上。）

八卦相錯．

虞翻曰．六子皆以乾坤相易而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終則有始．往來不窮．不窮所謂通也．（繫辭右伏曼容同・漢上叢說・）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

王肅曰．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互相備也．（正義・）○京房曰．烜、乾也．（釋文・）

帝出乎震．

陸績曰．安爲動主．靜爲躁君．（京易注・）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离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役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鄭元曰．萬物出乎（一作於非・）震．雷發聲以生之也．齊乎巽．風搖長以齊之也．絜猶新也．相見於離．（此句當在齊乎巽下）（・非）萬物皆相見．日照之使光大．萬物皆致養焉．地氣含養．使有秀實也．萬物之所說．草木皆老．猶以澤氣說成之．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猶君臣對合也．坎勞卦也．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也．萬物自春出生於地．冬氣閉藏．還皆入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言萬物陰氣終．陽氣始．皆艮之用事也．（漢上易九・）坤不言方者．所言地（一作坤・）之養物．不專一（一多則字・）也．（正義・上易九・）眞

神也者．妙（王肅作眇・皆妙・釋文・）萬物而爲言者也．

鄭元曰．共成萬物．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漢上易九・）○董遇曰．眇、成也．（釋文・）

撓（王肅乃教反・釋文・）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王肅呼旦反・同上・）乎火．

王肅曰．熯、火氣也．（釋文・）

莫盛（鄭作成・釋文・）乎艮．

鄭元曰．盛、裹也．（釋文・）○崔憬曰．山於終始萬物之義．不若艮字之明也．（玩辭十五・）

故水火相逮．（一作不相逮・鄭宋陸王肅王廙无不字・釋文・）

乾爲馬．

陸績曰．天行運轉不息．（京易注・）

坎爲豕．（京作彘・釋文・）

艮爲狗．

子夏傳曰．斗主狗．斗止而動．艮之象也．（玩辭十五・）

兌爲羊．

鄭元曰．其畜好剛鹵．（周禮疏二十八・）○王廙曰．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正義・）

乾爲首．

京房曰．上爻爲頭目．（漢上易九・）

坤爲腹．

陸績曰．坤順容于物．（京易注・）

兌爲口．

鄭元曰．上開似口．（漢上易九・）

故稱乎母．

陸績曰．坤稱母．取含養也．（御覽三十六・）

震一索而得男．

馬融曰．索、數也．（釋文・）○王肅曰．求也．（同上・）

乾爲天．

鄭元曰．天清明无形．（漢上易九・）

爲君．爲父．

陸績曰．乾爲首也．乾象堅剛．天地之尊．故曰君父．（京易注・）

爲瘠（京荀作柴・釋文・）馬．爲駁馬．

京房曰．柴多筋幹（同釋文・）○鄭元曰．凡骨爲陽．肉爲陰．（漢上易九・）○王廙曰．析駁之亂者爲多駁也．（釋文）

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正義・）

爲客（京作過・釋文・）齒

爲龍．（干作駹・釋文・）

鄭元曰．龍讀爲尨．取日出時色雜也．（漢上易九・）○干寶曰．駹、雜色．（釋文・）

爲旉（王肅音孚・姚作專・鄭市槃反・釋文・）．爲大塗．

干寶曰．旉、花之通名．鋪爲花貌．謂之藪．（釋文・）○姚信曰．旉、一也．（同上・）○鄭元曰．國中三道曰塗．震上值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焉．（漢上易九・）○王廙曰．大塗、萬物所生．（御覽一百九十五・）

爲萑葦．

鄭元曰．竹類．（漢上易九・）

爲馵（京作朱・荀同・釋文・漢上叢說・）足．

爲反（虞作阪・釋文・漢上叢說・）生．

鄭元曰．生而反出也．反其生者．有生有不生．（漢上易九・）○虞翻曰．阪、陵阪也．（釋文・）○陸績曰．阪當爲反．（同上・）

爲工．（鄭作蠱・荀氏・）

爲臭．（王肅作爲香臭・釋文・正義・）

爲寡（鄭作宣。周禮注四十二。）髮。爲廣（鄭作黃。釋文漢上叢說。）顙。

鄭元曰。宣髮取四月靡艸死。髮在人體。猶靡艸在地。（周禮疏四十二。）

爲矯輮。（王肅奴又反。馬鄭陸王肅本作橈。宋衷王廙作揉。京作柔。荀作撓。釋文。）

宋衷曰。使曲者直。直者曲爲揉。（釋文。）○陸績曰。輮讀爲柔。（京易注。）

爲弓輪。（姚作倫。釋文。）

爲亟（王肅去記反。荀作極。釋文。）心。

荀爽曰。極、中也。（釋文。）

爲多眚。

王廙曰。眚、病也。（釋文。）

爲月。

鄭元曰。月、臣象也。（文選注十三。）

爲乾（董作幹。釋文。）卦。

鄭元曰。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釋文。漢上叢說。）

爲鼈。爲蟹。爲蠃。（京作螺。姚作蠡。釋文。漢上叢說。）爲蚌。爲龜。

鄭元曰。皆骨在外。（周禮疏四十一。）

爲科上槁。（鄭作槀。干作熇。釋文。）

鄭元曰。科上者。陰在內爲疾。（漢上易九。）

爲徑路。

鄭元曰。田閒之道曰徑路。艮爲之者。取山閒鹿兔之蹊。（周禮疏二十四。錦繡萬花谷後集二十五。）○王廙曰。物始故爲徑路。（御覽一百九十五。）

爲果蓏。（京本作果墮之字。釋文。漢上叢說。）

馬融曰。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釋文。）

爲指。（鄭作爲小指。晁氏。）

爲黔（王肅其廉反。鄭作黚。釋文。漢上叢說。）喙之屬。

鄭元曰。黚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取其爲山獸。（釋文。漢上易九。）

爲羊。（鄭作陽。漢上易九。）

鄭元曰。此陽謂（當作讀。）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漢上易九。晁氏。）羊（羔。當作陽。）女使。（玩辭十五。）○（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後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爲王。爲鵠。爲鼓。巽後有爲楊。爲鸛。坎後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爲牝牛。艮後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釋文。）

周易序卦

屯者。物之始生也。

王肅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始生也。（正義。）○盧氏曰。物之始生。故屯難。（同上。）

飲食必有訟。

孟喜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古占法下。）

履而泰（鄭无而泰二字。晁氏。）然後安。

有大者（鄭作有。晁氏。）不可以盈。

豫必有隨。

鄭元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正義。）○王肅曰。歡豫人必有隨。（同上。）

可觀而後有所合。

鄭元曰。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漢上易卦圖下。案此非鄭注。疑王氏之誤。）

致飾然後亨（鄭許兩反。釋文。）則盡矣。

剝窮上反下。

京房曰。八卦相生。變而成六十四卦也。（漢上叢說。）

有无妄然後可畜。（鄭作物然後可畜。玩辭十六。晁氏。）

故受之以大過。

鄭元曰。以養賢者宜過於厚。（正義。）○王肅曰。過莫大於不養。（同上。）

物不可以久居（久居鄭作久於。晁氏。）其所。

主器者莫若長子。

鄭元曰。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禮記疏一。）

周易雜卦

孟喜曰。雜、亂也。（釋文。）○虞翻曰。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爲義。其於序卦之外別言也。昔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時宜。不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於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故次序卦。以其雜也。（正義。漢上叢說。）

屯見（鄭如字。釋文。）而不失其居。

損益。盛衰（鄭作衰盛。釋文。引見晉卦。今本無。）之始也。

謙輕而豫怠（鄭如字。京作治。釋文。）也。

兌見（鄭作說。晁氏。）而巽伏也。

蠱則飭（鄭王肅作飾。釋文。）也。

明夷誅也．

荀爽曰．誅、滅也．（釋文）○陸績曰．傷也．（同上）

大有衆（荀作終．釋文．）也．

親寡旅也．（荀本寡多故親絕句．宜旅也別爲句．釋文．）

大過顚也．

鄭元曰．自此以下．卦音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晁氏）

小人道憂（鄭作消．虞氏．）也．

易大誼

惠棟撰

易大誼

元和　惠棟　定宇

中庸（此仲尼微言也，子思傳其家學，著爲此書，非明易不能通此書也。）

天命之謂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道之謂教，致中和也。　人有三等，故曰教，即自誠明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不可須臾離，故至誠無息。）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戒慎恐懼，誠之者也。隱必見，微必顯，故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獨言誠于中，形于外也。厭然揜然，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微，乾初爻也。初乾爲積善，慎獨之道，不誠則不能獨，故修以至誠。○案，誠之者也下，原本有隱微始也，隱必見，微必顯，故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獨也二十二字，蓋涉下而衍，今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隱微始也，于道爲極，故未發爲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而皆中節，行之和也，故謂之和。　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合之則一和也，故曰中庸。　中和，即天地之中，在人則爲情性，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即修道之人。天地位，中也，萬物育，和也，既濟定也。）

仲尼曰，（稱仲尼者，安昌侯張禹說曰，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此書專論中和，

故稱述仲尼之字，見孝經疏。）君子中庸，（庸，用也，常也，用中爲常道，故曰中庸。）小人反中庸。（此舉君子小人者，陰陽之誼也。　乾爲積善，君子中庸也，坤爲積惡，小人反中庸也。在爻，其初九六三乎，又乾五居二，坤二居五，亦爲從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从王肅本。）小人而無忌憚也。（用中以時，故曰時中。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無忌憚。）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道至矣。道不可須臾離，人鮮能久行，言離道者多。）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者過之也，知者見之謂之知，知者過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飲食鮮能知味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上云民鮮能久矣，皆離道之事。）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待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下舉舜顏淵。）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荀子曰，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近乎知，大舜猶然，況衆者。　愚而好問則知，知而好問則聖，淮南主術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察，辨也，言出乎身，從近始，乾初爲善，坤初爲惡，隱惡揚善，辨之早也。　坤初爲隱惡，乾初爲揚善。○案，原本從近始下，有隱惡揚善辨之早也八字，今刪。）執其兩端，（鄭氏云，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于民，（用其中于民，即舜之中庸也。　用其中于民，以天地爲物，坎離也。堯舜比戶可封，成康刑措四十年，其皆既濟之世乎。）其斯以爲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不好問。）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未濟六爻失位，故所過皆罟擭陷阱也。）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不務邇言。）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鮮能久。　罟擭，離也，陷阱，坎也。離上坎下，爲未濟，罟擭陷阱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中庸也。中庸而擇者，初乾，初坤也。不能期月守，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能積善者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一即天下之大本。　一善謂乾初，即復初也。復初爲中行，六四中行獨復，謂四獨應初，初即太極，極，中也，周易述備言之矣。）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能久，故弗離之。）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三者之中庸，不可能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不自得，乃謂之中庸。）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南方，離也，北方，坎也。離二居五，南方之強也，坎五居二，北方之強也，此未濟也。）抑而強與。（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即而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不及。）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過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自強合于中和，謂既濟也。不變，貞也，貞固足以幹事，故不變塞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故至死不變。　鄭氏云，塞，猶實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氏云，素讀爲攻城攻其傃之傃，傃猶鄉也。　隱字承國無道來。　隱者不成名，行怪求名，故吾弗爲之。）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廢，謂知道之將廢之廢，既已行道，而又廢，是枉道也，聖人弗能已。）君子依乎中庸，（遵道不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求隱，不行怪。）唯聖者能之。（此乾初九爻誼也。）君子之道，費而隱。（結隱字，據以遯世爲題，故申之。　鄭氏云，言可隱之節也。）

（實猶僞也道不實則佐）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言攻難之道雖愚夫愚婦皆知之行之及其至乎參天地贊化育則聖人其猶病諸殷高宗是也若堯舜所猶爲之）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天地有傾陷陰闕故人有憾焉之水滸之阜獨聖人其猶病諸言旣濟之難）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仰觀俯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章言求中之道道從近始故不遠人　止偏乎夫婦故不遠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忠恕之道行之盡即一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各得其正即旣濟也行之爲庸德言之爲庸言　中庸之道）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企而及俯而就以合于中庸）言顧行。行顧言。（言顧行行顧言惟愼獨者能之）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鄭氏云素皆讀爲傃。所謂六位時成）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皆從近始）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易氣從下生君子愼所積。鄭氏云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據成知道。尙書大傳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稱仁）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即易之六親和合）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乾神坤鬼。鬼神之德自微而顯故盛。因鬼神而制禮樂人舜文武周公是也禮樂天地之中猶易之二五）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鄭氏云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鄭氏精于禮疏于易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神可言生鬼不可言生此說不通乎易。若以乾坤言鬼神亦可云生坤爲生是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文爾字曰誠信也。大微之顯及顯乎微也不誠則不能獨愼獨者誠也誠則形故不可揜。夫微之顯誠者是也。知微之顯誠之者是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鄭氏云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此話爲聖人有德無位而成旣濟者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氏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康誥曰。壹戎殷。故鄭讀從之。古依字作身从反身殷字從此故讀殷爲身聲如依也呂覽愼勢篇云親郼如夏高誘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逮本或作遝案說文解字遝合也與逮異）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郊社宗廟謂天神地祇人鬼三才之□）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圜丘之祭社方澤之祭因宗廟而及郊社因郊社而及禘嘗禘嘗者大嘗禘也宗廟者明堂也明堂配天故因宗廟而及郊社）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氏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序爵云云是旣濟之事。）

哀公問政。（定禮樂施政事故哀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易所以道三才）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鄭氏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鄭謂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道亦如之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云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天下之大本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謂從初）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脩道之謂教。得乾之易者生而知之者也得坤之簡者安而行之者也九二升五學而知之者也六五降二利而行之者也復六三頻復困而知之者也噬嗑初九屨校滅趾勉強而行之者也。）

子曰。好問近乎知。（問本多作學誤也當作問或飛三卷引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所以致旣濟之道。體體恤也鄭氏云體猶接納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投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荀子修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氏云。既讀爲餼。　案說文解字。古餼字。本作氣。亦作槩。或从既。或从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卽元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卽大學之致知格物。）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自盡性以至贊化育。皆旣濟之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易所以有三才。大極含三爲一。三才備大極之制。　盡性。制也。元也。至贊化育。則四德備矣。易者三才。故至誠與天地參。　贊化育則旣濟也。成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足以當之。高宗中興。末用小人。故在九三之位。）

其次致曲。（鄭氏云。其次謂自明誠者也。　曲卽隱微。致曲卽愼獨也。）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謂如學記動衆之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致曲之至誠。所謂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此言自誠明者也。　前知。先心也。易曰。聖人以此先心。）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鄭氏云。外內猶上下。　易升以上爲外。下爲內。　合外內之道。故可以配天地。）故時措之宜也。（時措。卽時中。時措之宜。卽和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推說久。久在不息。不息

者積之效也。）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一也。荀子儒效篇曰。并一而不貳。所以爲積也。　以下言積與易理同。）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鄭氏云。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氏云。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不止。知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愼德。積小以高大。是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天德。）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王道。）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聖人之道。卽中庸也。其道可以育萬物。而實本天地之中也。民受之以生。于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故曰。禮義三百。威儀三千。　至德以凝至道。卽定命也。　此下言定命之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九五。）爲下不倍。（六二。）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有道。泰也。無道。否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初六。）賤而好自專。（九二。　初六。陰不正。九二。易不正。皆愚賤之類。）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六居五。是有位而無德也。九居二。是有德而無位也。乾二居坤五。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故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故五帝官天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夏殷爲易之上六。周乃九五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鄭氏云。三重。三王之禮。　聖人之道。首贊化育。其次寡過。　乾六爻二四上不正。坤六爻五三初不正。故王天下以寡過爲先。六爻皆正成旣濟定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五。下謂二。）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三王皆旣濟之王。）建諸天地而不悖。（天地二五。）質諸鬼神而無疑。（乾神坤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鄭氏云。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百世以俟旣濟之聖人。）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言孔子之

（旣濟,故再稱仲尼。　仲尼,卽至誠也,論定六藝,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變屯雖爲旣濟,所謂世道,世法,世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此仲尼之旣濟,鄭氏云,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　小德川流,謂百家,大德敦化,謂聖人,）唯天下至聖,（至聖謂堯舜文武,）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中時措時出,皆中庸之誼,）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旣濟之世,）唯天下至誠,（至誠謂仲尼,）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大經,六經也,大本謂中,化育謂和,　變屯雖爲旣濟,易屯元亨利貞謂旣濟也,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唯天下至誠爲能者,自誠明也,曰立,曰知,蓋有其德而無其位也,）夫焉有所倚,（無所倚,中也,　鄭氏云,夫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無所偏倚,謂中庸也,）肫肫其仁,（鄭氏云,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淵淵其淵,浩浩其天,（[illegible],淵淵,深也,　淵淵浩浩,與天地合德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此天德與易位乎天德同,謂堯舜文武也,）其孰能知之,（鄭氏云,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堯舜文武之旣濟,人知之,仲尼之旣濟,人不知之,亦必有聖人如堯舜文武,而後知之也,世無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人,故夫子雖有大德,而不受命也,）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鄭氏云,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緖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鄭氏云,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遯,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　謂說乾初爻,下文乃明乾元用九之誼,）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敬信動戚,皆不可及之事,愼獨之效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鄭氏云,假,大也,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玉色金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玉色金聲,見當大傳,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賞不怒,故其德不顯,不顯,言顯也,　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皆愼獨之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聲色,卽上文賞怒是也,聲色德之顯者,故曰末也,德輶如毛,德之微者,故詩云,民鮮克舉,　初九微,故曰本,反是則末者,）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鄭氏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者,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淸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著,　無聲無臭,是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之極也,　震爲聲,巽爲臭,乾元在震巽之先,故無聲無臭,）

易大誼跋

惠半農易說,雜取京、鄭、荀、虞之義,徵君因之撰周易述、易例、易漢學、易微言、易大誼諸書,意在崇主漢人,然數家之說,同源異流,勢不能合而爲一,今欲强合之,所謂治絲而棼矣,大誼未見刊本,此本題云,庚辰二月,從家心庵假得江鐵君本鈔錄,列中庸全文,而以易義解之,固不免支離傅會之失,然如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云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道之謂教,致中和也,云道不可須臾離,故至誠無息,云戒愼恐懼,誠之者也,云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合之則一,和也,故曰中庸,云中和,卽天地之中,在人則爲情性,云天地位,中也,萬物育,和也,旣濟定也,云無聲無臭,是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之極,又云,震爲聲,巽爲臭,乾元在震巽之先,故無聲無臭,並精簡,可於章句外備一解云,錢臨湘識,

惠松崖徵君周易述三十八卷、內闕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傳。其易大義三卷目錄云。中庸二卷。禮運一卷。闕。乾隆中葉以後。惠氏之學大行。未刻之易例、明堂大道錄、禘說、易漢學。好事者皆刊板流傳矣。惟易大義世无傳本。嘉慶二十三年春。客游南昌。陽城張孝廉子絜出此見示。爲艮庭先師手寫本。云係徐述卿學士所贈。藩手錄一帙。知非易大義。乃中庸注也。蓋徵君先作此注。其後欲著易大義以推廣其說。當時著於目而實无其書。嗣君漢光先生卽以此爲大義耳。是注雖徵君少作。然七十子之微言。亦具在是矣。昔年欲補此三卷。於中庸之旨。略通其誼。至於禮運。則反復求之而不能明也。今行年六十矣。垂老氣盡。學業無成。弗克續先師之緒言。徒傷日月之易邁。悲夫。嘉慶二十五年三月朔。門人江藩敬跋。

易漢學

惠棟撰

易漢學自序

六經定于孔子。燬于秦。傳于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公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爲杜氏所亂。尚書爲僞孔氏所亂。易經爲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于賈服。僞孔氏則雜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蓋實錄也。棟曾王父樸菴先生。嘗閔漢易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參衆說而爲之傳。天崇之際。遭亂散佚。以其說口授于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說六卷。又嘗欲別撰漢經師說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棟趨庭之際。習聞餘論。左右采獲。成書七卷。自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異流同源。其說略備。嗚呼。先君子即世三年矣。以棟之不才。何敢輒議著述。然以四世之學。上承先漢。存什一于千百。庶後之思漢學者。猶知取證。且使吾子孫無忘舊業云。是爲序。

易漢學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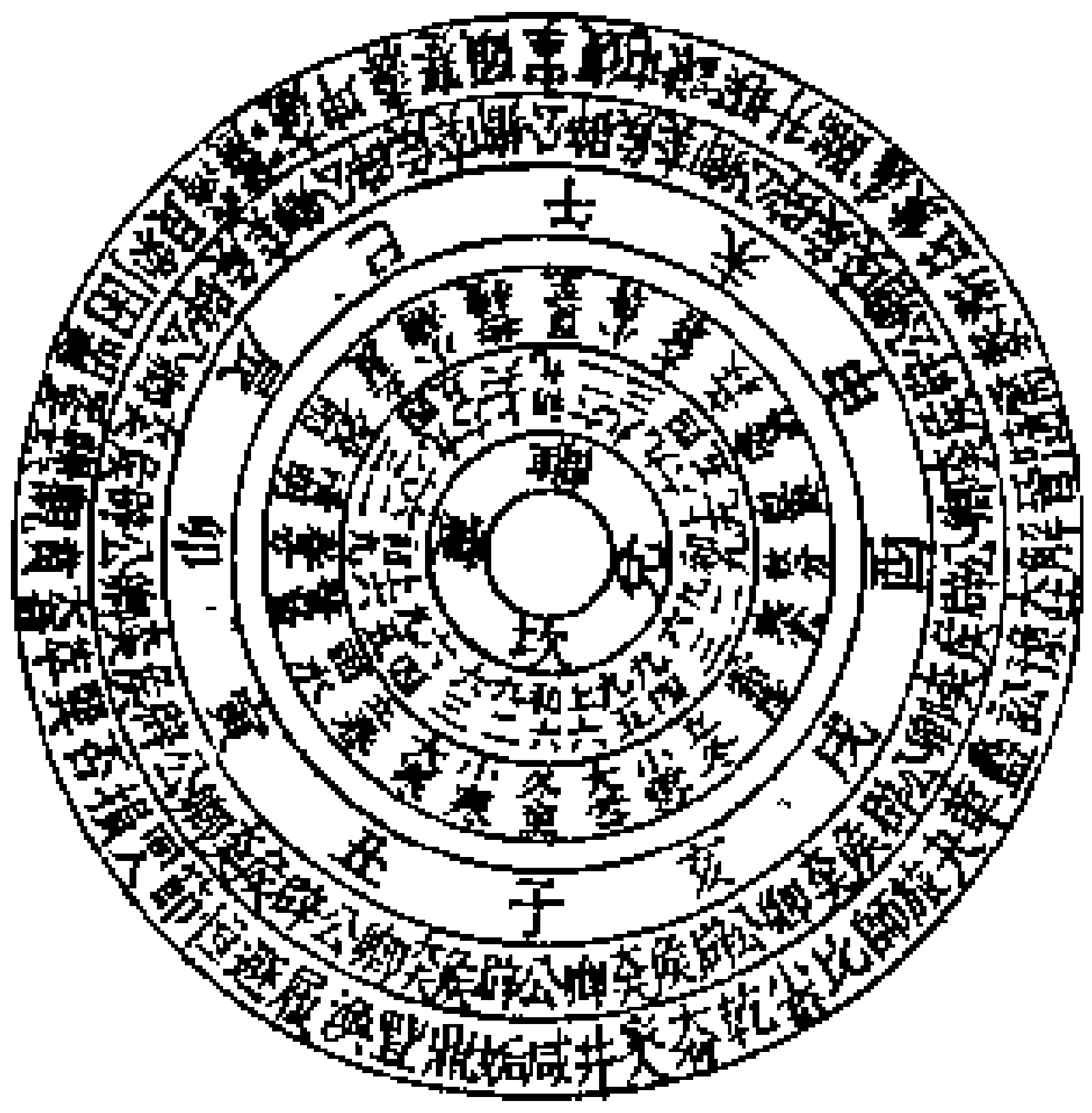
清　東吳徵士惠　棟學

孟長卿易上

卦氣圖說

孟氏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謂之消息卦。乾盈爲息。坤虛爲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夫以二卦之策。當一期之數。則知二卦之爻。周一歲之用矣。四卦主四時。爻主二十四氣。十二卦主十二辰。爻主七十二候。六十卦主六日七分。爻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辟卦爲君。雜卦爲臣。四正爲方伯。二至二分。寒溫風雨。總以應卦爲節。是以周易參同契曰。君子居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爲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涌沸。群異旁出。此言卦氣不效。則分至寒溫皆失其度也。（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漢書谷永對策曰。王者躬行道德。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發洪範五行言。）失道妄行。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後漢張衡上疏。亦言律歷卦候。數有徵效。（郎顗七事云。今存當暑。夏必有水。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樊毅修華嶽碑云。風雨應卦。纖物尚

物是漢儒皆用卦氣爲占驗宋元以來漢學日就滅亡雖不知卦氣爲何物矣余旣列二圖于後兼采先儒諸說以爲左證焉



六日七分圖

魏正光厤推四正卦術曰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旣濟、噬嗑、大過、坤又云四正爲方伯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屯爲諸侯謙爲大夫睽爲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易緯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康成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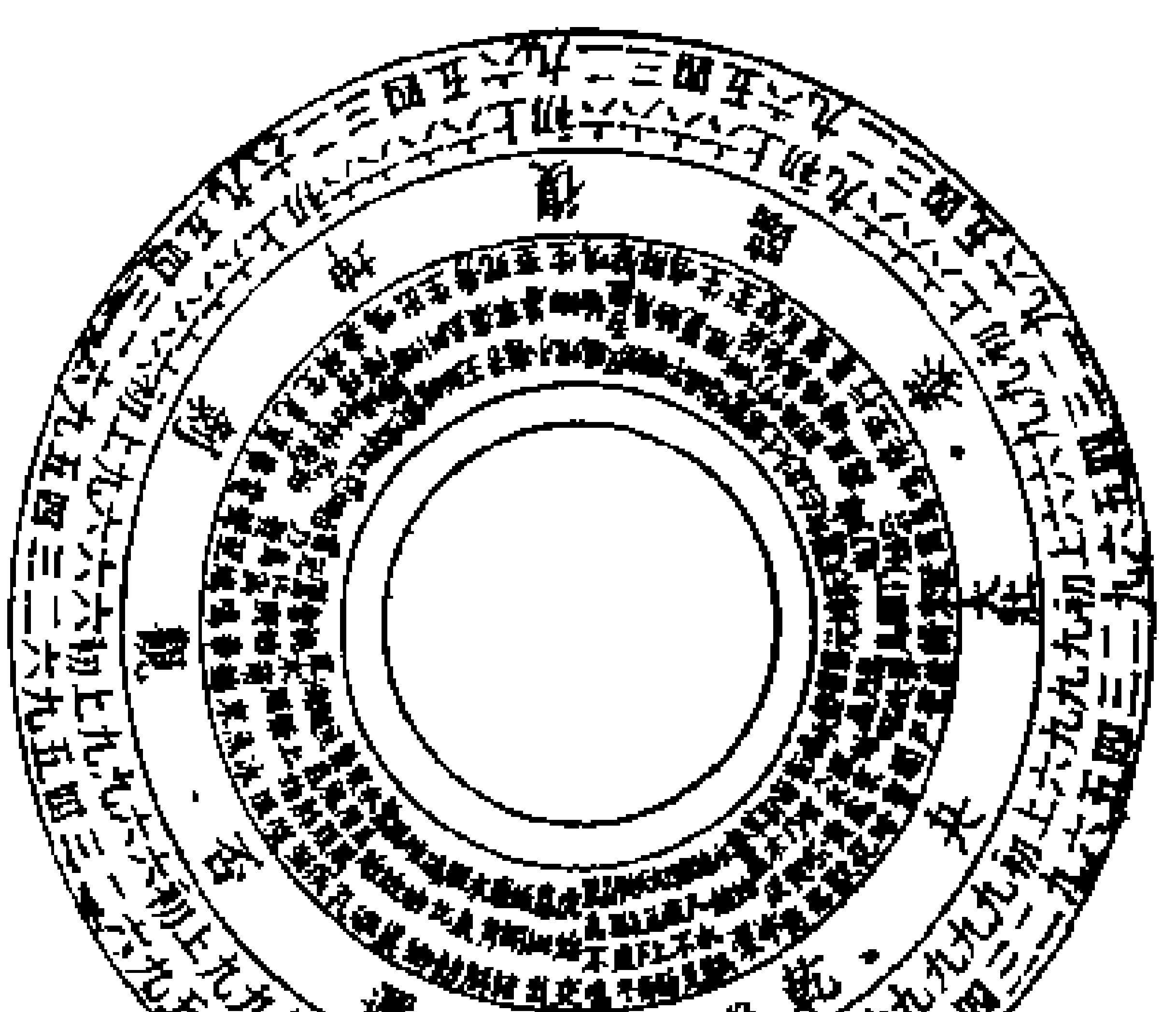
易緯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共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

唐一行六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易乾鑿度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康成注云太易之始漠然無氣可見者太初之氣寒溫始生也乾鑿度又云易變而爲一注云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之氣所生也孟喜弟子趙賓讖易箕子之明夷謂陰陽氣亡箕子當作荄滋）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四卦皆在分至之首）皆五日十四分（四卦共少二百九十二分）餘皆六日七分自乾象厤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厤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皆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郎顗所傳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厤謬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厤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

復卦經云七日來復康成注曰建戌之月以陽氣旣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孔穎達曰案易緯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六日七分也李鼎祚曰案易軌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兌四方正卦卦別六爻爻主一氣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當周天之數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者剝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至十月末純坤用事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爲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爻生爲七日故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是其義也

繫辭上曰旁行而不流九家易曰旁行周合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歲旣周而復始

周易折中啓蒙附論曰日月之法不同而其餘分皆七故漢儒卦氣每卦直六日尙餘七分古今厤法一章之內有七閏月者法由兹起也又曰每卦直六日七分者日以八十分爲法也蓋歲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乘而三除之爲四百八十七故四百八十七者歲策也每卦直六日六八四十八得四百八十分又餘七分歲策之根也積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餘分之積共四百二十分以日法除之爲五日四分日之一



卦氣七十二候圖

右李溉所傳卦氣圖也其說原于易緯素問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乾

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康成注云。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康成又云。每一卦生三氣。則各得十五日。十二卦。卦各六爻。爻主一候。而一歲之運周焉。

案御覽載易緯通卦驗（九百六十七卷。九百四十四卷。）曰。驚蟄。大壯。初九候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令圖與之合。又曰。姤上九。候蜩始鳴。不鳴。國多妖言。案圖。姤九五。蜩始鳴。（蜩、蟬、同。）上九。半夏生。差一候者。朱子發云。易通卦驗。易家傳先師之言。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令圖依時訓。故異也。（困學紀聞曰。月令。仲冬、虎始交。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災云。復之日。雉雊、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有早晚也。）

消息

剝、彖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豐、彖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臨、彖傳曰。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左傳正義。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

繫辭上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荀爽曰。春夏爲變。秋冬爲化。息卦爲進。消卦爲退也。

說卦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仲翔曰。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

九家易注泰卦曰。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也。

易緯乾鑿度曰。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又云。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

史記歷書。太史公曰。皇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注。皇侃曰。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也。

漢書京房上封事曰。辛酉以來。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息卦爲辟。辟、君也。消卦曰太陰。息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爲臣下也。

後漢書陳忠上疏曰。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漏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四正

說卦曰。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

案震、離、兌、坎。陰陽各六爻。荀爽以爲乾六爻皆陽。陽爻九四九三十六。合四時。坤六爻皆陰。陰爻六四六二十四。合二十四氣。蓋四正者。乾坤之用。翟玄注文言云。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

繫辭上曰。兩儀生四象。仲翔曰。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

孟氏章句曰。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

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于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一行六卦議）

易緯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

康成注通卦驗曰。冬至。坎始用事。而主六氣。初六爻也。小寒於坎直九二。大寒於坎直六三。立春於坎直六四。雨水於坎直九五。驚蟄於坎直上六。春分於震直初九。清明於震直六二。穀雨於震直六三。立夏於震直九四。小滿於震直六五。芒種於震直上六。夏至於離直初九。小暑於離直六二。大暑於離直九三。立秋於離直九四。處暑於離直六五。白露於離直上九。秋分於兌直初九。寒露於兌直九二。霜降於兌直六三。立冬於兌直九四。小雪於兌直九五。大雪於兌直上六。

孟康漢書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

魏正光歷曰。四正爲方伯。薛瓚注漢書曰。京房謂方伯卦震、兌、坎、離也。京氏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馬生子亡。

易緯乾鑿度曰。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康成云。四維正四時之紀。則坎離爲經。震兌爲緯。此四正之卦。爲四仲之次序也。

京氏易傳曰。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四時不正也。）又云。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坎離爲經。位方伯。故云大經。辟、辟卦也。大經在辟。謂方伯擬君。其共臣道也。）又云。大經搖政茲謂不陰。（不陰、不臣也。）

漢書魏相奏曰。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

十二消息

易繫辭曰。變通配四時。仲翔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謂十二月消息相變通而周於四時也。

又云。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仲翔曰。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

又曰。往來不窮謂之通。荀爽曰。謂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陰陽往來無窮。已故通也。

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仲翔曰。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復。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

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九家易曰。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於十二辰也。辰、日月所會之宿。謂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之屬是也。（蓋當以下。消自寅至丑。自泰至臨也。）

干寶注乾六爻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乾納甲。）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在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四月於消息爲乾。）又注坤六爻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十月於消息爲坤。）

康成注乾鑿度曰。消息於雜卦爲尊。每月者譬一卦而位屬焉。各有所繫。案每月譬一卦者。如乾之初九屬復。坤之初六屬姤。是也。臨觀以下倣此。

春秋緯樂緯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

此後漢陳寵所謂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也。康成謂十日爲微。一月爲著。三微成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

易緯乾鑿度曰。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顏。泰表載（與戴同。）干。大壯表握訴龍角大辰。（古辰字。）夬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坤爲文。故好文。）觀表出準虎。剝表重童（與瞳同。）明歷元。

案十二消息皆辟卦。故舉帝王之表以明之。

周易參同契曰。朔旦爲復。（初九。晦至朔旦。震來受符。）陽氣始通。出入无疾。（仲翔云。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京房曰。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康成曰。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兆乃滋張。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九二。）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康成曰。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結正低昂。仰以成泰。（九三。）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仲翔曰。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爲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九四。）俠列卯門。（春分爲卯。卯爲闕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二月榆落。魁臨於卯。翼奉風角曰。木落歸本。）刑德相負。（建綜卯。卯刑德相會。相日敵存。）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九五飛龍。）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上巳。）中而相

干。姤始紀序。（初六。）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巽初六與乾初九爲飛伏。乾爲寒也。）午爲蕤賓。（康成曰。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賓服於陰。陰爲主人。遯去世位。（六二。遯。乾二世。）收斂其精。懷德俟時。（陸績曰。遯。俟時也。）栖遲昧冥。否塞不通。（六三。）萌者不生。陰伸陽詘。沒陽姓名。觀其權量。（六四。）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蘗。因冒以生。（八月麥生。天罡據酉。詩緯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宋均注曰。本即原也。變陰陽爲雌雄魂也。節猶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薺麥生以爲驗也。陽生物行三節者。須雌俱行物曰也。）剝爛肢體。（六五。雜卦曰。剝。爛也。初足。二采。四膚。指間稱采。采上稱膚。皆剝肢體。）消滅其形。（消艮入坤。）化氣既竭。（秋冬爲化。）亡失至神。（乾爲神。）道窮則返。歸乎坤元。（坤元即乾元。）

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義曰。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爲陰從下起。上嚮排陽。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體在上。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劉洽、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諠諠撓撓。亦無取焉。

辟卦雜卦

易緯乾鑿度曰。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卦用事。一卦六爻。爻一日。凡六日。（七分。舊闕。）初用事一日。天王諸侯也。二日大夫也。三日卿也。四日三公也。五日辟也。六日宗廟。爻辭善則善。凶則凶。康成注云。辟。天子也。天王諸侯者。言諸侯受其吉凶者。唯天子而已。

案易緯此說與齊天保曆合。所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也。其云六日宗廟未詳。豈一卦六爻備有此六者耶。卦氣五位。以公辟侯大夫卿周還用事。此始侯者。從月數也。

魏正光曆卦以四正爲方伯。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屯爲諸侯。謙爲大夫。睽爲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京房上封事曰。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

案大壯。辟卦也。乾九四用事。故云太陽。晉解。雜卦也。皆主二月。（晉九卿也。解三公也。皆雜卦。太陽侵色。雜卦干消息也。）

又曰。辛酉以來。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爲辟。辟。君也。消卦曰太陰。（姤、遯、否、觀、剝、坤。）息卦曰太陽。

（復、臨、泰、大壯、夬、乾、）其餘卦曰少陰少陽。爲臣下也。并力。雜卦氣干消息也。

後漢書。朱穆奏記梁冀曰。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

案五位、謂公、辟、侯、大夫、卿。四候、四正也。

易緯稽覽圖曰。非太平而雜卦以其度效□辰則□□□（原註、雜卦九三、上六、泱溫、九三、上九、蒸濕、六三、上九、泱寒、六三、上六、微寒、六日七分中□晨效時可□□□）□消息及四時卦當盡其日。（盡六日七分。時七十二分也。）太平□□□太陰用事。（謂從否至剝。）而少陽卦當效時至□□□□一時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則可。（六日□□日分數□）□□□□至立效也。太陽用事。（謂從泰至乾。）少陰卦效六□□□□□（乾位也）然息之卦當勝雜卦也。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從（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從得一卦。）四時卦□□□□□□（謂四正卦。坎、離、震、兌、四時方伯之卦也。七十三分而從得一卦。）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復生坎。七日消息及雜卦。相去各如中孚。卦上有陰。白二十日爲雨。剝、陰氣上達。賞植以降。乾元序制記。坎初六。冬至。廣莫風。云云。（五准、）

易漢學卷二

孟長卿易下

推卦用事日

劉洪乾象歷。推卦用事日曰。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

魏書律歷志。推四正卦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離卦用事日。秋分。即兌卦用事日。○求中孚卦。加冬至小餘五千五百三十。小分九。微分一。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即中孚卦用事日。其解加震、咸加離、賁加兌。亦如中孚加坎。○求次卦。加坎大餘六。小餘五千五百二十九（新志云二千四百七十三。）小分十四。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氣法。（新志云。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即復卦用事日。大壯加震。姤加離。觀加兌。如中孚加坎。（亦云。如復加坎。）

六十卦用事之月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

頤卦初六曰。舍爾靈龜。半農先生易說曰。頤有龜象。內陰外陽。陽象甲。陰象體。而初在下。象伏氣。伏龜者、靈龜也。龜能食氣。食氣者神明而壽。故稱靈。頤十一月之卦。其位在北。龜爲元武。蟄伏之時。初陽在下。象之。

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仲翔曰。震四、以風動天。震初、以雷動地。（二變成益、故之震初。）中孚十一月、雷動地中。

案冬至之卦。復也。其實起于中孚。七日而後復應。故揚子雲太元準以爲中。爲六十四卦之首。易緯稽覽圖亦云。甲子卦氣起中孚也。

孟喜易章句曰。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一行六卦議。）

後漢書魯恭上疏曰。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注云。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孚、十一月卦也。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

馬季長易乾初九注曰。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黃泉。故云潛龍。（王伯厚曰。歷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豳詩於十月曰爲改歲。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

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荀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

十二月。屯、睽、升、臨。（屯內卦主冬至十一月。外卦主小寒十二月節。）

易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崔憬注云。十二月陽始浸長而交於陰。故曰剛柔始交。萬物萌芽生於地中。有寒冰之難。故言難生。（說文曰。屯難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屮貫一。一地也。尾曲。）

屯象曰。雲雷屯。九家易云。雷雨者興養萬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藏地中。未得動出。雖有雲雨。非時長育。故言屯也。

易緯稽覽圖曰。屯十一月。（內卦）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隋王劭釋云。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外動而大亨。作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千里馬者。屯卦震上坎上。震於馬爲美脊。馬行。先作弄四足也。（北坎）

易緯乾鑿度。孔子曰。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

復彖曰。七日來復。李攺注云。七日者。非坤之七日。坤爲十月卦。卦氣起中孚。太元中首見之。中孚、十一月六日七分之後。復卦用事。復七日六分之後。屯卦用事。它皆倣此。（七日六分未詳。疑仍當作六日七分。抑或別有據也。）

唐一行七日度議曰。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於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七日中孚一卦。）乃大寒。地統之中。陽洽於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坤上巽下。）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於消息。龍德在田。（九二乾臨同物。）得地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初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小過內卦。）陽好節止于內。動作于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維。（小過內卦艮。）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戶。甲拆之萌見。而莩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新唐書志。）

易臨卦[illegible]曰。至于八月有凶。康成曰。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爲无道。故於是卦爲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

易緯乾鑿度曰。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

正月。小過、蒙、益、漸、泰。（小過內卦主大寒十二月。外卦主立春正月節。）

易緯乾鑿度曰。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康成曰。中孚貞於十一月子。小過、正月之卦也。宜貞於寅。而貞於六月。非其次。故言象法乾坤。

項安世周易玩辭曰。小過、寅之初氣也。斗方直艮。而震氣上出。疑於過矣。然去卯不遠。亦未爲大過也。

易緯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間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次卦爲需訟。）

此言主歲卦也。參同契曰。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謂需訟以下也。

又曰。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晝夜各一卦。六十卦止得一百八十日。春夏用內卦。秋冬當外卦。一卦內外分之。周一歲之數也。）當時本有各卦主歲之圖。而屯蒙不貞丑寅。故康成云。屯蒙之貞。違經失義。是也。（乾坤以下兩卦主一歲。後人不知。遂爲反對。非古法也。）

干寶蒙卦注曰。蒙於消息爲正月卦也。正月之時。陽氣上達。故屯爲物之始生。蒙爲物之稚也。

易緯乾鑿度。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康成注曰。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正月則泰卦用事。故曰成體而郊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頊曆衛（疑作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營室。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案蔡氏此論。證易與月令合也。詩匏有苦葉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易漸卦云。女歸吉。漸正月卦。正與詩合。

二月。需、隨、晉、解、大壯。（需內卦主雨水正月中。外卦主驚蟄二月節。）

易緯乾鑿度。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待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康成云。大壯九三。爻主正月。陰氣猶在。故羝羊觸藩而羸其角也。至于九四。主二月。故藩決不羸也。言二月之時。陽氣已壯。施生萬物。而陰氣漸微。不能爲難。以障閉陽氣。故曰藩決難解也。

大壯九三主正月。未詳。案齊天保曆。以卦之貞悔分節氣。豈九三在貞爲正月中。九四在悔爲二月節歟。

易解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仲翔云。險坎動震。解二月。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物咸孚甲。萬物生震。震出險上。故免乎險也。

漢書京房傳曰。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

案晉、九卿也。解、三公也。晉雜卦。大壯、辟也。太陽侵色。雜卦干消息也。

郎顗七事曰。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春秋傳曰。雷乘乾曰大壯。大衍曆經。春分辟大壯。雷乃發聲。郭璞注穆天子傳引歸藏易曰。豐隆筮御雲。得大壯。遂爲雲師也。）君弱臣強從解起。（大壯、辟君也。解、三公卿臣。）今月九日至十四日。（一爻。）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消息即辟卦。）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

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內卦主春分二月）。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太陽謂大壯。）今蟄氣不除。則其效也。（蟄氣解見京易卷。）

漢書五行志曰。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埜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解二月卦。故以明之。）

三月。豫、訟、蠱、革、夬。（豫內卦主春分二月中。外卦主清明三月節。）

漢書五行志曰。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與荄同。歸妹、內卦主秋分八月。）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易緯乾鑿度曰。陽消陰言夬。夬爲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夬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

仲翔注夬卦曰。夬陽決陰。息卦也。

朱震易叢說曰。夬三月清明氣也。故曰莧陸夬夬。莧陸、三月四月生也。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旅內卦主穀雨三月中。外卦主立夏四月節。）

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案比四月卦。古者封諸侯以夏。故有是象。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

干寶比卦注曰。比世于七月。而息來在巳。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

案七月辰在申。四月辰在巳。故云去陰居陽。乾爲辟。故云承乾命。師亦世于七月。而息在巳。

漢書五行志曰。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康成注云。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

後漢書張純奏曰。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注云。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

攝生月令曰。四月爲乾。注云。生氣卯。死氣酉。

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大有內卦主小滿四月中。外卦主芒種五月節。）

易大有象曰。火在天上。曰大有。荀爽曰。謂夏火王在天。萬物並生。故曰大有。

井九二。井谷射鮒。鮒、子夏傳謂蝦蟆。朱震曰。井、五月之卦。故有蝦蟆。

案二體巽爲風。風主蟲。子夏以爲蝦蟆。得之。

周易參同契曰。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井九五曰。井冽寒泉食。仲翔云。泉自下出稱井。周七月、夏之五月。陰氣在下。二巳變坎十一月爲寒泉。故冽寒泉矣。

易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九家易云。初六始姤。姤爲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言始於微霜。終至堅冰。以明漸順至也。

東觀漢記。司徒魯恭上疏曰。案易。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生。五月之卦也。經曰。后以施命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詰王弼改作誥）

仲翔姤卦注曰。姤、五月。南方。

朱震易叢說曰。姤、五月夏至氣也。故曰以杞包瓜。瓜生於四月中氣故也。

六月。鼎、豐、渙、履、遯。（鼎內卦主夏至五月中。外卦主小暑六月節。）

京房易傳曰。雷與火震動曰豐。宜日中。夏至積陰生。豐當正應。吉凶見矣。（日中也。）又云。上木下火。氣稟純陽。陰生于內。

易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仲翔注云。臨與遯旁通。臨消于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康成注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

京房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

七月。恆、節、同人、損、否。

損彖曰。二簋應有時。仲翔注云。時、謂春秋也。損二之五。（二之五、成益。）震二月。（互震、體。）益正月。春也。損、七月。兌八月。秋也。（震兌初九主二分。）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京房易傳曰。節建起甲申至己丑。陸績注云。爲本身節氣。（案七月在中節。七月卦。故云本身節氣。）又云。金上見水。本位相資。（金、節本位。）

也。二氣交爭。失節則嗟。

八月。兌、萃、大畜、賁、觀。（兌內卦主處暑七月中。外卦主白露八月節。）

巽初六曰。進退利武人之貞。案四體兌。兌爲金。金主秋。立秋賞武人。巽又于消息爲七月八月。故曰利武人之貞。

虞仲翔姤卦注曰。巽、八月。西方。

漢書五行志曰。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於（一作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剝則至君位矣。）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

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歸妹、內卦主秋分八月。外卦主寒露九月節。）

歸妹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干寶曰。雷薄于澤。八月九月歸藏之時也。

易緯乾鑿度曰。孔子曰。泰、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宜。立教戒之義也。（湯嫁妹之詞見京房易。）至于歸妹。八月卦也。（指內卦。）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之嫁妹。

郎顗傳。顗上七事曰。漢興以來。今在戊仲十年。於易雌雄祕歷。今値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案困、九月卦。九月建戌。順帝時在戊仲。當是困卦主歲。故以爲値困乏也。

朱子發周易叢說曰。困、九月。霜降氣也。故曰株木。曰蒺藜。蒺藜者、秋成也、

乾鑿度曰。陰消陽。言剝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

漢書五行志曰。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不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

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易緯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既濟爲九月末卦。）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至于高宗。扶救衰微。三年而惡消滅。

應劭風俗通曰。易噬嗑爲獄。十月之卦。獄、從犬。言聲。二犬亦存以守也。廷者、陽也。陽上生長。獄者、陰也。陰生刑煞。故獄皆在廷。比順其位。（御覽六百四十三卷。）

朱子發周易叢說曰。大過、十月。小雪氣也。故曰。枯楊生稊。枯楊生華。

坤文言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荀爽云。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故曰天地之雜也。

唐一行開元大衍曆經（朱震易叢說曰。孟喜京房之學。其書概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

大衍步發斂術

天中之策五。　餘二百二十一。　秒三十一。　秒法七十二。　地中之策六。　餘二百六十五。　秒八十六。　秒法一百二十。　貞悔之策三。　餘百三十二。　秒百三。　辰法七百六十。　刻法三百四。

推七十二候。各因中節大小餘命之。即初候日也。以天中之策及餘秒加之。數除如法。即次候日。又加。得末候日。凡發斂。皆以恆氣。

推六十卦。各因中氣大小餘命之。公卦用事日也。以地中之策及餘秒累加之。數除如法。各次卦用事日。

若以貞悔之策。加諸侯卦。得十有二節之初。外卦用事日。

推五行用事。各因四立大小餘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也。以貞悔之策及餘秒。減四季中氣大小餘。即其月土始用事日。

常氣。（月中節。四月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	鴈北鄉。	鵲始巢。	野雞始雊。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正月中。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坎上六。）
春分。（二月中。震初九。）
清明。（三月節。震六二。）
穀雨。（三月中。震六三。）
立夏。（四月節。震九四。）
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芒種。（五月節。震上六。）
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小暑。（六月節。離六二。）

公漸。
桃始華。
侯需。外。
元鳥至。
公解。
桐始華。
侯豫。外。
萍始生。
公革。
螻蟈鳴。
侯旅。外。
苦菜秀。
公小畜。
螳螂生。
侯大有。外。
鹿角解。
公咸。
溫風至。

辟泰。
倉庚鳴。
大夫隨。
雷乃發聲。
辟大壯。
田鼠化爲鴽。
大夫訟。
鳴鳩拂其羽。
辟夬。
蚯蚓出。
大夫師。
靡草死。
辟乾。
鵙始鳴。
大夫家人。
蜩始鳴。
辟姤。
蟋蟀居壁。

侯需。內。
鷹化爲鳩。
卿晉。
始電。
侯豫。內。
虹始見。
卿蠱。
戴勝降于桑。
侯旅。內。
王瓜生。
卿比。
小暑至。
侯大有。內。
反舌無聲。
卿井。
半夏生。
侯鼎。內。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離九三。）
立秋。（七月節。離九四。）
處暑。（七月中。離六五。）
白露。（八月節。離上九。）
秋分。（八月中。兌初九。）
寒露。（九月節。兌九二。）
霜降。（九月中。兌六三。）
立冬。（十月節。兌九四。）
小雪。（十月中。兌九五。）

侯鼎。外。
腐草爲螢。
公履。
涼風至。
侯恆。外。
鷹祭鳥。
公損。
鴻鴈來。
侯巽。外。
雷乃收聲。
公賁。
鴻鴈來賓。
侯歸妹。外。
豺乃祭獸。
公困。
水始冰。
侯艮。外。
虹藏不見。

大夫豐。
土潤溽暑。
辟遯。
白露降。
大夫節。
天地始肅。
辟否。
元鳥歸。
大夫萃。
蟄蟲培戶。
辟觀。
雀入大水爲蛤。
大夫无妄。
草木黃落。
辟剝。
地始凍。
大夫既濟。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卿渙。
大雨時行。
侯恆。內。
寒蟬鳴。
卿同人。
禾乃登。
侯巽。內。
羣鳥養羞。
卿大畜。
水始涸。
侯歸妹。內。
菊有黃花。
卿明夷。
蟄蟲咸俯。
侯艮。內。
野雞入水爲蜃。
卿噬嗑。
閉塞而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三條）

易緯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康成注云。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又曰。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康成注云。八卦生物。謂其歲之八節。每一卦生三氣。則各得十五日。今言畫六爻。是則中分之。言太史司刻漏者。每氣兩節。（四十八節。）號是生焉。（猶由通。）

孔氏月令正義曰。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旅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樂五日。以五日爲一候也。

唐一行五卦候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

朱子發卦氣圖說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爲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於杞者。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守祭享。皆用夏正。（說本周書。）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于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左氏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中。謂中氣也。漢誌曰。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二十四氣。則中氣其來尚矣。仲尼贊易時。已有時訓。七月一篇。則有取於時訓可知。易通卦驗。易家傳先師之言。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子雲太元二十四氣。關子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

漢儒傳六日七分學

後漢方術傳曰。其流又有風角、遁甲、（遁古文遯。太元所謂遯。棄六甲與斗相逐也。）七政、（日、月、五星之政。）元氣、（陰陽。陰陽之書。說皆以太極爲元氣。）六日七分、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日者、挺專、（折竹卜。）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孤虛之術。

郎顗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

崔瑗傳。瑗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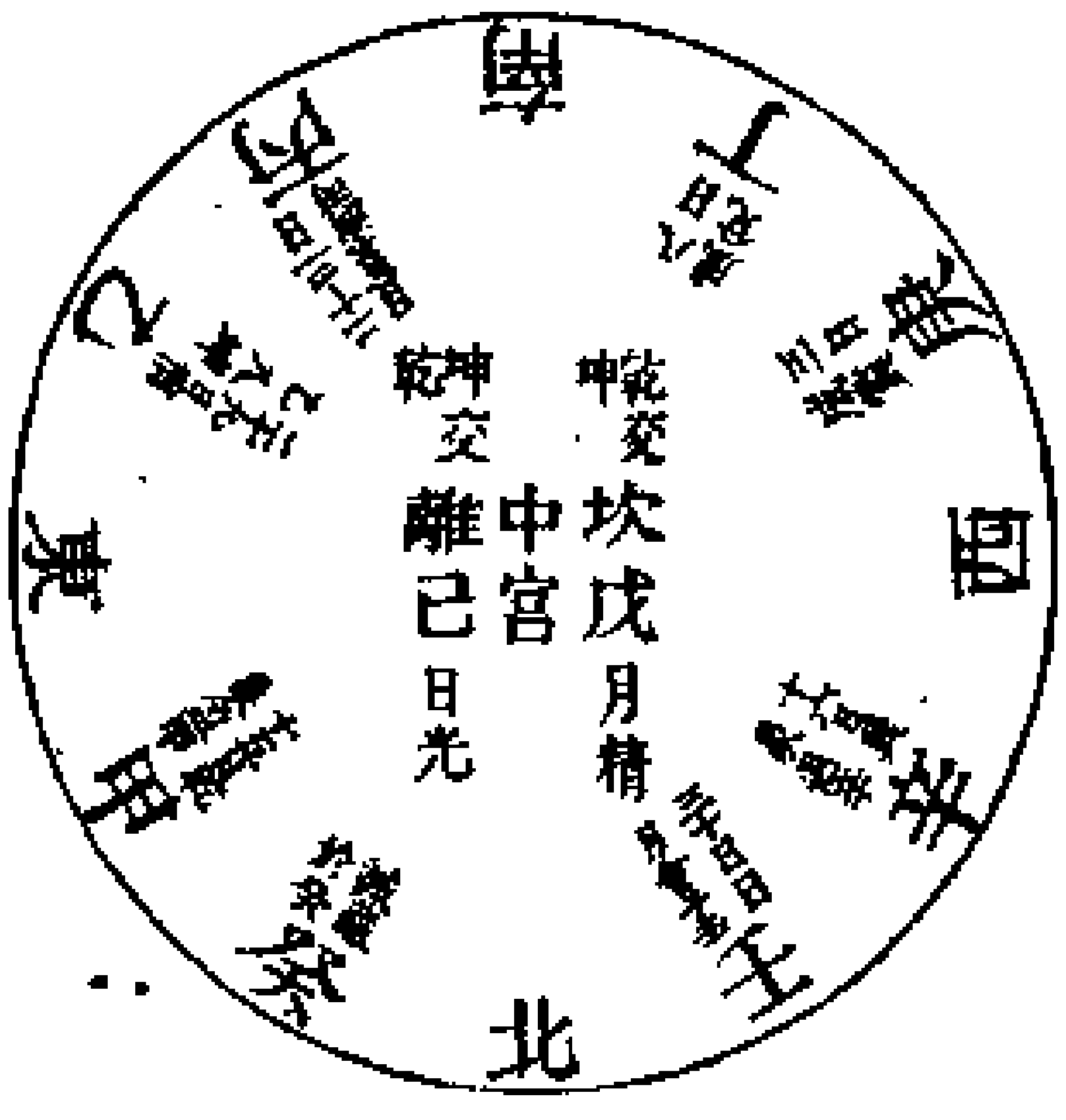
何休傳。休注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曰。治歐羊（與陽同）尚書、六日七分。

附經籍志。京房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五行家。）

易漢學卷三

虞仲翔易



八卦納甲之圖

右圖。坎離、日月也。戊己、中土也。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三十日會于壬。三日出于庚。

（孔子三朝記曰、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故月三日成震、時在庚西、仲翔曰、戊己土位、象見于中、故坎離在中央。）八日見于丁。十五日盈于甲。十六日退于辛。二十三日消于丙。二十九日窮于乙。滅于癸。乾息坤成震三日之象。兌八日之象。（震本屬東方、兌本屬西方、然月之生明必于庚、上弦必于丁、故震在西、兌在南、當卦可以類推。）十五日而乾體成。坤消乾成巽十六日也。艮二十三日也。二十九日而坤體就。出庚見丁者。指月之盈虛而言。非八卦之定體也。（乾盈于甲、行至辛而始退、震爲始生、巽爲始退、而皆在西、兌上弦、艮下弦、而皆在南、乾滿于甲、坤窮于乙、而皆在東、此以月所行之道言之、而納甲由是生焉。）甲乾乙坤相得合木。故甲乙在東。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故丙丁在南。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故戊己居中。庚震辛巽相得合金。故庚辛在西。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故壬癸在北。（丙丁在南方、所謂二八應一斤也、甲乙在東方、壬癸在北方、所謂乾坤括始終也、劉歆引京房易說曰、月初光見西方、巳後生光見東方、皆日所照、徐昌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于日乎、繫辭所云在天成象、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也、仲翔述道士之言、謂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其言皆說。）

坤彖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謂陽得其類、月朔至望、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陽喪滅坤、坤終復生、謂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終有慶。）仲翔曰。此指說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謂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坤爲喪也。

小畜上九曰。月幾望。易說曰。月十五盈乾甲。十六見巽辛。內乾外巽。故月幾望。中孚六四。月幾望。晁氏說之曰。孟、荀、一行。幾作既。孟喜云。十六日也。（案此則孟氏易亦用納甲。）說之案。古文幾近爲既。詩往近王舅是也。此皆當作既。棟案。六四體巽。故云既望。晁說是。

蹇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仲翔曰。坤西南卦。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說卦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仲翔曰、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案仲翔之意、艮本東北之卦、而消于丙、當在南方、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艮在中、距乾坤皆八日、甲東癸北、故云艮東北甲癸之間。）蹇彖又云。蹇之時用大矣哉。仲翔曰。謂坎月生西南。（庚、丁）而終東北。（甲、癸）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窮乙。喪滅於癸。終則復始。以生萬物。故用大矣。

歸妹彖曰。歸妹、人之終始也。仲翔曰。人始生乾而終於坤。故人之終始。雜卦曰。歸妹、女之終。謂陰終坤癸。則乾始震庚也。

繫辭上曰。在天成象。仲翔曰。謂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

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三畫稱之象、六畫稱之爻、日月在天成八卦、止以三才言之、仲翔曰、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犧之所造也、觀此可悟。）又云。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仲翔曰。謂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六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宋人作納甲圖以坎離列東西者誤。）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四象生八卦。仲翔曰。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故四象生八卦。乾坤生春。（甲、乙）艮兌生夏。（丙、丁）震巽生秋。（庚、辛）坎離生冬者也。

參同契曰。子午數合三。（坎子、離午。）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又云。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古文姓皆作性、漢碑猶然。）既合會。本姓共宗祖。仲翔注說卦云。水火相通。坎戊離已。月三十一會于壬。是坎離生冬之義。易乾鑿度曰。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康成云。言以日月終天地之道。

繫辭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仲翔曰。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甲、乙）艮兌列南。（丙、丁）震巽列西。（庚、辛）坎離在中。（戊、己）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

說卦曰。水火不相射。仲翔曰。謂坎離射厭也。水火相通。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也。（仲翔又注歸妹曰、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此。）又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仲翔曰。出、生也。震初不見東。（震初出庚、在西。）故不稱東方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注云。巽陽隱初。又不見東南。（巽在西。）亦不稱東南卦。與震同義。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注云。離象三爻皆正。日中正南方之卦也。（日中則離。）兌、正秋也。注云。兌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兌象不見西。（兌在南。）故不言西方之卦。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注云。乾剛正。五月十五日晨象西北。（巽在東。）故西北之卦。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注云。坎二失位不正。故言正北方之卦。與兌正秋同義。坎月夜中。故正北方。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注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甲癸之間。（說見前。）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

魏伯陽參同契曰，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沈括曰，乾初爻交坤生震，故震初爻納子午，乾初子午故也。）消息應鍾律，（詳後圖。）升降據斗樞，（漢書律歷志云，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如淳曰，杓音飆，斗端星也。孟康曰，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爲四聲綱也。太元曰，巡乘六甲，與斗相建。）三日出爲爽，（爽，明也。）震庚受西方，（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朱子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朱子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爲乾體。）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生光，七八道已訖，（七八，十五。）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朱子曰，十六日第四節之始，始受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朱子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朱子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沈括曰，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七八九六，各合于十五，所謂四象生八卦也。）陽氣索滅藏。（滅藏于癸。○續漢書律歷志曰，故太史待詔張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蓋用納甲之法，以知晦朔弦望耳。）又云，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郭淵林云，兌爲白虎。）永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御覽引古注云，日爲陽精，爲流珠，青龍，東方少陽也。）舉東以合西，（日東，月西。）魂魄自相拘，（日魂，月魄。）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兌息成乾，艮消成坤。）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又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坎戊，離己。）始於東北，箕斗之鄉，（甲癸之間，上爲箕斗。）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春秋緯有潛潭巴，義與此同。）昴畢之上，震出爲徵，（昴畢在庚。）陽氣造端，初九潛龍，（注見上，下同。）陽以三立，（春秋緯元命包曰，陽立於三，故三日出爲震。）陰以八通，（陰立於八。）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兌爲見。）和平有明，三五德就，（十五日。）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保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巽爲進退。）艮主進止，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於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位，爲易宗祖。又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繫辭下云，易者，象也。仲翔云，易謂日月，縣象著明，莫大日月也。）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甲乙青，丙丁赤，壬癸黑，庚辛白。）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戊己黃。）

龍虎上經曰，丹砂流汞父，（汞，說文作澒，云，丹沙所化爲水銀也。）戊己黃金母，鍾律還二六，（十二律。）斗樞建三元，赤龍戲朱雀，（郭淵林云，離爲朱雀。）變化爲青龍，坤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東西分卯酉，龍虎自相尋，（震龍，兌虎，卯東，酉西。）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上弦金半斤，坤三變成乾，十五三陽備，圓照東方甲，（春秋保乾圖曰，日以圓照。）金水溫太陽，赤髓流爲汞，姹女弄明璫，月盈自合虧，十六運將減，乾初缺成巽，平明月見辛，乾再損成艮，二十三下弦，下弦水半斤，月出於丙南，乾三變成坤，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月沒於乙地，坤乙月既晦，土□金將化，繼坤生震龍，乾坤括始終，如上三十日，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八卦列布曜，推移不失中。

案龍虎經似宋初人僞撰，如圓照東方甲，坤生震兌乾，皆不知漢易者也。（圓照東方甲，先天之說也。納甲異是，故謂乾生震坎艮，坤生巽離兌則可。謂乾生巽，坤生震，則不可。至謂坤生乾，乾生坤，則尤謬也。）

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壬癸配甲乙。）弦爲繩墨，（兌、艮。）望成君德，（乾爲君。）春夏南，秋冬北。

京房乾卦傳曰，甲壬配外內二象。陸績曰，乾爲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

案乾納甲壬，故內三爻甲子寅辰，外三爻壬午申戌。

京房履卦傳曰，六丙屬八卦，九五得位爲世身，九二大夫合應象。陸績曰，艮、六丙也。

案艮五世履，故云六丙。

京氏易傳曰，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陸績曰，乾坤一卦，爲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乙壬癸，陰陽之始終。）震巽之象配庚辛，（庚陽入震，辛陰入巽。）坎離之象配戊己，（戊陽入坎，己陰入離。）艮兌之象配丙丁，（丙陽入艮，丁陰入兌。）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傚（一作微，又作簡。）易立節。

又曰，鼎木能巽火，故鼎之象中虛見納受辛於內也。

案巽納辛，謂離中虛而受巽辛，故有鼎象。古文尚書堯典曰，女（汝。）耐（能。）[illegible]（庸。）[illegible]（命。）巺（巽。）[illegible]（朕。）立（位。）說文曰，巺、巽也。从丌，从頭。此易巽卦爲長女爲風者。馬融注尚書曰，巽，遜也。巺，古文巽。巽納辛，許叔重謂受辛者宜辨之，故辨字从受从辛，亦巽讓之義也。

唐律義疏曰，按禮日見于甲，月見于庚。

案仲翔注易訟上九曰，乾爲甲，日出甲上，故稱朝。說文曰，早，从日在甲上。（古文早作皁。）十五乾盈甲，日月相

望。月上儡爲天使。故日見于甲也。三日。月出庚。震儡庚。故月見于庚也。夫婦之義取諸此。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仲翔曰。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水火相通合土。參同契所謂三物一家。都歸戊己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虞注說卦。水火不相射云。謂坎離射厭也。水火相通。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虞又注繫辭四生八卦云。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離生冬。皆是義也。）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乙　丁　己　辛　癸
三木　二火　五土　四金　一水
甲　丙　戊　庚　壬

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

右圖見宋本參同契。當是仲翔所作。與前說合。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孟夏之月。其日丙丁。是也。

月令又云。孟春其數八。孟夏其數七。蓋以土數乘木火金水而成。即揲蓍大衍之數也。（孔氏禮記義疏。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參同契謂上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皆是物也。）朱子發作易圖及叢說。攄仲翔甲乾乙坤相得合木之注。以爲甲一。乙二。丙三。丁四。戊五。己六。庚七。辛八。壬九。癸十。乾納甲壬。配一九。坤合乙癸。配二十。殊不知納甲之法。甲與乙合。生成之數。一與六合。兩說判然。朱氏合而一之。漢學由是日晦矣。

周流六虛

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仲翔曰。六虛、六位也。（乾坤十二辰分六位。陸績說也。乾三畫。坤三畫。分六位。仲翔說也。）日月周流。終則復始。故周流六虛。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坎戊爲月。離己爲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五甲如次者也。棟案。甲子之旬。辰巳爲虛者。六甲孤虛法也。裴駰曰。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爲孤。辰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太史公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沈存中四皆通證云。陰陽家會通曰。六甲旬孤上坐者勝。虛上坐者負。孤子對曰。凡遁行。謂亦不得往。）甲乙爲日。合而爲五行。子丑爲辰。分而爲六位。（淮南子謂之六府。）故京房易傳曰。降五行。頒六位。漢書律曆志曰。天數五。地數六。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乾坤十二爻。黃鐘十二律。陰陽各六。）其

說皆與仲翔合。天有五行十二辰。（參同契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始。）易有四正十二消息。樂有五聲十二律。（參同契曰。消息應鐘律。）其義一也。仲翔又謂坎月離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者。此謂坎離爲乾坤二用也。乾位六。坤位六。主一歲之消息。坎戊離己。居中宮。旺四季。出乾入坤。流行于六位消息之中。而消息獨無二卦象。故云其處空虛也。參同契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乾坤各六。）易謂坎離。（月。日。）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十二消息不見坎離象。朱子語類解參同契。二用曰乾坤用九用六。殊誤。）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是則坎離者。於五行爲土。於五聲爲宮。律曆志云。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終於亥。而乾坤六位畢矣。（十一月黃鐘。乾初九。至十月應鐘。坤上六。而一歲終。）

乾爲積善

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仲翔曰。謂初乾爲積善。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爲餘慶。（乾成于震。謂月三日。）坤積不善。以乾通坤。極姤生巽。爲餘殃。（坤生于巽。謂十六日。）仲翔又注履上九曰。乾爲積善。故考祥。漢議郎元賓碑曰。乾乾積善。蓋古人以陰爲惡。陽爲善。（朱穆奏記曰。善道屬陽。惡道屬陰。）尚書大傳致積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乾爲善。又爲福。故仲翔注謙卦云。坤爲鬼害。乾爲神福。乾乾積善。謂九三也。五福攸好德。其積善之謂乎。

虞氏逸象

荀九家逸象三十有一。載見陸氏釋文。朱子采入本義。虞仲翔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八卦取象。十倍于九家。如乾爲王。（乾爲君。故爲王。九家震爲王。乾初九也。）爲神。（陽爲神。）爲人。（指九三。案康成注乾鑿度[illegible]而生。又云。太乙常行乾宮[illegible]）爲聖人。（九五。）爲賢人。（九二升坤五。故曰賢人。）爲君子。（謂九三。三于三才爲人道。）爲善人。（乾爲善。爲人。故爲善人。乾元、善之長也。）爲武人。（乾爲剛武。春秋外傳曰。天事武。）爲行人。爲物。（乾純粹精。故主爲物。）爲敬。（九三夕惕若厲。[illegible]敬也。左傳。成季之生也。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是乾爲敬也。）爲威。爲嚴。（君德威嚴。太元曰。乾坎和天威。）爲道。（乾爲天道之大原出于天。故乾爲道。繫傳曰。乾道變化。）爲德。（乾有四德。）爲性。（天命之謂性。）爲信。（坎之孚也。）爲[illegible]。（[illegible]）爲良。（乾善。故良。）爲愛。（長人。故愛。）爲忿。（乾剛武。故爲忿。）爲生。爲慶。（陽稱慶。）爲祥。（吉也。[illegible]）爲嘉。（嘉之會。）爲福。爲祿。爲積善。爲介福。（介。大。）爲先。（坤先迷後得。故乾爲先。）爲始。（乾知大始。）爲知。（乾以易知。）爲大。（陽稱大。）爲盈。（十五乾盈甲。）爲肥。（乾盈。故肥。）爲好。（[illegible]）爲施。（陽主施。）爲利。（利。四德之一。）爲淸。

（乾為天。經稱者為天。）為治。（乾元用九，天下治。）為高。為宗。（宗，尊也。乾為天，天尊，故為宗。）為甲。（乾納甲。虞翻曰：天氣始于甲。）為老。（四月乾已老。）為舊。為古。（周書周祝曰：天為古。尚書曰若稽古，鄭注云：稽，同也。古，天也。）為久。（不息則久。）為長。（與咸通。）為大明。（本卦。）為晝。為遠。（坎往蹇來曰大道遠，故乾為遠。）為郊。（位西北之郊。）為野。（與郊同義。）為門。（乾坤易之門。）為大謀。（坎心為謀，乾稱大，故為大謀。）為道門。為百。（乾三爻三十六，故百，略其奇八，與大衍之五十同義。陳敬仲生，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艮為庭為實，坤為旅為帛，乾為百為王也。）為歲。為朱。（乾為大赤，故為朱。）為頂。（與首同義。）為圭。（乾為玉，故為圭。）為蓍。（蓍數百，與乾同。白虎通引禮雜記曰：蓍，陽之老也。）坤為妣。（坤為喪，為母，母喪，故稱妣。）為民。（一君二民。）為姓。為刑人。（坤為刑。）為小人。（陰稱小。）為鬼。（乾神坤鬼。黃帝占以坤為鬼門。）為尸。（坤為身，為喪，身喪，故為尸。）為形。（在地成形。）為自。為我。為躬。（釋詁曰：躬，身也。）為身。（釋詁曰：身，我也。）為至。（至哉坤元。）為安。（坤主靜，故安。左傳，畢萬筮仕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安而能殺。杜氏以為坤安震殺也。月令安陰，鄭注云：陰稱安。）為康。（納安也。）為富。（大戴禮誥志曰：地作富。）為財。（繫辭曰：天生時，而地生財。）為積。為聚。為重。為厚。（厚德載物。）為基。為致。（與至同。）為用。為包。為寡。（坤陰承，故為寡。）為徐。為營。（坤為旬。古文旬營通。詩江漢：來旬來宣，鄭箋云：旬當為營。此其證。）為下。（地卑，故下。）為裕。（坤寬，故裕。）為虛。（乾息為盈，坤消為虛。太元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陰陽之道也。）為書。（地有文，故為書。坤為文也。）為永。（坤用六，利永貞。）為邇。為近。（法言曰：近知地。坤為身，本諸身者最近，故為邇為近也。）為思。為默。為惡。（好惡之惡。易說曰：惡生于陰。）為禮。為義。（周書曰：地道曰義。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為事。（六三或從王事。京房云：陰為事。）為類。（象傳。）為閉。（坤闔戶，故閉。）為密。（兌上爻。）為恥。為欲。（坤陰吝嗇，為欲。）為過。（積惡，故為過。）為醜。（坤為夜，太元夜以醜之時。中冓之言，言之醜也。薛君章句：中冓，中夜。）為慝。（陰道屬陰。春秋傳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謂純巳之月，慝未作也。是知陰為慝。）為怨。為害。為終。（代終。）為死。為喪。（坤喪于乙。）為殺。為亂。為喪期。

為積惡。（初六。）為冥。為晦。（月晦于坤。）為夜。為暑。（冬至復初九，乾也，積寒四日，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故乾為寒。夏至姤初六，坤也，積暑四日，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暑，故坤為暑。）為乙。（坤納乙。）為年。為十年。（坤數十。）為盍。（與闔同。）為戶。為闔戶。（繫辭。）為庶政。（坤衆，故為庶。坤為事，衆，故為政。）為大業。（繫辭。）為土。為田。為邑。為國。為邦。（坤為土，為民，民以土服，故為國為邦。）為大邦。為鬼方。（坤為鬼，為方，故為鬼方。）為器。（形而下者謂之器。）為缶。（坤土。）為輻。（坤為大輿，故為輻。）為虎。（京房易坤為虎刑。）為黃牛。為帝。（帝出乎震。）為主。（主器。）為諸侯。（漢司徒丁鴻曰：古者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逸禮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為人。為行人。（為行，為人，故為行人。）為士。（震初元士。）為兄。為夫。（晉語司空季子論屯之震曰：一夫之行也。韋昭云：一夫，一人也。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為元夫。為行。（韋昭曰：震為作足，故為行。晉語曰：一夫之行也。）為征。（猶行也。）為出。（三日出震。）為逐。（震為奔走，故為逐。）為作。（東作之義。震為作足。作，起也。震起，故為作。）為興。（猶起也。）為奔。為奔走。為驚衛。為百。（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雷動百里，故國以同也。郎顗對事曰：易曰：雷震驚百里。何以知之？故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陽動二陰，故曰百里。）為言。為講。為議。為問。為語。為告。（震善鳴，故有語象。）為響。為音。（震為鼓，故為音。）為應。（同聲相應。鄭注曲禮曰：聲之應，聲物無不同時應者。）為交。為懲。為反。為後。（為長子，故為後。）為世。（世子。）為從。（春秋傳：大子曰家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故為從。）為守。（守宗廟社稷。）為左。（震在卯，卯為左。）為生。（震春為生。又月三日生明。）為緩。為寬仁。（太玄曰：三八為木，性

仁情喜。震為春，春主仁。樂緯稽耀嘉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于木。注云：仁生于木，故惻隱出于自然也。）為樂。（春秋繁露曰：春，蠢也。蠢蠢然喜樂之貌。）為笑。（本卦。）為大笑。為陵。（震為阪生，阪陵阪。）為祭。（主祭。）為鬯。（長子主祭器。）為草莽。（太玄曰：為草。）為百穀。（為百，為穀，故為百穀。）為麋鹿。（麋麗，蒼筤竹之象。京房易傳曰：震蒼筤兕皆角多麋。）為筐。（虞曰：震為竹，竹為筐。）為趾。（足也。）坎為雲。（上坎為雲，下坎成雨。）為玄雲。為大川。為志。（心志一也。）為謀。（洪範：謀屬水。釋言曰：謀，心也。）為惕。（加憂為惕。）為疑。為恤。為逖。（恤、逖皆憂也。）為悔。（坎心為悔。）為涕洟。為疾。為災。為破。為罪。為悖。為欲。（坎水為欲。）為淫。（坎水為淫。）為獄。（坎為叢棘，故為獄。）為暴。（坎盜為暴。）為毒。為虛。為瀆。（如瀆之瀆。）為孚。為平。（水性平。）為則。（法則。）為經。（六經之經。）為法。（見左傳。太玄曰：一六為水，類為法。）為叢。（坎為叢棘。）為聚。為習。（本卦。）為美。（坎為美脊，故美。）為後。為入。為納。（納古作內，與入同義。）為臀。為要。為膏。（坎雨稱膏。太玄曰：類為膏。注云：潤澤物也。）為陰夜。（坎月夜。）為三歲。（坎上三，歲不覿。）為酒。為鬼。（太元曰：類為鬼。范望注云：陰所聚也。）為校。（桎梏之類。）為弧。為弓彈。為穿木。（桎梏為穿木。）艮為弟。（為小子。）為賢人。（九三。）為童。為童僕。為官。為友。為道。（為徑路，故為道。）為時。為小狐。為狼。為碩。為碩果。（剝卦。）為愼。為順。（艮為弟。兄弟，故為順。古文愼順通。）為待。為執。（為手，故為執。）為多。（艮多節，故為多。）為厚。為求。（艮兌同氣相求，故為求。）為篤實。（見大畜彖。）為穴居。為城。為宮。（門闕宮象。）為庭。（杜預注左傳曰：艮為門庭。）為廬。為屋。為居。為舍。（與居同義。）為宗廟。為社稷。為星。（艮主斗，斗建十二辰。艮為人，斗合于人統。朱子發引仲翔注曰：離艮為星。離為日，非星也。朱說謬虞注耳。）為斗。（艮上值斗。九家易曰：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為沫。（小星。）為肱。為背。（艮為多節，故稱背。艮卦云：艮其背。）為尾。為皮。（艮為膚，故為皮。）巽為命。（本卦。）為誥。（見姤卦。）為號。為商。（巽近利市三倍，故為商。）為隨。為處。（巽陽居，故為處。）為歸。為利。（近利市。）為同。（齊乎巽。齊，同也。）為交。為白茅。為草莽。為草木。（剛爻為木，柔爻為草。）為薪。為帛。為墉。為床。（巽木為床。）為桑。為蛇。（位在己。）為魚。（鄭玄曰：魚者，蟲之微也。朱子發曰：巽王則靈蠱，故仲翔以巽為魚也。）離為黃。（六二。）為見。（相見乎離。）為飛。（為鳥飛。）為明。（嚮明而治。）為光。為甲。（日出甲上，為甲胄，故為甲。）為孕。（為大腹，故為孕。）為戎。（戈兵戎器。）為刀。為斧。為資斧。為矢。為黃矢。（馬王亦云：離為矢，見釋文。離為黃，故又為黃矢。）為罔。（罔罟取諸離。）為鶴。為鳥。（見左傳。）為飛鳥。為甕。為瓶。（皆中虛之象。）兌為友。（朋友講習。）為朋。（二陽為朋。）為刑。為刑人。（兌殺為刑。）為小。為密。為見。（見雜卦。仲翔曰：兌說息二，故見。）為右。（兌在西，西，右也。又手也。兌為口，口助手，故為右。仲翔云：口助稱右。說文曰：右，手口相助也。）為少知。以上取象共三百三十一。（乾六十，坤八十二，震五十，坎四十六，艮三十八，巽二十，離十九，兌九。）雖大略本諸經，然其授受必有所自，非若後世鑿壁虛造，漫無根據者也。（又說卦與同者五。震為旉，旉作專。為反生，反作阪。震為龍，龍作駹。艮為狗，狗作拘。兌為羊，羊作羔。）

孔文舉書

孔融答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

通者巳方世濟聖上求賢者梁邱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藝文五十五）

仲翔奏上易注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八卦從納甲而生故云仰天縣象）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兩漢以後七十子之學惟孟氏獨得其傳）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北堂書鈔一百二卷引會稽典錄曰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餘能多非實植曾假鄙之以數術不盡編全書又御覽四百十一卷引會稽典錄云虞歆字孝祖少有孝行後爲日南太守似又一人）受本于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于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于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閒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非傳五世之學及蒙先師之說不能注易）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在天成象納甲止於三爻）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仲翔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于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桓寬鹽鐵論魯大夫問易中一事山東文學六十人皆不能答班固撰孟喜傳不識箕子之明夷古文作其子讀爲荄茲）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仲翔論兩漢之易獨推慈明最爲知言所不滿者下兩條而已仲翔注易大略本諸荀爽升降此變耳）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荀以午至申得坤一體爲得朋子至寅喪坤一體爲喪朋虞據納甲以爲說故爲不然也）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四象謂象兩象三象四時及閏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而上爲章首（荀以下章首）尤可怪矣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融于易全無發明不及荀諝遠甚）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言忠差勝元而皆未得門而入也忠注見釋文一節[illegible]）難以示世

易漢學卷四

京君明易上（附干寶）

八卦六位圖（出火珠林）

乾（屬金）

⚊ 壬戌土
⚊ 壬申金
⚊ 壬午火
⚊ 甲辰土
⚊ 甲寅木
⚊ 甲子水

李淳風曰乾主甲子壬午甲爲陽日之始壬爲陽日之終子爲陽辰之始午爲陽辰之終初爻在子四爻在午乾主陽內子爲始外午爲終也

坤（屬土）

⚋ 癸酉金
⚋ 癸亥水
⚋ 癸丑土
⚋ 乙卯木
⚋ 乙巳火
⚋ 乙未土

李淳風曰坤主乙未癸丑乙爲陰之始癸爲陰之終丑爲陰辰之始未爲陰辰之終坤初爻在未四爻在丑坤主陰故內主未而外主丑也

朱震周易叢說曰甲壬得戌亥者均謂之乾不一其甲子壬子也乙癸得申未者均謂之坤不一其乙未癸未也故論乾則甲子與壬子同甲寅與壬寅同甲辰與壬辰同壬午與甲午同壬申與甲申同壬

戊與甲戌同。論坤則乙未與癸未同。乙巳與癸巳同。乙卯與癸卯同。乙丑與癸丑同。乙亥與癸亥同。乙酉與癸酉同。

震。屬木。 ⚋庚戌土、 ⚋庚申金、 ⚊庚午火、 ⚋庚辰土、 ⚋庚寅木、 ⚊庚子水。

李淳風曰。震主庚子庚午。震爲長男。卽乾之初九。甲對於庚。故震主庚。以父授子。故主子午。與父同也。

巽。屬木。 ⚊辛卯木、 ⚊辛巳火、 ⚋辛未土、 ⚊辛酉金、 ⚊辛亥水、 ⚋辛丑土。

李淳風曰。巽主辛丑辛未。巽爲長女。卽坤之初六。乙與辛對。故巽主辛。以母授女。故主丑未。同於母也。

坎。屬水。 ⚋戊子水、 ⚊戊戌土、 ⚋戊申金、 ⚋戊午火、 ⚊戊辰土、 ⚋戊寅木。

李淳風曰。坎主戊寅戊申。坎爲中男。故主于中辰。

離。屬火。 ⚊己巳火、 ⚋己未土、 ⚊己酉金、 ⚊己亥水、 ⚋己丑土、 ⚊己卯木。

李淳風曰。離主己卯己酉。離爲中女。故亦主于中辰。

艮。屬土。 ⚊丙寅木、 ⚋丙子水、 ⚋丙戌土、 ⚊丙申金、 ⚋丙午火、 ⚋丙辰土。

李淳風曰。艮主丙辰丙戌。艮爲少男。乾上爻主壬。對丙用丙辰丙戌。是第五配。

兌。屬金。 ⚋丁未土、 ⚊丁酉金、 ⚊丁亥水、 ⚋丁丑土、 ⚊丁卯木、 ⚊丁巳火。

李淳風曰。兌主丁巳丁亥。兌爲少女。坤上爻主癸。對丁。用丁巳丁亥。乃第六配。

右圖載見周易六十四卦火珠林。卽納甲法也。抱朴子曰。案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原注震初爻庚子庚午。）丑未屬辛。（巽初爻辛丑辛未。）寅申屬戊。（坎初爻戊寅戊申。）卯酉屬己。（離初爻己卯己酉。）辰戌屬丙。（艮初爻丙辰丙戌。）巳亥屬丁。（兌初爻丁巳丁亥。）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云。（今易林無之。）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案玉策記開名經。皆周秦時書。京氏之說。本之焦氏。焦氏又得之周秦以來先師之所傳。不始于漢也。

朱子發曰。乾交坤而生震坎艮。故自子順行。震自子至戌六位。長子代父也。（乾初子午。）坎自寅至子六位。中男也。艮自辰至寅六位。少男也。坤交乾而生巽離兌。故自丑逆行。巽自丑至卯六位。配長男。離自卯至巳六位。配中男也。兌自巳至未六位。配少男也。女從人者也。故其位不起于未。易於乾卦。言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則七卦可以類推。沈存中曰。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案沈氏又以震巽納庚辛。從下而上。與胎育之理同。其說非也。易乾鑿度云。易氣從下生。以乾坤言之也。何獨六子耶。 陽左行。故順。陰右行。故逆。爻辰亦然。朱沈之說未盡。

項平菴曰。陽卦納陽干陽支。陰卦納陰干陰支。陽六干皆進。陰六干皆退。惟乾納二陽。坤納二陰。包括首尾。則天地父母之道也。

易。乾九四。或躍在淵。干寶曰。躍者暫起之言。旣不安於地。而未能飛於天也。四以初爲應。淵謂初九甲子。龍之所由升也。

案。乾初九。甲子。水。干氏以喩武王孟津甲子之事。故云。

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干寶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於酉。（坤上六。癸酉金。）而卦成於乾。（卦本乾也。離消成坤。）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戌亥。乾之都也。故稱龍焉。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干寶曰。初六戊寅。（坎初六。戊寅木。）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坎爲法律。寅爲貞。廉以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

案。廉貞火也。寅中有生火。故云。

井初六。井泥不食。干寶曰。在井之下。體本土爻。（巽初六。辛丑土。）故曰泥也。井而爲泥。則不可食。故曰不食。

震六二。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干寶曰。六二木爻。（庚寅木。）震之身也。得位無應。而以乘剛爲危。此記文王積德累功。以被囚爲禍也。

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鄭康成注云。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

正義云。案易林云。巽主辛丑未。是未屬巽也。

漢書王莽傳曰。微杜陵史氏女爲皇后。羣臣上壽曰。適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淸靚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

朱子語類曰。火珠林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當是戊申。）九五是戊申。（當是戊戌。）上六是戊戌。（當是戊子。）

京氏易積算法曰。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逆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

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此條今京氏易傳無之。載

晁氏學紀聞。案胡一桂云。京君明易傳。有兩種。其一題云京氏易傳。其間論積算法。（亦尤起例可推。）及卜筮新條例。（占求官家宅之類。）及列六十四卦定三百八十四爻斷法。與今下卷同。而尤詳備者。

八宮卦次圖

乾。（上爲世爻不變。）	姤。（一世。）	遯。（二世。）	否。（三世。）	觀。（四世。）	剝。（五世。）	晉。（遊魂用離。）	大有。（歸魂。）
震。	豫。	解。	恆。	升。	井。	大過。（用兌。）	隨。
坎。	節。	屯。	既濟。	革。	豐。	明夷。（用坤。）	師。
艮。	賁。	大畜。	損。	睽。	履。	中孚。（用巽。）	漸。
坤。	復。	臨。	泰。	大壯。	夬。	需。（用坎。）	比。
巽。	小畜。	家人。	益。	无妄。	噬嗑。	頤。（用艮。）	蠱。
離。	旅。	鼎。	未濟。	蒙。	渙。	訟。（用乾。）	同人。
兌。	困。	萃。	咸。	蹇。	謙。	小過。（用震。）	歸妹。

乾

⚊（上爲世爻不變。）
⚊（五世變剝。）
⚊（四世變觀。）
⚊（三世變否。下體成坤。）
⚊（二世變遯。）
⚊（一世變姤。）

張行成曰。若上九變。遂成純坤。無復乾性矣。乾之世爻。上九不變。九返於四而成離。則明出地上。陽道復行。故遊魂爲行。歸魂於大有。則乾體復於下矣。

震

⚋（上世不變。）
⚋（五世變井。）
⚊（四世變升。）
⚋（三世變恆。下體成巽。）
⚋（二世變解。）
⚊（一世變豫。）

坎

⚋（上世不變。）
⚊（五世變豐。）
⚋（四世變革。）
⚋（三世變既濟。下體成離。）
⚊（二世變屯。）
⚋（一世變節。）

艮

⚊（上世不變。）
⚋（五世變履。）
⚋（四世變睽。）
⚊（三世變損。下體成兌。）
⚋（二世變大畜。）
⚋（一世變賁。）

坤

⚋（上世不變。）
⚋（五世變夬。）
⚋（四世變大壯。）
⚋（三世變泰。下體成乾。）
⚋（二世變臨。）
⚋（一世變復。）

張行成曰。若上六變。遂成純乾。無復坤性矣。坤之世爻。上六不變。六返於四而成坎。則雲上於天。陰道復行。故遊魂之卦爲需。歸魂於比。則坤體復於下矣。

巽

⚊（上世不變。）
⚊（五世變噬嗑。）
⚋（四世變无妄。）
⚊（三世變益。下體成震。）
⚊（二世變家人。）
⚋（一世變小畜。）

離

⚊（上世不變。）
⚋（五世變渙。）
⚊（四世變蒙。）
⚊（三世變未濟。下體成坎。）
⚋（二世變鼎。）
⚊（一世變旅。）

兌

⚋（上世不變。）
⚊（五世變謙。）
⚊（四世變蹇。）
⚋（三世變咸。下體成艮。）
⚊（二世變萃。）
⚊（一世變困。）

張行成曰。陰陽相爲用。用九以六。故乾之用在離。用六以九。故坤之用在坎。參同契曰。易謂日月。（日月作爲古文易字。案說文云。祕書日月爲易是也。）坎離者乾坤之妙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是故乾坤互變。坎離不動。當遊魂爲變之際。各能還其本體也。（繫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命者。坎離也。言乾坤互變。坎離不動。故云各正。坎爲性。離爲命。）又云。凡八卦遊魂之變。乾坤用坎離。坎離用乾坤。震艮用巽兌。巽兌用震艮。皆爲陰陽互用。以至六十四卦。若上爻不變則皆然。是故諸卦祖於乾坤。皆有乾坤之性也。其正以坎離爲用者。惟乾坤爲然。坎離肖乾坤。故用乾坤。

案乾用離爲晉。離用乾爲訟。坤用坎爲需。坎用坤爲明夷。故云乾坤用坎離。坎離用乾坤也。震用兌爲大過。兌用震爲小過。艮用巽爲中孚。巽用艮爲頤。故云震艮用巽兌。巽兌用震艮也。（若以世變言之。則乾與坤。坎與離。震與巽。艮與兌。兩兩陰陽互相爲用也。）

九四爲八純。本爻又在上卦。故曰遊魂。九三復歸本體。在內卦。故曰歸魂。

世應（附遊魂）

京房易積算法曰。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八純俗本作六世誤。）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

易乾鑿度曰。三畫成乾。六畫成卦。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易氣從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注云。天氣下降以感地。故地氣動升以應天也。）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

又云。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易本無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分於二。（清濁分於二儀。）通於三。（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爲三才。）□□□（□□□□□□□□）盛於五。（二壯於地。五壯於天。故爲盛也。）終於上。

左傳昭五年正義曰。卦有六位。初三五奇數。爲陽位也。二四上耦數。爲陰位也。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爲相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所求者陽。陽陰相值爲有應。陰還値陰。陽還値陽。爲無應。

干寶易發卦注曰。發者、離宮陰也。世在四。

謙象曰。謙亨。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謙也。謙者兌世。（五世。）艮與兌合。故亨。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干寶曰。屨校、貫械也。初居剛躁之家。（震爲躁卦。）體貪狼之性。（坎爲貪狼。震爲陰賊。二者相得而行故云。）以震掩巽。（巽五世。故掩巽。）強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陷屨校之刑也。

恆象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荀爽曰。恆、震世也。巽來乘之。（震三世。下體成巽。）陰陽會合。故通无咎。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夫婦道正。故利貞。久于其道也。

解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二世。）仲春之月。草木萌牙。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故甲宅也。

益六二曰。王用亨于帝。吉。干寶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王用亨于帝。在巽之宮。（三世。）處震之象。是則倉精之帝同始祖矣。

井卦曰。改邑不改井。干寶曰。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潔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于五世。（震五世井。）改殷紂比屋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干寶曰。豐、坎宮陰。世在五。以其宜中而憂其側也。坎爲夜。離爲晝。以離變坎。至于天位。（五爲天子。）日中之象。殷水德。坎象。晝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勿憂者。勸勉之言也。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

下繫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九家易曰。夬本坤世。（五世。）下有伏坤。書之象也。（坤爲文。）上又見乾。契之象也。（乾爲金。）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者、決也。取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大壯、坤四世。陽道成夬。）金決竹木。爲書契象。故法夬而作書契矣。

劉禹錫辨易九六論曰。董生遇畢中和之語云。國語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按坎二世而爲屯。屯六二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爲世爻。屯之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故謂之八。（兩卦至歸魂。始變爲九。）

京房乾傳曰。精粹氣純。是爲游魂。陸績曰。爲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道不復本位。爲游魂。例八卦。

先曾王父樸菴先生易說（諱有聲。字律和。）曰。碩果不食。故有游歸。

又曰。陰陽代謝。至於游魂。繫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樸菴先生曰。此易辭以游歸爲鬼易也。）

乾象曰。大明終始。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

家君曰。乾游魂於火地。歸魂於火天。故曰終于離。坤游魂於水天。歸魂于水地。故曰終于坎。

干寶序卦注曰。需、坤之游魂也。雲升在天而雨未降。翱翔東西之象也。王事未至。飲宴之日也。夫坤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蓏之所生。禽獸魚鼈之所託也。而在游魂變化之象。即烹爨腥實以爲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又訟卦注曰。訟、離之游魂也。離爲戈兵。此天氣將刑殺。（訟主八月。）聖人將用師之卦也。

隨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荀爽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震三世。下體成巽。至歸魂始復本體。）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

蠱彖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荀爽曰。蠱者、巽也。巽歸合震。（震三世至蠱魂。皆震也。）故元亨也。蠱者、事也。備物致用。故天下治也。

姤象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荀爽曰。謂乾成於巽。而舍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也。九家易曰。謂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於巽。既成傳舍于離。坤萬物皆盛大。從離出。與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也。

家君曰。乾一世內卦。四世外卦。皆巽也。故言乾成于巽。遊魂于火地晉。故言舍于離。坤歸魂于火天大有。故言出于離。與乾相遇。又案巽本宮。四月卦也。一世內卦。四世外卦。皆乾也。知巽亦成于乾。

飛伏

朱子發曰。凡卦見者為飛。不見者為伏。飛、方來也。伏、既往也。說卦。巽其究為躁卦。例飛伏也。太史公律書曰。冬至。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此論復卦初爻之伏巽也。（六十卦飛伏。詳京房易傳。）

唐六典曰。凡易用四十九算。分而揲之。凡十八變而成卦。又視卦之八氣、王相囚死胎沒休廢、及飛伏、世應而使焉。

京房易傳曰。夏至起純陽。陽爻位伏藏。冬至陽爻動。陰氣凝地。

乾初九。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朱子發曰。左傳蔡墨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初九變坤。下有伏震。潛龍也。（此與漢易異。）

坤上六。龍戰于野。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為其兼（王弼本作嫌。）于陽。故稱龍也。

晉象曰。晉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仲翔曰。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也。

鼎彖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仲翔曰。柔謂五。得上中。應乾五剛。（亦是伏陽。）巽為進。震為行。非謂應二剛。與睽五同義也。

坤文言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荀爽曰。霜者乾之命令。坤下有伏乾。履霜堅冰。蓋言順也。乾氣加之。性而（讀為能。猶耐也。）堅象臣順君命而成之。

又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荀爽曰。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

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虞仲翔曰。君子謂三伏陽也。

案。六三戊午火。故云伏陽。

繫辭上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荀爽曰。坤建於亥。乾立於巳。陰陽孤絕。其法宜憂。坤下有伏乾。為樂天。乾下有伏巽。為知命。（巽為命。）陰陽合居。故不憂。

繫辭下曰。龍蛇之蟄。以全身也。仲翔曰。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為蛇。陽息初。震為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姤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為身。故以全身也。

又云。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九家易曰。利用、陰道用也。謂姤時也。陰升上究。則乾伏坤中。屈以求信。陽當復升。安身默處也。

貴賤

乾鑿度曰。初為元士。（在位卑下。）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天子。上為宗廟。（宗廟、人道之終。）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民所以為象則也。

坤六三。或從王事。干寶曰。陽降在四。（自否來。）三公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

訟上九。或錫之鞶帶。荀爽曰。鞶帶、宗廟之服。三應於上。上為宗廟。故曰鞶帶也。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干寶曰。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為宗廟。武王以文王行。故正開國之辭於宗廟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

解上六。公用射隼。仲翔曰。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

損象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荀爽曰。二簋謂上體二陰也。上為宗廟。簋者宗廟之器。故可享獻也。

益六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仲翔曰。公謂三伏陽也。三公位。乾為圭。（圭、玉也。乾為玉。）乾之二。故告公用圭。（卦自否來。故稱乾。）

巽上九。巽在牀下。九家易曰。上為宗廟。禮封賞出軍。皆先告廟。然後受行。三軍之命。將之所專。故曰巽在牀下也。

繫辭下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崔憬曰。二主士大夫位。佐於一國。四主三孤、三公、牧伯之位。佐於天子。皆同有助理之功也。二、士大夫位卑。四、孤公牧伯位尊。故有異也。

又云。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崔憬曰。三、諸侯之位。五、天子之位。同有理人之功。而君臣之位異者也。

爻等

繫辭下曰。爻有等。故曰物。干寶曰。等、羣也。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

京房乾卦傳曰。水配位為福德。（陸績曰。甲子水。是乾之子孫。）木入金鄉居寶貝。（甲寅木。乾之財。）土臨內象為父母。（甲辰土。乾父母。）火來四上

雄相敵。（壬午火。乾官鬼。）金入金鄉木漸微。（壬申金。同位傷木。）

京房易積算法曰。孔子曰。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陸績曰。天地。即父母也。）福德爲寶爻。（福德。即子孫也。）同氣爲專爻。（兄弟爻也。）

抱朴子引靈寶經。（周秦時書。）謂支干上生下曰寶日。（原注。甲午、乙巳是也。）下生上曰義日。（壬申、癸酉是也。）上克下曰制日。（戊子、己亥是也。）下克上曰伐日。（甲申、乙酉是也。）上下同曰專日。又云。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

淮南天文曰。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與寶通。）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困。即繫也。）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淮南之說。與京房及靈寶經合。蓋周秦以來相傳之法。九師言易。安知不用是爲占歟。（師法用辰不用日。故京易止據辰也。）

參同契曰。水以土爲鬼。

今占法。水以土爲官。以火爲妻。案左傳曰。火水妃也。蓋從所勝者名之。故鄭康成注尚書鴻範曰。木八爲金九妻也。

比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干寶曰。六三乙卯。坤之鬼吏。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周爲木德。卯爲木辰。同姓之國也。爻失其位。辰體陰賊。（卯木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管蔡之象也。比建萬國。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小畜九五。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九家易曰。有信。下三爻也。體巽。故攣如。如。謂連接其鄰。鄰。謂四也。五以四陰作財。（卦體木。六四辛未土。乃制爻也。故爲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不獨富也。

隨初九。官有渝。（此易釋官爻之明文。）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家易曰。渝。變也。謂陽來居初。德正爲震。震爲子。得土之位。故曰官也。陰陽出門。相與交通。陰往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貞吉而交有功。

先儒皆以隨爲否上之初。初柔升上。是乾之上九。居坤初爲震。坤之初六。升乾上而爲兌也。震初庚子水。得坤初乙未土之位。故曰官有渝。水以土爲官鬼。官鬼變則吉也。上本陰位。故陰往之上。亦不失正。

漢書王莽傳曰。太后詔公卿采莽女。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服虔曰。卜注。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卦遇父母得位。（父母者。京房所謂天地爻也。皇后母天下。父母得位。故吉。）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貞悔

尚書鴻範曰。曰貞。曰悔。又云。卜五占用。（句）二衍忒。（句）鄭氏曰。二衍忒。謂貞悔也。

左傳僖九年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晉語曰。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昭曰。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

京房易傳曰。靜爲悔。發爲貞。

唐六典曰。凡內卦爲貞。朝占用之。外卦爲悔。暮占用之。

胡氏炳文曰。乾上九。外卦之終。曰有悔。坤六三。內卦之終。曰可貞。貞悔二字。豈非發諸卦之凡例歟。

易漢學卷五

京君明易下

五行

京房易積算法曰。寅中有生火。（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于午。）亥中有生木。（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巳中有生金。（西方金。金生于巳。盛于酉。）申中有生水。（北方水。水生於申。盛于子。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亥水始也。寅木始也。巳火始也。申金始也。）丑中有死金。（孟康曰。丑、窮金也。）戌中有死火。（戌、窮火也。）未中有死木。（未、窮木也。說文曰。五行木老於未。）辰中有死水。（辰、窮水也。）土兼於中。（此即後世術家長生訣之先河也。長生訣有十二辰。見唐六典。）

淮南天文曰。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

案乾鑿度。言物有始有壯有究。即生一壯五終九之說。

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

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

博士秦靜議曰。坤爲土。土爲西南。盛德在未。故大儺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通典四十四。）

翼奉上封事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狼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

五行休王論（御覽。）曰。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立夏。巽王。離相。坤胎。兌沒。乾死。坎囚。艮廢。震休。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巽廢。離休。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沒。巽死。離囚。坤廢。兌休。（唐六典、以王相、囚死、胎沒、休廢、爲五行之八氣。）

王充論衡所載略同。又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也。京房易占曰。夏至離王。景風用事。人君當爵有德。封有功。立秋坤王。涼風用事。此與休王論之說正合。

淮南墜形曰。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

太元曰。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

古驗

易緯辨終備曰。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

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六五景子（諱丙爲景。）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離三陽爻五於是五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有缺誤。）

繫辭下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朱子語類曰。凶或害之。如火珠林占法。凶神動與世不相關。不能爲害。惟是克世則爲害。

漢書西域傳。武帝詔曰。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匈奴縛馬前後足。不祥甚哉。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蓍龜。皆以爲吉。匈奴必破。今計謀卦兆皆反。謬。程舜俞集筮法。師春曰。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以敗也。

案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兆卦。五動爻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太過九四。丁亥水也。而受制于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爲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以漢爲內卦。匈奴爲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謬也。

干寶晉紀曰。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

案頤、巽游魂也。六四丙戌主世。初九庚子爲應。震爲木。故云青。蓋朱子發曰。庚子震初爻也。震、少陽數七。鳳皇元年至天紀四年春三月。吳入晉。實七年。

南史曰。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帝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坤履。曰。無害。其繇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酉應見卯。金來克木。卯爲陰賊。（用翼奉語。）鬼而帶賊。非魔何也。（案坤上六癸酉立世。六三乙卯爲應。故曰酉應見卯。）

邸說三國典略曰。齊趙輔和明易善筮。有人父疾。輔和筮之。遇乾之晉。告之以吉。退而謂人曰。乾爲父。天。變魂而昇於天。能無死也。果如其言。

梁元帝金樓子自敘曰。初至荊州卜雨。聊附見首末。孟秋之月。亢陽日久。月旦雖雨。俄爾便晴。有人曰。諺云。雨月額。千里赤。蓋旱之徵也。吾乃端策拂蓍。遇動不動。既而言曰。庚子爻爲世。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筮。於時雲卷金朝。日輝合璧。紅塵暗陌。丹霞映時。謂亢陽之勢。未經信澤。筮遇坎之比。於是撫蓍而嘆曰。坎者、水也。子爻爲世。（坎上九戊子水。）其在金。今夜三更。平地上有水。稱之爲比。其方有甘雨平。欣然有自得之志。（宋本御覽七百二十八。）

後漢司徒掾[illegible]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它而吉已。元命以比有甘雨

本此。

又曰。姚文烈善龜卜。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廣潤之時。余乃筮之。遇謙之小過。既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宮。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波。霽生猶縠。河帶似帶。余乃欣然。七百二十八。

京氏占風雨寒溫

漢書天文志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

王充論衡曰。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寒溫隨卦而至。

漢書京房傳曰。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易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鄭康成注云。太初之氣。寒溫始生也。

鄭康成注易通卦驗曰。春三月。候卦氣者。泰也。大壯也。夬也。皆九三上六。（朱子發曰。坎九五上六泰。震初九六二大壯。震六三夬。）夏三月。候卦氣者。乾也。姤也。遯也。皆九三上九。（震九四六五乾。震上六離初九姤。離六二九三遯。）秋三月。候卦氣者。否也。觀也。剝也。皆六三上九。（離九四六五否。離上九兌初六觀。兌九二六三剝。）冬三月。候卦氣者。坤也。復也。臨也。皆六三上六。（兌九四九五坤。兌上六坎初六復。坎九二六三臨。）

魏正光歷曰。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溫。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絳一作降。）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白濁微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

易緯稽覽圖曰。有實無貌。詘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康成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靜與淨通。）此賢者詘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

孟長卿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風雨寒溫。氣也。道人佞人。以人事明之也。

京房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言遯卦不效。（效。見也。）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

案。遯六月辟卦也。道人有寒溫無貌濁清靜。道人去。佞人來。有貌濁清靜而無寒溫。是以辟卦不效。當溫反寒。而有涌水之災。

郎顗上便宜七事曰。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

史記言絳侯東陽侯爲人言曾不能出口。此有實無貌者也。嗇夫喋喋利口捷給。此有貌無實者也。

京房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氣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孟康注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爲還風。還風。幾風也。風爲教令。言正令還也。

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初九坤之復。坤亂於上。故衆逆同志。乾陽隱初。故至德乃潛。坤爲土。風觸土。故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消息至二爻兌。兌爲澤。故雨小。爲毀折。故傷。）政悖德隱茲爲亂。（坤反君道。故爲亂。）厥風先風不雨。（消息無坎。故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爲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坎離爲經。震兌爲緯。絕緯紀四時不正也。）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侯卦也。）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辟卦也。）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三爲三公。）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弃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侯卦）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而殺人。

郎顗詣闕拜章曰。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

易緯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康成注云。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

參同契曰。君子居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介不正。悔吝爲賊。（憂悔吝者存乎介。介。纖介。）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涌沸。群異旁出。（皆卦氣悖亂之徵。）

郎顗七事曰。今消當旱。夏必有水。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

樊毅修華嶽碑曰。風雨應卦。滋潤萬物。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一作集）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周易十卷。又七百二十七卷。）

周易緯林。雜（一作象。）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巽化爲坎。先風後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御覽。初學記。）

易通卦驗曰。乾得坎之蹇。則當夏雨雪。（御覽十二卷。）

蒙氣

易蒙彖曰。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荀爽曰。再三。謂三與四也。乘陽不敬。故曰瀆。瀆不能尊陽。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

易緯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比音庇。）陰冒陽也。康成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蒙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

郎顗曰。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後漢書本傳。）

京房上封事（建昭二年二月朔。）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己卯臣拜太守。迺辛巳蒙氣復來。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爲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爲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

後漢書黃瓊上疏順帝曰。間者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

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辟卦。君也。）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于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臣指雜卦。）茲謂不見。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蒙闇不定。）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聽。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茲謂主窳臣天。（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爲天。）蒙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過日。公不任職。（公卦。）茲謂怙祿。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道。茲謂蔽（一作闇。下同。）下。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雨卦。）而有大雲蔽日。祿生於下。茲謂誣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陳功求於上。茲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

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茲謂蔽。蒙尊卦用事。（孟康曰。尊卦。乾坤也。臣瓚曰。京房謂之方伯卦。震兌坎離也。師古曰。孟說是。）三而起。日不見。漏言亡喜。茲謂下厝。（千各反。）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絀。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茲謂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衆在位。茲謂覆國。蒙微而日不明。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溫。君臣故弼。（弼。拂戾也。）茲謂悖。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庶正蔽惡。茲謂生孽災。厥異霧。此皆陰雲之類云。

世卦起月例

胡一桂京易起月例曰。一世卦。陰主五月。一陰在午也。陽主十一月。一陽在子也。二世卦。陰主六月。二陰在未也。陽主十二月。二陽在丑也。三世卦。陰主七月。三陰在申也。陽主正月。三陽在寅也。四世卦。陰主八月。四陰在酉也。陽主二月。四陽在卯也。五世卦。陰主九月。五陰在戌也。陽主三月。五陽在辰也。八純上世。陰主十月。六陰在亥也。陽主四月。六陽在巳也。遊魂四世所主。與四世卦同。歸魂三世所主。與三世同。

于寶注蒙彖曰。蒙者。離宮陰也。世在四。八月之時。降陽布德。薺麥並生。（陽息于酉仲。）而息來在寅。（息消巳。）故蒙於世爲八月。於消息爲正月卦也。（四世卦。陰主八月。）

又注比彖曰。比。坤之歸魂也。亦世於七月。而息來在巳。義與師同也。（三世卦。陰主七月。）

卦身考

震六二。震來厲。干寶曰。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無應。而以乘剛爲危。

案震爲木。六二庚寅亦木也。故曰震之身。然則乾之九四壬申金。坎巽離之上爻戊子水。辛卯木。己巳火。兌之九五丁酉金。皆身也。坤艮有二身。（坤初六乙未。六四癸丑。艮初六丙辰。六四丙戌。皆土也。）所未詳也。

洞林曰。義興郡丞叔寶得傷寒疾。積日危困。令卦得遯之姤。其林曰。卦象出墓氣家囚。（艮爲乾墓。世主丑。故卜時五月申金在囚。）變身見絕鬼潛遊。（身在丙午。夏入辛亥在五月。）爻墓充刑鬼煞俱。（壬戌爲鬼墓。而初六爲戌刑。刑在占。故言充刑。五月白虎在卯。與月煞并也。）卜病得此歸蒿丘。誰能救之坤上牛。（以下爻見丑爲牛。亥爲子。能扶身克鬼之紀。虎煞上合伏不動。）若依子色吉之尤。（戰主辛丑。丑爲白虎金色。復以和解鬼及虎煞皆相制也。）

案丙午世也。注云身在丙午。夏是以世爲身也。辛亥子也。丙午變從之午本鬼也。變以扶身。可以伏鬼。

洞林曰。揚州從事愼曜伯婦病。其兄周盧武令吾作卦。得蹇。身在戌土。與坎鬼幷。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御覽九百六）郭洞林又以世爲身。（詳本書）

案蹇、兌宮陰也。世在四。戌土、謂九五戊戌土。此世在四言。以五爲身。與干寶異。坎鬼者六二丙午火。兌之鬼。吏又互坎。故云與坎鬼幷。云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者。艮東北之卦。蹇從觀來。觀坤爲田。二爲家。艮爲近市。坤爲黑。艮爲狗。故云東北田家市黑狗。身在戌土。戌、亦狗也。故云畜之以代人任患。景純之說。猶是漢學。

以錢代蓍

儀禮士冠禮曰。筮與席所卦者。鄭注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賈疏曰。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古謂三代。今謂漢以後。）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坼錢。坼錢則八也。案少牢曰。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

唐六典曰。凡易之策四十有九。注云。用四十九算。分而揲之。其變有四。一曰單爻。二曰坼爻。三曰交爻。四曰重爻。凡十八變而成卦。案此。則揲蓍亦用交單重坼之說。

胡一桂筮法變卦說。平菴項氏曰。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坼。卽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爲單。卽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爲交。交者坼之聚。卽三多。老陰爻也。俱背爲重。重者單之積。卽三少。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此後人務徑截以趨卜肆之便。而本意尙可考。

唐于鵠江南曲曰。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朱子語類（六十六卷）曰。今人以三錢當揲蓍。此是以納甲附六爻。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云。南軒家有眞蓍。云破宿州時得之。又曰（南軒語）卜易卦以錢。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

火珠林

張行成元包數總義曰。揚子雲太玄。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

又云。火珠林以八卦爲主。四陰對四陽。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其於繫辭。則說卦之義也。

朱子語類曰。卜筮可疑。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旣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卻自別推一法。恐

亦不廢道理也。

又曰。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

又曰（七十七卷）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甘難者。所以被他說動了。

又曰（六十六卷）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亦是啓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

陳振孫書目題解曰。今賣卦者。擲錢占卦。盡用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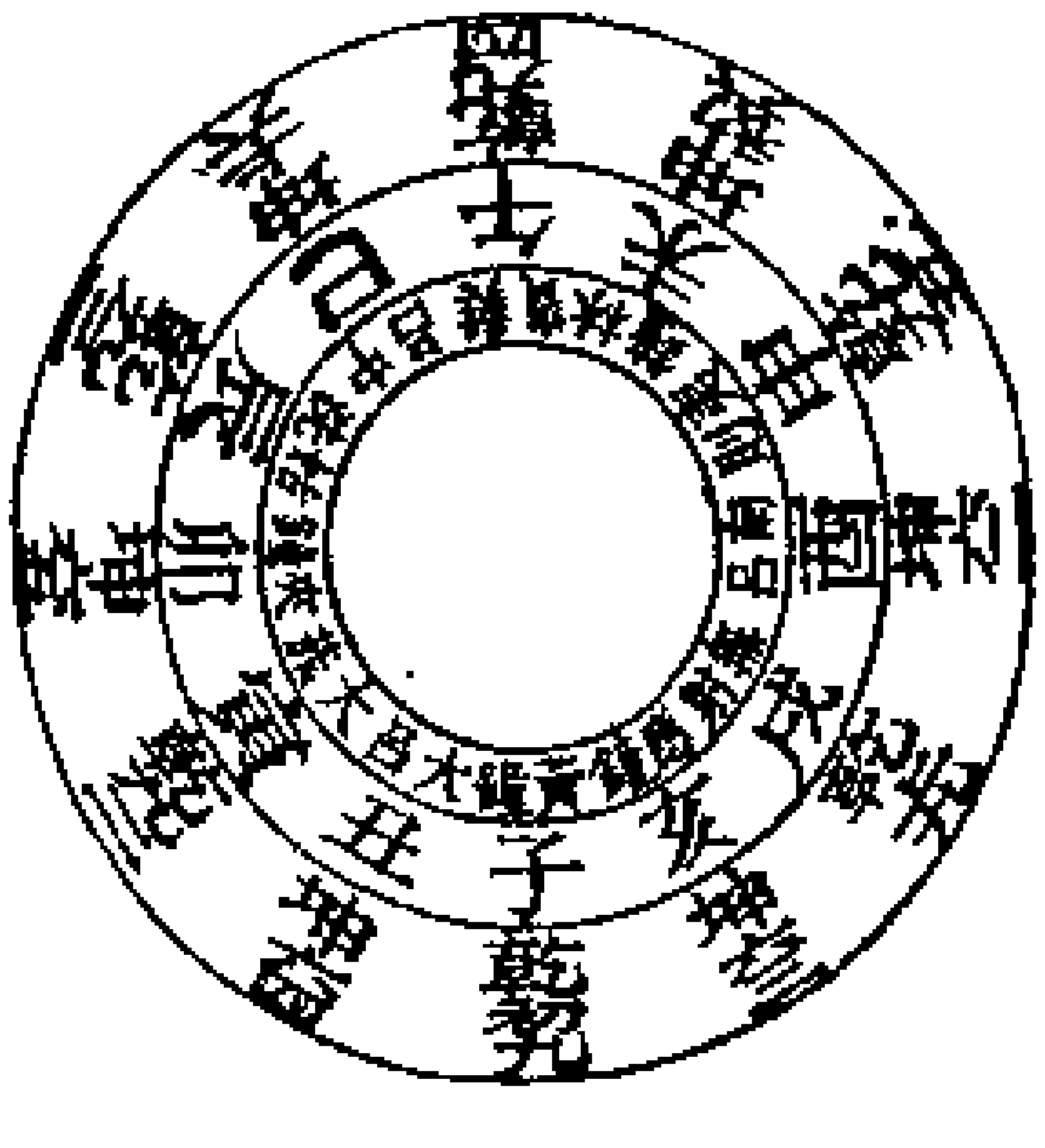
季本曰。火珠林者出於京房。而爲此書者不知何人。

困學記聞曰。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是其遺說。

易漢學卷六

鄭氏周易爻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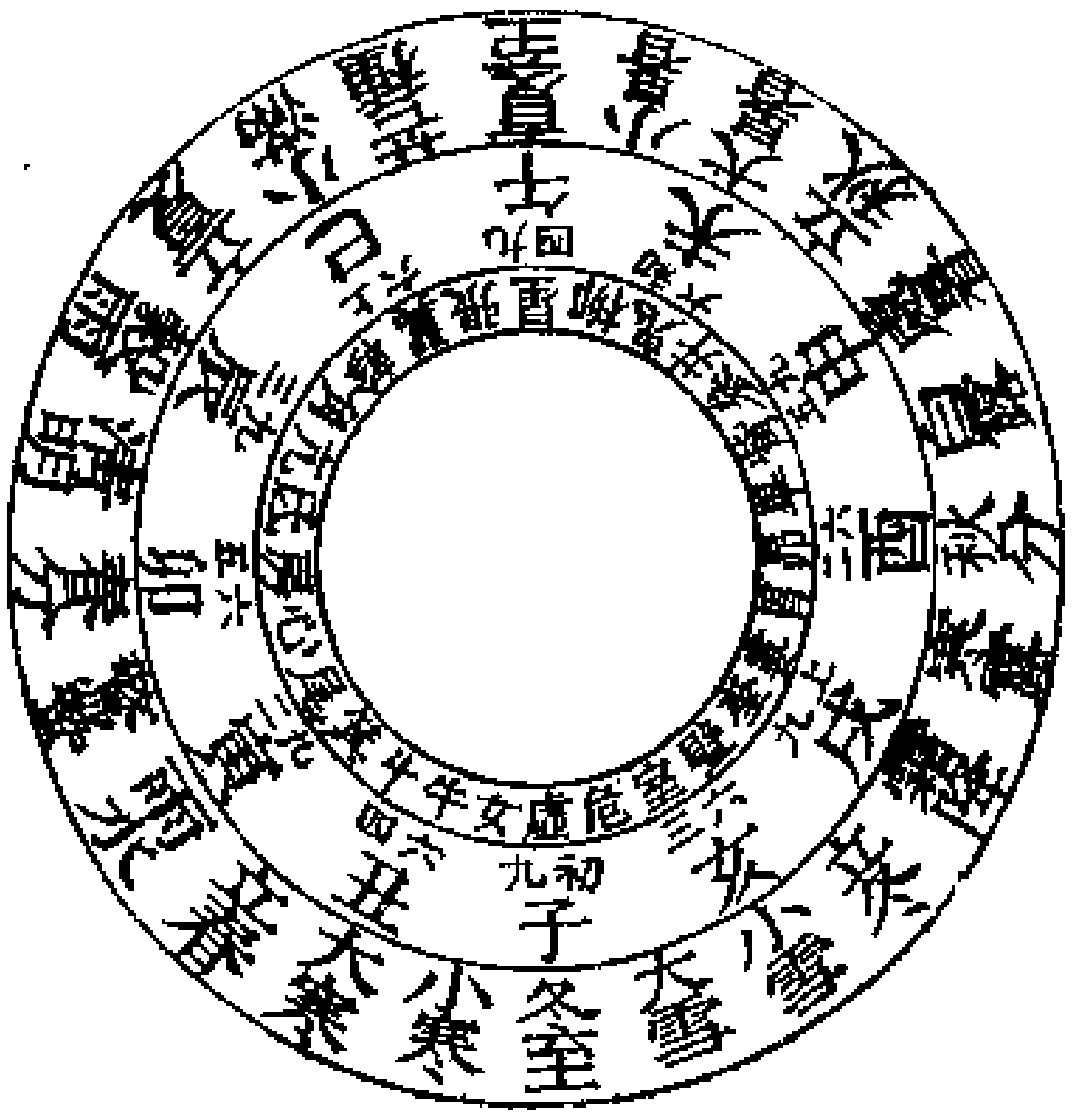
十二月爻辰圖



周易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康成注云。貞、正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

之。坤貞於六月未。（乾坤陰陽之主。陰退一辰。故貞於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於屯蒙。（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也。）又云。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未爲貞。其爻右行。間時而治六辰。（陰陽同位。陰退一辰。謂左右交錯相避。）棟案。乾鑿度之說。與十二律相生圖合。鄭于周禮太師注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韋昭注周語云。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太蔟。乾九二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鄭氏注易。陸績注太玄。皆同前說。是以何妥文言注。以初九當十一月。九二當正月。九三當三月。九四當五月。九五當七月。上九當九月也。宋儒朱子發作十二律圖。六二在巳。六三在卯。六五在亥。上六在酉。是坤貞于未而左行。其誤甚矣。今作圖以正之。並附鄭氏易說于後。

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



右圖朱子發云。子寅辰午申戌。陽也。乾之六位。未巳卯丑亥酉。（此亦誤。當云未酉亥丑卯巳。所謂右行陰時六也。）陰也。坤之六位。位之升降。不違其時。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棟案。康成注月令云。正月宿直尾箕。八月宿直昴畢。（又云。六月宿直東井。）九月宿直奎。十月宿直營室。又云。卯宿直房心。（二月。）申宿直參伐。（七月。）又注季冬云。此月之中。日歷虛危。參同契曰。青龍處房六分。春花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分。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分。離南午。又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皆與圖合。若以日所躔言之。則右行而周二十八舍。明堂月令所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也。與此不同。

鄭氏易（康成以爻辰說易。其書已亡。間見于唐人正義者。采以備考。）

坤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慊於陽也。（王弼俗本慊上有兼字。）注云。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詩正義所引有慊字。今改正。）溓、雜也。（字書無溓字。溓爲雜者。古訓之亡久矣。）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上六在巳。）得乾氣。雜似龍。（詩正義。繫辭曰。觀鳥獸之文。陸績曰。謂朱鳥白虎蒼龍玄武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

比初六。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汲器。（詩正義。春秋元命包曰。東井八星主水衡。）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注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周禮疏。）

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云。上九艮爻。艮爲山。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故不事王侯。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禮記正義。）

賁六四。白馬翰如。注云。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六四、巽爻也。）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

（禮記正義。）

大過注云。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爻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爲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禮記正義。）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注

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六星在南斗北．賈逵曰．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卽今斗星也．康成注月令云建星在斗上．）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石氏星經謂之天弁．在建近河．）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詩宛邱正義．）

坎上六．係用徽纆．注云．係、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蟠屈似徽纆也．（公羊疏．）

離九三．不鼓缶而歌．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詩正義．）

　象位近丑．據周天玉衡圖也．丑爲大寒．艮爲立春．故云近也．

明夷六二．明夷睇於左股．注云．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日．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亦據周天玉衡圖．震巽近辰也．）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於左股．（禮記正義．）

困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案未上值柳．柳爲朱鳥喙．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困於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二與日爲體．離爲鎮霍．爻四爲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爲火．火色赤．四爻（九四）辰在午時．離氣赤又朱也．文王將王．天子制朱紱．（儀禮疏．）

　象鄭此注本乾鑿度．

中孚云．中孚豚魚吉．注云．三辰爲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鄭注月令云．丑爲鼈蟹．此疏云．案陰陽式法．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丑上值斗．天淵十星在天鼈東．一曰大海．主灌溉溝渠之事．天淵在斗東．）二五皆坎爻．坎爲水．水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詩正義．）

說卦．震爲大塗．注云．國中三道曰塗．震上值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焉．（朱漢上易．）

　象震在卯．卯上值房心．

乾鑿度（鄭氏注）

孔子曰．復表日角．注云．表者．人體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體在卯．日於出陽．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爲牛．牛有角．復人表象．

　王充論衡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又云．酉、雞也．卯、兔也．申、猴也．東方、木也．其星蒼龍也．西方金．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元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

　九家易注說卦曰．犬近奎星．蓋戌宿直奎也．

　王伯厚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說文亦謂巳爲蛇象形．

夬表升骨履文．注云．名夬者、五立於辰．（據消息也．爻辰在申．）在斗魁所指者．（三月斗建辰．）又五、於人體當艮卦．（艮爲人．）於夬亦手體成．（艮爲手．）其四則震爻也．爲足．其三猶艮爻□□□□□七曜之行起焉．七者屬文．北斗在骨．足履文．夬、人之表象明也．

剝表重童（古瞳字）明（御名）元注云．名剝者五□也．五離爻．離爲日．童子□□六五於辰又在卯．卯、酉屬也．剝離、人表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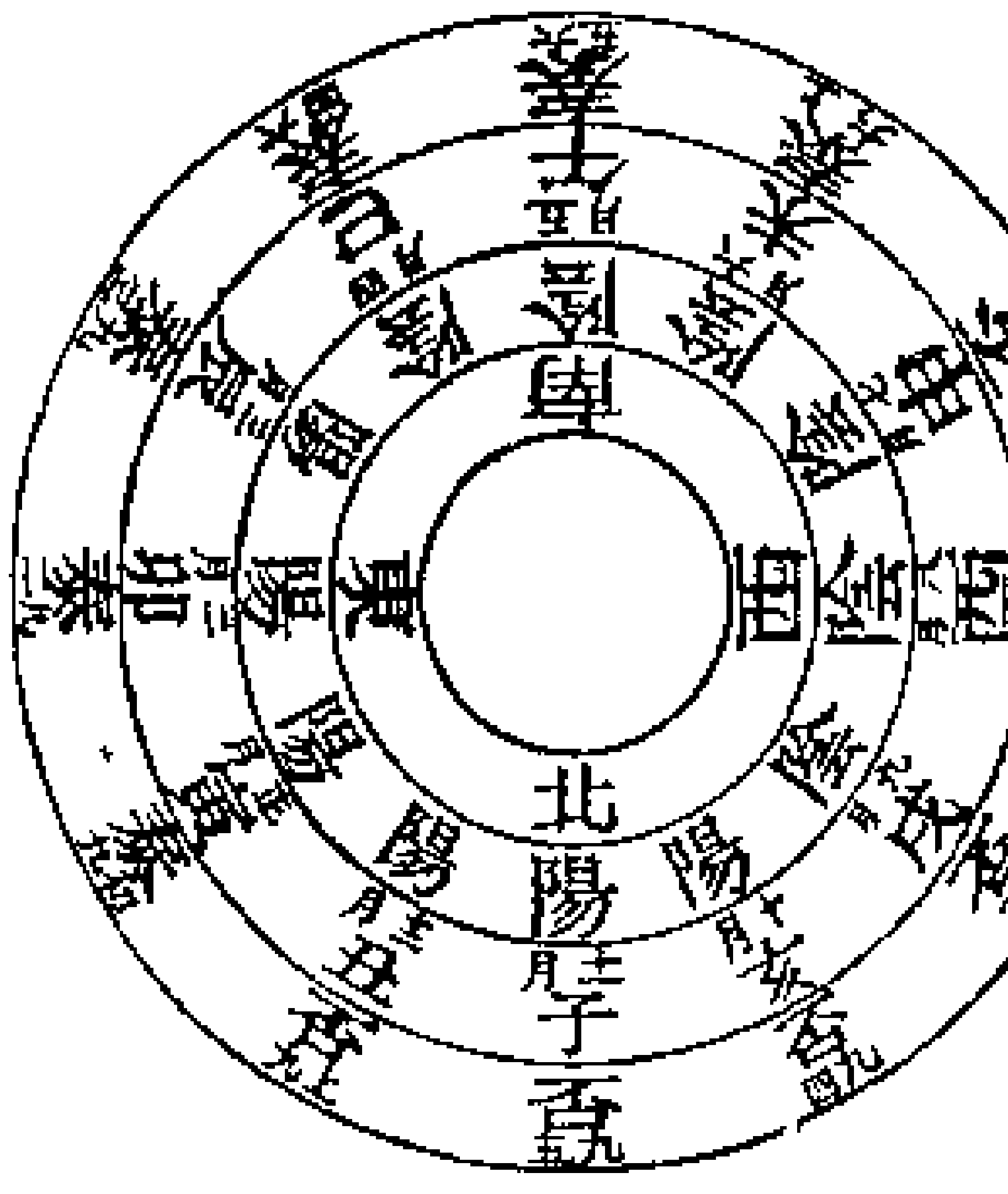
　易正義

乾九二．見龍在田．正義曰．先儒以爲九二當太蔟之月．陽氣見地．（一作發見）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爲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於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先儒此說．於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出．宜據十一月之至建巳之月已來．此九二當據建丑建寅之間．於時地之萌芽初有出者．卽是陽氣發見之義．乾卦之象．其應然也．

　所云先儒者．謂康成何妥諸人也．王輔嗣解易不用爻辰．孔氏正義黜鄭存王．故有是說．

文言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正義曰．先儒以爲建辰之月．萬物生長．不有止息．與天時而俱行．若以消息言之．是建寅之月．三陽用事．三當生物之初．生物不息．同於天時．故言與時偕行．

附泰否所貞之辰異于地卦圖



乾鑿度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其共北辰左行相隨也康成云言不用卦次泰當貞於戌否當貞於亥戌乾體所在（乾上九）亥又乾消息之月（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干寶曰戌亥乾之都也京房曰戌亥乾本位詩緯亦以乾爲天門在亥也）泰否乾坤體氣相亂故避而各貞其辰謂泰貞於正月否貞於七月六爻者泰得否之乾否得泰之坤（之乾之坤謂泰變乾否變坤也）又云北辰共者否貞申右行則三陰在西三陽在北泰貞寅右行則三陽在東三陰在南（此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一說）是則陰陽相比共復乾坤之體也（否九四在亥至泰九三而乾體備泰六四在巳至否六三而坤體全乾位在亥坤位在未今在巳者陰賤始于巳不敢當門故立於正形之位）案鄭于未濟卦注云北辰左行謂泰從正月至六月此月陽爻否從七月至十二月此月陰爻否泰各自相隨此說與緯不合故鄭于卷末言否泰不比及月先師不改故亦不改也朱子發卦圖合鄭前後注而一之學者幾不能辨余特爲改正一目了然矣

易漢學卷七

荀慈明易

乾升坤降

荀慈明論易以陽在二者當上升坤五爲君陰在五者當降居乾二爲臣蓋乾升坤爲坎坤降乾爲離成既濟定則六爻得位繫詞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乾彖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之道也（坎爲性離爲命二者乾坤之遊魂也乾坤變化坎離不動各能還其本體是各正之義也此說得之京房）左傳史墨論魯昭公之失民季氏之得民云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言九二之大夫當升五爲君也慈明之說合於古之占法故仲翔注易亦與之同（王弼泰六四注云乾樂上復坤樂下復此亦升降之義而弼不言升降）

文言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仲翔曰陽始觸陰當升五爲君時舍於二宜利天下

又曰水流濕火就燥慈明曰陽動之坤而爲坎坤者純陰故曰濕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

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慈明曰謂乾九二本出於乾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親上坤六

五本出於坤、故曰本乎地、降乾居二、故曰親下也、

又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慈明曰、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慈明注時乘六龍以御天云、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

又曰、與天地合其德、慈明曰、與天合德、謂居五也、與地合德、謂居二也、

與日月合其明、慈明曰、謂坤五之乾二成離、離為日、乾二之坤五為坎、坎為月、

坤彖曰、含（御名）光大、品物咸亨、慈明曰、乾二居坤五為含、坤五居乾二為（御名）、坤初居乾四為光、乾四居坤初為大、（乾上居坤三亦為含、故六三含章可貞、坤三居乾上亦成兩既濟也、）天地交、萬物生、故咸亨、

師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慈明曰、謂二有中和之德、而據羣陰、上居五位、可以王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慈明曰、左謂二也、陽稱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舍於五、四得承之、故无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承讀如荀子引書承以大夫師長之承、）慈明曰、大君謂二、師旅已息、既上居五、當封賞有功、立國命家也、

宋衷曰、陽當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

泰九二、朋亡、得尚於中行、慈明曰、朋謂坤、朋亡而下、則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

臨九二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慈明曰、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

升彖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慈明曰、謂二以剛居中、而來應五、故能大亨、上居尊位也、大人、天子、謂升居五、見為大人、羣陰有主、无所復憂、而有慶也、

九二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仲翔曰、升五得位、故有喜、

六五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慈明曰、陰正居中、為陽作階、使居五、已下降二、與陽相應、故吉而得志、

繫辭上曰、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慈明曰、陽位成於五、陰位成於二、五為上中、二為下中、故曰成位乎其中也、

易尚時中說

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孔子作彖傳、言時者二十四卦、（乾、蒙、大有、豫、隨、觀、賁、頤、大過、坎、恆、遯、睽、蹇、解、損、益、姤、革、艮、豐、旅、節、小過、）言中者三十五卦、（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臨、觀、噬嗑、无妄、大過、坎、離、睽、蹇、解、益、姤、萃、升、困、井、鼎、漸、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象傳言時者六卦、（坤、蹇、初六、井、革、大畜、節、既濟、）言中者三十八卦、（坤、需二五、

訟、師二五、比、小畜、履、泰、同人、大有、謙、豫二五、蠱、臨、復、大畜、坎二五、離、恆、大壯、晉、蹇、解、損、夬二五、姤、萃、困二五、井、鼎、震、艮、歸妹、巽二五、節、中孚、既濟、未濟、）其言時也、有所謂時者、待時者、時行者、時成者、時變者、時用者、時義者、時發者、時舍者、時極者、其言中也、有所謂中者、中正者、正中者、大中者、中道者、中行者、行中者、剛中者、柔中者、而蒙之彖、則又合時中而命之、蓋時者、舉一卦所取之義而言之也、中者、舉一爻所適之位而言之也、時无定而位有定、故象多言中少言時、（乾九二言時舍、坤六三言時發、一見文言、一見象傳、蓋乾坤消息之卦、三二皆失位、二當升坤五、三以時發、故皆言時、）然六位又謂之六虛、唯爻適變、則爻之中亦無定也、位之中者、惟二與五、漢儒謂之中和、揚子法言曰、立政鼓衆、莫尚於中和、又云、甄陶天下、其在和乎、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注云、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占、太玄曰、中和莫尚於五、故彖傳凡言中者、皆指二五、二尚柔中、五尚剛中、五柔二剛、亦得无咎、二與四同功、而二多譽、三與五同功、而五多功、以其中也、爻辭於泰之六二、夬之九五、皆以中行言之、而益之三四、復之六四、亦稱中行、先儒謂一卦之中、非也、乾之三四、文言謂之不中、獨非一卦之中乎、竊謂益之中行、皆指九五、所謂告公用圭、告公從者、五告之也、古者君命臣、上命下、皆謂之告、三者五所信也、故曰有孚、四者五所比也、故曰利用為依遷國、三為三公、四為諸侯、故或稱國、或稱公、復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四得位應初、獨得所復、四非中而稱中行者、以從道也、其時中之義歟、愚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蓋深有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時中之義、故於彖傳象傳言之重、詞之復、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意而曰、君子而時中、孟子亦曰、孔子聖之時、夫執中之訓、肇於中天、時中之義、明於孔子、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據論語堯曰章、）其在豐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在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皆時中之義也、知時中之義、其於易也思過半矣、

九家逸象

陸氏釋文曰、說卦、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後更有四、為龍、（項安世曰、震之健也、）為直、（項曰、巽之繩也、）為衣、（項曰、乾為衣、上服也、坤為裳、下服也、）為言、（項曰、兌之決也、震之龍、巽之繩、兌之口、皆以乾爻故也、）坤後有八、為牝、為迷、為方、（皆據坤彖及文言、）為囊、為裳、為黃、（皆據爻辭、）為帛、（杜預注左傳曰、坤為布帛、朱震曰、帛當在布之下、項曰、乾為蠶絲而出於震、至巽離而有絲帛、坤而成帛也、案八音離為絲、）為漿、（項曰、酒主陽、漿主陰、故坤為漿、坎震為酒、皆乾之陽也、）震後有三、為王、（項曰、為王者、帝出乎震、）為鵠、（吳澄本作鶴、）為鼓、（項曰、鵠古鶴字、為鶴為鼓、皆聲之遠聞者也、與雷同、鵠色正白、與震的同、攷工記曰、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鄭注云、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太元曰、三八為木、為東方、為春、為鼓、注云、如雷聲也、）巽後有二、為楊、（朱震、項安世、皆作楊、讀為柳楊之楊、非也、巽為木、故為楊、大過楊生稊、枯楊、仲翔曰、巽為楊、不從手也、）為鸛、（項曰、鸛水鳥、能知風雨者、朱曰、震為鵠、鵠陽禽也、巽為鸛、鸛陰禽也、）坎後有八、為宮、（朱以為宮商之宮、項曰、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內居人、聚也、隱伏也、陽在中也、）為律、（釋言曰、坎律銓

（也。樊光曰。坎卦水。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坎爲水。故古刑灋讞之字皆從水。又爲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爲可。（可當爲河。坎爲大川。故爲河。逸象出老屋。河字缺滅之餘。故爲可也。或云當爲坷。說文曰。坷。坎坷也。古文省作可。亦通。朱子發解可字多曲說。不可從。石鼓文河作可。與此河爲可。皆古文者。）爲棟。（項本作棟。云當作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故爲棟。）爲叢棘。（仲翔引作叢棘。朱云。叢棘。獄也。）爲狐。（子夏傳曰。坎爲小狐。孟喜亦云。）爲蒺藜。（困坎爲寇盜。）爲桎梏。（項曰。拘物之陰兩陽陷者也。）離後有一。爲牝牛。（見本卦。[illegible]曰。純離爲牛。）艮後有三。爲鼻。（侯果曰。鼻者艮。天中之山。艮位之象。相書謂鼻之以名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爲虎。（吳澄曰。履彖六三九四。頤六四。革九五。卦皆無艮。艮不象虎也。項曰。艮主寅。虎寅獸。案艮之上九丙寅。故項依以爲說。京房以坤爲虎刑。陰殺以兌之陽爻稱虎。先儒解易。皆取二象。不聞艮爲虎也。虎當爲膚字之誤也。仲翔注易云。艮爲膚是也。）爲狐。（吳澄本作豹。非也。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獲其雄狐。蠱艮爲狐。項曰。坎爲狐。取其心之險也。艮爲狐。取其喙之黔也。）兌後有二。爲常。（九家注曰。常。西方之神也。朱以爲當爲坤。項以爲當作裳。皆臆說。）爲輔頰。（見咸卦。）朱子發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古文老子。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九家易解。皆以後人所集。其說以荀爽爲宗。朱氏遂謂爽所集。失之。）今考之六十四卦。其說若印關鑰。非後儒所增也。

荀氏學

荀悅漢紀曰。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

易漢學卷八

辨河圖洛書

宋姚小彭氏曰。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其說詳鄭注。）自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此爲河圖者。（後漢劉瑜上書曰。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疑即太乙所行之九宮。蓋讖緯家以爲河圖。桓譚張衡所痛斥爲非者也。）至本朝劉牧以此爲河圖。而又以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以爲洛書。又世所傳關子明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如劉氏說。而兩易之。以五方者爲圖。九宮者爲書。案唐李鼎祚易解。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所謂關氏者。至本朝阮逸始僞作洞極經。見后山陳氏談叢之書。則關氏亦不足爲證矣。（朱子語類亦云。關子明易。阮逸作。陳无己集中說得分明。雷思齊又謂揚次公撰洞極經。託名於關子明。要皆後人假託也。）棟案九宮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東。七西。四東南。六西北。二西南。八東北。五居中。方位與說卦同。乾鑿度所謂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是也。以五乘十。即大衍之數。故劉牧謂之河圖。阮逸撰洞極經。以此爲洛書。而取揚子雲一六相守二七爲朋之說以爲河圖。鄭康成注大衍之數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

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虞仲翔注亦云。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其說皆與河圖合。然康成仲翔未嘗指此爲河圖。則造此圖以爲伏羲時所出者妄也。（仲翔謂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犧所造也。）桓譚新論曰。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錄圖曰。亡秦者胡也。其說始于秦漢時。河洛八十一篇皆託之孔子。故君山辨之。）乃知漢以來並未有圖書之象。夫子曰。河不出圖。（餘姚黃宗羲以河圖爲九州之類。圖出于河。爲聖人有天下之徵。棟案水經注引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黎洲據此以爲九州之類也。理或然歟。）東序河圖。後人安得見之。雖先儒皆信其說。吾不敢附和也。

辨先天後天

半農人易說曰。道家創爲先天後天圖。（朱子語類曰。先天圖交錯。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棟案伏羲四圖。皆出于邵氏。邵氏之學。本之廬山老浮圖。見晁上蔡傳易堂記序。）以先天爲伏羲卦。後天爲文王卦。妄也。即以乾坤二卦言之。乾爲寒爲冰。南非寒冰之地。焉爲而移在南。坤爲土。王四季。在中央。西南者。中央土也。焉爲而移之北乎。且天地定位。定位者。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也。如道家言。先天乾在南。後天在西北。先天坤在北。後天在西南。是天地無定位矣。又北極在上。南極在下。乾南坤北。是天在下。地在上也。謂之定位可乎。以此知道家之說妄也。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乾位西北。故至陰出乎天。坤位西南。故至陽發乎地。周禮亦云。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以此。道家之老莊。猶儒家之孔孟。乾南坤北。其說不合乎老莊。必出於後世道家之說。故未聞乎古。至宋而後盛行焉。以後世道家之說。託爲伏羲而加之文王周公孔子之上。學者不鳴鼓而攻。必非聖人之徒也。

棟案宋人所造納甲圖。與先天相似。蔡季通遂謂先天圖與參同契合。殊不知納甲之法。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詳虞仲翔易注。）則無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道家所藏乾坤方位。亦與先天同。而以合之參同契。是不知易。并不知有參同者也。蓋後世道家亦非漢時之舊。漢學之亡。不獨經術矣。

又曰。聖人作八卦。所以奉天時。道家創爲先天之學。而作先天八卦位。託之伏羲。誣之甚。妄之甚。所爲先天者。兩儀未判。四象未形。八卦何從生。天地定位。乾坤始作。六子乃索。八卦相錯。陰陽交感。山澤氣通。水火相逮。風雷各建其功。明明後天。安得指是爲先天哉。然則卦無先天乎。曰有。一卦各有一太極。聖人以此先心。（古文作先。俗作洗。）退藏於密。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學者不知來。觀諸往。不知先。觀諸後。知後天則知先天矣。捨後天而別造先天之位。以周孔爲不足學。而更問庖犧。甚矣其端之爲害也。不可以不闢。（閻若璩潛邱劄記引[illegible]外編[illegible]）

（辨第二十五論先天八卦之非又云本義之說謬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爲第一）

干寶注周禮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小成、謂八卦也.中成、謂重卦.大成.謂備物制用也.

辨兩儀四象

半農人易說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天地也.四象、四時也.四時有四正.有四維.震春、離夏、兌秋、坎冬、爲四正.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艮東北、爲四維.此四正四維.以時言之爲四時.以象言之爲四象.而八卦出於其中.不曰卦而曰象者.八卦以象告也.陰陽太少.可謂之儀.不可謂之象.宋儒遂以四象當之.誤矣.太少在陰陽之中.有陰陽即有太少.非先有陰陽.後有太少也.若云.始爲一畫以分陰陽.次爲二畫以分太少.是陰陽生太少.有是理乎.謂陰陽分太少.可.謂陰陽生太少.不可.易言生.不言分.父生子.子生孫.可謂之生.不可謂之分.邵子剖裂太極.穿鑿陰陽.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所謂加一倍法.朱子篤信之.吾无取焉.邵子曰.太極生陰陽兩儀.一爲陽.一爲陰.吾不知所謂陽儀者.太陽耶.少陽耶.所謂陰儀者.太陰耶.少陰耶.抑陰陽初生.未分太少耶.如其然.則是先有陰陽.後有太少也.由是陽儀加一畫爲陽.生太陽.陽儀加一畫爲陽.生少陰.陰儀加一畫爲陰.生少陽.陰儀加一畫爲陰.生太陰.是陰陽生太少矣.然則所謂陰儀陽儀者.非太非少.是何物耶.曰加曰分.乃邵易.非周易也.由是太陽二畫又加一畫爲乾.是太陽生乾.又加一畫爲兌.是太陽生兌.少陰二畫又加一畫爲離.是少陰生離.又加一畫爲震.是少陰生震.餘四卦皆然.是太少生八卦矣.陰陽生太少.太少生八卦.誰能知其說哉.（王伯厚曰.上蔡謝子爲朱以成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傳於穎異.安樂之父.皆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illegible]不顯.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備載於[illegible]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

棟案.朱子語類言程子說易.只云三畫上叠成六畫.（此頁公莊之數.亦非漢法.）八卦上叠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異.蓋康節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隨他所見去.又云.伊川易傳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卻輕之不問.又云.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愚謂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之說.漢所言易者不聞有此.程子非不能理會邵易.但以之解周易.恐其說之未必然也.且上蔡、程子之高弟也.邵子、又程子之表兄弟也.老浮圖之授受.上蔡猶知之.豈程子也而肯爲異說所惑哉.

辨太極圖

秀水朱錫鬯曰.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太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元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

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受之呂嵒.嵒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秘也.周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曰.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曝書亭集）

錫鬯又言.程子未曾受業於元公.元公亦無手授太極圖之事.其說備載集中.愚謂道教莫盛於宋.故希夷之圖.康節之易.元公之太極.皆出自道家.世之言易者.率以是三者爲先河.而不自知其陷於虛無.而流於他道也.惜哉.王伯厚言.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大程子言易.初不知有先天.言道.初不知有無極.此所以不爲異端所惑.卓然在周邵之上也.（伯厚謂程子不言無極太極.是性道不可得聞之義.此說卻涉禪學矣.顧寧人曰.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故曰不可得而聞.忠恕之與一貫.豈有二耶.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易例

惠棟撰

易例上

太極生次

元和惠棟

繫上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乾鑿度曰．孔子曰．易始於太極．（鄭注云．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太極分而爲二．（七、九．八、六．）故生天地．（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

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萬物是八卦之象．定其位則不逆其性．不淫其類矣．故各得其成者也．）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三統厤曰．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易兩儀之中也．（謂天地之中．）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即四正四維．）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

虞氏註曰．太極、太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乾坤生於春．艮兌生於夏．震巽生於秋．坎離生於冬．故四象生八卦．

禮記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正義曰．必本於太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云太一也．未分曰一．故謂之太一．未發爲中．故謂之太極．其理一也．）

呂覽大樂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高注．兩儀、天地也．出、生也．）兩儀出陰陽．（棟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陰陽謂即四時也．）

太易

乾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太易．）太初者氣之始也．（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無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見也．天象形見之所本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地質之所本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雖含此三始．而猶未有分判．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言萬物莫不資此三者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老子道經曰．道常無名．禮記曲禮．正義引河上公註云．能生天地人．則當大易之氣也．

易

八卦由納甲而生。故繫辭曰。在天成象。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古只名象。皐陶謨。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是也。至周始有三易之名。然春秋傳曰。見易象。則象之名猶未亡也。夏建寅。象首艮。故謂之連山。商建丑。象首坤。故謂之坤乾。坤以藏之。又謂之歸藏。夏商占七八。文王演易始用九六。以變者爲占。故稱之易。

說文據祕書曰。日月爲易。參同契曰。日月爲易。剛柔相當。虞仲翔註曰。字从日下月。坎爲月。離爲日。故仲翔註繫辭曰。易謂坎離。蓋坎上離下。成既濟定。六爻得位。利貞之義。既濟彖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象之名易。其取諸此乎。

荀慈明註易。以乾在二者當居坤五。在四者當居坤初。在上者當居坤三。坤在初者當居乾四。在三者當居乾上。在五者當居乾二。如此則六爻得位。所謂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合于坎離之義。此說最爲名通。當本諸漢經師。故當時兗豫言易者皆宗荀氏。而九家易以荀爲主。謂之荀九家。惜其書已亡。李氏集傳所載者。僅三之一耳。

乾鑿度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元不敢專以尊天也。（鄭註。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太卜。）

論語。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而知天命。正相學易時。）

易者贊化育之書也。其次爲寡過。夫子以易贊化育。（其義詳於中庸。）而言無大過者謙辭。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易序卦。）彖、繫、象、說卦、文言。（不言雜卦。）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漢書儒林傳曰。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

淮南泰族曰。易之失鬼。註云。易以氣定吉凶。故鬼。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

漢書儒林傳曰。蜀人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

蜀才本作其子。讀爲荄茲。荀爽亦主此說。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荄茲。古晉其亥子茲同物。明夷體坤。坤終亥出子。故云其子之明夷。班固不通易。反以賓言爲非。非實錄也。

參同契曰。日月爲易。虞翻註云。字从日下月。　說文曰。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祕書在參同契之先。魏伯陽蓋有所受之也。）

漢書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商瞿姓也。）以授魯橋庇子庸。（姓橋。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韓）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姓卽墨。名成。）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班固曰。詩、書、禮、樂、春秋五者。五常之道。易爲之原。

阮籍曰。文王係其辭。於是歸藏逝而周興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

紀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

褚澄曰。易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雖有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

顏延之曰。淳象始于三畫。重卦終于六爻。

伏羲作易大義

伏羲用蓍而作八卦。而筮法亦由之而始。後人專謂筮法者非也。作八卦者所以贊化育。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贊化育之本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虛。（土生數五。成數五。二五爲十。故有地十。太玄經五五爲土。月令中央土其數五。亦是成數。）故大衍之數五十。三才五行畢舉于此矣。故以作八卦。三才者。京房章句曰。日十也。月十二也。星二十八也。合之爲五十。三統曆曰。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乾、天也。坤、地也。艮、人也。艮爲星。星主斗。故斗合于人統。（後世三統之說本此。）其德圓而神。故四十九。（七七。故圓而神。）其一天之主氣也。（即是天上帝道之本也。易緯以爲北辰。）分而爲二以象兩。乾坤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掛一以象三。六子也。（天地人道生于太初。）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擧兩儀而三才在其中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明堂之本也。歸奇于扐以象閏。定朔之始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是爲四象。四象由分二而生。故云兩儀生四象。四營而成易。太初之氣寒溫始生。故云易也。（三氣相承。）十有八變。乾坤各三畫故成卦。六子三索而成。故八卦而小成。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引信三才。觸類而長之。以成六十四卦。聖人成能。故天下之能事畢矣。大衍之數有三才。故分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卦亦有三才。有兼才。）大衍之數有五行。播五行于四時。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爲明堂之位。故說卦帝出乎震一節皆陳明堂之法。明堂以聽朔爲先。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合朔之法正。故歸奇于扐以象閏。王者坐明堂聽朔行政。明堂月令由是出焉。所以贊化育也。伏羲用蓍作八卦以贊化育。其道如此。始于幽贊。終于神明。（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言明堂之法取諸離。鄭氏引說卦明離有穆穆以下五名。而總謂之明堂。）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窮神知化。所謂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也。）

伏羲作八卦之法

聖人之作易也。以至誠能盡其性。立天下之大本。故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謂蓍之德圓而神也。分二則有陰陽。所謂觀變于陰陽而立卦也。掛一則有三才。所謂參天也。揲

四歸奇則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所謂兩地也。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則人道立而三才具。兼三才而兩之。立六畫之數。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六畫而有六十四八八之數。所謂卦之德方以知也。

繫下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揲卦之時尚未有爻。故仲翔曰。不道乾坤者也。

乾六爻。二四上爲陰。則坤之位也。坤六爻。初三五爲陽。則乾之位也。故用九用六之法。乾二居坤五。坤五降乾二。乾四居坤初。坤初居乾四。乾上居坤三。坤三居乾上。坤稱用。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立地之道。故稱用也。

大衍　太極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五而可衍。大衍之數五十。虛一而可用。一與五皆道之本也。一者大也。五者極也。故謂之太極。　洪範五皇極。鄭注云。極、中也。楊子曰。中和莫尚于五。

元亨利貞大義

易道晦蝕且二千年矣。元亨利貞乃二篇之綱領。魏晉已後註易者皆不得其解。案革彖辭曰。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虞翻注云。悔亡謂四也。四失正。動得位。故悔亡。離爲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已日乃孚。已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悔亡。與乾彖同義。又乾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荀爽注云。乾升于坤爲雲行。坤降于乾爲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也。是漢已前解四德者皆以既濟爲言。莊三年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乾鑿度曰。天地不變。不能通氣。鄭玄注云。否卦是也。又曰。陰陽失位。皆爲不正。注云。初六陰不正。九二陽不正。故虞翻注下繫云。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

初三五非正。蓋乾必交坤而後亨。交必得位而後正。若四德專謂純乾。獨陽不生。不可言亨。二四上爻不可言貞。既非化育之常。又失用九之義。原其所以。因漢末術士魏伯陽參同契用坎離爲金丹之訣。後之學者徵創異說。諱言坎離。于是造皮膚之語以釋聖經。微言既絕。大義尤乖。殊不知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離。何嫌何疑而諱言之乎。今幸東漢之易猶存。荀虞之說具在。用申師法。以明大義以迴微言。二千年絕學庶幾未墜。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利貞

虞仲翔注易。以易之利貞皆謂變之正。及剛柔相易。乾升坤降之類。案荀子臣道篇曰。上下易位然後貞。此說與易合。但荀子專指湯武。則有不盡合耳。

天地之始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干寶注云。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余謂聖人言太極太一。（禮運）言元言一。即天地之先也。但不言元與言无天閒耳。

象五帝時書名

象者五帝時書名也。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此歷書也。象以典刑。皋陶謨（偽稱益稷）曰。方施象刑惟明。此刑書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此易書也。易曰。在天成象。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因天。故治天下之書皆名象。周禮六官稱六象。縣于象魏。故春秋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猶沿五帝之名。則象爲書名。無疑也。

八卦

伏羲時止有八卦。參天兩地而有六畫。故有六十四。其六十四卦之名。則後人所加也。

6A

兼三才

兼才之說。乾稱天行。坤稱地勢。坎稱習。習襲也。離稱兩。兩地之義。震稱洊。洊再也。巽稱重。艮稱兼。兼三才之義。兌稱麗。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習亦習也。皆有重義。繫下所謂因而重之也。

易初爻

乾初爻曰。潛龍勿用。坤初爻曰。履霜堅冰至。虞仲翔以乾初爲積善。坤初爲積惡。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史記太史公自敘曰。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仲翔注易云。坤消至遯。艮子弒父。至否。坤臣弒君。是其義也。易甲子卦氣起中孚。甲子即初九也。繫辭論中孚九二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即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也。故曰。正其始。萬物理。（始即初爻。）此當是易傳之闕文。而易緯引之。非易緯之本文也。（正其始、一作正其本。本與始皆謂初也。初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即詩之德輶如毛也。初九積善成名。初六積惡滅身。故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繫辭。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謂纖介。初之類也。參同契曰。纖介不正。悔吝爲賊。

虞氏之卦大義

之卦之說本諸彖傳。而雜見于荀慈明、姚元直、范長生、侯果、盧氏諸人之註。惟虞仲翔之說尤備而當。今從考之。乾坤者諸卦之祖。乾二五之坤成震坎艮。坤二五之乾成巽離兌。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復、臨、泰、大壯、夬陽息之卦。皆自坤來。遘、遯、否、觀、剝陰消之卦。皆自乾來。而臨觀二陽四陰。大壯遯四陽二陰。泰否三陽三陰。又以例諸卦。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也。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也。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恆、損、井、歸妹、豐、節、既濟也。自否來者九卦。隨、噬嗑、咸、益、困、漸、旅、渙、未濟也。自大壯來者五卦。需、大畜、睽、鼎、兌也。自觀來者四卦。晉、蹇、萃、艮也。自乾坤來而再見者。從爻例也。卦无

剝、復、夬、遘之例、故師、同人、大有、謙、從六子例、亦自乾坤來、小畜當上變也、履、訟初變也、豫自復來、乃兩象易、井、乾坤往來之謂也、頤、小過、晉四之初上之二也、大過、中孚、訟上之三四之初也、此四卦與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不從臨觀之例、師二升五成比、噬嗑上之三折獄成豐、賁初之四、進退无恆而成旅、皆據傳爲說、故亦從兩象易之例、屯蒙從坎艮來、屯剛柔始交、蒙以亨行、時中亦據傳爲說、不從臨觀之例、因繫辭彖傳而復出者二、睽自无妄來、蹇自升來、皆二之五、其後李挺之作六十四卦相生圖、用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之說、至于三而極、朱子又推廣之、而用王弼之說、名曰卦變、且以己意增益、視李圖而加倍、至作本義、又以二爻相比者而相易、不與卦例相符、故論者謂不如漢儒之有家法也、

占卦

易林補遺、京房占法、一爻動則變、亂動則不變、若然一爻變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七八也、愚謂左傳所占卦如云其卦遇蠱、其卦遇復、穆天子傳、其卦遇訟、皆六爻不動也、其云遇艮之八、及晉語遇泰之八、皆二爻以上變、仍爲七八而不變也、

左氏所占皆一爻動者居多

左氏所占云云、案易林補遺論京房變法、弟六爻爲宗廟、縱動不變、其餘一爻動則變、亂動則不變也、此言甚有理、穆姜遇往東宮、遇艮之隨、則云艮之八、是亂動不變、

陰爻居中稱黃

文言曰天玄而地黃、故爻辭稱黃中者、皆稱陰爻居中、　坤六五黃裳、　離六二黃離、　遯六二黃牛、革初九黃牛、（補二）　鼎六五黃耳、

扶陽抑陰

公羊曰食伐鼓義曰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也、此抑陰之義、　又曰充陽也、充崇也、此扶陽之義、董子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陽道不絕陰道絕義

剝上九曰、碩果不食、

乾鑿度曰、陰消陽言剝、當九日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

復彖曰、朋來无咎、

坤彖曰、東北喪朋、

泰九二曰、朋亡、

白虎通曰、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所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效也、

陽无死義

乾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荀注云、存謂五爲陽位、

豫六五曰、貞疾恆不死、象曰、恆不死、中未亡也、　案荀注文言曰、存謂五爲陽位、亡謂上爲陰位、五中陽位、故中未亡、是陽无死義、

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咸注云。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无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是時夫子研極易理。知命之學。故有是語。）

韓非子解老曰。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荀子儒效篇曰。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中和

易二五爲中和。坎上離下爲既濟。天地位。萬物育。中和之效也。三統曆曰。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易尚中和。二五爲中。相應爲和。　說文曰。咊相譍也。咊即和也。譍即應也。

師九二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乾鑿度曰。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

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荀注云。謂二有中和之德。而據羣陰。上居五位。可以王也。

泰九二曰。朋亡。得尚于中行。荀注云。中謂五。朋謂坤。朋亡而下。則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

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乾鑿度曰。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於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

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述曰。易尚中和。故曰和。貞者情性。情和而性中也。聖人體中和。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抆繼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物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注云。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誠則不能獨。獨者中也。故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張湛列子注云。眞性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節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朱子曰。大本者天命之性。達道者循性之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並

成之事。所謂贊化育與天地參者也。中和於易爲二五。繫上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故言天地位。）

又曰。仲尼曰。君子中庸。又曰。仲尼祖述堯舜。（仲尼。孔子字。漢安昌侯張禹曰。仲者中也。尼者和也。此篇論中和之義。故載中庸舉仲尼以發明之。以致中和之本。謂之中和者既濟也。孔子論定六經以立中和之本。而贊化育。下篇所云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也。孔子無位而當既濟。故子思附舉表德之字以明之。）

又論強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馬融傳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道本。鄭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趙岐注云。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

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注。大明日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鄭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也。）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鄭注。言交乃和。）案。禮中也。樂和也。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上下相應。故云和之至也。

揚子太玄曰。五爲中和。又曰。中和莫尚於五。

法言曰。立政鼓衆。莫尚於中和。又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惕躍近中。猶忠恕近道。）

莊子逍遙游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棟補注云。天地之正。猶天地之中。易之九五六二。即天地之正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詩尚中和

荀子勸學篇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禮樂尚中和

周禮大司徒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案中和爲六德之二。）

周禮大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案。天交乎地。故以天產作陰德。地交乎天。故以地產作陽德。禮天地之中。故以中禮防之。樂天地之中。故以和樂防之。在易二五爲中。相應爲和。

樂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荀子勸學篇曰。樂之中和也。）

淮南精神曰。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高誘曰。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

荀悅申鑒曰。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

禮器曰。故名山升中于天。盧植註云。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後漢祭祀志注。）

項威註漢書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上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

君道尚中和

鴻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註云。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爲陰陽。復成五行。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

建國尚中和

周禮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協豐邑之宏規。陋岐之狹制。求中和而繩處。揆景緯以裁基。樹闕）

（時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

春秋尚中和

三統曆曰。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中謂中和之氣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就福也。）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所謂天地之中。）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公羊疏云。案三統曆云。春爲陽中云云。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

賈逵春秋左傳註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說文禾字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和从禾。）

淮南氾論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

中和

白虎通曰。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可從革。董子繁露曰。天有兩和。（春秋爲和。）以成二中。（冬夏爲中。）（在易二五爲中。相應爲和。即天地之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坎）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離）用合陽而養始美於其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自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止於中。中者

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此言誠之贊化育。）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此言誠之盡性與衛士之養身與。）男女之法。（男女卽夫婦也。下云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遘與以四月癸亥。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陰氣起於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繫下曰。陰陽合德。虞注云。合德謂天地雜保太和日月戰。三統歷曰。陰陽合德。氣鍾於子。）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乃再合。

又曰。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爲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始復大地之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太極卽大中。）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際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又云。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飢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地天泰而天地泰者。二五易位成既濟。故云天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

君道中和

越絕錄曰。范子曰。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儁之士。練卒兵。率諸侯。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

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卽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卽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

白虎通曰。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

又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

周書度訓曰。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

法言先知篇曰。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尙於中和。

又曰。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坏。（注云。甈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上躍居五。）其近於中乎。（道據陸業。故近於中。）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

易氣從下生（缺）

卦无先天

荀子成相曰。文武之道同伏羲。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干寶注云。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上繫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春秋穀梁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令後世浮華之學。强支離道義之門。求入虛誕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讒說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

干令升此註。若豫知後世有陳摶、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諸人。造先天圖以亂聖經者。而諄諄言之如此。其衛道也深矣。卽此一節註便當從祀　文廟。

古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卽二升坤五義）

乾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述曰。臨坤爲田。大人謂天子。陽始觸陰當升坤五爲天子。故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述曰．

德成而上．故曰君德．疏云．二德成而升坤五．故云德成而上．謂德已成而居坤位．故云君德也．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

漢書、藝文志、易家、韓氏二篇．名嬰．伏羲作易．分布六爻．以五爲君位．陰爲虛．陽爲實．故用九之義．乾之九二當升坤五．以坤虛無君．九二有君德．故升坤五．坤爲田．五爲大人．經云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二中而不正．升中正之位．故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不得其人．不居其位．謂六居五失位當降也．此論易爻升降之理如是．非三代之法．故自夏禹受舜禪而傳子啓．大人世及以爲禮矣．寬饒不揆時義．勸以五帝之法相繩．故太子庶子王生以寬饒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宜其爲文吏所詆挫也．

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鄭註．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鄭註．傳位於子．大道既隱．謂伏羲伸易之大道不行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趙岐註云．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謂大陰小．陽升降．故陰爲陽役．）

墨子．公孟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公孟子卽公明子．孔子之徒．）

文選四十七引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

周禮殷祝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孔晁註．謂諸侯之有道者．）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久居天子之位．）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三千諸侯勸之也．）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卽謂之變而天弗施．（逆天道．故不施．）雌勝雄．卽謂之亂而人弗行．（雌勝雄．女凌男之屬．逆人道．故不行也．）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言下必順上．）

湯卽位．君臣之道立．故舉陰陽雌雄之理以明之．卽易之大道也．

中庸．子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註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以易言之．六居五．是有位而無德．猶當時之周王也．九居二．是有德而無位．猶孔子也．乾二居坤五．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猶文武也．故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緯書所論多周秦舊法．不可盡廢．（缺）

中正

荀子宥坐篇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爲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時

戰國策曰．秦客卿造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

中（缺）

升降（升降卽上下也。）

呂覽五月紀曰。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也。出、生也。）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章、彰。）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渾渾如沌沌之貌。沌讀近屯。離散合會。）是謂天常。（天之常道。）

尙書大傳曰。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

揚子太玄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升降相關。大貞乃通。　案。陽升陰降。陰陽得位相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故云大貞乃通。猶經言元亨利貞也。

大衍之數五十一章。卽伏羲作八卦之事。後人用之作卜筮。卽依此法。（缺）

左傳之卦說（缺）

承乘（缺）

應（缺）

當位不當位（附應）

易重當位。其次重應。而例見于旣未濟彖辭。旣濟彖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此言當位也。未濟彖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言應也。未濟六爻皆不當位而皆應。易猶稱之。則易于當位之外。其次重應明矣。六十四卦言當位者十三卦。（履九五　否九五　觀六四　噬嗑六五　頤六四　蹇二五　蒙象及六四　需九五位正中　兌九五　渙九五正位　節九五居位中也　中孚九五　旣濟）言不當位者二十二卦。（需上六降三　師六三見五象　履六三　否六三　豫六三　臨六三　噬嗑象及六三　大壯六五　晉九四　睽六三　解九四　夬九四　萃九四　困九四六三見上象　震六三　歸妹象六三　豐九四）言應者十七卦。（蒙二五　師二五　比　小畜　履　同人二五　大有　謙　臨二五　无妄二五　咸　恆　遯二五　睽二五　革二五　鼎二五）（旅九四未得位　兌六三　中孚六三　小過象剛失位及九四　未濟象及六三　中孚）而皆于象辭發之。

世應（附遊歸）

京房易積算法曰。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八純俗本作六世誤。）爲天易。遊魂歸魂爲鬼易。

易乾鑿度曰。三畫成乾。六畫成卦。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易氣從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注云。天氣下降以感地。故地氣升動以應天也。）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

又云。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易本無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分於二。（清濁分於二儀。）通於三。（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爲三才。）□於四。（□□□□□□□□）盛於五。（二壯於地。五壯於天。故爲盛也。）終於上。

左傳昭五年。正義曰。卦有六位。初三五奇數。爲陽位也。二四上耦數。爲陰位也。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爲相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所求者陽。陽陰相值爲有應。陰還值陰。陽還值陽。爲無應。

干寶易蠱卦注曰。蠱者離宮陰也。世在四。

謙彖曰。謙亨。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謙也。謙者兌世。（五世）艮與兌合。故亨。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干寶曰。屨校貫械也。初居剛躁之家。（震爲離卦。）體貪狠之性。（坎爲貪。艮爲陰賊。二者相得而行。故云。）以震掩巽。（巽五世。震掩巽。）强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陷屨校之刑也。

恆彖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荀爽曰。恆、震世也。巽來乘之。（震三世。下體成巽。）陰陽會合。故通无咎。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夫婦道正。故利貞久于其道也。

解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二世）仲春之月。草木萌芽。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故甲宅也。

益六二曰。王用亨于帝。吉。干寶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王用亨于帝。在巽之宮。（三世）處震之象。是則倉精之帝同始祖矣。

井卦曰。改邑不改井。干寶曰。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潔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於五世。（震五世。井）改殷紂比屋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干寶曰。豐、坎宮陰世在五、以其宜中。而憂其側也。坎爲夜。離爲晝。以離變坎。至于天位。（五爲天子）日中之象。殷水德。坎象晝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勿憂者。勸勉之言也。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

下繫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九家易曰。夬本坤世。（五世）下有伏坤。書之象也。（坤爲文）上又見乾。契之象也。（乾爲金）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者決也。取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大壯坤四世。陽進成夬。）金決竹木。爲書契象。故法夬而作書契矣。

劉禹錫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述畢中和之語云。國語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按坎二世而爲屯。屯六二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爲世爻。屯之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故謂之八。（兩卦至歸魂。始變爲九。）

京房乾傳曰。精粹氣純。是爲游魂。陸績曰。爲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道不復本位。爲游魂。例八卦。

先曾王父樸菴先生易說（諱有聲。字律和。）曰。碩果不食。故有游歸。

又曰。陰陽代謝。至於游魂。繫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樸菴先生曰。此易緯以游魂爲鬼易也。）

乾彖曰。大明終始。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

家君曰。乾遊魂於火地。歸魂於火天。故曰終於離。坤游魂於水天。歸魂於水地。故曰終於坎。

干寶序卦注曰。需、坤之游魂也。雲升在天。而雨未降。翱翔東西之象也。王事未至。飲宴之日也。夫坤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蓏之所生。禽獸魚鱉之所託也。而在游魂。變化之象。卽烹爨腥實以爲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又訟卦注曰。訟、離之游魂也。離爲戈兵。北天氣將刑殺。（訟主八月）聖人將用師之卦也。

隨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荀爽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震三世。下體成巽。至歸魂。始復本體。）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

蠱彖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荀爽曰。蠱者巽也。巽歸合震。（巽三世。至游魂皆震也。）故元亨也。蠱者事也。備物致用。故天下治也。

姤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荀爽曰。謂乾成於巽。而舍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也。九家易曰。謂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於巽。既成轉舍于離。坤萬物皆盛大。從離出。與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也。

家君曰。乾一世外卦。四世內卦。皆巽也。故言乾成于巽。遊魂於火地晉。故言舍于離。坤歸魂於火天大有。故言出於離。與乾相遇。又案。巽本宮四月卦也。一世外卦。四世內卦。皆乾也。知巽亦成于乾。

易例下

飛伏

朱子發曰．凡卦見者爲飛．不見者爲伏．飛方來也．伏既往也．說卦．巽其究爲躁卦．例飛伏也．大史公律書曰．冬至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此論復卦初爻之伏巽也．（六十卦飛伏．詳京房易傳）

唐六典曰．凡易用四十九算．分而揲之．凡十八變而成卦．又視卦之八氣．王相囚死　沒休廢及飛伏世應而使焉．

京房易傳曰．夏至起純陽．陽爻位伏藏．冬至陽爻動．陰氣凝地．

乾初九．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朱子發曰．左傳蔡墨曰．在乾之始．曰潛龍勿用．初九卦坤下有伏震．潛龍也．（此與漢易異．）

坤上六．龍戰于野．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爲其兼（王弼改作嫌．）于陽．故稱龍也．

睽彖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仲翔曰．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也．

鼎彖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仲翔曰．柔謂五．得上中．應乾五剛．（小畜伏陽．）巽爲進．震爲行．非謂應二剛．與睽五同義也．

坤文言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荀爽曰．霜者乾之命令．坤下有伏乾．履霜堅冰．蓋言順也．乾氣加之．性而（讀爲能．猶耐也．）堅．象臣順君命而成之．

又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荀爽曰．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

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虞仲翔曰．君子謂三伏陽也．

案六三戊午火．故云伏陽．

繫辭上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荀爽曰．坤建于亥．乾立于巳．陰陽孤絕．其法宜憂．坤下有伏乾．爲樂天．乾下有伏巽．爲知命．（巽爲命．）陰陽合居．故不憂．

繫辭下曰．龍蛇之蟄．以全身也．仲翔曰．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爲蛇．陽息．初震爲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姤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爲身．故以全身也．

又云．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九家易曰．利用．陰道用也．謂姤時也．陰升上究．則乾伏坤中．屈以求信．陽當復升．安身默處也．

貴賤

乾鑿度曰．初爲元士．（在位卑下．）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宗廟人道之終．）凡此六者．陰陽所以

遯退．君臣所以升降．萬名所以爲象則也．

坤六三．或從王事．干寶曰．陽降在四．（自否來．）三公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

訟上九．或錫之鞶帶．荀爽曰．鞶帶宗廟之服．三應于上．上爲宗廟．故曰鞶帶也．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干寶曰．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爲宗廟．武王以文王行．故正開國之辭於宗廟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

解上六．公用射隼．仲翔曰．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

損象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荀爽曰．二簋謂上體二陰也．上爲宗廟．簋者宗廟之器．故可享獻也．

益六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仲翔曰．公謂三伏陽也．三公位．乾爲圭．（圭玉也．乾爲玉．）乾之二．故告公用圭．（卦自否來．故稱乾．）

巽上九．巽在牀下．九家易曰．上爲宗廟．禮封賞出軍．皆先告廟．然後受行．三軍之命．將之所專．故曰．巽在牀下也．

繫辭下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崔憬曰．二主士大夫位．佐於一國．四主三孤三公牧伯之位．佐於天子．皆同有助理之功也．二士大夫．位卑．四孤公牧伯．位尊．故有異也．

又云．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崔憬曰．三諸侯之位．五天子之位．同有理人之功．而君臣之位異者也．

爻等

繫辭下曰．爻有等．故曰物．干寶曰．等．羣也．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形殺、衆形萬類．皆來發于爻．故總謂之物也．

京房乾卦傳曰．水配位爲福德．（陸續曰．甲子水．是乾之子孫．）木入金鄉居寶貝．（甲寅木．乾之財．）土臨內象爲父母．（甲辰土．乾父母．）火來四上嫌相敵．（壬午火．乾官鬼．）金入金鄉木漸微．（壬申金同位傷木．）

京房易積算法曰．孔子曰．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陸績曰．天地即父母也．）福德爲寶爻．（福德即子孫也．）同氣爲專爻．（兄弟爻也．）

抱朴子引靈寶經．（周秦時書．）謂支干上生下曰寶日．（甲午乙巳是也．）下生上曰義日．（壬申癸酉是也．）上克下曰制日．（戊子己亥是也．）下克上曰伐日．（甲申乙酉是也．）上下同曰專日．又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

淮南天文曰．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與寶通．）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困即繫也．）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淮南之說與京房及靈寶經合．蓋周秦以來相傳之法．九師言易．安知不用是爲占歟．（師法用辰不用日．故京易止據辰也．）

參同契曰．水以土爲鬼．

今占法．水以土爲官．以火爲妻．案左傳曰．火水妃也．蓋從所勝者名之．故鄭康成注尙書鴻範曰．木八爲金九妻也．

比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干寶曰．六三乙卯．坤之鬼吏．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周爲木德．卯爲木辰．同姓之國也．爻失其位．辰體陰賊．（卯木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管蔡之象也．比建萬國．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小畜九五．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九家易曰．有信下三爻也．體巽．故攣如．如謂連接其隣．隣謂四也．五以四陰作財．（卦體木．六四辛未土．乃制爻也．故爲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不獨富也．

隨初九．官有渝．（此易觀官爻之明文．）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家易曰．渝．變也．謂陽來居初．德正爲震．震爲子．得土之位．故曰官也．陰陽出門．相與交通．陰往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貞吉而交有功．

先儒皆以隨爲否上之初．初柔升上．是乾之上九居坤初爲震．坤之初六升乾上而爲兌也．震初庚子

水得坤初乙未土之位。故曰官有氣。水以土爲官鬼。官鬼變則吉也。上本陰位。故陰往之上。亦不失正。

漢書王莽傳曰。太后詔公卿采莽女。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服虔曰。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卦遇父母得位。（父母者京房所謂天地爻也。皇后母天下父母得位故吉。）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貞悔

尚書洪範曰。曰貞曰悔。又云卜五占用。（句）二衍忒。（句）鄭氏曰。二衍忒謂貞悔也。

左傳僖九年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晉語曰。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昭曰。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

京房易傳曰。靜爲悔。發爲貞。

唐六典曰。凡內卦爲貞。朝占用之。外卦爲悔。暮占用之。

胡氏炳文曰。乾上九外卦之終。曰有悔。坤六三內卦之終。曰可貞。貞悔二字。豈非發諸卦之凡例歟。

消息

剝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豐彖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臨彖傳曰。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左傳正義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

繫辭上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荀爽曰。春夏爲變。秋冬爲化。息卦爲進。消卦爲退也。

說卦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仲翔曰。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

九家易注泰卦曰。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息者。起始終乾。萬物成熟。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也。

易緯乾鑿度曰。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又云。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

史記歷書。太史公曰。皇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注。皇侃曰。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也。

漢書京房上封事曰。辛酉以來。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息卦爲辟。辟君也。消卦曰太陰。息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爲臣下也。

後漢書陳忠上疏曰。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漏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四正

說卦曰。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

案。震離兌坎陰陽各六爻。荀爽以爲乾六爻皆陽。陽爻九。四九三十六。合四時。坤六爻皆陰。陰爻六。四六二十四。合二十四氣。蓋四正者乾坤之用。翟玄注文言云。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

繫辭上曰。兩儀生四象。仲翔曰。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

孟氏章句曰。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于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于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

故陽七之靜始于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一行六卦議．）

易緯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

康成注通卦驗曰．冬至坎始用事．而至六氣．初六爻也．小寒於坎直九二．大寒於坎直六三．立春于坎直六四．雨水於坎直九五．驚蟄於坎直上六．春分於震直初九．清明於震直六二．穀雨於震直六三．立夏於震直九四．小滿於震直六五．芒種於震直上六．夏至於離直初九．小暑於離直六二．大暑於離直九三．立秋於離直九四．處暑於離直六五．白露於離直上九．秋分於兌直初九．寒露於兌直九二．霜降於兌直六三．立冬於兌直九四．小雪於兌直九五．大雪於兌直上六．

孟康漢書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

魏正光歷曰．四正爲方伯．薛瓚注漢書曰．京房謂方伯卦．震兌坎離也．京氏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馬生子亡．

易緯乾鑿度曰．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康成云．四維正四時之紀．則坎離爲經．震兌爲緯．此四正之卦爲四仲之次序也．

京氏易傳曰．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經緯不正也．）又云．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坎離爲經．位方伯．故云大經．辟．辟卦也．大經在辟謂方伯爲君．易其臣道也．）又云．大經搖政．茲謂不陰．（不陰、不臣也．）

漢書魏相奏曰．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

十二消息

易繫辭曰．變通配四時．仲翔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謂十二月消息相變通而周於四時也．

又云．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仲翔曰．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

又曰．往來不窮謂之通．荀爽曰．謂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陰陽往來無窮已．故通也．

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仲翔曰．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復．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

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九家易曰．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於十二辰也．辰日月所會之宿．謂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之屬是也．（娵訾以下謂自寅至丑．自婁至降也．）

干寶注乾六爻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乾納甲．）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在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四月於消息爲乾．）又注坤六爻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十月於消息爲坤．）

康成注乾鑿度曰．消息於雜卦爲尊．每月者譬一卦而位屬焉．各有所繫焉．每月譬一卦者．如乾之初九屬復．坤之初六屬姤．是也．臨觀以下倣此．

春秋緯樂緯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初之始，其色尙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尙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尙赤，以夜半爲朔。

此後漢陳寵所謂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也。康成謂十日爲微，一月爲著，三微成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

易緯乾鑿度曰，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顏，泰表戴（與戴同）干，大壯表握訴龍角大辰，（古脣字）夬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坤爲文，故好文）觀表出準虎，剝表重童（與瞳同）明歷元，此十二消息皆辟卦，故舉帝王之表以明之。

周易參同契曰，朔旦爲復，（初九，晦至朔旦，震來受符）陽氣始通，出入无疾，（仲翔云，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立表微剛，黃鐘建子，（韋昭曰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康成曰，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子）兆乃滋張，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九二）開路正光，光耀漸近，日以益長，丑之大呂，（康成曰，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丑）結正低昂，仰以成泰，（九三）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仲翔曰，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爲大來）輻輳于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九四）俠列卯門，（春分爲卯，卯爲闢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二月榆落，魁臨于卯，翼李巡曰，木落歸本）刑德相負，（虞翻曰，卯刑德並會，相見歡喜）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九五，飛龍）振索宿塵，乾坤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上巳）中而相干，姤始紀序，（初六）履霜最先，井底寒泉，（謂初六與乾初九爲飛伏，乾爲冰也）午爲蕤賓，（康成曰，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午）賓服於陰，陰爲主人，遯去世位，（六二遯，乾二世）收斂其精，懷德俟時，（虞翻曰，遯，俟時也）栖遲昧冥，否塞不通，（六三）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觀其權量，（六四）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蘗，因冒以生，（八月薺生，天罡建酉，易緯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宋均注曰，本即原也，變陰陽爲雌雄魂也，節猶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以此時薺麥生，以爲幽也，陰生物行三節者，須雌俱行物也，）剝爛肢體，（六五，雜卦曰，剝，爛也，初足二辨四膚，所謂剝牀辨膚，皆屬肢體）消滅其形，（消息入坤）化氣既竭，（秋冬爲化）亡失至神，（乾爲神）道窮則返，歸乎坤元，（坤元即乾元）

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義曰，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

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爲陰從下起，上嚮排陽，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于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向微末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尙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體在上，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　劉洽泥閣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諠諠撓撓，亦無取焉。

乾升坤降

荀慈明論易，以陽在二者當上升坤五爲君，陰在五者當降居乾二爲臣，蓋乾升坤爲坎，坤降乾爲離，成既濟定，則六爻得位，繫詞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乾彖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之道也。（坎爲性，離爲命，二者乾坤之遊魂也，乾坤變化，坎離不動，各能還其本體，是各正之義也，此即保合之事也）左傳史墨論魯昭公之失民，季氏之得民，云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言九二之大夫當升五爲君也。慈明之說合于古之占法，故仲翔註易亦與之同。（王弼泰六四注云，乾樂上復，坤樂下復，此亦升降之義，而獨不言升降）

文言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仲翔曰，陽始觸陰，當升五爲君，時舍於二，宜利天下。

又曰，水流溼，火就燥，慈明曰，陽動之坤而爲坎，坤者純陰，故曰溼，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

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慈明曰，謂乾九二本出於乾，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親上，坤六五，本出於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曰親下也。

又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慈明曰，乾升于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

得其正。故曰天下平。（慈明注時乘六龍以御天云。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

又曰。與天地合其德。慈明曰。與天合德。謂居五也。與地合德。謂居二也。

與日月合其明。慈明曰。謂坤五之乾二。成離。離爲日。乾二之坤五。爲坎。坎爲月。

坤彖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慈明曰。乾二居坤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弘。坤初居乾四爲光。乾四居坤初爲大。（乾上居坤三。亦爲含。故六三含章可貞。坤三居乾上。亦成兩既濟也。）天地交。萬物生。故咸亨。

師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慈明曰。謂二有中和之德。而據羣陰。上居五位。可以王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慈明曰。左謂二也。陽稱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舍於五。四得承之。故无咎。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承讀如孫子引兵承以大夫師長之承。）慈明曰。大君謂二。師旅已息。旣上居五。當封賞有功。立國命家也。

宋衷曰。陽當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

泰九二。朋亡。得尚于中行。慈明曰。朋謂坤。朋亡而下。則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

臨九二。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慈明曰。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無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尙在二。故曰未順命也。

升象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慈明曰。謂二以剛居中而來應五。故能大亨。上居尊位也。大人天子。謂升居五見爲大人。羣陰有主。无所復憂而有慶也。

九二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仲翔曰。升五得位。故有喜。

六五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慈明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使居五以下降二。與陽相應。故吉而得志。

繫辭上曰。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慈明曰。陽位成於五。陰位成於二。五爲上中。二爲下中。故曰

成位乎其中也。

元亨利貞皆言旣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臨、隨、无妄、革。皆言旣濟。）

乾。元亨利貞。述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是也。元始亨通利和貞正也。乾初爲道本。故曰元。六爻發揮。旁通于坤。故亨。乾二五之坤。成坎。坤二五之乾。成離。坎上離下。六爻位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是利貞之義矣。旣濟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此二篇卦爻辭之通例。

乾彖傳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注云。已成旣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雲行雨施。（下坎雨互。）乾以雲雨流坤之形。萬物外成。故曰品物流形。

乾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荀注云。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于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旣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述曰。乾流坤形。坤凝乾元。終亥出子。品物咸亨。故元亨。坤爲牝。乾爲馬。陰順于陽。故利牝馬之貞。乾來據坤。故君子有攸往。（疏曰。陽來據坤五三初之位。故君子有攸往也。）

屯。元亨利貞。述云。坎二之初。六二乘剛。五爲上弇。故名屯。三變之正。故元亨利貞。

屯彖傳曰。雷雨之動滿形。虞注云。震雷坎雨。坤爲形也。謂三已反正。成旣濟。坎水流坤。故滿形。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述曰。否上之初。二係初。三係四。上係五。陰隨陽。故名隨。三四易位成旣濟。故元亨利貞无咎。

臨。元亨利貞。述曰。陽息至二。與遯旁通。臨者大也。陽稱大。二陽升五。臨長羣陰。故曰臨。三動成旣濟。故元亨利貞。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虞曰。遯上之初。妄讀爲望。言无所望也。四已之正。成益。利用大作。三上易位成既濟。震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元亨利貞。其謂三。三失位。故匪正。上動成坎。故有眚。體屯難。故不利有攸往。災及邑人。天命不右。卦之所以爲无望也。雜卦曰。无妄、災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虞註曰。遯上之初。與蒙旁通。悔亡謂四也。四失正。動得位。故悔亡。離爲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巳日乃孚。以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悔亡矣。故乾彖同義。

彖傳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虞註云。文明謂離。說兌也。大亨謂乾四動。成既濟定。故大亨以正。革而當位。故悔乃亡也。

諸卦既濟

乾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既濟。亨小。利貞。虞註云。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利貞矣。（虞註未濟云、濟、成也。）

彖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雜卦曰。既濟定也。虞註云。濟成。六爻得位定也。

賁彖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虞註云。泰乾爲人。五上動。體既濟。賁離象重明麗正。故以化成天下也。

咸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虞註云。乾爲聖人。初四易位成既濟。坎爲心爲平。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

恆彖傳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虞註云。聖人謂乾。乾爲道。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有兩離象。重明麗正。故化成天下。

家人上九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虞註云。謂三動坤爲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損益言既濟　夬九二漸九五言既濟　泰　升（二升五）　歸妹　豐　渙

用九用六

乾彖傳曰。元亨利貞。坤彖傳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此即用九用六之義也。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申用九用六之義。所謂中庸也。中庸亦云。惟聖者能之。（用九用六。言用九六不失其正也。中庸謂之用中。庸亦用也。）

易稱乾坤。乾不獨乾。坤不獨坤。故著用九用六一條。乾用九兼坤。乾爲首。坤先迷。故无首吉。坤用六兼乾。坤爲終。乾陽大。故以大終。

用九

史墨舉乾六爻曰。其坤見羣龍无首吉。俗儒謂乾變坤非也。爻有九有六。凡稱九六者陰陽之變。用九用六。六十四卦皆然。皆言變。故乾用九。稱其坤。則坤用六亦當云其乾也。其坤其乾者。言乾坤六爻之變。非乾變坤。坤變乾也。自魏晉以來諸儒皆不得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稱九六。而不變者居中。其有不變則見于卦爻之辭。）

周以前易皆名象。皆占七八。至文王始用九六。以變爲占。故名曰易也。（乾鑿度曰。陽以七。陰以八爲彖。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鄭註云。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效其流動也。）

用九用六之法在乾坤二卦

繫下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句）爻不備。虞註云。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雜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則爻辭不備。道有變動。故曰爻也。

坤象傳曰．含弘光大．荀註曰．乾二居坤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弘．坤初居乾四爲光．乾四居坤初爲大也．

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荀註曰．見者見居其位．田謂坤也．二當升坤五．故曰見龍在田．大人謂天子．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荀註曰．乾者君卦．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

上九．忼龍有悔．九家易曰．忼極失位．當下之坤三．屈爲諸侯．故曰有悔者也．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堅冰者陰功成也．謂坤初六之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

六三．含章可貞．虞曰．三下有伏陽．故含章．三失位．當之上．故可貞．

六五．黃裳元吉．虞曰．坤爲裳．黃中之色．裳．下之飾．五當之乾二而居下中．故曰黃裳．

甲子卦氣起中孚

老子道經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河上註云．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之相薄．陰陽交會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眞．猶誠也．誠．猶信也．淮南解此經．引晉文公伐原．以爲失信得原．吾弗爲也．是精眞信者．即易卦之中孚也．）

淮南泰族曰．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神妙萬物．）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誠不可掩．）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烽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中孚微陽顯卦．故鶴鳴子和．）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所謂言行動天地．）是以

天心咶唸者也．（復見天心．）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本謂甲子．卦氣所起．）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參同契曰．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聖人象之．故懷天心聲然能動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旣濟之效也．）

旣濟

莊子田子方曰．孔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郭註．言其交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至陰坤也．至陽乾也．肅肅出乎天．坤之乾也．赫赫發乎地．乾通坤也．至陰至陽．乾坤合于一元也．（元）兩者交通．亨也．（亨）成和而物生．利也．（利）六爻得正．貞也．（貞）元亨利貞．旣濟定也．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易也．故曰易无體．

剛柔

易道剛勝而柔危．故尙剛．道家則不然．乃曰剛強者死之徒．此儒與道之別也．夫子曰．吾未見剛者．子路問強．聖門皆尙剛也．

天道尙剛

後漢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天不可以不剛．（見董子繁露．）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橫．註云．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尙剛．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

君道尙剛不尙柔（缺）

七八九六

筮爲陽。故云七。卦爲陰。故云八。爻爲變。故稱九六。

天地之數止七八九六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天五爲虛者。土生數五。成數五。二五爲十。故有地十則五爲虛也。虛者爲用。故一二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而水火木金具。土居其中。故易止有七八九六。而天地之數已備矣。七八九六合之爲三十。而天地之數畢矣。水火木金得土而成。故一二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

九六義（七八附）

古文易上下本無初九初六及用九用六之文。故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述周易。于乾初九。則曰。乾之姤。于用九。則曰其坤。（劉炫規過曰。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謂蓍求卦。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于之彼。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 說者謂初九初六皆漢人所加。然夫子十翼于坤傳曰六二之動。大有傳曰。大有初九。文言曰乾元用九。坤傳曰用六永貞。則初九初六用九用六之名。夫子時已有之。當不始于漢也。其九六之義。繫辭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有天九地六。（九家易解九天數。六地數。）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乾之策百四十有四。皆以四九四六積算。則爲乾九坤六。又二十律本于易。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六分。林鍾坤初六也。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亦乾九坤六。此九六之義也。其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之義。見于孔穎達之易乾卦正義。及賈公彥之周禮太卜疏。崔憬之周易新義。孔、賈、崔之說本之陳諮議參軍張機。易乾卦正義所稱張氏。即機也。機之說又本之鄭康成之易註。鄭易已亡。散見于五經正義及周禮、儀禮、公羊諸疏與王厚齋之集註。（集鄭氏易爲一卷。附玉海後。） 鄭註易有四象云。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又註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七八

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游魂爲變。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此上鄭註。） 若然生物故謂之少。終物故謂之老。是老少之義也。合鄭、張、孔、賈、崔之說考之。七八九六實天地之全數耳。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據古易次第。） 虞仲翔註云。問易何爲取天地之數也。下傳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蓍圓而神。七也。（七七四十九。） 卦方以知。八也。（八八六十四。周禮太卜曰。其經卦皆八。其別六十有四。） 六爻易以貢。九六也。（繫辭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故易三百八十四爻皆稱九六。） 是天地之數易之所取止有七八九六以爲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至其用以筮而遇卦之不變者。則不曰七而曰八。蓋蓍圓而神。神以知來。卦方以知。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八。晉語。重耳歸國。董因筮之。得泰之八。八者卦之數。故春秋內外兩傳從無遇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卦之未成者也。（蓋揲蓍之時。七八九六皆卦之未成者。既成之後則七八爲彖九六爲爻。及舉卦名則止稱八不稱七。此古法也。） 必知七八九六爲天地之全數者。天地之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一二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水火木金行于四時。五五爲土。（見太玄。二五爲十。是謂地十。） 居中央王四方。故天地之數止有七八九六。七八十五。九六亦十五。二者合爲一月之數。七八爲春夏。九六爲秋冬。四者合爲一歲之周。天六地五。日有六甲。辰有五子。五六三十而天地之數畢。（三統歷曰。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十一即五六也。漢志。五六天地之中合。亦謂天六地五。楊雄賦謂天五地六。非漢法也。） 故知七八九六爲天地之全數。而易之所用也。

兩象易　䷡（大壯）　䷘（无妄）

繫上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虞註云。无妄兩象易也。无妄乾在上。故稱上古。艮爲穴居。乾爲野。巽爲處。无妄乾人在路。故穴居野處。震爲後世。乾爲聖人。後世

聖人謂黃帝也。艮爲宮室。變成大壯。乾人入宮。故易以宮室。艮爲待。巽爲風。兌爲雨。乾爲高。巽爲長木。反在上爲棟。震陽動起。故上棟下宇。謂屋邊也。兌澤動下。爲下宇。无妄之大壯。巽風不見。兌雨隔震與乾。體絕。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也。

䷛大過　䷼中孚

又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虞注云。中孚上下兩象易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過乾在中。故但言古者。巽爲薪。艮爲厚。乾爲衣。爲野。乾象在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樹。坤爲喪期。謂從斬衰至緦麻。日月之期數。无離坎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巽爲木。爲入處。兌爲口。乾爲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中孚艮爲山丘。巽木在裏。棺藏山陵。椁之象也。故取諸大過。

䷪夬　䷉履

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虞注云。履上下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復言上古。巽爲繩。離爲罔罟。乾爲治。故結繩以治。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夬旁通剝。剝坤爲書。兌爲契。故易之以書契。乾爲百。剝艮爲官。坤爲衆臣。爲萬民。爲迷暗。乾爲治。夬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取諸夬。大壯、大過、夬。此三蓋取。直兩象上下相易、故俱言易之。大壯本无妄。夬本履卦。乾象俱在上。故言上古。中孚本无乾象。大過乾不在上。故但言古者。大過亦言後世聖人易之。明上古時也。

䷬萃　䷒臨

大畜利貞。虞注云。與萃旁通。此萃五之復二成臨。臨者大也。至上有頤養之象。故名大畜。

案。萃者臨兩象易也。故萃五之復二成臨。虞注雜卦。大畜時也。大畜五之復二成臨。時舍坤二。故時也。

（兩象易。故不言四之初。）

䷏豫　䷗復

小畜亨。虞注云。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小。故曰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虞注云。謂從豫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乾稱道也。

案。豫者復兩象易也。故豫四之坤初爲復。小畜與豫旁通。而兼及兩象易者。漢法也。其本諸繫下无妄中孚。履與大畜做此。

反卦（有卦之反。有爻之反。卦之反。反卦也。爻之反。旁通也。　王氏略例曰。卦有反對。）

雜卦泰否。泰反其類也。虞云。否反成泰。泰反成否。故反其類。終日乾乾。反復之道。（否反泰。泰反否。）

復彖傳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虞注云。剛從艮入坤。從反震。故曰反動。（艮反震。）

觀卦曰。觀、盥而不觀薦。虞注云。觀反臨也。（觀反臨。）

觀六二曰。闚觀。利女貞。虞注云。隨兌爲女。兌女反成巽。（兌反巽。）

明夷。虞注云。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

漸。女歸吉。虞注云。女謂四。歸、嫁也。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往有功。反成歸妹。兌女歸吉。

繫上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荀注云。鼓者動也。舞者行也。謂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反卦之明文。）所以盡易之蘊。（六十四反卦。）

案。古无反卦之說。唯虞注觀復明夷漸五條。乃眞反卦也。其雜卦一條及虞注同人荀注繫辭二條。仍可通之於旁通耳。（乾坤否泰。旁通而兼反卦者也。　同人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虞注云。同人反師。此旁通而云反者。亦乾坤否泰之例也。）

朱震周易叢說曰。荀爽解中孚曰。兩巽對合。外實中虛。則古人取象有用反卦爲象者。於此可見。

繫下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九家易曰。下有艮象。從外示之。（示與視同。）震復爲艮。兩艮對合。重門之象也。

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虞註云。謂反損成益。

虞註序卦云。否反成泰。咸反成恆。

序卦正義曰。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此條是宋人反對之說。非漢人反卦之說。）

反覆不衰卦

乾彖傳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通云。反復合於乾道。

頤卦曰。頤貞吉。虞註云。晉四之初。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故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

繫上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殺讀爲衰。）者夫。虞註云謂大人也。庖犧在乾五。動而之坤。與天地合。聰明在坎爲聰。在離爲明。神武謂乾。睿知謂坤。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而不衰者夫。

朱子語類曰。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

半象

虞註needs卦曰。大壯四之五。九二需于沙。小有言。虞註云。大壯震爲言。四之五。震象半見。故小有言。

又註需大象曰。二失位變體噬嗑爲食。故以飲食。（二變初。其中實。）

又註訟六三曰。乾爲舊德。食謂初四二已變之正。三動得位。體噬嗑食。四變食乾。故食舊德。

註豫卦辭曰。三至上體師象。故行師。

註訟初六云。初四易位成震。言三食舊德。震象半見。

註小畜卦辭云。需上變爲巽。上變爲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

註晉上九曰。動體師象。

註益六二曰。三乾。（當作變。）折坤牛。體噬嗑食。故王用享于帝。（亦謂震半象。）

說文谷字下云。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於口。　又片字下云。判木也。从半木。俎字下云。从半肉在且上。

大畜九三曰。二已變。三體坎。二至五體師象。（謂坤半象。）

又變受成法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虞註云。謂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爲孚。故有孚。乾爲威如。自上之坤。故威如。易則得位。故終吉也。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虞註云。謂三動（三得正而動。與上易位。此受成法也。）坤爲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漸初六曰。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虞註云。艮爲小子。初失位。故厲。變得正。三動受上成震。震爲言。故小子厲有言无咎也。

上九鴻漸于陸。虞註云。陸謂三也。三坎爲平。變而成坤。故稱陸也。

又曰。其羽可用爲儀吉。虞註云。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彖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爲鳥。故其羽可用爲儀。吉。三動失位。坤爲亂。乾四止坤。象曰。不可亂。彖曰。進以正邦。爲此又發也。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

漸彖傳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虞注云。謂初已變爲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成坤。爲邦。上來反三。故進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與家人道正同義。三在外體之中。故稱得中。乾文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此可謂上變旣濟定者也。

諸卦旁通

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陸績注云。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旁通如乾與坤之與鼎蒙與革之類。）

旁通卦變

小畜亨。虞注云。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小。故曰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虞注云。謂從豫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乾稱道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虞注云。變應五。故不自失。　九三。車說輹。虞注云。豫坤爲車爲輹。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輹。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虞注云。豫坎爲血爲惕。惕憂也。震爲出。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虞注云。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兌悅而應。虎口與上絕。故不咥人。　彖傳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虞注云。剛中正謂五。謙震爲帝。五帝位。坎爲疾病。（謙坎）乾爲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虞注云。乾天爲上。兌澤爲下。謙坤爲民。坎爲志。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辯上下定民志也。

大有。元亨。虞注云。與比旁通。　彖傳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虞注云。大有通比。初

動成震爲春。至二兌爲秋。至三離爲夏。坎爲冬。故曰時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虞注云。初動震爲交。比坤爲害。艱難。謂陽動比初成屯。屯難也。變得位。艱則无咎。　九二。大輿以載。有攸往。无咎。虞注云。比坤爲大車。乾來積上。故大輿以載。（此謂成大有。故乾來積上。）

旁通相應

睽彖傳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虞注云。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

鼎。元吉亨。虞注云。柔進上行。得中應乾五剛。故元吉亨也。

又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虞注云。柔謂五。得上中。應乾五剛。巽爲進。震爲行。非謂應二剛。與睽五同義也。

震巽特變

說卦曰。震爲雷。其究爲健。爲蕃鮮。虞注云。震巽相薄。變而至三。則下象究。與四成乾。（謂至三則成巽。故下象究。二至四體乾。故與四成乾。）故其究爲健。爲蕃鮮。（鮮白也。巽爲白。虞注巽九五云。蕃鮮白謂巽也。）巽究爲躁卦。躁卦則震。震雷巽風无形。故卦特變耳。

又曰。巽爲木。爲風。其究爲躁卦。虞注云。變至五成噬嗑。爲市。動上成震。故其究爲躁卦。明震內體爲專。外體爲躁。

下經恆六五云。恆其德。婦人吉。夫子凶。虞注云。動正成乾。故恆其德。婦人謂初。巽爲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震乾之子而爲巽夫。故曰夫子。終變成益。震四從巽。死於坤中。故夫子凶也。（恆與益旁通。諸卦旁通則從旁通卦變。恆內震外巽之卦。故終變成益。）

恆卦彖傳云。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虞注云。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終則有始。故利有攸往也。

又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虞注云。動初成乾。爲天。至二離爲日。至三坎爲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又云。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虞注云。春夏爲變。秋冬爲化。變至二。離夏至。三兌。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至。故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上經。小畜彖云。小畜亨。虞注云。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小。故曰小畜。

又初九。復自道。虞注云。謂從豫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

又九三。車說輹。虞注云。豫坤爲車爲輹。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輹。

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虞注云。豫變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過謂失度。忒差迭也。謂變初至需。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坎爲冬。離爲夏。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通變之謂事。蓋此之類。

案。小畜內象巽。豫內象震。震巽特變。小畜從旁通之例。豫終變成小畜。猶恆終變成益也。

蠱彖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虞注云。謂初變成乾。（大畜）乾爲甲。至三成離。（賁）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噬嗑）至五成乾。（无妄）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肯體巽。五賁。）

下經。巽九五云。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吉。後庚三日。虞注云。震巽相薄。雷風无形。當變之震矣。巽究爲躁卦。故无初有終。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家人）至三成震。（益）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噬嗑）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吉。震究爲蕃鮮。白謂巽也。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與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同義。

君子爲陽大義

泰。小往大來。傳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大往小來。傳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明矣。故坤卦辭。君子有攸往。君子謂乾陽。

說卦方位卽明堂方位（缺）

諸例

自內曰往。自外曰來。　內卦爲主。外卦爲賓爲客。　陽謂君子。陰爲小人。　初爲隱。（乾初九。龍德而隱。又曰。隱而未見。）爲潛。（乾初九。潛龍。）爲微。（繫下曰。幾者動之微。虞注云。陽見初成震。故動之微。易乾鑿度曰。天道三微而成著。前一爻。）爲幾。（虞注。繫辭曰。幾謂初。）爲嘖。（繫辭。探嘖索隱。虞注云。嘖謂初。）爲始。爲深。爲足。爲趾。爲履。爲拇。　二爲大夫。（乾鑿度）爲家。（虞注）爲中和。　四爲三公。（乾鑿度）爲心。爲疑。　五爲中和。（太玄）爲天子。爲大君。爲大人。　上爲宗廟。（乾鑿度）爲首。爲角。爲終。

六不居五。（肯揩。乾五。）

下爲先。上爲後。　下爲內。上爲外。

陽爲存。陰爲亡。　陽爲吉。陰爲凶。

陽爲吉。爲慶。爲喜。爲生。爲德。爲始。爲存。

陰爲凶。爲惡。爲殺。爲刑。爲終。爲亡。

初九九五爲聖人。初六六四上六爲小人。

九三。爲君子。　九二爲庸人。九四爲衆人爲庸人。

上九爲庸人。

六二六四爲君子。

陽失位爲庸人。陰失位爲小人。

陰陽失正爲邪。

二五爲中和。

性命之理（缺）

君子　小人

乾鑿度曰。一聖（復初九）二庸（臨九二）三君子（泰九三）四庸（大壯九四）五聖（夬九五）六庸（乾上九）七小人（姤初六）八君子（遯六二）九小人（否六三）十君子（觀六四）十一小人（剝六五）十二君子（坤上六）十三聖人（初九）十四庸人（九二）十五君子（九三）十六庸人（九四）十七聖人（九五）十八庸人（上九）十九小人（初六）二十君子（六二）二十一小人（六三）二十二君子（六四）二十三小人（六五）二十四君子（上六）二十五聖人（初九）二十六庸人（九二）二十七君子（九三）二十八庸人（九四）二十九聖人（九五）三十庸人（上九）三十一小人（初六）三十二君子（六二）三十三小人（六三）三十四君子（六四）三十五小人（六五）三十六君子（上六）三十七聖人（初九）三十八庸人（九二）三十九君子（九三）四十小人（當作庸人即九四）四十一聖人（九五）四十二庸人（上九）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鄭注云。三十二君之數。陽得正爲聖人。失正爲庸人。陰失正爲小人。得正爲君子。

陰得正爲君子。失正爲小人。九三亦爲君子。

泰彖傳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又一說。陰小人變之正。則爲君子。解六五。君子維有解。是也。又蒙六五失正爲童蒙。變之正爲聖人。蒙彖傳。蒙以養正。聖功是也。

離四爲惡人

離九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

大有初九无交害。虞注云。害謂四。四離火。爲惡人。

旅九四旅于處。虞注云。巽爲處。四焚弃惡人。失位遠應。故旅於處。言无所從也。

繫下云。子曰。德薄而位尊。虞注云。鼎四也。則離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

大有九四。匪其尪。虞注云。其位尪。足尪。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故尪。　象曰。匪其尪。无咎。明辯折也。虞注云。折之離。故明辯折也。四在乾則尪。在坤爲鼠。（晉）在震噬胏得金矢。在巽折鼎足。在坎爲鬼方。在離焚死。在艮旅于處。言无所容。在兌睽孤孚厲。三百八十四爻獨无所容也。

五行相次

乾用九。見羣龍。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帝王五行相次之道也。乾六龍。故明堂有六天。一爲道本。初九勿用。天之主氣。乃上帝也。故月令止有五帝。（天爲玄。繫五色。天之主氣卽太極也。）

士數五

一二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故爻止用七八九六。而一二三四在其中。五得五爲十。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太衍之數五十。而五在其中。天地之數五不用。故九疇五行不言用。大衍之數一不用。故蓍數四十九。

乾爲仁

虞仲翔注易云。乾爲仁。史記五帝本紀云。其仁如天。管子曰。天仁地義。

初爲元士

易爻初爲元士。乾六龍皆御而初爲元士者。案士冠禮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又鄭郊特牲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愚謂二義相兼。乃成易氣從下生。其得位者從下而升。如二升五。亦有賢行著德。故得升五也。

震爲車

屯二。乘馬班如。乘震馬。晉語。震爲車。婦乘輿車也。

艮爲言

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杜注左傳曰.艮爲言.　春秋傳曰.艮山也.於人爲言.說卦曰.成言乎艮.繫辭曰.吉人之辭寡.謂艮也.

中和之本　贊化育之本

參天兩地而倚數.又曰發三才而兩之.虞仲翔注云.謂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爲六畫之數.故倚數.參天兩地有坎離之象.此中和之本也.　說卦云.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此贊化育之本.

乾五爲聖人

虞氏謂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九五.故庖犧在乾五.

震初爲聖人（缺）

乾九三君子（缺）

坤六三匪人（缺）

易例

坤文言述坤六三之義云.婦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蓋坤于乾.有婦道.有妻道.有臣道.獨不云有子道.子道屬之六子也.聖人易例之分明如是.公羊傳曰.臣子一例.乃春秋之例.非易例也.此治易者所當知耳.

惠定宇先生言易之書.予所見周易述、鄭氏易.先有刻本.周易古義爲九經中一種.癸巳歲.予刻于湖陽、易漢學甫鋟劂而復失之.甲午十月.予自浙來羊城.周校書永年寄易例一册.亦先生所輯.中多有目無說.蓋未成之書.然讀先生之易者非此無以發其凡.予以意釐爲二卷.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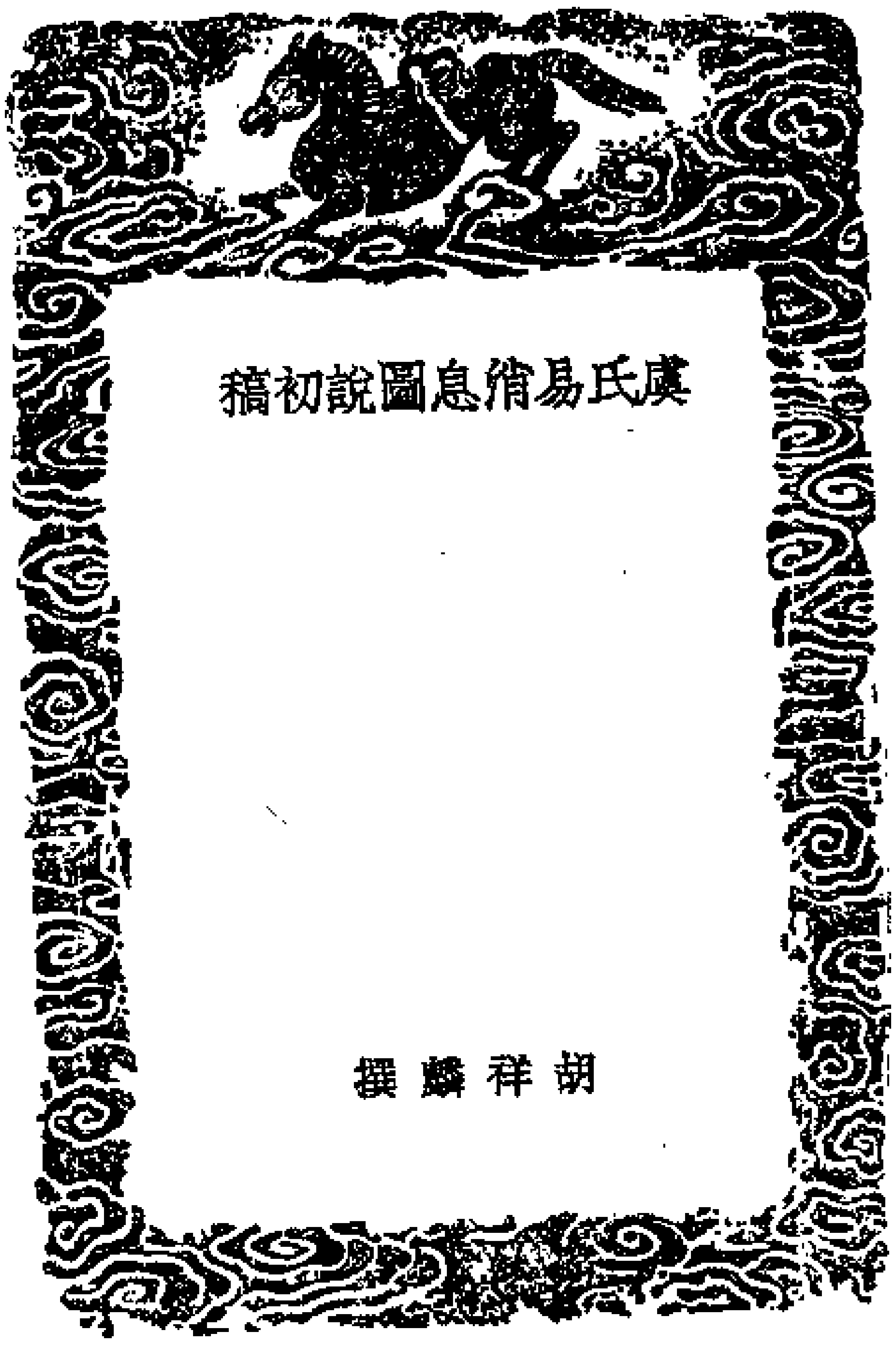
順德張明經錦芳校刊.乙未夏再至.已蕆事.而易漢學一書.予座主少詹事錢公有寫本.當求而刻之.先生又有左傳補注.尚書古文考.亦予所刻也.是年五月五日益都李文藻記.

四庫全書提要

易例二卷

國朝惠棟撰.棟所作周易述.目錄列有易微言等七書.惟易微言二卷.附刊卷末.其餘竝闕.此易例二卷.卽七書中之第三種.近始刊本於湖陽.皆考究漢儒之傳.以發明易之本例.凡九十類.其中有錄無書者十三類.原跋稱爲未成之本.今考其書.非惟采摭未完.卽門目亦尚未分.意棟欲鎔鑄舊說.作爲易例.先粉草本.采摭漢儒易說.隨手題識.筆之於册.以備作論之材.其標目有當爲例而立一類者.亦有不當爲例而立一類者.有一類爲一例者.亦有一類爲數例者.如既有扶陽抑陰一類.又有陽道不絕陰道絕義一類.又有陽無死義一類.此必欲作扶陽抑陰一例.而雜錄於三處者也.曰中和.曰詩尚中和.曰禮樂尚中和.曰君道尚中和.曰建國尚中和.曰春秋尚中和.分爲六類.已極繁複.而其後又出中和一類.君道中和一類.卷末更出中和之本一類.此亦必欲作易尚中和一例.而散見於九處者也.古者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一類.徵引繁蕪.與易理無關.而題下注曰.卽二升坤五義.此必摭爲乾升坤降之佐證.而偶然在前者也.又如初爲元士一類.卽貴賤類中之一.乾爲仁、震爲車、艮爲言三類.卽諸例中之三.天地之始一類.卽卦無先天一類之複出.皆由未及排貫.遂似散錢滿屋.至於史記讀易之文.漢書傳易之派.更與易例無與.亦必存爲佐證之文.而傳寫者誤爲本書也.此類不一而足.均不可據爲定本.然棟於諸

經深窺古義。其所掇拾。大抵老師宿儒專門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淵源。苟汰其蕪雜。存其菁英。因所錄而排比參稽之。猶可以見聖人作易之大綱。漢代傳經之崖略。正未可以殘闕少緒。竟棄其稾矣。



虞氏易消息圖說初稿

胡祥麟撰

秀水胡仁圃孝廉祥麟。錢輔宜曝書雜記稱其講求實學，好深湛之思。讀張皋文易虞氏消息。思索累月。廢寢食。衍其說爲數萬言。余求之未得也。德清戴子高。會稽趙撝叔。皆有初稿鈔本。嘗假觀焉。錢氏言孝廉故善病。至是病益甚。竟不起。是錢氏所見即此本也。因刻以存之。爲虞氏學者。皋文之後。劉氏申受有易表。李氏尙之有易例。得孝廉此書。以求消息。發揮旁通。輝光日新矣。同治十年二月吳潘祖蔭。

虞氏易消息圖說初稿

嘉興胡祥麟撰

張皋文太史述虞氏六十四卦消息圖

（乾一、艮三、坎五、震七、　一、七、五、三、坤二、兌四、離六、巽八、　二、八、六、四、）故易逆數也。

麟案。消息者陰陽進退之義也。陽進爲息。息、生也。陰消陽而陽退陰進。則謂之消。消者消陽也。陰屬於陽。亦陽伏於陰中。遊初麗復初。復初亦伏於遊初。故六十四卦消息皆乾元爲之。○消息之象。以離震兌乾爲陽。蓋乾歸魂在離。出震得朋於兌而盈乾。皆息也。陽也。以坎巽艮坤爲陰。蓋坤歸魂在坎。而陽遂退巽消艮入坤。皆消也。陰也。皆以明乾元之變化太極也。此圖之例。十二消息皆頂格書之。其低一格者皆旁通之卦也。其卦有二義。一則乾入坤坤就乾之卦。其卦必有坎離。坎離者乾坤

之交。一則化泰爲否。化否爲泰之卦。其卦皆有震巽。震生陽爲復之初。巽消陽爲遯之始。坎離在復遯之閒。以通乾坤之消息。故其卦皆旁通。泰消於小過。否益於中孚。小過與中孚旁通。而圖則畫小過於泰後。畫中孚於否後。單行而不竝列者。恐泰反爲否。否反爲泰之消息不明也。然則次一位者皆旁通之卦。其位視息正卦消正卦低一格。其有視旁通之卦更低一格者。則坎離大過頤也。大過合六畫觀之。有坎象。頤合六畫觀之。有離象。則亦坎離也。乾坤往來於泰否。則必會合於離坎。而乾元之行。一施爲離。再施爲坎。故圖坎離坎餘慶之復前。別於旁通。明坎離爲乾元之所施也。且有震兌之息。必有艮巽之消。剝窮而反於坤。於是乾下就坎。以成陽而配寒。（即圖之所謂乾入坤也。）滅出復震。復之時。冬也。寒也。夬決而反於乾。於是坤上就離。以成陰而配暑。（即圖之所謂坤入乾也。）極遘生巽。遘之時。夏也。暑也。坎得戊五。離得己六。乾坤出入。陰陽會合。未可與旁通竝也。上則又嫌於正消息。故低一格。入坤就乾

旁通之卦皆坎離爲之。故其生屯鼎蒙革。亦皆旁通。（此謂圖中之卦畫於上者。）下所圖者則皆息正卦消正卦所生之卦也。其閒唯旅豐二卦非消息而生。則更低一格。其有視生卦高半格。則爻例有正有變。變則高半格別之。爻例者何。泰法一生兩。兩生四之義。一卦六爻。初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其序皆自下而上。生卦之序依此。如初之三。二之三者。皆自下而上。此正例也。其有自上而下。如五之二。五之三。四之二者。在息卦。必將化息爲消。在消卦。必將化消爲息。或以息之極而戒之。如泰之有既濟也。或以消之過而止之。如觀下之艮是也。其生也莫不自上而下。變例也。故高半格。其不低半格者。明其爻之自上來。且特變以示戒也。若夫泰下之損。遯下之无妄。視生卦高一格者。雖亦泰遯所生之卦。別有取義。不假生卦正變例。損以止泰之反否。无妄止遯之消艮。皆所以正乾元也。故二卦皆高一格。（此謂圖中之卦畫於下者。）

復䷗息正卦（震初。出震。）（案。復之初即乾之元。乾元。乾初也。出震者。復之內卦震也。）

[illegible]張曰。復。反也。陽始反動。按。陽始反者。上九復艮反于初也。艮消乾至剝而極。至是而上九始反於坤初而爲復。蓋剝之碩果即乾之大果。上與初相易。初。乾元也。動也者。震也。陽從內出也。此下無生卦者。復陽七不能生物也。與遯旁通。

臨䷒息正卦（兌二。得朋。）按。得朋者。陽從其類。

[illegible]張曰。臨。大也。陽進凌陰。故大。

地風䷭（臨初之三。升。）按。臨初之三。自下而上。生卦之正例也。

[illegible]張曰。初上之三。故曰升。臨二當升五。初之三逆之。○按。臨二當升五者。乾之正位五也。初爲乾元。上升于三。將以逆二之上升于五也。

地火䷣（臨二之三。明夷。）○按。臨二之三。自下而上。

[illegible]張曰。明夷。傷也。陰亂于上。二之三。未值上。雖明猶傷于陰。○按。陰亂于上者。謂陰居五位也。二宜之五。之三。故曰未能上。明者內卦離。陽傷于陰。亂之陰卦者與大壯同義。（虞曰。壯。傷也。）

雷水䷧（臨初之四。解。）○按。臨初之四。自下而上。

[illegible]張曰。解。散也。初之四。坤解散。○按。坤解散者。臨初進四而爲震。（解之外卦震。）則坤陰震動而散矣。與屯之動陰同義。

雷上雷下䷲（臨二之四。四震。）○按。臨二之四。自下而上。

[illegible]張曰。二之四。陽實動而出。故曰震。○按。陽實動而出于陰。則泰象成矣。○臨之生卦終于震者。明乾元之自復來也。陽爻不之五上者。息未極至泰生非而乾元正位矣。至既濟而陰陽之六位皆定矣。以上四卦。臨所生之卦也。皆自下而上。正例也。故圖無升降。

泰䷊（地天）息正卦（乾盈。）按。出震得一。兌得朋得二。至此而三。乾象盈矣。乾六畫而泰之內卦祇三畫而亦謂之盈者。在天之象也。虞曰。易在天三爻足矣。

[illegible]張曰。泰。通也。乾成通坤。天地交。故通。○按。乾成者。泰之內卦乾已盈也。乾盈而通于坤。則天地交矣。

水風䷯（泰初之五。井。）按。泰初之五。自下而上。生卦之正例也。

[illegible]張曰。井。通也。亦升也。初之五。乾元正位。以乾別坤。天地交通。取義井汲。故曰井。○按。初爲乾元。進五而正位。謂之以乾別坤者。蓋卦位之例。四坤位。五乾位。六坤位。初進于五。則陽居乾位。而四上之坤位皆見。乾坤分明。故謂以乾別坤。其實乾進坤中也。乾升而坤降。非交通而何。取義于井汲者。汲所以上水。喻乾元之進于五。且外卦坎也。坎爲水。

（升中格）水火䷾（泰五之二。既濟。）按。泰五之二。自上而下。生卦之變例。高中格。與未濟反對。

又按。五之二。坤下而乾上。泰交之道。自此推。亦自此貞。蓋坤下而乾上。否之消泰。其端已見于此矣。

故泰下反對之卦始于既濟。泰不可反。反則否。

【消息】張曰。既濟。陽成也。五之二。六爻各正。地平天成。按。地平謂二。貞坤。地二也。天成謂乾五。貞乾。天五也。各正者。陰居陰位。陽居陽位。無不正也。○泰五之二。取變例。而不取正例者。（正例當曰二之五。）二非陽正位。不能生也。

升一格 山澤䷨ 泰初之上。損。

按。泰初之上。爻正例也。何以不與生卦竝。而反高一格。蓋既濟者反類之卦。泰生既濟。極數轉窮。反則爲否也。故以損止之。而正乾元。（初與上相易。故亦謂之元。）特著其例。高一格以示識。（止者。艮爲止。損之外。艮也。）

卦與益反對。

【消息】張曰。損。損下益上。○按。損下之乾。以益上之坤。已啟消乎否之象。象消初二不動。而乾毀于兌。故雖不取此義。（其得乾上。上與初相易。爲乾元。）

雷澤䷵ 泰三之四。歸妹。 按。泰三之四。自下而上。生卦之正例也。與漸反對。

【消息】張曰。歸妹。妹陰也。三之四。三者泰成之交。歸于陰。陽隸陰始。故震兄。歸兌妹者。陽不可以歸陰。故象之嫁妹也。○按。妹既爲陰。則歸妹者。歸于陰也。泰成于三者。兌得陽而爲臨。臨至于泰。（臨所生者。）陽而復得一陽。而乾爲泰。故泰之成。成于三。三即乾元也。乃泰三以陽而之四。復得震。則自臨來之消息爲明。然四之位陰也。以陽往居陰。歸于陰矣。其義不可以訓。故假震兌名之曰歸妹。震長男。兄。兌少女。妹也。（消艮入坤之消息。觀于歸妹。其端已見。）

水澤䷻ 泰三之五。節。 ○按。泰三之五。自下而上。正例也。與渙反對。

【消息】張曰。三之五。得位。損之時自節止。○按。損以艮正泰之乾元。艮之上即泰之三。謂之乾元。上與初相易也。泰之乾元既至五而得位。則不復動矣。故損之時。自節而止。止者節之六三至五。約象爲艮。艮止也。陽在損之時。所以正泰。自此而止。泰斯可正。將反爲否矣。

高中格 山火䷕ 泰上之二。賁。 按。泰上之二。自上而下。變例也。高中格。與噬嗑反對。泰三爻二猶不爲者。乾貞五。二非正位不生卦。

【消息】張曰。賁。飾也。上之二。柔來文剛。○按。泰上六。陰也。柔也。泰九二。陽也。剛也。上降于陰。陰麗乎陽。陰陽相雜。故曰文。

低一格 火山䷷ 賁初之四。否三之五。旅。 按。非泰正卦所生。則變生卦。低一格。與豐反對。

【消息】張曰。旅。客也。否三之五。否道已就。陽寄于坤。消假損旅。○按。否三之五則旅。又自否來。否道已就。故雖生卦。不謂之成者。陰象就。陽成其象也。陽者損泰之三。賁即乾元也。（三賁之乾二即上。上初相易。故乾元。）曰內已成坤。陽寓其中。非客而何。

山風䷑ 泰初之上。別遁 隨。 按。此亦生卦。何謂于上。蓋化泰爲否之卦。因別遁而備消息也。○【消息】張曰。蠱。事也。泰初之上。乾元失正。陰消于下。故蠱。○按。乾元失正者。上非陽位也。此不取初上相易之義。蓋消于下。則將滅泰之乾而爲否之坤。

澤雷隨䷐ 否上之初。別遁 蠱。 【消息】張曰。否上之初。與歸妹正反。兌陰隨震夫。故曰隨。○按。與歸妹正反者。隨即歸妹之反對卦也。少女在內。長男在外。有似乎歸妹少陰在外。隨震而入。然隨夫之象。故曰隨。夫陰隨陽而入。而陰在內矣。內陰外陽。否也。故隨爲否之所生。

按。此二卦皆化泰爲否之消息。隨自否生。不曰消泰者。隨之象。坤二乾五各正其位。實在初爲乾元。上六來隨五。四三二來隨初九。陰皆隨陽。雖自否來。猶謂之泰也。至小過而陰不隨陽。故泰消于小過。

否䷋ 泰反。 按。易曰。否泰反其類也。曰泰反者。即此義。此置以見泰之反類。而亦置于上者正卦無異位。

雷山小過䷽ 臨陽泰至三而觀四。已消於兌。晉上之三。

按。此雜卦之消息者。與別遁無異。位小過本遁中孚。以泰消于小過。否蓋于中孚。消息之義不同。故張不取。而仍從別遁之例。低正卦一格。

【消息】張曰。小過。小謂陰。六五以陰過陽也。此繫臨息觀消。不以晉上之三名也。○按。臨息觀消者。臨爲息卦。生泰。嗜也。乃臨之陽未至三爻。而觀之陰已過。臨之初九九二而消于四。陰陽不能遂。觀陰已在前。則泰象消而否象就矣。曰觀消者。觀本消卦。此謂取誼。則謂其消泰也。不以晉名者。爻例如此。命名之誼無所取。

風地觀䷓ 消正卦。斷 裝。 按。斷者乾象。斷也。明消息則略過辛義。

【消息】張曰。陽正乎五。大觀在上。所以尊陽。○按。大陽也。陽爲大。在上五正位也。卦本消。故曰尊陽。

火地晉䷢ 觀四之五。 按。觀四之五。自下而上。正例也。

【消息】張曰。晉。進也。四進之五。消陽。○按。觀之四。及巽之初也。初爲消之始。進臨于五。則陽消矣。

既中格 ䷳ 艮（剝五之三） 按剝五之三，自上而下，虞例升中格，俱有所取，從虞例，合艮六畫觀之，剝象見矣，然艮有二陽，歸于此，所以接（剝上九之陽）

附錄張曰，艮止也，陽消皆止，五之三止下正○按止下者，陰畜下止之，使不得上，正者正乾之象也，陽消者陽爲陰所消也。

山地剝 ䷖ 消正卦（消艮） 按剝之下變生卦，乾元退處于上，不能生卦也○附錄張曰，落也，故剝落。

坤 ䷁ 消正卦（入坤） 按乾入坤也○附錄張曰，坤順也，陽入陰中，陰順陽○按陽入于陰，陰雖順陽，故滅而復出，入坤而出復，皆取象于月，震之生死，月爲坎象，故虞以乾三息爲坎三息。

地山謙 ䷎ （乾上九來之坤） 按乾之上九卽剝之上九，窮于剝而歸于坤三爲謙，京氏曰，游魂在四，歸魂在三，夫乾歸魂在離，而曰謙三者，二至四爲互體，謙之互體坎，旁通于履之互體離，坎之中爻離之中爻，皆在謙履之三，自坎來而歸魂于離，虞所謂乾起坎而終于離也，終則有始，故游魂歸魂皆在離○附錄張曰，乾上九降居三，故謙○按以上九居三，自上下下也，故謂之謙。

（旁通履，互體坎）

一復 ䷗

天澤履 ䷉ （謙三之坤初，爲復上息） ○按謙三必至坤初爲復，而後上息于履之六三者，蓋謙之互體坎也，乾下就坎，所以成陽，故必之坤初爲復，乃得乾元，始上息于履之六三，必取謙三者，明其爲歸魂，且互體旁通也○上息于六三，以陰乾陽，謂之乾一息○附錄張曰，謙息履，坤始履行乾德○按謙息履者，卽所謂之坤爲復上息也，謂之坤者，旁通之卦，皆以其所通者爲，履爲謙之所通，則坤象矣，謙之三乾元也，履外卦之通謙坤也，六三之中有乾元，謙坤在上，故曰履行乾德。

（旁通謙，互體離）

地水師 ䷆ （謙三降居坤二） 按此明乾之入坤，來自謙三降居師二，謂之坤二者，坤二以爲離歸魂也○附錄張曰，師，兵也，謙三降坤，陽出征陰○按征者正也，正陽之象，謂坎二得中也（兵當曰軍）。

（旁通同人，坤內坎）

二復 ䷗

天火同人 ䷌ （師二之坤初，爲復上息） ○按師二之坤初爲復，而後上息于同人之六二者，師之內卦坎，明乾下就坎，必之復而得乾元，乃能上息于同人之六二，其必取師二者，明乾之入坤且坎離旁通，明其爲歸魂也○附錄張曰，夫婦爲同人，通師，震巽爲夫婦，同體乾五陽○按同人師所通者二卦，無震巽，以互體，旁之師二至四震也，同人二至四巽也，同體乾五陽者，師之九二息于同人之六二，體五陽也，五（陽卽比五）

（旁通師，乾內離）

水地比 ䷇ （師二上之五） 附錄張曰，比，附也，師二上之五，正位，陰皆順從○按師上者升于坤也，明此卽師之所生也，故旁通之卦皆不與生卦同例。

三復 ䷗

火天大有 ䷍ （比五之坤初，爲復上息） ○按五爲貞位，必之坤初，始得乾元，乃上息于大有之六五者，明比五之爲歸魂，非乾貞也，必于五者重正位也○大有之六五，以陰乾陽，爲乾三息，自三而二，乾二歸矣，自二而五，乾五歸矣。

附錄張曰，大有，坤五合乾五，爲中有陽，故大○按坤五合乾五，卽比之九五之復初爲乾元，而上息于大有之六五者也，以大有之五爲坤五者，在上之離坤五也，五之伏乾也，陽伏陰中，故曰中有陽，其陽乾五也，故曰大。

按以上六卦皆以陰乾陽，滅而未出之消息也○虞氏于乾三息曰坎三息者，蓋以謙三、師二、比五必之坤初爲復，而後上息于履之三、同人之二、大有之五，取其來自復初，故謂之乾，其曰坎三息者，謙三師二比五皆坎象也○六卦皆有乾象，而謂之魂者，

（旁通比，兩[illegible]）

既中格 重離 ䷝ （坤二五之乾于，又遯初之五） ○按二五之乾，卽所謂坤致乾所生也，坤起于離，卽此義，遯初之五者，及例如此，義無所取。

附錄張曰，離，麗也，坤二五之乾，陰麗于陽，乾已成○按坤乾已成者，陰伏陽初，乾陽麗生，所伏麗陽而生也。

既中格 重坎 ䷜ （乾二五之坤于，又觀上之二） ○按二五之坤，卽乾入坤也○觀上之二者，及例如此，義無所取。

附錄張曰，坎曰習坎，陷也，習常也，乾二五之坤，正爲離陷陰中，乃得其常○按離中之二五伏乾之二五，坎離之伏陷于坤中，則二五乃顯，故曰得其常，觀此知乾之歸魂必自坎來也，歸之正者二五正位也。

坎戊離己，位于中宮，陰陽所合，不可與旁通卦並而上，則又嫌于消息，故僅舉格例之，其圖於旁通之後者，明乾之三息皆坎離爲之也，先離後坎者，明乾歸魂于離，而起于坎也，坎離之後方出震，故圖此于旁通六卦之後。

水雷屯 ䷂ （坎二之初） 按乾三息者，乾下就坎以成陽，而既寒也，謂之魂者，以氣言也，三息而交于離坎，氣盈而屯難，新而出復，復在子，其時冬也，寒也。

（旁通鼎）

附錄張曰，屯，難也，坎二之初，成震，牝馬行地，盈乎地中○按牝者坤也，馬者坎也，屯之內卦震也，坎交于震，行于坤中，坎陰會陽，陽將出震，其不卽出者，剛柔始交，故震爲玄黃，天地之雜，其生難險，遂於震而始出（取消三息而玄黃成始也）。

火風鼎 ䷱ （大壯上之初，實爲二之初）

（旁通屯）

附錄張曰，鼎所以孰物，陽交于離坎，而化生萬物，和水火而成味，故通屯出復之卦，取象于鼎，不取大壯上之初○按陽交于離坎者，鼎之九三鬲而爲六三，則內坎外離矣，以九三之陽交于坎離之中，正如物在鼎中，和水火而成味，成則陽可出矣，通屯出復者，旁通于屯，屯之內卦震，卽復之內卦，故曰出復○按坎中之陽亡，離中之陰入，例不生卦，而張以爲坎二之初爲屯，離二之初爲鼎者，俱爲雜卦所生，則其義不明，知大壯以陰傷陽，此時陽將出震，而反曰陰傷陽，消息之義茫然矣，故不取。

復 ䷗ （以陰牝陽滅出，復實爲終實） ○按滅而復出者，蓋陽爲陰消，至剝而僅存上九一爻，于是滅入于坤，三息而交于屯鼎始出，故不曰有陵而曰剝，復明此爲剝之餘也○復既爲明消息之義而設，何以復圖于上十二消息，無其位也。

陽息 按。自復而臨而泰三畫之乾。其義已見于前。故不復圖于此。其必圖復者。誠而復出。必正其象。此以發明六畫之乾。臨息之後。不接大壯而反接遯者。月盈則食天之道也。

以上陽息之卦三十二。

遘☰☴消正卦（乾坤相遇。巽象退辛。）按。陽極而陰。與坤相遇。故成遘。遘之內卦巽也。乾消之始。則在天之象。則退辛成巽也。

翻注張曰。遘。遇也。陰陽相遇。○按。遘不生卦。其陰微也。遘之陰入。巽入也。

遯☰☶消正卦（艮象消丙。）

翻注張曰。遯。退也。陰消遯二陽當歸退。

天雷无妄☰☳（遯上之初。）按。遯上之初。爻變例。何以不高中格。反高一格。以其消之過。專以正乾元。故特獨其例。

翻注張曰。无妄。无所亡也。艮之乾元復正。无所亡。○按。乾元復正者。遯之內爲艮。艮之上爻乾之上也。上與初相易。而皆爲乾元。遯之三。艮之上也。陽居于外而不得其正。非遯而何。陽何可遯。故自三來之初。則乾元復正。已居于內。是亡而无所妄也。

天水訟☰☵（遯三之二。）按。遯三之二爲例也。故高中格。

翻注張曰。訟。爭也。三之二。陽與陰爭。明陰盛。○按。陽爻自上而下。去陽位而就陰位。故曰與陰爭。則陰已與陽爲敵。其盛可知。

風火家人☴☲（遯初之四。）按。遯初之四。四正例也。

翻注張曰。女以男爲家。初之四。陰進而從陽。故曰家人。陰必居陽之家而後謂之。○按。陽之家者。乾爲積善之家也。遯之外卦乾。家人之外卦巽。巽陰入乾。乾將消矣。然六四在二陽之下。而乾五坤二貞位猶在。男外女內。故曰家人。

巽☴☴（遯二之四。）按。遯二之四。四正例也。

翻注張曰。巽。入也。二進之四。乾陽入伏陰下。○按。乾陽入伏者。巽象先庚。庚者震所出也。其象在上

否☰☷（坤虛。○按。乾消則坤虛矣。）

翻注張曰。否。閉也。以坤消乾。天地不交。故否。○按。以坤消乾者。遘有一陰。遯有二陰。至否而三陰。坤虛矣。故曰坤虛。

謂下實之乘[illegible]先也。○按。遯生[illegible]乾來[illegible]之不可謂[illegible]入爲消卦之[illegible]也。故謂之生卦[illegible]明消息之陰。自[illegible]家人[illegible]二者。陰當及困。至上猶存。蓋否生困。而乾元[illegible]陰[illegible]矣。

澤水困☱☵（否二之上。）按。否二之上。自下而上。正例也。

翻注張曰。否二之上。陰揜陽。陽乃困。○按。否之外卦乾也。以六二之上而成困。乾爲兌。兌毀折乾之上九。乾上反窮于坎中。故困。

火水未濟☲☵（否二之五。）按。否二之五。正例也。與既濟反對。

翻注張曰。二之五。六位失正。爲否之極。曰未濟者。明將濟也。○按。六位失正者。謂初、三、五。陽位也。而反爲陰所居。二、四、上。陰位也。而反爲陽所居。各失其位。否已極矣。然否象在不交。以二易五。交也。且爲坎爲乾坤之交。故曰未濟者。將濟也。

風山漸☴☶（否三之四。）按。否三之四。正例也。與損反對。

翻注張曰。漸。進也。三之四。始正位。進而承陽。○按。否之三陰。處陽位之四成漸。則陰居陰位。位始正矣。于是上承二陽。故曰漸。○張謂小人傳過者此義也。

澤山咸☱☶（否三之上。）按。否三之上。正例也。與恆反對。

翻注張曰。咸。感也。三之上。正位。乾咸乎中。陰感乎陽。○按。否之六三之上而成咸。謝陽位而居陰位。小人傳過矣。三至五。約象爲乾。初、二、上。坤象也。陽在陰中。則陰感乎陽。

風水渙☴☵（否四之二。）按。否四之二。變例也。高中格。與節反對。

翻注張曰。渙。散也。陽來動陰。陰渙散。○按。否四之二。以陽易陰。入于其中。衆陰散矣。反對節。否終則

傾，將反而為泰矣。

火雷噬嗑䷔（否五之初。）按，否五之初，變例也。高中格，與豐反對。

附圖張曰：噬，齕也。嗑，合也。五之初，陽道盛，噬陰合之。○按，五之初乃得乾元，乾元在初，故曰陽道盛。合即交也，否而交，否將泰矣。

雷火豐䷶（噬嗑上之三，泰二之四。）按，此非消正卦，所生低一格。

附圖張曰：豐，大也。噬嗑上之三，泰二之四，已合泰成，從者大。○按，噬陰而合之，泰二之四則泰象已成，小往而大來，故曰所從者大，大陽也，小陰也。

風雷益䷩（否上之初。）按，此不與生卦重者，益恆皆通，且化否為泰之消息也。

附圖張曰：否上之初，損上益下。○按，否上之初，則入坤而出震。上，九上也。初，下也。且損否之九四為大四以益下，故曰益。其內卦震也，息泰之三陽也。其外卦巽也，消否之三陽。

雷風恆䷟（泰初之四。）

附圖張曰：泰初之四，以泰通否，終則有始，恆久之道于是著之。○按，以泰通否者，恆為益之旁通也。否終于此，泰始于此，消不可久，息不可不久，則恆久之道宜于此著之，故曰益恆化否為泰之卦也。

泰䷊（否反。）按，否之反也，明反否之義，故重此，亦圖于上者十二消息無異位。

風澤中孚䷼息雜卦（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于是自訟四之初。）按，遯至三則否矣，遯陰未及三而大壯之陽已息三而至四，否泰盡于中孚矣。訟四之初，變例也，此取消息不取變例，中孚與小過旁通，義亦不取。

附圖張曰：中孚，信也。坎之德。此卦坎在中，故名中孚。兼體大壯，消息不以訟四之初為義。○按，信為坎德，中孚無坎象，而曰中有坎者，中孚六三六四，內外兩陰，坎之體也。自遯大壯消息，遯為消而三四皆陰，及大壯為息而三四皆陽，及中孚從此來，則陽在陰中，坎之象也。其不以訟之變例為義者，中孚為否極反泰之卦，陽與陰爭為訟，非其義也，故不取。

大壯䷡息正卦（陽息泰。）按，四之陽，泰所息也，故曰息泰。

附圖張曰：大，陽也。壯，傷也。四失位，陰得乘之，故傷。○按，大壯之四陽居陰位，陰得乘其上，故傷。觀此可知乾盈入坤之義。

水天需䷄（大壯四之五。）○按，大壯四之五，自下而上，正例也。

附圖張曰：需，待也，養也。四之五，自正方傷，當需養之。○按，大壯九四之五而為需五，陽位也，由四之五，自得正位，然九四之大壯，為二陰所乘，雖之需，傷未瘳也，故猶待養之。

兌䷹（大壯五之三。）○按，大壯五之三，自上而下，變例也。高中格，合兌六畫之夬象見矣，然兌陰有二，故取變例以正夬上之陰。

附圖張曰：兌，說也。五之三，陽正而見陰，陰所說。○按，正位謂九五上六，一陰在二陽之前，六三一陰又在二陽之前。陽見陰，實陰見于陽，見如諸侯見於天子之見。陰見于陽則陰順于陽矣，順則說，故曰為陰所說。

夬䷪息正卦（陽決陰。）

附圖張曰：五陽決一陰，決開之。○按，決者決開兌，而陰通于乾也。夬下無生卦，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乾䷀息正卦（陰就陽。）

附圖張曰：乾以陽通陰，行健不息。○按，以陽通陰，為乾通于坤，陽健行不息而就陰，順陽，故曰陰就陽。就也者，順也。且坤就乾而生也。

虞曰：出陽知生，入陰懼死。按，出陽者出震乃生，入陰者乾入坤中，坤就乾而生陰，而陽且死乎大過矣。自剝至復，入陰而出陽；自夬至遯，出陽而入陰，故乾坤往來于泰否，生死于復遯。

雷地豫䷏（復初之四。旁通小畜。）按，夬之上爻為五陽所決，窮而反于三，夬之三為陰所動，互體成离，离為坎，坎者坤之游魂，游魂在四，故豫之約象坎，而四正在坎中。夬之九三為陰所動，必有所之，故張以為復初之四，實夬三之四。此不曰夬者，蓋夬三之為乾元，不若復初為乾元之易曉也。初上相易為乾元，三畫之乾，其三即上也。然則復初之坤四而成豫，實夬三之坤四而為豫也。○夬上之陰何以知其反于三，蓋乾坤同例，乾反于離三，則知坤窮必反于夬三，故坤之歸魂自夬三而顯。

一凝䷏

附圖張曰：豫，怡也。復初之坤，陰得陽而怡。

豫○按，陰得陽而怡，則將凝陽而生矣。

風天小畜䷈（豫四之坤初，為復上息。旁通豫。）○按，復初之豫四，而必反之坤初為復，而後上息于小畜之六四者，蓋同乾之歸魂六卦，觀文曰魂，陽氣也，陰何以為魂，其象胚陽而生，則其氣亦凝陽而得，故此六卦與乾三息之卦同義。其曰之坤初為復者，實以明復遯旁通之陰必興乾元而生也。夬陰陽相遇謂之遯，夬之時一陰為五陽所決，微剝已絕，故必三凝乾元，與乾合于大過，頤消息于剝革而生遯。○以上皆就坤而論。然易以乾元消息六十四卦，不得不以乾為陰坤之就乾，實六畫之乾入坤也。乾入于坤則謂之魂，魂陽氣也，故張又曰小畜在四者凝乾之魂，乾以游魂索坤也，其義得于京氏游魂在四之說。○三畫之乾滅而復出，復生大壯，至夬而極，六畫備矣，復入于坤，為坤所凝，死于大過，陽不可死也，于是頤以養之，自蒙而遯于革，為繼世而後移于遯。

附圖張曰：畜，斂也。之坤初為復，上息六四，陰將畜陽，復陽小，故小畜。

按，坎此義陰懼害陽，則陽入陰中，陰始得凝陽而起，且謙三師二比五之所通，皆明乾入歸魂而游魂不見，故豫之四為坤之遊魂，小畜之四即為乾之游魂。乾以游魂求坤，坤乃得凝乾而歸魂于坎，然則坤三凝，凝乾之元，實凝乾之魂也。小畜之約象為离。

坤起于此則

乾終于此。

按。坤象故在。其例之魂者。皆從

夬而育明夬極生遯之消息也。

澤地萃䷬　觀上之四。實（臨四息五。）　○按。觀上之四。爻例也。張謂實臨四息五者。乾施于坤。以四息五。復初之乾元得朋而爲臨也。（此亦假復臨以明其義。不得泥看。且乾爻仍在四。猶是游魂耳。）此皆舍象而以氣言。故曰魂。

旁通大畜。

【箋】張曰。觀上之四實。擬四息五。陽正位。陰聚而附之。○按。陽正位者。五爲陽位也。

二疑䷊

山天大畜䷙　萃五之復二。成臨。臨上息於乾。大壯初之上。　按。萃五之復二。則復得一陽而成臨矣。上息于大畜之六五。必曰復者。避之旁通也。

【箋】張曰。萃五之復二成臨。上息五。畜臨陽臨大。故大畜。○按。萃之乾爻自四起。乃是游魂。不爲陰所凝。復得一陽。然圖此二卦于遯睽之前。非例。陽息。實以明坤之未歸魂也。

水山蹇䷦　觀上反三。即萃四反三。　○按。觀之上九反于三。實萃之九四反三也。皆曰反者。歸魂在三。明坤之歸魂。此卦外坎互體亦坎。外坎以明坤之游魂。互坎以明坤之歸魂。

旁通睽。

【箋】張曰。睽。離也。觀上反三。即萃四反三也。陽在離。坎始變離。○按。兩坎者。外卦坎。互體亦坎也。

三疑䷒

火澤睽䷥　大壯上之三。實遯三之復二。（成臨上息。或无妄二之五。）　按。成臨上息者。假借以起例耳。六五凝遯之九五。六三凝遯之九三。而坤即歸魂于三。此卦外離而互體亦離。明坤起于離。乾終于離也。

【箋】張曰。睽。乖也。睽五凝遯五。臨有乾陽微陰。已著陰陽至此而分。故睽乖。爻由大壯。取其傷陽。无妄无所亡。非睽之義。○按。遯有乾陽者。睽五凝遯五。乾元伏也。微陰已著者。坤自遯三歸也。以上六卦皆以復初臨二明乾元上息于睽五。陽爲陰所凝。則乾元不見。而睽三又以陰凝遯九三之陽。陽不見而陰已著。二、四、上。坤位。而陽陷于中。三、五。乾位。而爲陰所說。陷則不出。而離陽又微。故陰陽遂自此分。○按。坤三凝者。坤上就離。以成陰而說巽也。謂之魂者。亦以氣言。交于大過頤而聚氣成象。象氣陰氣也。通革而與乾過爲遯。遯位在午。其時。夏也。暑也。

澤風大過䷛　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於爻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　按。陽伏巽中者。明生遯之消息也。體復一爻者。則遯之初體乾元而生也。

【箋】張曰。大過。陽死也。不言死。陽无息也。但言過而已。陽伏巽中。爻由大壯兌。亦非其義。○按。上巽初相易爲乾元。此卦上下皆陰。非死而何。其不曰死者。乾元無息。而巽下一陰。陽即伏其中。陰伏陽即能養陽。況乾起于坎。大陽之象。坎象也。故曰陽无息。○按。其必曰死者。蓋陽自大畜以後。附于蹇之真坎。而坤自遯三歸魂。微陰不足變陽。陽氣反爲其所凝。半隱而陰陽乖異。滅者不能復出。大過又从遯睽來。上下皆陰。乾元不見。幾乎息矣。故曰死。然坤自遯三來至大過時。陰八爲六。六變爲九。則陽伏于中。○爻例不取兌而取大壯。以兌息陽。大壯傷陽也。

山雷頤䷚　晉四之初。或以離二之上。巽伏震中。

【箋】張曰。頤。養也。離大過以陰養陽。天地合。萬物生。不以晉四之初臨二之上爲義。○按。以陰養陽者。震伏巽中。至頤而見。天地合者。睽之陰陽分。至此而始合。合則萬物生。明坎離將爲蒙革也。爻例不取臨晉者。臨陽已盛。晉爲游魂也。○右二卦具坎離象。故亦從旁通。

一條如坎離例。

山水蒙䷃　艮二之三。實頤初之二。　按。艮二之三。虞氏義也。而張不取者。艮消而頤養也。假借于爻例以明消息之故。與坎離所生同義。故仍與旁通一例。

旁通革。

【箋】張曰。蒙。昧也。艮二之三。實頤初之二。陰陽雜居。故蒙昧。○按。陰陽雜居者。六居五。九居二也。艮消乾而止于離。則蒙離通乾而還乎正則明。

澤火革䷰　遯上之初。實大過初之二。　按。此亦不取虞義。謂消息自大過生也。

【箋】張曰。革。易也。乾已去。巽陽生震下。革去故也。○按。二動成震。去大過之巽而居震下。非去其故乎。○按。虞注曰。革四動體離爲坎。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則四時具。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蓋以革之內卦離夏也。其外卦兌秋也。虞又以爲此卦二四皆動。夫二動爲陰。則內卦成震春也。四動爲陰。以互體言之。成坎冬也。三至五約象得乾天也。旁通于蒙。約象得坤地也。四時皆具。乾坤定位。故張以革爲繼世。其所以革者。離火欲上而不能。兌澤欲下而不得。遂革坤而成乾。

遯䷠　以乾遯坤。陰遯生巽爲餘候。　按。乾遯坤。即指夬三乾元也。

按。坤爲夬。決陰不能與乾爲。故必凝乾之魂。而聚氣始成。乾爲坤凝。息于大過。而坤兼乾氣。仍不能生。必俟乾之養于頤。成于革。而坤乃得[illegible]陽而生。故曰陰遯生巽。遯體復震爲生也。謂之餘候者。從夬上來。且夬三入不著之家。至革而始得其常。遯陰

卽從此生。

非餘候乎。

右遯以明乾通坤之消息。至此極也。

陰虛　按。虛者。乾消而坤虛也。謂之陰虛。（無其象。○以上陰虛之卦二十二。）

張太史曰。右圖以陰順陽。以乾通坤。所謂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按。復再圖于入坤之後者。滅而復出。明陰之能順陽也。出震之復。圖于首者。明以乾通坤。自此始也。退辛之乾。圖于陽盈後者。非盈則貪。而不可久。否反爲泰。息于大壯而極。下夬。亦以見陰之能順陽也。然以乾通坤之消息。至夬極矣。極則與陰爲生。坤爲遇。故再畫之以明其義。而圖于是終。○乾必通坤者。六陽皆靜象。于何見。故必用九。而通于坤。坤爲乾通。于是用六。故九六爲乾坤之大用。用則見。見則象矣。和順者。坤也。道德者。乾也。乾爲道門。坤爲義門。門所以出入者也。繫辭曰。和順于道德。故知陰之必順陽。又曰理於義。故知乾之必通坤。○又按。虞義。言乾元者有三位。初也。三也。上也。陽初出震。實在初。故初爲乾元。陽息于臨。至泰得三。而乾盈。盈在三。故三爲乾元。陽決兌陰。而爲乾。位在上。故上爲乾元。是以游魂之謙三。乾元也。爲坤所凝之夬三。亦乾元也。其實乾元一而已。上與初相易。二畫之乾。其三亦上也。然則上也。三也。皆初爲之也。初。乾元也。

補一條。謂注補。

此共四條。一

復䷗　按。陽始反動者。謂剝入坤。反于震☳。息而交于離坎。元亨成屯。通蒙而出。實爲復。動者復之內卦。震動則陽息也。不生卦者。從陽七也。

既濟

既濟䷾　按。既濟六位皆正。剛柔定位。故雜卦曰。既濟定也。李鼎祚曰。物有爲而能濟者。以已窮物。物窮則乖。功極則亂。泰盛于此。亦衰于此。故下接損爲特變以戒之。○與未濟反類。泰下反類之卦始此。

損䷨　泰初之上。○張曰。自既濟以下爲反類之卦。泰之反變也。失其元矣。故損以初之上爲特變以戒之。○按。泰失其元。當在旅盛而反類之卦。實始于既濟。明泰之將反也。泰之時方盛于既濟。而反否之幾已見。益[illegible]所伏也。○按。此卦于爻例當曰泰三之上。荀氏亦謂損乾之三以益上。而虞氏獨曰泰初之上者。蓋損則益柔。損下益上。例之損以剛柔言。則泰初與三皆剛也。即曰泰三之上。亦無不可。以下上言。則乾之傳曰陽在下也。指初也。故必曰泰初之上。泰剛在上。而泰之柔爻不在下者何也。泰柔在初。則蠱䷑。與此卦初上皆剛。乾元正。故彖曰可貞。張例特變以示戒者。此誼也。不取爻例。故曰特變爲一格別之。

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虞注曰。泰乾三爻爲三人。震爲行。一人謂泰初之上。按。泰息于震。震陽在初。初爲震之主。則一人行必初也。然細玩爻辭。一人即指六三。終當以荀爽明損乾三之說爲正。而虞不取者。以三爲泰成之爻。蓋綜陽歸于陰。方是泰消之始。故曰泰三之四。而損之時正泰之乾元。亦曰泰三之上。則泰成之爻先失正。于何有。至泰三之五爲節。而損之時終矣。故損曰自節止。

與沈岐齋論虞氏消息書附稿

前日快聞塵教。遂心爲之豁然。足下發難。直將虞氏消息謂似有所得。敢質之左右。足下疑革、大有、豐、蹇四卦則與乾入坤異。竊以爲此正乾入坤之消息也。六爻定位。坤初在二。故虞取臨。陽臨之爲卦。兌二得屬二。隅數也。臨二爲成卦之爻。其位坤初也。臨从復息。而遯正復初。其實遯之初陰。位亦在二。坤元即乾元。而即以乾爲元。豈非二耶。其必之復初成臨上息者。正以二陽得耦數。二陰得耦數。耦與耦同氣相求。故陰得凝之而生。而豫小畜一陰一陽者。則又以坤元以乾爲元。故必之坤初成復上息。亦非乾三息六卦例也。陰陽以定位言。只有三爻。京氏曰。游魂在四。歸魂在三。夫過乎三則游魂。返乎三則歸魂。非三爻而何。故大壯四、夬五、乾上。其爻辭皆无全美。在四曰貞吉。悔亡。在五曰中行。悔亡。皆過中有悔也。至上九則直曰有悔。豈非以三則乾盈。過此以往而陰得凝之者乎。虞亦謂乾以游魂爲坤者。疑即此誼。復遯之消息。在乾坤之往來。坤往則乾來。觀陰在四。剝陰在五。坤陰在上。坤往也。師復自此生。故三消卦皆謂之陰盈。若大壯夬乾。自四而五而上。乾往也。而遯自此生。故三息卦亦謂之陰虛。泰否反類爲消息之大樞紐。否泰之間。其卦之例大約有五。爻之有正例。有變例。有非消息所生者。而又有窮通不取爻之者。并有消息不取窮通者。虞例爻之與揲蓍求卦之卦變異。二陰二陽之卦。所生者必二陰二陽。三陰三陽亦然。至于旅豐二卦。謂非泰否所生。似亦可疑。然以虞推之。則太極之初。陰陽直遂。只有六位。而泰否所生者。乃各有入。非因殊六虛位也。昔者畫六十四卦。因定六十四卦之名。有六十四名。即有六十四名之義。緣義以起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无違占。亦无違例也。虞氏之學。久爲孤經。幸張先生尋其條緒。然則此圖可亦偉矣。而規模粗定。惜未竟厥功。竊生不自量。竊有志于此。每苦揣文牽指而不能暢。得足下同心。爲我提撕。故敢布其鄙陋。未知有當于萬一否。幸匡其謬。[illegible]其不及。幸甚。

卦本圖考

胡秉虔學

卦本圖考

績溪胡秉虔學

爻主動。動則變。乾動則變坤。坤動則變乾也。其有一爻變者。如左傳所載觀之否、師之臨類。觀四爻動則變否。師初爻動則變臨也。至于一卦之內兩爻互易。如彖傳所言剛柔上下者。先儒亦謂之卦變。以繫辭傳有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故耳。朱子云。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來。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有此卦也。又云。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又云。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其說精矣。但謂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似乎說得太寬。故本義於卦變歌十九卦之外。又有云又自某卦某卦而來者。東涂西曳。茫無畔岸。未免啓後人濫用說經之漸。今詳考諸儒之說。案之於經。是者從之。漢人解易。多云此本某卦。或云此卦本某。今亦依用。遂命曰卦本圖考云。

䷀乾　九家易曰。乾純陽。衆卦所生。（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案李鼎祚集解引作九家易。朱子本義引作荀九家。）

䷁坤　九家易曰。坤純陰。配乾生物。

䷖剝　此本乾坤卦。（盧氏云。）乾體而坤來剝。故曰剝。虞氏曰。陰消乾。（盧氏見唐著作郎李鼎祚集解引。不著其名。或云。即北魏國子博士盧景裕也。魏書云。字仲儒。范陽涿人。注周易。除國子博士。虞氏名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爲郡功曹。後仕吳。）

䷗復　此本坤卦。坤體而乾來復。故曰復。虞氏曰。陽息坤。

凡一陽五陰之卦自剝復來。

䷆師　蜀才曰。此本剝卦。上九降二。六二升上。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蜀才非姓名也。經典釋文敘錄引蜀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爲丞相。又晁公武讀書志云。蜀才世多不知。顏之推曰。即范長生也。李雄稱長生爲范賢。見華陽國志。）或曰。此本復卦。震爲行。坎爲險。坤爲順。初二互易。震變坎而坤不動。故行險而順。

䷎謙　侯氏曰。此本剝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居乾位。地道卑而上行也。（侯氏名果。字里不詳。見李氏集解引。疑唐人。）

䷏豫　此本復卦。虞氏曰。復初之四。謂初九往居四。六四來居初也。

䷇比　此本復卦。初九往居五。六五來居初。初爻云。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子夏傳曰。非應稱它。坎爲孚。有孚謂五也。五應二。非應初。而五與初互易。本係一體。故比之无咎。終來有它吉也。漢儒多以爲比從師來。案師比反覆不衰之卦。比可云從師來。則師亦可云從比來矣。說恐非。（近儒有謂需自訟來。訟自需來者。正同此誤。）

䷪夬　此本坤卦。象傳。剛決柔也。虞氏曰。息卦也。乾決坤。

䷫姤　此本乾卦。象傳。柔遇剛也。虞氏曰。消卦也。陰傷陽。

凡一陰五陽之卦自夬姤來。

䷌同人　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象。侯氏曰。九二升上。上爲郊野。同人于野而得通。由乾行上行耳。故曰乾行。

䷉履　此本夬卦。九三往居上。上六來居三。五爻云。夬履貞厲。明以此卦爲自夬來矣。虞氏曰。變訟初爲兌。蓋謂履自訟來。初六變陽也。說恐非。

䷈小畜　此本姤卦。初六往居四。六四來居初。姤與復旁通。故初二皆言復。復謂長男爲夫。姤巽長

女爲妻．姤初往居四．巽反在外．三至五成離．離爲目．故九三夫妻反目也．虞氏曰．需上變爲巽．蓋謂小畜自需來．上六變陽也．說恐非．

䷍大有　此本姤卦．初六往居五．九五來居初．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初曰无交害．五曰厥孚交如．明二爻互易也．

䷠遯　侯氏曰．此本乾卦．陰長剛殞．君子逃避．曰遯．

䷡大壯　侯氏曰．此卦本坤．陰柔消弱．剛大壯長．故曰大壯．

䷼中孚　陽息坤．陰消乾．合而爲中孚．李氏曰．乾體而坤來交．虞氏謂訟四之初．恐皆非．荀氏曰．兩巽對合．外實中虛．鄭氏曰．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李氏名挺之．字之才．宋人．見朱震漢上易傳．荀氏名爽．字慈明．潁川人．漢末官司空．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漢末以大司農徵不至．）

凡四陽二陰之卦自遯大壯及中孚來．

䷅訟　蜀才曰．此本遯卦．六二進居三．九三降居二．剛來而得中也．

䷸巽　此本遯卦．六二往居四．九四來居二．虞氏曰遯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

䷱鼎　此本遯卦．六二往居五．九五來居二．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虞氏謂大壯上之初．與彖傳不合．

䷛大過　此本遯卦．六二往居上．上九來居二．虞氏謂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說恐非．

䷘无妄　蜀才曰．此本遯卦．剛自上降．爲主於初．虞氏亦曰．遯上之初．二家皆以此卦爲有來無往．與他卦兩爻剛柔上下者不同．若解作初三互易．則三非外卦．傳何云剛自外來乎．

䷤家人　此本中孚卦．九二往居三．六三來居二．成離得正．故彖曰利女貞．傳曰．女正位乎內．虞氏曰．遯初之四．說恐非．

䷝離　此本遯卦．初六往居五．九五來居初．虞氏曰．坤二五之乾．於爻遯初之五．柔麗中正．故利貞亨．

䷰革　此本大壯卦．九二往居五．六五來居二．故曰革而當．謂剛柔相易而各當位也．虞氏曰．遯上之初．說恐非．

䷢晉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虞氏曰．大壯四之五．孚謂五．離日爲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貞吉．

䷹兌　此本中孚卦．六四往居上．上九來居四．剛中而柔外．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上已之正．故曰說以利貞．二五爻皆言孚．益足明卦自中孚來矣．虞氏曰．大壯五之三．說恐非．

䷙大畜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剛自初升．爲主於外．剛陽居上．尊尚賢．虞氏亦曰．大壯初之上．二家皆以此卦爲有往無來．與无妄同例．惟无妄上來之初．大畜初往居上．爲異耳．或曰．卽作四上互易解亦通．

䷥睽　此本中孚卦．六四往居五．九五來居四．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剛謂二．虞氏曰．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說恐非．（案在繫蓋取例繫辭傳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臨　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柔剝．虞氏曰．陽息至二．鄭氏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

䷓觀　蜀才曰．此本乾卦．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

䷽小過　陰消乾．陽息坤．合而爲小過．李氏曰．坤體而乾來交．虞氏謂從晉來．恐皆非．或者謂中孚二陰四陽．當自遯大壯來．小過二陽四陰．當自臨觀來．然考之卦之例．皆係兩爻上下．所謂剛柔相易也．其一爻獨動．如无妄、大畜、損、益者．間亦有之．從未有四爻易者．

凡四陰二陽之卦自臨觀及小過來．

䷣明夷　蜀才曰．此本臨卦．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

䷲震　此本臨卦．虞氏曰．臨二之四．謂九二往居四．六四來居二也．

䷂屯　此本臨卦．九二往居五．六五來居二．剛柔始交也．二居五成坎．坎爲難．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漢儒多以此爲屯自坎來．說恐非．（案屯卽險也．近儒以爲彖皆不言坎爲難．豈因虞氏謂難爲難易之難乎．然至彖傳曰六二之難．恐難解矣．）

䷚頤　此本臨卦．九二往居上．上六來居二．乃侯氏曰．此本觀卦．非也．虞氏曰．晉四之初．又曰．或以臨二之上．案或說是．

䷭升　此本小過卦．六二往居四．九四來居二．乃虞氏謂臨初之三．案彖傳曰．柔以時升．如虞說則是剛升矣．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陸氏曰．升之六四．柔以時升．太王之德．（陸氏名希聲．唐人．）

䷧解　此本小過卦．六二往居三．九三來居二．三與五成坎．坎體坤．（乾二五來交．）二往居三．得坤象．故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或曰．三至上．體師．（本蹇卦虞注．）師衆也．三失位而无應．故无所往．其來反二．得正位．爲下卦中．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申言利西南之意．三五同功．故曰往有功也．虞氏以爲臨四之初．說恐非．

䷜坎　此本臨卦．初九往居五．六五來居初．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謂初往居五而得中也．虞氏曰．乾二五之坤．於爻觀上之二．說恐非．

䷃蒙　此本觀卦．六二往居五．九五來居二．漢儒多以爲蒙自艮來．說恐非．

䷢晉　蜀才曰．此本觀卦．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荀氏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虞氏亦曰．觀四之五．

䷳艮　此本觀卦．虞氏曰．觀五之三．謂六三往居五．九五來居三也．

䷬萃　此本觀卦．六四往居上．上九來居四．上自四來而乘二剛．故象傳曰．未安上也．荀氏謂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說恐非．

䷦蹇　此本小過卦．九四往居五．六五來居四．故曰利西南．往得中也．虞氏曰．觀上反三也．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仲翔解彖傳精矣．但以爲觀上反三．恐與往字不合．

䷊泰　蜀才曰．此本坤卦．虞氏曰．陽息坤．反否也．

䷋否　蜀才曰．此本乾卦．虞氏曰．陰消乾．反泰也．

凡三陽三陰之卦自泰否來．

䷵歸妹　此本泰卦．虞氏曰．泰三之四．又曰．乾三之坤四．謂九三往居四．六四來居三．象傳曰．无攸利．柔乘剛也．指三．

䷻節　盧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上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虞氏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節亨．

䷨損　蜀才曰．此本泰卦．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上益下者也．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案荀氏解彖傳損而有孚．云謂損乾之三居上．孚二陰也．與蜀才合．惟虞氏云．泰初之上．損下益上．又解三爻三人行則損一人云．泰乾三爻爲三人．損初之上．則損一人．說與蜀荀皆異．蓋謂泰之初往而爲上曰損．（有往無來）否之上來而爲初曰益．（有來無往）與无妄大畜同例．非如他卦兩爻互易也．惠徵士云．損自泰來．初之上．益自否來．上之初．本發於損卦言下卦．上畫之陽．於益卦言上卦．初畫之陽．皆誤．蓋主虞義．（惠徵士名棟．字定宇．江蘇元和人．）

䷶豐　此本泰卦．九二往居四．六四來居二．虞氏謂豐從噬嗑來．說恐非．

䷾既濟　侯氏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虞氏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利貞．

䷕賁　荀氏曰．此本泰卦．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與中和．故亨．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虞氏曰．泰坤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陰陽交．故亨．案荀虞解柔來剛上．是已．而於文字未有所解．或曰．物相雜．故曰文．然他卦之剛柔相雜者亦多矣．夫子何以皆不言文．而獨賁言之．蓋柔來居二而下卦成離．剛上居上而互卦又成離．離者文明之象．故曰文剛文柔耳．推之而卦之名賁．亦以此．

䷟恆　蜀才曰．此本泰卦．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巽而動也．虞氏曰．乾初之坤四．剛柔皆應．故通无咎利貞也．

䷯井　荀氏曰．此本泰卦．陽往居五．得坎爲井．陰來在下．亦爲井．故曰往來井井．虞氏亦曰．泰初之五．案此卦初九往居五．六五來居初．象傳巽乎水而上水．指五．

䷑蠱　九家易曰．此卦本泰．虞氏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乾坤交．故元亨．

䷴漸　此本否卦．虞氏曰否三之四．謂六三往居四．九四來居三也．象傳進得位．往有功也．指四．

䷷旅　姚氏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荀爽曰．三陰升五．與陽通．曰小亨．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於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惟虞氏以爲旅自賁來．初之四．與噬嗑之豐同義．說恐非．（姚氏名信．即荀氏等九家之一也．經典釋文敘錄云．字德祐．七錄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

䷞咸　蜀才曰．此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虞氏曰．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止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取女吉．

䷺渙　虞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虞氏曰．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

䷿未濟　此本否卦．六二往居五．九五來居二．虞氏曰．否二之五．柔得中．天地交．亨．

䷮困　荀氏曰．此本否卦．陽降爲險．陰升爲說．虞氏曰．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案李氏集解兩引九家易．此本否卦．荀氏即九家之首也．象傳剛揜也．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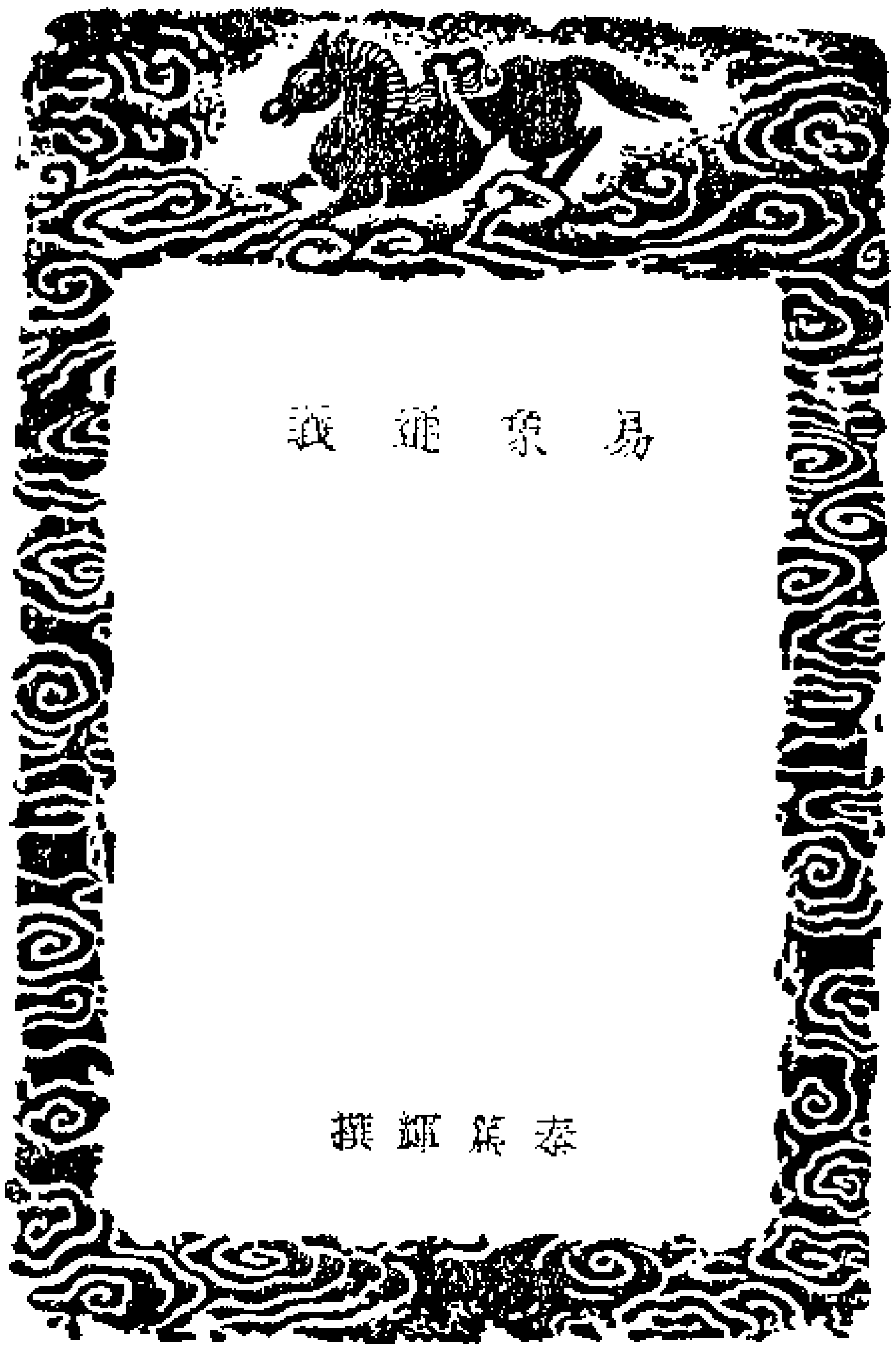
䷩益　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損上益下者也．虞氏曰．否上之初也．損上益下．案二家皆謂從否來．而虞意上降爲初．有來無往．與蜀才異．餘已見損下．

䷔噬嗑　虞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虞氏曰．否乾五

之坤初。坤初之乾五。剛柔交故亨。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是柔得中而上行。

䷐隨

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往升上。則內動而外說。虞氏曰。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又曰。否乾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



易象通義

秦篤輝撰

易象通義序

易有義而象以立。有象而義以明。義猶人之四端萬善也。象猶人之五官百骸也。是故易所重者義理。而象數亦不可廢。明象正所以明義。豈有二哉。夫不知易冒天下之道。以貫通于窮理盡性。開物成務之全。而徒于卜筮求義者。其于義猶拘墟也。不知易極天下之變。以會通于剛柔摩盪。參伍錯綜之妙。而徒于爻辭求象者。其于象猶隔膜也。卦變互體。左傳已發其凡。實爲彖爻取象之樞紐。後人推之。有精而益密者。（如郤仲勳一畫成象。二畫成象。合體成象。伏卦成象之類。）有鑿而無當者。（如卦變圖。及先天橫方圓圖之類。）于其精而益密者誤舍之。則彖象泛無根著。乾何以象飛龍。坤何以象牝馬。初九何以象潛。九二何以象田。三百八十四爻。盡成活套矣。于其鑿而無當者誤取之。則卦位大肆更張。孔子既異文王。文王復異伏羲。先後理更不符。天地位且不定。三聖六十四卦。沒入異端矣。自晉以前。讖緯卦氣納甲飛符之術。亂之于易外。而易存。自宋以後。先天卦序橫圓方圖

之說。亂之于易中。而易亡。漢學鄭康成諸人之說。業已散佚。惠氏棟雖因王伯厚采輯鄭注之舊。更加搜羅。只存梗概。惟晉王輔嗣注。自唐以來頒立學宮。號爲近古。雖有擯除象數之嫌。而解義明正。十居六七。故程伊川王伯厚諸儒亟取之。范甯斥其老莊解易。乃一時之僻言。伯厚辨之詳矣。且縱有涉于老莊者。其精解獨不可擇而取之乎。至于孔沖遠正義。陳振孫謂實非一手一足之力。張唐英稱其發明三聖之旨。通貫萬化之蘊。黃東發稱其訓詁用意良苦。如漢馬鄭之流。王禕稱其爲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斯爲定論。胡一桂譏其數術義理象數之學。未能卓有所見。皆門戶謬妄之談。何足據哉。其書雖以王輔嗣韓康伯注爲主。而彙取百家。包羅萬有。初非王韓所能籠罩。誠得明者決擇。實學易之標準也。此外精于義理者。以義理取之。仁者見之謂之仁也。不涉老莊禪寂。仁之善者矣。明于象數者。以象數取之。知者見之謂之知也。不假河洛先天。知之善者矣。先是予于讀書類紀中。有讀易定論雜論附論諸說。胸中稍稍就緒。乃取諸家之說。依注疏本條綴纂之。鄙見亦附著其見。與讀易諸論。實相經緯。題之曰易象通義。非敢妄謂合于貫通求義。會通求象之云。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劉器之曰。象數可廢無易矣。不說義理。又非通論。此蓋區區微意所在也夫。道光七年歲次丁亥孟秋六月二十日。檜村秦篤輝序于墨緣館。

凡例

義者．象之所以然．象者．義之所當然．論所以然．有義而後．有象．論所當然．通象而後通義．故謂易象通義．

義理無象．必即象以明之．所謂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惟因義理著象．而象亦可以卜筮．義理是體．象是用．卜筮又用之一端耳．或因用一端．遂謂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不亦顛乎．大約有義即有象．有象即有數．有數即可卜．今有用論語卜者亦多驗．豈論語亦爲卜筮作乎．

取象不外陰陽剛柔．然上天下地．遠物近身．何以必取諸此．不取諸彼．其中有確切不移之準．讀者能就象一一著明．其義自顯．不必別求一解也．雖文王之文．周公之才之美．不能憑空結撰．即空撰出亦泛而不切．無足貴矣．或者謂聖人自取象明爻義．實無一象自取也．首宜知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方有歸著．皆因其固然．而不與之以私也．此所以爲簡易也．特必文周始能觸類引伸．必孔子始能切實印證耳．蓋諸卦之綱領．非繫辭傳不明．諸卦之次第．非序卦不明．諸卦之對待．非雜卦不明．諸卦之取象．非說卦不明．微顯闡而幽開．實在於是．無一虛設也．舍彖言象．舍參伍錯綜言象．舍當名辨物．雜而不越言象．不必言象矣．舍十翼言易．不必言易矣．有本卦本爻取象者．如坤䷁爲黃爲裳．六五有黃裳象之類．有本爻變卦取象者．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因變震☳爲龍之復䷗爲潛藏之類．左傳引易．多用此例．有本爻互卦取象者．如屯䷂六三六四九五三畫互艮☶．艮爲山．麓山腳、林山木．有鹿入林中象之類．有本爻變卦互體取象者．如乾䷀九四變小畜䷈二三四畫互兌☱．兌爲澤．有淵象之類．左傳亦用此例．莊公二十二年．陳侯遇觀之否．曰．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杜注否䷋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是也．有本爻伏卦取象者．如蒙䷃六四居艮伏兌☱成困䷮．有困蒙象之類．有本爻一畫取象者．如⚊畫即爲乾．⚋畫即爲坤．⚊畫在下者爲震☳．⚊畫在中者爲坎☵．⚊畫在上者爲艮☶．⚋畫在下者爲巽☴．⚋畫在中者爲離☲．⚋畫在上者爲兌☱．有本爻二畫取象者．⚏在下者即爲震．⚏在中者即爲坎．⚏在上者即爲艮．⚌在下者即爲巽．⚌在中即爲離．⚌在上即爲兌．有三爻四爻錯綜取象者．如泰䷊互歸妹䷵．六五爻辭．但云帝乙歸妹是也．有上下卦合體成象者．如離☲外剛內柔爲龜．頤䷚損䷨益䷩三卦．中虛全體象離．故頤云靈龜．損益亦云十朋之龜是也．坎☵剛中爲棟．大過䷛中四畫皆剛象坎．故亦云棟也．有卦名取象者．如訟䷅九四復即命．小畜䷈初九復自道．皆以一陽在乾下．有復象之類是也．有假借取象者．如坎䷜六四簋貳．以三四五畫互艮．損䷨二簋象艮．以簋字中從艮也．又如睽上九之鬼借作睽．中孚九二好爵借作鳥雀．噬嗑借作市合．履借作禮之類是也．以上分例如此．一爻兼數例．取象者甚多．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

數也。易象千變萬化。執一以求。必不合矣。王氏應麟曰。鄭康成多論互體。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純陽純陰。無互體。餘皆有。坎䷜互艮震。艮䷳互震坎。震䷲亦互坎。離䷝互兌巽。兌䷹巽䷸亦互離。此外可以類推。

顧氏炎武曰。本義不取互體。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創易例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竝言羊。

自儒者不論互體卦變。易象不明。欽定周易述義。多舉互體。兼及卦變。眞可謂讀易指南。

師䷆六五長子帥師。以二三四爻互震爲長子。是爻辭言互體確據。萃䷬六三象曰往无咎。上體巽也。以三四五爻互巽。是象傳言互體確據。或謂乾健爲馬。坤順爲牛。至若屯有馬而无乾。離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于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予謂此說非也。依其言。聖人皆名辨物。雜而不越之象盡矣。郝仲輿謂凡陽在下者皆動之象。震☳一陽在下也。在中者皆陷之象。坎☵一陽在中也。在上者皆止之象。艮☶一陽在上也。凡陰在下者皆入之象。巽☴一陰在下也。在中者皆麗之象。離☲一陰在中也。在上者皆說之象。兌☱一陰在上也。顧其時位有當與不當。乃分吉凶耳。易三畫成象是常例。亦有二畫成象者。有一畫成象者。按此論實發千古之蒙。由此推之。屯䷂六二之馬。指初九言。故曰乘馬班如。初九震之一陽。即乾也。不得謂屯无乾也。離☲中之偶。即坤。故彖曰畜牝牛吉。不得謂離无坤也。乾之陽本爲龍。震☳之爲龍。實以得一陽之乾耳。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坤純陰。故馬以牝別之。倘何爲震爲乾之疑乎。

象須字字折得開。句句合得攏。方免偶矣。

干寶解易。六爻相雜。惟其時物。曰一卦六爻。則其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按此即後儒一畫成象之說所本。

左傳引易。必著卦畫。誠以卦畫不著。則卦變互體不顯。而象無由明。故發明象爻。必著卦畫。于畫求象。一目瞭然。

乾坤二卦伏變。必舉全卦。其象乃見。他卦單標上下伏變之卦。簡明易曉。必于所變全卦看互體者。方舉全卦。

取象有本義。有旁義。臨之八月有凶。復之七月來復。說者紛紛。義可旁通。而皆非其本也。如臨䷒實因九二六三有坎象。取坎爲月。又因上坤☷爲地。數八。乃取八月。坎爲加憂。乃取八月有凶。復䷗實因初九六二有離象。取離爲日。初九得乾之一陽。爲天數七。乃取七日。本卦爲復。非取七日來復。非本卦無日月七八及有凶來復象。而海概敷衍也。于此二象確鑿。其他思過半矣。震䷲六二七日得。亦因六二居離有日象。成初九之乾。天數七。有七日象。旣濟䷾六二七日得。象同天數。獨主七者。左傳謂天以七紀是也。凡象以類觀然明。此其例也。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因二三四畫互兌☱。兌西方屬辛。辛喻自新。有先甲三日象。六五上九爲離。離南方屬丁。丁喻丁嚀。有後甲三日象。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因三四五畫互離☲。離爲火。屬丁。有先庚三日象。九五與六四爲坎。☵坎爲水屬癸。癸喻揆度。有後庚三日象。凡此得其象。則片言可決。不得其象。則萬語難明。

易象雖有萬變、其體例可約舉。如君公之屬必係乾震。乾爲君。乾三爲三公。震爲長子。利建侯也。國邑人民之屬必係坤。坤爲地。爲衆也。門戶之類必係坎艮。坎爲宮。艮爲門闕也。衣服之屬必係乾坤與離。

乾爲衣．坤爲裳．離爲文飾也．飲食之屬必係坎離．坎爲酒．離爲口也．言語之屬必係乾與離兌．乾爲言．離爲口．兌爲口舌也．行動之屬必係震巽．震爲足爲動．巽爲進退也．命令之屬必係巽．巽爲風也．教習之屬必係坎與巽兌．坎爲通．巽爲入．兌爲說也．文學之屬必係離．離爲文明也．武事之屬必係離．離爲戈兵也．刑獄之屬必係坎離與震．坎爲桎梏．離爲明．震爲威也．祭祀之屬必係坎．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也．疾病之屬必係坎．坎爲病也．醫藥之屬必係離．離爲火．其味苦也．財富之屬必係巽．巽近利市三倍也．鳥獸鱗介之屬．必係離．離爲飛．爲甲．爲網罟也．乾龍震馬艮虎坎狐之類．又其分係者也．草木之屬必係震．震爲專爲蕃鮮也．乾果艮蓏坎棘巽楊之類．又其分係者也．如此方知說卦傳之必不可少．然非合前取象之例．參互求之．亦不能合也．

孔氏穎達疏．六爻初爲无用之地．上爲盡末之境．其居位者惟二三四五．故繫辭唯論此四爻．初上雖无正位．統而論之．爻亦始末之位．故乾彖云六位時成．二四爲陰．陰居爲得位．陽居爲失位．三五爲陽．陽居爲得位．陰居爲失位．略例（王氏弼著．）云．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一陰一陽爲有應．俱陰俱陽爲无應．

朱氏升曰．淳安夏氏讀易十字樞曰．中偏正反應敵比遠乘承．二爲下卦之中．五爲上卦之中．初三下卦之偏．四上上卦之偏．陽畫居初三五．陰畫居二四六爲正．陰畫居初三五．陽畫居二四六爲反．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一陰一陽爲應．俱陰俱陽爲敵．初二三四五六．相聯爲比．相隔爲遠．本爻在彼爻之上爲乘．在彼爻之下爲承．按孔氏夏氏所論最明．然亦有當變通者．如乾之九二．陽居陰位爲中實．坤之六五．陰居陽位爲中虛．未嘗不吉．而相應中有不宜應．相敵中亦有類應．或以比而爲仇．或以遠而同德．如前所云．自有典常也．如後所云．不可爲典要也．以此二語讀易．思過半矣．

易一言以蔽之曰時．時一言蔽之．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聖人安然爲之．常人勉而效之．易之能事畢矣．易雖兼進退．以時．尤在難進易退．故于隨咸諸卦．皆不取係應．蓋易隨者必防其隨．易咸者必愼其咸也．故說卦云易逆數也．時行則行．順而效之則易．時止則止．逆而制之則難．凡不取係應諸卦．當以此詳之．

朱氏彝尊曰．崔氏鄗訓．謂讀易須識典禮．故曰聖人觀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以斷吉凶．則典禮所在．乃六爻吉凶從出之門．一卦之大義也．如乾☰以元爲典禮．坤☷以貞爲典禮．餘卦利貞．則皆典禮所在．貞無往不在．因時制宜．謂之時義．因時致用．謂之時用．各隨其時．如屯䷂之時以動爲貞．需䷄之時以靜爲貞．咸䷞以止爲貞．恆䷟以進爲貞．旅䷷之貞在柔．兌䷹之貞在剛．未有一卦而無典禮者．知者觀彖辭而思過半者此也．

或謂易掌于太卜．不列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也．按據此遂謂易專爲卜筮而設．殊不其然．據周禮詩掌于太師．書掌于外史．卽禮樂亦有分掌者．何嘗專在學校．左傳韓宣子適魯．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日之易象．卽周禮也．易文言曰．嘉會足以合禮．大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繫辭傳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又曰．觀會通以典禮．豈孔子故爲是讜言以欺人乎．學禮而不學易．猶尋水而不溯其源也．縱其爲教絜淨精微．難以驟語下學．而傳必其人．授之有時．豈以掌于太卜一端．遂謂與學校無涉．而專屬之卜筮也．謂易專主卜筮．則有數無理．有將來．無現在．有禍福．無是非．有術士．無聖賢．必不然矣．

初爲民位．二三臣位．四爲大臣．五爲君位．上則无位．此亦大概云爾．不盡然也．繫辭傳謂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亦不盡然．故云多也．

孔疏訟䷅彖。王注云。主其在二乎。九五訟元吉。王注云。爲訟之主。一卦二主者。二爲卦義之主。五爲尊位之主。若復䷗初九是復義之主。六五爲尊位之主。此一例也。若卦由五位。五又居尊。如比䷇之九五。正爲一主。此一例也。按二主之中。仍有一主。如訟自以九五聽訟者爲主。所謂利見大人也。復自以初九一陽來復爲主。所謂雷在地中也。主多在五。二次之。亦有于初者。如復䷗是也。亦有于三者。如謙䷎九三。陽剛居中。爲謙之主是也。亦有于四者。如小畜䷈以六四一陰畜上下五陽是也。亦有于上者。如大畜䷙以上九一陽畜二陰是也。

孔疏彖論上下全體。爻明一爻之事。故爻與彖多異。如小畜䷈上體不能閉固。下體陽猶上通。彖云密雲不雨。上九能固九三。畜極而雨。故爻云既雨。比䷇彖云比吉。上六爻云比之无首凶。復䷗彖云復亨。上六爻云迷復凶。皆是也。

孔疏。賁䷕彖剛來得中。王注以爲九二。蓋上下二象。在下象則稱來。賁䷕柔來而文剛。是離下艮上。故稱柔來。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言。訟九二在二陰之中。故稱來。九五在外卦。又三爻俱陽。不得稱來。爻辭有從下卦向上稱來者。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指下卦三陽。然需上六陰爻。陽來詣之。亦是往非類而稱來也。按彖凡言來。皆指來于內卦。如泰䷊小往大來。謂大來于內之乾也。否䷋大往小來。謂小來如內之坤也。爻辭不拘此例。蓋彖以內卦爲主。故就內卦言來。爻以本爻爲主。故就本爻言來也。

楊氏愼曰。王氏拱東周易翫辭彖傳上下。往來本義。類以卦變言。予謂只爲現在卦體。無卦變之說也。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剛、來得坎體之中。凡言來者如此。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二三之柔。凡言下者如此。噬嗑䷔柔得中上行。是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凡言上者如此。

蹇䷦往得中。是艮上之剛。往得坎體之五。凡言往者如此。按卦變之說。或謂本之虞翻。實無義理。王氏之說。卽擴充王注孔疏。論來之例。精確不磨。蓋外至內謂之來。內至外謂之往。內至外謂之上。外至內謂之下。舉其說分載各卦。而發其凡于此。闢卦變之謬者。李氏舜臣。王氏應麟。來氏知德。不一其人。精當尤推王氏拱東。其書久佚。楊氏愼載此說。朱氏彝尊取入經義考。有益經學甚鉅。欽定周易折中。欽定周易述義。皆力闢卦變之說。專主王孔。尤爲定論矣。

徐氏善謂卦變圖乃商易首坤之說。今求其可據者。惟十二辟卦。可分配十二月。如復䷗十一月。臨䷒十二月。泰䷊正月。大壯䷡二月。夬䷪三月。乾䷀四月。姤䷫五月。遯䷠六月。否䷋七月。觀䷓八月。剝䷖九月。坤䷁十月。按之易象。坤初六履霜爲十月。臨至于八月有凶。由臨至否。凡八閱月。姤包瓜爲五月。復七日來復。由姤至復。凡七閱月。此類頗符。京房輩由此衍爲分年分月分日。卦序每多不合。又別爲六日七分之說。而亦言人人殊。凡皆後儒附會之談。安可據以爲作易之本。信其說。自遯來諸說乎。須知十二辟卦。亦因易取象。如此推衍偶合。非易果有辟卦之說。據以成書。況其他因辟卦而遷就旁推者乎。至于邵堯夫所推伏羲先天大圓圖。則尤自我作古。以就其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于是剝之在九月。坤之在十月者。移爲大雪。皆十一月矣。臨之在十二月者。移爲春分。則二月矣。泰之在正月者。移爲立夏。則四月矣。大壯之在二月。夬之在三月。乾之在四月者。俱移爲芒種。皆五月矣。遯之在六月者。移爲秋分。則八月矣。否之在七月者。移爲立冬。觀之在八月者。移爲小雪。皆十月矣。若謂先天後天節氣不同。而姤在夏至爲五月。復在冬至爲十一月。又獨不異。且十二辟卦實商易。何得謂文王始有後天。破綻百出。讀者但卽其矛盾之迹而考之。一破百破矣。

來氏知德曰。繫辭傳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六十四卦。皆錯綜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按揚子雲謂重易

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孔疏謂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俞氏炎謂卦有覆體。有對體。皆與來說相通。而來氏直以繫辭傳錯綜之義言之。尤爲典據。兩卦錯綜。大約彖爻象傳辭意每相關注。揚子所謂互用十二爻也。雖不必處處穿鑿以爲之說。大意實是如此。要不外說卦傳八卦相錯之旨。繫辭傳謂乾坤其易之門。說卦傳謂六索而得震坎艮巽離兌。周禮謂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作易次第如此。概可想見。何必別生異說耶。

諸家大抵分孰爲錯。孰爲綜。又分正綜旁綜。無關義要。徒眩心目。竊謂錯綜實聯貫爲文。謂錯而綜之。錯猶雜也。綜猶繫也。雜卦繫辭二傳。卽寓錯綜之義。雜繫不可分。屬錯綜亦不可分矣。故曰錯綜其數。又曰八卦相錯。言錯已該綜矣。故但渾言錯綜。

錯綜就二卦對待言。如乾坤屯蒙之類。然已寓流行之義。序卦傳實引伸錯綜之旨。如坤必繼以屯蒙。必繼以需之類。具有精理。故每卦之首。必本序卦傳推衍其義。亦以見易序定當如此。首艮首坤。皆爲旁落。如卦變等圖。尤無義可通。決不足信也。

孔疏。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揲蓍之數爲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據孔說。在前者精確不移。必係畫卦稱九稱六之本。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說。乃揲筮之取義。因以六七八九之數當之。黃氏宗炎謂陰陽老少。未嘗見于十翼。漢書始有其說。不過後人以揲蓍求卦。著于版上。以爲分別紀數是也。未可以繫辭地六天七地八天九。指定爲老陰少陽少陰老陽四位。以作四象。而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十無說以處之。遂僞造一河圖位當之。而卒不得其位置也。六十四卦讀遍。何嘗有七八之說乎。惟左傳（襄公九年。）筮法有艮之八一語。杜元凱謂爲連山占法。卽以周易後人占法言之。亦不過如黃氏所謂著版紀數耳。豈可據以亂易之本乎。顧氏炎武曰。楊損之云。筮畫七八。爻稱九六。九渾指陽。六渾指陰。故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數語。極爲分曉。

孔疏。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及至王輔嗣作注。以爲象傳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各附彖爻之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方氏逢辰曰。鄭康成憫學者未能一貫。遂以彖象傳附各卦經後。王輔嗣又各附經下。獨乾則鄭氏之舊耳。今欲以孔子之傳求羲文周公之心。不得不引傳附經。以使省察。求切己實踐之益。按復古本。分經傳。說易者之所艷稱。獨方氏所見如此。然亦無以奪之也。與其將羲文周孔之易分而爲三。何如合而爲一。與其奪孔子之傳以伸邵堯夫先天後天之異說。何如冥孔子之傳以釋羲文周三聖同揆之正經。故予讀易。仍以注疏本爲斷。

錢氏一本謂文周孔子之辭。凡皆以明羲畫之象。合于一處匪今。分于二處匪古。洵通論耳。

陳摶謂學易者當于羲皇心地馳騁。無于周孔注脚盤旋。此不問而知爲異端也。予爲之反其說曰。當于周孔注脚盤旋。方能于羲皇心地馳騁。蓋羲文周孔。同一易。爲明理寡過之根源。陳摶別一易。乃成仙鍊丹之借徑。決不可比而同之也。

顧氏炎武曰。孔子論易。見于論語者二章而已。一言無大過。一戒不恆。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于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技之流。于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莫非前定之說。固有此理。而須善會。一飲一啄。實前定者也。一善一惡。則非前定者也。吾嘗謂有限其爲王公卿士者矣。未有限其爲大人君子者也。故易兼天地人三才。而實以二五中爻爲主。則貴以人

事轉移天命。如尋以前定護之。則一部易之趨吉避凶。全歸無用矣。是故孔子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辭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言人事之有權。示以趨吉避凶之準也。故讀易必以此爲的。合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謙受益滿招損之言思之。而易乃有用。蓋易者。立命之學也。泰九三曰勿恤其孚。孚卽定數也。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卽立命也。

邵氏分宮卦圖。實難依據。讀易之要有二。一曰自有典常。一曰不可爲典要。惟其自有典常。如乾後必次以坤。坤後必次以屯。如今六十四卦之序。層次井井是也。惟其不可爲典要。對待之中。自寓錯綜之妙。神明變化。動而不括。若如邵之諸圖。板分平對。俱成死局。何足以爲易乎。今欲觀分宮大概。惟周禮太卜所謂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與孔子乾坤其易之門。及八卦相錯之說相合。然則乾坤爲六子之經。六子又爲諸卦之經。孰爲據。現在已成之象可據。過求典要。轉失典常。易簡之書。不可參以支離之說也。

黃氏宗炎曰。朱子與王子合書云。邵氏言伏羲先天卦位。近于穿鑿附會。且嘗缺之。此爲定論。故與劉琪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不滿意可知。謹按欽定周易折中。亦謂本義爲朱子未定之書。學者斷不可泥。尤發蒙之確論也。

欽定周易述義。解繫辭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宗漢儒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相得相合之說。解說卦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宗韓康伯注通論全易數往知來。不宗邵氏橫圖穿鑿之說。誠得聖經本旨。足以去僞存眞。謹遵爲說。以定一尊。

以我注易。不如以易注易。如以畫求象。不節外生枝。此以易注易也。于繫辭說卦等傳。文義深奧處。以前後相類之語印證。每得豁然理解。尤以易注易也。

經文可有可無。字句必過而存之。尊經也。後人疑爲錯簡。不必錯者也。故一以原文爲斷。繫辭傳。孔疏舊分上傳十二章。下傳九章。後儒分上下傳各十二章。視舊較有眉目。今從之。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舊載子曰。夫易何爲而作者也。節前。以明開物成務。皆本天地之數。語意相承。極關義要。若誤移之。則使聖經失旨。今仍注疏原本。或曰。如此則天數五地數五諸語無根。曰。古文前後印證者甚多。此正以互證爲義者也。蓋不移則互證無損于前。誤移則失旨有損于後。詳味經文自見。

孔子大象傳。序卦傳。爲易之一經一緯。天道人事。該洽無遺。繫辭傳謂君子居則觀其象。又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二傳所由作也。但其文奧義精。初學驟難得其要領。竊爲疏義一通。聯貫其文辭。印證其義蘊。依經順序而有一卦數舉者。取觸類引伸也。有前後迴屬者。取參伍錯綜也。必以對卦爲主。取雜而不越也。說有舊變。大旨在損有餘補不足。歸于時中。繫辭傳謂无咎者善補過。論語謂學易可无大過。誠全易之樞機也。大象疏義分采各卦序卦傳疏義附載輯後。以備考證云。

援古事以證爻象。始自鄭康成。王注孔疏亦多如此。固說易之一道也。

凡引述。先王注。後孔疏。其他以經文爲序。不以人代先後爲序。

阮芸臺先生重刊注疏總目曰。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于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按此論最名通。可爲讀經之法。此書雖以明象爲主。義則多取王孔注疏。然亦兼采百家。實無偏主也。

引述必著姓名。或書名。以明所宗。其自率管見。亦有融鎔先儒數說爲一者。去取斟酌。實具苦心。非掠

美也。

凡例只載大略。論辨得失。詳著讀易類紀。蓋此書與類紀。實相經緯。

此書義象。固專爲明易而設。然所載經義。皆係讀書得間。愜心貴當之言。屬辭比事。期于至精。讀者詳之。

予三十以前。于易懵如也。其後涉獵諸家。讀漸多。反求諸經。恍然有得。乃能判決眞僞。抉摘隱微。以求正旨之所在。此書始嘉慶癸酉。迄道光乙未始成。塗改刪增。數十百易。精微之理。管窺蠡測。猶恐無當高深。粗就規模。日新月盛。竊幸有所遐稽云。

易象通義卷一

漢川秦篤輝撰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孔氏穎達疏按卦云。乾。健也。子夏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陸氏元恪曰。王氏遂易說。元亨利貞。皆照孔子文言分爲四德。 乾初九潛勵爲仁元象。九二坎通亨象。三陽貫利象。九五中正貞象。以九五爲卦位之主。實由一陽之寵遷。行于六爻之上則。故元又爲卦義之主。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也。一索必始于實。亦于斯可見矣。又按元古皆訓始。訓首。書堯典月正元日。益稷元首明哉。伊訓惟元祀。春秋公羊傳隱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無訓大者。孔子文言明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足以長人。後有云大亨者。對小亨言。猶言陽亨。陽大陰小也。利貞如坤利牝馬之貞之類。因陽擬貫爲文。易不可爲典要也。在乾則截然四德。自有典常也。如天之春夏秋冬。人之仁義禮智。不可缺一。或蔽于易專爲卜筮而作之見。謂其占當得大通。而利在正固。是筮則有元亨利貞。不筮則无元亨利貞。其不足據審矣。）

初九。潛龍勿用。（項氏安世曰。乾象龍。震之健也。震爲龍。以乾爻故也。程傳。舜耕稼陶漁似之。乾初九得震之一陽。震爲龍。龍象。又之復。復雷在地中。潛龍勿用。象帝王有帝王之潛龍。士庶有士庶之潛龍。故文言與舜稱龍德而隱。樂行憂違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王氏弼注。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程傳。舜明揚側陋似之。 乾九二變同人下離。離爲日爲見。見龍在田象。互巽。巽爲利。上應九五。利見大人象。就本爻能德正中。亦大人象。易象動而不拘。或剛專指九五。或剛專指九二。非拘。）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程傳。舜[illegible]似之。王氏應麟曰。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鄭氏敬曰。隨氏仙謂繫辭乾乾鼓舞。乾易亦恨類也。心之惕。其合斷易之象。易有時寓其象者。此類是也。易蓋無一非象也。 乾九三變履互離。離爲日。居乾之三。其位爲剛。終日乾乾象。又之離互坎。坎爲月。爲加憂。爲心病。夕惕若厲象。則居陽位。得乾之正。无咎象。凡易象辭。皆由象著。非本无此象。別設此戒也。伊尹之弗狎。周公之流言。諸葛武侯之鞠躬。其皆此爻與。徒健非健也。故乾以惕而剛健。健非勇也。故特以惕而濟勇。善乎[illegible]之言曰。爲將須有怯時。其得乾之惕而爲健者與。）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孔疏。九四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或躍在于淵。未即飛也。若周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也。程傳。舜受終文祖似之。 乾九四變小畜互兌。兌爲澤。又之巽上震。震爲足。或躍在淵象。上比九五。同德相從。无咎象。漢高欲定關中。先據穆道。示无東意。昭烈欲取天下。先據荊都。諸侯後圖。彷彿似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王注。位以德興。德以位敘。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程傳。舜格于文祖似之。朱氏震曰。乾九五爲坎。坎變離。離爲飛。飛龍象。徐氏與喬曰。乾五大人。能飛。堯舜當之。革五大人虎變。湯武當之。胡氏一桂曰。王昭素對太祖曰。臣等占得此爻。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是利見大人。大人正指陛下。 乾九五變大有。大在天上。飛龍在天象。九五陽剛中正。大人象。伏離爲見。利見大人象。）

上九。亢龍有悔。（王氏應麟曰。史記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蔡相秦數月。即歸相印。非有知之。 乾上九變夬。澤上于天。亢龍象。又之剝。剝不利有攸往。悔象。）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邪佞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姚氏舜牧曰。繫辭謂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滋在前民之用。故于乾坤曰時義。曰時用。不一而足。而用九用六。特發于乾坤二卦。其用昭如矣。後人誤解變柔變剛大抵聖人之旨。邵氏敬曰。易周萬變而卦止六十有四。六十有四而用止九六。魏伯陽謂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蓋古之微言也。 用九用六。發六十四卦之例。實賀之謂。時而用乾之剛。須以柔濟之。必如羣龍无首方吉。即彖傳所謂保合太和。文言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左傳天爲剛德。猶不干時。而況人乎。亦此意。時而用坤之柔。須以剛濟之。必以永貞爲利。即彖傳所謂含宏光大。文言所謂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是也。繫辭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安輔大用。無精要于此者矣。或曰。左傳蔡墨謂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昭公二十九年）何也。曰。蔡墨皆易象以論龍。非論卦變占法也。用九與乾上爻辭。蓋不過因有龍象并舉之。固各爻皆雜變。言于此不得已而號之曰坤。直謂之誤可耳。伏羲畫卦。豈有七爻哉。繫于上九者。亦指上九一爻變耳。若論諸爻之變。乾初爻變姤。二爻變遯。三爻變否。四爻變觀。五爻變剝。六爻變坤。至上九盡變。豈待用九變坤哉。[illegible]宗其說者可以悉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孔疏。夫子所作彖傳。統論一卦之義。或言卦德卦名。楊氏（朱竹垞經義考名仲都）莊氏簡云。彖。斷也。陸氏佃曰。彖之義出于豕。彖皆取諸物也。晉郭璞以復避諱。案彖者假象獸。以彖爲人豕。行則俯首。一齧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以喻六爻。楊氏愼曰。彖之爲言斷也。獸之能斷者內者也。象者。大象之獸也。令人想象之而已。爻者。組也。錯雜繫之。有轇有鞨。繫者。維也。繫辭。舟得任其所之。皆寓名也。 大哉贊辭。非以大猶元也。惟元統天。惟仁統利。惟[illegible]統其。）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孔疏。此釋亨之德。陸氏振奇曰。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終漸漸形可區別。）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孔疏。此申言乾之爲德。陸氏振奇曰。易不言陰陽。曰陰陽者。太極由靜之動也。不曰始終。曰終始者。貞元循環無端也。胡氏炳文曰。三百八十四爻。時而已矣。故夫子首于此發之。 三爻據爲四爻。亦指龍。故稱六龍。胡氏炳文謂三四人位。人言龍者。非乾爲君道。故時乘六龍以御天。坤爲臣道。故曰利牝馬以行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孔疏。此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孔疏。此論聖人上法乾德。生養萬物。言萬物無首。故曰首出。陸氏振奇曰。无首者。天德之用。首出者。天德之體。）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疏。此大象也。十翼第三翼。象一卦。張氏栻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乾德主健。自觀象。乾震皆健。不息象。大象自地勢坤以下。皆言卦名。乾獨言健者。乾爲君象。非上庶之所敢嗣。健之德則无不可同也。君子兼上下在德者言。非專指人君者。非爲个健不可爲人也。天之行爲自健。人之行爲自強。故以乾。是爲不息。求元亨利貞者。必法天行之健。在困踐謂乘天利見。皆自強所爲。即初九必自強方可爲潛。上九必自強方可免亢。）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

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孔疏。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胡氏炳文曰。孔子于乾坤初爻特揭陰陽。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蓋其上也。坤初曰陰始凝。釋其終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孔疏。此釋用九之義。行宜主健。故天統必推。夫亢過盡亢陽。故天德不可爲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孔疏。文言夫子第七翼。以乾坤易之門。諸書從出。特開釋之。天本无名。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爲天四德。使後世聖人法天所爲。朱氏震曰。左傳襄公九年。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易刪改者一。增益者六。則古有是言。孔子文之信矣。王氏應麟曰。貞者元之本。韓非解老載周公曰。冬日之閉藏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不茂。可發明貞固之說。孔疏引乾鑿度云。木土二行。兼信與知也。蓋貞而固者爲知。彼義詐盜僞非知也。知必依信。猶水必麗土。孟子謂知之實。知孝弟二者弗去是也。其合于易貞固幹事之知。蓋文王彖辭乾元亨利貞。本以四德言之。孔子文言悉仍文王之舊。未嘗別爲一解也。或有謂三聖人不同易。好事者爲之耳。）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以下明乾之六爻。由象傳之意。豐氏坊謂鄭揚所問。困學紀聞。何謂也子曰之辭。必弟子問夫子答也。蓋六爻雖出于夫子。皆諸賢傳受而存。易其一也。後儒讀經。每惑誤見與諸賢爲忤。不知其已悖于孔子矣。乾初九居復之一陽。深潛閉藏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象。陽氣微析。遯世无悶象。震爲足爲動。樂則行之象。九二居坎。坎爲加憂。初九在下不與其事。憂則違之象。復爲德之本。確乎其不可拔象。）九

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乾九二居坎。龍德正中象。乾爲言。震爲行。閑艮爲閑。坎中實。信誠存誠象。伏離文明中虛。善世不伐。德博而化象。上應九五君德象。庸言庸行。指其日用細微者言。精微不忽。大節可知。坤六二中虛故主敬。乾九二中實故主誠。敬之用貫于精義。誠之本在于閑邪。坤之德小。故餘慶徵于善家。乾之德大。故不伐歸于善世。）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王注。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進物之速。義不若利。存物之終。利不及義。乾九三乘坎。坎中實忠信。進德象。居艮。艮其輔。修辭立誠以居業象。至下卦之終。艮爲成終。知至與幾。知終存義象。以艮居下卦之上。上卦之下。上位不驕。下位不憂象。進可有爲。退可有守。因時而惕。雖危无咎象。）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乾九四當上下進退之閒。上下无常。進退无恆象。上下進退皆同陽德。非爲邪。非離羣象。九三已進德修業。四及此時。可以施行无咎象。）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乾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陽爲聲爲氣。上下五陽俱從九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象。居坎。坎爲水流溼象。伏離。離爲火就燥象。飛龍在天。坎爲雲從龍象。革九五大人虎變。乾九五亦爲虎。九五乘巽。巽爲風。虎嘯風生。風從虎象。離重明繼照。萬物相見。聖人南面而臨天下。作而萬物覩象。九五以天統地。親上親下。各從其類象。蓋同者固同。異者亦同。爲各從其類。此萬物資始。乾元統天之極致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上九居乾之極。過乎九五。貴而无位象。孤陽窮高。而无民象。諸陽皆下。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象。非无位也。自貴則无位也。非无民也。自高則无民也。非无輔也。自賢而虛乎上。則无輔也。亢之爲害也。知是。動而有悔。不亦宜乎。）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王注。此以人事明之。）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孔子明以復義釋初九。）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乾九二伏離。天下文明象。）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卦六十四。一言以蔽之曰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王氏得臣曰。載卦之內至于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革九四互乾。故四亦言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君子與時偕行。不與時偕極。所以爲時中。）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孔疏。以上明天道。上九位天極。乃合乎中。用九見天則。方免乎亢。）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注。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道。）（王氏性其情之語。程伊川好學論本之。以孔子文言本意斷之。亦有未合。文言質性情平論者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賀瑒曰。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豈可以情專爲不善而去之哉。恐流于寂滅而不覺矣。命者性之原。故曰性命。情者性之驗。故曰性情。利貞指性情者。得其正言之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即利貞性情之說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孔疏。此復言始亨利貞之義。若坤利牝馬之貞。屯利建侯之類。皆有所利之事。乾始不言。无不利也。餘卦四德換光。故以事繫之。有四德者。坤屯臨隨无妄革六卦。皆非乾匹。）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孔疏。以下復明六爻之義。乾初九居震。震元成德爲行象。居復。未見未行象。）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乾九二居坎。坎爲通。學聚問辨象。中實。寬居仁行象。學問之道。所以求无私之仁而已。然非寬以居之。則與大哉乾元殊不相似。而學問皆濟其意必固我克伐怨欲之私。與仁日遠耳。後世言道學者。堅持門戶。矜己抑人。黨同伐異。違于孔子文言。詳審之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孔疏。上下俱陽。故重剛也。乾九三非二五。重剛不中象。五上天位。初二地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象。）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孔疏。重剛不中。與九三同。乾九四上下俱陽。亦重剛不中象。三四人位。以三爲正。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象。位近于五。前進尚恐。能疑以自慎。无咎象。）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

人乎。況于鬼神乎。（先去聲。　孔疏。莊氏云。與天地合其德者。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者。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者。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與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禍淫之類。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本義同。乾隅郭子儀曰。卜者曾此行嘗見一大人。而遼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龔氏煥曰。楊氏廉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皆天人合一之理。與先天後天二圖無干涉。寶有卑見。鄒氏啟曰。邵堯夫傅會先天後天耳。分伏羲爲先天。文王爲後天。豈伏羲但能先不能後。文王但能後不能先乎。至哉揚三聖不同。易曲道愈甚矣。閻氏若璩曰。先去聲。謂先之也。邵堯夫借作先天之先。僞乎。經即此可知其謬。　乾九五居坎在天位。九二地位同德。與天地合其德象。坎爲川。伏離爲日。與日月合其明象。離夏坎冬。與四時合其序象。坎爲遠爲隱伏。主鬼神。明與鬼神合其吉凶象。九五天位。先天而天弗違象。在上九之下。後天而奉天時象。凡創始之事皆先天。其有成功。天弗違也。凡由舊之事皆後天。惟聖時適。奉天時也。若天地未闢以前。則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莊子所謂聖人存而不論者。聖人不知。不必知者也。聖人不論。不必論者也。盧觀支辭。弗思耳矣。詳見繫辭說卦二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王氏應麟曰。戰國策引易說有此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奏議。賢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蓋本此。　乾上九居乾之極。不知退。不知亡。不知喪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謂六十四卦。特于乾發其端。）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句　後得主。句　利。句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述義。乾者坤之上也。坤先乎乾。必迷所往。坤從乾後。則得所主而利矣。　坤本乾體。爲元亨。乾爲馬。坤爲牝。利牝馬之貞象。坤爲方。爲主。行君子有攸往象。地賴天光。先迷後得主象。坤陰虛受陽實利象。巽離兌在西南。陰爲其朋。西南得朋象。震坎艮在東北。陽非其類。東北喪朋象。惟安乎貞。則得朋非黨。喪朋非乖。安貞吉象。先迷後得主。即文言所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以六二中正爲卦位之主。實資乾之貞。運行于六爻之間。故象曰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孔疏。天大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氣初資始。成形資生。　坤附乾而立。至附大而具。生附始而成。）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王注。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順承乾故也。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　坤六畫俱闢。靜受乾施。其象如此。）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惟其安貞。則可得朋而與類行。无徇私之累。即喪朋亦終有慶。无孤立之嫌。）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述義。天以神用。故曰行。地以質成。故言勢。　坤上下皆坤。以德象。又重累密。載物象。厚載天取剛健。故不息貴于自强。畢法地取諸坤。故載物與于以德。）初六。履霜。堅冰至。（王氏應麟曰。先儒謂子半陽之始。絕跡於午陰之始。　坤初六。坤爲十月。又居巽。巽爲白。爲霜象。變震。震爲足。履霜象。伏乾。乾爲冰。堅冰至象。）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孔疏。防漸慮微。愼終于始。）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折中。乾爲直。爲大。坤爲方。坤以乾之德爲德。因直以方。因方以大。　坤六二變坎。得乾中爻。乾爲直。坤本爲方。因直而其方乃大。直方大象。坎爲習。六二居中得正。不習无不利象。不習對習坎。言此以反對取象。）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地道本靜。動而變乾。惟其變乾。故直以方。六二變坎。本體爲離。離爲文明。此不習无不利。而地道所以光也。惟以動言。直義乃見。象傳洵非天縱之聖莫能爲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陳氏士元曰。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皆在二卦進退之間。故俱曰或。　坤六三變謙。居艮。艮爲山。地以山爲章。含章象。艮爲貞。可貞象。卑而上行。從王象。六三居兌。兌爲毀折。无成象。艮爲成終。三居下卦之終。有終象。[illegible]蕭何不敢專成而附漢高。竇融不敢顓擅而歸光武。象此。）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王氏應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能高尚也。（魏志管寧傳注）含章以待時。杜襲所以成繁欽也。（魏志杜襲傳）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坤六四坤爲囊。變豫。互艮。艮爲手。爲止。括囊无咎无譽象。）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王氏應麟曰。君子非明哲括囊无咎无譽。黨錮之禍也。[illegible]）六五。黃裳元吉。（王注。坤爲臣道。美盡于下。孔疏。六居君位。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通于物理。王氏應麟曰。坤之六五。程傳以爲羿莽僞武非常之變。于寶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召之臣也。百官總己以聽。萬機雖怡體信順。而毀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見李鼎祚集解）此說爲長。　坤六五居中。中色黃。坤爲裳。黃裳象。乾爲元。六五順承乾德。元吉象。）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坤六五居中。爲離。離爲文明。文在中象。）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王氏應麟曰。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大畜既濟六爻俱无之。　坤上六變剝。一陽居上。龍象。合六五爲離。離爲戈兵。爲田。龍戰于野象。又之夬。合九五爲坎。坎爲血。陰陽相疑。其血元黃象。黨錮之禍興而宦官誅于董卓。甘露之亂盛而內侍戮于朱溫。數人之國立而蔡京亦亡。僞學之禁嚴而侂胄竟死。明之王振劉瑾魏忠賢及其黨與。害忠良者。轉瞬皆身首異處。其血元黃之戒。豈不信哉。）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陰之道窮。其戕小人者深矣。）用六。利永貞。（詳見乾用九。）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大即直方大之大。用六能貞。斯大矣。）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王注。動之方直。不爲邪也。柔而又圓。消之道也。王氏應麟曰。張浚易解。君道主剛。而其義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臣道主柔。而其義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後得主而有常。（坤爲乾後。故云得主。乾坤不離。故云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乾主健以統天。故先庶物而首出。坤主順以承天。故含萬物而化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孔疏。蓋言順者。順習陰惡之道。積微不已。乃致此害。劉氏炳文曰。乾言善。坤言善不善者。坤從陽則善。背陽則不善也。坤言積。謂以其善一身者。一家也。乾言善世。以其善一家者。爲一世也。王氏應麟曰。早辯之戒。書于坤。吉之占申于解。　順即馴致之馴。千古國家之患。皆馴致爲之也。故孔子特言順以明漸之可畏。）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孔疏。正謂能敬。故變正爲敬。身有敬義以接于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德不孤也。李氏舜臣曰。乾體實則誠。坤體虛則敬。[illegible]學之源。陸氏振奇曰。誠者乾之道。敬者坤之德。[illegible]）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illegible]元。故曰先迷而後得主。坤之貞。亦乾之貞。故曰无成而代有終。）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二氣交感。故變化生。故閉藏而賢人隱。坤之不可无乾也如是。）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illegible]信。故通理。在于黃中。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故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位居體。[illegible]于事業。故一人元良。萬國以貞。）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

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陰極必變陽。惟疑故戰。戰者陽也。陰未離其類。惟嫌故稱血。其戰陰也。交戰之時。元黃相雜。似無所分。然元非黃所能掩。天非地所能加。則陽非陰所能戮。仁非暴所能殘。軒轅興而蚩尤誅。湯武勝而商辛亡。是故曰天元而地黃。）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王氏應麟曰。乾坤之次屯。曰利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郝氏敬曰。震不言爲侯。而屯言之。屯卽震之始也。說卦傳謂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又曰）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雜卦傳謂震起也。則繫辭所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雖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爲有不同。而伏羲畫卦。乾坤之後。必繼以震。彰彰然矣。序卦傳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屯內卦爲震。所謂長男也。天地生萬物。莫先於此。故以之次乾坤。因其始出有險。故遇坎而成屯。蓋畫卦莫先乎震。序卦莫先乎屯。此皆因其自然之勢。不假一毫安排勉強者也。屯一陽居下。得乾之震。元象。坎爲通。亨象。震[illegible]。利象。互坤貞象。互艮。艮爲止。勿用有攸往象。震爲長子。利建侯象。以初九爲卦主。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陸氏振奇曰。屯者世之象。故曰草昧。蒙者人之屯。故曰童蒙。　屯震爲坤一索于乾。遇坎剛柔始交而難生象。九五居坎。動乎險中象。陽得位坎爲通大亨象。互坤利居貞象。震爲雷坎爲雨。震下坎上。下盛中滿雷雨之動滿盈象。震爲蕃鮮草昧象。乾爲天坎爲通天造草昧象。震爲長子爲恐懼坎爲加憂建侯而不寧象。）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雷主動而分。雲上潤而合。經綸象。屯三爻變既濟以雲雷言則經綸于其始以水火言則思防于其終易士人事參贊天道。大旨如是。）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朱氏元曰。磐桓柱石。主不行。利居貞。卽彖辭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卽以彖辭繫爻。以貞爲卦主也。文王殁。發繼爲西伯例之。　屯初九居震。震爲木。桓象。歷六四互艮。艮爲石。磐桓象。漸六二鴻漸于磐。亦取艮象。承互坤。利居貞象。震以長男承乾。利建侯象。震剛建之才。本宜進而有爲。坎險在前。必愼其始。然柱石之任。終不可辭。故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磐桓柱石。雖若不行。而志在行正。象以初九居陽之貴。下坤三陰之賤。坤爲衆爲民。大得民象。）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朱氏元曰。屯邅難行不進貌。所應不善。有此象。初二陰陽相比。婚媾象。內方諸侯。卒歸于周。似之。陳氏士元曰。坤爲年。其數十。故曰十年。　屯六二上應九五。五正居坎難。屯如邅如象。初九居震爲馬。六二乘之。乘馬班如象。班如難行之狀。如屯邅之難。九五居坎爲寇象。初九陰陽近比。匪寇婚媾象。六二居離爲中女。女子象。坤居貞。承互艮爲止。貞不字象。坤數十。六二歷九終爲陰居正。比十年乃字象。此爻從孔從初二說。故曲爲之說。爻象斷之九五屯膏。上文居險地。非所宜應。初九宜元建侯。爲卦之主。正所當從。似又確指初爲之君。二非五也。從郝說。直取武王伐商而終遵。文歸久拘而反國。其比象與九陳有班馬之聲。此與班如言馬之退義同。）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坎爲難。乘震爲剛。二陽久爭。復初反常。）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孔疏。卽。就也。虞謂虞官。朱氏元曰。伯夷叔齊似之。　屯六三互艮。艮爲山。鹿山獸。林山木。鹿與林中象。上无正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象。朱氏元以林中指坎。蓋坎爲叢棘。正居險地。无與象合。三猶未出坎險。艮爲止。君子幾不如舍象。互坤。坤爲吝。往吝象。）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李氏光地曰。從禽者以身徇物之喻。蓋折中象傳有舉字成文者。如此爻窮也。下爻明也。卽其例。　郭京舉正本作何以從禽也。文義明顯。不如注疏本以從禽也有諷諭之意。求從禽訓卽鹿。鹿確指麋鹿之鹿。蓋獲古亦通謂之禽也。朱氏謂鹿爲山麓之鹿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孔疏。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朱氏元曰。太公歸周似之。　屯六四與初九爲正應。馬卽初九之震。亦乘馬班如象。陰陽相得有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求謂初來求之。往謂四往應之。千古道合方成）

（得時乃說象也。孔疏亦以初爲馬象。）

象曰。求而往。明也。（象傳以四歸初求爲明。則二宜從初不從五審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任氏啟運曰。屯九五與二同是坎也。五得位而當）

民屯。以互艮之止。二在下而亨乃行。（觀亨以亨行時中也）以互震之動。朱氏元曰。商紂似之。　屯九五與上六爲兌。兌爲澤。升象。五坤。坤爲吝。自九五乘之。又互艮。艮爲止。屯其膏象。陽係于陰。大陂于小。小貞吉大貞凶象。項王印刓敝而不予。非宗惜[illegible]賞而不[illegible]。雖有能貞勵圜圍。故文晉鎮貞固足以幹事。凡言貞吉。猶正固二者。貞凶則固蓋爲多。則有得有失。通皆固執所見則內也。後言貞凶卽此九五中正。後吉易象之通例。惟此爻以居坎乘坤。互艮係兌。致屯其膏。以至于凶。爲易之變例。亦以見爻雖當位。必合乘承比應而通觀之。此易之不可爲典要而自有典常也。以人事論之。如明懷宗非不中正。但以任用非人。不發內帑以賑災民。驅使饑賊。復加賦充餉。禁誅生民。以致亡國。屯膏之害。莫著于此。朱氏以商紂擬此爻。似乎太過。然使紂當日能發鹿臺之財。散鉅橋之粟。縱有他惡。決不至亡。可見施澤則吉。屯膏則凶。乃千古人主與亡之炯鑒也。大學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篇終諄諄以聚斂爲戒。與易實相發明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陳氏士元曰。坎有血象。上六乘之無應。憂懼而已。朱氏元曰。三仁似之。　屯坎中一陽爲乾。上六乘之。亦乘馬班如象。乾爲血。兌爲澤泣。泣血漣如象。千古忠臣于役表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王氏應麟曰。乾坤既定。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illegible]氏[illegible]曰。）

童蒙求師。如人之求神。少儀云毋瀆神。詩曰我龜旣厭。不我告猶。卽蒙言再三瀆義。　序卦傳謂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屯蒙爲物始生。以震遇坎。震爲長男。艮爲少男。稚而待養。人生象之。坎于屯爲難。屯之端于震爲告。蒙之主震坎艮三男。隨其次第。所謂自有典常也。雜卦傳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以反對取義。所謂不可爲典要也。坎爲通亨象。艮爲少男。童蒙象。坎爲中男。在內自外求內。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坎爲通。內以通神明。艮爲手。占筮辭。上爲蓍草。筮象。九二居乾之中。乾爲言。告象。蒙爲物之初生而求明。初筮告象。坎再索。艮三索。再三瀆象。艮爲止。不告象。互坤。坤利居貞。利貞象。以九二六五爲卦主。蓋九二主啟。六五主蒙也。易備萬象。蒙取初筮。比取原筮。取于古有孚象也。王氏[illegible]擬此謂易爲卜筮之書。拘矣。乾坤俱象龍。易非爲龍作也。自龍戰于野。以後說易者極多。易作爲戰作也。知此可與讀易矣。

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蒙艮上坎下。山下有險。險而止象。坎九二居中爲通亨行時中象。九二六五正應。志應象。九二居中。剛中象。以瀆蒙而不告。貴深于告也。以發正爲聖功。乃日有功也。坤主發物而利貞發正象。）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坎。剛中果行象。艮靜止。育德象。屯濟始難。啟蒙者理其緒而分綸者。比其類而合象。啓蒙發。故果行象。泉之始達。育德象山之廣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句）以往。（句）吝。（進象。刑型也。象有天刑發其心所以學其罪相）

用儆型之人。嚴憚則邪念息。觀摩則善心生。撤拘閉桎梏用說。然必當其初而發之。故初以往。習染旣深。則必吝而難發矣。此敎者也。　蒙初六得巽之初。巽爲風。風主發散。發蒙象。巽爲利爲繩。直繩未備。型利用刑人象。坎爲桎梏。初六變則兌。兌爲毀折。用說桎梏象。二三四互震。震爲足。主往。互坤。坤爲吝。初六承之。以往吝象。刑人象。傳以正法謂正其儀刑之法。如常解作刑罰桎梏。與發蒙義隔。似嫌蒙義說敎人大戒。必不相入。故屬書謂敎敷五敎在寬。利用刑人。故之謂也。用說桎梏。寬之謂也。將有以刑罰爲利之。則以往與緊辟爲過。此以往語勢恰符。止以見發蒙在初也。進義深得發蒙之旨。九與諸象相合。陳氏士元解同。謂莊子解其桎梏卽此義。或謂刑人桎梏。卽大畜六四童牛之牿。不知大畜去惡萌。嚴蒙士勵善。貴寬。各自爲義。而敎之貴擬其旨則一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其在己之法。則敎易入。所謂以身敎者從。）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胡氏炳文曰。乾交坤而成坎。以屯蒙皆以子言之。必如屯六二貞不字。可以爲女子矣。必如蒙九二子克家。）

（可以爲男子矣。蒙九二以陽居中，剛而能柔，爲卦之主，坎爲宮，包象，上應六五童蒙，包蒙吉象，六五居離，離爲中女，陰陽正應，納婦吉象，坎爲乾之中男，能行陽教，子克家象。）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本義指二五之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王注，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行爲不順，故勿用取。孔疏，上九剛陽，故稱金夫。朱氏元曰，蒙必誠篤，乃可發，女必貞一，乃可取，六三爲蒙，不中失正，舍比二而應上，故不可取。蒙六三承艮，艮爲止，勿用取女象，六三居兌之三，兌爲少女，女象，上九居艮，爲少男，得乾之一陽，乾爲金，金夫象，互離，離爲見，互坤，坤爲躬，兌爲毀折，見金夫不有躬象，坎爲險，无攸利象，陰陽相見，許行而大悅象此。）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三以女求男，宜比二而反應上，行爲不順，六五象傳曰順以巽，上九曰上下順，尤爲順字確據。）

六四，困蒙，吝。（王注，獨遠九二之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蒙六四重陰蔽錮，居艮伏兌，成困，困蒙象，互坤，坤爲吝嗇，吝象。）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王注，九二陽實，獨遠實者，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六五，童蒙，吉。（王注，陰質居尊，不自任察，而委于二，付物以能，功斯克矣。蒙六五柔德居中，艮爲少男，正應九二，童蒙吉象，昭帝能任霍光，後主能任諸葛象此。）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蒙六五變巽，順以巽象，偏霸見刺于時人，居位遺國于關，然順巽之吉，千古罕覯。）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王氏應麟曰，易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蒙上九過剛，居艮，艮爲手，乘六五，應離，離爲戈兵，六三居坎，坎爲寇，上九以剛應之，擊蒙象，擊之得宜，小懲大誡，化逆爲順，不利爲寇，利禦寇象，齊人伐燕爲寇也，文王伐密禦寇也。）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六三不順，上擊擊之，上下俱順。）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蒙上艮三陽收藏，復反于乾，而變坎爲需，互離，具水火既濟之象，所以能養物也，六子之序，莫如震，用莫如坎離，于此可見矣，坎中實，有孚象，離爲火，爲日，皆主光明，坎爲通，光亨象，錯坤，坤利居貞，貞吉象，坎爲水，爲通，利涉大川象，險不犯險，利涉大川之象非一，而首貴于需也，九五中正，爲需之主，坤爲信，有孚象，坎中實，亦孚象，程傳謂中實孚之本，中實孚之質是也。）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上坎，險在前象，九五中正，三陽下應，剛健不陷象，坎爲通，義不困窮象，九五天位，位乎天位，以正中象，惟不陷乃爲剛健，冒險者非剛健也，惟貞吉乃爲正中，苟免者非正中也，天下之患不勝防，變亦不可勝待，求需道者，惟恃有孚光亨而已矣。）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李氏穎曰，景祐末，災異數起，上齋之，林瑀嘗以災異皆在常數，不足畏，撰周易天人會元紀，以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言上即位，其卦在需，其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臣願陛下，頻出遊，極水陸玩好之娛，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惡其言，爲賈昌朝所劾。需坎爲酒食，互離爲口，飲食象，乾爲樂，互兌爲說，宴樂象，拘于京房卦氣值年之說，每多附會，然因事納規，猶可，林瑀之離經畔道，斯已甚矣，故錄之以爲戒。）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需初九承互兌，兌爲剛鹵，需郊象，恆上震，震得乾陽，故需初九居實，利用恆象，獨窮辟歉，需于郊也，水矢弗過，利用恆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需九二互兌，兌爲剛鹵，沙乃兌之去剛而半鹵者，需沙象，兌爲口舌，小有言象，兌爲說，終吉象，肆不殄厥慍，小有言也，亦不隕厥問，終吉也。）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朱氏元曰，程天子傳，乃逢東征，至于沙衍，則衍即沙也，九二居中，惟中故衍，衍取寬舒，不犯坎險。）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胡氏炳文曰，漸三互坎，而曰禦寇，艮剛而能止也，需三遇坎，而曰致寇，乾剛而不中也。需九三互兌，兌剛鹵，泥則兌之去剛而全鹵者，需泥象，上體坎，坎爲寇，互離爲戈兵，致寇至象，坎爲水，初九遠水爲需郊，九二略近水爲需沙，九三切近水爲需泥。）象曰，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天下無無因之禍，致寇而曰自我，儒之阬，濁之投，皆是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敬慎不敗之道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需六四居坎之初，坎爲血，需于血象，爲隱伏，穴象，應初九之陽，出自穴象，子羔臨危不懼，止室遁追，需于血也，柴也其來，出自穴矣。）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六四居巽之初，順以聽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通義，五爲需主，當速客之位，需于酒食，以養賢也，需九五剛中得正，坎爲酒，離爲口，需于酒食象，錯坤之中，坤利居貞，貞吉象，漢高以推食待豪傑，宋祖以杯酒釋兵權象此。）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通義，客爲五，來非由上速，故爲不速之客，楊氏啓新曰，剛之能需，乾易知險也，柔之能需，坤簡知阻也，上不言需，險極无復有需也，李氏光地曰，遠至敬則不敗，客來敬之終吉。需上六居坎之極，坎爲險，爲隱伏，入穴象，乾三陽爲長男中男少男，不速之客三人來象，坎爲下首，敬之象，得九三之應，終吉象。）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通義，五以中正主一卦，上柔順，能敬三陽，雖不當于主位，能敬未爲大失，周氏封曰，當平聲，本義程傳不如[illegible]曲爲之說。）

䷅（坎下乾上）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陸氏振奇曰，以健遇險，能待則可濟，故需利涉大川，以健乘險，愎悖則有災，故訟不利涉大川。序卦傳，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千古訟有百端，爭利者十居七八，喚訟之徒，更爲飲食起見，此序實人情之金鑑也，需坎乘互離，以水火既濟而能養，訟互離乘坎，以火水未濟而相爭，坎中實，孚象，坎爲險，窒象，爲加憂，惕象，得乾之中，中吉象，上九亢龍有悔，終凶象，九五得位，利見大人象，坎爲水，川象，互巽爲不果，不利涉大川象，以九二九五爲卦主，五又二之主也。）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王氏拱東曰，訟上乾體之剛，來得坎體之中，訟九五中聽訟者，居中得正，視九二中而不正者異矣，故九五爻辭爲訟元吉，而象謂以中正也，利涉大川之象非一，尤貴于需，利見大人之占非一，尤嚴于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注，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于謀始，謀始在于作制，故有德司契而不責于人。孔疏，天道西轉，水流東注，天與水違行象。王氏懋曰，作事謀始，君子所以消訟源也，是故皋陶明刑，孔子使無訟，訟乾知大始，象坎爲心，心上作謀，作事謀始象，天水違行，訟斯作，作事謀始，訟可無，待時而動，故飲食宴樂取諸需，先時而防，故作事謀始，取諸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訟初六得巽之初，又應九四，互巽爲不果，不永所事象，九四居乾爲言，初六應之，小有言象，初六陰柔，得四之剛，其辯可明，終吉象。）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俞氏玉吾曰，彖言訟不可成，象言訟不可長，孔子之戒深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句）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訟九二與五爲敵，訟象，水互巽，巽爲不果，爲退，爲伏，不克訟歸而逋象，居坎變坤，坤爲地，邑象，坎爲宮，戶象，坤爲衆，上乾三陽，其邑人三百戶象，坎多眚，得中互巽，无眚象，相如避廉頗而趙無恐，寇恂避賈復而漢以興，象此。）象曰，不克訟，歸逋，（句）竄也，自下訟上，患至，（句）掇也。（下謂二，上謂五，以下訟上，患至若拾掇，戒者明，元咺訟君而終內鄭，華訟父而卒滅其炯，警與。）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訟六三應上九，乾爲天德，舊德象，互離爲田，爲口，食舊德象，坤利居貞，坎爲險，貞厲象，得應，終吉象，應上九，或從王事象，互巽不果，无成象，坤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以六三變艮，艮成終，故言有終，訟六三變巽，无艮，故无成而不言有終，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象此。）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上謂上九。）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王注，處上訟下，可以改變者也，反從正理，不失其道，郝氏敬曰，

（訟九四復即命渝．以一陽在乾下．有復象也．訟九四下應初六．初既不永所事．四亦不克訟．復就初之命而渝．互巽．巽爲不果．又爲命．不克訟復即命渝象．以剛居柔．坤利居貞．安貞吉象．實徑之許郤與楚莊之解宋圍．象此．）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五．訟元吉．（訟九五得乾之九五．元吉象．即作事謀始之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張氏獨子曰．聽訟以中正爲主．訟獄之歸舜．成芮之質文以此．）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訟上九剛極健訟．三應于下．坤爲牛．離爲文飾．鞶帶牛革．或錫之鞶帶象．離爲日．上爲終．三居革位．革主褫．三雖錫之．仍可革之．終朝三褫象．千古以酷吏獲貴者．終者鮮．唐之周興來俊臣．明之[illegible]劉瑾．九爲殷鑒．）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朱氏元曰．不足敬．所以深惡之．）

䷆（坎下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王注．興役動衆．无功即罪．故吉乃无咎．本義．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丈人．長老之稱．用師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程傳．先王之制．民無事則爲比閭族黨．故比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有事則爲伍兩卒旅．故師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象也．王氏應麟曰．种明逸放以易學名．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郭逵以將帥顯．其後兼山（忠孝）白雲（雍）皆明易．蓋易之爲書．兵法悉備．達義．師丈人．九二也．實爲長子．二剛得中．坎水內明．震雷外威．齒德俱尊．知勇兼至．序卦傳．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王者以悉衆而行誅．敵國以爭衆而起釁．皆是物也．訟以坎遇乾．陸訟主乎陽．師以坎遇坤．殺伐從乎陰．陽之所不能施者．以陰克之．故兵爲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師不可言元亨利．惟斷之以貞而已．彖言无咎．爻三言无咎．蓋師最易獲咎．吉亦僅可云无咎耳．坤利居貞．貞象．互震．震爲長男．又爲九二一陽．將帥之主．丈人吉象．以九二六五正應爲卦主．）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王注．毒猶役也．孔疏．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行險謂坎．順謂坤．若剛中而无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胡氏炳文曰．曰以衆正．見將所得專而制之．曰毒天下．見師不得已而用之．若武明之調森毅．可謂剛中而應者矣．唐彬之下江南．可謂行險而順者矣．剛中而无應．若武穆之于高宗是也．有應而不剛中．賈似道之于理宗是也．行險而不柔順．項羽之焚咸陽．祖逖弗禁擄掠是也．吉凶殆可觀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陸氏振奇曰．民不曰若而曰容．樂利之也．衆不曰川而曰畜．厚積之備也．師坤爲衆．民衆象．坤爲地爲母．包納坎水．容畜象．杜少陵謂僕射如父兄．郭汾陽真能容民畜衆者矣．）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初六在行師之始．號令宜明．步伐宜嚴．坎爲律．師出以律象．坎爲多眚．否臧凶象．否臧即傳失律之意．）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胡氏炳文曰．以律不言吉．失律則言凶．否臧以失律實之亡．待輿尸哉．即失律已凶也．是故先縠亂次以濟．敗之媒．高克河上逍遙．潰之券．）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陳氏士元曰．二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二互震．震木數三．故曰三錫．師九二居下體之中．而統方陰．主乎中軍．在師中吉无咎象．合初六爲坎．巽爲申命．命象．上體伏乾．三乾三陽．又爲君．王三錫命象．）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彙纂．寵不曰王而曰天．見承行天討之心．非不得寵．而言懷．則驕樂恃寵之義．師中．危道也．又讖閫外易興疑謗叢集之區也．惟承天恩寵．存．維持而安全之．不得其心．不掣其肘．用能指揮如意而獲吉也．然王寵命頻頒．若有所私于此一人．而樂其窮兵黷武哉．夫亦萬邦是懷．而欲克壯其猷者也．定而輯綏之也．）六三．師或輿尸．凶．（王注．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无所應．退无所守．師六三才弱位剛．不與二比而強進．居坎之極．坎爲血．爲加憂．于輿爲多眚．輿尸凶象．馬謖不受武侯節制．街亭致敗．象此．）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王注．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孔疏．師在高險之左．以次止則无凶咎．漢韓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澤．師六四以柔居陰．乘坎．坎爲水．左水澤．坎

止象．李牧之待匈奴．廉頗之禦白起．皆以左次无咎者也．一易其法．括得不敗．師者此象旨深哉．）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未失常．其爲功也大矣．是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孔疏．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弟子謂六三．胡氏炳文曰．自衆稱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猶參政之長子主帥師之長子帥師．朱氏元曰．左桓公伐楚．仗義執言．節當本此．師六五以柔居尊．得離中虛．離爲田．又爲飛鳥．有禽象．變艮．艮爲手．離爲口．利執言象．九二以一陽互震．長子象．統五陰．帥師象．此爻辭之備互體．燦然有據者．六三爲弟子．輿尸象．坎爲孤軍深入．田有禽也．師師道欲慎．其情陷阨而幾．諸河誠爲上策．未不敢執言攻之．何哉．其不利宜矣．師乘爻皆不言利．此獨言利．正所謂義之和．亦兹病者之氣也．功利而言其可．即義也．哥舒翰潼關之敗．中使促戰之過也．所謂弟子輿尸也．宋明多以監軍致敗．亦其驗矣．）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長子帥師而要之于中．戒爲將者也．弟子輿尸而歸之于使．戒命將者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邵氏寶曰．弟子輿尸．戒于命將之初．小人勿用．戒于成功之後．李氏光地曰．開國承家．所以報功臣而發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所以取才將而絕亂端．見聖人治天下之正．蓋離既平矣．必曰小人退．既濟三年克矣．必曰小人勿用．即師上六小人勿用也．師上六純坤．坤爲地爲衆爲柄．伏乾三．乾爲君．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象．變艮．艮上九爲艮．艮爲止．小人勿用象．商周佐命．一德一心．勿用小人．固爲明驗．而漢以後．使貪使詐．既難有擇于論封．王封侯．遂挾無厭于後．項氏印刓不舍．因以致亡．漢高帶礪猶遲．誰平招叛．恐非僅以金帛所克制其咆哮也．不得已如唐宋而還．元明之際．僅酬虛爵．勿假實權．圭組錫之膺．亦勿用之善術矣．然當師出以律之初．即寓小人勿用之戒．能以衆正．始終守之．此貞之一言．所以爲師之本與．）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張氏爾岐曰．行師之中．王三錫命．則在于制邦．成功之後．大君有命．則懲其亂邦．）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彙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命將帥以師．一人之心在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者．萬方歸附．天下之勢在一人．此師之後所以繼比也．胡氏一桂曰．六十四卦惟蒙比以筮言．蒙用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故貴初筮．比用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故必原筮．序卦傳謂．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師內坎外坤．以險行順．象伐罪弔民．比內坤外坎．居順安險．象太平一統．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互艮爲手．筮象．蒙坎在內．爲初筮．比坎在外．原筮象．九五得乾之中．乾爲元．元象．坤利貞．永貞象．坎險不寧．來于坤順．不寧方來象．上下五陰俱比九五一陽．亦不寧方來象．必兼二義．卦象方全．蓋易顛倒爻互動而不括也．上六居末．陰柔之極．失比于五．後夫凶象．以九五一陽爲比之主．）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孔疏．比所以得吉．由比者人來相輔也．比吉也．蓋推原比吉之故．由于有輔而下順從也．元．始也．永．終也．猶言始終一于貞也．惟其始終于貞．所以取象原筮．）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氏應麟曰．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夏官職方氏疑參．咸因封建．天下猶一家．諸侯曰親．天下猶一人．胡氏炳文曰．師之容民畜衆爲井田．比之建國親諸侯爲封建．比坤爲地爲衆．建萬國象．坎爲水．依地．親諸侯象．有事則伍兩卒旅．故容民畜衆取諸師．無事則爲族黨里閭．故建國親侯取諸比．時宜有異．時用則同．故井田封建可廢．而師比未嘗廢．）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陸氏振奇曰．師之貞莫如律．比之貞莫如孚．胡氏炳文曰．大過九四有他吝．中孚初九有他不燕．皆戒其有他．惟比初六有他吉．孚之效也．比初六近比六二．六二居坤之中．上信初六．比之有孚无咎象．六二坤土．缶象．初六比之．有孚盈缶象．六二應九五．初六比之．不期應五而自應．終來有他吉象．千古信友．變上象此．）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比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比之自內象．坤利居貞．貞吉象．千古得君行道．象此．）象

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陳氏士元曰。上六无首。是爲匪人。遠爻三不中正。應上六之後夫。雖亦比五。而有二心。不孚不貞。故曰匪人。蓋比之匪人。猶小人否之匪人害君子。　比六三互艮。艮爲閽寺。比之匪人象。）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比六四柔順當位。下比初二。上比九五。居外卦之初。互坤。利居貞。外比之貞吉象。六二內比者。窮不失義之本。六四外比者。遂不離道之誠。）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賢謂初二。上謂九五。以人事君大臣之義。）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孔穎達三驅。先儒皆云。驅禽射之。三度則已。陸氏振奇曰。師五田有禽則利執。大勇之誠。比五失前禽而不驅。大公之量。　比九五一陽顯于五陰。顯比象。居乾之中。乾爲君。王象。伏離。離爲田。乾數參天。互艮爲手。艮坤爲輿。王用三驅象。離爲禽。上六居前爲前禽。居兌爲毀折。失前禽象。六三居坤爲邑。九五居乾爲實。互艮爲止。邑人不誡象。蓋九五于初二四。來比者則顯之于五。上不比者任其失而不誡。來者不拒。往者不追。以德化民。大公无我。吉孰甚焉。虞舜之于有苗。漢文之于南越象此。）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惟位正中。可使不中者化于中。）上六。比之无首。凶。（胡氏炳文曰。乾无首。剛而能柔。故吉。比无首。柔而背剛。故凶。　比上六外九五而不比。九五屬乾爲首。上六外之。比之无首凶象。禹以後至誅防風。周以不庭征徐國象此。）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折中。地氣上騰。天氣未應。故密雲不雨。陰感而陽未應。故自我西郊。臣子志存家國。未得君父和合之象。蓋彖自我西郊。文王之心在小畜。爻于南狩。文王之遇在明夷。）

序卦傳曰。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此取陽爲衆所歸。故以一陽比五陰。小畜取陰爲爻所聚。故以一陰畜五陽。六四九五爲坎。坎爲通。亨象。坎爲雲。密雲象。巽爲風。風以散之。互離爲日。日以烜之。不雨象。互兌。兌爲西。爲郊。西郊象。文王自謂自我西郊象。六四一陰柔順得正。爲卦主。詁此卦者。專于陰爲小人之顯。每多失解。不知以六居四。純臣之道。故文王以之自喻。而嘆陽不和陰。不能成雨。以澤天下。實自我西郊爲之。不尤人而自尤。貞純之心。皦然如揭。豈扶陽抑陰者防其變。以陰助陽者順其常。未可執一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朱氏元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夫子明以六四爲純臣。若作小人。豈上下陽應之皆小人耶。于此謂合全卦。俱謬矣。　小畜以柔居四。五陽應。柔得位而上下應象。下健上巽。九五剛中。居坎爲通。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象。六四得位。近比九五。有密雲不雨尚往象。兌澤離閉。有自我西郊施未行象。尚往者。文王爲臣比敬之心。未行者。文王愛民如傷之意。）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任氏啓運曰。姤風行天下。施已行。故以誥四方。小畜風行天上。施未行。但以懿文德。懿文德者。四方之本已備。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小畜乾健爲德。離明爲文。巽順爲懿。懿文德象。全體似離。亦爲文德象。彖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嘆恩澤不被于天下。而但矢其文德。陰行其乎四方。由象術與彖。隱顯而道存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小畜初九。一陽在乾下。爲復。與四爲正應。復自道何其咎吉象。）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陳氏士元曰。二五牽攣。皆取者義。　小畜九二與初爲連。而復于四。乾爲馬。比類相從。牽爲牽。在已以邇。牽復吉象。）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小畜九三。過剛不中。居乾爲輿。坎爲輻象。互兌毀折。說輻象。三乾爲夫。四巽爲妻。巽爲白眼。夫反目象。）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朱氏元曰。三失中。自不能正。非室人之過。）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小畜六四。柔順得正。純忠性成。居巽之初。得坤之一陰。互離。得坤之中畫。坤土主信。有孚象。六四九五爲坎。坎爲血。爲加憂。上下應之。血去惕出无咎象。文王拘于羑里象此。周勃附難。一呼而軍皆左袒。勃勝忠實。雖嫌而避。遙請罪。亦有孚者血去惕出之驗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

其鄰。（小畜九五居中。象坎。坎堅多心。有孚象。變艮。艮爲手。攣如象。居巽。巽近利市三倍。五之有孚。全在四之孚以感之。富以其鄰象。以一節論。如紂之封西伯。賜弓鉞。亦象此。特不能充其類耳。必如臣鄰交贊之世。咸有一德之休。方爲不愧。）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特惟富故戒獨夫。象亦特以示戒。則鄰之不可少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小畜上九。乘九五六四二畜成坎。坎爲雨。以上九居上。畜之既雨象。上九一陽居艮。艮爲止。既處象。以上九從六四之陰德。乘坎爲輿。尚德載象。德卽象傳文德。上九尊尚而載之也。六四一陰得正。而施畜雨之澤。惟陽雖盛。婦貞厲象。坎爲月。四切近五。月幾望象。六四巽。巽知足。上九亦疑。故不敢前進。若再往則必致凶。君子征凶象。十亂之徒。當文王末年。蓋晦俟時象此。此爻亦繫辭傳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彼無的指。竊本象傳德積載有所疑二語釋之。言德積載則凡指六四小人元陽諸說釋矣。言有所疑則凡以君子征凶作實象者戒釋矣。　歸妹六五月幾望吉。爲陰應陽。中孚六四月幾望无咎。爲陰從陽。小畜上九月幾望。爲陰疑陽。象傳一疑字。爲此爻指南之車。非孔子莫能言也。王氏應麟以爲陰亢陽則凶。蓋未明全卦之旨。又誤會君子征凶之文也。但以文王嫌疑時勢思之。則于卦爻皆豁然矣。）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兌下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序卦傳謂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既富方穀之義也。小畜以巽乘乾。故有懿德之美。一陰處柔則當位獲休。履以兌應乾。故有定志之貞。一陰處剛則犯上可虞。初九居履。履爲足。履象。乾爲虎。兌承其後。履虎尾象。互離。離爲口。咥象。兌爲說。互巽爲不果。不咥人象。九二九五皆坎。坎爲通。亨象。蓋履爲言禮。禮莫先于君臣之分。故象以兌應乎乾。著虎不咥人之象。以明其常。爻以六三陰犯乎陽。著咥人之凶。以示其戒。見事君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之大較也。柔以用禮。然會之。則我居高能下。反己自脩。故九五以剛居剛。雖貞亦厲。而九下應六三。剛而能柔。乃爲其難。元吉以上九爲卦主。）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朱氏元升曰。莊子謂虎媚養己者順也。此卽說應乎乾之意。　履以兌承乾。有柔履剛說而應乎乾象。九五陽剛中正。有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象。[illegible]九五爻辭。[illegible]于象傳發之。周公[illegible]師皆說而應乎乾者也。臣能柔順。履虎尾其何凶。君貴光明。履帝位而不疚。）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兌上乾。定民志象。繫辭傳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傳又謂地之卑者。其大義爲說。卑不說。志何由定。世界而能上下定民志之象。小畜之義狹。故文德懿而施未行。天澤之分嚴。故上下辯而民志定。畜者博學於文。履者約之以禮。）初九。素履往。无咎。（胡氏炳文曰。履初言素。禮以質爲本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將反質也。　履初九以剛之一陽。居兌爲足。履象。兌爲金。剛白。素履象。素履之人。可以直往。无咎象。）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中庸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與此相發。）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胡氏炳文曰。履九二剛中也。故曰幽人貞吉。可與歸妹九二剛中有德。故仁和幽人之貞成之也。　履九二剛中无應。與歸有剛。陽實坦而又坦。兌爲蹊。爲說。履道坦坦象。得坎之中。坎爲中男。爲幽谷。幽人象。得中而不自亂。貞吉象。咸九四處動。故往來憧憧。惟九二守中。故貞吉於其坦坦。）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衆欲過遂宦出賊。沒世以俗事營營。知其方寸亂矣。）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王注。以陰居陽。以柔乘剛。[illegible]歸妹初九不中則爲跛。九二不正則爲眇。履六三不中不正。則兩跛眇。任氏啓運曰。就全體言。則應乾者兌之公。故不咥。就一爻言。則志剛者三之私。故咥人。胡氏炳文曰。九二剛曰幽人。六三柔曰武人。陽主生。陰主殺也。　履六三互離。離爲目。承九四居互巽。巽爲足。兌爲毀折。眇能視跛能履象。乾爲虎。九四爲尾。上九爲首。六三承九四上九。互離爲目。履虎尾咥人凶象。離爲甲冑。爲戈兵。武人象。九五乘剛。有大君象。六三志剛。其而爲于大君象。此附[illegible]或假觀恩。或肆強梁。謂其能興。終投[illegible]咥人之[illegible]）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

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大象傳謂辨上下。定民志。六三象。謂志剛。剛則不定而視上作亂矣。）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王注。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邱氏富國曰。二行坦坦之貞。四有愬愬之懼。二得中。四不得中也。履九四近承九五。正當虎尾。居虎尾象。懼爲愬愬象。能行其敬君之志。終吉象。）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志剛者。不定之志也。志行者。敬定之志也。）九五。夬履。貞厲。（王注。得位處尊。以剛決正。履道惡盈。是以貞厲。邱氏富國曰。二貞吉。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胡氏炳文曰。九二在下。患其不能樂。故以坦坦爲貞。九五在上。患其不能變。故以夬履爲戒。履九五爻兌成。夬夬履象。此錯綜取象也。九五中實爲坎。坎爲加憂。貞厲象。宋明皆以爲快決事斷悔象。此種穿鑿而悉盡。故雖以剛中之德。不孜之飭。光明之度。猶且致厲。著戒深矣。）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當平聲。本戒傷于所恃。）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王注。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孔疏。旋謂旋反也。下應兌說。旋反行之。故元吉。履上九下應六四。互離爲目。視象。以上應下。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剛而能柔。即乾用九見羣龍无首之吉也。旋如旋其面目之旋。孔訓旋反。最確。[illegible]觀色。視履考祥也。處以下人。能旋元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朱氏元曰。在上。視履要道。可行于下。天下有慶也。）

易象通義卷二

䷊（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孔疏。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四時不備。而象云財成輔相。序卦傳。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有禮則安。古今之大閑也。履以兌應乾。奉上之敬。泰以乾下坤。待士之誠。上下交孚。於履泰占其義焉。外爲往。內爲來。坤上乾下。陰往陽來。小往大來象。九二居坎。坎爲通。吉亨象。二五相應爲卦主。）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陸氏銓曰。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升降。故損益生。易象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謙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豈不謂之泰乎。上驕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否乎。吳氏楨曰。六十四卦。獨乾坤泰否四卦言陰陽。以泰否內外得乾坤之全體也。邱氏富國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黃氏瑞節曰。於履見上下之分。於泰見上下之情通。王氏應麟曰。君子道長。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至[illegible]氏（名[illegible]字子才）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天地之道。慮太過。貴財成。如恆暘恆雨之類。天地之宜。慮不及。貴輔相。如備水備旱之類。互兌爲金。財成象。互震爲木。輔相象。天行健。坤載物。左右民象。天地設位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所以盡代天司牧之職者。惟在左右之而已。左右無成規。無定局。無窮期。無止息。於泰之時爲尤急。泰道極盛。盛極則衰。財成輔相。庶可保全。若徒粉飾太平。坐觀流榮。則一朝翻覆。不可支矣。使徒委於天地之時運使然。而曰無與我事也。貴於聖人之憂患也哉。或以泰時積弊難挽。非體道大懼者。更

矯。苟安以爲無事。不知其禍未發之時。猶可致力。觀於既發而補救之。其勢逾相去萬萬矣。況既發有無可如何者。如剛柔傳於膿机之發。遂成潰爛。束手坐亡而已。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尤於泰象之旨相發也哉。）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王氏應麟曰。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爲。否之貞吉。潔其身以有待。泰初九爲實之一陽。又應六四。互震爲雷爲蕃鮮。拔茅茹象。三陽連類而進。以彙征吉象。）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外謂六四。）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曹氏勳曰。曾奇玉云。易之陰陽倚伏。直欲以包荒小人爲義。不專以決去小人爲能。折中包荒者。聖賢之心。然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用舍舉措。乃合於中。皆論寬信敏公道相似。泰九二應六五之坤。坤爲地。地者荒也。六五應之。包荒象。二得乾之坎。坎爲川。河象。初九居震。震爲足。九二乘之。馮河象。以二應五爲遐。應五不遐遺象。不爲初九九三所係。上應六五。朋亡得尚于中行象。初九彙征。斯爲彙。九二朋亡。乃非黨。）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六五居離。離爲文明。九二應之。光大象。孔光張禹。五代之馮道。皆可謂包荒者而不得尚于中行。以其心之曖昧不明。徒利自小也。故聖人曰以光大。）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王氏應麟曰。泰之三无往不復。陰之復也。而否將至。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泰九三重剛居內卦之極。乾當變坤。得乾之艮。艮爲山。无平不陂象。乾復爲坤。无往不復象。互震爲懼。恐懼修省。艱貞无咎象。九三六四爲坎。坎中實。孚象。互兌爲口舌。乘乾爲福。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无往不復。安命之理也。勿恤其孚。立命之本也。諸葛武侯隆中之對。已定三分。孚也。伐魏討賊。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勿恤也。俎豆馨香。于食有福。周公營洛。殷頑盡周。諄諄以天命爲言。勸殷王降服。恤孚甚矣。不其然與。）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交主合爲泰之本。際主分爲否之萌。）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王注。乾樂上復。坤樂下復。泰六四得巽之一陰。巽爲近利市三倍。以六五上六二陰失實。翩翩不富象。坤上附乾三陽之鄰。而成泰。以其鄰不戒以孚象。小畜上巽。故九五象爲富以其鄰。以上九得陽爲實也。家人上巽。六四象爲富家大吉。以九五上九得陽爲實也。凡富實與不富。皆與巽相關。）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富失實。謂居坤。中心願。謂應乾。）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

吉。（鄒氏敬曰。有以互體爲象者。如泰中互歸妹。六五爻辭俱云帝乙歸妹。蓋以中二爻互體爲互體之一例也。泰六五。五者君位。六者陰數。帝爲君主。乙爲陰干。帝乙象。六五得離之中。離爲中女。與九二之坎中男。陰陽正應。歸妹象。臨乾。乾爲元。以祉元吉象。君能屈體下賢。所以成泰。帝乙歸妹。及子夏傳稱湯。左傳（哀九年）謂紂父之說不同。）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朱氏元曰。本中德以求賢。行所願而非強。）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孔疏。子夏傳云。隍是城下池也。城由基土培扶。君由臣之輔翼。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故云城復于隍。泰上六下應九三。九三乾上。艮爲門闕。城象。上六坤上。體兌。兌爲澤。隍象。山艮復兌。兌爲毀折。爲決。城復于隍象。泰上與師同體。經兌毀折。順四民北。勿用師象。上六居坤。坤爲野。邑象。兌爲口舌。自邑告命象。坤利居貞。貞象。爲吝。皆吝象。周自春秋時不能奮武。全以文命周旋。強勉支持其殘。已甚。貞吝極矣。下能軍而屈己中。興敢鬥而猶有餘。周公之明。能燭千世者與。）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朱氏元曰。泰極而否。雖曰天命。實由人事。）

䷋（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孔疏。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鄒氏達元曰。殷紂納崇侯虎之讒。囚西伯於羑里。散宜生府宮適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陳氏士元曰。否泰氣運。然所以致否者。由於匪人。顧氏炎武曰。序卦雜傳。皆旁通之說。或者疑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矣。徐氏幾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以天運推之人事也。否先言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以人事參之天運也。泰則論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序卦傳謂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泰三陽繼以三陰。治者亂之機。否三陰繼以三陽。亂者治之漸。此倚伏循環之不爽者也。大抵泰多危

（謂所以明保泰之戒，否多以嘉所以皆傾否之心。三陰連進，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象。陽外陰內，大往小來象。以九五休否爲卦主。）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志不同即无邦，兩所以義一德，兩所以爲一心。）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滿溢靜詐禍咸皆曰，非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肆天下不可肆之難。否九五居坎爲難，爲否塞，互巽爲伏，儉德辟難象。乾爲祿，互艮爲止，不可榮以祿象。凡人之禍於祿，祿多由不能儉始，蹈於危難，亦由不能儉而貪榮祿始。此儉德爲辟難之實，彼欲榮之以祿而不可也。先儒謂皎潔得羹，檻斷無事，不可爲何，九謂月食四斗米，不應何容得有官情，皆儉德之旨。說泰以輔相宜民，敷善天下；否以儉德辟難，獨善其身。）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否初六得坤之體，又應九四，互巽爲木，爲白，爲長，互艮，艮爲手，亦拔茅茹象。大過初六藉用白茅，以下體爲否象，與大過同。三陰連類，與泰三陽相似，亦以其彙象。坤利居貞，貞吉亨象。泰初之稱征，斯否初之稱必貞乃吉，聖人於小人之初，猶以君子望之。）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君子雖其有憂世之心，故曰志在外，小人雖其有私己之念，故曰志在君。）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韋氏鑑曰，易不爲小人謀，不爲之謀，小人之事耳，小人欲爲君子，易未始不爲之謀。王氏應麟曰，揚雄山明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亦不足爲大人矣。否六二上承九五之陽，包承象。陰爲小，以陰而得位承陽，小人吉象。陽爲大，大於此而不得位而否，含其道隨陰之一體，坎爲通，亨象。封德彝在隋爲佞，事唐以忠，包承者也。武氏任用狄梁公，亦包承者也。徐元直不爲曹操謀，皆妨安不爲否大中大人否亨也。人知亨之爲亨，不知否之爲亨，伊呂莘野渭濱，孔顏簞瓢疏水，否无往不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此不亂羣之實也。）

六三，包羞。（王注，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所以包羞。熊氏士元曰，天包地外，有包覆象，地不能包天，故云包承包羞，乾坤分量如此。吳氏一源曰，否下三爻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聖人不爲小人之謀，以閉遯否之門。否六三不中不正，以順上九，互巽，巽爲伏，爲臭，爲多白眼，包羞象。飲食餽遺，爲村犬吠，小人無所不至，一旦以敗之，曰羞而已矣。凡小人之所謂蒙害君子之所謂羞也，小人而知羞，庶幾其有悔，復九三或承之羞以居戰，此以互巽，羞皆與巽相關。）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胡氏炳文曰，泰過中變否，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也；否過中轉泰，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也。否九四爲乾，互巽爲命，天將轉泰，有命无咎象。九四與六三爲離，上體三陽並進，疇離祉象。泰之小人與君子則離以孚，否之君子從君子則疇離祉，各從其類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四當改革，陽志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疏，休美也，謂能行休美之事於否塞之時，心存危懼，維繫堅牢。李氏兆賢曰，昔曰雖休勿休者，懼伐善之心；易曰其亡其亡者，不忘危之道。否九五變離，離爲文明，休否象。居坎，坎爲加憂，其亡其亡象。坎于木爲堅多心，互巽爲繩，繫于苞桑象。文王陰行善于紂暴之時，羑里幾危，盂門終出，正符此象。六二大人亨其否，獨善一身；九五大人休其否，兼善天下。復六二以居離爲休，復此以變離爲休否，類觀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胡氏炳文曰，以陰柔居泰之終，故不能保泰；以陽剛居否之終，故卒能傾否。黃氏瑞節曰，屯上六不能濟屯，否上九乃能傾否。否上九變兌，兌爲毀折，爲附決，有傾否象。爲說，先否後喜象。湯以寬容而正域，武以發暴而純殷，象此。）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否能傾天地之否者人也。否上乾下坤，天地不交而成否；同人上乾下離，健明相應而爲同，泰否同人備三才之理。天地貴交，人貴交而无私交，故同人不取係應於六二九五成卦之主，一則著其于宗之吝以示戒，一則象其相遇之喜以爲防，皆明中正而應之道而已。六二得坤之中畫，坤爲野，同人于野象。九五居坎之中畫，坎爲水，互巽爲木，利涉大川象。六二九五中正而應，利君子

貞象。无私以濟險，正固以持身，此同人之義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同人曰，猶之左傳正同人曰一例文法。惟大人爲能見天地之心，故可保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可同人。）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蘇氏軾曰，比以親所不比爲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同人互乾，以天並天而相附，類族象。互巽以風屬火而借明，辨物象。天與火不同而同，同而不同，類族者不同而同，見其通；辨物者同而不同，見其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王注，无應于上，心无係吝，通乎大同。同人初九變艮，艮爲門闕，同人于門象。本卦无艮，故象辭直以出門同人釋之。又全體變艮成遯，有出門之象，不爲私同而遯，无咎象。蓋初九以承艮爲出門，此以變艮爲出門。）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胡氏炳文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於私，故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孟子之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出門同人之義也。我不拘門戶之見，同我者不吝，異我者亦不咎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王注，應在九五，唯同於主，用心褊狹，鄙吝之道。黃氏淦曰，于野于門，廣狹之分；于門于宗，公私之判。同人六二應九五之乾，乾爲父，父黨曰宗，同人于宗象。六二居坤，坤爲吝嗇，吝象。朋黨之爭在朝廷，講學之爭在草野，一言以蔽之曰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同人九三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思與五爭，居離，離爲戈兵，戎象。互巽，巽爲伏，爲木，伏戎于莽象。得乾之三畫，艮，艮爲山，升其高陵象。乾數三，巽爲不果，艮爲止，五敵剛，三歲不興象。）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王注，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與三爭二，不克則反。項氏安世曰，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訟九二九四曰不克訟，同人九四曰弗克攻，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同人九四剛不中正，无應，亦欲同二，爲三所隔，故欲攻之。三居艮爲門闕，墉象。九四居上，乘其墉象。互巽，巽爲不果，弗克攻象。困而反則，吉象。人之鬪安命全命人之鬪鬪象此。）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孔疏，九三九四與之競二，必以大師與三四戰，克乃得與二相遇。胡氏炳文曰，同人九五剛中正而有應，故先號咷後笑；旅上九剛不中正而无應，故先笑後號咷。[illegible]同人九五與六二之離爲應，離爲口，先違後同，先號咷而後笑象。離爲戈兵，大師克相遇象。又同人六畫內柔外剛，九五本位亦可以離取象，此[illegible]取象之一例也。同人全體伏師，故三四五俱象師，此伏卦取象之一例也。象雖取師，義主同人，則三四爲小人，爲朋君子，九五爲明主，剛克小人，專任君子。成王感風雷，親書以泣而迎周公，先號咷而後笑也。東征三年，歸後任周公而无忒，大師克相遇也。齊威王烹阿大夫，用即墨大夫，宋仁宗黜丁謂，用王曾，亦此類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李氏兆賢曰，必克三四方與二遇，所謂惟斷乃成。）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同人上九變革，革上兌，兌爲郊，同人于郊象。同人于郊，實无可同之人，亦革義也。初越上革以反，同人見无私郊。）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乾下離上）大有，元亨。（趙氏汝楳曰，同人以貞爲要辭，大有以元爲首出。朱氏元曰，小畜一陰在四，臣也，陽皆應之，故曰小畜。大有一陰居五，君也，陽皆應之，故曰大有。序卦傳，謂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同人一陰居二，而同乎五陽，惟富享大有，一陰居五而有乎五陽，則元亨。同猶慮其私，故亨必利於貞，有乃全其公，故亨也。謂之元，元者善之長，公之謂也。大抵同人貴慎交，大有貴誠交。以六五處中受陽爲卦主，乾爲元，九二居坎爲通，上應六五，元亨象。）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王注，處尊以柔，居中以大。胡氏炳文曰，小畜一陰在四，欲畜上下五陽，其勢誠

（而謙大有一陰在五而有上下五陽其勢順而易同人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也大有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也陳氏際泰曰柔得位曰同人柔得尊位曰大有一統在康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火卽日也當明照天下子當陽天下有象遏惡揚善以體乾之健順天休命卽體坤之順物者同人之明遏惡揚善者大有之義民生實錄故宜之必須左右天命不易故有之惟在順休）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大有初九居乾乾爲直與九四不交无交害匪咎象卽大有之始一陽居最爲恐懼稽首大有之始能愼如此艱則无咎象）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特言初九以著愼有之始）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大有九二居中應六五六五居坤爲大輿大車以載象九二居坎坎爲通與五正應有攸往无咎象千古大臣任重象此）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惟有中德所以不敗）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大有九三杜元凱謂三爲三公五兌爲說六五天子有亨于天子象王注謂亨爲通從易本字解其理自正左傳（僖十五年）作享因享而享亦相因之義也楚辭謂主分異小人弗克象）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九四。匪其彭。无咎。（大有九四居離體離爲戈兵釋名彭排車名也在旁排禦敵攻也互兌爲毀折九四勢逼六五須以順承而不可以兵臂以陽居陰匪其彭象彭亦多壯陽從尊名於象稍遠郭璞謂彭滂間卽解兵權盡忠武衛師以明臣節象此）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居離明辨晳象大君之道純粹精義臣之分明辨晳）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王注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大有六五以柔居尊應九二而上下皆應坤土主信厥孚交如象離爲火威如吉象所謂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于鈇鉞也禮曰致敬誠若卽爲美若之盛易曰厥孚交如乃爲威如之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孔疏以己誠信發起衆心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自畏之惕乃稱形威乎威如之數誠謂有備無患恃誠旨）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注五爲信德而已履焉履信者也以剛乘柔思順者也大有上九居乾之極爲大有之終乾爲天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特言上吉以著誠有之終）

☷☶（艮下坤上）謙。亨。君子有終。（朱氏元曰謙以九三陽剛爲主五陰有陰無陽實陰謙謙則有若無實若虛陽既能謙陰自柔順而退中故五陰亦謙而六爻皆吉胡氏炳文曰履而謙乾安其爲小故履雖小畜勢而能謙忘其爲大故謙雖大有盈道艮終萬物坤代終故曰有終序卦傳謂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大有五陽而一陰主之陰體陽用所以爲大謙五陰而一陽主之陽體陰用所以爲謙謙互坎坎爲通亨象主君子艮成始而成終坤代有終君子有終象不爲物首故不言元貞皆吉故不言吉坤上爲故謙多所容坎中實故謙不可爲小人之節非節也容而已故節必可貞小人之謙非謙也謟而已故謙歸君子）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謙艮下天道下濟象六二九三爲離光明象坤陰居上地道卑而上行象陰虧陽益九三互震上益天道虧盈而益謙象陰變陽流九三互坎坎主流地道變盈而流謙象坎爲隱伏主鬼神陰害陽福坤爲衆主人道陰惡陽好九三一陽得位害盈而福謙惡盈而好謙象九三在下體之上而履上六二五皆居離體尊而光象九三在上體之下而居艮山卑而不可踰象敬人者人恆敬之謙尊而光也惡近於謟謟與卑而不可踰也人求有終盡爲君子）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山高地卑艮下坤上裒山之高益地之卑裒多益寡象山不見高地不見卑稱物平施象君子撝謙退讓物惟其稱而已道所以能恆也君子自卑尊人施惟其平而已所以有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王注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无害也謙初六以柔處下謙謙君子象承互坎坎爲川用涉大川吉象）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張氏栻曰牧猶

情知牧養然謙余極象坎坎爲孤初六處謙之下卑以自牧象）六二。鳴謙。貞吉。（蘇氏軾曰陽唱陰和鳴謙之謙六二承三鳴謙象六二承互震震爲善鳴鳴謙象坤利居貞貞吉象）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自牧則非要譽矣鳴謙之爲中心則有所與下人之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注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衆陰所宗上承下接勞謙匪解是以吉也朱氏元曰謙九三體備位剛居下之上似難以謙而自下於陰勤勞爲謙乾三君子終日乾乾勞謙之勞也謙從乾來乾三之惕坤三之柔故曰君子有終成卦之主故係乾三之辭謙九三互坎坎爲勞勞謙象居艮艮成終君子有終象勞謙乃曰有終勞而不謙之元終亦可知與此功人所以生功與所以死）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孔疏衆陰所宗尊貴甚衆故萬民服）六四。无不利撝謙。（王注處三之上承五用順上下指撝皆謙謙六四互艮艮爲手指撝象王注釋爲指撝最合象義大抵闡釋不明者衆）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順五爲謙故不違則）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鄭氏敬曰謙自二以上互師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皆象征伐亦互體之一例也謙六五下乘六四六四得坤之中虛上亦虛而不實不富以其鄰象與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相關則一也六五得坤之離爲戈兵利用侵伐象武王克商三千不富也我衣底定利用侵伐也而征不言征曰謙受益可見謙爲行師之本而勢名討罪伏以東利服有自非由文王創爲征明且顯矣）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惟不寧者始征所以爲謙亦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一節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謙上六居兌兌爲口舌應九三互震爲善鳴亦鳴謙象坤爲地爲衆邑國象互師衆六二之離爲戈兵利用行師征邑國象六二得位內故貞吉上六處外故志有未得而行師則利國一鳴謙所處不同而皆獲吉利謙之效也郭璞謂再遣虞寡征邑國所向有功而在朝爲肯小所沮未能大行其志而卒見害者鳴謙之吉也或將邑國狹者殊失經旨）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外而不內故志未得謙而有終故師可行但无不足於征邑國之意）

☳☷（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師。（孔疏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說豫故謂之豫動而衆說故利建侯以順而動不加无罪故可行師朱氏震曰陰有五離兄弟天賦世居一同故豫利建侯武有七德和衆居一焉故豫利行師序卦傳謂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謙內艮外坤順而止故无自滿之心豫內坤外震順以動故有自得之致震爲長子利建侯象坤爲地爲衆中爻離爲戈兵利行師象豫本太平之象而逸樂可戒故不取保應以防邪私之累以九四剛應志行爲卦主羣四居上以應初爲謙賢之公初居下以應四爲叛援之私也）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豫九四居剛而應初六衆應志行象乾天坤地離日坎月艮止不過不忒象坎爲法律坤爲衆刑罰清而民服象不過不忒豫之善者也鳴豫盱豫冥豫或之旨也）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王氏應麟曰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也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也成公之說本于漢書敘傳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設制禮樂崇德作樂象坤爲腹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象帝出乎震陰作故稱物平施在謙樂由陽來故作樂崇德在豫交象言心誠故可相天地而宜人民豫言心孚故可薦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豫初六陰柔處下與九四應居震震爲善鳴鳴豫象）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鳴謙則吉由心得也鳴豫則凶以志窮也心者吉凶之券與）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豫六二中正无所係應不累于豫互艮艮爲石介于石象得離中虛離爲日艮爲止不終日象坤利居貞貞吉象介于石者自守之堅不終日者見幾之決）象曰。不終

日貞吉。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句）遲有悔。（孔疏。盱。謂睢盱。睢盱者。喜悅之貌。豫六三不中不正。近比九四。得坤之兌。兌爲說。盱豫象。退也不得其所。悔象。兌說益經。遲有悔象。）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注。處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豫。勿疑則朋合疾。盍。合也。簪。疾也。胡氏炳文曰。卦以陽居上。衆陰由之以發。故曰由豫。以陽居四。衆陰由之以安。故曰由豫。王氏念孫曰。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王氏又曰。簪古訓疾。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閻百詩曰。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集解）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何氏楷曰。簪讀論語鄭注作撍。非冠簪而何。鄭氏棟曰。簪非子。周人亡王簪。始以爲首笄名。蓋緣撰開之俗稱）李氏光賢曰。以阿衡之任盡而切數求。以姬公之輔翊而勤吐握。勿疑盍簪之義也。豫九四一陽居大臣之位。衆陰所從。以貴乘坤。豫順以動。由豫象。坤爲衆。震爲竹。簪乃竹筍初出者。其長最速。衆陰之從陽。朋之從四。亦最速。勿疑朋盍簪象。陸德明釋文。簪。子夏傳。疾也。鄭云。速也。即王注所本。後說冠簪。不如從古與震逸象合。都氏敬謂古者以竹爲簪。震爲竹。一奇植百衆偶聚之合簪象。亦有巧思。終遜古注爲長。）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一陽之志。行于衆陰。）六五。貞疾。恒不死。（王注。四以剛動爲豫之主。專權執制。非五所乘。居中處尊。未可得亡。胡氏炳文曰。易之言疾者四。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曰介疾有喜。惟豫五貞疾恒不死。未可愈而喜也。豫六五互坎。全體象坎。坎爲疾。貞疾象。貞如貞凶之貞。謂固也。然中道未亡。其疾亦由于正。故得生于憂患。震爲反生。居恒上體。恒不死象。夏少康以後周平王以後象此。）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剛謂九四。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二國雖多跋扈。正不可少。人之貞氣未動。疾恒不死。國之中道未失。弱恒不亡。）上六。冥豫成。（句）有渝无咎。（王注。處動豫之極。極豫盡樂。冥豫乃成。必漸變然後无咎。王氏應麟曰。冥豫而勉以有渝。開遷善之路。冥升而勉其不息。回遷善之機。程氏敬承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二不溺于豫。四以天下之豫爲豫。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皆就豫之累也。五雖豫以貞。疾不敢爲豫。故得不死。豫上六得坤之兌。坤爲迷。兌爲說。應艮而成。冥豫成象。變晉明出地上。可以化冥。而无咎象。成字應依注疏屬冥豫。）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斷影闇中。豈有萬年天子。牛閑堂上。豫无長樂老人。至聖戒晉。從來明鑒。）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朱氏元升曰。隨不取係從而取擇善。以九五爲卦主。序卦傳謂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豫內坤外震。順以動者无不樂隨。內震外兌。動而說者无不從。初九居乾。乾爲元。元象。九五上六居坎。坎爲通。亨象。互巽爲利。利象。當坤。坤利永貞。貞象。兌爲毀。无咎象。左傳（襄九年）謂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文勢通之義也。）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王氏洪緒曰。隨上兌西方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隨九五乾。六二坤。天下象。震春兌秋坎冬。隨時象。）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述義。隨當動隨澤而靜。震東方日出。兌西方日入。內復趨兌。嚮晦之象。互巽爲入。艮爲止。爲宴息。隨九五上六居坎。坎爲月。嚮晦象。初九六二居離。離爲日。月上日下。亦嚮晦象。巽爲入。爲入宴息象。時雖於變。故蠱之彖辭必曰振民。明作有功。故隨之宴息必期嚮晦。）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隨初九居震。震爲侯。官象。伏巽。巽爲伏。官有渝象。因隨之初。以伏爲貞。貞吉象。凡易言渝。非變即伏也。承互艮。艮爲門。震爲足。爲動。出門象。上體兌。兌爲友。交象。震爲旗。有功象。初九爲隨之主。取無私係。故同人出門則无咎。隨交出門則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陳氏士元曰。互巽爲繩。係象。故二三爻皆曰係。隨六二互艮。艮爲少男。小子象。六二承六三。係小子象。初九震爲長男。丈夫象。六二去初九。失丈夫象。千古輩非其主者象此。）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李氏光賢曰。去晦投明。如竇融去隗囂而歸光武。魏徵舍李密而事太宗之類。隨六三承九四。九四居上卦之下。居震。震爲長男。丈夫象。六三承之。係丈夫象。互艮。艮爲少男。小子象。六三去六二。失小子象。互巽近利市三倍。隨有求得象。

居坤。利居貞象。）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下謂六二。）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李氏光賢曰。四得君而有人臣之嫌。雖正亦凶。有孚發誠也。在道循轍也。以明杞搜因跡。陽不愧乎只。隨九四互巽。巽近利市三倍。隨有獲象。居兌。兌爲毀折。貞凶象。九四上六爲坎。坎中實。九四承之。有孚象。九四得震之一陽。震爲大塗。在道象。合下卦爲離。離爲文明。以明象。兌爲說。何咎象。）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五。孚于嘉。吉。（王氏懋竑曰。嘉小人者。亂之機。兌九五曰孚于剝。厲。信君子者。治之本。隨九五曰孚于嘉吉。隨九五居坎。坎中實。孚象。與六二爲正應。孚于嘉象。成湯與伊尹咸有一德。昭烈與孔明魚水相歡。其此也與。初九无私係。故言交不言孚。九五有公心。故言孚不言隨。）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孔疏。升王用亨于岐山。隨王用亨于西山。皆周公自謙進王之也。述義。上無所係。反而係五。位居危疑。從之宜專。結之宜固。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拘係從維。惟恪守侯度。竭其封內之山。其固結于神者。正其固結于君也。隨上六互巽。巽爲繩。直拘係從維象。變乾。乾爲君。王象。伏艮。艮山象。兌爲西。西山象。上六九五爲坎。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王用亨于西山象。）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朱氏元升曰。治蠱非柔才所能。故爻以有陽者爲得。二五正應爲上。序卦傳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蠱內巽外艮。隨者存乎人。蠱內入外止。蠱者係乎事。巽爲風。風爲蟲。蟲象。互震。震仰盂。皿象。合之蠱象。以震爲木。巽爲蟲。六五上九爲離。離爲飛。巽長女。艮少男。穀飛男惑。皆蠱象。巽爲進退。爲不果。互兌。兌爲毀折。爲附決。亦蠱象。初六九二爲坎。坎得乾之中畫。乾爲元。元象。坎爲通。亨象。坎爲川。大川象。巽近利市三倍。利涉大川象。六五上九爲離。離爲日。日象。互兌。兌西屬辛。辛取自新。先甲三日象。離爲丁。丁取叮嚀。後甲三日象。蓋蠱本壞象。元亨以下。治蠱事象也。蠱蓋治在亂中。古今大抵如此。）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積弊而至于蠱矣。）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本義。治蠱至于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蠱。山阻其風。風鬱成蠱。風振山林。振民象。山育風木。育德象。山下出泉。開必遂。故蒙曰果行育德。山下有風則多滯。故蠱曰振民育德。）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疑係考之也。世子乃係以克家。蠱之幹也。考且其无咎。蠱初六變乾。乾爲父。巽爲蠱。父蠱象。居巽。巽爲長子。其乾爲健。健以幹事。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初六九二爲坎。坎爲加憂。厲象。承互兌。兌爲毀。終吉象。武丁之子小乙固宜之子厲王象此。）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蠱九二上應六五。六五得坤之中畫。坤爲母。爲迷。母蠱象。九二得坎之中畫。坎爲中男。爲堅多心。幹母之蠱象。居巽。巽爲進退。爲不果。爲隨風。互兌。兌爲說。不可貞象。凱風之七子足以當之。）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蠱九三與上九二陽不相應。上九居乾之極。亢龍有悔。父蠱象。九三得艮之三。艮爲少男。爲手。爲止。幹父之蠱象。互兌。兌爲毀折。小有悔象。伍九人皆象。出而胤起兵中道決。歸同軍人。衆人宗爲哭帳外。得以進軍。其此象與。）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黃氏宗羲曰。遯六二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蠱九三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蠱六四遠承上九。上九居乾之極。父蠱象。六四互兌。兌爲附決。裕父之蠱象。互震。震爲足。往象。與九三爲離。離爲目。見象。六四居坤。坤爲吝。吝象。往見吝象。中宗目擊武氏之禍。而寵韋氏。肅宗目擊楊妃之禍。而寵良娣。此象以之。若宋寧宗之韓侂胄又其甚者也。）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蠱六五承上九。上九居乾之極。父蠱象。六五互震。震爲長男。以柔乘剛。下乘互兌。兌爲說。以說行健。幹父之蠱象。居離中畫。離爲文明。用譽象。舜以底豫而升聞。禹以纘考而錫圭。

此其象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承以德指六五承上九）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述義。艮五居尊故爲王。三互震故爲侯。上在其上故不事。巽爲高。艮爲山。上在艮上故高尚也。天下有事蠱。有心蠱。事蠱在一時。心蠱在萬世。上以事外之身。抱道而處。不治事蠱而治心蠱。不治一時之蠱而治萬世之蠱。人以事爲事。上以不事爲事。不事之事。高乎事。是謂高尚其事。　蠱上九居艮之極。艮爲止。不事王侯象。艮爲山。高尚其事象。以高尚爲事。治蠱之一道也。故孟子曰。尚志。大人之事備矣。顏淵簞瓢陋巷。務爲邦之經綸。嚴陵獨釣。爰江成東漢之節義。甚以此與上九對三四五爲父蠱象。居尊而亢也。本爻爲高尚象。居外而止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序卦傳。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內巽外止。當作事之宜。臨內說外順。爲可大之業。臨有自上臨下之義。以六五爲主。卦德又以初九九二二陽進。上臨四陰取義。二陽之中。當以九二爲主。以與六五爲正應也。以陽臨陰。陰亦大矣。臨之所以爲大也。初九居巽。巽得乾之一陽。元象。九二六三爲坎。坎爲通。亨象。兌爲澤。利象。坤利居貞。貞象。坎爲月。月象。坤爲地。地數八。八月象。坎爲弱。弱至于八月。有凶象。臨本美卦。有凶指其微義言之。猶泰言否。无平不陂也。）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剛浸而長。喜其陽之來。遯浸而長。防其陰之進。）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孔疏。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以臨卦推孔至否卦中爲八月。于陰。防陰之漸。故坤言陰始凝于陽。防陰之多。故臨言消不久。）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胡氏炳文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而曰容保。其量如坤土之大。李氏衡實曰。澤象兌。教有窮而思无窮也。地象大坤。保有疆而容无疆也。澤者坎之宜。故教事在智。大知者臨之本。故教思无窮。地中有水。師陽而難明。故以容民畜衆。澤上有地臨。而易見。故以保民无疆。）初九。咸臨。貞吉。（臨初九居震。震爲侯。臨象。兌爲兌之初。兌爲說。說以感之。咸者感也。咸臨象。上應坤。坤利居貞。貞吉象。咸取義以兌臨下。兌被初二皆有咸象。君子之臨小人。不在懲其惡而在服其心。如諸葛武侯之于李嚴。真咸臨者也。恩不可濫乎小人。故兌戒孚于剝。威不可過乎小人。故臨之吉在咸。）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臨初无所臨。故志在行。咸臨所私。故志正。）九二。咸臨。吉。无不利。（九臨二近臨四陰。上應六五。五爲卦主。以陽臨陰。二咸臨吉象。兌爲毀折。无不利象。孔子宰三家專政之日。但侃侃閭閭。權臣讒其此象與。）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四陰小人之勢將盛。未順君子之命。此象在此。臨之。或有不利。故推原之曰未順命。所以釋无不利之義耳。未順命而无不利。咸臨之吉光。如有苗逆命。終格于羽之化是也。）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李氏光地曰。揚升思以爲剛得之李林甫以諂誘人何利乎。臨六三居兌之終。兌爲澤。得坤之三。坤上作甘。甘臨象。兌爲毀折爲附決。无攸利象。六三九二爲坎。坎爲加憂。既憂之象。兌爲說。无咎象。甘能變。故可節。實則不驕。故成其臨。）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六四。至臨。无咎。（臨六四得坤之初。五坤之中。至坤。元亨。臨象。正應初九。无咎象。）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六三甘臨。上雖甘說。不宜甘而甘者也。故不當位而无利。六四至臨。下有正應。宜至而至者也。故當位而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本爻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李氏光地曰。取賢臣之聰明。成在己之聰明。其知大矣。盛帝之明目達聰。　臨六五得離之中。離爲文明。知象。爲日。大君象。）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釋好問察言。執兩用中。知臨之宜于斯可見。）上六。敦臨。吉。无咎。（蒙引。初二咸臨。以君子臨小人。六三甘臨。以小人臨君子。六四至臨。朋友之交。六五知臨。君臣之義。上六敦臨。鄉黨之以厚其終也。胡氏炳文曰。坤土敦厚。故復曰敦復。艮曰敦艮。臨曰敦臨。李氏光地曰。在臨卦之外。居卦之終。咸臨時而與之合。以厚道臨之者也。故曰敦臨。夏后之世。賴其靡。成湯之數求賢人。皆乎古知臨之主。象爲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知臨大君之宜。吉象。王者貴無私。故比曰顯比。王者貴當理。故臨曰知臨。　臨上六居坤之極。坤厚載物。敦臨象。柔極下無正應。易于有咎。敦厚臨人。无咎象。）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內謂內卦。志在內。敦臨所以无咎。）

䷓坤下巽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朱氏元昇曰。觀以居尊爲諸爻所觀仰。以五爲主。遠而近五爲美。序卦傳。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臨內兌外坤。以澤之盛。微其大觀。內坤外巽。以風之盛。喻其大觀。六二得離中。與離爲目。爲見。觀象。六四九五爲坎。坎爲道。爲隱伏。主通神明。盥象。五艮。艮爲手。六三居兌。兌爲澤。盥象。艮爲止。不薦象。坎中實。有孚象。以坤承巽。巽爲伏。順若象。詩曰。出隨有爭。此可類觀。觀者其盛也。觀者其誠也。非神化民以武。不以言。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楊氏萬里曰。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剛健而有文明。故曰大有。中正以觀天下。故曰大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蒙引。大觀在上。盥其誠也。下觀而化。歸其誠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陳氏際泰曰。教民不可不示以明。明則不盡而教行。故先王以省方觀民。亦不可不示以幽。幽則不測而教行。故聖人以神道設教。　觀上九居乾。天象。六四九五爲坎。坎通神明。神道象。巽爲風。風行四時。六二九五中正。五艮止。成始成終。四時不忒象。坎習教事。以神道設教象。惟以神道設教。故取象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風行入方。省方象。坤爲衆。民象。六二居離。離爲目。觀民象。巽申命。設教象。六四九五爲坎。坎習教事。亦設教象。臨曰大則保民無疆。觀曰大則省方設教。坎之教。金乎師。觀之教。金乎孚。臨之教。主乎內。觀之教。主乎外。）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本義。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王氏應麟曰。童象應于二之剛。則吝養之早也。童觀遠于五之剛。則吝見之晚也。　觀初六全體象艮。艮爲少男。童象。承六二爲離。離爲目。爲見。童觀象。坤初以陰居正。小人无咎象。坤爲吝。嗇。君子吝象。）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六二。闚觀。利女貞。（觀六二爲離。離爲中女。女象。二四五爲艮。艮爲門。六二居內。承之離爲目。爲見。闚觀象。女正位乎內。坤利居貞。利女貞象。）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六三。觀我生進退。（觀六三承六二之離。離在內。未及觀。觀我生象。居巽。巽爲進退。六三在下之上。上之下。進退象。孟子謂則誰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正其象也。）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六四互坤。坤爲地。爲衆。國象。乘六三爲互坤之中。離亦離也。離爲文明。國之光象。九五居乾之中。乾爲君。王象。坤爲朋。賓象。六四居巽。巽進利。利用賓于王象。大比利賓小雅賓之箴。賓其以此與。）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賓有君之義。國賓即爲國光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觀九五下觀六二。六二爲離。離目。反躬。觀我生象。陽剛居中。君子九五象。君子象而已。觀民本諸身。即此義也。）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賓有君之義。外有內之觀。觀民正以觀我。）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觀上九无位。其統指九五以下。上觀君。下觀民也。上九下應六三。居五坤之中。爲離。離爲目。爲見。觀其生象。居巽之極。不可進退。無往。故君子九咎象。下古耕稼的宵。相時而動。皆此象也。觀之取義於見。必與離相關。從兩謂者祇向背坤二。體言隔之六二六三二爻有何謝象。故使象其觀而[illegible]。令特于各爻求與居[illegible]與離關切之義。曲折指陳。[illegible]觀全體盡長爲門闕。取兩觀之象。比衆亦漸終過旁義。）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志未平謂未平其進退之志。當以君子之德爲主。則无咎也。）

䷔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述義。噬嗑[illegible]。離五乎內。離爲日。故主觀。噬嗑之離乘于外。[illegible]噬物者。未有不先觀者也。何氏者。未有不先教者也。互坎。坎爲律。[illegible]爲止。乃明罰。震爲雷。雷主動。故爲獄。皆利用獄象。以六五柔得中爲卦主。）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全體象頤。六四一陽在上下三陰之

（中。頤中有物象。物在頤中。必齧而始合。猶在獄中。必斷而始訓。）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王注。柔得中。謂五也。噬嗑之主。雖不當位。不害用獄。王氏拱辰曰。噬嗑以震體之二。往行離體之五。）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通義。噬嗑以合爲義。雷霆必震。電驟必當。無不相合。黎氏清曰。豐折獄致刑。君子用法于既犯之後。噬嗑明罰勑法。先王立法乎未犯之先。噬嗑。電之光無不照。故罰取諸明。雷之威無所恃。故法取諸動。電後雷先。求明者原根乎斷。雷下電上。求斷者必歸乎明。无斷能斷。如電能斷。不可缺一。）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噬嗑初九居震。震爲足。趾象。互坎。坎爲桎梏。校象。互艮。艮爲獄爲止。初九承之。屨校滅趾象。初動而能止。无咎象。繫辭傳所謂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噬嗑六二得離中爻。離爲膚。艮似以膚象。爲口噬膚象。互艮。艮爲鼻。鼻象。承六三爲兌。兌爲毀折。滅鼻象。雖剛中正。无咎象。）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噬嗑六三互艮。艮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爲乾腊肉象。承離。離爲日。日暵爲毒象。互坎。坎爲病。遇毒象。得坤之三。坤爲吝嗇。小吝象。居兌。兌爲說。无咎象。）象曰。遇毒。位不當也。（陰柔不中正。爲不當位。）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王氏應麟曰。太平御覽引王肅注。金矢所以獲野禽。故噬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備其難。噬嗑九四居離。離爲乾。爲乾胏。爲口噬乾胏象。爲戈兵。矢象。得乾一陽。乾爲金。金矢象。互坎。坎爲險。艱象。乘承皆坤。坤利居貞。利艱貞吉象。得金矢自爲成辭。王肅說長。勝于來矣鮮金之解。）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噬嗑六五居離。離爲乾卦。爲口噬乾肉象。得四之乾。乾爲金。六五得坤之中。坤爲黃。得黃金象。坤爲貞。上下乾爲厲。貞厲无咎象。爻辭多成辭。二以噬膚之易而滅鼻。三以噬腊之難而遇毒。四噬胏艱難而得矢。惟五噬乾肉得黃金象。爲合中有孚。而斷獄貞厲。故可易決也。）象曰。貞厲无

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朱氏元曰。二治小獄象噬膚。三四治久獄象噬腊噬胏。五統治久獄象噬乾肉。初上爲受治者。初惡未成。上惡已成。噬嗑上九乘坎。坎爲桎梏。何校象。爲耳痛。滅耳象。爲加憂爲血。凶象。彖九四一陽取義。所謂頤中有物。則九四爲受治者。又以九四爲治久獄。而以初九上九爲受治者。此又爻與彖異。而易之不可爲典要也。）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朱氏元曰。賁以質爲主而輔之文。此陽倡陰和。天地自然之賁也。賁陰陽相應相比爲賁。初應四以質賁文也。爲賁之始。二比三以文賁質也。爲賁之中而文爲極盛。上比五以質賁文也。爲賁之終而文極反質。以二上成卦。爲卦之主。卦陽小陰。剛柔相濟而成章。故陽道得亨。陰亦利有攸往。按序卦傳。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噬嗑離與震合。故利決獄。賁離在艮下。故主文明。互坎爲通。亨象。六二離六五坤。離爲文。坤亦爲文。文者陰。小象。主于得坎之通。利有攸往象。互震。震爲足爲動。上艮。艮得所止。皆利有攸往象。）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王氏拱辰曰。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三初之剛。故曰柔來而文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分剛上而文柔。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交錯之謂文。）文明以止。人文也。（李氏兆賢曰。文明則情文燦然。以止則名分秩然。文明者行乎不得不行。以止者止乎不得不止。）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朱氏元曰。以察時變者。陽極必剝。陰極必復也。化成天下者。質極濟文。文極反質也。賁離爲日。互坎爲月。離爲日爲見。互震。震春兌秋。坎離冬夏。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象。乾爲天。坤爲四方。爲衆。爲文。艮成終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天文莫大乎日月星辰。而時變乎四時。察人文莫大乎詩書禮樂。而天下乎以化成。）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通義。賁火蘊于內。山上有光。書曰。賁若草木是也。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蓋庶政不可不文。故取諸離。折獄不可舞文。故取諸艮。噬嗑主除姦。明罰勑法非猛。賁主飾喜。无敢折獄非寬。）初九。賁其趾。

舍車而徒。（賁初九得震之一陽。震爲足。趾象。離爲文明。賁其趾象。互坎。坎爲輿多眚。上體艮。艮爲止。初九應之。舍車而徒象。誠哉緩步以當車。其賁于義者與。）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六二。賁其須。（毛氏奇齡曰。賁六二居陰。須者血之餘。爲陰。上四從成頤。二在其下。須象。朱氏元曰。賁六二爲柔來文剛之主。以九三在上。二以文承之。有賁其須象。賁六二互坎。坎爲下首。下首頷也。六二附九三而動。猶須附頷。須象。六二正當離位。離爲文。賁其須象。所謂附麗而顯者與。）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朱氏元曰。陰能從陽。文以質賁。故小利有攸往。）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折中。得陰內賁。又處其見濡也。李氏兆賢曰。九三上下二陰相賁。恐爲所溺。故貴永貞。孔子亦受季孟饋。引而必進以義。於楚亦受趙陳禮遇而不入其黨。賁九三居離。乘二之賁。賁如象。互坎。坎爲水。濡如象。上下皆坤。坤利居貞。永貞吉象。）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賁六四與三剛柔互交。賁如象。居巽一陰。巽爲白。皤如象。與初九爲應。初九居震。又互震。震于馬爲馵足白蹄也。爲的顙白顛也。爲決躁白馬翰如象。初九居離。離爲戈兵。寇象。六四與爲正應。匪寇婚媾象。六四自飾。損文就質。其象如此。）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四位介寇與婚媾之間。故曰疑也。）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賁六五居艮。艮爲山。邱園象。得坤之中。坤爲野。邱園象。比上九剛來文柔。賁于邱園象。坤爲帛。承上九一陽爲束。束帛戔戔象。坤爲吝嗇象。文極賁質。終吉象。）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賁比上九之質。）上九。白賁无咎。（朱氏元曰。賁上九陽爲白。如白日白虹是也。下比六五。有白賁象。文極反質。文質得中。无過賁之咎。賁上九居乾。乾爲金爲玉。白賁象。）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朱氏元曰。得遂反質之志。）

䷖（坤下艮上）剝。不利有攸往。（朱氏元曰。剝上之厚下以安者也。蓋下之剝上以安者也。始剝牀。欲上失所安而已。先有蔑貞之凶。終剝廬。又自失所託。而上剝有得輿之吉。故陰剝陽。實自剝。初二四皆凶。剝陽也。三應上。故无咎。五比上。故无不利。所以見陽之宜從。以上爲卦主。王氏應麟曰。虛美熏心（漢路溫舒傳）。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謝安傳）。晉亂之兆。故賁受以剝。序卦傳。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賁離內艮外爲亨陽之象。剝坤內艮外爲亨陰之象。孕于繁華。終于消敝。賁必受剝。于古同符。坤爲迷。艮爲止。不利有攸往象。）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魏氏徵之曰。君子待小人以剛。其計常疏。小人遇君子以柔。其計常密。夬以五陽決一陰曰剛決柔。見孚號之難。剝以五陰剝一陽曰柔變剛。見默奪之易。乾之天則宜乎聖人知存亡進退。剝之天行可法君子尚消息盈虛。）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朱氏元曰。山高起于地。而反附著于地。剝之象也。君子體之。謂山以地爲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爲本。厚其下則君安其宅。剝坤上承艮。故下取乎厚。艮爲門闕。故宅取乎安。）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剝初六得巽之一陰。巽爲牀。牀象。處巽下。剝牀以足象。牀足象牙。牙者基也。足剝甚傾。蔑貞凶象。君子初剝。小人早內蔑賢者。不肆害善者無後。）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朱氏元曰。滅下則上危。）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楊氏萬里曰。大臣國之榦。爲小人所剝。其當退張九齡用李林甫時乎。剝六二乘初。初爲牀之辨。剝牀以辨象。貞固榦事。榦剝牀顛尤甚。貞凶象。剝全體象牀。故初二四皆有牀象。）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聞氏璣曰。六二陰柔中正。上無陽剛之應。是未有與。所以雜于羣陰而爲剝。以六居二當位而凶。无應之故。爲辨以未有與明之。爻之變例也。）六三。剝之无咎。（本義。衆陰方剝陽。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李氏兆賢曰。張永剝去劉瑾。與諸君子謀。此其象乎。剝六三應上九。以陰從陽。剝之无咎象。三居兌。兌爲毀折。爲附決。爲說。亦剝之无咎象。傳謂失上下指去上下四陰言。則剝之實謂剝上下四陰從陽即剝陰也。卦論剝陽。爻兼剝陰。此又與卦異之一端。是不可爲典要如是。）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六四。剝牀以膚。凶。（剝六四變賁互坎。坎爲血肉爲膚。剝牀以膚凶象。）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六

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張氏振淵曰。魚曰爲陰妾。宮陽制陰。剝曰以宮人寵。故陰從陽。剝六五上九爲艮。離爲網罟。以何以類。爲魚象。變巽。巽爲魚。直則爲魚象。離爲中女。艮爲宮闕。近比于上。承天之寵。以宮人寵无不利象。）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李氏光地曰。聖小人貞正之心。點小人凶碍之意。）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楊氏文煥曰。衆陰在下爲貫魚。一陽在上爲碩果。果中有仁。天地之心存焉。剝之所以爲復也。汪氏本釗曰。上九在上。五陰所載。君子得輿也。上九變坤。五陰無庇。小人剝廬也。王氏[illegible]曰。四皓皆兩生之說。上不具象而疑。伏生淨耶備之說。絕不以竊而亡。故曰碩果不食。剝上九居艮之一陽。艮爲果蓏。爲止。碩果不食象。互坤。坤爲大輿。上九剝之。君子得輿象。艮爲門闕。廬象。伏兌。兌爲毀折。小人剝廬象。小人者。君子之輿也。故君子不可以剝民。君子者。小人之廬也。故邪不可剝正。）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朱氏元曰。得民所載。傷究無傷。終不可用。陰祇自害。）

䷗（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朱氏元曰。復以一陽初動。而坤以順行。故二三四五。朋來无咎。以初九爲主。惟上居極迷復自姤遯否觀坤至復爲七日。邵氏雍曰。否次泰。亂生于治。復次剝。治生于亂。類聚。六陽之乾。必生陰。聖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遇。六陰之坤必生陽。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得。陳氏際泰曰。臨言八月有凶。爲君子防。復言七日來復。爲君子幸。李氏舜臣曰。臨懼陽消以月言。幸其消之遲。復喜陽復以日言。幸其反之速。張氏駿曰。天地求皆一日无陽。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陽。然聖猶復之一陽。由坤積。一日生一分。十一月。一陽始成。序卦傳。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剝內坤外艮。一陽所窮。復內震外坤。一陽所反。窮所消長。莫頭于亥。一陽來復。亨象。爲足。爲動。爲健。爲反生。出入无疾象。坤朋類。朋來无咎象。山剝而復。反復爲大塗。反復其道象。初二六二爲離。離爲日。日象。初九得乾之一。陽爲天數。七七日象。本卦爲復。七日來復象。震陽上進。利有攸往象。七日來復。說者甚多。諸門畫卦本有七日之象。靜方以象之說之可通者。自顯其中。所謂天下之道也。俗解自姤至復爲七日。此一說也。孔疏稱莊氏云。卦有六日七分。欲見論易須通之義。朱氏震謂劉遵曰。大衍數六十有二。陰行其六。陽行其六。六窮上陰六陽失位。至七則陽復本位。周人十二次亦環反復。一日之中。七時而復。一月之中。七日而復。一年之中。七月而復。一紀之中。七歲而復。此說較前更爲有通。而自顯前說之瑣。冬七日來復。取義實動而不括。以爻下言之。如甲至庚爲七日。則戊來復。以庚金克甲木。而戊土得母也。乙至辛爲七日。則己土來復。以辛金克乙木。而己土得復也。推之丙至壬。丁至癸。戊至甲。己至乙。庚至丙。辛至丁。壬至戊。癸至己。莫不皆然。人之疾多以七日愈。能復則愈。不復則死。亦一驗。此皆義可旁通者也。惟易緯六日七分之說太塞。爲所不取。餘詳大傳。）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傳。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illegible]以靜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復坤伏乾中。坎坎爲心。天地之心象。初九六二爲離。離爲目爲見。見天地之心象。）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復內震外坤。當在地中象。初九六二爲離。離爲日。一陽初復在冬至日象。闔戶謂坤。閉關象。坤爲衆爲商乃衆。商旅象。震伏艮。艮爲止。商旅不行象。六五居坤。坤爲方。方象。艮爲闔戶。后不省方象。剝懼復之盛。故以下安宅定民。復當陽之來。故至日閉關以息之。朱氏震謂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閉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矣。此說非是。孔子從周。決不以夏正取象。據此則實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十一月北巡狩之說。未可信矣。）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初九居震之一陽。爲足爲行。爲決躁。健不遠復。无祇悔象。居坤。坤爲元。元吉象。不善嘗知。知卽不行。繫辭所以獨推顏子。非復以初爲不遠。悔以初爲无祇。初之時義大矣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復爲貴。以恐懼脩省。脩身象。）六二。休復。吉。（朱氏元曰。人倚木曰休。二比初。休復象。復六二居離之中。以比初九。離爲休美。休復象。卑以自牧。故勢順有終。康以下仁。故休復獲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

也。（張氏試曰。易象本皆言仁。獨于復之二曰下仁。克己復禮仁也。初九復禮爲仁。六二乘之。下仁象。）六三。頻復。厲。无咎。（王註。頻。頻蹙之貌。處下體之終。雖愈于上六之迷。已失復遠。蹙而求復。雖危无咎。　復六三變則爲互坎。坎爲加憂心爲下首爲加憂。頻復象。坎爲通。无咎象。雖九三互坎。爲顰與頻復象同。頻知于往之厲。益比于初爲休復。逼于初爲頻復也。休復者樂天知命。故不憂。頻復者困心衡慮而後作。）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復六四位五陰之中。獨應震初。震爲足。中行獨復象。）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illegible]二曰下仁。以友輔仁也。四曰從道。從道以仁也。復爲大塗。四從初從道象。）六五。敦復。无悔。（復六五居坤之中。坤爲敦厚。敦復无悔象。）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中。謂居坤之中。）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陳士元曰。十者坤之極數。故屯頤復互坤。皆有十年之象。　復上六居坤之極。坤爲迷。迷復凶象。居兌。兌爲毀折。災眚象。坤爲衆。又師之上體。迷坐其所。用行師終有大敗象。坤爲國。伏乾。乾爲君。以其國君凶象。坤爲地。地數十。）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象。兌爲附決。十年不克征象。）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君貴明而象迷。所以反君道。）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朱氏元曰。无妄。實理自然。不參以人。故不敢保總。此既无期望是也。又以陰爲妄。陽爲无妄。初陽純正。爲一卦之主。二有保。故教之。亦許其往者。二之德中正也。三匪正。无妄亦異。四陽无應。故无咎。五中正而應二。故以勿藥教之。上匪正應三。爲有眚。故戒其行。序卦傳。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當在地中。主乎陽之反。无妄當行天下。主乎乾之通。皆以乾之一陽爲主。復初九爲无妄之主。實爲動爲健。元亨利貞象。九五剛中。應六二爲正。亦元亨利貞象。上九不正。應六四爲妄。匪正有眚象。互艮。艮爲止。不利有攸往象。）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王氏拱曰。无妄外乾之剛。來主于內震之初。）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陳氏際泰曰。復者機。无妄者用。故復則當在地中。无妄則當行天下。雷生物與无妄。各正性命之理。茂對時育。參贊天地之宜。復當以時出。不妄動。物以時育。不妄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象。震爲蕃鮮。茂對時象。乾爲資始。爲大生。育萬物象。當在地中復之始。則商旅可以不行。當行天下妄已无。則育物期于茂對。）初九。无妄往吉。（朱氏元曰。實初九純陽。爲動以天。不參以人。意誠无妄。其所由名。故往則得吉。无妄初九居震。爲足爲動。无妄往吉象。）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何氏楷曰。不方耕而即望其穫。不方菑而即望其畬。得先難後獲之意。　无妄六二。[illegible]人耕也。震稼。艮手穫也。一在地上爲田。菑畬也。二以中虛無心而動。耕不預望其穫。菑不預計其畬。必如是而後利往。　无妄六二。初九爲離。離爲田。耕穫菑畬象。本與九五爲應。互艮。艮爲止。无所期望。不耕穫不菑畬象。承[illegible]。謂互巽。利市三倍。利有攸往象。舉也。蘇在乎仁。義未嘗不利。其象如此。）象曰。不耕穫。未富也。（无妄互巽。巽近利市三倍。富象。六二居下。無求富之望。未富象。）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六三與九四爲坎。坎爲加憂。无妄之災象。六三得坤之中。坤爲牛。牛象。在下承五體之巽。巽爲繩直。或繫之牛象。初九爲震。震爲行。行人象。與六二比。行人之得象。互艮。艮爲少男。爲止。居坤。坤爲邑。邑人象。坎爲險。陷邑人之災象。惟其无妄。故不言凶。公猶有[illegible]者其非。起有災如已類以驗其此象與。）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illegible]邑之憂。此无妄者。亦皆无妄者。）九四。可貞无咎。（本互艮。剛之性。下无應。只可固守。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无妄九五陽剛中正。无妄象。互坎中。離坎爲心病。无妄之疾象。下應

（六二居離，離爲火，其味苦，又爲日，藥象。乘互艮之上，艮爲止，勿藥有喜象。）**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楊氏簡曰：豢以本實，雖武尙鳥噬之嘗，嘗以本病，試而治以之藥，致本巳而身從之矣。）**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關氏延瑞曰：无妄之初，當動而動，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靜而動，故行則有眚。胡氏炳文曰：无妄之災天實爲，匪正之眚人自爲。无妄上九陽剛，无妄象，陽極下應六三之災，爲決躁，以陽極而合決躁，行有眚无攸利象。）**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乾下艮上）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朱氏元曰：大畜以尙賢止健爲義，尙賢故陽道大行，止健故二陰皆吉，以九三爲主。初利已，二說輹，二陽與陰而不溺，陰三與上同德，故利往，四五止畜之，又六居四得正，畜惡未成，故元吉，六居五不正，畜惡已形，而亦吉，上九大畜之功已成，故曰道大行。序卦傳，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天下雷行，取乎陽之通，誠能動物也。大畜天在山中，取乎剛之止，止以閑邪也。六五居坤，坤利居貞，利貞象。上四合體爲頤，食象。艮爲門闕，家象。上九居上爲外之極，近比六五爲所尙之賢，何天之衢，應食君祿，不家食吉象。九二得坎中畫，坎爲川，六五應之，利涉大川象。）**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大畜乾爲健，剛健象。艮爲止，篤實象。六五上九爲離全體，又象離，離爲文明，輝光象，離爲日，日新其德象。）**剛上而尙賢，能止健，大正也。**（王氏拱辰曰：大畜上九，以陽剛居上，六五以柔尊尙之。郭氏忠孝曰：有賢曰大有，畜賢曰大畜。）**不家食吉，養賢也。**（大畜以尙賢釋其位，以養賢厚祿。）**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坎象在乾，六五應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乾下艮上，天在山中象。山爲寶藏，寶持草木，多前言往行象。六五上九爲離，上四五象離，離爲文明，爲目，爲大，雅多識前言往行象。大畜德象。天在山中，畜其德象。就六五尙賢者之賢，賢則不應，亦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象。无妄九對之中，故其有物爲大畜。多識之全，故以畜德爲用，惟識則明，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惟明乃誠，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初九，有厲，利已。**（大畜初九上應六四，六四與九三爲坎，坎爲加憂，厲象。六四居艮，艮爲止，利已象。中居[illegible]，進[illegible]，[illegible]止象。）**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輿說輹。**（朱氏元曰：輹，輪轉也，與小畜九三輿說輻別，彼象失中，此象不係，陰九二剛中之德，六五之陰未能已時，不可進，故能自止。大畜九二得坎之中，坎子輿爲多眚，五兌，兌爲毀折，輿說輹象。）**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中謂九二居中之德。）**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馮氏椅曰：大畜取象馬牛豕，皆人家所畜者，取畜止之義。校利閑，日，鄭康成作人實反，竊爲日月之日。遇義初成其進，二爲其不進，三可進矣，又恐其輕進，君子之難進也如此夫。大畜九三得乾之三，乾爲良馬，合初九九二皆馬，上九爲何天之衢，互震爲足爲動，良馬逐象。九三乾惕，利艱貞象。上四互象離，離爲甲冑，六四之坤，坤爲輿，離爲戈兵，互兌，兌爲講習，日閑輿衛象。與六四爲坎，坎爲通，利有攸往象。上應陽得路，直爲彌冠，良馬逐也。子皮帥親，偏執戟，與衛閑也。）**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上謂上九，爻多以陰陽相得爲應，俱陰俱陽爲敵應。大畜初九九二之陽不敢應六四六五之陰，以陰之能畜陽也。九三之陽取通上九，以陽之德宜從陽也。大畜畜德，故論德不論位也。）**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大畜六四得坤之初，坤爲牛，坤初爲少，童牛象，艮爲門闕，爲楅木，爲止，童牛之牿象。四長之位，元吉象。實謹謂絕惡于未萌，趙教下義減，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也。）**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喜爲上九之陽所畜。）**六五，豶豕之牙，吉。**（馮鑒，豶牛之牿，防其漸；豶豕之牙，相其機。大畜六五居離，離爲甲冑，以佃豕象，豶雅，豕子，豬豶，積爲豕之少者，長少謂豶，豶豕象，猶六四之童牛也。牙，代也，艮爲止，木，豶豕之牙吉象，猶六四在牛之牿也。尙澂多率，述義故碰，今遵其說，如此六四六五二爻皆以受上九之畜取象，如周公之于成王，童牛之牿也，伊尹之于太甲，豶豕之牙也，孟子所謂有君者有君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慶爲上九之陽所畜。）**上九，何天之衢，亨。**（大畜上九居乾之極，乾爲天，得艮之一陽，艮爲門闕，乘震，震爲大塗，何天之衢亨象。

之路，詩頌卷阿之游，其象如此。）**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宋失吾喉之道，無妨過主子卷，大行者畜之道，惡覆何天之衢。）

䷚（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朱氏元曰：卦以養爲義，爻以頤爲求，下以拂爲求，上五上主卦，天下由上而頤，上九才卦之主也，下三爻爲餘位之人，動而求上，爲惡動，上三爻爲有位之人，止而求下，爲養賢，故下三爻宜止而不動。序卦傳：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大畜內健外艮，取其畜之博；頤內動外艮，取其養之純。互坤，坤利居貞，貞吉象。全體象離，離爲目，爲見，觀頤象，離爲口，頤亦爲口，中虛求實，艮爲手，震爲足，皆上求自求口實象。）**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朱氏熙曰：象之貞正，頤之養正，謂之正者。朱氏元曰：所養之人，不爲正而爲邪，自養之術不以小而以大。吳氏曰：愼口食私而小故凶，養賢公而大故吉。頤，上下乾中坤，乾資始，坤資生，天地養萬物象，相見乎離，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聖人象，離爲文明，坤爲衆，養賢以及萬民象，觀求諸己曰觀我生，頤考諸己曰觀所養。）**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述義，節雷聲于震，陽氣藏于艮，陽氣藏，土養萬物，言語飮食時動而動，必愼必節，時止而止。傅氏成曰：銘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頤當動而有發，言語飮食象，由止而不過，愼言語節飮食象，求反身，故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恆，頤上養身，故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無欲速之意，故飮食取諸節。）**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王注：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李氏兆賢曰：初有剛德，道味自腴，上應六四，艮節從欲，聖人設爲四語之辭以儆之，衆牛廢之下，其此象乎。頤初九外健中虛象，離，離爲龜，純陽居下，靈龜象，動應六四之陰，朵頤象，不能動而觀舍爾靈龜，故觀我朵頤象，孟子訓養小失大，止此象也。）**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龜喪其靈，貴失其貴。）**六二，顚頤，**（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頤六二居坤下，比初九，顚頤象。離爲文明，經象。六五居艮，艮爲山，丘象。六二妄動，上從六五，拂經于丘頤象，下頤十應，但征凶象。錢說拔紅，顚而凶人名，溫登拂而凶，拉君子卞安不溫，上安不周。）**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六二二應以居下失而因，亦其之例。）**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頤六三居震動之極，妄應上九，拂頤貞凶象，互坤，坤爲地，地數十，象長，艮爲中，十年勿用无攸利象。）**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述義，二求人以養己，故顚頤而凶，四求賢以養人，故顚頤而吉。錦說，虎節嚥蒼已爲貞，虎節欲養賢斯吉。頤六四下應初九，顚頤吉象，艮爲虎，全體離，離爲目，爲見，虎視眈眈象，乘實寶爲足，其欲逐逐象，求賢養民，其應極正，无咎象。）**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六四居離，在上，應初，上施光象。）**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頤六五居離，離爲文明，經象，貫上養賢，拂經象，待坤之中，居貞吉象，艮爲止，不可涉大川象。）**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頤上九居頤之所由，萬民由此而養，由頤象，此三陽厲，厲吉象，變兌爲坎，坎爲川，爲通，利涉大川象。）**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巽下兌上）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朱氏元曰：大過陽過也，位剛不如處柔爲吝，故以二四爲卦主，二居柔比初，四居柔應初也。卦以全體言本末皆弱，故曰棟橈，爻以德位與保應取象，故三係上之柔爲橈，四應初之柔爲隆。序卦傳：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頤全體象離，主乎養身，大過全體象坎，上乎頤，坎爲棟，初六上六俱柔，本末弱，棟橈象，坎爲通，利有攸往亨象。）**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

不懼，遯世无悶。（朱氏元曰：獨當之才，本之剛過而中，故獨立不懼；樂天之學，本之巽行而說，故遯世无悶。馬氏懋勛曰：君子求諸己，不求同俗，故獨立不懼，而其守過人；求天知，不求人知，故遯世无悶，而其量過人。大過，木植澤中，獨立不懼象；澤滅木外，遯世无悶象。思恆利在貞，故不易者，自立之本；大過貴乎養，故不懼者，獨立之具。大有者順天，故揚善可以俟休；大過者樂天，故遯世可以无悶。）初六，藉用白茅，无咎。（錢氏一本曰：枯者近之而回生，棟者離之而隆起，遯善肩事，務者以細微爲始，任大事者以小心爲基。述義：昔者藉用，取四者藉用柔，人君藉民，任重可勝。大過初六居巽之初，巽爲陰木，爲白，上應九四，以柔承剛，藉用白茅无咎象。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謂周旋之所藉也。）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述義：大過木近澤，爲楊，陽過故枯。九居乾，爲天，剛過故老。比初六，近本末，故生稊；賓柔德，故得女妻。大過九二居巽，巽爲木，在大過澤滅木，枯楊象。伏震，震爲蕃鮮，生稊象。震爲長子，老夫象。應上體兌，兌爲少女，得其女妻象。兌爲說，无不利象。）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陽居其過，喜有陰助。）九三，棟橈，凶。（大過九三全體象坎，坎爲棟橈，應上六之柔，柔能弱剛，不能繫剛，棟橈凶象。陳蕃欲去宦官，遇漢桓帝之柔主；李訓欲去宦官，遇唐文宗之柔，不凶何待。）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他吝。（大過九四全體象坎，下應初六，得柔之藉，棟隆吉象。九以陽居四陰，爲不當位，有他吝象。王旦相宋，卓然可觀，惟受天書之累，其此象與。）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朱氏元曰：下以柔承，陰陽相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大過九五居兌，兌爲澤，枯楊生華象。伏艮，艮爲少男，士夫象。下巽，巽爲長女，老婦得其士夫象。艮爲止，无咎无譽象。九五伏艮成蠱，爲女惑男，故有老婦士夫之象。九五當位，以非正而配，此亦爻之過何也。）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大過上六居兌，澤之極，全體象坎，涉水下履九三之剛，乾爲首，頂象。[illegible]

兌爲毀折，爲附決，過涉滅頂凶象。應所不應，无咎象。上六陰居陰，大節不可奪者，象正如此。）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坎下坎上）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朱氏元曰：坎爲險，惟剛可以濟之。五爲卦主，卦本陽陷陰中，變則陰陷。由陽下濟，序卦傳：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大過下巽上兌，以剛濟柔，著往近之宜；坎內坎外，坎以剛濟柔，則涉險之道。上下重險，習坎象。坎中實，有孚象。坎爲心，爲通，行尚象。互震，行有尚象。復見天地之心，道心惟微者可習坎象；維亨之心，人心惟危者可安。）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坎下上三四爲水，流而不盈象。二九居險而不失其信象。九五居中，剛中象。互震爲動，上兌爲說，往有功象。九五居乾，乾爲天，天險象。互艮，艮爲止，不可升象。統坤，坤爲地，地險象。艮爲山，坎爲川，山川丘陵象。乾爲王，互震爲侯，王公象。坤爲國，艮爲止，設險以守其國象。得人者吉，故順賢以及萬民；得險者亡，故坎險以守其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坎爲通，一則不能，洊至行象。習坎則不倦，習教事象。坎中實，常德行者，成己之仁；坎爲通，習教事者，成物之知。）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坎初六居坎之下，入于坎窞凶象。）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坎九二剛中，未出上下二陰之險，陰爲小，求小得象。）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坎六三上六四，乘險乘二之坎，坎象。六三伏六四，險且枕，入于坎窞象。互艮，艮爲止，勿用象。）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何氏楷曰：貳，副也。酌樽酒而副

以簋也。遂入坎方內，設爲契口，故象約擇簡要之詞，因君心之所明投之，如自牖而納約。坎六四，坎爲水，酒象。互震，震爲竹，簋象。互艮，艮爲貳象。六四樽坤之初，坤爲缶，用缶象。納約，謂納樽酒簋缶之禮以相約。艮爲門闕，爲手，納約自牖象。六四柔承九五之剛，漸次出險，終无咎象。深宮之變，韓范之夢，做其象如此。惟公足以接物，故同人必出門；惟誠足以格君，故納約可自牖。）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以六四之柔，際九五之剛。）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錢氏澄曰：坎不盈，以其流也。象傳水流而不盈是也。不盈則適至于既平，故无咎。朱氏元曰：坎六四爻辭則水旋行，坎不盈象。九五中實，祇既平象。坎九五將出于險，坎不盈祇既平象。合上六爲兌，兌爲說，无咎象。）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坎上六居坎之極，坎爲桎梏，爲叢棘，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象。上六居坤之三陰，是爲陰極，三歲不得凶象。）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離下離上）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朱氏元曰：離爲乾卦體，雖有柔，足以和之，二爲之主。序卦傳：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坎陽陷乎陰，故以險而得通；離陰麗乎陽，故以剛而克明。坎中實，斯誠無不孚；離中虛，斯明無不照。水火爲乾坤之大用，誠明乃聖學之統宗也。上下得坤之中，坤利居貞，利貞象。中互坎，坎爲通，亨象。坤爲牛，爲牝，牝牛吉象。坤以柔順見安貞，故利爲牝馬；離五柔明用麗，故利畜牝牛。）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上九居乾之極，乾爲天；六二六五居坤，離爲日，互坎，坎爲月，麗于上九，日月麗乎天象。六二六五屬坤，坤爲土，互兌，兌乎地爲剛鹵，乾爲木果，初九居震，震爲蕃鮮，互巽，巽爲木，九三上九居艮，艮爲果蓏，乎木爲堅多節，坎乎木爲堅多心，百穀草木麗乎土象。六二六五重明，二五正位，乾坤天下皆入兌說艮成，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象。柔牝牛象，麗乎中正，畜牝牛吉象。坎剛中而往有功，故德教可以常習；離柔明以麗乎正，故天下可以化成。）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離離爲日，明象。上下兩作，繼明象。坤爲方，離明照于四方象。地有九州而脈脈相通，故曰習坎；天無二日而且以明作，故曰重離。繼德習之所以爲常，日新又新，明之所以爲繼，皆以自昭明德，明明德于一身也；離以明照四方，明明德于天下也。）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朱氏元曰：履錯象。離離初九，亦取日出初行之象，承六二，折爻如踏有敲錯然象。離性剛躁，故以敬戒其初進。離初九得震，震爲足，爲決躁，履錯然象。承五虛，虛爲敬順，敬之无咎象。乎古始進以正者象此。）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朱氏元曰：敬則不錯。）六二，黃離，元吉。（離六二得坤之中，坤爲黃，日中之色亦黃，黃離元吉象。賁取離山，故凡賁古乎白賁，文昭麗日，故元吉係乎黃離。）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離九三，離爲日，居三日昃象。坤爲缶，離中虛亦爲缶，離爲大腹，爲鼓缶而歌象。互兌，兌爲口舌，嗟象。離爲日昃，大耋之嗟象。不言剛德凶象。）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離九四居重離之際，近于九三之剛，位爲重剛不中，突如其來如象。離爲火，互兌，兌爲毀折，爲附決，焚如死如棄如象。九四代明之爻，象此，不獨政項羽也，陳隨于新，故敬被戮之董卓，防乎近，故焚燬突如其來。）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離六五互兌，兌爲澤，出涕沱若象。兌爲口舌，戚嗟若象。兌爲說，吉象。先危後安，明皇德宗皆是如此。）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陳氏士元曰：五柔爲九四所迫，終得吉者，以五上相親，五王上公，可用出征以誅九四。）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李氏光地曰：夏書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之謂也。述義：火屬禮，故有嘉。離上九切近六五，六五當王者之位，用上九以出征，離爲甲胄，爲戈兵，用出師象。乾爲首，兌爲附決，爲毀折，有嘉折首象。上九居艮，艮爲止，獲匪其醜无

易象通義卷三

䷞（艮下兌上）咸。亨。利貞。取女吉。（朱氏元曰。咸爲未婚之男女。六爻皆應。無心爲正。有心爲私。二五爲上。二當艮止之下。五爲說中之艮感。以無心也。初四三上動而不且。感以有心也。程傳。天地萬物之本。故上經首乾坤。夫婦人倫之始。故下經首咸恆。胡氏炳文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恆者。山澤通氣也。王氏昭素曰。咸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離以陰附陽。故麗而明。咸以陽下陰。故感而合。三陽在中。上下三陰。仍坎象也。坎爲通。亨象。錯坤。坤利居貞。利貞象。艮少男。兌少女。以男下女。取女吉象。）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咸兌柔艮剛。柔上剛下象。山澤通氣。六爻皆應。二氣感應以相與象。下艮上兌。止而說。男下女象。互乾錯坤。乾資始。坤資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象。六二離九五坎。離見坎心。乾坤天下。兌和艮平。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象。）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山氣蒸澤。澤氣潤山。山上有澤咸象。山虛受澤。心虛受益。以虛受人象。坤包乾。亦以虛受人象。裒多益寡。謙之所以爲平也。以虛受人。咸之所以爲感也。）初六。咸其拇。（咸初六居艮之下。艮爲指。拇象。上應九四。咸其拇象。）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初感四。故志曰在外。四應初。故思曰朋從。）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咸六二得坤之中。坤爲腹。腓足之腹也。上應九五。咸其腓象。坤主靜。咸則凶。居則吉象。）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守坤之順。安艮之止。則无所害。）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咸九三互巽。巽爲股。股象。居艮。艮爲手。執象。隨九四互巽。爲隨有惟。此與同體。隨象。股本不動。隨初二將腓而動。應上六。咸其股執其隨象。上六坤。坤爲吝嗇。往吝象。君子爲小人所使。有位徇僕隸之私象此。）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本義言亦者。因下初二之動而云。）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互坎居坤之三。坤利居貞。貞吉悔亡象。坎爲亟心。憧憧往來象。下應初六居坤。坤爲朋。朋從爾思象。唐之牛李。宋之洛蜀。未免此象。）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无悔。（咸九五在全體爲脊。艮之末。故傳言志末。艮爲背。脢者背也。中正無所私係。咸其脢无悔象。司馬君實無累象此。）象曰。咸其脢。志末也。上六。咸其輔頰舌。（咸上六居兌之極。兌爲輔頰。爲口舌。咸其輔頰舌象。）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巽下震上）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朱氏元曰。恆爲已成之夫婦。六爻亦皆應。有恆德乃能和。和則能有恆也。二五爲主。中正相得。初四三上皆不中。程傳。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交感之義。恆長男在長女之上。以婦從夫。是居室之常。甚靜莫如山澤。而以爲咸。見寂然不動。正感而遂通也。甚變莫如風雷。而以爲恆。見上下无常。正出入以度也。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咸內止外說。感以無心得其正。恆內入外動。久以有方見其貞。三陽居中。上下三陰。亦坎象也。男女夫婦爲咸爲恆。皆齊家之坎者也。坎爲通。亨无咎象。錯坤。坤利居貞。利貞象。巽入震動。互兌說。利有攸往象。）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恆震剛巽柔。剛上柔下象。六爻俱應。雷風相與。剛柔皆應象。乾始終坤。以坤包乾。終則有始象。六五離日。九二坎月。乾天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象。震春兌秋坎冬。乾始坤成。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象。坎通離明。乾坤天下。雷動風行。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象。）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恆雷應時。風順候。雷風恆象。巽爲股。震爲足。立象。出乎震。齊乎巽。立不易方象。咸虛持物。故受人貴乎以虛。恆可持身。故立方取諸不易。）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恆初六居巽之下。巽爲入。爲躁卦。浚恆爲進退爲不果。貞凶无攸利象。千古交淺言深象此。）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雖與四爲正應。在巽之始而遽求深。故凶。）九二。悔亡。（恆九二象傳能久中也。九二居中。上應六五。久中悔亡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利貞在久于其道。悔亡在久而能中。）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恆九三居巽之極。巽爲進退。爲不果。不恆其德象。巽爲伏。爲臭。爲多白眼。上六不正。或承之羞象。上六坤。坤爲吝嗇。貞吝象。千古變節小衆者象此。）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九四。田无禽。（朱氏元曰。恆九四應初六之陰。田无禽象。師五應陽爲有禽。井初應陰亦无禽。比五承陰失前禽。恆九四六五爲離。離爲田爲禽。互兌。兌爲毀折。爲附決。田无禽象。久非其位。千古身勤事左者象此。）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恆六五得坤之中。坤利居貞。恆其德貞象。坤爲妻道。婦人吉象。震爲長男。下應九二之巽。巽爲長女。爲進退。爲不果。夫子從婦凶象。千古以順爲正者象此。）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恆。凶。（恆上六居震之極。震爲決躁。又居兌。兌爲毀折。爲附決。振恆凶象。千古好事紛更者象此。浚之爲害深也。初六浚恆交淺言深。如賈長沙之于漢文帝。振之爲自動也。上六振恆紛更喜動。如王安石之于宋神宗。浚恆不失爲君子。振恆終必爲小人。故直曰凶而已。）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艮下乾上）遯亨。小利貞。（陳氏際泰曰。乾坤之後有屯。屯可爲也。咸恆之後有遯。遯亦可爲也。合參。惟貞遯則道亨。非亨于天下。亨于一身也。與困而亨。窮其之心亨同。陰柔方長。未至其甚。君子不可大貞。猶可小貞。所中遯猶未至于否。極盛遯遯。以否盛之爲小利貞。至三陰之否。直曰不利君子貞矣。序卦傳。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恆內入外動。取居之惟。遯內止外健。取退之速。九五得坎之中。坎爲通。亨象。錯坤。坤利居貞。遯爲陰長。小利貞象。猶屯小貞吉。睽小事吉。旅行官旅之道也。以九五剛中應二爲卦主。）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郭氏雍曰。小利貞而大用存。故曰遯之時義大。遯九五當位。下應六二。剛當位而應象。當遯而遯。止以養德。與時行象。二陰漸長。浸而長象。）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天運山止。渺不相及。天下有山。遯象。天包山。不惡象。乾陽剛嚴象。互巽亦不惡象。內艮亦嚴象。不惡而嚴。寬以待人。嚴以律己。）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朱氏元曰。遯尾爲尾也。乾爲馬。上九之肥猶馬。上爲首。初爲尾。遯初六得巽之下。巽爲進退。爲不果。又居坤爲迷。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王注。居內處中。爲遯之主。物皆遯己。能執中順之道以固之。則莫之勝解。遯義。遯六二得中應五。五欲遯。二執之。中順艮止。固結鞏縶。如用黃牛之革而不可脫。遯六二得坤之中。坤爲黃。爲牛。黃牛象。又離之中。離爲甲冑。爲殼。黃牛之革象。居艮。艮爲手。執之用黃牛之革象。艮爲止。莫之勝說象。左傳以鞏革甚。指寫其與此正合。武氏之子狄梁公。代宗之于李鄴侯。其此象與。）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固志。俯固九五之遯志。）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遯九三互巽。巽爲繩直。乘下二陰。係遯象。合六二爲坎。坎爲病。爲加憂。疾厲象。三變爲坤。坤爲臣。與伏兌。兌爲妾。九三艮畜臣妾吉象。蔡邕失身卽卓。係遯之厲也。丙吉不辭吐茵。畜臣之吉也。）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不可大事。所謂小利貞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王注。處于外。有應于內。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戀。是以否也。遯九四居乾。體陽。主好。好遯象。陽進于上。陰正于下。君子吉。小人否象。）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王注。否音鄙。否之否。）九五。嘉遯。貞吉。（遯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居坎。坎爲通。嘉遯貞吉象。九五雖爲六二所固。實有伊尹寶貴之心。如伊尹還政。罔以寵利居功。周公居攝。歛以明農見志是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九五貞自正其志。）上九。肥遯。无不利。（朱氏元曰。遯上九當遯而居卦外。下无所係。如天馬行空。不受羈縶。遯肥而无不利也。漢嚴子陵肥遯。乾爲馬。故象之。遯上九變兌爲澤。澤爲肥。肥遯象。爲肥。无不利象。）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胡氏炳文曰。遯三有所係故疾。遯上无所疑故肥。）

䷡（乾下震上）大壯。利貞。（朱氏元曰。大壯。陽盛也。陽可壯而不可用。故爻以居柔爲得。以九四爲卦主。序卦傳。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內艮外健。陽以遯而亨。大壯內健外動。陽以壯而正。坤利居貞。乾能統坤。六五上六居坤。利貞象。）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軾曰。剛以動。集義也。壯者積累之氣也。至大至剛。大者壯也。直養無害。大者正也。徐氏與喬曰。復陽在坤下。幽存乎中。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陽在乾上。動著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任氏啓運曰。咸恆萃皆言天地萬物之情。獨大壯言天地。不言萬物。萬物之情未必皆正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大壯震爲雷。在天上。乾上震。雷在天上象。離火爲禮。震動爲履。乘之以乾。非禮弗履象。遯者退藏之道。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壯者進取之時。故非禮弗履。乃爲君子。）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朱氏元曰。大壯全體象兌。又皆取羊爲象。兌爲羊。震爲足。初在下。羊趾象。大壯初九得震爲足。爲決躁。壯于趾象。九二居坎。坎爲險。爲孚。初九承之。往則入險。征凶有孚象。）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窮。謂九二坎險。）九二。

貞吉。（大壯九二得中。當乘陰。合坤貞。无壯之悔。貞吉象。張曲江之侍李林甫。郭汾陽之處魚朝恩象此。）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九三互兌。兌爲巫。爲臣妾。小人象。爲附決。用壯象。九三乾陽君子象。九四六五爲離。離爲罔罟。九三承之。用罔象。乾三惕厲。貞厲象。兌爲羊。居乾剛。羝羊象。乾爲首。角象。九四居震。震爲竹。爲萑葦。藩象。九三承之。兌爲毀折。觸藩羸其角象。陳竇之于十常侍。楊左之于魏忠賢象此。）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李氏光地曰。在羊爲藩。入而不羸。在輿爲輹。壯而不折。焦氏竑曰。侯國呂氏進成反正之功。唐狄梁公陰結五王。而成撥亂之續。皆以不壯爲壯者。大壯九四以陽居陰。隙合坤貞。无壯之悔。貞吉悔亡象。六五居兌上畫爲附決。九四承之。藩決不羸象。六五上六居坤。坤爲大輿。九四以陽承之。壯于大輿之輹象。輹載輿以行。陽承陰而動。大壯貞吉。具見于斯。）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李氏兆賢曰。幾喪事相伴。食中補皆類如此。大壯六五居坤。坤爲野。野地平易。在兌上。兌爲毀折。爲附決。喪羊于易象。爲毀无悔象。）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朱氏元曰。以六居五。在大壯之時。爲不當也。大壯雖不貴用壯。然以壯爲主。故九二陽居陰位則貞吉。六五陰居陽位則不當。）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大壯上六下應九三。羝羊觸藩象。伏巽。巽爲進退。爲不果。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象。應九三乾惕。艱則吉象。鼂錯觸藩之无攸利也。寇萊公澶淵觸藩之艱則吉也。）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朱氏元曰。晉爲明盛之時。君明于上。臣順于下。二五爲主。六爻皆取上行。三陰俱欲上進。以從五。初无位。進退稍二。四陽隔五。故受罰。三志上行。故悔亡。惟四不中不正。同于順中。爲利。五中離明。故无不利。上九晉極爲厲吉。陳氏際泰曰。文王繫晉時。未有唐叔虞也。然其辭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厥後文侯有功。王錫馬四匹。被命爲伯。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出入三覲。王賜車輅弓矢秬鬯。數世用賓。相之一語之讖。不介而孚。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大壯內健外動。陽之止。晉下順上明。進之正。坤爲國。六二中正。安定邦國。康侯象。坤地用莫如馬。坤爲馬。爲衆。六五居尊臨之。錫馬蕃庶象。離爲日。坤三陰從之。互艮。艮爲手。晝日三接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王氏洪東曰。晉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胡氏炳文曰。大有明在天上。其明已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彊。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晉地可蔽明。明出地上。則晉欲可蔽德。德出欲上。故昭。）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晉初六居坤。坤爲迷。進退爲不果。晉如摧如象。坤利居貞。貞吉象。應九四不正。罔孚象。處五之下。艮爲止。未受九四之命。艮爲寬裕。裕无咎象。孟子不用于齊。進退綽綽有餘象此。）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程氏敬承曰。履初九獨行願。所以善其退也。晉初六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晉六二得坤之中。明未出地。坤爲迷。晉如愁如象。利居貞。貞吉象。坤爲母。六五居尊王母象。六二中正同德。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司馬溫公受知高后。成元祐之治象此。）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六三。衆允。悔亡。（吳氏曰慎曰。晉初六罔孚。无咎。獨晉在于誠。身晉六三。衆允悔亡。信友可以獲上。晉六三居坤之極。坤爲衆。爲信。與下上進。衆允悔亡象。謝傅居東山。人謂安石不出。如蒼生何象此。）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晉九四互艮。艮爲鼠。以陽居陰。不中不正。貪位畏人。晉如鼫鼠象。互坎。坎爲加憂。貞厲象。千古患得患失鄙夫象此。）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六五。悔

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晉六五處明麗順，悔亡象。離爲大腹，失得勿恤象。互坎，坎爲通，往吉无不利象。漢高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象此。）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晉上九居乾之極，乾爲龍，爲首，晉其角象。離爲戈兵，得艮之上，艮爲門闕，爲邑，維用伐邑象。爲乾之三，乾惕若厲，厲吉象。下應六三之坤，坤利居貞，爲吝，惜貞吝象。漢景帝議削六國，幾于危殆象此。）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離下坤上）明夷，利艱貞。（序卦傳：晉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晉明出地上，進之所宜；明夷明入地中，傷爲已甚。坤利居貞，互坎，坎爲艱，利艱貞象。以六二爲卦主。）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夷內離外坤，內文明而外柔順象。互坎，蒙大難象。六二居坤，晦其明象。坎之艱，得坤之正，內難而能正其志象。繫辭傳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謂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明夷彖傳直以文王箕子明之，其義尤可見矣。）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明夷離下坤上，明入地中象。坤爲眾，爲晦，離爲明，蒞眾用晦而明象。明出地上，故明德貴乎自昭；明入地中，故蒞眾貴乎用晦。）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初九居離，離爲飛，在下，垂其翼象。得震之一陽，陽爲君子，爲足，君子于行象。離爲日，爲口，上應坤之三陰，承互坎艮，三日不食象。乾之初爲乾，爲言，主人有言象。伯夷太公辟紂象此。）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明夷六二居互震之下，震伏巽，巽爲股，六二承之在上，左股象。非己之股，夷于左股象。乘初九之震，震爲馬，用拯馬壯吉象。文王親觀九侯之醢，夷于左股也；因羑里，救于散宜生，用拯馬壯吉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即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也。）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

貞。（明夷九三居離之終，離爲南，爲田，爲戈兵，于南狩象。居乾之三，乾爲獅，爲首，得其大首象。互震伏巽，巽爲進退，不可疾貞象。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繼密須諸因壘而降象此。）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明夷六四居坤之下，六五居坤之中，坤爲腹，六四承之，入于左腹象。九三得艮之上，艮爲門闕，六四乘之，互坎，坎爲心，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入于左腹也；決然去之，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李氏兆賢曰：當此傷入左腹之時，猶可識去之之意。）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明夷六五雖近上六，乘互坎之上，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之明夷象。坤利居貞，利貞象。）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即所謂用晦而明也，洪範之傳以此。）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上六居坤之極，坤爲黑，爲迷，不明晦象。離上下皆乾，初登于天象。爲坤所蔽，後入于地象。商紂才辯亡國象此。）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朱氏元升曰：男以剛嚴爲貴，初之閑，三之嗃嗃，五之假，上之威，皆不失乎嚴，所謂男正位乎外也。女以柔順爲貴，二之无攸遂，四之富家，皆不失乎順，所謂女正位乎內也。以九五爲主，卦辭以利女貞爲言者，家之不齊多由女也。序卦傳：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明夷明入地中，宜納明于邇，以家人風自火出，端與乎倫常。六二坤爲母，九五乾爲父，震居初爲長男，互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巽爲長女，家人之象皆備。男以女爲家，坤利居貞，利女貞象。）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六二六四居內，女正位乎內象。初九九三九五上九居外，男正位乎外象。外乾內坤，天地之大義象。二五得位，嚴君象。乾坤定位，正家而天下定象。）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家人火能化風，身能率家，風自火出，家人象。火能爲言，風爲行，火有所麗，風不失常，言有物行有恆象。）初九，閑有家，悔亡。（家人初九變艮，艮爲門，爲止，閑有家，悔亡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王氏應麟曰：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皆因其志未變，預防之易爲力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家人六二居坤之中，地道无成，无攸遂象。離爲火，主飲食，在中饋象。坤利居貞，貞吉象。）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六二居坤，順應上巽。）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家人九三居離，離爲口，爲乾之三，乾爲君，家人嗃嗃象。乾惕若厲，悔厲吉象。離爲中女，互坎爲中男，離爲嘻笑，婦子嘻嘻象。承眾皆坤，坤爲吝，惜終吝象。）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陳氏士元曰：安順不務之謂富。記曰：夫婦和，家之肥，是已。朱氏元升曰：家人六四係應皆陽，陽實主富，四惟虛受。男主發生，女主承藏，故致富在男，收藏在女。家人六四居巽之下，巽近利市三倍，富家大吉象。家人象取富家大吉，序卦傳謂家道窮必乖，然則不治生產，口不言錢者，非周公孔子之道明矣。富家之道，順而已矣，和氣致祥，非分外干營也。）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家人九五居乾之中，乾爲君，王象。乘互坎之上，坎爲通，爲宮，假有家象。坎爲加憂，恤象。九五應上，出坎，勿恤吉象。）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傳：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九五下應六二，交相愛象。）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家人上九應九三，互坎，坎中實，有孚象。以陽剛居上體之終，威如終吉象。）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兌下離上）睽，小事吉。（朱氏元升曰：小者陰象，乖違之時，不恃剛躁，舒徐轉移，故曰小事吉。序卦傳：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人內離外巽，陰陽得位者多，隱涵既濟之象；睽下兌上離，陰陽失位者多，隱涵未濟之象。離兌皆陰，九二以陽居陰，又應六五之陰，小事吉象。以九二六五爲卦主。）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王氏拱東曰：睽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朱氏元升曰：睽六五應二之剛，其睽終合。天地萬物男女，其睽者靜而別，其合者動而交。睽上離下兌，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象。離中女，兌少女，卦合體分，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象。兌說承離之明，說而麗乎明象。兌三之柔進爲離五之柔，柔進而上行象。六五之中應九二之剛，得中而應乎剛象。以柔行柔，以柔合剛，小事吉象。外乾內坤，天地象。離兌互坎，男女象。乾始坤生，萬物象。二五相應，三上始疑終應，睽而事同志通事類象。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即未濟之體也。人身病心腎不交者象此。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人家悲歡不相睦似不睦者象此。故善養身者莫如交心腎，善齊家者莫如宜室人。）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睽火澤同原，上下異用，同而異象。交相應則異而同，卦分行則同而異。合所當合，咸之謂以受不爲苟分；所當分，睽之同而異不爲矯。）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睽初九與九四雖非正應而同德，悔亡象。居震一陽，爲馬，兌爲毀折，爲附決，喪馬象。居乾之復，以陽從陽，勿逐自復象。三四五互坎，爲盜，惡人象。互離爲目，爲見，初九承之，見惡人象。居兌爲說，无咎象。千古君子遇小人委曲避禍象此。）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葛氏懋哉曰：避之遠小人，君子自守之常；睽之見惡人，君子避咎之近。）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述義：睽九二與六五正應，以睽之時，高有乖異，從情雖殊，委曲紆誠，多方悟主，如納約而自牖，非枉尺而直尋，故无咎。離爲巷，宮中之道。睽九二伏艮，艮爲門闕，爲徑路，巷象。與六五爲正應，遇主于巷，无咎象。）象曰：遇

主乎巽。未失道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睽六三互離。離爲目。見象。四坤。坤爲輿。後爲九二之陽所曳。見輿曳象。坤爲牛。前爲九四之陽所掣。其牛掣象。上九爲乾。乾爲首。又居艮之終。艮爲鼻。六三應之。居兌之終。兌爲毀折。爲附決。其人天且劓象。與上九正應。无初有終象。兌其闕爲天。天之爲言顚也。六三上九始睽終合。故二爻皆稱睽疑象。類類相例。）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孔疏。元夫謂初九。睽九四一陽陷于二陰。故爲孤象。初九爲震。震爲長子。元夫象。九四遇之。遇元夫象。居坎。坎中實。與初同陽德。交孚象。坎爲加憂。厲无咎象。）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睽六五以陰居陽。得中有應。悔亡象。正應九二。以陰從陽。厥宗象。互離爲口。又象噬嗑。噬膚象。互坎爲通。往无咎象。）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任氏啓運曰。同人之時。故于宗者吝。睽之時。故厥宗者慶。）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睽上九居乾之極。亢龍有悔。睽孤象。離爲目。見象。爽互坎。坎爲豕。九四一陽在上卦之下。爲塗。塗爲塗見豕負塗象。坎爲隱伏。鬼象。爽多眚。載鬼一車象。離爲戈兵。先張之弧象。兌爲附決。後說之弧象。坎爲盜寇象。與六三陰陽正應。匪寇婚媾象。坎爲雨。爲通。遇雨則吉象。上九之見與六三之見相應。羣疑漸釋。始睽終合。義過于此。）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朱氏元曰。以二五爲主。五爲濟蹇之君。二爲濟蹇之臣。招聚羣賢以濟。故餘四爻皆以往來至上成功。故獨言吉。序卦傳。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火上炎。下于人情著其乖。蹇水阻山高。于世路見其難。九五坎上下坤。坤西南。由險濟難。利西南象。下艮。艮東北。互坎正在險中。不利東北象。九五爲大人。互離爲見。利見大人象。坤利居貞。貞吉象。）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王氏拱宸曰。蹇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上坎下艮。中離見險能止象。離爲文明。知象。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王氏諸曰。反身象艮之背。脩德取坎之心。蹇山上有水。世路之蹇無窮。反身脩德。心術之蹇可濟。）初六。往蹇來譽。（蹇初六承互坎。坎爲險阻。往蹇象。應互離。離爲文明。來譽象。初六居艮。艮爲止。故勸以止。就之則蹇。靜以待之則譽。往蹇來譽象。伊尹不要湯而待聘象此。）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陳氏士元曰。五王也。二臣也。蹇六二互坎。上體坎。險而又險。王臣蹇蹇象。正應九五。居艮。艮背不復其身。匪躬之故象。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象此。）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蹇九三承上體之坎。往蹇象。反就六二之陰。來反象。光武反侯更始象此。）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蹇六四入坎。往蹇象。合九三濟坎。變而爲咸。咸和交感。來連象。昭烈聯和孫權象此。）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李氏兆賢曰。四必連三。以三當位而實。實則有本而可合力以濟。）九五。大蹇朋來。（蹇九五以陽剛居坎中。大蹇象。六二正應。諸爻皆來。朋來象。漢高屢敗。蕭張韓彭諸人贊成帝業象此。）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朱氏元曰。九五剛中之德。足以節制羣賢。）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蹇上六居坎之極。往蹇象。下應九三之陽爲碩。來碩象。近比九五。利見大人象。陳平韓信舍楚歸漢象此。來反來連。有朋之來。來譽來碩。遺賢之來。）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內指九三。貴指九三。）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序卦傳。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蹇坎在艮前而難作。解坎在震下而險平。蹇在多聚君子。解在先去小人。上下皆坤。坤西南。利西南象。坎水在上。上山爲蹇。今仍就下。无所往。其來復吉象。震足爲動。有攸往夙吉象。以九二六五爲卦主。）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解坎下震上。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象。坤爲西南。爲衆。二陽居之。利西南往得衆象。坎下一陽居中。得中象。震動有爲。往有功象。二陽乾天。四陰坤地。震雷坎雨。天地解而雷雨作象。震爲蕃鮮。百果草木皆甲坼象。）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蹇當平世。教窮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危時教窮不可無。無則反側自疑而禍亂難解。解雨主潤澤。雷以動之則萬物舒。坎爲獄。雷以動之則諸獄得釋。蹇惟脩己。故有反身脩德之宜。解可恕人。故爲赦過宥罪之義。）初六。无咎。（解初六處柔。上應九四之剛。无咎象。魯僖之附齊桓象此。）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解九二互離。離爲田。坎爲狐。六三爲三狐。九二承之。田獲三狐象。離爲黃。爲矢。得黃矢象。在坤之中。坤利居貞。貞吉象。王曾之去丁謂象此。）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解六三居坤。坤爲輿。爲身。與四負且乘象。坎爲盜。致寇至象。坤利居貞。爲吝。貞吝象。魏晉六朝輾轉篡竊象此。）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九四居震。震爲足。爲決躁。互坎爲盜。解而拇象。與初六應。坤爲朋。爲信。朋至斯孚象。子產治邑任人者遵象此。）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惟位未當。故宜解拇而孚朋。曾已從人。勢莫大焉。）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陳氏士元曰。五變互巽。巽爲繩。離之象乎。如亂繩然。故曰維。維離者。知其亂繩而解其結。故曰維有解。解六五中而應剛。君子象。爲解之主。維有解吉象。坤土主信。羣陰皆解。有孚于小人象。舜除四凶而天下服象此。）象曰。君

子有解。小人退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陳氏士元曰。解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狐者小人之妖媚者也。負乘者小人之貪冒者也。拇者小人之微賤者也。維者小人之固結者也。隼者小人之鷙悍者也。解上六變離。上九居乾之極。乾爲君公象。上九六五爲艮。艮爲山。爲門闕。高墉象。離爲飛。爲矢。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象。艮爲手。獲之无不利象。陳氏士元以六三爲隼。亦通。將軍三箭定天山象此。謂藏器于身。動而不括。亦以變離言也。）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兌下艮上）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李氏兆賢曰。損下益上。剝民奉君。原非良法。或事關君國。萬不得已爲之。必有孚信而人諒之。故有樂輸之吉。无怨讟之咎。可以行之百年而貞。可以達之天下而利。序卦傳。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解濟險以動。所耗必多。損適以止。所取不過。互坤。坤爲信。有孚象。上下乾。乾爲元。元吉象。坤利居貞。可貞象。九二居坎。坎爲通。利有攸往象。蓋爻爲艮。上體艮二簋象。艮雖半體。離具頤。故曰二簋。九二居坎。坎爲隱伏。主通神明。可享象。以九二六五爲卦主。損曰損下者。每在國用。故曰曷之用乎。雖享用二簋可也。何況其他。蓋能損則不必損下。而必從有孚之吉也。漢文帝取于民者至薄。或全租盡復。而國用自饒。故此可爲千古法矣。）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注。艮陽兌陰。陽止于上。陰說而順。上行之義。損乾益坤。震艮離巽。兌秋坎冬。變動不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損益盛衰者大之爲。故平陂往復。與時偕極。軸相者聖之道。故損益盈虛與）

（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語類。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述義。損震動爲忿。艮山止之。懲忿之象。兌說爲欲。坤土塞之。窒欲之象。李氏光地曰。忿爲剛惡。故貴懲。欲爲柔惡。故貴窒。　損全體成離。離爲火。忿象。艮止。懲忿象。互坤。坤爲迷。欲象。兌附決。窒欲象。忿思難則可懲。而懲必期于不遷。得思義則可窒。而窒必要于不貳。）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然上亦當斟酌以損之也。　損初九居震。震爲足爲動。已事遄往无咎象。在兌之初。兌爲澤爲附決爲說。酌損之象。庶民子來。民之已事遄往也。經始勿亟。君酌損之也。事君以忠。臣之已事遄往也。使臣以禮。君酌損之也。就養無方。子之已事遄往也。姑從數休。親酌損之也。千古皆而後勞。勞而不怨。上下交孚象此。）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孔疏。尙庶幾也。庶幾與上合志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損九二剛中。利貞象。互震。震爲決躁。居兌與六三比。兌爲毀折爲附決。貞凶象。九二中實。弗損二之實。正益三之虛。弗損益之象。王猛不從桓溫。利貞者也。敬翔之從朱溫。征凶者也。四皓不從漢高。而有定儲之績。子陵不從光武。而成節義之風。弗損益之者也。弗損已而益人。益之大者也。）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初九在下之分宜損。九二守中之道不可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王注。三人謂自六三以上三陰。損六三以四五爲三陰三人象。互震。震爲足。三人行象。六三與四五分上下艮兌二體。三人行則損一人象。六三與上九正應。一人行則得其友象。管寧華歆爲友。歆變志。三人行則損一人也。管鮑雷陳。始終不渝。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推諸秦之焚坑。漢之鉤黨。三人之損也。道開洙泗。敎皆河汾。一人之得也。交泛則離。應專則純。象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損六四變坎。坎爲心病。疾象。乘兌。兌爲附決。損其疾象。互震。震爲決躁。兌爲說。使遄有喜无咎象。不遠復。无祇悔。顏子不貳過。以之損其疾。遄有喜。仲子喜聞過以之。）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李氏光地曰。六五虛中以受二之益。以弗損者益之。其益莫大。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或益。賢人國之寶。故取象十朋之龜。帝賚良弼。其此象乎。　損六五居離。離爲龜。互坤爲地。地數十。或益之十朋之龜象。六五與九二正應。弗克違元吉象。書曰。謙受益。孔子曰。自損者必有益之。其此象也。）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孔疏。上謂天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本義。居上益下。惠而不費。不待損已而後益人。其惠廣。故得臣无家。陳氏士元曰。上九乘互坤。有臣家象。得臣則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損不自私其家也。　損上九應六三之兌。以實濟虛。爲澤爲說。弗損益之无咎象。乘坤利居貞。貞吉利有攸往象。坤爲衆。得臣无家象。因所利而利之象此。）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初九下以益上。曰尙合志。上九上以益下。曰大得志。盛世君民一體之象。）

䷩（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序卦傳。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損下說上止。損下益上防其過。益下動上入。損上益下取其深。六二九五居中得正。震爲動。九五坎爲通。利有攸往象。坎川巽木。利涉大川象。巽爲利市三倍。益以興利。利往利涉象。）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益六四以陰益初九之陽。九五上九以陽益六二六三之陰。損上益下象。互坤爲衆民象。六三居兌說象。坤爲地。民說无疆象。下動上入。自上下下象。全體離。離爲文明。其道大光象。二五中正。中正有慶象。震巽皆木。震行而上。巽行而下。木道乃行象。震進則不退。巽退則不進。離爲日。動而巽日進无疆象。上下乾中坤。上施下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象。震春離夏兌秋坎冬。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象。以六二九五爲卦主。）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損懲忿窒欲。貴大力。摧山塡壑象其誠。遷善改過無停機。疾風迅雷象其勇。）初九。利用爲大作。

元吉无咎。（陳氏士元曰。大作者。興作之大者也。　益初九受六四之益。六四居巽。巽主利。利象。初九居震。震陽大。震爲動爲作。是利用爲大作象。震乾爲元。元吉无咎象。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象此。）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不以事驕。不以事繁。張而不任。所以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張氏南谷曰。損六五益六二。皆曰十朋之龜者。人君以得賢爲寶。人臣以得君爲寶。　益六二受九五之益。居離。離爲龜。互坤。坤爲地。地數十。或益之十朋之龜象。六二與九五正應。弗克違象。坤利居貞。永貞吉象。帝出乎震。帝象。伏乾三。乾爲君王象。上應九五。居坎。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王用享于帝吉象。舜薦禹于天。龜筮協從。使舜主祭。百神享之象此。）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外指九五。）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受上九之益。上九立心勿恆凶。益之用凶事象。以陰應陽。无咎象。坤主信。三居中。震爲行。有孚中行象。上九乾體居巽。公象。乾爲玉。圭象。巽爲命。告象。居兌。兌爲口舌。亦告象。六三應上九。告公用圭象。公指上九。乾三爲公。本杜元凱左傳公用享于天子注。甯武子事成公。不避艱險。卒保其君。象此。）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凶事觀爲固有。純臣之心也。）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益六四益下。初九居卦之中。亦中行象。全體象離。離爲口。告象。初九爲震。公象。震爲足。從象。六四應初九。告公從象。互坤。坤爲地爲衆。國象。居巽。利象。應初九之震。震爲足爲動。利用爲依遷國象。邠人之從古公象此。）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益九五益下六二。居坎。坎中實爲堅多心。有孚惠心象。得乾中畫。乾爲言。問象。互艮。艮爲止。勿問象。乾爲元。元吉象。乘坤。坤爲衆爲信爲順。有孚惠我德象。周大賚于四海。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象此。）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蔡淵。九五中心有孚。故吉。忠信以得之道也。上九立心勿恆。故凶。驕泰以失之道也。　益上九居益之極。動極則反。莫益之象。全體爲離。離爲戈兵。自外來擊。或擊之象。又居巽極。巽爲進退。爲不果。立心勿恆凶象。與恆九三象同。亦居巽之極也。厲王貪利而被逐象此。）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偏極乎益。轉爲莫益。故曰偏辭。離爲戈兵。擊象在下。故曰自外。）

䷪（乾下兌上）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本義。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尙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不可專尙威武。則利有攸往也。　合參。聖人于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易。于夬。欲警君子之氣。故其辭危。序卦傳。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動而入。益下者無窮。夬健而說。決陰者有道。乾爲君爲言。坎爲宮。揚于王庭象。坎中實。孚象。兌爲口舌。號象。坎爲加憂。厲象。伏坤。坤爲邑。兌口乾言。告自邑象。坎爲血。于輿多眚。爲輿尸。不利即戎象。坎爲通。利有攸往象。以九二爲卦主。合此象者。徐階之去嚴世蕃是也。背此象者。陳竇之去十常侍是也。）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王注。剛德齊長。一柔爲逆。衆所同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　合參。蒙不利爲寇。寬柔以敎之宜。夬不利即戎。已長致亂之道。張氏清子曰。剝不利有攸往。不欲其爲純坤。夬利有攸往。必欲其爲純乾矣。丘氏曰。復利有攸往。如平地之始覆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如九仞之虧一簣。故幸其止而曰剛長乃終也。健而說。決而和。千古君子之去小人。依此則吉。違此則凶。王沂公之去丁謂。依此者也。楊椒山之去嚴嵩。違此者也。）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述義。夬澤本在下。氣騰而上于天。勢必沛然下決而成雨。有夬象。乾爲天祿。有祿象。　夬一陰居五陽之上。澤上于天象。夬者決而不待。故及下取諸施。夬者去而不留。故居德則有忌。）初九。壯于前趾。

往不勝，爲咎。（朱氏元曰：夬與大壯只變六五一爻，故初三皆取壯象。夬初九居實體爲足，爲決，壯于前趾象。居下位卑，志欲決陰，往不勝爲咎象。若歐陽澈之攻汪黃象此。）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夬九二居乾之中，乾爲惕，爲言，惕號象。又居坎，坎爲月，爲盜，莫夜有戎象。得陽之中以決陰，勿恤象。狄梁公結張柬之等去武氏象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夬九三居乾之極，乾爲首，頄則首之顴見者也。陽過決陰，健而不說，有凶象。頄剛，君子夬夬象。與上六應，兌澤爲雨，獨行遇雨若濡象。壯頄有慍象。終能決陰，无咎象。溫嶠陽與王敦相昵，而陰圖之，使其目視與錢鳳爲佞說不得行象此。）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夬九四不中不正，不能決陰，變坎，居巽一陰，巽爲股，兌爲毀折，臀无膚象。巽爲進退，爲不果，其行次且象。兌爲羊，巽爲繩，當進而逆，牽羊悔亡象。兌爲口舌，言象。坎爲耳，兌爲附決，聞言不信象。唐五王不除武三思象此。）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述義：夬九五全卦象兌，兌爲羊，莧山羊，陸平地。九五陰比上六，至此時勢已極，任諸陽之進而不爲阻，如縱莧於陸也。夬九五近上六之陰，兌於地爲剛鹵，陸象。兌爲羊，莧陸象。集韻：莧音桓，山羊細角。述義本項平父玩辭解，合兌象殊勝。舊說下連九四，夬夬象。陽剛居中，中行无咎象。唐德宗因人言斥盧杞象此。）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程傳：陰比上六，以義之不可決之于中道，未爲光大。）上六：无號，終有凶。（夬上六居兌之終，兌爲口舌，號象。爲毀折，爲附決，无號終有凶象。賈似道見殺于鄭虎臣象此。）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巽下乾上）姤：女壯，勿用取女。（王氏世貞曰：剝亂成姤，亂斯故聖人不慮剝而慮姤。胡氏炳文曰：一陽始生曰復，由有而今更來，幸之之辭也。一陰始生曰姤，不期而今忽遇，駭之之辭也。徐氏與喬曰：一陽未易勝五陰，故復謂剛來。一陰乃欲敵五陽，故姤爲女壯。任氏啟運曰：陽至四乃名大壯，有爲于外，敵之也。陰始生即言女壯，爲主于內，禍之也。李氏舜臣曰：咸以男下女，故利用取女。姤以女下男，故勿取女。蒙六三以陰求陽，故亦曰勿取。王氏應麟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此以知人臣于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左莊十五年），十四年陳完奔齊（莊二十二年），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于女真。序卦傳：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夬以剛決柔，故有陽勝之象。姤以柔遇剛，故切陰進之防。巽爲長女，承乾，女壯象。巽爲進退，爲不果，全體象艮，艮爲止，勿用取女象。以九二九五爲卦主。）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能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能爲主者，陰來而長也，故曰柔遇剛。萬氏燧說曰：論陽進陰退之分，則遇不可有；論陰升陽降之氣，則遇不可無，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姤巽爲長，艮爲止，不可與長象。乾上坤下，乾始坤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象。九五中正，乘巽風行，則遇中正天下大行象。）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天下之風，無物不遇，姤象。乾爲君，后象。乾施巽命，乾爲坤方，施命誥四方象。離取日之照，故繼明照四方；姤取風之行，故施命誥四方。）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述義：姤初六巽爲繩，故曰繫。柅，杙也。乾爲金，故曰金柅。巽下半坎，故曰羸豕。巽之究爲躁卦，故曰蹢躅。初六一陰五陽遇之，制之之道不激不抑，繫之而已。繫于金柅，貞靜則吉；往于二則遯，往于三則否，往于四則觀，往于五則剝矣。豕雖羸而蹢躅，可必其足也。姤初六以一陰遇五陽，繫于金柅象。坤利居貞，貞吉象。初六九二爲坎，坎爲險，有攸往見凶象。羸豕，孔疏：牝豕也。坎爲豕，在巽爲羸，坎爲孚，巽爲躁，羸豕孚蹢躅象。先儒謂柅以止車，未確。述義訓爲杙，即以繫羸豕，上下象義貫通。[illegible]賈爲相，[illegible]小進賊，[illegible]逆，遂成[illegible]之禍象此。）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本義：牽，進也。惟進，故繫。）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朱氏元曰：姤九二近比初六，初陰，魚象。二乘初，包象。以上乘陽，賓象。巽爲臭，包魚必臭，不利賓象。姤九二居坎，坎爲水，初六陰下，魚象。坎中滿，又爲宮，包有魚象。九三居艮，艮爲止，九二承之，不利賓象。王旦不重用丁謂象此。）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朱氏元曰：姤九三過剛不中，介進退之間，與夬四不能決夬陰同，但陰在下，三不能行，尚有畏陰之象，故无大咎。姤九三居巽之上，巽爲股，臀象。伏兌，兌爲毀折，爲附決，臀无膚象。巽爲進退，爲不果，其行次且象。乾惕若厲，厲无大咎象。與夬九四略同，皆以巽兌互爲象也。趙抃不能制王安石象此。）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九四：包无魚，起凶。（王注：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姤九四居巽，巽爲大塗，包无魚象。爲決躁，起凶象。魯昭公失民而攻季氏被逐象此。）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孔疏：陰爲陽之民，爲二所據，故曰遠民。）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姤九五居坎，坎於木爲堅多心，杞象。全體象艮，艮爲果蓏，瓜象。九五乘之，以杞包瓜象。變離，離爲文明，含章象。上九居尊天象。九五乘之，有隕自天象。隕，降也，謂降天命也。文王以服事殷，用晦而明，受命中興象此。）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命謂天命，志不舍命自作元命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姤上九居乾之極，乾爲首，姤其角象。不能遇陰而欲制陰，吝无咎象。鄒浩之攻新法象此。去小人在健說，故壯于頄者凶；制小人在包含，故姤其角者吝。）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坤下兌上）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朱氏元曰：萃以二陽爲陰所萃，與比略同，但比以一陽獨尊，此以五爲主，而九四有分權之象。初應四，三比四，惟二應五，上比五，然四爲五大臣，萃四即如萃五，故九四有大吉无咎之占。序卦傳：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姤以柔遇剛，剛防陰之將長；萃以陰聚陽，則賴陽之有權。全體象坎，坎爲通，亨象。九五陽剛居中，王象。坎爲宮，廟象。爲通，爲隱伏，上通神明，王假有廟象。互艮，艮爲門闕，亦廟象。六二居離，離爲目，爲見，與九五正應，利見大人象。坤利居貞，利貞象。坤爲牛，用大牲吉象。坎爲通，利有攸往象。）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illegible]引：損之時，二簋不爲儉；萃之時，大牲不爲奢。胡氏炳文曰：易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咸之情通，恆之情久，萃之情一。萃坤下兌上，順以說象。九五六二正應，剛中而應象。坎通神明，致孝享象。以陰萃陽，聚以正象。乾天巽命，坤順，順天命象。乾天坤地，乾始坤生，天地萬物之情象。六二居離，可見象。）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illegible]家言假廟象，言除戎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皆取諸萃。王注：聚而无防，則衆生心。萃以澤爲澤地下，水歸萃象。兌爲金，除戎器象。坤知阻，戒不虞象。能以衆正，故畜民衆取諸師；戒乎不虞，故除戎器取諸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王氏宗傳曰：初之于四，相應之志疑而不一，然居萃之時，上下相求，若號之而四必就而應之，一握之頃，變號咷爲笑樂矣。錢氏志立曰：有二陰，故孚四不終，而至于亂，號以求萃，可以破涕爲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是也。萃初六居坤，與九四應，坤爲信，有孚象。又居巽，巽爲進退，爲不果，不終象。坤爲迷，乃亂象。巽爲入，乃萃象。應兌爲口，號象。承互艮，艮爲手，承二離爲笑，一握爲笑象。艮爲止，坤爲順，勿恤往无咎象。）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朱氏元曰：萃上臨兌，兌上爲引，兌二應兌五，故取引象。王氏宗傳曰：萃言用大牲，言其所以隨時；六二孚乃利用禴，言其所以俟上。萃六二承互巽，巽爲繩，互艮，艮爲手，以手挽繩，引象。與九五應，引吉无咎象。坤爲信，爲吝嗇，應九五爲坎，坎爲通，爲隱伏，上通神明，孚乃利用禴象。）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朱氏元曰：三近比四，自古草莽之士，先委身大臣之門，而後得君以展其才者，即初六六三之往无咎也。萃六三比四承五，兌爲

（口舌。萃如嗟如。无攸利。象兌爲說。往无咎。象坤爲吝嗇。小吝。象又互巽。巽爲入。亦往无咎。象。故傳言上巽）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上巽。尤爲甚。言互體巽耳）九四。大吉无咎。（朱氏元曰。萃九四以陽剛爲陰所萃。未嘗非宜。但近承五。嫌疑之際。必不爲要結。有大善之吉。乃无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　萃九四與初六爲正應。近比九五。可立萃之大功。大吉无咎。象。）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朱氏元曰。偏近至尊。而得衆。爲位不當。）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萃九五陽剛居中。二應四比。萃有位。无咎象。初三未萃。匪孚象。乾爲元。元永貞悔亡象。舞干羽而有苗格。修文教而四夷降象此。）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本義。未光。謂匪孚。李氏光地曰。即堯舜猶病之意。）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萃上六居兌之終。萃極將散。兌爲附決。爲口。爲澤。齎咨涕洟象。爲說。无咎象。明亡蜀。道濟宗奉天象此。）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巽下坤上）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序卦傳。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萃陰聚于陽。象士之登上。升剛人以順。象賢之登庸。乾元坎通。元亨象。九二剛中大人象。六五居離爲目爲見。九二正應用見大人象。坎爲加憂爲恤象。九三居艮。艮爲止。勿恤象。巽東南。坤西南。離正南。南征吉象。以九二六五爲卦主。）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王氏拱辰曰。升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升木在地。由小而高。升象。坤爲順。順德象。巽爲高。爲長。積小以高大象。）初六。允升。大吉。（升初六不來。遂居巽之始。得坤之信。允升大吉象。合不可竊。故和兌。孚利貞。進必以孚。故允升者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朱氏元曰。上謂二。初二相巽爲合志。）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升九二正應六五。居坎。坎中實。孚象。坎爲通爲禋祀。主通神明。應六五之坤爲吝嗇。利用禴无咎象。）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三。升虛邑。（升九三承坤。坤爲虛邑。升虛邑象。）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升六四互兌伏艮。艮爲山。兌爲西。岐山象。艮三爲乾。乾爲君。全體坎。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王用亨于岐山象。隨上六以伏艮居兌體。坎象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以伏艮互兌。體坎象王用亨于岐山。皆與艮兌坎相關。比類以觀。愈知伏卦互卦取象之確。）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升六五居坤之中。坤利居貞。貞吉象。以升五爲升主。應九二。全體坎。坎爲宮。階象。互震。震爲足。爲升階象。）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徐氏之祥曰。豫上樂極爲冥豫。升上進極爲冥升。　升上六居坤之極。坤爲迷。冥升象。坤利居貞。利于不息之貞象。冥升者不息。利貞者亦不息。不息一也。惟所用之耳。）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冥升。懼消而反。必消。冥升求富而反不富。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物極則反。財聚則散。當局不悟。盍占此辭。）

䷮（坎下兌上）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陳氏士元曰。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朱氏元曰。困爲柔掩剛。剛受困也。然掩剛者柔。受困者仍柔。可見小人害君子。終歸自害。困而不失其亨。三陽是也。以二五爲卦主。　傳。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入必以順。合升之道。困險而能說。處困之宜。坎爲通。亨象。坤利居貞。坎二五剛中大人吉无咎象。兌爲口舌。爲毀折。有言不信象。）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趙氏紫誠曰。不言而信。所以能通。尚口乃窮。所以爲困。）象曰。澤无水。困。君

子以致命遂志。（胡氏炳文曰。困則委其命于天。亨則遂其志于我。　困。澤居上。水居下。澤中无水。巽木失潤。困象。坎爲險。致命象。兌爲說。遂志象。）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困初六居巽。巽爲股。臀象。水互離。離木科上槁。臀困于株木象。株木無枝葉者也。巽爲入。坎爲隱伏。入于幽谷象。雖初六居下。隔二三四爻。爲日爲見。三歲不覿象。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三歲又以九三乾之艮在三畫取象。）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困九二互離。離爲口。困于酒食象。居乾之中。乾爲大赤。爲衣。朱紱方來象。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利用亨祀象。坎險。征凶象。中實。无咎象。千古大臣。祿厚位高。鞠躬盡瘁象此。本始有歸。具占自實。无咎。剛中而應。亦任朱紱方來。）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剛中足以濟時。）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上體兌。伏艮。艮爲石。六三承之。困于石象。坎爲蒺藜。據于蒺藜象。互巽爲入。坎爲宮。入于其宮象。坎爲中男。互離爲見。爲中女。承兌爲毀折。不見其妻凶象。）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困九四互巽。巽爲進退。爲不果。來徐徐象。坎爲輿。乾爲金。九四乘之。困于金車象。與初六應。坤爲吝。爲有終。吝有終象。）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下謂初六。）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王氏應麟曰。李公晦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惟乘乎時。乃與天通。　困九五居兌。兌爲毀折。爲附決。劓刖象。居乾之中。乾爲大赤。爲衣。困于赤紱象。兌爲說。徐有說象。九五上六居坎。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利用祭祀象。）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胡氏炳文曰。剛困不害其亨。柔困非悔不吉。　困上六乘互巽。巽爲陰木。困于葛藟象。兌爲毀折。爲附決。臲卼象。反而從陽變爲純乾三。動悔有悔征吉象。）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柔掩剛則雖塞。陰從陽爲吉行。）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序卦傳。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困險而能說。故處窮乎亨。井入而能疏。故不窮于養。坤爲邑。坎爲井。坤三畫。分爲初四上。九二九五皆坎。改邑不改井象。上下皆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象。巽爲繩。爲進退。爲不果。汔至亦未繘井象。互離。離中虛。瓶象。互兌。兌爲毀折。羸其瓶象。千古之政由舊制治。紛更則亂。其象如此。大受須人。故鼎防折足。而獨具餗。成功有道。故井戒未繘而羸其瓶。以九五爲卦主。上六寶五。成井養之功者也。）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井巽下坎上。巽乎水而上水象。上下皆坎。井養不窮象。二五居中。剛中象。口實在乎自求。故頤養貴正。力農爲大利。故井養不窮。）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王注。相。助也。陸氏釋文。相。王肅如字。　井木根入地。水進木杪。木上有水象。坎爲勞卦。勞民象。巽爲申命。勸相象。惟當有待。故飲食宴樂。取諸需。然豈不窮。故勞民勸相取諸井。）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陳氏士元曰。泥汚穢之井。人不食。禽亦不飲。　井初六坎陰居下。井泥象。上互離。離爲口。食象。巽爲不果。不食象。巽爲入。爲臭。井泥。爲禽。互兌。附決。无禽象。人品汚下。見棄則同。其象此。）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　井九二乘初六。陰在坎下。井谷象。承互離。離爲弓矢。射象。巽爲陰物。上无應而下注。射鮒象。承離爲甕。互兌。爲毀折。甕敝漏象。子夏傳。鮒。蝦蟆。侯果。崔憬。馬援。鄭公孫淵爲井底蛙。其義正同。具材扉戰。清淨離施象此。常解以鮒爲鯽魚。九二乘初六。巽爲伏。爲入。魚象亦通。）象曰。谷井射鮒。无與也。（上无應。故无與。）九三。井渫

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井九三純陽．泉向上出．井渫象．互離．離為口．巽為不果．不食象．坎為心為加憂．為我心惻象．巽為繩直．可用汲象．九五乘離．乾為君．離為明．九三承之．巽為利市．王明並受其福象．惻隱構揭．服勢將舉象此．）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井六四居離之中．內虛外實．井甃象．无咎象．脩潔待聘．惻思待舉象此．）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井九五居坎之中．坎水內明．冽寒泉象．互離．離為口．食象．王道養民．溫恤汪濊象此．）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井上六居井之底．澤與泉共．井收勿幕象．坎中實．乾為元．上六應之．有孚元吉象．博施濟衆．繼養不窮象此．）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井口向上．故以上六為大成．易謂於日用者曰鼎曰井．鼎以木巽火．井以木巽水．皆係于巽．巽主利也．鼎烹之利．井養之利．人生日用．莫急于此．然必有井養後有鼎亨．則水利實先于火．此水在火上為既濟．火在水上為未濟也．井次于困．濟困者莫如井．井之時義大矣哉．）

易象通義卷四

䷰（離下兌上）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顧氏炎武曰．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己．十干．戊己為中．將變之時．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漢書律曆志．亦謂理紀于己．斂更于庚．納甲之法．革下卦離納己．王輔嗣以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以己為已．事遂往之已．恐不如朱解確當．蔡氏子本曰．物不可以窮．隨故必元亨利貞．乃克无咎．亦不可以妄革．故必元亨利貞．乃克悔亡．序卦傳．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以木出水．養道取其常．革以火息澤．改政取其變．離為日．中坤為土．土過己．坤為信．九五居坎．坎中實亦為信．已日乃孚象．互乾．元亨利貞悔亡象．以六二九五為卦主．）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本義．革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胡氏炳文曰．火不能息坎之動．水能息澤之止水．故既濟不相息而革相息．李氏舜臣曰．睽二女不同行．但有相離之意．革二女不相得．至有相克之形．蘇象．湯未有言悔亡者．惟革言之．革易有悔也．湯曰予有慚德．武曰小子無良．惟天下信之．則革而當．其悔乃亡矣．革．離中女．兌少女．中下少上．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象．離明兌說．文明以說象．六二九五居中當位．革而當象．乾天坤地．震春離夏兌秋坎冬．天地革而四時成象．互巽為命．乾為天．坤為衆．巽順．兌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澤火相推而遷移．剝．陰陽相易而歲序分．兌為史．治曆象．離為明．明時象．无妄則永貞．故先王以育物對時．革則善變．故君子以治曆明時．）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本義．居初无應．未可有為．但當堅確固守．蠱人居于變革如此．革初九居內．賢為以．鞏象．在離之初．上承六二．為坤．坤為黃為牛．在離之外．固于堅韌．鞏用黃牛之革象．與

遯六二時同旨．皆離象也．曹參守法象此．）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革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九居離．離為日中．坤為土．土過己．已日乃革之象．進為三陽．征吉无咎象．六二為革之主．故又與漸同象．司馬溫公變安石新法象此．）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革九三居離之極．離火躁動．征凶象．乾三惕厲．貞厲象．乾為言．居三．革言三就象．互坎．坎中實．有孚象．九三當革之時．輕革不可．不革不可．盤庚遷殷．奉獻三詣象此．）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其革已審．不必他求．）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革九四以陽居陰．悔亡象．朱氏元曰．革九四當水火相革之時．有剛柔不偏之用．何悔不亡．乾四象曰．乾道乃革．有孚改命象．離澤火變革之中．互坎．坎中實．悔亡有孚象．互巽．巽為命．兌為附決．為毀．改命吉象．武王乃反商政．漢高除秦苛法象此．）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革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為革之主．大人象．兌西．虎宿．虎象．兌秋毛毨．變象．兌中日未開．未占象．坎中實．有孚象．聖人存神過化．不言而信象此．）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九五應六二之坤．坤為文．離為文明．其文炳象．）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貞凶．居貞吉．（述變．鳥獸更四時．皮毛改換．故曰與言新．革變取象子牛．虎豹者．牛皮雖革者也．虎文炳彪．大人革命創制也．豹文蔚蔚．君子潤色鴻猷也．革上六居兌之終．兌為澤．豹隱霧澤．君子豹變象．兌為臣妾．為附決．伏艮．艮為面．鼻小人革面象．革道已成．不可妄動．兌為毀折．征凶象．艮為止．居貞吉象．漢武窮兵而凶．文景守成而吉象此．）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巽下離上）鼎．元吉亨．（序卦傳．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澤火相息．為改變之道．鼎火木相因．為調劑之宜．互乾．乾為元．互坎．坎為通．元吉亨象．以六五為卦主．）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陸氏振奇曰．革以離火鑄兌金．故革之後而鼎出焉．既成鼎體．則又以木火為鼎之用．猶參頤統言養賢以及萬民．井汲在邑里．養民之象．鼎用在朝廷．養賢之象．王氏棟東曰．鼎巽下之柔．上行離五之柔．鼎互兌金．實象．為鼎．故獨以象言．下木上火．亨飪象．上九居尊．上帝象．互坎．坎為通．為隱伏．主通神明．亨以享上帝象．六五通明．聖賢象．乘三陽．大備．大亨以養聖賢象．坎耳離目．乘巽之順．巽而耳目聰明象．六五居中．下應九二．得中而應乎剛象．享帝貴質．故曰亨．享賢貴文．故曰大亨．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所謂尊賢則不惑也．）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鄭氏汝諧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鼎以木入火．亨飪乃成．木上有火．鼎象．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離為南．正位象．巽為命．上互兌金而凝．凝命象．遏惡揚善．情之公．故順天則曰休命．革故鼎新之象．故正位則曰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鼎初六上應九四．九四居巽．巽為股．互兌．兌為附決．顛趾象．初六巽陰居下．為否．巽為利．因顛而出．利出否象．兌為妾．巽為子．因應與而得．兌得妾以其子象．兌為既．无咎象．顛趾而出否．意外之利．因子而得妾．意外之得．）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從貴．謂從九四之貴．）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鼎九二居坎中實．鼎有實象．上應六五．九四近五．閑之．我仇象．九四互兌．兌為毀折．有折足之疾．不能即我．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象．即為言就．關子九三．亦不我能即象．終與五為正應．吉象．李鄴侯不為輔國所間．遂能大用象此．）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坎險巽順．慎所之象．繼離明．終无尤象．）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鼎九三互坎．坎為耳．居下卦之極．當變革．鼎耳革象．九四一陽在前．巽為進退．為不果．其行塞象．亦離．離為雉．為日．兌為不果．雉膏不食象．坎為雨．方雨象．互兌．兌為附決．為毀．虧悔終吉象．二適四．為不能即．三近四．故其行塞．知幾慮明．）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王注。渥。沾濡也。鼎九四陽實爲鼎。不中不正。居離之下。一陽爲實。互爲足。互兌。兌爲毀折。鼎折足象。互乾爲木果。餗象。乾三陽爲公。因折而覆。覆公餗象。兌爲澤。澤主沾濡。其形渥象。不勝鼎任。凶象。一說鼎中中開堂上皆是物也。）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朱氏元曰。四爲大臣。非無才。以不中不正。故至覆餗。其於信賢才致二有我仇之象。三有行塞之占。其所自信與朝廷之信任爲如何也。象之寄戒深矣。）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鼎六五居離。得坤之中。坤爲黃。九二居坎。坎爲耳。六五與爲正應。黃耳象。九三爲乾。乾爲金。以剛應柔。如以鉉貫鼎。金鉉象。坤利居貞。利貞象。聖不自用而取諸人。明目達聰。貪欲以治象此。）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中虛受人。所以爲實。）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鼎上九處鼎之成。體剛處柔。近比六五之柔。爲所倚任。剛柔相濟。乾爲玉。玉主溫潤。剛中之柔。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伊周事業象此。）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下震上）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述義。以恐懼者收心。以不懼者集事。序卦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鼎定而不移。震動而不括。互坎爲通。亨象。震爲雷。震來虩虩象。初九六二爲離。離爲笑。震爲言。笑言啞啞象。雷震百里。艮亦然。震驚百里象。坎爲棘。七爲棘木。坎爲酒。酒以爲鬯。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長子主器以祭宗廟。不喪匕鬯象。以初九爲卦主。）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合彖。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戒懼之誠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之謂實而亨也。震初九。九四爲乾。乾天主福。致福象。二至五上爲坤。坤方主則。後有則象。上震遠。下震邇。驚遠而懼邇象。坎爲宮宗廟象。坤爲土。社稷象。震爲足爲動。艮爲止。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象。震長子主器。以爲祭主象。恐致福者要戒於後。有則者恐疾致遠。）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震木相續曰洊。雷相續亦曰洊。初震恐懼象。震實修省象。法天之健。故自強不息。取諸乾。畏天之威。故恐懼修省。取諸震。）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震初九成震之主。震來虩虩象。互離。離主笑。乾主言。在初九之上爲後。後笑言啞啞象。恐致福。吉象。）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六二以柔乘剛。震來厲象。離爲嬴蚌。貝嬴之屬。因震之厲億喪貝象。億未詳。諸九象傳謂大无實也。則億傳謂大猶言多也。艮爲山。陽數九。九陵象。六二互艮。躋于九陵象。震爲足。足主遠。艮爲止。勿逐象。離爲日。乘初九之乾。乾天數七。七日得象。）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震六三以陰居陽。去初已遠。震蘇蘇象。蘇者。疏也。眚災之疏疏也。互坎。坎多眚。居震能震懼以行。无眚象。）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九四。震遂泥。（震九四以剛居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不能自震。互艮。艮爲止。泥之爲言止也。震遂泥象。）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震六五上下皆震。震往來厲象。以陰居陽得中。能守。異于六二之陰。億无喪有事象。）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震上六處震之極。震索索象。變離。離爲目。視矍矍象。極震復之征。凶象。六五爲上六之鄰。切近九四之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象。內卦四親。故以自戒。无咎象。六變爲九。與六三應。婚媾象。乾爲言。言象。此爻不諒于變言。一說。是震爲人因其在朱而致辭。疑若爲齊紫辟而推恐其或此與。）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六五以事在中而无喪。上六以未得中而征凶。）

䷳（艮下艮上）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朱氏元曰。背不自見。不獲其身象。背不見人。不見其人象。不獲其身。靜而安其止。爲无我也。不見其人。動而安其止。爲无物也。物我兩忘。是以動靜无咎。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震象動。動極則靜。艮象兼山。時止則止。背者止之極。艮其背象。艮居乾之三。乾爲背。上四象離。離爲目。互坎爲耳。互震爲足。身象。以上下皆艮。專屬乎背。不獲其身象。艮爲門闕。庭象。互坎。坎主流行。互震震亦爲行。行其庭象。震長男。坎中男。人象。以上下皆艮。專象乎背。不見其人象。動靜不失其止之時。无咎象。以上九爲卦主。）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艮上下皆艮。時止則止象。互坎互震。時行則行象。上四象離。離爲文明。其道光明象。背爲止之所。止其所象。上下陰陽相敵。上下敵應不相與象。）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氏應麟曰。心廣斯道積。故乾曰寬以居之。心定斯道凝。故艮能止。則聚奐拓充收斂。兩盡其功。陳氏際泰曰。不失其時而已。外未肯鼓動也。不出其位而已。內未肯設思也。兩山相連。兼山象。互坎。坎爲心。思象。互震。震爲足。出象。離內坎北位象。重艮思不出位象。）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艮初六以微陰止于下。居卦之下。爲趾。艮之初。艮其趾无咎象。坤利居貞。利永貞象。）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艮六二居坤之中。坤爲腹。腓爲足腹。艮其腓象。九三過剛。強制六二以柔從之。不拯其隨象。互坎。坎爲亟心。爲加憂。其心不快象。）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本義。三止乎上。不肯退而聽二。）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折中。艮背者。能動而止。艮限者。宜動而止。故以四爲心。故五爲膂而上爲口。艮以三爲心。故四爲身而五爲口。位皆緣心而變。艮九三居互坎之中。時行不行。艮其限象。身以腰爲限。卦以三爲限也。伏兌。兌爲毀折。列其夤象。上下判決。如背之脊也。坎爲亟心。爲加憂。九三六四爲離。離火爲熏。厲熏心象。劉不從玄德。襲許昌。叔獻嘆象此。）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艮危不進。危熏心。）六四。艮其身。无咎。（艮六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正當背地。不獲其身。艮其身无咎象。）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陳氏際泰曰。咸上六曰咸其輔。可以爲言戒。艮六五曰艮其輔。可以爲言則。蓋輔引時然後言。故言有序。艮六五居離。離爲口。輔象。卦上九一陽。艮其輔象。離爲文明。言有序。悔亡象。言有物者討論之功。言有序者修飾之效。）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惟中故正。）上九。敦艮。吉。（陸氏振奇曰。卦位起實止。艮上下皆實。初爲實主。義不及四者。動惟視其始也。上下皆艮。上爲艮主。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艮上九居艮之極。兼山敦厚。敦艮吉象。）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朱氏元曰。德積厚而止愈安。）

䷴（艮下巽上）漸。女歸吉。利貞。（序卦傳。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艮以止而止。故其位不出。漸以止而巽。故其動不窮。艮男下于巽女。女歸吉象。錯坤。坤利居貞。利貞象。以九五爲卦主。）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胡氏炳文曰。咸取女吉。娶者之占。漸女歸吉。嫁者之占。胡氏瑗曰。女歸以漸爲吉者。必待男子六禮備而後行。漸艮三之剛進而得巽五之位。往有功象。九五下與六二。六二居坤。坤爲邦。國正邦象。九五居中。剛得中象。由止而巽。風入以漸。動不窮象。）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漸地中生木。始生之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高大之木。其進以漸。艮山得止。居賢德象。巽風能入。善俗象。蓋正在賢始。故巢有育德取諸蠱。王道無近功。故居德善俗取諸漸。道宜不皆。故夫之德居。居賢不穆。故漸之德在居。）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何氏楷曰。六爻皆取鴻象。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漸之義也。昏禮用雁。取不再偶。尤切女歸之義。陳氏士元曰。飛有序助者惟恐失羣。故危厲而呼號。小子厲有言之象。漸初六居互坎之下。爲水涯。干象。

（互離。離爲飛。鴻象。故六爻皆象鴻。初六爲陰之始進。漸于干象。艮爲少男。互坎爲加憂。初六承之。小子厲象。伏兌爲口舌。言象。艮初不爲躁進。无咎象。）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少年涉世。操心也危。其進可期。何咎之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漸六二柔順中正。漸以其進。上應九五。居艮。艮爲石。鴻進得安。漸于磐象。互坎主飲食。承互離。離爲口。亦主飲食。伏兌。兌爲說。飲食衎衎吉象。）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其固如磐。食非素飽。）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漸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居艮之極。艮爲徑路。鴻漸于陸象。互坎爲中男。夫象。臨上下三陰之中。離于羣醜。夫征不復象。互離爲中女。婦象。坎中滿。孕象。艮伏兌。兌爲毀折。失其生育之道。婦孕不育象。離爲戈兵。承巽之順。順以相保。利禦寇象。羣進則凶。守則利也。）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漸六四由艮入巽。由陸登木。漸于木象。鴻趾連木。非所安。平柯乃可。六四順巽處下。于木爲桷。或得其桷。无咎象。）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漸九五居尊下體艮。艮爲山。鴻漸于陵象。與六二正應。婦象。爲九三所隔。三歲不孕象。五尊三卑。與二終合。終莫之勝吉象。）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孔疏。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九居上極。更爲高潔。　漸上九居巽之極。巽爲高。鴻漸于陸象。三乃磐之陸。上乃陵之陸。已爲極高。不象近遠。互離爲飛。爲文明。上九乘之。其羽可用爲儀象。）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兌下震上）歸妹。征凶。无攸利。（序卦傳。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漸由止而入。進者乃得其宜。歸妹以說而動。征者當審其正。兌爲少女。震爲長男。以少女從長男。互坎之險。征凶无攸利象。漸女歸吉。歸妹不言女歸。互亦見義。以六五爲卦主。陳氏士元讀妹字卑讀爲娣。猶言震兄兌妹。未見確當。妹與女大抵通稱。詩云俔天之妹。豈必以天爲兄乎。）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陸氏振奇曰。漸爲男下女。故貞吉。歸妹爲女說男。故征凶。萬氏經說曰。說以動。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柔乘剛。所謂乾綱已墮。惟家之索也。　歸妹乾坤相繼。實始資生。天地交而萬物興象。乾始坤終。人之終始象。兌說震動。說以動象。以兌女先震男。位不當象。陰居陽上。柔乘剛象。）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得乘雷審。以陰感陽。歸妹象。震爲長子。兌爲毀折。永終知敝象。險而說者多違。故作事期于謀始。說而動者有悔。故知敝在于永終。）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歸妹初九在下无正應。居兌爲妾。歸妹以娣象。屬震之一陽。震爲足。兌爲毀折。跛能履象。守正以征。與九二同德相承。征吉象。）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歸妹九二陽剛得中。互離。離爲目。兌爲毀折。眇能視象。承互坎。坎爲中男。爲幽谷。利幽人之貞象。六爻惟此不言歸妹。蓋爲男象。上應六五之陰而不苟求。故爲幽人之貞。得主賢女者。歸妹于九二。豈以女嫁女乎。觀六三則能視能履。可謂同列一爻。此分列二爻。亦惟與震離兌相鬭而隱。六三居離。離爲戈兵。則係武人。歸妹九二承坎。坎爲幽谷。則係幽人。皆名辨物類而不越。類斯允顯矣。賢婦以卑屣協相承之吉。正如跛之能履。幽人守局外。識得失之機。正如眇之能視。此又二爻相因之義也。）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夫婦之道。不可不久。故初九象爲以恆。九二象爲未變常。戴嬀先君之思。勗寡人。以恆也。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朱氏元曰。天文志。須女四星。主嫁娶。故婢僕爲須。歸妹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女之至賤。歸妹以須象。兌爲附決。反歸以娣象。）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歸妹九四无應。居震互坎。坎爲險阻。歸妹愆期象。坎爲通。遲歸

有時象。大略與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相同。一則震坎。一則互坎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蓋是歸妹與咸相反。象爲失禮失時。惜婦不嫁。故初九與征爲征吉。帝女下嫁。則宜降卑屈貴而自歸。故六五帝乙歸妹言吉。　歸妹六五。五者君位。六者陰數。帝爲君主。乙爲陰干。帝乙象。六五屬離。離爲中女。與九二正應。歸妹象。君謂夫小君之君。指中女也。離爲文明。袂爲文飾。娣指六三。六三互離。文飾最盛。六五尙德而不貴飾。下嫁而服不盛。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象。離中之德不自滿盈。互坎。坎爲月。陰爻中虛。下應九二。月幾望吉象。帝乙歸妹與泰象同。蓋泰歸妹中二爻相互也。月幾望說詳小畜。）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尙飾。）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歸妹上六陰柔居終无應。居兌之三。兌爲少女。女象。居震。震爲竹。盂。筐象。六五中虛。上六乘之。女承筐无實象。震爲長男。士象。兌爲羊。羊象。兌爲毀折。刲象。互坎爲血。上六以虛乘之。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離下震上）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王注。大而亨者王之所至。序卦傳。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歸妹說以動。故宜慎所說。豐明以動。故宜保其明。二至五爲坎。坎爲通。亨象。震爲足。爲動。動主至。假者至也。王假之象。互坎爲憂。互兌爲說。勿憂象。離爲日。二五中。宜日中象。以六五爲卦主。）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

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任氏啓運曰。盈虛消息者。天地之常理。剝將終而復息。豐極盛而將消。故俱言盈虛消息。豐以明而受終。豐誠滿而將衰。故俱言天地鬼神。　豐下離上震。明以動象。乾坤交錯。宜照天下象。離爲日。互坎爲月。中滿上缺。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象。震春離夏兌秋坎冬。盈虛相錯。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象。王者防過盛。故明宜日中。王者無偏私。故明照天下。）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陸氏振奇曰。斷至明不至。則獄不能折而枉人。明至斷不至。則刑不能致而枉法。　豐雷電與俱。威明並作。互坎爲桎梏。兌爲附決。折獄致刑象。）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王注。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明之動。能相光大。旬均也。初四俱陽也。　豐初九與九四。一明一動。遇其配主象。爻以陰陽相應爲吉。相敵爲咎。此則明動相資。以均爲貴。雖旬无咎。往有尙象。）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王注。過均則爭。交斯叛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朱氏元曰。蔀草蓋覆。豐蔀。草莽山上。故草盛日中。覆爲蔀蔀象。　豐六二乘初九之離。遇爲蕃鮮。豐其蔀象。爲離之主。日中象。上六陰盛。豐屋蔀象。是以蔽日見斗象。互巽。巽爲進退。爲不果。又互坎。坎爲心病。往得疑疾象。六二得坤之中。如爲信有孚發若吉象。蔀說見斗。皆主應五。以五柔暗。終五以實明來。尊有慶。二應之。何反致暗。故宗朱氏。元爲上六陰盛所蔽。又辭明有豐屋蔀家之象。傳謂天際翔。二爲受其蔽致暗。至于見斗。其義較允。）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豐九三互坎。坎爲水。沛爲巨浸稽天。豐其沛象。離之極。日中象。互坎爲沫。見沫象。互巽。巽爲股肱。互兌。兌爲右。爲毀折。應上六極暗之主。折其右肱象。處明无咎象。陸德明音釋。沛姚云滂沛也。亦取水象。勝作旆解。）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沛爲陰大。爲陰蔽陽掩。故不可大事。）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徐氏幾曰。以下體言之。則二爲中。以一卦言之。則三四爲中。故二三四皆言日中。　豐九四居震。震爲蕃鮮。豐其蔀象。上二爻折下一爻偶。斗文。上二當坼體之中。上六斗象。九四一陽居下。日中見斗象。類歟六二見斗。亦指上六無疑。上爲天。象斗見于天。故二爻同象。與初九同德等夷。遇其夷主吉象。初九視九四爲配主。九四視初九爲夷主。）

（象亦互離。離從上則晦。從下則明。王猛不從桓溫而從苻堅象此。）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胡氏炳文曰。初九不言豐。未至豐也。六五不言豐。弗恃豐也。通義。六五處中。能用人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爲明。則民被其慶而君得其譽。日中之宜。宜以此也。安得不吉。　豐六五居離。離爲文明。下離又上從之。衆離繼照。來章有慶譽吉象。）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豐上六互坎。坎爲宮屋家象。震爲蕃鮮。豐其屋蔀其家象。坎爲中男。震爲長男。人象。豐蔀闚其戶闃其无人象。上六居三蔽離明。三歲不覿凶象。齊之阿房。宋之艮嶽。土木之妖。予斯可鑒。此爻不就互象言。一無是處。豐盈之世。奢靡爲尤。故以象之。）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上天象。飛離翔象。蔽離自藏象。）

䷷（艮下離上）旅。小亨。旅貞吉。（朱氏元曰。旅以柔中爲尚。中不失己。柔不徇人。處旅之道也。陸氏希聲曰。旅必招侮。如初六之取災。陽剛多傲物。如九三之焚次喪則爲上九之凶。四以剛居柔。雖不快而有得。二柔中爲即次。五柔中有命譽。二爻爲卦之主。山止象館。火行象人。故名爲旅。陳氏際泰曰。旅艮上一陽。本宜歸乾而留居于坤體中。一陰本宜歸坤而留居于乾。序卦傳。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以明而動。則事得其宜。旅于止能明。則託身安其所。六二六五得中互坎爲通。陰道能亨。小亨象。坤利居貞。旅貞吉象。）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冀案。小者。陰也。柔也。旅道以柔爲尚。言小亨者。明剛之不利乎旅也。陸氏振奇曰。旅之貞最難。取疑其爲竊也。逆疑其爲干也。留疑其爲偵也。去疑其爲遁也。非柔止之離。據剛明之倚。庇何以亨而吉哉。然旅之事小而時義則大。蓋義莫大乎貞。于旅而益著。任氏啟運曰。子曰時義者五。遯與革之時。子不能行也。姤及遘之時。子不忍藏也。子之周流其旅乎。旅二五得中。互巽互坎。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象。艮下離上。止而麗乎明象。進禮而退義。柔而順乎剛也。因不失其親。止而麗乎明也。豐爲孔子之道冠古今。旅爲孔子之轍環天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火之過山。去而不止。旅象。離火主明。艮山主慎。山上有火。主不留。互坎爲刑獄。互兌主附決。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象。離爲作威之本。故折獄致刑。取諸豐。倉卒乃詳事之由。故明慎用刑戒乎旅。山下有火。患其不明。故賁之獄在无折。山上有火。患其太烈。故旅之獄在不留。）

初六。旅瑣瑣。（句）斯其所。（句）取災。（旅初六以陰處下。爲艮之初。艮爲少男。主賓僕。旅瑣瑣象。瑣瑣小人若賤之役。瑣居役處。斯其所象。斯王注。斯役。僕漢左雄傳。礫斯除薄。注斯賤也。按斯與衡通。艮主賓僕。斯象。艮爲門闕。所象。艮象傳止其所之所。瑣所叶韻。自當截句。舊連下文讀非。旅本貴柔。然六二以柔中順剛。故貞。初六過柔不中。故災。止而不麗乎明者也。）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旅六二居艮。艮爲徑路爲門闕。旅即次象。得坤之中。坤爲吝嗇爲布。互巽。巽近利市三倍。懷其資象。艮爲童僕。坤爲信。得童僕貞象。）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旅九三承離。離爲火。旅焚其次象。居艮互兌。兌爲毀折。喪其童僕象。過剛不中。互坎加憂。貞厲象。）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旅九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互巽。巽爲進退爲不果。旅于處象。巽近利市三倍。得其資象。離爲戈兵。得其斧象。王注。斧所以斫除荊棘。安其舍者也。互坎。坎爲亟心。爲加憂。我心不快象。）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以陽居陰。未得位象。）六五。射雉。一矢亡。（五柔中而順上九之剛。故）終以譽命。（陳氏士元曰。一矢亡。言不待再發而獲之也。　旅六五居離之中。離爲雉。爲矢。互兌爲毀折。射雉一矢亡象。離爲譽。乘互巽。巽爲命。順上九之剛。終以譽命象。）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之而有譽命。言上處剛爲五之主人。則是以逮五之譽命。自以剛爲旅人則凶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陳士元曰。上九變震爲竹葦。互巽爲木。鳥雛于竹木之上。巢象。　旅上九居離之極。離爲鳥爲火。鳥焚其巢象。巢處上者也。離爲電。笑象。互兌。兌爲口舌爲號咷。上九乘之。旅人先笑後號咷象。六五居坤之中。坤爲牛爲平地。上九乘之。互兌。兌爲毀折爲附決。喪牛于易象。處旅剛極遭禍。凶象。蔡攻以南人相寵而凶。叔孫以親人相殘而卑。殺象此。）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巽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序卦傳。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旅止而麗明。故身可以安。巽柔皆順剛。故事无不入。柔順剛。互坎爲通。小亨利有攸往象。九五居中。大人象。互離。離爲目。利見大人象。以六四九五爲卦主。巽近利市三倍。故亟言利。文王雖不諱言利。周公又不諱言利。蓋利者義之和。利者貞之害。至後世舍義言利。舍貞言利。利乃爲人心之害。而孔孟罕言利乃嚴甚。此古今之別也。）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巽上下皆巽。巽爲風。風主號令。重巽以申命象。九五中正爲巽命之主。乘坎。坎爲心爲通。巽乎中正而志行象。初六六四上順二陽。柔皆順乎剛象。）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巽以風隨風。无所不入。申命行事象。天風善行。故姤取施命。隨風善入。故巽取申命。）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巽初六以陰處下。居巽之初。巽爲進退爲不果。進退象。離六四互離。離爲戈兵爲甲冑。坤利居貞。利武人之貞象。蓋九五亦互離。四實離五所謂柔順乎剛也。舟有退用矛入寶師象此。履六三武人爲于大君。互離。此乃爲離武人。无不與離相屬也。）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履六三之武人。犯五爲宜剛。巽初六之武人。順五爲志治。）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巽九二居巽之中。巽爲木。牀象。初六處下。九二以陽乘陰。巽在牀下象。互坎。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互兌。兌爲巫爲口舌。九二以陽巽陰。可通鬼神。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此祝鮀治宗廟。聖人取之也。）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以陽巽陰。乃得其中。）九三。頻巽。吝。（王注。頻蹙也。九三剛正爲四所乘。志窮而巽。巽九三互坎。坎爲加憂。爲下首。承六四之坤。坤爲吝嗇。頻巽吝象。王注與象傳及坎象合。千古人主受彊臣之逼。及君子爲小人所制。象此。巽九四吉在獲。巽九三吝在頻。巽時與不時而已。餘詳復六三頻復。）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蘇氏濬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　巽六四承剛。有悔。居柔能巽。悔亡象。互離爲田。乘乾之三。田獲三品象。于古大臣遠嫌疑而立功名者。象此。三窮乎四而頻巽。陽懼陰乘。四獲乎三而悔亡。陰資陽助。各自取義。不可爲典要也。）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合三之陽以承五。柔順乎剛。利見大人。故有功。）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巽九五剛健中正。爲六四之柔所順。坤利居貞。貞吉悔亡象。乘互兌。兌爲附決。主改革。九五爲巽命之主。宜隨時改革弊政。不拘于初。乃能善終。无初有終象。互離。離爲火爲丁。丁主叮嚀。乘互坎。坎爲水。屬癸。癸主揆度。叮嚀揆度。申命之實。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千古中興之主象此。與蠱彖取象略同。蓋巽與蠱通也。詳見凡例。）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巽上九居巽之極。六四處下。巽在牀下象。巽爲利市。主資。離爲戈兵。主斧。六四互兌。兌爲毀折爲附決。喪其資斧貞凶象。千古過巽失其所守者象此。）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兌下兌上）兌。亨利貞。（序卦傳。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巽柔順乎剛。故入之深。兌剛達乎柔。故說之至。互坎。坎爲通。亨象。綜坤。坤利居貞。利貞象。以九二孚兌爲卦主。）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

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王氏應麟曰無心之感感以成無言之說說以兌。兌二五陽三上陰剛中而柔外象互巽爲順互離爲應乾天坤衆順乎天而應乎人象互坎爲勞卦爲險難兌而又兌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象。）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兩澤相麗兩金交滋坤爲朋兌爲口坎爲習朋友講習象實乃能孚故德行教習取諸坎入而後說故朋友講習取諸兌。）初九和兌吉。（兌初九純陽在下與二同德相比說而中節和兌吉象。）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朱氏元曰兌初六以陰遇二之陽故曰志疑兌初九以陽比二之陽故曰未疑象傳精密類如此。）九二孚兌吉悔亡。（兌九二居坎之中坎中實比初之和不累于六三之陰孚兌吉悔亡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朱氏元曰初和故未疑二孚故信志。）六三來兌凶。（兌六三陰柔不中互離離爲網罟羅致其兌邀進于曹來兌凶象。）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兌九四位兩兌間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商度所說未能有定互巽巽爲進退爲不果商兌未寧象陰邪主疾互坎坎爲疾與六三隔卦足以介斷其疾居兌之陽兌爲說介疾有喜象。）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孔疏四能匡內制外介疾除邪至尊所善天下蒙休朱氏元曰喜慶皆以陽言喜屬一身慶在天下。）九五孚于剝有厲。（兌九五互坎坎中實孚象近比上六陰柔爲兌之極能剝陽正以剝陽九五伏艮成剝孚于剝象坎爲加憂厲象千古人主爲佞臣所誤象此九五本屬中正以下无正應上比六陰而厲亦爻之變例也。）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李氏光地曰惟位正當故自恃而有孚剝之厲耳九五以應兌成夬之上體爲位正當兌九五以伏艮成剝之上體爲位正當。）上六引兌。（兌上六乘互巽巽爲繩伏艮艮爲手以手挽繩引象以陰居兌極引九五九四二陽之兌引兌象萃六二與九五應而引進正故言引吉兌上六无應所引未正第言引兌合而觀之和兌者不爲之罪也孚兌者孚誠之感也來兌者干譽之私也商兌者抑交之慎也引兌者邀君之媚也。）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坎下巽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胡氏一桂曰渙有二義因民渙散而萃之假廟是也渙天下患難利涉是也蒙引事神實與治道相關人本乎祖爲事之源故統渙與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萃之大莫如假廟序卦傳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兌中剛外柔爲得民之道渙以木浮水成濟險之功坎爲通亨象九五居中王象坎爲鬼爲隱伏主通神明又爲宮王假有廟象互艮艮爲門闕亦廟象坎爲川巽爲木爲利利涉大川象錯坤坤利居貞利貞象以六四九五爲卦主。）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氏拱東曰渙巽上之剛來主于坎中之二朱氏元曰渙六四柔得位上同于五以濟渙仇氏兆鰲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同舟相與濟渙商賈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是也胡氏炳文曰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曰乘木有功故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蒙登享帝立廟知天則人思尊而不敢以下犯上知祖則人思親而不敢背死忘生濟渙莫大于此。渙坎水巽風木舟虛堅東風解凍風行水上渙象巽爲高五巽離爲帝坎爲宮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享于帝立廟象巽者陽之富所以昭帝配祖也渙者誠之通所以享帝立廟也。）初六用拯馬壯吉。（渙初六才弱位卑始涉坎險居九二之下九二得乾之中乾爲馬馬壯象初六承之用拯馬壯吉象皆順陽以拯險也。）象曰初六之吉順也。（順循順九二。）九二渙奔其机悔亡。（王注九二无應奔初爲机其悔可亡渙九二居坎爲渙之中流而不止奔象坎于木爲堅多心机象机能救奔悔亡象王注借初爲机合九二初六爲巽之半于文爲丌机之承物者也巽全體爲牀半體爲机蓋初順二之陽以拯陰二奔初之陰以濟陽也。）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陽以得陰爲願。）六三渙其躬无悔。（渙六三互艮艮爲身居坎之上外應

上九渙其躬无悔所謂非君能致其身也蹇六二應九五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同。）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外謂上九。）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王注踰乎險難得位體巽與五合志能散羣險故有丘墟匪夷之慮雖得元吉所思不忘。渙六四出坎入巽巽爲風風以散之渙其羣象上比九五承乾乾爲元元吉象互艮艮爲山渙有丘象丘墟匪夷衆坎爲思匪夷所思象夷平也對丘而言卽踰彼越夷岐有夷之行之夷大臣得君濟渙要盛危明思患豫防象此先儒謂王輔嗣不言互體最爲明特不明言時與諸合故其注渙不可廢如此又不就艮山言之按支離之說也匪夷承上渙有丘言如陰分幾若淵非平常思慮所及險突已甚矣。）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渙六四互離離爲文明光大象。）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蘇軾曰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難而使之平者號也王者以天下爲一身故曰渙汗其大號本義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以成大儲之意李氏光地曰渙號如漢高入關約法三章之類渙居如陸贄勸德宗散瓊林大盈諸庫之類。渙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應坎處巽坎爲血汗亦血也渙汗象巽爲命號亦命也陽爲大渙汗其大號象巽近利市三倍居象艮爲止亦居象居積也巽爲風風以散之渙王居无咎象。）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又曰渙王居猶言王居惟能渙王居王居乃克无咎所謂財散則民聚以財發身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此正位之道也。）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疑參。萃上齎咨涕洟以求萃不渙身以亂倫也渙上血去逖出以遠害不遭害以陷禍也。渙上九以陽居卦外下應六三之坎坎爲血爲逖上九不與其難渙血去逖出无咎象逖讀坎之險匪逖遠也與小畜六四血去逖出大同小異渙其血爲句去逖爲句出爲句則必出乃无咎也。）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兌下坎上）節亨苦節不可貞。（朱氏元曰水流无涯澤容有限故名爲節序卦傳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渙以木過風則發散有其道節以陰止說則制度有其宜九五得中居坎爲通亨象互離爲火其味苦互艮爲止苦節不可貞象以九五爲卦主。）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任氏啓運曰剛柔分之卦二十獨節與噬嗑言之電卽雷之光澤卽水之聚雖分故言分也剛柔分之卦剛得中者十獨節與漸言之漸之進爲自節之貞爲苦雖中故舉中也朱氏元曰得爲者言辭曰宜日中節爲儉者言傳曰剛得中審儉之宜中而已吳氏曰愼曰天地之化革則日新節則不忒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乾坤交體九五居中剛柔分而剛得中象上六卦終過節乘離味苦其道窮象則用以說而行以險而止下兌上坎說以行險當位以節象九五中正居坎爲通中正以通象乾天坤地體卦離夏兌秋坎冬艮成天地節而四時成象坤爲衆爲帛爲泉艮止制度兌說不傷不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不節則傷財過節則害民此節用必濟以愛人也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象之。）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節以澤瀦水止而不過剛柔交錯各得其宜制數度象兌口坎德受之以民議德行象比者尊賢之道故以建萬國親諸侯節者執法之宜故以制數度議德行蒙之育德在靜始蠱之育德在固終小畜文德在剛畜大畜畜德在誠身坎之常德在中實晉之明德在中虛蹇之修德在反身升之順德在積小漸之居德在不賢節之議德在制度。）初九不出戶庭无咎。（節初九位在澤底當畜其水一陽爲限知節之宜上坎爲宮互艮爲戶庭初九在下不出戶庭无咎象。）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李氏光地曰宜塞而塞爲知通塞。）九二不出門庭凶。（節九二位在澤中澤已聞水益當施時行而止失節之宜上坎爲宮互艮門庭互震宜行承艮反止不出門庭凶象初九乾之潛龍勿用故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乾之見龍在田故不出門庭有凶惟其時而已易象戒妄動者多其戒宜動不動者惟此及艮九三與其限列其夤而已可以知易之要。）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節六三位在澤上承坎下流分所當節居兌之末兌爲附決不節若象爲口舌嗟若象互艮能止无咎象施節者發民之道如散小儲爲大儲

（制度者尾閭之宜。故不節若則嗟若象。）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朱氏元曰。能嗟則改而從節。又誰咎之。）

六四。安節亨。（節六四柔順得正。上承九五。甘節流行濟世。互艮。艮爲安止。自然中節。居坎爲流。安節亨象。）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承上謂九五。）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節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居坎之中。上下皆坤。坤爲土。稼穡作甘。甘節吉象。坎爲通。往有尚象。節失中則苦。故不節嗟而苦節四。節得正乃宜。故安節亨而甘節吉。）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朱氏元曰。居位得中。則澤可及于四方。）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節上六居坤之極。坤爲吝嗇爲迷。乘離爲火。味苦。苦節貞凶象。僭不當禮。未爲大失。悔亡象。漢武輪臺詔悔。不節之嗟也。漢文樸儉富民。安節之亨也。夏禹豐儉無間。甘節之吉也。梁武餧牲以麪。苦節之凶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苦節而偷亦窮。千古以吝覆家者不少。聖人並惕之也。）

䷼（兌下巽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會解。中虛則无物而誠存。中實則不妄而誠立。朱氏元曰。一私不容爲中虛。全體象之。內理具備爲中實。二五象之。至誠惻怛。無所安排。故不取係應。鄭氏維翰曰。仁及草木。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豚魚難信也。萬氏懋賡曰。感物不以正。則爲違道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僥倖。故曰利貞。序卦傳。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說止以順。用乃不過。中孚說入以順。心乃無間。坎爲豕。九二九五皆坎。豚象。巽爲伏爲入。魚象。全體離爲網罟。亦豚魚象。虛實交孚吉象。坎爲川爲通。巽爲木爲利。利涉大川象。中坤利居貞。利貞象。以九五爲卦主。）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中孚二陰在內。二五得中。柔在內而剛得中象。下兌上。上巽順下。坤爲邦國。實動兌說而巽。孚乃化邦象。離爲網罟。虛實交孚。信及豚魚象。巽木中虛。乘木舟虛象。坤貞承乾。應天象。）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徐氏幾曰。象言刑獄五。噬嗑豐取離明。資威。賁旅取離明不敢。反爲艮。成有時當止也。中孚全體。象離互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之議刑如此。中孚風來澤上。其波必緩。其入必深。故風水爲渙。風澤爲孚。坎爲桎梏爲血獄。死象。兌口舌。巽不果。議獄緩死象。噬嗑以齧爲合。旅以止爲明。豐以明動。議獄緩死在中孚。）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中孚初九居兌之初。兌爲說。虞者說也。在初任天而動。理得心安。惟孚故說。貞畜亨。虞吉象。變志而應六四。離乎外應。有他不燕象。燕者安也。說本通義。）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惟初志未變。故虞能孚。）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孚九二。剛中居陰。互震爲鶴。兌爲澤爲秋。爲鳴。鳴鶴在陰象。初九爲虛子。象亦爲鳴。九二與初九同德相孚。其子和之象。好爵即剛中之天爵。與初交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靡。縻也。全體象離。離爲鳥。好爵亦借爵爲雀。象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象中孚。斯爲盛。宜專主與初交孚。實舉九五。韓致交離。皆二自謂。爾謂初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九二居坎爲心。剛中相孚。中心願象。）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注。三與四俱陰。上下陽卦。對不相比。敵之謂也。以陰居陽。欲進者也。進而與敵。故或鼓也。四正承五。非己所克。故或罷也。懼四侵陵。故或泣也。四順不校。故或歌也。中孚六三與六四。二陰爲敵。得敵象。欲攻不勝。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互震爲鼓。鼓象。互艮。艮爲止。罷象。居兌。兌爲口舌。爲涕洟爲巫。泣歌象。全體爲離。離爲戈兵。故以攻敵取象。王注與象悔合。常則王不言象。而與象符。其說必有所受。于此益信。或以敵指上九。陰陽相應。何可謂敵。凡敵必陰陽同類者。易例甚明。指六四當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以陰居陽。與四爲敵。爲位不當。傳義甚明。皆以陰陽何爲不當。）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中孚六四與九五爲坎。坎爲月。六四近之。居陰得正。承陽不從。月幾望象。初九居震。震爲馬匹象。兌。兌爲毀折爲附決。爲西亡象。惟馬匹亡。能離其順。上承九五之孚。无咎象。蓋不應初。乃專于孚五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朱氏

元曰。絕正應之類。上而從五。）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朱氏元曰。中孚不取應而取比。蓋四象絕類上。九五有孚爲孚。六四非應九二也。蓋分宜審辨。楊氏啟新曰。正當中孚之位。无私係之咎也。中孚九五剛健中正。爲孚之主。近比六四。居坎之中。爲堅多心。有孚象。互艮。艮爲手。攣如象。至誠无私。无咎象。）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朱氏元曰。卦爲中孚。惟九五言有孚。正當其位。蓋勢利亦相孚。然外孚而不由中。利盡則離。安得攣如。）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李氏光地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鄧氏汝諧曰。孚乎中。則鶴鳴自和有子。孚乎外。則翰音徒登于天。任氏啟運曰。近實則小過之音。以下達爲吉。登虛則中孚之音。以上登爲凶。中孚上九居巽體乾。乾爲天。巽爲雞。翰音登于天象。巽究爲躁卦。虛則登于聲聞。而中有離。孚貞凶象。）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聲聞過情。久亦必敗。）

䷽（艮下震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胡氏炳文曰。鶴鳴在陰。能感于下爲中孚。飛鳥遺音。空聞于上爲小過。陳氏士元曰。鳥飛必有所附。震上太空。直鳴無及。艮山止下。正宜棲止。故不宜上宜下。有可小事不可大事象。序卦傳。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中孚下說上巽。故陽可過其所。小過下艮上震。故陰貴安其所。全體象坎。坎爲通。亨象。互坤。坤利居貞。利貞象。四陰二陽爲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象。六二九三與九四六五俱象離。離爲鳥。震爲鳴。中二陽爲身。上下四陰爲翼。是皆飛鳥象。震爲聲爲口。互兌亦口。遺之音象。小事爲下。鳥音主下。不宜上宜下象。陽雖失位。陰不侵陽。大吉象。以六二六五爲卦主。）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小過震春離夏。兌秋坎冬。與時行象。六二六五柔得中象。九四失位。九三不中。剛失位而不中象。陰上過陽爲逆。陰下從陽爲順。上逆而下順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朱氏元曰。恭哀儉皆陰。人于三者多不及情。過之雖非中道。亦可以矯世厲俗。小過雷在地中爲復。雷在天上爲大壯。出在山上。過于復。小于壯。互巽。巽順爲恭。行過乎恭象。互兌。兌毀爲喪。喪過乎哀象。艮止爲節。用過乎儉象。保家者防奢之本。故天有必宜。地有必宜。民有必宜。小過者濟時之權。故恭亦可過。哀亦可過。儉亦可過。）

初六。飛鳥以凶。（陳氏士元曰。居艮下。當止而飛。故凶。小過初六陰柔應九四。上而不下。一兩折爲翼。飛鳥象。九四六五爲離。離爲網罟。初六應之。如鳥投羅。以凶象。）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王注。過而得之謂之遇。祖。始也。謂初也。妣者居內履中而正者也。過初履二。故曰過其祖。遇其妣。過不至僭。盡于臣位。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陳氏士元曰。初居卦始。其祖象。二在初上。故曰過其祖。妣者母之稱。二陰居中得正。故曰遇其妣。不敢僭五位而安其分。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小過六二柔順中正。下而不上。或初六爲祖。二陰居妣。過其祖遇其妣象。五爲君。二爲臣。六二六五不相應。不及其君遇其臣象。過而不僭。无咎象。王注極精。易象動而不括。不必居上始爲祖父。初即祖也。初祖之名。後人慣用之。妣及臣皆指二本位。極爲明了。王氏所謂過而得之謂之遇也。遇必就現在之位。已過而言。六二之位。過初未過三四。何得遽謂之過。不能應六五之嫌。故謂不及。蓋應斯及。不應斯不及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孔疏。臣不可自過其位。）

九三。弗過。（句）防之。（句）從或戕之。凶。（陳氏士元曰。卦全體坎。防象。互兌有戕象。朱氏元曰。卦爲小過。故三四陽皆有弗過象。小過九三陽位不中。居艮之極。艮爲止。弗過象。與上六應。陰是害陽。防之象。互兌。兌爲毀折。雖防之猶虞其害。從或戕之凶象。）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句）遇之。（句）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小過九四。以剛居柔。无咎象。陽處陰位。弗過象。初六方上。九四與應。遇之象。所謂宜下也。互兌。兌爲毀折。往厲必戒象。乘艮。艮爲止。勿用永貞象。所謂不宜上也。二爻弗過依朱氏元分句最晰。蓋遇下防之過之謂耳。）

象曰。弗過遇

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九四以陽居陰。爲位不當。初陰上遇。終不可長。舊解以不當爲剛體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小過六五以陰居尊。正當陰上小過之位。密雲象。其應六二亦居陰。陽不上承。不雨象。互兌。兌爲西郊。自我西郊象。小畜以陽尚通而不雨。小過以陰先陽而不雨也。彼謂六二。在坎之下。穴象。六五居震。震爲侯。公象。位離。離爲矢。兼巽。巽爲繩。公弋取彼在穴象。蓋六二安分不及其君。六五中正。自上而弋取之。西伯陰行善求賢自輔象。此大抵上六已亢之陰。宜防。六二得中之陰。宜取。兩解以陰一例。序之與爻象大悖。特爲正之。）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六二得六五之弋。雖當密雲不雨之時。非勢已上。豈必如初六之妄求上哉。總見陰之宜善自守。宜下不宜上也。）上六。弗遇。（句）過之。（句）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小過上六陰虛上極。爲九三所防。弗遇象。過陽已甚。過之象。六五九四爲離。上六乘之。飛鳥離之凶象。乘兌毀折。是謂災眚象。全體坎亦災眚象。蓋陰愈過則愈凶。宜當逆取順研究。）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離下坎上）既濟。亨小。（句）利貞。初吉終亂。（孔疏。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辭。小者尚亨。何況于大。大小剛柔。各當其位。本義。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卦爻皆有警戒之詞。時當然也。陳氏勝森曰。大過而受之坎。小過而受既濟。非大過之才。不足乎坎。艱難之難也。即小過之才。可以既濟。守成之規模也。郭氏雍曰。六爻有應者八。皆發否咸恆損益既濟未濟。應而皆得位者。既濟而已。序卦傳。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小過雷山相應。見動物之則。既濟水火相交者。成物之功。下離上坎。離復互坎。坎復互離。水火之交。于斯爲至。一身能交水火。則一身之濟也。一家能交水火。則一家之濟也。天下能交水火。則天下之濟也。五日風。十日雨。天之水火既濟也。下無濕。高無乾。地之水火既濟也。喜不歸怒。不倚人之水火既濟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坎爲通。亨小象。舉小以該大也。錯坤。坤利居貞。利貞象。離明得中。初吉象。坎險居末。終亂象。卦位皆先陽後陰。亦初吉終亂象。與豐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同義。以六二九五爲主。）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既濟亨小則大亨可知。亨象。六爻皆正。剛柔正而位當象。離明當位。柔得中象。坎險居上。終止則亂象。）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濟以火爲濟之止水。相克而爲事。以火蒸坎之鍋水。相炎而成濟。蓋水性潤下。純冷冷則不生。火性炎上。純燥燥則不育。惟潤下乘以火之炎。炎上乘以水之潤。潤剛中和生。育斯成。利濟無窮。蓋以離而熟物。兩以日而遊柔。其明徵也。然水決則火滅。火烈則水涸。既濟四爻變。卻成革。相息之患。正必豫防。思患而豫防象。坎爲心。思象。爲加憂。患象。離明在內。豫防象。艮止在其前。故君子思不出位。既濟慎其變。故君子思患豫防。）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既濟初九應六四爲坎。坎爲輿。多眚。變艮。艮爲手。爲止。曳其輪象。坎爲水。爲狐。在初爲尾。濡其尾象。曳輪則不行。濡尾則不進。初慎如无咎象。濟以渡水爲義。取象輿狐。皆渡水之物也。）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濟難緩而前者。勢貧未可知。靜而俟者不久而自定。既濟六二文明中正。上應九五。九五恃其既濟。不能下交以行其道。六二居離之中。離爲中女。婦象。互坎爲輿。離爲蔽。爲茀象。坎爲盜。喪其茀象。乘震之一陽。震爲足。逐象。承艮之一陽。艮爲止。勿逐象。離爲日。承九三之乾。乾爲天。天數七。離納己。得七日得象。與震六二實貝七日得象同。）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朱氏元曰。以中自守。其道在我。不患不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折中。既濟未濟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興之君。振衰撥亂。自未濟而既濟者也。既濟于三言之者。卦爲既濟內卦之終。則已濟克之者已然之辭也。未濟于四言之者。卦爲未濟外卦之初。方圖濟困用者。方然之辭也。小人勿用。與師之戒同。正思患而豫防之也。蓋義。既濟之久。內治已安。則好大勤遠之事生焉。故取高宗伐鬼方爲象。其事則殷武之詩是也。以高宗之賢明。伐鬼方之小國。猶三年而後克之。見用兵之難也。兵端之開。起于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杜用兵之源也。既濟九三以剛處剛。正當既濟。居離終。離爲丁火。主武。爲高宗武丁。離爲南。鬼方極南之國。離爲戈兵。主征伐。高宗伐鬼方象。九三屬乾之三。三年克之象。又居艮之一陽。艮爲少男。爲止。小人勿用象。歸妹大

五之帝乙。既濟九三之高宗。皆屬取象。確切不移。爲知易无非象也。）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好用兵者。于憊一言思之。其意也消矣。）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既濟六四。以柔居柔。承九五之剛。而能戒懼。爲繻。袽。說文作絮。六四居坤。坤爲布帛。互離。離中虛外實。繻有衣袽象。離爲日。交坎。坎爲月。爲加憂。終日戒象。蓋取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義。正既濟之思患豫防也。不必以繻作濡。爲塞舟漏之說。又案陳氏士元曰。說文采繒爲繻。敝衣爲袽。引易爲證。言其美與敝以服衣。極盛將衰。既濟過中之象。故宜終日戒。亦通。）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朱氏元曰。太平之時。陽剛之才多肆志。柔順之德多小心。不戒者苦于无所疑。）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既濟九五居中得正。當既濟之時。下應六二爲鄰。初九六二二爻震象。震爲東。東鄰象。六二爲坤。坤爲牛。離爲戈兵。殺牛象。九五上六二爻爲兌。兌爲西。西鄰象。九五居坎。坎爲通。爲隱伏。主通神明。應坤。坤爲吝嗇。禴薄祭也。坎中實。得乾之中。乾爲天。福。東鄰紂居盛而肆濟而不防者也。西鄰文王。居坎而濟濟而能防者也。祭之受福。必有歸矣。此爻不用二指取象之例。東西之象不明。不用顯爻取象之例。論祭之象不明。）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時謂當禴祭之時。大爲陽象。來自主來于九五本爻。或解六二受福來之義不通矣。）上六。濡其首。厲。（既濟上六陰柔出險之極。上爲狐首。坎爲水。爲盜。濡其首厲象。）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坎下離上）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本義。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朱氏元曰。既濟曰初吉終亂。惕人憂盛之心也。未濟不曰初亂終吉。防人邀功之意也。大抵易之成辭多于警辭。合並既濟三陽皆得位。未濟三陽皆失位。然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張氏清子曰。涉川曰濟。二卦皆有坎。坎在外則內无險。故爲既濟。坎在內則內有險。故爲未濟。李氏過曰。上經首乾坤。以二老對立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經首咸恆。以二少合體。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吳氏曰慎曰。乾坤之純。不易也。既濟未濟。交易變易也。以是始終。易之大義盡矣。雜卦既濟之後。猶有未濟。造化之用。終則有始。胡氏炳文曰。天地不交爲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濟耳。故曰未濟亨。周氏用賓曰。事每成于老成練達之才。多敗于少年輕銳之輩。故以小狐象之。既濟之濡尾。可爲未濟者法。未濟之濡尾。可爲貪濟者勸。序卦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明過乎險。當戒有終。未濟陰際乎明。宜圖其始。坎爲通。亨象。爲狐。初陰爲小狐。以陰涉險。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以六五爲卦主。）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未濟六五居中。而應九二。德足以濟。未濟柔得中象。初陰涉險。未出坎中。未出中象。小狐尾濡則身險。不續終象。六爻皆應。剛柔應象。）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濟炎上潤下。不相爲用。交不通而物不濟。離南坎北。物與方殊。慎辨物居方象。爲主敬。故始于自強。終于慎辨。爲主誠。故始于不息。終于居方。）初六。濡其尾。吝。（未濟初六以陰居坎之下。濡其尾象。坤爲吝嗇。吝象。既濟初九知險而不進。故濡尾无咎。未濟居險而欲進。故濡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謂坎險之極。）九二。曳其輪。貞吉。（未濟九二應六五。居柔得中。自止不進。得下之正。居坎。坎爲輪。爲曳。曳其輪貞吉象。）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惟中故正。）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未濟六三居坎之終。正當未濟。故舉著之。以陰居陰。柔當極險。征凶象。乘二之剛。爲川。爲通。利涉大川象。蓋自用則凶。得人則濟也。）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朱氏元曰。貞吉悔亡。與大壯九四同義。蓋上承六五柔主。防其觸悔。故必以剛居柔。始堪貞吉而悔亡。于未濟。未濟又當奮發有爲也。未濟九四屬乾之下畫。居震。震爲動。鬼方極南之國。離爲戈兵。震用伐鬼方象。離位三。承六五之坤。坤爲國。爲衆。爲賞。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既濟九三剛在離上。主兵者也。故曰高宗。此剛在離下。將兵者也。故曰震用。既濟之君

（不可以好大。故登其顯而盈之以極。爲未濟之臣不可以偷安。故著其貞而勸之以有爲。經文首貞。尤爲一變二處取象臨淵。）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行其濟之志。）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未濟六五得坤之中。坤利居貞。貞吉悔亡象。離爲文明。君子之光象。坤爲信。下應九二。有孚吉象。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得諸賢以濟世。象此。）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舒馭定命。故仁人之言藹如。蔑聞宜昭。故君子之光暉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濟上九時當已濟。將與天下共樂其樂。下應坎爲酒。居離爲飲食。孚于飲酒无咎象。上九居乾之極。乾爲首。應坎爲水。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是指无咎。設有孚于濡首。則必有危亡。而失无咎之義矣。蓋方以燕飲當非既濟之樂。即以沈湎防其既濟之危。易象可謂深切著明矣。唐明皇銷定禍亂。成開元之治。旋以逸樂致天寶之亂。千古人君所宜炯鑒也與。）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胡氏炳文曰。既濟之二曰中。離之中也。未濟之二曰中。坎之中也。既濟之五曰時。時中也。未濟之上曰不知節。不知隨時以處中也。愚按發不過一中。易三百八十四爻。祗是一時。于小象之末特曰中曰時曰節。易之大義可觀矣。）

易象通義卷五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本義。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尊卑之顯然者也。以卦位言。乾西北。西北高而尊也。坤西南。西南下而卑也。此尊卑之秩然者也。乾坤既定。錯而爲八。別而爲六十四。皆由此起。故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乾坤其易之緼也。此所以爲易簡也。陽貴陰賤。動剛靜柔。柔分得宜而吉。失宜而凶。此不易之易也。因象與形而變化見。此交易變易之易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此承上變化而言。剛爲乾柔爲坤。從剛摩柔而成震坎艮。從柔摩剛而成巽離兌。從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即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之謂。摩以上下六爻言盪以上下二體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本義。此變化之成象者。雷霆屬震。風雨屬巽坎。日月屬離坎。一寒一暑。又日月運行之功用。不言艮兌。孔氏謂霆風雨亦出山澤是也。首明震巽以帝出乎震。巽又爲長子也。雷出地奮爲豫。鼓之在後者也。雷在地中爲復。鼓之最先者也。乾坤之後即係以屯。實中之復。萬物莫先于此。故天一必推甲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本義。此變化之成形者。朱氏元曰。乾震坎艮以陽爲主。凡百九十二之陽爻皆爲男。乾道所成也。坤巽離兌以陰爲主。凡百九十二之陰爻皆爲女。坤道所成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本義。知猶主也。即乾坤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之意。坤道无成而代有終。故言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下文傳乾確然示人

易。一于健。故易也。坤隤然示人簡。一于順。故簡也。此大始成物之本也。二節言乾坤之功用。）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本義。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內。故可久。有功則兼于外。故可大。德謂得于己者。業謂成于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右第一章（朱氏元曰。先言作易之本原在天道。後言體易之實造在人身。）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設卦觀象者。伏羲也。繫辭者。文王周公也。吉凶本象所著。繫辭因而明之。三聖同一易而祇先後天之分著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即上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意。）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言繫辭之分。吉一而凶悔吝三。先失于得。其寓戒深矣。）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即象而推廣言之。三極猶言三才。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然此亦大概言之。各卦之象不盡拘此。）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以身之所處言。樂以心之所契言。安謂得其則。玩謂習其辭。序以一卦言。六爻相交之義也。以全體言。各爻相受之義也。此言學易之事。）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居謂按之于理。動謂體之于事。觀變謂觀剛柔之變。玩占謂玩吉凶之占。亦指學易之事。揲蓍其一端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猶言學易之效。）

右第二章（朱氏元曰。言聖人之繫辭。不外乎象。蓋因象以顯道也。按此章語意。至爲明顯。學者深體味之。自不爲先天後天及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諸異說所惑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明彖爻之義。變即象之變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耿氏南仲曰。易之爲道。擇之不得其端。循之不見其緒。然有要在无咎而已。无咎者。善補過也。循乎至足之分。拂乎自然之宜者。皆過也。孔子學易所以求無大過也。設卦觀象。特筌蹄之寄耳。胡氏炳文曰。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聖人作易以示人。吉无不利而無凶悔吝。君子學易以寡過。明彖爻吉凶悔吝无咎之義。）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陽貴陰賤。位以列之。陰小陽大。卦以齊之。陰陽得位爲吉。失位爲凶。辭以辨之。介猶未分。先能憂之。則悔吝消而小疵可免。悔爲已悟。後能震之。則无咎得而補過不難。示人深切。莫過于此。此申述上文之意。）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失位則險。當位則易。小大之辭。皆各有之。亦申述上文之意。）

右第三章（本義。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朱氏元曰。彌而不違。綸而不過。彌謂大德敦化。綸謂小德川流。）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利。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本義。此窮理之事。天文虛明。地理幽幽。易之陰陽實包事之。故知幽明之故。原始于天。反終于地。易之陰陽實貫通之。故知死生之說。精氣之神爲物。游魂之鬼爲變。易之陰陽實流行之。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謂天神。游魂爲變謂人鬼。中庸謂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知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止知此後體謂鬼神爲無而幻截之。爲作剝解。皆與聖經相悖者也。知以精氣爲物指生人。則不應言鬼神之情狀。以游魂爲變謂烏有。則不應言變爽烏有。又何情狀之可言乎。情狀知豈六二王享于帝。睽上九載鬼一車之類。亦就取象言之。然豈非烏有之解也。旣記。謂禁需怯怡。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即精氣爲物也。又曰。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即游魂爲變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以聖人之知仁合一。見其與天地相似。即下章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不違。謂不違天地陰陽一貫之正性。知周萬物陰也。道濟天下。則陽矣。不過。謂無過陰過陽之偏。旁行。陰也。不流。則陽矣。樂天知命。故不憂。陰也。安土敦仁。故能愛。則陽矣。以卦言之。則與天地相似。乾坤也。知周萬物。文明之離也。道濟天下。利涉之坎也。旁行。隨風之巽也。不流。游豫之震也。樂天知命。兌澤之兌也。安土敦仁。艮山之艮也。仁陽知陰。千古不易之定理。故下章顯仁屬仁。藏用屬知。蓋乾爲圓。爲直。爲木果。即仁也。坤爲方。爲文。即知也。蓋說此章以知屬天。仁屬地者。蓋至于知本靜而見端于動。仁本動而見端于靜。此陰陽互根之妙。故論語謂知動仁靜。其旨各有當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朱氏元曰。天地不能無過。則有以範圍之。不能無不及。則有以曲成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默與屈伸往來之所以然也。故聖人一神也。神之爲道无方。聖心一易也。易之爲道无體。此參贊之極功也。）

右第四章（本義。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坤不可偏廢。剛柔不可相離。時止則止。陰之道也。時行則行。陽之道也。用九見羣龍无首。陽即兼陰之道也。用六利永貞。陰即兼陽之道也。或以一陰在前。羣陽在後。實不然。說卦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先陰先柔似矣。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先仁乎義。非重陽乎。則陰陽消未可偏重。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爲至中至正也。商易首坤。不能無弊。故孔子不以教天下。自陰符之說。盛行六國。乃競爲陰謀。此老子欲取故與。後身身先。亡身身存。所以不得與于中庸之道也。陳平曰。多陰謀者多陰禍。戒之哉。）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繼其一陰一陽之道者。事之所爲善也。繼有接續之功焉。成其一陰一陽之道者。人之所爲性也。成有輔相之實焉。繼即致善不倦也。成即習與性成也。習非性。不成。故言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就本然而言。此兼習言之。理更完足不欠。所以爲聖人之言也。然性可成善。則性之本善亦從可知矣。仁者見之。謂之仁。陽而失其陰。知者見之。謂之知。陰而失其陽。未備乎陰與成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陰陽兩失。仁知俱虧。全昧乎繼與成者也。故君子之道鮮矣。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程傳。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朱氏元曰。仁者生物之源。春夏是也。陽氣發達于外。故曰顯諸仁。用者收物之利。秋冬是也。陰氣閉藏于內。故曰藏諸用。二氣鼓動萬物。无心成化。非如聖人于民有所憂而治之。而生長之盛德。收藏之大業。乃極其至也。此道之見乎化機出入者然也。按。顯仁陽也。藏用陰也。盛德陽中之陰也。大業陰中之陽也。正所謂一陰一陽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富有。知之陰。顯爲大業。則仁之陽也。日新。仁之陽。藏爲盛德。則知之陰也。此陰陽之不可離。而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象乾坤以定生生之準。成象爲陽之仁。效法爲陰之知。一陰一陽。所以流行于不窮也。）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事占事以明成象效法之迹。極數。成象也。知來。效法也。變成象也。通變效法也。而一陰一陽之互生。尤可見者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總結上文。方以爲陰而陽者在。方以爲陽而陰者在。此不測之謂神也。即一陰一陽之謂道。非于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陰陽非神。一陰一陽則神矣。）

右第五章（朱氏元曰。以陰陽迭運。明道之全體。即以見聖人作易之全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謂中之所畜。大。謂外之所包。不禦。謂陽之舒。靜正。謂陰之歛。備舉全體而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主動。有靜以立之體。坤主靜。有動以爲之用。此動靜互根而發生所以无窮也。乾一而實。故專且直。坤二而虛。故翕且闢。乾知大始。是以大生。坤作成物。是以廣生。）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廣大變通陰陽歸于易簡。此易之德所以爲至也。）

右第六章（朱氏元曰。贊易道之廣大。）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繫辭傳無子曰者。必夫子自著述。有子曰者。必口授弟子。或答其問而弟子記之。不足疑也。仁知對言則仁陽而知陰。知禮對言則知陽而禮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地無非此陰陽變化之理。易已行乎其間。則易爲道。實無所安排勉強也。得陰陽之理以成性。又必崇效卑法。存而又存。則書由之道。此率之義從此而出。是其門矣。前言成之者性。此言存存。則成之功益密。即孟子存心養性以事天之說所本也。）

右第七章（朱氏元曰。言聖人以易崇德廣業。明易所以爲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本義。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朱氏元曰。此言聖卦立象之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朱氏元曰。此明繫爻之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朱氏元曰。言卦爻具至理。以見其可用。）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朱氏元曰。易之可用如此。下六條則其例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

17

10A

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朱氏元曰，此用鳴和擬議已之言動也，中孚九二居兌，兌爲口舌，爲言，象互震爲動，行，象互艮，艮爲門闕，居其室，象上體巽，巽爲風，千里之外應違，象艮爲門，樞機，象乾坤相錯，震爲動，動天地，象，）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朱氏元曰，此用號笑擬議已之笑語也，同人九五闔戶謂乾，離六二闢戶謂坤，或出或處象，上九居艮，艮爲止，乾爲言，離爲口，或默或語象，九五居坎，坎爲心，上下皆陽，二人同心象，互巽，巽近利市，利象，乾爲金，離爲兵，其利斷金象，巽爲木，爲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象，）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朱氏元曰，此用藉茅擬議已之謹事也，大過初六象詳本卦，）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朱氏元曰，此用勞謙擬議已之卑牧也，謙九三互坎，坎爲勞卦，勞象，互震爲健，有功象，居艮爲止，不伐不德象，坤爲厚，艮山承之，厚之至象，坤爲衆，艮處下，以功下人象，九三屬乾，爲言，德言盛，禮言恭象，九三以剛居陽，爲得其位，處坤之下，致恭以存其位象，）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孔疏，上既以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朱氏元曰，此用亢龍擬議已之驕亢也，乾上九象詳文言，）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楊氏廷秀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敎我廢後，此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則失身也，寇萊公欲去王欽若，楊洧漏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朱氏元曰，此用不出戶庭擬議已之愼密也，節初九上體互離，離爲口，居兌，兌爲口舌，爲附決，不密象，爲毀折，失臣失身害成象，離互艮，艮爲止，愼密不出象，）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朱氏元曰，此用負乘致寇擬議已之謹守也，用易之例如此推之，六十四卦皆是矣，解六三互離，離爲中女，爲文飾，爲口，居坎，坎爲水，主淫，冶容誨淫象，餘詳本卦，上言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而舉此六爻以見例，則凡一言一行，無不體易以爲之準，此學易之實功，寡過之確數，而不在區區卜筮之末矣，）

右第八章（言學易之道，在乎言動，貴體力行，）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韓氏康伯注，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孔疏，京房云，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天地之數，取備五行，減五以立其體，非易有太極也，虛其一不用，與四十九之用，是生兩儀也，一靜一動之別也，此章之說，致爲斟

酌，尤審諦不合者，陳摶僞造之河圖，積想二十年，約采韓孔注疏，融貫京鄭之說，擇其簡明，詳說蓍易類紀，以下經文次序悉依注疏古本，）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易學啟蒙，掛者懸于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于中三指之間，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而掛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于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于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觀其掛扐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一爻已成，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胡氏方平曰，掛扐四五爲奇，九八爲耦，三奇爲老陽，過老陽者其爻爲口，所謂重也，二奇一耦爲少陰，過少陰者其爻爲一，所謂拆也，二耦一奇爲少陽，過少陽者其爻爲一，所謂單也，三耦爲老陰，過老陰者其爻爲乂，所謂交也，李氏紱曰，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所謂兩儀生四象也，揲蓍之法，古人人殊，今姑就啟蒙所云載之，以見其概，其合古法與否，究不可考，自唐以來，改用錢卜，彌啟仿古，蓍法亦多不驗，蓋斷占者存乎一時人心之誠明，蓍法實歷謨耳，可見易爲理學之要，在于窮理寡過，身體力行，不係卜筮之末，審矣，李氏以此爲四象，甚確，既以其一不用，與四十九之用，分兩儀，此象兩實指日月，象三實指三光，謂十二辰二十八宿諸星也，四時與閏，皆就天文引申，不離違日月星泛指三才矣，蓍法自京房焦贛管輅而來，有數十家，其爲說各不同，郭雍謂大衍之數，自唐以奇爲扐，以扐爲掛，變亂正策，至一行直取三多三少之象，以爲奇耦，不復問其數，大珠林因有擲錢代蓍之法，四十九蓍，直可廢矣，邵堯夫正微數，張橫渠正奇扐，程伊川備其法，按郭氏之言，知此非實，伊川後爲蓍者仍各該出，蔡季通止用四十八蓍，與繫辭相悖，故趙汝楳力駁之，至楊氏忠輔大衍本原，丁氏易東大衍索隱，又各自爲說，將以何者爲正法乎，然蓍可廢，而易不可廢，以其冒天下之義理，統萬古之文明，不以蓍之一節爲廢興也，又黃東發曰，世傳邵堯夫前知之說，多歸其子伯溫附會，邵夫與外皆謂邵祖知大學，今所傳諸圖，如不能顯示之學，皆耳又何爲哉，觀此，以卜筮求易者，益可悟鄙溺矣，啟蒙占法，老陽老陰皆變，少陽少陰不變，六爻不變，占本卦彖辭，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一爻變，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以下爻爲主，五爻變，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以左傳占法證之，多一爻變者，六爻俱不變，僅難與復，五爻變僅艮之隨，而二爻三爻四爻六爻變者無聞焉，一爻變占亦頗不同，大約以變爻爲主，或雜論內外四體，或本卦之卦二彖，或彖辭，或互體，與無一定成法，以一時天機所觸斷之，五爻變者，大抵占之卦彖辭，六爻不變，大抵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啟蒙之法與傳通，其大旨多失之拘，尤不可通者，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及乾坤占二用之說，昔宋陳居卿訓周令，掌授以春秋占法，純用易，盡屏後人諸說，占筮知神，然則人不得已從事于筮，誠不知依左傳諸法斷之，然斷法者，參用啟蒙之例，是亦一道也，至于推先徵虛之明，誠及乃心之皆，凡士君子須與不可離者也，善哉則先疑食而後謀，謀磐易則先人事而後卜筮，文中子誠格言哉，）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韓氏康伯注，天數五奇，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耦，謂二四六八十，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合成水火土金木，孔疏，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皆兩相得，如十干之甲乙木，丙丁火之類是也，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如十干之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之類是也，由其相得者觀之，二氣錯運，四時順播，而消息盈虛之變成乎其中矣，由其有合者觀之，陰陽互根，五行交感，而生神不測之機，行乎其內矣，天數五，地數五，即下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即京房所謂十日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謂甲己相得合而化土，乙庚相得合而化金，丙辛相得合而化水，丁壬相得合而化木，戊癸相得合而化火，皆獨五位合之五十有五，十日之說，出乾鑿度，京房，鄭康成皆宗之，造化之全，實統乎此，十二辰二十八宿，皆十日分寄之位，蓋以木火土金水陰陽之數，總而計之，爲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十日分寄十二辰二十八宿之位，實而指之，爲大衍之數五十，而

其五數。渾淪五行之體。以爲太極。京房之意。實皆如此。而遞嬗相實言之。尤足息羣喙而定一宗矣。漢書律曆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亦本繫辭傳。天五地六爲說。天五屬戊土。地六屬己土。共居中央。正天地之中合也。又論黃鍾。黃者中之色。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色尚黃。按宮音屬土。黃色屬土。五六屬戊己。天一地二。起數于甲乙之木。蓋以震爲諸說前知一。予友李梅庵曰。五六天地之中合。故土于文爲十一。亦妙悟也。天一之義。實屬乎震。以震在地中言之。卽復也。復爲十一月之卦。冬令屬水。水能生木。本在木先。然以天乙既生之次斷之。首木確乎不移。四時首春。五行必以順序也。至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疏謂五行先後。以微著爲次。水之體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此別一理。非相生之序。先儒因以注易。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皇氏用先儒之義。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火數二。得土數五。故七。木數三。得土數五。故八。金數四。得土數五。故九。土數本五。又得五爲十。是登主土寄王四時之義。然先火于木。是先夏于春。于順序之理。實有未洽。而天一地二屬水火。天三地四屬木金。克而不生。于相得之理。更所未符也。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先儒謂以相克爲序。與洪範之水火木金土。以微著爲序者。又殊。竊恐易中當各求本義。必欲牽合爲一。是治絲而棼之也。說卦傳。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卽天一也。屬甲木。齊乎巽。巽東南也。卽地二也。屬乙木。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卽天三地四也。屬丙丁火。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卽天五地六也。屬戊土己土。以坤有天。陰中有陽也。所謂順承天也。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卽天七地八也。屬庚金辛金。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卽天九地十也。所以十爲成數也。屬壬水癸水。艮爲山。癸水實成其終。水出爲源也。震爲木。癸水實成其始。木含水滋也。天一生水。謂生木中之水則可耳。蓋天地之氣。流行于八卦之間。無非木火土金水。五者之數遞爲運行。故乾之彖辭首曰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程伊川曰。使無天地生物之心。兩間方無木無火。一語徵乾坤之秘。天地之心卽木也。坤純陰。以天五屬之。乾純陽。以地八屬之。蓋坤屬土。自餘天五之戊。乾屬金。自爲地八之辛。陰陽互爲其宅。或一卦爲一數。或一卦兼二數。易之變動不居。而自有典常如此。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韓注。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孔疏。陽爻一百九十二。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陰亦一百九十二。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孔疏。四度經營。謂上掛扐之事。乃成易之一變。一爻三變。一卦十有八變。八卦天地雷風日月山澤之象略盡。是謂小成。引長八卦而伸盡之。爲六十四卦。　八卦小成。卽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引而伸之。卽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觸類而長之。卽所謂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至言固易象之鑰。讀者不可移爲變。蓋至于觸類而長。卦變互體。均在其內。易有紀極哉。求其數以實之。亦太略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韓注。顯明也。由神以成其用。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道之功也。）

右第九章（本義。此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蓋其詳具于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韓注。變化之道。不爲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爲。孔疏。聖人發言而施政教。貴尚其卦爻之辭。有所興動營爲。尚其陰陽變化。變有吉凶。取吉不取凶也。造制形器。尚其卦爻之象。若舟楫取渙。弧矢取睽之類。筮是筮之所用。卜者兼言之也。　繫辭傳論易大體者十之七八。論卜筮者十之二三。辭每錯綜其間。讀者不察。每以論全易者舉而歸之卜筮。無怪其以易爲卜筮作矣。如此章明言有聖人之道四。以卜筮尚占居後。亦可謂至明且晰矣。注者仍多混說。且有謂以卜

筮居後。正專重此。亦誤矣。惟孔疏極明確。）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此論尚辭之事。而尚占亦在其中。舜之詢謀僉同。卽舜之問焉以言。受命如嚮也。禹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卽禹之問焉以言。受命如嚮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將所向無方有攸必先知之。而與聖協從者。亦存乎其間。非至精者。孰能爲也。聖人之知來甚易。而不可无術家之知來。甚顯而不必有。）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此就作易之全體。尚變之事。而尚象亦在其中。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卽所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內卦之極爲參。外卦之中爲伍。故舉參伍以該六爻之變。陰陽爻互爲錯。陰陽遞此爲綜。故舉錯綜以統諸卦之數。二者指卦爻。非指揲著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成天下之文也。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制器尚象。以前民用。定天下之象也。非至變者。莫能爲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不專指互卦。互卦之義。實不外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又卽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而推其至精至變之本。中庸言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又曰至誠如神。此之謂也。以蓍卦言之。末矣。）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韓注。極未形之理則曰深。研動微之會則曰幾。　此又卽至神。推其本。而極言其致。極深以立靜存之體。故能通志。研幾以盡動察之用。故能成務。不動而變。不見而章。無爲而成。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歸本于極深研幾。中庸歸本于明善誠身。其理一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結言聖人之道四。皆神之所爲。不可以割昧求之也。）

右第十章（首易道變化由于聖人至神之功。而以四者之道。終指其事。首節後儒誤認前章末。今依桂疏本改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韓注。易以極數通神明之德。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　此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旨。而暢言之。開物卽大始。成務卽作成。開物本于天數之一三五七九。而陽以道其端。成務本于地數之二四六八十。而陰以全其用。所以能冒天下之道。通志定業斷疑。悉基于此。而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有實徵矣。）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卽蓍卦爻三者。引起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之道。蓍卽聖人之德圓而神者也。卦卽聖人之德方以知者也。六爻卽聖人之道易以貢者也。洗心謂三者之德無所累。藏密。謂三者之德不可窺。吉凶與民同患。謂三者之德周徧廣溥。而非私于一己。如蓍之神。故能知吉凶之將來。如卦之知。故能藏吉凶于既往。聰明睿知。神不殺武。則知至仁盡。體陰抱陽之極旨也。天无心。故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聖洗心故密吉凶而與斯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邱氏富國曰。心卽神明之舍。聖人以此洗心。則心靜與神明一。聖人以此齋戒。則心動與神明通。　明天之道。察民之故。易之本也。興神物以前民用。易之末也。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又本中之本。所貴以開物成務者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

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此申言上文開物成務之事。首卽闔戶謂坤。闢戶謂乾之翻然者以明之。見萬物莫非取象于易而成其務也。闔陰也。闢陽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由是而通之。見象形器。制法用神。咸備于此。究罔罟取離。耒耜取益之類。皆其例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以下又卽畫卦以明開物成務之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詳見大衍章。李氏鼎祚專就畫卦言之。方謂易有是也。四象雖指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四者。老陰。老陽。少陰。少陽。至漢人始有其說。以傾蜜隨分別爻變之用。易無明文。孔子何由預言之。此承天一一節。指揲蓍五十之數而約舉其例也。）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朱氏元昇曰。八卦包六十四卦。）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承上文而申言之。天地卽兩儀。四時卽象四時。日月卽象兩。四象舉二。卽其大者。以該象三象閏也。富貴卽大業。備物致用。又卽開物成務之至。以歸功于聖人。蓍龜則其一端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氏震曰。宋儒謂河圖一六在北爲水。二七在南爲火。三四在東爲木。四九在西爲金。五十居中爲土。是爲十數。而易本之。洛書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爲九數。而洪範本之。林于之謂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春秋韓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本于天。宜得九數之奇。洛書本于地。宜得十數之偶。王氏道謂劉以九爲圖。十爲書。朱蔡不能殺斷。仍爲支吾兩可之說。按圖書且莫得其數之實。然果可據以爲易之本原乎。況漢以來只有易緯乾鑿度之九宮。與洪範九疇相近。偶子雲擬以作太元。至十數之河圖。宋以前實無之。乃陳摶擬大衍之數。假爲此圖。借以明其咸備道之指。後儒據以說犧文周孔之易。亦誤甚矣。且明興諸書以九數爲河圖者。大相牴牾。其爲僞圖顯然易見也。陳氏宏緒曰。圖學興而易道晦。易之所指圖者。河圖而已。伏犧取而則之。圖乃變而爲卦。圖變爲卦。則河圖存焉可也。卽不存。卦自在也。孔子十翼。推論辭變象占。及于圖者。止河出圖一語。非孔子之智不能窺。爲後人之圖也。以爲可略而不論也。自邵堯夫有所謂先天四圖者。謂與河圖相表裏。俱得之于陳希夷。以爲伏羲手畫。而圖學之說。紛如汗簡矣。夫使伏羲果有四圖。厥文何以不用其次序。而別爲更定。且漢以來歷年如是之久。而京焦王鄭諸儒。何以無一言相發明也。後儒謂易之精蘊。專在于圖。自秦以後。流傳方外。夫嬴秦禁易。何獨禁圖。而僅方外得之。豈方外之異端。轉爲周孔之正傳乎。會易簡之辭。入外圓內方之障。甚者務以新奇相勝。于是朱震石汝礪東陽黎鑄蓮軒張理李本沈瑞昌又各爲之圖。使易爲支離之叢。殊可怪也。徐氏善曰。圖書本讖緯僞造。諸者治之。復滋異辭。蔡元定羅願趙撝謙胡桁得時昌寧使胡王宗虛以爲黃鐘成熊明來曾原齊薛之變坊。各自爲說。有謂圖呈于龍甲。有謂龍文如璣羽。楊龜山謂圖書出于水。無龜與龍。象炎謂河圖之文。鏤于寶石。若近世喩國人謂象緯上通。而故成水面。則益從矣。奚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王子充歸震川諸人之欲盡廢圖書也哉。作易之由。繫辭傳天生神物一節。效者有四。圖書僅居其一。古者庖犧氏一節。觀與取者有五。無一言及圖書。縱有眞正河圖。亦則效之一端耳。況僞者乎。且圖書並舉。後人舍書就圖。爲九爲十之數。互爭靡定。是不可已矣乎。）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申上文之意。山結卜筮開物成務之旨。）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天視聽自我民視聽。故言天必繫人。引大有上九爻辭。以明開物成務之效。本天地之數以開物成務。故結之必自天也。大有上九。比六五爲坤。坤爲信爲順。下乘爲履。應九二賢坎爲思。履信思順象。六五承之尚賢象。上九居乾之極爲天。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

右第十一章（首四節論開物成務之道。本于天地陰陽之數。後數節言卜筮。亞卜筮亦開物之一道也。其先後本末較然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梁氏寅曰。意非言可盡。伏羲立象以盡意。書非言可盡。周文繫辭以盡言。設卦以盡情僞。則爲其理者無不明。繫辭以盡其言。則舉其事者無不悉。變而通之以盡利。則養之者周。鼓之舞之以盡神。則教之者備。此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而爲開物成務之總匯也。）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本義。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參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畫言。）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義理。形而上者也。象數。形而下者也。變通事業。由義理以達象數之迹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說詳第八章。）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俞氏琰曰。前言變通而推之事業。推易道于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于己也。張氏振淵曰。上曰謂之變曰之通。變通由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作易言也。此曰存乎變存乎通。化裁推行因變通而後有也。以用易言也。任氏啓運曰。神无思也。默无爲也。神而明之。其不泥于象。默而成之。又何有于辭。如此則聖人之意在我。而君子之用易。亦與聖人之藏密一矣。）

右第十二章（總論聖人作易之道。末乃言人之能用易也。）

易象通義卷六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韓注。八卦備天下之理。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擬諸形容。以明治亂之宜。觀其所應。以會通時之功。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朱氏元曰。三畫加三畫曰重爻。是六十四卦之爻。此首卦爻之體。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即說卦乾天也一節之義。乾坤加以六子。是謂八卦成列。父母男女。是謂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就八卦以上卦重下卦成六爻。皆知以坎重震爲屯。以艮重坎爲蒙之類。即八卦相盪八卦相錯之謂。非如小橫圖大橫圖之說也。易本圖易。特後人好爲支離耳。）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朱氏元曰。此言卦爻之用。列象重爻推變繫辭。四者一貫。豈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之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朱氏元曰。申動在其中之意。）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梁氏寅曰。剛柔者立本不易之體柄。變通者。趣時變易之用也。）吉凶者。貞勝者也。（陸氏振奇曰。言吉不言貞。令人有趨吉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心。二篇之辭。以貞吉者十九。以貞凶者亦十一。有既吉而復貞者。有雖凶而必貞者。有小貞吉大貞凶者。有貞而不期于吉凶者。要之吉凶萬變。惟貞爲勝。　化機推行存乎人。故神明以鑒吉凶悔吝生乎動。故求歸于貞。易之理不外一時。故貞趨時。易之道不外一貞。故貞貞勝。）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凡事物。雖不能无疑伏。其貞觀一也。日月不能无盈虧。其貞明一也。天下之動。不能无進退存亡。[illegible]欲惟危。惠迪乃吉。從逆則凶。无二致也。　惟變所適。故天下之事。趨乎時。得其有常。故天下之動。貞夫一。）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剛柔之體。具于乾坤。貞一之旨。歸于易簡。）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葛氏豐儀曰。百九十二陽爻。皆一而實。即健而易之理。所以效此乾之易也。百九十二陰爻。皆二而虛。即順而簡之理。所以效此坤之簡也。凡乾震坎艮之陽卦在內而爲主者。所以像夫乾之易。凡坤巽離兌之陰卦在內而爲主者。所以像夫坤之簡。此卦爻之體所以立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葛氏豐儀曰。此變占之用所由行也。）

右第一章（朱氏元曰。言卦爻吉凶在貞夫一。而歸本于乾坤之易簡。）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折中。諸儒多言此章宜爲包犧章之首。蓋所取十三卦。無非理財正辭禁非之事。陸氏振奇曰。天地之德。仁爲生。故用亦爲生。聖人之德。[illegible]育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然財不散則仁不流。大學言仁者必兼理財。亦其旨也。[illegible]仁爲人。失其旨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章引聖人作易之原。多在俯仰遠近間。圖之出不過適值其時耳。天地人物皆以取象。專以圖書爲作易之原者誤矣。觀取義備者。包犧已畫六十四卦。此只言八卦。可見八卦爲經。自然六十四卦。交分先後天。及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諸說謬矣。上卷引六爻爲例。見學易之法。下卷引十三爲例。見作易之功。則易誠能開物成務。以盡天下之道。[illegible]爲卜筮作者誤矣。）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互巽爲繩。上九爲手。作結繩象。離目相承。罔罟象。離爲田。互坎爲水。以佃以漁象。）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互坤爲地。震爲動。巽爲入。耒耜象。互艮爲手。六四九五爲坎。坎爲耨。[illegible]近利市三倍。利天下象。）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嗑離爲日。日中象。互坎爲宮。互艮爲門。爲市象。震坤爲衆。爲致天下之民象。[illegible]交易而退象。互艮止。各得其所象。[illegible]取諸噬嗑象。）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窮變神農以上民用未備。所以當變。[illegible]乾坤。黃帝堯舜所爲變通者。故必取乾坤。乾爲衣。坤爲裳。[illegible]使民宜之象。[illegible]）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巽爲木。坎爲水。舟楫象。互艮爲手。刳剡象。坎爲通。[illegible]致遠以利天下象。）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隨互艮爲牛。[illegible]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象。）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互艮爲門。重門象。互坎爲盜。爲暴客象。[illegible]擊柝象。）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過震爲木。互兌爲附決。[illegible]）

（斷木爲杵。象艮。坤爲地。兌爲附決。掘地爲臼。象中實。爲乾。乾爲木。巽爲手。互巽爲利。坤爲衆。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象。）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朱氏震曰。知來藏往。不知杵臼。則利天下者未盛。故敎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則威天下者未盛。故敎以弧矢之威。　睽離爲戈兵。弧矢象。互坎于木爲堅多心。爲矯揉。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象。離火爲威。威天下象。）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歐氏玉音曰。聖人之于物。古未有是而民利之。則爲之以助于後。古有是而民厭之。則易之以革于前。　大壯九二居坎。坎爲穴。六五居坤。坤爲野。穴居野處象。震爲木。九三居艮。艮爲門。坎爲宮。上伏巽。巽爲風。坎爲雨。上棟下宇。易以宮室。上棟下宇。待風雨象。）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大過錯爲木。兌爲附決。棺象。互乾。乾爲衣。厚衣之以薪象。錯坤。坤爲野。上下遠中體實。葬之中野象。全體象坎。坎于木爲堅多心。爲宮。易之以棺槨象。養生取諸小過。送死取諸大過。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會解。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備遺忘也。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防奸僞也。胡氏炳文曰。舟楫取渙以卦象。服乘取隨以卦德。柝豫備。睽乖。壯固。過厚。夬決。以卦義。王氏宗傳曰。網罟取離之類。理財也。書契取夬之類。正辭也。門柝取豫。弧矢取睽之類。禁民爲非也。衣裳取諸乾坤。大德大寶守位聚人成備之矣。　夬兌伏巽。巽爲繩。結繩而治象。上六坤爲文。易以書契象。互乾。百官象。坤萬民象。夬者決也。以治以察象。）

右第二章（本義。此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按首節舊載前章之末。今遵折中移于此章之首。各以類從。較爲完密。）

是故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象之謂像。彖之謂材。爻之謂效。卽六爻之動。易以貫。皆因其自然之理。聖人非有所造作于其間也。吉凶以此生。悔吝以此著。學易者卽象體之于身。而當之于微足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本義。震坎艮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皆一陰二陽。李氏光贊曰。一君二民。唐虞三代之盛極郅治。漢唐盛時之衆事衆王是也。二君一民。春秋戰國之紛爭。離亂。五胡之擾攘是也。　此封建有必亂之勢。）

右第三章（論六爻卦畫。寓扶陽抑陰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張氏栻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感以僞也。蓄善德業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言精。　咸九四象見本卦。艮爲徑路。

錯坤爲方。同歸殊塗象。互乾靜專動直。錯坤靜翕動闢。一致百慮象。全體坎爲多心。主思慮。艮爲止。何思何慮象。六二九三應爲日。坎爲月。乾爲寒。離爲暑。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象。坤爲屈。乾爲信。互巽爲利。屈伸相感而利生象。乾尺蠖。龍蛇象。坤藏以求伸蟄以藏身象。坤爲義。乾爲神。精義入神。利用安身象。包乾體坤。窮神知化象。此章卽咸感无心之義。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極言之。非聖人神化不足以言此。學者詳味而深體之。憧憧之思。亦可漸消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李氏光贊曰。苟且不食。言困非所困而名辱。觸蒺藜。據非所據而身危。　困六三象見本卦。）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韓注。括結也。蘇氏軾曰。藏器乃能用器。待時乃能趨時。李氏光贊曰。周勃不入北軍。則无器。陳蕃竇武欲去十常侍。有器而不能藏以待。能藏能待。動而不括。不能不推狄梁公矣。　解上六象見本卦。）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噬嗑初九象見本卦。釋小人之情。御小人之法。莫切于此。）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噬嗑上九象見本卦。漢昭烈戒其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深得聖言之旨。）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九五象見本卦。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是恃心。恃心不可有。不忘危。不忘亡。不忘亂。是儆戒心。戒心不可無。君子重器。故器藏而待時有爲。君子愛身。故身安而國家可保。）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李氏光贊曰。王衍清談誤晉。德薄而位尊。馬謖街亭喪師。知小而謀大。房琯討賊喪軍。力小而任重。　鼎九四象見本卦。）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孔疏云。吉不云凶者。諸儒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會解。諸本以求福而避禍。每其之說本以爲誠而幾多說之。姚氏舜牧曰。易言幾。在前民之用。周公謂君子幾。孔子謂可與幾。書曰。惟時惟幾。又曰。惟幾惟康。吉之先見。益可證矣。　豫六三象見本卦。居下卦之上。互艮爲手。上交下交象。艮爲止。不諂不瀆象。互坎爲隱伏。知微象。承九四。六五之離爲明。知彰象。以六居三。知柔知剛象。坤爲衆。六三應上。萬夫之望象。見幾則吉。不見幾乃凶。既見幾矣。何凶之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孔疏。聖人知幾。顏子亞聖。其庶于幾。會解。明以察幾。故不善未嘗不知。健以致決。故知之未嘗復行。　復初九象見本卦。幾卽上文知幾之幾。殆語助辭。庶幾近也。謂近于知幾也。孔疏殆近。）天地

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損六三象見本卦。以乾包坤實始質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象。上艮下兌。少男少女。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象。中庸卽其爲物不二。故其生物不測者此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易。平。徙井不可以救。徙手不可以援。故安其身而後動。衆怒不可以觸。衆欲不可以質。故易其心而後語。不信不可勞人。不親不可犯難。故定其交而後求。　益上九象見本卦。）

右第四章（朱氏元曰。此明爻所以效動之例。凡十一爻。亦擬議上繫七爻之意。胡雲峯謂皆象傳之文言亦通。）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爲門闕。以乾之一陽居上。坤之二陰居下。而闔戶謂乾。闢戶謂坤。故乾坤有門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從此出。故爲易之門。經以所藏言。門以所達言。陰陽參伍故合德。剛柔錯綜故有體。體天地之撰。故其理無不備。通神明之德。故其用無不周。）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象辭雜亂而不越乎爻畫。其類足以驗衰世之情僞。）夫易。彰往而察來。（句）而微顯闡。（句）幽開。（句）而當名辨物。（句）正言斷辭。（句）則備矣。（蕭氏辭源曰。幽開載句。衆朋辭叶韻。郭氏雍曰。當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彖也。斷辭。繫之以吉凶也。　知以藏往而彰。神以知來而察。微與顯無不闡。幽亦無不開。彰往察來。體天地之撰。以顯闡幽開。通神明之德也。當名辨物以著象。正言斷辭以明義。備矣哉。）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孔疏。卑俯故纖細處。貳謂吉凶二理。　取身取物稱小。象首象氣該大。陰陽合撰故旨遠。剛柔交錯故辭文。確切爻義。故曲而中。參于互卦伏卦。一畫二畫取象。故肆而隱。吉凶失得。無不體。因而明之。德無不通。）

右第五章（朱氏元曰。此章論卦畫皆本乾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伏羲設象而無辭。文王繫之。故言興言作。非于伏羲本象之外。別有改作也。）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本義。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履下兌于地爲剛鹵。[illegible]足之履基。謙下艮爲手。謙者手之持柄。復一陽在下。如木之有本。恆立不易方。爲守之甚固。損互離戈兵主脩。益風雷資生主裕。困澤无水。其辨乃明。井木巽水。其地不改。巽順理而入。其制所宜。利令知脩。困則實見。故困爲德之辨。惟土物愛。厥心乃臧。故井爲德之地。）履和而至。謙尊

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而事皆至。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恆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illegible]）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履伏謙。故以和行。謙伏履。故以制禮。復見天心。故自知。恆互純乾。故一德。[illegible]）

右第六章（本義。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illegible]）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朱氏元曰。[illegible]）其出入以度。外內使之懼。（卦畫之一出一入。無不合于法度。出爲外卦。入爲內卦。[illegible]）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吳氏愼曰。[illegible]）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申上文。[illegible]）

右第七章（朱氏元曰。此言易不可離。[illegible]）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王氏應麟曰。六爻相雜。[illegible]）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illegible]）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illegible]）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illegible]）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illegible]）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本義。此論中爻。[illegible]）

右第八章（朱氏元曰。此論爻位。示人觀易之要。）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本義：三畫已具三重之故六，上二天，中二人，下二地。此謂畫卦之位，繫爻不甚拘此。）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變動如剛潛二見之類，有等如遠近貴賤之類，雜謂剛柔相間，不當謂剛居陰柔居陽，亦有剛陽柔陰不當者，則合他爻爲象，又其變也。）

右第九章（朱氏元曰：此總論六爻。）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世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陸氏振奇曰：觀其大予平，平莫平于无咎。此所謂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右第十章（朱氏元曰：此原易所由興，見聖人憂世閔患之心。）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惟健故易，惟易故能懼以知險；惟順故簡，惟簡故能懼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韓注：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說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乾中實主心，坤中虛主慮，爲闔又主諸侯之慮。能說諸心爲天德，能研諸侯之慮爲王道，定吉凶，成亹亹，天下莫備于此矣。竊謂胥天下則侯之，必不可衍。）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本義：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蔡氏清曰：洪範稽疑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禹謨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故易先人謀而後鬼謀。陰陽不測，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易簡有恆，故百姓與謀而皆能也。或謂易爲卜筮而作，則專于鬼神之事也，闢悖聖言。）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此明爻位之得失，而情因以遷。）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明爻義之吉凶，而辭因以異。）

右第十一章（朱氏元曰：此詳論卦爻吉凶悔吝之故，以示學易者當說心研慮也。）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作易在前，生蓍在後，生蓍爲作易之助。作者爲明，贊者爲幽。作者主也，贊者輔也。主者體也，輔者用也。有主而後有輔，有體而後有用，易之本末較然矣。）參

天兩地而倚數，（乾體有三畫，故稱參天；坤體有兩爲二，故稱兩地。諸數皆倚此而起。）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數之偶陰奇陽而卦以立，卦之陽剛陰柔而爻以生，和以陽與剛言，即參天也；順以陰與柔言，即兩地也。乾不皆健，有和者一陽專直，故健三陽同德，故和，坤和以致健也。理義以立卦生爻言，即倚數也。有數即有象，有象即有義，從而理之以究其極，而理于是窮，性于是盡，命于是至。中庸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順言之也；此窮理即修道，盡性即率性，至命即天命，逆溯之也。孟子謂盡其心即窮理，知其性即盡性，知天即至命，然則孟子道性善，歸于事天立命，其得易之奧者與。）

右第一章（明聖人作易之事，即象數推之以至于性命之精。）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朱氏元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統言初三五爲陽與剛，二四六爲陰與柔，分此而迭用以成六爻。）

右第二章（朱氏元曰：此承上面言必用六爻之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孔疏：此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蓋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射而相資，故重卦令八卦莫不交互，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矣。此以八卦相錯爲主，由天地定位錯之，如否泰是也；由山澤通氣錯之，如咸損是也；由雷風相薄錯之，如恆益是也；由水火不相射錯之，如既濟未濟是也。復交互爲錯，而六十四卦之體以周。伏羲文王皆由乎此，無二道也。邵雍失借此以言先天圓圖，外生枝節，辨駁先天諸象，其理極是，仍未合相錯本旨，惟孔疏明確。此章前後經文一氣貫注，何曾有先後天之分？且繫辭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以作八卦，則伏羲所畫皆後天也，豈待文王始爲後天耶？若爲先天，則渾淪太極，尚無乾坤，何有六子，而遽定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之位乎？天下有父母未生，先定其男女之名位者乎？談先天諸家平心思之，亦當啞然笑也。若謂伏羲專就雷風雨日言之，天地未闢，又何從有四者邪？黃氏宗炎曰：天地定位，經未明言南北，離南坎北，經有明文，事理之實確然可見。山澤之氣相通，无往不然，豈必改艮爲西北，兌爲東南，相對而後氣可通邪？雷風惟居東南，遜近乃能相薄，改爲震東北，巽西南，遙而相對，何自而薄？水火不相射，言其性相反耳，其相資耳，何必改南北而爲東西？按此說極明。其他若歸震川、楊升菴、郝仲輿、黃梨洲、顧炎武、閻百詩、朱竹垞諸通儒皆力闢先天之說，詳載讀易類記。）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韓注：八卦相錯，變化理備，可逆睹來事，以前民用。遂義曰：以知來來者未形而難見，故曰知來者逆。易之有數，皆以知來，故曰易逆數也。此就八卦錯爲六十四卦，而總論其數。孔子言往來者六，曰極數知來之謂占，曰遂知來物，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曰彰往而察來，曰占事知來，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凡知來皆寓于數往之中，蓋由卦之成數皆爲藏往，由蓍之生數皆爲知來。由成數而數往，其勢順，爲數往者順；由生數而知來，其勢逆，爲知來者逆。結之曰是故易逆數也，見數往非爲知來，順數皆爲逆數之根。本所謂彰往而察來，即所謂極數知來之謂占，而占事知來，遂知來物，無二理也。此必于占卦既成後見之，若預定某卦至某卦爲數往，某卦至某卦爲知來，非其旨矣。敍此于八卦相錯之後，以見占筮往來

（之數。皆此八卦相錯之爲。無能離巧也。胡詳顯氏曰。知往數往者。順安命之學也。知來者逆。立命之學也。安命者順。立命者逆。逆正所以爲順也。易逆數。當立命之逆。固知是耳。）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孔疏。此總明八卦養物之功。但乾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王肅云。互相備也。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坤與天地同功。此卽下二節之義。故皆以實斷起本節。坎離艮兌乾坤。以錯綜言。然錯綜之中。自寓下節流行之義。未可拘以鑿割。此震先天。後爲後天也。且震爲甲木主動。故位東。巽爲乙木主散。故位東南。坎爲壬水主潤。故位北。離爲丙火丁火主烜。故位南。艮爲癸水主止。水在山上必止也。故位東北。兌爲庚金主說。金以澤流必說也。故位西。乾爲辛金君。裁制萬物。以義貫主之。故位西北。天位乎上。西北四方之上也。坤爲戊土己土。于萬物無所不藏。實主之。故位西南。地位乎下。西南四方之下也。此又與下二節脗符之位也。商易首坤曰歸藏。可見仍居西南之戊己土。故謂以爲首。古今同此八卦之位審矣。）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孔疏。王注。帝天帝也。此承上文言八卦流行之功用。自有天地以來。五行順布。四時迭運。萬物生成。罔由于此。乃造化自然之理。一定之位。非自文王始以意爲之也。帝之位主乎乾。流行以布生物之功。則周乎八卦之間。人物莫不隨其所運。此易之所以不可遠。惟聖人能體贊合撰。賢人能崇效卑。法而踐則。日用而不知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孔疏。坎象水。水行不舍晝夜。所以爲勞卦。又冬時萬物閉藏。納受爲勞。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故曰成始成終。此申解上文之義。與典平秩東作。因春屬木。故曰東作。卽震之位。平秩南訛。因夏屬火。故曰南訛。卽離之位。平秩西成。因秋屬金。故曰西成。卽兌之位。平在朔易。因冬屬水。故曰朔易。卽坎之位。是伏羲至堯。五帝皆此震東離南兌西坎北之位。豈待文王始定。而卦無先後天之分。至明且確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此承上文而通釋之。以主宰言謂之帝。以運用言謂之神。不言乾坤者。妙萬物而統六子也。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卽開端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首尾如環。始終一理。孔子亦若慮後人之決裂。爲之融貫如此。）

右第三章（首則八卦相錯。以示諸卦之旨。後則中明八卦之功。以著相錯之本。孔疏本爲一章。後儒因遷就先天後天之說。析爲四章。茲合之。則其說破綻百出。故必分之。使各不相蒙。掩人耳目。以伸其說。今仍孔疏。復爲一章。明者但就本文一氣讀之。情意自明。不爲其說所惑矣。）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孔疏。天體運轉不息。地道順承乎天。雷奮萬物。風行萬物。水處險穴。火必著物。山體靜鎮。澤象說。本義。此言

八卦之性情。乾專直故健。坤翕闢故順。震一陽動。巽一陰入。坎一陽陷。離一陰麗。艮一陽止。兌一陰說。）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孔疏。此明遠取諸物。馬行健。牛性順。龍主動。雞號令。豕污濕。雉文明。狗禁止。羊柔和。）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孔疏。此明近取諸身。首上。腹中藏。足下動。股下順。耳中實。目中虛。手上止。口上開。）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孔疏。此明乾坤六子。王氏云。索求也。得父氣爲男。得母氣爲女。此乾坤錯爲八卦之象。伏羲非此不能成卦。後儒專以屬之文王。未之思耳。）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荀九家。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孔疏。此下就八卦廣明其象。運轉故圜。君父位尊。玉金清剛。西北寒冰。盛陽大赤。良健之善。老健之久。瘠健骨多。駁健性猛。木果體圓。項氏安世曰。震龍巽直兌言。皆以乾。乾遇巽衣。）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荀九家。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孔疏。生育爲母。布取廣載。釜取成熟。吝取不移。均以道平。子母蕃育。輿載萬物。文雜萬物。衆生萬物。柄執萬物。黑取極陰。朱氏震曰。帛色黃。項氏安世曰。牝迷方囊裳黃。見本卦。漿陰滋。）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荀九家。爲玉。爲鵠。爲鼓。孔疏。元黃雜而成蒼。春氣至而爲旉。物生大塗。剛動決躁。蒼筤萑葦蒼色。善鳴象雷。馵足後白易見。作足動見起行。白額見爲的顙。陽在下爲反生。極于震動爲健。蕃春時爲蕃鮮。朱氏元曰。鵠震形。鼓雷聲。乾玉取質。震玉取聲。項氏安世曰。玉作王。帝出乎震也。）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荀九家。爲楊。爲鸛。孔疏。木曲直。風陽上擁。直木工。攻木風吹白。風行長。木升高。風進退。風不果。風發臭。物善入者木。氣善入者風。仇氏兆鰲曰。陰爲日中之市。巽位東南。爲近市。善入故利三倍。朱氏元曰。巽柔在下爲躁。陽在上爲直。二陽色白。陰故臭。陰血下衰寡髮。陽氣上盛廣顙。陽白陰黑。多陽眼白。陽實陰虛。承陽利倍。伏震爲躁。朱氏震曰。爲楊者巽風輕揚。說陰鳥。項氏安世曰。巽稱面顙。爲卽楊也。揚子曰。巽以揚之。朱項二說。楊俱作揚。然大過九二枯楊。實取巽象。宜並存之。又校勘記。釋文又作宣。相傳寡。玉亦引作宣髮。黑白雜。）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荀九家。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孔疏。水行溝瀆。水藏隱伏。水流矯輮。水運弓輪。陷險加憂。中實心病。勞耳痛。血如水。血色赤。陽中美脊。內動亟心。水流下首。險下薄蹄。陰拆爲曳。二陰多眚。有穴爲通。陰精爲月。水潛爲盜。剛內堅心。胡氏炳文曰。震善鳴似乾馬之良。坎美脊似乾馬之瘠。坤爲大輿。坎爲多眚。坤中虛而載。坎中實而下也。朱氏震曰。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爲可。朱氏元曰。坎陽在中爲宮。爲律。爲可。爲棟。陽陷陰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

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荀九家爲牝牛。朱氏元曰。離日火精。當火焰外聚中肯火內中虛。大腹。火爍。乾卦。柔內聚。剛外堅。鼈蟹蠃中虛。蚌有文。龜中虛。科槁。胡氏炳文曰。巽木上陽而根陰。坎中陽。故木堅多心。艮上陽。故木堅多節。離中陰。故木科上槁。　離中坤。故爲牝牛。）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荀九家爲鼻。爲虎。爲狐。孔疏。陰正陽高爲山。朱氏元曰。艮二陰徑路。一陽小石。陽連陰坼門闕。陽上陰下果蓏。二陰閽寺。一陽爲指。止物爲狗。止內爲鼠。剛前黔喙。剛上堅節。胡氏炳文曰。震大塗。門闕平陸陽無蔽。艮徑路險阻而下陸有關防。朱氏震曰。傳曰。鼻者面之山。宋氏元曰。陽在地上爲虎。陰伏山下爲狐。）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荀九家爲常。爲輔頰。朱氏元曰。兌中陽上開爲澤。以陽下陰爲巫。外陰中陽口舌。毀陰折上。附剛決。柔澤沮剛鹵。少女爲妾。外柔爲羊。胡氏炳文曰。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兌爲口舌。因而爲巫。巽長且高。陽之上達。兌毀且決。陰之上窮。陸氏德明曰。九家注有西方之神。）

右第四章（詳明爻象。乃象爻取象之實據。非孔子天縱之聖。不能推衍。後儒或輕視之。宜其昧象而義亦晦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天開地闢。庶物露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天造草昧。屯者人之所謂神皆蔑初。蒙者敎之所起。物生不得不蒙。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物穉不可不養。養蒙之正者在勸功。食所以養人。需者飲食之道。刑所以弼敎。訟爲作事之謀。無所知則多欲。故物生必爭。見可欲則易爭。故飲食有訟。必有衆起。師則起其兵。衆不安方來。比則厚其封建。比必有畜。故庶曰富之。而生之在乎衆也。畜後有禮。故富曰敎之。而用之宜以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禮以和爲貴。泰而否。實可虞。故治者亂之階。傾否受以同人。惟賢才方能濟世。同人受以大有。惟人士始克有財。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物畜然後有禮。盈保于無而虧于有。故有大不可以盈。有大者受以謙。則富貴好禮。能謙者受以豫。故心廣體胖。豫必有隨。學毀崩樂之驗。隨必有事。和衷共濟之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一國之臨也。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天下之隨也。民爲邦本。與人同者物必歸。民貴得心。故以喜隨者事必大。大取諸臨。溥博如天也。大後可觀。萬物共覩也。可觀而後有所合。噬嗑取交易成市。有合而物不可苟。賁飾取執贄爲儀。嗑者合也。玉故不琢。賁者飾也。質斯必存。剝由飾致。文極反質之。古復以剝陽。陰極陽生之先。復則不妄。尚能有誠也。无妄可畜。充實則大也。物畜而養。受以頤。頤養生氣也。養動而大。受以過。剛大塞天也。坎之爲陷。）

賁可遁飾之為飾。文以載道。行而實不能掩。故大然後可觀。過於面文每在寂。故陽必有所麗。君子之道貴乎天地。乾坤之謂也。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咸恆之謂也。文勝則窮。主之運也。故飾極其致。必有亨盡之理。功成者退。天之道也。故遯及其時。乃無久居之累。恆受及遯。遯勇進之明。遯受大壯。少壯多能之義。壯受以晉。時至必起也。晉受明夷。極過災生也。夷為家之反。知客得歸。歸家之窮。為睽不會。睽受以蹇。乖氣致難也。蹇受以解。和氣致祥也。有大者不可以盈。故謙以居德。太緩者必有所失。故損以懲忿。解受以損。同取諸釋也。損受以益。益取諸增也。益而不已。受以決。陽決陰無嫌也。決必有遇。受以姤。陽遇陰可慮也。物相遇而受以萃。德鄰不孤。聚而上者謂之升。君子上達。升不已乃必困。日中則昃也。困乎上受以井。葉落歸根也。無恆者進退。故傷于外者必反家。不定者必畢。故困乎上者必反下。井受以革。欲去其敝也。革受以鼎。德取其新也。風自火出。故反身取諸家人。鼎以寶當。故主器莫若長子。震者動也。時行則行。長者止也。時止則止。艮受以漸。行遠自邇之宜。進必有歸。左右逢原之道。家人之義取于萬物行恆。歸妹之占在于永終知敝。歸受以豐。故斷六合。豐受以旅。志在四方。識其多。故物畜者然後有禮。守期其約。故窮大者必失其居。旅無所容。受以巽數。不陷之仁也。入而後說。受以兌。學不厭之知也。解者緩也。緩則解矣。危來緩受。豈堅之道也。巽者入也。人必巽矣。巽與之言。學兌之機也。樂則日進。故聚而上者謂之升。德貴日新。故說而散者受以渙。渙者發揚蹈厲之形也。節者折矩周規之義也。散財發粟。渙以宜民。窮節縮嗇。節以足用。道制信而節。信在節制。中孚節而信。信孚節後。節受以中孚。外符其內也。孚受以小過。行過其言也。後洽有因。故入而後說之。懲學無間。故信者必行之。君子發軔。故得其歸者必大。君子尚賢。故有其信者必行。既濟者任亦有餘。未濟者道未見。既濟則功可成。湯武所以救民也。未濟則道無窮。堯舜所以猶病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朱氏元曰。比得人輔故樂。師興民命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韓注。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葛氏懋哉曰。以上臨下。推己及人。故曰與。以下觀上。希望仰慕。故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韓注。屯雖見而磐桓。利貞不失其居。蒙發其蒙。終得其著。屯動乎險而不陷。則居无失。蒙昧于險而能止。則理能明。）

震起也。艮止也。（會解。震靜極而動。艮動極而靜。帝出乎震。物成乎艮。）

損益盛衰之始也。（韓注。損極則益。益極則損。會解。損下益上衰之始。損上益下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大畜之畜必以大全。宜因其時。无妄之災非關人致。乃謂之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張氏文淵曰。萃聚而尚在。升往而不返。）

謙輕而豫怠也。（朱氏元曰。謙者自卑。豫者自肆。）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隨宜之物可食。无色之衣至文。）

兌見而巽伏也。（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項氏安世曰。隨以无故為安。蠱以有事為飭。）

剝爛也。復反也。（徐氏幾曰。剝爛陽窮于上。復反陽生于下。）

晉晝也。明夷誅也。（日中為晝。明傷為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葛氏懋哉曰。井澤及于物。不求通而通。困剛揜于柔。非所遇而遇。井以巽上而通。困以亨心而遇。）

咸速也。恆久也。（會解。咸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綏斯來。動斯和。一何速也。恆久于道而天下化成。漸以仁。摩以義。一何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朱氏元曰。渙散故離。節制故止。）

解緩也。蹇難也。（朱氏元曰。出險故緩。在險故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朱氏元曰。外情睽。內情親。）

否泰反其類也。（朱氏元曰。往來內外。其類相反。）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通與止保陽于方盛。退保陽于方衰。）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朱氏元曰。革敝去故。鼎利取新。）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蔡氏清曰。過在小乃謂之過。孚于中乃謂之信。）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故以豐多。親以旅寡。炎涼世態。卦已具之。）

離上而坎下也。（朱氏元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小畜一陰柔不敵剛。履一陰柔進承剛。）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朱氏元曰。待時故不進。相競故不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朱氏彝尊曰。李氏逢期謂大過以下八卦不反對。大過頤。）

一四陽在內。二陰在外。一四陰在內。二陽在外。其義則一顛一正。亦相反也。姤與夬。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相對。其義則柔遇剛與剛決柔。反女之終與女之待反。定與窮反。雖不反對而反對之義自在。要之孔子贊易。至于韋編三絕。錯綜各有至理。讀者誠得其意。不必妄生議論也。其說最確。壽案。乾剛坤柔以下。惟姤曰柔遇剛。夬曰剛決柔。蓋姤為柔進之始。進極則為坤。夬為柔退之終。一決則為乾。故獨于二卦書之彖。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雜卦不曰消而曰憂。小人以遭遇為害。決去為憂。消則其害終者也。　八卦不反對而隱寓反對于對待之中。兼錯綜之義。易所以不可為典要也。無知者妄肆更張。亦小人而無忌憚矣。終之以夬。而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扶陽抑陰之意。較然可觀。易所以自有典常也。

右雜卦傳共一章。韓注。雜卦者。雜糅眾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

周易集解纂疏

李道平著

周易集解纂疏自序

古人之說易也愼。後人之說易也僭。古人之說易也。言象數而義理在其中。後人之說易也。言義理而象數因之以隱。說卦曰。聖人設卦觀象。又曰。聖人立象以盡言。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使象數可廢。則聖人之言爲無稽。而羲文之假象數以垂訓者。反等於駢拇附贅。夫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必規矩具然後方圓成。斷無方圓成而規矩遂爲可棄。故作易者不能離象數以設爻象。說易者卽不能外象數而容談乎性命矣。說易莫先于左氏。內傳紀事。雖不免或失之誣。然解釋繇辭。皆準象數。猶可考見古人說經之遺。漢儒趾周秦而興。易師授受。一脈相承。恪守典型。毋敢失墜。凡互卦卦變。以及卦氣、爻辰、消息、納甲、飛伏、升降之說。皆所不廢。蓋去聖未遠。古義猶存。故其說往往與羲文之旨相契合。自時厥後。一變爲晉易。而老莊虛無之談熾。再變爲宋易。而陳李圖學之說興。夫老莊之虛無。陳李

之圖學。斷不能遠出漢儒象數之上。且王氏之注。論象數既不及漢儒之確。論義理又不及宋儒之醇。進退無所據。有識之士。多指斥不肯道。迺唐祭酒孔君沖遠。奉勅疏解諸經傳注。獨于易黜鄭虞而宗王韓。取輔嗣野文。疏而行之。其書遂藉以獨尊于世。而漢學寖微。于是梓州李君鼎祚。恐逸象就湮。乘其時古訓未散。取子夏以下三十餘家。成集解一書。表章漢學。俾古人象數之說。得以緜延至今弗絕。則此編之力居多。予少時嘗取其書讀之。隱辭奧義。深邃難闚。予不自揆。輒欲有所闡發。以通變宣幽。卒以多所滯礙而止。久之得東吳惠氏書。而向之滯者。十釋四五矣。又久之。得毗陵張氏書。而向之滯者。十釋二三矣。又久之。廣覽載籍。旁及諸家之說。而向之滯者。卽有未釋。蓋亦無幾矣。復不自揣。李會衆說。句梳而字櫛之。義必徵諸古。例必溯其源。務使疏通證明。關節開解。讀者可一覽而得其指趣。間有未經解者。或別引一說以申其義。或旁參愚臆以備一解。亦不敢墨守疏家狐正首邱葉歸根本之習。是編也。其有當于絜靜精微之教與否則不敢知。其于漢魏諸儒之學。則未嘗無一日之功焉。抑又思之。自唐迄今千餘載。無人起而爲之疏。而予獨毅然爲之而不辭。予方懼其弗愼且近僭。而又安敢自以爲功也。書既成。謹述其原委。弁諸卷端。亦聊以備講讀學者採擇焉爾。道光二十有二年歲次壬寅冬十月。安陸李道平識于有獲齋。

周易集解序

敍曰，元氣絪縕，三才成象。〔疏〕（謂在天成象也。）神功浹洽，八索成形。〔疏〕（謂在地成形也。）在天則日月運行，潤之以風雨；在地則山澤通氣，鼓之以雷霆。〔疏〕（漢書五行志，雷于天地爲長子，二月出地，八月入地，故此以雷霆屬之地也。）至若近取諸身，四支百體合其度。〔疏〕（若乾爲首之類是也。）遠取諸物，森羅萬象備其工。〔疏〕（如說卦所載是也。）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仁者見之以爲仁，知者見之以爲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斯乃顯諸仁而藏諸用，神无方而易无體。〔疏〕（皆繫上文。）巍巍蕩蕩，難可名焉。〔疏〕（以上言未有八卦之前，故云巍巍難名也。）逮乎天尊地卑，君臣位列。〔疏〕（謂乾坤也。）五運相繼，父子道彰。〔疏〕（謂六子也。）震巽索而男女分，咸恆設而夫婦睦，人倫之義既闡，家國之教鬱興。〔疏〕（此即序卦所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也。）故繫辭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

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宜之。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古者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結繩爲政，後代易之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故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觸類而長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能事畢矣。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疏〕（皆上下繫文。）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疏〕（本乾九三。）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疏〕（繫下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也。〔疏〕（大有上九爻辭。）至於損以遠害，〔疏〕（繫下文。）說以先之。〔疏〕（謂說以先民。）定其交而後求，安其身而後動，履和而至，謙尊而光，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將有爲也，問之以言，其受命也，應之如嚮，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故能窮理盡性，利用安身。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疏〕（上下繫文。）自然虛室生白，吉祥至止。〔疏〕（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遺照。〔疏〕（莊子大宗師，顏回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謂坐忘。按坐忘遺照，見韓康伯陰陽不測之謂神注。孔疏謂本出莊子大宗師篇，然莊子述顏回坐忘，實無遺照字也。）精義入神。〔疏〕（繫下文。）口僻焉不能言，心困焉不能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疏〕（以上皆言易之微妙。）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疏〕（繫上文。）斯之謂矣。〔疏〕（謂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也。）原夫權輿三教，〔疏〕（陶宏景茅山長沙館碑，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三教謂儒釋道。）鈐鍵九流，〔疏〕（范甯穀梁序，九流分而微言隱。[illegible]出于司徒，道家流出于史官，陰陽家流出于羲和之官，法家流出于理官，[illegible]家流出于清廟之官，縱橫家流出于行人之官，雜家流出于議官，農家流出于農稷之官，小說家流出于稗官。）實開國承家脩身之正術也。〔疏〕（謂易是以始三教而管九流，故爲開國承家脩身之正術也。）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疏〕（家語，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歎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按隋書經籍志有子夏易傳二卷，唐志同，中經簿四卷，阮氏七錄六卷，陸氏釋文序錄三卷，[illegible]皆作十卷，然其書實後人僞託，非出

（子夏手也。）傳注百家。綿歷千古。雖競有穿鑿。猶未測淵深。〔疏〕（謂漢魏以來說易之家。其詳具于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唯王鄭相沿。頗行于代。〔疏〕（隋志。鄭玄周易注九卷。王弼周易注六卷。）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疏〕（鄭氏多衍象數。王氏專言名理。）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致使後學之徒。紛然淆亂。各修局見。莫辨源流。天象遠而難尋。人事近而易習。〔疏〕（王應麟鄭氏周易注序。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王弼尚名理。譏互體。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源。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今若崇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又王儉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可安。）則折楊黃華。嗑然而笑。〔疏〕（莊子天地篇。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皇荂亦作黃華。）方以類聚。〔疏〕（繫上文。）其在茲乎。〔疏〕（隋書。鄭康成王弼二注。梁陳列于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寖微。今殆絕矣。以上言鄭王異。以起下文作集解之意也。）臣少慕玄風。遊心墳籍。歷觀炎漢。迄今巨唐。采羣賢之遺言。議三聖之幽賾。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疏〕（凡三十五家。一子夏。已見。一孟喜。漢書。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藝文志有孟喜周易章句二篇。又周易災異十一篇。一焦延壽。漢書。延壽。字贛。梁人。隋書經籍志有焦氏易林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今存易林。佚變占。今頤卦所采一條。不見易林。當屬變占中語也。一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漢志有京房易傳十一篇。七錄有章句十卷。隋志又有錯卦。妖占。占事守林。飛候。及飛候六日七分。四時候。混沌。委化。逆刺占災異。馬氏通考又有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等書。今所采者。大抵皆章句中語也。一馬融。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七錄有馬融周易注一卷。釋文序錄新舊唐書作章句十卷。一鄭玄。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七錄有鄭玄周易注十二卷。舊唐書同。隋志作九卷。釋文序錄新唐書作十卷。一荀爽。後漢書。爽字慈明。一名諝。潁川潁陰人。著易傳。爲荀氏經作條例。隋志有荀爽周易注十卷。新舊唐書作十卷。一九家易。隋志有九家易解。陸德明曰。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集。所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一劉表。後漢書。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隋志有劉表周易章句五卷。新舊唐書同。中經簿錄作易注十卷。七錄作九卷。目錄一卷。一宋衷。陸德明曰。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隋志。梁有漢荊州五業從事宋衷注周易十卷。亡。七錄新舊唐書同。釋文序錄作九卷。一王肅。魏志。肅字子雍。陸德明曰。東海蘭陵人。隋志有王肅周易注十卷。梁又總目作十一卷。一王弼。陸德明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注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隋志亦作六卷。七錄作十卷。一何晏。冊府元龜。何晏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說十三卷。一虞翻。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隋志有虞翻周易注九卷。易律曆一卷。周易集林一卷。七錄有周易日月變例六卷。一陸績。吳志。績字公紀。吳郡吳人。注周易。隋志有陸績周易注十五卷。注京氏易一卷。一姚信。阮孝緒曰。姚信字元直。吳興人。陸德明曰。信字德祐。隋志有姚信周易注十卷。一翟玄。九家易作翟子玄。陸德明曰。子玄不詳何人。爲易義。一韓康伯。晉書。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隋志有韓伯繫辭注三卷。一向秀。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釋文序錄云。秀爲易義。一王廙。晉書。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隋志有王廙周易注三卷。七錄作十卷。釋文序錄作十二卷。作三卷者。蓋殘闕本也。一張璠。陸德明曰。璠。安定人。東晉祕書郎。參著作。集解十二卷。七錄有張璠周易集解十卷。隋志八卷殘闕。新舊唐書仍云十卷。又略論一卷。一干寶。晉書。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注周易。隋志有干寶周易注十卷。周易爻義一卷。周易問難二卷。周易玄品二卷。七錄有周易宗塗四卷。一蜀才。顏之推曰。姓范氏。名長生。自稱蜀才。隋志。蜀才周易注十卷。一劉瓛。南史。劉瓛。字子珪。沛郡人。隋志有劉瓛周易乾坤義一卷。七錄有周易四德例一卷。又有周易繫辭義疏。一沈驎士。南齊書。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著周易兩繫。又云。注易經。一伏曼容。南史。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爲周易集解。七錄有伏曼容周易注八卷。唐志有周易集林十二卷。一姚規。隋志有姚規周易注七卷。一崔覲。隋志有崔覲周易注十三卷。一盧氏。隋志有盧氏周易注十卷。一何妥。北史。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撰周易講疏三卷。隋志作十三卷。一王凱沖。隋志有王凱沖周易注十卷。一侯果。有集說。惟朱仰之及彭城蔡景君無考。一孔穎達。新唐書。孔穎達。字沖遠。冀州衡水人。舊唐書志有孔穎達等周易正義十四卷。新唐志作十六卷。一崔憬。據大衍章注云。崔氏探玄。病諸先達。是崔氏著有周易探玄也。）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疏〕（王氏專言名理。故于象乖。故曰輔嗣之野文。鄭氏多衍象數。猶存古義。故補康成之逸象。）各列名義。共契玄宗。先儒有所未詳。然後輒加添削。每至章句。僉例發揮。俾童蒙之流。一覽而悟。達觀之士。得意忘言。當仁既不讓於師。論道豈慚於前哲。至于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疏〕（其書不傳。諸家亦未著錄。）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其王氏略例。〔疏〕（隋書周易略例一卷。此書卷末今亦未刊。）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八卷。〔疏〕（或作一十卷。新唐書作集注周易十七卷。中興書目通考作十卷。）以貽同好。冀將來君子。無所疑焉。祕書省著作郎。〔疏〕（朱睦㮮曰。鼎祚。資州人。仕唐爲殿閣學士。以經術稱于時。及因唐列傳及蜀志。俱不見其人。又袁桷清容居士集有資州李鼎祚讀書臺。）臣李鼎祚序。〔疏〕（中興書目。集解十卷。唐著作郎李鼎祚集三十餘家。凡十七篇。其所取荀虞之說爲多。中興藝文志。李鼎祚易宗鄭康成。排王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鼎祚集解取序卦各冠卦之首。其序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宗鄭學者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二。而所取于荀虞者尤多。）

周易集解纂疏凡例

一、是編舊有毛氏汲古閣本。胡氏祕冊彙函本。盧氏雅雨堂本。魯魚亥豕。互有異同。孫氏岱南閣本。兼采諸家。字畫隋殿尤甚。唯木瀆周氏枕經樓本。據儒先論定。多所改正。較諸本爲完善。今所據以纂疏者。周氏本也。閒有未盡善者。悉改訂于各條之下。

一、自宋以來。漢易幾成絕學。即閒有留心象數者。皆自據己見。不必根據儒先。我朝經學昌明。名賢蔚出。如惠徵君棟。承其家學。說易尤精。張編修惠言。接踵而興。如驂之靳。大抵皆謹遵漢學。于荀虞諸儒之旨。多所發明。其所徵引。總不外集解一書。故茲編所采。雖廣錄諸家。而于惠張兩先生之說尤多。但參合成文。不能詳箸姓氏。非敢掠美。致郭竊向注之譏。閱者諒之。

一、疏家之體。墨守注義。不敢有所出入。蓋師承也。然義取其當。不尙苟同。茲編于注義未協經旨者。必詳

加辨正。亦有舊義不詳不確者。或另申一說以備參考。兼引諸家者。但加案字。自攄管見者。則加愚案以別之。

一、孔穎達正義。專釋王韓注也。茲編所引王韓注。有全用正義者。則書孔疏以別之。間引數語者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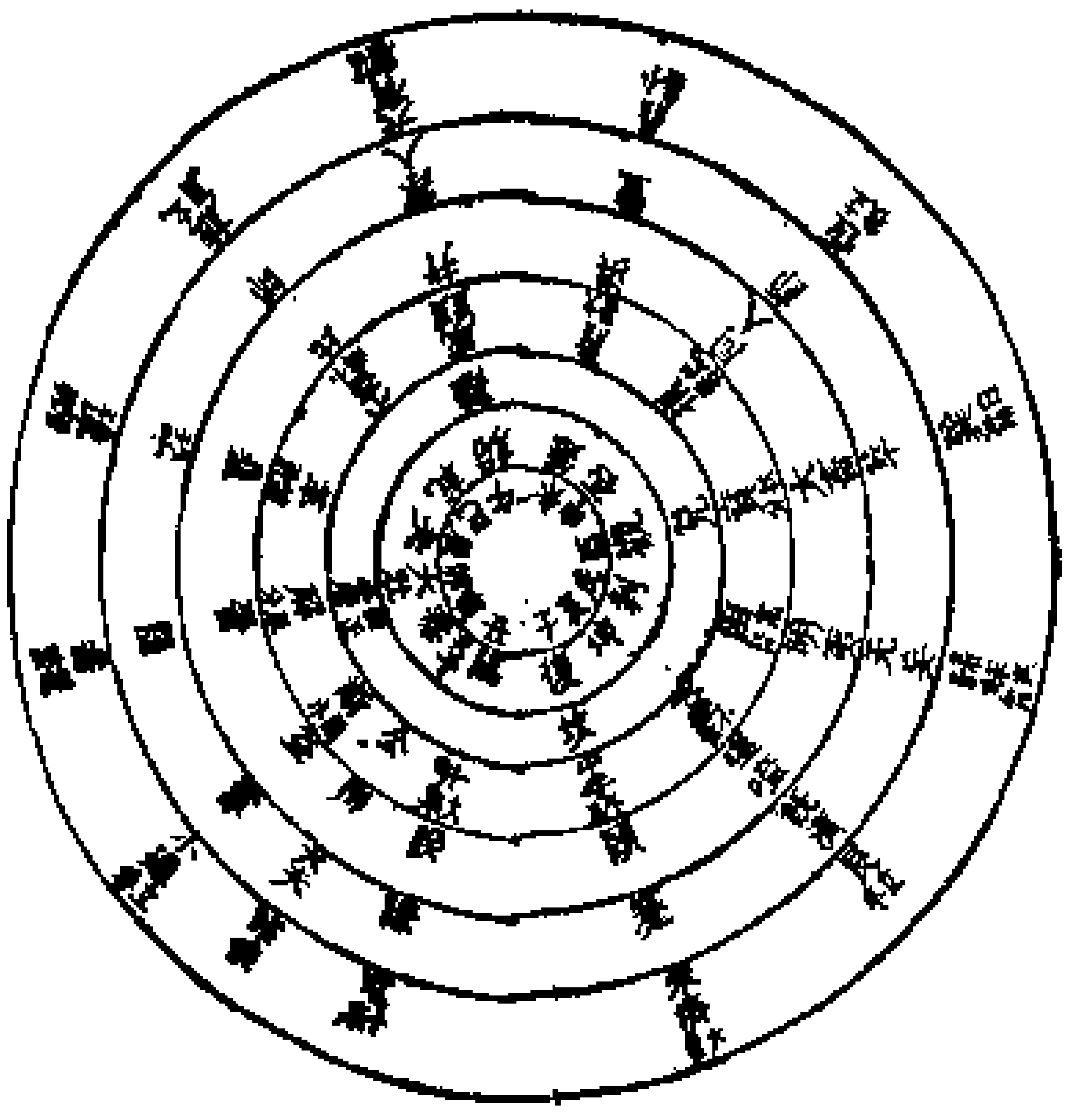
一、古人說易。各有宗派。易含萬象。不可一例拘也。故李氏兼收並蓄。多兩存其說。茲編亦兩釋之。以備學者採擇。至詮解諸家。亦各遵其例。不相混淆。重家法也。

一、諸家體例。淵源各別。如鄭言爻辰。荀主升降。虞明消息之類。若不詳其端委。讀之每多扞格而難通。茲于諸家說易體例。撮其尤要者。列于簡端。俾讀者開卷瞭然。庶于各家宗旨。得其梗概。由此以讀全書。勢如破竹矣。惟卷中徵引事實之處。一時未及檢出原書。難免舛誤。尚冀博雅君子。匡所未逮。

周易集解纂疏諸家說易凡例

卦氣

卦氣之說。出于易緯稽覽圖。其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卦。其一辰餘而從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復生坎。七日消息。及雜卦相去。各如中孚。攷其法。以坎離震兌四正卦爲四時方伯之卦。餘六十卦。分布十二月。主六日七分。又以自復至坤十二卦爲消息。餘雜卦主公卿侯。風雨寒溫。以爲徵應。蓋卽孟喜京房之學所自出也。漢世大儒言易者多宗之。今列圖于左。俾讀者有所致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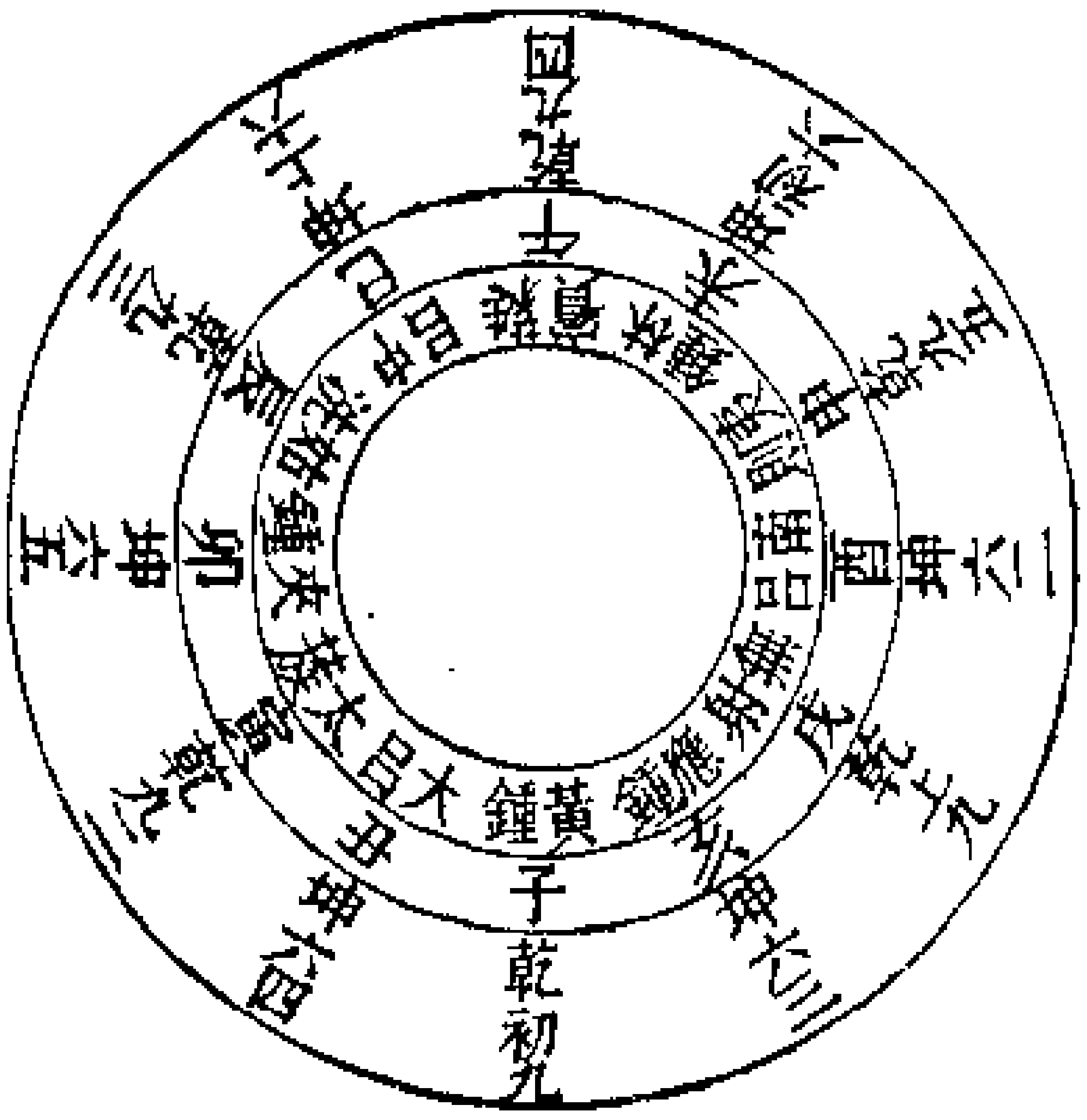


消息

剝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豐彖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故古人稱伏羲作十言之教。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易緯稱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稽覽圖云。唯消息及四時卦當盡其日。又云。消息及雜卦相去。各如中孚。太史公亦曰。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皇侃注云。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消息之義。蓋已古矣。孟氏傳其學。荀氏言之不能具。惟虞氏所注。猶存其概。大抵乾坤十二辟卦爲消息卦之正。其自臨遯否泰大壯觀生者。謂之爻例。自乾坤生者不從爻例。每二卦旁通。則皆消息卦也。消息卦皆在乾坤相合之時。則剝復夬姤泰否之交也。近惟武進張氏。言之最精。其詳具所箸周易虞氏消息。

爻辰

爻辰者。以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錯。當十二辰也。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竝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于屯蒙。又云。陰卦與陽爻同位者退一辰。以未爲貞。其爻右行。閒時而治六辰。愚案乾鑿度之旨。與十二律相生之說合。周禮春官太師。鄭玄注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泰簇之九二。泰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周語韋昭注云。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泰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三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又京房亦言爻辰。與鄭不同。乾左行陽時六。始于子而終于戌。二家所同。坤右行陰時六。始未而終巳者。鄭氏說也。始未而終酉者。京氏說也。二家同出于律辰。鄭氏本乎月律。即月令十二月所中之律。隔八相生之次也。月律之行順。故爻辰亦順。京氏本乎合聲。周禮太師。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泰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合聲始終之序。不同于月律也。合聲之行逆。故爻辰亦逆。因鄭氏以爻辰言易。而竝錄京氏之說以備參考。後所圖者。鄭氏爻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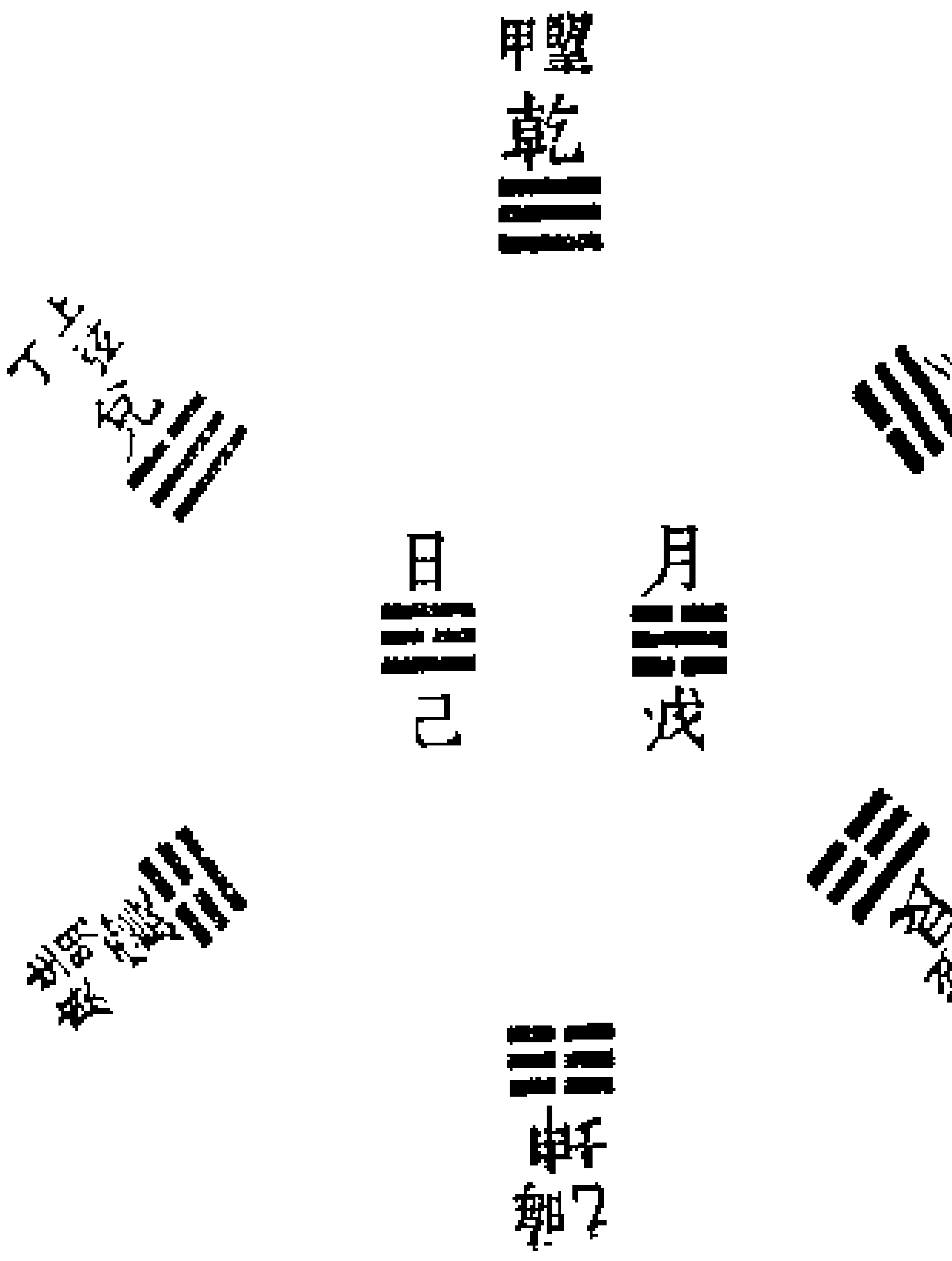
升降

乾升坤降。其義出于易緯乾鑿度。陰起陽而生。陽由七上九。陰由八降六。故陽性欲升。陰性欲承也。繫辭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即此義也。荀氏說易。多主此義。有以陰陽爻爲升降者。不拘內外。如離與小過四升五是也。有以上下卦爲升降者。不拘乾坤。如升初與巽一體相隨。升居坤上是也。此陽升陰降之大凡也。

納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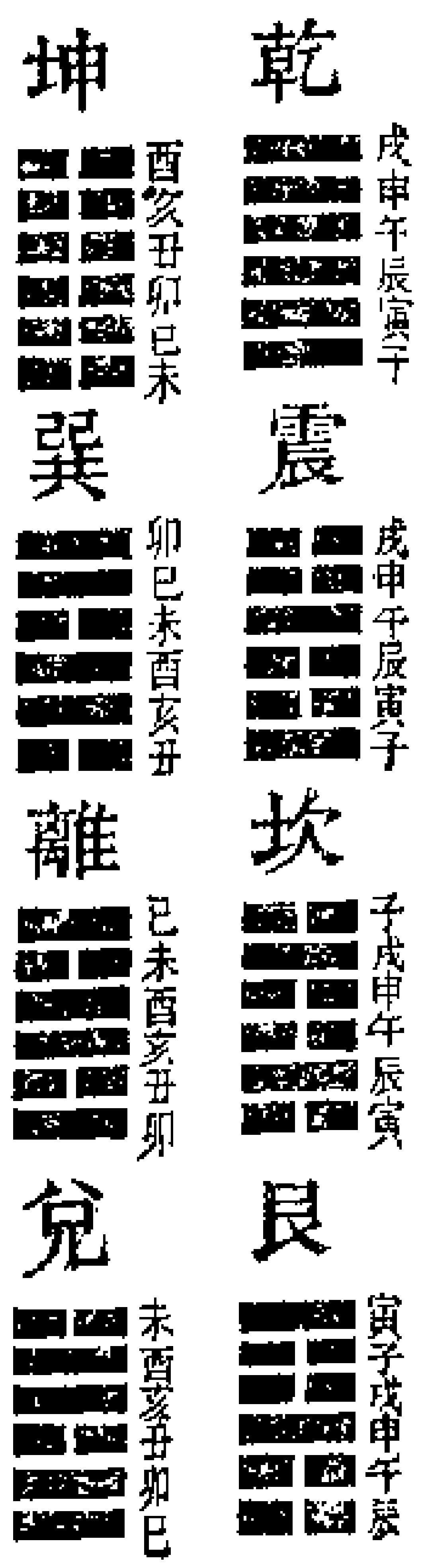
納甲者。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丁。坎納戊。離納己。其說莫詳所自始。魏伯陽參

周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載籍言納甲者。惟見于此。要之說卦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以三陽三陰至一陰一陽爲序。其後乃言水火不相射。蓋以六卦寓消息。而以水火爲用。卽此義也。虞氏本此以說易。與經旨適合。其法以震巽艮兌乾坤六卦應月候。而坎離爲日月之本體。居中不用。震直生明者。一陽始生。又生明之時。以初昏候之。月見庚方也。兌直上弦者。二陽浸盛。又上弦之時。以初昏候之。月見丁方也。乾直望者。三陽盛滿。又望時。以初昏候之。月見甲方也。巽直生魄。則一陰始生。又生魄之時。以平明候之。月見辛方也。艮直下弦。則二陰浸盛。又下弦之時。以平明候之。月見丙方也。坤直晦。則三陰盛滿。又晦時。以平明候之。月見乙方也。此納甲之大凡也。竝列圖于左焉。


望甲
乾
生魄辛
巽
上弦丁
兌
月
戊
日
己
生明庚
震
下弦丙
艮
晦乙
坤

納十二支

納支者。以八卦之六畫。分納陰陽六辰。凡乾在內。則爲甲而納子寅辰。如初九爲甲子。九二爲甲寅。九三爲甲辰也。在外卦。則爲壬而納午申戌。如九四爲壬午。九五爲壬申。上九爲壬戌也。凡坤在內卦。則爲乙而納未巳卯。如初六爲乙未。六二爲乙巳。六三爲乙卯也。在外卦。則爲癸而納丑亥酉。如六四爲癸丑。六五爲癸亥。上六爲癸酉也。因乾坤各納兩干。故別爲內外二卦。若震止納庚。則初九爲庚子。六二爲庚寅。六三爲庚辰。九四爲庚午。六五爲庚申。上六爲庚戌。巽止納辛。則初六爲辛丑。九二爲辛亥。九三爲辛酉。六四爲辛未。九五爲辛巳。上九爲辛卯。坎離艮兌四卦依震巽例推之。今火珠林卽其法也。


乾
戌申午辰寅子
震
戌申午辰寅子
坎
子戌申午辰寅
艮
寅子戌申午辰
坤
酉亥丑卯巳未
巽
卯巳未酉亥丑
離
巳未酉亥丑卯
兌
未酉亥丑卯巳

六親

六親爻例。起于京君明。京氏積算法云。孔子曰。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陸績注云。天地卽父母也。福德爲寶爻。注云。福德卽子孫也。同氣爲專爻。注云。兄弟爻也。法以八卦六位。乾屬金。甲子壬

午.坤屬土.主乙未癸丑.震屬木.主庚子庚午.巽屬木.主辛丑辛未.坎屬水.主戊寅戊申.離屬火.主己卯己酉.艮屬土.主丙辰丙戌.兌屬金.主丁巳丁亥.各以陰陽順逆而治六辰.從世卦五行論其生剋.命其六親.如乾初甲子.子爲水.金生水爲義爻.乾外壬午.午爲火.火剋金爲制爻.是也.其餘可以例推.

八宮卦

八宮卦.本京氏易.蓋乾坤生六子.八純卦生五十六卦.爲六十四卦也.易傳積算法云.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其法六十四卦.分八宮.乾震坎艮坤巽離兌爲次.八卦本象爲八純.世在上變.初爲一世.以次而至五.則上爻不變.四反而爲游魂.下體皆復而爲歸魂.游歸之卦.乾坤用離坎.離坎用乾坤.震巽用兌艮.兌艮爲震巽.

乾 ䷀	觀 ䷓ 四變	巽 ䷸	无妄 ䷘ 四變	離 ䷝	蒙 ䷃ 四變	兌 ䷹	蹇 ䷦ 四變
姤 ䷫ 一變	剝 ䷖ 五變	小畜 ䷈ 一變	噬嗑 ䷔ 五變	旅 ䷷ 一變	渙 ䷺ 五變	困 ䷮ 一變	謙 ䷎ 五變
遯 ䷠ 二變	晉 ䷢ 四不變	家人 ䷤ 二變	頤 ䷚ 四不變	鼎 ䷱ 二變	訟 ䷅ 四不變	萃 ䷬ 二變	小過 ䷽ 四不變
否 ䷋ 三變	大有 ䷍ 歸本卦	益 ䷩ 三變	蠱 ䷑ 歸本卦	未濟 ䷿ 三變	同人 ䷌ 歸本卦	咸 ䷞ 三變	歸妹 ䷵ 歸本卦

坤 ䷁	大壯 ䷡ 四變	震 ䷲	升 ䷭ 四變	坎 ䷜	革 ䷰ 四變	艮 ䷳	睽 ䷥ 四變
復 ䷗ 一變	夬 ䷪ 五變	豫 ䷏ 一變	井 ䷯ 五變	節 ䷻ 一變	豐 ䷶ 五變	賁 ䷕ 一變	履 ䷉ 五變
臨 ䷒ 二變	需 ䷄ 四不變	解 ䷧ 二變	大過 ䷛ 四不變	屯 ䷂ 二變	明夷 ䷣ 四不變	大畜 ䷙ 二變	中孚 ䷼ 四不變
泰 ䷊ 三變	比 ䷇ 歸本卦	恒 ䷟ 三變	隨 ䷐ 歸本卦	既濟 ䷾ 三變	師 ䷆ 歸本卦	損 ䷨ 三變	漸 ䷴ 歸本卦

納甲應情

納甲應情之說.始于翼奉.無關易義.惟干氏釋經.間用此例.故詳著焉.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注云.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狼也.又曰.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注云.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又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注云.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又曰.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注云.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于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又曰.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注云.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

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又曰。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注云。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窮。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云。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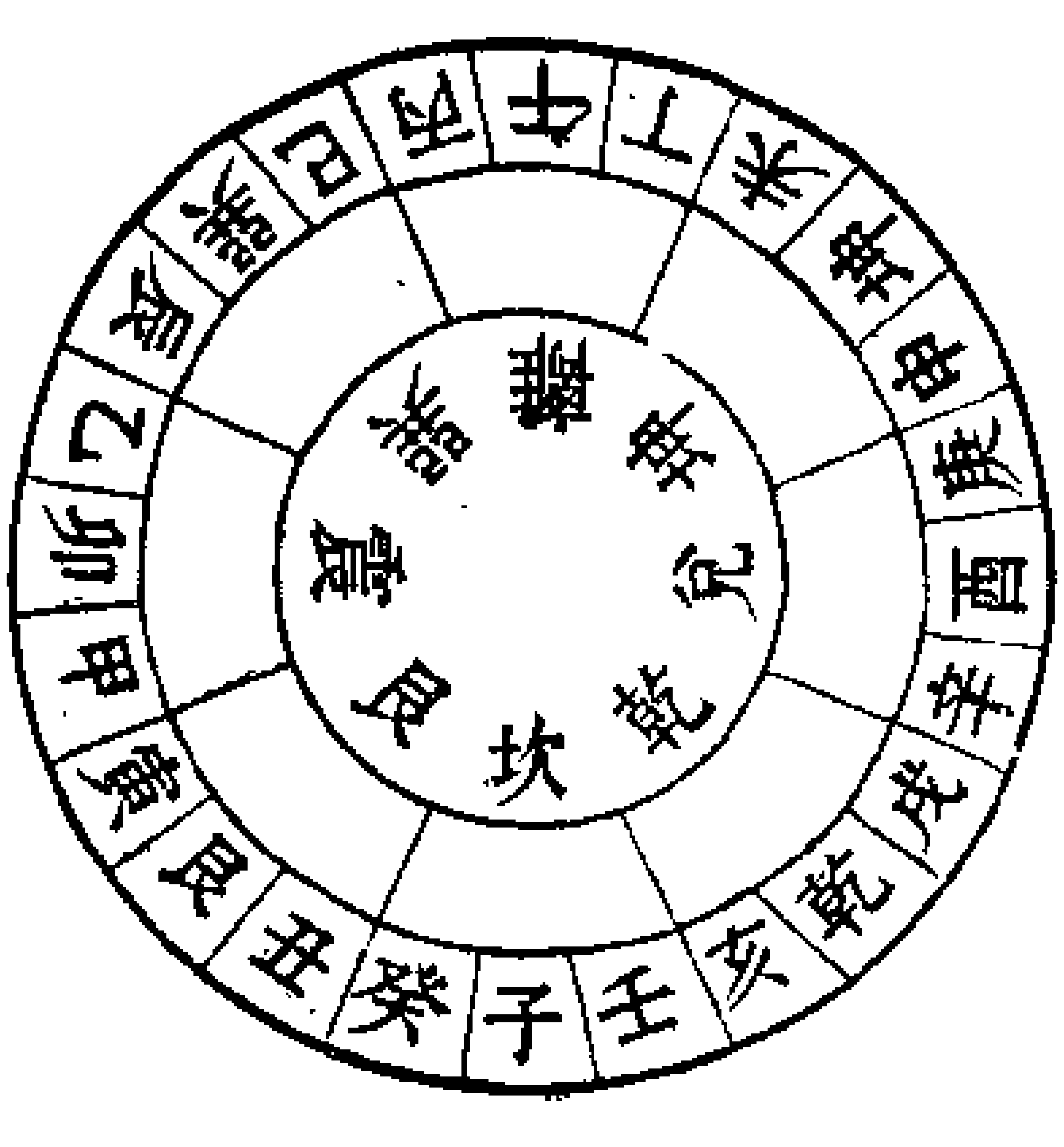
世月

胡一桂京房起月例云。一世卦陰主五月。一陰在午也。陽主十一月。一陽在子也。二世卦陰主六月。二陰在未也。陽主十二月。二陽在丑也。三世卦陰主七月。三陰在申也。陽主正月。三陽在寅也。四世卦陰主八月。四陰在酉也。陽主二月。四陽在卯也。五世卦陰主九月。五陰在戌也。陽主三月。五陽在辰也。八純上世。陰主十月。六陰在亥也。陽主四月。六陽在巳也。游魂四世所主與四世卦同。歸魂三世所主與三世卦同。

案自納支以下。干氏易多用之。蓋干氏說易。多附人事而取例。亦比諸家較雜也。

二十四方位

二十四方位。卽陰陽家二十四山也。其實漢人言易。多用此法。其義最古。故錄之以備參考。八卦惟用四隅。而不用四正者。以四正卦正當地支子午卯酉之位。故不用卦而用支。用支卽用卦也。八卦既定四正。則以八干輔之。甲乙夾震。丙丁夾離。庚辛夾兌。壬癸夾坎。四隅則以八支輔之。戌亥夾乾。丑寅夾艮。辰巳夾巽。未申夾坤。合四維八干十二支。共二十四。天干不用戊己者。戊己爲中央土。無定位也。今列圖于左。



周易集解纂疏卷一

安陸李道平箸

上經乾傳第一

☰☰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貞。案。說卦。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運行不息。應化无窮。故聖人則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　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貞矣。

〔疏〕案。凡無案者。李氏說也。說卦曰。乾。健也。虞翻彼注云。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也。又易緯乾坤鑿度曰。乾訓健。壯健不息。是其義也。體。形也。尊陵者天之形。剛健者天之用。宋衷訓天說曰。滿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惟其運行不息。是以變化无窮。成四時而育萬物。皆天之至健者爲之也。則天之聖。秉健无息。不與天同其形。而與天同其用。故法天之用。法其健也。不法天之體。尊陵之形不可法也。法其用。故名乾。不法其體。故不名天。李氏云云。蓋本孔穎達正義文也。　子夏傳。　元。始也。爾雅釋詁文。春秋釋元年。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易緯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易出復初。萬物資始。故云元始也。陽息至三成泰。雜卦傳曰。泰通也。以乾通坤。陰陽相交。故云亨通也。許愼說文曰。利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是利與和同文。坤來入乾。以成百物。與利。利天下。故云利和也。貞正也。師彖傳文。爻當位曰正。二四上皆失位。變而之正。成既濟定。則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故云貞正也。天稟純陽之性者。釋此曰。天稟陽是也。惟其性稟純陽。故能首出庶物而備四者之德。文王欲人法乾而行四德。故特繫於易首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崔憬曰。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故陽稱焉。潛。隱也。龍下隱地。潛德不彰。是以君子韜光待時。未成其行。故曰勿用。　子夏傳曰。龍所以象陽也。　馬融曰。物莫大于龍。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初九建子之月。

陽氣始動于黃泉。既未萌牙。猶是潛伏。故曰潛龍也。沈驎士曰。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為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潛伏。故言勿用。干寶曰。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疏〕虞注。易緯乾鑿度曰。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曰。陽九之變也。故云九者老陽之數。鄭元注云。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是動之所占。故稱陽為潛隱也。即文言隱而未見之義也。初陽為復。復主伏藏。故云龍下隱地。潛德不彰也。云龍光待時。未成其行。故曰勿用者。即文言行而未成之義也。子夏傳　九家易說卦傳曰。乾為龍。又說卦傳曰。戰於乾。蓋陰得乾之一陽。故為難。埤雅曰。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故云龍所以象陽也。馬注。春秋元命包。龍之為言萌也。龍為陽中之陽。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馬君治費易者也。費氏解六爻上繫之例。初九建子之月。謂乾坤十二爻。周十二月。即十二月消息卦。非鄭氏爻辰。乾起子。坤起未。間時而行六辰之注也。月令。仲冬之月。水泉動。故云陽氣始動于黃泉也。遂謂初爻值建子之月。陽氣始動而猶潛伏。故曰潛龍也。沈注。假借也。借龍象以明爻義也。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故云龍之為物。能飛能潛。而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故借龍以比君子之德也。惟其潛伏。是以勿用也。干注。鄭注乾鑿度云。易氣從下生。故位始于下。乾鑿度曰。陽變七之九。故重陽為老稱九。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者。以卦氣消息言也。卦氣之說。始于易緯稽覽圖。以自復至坤十二卦為十二月消息。復一陽初生。子月卦也。歷臨泰大壯夬而成四月之乾。姤一陰初生。午月卦也。歷遯否觀剝而成十月之坤。故干氏于乾坤十二爻皆以消息言之。此孟喜京房之學也。初九甲子者。以納甲言也。乾納甲壬。乾之初納甲子也。京房易傳。甲壬配內外二象。陸績注云。乾為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甲子者。支干之首。故云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史記。舜始耕歷山。天下從遊者七十餘萬人。穿三泉。師古曰。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陽處三泉之下。以況聖德在愚俗之中。唯文王足以當之。史記殷本紀。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囚西伯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周本紀文略同。文王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當困于羑里。與此爻相合。故取以明潛龍勿用之義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王弼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鄭元曰。二于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干寶曰。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二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顯。

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疏〕王注。初為潛龍。二則出潛矣。初龍處而隱。二則離隱矣。故曰見龍。二在地上。故曰在田。文言曰。德博而化。故云德施周普。二居下中。故云居中不偏。居下非君位。得中。故有君之德也。初隱三[illegible]四[illegible]上亢。二五得中。故皆利見大人。乾鑿度曰。大人者。聖明德備也。[illegible]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是也。二有君德。當升坤五。時舍于田。[illegible]大人也。鄭注。孔疏引先儒云。一二為地道。三四為人道。五上為天道。二在一上。是九二處其地上。所田食之處。唯在地上。所以稱田義也。干注。九二自臨來者。以消息言也。二為地上。與鄭義同。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孔疏云。言田之耕稼利益及于萬物。盈滿有益于人。猶若聚人益于萬物。故稱由是也。臨為二陽之卦。二陽自臨來。三陽則成泰矣。故云陽氣將施。聖人將顯。而以文王免于羑里之日當之。故曰利見大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鄭玄曰。三于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虞翻曰。謂陽息至三。二變成離。離為日。坤為夕。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謂三臣于五。則疾修柔順。危去陽行。故曰无咎。干寶曰。爻以氣表。繇以龍興。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焉。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始出地上。而接動物。人為靈。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仰憂嘉會之不序。俯懼羲和之不逮。反復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者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難。增修柔順以懷多福。故曰无咎矣。〔疏〕鄭注。六爻位象三才。三為內卦之終。人道之始。而有參天地之功。故其爻皆以龍興。而九三獨稱君子。春秋元命包曰。陽成于三。是三為乾主。故云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多謂九三以此也。虞注。昔伏羲作十言之教。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也。荀爽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易緯曰。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是消息者。聖人所以立卦推爻。繫彖象之旨也。故人讀易。多主消息。孟喜荀爽鄭玄而外。虞氏尤詳。息為陽長

[illegible]為[illegible]。二失位。變正成離。離為日。說卦文。泰上卦坤冥為夕。[illegible]云。厲。危也。詳見彼注。二變三互坎。坎為惕。泰否之際。陽道危。故夕惕若厲。正位故无咎也。荀注。一爻之義。而君臣異喻者也。在一國則為君。在天下則為臣。蓋卦有內外。故一爻而君臣異喻。[illegible]侯之君。上承天子之乾。以行諸侯之乾。故曰乾乾。夕主陰。臣陰也。故夕以喻臣。[illegible]疾修柔順之道。以危去陽剛之行。則无咎也。干注。爻以氣表者。謂九六也。繇以龍興者。[illegible]人事也。三自泰來者。陽息至三成泰也。正月之時。陽氣始出地上。而接乎動物。人為萬物之靈。[illegible]相天地之宜。在乎此爻。故云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君子知其任重責大。是以憂深思遠。朝夕匪懈。[illegible]羲和之不逮。謂利也。反復天道。謀始反終。謂元終謂貞也。君子體此四德。故曰終日乾乾。而惟文王返國盡政之日足以當之。[illegible]上。離乎元。宜有咎矣。[illegible]是以无咎。繫上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故云凡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也。[illegible]之德。耀乎天下。為飛廉所讒。故紂忌之。遂囚羑里之難。[illegible]為人臣止於敬。實得此爻之義。而興者說亦合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崔憬曰。言君子進德修業。欲及于時。猶龍自試躍天。疑而處淵。上下進退。非邪離羣。故无咎。干寶曰。陽氣在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四虛中也。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飛于天也。四以初為應。淵謂初九甲子。龍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也。守柔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故聖人不得已而為之。故其辭疑矣。〔疏〕崔注。[illegible]欲及時也。自試矣。四變正成巽。說卦曰。巽為進退。為不果。故或之。亦猶龍欲自試。上躍于五。又疑而退處于初。[illegible]得无咎也。干注。陽息至四。四時當二月。體大壯。故自大壯來也。三四于三才居六爻之中。三去地近。有人道焉。四則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故虛中也。[illegible]飛于天也。[illegible]書[illegible]疑之也。[illegible]之教。故欲進不可。進退兩難。不得已而為奉天伐暴之舉。故疑而不果。其所以望于紂之改過自新者。志固可見也。

九五。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鄭玄曰。五于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虞翻曰。謂四已變。則五體離。離為飛。五在天。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也。猶若庖犧觀象于天。造作八卦。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飛龍在天。天下之所利見也。干寶曰。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五在天位。故曰飛龍。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矣。〔疏〕鄭注。六爻五上為天。[illegible]四于消息為二月春分之時。已有躍躍自試之勢。[illegible]義也。虞注。[illegible]氏所謂五于三才為天道也。[illegible]也。家語五帝德。太皞配木。昭十七年左傳。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illegible]于時為春。于位為君。于五帝為庖犧。于八卦為開始。故以庖犧當之。[illegible]大人造也。[illegible]物覩。故云飛龍在天。天下之所利見也。干注。[illegible]王克紂正位。[illegible]即利見大人之義也。揚雄云。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占。

上九。亢龍有悔。

干寶曰。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亢。過也。乾體既備。上位既終。天之鼓物。寒暑相報。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武功既成。義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案。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湯有慚德。斯類是也。〔疏〕干注。[illegible]下。猶知進退。上九居上之上。故知進而不知退。[illegible]至上則為純乾。四月之卦也。亢過也者。[illegible]乾體既備。上位既終。繫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窮而不知變。則[illegible]

天之生物、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不相報則物不成。聖人之治世、寬則濟以猛、猛則濟以寬、寬猛不相濟則世不治。宣十三年左傳曰、夫文止戈為武。若武功既成、而不知止戈之義、盈而不久、未有不貽夸志多辭之悔者也。愚案書曰、滿招損。家語孔子觀于周廟、有欹器焉、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虞氏繫注云、乾盈動傾、故有悔。即此義也。案、商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以臣伐君、亢而有悔、獨舉湯者、以放伐之事始于湯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劉瓛曰。總六爻純陽之義。故曰用九也。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矣。〔疏〕劉注。乾鑿度曰。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故九為陽爻之變。六為陰爻之變。凡卦皆有九六。獨乾坤二卦言用九用六者。以乾純陽坤純陰也。蓋乾惟用九故能變坤。惟用六故能化陽。變陰化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此用九用六者為之也。故于二卦特明其用。又六陽皆變。故曰用九。其例起于後儒。然春秋傳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六爻變則為坤亦吉義也。王注。九陽也。陽為天德。故云天之德也。聖人體乎乾元。能用天德。則見羣龍之義。惡以剛健而居人首。則物所必忌。以柔順而為不正。則邪所由生。乾之吉在无首者。不以剛健居人首也。坤之利在永貞者。不以柔順為不正也。且乾為首。變坤則无首。直正為貞。坤變成乾。健則能永。故永貞。乾剛變坤則濟以柔。坤柔變乾則濟以剛。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餘詳坤卦用六。

彖曰。劉瓛曰。彖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疏〕正義引褚氏莊氏並云。彖者斷也。斷定一卦之義。其云斷一卦之才者。繫下曰。彖者材也。王注云。材者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眾卦所生。天之象也。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為大。惟乾則之。故曰大哉。元者氣之始也。〔疏〕泰否二卦皆言大小往來。大謂陽。小謂陰。故知陽稱大。六爻純陽。所以稱大。乾為純陽之卦。而元又陽卦之始。乾鑿度曰。易始于一。道乾始一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受始于乾之一陽。故云眾卦所生。在天成象。故云天之象也。乾之始即天之始。故觀乾之始以知天德。乾之大即天之大。故惟天為大。惟乾則之。于文一大為天。一即乾元。故贊以大哉也。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初即乾元也。故云元者氣之始也。何休公羊注云。元者氣也。天地之始。故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其義也。

萬物資始。荀爽曰。冊分為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冊。皆受始于乾也。冊取始于乾。猶萬物之生本于天。〔疏〕鄭注云。資取也。繫上曰。乾之冊二百一十有六。坤之冊百四十有四。二篇之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而皆受始于乾之一陽。故云冊取始于乾。猶萬物之生本于天。說文曰。惟初大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呂覽論人曰。凡彼萬形。得一後成。董子曰。元為萬物之本。何休公羊注曰。元者天地之始。皆此義也。

乃統天。九家易曰。乾之為德。乃統繼天道。與天合化也。〔疏〕繫上曰。繼之者善也。虞彼注云。繼統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是統有繼義。故言乾德統繼天道。與天合化。即九家注所云。惟天為大。惟乾則之是也。鄭氏訓統為本。訓乾能繼天則可。謂乾為天本則非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翻曰。已成既濟。上坎為雲。下坎為雨。故雲行雨施。乾以雲雨流坤之形。萬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也。〔疏〕二四六皆失正之坤。成兩坎為既濟。上成坎為雲。如需之坎在上則為雲。下互坎為雨。如解之坎在下則為雨是也。凡物稟氣于天。受形于地。雲行雨施。則坤受乾氣而成形。坤形下為形。繫上曰。坤化成物。故云萬物化成。說文。品眾庶也。說卦坤為眾。品物即眾物。故曰品物流形也。

大明終始。荀爽曰。乾起坎而終于離。坤起于離而終于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也。〔疏〕坤二五之乾成離。乾二五之坤成坎。坎離為天地之交。而得乾坤之中者也。坎本乾之氣。故乾起于坎之一陽。而終于離之二陽。離本坎之氣。故坤起于離之一陰。而終于坎之二陰。乾宮坎中。坤宮離中。故坎離為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也。且坎也者。坤受乾體而為月。離也者。乾宮坤氣而為日。日月合而為明。故曰大明終始也。乾鑿度曰。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即此義也。

六位時成。荀爽曰。六爻隨時而成乾。〔疏〕六位六爻也。以十二月消息言之。乾始于十一月之一陽。而成于四月之六陽。坤始于五月之一陰。而成于十月之六陰。故云六爻隨時而成乾也。以十二月爻辰言之。乾始于子而成于戌。坤始于未而成于巳。亦六爻隨時而成乾也。言成乾而六爻隨時成。坤在其中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侯果曰。大明日也。六位天地四時也。六爻效彼而作也。大明以晝夜為終始。六位以相揭為時成。言乾乘六氣而陶冶變化。運四時而統御天地。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故乾鑿度曰。日月終始萬物。是其義也。〔疏〕禮器。大明生于東。鄭注。大明日也。故以大明為日。不曰月。舉日以晐月也。繫下曰。周流六虛。虞彼注云。六虛即六位也。

以六位為天地四時者。上天下地。四時運行其中。謂六爻之卦。即效彼六位而作。所謂周流六虛是也。大明流行而不已。故曰以晝夜為終始。六位對待而成功。故云以相揭為時成。揭舉也。專對待而言也。說卦曰。乾以君之。又曰。乾為君。人君乘六爻之陽氣。以陶冶變化。運行四時。統御天地。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終引乾鑿度日月終始萬物以明其義。故知舉日以晐月也。愚案乾始統天。言其體也。乘龍御天。言其用也。體始于一畫。故曰乾元。用周于六爻。故曰六龍。不舉其體。无以見乾之大。不言其用。无以見乾之時。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疏〕乾元為道。故曰乾道。上繫始以陰陽之謂道。終以陰陽不測之謂神。韓康伯彼注云。神者變化之極。故曰乾道變化。繫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虞彼注云。在陽稱變。乾二之坤。在陰稱化。坤五之乾。蓋以乾統坤。乾主變。坤主化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乾為天。是性謂乾也。坤伏乾初為巽。巽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是命謂巽也。以乾變坤。以坤化乾。成既濟定。六爻皆正。剛柔位當。故曰各正性命。六爻皆合。陰陽合德。故曰保合大和。和即利也。乾不言利。故稱大和。皆謂和貞之義。故曰乃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劉瓛曰。陽氣為萬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寧。故曰萬國咸寧也。〔疏〕說卦曰。乾為首。故曰首。乾初息震。說卦曰。帝出乎震。故曰出。繫下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物為陰陽之總名。虞注比象云。坤為萬國。坤為地。地有九州。故曰萬國。坤安貞。故曰寧。陽出震而陰靜。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

象曰。宋衷曰。象者象也。取其法象卦爻之德。〔疏〕繫辭曰。象也者象也。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故曰象者象也。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又曰。八卦以象告。故云取其法象卦爻之德也。

天行健。何妥曰。天體不健。能行之德健也。猶如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所以乾卦獨變名為健者。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各當名。不假于詳矣。〔疏〕剝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彖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蓋乾之一陽。從艮入坤而剝。盡復從坤出震而復來。皆天之一陽行乎其間。故乾象曰天行。說卦曰。乾健也。故曰天行健。天地之德順以理。不以形。故云天體不健。能行之德健也。猶如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乾卦獨名健者。天一晝一夜過周一度。故宋氏云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也。云餘卦當名不假于詳者。孔氏謂所以尊乾異于他卦也。

君子以自強不息。虞翻曰。君子謂三。乾健故強。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強不息。老子曰。自勝者強。干寶曰。言君子通之于賢也。凡勉強以進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強不息矣。〔疏〕虞注。君子謂三者。以三為人道。體天而爻皆君子。有終日乾乾之德也。易注說卦云。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是乾健故強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晝一夜不及天一度。故曰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也。天惟健故強。強故不息。自勝者強。老子道經文。史記商君傳。自勝之謂強。亦此義也。干注。君子通上下言之。凡勉強學問之事。在德不在位也。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謂堯舜也。無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謂文王也。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謂仲尼也。又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謂顏子也。此皆大聖大賢自強不息之事。自此以下。謂庶人百工之屬。皆莫敢淫心舍力。以期于自強不息。庶足以法天行而成君子也。樂記曰。著不息者天也。中庸曰。至誠無息。君子法天之行。進德日強。故能自強不息。亦如天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荀爽曰。氣微位卑。雖有陽德。潛藏在下。故曰勿用也。〔疏〕一陽初動。故氣微。其爻在下。故位卑。繫下曰。龍蛇之蟄。以存身。有復象焉。雖有陽氣。潛藏在下。陽而未見。故勿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荀爽曰。見者見居其位。田謂坤也。二當升坤五。故曰見龍在田。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臨長羣陰。德施于下。故曰德施普也。〔疏〕位二也。謂陽見諸二位也。二在地上稱田。陽息至二。故田謂坤也。荀氏說易。多主乾升坤降之義。蓋乾主陽。陽動而進。故升。坤主陰。陰動而退。故降。二得中有君德。當升居坤五。升自二田。故曰見龍在田也。五為君位。故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者也。以二陽升居五位。臨長羣陰。有比親萬國之象。蓋益彖傳曰。陽施陰生。陽主施。又為德。故有德施于下之象。下傳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故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虞翻曰。至三體復。故反復道。謂否泰反其類也。〔疏〕乾陽息三至上體復。其卦為泰。泰反則為否矣。惟以乾承乾。則復體在焉。故能反乎復道。泰而不否也。否泰反其類也。雜卦傳文。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疏〕說卦曰。乾以君之。故乾為君卦。繫上曰。天三地四。故四為陰位。四承五。故將上躍居五。四應初。又欲下居坤初。初四陽不正。初五皆正。故云求陽之正也。乾鑿度曰。陽動而進。故陽道樂進。進得位得中。故无咎也。

飛龍在天。

大人造也。荀爽曰。飛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法。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疏〕初與三得位而不中。二中而不正。四上不中不正。皆有所拘也。五得位得中。故无所拘而稱飛也。萬事皆造始于天。故云天者首事造制。聖人憲天以成法。故云大人造法。繫上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也。天位謂五。見居天位。名聖人也。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釋詁云。作。造爲也。是作造同義。作謂伏羲造作八卦。聖人作。卽大人造也。萬物覩。卽利見大人也。故云是其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九家易曰。陽當居五。今乃居上。故曰盈也。亢極失位。當下之坤三。故曰盈不可久。若太上皇者也。下之坤三。屈爲諸侯。故曰悔者也。〔疏〕陽居五爲得中得位。進而居上則亢。故曰盈也。以九居上爲亢極。以陽居陰爲失位。上與三應。亢極故當下之坤三。以納甲言之。月至十五乾盈于甲。十六退辛。故曰盈不可久也。失位在上。故云若太上皇者也。又位三爲三公。公與侯等。且上降坤三。互震爲侯。故云屈爲諸侯。盈不可久。故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宋衷曰。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見羣龍。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故曰无首吉。〔疏〕六爻皆九。故用九。六位皆取龍象。故曰見羣龍。乾純陽爲剛。春秋傳曰。剛爲天德。故云則天德也。文言曰。乾元用九。天德卽乾元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故云萬物之始。莫能先之。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此乾坤二用之大義。所以不可爲首也。先則遇剛故凶。隨則柔以濟剛故吉。案乾坤之妙。存乎二用。惟天道變化。莫測其端。故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劉瓛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姚信曰。乾坤爲門戶。文說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疏〕劉注。依文而言其理。孔氏始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是也。姚注。孔氏云。乾坤其易之門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卽姚義也。

元者。善之長也。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爲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爲善之長也。〔疏〕說卦曰。乾以君之。故云乾者君卦也。大雅曰。克長克君。是君有長義也。周語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韋昭彼注云。長猶君也。下傳以長人言體仁。故以君卦釋乾元也。六爻皆陽。故六爻皆當爲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以明元善也。繫上曰。繼之者善也。虞彼注云。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故繼之者善。是乾統萬善。而元爲乾始。人君上體乾元。足以繼天立極。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書召誥曰。惟王位在德元。是其義也。又自復至乾爲積善。始于子。首出庶物。故曰長也。

亨者。嘉之會也。九家易曰。通者謂陽合而爲乾。衆善相繼。故曰嘉之會也。〔疏〕子夏傳云。亨。通也。嘉。善也。春官大宗伯嘉禮注云。嘉。善也。禹貢灉沮會同。鄭注。雍水沮水相觸而合。是會訓合也。六爻皆陽。合而爲乾。乾陽爲善。是衆善相繼而成乾。陽主開通。故曰嘉會。其曰衆善相繼。蓋合元善以明嘉會也。又以乾通坤。嘉美所合。故曰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荀爽曰。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疏〕中庸曰。義者宜也。荀子王制曰。義以分則和。和則一。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陰陽相和。各得其宜。是亦分義。義分則和。故曰義之和也。說文。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易。利者義之和也。蓋利从刀。故主分。分故能裁制事物。使各宜也。各得其宜則和矣。利又从禾。說文。禾。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是利有中和之義。故云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

貞者。事之幹也。荀爽曰。陰陽正而位當。則可以幹舉萬事。〔疏〕師彖傳曰。貞。正也。六爻正則陰陽正而位當矣。大戴禮保傅篇引易說文曰。正其本。萬事理。故可以幹舉萬事。薛君韓詩章句云。幹。正也。許詁云。木旁生者爲枝。正出者爲幹。是幹有正義。故曰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何妥曰。此明聖人則天合五常也。仁爲木。木主春。故配元爲四德之首。君子體仁。故有長人之義也。〔疏〕聖人謂君子也。五常。仁義禮知信也。五者人之德也。元亨利貞。天之德也。此言聖人則天之元亨利貞。以合仁義禮知之德也。乾初出震。震居東方木。說文。木。東方之行。禮月令。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凡果核中實有生氣者曰仁。是仁爲木。木主春也。六書正譌。元从二从人。仁則从人从二。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故仁配元而爲四德之首也。體仁謂以仁爲體也。長人猶君人也。襄九年左傳曰。元者體之長也。元爲首。故爲體之長。震爲仁。又爲諸侯。故君子體仁。有長人之義。又禮運曰。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曰體仁足以長人也。

嘉會足以合禮。何妥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故以通配。五禮有吉凶賓軍嘉。故以嘉合于禮也。〔疏〕繫上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禮爲交接會通之道。故取以配亨通也。五禮有吉凶賓軍嘉。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注云。嘉禮道于上下。所以別于四禮。總謂春官始于吉禮。終于嘉禮。儀禮則始于嘉禮之冠婚。而終于吉禮之有司徹。蓋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五禮嘉首。嘉會者。卽嘉禮冠婚之義也。又乾以嘉美之通。合坤陰爲嘉。坤爲禮。故曰嘉會足以合禮也。

利物足以和義。何妥曰。利者裁成也。君子體此利以利物。

足以合于五常之義。〔疏〕說文。利从刀銛。故主裁成也。君子體此自然之利。以裁成萬物。故足以合于五常之義也。周語曰。義必及利。韋注云。能利人然後爲義。呂氏春秋曰。義之大者。莫大于利人。故利者利物也。又乾精氣爲物。體物。地靜而理曰義。坤來成乾。說卦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故曰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何妥曰。貞。信也。君子貞正。可以委任于事。故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也。案。此釋非也。夫在天成象者。乾元亨利貞也。言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在地成形者。仁義禮智信也。言君法五常。以教化于人。元爲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方木也。亨爲嘉會。足以合禮。禮主夏養。南方火也。利爲物宜。足以和義。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爲事幹。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故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則智之明證矣。不言信者。信主土而統屬于君。故中孚云。信及豚魚。是其義也。若首出庶物而四時不忒者。乾之象也。厚德載物而五行相生者。土之功也。土居中宮。分王四季。亦由人君外爲皇極。而兼有天下。水火金木非土不載。仁義禮智非君不弘。信既統屬于君。故先言乾而後不言信明矣。〔疏〕何注。此以貞配信。言貞正可以任事。故引論語敬事而信之文以證其義也。案。李以貞配智。故云此釋非也。在天成象。卽乾元亨利貞者。乾卽天。元亨利貞卽四時。故言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也。在地成形者。謂人生而成形。卽有此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言人君當法五常之性以敎化天下之人。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在時爲春。在五行爲東方木。在天爲亨。在人爲禮。在時爲夏。在五行爲南方火。在天爲利。在人爲義。在時爲秋。在五行爲西方金。在天爲貞。在人爲智。在時爲冬。在五行爲北方水。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引之以明貞爲智而屬水也。繫上曰。卦之德方以智。貞正而固。所以爲智也。說文。固。四塞也。从囗古聲。囗古圍字。繫上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九家彼注云。圍。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智周卽貞固。道濟天下卽足以幹事也。不言信者。蓋以乾爲信也。說卦乾爲天爲君。繫上曰。天五。五爲土。故以信主土而統屬于君也。中孚彖傳曰。信及豚魚。又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言人君信及豚魚而上應乎天。天卽乾也。卽乾爲信之義也。天運于上而春夏秋冬成序。天之信也。故云首出庶物而四時不忒。乾之象也。土職于下而水火金木無違。土之信也。故云厚德載物而五行相生者。土之功也。天數五爲戊。土居中宮。洪範曰。五皇極。惟皇建極。亦居中宮。故土居中而王四季。亦猶皇極居中而運四方。水火金木皆生于土。仁義禮智皆備于君。信既居中而屬君。故先言乾以統元亨利貞。不必復言信以統仁義禮智也。又貞者正也。六爻正。既濟定。坤爲事。以乾舉坤。坤智藏往。故以貞配智。足以幹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干寶曰。夫純陽。天之精氣。四行。君之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辭表篇目。明道義之門在于此矣。猶春秋之備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則體

仁正己。所以化物。觀運知時。所以順天。器用隨宜。所以利民。守正一業。所以定俗也。亂則敗禮。其教淫。逆則拂時。其功否。錯則妨用。其事廢。忘則失正。其官敗。四德者。文王所由興。四愆者。商紂所由亡。〔疏〕乾體純陽。故爲天之精氣。人稟之以成四德。故四行爲君之美德也。繫上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仁義禮智之性。出于乾之元亨利貞。故乾冠卦首。而辭列四目。是乾之四德爲道義之門。而性從此出也。漢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春秋法五始之要。注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是易首之備四德。猶春秋首之備五始也。皆聖人所留意者也。體仁爲仁由己。故體仁正己。所以化物。則長人也。運會。會也。禮器。禮時爲大。通趨時。禮之亨也。故觀運知時。所以順天。則合禮也。繫下十二蓋取。是利也。故器用隨宜。中庸。義者宜也。所以利民。則和義也。師彖傳曰。貞。正也。衆事幹也。坤曰。發于事業。是也。守正一業。所以定俗。則貞固足以幹事也。體。禮也。亂則敗仁之體。故其教必至于淫。逆則拂禮之時。故其功必至于否。錯則妨義之用。故其事必至于廢。忘則失貞之正。故其官必至于敗。有是四德則興。故云四德者。文王所由興。反是而有四愆則亡。故云四愆者。商紂所由亡。是以君子終日乾乾。行此四德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何妥曰。夫子假設疑問也。後五爻皆放此也。〔疏〕假設問答以明經義。傳體也。下五爻皆言何謂。放此也。

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何妥曰。此直言聖人有隱顯之龍德。今居初九窮下之地。隱而不見。故云勿用矣。〔疏〕說文曰。龍能明能幽。是能隱能顯者也。聖人有能隱能顯之龍德者也。今居初九則時當隱矣。隱故勿用也。案。初變爲巽。繫下曰。巽稱而隱。實聖人有可隱之龍德。隱而不見。故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世。崔憬曰。言據當潛之時。不易乎世而行者。龍之德也。〔疏〕趙岐孟子注云。易。治也。言當潛藏不治世而行。遵于時也。又王弼注云。不爲世俗所移易。虞氏屯彖傳注云。初剛難拔。故不易。卽確乎不拔之意也。愚案。震爲子。繼世爲世。初九陽伏不動。未成乎實。故不易乎世。

不成名。鄭玄曰。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疏〕時當隱而隱。俯仰從俗。不自立異。故无所成名。案。乾爲

（潛陽成于三，著不積不足以成名。繫下曰：其初難知，故不成乎名。）遯世无悶。（崔憬曰：道雖不行，達理无悶也。〔疏〕震爲世，震陽隱初，故曰遯世。然道雖不行而理達于心，故无悶，即中庸所謂遯世而无悶也。遯世，承不易世而言也。）不見是而无悶。（崔憬曰：世人雖不己是，而己知不違道，故无悶。〔疏〕復坤五陰閉亂于上，一陽潛下，故不見是。然世人雖不己是，而自信不違乎道，故无悶。即論語所謂人不知而不慍也。不見是，承不成名而言也。以初震爲樂，故皆言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虞翻曰：陽出初震爲樂爲行，故樂則行之。坤死稱憂，隱在坤中，遯世无悶，故憂則違之也。〔疏〕陽出于初爲震體，復震爲樂者，震東方木，于時爲春。春秋繁露曰：春，蠢也。蠢蠢爲樂之貌，故爲樂也。爲行者，說卦震動也，又震爲足，爲作足，是虞翻圖說注亦云震爲作足，故爲行，是以樂則行之也。坤死稱憂者，月三十滅于坤爲晦，死魄，故坤爲死。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死累物也。故坤死稱憂，陽隱坤中，遯世无悶，故憂則違之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虞翻曰：確，剛貌也。乾剛潛初，坤亂于上，君子弗用，隱在下位，確乎難拔，潛龍之志也。〔疏〕繫下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以初剛者也。馬氏彼注：確爲剛，故云確，剛貌也。乾陽始動，剛伏坤初，坤反君道，亂見于上，君子隱而弗用之時也。大過棟橈彖曰：本末弱也。初爲本，上爲末，兩爻皆柔，故橈，剛則難拔矣。拔，鄭云移也。潛龍有至剛之志，是以確乎其不可拔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虞翻曰：中下之中，二非陽位，故明言能正中也。〔疏〕二居下之中，故曰中。二非陽位不正，當變之正，變而得正，故曰正中也。）庸言之信，（荀爽曰：處和應坤，故曰信。〔疏〕九家說卦曰：乾爲言，陽息至二，互震，亦爲言也。二處中和之位，上應坤五，二五相孚，故曰信。二體坎，坎有孚，彖曰：行險而不失其信，故庸言必信。）庸行之謹，（九家易曰：以陽居陰位，故曰謹也。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矣。〔疏〕陽息二，互震作足爲行，以陽居陰，位非其正，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之間，舉動不可不謹。坎象曰：常德行，故曰庸言之謹。庸，常也，釋詁文。虞云：坎爲常，言常信，行常謹，皆坎象也。以坎二即乾二也。）閑邪存其誠，（宋衷曰：閑，防也。防其邪而存其誠也。二在非其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也。〔疏〕說文：閑，闌也。从門中有木，以木距門，有防閑之意，故云防也。二陽居陰，其位不正，不正則邪，故必閑邪。然二位得中，能處中和者也。中庸首言中和，終歸至誠，二處中和，故以存誠。）善世而不伐，（九家易曰：陽升居五，處中居上，始以美德利天下，不言所利，即是不伐，故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之謂也。〔疏〕二有君德，上與五應，陽升則居坤五，五處上中，故能以美德利天下也。陽升始于二，故云始以美德利天下，不言所利，故不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德經文，引之以明善世不伐之意。案：乾爲善，息二互震爲世，兌體毀折，乾象不見，故不伐。）德博而化。（荀爽曰：處五據坤，故德博。羣陰順從，故物化也。〔疏〕二升處五，據坤，坤爲地，地道廣博，故曰德博。坤承乾施，化成萬物，羣陰順從一陽，故能化也。案：乾爲德，二于三才爲地道，中庸之言地道曰博也，故曰德博。陽變陰化，二動得正，以乾交坤，故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虞翻曰：陽始觸陰，當升五爲君，時舍于二，宜利天下，直方而大，德无不利，明言君德，地數始二，故稱易曰。〔疏〕二爲陰位，陽息至二，是陽始觸陰也。二與五應，陽主升，故二當升五爲君也。然時舍居于二，已有利天下之德，爲乾二旁通坤二，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田在地表，有直方大之象，故發人之德天下見之无不利，是二之大人，雖在下位，實有君人之德也。繫上曰：天一地二，是地數始二也。初陽得正不變，二陰失正當變，言變易自此爻始，故稱易曰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虞翻曰：乾爲德，坤爲業，以乾通坤，謂爲進德脩業。宋衷曰：業，事也。三爲三公，君子處公位，所以進德脩業也。〔疏〕虞注：陽息至三成泰，泰內乾外坤。上繫曰：乾以易知，推之可久，則賢人之德，由坤以簡能，推之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大易聖人之所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謂乾坤也。故云乾爲德，坤爲業，以乾通坤，謂天地交而爲泰也。崇效天爲進德，卑法地爲脩業。宋注：坤致于事業，故業訓事。三爲三公，乾鑿度文，以君子而處三公之位，所以貴于進德脩業也。）忠信所以進德也。（翟元曰：忠于五，所以脩德也。崔憬曰：推忠于人，以信待物，故其德日新也。〔疏〕翟注：乾鑿度曰：三爲三公，五爲天子，三臣于五，故云忠于五，所以進德也。崔注：人能推忠于人，以信待物，則德日新。盛案：忠信在內，三終乾事而在內，故忠信所以進德。三處乾上，上故崇，崇故德進。論語曰：主忠信所以崇德也。是其義也。又案坤來

二成離，離中爲忠。乾二之坤成坎，坎孚爲信。三與初二爲離坎，此終乾之事，故曰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荀爽曰：脩辭謂終日乾乾，立誠謂夕惕若厲，居業謂居三也。翟元曰：居三脩其教令，立其誠信，民敬而從之。〔疏〕荀注：乾乾故言脩，惕厲故言誠。鄭云：三爲艮爻，虞云：艮爲居，蓋艮上來自乾三，艮門闕爲居，故居業謂居三也。翟注：以居業爲居三，即荀義也。外而脩其教令，內而立其誠信，則民莫不敬而從之，此居業之事也。盛案：三動之坤，互震，震爲辭，坎孚爲誠，故曰脩辭立其誠。坤爲業，體艮止爲居，此通坤之事，故曰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翟元曰：知五可至而至之，故可與行幾微之事也。〔疏〕陽在五爲得位得中，初與三得位而不得中，三至五爲得中，故知五可至而至之。然三始于初，故可與行幾微之事也。盛案：劉瓛云：至，極也。莊氏云：極，即至也。三在下卦之上，是爲至極。繫下曰：知幾其神乎！虞彼注云：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幾。又曰：幾者動之微。虞彼注云：陽見初成震，故動之微。內體乾，乾爲陽知，初陽已動，必至于三，故曰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姚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文王進德脩業，所以貽厥武王，至于九五，至于九五可與進脩意合，故言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天下歸周，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終于臣道，終于臣道，可與進脩意合，故言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疏〕姚注：繫上原始反終，故知終可以知始。三處乾上，故終謂三也。義者宜也，中庸文。三與上應，上知存而不知亡。三知乾終于三而終之，不至于亢，知存知亡，合乎君子之宜，故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盛案：繫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虞彼注云：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乾爲道門，坤爲義門。又云：陽在道門，陰在義門。乾鑿度地靜而理曰義，是坤爲義也。然道屬乾而爲陽在內，義屬坤而爲陰在外，乾三即泰三，出乾入坤，終應于上，以坤成乾性，乾元常存，故曰可與存義。即泰上體坤，以乾通坤之義也。崔注：此以文王明九三爻義也。武王飛龍也，居九五之尊而化家爲國之幾，實進德脩業之文王有以基之，故曰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以三承五，即崔注義也。殷紂亢龍也，處上九之位，是時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紂，終于臣道，不失事君之義，惟進德脩業之文王有以守之，故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以三應上，即姚注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虞翻曰：天道三才，一乾而以至三乾成，故爲上，夕惕若厲，故不驕也。〔疏〕繫上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是三爻而有三才也。一至三而乾成，有天道焉，故爲上。夕惕若厲，位雖高而心愈下，故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虞翻曰：下位謂初，隱于初，憂則違之，故不憂。〔疏〕下位謂初，言三息自下，隱而在下，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時雖困而心自亨，是以憂則違之，故不憂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王弼曰：惕，怵惕也。處事之極，失時則廢，懈怠則曠，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疏〕書冏命曰：怵惕惟厲，鄭云：惕，怵惕也。處事之極，謂處上之極也。失時則終業廢，懈怠則進脩曠。時謂知至知終，在上在下之時，乾乾之心各因其時而加惕，故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臣位也，故欲上躍，居五下者，當下居坤初，得陽正位，故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疏〕乾爲君，故乾者君卦也。四爲三公，故四者臣位也。四近于五，故欲上躍居五。四與初應，故當下居坤初。四陽不中不正，故言邪。上居五得中，下居初得正，故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荀爽曰：進謂居五，退謂居初，故進退无恒，非離羣也。〔疏〕四變巽爲進退，乾陽稱羣。繫上曰：物以羣分。虞彼注云：乾物動行，故以羣分。進居五，退居初，不離乎陽，故不離羣也。何氏云：所以進退无恒者，時使之然，非欲苟離羣也。義亦可通。无常无恒，釋或躍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崔憬曰：至公欲及時濟人，故无咎也。〔疏〕三已進德脩業矣，四言欲及時者，謂德業已具至公之心，欲及時濟人，故无咎。或躍在淵，自試也，故知欲及時自試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虞翻曰：謂震巽也，庖犧觀變而放八卦，雷風相薄，故相應也。張璠曰：天者陽也，君者陽也，雷風者天之聲，號令者君之聲，明君與天地相應，合德同化，動靜不違也。〔疏〕虞注：說卦：天地定位。虞注：謂乾坤五貴二賤，故定位。傳因五與二應，故推廣其義而言相應之理也。又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虞彼注云：說卦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故立卦。震爲雷，巽爲風，雷風相薄，故同聲相應，謂震納庚，巽納辛，庚辛相得而合金，故相應也。張注：天與君皆陽，雷風與號令皆聲，郊特牲曰：凡聲，陽也。故陽有聲也。天人一理，故君與天地相應，震陽爲動，巽陰爲靜，故合德同化動

謂不遠也。同氣相求。（虞翻曰。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崔憬曰。方諸與月同有陰氣相感。則水生。陽燧與日同有陽氣相感。則火生也。〔疏〕虞注。艮爲山。兌爲澤。山澤通氣。故同氣相求。謂艮納丙。兌納丁。丙丁相得而合火。故相求也。崔注。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注云。夫遂。陽遂也。疏云。取火于木爲木遂。以其取火于日。故名陽遂。以銅爲之。注云。鑒。方諸也。疏云。鑒。鏡也。可以取水。方以象地。故名方諸。注又云。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月太陰之精。故取明水焉。蓋方諸陽遂與日月同有陰陽之氣。陰陽相感。則水火生。故引以明同氣相求之義也。）水流溼。（荀爽曰。陽動之坤而爲坎。坤者純陰。故曰溼也。〔疏〕陽動之坤。謂乾二升坤五也。爲坎者。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坤純陰。故曰溼者。說文。溼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坤爲土。土純陰。坎水流坤。所以潤土而爲溼也。）火就燥。（荀爽曰。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也。虞翻曰。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崔憬曰。決水先流溼。然火先就燥。〔疏〕荀注。陰動之乾。謂坤五降乾二也。爲火者。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乾純陽。故曰燥者。說文。燥。乾也。易緯乾坤鑿度曰。乾者天也。鄭康成注。古乾字。乾燥亢陽之名。乾燥之乾从乾者。以乾純陽。故主乾燥。離火就乾。所以炎上而爲燥也。虞注。坎爲水。離爲火。火動而炎上。水動而潤下。射。厭也。惟不相厭。故水流溼。火就燥也。坎納戊。離納己。戊己相得而合土是也。崔注。決水先流溼者。流下溼則水易決也。然火先就燥者。就乾燥則火易然也。）雲從龍。（荀爽曰。龍喻王者。謂乾二之坤五爲坎也。虞翻曰。乾爲龍。雲生天。故從龍也。〔疏〕荀注。蒼龍。東方之宿也。帝出乎震。震爲龍。故喻王者。陽主升。故乾二上之坤五。則爲坎。上坎爲雲。需象傳曰。雲上于天。不稱水稱雲。故知坎爲雲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龍。水物也。坎水上天爲雲。故曰雲從龍。虞注。子夏傳云。龍所以象陽。故乾爲龍。乾爲天。內經曰。雲出天氣。故雲從龍。）風從虎。（荀爽曰。虎喻國君。謂坤五之乾二爲巽而從三也。三者下體之君。故以喻國君。虞翻曰。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也。〔疏〕荀注。白虎。西方之宿也。說文。虎。西方獸。蓋虎感金氣而生。金星附日而行者也。故喻國君。陰主降。坤五下之乾二。互三四成巽。故云從三也。三居下體之上。故喻國君。虞注。京房易傳曰。坤爲虎刑。高誘注淮南曰。虎。土物也。坤爲土。故爲虎。又月令仲冬之月。虎始交。蔡邕章句。虎七月而生。是交于復而生于姤。姤之一陰自坤來。故坤爲虎。姤下體巽。巽爲木爲風。管輅別傳曰。虎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蓋虎依巽木而生風。龍居坎水而興雲。坎雲。天氣也。巽風。地氣也。洪範曰。風。鄭彼注云。風。土氣也。內經曰。風生地氣。故風從虎。天地定位。故雲龍風虎各以類相從也。此虛擬則象觀變六位之列。所以著剛柔也。初震二巽。貞地位。故同聲相應。五艮上兌。貞天位。故同氣相求。三貞下坎。水流溼也。四貞上離。火就燥也。天尊貞五。坎體成于乾。雲從龍也。地卑貞二。二巽位。風從虎也。此參天兩地之數。萬物之本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虞翻曰。覩。見也。聖人則庖犧。合德乾五。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五動成離。日出照物。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陸績曰。陽氣至五。萬物茂盛。故譬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功成制作。萬物咸見之矣。〔疏〕虞注。覩。于文从見。故云見也。庖犧始畫八卦。故知聖人爲庖犧。太昊以木德王天下。故知德合乾五。作。造也。聖人作。卽彖傳大人造也。繫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也。九家易云。隱藏之謂神。著見之謂明。又云。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策類一物。八卦既作。則陰陽之德由是通。萬物之情由是類也。五動成離。離爲日。日出則萬物皆見。說卦曰。相見乎離是也。聖人造作八卦。則萬物皆覩。卽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也。陸注。五爲陽氣正盛之時。譬聖人在天子之位。功成制禮作樂。萬物皆見其明備之休。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荀爽曰。謂乾九二本出于乾。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親上。〔疏〕此以陽升陰降言也。乾九二失位當升。故出于乾二。本乾也。乾爲天。故曰本天。升居坤五。五在上。故曰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荀爽曰。謂坤六五本出于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曰親下也。崔憬曰。謂動物親于天之動。植物親于地之靜。〔疏〕荀注。坤六五失位當降。故出于坤五。本坤也。坤爲地。故曰本地。降居乾二。二在下。故曰親下。崔注。莊氏云。天地絪縕。和合二氣。共生萬物。然萬物之體。有感于天氣偏多者。有感于地氣偏多者。故周禮大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于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于上也。本受氣于地者。是植物无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于下也。此卽崔氏義也。案。震坎艮皆出于乾。故曰本乎天。而與乾親。故曰親上。巽離兌皆出于坤。故曰本乎地。而與坤親。故曰親下。蓋乾道成男。而三男皆親乾父也。坤道成女。而三女皆親坤母也。天尊故曰上。地卑故曰下。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故有上下之別也。此本虞氏義也。）則各從其類也。（虞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觸

類而長。故各從其類。〔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繫上文。虞彼注云。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乾道變化于上。性命各正于下。各有其類矣。觸類而長。本繫傳文。虞彼注云。觸。動也。蓋本天者陽爻也。本地者陰爻也。上乾下坤。五正。乾道三百八十四爻。言皆潛息。故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荀爽曰。在上。故貴。失正。故无位。〔疏〕謂六爻之上。故貴。虞氏繫注所謂天尊。故貴是也。以陽居陰。失乎正矣。失正卽失位。故无位。）高而无民。（何妥曰。既不處九五帝王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則民不隸屬也。〔疏〕虞翻曰。亢。亢故高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北山文。人所歸往曰王。位非九五之尊。故无民。九家易所謂若太上皇者也。）賢人在下位。（荀爽曰。謂上應三。三陽德正。故曰賢人。別體在下。故曰在下位。〔疏〕上與三敵應。三陽德居正。而稱君子。故曰賢人。三與上別爲一體而在下。故在下位。上傳云在下位而不憂是也。）而无輔。（荀爽曰。兩陽无應。故无輔。〔疏〕陰陽相應則有輔。三上兩陽敵應。是應而无應也。无應故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疏〕升極當降。卽虞繫注乾盈動傾。故有悔也。又淮南繆稱篇。動于上不應于下。故有悔。亦兩陽敵應也。）潛龍勿用。下也。（何妥曰。此第三章。以人事明之。當帝舜耕漁之日。卑賤處下。未爲時用。故云下。〔疏〕此章以人事明爻義也。史記。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身處卑下。正潛龍勿用之時也。）見龍在田。時舍也。（何妥曰。此夫子洙泗之日。開張業藝。教授門徒。自非通舍。孰能如此。虞翻曰。二非王位。時暫舍也。〔疏〕何注。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道不行于天下。設教洙泗以開來學。時當舍而舍也。舍。音捨。訓置。通舍者。謂出初爲通。對五則舍。言雖通而仍舍。如南史何點時人稱爲通隱是也。故云自非通舍。孰能如此。虞注。二雖得中而非正位。且不正。二陽當上升坤五。在田者。不過暫舍于二也。舍。讀若月令命田舍東郊及孟子出舍于郊之舍。）終日乾乾。行事也。（何妥曰。此當文王爲西伯之時。處人臣之極。必敬事上接下。故曰行事也。〔疏〕三處下卦之上。故乾鑿度曰。三爲三公。春官大宗伯曰。九命作伯。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史記。紂賜文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可謂處人臣之極矣。而上應亢龍之主。下撫初二之陽。事上接下。所有事也。故曰行事。參三通坤。互體爲行。坤爲事。故曰行事。事上接下之事。無外乾惕進德脩業是已。）或躍在淵。自試也。（何妥曰。欲進其道。猶復疑惑。此當武王觀兵之日。欲以試觀物情也。〔疏〕史記。武王觀兵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蓋四可進居于五。而猶有疑惑。故觀兵以試觀物情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何妥曰。此當堯舜冕旒之日。以聖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疏〕繫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聖人之德而居九五之尊。在上位而治天下之象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案。此當桀紂失位之時。亢極驕盈。故致悔恨窮斃之禍災也。〔疏〕史記。夏桀虐政淫荒。湯乃興師伐桀。左傳。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桀紂失位之事。載于詩書者尤詳。唯其亢極驕盈。故以窮災致悔。此言盈不可久也。案。李氏于上九爻辭。以湯有慚德釋之。謂聖人而有陽剛之德。不可過剛。招悔于文言。亦復以桀紂失位釋之。謂非聖人而有陽剛之德。尤不可過剛致災。言各有當。非異義也。且乾剛之德。雖亢極致悔。若同桀紂。然窮必有災。欲占者以是爲戒。而當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案。此當三皇五帝禮讓之時。垂拱无爲。而天下治矣。王弼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陽也。陽。剛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之至治。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爲妄者也。潛而勿用。何乎。必窮處于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疏〕案。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三皇五帝。說者不一。孔安國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爲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爲五典。不必區分皇帝。而于三五之數自協也。乾。天也。元。始也。九者。陽變之數。有變化之義。三皇五帝當天運初開之時。首出庶物。有禮讓而无征誅。蓋以无用爲用。而天下皆化。故垂拱而天下治矣。王注。正義云。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者。下云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又云乃位乎天德。又云乃見天則。此一章但云天下治。是皆以人事說之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以乾元用九。六爻皆陽。是全用剛直。放遠善柔。謂放棄善柔之人。善能柔諂。貌恭心狠。使人不知其惡。識之爲難。此用九純陽者。是全用剛直。放遠善柔之人。堯舜病之。故云非天下之至理未之能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者。此欲明在下龍潛見之

權。故張氏云。藏器之動。謂龍之動也。則其所以終之理皆可知者。謂藏器之所以潛所以見。終此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可妄者。蓋龍靈異于他獸。不妄舉動。可潛則潛。可見則見。是不虛妄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會者。經雖云時會也。注云必以時之通會者。則時謂以通解會。會是通義也。初九潛藏不見。九二既見而在田。是時之通會之義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者。爻居其位。猶若人遇其時。故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主則時也。謂當時无道。故明傷也。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國亦時也。若見仲尼羈旅于人。則知國君无道。令其羈旅出外。引文王明夷潛龍見之義。愚案。明夷彖傳。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故云文王明夷。易緯乾坤鑿度。附載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故云仲尼旅人。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何妥曰。此第三章。以天道明之。當十一月。陽氣雖動。猶在地中。故曰潛龍也。〔疏〕此章以天道明爻辭也。一陽初息爲復。體復初貞子。十一月之卦也。震動也。雷在地中。復。故云陽氣雖動猶在地中。震爲龍而潛于地下。故曰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案。陽氣上達于地。故曰見龍在田。百草萌牙孚甲。故曰文明。孔穎達曰。先儒以爲九二當太蔟之月。陽氣見地。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與時偕極。先儒此說于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進。宜據十一月之後建巳之月已來。此九二爻當建丑建寅之間。于時地之萌牙物有生者。卽是陽氣發見之義也。但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故陰興之時仍有陽在。陽生之月尚有陰氣。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間。取象論義。與此不殊也。〔疏〕案。九二貞寅。正月之卦也。月令曰。孟春之月。地氣上騰。謂土中陽氣上達于地。故有見龍在田之象。又曰。草木萌動。謂百草皆萌牙孚甲。故有天下文明之象。又二變正成離。離自坤來。坤爲文。離爲明。故曰文明。孔注。先儒云云。蓋指鄭氏爻辰也。孔氏不取其說。故據消息以駁之。云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與時偕極者。言九月陰盛。不得言陽氣與時偕極。故云先儒此說于理稍乖也。云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進者。言陽息有漸。不得爻隔一辰也。云宜據十一月之後建巳之月已來者。言十一月子一陽初生于復。由臨而泰而壯而夬。至四月巳成乾也。據此則九二爻當丑寅之間。爲物萌牙。實含陽氣發見之義。故曰見龍在田也。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二氣迭運。共成歲功。所以鄭氏爻辰以六陽爻配六律。以六陰爻配六呂。左右相錯。上下相生。而陰陽實相關也。蓋消息爻辰雖出兩家。而陰陽盛衰理實一貫。故取象論義與此不殊。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何妥曰。此當三月。陽氣浸長。萬物將盛。與天之運俱行不息也。〔疏〕九三貞辰。三月之卦也。月令。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方泄。卽陽氣浸長萬物將盛之謂也。天時不息。實陽氣之盛與天時俱行不息也。又外互震爲行。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何妥曰。此當五月。微陰初起。陽將改變。故云乃革也。〔疏〕九四貞午。五月之卦也。五月爲姤。一陰初生。乾陽改變。故云乃革。此以消息言也。若爻辰。乾四貞午。坤初貞未。是陽方盛而陰卽生。乾道將變。故曰乃革。愚案。乾卦二四上不得正。二上已變成革。四變離。亦將變成既濟也。革卦辭曰。元亨利貞。與乾同德。故發其義于九四爻。以四處內外變革之際。將變未變。則乾而爲革。故曰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疏〕九五貞申。七月之卦也。淮南子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是七月爲萬物盛長天功大成之時。故曰天德也。陽至九五乃得其位。故曰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疏〕上九貞戌。九月之卦也。戌于消息爲剝。剝一陽在上。故云陽氣大衰向將極盡也。廣雅。亢極也。爾雅釋天。月在癸曰極。癸爲十幹之盡。故極有盡義。言是時陽氣將盡。當與時偕極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何妥曰。陽消天氣之常。天象法則。自然可見。王弼曰。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九剛直之物。唯乾體能用之。用純剛以觀天。天則可見矣。〔疏〕何注。爾雅釋詁。則常也。陰長則陽消。乃天氣自然之常則也。然貞下有起元之義。故六爻盡變而乾元自在。乾惟體元。乃能用九。用九者。用其陽也。樂記曰。天爲陽。故陽爲天則。用九故天象法則自然可見。王注。此以天氣之消長明爻象也。九陽數也。故爲剛直之物。乾體元。故惟乾體能用之。天純剛也。故用純剛則天則可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虞翻曰。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始卽元也。陰陽不變不能通。蓋乾始交坤。以陽通陰。故曰始通也。

利貞者。性情也。干寶曰。以施化利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王弼曰。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疏〕干注。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云以施化利萬物之性。大壯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故云以純一正爲物之情。此以利貞分配性情也。

要之性利情亦利。性正情斯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王注。正義云。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徧通諸物之始。若餘卦元德。雖能始生萬物。物不周普。故云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性者天生之質。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性。愚案。彖辭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卽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卽利貞者性情也。此不言性命者。以始而亨者卽性命也。彼不言性情者。以保和太和卽性情也。性原于命。故屬元亨。性發爲情。故屬利貞。辭若相錯。而義實相備。相提並論。而性之源流體用一以貫之矣。

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虞翻曰。美利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也。〔疏〕繫上曰。乾知大始。故稱乾始。卽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釋詁。嘉美也。亨者嘉之會。故稱美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莊氏謂釋亨之德。亨通也。變而通之以盡利。故知美利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所以利天下也。愚案。經文而字。從篆本也。當是耐字之譌。別本亦作能。蓋古能字皆作耐。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樂記。故聖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注云。耐皆讀作能。宋鄭浹書高帝紀注云。古者能字皆作耐字。後世以三足之能爲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者。據此則而字當是耐脫寸旁。從上文始而亨之句。遂作而也。作能者。今書作而者。從古本之譌。觀卦盥而觀。跛而履。其誤亦然。

不言所利。大矣哉。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疏〕引論語文以釋不言所利之意。不言所利。則貞在其中矣。大矣哉贊利之大。實贊元之大也。以此專重釋乾元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崔憬曰。不雜曰純。不變曰粹。言乾是純粹之精。故有剛健中正之四德也。〔疏〕不雜曰純。言其專。不變曰粹。言其久。純卽誠。粹卽不息。精則至誠無息。乾惟至誠而自然無息。所以能有是剛健中正之德也。愚案。大哉乾乎。承上文大矣哉而言也。雜卦曰。乾剛。言其體也。說卦曰。乾健也。言其用也。四上不中不正。二中而不正。初三正而不中。中而且正。其惟五乎。蓋剛健則贊六爻。而中正則獨贊九五。純不雜者卽剛之體。粹不變者卽健之用。精則合剛健而歸乎中正。純粹精也。非九五其孰當之哉。九五爲乾卦之主。此節專釋九五。而發揮旁通。則統論六爻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疏〕說卦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虞彼注云。發動揮變。故此云發揮變動也。旁通卽反對卦也。陰陽相通。如乾與坤。屯與鼎。蒙與革。爲旁通。推之六十四卦皆然。故曰乾旁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揚子注云。成四行曰旁通。猶損卦注云。陳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繫下曰。吉凶以情遷。遷與通同義。唯陰陽之爻既變。而吉凶之情遂遷。故曰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九家易曰。謂時之元氣。以王而行。履涉衆爻。是乘六龍也。〔疏〕王。于況反。盛也。云時之元氣。以王而行者。如月令盛德在木則行春令。盛德在火則行夏令。盛德在金則行秋令。盛德在水則行冬令是也。乾以純陽之氣。乘時而歷涉六爻。故云是乘六龍也。

以御天也。荀爽曰。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疏〕說文。御。使馬也。故訓行者。謂駕馭使行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陰降。故天道行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荀爽曰。乾升于坤曰雲行。坤降于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疏〕既濟者。乾二升居于坤五。則爲坎。上坎爲雲。故乾升于坤曰雲行。坤五降居于乾二。則互坎。下坎爲雨。故坤降于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旁通。則成兩既濟。既濟彖傳曰。剛柔正而位當。故云陰陽和均而得其正也。春秋元命包曰。陰陽聚爲雲。陰陽和爲雨。說文曰。雨。水從雲下也。雲從龍。故乘龍。乘龍則雲行。雲行則雨施。雲行雨施而澤被天下矣。故曰天下平。

君子以成德爲行。干寶曰。君子之行。動靜可觀。進退可度。動以成德。无所苟行也。〔疏〕動靜可觀。進退可度。語本孝經左傳而小異其辭。言君子之行所以如此者。惟以成德爲行。故能行无所苟如此也。蓋初息震爲行。又震動也。故動以成德无所苟行也。

日可見之行也。虞翻曰。謂初。乾稱君子。陽出成爲上德。雲行雨施。則成離。日新之謂上德。故曰可見之行。〔疏〕謂初者。謂初九也。乾稱君子者。陽德故稱君子也。初陽爲元。元者善之長也。虞注坤文言云。初乾爲積善。荀子勸學篇曰。積善成德。是陽出坤初爲善積而成之爲德。故云陽出成爲上德。雲行雨施。謂既濟也。則成離者。謂既濟互兩離也。離爲日。故日新之謂上德。相見乎離。故曰可見之行也。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荀爽曰。隱而未見。謂居初也。行而未成。謂行之坤四。陽居陰位。未成爲君。乾者君卦也。不成爲君。故不用也。〔疏〕專釋潛義。故曰潛之爲言。居初故隱而未見。初與四應。初行之四。四陰位。初陽以陽居陰。故云未成爲君。乾以君之。故云乾者君卦也。不成爲君。故君子弗用于世也。愚案。初伏

（蟄龍稱潛而隱。故云隱而未見。初息震爲行。春秋元命包曰。陽起于一。成于三。今陽在初。故云行而未成。潛龍以象君子。故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虞翻曰。謂二。陽在二。兌爲口。震爲言。爲講論。坤爲文。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疏〕謂九二也。陽息在二。成兌互震。兌爲口。說卦文。震爲聲爲言。口而有言。故爲講論。外坤。坤爲文。說卦文。學以聚之者。博學于文也。問以辨之者。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是也。中庸孔子告哀公曰。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故知學問爲講論也。）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虞翻曰。震爲寬。仁爲行。謂居寬行仁。德博而化也。〔疏〕震東方。主春爲元。故爲寬仁。震足。故爲行。居寬謂博。行仁謂化。故上云德博而化也。商書仲虺誥曰。克寬克仁。故知寬仁爲君德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虞翻曰。重言君德者。大人善世不伐。信有君德。後天而奉天時。故詳言之。〔疏〕言二有善世之德而不自矜伐。故重言君德以贊之。初息震。二息兌。又始于乾初。故乾爲先天。帝出乎震。故震爲後天。二當震春兌秋。故云後天而奉天時。二後于初。故詳言之。以明奉天時而順行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疏〕乾剛坤柔。以內乾接外乾。故曰重剛。上不在乾五。下不在坤二。故不中。）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何妥曰。上不及五。故云不在天。下已過二。故云不在田。處此之時。實爲危厄也。〔疏〕九五曰飛龍在天。上不及五。故不在天。九二曰見龍在田。下已過二。故不在田。以重剛而處不中之時。安得不危厄也。）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何妥曰。處危懼之地而能乾乾懼厲。至夕猶惕。乃得无咎矣。〔疏〕處危懼之地而能因時而惕。揚子所謂過則惕也。惕故无咎。法言曰。立政鼓衆。莫尚于中和。又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剛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于中乎。爻三四有求中之心。故並言无咎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案。三居下卦之上。四處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剛而不中也。〔疏〕四以外乾接內乾。故亦爲重剛。四不中與三同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侯果曰。案下繫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三才而兩之。故兩爻爲一才也。初兼二地也。三兼四人也。五兼六天也。四是兼才非正。故言不在人也。〔疏〕此謂下繫兼三才而兩之。以釋中不在人之義。三四居中有人道。然三得正。四不得正。故曰不在人。孔疏云。三之與四俱爲人道。但人道之中。人下近于地。上遠于天。九三近二。是下近于地。正是人道。故九三不云中不在人。九四則上近于天。下遠于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

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虞翻曰。非其位。故疑之也。〔疏〕四不得正。故非其位。欲進躍五而仍下應初。猶豫不定。故疑之。）

夫大人者。（乾鑿度曰。聖明德備曰大人也。〔疏〕乾鑿度曰。易有君號五。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淮南泰族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所謂執中含和者。非九五之大人。既中且正。聖德明備。其孰能如此乎。）

與天地合其德。（荀爽曰。與天合德。謂居五也。與地合德。謂居二也。案。謂撫育无私。同天地之覆載。〔疏〕荀注。五爲天位。故與天合德。謂居五。二爲地位。故與地合德。謂居二。以二五俱言大人也。案。即孔疏引莊氏云。謂覆載也。中庸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也。言大人撫育萬物。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同天地之覆載也。）

與日月合其明。（荀爽曰。謂坤五之乾二成離。離爲日。乾二之坤五爲坎。坎爲月。案。威燭遠臨。若日月之照臨也。〔疏〕荀注。陰主降。坤五下居乾二成離。陽主升。乾二上之坤五成坎。離爲日。坎爲月。皆說卦文。史記曆書。日月成。故明也。繫傳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也。故與日月合其明。案。莊氏謂照臨也。若繫辭若日月之照臨是也。言大人威嚴遠被。若日月照臨于四方也。）

與四時合其序。（翟元曰。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案。賞刑嚴明。順四時之序也。〔疏〕翟注。乾坤剝復十二卦。陽息陰消。分值十二月。四時遞運而十二卦以成。故云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又四時四正。坎離震兌也。消息之序。剝窮于上。乾五歸三。成離體坎。陽生仲冬也。陽息臨。乾三之坤初爲復。出震春也。上息成離兌。初三易位。離位先成。是離夏兌秋相次。故與四時合其序也。案。莊氏云。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此本左傳襄二十年文。言大人賞罰嚴明。不僭不濫。順乎四時之序也。）

與鬼神合其吉凶。（虞翻曰。謂乾神合吉。坤鬼合凶。以乾之坤。故與鬼神合其吉凶。案。福善禍淫。叶鬼神之吉凶矣。〔疏〕虞注。乾陽故爲神。坤陰故爲鬼。陽爲善故吉。說文曰。吉善也。陰爲惡故凶。釋詁曰。凶咎也。疏謂咎惡也。乾動成坤。故以乾之坤。陽體伏陰。故

與鬼神合其吉凶。案。莊氏云。若福善禍淫也。商書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是也。言大人福善禍淫。與鬼神害盈福謙。其理一也。故云叶鬼神之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虞翻曰。乾爲天爲先。大人在乾五。乾五之坤五。天象在先。故先天而天弗違。崔憬曰。行人事合天心也。〔疏〕虞注。乾爲天。說卦文。又爲首。且居八卦之始。故爲先。大人在乾五者。五爲天位也。乾五之坤五。謂成坎也。乾爲首。四上之正成坎。故五而皆五之坤成坎。在本天位。故天象在先。動自乾五。故曰先天。離自坤五。故曰天弗違。崔注。大人行人事。上合天心。故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虞翻曰。奉承行。乾三之坤初成震。震爲後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象具。故後天而奉天時。謂承天時行順也。崔憬曰。奉天時布政。聖政也。〔疏〕虞注。說文。承。奉也。故云承行。震爲乾之長子。奉乾者震也。消息之義。乾盡于剝。上反坤三成艮體。震三之坤初爲震體復。虞復彖注云。剛從艮入坤。又云。陽不從上來反初。又云。三復位時。離爲日。坎爲心。故云乾三之坤初爲震。帝出乎震。一陽來自乾三。故云震爲後。雜卦傳曰。後有則是也。初息震爲春。二息兌爲秋。成既濟定。坎爲冬。離爲夏。是四時之象皆具矣。今自初息至五。故曰後天而奉天時。乾坤合德。震爲行。坤爲順。故謂承天時行順也。崔注。奉時布政。如夏小正月令所載。皆政令是也。聖人之政順乎天時。故稱聖政。愚案。九五飛龍在天。位乎天德。故曰天。先天謂初九也。初即乾元。資始萬物。故曰先天。統天故天弗違。後天謂用九也。陽變之陰。故曰後天。天德不爲首。故奉天時。蓋先天者。未動之陽也。元陽伏初。息五成乾。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者。已動之陽也。陽動用九。變成坎離震兌。故後天而奉天時。）

天且弗違。況於人乎。（荀爽曰。人謂三。〔疏〕三有人道。故人謂三。）

況於鬼神乎。（荀爽曰。神謂天。鬼謂地也。案。大人惟德動天。无遠不屆。鬼神饗德。夷狄來賓。人神叶從。猶風偃草。豈有違忤哉。〔疏〕荀注。神陽故謂天。鬼陰故謂地。案。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大禹謨文。鬼神饗德。謂鬼神弗違也。夷狄來賓。謂人弗違也。人神叶從。合人與鬼神弗違。並言也。言大人有動天之德。故能無遠不屆如此。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案中庸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鄭康注云。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百世同道。但不悖于天地。斯能質鬼神俟後聖。由此觀之。君子之道。即大人之德。君子惟能建諸天地而不悖。故能質鬼神而俟聖人。大人惟能先天弗違。故人與鬼神幽明咸格而弗違。易與中庸一以貫之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荀爽曰。陽位在五。今乃居上。故曰知進而不知退也。〔疏〕上爲進。下爲退。五爲陽位。且得中。今乃進居于上。是知進而不知退也。）

知存而不知亡。（荀爽曰。在上當陰。今反爲陽。故曰知存而不知亡也。〔疏〕陽爲存。陰爲亡。上位陰。故在上當陰。以九居之。是今反爲陽。故曰知存而不知亡也。）

知得而不知喪。（荀爽曰。得謂陽。喪謂陰。案。此論人

君驕溢逸。亢必有喪亡。若殷紂招牧野之災。太康逸洛水之怨。即其類矣。〔疏〕荀注。陽爲得。陰爲喪。以陽居陰。是知得之爲得而不知陰之爲喪也。案。考周書稱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諸侯率至。會于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故云若殷紂招牧野之災。夏書稱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荒行。率致厥弟御母。徯于洛汭。怨而作歌。故云太康逸洛水之怨。惟其陽泄過亢。是以有喪亡之禍。舉二君以例其餘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荀爽曰。進謂居五。退謂居二。存謂五爲陽位。亡謂上爲陰位也。再出聖人者。上聖人謂五。下聖人謂二也。案。此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寶聖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爲。芻狗萬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豈有生成之德者也。此則三皇五帝乃聖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稱聖人者。歎美用九之君。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終始。萬國咸寧。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其義也。崔憬曰。謂失其正者。若燕噲讓位于子之之類是也。案。三王五伯。揖讓風頹。專恃干戈。遞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實繁。略舉宏綱。斷可知矣。〔疏〕荀注。進謂二上居五。退謂五下居二。五爲陽位。故爲存。上爲陰位。故爲亡。上聖人謂五者。五得中得正而不至于亢。故先舉九五之聖人以贊之曰。其唯聖人乎。下聖人謂二者。二中而不正。進居于五則正矣。故復舉九二之聖人以贊之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案。文言傳四釋爻辭。兩章皆釋用九。至末章復釋之。以結全篇之旨。故云此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老子道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注云。芻狗。結草爲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既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于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于愛民。而任其自息。故以芻狗爲喻。生而不有。功成不居。亦道經文。百姓日用而不知。上繫文。引之以明乾元用九。垂拱无爲。民若不識生成之德也。復揭

三五五者乃聖乃神。保合太和。不期治而天下自治。以終爾尊天下治之義也。二五爲大人。用九則爲聖人。故再稱聖人以歎美之。蓋用九之君。合用六爻之陽。故能知進居五。退居二。陽位存。陰位亡。而不失其正。由是明終始以擧國。乘六龍以御天。非聖人其孰當之。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文。元。始也。九。陽之終也。有始有卒。適合乾元用九之義。引之以明聖人者信而有徵也。　揔注。　史記燕世家。燕王卒。子噲立。蘇代與子之交。齊宣王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貴重。蘇代爲齊使于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三年大亂。百姓恫恐。引此以明亢陽失正之義。　案。　言堯舜既往。揖讓變爲干戈。征伐失正。進而忘退。雖三王猶不免焉。況五伯乎。蓋以亢陽爲咎。因舉聖人以爲宏綱。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從可識矣。

周易集解纂疏卷二

上經坤傳第二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干寶曰。陰氣之始。婦德之常。故稱元。與乾合德。故稱亨。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也。坤。陰類。故稱利牝馬之貞矣。　虞翻曰。謂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于坤亥。出乾初子。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矣。

〔疏〕干注。　坤爲陰。凡陰氣皆由是始。故云陰氣之始。始即元也。婦德之常亦稱元者。坤。地道也。妻道也。莊三年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六書精蘊曰。元。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者也。天無地不生。夫無妻不生。故婦德之常亦稱元也。亨。通也。以乾通坤爲亨。故云與乾合德。故稱亨也。行天莫若龍者。說文。龍。春分而升天。本乎天者親上也。行地莫若馬者。春秋說題辭。地精爲馬。本乎地者親下也。龍上行天。故乾以龍繇。馬下行地。故坤以馬象也。說文。牝。畜母也。坤爲母。陰類也。故利牝馬之貞。　虞注。　乾彖傳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彼注云。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乾以雲雨流坤之形。變乾之坤成坎。故云陰極陽生。在地成形。故坤爲形。凝乾則陰生。故云乾流坤形。含宏光大。坤之德也。初六象傳曰。陰始凝也。坤消乾自初始。乾初爲元。故云凝乾之元。坤之一陰始于姤。姤消自午而終亥。成坤至復。一陽復生。出乎乾初而息子。故云終于坤亥。出乾初子。乾坤交通。故品物咸亨。是以元亨。坤爲牝。九家易說卦文。震爲馬。初動坤變爲震。陽居陽位。故得正。貞。正也。故利牝馬之貞。蓋坤之元亨。皆乾爲之。易者乾陽。坤道貴生。與天合德。故義取繇。乾尚貫六爻皆息。乾利貞獨言初者。乾之元也。坤不成既濟。則六爻不正矣。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盧氏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後而不先。先則迷失道矣。故曰先迷。陰以陽爲主。當後而順之。則利。故曰後得主利。　九家易曰。坤爲牝爲迷。

〔疏〕盧注。　臣道也。妻道也。文言傳文。臣待乎君。妻待乎夫。如當後而先之。則迷失臣道妻道矣。陰以陽爲主者。如臣以君爲主。妻以夫爲主。能後而順之。則得主而有利矣。　案。坤位十月亥。先坤者九月剝也。後坤者十一月復也。剝上曰。小人剝廬。虞彼注云。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小人剝廬。復初體震。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是震爲主。震主一陽。即盧氏所謂陰以陽爲主也。剝曰不利有攸往。以迷亂也。復曰利有攸往。以得主也。坤由剝至復。故君子有攸往。先來自剝則迷。後出爲震則得主利也。　九家注。　此九家易說卦逸象也。坤爲母。故爲牝。坤晦冥。故爲迷。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崔憬曰。妻道也。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以喻在室得朋。猶迷于失道。出嫁喪朋。乃順而得常。安于承天之正。故言安貞吉也。

〔疏〕妻道也者。謂坤爲母而有妻道。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坤位西南。兌正西。巽東南。離正南。女從乎母。故云二方皆陰。與坤同類。而曰西南得朋也。乾爲父。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艮位東北。震正東。乾西北。坎正北。男從乎父。故云二方皆陽。與坤非類。而曰東北喪朋也。以喻女子在室。得陰爲朋。雖迷失事夫之道。正也。既出嫁。雖喪陰朋。而得陽爲主。乃柔順而得婦道之常。以安于承天之正。亦正也。故曰安貞吉。論語曰。君子羣而不黨。蓋羣則得朋。不黨則喪朋。得朋喪朋。以其能安于正。故吉也。或以爻言釋之。謂坤初六貞未。未位西南。故曰得朋。六四在丑。丑位東北。故曰喪朋。義亦可通。又虞以納甲言之。詳見後。

彖曰。至哉坤元。九家易曰。謂乾氣至坤。萬物資受而以生也。坤者純陰。配乾生物。亦善之始。地之象也。故又歎言至矣。

〔疏〕說文曰。元氣初分。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白虎通曰。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是地生于元氣。即坤所稟。以爲元而生物者也。繫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六書精蘊曰。元。天地之所以生生者也。穀梁傳曰。獨陽不生。獨天不生。故必乾氣至坤。然後萬物資受以生也。又曰。獨陰不生。故坤必以純陰配乎乾之純陽。然後能化生萬物。所以亦爲善之始而象乎地也。蓋坤之生資乎乾之生。故乾之元即爲坤之元。歎言至矣。所以贊之也。說文曰。至。從高下至地。从一。一猶地也。故贊坤元曰至哉。又曰。天。至高在上。从一大也。故贊乾元曰大哉。

萬物資生。荀爽曰。謂萬一千五百二十册。皆受始于乾。由坤而生也。册生于坤。由萬物成形出乎地也。

〔疏〕繫上曰。二篇之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乾鑿度曰。乾坤相並俱生。故合于一元。三統曆曰。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蓋子爲黃鍾。實以一陽息坤。生由是始。故云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册。皆受始于乾。由坤而生也。繫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干寶注云。衍。合也。崔注云。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當合而爲一。猶未兆。及分而爲二。而陰陽之精由是生。故云策生于坤。策不分則不生。猶萬物資始乎天。不得地氣則形不成也。老子道經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高誘淮南注云。一謂道也。三者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流通。萬物乃生。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乃順承天。劉瓛曰。萬物資生于地。故地承天而生也。

〔疏〕說卦。坤。順也。說文。承。奉也。蓋萬物資生于地者也。然獨陰不生。故地惟以柔順上承乎天。而後萬物生。明坤順乾元也。

坤厚載物。蜀才曰。坤以廣厚之德載含萬物。無有窮竟也。

〔疏〕說卦。坤爲大輿。取能載物之義。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故云坤以廣厚之德載含萬物。下云无疆。故云無有窮竟也。

德合无疆。蜀才曰。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故云德合无疆也。

〔疏〕說文。疆本作畺。界也。无疆者。地以形言也。中庸曰。悠久無疆。則合天地言之矣。蓋地之无疆者形。天之无疆者氣。而皆德爲之。天德无疆。而坤能合之。故曰德合无疆。即中庸悠久无疆之義也。

含弘光大。荀爽曰。乾二居坤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弘。坤初居乾四爲光。乾四居坤初爲大也。

〔疏〕乾二之坤五成坎。坎中實。二陰包一陽。故爲含。坤五居乾二成離。離中虛。二陽包一陰。故爲弘。坤初居乾四成觀。觀觀曰。觀國之光。故曰光。乾四居坤初爲震。說卦曰。震爲大塗。故曰大。或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其動也闢。故曰光大。

品物咸亨。荀爽曰。天地交。萬物生。故咸亨。　崔憬曰。含育萬物爲弘。光華萬物爲大。動植各遂其性。故言品物咸亨也。

〔疏〕荀注。　天地交爲泰。泰彖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何氏彼注云。泰之爲道。本以通生萬物。泰。通也。通即亨也。是以天地交萬物生而咸亨。明坤受乾亨也。　崔注。　含育萬物爲弘者。即君陳曰。有容德乃大是也。光華萬物爲大者。即堯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也。地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動植各遂其生。故曰品物咸亨。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侯果曰。地之所以含弘物者。以其順而承天也。馬之所以行地遠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誠臣子當至順。故作易者取象焉。

〔疏〕言地所以生物者。以其順而承天。馬所以行遠者。以其柔而伏人。馬而牝焉。順之又順矣。柔順之道。于臣子宜。作易者欲臣子以柔順事其君父。故特取象于是焉。　案。九家

（爲坤爲牝，是牝爲地類矣。漢書食貨志地用莫如馬，故王氏注云坤以馬行地。坤初動爲震，震于馬爲馵足，爲作足，故爲行，又爲大塗，故爲行地。馬稟乾氣，牝爲坤類，是健而且順矣。德順而健，故曰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九家易曰：謂坤爻本在柔順陰位，則利貞之乾，則陽爻來據之，故曰君子攸行。）〔疏〕（虞繫下注云：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坤爻在柔順陰位，其不得位者，當變居乾之二四上則正矣，故云利貞之乾。則乾來居坤之初三五，而六爻皆正矣。君子謂陽乾來據坤，初動震爲行，故曰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何妥曰：陰道惡先，故先致迷失，後順于主，則保其常慶也。）〔疏〕（虞注道義之門云：乾爲道門，陽先陰後，故陰惡先。先則以迷而失乎乾之道。九家說卦曰坤爲迷，故文言作常。後之而得所主，則以順而得乎坤之常。保其常慶者，卽乃終有慶也。）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崔覲曰：謂陽得其類，月朔至望，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疏〕（此以納甲言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卽天地定位也。震納庚，巽納辛，卽雷風相薄也。艮納丙，兌納丁，卽山澤通氣也。坎納戊，離納己，卽水火不相射也。坎離爲日月本體。繫上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彼注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六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此云謂陽得其類者，謂一陽出震爲生明，二陽見兌爲上弦，三陽盈乾爲望也。自朔至望，皆與時偕行，且三陽由漸而息，爲得朋，又始出震，震爲行，故曰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虞翻曰：陽喪滅坤，坤終復生，謂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終有慶。此指說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謂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彖曰：乃與類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于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坤爲喪故也。馬君云：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故東北喪朋。荀君以爲陰起于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于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東北喪朋。就如荀說，從午至申，經當言南西得朋；子至寅，當言北東喪朋。以乾變坤而言喪朋，經以乾卦爲喪耶？此何異于馬也。）〔疏〕（陽喪滅坤者，卽十六日一陰生，退巽至坤而盡滅也。坤終復生者，陰盡陽生，終則有始也。滅于坤三日，復出于震，故曰乃終有慶，卽餘慶也。此指說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者，蓋孟喜章句以十二月辟卦明一歲陰陽消息之要，此則以六純卦言一月陰陽消長之要也。消息不言坎離者，坎離爲天地之合也。納甲不言坎離者，坎離爲日月之本也。繫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月受日光，陰陽消息之最著者，故以此爲伏羲氏觀象而放八卦，謂此也。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虞彼注云：陽見兌丁，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本參辭以釋不孤之義，故復援彼以證此也。繫傳注言三十日，此言二十九日者，是月至二十九日，月消乙入坤，滅于癸，乙東方也，癸北方也，由東而北，故曰東北喪朋。乾甲三陽漸消于坤，故云以坤滅乾。月喪于坤，故坤爲喪也。馬君謂融，馬以申爲西南，寅爲東北，又以夏爲陽，秋冬爲陰，坤陰也，故七月陰始著于秋，爲西南得朋；正月陽始著于春，爲東北喪朋。經申貞否，不可謂得；寅貞于泰，不可謂喪，故不取。荀君謂爽，荀以陰起于午月，歷姤至否而成三陰，皆得坤一體，故曰得朋；陽起于子月，復臨至泰而成三陽，皆喪坤一體，故曰喪朋。虞意謂從午至申，不可逆言西南；從子至寅，不可逆言東北，且以乾息消坤卽爲喪朋，尤不合經旨，故兩譏之不取也。）安貞之吉。（虞翻曰：坤道至靜，故安。復初得正，故貞吉。）〔疏〕（文言曰：至靜而德方，惟靜故安。初動爲復，復陽得正，故貞吉。）應地无疆。（虞翻曰：震爲應，陽正于初，以承坤陰，地道應，故應地无疆。）〔疏〕（震與巽同聲相應，故爲應。震陽正于復初，上承坤陰，是陽爻初突于地，而地道應之，故曰應地无疆。安貞吉，以有應故也。）象曰：地勢坤。（王弼曰：地形不順，其勢順。宋衷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勢言其性也。）〔疏〕（王注，孔疏云：地形方直，是不順也；其勢承天，是其順也。愚案：坎彖辭曰山川丘陵，地險也，不順甚矣，由西北而趨東南，其勢則順也。宋注，地有上下九等之差者，漢書敘傳坤作墬勢，高下九則，劉德注謂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是也。此詳具于禹貢，性不可見，故據形勢以言其性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虞翻曰：勢，力也。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老子曰：勝人者有力也。）〔疏〕（鬼谷子曰：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勢訓力者，言地以勢力承乾也，與乾旁通，故君子謂乾。乾陽積善，故爲德。初變爲震，故云動在坤下。[illegible]曰：大車以載，爲車，故云君子之德車。說卦曰：坤爲大輿，取其能載。言君子之德法坤之厚，君子之德車，卽法坤之厚以載物。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卽其義也。勝人者有力，老子道經文，引此以明地有勝人之勢，故勢訓力也。）初六，履霜堅冰至。（干寶曰：重陰故稱六。剛陽

相推故生變，占變故有爻。繫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陽數奇，陰數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言陰氣動矣，則必至于履霜，履霜則必至于堅冰，言有漸也。藏器于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漸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顯以履霜也。）〔疏〕（乾鑿度曰：陰變八之六。鄭注：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廣雅：三兩爲六，老陰數也。故云重陰稱六。剛動變柔，柔動變剛，故剛柔相推則生變也。動則觀變玩占而爻生焉，故占變則有爻也。爻者言乎變者也，繫上文。虞彼注云：謂九六變化，故繫爻辭皆稱九六也。乾用一，成于七而進于九，皆奇數；坤用二，成于八而退于六，皆偶數也。陰之消陽，始于五月姤，初成于九月剝，上至十月剝盡而成坤，故知坤初自姤來也。釋水：濫泉沃泉氿泉，亦謂三泉，又見乾注。三泉初動，巽爲足，故曰履。又履一陰之卦自姤來，姤初卽坤初，故稱履也。九月剝，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十月坤，月令孟冬之月水始冰。言三泉之下，陰氣始動，其漸必至于履霜而成剝，履霜必至于堅冰而成坤，防微杜漸，故不可不愼于初也。末復引乾初以明之者，蓋以時之未至，貴乎能待，故云藏器于身，貴其俟時；漸之未至，貴乎能防，故云防漸之原，欲其先幾。能待則不至于亢而有悔，故陽在潛龍而戒以勿用；豫防則不至于戰而道窮，故陰在三泉而顯以履霜也。）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堅冰者陰功成也，謂坤初六之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此卦本乾，陰始消陽，起于此爻，故履霜也。馴猶順也。言陽順陰之性，成堅冰矣。初六始姤，姤爲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言始于微霜，終至堅冰，以明漸順至也。）〔疏〕（五經通義曰：寒氣凝以爲霜，從地升也。說卦曰：乾爲寒。蓋乾居西北而主立冬已後，冬至已前，故爲寒。寒凝爲霜，是乾氣加坤，故云霜者乾之命也。韓詩外傳：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爲伏陰，故云堅冰者陰功成也。乾坤旁通，初與四應，故坤初六之乾四。霜凝于寒，爲乾之命令，乾爲冰，履霜至堅冰而陰功始成，故云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陰消乾陽而成坤，故云此卦本乾。陰之消陽自初始，故云陰始消陽起于此爻。以陰消陽，漸有陰勝之勢，故曰履霜。說文：馴，順也，故云馴猶順也。陰消陽盡而成坤，故云陽順陰之性成堅冰矣。初陰爲姤，姤爲五月，盛夏而言堅冰者，蓋五月一陰初生，至九月陰氣始凝而爲霜，十月陰道闢至而堅冰，以明漸不可長也。繫下曰：其初難知，惟聖人能見微而知著，故取象如此以示戒焉。）六二，直方大。（荀爽曰：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于四方。）〔疏〕（泰大來謂陽在內，否大往謂陽在外，故知大者陽也。九家說卦乾爲直，繫上曰：夫乾其動也直，故乾爲直。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故坤爲方。坤與乾旁通，坤二上應乾五，五動于乾下應坤二，坤二卽應陽而動以之乾五，應陽故出直，動直故陽氣布于四方。陽息在二，體臨，序卦曰：臨者大也，故曰大。）不習无不利。（荀爽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唱，從而和之，无不利也。干寶曰：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陰出地上，佐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膺九德，然後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道成于我，而用之于彼，不妨以仕學爲政，不妨以嫁學爲婦，故曰不習无不利也。）〔疏〕（荀注，陰隨乎陽者也，陽唱于先，陰和于後，故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也。陽唱陰隨，所以无不利也。干注，陰消至二爲六月遯，故知坤二自遯來也。初二爲地道，二在地上，故云陰出地上。萬物皆始于天而成于地，故坤佐陽成功，地道卽臣道妻道。臣事君，妻事夫，皆義主于成人者也。臣事君以直，則不入于邪；妻事夫以方，則不蹈于淫，亦猶地以廣生成天之大生而德合无疆也，故曰直方大。九德，皋陶謨：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是也。九德者臣道之本，故士膺九德然後可以從王事。四教卽天官九嬪掌婦學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也。四教者婦道之常，故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惟道成于我，故不習；所以用之于彼，无不利。不妨以仕學爲政者，仕而優則學也，故不必學爲政然後仕；不妨以嫁學爲婦者，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故不必學爲婦然後嫁，故不習无不利。愚案：繫下曰：坤，天下之至順也。又曰：德行恒簡以知阻。六二得中得正，順陽而動，有直方大之德，故順，順故簡，簡故不習，知阻故无不利，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者也。）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九家易曰：謂陽下動，應之則直而行，布陽氣于四方也。）〔疏〕（謂陽者，謂乾五陽直也。二動于下，應陽之直，故直而行。陽五居中，以布陽氣于四方，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干寶曰：女德光于夫，士德光于國也。）〔疏〕（女躬四教，故女德光于夫；士膺九德，故士德光于國也。愚案：坤承乾直以成坤方，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地資爲物，生長收成，雖其自然而无所造作，陽動至二，萬物化光，故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乾五坤二得天地之中和，故乾九五曰天德，坤六二曰地道。坤二之乾成離，離爲日爲火爲光，故曰地道光也。）六三，含章可貞。（虞翻

曰。貞。正也。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也。〔疏〕貞。正也。師彖傳文。坤本含乾。又三爲陽位。六爲陰爻。以六居三。故云以陰包陽。孔疏云。章。美也。美卽陽也。以陰包陽。故曰含章。陰在三爲失位。象曰。以時發也。動而得正。故曰可貞。愚案。考工記曰。赤與白謂之章。注云。坤位西南。萬物成乎致役之時。故亦與白曰章。章卽坤也。繫上曰。夫坤其靜也翕。又兌口自坤三往也。故曰含章。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虞翻曰。謂三已發成泰。乾爲王。坤爲事。震爲從。故或從王事。地道无成而有終。故无成有終。干寶曰。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陽降在四。三公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上失其權。位在諸侯。坤體既具。陰黨成羣。君弱臣強。戒在二國。唯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遭之運。而不失其柔順之正。坤爲文。坤象既成。故曰含章可貞。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故曰或從王事。[illegible]。疑于專命。故亦或之。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于濟國安民。故曰有終。〔疏〕虞注。初二已動。三發則成泰。說卦曰。乾爲君。又曰。乾以君之。故乾爲王。坤致役。故爲事。荀子曰。臣道知事。坤臣道。故坤爲事。說卦曰。震爲馵足。釋獸。左白。馵。說文。馵。馬後左足白也。虞注說卦云。震爲左。左步爲彳。從从彳。故震爲從。內乾爲王。外坤爲事。互震爲從。三雖體乾。不敢當王。故別取震象而曰從王事。乾九四故或之。虞注云。非其位。故疑之。此亦非位。故曰或從王事也。文言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引以明无成有終之義。干注。陰消至三爲七月否。故知坤三自否來也。陰當居二。否陰升三。出乎地上。陽當居五。否四爲陽。是陽降在四。乾鑿度。三爲三公。三本陽位。陽降在四。本由于三。故以陽降在四爲三公位也。六三居三之位。是陰升在三而行三公之事也。陰升于三。象諸侯入爲三公。否乾猶在上用事。故云上失其權。位在諸侯也。陰升至三。坤體既具。是君弱臣強之勢。臣與君敵。是謂二國。故戒在二國也。唯有文德之臣。能遭其時。而不失柔順之正。坤爲文。說卦文。消至三。坤象成。故曰含章可貞。云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者。隱六年左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語曰。襄王十三年。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杜預左傳注云。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遂平王東遷。傳及襄王。垂拱南面。皆賴二國之輔。故引之以明柔順守正之臣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故云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昔三居臣位。能以柔順而事闇君。故曰或從王事也。昭三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注。謂伯服。竹書紀年。伯服與幽王俱死。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後爲晉文侯所殺。此遭國[illegible]疑于專命之事也。故亦或之者。實六本柔順。能守臣節。而與乾四同辭者。乾四陽居陰。坤三陰居陽。皆不得正。故皆曰或。或之者。疑之也。但後順之節不可失。故戒以无成。而濟國安民。實能終。故勉以有終。愚案。三與上應。上卦未成。故无成。三居下卦之終。故有終。且三變正爲謙。謙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卽此義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崔憬曰。當命則發。非時則含也。

〔疏〕京房云。靜爲悔。發爲貞。凡象辭言發者。皆謂發得正也。說卦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虞翻發爲動。三爲陽位。六陰會之。六爲陰而動。則得其正。三動艮爲時。變動有時。故以時發。苟非其時。則含而不發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干寶曰。位彌高。德彌廣也。〔疏〕三處下之上。上從王事。故云位彌高。發于事業。故光大。光大故德彌廣也。又孔疏云。或從王事知光大者。釋无成有終也。既從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終而行。是知慮光大。不自擅其美。唯奉于王。義亦通也。愚案。三動互坎。心爲知。伏離日爲光。坤富有之謂大業。爲大。故曰知光大也。孟子曰。惟知者能以小事大。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卽從王事知光大之義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虞翻曰。括。結也。謂泰反成否。坤爲囊。艮爲手。巽爲繩。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得位承五。繫于包桑。故无咎。陰在二多譽。而遠在四。故无譽。干寶曰。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懷智苟容。以觀時釁。此蓋寧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爻也。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不建故无譽也。〔疏〕虞注。說文。絜。括也。大學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鄭注。絜猶結也。故括謂結也。乾息至三成泰。泰至四則泰反成否。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故知泰反成否也。坤爲囊。九家說卦文。坤中虛。故爲囊。艮爲手。巽爲繩。說卦文。否內坤爲囊。內互四爲艮手。外互四爲巽繩。故有括囊。坤在內而括在外。外四也。四近五多懼。故多咎。然四陰得位。上承五陽。否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故无咎。繫下曰。二與四同功。二多譽者。二陰得中。且應五也。四多懼者。四不得中。且近五。故无譽。干注。陰消至四爲八月觀。故知坤四自觀來也。方其未消爲否。有天地閉賢人隱之象。故惟有懷智苟容以觀時釁。知幾斯括可矣。云此蓋寧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爻也者。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于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甯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因授

以政。襄十四年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又二十六年傳。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illegible]否閉。二子[illegible]。合括囊之義。故括以蔽之。不以身試艱難。故无咎。亦不能大建功業。故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盧氏曰。慎言則无咎也。〔疏〕盧注。謙象傳云。坤爲鬼害。坤有害義也。四變震爲言。又互艮以止之。艮陽小爲慎。繫上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故云慎言則无咎也。

六五。黃裳元吉。干寶曰。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剝者反常道也。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也。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陰登于五。柔居尊位。若成[illegible]信順而親近嫌疑。周公其猶病諸。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也。故曰黃裳元吉也。〔疏〕陰消至五爲九月剝。故知坤五自剝來也。以六陰居九五之位。故云剝者反常道也。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也。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皆昭十二年左傳文。蓋南蒯枚筮遇坤之比。子服惠伯釋其義如此也。文言曰。天玄而地黃。九家說卦曰。坤爲黃。說文。坤从土从申。坤位未申之維。月令曰。季夏之月。中央土。郊特牲曰。黃者中也。故云黃中之色。九家說卦曰。坤爲裳。繫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虞注云。乾在上爲衣。坤下爲裳。故云裳下之飾。乾元。九家注云。坤者純陰。配乾生物。亦善之始。故云元善之長也。黃中通理。故云中美能黃。元首明哉。故云上美爲元。垂衣裳而天下治。故云下美則裳。六陰登五。是以柔居尊位也。云若成昭之主。周公之臣也者。明堂位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漢書昭帝紀。年八歲。武帝崩。卽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上官桀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告光罪。時上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二公輔佐幼主。百官總己以聽。專斷萬機。中睦信順。而外[illegible]近嫌疑。身周公之聖。猶有流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可取信于神明。可无尤于四海也。左傳曰。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今黃在中。則中自忠。裳飾下。則下自共。所以事无不善。而得其吉也。故曰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干寶曰。當總己之任。處疑僭之閒。而能終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疏〕王注。坤爲文。說卦文。[illegible]曰。地事文。韋昭注云。地道柔順。故文。五居上中。文言曰。美在其中。

故曰文在中也。干注。周公霍光以臣攝君。疑于僭。而終能獲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爲其嫌于陽。故稱龍也。〔疏〕陰之消陽。至上而極。乾道則成坤。坤位在十月亥。亥西北乾方也。乾鑿度曰。陽始于亥。又曰。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是也。坤于消息在亥。乾于方位在亥。故云坤在于亥。下有伏乾。文言曰。爲其嫌于陽也。故稱龍焉。乾居西北。[illegible]之方。故稱野。說卦曰。戰乎乾。[illegible]氏注謂陰陽相薄是也。坤陰至上。與乾[illegible]戰乎西北亥方。故曰龍戰于野。

其血玄黃。九家易曰。實本坤體。未離其類。故稱血焉。血以喻陰也。玄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也。侯果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于亥。窮陰薄陽。所以戰也。故說卦云。戰乎乾是也。六稱龍者。陰盛似龍。故稱龍也。干寶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于酉。而卦成于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戌亥。乾之都也。故稱龍焉。陰德過度。以逼乾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維。而氣溢酉戌之閒。故曰于野。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玄黃。言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故文王之忠于殷。抑參二之彊以事獨夫之紂。蓋欲彌縫其闕而匡其惡。以濟生民也。紂遂長惡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義也。〔疏〕九家注。文言曰。猶未離其類者。未離乎坤也。故稱血焉。血以喻陰也。坤[illegible]乾亥。天玄地黃。故云乾坤合居也。愚案。上與三應。三爲陽位。[illegible]變正互坎爲血卦。故曰其血玄黃。侯注。坤于消息十月亥卦也。乾居西北。又當十月亥方也。坤陰窮乎亥。窮陰薄乎陽方。陰陽相疑。故戰。說卦曰。戰乎乾。是也。[illegible]疑似者。陰有伏陽。故六亦稱龍也。干注。剝變成坤。故上六爲十月之時。爻終于酉者。坤上六納癸酉也。而卦成于乾者。陰消乾至上

始成坤也。乾本純剛之體，不堪陰盛，陰陽相薄，故曰龍戰。乾西北之卦，乾位在十月，而漸九月，居乎戌亥之閒，故云戌亥乾之都也。[illegible]天子所居曰都，乾爲君，故所居稱都。上六在亥，爲乾之都，故稱龍。言乾氣既盛，坤道至極，陽功既訖，當退入坤中，出震牝乾，坤道乃備。是陰極過度，以逼乾而爲龍戰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野，本魯頌毛傳文。但郭爲邑耳。坤居西南，乾體度坤，位六月而漸七月，故位于未申之維。云盛于酉戌之閒者，盛于酉戌則亥也。言盛于酉戌者，亥終于酉以爲始也。自未申至酉戌遠，故曰野。龍雖居乾，終上本坤卦，未離陰類，故曰其血。戰者陰陽疑也，疑故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乾坤氣合戌亥，故曰玄黃。陰陽之氣雖則相異，合之則相濟而有功，如君臣夫婦共天地之義無殊。復引文王事紂、武王伐殷之事以明之者，文王爲三分有二之勢以事獨夫，凡所以輔翼其闕、匡救其失者，靡所不至。使紂柔順得中，則以祈殷命，以濟生民，未必不有黃裳元吉之占矣。乃長暴不悛，陰窮于上，而疑陽必戰。率致天命不祐，武王興師牧野，一戰血流漂杵，非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象乎？故云是其義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干寶曰：天道窮至于陰陽相薄也。君德窮至于攻戰受誅也。柔順窮至于用權變矣。〔疏〕天道窮至于陰陽相薄者，戰乎乾是也。君德窮至于攻戰受誅者，會于牧野是也。柔順窮至于用權變者，指誅紂爲征誅是也。案後漢書朱穆傳注引易稽覽圖曰：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衰也。蓋爲窮則變，陰遂陽生。陰窮于上，故云窮；陽復于下，故云勝。此終亥出子之義也。

用六，利永貞。干寶曰：陰體其順，臣守其柔，所以秉義之和，履貞之幹，唯有推變，終歸于正，是周公始于負扆南面，以先王道，卒于復子明辟，以終臣節，故曰利永貞也。〔疏〕陰體其順者，六也。臣守其柔者，用六也。秉義之和者，利也。履貞之幹者，貞也。唯當作雖，推當作攝。雖有攝變，終歸于正者，變通趨利，則終歸于正，利永貞也。負扆南面，本明堂位文。復子明辟，本洛誥文。以臨升進陽，象負扆居攝；以陰陽合則兩功，象復子明辟，終歸于正。周公守柔順之道，以先王道，卒終臣節，始終不失其正，故曰利永貞也。案六十四卦皆出于乾坤，始于乾，成于坤，乾坤相須爲用者也。乾用九者，用其變陰以濟陽；坤用六者，用其始于乾之元，終于自貞窮，故用九之吉在无首；用六者，用其成于坤之貞，然貞下起元，故用六之利在永貞。餘詳乾卦用九。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侯果曰：用六，妻道也，臣道也，利在長正矣。不長正則不能大終陽事也。〔疏〕用六妻道也臣道也者，用六其永久也。柔不能久，故利在長正。陽爲大，六變爲陽，是用陽之大以終陽之事，所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故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若不能用陽之剛，則不能長正；不能長正，則不能大終陽事矣。蓋乾元用者，推之不見其端；坤大終者，推之不見其委，循環遞運之道，于乾

坤二用見之矣。

文言曰：何妥曰：坤文言唯一章者，以一心奉順于主也。〔疏〕陰以陽爲主，坤以一心奉順乎乾，故文言止一，一尊也。嘗顯乾坤爲門，故特著文言以顯陰陽剛柔之大旨，乾居首，坤次之，故書乾從詳，書坤從略也。

坤至柔，荀爽曰：純陰至順，故柔也。〔疏〕雜卦曰：乾剛坤柔。虞彼注云：坤陰和順，故柔也。

而動也剛。九家易曰：坤一變而成震，陰動生陽，故動也剛。〔疏〕說卦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爲體柔，而其爲用也剛。蓋靜則生陰，陰故柔；動則生陽，陽故剛。如初動則成震，二動則成坎，三動則成艮，盡動則成乾，初三五動則成既濟，故曰動也剛。

至靜而德方。荀爽曰：坤性至靜，得陽而動，布于四方也。〔疏〕繫上曰：夫坤其靜也翕，故性至靜。繫又曰：其動也闢，陽氣而動，則發生布于四方。虞注六二直方大云：方謂闢，陰開爲方，故曰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虞翻曰：坤陰先迷後順，得常，陽出初震，爲主爲常也。〔疏〕坤性陰，故先迷後順。得常者，初陽出震爲長，則爲後主器，爲主，世守爲常，故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干寶曰：光，大也。謂坤含藏萬物，順承天施，然後化光也。〔疏〕彖傳曰：含宏光大。光大也者，言光可以該大，即含可以該宏也。說卦曰：坤以藏之，故謂坤含藏萬物，以其靜翕也。彖傳曰：天施地生，故云順承天施，然後化光，以其動闢也。繫上曰：坤化成物，故坤稱化，即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之義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荀爽曰：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也。〔疏〕說卦曰：坤，順也。虞翻曰：上順乾也。承天之施者，天施而地生也。因四時而行之也者，乾鑿度曰：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故曰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虞翻曰：謂初。乾爲積善，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爲餘慶，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也。〔疏〕謂初者，謂初六也。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故乾爲善。初動爲復體，復陽息于初，故稱積，故爲積善。坤雖滅陽，陽道不息，潛孕坤中，故云以坤牝陽，即滅坤出復是也。以納甲言之，乾陽滅于二十九日，坤乙三日復出于震庚，是爲餘慶，則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義也。

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虞翻曰：坤積不善，以臣弑君，以乾通坤，極姤生巽，爲餘殃也。案聖人設教，理貴隨宜，故夫子先論人事，則不語怪力亂神，絕四毋必。今于易象闡揚天道，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者，以明陰生陽殺，天道必然，理國脩身，積善爲本，故于坤爻初六陰始生時，著此微言，永爲深誡，欲使防萌杜漸，災害不生，開國承家，君臣同德者也。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是其義也。〔疏〕虞注：[illegible]坤積不善以臣弑君者，以陰消陽也。以乾通坤極姤生巽者，謂乾極于上爲夬，則坤通于下爲姤，姤下爲巽，是十六日生魄，以平旦沒于巽辛，陽極陰生，是爲餘殃。案：聖人不語神怪者，幽冥之事難于易曉也。聖人絕四毋必者，聖人无成心，于易決言必有者，善惡報有定理也。陽生陰殺，必然之理，但坤初陰始，所由甚[illegible]早覩未形，故勸善之心既切，而防惡之意更深。蓋閑邪所以存誠，閑邪已即可復禮，將欲勸之，必先懲之。賈生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即此意也。理國脩身者，誠知積善爲本，則防萌杜漸，災害不生，時開國承家，君臣同德，庶幾積善以成名，斷不至積惡以滅身也。履霜堅冰之戒，安可一日而忽諸。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虞翻曰：坤消至二，艮子弑父；至三成否，坤臣弑君。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故子弑父，臣弑君也。〔疏〕坤陰消陽，其幾已萌，不至上消不已。說卦曰：乾爲君，爲父。下乾爲父，故消至二成遯，遯艮爲少子，滅陽，故爲弑父。上乾爲君，至三成否，否坤臣道也，滅陽，故爲弑君。上下不交，天下无邦，否彖傳文。虞彼注云：以臣弑其君，以子弑其父，故曰匪人。其義互，故交引以釋之。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虞翻曰：剛爻爲朝，柔爻爲夕。乾爲寒，坤爲暑，相推而成歲焉，故非一朝一夕所由來漸矣。〔疏〕繫上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故剛爻爲朝，柔爻爲夕。乾爲寒，坤爲暑，說卦文。乾貞於十一月子，故爲寒；坤貞于六月未，故爲暑。一朝開乾初息三成泰，一夕開坤初消三成否。一陽始子，歷六陽時而成乾；一陰始未，歷六陰時而成坤。積朝夕而成歲，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漸矣。史記太史公自敘曰：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即此爻之謂也。又言三之四爲漸，故坤消三成否，言漸也。

由辯之不早辯也。孔穎達曰：臣子所以久包禍心，由君父不早辯明故也。此戒君父防臣子之漸也。〔疏〕正義作由君父欲辯明之不早分辯故也，文言不同。案繫下曰：復小而辯于物。虞彼注云：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以乾居坤，故稱辯物。坤初動爲復，復初九曰不遠復，是辯之早者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荀爽曰：霜者乾之命令，坤下有伏乾，履霜堅冰，蓋言順也。乾氣加之性而堅，象臣順君命而成之。〔疏〕霜者乾之命令，釋已見前。坤成于亥，而乾位居之，故云坤下有伏乾。由履霜至于堅冰，其勢漸順，故曰蓋言順也。廣雅：順，從也。釋文：荀作慎也，是慎與順同義。孟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言過不可順也。聖人懼人順陰之性，積惡以滅身，故習順以柔戒也。乾氣加之性而堅者，說卦曰：乾爲寒，爲冰。寒氣加之而冰堅，是陰順陽之性而成堅冰也。臣順君命而成其事亦如之，但有以陰從陽爲[illegible]奉經義爾。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虞翻曰：謂二。陽稱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直其正。方謂闢，陰開爲方，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故方其義也。〔疏〕謂二者，謂六二也。陽息至二稱直，以乾靜專而動直也，故直其正者，賈誼新書道術篇：方直不曲謂之正是也。說文：正从止一，以止從守一，以止也，即敬止之義也。乾爲敬，是正者乾之德也。方謂闢者，舜典：闢四門。孔傳：闢四方之門是也。陰開爲方者，陰虛爲闢，而闢爲方，以坤靜翕而動闢也。故方其義者，隱三年左傳教之以義方是也。虞繫注云：坤爲義門，是義者坤之德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陽息在二，故敬以直內；坤位在外，故義以方外。謂陽見兌丁，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疏〕陽息至二，乾爲敬，且陽直二爲內，故曰敬以直內。坤位在外，坤爲義，且爲方，五爲外，故曰義以方外。陽息二成兌，兌見丁，故謂陽見兌丁也。兌西方，丁南方，故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以明德不孤也。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虞引孔子曰必有鄰者，以申德不孤之意也。且敬立于二，義立于五，五動二應，陰陽合德，故曰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荀爽曰：直方大，乾之唱也；不習无不利，坤之和也。陽唱陰和，而无所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疏〕陽動爲直，陰開爲方，陽德爲大，三者乾之唱也。坤則不待習乎直方大，而自无不利，是坤之和也。陽未唱而陰和之，則陽疑陰也；陽既唱而陰不和之，是陰疑陽也。唯陽唱陰和，无所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二動變坎爲疑，不變則不疑也。

陰雖有美，含之。

以從王事，弗敢成也。（荀爽曰：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疏〕美謂陽也。三數奇，爲陽位，故云下有伏陽也。六爲陰爻，雖有伏陽在下，含藏不顯，虞氏所謂以陰包陽是也。否內卦爲臣，三爲三公，外乾爲君，五爲天子，三與五同功，故三從王事，爲待乾命而行，美則歸君，不敢以成功自居，即下无成之義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翟元曰：坤有此三者也。〔疏〕說卦曰：坤爲地，故曰地道也。繫上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女配男，故曰妻道也。說卦曰：乾爲君，則知坤爲臣，故曰臣道也。三者皆乾尊坤卑之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宋衷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疏〕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臣子之于君父，而可以才美自居乎？故必含藏其美以從王事，美則歸君，不敢有所專以成名也。繫上曰：乾知大始，坤化成物。是凡物之生，皆始于乾而終于坤，成物即終也。周語單襄公曰：成，德之終也。即此義也。成者坤之功，不敢曰成而曰无成；有終者坤之事，不敢曰有終而曰代有終，并自抑也。蓋事乾資于始，則坤亦無爲，凡成者皆歸乾之功，故曰无成；凡終者皆終乾之事，故曰代有終也。由地道得終天功，推之而臣道得終君事，妻道得終夫業，其理一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虞翻曰：謂陽息坤成泰，天地反，以乾變坤，坤化升乾，萬物出震，故天地變化，草木蕃矣。〔疏〕陽息坤三成泰，天下地上，故云天地反。天地反者，天地交也。陽主變，陰主化，以乾變坤者，陽息坤成乾也。坤化升乾者，坤本化乾，始升居乾上也，故曰天地變化。泰[illegible]四五成震，萬物出乎震，震爲草木，其究爲蕃鮮，故曰草木蕃。此言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天地閉，賢人隱。**（虞翻曰：謂四。泰反成否，乾稱賢人，隱藏坤中，以儉德避難，不榮以祿，故賢人隱矣。〔疏〕謂四者，謂六四也。坤變爲否，自四始，故于四變爲陽，知爲大往，則否勢將成。四爲否泰之交，否泰反其類，四變故泰反成否，故樊毅條四與陰關，云泰氣推否是也。乾文言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故知乾稱賢人。說卦曰：坤以藏之，故知賢人隱藏坤中。以儉德避難，不榮以祿，否象傳文，引之以明天地閉賢人隱之義也。此言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荀爽曰：六四陰位，迫近于五，雖有成德，當括而囊之，謹慎畏敬也。孔穎達曰：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智也。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不與物忤，故无咎；功名不顯，故无譽也。〔疏〕荀注：六居四爲得位，故有成德。四近五則多懼，故當慎，括而藏之，則能[illegible]慎。孔注：括，結也，釋已見前。囊所以貯物者，詩大雅于橐于囊，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是也。以譬心藏智也者，明夷六四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是四爲心位。又四變互坎，坎爲心，故曰心藏智。[illegible]以智藏器，[illegible]以智稱，[illegible]以及身，[illegible]智之顯，皆是也。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者，中庸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是也。慎其閉智，所以不與物忤，故无咎；惟其不用，所以功名不顯，故无譽。）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虞翻曰：謂五。坤息體觀，地色黃，坤爲理，以乾通坤，故稱通理。五正陽位，故曰正位。艮爲居，體謂四支也。艮爲兩肱，巽爲兩股，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疏〕謂五，謂六五也。坤息體觀者，陰息陽消，坤亦皆息，息者長也，謂陰長至四，新體成觀也。坤爲地，說卦文。天玄而地黃，故云地色黃。繫上曰：俯以察于地理。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故坤爲理。觀自乾來，故云以乾通坤，爲通理。位中色黃，故曰黃中通理。孟子曰：立天下之正位。趙岐注云：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故以五陽爲正位。說卦曰：艮以止之，又爲門闕，故爲居。[illegible]體，故謂四支。說卦曰：艮爲手，故爲兩肱；又巽爲股，故爲兩股。股肱則四支也。觀五體艮互巽，故曰正位居體。黃中通理，言其內也；正位居體，言其外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虞翻曰：陽稱美，在五中；四支謂股肱。〔疏〕乾美利，故陽稱美。五九居陽位，故曰美在其中。四支謂股肱，震已見上。暢于四支，即居體是也。）**發於事業，**（九家易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也。謂陽德潛藏，變則發見，若五動爲比，乃事業之盛。〔疏〕天地交謂泰也。泰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故生也。陽德潛藏，謂伏乾也。變則乾陽發見。五動變比，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故爲事業之盛，所謂正位也。繫上曰：[illegible]注云：陰陽變坤，故坤當來變。）**美之至也。**（侯果曰：六五以中和通理之德，居體于正位，故能美充于中，而旁暢于萬物，形于事業，无不得宜，是美之至也。〔疏〕六五內體中和以通理，外而居體于正位，故能美充在其中，即黃中通理也。聖人萬物爲一體，故旁暢萬物，暢四支，即居體之謂也。形于事業，即正位而成富有之大業也。內外无不得宜，故曰美之至也。左傳曰：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釋六二也。二五皆中，故五亦中美能黃。坤元正位于五，是上美爲元；五下應二，二居體于下，是下美則裳。三美備，故美之至也。）

（美，乾陽也。坤承乾陽，故乾美也。）**陰疑於陽，必戰。**（孟喜曰：陰乃上薄，疑似于陽，必與陽戰也。〔疏〕陰道于上，變而爲陽，則疑似于陽，故必與陽戰也。案：說卦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坤上六雖有伏陽，與乾合體，戰而相薄，乃能[illegible]與陽肖盛，不能受化也。）**爲其兼于陽也，故稱龍焉。**（九家易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疏〕坤在十月亥位，乾居西北亥方，[illegible]天。十月曰陽，即此義也。乾鑿度：乾坤合戌亥，故云陰陽合居，故曰兼陽。則上變六成坤，行至十月亥，乾位在亥，故云下有伏乾。九家說卦曰：乾爲龍，以陽氣變化乘龍，故稱龍以喻陽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荀爽曰：實本坤卦，故曰未離其類也。血以喻陰，順陽也。崔憬曰：乾坤交會，乾爲大赤，伏陰柔之，故稱血焉。〔疏〕荀注：陰與陽戰于亥，戰極則下出于子，變而從陽。然上實坤卦，猶未離其陰類，故稱血以喻陰，以陰能順陽也。崔注：亥爲乾坤交會之地，乾爲大赤，說卦文，血之色也。伏陰柔之，血之形也，故稱血焉。蓋龍本陽氣，亥下伏乾陽，故稱龍焉；血本陰象，上六陰類，故稱血焉。）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荀爽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故言天地之雜也。〔疏〕坤于消息，其位在亥，[illegible]位西北，亦在亥，故下[illegible]伏乾也。猶乾坤合居，故陰陽相和。考工記曰：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王凱沖曰：陰陽交戰，故血玄黃。荀爽曰：天者陽始于東北，故色玄也；地者陰始于西南，故色黃也。〔疏〕王注[illegible]上，陰戰不勝，則退而生陽，陽生于下，即復初震也。說卦曰：震爲玄黃，[illegible]乾中，東北艮得乾上，正東震得乾初，乾三爻分布東北，故天始東北。其色玄者，氣始東北而盛東南，以北方黑，南方赤，故色玄。又曰：天地殷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故云地者陰始于西南。其色黃者，西南坤位，坤土故色黃也。）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崔憬曰：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也。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之次第可知，而萬物之先後宜序也。萬物之始生者，皆剛柔始交，故萬物資始于乾，而資生于坤。〔疏〕文王六十四卦，其次相依，各有意義。孔子序其所以相次之意，故曰序卦。易有[illegible]有書序，詩有序，序本自爲一傳。李氏欲使次卦之義開卷瞭然，故取冠各卦之首。乾坤爲易之門，故不序乾坤之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德經文。一者太一，天也。二謂陰陽也。太一分爲兩儀，故一生二。二與一爲三，故二生三。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三生萬物。乾鑿度曰：乾坤相並俱生，其先後不可序。天地之生萬物，變化无窮，其先後不可序也。屯爲萬物之始[illegible]之後。乾窮究坤，爲坎爲震，而始交在初。說卦曰：萬物出乎震。萬物資始于乾剛，而實生于坤柔，是屯者剛柔之始交，而爲萬[illegible]也。其云盈者，[illegible]盈滿也。彖傳曰：雷雨之動滿盈，故曰盈。自雷雨之滿盈言之，故曰屯者盈也；自剛柔之始交言之，故曰屯者萬物之始生也。愚案：坤上六曰其血玄黃，坎爲血，震爲玄黃。屯上坎下震，是陰陽戰而後屯難生也，故屯次坤。）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貞。**（虞翻曰：坎二之初，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疏〕以四陰二陽之例，則當自臨觀來。茲自坎來者，乾由離入坎，合坤生[illegible]所謂其血玄黃。故坎二之初成屯，而與離旁通也。二之初，剛柔始交而爲震，是始而亨者也，故元亨。陽之初得正，陰之二亦得正，故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虞翻曰：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爲侯，初剛難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疏〕[illegible]也。之外稱往，泰坤在外爲小往，否乾在外爲大往，是也。震初陽得正，初與四應。說卦曰：震，起也。起往之外，欲上應四，四不得正，以動而失位。且四在坎爲險，行則遇險，故勿用有攸往。晉語司空季子曰：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是義也。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故震爲侯。逸禮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是也。初剛在下，即乾初潛龍，確乎其不可拔，故云初剛難拔。善建者不拔，老子德經文，引之以明初不拔，故利建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虞翻曰：乾剛坤柔，坎二交初，故始交；確乎難拔，故難生也。崔憬曰：十二月陽始浸長，而交于陰，故曰剛柔始交。萬物萌牙，生于地中，有寒冰之難，故言難生。于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疏〕虞注：乾剛坤柔，雜卦文。卦自坎來，坎二始交于

初。故曰始交。所謂元也。屯之初剛。與乾之初剛同義。故云確乎難拔。說文。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屮貫一。一。地也。尾曲。故曰難生也。補注。此以消息言也。四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臨二上之五也。易緯稽覽圖。屯皆十二月卦。陽生于復。剛臨二讓其位。交于坤陰。故曰剛柔始交也。萬物萌牙。生于地中者。五震為初生。坤在外。故云地中也。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又曰。冰方盛。水澤腹堅。故有寒冰之難。屯正值小寒。寒故難生也。十二月天數雖終。歲且更始。是天時之屯也。故屯在丑。國家當元二之際。如干氏下注云。水運將終。木德將始。新舊遞除。亞運季弊。人事之屯也。故屯為難。引人事所以明天時也。**動乎險中。大亨貞。**荀爽曰。物難在始生。此本坎卦也。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剛柔始交也。交則成震。震為動也。上有坎。是動乎險中也。動則物通而得正。故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也。〔疏〕荀注。說卦曰。萬物出乎震。故震為始生。外遇坎以陷之。又曰。勞乎坎。崔氏說卦注云。陽氣潛伏于子。潛藏地中。未能浸長。勞為衆陰之中。故云物難在始生。屯自坎來。故云此本坎卦也。案。初升二降。剛柔交而成震。震為動也。本說卦。坎彖傳曰。習坎。重險也。坎險在上。震動在下。是動乎險中也。人處險中而能震動脩省。則通而得正。故曰大亨貞也。愚案。初陽為大。動則進為亨。得正為貞。故曰大亨貞。**雷雨之動滿形。**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形而生也。虞翻曰。震雷坎雨。坤為形也。謂三已反正。成既濟。坎水流坤。故滿形。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也。〔疏〕荀注。說文。雷雨生物者也。故雷以震之。則伏者起。雨以潤之。則句者達。萬物所以滿形而生也。虞注。說卦。震為雷。又雨以潤之。謂坎也。故云震雷坎雨。繫上曰。在地成形。故坤為形。六爻雖三失位。動而成陽。六爻皆正。成既濟定。坎一陽入坤。為坎水流坤。滿形者。謂滿坤形也。蓋屯與乾同義。乾坤交成既濟。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屯三動成既濟。故雷動雨施。品物流形。**天造草昧。**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于冥昧之中也。〔疏〕陽動在下。謂陽動于初。在坤之下。坤為冥陰。故云冥昧。王[illegible]曰。陽為造生。陰為化源。故云造物于冥昧之中。且屯象屮出一上。故曰草昧也。**宜建侯而不寧。**荀爽曰。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動而遇險。故不寧也。虞翻曰。造。造生也。草。草創物也。坤冥為昧。故天造草昧。成既濟定。故曰不寧。言寧也。干寶曰。水運將終。木德將始。殷周之際也。百姓盈盈。匪君子不寧。天下既遭屯險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故封諸侯以寧之也。〔疏〕荀注。天地初開。世尚屯難者。謂乾坤之後。繼之以屯也。屯初震為長子。上承乾父。故曰宜建侯。內震動而外遇坎險。坎為勞卦。故不寧。左傳曰。外寧必有內憂。惟不寧故寧也。虞注。陽為造生。故云造。造生也。屯象屮出地。屮古草字。凡物之初創者。謂之草創。草創之義與此同。故云草。草創物也。下體互坤。坤冥為昧者。繫上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荀彼注云。坤為夜。說文曰。冥。幽也。从日六冂聲。亦夜也。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傳云。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是坤夜為冥。冥即為昧也。震一陽自乾來。乾為天。天先物于坤中。故曰天造草昧也。三正成既濟。六爻既定。萬國咸寧。言不寧者。猶詩以不顯為顯也。干注。案。殷人以水德王。周人以木德王。屯坎宮二世卦也。坎水變之震木。故以水運將終。木德將始。象殷周之際也。百姓盈盈。屯者盈也。匪君子不寧。匪六三伏陽之君子不寧也。天下既遭屯險之難。是殷運將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是周興方初。故必建侯以扶屯難。始足以寧之也。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建親戚以藩屏周是也。**象曰。雲雷屯。**九家易曰。雷雨者。興養萬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藏地中。未得動出。雖有雲雨。非時長育。故言屯也。〔疏〕雨以潤之者坎也。惟雷行則雨施。故雲从雨。而坎亦為雲。所謂上坎為雲是也。彖言雷雨者。以形言也。象言雲雷者。以屯時雲在上而未成雨也。坎成雨則為雷雨解矣。震為雷。雷以動之則興。雨以潤之則養。故云雷雨者興養萬物也。屯消息十二月卦也。是時雷藏地中。雖有雲雨。尚无養育之功。萬物難生。故曰雲雷屯。**君子以經論。**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姚信曰。經。緯也。時在屯難。是天地經論之日。故君子法之。須經論匡難也。〔疏〕荀注。當屯難之代。三陰失正。則不能成既濟定。故萬事失正矣。書酒誥。經德秉哲。孔傳云。能常德持智。故云經者常也。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故云論者理也。君子宜法雷雨之動物而經論之。則不失天地之常道也。姚注。天官冢宰。體國經野。鄭注云。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經緯者縱橫之名。釋名。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故云經緯也。孔疏。經謂經緯。綸謂綱也。以織綜經緯。皆以經論為經緯也。屯難在十二月之時。三動在臨則成泰。在屯則成既濟。泰則屯解矣。唐史徵口訣義引李氏云。雲陰也。雷陽也。陰陽二氣相激薄而未通。感情不相得。故難生也。君子處屯難之時。不得安。然无事經營。論理以補屯難。義亦通也。**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虞翻曰。震起艮止。動乎險中。故盤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貞。謂君子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疏〕內震

為起。互艮為止。外坎為險。震陽動乎險中。初剛難拔。艮為止。故有盤桓難進之象。爾雅釋水。洵盤。孫炎注云。水曲如洵。盤桓不前也。[illegible]。鄭彼注云。桓是[illegible]名。其道盤旋曲而上。故曰桓。此經盤桓。其義同也。二往居初。故得正。互坤為民。故得民。艮為宮。坤為闔戶。初在艮坤下。不出戶庭。故利居貞。閔元年左傳曰。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故利建侯。君子慎密而不出。繫上文。釋節初不出戶庭也。虞彼注云。二動坤為密。體屯盤桓。利居貞。故不出。二失位變正。節初即屯初。故彼此互相發也。**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荀爽曰。盤桓者。動而退也。謂陽從二動而退居初。雖盤桓得其正也。〔疏〕動而退者。盤桓之象也。謂坎陽從二爻。動而退居于初。雖有盤桓難進之象。然所居實得其正。上應坎為志。震為行。故曰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荀爽曰。陽貴而陰賤。陽從二來。是以貴下賤。所以得民也。〔疏〕陽貴而陰賤。謂[illegible]乾鑿度文。陽貴為君。陰賤為民。陽從坎二來居于初。是以貴下賤也。坤為民。所以得民也。宣十二年左傳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是其義也。初陽為大。故曰大得民也。**六二。屯如邅如。**荀爽曰。陽動而止。故屯如也。陰乘于陽。故邅如也。〔疏〕陽動于下。二應艮以止之。故有屯如難進之象。二陰乘于初陽。以柔乘剛。故有邅如不行之象。**乘馬班如。**虞翻曰。屯邅。盤桓。謂初也。震為馬作足。二乘初。故乘馬。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疏〕初剛難拔。故屯邅盤桓。皆謂初也。震為馬作足。說卦文。二乘初。故有乘馬之象。外遇坎險則躓。故班訓躓也。子夏傳曰。班如。相牽不進貌。故以馬不進為班如矣。案。鄭箴膏肓曰。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于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今以乘馬為乘初者。亦是乘初之車。但二與初非婚媾之正。故云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也。**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虞翻曰。匪。非也。寇謂五。坎為寇盜。應在坎。故匪寇。陰陽德正。故婚媾。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離為女子。為大腹。故稱字。今失位為坤。離象不見。故女子貞不字。坤數十。三動反正。離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謂成既濟定也。〔疏〕匪非古今字。二與五應。故寇謂五。說卦。坎為盜。故云坎為寇盜。應在坎。故匪寇者。下不得初。則將上求五。故止之曰。所求者。非此寇也。陰陽德正。故婚媾者。謂三變正。二承之。是陰陽德正。而為婚媾也。說文。字。乳也。故云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者。復。反也。三本失位變正。體反為離也。說卦曰。離再索而得女。謂之中女。故離為女子。又離為大腹。故稱字為妊娠也。今三失位為坤。是離象不見。故為女子貞不字也。坤數十者。繫上。地十。是坤數也。故曰十年。三動反正。則為離女大腹。故十年反常則字乳也。謂三正成既濟定者。三反正則陰陽氣通。成既濟六位定也。愚案。虞氏易例。不以陰陽爻為男女。而求婚媾亦以三變體離言也。但以字為妊娠。是已嫁非貞不字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字為許嫁之義。二不許初。故不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崔憬曰。下乘初九。故為之難也。〔疏〕屯如邅如。皆難進之象。故曰六二之難。以下乘初九之剛。為二之難。故曰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九家易曰。陰出于坤。今還為坤。故曰反常也。陰出于坤。謂乾再索而得坎。今變成震。中有坤體。故曰陰出于坤。今還于坤。謂二從初。即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陰陽道正。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疏〕陰出于坤。謂坎之陰。皆出于坤也。乾再索而得坎。坎二之初變震。中互體坤。是陰出于坤。今還于坤。故曰反常也。但從初為逆。應五為順。去初之逆。就五之順。則二陰五陽。得中得正。反歸常道。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愚案。反生為反。世守為常。歷坤十年。乃字于五。陰陽正應。故反歸常道也。**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為山。山足稱鹿。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為叢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為兕虎。震為麋鹿。又為驚走。艮為狐狼。三變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矣。〔疏〕即。就也。說文文。虞謂虞人。掌禽獸者。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是也。鹿。王肅本作麓。詩大雅。瞻彼旱麓。周語引作旱鹿。是鹿麓古字通也。詩毛傳云。麓。山足也。三互艮。故卦艮為山。三在艮下。故山足稱鹿也。鹿林也者。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林屬于山為鹿。鹿與麓通也。三變下體成坎。九家說卦。坎為叢棘。故坎為叢木也。木在山下。故稱林中。說卦。坤為子母牛。釋獸。兕似牛。說文。兕。狀如野牛。坤為虎。說見乾卦。風從虎。故坤為兕虎。說文。麋。鹿屬。[illegible]。故震為麋鹿。京房易傳曰。[illegible]多驚。亦以震驚。故為驚走也。[illegible]又為驚走。九家說卦曰。艮為狐狼。狼搏物。搏為手。艮為手。故為狐狼。皆三未變時象也。坎為叢棘。故為林中。三變為坎。則坤兕虎。震麋鹿。艮狐狼。皆入坎

（林。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虞翻曰。君子。謂陽已正位。幾。近。舍。置。吝。疵也。三應于上。之應歷險。不可以往。動如失位。故不如舍之。往必吝窮矣。〔疏〕三變正。伏陽出。故稱君子也。幾。近。釋詁文。杜注左傳。使杜洩舍路云。舍。置也。說即置義也。繫上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故云吝疵也。三應在上。之往也。往應于上。則歷乎坎險矣。故不可往也。三動已正成既濟。往則動而失位。故不如舍之。不必往取吝窮也。）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案。白虎通云。禽者何。鳥獸之總名。爲人所禽制也。即此卦九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是其義也。〔疏〕釋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此以禽獸分言也。白虎通曰。禽鳥獸總名。言爲人所禽制也。此言禽以獸言也。此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亦言禽而獸在其中也。猶如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禽獸互言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鴈。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月令戮禽。祭禽者。禽獸通言也。以无虞而求上。是從禽也。非初之行正也。案鄭京周易舉正作何以從禽也。義亦通。）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崔憬曰。見動之微。逆知无虞。則不如舍。勿往。往必吝窮也。〔疏〕繫下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則逆知无虞。三與上非正應。故舍而不往。以往必吝窮也。）六四。乘馬班如。（虞翻曰。乘。三也。謂三已變坎爲馬。故曰乘馬。馬在險中。故班如也。或說乘初。初爲建侯。安得乘之也。〔疏〕三已變成坎。說卦坎其於馬也爲美脊。故爲馬。四在坎上。故曰乘馬。上坎下坎。是爲險中。故班如也。或說乘初者。初爲建侯。初不拔則不應四。故安得乘之。然四與初應。初震于馬爲善鳴。則乘初義亦通。初則雖拔。故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崔憬曰。屯難之時。勿用攸往。初雖作應。班如不進。既比于五。五來求婚。男求女。往吉无不利。〔疏〕當屯難之代。勿有所往。初雖作足。雖作而興起。上與四應。然初剛難拔。且四在坎險。故有班如不進之象。但四與五比。五陽來求婚于四陰。是男求女也。故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虞翻曰。之外稱往。體離故明也。〔疏〕之外稱往。謂之五也。五來求四。是親迎也。而四往焉。是往之女家也。三已變正。體離故明。謂明于婚禮也。）

九五。屯其膏。（虞翻曰。坎雨稱膏。詩云。陰雨膏之。是其義也。〔疏〕坎爲雨。故稱膏。陰雨膏之。詩曹風文。膏去聲。與潤同義。說卦。雨以潤之。故稱膏。愚案。坎雨膏象也。五艮爲止。故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崔憬曰。得屯難之宜。有膏澤之惠。與四爲婚媾。施雖未光。小貞之道也。故吉。至于遠求嘉偶。以行大正。赴二之應。冒難攸往。固宜且凶。故曰大貞凶也。貞。正也。〔疏〕謂得屯難之宜者。惟有膏澤之惠也。五與四爲婚媾。是有膏澤于近矣。所施雖未光。亦小貞之道。故曰吉。二與五應。以屯膏之象。遠求嘉偶。以行大正之禮。膏澤既不廣被。而遠赴二應。是冒屯難攸往。宜且凶矣。故曰大貞凶。貞。正也。師彖傳文。愚案。孝廉之占。以屯爲困。困者。貞也。即貞固足以幹事也。屯六爻。二五得中得正。故二五皆貞。亦惟二五皆屯。二陰也。陰稱小。二乘初剛。守貞不字。女子之貞也。故小貞吉。五陽也。陽稱大。五爲君位。陷于陰中。又互艮止。位雖得正。居上屯膏。亦凶也。故大貞凶。孟康釋此爻云。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反吝嗇。則凶。得其解矣。）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未光也。〔疏〕坎陽陷于陰中。陽爲陰弇。故未光。愚案。天施地生。五陰未施。離爲光。伏于坎下。坎成離毀。故未光也。）上六。乘馬班如。（虞翻曰。乘五也。坎爲馬。震爲行。艮爲止。馬行而止。故班如也。〔疏〕乘五者。乘剛也。說卦坎爲美脊。故爲馬。震作足。故爲行。五互艮。故爲止。馬行而止。故有班如之象。）泣血漣如。（九家易曰。上六乘陽。故班如也。下二四爻。雖亦乘陽。皆更得承五。憂解難除。今上无所復承。憂難不解。故泣血漣如也。體坎爲血。伏離爲目。互艮爲手。掩目流血。泣之象也。〔疏〕上乘五陽。是亦乘剛。故有班如之象。二比初。故乘初。四應初。亦乘初。二與五應。四上承五。皆得陽爲援。故憂解難除。雖班如而无泣血漣如之象也。今上乘五剛。下无正應。又上无所承。獨陰无與。又坎爲加憂。是憂難不解。所以泣血漣如也。上體坎。坎爲血卦。伏離爲目。五互艮爲手。以手掩目而流血。是泣血之象也。稽覽圖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後必泣血。是其義也。詩衞風。泣涕漣漣。即漣如之義。說文引作㶑如。㶑。泣下。盖古今字。）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虞翻曰。謂三變時。離爲目。坎爲血。震爲出。血流出目。故泣血漣如。柔乘于剛。故不可長也。〔疏〕上與三應。三變正時。離爲目也。坎血卦。爲血。震爲出。血流出目。故曰泣血漣如。坤用六。利永貞。柔承剛。故永。今柔乘剛。上无所承。故不可長也。）

序卦曰。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崔憬曰。萬物始生之後。漸以長穉。故曰物生必蒙。鄭玄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也。〔疏〕崔注。屯十二月卦。故爲

物之始生。蒙正月卦。故爲物之長穉。此物生必蒙。而屯受以蒙也。鄭注。書伊訓。具訓于蒙士。故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者。方言也。蒙與萌通也。說文。萌。草生芽也。以明蒙有始生之義也。說文又云。穉。幼禾也。是物生之穉也。詩衞風。衆穉且狂。毛傳。穉。幼穉。是人生之穉也。愚案。乾坤之後。剛柔始交。初交成震。再交成坎。三交成艮。故震坎合而爲屯。即坎艮合而爲蒙。此屯所以次乾坤。蒙所以次屯也。）

䷃坎下。艮上。蒙。亨。（虞翻曰。艮三之二。亨謂二。震剛柔接。故亨。蒙亨以通行時中也。干寶曰。蒙者。離宮陰也。世在四。八月之時。降陽布德。薺麥並生。而息來在寅。故蒙于世爲八月。于消息爲正月卦也。正月之時。陽氣上達。故屯爲物之始生。蒙爲物之穉也。施之于人。則童蒙也。苟得其運。雖蒙必亨。故曰蒙亨。此蓋以寄成王之遭周公也。〔疏〕虞注。四陰二陽之卦。從臨觀來。云艮三之二者。謂消息也。坤入中宮。以剛接柔而爲蒙。坎生而成。故蒙牽旁通。猶屯鼎也。內艮三陽之二。得中上應五陰。所以亨行時中而羽二也。二取互震。接伏巽。巽剛巽柔。乾坤交故亨也。蒙之所以亨。以艮三宮行。則通行于二。以合時中也。干注。蒙爲離宮四世卦。四陽變陰。故云蒙者離宮陰也。世月之例。四世卦陰主八月。陰在酉也。禮月令。仲秋之月。乃勸種麥。蔡邕章句。陽氣始胎于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廣雅。太初之氣。生于酉仲。宋均云。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薺麥生以爲驗也。又宋均注仲舒雨雹對曰。薺麥始生。陽升也。故云降陽布德。薺麥並生也。消息蒙爲正月。大夫值日卦。故云息來在寅。合八宮消息言之。故云蒙于世爲八月。于消息爲正月卦也。正月之時陽氣上達者。三陽息而成泰。史記歷律書所謂引達于寅是也。屯在十二月丑。故爲物之始生。蒙在正月寅。故爲物之長穉。施之于人。則幼穉爲童蒙也。童蒙謂五。則得其運矣。故雖蒙必亨也。此蓋以寄成王之遭周公也者。成王以幼沖之年。居六五之位。周公以陽剛之德。居九二之中。以聖臣而輔賢主。卒致天下安寧。刑措不用。故曰蒙亨。蒙二之能發蒙。亦猶屯初之能扶屯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虞翻曰。童蒙謂五。艮爲童蒙。我謂二也。震爲動起。嫌求之五。故曰匪我求童蒙。五陰求陽。故童蒙求我。志應也。艮爲求。二體師象。坎爲經。謂禮有來學。無往教。〔疏〕五爲童蒙。故童蒙謂五。艮爲少男。故爲童蒙。我謂二者。二應五也。二互震爲動起。震長男。坎中男。嫌二求五之少男。故曰匪我求童蒙。五陰下求于二陽。坎爲志。二應五。故云童蒙求我志應也。艮兌同氣相求。故爲求。初至五。有師象。乾鑿度曰。坎離爲經。震兌爲緯。六經取義于經緯。故周書謚法曰。經緯天地曰文。故坎爲經。以經傳蒙爲經師。是童蒙求我也。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曰匪我求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崔憬曰。初筮謂六五求決于九二。二則告之。再三瀆謂三應于上。四隔于三。與二爲瀆。故二不告也。瀆。古瀆字也。〔疏〕初筮謂六五者。五童蒙求我。且得中也。求決于九二者。二正應五也。二五。故告之。三應上。四隔三。且應初。皆與二爲瀆。故曰再三瀆。二皆不應。故不告也。說卦坎爲溝瀆。故稱瀆。瀆古瀆字也者。瀆瀆古字通也。賈逵國語注云。瀆。嬻也。是瀆亦瀆嬻也。）利貞。（虞翻曰。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蒙以養正。聖功也。〔疏〕二陽五陰。皆失正位。利變而之正。故曰利貞。或五不可過柔。二不可過剛也。如變之正則爲觀。中正以觀天下。是也。孔疏云。貞。正也。言蒙之爲義。利以養正。故彖云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侯果曰。艮爲山。坎爲險。是山下有險。險被山止。止則未通。蒙昧之象也。〔疏〕艮爲山。坎爲險。說卦文。坎彖傳曰。習坎重險也。故爲險。山上險下。故曰山下有險。坎險在前而艮以止之。故云險被山止。止則局而未通。故爲蒙昧之象。朱氏云。退則困險。進則閡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愚案。山下有險。先言山。後言險。卦象自上而下也。險而止。先言險。後言止。卦氣自下而生也。餘卦倣此。）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荀爽曰。此本艮卦也。案。二進居三。三降居二。剛柔得中。故能通發蒙時。令得中矣。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疏〕荀注。蒙自艮來。故云此本艮卦也。案。陰位。以爻濟位。而二又得中。故云剛柔得中也。卦中則能通發六五之蒙昧。使得時中之道。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艮三時行則行。二由艮三下。故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荀爽曰。二與五志相應也。〔疏〕六五陰爻在蒙昧之中。上體艮。說卦曰。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故曰童蒙。二五志相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崔憬曰。以二剛中能發於蒙也。〔疏〕二以剛居中。剛則能發人不發。中則立教不偏。故能告以發蒙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荀爽曰。再三謂三與四也。皆乘陽不敬。故曰瀆。瀆不能尊陽。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疏〕三與四比。

（下乘二陽。承陽則敬。乘陽則不敬。三四皆不敬二。故曰再三瀆。二與三四无應。故瀆則不告。瀆則不尊賢。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不敬則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虞翻曰。體頤故養。五多功。聖謂二。二志應五。變得正而亡其蒙。故聖功也。干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言天後成王之年。將以養公正之道。而成三聖之功。）〔疏〕（虞注。二至上體頤象。序卦曰。頤者養也。彖曰。養正則吉也。五多功。繫下文。聖謂二者。二坎心爲思。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故聖謂二。二剛中發蒙者也。二與五易位。以二養五。五變得正。是養正也。養正則蒙亡矣。故爲聖功。洪範又曰。休徵曰聖。時風若。咎徵曰蒙。恆風若。是蒙與聖反。蒙則爲聖矣。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干注。禮記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崩。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此云八年。又鄭康成以爲十年。皆不審所出。言天所以使成王之年者。將以養天下公正之道。而成周家三聖之功也。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虞翻曰。艮爲山。震爲出。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疏〕（艮爲山。說卦文。帝出乎震。故震爲出。坎爲水。故爲泉。坎泉流出于山下。故曰山下出泉。王氏云。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按禮緯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于山。宋均注云。蒙小水也。出可爲灌注。無不植也。小水可以灌注。猶童蒙可以作聖。是其義也。）

君子以果行育德。（虞翻曰。君子謂二。艮爲果。震爲行。育養也。二至上有頤養象。故以果行育德也。）〔疏〕（君子謂二。二剛中也。說卦曰。艮爲果蓏。故艮爲果。又爲堅多節。傳曰。致果爲毅。亦取其堅也。震作足爲行。育養也。釋詁文。蒙似頤體。故象養。果行育德。所以養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虞翻曰。發蒙之正。初爲蒙始。而失其位。發蒙之正以成兌。兌爲刑人。坤爲用。故曰利用刑人矣。坎爲穿木。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稱桎梏。初發成兌。兌爲說。坎象毀壞。故曰用說桎梏。之應歷險。故以往吝。吝小疵也。）〔疏〕（虞注云。發動也。初居蒙始。爲失位。動陽得正成兌。兌正秋也。周禮天官小宰。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故兌爲刑。又兌折震足爲見刑斷足者。故爲刑人。致役乎坤。故坤爲用。利用刑人。蓋取此也。坎穴震木。故坎爲穿木。故即九家說卦坎爲桎梏之義也。震爲足。艮爲手。說文。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上四爻皆待發蒙。下繫于二。故互與坎連稱桎梏也。初動成兌。說卦兌說也。故爲說。此讀若脫。說脫皆从兌。故說與脫通。變兌則坎象毀壞。故曰用說桎梏。蓋二用初。脫上四爻之桎梏也。四當求初。初不當往四。若歷坎險以往必吝。繫上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故云吝小疵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虞翻曰。坎爲法。初發之正。故正法也。干寶曰。初六戊寅。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爲法律。寅爲貞廉。以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罪也。說。解也。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故曰用說桎梏。既感金縢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初二失位。吝之由也。）〔疏〕（虞注。九家說卦曰。坎爲律。爲棟。釋名曰。律。銓也。焦光彼注云。坎卦水。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坎爲水。故有刑法。法灋之字皆从水。法律同義。法平如水。故云坎爲法。初陰失位。發動得正。故曰以正法也。干注。此火辟法也。蒙內體坎。坎初納戊寅。故云初六戊寅也。說文注云。寅東方之辰。祭義曰。日出于東。寅爲日出方。正平明之時。天光始照。萬物皆見。昧者悉明。故曰發蒙。書金縢。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於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與發蒙之義相符。故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爲法律。律已見上。寅爲貞廉者。翼奉傳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顏注云。南方火也。火生于寅。盛于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爲廉貞。奉又曰。情得公正貞廉。張晏彼注云。戊爲公正。寅午爲貞廉。是其義也。傳與注。皆前作廉貞。後作貞廉。今衛家作廉貞。此注作貞廉。文異義同也。貞正也。以正用刑。故利用刑人。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與以貞用刑之象相符。故云此成王將正四國之象也。說文。解。說也。說亦作悅。通作脫。故云說解也。正四國之罪者。正四國流言之罪。釋周公之黨者。釋周公居東之黨。與用說桎梏之義相符。故云用說桎梏。既感金縢之文者。謂金縢。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也。追恨昭德之晚者。即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是也。已往多吝。故曰以往吝。初陰二陽。皆失正位。致吝之由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虞翻曰。坤爲包。應五據初。初與三四同體。包養四陰。故包蒙吉。震剛爲夫。伏巽爲婦。二以剛接柔。故納婦吉。二稱家。震長子。主器者。納婦成初。故有子克家也。）〔疏〕（包从勹从巳。說文。包象人懷妊。巳在其中。象子未成形也。二變成坤。說卦曰。坤爲腹。巳爲胎。腹包藏。故坤爲包。二上應五。下據初。初與三四同爲體。二本剛中。過剛則无包涵之量。變陰濟陽。故能包養四陰。是寬柔以教而能包容之旨也。震剛長男爲夫。伏巽長女爲婦。蒙旁通革。革坤成乾。二巽婦。下繫二接之。故九二有伏巽爲實婦也。二以剛接柔。

故納婦吉也。二稱家者。乾鑿度曰。二爲大夫。[illegible]禮記云。大夫稱家。又在內。雜卦曰。家人內也。故知二稱家。震爲長子。主器者也。納婦成初者。謂初已發成陽之正。二伏巽出。成陰得正。使初成震爲子。故曰子克家。象曰。剛柔接也。是明二納初乃成實也。）

六三。勿用娶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虞翻曰。謂三。誡上也。金夫謂二。初發成兌。故三稱女。兌爲見。陽稱金。震爲夫。三逆乘二陽。所行不順。爲二所淫。上來之三。陟陰。故曰勿用娶女見金夫。三爲二所乘。兌澤動下。不得之應。故不有躬。失位多凶。故无攸利也。）〔疏〕（謂三者。女謂三也。誡上也者。三與上應。三不正。故誡之也。金夫謂二者。二震爲夫也。初不正。發動已成兌。兌爲少女。故三稱女也。雜卦曰。兌見而巽伏。故兌爲見也。兌之陽爻本自乾來。說卦曰。乾爲金。故云陽爲金。又兌西方正秋。亦爲金。震男爲夫。而又兼乾陽。故稱金夫。三兌逆乘於二陽。是所行不順。坎水爲淫。兌逆說之。故爲二所淫。上九應三爲寇者以此也。釋詁。陟。陞也。三上皆不正。上來之三。時欲陞陰。乃陰不應上而比二。故曰勿用娶女見金夫矣。坤在地成形。故爲身稱躬。三爲二所乘。實乘兌也。兌爲澤。澤性就下。震又動之。故云兌澤動下。就下則不得之應于上也。之上成坤。不之則失坤體。故曰不有躬。繫下曰。三多凶。六居三爲失位多凶。故无攸利也。）

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順也。（虞翻曰。失位乘剛。故行不順也。）〔疏〕（六居三陽爲失位。三乘二陽爲乘剛。震爲行。坤爲順。三逆乘二。行不順上。故曰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王弼曰。獨遠于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鄙矣。故曰吝。）〔疏〕（陽實陰虛。故陽稱實也。陽實謂二有剛中之德。四遠隔之。處于三五兩陰之間。又初无正應。故闇莫之發。所以爲困蒙也。困于蒙昧之中。不能比于二賢以發動其志。鄙吝之甚也。論語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是其義也。又艮伏兌。兌上坎下。其體爲困。故曰困蒙。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四獨遠陽。故困也。）

六五。童蒙吉。（虞翻曰。艮爲童蒙。處貴承上。有應于二。動而成巽。故吉也。）〔疏〕（艮少男。故爲童蒙。居五爲處貴。比陽爲承上。二五皆失位。二動包五。五下應之。動而成巽。得中得正。巽彖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荀爽曰。順于上。巽于二。有似成王任用周召也。）〔疏〕（互坤爲順。以承上。故曰順于上。變而爲巽以應二。故曰巽于二。五以童蒙之年。居于尊位。委任于二。君師于臣。反蒙爲聖。故曰有似成王任用周召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虞翻曰。體艮爲手。故擊。謂五已變。上動成坎。稱寇而逆乘陽。故不利爲寇矣。禦。止也。此寇謂二。坎爲寇。巽爲高。艮爲山。登

山備下。順有師象。故利禦寇也。）〔疏〕（艮爲手。說卦文。爲手故擊。三行不順。與二坎同體。故擊之。五已變陽。上動爲陰。則成坎矣。坎爲盜。故稱寇。五變上動乘之。是逆乘陽也。故不利爲寇矣。釋詁曰。禦。禁也。禁有止義。故云禦止也。此寇謂二者。二坎爲寇盜也。三與上爲二所淫。故二爲寇。巽爲高。艮爲山。皆說卦文。登山謂上。備下謂二。互坤爲順。初至五體師。故云順有師象。師順在下。故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虞翻曰。自上禦下。故順也。）〔疏〕（自上禦下。中隔坤順。故曰上下順也。）

序卦曰。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干寶曰。需。坤之遊魂也。雲升在天。而雨未降。翱翔東西。須之象也。王事未至。飲宴之日也。夫坤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蓏之所生。禽獸魚鼈之所託也。而在遊魂變化之家。即烹爨腥實以爲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疏〕（需坤宮第七卦。四不變。是坤之遊魂也。京房易傳曰。夫剛長柔陰道滅。五陽務下。一陰危。上將反遊魂。陸績彼注云。夫五世六位。周而復始爲遊魂。至九四成陰。入坎爲需。是其義也。說卦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物稚不可不養而受之以需。以需自坤變也。上坎爲雲。升在天上。而雨猶未降。翱翔東西。周旋不定。坎象爲須。須者待也。乾爲君。故爲王。坤爲事。王事未至。即需在天而雨未降之象也。王事未至。則從容俯仰。可以飲宴。樂之日也。坤地道也。妻道也。故曰婦人之職也。地養萬物。故云百穀果蓏之所生。禽獸魚鼈之所託也。在遊魂變化之家者。謂需也。需初[illegible]五。有[illegible]象。[illegible]鳥獸魚鼈。實謂百穀果蓏。烹爨腥實以爲和味。婦人之職也。養受以需。謂坤變爲需之義。坤變爲需。則地[illegible]物而歸司中饋之責。需者飲食之道。所以養物者也。）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虞翻曰。大壯四之五。孚謂五。離日爲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貞吉。謂壯于大輿之輹也。）〔疏〕（二陰四陽之卦。自大壯來。故云大壯四之五也。陽在二五稱孚。坎爲孚。故云孚謂五也。五）

之四五離日爲光大壯四失位之五得位正而且中坎通爲孚四五離光故光亨五得正故貞吉也謂壯于大畜之臨也者臨宜爲頤大壯九四貞吉悔亡壯于大輿之輹彼注云失位悔也之正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坤爲大輿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輿之輹卽此需五貞吉之義也

利涉大川。何妥曰大川者大難也須之待時本欲涉難旣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疏〕說卦曰坎爲溝瀆考工記曰匠人爲溝洫專達于川宣十二年左傳曰川壅爲澤杜彼注云坎爲川是坎爲大川也謂大川爲大難者以坎險在前也乾知險而不遽進故云須之待時所以然者未嘗須臾忘涉難也故云本欲涉難旣而有孚故云能以信而待惟正故吉故可利涉大川也所謂仗忠信以涉波濤者此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何妥曰此明得名由于坎也坎爲險也有險在前不可忘涉故須待時然後動也〔疏〕卦名爲需由坎得名也釋詁須待也需之爲言待也故曰需須也雜卦曰需不進也虞彼注云險在前也故不進卽須義也習坎重險故坎爲險也卦以外爲前故曰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故不可忘涉需者須也故須待時而動又京房易傳曰需雲上于天需于陰而待乎陽故曰需者待也三陽務上而隔于六四陸彼注云外卦坎水爲險亦陰稱血也義亦可從

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侯果曰乾體剛健遇險能通險不能陷義不困窮也〔疏〕乾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故云乾體剛健也說卦曰坎陷也繫下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需時而升所以遇險能通險不能陷其義自不困窮也不能險之險當作陷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蜀才曰此本大壯卦也案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疏〕需自大壯來故云此本大壯卦也大壯六五降四體坎有孚五離爲光所以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五爲天位位乎天位旣正且中宜其光亨貞吉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虞翻曰謂二失位變而涉坎坎爲大川得位應五故利涉大川五多功故往有功也〔疏〕二以陽居陰爲失位變而之正五坎應坎爲涉坎坎爲大川二變得位上應乎五故曰利涉大川五多功下繫文之外稱往二往應五故曰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宋衷曰雲上于天須時而降也〔疏〕上坎爲雲乾爲天六四曰出于穴是雲上于天之象也上六入于穴是待時而降爲雨也**君子以**

飲食宴樂。虞翻曰君子謂乾坎水兌口水流入口爲飲二失位變體噬嗑爲食故以飲食陽在內稱宴大壯震爲樂故宴樂也〔疏〕君子謂乾者乾陽爲君子也外坎爲水互兌爲口水流入口故飲也故曰飲二失位變之正初至五體噬嗑雜卦曰噬嗑食也故曰食說文曰宴安內稱宴故云陽在內稱宴今乾陽在內故曰宴也卦自大壯來大壯震爲和樂象笑故知震爲樂天須雲降爲雨以養物人需飲食宴樂以養身故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干寶曰郊乾坎之際也旣已受命進道北郊未可以進故曰需于郊處不避汙出不辭難臣之常節也得位有應故曰利用恆雖少稽留終于必達故曰无咎〔疏〕乾西北坎正北乾與坎接故乾坎之際爲郊乾陽主進大壯爲大塗爲道初變巽爲命故云受命進道旣已受命進道卽可由西北以進于北然坎險在前未可遽進雜卦曰需不進也故必需于郊以待之處所當處非避汙也出所當出非辭難也待時而進人臣之常節常者恆也初陽得位四爲正應久以待之无不利也故曰利用恆雖遲迴不進小有稽留終于必達故无咎也　愚案初與四應初需四郊謂四也三與四接亦乾坤之際爲郊也釋地邑外謂之郊乾爲內乾之外卽郊故知郊謂四也需于四者以坎在前也需爲坤之遊魂坤致役爲用自大壯來初變爲恆故曰利用恆四應初得位承五需之得其地也故曰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王弼曰居需之時最遠于難能抑其進不犯難行雖不應幾可以保常故无咎〔疏〕需初最遠于難需于郊是能抑其進不犯難而行也雖非應幾亦可保常故无咎　愚案坎之難在五初需于四而不進是不犯難行也初變失位是失常宜有咎然上居于四爲得位是未失常道故无咎說文恆常也故經言恆傳言常也

九二需于沙少有言終吉。虞翻曰沙謂五水中之陽稱沙也二變之陰稱小大壯震爲言兌爲口四之五震象半見故小有言二變應之故終吉〔疏〕二需五故沙謂五也五爲水中之陽陽剛故稱沙也二變爲陰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故知陰稱小也大壯震爲言四體兌故兌爲口四之五震象半見又五兌口兌少女亦爲小故小有言五陽在外二變陰以應之得中得正故終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虞翻曰衍流也中謂五也　荀爽曰二應于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

〔疏〕虞注　說文衍水朝宗于海也从水从行故云衍流也二與五應故中謂五也謂五有中德澤于二也　愚案穆天子傳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水中有沙者曰沙衍需于沙者以沙衍在五中也　荀注　二與五應坎五在中其剛象沙故曰沙需于沙者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內體爲乾處中爲和是美德優衍在中不進之象也優衍與游衍同詩大雅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游衍自恣之意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荀爽曰二與四同功而三據之故小有言乾雖在下終當升上二當居五故終吉也〔疏〕二與四同功繫下文韓彼注云同陰功也四兌爲口舌而三據其間四陰稱小故小有言也乾雖在下終當升上者陽主升也二雖得中其位不正升居于五則中且正矣故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荀爽曰親與坎接故稱泥須止不進不取于四不致寇害〔疏〕乾上接坎下故云親與坎接坎爲水泥在水旁故稱泥乾知險阻故須止不進三應在上故不取于四坎爲盜故爲寇三近四雖有寇至然需而不進故不爲害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崔憬曰泥近乎外者也三逼于坎坎爲險盜故致寇至是災在外也〔疏〕泥在外卦而近乎三者也三與坎逼坎爲險又爲盜故有致寇至之象又虞義坎爲災坎在外故曰災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虞翻曰離爲戎乾爲敬陰消至五遯臣將弑君四上壯坤故敬愼不敗〔疏〕釋文鄭本王肅本寇作戎虞云離爲戎知虞本亦作戎也說卦離爲甲冑爲戈兵故爲戎乾陽剛之德凡惕厲故爲敬陰消至五遯臣將弑君者消息之卦遯反大壯大壯乾四失位爲陰所傷遂進不需則陰消至五而反遯故有臣弑君之象也四上壯坤者四上之五折坤爲坎壯于大輿之輹則不反遯也三居乾上卽乾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故敬愼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案六四體坎坎爲雲又爲血卦血以喻陰陰體卑弱宜順從陽故曰需于血　九家易曰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疏〕案　四坎體下也上坎爲雲坎爲血卦故有血象六陰又四陰位故血以喻陰陰以卑弱之體故宜順從于五陽需于血者柔順而能待者也　九家注　坎爲坎宮其象爲穴乾二之坤五爲坎故云雲從地出上升于天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故云自地出者莫不由穴也　愚案四欲進居于五貴柔順以待不可急也需于血者待以柔順也坎下口闕者爲穴陰未之五爲雲體爲出故曰出自穴旣出

自穴已有進五之勢然遂不遽進故曰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王弼曰穴者陰之路也四處坎始居穴者也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避順以聽命也　九家易曰雲欲升天須時當降順以聽五五爲天也〔疏〕王注　孔疏凡孔穴穿道皆是幽隱故云陰之路也又云處坎之始是穴居者也三來逼己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以聽命而得免咎也故象曰需于血順以聽命也　九家注　雲出自穴已有升天之勢須時卽降當有爲雨之期然需于血則柔順而聽命于五升不遽升也五爲天者五爲天位也乾入坤成坎順者坤之陰也聽者坎爲耳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荀爽曰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道故坎在需家爲酒食也雲須時欲降乾須時當升五有剛德處中居正故能帥羣陰舉坎以降陽能正居其所則吉故曰需于酒食也〔疏〕五互離火坎水坎水在離火之上且鼎象半見故有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道序卦文惟需有飲食之道而坎又爲水故知坎在需家爲酒食也上坎爲雲待時將降于下下乾爲天待時當升于上五有陽剛之德處中居正爲坎之主故能帥上四二陰主坎以降于二二陽卽隨乾以升居于五正而得所故需于酒食貞吉此以內外卦爲升降與應爻爲升降者又一例也案五與二應五需于二二變正以應五則體象噬嗑故有酒食之象需須也酒食宴賓之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五爲卦主需二變爲食上需于下下應于上二升居五得正故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九家易曰謂乾二當升五正位者也　盧氏曰沈湎則凶中正則吉也〔疏〕九家注　二應五故升居于五五惟中正故二變應之也　盧注　尚書泰誓沈湎冒色沈湎謂溺于酒也溺于酒則凶得乎中正則吉也

上六入于穴。荀爽曰需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則降而爲雨故詩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則還入地故曰入于穴雲雨入地則下三陽動而自至者也〔疏〕爻終于上故云需道已終升極必降故云雲當入穴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詩鄘風文傳曰隮升也升極則降而爲雨如詩言是也旣雨則還入地如入乎穴是也雲由下入于地則下三陽動而自至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荀爽曰三人謂下三陽也須時當升非有召者故曰不速之客焉乾升在上君位以定坎降在下當循臣職故敬之終吉也〔疏〕馬融云速召也乾稱人故三人謂下三陽也上與三

應。初二同體。乾性本升。不待召而自來。故曰不速之客。乾三俱升。二居天位。故云君位以定。坎降居下。二變爲坤。坤臣道也。故云當循臣職。乾爲敬。故敬之終吉也。愚案。五爻皆需。終則无所需矣。故不言需。坎口在上亦爲穴。上變巽爲入。故曰入于穴。上與三應。陰降則陽升。初二同應乾。陽爲人。內卦同升于外。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變巽爲恭。故敬之終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荀爽曰。上降居三。雖不當位。承陽有實。故終吉。无大失矣。〔疏〕上降居三。是陰居陽也。故不當位。然上之三。則三亦之上矣。九之上。六承之。是能敬上者也。陽實陰虛。故云承陽有實。不當位。宜有失。承陽能敬。則无大失矣。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是其義也

序卦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也。鄭元曰。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恒多爭也。〔疏〕說文。訟爭也。故云訟猶爭也。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欲則爭。故飲食之會恒多爭也。樂記曰。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此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干寶曰。離之游魂也。離爲戈兵。此天氣將刑殺。聖人將用師之卦也。訟不親也。兆民未識天命不同之意。荀爽曰。陽來居二而孚于初。故曰訟有孚也。〔疏〕干注。訟四不變。是離宮游魂卦也。離爲戈兵。說卦文。四世陰卦主八月。故云此天氣將刑殺。下爻注云。武王觀兵。故云聖人將用師之卦也。訟不親也。雜卦文。二變正坤爲民。外乾爲天。五巽爲命。雜卦又曰。同人親也。訟下坎反離爲同人。同人離宮歸魂卦也。同人親而訟不親。訟則不同。故未識天命不同之意也。荀注。四陽二陰之卦自遯來。三陽來居于二而孚于初。陰陽相感。故曰訟有孚。坎爲孚。故曰有孚也。

窒惕中吉。虞翻曰。遯三之二也。孚謂二。窒塞止也。惕懼二也。二失位。故不言貞。遯將成否。則子弒父。臣弒君。三來之二得中。弒不得行。故中吉也。〔疏〕遯三之二者。訟自遯來也。孚謂二者。坎卦辭曰。習坎有孚。以二中實也。說文。窒。塞也。塞有止義。故云窒塞止也。艮止下塞。坎水止遯不成否也。坎爲加憂。故爲惕懼。二也者。惕坎險也。二失位不正。故不言貞。遯將成否。二及三則成否矣。有弒父弒君之象。今三之二得中。有孚而不成否。弒不得行。故中吉也。

終凶。虞翻曰。二失位。終止不變。則入于淵。故終凶也。〔疏〕二陽失位也。止而不變。初在坎下。故爲淵。不變自初始陷于坎險。故入于淵。所以終凶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侯果曰。大人謂五也。斷決必中。故利見也。訟是陰事。以險涉險。故不利涉大川。〔疏〕五位天子。故知大人謂五也。二四爭三。故二與四訟。諸爻不正。惟五有剛健之德。居上而中。故斷決必由于五。離爲目。故利見九五大人。訟是陰險之事。坎爲險。又爲大川。以險涉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盧氏曰。險而健者。恒好爭訟也。〔疏〕上剛乾也。下險坎也。內險而外健。好訟之象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蜀才曰。此本遯卦。案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是剛來而得中也。〔疏〕卦自遯三之二。在內曰來。二位得中。故曰剛來而得中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王肅曰。以訟成功者。終必凶也。王弼曰。凡不和而訟。无施而可。涉難特甚焉。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猶復不可以終。中乃吉也。不閑其源。使訟不至。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此亦凶矣。故雖復有信而見塞。懼猶不可以爲終。故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也。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懼者。乃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群小。斷不失中。應其任矣。案。夫爲訟善聽之主者。其在五焉。何以明之。案爻辭九五訟元吉。王氏注云。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即彖云利見大人。尚中正。是其義也。九二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九二居訟之時。自救不暇。訟既不克。懼逋竄歸。僅得免其終凶禍。豈能爲斯聽之主哉。年代綿流。師資道喪。恐傳寫字誤。以五爲二。後賢當審詳之也。〔疏〕王注。爻終乎上。上九曰。或錫之鞶帶。即以訟成功也。終朝三褫之。即終必凶也。愚案。失位不變。故訟成也。卦唯九五得正。餘爻皆不正。初變正則不永所事。二變正則无眚。三變正則食舊德。四變正則安貞吉。以四承五。三與五同功。二應五。初應四。以承五。五爲聽訟之主。訟不可成。故皆利變之正。上九乘陽。亢而不變。不變則訟成矣。受服終褫。故終凶也。王注。孔疏。无施而可者。言若性好不和。又與人鬬訟。即无處施設而可。言所往之處皆不可也。涉難特甚焉者。言好訟之人。習常施爲。已且不可。若更以訟涉難。其不可特甚焉。故云涉難特甚焉。中乃吉者。謂此訟事以中途而止乃得吉也。不閑其源使訟不至者。若能謙虛退讓。與物不競。即此是閑塞訟之根源。使訟不至也。今不能如此。是不閑塞訟源。

使訟得至也。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者。謂雖每訟陳其道理。不有枉曲。而訟至終竟。此亦凶矣。愚案。无聽訟者以下孔不釋者。以聽訟之主非二。故不釋也。斯聽當屬九五。故李氏辯之。案。五得中得正。剛而能斷。故爲聽訟之主。二雖得中而不得正。僅能无眚而已。本是爲聽訟之主也。且以王注九五訟元吉證之。二爲五之誤无疑。蓋餘爻皆失位不親。故爭而成訟。唯五剛而得中。故當以剛而來正夫群小。斷不失中。應其任矣。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荀爽曰。二與四訟。利見于五。五以中正之道。解其訟也。〔疏〕二與四同功。不正。故爲訟體。故利見大人。五中且正。爲聽訟之主。比四應二。故能解二四之訟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荀爽曰。陽來居二。坎在下爲淵。〔疏〕遯三陽來居于二。成坎。坎水在下爲淵。[illegible]爲人。故曰入于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疏〕王充論衡曰。天門在西北。又日月星辰隨天而西移。行遲天耳。故云天自西轉。孫卿子曰。孔子見大水必觀焉。曰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故云水自東流。上乾下坎。東西違行。故云成訟之象也。

君子以作事謀始。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來變坤爲作事。坎爲謀。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謀始。干寶曰。省民之情以制作也。武王故先觀兵孟津。蓋以卜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謀始也。〔疏〕虞注。君子謂乾三者。遯不消否。而三陽之二成訟。遯艮三自乾來也。來變坤爲作事者。遯離成坤。坤爲事。故以作事。坎爲謀者。洪範謀屬水。坎爲水。又爲心。故爲謀。乾知大始。繫下文。故以作事謀始者。始以乾健與坎險違行。所以有訟。若以坎之險變而爲謀。乾之健變而知始。則由西而北。乾坎順行。故作事謀始。則訟端自絕。坎則止之于中亦吉。若成之于終則凶矣。干注。察民情之向背。以定制作。皆慎始也。復引武王之事以明之者。卽大刑用甲兵之意也。武王將伐商紂。先觀兵孟津。以卜天下之心。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然後陳師牧野。是作事謀始之大者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虞翻曰。永長也。坤爲事。初失位而爲訟始。故不永所事也。小有言。謂初四易位成震。言三食舊德。震象半見。故小有言。初變得正。故終吉也。〔疏〕永長也。釋詁文。坤爲事。謂遯變坤也。初失位。故爲訟始。變之正。故不永所事也。初與四應。易位成震。言三食舊德。震象半見。故曰小有言。初變得正。其卦爲履。履者禮也。曲禮曰。分爭辯訟。非禮不決。故雖小有言。終吉也。又變乾爲日爲小。故小有言。二之敵應三食舊德。兌象毀變。故終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盧氏曰。初欲應四。而二據之。蹔爭事不至永。雖有小訟。訟必辯明。故終吉。〔疏〕初與四爲正應。而二據之。與四蹔爭。事不至永。故曰訟不可長也。坤初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雖小有訟。初變兌爲口。能辯。四互離爲明。故曰其辯明也。辯之早且明。故終吉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虞翻曰。謂與四訟。坎爲隱伏。故逋。乾位剛在上。坎濡失正。故不克也。〔疏〕與四訟者。坎之陰在二。乾之健自四始也。坎爲隱伏。說卦文。陰伏故逋。乾在上得位。坎陽居陰。坎濡失正。故不克也。愚案。古讀逋如逋逃之逋。逋與遯通。遯伏是逋與遯同義。遯三之二成訟。二歸于三。則仍成遯矣。故曰歸而逋。

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虞翻曰。眚災也。坎爲眚。謂二變應五。乾爲百。坤爲戶。三爻。故三百戶。坎化爲坤。故无眚。〔疏〕眚災也。舜典文。眚災肆赦。故云眚災也。說卦。坎爲多眚。故云坎爲眚。二變正。上應于五。外乾內坤。乾爲百者。三爻之册。三十有六。略其奇八。以成數數。故稱百也。坤爲戶者。乾門坤戶。陰陽大小異名也。三爻謂內三爻。坤三爻。故稱三百戶。坎多眚。化坤之正。坤成坎毁。故无眚也。又案。乾鑿度。二爲大夫。孔疏。三百戶者。鄭注禮記云。小國下大夫之制。又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又案二剛變柔。不與五敵。故曰不克訟。二爲大夫。不敢據邑以叛。故曰歸而逋。二變化坎爲坤。二爲邑主。二无眚。則邑人亦无眚。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荀爽曰。三不克訟。故逋而歸。坤稱邑。二者邑中之陽人。逋逃也。謂逃失邑中之陽人。〔疏〕三失位。故不克訟。逋而歸也。坤爲地。故稱邑。乾陽爲人。二坎陽自乾來。故爲邑中之陽人。[illegible]逋逃。文六年左傳。賈逵注。逋逃也。故云逋逃也。變坤成陰。則逃失邑中之陽人矣。故曰歸逋竄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荀爽曰。下與上爭。即取患害。如拾掇小物而不失也。坤有三爻。故云三百戶。无眚。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无害也。〔疏〕以下訟上。尊卑失序。其取患害。如拾小物。言至易也。坤有三爻。故云三百戶者。坤爲邑。且爲戶也。二主下體。主不爭于上。則邑民不爭于下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虞翻曰。乾爲舊德。食謂初四。二已變之正。三動得位。體噬嗑食。四變食乾。故食舊德。三變在坎。正危貞厲。得位。故終吉也。〔疏〕繫上曰。可久則賢人之德。謂乾也。訟乾即遯乾。

故爲舊德。食謂初四。初與四易位則食乾也。初四已易位。二變正爲陰。三動得位爲陽。是體象噬嗑食也。四變食乾者。四變則乾體壞。如日有食之。月有食之。故云食乾也。乾鑿度曰。三爲三公。食舊德。食父故祿也。乾爲父。三失位。動而承乾。有食舊德之象。二四之正。三體變坎。雖正而危。是貞厲也。變得位。故終吉也。

或從王事。无成。虞翻曰。乾爲王。二變否時。坤爲事。故或從王事。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曰无成。坤三同義也。〔疏〕乾爲君。故爲王。二變成否體坤。坤爲事業。故爲事。坤臣上承乾君。故言或從王事也。道上脫地字。當從坤文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故曰无成。云坤三同義也者。坤三發成泰。乾爲王。坤爲事。震爲從。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坤三以泰從王事。此以否從王事。皆爲地道。故義同。彼發而從王事。故有終。此未動。故但言无成。變而終吉。則亦有終也。四已易二。未正三。亦有從象。故亦言從也。愚案。三上皆不得位。雖爲不義之應。然陰陽相從。上不侵三。故三得食。遜乾舊德。二无正應。幾不保其爲人。三有正應。故能食其舊德。若變而之正。不與上應。雖危亦吉。故曰貞厲終吉也。但變正從乾。或有王事。亦當守柔順之道。與坤三同位。故與坤三同辭。不言有終。訟不可終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侯果曰。雖失其位。專心應上。故能保全舊恩。食舊德者也。處兩剛之間而皆近不相得。乘二負四。正之危也。剛不能侵。故終吉也。〔疏〕以陰居陽。三雖失位。然與上爲正應。專心從上。故能保全舊恩而食舊德也。處二四兩剛之間。位相逼而不相得。下乘上負。勢亦危矣。然正應乎上。故云正之危也。止在上應。二四兩剛。自不能侵。故終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虞翻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爲命令。故復即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謂二已變坤安也。〔疏〕二與四皆失位。故皆不克訟也。渝變也。釋言文。雖不克訟。故復其本位。變陰成巽。巽象傳曰。重巽以申命。故巽爲命令也。復即命渝者。即就也。與初易位。體復。故復即命渝也。動而得位者。動變爲陰。得正位也。故安貞吉者。貞正也。安平則吉也。二已變四。又變則體坤。坤爲安。故爲安。坤卦辭曰。安貞吉是也。愚案。二不克訟者。二爲坎主。變其險。故上不逼五也。四爲乾始。變其健。故下不陵初也。復其陰位。以就乎巽之命。渝爲陰爻。則安乎坤之貞。是以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侯果曰。初既辯明。四訟妄也。訟既不克。當反就前理。變其詔命。則安靜貞吉而不失初也。〔疏〕四與初訟。初既辯明。則知四之訟爲妄也。

既不克訟。即當反就未訟之理。變其已訟之命。所以安靜貞吉而與初不相失也。且變而得位。亦不失乎正也。說文。詔告也。成二年左傳。欒伯曰。燮之詔也。書何力之有焉。杜注云。告也。蓋詔者。上下通用之辭。故訟亦稱詔命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者也。王弼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剛則无所溺。公則无所偏。故訟元吉。〔疏〕王注。上下五爻。皆不得位。惟九五既中且正。故以九五中正之德。齊上下乖爭之俗。是以元吉也。王注。以九處五。是得尊位而爲訟之主者也。用其中正之德。以斷枉直之情。中則无過差。正則无邪曲。復言剛與公者。九爲陽剛。與六二皆中正者殊也。故云剛則不溺也。[illegible]行私。未敢訟言誅之。徐廣云。訟公也。蓋于文公言爲訟。知訟貴公也。故云公則不偏。有是四德。故訟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虞翻曰。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男子鞶革。初四已易位。三二之正。巽爲腰帶。故鞶帶。〔疏〕乾爲君。故爲王。巽爲命。故云錫謂王之錫命也。說文。鞶大帶也。故云鞶帶大帶。內則男鞶革。故云男子鞶革。卦本有巽。初四易位。則乾亦變巽。二之正則坎亦變巽。巽爲股。巽爲交。坎爲腰。巽爲腰帶。

終朝三拕之。虞翻曰。位終乾上。二變時。坤爲終。離爲日。乾爲甲。日出甲上。故稱朝。應在三。三變時。艮爲手。故終朝三拕之。使變應已。則去其鞶帶。體坎乘陽。故象曰不足敬也。[illegible]君道盛。則奪二與四。故曰終朝三拕之也。鞶帶宗廟之服。三應于上。上爲宗廟。故曰鞶帶也。翟元曰。上以六三錫下二陽。羣剛交爭。得不以讓。故終一朝之閒。各一奪之。爲三拕。〔疏〕上居乾終。二變作坤。[illegible]故坤爲終。互離日。故云離爲日。乾納甲。故云乾爲甲。離日出于乾甲之上。于文爲朝。故稱朝也。下應三。三變還成艮。艮爲手。說卦文。拕从手。故取艮手而曰終朝三拕之也。三使上變應已。則去其鞶帶。自三至上歷三爻。故三拕之。三以坎體上乘陽位。乾敬象壞。故象言不足敬也。侯注。拕本亦作褫。荀子非相篇。[illegible]褫亦訓解。義與此同。乾爲衣爲言。九家說卦文。爲言則訟。爲衣即受服也。乾鑿度曰。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二與四爲三公之服。三本下體。與二相比。是取之有因也。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故云或者

疑之辭也。以三公之服錫二大夫。故于義疑矣。惟爭訟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錫二也。尚書大傳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鄭彼注云。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上旬爲月之朝。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故終朝爲君道明。春秋元命包曰。陽成于三。故云三者陽功成也。四爲諸侯。入爲三公。宜服三公之服。故君道盛則奪二與四。陽道方長。故三拕之也。鞶帶服之以祭者。故云宗廟之服。三應于上。上爲宗廟。故知鞶帶爲祭服而在上也。翟注。上與三應。故上以六三錫二陽。[illegible]三拕也。愚案。上與三應。[illegible]日爲終朝。自上至三。歷三爻爲三拕。上以陽剛居極。健勝于競訟者也。即或[illegible]陽之鞶帶。然過剛失位。亦終朝三拕之矣。夫訟而獲勝。尋其[illegible]之辱。況不勝者乎。初以不永[illegible]吉。是謀始者也。三四在中。變而得正。是中吉者也。上處乎終。健訟爲事。雖榮亦辱。是終凶者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虞翻曰。服謂鞶帶。終朝見拕。乾象毀壞。故不足敬。九家易曰。初二三四皆不正。以不正相訟而得其服。故不足敬也。〔疏〕虞注。鞶帶所以飾服者也。故服謂鞶帶。以訟受服。終朝見拕。以好訟不足敬也。上變爲兌。兌爲毀折。乾爲敬。乾象毀壞。故不足敬。九家注。初二三四皆不正也。以不正相訟而得其服。何足敬乎。

序卦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崔憬曰。因爭必起衆相攻。故受之以師也。〔疏〕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訟與師皆起于有所爭。兩造相爭謂之訟。兩國相爭謂之師。師起于訟者。因

爭而起衆。師者衆也。唐虞之世。兵屬于刑。周語曰。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扑。蓋以訟與師有同情。故訟之後即次以用師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何晏曰。師者軍旅之名。故周禮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也。干寶曰。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也。爲師之正。丈人乃吉。興役動衆。无功則罪。故吉乃无咎。陸績曰。丈人者。聖人也。帥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案。此彖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況于人乎。況于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臆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于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疏〕何注。周禮地官小司徒。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云師者軍旅之名。夏官大司馬。二千五百人爲師。故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也。干注。[illegible]故必爲師之正。丈人乃吉也。凡興役動衆。必以嚴莊。乃有功勞。否則无功而有罪矣。惟貞故吉。吉則无咎也。陸注。[illegible]武王與師伐紂。末年受命。是以當之。後世帥師之長。未必皆聖。唯漢高祖因[illegible]之亂而[illegible]。光武因王莽之亂而用兵。皆師出有名。勵衆得正。與經義相應。故引以實之也。[illegible]師。蓋必以王者當受命之大人。與衆俱可以王矣之言乃相符也。[illegible]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虞翻曰。坤爲衆。謂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荀爽曰。謂二有中和之德而據羣陰。上居五位。可以王也。〔疏〕虞注。坤爲衆。說卦文。[illegible]二中而不正。爲失位。變之五則體比。得中得正。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以師正天下。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荀注。二陰位。居中。故有中和之德也。據羣陰者。謂上下五陰也。陽上升。陰上降。二上居五。則中而且正。故曰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蜀才曰。此本剝卦也。案上九降二。六二升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疏〕一陽之卦自剝來。故云此本剝卦也。剝上九降二。六二升上。爲師。陽居二爲剛中。上與五爲正應。故曰剛中而應。坎爲險。坤爲順。故曰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干寶曰。坎爲險。坤爲順。兵革刑獄。所以險民也。毒民于險中而得順道者。聖王之所難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刺肌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皆所荼毒姦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雖以治民。明不獲已而用之。故于彖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疏〕內坎爲險。外坤爲順。大而兵革。小而刑獄。皆險民之具。毒民于坎險之中。而得坤順之道。聖王猶難之。況其下者乎。詩邶風。誰謂荼苦。傳云。荼。苦菜也。大雅。民之貪亂。寧爲荼毒。箋云。苦也。故云毒荼苦也。秋官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此皆肉刑。故云五刑之用。斬刺肌體。詩大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云。天子六軍。疏云。春秋之時。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夏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放弒其君則殘之。釋名。殘。踐也。踐使殘壞也。故云六軍之鋒。殘破城邑。周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故云皆所以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馬氏云。毒。治也。故云毒以治民。老子道經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云明不獲已而用之也。故于彖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者。所以示止戈爲武。弗戢自焚之意也。　愚案。天官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鄭彼注云。毒。五毒也。藥。五藥也。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瘍醫以五毒攻之。聖人之治天下。不外禮樂兵刑。世治則以禮樂養之。世亂則以兵刑攻之。是禮樂即五味五穀之屬。兵刑即五毒之屬。皆所以治世者也。爲君闢邪爲治。義實基此。蓋藥所以安其。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呂氏春秋論兵曰。若用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即此義也。

吉又何咎矣。 崔憬曰。剛能進義。中能正衆。既順且應。行險戡暴。亭毒天下。人皆歸往而以爲王。吉又何咎矣。〔疏〕二陽爻。故云剛能進義。得位。故云中能正衆。上應坤五。故云既順且應。內坎。故云行險戡暴。外坤。故云亭毒天下。老子道德經。亭之毒之。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其質。蒼頡篇。反令作育。亭毒者。化育之意也。蓋以坤有萬物致養之義。故以亭毒言之。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故云人皆歸往而爲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 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衆也。坤中衆者。莫過于水。〔疏〕坎爲水。坤爲地。坎之一陽本在坤中。又居坤內。是地中有水之象也。師。衆也。彖傳文。說卦曰。坤爲衆。晉語曰。坎。水也。衆也。是坎亦爲衆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故云坤中衆者莫過于水者也。水聚于地中而爲衆。猶兵聚于民中而爲師。此地中有水。所以取象于師也。

君子以容民畜衆。 虞翻曰。君子謂二。容。寬也。坤爲民衆。又畜養也。陽在二。寬以居之。五變執言時有頤養象。故以容民畜衆矣。〔疏〕君子謂二者。以

二陽爲卦主也。容。寬也。洪範五行傳文。坤爲民衆者。說卦曰。坤爲衆。虞彼注云。物三稱羣。陰爲民。三陰相隨。故爲衆。師爲民衆之義也。又畜養也者。詩日月曰。畜我不卒。毛傳。畜。養也。說卦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坤又爲畜養也。陽在二寬以居之者。謂乾九二也。坎之二自乾來。故容則爲寬。與乾二同物也。五變執言時有頤象者。五已變。二至五有頤象。序卦曰。頤者。養也。是也。故以容民畜衆矣者。坤雖有畜象。既爲民衆。不得又取義。故容畜有取于五體頤。以頤有養義也。　愚案。全體爲坤。二變坎爲師。坤廣故容。坎衆故畜。外坤陰爲民。內坎水爲衆。故爲師。民則寬以養之。衆則聚以畜之。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是容民也。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是畜衆也。而皆屬地官者。以坤爲地也。又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故知衆即爲師。而用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者。即容畜之義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案。初六以陰居陽。履失其位。位既匪正。雖令不從。以斯行師。失律者也。凡首率師。出必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故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家易曰。坎爲法律也。〔疏〕案。陰居陽位非正。雖有號令。衆必不從。是行師而失律者也。初居師首。承二五寵爲出討。師出以律。則愼終于始。何凶之有。今陰柔失位。不能以律。則爲否。否則雖臧亦凶。釋詁。臧。善也。宣十二年左傳說此爻云。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初失位。故否臧凶也。　九家注。九家說卦曰。坎爲律。故云坎爲法律也。古者律度量衡之法。皆起于黃鐘之九寸。黃鐘。坎位也。釋言曰。坎。律銓也。然則以坎爲律者。樂律也。非法律也。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又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是古者出師。皆執律以從。左傳載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吳越春秋載大公兵法之言曰。審聲則可以戰。勝其違。注。違使也。此律者。獨爭存于兵械。而宋儒即據易文師出以律釋之。得其旨矣。律書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也。又兵書云。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此皆師出以律之明證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 九家易曰。雖當爲王。尚在師中。爲天所寵。事克功成。故吉无咎。二非其位。蓋謂武王受命而未即位也。受命爲王。定天下以師。故曰在師中吉。〔疏〕陽主升。二升于五。雖當爲王。然居坎中。是尚在師中也。二有剛中之德。是以爲天所寵也。事克功成。故吉无咎也。陽當升五。處二非位。故以武王受命而未即位當之。及受命爲王。壹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在師中吉之象也。　愚案。卦以羣陰統于二陽。剛有將才。故吉。中有將德。故无咎。將在師中之象也。師通同人。同人乾爲王。震爲命。離爲三。故有王三錫命之象。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荀爽曰。王謂二也。三者。陽德成也。德純道盛。故能上居王位。而行錫命。羣陰歸之。故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案。二互體震。震木數三。王三錫命之象。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是其義也。〔疏〕荀注。二當升五。故王謂二也。春秋元命包曰。陽成于三。故云三者陽德成也。德純道盛。謂有中和之德也。上居王位。而行錫命。故曰王三錫命。坤北爲邦。坤衆爲萬。坎心爲懷。羣陰歸之。故曰懷萬邦也。乾鑿度說此爻云。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是其義也。　案。二陽互震。震東方木也。天三生木。木數爲三。故曰三錫。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鄭注。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受職。謂始受職事。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受服。謂元冕之服。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受位。謂王朝之位。此王三錫命之義也。　愚案。旁通同人。同人乾爲天。承天命而在師中。故曰承天寵也。全體坤。坤爲萬邦。以衆正而受錫命。故曰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虞翻曰。坤爲尸。坎爲車多眚。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疏〕坤形爲身。滅乙爲喪。身喪故爲尸。坎爲車多眚。本說卦文。旁通同人。離爲戈兵。說卦文。又曰。離爲折上槁。離上九曰。有嘉折首。故爲折首。三陰爲失位。乘陽爲乘剛。上陰爲无應。坤尸在坎車之上。故爲輿尸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盧氏曰。失位乘剛。內外无應。以此帥師。必大敗。故有輿尸之凶。功業大喪也。〔疏〕失位乘剛。又內外无應。三无上應。則爲小人。三與五功。則爲弟子。以小人而用師。師必大敗。以弟子而從師。師必輿尸。五多功。三多凶。三失位乘剛无應。而五使不當。功業大喪。故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荀爽曰。左謂二也。陽稱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舍于五。四得承之。故无咎。〔疏〕

左謂二也者。二爲陽也。陽稱左者。震爲陽。爲春。爲木。管子曰。春生于左。秋殺于右。震居左。兌居右。故陽稱左也。莊三年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次雖多日。亦是舍義。故云次舍也。二與四同功。繫下文。四以陰承五。五亦无陽。四呼二陽上舍于五。故曰師左次。二既升五。四順承之。以陰承陽。故无咎。　案。行軍以右爲前。以左爲後。初在後。四與同志。故有左次之象。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崔憬曰。偏將軍居左。左次常備。師也。師順用柔。與險无應。進取不可。次舍无咎。得位故也。〔疏〕少儀曰。軍尚左。故古者偏將軍居左。師左次者。常備不虞也。師順用柔者。四居坤初。以陰順柔也。與險无應者。與坎初无正應也。進取不可者。以己柔順才。雖克敵而又无正應。故不敢輕進也。次舍无咎得位故也者。陰居四爲得位。次舍于左。觀變以爲進退。故无咎也。　案。震世守爲常。故曰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虞翻曰。田謂二。陽稱禽。震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故利執言。无咎。　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　案。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蓋由殷紂而被武王禽于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體坤。離爲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疏〕虞注。二自乾來。乾九二見龍在田。故田謂二。陽稱禽者。本乎天者親上也。互震爲言。五陰失位。變而爲陽。五艮手爲執。故曰利執言。變得正。故无咎。執言者。即詩云。執訊也。　荀注。坤爲田。田獵者。爲田除害。獵之言獵也。二與五應。二當升五。故二欲獵五。五當降二。故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所執之言。即王與大君之命。在上謂之命。在下謂之言。尊卑之義也。二執五言。故无咎。　案。五位尊。六失正。殷紂在上之象。二陽得中。武王帥師之象。故云殷紂而被武王禽于鹿臺之類也。以臣伐君。其辭不順。故假言田獵。六五離之中爻。全體則坤也。以離之兵戈出于坤中。故云田獵行師之象也。

長子帥師。 虞翻曰。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疏〕長子謂二者。以二互體震。震長子主器。故震爲長子。二曰在師中。是帥師者長子也。

弟子輿尸。貞凶。 虞翻曰。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疏〕弟子謂三者。以三體本坎也。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謂之長男。坎再索而得男。謂之中男。皆得乾之一陽。故坎爲震之弟。而乾之子也。三失陰位。又乘陽爻爲逆。故貞凶。輿尸言貞。則三之兩人折首也。　愚案。坤爲地。故稱田。田。獵也。坎爲弓。故稱禽。禽。獲也。僖卅三年左傳。外僕髡屯禽之以獻。禽與擒通。皆擒執獲之意。田有禽者。即時小捷獲也。變艮手爲執。言宜

（利執言者。即詩小雅執訊也。六雖失位。五則得中。下應于二。受命徂征。有執訊獲醜之功。所以无咎。然五與二爲正應。故震爲長子。帥師則吉。五多功。三多凶。故坎爲弟子。輿尸則凶也。蓋二剛而得中。有御衆之才。三柔而失位。无摠軍之德。苟擇將不可不慎。而事權不可不一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荀爽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疏〕（長子謂九二震也。五得中而與二爲正應。二受五命帥師。師當升五。震爻爲行。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宋衷曰。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衆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疏〕（弟子謂六三者。三在坎也。三失正位。下乘二陽。處非所據。不能統領羣陰。故坤衆皆不聽命。以致師人分北。敗績死亡。而有輿尸之凶。然弟子輿尸。咎在六三。而使不當職。則凶在六五也。）

上六。大君有命。（虞翻曰。同人乾爲大君。巽爲有命。干寶曰。大君。聖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爲王位。至師之家。而變其例者。上爲郊也。故易位以見武王親征。與師人同處于野也。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爲宗廟。武王以文王行。故正開國之辭于宗廟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故書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開國。封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非所能也。）〔疏〕（虞注。旁通同人。乾以君之。故爲大君。巽以申命行事。故爲有命。干注。乾鑿度曰。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孟喜曰。大君者。興盛行異者也。故云大君聖人也。上于三才爲天位。故云有命。有天命也。五爲天子。故云五常爲王位。今上稱大君。故云至師之家而變其例也。爾雅。邑外謂之郊。上在外卦之外。故云上爲郊也。大君在五。易稱上六。以上在郊外。故云易位以見武王親征。與師人同處于野外也。復引離上九爻辭者。以釋王可以明大君出征。可以明王在郊野之義也。上六爲宗廟。乾鑿度文也。史記周本紀。武王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故云武王以文王行。書泰誓上篇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故上正開國之辭于宗廟之爻。爻以明己之受命。皆文王之德。故復引泰誓下篇文以證之也。春官大宗伯。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皆封諸侯之事。故云開國封諸侯也。地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家邑。謂大夫采邑。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及王親子弟之采邑。故云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者。謂開國承家。非小人所能也。）

開國承家。（虞翻曰。承。受也。坤爲國。二稱家。謂變乾爲坤。欲令二上居五爲比。故開國承家。荀爽曰。大君謂二。師旅已息。既上居五。當封賞有功。立國命家也。開國。封諸侯。承家。立大夫也。宋衷曰。陽當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開國分析土地以封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承家立大夫爲差次。立大夫因采地名。正其功勳。行其賞祿。）〔疏〕（虞注。禮運。是謂承天之祜。疏云。受天之祜。承訓受。義同此也。坤土。故爲國。二爲大夫。故稱家。同人通師。故謂變乾爲坤。二失位。升五得中得正。故云欲令二上居五爲比。比象曰。建萬國。親諸侯。故曰開國承家。荀注。二升五爲君。故大君謂二。上處師終。故師旅已息。二既上居于五。當封賞行師有功之人。大者開國。其次承家。開國則封諸侯。承家則立大夫。宋注。五坤爲國。二陽上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二上承五。故曰承家。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開國謂析土地以封諸侯。禮明堂位。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故云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皋陶謨。夙夜浚明有家。注謂以爲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故云承家立大夫爲差次。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故云立大夫因采地名。夏官司士。以功詔祿。故云正其功勳。行其賞祿。）

小人勿用。（虞翻曰。陰稱小人。坤虛无君。體迷復凶。坤成乾滅。以弑君。故小人勿用。）〔疏〕（六陰。故稱小人。坤无陽。故坤虛无君。自二至上體復。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虞彼注云。三復位時。體師象。坤爲死喪。坎流血。故終有大敗。姤乾爲君。滅藏于坤。故國君凶矣。象曰。反君道也。故小人勿用。愚案。五爲侯國之君。二爲其臣。上爲天王。故曰大君。如詩魯頌。明明魯侯。是六五也。矯矯虎臣。是九二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是上六也。又乾鑿度曰。上爲宗廟。師伏同人。乾君伏于坤。猶以陰居陰。是大君有先王之象。故云宗廟。伏巽爲命。故曰大君有命。開國謂五陰得中。執訊獲醜也。承家謂二陽得中。長子帥師也。小人謂三。以陰柔失位。弟子輿尸也。三與上應。上體迷復。易爲所引。坤爲用。變艮爲止。故曰小人勿用。且開國承家。是用命賞于祖。小人勿用。是不用命戮于社。而總示其義于宗廟爻云。）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虞翻曰。謂五多功。五動正位。故正功也。干寶曰。湯武之事。）〔疏〕（虞注。五多功。繫下文。五動成陽得正。故曰正功。愚案。三陰失位。故无功。上陰得正。故正功。干注。湯武皆以征誅而有天下。故云湯武之事。如詩商頌。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是湯之事也。周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是武之事也。）

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虞翻曰。坤反君道。故亂邦也。干寶曰。楚靈齊閔。窮兵之禍也。）〔疏〕（虞注。復上六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故曰亂邦。干注。昭十三年左傳。楚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十三年。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師及訾梁而潰。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此楚靈王窮兵之禍也。戰國策。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王奔莒。淖齒數之。于是殺閔王于鼓里。此齊閔王窮兵之禍也。愚案。五用二。故多功。正功者。正二五之功也。坤爲邦。亂坤邦者三。故勿用以防亂也。）

序卦曰。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崔憬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衆則羣類必有所比矣。上比相阿黨。下比相和親也。相親則相輔。故曰比者比也。）〔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繫上文。九家彼注。方以類聚。謂姤卦陽爻聚于午也。物以羣分。謂復卦陰爻羣于子也。坤爲衆。比以一陽居五而羣陰有所比附。故云人衆則羣類必有所比矣。上比云者。比之比也。論語。君子周而不比。鄭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故云上比相阿黨。下比云者。比也之比也。春官簭人。六曰巫比。鄭注。比謂筮與民和比也。夏官形方氏。大國比小國。注云。比猶親也。故云下比相和親。惟其相親。是以相輔。故曰比者比也。）

䷇（坤下坎上）比。吉。（虞翻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衆陰順從。比而輔之。故吉。與大有旁通。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疏〕（虞注。師二失位。上居九五爲得位。坤陰爲衆爲順。彖傳曰。下順從也。故云衆陰順從也。又曰。比輔也。故云比而輔之。以五陰比一陽爲比。以五陰順一陽。故吉也。比伏大有。故與大有旁通。子夏傳。地本柔也。得水而始柔。不得水則失之燥矣。水本流也。得地而始流。不得地則无所附矣。地本親下。水曰潤下。故云比之象也。乖爭則凶。親比則吉。故曰比吉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干寶曰。比者。坤之歸魂也。亦世于七月。而息來在巳。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也。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坤德變化。反歸其所。四方既同。萬國既親。故曰比吉。考之蓍龜。以謀王業。大相東土。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德善長于兆民。戩祿永于被業。故曰原筮元永貞。逆取順守。居安如危。故曰无咎。天下歸德。不唯一方。故曰不寧方來。後服之夫。違天失人。必與其身。故曰後夫凶也。）〔疏〕（坤變至五。遊魂于二。歸魂于三。成比。故云坤之歸魂也。坤宮歸魂世在三。比歸魂亦世在三。三世卦陰生七月。三陰在申也。故云亦世于七月。而息來在巳者。比爲四月卦。申爲陰。巳爲陽。故云去陰居陽。承乾之命。乾用事四月。師亦四月。故云義與師同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原訓爲卜。舉原兆以該玉兆瓦兆也。由坤至比。八變而反歸其所。坤爲方。故云四方既同。又爲國。故云萬國既親。同而且親。故曰比吉也。書洪範曰。謀及卜筮。龜從筮從。故云考之蓍龜以謀王業。洛誥曰。大相東土。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故云大相東土。卜惟洛食。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宣三年左傳文。引三書者。釋原筮也。德善長于兆民。釋元也。戩祿永于被業。釋永貞也。故曰原筮元永貞。逆取順守者。周以征誅取天下。而以忠厚守之也。居安如危者。安不忘危。所以長守貴也。故曰无咎。武成曰。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是天下歸德。不唯一方也。故曰不寧方來。史記衛世家。武王既已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其民。管叔蔡叔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是後服之夫。違天失人。必與其身也。故曰後夫凶。愚案。爾雅釋言。原。再也。五艮爲手。師震爲草。以手持草。有筮象。原筮者。蒙之初筮。而初比之再筮也。二謂二者。師二之五成比也。五陽稱元。故曰元。全體坤。坤利永貞。故曰永。五得正。故曰貞。萃九五亦曰元永貞。以萃與比同體而四不變也。虞彼注云。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與比彖同義也。貞故无咎。五比之上也。坎外卦。故不寧。坤爲方。故方來。猶言所向者不寧方也。以一陽動于上。而坤陰在下應之。故曰不寧方來。來謂比來。五陽爲夫。上在五後。爲後夫。坤方成衆。而上居艮背。又无正應。是不比者也。故不吉凶內。）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崔憬曰。下比于上。是下順也。）〔疏〕（比吉也。人相親比則吉也。釋詁。比。俌也。郭注。俌猶輔。僖五年左傳。輔車相依。故曰比輔也。坤爲順。坤在下而比于上。是下順從于上也。詩）

大雅，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是其義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蜀才曰：此本師卦也。案：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爲比之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長正而无咎矣。〔疏〕比五自師來，故云此本師卦也。師五降二，二升居五，是剛往于上而得中，且得正，爲比之主，所以原筮元永貞而无咎也。原作原，究又一義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虞翻曰：水性流動，故不寧。坤陰爲方，上下應之，故方來也。〔疏〕坎爲水，勢不止也，故水性流動不寧者，陰動從陽，當傷厲以待其定也。坤陰爲方者，九家說卦坤爲方是也。上下應之者，師二升五時，三四在上，初在下，四陰皆應，故上下應也。故方來者，四方來同是也。

後夫凶，虞翻曰：後謂上，夫謂五也。坎爲後，艮爲背，上位在背後，无應乘陽，故後夫凶也。〔疏〕上居終，故後謂上。五體陽，故夫謂五也。曲禮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者北方七宿，卽晉天文所謂北宮，則嬰龜背屈是也。坎位正北，故爲後。五互艮，故爲背。上居艮背之後，內无正應，下乘五陽，逆不相比，故後夫凶也。

其道窮也。荀爽曰：後夫謂上六，逆禮乘陽，不比聖王，其義當誅，故其道窮凶也。〔疏〕後夫謂上六者，謂六在五後也。逆禮乘陽者，在上逆乘五陽也。不比聖王者，不與下四陰順從于五也。其義當誅者，魯語仲尼曰：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夏官大司馬，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是也。故其道窮凶也者，三爲匪人，无正應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何晏曰：水性潤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疏〕洪範：水曰潤下。水有潤下之性，今行于地上，漸相浸潤，雨以潤之，即均以感之，比之象也。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虞翻曰：先王謂五，初陽已復，震爲建，爲諸侯，坤爲萬國，爲腹，坎爲心，腹心親比，故以建萬國親諸侯。詩曰：公侯腹心，是其義也。〔疏〕五爲天子，乾滅坤中，故曰先王。比之一陽自復來，故云初陽已復。初剛難拔，故云震爲建。震爲長子主器，故爲諸侯。地有九州，故坤爲萬國。說卦謂坤爲腹，坎爲心，心在上，腹在下，是腹心親比之象，故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公侯腹心，詩周南文。合坎心坤腹之象，故引以明諸侯親比之意。案：比于消息爲四月，九卿值月之卦，內爲國，即外爲侯也。建國親侯在四月者，明堂月令曰：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反，賞封諸侯。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曰：賞以春夏，是慶賞封建皆在于夏，故建國親侯有取于比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虞翻曰：孚謂五。初失位，變來得正，故无咎也。荀爽曰：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疏〕虞注：孚謂五者，坎爲孚也。初失位者，陰居陽也。比與大有旁通，比之卦，五下初，息大有，故云變來得正，得正故无咎也。荀注：二與五爲正應，故曰比之自內。初在二下，故云初在應外。初遠于五，故以喻殊俗也。光被四表，書堯典文。聘義曰：孚尹旁達，信也。故云聖王之信光被四表也。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云絕域殊俗皆來親比也。在比之初，信以相與，故无咎也。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虞翻曰：坤器爲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終變得正，故終來有它吉，在內稱來也。〔疏〕繫上曰：形乃謂之器。又曰：形而下者謂之器。說卦坤爲地，地成形也，故知坤爲器。考工記：範土以爲器。坤爲土，缶，土器也，且坤體有容，其象爲缶，故云坤器爲缶。坎水在上，流于坤土，初動成陽，其體爲屯。序卦曰：屯者盈也，故曰盈缶。變陽得正，故終來有它吉。自外來內，故云在內稱來也。比非五陰，皆以比五爲吉，內獨初則五來比之，變正爲前象，故有它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荀爽曰：缶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它也。象云有它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疏〕應內謂二，比之自內也。坤土爲國，缶爲土器，故以喻中國也。九五之信，既已及二，爲孚中國，初六在二外，不與五應，而五之誠信足以及乎殊俗，故云終來及初。莊廿七年穀梁傳：來者，接內也。五來初，故稱終來。初正應四而遠應五，故云非應。子夏傳：非應稱它，是也。後漢[illegible]立，遣車騎將軍竇憲[illegible]，[illegible]曰：人道交于下，則陰陽和于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交，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它而吉矣。故云信及非應然後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干寶曰：二在坤中，坤，國之象也。得位應五，而體寬大，君樂民人自得之象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矣。〔疏〕二在坤中，坤爲地，故云國之象也。陰得位，正應五。坤二納乙巳，巳主四方。翼奉傳曰：四方之情寬也，寬行寬大，故云而體寬大。坤爲民，位在中，中和化應，故民人自得。雜卦曰：比樂。是比有樂象，故君樂民人自得之象也。自二應五，故比之自內，得正故貞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崔憬曰：自內而比，不失己親也。〔疏〕自內而比于五，不失己可親之人也。論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是其義也。又二比自內，得中得正，內不失己者也。坤身爲自，故曰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虞翻曰：匪，非也。失位无應，三又多凶，體剝傷象，弑父弑君，故曰匪人。〔疏〕匪非古今字。三陰失位，上无正應。繫下曰：三多凶，故云三又多凶。初至五體剝，剝者傷也，故云體剝傷象也。此與否六三同義，故二卦皆曰匪人。虞彼注云：謂三比坤滅乾，以臣弑其君，以子弑其父，故云匪人與比同義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干寶曰：六三乙卯，坤之鬼吏。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周爲木德，卯爲木辰，同姓之國也。爻失其位，辰體陰賊，管蔡之象也。比建萬國，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疏〕坤六三納乙卯，木干也。比者坤宮歸魂卦，坤爲土，土以木爲官，木尅土，故云坤之鬼吏。此火珠林法也。鬼吏故稱匪人。坤爲土，坤在比家，故爲有土之君。冢語周以木德王，故云周爲木德。孟康云：木生于亥，盛于卯，故云卯爲木辰。木德木辰，故云同姓之國。三陰失位，故云爻失其位。卯主東方，翼奉傳曰：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孟康云：木氣受水氣而生，貫地而生，以陰氣賊害土，故云陰賊。木辰之體爲坤陰賊，故云管蔡之象也。比建萬國而有同姓匪人，以傷王政，必去其人，然後无弑父弑君之變矣，否則傷之者至矣。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虞翻曰：在外體，故稱外。得位比賢，故貞吉也。〔疏〕四在外體，故稱外。四應初而承乎五，舍初比五，故曰外比。陰得正位，外比五賢，故曰貞吉也。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干寶曰：四爲三公，在比之家，而得其位，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也。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疏〕四爲三公，四近五也。四在比家而得三公之位。上比聖主，謂乾五也。下御列國，謂坤三爻也。以三公而得正位，故爲方伯之象。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故曰外比于賢。宣上志，謂五坎爲志也。綏萬邦，謂坤土爲邦也。從五而得外比于賢，五在四上，故曰以從上也。愚案：干寶外比爲親九服賢德之君者，以賢不足以當五也。不知繫上曰：可大則賢人之德，虞仲翔注，亦謂乾五。是乾五稱賢，正應經義。外即上也，上即五也。外比于賢，即從上也。

九五，顯比。虞翻曰：五貴多功，得位正中，初三已變，體重明，故顯比。謂顯諸仁也。〔疏〕繫上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五貴，繫下曰：五多功，故云五貴多功。以陽居五，故云得位正中。初與三皆失位，當變而之正，成既濟。既濟有兩離象，故云初三已變體重明。說文顯字下云：顯，頭明飾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卦自下升，微而之顯。顯从日，離爲日，日中視絲，象見微妙，故九五稱顯比，謂顯諸仁。繫上文。孟喜爲仁，五降初爲元善，三陛亦正，其體爲離，故謂顯諸仁也。愚案：比通大有，五伏離明，故曰顯比。人有九五稱威如，明伏乾也。比九五稱顯比，謂伏離也。

王用三驅，失前禽。虞翻曰：坎五稱王，三驅謂驅下三陰，不及于初，故失前禽。謂初已變成震，震爲鹿，爲驚走，鹿斯之奔則失前禽也。〔疏〕乾五交坤成坎，故坎五稱王。五自師二來，故三驅謂驅下三陰。五降初爲復，故驅不及初，故失前禽。謂初已變成震，震爲鹿，故爲鹿。震爲作足，故爲驚走。鹿斯之奔，詩小弁文。鹿斯奔，故失前禽也。案：伏離爲網罟，故以田獵爲喻。三驅者，中孚大腹之法。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乃鼓車徒皆行，及表乃止，爲一闋。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爲二闋。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爲三闋。白上教戰，不在從禽，故師五曰田有禽，比五曰失前禽。喻舍逆而取順也。謂師主義，故利在執；比主仁，故吉在失。

邑人不誡，吉。虞翻曰：坤爲邑，師震爲人，師時坤虛无君，使師二上居五中，故不誡吉也。〔疏〕坤土故爲邑。比自師來，師震爲人，故取師二，謂邑人爲二，二本師主，在坤中，故解邑人。師時六五坤虛无君，今使師二上居五中，是衆陰所樂比者也。疑爲胃，寬衆不見，故不待告戒而自比之，不戒而孚者，是不言而信也，故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虞翻曰：謂離象明，正上中也。〔疏〕初三已變，體重明，故謂離明。五在上，得位居中，故正上中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疏〕上在五後爲背，故稱背上。六逆乘五陽，故稱逆。五舍上應二，故曰舍逆。四三二皆順承陽，而五據之，故曰取順。初在應外，五不及初，故曰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虞翻曰：謂二使師二上居五中。〔疏〕師以二爲邑人，故云謂二。不戒而孚于五，居中得正，故云使師二上居五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荀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虞翻曰：首，始也。陰道无成而代有終，无首凶。〔疏〕荀注：陽欲无首者，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是也。陰以大終者，坤用六永貞以大終是也。今陰而无始，是无首也，不以大終，是不能大終陽事也。象傳曰：後夫凶，謂上六也，故凶。虞注：首，始也者，乾爲首，上以陰居艮背之下，是无首也。始者，上亦以比五失之于始，故後夫以无始故无終也。陰道无成而代有終者，陰當從陽乃有終也。无首則无終，故凶。

象曰：比之无首，

无所終也。（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終也。〔疏〕比自師來，師二至上體復，復上六曰迷復，上爲終，坤承乾而代終，以乾爲首故也。今迷失乾道，故无首，无首則无所終也。）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崔憬曰：下順從而上下應之，則有所畜矣。　韓康伯曰：由比而畜，故曰小畜也。〔疏〕崔注，六四爲畜主，以一陰居外卦之下，其性順從，而上下五陽皆應之。四陰自坤來，說卦曰：坤以藏之。五陽藏于一陰，故有所畜矣。　韓注，地官大司徒：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卽繼以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蓋必比閭族黨之法行，而後稼穡樹藝之事作，故曰比必有所畜。論語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是其義也。比與大有旁通，陰居五爲大有，五陽位，故稱大。陰退而居四爲小畜，四陰位，故稱小。是由比而畜，故曰小畜也。又陰居四爲小畜，由四至五爲大畜，亦以四陰而五陽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侯果曰：四爲畜主，體又稱小，唯九三被畜，下剛皆通，是以小畜亨也。〔疏〕陰主畜，故四爲畜主。陰爲小，互兌少亦爲小，故體又稱小。五陽皆爲所畜，而親被其畜者九三也。三爲四陰所畜，三乘二，四應初，故下剛皆通也。亨者通也，是以小畜亨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崔憬曰：雲如不雨，積我西邑之郊，施澤未通，以明小畜之義。　案：雲雨者陰之氣也。今小畜五陽而一陰，旣微少，纔作密雲，故未能爲雨。四互居兌，西郊之象也。〔疏〕崔注，小畜與豫旁通，四體坎，坎爲雲爲雨。今陰雖得位，坎象不見，而互離爲日，在乾天之上，又巽爲不果，故有密雲不雨之象。互兌故稱西邑。西邑，西郊也。言將密雲積我西邑之郊，雨澤鬱而未通，小畜之義也。至上變坎爲雨，畜極而通也。　案：焦氏易林曰：陰積不已，雲作淫雨。故云雲雨者陰之氣也。今小畜五陽一陰，陽多陰少，故但密雲，未能爲雨也。四互兌，說卦曰：兌正秋也。是西方之卦也，故云西郊之象。）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王弼曰：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一爻者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旣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能陵，小畜之義。〔疏〕四爲畜主，故謂六四也。以一陰畜五陽，故云成卦之義在此爻也。大畜體有二陰以分其應，故不言上下應之。小畜體无二陰，則其應專，故云上下應之也。陰旣得位而上下皆應，四雖乘剛而剛亦得位，三自不至陵四，所以能畜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虞翻曰：需上變爲巽，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少，故曰小畜。二失位，五剛中正，二變應之，故志行乃亨也。〔疏〕謂凡一陰一陽自剝復夬

姤之例，故謂需上變巽，而成小畜也。與豫旁通，而豫來仍有復象。豫坤初變體復，復至二成臨，臨至三成泰，泰至五成需，需上變成小畜而伏豫。故小畜取象豫四之坤初，其體爲復。復小而辨于物，一陽又潛藏于下，所畜者少，故曰小畜。二陽居陰爲失位，五剛居陽爲中正。二變之正，上應于五，故志行乃亨也。九五剛中，四與合志，畜乾至上九而畜道成，故陰畜謂外巽積陰，能固陽道成，在上九。傳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巽柔道亨也。蓋健而巽者，乾健而陰巽也。言乾健在內而巽行于外也。剛中而志行乃亨者，五爲剛中，互坎爲志，謂四也。又互離爲行，上與五孚，故爲志行。乃者，難辭也。言非剛中而志行，則不能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虞翻曰：密，小也。兌爲密。需坎升天爲雲，墜地稱雨。上變爲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尚往也。〔疏〕小畜小過皆稱密雲，故密釋小也。虞義，艮爲愼，兌爲密。蓋山澤通氣，艮爲小稱愼，故兌陰小稱密也。需變小畜，需上爲坎，上坎爲雲，故升天爲雲；下坎爲雨，故墜地稱雨也。今上變巽爲陽，是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尚與上通，需上往而變坎，雨爲巽風，風以散之，且不雨，故曰密雲不雨，上往也。京房易傳曰：小畜之義在于六四，陰不能固，三連同進。傳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是爲陰往，謂一陰劣不能固陽，是以往也。）

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虞翻曰：豫坤爲自我，兌爲西，乾爲郊，雨生于西，故自我西郊。九二未變，故施未行矣。　荀爽曰：體兌位秋，故曰西郊也。時當收斂，臣不專賞，故施未行，喩文王也。〔疏〕虞注，伏豫有坤，坤爲身，故爲自我。互兌爲西，內乾爲郊。二失正，變坎爲雨，故雨生于郊。五陽上施，二變應之，則施行；未變則陽不得施，故施未行也。　荀注，互體兌，位正秋，故曰西郊。鄉飲酒義：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揫，揫，斂也。故云時當收斂。左傳曰：賞以春夏。秋非賞時，故不賞。且五君四臣，臣不得君，故不專賞。文王化行西岐，而施未行于天下，故以是喩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疏〕說卦曰：巽爲風。巽象傳曰：重巽以申命。故云風者天之命令也。今風行天上，則是天之命令未行于下，畜于上而不行于下，故云小畜之義也。　愚案：以外巽畜內乾，畜也；以一陰畜五陽，亦畜也。皆以小畜大，故曰小畜。）君子以

懿文德。（虞翻曰：君子謂乾。懿，美也。豫坤爲文，乾爲德，離爲明。初至四體夬，爲書契。乾離明坤，故懿文德也。〔疏〕君子謂乾者，內乾也。釋文：懿，專一而美也。故云懿美也。坤爲文，說卦文。謂旁通豫坤也。乾爲德者，乾有四德也。離爲明者，互離日也。初至四體夬，繫下曰：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故夬爲書契。乾互離日，離體坤文，豫伏坤文，卽以畜乾德，故懿文德也。　愚案：內乾爲德，伏坤爲文，故曰文德。逸周書謚法：溫柔聖善曰懿。巽陰爲柔，故曰以懿文德。書洪範六三德曰：高明柔克。高明象乾，柔克象巽，是其義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虞翻曰：謂從豫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乾稱道也。〔疏〕與豫旁通，豫四之初，則成復矣，故曰復自道。復彖傳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故曰何其咎吉。乾道變化，故乾稱道。豫四來復初，故言復自道。且復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故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崔憬曰：四柔得位，衆剛所應。二以中和牽復，自守不失于行也。〔疏〕四柔得位，爲畜之主，衆剛皆應。二不應五而應四者，二與四同功，且有中和之德，故雖牽復于初以應四，然能自守其剛，不失于行，故吉也。二仍言復者，旁通于豫，豫四之初成復，陽息至二，朋來失位，五引之則變正，反復，故曰牽復。五體巽繩，二在豫艮手，故曰牽。復六二爻辭曰：休復吉。故二牽復亦曰吉也。　愚案：四五皆言孚，故初二皆言復。初正應四，是受于畜者也，故曰自復。二應五而旁應四，是勉而畜者也，故曰牽復。）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虞翻曰：變應五，故不自失，與比二同義也。〔疏〕二變應五，雖牽復于四，而其位得中，故不自失。初得正，二得中，故亦不自失。亦初也。比二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今云與比二同義，是亦比也。）

九三，車說輹。（虞翻曰：豫坤爲車爲輹，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輹。馬君及俗儒皆以乾爲車，非也。〔疏〕通豫伏坤，說卦曰：坤爲大輿，故爲車；又爲腹，腹古文輹，故爲輹。說文：輹，車軸縛也。復息至三成乾，乾成坤毀，坤象不見，且互兌爲毀折，故車說輹也。馬君謂融，又漢書王莽傳有乾文車坤六馬之文，易无乾爲車之說，故云非也。）

夫妻反目。（虞翻曰：豫震爲夫爲反，巽爲多白眼，離爲目。今夫妻共在四，離火動上，目象不正，巽多白眼，夫妻反目。妻當在內，夫當在外。今妻乘夫而出在外，象曰不能正室。三體離需，飲食之道，飲食有訟，故爭而反目也。〔疏〕通豫體震，震爲長男，故爲夫。震于稼爲反生，故爲反。巽長女，故巽爲妻。互離故爲目。小畜巽爲妻，故共在四，離火動而上動，故目象不正。說卦曰：巽爲多白眼。夫妻共巽，又互離，故有夫妻反目之象。妻在內，夫在外，正也。今巽妻乘夫而出在外，不能正室之象也。三體互離，上變正，體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序卦文。又曰：飲食必有訟。故夫妻反目而爭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九家易曰：四互體離，離爲目也。離旣不正，五引而上，三引而下，故反目也。輿以輪成車，夫以妻成室。今以妻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疏〕四互三五爲離，離象爲目。離非居上居下，而互乎上下之間，故云不正。互上則五引而上，互下則三引而下，故有反目之象。輿以輪成車，人以妻成室者，考工記：輿人爲車。注云：車以輿爲主，故象大輿。輿輻通。說文：有輻曰輪。輿人鄭注：載物爲輿，行地爲輪。輿非輪不行，故象輿輻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是夫以妻爲室也。家人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今豫震夫在內，小畜巽妻在外，反乎居室之道，是以妻乘夫，其道逆也，故曰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虞翻曰：孚謂五。豫坎爲血爲惕，惕，憂也。震爲出。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疏〕五中實稱孚，四承五，故孚謂五也。通豫體坎，說卦：坎爲血卦，故爲血；又爲加憂，故爲惕。以惕有憂義，故惕憂也。萬物出乎震，故震爲出。豫變小畜，體成坎毀，故坎象不見，而血去惕出也。四陰得位，上承九五，其志相合，故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荀爽曰：血以喩陰，四陰臣象，有信順五。惕，疾也。四當去初，疾出從五，故曰上合志也。〔疏〕血陰類，故云血以喩陰。五陽爲君，故云四陰爲臣象。四有孚五，亦有孚。孚，信也，故云有信順五。吳語：一曰惕。韋注云：疾也。疾速之義，故云惕疾也。四與初爲正應，畜所當畜者也。四孚五爲道，畜不易畜者也。故四當去初，疾出從五，則四五交孚，五剛畜而剛皆畜，故曰上合志也。互坎爲志，彖傳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剛中謂五，四五相孚，乃能畜乾，故曰合志。）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虞翻曰：孚謂二也。攣，引也。巽爲繩，艮爲手。二失位，五欲其變，故曰攣如。以，及也。五貴稱富，鄰謂三。兌西震東稱鄰。二變承三，故富以其鄰。象曰不獨富，二變爲旣濟，與東西鄰同義。〔疏〕陽在二五稱孚，故孚五者謂二也。攣訓引者，引申之義，故攣引也。說卦：巽爲繩。說卦：艮爲手。二在艮末也。二失位，五欲其變者，變承三爲坎，志行乃孚，故欲其變也。二承五，變皆取畜義，巽繩艮手，故曰攣如。以訓及者，由此及彼也。五位尊且陽實，故稱富，

（五春係爲鄰。三體兌鄰，謂三者，以兌西震東，故稱鄰也。五欲二變，二變承三，故富以其鄰，不獨富不象也。二變旣濟與東西鄰同義者，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旣濟由泰來，虞彼注泰震爲東，兌爲西，取象于鄰，其義同也。愚案：四變成中孚，故有孚攣如，與中孚九五同辭。又五與四孚，四五易位成大有。繫上曰：富有之謂大業。謂坤陰也。然則五孚于四，其象攣如；五之富，以其鄰也。此天子所以不言有無，而理財禁職，獨貴天官，所以不畜爲畜，而藏富于不竭之藏者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九家易曰：有信，下三爻也。體巽，故攣如。如謂連接其鄰。鄰謂四也。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不獨富也。）

（〔疏〕孚，信也。有孚者，謂孚下三陽爻也。體巽爲繩，故攣如。馬云：攣，連也。連下三陽，故稱攣。釋名曰：攣，連也，相接連也。故云如謂連接其鄰也。四與五近，故鄰謂四也。五以四陰作財者，火珠林巽屬木，六四納辛未土，以木克土成財爻，故四爲巽之財也。四爲五財，與下三陽共之，則三陽皆接連而富矣，故曰不獨富也。）

上九：旣雨旣處，尚得載，婦貞厲。（虞翻曰：旣，已也。應在三，坎水零爲雨，巽爲處。謂二已變三，體坎成雨，故旣雨旣處。坎雲復天，坎爲車，積載在坎上，故上得積載。巽爲婦，坎成巽壞，故婦貞厲。）

（〔疏〕旣，已也，[illegible]義也。上應在三，坎爲雨以潤之，故坎水零爲雨。巽，伏也，故爲處。二失正，已變陰，互三四體坎，故爲旣雨旣處也。坎雲復天者，謂上亦變坎，坎復寄時也。坎爲車者，其于輿爲多眚也。積載在坎上者，坎故爲積也。故上得積載者，上通尚，上得積載于坎也。巽長女爲婦，上變爲坎，坎成巽壞，故婦雖貞亦厲，以陰盛將消陽也。愚案：上變坎爲雨，畜極而通，是前之不雨者，今旣雨矣；又爲陷，是前之尚往者，今旣處矣；又爲車，是前之說輻者，今得載矣。體巽故稱婦，歷三爻，反以變陰得正，雖貞亦厲也。）

月幾望，君子征凶。（虞翻曰：幾，近也。坎月離日，上已正，需時成坎，與離相望，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上變陽消之坎爲疑，故君子征，有所疑矣。與歸妹、中孚月幾望義同也。）

（〔疏〕幾，近也，釋詁文。說卦坎爲月，離爲日。上已正，需時成坎者，陰得正位，如需時也。與離日相望，兌西震東者，[illegible]以爲坎月在震二，小畜兌爲離日在兌三也。禮器：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鄭注：大明，日也。故日月象對。月幾望者，謂上與三對，非二五，故近望。上變陽消之坎，坎爲疑，陰疑于陽，故君子征凶，有所疑矣。[illegible] 與歸妹、中孚月幾望義同也者，歸妹六五、中孚六四皆言月幾望，其義同也。愚案：上變坎爲月，互體兌爲初七日，下體乾爲十五日，月至兌爲上弦，將至乾甲爲幾望。幾望者，未望也。望則盈矣，旣望則虧而爲巽辛，陽消之象。月滿則虧，盈則消，自然之理，故戒君子以征凶也。）

象曰：旣雨旣處，得積載也。（虞翻曰：巽消承坎，故得積載也。）

（〔疏〕[illegible]巽陽而成坎也。坎爲輿，故得積載也。習坎爲積也，情有所畜，是畜道已成之象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虞翻曰：變坎爲盜，故有所疑也。）

（〔疏〕坎爲盜，說卦文。變坎爲盜，是以疑而不敢征也。又坎心爲疑，故曰有所疑也。）

序卦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崔憬曰：履，禮也。物畜不通，則君子先懿文德，然後以禮導之，故言物畜然後有禮也。）

（〔疏〕履，禮也，釋言文。即序卦傳履者禮也是也。物畜而未通之時，惟內懿文德以蓄其心，外設禮文以制其宜，美在其中，暢于四支，此禮所以繼畜也。洪範曰：旣富方穀。論語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人民育，然後可教之以禮。皆物畜然後有禮之義也。）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利貞。（虞翻曰：謂變訟初爲兌也。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兌說而應，虎口與上絕，故不咥人。剛當位，故通。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

（〔疏〕[illegible] 風從虎。[illegible] 在人後，非履尾也。[illegible] 以乾剛爲虎，故破之云兌非柔下，又兌不履乾也。然兌實爲虎。郭璞洞林曰：白虎西趣。注云：兌爲白虎。白虎西方宿，兌正西，故象虎。坤三之乾，以柔履剛，故名履。兌爲虎，初爲尾，四陰位應初陰位，故曰履虎尾。馬

鄭詩云：咥，齕也。乾爲人，兌爲和說而應乾剛，三爲虎口，與乾異體，三不當位，故咥人。內兌說而應，故不咥人，亨。且履者禮也，禮主則不爭，故不咥人，以合禮，故亨也。九五貞厲，是履危也，以剛中故不疚。彖傳剛中正以下釋利貞也。王弼本脫利貞，荀氏有之，今從荀本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虞翻曰：坤柔乾剛，謙坤籍乾，故柔履剛。荀爽曰：謂三履二也。二五无應，故无元。以乾履兌，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貞也。）

（〔疏〕虞注：[illegible]履也。籍，蹈也。以坤之柔，蹈乾之剛，故曰柔履剛也。荀注：三柔二剛。兌象傳曰：剛中而柔外。故謂三履二也。二剛與五非正應，故不言元。以乾履兌，兌說而應，故特言通。三柔二剛，皆不得正，不正則不和，故云利貞也。）

說而應乎乾。（虞翻曰：說，兌也。明兌不履乾，故言應也。九家易曰：動來爲兌而應上，故曰說而應乎乾也。以喩一國之君，應天子命以臨下，承上以巽，據下以說，其正應天，故虎爲之不咥人也。）

（〔疏〕虞注：說卦曰：說言乎兌，故云說兌也。[illegible] 九家注：此據兌三言也。乾體三爻，動來爲兌，而應乎上九，兌爲說，故曰說而應乎乾也。[illegible] 體旣而得正應，故虎爲之不咥人也。）

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九家易曰：虎尾謂三也。三以說道履五之應，上順于天，故雖踐虎，不見咥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亨謂于五也。）

（〔疏〕三在[illegible] 以柔克剛，故雖踐虎而不見咥噬也。[illegible] 雄爲南郡太守，多虎狼[illegible]）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虞翻曰：剛中正謂五。謙震爲帝，五帝位，坎爲疾病，乾爲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疏〕二剛中正，謂九五也。謙震爲帝者，帝出乎震也。五帝位者，五爲天子，故爲帝位。[illegible] 乾象曰：大明終始，故乾爲大明。[illegible] 坎象不見，故不疚。乾故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虞翻曰：君子謂乾。辯，別也。乾天爲上，兌澤爲下，謙坤爲民，坎爲志。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辯上下，定民志也。）

（〔疏〕禮有定分，故上天下澤爲履。辯與別皆訓分，故云辯別也，謂分別也。乾天在上，兌澤在下，故言上下。謙坤衆爲民，坎心爲志，故言民志。謙時坤在乾上，則上下未辯，變而爲履，故辯上下而定民志也。案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乾爲天，兌爲澤，澤卑于地，故君子法之以制禮。天地之別也，故以辯上下。萬物散殊而未定，禮節民心，故以定民志。又伏坤故言民，伏坎故言志。互離爲明，明故辯；伏艮爲止，止故定。）

初九：素履往，无咎。（虞翻曰：應在巽，爲白，故素履。四失位，變往得正，故往无咎。初已得正，使四獨變，在外稱往。象曰：獨行願也。）

（〔疏〕[illegible] 九四失位，變陰得正，故往无咎。[illegible]）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荀爽曰：初九者，潛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素履者，謂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不失其正，故无咎也。）

（〔疏〕乾初九曰：潛龍勿用。故謂初九爲潛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乾初文言文。素履者，謂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與乾初九同占，故潛藏不見，獨善其身。初震爲行，故獨行禮義，以需時也。不失其正，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故无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虞翻曰：二失位，變成震，爲道，爲大塗，故履道坦坦。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說，幽人喜笑，故貞吉也。）

（〔疏〕二陽失位，變成震，震爲大塗[illegible] 幽人者，幽繫之人也。尸子曰：文王幽于羑里。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初未變時爲訟，訟二爲坎，坎陷爲獄，二在獄中，故稱幽人。變之正則得位，震爲出，[illegible] 幽人出獄而喜笑，故貞吉也。愚案：虞說可備一解，其實此爻之義[illegible]）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虞翻曰：雖幽訟獄中，終辭得正，故不自亂。）

（〔疏〕雖幽繫訟獄之中，變當爲吉，故云終辭得正，故不自亂。案坎險爲亂，今變正，上應乎五，五以其中，故曰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

而視，跛而履。（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視。視上應也。訟坎爲曳，變震時爲足，足曳，故跛而履。俗儒多以兌刺爲跛，兌折震足爲刑人，見刑斷足者，非爲跛也。）〔疏〕（互離爲目，故不正。兌少女，故爲小。說文：眇，一目小也。故眇而視。三與上應，）上已視履，故云視上應也。在訟時爲坎，二變時爲震。坎爲曳，震爲足，說卦文。儀禮士相見禮：舉前曳踵。鄭注：備蹶也。故足曳則跛而履也。三陰將履上陽，失正，故有此象。不取俗儒之說者，以斷足非跛也。案：古能字作耐，此跛讀作而，猶見乾始而以美利往，文案爲跛。（兌爲毀折，猶跛而兌折之故跛。）履虎尾，咥人凶。（虞翻曰：艮爲尾，在兌下，故履虎尾。位在虎口中，故咥人凶。既跛又眇，視步不能，爲虎所囓，故咥人凶。象曰位不當也。）〔疏〕（艮爲尾，伏在兌下，故有履虎尾之象。兌三爲口，故云位在虎口中。）在口，故咥人凶也。既跛且眇，視步不能，而自以爲能視能履，跛不足以與虎，而直履其尾，宜爲虎所噬，而有咥人之凶也。以位不當，故有是象。虞云卦辭不咥人亨，以全體說而應乎乾也。三不中不正，且居兌口，故咥人凶，亦猶小畜密雲不雨，上九變坎則既雨既處，寧乎象又（旨乎變爻歟，不嫌異辭也。）武人爲于大君。（虞翻曰：乾象在上爲武人，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疏〕（楚語曰：天事武，韋注云：乾稱剛，故武。乾爲人，爲武，乾象在上，故爲武人。三陰失位，變陽得正，成乾爲剛，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案：三互離爲甲胄，變乾爲武人，外卦乾，說卦曰乾以君之，故爲大君。師上六曰大君有命，是上爲大君之位也。三應在上，故曰武人爲于大君。三失位，是有咥人之凶，變得正，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象曰：眇而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而履，不足以與行也。（侯果曰：六三兌也，互有離巽，離爲目，巽爲股，體俱非正，雖能視，眇目者也，雖能履，跛足者也。故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跛能履不足以與行，是其義也。）〔疏〕（六三體兌，內互）離，外互巽，離爲目，巽爲股，說卦文。互體故云俱非正。雖能視能履，而視爲眇目，履爲跛足也。兩離稱明，今互一離，故也足以有明，而爲眇能視者也。伏震爲行，今震象不見，故不足以與行，而爲跛能履者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案：六三爲）履卦之主，體說應乾，下柔上剛，尊卑合道，是以履虎尾不咥人通。今于當爻以陰處陽，履非其位，互體離兌，水火相刑，故獨唯三被咥凶矣。〔疏〕（一陰爲成卦之主，故三爲履主也。內兌故體說，外乾故應乾。六居三，故下柔。乾在上，故上剛。尊卑合道，則上下辨而禮制）行，有禮則安，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此以全卦言也。今于當爻者，謂六三也。三以陰爻處陽位，履非其正，又不當位者也。互體離爲火，內體兌爲澤水，火相刑，故有被咥之凶矣。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案：以陰居陽，武人者也。三互離，又離爲明，爲于大君南面之象，與乾上應，故曰志剛。）〔疏〕（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文謂鼓，武謂金。疏云：金屬西方，可爲兵刃，故爲武。兌西方金也。又屬陰。三位陽爲人，六爻陰爲武，以陰爻居陽位，且兌金爲武，故云武人者也。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三互離爲嚮明，爲于大君則南面之象也。伏坎爲志，乾上爲剛，三與上應，故曰志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虞翻曰：體與下絕，四多懼，故愬愬。變體坎得位，承五應初，故終吉。象曰志行也。）〔疏〕（乾與兌異體，故）云體與下絕。四多懼，繫下文。子夏傳曰：愬愬，恐懼之貌也。馬本說文皆作虩虩，與震同文。四變互震，震爲恐懼，故曰愬愬。變體坎者，伏坎也。變陰得正，上承九五，下應初九，其志既行，故終吉也。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侯果曰：愬愬，恐懼也。履乎兌主，履虎尾也。逼近至尊，故恐懼。以其恐懼，故終吉也。執乎樞密，故志行也。）〔疏〕（愬愬恐懼，本子夏傳。兌主四也，上近乎四，故以履乎兌主爲履虎尾也。至尊謂五，上近于五，故恐懼也。象曰：虎來齧也。故恐懼則終吉，卽敬勝則吉之義也。伏坎爲志，變震爲行，志在樞密，下應乎初，故志行也。）九五：夬履，貞厲。（虞翻曰：謂三上已變，體夬象，故夬履。四變五在坎中也，爲上所乘，故貞厲。象曰位正當也。）〔疏〕（上兌下乾爲夬，上乾下兌爲履，三上易位，故謂三上已變也。其體象夬，故曰夬）履。夬履者，兩象易也。三易位，四又變，是五在坎中也。坎爲疾，爲災，又爲上所乘，故雖貞亦厲。以乾履兌，五在乾體，有中正之德，而又常存危厲，此所以履帝位而不疚歟。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干寶曰：夬，決也。居中履正，爲履貴主，爲萬方所履，一決于前，恐夬失正，恆懼危厲，故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疏〕（夬，決也，夬象傳文。五居中剛履正，故爲履貴主。履帝位，故云貴主。爲萬方所履，一決于前，恐過夬而失其正，是以恆懼危厲，然則夬履貞厲者，以位雖正而亦厲，所當厲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虞翻曰：應在三，三先視上，故上亦視三，故曰視履考祥矣。考，稽；祥，善也。乾爲積善，故考祥。三上易位，故其旋元吉，象曰大有慶也。）〔疏〕（上應在三，三曰眇能視，是三先視上矣。上曰視履，故上亦視三，三互離目爲視，）

視上，亦云視。天視自我民視也。上居天位，爲人所履，以降祥，故曰視履考祥矣。考，稽，小爾雅文。大戴四代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所謂人與天地相參也。祥，釋文本作詳，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石經殘碑作詳，呂刑告爾祥刑，漢書劉愷傳、鄭注周禮祥刑當作詳，昭十一年春秋經盟于祲祥，服虔引祥亦作詳，史記自序陰陽之術大祥，漢書作詳，是祥詳古字通也。祥，善也，說文。坤文言曰：積善之家，謂復初至乾，故乾爲積善。乾有善而人考之，故曰考祥。旋，反也。三位不當，故視履者反上，亦失位，兩具相易，各反于正，則皆吉矣，故曰其旋元吉。二四已正，三上易位，成旣濟定，故象曰大有慶也。案：三互離目視上，上陽爲君子，三陰爲小人，君子履于上，小人視于下，詩大東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是也。三視上，履可以考祥，若三旋于上，則陰陽得正，而夫可成乾，故元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盧氏曰：王者履禮于上，則萬方有慶于下。）〔疏〕（書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故王者履禮于上，則萬方有慶于下也。履禮以奉其在上九乎。）

周易集解纂疏卷三

上經泰傳第三

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崔憬曰：以禮導之必通，通然後安，所謂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通而安也。）〔疏〕（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亨者通也，）故以禮導之必通。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禮主亨通，故泰然後安。合上下而辯之，而民志以定，所謂通而安也。天地交而萬物通，爲泰，故曰泰者通也。

䷊（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虞翻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疏〕（泰三陽息臨，云息坤者，乾坤消息往來于否泰，自姤至否，坤成乾滅，則陽息而反泰，自復至泰，）乾成坤滅，則陽消而反否，故否泰反其類，乃見消息之用。此云反否，在他卦則云旁通是也。坤陰稱小，陰本居下，自內而出爲往，繫下曰：往者詘也，故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稱大，陽本居上，自外而反爲來，繫又曰：來者信也，故乾陽信內爲大來。二五失位，二升五，五降二，天地交，萬物通，成旣濟定，故吉亨。泰者通也，故四德獨言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蜀才曰：此本坤卦，小謂陰也，大謂陽也。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疏〕（泰息自坤，故云此本坤卦，陰詘故稱小，陽信故稱大。泰于消息）爲天子正月值日，月令曰：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云天氣下，地氣上。天氣下卽大來也，地氣上卽小往也。又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故云陰陽交，萬物通。惟交故通，通故吉且亨也。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何妥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爲道，本以通生萬物，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自閉塞，不能相交，則萬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疏〕（自天地言之，則以通生萬物爲泰，如蜀才注是已。否則如月令所云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萬物無由頓）

（生故云明萬物生也泰乾下坤上乾天坤地乾二之坤五坤五降乾二成坎離天地以坎離交陰陽故曰天地交乾升曰雲行坤降曰雨施雲雨潤物品物咸亨又乾陽物坤陰物坎爲通故曰萬物通謂已成既濟定時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何妥曰此明人事泰也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天地以氣通君臣以志同也）〔疏〕（以人事之泰言之則君上臣下交相感應乃可濟養萬民陰陽有氣故天地之通以氣言上下有志故君臣之同以志言愚案二升五五降二二五相應爲上下交已交成既濟坎爲志兩坎爲上下志又五獲伏巽同聲相應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何妥曰此明天道也陰陽之名就爻爲語健順之稱指卦爲言順而陰居外故曰小往健而陽在內故曰大來）〔疏〕（此又以天道言也稽覽圖六十四卦策術曰陽爻九陰爻六軌術陽爻七陰爻八故云陰陽之名就爻爲語繫下曰乾天下之至健坤天下之至順故云健順之稱指卦爲言坤順而陰居外故曰小往乾健而陽信在內故曰大來內外當位天道所以常泰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崔憬曰此明人事也陽爲君子在內健於行事陰爲小人在外順以聽命）〔疏〕（此又以人事言也君子之性剛健故陽爲君子信在內則健於行事小人之性柔順故陰爲小人詘在外則順以聽命內外得所人事所以常泰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九家易曰謂陽息而升陰消而降也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也）〔疏〕（陽主息息故升陰主消消故降月令鄭注陽生爲息故息即長也起于復而終於巽巽爲萬物盛長之時也陰主消陰起於姤終反成乾乾居西北爲物已成熟之後也物已成熟則給用于人給用于人則分散故陰之消用特言消也君子陽也內之陽日息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陰也外之陰日消故曰小人道消雜卦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象曰：天地交，泰。（荀爽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爲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疏〕（地本在下今坤氣上升即地氣上騰是也以成天道者陰濟陽也天本在上今乾氣下降即天氣下降是也以成地道者陽濟陰也若二氣不交則閉塞不通矣惟交故通通故曰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疏〕（后君也釋詁文陰升乾位女主故稱后者禮天子有后后之言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白虎通曰后猶君也明始立后正嫡曰王后蓋古者君稱后後世君稱王后遂以稱妃故以坤爲女主稱后也地生萬物故坤富稱財五位尊二中行是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也愚案后本君稱不稱天子而稱后者以坤爲后土杜預左傳注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是也非女主稱后也財繫辭文云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虞翻曰相贊左右助之震爲左兌爲右坤爲民謂以陰輔陽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鄭玄曰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順陰陽之節爲出內之政春崇寬仁夏以長養秋教收斂冬敕蓋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疏〕（虞注相贊釋詁文左右助之也震爲左兌爲右坤衆爲民以六居五故謂以陰輔陽也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詩假樂文引此者言坤承乾命以地輔相于天而宜民也鄭注節以制度不傷財故云財節也如春工已天有時地有利是也輔相以因天時順地利也左右爲助見繫辭故云輔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順陰陽之節爲出內之政者釋輔相天地之宜也震春兌秋故春崇寬仁秋教收斂二五易位成既濟離夏坎冬故夏以長養冬敕蓋藏云皆可以成物助民者釋以左右民也愚案天道尙左地道尙右天左故稱佐地右故稱佑皋陶謨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其義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王弼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己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疏〕（茅根相連故拔則牽引茹牽引之貌也內三陽同志與坤爲正應故云俱志在外鄭云彙類也初爲陽類之首已舉則二陽從如茅之茹也上坤爲順下應乎乾不相違距陽升爲進進皆得志故曰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虞翻曰否泰反其類否巽爲茅茹茅根艮爲手彙類也以與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震爲征得位應四征吉外謂四也）〔疏〕（否泰反其類雜卦文反類卽旁通也否三五互巽巽爲草木剛爻爲木柔爻爲草又巽）

（爲白茅白故爲茅也否初應四與四同體在地中故茹爲茅根也艮爲手泰卦艮在否四拔茅以手也乾初无正應宜不拔言陽拔也泰初與四正應拔茅茹以彙也彙類亦本鄭注謂乾三陽爲類也四拔初初應四故曰拔茅茹以彙也陽息初實行爲征初得位與四正應故征吉也四應初旣濟定四體坎坎爲志故外謂四也案初動成巽亦爲茅）九二：包荒，（翟元曰荒虛也二五相應五虛无陽二上包之）〔疏〕（荒古今字鄭云荒讀爲康虛也翟從鄭故訓虛荒彖云其荒卒荒傳荒虛也乾爲坤虛故五虛无陽二五相應二當升五故上包之）用馮河，不遐遺，（荀爽曰河出于乾行于地中陽性欲升陰性欲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雖遼遠三體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遺）〔疏〕（釋水河出崑崙墟漢書溝洫志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說卦乾西北之卦也河源出于西北故云河出于乾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今在坤下故云行于地中乾陽上升故云陽性欲升坤陰承乾故云陰性欲承不用舟航馮河上至五坎爲通故遐遠也二升五是自地升天是乾道遠也三陽上升三體俱上非三陽俱止之由也故曰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荀爽曰中謂五坤爲朋朋亡而下則二上居五而行中和矣）〔疏〕（五居上中故中謂五坤曰西南得朋故坤爲朋坤乙爲亡故云朋亡而下二上居五各得其正而行中和矣中和謂六二九五陽德以和樂中正之天地者二五也）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虞翻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遐遠遺亡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爲大川爲河震爲足故用馮河乾爲遠故不遐遺兌爲朋坤虛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震爲行故光大也）〔疏〕（二在中稱包故坎爲上下坎也包荒大川也釋水馮河徒涉也故馮河涉河遐遠遺亡皆釋詁文二失位變得正其體爲坎坎水爲大川而稱河也震爲足故用馮河二與五易位則二得尙于中行故光大也二五互震爲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虞翻曰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疏〕（陂傾也三應上上本否之上也平謂泰三也內天外地自三至上天地分故平危傾否上也泰否相反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往謂消外者乾消于外復謂息內者乾息于內）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虞翻曰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爲憂故勿恤陽在五孚險坎爲孚故有孚體噬嗑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乘二二福也故于食有福也）〔疏〕（艱險也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爲憂故勿恤有孚故于食有福也）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疏〕（三在乾上故云位在乾極三與上應故云應在坤極地以形言故云平極則險陂天以氣言故云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虞翻曰二五變時四體離飛故翩翩坤虛无陽故不富兌西震東故稱其鄰三陰乘陽不得之應象曰皆失實也）

（〔疏〕二五變時，成既濟，四體離，離爲雉，又南方朱雀象鳥飛，故曰翩翩。坤凝乾元，故資生爲富。坤虛无陽則不富矣。互兌，兌爲四，實者爲虛，故曰其鄰。三陰皆下，乘陽之應，則成否矣，故不得之應也。不之應則无陽，无陽失實矣。愚案：詩小雅曰：翩翩者鵻。毛傳云：往來貌。四與三接，否泰往來之交，四曰翩翩，義取往來，即三无往不復之意。坤虛生爲富，三互震兌爲鄰，四爲坤始，四體實，不以富鄰其鄰也。）不戒以孚。（虞翻曰：謂坤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來孚邑，故不戒以孚。二上體坎，中正，象曰中心願也，與比邑人不戒同義也。〔疏〕謂坤邑人不戒者，坤爲邑，此卦无邑人象，因比言之也。二升五，乾二信實，來孚於坤邑也。戒，告也。四體震爲言，二來震滅，成坎，故不戒以孚也。二上居五體，坎爲心，中而且正，故有中心願之象也。比五由師二升，比二爲邑人，故云與比邑人不戒同義也。案三承四曰其孚，四乘三故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宋衷曰：四互體震，翩翩之象也。陰虛陽實，坤今居上，故言失實也。〔疏〕四在震體，故爲翩翩之象。陽實陰虛，坤三爻皆陰，故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九家易曰：乾升坤降，各得其正。陰得承陽，皆陰心之所願也。〔疏〕乾二升居五，坤五降居二，故云乾升坤降，各得其正。乾鑿度曰：陰性欲承，故云陰得承陽。承五也，五坎爲心，四陰承之，故云皆陰心之所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妹也。五應于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虞翻曰：震爲帝，坤爲乙，帝乙，紂父。歸，嫁也。震爲兄，兌妹，故嫁妹。祉，福也。謂五變體離，離爲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也。〔疏〕九家注　五爲天子，故五者帝位。震東方乙位，故震象稱乙。互震居五，是爲帝乙。陰爻居于尊位，帝者姊妹之象也。三爲震初，五在其後，是以知其爲妹也。五與二爲陰陽正應，故五當下嫁于二也。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故歸妹謂嫁也。五下居二，得中得正，故云中和相承。元吉者，與坤六五黃裳元吉同占也。虞注　帝出乎震，故震爲帝。坤納乙，故坤爲乙。帝乙，紂父者，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哀九年左傳，晉趙鞅筮得此爻，其實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故知帝乙爲紂父也。又子夏傳曰：帝乙歸妹，湯之嫁妹也。世本：湯名天乙，故稱帝乙。京房章句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未必傳于上世，然亦以帝乙爲湯也。又荀爽後漢書本傳：湯有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是先儒皆以帝乙爲湯也。歸，嫁也，釋見上。自二至五，體互震兌。震長男，故爲兄；兌少女，故爲妹。坤爲要道，五當降二，故爲嫁妹。祉，福也，釋詁文。五變則體五離，離爲大腹，故卦爻是嫁妹而孕也。得位故正中，正中故以祉元吉也。愚案：三四爲天地之交，易位則體歸妹，於五言之者，五爲卦主也。）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九家易曰：五下于二而得中正，故言中以行願也。〔疏〕五陰下居于二，中而且正，互震足爲行，坎心爲願，是得中以行其願，故曰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虞翻曰：否艮爲城，故稱城。坤爲積土。隍，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今泰反否，乾壞爲土，艮城不見，而體復象，故城復于隍也。〔疏〕泰之上，否之三也。泰之三，本否之四，故取否。艮爲城，艮爲門闕，又陽在外以閉內，故稱城。坤爲地，故爲積土。釋言曰：隍，壑也。說文曰：隍，城池也。故云隍城下溝。又曰：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故云无水稱隍，有水稱池也。今泰反否，則乾壞爲坤，艮象不見，而復體半形，故曰城復于隍。上互體坎爲水，既濟未成，故謂无水而爲隍也。）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虞翻曰：謂二動時體師，陰皆乘陽，行不順，故勿用師。坤爲自邑，震爲言，兌爲口。否巽爲命，今逆陵陽，故自邑告命。命逆不順，陰道先迷，失實遠應，故貞吝。〔疏〕二動時體師者，二至上體師也。天地雖交，以坤三陰乘陽，是爲行逆不順，故勿用師。坤身爲自，衆爲邑，故坤爲自邑。[illegible]上也。互震爲言，又互兌爲口，告謂三也。巽象曰：重巽以申命，故否三互巽爲命。今逆行陵陽，而告于坤，故爲自邑告命。否巽行于上，故爲命逆不順。坤卦辭曰：先迷，故爲陰道先迷。上體无陽而下應三，故爲失實遠應。上六得位，雖正亦吝，故曰貞吝。愚案：上極則泰反爲否，乾毀坤成，故城復于隍。坤衆爲師，乾成坤壞，故勿用師。自坤邑告命于否巽，三上雖爲正應，但否時實毀，告命不行，雖貞亦吝也。）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九家易曰：乾當來上，不可用師而拒之也。自邑者，謂從坤性而降也。告命者，謂下爲巽，宣布君之命令也。三陰自相告語，俱下服順承乾也。城復于隍，國政崩也。坤爲亂，否巽爲命，交在泰上，故其命亂也。〔疏〕謂否時乾當來上，非坤衆所能拒也。坤爲邑，陰性降，故自邑爲從坤性而降也。否巽爲命，故告命謂下爲巽。應在乾上，乾爲君，故宜布君之命令也。否三互巽爲命，坤爲自，故云三陰自相告語。上降則四五俱降，故云俱下服順承乾也。坤陰爲亂，而五否巽三，交于上，故曰其命亂也。既濟彖曰：初吉終亂，傳謂終止則亂，其道崩也，即命亂之義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崔憬曰：物極則反，故不終通而否矣。所謂城復于隍者也。〔疏〕雜卦傳：否泰反其類也。故物極則反，通不終通，而泰受以否矣。泰之反否，其機始于三，而其勢成于上。泰之否，泰之上爲之也。泰上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其即否之謂乎。）

䷋（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虞翻曰：陰消乾，又反泰也。謂三比坤滅乾，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故曰匪人。陰來滅陽，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陰信陽詘，故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與比三同義也。〔疏〕否消卦也，自乾來，故云陰消乾。與泰旁通，故云反泰。陰消至三成坤，故云比坤滅乾。臣謂坤，子謂艮也。遂消至二，婦艮子弑父，然乾猶未滅，故弑君弑父並在否三。人道滅絕，故曰匪人。君子謂五。陰來滅陽，陽道有日消之勢，五雖得位，其勢將消，故不利君子貞也。陽詘在外，故曰大往；陰信在內，故曰小來。否象閉塞，故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比三體剝，剝四曰：剝牀以膚，弑父弑君。六三曰：比之匪人。否三亦體剝，艮膚也，故云與比三同義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崔憬曰：否，不通也。於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疏〕泰，通也。否與泰反，故云不通。於否之時，陰道日長，故稱匪人；陽道日消，故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蜀才曰：此本乾卦，大往陽往而消，小來陰來而息也。〔疏〕乾陽消而成否，故云此本乾卦。陽稱大，陽往而消，是大往也。陰稱小，陰來而息，是小來也。）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何妥曰：此明天道否也。〔疏〕此以天道言也。乾不降，坤不升，故天地不交，不成既濟，故萬物不通。乾鑿度曰：天地不變，不能通氣。鄭彼注云：否卦是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何妥曰：此明人事否也。泰中君志同，否中云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離散而亂邦國。崔憬曰：君臣乖阻，取亂之道，故言无邦。〔疏〕何注　此以人事言也。志爲氣帥，民爲邦本。泰交故民志同而邦本以固；否則上下不交，而人志不同，必致民心離散而邦國擾亂，故曰无邦。崔注　乾爲君在上，坤爲臣在下，上下不交，則君臣乖阻，賢人在下，无輔於上，故爲取亂之道。乾爲人，坤爲邦，不交則坤遯无人，故曰无邦。）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崔憬曰：陰柔謂坤，陽剛謂乾也。〔疏〕陰柔謂坤在內，陽剛謂乾在外。說卦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泰彖傳曰：內健而外順。順者順乎乾，今坤消乾，坤成則乾毀，柔剛屬坤，故變健順爲柔剛矣。）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崔憬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義也。〔疏〕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爲大出以又，小人謂三，君子謂五。陰消至三，故小人道長，未成剝，故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宋衷曰：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而不下降，地氣沉下，又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也。〔疏〕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故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陽性本升，今又在上，故云天氣上升而不下降。陰性本降，今又在下，故云地氣沉下，又不上升，二氣相隔，其象爲否，否者閉塞不通也。即月令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之義也。但否于消息爲七月卦，月令舉于孟冬者，七月否之始，孟冬否之成也。）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曰：君子謂乾，坤爲營，乾爲祿。難謂坤，爲弑君，故以儉德辟難。巽爲入伏，乾爲遠，艮爲山，體遯象，謂辟難遠遁入山，故不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孔穎達曰：君子於此否時，以節儉爲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若據諸侯公卿而言，是辟時羣小之難，不可重受官爵也。若據王者言之，謂節儉爲德，辟陰陽厄運之難，不可自重榮貴而驕逸也。〔疏〕虞注　陽爲君子，故君子謂乾。坤來陰道也，故坤爲營。營，[illegible]也。士曰不祿，謂其死也。生則祿，死則不祿。乾陽爲生，故乾爲祿。陰消至否，坤臣弑君，故難謂坤爲弑君。儉，約也。艮爲慎，乾爲德，故曰儉德。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故以儉德辟難，辟人也。三互巽，故爲入，[illegible]可遠，[illegible]伏，乾爲遠，在艮爲山。二至上象遯，故爲辟難，當遠遁入山。坤消乾祿，故不營以祿。營或作榮，今王弼本是也。險或作儉，釋文亦未詳。孔注　若君子伏處草野，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進退可以自如。若身據王侯公卿之貴，不幸而遭否厄，亦必節儉爲德，遯跡時晦，以俟休明。在公卿則辟時羣小之難，不可重受官爵；在王者則辟陰陽厄運之難，不可自重榮貴而驕逸。位既不同，義亦攸別，疏特推原其說，以備占者之用，庶幾對臆

（誠宜而縲，无咎宜矣。）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荀爽曰：拔茅茹，取其相連。彙者，類也。合體同包，謂坤三爻同類相連，欲在下也。貞者，正也，謂正居其所則吉也。〔疏〕泰取拔茅，以否互巽也，釋見泰。初三互巽，柔爻爲茅，初二三陰相連，象茅根爲茹，故云拔茅茹，取其相連。彙謂類，本鄭注。合體謂合坤體，同包謂二三同包，坤三爻皆陰，故云同類相連。不肯征，故云欲在下也。貞者正也，本師彖傳。初不正，變之正，不征則正居其所，故吉也。愚案：泰否初爻皆取象于茅，其初雖知小人不肯遷善，其異，但九爲陽剛，君子之象也，故稱其共進則吉；六爲陰柔，小人之象也，故戒以守正則吉。且否初當亨者，初動成剛，反泰之始，泰者通也，故獨言亨，與泰卦吉亨同辭。）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九家易曰：陰志在下，欲承君也。案：初六爲爻，巽爲草木，陽爻爲木，陰爻爲草，初六陰爻，草茅之象也。〔疏〕九家注：初應四，四變陽，初體坎，故爲志。乾爲君，非五爲君位，坤性承乾，初應四，是承乾君也。二承五，初與三以其陰類在下，同承五君，故曰志在君也。案：陰消陽自姤始，姤初是也。故以初六爲巽爻，巽爲木陽爻，其陰爻則草也，故以初六陰爻爲草茅之象。）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荀爽曰：二與四同功，爲四所包，故曰包承也。小人二也，謂一爻獨居，間象相承，得繫于陽，故吉也。大人謂五，乾坤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疏〕二與四同功，繫下文。四承五，二爲四所包，故曰包承。陰本小人，二居否時，位雖得正，亦象小人也。一爻獨居正位，則間三象，與四相承于五，是得繫于陽爲正應，故吉也。五位天子，又居陽爻，故爲大人。乾陽坤陰，分陰分陽，故云分體。天地不交，故云否隔。五爲卦主，故云大人否也。二五得中，又爲陰陽正應，故否義得通，故雖否亦亨也。愚案：二正承五，爲五所包，故包承。小人道長，故小人則吉；君子道消，故大人則否。終得正應，五爲五所包，故雖否亦亨也。）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虞翻曰：否，不也。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弒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疏〕否，不也，觀文。文時小雅或羣或友，毛傳獸三稱羣，故云物三稱羣。坤三爻，故稱羣。坤陰爲亂，有弒君之象。時雖否隔，大人居五，以中正應之，不爲羣陰所亂，故曰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荀爽曰：卦性爲否，其義否隔，今以不正與陽相承，爲四所包，違義失正，而可羞者，以位不當故也。〔疏〕卦性本有否隔之義，而否實成于三也。三以不正之陰，與四相承，爲四所包，旣違羞義，又失正陰，可羞孰甚焉。其可羞者，以位不中不正，不當故也。案：虞云坤爲恥，廣雅：恥，羞也。陰消至三，否象始成，位旣不正，爲上所包，以陽包陰，是包羞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故象以三爲匪人。三與上應，皆不得正，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家易曰：巽爲命，謂受五之命以據三陰，故无咎。无命而據則有咎也。疇者，類也，謂四應初據三，三與二同功，故陰類皆離祉也。離，附；祉，福也。陰皆附之，故曰有福，謂下三陰離受五四之福也。〔疏〕巽爲申命，互巽，故爲命。四承五，故謂受五之命。受命以據三陰，故无咎。若无命而失位據陰，則有咎矣。漢書律曆志曰：疇人子弟分散。孟注云：同類之人，是疇爲類也。坤彖傳曰：乃與類行。繫上曰：方以類聚。此卦曰彙曰疇，皆以陰爲類也。繫下曰：二與四同功，四近據三，又與二同功，皆上與乾爲正應，故同類陰爻皆得上離乾祉也。離彖傳曰：離，麗也。與麗爲附，謂附着也。故離與麗同也。祉，福也，釋詁文。陰附于陽，故皆有福。四承王命，故謂下三陰離受五四之福也。）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荀爽曰：謂志行于羣陰也。〔疏〕四承五命，下據三陰，而陰類皆離其福，是四之志得行于羣陰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九家易曰：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和居正，以否絕之。乾坤異體，升降殊隔，卑不犯尊，故大人吉也。〔疏〕否爲消卦，坤陰欲消乾陽，以九居五，故處和居正。休者止息，否者閉隔，故以否絕之爲休否。天地不交，故乾坤異體。上下不交，故升降殊隔。否爲七月卦，是時萬物已成，乾坤位定，卑不犯尊，故大人吉也。又鄭注：休，美也。義亦通。）其亡其亡，（荀爽曰：陰欲消陽，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謂坤性順從，不能消乾使亡。〔疏〕陰欲消陽，由四漸有及五之勢，存不忘亡，故曰其亡其亡。繫曰：當其亡乎，豈其亡乎。言陰雖善消，而坤性順從，不能消乾使亡也。）繫于包桑。（荀爽曰：包者，乾坤相包也。桑者，上玄下黃，以象乾坤也。乾職在上，坤體在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亡也。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陸績曰：包，本也。言其堅固不亡，如以巽繩繫也。案：其亡其亡，近死之嗟也。其與幾同。幾者，近也。九五居否之時，下包六二，二互坤艮，艮山坤地，地上即田也。五互巽木，田上有木，莫過于桑，故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五二包繫，根深蒂固，若山之堅，如地之厚者也。雖遭危亂，物莫能害矣。鄭玄曰：猶紂囚文王于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終免于難，繫于包桑之謂。〔疏〕荀注：乾坤相包，坤爲[illegible]文，言陰包

陽，陽亦包陰，故引以釋包義也。文言曰：天玄而地黃。考工記曰：天曰玄，地曰黃。桑本上玄下黃，故取其色以象乾坤。繫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云乾職在上，坤體在下。坤陰雖欲消乾，然繫于玄黃之本，黃亦坤之大體，消亦安能消亡也。京注：典術：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蠶食桑爲文章，人食之老翁爲小童，文章即黼黻也，故云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于人有天覆地載之德，天覆象玄，地載象黃，故取桑之上玄下黃而衣食于人者以喻之也。陸注：猶人包，象人懷妊，已在中是包，包生人之本，故云包本也。言根本堅固，自不能亡。說卦曰：巽爲繩。五互四三爲巽，故如以巽繩繫也。案：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亡即死也，故云其亡其亡，近死之嗟也。史記酈生傳注：酈食其音歷異幾，是其有幾音，亦有幾義，故云其與幾同。釋詁：幾，近也，故云幾者近也。九居否五，與二正應，故云下包六二。二體坤，又互艮，艮爲山，坤爲地，地上爲田，故云地上即田也。五互巽爲木，詩衛風：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故云田上有木，莫過于桑。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者，言五與二相包繫，得位正應，根深蒂固，若艮山之堅，坤地之厚也。雖遭危亂，物莫能害者，所謂亡者保其存者也。鄭注：文王囚于羑里之事，詳見乾初九注，引之以明此難終免，有合繫于包桑之義。）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崔憬曰：得位居中也。〔疏〕九爲得位，五爲居中，得位居中，則陰不能消，故大人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侯果曰：傾爲覆也。否窮則傾矣。傾猶否，故先否也。傾畢則通，故後喜也。〔疏〕中庸曰：傾者覆之，故云傾爲覆也。月令曰：丘覆丘反，覆反也。否極則泰來，故上反下，故否窮則傾矣。方傾之時，其體猶否，故先否也。傾畢則反泰而通矣，故後喜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虞翻曰：否終必傾，盈不可久，故先否。下反于初，成益，體震，民說无疆，故後喜。以陰剝陽，故不可久也。〔疏〕高誘淮南注云：傾，猶下也。上反初爲傾否，故曰否終則傾。謙彖傳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故云盈不可久。其體下爲先，上爲後。上應在三，否成于三，故先否。益自否來，故云下反于初，成益下體，震爲喜，民說无疆，益彖傳文。成益則說，故後喜。上不益下，則消成剝，以陰剝陽，剝極必復，故不可久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崔憬曰：否終則傾，故同于人，通而利涉矣。〔疏〕上下不交，其志不同，所以成否。當否極之時，須同力相濟，乃能傾否，故否終于上，必同于人以傾之，則否者易通，而睽難者可以利涉矣。）

䷌（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鄭玄曰：乾爲天，離爲火，卦體有巽，巽爲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于天也。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爲人和同者，君之所爲也，故謂之同人。風行无所不徧，徧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疏〕上乾爲天，下離爲火，卦體互巽，巽爲風。乾鑿度曰：輕清上爲天，故云天在上。洪範曰：火曰炎上，故云火炎上而從之。乾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故云是其性同于天也。巽爲木，又爲風，木生火而風揚之，故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畢命曰：樹之風聲，故云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說卦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云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坤爲民，乾爲君，坤之一陰入乾成離，是火之就燥，無異民之就君，故云以是爲人和同者，君之所爲也。本天親上，雜卦曰：同人親也，故謂之同人。風行无所不徧者，釋于野。徧則會通之德大行者，釋亨也。蓋同則通，通則亨，故曰同人于野，亨。愚案：同人自乾九二變也。乾二曰：見龍在田。田即野也。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天下文明。天即乾，明即離，同人于野之象也。）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崔憬曰：以離文明而合乾健，九五中正，同人於二，爲能通天下之志，故能利涉大川，利君子之貞。〔疏〕此本彖傳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以釋之也。愚案：乾郊爲野，伏坎爲川。野者夷途，川者險道，同于野者，是謂大同之象也，故亨。涉大川者，同舟共濟之義也，故利君子貞。貞者，二五皆正也。京氏易傳：設降爲同人，蓋否之乾在坎水之下，故不利涉大川。同人則乾居上體，而下互巽木，又失坎水，故利涉大川。）

彖曰：同人，（九家易曰：謂乾舍于離，同而爲日。天日同明，以照于下，君子則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疏〕坤二之乾爲離，是離舍于乾矣。今乾居離上爲同人，是乾舍于離矣。乾處其中，則同而爲日。乾爲大明，離爲明，皆萬物所嚮仰也，故云天日同明，以照于下。君子則其同明之象，而上下同心，故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象，義同于人，故曰同人。〔疏〕以五陽一陰之例論其升降，故云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二爲成卦之主，以六居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

乎乾。中庸曰：行同倫，車同軌，書同文。是以下無上之義，同于人之象，故曰同人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虞翻曰：旁通師卦。巽為同，乾為野，師震為人，二得中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此孔子所以明嘉會禮通，夫婦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侯果曰：九二升上，上為郊野，是同人于野而得通者，由乾爻上行耳，故特曰乾行也。〔疏〕虞注：虞无一陰五陽之例，蓋指息師二降初為復，息成同人，故云旁通師卦。師互震，同人互巽，巽同聲相應，故巽為同。乾居戌亥之郊，故為野。師震乾元，人乘以生，故為人。二得中位，蓋謂同心上應乾五，故曰同人于野亨。師震為男，巽為長女，同人謂長女為婦，震為夫，乾婦于二，夫婦同心之象。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父子，此皆由此而錯之耳。故以二人同心為夫婦，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言人也。乾四上失位，變成既濟，坎為水，故曰利涉大川。坎從乾來，故曰乾行也。其曰同人于野亨，意者名卦止取六二一爻，卦辭乃取于野涉川，非夫婦相同之義。然同人者，夫婦也，其本義也；至于野涉川，則取乾通天下之志，體坎而行而推廣之。侯注：卦自夬來，九二升上為同人，上在外卦之外，故為郊野。首同人于野所以得亨者，由九二乾爻上升耳，故曰乾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何妥曰：離為文明，乾為剛健，健非尚武，乃以文明，應不以邪，乃以中正，故曰利君子貞也。〔疏〕坤為文，離為明，離之中畫自坤來，故離為文明。乾文言曰：剛健中正，故乾為剛健。健非尚武，乃以文明者，柔以濟剛也。應不以邪，乃以中正者，二五得中得正也。五陽得位為君子，下有正應，故曰利君子貞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虞翻曰：唯，獨也。四變成坎，坎為通為志，故能通天下之志。謂五以類族辨物，聖人作而萬物覩。崔憬曰：君子謂九五，能舍己同人，以通天下之志。若九三九四，以其人臣，則不當矣，故爻辭不言同人也。〔疏〕虞注：唯，獨，釋詁文也。上四皆不得正，變則成坎，坎為通，說卦文。坎心為志，故曰能通天下之志。象曰類族辨物，謂五也。乾九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之義也。蓋通志取乎坎，而能通天下之志則在五也。崔注：五本乾陽，又為卦主，故君子謂五。五能舍己同人，故通天下之志。三為三公，五為四侯，皆人臣之位，不足當同人之任，故爻辭皆不言同人也。愚案：明則私不能蔽，健則欲不能屈，中正則足以有致，應則天下皆通。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其義。

象曰：天與火，同人。荀爽曰：乾舍于離，相與同居，故曰同人也。〔疏〕乾離上下，故云乾舍于離；相與同居，故曰同人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虞翻曰：君子謂乾。師坤為類，乾為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以類族辨物。〔疏〕君子謂乾君五也。伏師坤，坤方類聚，故為類。上體乾，人本乎天，又族有九族，同則九族同義，故乾為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本繫下文。陽物以族類三也，陰物以類辨四也。自二至上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姤彖傳文。天地相遇而品物章者，二應五也。上體乾伏體坤，下體為離，故云以乾照坤，則物无不明，故以乾坤類族辨物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繫上文。又禮記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故引之以明類族辨物之意也。君子和而不同，論語文。和，中和也。謂二五不同類族辨物，正同人象曰類族辨物，則統而辨族在其中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虞翻曰：乾為門，謂同于四。四變應初，故无咎也。〔疏〕繫下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故乾為門。初應四，謂同于四。正應雖殊，故四變應初，所以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崔憬曰：剛而无應，比二以柔，近同于人，出門之象，又誰咎矣。案：初九震爻，帝出乎震，震為大塗，又為日門，出門之象也。〔疏〕崔注：初體剛而四亦剛，是无應也。柔在二而近初，初比二，以剛居近，同于人而為出門之象。以陽承陰，則柔相得，又誰咎也。案：初九，震之一陽也。帝出乎震，震為大塗，說卦文。日出東方震，故又為日門，所以取象于出門也。愚案：三至上亦半見，故為門。初二震象半見，故為門。出門同人，二三爻皆剛柔當位，故曰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荀爽曰：宗者，眾也。三據二陰，三與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眾陽皆欲與二為同，故曰同人于宗。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也。〔疏〕春秋傳言江漢朝宗于海，注云：宗，猶尊也。川以海為宗，今宗眾者，言一陰為眾陽所宗主，即江漢朝宗之義也。三據二陰，三同二也；二與四同功，四同二也；五應二也；二與初相近，初同二也。故陽上下眾陽皆欲與二為同，而云同人于宗也。從一而終，恆六五象傳文。陰為婦道，貴于貞靜，從一而終，即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今眾陽皆欲

于二，宜其吝也。愚案：二自坤來，坤為陰宗。二五正體，本體離，離為目，陰又二為陰位，雖得中得正，然所同者惟同人于宗而已。以卦言，則同人于野，其義廣，故亨；以爻言，則同人于宗，其義狹，狹故吝。其與蠱卦言不事王侯之義同人不事人，其義一也。又許慎五經異義曰：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此取吝道之例，與亦可通。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侯果曰：宗謂五也。二為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有應在五，唯同于五，過五則否。不能大同于人，則為主之德吝狹矣。所同雖吝，亦妄臣之道也。〔疏〕五為卦主，故宗謂五也。二為成卦之主，故云二為同人之主。二為和同者所共宗仰，乃五為正應，而二唯同于五，非五則不同，是不能如于野者之大同于人矣，為主之德，其吝狹可知也。然所同雖吝，得中得位，五為正應，亦妄臣道正道之常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虞翻曰：巽為伏，震為草莽，離為戎。謂四變時，三在坎中，隱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巽為高，師震為陵，以巽股升其高陵，爻在三，故升其高陵。爻三，乾為歲，興，起也。動不失位，故三歲不興也。〔疏〕巽卦曰：兌見而巽伏也，故巽為伏。通師互震，震卦曰震為蕃鮮，故為草莽。又曰離為戈兵，故離為戎。四變成坎，三在坎中，乃入伏藏，隱伏而自藏，故有伏戎于莽之象也。巽為高，說卦文。震為反生，反生作陵，故震為陵。又巽為股，是以巽股升其高陵也。乾為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為歲。爻在三，故三歲。興，起也。釋文言曰：動不失位，不宇當作而動而失其剛位，所以三歲不興也。愚案：三與上應，伏戎，敵上也；升陵，望上也。自三至上歷三爻，三歲不興，欲上壓正應，已成從同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崔憬曰：與二相比，欲同人焉。盜憎其主而忌于五，所以隆兵于莽，將以襲之，故曰伏戎于莽。五既居上，故曰升其高陵。一爻為一年，自三至五頻遇剛敵，故三歲不興，安可行也。案：三體離互巽，巽為草木，離為戈兵，伏戎于莽之象也。〔疏〕以陽比陰，故云與二相比，陰陽和合，故云欲同人焉。成十五年左傳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謂二主二也；而忌于五者，謂五與二應也。欲同二而忌五，所以隆兵于莽，將以襲五。五居上，故升其高陵以攻之。自三至五，一爻為一歲，四五皆剛，故頻遇剛敵，三歲而不能興起，則安可行也。案：三體離互巽，巽為草木，故為莽；離為戈兵，故為戎，所以有伏戎于莽之象也。愚案：三與上應，以陽應陽，所以伏戎于莽者，正防其亢也，故曰敵剛。以三歲不正，所以三歲不興者，欲以與之應其正也，故曰安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虞翻曰：巽為墉，四在巽上，故乘其墉。變而承五，體訟，乾剛在上，故弗克攻則吉也。〔疏〕虞注：虞王弼本作墉，今作庸者，從鄭本也。庸訓大也。庸以作墉，附注云城也。墉，王制附庸注云小城也。是庸與墉通。巽為高，又為伏，高而可伏，城墉之象。釋名：墉，容也，所以隱蔽形容也。與巽稱而隱之義亦符，故知巽為墉也。四在巽上，故乘其墉者，欲攻初也。四與初皆陽，故敵應。初得位，四无應初之義，變而承五，正體訟。四曰不克訟，且乾剛在上，義不可攻，弗克攻則吉者。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王弼曰：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與三爭二。二自應五，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眾所不與，勢雖乘墉，義終弗克，而得吉者，以困而反正則也。〔疏〕以陽處四，力能攻乘墉，故云乘墉者也。但所履非正，而與人爭二。二與五為正應，三得位非犯己。三欲攻二，其非己而四又攻之，是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者，眾人所不與，雖欲乘墉攻三，必不克也。不克攻則反，反則吉，其所以吉者，以困而不能攻，故反自思，以從法則也。案：四乘庸，欲攻初也。初正四不正，故曰義弗克也。文十四年穀梁傳曰：弗克納，弗克其義也。范注以宜從法，注云非力不足，義不可勝，與此義同也。釋詁：則，法也。故昭曰說法，注云理不中為困。四欲攻初，以初正己不正而止，則而自反變之正也。坎水平為法則，故曰反則。四變陰承五，下應于初，是困而反歸于則。初四陰陽得應，始乘終同，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虞翻曰：應在二，巽為號咷，乾為先，故先號咷。師震在下，故後笑。震為後笑也。乾為大，同人反師，故大師。二至五體姤，遇也，故相遇。〔疏〕五應在二，二體互巽，巽風同聲相應，巽為號咷。乾陽主倡為先，故先號咷。師震在下，故後笑。又陽聲為笑，旁通師震在下，故後笑。大哉乾元，故乾為大。與師旁通，故同人反師為大師。二至五體姤，姤彖傳曰：姤，遇也，故相遇。案：體互巽在先，故先號咷；旁通師震在後，故後笑。旁通則大師相遇矣。三與上敵，四欲攻初，是在同人宗而異也者也。故兵所云九三九四不言同人是已。故五用師克去三四，則五與二應，故相遇也。五遇二，同天下之志通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侯果曰：乾德中直，不私于物，欲天下大同，方始同二矣。三四失義而近據之，未獲同心，故先號咷也。時須同好，寇阻其途，以言相克，然後始相遇，故笑也。

（九家易曰乾爲言。）〔疏〕（侯注。五位居中。九家易曰。乾爲五。故云乾德中直。中直則不私于物。而欲天下大同也。五與二應。故始同二。三敵四攻。所以失義而遠據之。三四兩爻不言同人。所以未得同心而先號咷也。二五爲正應。故云必須同好。三四異心。故云寇阻其途。繫上釋此爻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二五同心。其言相合。故云以言相克。三四既克。然後五與二相遇。故笑也。九家注。九家易說卦有乾爲言之文。初息震爲息兌。震聲兌口。故爲言。）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虞翻曰。乾爲郊。失位无應。與乾上九同義。當有悔。同心之家。故无悔。）〔疏〕（乾位西北之郊。故爲郊。以九居上。故失位。三敵剛。故无應。失位无應。故與乾上九同義。乾上曰亢龍。故宜有悔。變之正與三應。故在同心之家无悔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侯果曰。獨處于外。同人于郊也。不與內爭。无悔吝也。同人之時。唯同于郊。志未得也。）〔疏〕（釋地。邑外謂之郊。上處外卦之外。故曰同人于郊。三正上不正。故不與內爭。不爭故无悔吝。同人之時。初无咎。四吉。二雖吝而五相遇。唯三伏戎與上敵剛而遠在外。故云唯同于郊。三伏坎爲志。與上不相得。故曰志未得也。）

序卦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崔憬曰。以欲從人。物必歸己。所以成大有。）〔疏〕（以欲從人。僖廿一年左傳文。以己之欲。從人之欲。則天下之物皆歸于己。蓋君子以類族辨物。推己及人。善與人同。由人及物。各遂其生。品物咸章。所以成大有也。）

䷍（乾下離上）大有。元亨。（虞翻曰。與比旁通。柔得尊位大中。應天而時行。故元亨也。姚規曰。互體有兌。兌爲澤。位在秋也。乾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成收。大富有也。大有則元亨矣。鄭玄曰。六五體離。處乾之上。猶大臣有聖明之德。代君爲政。處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長羣臣以善。使嘉會禮通。若周公攝政。朝諸侯于明堂是也。）〔疏〕（虞注。比初動陽爲屯。息成大有。故與比旁通。成卦之主。在五。故引彖傳文以明之。義詳于後。姚注。三至五互兌。兌爲澤。說卦文。又曰。兌正秋也。故云位在秋。乾陽則主施生。兌澤則主流潤。離夏則主長茂。兌秋則主收成。大而富有之象也。唯其大有。是以元亨。鄭注。五爲君位。陰爲臣。與六陰。故云猶大臣。體離爲明。故云有聖明之德。離處乾上。故云代君爲政。六處五位。則當行五之事。故云處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者善之長。故云長羣臣以善。使亨者嘉之會。故云嘉會禮通。禮明堂位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是周公攝政之事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王弼曰。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疏〕（處尊以柔。居中以大。謂六五也。五止一陰。而衆陽皆應。故云无二陰以分其應。五正應二。上承上。下乘四。三與五同功。唯初在應外。亦比二以應五。故云上下應之。靡所不納。上應則天道助信。下應則人道助順。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虞翻曰。謂五以日應乾而行于天也。時謂四時也。大有亨比。初動成震爲春。至二兌爲秋。至三離爲夏。坎爲冬。故曰時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疏〕（乾德剛健。離德文明。五本乾陽。天位。動而成離爲日。故云五以日應乾而行于天也。應天而四時常行者唯日。故時謂四時也。大有亨比者。亨當作通。旁通于比也。下亨坤亦然。別本亨比字者是也。實大有旁通于比。比初動成震。震東方卦爲春。息至二成兌。兌正秋也。至三五離。南方之卦爲夏。體坎。北方之卦爲冬。故曰時行。乾爲元。亨爲通。故云以乾通坤。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荀爽曰。謂夏。火王在天。萬物并生。故曰大有也。）〔疏〕（離位南方。故謂夏。離爲火。在乾上。故云火王在天。夏正萬物并生之時。故曰大有。不曰日而曰火者。日中則離。陰陽相就。陽氣盛行。萬物畢納。故曰大有。日中則盛如火。故曰火在天上。）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虞翻曰。遏絕。揚舉也。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以乾滅坤。體夬揚于王庭。故遏惡揚善。乾爲天休。二變時巽爲命。故順天休命。）〔疏〕（遏絕揚舉。釋見虞翻。乾陽爲善。陽升爲揚善。旁通比坤。坤陰爲惡。陰降爲遏惡。坤又爲順。初至五體夬。以乾滅坤。是遏惡也。夬曰揚于王庭。是揚善也。乾爲天。又美利。爲美休。即美也。故爲天休。二變時體巽。巽申命。故爲命。伏坤順。故曰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虞翻曰。害謂四。四離火爲惡人。故无交害。初動震爲交。比坤爲害。匪非也。體離消陽動比初成屯。屯難也。變得位。艱則无咎。）

〔疏〕（初與四皆敵應。故害謂四。離火在四。焚如死如。故爲惡人。敵應不可交。故无交四而受其害也。通比初動。震爲動。交陰。故爲交。比體坤。坤陰惡。故爲害。匪非古今字。无應宜咎。以桑宜遠。故非爲咎也。說文。艱。土難治也。故艱則難。陽動比初則成屯。屯消息也。屯難也。說卦文。四變爲得位。下應初。屯爲難。故艱則无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虞翻曰。害謂四。）〔疏〕（釋見上。）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虞翻曰。比坤爲大車。乾來積上。故大車以載。往謂之五。二失位。變得正應五。故有攸往无咎矣。）〔疏〕（旁通比坤。坤爲大輿。說卦文。乾息二至五。故云乾來積上。乾積坤上。故爲大車以載。自內稱往。二與五應。故往謂之五。二失位。宜有咎。變而得正。上應于五。故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盧氏曰。乾爲大車。故曰大車以載。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有應于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也。）〔疏〕（漢書王莽傳。有乾文車之文。故云乾爲大車。謂乾圜象輪也。九故體剛。二爲履中。任重之德也。二與五爲正應。位皆在中。故云所積皆中而不敗也。案伏坤爲輿。積乾爲實。息自二始。故曰積中。僖十五年左傳。涉河侯車敗。隱三年傳曰。鄭伯之車僨于濟。是車僨爲敗也。五降二。坤厚載物。故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虞翻曰。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疏〕（五爲天子。故天子謂五。三爲三公。故謂三爲公位也。四不得正。故小人謂四。二變得正。體有鼎象。鼎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三。賢人。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僖二十五年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五履信思順。又以尚賢。降心逆公。謂五享三也。三應上。上爲宗廟。天子享諸侯必于祖廟也。案往鼎九四云。四變震爲足。二折入兌。故鼎折足。覆公餗。是小人不克當天子之享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虞翻曰。小人謂四也。）〔疏〕（小人謂四。四不正也。伏坤陰爻。故爲害。通比三匪人。是伏有小人。晉語曰。從其貌[illegible]行辟享亦蓋其有不享者。即所謂小人弗克者也。故曰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尫。无咎。（虞翻曰。匪。非也。其位尫。足尫。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故尫。變而得正。故无咎。尫或爲彭。作旁聲。字之誤。）〔疏〕（匪非古今字。鼎四折足。故云其位尫。說文云。尫。曲脛也。從大。象偏曲之形。足尫故體行不正。四失位體兌折震足。故足尫也。變而得正。故曰匪其尫无咎。今本作彭。子夏傳作旁。虞云彭旁聲。字之誤。姚信云。彭旁也。是皆讀彭爲旁。旁尫聲相近。故云字之誤。）

象曰。匪其尫无咎。明辯折也。（虞翻曰。折之離。故明辯折也。四在乾則尫。在坤爲鼠。在震噬胏得金矢。在巽折鼎足。在坎爲鬼方。在離焚死。在艮旅于處。言无所容。在兌睽孤。孚厲。三百八十四爻。獨无所容也。）〔疏〕（四體離。說卦。離爲折上槁。故云折之離。離火明。故明辯折也。四在乾則尫者。乾爲人。故象足尫。在坤爲鼠者。謂晉四也。三上易位。體小過。有飛鳥之象。艮爲穴。動出穴中。飛而不高。碩鼠之象。故曰晉如碩鼠。在噬嗑噬胏得金矢者。謂噬嗑四也。艮爲膚。陽爲骨肉有骨謂之胏。離火燥之。故爲乾胏。金矢害之物。離爲兵。下震動之矢象。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在巽折足者。謂鼎四也。詳其上。在坎爲鬼方者。謂未濟四也。變之正。體師。坤爲鬼方。爲三所伐。故曰震用伐鬼方。在離焚死者。離在四。爲下火所焚。故曰焚如。二至五體大過死象。故曰死如。在艮旅于處言无所容者。謂旅四也。虞彼注云。巽爲處。四焚棄惡人。失位遠應。故旅于處。言无所容也。在兌睽孤孚厲者。謂睽四也。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虞彼注云。孤。顧也。在兩陰間。睽五顧三。故曰睽孤。震爲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爲交。坎爲孚。動而得正。故交孚厲无咎矣。三百八十四爻。獨无所容也者。離四象曰无所容也。此知惡人宜焚宜死。无所容矣。折俗本作晳。釋文王廙作晣。又作晢。鄭本作遰。陸本作逝。虞作折。是。）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虞翻曰。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發得位。故威如吉。）〔疏〕（孚信也。釋詁文。伏坎有孚。故爲孚。二五失位。二變應五。五發動而孚二。故交如也。國語曰。天事武。乾陽剛爲武。故稱威。五變體乾。發而得位。故威如吉也。呂刑曰。德威惟畏。荀子曰。有道之威。威本于德。故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侯果曰。其體文明。其德中順。信發乎志。以覃于物。物懷其德。以信應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爲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疏〕（體離。故文明。五爲中。陰爲順。故德中順。伏坎爲孚爲志。故云信發乎志。覃及也。五與二應。故云以覃于物。二信五德。以正應之。故云物懷其德。以信應君。二五正應。相交以信。故云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五爲卦主。柔以濟剛。故有威不用。五寓于乾。則用乾之易。易）

以知險，故无所防備。不懲而威于鈇鉞，是懲威惟畏也。故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惟其孚也。无備者，无戰備也。昭廿年左傳曰：去備薄威。尉繚子曰：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有法。鹽鐵論曰：德威則寡備。道子曰：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元武者，鎧之最有威者也。其象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夫執胄甲而使能拒敵者，非遊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是皆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之義也。

上九，自天右之，吉无不利。虞翻曰：謂乾也。右，助也。大有通比，坤爲自，乾爲天，兌爲右，故自天右之。比坤爲順，乾爲信，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王弼曰：餘爻皆乘剛，己獨乘柔順也。五爲信德，而己履焉，履信者也。居豐富之代，物不累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爻有三德，盡夫助道，故繫辭具焉也。【疏】虞注：坤五之乾，故謂乾也。右，助也，本繫上文。大有通比，坤身爲自，體乾爲天，兌爲右者，虞繫注云：兌爲口，口助爲右，說文右，手口相助，故口助爲右。又兌西方亦爲右，故自天右之。坤順也，故比坤爲順。乾行至信，故乾爲信。天之所助以下，繫上說此爻也。繫謂三，天道助信，人道助順。虞注云：比坎爲思，履信爲坤，履乾思順，謂乾比坤。又云：乾爲賢人，坤在乾下，故又以尚賢。居大有之上而具是三德，宜爲天之所右，吉而且利也。王注：自五以下，皆乘剛，上獨乘柔，柔者順也。五下孚二，爲信而上履焉，是履信者也。居豐富之代者，謂大有之世。物不累心者，謂居无位之地，不以富有累心，高尚其志者。尚與上通，謂上九也。蠱上九曰：高尚其事。象曰：志可則也。鄭彼注云：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是高尚賢人之志爲尚賢也。爻有三德者，履信一也，思順二也，尚賢三也。盡夫助道，則天无不右，故繫辭具言三德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右也。九家易曰：上九說五，以柔處尊，而自謙損，尚賢奉己，上下應之，爲乾所右，故吉且利也。【疏】五互兌爲說，上九說五者，以五柔處尊位而能自謙損，下尚賢，上奉己，上下皆應于五，故爲乾天所右，吉而且利也。

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崔憬曰：富貴而自遺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當須謙退，天之道也。【疏】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若高而忘危，滿而自溢，是富貴而自遺其咎矣。故曰有大者不可以盈。天道惡盈，故云須當謙退，天之道也。大有而繼之以謙，此卽虞書謙受益、滿招損之旨乎。

䷎ 艮下坤上　謙，亨。虞翻曰：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天道下濟，故亨。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疏】乾上九來之三者，乾盈坤中，上來反三也。乾上亢極失位，天道盈而不溢，虧之謙三，致恭存位，故名爲謙。三之初爲復，息臨，故與履旁通。天道下濟者，乾爲天，道上之三，故下濟，以乾通坤，故亨。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剝上卽乾上，義亦同也。不見乾亢之正，且成无一陽五陰之例，故不用也。

君子有終。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鄭玄曰：艮爲山，坤爲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亨者，嘉會之禮，以謙而爲主，謙者自貶損以下人，唯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疏】虞注：乾三稱君子，艮三自乾來，故君子謂三。說卦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三體艮，故終萬物。三乘勞謙，終當升五，爲有終。故君子有終，三爲當之也。鄭注：艮爲山，坤爲地，說卦文。山體本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是能下下而有謙退之象者也。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故云亨者嘉會之禮，是以興謙君子以謙退爲禮，故以謙退爲主。謙者自貶損以下人，合于嘉會之禮，故亨。艮終萬物，以其堅固，坤无成而代有終，以其厚順，君子之人體艮坤之德，故有終也。

彖曰：謙亨。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謙也。謙者兌世，艮與兌合，故亨。【疏】山高地卑，以高居卑，其象爲謙，卽鄭義也。謙者兌宮五世卦也，艮爲山，兌爲澤，艮與兌合，是山澤通氣也，惟通故亨。

天道下濟而光明。荀爽曰：乾來之坤，故下濟。陰去爲離，陽來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也。【疏】天道謂乾，乾上來之坤三，故爲下濟。陰去陽中爲離，陽來陰中成坎，本體坎亦伏離，離日坎月，故象光明也。

地道卑而上行。侯果曰：此本剝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者也。【疏】此本剝卦者，一陽五陰之例也。乾上來居坤三，以乾推坤，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三升居乾上，天尊地卑，互震爲行，是地道卑而上行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虞翻曰：謂乾盈履上，虧之坤三，故虧盈。貴處賤位，故益謙。崔憬曰：若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疏】虞注：謙與履旁通，謙息履，非履變謙。此自亢龍盈不可久，虧之坤三。云盈履上者，不可云盈乾上，又不可云盈剝上，因通履，遂假履上見義，而云乾盈履上也。盈則必虧，虧而下之坤三，故曰虧盈。上貴三賤，以貴處賤，故曰益謙。崔注：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本豐彖傳文。審道損有餘，故虧盈；補不足，故益謙。與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同一消息盈虛之理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虞翻曰：謙二以坤變乾盈，坎動而潤下，水流溼，故流謙也。崔憬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爲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疏】虞注：二當作三。坤三變乾，而乾自上來，故云以坤變乾盈。變互坎水，又互震動。洪範曰：水曰潤下，故云坎動而潤下。水流溼，乾文言文。潤下故流，流溼就下，故流謙也。崔注：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十月之交文。岸以高爲盈，谷以深爲謙，高岸崩絕而爲谷，深谷填塞而爲陵，此卽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虞翻曰：鬼謂四，神謂三，坤爲鬼害，乾爲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崔憬曰：朱門之家，鬼闚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其義也。【疏】虞注：謙兌宮五世卦也。遊魂在四，歸魂在三，四誤三信，故鬼謂四，神謂三，皆乾精也。坤爲鬼害，乾爲神福者，盈則謂坤而爲鬼，謙則信乾而爲神，故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崔注：朱門之家，鬼闚其室，本揚子。是鬼害盈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君陳文，是神福謙也。故曰是其義也。

人道惡盈而好謙。虞翻曰：乾爲好，爲人，坤爲惡也。故人道惡盈。從上之三，故好謙矣。崔憬曰：滿招損，謙受益，人之道也。【疏】虞注：賈逵云：好生于陽，故乾爲好。人得陽以生，故爲人。又云：惡生于陰，故坤爲惡也。乾盈則就坤，故人惡盈。從上之三，是乾來而成謙，故曰好謙。崔注：滿招損，謙受益，書大禹謨文。滿則溢，溢則損，故人道惡盈；謙則虛，虛則益，故人道好謙。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虞翻曰：天道遠，故尊。光，三位賤，故卑。坎水就下，險弱難勝，故不可踰。【疏】天道遠，昭十八年左傳文。三自上來，故尊。息離離，故光。三對上則位賤，故卑。坎爲水，水就下。坎爲險，尸子曰：大水弱而難勝，故云險弱難勝，難勝故不可踰。

君子之終也。孔穎達曰：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踰越，是君子之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而又獲謙之福，故曰君子有終也。

【疏】尊者能謙，則人仰光明；卑者能謙，則物難踰越。艮始終萬物，艮三君子，始終不易，故曰君子之終也。使始能謙而終不能謙，不可謂之有終。今能終其謙之善，又獲謙之福，故曰君子有終。

象曰：地中有山，謙。劉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爲道，降己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之義，故爲謙象也。【疏】艮山居坤地之中，是以高下下，故象爲謙。謙之爲道，降己升人，卽曲禮所謂禮者自卑而尊人之意也。山本地上，今居地中，合乎貴而能降之義，故其象爲謙也。愚案：禮有定分，分不可干，故上天下澤則爲履，禮有內心，心不可亢，故地中有山則爲謙。

君子以捊多益寡，稱物平施。虞翻曰：君子謂三。捊，取也。艮爲多，坤爲寡，乾爲物，爲施，坎爲平。謙乾盈益謙，故以捊多益寡，稱物平施。侯果曰：裒，聚也。彖云：天道益謙，則謙之大者天益之以大福，謙之小者天益之以小福，故君子則之，以大益施大德，以小益施小德，是稱物平施也。【疏】虞注：君子謂三，釋見前。捊俗本作裒，或作掊。惟荀爽、鄭玄、蜀才及虞本皆作捊，皆云取也。說文：捊，引取也。故捊訓取。說卦：艮爲堅多節，故艮爲多，坤陰小，故爲寡。精氣爲物，故乾爲物。天上施，故乾爲施。坎爲水，考工記輪人曰：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尚書大傳曰：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故坎爲平。以乾之上九益謙，故云乾盈益謙。捊艮之多以益坤寡，量乾之物以平乾施，故曰捊多益寡，稱物平施。愚案：乾陽大，又主盈，爲多，坤陰小，又主消，爲寡。艮爲手，爲捊。互震動，伏巽，是益動而巽。又損上益下爲益，故曰捊多益寡。繫辭巽稱而隱，伏巽爲稱，巽稱乾物，而坎平乾施，故曰稱物平施。侯注：裒，聚也，釋詁文。此從俗本也。彖曰天道益謙，謙有大小，福亦有大小，天益稱物以益謙，君子則天，以謙之大小而益之大小，因之是爲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荀爽曰：初最在下爲謙，二陰承陽亦爲謙，故曰謙謙也。二陰一陽，相與成體，故曰君子也。九三體坎，故用涉大川，吉也。【疏】乾上之三，爲謙初爻，最在下位，則益謙。以二陰承乎三陽之謙，是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以二陰承乎一陽，其體爲艮，是君子之徒也，故曰君子。三體坎，坎爲水，故用涉大川，吉。愚案：卦辭、彖辭皆言君子，謂九三也。以三爲謙主也。初六稱君子者，三自上來在上之君子，尊而光者也；初居艮下，在下之君子，卑而不可踰者也。四互震木爲舟，坎水爲川，又坤致役爲用，初變之四，體正，故用涉大川，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九家易曰：承陽卑謙，以陽自牧養也。【疏】初與二上承三陽，以恭乎卑謙之道，遵注三之謙以自牧養也。案說文：牧，養牛人也。初體坤爲牛，故象牧。坤身爲自，故自牧。天尊地卑，故曰卑以自牧。韓嬰曰：大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唯謙德乎。是卑以自牧之義也。

六二，鳴謙，貞吉。姚信曰：三

[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六四：无不利，撝謙。[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六五：不富以其鄰。[illegible]〔疏〕[illegible]

利用侵伐，无不利。[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illegible]〔疏〕[illegible]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illegible]〔疏〕[illegible]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illegible]〔疏〕[illegible]

順以動，豫。[illegible]〔疏〕[illegible]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illegible]〔疏〕[illegible]

而況建侯行師乎。[illegible]〔疏〕[illegible]

天地以順動。[illegible]〔疏〕[illegible]

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illegible]〔疏〕[illegible]

聖人以順動，[illegible]〔疏〕[illegible]

則刑罰清而民服。[illegible]〔疏〕[illegible]

豫之時義大矣哉。[illegible]〔疏〕[illegible]

者皆出于豫之時，故曰義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illegible]）〔疏〕[illegible]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曰：奮，動也。雷動于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疏〕[illegible]

初六：鳴豫，凶。（虞翻曰：應震善鳴，失位，故鳴豫凶也。）〔疏〕[illegible]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虞翻曰：體剝蔑貞，故志窮凶也。）〔疏〕[illegible]

六二：介于石，（虞翻曰：介，纖也。與四爲艮，艮爲石，故介于石。）〔疏〕[illegible]

不終日，貞吉。（虞翻曰：與小畜通。應在五，終變成離，離爲日。得位，欲四急復初，己得休之，故不終日貞吉。）〔疏〕[illegible]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侯果曰：得位居中，柔順正一，明豫動之可否，辯趣舍之權宜。假如堅石，不可移變，應時則改，不待終日，故曰豫之正吉。）〔疏〕[illegible]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王弼曰：履非其位，承動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生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位非所據，而以從豫，進退離悔，宜其然矣。）〔疏〕[illegible]

（向秀曰：睢盱，小人喜悅佞媚之貌也。）

注。[illegible]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侯果曰：爲豫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豫。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疏〕[illegible]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illegible]合簪交歡[illegible]）〔疏〕[illegible]

六五：貞疾，恆不死。（虞翻曰：恆，常也。坎爲疾，應在坤，坤爲死。震爲反生，位在震中，與坤體絕，故貞疾恆不死也。）〔疏〕[illegible]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侯果曰：六五居尊而乘於四，四以剛動，非己所乘，乘剛爲政，終亦病若，恆不死者，以其中也。）〔疏〕[illegible]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虞翻曰：應在三，坤爲冥。渝，變也。三失位无應，多凶，變乃得正，體艮成，故成有渝无咎。）〔疏〕[illegible]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荀爽曰：陰性冥昧，居尊在上，而猶豫說，故不可長也。）〔疏〕[illegible]

序卦曰：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韓康伯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疏〕[illegible]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虞翻曰：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无咎。鄭玄曰：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焉。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疏〕虞注：從三陰三陽之例，隨自否來，故云否上之初也。剛來下柔，據彖傳。否上之初，乾元復正，故元亨。初上既正，天行消息，三四易位，終成既濟，故利貞。陽降陰升，非益之道，嫌于有咎，以否成隨，故无咎也。鄭注：震，動也；兌，說也。震卦爻德在內，震初體德又在內卦，故內動之以德。兌在外，兌口舌爲言，又在外卦，故外說之以言。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故天下之民咸慕其行而隨從，謂之隨也。既見隨從，則長之以善而爲元，通其嘉禮而爲亨，和之以義而爲利，幹之以正而爲貞，功成有福，故无咎也。若无此四德，人即隨從，凶咎難免矣。襄九年左傳，穆姜筮得艮之隨，姜曰：則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有是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鄭氏之義，蓋本此也。焦延壽，字贛，漢人，郡京房所從受學者也。著有焦氏易林十六卷，今存。又有易林變占十六卷，今佚。蓋所引焦氏云云，當變占中語也。史稱漢高祖寬仁愛人，常有大度，順民而定天下，規模宏遠。又謂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欲以力征，卒亡其國。一衆隨而有是四德則興，一衆隨而无是四德則亡，故云漢高祖與項籍，其明徵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虞翻曰：否乾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震動，兌說也。〔疏〕雜卦曰：乾剛坤柔。隨自否來，乾上來之坤初，是剛來而下于柔。陰之隨陽，由剛下之，夫婦之義也。動之以震，說之以兌，故名隨也。）

大亨貞无咎。（荀爽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于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疏〕隨，震宮歸魂卦也。震自三變恒，四變升，五變井，四不變大過爲遊魂，內卦皆變，是隨歸魂，始復震，故云震歸從巽。震巽旁通，故云大通。初上二爻動皆得正，故曰利貞。陽主升，陰主降，今陽降陰升，宜有咎矣。初上易位，各得陰陽之正，故无咎也。）

而天下隨時。（虞翻曰：乾爲天，坤爲下，震春兌秋，三四之正，坎冬離夏，四時位正，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矣。〔疏〕否乾爲天，坤爲下，故曰天下。隨震左爲春，兌右爲秋，三四變之正，成既濟定，則坎北爲冬，離南爲夏，四時各正，時行則行，故曰天下隨時。愚案：王肅本時作之，古文時作旹，之作㞢，當脫日誤作之也。以象辭嚮晦入宴息證之，則隨時之義爲長。）

隨時之義大矣哉。（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上，則內動而外說，是動而說隨也。相隨而大亨无咎，得于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疏〕卦自否來，乾剛來居于初，坤柔往居于上，內成震而動，外成兌而說，故云動而說隨也。以乾通坤成隨，故相隨而亨，得時故无咎也。中庸曰：君子而時中。時中之義本大，事得時則天下皆隨，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于澤，則天下隨時之象也。〔疏〕說卦曰：兌爲澤，震爲雷。八月之時，仲秋也。月令曰：雷始收聲。今澤中有雷，是雷藏于澤而將收聲矣，故有合于天下隨時之象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翟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侯果曰：坤爲晦，乾之上九來入坤初，嚮晦者也。坤初升兌，兌爲休息，入宴者也。欲君民者，晦德息物，動說黎庶，則萬方歸隨也。〔疏〕翟注：僖十五年公羊傳：晦者何？冥也。故云晦者冥也。說文：冥從冖，夜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故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君子乾上之初而成震者也，故象雷之在澤。王肅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彼注云：路寢所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故云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案：否坤爲晦，又安土爲安，故爲宴。巽爲入，艮爲止，故爲息。乾上來入于坤，故以嚮晦入宴息。侯注：坤爲晦，釋見實象。乾上來入坤初爲嚮，是嚮晦者也。坤初已升于兌上，復于初爲復，復二休復爲休息，是入宴者也。欲君民者，謂君子也。初爲乾初，是能德而隱者也，隱即晦也，故云晦德。二爲復二，是休復而下仁者也，休即息也，故云息物。震動兌說，否坤爲民爲衆，故云動說黎庶。坤土爲方，衆爲萬，故云萬方歸隨也。案：澤中有雷，陰陽息也。否坤爲晦，又爲宴安，陽生爲息，震初是也。乾三終日則嚮晦矣，由上入坤，是向晦入安息，發夜氣之義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家易曰：渝，變也。謂陽來居初，得正爲震，震爲子，得土之位，故曰官也。陰陽出門，相與交通，陰往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貞吉而交有功。〔疏〕渝，變也。釋言文。否上剛來居初得正，其體爲震。官，官鬼也。參同契曰：木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京房積世應官鬼福德之說，皆始于文王。火珠林亦云，故謂震爲子，得土之位，故曰官也。卦自否來，震初納庚子水，得坤納乙未土之位，木以土爲官，以震變坤，故曰官有渝也。帝出震，震出艮爲

門闕。二五四成艮，故爲門。初震與四艮相應，爲出門。初上易位，是坤初出交于乾，故云陰陽出門，相與交通也。陰往之上，上來居初，皆不失正，故曰貞吉。繫下曰：五多功。凡言功者，皆指五。初之上，上得位而係五，故交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鄭玄曰：震爲大塗，又爲日門，當春分，陰陽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也。〔疏〕震爲大塗，說卦文。又震東方之卦也，日出于東，故爲日門。震方伯之卦，時值春分，居冬夏之中，故云正陰陽之所交也。坤爲臣，乾爲君，初出艮門，故云臣出君門。坤爲四方，乾初爲賢人，故云與四方賢人交。百僚師師，撫五辰，庶績，是有成功之象也。慎徽五典以下，虞書舜典文，引之以明出門有功之義。案：震爲從，試義也。上陽失位，之初得正，故曰從正吉也。初往居上，係五有功，故曰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虞翻曰：應在巽，巽爲繩，故稱係。小子謂五，兌爲少，故曰小子。丈夫謂四，體大過老夫，故稱丈夫。承四隔三，故失丈夫。三至上有大過象，故與老婦士夫同義，體咸象，夫死大過，故每有欲嫁之義也。〔疏〕四互巽，初與四應，故應在巽。巽爲繩直，故稱係。小子謂五者，兌爲少，故稱小子。丈夫謂四者，三至上體大過，大過九二云老夫得其女妻，虞彼注云乾老，故稱老夫，丈夫謂老夫。隨四體大過九二爲老夫，三體大過初六爲老婦，五則大過之士夫，故爲小子。二欲承四，見隔于三，故失丈夫。隨與大過同體，故與老婦士夫同義也。二至上體咸象，咸取女，二三女也。夫死大過者，繫下棺槨之象取諸大過，故爲死，老夫故夫死，咸女夫死故欲嫁也。案：虞注六三失初小子，是小子謂初也，釋見後。虞謂隨家陰隨陽，蓋二係初，三係四，上係五也。卦名爲隨，亦取陰隨陽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虞翻曰：已係于五，不兼與四也。〔疏〕係小子，是係于五也。失丈夫，是不兼與四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虞翻曰：隨家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上係于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艮爲居，爲求，謂求之正，得位遠應，利上承四，故利居貞矣。〔疏〕在隨之家，皆陰隨陽。三與上皆陰，故无應。三與四爲巽，故上係于四。初亦爲小子者，對四乾爲老夫，震長男，值小而繫于物，以一陽初生爲小，故稱小子也。承四故係四，與初无應，故失小子也。艮爲門闕，又爲止，故爲居。艮兌同氣相求，故爲求。謂求變之正，初得位而遠應于上，四亦變正成既濟，故利上承四。三四皆正，故利居貞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王弼曰：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无應，亦欲于己隨之，則得其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于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己下，四處己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疏〕陰之爲物，必係于陽。三與二初，雖同在下體，二已據初，三无所附，下舍初上係四，四陽爲丈夫，故志在丈夫。四與三俱无正應，四係三，三即隨四，得其所求，故有求得也。三與上應，非其正，今係于四，是係于人，不可妄動，唯利在居處守正，故利居貞也。初處己下，己不得乘，四處己上，己得承之，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三四變正，坎爲志，志在四，不在下，故曰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虞翻曰：謂獲三也。失位相據，在大過死象，故貞凶。象曰其義凶也。孚謂五，初震爲道，三已之正，四變應初，得位在離，故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明功也。〔疏〕獲，得也。四乘三，三係四，故獲三也。三四失位，彼此相據，體大過爲棺槨，三四在大過中，有死象焉，是貞凶之義也。五曰孚于嘉，故孚謂五。初震爲大塗，故爲道。三利居貞，是已變之正。四變正與初應，得位，故有孚在道。變離爲明，故以明何咎。五爲卦主，故歸功于五也。愚案：三四兩爻不正，故獨兩爻言隨，且皆貞。三陰隨陽，是得四也。四陽隨陰，是獲三也。三往四則居貞，四多懼，故利。四來居三亦居貞，三多凶，故凶。然三四易位，六爻皆正，成既濟定，坎爲孚，離爲明，四得正，孚初，故曰有孚在道，雖凶得正，故曰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虞翻曰：死在大過，故凶也。〔疏〕大過有棺槨之義，故死在大過，死故凶也。）

有孚在道，明功也。（虞翻曰：功謂五也。三四之正，離爲明，故明功也。〔疏〕五多功，故功謂五也。三四已變之正，成既濟，離爲明，明五之功，五爲卦主故也。）

九五，孚于嘉，吉。（虞翻曰：坎爲孚，陽稱嘉，位正，故吉也。〔疏〕三四變正體坎，三至上亦體坎，坎有孚，故爲孚。乾文言亨者嘉之會，故陽稱嘉。嘉，嘉禮也。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隨時陰係于陽，合于嘉禮，故云孚于嘉。五位得正，故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虞翻曰：凡五言中正，中正皆陽得其正，以此爲例矣。〔疏〕凡五言中正者，五爲中，陽爲正，皆陽得其正者也。舉此爲五例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虞翻曰：應在艮，艮手爲拘，巽爲繩，兩係稱維，故拘係之，乃從維之。在隨之上而

（无所據。故維之。象曰上窮是其義也。）〔疏〕（下應在艮。艮爲手。故爲拘。又體巽。巽爲繩。故爲係。三未正。故无所與。與三共係于五。故兩係稱維也。在隨之上。窮而无所隨矣。故從而維五也。乾鑿度說此爻曰。上六用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

王用亨于西山。（虞翻曰。否乾爲王。謂五也。有觀象。故享。兌爲西。艮爲山。故用享于西山也。）〔疏〕（否乾爲君。故爲王。五爲天子。故謂五也。否初至五體觀。二至上亦體觀。觀卦辭曰。觀盥而不薦。祭享之象。故當用享。亨讀如享也。體兌爲西。）互艮爲山。故爲西山。乾鑿度曰。崇至德顯中和之美。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說其德。得用王之道。故言王用亨于西山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虞翻曰。乘剛无應。故上窮也。）〔疏〕（乘五剛而无正應。故曰上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係于五則不窮也。）

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九家易曰。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子脩聖道。行父之事。以臨天下。无爲而治也。）〔疏〕（蠱自泰來。泰乾父也。往而成艮。爲少男。故子行父事。乾爲物。坤爲用。故備物致用。乾爲天。坤爲下。乾往治坤。故天下治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繫上文。聖人謂乾。艮子能脩聖道以行乾父之事。由尊君臨天下。所以无爲而治也。愚案。書益稷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終之以庶事康哉。是以喜隨人者必有事也。然事不生于治而生于亂。孔疏引褚氏云。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有事也。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得其義矣。）

䷑（巽下艮上）蠱。元亨。（虞翻曰。泰初之上。與隨旁通。剛上柔下。乾坤交。故元亨也。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案。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爲訓者正以太古之時。无爲无事也。今言蠱者。是卦之惑亂也。時既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惑矣。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疏〕（虞注。從三陽三陰之例。蠱自泰來。故云泰初之上。與隨反對。故云旁通。初之上。是剛上。上之初。是柔下。乾初爲始。變坤爲通。故乾坤交爲元亨也。伏注。昭元年左傳。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故云蠱惑亂也。蠱非本爲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尚書大傳。伏生作。乃命五史書五帝之蠱事者。雜卦傳曰。蠱則飭也。言書五帝之飭事。蓋太古之時。結繩而治。无爲无事。不可以惑亂訓蠱也。今卦名蠱者。義取惑亂。以時既澆薄。物情惑亂。將欲整飭紀綱。則事業因之以起。左傳曰。于文皿蟲爲蠱。坤器爲皿。之初成巽。巽爲風。說文曰。蠱風動蟲生。故風爲蠱。卦二五不正。初上失位。以巽女而惑艮男。以巽風而落艮果。故左傳曰。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利涉大川。（虞翻曰。謂二失位。動而之坎。故利涉大川也。）〔疏〕（二失位。當之五。動則互坎。坎爲大川。得正。故利涉大川。不言五失位者。二上易五得正。故又言幹父用譽。）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子夏傳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

馬融曰。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甲。巽在東南。故云後甲。所以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爲十日之首。蠱爲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徧習。行而不犯也。〔疏〕（子夏傳。此統甲之先後三日言也。以納甲言之。甲謂乾也。乾納甲。泰內卦本乾。故言先甲後甲。先甲三日辛也。巽納辛。坤上之初成巽。在乾之先。故先甲也。鄭氏謂取改過自新。故用辛是也。後甲三日丁也。兌納丁。二四體兌在乾之後。故後甲三日也。鄭氏謂取丁寧之義。故用丁是也。馬注。艮巽合而互震。震。東方之卦也。震爲木。甲木。故云甲在東方。艮東北之卦也。故云先甲。巽東南之卦也。故云後甲。甲爲幹首。鄭氏所謂造作新令之日是也。事不生于無事而生于有事。故蠱爲造事之端。事欲愼終于始。故舉初以明事始。論語曰。不戒視成謂之暴。則不令而誅。謂也。惟事之未行。先三日而告之。事之既行。後三日而戒之。庶百姓徧習行而不犯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虞翻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艮下巽。故巽而止蠱也。）〔疏〕（泰乾初之上爲剛上。坤上之初爲柔下。巽爲風爲入。艮爲止。下體巽風入而上體艮止。不動。蠱所由生也。故云巽而止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荀爽曰。蠱者巽也。巽歸合震。故元亨也。蠱者事也。備物致用。故天下治也。）〔疏〕（蠱巽宮歸魂卦也。故云蠱者巽也。巽宮三變益。四變无妄。五變噬嗑。四不變。頤爲遊魂。內卦皆震。至蠱歸魂。復變爲巽。故云巽歸合震也。震之初陽爲元。乾始通坤爲亨。故曰元亨也。物壞而後有事。故云蠱者事也。虞翻注云。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故

曰天下治也。乾爲天。坤爲下。升降以乾通坤。是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九家易曰。陽往據陰。陰來承陽。故有事也。此卦泰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利涉大川也。陽往求五。陰來求二。未得正位。戎事不息。故有事。）〔疏〕（初陽往據五陰。上陰來承二陽。陰陽往來。故有事也。卦自泰來。有乾有坤。鄭箋。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于天。坤爲水。象在天爲河。故云乾天有河。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故云坤地有水。初上二爻。一升一降。出入乾坤之間。故曰利涉大川也。陽往據陰是求五也。陰來承陽是求二也。初上皆不得剛柔正位。三至上體離。離爲甲胄戈兵。故爲戎事。互震動。故不息。世亂當治。故有事也。愚案。二五失位。二動往五互坎。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蠱者事也。二往居五。得中得正。幹蠱用譽。故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虞翻曰。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爲始。坤爲終。故終則有始。乾爲天。震爲行。故天行也。）〔疏〕（消息之卦。與隨旁通。故謂初變成乾。乾納甲。故爲甲。變至二成離。離爲日。賁卦文。山火成賁。內卦爲先。乾三爻在前。故云先甲三日。賁時也。變至四則體離。變至五則成乾。天雷成无妄。外卦爲後。乾三爻在後。故云後甲三日。无妄時也。飭事之道。蠱飭而无妄。此因通隨見義也。陽初動爲復。故云易出震。息至乾。入巽爲姤。消至坤。故云消息歷乾坤。始于乾之一爻。又乾知始。故爲始。終于坤之上爻。又坤代終。故爲終。坤終則乾又始爲復也。故曰終則有始。以納甲言之。乾納甲。始于震之初陽。是先甲而爲乾始也。先甲三日者。賁兌乾爲三日也。終于坤之上爻。是後甲而爲終也。後甲三日者。巽艮坤爲三日也。亦坤終則震生。納甲與消息。其義一也。泰乾爲天。互震爲行。故曰天行。明出震爲飭蠱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何妥曰。山者高而靜。風者宣而疾。有似君處上而安靜。臣在下而行令也。）〔疏〕（艮爲山。山高而靜在上。似君在上而安靜也。巽爲風。風宣而疾在下。似臣在下而行令也。蠱亂之時。正君臣有爲之日。故其象爲蠱。）

君子以振民育德。（虞翻曰。君子謂泰乾也。坤爲民。初上據坤。故振民。乾稱德。體大畜。須養。故以育德也。）〔疏〕（泰君子道長。故君子謂泰乾也。坤衆爲民。亦泰坤也。乾初之上據坤。故爲振民。說文。振舉救也。當蠱之時。民生已困。故宜振以舉救之。互震爲動。艮爲手。故稱振。乾爲德。故稱德。自二至上。體象大畜。三至上亦象頤。物畜然後可養。故以育德也。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當蠱之時。民德已偷。宜如養子。作善以育之。艮爲少男。巽爲申命。兌爲講習。故取養子作善爲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虞翻曰。幹。正。蠱。事也。泰乾爲父。坤爲事。故幹父之蠱。初上易位。艮爲子。父死大過稱考。故有子考。變而得正。故无咎。厲終吉也。案。位陽令首。父之事也。爻陰柔順。子之質也。）〔疏〕（虞注。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詩詁云。木正出者爲幹。乾文言曰。貞者事之幹。故知幹爲正也。說卦曰。蠱者事也。故云蠱事也。泰有乾坤。乾爲父。說卦文。坤發于事業。故爲事。正父之事。故曰幹父之蠱。變初之上成艮。艮爲少男。故爲子。曲禮曰。生曰父。死曰考妣。初至四體大過。有棺椁象。故云父死大過稱考也。陽伏于下爲考。艮子成于上。是有子考也。此從有子考斷句也。王弼注云。任爲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故曰有子考无咎也。此以考无咎斷句也。王注是也。失位故厲。以柔濟剛則吉。艮爲終。故終吉也。案。初爲陽位而居令首。故爲父事。六爲陰爻而體柔順。故爲子質。）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王弼曰。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也。）〔疏〕（幹事之首。時當損而損。時當益而益。不可盡承。在以意承之而已。愚案。初承二。承考謂承二也。以陰承陽。剛柔相濟。所以終吉。初至四體大過。故爲意。意承考者。中庸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虞翻曰。應在五。泰坤爲母。故幹母之蠱。失位。故不可貞。變而得正。故貞而得中道也。案。位陰居內。母之象也。）〔疏〕（虞注。二剛在五。五本泰坤也。故云泰坤爲母。以二幹五。故曰幹母之蠱。二五失位不正。故曰不可貞。宜變之正也。變則貞而且中。故曰得中道也。案。二爲陰位。又居于內。女司中饋。故爲母象。）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王弼曰。以剛幹事而无其應。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幹父。雖小有悔。終无大咎矣。案。爻位俱陽。父之事。）〔疏〕（王注。九爲剛爻。故云以剛幹事。上无正應。以剛濟剛。故有悔。兌爲小。故小有悔也。以陽居陽。故爲履得其位。得位之正。以幹父之蠱。重剛雖有小悔。然得正。終无大咎也。案。以陽爻居陽位。故爲父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虞翻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四陰體大過。本末弱。故裕父之

（蠱。兌爲見。變而失正。故往見吝。象曰往未得。是其義也。）（〔疏〕中庸曰。寬裕溫柔。以柔爻居柔位。故稱裕。柔裕故不能爭。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事經文。四本陰柔。又體大過。初上皆弱。故本末弱。是不能爭父之過。而僅能裕父之蠱也。雜卦曰。兌見。故兌爲見。變則失正。故往見吝。象曰往未得是也。愚案。三以剛居剛。過猛故悔。四以柔居柔。過寬故吝。三變爲泰。无攸利。然亦无大咎也。四變爲鼎。鼎折足。故爲往見吝也。惟初與五以陰居陽。雖不得位。然剛柔相濟。故一則終吉。一則用譽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虞翻曰。往失位。折鼎足。故未得。）（〔疏〕四變則體鼎。是往失位也。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故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荀爽曰。體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譽之道也。）（〔疏〕六陰爲體和。正位爲應中。上承九陽。故有實。用斯幹事。剛柔相濟。榮譽之道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虞翻曰。譽謂二也。二五失位。變而得正。故用譽。變二使承五。故承以德。二乾爻。故稱德矣。）（〔疏〕繫下云。二多譽。故譽謂二也。二陽五陰。故皆失位。二升五降。變而得正。故用譽。既變則二上承五。乾龍德爲德。故曰承以德也。愚案。荀謂承陽有實。謂五承上也。初承二。五承上。皆以柔濟剛。故初吉五譽。初離知故承以德。）

上九。不事王侯。（虞翻曰。泰乾爲王。坤爲事。應在于三。震爲侯。坤象不見。故不事王侯。）（〔疏〕泰有乾坤。乾爲君。故爲王。坤致事業。故爲事。下應在三。三互震爲侯。變則坤象不見。故曰不事王侯。案震爲帝。故爲王。爲長子主器。故爲侯。王侯皆謂震也。上不與三應。故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虞翻曰。謂五已變。巽爲高。艮陽升在坤上。故高尚其事。）（〔疏〕五已變體巽。巽爲高。說卦文。艮之一陽自乾來。升在坤上。故曰高尚其事。愚案。五爻皆當蠱。上獨官事。蓋用幹用裕。蠱已飭矣。至五用譽。則象傳所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天下已治。故上孤變蠱者。非陽剛有治事之識。陰非得位之人。成功者退。故不事王侯之事。上處最高。上與會通。鄭氏云。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謂王侯皆高尚其操。違反下之事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荀爽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體艮爲止。故不事王侯。據上臨下。重陰累實。故志可則。）（〔疏〕鄭氏云。上九艮爻。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故云年老。艮成終成始。故云事終。以陽居上。故云不當其位。艮爲止也。故云體艮爲止。位不當而艮止。故不事王侯。據上臨下。四五重陰。二三累實。合初則體坎。坎爲志。又爲法則。故志可則也。）

序卦曰。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崔憬曰。有蠱元亨。則可大之業成。故曰有事然後可大也。）（〔疏〕蠱彖傳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天下治。則可大之業成矣。繫上曰。可大則賢人之業。謂坤也。坤有坤。故稱業。坤爻發于事業是也。崔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曰有事而後可大。蠱非事。以事飭蠱。故曰蠱者事也。臨非大。以大相臨。故曰臨者大也。又慎臨經大陰之人。其狀臨臨然長大。亦臨訓大也。）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虞翻曰。陽息至二。與遯旁通。剛浸而長。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疏〕此十二月辟卦也。陽初息復。至二則成臨矣。與遯相反。故云旁通。二剛有漸長之勢。乾來交坤。謂乾息坤也。三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與乾同占也。）

至于八月有凶。（虞翻曰。與遯旁通。臨消于遯。六月卦也。于周爲八月。遯弒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兌爲八月。兌于周爲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鄭玄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陽浸長矣。而有四德。齊功于乾。盛之極也。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將亡。故戒以凶也。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爲无道。故于是卦爲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疏〕虞注。臨與遯通。臨長成乾。消于遯。爲六月卦。周之八月也。陰消至遯。艮子弒父。至三成否。坤臣弒君。故云遯弒君父。遯六月即周八月。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兌爲八月。兌爲八月。夏八月也。以十月爲八月。故失之甚矣。且于有凶義无取也。鄭注。序卦曰。臨者大也。故云臨大也。陽氣自二浸而長大。終必成乾。故有元亨利貞之四德。齊功于乾。陽盛之極也。大則必溢。人之恆情。溢則必覆。物之常理。惟聖人見微知著。所以戒之以凶也。臨十二月卦。故云建丑而用事。夏之十二月。殷之正月也。繫下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紂爲无道。文王作易。特于殷正用事之卦。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有定數也。臨通遯。遯于消息爲六月。于殷爲七月。于周爲八月。臨于周爲二月。用事之卦由息而消。訖其七月。至周八月。消至二而遯卦受之。然陰消不久。終而復始。自然之數也。周受命而

起。于其末于此乎。故云王命然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虞翻曰。剛謂二也。兌爲水。澤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疏〕陽息至二。故剛謂二。兌爲澤。坎水半見。故爲水。澤浸水。象剛自下而上。故曰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虞翻曰。說兌也。順坤也。剛中謂二也。四陰皆應之。故曰而應。大亨以正。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爲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疏〕說卦曰。坤順也。兌說也。故兌說坤順。二以剛居中。故剛中謂二。二承四陰。五應則順。皆應。故曰而應。三動則成乾。天陽得正位。其體爲泰。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亨。得位故正。皆體乾成天爲之也。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柔消。故大亨利正也。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謂也。）（〔疏〕陽息坤初。至二成臨。故云此本坤卦。乾陽長而坤陰消。則成泰。泰則成乾。故大亨利正也。臨丑月卦也。否申月卦也。自十二月至七月。凡八閏月。則成否也。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否塞之時。君子以儉德避難。故以至于八月有凶當之也。愚案。至于八月遯時。陽則漸消。其凶甚矣。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消亦不久。遯漸成臨。故臨曾凶。遯曾亨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也。）（〔疏〕兌爲澤。坤爲地。地在澤上。澤卑于地。地高于澤。以高臨下。其象爲臨。）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虞翻曰。君子謂二也。震爲言。兌口講習。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坤爲思。剛浸長。故以教思无窮。二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爲容爲民。故保民无疆矣。）（〔疏〕陽息至二。剛而得中。故君子謂二也。互體震爲言。兌口講習。學以聚之。問以辯之。乾九二文言文。洪範思曰睿。于五事配土。坤爲土。故爲思。剛浸長已。故以教思无窮。中庸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故容謂寬。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亦乾二文言文。坤爲容爲民。又行地无疆。故容保民无疆。臨本坤卦。又上體坤。故即坤以釋其象。乾息至二爲臨。臨二即乾二。故復引乾二文言以明其意。兩卦相須。象始備也。）

初九。咸臨。貞吉。（虞翻曰。咸。感也。得正應四。故貞吉也。）（〔疏〕咸。感也。咸彖傳文。王弼又云。感應也。惟初與四。二與五爲正應。故感。感故皆曰咸。初得正應四。得正故貞。有應故吉也。愚案。初至五伏咸象。初感四應。二感五應。三動上不應。將後成臨。故三不皆咸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荀爽曰。陽始咸升。以剛臨柔。得其正位而居。是吉。故曰志行正。）（〔疏〕陽始感而欲升于四。將以剛臨下。臨三柔也。然已得正位而居初。初動坎爲志。互震爲行。故曰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虞翻曰。得中多譽。兼有四陰。體復初元吉。故无不利。）（〔疏〕在二爲得中。繫下曰。二多譽。以得中故多譽也。上兼四陰。其體象復。復初曰元吉。有應故吉。得中故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荀爽曰。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疏〕二與五爲正應。陽主升。陰主降。故陽感至二。當升居五。二升五位。羣陰相承。故无不利。案坤爲順。旁通遯。巽爲命。二剛浸長。不順乎遯。故未順命。）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虞翻曰。兌爲口。坤爲土。土爰稼穡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應。故憂之。動而成泰。故咎不長也。）（〔疏〕兌爲口。說卦文。坤爲地。居申方。从土。故爲土。土爰稼穡作甘。洪範文。甘从口含一。土下从一。部坤地也。以兌口上銜坤土。故曰甘臨。六失位下乘陽。故无攸利。三又无正應。故憂之。孟子曰。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三知不正而憂。得正故无咎。伏巽爲長。臨成泰。故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虞翻曰。至。下也。謂下至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疏〕說文。至从一。一猶地也。初爲地。在下。故云至下也。四與初應。故謂下至初應。初陽爲實。四又當位。故云當位有實。得應故无咎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荀爽曰。四與二同功。欲升二至五。已得承順之。故曰至臨也。陽雖未乘。處位居正。故无咎。是位當也。）（〔疏〕四與二同功。本下繫文。四欲二升至五。已得順而承之。曰至臨者。謂二至五而臨已也。二陽尚未升。故云陽雖未乘。以六居四。是爲居正。所以无咎者。位當故也。愚案。經文位當也。李氏本一作當位實也。釋文非之。此本是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荀爽曰。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故曰知臨大君之宜也。二者處中。行升居五。五亦處中。故曰行中之謂也。）（〔疏〕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

有臨也。故曰知臨。五爲天子，故云帝位。乾鑿度說此爻云：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辭也。又曰大君者興上行異也。鄭彼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于五位，故曰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皆言二當升五，故知大君謂二也。繫上傳知崇效天，乾天爲知，故知乾二升五爲知臨。三已正成泰，二升五降成既濟定，故曰大君之宜吉也。二本處中，互震爲行，上升于五，亦處中，故曰行中之謂也。初四皆正，故曰行正。二五皆中，故曰行中。知臨而皆行中者，中庸言舜之大知用中于民，是其義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荀爽曰：上應于三，欲因三升二，過應于陽，敦厚之意，故曰敦臨吉无咎。【疏】上與三應，兩陰无應，二陽也。上欲因三升二，故云過應于陽，謂二升成既濟，故云敦厚之意。鄭注樂記云：敦，厚也。坤爲厚，故曰敦臨。內謂二。故吉。上得位，故无咎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九家易曰：志在升二也。陰以陽爲主，故志在內也。【疏】上欲應三，升二，二升五，坎爲志，故云志在升二也。陽貴陰賤，故陰以陽爲主。二陽升五，上得所主，故曰志在內也。

序卦曰：物大然後可觀也，故受之以觀。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政于人，故受之以觀也。【疏】德業盛大，則可從政，故可以觀政于人也。觀讀去聲。考工記梓氏爲量，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注云：以觀示四方是也。故受之以觀。愚案：卦互艮，又全體象艮，上一陽而下再重陰，有門闕道叠之象，故名曰觀。釋宮：觀謂之闕。白虎通：上懸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此卽物大然後可觀，闕以觀之義也。自上示下讀去聲，義取觀示。自下仰上讀平聲，義取觀瞻。卦象作觀示，爻象作觀瞻，義各有當。縣使人觀之，謂之觀。其實一也。又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祼之言灌也。盥與祼灌亦通，觀卦辭觀盥而不薦可見矣。

䷓坤下巽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鄭玄曰：坤爲地，爲衆，巽爲木，爲風。九五天子之爻，互體有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地上有木，而爲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王弼曰：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乎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薦也。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王道可觀，在于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簡略，則不足觀也。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敬信，故云有孚顒若。孚，信；顒，敬也。案：鬼神害盈，禍淫福善，若人修德至誠感神，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觀盥而不觀薦，饗其誠信者也。斯卽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是其義也。【疏】鄭注：坤爲地，爲衆；巽爲木，爲風，皆說卦文。五位天子，故九五爲天子之爻。五互三四爲艮，艮爲鬼門者，乾坤鑿度曰：艮爲鬼冥門。上聖曰：一陽二陰，物之生于冥昧，氣之起于幽蔽。地氣絕曰山者，艮也。地土之餘，積陽成體，石亦通氣，萬靈所止。起于冥門，言鬼其歸也。衆物來于艮，艮者止也，止宿諸物，大齊而出，出然後至于□□，申艮靜如冥暗，不顯其路，故曰鬼門。說卦曰：艮爲門闕，故又爲宮闕。坤地之上而有巽木，又互艮爲鬼門宮闕，五爲天子，故云天子宗廟之象也。王注，此與馬君經注意同，釋見于下。馬注，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祼。字亦作灌，義取于坤地之觀。春官鬱人掌祼器，凡祼事沃盥。書洛誥：王入太室祼。孔穎達三禮義宗云：祭之日，王親執瓚入，戶亦執瓚入，祼在後，三王不迎尸，尸入室，作樂降神乃灌，故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初灌鬯禮備詳具于下，故云此是祭祀盛時。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迎牲而後薦，是薦在灌後也。薦行于祼後，物未成熟，薦禮獨略，故云及降神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本成十三年左傳。蓋王者治定制禮，吉禮爲先，故云王道可觀在于祭祀。配天之禘，灌禮最盛，古文作祼。周監二代而制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祼一事有三節。肆者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祭，祼之陳；將以灌，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故曰肆祼獻。祭天無灌而禘有灌者，宣三年公羊傳說配天之義云：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南郊配天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明堂配天也。明堂之配天帝，異饌亦異其禮，故天無灌而禘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云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也。引論語孔子文者，以明及薦簡略不足觀之意。隱五年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灌禮非常，薦爲常禮，故觀盥而不觀薦，言不欲觀也，非不欲觀也，所以明灌禮之特盛也。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敬信，則下觀而化也。故曰有孚顒若。序卦曰：中孚，信也。故孚訓信。詩大雅鄭箋云：顒顒然敬順，故顒亦訓敬也。案：謙彖傳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云禍淫福善。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皆君陳文。言人君脩德至誠，足以感神，則馨明德而不歸黍稷，卽觀盥而不觀薦，孚其誠信之意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既濟九五爻辭。復引此以明在德不在物之意。

象曰：大觀在上。蜀才曰：此本乾卦。案：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疏】乾消成觀，故云此本乾卦。陰爲小，浸長至四，陽剛爲大，尊而在上，乾爲德，故稱德，有德則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虞翻曰：謂陽息臨二，直方大。臨者大也。在觀上，故稱大觀。順，坤也。中正謂五，五以天神道觀示天下，咸服其化，賓于王庭。【疏】由臨息乾，反否退觀，故謂息臨二。直方大，坤二爻辭。觀二卽坤二也。臨者大也，序卦文。二陽在下爲臨，今在觀上，故稱大觀。觀卦坤順也，故知順爲坤。五爲中，九爲正，故知中正謂五。五乾爲天，陽爲神，故云以天神道觀示天下。中庸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是天下咸服其化，六四賓王，是賓于王庭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虞翻曰：觀反臨也。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盥，沃盥。薦，羞牲也。孚，信，謂五。顒顒，君德有威容貌。若，順也。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巽爲進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上之三，五在坎中，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疏】否泰反類，爲反卽旁通也。此云觀反臨，自下反上，又一義也。五陽爲君，下坤爲民，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鬱人掌祼事，凡祼事沃盥，故云盥沃盥。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迎而後獻薦，是薦在灌後，故云薦羞牲也。陽實爲孚，故孚訓信，而謂五也。釋訓：顒顒卬卬，君之德也。故云君德有威容貌。若，順也，釋詁文。觀以坤道五正位，上之三，成坎爲水，坤形而下，故爲器。以艮手臨坤器，又有坎水沃之，故爲盥之象也。坤牛爲牲，上之三，坤象不見，故曰觀盥而不薦。引論語文者，以明灌禮盛，薦禮簡，觀盥而不觀薦之意也。巽爲進退，說卦文。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孝經文。觀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洪範五行志曰：說曰：木，東方也。于易，地上之木爲觀，其于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九五有人君之德，實觀相感，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下觀其德而順其化也。上之三，則五在坎中，坎爲孚，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顒顒卬卬，如珪如璋，詩卷阿文。璋，君祼玉，君祼以圭瓚，亞祼以璋瓚。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鬱人詔之，故引之以明君德之義。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虞翻曰：忒，差也。神道謂五。臨震兌爲春秋，三上易位，坎冬離夏，日月象正，故四時不忒。【疏】忒，差也，釋言文。繫傳：乾爲道，陽之精爲神，故神道謂五。春秋陰陽之中，故臨震春兌秋，見于兌冬震者，陰陽之儀。觀五得正，三上易位，坎冬離夏，見于坎。上之三，坎月離日，爻皆得正，故日月象正。日月正，則四時成，故曰四時不忒。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虞翻曰：聖人謂乾，退藏于密，而齊于巽，以神明其德教，故聖人設教，坤民順從，而天下服矣。【疏】乾鑿度曰：乾九五爲聖人，故聖人謂乾。退藏于密，繫上文。齊于巽，本說卦文。內卦坤，坤爲闔戶，又互艮爲山，釋山曰：山如堂者密，內坤戶而互艮山，又坤以藏之，故云退藏于密。巽爲齊，齊者齊戒之義，聖人以齊戒以神明其德，故云齊于巽，以神明其德教。坤爲民，爲順，故聖人設教，則坤民順從。五乾爲天，坤爲下，故天下服矣。案：神道設教，承觀盥言之，謂祭祀也。地官大司徒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是也。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鄭注云：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是其義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九家易曰：先王謂五，應天順民，受命之王也。風行地上，草木必偃，枯槁朽腐，獨不從風，謂應外之爻，天地氣絕，陰陽所去，象不化之民，五刑所加，故以省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言先王德化，光被四表，有不賓之民，不從法令，以五刑加之，以齊德教也。【疏】乾爲先，又爲王，故先王謂五。五乾故爲應天，下坤故爲順民。上巽爲命，故云受命之王也。巽爲風，風者天之號，所以散示萬物，風宜行坤，故行地上，巽爲草木，故草木必偃，如二應五是也。惟枯槁朽腐之物獨不從風，如初爻在應之外是也。上爻爲天，初爻爲地，上陽居陰，下陰居陽，是天地氣絕，陰陽所去也。象梗化之民，五刑所必加也。坤爲方，爲民，巽爲命，爲教，故以省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乾五下應于二，則乾二之德傳而化也，故言先王德化。乾爲大明，四表卽四方，故云光被四表。四得位近王，故稱用賓，初不應四，故爲不賓之民，不從法令，刑以弼教，故以五刑加之，以齊德教也。愚案：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卽省方也；與其人民之數，卽觀民也；以佐王安擾邦國，卽設教也。然則周禮以地官掌邦教，其取法乎觀之坤爲地，而巽爲教乎。設教有二：有因民之俗以爲教者，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是也；有因民之俗以爲教者，如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是也。巽爲進退，論語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因其民而進退之，斯爲善教矣。

初

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虞翻曰。艮為童。陰小人。陽君子。初位賤。以小乘君子。故无咎。陽伏陰下。故君子吝矣。）〔疏〕（艮在四。四互艮為少男。又全體象艮。而初又成始。故為童。陰爻象小人。陽位象君子。初在下。故位賤。以陰居陽。是以小人乘君子也。故无咎。以陰爻居陽位。是陽伏陰下也。故君子吝。　愚案。艮少男。又為閽寺。童僮。陰小人之象也。位應四。近五。雖不能觀國之光。猶可近五。故无咎。初陽位。為陰所據。位雖君子。又不正。四不應。觀在九五。故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王弼曰。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為之。无可咎責。君子為之。鄙吝之道。）〔疏〕（孔疏。在觀之時。居于觀時而最遠朝廷之美。觀是柔弱不能自進。无所鑒見。唯如童稚之子而觀之。為小人无咎。君子吝者。為此觀看。趣在順從而已。无所能為。于小人行之。纔得无咎。若君子行之。則鄙吝。　愚案。童觀為閽寺。雖不能如四觀國之光。猶不失小人近君之道。故曰小人道也。）六二。闚觀利女貞。（虞翻曰。臨兌為女。竊觀稱闚。兌女反成巽。巽四五得正。故利女貞。艮為宮室。坤為闔戶。小人而應五。故闚觀女貞利。不淫視也。）〔疏〕（臨內卦兌為女。說文。闚。閃也。不正之象。竊觀非正視。故稱闚。兌少女反居觀上成巽長女。巽四五陰陽得正。故利女貞。互艮門闕。故為宮室。內坤故為闔戶。又陰故為小人。二應巽五得正。故闚觀利女貞。曲禮曰。毋淫視。鄭注。淫視。睇眄也。女貞利不淫視也。）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侯果曰。得位居中。上應于五。闚觀朝美。不能大觀。處大觀之時。而為闚觀。女正則利。君子則醜也。案。六二離爻。離為目。又為中女。外互體艮。艮為門闕。女目近門。闚觀之象也。）〔疏〕（侯注。六為得位。二為居中。上應于五。位能闚觀朝美。而不能大觀。夫處大觀之時。而位為闚觀。婦人之道也。故女正則利。在君子亦可醜也。　案。六二離之中爻也。離為目。故為闚。又再索得女。故為中女。三至五互艮。艮為門闕。二臨三門。女目近之。故有闚觀之象。　愚案。太元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坤柔為夜。故言醜。初為閽寺。故不及遠。小人之道可醜也。二為離女。婦人之道。觀不及天。亦可醜也。亦初也。）六三。觀我生進退。（虞翻曰。坤為我。臨震為生。生謂坤生民也。巽為進退。故觀我生進退。臨震進之五。得正居中。故象曰未失道。）〔疏〕（坤身為自。故為我。反臨互震。震反生。故為生。震變為坤。故生謂坤生民也。與九五同義。五象虞注云。坤為民。謂三也。巽為進退。巽卦文。觀我生進退者。謂五。五觀示坤民。進退三。欲五二正。上來易已也。臨震反觀。則進之五。九得正五。居中。實大為道。故象曰未失道。　愚案。坤為民生。故曰觀我生。三處上下之交位。陽主進。又陰主退。故可進可退。三進于上則成遯。故欲進仍退。未失觀道也。）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荀爽曰。我謂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欲進觀于五。四既在前。而三退。故未失道也。）〔疏〕（五為卦主。爻辭與五同。故我謂五。五巽命為教化。故生者教化生也。陰當承陽。故三欲進觀于五。四近于五而在三前。故三退。進退皆得。故曰未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虞翻曰。坤為國。臨陽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觀。進顯天位。故觀國之光。王謂五陽。陽尊賓坤。坤為用為臣。四在王庭。賓事于五。故利用賓于王矣。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疏〕（坤為地。故為國。臨陽至二。即乾二。天下文明。乾九二文言文也。反居于上。以成觀體。五則進顯天位。故觀國之光也。五乾為君。故王謂五陽。陽尊為主。以坤為賓。故云陽尊賓坤。坤致役為用。臣道為臣。艮為門庭。四諸侯位。故在王庭。四為賓而臣事于五。故利用賓于王。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詩殷武文。引之以明用賓之義。　愚案。九五下臨坤國。乾為大明。故為光。大觀在上。而四承之。故曰觀國之光。聘禮歸大禮之日。有歸饔之禮。春秋傳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皆觀國之光之事也。五位天子。四位三公。五陽為王。為主。四陰為臣。為賓。覲之禮。大饗有禮賓之禮。故典瑞云。瑑圭有繅。以肆先王。以饗賓客。四為三公。而稱王賓。則賓于王。惟禮賓為盛。故利用賓于王也。莊廿二年左傳。周史說此爻云。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是其義也。）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崔憬曰。得位比尊。承于王者。職在搜揚國俊。賓薦王庭。故以進賢為尚賓也。）〔疏〕（四陰為得位。近五為比尊。上承于王。故職在搜揚國俊以賓王庭。四能進賢。故為尚賓。　案。四觀五光。五尚四賓。故曰尚賓。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韋注云。皆所以賓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是助祭尚賓之事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虞翻曰。我身也。謂我生。生謂生民。震生象。反坤為死喪。嫌非生民。故不言民。陽為君子。在臨二失位。之五得道處中。故君子无咎矣。）〔疏〕（我身。亦坤為身也。我身有民。故謂我生。生

謂生民者。三坤也。臨二與三為震。故五亦我之也。震生象。反為艮。為反生也。月滅于坤。乙為既死魄。故坤為死魄。謂生則民見。非生民。故不言民。陽為君子。在臨二為失位。反而之五。成觀陽得正位。為處中。故君子无咎矣。　愚案。乾為大生。故曰觀我生。三與五位不同而功同。故陰陽不同。而其辭同。觀陰消陽。將成剝矣。宜有咎。然得中得位。君子之道也。故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王弼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為眾觀之主。當宣文化。光于四表。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欲察已道。當觀民也。虞翻曰。坤為民。謂三也。坤體成。故觀民也。）〔疏〕（王注。觀我生者。自觀其在上之道也。五居尊位。為眾觀之主。當宣坤為文。乾大明為光。坤西方為四表。故云當宣文化光于四表。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故云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泰誓文。言民之善惡。視乎上也。論語曰。君子之德風。故云君子風著。已乃无咎。咸有一德曰。為夫之長。可以觀政。政欲察已道。當觀民也。　虞注。生。生民也。下坤為民。三曰觀我生。故知民謂三也。三坤體已成。故觀民也。　愚案。自觀其生。五陽得乎君子之道。下與二應。二體坤。則可以觀示坤民也。觀民之觀。與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同義。）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虞翻曰。應在三。三體臨震。故觀其生。君子謂三。之三得正。故无咎矣。）〔疏〕（上應在三。三體在臨互震。震為生。故觀其生。上失位之三得正。故君子謂三得正。故无咎。　愚案。觀惟三五上言生。上非九。觀五也。下應三。觀三也。之三得正。故无咎。三與九同功。故亦曰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王弼曰。觀其生。為人所觀也。最處上極。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其志未為平易。不可不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生猶動出也。虞翻曰。坎為志。為平。上來之三。故志未平矣。）〔疏〕（王注。觀其生者。已在上而為人所觀也。上處最極。九天下所共觀者也。處天下所共觀之地。又不得位。其志未為平易。可不慎乎。故必君子之德俯于上而見于下。乃得无咎矣。孔疏云。生猶動出者。或動或出。是生長之義也。虞注。坎心為志。坎水為平。上來之三。九成坎。故志平。若當觀其生而未之三時。則五志猶未平也。）

周易集解纂疏卷四

上經噬嗑第四

序卦曰。可觀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崔憬曰。言可觀政于人。則有所合于刑矣。故曰可觀而有所合。）〔疏〕（中正以觀天下。下觀而化者。宜无不合矣。故可觀而有所合也。觀政之道。不外勸懲。教所以勸。刑所以懲也。在觀之家。則教以勸之。而易合者合。在噬嗑之家。則刑以懲之。而不合者亦合。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故曾可觀政于人。則有所合于刑矣。是可觀而有所合之義也。人不合者則刑以合之。物不合者則噬以嗑之。故曰嗑者合也。）

䷔（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虞翻曰。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剛柔交。故亨也。坎為獄。艮為手。離為明。四以不正而繫于獄。上當之三蔽四成豐。折獄致刑。故利用獄。坤為用也。　案。頤中有物曰噬嗑。謂九四也。四互坎體。坎為法律。又為刑獄。四在頤中。齧而後亨。故利用獄也。）〔疏〕（虞注。卦自否來。否五剛之初。初柔之五。是剛柔交通。故亨也。互坎為陽陷陰中。又九家易曰。坎為律。又為叢棘。為桎梏。故為獄。互艮為手。折獄從手。故取艮手。折獄貴明。故取離明。四陽不正。陷于坎中。故云繫于獄。斷也。三上易位。則三斷四獄。其體為豐。豐象曰折獄致刑。故利用獄也。坤致役。故為用。　案。二陽四陰。外實中虛。頤象也。九四以不正閒之。是頤中有物象也。雜卦傳曰。頤中有物曰噬嗑。物謂九四也。四互坎。九家易坎為律。故為法律。又為刑獄。四在頤中。閒隔不合。噬齧也。噬齧而合之。所以通也。故亨利。亨以通。所以利用獄也。）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虞翻曰。物謂四。則所噬乾胏也。頤中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疏〕（九四不正。閒于頤中。故物謂四。所噬乾胏者取九四爻辭也。頤中无物。則口无所噬。故先舉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以明噬嗑之義。卦象未有以卦象者。故特釋其義也。）噬嗑而亨。（崔憬曰。物在頤中。隔其上下。因齧而合。乃得其亨。以喻人于上下之閒。有亂羣者。當用刑去之。故宜利用獄。）〔疏〕（四在頤中。

（隔其上下不通之象也。噬而合之，乃得其通，故亨也。人于上下之閒，有不正而亂者，則當用刑以去之，去之則亨，故利用獄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分則雷動于下，電照于上，合成天威，故曰雷電合而成章也。）〔疏〕（卦自否來，乾剛坤柔。九五下降，是分乾之剛以降坤初；初六上升，是分坤之柔以升乾五，故曰剛柔分也。分則下震爲雷爲動，上離爲電爲明，雷動電照，合成天威。凡噬者合也，故曰雷電合而章也。）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是柔得中而上行。雖則失位，文明以中，斷制在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疏〕（初六柔也，上升于五爲中，是柔得中而上行也。六雖失位，然在坤爲文，之離爲明，居五得中，以此斷制，在直自不失情理之正。又有上之三以成豐折獄，故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宋衷曰：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其道章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備。）〔疏〕（晉語司空季子曰：車有震，武也。韋注云：震，威也。又云：居樂出威。故云雷動而威。離卦爲電，鄭注云：久明似日，暫明似電，故云電動而明。稽覽圖曰：雷有光名曰電，是雷與電本合也，故云二者合而其道章，即象傳意也。用刑之道，二者相須，不明則刑必濫，不威則物不伏，故必二者合而後噬嗑之道始備。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其義也。）先王以明罰勑法。（侯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勑法，以示萬物，欲萬方一心也。）〔疏〕（震動，故雷所以動物；離明，故電所以照物。有雷之震，有電之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雷電之明威，以明罰而勑法者。說文：罰，罪之小者。從刀，從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春秋元命包：網言爲詈，刀詈爲罰。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孔傳：出金贖罪。地官大司徒：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之。注云：罰謂撻擊之也。愚案：罰從刀者，錢刀也，非持刀罵詈之謂，乃罵詈則以錢刀贖之也。故凡用刑者通謂之罰，如地官所言是也。呂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秋官大司寇：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月令：孟秋之月，有司脩法制。法皆謂刑也。明罰勑法，以示萬物者，欲萬方一心罔干憲典，即刑即罰之意也。又案：否乾爲先爲王，故曰先王。刑罰平，坎水平，故爲罰爲法。離爲明，故明罰。震言爲敕，故勑法。上之三得正而折四獄，故明罰勑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虞翻曰：屨，貫；趾，足也。震爲足，坎爲校，震沒坎下，故屨校滅趾。初位得正，故无咎。干寶曰：趾，足也。屨校，貫械也。初居剛躁之家，體貪狠之性，以震掩巽，強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陷屨校之刑，故曰屨校滅趾。得位于初，顧震知懼，小懲大戒，以免刑戮，故曰无咎矣。）〔疏〕（虞注：釋名：屨，拘也，所以拘足也。趾，足也，釋言文。震爲足，說卦文。九家說卦曰：坎爲桎梏，故爲校。震足沒于坎水之下，故屨校滅趾。震體以初爲主，故獨象屨校也。初爲陽位，陽爻得正，故无咎。伏犧始作八卦，近取諸身，故此卦初爲趾，上爲耳。干注：以械爲屨，故云屨校，謂之貫械。後漢書李固傳云：勃海王調貫械上書，是也。說卦：震其究爲躁卦，九本躁卦，又居躁初，故云初居剛躁之家。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震初庚子，子北方水位，故云體貪狠之性。巽宮三世卦，變巽爲震，故云以震掩巽。震爲長男而性貪狠，故爲強暴之男也。震足爲行，又爲陸生，陸，陵也，故云行侵陵之罪。坎爲陷，又爲桎梏，故云以陷屨校之刑。行陷于罪，故曰屨校滅趾。震陽得位于初，震象曰：恐懼脩省，故云顧震知懼。小懲大戒，繫下文。震知懼，懼故避罪，以免刑戮，故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虞翻曰：否坤小人，以陰消陽，其亡其亡，故五變滅初，否坤殺不行也。干寶曰：不敢遂行強也。）〔疏〕（虞注：繫下言小懲大戒，小人之福，謂此爻也。卦自否來，小人道長，謂坤初也。否以陰消陽，九五曰其亡其亡，故五變則五下滅初。坤爲殺爲獄，坤滅，故獄不行也。干注：震爲行，爲剛躁，是行躁也。以此之故，不敢遂行強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虞翻曰：噬，食也。艮爲膚，爲鼻。鼻沒坎水中，隱藏不見，故噬膚滅鼻。乘剛，又得正多譽，故无咎。）〔疏〕（噬，食也，方言文。爻辭曰膚，曰昔肉，曰乾胏，曰乾肉，膚爲脆軟肉也。少牢饋食禮曰：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又曰：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是也。艮爲膚爲鼻，九家說卦文。艮體在坎下，是鼻滅水中之象。坎爲隱伏，故隱藏不見。二噬艮膚而艮滅坎中，故曰噬膚滅鼻。初陽，故乘剛。六居二得正，二又多譽，故无咎。愚案：初上皆在頤外，故不言噬。初有趾，上有耳，近取諸身，皆遠于頤者也。至二則在頤中，故自二至五皆言噬。膚在鼻外，柔而易噬，以喻六二柔中而獄中易之象。但初九剛強，必須嚴威，惟施以滅鼻之刑，乃能懲也。初體震爲足，故滅趾，滅趾者，刖刑也。二互艮爲鼻，故滅鼻，滅鼻者，劓刑也。）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侯果曰：居中履正，用刑者也。二互體

艮，艮爲鼻，又爲黔喙，噬膚滅鼻之象也。乘剛，噬必深，噬過其分，故滅鼻也。刑雖峻，得所疾也，雖則滅鼻而无咎矣。）〔疏〕（二居中，六居正，得用刑之道者也。二互艮，艮爲鼻，本九家說卦文。爲黔喙，本說卦傳文。互艮，故有噬膚滅鼻之象也。下乘初剛，所噬必深，噬過其分，故至滅鼻。用刑雖峻，疾所當疾，故云得所疾也。雖至滅鼻，亦无咎矣。愚案：二乘初剛，施以滅鼻之刑，是柔能制剛者也，故无咎。）

六三，噬昔肉，遇毒，小吝，无咎。（虞翻曰：三在膚裏，故稱肉。離日熯之爲昔。坎爲毒，故噬昔肉遇毒，謂矢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利用獄成豐，故无咎也。）〔疏〕（四陽爲骨，二爲膚，三在膚裏，故稱肉。說文：昔，乾肉也。從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馬融云：晞于陽而煬于火曰昔肉，故云離日熯之爲昔。坎爲毒，故爲毒。周語單子曰：厚味實腊毒。韋注：昔，肉久稱昔，味厚者爲毒。又鄭語：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故噬昔肉遇毒。四曰得金矢，三近四，故遇毒謂矢毒也。三不正爲失位，四不正而三承之，故小吝。上來之三，是易位也。折四成豐，利用刑獄，故无咎也。）象曰：遇毒，位不當也。（荀爽曰：昔肉謂四也。三以不正，噬取異家，法當遇罪，故曰遇毒。爲艮所止，所欲不得，故小吝也。所欲不得，則免于罪，故无咎矣。）〔疏〕（三近四，故昔肉謂四。三位不正，噬取異家，謂噬四也。取非其有，法當遇罪，故曰遇毒。雖亦四毒也。爲艮以止之，故爲艮所止。所欲之昔，終不可得，故小吝也。然所欲不得，則可免于罪，故无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胏。離爲乾肉，又爲兵矢。失位用刑，物亦不服，若噬有骨之乾胏也。金矢者，取其剛直也。噬胏雖復艱難，終得信其剛直，雖獲正吉，未爲光大也。）〔疏〕（馬融云：有骨謂之胏，故云肉有骨謂之胏。離爲乾卦，陽爲骨而離乾之，故爲乾肉。離爲戈兵，故爲兵矢。四失位不正，以此用刑，物必不服，故云若噬有骨之乾胏也。秋官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矢取其直，不直者入束矢；金能見情，無情者入鈞金，故云金矢者取其剛直也。王肅又云：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得金矢也。義亦可通。噬乾胏，艱難之象也。于艱難而得剛直，可謂利艱矣。然必變正然後吉也，變正則離毀，故未光也。愚案：四有剛直之才，能斷獄者也，故爻言貞吉。四爲上下之隔，能亂羣者也，故象言未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虞翻曰：陰稱肉，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也。金黃，故得黃金。貞，正也。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咎。王弼曰：乾肉，堅也。黃，中也。金，剛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以噬于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肉也。然處尊位而居于中，能行其戮者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剛勝者也。噬雖不服，得中而勝，故曰噬乾肉得黃金也。已雖不正，而刑戮得當，故雖厲而无咎也。）〔疏〕（虞注：

陽稱骨，故陰稱肉。五正離位，故云位當離日中烈。離爲乾卦，故曰乾肉也。卦自否來，乾爲金，位居中，其色黃，故曰得黃金。貞，正者，變而正也。厲，危也。雖變正亦危也，然變而得正，終无咎矣。王注：離爲乾肉，剛陽在外，故堅也。黃爲中色，五爲中位，故云黃中也。五爲陽位，陽爲剛，故云金剛也。六五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以此治人之罪，人亦不服，故如噬乾肉也。以六處五，得乎尊位，柔乘剛而居于中，既中而行剛，是能行其戮者也。雖不正而能行其戮，是以剛勝者也。以不正噬物，物雖不服，然位得中而能以剛勝，是噬乾肉而得黃金也。位雖不當，而用刑得當，故雖貞厲而无咎也。）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荀爽曰：謂陰來正居是，而厲陽也。以陰厲陽，正居其處而无咎者，以從下升上，不失其中，所以得當。）〔疏〕（謂初陰來五，正居于是，而危厲陽位也。以陰厲陽，正居其處，宜有咎矣。而无咎者，以從下初上升于五，雖不正而不失中，故曰當也。案：五位不當，變之正則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荀爽曰：爲五所何，故曰何校。據五應三，欲噬滅坎。三體坎爲耳，故曰滅耳。上以不正，從欲无已，奪取異家，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故宜凶矣。鄭玄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疏〕（荀注：何與荷同。上據五，爲五所荷，故曰何校。近據五，下應三，而噬滅坎也。三互坎，坎爲耳，故曰滅耳。上位不正，從欲无已，奪取異家，謂應三也。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繫下說此爻文也。謂罰之禍，積惡不改，宜其凶也。案：繫下虞注此爻云：陰息姤至遯，子弒其父，故惡積而不可揜；陰息遯成否，以臣弒君，故罪大而不可解。尋此卦初爻，義取小懲大戒；上爻，義取惡積罪大者。此本否上，否終則傾，宜下反于初成益，則先否後喜。今上不下反，坤弒遂行，五降于初以致之，故初无咎而上凶也。又案：滅耳，刵刑也。惡積罪大，當服大辟之刑，以三在正應，故從末減，而予以馘耳之刑。初二兩爻，則俱以无正應也。鄭注：說卦曰：離，其于木也爲科上槁，故爲槁木，又爲校。坎爲耳，說卦文。以木在耳上，故有何校滅耳之象。）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九家易曰：當據離坎以爲聰明，坎既不正，今欲滅之，故曰聰不明也。）〔疏〕（離爲目，主視爲明；坎爲耳，主聽爲聰。己居坎離之上，當據二象以爲聰明。坎既

（不正，上欲滅之，坎滅而離象亦毀，故聽不明。鄭氏云目不明耳不聰是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崔憬曰：言物不可苟合于刑，當須以文飾之，故受之以賁。）〔疏〕（以天合者貴乎質，父子兄弟是也。以人合者貴乎文，君臣夫婦是也。君之於臣，有三徵九聘之禮，夫之取婦，有納采納吉之儀，故物不可以苟合，而必受以賁。賁者文飾之謂也。四言婚媾，五言丘園，其義不可苟合之大者乎。至于用刑，不可苟合，必當文飾之者，如虞書五刑五用，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周禮秋官五刑糾萬民，以及八辟五辭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其文甚繁，不可苟合于刑，必經丞讞獄有恆，然後不至淫刑以逞也。賁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故受之以賁。）

䷕ 離下艮上。賁：亨。（虞翻曰：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柔來文剛，陰陽交，故亨也。）〔疏〕（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坤上來之乾二，乾二往之坤上，離為文，自外曰來，居上柔來文二剛而成賁也，陰陽相交故通，通故亨也。愚案：鄭云賁變也，文飾之貌也。夫物相雜謂之文，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青與赤謂之文。離火赤，互震木青，艮山亦青之間色，是赤與青謂之文，故曰賁也。）小利有攸往。（虞翻曰：小謂五，五失正，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鄭玄曰：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艮止于上，坎險于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疏〕（虞注：陰為小，謂五，五陰失正，動而得位，互又成離，是伏陽出而文柔也，陰動陽出，故小利有攸往也。鄭注：序卦曰：賁，飾。故云文飾。離為日，艮為小石，說卦文。乾為天文，石為地文，泰乾在下，離亦在下，故云天文在下，坤在上，艮亦在上，故云地文在上，天地二文交相飾而成賁，猶人君以剛柔交濟，仁義並行，然後能飾成其德也。剛柔雜則陰陽通，仁元也，義利也，合者會也，仁義合所謂嘉會之禮通于其間，故亨也。卦體艮互有坎，艮止在上，坎險又互艮以止于下，三互震以夾于其中，震為大塗，為行，艮以止之，故不利大行，艮為小，故小有所之則可矣。）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荀爽曰：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于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疏〕（卦自泰來，故云此本泰卦。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是以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得中得正，交乎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是以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宜无利，然兼據五四二陰，陰為小，故小利有攸往矣。）天文也。（虞翻曰：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為星，離日坎月，巽為高，五天位，離為文明，日月星辰高麗于上，故稱天之文也。）〔疏〕（五失位，故利變之正。兼有巽離，故成巽體離。艮成終始，主四時，斗建四時，故艮主斗，斗星也，故艮為星。又僖十六年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艮為石，故為星。互離坎，故離日坎月。巽為高，說卦文。五位天德，故為天位。下經云文明以止，故離為文明。中庸曰：日月星辰繫焉，故云日月星辰高麗于天，在天成象，故稱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虞翻曰：人謂三，乾為人，文明離，止艮也。震動離明，五變據四，二五分，則止文三，故以三為人文也。）〔疏〕（三于三才為人道，為人位，故人謂三。泰有乾，人得陽以生，故乾為人，坤為文，離日為明，離之中又坤二也，故文明謂離也。艮止也，故止謂艮也。互體震為動，故震動離明。五既變陽，據四成離，上下兩離，交集于三，三應上，艮止二，五分三之文，則皆止于三，故以三為人文也。愚案：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即文明以止之義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虞翻曰：日月星辰為天文也。泰震春兌秋，賁坎冬離夏，巽為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謂朓側朒也。曆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矣。）〔疏〕（離為目，故為觀。日月星辰為天文，釋已見前。時，四時也。泰互震兌，震左為春，兌右為秋，賁離互坎，坎北為冬，離南為夏。互巽，巽故為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者，謂天文志：陽用事則進，陰用事則退，蚤出為贏，晚出為縮也。謂朓側朒也者，說文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尚書大傳謂之側匿，側即朒也。朓，在語轉，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日月星辰有遲有疾，所謂時變也。曆數也，象法也。考工記曰：天時變，故曆象在天成變，所以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虞翻曰：泰乾為人，五上動，體既濟，賁離象重明麗正，故以化成天下也。干寶曰：四時之變，縣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疏〕（虞注：泰內乾，故泰乾為人。五上皆不正，動則成既

濟。賁三有兩離象，離象傳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三互兩離為重明，體既濟為麗正。坤上來化乾二，坤化成物，乾為天，坤為下，故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干注：繫下曰：日月相推則明生，寒暑相推則歲成，故云四時之變縣乎日月。論語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故云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即堯典所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觀人文而化成天下，即堯典所謂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王廙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峰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加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疏〕（此以山之峭嶮為彫飾，火之照耀為文章，故取象于賁。愚案：山火為賁者，惡其文之著也。火在內而无物以掩之，則的然日亡；火在中而有山以止之，則闇然日章，賁象山下有火者，飾表錦絅衣之謂也。故雜卦傳曰：賁无色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虞翻曰：君子謂乾，離為明，坤為庶政，故明庶政，坎為獄，三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疏〕（君子謂乾者，泰乾也，即九三也。離目，故為明。坤為衆，故為庶，又為事業，故為政。坤上來二成離，故以明庶政。坎為獄，說見噬嗑。三體坎中，故在獄。九居三為得正，故无敢來折三獄也。噬嗑四位不正，故下來居三成豐，折四利用獄也，詳具噬嗑。愚案：離无不明，留獄之象也，故噬嗑利用獄，明而怒止，內六之象也，故賁无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虞翻曰：應在震，震為足，故賁其趾也。）〔疏〕（陽為質，陰為文，賁之義以柔飾剛，賁初應四，四互震為足，四柔來文初剛，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虞翻曰：應在艮，艮為舍，坎為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而徒。）〔疏〕（又應在艮，艮為舍者，舍，留也，手止，故為舍。坎于輿為多眚，故為車。徒，步行，說文文。震與初同體，故初受震賁，自用其足，坎與上異體，故舍坎車而徒行也。古者大夫乘車，初為元士，故位在下，舍車而徒，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者也。今近四棄于二比，故曰舍車。車，士大夫所乘，謂二也。四乘于剛，艮止其應，初全其義，故曰而徒。徒，塵賤之事也，自飾其行，故為賁其趾。趾，謂初也。王肅曰：在下，故曰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步也。）〔疏〕（崔注：剛柔相交以成文飾之義，今近四謂應四也。初比二應四，則棄于二比。二坎為車，故曰舍車。車上大夫所乘，二坎是也。四乘于陽謂三也。艮止其應謂初也，乘剛故不應初。初守其義而不求四，故曰而徒。徒步而行者，塵賤之事也。既不與二比，又不與四應，是自飾其行而賁其趾者也。趾謂初者，爻位初為趾，如王注所云在下稱趾是也。王注：近取諸身，故在下稱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故有徒步之象。案：禮唯大夫不徒行，初為士，故義弗乘，尚書大傳古之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士未有命不得乘，乘有罰。若然，則命士亦得乘之。今士未有命，故云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也。二在頤下，須之象也。二无其應，三亦无應，若能上承于三，與之同德，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疏〕（自三至上，體有頤象，頤下其象為須，須者陰血所生而體柔，六為柔爻，二為陰位，又居頤下，故稱須。上附于剛，剛柔相賁，故賁其須。二三俱无正應，俱能同德，則二與三雖興，五上易位，皆得其應矣。須不動，必待頤而動，故曰與上興也。案：坎乾合而為需，二居互坎之下，變成乾，有需象，需，須也。須也，故曰賁其須，須待也，初與四相應而賁，二與五无應，待五之正，二則貞之，歸妹六三歸妹以須，虞彼注云須需也，彼待四，此待五也。五互震起為興，故曰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也。有坎之以自潤，故曰濡如也。體剛履正，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也。）〔疏〕（內體離，故有離之文以自飾，為賁如。互體坎，故有坎之水以自潤，為濡如。詩小雅六轡如濡，亦言其光澤而沃潤也。九陽為體剛，三陽為履正，體剛故永，履正故貞，永貞故吉。三與二皆得位，故云同德，而皆无正應，二乘初，四乘三，莫有陵之者，但能長守其正，五上易位，終得其應，上為終，故云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王弼曰：有應在初，三為寇難，二志相感，不獲交通，欲靜則失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鮮絜其馬，翰如以待，雖履正位，未果其志，匪緣寇阻，乃為婚媾，則終无尤也。陸績曰：震為馬，為白，故曰白馬翰如。案：皤亦白素之貌也。）〔疏〕（王注：四與初應，故有應在初，四乘三剛，故閡于三為己寇，四與初雖二志相感，以有所閡而不獲通亨，體具為止，故欲靜以待之，而疑初之應已而不欲靜也。互震為動，故欲進以應之，則懼三之難已而不欲進也。進退兩難，故或飾而賁如，或素而皤如，內懷疑懼而无定也。但鮮絜其馬，翰如以待所應，雖履正位，未敢果志遽進也。以三剛難犯，故未與初應。惟不以初為寇而乃婚媾，終无

尤也。陸注。說卦震于馬爲馵足爲的顙，故爲馬。釋畜左白馵。又離上皆白爲馵。晋注的顙云的白顙也。詩云有馬白顛，是也。賁爲白也。白馬翰如，翰取翰飛也。檀弓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彼注云翰白色馬也。是翰如亦言其白也。又案說文皤老人白也，故云皤亦白素之貌也。爻體巽爲白，故爲皤如。愚案三爲離之終，四爲艮之始，離主明而艮主止者也。三曰賁如濡如，斯于文矣。四曰賁如皤如，反于質矣。六爻之中，唯初與四爲正應。四既反質，初不尚文，故亦白馬翰如而來也。何以知乘馬爲初也。鄭箴膏肓云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是乘馬者陽也。初白爲翰如，將以陽求陰而爲婚媾也。乃四乘三陽，隔乎其閒。互坎爲盜，疑爲寇矣。然乘馬而來者，匪三之寇，實初婚媾也，故曰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案坎爲盜，故疑。當位乘三，悖禮難飾，應初遠陽，故曰當位疑也。〔疏〕坎爲盜，說卦文。又坎心爲疑，故疑。以六居四，故曰當位。下乘三剛，悖禮之人，難于文飾。舍三不飾，而應初九之遠陽，故曰當位疑也。疑者疑四爲寇，不可貞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崔憬曰：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也。〔疏〕四當位而待應初陽，故无尤。尤，過也。四本坤，坤終，故曰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虞翻曰：艮爲山，五半山，故稱丘。木果曰園，故賁于丘園也。六五失正，動之成巽，巽爲帛，爲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失位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矣。〔疏〕艮爲山，說卦文。五在山半，故稱丘。揚子云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故山半爲丘也。艮爲木果，天官園圃毓草木，故云木果爲園。賁于丘園者，賁五陰貢于艮也。以六居五，其位失正，動而成陽，其體爲巽。帛從巾從白，巽爲白，故爲帛。爲繩直，故爲繩。艮爲手以持之，故爲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說文殘，賊也。殘，傷也。虞作殘，以艮手斷巽帛，故稱戔戔。卽斷裁分裂爲表裏之意也。五失位无正應，故吝。變正應二，故終吉矣。愚案五下應二，賁于者貢二也。二互體坎，坎爲隱伏，隱士之象也。二自坤上來，坤爲土。說文丘，土之高也，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二以一陰居兩陽之閒，亦外高中下之象。九家說卦曰坎爲叢棘。園有樹木，丘園之象也。五本坤體，九家說卦曰坤爲帛。子夏傳曰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位在五，故爲五匹。餘五爻三陽以象三玄，二陰以象二纁，故曰束帛。爲薛綜解此爻云古者招士必以束帛加璧于上，是也。戔以聲義考之，從水爲淺，從貝爲賤，從金爲錢，皆狹小之義。賁外三爻皆尚質不尚文，故雜卦傳曰賁无色也。王弼訓戔戔爲過儉，是也。坤爲吝嗇，故吝。然來賢之意，寵物不重儀，故終吉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閒，貴飾丘陵，以爲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爲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虞翻曰：五變之陽，故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束帛戔戔，委積之貌。案六五離爻，離爲中女，午爲蠶絲，束帛之象。〔疏〕荀注。艮爲山，震爲竹，竹爲萑葦，故爲林。失其正位，是无位之士也。士居山林之閒，貴飾丘陵以爲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爲天子，故爲王位。以六居五，故爲體中履和。惟能勤賢尊道，故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但君臣失正，所以吝也。卒能以中和之德飾上位而成五功，所以終吉而有喜也。虞注。陽主喜，陰主憂，五變之陽，所以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否則變而成陽也。束帛委積之貌，蓋本馬君。薛虞云戔戔禮之多也，委積蓋言多也。案六五離之中爻，故爲離。又再索而得女，故爲中女。爲蠶絲者，離在午方也。夏官馬質禁原蠶者，還馬于歲屬午，蠶亦屬午，蠶與馬同氣，禁再蠶爲傷馬也。故知午爲蠶絲也。以中女而治蠶絲，故有束帛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乘五陰，變而得位，故无咎矣。〔疏〕五變故在巽上，巽爲白，故曰白賁。下乘五陰，爻相變而得位，成既濟定，故无咎矣。愚案考工記曰畫繢之事後素功。鄭彼注云素，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爲其漬汙也。賁終于白，卽後素功之謂也。在賁家而能以素終，始終不溺于文者也，故无咎。不引論語繪事後素者，論語明禮器白受采之義，與考工記不同。據考工以釋論語者誤也。又案禮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此亦白賁之義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干寶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虞翻曰：上之正得位，體成既濟，故曰得志。坎爲志也。〔疏〕干注。說文素，白緻繒也，故云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謂六五也。上乘五，五得賢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虞注。上五易位，則各得其正，成既濟定。其志得行，故曰得志。五上變體坎，故坎爲志。愚案家語好生，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又呂氏春秋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

賁又何好乎。蓋賁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子貢以爲吉，小利有攸往，故孔子以爲不吉。然孔子雖不賁于當時，而删詩書，訂禮樂，則賁于萬世。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不得賁，其爲賁也大矣。

序卦曰：致飾然後通，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崔憬曰：以文致飾，則上下情通，故曰致飾然後通也。文者致理，極而无救，則盡矣，盡則剝也。〔疏〕序卦傳致飾而後亨，此作然後通。蓋有禮致其文飾，則賓主合禮，上下情通，故云致飾然後通也。然儀文盛而實意衰，則文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云文者致理，極而无救，則盡矣。物之文者，久而必剝，故賁受以剝。剝則陽盡，故云盡則剝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虞翻曰：陰消乾也。與夬旁通。以柔變剛，小人道長，子弒其父，臣弒其君，故不利有攸往也。〔疏〕剝本乾也，陰消乾至五成剝，故云陰消乾也。自夬則夬卽伏剝，而剝又伏夬，故與夬旁通。以柔變剛，本彖傳。謂陰消陽也。小人道長，否彖傳文。謂陰長至五也。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坤文言文。陰消至五，艮子弒乾父；陰消至否，坤臣弒乾君。小人道長，故不利有攸往。剝曰不利有攸往，懼陽將盡也。復彖卽曰利有攸往，喜陽生也。

彖曰：剝，剝也。盧氏曰：此本乾卦，群陰剝陽，故名爲剝也。〔疏〕此本乾消卦也。羣陰剝陽，自初至五，陰盛至極，一陽將盡，故名爲剝。

柔變剛也。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爲陰所變，故曰剝也。〔疏〕陰消外卦，變五爲剝，故云陰外變五。五爲天子，故爲至尊。喪服傳曰君至尊是也。五爲陰所變，乾鑿度曰剝之六五，言萬物將剝落，故云剝也。雜卦傳曰剝，爛也。虞翻注云陽得陰孰，故爛。卽柔變剛之義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鄭玄曰：陰氣侵陽，上至于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疏〕陰氣消陽，至五成剝。九月之時，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五陰一陽，是陰氣極盛之時，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所以然者，以小人長也。陰消成剝，由否而極，故與否同辭。彼因君子，故知否道；此止小人，故備言長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虞翻曰：坤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疏〕坤順也，艮止也，故曰順而止之。陰消觀五成剝，剝雖消五，上陽獨存，猶有觀示羣陰之象，故曰觀象也。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虞翻曰：乾爲君子，乾息爲盈，坤消爲虛，故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則出入有疾，反復其道，易虧巽消艮，出震息兌，盈乾虛坤，故于是見之耳。〔疏〕乾爲君子者，謂乾陽也。陽息陰消。消息者，乾坤也。先儒據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易緯曰：聖人因消息起陰陽，立乾坤以統天地。是消息與八卦理興也。記消息者，乾坤也。起消息義，或然也。消息十二卦成于乾坤。十二辟復臨泰大壯夬乾，皆自乾息而成也，故云乾息爲盈。姤遯否觀剝坤，皆自坤消而成也，故云坤消爲虛。陰生于陽，消息者乾道，而貫始于震。乾爲天，震爲行，故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體初震，復出入乾坤，而十二卦以成，故引復象傳出入无疾，反復其道，以明之。義詳虞氏彼注。易虧巽消艮者，剝也。出震息兌者，復也。乾盈于甲，故稱乾盈；陰虛于乙，故稱坤虛。日月爲易，剝復易之大關，故于是見之耳。

象曰：山附于地，剝。陸績曰：艮爲山，坤爲地，山附于地，謂高附于卑，貴附于賤，君不能制臣也。〔疏〕艮爲山，坤爲地，說卦文。山附于地，謂高附于卑，貴附于賤，有君不能制臣之象。君不能制臣，陰盛陽衰，則臣將剝君矣，故曰剝。愚案地載山者也，然山附于地，有時而崩，如春秋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山崩亦地崩也。京房易傳云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謂上九也。剝者剝象也，故山附于地曰剝。

上以厚下安宅。盧氏曰：上，君也。宅，居也。山高也，山高絕于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屬地時也。君當厚錫于下，賢當卑降于民，然後得安其居。〔疏〕上，君也，謂上九也，以非君位，故曰上。宅，居也，釋言文。山高地卑，故山高絕于地。今附地者，明被陰氣所剝，故曰屬地時也。在上者觀其象，知安上必由于厚下，故人君當厚錫于下，賢者當卑降于愚，然後得安其居。愚案坤厚載物，故爲厚。地道卑，故曰下。地道靜，故曰安。艮爲門闕，故爲宅。上觀山崩由于地崩，則當法坤以厚下，然後得安其宅。宅曰安者，以艮互坤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虞翻曰：此卦坤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爲牀，復震在下爲足，故剝牀以足。蔑，无。貞，正也。失位无應，故蔑貞凶。震在陰下，象曰以滅下也。〔疏〕卦本坤變乾也。乾初動成巽。說文牀從木爿聲。巽爲木，故爲牀。復震爲足，故曰剝牀以足。剝窮則復，故初謂剝伏震，二則不言伏震也。詩大雅喪亂蔑資，毛傳蔑無也，故蔑无。貞，正也，師彖傳文。初陰失位，又无正應，无貞故凶也。震伏巽下，故象言滅下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盧氏曰：蔑，滅也。坤所以載物，牀所以

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及于上。則君政崩滅。故曰以滅下也。〔疏〕虞誠同音。且同物。內卦坤。坤厚載物。故云坤所以載物。說文。牀安身之坐也。故云牀所以安人也。初在下。故稱足。近取諸身也。二爲辨。三爲膚。虞同契曰。剝爛肢體。消滅其形。是也。坤初六文言曰。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先從下剝。漸及于上。消至五則君政崩滅。然其先實從下始。故曰以滅下也。乾初九象曰。陽在下也。今爲坤陰所滅。故曰滅下。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虞翻曰。指間稱辨。剝。剝二成艮。艮爲指。二在指間。故剝牀以辨。无應在剝。故蔑貞凶也。〔疏〕辨本作采。說文。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辨亦別也。故云指間稱辨。剝消至乾二成艮。艮爲指。說卦文。二體艮在指間。故曰剝牀以辨。二途得正。以陰消至五成剝。上无正應。故滅貞凶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鄭玄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信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崔憬曰。今以牀言之。則辨當在第足之閒。是牀梐也。未有與者。言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疏〕鄭注。足上稱辨者。近取諸身也。二在足上。故爲辨。近剝之下。謂脾是也。前爲脛。後爲腓。詘則親。信則遠。是脾也。詘信有辨。故謂之辨。以辨偶分也。崔注。揚子方言。牀陳楚之閒謂之第。故云第足。牀皆无等。當亦方言。雖之爲物。殆如堂之有陛也。與。應也。三與上雖不得位。猶爲不敢之應。五既貞二无正應。故曰未有與也。案爾雅。既曰尊卑之疏。等威之施。實謂之第。郎顗之曰。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辨連韏言之。則辨亦臥具明矣。然其制不可考也。

六三。剝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荀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象曰。失上下也。〔疏〕卦有五陰消乾成剝。故云衆皆剝陽。三雖不正。獨與上應。陰陽相得。故无剝害上九之意。是以无咎也。上謂四。下謂初二。衆陰皆欲剝陽。已獨應上。剝之所以无咎者。以違上下故也。當剝之世。以扶陽爲貴。三舍衆陰以應上九。故无咎。五率衆陰以承上九。故无不利。初二四皆以陰剝陽。故皆曰剝牀凶。三與五同功。皆有扶陽之意。故知上謂四。下謂初二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虞翻曰。辨上稱膚。艮爲膚。以陰變陽。至四乾毀。故剝牀以膚。臣弒君。子弒父。故凶矣。王肅曰。在下而安人者牀也。在上而處牀者人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剝盡以及人身。爲敗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剝牀以膚凶也。〔疏〕虞注。四在上體。故云辨上稱膚。坤消乾至四體艮。艮爲膚者。陰在內稱肉。陽在外稱膚。艮以一陽覆二陰。故爲膚也。以陰消陽至四。則上體之乾毀。故剝牀以膚。乾毀則臣弒君。子弒父。故凶矣。否至三弒父弒君。剝至四乃成弒者。否猶未然。剝道已著。體不毀。猶未爲切近患厚之至也。王注。在下謂內卦下承上。故安人之身者爲牀。在上爲外卦。上乘下。故處牀之上者爲人。內爲坤。坤方載物。故象牀。外爲艮。艮三索少男。故象人。剝足剝辨。牀盡則及人身。乾毀爲敗。及四則爲敗滋深。坤陰爲害。坤故害莫甚焉。剝牀不已。遂及人膚。故曰剝牀以膚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牀以剝盡。次及其膚。剝于大臣之象。言近身與君也。〔疏〕玉篇。席。牀也。增韻。薦。藉也。蒲子曰。席。薦。席所以覆牀。故云牀之膚謂薦席。薦席在牀外。故云若獸之有皮毛也。牀盡及膚。災及于近。四爲三公。故云剝于大臣之象。身在牀上。故習近身。五爲天子。故言近君。變坎爲災。繫下曰。四多懼。近也。韓注云。四近于君。故多懼也。近五故曰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虞翻曰。剝消觀五。巽爲魚。爲繩。艮手持繩貫巽。故貫魚也。艮爲宮室。人謂乾五。以陰代陽。五貫乾爲寵人。陰得麗之。故以宮人寵。動得正成觀。故无不利也。何妥曰。夫剝之爲卦。下比五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魚爲陰物。以喻衆陰也。夫宮人者。后夫人嬪妾。各有次序。不相瀆亂。此則貴賤有章。寵御有序。六五既爲衆陰之主。能有貫魚之次第。故得无不利矣。〔疏〕虞注。剝之爲卦。消觀五而成。觀五體巽。巽爲魚者。巽陰爲陽。陰爲蛇爲魚。郭璞洞林曰。魚者。震之廢氣也。巽王則震廢也。又說卦。巽爲多白眼。魚目不瞑。故巽爲魚。巽爲繩直。故爲繩。消觀成艮。故艮手持繩貫巽爲貫魚也。艮爲門闕。故爲宮室。木消則五爲乾。乾陽生爲人。故人謂乾五。不稱后者。剝統于上。五不得正。陰位。坤虛无君。以承上也。艮爲門闕。爲閽寺。閽陰在門闕之內。閽寺守之。故有宮人之象。以柔變剛。故云以陰代陽。陰至五位。故云五貫乾爲寵人。上承于陽。衆陰得而麗之。故以宮人寵。乾鑿度曰。陰貫魚而欲承君子。是也。五失位。動得正成觀。故无不利也。何注。剝以一陽下比五陰。駢頭相次。貫魚之象。五爻皆陰。故云魚爲陰物。以喻衆陰也。五爲王后之宮。位人之長也。四爲夫人。三爲九嬪。二爲世婦。初爲御妻。故云后夫人嬪妾各有次序。不相瀆亂也。五貴而下賤。故貴賤有章。由上而及下。故寵御有序。五統衆陰。上承一陽。已有中和之德。而又使羣陰貫魚以進。不至有逼上之嫌。故无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崔憬曰。魚與宮人皆陰類。以比小人焉。魚大小一貫。若后夫人嬪婦御女。小大雖殊。寵御則一。故終无尤也。〔疏〕小人陰也。魚與宮人皆陰類。故取其象以況小人焉。魚之大小。一貫而進。若后與夫人嬪婦御女。雖有小大之殊。進御則一。羣陰相次。五不專寵。故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德車。小人剝廬。虞翻曰。艮爲碩果。謂三已復位。有頤象。頤中无物。故不食也。夫乾爲君子。爲德。坤爲車。爲民。乾在坤。故以德爲車。小人謂坤。艮爲廬。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小人剝廬也。〔疏〕碩與石同。艮爲石。爲果蓏。故爲碩果。與三應。上不變而三復正位。有頤象焉。頤中无物。故不食。且全體象頤。而下无實。故不食也。白虎通曰。陽道不絕。陰道有絕。十月純坤用事之陽月。陽道不絕之義也。乾爲木果。謂上九也。艮得乾體。艮之碩果。亦指上也。剝之上即復之初。窮上反下。上之碩果。即下之萌芽。艮爲萬物所成終而成始者。此也。乾鑿度曰。剝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不能盡。小人不能決君子。此碩果所以不食也。乾決爲勞通也。上應在三。乾爲君子。謂乾三也。乾日新。故爲德。坤爲大輿。故爲車。鄭運曰。天子以德爲車。乾在坤上。乾德坤車。故云德車。坤消乾。小人道長。故小人謂坤。艮爲門闕。故爲廬。上變滅艮。則成純坤。坤爲迷。坤弒爲亂。是小人剝廬之象也。坤爲車。五陰上載一陽。陽爲君子。故有君子德車之象。艮爲廬。下乘五陰爲小人。小人滅陽。不滅不止。故有小人剝廬之象。

象曰。君子德車。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侯果曰。艮爲果。爲廬。坤爲輿。處剝之上。有剛直之德。羣小人不能傷害也。故果至碩大。不被剝食矣。君子居此。萬姓賴安。若得乘其車輿也。小人處之。則庶方无控。被剝其廬舍。故曰剝廬終不可用矣。〔疏〕艮稱爲果。門闕爲廬。坤大輿爲車。陽處剝上。有剛直之德。羣陰不能傷害。故果至碩大。不被剝食。君子居此。則下承道陰。若得乘車輿之安。輿車亦作得車。故云得坤爲民爲載。故曰民所載也。小人處之。則災及庶方。无所控告。不剝其廬舍不已。艮爲終。坤爲用。故曰終不可用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也。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于初。故剝之爲道。不可終盡。而受之于復也。〔疏〕繫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云易窮則有變。泰族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故云物極則反于初。剝之碩果。仁在其中。核芽相生。微陽必續。故云剝之爲道。不可終盡。剝窮于上。即復反于初。盡剝之陽不食。則復之陽不遠。故剝受以復也。

䷗ 震下。坤上。

復。亨。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羣陰剝陽。至于幾盡。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氣復反。而得交通。故云復亨也。〔疏〕上爲末。初爲本。陽盡于上。復歸于初。故云復者歸本之名。羣陰剝陽至于幾盡者。剝之上不食者也。一陽來下。故稱反復者。復初之不遠者也。乾陽復反于坤初。陰陽交通。故曰復亨也。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虞翻曰。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兌爲朋。在內稱來。五陰從初。初陽正。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矣。〔疏〕陽出復震。歷臨至泰。反觀成剝。入坤爲乾之消息六卦。故云出震成乾。陰入姤巽。遯至否。反大壯成夬。盡乾爲坤之消息六卦。故云入巽成坤。凡得乾坤之卦各八。震巽艮兌之卦各二。不見坎離。蓋日月成八卦之象。乾坤合東納甲乙。震巽合西納庚辛。艮兌合南納丙丁。坎離入中宮納戊己。其體空虛。離爲日光。震巽艮兌皆可見。離象坎爲月。納晦朔之交。滅乎坤乙。不可見。故云十二消息不見坎象。說卦坎爲心病。故爲疾。不見坎象。故曰出入无疾。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故兌爲朋。卦例凡在內者稱來。五陰皆從于初。初陽得正。息二成兌爲臨。息三互兌爲繫。息四互兌爲大壯。息五互兌爲夬。互體兌爲朋。故曰朋來无咎矣。案京房本朋作崩。剝上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復曰崩來无咎。艮山爲崩。艮之一陽來于復初。故无咎義亦可通。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案易軌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兌四方正卦。卦別六爻。爻主一氣。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當周天之數。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者也。剝卦陽氣盡于九月之終。至十月末純坤用事。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爲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爻生爲七日。故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是其義也。天道玄邈。理絕希夷。先儒已論。雖各指于日月。後學尋討。猶未測其端倪。今舉約文。略陳梗概。以候來賢知我者也。〔疏〕此主鄭氏由剝至復六日七分而小變其說也。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鄭彼注云。卦氣論氣也。又曰。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稽覽圖引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

十有一周，今是類謀篇，此文蓋逸脫也。尋易緯之義，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爻主一氣，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以八十分爲日法，五日分爲四百，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六日七分也。鄭注此緯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也。　愚案：稽覽圖所稱，蓋實中孚至復六日七分，鄭注此經，則實由剝至復六日七分。李君之注從鄭氏剝復之說也。易軌者，易緯也。李君但言日主一爻，故以三百六十日當三百六十爻，而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其言以爻值日之法，本于稽覽，而不言中孚，其言由剝至復之義，本于鄭注，而不言六日七分，詳觀古法以著源流，而李注云云大旨略知矣。然古文哲舉陶謨知人則哲，漢書引作悊，是也。漢書汲黯傳武帝用人，譬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蓋云以候來悊知積薪者，蓋誤辭也。

利有攸往。虞翻曰：陽息臨成乾，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矣。〔疏〕陽息二爲臨，至三成乾爲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泰彖傳文。陰消陽長，往剝成乾，故利有攸往矣。

彖曰：復亨。虞翻曰：陽息坤，與姤旁通，剛反交初，故亨。〔疏〕復自坤來，坤牝陽，故云陽息坤。巽伏震下，故與姤旁通。剝上之剛反交于坤初，乾坤氣通，故亨。

剛反動而以順行。虞翻曰：剛從艮入坤，從反震，故曰反動也。坤順震行，故而以順行。陽不從上來反初，故不言剛自外來，是以明不遠之復，入坤出震義也。〔疏〕剛謂剝上九也。上九體艮，消艮入坤，滅出復震，故從反震，艮震之反也。震，動也，故下反動。坤爲順，震爲行，故曰而以順行。彖傳多言通變，如否泰往來，都在本卦，故言來往。此卦陽從剝來，出入純坤，然後成復，故云陽不從上來反初，故不言剛自外來。從外來其在上爻則遠，從坤出震在初爻則不遠，故云明不遠之復，入坤出震之義也。此不從通變例而以消息言。

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侯果曰：陽上出，君子道長也；陰下入，小人道消也。動而以行，故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矣。〔疏〕陽在初，有上出之勢，故君子道長也。陽上出則陰下入，故小人道消也。震動而以順行，故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矣。　愚案：此解未應經義。出入謂入坤出震也，非陽出陰入之謂。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虞翻曰：謂乾成坤，反出于震而來復，陽爲道，故復其道。剛爲晝日，消乾六爻爲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來復天行也。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而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此天之運行也。豳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月爲日明矣。〔疏〕虞注：剝消乾成坤，故謂乾成坤。坤從下反出體剝成復，故云反出于震而來復。乾元爲道，故陽爲道。陽初出復，故復其道。繫上曰剛柔者晝夜之道也，故剛爲晝日。剝消乾成坤，故云消乾六爻爲六日。剛從剝來反于坤初，故云剛來反初，以乾六爻至復初凡七爻，故曰七日來復。入坤出震得乾之一陽，乾爲天，震爲行，故曰天行也。侯注：五月天行至午爲姤，姤五陽而一陰，故云陽復而陰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爲復，復五陰而一陽，故云陰復而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循環不已，陽生于子，消于午，天之大數也。故凡歷七月，月亦稱日，故曰七日來復。消息十一卦皆有陽爻，坤无陽而乾伏其下，故云此天之運行也。陰稱月，陽稱日，詩豳風七月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又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毛傳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此皆陽息之月，故謂之日，此古人呼月爲日之義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荀爽曰：利往居五，剛道浸長也。〔疏〕利往居五，謂陽息至五，得位得中，君子道長，故云剛道浸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虞翻曰：坤爲復，謂三復位時，離爲見，坎爲心，陽息臨成泰，乾天坤地，故見天地之心也。荀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矣。〔疏〕虞注：乾坤易爲否泰，交爲坎離，成兩既濟、未濟，而實自剝復始，故二卦實乾坤之樞紐也。乾交坤始復陽位爲復，故云坤爲復。將成既濟，則三復陽位，體離互坎，相見乎離，故離爲見。坎爲亟心，故爲心。陽息臨二至三體泰，乾爲天，坤爲地，合以離見坎心，故見天地之心也。荀注：復于消息在十一月子，稽覽圖冬至日在坎，坎爲心，乾坤鑿度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乾元即坤元，天心即地心也。冬至之時，陰氣已極，一陽復生，天心動于地中，故云陽起初九爲天地心。天地之心，即天地之元，萬物資始于乾元，故云萬物所始。震爲動，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云吉凶之先。蓋在乾坤則爲元，在天地則爲心，而其端倪實于復之初陽見之，故曰見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虞翻曰：先王謂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闔爲閉關，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

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復爲陽始，姤則陰始，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宋衷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爲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疏〕虞注：乾息于初，乾爲先王，乾已入坤，故稱先王。十一月陽生于子，是爲冬至，故至日冬至之日。坤爲大陰，剝艮爲門，有闔象，闔戶謂之坤，故坤爲閉關。初伏姤巽，巽爲商旅者，考工記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說卦曰巽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商旅。巽爲行，巽爲商旅而伏震下，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陰七稱后，坤又爲方，今姤巽伏復下，故后不省方。復一陽生，故爲陽始；姤一陰生，故爲陰始。一陽乾也，一陰坤也，乾天坤地，故云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言后者，乾爲先王，坤五天子之位，土象，故稱后，如泰五稱后是也。后，君也，釋詁文。六十四卦先王后不並言，並言者唯此耳。宋注：先王于陽復之時，下而商旅不行，上而后不省方，蓋以微陽初生，貴于靜養，藏之愈深，則發之愈盛，故云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法制于古，故云制之者王者之事；法行于今，故曰奉之者爲君之業。上言先王而下言后者，制法者已往之王，而奉法者嗣體之君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崔憬曰：從坤反震而變此爻，不遠復也。復而有應，故獲元吉也。〔疏〕陽滅于坤，復動成震，震爲反生，故云從坤反震。剝上滅坤，即坤初動震，此爻卑變，故曰不遠復也。六爻唯初與四爲正應，故復而有應，中行獨復，故元吉也。　愚案：天道遠，初乾故曰遠。七日滅乾，來復于震，故不遠。韓云：祗，大也。繫上曰：无咎者存乎悔。虞往云：震，動也。初動得正，故无大悔。乾元在始，即初陽也。震之一陽，即乾之元也。乾元得正，故曰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侯果曰：祗，大也。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遠復，故无大咎，以此修身，顏子之分矣。〔疏〕祗，大也，義同韓訓。往謂剝時陽被陰剝，所以有悔。覺，知也。繫下曰復以自知，又說此爻云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云覺非遠復，善復故无大咎。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故云以此修身顏子之分矣。　愚案：坤形爲身，震象修省，乾剛反通坤初，故以修身。知行道遠，修身之事也。中庸曰脩身以道，修道以仁。復初乾元爲仁，仁，修身之要也。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修身之謂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王弼曰：得位處中，比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疏〕六爲得位，二爲處中，與初相比，專一不疑。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乾元爲仁，即初陽也。已在初上，下而順附于初，下仁之謂也。親仁善鄰，隱六年左傳文。處中得位而能親陽之仁，善初之鄰，復之休者也。休，美也，乾以美利利天下，二近于初，故曰休復。　愚案：說文休在木部，人依木則休。徐鍇曰：休，會止木庶息意。震一陽初生，東方木象，二爲人位，得依于初，故曰休復吉。初陽乾元爲仁，體春木德亦爲仁，二所以休復吉者，以其下爲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虞翻曰：頻，蹙也。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无咎也。〔疏〕頻，蹙也，即王弼注頻蹙之貌是也。頻本說文頻字，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從頁從涉。三變正爲坎，故頻字中從三爲水厓也。三爲內卦之外，有厓象焉。三本失位，无應于上，臨厓頻蹙，終得來復，亦危道也。變而之正，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侯果曰：處震之極，以陰居陽，懼其將危，頻蹙而復，履危反道，義亦无咎也。〔疏〕三處震終，震爲恐懼，以陰居陽，故懼其將危。頻蹙而復，是履于危，然終反于正道，故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虞翻曰：中謂初，震爲行，初一陽爻，故稱獨，四得正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俗說以四位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復，非也。四在外體，又非內象，不在二五，何得稱中行耳。〔疏〕中謂初者，董子春秋繁露曰：陽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陰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其所始起皆于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是以二至爲天地之中，冬至在復初一陽，復象曰見天地之心，心即中也，故知中謂初也。初體震足爲行，震初一陽，故稱獨。初以中行獨應于四，四得正位，下應于初，故曰中行獨復。乾元爲道，體大壯亦爲道，初已復，四從之，故曰以從道也。俗說謂虞注也。鄭謂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四獨應初，韓內亦稱中，四外體非內象，不得稱中，且二五稱中，易有定例，位非二五，安得稱中，因盛天心，遂述中象，故駁而斥之也。耳當作耶。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侯果曰：坤爲厚載，故曰敦復。體柔居剛，无應失位，所以有悔，能自考省，動不失中，故曰无悔矣。〔疏〕中庸曰：敦厚以崇禮，敦訓厚也。五體坤，坤象曰：厚德載物，故曰敦復。六以柔體居五剛位，下无正應，已又失正，宜有悔矣。然所履得中，爲復之主，復以自知，故曰考，坤身爲自，故曰自考。五位在

中。故曰中以自考。動而得正，又不失中，故无咎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虞翻曰：坤冥爲迷，高而无應，故凶。五變正時，坎爲災眚，故有災眚也。）〔疏〕[illegible]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虞翻曰：三復位時而體師象，故用行師。[illegible]）〔疏〕[illegible]

至于十年不克征。（虞翻曰：坤爲至，爲十年。[illegible] 何妥曰：理國之道，須進善納諫。迷而不復，安可牧民？以此行師，必敗績矣。敗乃思復，失道已遠，雖復十年乃征，无所克矣。）〔疏〕[illegible]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虞翻曰：姤乾爲君，坤陰滅之，以國君凶，故曰反君道也。）〔疏〕[illegible]伏姤乾君爲坤陰所滅，迷而不反，宜其凶矣。國君之凶，由反君道也。

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崔憬曰：物復其本，則爲成實，故言復則无妄矣。）〔疏〕人之始生，心本无妄，所謂誠者天之道也。[illegible]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由是道心之微者著，人心之危者安，則妄者復于无妄矣。復則无妄，故受之以无妄。

䷘震下乾上　无妄。（何妥曰：乾上震下，天威下行，物皆絜齊，不敢虛妄也。）〔疏〕[illegible]

元亨利貞。（虞翻曰：遯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虞翻曰：非正謂上也。四已之正，上動成坎，故有眚。[illegible]）〔疏〕[illegible]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

主於內。（蜀才曰：此本遯卦。[illegible]）〔疏〕[illegible]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illegible]）〔疏〕[illegible]

不利有攸往。（[illegible]）〔疏〕[illegible]

无妄之往，何之矣。（[illegible]）〔疏〕[illegible]

天命不右，行矣哉。（[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illegible]）〔疏〕[illegible]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illegible]）〔疏〕[illegible]

初九，无妄往吉。（[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

則利有攸往。（虞翻曰。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耕。震為禾稼。艮為手。禾在手中。故稱穫。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初爻非坤。故不菑而畬也。得位應五。利四變之益。則坤體成。有耒耨之利。故利有攸往。往應五也。）〔疏〕（卦體似益。繫下曰。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故有益耕象。益互坤。无妄四未變。无坤田。故不耕。耨耕也。震于稼為反生。故為禾稼。互艮為手。震禾在艮手。有穫象。故稱穫。初二于三才為地道。故田在初。釋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注坊記引此又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此云在二二歲曰畬。從鄭注也。又云。初爻非坤。故不菑而畬。亦治二歲曰畬。故云然也。當以爾雅釋地為正。蓋初九是勤田之始。為一歲。有菑象。五歷三爻。為三歲。有畬象。耕穫菑畬利者也。六二得位。上應于五。二與四同功。四變成益。則坤體為田。益有耒耨之利。不耕而穫。謂不于耕而期穫也。不菑畬。謂不于菑而期畬也。无妄馬鄭君訓无所希望。此直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即董子所謂不謀利不計功之心也。故利有攸往。二與五為正應。故云往應五也。謂天之所助者順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虞翻曰。四動坤虛。故未富也。）〔疏〕（陽實陰虛。四動成坤。陰虛之象。二在坤下。虛故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虞翻曰。上動體坎。故稱災。四動之正。坤為牛。艮為鼻為止。巽為桑為繩。繫牛鼻而止桑下。故或繫之牛也。乾為行人。坤為邑人。乾四據三。故行人之得。三繫于四。故邑人之災。或說以四變則牛應初。震坤為死喪。故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疏〕（三應上。上動體屯為坎多眚。故稱災。四變正體坤。故為牛。山澤通氣。山處受澤。故艮為鼻。艮以止之。故為止。巽為木。故為桑。為繩直。故為繩。又艮為手。以繩繫牛鼻而止于桑下。四為巽。而繫三為坤。故曰或繫之牛也。乾健為行人。四也。坤來為邑人。三也。乾四據三。是四繫三。為有所得。故曰行人之得。三繫于四不變。上應變成屯。故曰邑人之災也。行人得牛。邑人受災。故曰无妄之災。或說以四變則牛應初。震坤為死喪。故三為災。此言初得四。三受災。故曰行人得牛。邑人之災。義亦略同。但不備耳。）

九四。可貞无咎。（虞翻曰。動得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也。）〔疏〕（四失位。動則得正。故曰可貞。變正成陰。上承五陽。下應初陽。陰陽相得。故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虞翻曰。動陰承陽。故固有之也。）〔疏〕（四本陰位。動而為陰。以陰居陰。上承五陽。故曰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虞翻曰。四已之正。上動體坎。坎為疾。故曰无妄之疾也。巽為木。艮為石。故稱藥。坎為多眚。藥不可試。故勿藥有喜。康子饋藥。丘未達故不嘗。此之謂也。）〔疏〕（四已變正。上動則體坎。坎為心病。故為疾。外三皆坎。疾歸于五。故曰无妄之疾也。巽為木。艮為石。木散實。天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鄭注。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故巽木艮石稱藥。坎為多眚。眚敗也。故藥不可以嘗試。五陽為喜。故勿藥有喜。康子饋藥。丘未達不敢嘗。論語文。引之以明藥不可試之意。愚案。五得中得正。宜无疾。五之疾。四之疾也。遯三曰。係遯有疾厲。遯上之初成无妄。則遯三之疾。四受之矣。五乘四疾。故為无妄之疾。實陽為喜。故勿藥有喜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侯果曰。位正居尊。為无妄貴主。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三四妄處。五乃憂疾。非乖攝。則藥不可試。若下皆不妄。則不治自愈。故曰勿藥有喜也。）〔疏〕（九為位正。五為居尊。五為天子。故為无妄貴主。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書泰誓文。實五為三四任過也。三四失位。故為妄處。五之憂疾。乃從三四之妄并己。非乎乖攝。故藥不可試。若三四反正。下皆不妄。則五之疾不治自愈。故曰勿藥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虞翻曰。動而成坎。故行有眚。乘剛逆命。故无攸利。天命不右。行矣哉。）〔疏〕（四已變正。上動成坎。坎為多眚。下應震為行。故行有眚。五為乘剛。五至三體巽為命。變坎乘剛為逆命。位不得正。故无攸利。卦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指上九也。又引彖辭。天命不右。行矣哉。明其不可行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崔憬曰。居无妄之中。有妄者也。妄而應三。上下非正。窮而反妄。故為災也。）〔疏〕（中當作終。上居无妄之終。位不得正。有妄者也。上應三。體窮為行。上與三皆不得正。雖陰陽相應。是不義之應也。據所不當應。是窮于上而反妄。行而窮。故為災也。）

序卦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崔憬曰。有誠實則可以中心藏之。故言有无妄然後可畜也。）〔疏〕（无妄則誠。誠則實。實則可畜。故曰有无妄然後可畜也。中心藏之。詩隰桑文。藏

者畜之謂也。愚案。乾為天命。艮以畜之。為无妄。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乾為天德。艮以止之。為大畜。大學曰。明明德。止于至善是也。率性而行。則至善可止。大畜所以繼无妄也。）

䷙（乾下艮上）大畜。利貞。（虞翻曰。大壯初之上。其德剛上也。與萃旁通。二五失位。故利貞。此萃五之復二成臨。臨者大也。五上有頤養之象。故名大畜也。）〔疏〕（自大壯來。初九之上。故傳謂其德剛上也。反萃。故與萃旁通。二五失陰陽正位。故利貞。指萃卦五之復二成臨。而息二陰反艮。此為大畜。臨者大也。序卦文。三至上有頤象。頤者養也。故名大畜。亦兼取頤名畜。小畜无養象。故知此名不取頤義。陰稱小。陽稱大。小畜謂四。四陰故小。大畜謂上。上陽故大。上體艮。艮為止。以艮畜乾。謂之大畜。）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虞翻曰。二稱家。謂二五易位成家人。家人體噬嗑食。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疏〕（二位大夫稱家。詳見蒙二。又二五易位。變成家人。家人初至五體噬嗑。又五體兌。兌為口。皆有食象。故曰家食。五為天。應五而變。二五既正。上變既濟。不成家人。故曰不家食吉。既濟坎相承。故曰利涉大川。二五相應。故應乎天也。家三至上體頤。有食象。頤在外。故不家食。互兌為澤。澤決為川。互震為足。足行為涉。故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煇光日新。（虞翻曰。剛健謂乾。篤實謂艮。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為日。故煇光日新也。）〔疏〕（乾剛而健。故剛健謂乾。艮成終始。故篤實謂艮。二五易位互坎。故利涉大川。體離為日。朝日為煇。日中為光。故曰煇光日新。陽皆以日新斷句。俗讀屬下失之。）

其德剛上而尚賢。（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初升為主于外。剛陽居上。尊尚賢也。）〔疏〕（卦自大壯來。陽剛自初升居于上。艮反震為上。故為主于外。艮為賢人而在上。是尊尚賢人之意也。）

能健止。大正也。（虞翻曰。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能止健。誤也。）〔疏〕（乾在內為健。艮在外為止。二五失正。易則得位。故曰大正。易氣從下生。象傳之例先下後上。故曰能健止。舊讀言能止健。不合象例。且畜陽非止乾。故云誤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虞翻曰。二五易位成家人。今體頤養象。故不家食吉養賢也。案。乾為賢人。艮為宮闕也。令賢人居于闕下。不家食之象。）〔疏〕（虞注。二五易位成家人。大象三至上體頤。頤者養也。二之五是不家食。得正故吉也。得正為賢。體頤為養。故養賢也。案。乾文言曰。賢人在下位。故乾為賢人。艮為門闕。故為宮闕。乾居艮下。是賢人居于闕下。不家食之象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虞翻曰。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應乎天。）〔疏〕（二五變正。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于三才為天位。五動二應。故曰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為大器。山則極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疏〕（艮為止也。止莫若山。大莫若天。艮在乾外。故曰天在山中。大畜之象也。以天為大器。而山能止之。此名大畜之義也。愚案。說苑曰。五嶽能大布雲雨。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天之氣也。而實亦斂于五嶽。翕其觸石而雨天下。非斂無以為布。斂者畜之謂也。以山畜天。故曰大畜。）

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為言。震為行。坎為志。乾知大始。震在乾前。故志前言往行。有頤養象。故以畜其德矣。）〔疏〕（乾鑿度曰。乾三為君子。故君子謂乾。[illegible]）

初九。有厲利已。（王弼曰。四乃畜己。未可犯也。進則災危。有厲則止。故利已。）〔疏〕（[illegible] 用有厲而止。則能利己。此言止則有利于己也。又已止也。四居艮而止。初正應四。不可妄進。故利于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虞翻曰。謂二變正。四體坎。故稱災也。）〔疏〕（[illegible] 多眚。故稱災。利已則初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虞翻曰。萃坤為車為輹。坤消乾成。故車說輹。輹或作輻也。）〔疏〕（與萃旁通。萃坤為輿。又為輹。皆說卦文。今成大畜。則乾成坤毀。故為輿說輹。與小畜同義。凡兌為毀折。故有說

輹之象。輹古文。輹今文。故輹或作輻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盧氏曰。乾爲輿。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處失其正。上應于五。五居畜盛。止不我升。故且說輹停留。待時而進。退得正。故无尤也。）〔疏〕（說卦。乾爲圜。考）工記。蓋之圜也。以象天也。故乾爲輿。說文。輹。車下縛也。釋名。輹。伏也。曰伏兔者。伏于軸上似之也。故云車之鉤心夾軸之物。以九居二爲處失其正。二正應五。故上應于五。五居尊位。故爲畜盛。外艮爲止。五正畜二。故止不我升。應五而升。故且說輹。居中故能停留待時。變柔則爲進。退得正。居中得正。故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吉。日閑輿衛。（虞翻曰。乾爲良馬。震爲驚走。故稱逐也。謂二已變。三在坎中。故利艱貞吉。離爲日。二至五體師象。坎爲閑習。坤爲車輿。乾人在上。震爲驚衛。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衛也。）〔疏〕（乾爲良馬。說卦文。震爲馵足。又爲作足。故爲驚走。馬而驚走。故稱逐也。二已變正。三在坎中。坎險爲艱。得正爲貞。故利艱貞吉。利二變也。乾成則二變。天道也。二變體離爲日。二至五體師象。故言輿衛。凡武備皆謂之衛。考工記。周人上輿。有六等）之數。皆以衛名。是輿亦可稱衛也。閑。馬融云。習也。坎稱習坎。故爲閑習。衛者。大傳。禦暴不可不習。故于寬暇以閑之。是也。坤爲大輿。故爲車輿。乾陽生爲人。而乾伏萃坤輿。故乾人在上。震爲百里爲驚衛。衛以防禦也。晉語曰。車有震武。震皆爲講。故講武閑兵。曰閑輿衛。鄭氏謂曰習車徒是也。九三剛健當位。與上同德。然馳逐不已。必有奔軼之患。故戒以艱貞。則有閑習輿衛。則利**利有攸往。**有攸往。案。馬牛豕皆畜。大畜畜之也。故于馬言閑。于牛言牿。于豕言牙。皆艮止之象。四五在艮。三亦應艮上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虞翻曰。謂上應也。五已變正。上動成坎。坎爲志。故利有攸往。與上合志也。）〔疏〕（三應上。故謂上應也。五失位。變之正。上動成坎。坎心爲志。三往應上。上亦尚賢。故與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告。元吉。（虞翻曰。艮爲童。五已之正。萃坤爲牛。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爲手。爲小木。巽爲繩。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告。得位承五。故元吉而喜。喜謂五也。）〔疏〕（艮爲少男。故爲童。與蒙六五童蒙同義。五變之正。與萃旁）通。故萃坤爲牛。說文。告從口從牛。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故云告謂以木楅其角也。告俗作牿。說文及九家易作告。是也。大畜之家。取象牛羊豕。取畜養義。豕實獸畜。亦有畜義。故云畜物之家。牛性觸人。故惡其觸害。艮爲手。說卦文。艮小石。又于木堅多節。故爲小木。巽爲繩直。故爲繩。繩縛小木。橫著牛角。以萃艮巽在坤上也。楅以防其觸害。故曰童牛之告。柔得正位。上承五陰。畜陽有慶。故元吉而喜。謂利己。故不言喜。四承五。故言喜五也。愚案。萃坤爲牛。四在兌初。陽剛方長。爲角始生之象。在畜則伏而不見。故爲童牛之告。至上九則角成矣。如晉其角是也。惟于陽剛方伏。即柔以制之。在旁通爲柔止剛。在大畜爲艮止乾。皆元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侯果曰。坤爲輿。故有牛矣。牿。楅也。以木爲之。橫施于角。止其觝之威也。初欲上進。而四牿之。角既被牿。則不能觸。四是四）童初之角也。四能牿初。與无角同。所以元吉而有喜矣。童牛无角之牛也。封人職曰。設其楅衡。注云。楅設于角。衡設于鼻。止其觝觸也。〔疏〕（坤爲輿。又爲牛。大輿以牛駕之。故有牛矣。牿。楅也。鄭注以木楅其角也。詩閟宮。夏而楅衡。毛傳。楅衡設牛角以楅）之。說文。楅。木有所逼束也。故云以木爲之。橫施于角。坤牛爲觝。艮以止之。故止其觝之威也。四與初應。初本陽剛。欲上進于四。而四以陰柔牿之。初角被牿。不能害四。是四所牿者。童初之角也。四能牿初。初不爲害。故與无角同。所以元吉。四互兌爲說。故有喜也。釋山。山無草木曰童。若童子未冠然。无角之牛曰童牛者。亦取童子未冠之義也。復引地官封人及鄭注者。證楅設于牛角。所以防觸。衡設于牛鼻。所以繫繩。注但言楅。不言衡。以牿爲防觸。故但言楅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虞翻曰。二變時。坎爲豕。劇豕稱豶。令不害）物。三至上體頤象。五變之剛。巽爲白。震爲出。剛白從頤中出。牙之象也。動而得位。豶豕之牙吉。〔疏〕（二變正應五。成坎。坎爲豕。說卦文。劇豕稱豶者。說文。豕去勢曰豶。又云。劇從豕從刀。又云。刀可爲削。如劇豕之劇。劇者以刀去豕勢也。豶豕剛躁。去勢令不害物）也。三至上體頤象。五變爲剛。成巽。巽爲白。說卦文。帝出乎震。故震爲出。剛白之物。出乎頤中。其象爲牙。五失正。變得位。故豶豕之牙吉。案釋獸曰。豕子豬。豶。幺幼。郭注云。俗呼小豶豬爲豶子。故豶爲豕子。豶豕猶童牛也。牙者畜豕之杙。虞翻讀作互。以杙繫豕。防其唐突。與童牛之告同義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虞翻曰。五變得正。故有慶也。 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然以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是制于人也。以喻九二之剛健失位。若豕之劇。不足畏也。而六五應止之。易故吉有慶矣。 案。九二坎爻。坎爲豕也。以陽居陰而失其位。若豕被劇之象也。）〔疏〕（虞注。五失位。變得正。且得中。故有慶也。案。五互震。震[illegible]。月令。孟春行慶施惠。故有慶。 崔注。說文。豶。劇豕。俗呼劇豬。豕去勢者也。豕本剛突之物。而牙爲猛利。

劇則性和。牙雖存而剛躁自止。不能害物而受制于人也。九二剛健失位。豫爲制之。則如豕已劇。不足害人。而六五體艮。下應于二。艮止之。易故吉而有慶也。 案。坎爲豕。說卦文。九在二。坎之中爻也。故爲豕。以陽居陰爲失位。若豶豕本陽。劇去其勢而象陰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虞翻曰。何。當也。衢。四交道。乾爲天。震艮爲道。以震交艮。故何天之衢亨。上變坎爲亨也。 王弼曰。處畜之極。畜極則亨。何。辭也。猶云何畜。乃天之衢亨。道大行也。）〔疏〕（虞注。何與荷通。故武帝紀音賀。是也。訓當者。猶擔當也。）剛在上。能負其任。故爲何。與商頌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同義。釋宮。四達謂之衢。故云衢。四交道。乾爲天。說卦文。震爲大塗。艮爲徑路。故爲道。震塗艮路。交于乾天。故曰何天之衢。亨者通也。交于天道。變坎爲既濟。坎爲通。故亨也。案。鄭注。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又云。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義亦可通。 王注。上處畜極。畜極必通。孔疏。何。語辭。猶云何畜也。處畜極之時。更何所畜。乃天之衢亨。无所不通也。 愚案。上變成泰。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應天之象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尚賢之象也。泰者通也。卦辭曰元亨利貞。上利變正。則元亨。故曰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虞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爲天道。震爲行。故道大行矣。）〔疏〕（上據四五二陰。乾彖曰。乾道變化。故爲天道。震足爲行。故道大行。道大行。猶變既濟定時也。）

序卦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崔憬曰。大畜剛健。煇光日新。可以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疏〕（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矣。剛健篤實。即至大至剛。可以觀其所養。即直養無害。煇光日新。即塞乎天地。故曰物畜然後可養。序卦虞注。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鄭玄云。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即物畜然後可養之義也。

䷚（震下艮上）**頤。貞吉。**（虞翻曰。晉四之初。與大過旁通。養正則吉。謂三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故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或以臨二之上。兌爲口。故有口實也。）〔疏〕（消息之卦。頤從晉來。故云）晉四之初。反大過。大過坎象也。頤離象也。皆從乾坤來。大過體坎。乾初所伏。頤體離。坤初所伏。大過通頤。故云與大過旁通。養正則吉。彖傳文。六爻三五上皆失正。三變之正。五上易位。成既濟定。則六爻皆正。故曰頤貞吉也。反復不衰。謂上下如一。頤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皆終則復始。反復不衰者也。乾坤坎離爲四純卦。頤大過小過中孚皆巽震艮兌四宮游魂卦也。晉乾宮游魂卦。故頤從晉來。而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也。或以臨二之上。臨兌爲口。故有自求口實之象。義亦可通。故存之以廣異解。

觀頤。（虞翻曰。離爲目。故觀頤。觀其所養也。）〔疏〕（卦自晉來。晉離爲目。頤全體似離。亦爲目。離目故觀頤。頤。養也。故觀其養。侯氏以頤從觀來。故曰觀頤。從四陰二陽之例。義亦可從。）

自求口實。（虞翻曰。或以大過兌爲口。或以臨兌爲口。坤爲自。艮爲求。口實。頤中物。謂其自）養。 鄭玄曰。頤。口車輔之名也。震動于下。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能行養。則其幹事。故吉矣。二五離爻。皆得中。離爲目。觀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疏〕（虞注。旁通大過。故以大過兌爲口。卦自臨來。故以臨兌爲口。互坤身爲自。艮兌同氣相求。故艮爲求。說卦。艮爲果蓏。宋衷彼注云。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蓏。口實果蓏之屬。故云頤中物也。求口實所以自養也。 鄭注。說文。頤。顄也。僖）五年左傳。輔車相依。注云。輔。頰輔。車。牙車。疏云。輔爲外表。車爲內骨。故云口車輔之名也。震。動也。其象在下。艮。止也。其象在上。上止下動。口之象也。牙車動而上行。輔頰因嚼物以養人。故名爲頤。頤。養也。本序卦文。人能行養。則其幹事貞固。故吉矣。二五皆離之中爻。故離爲目。離目。故爲觀象也。觀頤者。觀其所養之賢不肖也。艮爲果蓏。故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京氏謂地之氣萃在其中。是也。坤象曰厚德載物。說卦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云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震動象貪。艮止象廉。又震象貪狼。木體似離象廉貞火。故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姚信曰。以陽養陰。動于下。止于上。各得其正。則吉也。 宋衷曰。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是故所養必得賢明。自求口實。必得體宜。是謂養正也。）〔疏〕（姚注。二陽在外。四陰在內。故云以陽養陰。震動于下。艮止于上。上下各得其正。則吉也。 宋注。頤動則食。故云所由飲食以自養也。割不正不食。論語文。不正且不食。況非其所當食者乎。繫上曰。可久則賢人之德。樂記曰。述者之謂明。疏

云明者辨別是非，是賢者有德，明者有才也。故所養必得賢明，則養人得其正[illegible]（養得其正而養正則吉也。案爻不正則養之以正，故卦曰頤貞吉。虞彼注云謂養三五，五之正爲功，三出坎爲聖，與以養正聖功也）同養故吉（正則吉也）

觀頤，觀其所養也。（侯果曰：王者所養，養賢則吉也。）〔疏〕（王者所養，以養賢則吉，又以爲養賢人。坤爲致養，以坤養艮，爲養賢。）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侯果曰：此本觀卦，初六升五，九五降初，則成頤也。是自求口實，觀其自養。）〔疏〕（侯注：此本觀卦，從四陰二陽之例也。初五易位則成頤。[illegible]觀之義，成與求，求指觀也，故曰自求口實。自求者，自養也。[illegible]）

天地養萬物，（翟玄曰：天上地下，萬物聚於中。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此其聖也。）〔疏〕（三才之道，上爲天位，初爲地位，萬物則四爻衆陰也。天地以元氣頤養萬物，聖人法天地以正道養賢及民，聖人與天地同體也。愚案：[illegible]）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虞翻曰：乾爲聖人，艮爲賢人。頤下養上，故聖人養賢。坤陰爲民，皆在震上，以貴下賤，大得民，故以及萬民。）〔疏〕（乾陽爲賢人，在初及三，即乾三，故爲聖人。初陽在下，艮陽在上，以下養上，故曰聖人養賢。坤陰爲衆陰爲民，皆在震上。[illegible]以貴下賤，大得民，屯初象傳文。[illegible]故以及萬民。[illegible]）

頤之時大矣哉！（天地養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非頤不生，故大矣。）〔疏〕（承上文天地聖人養物養賢，以明人非頤不生，故其時大也。愚案：帝出乎震，終乎艮，四時皆備，又艮動靜不失其時，故曰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劉表曰：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象也。）〔疏〕（上止下動，其象爲頤。又雷伏山下，天地以陽養物，故曰頤。）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荀爽曰：雷爲號令，今在山下閉藏，故慎言語。雷動于上，以陽食陰，艮以止之，故節飲食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飲食不節，殘賊群生，故節飲食以養物。）〔疏〕（震雷爲號令，今在山下閉藏，故宜慎言語。[illegible]艮止于外，故宜節飲食。言出乎身，加乎民，[illegible]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illegible]飲食不節，殘賊群生，故節飲食所以養物也。愚案：[illegible]）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虞翻曰：晉離爲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坤爲我，震爲動，朵頤謂四也。[illegible]故凶矣。）〔疏〕（[illegible]）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侯果曰：初本五也，五互體艮，艮爲山龜，自五降初，則爲頤矣，是舍爾靈龜之德，來觀朵頤之饌，貪祿致凶，故不足貴也。）〔疏〕（侯注：卦自觀來，初本五也。五在觀互艮體，艮爲山，龜[illegible]）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王肅曰：養下曰顛。拂，違也。經，常也。丘，小山，謂六五也。二宜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顛頤違常于五也，故曰拂經于丘矣。拂丘雖阻常理，養下故謂養賢。上既无應，征必凶矣，故曰征凶。）〔疏〕（[illegible]養之，故養下曰顛。拂與咈通，故爲違也。[illegible]丘，小山，謂六五也。二當上應于五，反乘初養下，是顛倒其頤而違悖五之常經，故曰拂經于丘矣。拂丘雖違常理，養初亦爲養賢。五既失位，[illegible]）

[illegible]无應，故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侯果曰：征則失養之類。）〔疏〕（[illegible]爲行，二與五應爲類，二往五正，則得所養，征則失養之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虞翻曰：三失位，體剝，不正相應，弑父弑君，故貞凶。坤爲十年，動无所應，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疏〕（以六居三爲失位。二至上體剝，[illegible]三與上易位不正，雖相應亦不正之應也。[illegible]坤爲十年，[illegible]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虞翻曰：弑父弑君，故大悖也。）〔疏〕（弑父弑君，悖亦極矣。伏乾爲道，坤反乾道，故曰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王弼曰：履得其位而應于初，以上養下，得頤之義，故曰顛頤吉。[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虞翻曰：[illegible]）〔疏〕（[illegible]）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虞翻曰：失位，故拂經。无應順上，故居貞吉。[illegible]故不可涉大川。）〔疏〕（[illegible]）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王弼曰：以陰居陽，拂頤之義也。无應于下而比于上，故宜居貞，順而從上，則吉。）〔疏〕（[illegible]）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虞翻曰：由，自從也。體剝居上，衆陰順承，故由頤。[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虞翻曰：失位，故厲。五上易位，[illegible]）〔疏〕（[illegible]）

序卦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崔憬曰：養則可動，動則過厚，故受之以大過也。）〔疏〕（[illegible]）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虞翻曰：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棟橈謂三，巽爲長木稱棟，初上陰柔，本末弱，故棟橈也。）〔疏〕（卦自大壯來，六五之初，從四陽二陰之例也。或兌三之初者，坤逆于夬，至大過而生，旣夬兌下成巽，坤之終始也。與頤旁通。陽大陰小，繫云陽爻過也。二取初，五取上，三棟橈，四有它吝，四陽爻皆失之過，故名大過。九三爻辭曰棟橈，故知棟謂三。巽爲長爲木，故爲長木，屋棟以長木爲之，故巽爲長木稱棟。初上陰柔，初爲本，上爲末，故本末弱，棟曲折也。說卦曰兌爲毀折，又曰橈萬物者莫疾乎風，以毀折兌過巽風，故棟橈也。）**利有攸往，亨。**（虞翻曰：謂二也。剛過而中，失位无應，利變應五之外，稱往，故利有攸往，乃亨也。）〔疏〕（彖曰：大者過也，謂二失位，故知往謂二也。剛過而中，彖傳文。二旣失位，上无正應，利變之正，上應乎五之外，稱往，則應五也。變正故利有攸往，乃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虞翻曰：陽稱大，謂二也。二失位，故大者過也。）〔疏〕（陽大陰小，故陽稱大。大過體坎，二爲主，故稱二也。二陽失位，是陽過也，故曰大者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向秀曰：棟橈則屋壞，主弱則國荒，所以橈由于初上兩陰爻也。初爲善始，末是令終，始終皆弱，所以棟橈。王弼曰：初爲本而上爲末也。侯果曰：本君也，末臣也，君臣俱弱，棟橈者也。）〔疏〕（向注：棟爲屋主，棟橈則屋壞。國主爲國，棟主弱則國荒。其所以橈者，由初上兩爻皆陰，陰柔故弱也。初爲善始，末貴令終。初陰失正，始固不善，上陰得位，然非不令，然始弱而終亦弱，是以弱爲橈，所以棟橈也。王注：繫下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故初爲本而上爲末也。說文曰：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木上曰末，從木，一在其上。是其義也。侯注：初非君位，不可言君，上非臣位，不可言臣，此釋非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虞翻曰：剛過而中，謂二。說，兌也，故利有攸往。大壯震五之初，故亨，與遯二同義。）〔疏〕（二剛失位爲過，在下中，故知剛過而中謂二也。兌爲說，故云說兌也。以其得中，又巽而說行，利于變正應五，故利有攸往也。說行者，大壯震爲行也。大壯四失位，爲二陰所隔，五之初，陽得位，陰不能隔，二變應之，故亨也。遯二陰子弑其父，三來之二成陰，弑逆不行，无位稱凶。復變應五，故同義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虞翻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藉用白茅，女妻有子，繼世承祀，故大矣哉。）〔疏〕（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成十三年左傳文。白茅縮酒，所以承祭也。女妻有子，所以承先也。引初二爻辭，所以明繼世承祀爲國大事之義。伏巽爲春，體兌爲秋，伏頤體離爲夏，大過體坎爲冬，禴祠烝嘗，四時體備，故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兌，澤也。巽，木。滅，漫也。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遇澤太過，木則漫滅焉。二五枯楊，是其義。）〔疏〕（兌澤巽木，皆本說卦。滅，漫也，旨本陸注。說，敗物也。時爲風陽，有楊地下濕附隰。故凡木生近水者楊也。澤水大過，木則漫滅。二五爻辭皆枯楊，是其義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虞翻曰：君子謂乾初，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潛龍之德，故稱獨立不懼，憂則違之，乾初同義，故遯世无悶也。）〔疏〕（君子謂乾初者，初本巽也。巽其究爲躁卦，故陽伏巽下，乾之初九卽復也。入坤出震，故云體復一爻。乾初九潛龍勿用，故云潛龍之德。確乎不拔，故獨陽藏坤中，坤亂于上，憂則違之，遯世无悶，皆乾初文言傳文，故云乾初同義也。愚案：澤雖滅木，木得水而益榮，君子法此，則有大之坐則巽，獨立則如巽木，伏震爲懼，巽成震毀，故不懼。无悶則如兌以說之，悶與說反，說故无悶。本末雖弱，中互兩乾，陽剛不撓，故不懼遯世无悶，與乾初同義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虞翻曰：位在下稱藉，巽柔白爲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矣。）〔疏〕（周禮鄉師曰：大祭祀共茅蒩。注云：祭前藉，藉在下，故云位藉以象初也。巽爲草木，剛爻爲木，柔爻爲艸，又爲白，故云巽柔白爲茅。在下，故藉用白茅。初陰失位，宜有咎矣。上承二陽，二正應五，初正應四，今承二過四而應五士夫，所承者也，剛柔相應，故无咎也。又初失位，與四易位得正，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侯果曰：以柔處下，履非其正，咎也。苟能絜誠肅恭不怠，雖置羞于地，可以薦奉，況藉用白茅，重慎之至，何咎之有矣。）〔疏〕（下謂初下也。初爲陽位，以柔處之，履非其正，宜其有咎矣。苟能絜誠肅恭不怠之象，故云誠肅不怠。初于三才爲地道，繫上說此爻曰：苟錯諸地而可矣，故云置羞于地。卦有鼎象，鼎彖曰：亨以享上帝，故云可以薦奉。繫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故云藉用白茅，重慎之至，何咎之有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虞翻曰：稊，楊葉未舒稱稊。巽爲楊，乾爲老，老楊故枯。陽在二也，十二月時，周之二月，兌爲雨澤，枯楊得澤復生稊。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曰女妻。大過之家，過以相與，老夫得其女妻，故无不利。）〔疏〕

（稊，稊者，說文：稊，幼禾也，是稊草木初生貌也。夏小正曰：柳稊。又曰：時有見稊，故云楊葉未舒稱稊也。巽爲楊，九家說卦文。乾爲積進，故稱老。方言：乾，老也，從易習也。老楊故枯者，乾至大過體陰，故枯，姤陰，故父生稊，生華也。陽在二，十二月臨時，于周爲二月，二五爻稱以爻言月者，大過時當陰始，故陽衰金，二體爲五體夫也。兌爲澤，故爲雨澤，枯楊得澤復生稊者，二无正應，今過應上，生稊之象，楊少則稊而老則華，故二爲稊，五爲華也。又變爲反生，巽體伏震，故象枯楊生稊。二體互乾爲老，故稱老夫。上體兌三，宋得女爲少女，故曰女妻也。大過之家，初過四應五，上過三應二，是過以相與也。老夫得其女妻，過得其應，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虞翻曰：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故過以相與也。）〔疏〕（二過初與五者，初比二而二據之，過與五也。五過上與二者，上比五而五據之，過與二也。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者，乾鑿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爲之應。今四不橈乎下而過與五，三不可有輔而過與二，故曰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虞翻曰：本末弱，故橈，輔之益橈，故不可以有輔，陽以陰爲輔也。）〔疏〕（三應在上，上柔爻，故末弱，將過上應初，初亦柔爻，故本弱，傳曰本末，正指三所應之爻皆弱，故橈而凶也。輔之謂初上二爻皆弱，故輔之益橈而不可以有輔也。比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是陰比陽而謂之輔，故云陽以陰爲輔也。愚案：卦辭言棟橈而三獨當之者，三居下體之上，而初弱不勝其任，又上體兌爲毀折，故三獨當棟橈之凶也。上陰可以輔陽，以初弱不能承三，則三亦不能爲主，以弱濟弱，故不可以有輔也。又案：釋宮棟謂之桴，郭注卽屋脊也。說文：棟，極也。通雅：棟，中也，居屋之中也。卦辭皆棟，唯三四兩爻居卦之中，故皆言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虞翻曰：隆，上也，應在于初，已與五意在于上，故棟隆吉。失位動入坎，而陷于井，故有它吝。）〔疏〕（隆，上也，謂上六也。四正應初，乃不應初而與五相比，意在承上，以二陽承一陰，故棟隆吉。四失位，變則成坎爲井，是入坎而陷于井，故有它吝，言其不可變也。愚案：初爲內卦之始，以一陰承二陽而三處其上，故棟橈凶。四爲外卦之始，比二陽以承一陰而上處其極，故棟隆吉。四與上，故吉，若下應乎初，則有它吝矣。傳曰不橈乎下，不應下，故不橈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虞翻曰：乾爲動直，遠初近上，故不橈下也。）〔疏〕（繫上曰：夫乾，其動也直，故乾爲動直。自二至四，體乾始成，故能不橈。四與初異體，故遠初；與上同體，故近上。與在上不在下，故曰不橈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虞翻曰：陽在五也，夬三月時，周之五月，枯楊得澤，故生華矣。老婦謂初，巽爲婦，乾爲老，故稱老婦也。士夫謂五。大壯震爲夫，兌爲少，故稱士夫。五過二使應上，二過五使取初，五得位，故无咎，陰在二多譽，今退伏初，故无譽。體姤淫女，故過以相與。使應少夫，象曰亦可醜也。舊說以初爲女妻，上爲老婦，誤矣。馬君亦然，荀公以初陰失正，當變數六，爲女妻；二陽失正，數九，爲老夫；以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爲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爲老婦，此何異俗說也。悲夫！學之難，而以初本爲小，反以上末爲老，後之遂者，詳其義焉。）〔疏〕（陽在五，時爲夬，于夏爲三月，于周爲五月，夬時枯楊得澤，故生華矣。五爲楊陽，四爲棟，皆兌上反下爲巽也。巽長女，長女已嫁爲婦，故老婦謂初。巽爲婦也，巽入乾體，初亦稱老，故乾爲老，稱老婦也。士夫謂五者，旁通大壯，震爲男爲夫，大過兌小女爲少，故稱士夫。五本應二，今過二使應上，二本應五，今過五使取初，五得正位，故无咎。陰在二得位，故多譽，今變伏居初，故无譽。初體姤，姤淫女，過四相與，使應五少夫，故象曰亦可醜也。馬與荀氏取一卦之義，以初爲女妻，上爲老婦，荀氏之義，六爲老陰而稱女妻，八爲少陰而稱老婦，但以數多少爲老少，于理有乖，故虞君同之爲誤而不用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虞翻曰：乾爲久，枯而生華，故不可久也。婦體姤淫，故可醜也。）〔疏〕（繫上曰：有親則可久，謂乾也，故乾爲久。楊已枯而復生華，故不可久也。初爲老婦，初體姤，姤女壯，鄭氏謂壯健以淫，故云婦體姤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虞翻曰：大壯震爲足，兌爲水澤，震足沒水，故過涉也。頂，首也，乾爲頂，頂沒兌水中，故滅頂凶，乘剛咎也，得位故无咎，與滅耳同義也。）〔疏〕（旁通大壯，故大壯震爲足，兌爲澤，坎水半見，故爲水澤。風俗通曰：涉，始于足，起步長寸，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從此遊與修所謂一爲過，再爲躍，三而非成，滅其頂凶，謂至上也。薄涉從水從步，步長六尺，以長爲深，則涉深六尺，皆是沒水，故爲涉者，涉之過也。釋詁：顚，頂也，故云頂首也。乾爲首，故爲頂。五互乾首，上則頂也，頂沒兌澤中，是乾沒于兌，故滅頂凶。上乘四剛，當有咎，以六居上，陰得其位，故无咎。與滅耳同義者，噬嗑上九，坎水自下浸上，故曰滅耳，與滅頂相似。噬嗑由否之來，消息卦否，上不反坤，弑父弑君，故曰何校滅耳凶，此

（本大壯陰傷陽五巳之初而上陰滅乾故內與滅耳同義當大過之時坤生乾退上至二生子得位應陰弗其咎也惠氏曰初至五全體象巽巽爲草木柔爻象草故初言茅剛爻象木故二三四五言楊言棟至上兌澤始成故言滅木滅頂皆謂上也）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九家易曰君子以禮義爲法小人以畏慎爲宜至于大過之世不復遵常故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家家有誅絕之罪不可咎也大過之世君子遜遁不行禮義謂當不義則爭之若比干諫而死是也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上化致然亦不可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其義也）〔疏〕（曾子曰至勿喜論語文此以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爲過涉滅頂之凶王注云志在救時故不可咎蓋喻伏節死義之臣行雖過而理无害若所云比干諫而死之類得其解矣）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崔憬曰大過不可以極極則過涉滅頂故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也）〔疏〕（過涉滅頂大過極矣故物不可以終過而受之以坎也大過者以陽過也中互兩乾陽過乎剛故本末爲弱其剛折受之以坎則三四兩陽變而之陰以柔濟剛而陽不過乎剛以剛動柔而陰不失之弱坎之兩陽各得中以中節過而无過中之咎乎）

☵☵（坎下坎上）習坎，有孚，（虞翻曰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於爻觀上之二習常也孚信謂二五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故習坎爲孚也）〔疏〕（虞翻注云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北天地以離坎交陰陽所謂易出乾入坤離坎之神也故乾二五之坤成坎乾爲大有坤二五乃見乾而爲離離息成坎故與離旁通若從四陰二陽之例則觀上之二也八純卦唯坎加習者蓋陽陷陰中故以習言習謂陽陷陰中是其常也故亦言習常也彖曰重險是也孚信釋詁文二五剛中故孚謂二五坎在天爲月在地爲水水之往來朝宗潮汐不失其時如月之行天盈虧不失其常故以明習坎之有孚也朝宗于海禹貢文）維心亨，（虞翻曰坎爲心乾二五旁行流坤陰陽會合故亨也）〔疏〕（說卦坎爲亟心故爲心陽在中也乾二五旁行流坤即乾二五之坤也旁行者四周行於六十四卦也旁流坤陰陽會合者即天地以離坎交陰陽日月會北是也以乾通坤故亨也）行有尚。（虞翻曰行謂二尚謂五也二體震爲行動得正應五故行有尚往有功也）〔疏〕（二陽坎中失正當變故知行謂二尚與上通謂五也二至四體震震爲行動而得正上應五陽故行有尚往有功也彖傳文）

彖曰：習坎，重險也。（虞翻曰兩象也天險地險故曰重險也）〔疏〕（兩象上下兩象也五天位坎在上爲天險二地位坎在下爲地險故曰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也陸績曰水性趨下不盈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溢之義也）〔疏〕（荀注二陰爲動陽動陰中故曰流陽陷陰中故不盈溢也九五曰坎不盈故不盈謂五也陸注水性趨下流而不息故不盈溢崖岸淮南子曰水氣之精者爲月故云月者水精象傳曰月盈則食故云月在天滿則虧則水不盈溢之義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荀爽曰謂陽來爲險而不失中中稱信也虞翻曰信謂二也震爲行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疏〕（荀注謂乾二五之坤也陽來陷陰中爲險居中故不失中中在中故稱信也虞注二中實故信謂二也二至四體震故爲行水有常性消息與月相應故曰不失其性）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侯果曰二五剛而居中則心亨也）〔疏〕（二五居中剛而來以陽通陰故心亨也）行有尚，往有功也。（虞翻曰功謂五二動應五故往有功也）〔疏〕（繫下曰五多功故功謂五二變正應五故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虞翻曰謂五在天位五從乾來體屯難故天險不可升也）〔疏〕（乾五位乎天德故五爲天位乾五之坤故五從乾來三至上體屯序卦曰屯者難也故爲屯難雖爲天險[illegible]足動而艮止之故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虞翻曰坤爲地乾二之坤故曰地險艮爲山坎爲川半山稱丘丘下稱陵故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疏〕（二于三才爲地位又坤爲地乾二之坤坎險以成故曰地險五艮爲山體坎水爲川丘高半于山故山半稱丘爾雅大阜曰陵[illegible]陵之數知陵下于丘故丘下稱陵皆地之險故曰地險山川丘陵也愚案釋地大阜曰陵釋丘小陵曰丘是陵高而丘卑也虞謂山半稱丘丘下稱陵恐不然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邦。（虞翻曰王公大人謂乾五坤爲邦乾二之坤成坎險震爲守有屯難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邦離上言王用出征以正邦是也案九五王也六三三公也艮爲山城坎爲水池王公設險之象也）〔疏〕（虞注王公者大人之稱乾九五利見大人故謂乾五也坤衆爲邦乾二之坤成坎故爲險震長子繼世爲守故爲守二至上有屯難之象故設險以守其邦旁通離離上九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即設險守邦之義也愚案經文邦字諸本皆作國李從虞注作邦觀注引離象正邦爲證知虞所見本實作邦也案爻例五爲天子三爲三公故云九五王也六三三公也艮爲山城象也坎爲水池象也設城池以守邦王公設險之象也）險之時用大矣哉。（王肅曰守險以德據險以時成功大矣）〔疏〕（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故云守險以德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故云據險以時以德以時故成功大矣案體坎伏離兌秋離夏閉時設險坤爲用故曰時用）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陸績曰洊再習重也水再至而溢通流不舍晝夜重習相隨以爲常有似于習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虞翻曰君子謂乾五在乾稱大人在坎爲君子坎爲習爲常乾爲德震爲行巽爲教令坤爲事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疏〕（陸注洊再釋言文[illegible]不舍晝夜論語文重習相隨故以爲常有似于習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如水不息也虞注九五得中得正故君子謂乾五[illegible]）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干寶曰窞坎之深者也江河淮濟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爲災則泛溢平地而入于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刑獄之用必當于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則枉濫无辜是法失其道也故曰入于坎窞凶矣）〔疏〕（說文窞坎中小坎也江河淮濟爲四瀆[illegible]）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虞翻曰習積也位下故習坎爲入坎中小穴稱窞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矣）〔疏〕（[illegible]）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有險據陰有實故求小得也）〔疏〕（說卦坎陷也乾來之坤是陽陷陰中位在坎中不能自出故有險據初陰爲實故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荀爽曰處中而比初三未足以爲援故雖求小得未出于險中）〔疏〕（在二爲處中承三乘初比三比初三未足以爲援故雖求小得未出于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虞翻曰坎在內稱來在坎終故來之坎坎枕止也艮爲止三失位乘二則險承五隔四故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矣）〔疏〕（在外曰往在內曰來言內則有外之辭往來皆坎故來之坎坎[illegible]枕止也以三五艮爲止也三失位乘二則險承五隔四[illegible]入于坎窞[illegible]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干寶曰坎十一月卦也[illegible]）〔疏〕（坎主冬至故爲十一月[illegible]）

也者。如發背殺孜子商是也。枕所以安首。故云枕安也。居險之中而安枕焉。故言安。然以暴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不失位則淫溢。故習淫刑濫用。百姓无所措手足。此所以爲坎坎而終无功也。案。三與五同功。三失位不能承五。故无功。三體上爲終。上係徽纆。故終无功。又豈師傳三象曰大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木。震爲足。坎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樽。故貳用缶耳。【疏】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震卦辭曰。不喪匕鬯。故震主祭器。樽簋皆祭器也。考工記。旊人爲簋。旊人爲之。亦在陶。坤象也。簋爲祭器。故云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之象。天官膳夫。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震主器故爲獻。獻在頤中。故爲簋。坎于木爲堅多心。故爲木。震下坎上。二互震爲足。君尊有豐。以木爲之。若豆而卑。有豐爲足者。及其在下。坎酒在豐上。尊酒之象。貳。副也者。坤爲缶。說見比卦注。酒于尊中曰副。天官酒正曰。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鄭彼注云。貳。副益之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故曰禮有副樽。貳用缶者。副樽用缶也。

內約自牖。終无咎。虞翻曰。坎爲內也。四陰小。故約。艮爲牖。坤爲戶。艮小光照戶牖之象。貳用缶。故內約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崔憬曰。于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修其絜誠。進其忠信。則雖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樽酒簋貳用缶。內約文王于紂時行此道。從羑里內約。卒免于難。故曰自牖終无咎也。【疏】虞注。坎陽爲入。入內同物。故坎爲內也。四陰爲小。小故約。又坎信亦爲約也。艮門闕。故爲牖。坤闔戶爲戶。艮小石爲小光照戶。皆牖之象。詩采蘋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云。奠于牖下。是內約自牖之義也。四得位上承九五。故有是象而无咎也。崔注。四在兩坎。故云于重險之時。四位多懼。故云居多懼之地。下近三而已得位。雖重險而不險。比五而上承陽。雖多懼而不懼。坎爲心。四居心位。伏離爲絜。故云修其絜誠。口象內孚。中忠也。孚信也。故云進其忠信。祭品雖云省薄。明德可以馨香。故尊酒簋貳用缶也。史記周本紀。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漢書谷永傳。文王拘于羑里。是羑里古字通也。文王處羑里坎險之時。內其絜誠忠信之道。卒免于難。故曰內約自牖終无咎也。僖二年左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即其治內約之義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虞翻曰。乾剛坤柔。震爲交。故曰剛柔際也。【疏】乾剛坤柔。雖易文。亦象傳曰。剛柔始交而難生。乾剛坤柔始交而成坎也。際。接也。乾交坤自震始。故震爲交。四互二三爲震。而上與五接。故曰剛柔際也。簋古音軌。與缶牖爲韻。則本作軌者。衍文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虞翻曰。盈。溢也。艮爲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爲平。祗。安也。艮止坤安。故祗既平。得位正中。故无咎。【疏】說文。盈。器滿也。故云盈溢也。體坎互艮。坎流艮止。故流而不盈。尚書大傳曰。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釋名。水。準也。準平物也。故坎爲平。京房許慎皆云。祗。安也。坤卦辭云安貞吉。故曰艮止坤安。因安下平水之德也。以九居五。得位得中。故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光大也。虞翻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也。【疏】屯九五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以在坎中也。二至上體屯。五居屯中。離伏不見。故中未光大也。旣濟離明則光大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虞翻曰。徽纆。黑索也。觀巽爲繩。艮爲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寘。置也。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剝。剝傷坤殺。故寘于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爲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疏】卦自觀來。觀巽爲繩。坤于地爲黑。故云徽纆黑索也。上艮爲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也。寘。置也。說文文。九家說卦坎爲叢棘。坎于木爲多心。故稱叢棘。襄公八年左傳曰。完溝侯之舍。以肆執衛侯。因鄭子。經子搜毫。則棘之以棘。此以棘塗人之始。今云獄外種九棘。上經无考。不審其何據也。觀上來二。故取二變爲象。二變則五體剝。剝爲傷。坤爲殺。傷因殺故。寘于叢棘也。出圜土者殺。故不得謂不能改而不得出獄也。艮止坎獄。謂止于獄也。乾爲天。天數十二。歲有十二月。故乾爲歲。五從乾入坤。三爲險阻。故三歲不得出獄爲凶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九家易曰。坎爲叢棘。又爲法律。案。周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司寇公卿議獄于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也。坎于木堅而多心。叢棘之象也。坎下巽爻。巽爲繩直。繫用徽纆也。馬融云。徽纆。索也。劉表云。三股爲徽。兩股爲纆。皆索名。以繫縛其罪人矣。【疏】九家注。坎爲叢棘。又爲法律。皆九家說卦文。周禮秋官朝士。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又曰。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氏謂罷民邪惡之民也。外朝在雉門之外。故使司寇公卿議獄于其下。害人

者以下。皆司圜文也。鄭彼注云。明刑。書其罪惡于大方版。著其背。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舍。釋之也。愚案。論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習三歲不得。謂不得其情也。故凶三歲也。案。叢棘徽纆。釋已見前。馬氏劉繫同索謝。縱然標疏陸德明云。三糾曰徽。二糾曰纆。與劉作合。字林又以糾爲兩合。纆釋爲三合。纆是二股三股。亦无定說。不如馬氏繫罪索也爲語。釋纆注云。纆。黑索也。古者以黑索拘攣罪人。不如虞云黑索爲可據也。

序卦曰。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崔憬曰。物極則反。坎雖陷于地。必有所麗于天。而受之以離也。【疏】物極則反。故坎極則反離也。乾二五之坤成坎。是陽陷于地也。坤二五之乾成離。是陰麗于天也。故陷必有所麗。而坎受以離也。蓋坎離能用乾坤之中。既未濟則又得坎離之合。而實乾坤之變。故六十四卦乾坤居其首。坎離居其中。既未濟居其終。而坎離實乾坤之樞紐與。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虞翻曰。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于爻遯初之五。柔麗中正。故利貞亨。【疏】坤二五之乾成離。與坎旁通。義詳坎卦。辭下若從爻變。四陽二陰之例。則遯初之五也。坎離二卦皆從乾坤。又云觀遯來者。天地之交。出入无形。其成爻象。必假十二消息。凡乾坤諸卦之卦。皆同此五爻變伏陽中正。故利貞。坤通乾故亨也。

畜牝牛。吉。虞翻曰。畜。養也。坤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俗說皆以離爲牝牛。失之矣。【疏】鄭注周禮始養曰畜。故云畜養也。說卦坤爲子母牛。又九家說卦坤爲牝。故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而離之二五則坤也。坎二至四體頤。坤牛頤養。故畜牝牛吉。九家說卦有離爲牝牛之文。俗說者以離非純陰。不象牝牛。至順也。

彖曰。離。麗也。荀爽曰。陰麗于陽。相附麗也。亦爲別離。以陰隔陽也。離者火也。託于木。是其附麗也。煙焰飛升。炭灰降滯。是其別離也。【疏】麗。附麗也。陰必麗于陽也。坤二五之乾。是陰入于陽。相附麗也。又有別離之義者。以一陰別兩陽也。說卦曰。離爲火。故云離者火也。木生火。故託于木。以火附木。是相附麗也。煙焰飛升。從升而上也。炭灰降滯。從降而下也。是別離之象也。

日月麗乎天。虞翻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疏】坎爲月。離爲日。說卦文。乾五伏陽上出乎坤。先成坎。月下體本離爲日。乾爲天。故日月麗天也。

百穀草木麗乎地。虞翻曰。震爲百穀。巽爲草木。坤爲地。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地。【疏】伏坎互震。震稼百穀。故爲百。又于稼爲反生。故爲百穀。離互巽。巽爲木。又爲草。故爲草木。卦自坤來。故坤爲地。與坎旁通。乾二五之坤成坎。互震則體屯也。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序卦文。萬物出震。說卦文。兩象則在地者互生。故百穀草木麗乎地。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虞翻曰。兩象。故重明。正謂五陽。陽變之坤來化乾。以成萬物。謂離日化成天下也。【疏】兩象者。上下兩象也。體離伏坎。離日坎月。故曰重明。正謂乾五陽也。陽變之坤。謂坤二五之乾以麗乾。在繫下曰坤化成物。故云化乾坤化乾。故以成萬物化。坎由離。故稱離日化成天下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虞翻曰。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畜牝牛。故中正而亨也。【疏】六五陰不正。故柔謂五。出坎伏離下。故中正謂五伏陽。六五出坤中。其離爲坎。故出在坤中。乾坤交又得中正。故亨。

是以畜牝牛吉也。荀爽曰。牛者土也。生土于火。離者陰卦。牝者陰性。故曰畜牝牛吉矣。【疏】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是肥樂也曰。宮土音。牛合宮聲。故云牛者土也。坤窩離中。故云生土于火。離中女。故爲陰卦。牝牲畜。故爲陰性。以陰養陰。故畜牝牛吉矣。

象曰。明兩作。離。虞翻曰。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疏】孟子曰。天無二日。故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日坎月。故云日月之象。離以麗乾爲天。故明兩作謂日月而名離也。繫上曰。坤化成物。姚信云。化當爲作。故云作成也。乾彖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荀以乾坤坎離爲言。詳見彼注。六位時成。則資始在是。即資生在是。故日月在天。動成萬物爲作矣。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者。亦知天無二日也。然不如日月爲兩明之義確也。荀子文曰。日月合而爲明。月无光。以日之光爲光。是明者皆離。故明兩作而爲離也。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翻曰。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坤爲方。二五之坤。震東兌西離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疏】陽氣稱大人者。謂五伏陽。故云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坤爲坎。坎月爲光。中庸曰。如日月之代明。代明即繼明也。以月繼日。故云繼

（日之明。坤爲方。九家說卦文。乾二五之坤成坎。互震。坤二五之乾成離。互兌。故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周書諡法曰。照臨四方曰明。故曰照于四方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荀爽曰。火性炎上。故初欲履錯于二。二爲三所據。故敬之則无咎矣。）〔疏〕（洪範曰。火曰炎上。故云火性炎上。初在下爲足。故言履。初欲上躡。履錯于二。乃二爲三所據。據則爭。初本乾爲敬。說見乾卦。故敬之則无咎矣。案。卦自遯來。外體本乾。三至五互兌。兌下乾上其象爲履。序卦曰。履者禮也。又曰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者履也。離爲火。火行禮。初得正。履有所錯。故履錯然。初乾爲敬。初四皆陽爲敵應。四突如其來如。與離相犯。故敬之无咎。蓋以敬爲主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王弼曰。錯然。敬慎之貌也。處離之始。將進其盛。故宜慎所履。以敬爲務。辟其咎也。）〔疏〕（錯然者敬慎之貌。心敬慎則足盤辟也。初爲離之始。欲進于盛。四離則將成旣濟也。已得位本无咎。四陽敵應來犯爲咎。故宜慎所履。以敬爲務。所以辟四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侯果曰。此本坤爻。故云黃。離來得中道。所以元吉也。）〔疏〕（坤二之乾爲離。故云此本坤爻。九家說卦坤爲黃。故云黃離。二來居中。故來得中。道上應五。五離非正。然得中位。二五皆自坤來。坤五曰黃裳元吉。二應五。所以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荀爽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以喻君道衰也。）〔疏〕（離爲日。初象日出。二象日中。三象日昃。說文曰。日君象也。故以日昃喻君道衰也。又說文曰。昃。日在西方側時也。互兌爲西。兌爲入。日入西方。故爲日昃。昃說文引作𣅟。注云。今俗別作昃。非是。昃當從說文作𣅟也。）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家易曰。鼓缶者以目下視。離爲大腹。瓦缶之象。謂不取二也。歌者口仰向上。謂兌爲口而向上取五也。日昃者向下也。今不取二而上取五。則上九耋之。陽稱大也。嗟者。謂上被三奪五。憂嗟窮凶也。火性炎上。故三欲取五也。）〔疏〕（鼓缶者。以離目下視。謂下視二也。離腹爲大腹。缶腹大。象中虛。離故瓦缶之象。不鼓缶謂不取二也。三至五互兌口在上。歌者兌口仰面向上。故爲取五也。日昃向下之時。今不下取二而上取五。則上九受其嗟嘆也。九爲陽。故稱大也。三上敵應。上被三奪五。故上憂嗟窮凶也。火性炎上。常欲進取。三與上爲敵應。勢不可取。與五同功。陰陽相承。故三欲取五也。愚案。伏艮爲手。離大腹爲缶。艮爲不見。故不鼓缶。互兌口伏震聲。故歌。三在乾終。乾盈將退。爲老。故曰大耋。又兌口舌。號呼。號爲嗟。二至五體大過棺槨之象。故大耋之嗟。三雖得位。處下過剛。又上无正應。故不鼓缶而徒歌。歌者哀歎也。哀歎者則以大耋之嗟而有凶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九家易曰。日昃當降。何可久長。三當據二。以爲鼓缶。而今與四同取于五。故曰不鼓缶而歌也。）〔疏〕（日昃當降于地。乾爲久。三處乾終。乾盈將退。故有不可久長之象。餘釋見上。）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荀爽曰。陽升居五。光炎宣揚。故突如也。陰退居四。灰炭降墜。故其來如也。陰以不正。居尊乘陽。歷盡數終。天命所誅。位喪民畔。下離所害。故焚如也。以離入坎。故死如也。火息灰捐。故棄如也。）〔疏〕（四五相比。陽升陰降。陽升則光炎宣揚。故曰突如。陰退則灰炭降墜。故曰其來如。陰以不正。居五之尊。乘四之陽。上則歷盡數終。爲天命所誅。下則位喪民畔。爲下離所焚。四在下離之上。故焚如。四五易位。是以離入坎。火爲水滅。故死如。火息灰損。衆无所容。故棄如。案。說文曰。𠫓不順忽出也。從倒子。或從㐬。即古文易突字。突猶衝也。揚子太玄曰。衝衝兒遇不肯字也。旁通坎四。當震爲長男。坎爲中男。艮爲少男。四未能變乘乾。三男皆逆寇父。故突如。上下之交。故來如。四互二火閒故焚如。體大過死象。故死如。二已正體乾。乾爲野。大過棺槨象。毀四在野上。不葬故棄如。焚故死。死故棄。孝經曰。五刑之屬。而罪莫大于不孝。如淳云。焚如死如棄如。謂不孝子也。不畜于父母。不容于朋友。故焚殺棄之。秋官掌戮曰。凡殺其親者焚之。故鄭氏謂焚如殺其親之刑。刑人之喪不居兆域。不序昭穆。故焚殺棄之不入于兆也。說文曰。棄捐也。從𠫓。𠫓逆子也。四所以取義于子者。火有養母之法。白虎通曰。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是以荀爽對策曰。離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即此義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九家易曰。在五見奪。在四見棄。故无所容也。）〔疏〕（陽在五爲陰爻所奪。陽在四爲陰位所棄。故无所容。又四爲惡人來則焚死且棄。故曰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荀爽曰。六五陰柔。退居于四。出離爲坎。故出涕沱若而下以順陰陽也。）〔疏〕（六五陰柔失位。故退居于四。是出于離而成坎也。離爲目。坎爲水。又爲加憂。故爲出涕沱若而下之象。陽當升。陰當降。故云以順陰陽也。）戚嗟若。吉。

（虞翻曰。坎爲心。震爲聲。兌爲口。故戚嗟若。動而得正。尊麗陽。故吉也。）〔疏〕（過坎爲心。坎震爲聲。離兌爲口。故有戚嗟若之象。五失位。動得正。居尊麗陽。故吉也。愚案。五柔爲四剛所逼。故離自動成坎。水有涕象。坎加憂爲戚。象兌口舌爲嗟。然已處乎中。五上相資。五王上公。可用上以服四。故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九家易曰。戚嗟順陽。附麗于五。故曰離王公也。陽當居五。陰退還四。五當爲王。三則三公也。四處其中。附上下矣。）〔疏〕（戚嗟順四。體陰位陽。是附麗于五。爲離王公也。陽升當居五。陰降當退四。五天子爲王位。三則三公之位也。四處其中。上離五王。下離三公矣。愚案。離王公。離上也。王肅注云。離王者之後爲公是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虞翻曰。王謂乾。乾二五之坤成坎。體師象。震爲出。故王用出征。首謂坤二五來折乾。故有嘉折首。醜類也。乾征得坤陰類。乾陽物。故獲匪其醜。无咎矣。）〔疏〕（乾爲君。故王謂乾。乾二五之坤成坎。初至四體有師象。互震爲出。故王用出征。乾爲首。坤二五來折乾者。離之二五也。伏陽出。先折二五。故曰折首。二五皆折乾者。故謂之首也。陽爲嘉。故有嘉折首。學記曰。比物醜類。醜類連文。故醜謂類。周語曰。況爾小醜。韋注亦云醜類也。乾征得坤陰類者。謂五陽既出。初三四上皆變而爲坤。故曰得坤陰類。乾陽物而獲陰類。故獲匪其醜。无咎矣。案。離爲甲冑。爲戈兵。有出征之象。居一卦之上。近取諸身。有首象。互兌爲毀折。有折首之象。五當王位。用上九王者之後以公者。以出征。有嘉美之意。故有嘉折首。爻相離者爲類。上與四不應爲非類。獲匪其醜。獲四也。上失位宜有咎。以獲四則五吉而上亦无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虞翻曰。乾五出征坤。故正邦也。）〔疏〕（離自坤來。坤土爲邦。出離爲坎。乾五出征坤。邦得正。征之爲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

周易集解纂疏卷五

下經咸傳第五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韓康伯曰。言咸卦之義也。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離也。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爲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疏〕（此言咸卦之義。而不出其名者。與上經不言乾坤同也。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咸彖傳文。以男下女。故云夫婦之象。莫美乎斯。由夫婦而上溯于天地。言溯夫婦所從來也。由夫婦而推之禮義者。推夫婦所終極也。故云人倫之道。莫大夫婦。夫子述其義以崇人倫。而不係之離也者。離坎合而爲旣未濟。旣濟以女下男。不合夫婦之正。未濟以男下女。而失爲男之窮。故不係之離也。蓋上經首乾坤爲陰陽之分。下經首咸恒爲陰陽之合。而咸又二少相感。以男下女。得夫婦之正。爲人倫之始。故配乾坤而冠下經之首。若先儒以上經爲明天道。下經爲明人事。將不取其說者。蓋六畫既成。三才斯備。天人交錯。變化以生。未有言天而不及人。言人而不及天者也。以天人分爲上下。特泥其辭而未達其理。故云失之遠矣。）

䷞（艮下。兌上。）咸。亨利貞。取女吉。（虞翻曰。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取女吉。鄭玄曰。咸。感也。艮爲山。兌爲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于人也。嘉）

（會通，和順于義，從事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取之則吉也。〔疏〕虞注：咸感也，彖傳文。卦自否來，坤三之上成兌女，乾上之三成艮男，三上易位，故云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彖傳文。乾坤通，故亨。二正乎內，五正乎外，故利貞。六爻陰陽相應，故取女吉。鄭注：艮爲山，兌爲澤，說卦文。山氣下降，澤氣上升，二氣感通，陰陽相應，萬物以生，婚之所以有取於咸也。其于人則有三德，亨者嘉之會也，惟嘉會禮通，故亨；利者義之和也，惟和順于義，故利；貞者事之幹也，惟幹事能正，故貞。不言元者，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天地之德，存乎物先，故不書也。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三覆地二，故是男三十女二十，合天地大衍之數五十，男有亨利貞之德，以下于女，內外皆正而相親說，故取則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疏〕感，感應相感也，咸感古今字也。卦自否來，否六三升上，是爲柔上，上九降三，是爲剛下，陰陽二氣交而成咸，故感應以相與。鄭注云：與猶親也。）

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王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爲禮也，通義正，取女之所以爲吉也。〔疏〕艮山爲止，兌澤爲說，故云止而說。艮男在下，兌女在上，故云男下女。乾文言曰：同氣相求。說卦曰：山澤通氣，故云山澤以氣通。春官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故云男女以禮感。儀禮士昏禮，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皆男下女之事。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故云初昏之所以爲禮也。亨利貞則通其義而得正，故云取女之所以爲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荀爽曰：乾下感坤，故萬物化生于山澤。陸績曰：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化生萬物也。〔疏〕荀注：乾上之三，故云乾下感坤。中庸曰天覆萬物，地載萬物，而歸功於山之廣生，水之不測，故云萬物化生于山澤。陸注：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故云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說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白虎通：水位在北方，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故云化生萬物也。案：下經首言夫婦，而必推原于天地萬物，彖辭與序卦其義一也。先儒謂下經首明人事，韓氏于序卦傳注駁之，是矣。）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虞翻曰：乾爲聖人，初四易位成既濟，坎爲心，爲平，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疏〕乾爲聖人，謂否五也。初四失正，易位成既濟，故有兩坎。坎爲心，體兌爲和，坎水爲平。乾五下感坤，故聖人感人心。否乾天坤下，兌和坎平，故曰天下和平。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乾坤交而爲既濟時也，故引乾彖以明天下和平之義。）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虞翻曰：謂四之初，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縣象著明，萬物見離，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疏〕四之初成既濟，有離日坎月。坤之乾成離，故以離日見天；乾之坤成坎，故坎月見地。乾天坤地，此天地之情可見也。說卦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此萬物之情可見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崔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也。〔疏〕山至高，今降在下，降以氣也；澤至下，今升在上，升以氣也。山澤通氣，說卦文。通則感，感則咸，故云咸之象也。）

君子以虛受人。（虞翻曰：君子謂否乾，乾爲人，坤爲虛，謂坤虛三受上，故以虛受人。艮山在地下爲謙，在澤下爲虛。〔疏〕乾三爲君子，乾上之三，故君子謂否乾。乾爲人，得陽以生，故乾爲人。陽實陰虛，故坤爲虛。三自乾上來，是坤虛三受上，乾坤感應，陽施陰受，故以虛受人。謙咸二卦，皆艮山在下，[illegible]之義。）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母，志在外也。（虞翻曰：母，足大指也。艮爲指，坤爲母，故咸其母。失位遠應，之四得正，故志在外，謂四也。〔疏〕母，古文拇。子夏傳作[illegible]。馬、鄭、薛皆云足大指也。繫下曰：近取諸身。故實人事，故六爻皆取象于身，而初則象足。艮爲指，坤爲母，皆說卦文。荀氏云：母，陰位之尊，母指同物。初與四應，四感初，初爲足，故咸其母也。六居初爲失位，應在四爲遠應，初四易位，皆得其正，故之四得正。初利之四，故志在外。在外者，四屬外卦也。之四互離坎，故稱志。）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崔憬曰：腓，腳膊，次于母上，二之象也。得位居中，于五有應，若感應相與，失艮止之禮，故凶；居而承比于三，順止而隨于禮，故吉也。〔疏〕腓，腳膊，即鄭氏所云膊腸是也。腳膊次于母上，象二，故二爲腓。六爲得位，二爲居中，二正應五，故于五有應。但二在艮中，宜守艮止，若感應于五，離以相與，是失艮止之禮，故凶也。若居而承比于三，三以艮止，是順以止也。三爲執隨，二隨三，故隨于禮，當爲吉也。蓋二以陰居陰，爻位相得，

宜靜而有常，若違中易感，動則失正，故感則凶，居則吉也。二本否坤，故曰順。又坤陰爲害，三來坤壞，二在坤中，故曰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崔憬曰：股胜而次于腓上，三之象也。剛而得位，雖欲感上，以居艮極，止而不前，二隨于己，志在所隨，故執其隨，下比二也。而遂感上，則失其正義，故往吝窮也。〔疏〕股胜而次于腓上，象三，故三爲股。以九居三，是剛而得位，與上應，故欲感上。居艮之極，止而不前之象。二承三，故二隨于己。三乘二，故志在所隨。執其隨者，下比于二也。不比二而遂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虞翻曰：巽爲股，謂二也。巽爲隨，艮爲手，故稱執。三應于上，初四已變，歷險，故往吝。巽爲處女也，男已下女，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也。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志在于二，故所執下也。〔疏〕巽爲股，說卦文。二三四體巽，二感三，故咸其股。巽象曰：隨風巽，故巽爲隨。艮爲手，說卦文。以手執物，故稱執。三應于上，必歷四，初四易位成坎險，應上則必歷險，故往吝也。巽爲伏，故爲處女。在咸之家，已有男下女之象，以艮陽上入兌陰，故二三同在巽體，亦不處也。士未用稱處士，女未嫁稱處女。二陰爲女，三陽爲士，三乘二，是志在于二，故所執下也。愚案：腓股爲物，皆感而易動。五感二，故戒以居吉。上感三，三欲動，故曰亦不處也。亦，亦二也。初三易位則體隨，初在下，故所執下也。上雖感其股而不處，己則執其隨而不往，于感應之時，守艮止之義，庶不誤于所感。若不能固執而妄隨，則往見吝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虞翻曰：失位悔也，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憧，思慮也。之內爲來，之外爲往，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憧憧往來。兌爲朋，少女也。艮初變之四，坎心爲思，故曰朋從爾思也。〔疏〕四失位，宜有悔，與初易位，成既濟，六爻皆正，故貞吉而悔亦亡矣。憧憧，說文曰：意不定也。[illegible]思慮而不定也。之內爲來，之外爲往，易例也。欲感上而隔于五，欲感初而隔于三，故有憧憧之象。四爲咸心，无所不感，初上舉其遠者，故有往來之象。兌以朋友講習，故爲朋。三索得女爲少女，兌上也。初四易位，變坎，坎心爲思。四既正，則上亦從四，與上非男女之感，易兌女爲朋象，故曰朋從爾思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虞翻曰：坤爲害也，今未感坤，初體遯弒父，故曰未感害也。〔疏〕否坤陰爲害，初至五體遯，遯有艮子弒父之害，今未感坤，初不過遯，故曰未感害也。愚案：[illegible]）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虞翻曰：未離之坤，故未光大也。〔疏〕[illegible]愚案：離爲光，乾爲大，往則成離，來則體坤，故未光；往則乾毀，來亦乾毀，故未大。）

九五：咸其脢，无悔。（虞翻曰：脢，夾脊肉也。謂四已變，坎爲脊，故咸其脢。得正，故无悔。〔疏〕脢夾脊肉者，脢在背也。四變則五體坎，坎爲脊，故咸其脢。五得正位，故无悔。又王弼注：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孔疏：子夏易傳云：在脊曰脢。馬融曰：脢，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抵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爲心神，上爲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也。案：脢爲不動，故五不應舍二感上，嫌有悔，得中得位，故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案：末猶上也。四感于初，三隨其二，五比于上，故咸其脢。志末者，謂五志感于上也。〔疏〕大過本末弱，繫下：其上易知，末即謂上，故云末猶上也。四應初，故感于初。三乘二，故隨其二。五承上，故比于上。五爲咸其脢，志在感上，故曰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虞翻曰：耳目之間稱輔頰，四變爲目，坎爲耳，兌爲口舌，故曰咸其輔頰舌。〔疏〕輔頰在耳目之間，與舌不相接而相通。上應三，四變離爲目，坎爲耳，三在離坎之間，故曰輔頰。九家說卦曰：兌爲輔頰，是也。兌爲口舌，說卦文。謂上也，上感于五，不得之三，而與三通氣，以言語相感，故曰咸其輔頰舌。[illegible]曰：輔，口也。[illegible]徒送口說而已。愚案：釋文輔虞作酺，今從虞注，當作酺是。）

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虞翻曰：媵，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媵口說也。〔疏〕媵，送也，釋言文。媵當讀爲騰。燕禮曰：媵觚于賓。鄭氏彼注云：媵，送也。今文媵皆作騰，是媵爲古文騰也。淮南子曰：子產騰辭。上與五比而不應三，故云不得之三。然山澤通氣，兌說于上，而艮不能止于下，故媵口說矣。鄭氏云：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而已，不復有志于其間。案：自下而上，[illegible]也。咸上自否三來，象傳曰柔上是也。上成兌口，故騰口說。上言騰，故三言不處也。）

序卦曰：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鄭玄曰：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咸恆也。〔疏〕二少相感，男女之始婚；二長相居，夫婦之偕老。內則曰：夫婦之

鍾。唯及七十同歸無獨。故曰夫婦有終身之義。而其道不可不久也。咸言通。恆言久。咸繼以恆者。繫下所謂通則久也。

䷟（巽下震上）**恆亨无咎。利貞。**虞翻曰。恆。久也。與益旁通。乾初之坤四。剛柔皆應。故通。无咎利貞矣。鄭玄曰。恆。久也。巽為風。震為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其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疏〕虞注。恆久也。彖傳文。與益旁通者。恆乾遷益坤也。卦自泰來。故乾初之坤四。剛柔皆應。是乾坤交故通。失位咎也。剛柔應故无咎。六爻唯三上得正。初四二五不正。變而之正。則成既濟定。故利貞矣。鄭注。巽為風。震為雷。說卦文。又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荀彼注云。謂建卯之月。天地和合。萬物萌動。建巳之月。萬物上達。布散田野。故云雷風相須而養萬物。巽為長女。震為長男。震上巽下。是以女承男。家人彖傳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故云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故云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矣。乾又曰。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故云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

利有攸往。虞翻曰。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正。終則有始。故利有攸往也。〔疏〕恆變成益。從初之四始。故云初利往之四。說卦。巽究為躁卦。謂巽究為震也。虞彼注云。震雷巽風无形。故卦特變耳。今恆體震巽。雷風特變。故終變成益。益初四五皆得其正。否泰相尋。恆益反復。是終則有始。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王弼曰。剛尊柔卑。得其序也。〔疏〕孔疏。恆久也者。訓釋卦名也。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恆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雷風相與。巽而動。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巽而動也。〔疏〕卦自泰來。六四降初。是柔下也。初九升四。是剛上也。分乾之初以與坤。則成震而為雷。分坤之上以與乾。則成巽而為風。是為雷風相與巽而動也。又乾文言曰。同聲相應。虞彼注云。謂震巽也。相應相與。與猶親也。口訣義引褚氏云。雷資風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是也。

剛柔皆應。恆。九家易曰。初四二五雖不正。而剛柔皆應。故通无咎矣。〔疏〕初四二五。位雖不正。而六爻剛柔皆應。故通而无咎矣。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荀爽曰。恆。震世也。巽來乘之。陰陽會合。故通无咎。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夫婦道正。故利貞。久於其道也。〔疏〕恆震宮三世卦。故云震世也。一世變豫。二世變解。三世而下體變巽。故巽來乘之。陰陽會合。雜而不厭。故亨通无咎。巽內震外。故云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得夫婦之正道。故利貞。又乾為久為道。凡事不變則不恆。唯不正者利變之正。則久。繫上曰。變則通。通則久。故曰久於其道也。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虞翻曰。泰乾坤為天地。謂終則復始。有親則可久也。〔疏〕泰有乾坤。故乾坤為天地。否泰反類。恆益反復。故云終則復始。有親則可久。繫上文。虞彼注云。陽道成乾為父。震坎艮為子。本乎天者親上。故有親。此終變成益。乾坤歷生六子。故云有親。又荀彼注。陰陽相親。雜而不厭。故可久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荀爽曰。謂乾氣下終。始復升上居四也。坤氣上終。始復降下居初者也。〔疏〕謂乾氣終于下。始復升于四。坤氣終于上。始復降于下。蓋初四易位。不合終始之義。故以泰初升四。上降初為終。則泊始也。案有說為久。利有攸往者。利初四二五變之正。終成益。蓋恆自泰來。益自否來。否終則泰始。恆與益反覆相循。亦終則又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虞翻曰。動初成乾為天。至二離為日。至三坎為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疏〕恆與益通。益變恆。從初始。初動成乾。故為天。變至二成離。故為日。變至三成坎。故為月。以乾照坤。乾為久。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虞翻曰。春夏為變。秋冬為化。變至二離夏。至三兌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故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謂乾坤成物也。〔疏〕春夏陽信為變。秋冬陰詘為化。此益變成恆。虞云初已變至二成離。是類夏至日在離。三四五互體兌。秋分日在兌。變至五成坎。冬至日在坎。故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兩儀生四象。四時乃乾坤所生。乾知大始。坤化成物。故謂乾坤成物也。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虞翻曰。聖人謂乾。乾為道。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有兩離象。重明麗正。故化成天下。〔疏〕聖人謂乾者。即乾三君子也。乾道門。故為道。又可久。故曰久。三不易方。故久於其道。以又變之三上得位。三久其道。不與上易。則益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久於其道也。既濟互有兩離。重明麗正。化成

天下。既濟之卦。明天下化成為既濟也。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虞翻曰。以離日照乾。坎月照坤。萬物出震。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咸同義也。〔疏〕變初及二。是以離日照乾也。變四及五。是以坎月照坤也。體震。是萬物出震也。乾天坤地。置為萬物窮變通久。故曰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咸觀其所感同一義也。

象曰。雷風恆。宋衷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為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易道也。〔疏〕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說卦文。又曰。雷風相薄。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云二者常相薄而為萬物用。雷風至變。而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變而不失其常者也。故曰雷風恆。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變易其常道也。

君子以立不易方。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也。乾為易。為立。坤為方。乾初之坤四。三正不動。故立不易方也。〔疏〕三本乾也。故君子謂乾三。乾以易知為易。立天下之大本為立。坤直方大為方。乾初之坤四。乾爻惟三得其正。三正不動。故曰立不易方也。愚案。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復位。三正不動。故立不易方。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侯果曰。浚深。恆久也。初本六四。自四居初。始求深厚之位者也。位既非正。求乃涉邪。以此為正。凶之道也。故曰浚恆貞凶无攸利矣。〔疏〕浚深也。釋言文。浚與濬通。莊九年公羊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是其義也。恆久也。彖傳文。卦自泰來。故初六自四居初。始求深厚之位也。以陰居陽。位既非正。變不當變。求乃涉邪。四不正。之初仍不正。以此求正。凶之道也。故曰浚恆貞凶无攸利矣。愚案。初失位。變體潛龍在下。故曰浚恆。成乾則體大壯。大壯初九曰。壯于趾。征凶。變而无應。故貞凶。動而得凶。故无攸利。與大壯征凶同義。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虞翻曰。浚深也。初下稱浚。故曰浚恆。乾初為淵。故深矣。失位變之正。乾為始。故曰始求深也。〔疏〕初位在下稱浚。故曰浚恆。乾四曰。或躍在淵。淵謂初。初曰潛龍勿用。是初潛為淵。故稱深矣。初失位變之正。成乾。乾為始。故曰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虞翻曰。失位。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也。〔疏〕二失位。宜有悔。動成陰為得正。位在二為處中。二得中為多譽。故宜有悔而悔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荀爽曰。乾為久也。能久行中和。以陽據陰。故曰能久中也。〔疏〕乾可久。故為久。以陽據陰。故曰能久中也。案二在中。失位變之正。乃能行中和之道。故曰能久中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為兌。欲說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為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其所。不與陰通也。无居自容。故貞吝矣。〔疏〕初三皆陽位。故云與初同象。欲據于初而隔于二。與五互兌。兌為說。欲說于五而隔于四。是意无所定。故不恆其德。三與上為正應。欲往承上。為上六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以九居三。位得其正。是正居其所。為恆之主。上不與陰相通。二五初四爻又不正。是无居自容。故以貞而有吝矣。愚案。陽為剛德。唯三得正。然正而不中。位又多凶。且居巽極。其究為躁卦。又為進退。為不果。故有不恆其德之象。承四承五。又皆不正。承上振恆。凶而无功。四五不當承而承。上當承而不獲所承。故有或承之羞之象。得正而羞。故曰貞吝。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九家易曰。言三取初隔二。應上見乘。是无所容。无居自容。故貞吝。〔疏〕釋已見上。愚案。恆唯三陽得位。又不正者欲不見容。是之正者。隔于不正。又不見容。是以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虞翻曰。田謂二也。地上稱田。无禽謂五也。九四失位。利二上之五。己變承之。故曰田无禽。言二五皆非其位。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疏〕二與四同功。故知田謂二也。二于三才為地位。乾九二曰。見龍在田。故知地上稱田也。禽獲也。四近承五。故知无禽謂五也。陰陽相比相應。陽為陰得。稱禽稱獲。九四與二五相比。皆失位。利二變之五。己亦變正承之。二五易位。各得其正。故曰田无禽。以四无所得也。言二五失正。皆非其位。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愚案。巽為雞。稱禽。二在地上稱田。二與五應。則巽禽為五有矣。故九四曰田无禽。四互乾。乾可久為久。乾陽雖久。居非其位。恆而不得其正。故无所得也。又恆自泰來。四之初。故初曰始求深。初之四。故曰久非其位。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虞翻曰。動正成乾。故恆其德。婦人謂初。巽為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震乾之子。而為巽夫。故曰夫子。終變成益。震四從巽。死于坤中。故夫子凶也。〔疏〕動而之正。復成乾五。乾日新為德。可久為久。故恆其德。婦人謂初者。巽初陰也。巽長女。故稱婦。終變成益。初四得正。震四復歸于初。是巽婦得歸震陽。震初為一。巽四從初。故從一而終。謂三十年數陰偶。婦人以貞為行者九。故曰貞婦人吉也。震為乾之長子。又為元夫。故曰夫子。終變成益。反震為巽。互乾為坤。坤乙為死魄。震四從巽。歸死于

（坤中。故曰夫子凶也。）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虞翻曰。一謂初。終變成益。以巽應初震。故從一而終也。）【疏】（初九爲元。元即一也。故一謂初。終變成益時。巽四正應震初。故云以巽應初震。鄭特牲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從一而終之義也。所謂恆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虞翻曰。震沒從巽入坤。故從婦凶矣。）【疏】（巽婦之制。故爲制。坤爲義門。故爲義。以乾制坤爲制義。終變成益時。震沒從巽。婦入于互坤。坤爲死喪。故從婦凶也。）上六。震恆凶。象曰。震恆在上。大无功也。（虞翻曰。在震上。故震恆。五動乘陽。故凶。終在益上。五遠應。故无功也。）【疏】（虞注。說卦云。震內體爲恆。外體爲震。震動也。在震上。處動極。故震恆。五動之正。則上六乘陽。乘陽不敬。故凶。五終變成益。故終在益上。五多功。遠應二而不近比上。上不得五。故大无功也。震亦作振。振三字同物同音。祇有書音。故說文引作振恆。）

序卦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韓康伯曰。夫婦之道。以恆爲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恆。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者也。）【疏】（夫婦之道。以恆爲貴。自一端言也。物之所居。不可以恆。推廣言之也。動極則靜。窮極則退。故恆之震動極于上。即遯之艮止退于下。所以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曲禮曰。七十曰老而傳。謂血氣既衰。傳家于子。即恆終以遯之義也。）

䷠（艮下乾上）遯。亨。（虞翻曰。陰消姤二也。艮爲山。巽爲入。乾爲遠。遠山入藏。故遯。以陰消陽。子弑其父。小人道長。避之乃通。故遯而通。則當位而應。與時行也。）【疏】（陰始消姤。及二成遯。與臨旁通。艮爲山。說卦文。又巽入也。故巽爲入。天道遠。故乾爲遠。乾陽爲人。入藏于遠山。故曰遯。艮爲少男。變乾爲艮。故云以陰消陽。子弑其父。小人道長。否彖傳文。陰消至否。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當陽消陰長之時。避之則不成否。是避之乃通。故遯而亨。當位謂五。應謂二。二陰道長。弑父弑君。由應五利貞。與時偕行。故避不受傷。遯而亨也。）小利貞。（虞翻曰。小陰謂二。得位浸長。以柔變剛。故小利貞。鄭玄曰。遯逃去之名也。艮爲門闕。乾有健德。互體有巽。巽爲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象。二五得位而有應。是用正道得禮見召聘。始仕他國。當尚謙謙。小其和順之道。居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則遠妒忌之害。昔陳敬仲奔齊辭卿是也。）【疏】（虞注。陰稱小。故小陰謂二。二得位。爲浸長則非正。以柔變剛。陰之利也。故小則利。利貞者。謂執用黃牛之革也。鄭注。遯古文作遂。前漢書敘傳贊。遂遁竄伏。故云遯逃之名也。艮爲門闕。說卦文。又曰。乾健也。故云乾有健德。二至四互體巽。巽爲進退。說卦文。君子出于艮門而巽象進退。是逃去之象也。二五陰陽得位。上下相應。是用得正道。得禮見召聘也。凡始仕他國者。當尊謙卑下以自牧。與臨旁通。臨兌爲和。坤爲順。艮爲小。故云小其和順之道。由小官小事以漸進于尊位。則遠妒忌之害。故曰小利貞。莊廿二年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此陳敬仲奔齊辭卿之事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侯果曰。此本乾卦。陰長剛殞。君子遯避。遯則通也。）【疏】（此本乾卦。消陽至二。陰長。是小人道長也。剛殞。是君子道消也。小人用事。則君子行遯。序卦曰。遯者。退也。故遯則通。雖退則保身。故遯則通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虞翻曰。剛謂五。而應二。艮爲時。故與時行矣。）【疏】（五陽當位而正。應二。故剛謂五而應二。艮象曰。動靜不失其時。故艮爲時。遯與臨旁通。臨震爲行。故與時行矣。）小利貞。浸而長也。（荀爽曰。陰稱小。浸而長。則將消陽。故利正。居二與五相應也。）【疏】（泰曰。小往。否曰。小來。故知陰稱小也。陰消至二。其勢浸長。將欲消陽成否。二與五爲正應。則亦宜正。遯不成否。利貞之義也。）遯之時義大矣哉。（陸績曰。謂陽氣退。陰氣將害。隨時遯避。其義大矣。宋衷曰。太公遯殷。四皓避秦之時也。）【疏】（陸注。陽氣退消。乾消至二也。陰氣將害。謂消三成否。坤陰爲害也。艮彖曰。時止則止。伏坤爲義。體乾爲大。故云隨時遯避。其義大矣。宋注。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史記留侯世家。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逃匿山中。是太公遯殷。四皓避秦之事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崔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疏】（乾爲天。純陽。以喻君子。艮爲山。二陰消陽。以比小人。陰在下而浸長。若山欲侵于天。陽在上而自卑。若天欲遠于山。故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爲遠。爲嚴。小人謂陰。坤爲惡。爲

小人。故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侯果曰。羣小浸盛。剛德殞削。故君子避之。高尚林野。但矜嚴于外。亦不憎惡于內。所謂吾家耄遜于荒也。）【疏】（虞注。君子謂乾三也。乾爲天。天道遠。故爲遠。乾位西北。其氣嚴厲。故爲嚴。小人謂二陰也。坤陰爲惡。消陽成否。爲小人。陰消及三。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天地閉。賢人隱。故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侯注。羣小浸盛。謂下二陰也。剛德殞削。謂上四陽也。是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之時。故君子避之也。然當其高尚林野。但外示矜嚴以持己。實內无憎惡以尤乎人。吾家耄遜于荒。尚書微子文。吾家老成之人。皆遯遜于荒野之外。引之以明遠小人之義。）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陸績曰。陰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疏】（爻例。上爲角。初爲尾。釋水。瀵大出尾下。注云。尾猶底也。言其源深出於底下者名瀵。是爻在下。故稱尾也。陰氣消陽已至于二。而初在二後。故曰遯尾。避難當在前。在後則厲。勿用有攸往者。以往則災難會也。）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虞翻曰。艮爲尾也。初失位。動而得正。故遯尾厲之。應成坎。坎爲災。在艮宜靜。若不往于四。則无災矣。）【疏】（艮爲黔喙之屬。多屬尾。故爲尾。以陰居初。爲失位。初動得正則遯去。其尾乃曰遯尾。所以厲者。與四應之。應成坎。坎爲災。故厲也。艮止宜靜。不往于四。則无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虞翻曰。艮爲手。稱執。否坤爲黃牛。艮爲皮。四變之初。則坎水濡皮。離日乾之。故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也。乾爲堅剛。巽爲繩。艮爲手。持革縛三在坎中。故莫之勝說也。）【疏】（艮爲手稱執者。二執三也。二執三在成否之後。故取否坤。九家說卦曰。坤爲黃。又爲子母牛。故爲黃牛。又曰。艮爲膚。皮膚同義。乾陽爲骨。坤陰爲肉。乾三體坤成艮在內之外。故爲皮。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始析謂之皮。已乾謂之革。既熟謂之韋。其實一物也。四變之初成離互坎。坎水濡皮。離日乾之。故執之用黃牛之革也。勝訓能。說讀若脫。訓解。乾陽。故爲堅剛。互巽爲繩。艮爲手。說文。縛。束也。以艮手持革縛之。四變三在坎中。故无能解脫也。愚案。革自遯來。遯初之上成革。故黃牛之革。與遯初同辭。二得位得中。正應在五。固志守正。故莫之勝說。象傳小利貞。正此義也。）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侯果曰。六二離爻。離爲黃牛。體艮履正。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獨守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殷之父師。當此爻矣。）【疏】（坤二之乾成離。故六二爲離爻。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六二爻辭曰。黃離元吉。故離爲黃牛。二體艮。位履正。五得中得正。故云上應貴主。輔爻皆遯。二不得遯。故云志在輔時。不隨物遯。二在中。坤二曰。直方大。故云獨守中直。革柔而堅。居下之中。故云堅如革束。得正爲貞。貞固足以幹事。故云執此之志。莫

之勝說。殷之父師。謂箕子也。尚書微子。父師若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足以當此爻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虞翻曰。厲。危也。謂四變時。九三體坎。坎爲疾。故有疾厲。遯陰剝陽。三消成坤。與上易位。坤爲臣。兌爲妾。上來之三。據坤應兌。故畜臣妾吉也。）【疏】（厲訓危。乾爲本亦作巽。巽爲係。三五體巽。初九故稱係。遯成于二。二陰三陽。二係于三。故云係遯。四變則三體成坎。坎爲心病。稱疾。故有疾厲。二執用黃牛之革。據上來之三也。遯陰消之卦。故遯陰剝陽。三互體乾。變從家人斷之例。三動上反三。故三消成坤。與上易位也。三消成坤。坤爲臣。與上易位。上體兌。兌爲妾。上來之三。據下之坤。應上之兌。故畜臣妾吉也。遯上下易位爲大畜。遯三大畜之上。故畜臣妾也。）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王肅曰。三下係于二而獲遯。故曰係遯。病此係執而獲危懼。故曰有疾憊也。比于六二。畜臣妾之象。足以畜其臣妾。不可施爲大事也。）【疏】（三比二陰。故係二而獲遯。爲係遯。三多凶。係則有疾而厲。因係執而獲危懼。故曰有疾憊也。三爲二陰所係。二陰爲小。故但可畜臣妾。而不可施爲大事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虞翻曰。三動入坤。坤爲事。故不可大事也。荀爽曰。大事謂與五同任天下之政。潛遯之世。但可居家畜養臣妾。不可治國之大事。）【疏】（虞注。三動成坤。坤爲事。坤發于事業。故爲事。陽稱大。陰稱小。三成否陰。故不可大事也。荀注。三與五同功。故大事謂與五同任天下之政也。當潛遯之世。動而成否。故但可居家畜小。不可治國圖大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虞翻曰。否乾爲好。爲君子。陰稱小人。動之初。故君子吉。陰在四多懼。故小人否。得位承五。故无凶咎矣。）【疏】（三消成否。四乃之初。故稱否。乾爲遠。左傳注。好。生于陽。故乾爲好。乾陽。故爲君子。坤陰。故爲小人。四動之初。以乾入坤。故君子吉。初陰之四。四位多懼。初本遯尾厲。故小人否也。動得位。上承九五。故无凶咎矣。）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侯果曰。不處其位。而遯于外。好遯者也。然有應在初。情未能棄。君子剛斷。故能舍之。小人係戀。必不能矣。故君子吉。小人凶矣。）【疏】（四與初應。初在內。四在外。四雖應在初。今不處其位而遯

于外，是好遯君也。處于外而有應于內，君子剛斷，故決然遯去。小人係戀則不能也，故君子吉，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虞翻曰：乾爲嘉。剛當位應二，故貞吉。三已變，上來之三成坎，象曰以正志也。【疏】釋詁：嘉，美也。乾美利，故爲嘉。剛在五爲當位，而下正應二，故曰貞吉。三已變成否，四已易，初上來之三成坎，坎爲志，故象曰以正志也。蓋非正應而相應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孚于嘉，遯九五嘉遯，皆因三之係而見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侯果曰：時否德剛，雖遯中正，嘉遯者也，故曰貞吉。遯而得正，則羣小應命，所謂紐已紊之綱，正羣小之志，則殷之高宗當此爻矣。【疏】三消陽爲時否，九在五爲德剛，所處雖遯，而得乎中正，嘉遯者也，故貞而獲吉。陽正乎上，爲遯而得正；陰應于下，爲羣小應命。當遯之世，乾得正，是紐已紊之綱也；坤應正，是正羣小之志也。說命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以出去遯于荒野，卒能嘉靖殷邦，故云殷之高宗當此爻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虞翻曰：乾盈爲肥，二不及上，故肥遯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疏】乾爲盈，且乾盈于甲，故乾稱盈而爲肥也。上與三爲敵應，无所係應。二執三，不能及上，故上將遠遯，无所疑礙，是以肥遯。三有係故疾，上无應故肥。疾故羸，肥故无不利。係則有疑，无應則无疑，故象曰无所疑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侯果曰：最處外極，无應于內，心无疑戀，超世高舉，果行育德，安時无悶，故遯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則潁濱巢許當此爻矣。【疏】上處卦外，內无正應，是以心无疑戀，超然遠遯，體乎乾以果行育德，法乎艮以安時无悶，故云遯之肥也。淮南九師訓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故曰肥遯无不利。高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堯讓位于許由，由以告巢父，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故云潁濱巢許當此爻矣。又上之三成坎，坎心爲疑，无應則无所疑也。遯卦內卦艮，艮，止也，故爲勿往，爲執，爲係，爲畜；外卦乾，乾，陽也，故爲好，爲嘉，爲肥。內有正應，猶能脫然遠去；上與三不應，且處乾野而在上極，故其肥遯。古本肥作蜚，與蜚飛字同。後漢書注引九師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曹植七啟曰：飛遯離俗。張衡思玄賦曰：欲飛遯以保名。蓋上變則體小過，小過有飛鳥之象，上六飛鳥離之，故曰飛遯。荀注乾九五云：飛者，喻无所拘也。无所拘，故无所疑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韓康伯曰：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通，何可終邪？陽盛陰消，君子道勝也。【疏】當遯之世，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是以君子遠小人，必遯而後亨。然遯亦何可終也。遯，陰長則陽遯，陽進則陰衰，消息相循，自然之理。遯主退，壯主進，退極必進，故遯受以壯，是陽盛陰消，君子道勝也。愚案：遯下艮，遯以艮止也，而遯實全體象艮；大壯上震，以震動也，而大壯實全體象兌。艮終東北，而震出東方，大壯次遯，即震次艮之義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虞翻曰：陽息泰也。壯，傷也。大謂四，失位爲陰所乘，兌爲毀折，傷。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疏】陽自泰三息四成大壯，故云陽息泰也。陽息過盛，爲陰所傷，故云壯傷也。物過則傷，不云傷而云壯者，陽之動也。楊子方言曰：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或謂之壯。郭璞注云：今淮南亦呼壯。壯，傷也。陽大陰小，大謂四，陽息至四也。以陽居四爲失位，五陰乘之，陰氣賊害，又互兌爲毀折，故爲傷。四當升五，與五易位，陽乃得正，故利貞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侯果曰：此卦本坤，陰柔消，陽剛大長，壯，故曰大壯也。【疏】陽息坤初，漸長至四，故云此卦本坤。陽息漸長，是陰柔愈弱，陽剛愈壯。陽爲大，息至四，故曰大者壯也。

剛以動，故壯。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疏】乾剛在下，震動在上，是陽從下升也。陽氣乘剛，大動于上，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虞翻曰：謂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疏】陽在四爲失位，進而之五，乃得乎正。陽爲大，故曰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虞翻曰：正大謂四之五成需，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也矣。【疏】陽居五爲正爲大，四陽之五成需，需自大壯來也。需體坎五離，互乾成離，故云離日見天；乾之坤成坎，故云坎月見地。利貞者，性情也，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崔憬曰：乾下震上，故曰雷在天上。一曰雷陽氣也，陽在于上，能助于天威，大壯之象也。【疏】乾爲天在下，震爲雷在上。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故云雷陽氣也。陽氣在上，能助天威，剛以動，故有大壯之象。

君子以非禮弗履。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爲戒，非禮不履。【疏】漢書五行志曰：雷于天地爲長子，故云天尊雷卑。上乾下，是以卑乘尊也。陽長至

上成乾夬，是終必消除也。震爲足，震足履乾，履非所履。陰消至上，震足不見，故君子取以爲戒，由非禮弗履。履者，禮也。天在澤上爲履，上下有辯，以坤柔履剛，故爲合禮。雷在天上，卑乘尊，倒置，以陰履乾，故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虞翻曰：趾謂四。征，行也。震足爲趾，爲征。初得位，四不征之五，故凶。坎爲孚，謂四上之五成坎，己得應四，故有孚。【疏】初應四，故趾謂四。征，行也，釋言文。震爲足，故爲趾，爲征。初應四而征，則自初始也。初陽爲得位，四失位不應，若初動而四不應，則凶，故征凶。經言征凶，謂四不征之五，故凶者，非也。唯不動而待四之五成坎，坎爲孚，己得與四爲正應，故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虞翻曰：應在乾終，故其孚窮也。【疏】初有兩乾，應在乾終者，互乾之終也。終者，窮也。以陽應陽，故孚窮。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虞翻曰：變得位，故貞吉。動體離，故以中也。【疏】陽變爲陰得正位，故曰貞吉。動則成離，離二象曰得中道也，故云以中。二宜陰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虞翻曰：應在震也。三陽君子，小人謂上。上逆，故用壯。謂二已變離，離爲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體乾夕惕，故貞厲也。【疏】應在震上也。三陽君子，謂乾三也。小人謂上。夬上，小人道消也。五已正爲夬，上陰乘逆傷陽，不正應之，故用壯。壯，傷也。二已變，三臨離，包犧作結繩以爲罔罟，蓋取諸離，故離爲罔。上不應三，三下乘二，故君子用罔。三體在乾得正，乾九三曰夕惕若厲，故雖貞亦厲。三陷于罔，故危也。

羝羊觸藩，羸其角。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爲兌，故曰羊。終始陽位，故曰羝。藩謂四也。三欲觸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謂五也。【疏】三與五同功，互爲兌，兌爲羊，故曰羊。說文：羝，牡羊也。遯變大壯，初二五上有升有降，唯二四不變，而三則終始陽位，陽爲壯，故曰羝。藩謂四，釋其下侯注。三君子不觸四，角亦非五，不如侯注允合經義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侯果曰：藩謂四也。九四體震，爲竹葦，故稱藩也。三互乾[illegible]未決，三宜勿往，屈壯觸藩，求應于上，故角被拘羸矣。是藩，五爲羊角，即羝觸藩羸其角之象也。【疏】侯注：藩謂四者，四體震，震爲竹木，爲萑葦，故爲藩。三下互乾，上互兌，乾壯[illegible]則剛而未決，三宜固守勿往。若用壯觸四，求應于上，上雖應三，爲四所隔，故云[illegible]也。羸，釋文鄭虞作纍，馬氏以爲大索是也。與觀旁通，觀巽爲繩，三動互離，革性韌羸，兌毀而離麗，故有拘羸其角之象。案：以五爲角，從荀義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虞翻曰：失位悔也。之正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體夬象，故藩決。震四上處五，則藩毀壞，故藩決不羸。坤爲大轝，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轝之腹，而象曰尚往者，謂上之五。【疏】[illegible]貞吉而悔亡矣。初至五體象夬，夬者，決也，故曰藩決。四體不正，上之五則其體毀壞，故藩決不能羸也。坤爲大轝爲腹，皆說卦文。坤，泰坤也。四之五體坎，坎折坤體，故曰壯于大轝之腹也。壯者，傷也。而象曰上往者，尚，上也，謂上之五。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虞翻曰：四動成泰，坤爲喪也。乾爲易，四上之五，兌還屬乾，故喪羊于易。動各得正而處中和，故无悔矣。【疏】四失位，動成泰，體坤，月滅坤乙爲喪，乾以易也。四上之五體坎，坎五乾也，故兌還屬乾。動而各得其正，五處上中，下應二和，故无悔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案：謂四五陰陽失正，陰陽失正，故曰位不當也。【疏】四五陰陽失正，故動之五，各得其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虞翻曰：應在三，故羝羊觸藩。遂，進也。謂四已之五，體坎，上能變[illegible]不能退，不能遂。退則失位，上則乘剛，故无攸利。坎爲艱，得位應[illegible]上正應在三，乃上不應三，使三觸藩，故无攸利。明三羝羊所觸者，上也。[illegible]之五，其體爲坎，震顯特變，故上能變之巽。巽爲進退，說卦文。三隔四，故不能遂，退斥于上，故不能遂，觸其角之[illegible]則失位，進于五則乘剛，故无攸利。坎陷爲艱，上不變巽，居坎得位，四藩既決，三自應之，利居五上，故艱則吉也。乾鑿度說此爻曰：藩決難解，故上與二四同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疏】詳，古文祥。釋詁云：祥，善也。元者，善之長，故乾善爲祥。上隔于四，不得三應，不得乾，故不祥也。

艱則吉，咎不長也。虞翻曰：巽爲長，動失位爲咎。不變之巽，故咎不長也。

晉，守正應三，不變之隅，故晉不異也。晉不異者，即雜卦所謂大壯則止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崔憬曰：不可以終壯于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疏〕（物壯盛則必進，終壯而進，故不可以終壯于陽盛，自取羝羊觸藩之咎，宜柔進而上行，以受錫馬蕃庶之休。晉所以繼大壯也。說文曰：晉，進也。日出萬物進，故曰晉者進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虞翻曰：觀四之五。晉，進也。坤爲康，康，安也。初動體屯，震爲侯，故曰康侯。震爲馬，坤爲用，故用錫馬。艮爲多，坤爲衆，故蕃庶。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矣。）〔疏〕（從四陰二陽之例，晉自觀來，故云觀四之五也。四進居五，柔而上行，故彖曰晉進也。坤爲康者，坤靜爲安，安故康。康，安也，釋詁文。爻例，四爲諸侯，觀之六四利用賓于王，四之五皆失位，五之正以四陽初，則初四易位，初動體屯，初至五象屯也。屯下震，震爲侯，屯利建侯，故曰康侯。震爲馬，坤器爲用，故用錫馬。蕃，多也；庶，衆也。艮多節爲多，坤數衆爲衆，故爲蕃庶。雜卦曰：晉，晝也。離日在地上，故云晝日。觀四之五，以離日據坤，坤三陰在下，爲三接，三接，三享也。侯氏據周禮大行人言三接，詳見下文。又一說，王接諸侯之禮，饗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崔憬曰：渾天之義，日從地出而升于天，故曰明出地上。坤，臣道也；日，君德也。臣以功進，君以恩接，是以順而麗乎大明。雖以卦名晉，而五爻爲主，故言柔進而上行也。）〔疏〕（晉書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驗之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近得其情。渾天儀曰：天地各成氣而立，載水而浮，日月星辰繞地下，故云日從地出而升于天，爲明出地上也。坤文言曰：臣道也，故云坤臣道。尸子曰：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故云日君德也。坤在下，故[illegible]上，故云君以恩接。說卦曰：坤，順也；離，麗也。又曰：離也者，明也。虞翻注云：離爲日，爲火，故明。坤體乾爲離，乾爲大明，離日坎月，得天而能久照，皆天之明也。陽稱大，故乾爲大明。繫辭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日月亦爲大明。觀五本乾，觀四之五，離麗乾，故麗乎大明。四進五，五爲卦主，故言柔進而上行。）柔進而上行。（蜀才曰：此本觀卦，案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疏〕（此本觀五降四，觀四進五，陰爲柔，故曰柔進而上行也。）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荀爽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馬謂四也，五以下乘陰，爲四也，坤爲衆，故曰蕃庶矣。）〔疏〕（觀以六四陰柔進居于五，五爲卦主，故云處用事之位也。五陽位，于爻例爲天子，陰臣象也，以陰處陽，爲陽中之陰，故云侯之象也。陰爲地道，其性安靜，故曰康侯。觀四進五，五則退四，故馬謂四也。以陰乘陰，五以坤陰乘四，互坤利牝馬爲馬，坤陰衆，故曰蕃庶。）晝日三接也。（侯果曰：康，美也。四爲諸侯，五爲天子，坤爲衆，坎爲馬，天子至明于上，公侯謙順于下，美其治物有功，故蕃錫車馬，一晝三覿也。案采菽刺幽王侮諸侯，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大行人職曰：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即天子三接諸侯之禮也。）〔疏〕（禮祭統：康，周公。注云：康猶褒大也，故云康美也。王弼亦云美之名是也。爻位四爲諸侯，五爲天子，坤陰爲衆，坎美脊爲馬。天子至明于上，謂離也；公侯謙順于下，謂坤也。美諸侯有治物之功，故蕃錫車馬，一日三接也。采菽，小雅篇名。序曰：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引之以證康侯錫馬之義也。大行人，周禮秋官之屬也。諸公即上公也。孔安國曲禮注：奉上謂之享。大行人曰：廟中將幣三享。臣見君也，臣享君則曰接，臣三享，故三接也。據此是以三等之接爲三享也。不知三享即所謂受幣之一接，安得以當三接？若勞問則不接，且侯伯子男之勞問幷不三，惟覲禮之義尤確也。已具前案。以四陽五柔進上行，以離接乾，是康侯用錫馬于上，晝日三接之象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照明德。（鄭玄曰：地雖生萬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德。虞翻曰：君子謂觀乾，乾爲德，坤爲自，離爲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以自照明德也。）〔疏〕（鄭注：日出于地，進于天，以照地，故曰明出地上。晉地有生物之功，必得日以烜之，其功乃著，故曰日出地上，其功乃著。君子以明自照其德，蓋法乎此也。虞注：觀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君子謂觀乾者，乾五也。乾可久爲德，坤成形爲自，離日爲明，乾五動則體離，以離日自照，故以

自照明德也。俗本照作昭，孔疏引周氏等爲照之召反，以爲自照己身是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虞翻曰：晉，進；摧，憂愁也。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應離爲罔，四坎稱孚，坤弱爲裕，欲四之五成巽，初受其命，故无咎也。）〔疏〕（晉進，本彖傳。以摧爲憂愁，義取六二爻辭。何妥注云：摧，退也。初應在四，爻皆失位，初之四爲進，故晉如；四之初爲退，故摧如。動而得位，故貞吉。應在離下，離爲罔罟，四體坎爲孚，坤體柔弱爲裕，四離孚而在罔，變則四在坤而裕。四之正成巽，巽爲命，初已變震，正位得應，初受其命，故无咎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虞翻曰：初動震爲行，初一稱獨也。）〔疏〕（初動爲震，震足爲行，初即一也，一即獨也。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謂之獨。郭注：蜀猶獨也。故云初一稱獨。變實得正，故曰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虞翻曰：五未之巽，故未受命也。）〔疏〕（四之五體巽爲命，卦辭言錫命，錫自上，五未之正成巽，故初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虞翻曰：震爲應在坎上，故愁如。得位處中，故貞吉也。）〔疏〕（震爲下有脫文，當云震爲行，故晉如，謂初已變二在震也。二離互在坎上，坎爲加憂。說文：愁，憂也，故愁如。二得位處中，故貞吉。又五失位，變之正，與二相應，爲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虞翻曰：乾爲介福，艮爲手，坤爲虛，故稱受。介，大也。謂五已正中，乾爲王，坤爲母，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疏〕（乾陽爲大吉爲福，故爲介福。互艮爲手，坤陰稱虛，手虛能受，故稱受。介，大也，本馬訓。五已變正爲乾，乾爲君，故爲王，坤爲母，故爲王母。二受五福，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九家易曰：五動得正中，故二受大福矣。大福謂馬與蕃庶之物是也。）〔疏〕（五動成乾，得正得中，二與五應，故受大福矣。大福即卦辭錫馬蕃庶之類也。）

六三：衆允，悔亡。（虞翻曰：坤爲衆。允，信也。土性信，故衆允。三失正，與上易位則悔亡，故象曰上行也。此則成小過，小過故有飛鳥之象，臼杵之利，見碩鼠出入坎穴，蓋取諸此也。）〔疏〕（坤陰爲衆。允，信也，釋詁文。坤土爲信，故曰衆允。以六居三失位，當有悔，與上易位，各得其正，故悔亡。三之上，故象曰上行也。三上易位則成小過，小過自晉來，皆離爲雉，故有飛鳥之象。繫下曰：杵臼之利，取諸小過，以九三互艮爲鼠，坎爲穴，見四碩鼠出入坎穴，而斷爲臼杵，蓋取晉上之三成小過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虞翻曰：坎爲志，三之上成震，故曰上行也。）〔疏〕（互坎爲志，三之上則體震，震爲行，故曰上行也。）

九四：晉如碩鼠，貞厲。（九家易曰：碩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碩鼠也。）〔疏〕（互艮爲石，爲鼠，碩與石通，故爲碩鼠。詩魏風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四本諸侯之位，以貪居陰而據坤田，有似碩鼠，故云碩鼠喻貪，謂四也。碩又與鼫通，故本亦作鼫。說文：鼫，五伎鼠也。體離爲火，火炎上，故欲升；互坎爲水，水潤下，故欲降。游不度瀆者，四在坎中，不出水，故云不出坎也。飛不上屋者，四離爲飛，互艮止之，故云不至上也。緣不極木者，離于木爲科上槁，四在離下，故云不出離也。穴不掩身者，五止坤陰一爻，四在五下，土氣不厚，故云五坤薄也。走不先足者，四之初爲震，外體內始成震足，四欲走而足在初，故云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皆四爻當之，故曰晉如碩鼠。正居坎中則危，故曰貞厲。）

象曰：碩鼠貞厲，位不當也。（翟玄曰：碩鼠晝伏夜行，貪猥无已，謂雖進承五，然潛據下陰，久居不正之地，故有危厲也。）〔疏〕（襄廿三年左傳：抑君似鼠，晝伏夜動，故云晝伏夜行。離日爲晝，互離中，故伏于五；坎月爲夜，四坎中，故行于坎。當貪之時，貪猥无已，雖欲進而承上，然實潛而據下，以陽居陰，是久居不正之位，四多懼，故有危厲也。）

六五：悔亡，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荀爽曰：五從坤動而來爲離，離者射也，故曰矢得。陰居尊位，故有悔也。以中盛明，光照四海，故悔亡勿恤，當无不利也。）〔疏〕（五從坤動，來乾爲離，故外爲離。六五曰射雉一矢亡，故云離者射也。說卦曰：離爲戈兵，故曰矢得。六陰居五尊位不正，宜有悔，然處中向明，光照四海，故悔亡。且失位互坎，坎爲恤，宜有恤，然離矢得中，故无恤。往變得正，故吉无不利也。）

象曰：矢得勿恤，往有慶也。（虞翻曰：動之乾，乾爲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往有慶也。）〔疏〕（五動成乾，乾陽故爲慶。釋言：矢，誓也。矢、誓同音同物者，盤庚出矢言，詩衛風永矢弗諼，語夫子矢之，矢皆訓誓，故知矢爲古誓字。曲禮曰：約信曰誓，故云誓信也。勿訓无，恤訓憂。五體互坎爲加憂，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五往成乾，故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虞翻曰：五已變之乾，爲首，位在首上，稱角，故晉其角也。）〔疏〕

五已變正成乾，乾爲首，說卦文。位在首上，而又陽剛，且又例亦上爲角，故晉其角也。

惟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虞翻曰：坤爲邑，動成震而體師象，坎爲心，故惟用伐邑，得位乘五，故厲吉无咎而貞吝矣。）〔疏〕坤上故爲邑。動而成震，自三至上體有師象，互坎爲心，爲心，故惟用伐邑。惟，思也，謂五。五未正，體師，已正，體坎，言思欲伐邑，謂五使上之三伐坤也。下乘五，故厲。既得位，故吉无咎。上變得正，故貞。下乘五，故吝。又離爲甲冑，爲戈兵，故有伐邑之象。

象曰：惟用伐邑，道未光也。（荀爽曰：陽雖在上，動入冥豫，故道未光也。）〔疏〕陽在離上，動則成豫。豫彖曰：利建侯行師。行師者伐，故惟用伐邑。豫上六曰冥豫，故動入冥豫。豫成離毀，冥則无光，故道未光也。

序卦曰：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九家易曰：日在坤下，其明傷也。言進極當降，復入于地，故曰明夷也。）〔疏〕日在坤上則明盛，日在坤下則明傷。言進極當降，日中則昃，故復入于地而曰明夷也。

☷☲離下坤上　明夷。（虞翻曰：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矣。）〔疏〕夷，傷也，說卦文。從內陰二陽之例，卦自臨來，故云臨二之三。上六初登于天爲晉時，後入于地爲明夷，故云反晉。晉與夷反覆，是反晉也。謂入地中則明夷，故傷也。

利艱貞。（虞翻曰：謂五也。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故利艱貞矣。　鄭玄曰：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无幹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疏〕虞注。五爲卦主，故謂五也。五失位，不正變而成坎，坎險爲艱。正而在險，不利亦利也。五曰箕子之明夷，內難而能正其志，利艱貞之義也。鄭注。日出地上則明，日入地中則傷，故曰明夷。日有聖人君子之象，明如明德，傷則如遭亂世而在下位也。其則宜守艱貞以避小人之害，卽彖傳所引文王、箕子是其義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蜀才曰：此本臨卦也。夷，滅也。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也。）〔疏〕卦自臨來，故云此本臨卦也。夷又訓滅者，滅于文从戌，土也，从火，離火也。火在土下爲滅。又互坎水，故夷訓滅。臨九二升三，六三降二，反晉互坎，爲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荀爽曰：明在地下，爲坤所蔽，大難之象。大難，文王君臣相事，故言大難也。）〔疏〕明入地中，爲坤陰所蔽，大難之象也。以文王爲臣，遇紂爲君，故言大難。彖坤爲文，二五之乾成離爲明，故曰文明。雜卦曰：乾剛坤柔。序卦曰：坤，順也。故曰柔順。離在內爲文明，坤在外爲柔順。文王有文明柔順之德，而臣事殷紂，幽囚羑里，故曰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虞翻曰：以，用也。三喻文王。大難謂坤，坤爲弒父，迷亂荒淫，若紂殺比干。三幽坎中，象文王之拘羑里。震爲諸侯，喻從文王者。紂懼出之，故以蒙大難，得身全矣。）〔疏〕以，用也。王肅謂文王能用之，是也。三爲三公，故喻文王。大難謂坤者，坤陰消陽爲弒父，比干紂之諸父，故云迷亂荒淫，若紂殺比干也。三互坎爲獄，三幽坎獄中，故象文王拘羑里也。三又互震爲諸侯。襄四年左傳：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故云喻從文王者。文王有文明柔順之德，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紂遂出之，雖蒙大難，得身全矣，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虞翻曰：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坤爲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爲志，故正其志，箕子以之而紂奴之矣。）〔疏〕書微子篇稱箕子爲父師，故知箕子爲紂諸父也。同姓之卿，故稱內難。六五稱箕子之明夷，故云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也。月三十日滅坤，故坤爲晦。乾爲大明，故晦其明。五位不正，箕子以之，故變而成坎爲既濟，體互離，離爲明，麗正。坎心爲志，位皆得正，故曰正其志。箕子以正自守，未出坎獄，故以仁人而爲紂所囚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翻曰：而，如也。君子謂三，體師象，以坎莅坤，坤爲衆，爲晦，離爲明，故用晦如明也。）〔疏〕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孟子：望道而未之見。注云：而，讀如。齊侯而此三者，皆云而猶如也，故云而，如也。臨二之三得正，故君子謂三。二至上體師，師彖傳曰：師，衆也。師衆卽坤衆也。師以坎莅坤，明夷體師，亦以坎莅坤。坤陰爲衆，滅乙爲晦，離日爲明，用晦如明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荀爽曰：火性炎上，離爲飛鳥，故曰于飛。爲坤所抑，故曰垂其翼。陽爲君子，三者，陽德成也。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食君祿也。陽

未居五，陰暗在上，初有明德，恥食其祿，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疏〕離爲火，火曰炎上，本乎天者親上，飛象也。說卦曰：離爲雉。郭璞洞林曰：離爲朱雀。故爲飛鳥，而曰于飛也。明入地中，爲坤所抑，故垂其翼。昭五年左傳曰：日之謙當鳥，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初體離而在坤下，故有是象也。且晉時離在坤上，今反在坤下，故垂也。彖象傳曰：君子道長。君子謂三陽。左傳曰：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是知陽爲君子。春秋元命包曰：陽成于三，故云三者陽德成也。日象陽，故喻君。謂初動體噬嗑，雜卦曰：噬嗑，食也。明夷反晉，故不食，謂不食君祿也。陽在初，未居于五，坤以陰暗在上，故陽有聰明之德，恥食其祿。初應四，四爲行，自初至四三爻，爲三日，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

有攸往，主人有言。（九家易曰：四者初應，衆陰在上，爲主人也。初欲上居五，則衆陰有言，責罰之也。）〔疏〕四者初之應也。自內曰往，故有攸往。賓主之器爲主人，坤衆陰在上，故互賓爲主人也。初欲應四，上居于五，四互震而在坤，體震人爲多，故云衆陰有言，責罰賢也。震爲言，又爲行，離在震，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荀爽曰：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疏〕暗昧在上，謂坤也。有明德者，謂離在下也。離初得位，以義自安，不食暗君之祿，故云義不食祿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家易曰：左股謂初，爲二所夷也。離爲飛鳥，蓋取小過之義，鳥飛舒翼而行，夷者傷也。今初傷，垂翼在下，故曰明夷于左股矣。九三體坎，坎爲馬也。二應與五，三與五同功，二以中和應天，應天合衆，欲升上三，以壯于五，故曰用拯馬壯吉。案：初爲足，二居足上，股也。二互體坎，坎主左方，左股之象也。）〔疏〕九家注。管子宙合曰：君立于左，臣立于右，故君臣之分，是左陽右陰，故陽稱左。周書武順曰：天道尙左。初陽爲左，故左股爲初。二乘初成離，故爲二所傷。初四易位爲小過，小過有飛鳥之象，故云離爲飛鳥，蓋取小過之義。小過中實，上下皆虛，故象鳥飛舒翼而行。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是初傷垂翼在下，故二曰明夷于左股矣。二至三互坎，坎美脊爲馬。三升五，二正應之，故云二應與五。三與五同功，故得升五，以五虛无君，陽得升也。二執中和，上應九五，五爲天位，故云二以中和應天，應天合衆也。拯，子夏傳作拼，說文云：上舉也。亦引作拼，蓋拼之言升。三升五則二得其應，故欲升三以壯于五，而曰用拯馬壯。在變之正，故吉也。愚案：壯者傷也，言拯馬之傷，故吉也。案注。又例初爲足，二居足上，故爲股。三互內體坎，一互方，故曰左股。蠱彖卦自臨來，臨實伏巽，巽爲股，震東方居左，故曰左股。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九家易曰：二欲上三，居五爲天子，坎爲法律，君有法則衆陰當順從之矣。）〔疏〕二欲三升居五，坎五位爲天子，坎水平爲法律，天子而有法則衆陰當順從之。三升則二體坤爲順，故曰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九家易曰：歲終田獵，名曰狩也。南者，九五大陽之位，故稱南也。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于五，得據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自暗復明，當以漸次，不可卒正，故曰不可疾貞也。）〔疏〕釋天：冬獵爲狩，故云歲終田獵名曰狩也。天子南面之尊，故云南者九五。九五爲乾，乾陽爲大，故大陽之位稱南也。離居坤下爲暗昧，三居離上爲暗昧道終。三陽五陰，五虛无君，陽主升，三五同功，故三可升上而獵于五，得據九五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之世，用晦而明，不可驟正升位，故云自暗復明，當以漸次，不可卒正。疾，速也，故曰不可疾貞。案：二至上體師，以坎征坤，故曰狩。離南方之卦，故曰南狩。三本離上也，離上曰有嘉折首，故曰得其大首。坎爲疾，疾貞者正乎坎也。首欲征五成既濟，左傳季札聞歌周南召南，曰：美哉，猶有憾，謂疾貞也。之五得正，故曰不可疾貞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案：冬獵曰狩也。三互離坎，離南坎北，北主于冬，故曰南狩。五居暗上，三處明終，履正順時，撥亂乘義者也。以臣伐君，故假言狩。既獲五上之大首，而三志乃大得也。）〔疏〕冬獵曰狩，爾雅釋天文。三體離互坎，坎居正北，冬至作坎，坎冬主狩，離位南，故曰南狩。坤陰在五，故云五居暗上，又作隱三，故云三處明終。三得位，故云履正順時。上承陰暗，故宜撥亂興衰，以臣伐君，非義之正，故假言南狩。三與五同功，又與上應，故獲五上之大首。坎爲志，故三志乃大得也。首乃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難乎而，亦不可疾貞之義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荀爽曰：陽稱左，謂九三也。腹者，謂五居坤，坤爲腹也。四得位比三，應于順首，欲上三居五，以陽爲腹心也，故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言三當出門庭，升五君位。　干寶曰：一爲室，二爲戶，三爲庭，四爲門，故曰于出門庭矣。）〔疏〕荀注。三陽稱左，故左謂九三也。外坤爲腹，故腹謂五居坤，坤爲腹也。四得位，下比于三，居坤之始，故云應于順首。欲三上居于五，以陽爲心腹，故曰入于左腹。三升五體坎，坎爲心，故曰獲明夷之心。三在離明，互震爲出，五虛无君，故言三當出門庭，升五君位。

（也。案。坤爲腹。互震爲左。伏巽爲入。故入于左腹。初四易位。成艮爲門闕。故爲門庭。互震故出明夷之心。三。坎也。三四內外之際。當門庭之處。故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干注。室在內。故初一爲室。室之口曰戶。故二曰戶庭。在室外。故三爲庭。內爲戶。外爲門。故四爲門。三陽奇有庭象。四陰偶有門象。故曰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九家易曰。四欲上三居五。爲坎。坎爲心。四以坤爻爲腹。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疏〕四比三。欲三上居五成坎。坎爲心。爲心。五坤爲腹。坎入居之。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馬融曰。箕子。紂之諸父。明于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爲闇。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爲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矣。〔疏〕五君位。而以箕子當之者。上六紂也。六五得中。紂不足以當之。箕子紂之諸父。同姓之親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書洪範曰。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故曰明于天道。洪範之九疇。德足爲君。然德可以王。故以當五。史記。殷世家。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故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是被髮佯狂也。以明爲晦者。即自晦其明也。故曰箕子之明夷。然明在二而五則晦。以全身傳洪範。以爲武王師。名垂無窮。故曰利貞也。愚案。利貞者。即彖傳利艱貞也。蒙正則能正其志。故曰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侯果曰。體柔履中。內明外晦。群陰共掩。以夷其明。然以正爲明而不可息。以爻取象箕子當之。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疏〕六爲體柔。五爲履中。內體離爲明。外體坤爲晦。坤陰共掩。離明已傷。然二以正爲明而群陰不能滅。象取箕子。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又五變正則重明麗正。故不息。）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侯果曰。離在三。離滅坤下。故不明晦。昔在上體乾。故登于天照四國。今反在下。故後入于地。失其則。〔疏〕三體居離之上。上正應之。故云離在三。坤滅藏于癸。坤上離下。故離滅坤下。又爲晦。故不明而晦也。昔時明在上而麗于乾。故曰登天照四國也。今明夷反昔。明在坤下。故曰後入于地失其則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侯果曰。最遠于陽。故曰不明晦也。初登于天。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坤爲衆國。故曰照于四國也。喻陽之初興也。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爲夜。暗晦之甚。故曰失則也。況紂之亂世也。此之二象。晉與明夷。往復不已。故見暗則伐取之。亂則治順之。聖人因象設誡也。〔疏〕最遠于陽。消滅三也。遠故不明而晦也。初登于天。謂晉時也。晉時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坤衆爲國。乾鑿度曰。陽三陰四。故爲四國。離象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故曰照四國也。所以譬喻陽氣之初興也。後入于地。謂明夷也。明入地中。晝變而爲夜。暗晦甚矣。三坎爲則。三在下不應上。上失之。故曰失則也。所以比況紂之亂世也。二象。謂坤離也。陰陽遞運。晝夜循環。故晉與明夷。往復不已也。物極則反。故見君之暗則伐取之。見世之亂則治取之。聖人因二象以設誡也。）

序卦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韓康伯曰。傷於外者必反諸內也。〔疏〕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傷於外者。必反修諸內也。家人所以次明夷也。注疏本作反修諸內。義更備。故從之。）

䷤（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虞翻曰。遯初之四也。女謂離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貞也。馬融曰。家人以女爲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矣。〔疏〕虞注。從四陽二陰之例。卦自遯來。故云遯初之四也。二爲大夫。又在內。故稱家。離二正內。離在乾五。乾陽生爲人。故名家人。女謂離巽。離爲中女。巽爲長女。二體離。四體巽。二四皆得正位。故曰利女貞。馬注。禮運。奧者。老婦之祭也。故云家人以女爲奧主。鄭禮注云。奧當作爨。非馬義也。離巽各得其正。故利女貞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王弼曰。謂二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爲本者也。故先說女矣。〔疏〕女正位乎內。謂二陰也。男正位乎外。謂五陽也。家人之義。始于刑妻。故以內爲本。而先說女也。又易氣從下生。是以彖傳之例。皆先內而後外。亦以卦名家人。故先女而後男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虞翻曰。遯乾爲天。三動坤爲地。男得天正于五。女得地正于二。故天地之大義也。〔疏〕卦自遯來。故遯乾爲天。三動成坤爲地。五于三才爲天道。故男得天正于五。二于三才爲地道。故女得地正于二。乾天坤地。故曰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荀爽曰。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父母之謂也。王弼曰。凡男女所以能各得其正者。由家人有嚴君也。家人有嚴君。故父子夫婦各得其正。家家正而天下之治大定矣。案。二五相應。爲卦之主。五陽在外。二陰在內。父母之謂也。〔疏〕荀注。坤初之乾成巽。坤二之乾成離。故離巽之中有乾坤。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離巽成于乾坤。故曰父母之謂也。王注。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正于上。則男女正乎下。故男女正。由家有父母爲嚴君也。鄭注禮大傳云。嚴猶尊也。君道嚴成。故曰嚴。乾以君之。故曰君。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象傳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復象傳曰。后不省方。皆指坤。釋詁曰。后君也。故乾父坤母。皆有嚴君之義。家有嚴君。則人各得其正。一家正則家家正。家家正則天下之治大定矣。案。二五得位相應。爲卦之主。五陽在外。父象也。二陰在內。母象也。故曰父母之謂也。母亦謂之君者。猶父之父爲王父。父之母爲王母。又舅曰君舅。姑曰君姑之義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虞翻曰。遯乾爲父。艮爲子。三五位正。故父父子子。三動時震爲兄。艮爲弟。初位正。故兄兄弟弟。〔疏〕卦自遯來。故以遯乾五爲父。艮三爲子。三五位皆得正。故曰父父子子。家人三動時。震一索得男爲兄。艮三索得男爲弟。初五位得正。不言五者。象上省文也。兄先弟後。故曰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虞翻曰。三動時震爲夫。巽四爲婦。初四位正。故夫夫婦婦也。〔疏〕三動時震一夫之行。故爲夫。四體巽爲婦。初四位皆得正。夫內成。婦外成。故曰夫夫婦婦也。）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荀爽曰。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夫謂五。婦謂二也。各得其正。故天下定矣。陸績曰。聖人教先從家始。家正而天下化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疏〕荀注。父謂五。乾陽也。子謂四。四承五也。兄三弟初。皆陽爻也。夫謂五。乾陽也。婦謂二。坤陰也。上不得正。故不與。五爻皆得其正。故天下定矣。陸注。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聖人之教。先從家始。家正則天下化之也。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文。引之以明正家而天下定也。案。上變則六爻皆正。成既濟定。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馬融曰。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人。火生于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疏〕巽爲風。又爲木。木生離火。故云火以木爲家。而假之家人也。火生于木。得風而盛者。蓋火天氣。風地氣。火生于風。得風而火盛。猶男女之道。相須而成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荀爽曰。風火相與。必附于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言有物也。大暑爍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損其熱。故曰行有恆矣。〔疏〕此釋象經義。爲學者君子謂九三。遯艮賢人也。三互坎爲法則。離爲禮。哀公問。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詩蒸民曰。有物有則。言物而則在其中也。說文。恆。常也。禮月令文。擬有實言。有常法也。三動成震。震爲言。巽爲行。言行未動。法則已具。故言有物而行有恆。繫上言君子居其室。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故言行爲家人之要務。且風火性急。言行應遠。見乎千里之外。樞機亦速。君子觀風火之象。而知實行。不可不慎也。又三與上應。上九象曰。反身之謂也。故有物有恆。以修身端齊家之本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荀爽曰。初在潛位。未干國政。閑習家事而已。未得治官。故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守之以正。故悔亡。而未變從國之事。故曰志未變也。〔疏〕乾初九曰。潛龍勿用。故云初在潛位。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國政也。初爲士。遠于五。故云未干國政。釋詁。閑習也。初爲家人之始。故但閑習家事而已。未得治官。其時閑官有悔。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子曰。是亦爲政。故云居家理治。可移于官。初得正。故守之以正而悔亡也。尚未變從國事。故曰志未變也。愚案。馬注云。閑。闌也。防也。說文。閑。闌也。从門中有木。卦自遯來。遯艮爲門。初四易位成巽。巽四應初。門中有木。艮以止之。故曰閑。干注云。凡教在初而法在始。故曰閑有家。坎險在前。故有悔惕。非則剛爻。剛得正有體。故悔亡也。應有坎爲志。未行得官猶閑。故曰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荀爽曰。六二處和得正。得正有應。有應有實。陰道之至美者也。坤道順從。故无所得遂。供肴中饋。酒食是議。故曰中饋。居中守正。永貞其志則吉。故曰貞吉也。〔疏〕以六居二。處和得正。已得正位。外有正應。陰虛陽實。有應而又有實。故爲陰道之至美者也。桓八年公羊傳。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何休注。專事之辭。夫子制義。婦道無成。故云坤道順從。而无所得遂也。鄭云。爻體離。又互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供肴中饋。酒食是議。二居下體之中。故曰中饋。二爲居中。六爲守正。與五正應。惟永貞其志。則必獲吉。故曰永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巽也。九家易曰：（謂二居貞，巽順于五，則吉矣。）〔疏〕（二得位為居貞，外應五剛，柔相得，故巽順于五則吉矣。）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王弼曰：（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是以家雖嗃嗃，悔厲，猶得吉也。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疏〕（王注：陽爻陽位，故云以陽處陽。乾健剛嚴，故云剛嚴者也。三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主，寧過乎剛嚴過猛，故悔厲。[illegible]嗃嗃[illegible]若縱其婦子嘻嘻笑樂，失乎家節，故終吝也。[illegible]）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九家易曰：（別體異家，陰陽相據，剛柔得[illegible]）〔疏〕（[illegible]）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illegible]）〔疏〕（[illegible]）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陸績曰：（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為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憂則吉。）〔疏〕（[illegible]正家而天下定[illegible]）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虞翻曰：（乾為愛也。二稱家，三動成震，五得交二，初得交四，故交相愛。震為交也。）〔疏〕（[illegible]）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虞翻曰：（謂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為孚，故有孚。乾為威如，自上之坤，故威如。易則得位，故終吉也。）〔疏〕（[illegible]）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虞翻曰：（謂三動，坤為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疏〕（[illegible]）

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崔憬曰：（婦子嘻嘻，過在失節，失節則窮，窮則乖，故曰家道窮必乖。）〔疏〕（[illegible]）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虞翻曰：（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小謂五，陰稱小，得中應剛，故吉。）鄭玄曰：（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志異也，故謂之睽。二五相應，君陰臣陽，君而應臣，故小事吉。）〔疏〕（[illegible]）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荀爽曰：（火炎上，澤潤下也。）

〔疏〕（[illegible]）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虞翻曰：（二女，離兌也。坎為志，離上兌下，无妄震為行，巽為同，艮為居。二五易位，震巽象壞，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疏〕（[illegible]）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虞翻曰：（說，兌；麗，離也。明謂乾，當言大明以麗于晉。柔謂五，无妄巽為進，從二之五，故上行。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也。）〔疏〕（[illegible]）是以小事吉。荀爽曰：（小事者，臣事也。百官異體，四民殊業，故睽而不同。剛者，君也。柔得其中而進於君，故言小事吉也。）〔疏〕（[illegible]）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王肅曰：（高卑雖異，同育萬物。）〔疏〕（[illegible]）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侯果曰：（出處雖殊，情通志合。）〔疏〕（[illegible]）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崔憬曰：（萬物雖睽於形色，而生性事類言亦同也。）〔疏〕（[illegible]）睽之時用大矣哉。盧氏曰：（不言義而言用者，明用睽之義至大矣。）〔疏〕（[illegible]）

象曰：上火下澤，睽。荀爽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疏〕（[illegible]）君子以同而異。荀爽曰：（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疏〕（[illegible]）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見惡人以避咎矣」。愚案。睽六爻唯初得正而无應。无應故悔。得正故悔亡。四坎爲馬。不應。故喪馬。初得正不動。故勿逐。初陽體復。故勿逐自復也。四雖惡人。已正。故見之无咎。當睽不睽。不爲已甚者也。蓋以動則成未濟而睽愈甚。故宜靜以俟之。待諸爻變而成既濟定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虞翻曰。二動體震。震爲主。爲大塗。艮爲徑路。大道而有徑路。故稱巷。變而得正。故无咎。而未失道也。）〔疏〕（二失位宜動。動則體震。震長子主器。故爲主。震爲大塗。艮爲徑路。說卦文。大塗有徑。故稱巷。又釋宮曰。宮中巷謂之壼。艮爲門闕。爲宮。爲徑路。宮中有徑路。故稱巷也。隱四年穀梁傳曰。遇者志相得也。二五相應。皆失位。二動五變應之。故遇主于巷。而皆得正。故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虞翻曰。動得正。故未失道。崔憬曰。處睽之時。與五有應。男女睽隔。其志終通。而三比焉。近不相得。遇者不期而會。主者三爲下卦之主。巷者出門近遇之象。言二遇三。明非背五。未爲失道也。）〔疏〕（虞注。二失位。動得正。故未失道。廣雅曰。巷。道也。故經言巷。傳言道。崔注。二應五。所謂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三以陰據陽。故近而不相得。隱八年穀梁傳曰。不期而會曰遇。故云遇者不期而會。三居下卦上。故爲下卦主。說文。巷。里中道。故爲出門近遇之象。二之遇三。不期而會也。故非背五。未爲失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虞翻曰。離爲見。坎爲車。爲曳。故見輿曳。四動坤爲牛。爲類。牛角一低一仰。故稱掣。離上而坎下。其牛掣也。）〔疏〕（相見乎離。故離爲見。坎有輿象。故爲車。爲曳。說卦文。說文曰。曳。臾曳也。臾。束縛捽抴爲臾。坎于輿多眚。故見輿曳。四動體坤。故爲牛。爲類。未詳。疑有誤也。牛角一低一仰爲掣。離上爲仰。坎下爲俯。故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虞翻曰。其人謂四。惡人也。黥額爲天。割鼻爲劓。无妄乾爲天。震二之乾五。以陰墨其天。乾五之震二。毀艮割其鼻也。兌爲刑人。故其人天且劓。失位動得正成乾。故无初有終。象曰遇剛。是其義也。）〔疏〕（其人謂四惡人者。離四[illegible]爲惡人當衆邪也。馬氏云。剠鑿其額曰天。剠與黥同。故黥額爲天。說文。劓。刖鼻。故割鼻爲劓。夏之黥。即周之墨。卦自无妄來。无妄乾爲天。震二上之乾五。故以陰墨其天。无妄二體艮。艮爲鼻。乾五下之震二。則艮象毀。爲割其鼻也。兌西方秋。主殺氣。且爲毀折。故爲刑人。五刑有劓鼻之法。如于四之惡人。故其人天且劓也。三失位。動得正。成內乾之始。三初本陰。非變成陽。故曰无初有終。象曰遇剛。謂變陽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虞翻曰。動正成乾。故遇剛。）〔疏〕（三失位。故位不當。動而正。成乾。與上易位。剛消上。故曰遇剛。）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虞翻曰。孤。顧也。在兩陰閒。睽五顧三。故曰睽孤。震爲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爲交。坎爲孚。動而得正。故交孚厲无咎矣。）〔疏〕（孤。顧也。釋名文。言顧望无所瞻見也。爻睽目不相視也。體離爲目。四在兩陰之閒。上不承五而睽五。下欲據三而顧三。故曰睽孤也。一夫之行。故爲夫。二已變。初體震。四動應初。故遇元夫也。震初陽始交坤。故爲交。坎爲孚。故爲孚。坎動成震。故交孚。動而得正。故雖危无咎矣。又中孚五爻四爲睽。故四曰交孚。）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虞翻曰。坎動而應震。故志行也。）〔疏〕（坎心爲志。震足爲行。坎動應震。故曰志行。）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虞翻曰。往得位。悔亡也。動而之乾。乾爲宗。二動體噬嗑。故曰噬。四變時艮爲膚。故曰厥宗噬膚也。變得正成乾。乾爲慶。故往无咎而有慶矣。）〔疏〕（五失正。往得位。故悔亡也。五動成乾。人本乎祖。宗族法天。故乾爲宗。厥宗。二之宗也。二動成噬嗑。噬嗑。食也。四變二體艮。艮乾三爲坤在內之外。故爲膚。五來合二。故厥宗噬膚也。二艮爲膚。五乾爲宗。巷者宮中之道。宗者廟內之稱。二五易位。君臣爲元首。臣爲股肱。本一體之親。有肌膚之愛。故曰噬膚。變正成乾。乾陽爲慶。故往无咎而有慶矣。愚案。同人六二以九五爲宗。睽六五以九二爲宗。離于時爲夏。春官大宗伯。夏見曰宗。二升於離。故曰宗。且乾中陽又變陰成離。故六與九應爲宗。以九自離中往也。或謂乾爲宗。亦以乾中陽離中而與離上下爲宗也。又厥宗噬膚。飲食也。祭畢而食曰餕。特牲之饋者曰餕。曰長兄弟餕食授舉各一膚。舉奠者嗣子也。疏云。上佐嗣子及兄弟餕。其惠不過親族。故曰厥宗噬膚。初筵之詩曰。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故象曰往有慶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王弼曰。非位。悔也。有應。故悔亡。厥宗謂二也。噬膚者。齧柔也。三雖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己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疏〕（王注。非位。悔也。應二。故悔亡。二陽自乾中往。故厥宗謂二也。噬膚謂噬三也。三陰爻柔脆。故噬柔也。三雖比二。而陽爲二所噬。非有妨于己應者也。故五可往而无咎。往必合也。案。二體兌。故爲口。五爻陰柔。噬之易合。以二噬五。噬膚之象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虞翻曰。睽三顧五。故曰睽孤也。離爲見。坎爲豕。爲雨。四變時坤爲土。土得雨爲泥塗。四動艮爲背。豕背有泥。故見豕負塗矣。坤爲鬼。坎爲車。變在坎上。故載鬼一車也。）〔疏〕（上與三應。三不正。故睽三。上顧五。故顧五亦曰睽孤。與四睽五顧三。此睽三顧五。故曰睽孤也。離爲見。坎爲豕。坎爲雨。四變時體坤爲土。土得雨爲泥。塗泥是也。四動時艮爲背。豕背有泥。故曰見豕負塗矣。坤死魄。故爲鬼。坎爲車。四變在坎上。故載鬼一車。來鬼皆謂五。五未變。上失正。故所見如此也。鬼車于體爲魂。此似夕鵲車。鄭彼注云。今之魂車。載柩而往。迎而歸。如慕如疑。亦遣之象。有是象也。）先張之弧。後說之壼。（虞翻曰。謂五已變。乾爲先。應在三。坎爲弧。離爲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震爲後。說猶置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壼之象也。之瓶屬。睽以與兌。故後說之壼矣。）〔疏〕（五已變體乾。陽主倡。故爲先。下應三。三互坎。坎爲弓輪。故爲弧。離爲戈兵。故爲矢。又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體震。震蕃曰後有則。故爲後。釋詁。說。舍也。鄭注。舍[illegible]。說舍同物。故云說猶置也。兌爲口。離爲大腹。說卦文。坤形下爲器。大腹有口。坎水爲酒在其中。壼之象也。阮諶三禮圖曰。方壼受一斛。腹圓足口方。圓壼受一斛。腹方足口圓。故象兌口離大腹也。昏禮設尊。是爲壼尊。揚子太玄曰。家无壼。婦承之姑。測曰。家无壼。无以相承也。若然說壼者。婦承姑之禮。與上之三爲之應。中歷坎爲險。正應三爲與兌。三上易位。坎象不見。壼空置矣。故後說之壼。婦承姑皆唯嫁尊則飲。當音說。先張之弧。疑其寇而匪寇。後說之壼。以匪寇而爲婚媾也。）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虞翻曰。匪。非。坎爲寇。之三歷坎。故匪寇。陰陽相應。故婚媾。三在坎下。故遇雨。與上易位。坎象不見。各得其正。故則吉也。）〔疏〕（匪非古今字。坎爲盜。故爲寇。之三雖歷坎。然應兌非應坎。故匪寇。三陰上陽。內外相應。故稱婚媾。三在坎下。坎爲雨。三在坎下。上往三。故遇雨。與上易位。坎象不見。陰陽相得。各得其正。成既濟定。故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虞翻曰。物三稱羣。坎爲疑。三變坎敗。故羣疑亡矣。）〔疏〕（或羣或友。毛傳。獸三曰羣。故云物三稱羣。坎心爲疑。三變之正。坎象既敗。故羣疑亡也。[illegible]）

序卦曰。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崔憬曰。二女同居。其志乖。而難生。故曰乖必有難也。）〔疏〕（家之不和。多起于妻妾娣姒。此二女同居。所以其志乖而難生也。故曰乖必有難而受之以蹇。坎險在前。故曰難也。）

䷦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虞翻曰。觀上反三也。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疏〕（卦二陽四陰之例。卦自觀來。故云觀上反三也。乾鑿度曰。坤位在西南。故曰西南卦。五乾入坤成坎。坎爲月。說卦文。以納甲言之。月出庚見丁。故云月生西南。五往得中。故利西南也。與睽旁通。往得中。睽兌爲朋。故西南得朋也。）不利東北。（虞翻曰。謂三也。艮東北之卦。月消于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疏〕（三體艮。故謂三也。艮東北之卦也。說卦文。月退辛消丙。故云消于艮。乙東癸北。月喪于乙。滅于癸。當月之晦。天道之終。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東北喪朋。謂五六三十度也。）利見大人。（虞翻曰。離爲見。大人謂五。二得位應五。故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疏〕（相見乎離。互離爲見。五居尊位。故爲大人。謂五二得中位。上正應五。故利見大人。五多功。故引象傳往有功也以明之。）貞吉。（虞翻曰。謂五當位正邦。故貞吉也。）〔疏〕（五謂乾五也。坤衆爲邦。五當乾位。下正坤邦。蹇險順從。故貞吉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虞翻曰。離見坎險。艮爲止。觀乾爲知。故知矣哉。）〔疏〕（前謂外也。謂爻自往蹇。以險在前也。外卦互離。故云離見。坎象曰。習坎重險也。故云坎險。說卦。艮。止也。故云艮止。五體觀乾也。繫上。乾以易知。故爲知。又夬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六爻皆有蹇象。唯九五當位正邦。餘皆利止。見險而止之義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荀爽曰。西南謂坤。乾動往居坤五。故得中也。）〔疏〕（坤西南卦也。故西南謂坤。乾動往居坤五。故得中且得位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荀爽曰。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疏〕（艮東北卦也。故東北謂艮。艮居坎下。坎險艮止。故見

（險而止。術爲艮，在丑，又成終成始。天道窮于東北，故曰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虞翻曰：大人謂五。二往應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疏〕五爲君位，故大人謂五。往謂二往應五。五多功，繫下文。二正應五，故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荀爽曰：謂五當尊位正居，是羣陰順從，故能正邦國。〔疏〕五當尊位而又得正，故貞吉。坤衆爲邦，乾來居之，羣陰順從，故能正邦。）蹇之時用大矣哉。（虞翻曰：謂坎月生西南而終東北，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窮乙，喪滅于癸，終則復始，以生萬物，故用大矣。〔疏〕此據納甲言也。坎月生西南而終東北，因庚見丁，盈甲退辛，消丙窮乙滅癸。參同契曰：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故云終則復始。終始循環，以生萬物，故用大也。愚案：艮動靜不失其時，故旨時蹇難之時，人小其用，不知二多功，五正邦，又初變則成既濟定，象曰待時，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崔憬曰：山上至險，加之以水，蹇之象也。〔疏〕地險，山川著于坎象，今山上至險，加以水險，故爲蹇難。）君子以反身修德。（虞翻曰：君子謂觀乾，坤爲身，觀上反三，故反身。陽在三，進德修業，故以反身修德。孔子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疏〕君子謂觀乾者，觀乾消卦也，體乾九三，故曰君子。坤形爲身，觀上反三，成蹇三日來反，故曰反身。乾陽在三，進德修業，故曰反身修德。蓋觀乾德外著，反之于內，體乾夕惕也。德之不修，是吾憂也，論語文。蓋蹇難之時，惟以德之不修爲憂，故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初六：往蹇來譽。（虞翻曰：譽謂二，二多譽也。失位應陰，往歷坎險，故往蹇。變而得位，以陽承二，故來而譽矣。〔疏〕二多譽，繫辭文，故譽謂二也。初失正位，上應四陰，坎體爲險，故往蹇也。變而之正得位，以初陽比二陰，六爻皆正，故來譽也。）象曰：往蹇來譽，宜待時也。（虞翻曰：艮爲時，謂變之正以待四也。〔疏〕艮動靜不失其時，爲時。初變行以待四應，故宜待時也。俗本作宜待，張本作宜時，鄭本作宜待時，虞從鄭本。時尤之古韻通，待與尤之不叶，故知鄭本是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虞翻曰：觀乾爲王，坤爲臣爲躬，坎爲蹇也。之應涉坤，二五俱坎，故王臣蹇蹇。觀上之三，折坤之體，臣道得正，故匪躬之故。象曰：終无尤也。〔疏〕觀五乾九五也，乾爲君，故爲王。坤臣道也，故爲臣。坤形爲身，故爲躬。坎險也，蹇亦險也，故以坎爲蹇也。五本坤，乾居之，故云之應涉坤。五坎也，二互三亦爲坎，內外兩坎，二比三，應五正，過坎中，故曰王臣蹇蹇。觀上反三，來折坤成艮，二三皆正，故臣道得正。艮體不復其身，故匪躬之故。上從王事，故終无尤也。）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侯果曰：處艮之二，上應于五，五在坎中，險而又險，志在匡弼，匪惜其躬，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輔臣以此，終无尤也。〔疏〕處艮二，應坎五，五在坎中，二又互坎，故險而又險。二得中，謂匡有匡弼之志，而不惜其躬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忠臣輔君，故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虞翻曰：應正歷險，故往蹇。反身據二，故來反也。〔疏〕三正應上，中歷五坎，故往蹇。上反于三，下據二，陰應從此，故曰來反，即象傳所云反身修德也。）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虞翻曰：內謂二陰也。〔疏〕內據二，二陰爻也，三陽爲喜，反身據二，故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蹇難也。在兩坎閒，進則无應，故往蹇。退初介三，故來連也。〔疏〕馬云：連亦難[illegible]亦難也。故云連輦蹇難也。四在兩坎之閒，進退兩難，進則往變，初已正，則无應，故往蹇。退應初而介于三，故來連，終得初應，故象曰當位實也。）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荀爽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欲往之三，不得承陽，故曰往蹇也。來還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也。〔疏〕當蹇難之世，四居內外之閒，故不安其所。欲往三，則不得上承五陽，故往蹇。來承五陽，五爲天子，故與至尊相連。六居四爲處正，上比五爲承陽。易稽覽圖曰：陽實陰虛，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虞翻曰：當位正邦，故大蹇。睽兌爲朋，故朋來也。〔疏〕五當蹇難，處中得正，象言當位正邦，五是當之，故曰大蹇。旁通睽，睽體兌，兌象朋友講習，爲朋，故朋來也。）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干寶曰：在險之中而當王位，故曰大蹇。此蓋以託文王爲紂所囚也。承上據四應二，衆陰並至，此蓋以託四臣能以權智相救也，故曰以中節也。〔疏〕五在坎中，故爲險中。五爲天子，故當王位。當而遇坎險，故曰大蹇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乃囚伯于羑里，故云此蓋以託文王爲紂所囚也。上四二皆陰，而五承之據之應之，故云衆陰並至。史記：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此蓋以託四臣能以權智相救也。史但言閎夭之徒，此云四臣者，書君奭曰：武王惟茲四人，往[illegible]

叔已死，而以四人爲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也。五陽處大蹇之時，而羣陰朋來相濟，故曰以中節也。案：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五居中行和，故中節。五中節，故能朋而同，是以朋來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虞翻曰：陰在險上，變失位，故往蹇。碩謂三，艮爲碩，退來之三，故來碩。得位有應，故吉也。離爲見，大人謂五，故利見大人矣。〔疏〕陰居陰中爲坎，坎爲險，故陰在險上。前爻以過坎爲蹇，上以乘坎爲蹇。上無所往，故以變爲往，變而失位，故往蹇也。碩謂三者，應在三，三體艮，石爲碩。上退來應三，故來碩。六居上爲得位，九在三爲有應，蹇終則解，故吉也。初變成既濟，體離日爲見，乾五爲大人，故大人謂五。承陽有實，故利見大人也。）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侯果曰：處蹇之極，體猶在坎，水无所之，故曰往蹇。來而復位，下應于三，三德碩大，故曰來碩。三爲內主，五爲大人，若志在內，心附于五，則利見大人也。案：三互體離，離爲明目，五爲大人，利見大人之象也。〔疏〕侯注：位處蹇極，體在坎上，水无所往之象，故曰往蹇。來謂于三，三體陽，陽爲大，三德碩大，故曰來碩。三在內卦之上，故爲主。五位天子，爲大人。坎心爲志，應三，故志在于內。比五，故志附于五，是以利見大人也。案：三互四五爲離，離明爲目，利見五位大人，故利見大人也。愚案：五位貴，又陽亦貴，上承陽，利見五陽，故曰以從貴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崔憬曰：蹇終則來碩吉，利見大人，故言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疏〕蹇終來碩，吉而利見大人，蹇已解也。言物不可以終難而受之以解也。緩對急言。詩小雅：兄弟急難。是難則必急。如周本紀：襄王告急于晉，書告難也。難解則緩，故曰解者緩也。）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虞翻曰：臨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衆，故利西南，往得衆也。〔疏〕從二陽四陰之例，卦自臨來，故云臨初之四。坤位西南，四體坤，坤爲衆，初之四成解，故得坤衆。彖傳曰：利西南，往得衆，是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虞翻曰：謂四本從初之四，失位于外，而无所應，故无所往。宜來反初，復得正位，故其來復吉也。二往之五，四來之初，成屯，體復象，故稱來復吉矣。〔疏〕四本臨初之四成解，以陽居陰爲失位，初亦失位，不能之應，爲无應，故无所往也。宜來反初，復得正陽之位，故其來復吉也。下云夙吉，知二已往之五，四乃得來之初，而成屯體，屯初至四體復，故稱來復也。）有攸往，夙吉。（虞翻曰：謂二也。夙，早也。離爲日，爲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則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疏〕之外曰往，故往謂二也。夙，早也，釋詁文。互離爲日，又離爲甲胄，故爲甲。古文早作𣅀，說文：早，晨也。故云日出甲上，故早也。二既失正，當往之五，故吉。四變則離不見，故有攸往夙吉。五多功，二據五，故往有功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虞翻曰：險坎動震，解二月，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物咸孚甲，萬物生震，震出險上，故免乎險也。〔疏〕險謂內坎，動謂外震。解于消息候春二月，漢書五行志：雷以二月出，雷以動之，雨以潤之。解卦爻辰分當動地中，下坎爲雨也。禮月令：其日甲乙。鄭注：乃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故云物咸孚甲。說卦曰：萬物出乎震，故云萬物生震。震爲出，震動而出險上，坎解爲雨，故免乎險也。）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荀爽曰：乾動之坤而得衆，西南衆之象也。〔疏〕卦自臨來，初陽往之四，動之四坤，故曰往得衆。坤位西南，故云衆之象也。）无所往，（荀爽曰：陰處尊位，陽无所往也。〔疏〕陰處尊位，謂五陰。无所往，謂二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荀爽曰：來復居二，處中成險，故曰復吉也。〔疏〕陽无所往，故來復居二，所處得中，雖險亦解，故曰復吉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荀爽曰：五位无君，二陽又卑，往居之者則吉，據五解難，故有功也。〔疏〕陽實陰虛，五陰位虛，故无君。二陽位卑，往居于五，得位則吉。二往據五，坎難已解，五多功，故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荀爽曰：謂乾坤交通，動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疏〕臨初陽之四，是臨乾解坤，故謂乾坤交通，動而成解也。坎雨在下，震雷在上，雷動而雨隨之，故雷雨作也。）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牙，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故甲宅也。〔疏〕解震宮二世卦，故云解者震世也。月令：仲春之月，雷

乃發覺,雷出則萬物隨之而出,故仲春之月,草木萌芽也。震動坎濕,互日以烜,故甲宅也。案乾爲木果,故曰百果。實者木徵,又爲草莽,故曰草木。鄭注云: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說文: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震在外,故爲甲。艮爲居,故爲宅。萬物出乎震,百果草木甲宅之象也。**解之時大矣哉。**（王弼曰:无所而不釋也。難解之時,非治難時也,故不言用也。體盡于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也。）〔疏〕（所,注疏本作所,唯毛晉汲古閣本與此同。作所是也。自天地至百果草木,无所不解釋也。難已解矣,故不言用。體无隱矣,故不言義。獨言時大者,解之時萬物出乎震,故曰時大。）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翻曰:君子謂三。伏陽出成大過,坎爲罪人,則大過象壞,故以赦過。二四失位,皆在坎獄中,三出體乾,兩坎不見,震喜兌說,罪人皆出,故以宥罪。謂三入則赦過,出則宥罪,公用射隼以解悖,是其義也。）〔疏〕（二陽升爲雷,四陰下爲雨,故曰雷雨作解。君子謂三伏陽,名隱二陽息乾三,皆正應,來之升,升明夷,謂三正位,故解伏陽出,以解悖也。三出體乾成大過,卦有兩坎,坎陷爲獄,又入于坎窞,罪入則大過象壞,故以赦過。二四以陽居陰爲失位,體有兩坎,坎陷爲獄,故皆在坎獄中。三出成乾,兩坎皆壞不見,外體震爲喜,互體兌爲說,萬物之所說也,故兌說。罪人出獄之象也,故以宥罪。六三之義,出乾入坤,三入而大過象壞,故赦過;三出而坎象毀,故宥罪。卦有赦過宥罪之象,故引上六爻辭,以證三出坎毀之象,故云是其義也。）

初六,无咎。（虞翻曰:與四易位,體震得正,故无咎也。）〔疏〕（初與四易位,二已之五,故初體震而得位,失位言咎,之正,故无咎。初四變不言貞者,蓋主九二,二貞則諸爻皆正矣。）**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虞翻曰:體屯初,震剛柔始交,故无咎也。）〔疏〕（二五已正,初動體屯,屯彖傳曰剛柔始交,初動體震,震是乾始交坤,故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虞翻曰:二稱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爲狐,坎爲弓,離爲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疏〕（乾九二曰見龍在田,故二稱田。田獵爲獲,故象田獵。變之正,五三四爲艮,艮爲狐,九家說卦文。坎爲弓輪,故爲弓;離爲戈兵,故爲矢;離二黃離,故爲黃矢。三體離,四體艮,故矢貫狐體。二應五,歷二三四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應五得中,故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虞翻曰:動得正,故得中道。）〔疏〕（五乾爲道,二動之五得正而居中,故曰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爲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爲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疏〕（漢書敘傳[illegible]作倍,又作倍。鄭注:負,背也。此言:負,倍也。二已變體艮,艮爲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者,繫上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盜彼往云云,上之二成困,三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而寇三,故云五來寇三。時坤爲車,此言不正,陰乘二陽之例也,三不正而乘坤,故曰負且乘。坤形爲器,乾爲君子,乾在坤上,爲君子之器,以三陰乘二陽,故是小人乘君子之器,故曰亦可醜也。）**致寇至,貞吝。**（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爲寇盜,上位五下寇于二,慢藏悔盜,故致寇至,貞吝。）〔疏〕（卒五之二成解,內體坎失正,故爲寇盜。繫上曰:上慢下暴,又繫辭曰慢藏悔盜,坎爲暴,三上慢五下暴二,坎心爲悔,坤爲藏,慢藏悔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虞翻曰:臨坤爲醜也,坤爲自我,以離兵伏三,故轉寇爲戎,艮手招盜,故誰咎也。）〔疏〕（卦自臨來,故臨坤爲醜,坤爲自我。離爲戈兵,故爲戎,坎爲寇盜,離伏三,故轉寇爲戎。三與四敵,艮爲手招之,伏三自致寇,盜將誰歸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虞翻曰:二動時艮,艮爲指,四變之坤爲母,故解而母。臨兌爲朋,坎爲孚,四陽從初,故朋至斯孚矣。）〔疏〕（二變體艮,艮爲指,故卦文四變體坤,坤爲母,艮指母,故稱母,四解坤而成母,故解而母。卦自臨來,四本臨之兌,二四同功,四爲二之朋,故臨兌爲朋。內體坎,坎爲孚。四陽爻也,下正應初,故朋至斯孚矣。）**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王弼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爲其拇也。三爲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矣。案九四體震,震爲足,三在足下,拇之象。）〔疏〕（注:孔疏:四于不正,與三相比,三從下來附之,如指之附足。四有應在初,若三爲之拇,則失

初之應,故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未當位故也。三不得附四,則无所解。今須解拇,由不當位也。案:四在外體,四體震,震爲足,故卦文比三,故云三在足下,拇之象也。案初四易位則皆正矣,惟未當位故宜解而母也。）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虞翻曰:君子謂二,之五得正,成坎,坎爲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謂五陰爲小人,君子升位,則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爲孚也。）〔疏〕（君子謂二者,二陽也。上之五得正位,體成坎,坎爲心,心之官則思,惟思也。君子思解,故吉。小人謂五者,五陰也。乾鑿度曰:陰失正爲小人,故陰爲小人也。君子升居于五,則小人退居于二,三陽出二亦爲坎,坎爲孚,故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虞翻曰:二陽上之五,五陰小人退之二也。）〔疏〕（二陽君子,進居于五,則五陰小人,退居于二,是五解二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虞翻曰: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離爲隼,三失位,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象,故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案:二變時,體艮,艮爲山,爲宮闕,三在山半,高墉之象也。）〔疏〕（虞注:上與三應,三失位,當變正以應上也。三位三公,六三陰體,故知公謂三,伏陽三,乾君子,故退宥罪,謂此也。離爲鳥,即隼也。三失位,伏陽出成乾,乾爲弓,離爲矢,乾入變之,故貫隼,三另體大過,大過象棺椁,故入大過死象。乾爲高,巽爲墉,三動上體乾,乾爲高,故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射去隼,兩坎象壞,故无不利也。案:二變體艮,艮爲山,又爲門闕,故爲宮闕,謂墉也。宮闕有墉,故云三在山半高墉之象也。）**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虞翻曰:坎爲悖,三出成乾而坎象壞,故解悖也。九家易曰:隼,鷙鳥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以喩暴君者也。）〔疏〕（虞注:悖,逆也。以字从心,坎爲心,亦象悖,故爲悖。上與三應,三出成乾,射隼而去之,兩坎象壞,故以解悖也。九家注:月令季春之月,鷹隼蚤鷙,故云鷙鳥也。[illegible]其性疾害,以喩暴君。[illegible]諸侯出兵征伐,以誅暴君。[illegible]是上解三也。）

序卦曰: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崔憬曰:宥罪緩死,失之于僥倖,有損于政刑,故言緩必有所失,受之以損也。）〔疏〕（解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故言宥罪緩死。緩則刑罰不中,故失之于僥倖,有損于政刑矣。左傳曰:[illegible]緩必有所失而受之以損也。）

☶☱ 兌下艮上 損。（鄭玄曰:艮爲山,兌爲澤,互體坤,坤爲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也,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于天子,故謂之損矣。）〔疏〕（上山下澤,互體爲坤,艮爲山,兌爲澤,坤爲地,皆說卦文。山在澤上,澤愈深則山愈高,故曰澤以自損增山之高。天子以上田封諸侯,諸侯以貢賦獻天子,損國富以益上,即九貢之往也。）**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虞翻曰:泰初之上,損下益上,以據二陰,故有孚,元吉无咎。艮男居上,兌女在下,男女位正,故可貞,利有攸往矣。）〔疏〕（損三陽三陰之例,卦自泰來,故云泰初之上,損乾之下以益坤上。下據二陰,體象中孚,故曰有孚。泰初乾元上,故元吉,失位宜有咎,元吉故无咎。繫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往云:艮男兌女,[illegible]此言男女位正者,[illegible]可貞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崔憬曰:曷,何也。言其道上行,將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以喻損下益上,惟在乎心,何必竭于不足而補有餘者也。）〔疏〕（曷何也,說文文。言乾初行于坤上,其道將何所用也,可用二簋以享祀也。損益在心,不可益彼虧此,當損之時,唯二簋亦可用享。若竭不足而補有餘,則非善用其損者也。案互體坤,坤爲用。二正五成益,爻位上爲宗廟,又艮爲門闕,有宗廟之象。坤鬼居之,有祭祀之象。互震爲長子主祭,坤形下爲器,艮手執之,事祭之象也。蓋簋,黍稷器,圓曰簋,方曰簠。考工記旊人爲簋,則簋以瓦爲之。坤爲土,上之三成

（困離。離火爲土而中虛。體乾爲圜。在祭器則簋也。二簋者。明堂位曰。周之八簋。祭義曰。八簋之實。鄭注。天子之祭八簋。簋有八而稱二者。言約圓。簋盛粢盛。黍稷。二簋者。舉黍與稷也。且貴卿似盂。有簋象焉。簋盛反生。有簋盛黍稷之義焉。又自初至五爲頤。頤有二簋之義焉。損益道成既濟定。來乘之利。致之宗廟。當樂之後。王者治定制禮也。又鄭訓木器而圓。簋象也。震爲木。故曰木器。二升五。用二簋以享于上。上右五與益三。乃成既濟。今象注二簋應有時。謂春秋損剛益柔。謂冬夏既濟既定。四時乃備。二簋之象。則當在上益三之後。）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下益上者也。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也。〔疏〕卦自泰來。故云此本泰卦。外坤上六之乾三。內乾九三之坤六。故云損下益上。以九居上。故云陽德上行。乾爲道。震爲行。故其道上行也。此云三之上。虞云初之上。當從虞義。）損而有孚。（荀爽曰。謂損乾之三居上。孚二陰也。〔疏〕損乾之三。上居坤六。下孚二陰。故曰有孚。）元吉无咎。（荀爽曰。居上據陰。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乎咎也。〔疏〕以乾初元陽。上居于坤。下據二陰。故元吉。未得位。嫌于有咎。元吉故无咎也。）可貞。（荀爽曰。少男在上。少女雖年尙幼。必當相承。故曰可貞。〔疏〕少男居少女之上。以女承男。故曰可貞。）利有攸往。（荀爽曰。謂陽利往居上。損者損下益上。故利往居上。〔疏〕往。往居上。損下之陽以益上陰。故陽利往居上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荀爽曰。二簋。謂上體二陰也。上爲宗廟。簋者宗廟之器。故可享獻也。〔疏〕陰虛能受。故二簋謂上體二陰也。爻位上爲宗廟。簋者宗廟之祭器。故可用享也。又王弼注。曷辭也。曷之用。何用豐爲也。二簋質薄之器也。行損以信。雖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虞翻曰。時謂春秋也。損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損七月。兌八月。秋也。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艮爲時。震爲應。故應有時也。〔疏〕時謂春秋者。謂春禘秋嘗也。損二之五。成益。內體震。震四正卦。值春二月。益于消息爲正月卦。故云春也。損于消息爲七月卦。內體兌。兌四正卦。值秋八月。故云秋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舉靜文。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以時思之之事也。艮彖曰。動靜不失其時。故爲時。震巽同聲相應。故爲應。上之三成既濟。六爻有應。故應有時也。）損剛益柔有時。（虞翻曰。謂冬夏也。二五已易成益。坤爲柔。謂損上之三成既濟。坎冬離夏。故損剛益柔有時。〔疏〕謂冬夏者。體成既濟也。二五易位。體已成益。益五坤爲柔。謂損上九之剛。益六三之柔。體成既濟。坎北爲冬。離南爲夏。故損剛益柔有時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虞翻曰。乾爲盈。坤爲虛。損剛益柔。故損益盈虛。謂泰初之上。損二之五。益上之三。變通趨時。故與時偕行。〔疏〕月十五乾盈于甲。故乾爲盈。月晦乾消乙滅癸。故坤爲虛。損乾剛以益坤柔。故曰損益盈虛。泰初之上。成損。損二之五。成益。益上之三成既濟。繫下曰。變通者趨時者也。唯其變通。故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虞翻曰。君子泰乾。乾陽剛武爲忿。坤陰吝嗇爲欲。損乾之初成兌說。故懲忿。初上據坤。艮爲山。故窒欲也。〔疏〕山下有澤。澤潤通乎上。損下益上之象也。澤以滋山。山以鎮澤。懲忿窒欲之象也。乾爲君子。卦自泰來。故云君子泰乾也。楚語曰。天事武。韋注云。乾稱剛健。故武。剛武之象。有似于忿。故云乾爲剛武爲忿。說卦曰。坤爲吝嗇。欲。貪欲也。吝嗇之義。近于貪欲。故云坤陰吝嗇爲欲。懲。劉瓛作懲。蜀才作澄。鄭云。懲猶清也。劉云。懲清也。卦取兌澤。故訓清。欲察乾初九下體成兌。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取乎清。故懲忿。乾初之上。體坤艮。艮爲山。又爲止。窒塞也。艮象山止。故窒欲也。繫下曰。損德之修也。修主誠損。故懲忿窒欲。）初九。祀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虞翻曰。祀。祭祀。坤爲事。謂二也。遄。速。酌。取也。二失正。初利二遄往。合志于五。得正无咎。已得之應。故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上合志也。祀舊作已也。〔疏〕釋詁曰。祀。祭也。故云祀。祭祀。坤爲事。故爲事。二簋用享。故舉祀事。用享者二。故謂二也。遄。速。釋詁文。坊記。上酌民言。鄭注云。酌猶取也。故云酌取也。初四比二。四得正而二不得正。故初利二遄往。合志于五。二五易位。則二得正。无咎。已得之應于四。初曰遄往。四曰遄有喜。皆謂二遄往五而喜也。陰陽得正。故无咎。二居五。取上益三。故二與上皆云弗損益之。謂益三也。酌損上以益三。故曰酌損之。象曰上合志也。祀舊作已也。鄭詩箋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祀。是已祀古字通也。劉熙釋名。殷曰祀。祀已也。伊訓惟元祀。僞孔云。取四時祭祀一訖也。是祀有已義。故已與祀通。又已本亦作以。說文引作㠯。虞因卦辭有二簋用享。故不從舊本作已。直從古義作祀。謂祭祀也。）象曰。祀事遄往。上合志也。（虞翻曰。終成既濟。謂二上合志于五也。〔疏〕二五

易位成益。益三上易位。故終成既濟。坎爲志。二上合志于五。六爻皆正。初亦得其應矣。）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虞翻曰。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行也。震爲征。失正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故弗損益之矣。〔疏〕以九居二爲失位。當變之正。故曰利貞。征。行也。釋言文。震行爲征。二既失正。又體兌爲毀折。二當之五。故云不征之五則凶也。二之五成益。二變陰。陰爲小。故小損。五變陽。陽爲大。故大益。弗損益之者。謂弗虧其損。當益五也。愚案。經言征。注言不征。以征凶與利變之正相反也。不知二失正。與五易位成益。故利貞。二乘初。初利二遄往以成益。二不利初征四以成未濟。故征凶。初征四則弗克損益之以成既濟也。）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虞翻曰。動體離中。故爲志也。〔疏〕二利之五。三上易位。六爻皆正。變成既濟。二體離中。故動體離中。互體坎爲志。故中以爲志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虞翻曰。泰乾三爻爲三人。震爲行。故三人行。損初之上。故則損一人。〔疏〕乾陽生爲人。卦自泰來。故泰乾三爻爲三人。震是爲行。泰三爻辭曰。以其彙征吉。故三人行。損乾初九以之坤上。故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虞翻曰。一人謂泰初之上。損剛益柔。故一人行。兌爲友。初之上據坤應兌。故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疏〕一人謂泰初一爻之上。損初之剛。益上之柔。故一人行。三體兌。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故爲友。初據坤上。下應兌三。故得其友。繫下曰。天地壹壺。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謂泰乾坤。男女謂損艮兌。天地交則化醇。男女會則化生。故皆致一也。）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虞翻曰。坎爲疑。上益三成坎。故三則疑。荀爽曰。一陽在上。則教令行。三陽在下。則民衆疑也。〔疏〕虞注。坎心爲疑。二已之五。上來益三成坎。故三則疑也。荀注。三陽之陽當作陰。一陽在上。下應貫行。故教令行。三以陰爻在下。上互坤衆。故民衆疑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虞翻曰。四謂二也。四得位遠應初。二疾上五已得承之。謂二之五三上復坎爲疾也。陽在五稱喜。故損其疾。使遄有喜。二上體觀。得正承五。故无咎矣。〔疏〕二與四同功。故四謂二也。以六居四爲得位。遠應初。二祀事遄往。故云二疾上五。四比乎五。故云已得承之。二已之五。三上易位體坎。坎爲疾。陽在五得位稱喜。已成既濟。六爻皆正。則坎不爲害。故損其疾使遄有喜也。二上之五。自二至上體大觀象。四得正承五。故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蜀才曰。四當承上。而有初應。必上之所疑矣。初四之疾也。宜損去其初。使上遄喜。虞翻曰。二上之五。體大觀象。故可喜也。〔疏〕蜀才注。泰四爻初二已之上成損。故四當承上。而有初應。必爲上之所疑矣。四疾。損去初陽以益上。則上喜矣。故使上遄喜也。虞注。二上之五體大觀象。大觀在上。故可喜也。又成既濟。六爻皆正。坎疾不爲害。繫下曰。損以遠害。故可喜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虞翻曰。謂二五已變成益。故或益之。坤數十。兌爲朋。三上失位。三動離爲龜。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故十朋之龜。三上易位。成既濟。故弗克違元吉矣。〔疏〕二五易位。已變成益。故曰或益之。或者不定之辭。不可云上益之。故云或也。坤數十。兌以朋友講習爲朋。故曰十朋。二五已正。三上失位。三動體離。二至上亦全體似離。離爲龜。說卦文。爾雅釋魚曰。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故云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又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是十朋者。元龜之直也。義亦可通。表記曰。不違龜筮。二五已正。三上易位。成既濟。人協龜從。故弗克違元吉也。）象曰。六五元吉。自上右也。（侯果曰。內柔外剛。龜之象也。又體兌艮。互有坤震。兌爲澤龜。艮爲山龜。坤爲地龜。震爲木龜。坤數又十。故曰十朋。朋。類也。六五居尊。損己以奉上。人謀允叶。龜墨不違。故能延上九之右。而來十朋之益。所以大吉也。崔憬曰。或之者疑之也。初用元龜。價直二十大貝。龜之最神貴者。以決之。不能違其益之義。故獲元吉。雙貝曰朋也。〔疏〕侯注。離內柔外剛。故爲龜。頤全體象離。故頤初曰。舍爾靈龜。損自二至上。內柔外剛。亦龜象。又體內兌外艮。內互震。外互坤。兌爲澤。故爲澤龜。艮爲山。故爲山龜。澤龜山龜見爾雅。春官龜人曰。地龜曰繹屬。坤爲地。故云地龜。又東龜曰果屬。震東方卦。故云木龜。孝經緯無木龜。當即東龜也。坤數十。故曰十朋。坤彖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云朋類也。六五居中處尊。爲損之主。故能損己以奉上九。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故云人謀。春官卜師。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故云龜墨。洪範又曰。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故云人謀允叶。龜墨不違。延上九之右。來十朋之益。所以大吉。崔注。或之者疑之也。乾文言文。元龜價值二十大貝。兩貝曰朋。故曰十朋。爾雅一曰神龜。龜之

（蓋神者。其直實。用以決之。不能逆其損下益上之義。故獲元吉。雖具偏言兩其也。又兌西爲右。右助也。上右益三成既濟定。太平化行。故曰自上右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虞翻曰。損上益三也。上失正之三得位。故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動成既濟。故大得志。〔疏〕上與三應。故弗損上以益三。上失正有咎。之三得位。故弗損而益三。得者无咎。得正而吉也。二五已正。三上易位。是動成既濟。故象曰大得志也。）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虞翻曰。謂三往之上。故利有攸往。二五已動成益。坤爲臣。三變據坤成家人。故曰得臣。動而應三。成既濟。則家人壞。故曰无家。　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弗損益之。非无咎也。爲下所益。故无咎。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外內相應。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交剛陽居上。羣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疏〕虞注。自內曰往。三在內。至是始往于上。故利有攸往。二五已動成益。互體坤。坤臣道也。故爲臣。三變據坤體成家人。故曰得臣。三已正。上動離之。成既濟。則家人象毀。故曰无家。谷永釋此經云。賢王者臣天下。无私家。是也。　王注。上者損之極。損極則益。故弗損益。序卦所云。損而不已則益是也。上失位非无咎。爲下所益。故得无咎。近據五。遠應三。三五互坤。乘陰上附。內外陰陽相應。上下剛柔相接。應得正。故貞。卦自泰來。上下交而志同。故利有攸往。九以陽剛居上。下臨互坤羣陰。其臣。故曰得臣。得臣則天下一家。故萬方一軌。无私家也。）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虞翻曰。謂二五已變。上下益三。成既濟定。離坎體正。故大得志。〔疏〕二五已變成益。上九下益六三。三上易位成既濟定。離下坎上。六爻皆正。坎爲志。故大得志。）

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崔憬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也。〔疏〕損上九曰。弗損益之。故云損終則弗損益之。損益盈虛。循環之道。損極必益。故言損而不已必益。而受之以益也。）

䷩（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虞翻曰。否上之初也。損上益下。其道大光。二利往坎應五。故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疏〕否三陽三陰之例。卦自否來。故云否上之初。虞注否上九云。否終必傾。下反于初成益。是也。上之初。故曰損上益下。三上易位成既濟。二爲離。離日爲光。故曰其道大光。五爲坎。二五正應。故云二利往坎應五也。二五得中得正。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虞翻曰。謂三失正。動成坎。體渙。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渙舟楫象。木道乃行也。　鄭玄曰。陰陽之義。陽稱爲君。陰稱爲臣。今震一陽二陰。臣多于君矣。而四體巽之下應初。是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也。人君之道。以益下爲德。故謂之益也。震爲雷。巽爲風。雷動風行。二者相成。猶人君出教令。臣奉行之。故利有攸往。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矣。〔疏〕虞注。三陰失正。變則成坎。自二至上。其體象渙。坎水爲大川。故利涉大川。繫言舟楫之利。蓋取諸渙。九家易彼注云。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是也。渙彖傳曰。乘木有功。故曰木道乃行也。　鄭注。乾以君之。坤爲臣道。故陰陽之義。陽稱爲君。陰爲臣也。震一陽二陰。臣多于君。故其象爲臣。巽二陽一陰。君多于臣。故其象爲君。四居巽體。下應于初。是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之象。人君之道。損己利人。德在益下。故謂之益也。震爲雷。巽爲風。說卦文。雷主動。風主行。震巽同聲相應。故云二者相成。震爲出。巽爲令。故猶人君出教令。臣奉行之。令出必行。故利有攸往也。三上失正。易位成既濟。互兩坎。坎木爲用。故利涉大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蜀才曰。此本否卦。案乾之上九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損上益下者也。〔疏〕卦自否來。故此本否卦。否乾上九之坤初。初六升乾四。損上陽以益下陰。故爲益。）民說无疆。（虞翻曰。上之初。坤爲无疆。震爲喜笑。以貴下賤。大得民。故說无疆矣。〔疏〕益本否上之初。坤彖曰。德合无疆。否初坤。故坤爲无疆。震爲喜笑者。啞啞爲笑。喜笑。故爲說。否上之初。爲貴下賤。坤衆爲民。故大得民。明王之道。志在益下。故民說无疆矣。）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虞翻曰。乾爲大明。以乾照坤。故其道大光。或以上之三。離爲大光矣。〔疏〕乾彖曰。大明終始。故乾爲大明。否乾在上。坤在下。故曰以乾照坤。乾爲天道。故曰其道大光。三上失位。故或以上之三成離。離爲大光。義亦可通。案否乾上九下居坤初。自初至五有離象。離日爲光。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虞翻曰。中正謂五。而二應之。乾爲慶也。〔疏〕

五居中得正。故中正謂五。而二以中正應之。故利有攸往。陽爲慶。五體乾陽。故乾爲慶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虞翻曰。謂三動成渙。渙舟楫象。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也。〔疏〕三失位。動則成渙。渙有舟楫之象。以巽木而得坎水。又內覆行。故曰木道乃行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虞翻曰。震三動爲離。離爲日。巽爲進。坤爲疆。日與巽俱進。故曰進无疆也。〔疏〕震動也。三失位。動而成離。離爲日。說卦文。巽爲進退。故爲進。坤爲疆。常說无字。坤爲地。故无疆。以離日與巽俱進。而卦自否來。又本五坤。故曰進无疆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虞翻曰。乾下之坤。震爲出生。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陽在坤初。爲无方。日進无疆。故其益无方也。〔疏〕乾爲天。坤爲地。施否乾上下之坤初。故曰天施。帝出乎震。故爲出。震爲生。又月三日震生明。亦爲生。萬物出乎震。說卦文。萬物資始于乾。而資生于坤。故曰天施地生也。坤文言曰。至靜而德方。故陽在坤初爲无方。惟其日進无疆。是以其益无方。此損上益下所以爲益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虞翻曰。上來益三。四時象正。艮爲時。震爲行。與損同義。故與時偕行也。〔疏〕三上易位成既濟。故云上來益三也。益震爲春。損兌爲秋。既濟坎冬離夏。故四時象正也。艮動靜不失其時。故爲時。震作足。故爲行。與損同義者。損彖傳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虞彼注云。損二之五。益上之三。變通趨時。故與時偕行。是其義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虞翻曰。君子謂乾也。上之三。離爲見。乾爲善。坤爲過。坤三進之乾四。故見善則遷。乾上之坤初。改坤之過。體復象。復以自知。故有過則改也。〔疏〕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稽覽圖曰。降陰下迎陰。起合和而陽氣用。上薄之則爲雷。鄭注云。陽氣風也。是風之益雷。自上下下也。又虞繫注云。益爲物者。莫大乎風雷。故曰風雷益。君子謂乾者。消否乾也。三上失正。易位成離。相見乎離。故離爲見。乾元善之長。故爲善。坤積不善。故爲過。上已之初。故三進居四。四陰得位。故曰遷善。乾上之坤初。坤體毀。故改坤之過。初至四體復象。繫曰。復以自知。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有過則改也。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虞翻曰。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也。坤爲用。乾爲大。震爲作。故利用爲大作。體復。初得正。朋來无咎。故元吉。无咎。震二月卦。日中星鳥。敬授民時。故以耕播也。〔疏〕周語曰。民之大事在農。堯典曰。平秩東作。故曰大作謂耕播也。繫下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故云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也。致役乎坤。故坤爲用。大哉乾元。故乾爲大。震作足。故爲作。否乾坤初變成震。故利用爲大作。初至四體復象。初以陽居陽爲得正。復曰朋來无咎。初九曰。无祗悔。元吉。震初陽有元象。故曰元吉无咎。坎離震兌。四正方伯卦。震春二月卦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皆堯典文。益于消息正月卦。啟蟄而耕。益民之大莫若農。故引證以明耕種之時也。）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侯果曰。大作謂耕植也。處益之初。居震之始。震爲稼穡。又爲大作。益之大者。莫大耕植。故初九之利。利爲大作。若能不厚勞于下民。不奪時于農畯。則大吉无咎矣。〔疏〕大作謂耕植。經已見前。植猶播也。處益之始。以益卦言也。居震之初。以內卦言也。震于稼爲反生。故爲稼穡。爲作足。故又爲大作。益下莫大于耕植。故初九利于耕植爲大作。否坤爲厚。又爲事。上來益初。坤象不見。是上任其勞。而下不厚事。故云若能不厚勞于下民。不奪時于農畯。則大吉无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虞翻曰。謂上從外來益也。故或益之。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已得承之。坤數十。損兌爲朋。謂三變離爲龜。故十朋之龜。坤爲永。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疏〕以爻定既濟。則上來益三。以之務。則上益初。一本作上從外來益初。是也。益三益初。皆自外來。故曰或益之。以六居二得正。遠應在五。三失位。故利三之正。陰利承陽。故已得承之。坤數十。損二五易則成益。是益二即損五。故益二爻象與損五同辭。而損兌爲朋。取兌朋友講習以義也。三失位。變正成離。離爲龜。十朋之龜。詳見損五。坤用六。利永貞。故坤爲永。上三易位皆得正。成既濟定。故永貞吉也。　愚案。損六五或益之。謂二五變成益。五位乾。乾爲元。故元吉。益二自損來。居中得正。坤爲永。故初乾陽居始。五乾陽得正。皆稱元吉。與損五成益稱元吉同義也。）王用享于帝。吉。（虞翻曰。帝謂天帝。王謂五。否乾爲王。體觀象。艮爲宗廟。三變折坤牛。體噬嗑食。故王用享于帝。得位。故吉。　干寶曰。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于神。故王用享于帝。在巽之宮。處震之象。是則蒼精之帝同始祖矣。〔疏〕虞注。帝出乎震。故震爲帝。五天子位。故五爲王。乾以君之。故否乾爲王也。二至上體觀象。艮爲鬼門。故爲宗廟。此享帝而取宗廟。以其祭感生帝也。禮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祖所出。謂五帝郊祭之屬也。三變折坤牛爲牲。初至五體噬嗑食象。故用享于帝。則不王不禘也。乾鑿度或

此爻云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教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率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通道也六居二得位故吉　干注　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王用享于帝益為巽宮三世卦故云在巽之宮二在震位故云處震之象震巽於五行皆屬木木于時屬春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鄭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又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鄭注蒼帝曰靈威仰震巽同聲故曰蒼精之帝同始觀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乾上稱外來益三也〔疏〕否乾在外上在外卦之外故云乾上稱外自外曰來上來益三成既濟三本亦作初益自否來故云來益初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 虞翻曰坤為事三多凶上來益三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疏〕坤發于事業故坤為事三多凶繫下文三失正當變上來益三則得正矣釋詁曰凶咎也凶則有咎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　案三為公位當益下之時有拯凶之責且三變坎離凡水旱札瘥兵甲之變皆凶事也 **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虞翻曰公謂三伏陽也三動體坎故有孚震為中行為告位在中故曰中行三公位乾為圭乾之三故告公用圭圭桓圭也　九家易曰天子以尺二寸玄圭事天以九寸事地也上公執桓圭九寸諸侯執信圭七寸諸伯執躬圭七寸諸子執穀璧五寸諸男執蒲璧五寸五等諸侯各執之以朝見天子也〔疏〕虞注　乾鑿度曰三為三公故知公謂三與恆旁通故云伏陽三動成坎坎故有孚震為足故為行復中行獨復中行謂初二至四體復故曰中行必曰位在中者中為內初在內乃得稱中行明非初雖震不得為中行也震善鳴故為告三本公位故告公乾為玉故為圭上乾之三故告公用圭公執桓圭故云圭桓圭也　九家注　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又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故曰天子以尺二寸玄圭事天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璧琮九寸故以九寸事地也天十有二時故以尺二寸事之地有九州故以九寸事之典瑞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九寸謂之桓圭七寸謂之信圭躬圭見于玉人至穀璧五寸蒲璧五寸經無明文注云皆徑五寸蓋由典命子男五命以五為節推之也五等皆天子所命故各執之以朝見天子　案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即皆凶事告公用圭之事也或云凶為救凶引聘禮賓者執璧將命鄭者執圭將命為用圭之證義亦可通但聘事小荒事大當損上益下之時與大予荒政救民故會此用彼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矣。** 虞翻曰三上失正當變是固有之　干寶曰固有如桓文之徒罪近篡弑功實濟世六三失位而體姦邪處震之動懷巽之權是矯命之士爭奪之臣桓文之爻也故曰益之用凶事在益之家而居坤中能保社稷愛撫人民故曰无咎既乃中行近仁故曰有孚中行然後俯列盟會仰致錫命故曰告公用圭〔疏〕虞注　三本陽位以柔居之為失正三上易位則變得正矣是固有之也　干注　三為三公之位故以固有為齊桓公晉文公之徒也罪近篡弑是凶事也功實濟世故无咎也六居三為失位巽三與辰辰主上方翼奉傳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故而體姦邪震動故云處震之動巽以行權故云懷巽之權行權故為矯命之士震動故為爭奪之臣桓文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以是爻當之而曰益之用凶事也然在益之家而居互坤之中坤地為土故能保社稷坤衆為民故愛撫人民功足補過故曰无咎者也體震木主春為仁三居卦中故云中行近仁變坎為孚故曰有孚中行俯列會盟如齊桓盟于首止會于葵丘晉文盟于踐土會于溫之類仰致錫命如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又作王宮于踐土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之類二公皆受王命為侯伯故引之明告公用圭之事

六四，中行，告公從。 虞翻曰中行謂震位在中震為行為從故曰中行公謂三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已得以為實故曰告公從矣〔疏〕中行謂震者謂初也初內為中故云位在中震足為行亦為從初至四體復二四中行獨復故曰中行據與三異義故延說之也三為公位故公謂三三與上皆失位四利三變之正陽為實已得乘實復四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故曰從告公者初也從者四也四與初正應故曰告公從矣 **利用為依遷邦。** 虞翻曰坤為邦遷徙也三動坤徙故利用為依遷邦也〔疏〕坤為地為衆故為邦遷徙也釋詁文三體坤三動則坤徙故利用為依遷邦也　愚案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二曰詢國遷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即此爻義也謂四互艮為門闕有外朝之象坤衆為百姓震聲為詢三變離嚮明而治為王南鄉三公為百官之長居其首故

更首公也州長親民之官故百姓屬焉三變坎故北面坤臣道又為衆故曰羣臣羣吏伏兌故西面巽震故東面以敘進而問必先三公即中行告公從也以坤衆輔坎志即象曰以益志也斷其謀而遷國即利用為依遷國也且四與初應中行謂初在益之家四應初利用為大作上益下也初應四利用為依遷國下益上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虞翻曰坎為志三之上有兩坎象故以益志也　崔憬曰益其勸王之志也居益之時體當其位與五近比而四上公得藩屏之寄為依從之國若周平王之東遷晉鄭是從也五為天子益其忠志以勤之故言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矣〔疏〕虞注　坎心故為志三上易位成既濟有兩坎象小司寇曰以衆輔志而弊謀故曰以益志也　崔注　五為王四勤之故云益其勸王之志也居益之時以六居四為當位上承五故云與五近比四位上公為五所乘故云得藩屏之寄為依從之國也隱六年左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語曰晉鄭是依左傳杜注云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引之以證依遷國之義也五位為天子四益其忠志以勞之故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 虞翻曰謂三上也震為問三上易位三五體坎已成既濟坎為心故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象曰勿問之矣〔疏〕謂三上也者卦唯三上失位五為卦主故當三上變正也震聲為問三上易位得正則三五皆居坎中以成既濟坎亟心為心又為孚損上益下惠其大焉在益之家而為卦主故曰有孚惠心卜不習吉故曰勿問元吉復引象曰勿問之矣所以明元吉也 **有孚惠我德。** 虞翻曰坤為我乾為德三之上體坎為孚故惠我德象曰大得志〔疏〕乾坤謂否也坤身為我乾陽為德三上易位體乾為孚故曰惠我德復引象曰大得志者明既濟功成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崔憬曰居中履尊當位有應而損上之時自一以損已為念雖有孚于國惠心及下終不言以彰已功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問猶言也如是則獲元吉且為下所信而懷已德故曰有孚惠我德君雖不言人惠其德則我大得志也〔疏〕五在上中故云居中五位天子故云履尊以九居五為當位于二得六為有應當損上之時一以損已益人為心雖有孚于國惠能逮下然終不言以彰已功蓋五本乾體乾文言傳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曰有孚惠心勿問釋詁曰問訊也又曰訊言也故云問猶言也利美乾始元者始也故如是則獲元吉五在既濟坎為孚故為下所信五乾陽為德故懷已之德以信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蓋君雖不言其德而人皆自感其惠則我損上益下之志于是大得也此蓋既濟定時也

上九，莫益之， 虞翻曰莫无也自非上无益初者唯上當无應故莫益之矣〔疏〕詩殷其靁莫敢或遑鄭箋無敢或遑暇時故爾雅云莫無也說文无通無故云莫无也益自否來否終則傾自上下下民既无應故自非上无益初者唯三上失位失位則不應當无應之時體否上窮其民莫之與豈能益人故莫或益初矣象曰上當益三正位也 **或擊之。** 虞翻曰謂上不益初則以剝滅乾艮為手故或擊之〔疏〕傾否之始初陽不能獨立上不益初則遂成坤剝故云以剝滅乾剝艮為手故或擊之謂擊三也 **立心勿恆，凶。** 虞翻曰上體巽為進退故勿恆動成坎心以陰乘陽故立心勿恆凶矣〔疏〕上體巽巽為進退說卦文進退故勿恆上動成坎坎為心以變陰乘五陽故立心勿恆凶可知已　案巽下震上為恆此下巽上為益從巽特變二之上變為恆之三震動來益而無益故與恆三之辭相類不恆其德即立心勿恆或承之羞貞吝即凶也蓋莫益初或擊三故立心勿恆凶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虞翻曰徧周帀也三體剛凶故至上應乃益之矣〔疏〕說文徧帀也故孟喜云徧周帀也虞從孟義也三為剛位且多凶故云三體剛凶上得正應乃益之矣蓋莫益之者莫益初也上莫益初與三易位六爻偏正故曰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外謂上上來之三故曰自外來也〔疏〕上在外卦之外故外謂上上自外來擊三故曰自外來也

周易集解纂疏卷六

下經夬傳第六

序卦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韓康伯曰。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矣。〔疏〕益而不已。其勢必盈。如水有隄防。盈極必決矣。故受之以夬。）

䷪（乾下。兌上。）夬。揚于王庭。（虞翻曰。陽決陰。息卦也。剛決柔。與剝旁通。乾爲揚爲王。剝艮爲庭。故揚于王庭矣。鄭玄曰。夬決也。陽氣浸長至于五。五尊位也。而陰先之。是猶聖人積德說天下。以漸消去小人。至于受命爲天子。故謂之夬。揚越也。五互體乾。乾爲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也。陰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于聖人之朝。故曰夬揚于王庭也。〔疏〕虞注。說卦曰。夬爲附決。五陽決一陰。故云陽決陰。自復至乾。皆陽息之卦。故云息卦也。剛長則柔消。故云剛決柔。剝息于夬。夬前于剝。故與剝旁通。乾陽上升爲揚。揚舉也。乾爲君。故爲王。上伏剝艮。艮爲門闕。故爲庭。以乾居艮。故曰王庭。小人陰柔在上。故曰揚于王庭。小人乘君子之上。其道揚決。故彖曰柔乘五剛也。鄭注。夬決也。彖傳文。陽氣由復浸長至五。五爲天子。故[illegible]尊位。而陰在其上。故云先之。自復至乾爲積善。積德猶積善。內體乾。乾爲德。故曰聖人積德。外體兌。兌爲悅。故言悅天下。以乾陽消坤陰。自初至五。故云以漸消去小人。乾息至五則受命而爲天子。陰已決矣。故謂之決。揚越也。釋言文。五互三四爲乾。乾爲君。說卦文。又居于五。爲尊位。王庭之象也。上六以一陰踰越出五陽之上。是小人而乘君子。其罪惡罔上聞于聖人之朝矣。故曰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虞翻曰。陽在二五稱孚。孚謂五也。二失位。動體巽。巽爲號。離爲光。不變則危。故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疏〕陽在二五皆坎體。坎有孚。故稱孚。五不變。故孚謂五也。二以陽居陰爲失位。動則互體巽。巽申命。故爲號。又動體離。離日爲光。號釋蘇傳也。二不變失位。則危。決上者五而二稱之。五其隨于上。二惕號于下。故卦主二五之孚號也。決小人危事。故孚號以其有厲。若變正應五。決去上六。不爲所辭。故象曰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虞翻曰。陽息動復。剛長成夬。震爲告。坤爲自邑。夬從復升坤逆在上。民衆消滅。二變時離爲戎。故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疏〕陽息之卦。初動爲復。復彖曰剛長也。故剛長至五成夬。夬復內體震。震善鳴爲告。外體坤。坤爲邑。故爲自邑。夬陽從復升五。惟剝坤逆一陰在上。坤爲民爲衆。坤象已毀。故云民衆消滅。二變時體離。離爲甲胄。爲戈兵。故爲戎。復上六云用行師終有大敗。卦有戎象。故戒以所尚在戎。則不利而困窮矣。君子之去小人。當以陽德漸散其民衆。則去之。決不當尚兵戎與之爭也。）利有攸往。（虞翻曰。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剛長乃終。〔疏〕夬爲陽息陰消之卦。君子道長。泰彖傳文。言陽長也。陽長故利有攸往。與復卦同辭。剛長至上。終乃成乾。由復初剛。長而漸及也。）彖曰。

夬。決也。剛決柔也。（虞翻曰。乾決坤也。〔疏〕乾剛決去坤柔也。鄭云以漸消去小人。故剛之決。是決有去義也。）健而說。決而和。（虞翻曰。健乾說兌也。以乾陽獲陰之和。故決而和也。〔疏〕說卦。乾健也。兌說也。故云健乾說兌也。乾陽過剛。獲兌陰之和。則剛柔相濟。故決而和也。）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王弼曰。剛德齊長。一柔爲逆。衆所同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疏〕自初至五。皆陽。故云剛德齊長。孤陰在上。故云一柔爲逆。以五陽誅一陰。是衆所同誅。誅而无忌。故可揚于王庭。正義云此因一陰而居五陽之上。釋行決之法。言所以得顯然揚于王庭者。只謂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荀爽曰。信其號令于下。衆陽危去上六。陽乃光明也。干寶曰。夬九五則飛龍在天之爻也。應天順民以發號令。故曰孚號。以剛決柔。以臣伐君。君子危之。故曰有厲。德大而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疏〕荀注。信其號令于下者。謂五孚衆也。陽爲陰掩。五統衆陽。危去上六。陽乃光明。故曰其危乃光也。干注。夬九五即乾五也。故云飛龍在天之爻。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故云應天順民以發號令。剛正明信以宣其令。故曰孚號。以剛去柔。猶以臣伐君。如武王伐紂是也。故君子危之而曰有厲也。然武王之德。既大而心自小。功雖高而志益下。故曰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翟元曰。坤稱邑也。干寶曰。殷民告周以紂无道。〔疏〕翟注。夬通剝坤。故稱邑。干注。書武成曰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故云殷民告周以紂无道。而云告自邑也。）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荀爽曰。不利即尚兵戎。而與陽爭。必困窮。〔疏〕夬上即復上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陽息之陰道而貞。故不利即尚兵戎而與陽爭。爭則必困。故曰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虞翻曰。乾體大成。以決小人。終乾之剛。故乃以終也。〔疏〕陽息至上。故乾體乃成。陰消已極。故以決小人。純乾既成。卦終于上。乾剛既終。故乃以終也。愚按。復陽初生。喜陽氣之動。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夬陰將盡。慶陽道之成。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象曰。澤上

於天夬。（陸績曰。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夬。〔疏〕兌爲澤。澤水上天。陰也。乾陽決之。則降而爲雨。故卦名曰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爲施祿。下謂剝坤。坤爲衆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艮爲居。故居德則忌。陽極陰生。謂陽忌陰。〔疏〕君子謂乾者。乾陽爲君子也。天施地生。故乾爲施祿。以乾生。乾生故爲祿。曲禮士曰不祿。則士死不終其祿。故知祿爲乾生也。天上地下。夬伏剝坤。坤爲地而在下。故知下謂剝坤也。坤爲衆。說卦文。坤文言曰臣道也。故爲臣。坤伏乾下。故以乾應坤。而曰施祿及下。即剝象厚下也。上之所施。下之所天。故記曰下天上施也。乾陽爲德。夬伏剝艮。艮門闕爲居。即剝象安宅也。夬下伏剝。故居德則忌也。夬陽已極成乾。姤陰即生于下而成剝。剝則陽德將食。故謂陽忌陰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虞翻曰。夬變大壯。大壯震爲趾。位在前。故壯于前。剛以應剛。不能克之。往如失位。故往不勝爲咎。〔疏〕大壯陽息成夬。夬五變成大壯。壯傷也。初應四。大壯外卦震。震足爲趾。謂四也。大壯初九壯于前趾。虞彼注云。謂四震爲足。此云位在前。亦四也。易位以外爲前。故曰壯于前。初四敵剛。是以剛應剛。四失位。剛不能克也。初剛變柔。往而應四。則已失正位。故往不勝而爲咎也。）象曰。不勝而往。咎

也。（虞翻曰。往失位應陽。故咎矣。〔疏〕初剛得正。變往應四。是失位應陽。宜有咎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虞翻曰。惕懼也。二失位。故惕。變成巽。故號。剝坤爲莫夜。二動成離。離爲戎。變而得正。故有戎。四變成坎。坎爲憂。坎又得正。故勿恤。謂成既濟定也。〔疏〕惕懼也。廣雅釋詁文。以九居二失位。故惕。變柔成巽。巽爲申命。故號。夬伏剝坤。月坐下乙。滅藏于癸。坤納乙癸。故爲莫夜。二動體離。離爲甲冑戈兵。故爲戎。變柔得正。是有備也。故有戎者。謂有守備也。二變）

（五應四，變五成坎。說卦曰：坎爲加憂，故爲惕。坎三爻皆得正，故勿恤。二四皆變，故成既濟定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虞翻曰：動得正，應五，故得中道。〔疏〕二動得正，上應五剛，乾爲道，二五皆中，故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翟元曰：頄，面也。謂上處乾首之前，稱頄。頄，頰閒骨。三往壯上，故有凶也。〔疏〕頄面，謂面顴也。三與上應，上處乾首之前，故稱頄。九家易說卦：兌爲輔頰，故曰頄，頰閒骨也。上陰乘陽，三獨往應于上，爲上所傷，故壯于頄，有凶也。）

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荀爽曰：九三體乾，乾爲君子。三五同功，二爻俱欲決上，故曰君子夬夬也。獨行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爲陰所施，故遇雨也。〔疏〕九三體本乾也，乾三稱君子，故云乾爲君子。三五皆陽，故同功。五承上，三應上，二爻皆欲決去上陰，故曰君子夬夬。獨行謂九三一陽獨上，與兌陰相應，爲兌陰所施，兌爲雨澤，故遇雨也。）

若濡有慍，无咎。（荀爽曰：雖爲陰所濡，能慍不說，得无咎也。〔疏〕說卦曰：兌以說之。兌有說乾之心，三剛得正，雖爲兌陰所濡，濡然能慍其陰柔，不爲所說，故能決去小人，得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王弼曰：頄，面權也，謂上六也。最處體上，故曰頄也。剝之六三，以應陽爲善。夫剛長則君子道興，陰盛則小人道長。然則處陰長而助陽則善，處剛長而助柔則凶矣。而三獨應上，助小人，是以凶也。君子處之，必能棄夫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夬夬也。若不與陽爲群，而獨行殊志，應于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慍而終无所咎也。〔疏〕頄面顴，頰輔骨，曰頄是也。上六最處體上，故以面顴當之。夬與剝旁通，當剝之世，君子扶陽，故六三以應陽爲善。當剛長則君子道興，衆人之所喜也；陰盛則小人道長，聖人之所惡也。故當陰長而助陽爲善，當剛長而助柔爲凶。今夬爲剛長之卦，而九三獨應上六，是助小人而爲凶也。君子處此，能棄其情累，不受上應，在于決斷而无疑，故曰夬夬也。若不能決斷，殊羣陽而獨應小人，必受其困，是濡溼其衣，自取慍恨，而无所歸咎也。愚案：三能輔五，同心決上，是爲君子夬夬。上爲群陽息成乾，夬陰盡滅，故曰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虞翻曰：二四已變，坎爲臀，剝艮爲膚，毀滅不見，故臀无膚。大壯震爲行，坎爲曳，故其行次且。〔疏〕二四已變互兩坎，坎爲隱伏，有穴象，故爲臀。伏剝艮，艮爲膚，九家說卦文。體已成夬，艮象毀滅不見，故臀无膚。夫自大壯四體震，震足爲行。四變坎，說卦曰坎多眚，故爲蹇，又爲曳，故其行次且也。案：夬四乃姤三之反，姤三居巽股之上，有臀象，夬四與姤三皆變，則臀无膚矣。）

羝羊悔亡，聞言不信。（虞翻曰：兌爲羊，二變巽爲繩，剝艮手持繩，故羝羊。謂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震爲言，坎爲耳，震坎象不正，故聞言不信也。〔疏〕四體兌，兌爲羊。二變互巽，巽爲繩。伏剝艮，艮爲手，以艮手持巽繩，故羝羊。四變之正，得位順從，上承五陽，同心決上，故悔亡。大壯震爲言，變坎爲耳，故爲聞。又坎孚爲信也。夬則震坎象毀，未遂于正，故聞言不信。案：四失位，當變之正，變則成坎耳，應初也，承五也。若過剛不變，坎耳不見，故以聞言不信戒之。）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虞翻曰：坎耳離目，折入于兌，故聰不明矣。案：兌爲羊，四五體兌故也。凡卦初爲足，二爲腓，三爲股，四爲臀，當陰柔，今反剛陽，故曰臀无膚。九四震爻，震爲足，足既不正，故行趑趄矣。〔疏〕虞注：以陽居陰，故位不當。四失位，當變之正，則坎耳爲聰，離目爲明。不變則毀折入兌，坎離象壞，故聰不明。言聽不聰，則視亦不明也。案：兌爲羊，說卦文。四五體兌，故羝羊也。又例初足、二腓、三股、四臀，四當陰柔之位，反得陽剛之爻，是爲膚伏于兌下不見，故无膚。九四震爻，謂大壯也。震足在四，爲既不正，故行趑趄也。）

九五：莧陸夬夬，（荀爽曰：莧謂五，陸謂三，兩爻決上，故曰夬夬也。莧者葉柔而根堅且赤，以言陰在上六也。陸亦取葉柔根堅也。去陰遠，故言陸，言差堅于莧。莧根小，陸根大。五體兌，柔居上，莧也。三體乾，剛在下，根堅，故謂之陸也。〔疏〕宋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或云莧陸也，陸商也。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莧陸二草名，故莧謂五，陸謂三。蓋三五兩爻，其性同功，一心決上，故云夬夬，與九三同辭。釋草：蕢，赤莧。郭注：今莧菜之有赤莖者。以陰在上六，故象莖柔；陽剛在五，且乾爲大赤，故象根堅且赤也。釋草：蓫薚，馬尾。郭注：關西呼爲薚，江東呼爲當陸，卽商陸也。陸亦取上莖柔根堅之義，但三去陰遠，故云陸差堅于莧也。兌上陰，陰爲小，故象莧根小；乾上陽，陽爲大，故象陸根大。五體兌，柔居上，爲陰，故曰莧也。三體乾，剛在下，根深爲陽，故謂之陸也。）

中行无咎。（虞翻曰：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睦，和睦也。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莧陸夬夬。大壯震爲行，五在上中，動而得正，故中行无咎。舊讀言莧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莧陸，非也。〔疏〕說卦曰：兌，說也。五居兌體，故以莧爲說也。莧爾而笑，論語文。釋文莞作莧，云今作莞，是古本論語作莧。何晏注：莞爾，小笑貌。故云莧讀夫

子莧爾而笑之莧也。釋文：莧，一本作莞，是莧作莞字之誤也。陸，釋文蜀才作睦。陸與睦古通用，漢戰事碑九族和睦，郭仲奇碑崇和睦，睦皆作陸，故曰睦，和睦也。大壯震笑言啞啞，故爲笑言。五得正成夬，體兌爲說，故曰莧陸夬夬，所謂決而和是也。震足爲行，五在上卦之中，動而成夬，得正，與三同心決上，故无咎也。虞讀莧睦，故以莧陸爲誤，而謂馬荀從俗爲非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虞翻曰：在坎陰中，故未光也。王弼曰：莧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也。夬之爲義，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也。而五處尊位，最比小人，躬自決者也。夫以至尊而敵于至賤，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爲光益也。〔疏〕虞注：離日爲光，四變離伏坎下，是五在坎陰之中，離伏不見，故未光也。王注：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是以莧陸爲一物。若荀宋虞董皆以莧陸爲二。今王注直云草之柔脆，亦以爲一物，同于子夏等也。夬以柔決剛，是以君子而除小人。五處尊位，最近小人，躬自決之，如去莧草之易，故曰夬夬。然以至尊而敵至賤，雖克致勝，未足爲功，以能處中而行，但得无咎，未足爲光也。案：五比于上，故未光。三五同心決上，三體乾健，故有慍雖有凶而終无咎；五體兌說，故莧睦雖无咎而中未光，與屯五掌五陽爲陰揜同義。）

上六：无號，終有凶。（虞翻曰：應在于三，三動時體巽，巽爲號令。四已變坎之應，歷險，巽象不見，故无號。位極乘陽，故終有凶矣。〔疏〕上與三應，二動時互體巽，巽申命，故二曰惕號。今作三動，誤也。四已變成坎，上之應三，歷乎坎險，巽象已壞，三惕不聞，故无號也。上位已極而乘五陽，勢必消滅，故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虞翻曰：陰道消滅，故不可長也。〔疏〕息至上成乾，是陰道消滅，終不可長也。）

序卦曰：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崔憬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故言決必有遇也。〔疏〕夬九三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兌爲雨也。三同五以決兌陰，三獨應上，故曰遇雨。然夬陰極于上，則姤陰生于下，故決必有遇，而夬次以姤也。）

䷫（巽下乾上）姤：女壯，（虞翻曰：消卦也，與復旁通。巽長女。女壯，傷也。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疏〕坤消乾自姤始，故云消卦也。復姤之初，陰陽互伏，故姤與復旁通。內卦巽，巽一索得女，爲長女。壯，傷也，故云女壯傷也。陰傷陽，卽柔消剛也。但曰女壯，不言傷陽，諱之也。愚案：陽息至四成壯，震爲長男，陽也，陽爲大，故稱大壯。坤消乾初成姤，巽爲長女，陰也，故稱女壯。壯四姤初皆不得正，故稱壯，壯者傷也。）

勿用取女。（虞翻曰：陰息剝陽，以柔變剛，故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疏〕陰息剝陽者，積姤成剝也。以柔變剛，則陽爲陰傷，故勿用取女。說卦曰：巽爲長。初當變之四，故不可與長也。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鄭彼注云：未及期，在期日之前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鄭玄曰：姤，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女壯如是，壯健以淫，故不可娶。婦人以婉娩爲其德也。〔疏〕穀梁傳曰：不期而會曰遇。姤女以不期而會男，故曰遇也。夬陰極于上，歷乾而生姤陰，故曰柔遇剛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初爲長女，以一陰上承五陽，是以一女而當五男，失乎從一而終之義，故云苟相遇耳。遇非其正，故謂之姤。女壯不守乎禮，是壯健以淫，故不可娶也。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鄭彼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又鄭注周禮九嬪四德婦容云：婦容謂婉娩。故婦人以婉娩爲其德也。）

不可與長也。（王肅曰：女不可取，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也。〔疏〕以六居初，失位不正，故女不可取者，以其始不正，不可與長久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荀爽曰：謂乾成于巽而舍于離，坤出于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也。九家易曰：謂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于巽。既成，轉舍于離，萬物皆盛大，坤從離出，與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也。〔疏〕九家卽申荀說也。一陽起于子，歷六爻至四月成乾，巽巳同宮，故云巽位在巳。至巳成乾，故謂乾成于巽。乾象既成，一陰復生于午而爲姤。午，南方離位也，故謂既成轉舍于離。陽極陰生，故云坤從離出，與乾相遇。以坤一陰遇乾五陽，故曰天地相遇。姤生于午，正南方夏位，萬物盛大之時，離爲明，萬物皆相見，故章明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翟元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于天下也。〔疏〕五爲卦主，以九居五，得中得正，故剛謂九五，遇中處正也。其中命行四方，乾爲天，伏坤爲下，伏震爲行，故教化大行于天下也。）

姤之時義大

矣哉。（陸績曰，天地相遇，萬物亦然，故其義大也。〔疏〕天地相遇而後化育成，萬物亦相遇而後生長遂。莊二年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故姤之時義大矣哉。姤具四時，故稱時，義詳見下象辭四方，虞注。姤午復子，巽秋震春，備四時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翟元曰，天下有風，風无不周布，故君以施令告化四方之民矣。〔疏〕風天氣也，而出于土，是天下有風也。風周天下，故施命誥四方。）后以施命誥四方。（虞翻曰，后繼體之君。姤陰在下，故稱后，與泰稱后同義也。乾爲施，巽爲命，爲誥，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矣。〔疏〕乾消，故后爲繼體之君。姤陰在下，陰生五不純乎陽，故稱后，猶女上稱后，此陰生之卦，故與泰稱后同義也。天施地生，故乾爲施，巽申命爲命，爲誥，伏震，震四正方伯卦，震在二月，故東方，消息卦姤在五月，故南方，又巽爲八月卦，故西方，旁通復，消息卦復在十一月，故北方，實消復實巽觸姤巽，故云皆總在初。行夏之時，論語文。經用周家之月，如臨八月有凶爲遯是也。夫子傳彖象用夏月，如此，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是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虞翻曰，柅謂二也，巽爲繩，故繫柅，乾爲金，巽木入金，柅之象也。初四失正，易位乃吉，故貞吉矣。〔疏〕柅，子夏傳作鑈，說文作檷。二五乾金，故柅謂二也。巽爲繩，故爲繩，初繩二柅，故曰繫柅。乾爲金，說卦文。巽入也，以巽木入金，其象爲柅。說文繫絲趺也，趺與跗同，其位在初，謂初當繫二也。初四皆失位不正，二又相易，變而得正，故貞吉也。）有攸往，見凶。（九家易曰，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若能專心順二，則吉，故曰貞吉。今既二爲所據，不可往應四，往則有凶，故曰有攸往見凶也。〔疏〕巽繩爲陰，乾柅爲陽，陰爲女，陽爲男，故云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隨卦三陰三陽，陰皆係陽，故稱繫，以喻初宜繫二也。繫二則宜專心順之，故貞吉。蓋初爲二所據，不可往應于四，若有攸往，互離爲見，則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虞翻曰，以陰消陽，往謂成坤，遯子弒父，否臣弒君，夬時三動，離爲見，故有攸往見凶矣。三夬之四，在夬動而體坎，坎爲豕，爲孚，巽繩操之，故稱羸也。巽爲舞，爲進退，操而舞，故羸豕孚蹢躅，以喻姤女望于五陽，如豕蹢躅也。宋衷曰，羸，大索，所以繫豕者也。巽爲股，又爲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初應于四，爲二所據，不得從應，故不安矣。體巽爲風，動搖之貌也。〔疏〕虞注，以陰消陽，陽盡成坤。消至二遯，艮子弒乾父，消至三否，坤臣弒乾君。夬時三動，三當作四，四體倒夬也。夬息自復，坤當五變卦也。夬決于上，即遊魂于四，成需，初與四應，四動成離，離目爲見，故曰有攸往見凶矣。姤之三，即夬之四，姤九三又静，與夬正同，夬四動而成需，其體爲坎，坎爲豕，說卦文。坎有孚，故爲孚。巽爲繩，直，故云巽繩。二變艮爲手，操之者二也。繩故稱羸，陸績云，羸讀爲纍，即縲絏之縲，孚字通也。巽爲舞，象亂也，爲進退，說卦文。操故稱羸豕，舞故稱孚蹢躅。蹢躅，釋文云，不静也。巽爲躁卦，故其象如此。陰陽相求，故姤女以一陰望五陽，如豕蹢躅也。序卦曰，決必有遇。夬九三獨行遇雨，三動應上，上陰極則下陰生，姤三已動，互離爲見，成坎爲豕，說亦可通。宋注，大壯羸其角，釋文羸，鄭虞作纍，馬君以爲大索是也。巽爲繩，故云羸大索，所以繫豕者也。巽爲股，爲進退，皆說卦文。股而進退，蹢躅之象也。初遠應于四，近爲二所據，不得從應，故蹢躅不安。巽爲風，說卦文，其象動搖，故稱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虞翻曰，陰道柔，巽爲繩，牽于二也。〔疏〕初陰爲柔，巽也，巽繩爲牽，陰繫于繩，故牽于二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虞翻曰，巽爲白茅，在中稱包，詩云白茅包之。魚謂初陰，巽爲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賓謂四，乾尊稱賓，二據四應，故不利賓，或以包爲庖廚也。〔疏〕大過初六藉用白茅，初六巽也，故巽爲白茅。說文包象人褱妊，巳在中，二在中，故稱包，復引詩白茅包之，以明在中稱包之義也。魚陰類，故初陰稱魚，巽爲魚者，震陽爲龍，巽陰爲蛇，爲魚，郭璞曰，魚者，震之廢氣是也。二雖失位，以陽包陰，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蓋二非陽不能包，故不以失位爲咎也。二包初，初應四，故賓謂四，四體乾，乾爲天，爲君，位尊稱賓。二據初，四應之，四應初不正，故二包之，不使及賓，以及賓爲不利也。案，一陰在下爲主，故五陽爲賓，梁本于易，姤五月卦，五月律名蕤賓，蕤氏月令注云，仲夏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故參同契曰，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蕤賓，賓服于陰，陰爲主人，是其義也。姤陰消陽成坤，故不利賓，此初所以宜繫二，而二能包初爲无咎也。或以包爲庖廚也者，釋文包本亦作庖者，王弼象傳注是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王弼曰，初陰而窮下，故稱魚也。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樂來應己之廚，非爲犯奪，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不爲，故不及賓。〔疏〕正義，初六以陰而處下，故稱魚也。以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于所近，故捨九四之正應，樂充九二之庖廚，故曰九二庖有魚。初自樂來爲己之廚，非爲犯奪，故得无

咎也。夫擅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不爲，故不利賓也。案，不當包初，包者利之和也，故曰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虞翻曰，夬時動之坎，爲臀，艮爲膚，二折艮體，故臀无膚。復震爲行，其象不正，故其行次且。三得正位，雖則危厲，故无大咎矣。案，巽爲股，三居上，臀也，又非柔，无膚，行趑趄也。〔疏〕虞注，姤三即夬四也，故爻辭相同。夬時變坎爲臀，初消二成艮爲膚，二折艮毀滅，故臀无膚。旁通復震爲行，三在夬時失位不正，故其行次且。姤三得正，三多凶，雖危厲，以其得正，故无大咎也。案，巽爲股，說卦文。三居股上，故爲臀，剛主骨，柔主膚，又非柔，故无膚，進退，故其行趑趄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虞翻曰，在夬失位，故牽羊，在姤得正，故未牽也。〔疏〕九五夬四爲失位，爲初所牽，故牽羊。九在姤三爲得正，故不爲陰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王弼曰，二有其魚，四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矣。〔疏〕初陰爲魚，二已有之，四遠失之，故曰包无魚也。象曰遠民，故知无魚是无民也。復震爲起，下失初陰，是无民而動，不義之應，是失應而作，失位无應，故起則凶也。此即五行志所謂河魚大上者也。月令曰，百勝時起，二者不宜起者也，故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崔憬曰，雖與初應，而失其位，二有其魚，而賓不及，若起于競，涉遠必難，終不遂心，故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謂初六矣。〔疏〕四與初爲正應，然失位不應，故二有其魚，而己爲賓不及也。若起而爭競，涉遠于初，其行必難，終不遂心，故云无魚之凶也。初陰自坤來，坤衆爲民，故謂初六矣。愚案，詩小雅無羊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民衆，故知无魚爲遠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虞翻曰，杞，杞柳，木名也。巽爲杞，爲包，乾圓稱瓜，故以杞包瓜矣。含章謂五也，五欲使初四易位，以陰含陽，已得乘之，故曰含章。初之四，體兌口，故稱含也。干寶曰，初二體巽，爲草木，二又爲田，田中之果，柔而蔓者，瓜之象也。〔疏〕虞注，杞，杞柳，木名，即孟子所謂杞柳是也。巽爲木，故爲杞，木之柔者，故爲包。乾爲圜，故稱瓜，亦木果之屬也。四變五體巽，包蔓也，我瓜繫于杞，故以杞包瓜，以陰包陽爲含章。含章謂五者，五以初四失正，故欲使初四易位，四陰含五，是以陰含陽，四陰承五，是五得乘之，故曰含章。初陰之四，互兌爲口，故有含象也。干注，初二體巽，剛爻爲木，柔爻爲草，故爲草木。乾九二曰見龍在田，故二又爲田，田中之果，體柔而蔓，其象爲瓜。愚案，五與二應，二雖木爲杞，二變艮爲果蓏，瓜蓏屬，初六五爲姤主，知初必成剝，碩果不食，故變而應二，以九二之杞包初六之瓜。五伏坤爲章，從坤三變兌爲口，故曰含章。五含坤陰，與二制初，皆所以防陰也。）有隕自天。（虞翻曰，隕，落也，乾爲天，謂四隕之初，初上承五，故有隕自天矣。〔疏〕隕，落也，釋詁文。莊七年穀梁傳曰，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四體乾，乾爲天，四隕之初，則初上承五，四在五下，故有隕自天也。愚案，乾爲天，有隕自天者，謂剝碩果墮于下而復生，即豳風十月隕籜之隕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虞翻曰，巽爲命也，欲初之四承己，故不舍命矣。〔疏〕以九居五，得中得正，故曰中正。巽爲命，謂初也，五欲初之四承己，故不舍，巽爲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虞翻曰，乾爲首，位在首上，故稱角，動而得正，故无咎。〔疏〕乾爲首，說卦文。位在首上，故稱角，又爻例亦上爲角也。上九陽剛，君子自處于高亢之地，以我之亢，遇彼之觸，故曰姤其角。失位无應，故吝，動而得正，故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王弼曰，進之于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進而无遇，獨恨而已，不與物爭，故曰上窮吝也。〔疏〕處上體，進于極而无所復遇，所遇者角而已，故曰姤其角，進而遇角，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獨恨而吝也。初曰柔道牽也，二曰行未牽也，三上敵剛，失位无應，又與陰遠，故不與物牽，而曰上窮吝也。愚案，李注疏本作爭，彼此以釋无咎，故作爭，此引以釋窮吝，故作牽，蓋陰柔則牽，陽剛則不牽，上九與九二同爲陽剛，作牽是也。）

序卦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崔憬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萬物相遇而後聚。〔疏〕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姤彖傳文。荀彼注云，乾成于巽而舍于離，坤出于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是萬物會合而成章矣，故萬物相遇而後聚也。）

䷬（坤下兌上）萃，王假有廟。（虞翻曰，觀上之四也，觀乾爲王，假，至也，艮爲廟，體觀享祀，上之四，故假有廟，至孝享矣。〔疏〕二陽四陰之卦自觀來，故云觀上之四也。觀乾宮四世卦，觀乾爲王，謂五也。假，至也，釋詁文。艮爲門

（闕，又爲鬼門，故爲廟。卜日觀衆，又剝至五體觀象，彖曰，觀盥而不薦，是享祀之象也。上之四體艮，故假有廟矣。致孝享，彖傳文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虞翻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疏〕大人謂五，謂乾五利見大人也。六居三，九居四，皆失位，利變之正，三四易位成離，利見乎離，故爲見，三四得正，相比承五，故利見大人亨。三四正，故利貞也。彖傳曰，聚以正，不言利貞，此因卦辭而云亨利貞，蓋利見由于利貞，故變彖傳文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虞翻曰，坤爲牛，故曰大牲。四之三，折坤得下，故用大牲吉。三往之四，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鄭玄曰，萃，聚也。坤爲順，兌爲說，臣下以順道承事其君，說德居上待之，上下相應，有事而和通，故曰萃亨也。假，至也。互有艮巽，巽爲木，艮爲闕，木在闕上，宮室之象也。四本震爻，震爲長子，五本坎爻，坎爲隱伏，居尊而隱伏，鬼神之象，長子入闕升堂，祭祀之禮也，故曰王假有廟。二本離爻也，離爲目，居正應五，故利見大人矣。大牲，牛也。有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必殺牛而盟，既盟則可以往，故曰利往。案，坤爲牛，巽木下剋坤土，殺牛之象也。〔疏〕虞注，坤爲牛，說卦文。說文曰，牛，大牲也。內體坤，故曰大牲。四之三，離成坤毀，離爲折，三四得正，故云折坤得正。坤爲爲用，故用大牲吉。自外曰往，三四易位，由三往四，故利有攸往，順天命，彖傳文也。鄭注，萃，聚也，彖傳文。內坤爲順，外兌爲說，臣下謂坤也，以順道承事其君，君謂五也，說德謂兌，兌居上以待下，二五得正，故曰上下相應，坤爲事，兌爲和，故云有事而和通。亨者通也，故曰萃亨也。假，至，釋詁文。互體艮約象巽，巽木在上，艮闕在下，故云木在闕上，宮室之象也。四在外初，故爲震爻，互震爲長子。五在外中，故爲坎爻，坎爲隱伏，說卦文。五居尊而隱伏，不見鬼神之象也。震以長子入艮闕，是升廟堂而祭祀之禮也，故曰王假有廟。二在下中，故爲離爻，離目爲見，二居正爲利見，上應五爲大人，故利見大人矣。大牲，牛也，義本說文。大人有嘉會，故享，時可幹事，故貞。曲禮曰，涖牲曰盟，故必殺牛而盟。周禮詛祝疏云，盟者盟將來，故既盟則可以往，二往應五，下皆正，故曰利往。案，下坤爲牛，牛于辰屬丑，土者也，巽木在上，下剋坤土，故象殺牛，聚兌爲利殺，殺坤牛以奉宗廟，有用大牲之象。）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荀爽曰，謂五以剛居中，羣陰順說而從之，故能聚衆也。〔疏〕坤順兌說，故曰順以說。五以剛居中，二率羣陰順說而從之，故曰剛中而應。坤衆爲聚，故能聚衆也。）王假有廟，（陸績曰，王五，廟上也。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諸侯助祭于廟中。假，大也。言五親奉上矣。〔疏〕五位天子，故王謂五。乾鑿度曰，上爲宗廟，故廟謂上也。王者聚物祭先，諸侯助祭，故萃有廟象也。假，大也，釋詁文。五近承上，若言五親奉上矣。）致孝享也。（虞翻曰，享，享祀也。五至初有觀象，謂享坤牛，故致孝享矣。〔疏〕享，享祀也者，祭祀也。五至初有觀象，觀盥而不薦，明堂郊祀之卦也。郊祀用繭栗，故享坤牛。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故致孝享矣。）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虞翻曰，坤爲聚，坤三之四，故聚以正也。〔疏〕坤衆爲聚，三四失位，變之正，故聚以正也。）利貞。（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陰，故曰利貞。〔疏〕五位得正，陽正則陰聚，故曰利貞。案諸本彖傳，無利貞字，唯此本有之。）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虞翻曰，坤爲順，巽爲命，三往之四，故順天命也。〔疏〕內坤爲順，巽爲命，乾爲天，三往之四，上承五天，故曰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虞翻曰，三四易位成離坎，坎月離日，日以見天，月以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矣，與大壯咸恒同義也。〔疏〕三四易位，有離坎象，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不言萬物，脫文也。大壯四之五，咸四之初，恒初二已正，四五復位，皆有離坎象，故云同義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荀爽曰，澤者卑下，流潦歸之，萬物生焉，故謂之萃也。〔疏〕澤在地上，其勢卑下，故流潦歸之。風俗通山澤篇，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故曰萬物生焉。周訓，澤水之聚也，王者聚黎衆也，故謂之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虞翻曰，君子謂五。除，脩。戎，兵也。詩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陽在三四爲脩，坤爲器，三四之正，離爲戎兵甲冑飛矢，坎爲弓弧，巽爲繩，艮爲石，謂敹甲冑鍛厲矛矢，故除戎器也。坎爲寇，坤爲亂，故戒不虞也。〔疏〕五陽得正，故君子謂五。地官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故云除，脩也。戎，兵也，釋文。文詩大雅抑篇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知脩戎即除戎也。又常武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其證也。陽在三四爲脩者，乾三曰，進德脩業是也。坤形爲器，三四變之正，體離，離爲甲冑，爲戈兵，又爲飛爲矢，故爲戎兵，坎爲弓，故爲弓弧，巽爲繩直，故爲繩，艮小石，故爲石。書費誓曰，敹乃甲冑，鍛乃戈矛，礪乃鋒刃。故謂敹甲冑鍛厲戈矛。鄭彼注云，敹謂穿徹之，

謂甲冑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謂離之甲冑，以巽繩穿治之，故巽爲繩。矛矢以離火鍛之，以艮石礪之，故艮爲石，皆是脩治之義，故除戎器也。坎爲盜，故爲寇。坤陰消陽爲亂，故戒不虞。虞，度也。案，兌爲金，戎器之象，坤知亂，戒不虞之象。又荀子曰，仁人兵兌則若莫邪之利鋒，注云，兌，聚也。萃之爲萃，以兌故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虞翻曰，孚謂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失正當變，坤爲終，故不終。萃，聚也。坤爲亂爲聚，故乃亂乃萃，失位不變，則相聚爲亂，故象曰其志亂也。〔疏〕孚謂五也者，初與四應，易位得正，則五在坎中爲孚，故有孚。言五利初易四，承已得爻之正也。以六居初，失正當變。坤文言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爲終。初四易位，則二三與四仍互坤爲代終，以三往易四，坎成坤壞，故雖有孚而不終，謂初不能與四易也。坤陰滅陽爲亂，又衆爲聚，故曰乃亂乃萃，蓋失位不變，則相聚爲亂，坎爲志，故象曰其志亂也。）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虞翻曰，巽爲號，艮爲手，初稱一，故一握，初動成震，震爲笑，四動成坎，坎爲恤，故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初之四得正，故往无咎矣。〔疏〕四互巽，巽申命，故爲號。四與三易位，初不能上四，四已之正，呼號于初，初乃變應之，四之三下成艮，艮爲手，故爲握。初稱一，故爲一握。艮初也，初自動成震，震笑言，故爲笑。四自動成坎，坎加憂爲恤，故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四易三位，嫌无應有咎，初之四應得正，故往无咎矣。）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虞翻曰，坎爲志，初之四，其志亂也。〔疏〕以爻義證之，初下當脫不字，初與四應，三已之四成坎爲志，初失位不變，故不之四，相聚爲亂，故曰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虞翻曰，應巽爲繩，艮爲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己得之五也。〔疏〕二應在五，五互巽爲繩，二至四互艮爲手，有引象，故引吉。以六居二爲得正，上正應五，故无咎。九四大吉，六二引吉，謂四待三易位，義不之初，四不避二，避二不得之五，二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己得之五，故无咎也。）孚乃利用禴。（虞翻曰，孚謂五，禴，夏祭也，體觀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離爲夏，故禴祭。詩曰，禴祠烝嘗，是其義。〔疏〕五坎中，二應之，故孚謂五也。爾雅，夏祭曰礿。周禮宗伯，以禴夏享先王，故云禴，夏祭也。體觀，故言祭。坤牛爲大牲，四之三，坤體壞，故不用大牲，故下當脫不字，成離爲夏，故禴祭。禴，薄祭也。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故知不用大牲而利用禴也。禴祠烝嘗，詩天保文，引作祭，二不能引四五，從四之三，二得應五，故曰孚乃利用禴也。并用大牲，乃王者所以謹其時，二孚用禴，乃臣下所以通乎上，在乎心之孝，非在物之厚薄也。）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虞翻曰，二得正，故不變也。王弼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己獨履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于害，故必待五引，然後乃吉而无咎。禴，殷春祭名，四時之祭省者也。居聚之時，處于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于鬼神矣。〔疏〕虞注，初三失位，以六居二爲得正，居中不變，故五用禴而得應也。王注，居萃之時，六爲體柔，二爲當位，處坤之中，初三失位，己獨得正，與衆陰相違，是異操而相聚者也。坤爲民，上下失位，故引大雅板曰，民之多辟，二處中違衆，故云獨正者危，不肯變體失位，求遠于害，故必待五見引，然後吉而无咎也。王制，天子四時之祭，春曰禴，鄭氏以爲夏殷之禮，故云殷春祭名，禴，薄也，故云四時之祭省者也。二在萃時，居中得正，忠信而行，故可以省薄祭于鬼神也。隱三年左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又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是其義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虞翻曰，坤爲萃，故萃如，巽爲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疏〕體坤衆爲萃，故萃如。互巽申命爲號，陰无應，故嗟如。以陰居陽失正，故无攸利，動而得位，故往无咎。小吝也，謂往之四者，三之四非正，故无咎而小吝，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三陰，故稱小也。）象曰，往无咎，上巽也。（虞翻曰，動之四，故上巽。〔疏〕四體巽，三動而上之四，故曰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虞翻曰，以陽居陰，故位不當，動而得正，承五應初，故大吉而无咎矣。〔疏〕以陽居陰，其位不當咎也，動而得正，上承五，下應初，故大吉而无咎，近承五陽，陽爲大，故大吉。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變得正故无咎。五得正，故萃有位，四不正，故位不當。）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虞翻曰，得位居中，故有位无咎，匪孚，謂四也。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與比彖同義，四動之初，故悔亡。〔疏〕五得正位，居上之中，五爻聚而歸之，故萃有位，五乘四剛，宜有咎，已得中，故无咎。四當變正，坎爲孚，不變則匪孚，故匪孚謂四也。三與四易，初變正應四，則六爻皆正，五乾爲乾元，故曰元，下應在坤，坤利永貞，比彖曰，元永貞，故與比彖

[illegible]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序卦曰：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 巽下坤上　升。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元亨。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用見大人，勿恤。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南征吉。 [illegible]

彖曰：柔以時升。 [illegible]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南征吉，志行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象曰：地中生木，升。 [illegible]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初六，允升大吉。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九三，升虛邑。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六五，貞吉升階。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16B

（疏繫上注云。坤爲闔。是也。故是升高。陰爲陽階。故升階也。）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荀爽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使升居五。已下降二。與陽相應。故吉而得志。〔疏〕陰居上中。爲二陽作階。使升居五。卽柔以時升之義也。五下降二。得中得位。正應五陽。陽爲大。體剛坎爲志。故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荀爽曰。坤性暗昧。今升在上。故曰冥升也。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陰正在上。陽道不息。陰之所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疏〕坤實乙滅癸。故性暗昧。今在升家而居于上。故曰冥升。陰滅陽。故爲消。陽息陰。故爲息。六陰在上得正。五陽不息。陰之所利。故利于不息之貞。愚案。坤爲冥。離上遠升。極而不知止。冥升者也。與冥豫同義。然上與三爲正應。又皆得位。上陰冥升而不降。三陽不息而不息。上奮得其正。故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荀爽曰。陰升失實。故消不富也。〔疏〕陽實陰虛。陰升不已。必失三陽。陽息則陰消。坤虛生爲富。故曰消不富也。與豫上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同義。）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崔憬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疏〕冥升在上。以消不富。釋上荀注。不富則困窮矣。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坎下兌上）困。亨。（鄭玄曰。坎爲月。互體離。離爲日。兌爲暗昧。日所入也。今上弇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代。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也。君子雖困。居險能說。是以通而无咎也。虞翻曰。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也。〔疏〕鄭注。內體坎。互體離。坎爲月。離爲日。說卦文。兌爲暗昧日所入者。古文尚書堯典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鄭彼注云。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兌西方卦。故云日所入也。今在上弇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世。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也。君子所處雖困。然居坎險之中。而能安兌說。是以通而无咎也。虞注。三陽三陰之卦自否來。否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今二上易位。則乾坤交。交故通也。又繫下曰。困窮而通。謂陽窮否上。變之二。成坎。坎爲通。故窮而通也。）

貞大人吉无咎。（虞翻曰。貞大人吉。謂五也。在困无應。宜靜則无咎。故貞大人吉无咎。〔疏〕乾五大人。故大人謂五也。五本正也。言貞大人吉者。否上之二。五在困時。下无正應。宜有咎。宜靜以待二之變。上正應五。則无咎。故貞大人吉无咎。）

有言不信。（虞翻曰。震爲言。折入兌。故有言不信。尚口乃窮。〔疏〕否上當反初。成坎體震。震爲言。今二上折否乾爲兌。兌爲毀折也。乾天行至信爲信。乾毀故有言不信。兌爲口。故彖曰尚口乃窮也。）

象曰。困。剛弇也。（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弇也。〔疏〕二五皆承柔。故爲陰所弇也。又否二之上弇五之初。故爲困。）

險以說。（荀爽曰。此本否卦。陽降爲險。陰升爲說也。〔疏〕卦自否來。上陽降二爲坎險。二陰升上爲兌說。故曰險以說。）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荀爽曰。謂二雖弇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疏〕言二雖弇于三陰。陷于坎中。猶不失中。上下與二陰合成坎。坎爲通。故通也。喻君子雖陷坎險之中。不失中和之行。故亨也。愚案。坎險故困。兌說故不失所亨。）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荀爽曰。謂五雖弇于陰。近无所據。遠无所應。體剛得中。正居五位。則吉无咎也。〔疏〕言五雖弇于上陰。四陽故近无所據。二陽故遠无所應。九爲體剛。五爲得中。以九居五。爲正居五位。得中得正。故吉无咎。洪範所謂用靜吉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虞翻曰。兌爲口。上變口滅。故尚口乃窮。荀爽曰。陰從二升上六。成兌爲有言。失中爲不信。動而乘陽。故曰尚口乃窮也。〔疏〕虞注。兌爲口。說卦文。滅下當脫乾字。否上變。成兌口。滅乾信。故尚口乃窮。卦窮于上也。荀注。二陰升上成兌口爲有言。下失二中爲不信。動而上乘五陽。故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王弼曰。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疏〕周語。澤。水之鍾也。水鍾在澤上。今坎水在兌澤之下。是澤无水也。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故云困之象也。小人處困。則屈撓其志。君子固窮。故不忘其道。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文。謂困守其窮也。）

君子以致命遂志。（虞翻曰。君子謂三伏陽也。否坤爲致。巽爲命。坎爲志。三入陰中。故致命遂志也。〔疏〕乾三君子伏于否下。故君子謂三伏陽也。否內坤。坤致其道。爲致。互巽申命爲命。體坎心爲志。三陽伏入陰中。故致命遂志。六三既非其位。此君子小人之別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九家易曰。臀謂四。株木三也。三體爲木。澤中无水。兌金傷木。故枯爲株也。初者四應。欲進之四。四困于三。故曰臀困于株木。干寶曰。兌爲孔穴。坎爲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穴。臀之象也。〔疏〕九家注。爻例四在上體之下象臀。故臀謂四。

夬九四臀无膚是也。又互巽爲股。四在股上。亦爲臀。株木謂三者。三互巽爲木也。今澤中无水。上兌爲金。又傷巽木。故枯爲株也。又互離爲木。科上槁。故枯也。初應在四。初以陰居陽失位。欲進之四。二亦失位。爲三所困。故曰臀困于株木。干注。兌上口開爲孔穴。坎爲隱伏。說卦文。隱伏在下。謂初。離在四。兌象漏孔穴。故曰臀之象也。）

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家易曰。幽谷。二也。此本否卦。謂陽來入坎。與初同體。故曰入幽谷。三者陽數。謂陽陷險中。爲陰所弇。終不得見。故曰三歲不覿也。〔疏〕說文曰。泉水出通川爲谷。從水半見出于口。二在坎中。故幽谷謂二。坎爲隱伏。故稱幽谷。此本否卦。上陽來入于二成坎。與初同體。又巽爲入。故曰入于幽谷。天數三。故三者陽數。謂陽陷坎中。爲初三二陰所弇。伏離目爲覿。爲坎所弇。故終不得見。又自初至四三爻爲三歲。故三歲不覿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荀爽曰。爲陰所弇。故不明。〔疏〕坎爲幽谷。初在下爲入于幽谷。坎伏離。離日爲明。伏藏不見。故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案。二本陰位。中饋之職。坎爲酒食。上爲宗廟。今二陰升上。而酒食入廟。故困于酒食也。上九降二。故朱紱方來。朱紱宗廟之服。乾爲大赤。朱紱之象也。〔疏〕家人六二曰在中饋。故云二本陰位中饋之職。九五曰需于酒食。謂坎也。故曰坎爲酒食。乾鑿度。上爲宗廟。今否二陰升上。有酒食入廟之象。故曰困于酒食也。否上九降居于二。自外曰來。故曰朱紱方來。朱紱宗廟祭祀之服也。否乾爲大赤。故有朱紱之象也。）

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荀爽曰。二升在廟。五親奉之。故利用享祀。陰動而上。失中乘陽。下而陷。爲陰所弇。故曰征凶。陽來降二。雖位不正。得中有實。陰雖去中。上得居正。而皆免咎。故曰无咎也。〔疏〕卦自否來。上爲宗廟。故二升上爲在廟。五近承上。故親奉之。二與五應。是利用享祀。謂五也。二陰動而上。內失二中。上乘五陽。上陽下陷于坎中。爲二陰所弇。二上易位。皆凶。故曰征凶。上陽下降。來居于二。以陽居陰。位雖不正。然在二爲得中。體陽爲有實。陰雖去二之中。然上爲陰位。六居得正。皆免于咎。故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翟元曰。陽從上來。居中得位。富有二陰。故中有慶也。〔疏〕二陽從否上來居于中。爲居中。上不得位。言得位者非也。坤虛生爲富。故富有二陰。二位爲中。又陽爲慶。故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虞翻曰。二變正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蒺蔾。木名。坎爲蒺蔾。二變艮手據坎。故據蒺蔾者也。〔疏〕二變正時體艮。艮爲石。謂四也。三在四下。故在艮山下。三失位。又爲不正之陽所據。故困于石。初困于株木。四爲三所困。今三又困于石。陸氏所謂六爻迭困是也。釋草。茨。蒺蔾。今字從艸。故云木名。坎爲蒺蔾。九家說卦文。三體坎。故亦蒺蔾。二變艮爲手。下據坎。故據蒺蔾。）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虞翻曰。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離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疏〕三互巽。故爲入。二動三互艮。艮爲門闕。故爲宮。廬在兌。兌少女爲妻。妻與上敵應。故謂无應也。三在陰下者。謂三伏陽在陰之下也。二動故離象毀壞。三成體坤。故隱在坤中。坤喪于乙。爲既死霸。故死其將至。離目壞。故不見其妻凶也。襄廿五年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使偃取之。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前夫當之矣。遂娶之。莊公通焉。遂弒之。愚案。自內曰往。三往承四。爲四所困。故往不濟也。陰當承陽而反據之。爲陽所傷。故所恃傷也。三變大過死象。故无所歸也。）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案。三居坎上。坎爲蒺蔾。而木多心。蒺蔾之象。〔疏〕三在坎體之上。坎爲蒺蔾。九家說卦文。又爲木堅多心。故有蒺蔾之象。）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詳也。（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功爲艮。艮爲門闕。宮之象也。六三居困而位不正。上困于民。內无仁恩。親戚叛逆。誅將加身。入宮无妻。非常之困。故曰不詳也。〔疏〕此本否卦。否二四同功。互體爲艮。艮爲門闕。說卦文。門闕故有宮象。六三居困。陰處陽位。不正。坤爲民。三在坤上。故上困于民。不正故內无仁恩。乘承皆剛。故親戚叛逆。坤爲身。二變坎爲刑罰。故誅將及身。上无應。故入宮无妻。此爲非常之困。故曰不詳也。愚案。三謂二陽爲乘剛。祥詳古字通。故書爲詳。上本否乾三。離上之二。乾體壞。故不詳也。）

九四。來荼荼。困于金轝。吝有終。（虞翻曰。來欲之初。荼荼。舒遲也。見險故來荼荼。否乾爲金。坤爲轝。之應歷險。故困于金轝。易位得正。故吝有終矣。〔疏〕自外曰來。四與初應。故來欲之初。禮玉藻。荼前詘後。鄭注。荼讀如舒遲之舒。故云荼荼。舒遲也。初體坎爲險。離目爲見。見險故來舒遲也。否有乾坤。乾爲金。坤爲轝。故有金轝之象。四往應初。歷乎坎險。故曰困于金轝。失位宜吝。易位得正。故有終矣。）

象曰。來荼荼。志在下也。（王弼曰。下謂初。）

〔疏〕（坎心為志，初在坎下，故曰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崔憬曰：位雖不當，故吝也。有與于援，故有終也。）〔疏〕（初四失位不當，故吝。易位得正，陰陽有與，上下相援，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虞翻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四動時，震為足，艮為鼻，離為兵，兌為刑，故劓刖也。赤紱謂二。否乾為朱，故赤。坤為紱。二未變應五，故困于赤紱也。）〔疏〕（說文：劓，刖鼻也。刖，斷足也。故割鼻曰劓，斷足曰刖。四不正，當動。三至五體震為足，五互艮為鼻，體互離為兵，上體兌西方有肅殺象，又毀折，有割斷象，故為刑。劓刖，刑之小者，于困之時，未得二應，止可行其小刑，故曰劓刖也。五應在二，故赤紱謂二也。否乾為大赤，故為朱。九家說卦坤為帛，故為紱。二失位，未能變正應五，故困于赤紱也。）乃徐有說，（虞翻曰：兌為說，坤為徐。二動應已，故乃徐有說也。）〔疏〕（上體兌，故為說。否坤柔，故為徐。二失正，動應五，故乃徐有說也。所謂貞大人吉也。）利用祭祀。（崔憬曰：劓刖，刑之小者也。于困之時，不崇柔德，以剛遇剛，雖行其小刑，而失其大柄，故言劓刖也。赤紱，天子祭服之飾。所以稱困者，被奪其政，唯得祭祀，若衛獻公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故曰困于赤紱。居中以直，在困思通，初雖暫窮，終則必喜，故曰乃徐有說。所以險而能說，窮而能通者，在困于赤紱乎？故曰利用祭祀也。案：五應在二，二互體離，離為文明，赤紱之象也。）〔疏〕（崔注：劓刖，五刑之小者，于困之時，當崇柔德，乃九五則爻乘四應二，皆剛，故以剛遇剛，是施小刑而失大柄，故曰劓刖也。赤紱，天子祭服之飾，其稱困者，以政被二四失正之剛所奪，故五唯得主祭祀而已。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襄廿六年左傳文，事與爻合，故引之以明困于赤紱之義。五居中位，行以正直，在困之時而思二變應己，必得亨通之道，初窮終喜，是困極必通，乃徐有說也。處坎險而獲兌說，當困窮而得亨通，故曰困于赤紱，赤紱祭服，故曰利用祭祀也。案：五與二應，二五三四為離，離南方文明之象，火色赤，故曰赤紱。象二五有剛中之德，明雖困于人事，幽可信于鬼神，故言享祀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陸績曰：无據无應，故志未得也。二言朱紱，此言赤紱；二言享祀，此言祭祀。傳互言耳，无他義也。謂二困五，三困四，五初困上，斯乃迭困之義也。）〔疏〕（四陽故无據，二陽故无應。坎為志，故志未得也。二朱紱，五赤紱，二享祀，五祭祀，陸謂互言无他義，其實非也。說文：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乾鑿度：天子之朝朱紱，諸侯之朝赤紱。否上體乾，乾大赤，為朱，且乾君為天子，下降于二，故曰朱紱方來。下體坤，二變成坎，坎為赤，坤臣為諸侯，二陽敵五，故困于赤紱。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兼祀言，是祭天地也，社亦地祭，享兼祀言，是享鬼神也。五君位天子也，故言祭祀；二臣位諸侯也，故言享祀。二五敵應，故二困五，三四皆失位，故三困四，四吝。二至上乘陽，困在上，至二據陰困初，故五初困上六，迭困之義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崔憬曰：以其居中當位，故有說。）〔疏〕（在五為居中。繫上曰：乾其動也直。洪範曰：平康正直。坤文言曰：直其正也。是中直猶中也。九五得正，為當位。得中得正，其體為兌，故有說也。）

利用祭祀，受福也。（荀爽曰：謂五爻合同據國，當位而主祭祀，故受福也。）〔疏〕（二則利用，五剛亦利用，以剛合剛，故利。五爻合同，二變坤為國，五應之，為據國。五乾為觀，觀器曰祭，則受福。九五當位而主祭祀，故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虞翻曰：巽為草莽，稱葛藟，謂三也。兌為刑人，故困于葛藟，于臲卼也。）〔疏〕（三體互巽，巽為木，柔爻為草，故巽為草莽。稱葛藟者，葛之附木，故出木杪，上六陰柔，居卦上，有葛藟延蔓之象。上應三，故謂三也。臲卼者，陸上爻皆云不安也。兌折體，是為見刑斷之者，故為刑人。三上皆陰，上无正應，為三所困，故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征吉。（虞翻曰：乘陽，故動悔。變而失正，故有悔。三已變正，已得應之，故征吉也。）〔疏〕（兌為口，故稱曰。否二動之上乘五陽，故動悔。上變陽應三，則失正，故有悔。三失位，當變正，上得往應于三，故征吉也。六爻惟上言吉，亦困極則通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虞翻曰：謂三未變，當位應上故也。）〔疏〕（上應在三，三未變正，當位應上，故上困于三也。）動悔有悔，吉行也。（虞翻曰：行謂三變，乃得當位之應，故吉行者也。）〔疏〕（爻言征，象言行，釋言：征，行也。三變正應上，上得當位之應，行有應，故吉行也。）

序卦曰：困乎上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崔憬曰：困極于劓刖，則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也。）〔疏〕（劓刖當從序卦注作臲卼，言不安也。困極于上則反下以求安，井居其所，安道也。否泰反其類，困之

上反于下為井，故曰困乎上必反下也。）

䷯（巽下坎上）井　（鄭玄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瓶也；兌為暗澤，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疏〕（上坎為水，下巽為木。桔槔者，莊子所謂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是也。內互兌，外互離，自二至五，外陽堅，中陰虛，也兌互坎下，故為暗澤，泉口也。桔槔引瓶入泉口之下，汲水而出，其象為井。井之水給人无窮，猶君子政教養人无窮也。）

改邑不改井，（虞翻曰：泰初之五也。坤為邑，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為舊井，四應甃之，故不改井。）〔疏〕（從三陽三陰之例，井自泰來，故泰初之五也。坤土為邑，乾初之五，折毀坤象，故改邑。[illegible]將退為舊，故初為舊井。四井甃與初應，是四應甃之，故不改井。繫下曰：井居其所，周氏云：井以不變更為義是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虞翻曰：无喪，泰初之五，坤象毀壞，故无喪。五來之初，失位无應，故无得。坎為通，故往來井井。往謂之五，來謂之初也。）〔疏〕（坤滅于乙為喪，泰初之五，坤象毀壞，故无喪。五陰來初，為失位，與四敵應，為无應，无應故无得。上體坎，坎為通。說卦文。繫上曰：往來不窮謂之通，故往來井井。自內曰往，謂初之五也；自外曰來，謂五之初也。）汔至，亦未繘井，（虞翻曰：巽繩為繘。汔，幾也。謂二也。幾至初改，未繘井，未有功也。）〔疏〕（鄭氏云：繘，綆也。揚子方言：關東謂之綆，關西謂之繘。郭璞注云：汲水索也。巽為繩，故為繘。詩民勞曰：汔可小康。鄭箋云：汔，幾也。釋詁云：幾，汔也。孫炎注云：汔，近也。泉在下，二近泉，故幾謂二也。初之五改邑，故稱初改。二近初，故云幾至初改也。卦唯二初失位，二變正，為艮手持繘，未變，故未繘井，失位，故未有功也。）羸其瓶，凶。（虞翻曰：羸，鉤羅也。艮為手，巽為繘，離為瓶，手繘折其中，故羸其瓶。體兌毀缺，瓶缺漏，故凶矣。干寶曰：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潔之主者也。自殷化行至于五世，改殷紂比屋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時宜，損益雖異，括囊則同，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當殷之末，井道之窮，故曰汔至。周德雖興，未及革正，故曰亦未繘井。井泥為穢，百姓無聊，比屋之間，交受塗炭，故曰羸其瓶，凶矣。）〔疏〕（虞注：羸鉤羅者，孔穎達謂拘羸其瓶而覆之也。二變艮為手，體巽為繩，未變艮手不見，故手繘折其中，則鉤羅其瓶也。互有兌，離外實中虛為瓶，兌為毀折，瓶缺漏，故凶。九二甕敝漏是也。二與初易位得正，成旣濟定，則初吉，二亦不凶也。愚案：說文：汔，涸也。初二失位，不能承應，坎水涸斷至泉，故未有繘井之功而終有羸瓶之凶也。干注：家語：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外坎水，殷德；內巽木，周德也。井，德之地也，繫下文。水生萬物，養民性命，而性又清潔，德可為主者也。井震宮五世卦，故云自殷化行至于五世，蓋帝出乎震，木德乃行之變成坎，其象為井，是改殷紂比屋之亂俗，而不改成湯昭格之舊法，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時宜，如尚質尚文之類，論語曰：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所當損，如井汲而不見竭；益所當益，如井注而不見溢，故无喪无得。[illegible]包括四海之意，包括猶言包舉，包括四海，其理攸同，猶人有往來，而井安為所者不渝變也。當殷之末，井養之道已窮，故曰汔至。許毛作汔，汔也，汔至也。周德雖興，未及革正殷命，故曰亦未繘井，言未受命也。初六井泥不食，故云井泥為穢，百姓无聊，比屋塗炭，故有羸瓶之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荀爽曰：巽乎水，謂陰下為巽也。而上水，謂陽上為坎也。木入水出，井之象也。）〔疏〕（莊子：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巽，入也。俯則巽乎水，仰則上水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泰五之初，故謂陰下為巽；初之五，故謂陽上為坎。坎，巽為入，故木入坎為通，故水出，既汲水，井之象也。）井養而不窮也。（虞翻曰：兌口飲水，坎為通，往來井井，故養不窮也。）〔疏〕（互兌為口，上承坎水，飲水之象。坎為通，往來不窮，故往來井井，養不窮也。繫下曰：井居其所而遷，韓彼注云：井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故養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荀爽曰：剛得中，故為改邑；柔不得中，故為不改井也。）〔疏〕（泰初之五，剛得中位，故為改邑。五之初，柔不得中，故不改井。唯剛居尊位，故能不失初陽，是以五改邑難及初，不改井也。）无喪无得，（荀爽曰：陰來居初，有實，為无喪，失中為无得也。）〔疏〕（泰五陰來居井初，五陽有實，為无喪，初陰失中為无得也。）往來井井，（荀爽曰：此本泰卦，陽往居五，得坎為井，陰來在下，亦為井，故曰往來井井也。）〔疏〕（泰初陽往居于五，成坎為井，五陰來居于初，在下亦為井，故陽往陰來，皆有井象，故曰往來井井。案：王弼本無傳解此二句。）汔至亦未繘井，（荀爽曰：汔至者，陰來居初，下至汔竟也。繘者，所以出水通井道也。今

乃在初，未得應五，故未繘也。繘者，綆汲之具也。〔疏〕汔至者，五陰來居于初，下至泉境，故下至汔竟也。繘所以出水通井，今居初在五應外，未得應五，故未繘也。餘已詳前疏。**未有功也。**虞翻曰：謂二未變應五，故曰未有功也。〔疏〕五多功，二失正，未變應五，故未有功。**羸其瓶，是以凶也。**荀爽曰：井謂二，瓶謂初，初欲應五，今為二所拘羸，故凶也。孔穎達曰：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但取喻人德行不恆，不能善始令終，故就人言之凶也。〔疏〕荀注。二應五坎，故井謂二，初應四離，故瓶謂初。二自五來，故欲往應五，初不得位，又為不正之二所拘羸，故凶也。孔注。卽小喻大，故舉一瓶之水，未足言凶，若人之德行不恆，不能善始令終，而有羸瓶之象，則凶也。按初二失正，變成既濟定，不變則既濟之功不成，故敝行惻，无王明受福之象，故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王弼曰：木上有水，上水之象也。水以養而不窮也。〔疏〕木上有水，上水之象，故名為井。水之象，當從注疏本作井之象，上水以養，取而不窮者也。**君子以勞民勸相。**虞翻曰：君子，謂泰乾也。坤為民，初上成坎為勸，故勞民勸相。相，助也。謂以陽助坤矣。〔疏〕泰乾三，君子道長，故君子謂泰乾也。坤衆為民，初之上成坎為勸，營作為勞，坎勞卦也，故勞民勸相。鄭注：輔相天地之宜，輔相，左右助也，故云相助也。初陽之坤五，以陽助坤，謂以君助民也。愚案：鄭以井出水，卽四井制田，皆養民不窮之事，故鄭注井象云：井，法也。君子取法乎井，以恆勞勞民，使之勸勉相勸，以君養民，卽以陽養陰之義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干寶曰：在井之下，體本土爻，故曰泥也。井而為泥，則不可食，故曰不食。此託紂之穢政，不可以養民也。舊井，謂殷之未喪師也。亦皆清絜，无水禽之穢，又況泥土乎，故舊井无禽矣。〔疏〕初在井下，爻初辛丑，丑為土，故體本土爻，而象泥也。泥不可食，故曰不食。初失位不正，喻紂之穢政，不可養民。殷之未喪師，詩文王文。言舊井以喻殷德清絜，水禽不穢，何況泥土，故曰舊井无禽矣。愚案：初居井底，六位不正，陰濁象泥，人所不食，厥為舊井，禽亦不嚮，巽離為禽，失位无應，故无禽也。**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虞翻曰：食，用也。初下稱泥，巽為木果，无噬嗑食象，下而多泥，故不食也。乾為舊，位在陰下，故舊井无禽，時舍也。謂時舍于初，非其位也，與乾二同義。崔憬曰：處井之下，无應于上，則是所用之井不汲，以其多塗久廢之井，不獲以其時會，故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禽古擒字，禽猶獲也。〔疏〕虞注。陸天保曰：日用飲食，蓋飲食為日用所需，故云食用也。初在坎水之下，故稱泥。木果舊為巽果，巽為不果，說卦文。與噬嗑旁通，井无噬嗑象，在下多泥，故不果食也。初本乾也，故乾為舊，乾位伏在陰下，變正成乾，巽禽不見，而寓于乾，故曰舊井无禽，時舍也。舍讀若月令命田舍東郊之舍，謂初失正當變，不追時舍于初，非其本位也。乾二不正當變，故與乾二時舍同義。崔注。初處井下，與四敵應，故无應于上。所用之井不汲者，以其在下多塗也。久廢之井，无所獲者，以其為時所舍也，故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禽、擒古字通。曲禮不離禽獸，禽者擒也。僖卅三年左傳外僕髡屯禽之以獻，蓋獲曰禽，故禽猶獲也。又屬擒字，禽亦其證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虞翻曰：巽為谷，為鮒。鮒，小鮮也。離為甕，甕瓶毀缺，羸其瓶，凶，故甕敝漏也。〔疏〕巽坎水中見于下，故為谷，谷陽為陰，陰為魚。鄭氏云：魚者，食之微氣也，故為鮒。鮒，小鮮也。王弼曰：小魚是也。鮒小近泥，二比于初，故有此象。二應五，五互離，離為大腹，外實中虛，互兌為口，象甕，故為甕。甕瓶毀缺，知也。二失位无應，又互兌為毀折，故下當斷，故甕瓶毀缺。卦辭羸其瓶，凶，此又言之，故云甕敝漏也。**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崔憬曰：唯得于鮒，无與于人也。井之為道，上汲者也。今與五非應，與初比，則是若谷水不注，唯及于魚，故曰井谷射鮒也。甕敝漏者，取其水下注，不汲之義也。案：魚，陰蟲也。初處井下，體又陰，又魚之象也。〔疏〕崔注。二比初泥，唯于鮒相得，而于人无與也。井之為道，以下給上，故云上汲者也。今无應于五，下比于初，猶井谷不注以養人，故曰井谷射鮒也。甕敝漏者，言水但下注，不上汲以養人也。陰陽相應曰與，二五皆陽，五不應二，故无與也。案：中孚豚魚吉，王注：魚者，蟲之隱者也，故云陰蟲。又王注此爻云：鮒謂初也，故云初處井下。巽初陰，故云體又陰，又魚之象也。愚案：巽有魚象，為魚之象處于井下，初二失位不正，于初來禽，井安得禽，故曰時舍也；于二射鮒，非安得鮒，故曰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荀爽曰：渫去穢濁，清絜之意也。三者得正，故曰井渫。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道既不行，故我心惻。〔疏〕鄭氏謂已浚渫也。陸氏云：渫者，浚治去泥濁也，故云渫去穢濁，清絜之意也。三者得正，故曰井渫。二未變正，故不得據陰，喻不見用于人，故曰不食。上應坎為心，為加憂，三已清絜而不見用，道既不行，故上應坎為我心惻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荀爽曰：謂五可用汲三，則王道明而

天下並受其福。〔疏〕五乾為王為福，五離為明，三與五同功，五汲用三，則王道明于天下，而皆受其福也。案：二變艮為手，持繘為汲，王謂五，體離為明，三利二正，既濟定，已為五汲，斯並受福也。**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干寶曰：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任，謂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惻，傷悼也。民乃外附，故曰可用汲。周德來被，故曰王明。王得其民，民得其王，故曰求王明受福也。〔疏〕案：殷之末世，賢公侯守法而不見用，如微子箕子之倫是也。故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惻惻，傷悼也。張璠所謂惻然傷道未行是也。三在內，五在外，民外附于周，故曰可用汲。自外曰來，周德來被于三，故曰王明。上下相得，故曰求王明受福也。案：旁通噬嗑，噬為行，井渫不食，行道之人為之心惻。噬嗑艮與巽同系，相求，故曰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荀爽曰：坎性下降，嫌于從三，能自脩正以甃輔五，故无咎也。〔疏〕水曰潤下，故坎性下降。初无正應，故嫌于從三。以六居四，為得位，故能自脩正。四近承五，故以甃輔五。愚案：初變井與四應，初已變正，四來脩之，故无咎也。王氏謂得位而无應，自守而不能給上，所以脩井之壞，補過而已。繫上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故曰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虞翻曰：脩，治也。以瓦甓壘井稱甃。坤為土，初之五成離，離火燒土為瓦，治象，故曰井甃无咎，脩井也。〔疏〕脩治釋詁文，子夏傳謂甃為脩治是也。馬氏云：甃為瓦裏下達上，故以瓦甓壘井稱甃也。案：坤為土，初之五成坎，互離，坎水和土，離火燒之，有瓦象，四往脩初，故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虞翻曰：泉自下出稱井，周七月，夏之五月，陰氣在下，二已變坎，十一月為寒泉。初二已變體噬嗑食，故洌寒泉食矣。〔疏〕五在上體，故泉自下出于上為井，周七月夏五月也，井五月卦，與姤同值夏至後一陰初生，故陰氣在下。二已變正，應五為坎，四正卦，坎值冬十一月，月令仲冬之月，水泉動，是十一月為寒泉也。初二變正，體噬嗑，有食象，故井洌寒泉食矣。案：參同契曰：晦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五體乾，乾位西北，故曰寒泉。井與噬嗑旁通，噬嗑食也，于井言食，亦飲也。前漢書于定國傳：食酒至數石不亂，是食卽飲也。飲以養陽，初三五皆陽位，故言食。初三在巽為不果，故不食。五坎在兌口，故井洌寒泉食矣。愚案：井水冬溫夏寒，非于消息五月卦，故曰寒泉。**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崔憬曰：洌，清絜也，居中得正而比于上，則是井渫水清，既寒且絜，汲上可食于人者也。〔疏〕說文：洌，水清也，故云洌清絜也。五為居中，九為得正而近比于上，則是井既渫而水清，既寒且絜，汲之而上，可食于人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虞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也。坎為車，應巽繩為繘，故井收勿幕，有孚謂五坎，坎為孚，故元吉也。〔疏〕幕以覆井，故幕蓋也。轆轤圓木，所以汲水，收繘以轆轤收繘而汲水也。坎于輿多眚，故為車，轆轤車類，應三巽繩為繘，有井收之象，古者井不汲則幕之。上六居井口，偶畫為開，有勿幕之象，井收勿幕，王氏所謂不擅其有，不私其利者也。有孚謂五坎者，坎有孚，故孚謂二爲位成既濟定，上下相孚，故有孚元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虞翻曰：謂初二已變成既濟定，故大成也。干寶曰：處井上位，在瓶之水也，故曰井收。幕，覆也。非以養生，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藴典禮而不與教，故曰井收勿幕，勿幕則教信于民，民服教則大化成也。〔疏〕虞注。初二失位當變，變成既濟定，故大成也。干注。處井上位，汲而在瓶之水也。馬氏云：收，汲也。井收者，謂汲而收之于瓶也。幕，覆也。鄭氏云：蓋也。井以養民之生，政以養民之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而不發者也，无藴典禮而不與教，大道為公者也，故曰井收勿幕，勿幕則教被于民，天下信之，民服其教，故大化成也。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也，故受之以革。韓康伯曰：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也。〔疏〕井之為道，久則濁穢不清，革易其故，則甘洌可食矣，故井受以革也。愚案：淮南子言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立秋浚井改水，此皆井受以革之義也。

䷰　離下兌上　革。鄭玄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謂之革也。〔疏〕革為獸皮，鳥獸希革，孔傳：革，改也。息，長也。水火相息，更迭用事，猶王者易姓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而謂之革，如湯武革命是也。又有三義焉：如水火相息，四時更代，彖辭天地革而四時成，象辭治曆明時是也；又洪範曰從革作辛，馬氏注云：金之性從火而更銷鑠也，兌金離火，兌從離而革是也；又為鳥獸希革，孔傳毛羽希少改易，說文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初鞏用黃牛之革，五上虎變豹變是也。**巳日**

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虞翻曰：謂上之初，與蒙旁通。悔亡，謂四也。四失正，動得位，故悔亡。離爲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已日乃孚，以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悔亡矣。與乾彖同義也。〔疏〕從二陰四陽之例，遯初之上，即遯上之初矣。與蒙爲旁通，卦九四爻辭云悔亡，故悔亡謂四也。四失正，故悔，動得位，故悔亡也。二體離爲日，離納己，故曰己日。坎有孚，故孚謂坎。四失位，動而成離，五在坎中爲孚，二正應五，故已日乃孚。四既變以成既濟，乾道元也，變化亨也，各正性命貞也，保合太和利也。四改之正，故元亨利貞悔亡矣。乾九四文言曰：乾道乃革。謂四體革而成泰，故與乾彖同義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虞翻曰：息，長也。離爲火，兌爲水。繫曰：潤之以風雨。風巽雨兌也。四革之正，坎見，故獨于此稱水也。〔疏〕乾坤相爲消息，故云息長也。離爲火，說卦文。兌坎象半見于上，故爲水。周語：澤，水之所鍾也。故又爲澤。潤之以風雨，繫上文。說卦曰：風以散之，雨者潤之，故巽爲風而兌爲雨也。此不稱澤而稱雨者，以四革之正，坎象兩見，故稱水也。惠棟：息，說文作熄，馬君云：熄，滅也。水火相息，故曰相息，義亦可通。）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虞翻曰：二女，離兌，體同人象。蒙艮爲居，故二女同居。四變體兩坎象，二女有志。離火志上，兌水志下，故其志不相得。坎爲志也。〔疏〕離中女，兌少女，故二女謂離兌也。初至五體同人，故曰同。旁通蒙，蒙外艮，艮門闕爲居，故二女同居。四變正，有兩坎象，女各有志，故二女有志。火曰炎上，故離火志上；水曰潤下，故兌水志下。上下異志，故不相得。坎心，故爲志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干寶曰：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陳兵孟津之上，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爾乃伐之，所謂已日乃孚，革而信也。〔疏〕已日者，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孚者，大信著于天下也。武王陳兵云云，殷本史記，引之以明已日孚革而信也。此武所以該湯也。愚案：已日謂二，孚謂五。二與四同功，又與五相應，至四已過離日，乃革面反正，五成坎孚爲信，故革而信之矣。）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虞翻曰：文明謂離，說兌也。大亨謂乾，四動成既濟定，故大亨以正。革而當位，故悔乃亡也。〔疏〕坤爲文，離中自坤來，故文離爲明，故文明謂離。兌以說之，故說謂兌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大亨謂乾。四乾道乃革，當革而變正，革四動成既濟定，六爻皆正，故大亨以正。四失位宜變，動得正，故革而當位，其悔乃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虞翻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疏〕五體乾，故謂五位成乾爲天。旁通蒙，互坤爲地，蒙震爲春，革兌爲秋，四變之正，故坎冬離夏，是四時具矣。蒙變而爲革，故坤革而乾成，乾天坤地，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虞翻曰：湯武謂乾，乾爲聖人。天謂五，人謂三。四動順五應三，故順天應人，巽爲命也。〔疏〕乾爲聖，故湯武謂乾。五陽得位，故乾爲聖人。五于三才爲天位，故天謂五。三于三才爲人位，故人謂三。四動得正，上承五，陰順陽爲順，五下乘三，以陰應陽爲應，故順天應人。巽申命爲命，謂二至四互體巽也。孔疏云：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明人革也。）

革之時大矣哉。（干寶曰：革天地，成四時，誅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成，故大矣哉也。〔疏〕此承上文，推論革之時大，以湯武注獨言誅二叔，舉武以該湯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崔憬曰：火就燥，澤資濕，二物不相得，終宜易之，故曰澤中有火革也。〔疏〕火性陽，故就燥。澤性陰，故資濕。即乾文言所謂水流濕，火就燥也。二物不同性，故不相得，終宜改易，故曰澤中有火革也。）

君子以治厤明時。（虞翻曰：君子，遯乾也。厤象謂日月星辰也。離爲明，坎爲月，離爲日，蒙艮爲星。四動成坎離，日月得正。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厤明時也。〔疏〕遯外卦乾，乾陽爲君子，故君子謂遯乾也。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故厤象謂日月星辰也。四動成兩坎離，離爲明，坎爲月，離爲日，說卦文。通蒙有艮，艮亦爲石，艮爲小石，僖十六年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故艮爲星。四動成坎，離日正于下，坎月正于上，故日月得正。天地革而四時成象，王氏云：厤數時會存乎變。故君子以治厤明時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干寶曰：鞏，固也。離爲牝牛。離爻本坤，黃牛之象也。在革之初而无應據，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疏〕鞏，固也，釋詁文。離爲牝牛，九家說卦文。離中爻自坤來，坤土色黃，又爲子母牛，故有黃牛之象。卦自遯來，故與遯二同辭，詳見彼注。在革之初，四无正應，下又无據，未可妄動，故曰鞏用黃牛之革。喻文王有聖德，固守臣節而不變，詩云：遵養時晦。論語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是其義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虞翻曰：得位无應，動而必凶，故不可以有爲也。〔疏〕以九居初爲得位，與四敵應爲无應，无應而動，其動必凶，故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虞翻曰：日以喻君也。謂五已居位爲君，二乃革意，去三應五，故曰已日乃革之。上行應五，去卑事尊，故曰征吉无咎也。〔疏〕博雅曰：日，君象也，故日以喻君。謂五已居乾位爲君，二乃革之，近去三，遠應五，故曰已日乃革之。上行應五，去三之卑，事五之尊，故曰征吉无咎也。伏震，震爲足，故爻言征，象言行也。案：二體離日，納己，故曰己日。公羊傳：乃者，難也。時久而事極，極變之而後動，不輕革也。故已日乃革之。二應于五，爲四所隔，宜有咎，四革之正，二往應五，故征吉无咎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崔憬曰：得位以正，居中有應，則是湯武行善，桀紂行惡，各終其日，然後革之，故曰已日乃革之，行此有嘉。虞翻曰：嘉謂五，乾爲嘉，四動承五，故行有嘉矣。〔疏〕崔注。以六居二爲得位以正，以二應五爲居中有應。泰誓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故行善行惡，必各終其日，待善積惡盈，然後湯可革桀，故曰已日乃革之。日行中正，上應乎五，故有嘉也。初雖得位而无正應，故干氏引文王服事，以明不可有爲之義。二得位得正，又有正應，故崔氏引湯武革命，以明征吉无咎之義也。虞注。嘉謂五者，五乾也。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故乾爲嘉。四動承五，二往應之，陰陽相得，五必嘉二，故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荀爽曰：三應于上，欲往應之，爲陰所乘，故曰征凶。若正居三而據二陰，則五來危之，故曰貞厲也。〔疏〕三與上爲正應，欲往應上，爲乃陽所乘，乘者非陰，故知陰當作陽也。三歷上，爲不正之陽所隔，三多凶，故曰征凶也。若正居三位而下據二陰，亦云貞矣，乃四承五，來危三，故曰貞厲也。）

革言三就，有孚。（翟元曰：言三就上二陽，乾得共有信據于二陰，故曰革言三就有孚于二矣。〔疏〕三，陽也。言三就上二陽，成三陽，互體乾，故乾得共有三陽，實據于二陰，故革言三就有孚于二矣。愚案：上應兌口，有言象，伏巽震，孚亦有言象。三至五三爻爲三就，四變正，三五皆在坎中，坎爲孚，故革言三就有孚。又四在三五之中，革之正，則上下皆孚，故有孚改命吉。五得中得正，居尊有應，三同功而四順承，不言而信，故未占有孚。革獨三爻言有孚，以兩坎相際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崔憬曰：雖得位以正，而未可頓革，故以言就之。夫安者有其危也，故受命之君，雖誅元惡，未改其命者，以即行改命，習俗不安，故曰征凶。猶以正自危，故曰貞厲。是以武王克紂，不即行周命，乃反商政，一就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二就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三就也。故曰革言三就。虞翻曰：四動成既濟定，故又何之矣。〔疏〕崔注。三得正位，未可遽革，故以言就之者，以至四始可革于正也。君子安而不忘危，故曰安者有其危也。受命之君，當思安危之道，故雖誅元惡，不改其命以遷行，改命則習俗必危而不安，故曰征凶。所以雖正，不以爲安，而常自危，故曰貞厲。備以武王克紂，不即行周命明之。書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一就，就其君也；二就，就其臣也；三就，就其民也。故曰革言三就。此時尚未可革，故曰又何之矣。虞注。改命之吉在九四一爻，欲四動則成既濟定，革道大成，无復之應，故曰又何之矣。三比四，四不變，三與上隔，故征凶。四既變，六爻皆正，上來應三，故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虞翻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五也。巽爲命，四動五坎改巽，故改命吉。四乾爲君，進退无恆，在離焚棄，體大過死，傳以比桀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故改命吉也。〔疏〕四失位，故悔。革則悔亡。彖傳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謂四也。四變五在坎中，故孚謂五也。互巽申命爲命，四動坎成巽毀，是五坎改巽，故改命吉也。四互乾爲君，乾九四文言曰：進退无恆，乾道乃革之象也。外體離，離四亦乾四，離九四曰：焚如死如棄如，身无所容之象也。自二至上，體大過，棺槨死象也。四闕失位，當革之時，故傳以比桀紂失德之君，而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朱注云：天謂五，人謂三。天人順應，故改命吉也。愚案：四變得正，成既濟定，故曰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虞翻曰：四動成坎，故信志也。干寶曰：爻入上象，喻紂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順之，動凶器而前歌後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陳，雨甚至，木德賓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疏〕虞注。四動成坎，坎孚爲信，坎心爲志，故信志也。干注。爻入上象，在外，國外曰郊，故喻紂之郊，書武成陳于商郊是也。又曰：會于牧野，是逆取也。又曰：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是四海順之也。兵，凶器也。牧誓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是動凶器也。尚書大傳曰：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鼙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故云前歌後舞也。動而得正，故曰悔亡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是天命信矣，故曰有孚。呂氏春秋：武王伐

紂。將以甲子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至殷郊。因大戰克之。家語。殷人以水王。故云水德[illegible]服之瑞也。周改殷命。志孚于天。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虞翻曰。乾爲大人。謂五也。蒙坤爲虎變。傳論湯武以坤臣爲君。占。視也。離爲占。四未之正。五未在坎。故未占有孚也。　馬融曰。大人虎變。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喩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脩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孚矣。）〔疏〕（虞注。乾二五皆稱大人。此云人。人謂革五。即乾五也。與蒙旁通。五體互坤。京房易傳。坤爲虎刑。詳見乾卦。革乾由坤變。故曰虎變。變則毛希革而易新。四動改命。其命維新。故五虎變也。傳論湯武者。謂彖傳湯武革命也。蒙坤臣變爲革君。故云以坤臣爲君。如湯武是也。占。視也。揚子方言文。離目爲占。四未變之正。五未成坎。然則在坎。坎體爲孚。故未占有孚也。　馬注。虎有威德。故折衝萬里。望風而信。書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尚書大傳。成王之時。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也。其使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以歸于宗廟。又見周傳歸禾。遂大舜周公皆自脩其德。遠人就格。不言而信。故曰未占有孚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宋衷曰。陽稱大。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兌爲白虎。九者變爻。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虞翻曰。乾爲大明。四動成離。故其文炳也。）〔疏〕（宋注。陽大陰小。故陽稱大。五陽居中。故稱大人。與乾五同義。白虎。西方之宿也。兌西方。故爲白虎。說文。九者。陽之變也。故九者變爻。九居兌中。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虞注。五體乾。乾彖曰。大明終始。故乾爲大明。四動五成離。離自坤來爲文。又離明爲炳。說文。炳。明也。故曰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虞翻曰。蒙艮爲君子。爲豹。從乾而變。故君子豹變也。）〔疏〕（旁通。蒙上體艮。艮三乾體爲君子。艮爲黔喙之屬。故爲豹。上由艮變。從乾三而更。故君子豹變也。）

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虞翻曰。陰稱小人也。面謂四。革爲離。以順承五。故小人革面。乘陽失正。故征凶。得位。故居貞吉。蒙艮爲居也。）〔疏〕（陽大陰小。故稱小人。四變陰爲小人。四在乾首中。故面謂四。革變爲離。順承五乾。故小人革面。上正應三。三爻辭云征凶。謂四乘三陽失正。上與三爲四所隔。故征凶與三同辭。然上六得位。故居貞則吉也。蒙艮爲門闕。故爲居也。三得正而貞厲者。革道未成。故守正厲也。上得正而貞吉者。革道已成。故守正則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豹。虎類而小者也。君子小于大人。故曰豹變。其文蔚也。　虞翻曰。蔚。蔽也。兌小。故其文蔚也。）〔疏〕（陸注。兌西方白虎。五陽爻稱虎。故上陰爻稱豹。說文。豹似虎圜文。陽大陰小。故云豹虎類而小者也。君子亦大人之類。而小于大人。故曰豹變其文蔚也。　虞注。[illegible]蔚。草木盛貌。說文。蔚。草多貌。皆取茂盛之義。故云蔚蔽也。兌少女。故爲小。上體坤陰亦爲小。地以草木爲文。故其文蔚也。）

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虞翻曰。乾君謂五也。四變順五。故順以從君也。　干寶曰。君子大賢次聖之人。謂若太公周召之徒也。豹虎之屬。蔚炳之次也。君聖臣賢。殷之頑民。皆改志從化。故曰小人革面。天下既定。必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故曰征凶居貞吉。得正有應。君子之象也。　案。兌爲口。乾爲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也。乾爲大人虎變也。兌爲小人革面也。）〔疏〕（虞注。五位乾爲君。故乾君謂五也。四變正上順五。故順以從君也。　干注。君子者大賢之品。次聖人。若太公召公之徒是已。孟子稱周公爲古聖人。未可以大賢目之。以武王爲君。稱爲大人。則周公亦君子之屬也。虎大豹小。豹爲虎之屬。故蔚爲炳之次也。君聖謂五虎變。臣賢謂上君子也。殷之頑民謂四小人。四變坎爲志。故改志。金曰從革。故云從化。四從上革。故曰小人革面。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樂記文。言武王伐紂。天下既定。不復用兵。故曰征凶居貞吉。謂上得正位。三應于下。君子之象也。　案。上體兌爲口。五互乾爲首。口在首上。有面象。五乾爲大人虎變之象也。上兌陰小人革面之象也。）

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疏〕（金從火化。革斯成鼎。故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書胤征曰。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詩大雅文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皆去故取新之意。書盤庚曰。器非求舊維新。繫上曰。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故曰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之爲用。所以革物。變腥爲熟。易堅爲柔。故云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革上反下。其象爲鼎。鼎所以次革也。）

䷱ 巽下離上　鼎。（鄭玄曰。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體乾兌。乾爲金。兌爲澤。澤鍾金而含水。爨以木火。鼎亨孰物之象。鼎亨孰以養人。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疏〕（鼎。象也。彖傳文。內卦木。外卦火。故有木火之用。互體乾[illegible]象兌。乾爲金。兌爲澤。說卦文。鼎本金也。澤即水也。故云澤鍾金而含水。巽下離上。以木生火。故云爨以木火。鼎亨孰物之象也。鼎以亨孰養人。猶人君在上。興仁義以教天下。詩既醉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孟子曰。言飽乎仁義也。天下飽乎仁義。故謂之鼎矣。）

元吉亨。（虞翻曰。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天地交。柔進上行。得中應乾五剛。故元吉亨也。）〔疏〕（從四陽二陰之例。鼎自大壯來。故曰大壯上之初。消息伏屯。以離五應坎五。復生其下。故與屯旁通。屯彖曰。剛柔始交。故云天地交。鼎彖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虞彼注云。柔謂五。進謂巽。行謂離。蓋以屯二爲五。爲柔進。以巽通離。故曰柔進上行。在五爲得中。應屯乾五剛爻。乾元正。故元吉亨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荀爽曰。巽入離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亨飪之象也。　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于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　九家易曰。鼎言象者。卦也。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鑊亨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育百姓。鼎能孰物養人。故云象也。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亨飪肉。上離陰爻爲肉也。）〔疏〕（荀注。巽木入離火之下。中互乾象。木火在外。乾金在內。鼎鑊亨飪之象。天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是也。　虞注。觀象繫辭。繫上文。李彼注云。言文王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繫屬其辭。象事知器。繫下文。虞彼注云。象事謂坤。二爲器。乾五之坤成象。故象事知器。書曰。器非求舊維新。故于鼎之取新言象也。　九家注。木火互有乾兌云云。即鄭注義也。鼎三足。故亦象三公之位。謂太師太傅太保也。書周官曰。惟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鼎有孰物養人之用。故云象也。牛鼎云云。亦見郊祀志。伏坤故象牛。鼎互兌故象羊。鼎伏坎故象豕。鼎亨飪肉也。體離陽爲骨。陰爲肉。故陰爻爲肉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虞翻曰。聖人謂乾。初四易位。體大畜。震爲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體頤象。三動噬嗑食。故以享上帝也。大亨謂天之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之能者稱聖人矣。）〔疏〕（乾九五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聖人謂乾。六爻惟三得位。餘皆不正。變從初始。故初四易位。則體大畜。大畜內體乾。互震爲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大畜三至上體頤象。三動體噬嗑食。故以享上帝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彖傳文。頤之所養者大。故取頤象以明大亨也。頤言養賢。鼎言養聖賢。賢次于聖。故曰賢之能者稱聖人矣。）

巽而耳目聰明。（虞翻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聰明。眇而視不足以有明。聞言不信。聰不明。皆有一離一坎象故也。）〔疏〕（內體巽。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互離。有兩坎兩離象。坎耳主聽。離目主明。故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繫下文。離爲日。坎爲月。日月往來而明生。故巽上動而耳目聰明。眇而視不足以有明。履六三象傳文。三互離。故言明。不正故不明。聞言不信。聰不明。夬九四象傳文。四變成坎離。故言聰明。虞彼注云。坎耳離目。折入于兌。故聰不明也。引之以明言聰明者皆有坎離象故也。）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虞翻曰。柔謂五。得上中。應乾五剛。巽爲進。震爲行。非謂應二剛。與睽五同義也。）〔疏〕（卦有二柔。得中惟五。故柔謂五也。得中而不得正。故謂上中。與屯旁通。五爲伏陽。故云應乾五剛。巽爲進。故曰柔進。震爲行。故曰上行。二五皆失位。當變之正。五柔應二剛。爲不變之應。故知應剛爲屯五乾剛。非應鼎二剛也。睽五應乾五。故云與睽五同義。應乾五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荀爽曰。木火相因。金在其間。調和五味。所以養人。鼎之象也。）〔疏〕（木火相因。謂巽木生離火也。金居其間。謂互乾爲金。兌西方亦爲金。故象鼎也。說文。鼎。和五味之寶器也。故云調和五味。所以養人。鼎之象也。）

君子以正位凝命。（虞翻曰。君子謂三也。鼎五爻失正。獨三得位。故以正位。凝。成也。體姤陰始凝初。巽爲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疏〕（乾三君子。大壯體乾。故君子謂三也。鼎五爻皆失正。獨陽爻居三爲得位。故以正位。皋陶謨曰。庶績其凝。鄭注云。凝。成也。巽在下體。姤象。姤初即坤初。坤初象傳曰。陰始凝也。故云陰始凝初也。巽申命爲命。而鼎始凝之。故曰君子以正位凝命也。）

初六。鼎顚趾。（虞翻曰。趾。足也。應在四。大壯震爲足。折入大過。大過顚也。故鼎顚趾也。）〔疏〕（趾。足也。釋言文。卦自大壯來。四體震爲足。初應在四。故爲趾。又爻例。初爲足。伏震亦爲足。故稱趾也。四互兌爲毀

（折。折入上成大過。以鼎初本自大壯上來也。大過顛也。雜卦傳文。大過本末弱。故顛。鼎初陰爲顛。故顛趾也。）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虞翻曰。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兌爲妾。四變得正成震。震爲長子。繼世守宗廟而爲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疏〕初陰在下。鼎顛卽否初也。故稱否。否閉也。初失位。與四應。伏震爲出。故利出之四。而曰利出否也。四五兌爲妾。變而得正成震。震爲長子。是妾生子之象也。彖曰。亨以享上帝。故云繼世守宗廟而爲祭主也。初失位有咎。之得正。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象曰。鼎顛趾。未悖也。（荀爽曰。以陰承陽。故未悖也。〔疏〕說文。悖亂也。以初陰承二陽。初雖失位。未至悖亂也。）利出否。以從貴也。（虞翻曰。出初之四。承乾五。故以從貴也。〔疏〕利出否。初之四上承乾五。謂屯伏陽也。陰賤陽貴。又五位天子。亦爲貴。故以從貴也。案。公羊傳。母以子貴。兌雖賤妾。而得震子。故又有无咎而象言從貴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虞翻曰。二爲實。故鼎有實也。坤爲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爲仇。謂三變時四體坎。坎爲疾。故我仇有疾。四之二歷險。二動得正。故不我能卽吉。〔疏〕陽實陰虛。二陽爲實。故鼎有實也。坤爲我。四震變坤。故我謂四也。初爲四婦。二據初爲據四婦。怨耦曰仇。故相與爲仇。三變四體在坎。坎心病爲疾。故我仇有疾。三變二與四皆在坎中。故四之二歷險也。二不變則與四爭。初二動體艮爲止。故不我能卽。說文。卽就也。二動得正。故吉也。）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虞翻曰。二變之正。艮爲愼。〔疏〕二失位。變之正。二變互艮。艮陽小爲愼。故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虞翻曰。不我能卽吉。故終无尤也。〔疏〕仇既有疾。不與我就。四動獲吉。故終无尤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虞翻曰。動成兩坎。坎爲耳。而革在乾。故鼎耳革。初四變時。震爲行。鼎以耳行。伏坎震折而入乾。故其行塞。離爲雉。坎爲膏。初四已變。三動體頤。頤中无物。離象不見。故雉膏不食。〔疏〕三動成兩坎象。坎爲耳。說卦文。兩坎象鼎兩耳。鼎下反上爲革。故曰革。互乾爲金。金從革。故云革在乾。序卦曰。革物莫若鼎。變鼎爲革。故曰鼎耳革。初四易位。三互震爲行。執物謂之革。鼎耳所以受鉉而行。非以革物也。故云鼎以耳行。三不變而初四變。伏坎爲震所折而入乾。體月令。閉塞成冬。是塞與鼎同義。故曰其行塞。內離爲雉。伏坎水爲膏。鄭氏云。雉膏食之美者也。初四易位。三又變。陰全體象頤。頤中无物。離象不見。噬嗑无物。故雉膏不食。案高宗祭成湯。飛雉升鼎耳而雊。以耳行塞。雊雉雖有膏。豈得而食。故以爲鼎三是三公象。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是亦不食之義也。）方雨虧悔。終吉。（虞翻曰。謂四已變。三動成坤。坤爲方。坎爲雨。故曰方雨。三動虧乾而失位。悔也。終復之正。故方雨虧悔終吉也。〔疏〕初四易位。故謂四已變。三動互坤。坤至靜而德方。故爲方。四不動而三獨變。體坎爲雨。故曰方雨。三互體乾。動則虧乾而失位。宜有悔也。終復歸正。故雖方雨虧悔。而終必獲吉。以三本正也。）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虞翻曰。鼎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也。〔疏〕鼎以耳受鉉而行。祭所需也。今革去其耳。是其行閉塞矣。義者宜也。行塞失宜。故曰失其義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虞翻曰。謂四變時震爲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爲刑。渥大刑也。鼎足折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謂調陰陽。鼎謂調五味。足折餗覆。猶三公不勝其任。傾敗天子之美。故曰覆餗也。案。餗者。雉膏之屬。公者四。爲諸侯上公之位。故曰公餗。〔疏〕虞注。四變互震爲足。大壯四震亦爲足。互兌爲毀折。震折入兌。故鼎足折也。又四應初。二伏震足。初四皆失位。初顛趾。故四折足也。兌西方金。故爲刑。渥。鄭作剭。漢書敘傳。底剭鼎臣。服虔注。剭者厚刑。謂重誅也。新唐書元載傳贊曰。折足。其刑剭。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屋亦同剭。故云渥大刑也。鼎折足則公餗覆。言不勝其任也。初至五。體大過。棺椁死象。故凶。四失位。不與初易。故折足覆餗而凶如此也。九家注。鄭氏云。鼎三足。象三公。故鼎者三足。共爲一體。猶三公共承天子也。三公所以調陰陽。鼎所以調五味。若足折餗覆。猶三公不勝燮理之任。而傾敗天子之美也。故曰覆公餗。案。鄭氏云。餗是八珍之食。又云。餗美饌。虞氏云。饌八珍之具也。故云餗者雉膏之屬。又例四爲諸侯上公之位也。故曰公餗。）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九家易曰。渥者厚大。言罪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罪。刑罰當加。无可如何也。〔疏〕邶風。赫如渥赭。疏。厚漬之丹赭也。故渥言厚大。服氏云。剭者厚刑。謂重誅。故言罪重也。三已變。四在坎。孚爲信。故既覆公餗。信有大罪。其刑剭凶。故刑罰當加。无可如何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虞翻曰。離爲黃。三變坎爲耳。故鼎黃耳。鉉謂三。貫鼎兩耳。乾爲金。故金鉉。動而得正。故利貞。干寶曰。凡舉鼎者鉉也。尚三公者王也。金喻可貴。中之美也。故曰金鉉。鉉鼎得其物。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貞也。〔疏〕虞注。九家易說卦曰。坤爲黃。離中爻自坤來。故亦爲黃。三變成兩坎。坎爲耳。故鼎黃耳。三變在兩耳之閒。故鉉謂三。貫鼎兩耳。三互乾爲金。故金鉉。動而得正者。三已變復之正。成旣濟。故曰利貞也。干注。說文。鉉。舉鼎也。故凡舉鼎者鉉也。尚上也。尚三公者王也。謂王用三公也。雖在乾金。故金可喻貴。五在中。故中之美也。貴而且美。故曰金鉉。舉鼎得其物。以喻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貞也。愚案。伏坎爲耳。離爲黃。故曰鼎黃耳。馬氏云。鉉。扛鼎而舉之也。五柔下應二剛。能舉物。故曰鉉。互乾爲金。故曰金鉉。鄭氏云。金喻明道。能舉君之職官也。蓋謂二正應五也。然二五皆不正。爲不義之應。故曰利貞戒之也。）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陸績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爲實。宋衷曰。五當耳中色黃。故曰鼎黃耳。兌爲金。又正秋。故曰金鉉。公侯謂五也。上尊故玉。下卑故金。金和且可柔屈。喻諸侯順天子。〔疏〕陸注。位在五爲得中。上比九爲承陽。陽實。故中以爲實也。宋注。五位當耳中。色屬黃。故曰鼎黃耳。互兌。兌正秋爲金。故曰金鉉。上陽爲尊。故公侯謂五也。上尊稱玉。以其剛也。下卑稱金。以柔也。金性和且可以柔屈。喻諸侯上順天子之象也。愚案。伏屯五陽。陽爲實。其位在中。故中以爲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虞翻曰。鉉謂三。乾爲玉。鉉體大有。上九自天右之。位貴據五。三動承上。故大吉无不利。謂三動悔。雖上處未濟。雖不當位。六位相應。故剛柔節。彖曰。巽耳目聰明。爲此九三發也。干寶曰。玉又貴于金者。凡亨飪之事。自鑊升于鼎。載于俎。自俎入于口。馨香上達。動而彌貴。故鼎之義。上爻愈吉也。鼎主亨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曰吉无不利也。〔疏〕虞注。上應三。故鉉謂三。三互乾爲玉。故爲玉鉉。自二至上。體大有。六十四卦唯大有鼎自元亨元吉。亨外无餘。謂大有上九曰。自天右之吉无不利。言在上位貴。近據五陰。三動應上。故大吉无不利。卦辭與大有同。上九爻辭亦同也。謂三悔。故動而應上。成未濟。六爻雖不當位。然陰陽相應。故象曰剛柔節也。彖曰。巽而耳目聰明。爲此九三發也。干注。說卦。乾爲玉。爲金。先言玉。次言金。故云玉又貴于金者。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此亨飪之事。自鑊升于鼎之事也。公食大夫禮。陳鼎于碑南。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又曰。載者西面。又曰。載體進奏。又曰。皆橫諸俎。此載鼎實于俎之事也。特牲饋食禮。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此自俎入于口之事也。爻在上。故馨香上達。上位貴。故動而彌貴。古鼎無蓋。鼏卽蓋也。上動卽特牲除鼏之儀也。鼏除則馨香達而鼎實申。故鼎之義。上爻愈吉。猶井之功至上而成。皆曰大吉。所以著人之利者也。上臨兌說爲和。故鼎主亨飪不失其和。五上剛二三互乾。乾爲金玉。故金玉鉉之。不失其所。此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相應。故吉无不利也。愚案。玉鉉謂三也。六爻唯三得正。上變應之。成旣濟定。故大吉无不利也。）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宋衷曰。以金承玉。君臣之節。上體乾爲玉。故曰玉鉉。雖非其位。陰陽相承。剛柔之節也。〔疏〕以金承玉。謂五承上也。陰爲臣。陽爲君。故云君臣之節。鼎自大壯來。鼎上卽乾上。故上體乾爲玉。而曰玉鉉也。三變應上成未濟。雖非其位。然陰陽相承。故曰剛柔節也。愚案。上變應三。初四易位。二五利貞。成旣濟定。故曰剛柔節也。）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崔憬曰。鼎所以亨飪。享于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適。以爲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長子也。〔疏〕鼎宗廟之祭器。故云所以亨飪享于上帝也。主此器者莫若冢適。冢適長子也。震一索得男爲長子。傳國家。繼位體。爲祭祀主。故言主器莫若長子而受之以震也。）

䷲（震下。震上。）震。亨。（鄭玄曰。震爲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中國之人也。故謂之震。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矣。〔疏〕震爲雷。說卦文。又曰。震動也。震一陽初生。陽氣萌動。故云雷動物之氣也。雷發聲而物皆動。君發令而民皆從。故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而謂之震也。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通故亨也。）震來虩虩。（虞翻曰。臨二之四。天地交。故通。虩虩謂四也。來應初。初命四變而來應己。四失位多懼。故虩虩。之內曰來也。〔疏〕六子皆從乾坤相索。其在六十四卦。又從爻變而來也。二陽四陰之卦自臨來。故云臨二之四。乾初交于坤四。是爲天地交。交故通。通故亨也。陽實故稱虩虩。案四始取。故虩虩謂四。初陽得正。四陽失正。初命四變而應己。故云來應初。初命四變而來應己也。四失正。又多懼。鄭氏云

（虩虩恐懼貌，故云虩虩。自外之內曰來，易例也。）笑言啞啞。（虞翻曰：啞啞，笑且言，謂初也。得正有則，故笑言啞啞，後有則也。）〔疏〕（鄭氏云：啞啞，樂也。震陽出于地，萬物和樂，故爲笑，故虞氏又云：啞啞笑聲，震爲善鳴，爲言，故云啞啞笑且言。震陽在初，故謂初也。以九居初爲得正。震四坎爲則，故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虞翻曰：謂陽從臨二，陰爲百二十，舉其大數，故震驚百里也。坎爲棘匕，上震爲鬯，坤爲喪，二上之坤成震體，坎得其匕鬯，故不喪匕鬯也。鄭玄曰：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其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匕鬯也。人君于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也。升牢于俎，君匕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條鬯，因名焉。）〔疏〕（虞注，謂陽者，謂陽爻也。從臨二，陰爲百二十者，從臨二息時有五陰，陰爻二十四，五爻故百二十。言百者，舉其大數。以陽震陰，坤方爲里，聲聞乎百里，故震驚百里也。九家說卦曰：坎爲叢棘，故坎爲棘匕。以棘爲匕，取赤心之義。其形似畢，刊柄與末。詩曰：有捄棘匕，是也。四互坎棘，又互艮手，有以手持匕之象。長子主祭，故震以鼎實。祭禮，先薦乎鬯，既納于鼎而加羃，祭乃啓羃而以匕出之，升于俎上。故王氏云：匕所以載鼎實。陸氏云：匕者，挹鼎之器也。說文：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實草爲鬯，又爲禾稼，坎水和之爲鬯酒，故上震爲鬯。鄭氏云：鬯者，秬黍之酒，其氣調暢，故謂之鬯，是也。坤滅于乙爲喪，臨二上之坤，外成震，互坎，皆在本體，故得其匕鬯而曰不喪也。鄭注，逸禮王度記：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故曰震驚百里也。彖傳言出可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卽不喪匕鬯之義也。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注：肆，解牲體也。獻，醴也。祼，灌以鬱鬯也。宗廟之祭，灌鬯以求神，既灌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牲體以薦熟。凡匕牲體薦鬯酒，皆君親爲之，其餘不親也。升牢于俎，君匕之，特牲所謂贊者錯俎加匕，乃朼，是也。臣載之者，公食大夫禮所謂左人待載，卽鄭注所謂左人載之，是也。春官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于上下，暢與鬯同，故名鬯。皆君親爲之，故長子主器，不喪匕鬯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虞翻曰：懼變承五，應初，故恐致福也。）〔疏〕（四多懼，又失位，懼而變柔，上承五，下應初，初乾爲福，故恐致福也。）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虞翻曰：則，法也。坎爲則也。）〔疏〕（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鄭注：則，法也。孫壽子水主量，必平，似法，故坎爲法，亦爲則，而則訓法也。初應四，四故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虞翻曰：遠謂四，近謂初。震爲百，謂四出驚遠，初應懼近也。）〔疏〕（震以二陽爻爲主，四在外，故遠謂四；初在內，故近謂初。震爲百，卽從臨二陰爲百二十，舉大數，故爲百也。臨二互震爲出，自二出居于四爲驚遠。初本比二，今爻之四爲懼應，故懼邇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虞翻曰：謂五出之正，震爲守，艮爲宗廟社稷，長子主祭器，故以爲祭主也。干寶曰：周木德，震之正象也。爲殷諸侯，殷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故以百里而臣諸侯也。爲諸侯，故主社稷；爲長子，故爲祭主也。祭禮爲大，其事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匕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疏〕（虞注，帝出乎震，故曰出。五伏陽失位，出而變之正。震子繼乾世守，爲守。艮爲門闕，又爲鬼門，故爲宗廟社稷。長子主器，故以爲祭主也。干注，宋衷周人以木德王，故云周木德。震東方爲木德，故云震之正象也。周受殷封，地方百里。小心翼翼以下，詩大明文，引之以明恐懼致福之意。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故云以百里而臣諸侯，故爲諸侯主社稷。又長子主器，故爲長子而爲祭主也。祭禮爲大以下，卽鄭義也。　案王制云：有靈而尊者莫若于天，有靈而貴者莫若于王，有靈而嚴者莫若于侯。是以天子宜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守其祀，義亦可通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虞翻曰：君子謂臨二。二出之坤四體，以脩身。坤爲身，二之四以陽照坤，故以恐懼脩省。老子曰：脩之身，德乃眞也。）〔疏〕（釋言曰：洊，再也。兩震相重，故曰洊雷。猶兩坎相重，爲坎曰水洊至也。臨爲君子，故君子謂臨二。二出之坤四體，臨初爲復，復初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故曰脩。臨坤形爲身，二上之四，以陽照坤身，故以恐懼脩省。此引老子者，何也？德經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于身，其德乃眞。蓋善建者不拔，卽震建侯也；善抱者不脫，卽不喪匕鬯也；子孫祭祀不輟，卽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而復歸于脩之身，德乃眞者，言必有德而後可爲建侯主祭之本也。愚案：中庸曰：恐懼乎其所不聞，其有聞而益加恐懼可知也。雷聲者也，忽然而至，君子聞之，故益恐懼而脩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虞翻曰：虩虩謂四也。初位在下，故後笑言啞啞，得位，故吉也。干寶曰：得

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來虩虩，羑里之厄也。笑言啞啞，後受方國也。）〔疏〕（虞注，初應四，故虩虩謂四。爻例上爲前，下爲後。初位在下，故後笑言啞啞。初陽得位，故吉。干注，以九居初，得震之正，首震之象也。始則囚于羑里，恐懼之象也。後則笑言啞啞，是文王以受方國，致福之象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虞翻曰：陽稱福。）〔疏〕（初陽爲乾稱福，四懼變而應初，故致福也。）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虞翻曰：得正，故有則也。）〔疏〕（初陽得正，應坎爲則，故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虞翻曰：厲，危也。乘剛，故厲。億，惜辭也。坤爲喪。三動離爲嬴蚌，故稱貝。在艮山下，故稱陵。震足乘初九，故躋于九陵。震爲逐，謂四已體復象，故喪貝勿逐。三動時離爲日，震數七，故七日得者也。）〔疏〕（說文：厲，旱石也。从厂，萬省聲。又曰：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又曰：危，在高而懼也。从厃，人在厓上，自卪止之也。厲與危皆从厂，有高厓恐懼之象，故云厲，危也。二自四來，故曰來。上无應而下乘剛，有危象焉，故震來厲。億與噫通，二變兌爲口，釋文億本亦作噫，故云惜辭也。坤喪于乙，故爲喪。三失位，當變體離。說卦：離爲蠃，爲蚌，爲龜。說文：貝，海介蟲也。離陽在外，故稱貝。未變爲離，惜其喪貝，故億喪貝。二體互艮爲山，二在艮山下，故稱陵。又震爲反生，反也。且三反下，故爲躋。震爲足，說卦文。二自四來乘初九，故躋于九陵。震足動，故爲逐。已下復，故喪貝勿逐也。三動時離爲日。震納庚，月七日見庚，故震數七。不逐自復，故七日得也。復七日說，義各有當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干寶曰：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應，而以乘剛爲危。此來厲，億喪貝也。貝，寶貨也，產乎東方，行乎大塗也。此以喩積之貝而以賂紂也。故曰億喪貝。貝，木物而方升于九陵，今雖喪之，猶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得者，七年之日也。故書曰：惟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疏〕（震本木象，當六二庚寅，寅爲木，故爲震之身也。二陰爲得位，五陰爲无應，下乘剛爲危。喩文王有聖德而囚羑里，故曰震來厲。億與噫通，故云歎辭也。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故云貝，寶貨也。震東方也。說文：貝，海介蟲。海在東方，故云產乎東方。震爲大塗。史記平準書：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震爲大塗爲路，故云行乎大塗也。尚書大傳：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大車之渠，獻于紂之廟，故曰億喪貝。貝，木物而升于九陵，雖喪必得，猶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故云猶外府也。不久必復，故曰勿逐七日得。以七日爲七年者，書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王受命惟七年。鄭注：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書文武皆有七年之得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虞翻曰：死而復生稱蘇。三死坤中，動出得正，震爲生，故蘇蘇。坎爲眚，三出得正，坎象不見，故无眚。春秋傳曰：晉殺秦諜，六日而蘇也。）〔疏〕（蘇，死而更生之稱，如孟子后來其蘇，以及戰國策物既死乃蘇，皆是義也。臨三互坤，坤喪于乙爲死魄，故三死坤中。三失位，動出得正，震東方寄生，故爲生。內體接外體，故曰蘇蘇。互坎爲眚，三出得正，坎象不見，故无眚。震爲行，變得正，故震行无眚。宣八年左傳：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引之以明死而復生之義也。陽在坤中，位失正不當，故死也。）

九四：震遂泥。（虞翻曰：坤土得雨爲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疏〕（臨四坤爲土，故云坤土。二之四互坎爲雨，故云得雨爲泥。四在坎二，故云位在坎中。震體不能省改，失正不變，將遂非而陷于坎中。漢書五行志李奇曰：遂泥者，泥溺于水，不能自拔，是其義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虞翻曰：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也。）〔疏〕（坎五象傳，虞注云：陽陷陰中，故未光也。震體屯象，屯四卽屯五，四又當之五，故與屯同義。屯象坎見，離伏，故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虞翻曰：往謂乘陽，來謂應陰，失位乘剛，故往來厲也。）〔疏〕（往謂在外，乘四陽也；來謂在內，應二陰也。五失正，又乘不正之陽，故往來皆危也。據二曰震來厲，當也；五曰往來厲，非當也。）

億无喪有事。（虞翻曰：坤爲喪也。事謂祭祀之事，出而體隨，王享于西山，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无喪有事也。）〔疏〕（坤喪于乙，故坤爲喪也。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事謂祭祀之事。五變爲陰，體隨，隨上爻辭曰：王用享于西山，故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四自臨二來，五變，坤毀隨成，故无喪有事。億，惜辭也。義同六二，无喪有事而復惜之者，惜其不定既濟也，故上取四五爲位焉。）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虞翻曰：乘剛山頂，故危行也。）〔疏〕（五乘四剛，四互艮爲山，五在山頂，危象也。危从厂，人在厂厓之上，故解危義爲行，故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虞翻曰：動出得正，故无喪。）〔疏〕（五動

（陽出成離，離中得正，陽爲大，故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虞翻曰：上謂四也，欲之三隔坎，故宜索索，三已動應在離，故矍矍者也。）〔疏〕（上謂四也者，上應三，隔于四坎，坎爲險，故震索索。鄭氏云：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謂四不正，故足索索也。三失正，動成離爲目，上與三應，故矍矍。鄭氏云：矍矍目不正。三本不正，變成離目，故視矍矍也。）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虞翻曰：上得位，震爲征，故征凶。四變時坤爲躬，鄰謂五也。四上之五，震東兌西，故稱鄰，之五得正，故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謂三已變，上應三，震爲言，故婚媾有言。）〔疏〕（上陰得位，居震之極，不宜妄動，震動爲征，征謂四也。上之四，由四變體坤，坤形爲躬，謂上也。五比上，故鄰謂五也。四體震位東，五出成隨，體兌位西，東西故稱鄰。四之五易位得正，故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謂已不動而五動，故无咎。上與三本爲婚媾，三陰相疑，必三變上乃應之。震善鳴爲言，又三動互兌，兌女爲媾，兌口舌爲言，故婚媾有言，謂婚媾約之言，通故陰陽相應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虞翻曰：四未之五，故中未得也。）〔疏〕（四之五則中得正，四未之五，故中未得，謂中未得正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虞翻曰：謂五正位，已乘之逆，畏鄰戒也。）〔疏〕（四之五得正位，上以陰乘陽爲逆，畏鄰戒，故雖凶无咎。）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崔憬曰：震極則征凶，婚媾有言，當須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動止之矣。）〔疏〕（震上六曰：征凶，動極當止，征則有凶，上與三爲婚媾，三體震爲言，互艮爲止，故婚媾有言，當須止之。震終故動，故言不可以終動，而受之艮以止之也。）

䷳（艮下艮上）艮其背，（鄭玄曰：艮爲山，山立峙各于其所，无相順之時，猶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與通，故謂之艮也。）〔疏〕（艮爲山，說卦文。山之立峙，各止其所，彼此无相順之時。陽君象也，一陽在上，猶君在上。陰臣象也，二陰在下，猶臣在下。君主恩，臣主敬，各當其道而不相通，故謂之艮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虞翻曰：觀五之三也，艮爲多節，故稱背。觀坤爲身，觀五之三，折坤爲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見，故不獲其身。震爲行人，艮爲庭，坎爲隱伏，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三得正，故无咎。案：艮爲門闕，今純艮，重其門闕，兩門之閒，庭中之象也。）〔疏〕（虞注：從二陽四陰之例，艮自觀來，故云觀五之三也。艮爲多節，說卦文。背脊骨多節，脊名背稱也，故稱背。觀坤爲形爲身，觀五之三，折坤爲身爲背，故艮其身背；坤象不見，故不獲其身。震爲行，震生爲人，三互震，故爲行人。艮門闕爲庭，互坎爲隱伏，互震，故行其庭，互坎，故不見其人。六爻敵應，宜有咎，五之三得正，故无咎也。案：艮爲門闕，說卦文。純艮重門，門內爲庭，故兩門之閒，庭中之象也。）

彖曰：艮，止也。（虞翻曰：位窮于上，故止也。）〔疏〕（陽窮于上，无所復之，故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虞翻曰：時止謂上陽窮止，故止；時行謂三體處震爲行也。）〔疏〕（艮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時止者，謂一陽窮于上，故曰時止也。時行者，三體互震爲行，故曰時行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虞翻曰：動謂三，靜謂上，艮止則止，震行則行，故不失時。五動成離，故其道光明。）〔疏〕（自觀五之三，故動謂三。上不動，故靜謂上也。艮陽止于上，時止則止；震陽動于下，時行則行，故動靜不失其時。五動時行也，動成離爲日爲火，故其道光明也。）艮其止，止其所也。（虞翻曰：謂兩象各止其所。）〔疏〕（內外俱艮，各止其所而不遷。王氏云：易背曰止，以明背卽止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虞翻曰：艮其背，背也。兩象相背，故不相與也。）〔疏〕（艮其背者，謂兩象各止其所，相違背也。上下陰陽敵應，是爲兩象相背，故不相與，則釋艮其背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案：其義已見彖辭也。）〔疏〕（其義已詳釋辭，不再釋。）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疏〕（兩山相對，故曰兼山。止其如山，故曰艮。艮三爻成男，自乾來也。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艮三卽乾三，故君子謂三也。三爲君子之位，互震爲出，互坎爲隱伏，又坎心爲思，坎思震動于中，艮陽限止于外，故以思不出其位，艮陽小爲愼，不出卽中庸所謂愼思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虞翻曰：震爲趾，故艮其趾矣。失位，變得正，故无咎，永貞也。）〔疏〕（趾在震下，震足爲趾，又爻例，初爲趾，在艮之初，故艮其趾矣。初失位，宜有咎，變得正，故无咎。觀坤爲永，故利永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虞翻曰：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疏〕（貞者正也。初不正，動而得正，未失乎正，故利永貞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虞翻曰：巽爲股，艮小爲腓。拯，取也。隨謂下二陰，艮爲止，震爲動，故不拯其隨。坎爲心，故其心不快。）〔疏〕（二變互巽，巽爲股，故爲股。艮陽小，故爲腓，又爻例二亦爲腓，如咸二成其腓是也。艮爲手，故拯訓取也。卦伏兌互巽，有隨象。隨謂下二陰者，初及二也。艮止爲不拯，震動爲隨，初二隨三，不能自止，三坎互爲心，故不拯其隨，則心不快。坎爲心病，故不快也。言初者，五正初乃正，故初皆永貞，與萃四元永貞同義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違聽也。（虞翻曰：坎爲耳，故未違聽也。）〔疏〕（三坎爲耳，故爲聽，隨與聽隨心者也，故未違聽也。）

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閽心。（虞翻曰：限，要帶處也。坎爲要，五來之三，故艮其限。夤，脊肉，艮爲背，坎爲脊，艮爲手，以手起艮止，故裂其夤。坎爲心，厲，危也。艮爲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爲勳，讀作動，皆非也。）〔疏〕（限在三，三當兩象之中，限當一身之中，故云要帶處也。互坎爲水，腎象也。內經曰：腰者腎之府，故坎爲要。說文曰：腰，身中也。觀五來之三，三當身中爲限，馬氏云：限，要也，故艮其限。夤，鄭本作臏，馬氏以爲夾脊肉，是也。艮有背象，坎陽在中，夾脊爲脊，故爲夤。說文：列，分解也。裂或列，艮爲手，說卦文。說起也，艮止也，以手動而止之，有分解之象，故曰裂其夤。艮爲閽寺，故爲閽。說文：閽，守門之隸者也，故云守門人也。互坎爲盜，艮爲門闕，互震爲動，以坎盜動艮門，坎爲心，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字者，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如淳注：胡公曰：勳之言閽也。光祿主公門，是古閽勳假借字，熏勳又通也。虞不取馬荀說，故非之。愚案：坎水陷，無炳灼之象，然坎爲心，坎下伏離爲火，以水加火，是熏灼其心之象也。荀讀作動者，互震爲動，動心爲操心至危，故厲也。二說皆可存。）

象曰：艮其限，危閽心也。（虞翻曰：坎爲心，坎盜動門，故危閽心也。）〔疏〕（三坎爲心，又象坎盜動艮門，故危閽心也。愚案：在艮之象，坎爲腎又陷，故中危，亦其義，卽孟子所謂其操心也危，是也。又坎心伏離火，故有熏心之象。）

六四，艮其身，无咎。（虞翻曰：身，腹也。觀坤爲身，故艮其身。得位承五，故无咎。或謂妊身也。五動則四體離婦，離爲大腹，孕之象也，故艮其身，得正承五，而受陽施，故无咎。詩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也。）〔疏〕（說文：腹，厚也。一曰身中，故云身腹也。觀坤爲腹，故爲身。身在艮，故艮其身。无應宜咎，六得正位承五，伏陽，故无咎。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艮其身者，守身之謂也，守身故无咎也。說文：妊，孕也，故謂妊身也。五失位，動則四體成離，離中女爲婦，離爲大腹，說卦文，婦有大腹，懷孕之象也，故曰艮其身，得正承五，五伏乾陽，陽施四，受陽施，故无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明文，毛傳云：身，重也。鄭箋云：重謂懷孕也。兩艮相重，有兩身象，故謂身爲任，而引詩辭以明其義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虞翻曰：艮爲止，五動乘四，則妊身，故止諸躬也。）〔疏〕（艮，止也，故爲止。五動乘四成離，爲大腹，又兩艮爲身，爲妊，故曰止諸躬，五陽動而四有身，言孕在四之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孚，悔亡。（虞翻曰：輔，面頰骨，上頰車者也。三至上體頤象，艮爲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謂輔車相依。震爲言，五失位，悔也，動得正，故言有孚，悔亡也。）〔疏〕（說文：輔，人頰骨也，故云輔面頰骨，上頰車者也。三至上體頤象，故曰輔。坎爲車，四互坎，五體艮，艮止在坎車之上，故艮其輔。輔車相依，左傳文。杜注：輔，頰輔；車，牙車。輔車相依，卽艮其輔之義也。虞翻云：五失位，宜有悔也，動而得正，居在二五稱孚，故言有孚，悔亡也。諸本孚作序，虞義作孚，以孚序字形相近而誤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虞翻曰：五動之中，故以中正也。）〔疏〕（以中與上躬下終叶之，象辭當作正中，謂動之中，當作之正，五本在中，動而之正，故以正中也。）

上九，敦艮，吉。（虞翻曰：无應靜止，下據二陰，故敦艮吉也。）〔疏〕（三敵陽，无應，故靜止不動，下據坤陰，有厚象。鄭注樂記云：敦，厚也，故敦艮吉，與敦臨同義。愚案：釋山：丘一成爲敦。郭注：成猶重也。疏云：丘山頂有一丘相積累者，上是艮之頂，故曰敦。艮中庸敦厚以崇禮，敦有厚義，崇有山象，山止于上，厚則愈崇。詩天保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故敦艮吉也。又上與三皆爲艮主，三不當止而止，雖得位亦厲。上時止則止，雖失位亦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虞翻曰：坤爲厚，陽上據坤，故以厚終也。）〔疏〕（坤厚載物，故坤爲厚，上爲終，艮爲成終，坤又代終，故在上，）

[illegible]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illegible]〔疏〕[illegible]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illegible]〔疏〕[illegible]進得位。往有功也。[illegible]〔疏〕[illegible]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illegible]〔疏〕[illegible]止而巽。動不窮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illegible]〔疏〕[illegible]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illegible]〔疏〕[illegible]

[illegible]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九三。鴻漸于陸。[illegible]〔疏〕[illegible]夫征不復。[illegible]〔疏〕[illegible]婦孕不育。凶。[illegible]〔疏〕[illegible]利用禦寇。[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illegible]〔疏〕[illegible]婦孕不育。失其道也。[illegible]〔疏〕[illegible]利用禦寇。順相保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illegible]〔疏〕[illegible]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剛漸取女歸之義，故又皆稱焉。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虞翻曰：陵，丘。婦謂四也。三動受上時，而四體半艮山，故稱陵。婦謂離爲孕，坎爲歲，三動離壞，故婦三歲不孕。〔疏〕釋丘：墳高陵丘。又如陵陵丘，故云陵丘。巽長女稱婦，離中女亦稱婦，故婦謂四也。初已變，三動受上成震，時四體半在艮山。揚子曰：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故山半稱陵也。巽婦互離大腹爲孕，盈始在孟，故坎爲歲。三動離壞不見，故婦三歲不孕。自三至上三爻，故稱三歲。上三易位，則婦孕矣。終莫之勝，吉。虞翻曰：莫，无；勝，陵也。得正居中，故莫之勝，吉。上終變之三，成既濟定，坎爲心，故象曰得所願也。〔疏〕詩殷其靁莫敢或遑，鄭箋無敢或閒暇時，以文无遑義，故云莫，无也。賁九三象曰終莫之陵，此云終莫之勝，陵猶勝也，故云勝，陵也。終謂上也。上以陰陽相應，五得正居中，故莫之勝吉。初上易位成既濟定，此云上之三，蓋初三已變，故上變之三成既濟定也。上變五坎爲心，坎心爲思，釋詁願思也，故曰得所願也。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虞翻曰：上之三既濟定，故得所願也。〔疏〕初三變，上三易位，六爻皆正，成既濟定，故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虞翻曰：陸謂三也。三坎爲平，變而成坤，故稱陸也。〔疏〕上與三應，三有陸，故陸謂三也。三坎水爲平，變成坤土，故稱陸也。其羽可用爲儀，吉。虞翻曰：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彖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爲鳥，故其羽可用爲儀，吉。三動失位，坤爲亂，乾四止坤，象曰不可亂，彖曰進以正邦，爲此爻發也。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疏〕謂三變受者，變而受上爲位也。初已變，故成既濟，與家人彖辭上，疑成既濟同義。上之三陰得正位，體離爲鳥，故曰其羽可用爲儀，變得正，故吉也。三動失位成坤爲亂，乾四謂三也，上來即三，出故云乾四，止當爲正，乾正坤亂，故象曰不可亂，彖曰進以正邦，以三變受上，故云爲此爻發也。三已得位，又變陰受上，爲位不當，變而變，故云權也。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論語子罕文。繫下曰：巽以行權。漸家人皆體巽，故權變无怪也。春秋隱五年，初獻六羽，何休注：羽，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其羽可用爲儀者，謂羽舞也。巽爲舞，威儀也。左傳：羽舞行八風。巽爲風，故爲舞羽，舞文舞也。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巽位東南，故爲文舞，儀容也。保氏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是也。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虞翻曰：坤爲亂，上來正坤，六爻得位，成既濟定，故不可亂也。干寶曰：處漸高位，斷漸之進，順艮之言，履巽之全，體坎之通，據離之耀，婦德既終，母教又明，有德而可受，有儀而可象，故曰其羽可以爲儀，不可亂也。〔疏〕虞注：三變坤陰爲亂，受上易位得正，故上來正坤，六爻皆正成既濟定，故曰不可亂也。干注：在上爲處漸高位，漸已進極，故斷漸之進。上體三艮，艮曰言有序，故云順艮之言。巽至上始全，故履巽之全。坎爲通，上體三，故體坎之通。上據五，五體離，離火有輝，故據離之耀。女歸在上，故婦德既終。長女互離，故母教又明。上九以陽剛之德，處艮巽之極，故有德而可受。巽爲進退，容止可觀，故有儀而可象。蔡邕謂舞有俯仰進退行綴長短之制，羽舞以象德容，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巽德之制，故不可亂也。

序卦曰：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崔憬曰：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六二比三，女漸歸夫之象也，故云進必有所歸也。〔疏〕卦有三陰，初不得正，四不得中，六二得中得正，是女謂六二。陽唯三五得正，五遠于二，體正離非漸進，故二以三爲夫，而言六二比三，女漸歸夫之象也。進必有歸，歸妹所以次漸也。

䷵兌下震上　歸妹。虞翻曰：歸，嫁也。兌爲妹，泰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以嫁娶也。〔疏〕穀梁傳：婦人謂嫁曰歸，故云歸嫁也。又自外亦曰歸也。震爲兄，兌少女，故爲妹也。三陽三陰之卦，自泰來，故云泰三之四。謂乾坤相交，陽往而陰來也。儀禮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陽往陰來，有昏嫁之象。坎爲月，離爲日，有夫婦之義。震兄嫁妹，坎夫離婦，故云俱歸妹象也。陰陽之義配日月，繫下文。天地交而萬物通，泰彖傳文，陰陽日月，義配夫婦，唯交而後通，故有嫁娶之象也。征凶，虞翻曰：謂四也。震爲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也。〔疏〕震在四，故謂四也。震足爲征。泰三本五爲得正，上之四陽不當位，故征凶。无攸利。虞翻曰：謂三也。四之三失正，无應，以柔乘剛，故无攸利也。〔疏〕三四易位，故謂三也。泰四之三，柔失正位，又无正應，三柔乘二不正之剛，故无攸利。欲上易位成未濟，男之窮也，故卦无吉辭。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虞翻曰：乾天坤地，三之四天地交，以離日

坎月戰陰陽，陰陽之義配日月，則萬物興，故天地之大義。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北，震爲玄黃天地之雜，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備四時正卦，故天地之大義也。〔疏〕泰內乾天外坤地，三四易位，是天地交也。互離日坎月，會于壬癸，故戰陰陽也。坤陰乾陽，其義配乎日月。郊特牲：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故曰天地之大義也。乾納甲壬，故主壬；坤納乙癸，故主癸。壬癸水位北方，日月合朔于壬，故日月會北。坤文言：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說卦曰：震爲玄黃，震乾坤會而生，故云震爲玄黃，天地之雜也。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四正方伯之卦，六十四卦唯歸妹備四時正卦之象，故曰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虞翻曰：乾三之坤四，震爲興，天地以離坎交陰陽，故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矣。王肅曰：男女交而後人民蕃，天地交然後萬物興，故歸妹以及天地交之義也。〔疏〕虞注：泰乾三之坤四成震，釋言：興，起也。雜卦：震起也，故震爲興。乾陽交坤爲坎，坤陰交乾爲離，萬物出乎震，乾初交坤爲震，故天地交則萬物興，起不交則不興也。王注：男女交而後人民蕃，所謂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天地交然後萬物興，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也。舉歸妹男女交之義，因及天地交之義也。歸妹，人之終始也。虞翻曰：人始生乾而終于坤，故人之終始。雜卦曰：歸妹女之終，謂陰終坤癸，則乾始震庚也。干寶曰：歸妹者，衰落之女也。父既沒矣，兄主其禮，子續父業，人道所以相終始也。〔疏〕虞注：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故云人始生乾。坤文言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故云而終于坤。乾始坤終，故曰人之終始。雜卦但曰歸妹女之終，而此言人之終始，坤納癸，二十九日月滅于癸，爲死魄，故云陰終坤癸。震納庚，月三日魄生于庚，乾陽初動，故云乾始震庚，戰坤終即知乾始，故合終始言之也。干注：兌爲少女，其父已老，故歸妹者，衰落之女也。泰乾已毀，故云父既沒矣。震象已成，故云兄主其禮。兌妹也，嫁歸妹者也，以震子繼乾父之業，乾終震始，故云人道所以相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虞翻曰：說，兌；動，震也。謂震嫁兌，所歸必妹也。〔疏〕說謂兌也，動謂震也，女說而動，嫁象也。以震兄嫁兌女，故知所歸必妹也。征凶，位不當也。崔憬曰：中四爻皆失位，以象歸妹非正嫡，故征凶也。〔疏〕中四爻皆失陰陽正位。莊十九年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兌非其女，取象歸妹妾媵而已，非正嫡也，故征凶。无攸利，柔乘剛也。王肅曰：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逆也，故无所利矣。〔疏〕以柔居四，承乘皆不正之剛，故征則承凶，處則乘逆，无所利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干寶曰：雷薄于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也，君子象之，故不敢恃當今之盛，而慮將來之禍也。〔疏〕陽功既成，畢歸于澤，退保堅固，雷出震陽，雷入成陰，故曰歸妹。歸妹內卦兌，兌在八月，外卦震，震在九月，雷已收聲，故云雷薄于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也。咸安也，當今之盛謂九月歸妹之時也。將來之禍謂十一月未濟大雪時也，天地不通，閉塞成冬，故有禍，君子象之，故雖目前可安，即慮將來之禍也。君子以永終知敝。虞翻曰：君子謂乾也，坤爲永，終爲敝，乾爲知，三之四爲永終，四之三兌爲毀折，故以永終知敝。崔憬曰：歸妹人之始終也，始則征凶，終則无攸利，故君子以永終知敝爲戒者也。〔疏〕虞注：乾爲君子，故君子謂乾也。坤用六，永貞，又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坤爲永，終，終故爲敝。乾知大始，故爲知。乾三之四，故爲永終。四之三成兌爲毀折，說文：敝，一曰敗衣也。毀折亦敗象也。三四易位，爻皆失正，故以永終知敝。泰否將否，故君子不失其時焉。崔注：歸妹有終始之義，中爻不正，故始則征凶，終則无攸利。凶无攸利，敝象也。雜卦曰：歸妹女之終也。二五不正，于女終歸妹之時，即當知其敝之所在，故君子以是爲戒焉。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虞翻曰：震爲兄，故嫁妹謂三也。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娣。履，禮也。初九應變成坎，坎爲曳，故跛而履。應在震爲征，初爲娣，變爲陰，故征吉也。〔疏〕四在震爲兄，故嫁妹謂三。三四震妹也，初在三下，亦震妹，故動而應四稱娣也。春秋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嫁者一娣一姪，媵者皆一娣一姪，娣亦媵妹，故初稱娣也。四至初有履象，故云履禮也。序卦：履者禮也。履之大，娣從嫡禮也。四未反正，故初應變，應四成坎，坎爲曳，說卦文。曳故跛，跛而履而視，皆作能，說見乾卦，履在跛足，故爲跛，初爲三娣，變而成陰，應四，故征吉也。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而履，吉相承也。虞翻曰：陽得正，故以恆。恆動初承二，故吉相承也。〔疏〕初陽爲三娣，正以得位，不取其變，故以恆也。初既得正，又動承二，二未變，初動承之，二變正，初亦正，故相承也。愚案：初之四成恆，恆初三易位成歸妹，恆震爲長，女爲嫡，兌少女爲娣，初所恆位，故以恆也。九二，眇而視，利幽人之貞。虞翻曰：視，離五也。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而視。幽人謂二，初動二在坎中，故稱幽人，變得正，震喜兌說，故利幽人之貞，與履二同義也。〔疏〕

（二五雖且爲觀。與五應。故觀應五也。外震內兌。二下正。離目互坎不正。爻亦不正。既交。一目小也。故曰眇能視。幽人謂二以下。說見履二。變得正者。二宜與五易位。卦主在四。四正然後初正。二乃得上之五。爻序當如此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虞翻曰。常。恆也。乘初未之五。故未變常矣。〔疏〕說文。恆。常也。玉篇。常。恆也。九家說卦。兌爲常。二體兌。故稱常。謂得正也。初已變。二乘初爲坎。故爲幽人。之五正位。則爲常。未之五。故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曰。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娣謂初也。震爲反。反馬歸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兌進在四。見初進之初。在兌後。故反歸以娣。〔疏〕需彖傳曰。需。須也。故云須。需也。須與須同。釋詁。須。待也。是即需之義也。初至五體需象。故以須。卦象震兌。歸妹則卦有婦无夫。坎離不爲夫婦者。失正故也。故須四反三。三進四。則二五易位。坎在兌三。離在震四。日東月西。夫婦道著。六五月幾望是也。故三曰歸妹以須。初九歸妹以娣。故娣謂初也。震于稼爲反生。故爲反。春秋宣公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冬來反馬也。震爲馬。四反不可仍象震見。故象反馬。而曰反馬歸也。三陰失位。四反于三。乃得正。征兌三。進在四。兌爲見。四反正。初六變正。與兌四爲歷。故象四娣妹而進其姊也。禮。嫁女同姓媵之。故初姊變歷震見。及見于君。必夫人進之。故初又正。離兌而在兌後。故反歸以娣也。）

象曰、歸妹以須、位未當也。（虞翻曰。三未變之陽。故位未當。〔疏〕須四反三。三之四。乃得正位。三未變陽。故位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虞翻曰。愆。過也。謂二變三動之正。體大過象。坎月離日。爲期。三變日月不見。故愆期。坎爲曳。震爲行。行曳。故遲也。歸謂反三。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疏〕愆。過也。說文文。二已變正。三復動之正。體大過象。卦互坎月離日。漢書律曆志。以月法日。法定三辰之會。說文。期。會也。故云日月爲期。三不待四而自變。日月不見。則愆期。故三須四而遲歸也。坎曳震行。故遲。在兌爲嫁。在震爲反。故歸謂反三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皆備。三四正位。二五升降。坎離時正。故歸有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虞翻曰。待男行矣。〔疏〕坎心爲志。故云愆期之志。須。待也。四爲卦主。故象兩言待。三離待四。坎陽坎中男。震爲行。故待男行矣。雜卦傳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漸反歸妹。與反變互坎在四。故待男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虞翻曰。三四已正。震爲帝。坤爲乙。故曰帝乙。泰乾爲良。爲君。乾在下。爲小君。則妹也。袂。口袂之飾也。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謂三失位无應。娣袂謂二。得中應五。三動成乾爲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貴。故象曰以貴行也矣。〔疏〕三四反正。三互震。帝出乎震。爲帝。四體坤。坤納乙。爲乙。故曰帝乙。詳見泰五。乾爲良。乾爲君。說卦文。乾在下爲小君則妹也者。謂三爲震之妹。居乾位爲小君。作衣之兌爲口。說卦文。乾爲衣。九家說卦文。袂曰衣飾。故爲袂。君袂謂三。陰在三失位。陰在上无應。二在兌亦三娣也。故娣袂謂二。雖失位然得中。上正應五。三變正成乾。乾善爲良。故君袂不如娣袂良也。故象曰以貴行也。案。三四已正。帝乙歸妹。妹歸在四。初正。乾衣兌口爲袂。泰女主五爲小君。失位无實。娣謂二。在乾中。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謂二當升五。貴行也。）月幾望、吉。（虞翻曰。幾。其也。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曰幾望。二之五。四復三。得正。故吉也。與小畜中孚月幾望同義也。〔疏〕此以三四得正。三居兌。四居震。爲幾望。非以九坎二離爲望。幾其古字通。鄭云近也。與小畜上中孚四同義。九二變之五。四反于三。成既濟。故吉。案。內體兌。來自泰乾。月自兌丁至乾甲。故曰幾望。與小畜同義。）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虞翻曰。三四復正。乾爲良。〔疏〕三四反正。內成泰乾。乾善爲良。故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虞翻曰。三四已復。二之五。成既濟。五貴。故以貴行也。〔疏〕三四已復。二五易位。成既濟定。五在上中。其位貴。互震爲行。故曰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虞翻曰。女謂應三。兌也。自下受上稱承。震爲筐。以陰應陰。三四復位。坤爲虛。故无實。象曰承虛筐也。〔疏〕上與三應。故女謂應三兌也。三受上稱承。筐盛物竹器也。震爲竹。坤爲方。巽有坤體。竹器而方者筐也。故爲筐。三以陰應陰。三四反正。上成坤。坤爲虛。故曰承筐无實。象曰承虛筐是已。）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虞翻曰。刲。刺也。震爲士。兌爲羊。離爲刀。故士刲羊。三四復位成泰。坎象不見。故无血。三柔承剛。故无攸利也。〔疏〕說文。刲。刺也。史記封禪書。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注。刺。劉也。故云刲。刺也。乾鑿度曰。初爲元士。乾初爲震。故震爲士。初四反三爲士。以應上也。兌爲羊。說卦文。離爲戈兵。爲刀。兌金爲刑殺。故曰士刲羊。三四復位。反泰坎象

毀壞。坎爲血。卦旣无血。三又以柔承坎剛。不能應上。故无攸利也。愚案。卦辭无攸利者。謂三乘二剛也。爻辭无攸利者。謂三承四剛也。乘承皆不正之剛。故无攸利。往皆凶。三无應辭也。又案。女之適人。實筐以贄于舅姑。士之娶女。刲羊以告于祠廟。筐无實。羊无血。約婚不終者也。曰女曰士。未成夫婦之辭。先女後士。咎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彖辭同。僖十五年左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上變震成離。杜注云。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无攸利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虞翻曰。泰坤爲虛。故承虛筐也。〔疏〕反泰坤陰爲虛。故承虛筐。二之五。則坤實成既濟定也。）

周易集解纂疏卷七

下經豐傳第七

序卦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崔憬曰。歸妹者。姪娣媵。國三人。凡九女。爲大援。故言得其所歸者必大也。〔疏〕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故歸妹者姪娣媵。每國三人。凡九女。爲大援也。九者陽數。陽爲大。故得其所歸者必大。豐者大也。豐所以次歸妹也。案。與人同者物必歸焉。人歸己也。物得其所歸者必大。已歸人也。二者皆足以致豐大之象。故大有次同人。豐次歸妹也。）

䷶（離下震上）豐、亨。（虞翻曰。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四于坎獄中而成豐。故君子以折獄致刑。陰陽交。故通。噬嗑所謂利用獄者。此卦之謂也。〔疏〕此不用三陰三陽泰二之四例者。以豐折獄致刑。自噬嗑利用獄來也。噬嗑利用獄。虞彼注云。上之三。離四成豐。折獄致刑。故此云三從噬嗑上來之三。噬嗑四不正。在坎獄中。上來折之而成豐。故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此消息卦變例也。三上易位。是陰陽交。交故通。通故亨。噬嗑云。亨利用獄。即此卦上之三。離四成豐之謂也。）

王假之。（虞翻曰。乾爲王。假。至也。謂四宜上至五。動之正成乾。故王假之。尚大也。〔疏〕乾爲君。故爲王。假。至也。釋詁文。四上至五。動正成乾。乾爲王。故曰王假之。尚與上通。故象曰尚大也。）勿憂、宜日中。（虞翻曰。五動之正。則四變成離。離日中。當五在坎中。坎爲憂。故勿憂。宜日中。體兩離象。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干寶曰。豐。坎宮陰。世在五。以其宜中而憂其昃也。坎爲夜。離爲晝。以離變坎。至于天位。日之中象也。殷水德。坎象晝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而心小。既居天位。而戒懼不怠。勿憂者。勸勉之言也。猶詩曰。上帝臨女。无貳爾心。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疏〕虞注。五四失位。五動得正。則四變成離。五互離。故曰離日中。爲當五也。又離南方午位。故曰日中。昭五年左傳。天有十日。故有十時。而以日

（中當王。此王之所以宜日中也。五在兩坎之中。又豐本坎宮五世卦。坎加憂爲憂。所以勿憂者。以離日當五也。體互兩離象。故彖曰宜照天下也。日中以下。象辭。文案勿故明消息。　干注。　豐坎宮陰卦五變。故世在五也。至五世將游魂。五上中。故以其宜中而憂其昃也。坎月爲夜子也。離日爲晝午也。坎陽在五爲天位。以離變坎。五位互離。故云至于天位日中之象也。殷以水德王。坎爲水。故坎象也。豈當作紂。二收而離日居之。武王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謂豐亨。心小。謂坎憂。故旣居天位而戒懼不寧也。憂者聖人之小心。勿憂者占人之勤勉也。上帝臨女。勿貳爾心。詩大明文。言偶有應天順人之德。宜居九五王位。故曰宜日中也。）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崔憬曰。離下震上。明以動之。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矣。〔疏〕離在下爲明。震在上爲動。明以動之象也。離明則見萬物之微。震動則成天下之務。豐所以能大也。案。四陽失位。動則五成離爲明。陽爲大。陽動故王假是以大也。）王假之。尚大也。（姚信曰。四體震。王假大也。四上之五。得其盛位。謂之大。〔疏〕四體震。帝出乎震。故爲王。假大也。釋詁文。四不正。之五得正。五爲王位。故得其盛位。謂之大。案。尚上也。大陽也。五本尊位。四陽上之。故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九家易曰。震動而上。故勿憂也。日者君。中者五。君宜居五也。謂陰處五。日中之位。當傾昃也。〔疏〕四失位。當憂。動而上五。故勿憂也。日者君象。中者五位。謂離日當居五位。今陰處五。又當日中之位。宜有傾昃之憂。若四陽升五。得位得中。故勿憂宜日中也。）宜照天下也。（虞翻曰。五動成乾。乾爲天。四動成兩離。離明麗正。故宜照天下。謂化成天下也。〔疏〕五陽自動成乾。乾爲天。四動成兩離。離爲日。即離彖重明以麗乎正也。宜照天下。即離彖化成天下也。六爻皆正。成旣濟定。故化成天下也。）日中則昃。（荀爽曰。豐者至盛。故日中。下居四。日昃之象也。〔疏〕豐者至盛之象。故曰日中。離下居四。故曰日昃也。案。四五正應離。故爲日中。上變成家人。離變巽。巽入也。日入故昃也。）月盈則食。（虞翻曰。月之行。生震見兌。盈于乾甲。五動成乾。故月盈。四變體噬嗑食。故則食。此豐其屋蔀其家也。〔疏〕坎爲月。月之行。三日生于震庚。七日見于兌丁。十五日盈于乾甲。五動成乾。故月盈也。上巳變四。復變體噬嗑。噬嗑食象。故食。唐傅仁均三大三小。曆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故月盈乾甲則食。上變成家人。故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虞翻曰。五息成乾爲盈。四消入坤爲虛。故天地盈虛也。豐之旣濟。四時象具。乾爲神人。坤爲鬼。鬼神與人。亦隨時消息。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時消息。〔疏〕陽息五成乾。乾爲甲。爲盈。陰消四入坤。坤陰爲虛。故曰天地盈虛也。震春兌秋。旣濟坎冬離夏。故豐之旣濟。四時象具。陽之信爲神。得陽以生爲人。故乾爲神人。陰之歸爲鬼。故坤爲鬼。人兼三乾也。上之三爲神鬼。謂上坤變之巽。皆與時消息者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繫下文。義詳彼注。史記曆書。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集解注。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故以乾盈坤虛爲消息。與時消息。謂十二月消息也。）象曰。雷電皆至豐。（荀爽曰。豐者。陰據不正。奪陽之位而行以豐。故折獄致刑以討除之也。〔疏〕雷電陽盛之大。故皆至爲豐。五爲豐主。以陰據不正。奪陽之位。而爲行。故行以豐。折獄致刑。所以討除不正之陰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虞翻曰。君子謂三。噬嗑四失正。繫在坎獄中。故上之三折四入大過死象。故以折獄致刑。兌折爲刑。賁三得正。故无敢折獄也。〔疏〕君子謂三陽也。卦自噬嗑來。四失正。互坎。繫在坎獄中。上來之三。自二至四體大過。是折四入大過棺椁死象。故以折獄致刑。兌爲毀折。又秋金殺象。故爲刑。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賁三得正。故无敢折獄。二卦皆中互坎獄。一得正。一不得正。豐則三四皆陽。兌成坎毀。以兌刑折坎獄。故以折獄致刑也。）

初九。遇其妃主。（虞翻曰。妃嬪謂四也。四失位在震爲主。五動體姤遇。故遇其妃主也。〔疏〕鄭注。嘉耦曰妃。初應四。故妃嬪謂四也。以九居四。爲失位。震長子主器。故在震爲主。五動爲陽。四不變。二至五體姤。姤者遇也。以初遇四。故遇其妃主也。）雖旬无咎。往有尚。（虞翻曰。謂四失位。變成坤應初。坤數十。四上之五成離。離爲日。〔疏〕四失位。當變成坤。下應初陽。坤癸數十。變則上之五成離日。說文。十日爲旬。坤數十。離爲日。故稱旬。荀本旬作均。地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鄭注。旬均也。以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是坤亦爲旬也。先書假遇其妃主。是四先動。以初爲夷主。嫌不免咎。故曰雖旬无咎。案。遇者不期而會。四變坤爲十日。十數之窮也。四變應初。初往遇之。故雖窮无咎。自內曰往。无咎故往有尚也。又鄭氏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義亦可通。愚案。震納庚。離納己。自庚至己。適得十日。故稱旬。）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虞翻曰。體大過。故過旬災。四上之五。坎爲災也。〔疏〕二至四體大過。大過死象。故過旬災也。四上之五成

坎。坎多眚爲災。四不應初。則坎爲災矣。案。自離初己至震四庚。過庚復己。爲離之四。當有焚如之災。故曰過旬災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虞翻曰。日蔽雲中稱蔀。蔀小。謂四也。二利四之五。故豐其蔀。噬嗑離爲見。象在上爲日中。艮爲斗。斗七星也。噬嗑艮爲星。爲止。坎爲北中。巽爲高舞。星止于中而舞者。北斗之象也。離上之三。隱坎雲下。故日中見斗。四往之五。得正成坎。坎爲疑疾。故往得疑疾也。〔疏〕噬嗑離爲日。故日蔽雲中稱蔀。馬氏云。蔀小也。鄭氏云。蔀小席。薛氏亦同。上爻虞注云。豐大蔀小。在五則大。爲豐。在四則小。爲蔀。故蔀謂四也。二利四之五。已得正應。豐其蔀者。欲去四之蔽也。卦自噬嗑來。噬嗑體離。相見乎離。故爲見。噬嗑離在上體。故爲日中。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斗建四時。故艮爲斗。又說卦艮爲狗。大戴禮易本命斗主狗。故曰艮爲斗也。春秋運斗樞。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居陰播陽。故稱北斗。合魁與杓。故斗七星也。噬嗑互艮爲石。僖十六年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在地爲石。在天爲星。故艮爲星。艮又爲止。坎正北方之卦也。故爲北中。巽爲高。說卦文。又行八風。故爲舞。星止于天中。應八風而舞者。北斗之象也。噬嗑上之三。是離日隱于坎雲之下。故日中見斗。四噬嗑互艮。離日隱而艮星見。故見斗。謂四也。豐四往之五。得正成坎。坎心爲疑。坎病爲疾。故爲疑疾。日中无見斗之理。故曰往得疑疾也。）有孚發若吉。（虞翻曰。坎爲孚。四發之五成坎。孚動而得位。故有孚發若吉也。〔疏〕坎有孚。故爲孚。說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虞彼注。謂發爲動。四體震。震動也。故動之五成坎爲孚。又五陽自動。亦成坎。五動得正。故有孚發若吉也。君奭與孔傳謂若爲順。謂二應五。順之也。）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虞翻曰。四發之五。坎爲志也。九家易曰。信著于五。然後乃可發其順志。〔疏〕虞注。四動之五成坎。坎心爲志。又坎孚爲志。故信以發志也。九家注。四動成坎。故信著于五。坎爲志。信著故可發其順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虞翻曰。日在雲下稱沛。沛不明也。沫小星也。噬嗑離爲日。艮爲沫。故日中見沫。上之三。日入坎雲下。故見沫也。九家易曰。大暗謂之沛。沫斗杓後小星也。〔疏〕虞注。孟子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日在雲下亦稱沛。謂四也。雨雲蔽日。故沛不明也。沫他本多作昧。子夏傳。薛云。星之小者。馬氏云。昧輔星也。鼂氏曰。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大微北。北斗第六星旁。陸希聲云。沫者斗杓間斗之輔星。斗以象大臣。輔以象家臣。故曰沫小星也。噬嗑離日在上爲日中。艮爲星。爲小。沫小星。故爲沫。以離互艮。故日中見沫。三本離日。故見。艮爲沫。二陰見之則爲斗。皆謂四也。離上之三入坎。故日入坎雲下。內體離爲見。故見沫也。三利四之陰。故象與二同。　九家注。　姚信云。沛滂沛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故云大暗謂之沛。輔星在北斗第六星閒。第五至七爲杓。六在杓中。故云沫斗杓後小星也。　愚案。二三皆爲四所蔽。二遠于四。三近于四。故沛之蔽明甚于蔀。見沫之暗甚于見斗也。）折其右肱。无咎。（虞翻曰。兌爲折。爲右。噬嗑艮爲肱。上來之三。折艮入兌。故折其右肱。之三得正。故无咎也。〔疏〕兌爲毀折。故爲折。震東兌西。故兌爲右。噬嗑互艮手。故爲肱。上來之三成豐。折艮手入兌。故曰折其右肱。以陰有咎。上之三得正。故无咎。　案。上六極暗。不可大事。三折其右肱。示不可用。故得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虞翻曰。利四之陰。故不可大事。〔疏〕三利四之陰。陰爲小。故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虞翻曰。四死大過。故終不可用。〔疏〕二至五體大過死象。四不變。死大過中。故終不可用也。　愚案。三雖得正。爲四所蔽。不能隨上。上陰爲小。故不可大事。三肱已折。上失所應。上爲終。故終不可用。）

九四。豐其蔀。（虞翻曰。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蔀。象曰位不當也。〔疏〕蔀蔽也者。即陸希聲云蔀茂密也之義。四在噬嗑爲坎。上之三爲離日之坎雲中。四蔽之。故曰豐其蔀。四失正。故象曰位不當也。）日中見斗。（虞翻曰。噬嗑日在上爲中。上之三爲巽。巽爲入。日入坎雲下。幽伏不明。故日中見斗。象曰幽不明。是其義也。〔疏〕噬嗑離在上體。故爲日中。上之三互巽。巽爲入。四本互坎爲雲。日入坎雲下。有幽伏不明之象。故日中見斗。而象特明其義也。二與四同功。故兩爻辭亦相類。）遇其夷主。吉。（虞翻曰。震爲主。四行之正成明夷。則三體震爲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　案。四處上卦之下。以陽居陰。履非其位。而比于五。故曰遇也。夷者傷也。主者五也。謂四不期相遇而能上行。傷五則吉。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疏〕虞注。震主器。故爲主。又爲行。四行變正成明夷。則三互震。故三體震爲夷主。而爲遇其夷主也。變得正故吉。　案。四以陽居陰。失其正位。而近比于五。故曰遇也。夷者傷也。序卦文。五爲卦主。故云主者五也。隱八年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謂四與五不期相遇。而能上行傷五。使五退居四。四進居五。成旣濟定則吉。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　愚案。四與初應。四變正體明夷。明夷初九曰主人有言。故曰夷主。變正應陽。故吉。勸過

（配主，亦以四豐應初也。）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虞翻曰：離上變入坎雲下，故幽不明。坎，幽也。〔疏〕四失正，故不當。噬嗑上之三，離日變入坎雲中，故幽不明。坎以一陽陷于二陰，故稱幽也。）遇其夷主，吉行也。（虞翻曰：動體明夷，震為行，故曰吉行。〔疏〕四動為體明夷，震足為行，故吉行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虞翻曰：在內稱來。章，顯也。慶謂五，陽出稱慶也。譽謂二，二多譽，五發得正則來應二，故來章有慶譽吉也。〔疏〕在內稱來，五陽在內也。品物咸章，荀氏云：章，明也。書泰誓曰：天有顯道，孔傳曰：天有明道，是顯亦明也。章與顯皆訓明，故云章，顯也。陽故為顯也，陽為慶，五陽動出，故有慶也。五與二應，故譽謂二。二多譽，繫下文。五動得正，來應于二，故來章有慶譽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虞翻曰：動而成乾，乾為慶。〔疏〕五動五體成乾，乾陽為慶，故有慶也。）上六：豐其屋，蔀其家，（虞翻曰：豐，大；蔀，小也。三至上，體大壯屋象，故豐其屋。謂四五已變，上動成家人，大屋見則家人壞，故蔀其家。與泰二同義，故象曰天降祥，明以大壯為屋象故也。〔疏〕序卦曰：豐者，大也，故云豐，大。鄭氏云：蔀，小席也，故云蔀，小。三至上，體大壯，大壯宮室象，故稱屋。在豐家，故稱豐其屋。四五失正，易位上動則成家人，大壯屋見則家人象壞，故曰蔀其家。泰二終變成坎，爻辭曰包荒於大川也，謂陽息二包坎體也。豐上六終變成家人，今體大壯，故豐其屋，蔀其家，與泰二同義。大壯乾為天，震動為祥，故象曰天降祥，明以大壯為屋象故也。）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虞翻曰：謂從外闚三應。闃，空也。四動時坤為闔戶，闔，故闚其戶。坤為空虛，三隱伏坎中，故闃其无人。象曰自藏也。四五易位，噬嗑離目為闚。闚人者言皆不見。坎為三歲，坤冥在上，離象不見，故三歲不覿凶。干寶曰：在豐之家，居乾之位，乾為屋宇，故云豐其屋。此蓋記紂之侈造為璿室玉臺也。蔀其家者，以記紂多傾國之女也。社稷既亡，宮室虛曠，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闃，无人貌也。三者，天地人之數也。凡國于天地，有與亡焉，故王者之亡其家也，必天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亦弗之亡也。故曰三歲不覿凶，然則璿室之成，三年而後亡國矣。案：上應于三，三互離巽，巽為戶，離為目，目而近戶，闚之象也。既屋豐家蔀，若闚其戶，闃寂无人，震木數三，故三歲致凶于災。〔疏〕虞注：上與三應，故從外闚三應。說文：闃，靜也。玉篇：靜無人也。无人故闃空也。四動外體坤，闔戶謂之坤，故為闔也。戶闔，故闚其戶。陽實陰虛，坤陰，故為空虛。坎為隱伏，三在噬嗑坎下，故三隱伏坎中，伏故闃其无人。象曰自藏者，三不應上也。四五易位非噬嗑，此有錯誤，當云四五易位，離目為闚。今无人，故不見也。坎上日三，三歲不得，故坎為三歲。坤為冥。離為目，爻上體坤，故坤冥在上。坤成離毀，故離象不見，而曰三歲不覿凶也。干注：六居豐上，故在豐之家。上六庚戌，戌為乾位，故居乾之位。艮為門闕，乾上一陽也，故乾為屋宇。在豐之上，故曰豐其屋。竹書紀年：帝辛十年作瓊室，立玉門，故謂豐其屋蓋記紂之侈造為璿室玉臺也。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故謂蔀其家者，以記紂多傾國之女也。史記：武王伐紂，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于火而死，故以社稷既亡，宮室虛曠，為闚其戶，闃其无人也。馬氏、鄭氏皆云：闃，无人貌。天地人為三才，故三者天地人之數也。國之興亡，天地相感召，故王者亡家，必天示祥，地出妖，人反常，非三者具，亦弗亡，故曰三歲不覿凶。據通鑑，紂作瓊室玉門，在甲寅八祀；紂之亡，在己卯三十三祀。是瓊室之成，三年而後亡國，蓋因經三歲不覿而為之辭，未可以為實據。案：上應三，三互離巽，巽為戶，離目近戶，闚象也。屋豐家蔀，目无所見，若闚其戶，闃寂无人，上繫天，三木數也，體巽為木，故三歲致凶于災。）象曰：豐其屋，天際祥也。（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疏〕昭十八年左傳：鄭之未災也，里析曰：將有大祥。漢書五行志：妖孽自外來謂之祥，是祥亦妖孽也。際當作降也，故曰天降下惡祥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虞翻曰：謂三隱伏坎中，故自藏者也。〔疏〕豐自噬嗑來，三與上應，三在噬嗑坎下，坎為隱伏，故以三隱伏坎中為自藏，自不與上應也。）

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崔憬曰：諺云：作者不居，況窮大甚而能久處乎？故必獲罪去邦，羈旅于外矣。〔疏〕諺語本北史斛律金傳，引之以明窮大失居之意。作者即鄘風作于楚宮之作。言作者且不得居，況窮大甚而能久處此乎？窮大必獲罪，失居必去邦，故受以旅，而羈于外矣。愚案：豐者大也，至上則窮乎大矣。豐居蔀家闚戶无人，失居之象也，故窮大者必失其居。豐上反下成旅，旅內艮為居，外離為麗，失乎內而麗乎外，旅所以次豐也。）

䷷（艮下離上）旅：小亨，旅貞吉。（虞翻曰：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小謂柔，得貴位而順剛，麗乎大明，故旅小亨，旅貞吉。再言旅者，謂四凶惡，進退无恆，无所容處，故再言旅，惡而愁之。〔疏〕此賁初之四，成旅也。亦即否三之五，不從三陰三陽之例者，以艮離易位，非乾坤往來也。猶豐不自泰來而自噬嗑，故與噬嗑之豐同義。陽大陰小，五陰柔也，故小謂柔。五得貴位而順上剛，五體離，離麗也。乾為大明，離麗乾中得正，故麗乎大明。以坤柔通乾，五得正而亨，故曰小亨。旅唯二三兩爻得正，二中而得正，是貞吉謂二，言是為旅之貞吉而已。再言旅者，四在離為焚棄惡人，故謂四凶惡。四互巽為進退，在乾四為進退无恆，故无所容處而為旅也。再言旅惡而愁之者，懟其无恆，愁其无容也。）彖曰：旅小亨，（姚信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荀爽曰：謂陰升居五，與陽通者也。〔疏〕姚注：三陰三陽之卦自否來，三五易位，五本乾之三，仍乾，是去本體而寄他所，故獨取象客旅。荀注：否三陰為小，升居于五，五陽降居于三，陰與陽通，故亨。愚案：繫三器，陽在內為主，故艮陽在外為旅。離者麗也，陽在外而得所麗，故其卦為旅也。否象不通，三陰為小，上通于五，故小亨也。）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于外，上順于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疏〕否三陰升五，五為中，是柔得中于外。卦以陰承陽，是上順于九。剛九五降居于三，仍不失正。艮為止，離為麗，又為明，故止而麗乎明。麗明故小亨，止而不失其正，故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虞翻曰：以離日麗天，懸象著明，莫大日月，故義大也。王弼曰：旅者物失其所居之時也。物失所居，則咸願有附，豈非智者有為之時，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疏〕虞注：繫上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離日麗天，順其大時，故義大也。震春坎冬，旅兌秋離夏，故曰時義大也。王注：孔疏：此歎美寄旅之時，物皆失其所居，若能與物為附，使旅者獲安，非小才可濟，惟大智能然，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侯果曰：火在山上，勢非長久，旅之象也。〔疏〕孔疏：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案：山上有火，陽寄于地，旅之象也。火焚萬物，故取于明慎用獄。）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虞翻曰：君子謂三。離為明，艮為慎，兌為刑，坎為獄。賁初之四，獄象不見，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豐折獄同義者也。〔疏〕艮三即乾三，乾九三稱君子，故君子謂三。離為明，艮為小為慎，兌西方金為刑殺。九家易坎為律為叢棘為桎梏，故為獄。賁三互坎，初之四旅成賁毀，故獄象不見。互兌為折獄，折則不留，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噬嗑亦以豐上之三為折獄，故云同義。）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陸績曰：瑣瑣，小也。艮為小石，故曰旅瑣瑣也。履非其正，應離之始，離為火，艮為山，以應火災焚自取也，故曰斯其所取災也。〔疏〕瑣瑣，小也，釋訓文。艮為小石，說卦文。小，故旅瑣瑣也。初失位，故履非其正。應四為離初，離火在上，四性凶惡不正，艮初應之，取離四焚如之災，故曰斯其所取災也。）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虞翻曰：瑣瑣，最蔽之貌也。失位遠應，之正介坎，坎為災眚，艮手為取，謂三動應坎，坎為志，坤為窮，故曰志窮災也。〔疏〕馬氏云：瑣瑣，疲弊貌，故云瑣瑣，最蔽之貌。蔽當從馬作弊，是也。初失位遠應四，與四易位，變而得正，介乎坎上。坎為多眚，故為災眚。又言三動，則四在坎中，艮手在初，往應于四為取災。離卦曰：親寡旅也，謂不應也。坎心為志，三已變，坤終為窮，故曰志窮災也。）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九家易曰：即，就；次，舍；資，財也。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故旅即次。承陽有實，故懷其資。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僮僕，處和得位，正居是，故曰得僮僕貞矣。〔疏〕說文：即，一曰就也，故云即，就。天官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又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故云次，舍。大雅板：喪亂蔑資，毛傳：資，財也。二以陰居陰，為即就其舍，故曰旅即次。上承三陽，陽實為有實，故曰懷其資。又互巽為近市利三倍，懷資之象也。初曰瑣瑣，猶小卑賤之稱，故云初者卑賤。二得履初，故曰得其僮僕，即次旅所安，財貨旅所資，僮僕旅所役。二柔為處和，在二為得位，得正為正居，故曰得僮僕貞矣。）象曰：得僮僕貞，終无尤也。（虞翻曰：艮為僮僕，得正承三，故得僮僕貞，而終无尤也。案：六二履正體艮，艮為閽寺，僮僕貞之象也。〔疏〕虞注：艮少男，故為僮僕，謂三也。二得正上承三，三未得貞，故得僮僕貞。貞，坎為尤，初之四坎象毀，故无尤也。案：六二得位為履正，體在艮，艮為閽寺，故有僮僕貞之象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矣。〔疏〕離為火，體艮為僮僕，三欲應上，故動，動則艮壞，艮舍為次，

故喪其次，卦唯二三得正，故皆言次。坤喪于乙爲喪。三動其體離而入坤喪，故喪其僮僕。貞不當動，動而失正，故貞厲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虞翻曰：三動體剝，故傷也。〔疏〕三動，初至四體剝，剝有傷害象，故曰亦以傷矣。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虞翻曰：三變成坤，坤爲下，爲喪，故其義喪也。〔疏〕三變成坤，地爲下，故曰以旅與下。坤又爲喪，故曰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虞翻曰：巽爲處。四焚棄惡人，失位遠應，故旅于處，言无所從也。離爲資斧，故得其資斧。三動四坎爲心，其位未正，故我心不快也。〔疏〕四五體巽，巽爲入，爲伏，故爲處。四在離，爲焚棄惡人，已失位，遠應于初，故旅于處，言若寄處于人家者然，故云无所從也。離爲戈兵，故爲資斧。陸氏釋文出資斧，云：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漢書王莽傳引巽上之文曰：喪其齊斧。應劭云：齊，利也。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得其齊斧，猶得利斧也。三已動，四在坎中，爲心病。四失位不正，故我心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也。雖處上體之下，不先于物，然而不得其位，不獲平坦之地者也。客子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案：九四失位而居艮上，艮爲山，山非平坦之地也。四體兌巽，巽爲木，兌爲金，木貫于金，即資斧斫除荊棘之象者也。〔疏〕王注：斧爲斫除荊棘，以安其舍之用。四處上體之下，不先于物，爲旅于處，然不得其正位，不獲平坦之地以用其斧，猶寄子所處，不得其次，而但得資斧之地，所以其心不快也。寄子當從注疏本作客子爲是。案：九四以陽處陰，是失位而居艮山之上，山非平坦之地，當用資斧以除荊棘。四互兌巽，以巽木貫于兌金，斧象也，故有斫除荊棘之用。

六五：射雉一矢亡。虞翻曰：三變坎爲弓，離爲矢，故射雉。五變體乾，矢動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矣。〔疏〕三變互坎，弓輪爲弓，體離，戈兵爲矢，以坎弓離矢而射離雉，故曰射雉。五變體成乾，象離矢動而雉飛，則乾成離毀，雉象不見，故一矢亡矣。

終以譽命。虞翻曰：譽謂二，巽爲命。五終變成乾，則二來應己，故終以譽命。〔疏〕二多譽，故譽謂二。二互巽，申命爲命。五失位，終變成乾，則二陰應己，故終以譽命。案：五有中和文明之德，象出離職貢，執雉相見之士也。變乾得正，則矢亡雉得，離二上逮矣。譽猶譽命，爵命。卦唯二五柔順得中，故二貞吉而五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虞翻曰：逮，及也。謂二上及也。干寶曰：離爲雉，爲矢；巽爲木，爲進退；艮爲手，兌爲決。有木在手，進退其體，矢決于外，射之象也。一陰升乾，故曰一矢。履非其位，下又无應，雖復射雉，終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一矢亡者，喻有損而小也。此記祿父爲王者後，雖小叛擾，終逮安周室，故曰終以譽命矣。〔疏〕虞注：逮，及也，說文文。謂二命上及五也。干注：離爲雉，又戈兵爲矢，互巽爲木，有制象，又爲進退，有執弓象。內艮爲手，互兌爲決，決，開也，謂射時也。決遂，詩車攻決拾既佽是也。巽木在內，艮爲手而巽進退之，故離矢兌決于外，體有射象焉。離六五一陰入乾中，是一陰升乾，故曰一矢。六在五爲履非其位，下二又无正應，雖射亦失，故一矢亡也。喻雖有損而所失小也。史記殷世家：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管叔蔡叔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是祿父爲商王之後，小有叛擾，終逮安周室，故曰終以譽命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虞翻曰：離爲鳥，爲火；巽爲木，爲高。四失位變震爲筐，巢之象也。今巢象不見，故鳥焚其巢。震爲笑，震在前，故先笑。應在巽，巽爲號咷，巽象在後，故後號咷。〔疏〕離爲雉，又南方朱雀，故爲鳥，又爲火。四互巽爲木，爲高。四陽失位變正，三互震爲筐，說見歸妹上六。巽木高而震筐在上，有巢象焉。此卽賁時也。旅成賁毀，巢象不見，且離火出于巽木之上，故曰鳥焚其巢。震爲笑，賁震在前，故先笑。應在三，三互巽，申命爲號，旅巽在後，故後號咷。震雷巽風，同聲相應，震陽故爲笑，巽陰故爲號咷也。

喪牛于易，凶。虞翻曰：謂三動時坤爲牛，五動成乾，乾爲易。上失三，五動應二，故喪牛于易。失位无應，故凶也。五動成離，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則旅家所喪牛也。〔疏〕三動應上，變坤爲牛。五動應二，二互體成乾，乾以易知，故爲易。上不應三，故失三。五動正應二，二在坤爲喪，三不動則坤牛毀，五動則三乾易成，故喪牛于易。上失正位，三陽无應，故凶也。五動應二成離，離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離二執之，三艮成坤毀，與上不應，牛喪于三，故云旅家所喪牛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虞翻曰：離火焚巢，故其義焚也。〔疏〕巽木互于離火，九處其上，失位宜焚。馬氏云：義，宜也。言其焚宜也。釋文云：一本作宜其焚也，卽義焚之謂也。

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爲鳥，爲火；巽爲木，爲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貪貨，物之所惡也。喪牛甚易，求之也雖有智者，莫之吉也。〔疏〕虞注：上應三，三在賁爲坎耳，

初之四則坎耳入兌，爲毀折，故終莫之聞。侯注：以離爲鳥，居巽木，巢之象也。以巽風入離火，焚巢之象也。旅而多貨，物之所惡，故喪之甚易。求之則雖有智者莫之能及。吉當作反，卽終莫之聞也。

序卦曰：旅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崔憬曰：旅寄于外而无所容，則必入矣，故曰旅无所容，受之以巽。〔疏〕羇旅羇寓，宜无所容，唯巽順而後有所入也，故旅次以巽。

䷸（巽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虞翻曰：遯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也。大人謂五，離目爲見。二失位，利正往應五，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矣。〔疏〕從四陽二陰之例，巽自遯來，故云遯二之四。四柔得位而上順五剛，四陰爲小，故小亨也。乾五爲大人，故大人謂五。五互離，目爲見。二陽失位，利變之正，自內曰往，往應五，故利有攸往。往必歷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陸績曰：巽爲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寧也。〔疏〕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謂陽爲乾性，陰爲坤命。巽坤元，故爲命。又與震同聲相應，陰宜順命，故巽爲命令者。堯典申命羲叔，孔傳：申，重也。重故申，重申者，丁寧之意。後漢書郎顗傳：丁寧再三，留神于此。彼此相闡之謂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也。皆據陰，故志行也。虞翻曰：剛中正謂五也。二失位，動成坎，坎爲志，終變成震，震爲行也。〔疏〕陸注：二雖不正，得中；五得中得正。內外兩巽，巽者入也。剛入乎二五，故曰剛巽乎中正也。初四皆陰，二五據之，故志行也。虞注：五陽得中得正，故剛中正謂五也。二失位當變應五，故動成坎。坎心爲志，其究爲躁卦，故終變成震，震足爲行，故志行也。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陸績曰：陰爲卦主，故小亨。〔疏〕乾陽而坤陰入之爲巽，故陰爲卦主。陽大陰小，故小亨。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案：其義已見彖辭。〔疏〕虞注已詳，不再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虞翻曰：君子謂遯乾也。巽爲命，重象，故申命。變至三，坤爲事，震爲行，故行事也。荀爽曰：巽爲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爲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也。〔疏〕虞注：風者天之號令，隨，從也，風從地，所以散和於氣也。以巽隨巽重，故稱隨。巽陰卦，故知君子謂遯乾也。巽爲命令，而巽故申命。初已變，二至三互四成坤，坤爲事業，爲事。初變震足爲行，故行事也。荀注：巽風爲號命，重命曰申，之風隨地也。重巽相隨，故曰申命。法教雖有百端，以令行爲上，令出惟行，弗惟反，故貴其必從而曰行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虞翻曰：巽爲進退，乾爲武人。初失位，利之正爲乾，故利武人之貞矣。〔疏〕陽由震而入伏于巽爲退，由巽而反于震爲進，故巽爲進退，皆在于初，故初稱進退。其在爻則二退初進亦是也。楚語曰：天事武。韋注：乾稱剛健，故武。乾爲人，爲武，故爲武人。初陰失位，利變之正爲乾，故利武人之貞矣。蓋巽初陰柔，故進退不果，變乾則健而正也。案：巽在卦氣，內卦主七月，外卦主八月，物在卦內七月也。禮記月令：立秋之日，賞軍帥武人于朝，故曰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荀爽曰：風性動進退，欲承五，爲二所據，故志以疑也。〔疏〕風性之動，其行无常，進退之象。欲上承五，近爲二據，故志疑也。案：坎爲疑，爲志，上應伏坎，故志疑也。

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虞翻曰：動而成乾，乾爲大明，故志治。乾元用九，天下治，是其義也。〔疏〕初動成乾，乾有大明之象，故曰志治。乾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卽志治之義。蓋巽陰陽出入，故象乾坤。愚案：進退之義，取震巽一陽出入。巽究爲躁卦，與震旁通，初欲變陽應四，四伏坎爲志，爲疑，伏坎不應初變，故志疑也。初動成乾，利于得正，四坎出則全體皆乾，故有取于乾元用九而志在天下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宋衷曰：巽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二无應于上，退而據初，心在于下，故曰巽在牀下也。荀爽曰：牀下以喻近也。二者軍師，三者號令，故言牀下，以明將之所專，不過軍中事也。〔疏〕宋注：巽爲木，又爲股。二陽覆上而橫列，牀之幹也；一陰承上而對峙，牀之足也，故有牀象。二失位，无應于五，退據初陰，初爲下，二動之初，故心在于下，而曰巽在牀下也。四爻虞注所謂欲二之初是也。荀注：牀下至近之地，故以喻近也。師以九二陽爻爲主，爻辭曰在師中吉，故云二者軍師。至三成巽，故云三者號令。言牀下者，明將專軍中之事，令不及遠也。

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荀爽曰：史以書勳，巫以告廟。紛，變；若，順也。謂二以陽應陽，君所不臣，軍帥之象。征伐旣畢，書勳告廟，當變而順五則吉，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矣。〔疏〕夏官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其官則史四人，故云史以書勳。其實卜史祝史之類皆是。世本：巫咸始作巫。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又有男巫女巫，卽楚語所謂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也。

神明降之。故云巫以告廟。紛訓變者。說文。變。更也。卽紛更之意也。若。順也。堯典。欽若昊天。孔疏以爲敬順。是也。五君位。二臣位。二以陽居陰。君所不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故曰軍帥之象。若征伐既畢。史書勳。巫告廟。皆變剛爲柔。上順五陽則吉。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矣。案。兌爲巫。巽爲命令。兌又爲口舌。史象也。二入坤用之。故用史巫。失位有咎。變而應五。則吉且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荀爽曰。謂二以處中和。故能變。〔疏〕二處中和。變而得位。故曰得中也。案。巽在牀下。謂一陰伏于二陽。伏隱之象。鬼神之所伏也。于是乎用史巫紛以祈禳之。所以吉而无咎者。鬼神生于人心。安其心而厲去矣。用之得中。雖史巫瑣屑之事亦中也。

九三。頻巽。吝。虞翻曰。頻。頞也。謂二已變。三體坎艮。坎爲憂。艮爲鼻。故頻巽。无應在險。故吝也。〔疏〕復六三頻復。虞彼注云。頻。蹙也。孟子疾首蹙頞而相告。莊子深矉蹙頞。頞皆頻蹙。故曰頻。頞也。玉篇。頞。鼻莖也。二變應五。三互坎艮。坎加憂爲憂。艮山澤通氣以虛受澤。故爲鼻。憂見于鼻。故有頻巽之象。上无正應。坎爲在險。故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荀爽曰。乘陽无據。爲陰所乘。號令不行。故志窮也。〔疏〕以三陽乘二不正之陽。非所據而據。故无據。上爲四陰所乘。三之號令不行。二動三陷坎中。故志窮也。在坎爲志。不變爲窮。上爻貞凶謂此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虞翻曰。田謂二也。地中稱田。初失位无應。悔也。欲二之初。已得應之。故悔亡。二動得正。處中應五。五多功。故象曰有功也。二動艮爲手。故稱獲。謂艮爲狼。坎爲豕。艮二之初。離爲雉。故獲三品矣。翟元曰。田獲三品。下三爻也。謂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爲雉也。案。穀梁傳曰。春獵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田獲三品。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注云。上殺中心。乾之爲豆實。次殺中髀骼。以供賓客。下殺中腸。充君之庖廚。尊神敬客之義也。〔疏〕虞注。二位在田。故田謂二也。二于三才爲地道。田在地上。故地中稱田。與乾九二見龍在田同義。又離爲罔罟。互離有田象。下與初應。初陰失位。四无正應。故悔。四欲二動之初。已得正應。故悔亡。二動成陰得正。處下之中。上應九陽。五多功。繫下文近承五。故象曰有功。二動而在艮爲手。以手取物。故稱獲。艮黔喙之屬。故爲狼。二變互坎。爲豕。艮字術。巽二之初。體離爲雉。故獲三品矣。翟注。四應初。初在下體。故田獲三品。謂下三爻。初體巽爲雞。一也。二五三四。兌爲羊。二也。三五四在離爲雉。三也。案。春獵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桓四年傳。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穀梁本王制也。注曰事往也。注云。上殺中心。乾之爲豆實。楊士勳釋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故乾而豆之。以薦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也。又云。次殺中髀骼。以供賓客。釋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脾。遠心死難。故爲次殺。毛傳云。次殺者射右耳本。次之。今注云射髀骼。則與彼異也。髀骼者。案儀禮。髀骨膝以上者是也。又云。下殺中腸。充君之庖廚。尊神敬客之義也。釋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毛傳云。左髀達于右髃。爲下殺。此云中腸。同彼二說。要无妨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王弼曰。得位承五。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彊暴。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若三品。故曰有功也。〔疏〕四得位卽履正。上承五卽依尊。以此行命。故能獲彊暴而遠不仁。譬諸田獵。獲而有益。莫若三品。承五多功。故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虞翻曰。得位處中。故貞吉。悔亡。无不利也。震巽相薄。雷風无形。當變之震矣。巽究爲躁卦。故无初有終也。〔疏〕九爲得位。五爲處中。得正故貞吉。无應有悔。得正。故悔亡。二變應五。故无不利。震巽相薄。雷風无形。故卦特變巽變之震。說卦所謂巽究爲躁卦是也。初二上皆失正。初變及二以應五。五亦使上終變應三。終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也。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虞翻曰。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震究爲蕃鮮。白謂巽白。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與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同義。五動成蠱。乾成于甲。震成于庚。陰陽天地之始終。故經舉甲庚于蠱彖巽五也。〔疏〕震納庚。故云震庚也。巽之變。震從初始。初變成陽。變至二。成陰爲離。離變至三。成陽爲震。震主庚。故云庚。離爲日。故言日。震三爻在前者。對後震爲前。故曰先庚三日。前三爻皆變成益。故謂益時也。四動成陰。陽動至五成陰爲離。動終于上。成陽爲震。前已成。外震在外。故曰後庚三日。巽初陰失正。終變成震。初終皆得正位。故无初有終而獲吉也。震其究爲蕃鮮。蕃鮮者白也。巽爲白。謂巽白者。究爲巽也。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者。震在上。躁動也。與蠱同義者。謂五動成蠱。蠱初變成乾。乾納甲。故乾成于甲。而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震終變成震。震納庚。故震成于庚。而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乾陽爲始。坤陰爲終。故曰陰陽天地之始終。舉甲于蠱彖。舉庚于巽五。以有陰陽始終之義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虞翻

曰。居中得正。故吉也。〔疏〕五居中。九得正。中正故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虞翻曰。牀下。謂初也。窮上反下成震。故巽在牀下。象曰上窮也。明當變窮上而復初者也。九家易曰。上爲宗廟。禮封賞出軍。皆先告廟。然後受行。三軍之命。將之所專。故曰巽在牀下也。〔疏〕虞注。二牀下。謂初上。牀下亦謂初也。陽失位窮于上。反下成震。故曰巽在牀下。象曰上窮。則當變而復初也。巽上復窮者。上復窮也。九家注。又例上爲宗廟。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賞地之政。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故曰封賞出軍。皆先告廟。然後受行。巽爲命。故曰三軍之命。將之所專。與九二同義。故亦曰巽在牀下也。

喪其齊斧。貞凶。虞翻曰。變至三時。離毀入坤。坤爲喪。巽爲齊。離爲斧。故喪其齊斧。三變失位。故貞凶。荀爽曰。軍罷師旋。亦告于廟。還斧于君。故喪齊斧。正如其故。不執臣節。則凶。故曰喪其齊斧貞凶。〔疏〕虞注。巽究爲躁。變至三時。互離。入變坤。坤喪乙。爲喪。齊乎巽。巽爲齊。離戈兵爲斧。故喪其齊斧。諸本皆作資斧。誤。漢王莽傳引此。又曰。喪其齊斧。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无以復斷斬也。虞從古本。故作齊也。三變成陰。失乎正位。故貞凶。荀注。古者欽至旋。勸將在于廟。賜弓矢斧鉞。然後得專征伐。故出則授斧。入則還斧。還斧于君。故喪齊斧。已喪齊斧者。正如其故。是不執臣節。則凶矣。故曰喪其齊斧貞凶。然案。九二巽在牀下。雖失正。終得中。變而應五。故吉。上位爲廟。史巫所以告廟。應五承上。故用史巫變順爲吉也。上九巽在牀下。既失正。又過卑。三變應上亦凶。三離爲斧。變坤爲喪。失其齊斷。故喪齊斧。變正亦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虞翻曰。陽窮上反下。故曰上窮也。〔疏〕陽窮巽上。反于巽下。故曰上窮也。

喪其齊斧。正乎凶也。虞翻曰。上應于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疏〕上與三應。三陽得正。動而應上。失乎正位。故曰正乎凶也。

序卦曰。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崔憬曰。巽以申命行事。入于刑者也。入刑而後說之。所謂人忘其勞死也。〔疏〕申命行事。莫大乎政刑。巽者入也。互兌爲刑。故入于刑者也。入刑而說。卽彖傳所謂忘勞忘死者也。按虞注云。兌爲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義尤精確。詳見序卦傳。茲不錄。

䷹兌下兌上。**兌。亨。利貞。**虞翻曰。大壯五之三也。剛中而柔外。二失正。動應五承三。故亨利貞也。〔疏〕從四陽例。宜三之五。此云五之三。變也。剛中謂二五。而柔外謂三上。二失正位。動而成陰。遠應五。近承三。二承三則並正可知。二正則四亦正。故亨利貞也。

彖曰。兌。說也。虞翻曰。兌口。故說也。〔疏〕兌爲口。故爲說。劉勰文心雕龍曰。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是說悅同義。故謂兌爲口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虞翻曰。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也。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疏〕二五皆剛。故剛中。三上皆柔。故柔外。三在二外。上在五外也。二三四不正。利變之正。故說以利貞。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虞翻曰。大壯乾爲天。謂五也。人謂三矣。二變順五承三。故順乎天應乎人。坤爲順也。〔疏〕大壯內乾爲天。三上之五。五于三才爲天位。故天謂五也。五下之三。三爲人位。故人謂三矣。三正則乾三君子也。二變正上順五。近承三。動正。故曰順乎天應乎人。二四變互坤。故爲順。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虞翻曰。謂二四已變成屯。坎爲勞。震喜兌說。坤爲民。坎爲心。民心喜說。有順比象。故忘其勞也。〔疏〕二四失位。變成屯。體屯外坎。勞卦爲勞。內體震。震陽爲喜。體兌爲說。屯互坤。衆爲民。又坎亟心爲心。坎二至上有比象。比彖傳曰。下順從也。是民心喜說。有順比之象。故民忘其勞也。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虞翻曰。體屯。故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死。變成屯。民說无疆。故民忘其死。坎心爲忘。或以坤爲死也。〔疏〕屯彖傳曰。剛柔始交而難生。二四變。故體屯爲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棺槨死象。變屯互坤。坤曰應地无疆。是民說无疆。故忘其死也。坎爲心。故爲忘。坤喪于乙。滅藏爲死。故或以坤爲死也。

說之大民勸矣哉。虞翻曰。體比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爲喜笑。故人勸也。〔疏〕屯二至上。體比。比彖傳曰。下順從也。故有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爲喜笑。故人勸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虞翻曰。君子大壯乾也。陽息見兌。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二陽同類爲朋。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疏〕互離爲麗。兌爲澤。兌陰麗陽。故曰麗澤兌。君子大壯乾。謂五也。雜卦傳兌見。陽息至二見兌。乾九二見龍在田。是也。學以聚之。問以辯之。乾二文言文。體在乾二。故引之以明講習之事也。體有二陽同類。故爲朋。兌與艮山澤通氣。故伏艮

（爲友。二四已變。習坎爲習。震爲講。四亦伏坎。震爲講習也。兌上陰開兩口相對。故象朋友講習。）初九。和兌吉。（虞翻曰。得位。四變應己。故和兌吉矣。〔疏〕初得正位。上應于四。四剛不和。變而應己。故和兌吉矣。）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虞翻曰。四變應初。震爲行。坎爲疑。故行未疑。〔疏〕四變應初。互震足爲行。坎心爲疑。初行而從四之坎。變而得正。故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虞翻曰。孚謂五也。四已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矣。〔疏〕孚謂五也者。初令四變正。五在坎中。坎有孚稱孚。二失正有悔。動而得位。上應于五。故孚兌吉悔亡也。）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虞翻曰。二變應五。謂四已變。坎爲志。故信志也。〔疏〕二變正應五。謂四已變。坎心爲志。又坎孚爲信。故信志也。）六三。來兌凶。（虞翻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矣。〔疏〕兌三從大壯五來。在五失位。在三亦失位。故來兌凶矣。不肯正者。兌家陰悅陽。三无應。故不變。上變陽與三易位。雖俱變也。三不變而上能變者。兌有伏艮。艮兌之卦。皆以上爲主也。案。三曰來兌。來上六也。上曰引兌。引六三也。致復曰來。復下曰引。小人合則君危。故凶。三伏震足。故有來象。）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案以陰居陽。故位不當。諂邪來悅。所以必凶。〔疏〕以陰爻居陽位。故曰不當。兌本以陰悅陽。又失正位。是諂邪求悅。其凶必矣。）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虞翻曰。巽爲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變之坎。水性流。震爲行。謂二已變體比象。故未寧。與比不寧方來同義也。坎爲疾。故介疾。得位承五。故有喜。〔疏〕巽爲近利市三倍。說卦文。互巽近市。故稱商兌。四變正成坎。坎水性流。互震爲行。二已變至上體比。比卦辭曰。不寧方來。故未寧。虞彼注云。水性流動。故不寧。亦取坎象也。坎心病爲疾。介纖也。變互艮爲小。故曰介疾。變得正位。上承五。五陽爲喜。纖小之疾。勿藥有喜。故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虞翻曰。陽爲慶。謂五也。〔疏〕陽爲喜。陽亦爲慶。承陽而有慶。故慶謂五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虞翻曰。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故孚于剝。在坎未光。有厲也。〔疏〕坎爲孚。孚謂五也者。四已變也。二四變。五體剝象。故曰孚于剝。在坎伏離未光。故有厲也。案。兌爲夬。夬稱必剝。兌六三以兌說而來。上六以兌說而引。若輕信二陰。則剝之兆成矣。故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案以陽居尊位。應二比四。孚剝有厲。位正當也。〔疏〕以陽爻居尊位。二四已變。故應二比四。孚剝有厲者。二四變。五位在剝。故位正當也。）上六。引兌。（虞翻曰。无應。乘陽動而之巽爲繩。艮爲手。應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兌也。〔疏〕上无正應。近乘五陽。兌上極而下之。巽爲繩。三至五亦互巽爲繩。伏艮爲手。以手挽繩。有引象焉。上應在三。三未之正。上動與三易位。乃各正。故引兌也。案。巽卦初四皆陰而吉。兌卦三上皆陰而凶。陰伏于內。君子之道見乎外。小人之道也。）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虞翻曰。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爲離。故未光也。〔疏〕二四已變體屯象。上應三。三成離體。離日爲光。故未光。）

序卦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崔憬曰。人說忘其勞死。而後可散之以征役。離之以家邦。故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疏〕人說其上。忘己勞死。而後身可用。故散以征役。離其家邦。皆所不憎。蓋說而後散。故說繼以渙。而義取諸離也。案。兌言乎見。說見乎外。故易散。樂記曰。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孟子曰。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而後散之義也。又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入而後說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說而後散也。）

䷺（坎下。巽上。）渙。亨。（虞翻曰。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也。〔疏〕從三陽三陰之例。卦自否來。故曰否四之二。以陽渙陰。故成坎巽。否塞之時。二之四得正。以復散其否。是天地交。故通。通故亨也。案。渙。散也。鄭風溱與洧。方渙渙兮。鄭箋。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否時天地不通。閉塞成冬。四渙其羣散乾冰爲坎水。有冰釋之象。故謂之渙也。老子渙若冰將釋是也。）王假有廟。（虞翻曰。乾爲王。假至也。否體觀。艮爲宗廟。乾四之坤二。故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疏〕否乾爲君。故爲王。假至也。釋詁文。否初至五體觀。觀艮爲門闕。又爲鬼門。故爲宗廟。四之二。是乾王至觀艮。故王假有廟。在二。故象曰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利貞。（虞翻曰。坎爲大川。渙舟楫象。故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二失正。變應五。故利貞也。〔疏〕

坎爲水。故爲大川。繫下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渙有舟楫象。故涉大川。以巽木乘坎水。故乘木有功。二失位。利變正應五。故利貞也。）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疏〕否乾九四剛也。自外曰來。在二爲居坤中。來成坎。水流而不窮。又坎爲通。往來不窮謂之通。通故不窮也。六二自內上升于四。以柔居四爲得位乎外。上承五貴爲王。故曰上同。孔疏引先儒云。剛來而不窮。釋亨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釋利貞是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荀爽曰。謂陽來居二。在坤之中。爲立廟。假大也。言受命之王。居五大位。上體之中。上享天帝。下立宗廟也。〔疏〕四陽來居于二。在坤之中。體象觀艮。故爲立廟。假大也。釋詁文。乾爲君。故言受命之王。五陽爲大。故曰居五大位。荀意以陽在二爲立廟。陽在五爲在中。故曰上體之中。上享天帝。下立宗廟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虞翻曰。巽爲木。坎爲水。故乘木有功也。〔疏〕巽在上爲木。坎在下爲水。巽木下應坎。二五多功。故乘木有功。謂聖人作舟楫取諸渙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荀爽曰。謂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下立宗廟也。陰上至四。承五爲享帝。陽下至二爲立廟也。離日上爲宗廟。而謂天帝宗廟之神所配食者。王者所奉。故繼于上。至于宗廟。其實在地。地者陰中之陽。有似廟中之神。虞翻曰。否乾爲先王。享祭也。震爲帝爲祭。艮爲廟。四之二殺坤大牲。故以享帝立廟。謂成既濟。有噬嗑食象故也。〔疏〕荀注。風行水上。陰散而陽聚。故取渙象。以立廟受命之王。謂否乾爲王也。收集散民。謂否坤爲民也。上享天帝。謂上下立宗廟。謂二陰上至四。承五爲享帝。陽下至二。二體艮爲立廟也。卦无離日。疑有誤字。上爲宗廟。乾體震爻。上爻爲宗廟而謂天帝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云宗廟之神所配食也。天帝王者所奉。故繼于上。二于三才爲地。故至于宗廟。其實在地。次二陽爻居于地上。故云地者陰中之陽。廟者陰象。陽之質者爲神。故陰中之陽有似廟中之神。以上爲天帝。二爲宗廟。此又爻位變例也。虞注。乾爲君。故爲王。已消則爲先王。否消卦也。故否乾爲先王也。虞華案注云。享。祀也。祀。祭也。故享亦云祭也。帝出乎震。故震爲帝。震主器爲祭。艮爲門闕爲廟。坤爲牛。四之二成坎。伏離。離爲戈兵。故殺大牲。二應五。故以享帝立廟。二之初上之三變正成既濟。二至五有噬嗑食象。故云享帝立廟也。蓋祭則鬼享之。故以成既濟爲象也。享于帝立廟。謂立新廟也。享于帝者。皆于南郊而禮之。渙否舉之之象。嗣君正位繼體也。）初六。用拯馬壯吉。（虞翻曰。坎爲馬。初失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疏〕坎美脊。故爲馬。初陰失正。已動至四。體大壯。拯當作抍。收也。初動在四。上艮爲手。五坤也。用四抍于初。初動得正。故抍馬壯而吉也。悔亡之矣四字。當衍文。否則家氏本經有悔亡字也。初不言渙者。拯之于早。不至于渙也。）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虞翻曰。承二。故順也。〔疏〕二失正。將變互坤。初變正承之。坤爲順。故順也。）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虞翻曰。震爲奔。坎爲棘。爲矯輮。震爲足。輮棘有足。艮肱據之。憑机之象也。

渙宗廟中。故設机。二失位。變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疏〕互震足爲奔。九家易說卦曰。坎爲叢棘。故爲棘。坎爲矯輮。震爲足。皆說卦文。坎棘輮下而有足。机之象。互艮手爲肱。據之者。憑机之象也。机與几通。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所用。二自四來。爲王假有廟。故設机。二失位有悔。變陰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虞翻曰。動而得位。故得願也。〔疏〕坎心爲願。動而得乎正位。故得願也。）六三。渙其躬。无悔。（荀爽曰。體中曰躬。謂渙三使承上。爲志在外。故无悔。〔疏〕三在體中。否坤形爲躬。三與上應。故謂三使承上。上在外爲志在外。故无悔。愚案。二已變坤形爲躬。故曰渙其躬。失正宜悔。與上易位得正。故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王弼曰。渙之爲義。內險而外安者也。散躬志外。不固所守。與剛合志。故得无咎。〔疏〕渙之爲義。內坎水爲險。外巽木乘舟爲安。六三內不比二爲散躬。外應上九爲志外。內不固所守。外與上剛合志。故得无悔而曰志在外也。愚案。三在坎爲志。在與上易位。各得其正。故曰志在外也。）六四。渙其羣。元吉。（虞翻曰。謂二已變成坤。坤三爻稱羣。得位順五。故元吉也。〔疏〕二陽已變。四互成坤。物三稱羣。故坤三爻稱羣。四得正位。上順承五。故元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虞翻曰。位半艮山。故稱丘。匪非也。夷謂震。四應在初。三變坎爲思。故匪夷所思也。盧氏曰。自二居四。離其羣。得渙其羣也。得位承尊。故元吉也。互體有艮。艮爲山丘。渙羣則光大。有丘則非平易。故有匪夷之思也。〔疏〕虞注。互艮爲山。四位山

卒。故稱丘。揚子曰。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故山半稱丘也。匪非古今字。虞翻。夷平也。讀爲大塗。故夷謂震。四互震也。四應在初。初二三皆不正。初二易位。三亦變正。坎爲思。故匪夷所思。謂有非夷之思也。盧注。自否二來居于四。離其羣侶。故曰渙其羣。四得正位。上承五尊。故元吉。呂氏春秋。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左多賢也。周禮。人三爲衆。其左多賢者。亦謂坤三爻也。互三五爲艮。四在艮山之半。故稱丘。自二渙羣。雖有光大之象。至四有丘。則非平易之塗。故曰匪夷之思。　愚案。否坤三陰爲羣。自二之四。則渙其羣矣。之四得位。則否散。故元吉。近互五成艮爲丘。遠互二成震爲夷。二陽失正。已之貧位。故離羣而居山丘。震雖夷。匪所思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虞翻曰。謂三已變成離。故四光大也。）〔疏〕（三不正。已變四互離。日爲光。故光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九家易曰。謂五建二爲諸侯。使下君國。故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此本否卦。體乾爲首。來下處二成坎。水汗之象也。陽稱大。故曰渙汗其大號也。）〔疏〕（五與二應。二互震爲侯。故謂五建二爲諸侯。否坤爲國。故使下君國。巽爲號令。故宣布號令。坤民爲百姓。坎水爲澤。故百姓被澤。坤爲身。震爲出。故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虞云否四之二。此云否乾首下處二成坎。水爲汗。象渙羣止居二也。五乾陽爲大。故曰渙汗其大號。）

渙王居无咎。（荀爽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疏〕（渙。散也。故布其德教。五位天子。故王居其所。當渙之時。王居正位。二變應五。故无咎。　案。王者居中以御臨四方。惟之渙王居者。逸禮有王居明堂篇。又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明堂者廟也。艮爲廟。亦爲門。閏月則王居于門。故閏之文爲王在門。）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虞翻曰。五爲王。艮爲居。正位居五。四陰順命。故王居无咎正位也。）〔疏〕（五位天子。故爲王。艮爲門闕。故爲居。乾陽正位居五。四陰承之。二變應之。順其命令。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虞翻曰。應在三。坎爲血。爲逖。逖憂也。二變爲觀。坎象不見。故其血去。逖出无咎。）〔疏〕（上應在三。坎血卦爲血。加憂爲逖。逖借作惕。漢書王商傳。無怵惕憂。作無怵悐憂。惕逖悐古字通。與小畜血去惕出同物。故云逖憂也。二變正應五。體觀。象坎血與逖毀壞不見。故其血去逖出。去猶出險。故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虞翻曰。乾爲遠。坤爲害。體遯上。故遠害也。）〔疏〕（左傳曰。天道遠。故乾爲遠。坤陰賊爲害。渙上即否上。否上即遯上。故體遯上。遯象曰遠小人。又遯亦訓遠。故曰遠害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崔憬曰。離散之道。不可終行。當宜節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離。受之以節。）〔疏〕（否泰剝復。天理循環。故離散之道。不可終行。宜當節以止之。庶渙者不終渙矣。彖傳曰。節以制度。禮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因高下散殊而制禮。即渙受以節之義也。）

䷻（兌下。坎上。）**節亨。**（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節亨也。）〔疏〕（從三陽三陰之例。卦自泰來。故泰三之五。以乾交坤。故天地交也。五得正。互艮爲止。節止也。又艮爲堅多節。故五當位以節。得中得正。體坎爲通。故中正以通。交。故通。通故亨也。）

苦節不可貞。（虞翻曰。謂上也。應在三。三變成離。火炎上作苦。位在火上。故苦節。雖得位。乘陽。故不可貞。）〔疏〕（上六言苦節。故苦節謂上也。上應在三。三變互成離火。炎上作苦。洪範文。三變至五互離。位在火上。故言苦節。上陰雖得正位。然近乘五陽。在上過節。故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盧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疏〕（泰卦上坤下乾。三五易位。是剛柔分。而天地交也。二五皆剛。得中而五尤得正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虞翻曰。位極于上。乘陽。故窮也。）〔疏〕（上六位極于上。下乘五陽。乘時已極。故道窮也。）

說以行險。（虞翻曰。兌說。坎險。震爲行。故說以行險也。）〔疏〕（內兌爲說。外坎爲險。互震爲行。故說以行險也。）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虞翻曰。中正謂五。五坎爲通也。）〔疏〕（五得中得正。故中正謂五。五體坎爲通。故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虞翻曰。泰乾天坤地。震春兌秋坎冬。三動離爲夏。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也。）〔疏〕（泰乾爲天。坤爲地。泰節皆互震爲春。節兌爲秋。坎爲冬。三變離爲夏。天地之數。以六十爲節。故易卦至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損其過而歸之中。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虞翻曰。艮手稱制。坤數十爲度。坤又爲害。爲民。爲財。二動體剝。剝爲傷。三出復位。成既濟定。坤剝不見。故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疏〕（說文。制。裁也。裁物以手。故言艮爲手。故艮手稱制。舜典。同律度量衡。孔傳。度。丈尺也。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坤數十。故爲度。又坤陰賊爲害。衆爲民。富有爲財。二動至五。體象剝。故爲傷。三陽出復正位。成既濟定。坤害剝傷毀滅不見。故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三所以遂若无咎也。鄭氏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奢泰之所致。故節以制度。則無傷財害民之事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侯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爲節。）〔疏〕（隄防所以節水者也。故澤上有水。則以隄防爲節。不節則潰矣。）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虞翻曰。君子泰乾也。艮止爲制。坤爲度。震爲議。爲行。乾爲德。故以制數度。議德行。乾三之五爲制數度。坤五之乾爲議德行也。）〔疏〕（乾三爲君子。故君子謂泰乾也。艮手止。故稱制。坤十爲度。故爲數度。互震聲爲議。震足爲行。乾盛德爲德。故以制數度議德行。坤爲數度。乾三之五成艮。故爲制數度。乾爲德行。坤五之乾成震。爲議德行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虞翻曰。泰坤爲戶。艮爲庭。震爲出。初得位應四。故不出戶庭无咎矣。）〔疏〕（泰坤闔戶爲戶。節互艮門闕爲庭。帝出乎震。震爲出。初陽得位。上應四陰。爲戶庭。初不變。故不出戶庭。比謂宜有咎。得正故无咎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虞翻曰。坎爲通。二變坤土壅初爲塞。　崔憬曰。爲節之始。有應于四。四爲坎險。不通之象。良節崇塞。雖不通。可謂知通塞矣。戶庭室庭也。慎密守節。故不出焉而无咎也。　案。初九應四。四互坎艮。艮爲門闕。四居艮中。是爲內戶。戶庭之象也。）〔疏〕（虞注。應坎爲通。二變則互坤上壅初爲塞。通塞皆指澤之道也。　崔注。初居節始。正應在四。四坎爲險。不通之象。不通則不宜崇矣。初節其崇塞。雖不通。可謂知通塞矣。蓋初本泰乾。繫上曰。乾以易知。下曰。德行恆易以知險。四在坎爲通。險則不通。互艮止爲塞。初陽守正不出。易以知險。故知通塞也。戶內有庭。即室庭也。艮陽小爲慎。艮故慎密不出守節。故无咎也。　案。初應四互艮。四在艮中爲內戶。故曰戶庭。　愚案。節以坎宮初世卦。初變成兌。塞其下流。左傳所謂川壅爲澤是也。說文。澤注水。故名曰節。初陽得正。取其不變。故不出戶庭无咎。下坎通也。通而塞之。故曰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虞翻曰。變而之坤。艮爲門庭。二失位不變。出門應五則凶。故言不出門庭凶矣。）〔疏〕（二動成坤。上應五。艮爲門庭。二失正位。若不變而出門應五則凶。蓋初得正。不變故无咎。二失位不變。則不出門庭凶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虞翻曰。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疏〕（說文。極。棟也。釋宮。棟謂之桴。郭注。即屋脊也。謂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又周頌毛傳。天官鄭注。皆云極中也。故云極中也。二位在中。失正。宜變而未變。故曰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虞翻曰。三節家君子也。失位故節若。嗟。嗟哀號聲。震爲音聲。爲出。三動得正而體離坎。涕流出目。故則嗟若。得位乘二。故无咎也。）〔疏〕（三本泰乾。乾三君子之位。故三爲節家君子也。三失位。當變成既濟定。則節若矣。不節則嗟若當變也。釋詁。嗟。咨嗟也。故云哀號聲。震善鳴爲聲音。故曰嗟。又三在兌口。亦爲嗟。萬物出乎震。爲出。三失位。動得正。體互坎離。坎水爲涕。涕出離目。故則嗟若。失位宜咎。二已變。三變得位乘二。故无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王弼曰。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无所怨咎。故曰又誰咎矣。）〔疏〕（若辭也者。語助辭也。以六陰居三陽。以柔乘二剛。不知節以制度而違其道。侈汰已甚。禍將及己。必至哀嗟。皆由自取。又誰怨乎。　愚案。三失正位。不節之嗟。懼有咎而自悔矣。變而得正。又誰咎乎。言人不能咎三者。以三變得正。故无咎也。）

六四。安節亨。（虞翻曰。二已變。艮止坤安。得正承五。有應于初。故安節亨。）〔疏〕（二已變正。不言三變者。三節若其常也。互艮爲止。互坤靜爲安。三得正位。上承五陽。初陽正應。爲有應于初。故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易曰。言四得正奉五。上通于君。故曰承上道也。）〔疏〕（五自乾升。上居君位。四得正奉五。上通于君。乾爲道。故曰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虞翻曰。得正居中。坎爲美。故甘節吉。往謂二。二失正變。往應五。故往有尚也。）〔疏〕（以九居五。九爲得正。五爲得中。說文。甘。美也。坎爲美。故爲甘節吉。二應五。自內曰往。二失正。變正。上應于五。尚與上同。故往有尚。　愚案。甘本作曰。于文口含一物之甘矣。兌爲口。上含坎之一陽。故取象焉。）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虞翻曰。艮爲居。五爲中。故居位中也。）〔疏〕（互艮止爲居。在五爲中。故曰居位中也。彖傳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謂此爻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虞翻曰。二三變。有兩離。火炎上作苦。）

（故苦節。乘陽故貞凶，得位故悔亡。干寶曰：彖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禀險伏之教，懷貪狼之志，以苦節之性而遇甘節之主，必受其誅，華士、少正卯之爻也。故曰貞凶。苦節既凶，甘節志得，故曰悔亡。〔疏〕虞注：二三易位成既濟，體互兩離，火性炎上作苦，故上曰苦節。上乘五陽，雖貞亦凶。六得正位，其悔乃亡。干注：苦節雖貞亦凶，故彖曰苦節不可貞。坎爲險，又爲隱伏，故禀險伏之教。坎上爻子，子主北方，翼奉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故懷貪狼之志。上六苦節之性，遇九五甘節之主，以小人遇君子，故必受其誅。云華士少正卯之爻者，家語孔子爲魯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故曰貞凶，誅上者五也。上既凶，五亦得，故悔亡。愚案：此爻與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同義，蓋伏節死義之臣，所守雖正，所遇則凶，然義實无咎，如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象曰：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荀爽曰：乘陽于上，无應于下，故其道窮也。〔疏〕五陽剛，故乘陽于上。三亦陰，故无應于下。乘陽无應，位極于上，故曰其道窮也。）

序卦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崔憬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人信之，故言節而信之，故受之中孚也。〔疏〕坎孚爲信，節以制度，則人受其利而信之矣。故受之以中孚。愚案：節有符節之義，八卦中唯澤木兩物分之則二，合之則一，且體坎爲信，互震爲竹，所謂若合符節是也。故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兌下巽上）中孚。（虞翻曰：訟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故稱中孚。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二在訟時體離爲鶴，在坎陰中，有鳴鶴在陰之義也。〔疏〕訟四之初成中孚。坎有孚，爲孚象。在下中，故謂二也。二本訟坎，今在二中，坎象半見，故稱中孚。四陽二陰之例，當從遯大壯來。但二陰在中，遯陰未及三，大壯陽已至四，不能兩爻並動以成之卦，故不從二卦來而從訟來。此與小過二陽在中不從臨觀來而從晉來同義也。二在訟時體互離，飛鳥爲鶴，一陽在坎二陰中，故有鳴鶴在陰之義。此又以二爻從訟來也。）豚魚吉。（虞翻曰：坎爲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吉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疏〕坎爲豕，說卦文。訟二坎豕也。四降初折坎爲豚，說文：豚，小豕也。初陰升四，體巽爲魚，離陽爲鱉，巽陰爲魚，郭璞云魚者震之廢氣，巽也。中下之中，謂二也。說文：孚，信也。禮聘義孚尹旁達，信也，是其義也。坤爲邦，二變正應五，故化坤成邦，有中孚化邦之德，則物无不格，故信及豚魚吉矣。依虞氏之義，以三至上體遯，巽爲魚，在遯故爲遯魚。遯[illegible]大壯陽來止之，兌爲澤，遯魚得澤故吉，義亦可通。李氏以爲曲象失化邦之中信，故不取也。愚案：爾雅翼謂個介之河豚冬至日輒至，應中孚十一月卦。信及豚魚，河豚也。又山海經鯆鯆之魚，即河豚魚也。或曰豚魚生澤中而皆對風，向東則東風，向西則西風，舟人以之候風，驗其升首爲驚，一浮一沒，謂之拜風。拜風之時，見其背而不見其鼻，鼻出于水則風立至矣。中孚之爲卦也，下兌而上巽，實風與澤之間，而象之以豚魚，互艮又爲鼻，此象之至精者也，存之以備一說。）利涉大川，（虞翻曰：坎爲大川，謂二已化邦，三利出涉坎得正，體渙，渙舟楫象，故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疏〕坎水爲大川，二已變正，應五化坤爲邦，三陰失位，陽利動，出成坎，故云涉坎得正。自二至上，下坎上巽，體渙象，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故利涉大川。彖傳曰：乘木舟虛是也。）利貞。（虞翻曰：謂二，利之正而應五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于天也。〔疏〕二變與五爲正應，故二利之正而應五也。即彖傳所謂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王肅曰：三四在內，二五得中，兌說而巽順，故孚也。〔疏〕柔在內，謂三四在內也。剛得中，謂二五得中也。內兌說而外巽順，故孚也。案：剛柔皆謂二也。二變應五，故柔在內。四外體，不得云四在內也。兌說謂二，巽孚謂五，故乃化邦也。）乃化邦也。（虞翻曰：二化應五成坤，坤爲邦，故化邦也。〔疏〕二變應五，五三四成坤，坤土爲邦，又坤化成物，故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荀爽曰：豚魚，謂四三也。四爲山陸，豚所處；三爲兌澤，魚所在。豚者卑賤，魚者幽隱，中信之道，皆及之矣。〔疏〕豚魚謂三四也者，四互艮爲山陸，山豚所處也，故豚謂四；三體爲兌澤，澤魚所在也，故魚謂三。豚者獸之卑賤，魚者蟲之幽隱。王氏云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幽隱之物，信皆及之矣。）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疏〕中孚之象，四陽在外爲實，二陰在內爲虛，有舟象焉，故曰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蓋三出體渙，故象舟楫，而曰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虞翻曰：訟乾爲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疏〕訟乾五爲天，二動之正，上應乎乾爲應天，故曰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崔憬曰：流風令于上，布澤惠于下，中孚之象也。〔疏〕上巽爲風，故流風令于上；下兌爲澤，故布澤惠于下，上下交孚，中孚之象也。案：風生乎澤，風行澤上，以陽散陰，澤上有風，以陰應陽，中孚之義也。澤者嚴澤，風者號令，議獄緩死之義。）君子以議獄緩死。（虞翻曰：君子謂乾也。訟坎爲獄，震爲議爲緩，坤爲死。乾四之初，則二出坎獄，兌說震喜，坎獄不見，故議獄緩死也。〔疏〕君子謂乾也。訟坎陷爲獄，震爲議，震木德寬仁爲緩，坤滅于乙爲死。訟乾四之初，兌成坎毀，則二互震爲出坎獄，兌爲說，震爲喜，坎象不見，故議獄緩死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荀爽曰：虞，安也。初應于四，宜自安虞，无意于四則吉，故曰虞吉也。四者承五，有意于四則不安，故曰有它不燕也。〔疏〕士虞禮鄭注云：虞，安也。初應于四，彼此皆正，故初宜安虞，无志于四而不妄動，則吉，故曰虞吉。四有訟初來上正承五，若初有它意，誠不應四，于四則不安，故曰有它不燕。釋詁：燕，安也。詩鄭箋亦云燕，安也。燕與宴通，故亦訓安也。）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荀爽曰：初位潛藏，未得變而應四也。〔疏〕乾初九曰陽氣潛藏，故初位潛藏。與四正應，故不得變而應四也。愚案：訟坎爲志，四已之初，宜安其位，不可有它，故曰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虞翻曰：靡，共也。震爲鳴，訟離爲鶴，坎爲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二動成坤，體益，五艮爲子，震巽同聲者相應，故其子和之。坤爲身，故稱我，吾謂五也。離爲爵，爵，位也。坤爲邦國，五在艮，閽寺庭闕之象，故稱好爵。五利二變之正，應以故吾與爾靡之矣。〔疏〕靡，共也，本孟喜易注。互震善鳴爲鳴，訟五離爲飛鳥，故爲鶴。又全體似離，亦爲鶴。坎在子中，爲陰夜。鶴知夜半，淮南子文。夜半，故鳴鶴在陰。二動五坤爲母，全體成益，五體艮爲少子，又說文卵孚也，故有孚取鶴子之象。中互震巽同聲相應，故其子和之也。坤形爲身，故爲我。二應五，故吾謂五也。孟子爲叢敺爵者鸇也，注云：爵，鳥名。說文：爵，禮器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凡有爵于廟則有位于朝，無位則无爵，亦遂以位爲爵。天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即此義也。蓋古者爵位取義于酒爵。酒爵之義，又取爵鳴節節足足。說離爲飛鳥，故離爲爵，而爵曰位也。坤土爲邦國，五位在艮，有閽寺闕庭之象。人臣食爵于朝，故稱好爵，以富作己。五利二變正，應己好爵與共，故曰吾與爾靡之矣。）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虞翻曰：坎爲心，動得正應五，故中心願也。〔疏〕訟坎爲心，動而得正，上應五，陽二在下中，故曰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荀爽曰：三四俱陰，故稱敵也。四得位有位，故鼓而歌；三失位无實，故罷而泣之也。〔疏〕三四俱陰，以陰承陰，故稱敵。以六居四爲得位，有位故鼓而歌。以六居三爲失位，陰爲虛，失陰无實，故罷而泣之也。案：三至四互震爲鼓，又互艮止爲罷，故或鼓或罷。下兌二在訟坎爲泣，二變震聲爲歌，故或泣或歌。或之者无常也，以陰不中正故也。）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王弼曰：三四俱陰，金木異性，敵之謂也。以陰居陽，自強而進，進而閡敵，故或鼓也。四履正位，非己所克，故或罷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也。四履謙巽，不報讎敵，故或歌也。歌泣无恆，位不當也。〔疏〕三四俱陰，兌金巽木，既異其性，金又剋木，故曰得敵。孔疏欲進礙四，恐其害己，故或鼓而攻之。而四履正承尊，非己所勝，故或罷而退敗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而憂悲也。四履于順，不與物校，退而不見害，故或歌而歡樂也。進退无恆者，止爲不當其位，妄進故也。案：三失位，不能自正，應在上，登天不下與三易位，故曰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虞翻曰：訟坎爲月，離爲日，兌西震東，月在兌二，離在震三，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乾坎兩馬匹，初四易位，震爲奔走，體遯山中，乾坎不見，故馬匹亡。初四易位，故无咎矣。〔疏〕訟坎爲月，謂二也。離爲日，謂四也。中孚體兌爲西，互震爲東，坎月在兌二，離日在震三，而訟四也。月西日東，兩象相對，故日月幾望也。不在二五，不正望，中孚坎離之合，故幾此象。說卦乾爲馬，坎亦爲馬，兩象相匹，匹，耦也。在訟乾四，與坎初爲匹也。初四易位，四互震足爲奔走，三至上體遯，山中乾坎皆毀，故馬匹亡也。初四易位得正，故无咎矣。愚案：月至兌丁爲上弦，蓋乾甲爲望，內體兌四本訟乾，故月自兌丁至乾爲幾望，與小畜歸妹同義。）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虞翻曰：訟初之四，體與上絕，故絕類上也。〔疏〕四在上體，訟初之四，四即之初，體與上絕，故馬匹亡，上謂乾，故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虞翻曰：孚，信也，謂二在坎爲孚，巽繩艮手，故攣，二使化爲邦，得正應

（已。故无咎也。）〔疏〕（孚信也。說文文。五應二。二在坎。坎爲孚。五體巽爲繩。互艮爲手。故曰攣。說文。攣係也。凡拘牽連繫者皆曰攣。攣如者。蓋取中孚固結約束不可解之義也。二敵應有咎。故五攣二使化坤爲邪。變正得位。上承應五。故无咎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案以陽居五。有信攣二。使變己。是位正當也。）〔疏〕（以陽居五。得中得正。故能有孚。下攣于二。使之變正應己。故曰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虞翻曰。巽爲雞。應在震。震爲音。翰。高也。巽爲高。乾爲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禮薦牲雞稱翰音也。）〔疏〕（巽爲雞。說卦文。應在互震。震善鳴爲音。翰。高也者。鄭王注所謂高飛是也。巽爲高。乾爲天。皆說卦文。體本於乾。又上于三才爲天位。故曰翰音登于天。上失正位。故貞凶。曲禮曰。雞曰翰音。蓋祭宗廟所用。故云禮薦牲雞稱翰音也。案。體巽爲雞。雞鳴必振其羽。故有翰音之象。夫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周禮雞人亦取孚義。然雞雖能鳴。不能上飛。叫且雞不失時。欲使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豈能久乎。孟子所謂聲聞過情者也。三陰爲不義之應。上宜與三易位正乎凶。卦辭利涉大川是也。）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侯果曰。窮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命。有聲無實。中實內喪。虛聲外揚。是翰音登天也。巽爲雞。雞曰翰音。虛音登天。何可久也。）〔疏〕（陽窮于上。又失正位。所處過中。是信不由中者也。巽爲申命。以此申命。有聲無實。行內應在三。三陰无實。故中實內喪。以陽居陰。處外卦之上。故虛聲外揚。是翰音登天之象也。虛音登天。聲不能久。巽爲長。故曰何可長也。）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也。故曰小過。）〔疏〕（孚爲信。中孚爲有其信。互震爲行。故曰必行之。又互艮。止守之象也。守其信而行。則失貞而不諒之道。所謂言必信。行必果。守硜硜之節而不知大體。以信爲過者也。可小事。故曰小過。）

䷽（艮下震上）小過。亨利貞。（虞翻曰。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又有飛鳥之象。故知從晉來。杵臼之利。蓋取諸此。柔得中而應乾剛。故亨。五失正。故利貞。過以利貞。與時行也。）〔疏〕（晉上之三成小過。從四陰二陽之例。自臨觀來。但二陽在中。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不能兩爻變動以成之。故與訟四之初成中孚同例也。晉體離爲飛鳥。從晉來者。晉乾宮遊魂卦也。臨晉兼具乾坤義。晉三彖曰。上行也。虞彼注云。此則成小過。故有飛鳥之象。繫辭杵臼之利。見頤噬嗑入坎穴。蓋取諸此也。柔得中謂五也。乾剛謂五伏陽也。惟震與巽同聲相應。故柔得中而應乾剛。過猶過也。過乎柔者也。然柔得中而應乾剛。得乎禮之本。奢寧儉。是以儉故亨也。五陰失正。利變之貞。故彖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可小事。（虞翻曰。小謂五。晉坤爲事。柔得中。故可小事也。）〔疏〕（五陰爲小。故小謂五也。晉坤發于事。巽爲事。五得中。故可小事也。）不可大事。（虞翻曰。大謂四。四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也。）〔疏〕（大事謂四。四剛失位而不得中。故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虞翻曰。離爲飛鳥。震爲音。艮爲止。晉上之三。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妄矣。）〔疏〕（晉離爲雉。故爲飛鳥。小過震善鳴爲音。艮止爲止。晉上之三。離象毀。震艮象成。是鳥飛去而音止也。故曰飛鳥遺之音。遺。存也。上陰乘四陽謂五。故不宜上。謂五當變。下陰順三陽謂二。故宜下。大吉。謂二爲其臣。俗說。宋衷說也。易无此象。故曰妄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荀爽曰。陰稱小。謂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疏〕（陽大陰小。故陰稱小。四應初。陰過二而去。三應上。陰過五而去。五處上中。見陰之過。而不見陽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案。小陰謂五。五過乎陽而應乾剛。故過而亨。艮爲時。震爲行。過五利變之正成咸。咸否相反。終則有始。與時偕行。故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虞翻曰。謂五也。陰稱小。故小事吉也。）〔疏〕（五柔得正。故謂五也。陰柔稱小。柔而得中。故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虞翻曰。謂四也。陽稱大。故不可大事也。）〔疏〕（剛失位。謂四也。陽剛稱大。失位不中。故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故曰飛鳥。震爲聲音。飛而且鳴。鳥去而音止。故曰遺之音也。）〔疏〕（二陽在內。象鳥之身。四陰在外。象翅與足。有似飛鳥舒翮之象。

故曰飛鳥。此卽虞君所謂俗說也。震善鳴爲聲音。飛而且鳴。謂震。鳥去而音止。謂艮。故曰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王肅曰。四五失位。故曰上逆。二三得正。故曰下順也。）〔疏〕（四陽五陰爲失位。四五在上。故曰上逆。二陰三陽爲得正。二三在下。故曰下順也。案。陰在陽上爲逆。故五宜正。陰在陽下爲順。故二不變。）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侯果曰。山大而雷小。山上有雷。小過于大。故曰小過。）〔疏〕（艮一陽在上。陽爲大。故曰山大。震陰在上。陰爲小。故曰雷小。今山上有雷。是小過于大也。故曰小過。愚案。艮止所以節禮。震動于上而過之。陰過于陽。故曰小過。陰柔也。過恭過哀過儉。皆過于柔而不失乎禮之本者也。其過爲小。故君子以之。）君子以行過乎恭。（虞翻曰。君子謂三。上貴三賤。晉上之三。震爲行。故行過乎恭。謂三致恭以存其位。與謙三同義。）〔疏〕（艮三卽乾三。乾三稱君子。故君子謂三也。上位貴。三位賤。晉上之三。是貴下于賤也。震足爲行。故行過乎恭。繫上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謂上之三成謙。故與謙三同義。）喪過乎哀。（虞翻曰。晉坤爲喪。離爲目。艮爲鼻。坎爲涕洟。震爲出。涕洟出鼻目。體大過遭死。喪過乎哀也。）〔疏〕（晉坤喪于乙爲喪。又晉離爲目。體艮互兌。山澤通氣。以鼻受澤。故爲鼻。坎水爲涕洟。萃上虞注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萬物出震。爲出。涕洟出于鼻目爲哀。自二至四體大過。遭死象。故喪過乎哀也。）用過乎儉。（虞翻曰。坤爲財用。爲吝嗇。艮爲止。兌爲小。小用止密。雲不雨。故用過乎儉也。）〔疏〕（坤土生萬物爲財。致役乎坤爲用。故爲財用。坤爲吝嗇。說卦文。晉體有艮爲止。小過互兌。少女爲小。小謂五陰。小用謂止。卽六五密雲不雨之象也。故用過乎儉。）

初六。飛鳥以凶。（虞翻曰。應四。離爲飛鳥。上之三則四折入大過死。故飛鳥以凶。）〔疏〕（初應四。四體離爲飛鳥。晉上之三成艮。互兌。兌爲毀折。故四折入大過死。謂二至四體大過死象也。故飛鳥以凶。初失正。利四來易位。四死大過。故以初凶也。按。初在艮下。當止。失位。故不止而飛。宜下不宜上。故凶也。）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虞翻曰。四死大過。故不可如何也。）〔疏〕（初應在四。四死大過。故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虞翻曰。祖謂祖母。初也。母死稱妣。謂三。坤爲喪。爲母。折入大過死。故稱祖妣也。二過初。故過其祖。五變三體姤遇。故遇妣也。）〔疏〕（對妣言。故知祖謂母。二過初。故祖母謂初也。說文。妣。殁母。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故母死稱妣。二過三。故妣謂三也。晉坤爲喪爲母。故二稱王母。今上折入大過。故稱祖妣也。二在巽。三爲長女。三本晉坤。故三爲二母。死大過。故稱妣也。初坤體之始。故爲祖母也。二在初上。爲過初。故過其祖。五失位。當變。二至五體姤。姤。遇也。三在二上。故遇妣也。）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虞翻曰。五動爲君。晉坤爲臣。二之五隔三。艮爲止。故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體姤遇象。故遇其臣。无咎也。）〔疏〕（二應五。五不正。五動陽相互乾爲君。晉內坤爲臣。二往應五。隔三。互艮爲止。故不及其君。如與而過。近比艮止。止而承三。陰陽得正。體姤稱遇。故遇其臣。小過之時。順陽故无咎也。）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虞翻曰。體大過。下止會巽下。故不可過。與隨三同義。）〔疏〕（二至五體大過。下體艮。互體巽。二止舍巽下。五君隔于三艮。二臣不應。故臣不可過。隨家陰居陽。六三之上无應。承四互艮。故係于四。小過之時。陰過陽。以順陽爲吉。故與隨三同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虞翻曰。防。防四也。失位。從或而欲折之初。戕。殺也。離爲戈兵。三從離上入坤。折四死大過中。故從或戕之凶也。）〔疏〕（非虞義。當作弗過句。防之句。從或句。戕之凶句。防。防四者。謂三弗過四。應上而防四也。四失位應初。故從或而欲折之初。戕卽初也。宣十八年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故云戕殺也。晉離爲戈兵。故爲戕。三從離上入坤成小過。折四至二。象死大過中。故從或戕之凶也。凶謂四也。四之凶不當見于三。謂三不防四。四折之初。則體飛鳥而成明夷。三離災眚。故致凶耳。）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虞翻曰。三來戕四。故凶如何也。）〔疏〕（三不防四。四從初受傷。是三來戕四。而三亦受傷。故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九家易曰。以陽居陰。行過乎恭。今雖失位。進則遇五。故无咎也。四體震動。位既不正。當動上居五。不復過五。故曰弗過遇之矣。）〔疏〕（以九居四。爲陽居陰。行過乎恭。失位有咎。今進而遇五得正。故无咎。四體震爲動。位既不正。當動而上居于五。不復過五而遇五。故曰弗過遇之矣。愚案。失位咎也。下正應初。故无咎。然亦不義之應也。故四弗過三之初而得五。陽反正。體姤爲遇。故曰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荀爽曰。四往危五。戒備于三。故曰往厲必戒也。勿長居四。當動上五。故曰勿用永貞。）〔疏〕（四陽不正。往必危五。戒備于三。是謂三當防四。故曰往厲必戒也。然長居于四。

（失位非宜，故勿長居于四，當動而上五，故曰勿用永貞。愚案：四有正應，五陽當自出得正，成二四往五失應則危，故必戒也。待五止於後，初四易位，成既濟定。四之初，則潛龍勿用之爻也。既濟定，則永得其正，故曰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虞翻曰：體否上傾，故終不可長矣。）〔疏〕（四失位，故當試過三之初。五正體否，否上九稱傾否，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又體巽爲長，故終不可長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虞翻曰：密，小也。兌坎在天爲雲，墜地成雨。上來之三，折坎入兌，小爲密。坤爲自我，兌爲西，五動乾爲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疏〕（小畜小過皆稱密雲，故云密小也。互兌少女，故稱小也。五互坎，水在天爲雲，如需雲上于天是也。墜地成雨，如解雷雨作是也。伏上之三，變坎成兌，兌小故爲密。坤形爲自爲我，故爲自我。兌方位正西卦，故爲西。五動互乾，乾西北，野外稱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不雨者，蓋互震艮，艮止而風散之也。）公弋取彼在穴。（虞翻曰：公謂三也。弋，矰繳射也。坎爲弓彈，離爲鳥矢，弋無矢也。巽繩連鳥，弋人鳥之象。艮爲手，二爲穴，手入穴中，故公弋取彼在穴也。）〔疏〕（爻例三爲公位，故公謂三也。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鄭注：結繳于矢謂之矰矣，故云弋矰繳射也。皆坎爲弓輪，故爲弓彈。離爲飛鳥，又爲戈兵，故爲鳥矢。謂三弋取初而正四，成既濟，亦體其坎離也。弋者用弓矢也。又互巽繩連繫于鳥，是弋人取鳥之象也。人下當脫取字。三艮爲手，二互巽伏艮山下，陰爻兩畫爲穴，初在穴中，艮手入穴中，故公弋取彼在穴也。愚案：五在晉爲互坎，上坎爲雲，故曰密雲。晉上之三，下坎爲雨，坎象毀，故不雨。五不正，四亦不正，四互兌爲西，陰過而上，由四過五，一自我西郊，蓋小過象取飛鳥，初凶失正，在穴之鳥也。五變正，三爲公位，上承五志，取初易四，則六爻皆正。五陰小過，故密雲不雨，利變得正，故使三取初易四。密雲不雨即不宜上，弋彼在穴即宜下大吉也。蓋小過取象在五，故爻辭與卦辭同義。）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虞翻曰：謂三坎水已之上六，故已上也。）〔疏〕（晉三坎水已之上六，故不雨。）上六：弗過遇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虞翻曰：謂四已變之坤，上得之三，故弗遇過之。離爲飛鳥，公弋得之，鳥下入艮手而死，故飛鳥離之凶。皆坎爲災眚，故是謂災眚矣。）〔疏〕（四失正，已變之坤，故上得之三。謂上弗得中正，過三而過五，離三，故弗遇過之。上在晉體離爲飛鳥，之三爲公位，故公弋得之。上爲飛鳥，下居于三，入坤死而成艮手，是鳥下入艮手而死也，故飛鳥離之凶矣。離如罹，則離之之離也。三在晉互坎爲災眚，今居于上，故是謂災眚。案：二五居中，三上已過，故皆凶。）象曰：弗過遇之，已亢也。（虞翻曰：飛下稱亢，晉上之三，故已亢也。）〔疏〕（說文：頏，人頸也。本作亢，是頏亢古字通也。邶風頡之頏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故曰飛下稱亢。晉上飛而下三，不與上應，故曰已亢也。陽皆亢，陰不皆亢，故不從俗訓也。）

序卦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疏〕（小過之過，論語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之過也。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過所當過而不失乎禮之本者也，故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蓋大過必至于陷，故受之以坎；小過或有可觀，故受之以既濟。）

䷾（離下坎上）既濟：亨小，利貞。（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利貞矣。）〔疏〕（三陽三陰之卦自泰來，故泰五之二。陽大陰小，二陰，故小謂二也。爻例當二之五，而五之二者，泰坤女，去下交于二，故卦主柔得中而亨小也。六爻陰陽各正，故云得位。六爻正則陰陽和矣，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彖傳文。貞者正也，利和也，各正故貞，太和故利，貞即乾彖傳所謂乃利貞也。）初吉，（虞翻曰：初，始也。謂泰乾，乾知大始，故稱初。坤五之乾二，得正處中，故初吉，柔得中也。）〔疏〕（初，始也。說文文：初，始于乾，故初謂泰乾。乾知大始，繫上文。九家易彼注云：始謂乾稟元氣，萬物資始，故稱初也。坤五下之乾二，得正處中，始无不吉，故初吉。彖傳曰柔得中是也。）終亂。（虞翻曰：泰坤稱亂，二上之五，終止於泰，則反成否，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天下无邦，終窮成坤，故亂其道窮也。）〔疏〕（坤代終稱終，上終于坤，故泰坤稱亂，坤陰消故亂。既濟者已濟也，其濟在泰五，既濟而退，退則二復于五，終止于泰而反成否，遯艮子弑父，否坤臣弑君，否彖曰天下无邦，是終窮于上，變坤成亂，故象曰其道窮也。）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荀爽曰：天地既交，陽升陰降，故小者亨也。）〔疏〕（泰本天地交也，既濟則陰陽又交，二陽升于五，五陰降于二，二陰得正，故稱小者，交故通，通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

位當也。（侯果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疏〕（卦自泰來，五降二，二升五，是剛柔各正而陰陽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虞翻曰：中謂二。）〔疏〕（二在下中，故中謂二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虞翻曰：反否終坤，故其道窮也。侯果曰：剛得正，柔得中，故初吉也。正有終極，濟有息止，止則窮亂，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一曰殷亡周興之卦也。成湯應天，初吉也；商辛毒痡，終止也。由止故物亂而窮也。物不可窮，窮則復始，周受其未濟而興焉。乾鑿度曰：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疏〕（虞注：泰極反否，終成坤亂，乾爲道，坤爲窮，乾極反坤，故其道窮也。侯注：剛皆得正，二柔得中，故初吉。正極必反，故正有終極；濟極必衰，故濟有息止。濟止則窮亂生焉，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謂殷亡周興之卦也者，成湯奉若天命，是初吉也。商辛毒痡四海，是終止也。終止則物亂而道窮也。否極必窮，窮極復始，否泰循環，自然之運，周承殷後，受其未濟而興焉。乾鑿度曰：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鄭彼注云：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常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亦無窮極之謂者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荀爽曰：六爻既正，必當復亂，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亂也。）〔疏〕（治亂相循，自然之運，故六爻既正，必當復亂。亂者患也，君子象之，思患之必至而豫爲防之。繫下所謂治不忘亂者也。案：水性趨下，火性炎上，水在火上，則相濟以成其用，故曰既濟。不相濟則患生，故君子謂泰乾三也。坤亂爲患，既濟坎心爲思，泰天地交，物所以濟，終止則亂。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使二升五以正坤，故曰思患而豫防之，謂防否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宋衷曰：離者兩陽一陰，陰方陽圓，輿輪之象也。其一在坎中，以火入水，必敗，故曰曳其輪也。初在後稱尾，尾濡輪曳，皆也，得正有應，於義可以危而无咎矣。）〔疏〕（內體離，離兩陽一陰之卦也。考工記：輪崇與廣，鄭注云：載物爲輿，行地爲輪。輿方象陰，輪圓象陽，故云輿輪之象也。二互三四爻爲坎，三在坎中，以火入水，必敗之象，故曰曳其輪也。又例，上爲首，初在下爲尾，尾濡輪曳似咎，初得正，四有應，雖危无咎矣。案：說卦曰：坎爲輪，爲曳。宋彼注云：水摩地而行曰曳，故曰曳其輪。泰初在泰爲四，否四體艮爲狐，爲尾，未濟之小狐濡尾是也。初應在四之歷坎水，坎水爲濡，故曳其輪濡其尾，濡曳皆咎也。得正故无咎。既濟六爻各正，不取相應，雖二五亦然，故二上承三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虞翻曰：離爲婦，泰坤爲喪，茀髮謂鬒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坎爲玄雲，故稱茀。詩曰：鬒髮如雲。乾爲首，坎爲美，五取乾二之坤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茀。泰震爲七，故勿逐七日得。與睽喪馬勿逐同義。髢或作茀，俗說以鬒爲婦人蔽膝之茀，非也。）〔疏〕（離中女，故爲婦。泰坤喪于乙，爲喪。茀髮，子夏傳也。髮謂髲髢，詩言鬒黑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者，所謂被后夫人之盛服也。上坎爲雲，又坎水北方色黑，故云玄雲。稱鬒者，如詩鄘風曰鬒髮如雲是也。泰乾爲首，既濟坎美爲美。五取乾二之坤成坎，觀卦坎爲三也。繫上曰天七，謂庚也。震納庚，故震爲七。震足爲逐，離爲日，震變爲言，二爻互坎，故七日得。得喪者言其順三也。睽初喪坎馬，得遇馬，故與睽喪馬勿逐同義也。髢諸本皆作茀，或作紼，作弗，作鬒，皆作紱。又云以鬒爲婦人蔽膝，卦无膝象，故知非也。）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盧氏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人之義也。茀，首飾。坎爲盜，離爲婦，喪其茀，鄰于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疏〕（二體柔上應五，體柔爲履順，承五爲承剛，爲婦人之義也。茀，首飾，爲君容也。外坎爲盜，內離爲婦，內婦喪茀，外鄰坎盜也。勿逐自得者，以二履中道也。二五相應，以二加五爲七，故七日得也。案：二中實柔，道乃然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虞翻曰：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乾爲高宗，坤爲鬼方，乾二之坤五，故高宗伐鬼方。坤爲年，位在三，故三年。坤爲小人，二上克五，故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憊也。干寶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方，北方國也。高宗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離爲戈兵，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在既濟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于殷，有所弗革也。）〔疏〕（虞注：喪服四制：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故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乾鑿度曰：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成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泰乾爲君，三在寅，帝君配天，故稱高宗。[illegible]氏書傳曰：殷道中衰，諸侯皆叛，至高宗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成曰：鬼方，南方之國。閟語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又曰三苗復九黎之德，是以三苗爲鬼方也。干氏又以爲北方國，詩大雅蕩篇鬼方毛傳

鬼方。遠方也。漢書匡衡傳。成湯化夷俗而懷鬼方。應劭云。鬼方。遠方也。于西于南于北。皆無所指。坤死爲鬼。至靜德方爲方。故爲鬼方。乾二上之坤五。故高宗伐鬼方。三爲高宗者。旣濟離乾之坤。以乾爲君。乾三得位。依二上五征坤。故三爲高宗。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謂三也。日周爲歲。陽也。月十二會爲年。陰也。故坤爲年。又位在三。故曰三位。坤陰爲小人。謂上也。二上克五。二至五亦三爻。故三年克之。坤小人。又爲用。坤象不見。故小人勿用。坎爲勞卦。故象曰憊也。干注。殷道衰而復興。故云高宗。殷中興之君。坎在北。故云鬼方。北方國也。內體離爲戈兵。故稱伐。外體坎位北方。陰象。故稱鬼。乾爲先。旣濟三在乾。故云遠先代之功。後漢書又曰。季歷遂伐西落鬼戎。故云以明周因于殷有所弗革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侯果曰。伐鬼方者。興衰除闇之征也。上六闇極。九三征之。三舉方及。故曰三年克之。興役動衆。聖智擾攘。則非小人能爲。故曰小人勿用。虞翻曰。坎爲勞。故憊也。〔疏〕侯注。三陽稱剛。則能興衰。在離爲明。則能除闇。故伐鬼方者。興衰除闇之征也。六陰爲闇。處上爲極。三往征之。自四至上。三舉方及。故曰三年克之。奉上體坤。致役乎坤。坤爲役。坤三爻爲衆。乘衆又互震。起而興爲動。故云興役動衆。聖人當此。猶存艱遷。況小人乎。故曰小人勿用。虞注。坎勞卦。故爲勞。疲極曰憊。勞故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虞翻曰。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毀壞。故繻有衣袽。離爲日。坎爲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也。〔疏〕乾爲衣。九家說卦文。繻。子夏傳作襦。故稱繻也。袽。敗衣。王肅謂敗衣是也。乾二之五。乾象不見。故衣象毀壞。而曰繻有衣袽。內離爲日。外坎爲盜。互離在兩坎之閒。故終日戒也。言遠征戰勞。衣服已敗。猶有鬼方寇盜之虞。故終日戒也。案。說文。絮縕爲繻。敝衣爲襦。引易繻有衣袽。夫繻有衣袽者。謂衆繻而縕以敗衣。已盛將衰。旣濟過中之象也。可不終日戒乎。蓋乾衣互兌。兌爲毀折。又離戒乾毀。故有衣袽之象。離爲日。四出離外。有終日之象。蓋三定旣濟之難。四則旣濟不可恃。故終日戒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弊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爲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恒。或爲衣。或爲袽也。履多懼之地。上承帝王。故終日戒慎。有所疑懼也。〔疏〕漢書終軍傳。關吏與軍繻。蘇林云。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爲信也。繻頭即帛邊。即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弊帛。即虞氏敗衣之意也。帛邊可拂拭器物之用也。繻

新則爲衣。敗則爲袽。故云有爲衣袽之道也。離中虛爲明。坎中實爲闇。故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恒。一物而可貴可賤。猶或爲衣或爲袽也。四多懼。故履多懼之地。五位天子。故上承帝王。近尊多懼。故終日戒懼。坎心爲疑。故有所疑懼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虞翻曰。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疏〕泰互震爲東。兌爲西。東西稱鄰。震動至五成陽。互兌爲殺坤。故曰東鄰殺牛。旣濟五在坎爲多眚。爲上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五在坎爲東鄰。二在兌爲西鄰。泰成旣濟。四時象正。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三言伐鬼方。五言祭祀也。禴。夏祭也。離南方之卦。于時爲夏。泰二互兌。二動體離明。二陰得正。上承五陽。近順三。陽實陰虛。又乾陽爲福。故實受其福。故象曰吉大來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崔憬曰。居中當位于旣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爲日。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離又爲牛。坎水克離火。東鄰殺牛之象。論殷春祭之名。案尚書克殷之歲。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四月殷之三月。春也。則明西鄰之禴祭。得其時而受祉福也。〔疏〕五爲坎中。九爲當位。當旣濟而臨尊位。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在坎爲月。祭義曰。月生于西。故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五與二應。二在離爲日。祭義曰。日出于東。故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九家說卦。離爲牛。故又爲牛。坎水下克離火。東鄰殺牛之象也。毛鄭氏以爲夏殷之祭。故曰論殷春祭之名。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皆是武成文。引之以明周四月即殷之三月。春時也。古周克殷之歲。四月祀廟。是西鄰之禴得其時而受福祉也。按旣濟亨小。故西鄰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盧氏曰。明鬼享德不享味也。故德厚者吉大來也。〔疏〕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鬼享德不享味。德厚則吉大來也。按乾爲福。故實受其福。陽爲大。故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虞翻曰。乾爲首。五從二上。在坎中。故濡其首厲。位極乘陽。故何可久。〔疏〕五自乾來。故乾爲首。五從二上。成坎爲水。故濡其首。濟極終亂。故厲也。位極乘陽。象上濡五。濟不可久。終所以終亂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荀爽曰。居上濡五。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故曰何可久也。〔疏〕居坎之上。下濡五陽。處高位而居極盛。盛極必否。故云必當復危。乾爲久。故曰何可久。即終亂之義也。

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崔憬曰。夫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疏〕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繫下文。陸績注云。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夫陰陽變化。往來不窮。故變則通矣。旣濟必盛。盛極必衰。于數窮之時。而得變通之道。故受之未濟。以明物不可窮也。蓋未濟冬十一月卦也。于時天地閉藏。而萬物資生之機已伏。君子知之。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因變旣濟之凶。常存未濟之心。書所謂滿招損。謙受益。家語所謂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者。皆此義也。知此則窮不終窮。而天下國家可長保矣。六十四卦終以未濟。聖人示戒之意深矣哉。

䷿ 坎下離上 **未濟。亨。**虞翻曰。否二之五也。柔得中。天地交。故亨。濟。成也。六爻皆錯。故稱未濟也。〔疏〕三陰三陽之卦自否來。故否二之五也。柔在五爲得中。二五易位。其天地交矣。故通。通故亨。書君陳。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傳。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故云濟成也。六爻陰陽失位。故云皆錯。錯故稱未濟也。

小狐汔濟。虞翻曰。否艮爲小狐。汔。幾也。濟。濟渡。狐濟幾渡而濡其尾。未出中也。〔疏〕說卦。艮爲小石。九家說卦。艮爲狐。故云否艮爲小狐。謂四也。詩民勞曰。汔可小康。鄭箋。汔。幾也。揚子方言。過度謂之涉濟。故云濟渡也。艮爲狐。二上之五。互坎水。坎心爲疑。狐性疑。疑故渡而坎水濡二。故曰濡其尾。象曰未出中者。未出下中也。濡尾故未濟。古諺云。狐欲渡河。無奈尾何。即汔濟濡尾之義也。

濡其尾。无攸利。虞翻曰。艮爲尾。狐。獸之長尾者也。尾謂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失位。故无攸利。不續終也。干寶曰。坎爲狐。說文曰。汔。涸也。案。剛柔失正。故未濟也。五居中應剛。故亨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濟。水旣未涸。而乃濟之。故尾濡而无所利也。〔疏〕虞注。獸之屬多長尾。故艮爲尾。而狐尾尤長。否二至四互艮爲狐。故尾謂二。二在坎水中。故曰濡其尾。初陰失位。故无攸利。未濟非可終之道。故象曰不續終也。干注。坎爲狐。九家說卦文。說文。汔。小涸也。六爻剛柔失正。故曰未濟。五柔居中。下應二剛。故亨。小狐力弱。涸而後濟。水未涸而濟之。故濡其尾而无所利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荀爽曰。柔上居五。與陽合同。故亨也。〔疏〕否二柔上居五。五爲陽位。故與陽合同。天地交。故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虞翻曰。謂二未變。在坎中也。干寶曰。狐。野獸之妖者。以喻祿父。中謂二也。困而猶處中。故也。此以託紂雖亡國。祿父猶得封矣。〔疏〕虞注。二以上體旣濟。故變濟也。二未變在坎中。故曰未出中也。干注。說文。狐。妖獸也。故云狐野獸之妖者。祿父紂子。其位不正。故以喻祿父。二在下中。故中謂二也。困而猶處中。故未出中也。史記。殷旣滅。武王已克殷。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故云此以託紂雖亡國。祿父猶得封矣。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虞翻曰。否陰消陽。至剝終坤。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乾五之二。坤殺不行。故不續終也。干寶曰。言祿父不能敬奉天命。以續旣終之禮。謂叛而被誅也。〔疏〕虞注。否陰消卦也。陰之消陽。至剝而陰盛。終坤由亂。旣濟彖傳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即反否終坤之謂也。坤弒爲殺。否乾五之坤二。坤殺不見。故坤殺不行。而曰不續終也。[illegible]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坤終不見。故不續終也。案。序卦曰。受之以未濟終焉。旣濟卦辭曰。初吉終亂。終謂上也。旣濟自以濡首終。未濟自以濡尾終。不相續。故曰不續終也。干注。祿父紂子也。受周之封。不能敬奉天命。以續商家旣終之祀。宜其叛而被誅。无攸利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荀爽曰。雖剛柔相應。而不以正。由未能濟也。干寶曰。六爻皆相應。故微子更得爲客也。〔疏〕荀注。剛柔雖應。而爻皆不正。不正之應。由未能濟也。亦釋未濟之義也。干注。未濟之世。義不相然。六爻陰陽皆應。雖不當位。猶有終而復始之理。書序。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詩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故云微子更得爲客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侯果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雖復同體。功不相成。所以未濟也。故君子愼辨物宜。居之以道。令其功用相得。則物咸濟矣。〔疏〕洪範曰。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其性相反。雖同居一體之中。然火在水上。不能成烹飪之功。所以名未濟也。故君子象之。愼辨物宜。而居之以道。令水火相交。功用相得。則物各成宜。未濟者可濟矣。

君子以愼辨物居方。虞翻曰。君子否乾也。艮爲愼。辨。別也。物謂乾陽物也。坤陰也。艮爲居。坤爲方。乾別五以居坤二。故以愼辨物居方也。〔疏〕陽爲君子。故君子謂否乾也。艮爲小爲愼。說文。辨。判也。取判別之義。故云辨別也。乾

（陽物也。坤陰物也。繫下文。陸上當脫物字。艮非爲居。坤爲辨而無方爲方。乾上則五。下居坤乙。故以愼辨物居方。令各得其所也。以陽爲上。故乾別五也。又繫上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卦之羣分者。至既未濟卒焉矣。未濟殿六十四卦之終。故特舉初繫羣分之義。以發其凡也。）初六。濡其尾。吝。（虞翻曰。應在四。故濡其尾。失位故吝。「疏」初應在四。四在五後。故爲尾。四居互坎之中。坎爲水。故濡其尾。初陰居陽失位。故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案四在五後。故稱尾。極。中也。謂四居坎中。以濡其尾。是不知極也。「疏」初應四。四在五後。故稱尾。說文。極。棟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故極訓中也。四居互坎之中。水濡其尾。是不知極。言不知陷于坎中也。）九二。曳其輪。貞吉。（姚信曰。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干寶曰。坎爲輪。離爲牛。牛曳輪上以承五命。猶東藩之諸侯。共攻三監。以濟周道。故曰貞吉也。「疏」姚注。坎爲曳。爲輪。說卦文。坎兩陰在外。一陽在中。輪之象也。二應于五。而中隔于四。凡未濟之家。不正相應。故皆不取應。爻正而據初。故曳其輪也。雖不得位。處中而行。不失貞吉也。干注。內坎爲輪。外離爲牛。離牛曳坎輪。二應在五。故云上承五命。史記殷世家。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武王崩。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此東藩諸侯共攻三監。以濟周道之事也。故曰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虞翻曰。謂初已正。二動成震。故行正。「疏」六爻皆反之正。初已變正。二動成震。震爲足爲行。故曰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荀爽曰。未濟者未成也。女在外。男在內。婚姻未成。征上從四則凶。利下從坎。故利涉大川矣。「疏」濟者成也。未濟者言陰陽不正。婚姻未成也。離中女在外。坎中男在內。陰陽易位。是婚姻未成之象也。男女不正。雜卦未濟男之窮也。故云往從四則凶。利下從坎。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矣。案三在兩坎之中。故獨繫未濟。陸行爲征。水行爲涉。三陰失位。初二又不變正。震足大塗不見。故征凶。內坎接外坎。故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干寶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祿父反叛。管蔡與亂。兵連三年。誅及骨肉。故曰未濟征凶。平克四國。以濟大難。故曰利涉大川。坎也。以六居三。不當其位。猶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疏」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繫上文。虞注得正言吉。失正言凶。是也。武庚祿父叛周。管叔蔡叔實與其亂。周公東誅父管叔。詩東山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故云兵連三年。誅及骨肉。此未濟所以征凶也。周公誅殷。並及三監。故云克平四國。以濟大難。體坎爲川。故利涉大川也。六三以陰居陽。爲不當其位。猶周公居攝。以臣代君。故流言作而有東征之凶也。案六爻皆不當位。三言未濟。故于此爻發之。）九四。貞吉悔亡。（虞翻曰。動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疏」四失正。變而之正爲得位。故吉而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邦。（虞翻曰。變之震體師。坤爲鬼方。故震用伐鬼方。坤爲年。爲大邦。陽稱賞。四在坤中。體既濟離三。故三年有賞于大邦。「疏」四變二三爲震。故云變之震。自初至五體師象。坤爲鬼方。詳見既濟。故曰震用伐鬼方。坤爲年。亦見既濟。坤衆故爲大邦。司勳掌賞于夏官。管子曰。夏賞五德。故陽稱賞。四變于坤中。在既濟離三。故三年有賞于大邦。愚案既濟稱高宗伐鬼方。此不言高宗。高宗殷主也。又何大邦有賞。將考後漢書西羌傳曰。高宗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此即既濟高宗伐鬼方是也。又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竹書注之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據此則震用伐鬼方當指季歷無疑。四變下賓爲侯。故曰賞用。又紀年稱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故曰三年有賞于大邦。即干氏既濟注亦云周因于殷有所兜革。蓋謂此也。）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案坎爲志。震爲行。四坎變震。故志行也。「疏」互坎爲志。變震爲行。故志行也。）六五。貞吉无悔。（虞翻曰。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疏」五失位。互坎心爲悔。變正則吉。故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虞翻曰。動之乾。離爲光。故君子之光也。孚謂二。二變應己。得有之。故有孚吉。坎稱孚也。干寶曰。以六居五。周公攝政之象也。故曰貞吉无悔。制禮作樂。復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誠。故君子之光有孚吉矣。「疏」虞注。三四已正。故云動之乾。變正成離爲光。故云君子之光也。孚謂二。二亦變正。應五。已得有之。故曰有孚吉。三四已正。二亦在坎。故坎稱孚也。干注。以陰居陽。是以臣代君。爲周公攝政之象。故貞吉无悔也。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曰。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洛誥曰。朕復子明辟。故天明其攝政之道。信

其復辟之誠。此君子之光。所以有孚吉也。）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虞翻曰。動之正。乾爲大明。故其暉吉也。「疏」五動之正成乾。乾彖傳曰。大明終始。故乾爲大明。正與乎大明。故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虞翻曰。坎爲孚。謂四也。上之三介四。故有孚。坎酒流頤中。故有孚于飲酒。終變之正。故无咎。乾爲首。五動首在酒中。失位。故濡其首矣。孚。信。是。正也。六位失正。故有孚失是。謂若殷紂沈湎于酒。以失天下也。「疏」四互坎爲孚。故孚謂四也。三與上應。上之三介四。坎孚。故有孚。坎水爲酒。二至上有頤象。四坎在中。是坎酒流于頤中。故有孚于飲酒。失正咎也。上終變正。故无咎。乾爲首。見例。上亦爲首。坤二之五。是五動爲首在酒中。而失位。故濡其首矣。孚信。說文文。又說文曰。是。從日從正。故曰是正也。六位陰陽皆失其正。故有孚失正也。詩蕩稱商王受沈湎冒色。故云若殷紂沈湎于酒以失天下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虞翻曰。節。止也。艮爲節。飲酒濡首。故不知節矣。「疏」節。止也。雜卦文。艮多節。故爲節。上四易位。得正爲節。四上不正。故飲酒濡首。不知節也。案初曰不知極。上曰不知節。卦不過中之謂節。本協于中之謂極。初上二爻。孔子皆以不知責之。蓋卦體兩離爲明。宜知極知節矣。爻皆不正。故不知也。）

周易集解纂疏卷八

繫辭上第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虞翻曰。天貴故尊。地賤故卑。定謂成列。荀爽曰。謂否卦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疏」虞注。易乾鑿度曰。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又曰。乾坤相竝俱生。鄭彼注云。天地開闢。乾坤卦象立焉。孔氏云。天以剛陽而尊。地以柔陰而卑。又云。乾健與天陽同。坤順與地陰同。故得乾坤定矣。定謂成列者。乾坤列乎上下。而八卦成列。亦由是定矣。荀注。上乾下坤爲否。故謂否卦也。否于消息卦在七月。是時萬物已成。故云乾坤各得其位定矣。案此皆乾坤之德。非以否上乾下坤爲定位也。荀氏之說。未愜經義。）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虞翻曰。乾高貴五。坤卑賤二。列貴賤者存乎位也。荀爽曰。謂泰卦也。侯果曰。天地卑高。義既陳矣。萬物貴賤。位宜差矣。「疏」虞注。下傳云。崇效天。卑法地。坤自上降。乾自下升。故先言卑而後言高也。乾高貴謂五者。乾二升五也。坤卑賤謂二者。坤五降二也。列貴賤者存乎位。下傳文。乾以上爲尊。故五爲天位。坤以下爲卑。故二爲地位。乾坤正位二五。故貴賤位矣。荀注。坤卑在上。乾尊在下。天地交泰。故謂泰卦也。侯注。王氏云。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即侯氏義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虞翻曰。斷。分也。乾剛常動。坤柔常靜。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疏」釋名。斷。段也。分爲異段也。故云斷。分也。乾鑿度曰。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故乾剛常動。坤柔常靜。動靜既定。乾坤六位。又分乾陽坤陰。各爲六畫。然後可以迭用柔剛。故曰剛柔斷矣。即下傳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方以類聚。（九家易曰。謂姤卦。陽爻聚于午也。方。道也。謂陽道施生萬物。各聚其所也。「疏」姤五月午卦也。其卦五陽一陰。故云陽爻聚于午也。鄭注。方猶道也。故云方道也。五月正萬物極盛之時。陽道主施。故謂陽道施生萬物。各聚其所也。）物以羣分。（九家易曰。謂復卦。陰爻聚于子也。陰主成物。故曰物也。至于萬物一成。分

（散天下也。以周人用。故曰物以羣分也。）〔疏〕（復十一月子卦也。其卦五陰一陽。故云陰爻聚于子也。陰主成物。卽下傳坤化成物。故曰物也。萬物旣成。卽當分散天下。以周人用。故曰物以羣分也。）吉凶生矣。（虞翻曰。物三稱羣。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乾生故吉。坤殺故凶。則吉凶生矣。）〔疏〕（詩吉日。或羣或友。毛傳獸三曰羣。故云物三稱羣。坤至靜而德方。故云坤方道靜。道靜則聚。故以類聚。精氣爲物。陽動而施。故云乾物動行。物動則分。故以羣分。言乾坤各以三爲六。陽生陰殺。陽吉陰凶。乾爲生故吉。坤爲殺故凶。乾坤各六爻。有正有不正。故吉凶生。下注云。得正言吉。失位言凶是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虞翻曰。謂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在地成形。謂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在天爲變。在地爲化。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矣。）〔疏〕（謂日月在天成八卦者。以納甲言也。月三日暮出庚。震納庚。故震象出庚。八日見兌。兌納丁。故兌象見丁。十五日盈乾。乾納甲壬。故乾象盈甲。月盈則食。十六日退巽。巽納辛。故巽象伏辛。二十三日消艮。艮納丙。故艮象消丙。三十日滅坤。坤納乙癸。故坤象喪乙。坎離日月之本體。坎納戊。離納己。故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此在天成象之義也。九家易云。地有八卦之形。卽所謂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是也。虞義蓋本說卦也。不取震雷巽風者。謂雷風皆在天也。離彖傳云。百穀草木麗乎土。故震爲竹。巽爲木也。攷工記曰。天時變。故在天爲變。下傳曰。坤化成物。故在地爲化。引下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謂以乾坤爲六子也。樂記禮樂章引此傳曰。天地之別也。是言尊卑貴賤動靜類聚羣分在天在地之別異。先王法之以制禮。故云天地之別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虞翻曰。旋轉稱摩。薄也。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故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也。）〔疏〕（剛柔謂乾坤十二爻也。乾鑿度曰。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蓋乾左旋坤右轉。故旋轉稱摩。樂記陰陽相摩。鄭注。摩猶迫也。薄有迫義。故云薄也。謂陰陽相薄也。以已成八卦言之。故云二五。乾以二五摩坤成坎。互震艮。故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離。互巽兌。故成巽離兌。言二五者。舉其中氣也。二五相摩而成八卦。故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樂記鄭注云。盪猶動也。虞下注云。乾坤與六子。因名八卦而小成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虞翻曰。鼓。動。潤。澤也。雷震。霆艮。風巽。雨兌也。）〔疏〕（鼓猶鼓動。潤猶潤澤。故云鼓動潤澤也。說卦震爲雷。故云雷震。說文。霆。餘聲也。京氏曰。霆者。雷之餘氣。震起也。艮止也。雷起于震之初。止于艮之上。是艮爲震之餘氣。故云霆艮。又艮門闕爲庭。庭與霆通。知漢時相傳君碑。庭堅作霆堅是也。說卦。巽爲風。故云風巽。兌澤爲雨。鄭義云。天時雨澤。故云雨兌。風生于水。故巽坎半見于下。雨陷于雲。故兌坎半見于上。風雨皆含坎象。故曰潤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翻曰。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運行往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一寒一暑也。）〔疏〕（說卦離爲日。坎爲月。故日離月坎。乾一陽生于冬至寒時。故云寒乾。坤一陰生于夏至暑時。故云暑坤。又乾位西北。亦爲寒。坤位西南。亦爲暑也。運行往來者。卽下傳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曰一寒一暑也。此謂六子成乾坤之功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荀爽曰。男謂乾初適坤爲震。二適坤爲坎。三適坤爲艮。以成三男也。女謂坤初適乾爲巽。二適乾爲離。三適乾爲兌。以成三女也。）〔疏〕（此言乾坤統六子也。乾初適坤爲震。所謂初索得男爲長男。二適坤爲坎。所謂再索得男爲中男。三適坤爲艮。所謂三索得男爲少男。震坎艮皆陽。故云以成三男也。坤初適乾爲巽。所謂初索得女爲長女。二適乾爲離。所謂再索得女爲中女。三適乾爲兌。所謂三索得女爲少女。巽離兌皆陰。故云以成三女也。八卦相摩而成者。變化之義。天之道也。相索而得者。父母之義。人之道也。）乾知大始。（九家易曰。始謂乾稟元氣。萬物資始也。）〔疏〕（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鄭注。元氣之所本始。故始謂乾稟元氣。乾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始稱大。資始未來。故曰知。神以知來。故乾知大始。）坤化成物。（荀爽曰。物謂坤任育體。爲物資生。）〔疏〕（中庸曰。發育萬物。鄭注。育。生也。故物謂坤任育體。坤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大戴禮天圓云。曾子曰。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陽施而陰化。故坤稱化。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承乾成物。故曰坤化成物。樂記云。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蓋據此傳爲言。而云天地之和也。先王法之以作樂。天地所合。故相爲天地之合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虞翻曰。陽見稱易。陰藏爲簡。簡。閱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也。）〔疏〕（陽見乎外。故稱易。陰藏乎中。故爲簡。恒六年左傳。大閱。簡車馬也。是簡閱同義。故云簡閱也。乾爲大明。陽息則能明照萬物。天下文明。乾文言文。謂乾以息陽而知大始。故曰易知。

閱有容義。坤虛能容。說卦曰。坤以藏之。故藏物。坤以牝陽而化成物。故曰簡能。愚案。老子曰。天得一以清。故乾以易知。地得一以寧。故坤以簡能。又樂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又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蓋樂出于自然。故象乾之易知。而曰必易。禮起于微渺。故象坤之簡能。而曰必簡。易故著乎乾知大始之前。簡故居乎坤化成物之位。記又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故觀乎禮樂。而乾坤之易簡。思過半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虞翻曰。乾縣象著明。故易知。坤陰陽動辟。故易從。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疏〕（傳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此云縣象。卽天垂象也。著明。卽大明終始也。詩箋云。天有顯道。厥類維彰。故曰易知。坤有動靜。卽有陰陽。陽唱陰和。故曰從。坤本靜翕。動而從陽則闢。故曰易從。不習言其簡。无不利言其易從。故復引坤六二爻辭以明地道也。）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虞翻曰。陽道成乾爲父。震坎艮爲子。本乎天者親上。故易知則有親。以陽從陰。至五多功。故易從則有功矣。蜀才曰。以其易知。故物親而附之。以其易從。故物法而有功也。）〔疏〕（虞注。乾陽道。故爲父。震坎艮皆陽。故爲子。本乎天者親上。乾文言文。又曰。本乎地者親下。獨言乾者。離兌陰卦皆陽。故與通。巽。坎正離。艮伏兌。三女外成。坤无親也。三男則本天親上。故曰易知則有親。以陽從陰。各作以陰從陽。五爲陽位。五多功。故陰至五正位。坤化則成。故易從則有功矣。蜀才注。易知則無險阻。故物皆親而附之。易從則無阻滯。故物皆法而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荀爽曰。陰陽相親。雜而不厭。故可久也。萬物生息。種類繁滋。故可大也。）〔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雖雜。親而不厭。且乾健。健故可久也。坤有生息萬物之功。種類至爲繁滋。蓋坤德廣。廣故可大也。案。以陽正陰。終則又始。故有親則可久。坤用六利永貞是也。以陰牝陽。動出至五則復乾。故有功則可大。陽爲大是也。）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姚信曰。賢人。乾坤也。言乾以日新爲德。坤以富有爲業也。）〔疏〕（乾文言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坤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故賢人謂乾坤也。乾以日新爲德。卽日新之謂盛德也。乾爲德。終日乾乾。故以日新爲德。坤以富有爲業。卽富有之謂大業也。坤爲業。坤含萬物。故富有之謂大業。乾文言上九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三也。乾上臨三。終日乾乾。忠信進德。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坤文言曰。賢人隱。謂六四也。四近承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故曰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虞翻曰。易爲乾息。簡爲坤消。乾坤變通。窮理以盡性。故天下之理得矣。）〔疏〕（陽上生。稱不能作爲。故易爲乾息。陰上收藏不同損。故簡爲坤消。乾極則變而通坤。坤極則變而通乾。故云乾坤變通。窮理以盡性。說卦文。虞彼注云。以乾推坤之謂窮理。以坤變乾之謂盡性。易知爲乾之本。故曰窮理。簡能爲坤之本。故曰盡性。乾坤消息旣正。六十四卦皆出于此。故天下之理得矣。愚案。簡易一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故曰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荀爽曰。陽位成于五。五爲上中。陰位成于二。二爲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也。）〔疏〕（五爲陽位之中。故陽成位乎五。上中者。旣濟坎五也。二爲陰位之中。故陰成位乎二。下中者。旣濟離二也。坎離天地之心。二五天地之中。坎五離二成位乎上下之中。天下之理不外一中。故易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案。聖人謂伏犧也。始作八卦。重爲六十四卦矣。）〔疏〕（禮含文嘉。伏犧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易。故聖人謂伏犧也。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故曰設卦。）觀象繫辭焉。（案。文王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繫屬其辭。）〔疏〕（下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帝王世紀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下又曰。八卦以象告。故云文王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繫屬以辭也。）而明吉凶。（荀爽曰。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疏〕（三百八十四爻。有得有失。卽有吉有凶。故因得明吉。因失明凶。愚案。釋文稱虞本更有悔吝二字。以下文悔吝者觀之。當從虞本補入爲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虞翻曰。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也。）〔疏〕（六爻之剛柔也。一往一來曰推。陽稱變。陰稱化。陽來陰往。則剛推柔生變。陰來陽往。則柔推剛生化。剛柔相推。消息之象也。文王因之而爲九六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虞翻曰。吉則象得。凶則象失也。）〔疏〕（失得。謂陰陽失位得位。言爻上觀象以正人事。謂易辭之吉凶。象人事之失得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荀爽曰。悔吝小

疵。故悔吝也。虞翻曰：悔則象憂，吝則象虞也。干寶曰：悔亡則虞，小吝則憂。憂虞未至于失得，悔吝不入于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緩急，各象其意也。〔疏〕荀注，下文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故云憂虞小疵故悔吝也。虞注，悔以內生，故象憂也。[illegible] 思其內之可悔，吝者自外至，故象虞。虞者度也，度其外之可羞吝也。謂易辭之悔吝，象人事之憂虞也。干注，[illegible] 有小吝則憂。[illegible] 事小而辭緩，故事有小大，則辭有緩急。各象其意而屬辭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荀爽曰：春夏爲變，秋冬爲化。息卦爲進，消卦爲退也。〔疏〕陽稱變，春夏陽故爲變；陰稱化，秋冬陰故爲化。陽息而進，故息卦爲進；陰消而退，故消卦爲退。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動爲變，陰動爲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荀爽曰：剛謂乾，柔謂坤。乾爲晝，坤爲夜。晝以喻君，夜以喻臣也。〔疏〕雜卦曰：乾剛坤柔，故剛謂乾，柔謂坤。乾陽爲晝，坤陰爲夜。乾爲君，故晝以喻君；坤爲臣，故夜以喻臣也。

六爻之動，陸績曰：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疏〕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云天有陰陽二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云地有剛柔二性；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云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雖乎三才，故云法乎此也。

三極之道也。陸績曰：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初四下極，二五中極，三上上極也。〔疏〕此言六爻爲三才極至之道也。以初四爲下極，二五爲中極，三上爲上極，分內外爲三極，不應經說，蓋極猶中也。說文：極，棟也。棟，屋中也，居屋之中也。故洪範建用皇極，周禮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鄭氏皆訓極爲中也。鄭注云：極三才也。周書小開武曰：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佐。故鄭以三極爲三才也。以五行言，則五六爲天地之中；以四時言，則春秋爲天地之中；以爻位言，則二五爲天地之中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人故稱三極。六爻兼三才而兩之，故曰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虞翻曰：君子謂文王。象謂乾二之坤成坎，月離日，日月爲象。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故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舊讀象誤作厚，或作序，非也。〔疏〕君子謂文王者，以其繫辭，[illegible]。乾五變之坤成大有，坎伏比成，離坎爲月，離爲日，日月在天成八卦象，故日月爲象。作見在天成象，注同。下文引大有上九爻辭，故以乾五變坤爲說，與一以例其餘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坤六五文言文。坤色黃，五位中，以乾通坤爲通理，五正陽位爲正位，互艮止爲居體。引此文者，蓋以乾五通坤，坤爲安，互艮爲居之象也。舊讀象誤作厚，厚字無說，俗本作序，虞亦不用，故云非也。蓋以下文居則觀其象，故知序爲象也。

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虞翻曰：爻者，言乎變者也。謂乾五之坤，坤五動則觀其變，舊作樂，字之誤。〔疏〕爻謂九六動變，故爻者言乎變者也。坤五動之乾爲大有，坤五之動，由乾五之坤，故坤五動則觀其變。此玩爻之例也。樂舊作變，變不用，故云字之誤。蓋以下動則觀其變，故知樂爲變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虞翻曰：謂乾五動成大有，以離之目觀天之象，兌口玩習所繫之辭，故玩其辭。〔疏〕玩，弄也。說文文。乾五動之坤成大有，離下乾上，離爲目，乾爲天，故以離之目觀天之象也。五體互兌爲口，又兌以朋友講習，故以兌口玩習所繫之辭，故玩其辭。[illegible] 盈云：在乾之姤，知莊子云在師之臨之類，是也。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虞翻曰：謂觀爻動也。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玩其占。〔疏〕乾五之坤爲坤五動，故謂觀爻動也。九六變動，[illegible] 撰變，故以動者尚其變。[illegible] 未來之事可占，故占事知來。玩其占者，謂玩三百八十四爻之占動也。觀變玩占，如[illegible]遇觀之否，[illegible]遇大有之睽之類，是也。

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虞翻曰：謂乾五變之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履信思順，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疏〕乾五變之坤成大有，大有通比，大有離爲日，乾爲天，比坎爲月，坤爲地，故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上則伏犧，有乾坤之德，具坎離之明，故亦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順，以下亦繫傳文也。尚賢吉凶悔吝者，聖人繫辭以著人事之常，此言吉无不利者，君子觀變以盡天理之正，傳獨引此爻辭者，乾之通坤，得尊位大中，自大有五爻始，而乾天所右，實在上爻，故特舉以爲例。虞注自居而安者以下，皆指乾五之坤爲言，蓋三百八十四爻，皆有觀象觀變玩辭玩占之事，故舉首具例其餘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虞翻曰：在天成象，八卦以象告，彖說三才，故言乎象也。〔疏〕在天成象，未通之象也。八卦以象告，陰陽進退之象也。彖言兩象，故說三才，[illegible]故言乎其象也。

爻者，言乎變者也。虞翻曰：爻有六畫，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謂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疏〕六畫稱爻，爻皆有變，變可觀，故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下傳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之九六，陰陽相變，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虞翻曰：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也。〔疏〕[illegible] 得正位則吉，失乎正位則凶，故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崔憬曰：繫辭著悔吝之言，則異凶吉有其小病，比于凶咎，若疾病之與小疵。〔疏〕說文，疵，病也。[illegible] 于凶咎若疾病之與小疵，[illegible]

无咎者，善補過也。虞翻曰：失位爲咎，悔變而之正，故善補過。孔子曰：退思補過者也。〔疏〕干寶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illegible] 孔子曰：退思補過，孝經文。論語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illegible] 一言以蔽之，曰善補過。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侯果曰：二五爲功譽位，三四爲凶懼位，凡爻得位則貴，失位則賤，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矣。〔疏〕下傳曰：二多譽，四多懼。又三多凶，五多功，[illegible] 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王弼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疏〕[illegible]

辯吉凶者存乎辭，韓康伯曰：辭，爻辭也。即爻者言乎變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憂悔吝者存乎介，虞翻曰：介，纖也，介如石焉，斷可識矣。[illegible]〔疏〕[illegible]

震无咎者存乎悔。虞翻曰：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存乎悔也。〔疏〕[illegible]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虞翻曰：陽爲天，陰爲地，[illegible] 聖人之情見乎辭，故指所之。〔疏〕[illegible]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下之道。虞翻曰：準，同也。彌，大；綸，絡。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與天地準也。

（〔疏〕京氏云準等也。曲禮曰。凡同等不起。等有同義。故云準同也。京氏云彌徧也。春官眡祲七曰彌。鄭注彌者白虹彌天也。故云彌大。王廙云綸理爲也。揚子解難曰。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注綿絡之也。故云綸絡。乾鑿度曰。爲道德苞籥。故謂易在天下。包犧萬物。以貫天地之間。則備矣。下傳文。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荀彼注云。以陰易陽謂之廣。以陽易陰謂之大。易與天地準。因悉備也。是其義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荀爽曰。謂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疏〕升降。謂二五也。否變未濟。則陰升之陽。有仰象焉。賁彖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故成天之文。泰變既濟。則陽降之陰。有俯象焉。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故成地之理。　愚案。荀易皆主乾升坤降。此言陰升陽降者。蓋乾二文言曰。天下文明。以二變陰離爲明也。二升之五。則仰觀乎天文。以坤五文言曰。黃中通理。以五變陽坎爲通也。五降之二。則俯察乎地理矣。離目坎耳。耳目聰明。故言觀察。）是故知幽明之故。（荀爽曰。幽謂天上地下。不可得觀者也。謂否卦變成未濟也。明謂天地之間。萬物陳列。著于耳目者。謂泰卦變成既濟也。〔疏〕說文。幽。隱也。謂天上地下者。天地不分。其象爲否。故六合之外。不可得觀也。否變未濟。離日坎月。失位故幽。說文。明。照也。謂天地之間者。天地交。其象爲泰。故萬物陳列著于耳目也。泰變既濟。離日坎月。得正故明。既未濟皆有坎離象。日月爲明。故知幽明之故。　案。吳君高越紐曰。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變于下以成地理。即虞氏說卦注云。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地理是也。呂氏春秋曰。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章即天文地理也。陰陽即幽明也。觀震兌出入。則知日月之行。察五位方隅。則知山川維絡之紀。乾坤代序。則知溫涼寒暑之餘。六位成章。則知太和保合之理。故知幽明之故也。）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九家易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矣。交合泰時。春也。分離否時。秋也。〔疏〕陰陽交合。其象爲泰。萬物發生。故云物之始也。陰陽分離。其象爲否。萬物收成。故云物之終也。乾坤交則互震。萬物出乎震。故合則生。乾坤離則互艮成終。又爲鬼門。故離則死。管子戒篇。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注云。原。探也。王氏云。死生者。始終之數。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矣。荀義泰爲正月卦。故交合泰時春也。否爲七月卦。故分離否時秋也。　愚案。乾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始謂乾也。坤文言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是終謂坤也。故虞君下傳注云。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又云。出陽知生。入陰懼死。是其義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虞翻曰。魂。陽物。謂乾神也。變謂坤鬼。乾純粹精。故主爲物。乾流坤體。變成爲物。故遊魂爲變也。〔疏〕昭七年左傳。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說文。魂。陽氣也。故云魂陽物。淮南子說山訓。魄問于魂。注云。魂人陽神。故謂乾神也。坤无魂。坤魂亦乾也。變謂坤鬼者。鬼亦神爲之。故曰神无方。不言鬼也。乾文言曰。純粹精也。萬物資始乾元。故主爲物。夏小正曰。魂者動也。乾之精氣流于坤體。變成爲物。故遊魂爲變。韓詩說曰。神主出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故精氣則物成其形。魂遊則物變其故也。）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虞翻曰。乾神似天。坤鬼似地。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不違。　鄭玄曰。精氣謂七八也。遊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精氣謂之神。遊魂謂之鬼。木火生物。金水終物。二物變化。其情與天地相似。故無所差違之也。〔疏〕虞注。乾爲神爲天。故乾神似天。坤爲鬼爲地。故坤鬼似地。乾神坤鬼。即天地之用也。故相似。聖人即大人。文言荀氏注云。與天合德。謂居五。與地合德。謂居二。虞又云。乾神合吉。坤鬼合凶。故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而況于鬼神。故不違。　鄭注。　乾鑿度曰。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七少陽。八少陰。故精氣謂七八。九老陽。六老陰。故遊魂謂九六。天七屬火。地八屬木。故七八木火之數。天九屬金。地六屬水。故九六金水之數。木屬春。火屬夏。木火用事。生物之時。故曰精氣爲物。金屬秋。水屬冬。金水用事。變物之時。故曰遊魂爲變。鄭氏又云。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故云二物變化。其情與天地相似。故无所差違之也。）知周乎萬物。（荀爽曰。二篇之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曰知周乎萬物也。〔疏〕二篇謂上下經六十四卦之册。傳以爻册當萬物之數。故曰知周乎萬物也。）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九家易曰。言乾坤道濟成天下而不過也。　王凱沖曰。知周道濟。洪纖不遺。亦不過差也。〔疏〕九家注。言乾坤之道。交易成既濟定。故云濟成天下而不過也。　王注。知周萬物。言其微纖不入。道濟天下。言其大纖不外。故云洪纖不遺。亦不過差也。　愚按。坤爲知。乾爲道。皆屬義也。萬物致養乎坤。故曰知周萬物。乾爲天。故曰天下。陽道制命。坤化成物。天地交泰。乾二升五。坤五降二。成既濟定。保合太和。故道濟天下也。六爻皆正。

而无過失。故不過。）旁行而不流。（九家易曰。旁行周合。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歲既周而復始也。　侯果曰。應變旁行。周被萬物。而不流淫也。〔疏〕九家注。稽覽圖消息六十卦。小過蒙益漸泰屬寅。需隨晉解大壯屬卯。豫訟蠱革夬屬辰。旅師比小畜乾屬巳。大有家人井咸姤屬午。鼎豐渙履遯屬未。恒節同人損否屬申。巽萃大畜賁觀屬酉。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屬戌。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屬亥。未濟蹇頤中孚復屬子。屯謙睽升臨屬丑。坎冬震春離夏兌秋爲四正卦。旁行爲周合者。謂由復而坤。由坎而兌。周行六十四卦也。每月五卦。卦主六日七分。是爻主一日也。六十而一周。六六三百六十爻。值六六三百六十日。故云歲既周而復始也。　侯注。旁行旁通也。消息之卦。應變旁通。以濟成乾坤。周被萬物而不流淫也。）樂天知命。故不憂。（荀爽曰。坤建乎亥。乾立于巳。陰陽孤絕。其法宜憂。坤下有伏乾爲樂天。乾下有伏巽爲知命。陰陽合居。故不憂。〔疏〕消息之卦。坤純陰。在十月亥。乾純陽。在四月巳。純陰純陽。故云陰陽孤絕。其法宜憂。坤下有伏乾。謂乾伏坤初爲震。震爲樂。初九乾也。故爲天。是樂天也。乾下有伏巽。謂巽伏乾初。巽爲命。故知命。消息坤在十月亥。亥居西北乾方。坤下有乾。故云陰陽合居。孤絕則憂。合居則不憂。且坎爲加憂。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荀爽曰。安土謂否卦乾坤相據。故安土。敦仁謂泰卦天氣下降。以生萬物。故敦仁。生息萬物。故謂之愛也。〔疏〕坤爲安。又爲地。否卦以乾據坤。故曰安土。坤爲敦。乾復爲仁。泰卦內乾。故爲天氣下降。坤爲萬物。互震爲生。故以生萬物。以坤乘乾。故曰敦仁。乾仁博施。生息萬物。故能愛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九家易曰。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十二辰也。辰。日月所會之宿。謂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之屬是也。〔疏〕釋詁云。法。範。常也。法範同訓常。故云範法也。圍古文作囗。說文云。囗。回也。漢書劉向傳。周回五百里。囗周同訓回。故云圍周也。陽主息。陰主消。故言乾坤消息。歷十二爻而歲一周。故云法周天地。十二爻。爻主一辰。故不過十二辰也。昭七年左傳。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云辰日月所會之宿。杜注謂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是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諏訾之次。于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斗建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于辰在戌。謂之閹茂。斗建在卯。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于辰在酉。謂之作噩。斗建在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于辰在申。謂之涒灘。斗建在巳。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于辰在未。謂之協洽。斗建在午。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于辰在午。謂之敦牂。斗建在未。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于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斗建在申。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于辰在辰。謂之執徐。斗建在酉。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于辰在卯。謂之單閼。斗建在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曰析木之次。于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斗建在亥。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于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斗建在子。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于辰在子。謂之困敦。斗建在丑。凡天十有二次。日月之所躔。子丑等十二辰在地。諏訾等十二次在天。此言天地之化。故舉十二次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荀爽曰。謂二篇之册。曲成萬物。无遺失也。　侯果曰。言陰陽二氣。委曲成物。不遺微細也。〔疏〕荀注。二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曲成萬物。无遺失也。　侯注。萬物資始于乾。資生于坤。一物之微。莫不稟受陰陽之氣。說文曰。委。隨也。又曰。曲。象器曲受物之形。言陰陽二氣。因物付形。不遺纖細。中庸言鬼神之德。體物不遺。是其義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荀爽曰。晝者謂乾。夜者坤也。通于乾坤之道。无所不知矣。〔疏〕乾陽爲晝。坤陰爲夜。故晝者謂乾。夜者坤也。通乎晝夜之道。則于幽明死生鬼神之故。无所不知矣。　愚案。範圍天地。舉其大。曲成萬物。舉其細。通乎晝夜。舉其流行。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其道之流行不息也。通乎道之流行。則陰陽消息往復平陂。一以貫之矣。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干寶曰。否泰盈虛者。神也。變而周流者。易也。言神之鼓萬物無常方。易之應變化無定體也。〔疏〕神本陰陽不測。故否泰盈虛者神也。易則唯變所適。故變而周流者易也。陰陽曰之謂神。故神之鼓萬物无常方。在乾坤曰之謂易。故易之應變化无定體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韓康伯曰。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爲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體。而道可見矣。故窮變以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在陰爲无陰。陰以之生。在陽爲无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疏〕孔疏曰。云道者何。无之稱者。此韓氏自問其道而釋之也。道是虛无之稱。以虛无能開通于物。故稱之曰道。云无不通也。无不由者。若處于有。有則爲物礙難。不可常通。道既虛无爲體。則不爲礙難。故无不通也。无不由者。言萬物皆因之而通。由之而有。云況之曰道

（者。此說道路以爲稱也。寂然无體不可爲象者，謂寂然幽靜而无體，不可以形象求，是不可爲象。至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物運動，皆由道而然，豈見其所營，知其所爲，是寂然爲體不可爲象也。云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者，猶若風雨是有之所用，當用之時，以物爲心，風雨既極之後，萬物賴此風雨而得生育，是生育之功，由風雨无心而成，是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是神之發作動用以生萬物，其功成乃在于无形，應機變化，雖有功用，本其用之所以，亦在于无也。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體，自然无爲之道可顯見矣。當其有用之時，道未見也。云故窮變以盡神者，神則杳然不測，千變萬化，聖人則窮此千變萬化以盡神之妙理，故云窮變化以盡神。云因神以明道者，謂盡神之理，唯在虛无，因此虛无之神以明道之所在，亦虛无，故云因神以明道也。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者，言陰之與陽，雖有兩氣，恒用虛无之一以擬待之。言在陽之時，亦以爲虛无，无此陽也；在陰之時，亦以爲虛无，无此陰也。云在陰爲无陰，陰以之生者，謂道雖在于陰而于陰言道，所生皆无陰也。雖无于陰，陰終由道而生，故言陰以之生也。在陽爲无陽，陽以之成者，謂道雖在陽，陽中必无道也。雖无于陽，陽必由道而成，故言陽以成之也。道雖无于陰陽，然亦不離于陰陽，陰陽雖由道成，即陰陽亦非道，故曰一陰一陽也。　愚案：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乾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一陰一陽，相對俱生，陽稱變，陰稱化，故乾道變化而陰陽之理已備。三極各正，保合太和，道之所由立也。王弼以虛无言道，失其旨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虞翻曰：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疏〕孟子：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乾彖傳曰乃統天。九家易注云：乾之爲德，乃統繼天道。是統有繼義，故云繼，統也。一陰一陽，皆統于乾元，即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也。乾元善長，故曰善也。乾各正性命爲性，乾非坤化，性亦不成，故云坤合乾性，養化成之。人得乾善之統，資坤之化以成性，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侯果曰：仁者見道，謂道有仁；知者見道，謂道有知也。〔疏〕仁者偏于陽，見陽之息謂之仁，故仁者觀道謂道爲仁；知者偏于陰，見陰之藏謂之知，故知者觀道謂道爲知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侯果曰：用道以濟，然不知其力。〔疏〕百姓顯象，日用此道以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

故君子之道鮮矣。（韓康伯曰：君子體道以爲用，仁知則滯于所見，百姓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乎！故常无欲以觀妙，可以語至而言極矣。〔疏〕君子超乎百姓，而合仁知之全，故能體道以爲用。仁知則偏有所見，謂仁謂知，不能偏曉，是滯于所見也。詩天保曰：日用飲食，民之質矣。論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日用而不知也。仁知之偏過于道，百姓之不知不及乎道，故自君子而外，體斯道者尠矣。尠與鮮同。說文：尠，是少也。常无欲以觀妙，老子道經文。言能寂然无欲，以觀此道之妙，則可以語其至理而言其極趣矣。）

顯諸仁，藏諸用。（王凱沖曰：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以爲，藏諸用也。〔疏〕仁育萬物，故萬物皆成，仁功著也。无爲而成，故不見所爲，藏諸用也。　愚案：乾體仁爲仁，說文曰顯，頭明飾也，行神謂乾也，故曰顯諸仁。坤致役爲用，說卦曰坤以藏之，故曰藏諸用。且陽息出震，乾元顯見于德爲仁，是顯其所藏之仁，萬物之出震也。陽消入巽，乾元退于坤，爲仁之用，是藏其所顯之用，而萬物之入坤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侯果曰：聖人成務，不能无心，故有憂；神道鼓物，寂然无情，故无憂也。〔疏〕[illegible]聖人之憂民如此，故聖人開物成務，不能无心，有心則有迹，有迹故有憂也。若道則物物而不物于物者也，故天地以神道鼓物，寂然无情，无情則无累，无累故无憂也。　案：萬物出乎震，震爲鼓，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故曰鼓萬物。乾五爲聖人，五在坎中爲憂，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乾元消息，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故不同憂。）

盛德大業至矣哉。（荀爽曰：盛德者天，大業者地也。〔疏〕盛德者天，謂乾爲德，乾易顯仁，故盛德。大業者地，謂坤爲業，坤簡藏用，故大業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王凱沖曰：物无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疏〕坤廣生爲富，一消一息，萬物豐殖，故物莫不備而曰富有也。乾五動之坤成離，離爲日，以乾變坤，以坤化乾，故變化不息而曰日新也。）

生生之謂易，（荀爽曰：陰陽相易，轉相生也。〔疏〕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一消一息，轉易相生，故謂之易。京氏云：八卦相盪，陽入陰，陰入陽，二氣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謂易。）

成象之謂乾，（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才既備，以成乾象也。〔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老子德經文。三才，天地人也。乾象六畫，實兼三才，故云三才既備，以成乾象也。自顯至藏，乾象可見，故以立三才之象矣。）

爻法之謂坤，（案：爻謂效也，效乾三天之法而兩地，成坤之卦象也。

〔疏〕下傳曰：爻也者，效此者也。故云爻猶效也。乾天三畫之卦，兼三才而兩之爲六爻，六陰數爲坤，故云效乾三天之法而兩地成坤之卦象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孔穎達曰：謂窮極蓍策之數，逆知將來之事，占其吉凶也。〔疏〕蓍策極六畫之數，知來事之吉凶，故謂之占。）

通變之謂事，（虞翻曰：事謂變通趨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疏〕下傳曰：變通者，趨時者也。變通趨時，民不失利，故謂之事業。）

陰陽不測之謂神。（韓康伯曰：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于大虛，欻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无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爲始，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爲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蓋資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于神者也。〔疏〕孔疏云：神也者變化之極者，言神之施爲，自將變化之極以爲名也。云妙萬物而爲言者，妙謂微妙也，萬物之體有變象可尋，神則微妙于萬物而爲言也，謂不可尋求也。云不可以形詰者，杳寂不測，无形无體，不可以物之形容所求而窮詰也。云造之非我理自玄應者，此言神力也。我謂宰主之名也，言物之造作，非由我之宰主所爲，其造化之理，自然玄冥相應而自然造作也。云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爲始者，言欲明兩儀天地之體，必以太極虛无爲初始，不知所以然，將何爲始也。云言變化而稱極乎神者，欲言論變化之理，不知涯際，唯稱極乎神，神則不可知也。云夫唯知天之所爲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者，言若能知天之所爲者，窮其物理，體其變化，靜坐而忘其事，及遺棄所照之物，任其自然之理，不以他事係心，端然玄寂，如此者乃能知天之所爲也。言天之道亦如此也。坐忘遺照之言，事出莊子大宗師篇也。云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者，此解道之目也，言至極空虛而善應于物，則乃目之爲道，故云則以道爲稱。云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者，謂不可思量而玄遠覽見者，乃目之爲神，故云則以神爲名也。云蓋資道而同乎道，此謂聖人設教，資取乎道，行无爲之化，積化而遂同于道，內外皆无也。云由神而冥于神也者，言聖人設教法此神之不測，无體无方，以垂于教，久能積漸而冥合于神，不可測也。此皆

謂聖人初時，雖法道法神，以爲无體，未能全无，但行之不已，遂至全无不測，故云資道而同于道，由神而冥于神也。　案：神者乾元之陽，出陽入陰，變化不測，易則神之所爲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案：富有以下至此，所以申釋前義也。上云盛德大業，故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曰爻法之謂坤。此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神无方而易无體，故曰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

夫易廣矣大矣。（虞翻曰：乾象動直故大，坤形動闢故廣也。〔疏〕在天成象，故云乾象；在地成形，故云坤形。下論廣生大生，故探以爲說。）

以言乎遠則不禦，（虞翻曰：禦，止也。遠謂乾，天高不禦也。〔疏〕釋言：禦，禁也。禁有止義，故云禦，止也。左傳曰：天道遠。故遠謂乾，天高且遠，故不禦也。）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虞翻曰：邇謂坤，坤至靜而德方，故正也。〔疏〕說文：邇，近也。揚子法言：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故邇謂坤也。至靜而德方，坤文言文。坤德靜，故靜；德方，故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虞翻曰：謂易廣大悉備，有天地人道焉，故稱備也。〔疏〕乾天爲大，坤地爲廣，故云廣大悉備。有天地之間而人在其中矣，故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易兼三才，故稱備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宋衷曰：乾靜不用事，則清靜專一，含養萬物矣；動而用事，則直道而行，導出萬物矣。一專一直，動靜有時，而物无夭瘁，是以大生也。〔疏〕乾奇爲一，一故專，專則直。言其靜不用事，則清靜專一，專者一之存也，故有含養萬物之德；及其動而用事，則直道而行，直者一之發也，故有導出萬物之功。靜專動直，皆氣之至健者爲之，故物无夭瘁，而乾之所以大生者在是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宋衷曰：翕，閉也。坤靜不用事，閉藏微伏，應育萬物矣；動而用事，則開闢群蟄，敬導沈滯矣。一翕一闢，動靜不失時，而物无災害，是以廣生也。〔疏〕釋詁：翕，合也。漢書[illegible]合于天地神明。李奇曰：合，閉也。合有閉義，故曰翕，閉也。坤偶爲兩，兩故翕，翕則必闢。當其靜不用事，閉藏微伏，翕者兩之合也，故有應育萬物之德；及其動而用事，則開闢群蟄，闢者兩之分也，故有敬導沈滯之功。靜翕動闢，皆體之至順者爲之，故物无災害，而坤之所以廣生者在是焉。）

廣大配天地，（荀爽曰：陰廣陽大，配天地。〔疏〕坤陰爲廣，乾陽爲大，易與天地準，故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虞翻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謂十二月消

（息相變通而周于四時也。）〔疏〕（下傳云。變通者趣時者也。時謂四時。變通謂乾坤。通變十二消息十二辟卦也。泰乾三也。大壯乾四也。夬乾五也。皆春時卦。故配春。乾乾上也。姤坤初也。遯坤二也。觀坤四也。剝坤五也。皆秋時卦。故配秋。坤坤上也。復乾初也。臨乾二也。皆冬時卦。故配冬。十二月陽息陰消。周于四時。故變通配四時。）

陰陽之義配日月。（荀爽曰。謂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之義是也。）〔疏〕（此據鬼易乾歸合離坤降合坎也。坤二五之乾成離。故謂乾舍于離。離爲日。故陽配日而居。乾二五之坤成坎。故謂坤舍于坎。坎爲月。故陰配月而居。案陽息稱日。復七日來復是也。陰消稱月。臨八月有凶是也。詩七月。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陽息之月。故稱日。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皆陰消之月。故稱月。乾陽主息。坤陰主消。故陰陽之義配日月。）

易簡之善配至德。（荀爽曰。乾德至健。坤德至順。乾坤易相配于天地。故易簡之善配至德。）〔疏〕（乾有至健之德。故易知。坤有至順之德。故簡能。乾象傳曰。天德不可爲首也。坤象傳曰。德合无疆。乾至健。坤至順。故曰至德。乾坤天地之象。易簡天地之性。故乾坤易簡。配于天地。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乾元稱善。坤象傳曰。至哉坤元。坤元即乾元。乾善即坤善。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崔憬曰。夫言子曰。皆是語之別端。此更美易之至極也。）〔疏〕（更端起義。故曰子曰。易配至德。故曰至矣乎。）

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虞翻曰。崇德效乾。廣業法坤也。）〔疏〕（乾爲德。坤爲業。天高故崇。地博故廣。崇德效乾。廣業法坤。釋下文言之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虞翻曰。知謂乾。效天崇。禮謂坤。法地卑也。）〔疏〕（乾神以知來。故知謂乾。知崇所以崇德。故效天崇。坤正位居體。故禮謂坤。禮卑所以廣業。故法地卑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虞翻曰。位謂六畫之位。乾坤各三爻。故天地設位。易出乾入坤。上下無常。周流六虛。故易行乎其中也。）〔疏〕（位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陰陽配合。即六畫之位也。乾坤各三爻者。謂泰也。故云天地設位。謂虛位。參天兩地。立此六爻之位也。泰二出乾上入坤五。坎離交易成既濟定。乾在下而二之五爲在上。坤在上而五之二爲在下。故上下无常。六虛謂六位。各得其正。故周流六虛。泰互震爲行。二五爲中。故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虞翻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乾爲道門。坤爲義門。成性謂成之者性也。陽在道門。陰在義門。其易之門邪。）〔疏〕（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乾九三文言文。三爲乾終。故曰知終終之。乾三即泰三也。泰坤爲義。故曰可與存義也。非乾三文其義其事作由。虞義乾九三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成性云。乾爲德。坤爲業。以乾通坤爲進德修業。而知終存義。即進修之事也。下傳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象傳曰。乾道變化。故出乾爲道門。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故入坤爲義門。成之者性。上傳文。天地消息。乾坤相據。易以坤成乾之性。故成性謂成之者性也。乾性常存。道義由出。乾爲陽。故陽在道門。坤爲陰。故陰在義門。其易之門。謂乾坤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虞翻曰。乾稱聖人。謂庖犧也。賾謂初。自上議下稱擬。形容謂陰在地成形者也。）〔疏〕（乾五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乾稱聖人。庖犧以聖人而居天子之位。故謂庖犧也。易之屯。太玄擬爲礥。礥一曰。黃純于潛。測曰。化在嘖也。范望注云。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故云化在嘖。由是言之。嘖者陽氣之始生也。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故嘖謂初。天下之嘖。謂萬物之初也。乾上坤下。以乾擬坤。故自上議下曰擬。易之大義。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濟。上繫終乾坤。下繫終六子。則上下經與上下繫實相表裏也。上經象陽。下經法陰。復爲陽初。姤爲陰初。六日七分之法。陽起中孚。陰起咸。乾元坤元。天地之心。爲易之本。故上繫七爻起于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于咸憧憧往來。此傳發端言聖人見天下之嘖。謂中孚成也。參同契曰。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故形容謂陰。以其在地成形。有容有可擬。故擬諸其形容。）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虞翻曰。物宜謂陽。遠取諸物。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象謂三才八卦在天也。庖犧重爲六畫也。）〔疏〕（春官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桓六年左傳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杜注謂同日。周語曰。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象曰。輔相天地之宜。是天亦言宜也。故曰物宜謂陽。陽即乾也。天道遠。故遠取諸物。以其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也。日月孔大。成八卦。象謂天三爻。故云三才八卦在天也。以地兩之。故謂庖犧重爲六畫也。故爲六畫。仍是三才之象。故六十四卦皆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虞翻曰。重言聖人。謂文王也。動謂六爻矣。）〔疏〕（前之聖人謂庖犧。此

言聖人謂文王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知動謂六爻也。）

而觀其會通。（荀爽曰。謂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動移。各有所會。各有所通。張璠曰。會者陰陽合會。若蒙九二也。通者乾坤交通。既濟是也。）〔疏〕（荀注。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互相動移。各有所會。謂陰陽相合也。各有所通。謂陰陽相變通也。合以觀其統體。通以觀其散殊。張注。乾坤陰陽純。屯蒙則陰陽交矣。易氣自下生。故爻于蒙二以陽會陰。而曰剛柔接也。雜卦曰。蒙雜而著。故會者陰陽合會之義。特舉蒙二以例其餘也。乾二四上通坤成既濟。故通者乾坤交通之義。特舉既濟以例其餘也。）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孔穎達曰。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一爻之通變。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于此爻下繫屬文辭。以斷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得則爲吉也。若會通典禮失則爲凶矣。）〔疏〕（夫既觀其會合通變。而施行其典法禮儀。則爻之通變于是定。六爻之通變定。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由是定矣。爻位既定。即于各爻之下。繫屬其辭。以斷定吉凶。會通典禮得。謂陰陽得位也。失謂失位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蓋方以類聚。即觀其會也。物以羣分。即觀其通也。惟性命不同。故必觀會通以行典禮。上傳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故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而謂之爻也。）

是故謂之爻。（孔穎達曰。謂此會通之事而爲爻也。爻者效也。效諸物之變通。故上傳云。爻者言乎變也。）〔疏〕（前言謂之象者。釋成卦象之體也。此言謂之爻者。釋爻義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虞翻曰。至賾无情。陰陽會通。品物流形。以乾簡坤易之至也。元善之長。故不可惡也。）〔疏〕（虞訓賾爲初。動隱不見。故无情。京氏云。賾情也。此云至賾无情。蓋破其義也。乾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彼注云。乾以雲雨流坤之形。故云陰陽會通。品物流形。以乾簡坤易之至也。簡或作易。字之誤也。至賾元善也。元爲善長。善故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虞翻曰。以陽動陰。萬物以生。故不可亂。六二之動。直以方動。此賾作嘖也。）〔疏〕（以陽動陰。即以陽闢陰之義也。陽施陰生。故萬物以生。行其典禮。故不可亂。六二之動直以方。坤六二象傳文。引之證以陽動陰之義也。動舊作嘖。鄭本也。九家本亦作嘖。皆誤。故不從。）

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虞翻曰。以陽擬坤而成震。震爲言議。爲後動。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安其身而後動。謂當時也矣。）〔疏〕（至賾至動。皆乾元。乾元震初也。故云以陽擬陰而成震。震爲言爲議。震後在則。故爲後。震動也。故爲動。震爲百動。乾元在先。故擬乾元而後言。既有言而後動也。時。消息之時也。坤靜爲安。坤形爲身。乾元化坤爲時。出震。故安其身而後動。三百八十四爻皆當時。故謂當時也矣。）

擬議以成其變化。（虞翻曰。議天成變。擬地成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疏〕（謂天成變。乾二五通坤也。擬地成化。坤二五息乾也。陽已出震。故天稱變。陰方化陽。故地稱擬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益象傳文。虞彼注云。乾下之坤。震爲出生。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陽在坤初爲无方。注引益彖者。下篇中孚成益。故本益卦言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孔穎達曰。上略明擬議而動。故引鳴鶴在陰。取同類相應以明之。此中孚九二爻辭也。）〔疏〕（中孚九二爻辭文。虞彼注云。中孚訟四之初。二在訟時。體離爲鶴。在坎陰中。有鳴鶴在陰之象。二動成坤。體益。五艮爲子。震爲同聲相應。故其子和之。靡共也。吾謂五也。離爲爵。爵位也。五利二變之正應已。故吾與爾靡之矣。此下引七爻。略明擬議之變化也。）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虞翻曰。君子謂初也。二變五來應之。艮爲居。初在艮內。故居其室。震爲出言。訟乾爲善。故出言善。此亦成益卦也。）〔疏〕（二變體復。初陽正。故君子謂初也。二變得正。五來應二。三至五互艮。門闕爲室。爲居。初在艮卦之內。故曰居其室。帝出乎震。故震爲出。震善鳴爲言。中孚自訟來。訟外體乾。乾元爲善。二已變初以乾體震。故出言善。此亦成益卦。謂二已變也。）

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虞翻曰。謂二變則五來應之。體益卦。坤數十。震爲百里。十之千里也。外謂震巽。同聲者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邇謂坤。坤爲順。二變順初。故況其邇者乎。此信及豚魚者也。）〔疏〕（二變五應。卦體成益。互坤。坤數十。內體震。震爲百里。故震爲百里。以坤乘震。十之故千里。外者在坤震之外。謂五也。其體巽。雷風相薄。故震巽同聲。同聲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謂其應巽也。注曰。近也。坤地。故邇謂坤。坤順也。故爲順。中孚二變成益。順初。故曰況其邇者乎。中孚象。豚魚謂五。二陽孚五。故云此信及豚魚者也。虞本豚作遯。三至上體遯。故云信及遯魚。）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虞翻曰。謂初陽動入陰成坤。坤爲不善也。）

〔疏〕謂坤初陽既動。則入陰成坤。坤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虞彼注云。坤積不善。故以坤爲殃也。**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虞翻曰。謂初變體剝。弑父弑君。二陽肥遯。則坤違之而承于五。故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疏〕謂往初已變成剝。剝變體坤也。消至二陰成遯。艮子弑父。消至三陰成否。坤臣弑君。二陽已消。內不順。外與三四互坤。二與五乖違。初由上承于五。初體本坤。與四敵應。是千里之外謂四也。四與五坤承五而不應初。故千里之外違之。四且違初。而況二乎。邇謂二坤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虞翻曰。震爲出爲言。坤爲身爲民也。〔疏〕帝出乎震。震爲出。善鳴爲言。坤形爲身。坤衆爲民也。謂益震互坤。故言出乎身而加乎民也。**行發乎邇。見乎遠。**虞翻曰。震爲行。坤爲邇。乾爲遠。兌爲見。謂二發應五。則千里之外。故行發邇見遠也。〔疏〕震足爲行。互坤地爲邇。乾天爲遠。中孚兌爲見。中孚二變爲陰。上應五陽。二至四爲坤。五在坤外。爲千里之外。二體坤爲邇。五體乾爲遠。故曰行發乎邇見乎遠也。**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荀爽曰。艮爲門。故曰樞。震爲動。故曰機也。翟玄曰。樞主開閉。機主發動。開閉有明暗。發動有中否。主于榮辱也。〔疏〕荀注。說文。樞戶樞也。從互艮爲門闕。故曰樞也。說文。主發謂之機。大學其機如此。鄭注。發動所由也。內震爲動。故曰機也。翟注。鄭氏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此卽翟氏所本也。案。乾坤其易之門邪。乾動入坤爲震。故震爲樞機。乾陽息卦。乾初積善有餘慶。是陽息爲榮也。坤陰消卦。坤初積不善有餘殃。是陰消爲辱也。震爲長子主器。故發動爲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虞翻曰。二已變成益。巽四以風動天。震初以雷動地。中孚十一月。雷動地中。艮爲愼。故可不愼乎。〔疏〕中孚二變成益。外體巽四。坤入乾。乾爲天。巽爲風。故以風動天。內體震初。乾入坤。坤爲地。震爲雷。故以雷動地。中孚在卦氣爲子。十一月卦。一陽初復。故雷動地中。上動天。下動地。故云動天地。互艮陽小爲愼。故曰可不愼乎。易遺文曰。正其始。萬物理。君子愼始。差以毫釐。繆以千里。又參同契述此義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介不正。悔吝爲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羣異旁出。卦氣不效也。所以發明此傳之義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侯果曰。同人九五爻辭也。言九五與六二。初未好合。故先號咷。而後得同心。故笑也。引者喻擬

議于事。未有不應也。〔疏〕此同人九五爻辭也。五與二應。乃三爭四攻。所應失義。兩又不言同人。所以初未好合而先號咷。應在互巽。巽聲故號咷也。爻又曰。大師克相遇。言三四既克。而後二五同心相遇。故後笑。同人伏夬。夬爲後爲笑也。巽聲同聲相應。故爲同心之言。斷而中孚二動應九。卽謂同人二往應五。以明千里之外應之之義。故云引者喻擬議于事。未有不應者也。**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虞翻曰。乾爲道。故稱君子也。同人反師。震爲出爲語。坤爲默。巽爲處。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也。〔疏〕同人伏師。師二乾爻爲道。乾陽君子。故曰君子之道。同人反師。謂旁通師也。師在震爲出爲語。師坤爲默。同人二在巽。巽陰藏室爲處。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虞翻曰。二人謂夫婦。師震爲夫。巽爲婦。坎爲心。巽爲同。六二震巽俱體師坎。故二人同心。巽爲利。乾爲金。以離斷金。故其利斷金。謂夫出婦處。婦默夫語。故同心也。〔疏〕二人者。夫婦之稱也。師互震長男爲夫。同人互巽長女爲婦。師坎爲心。震巽同聲。故爲同。同人六二以巽伏震。師師坎其體。故云震巽俱體師坎。震巽夫婦而同坎心。故曰二人同心。巽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利。乾爲金。說卦文。乾二爻變離則爲同人。是以離火斷金。故曰其利斷金。震爲出。故云夫出。巽爲處。故云婦處。坤爲默。故云婦默。震爲語。故云夫語。夫婦陰陽相應。故曰同心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虞翻曰。臭氣也。蘭香草。震爲言。巽爲蘭。離日燥之。故其臭如蘭也。案。六二互巽。巽爲臭也。斷金之言。良藥苦口。故香若蘭矣。〔疏〕虞注。說卦曰。巽爲臭。虞彼注云。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艮鼻。故爲臭。繫曰。其臭如蘭。是臭氣卽巽也。說文。蘭香草也。震爲言。巽柔爻爲草。故爲蘭。燥萬物者莫熯乎火。離日燥之。芳香發越。故其臭如蘭也。損齋新論曰。蘭可焚而不可滅其馨。亦取諸離火也。案。三互四五爲巽。巽爲臭。說卦文。家語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以斷金之言爲良藥苦口。書開曰。治之以蘭。除陳氣也。蘭亦燥也。故以其臭爲香若蘭矣。**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孔穎達曰。欲求外物來應。必須擬議謹愼。則物來應之。故引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之事。以證謹愼之理也。虞翻曰。其初難知。

陰爻失正。故獨擇初六。〔疏〕孔注。此大過初六爻辭也。初六與九四爲不義之應。須擬議謹愼。易位相應。則无咎矣。故引之以證謹愼之理也。虞注。其初難知。下傳文。初陰不見。故難知。以六居初。陰爻失正。虞大過初六之辭注云。位在下稱藉。巽柔白爲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矣。然案。中孚初陽得正。且不可不愼。大過初陰失正。愈不可不愼。故次中孚而獨舉大過初六也。**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虞翻曰。苟或。錯置也。頤坤爲地。故苟錯諸地。今藉以茅。故无咎也。〔疏〕苟或皆語辭。楚詞九章。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注云。錯安也。玉篇。置安置也。故錯訓置也。大過與頤旁通。頤互坤爲地。地有安義。故置諸地而可矣。初陰失位。上承二陽。二應五。初應四。今過四應五。得所藉矣。故藉之用茅。何咎之有。下頤在艮。艮爲小爲愼。故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虞翻曰。陰道柔賤。故薄也。〔疏〕大過初陰也。陰爲陰象。因貴陽賤陰。故陰道柔賤。巽柔爻爲草。故初柔爲茅。陰爲賤。賤則薄小之義。故爲物薄也。**而用可重也。**虞翻曰。香絜可貴。故可重也。〔疏〕用以薦神。與四易位。則可以薦鬼神。孟子曰。故香絜可貴。頤坤爲用。艮山爲重。故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侯果曰。言初六柔而在下。苟能恭愼誠絜。雖置羞于地。神亦享矣。此章明但能重愼卑退。則悔吝無從而生。術道也。〔疏〕大過初六象傳曰。柔在下也。故曰初六柔而在下。巽柔有恭愼之義。巽白有誠絜之象。故雖陳羞于地下。神亦來享矣。互艮爲卑。退卽悔吝不生之道也。說文。術邑中道也。鄭注亦云。術道。故云術道也。自內曰往。過四應五。初得所藉。故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孔穎達曰。欲求外物之應。非唯謹愼。又須謙以下人。故引謙卦九三爻辭以證之矣。〔疏〕謙卦九三爻辭也。此亦承千里應之而言。非惟藉之用茅。愼乃无咎。又必卑以下衆。謙斯有終。謙三象傳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蓋勞謙民服。卽外物來應之徵。故特引之以證其義也。**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虞翻

曰。坎爲勞。五多功。乾爲德。德言至。以上之貴下居三賤。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爲厚。坤爲至。故厚之至也。〔疏〕三互坎爲勞卦。故爲勞。三當升五。故多功。卦自乾上來居于三。故乾爲德。乾德人居于坤。坤爲至。故德言至。以乾上之貴。下居坤三之賤。上體坎。故勞而不伐。五爲乾位。三可居而不居。故有功而不德。三體艮。艮厚終萬物。故爲厚。應在坤。至哉坤元爲至。故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虞翻曰。震爲語。五多功。下居三。故以其功下人者也。〔疏〕互震聲爲語。五位多功。上不居五而下居三。故曰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虞翻曰。謙旁通履。乾爲盛德。坤爲禮。天道虧盈而益謙。三從上來同之盛德。故德言盛。禮言恭。〔疏〕謙與履旁通。履外體乾。上繫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彼注云。盛德乾。故乾爲盛德。上傳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坤爲禮。天道虧盈而益謙。謙卦彖傳文。虞彼注云。乾盈履上。虧之坤三。故虧盈故益謙。今三從上來同之。是上之盛德而下于三爲盛德。故德言盛。震爲言。離口許。故稱言。以制禮。故禮言恭也。**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虞翻曰。坎爲勞。故能恭。三得位。故以存其位者也。〔疏〕三互坎爲勞。勞謙故能致恭。以九居三爲得位。故曰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孔穎達曰。上既以謙得保安。此明無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之義也。〔疏〕此乾上九爻辭也。承上文而言。謙則有終。亢則有悔。謙之九三。卽乾之上九也。下于謙三則爲君子。反于乾上則爲亢龍。故引乾上爻辭以證驕亢不謙之義也。**子曰。貴而无位。**虞翻曰。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疏〕天位乎上。其位至尊。故貴。上爲陰位。以陽居之。是失位也。故无位。**高而无民。**虞翻曰。在上。故高。无陰。故无民也。〔疏〕位在上。故高。坤陰爲民。純陽无民。驕亢已極。民不之與。故无民也。**賢人在下位。**虞翻曰。乾稱賢人。下位謂初也。遯世無悶。故賢人在下位而不應也。〔疏〕乾陽君子。故稱賢人。初在下。故下位謂初。遯世無悶。乾初文言文。在下位而不憂。乾三文言文。虞彼注云。陽于初爲隱則遯之。故不憂義。上應在三。三在下。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虞翻曰。謂上无民。故无輔。乾盈動傾。故有悔。文王居三。紂亢極上。故以爲誡也。〔疏〕上亢无民。故无輔。乾盈于上。動則必傾。動而入坤。故有悔。文王居三爲賢人在下位。紂亢極上爲亢龍。故以動而有悔爲誡也。**不出戶庭。无咎。**孔穎達曰。又明擬議之道。非但謙而不驕。又當謹愼周密。故引節初周密之事以明之也。〔疏〕此節初爻辭也。擬議以成變化。變化則擬議之道非一端可盡。故既引謙三乾上。以明謙而不亢之義。又引不

出戶庭以明慎性所密之事也前言乾初潛在下位乾初奉乾初也節自泰來故擬議節初義詳節卦疏注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虞翻曰節本泰卦坤爲亂震爲生爲言語坤稱階故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也）〔疏〕泰三之五成節泰坤爲亂互震爲生震善鳴故爲言語坤土故稱階泰三互坤爲亂故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也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虞翻曰泰乾爲君坤爲臣爲閉故稱密乾三之坤五君臣毀賊故君不密則失臣坤五之乾三坤體毀賊故臣不密則失身坤爲身也）〔疏〕乾坤謂泰也乾爲君坤爲臣[illegible]坤以藏之故稱閉閉則退藏于密故稱密乾三之坤五是君之臣也坤毀乾體是君不密爲失臣也坤五之乾三是臣之君也坤體毀乾亦壞[illegible]體也是臣不密而失身也坤形爲身故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虞翻曰幾初也謂二已變成坤坤爲事故幾事不密初利居貞不密初動則體剝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害成）〔疏〕[illegible]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虞翻曰君子謂初二動坤爲密故君子慎密初變體屯盤桓利居貞故不出也）〔疏〕[illegible]

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虞翻曰爲易者謂文王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坎爲盜故爲易者其知盜乎）〔疏〕[illegible]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孔穎達曰此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以賤貪貴故引解六三爻辭以明之矣）〔疏〕[illegible]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虞翻曰陰稱小人坤爲事以賤倍貴違禮悖義故小人之事也）〔疏〕[illegible]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虞翻曰君子謂五器坤也坤爲大車故乘君子之器也）〔疏〕[illegible]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虞翻曰小人謂三既違禮倍五復乘其車五來之二成坎坎爲盜思奪之矣爲易者知盜乎此之謂也）〔疏〕[illegible]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虞翻曰三倍五上慢乾君而乘其器下暴于二二藏于坤五來寇三以離戈兵故稱伐之坎爲暴也）〔疏〕[illegible]

慢藏誨盜。野容誨淫。（虞翻曰坎心爲誨坤爲藏兌爲見藏而見故慢藏三動成乾爲野坎水爲淫二變藏坤則五來奪之故慢藏誨盜野容誨淫）〔疏〕[illegible]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虞翻曰[illegible]）〔疏〕[illegible]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干寶曰衍合也　崔憬曰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既言蓍數則是說大衍之數也明倚數之法當參天兩地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于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于四也此因天地數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此數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則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蓍圓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illegible]）〔疏〕[illegible]

分而爲二以象兩。（崔憬曰四十九數合而未分是象太極也今分而爲二以象兩儀矣）〔疏〕[illegible]

掛一以象三。（孔穎達曰[illegible]）

儀之中，分掛其一于最小指閒，而配兩儀以象三才。〔疏〕三三才，謂天地人也。就兩儀之閒于天數中，分掛其一于小指閒，以象人，所以配兩儀而象三才也。虞氏下注云：扐，謂合掛左手之小指，則此掛一不在左手，當在右手小指也。**揲之以四**

以象四時。崔憬曰：分揲其蓍，皆以四爲數，一策一時，故四策以象四時也。〔疏〕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德，故分揲其蓍，皆以四爲數。乾鑿度所謂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是也。以一策象一時，故分四策以象四時也。**歸奇于扐**

以象閏。虞翻曰：奇，所掛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扐並合掛左手之小指爲一扐，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于扐以象閏者也。〔疏〕奇所掛之一策，以象三才者也。王制曰：祭用數之扐。又曰：喪用三年之扐。考工記：以其圍之防捐其數，皆數之餘也。扐者，左右手四揲之餘也。既數四四之後，必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故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兩手所掛之奇，以歸于所揲之扐，並合兩揲之餘，掛左手小指爲一扐，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堯典文。孔傳：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文元年左傳曰：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謂奇于扐，即歸餘于終也。蓋以揲四象四時，以扐象歲，以歸奇象閏，故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歸奇于扐以象閏也。**五歲**

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虞翻曰：謂已一扐，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于初扐，並掛左手次小指閒爲再扐，則再閏也。又分掛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閒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謂已二扐，又加一爲三，並重合前二扐爲五歲，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此參五以變，據此爲三扐，不言三閏者，閏歲餘十日，五歲閏六十日盡矣。後扐閏餘分，不得言三扐二閏，故從言再扐而後掛者也。〔疏〕經文後掛，乾鑿度、說文引作再扐而後卦。京氏曰：再扐而後布掛。是掛當作卦。虞注：布掛之一爻，以及再扐後掛，尋其文義，亦當作卦。作掛者，皆傳抄之誤也。謂已扐，復分掛者，取前過揲之策，復分二掛一也。如初揲之，歸奇于初扐者，皆文也。先置所揲之餘于初扐，乃取奇歸之，故云歸奇于初扐也。初掛一在右手，今則並掛于左手次小指閒爲再扐，以象再閏也。又分掛揲之，如初揲儀而更所揲之餘掛左手第三指閒成一變，則布卦之爻，如七八九六是也。謂前已二扐，又加一爲三扐，並重合前二扐爲五歲，蓋一扐一歲也，歸奇一閏，再扐二歲也。合初扐三歲也，歸奇再閏也。三扐四歲也，合再扐五歲也，不歸奇，故五歲再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也。以三爲五而成一變，故云此參五以變也。據此爲三扐，當言三閏。不言者，以閏歲餘十日也。案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爲閏矣。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十日爲一月，氣盈五日有奇，朔虛五日有奇，故月大小常差六日，約其大數，歲餘十日也。五歲餘五十日，再閏六十日，已從下餘分，故云五歲閏六十日盡矣。又云後扐閏餘分者，閏月不能恰盡，必有餘分，故謂三扐象之。然則四時終而計餘，餘分定乃成歲，此扐象計餘成歲，歸奇則象閏也。不得言三扐二閏者，若言三扐，則似有三歸奇也，故從言再扐而後卦。

天數五，地數五。虞翻曰：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疏〕謂下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也。五奇爲陽，故曰天數；五耦爲陰，故曰地數。**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虞翻曰：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于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疏〕鄭氏云：天地之氣各有五行，故五位謂五行之位。乾納甲，坤納乙，甲一乙二，相得則合木。乾爲天，坤爲地，故謂天地定位也。艮納丙，兌納丁，丙三丁四，相得而合火。艮爲山，兌爲澤，故山澤通氣也。坎納戊，離納己，戊五己六，相得而合土。坎爲水，離爲火，故水火相逮也。震納庚，巽納辛，庚七辛八，相得而合金。震爲雷，巽爲風，故雷風相薄也。乾天納壬，坤地納癸，壬九癸十，相得而合水。天陽地陰，故陰陽相薄而戰于乾。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以納甲言之也。或以云云者，五行生成之數也。太玄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爲土，是也。五五則中也。相得謂一得五爲六，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四得五爲九，五得五爲十。昭八年左傳：妃以五成，是謂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是也。有合者，鄭氏云：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无匹，陽无耦，故又合之。地六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是也。此五行相合，天地之數，即大衍之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虞翻曰：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疏〕一三五七九五奇數合而爲二十五。**地數三十。**虞翻曰：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疏〕二四六八十五耦數合而爲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虞翻曰：天二十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于此，故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也。〔疏〕合天地奇耦之數，故五十有五。天地之數，見于此大衍之數略奇五而言五十者，太玄曰：五與五相守。地之十倍是五，故略之也。**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荀爽曰：在天爲變，在地爲化，在地爲鬼，在天爲神。姚信曰：此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分爲爻者，故能成就乾坤之變化，能知鬼神之所爲也。侯果曰：夫通變化行鬼神，莫近乎數，故老聃謂子曰：汝何求道？對曰：吾求諸數。明數之妙，通于鬼神矣。〔疏〕荀注：在天爲變，陽也；在地爲化，陰也；在地爲鬼，陰也；在天爲神，陽也。姚注：分爲七八九六之爻，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爲十五，共爲五十有五，由七八九六而乾坤之變化以成，鬼神之情狀可知。侯注：通天地之變化，行天地之鬼神，總不外乎天地之數，故復引孔子答求諸數之言，以明數之爲用，變而无窮，神而莫測。上傳言極數知來之謂占，即變以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是其義也。**乾之册二百**

一十有六。荀爽曰：陽爻之册三十有六，乾六爻皆陽，三六一百八十，六六三十六，合二百一十有六也。陽爻九，合四時，四九三十六，是其義也。〔疏〕老陽之册以九起數，四九故三十有六，乾之六爻皆陽也。一爻三十六，以三六一百八十乘六，六六三十六，合之爲二百一十有六也。陽爻九，四九三十六，合之爲四時。若少陽以七起數，一爻二十八册，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册也。**坤之册百四十有四。**荀爽曰：陰爻之册二十有四，坤六爻皆陰，二六一百二十，四六二十四，合一百四十有四也。陰爻六，合二十四氣，四六二百四十也。〔疏〕老陰之册以六起數，四六故二十有四，坤之六爻皆陰也。一爻二十四，以二六一百二十乘四，六二十四，合之爲一百四十有四也。陰爻六，四六二十四，合之爲二十四氣，除中氣也。若少陰以八起數，一爻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册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陸績曰：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爲一會。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入十三月六日也。十二月爲一期，故云當期之日也。〔疏〕日月合朔爲交會，一歲有十二交會，除小盡六日，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爲一會。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故云三百六十當期，積之入十三月六日，所以生閏。書孔傳：四時曰朞，四時十二月，故十二月爲一期。册數與日數相當，故曰當期之日。案乾鑿度云：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故云當期之日。又云：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此曆律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曆律之數。**二篇之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侯果曰：二篇謂上下經也，共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則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册，合六千九百一十二册；陰爻亦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册，合四千六百八册，則二篇之册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疏〕乾鑿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乾坤陰陽之本始，故爲上篇之始。坎離始終萬物，故爲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故爲下篇之始。既濟未濟爲最終，故知二篇謂上下經也。合二篇陰陽三百八十四爻，其册有萬一千五百二十。下傳云：庖犧始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九家注云：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册，册類一物，類萬物之情，故當萬物之數。說苑：孔子曰：蓍變之數，是著于五星，天之五星運氣于五行，其初猶發于陰陽，而化極于萬一千五百二十，蓋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地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聖人仰觀俯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故卦爻之册，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乾爲天，坤爲地，艮爲人，艮上非非下半，斗合于人，統三才之義，天之五星運氣于五行，而化極于萬一千五百二十，大衍之數五十，三才五行之合，得有此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荀爽曰：營者，謂七八九六也。陸績曰：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于扐以象閏，四營也。謂四度營爲方成易之一爻者也。〔疏〕荀注：營之而少陽少陰成，老陽老陰，故營者謂七八九六也。陸注：此釋四營成易一爻之義也。乾鑿度曰：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此一即太極，易也。四營者，四變也。又曰：陰陽相錯，但生陽動而進，陰動而退，八退于七，六依于九，九六七八，故成易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荀爽曰：二揲册掛左手一指閒，三指閒滿而成一爻。卦六爻，三六十八，故十有八變而成卦也。〔疏〕二揲之册，掛左手一指閒，三扐滿然後成一爻，六爻然後成一卦。六爻則三六一十八變，故十有八變而成卦也。**八卦而小成，**侯果曰：謂三畫成天地雷風日月山澤之象，此八卦未盡萬物情理，故曰小成也。〔疏〕謂三畫已成，則乾天坤地，震雷巽風，離日坎月，艮山兌澤之象者，然此八

卦未嘗引伸觸類而重之，則未嘗萬物之情悉，故曰八卦小成也。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虞翻曰：引謂庖犧引信三才，兼而兩之以六畫。觸，動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故引而信之也。觸類而長之，其取類也大，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疏〕引謂庖犧引信三才者，上五爲天位，四三爲人位，二初爲地位，是也。兼而兩之爲六畫者，因而重之，兼三才爲六畫，如八純卦是也。觸動謂六爻變動以成六十四卦，是引伸觸類而重之爲八卦，觸類謂變動爲六十四卦也。稱名也小，虞彼注云：謂小成。明取類六十四卦爲大也。發揮剛柔，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八純卦變爲六十四卦，是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也。天下之能事畢矣。虞翻曰：謂乾以簡能，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能事畢。〔疏〕乾爲德，坤爲業。蓍之德圓而神，乾道也；卦之德方以知，坤道也。故以乾以簡能，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下傳文。虞彼注云：乾五之坤，坎爲心，兌爲說，故能說諸心。坎心爲慮，乾五之貴爲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諸侯則通乎天下，故天下之能事畢矣。愚案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下之能事畢，即言乎遠則不禦，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也。顯道神德行，虞翻曰：顯道神德行，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日月在天，運行照物，故顯道神德行，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也。〔疏〕乾二五之坤，乾成離，坤成坎，故云成離日坎月。日月麗天，運行不息，照臨萬物，故曰顯道。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下傳文。九家彼注云：默而成，謂陰陽相處也。不言而信，謂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適也。是德行者陰陽之所爲，故曰神德行也。愚案乾爲道，故曰道；坤爲德爲行，故曰德行。易則應變化而行鬼神，故曰神德行。顯則備矣。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九家易曰：陽往爲酬，陰來爲酢，陰陽相配，謂之祐神也。孔子言大衍以下，至于能事畢矣，此足以顯明易道，又微者使著，神則著者使微，皆易之所爲也。神易德行，可與經義相助酬也，故喻以賓主酬酢之禮，所以助前聖發見于神祕矣。禮，飲酒主人酌賓爲獻，賓酌主人爲酢，主人飲之又酌賓爲酬也。先舉爲酢，答報爲酬，酬取其報，以象陽唱陰和，變化相配，是助天地明其鬼神者也。〔疏〕道生一，一生二，是陽爲主，陰爲客也。禮，獻賓主答客曰酢，故陽往爲酬，陰來爲酢，陰陽相配，故祐神也。自大衍至能事畢之文，皆足以顯明易道，使神其德行，可與六十四卦經義相助者也，故喻以賓主酬酢之禮。禮飲酒，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酬賓，故云賓酌主人爲酢。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故云賓酌上主人爲酢。又曰主人實觶酬賓，故曰主人又酌賓爲酬也。酬酢之義，則賓先酌而主後酬。禮所以酬酢飲酒之義，則始于主人獻賓，而後賓酢，故以象陽唱陰和。賓既酢而主人又酬，故云變化相配。陽爲天爲神，陰爲地爲鬼，陽往陰來，是助天地明其鬼神也。愚案顯故可與酬酢，因其著而著之也；神故可與祐神，因其微而微之也。中庸曰：其顯乎微，是微者顯之證也。故下言神之所爲。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虞翻曰：在陽稱變，乾五之坤；在陰稱化，坤二之乾。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故知神之所爲，諸儒皆上子曰爲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者矣。〔疏〕有前注云在天爲變者，故云在陽稱變，乾五之坤；又云在地爲化，故云在陰稱化，坤二之乾。陰陽不測之謂神，上傳文。彼注以謂神爲變化之極是也。變化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即九六消息之道。一陰一陽，變化不測，知陰陽變化之道，故知神之所爲。蓋大衍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故知變化之道者，即知神之所爲。諸儒以此節爲下章之首，而荀馬從之，故虞君以爲甚非。虞君別傳云：仲翔奏上易注曰：經之大者，莫過于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是其事也。諝，一名爽。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崔憬曰：聖人德合天地，智周萬物，故能用此易道，大略有四，謂尚辭、尚變、尚象、尚占也。〔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故德合天地；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智周萬物。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取物象，故能用此易道。大略有四，即下文所謂尚辭、尚變、尚象、尚占是也。以言者尚其辭，虞翻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焉以盡言也。〔疏〕聖人之情見乎辭，下傳文。繫辭焉以盡言，上傳文。言之所不能盡者，辭之所指，繫辭以盡言，故尚其辭。愚案辭，文也；文以足言也，擬之而後言，故尚其辭。有隨易各指所之，擬之後言則无辭，故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陸績曰：變而化之則動〔疏〕動

不居，動則變也。爻者言乎其變，故變爲爻之變化，動則觀變，是議之後動，動則不成矣，故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荀爽曰：結繩爲罔罟，蓋取諸離，此類是也。〔疏〕象其物宜，器者存乎器象是也。十二蓋取，皆觀象以造器，故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虞翻曰：乾蓍稱筮，動離爲龜，龜稱卜，動則玩其占，故尚其占者也。〔疏〕白虎通引禮雜記曰：蓍，陽之老也；龜，陰之老也。二五動爲離，離爲龜，龜所以卜，故龜稱卜。古者卜筮皆用于易，而所以占其吉凶，神蓍知成數六七八九十之神，是卜筮皆不外大衍之數也。洪範曰：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其占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虞翻曰：有爲謂建侯，有行謂行師也。乾二五之坤成震，有師象，震爲言，故問焉而以言。〔疏〕有爲謂建侯，有行謂行師，乾二五之坤成坎，有師象，震爲言，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虞翻曰：言神以知來，故受命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虞翻曰：遠謂天，近謂地，深謂陽，幽謂陰，來物謂乾坤，神以知來，感而遂通，故遂知來物。〔疏〕左傳云天道遠，故遠謂天；近知地，故近謂地。深謂陽，幽謂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來物謂乾坤。神以知來，感而遂通，謂幽贊神明而生蓍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虞翻曰：至精謂乾純粹精也。〔疏〕乾本純粹，純粹精，故至精謂乾。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虞翻曰：逆上稱錯，綜理也，謂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以成一爻之變，而倚六畫之數，卦從下升，故錯綜其數，則三天兩地而倚數者也。〔疏〕逆上稱錯，綜，理也。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以成一爻，參伍以變，三天兩地而倚數也。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虞翻曰：變而通之，觀變陰陽始立卦，乾坤相親，故成天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疏〕觀變陰陽而立卦，乾坤相親，故成天地之文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虞翻曰：數，六畫之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疏〕六畫之數，而三百八十四爻皆在其中，參三才而兩之，故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虞翻曰：參五以變，故能成六爻之義，六爻之義，易以貢也。〔疏〕參其五以成一爻之變，故能成六爻之義，易以貢也。易无思也，无爲也，虞翻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无所爲，謂其靜也專。〔疏〕此引下傳文，以釋无思无爲也。

（元未動，謂潛勿用，故无思无爲也。陽奇故一，一故專，陰氣潛藏，故其靜也專。）寂然不動，（虞翻曰：謂隱藏坤初，機息矣。專，故不動者也。【疏】乾元隱藏坤初，寂然无爲，其機息矣，其靜也專，故不動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虞翻曰：感，動也。以陽變陰，通天下之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疏】乾鑿度曰：虛无感動。鄭氏謂虛无也，故能感天下之動。乾動坤初，以陽變陰，變則通，故能通天下之故。虞注說卦傳云：發動揮變，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爲六，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虞翻曰：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韓康伯曰：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非遺數者，則无以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感。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能與乎此也。【疏】虞注：乾元隱初入微，幾者動之微，君子知微，故曰知幾其神。易以至无含至有，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韓注：孔氏正義曰：云夫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者，凡自有形象者，不可制他物之形象，猶若海不能制山之形象，山不能制海之形象，遺忘已象者，乃能制衆物之形象也。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者，若以數數物，則不能極其物數，猶若以萬而數，則不能苞億，以一億而數，則不能苞千億萬億，遺去數名者，則无所不苞，是非遺去其數，无以極盡于數也。言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者，以其心之至精，理在玄通，无不記憶，雖无籌策而不可亂也。言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者，言至極曉達變通者，能體于純一之理，其變通无不周徧，言雖萬類之變，同歸于一變也。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者，言至精至變至神三者，是物之功用之母，物之功用，象之與數，由此至精至變至神所由來，故云象數所由立也。言象之所以有象者，豈由象而來，由太虛自然而有象也。數之所以有數者，豈由數而來，由太虛自然而有數也。是太虛之象，太虛之數，是其至精至變也。由其至精，故能制數，由其至變，故能制象。若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參與妙極之玄理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荀爽曰：謂伏羲畫卦，窮極易幽深，文王繫辭，研盡易幾微者也。【疏】伏羲畫六十四卦，窮極易之幽深，文王繫爻彖之辭，研盡易之幾微，故曰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案上注，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孔疏：極深者，則前經初一節云，君子將有爲將有行，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研幾者，上經次節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是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虞翻曰：深謂幽贊神明，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蓍也。【疏】深謂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也。蓍圓而神，神以知來，故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志藏于深，故唯深能通天下之志。蓍由聖人幽贊而生，故深謂蓍也。此所謂至精也。）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虞翻曰：務，事也。謂易研幾開物，故成天下之務，謂卦者也。【疏】說文：務，趣也。从力敄聲，訓事者，謂趣赴此事也。夫易開物成務，虞彼注云，以陽闢坤，謂之開物，以陰翕乾，謂之成務。蓋幾者動之微，乾陽研幾，故能開物務，則由微而著矣。坤陰成乾，故成天下之務。卦方以知，知以藏往，其幾隱矣，故幾謂卦也。此所謂至變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虞翻曰：神謂易也。謂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從天西轉，故不疾而速。或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疏】神謂易也者，陰陽不測，是乃易也。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舉日月斗在天，以見神之用也。賈逵論曆曰：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周書武順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故從天西轉。續漢書律曆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日之所行與運周，日月相推，日舒月速。案漢法，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日亦一日一夜起度端，終度端，月又速于日，故不疾而速也。是寂然不動，謂斗也。太玄曰：斗振天而進。范望注云：振，動也。斗衡隨天左回，故言進。又曰：斗之南左行而右還，故隨天右周也。漢書天文志曰：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故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也。又日月者，六十四卦皆具，明斗與日月相會，正建十二次，卦氣消息由焉，曆家以斗爲陽氣，皆神之可見者也。上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謂陽隱藏坤中，以陽動陰，發揮剛柔，是言乾元，非言斗也。以斗隨天，故以斗爲天之消息耳。乾道復子姤午，出震入兌，唯斗可見，故言之也。北辰在斗，是天之太極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侯果曰：言易唯深唯神，蘊此四道，因聖人以章，故曰聖人之道矣。【疏】言此以結上經尚辭尚變尚象尚占之道也。不言唯幾，當是脫文。言唯深唯幾唯神，故能蘊此四道，四道因聖人之至精至變至神以章，故曰聖人之道。）

天一，（水，甲。【疏】鄭氏所謂天一生水于北，是也。日行青道甲一乙二。）地二，（火，乙。【疏】地二生火于南，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三，（木，丙。【疏】天三生木于東，日行赤道丙三丁四。）地四，（金，丁。【疏】地四生金于西，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天五，（土，戊。【疏】天五生土于中，日行黃道戊五己六。）地六，（水，己。【疏】地六成水于北，一六合水，戊坎己離相得合土。）天七，（火，庚。【疏】天七成火于南，二七合火也。日行白道庚七辛八。）地八，（木，辛。【疏】地八成木于東，三八合木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天九，（金，壬。【疏】天九成金于西，四九合金也。日行黑道壬九癸十。）地十。（土，癸。此則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蓍龜所從生，聖人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上虞翻義也。【疏】地十成土于中，五十合土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陽數奇，一三五七九，合之二十五，陰數偶，二四六八十，合之爲三十，總之爲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也。幽贊神明而生蓍，以此生之。鄭氏周禮注云：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蓍知成數六七八九之神，是卜筮皆不外大衍之數，故云蓍龜所從生也。聖人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皆惟此數也。）

子曰：夫易何爲而作也？（虞翻曰：問易何爲取天地之數也。【疏】設問以起義也。天地之數，即七八九六之數。）

夫易開物成務，（陸績曰：開物謂庖犧引信八卦，重以爲六十四，觸長爻册，至于萬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故曰開物。聖人觀象而制網罟耒耨之屬，以成天下之務，故曰成務也。【疏】引伸卦變也，故爲六十四卦，觸長爻變也，故爻册至于萬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以爻册當物，故曰開物。以制器者尚其象，故聖人觀象而制網罟之屬，即十二蓋取是也。天下之務，皆由此成，故曰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虞翻曰：以陽闢坤，謂之開物；以陰翕乾，謂之成務。冒，觸也。觸類而長之，如此也。【疏】夫乾其動也闢，以乾闢坤，故曰開物。夫坤其靜也翕，以坤翕乾，故曰成務。周語曰：宜觸冒人。故云冒觸也。觸類而長之，以成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以陽闢坤息而出震，震在庚，其數七，是陽象數也。以陰翕乾消而入巽，巽在辛，其數八，是陰象數也。息變而進七之九，消變而退八之六，九六相變，所以觸類而長。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陰陽一，一而二，七而八，九而六，七八九六而天地之數備，一三五九也，二四六也，五九也，十六也，故曰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九家易曰：凡言是故者，承上之辭也。謂以動者尚其變，變而通之，以通天下之志也。【疏】是故爲承上之辭，釋其凡也。承上文以動者尚其變也，變而通之，故能通天下之志。案虞上通天下之志注云，謂蓍也。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故能開物而通天下之志，所謂深也。）以定天下之業，（九家易曰：謂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凡事業之未立，以易道決之，故言以定天下之業。【疏】承上文以制器者尚其象也。成器以爲天下利，故凡事業未立，則取象于易以決之，決則定矣，故以定天下之業。案虞注成天下之務謂卦也，務事業，即事業也。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能成務以定天下之業，所謂幾也。）以斷天下之疑。（九家易曰：謂卜筮者尚其占也。占事知來，故斷天下之疑。【疏】承上文以卜筮者尚其占也。占事知來則无疑，故斷天下之疑。斷或作定者誤也。案成冒天下之道注云，冒觸也，觸類而長，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故能觸類旁通以斷天下之疑，所謂神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崔憬曰：蓍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也，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蓍之德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爲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疏】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蓍之數七也。七七四十九，陽數也。乾爲圓，故象陽之圓也。蓍之用，變通无定，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蓍之德圓而神，即下文所謂神以知來是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卦之數八也。八八六十四，陰數也。坤爲方，故象陰之方也。卦之用列爻分，以定天下吉凶之象，是卦之德方以知，即下文知以藏往是也。）六爻之義易以貢。（韓康伯曰：貢，告也。六爻之變易以告吉凶也。【疏】八卦以象告，故云貢告也。蓍七卦八，爻者言乎變者也。六爻之義，九六相變，易則吉凶見，故曰易以貢。）

聖人以此先心，（韓康伯曰：洗濯萬物之心者也。【疏】先，劉瓛、王肅、韓康伯本作洗，故云洗濯萬物之心。考古洗濯字，皆作洒，解作洗者非也。石經及京荀虞董張蜀才皆作先，今從之。下云神以知來，祭義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是聖人以此先心之義也。）退藏於密，（陸績曰：受蓍龜之報應，決而退藏之于心也。【疏】聖人以吉凶命蓍龜，蓍龜報應之，聖人則退

（而退藏于密。密卽心也。故云洗心而退藏之于心也。此兩節以蓍卦發其下。）

吉凶與民同患。（虞翻曰。聖人謂庖犧。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陽動入巽。巽爲退伏。坤爲閉戶。故藏密。謂齊于巽以神明其德。陽吉陰凶。坤爲民。故吉凶與民同患。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也。）〔疏〕（蓍卦始于庖犧。故聖人謂庖犧。下云神以知來。故云以蓍神知來。乾爲蓍。復之一陽。卽乾初也。復見天地之心。乾神知來。故以此先心。乾陽初動入陰成巽。雜卦曰。兌見而巽伏。又巽爲進退。故爲退伏。出巽入坤。闔戶謂之坤。故爲閉戶。退伏爲藏。閉戶爲密。故退藏于密。說卦曰。齊乎巽。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巽爲絜齊。神明在內。故齊于巽以神明其德。謂以卦德藏往。巽八之智也。乾陽爲吉。坤陰爲凶。坤衆爲民。故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蓋作易者本有憂患。故卽九六變易以定吉凶與民同患也。蓋先心則无思慮。慮則无爲。吉凶與民同患。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虞翻曰。乾神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先心。往謂藏密也。）〔疏〕（乾神知來。謂蓍之德圓而神也。坤知藏往。謂卦之德方以知也。聖人取七八九六之數。知來而藏往。來者以此知之。故來謂先心。已往者以此藏之。故往謂藏密。蓋易例以未來者屬乾。已往者屬坤也。）

其孰能與於此哉。（虞翻曰。誰乎能爲此哉。謂古聰明睿知之君也。）〔疏〕（孰。誰也。言誰能爲此者。以起下文古之聰明睿知之義也。）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虞翻曰。謂大人也。庖犧在乾五。動而之坤。與天地合聰明。在坎則聰。在離則明。神武謂乾。睿知謂坤。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而不殺者夫。）〔疏〕（大人謂九五大人也。乾利見大人。虞彼注云。謂若庖犧觀象于天。造作八卦。又下注云。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乾五。故云庖犧在乾五。乾五動之坤。卽坤五爲之乾。乾爲天。坤爲地。故與天地合聰明者。乾五之坤成坎。體比。故在坎則聰。坤五之乾成離。體大有。故在離則明。乾陽爲神。乾剛爲武。故神武謂乾。洪範曰思曰睿。思于五行屬土。坤地爲土。坤知藏往。故睿知謂坤。殺讀爲衰。士冠禮曰。以官爵人德之殺也。鄭彼注云。殺猶衰也。反復不衰之卦有八。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今乾坤動成坎離。故云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殺。馬鄭王肅所戒反。義與虞同。陸績韓康伯讀如字者誤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虞翻曰。乾五之坤。以離日照天。故明天之道。以坎月照坤。故察民之故。坤爲民。）〔疏〕（乾五之坤。離上乾下。故以離日照天。乾爲天爲道。故明天之道。坤五之乾。坎上坤下。故以坎月照坤。坤爲民。故察民之故。下傳曰。又明于憂患與故。虞彼注云。知以藏往。故知事故而察民之故也。）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陸績曰。神物。蓍也。聖人興蓍以別吉凶。先民而用之。民皆從焉。故曰以前民用也。）〔疏〕（乾爲神爲物。又爲蓍。故神物謂蓍也。興神物。謂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也。管子曰。龜存能亡之。蓍龜與龍也。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爲禍福正。卽別吉凶也。爲萬物先。卽先民用而皆從也。乾伏坤。坤爲民爲用。乾在坤先。故曰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韓康伯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疏〕（此亦取乾坤坎離之義也。坤初四之乾成巽。巽爲齊。相見。故曰齊。坎離相合成既濟。既濟思患豫防。故曰戒。）

以神明其德夫。（陸績曰。聖人以蓍能逆知吉凶。除害就利。潔齊其身。故曰以此齊戒也。吉而後行。舉不違失。其德富盛。見稱神明。故曰神明其德也。）〔疏〕（聖以蓍神知來。趨吉避凶。卽以此齊其身。故曰以此齊戒也。惟其吉而後行。故舉无違失。所以其德富盛。見稱神明。此爲神明所以乎。故曰神明其德夫。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故曰神明其德夫。又案前民用。卽以此先心。齊戒卽神明。卽退藏于密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虞翻曰。闔。閉翕也。謂從巽之坤。坤柔象夜。故以閉戶者也。）〔疏〕（說文。闔。閉也。坤其靜也翕。故云闔。閉翕也。從巽之坤。謂從午至亥。剛柔者晝夜之道。故坤陰柔象夜。乾坤易之門。故以閉戶。此坤陰八不變者也。）

闢戶謂之乾。（虞翻曰。闢。開也。謂從震之乾。乾剛象晝。故以開戶也。）〔疏〕（闢。開也。說文文。從震之乾。謂從子至巳。乾陽剛象晝。故以開戶也。此少陽七不變者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虞翻曰。陽變闔陰。陰變闢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疏〕（陽謂老陽九也。陽變爲陰。故闔。陰謂老陰六也。陰變爲陽。故闢。陽已變。陰已化。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往來不窮謂之通。（荀爽曰。謂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陰陽往來无窮已。故通也。）〔疏〕（陰常居大冬。然一陽生十一月冬至。陽常居大夏。然一陰生于五月夏至。故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復臨泰大壯夬乾。陽息之卦也。姤遯否觀剝坤。陰消之卦也。乾坤十二消息。一往一來。循環无已。陽息陰消。推而行之。故謂之通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荀爽曰。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成象也。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爲器用者也。）〔疏〕（日月星辰。光見于天。

是在天而成象者也。天垂象見吉凶。故見乃謂之象。萬物生長。皆在于地。是在地成形可爲器用者也。坤爲器。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荀爽曰。謂觀象于天。觀形于地。制而用之。可以爲法。）〔疏〕（法象大乎規矩。觀象于天。取其大規在上也。觀形于地。取其大矩在下也。因其規矩制爲方圓而用之。故可以爲法。法象莫大乎天地。故謂之法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陸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疏〕（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制器以周民用。卽立成器也。用之不遺。故利用出入。卽以爲天下利也。乾爲美利。故曰利。坤爲用。故曰用。出乾爲復。入坤爲姤。乾坤出入。其用无窮。故曰利用出入。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卽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謂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干寶曰。發初言是故。總衆篇之義也。虞翻曰。太極。太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疏〕（干注。總衆篇之義。故以是故發端。釋凡例也。虞注。馬氏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太一者。乾鑿度曰。太一取七八九六之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鄭彼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閒。曰天一。又引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然則太一卽乾元也。在天爲北辰。在易爲神。虞注斗極然不動感而遂通。卽指此也。太一者。極大曰太。未分曰一。鄭氏所謂未分之道是也。太極者。說文。極。棟也。逸雅。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是極者中也。未分曰一。故謂之太一。未發爲中。故謂之太極。在人爲皇極。卽鄭氏所謂極中之道是也。釋詁曰。儀。匹也。天地相配。故稱兩儀。禮運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分爲兩儀。呂氏春秋曰。太一出兩儀。卽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之義也。鄭氏又云。太極函三爲一。相並俱生。是太極生兩儀。而三才已具矣。）

兩儀生四象。（虞翻曰。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歸妹卦備。故彖獨稱天地之大義也。）〔疏〕（四象四時也者。謂日月之行。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四時之閒。戊己。甲丙戊庚壬。陽也。爲天象。乙丁己辛癸。陰也。爲地象。月令。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中央其日戊己。鄭彼注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故名甲乙。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彊大。故名丙丁。日之行四時之閒。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名戊己。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故名庚辛。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于下。揆然萌芽。故名壬癸。此四時之象也。又言兩儀謂乾坤也者。謂庖犧觀天象以設卦。幽贊神明以擬太極。乃立乾坤以象天地。以太極之一七九爲乾坤之三畫。是亦太極生兩儀也。此與天地四時之交不慁。每句各具二義耳。云乾二五之坤者。連首庖犧四象也。二五中氣卽太極。非爻名也。云成坎離震兌者。爲兌也。云震春兌秋坎冬離夏者。此所定以則四象也。離以象日。晝中正南。故爲夏。坎以象月。夜中正北。故爲冬。震陽出以象雷。故爲春。兌陰盛以象雨。故爲秋也。故兩儀生四象者。首有乾坤然後生震兌坎離四象也。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歸妹自泰來。備震兌坎離四象。故引以則之。虞彼注云。乾天坤地。三之四。天地交。又云。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六十四

卦。此象最備。四時正卦。故天地之大義也。）

四象生八卦。（虞翻曰。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故四象生八卦。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離生冬者也。）〔疏〕（此言乾生震坎艮。坤生巽離兌者。蓋上注云先言積八卦也。既象乾之息。乃復象其消。反兌爲巽以象風。反震爲艮以象山。巽艮既備。則乾退而就坎。坤進而就離。故分震坎艮爲天。巽離兌爲地。三索乾坤以成六子之交。十五日乾象西北。西北坎剛。坤陰所積。乾就坤以交陰。則生三男也。坤不位東南者。陽先陰後。不敢敵陽。故位離西南。闔陽之位。坤亦就乾以交陽。則生三女也。長在甲癸之閒。故位東北。震巽相薄。陽動入巽。故位乎東南以受震。此乾坤生六子之義也。云故四象生八卦者。上傳云。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謂此也。云乾坤生春者。此乃言在天八卦生于四時也。生乎春也。月行至甲乙。而乾坤象見。是乾坤生乎春也。云艮兌生夏者。月行至丙丁。艮兌象見。故艮兌生乎夏也。云震巽生秋者。月行至庚辛。震巽象見也。云坎離生冬者。坎離在中不可象。日月會于壬癸而坎離象見。故坎離生乎冬也。）

八卦定吉凶。（虞翻曰。陽生則吉。陰生則凶。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已言于上。故不言生。而獨言定吉凶也。）〔疏〕（陽生爲吉者。陽卦上息。故吉也。陰生則凶者。陰卦上消。故凶也。引上傳文。以明吉凶八卦六。故有正有不正。故吉凶生。已言繫辭也。前既言生。故此屬言定也。）

吉凶生大業。（荀爽曰。一消一息。萬物豐殖。富有之謂大業。）〔疏〕（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一消一息。萬物豐殖。乾一息。坤一生。化成物。故富有之謂大業。吉凶相推。萬物成化。若類詞而言。乃長徧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義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翟玄曰：見象立法，莫過天地也。）〔疏〕（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乾言象，坤言法，故見象立法，莫過于天地，所謂太極生兩儀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荀爽曰：四時相變，終而復始也。）〔疏〕（變通者，趣時者也，故配四時。窮則變，變則通，四序推遷，終而復始，故變通莫大乎四時，所謂兩儀生四象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翻曰：謂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疏〕（此以納甲言之也。日月之晦朔弦望有八卦象，故謂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也。震納庚，月三日始生明，故震象出庚。兌納丁，月八日上弦，故兌象見丁。乾納甲，月十五日望，故乾象盈甲。皆在移也。巽納辛，月十七日始生魄，故巽象退辛。艮納丙，月二十三日下弦，故艮象消丙。坤納乙，月三十日晦，故坤象滅乙。皆在月也。此言三十日，以大分言之，文皆作二十九日是也。二十九日、三十日爲晦夕，一日爲朔旦，故坎象流戊。爲日中，故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中央土位，故象見于中。參同契所謂晦朔之閒，合符行中，此天地雌雄保太和，日月媾精，陰陽合德之時也。明兩作，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虞翻曰：謂乾正位于五，五貴坤富，以乾通坤，故崇高莫大乎富貴也。）〔疏〕（乾正位于五，五位天子，坤爲富，故五貴坤富。乾五即太極之神也，探賾索隱則爲乾初，正位則爲乾五，變化消息，皆乾五所爲。以乾之貴，據坤之富，爲以乾通坤。山在地上爲崇，是崇謂坤；天爲高，是高謂乾。釋詁：崇，重也。坤爲重，鄭彼注：崇，充也。謂相充實也。崇高富貴，故崇高莫大乎富貴。此下皆言吉凶生大業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曰：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乾爲物，坤爲器用。否四之初，耕稼之利；否五之初，市井之利；否四之二，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牛馬之利；謂十三蓋取以利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曰莫大乎聖人者也。）〔疏〕（古者庖犧氏始作八卦，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故舉人謂神農以下也。中古之世，草昧初開，民多否閉。乾爲物，取乾之坤爲備物；坤爲用，以坤之乾爲致用。乾爲物者，精氣爲物也；坤爲器用者，形下爲器，致役爲用也。天地不交，其象爲否，故制器尚象，多因否來。否四之初爲益，利用大作，故云耕耨之利。否五之初爲噬嗑，日中爲市，故云市井之利。風俗通曰：古者二十五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也。否四之二爲渙，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故云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爲隨，服牛乘馬，故云牛馬之利。十三蓋取，謂自離以下也。自否變而外，總不外乎乾坤六位往來也。十三卦皆利天下之事，故云以利天下。陽窮變陰，陰窮變陽，通乾坤之變，故使民不倦。乾爲神，坤爲化，乾神之坤，坤化爲物，故使民宜之。神農以下皆聖人有制作而爲天下所利見者也，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乾五大人，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者也，故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娓娓者，莫善乎蓍龜。（虞翻曰：探，取；賾，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則幽贊神明而生蓍。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乾爲蓍，乾五之坤，大有離爲龜。乾生知吉，坤殺知凶，故定天下之吉凶，莫善于蓍龜也。侯果曰：娓，勉也。夫幽隱深遠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願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龜成兆也，雖神道之幽密，未然之吉凶，坐可觀也。是蓍龜成天下勉勉之聖也。）〔疏〕（虞注：探，取，釋詁文。賾，初也，詳前見天下之賾注，謂乾初也。索亦取也。乾初隱于坤下，伏而未見，故必探其賾，索其隱。乾爲神，則爲蓍，乾伏坤初，故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乾初九曰：潛龍勿用。釋言：潛，深也。初深，故曰鉤深。說文：鉤，曲也。曲以取之，故曰鉤深也。天道遠，故遠謂乾，致遠謂陽息也。緯說曰：蓍，陽之老也。故乾爲蓍。乾五之坤，體大有，外卦離，離爲龜。乾陽生物，故知吉；坤陰殺物，故知凶；所以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也。侯注：娓娓，諸本皆作亹亹，虞君章末注云：娓娓，進也。是虞本作娓娓，陸氏釋文亦未詳也。釋詁：亹亹，勉也。故云娓，勉也。謂未來之事，人皆勉勉然知之，必蓍成卦，龜成兆，然後幽遠難覩，吉凶未著者，可得而觀也。故趨吉避凶，勉勉爲善，優入乎聖域而無難，是蓍龜能成天下勉勉之聖也。白虎通曰：聖人獨見先覩，必問蓍龜何？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洪範曰：七，稽疑。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皆成天下娓娓之事也。繫辭文奐也，義亦可通。諸皆言大，此獨言善者，蓍龜皆始于乾坤之元，元者善之長，故曰莫善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孔穎達曰：則，法也。蓍龜，聖人法則之，以爲卜筮者也。）〔疏〕（神物，蓍龜也。法龜以爲卜，法蓍以爲筮。神物，天之所生，法物實法天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陸績曰：天

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聖人設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疏〕（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故云天有晝夜。變通配四時，故云四時。晝陽爲變，夜陰爲化；春夏爲變，秋冬爲化。故云晝夜四時變化之道。剛柔變化而後有爻，爻也者，效此者也，故云聖人設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荀爽曰：謂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宋衷曰：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謂日月薄蝕，五星亂行，聖人象之，亦著九六爻位得失，示人所以有吉凶之占也。）〔疏〕（荀注：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文也。孔傳：在，察也。璇，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轉運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五星異政，是天垂象見吉凶也。璣衡以齊七政，是聖人象之也。宋注：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蓋陽生爲吉，陰殺爲凶，故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吉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凶謂日月薄蝕，五星亂行。聖人法天之象，著爲九六爻位，陰陽變化，得正則吉，失正則凶，故得失示人，所以有吉凶之占也。案：天垂象，即天有八卦之象也。八卦定吉凶，故曰見吉凶。聖人則之，謂陰陽消息，剛柔變化，而成六十四卦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鄭玄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孔安國曰：河圖則八卦也，洛書則九疇也。侯果曰：聖人法河圖洛書，制爲爻，以示天下也。）〔疏〕（鄭注：河以通乾出天苞，所謂天不愛其道也；洛以流坤吐地符，所謂地不愛其寶也。乾鑿度曰：河圖龍出，洛書龜予。蓋云河龍圖發，即河出圖也；洛龜書感，即洛出書也。河圖洛書者，王者受命之符，聖人據之以立卦疇，故曰聖人則之。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緯書之類。孔注：河圖者，一六居北爲水，二七居南爲火，三八居東爲木，四九居西爲金，五十居中爲土，此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掛揲歸以成八卦，故云河圖則八卦也。洛書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此即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宮之法，而箕子據之以衍洪範，故云洛書則九疇也。侯注：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河圖也；變之而縱橫皆十五，所謂參伍以變，即太乙下行九宮法者，洛書也。其實洛書即從河圖變出，皆不外天地奇耦之數也。天地奇耦之數，揲之而爲爻，而所繫其辭。乾鑿度曰：所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此律曆數也。故云聖人法河圖洛書，制所繫以示天下也。愚案：萬物生于天，故生神物者天也。天交于地而變化生焉，天變于上則見吉凶，地化于下則出圖書，變化亦神物言之，吉凶圖書又亦變化言之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侯果曰：四象謂上神物也，變化也，垂象也，圖書也。四者治人之洪範，易有此象，所以示人也。）〔疏〕（何氏云：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此與侯氏義同。四者皆治人之大法，故即此象以示人也。案：鄭氏曰：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孔氏謂諸儒有以四象爲七八九六者，此也。又案：大衍之數，分二象兩，掛一象三，揲四象時，歸奇象閏，是謂四象，即七八九六。四營而成一變，十有八變而成卦。卦者，掛也。乾鑿度：掛示萬物，故曰所以示也。蓋有大衍四象，而七八九六在其中矣。）繫辭焉，所以告也。（虞翻曰：謂繫彖象之辭，八卦以象告也。）〔疏〕（繫辭者，謂文王所作彖辭、象辭也。八卦以象告，下傳文。虞彼注云：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則八卦象成，兌口震言，故以象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虞翻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八卦定吉凶，以斷天下之疑也。）〔疏〕（彖爻之辭皆有吉有凶，辨吉凶者存乎辭，故繫辭焉斷其吉凶。七八九六，得正吉，失正凶，故八卦定吉凶。易以斷天下之疑，故所以斷也。）易曰：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侯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義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順，自天右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又能思順，則天及人皆共右之，吉无不利者也。）〔疏〕（章首言天生神物，故又引大有上九爻辭以證則天之義也。惟其履信思順，是以自天右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則爲履信而不疑矣。又能思順乎天，則天及人共右，吉且无不利，又何僞之有焉。）子曰：右者，助也。（虞翻曰：大有兌爲口，口助稱右。）〔疏〕（大有五承上九，五兌爲口。說文曰：右，手口相助也。故云口助稱右。）天之所助者，順也。（虞翻曰：大有五以陰順上，故爲天所助者順也。）〔疏〕（大有本乾上，于三才爲天位。五自坤來，坤爲順，故以陰順上。五雖失位而爲上所助者，以其順也。又下注云：比坤爲順，則此謂大有通比，五本比坤二，變上而乾應之爲兌，故曰天所助者順也。）人所助者，信也。（虞翻曰：信謂二也，乾爲人，爲信，庸言之信也。）〔疏〕（信謂二也者，以二體乾也。乾陽生爲人，天行至信爲信，故乾九二曰：庸言之信。體乾九二，謂二應乎五，而三與之成兌，故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有以尚賢也。（虞翻曰：大有五應二而順上，故履信思順。比坤爲順，坎爲思，乾

（爲賢人。坤伏乾下。故有以尚賢者也。〔疏〕大有二五相應以順上。大有與比旁通。坤爲履。乾比坤爲順。比內體坤爲順。外體坎。坎心故爲思。乾上九曰。賢人在下位。謂乾三也。故乾爲賢人。大有成比。故坤伏乾下。有寶爲父。剝本亦作父。以乾在坤上。故父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侯果曰。當上九履五厥孚。履人事以信也。比五而不應三。思天道之順也。崇四匪彭。明辯于五。又以尚賢也。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重引易文以證成其義。〔疏〕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注云。孚信也。上九下履五孚。是履人事以信也。陰與陽比。故比五。上與三爲敵應。故不應三。五陰爲順。謂承陽。是思天道之順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明辯晢也。彭三也。四不比三。爲匪彭。由四至上體離。爲明辯。故云崇四匪彭明辯于五。四承五明。上來比之。故又以尚賢也。乘五孚爲履信。比五陰爲思順。尚五明爲尚賢。蓋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五爲卦主故也。此章始言天生神物。終言天右則天之祐。故兼引易文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以證成其義也。繫上下凡三引大有上九爻辭。以見列聖用易。皆兼天人之助。致既濟之功。是所謂易之道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虞翻曰。謂書易之動。九六之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言之則不足以盡庖犧之意也。〔疏〕上傳云。易之爲書也。故書謂易。乾坤六爻。動而成六十四卦。故云書易之動。書有盡而言无盡。故九六之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言有盡而意无盡。故言之不足以盡庖犧之意也。）

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侯果曰。設疑而問也。欲明立象可以盡聖人言意也。〔疏〕欲明立象以盡言盡意之義。故設疑問以發端也。）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崔憬曰。言伏犧仰觀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疏〕伏犧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爲八卦之象。陰陽變化。無在其中。而聖人之意盡于象矣。故曰立象以盡意也。）

設卦以盡情僞。（崔憬曰。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之情僞。盡在其中矣。〔疏〕設卦謂因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彖下傳注云。情陽僞陰也。三百八十四爻。陰陽變化。而易之情僞盡在其中。故曰設卦以盡情僞。）

繫辭焉以盡其言。（崔憬曰。文王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犧立卦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也。〔疏〕立卦象者伏犧也。因卦象而繫彖爻之辭者。文王也。陰陽變化无所不備。故立象足以盡意。吉凶悔吝无所不有。故繫辭亦足以盡言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崔憬曰。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疏〕因八卦四十八爻變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九六之變。使相交通。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又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變通以盡利也。）

鼓之舞之以盡神。（虞翻曰。神易也。陽息震爲鼓。陰消巽爲舞。故鼓之舞之以盡神。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謂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所以盡易之神也。〔疏〕虞注。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故云神易也。荀子曰。鼓舞萬物者其風雷乎。陽初息震爲雷。雷動萬物。故言爲鼓。陰初消巽爲風。風散萬物。故言爲舞也。鼓舞者。消息也。消息則言意盡。皆息也則神盡。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荀注。下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故云鼓者動也。隱五年左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云舞者行也。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者。如否泰反其類是也。六十四卦皆有反對。言卦及反對始盡易之神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虞翻曰。緼藏也。易麗乾藏坤。故爲易之緼也。〔疏〕緼謂緼匱而藏諸。馬注云。緼藏也。緼與緼古今字。故云緼藏也。易交易也。乾坤易則成坎離。離藏乾。坎藏坤。坎離爲乾坤二用。故爲易之緼。此下言盡神在乾坤。故言乾坤爲易緼以起其端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侯果曰。緼淵隩也。六子因之而生。故云立乎其中矣。〔疏〕王注亦云。緼淵奧也。孔疏謂爲易之川府奧藏。是也。乾坤成列而六子因之以生。六子生而六十四卦定。故曰易立乎其中。又成列謂乾坤各三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中正也。一陰一陽。各正性命。故易立乎其中也。）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荀爽曰。毀乾坤之體。則无以見陰陽之交易也。〔疏〕陰陽交則易立。若乾坤體毀。則陰陽不交。故无以見易也。謂分陰分陽。宜爲六爻。乾成則坤毀。坤成則乾毀。六位不當正。則易道不見也。）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侯果曰。乾坤者動用之物也。物既動用。則不能无毀息矣。夫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雖天地至此。不違變化也。〔疏〕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夫乾其動也直。坤其動也闢。故云乾坤者動用之物也。物有動而无靜。則陰陽不交而乾坤或幾乎息絕。蓋動極復

靜。靜極復動。故天地至此。不能違乎變化。此九六變化所以爲易之緼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崔憬曰。此結上文。兼明易之形器變通之事業也。凡天地萬物。皆有形質。就形質之中。有體有用。體者。即形質也。用者。即形質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體。則是道也。其體比用。若器之于物。則是體爲形之下。謂之爲器也。假令天地圓蓋方輿爲體爲器。以萬物資始資生爲用爲道。動物以形軀爲體爲器。以靈識爲用爲道。植物以枝幹爲器爲體。以生性爲道爲用。〔疏〕崔言是故。故云此結上文。易之形器。即下文變通事業所由始。故首繫明易之形器變通之事業也。天地萬物。有形質。即有體用。體用有二。以本末言。則體爲本而用爲末。以顯晦言。則體爲顯而用爲晦。今云體者即形質。其顯然者也。用者即形質上之妙用。其微者也。妙理即道也。故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質。則是道也。其體之比用。猶器之于物。故體爲形之下而謂之器也。天地之方圓。動植之形軀枝幹。爲體爲器。皆形而下者也。天地之資始資生。動植之靈識生性。皆形而上者也。形而上者無形者也。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有形者也。故謂之器。案乾爲道。天成位乎上。垂象爲道。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坤爲形爲器。地成位乎下。五行之用爲器。故形而下者謂之器。）

化而財之謂之變。（翟玄曰。化變剛柔而財之。故謂之變也。〔疏〕財與裁通。陽變陰化。陽剛陰柔。故云化變剛柔。財。財成也。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泰坤女主。故稱后。陰化承陽之變。以財成其道。故化而財之謂之變。此承上文形上之道。寓乎形下之器。是乾坤交泰。坤爲形。故育化以成變也。）

推而行之謂之通。（翟玄曰。推行陰陽。故謂之通也。〔疏〕泰者通也。伏艮手爲推。互震足爲行。乾陽坤陰。故推行陰陽謂之通也。）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陸績曰。變通盡利。觀象制器。舉而措之于天下。民咸用之以爲事業。九家易曰。謂聖人畫卦爲萬民事之象。故天下之民尊之。得爲事業矣。〔疏〕陸注。變通以盡利。觀象以制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故曰舉而錯之天下。坤爲民爲用爲事業。故民咸用之以爲事業。所謂通變之謂事也。蓋云泰交之時。地平天成。萬業不害。財成乎后。左右乎民。故終言事業以結章首形器之義。而形上之道即寓其中矣。九家注。謂聖人畫卦爲萬物事業之象者。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故天下之民尊之。得爲事業者。即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崔憬曰。此重明易之緼。更引易象及辭以釋之。言伏犧見天下之深嘖。即易之緼者也。〔疏〕此重明乾坤爲易之緼。更引易象及爻卦與辭以釋其義也。虞謂嘖爲初。在初爲深。故云深嘖。乾伏坤初。爲易之緼。故言伏犧見天下之深嘖。即易之緼也。）

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崔憬曰。此明說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僞之意也。〔疏〕嘖至深也。形容物宜至顯也。聖人見天下之嘖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无微不顯矣。是故謂之象。故云此明說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僞之意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侯果曰。典禮有時而用。有時而去。故曰觀其會通也。〔疏〕樂記曰。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故典禮有時而用。有時而去。非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者不能行也。）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崔憬曰。言文王見天下之動。所以繫象而爲其辭。謂之爲爻。〔疏〕蓋卦象之聖人。伏犧也。繫爻辭之聖人。文王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文王見天下之動。因其象而繫之辭也。辨吉凶者存乎辭。故繫辭以斷其吉凶而謂之爻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陸績曰。言卦象極盡天下之深情也。〔疏〕京氏云。賾情也。在初故爲深情。咸恒萃彖傳曰。觀其所感所恒所聚而天下萬物之情可見矣。大壯彖傳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是卦象極天下之深情也。故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所謂設卦以盡情僞也。）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宋衷曰。欲知天下之動者。在于六爻之辭也。〔疏〕吉凶悔吝生乎動。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悔吝之辭。皆所謂鼓天下之動也。故欲知天下之動者。在乎六爻之辭。所謂繫辭以盡言也。）

化而財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崔憬曰。言易道陳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存乎其變。推理達本而行之。在乎其通。〔疏〕陰變陽化。言化以裁變也。而財成則存乎變。推陰陽之理。以達變化之本而行之。則存乎通。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荀爽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崔憬曰。言易神无不通。明无不照。能達此理者。存乎其人。謂文王述易之聖人。〔疏〕荀注。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下傳文。虞彼注云。其人謂乾爲賢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崔注。乾爲神。故神无不通。又爲大明。故明无不

（際。能達此作易之聖者。常存乎其人。其人謂聖人也。案。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管子曰。獨則明。明則神。由明而神。即中庸所謂自明誠。賢人之學。反之者也。神而明之。即中庸所謂自誠明。聖人之德。性之者也。存乎其人。謂待其人而後行也。）

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九家易曰。默而成。謂陰陽相處也。不言而信。謂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崔憬曰。昔伏犧氏六十四卦。不有言說。但以卦象明之。而人信之。在乎合天地之德。聖人之行也。）

〔疏〕（九家注。默而成。謂陰陽相處也者。董子曰。陽常居大夏。陰常居大冬是也。不言而信。謂陰陽相應也者。乾鑿度曰。動于地之下。則應于天之下。動于地之中。則應于天之中。動于地之上。則應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是也。陰陽相應。言其德也。故德者有實。陰陽相應。言其行也。故行者相應也。崔注。昔伏犧仰觀俯察。成六十四卦。未有言說。是默而成也。但示以六十四卦之象。而人皆信之。是不言而信也。合乎聖人之德。天地之行。聖人而與天地參。故能如此。是存乎德行也。案。乾伏坤初。坤為默。乾在天成象。坤在地成形。故為成。乾剛實。實為言。乾為信。又為德。為行。乾元伏于坤初。寂然不動。乾體自正。故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

周易集解纂疏卷九

繫辭下第九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虞翻曰。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

〔疏〕（三才謂三畫。象一七九以成八卦之象。乾納甲。坤納乙。甲乙東方木。故乾坤列東。艮納丙。兌納丁。丙丁南方火。故艮兌列南。震納庚。巽納辛。庚辛西方金。故震巽列西。坎納戊。離納己。戊己中央土。故坎離在中。乾天坤地。艮山兌澤。震雷巽風。坎月離日。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天垂象者。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也。見吉凶者。陽生則吉。陰滅則凶也。聖人象之者。謂作八卦以定吉凶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虞翻曰。謂參重三才為六爻。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六畫稱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疏〕（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故謂參重三才為六爻。而成六十四卦也。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故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而成三百八十四爻也。以三為六。故六畫稱爻。六爻繫乎三才。故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虞翻曰。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

〔疏〕（乾陽六爻。自復至乾為息。坤陰六爻。自姤至坤為消。故謂十二消息。老陽變陰。老陰變陽。故謂九六相變。一往一來曰推。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爻也者。言乎其變者也。故變在其中矣。）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虞翻曰。謂繫彖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在乎辭者也。）

〔疏〕（謂文王繫六十四卦彖辭。三百八十四爻象辭。爾雅釋詁曰。命告也。繫辭有吉有凶。故繫辭焉而命之。下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然後繫之辭。故動在其中矣。乾剛動實。為言為辭。故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虞翻曰。動謂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

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動也。）

〔疏〕（道有變動。故曰爻。故動謂爻也。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發。動也。故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八卦定吉凶。故爻象動內。吉凶見外也。悔則吉。吝則凶。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不動則吉凶悔吝无由見。故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虞翻曰。乾剛坤柔。為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故立本者也。）

〔疏〕（乾剛坤柔。雜卦文。虞彼注云。乾陽金堅。故剛。坤陰和順。故柔。六子索于乾坤。故為六子父母也。乾陽為天。故稱父。坤陰為地。故稱母也。震坎艮皆出乎乾。則與乾親。故曰本天者親上。巽離兌皆出乎坤。而與坤親。故曰本地者親下。乾坤立六子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

變通者。趣時者也。（虞翻曰。變通配四時。故趣時者也。）

〔疏〕（變通。謂消息十二卦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息陰消。變通周乎四時。故曰趣時者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虞翻曰。貞。正也。勝。滅也。陽生則吉。陰消則凶者也。）

〔疏〕（貞。正也。師彖傳文。滅从水从火。水勝火則火滅。故云勝。滅也。陽生主吉。陰消主凶。陰生滅陽。陽勝正之。正則吉。勝乎凶。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按。姚本作貞稱。考工記曰。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不參。注云。故勝或作稱。晉語曰。中不勝貌。韋注云。勝當為稱。是古文通也。釋言。稱。好也。注云。物稱人意亦為好。謂吉凶各稱其常。管子勢篇曰。為萬物先。為稱則正。吉凶以貞為稱。故貞稱者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是貞稱之義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陸績曰。言天地正。可以觀瞻為道也。）

〔疏〕（言天地正位。可以觀瞻為道。天尊地卑。天正位于五。地正位于二。中正以觀天下。故貞觀者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荀爽曰。離為日。日中之時。正當離位。然後明也。月者坎也。坎正位衡。離衡為十五日。月當日衡。正值坎位。亦大明。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謂日月正當其位。乃大明也。陸績曰。言日月正以明照為道矣。）

〔疏〕（荀注。離為日。說卦文。日中正當南方離位。其明正盛。故云正當離位。然後明也。坎為月。故云月者坎也。坎正衡離十五日也。月當日衡。其明正盛。故云正值坎位。亦大明也。日月之道貞明者。日月正當坎離之位。乃大明也。參同契曰。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是貞明之義也。陸注。謂日月之道。以明照為正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虞翻曰。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疏〕（一謂乾元者。即天一也。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者。天一即太乙也。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鄭注。太一。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主氣之神。以其居中不動。故云正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元即乾元。故萬物皆資天一陽氣以生也。三百八十四爻。皆以乾元消息。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虞翻曰。陽在初弗用。確然无為。潛龍時也。不易世。不成名。故示人易者也。）

〔疏〕（乾初九曰。潛龍勿用。故云陽在初弗用也。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故云確然无為。潛龍時也。坤亂于上。故不易世。行而未成。故不成名。是示人易者也。案。乾以易知。不在震初而在潛龍。示人易者。所謂乾元也。）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虞翻曰。隤。安。簡。閱也。坤以簡能。閱內萬物。故示人簡者也。）

〔疏〕（隤從阜。釋地。大陸曰阜。釋名。土山曰阜。安土敦乎仁。故隤訓為安。桓六年左傳。大閱簡車馬也。故云簡閱也。坤以簡能。不在動闢而在靜翕。故閱內萬物。示人以簡。所謂坤元也。閱內萬物者。詩曹風。蜉蝣掘閱。毛傳。閱容也。內讀若納。坤以藏之。言坤能容納萬物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虞翻曰。效法之謂坤。謂效三才以為六畫。）

〔疏〕（效法之謂坤。上傳文。謂[illegible]成坤之卦象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陰數也。故謂效三才以為六畫也。此謂乾元也。坤凝乾元。相俱生。故效乾而參兩也。由兩地而有數。故主坤言也。）

象也者。象此者也。（虞翻曰。成象之謂乾。聖人則天之象。分為三才也。）

〔疏〕（成象之謂乾。上傳文。謂一生二。二生三。三才既備。以成乾象。故曰聖人則天之象。分為三才也。此亦謂乾元也。日月之象。皆示乾元。故聖人則之。象者三才。故主乾言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虞翻曰。內。初。外。上也。陽象動內。則吉見外。陰爻動內。則凶見外也。）

〔疏〕（內謂初。外謂上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陽動內則吉見外。陰動內則凶見外也。案。內外謂內外卦也。乾鑿度曰。三畫以下為地。四畫以上為天。易氣從下生。動于地之下。則應于天之下。動于地之中。則應于天之中。動于地之上。則應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是也。）

功業見乎變。（荀爽曰。陰陽相變。功業乃成者也。）

〔疏〕（上言吉凶。此言功業。是吉凶生大業也。言人建功立業必因及

卜筮變者，動也。陰陽動於內，吉凶見於外，故吉凶見乎外。變生大業，是陰陽相變，功業乃成，故曰功業見乎變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崔憬曰：謂文王作卦爻之辭，所以明聖人之情陳於易象。〔疏〕全卦為彖，故有彖辭；析卦為爻，故有爻辭。皆文王所作，聖人謂文王，是聖人之情見乎易象之辭矣。[illegible]故情見乎辭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孔穎達曰：自此以下，欲明聖人同天地之德，廣生萬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常生萬物而不有生，是其大德也。〔疏〕以上皆言天地爻象吉凶變動。以聖人之情見乎辭以下，欲明聖人同天地之德，廣生萬物之意，故先言天地盛德，常生萬物而不有其生，是為大德也。蓋乾坤合元以生萬物，故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崔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尊位，謂以道濟天下為寶，是其大寶也。〔疏〕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者，蓋非大德則易之道不立，非大位則易之道不行，故上言大德曰生，即繼言大寶曰位也。謂以道濟天下為寶者，[illegible]而不有位者，[illegible]是其大寶也。[illegible]故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宋衷曰：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賢，以濟天下。〔疏〕五為天子，初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守天子之位，必得士大夫公侯之仁賢，然後可以兼濟天下也。[illegible]故守位曰仁也。

何以聚人曰財。陸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疏〕大學曰：財散則民聚，故云人非財不聚。[illegible]故云聚人之本矣。[illegible]故聚人曰財。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荀爽曰：尊卑貴賤，衣食有差，謂之理財。名實相應，萬事得正，謂之正辭。咸得其宜，故謂之義也。崔憬曰：夫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資於義，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為聖人寶位之所要也。〔疏〕荀注：[illegible]崔注：[illegible]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虞翻曰：庖犧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位乎乾五。五動見離，離生于木，故知火化，炮啖犧牲，號庖犧氏也。〔疏〕[illegible]

仰則觀象於天，荀爽曰：震巽為雷風，離坎為日月也。〔疏〕[illegible]

俯則觀法於地，九家易曰：艮兌為山澤也。地有水火五行八卦之形者也。〔疏〕[illegible]

觀鳥獸之文，荀爽曰：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之屬是也。九家易曰：謂朱鳥、白虎、蒼龍、玄武，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疏〕荀注：[illegible]九注：南方朱鳥七宿，西方白虎七宿，東方蒼龍七宿，北方玄武七宿，分主春秋冬夏，故四方二十八宿。[illegible]

與地之宜，九家易曰：謂四方四維，八卦之位，山

澤高卑，五土之宜也。〔疏〕[illegible]五土之宜也。

近取諸身，荀爽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也。〔疏〕皆說卦文。**遠取諸物。**荀爽曰：乾為金玉，坤為布釜之類是也。〔疏〕說卦文，略舉四以例其餘也。

於是始作八卦，虞翻曰：庖犧觀鳥獸之文，則天八卦效之。[illegible]〔疏〕[illegible]

以通神明之德，[illegible]

以類萬物之情。九家易曰：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策，[illegible]〔疏〕[illegible]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虞翻曰：離為目，巽為繩，目之重者唯罟，故結繩為罟。[illegible]故取諸離也。〔疏〕[illegible]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虞翻曰：沒，終；作，起也。神農以火德繼庖犧王，火生土，故知土則利民播種，號神農氏也。〔疏〕[illegible]

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虞翻曰：否四之初也。巽為木，為入；艮為手，乾為金。手持金以入木，故斲木為耜。耜止所踰，因名曰耜。艮為小木，手以撓之，故揉木為耒。耒耜，耔器也。巽為號令，乾為天，故以教天下。坤為田，巽為股進退，震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益萬物者莫若雷風，故法風雷而作耒耜。〔疏〕[illegible]

田。或當減耕。亦仲春。或因耕事附根。每耨輒附根。皆用耒耜爲之。故曰耒耜耨爲也。巽申命爲號令。否乾爲天。坤爲下。故以教天下也。互坤爲田。巽爲股。又爲進退。內體震爲足。又動也。故震足動耜。互艮手。持耒進退。坤田耕之象也。益彖傳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故云益爲物者莫著益風。震巽東方木旺之時。平秩東作。故雷風皆而作耒耨。上之剛利用爲大作。虞彼注云。大作謂耕播。故耒耨之利取諸此也。又由否之益。象一推。由益而損。象再推。由損而益。象三推。則耕時也。所謂三之日于耜也。天子耕藉。有祈穀之祭。故益之二爻曰王用享于帝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虞翻曰。否五之初也。離象正上。故稱日中也。震爲足。艮爲徑路。震又爲大塗。否乾爲天。坤爲民。致天下民之象也。坎水艮山。羣珍所出。聚天下貨之象也。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飲食之道。故取諸此也。〔疏〕否五之初。成噬嗑。離日正居上中。故稱日中。否巽爲近市利三倍。故曰日中爲市。互艮爲徑路。內震爲足。又爲大塗。否乾爲天。坤爲衆。致其道爲致。故有致天下民之象也。中庸曰。今夫山及其廣大。寶藏興焉。今夫水及其不測。貨財殖焉。故云坎水艮山。羣珍所出。坤西南方。以類聚。坤化成物。古貨字作化。皐陶謨。懋遷有無化居是也。故有聚天下貨之象也。震爲主升。坎爲主降。否天地不通。五之初交易。雷雨滿形。故各得其所。　案。日中爲市。市在外。離三往交四。四退于三。五往交上。上退于五。故曰交易而退。六爻皆正。成既濟定。故曰各得其所。噬嗑頤中有物。故曰食也。市井交易皆爲飲食。故取諸噬嗑。又王氏云。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說亦可通。孟子稱許行爲神農之言。有竝耕一價之說。知耕市皆始神農。宋氏謂祝融爲市者非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虞翻曰。變而通之以盡利。謂作舟楫服牛乘馬之類。故使民不倦也。〔疏〕謂神農而王天下者。黃帝堯舜也。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通其變也。作舟楫服牛乘馬通物之變。故民樂其器用。自不解倦也。　案。乾變坤化。通變謂通乾也。如治曆明時。與民變革。乾健不息。故使民樂事趨功。自不倦也。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虞翻曰。神謂乾。乾動之坤。化成萬物。以利天下。坤爲民也。象其物宜。故使民宜之也。〔疏〕乾陽爲神。故神謂乾也。乾五動之坤。爲大有也。坤化成物。故化成萬物以利天下也。坤衆爲民。此言象其物宜者。謂五土之物宜也。故曰使民宜之。　案。上言通其變。坤通變乾也。此言神而化之。神化坤也。重釋下文取諸乾坤以立言也。坤爲義。義者宜也。故使民宜之。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陸績曰。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罔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殖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則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疏〕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剛柔相推。必然者天道自然之運也。庖犧教民取禽獸。民衆獸少。其道將窮。神農則教民播殖以食百穀。是其食窮則變也。稼穡此窮變之大要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故窮則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故變則通。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與天終始則可久。故通則久。窮變通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　案。黃帝堯舜亦似乾五。五動之坤爲大有。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九家易曰。黃帝以上。羽皮革木以禦寒暑。至乎黃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虞翻曰。乾爲治。在上爲衣。坤下爲裳。乾坤萬物之縕。故以象衣裳。乾爲明君。坤爲順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天下治。蓋取諸此也。〔疏〕九家注。　鄭氏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此與黃帝而下。卽繼以堯舜之義也。黃帝以上。草昧初闢。民皆羽皮革木以禦寒暑。至黃帝有熊氏作。始去羽毛。法乾坤以正衣裳。垂示天下。衣取乎乾。居上覆物之象。裳取乎坤。在下含物之象。鄭氏云。其服皆元上纁下。祀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衣裳所以而凶服不起。遵法乾坤以簡。故垂衣裳而天下治也。　虞注。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故乾爲治。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乾坤其易之縕邪。故爲萬物之縕。以象衣裳。乾爲大明。爲君。故爲明君。坤順也。臣道也。故爲順臣。王注所謂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坤位未入乾。故取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爲天下治之象。取諸乾坤也。　案。九家說卦曰。乾爲衣。坤爲裳。世本曰。伯余作衣裳。宋衷彼注云。黃帝臣也。謂于法度曰。法始于伏羲。成于堯舜。黃帝作衣裳之制。取諸乾坤。尚書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象卽易象也。乾衣坤裳。乾坤各六爻。衣用會。裳用繡。亦各六。乾坤十二爻。衣裳亦十二章。是取象乾坤之義也。

挎木爲舟。掞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此本否卦九四之二。挎除也。巽爲長爲木。艮爲手。乾爲金。艮手持金。故挎木爲舟。掞木爲楫也。乾爲遠天。故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矣。注渙而作舟楫。蓋取斯義也。〔疏〕渙巽木在坎水之上。互震爲行。巽又爲風。故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否卦九四之二成渙。挎亦作刳。說文。刳。判也。今云挎除也者。小雅何福不除。毛傳。除。開也。開亦判分之義。是除卽判也。字林。掞。削也。亦作剡。外巽爲長爲木。互艮爲手。否乾爲金。以艮手持乾金。故有挎木爲舟。掞木爲楫之象也。卦辭曰。利涉大川。故曰舟楫之利。否時天地閉塞。故不通。四來二。通坤成坎。坎爲通。故濟不通。乾爲天爲遠。又爲利。故致遠以利天下。利涉大川。乘木有功。故注渙而作舟楫。蓋取斯義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虞翻曰。否上之初也。否乾爲馬爲遠。坤爲牛爲重。坤初之上爲引重。乾上之初爲致遠。艮爲背。巽爲股。在馬上。故乘馬。巽爲繩。繩束縛物在牛背上。故服牛。出否之隨。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取諸隨。〔疏〕否上之初成隨。否乾爲馬。天道爲遠。坤爲牛。地道爲重。坤重在下。初在上。是引重也。乾遠在上。上之初。卽初之上也。故爲致遠。互艮爲背。互巽爲股。初乾爲馬。股在馬上。爲乘馬。又巽爲繩。二三本坤牛。以繩縛物。加于牛背。爲服牛。否上之初。故云出否之隨。牛馬獨服。皆隨人意。故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取諸此也。　案。乾馬坤牛。變乾上爲初。變坤初爲上。制而御之之妙也。制御之法。不過拘之繫之縛之而已。[illegible]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illegible]

蓋取諸豫。[illegible]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illegible]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illegible]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illegible]

爲野。離陽滅寄爲伏，故爲處。无妄震大塗爲路，乾陽生爲人，故乾人在路，是穴居野處之象也。巽長子繼世爲世，世乾元聖人作，爲聖人，則皆黃帝堯舜氏作，故知後世聖人謂黃帝也。艮爲門闕，故爲宮室。无妄上下相易，遂成大壯。无妄體艮，變大壯，乾體在下，是乾人入宮之象。乾在上則爲穴居，乾入居則爲宮室，故曰易以宮室。无妄互艮，止爲待。无妄互巽爲風，大壯互兌爲雨。說卦巽爲高。虞彼注云：乾陽在上門，故高。又詩曰：謂天蓋高。故爲高。巽爲長木，大壯外象震，震反巽也，故巽在上爲棟，震爲宇也。无妄震陽在下，動起成大壯，故爲上棟宇以避也。說文文。大壯互兌，兌澤動而下，故爲下宇。无妄體巽，變之大壯，故巽風不見。大壯五互兌，四體震，乾剛藏在下，象乾人伏棟下，故兌雨隔，震與乾絕，宮室壯大于穴居，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虞翻曰：中孚上下易象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過乾在中，故但言古者。巽爲薪，艮爲厚，乾爲衣，爲野。乾象在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樹。坤爲喪期，謂從斬衰至緦麻，日月之期數。无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巽爲木，爲入處，兌爲口，乾爲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中孚艮爲山丘，巽木在裏，棺藏山陵，槨之象也。故取諸大過。

〔疏〕兌下巽上爲中孚，巽下兌上爲大過，是上下兩象易也。中孚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過互乾在中，乾爲古，故但言古者。巽爲草，故爲薪。艮數艮之言以厚結也，故爲厚。乾爲衣，九家說卦文。乾又爲野。乾象在大過中，又中孚之卦，陰未至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是乾已在中孚中，故厚衣之薪，葬之中野。周禮冢人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鄭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彼注云：封當爲窆，窆，下棺也。遂人曰：及窆陳役。先鄭云：窆謂下棺時。春秋傳曰：朝而堋。說文：堋，葬下土也。春秋謂之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封與窆同物，故云封古窆字也。檀弓曰：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故云聚土爲樹。必知非聚土爲封者，以殷人尚墓而不墳，不必上古也。坎爲穿土，坤爲聚土，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樹。坤喪于乙爲喪。喪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爲五服。其期數，斬衰三年，齊衰有三年，有期，有三月者，其大功以下，則九月、五月、三月爲數也。日謂三日而斂，三日而食粥，及葬禮之日也。月謂三月而葬，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中月而禫之月數也。坤爲喪，坎爲月，離爲日，无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中孚上下相易，變成大過，巽在下爲木，爲入，爲處，兌在上爲口，乾人在中，是木而有口，乾人入處其中，是棺斂之象也。中孚艮爲山，牛山稱丘。荀注中孚曰：兩巽對合，故巽木在裏。漢時天子所葬曰山陵，故曰棺藏山陵，槨之象也。中孚變爲大過，故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者，取其過厚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夬本坤世，下有伏坤，書之象也。上又見乾，契之象也。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者決也。取百官以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爲書契象，故法夬而作書契矣。虞翻曰：履上下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復言上古。巽爲繩，離爲罟，乾爲治，故結繩以治。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夬旁通剝，剝坤爲書，兌爲契，故易之以書契。乾爲百，剝艮爲官，坤爲衆臣，爲萬民，爲迷暗。乾爲治，夬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取諸夬。大壯、大過、夬，此三蓋取直兩象上下相易，故俱言易之。大壯本无妄，夬本履，卦乾象俱在上，故言上古。中孚本无乾象，大過乾不在上，故但言古者。大過亦當後世聖人易之，明上古時也。

〔疏〕九家注：古者未有文字，凡有約誓之事，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所結多少，隨物衆寡，爲准，彼此各執以相考合。上古民淳事簡，故亦足以相治也。夬本坤宮五世卦，陽爻之下伏有坤，坤爲文，書之象也。下有坤，上見乾，金刻木契之象也。乾大明，坤先迷，故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決也，彖傳文。百官在上，則以書治其職；與萬民在下，則以契明其事。契約信之類。列子曰：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遺契者，密數其齒。注云：刻處似齒，故云契刻也。大壯陽進成夬，乾爲金，大壯震爲竹木，故金決竹木爲書契象。法夬而作書契者，以夬書決也。虞注：兌下乾上爲履，乾下兌上爲夬，是上下兩象易也。乾爲古，乾象在上，與无妄同，故復言上古。巽爲繩，互離爲罔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爲治，故結繩以治。前皆黃帝堯舜作，故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夬旁通剝，剝坤爲文爲書，夬兌金爲契，故易之以書契。乾三爻之策皆三十六，略其奇數，故爲百。剝艮爲賢人，爲官。坤爲衆，又爲臣，故爲衆臣；坤爲民，又爲衆，故爲萬民。坤先迷，又爲冥，爲晦，故爲迷暗。乾元用九，故爲治。夬內乾，剝內坤，故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也。書契所以斷決萬事，故取諸夬也。大壯、大過、夬俱言易之，故取兩象上下相易以明之。其稱上古、古者，義俱詳前，不再釋也。

是故易者，象也。

干寶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虞翻曰：易謂日月，在天成八卦象，縣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

〔疏〕干注：謂上文爻象吉凶悔吝而變及彖辭也。虞注：日月在天成八卦象者，卽震出庚，兌見丁，乾盈甲之類，故曰縣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

象也者，象也。

崔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于象，言易者象于萬物，象者形象之象也。

〔疏〕上言聖人觀象制器，故舉釋所以言象之義。言十二蓋取諸象于萬物，故象者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象也。案虞云：日月爲易，故上言易卽日月之象，此言八卦之象，卽在天之象，蓋聖人設爻象以象天，故曰象者象也。

彖者，材也。

虞翻曰：彖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爲三才，謂天地人道也。

〔疏〕材當讀爲才，卽三才也。彖言乎象，卦有兩象，兼三才而兩之，蓋說兩象是說三才也，故云彖說三才。三才皆本于天象，故云三分天象以爲三才。下傳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故謂天地人道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虞翻曰：動發也。謂兩三才爲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

〔疏〕虞翻發揮之發爲動，故此謂動爲發也。兼三才而兩之，故謂兩三才爲六畫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剛爻變柔，柔爻變剛，故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虞翻曰：爻象動內，則吉凶見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故曰著。

〔疏〕釋已見前。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

崔憬曰：此明卦象陰陽與德行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

〔疏〕此明卦象陰陽德行之事。震坎艮皆自乾來，故曰陽卦皆一陽而二陰，故曰多陰。巽離兌皆自坤來，故曰陰卦皆一陰而二陽，故曰多陽。設問以起下意，故曰其故何也。

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

虞翻曰：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二陰，故耦。謂德行何者可也。

〔疏〕震坎艮皆一陽，故曰陽卦奇；巽離兌皆二陰，故曰陰卦耦。陽主善，陰主惡，故問德行何者爲可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韓康伯曰：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一，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也，陰卦曰小人之道也。

〔疏〕乾爲君，故陽君道也；坤爲臣，故陰臣道也。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是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靜專，專則一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是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動闢，闢則二也。陽爻當一，明君道必一，故曰陽一君。陰爻當兩，以明臣體必二，故曰陰二民。陰陽之數，謂一二；君臣之辨，稱君民也。上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老子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故以一爲君，君之德也。荀子曰：權出于一者強，權出于二者弱。故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泰內陽而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內陰而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也，陰卦曰小人之道也。案乾爲君，坤爲民，二民共事一君，是純臣之事君，君子之道也。一民無事二君，是懷二心于君者，小人之道也。昭十三年左傳，子服惠伯曰：辭曰：臣一主二。猶朝主不能執其臣，故有是辭，實非非君之正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翟元曰：此咸之九四辭也。咸之爲卦，三君三民，四獨遠陰，思慮之爻也。韓康伯曰：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寂以感物，不思而至也。

〔疏〕翟注：此咸九四爻辭也。咸之爲卦，艮下兌上，三陽三陰，故三君三民。五陽承上陰，三陽乘初二皆陰，四乘承皆陽，故獨遠陰。咸四注云：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當憧憧往來矣。遠陰則思，故思慮之爻也。韓注：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則未能寂以純一；若能寂以感物，則不思而自至矣。虞注云：兌爲朋，艮初變之四，坎心爲思，故朋從爾思也。案上繫七爻首中孚，下繫十一爻首咸，皆復婦時也。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韓康伯曰：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

〔疏〕老子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王弼注：一，少之極也。引之以明聖人執守一也。故始雖殊其塗，其歸則同；人雖百其慮，其致不二。論語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又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殊塗百慮，是多學而識也。故苟識其要，不在博求。知天下之動貞夫一，則一以貫之，不慮而盡，所謂不思而得是也。百慮而盡，從孔本作不慮。

天下何思何慮。

虞翻曰：易无思也。旣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慮。

〔疏〕乾爲易，陽藏坤初，其靜也專，故无思也。四不得正，故憧憧思，殊塗百慮。交下應于初，則往來皆正，同歸一致矣。案虞咸彖傳注云：初四易位成旣濟，故旣濟定。六位剛柔正而位當，故得正。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故何思何慮。

往則月來。（虞翻曰，謂咸初往之四，與五成離，故日往。與二成坎，故月來。之外曰往，在內曰來。此就爻之正者也。）〔疏〕（初四易位成既濟定，故謂咸初往之四，與五互成離，離爲日，故曰日往。四與二互成坎，坎爲月，故曰月來。在外曰往，故日往。在內曰來，故月來。此就爻之正者言，所謂既濟體兩離坎也。又月來謂震也。三日月出震在庚，八日兌見丁，皆于暮見之，日暮而月生，故日往則月來也。）月往則日來。（虞翻曰，初變之四，與上成坎，故月往。四變之初，與三成離，故日來者也。）〔疏〕（初上之四，與上成坎，體自內往，故曰月往。四下之初，與三成離，體自外來，故曰日來。又月往謂巽也。十六日巽退辛，二十三日艮消丙，皆在旦，故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虞翻曰，既濟體兩離坎象，故明生也。）〔疏〕（何休云，一往一來曰推。初四互易成既濟，既濟蓋爲有兩離坎象，日月麗明，故明生焉。）寒往則暑來。（虞翻曰，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疏〕（冬至復初九，乾也，故爲寒。夏至姤初六，坤也，故爲暑。稽覽圖曰，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暑，故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則暑來也。案，否卦變咸，從否來，坤三之上，乾上之三，卦氣咸在姤前，夏至六日七分卦也，故于咸明陰陽消長之義。上繫七爻首中孚，中孚冬至六日七分卦也，與此十一爻首咸，皆消息自終之序。陽息于復至泰，反否，陰消于姤至否，反泰，咸否天地交反變之始也。）暑往則寒來。（虞翻曰，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疏〕（陰消爲詘，陽息爲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則寒來也。否爲暑往，咸乾下三爲寒來，卽姤復之義也。）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崔憬曰，言日月寒暑往來雖多，而明生歲成，相推則一，何思何慮于其間哉。）〔疏〕（言日月寒暑循環之序，往來雖多，而明生歲成，自然之理。相推則一，何思何慮于其間哉。案，復姤爲陰陽始終，否爲陰陽中，春秋冬夏于是其交，故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詘也。（荀爽曰，陰氣往則萬物詘也。）〔疏〕（陰氣往則萬物詘者，陰上消，故詘也。）來者信也。（荀爽曰，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疏〕（陽氣來則萬物信者，陽主息，息故信也。）詘信相感而利生焉。（虞翻曰，感，咸象，故相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利生。利生謂陽出震，陰伏藏也。）〔疏〕（咸，感也，故相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者，卦自否來，有天地象。虞彼注云，乾下感坤，故萬物化生于山澤。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虞彼注云，乾爲聖人，初四易位，成既濟，坎爲心，爲平，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故利生者，咸卦辭曰咸亨利貞，四德曰未感害也，未感害故利生也。案，傳注云成既濟，此云陽出震，陰伏藏者，既濟六位時成，乾元至正，自然陽出震，陰伏藏，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又云，陽常主動，陰常主靜，故謂陽出陰藏。又云，陽常主吉，陰常主凶，陽出陰藏，故利生焉。）尺蠖之詘，以求信也。（荀爽曰，以喻陰氣詘以求信也。）〔疏〕（陰詘陽信，故喻陰陽氣詘，以求信也。案，說文，尺蠖，屈信蟲也。說卦，巽爲風，大戴禮易本命曰，風主蟲。王充論衡曰，夫蟲，風氣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象于風。此下消否，陽出復，陰伏藏姤，姤初巽，巽爲風，風主蟲，是巽蟲爲尺蠖也。陰未盡姤，巽體未成，不曰龍而曰尺蠖，咸卦時也。故存尺蠖詘，至姤則信。又巽爲進退，似尺蠖之詘信，故曰尺蠖之詘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虞翻曰，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爲蛇，陽息初，震爲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姤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爲身，故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侯果曰，不詘則不信，不蟄則无存，則屈蟄相感而後利生矣。以況无思得一，則萬物歸恩矣。莊子曰，古之畜天下者，其治一也。記曰，通于一萬事畢，无心得鬼神服，此之謂矣。蠖，屈行蟲，郭璞云蝍蝛也。）〔疏〕（虞注，渾言之則曰蟄，潛藏也。分言之則曰龍潛而蛇藏。月令孟春曰，其蟲鱗，鄭氏謂龍蛇之屬。又曰，蟄蟲始振，則十一月時，龍蛇皆蟄，至正月而始振也。說文，蟄，藏也。乾文言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龍亦得稱蟄，今言龍潛而蛇藏者，說卦曰，坤以藏之，下傳曰，藏諸用，謂巽陽藏室，故陽言潛，陰言藏也。巽四月卦，值巳，說文曰，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皆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巽陰息初，故爲蛇。說卦，震爲龍，震陽息初，故爲龍。陰終于亥，故十月坤成。陽息于子，故十一月復生。復以震初動，巽卽伏震，陰陽相對俱生，故姤巽在復下，龍蟄復初，蛇蟄姤初，故龍蛇俱蟄。初，復體坤，姤初坤，坤形爲身，陽息爲存，故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侯注，詘者信之幾，蟄者存之本，故不詘則不信，不蟄則无存也。信與存利也，然非詘蟄則利不生，故必詘蟄相感而後利生矣。況此也，以比无思則心得其一，得一則萬物歸恩之，故復引莊子之言以明之也。莊子天地曰，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又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无心得而鬼神服。郭注云，一无爲而羣理都舉。記，書名也，云老子所作。今據莊釋取明得一之旨，故云此之謂矣。尺蠖屈信而行，故云蠖屈行蟲。蠖，尺

蠖，郭璞注云，蝍蝛。又揚子方言，蝍蝛謂之尺蠖。）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姚信曰，陽稱精，陰爲義，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爲姤復，故曰致用也。韓康伯曰，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无極也。干寶曰，能精義理之微，以得未然之事，是以涉于神道而逆禍福也。）〔疏〕（姚注，乾純粹精，故陽稱精。說卦曰，地道曰義，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故陰爲義。陽息初震，陰息初巽，故云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所謂乾元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故在初謂之神也。陰消坤爲姤，陽初動爲復，坤爲致爲用，六日七分咸時姤，姤坤陰初動，故曰致用也。韓注，荀子賦云，精微而無形，故精義爲物理之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神也。神謂陰初入微，知微其神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所謂寂然不動，乃用无極，所謂感而遂通也。干注，管子曰，獨則明，明則神，故能精義理之微，以得未然之事，神以知來，是以涉于神道而逆禍福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九家易曰，利用，陰道用也，謂姤時也。陰升上究，則乾伏坤中，詘以求信，陽當復升，安身嘿處也。時既潛藏，故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崇德，體卑而德高也。韓康伯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由于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于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寂，天下之理得也。若役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則僞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愈彰矣。）〔疏〕（九家注，咸至姤六日七分，坤爲用，故云利用陰道用也，謂姤時也。乾鑿度，物有始有壯有究，陰至上，故云陰升上究。陰究成坤，則乾伏坤中，剝極則復，詘極則信，故云詘以求信，復震成乾，故云陽當復升也。坤爲安，爲嘿，故安身嘿處也。時既潛藏，謂乾伏坤初，其時潛德勿用，惟利用安身而已。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故言以崇其德。上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陽伏坤中，坤身爲體，故體卑。成出復震，故崇此。所以姤初潛乾而究言之，故云體卑而德高也。韓注，危以動，則民不與，故利用之道，皆由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者由于入神以致用，故理必由乎其宗。利用者由于安身以崇德，故事各本乎其根。根，本也，左傳曰，絕其本根是也。寧，安也。君者諸乃以民寧，孔傳，行寬政乃以民安是也。大學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是身者天下國家之本。易遂矣曰，正其本萬物理，故云歸根則寂，天下之理得也。若役思求動，必僞彌多而理愈失，忘身殉功，必名彌美而累愈彰矣。案，致用謂德，皆承龍蛇蟄初言之也。乾爲精爲神，坤爲義爲致爲用，乾藏坤中，以陽動陰，是精義入神，所以致坤之用也。乾爲利爲崇爲德，坤爲用爲安爲身，潛伏乾下，以陰先陽，是利用安身，所以崇乾之德也。上言致用，下言利用，以致屬乾，利屬坤，故兩言用以明其旨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荀爽曰，出乾之外，无有知之。）〔疏〕（出乾之外，謂初已動也。則陰陽消息變化不一，故无有知之。）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虞翻曰，以坤變乾，謂之窮神，以乾通坤，謂之知化，乾爲盛德，故德之盛。侯果曰，夫精義入神，利用崇德，一致之道極矣，過斯以往，則未之能知也。若窮于神理，通于變化，則德之盛者能矣。）〔疏〕（虞注，乾爲神，故以坤變乾謂之窮神，卽消卦也。坤爲化，故以乾通坤謂之知化，卽息卦也。乾爲盛德，故曰德之盛也。消息變化，所謂未之或知。一消一息，成既濟定，乾元盛德，則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天下何思何慮也。侯注，入神則神一，安身則身一，一致之道至斯極矣。斯二者人也，過斯二者則天矣，故未之或知也。若窮神則無聲，知化則無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與于斯。）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孔穎達曰，上章先言利用安身可以崇德，若身危辱，何崇之有，此章引困之六三，履非其位，欲上于四，四自應初，不納于己，是困于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物，非己所據，是據于九二之蒺蔾也。又在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之象也。）〔疏〕（此困六三爻辭也。上言利用安身可以崇德，若自危辱則德不可崇，故引此以明之也。以六居三爲履非其位，三欲上四，四與初應，不納于三，困石者險，九四互艮爲小石，是困九四之石也。三下乘二，二在坎中，爲剛物，非己所乘。九家易說卦曰，坎爲蒺蔾，是困于九二之蒺蔾也。互艮爲宮，體互巽爲入，互離目爲見，中女爲妻，坎爲中男，不正，故變，變則離毀，故不見其妻凶也。）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虞翻曰，困本咸，咸三入宮，以陽之陰，則二制坤，故以次咸爲四所困。四失位惡人，故非所困而困焉。陰稱名，陰爲辱，以陽之陰下，故名必辱也。）〔疏〕（虞注，困卦謂否二之上，今云困本咸，蓋咸困皆自否來而變，引此爻又承咸四言之也。咸下艮，艮爲宮，咸三之四，巽爲入，故咸三入宮，以咸九三入六二成困，故云以陽之陰。咸三變陽，則二制爲坎，故易緯言陰陽始分，天地始制，故云制坎也。坤爲作坎，咸其據坎成困，故以次咸。咸上傳注云，否上之二成困，三暴變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亦爲此困解相失而目

皆非正義也。二之三爲四所困。四失位困惡人者。睽初九曰見惡人。虞注云。惡人謂四。以陽四失正也。故困四失位。亦爲惡人。咸三得位。爲四所困。今之二失位。故非所困而困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陽爲善。故陽稱名。陰賊爲辱。三之二是陽之陰下。名必辱也。此以成觀爲義。故不與經注同。欄。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虞翻曰。謂據二。二失位。故非所據而據焉。二變時坤爲身。二折坤體。故身必危。〔疏〕陽據陰。陰乘陽。易之大義也。三失位據二。二亦失位。以陽據陰。故非所據而據焉。二變入宮爲萃。萃下體坤。坤爲身。二困時折坤體。故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陸績曰。六三從困辱之家。變之大過。爲棺椁死喪之象。故曰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疏〕三失正變大過。故云三困辱之家。變之大過也。棺椁取諸大過。有死喪之象。故曰死其將至。坎中男。離中女。三變則離女不見。故曰妻其可得見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孔穎達曰。前章先須安身。可以崇德。故此明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是有利也。故引解之上六以證之矣。〔疏〕此解上六爻辭也。前言安身可以崇德。或言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故必藏器于身。待時而動。自无不利。故復引此以證之也。

子曰。隼者禽也。虞翻曰。離爲隼。故稱禽。言其行野容如禽獸焉。〔疏〕解上離三。三體互離。離爲飛鳥。故爲隼。彖傳曰。二足而羽謂之禽。故隼稱禽焉。上傳曰。野容誨淫。謂解三也。野容義詳叙注。管子道路無行禽。言有鳥獸行。故言其行野容如禽獸焉。

弓矢者器也。虞翻曰。離爲矢。坎爲弓。坤爲器。〔疏〕解互離爲矢。互坎爲弓。解自臨來。臨上體坤。故坤爲器。射禮有射器。謂弓矢決拾箙中楅豐。故曰弓矢者器也。

射之者人也。虞翻曰。人賢人也。謂乾三伏陽出而成乾。故曰射之者人。人則公三應上。故上令三出而射隼也。〔疏〕人賢人。謂乾也。乾陽伏于三下。出而互上四成乾。乾爲人。故曰射之者人。三爲三公。出而成人則公。三與上應。故上令三陽出而射隼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虞翻曰。三伏陽爲君子。二變時坤爲身。爲藏器。爲藏弓矢以待射隼。艮爲待。爲時。三待五來之二。弓張矢發。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兩坎象壞。故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悖三陰小人乘君子器。故上觸三出射去隼也。〔疏〕陽爲君子。故三伏陽爲君子。二變時體坤。所謂二變入宮爲萃是也。坤形爲身。坤以藏之爲藏。形下爲器。故謂藏弓矢以待射隼也。艮止爲待。時止則止。爲時。爻以時動。故待時而動。五失位當之二。故三待五來之二。二動之五體坎弓張。互離矢發。五得正。三動陽出成乾。離鳥體毀。故貫隼體入大過棺椁死象。體有兩坎。三動則兩象俱壞。故何不利之有。坎心爲悖。兩坎象壞。故象曰以解悖也。六體陰小人乘也。三位陽君子器也。以六乘三。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上以三爲象。故云觸三出射去隼也。乾鑿度曰。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是猶知陰陽動出皆爲射也。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虞翻曰。括作也。貫隼爲獲。乾五之坤二成坎。弓離矢動以貫隼。故語成器而動者也。〔疏〕待時而動。不見作爲。故云括作也。動而無作。是以陽出射隼而有獲也。解貫爲獲。困五下二則貫成。故語成器。困二變入宮爲萃。萃五之二之成解。是萃乾五之坤二而成坎弓離矢。三動貫隼。故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虞翻曰。謂否也。以坤滅乾爲不仁不義。坤爲恥。爲義。乾爲仁。爲畏者也。〔疏〕下引噬嗑初爻辭。噬嗑自否來。故云謂否也。否小人道長。故曰小人。否以坤陰滅乾陽爲不仁不義。坤爲恥。陰爲義。乾陽爲仁。坤陰滅乾。是不仁也。不以誠陽爲不仁。是不恥不仁也。坤爲義。乾陽誠于坤。是不義也。不以誠陽爲不義。是不畏不義也。

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虞翻曰。否乾爲威。爲利。巽爲近利。謂否五之初。成噬嗑市。離日見乾爲見利。震爲勸。故不見利不勸。五之初以乾威坤。故不威不懲。震爲懲也。〔疏〕乾君威嚴。故爲威。乾以美利利天下。故爲利。巽爲近利市三倍。故爲近利。日中爲市。取諸噬嗑。故否五之初成噬嗑市。噬嗑離爲日。相見乎離。乾五成離。故離日見乾爲見利。說卦震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繫辭曰。雷動魚龍。仁義勸君子。財色勸小人。故不見利不勸。乾五之坤初。是以乾威坤也。五不之初。則威不成。且震不成勸。乾不威坤。震不成懲。故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古文懲作徵。故爲徵也。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虞翻曰。艮爲小。乾爲大。五下威初。坤殺不行。震懼虩虩。故小懲大誡。坤爲小人。乾爲福。以陽下陰。民說无疆。故小人之福也。〔疏〕否艮小石。故爲小。乾陽爲大。乾五下威坤初。則坤殺不行。殺讀爲弑。謂否坤臣弑君也。震虩虩。鄭云恐懼貌。否五之初。初上應四。四艮小。故小懲。初乾大。故大誡也。否坤陰爲小人。乾善爲福。以乾陽

下于坤陰。坤爲民。爲无疆。兌象半見。故民說无疆。蓋懲致誡。是小人之福也。

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九家易曰。噬嗑六五本先在初。處非其位。小人者也。故屨校小人所以爲戮。終以致害。雖欲爲惡。能止不行則无咎。侯果曰。噬嗑初九爻辭也。校者以木夾足止行也。此明小人因小刑而大誡乃福也。〔疏〕九家注。噬嗑六五本在否初。初不得位。處五亦非其位。陰本小人。又不得位。故釋小人者也。故屨校小人不恥不畏。不勸不懲。所以爲戮。終以致害之故。然雖欲爲惡。能小懲大誡。止而不行。則亦无咎矣。侯注。孔氏云。此亦證前章安身之事。故引易噬嗑初九以證之。校。木囚也。震東方木。爲足。爲行。離艮爲止。故以木夾足止行也。校爲小刑。初陽得正。若因小刑。遂能知懼。是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虞翻曰。乾爲積善。陽稱名。坤爲積惡。爲身。以乾滅坤。故滅身者也。〔疏〕噬嗑自否來。否陰消陽。弒父弒君。噬嗑曰。明罰敕法。五來滅初。小懲大誡。以辨之早辨也。上六遂復。身大惡極。故曾積于噬嗑上九也。乾元爲善。自復至乾爲積善。謂不成名。陽成于三爲成名。坤陰爲惡。自姤至坤爲積惡。坤形爲身。坤消至上。窮上反下。乾來滅坤。故滅身也。

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虞翻曰。小善謂復初。〔疏〕乾陽息于復初。善端甚微。故小善謂復初。

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虞翻曰。小惡謂姤初。〔疏〕坤陰消自姤初。惡念始萌。故小惡謂姤初。淮南繆稱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于微。禮經解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小人惟不知此。故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弃。虞翻曰。謂陰息姤至遯。子弒其父。故惡積而不可弃。〔疏〕陰生亦稱息。陰生姤初至二成遯。艮爲少子。乾爲父。以艮陰消乾陽。故爲子弒其父。姤陰始動。其初難知。陰消至二。則惡積而不可弃也。

罪大而不可解。虞翻曰。陰息遯成否。以臣弒君。故罪大而不可解也。〔疏〕陰息至三。消遯成否。否坤爲臣。乾爲君。以坤陰消乾陽。故爲臣弒其君。否之匪人。故罪大而不可解也。

易曰。何校滅耳。凶。九家易曰。噬嗑上九爻辭也。陰自初升五。所在失正。積惡而罪大。故爲上所滅。善不積。宗五陰爻也。聰不明者。聞善不聽。聞戒不改。故凶也。〔疏〕孔氏云。此結前章不能安身之事。故引噬嗑上九之辭以證之。否陰自初升五。在初失正。在五亦失正。故所在失正。五積惡而罪大。故爲上所滅也。五陰積惡。故知善不積指五陰爻也。坎耳不正。故聰不明。聞善不聽。則不能遷善。聞戒不改。則不能遠罪。所以有何校滅耳之凶。案否陰既成。上九當下之初。成益反泰。上九安于不正。惡積罪大。故九之初。小懲大誡以救之。五下則坎爲校。爲耳。否乾爲首。坎成梏貫其中。故何校滅耳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崔憬曰。有危之慮。則能安其位不失也。〔疏〕孔氏云。以上章有安身之事。故此節復須謹慎。可以安身。故引否之九五以證之。否上以陽居陰。體乾亢龍。亢不可久。故危。內坤爲安。首上能慮其危。則能安其位不失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崔憬曰。有亡之慮。則能保其存者也。〔疏〕坤陰爲亡。乾陽爲存。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有能慮其亡。則能保其存也。

亂者有其治者也。崔憬曰。有防亂之慮。則能有其治者也。〔疏〕坤爲亂。乾爲治。言慮亂能防。則能有其治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虞翻曰。君子大人。謂否五也。否坤爲安。危謂上也。翟元曰。在安而慮危也。〔疏〕虞注。否九五曰。休否。大人吉。故知君子大人謂否五也。[illegible]

存而不忘亡。荀爽曰。謂除戎器戒不虞也。翟元曰。在存而慮亡也。〔疏〕[illegible]

治而不忘亂。荀爽曰。謂思患而豫防之。翟元曰。在治而慮亂也。〔疏〕[illegible]注。在治而慮亂。即制治于未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虞翻曰。坤爲身。謂否反成泰。君位定于內。而臣忠于外。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疏〕坤爲身。又爲安。[illegible]

（內而同可保也。坤臣在外。是臣忠于外而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荀爽曰。存不忘亡也。）〔疏〕（否陰消陽。由四消及于五。存不忘亡。故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荀爽曰。桑者。上玄下黃。乾坤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崔憬曰。自此以上皆明否陰消陽之卦。五在否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事者也。）〔疏〕（荀注。桑者上元下黃。色象乾坤。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故乾坤相包以正。荀否五注云。乾職在上。坤體在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亡也。故不可忘。崔注。自此以上。至而危者安其位者也。以下非繫上。因解噬嗑而言也。否陰消陽之卦。特舉之以示愼始之道。否五雖得中得正。終時當否閉。必常以危亡爲懼。則位可安而存可保也。）子曰。德薄而位尊。（虞翻曰。鼎四也。則離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疏〕（釋下繫四爻辭。故云鼎四也。鼎外體離。鼎四卽離四。離四突如无容。故云凶惡小人。四互乾上。乾爲德。乾位尊。四在乾體失正。故德薄而位尊也。）知少而謀大。（虞翻曰。兌爲少知。乾爲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矣。）〔疏〕（五兌爲少女。故爲少知。五乾陽爲大。故爲大謀。四居兌乾之閒。故知少而謀大。）力少而任重。（虞翻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乾爲仁。故任重。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疏〕（五至初體大過象。大過彖曰。本末弱也。故力少也。乾元爲仁。論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證仁之爲善。舉者其能善也。乾爲任重。非鼎四能任仁也。）鮮不及矣。（虞翻曰。鮮少也。及。及于刑矣。）〔疏〕（鮮亦作尠。釋詁曰。尠寡也。郭注云。謂少。故云少也。刑卽其刑渥也。謂四不得正。鮮不及于刑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穎達曰。言不能安身。智小謀大。而遇禍也。故引鼎九四以證之矣。）〔疏〕（言不能安身。則智小謀大。必遇刑禍。故引鼎九四爻辭證之。虞彼注云。四變時震爲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爲刑。渥。大刑也。鼎折足。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子曰。知幾其神乎。（虞翻曰。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幾。此謂豫四也。惡鼎四折足。故以此次言豫四知幾而反復初也。）〔疏〕（幾謂陽也者。謂幾微初動也。一陽動。實復見天心。故陽在復初稱幾。下繫豫六二爻辭云。此謂豫四也者。二欲四復初。故謂豫四。四與初應。鼎四不知幾。故折足。豫四知幾而反初。故以此次之。復初之四。故豫四反復初。通小畜。上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陽伏坤初。其幾息矣。故寂然不動。而感震其幾生矣。故感而遂通。陽初入震爲至神。故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虞翻曰。豫二謂四也。四失位諂瀆。上謂交五。五貴爲尊。且當位也。故上交不諂。下謂交三。坤賤。故下交不瀆。欲其復初得正元吉。故其知幾乎。）〔疏〕（虞彼六二注云。欲四急復初。已得休之。故豫二謂四也。四失正位。爲諂瀆之象。四承五。故上謂交五也。五位天子。故貴。且當位。故爲尊。論語曰。巧言令色足恭。孟子曰。脅肩諂笑。皆是爲諂也。二欲四復初。初上應四。得正。二與四同功。是上交不諂也。四乘三。故下謂交三。三互坎爲瀆。故爲瀆。復初得正。二承之。故下交不瀆也。復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故二欲四之復初得正元吉。下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曰其知幾乎。）其知幾乎。（侯果曰。上謂王侯。下謂凡庶。君子上交不至諂媚。下交不至瀆慢。悔吝无從而生。豈非知幾者乎。）〔疏〕（上貴故謂王侯。下賤故謂凡庶。六二中正。故爲君子。得中得正。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悔吝之生。由于諂瀆。不諂不瀆。故悔吝无從而生。此非知幾之君子不能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虞翻曰。陽見初成震。故動之微。復初元吉。吉之先見者也。韓康伯曰。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玄照鑒于未形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故爲吉之先見。）〔疏〕（虞注。一陽初動成震。震動也。初動故曰動之微。復初九曰元吉。初陽得正。故曰吉之先見者也。韓注。已著則有形。未動則无朕。皆不得謂之幾。故幾者。去无入有。有其理而无其形。雖名爲幾。而究不可以名尋。雖形爲動。而究不可以形覩也。幾動于此。卽形見于彼。知幾其神。故唯神也。則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玄照鑒于未形。太玄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故玄照則然能鑒未形也。觀合抱之木。起于毫末。知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故君子愼微。虞書曰。道心惟微。道經曰。道心之微。微者道心之動也。道心動則吉。故曰吉之先見者也。偽本吉下有凶字者誤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孔穎達曰。前章言精義入神。此明知幾入神之事。故引豫之六二以證之。崔憬曰。此爻得位。居中于豫

之時。能順以動。而防于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疏〕（孔注。前言精義入神。此言知幾其神。蓋知幾爲入神之事。故引豫六二爻辭以證之。崔注。豫六二象曰。以中正也。以六居二。故得位居中。豫下體坤順。上體震動。是于豫之時。能順以動。得正无應。樂不可極。故防之于豫。二與四互艮。艮爲小石。故如石之耿介。互坎爲志。艮爲守。故守志不移也。樂可暫而不可極。惟知幾者能見其微也。故雖暫豫樂。而不終日。則正而獲吉。斷可識矣。案。虞注云。介纖也。二互艮。艮爲石。故介于石。與小畜通。乾在五。終變成離。離爲日。得位。欲四急復初。已得休之。故不終日。貞吉。尊四在艮。則知幾復初。不待終變也。小畜離相見爲見。震作足爲作。巽爲俟。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坤爲用。終變成離。離爲日。憂悔吝者存乎介。能識小疵。故介如石。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姚信曰。此謂豫二也。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于三。故曰知彰。體坤處和。故曰知柔。與四同功。故曰知剛。）〔疏〕（二乘初。故下交初。動于初爲微。故曰知微。二承三。故上交三。成于三爲彰。故曰知彰。二體坤。中和得柔之正。故曰知柔。與四同功。四體陽剛。故曰知剛。）萬夫之望。（荀爽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干寶曰。言君子苟達于此。則萬夫之望矣。周公聞齊魯之政。知後世彊弱之勢。辛有見被髮而祭。則知爲戎狄之居。凡若此類。可謂知幾也。皆稱君子。君子則以得幾。不必聖者也。）〔疏〕（荀注。聖人作而萬物覩。乾文言文。萬物卽萬夫。覩卽望。故曰萬夫之望。案。坤爲萬。爲眾。離目爲望。小畜以離畜陽。故萬夫之望。干注。言君子于微彰剛柔。无所不達。則爲萬夫之望。史記魯世家。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周公聞齊魯之政。知後世彊弱之勢也。僖二十二年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此辛有見被髮而祭。則知爲戎狄之居也。此皆知幾之類也。皆稱君子者。以君子亦能得幾。不必聖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曰。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疏〕（上曰知幾其神乎。說卦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云幾者神妙也。荀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顏子[illegible]。故殆庶幾。論語曰。回也其庶乎。屢空。[illegible]本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虞翻曰。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疏〕（復本體坤。坤積不善。剝窮上反下。知不善而反于善。故復以自知。爲自復初乾也。乾知大始。故曰自知。自知者明。老子道經文。乾爲大明。故自知者明也。）知之未嘗復行也。（虞翻曰。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疏〕（皆論語文。怒也。過也。己也。皆不善也。不遷不貳。克己而後仁。未嘗復行之事也。遷爲行。剝上反初成復。行反初得位。故[illegible]復行也。[illegible]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故曰復禮。復初曰元吉。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歸昭十二年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語。天下歸仁。爲仁之效也。皆引之以證顏子知幾之事。）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侯果曰。復初九爻辭也。殆。近也。庶。冀也。此明知微之難。則知微者唯聖人耳。顏子亞聖。但冀近于知微而未得也。在微則昧。理章而悟。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无大過。）〔疏〕（此復初九爻辭也。詩小雅。無小人殆。鄭箋云。殆與小人近。故云殆近也。釋言。庶。幸也。冀與覬同音。[illegible]覬。覬。幸也。是同音同物。故云庶冀也。知微最難。唯聖人能之。顏子亞聖。[illegible]人。但冀近于知微而未得也。在微則昧。理彰而悟。人之恆情。唯顏子能知失在未形。故幾有不善。知則速改。故所以无大過而獲元吉也。案。七日來復。故不遠復。坎爲悔。出入无疾。故无祇悔。乾元。故元吉。）天地壹壺。萬物化醇。（虞翻曰。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孔穎達曰。以前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于得一。若已能得一。則可以安身。故此章明得一之事也。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有精醇之生。萬物自化。若天地有心爲二。則不能使萬物化醇者也。）〔疏〕（虞注。此明所說十一爻之序也。此依上繫[illegible]內。故明否泰之反復也。否陰生于姤。成乎否。陽生于復。成乎泰。泰反否。非姤而有遘。遘成姤。姤卦也。而否反不成泰。此說損不說泰。互見也。咸困噬嗑[illegible]否泰所生卦也。解自臨來。鼎自大壯來。此則皆爲否消也。咸三入宮。上變下泰。則乾三伏陽出見之。其本由否不反泰。故[illegible]。故損上益下而反泰也。鼎。否卦也。[illegible]起豫四也。豫四反復。道息泰成。故說損也。[illegible]

故先說否。否反成泰。否泰反其類也。故不說泰而說損也。廣雅。壹壹。元氣也。說文。壹从壺吉聲。又云。壺壹壺也。从凶从壺。蓋天陽上升。地陰主凶。壹壺者凶已藏于內。泰本陰陽交通之卦。損又初上易位。是陰陽再交而為天地壹壺也。泰者通也。泰初之上。乾交于坤。是天地交而萬物通。故曰化醇也。孔注。　萬事皆利用安身以崇德。道安身之事在于得一。老子德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呂覽論人曰。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曰若已得一則可以安身。下云言致一也。故云此章明得一之事也。氤氳亦作絪縕。至誠元氣也。與天地合氣也。元氣合。故云氣附著之謂。三統曆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後漢書鄭輝曰。含元包一。故云天地无心自然得一。老子德經曰。一生二。故唯二氣氤氳。共相和會。又曰。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絪縕變化而有精醇之生。萬物自化。此乃天地自然之氣一。其化醇者有心為一。則不能從萬物化醇。疑有心為一。疏本作為二。誤。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虞翻曰。謂泰初之上成損。艮為男。兌為女。故男女構精。乾為精。損反成益。萬物出震。故萬物化生也。）干寶曰。男女猶陰陽也。故萬物化生。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辭。主于人事也。〔疏〕（虞注。　泰初之上成損。損外艮為男。內兌為女。二少相合。故曰男女構精。乾純粹精。故為精。損反成益。此亦以對文為義。非經旨也。益初為震。萬物出乎震。故曰萬物化生也。干注。　下言萬物。故言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故云男女猶陰陽也。淮南天文曰。道曰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萬物化生也。不言陰陽。言男女者。以損六三爻辭言人事也。　愚案。醇與純通。據緯辨一色成體謂之醇。言醇一也。此壹壺元氣也。元氣无形。故化醇。醇則不雜而一也。精者精氣也。精氣有象。故化生。生則有醇有雜而不一也。化醇者即形而上者謂之道。化生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故下言物情相感當法壹壺化醇致一之道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侯果曰。損六三爻辭也。彖云一人行。三則疑。是眾不如寡。三不及一。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則无患累者也。）〔疏〕（此損六三爻辭也。虞注云。泰乾三爻為三人。震為行。故三人行。損初之上。故則損一人。一人謂泰初之上。損剛益柔。故一人行。兌為友。初之上。據坤應兌。則得其友。彖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虞彼注云。坎為疑。上益三成坎。故三則疑。是以眾不如寡。三不及一也。蓋化生有形有象有雜。故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无患累。言少則得。不至多則惑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虞翻曰。謂反損成益。君子益初也。坤為安身。震為後動。　崔憬曰。君子將動有所為。必自揣安危之理在於己身。然後動也。）〔疏〕（虞注。　上言損。此言益。益與損反。故謂反損成益。乾為君子。故君子謂益初也。互坤為安為身。震為後為動。故曰安其身而後動。崔注。　處動也。君子將動而有為。自揣安危之理。必使安在于己。然後動則動有益也。）

易其心而後語。（虞翻曰。乾為易。益初體復心。震為後語。　崔憬曰。君子恕己及物。若于事心難。不可出辭。必和易其心而後言。）〔疏〕（虞注。　益自否來。否乾為易。知為易。益初至四體復。復見天地之心。故云體復心也。震為後為語。故易其心而後語。崔注。　恕己及物。推己及物也。若于臨事之際心有所難。不可出辭。必和易其心而後發。則皆有益也。）

定其交而後求。（虞翻曰。震專為定為後。交謂剛柔始交。艮兌同氣相求。互艮為求。故　崔憬曰。先定其交。知其才行若好施與者。然後可以事求之。）〔疏〕（虞注。　說卦曰。震為專。故為定。又為後。屯初剛柔始交。故交謂剛柔始交。艮兌同氣相求。故定其交而後求也。崔注。　先定其交。知其人之才行。或施與否。然後可以事求之。則求有益也。）

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虞翻曰。謂否上之初。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說无疆。故全也。）〔疏〕（謂否上反初成益。損上益下以下。皆益彖傳文。）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虞翻曰。謂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民否閉。故弗與也。）〔疏〕（否上九。即乾上九也。居亢失位。故高而无位。與乾上同義。乾文言曰。高而无位。故危。亢在高而懼也。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否坤為民。天地不交為閉。无民。故民不與也。）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虞翻曰。否上窮災。故懼。不下之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為民。震為應。）〔疏〕（乾上九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否上同乾。故懼。上不之初。則不能損上益下。不能益下。則不能說民。无疆。故民不應也。否坤為民。震為響。同聲相應。惟為響。不成震。故不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虞翻曰。上來之初。故交。坤民否閉。故不與。）〔疏〕（上之初為交。否上不之坤初。四互艮為求。是无交而求也。坤民否閉。剛柔不交。是坤民不與為交也。）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虞翻曰。上不之初。否消滅乾。則體剝傷。

臣弒君。子弒父。故傷之至矣。）〔疏〕（益自否來。上不之初。則否陰消滅乾。陽至五體觀。觀伏剝。上與三應。三在否為坤臣弒君。三在艮為子弒父。莫益之。故莫之與。或擊之。故傷之者至矣。）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侯果曰。益上九爻辭也。此明先安身易心。默然自藏。若危動懼語。則物所不與。故凶也。）〔疏〕（此益上九爻辭也。言安身易心而定交在其中矣。故云物所不與。物不與故凶也。虞經注云。自上无益初者。唯上窮无應。故莫益之。上不益初。則以剝滅乾。艮為手。故或擊之。上體巽為進退。故勿恆。動成坎。坎心。以陰乘陽。故立心勿恆凶矣。言益上九即否九五也。皆宜益初。若從道反據三陽以為交。下初則乘成。故益上九為以否上為戒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荀爽曰。陰陽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門。）〔疏〕（易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皆出入乎乾坤。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故乾坤為易之門。）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荀爽曰。陽物天。陰物地也。）〔疏〕（乾為天。故陽物為天。坤為地。故陰物為地。謂純乾純坤時也。）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虞翻曰。合德謂天地雜保大和。日月戰。乾剛以體天。坤柔以體地也。）〔疏〕（坤文言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荀彼注云。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故言天地之雜也。乾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陽變陰化成既濟定。剛柔位當。陰陽合德。故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之陰陽合德。即彼之保合太和也。納甲坎月離日。三十日會于壬。虞注師彖傳云。以離日坎月戰陰陽。是日月戰也。故陰陽合德之事。說卦曰。乾為天。坤為地。雜卦曰。乾剛坤柔。陰陽同處。剛合德分之。則乾以剛體天。坤以柔體地也。）

以體天地之撰。（九家易曰。撰數也。萬物形體。皆受天地之數也。謂九天數。六地數也。剛柔得以為體。）〔疏〕（夏官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算數擇之也。故云撰數也。天地之數。即大衍之數。陽數剛。陰數柔。萬物形體。莫不受天剛地柔之數以生。天數剛九是也。地數柔六是也。天剛地柔。物得之以為體也。蓋大衍之數取天地之數演之為五十矣。用四十九。以作易。著七卦八爻以九六。參天兩地而倚數。故曰以體天地之撰。）

以通神明之德。（九家易曰。隱藏謂之神。著見謂之明。陰陽交通。乃謂之德。）〔疏〕（神者隱藏。陰之稱也。明者著見。陽之稱也。陰陽相交。則神明之德通。交通人謂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故曰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九家易曰。陰陽雜也。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疏〕（下傳曰。六爻相雜。虞注云。陰陽錯居曰雜。故云陰陽雜也。名謂六十四卦之名。六十四卦陰陽雜錯。各有次序。如屯坎二之初。震三之二。此之卦之次序也。如中孚為十一月。升為十二月。此卦氣之次序也。如姤為乾世。復為坤世。此八宮之次序也。如序卦所陳。則上下二篇之次序也。故云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也。）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虞翻曰。稽考也。三稱盛德。上稱末世。乾終上九。動則入坤。坤弒其君父。故為亂世。陽出復震入坤出坤。故衰世之意邪。　侯果曰。於嗟也。稽考也。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為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疏〕（虞注。　稽與若稽古帝堯孔傳稽考也。上云雜而不越。是類也。荀子曰。以類行雜。是類者雜之反也。乾為積善。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三稱盛德。大過彖傳。本末弱也。王弼注云。初為本而上為末。下傳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說文曰。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故上為末而稱末世。乾終上九。窮陰動下入坤。坤消至二成遯。艮子弒父。至三成否。坤臣弒君。故為亂世。陽出復震入坤。伏也。為消卦。乾出坤。動也。為息卦。消息皆始于初。故曰衰世之意邪。謂窮亂作易道盛。殷衰為後世。法易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衰世之意。非取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　侯注。　於本作烏。烏變作於。烏有嗟。故云嗟。又與于通。鏤文於竹作于。此篇作於。知為烏而嗟歎也。易之有象。皆稽考其事類而有吉凶得失。形為淳古之世。然歸咎于後世聖人有憂患而後作易。但以吉凶得失為主。故云衰世之意耳。邪疑辭。恐人以易作於衰世為疑。故言不欲切指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虞翻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微者顯之。謂從復成乾。是察來也。闡者幽之。謂從姤之坤。是彰往也。陽息出初。故開而當名。）〔疏〕（神以知來乾也。知以藏往坤也。復初為微。至三成乾。易本隱以之顯。故微者顯之。以乾照坤。故謂從復至乾。是察來也。衣通論曰。闡開也。幽隱也。闡者闡之。反呂氏春秋曰。闡則陽也。乾終上九。動而入坤。故闡者幽之。幽則坤也。坤消乾自姤始。故謂從姤之坤。是彰往也。陽息出初。謂乾元也。乾元出于坤初。坤其動也闢。故為開。名即前稱名。謂六十四卦之名也。乾動坤闢。六十四卦由此生。故當名也。）

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干寶

（曰。辯物。辯物類也。正言。言正義也。斷辭。斷吉凶也。如此則備于經矣。）〔疏〕（辯。別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各有其類。乾元出坤。陰陽以別。乾出坤初爲復。復小而辯于物。故曰辯物也。言當爲言。陰出初爲正。言言必有義。故正義也。辭有吉凶。故斷辭爲斷吉凶。上傳曰正言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如此者皆備于經矣。）**其稱名也小**（虞翻曰。謂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故小。復小而辯于物者矣。）〔疏〕（乾坤爲易之門。而乾元尤尊。乃稱名。則與六子皆列爲八卦而小成。故曰小。陽出坤初爲復。復陽小而辯于物。陽物陰物。所自乾元。而六十四卦稱名由復始。故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虞翻曰。謂乾陽也。爲天爲父。觸類而長之。故大也。）〔疏〕（陽稱大。故謂乾陽也。觸類而長之。成六十四卦。皆乾元所爲。爲天爲父。言其大生。故觸類而長之爲大。非以說卦所稱爲取類也。）**其旨遠。其辭文。**（虞翻曰。遠謂乾。文謂坤也。）〔疏〕（左傳曰。天道遠。故遠謂乾。說卦曰。坤爲文。故文謂坤。蓋乾元知來。故旨遠。坤知藏往。故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虞翻曰。曲。詘。肆。直也。陽曲初震爲言。故其言曲而中。坤爲事。隱未見。故肆而隱也。）〔疏〕（說文。詘。詰詘也。一曰屈襞。又曰。屈。曲也。故云曲詘。樂記曰。肆直而慈愛。故云肆直也。陽曲于初爲震。震爲言。故[illegible]。月令律中大簇。鄭注。中猶應也。震剛與坤相應。于內而應于外。故曰其言曲而中也。坤爲事。于事業爲事。巽初坤也。巽稱而隱。故隱未見。藏于外而隱于內。故曰其事肆而隱也。稱名小而取類大。謂辯物皆達辭文。謂斷辭皆曲事肆正言。皆歸道開坤出乾遂神明之德也。）**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虞翻曰。二謂乾與坤也。坤爲民。乾爲行。行得則乾報以吉。行失則坤報以凶也。）〔疏〕（鄭氏云。貳當爲式。式爲古文二。一生二。故二謂乾與坤也。坤衆爲民。天行健。故爲行。失謂坤。得謂乾。乾爲吉。坤爲凶。故行得則乾報以吉。行失則坤報以凶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虞翻曰。興易者。謂庖犧也。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乾五。乾爲古。五在乾中。故興于中古。繫以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庖犧爲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上古。）〔疏〕（畫卦始于庖犧。故興易者謂庖犧也。乾五動成離。庖犧木德王。帝出乎震。震東方木。木生火。故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乾五。乾爲天。故爲古。[illegible]上古。庖犧五居上乾之中。故興于中古。上傳以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其爲下古可知矣。今以庖犧爲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上古可知矣。）**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虞翻曰。謂憂患百姓未知興利遠害。不行禮義。茹毛飲血。衣食不足。庖犧則天八卦。通爲六十四。以德化之。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患。）〔疏〕（憂患謂憂患百姓也。不知取諸噬嗑。渙取隨。是未知興利也。不知取豫取睽。是未知遠害也。不知宮室棺槨書契。是不行禮義也。不知取離取益取小過乾坤。是茹毛飲血衣食不足也。庖犧則天畫爲八卦。引伸觸類爲六十四卦。通變宜民。以德化之。觀十二蓋取。皆吉凶與民同患之事。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案漢書藝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云。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下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明夷彖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傳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正謂文王。庖犧之世。時樸風淳。安有憂患。馬氏荀氏鄭氏皆以文王爲中古。與虞異說。義亦可從。）

是故履、德之基也。（虞翻曰。乾爲德。履與謙旁通。坤柔履剛。故德之基。坤爲基。侯果曰。履。禮。蹈禮不倦。德之基也。自下九卦。是復道之最。故特言矣。）〔疏〕（虞注。乾陽爲德。六十四卦皆乾元所首德。此九卦之德皆指陽爻也。履與謙旁通。謙外坤柔。履外乾剛。以剛履柔。故曰德之基。坤土。故爲基也。侯注。仲尼燕居。言而履之。禮也。故履禮謂蹈禮不倦也。成十三年左傳。禮。人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言郤錡不敬。故無基。明禮爲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虞翻曰。坤爲柄。柄本也。凡言德皆陽爻也。干寶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疏〕（虞注。坤爲柄。說卦文。萬物本乎地。故云柄本也。凡言德皆陽爻。謂九三也。乾上九反三。陽德皆本乎此。故謙爲德之柄也。干注。祭統。尸酢夫人執柄。故柄所以持物。吏祀饗者。君子以謙退爲禮。故謙所以持禮者也。）**復、德之本也。**（虞翻曰。復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疏〕（陽動于初爲復。故云復初乾之元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是初爲本。故曰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虞翻曰。立不易方。守德之堅固。）〔疏〕（恒自泰來。乾初之四。唯三爻得正不動。故立不易方。貞世守爲守。故云守德貞固。是以幹事。故曰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荀爽曰。懲忿窒慾。所以脩德。）〔疏〕（說文。懲。誡也。周禮天官。掌官之皆戒與其具

脩。鄭注。脩。掃除糞灑。是脩主于滅損其惡。故云懲忿窒欲所以脩德。蓋忿欲皆足以累德。故君子法乎損而懲忿窒欲。惟損之又損以至于无。則德成矣。故曰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荀爽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優裕也。）〔疏〕（[illegible]也。說文。裕。衣物饒也。是裕主乎增益其德。故益彖傳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周語曰。布施優裕。故云德之優裕。損象專言懲忿窒欲。益象先言遷善後言改過。蓋遷善則過自改。孟子曰。好善優于天下。故曰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鄭玄曰。辯。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于是別也。）〔疏〕（說文。辯。判也。又曰。判。分也。又曰。別。分解也。辯。別也。皆分別也。否上之二成困。困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謂九二也。九二中正。遭困之時。不失其所亨。君子固窮者也。若小人則窮斯濫矣。君子小人之德。于是乎別。故引論語文以證之。）**井、德之地也。**（姚信曰。井養而不窮。德居地也。）〔疏〕（井養而不窮。井彖傳文。下傳曰。井居其所而遷。韓云。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故井養而不窮也。養而不窮。其德可居之地也。井自泰來。泰初之五。居中得正。取法乎井而制爲田。勞民勸相。以陽助坤。坤爲地。故曰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虞翻曰。巽風爲號令。所以制下。故曰德之制也。孔穎達曰。此上九卦。各以德爲用也。）〔疏〕（虞注。巽風有聲。故爲號令。號令即命令。上所以制下也。曲禮。士死制。鄭注。制謂君命。巽五中正。申命行事。故曰德之制也。孔注。以上九卦皆取用於陽爻。乾陽爲德。故各以德爲用也。）

履和而至。（虞翻曰。謙與履通。謙坤柔和。故履和而至。禮之用和爲貴者也。）〔疏〕（履旁通謙。謙坤爲柔。又爲和。履剛而行。故至。至哉坤元。故履和而至也。禮之用和爲貴。論語文。）**謙尊而光。**（荀爽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疏〕（謙彖傳曰。天道下濟而光明。謙三自乾來。故荀彼注云。乾來之坤。故下濟。陰去爲離。陽來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蓋天在上。故尊。下濟成坎離。日月象。故光明。益彖傳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義與此合。故傳引以證之也。）**復小而辯於物。**（虞翻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以乾居坤。故稱別物。）〔疏〕（一陽始見於復初。故曰小。乾爲陽物。坤爲陰物。辯。別也。以陽居陰。故云別物。乾陽物在初爲辯之早也。坤陰物在初爲不善由辯之不早辯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辯之早。故辯於物也。）**恒雜而不厭。**（荀爽曰。夫婦雖錯居。不厭之道也。）〔疏〕（震爲長男。巽爲長女。故稱夫婦。恒自泰來。泰初四易位而成二。是咸下注云。陰陽錯居稱雜。是也。乾坤交故雜。終則有始。恒久而不已。故不厭之義也。）**損先難而後易。**（虞翻曰。損初之上。失正。故先難。終反成益。得位於初。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疏〕（損自泰來。泰初之上。以陽居陰爲失正。故曰先難。損極則終反於下以成益。益初得正。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上傳文。咸彼注云。乾爲易。益初體復心。震爲後語。蓋謂益以釋彼。故引之以證後易也。）**益長裕而不設。**（虞翻曰。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故不設也。）〔疏〕（益者德之裕。益外體巽爲長。故曰長裕。說文。設。施陳也。自然饒裕。不待設施。彖傳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即不設之義也。）**困窮而通。**（虞翻曰。陽窮否上。變之坤二。成坎。坎爲通。故困窮而通也。）〔疏〕（否二之上成困。否時陽窮於上。故變之坤二成坎。坎爲通。說卦文。經曰。困亨。亨通也。虞彼注云。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故困窮而通也。　愚案。否窮於上而通於二爲困。猶泰居於初而遷於五爲井也。）**井居其所而遷。**（韓康伯曰。改邑不改井。井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也。）〔疏〕（泰初之五爲井。五折坤爲改邑。初爲井。爲不改井。遷。改也。蓋井在初不改爲所居不移。在初爲井泥不食。改之五爲寒泉之食。凡能遷其施也。故居其所而遷也。）**巽稱而隱。**（侯果曰。言巽申命行事。是稱揚也。陰陽助化。故隱也。自此以下。明九卦德之體者也。）〔疏〕（即王氏所謂稱揚命令而百姓不知其由也。有此九卦德之體。然後有用九卦德之用。故云明九卦德之體也。　愚案。稱从禾。說文。禾。木也。木王而生。从木从𠂹省。禾爲木。故言稱。說文。稱。銓也。春分而禾生。夏至禾秀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巽在卦氣爲八月卦。秋分而秒定。可稱度也。故巽言稱。虞注齊乎巽云。巽陰隱初。遊乾伏坤初。藏德而隱。故爲隱也。又巽象稱隱。初其究爲躁卦。是也。蓋春分卦不始生於震。故稱而隱也。）

履以和行。（虞翻曰。禮之用和爲貴。謙震爲行。故以和行也。）〔疏〕（禮之用和爲貴。論語文。履者禮也。禮勝則離。故貴於和。履與謙通。謙坤爲和。震爲行。故以和行也。）**謙以制禮。**（虞翻曰。陰稱禮。謙三以一陽制五陰。萬民服。故以制禮也。）〔疏〕（坤陰稱禮。樂記曰。大禮必簡。又曰。禮以地制。故陰稱禮也。虞書曰。脩五禮。謙有五陰爲五禮。三以一陽制五陰。即制五禮也。坤爲萬民。故三象曰萬民服也。以陽制陰。故以制禮也。）**復以自知。**（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疏〕（復初有不善未嘗不知。故

言知。蓋乾以知來。坤爲自。以乾通坤。故自知也。

恆以一德。虞翻曰。恆德之固。立不易方。從一而終。故一德者也。〔疏〕從一故固。從一故不易。從一而終。故曰一德。愚案。恆自泰來。泰乾爲德。五爲卦主。五爻辭曰。恆其德。象曰。從一而終。虞翻注云。一謂初。終變成益。以巽應初震。故從初終。恆從一。故曰恆以一德。

損以遠害。虞翻曰。坤爲害。泰以初止坤上。故遠害。乾爲道。〔疏〕損自泰來。泰坤陰爲害。泰初之坤上成艮。艮爲止。故云以初止坤上。以乾止坤。乾爲道。故遠害也。

益以興利。荀爽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故興利也。〔疏〕益自否來。乾下之坤爲天施。之坤成震爲地生。日進无疆。故其益无方。愚案。釋言。興。起也。內體震起也。故曰興。外體巽爲近利市三倍。故以興利。

困以寡怨。虞翻曰。坤爲怨。否弑父與君。乾來上折坤二。故寡怨。坎水性通。故不怨也。〔疏〕坤陰爲怨。困自否來。否三弑父與君。否乾下折坤二。則不弑逆。怨讟不作。故寡怨。二體坎。坎水性通。因窮而通。故不怨也。愚案。困。彖傳曰。險以說。五象曰。乃徐有說。二坎爲險不正。故困。二變應五。五兌爲說。說則不怨。故困以寡怨。

井以辨義。虞翻曰。坤爲義。以乾別坤。故辨義也。〔疏〕坤爲義門。故爲義。泰初之五成井。以乾初別坤五。故曰辨義也。

巽以行權。九家易曰。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政教。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此所以說九卦者。聖人履憂濟民之所急行也。故先陳其德。中言其性。後敘其用。以辯之也。西伯勞謙。殷紂驕暴。臣子之禮有常。故創易道以輔濟君父者也。然其意蘊幽微。孔子指揭此九卦之德。合三復之道。明西伯之于紂不失上下。〔疏〕巽爲有聲。故象號令。近利市三倍。故又爲近利。人君德教。即象號令者也。巽爲進退。故言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桓十一年公羊傳文。王注。權反經而合道。蓋巽隨時。巽若變巽。其究成躁。以消息。故曰巽以行權。此以下釋所以設九卦之義也。始於履以和行。終於巽以行權。上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故云聖人履憂濟民之所急行也。先言九卦。陳其德也。中言九卦。言其性也。後言九卦。敘其用也。亦言陳德者也。故言西伯勞謙以事殷紂暴之主。尊九卦所自來。皆不外乾坤。乾爲君爲父。則坤有臣子道。謙以制禮。故言臣子之禮有常。創易道以輔濟君父者也。[illegible]其德言其性。故幽微。孔子指揭九卦解之。始陳德。中言性。終敘用。合三復之道。首言上天下澤爲履。故明西伯之于紂。不失上下之常也。愚案。玉篇。幡。轉幡也。以言幡而變。此云巽以行權。皆取於巽木爲禾。禾秒起分之義。說文稱字云。律數十二秒當一分。十分爲寸。其重以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銖。故銖稱品皆从禾。是稱之有權。皆取於巽木爲禾之義。又巽爲進退。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蓋一進一退。則輕重可知。反覆爲行。故曰巽以行權。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侯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疏〕書謂文王所書六爻之辭。遠。袁萬反。謂遠之也。如論語敬鬼神而遠之之遠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故不可遠也。

爲道也屢遷。虞翻曰。遷。徙也。日月周流。上下无常。故屢遷也。〔疏〕遷徙釋詁文。日月謂坎離。爲乾坤二用。日月周流六位。如出震見兌盈乾。退巽消艮滅坤之類。故屢遷也。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虞翻曰。變易。動行。六虛。六位也。日月周流。終則復始。故周流六虛。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坎戊爲月。離己爲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五甲如次者也。〔疏〕夏官司爟。四時變國火。鄭注。變猶易也。震。動也。震爲足爲行。故云動行。六虛謂六爻之位也。參同契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故云日月周旋。終則復始。六位謂之六虛者。六甲孤虛法也。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辰不全。故有孤虛。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坎納戊。離納己。參同契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旣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无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又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故云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也。五甲如次者。謂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故云五甲如次者也。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虞翻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在天稱上。入地爲下。故上下无常也。〔疏〕日月出入以成晝夜。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在天稱上。在地稱下。指日月也。謂易爻相易位。注謂日月之晝夜。乾三畫法天。坤三畫法地。六爻之變。剛動柔靜。或動剛歷

常。二五初四三上。上下相易。如日月之晝夜互在天。故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也。

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虞翻曰。典要。道也。上下无常。故不可爲典要。適乾爲晝。適坤爲夜。侯果曰。謂六爻剛柔相易。遠近恆唯變所適。非有典要。〔疏〕虞注。釋言。典。經也。舜典。愼徽五典。孔傳。五典。五常之教。即下傳所云有典常是也。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故云典要道也。六爻之變。上下无常。故不可以常道拘也。鄭注大學云。之。適也。是適猶之卦也。如乾五變之大有。故云唯變所適。[illegible]晝夜之道。故云適乾爲晝。適坤爲夜。柔變剛適乾也。剛變柔適坤也。侯注。下傳云。遠近相取。而彼注云。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故剛柔相易。或遠應。或近比。唯變所適。不可執以常法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虞翻曰。出乾爲外。入坤爲內。日行一度。故出入以度。出陽知生。入陰懼死。使知懼也。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遯以遠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疏〕虞注。月三日出震。爲出乾。十六日退巽。爲入坤。出震則在外。是出乾爲外也。入巽則在內。是入坤爲內也。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法日月之行度。故出入以度。爻變雖无典要。常依日月消息。出入陰陽。而死生分焉。出陽出震。出震爲生。故出陽知生明。入陰爲入巽。巽坤爲死魄。故入陰懼死。出外知生。入內懼死。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韓注。此以行藏隱顯明出入外內之義。行藏各有常度。不可不明其度而知外內之戒也。知遯時與時行也。則當入在內。故以遠時爲吉。知豐時宜照天下也。則當出在外。故以幽隱致凶。知漸時往有功也。則當出在外。故以高顯爲美。知明夷時晦其明也。則當入在內。故以處昧利貞。是出入有度。而或外或內。當使知而懼之。乃不失其常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虞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疏〕神以知來。乾也。憂患未來者也。乾神故明憂患。知以藏往。坤也。事故已往者也。坤知故明事故。作易者有憂患。故又明于憂患與故。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虞翻曰。臨。見也。陰陽施行以生萬物。无有師保生成之者。萬物出生。皆知父母。孔子曰。父母之道天地。乾爲父。坤爲母。干寶曰。言易道以戒懼爲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外爲丈夫之從王事。則夕惕若厲。內爲婦人之居室。則无敢違也。雖无師保切磋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己者也。〔疏〕虞注。釋詁。臨。視也。說文。覽。臨也。故云臨見也。易道變化。則陰陽施行以生萬物。[illegible]乾坤之生成。萬物資之。皆知乾父坤母。孔子曰。父母之道天地。即泰誓所謂惟天地萬物父母是也。乾爲父。坤爲母。故曰如臨父母。

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乾初[illegible]。坤初履霜。故言易道以戒懼爲本。下傳云。懼以終始。其要[illegible]日乾乾。故无咎。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在外則爲丈夫之從王事。如乾之九三夕惕若厲是也。在內爲婦人之居室。如家人之六二无攸遂是也。雖无師保之訓。而心常戒懼。如父母之臨己。所以終无咎也。

初帥其辭而揆其方。虞翻曰。初。始。下也。帥。正也。[illegible]而揆其方。侯果曰。率。循也。方。道也。[illegible]有典常。非虛設也。〔疏〕虞注。陽始於初九。故云初始。易氣自下生。初陽在下。故云下也。論語曰。子帥以正。故云帥正也。坤六二曰。直方大。故方謂坤也。以乾通坤。初變爲震。震爲言爲辭。乾元正於復初。是初帥其辭正之。故揆其方也。侯注。乾曰。脩辭立其誠。[illegible]作循也。方。道也。[illegible]其初首之辭。而揆度其終末之道。則知易道有典常。辭非虛設也。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虞翻曰。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苟。誠也。其人謂乾爲賢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崔憬曰。言易道深遠。若非聖人。則不能明其道。故知易道不虛而自行。必文王然後能弘也。〔疏〕虞注。乾元正初。[illegible]消息。出入各以常度。旣造也。故道有典常也。[illegible]解詁曰。苟。誠也。其人謂乾爲賢人也。乾爲[illegible]乎其人。乾爲賢人。故爲行。陰消不斷。故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故不虛行也。崔注。[illegible]即非聖人不能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必文王然後能弘也。

易之爲書也。干寶曰。重發易者。別殊旨也。〔疏〕重發易之爲書也。與前殊旨也。此下皆言六爻之辭。

原始要終。以爲質也。虞翻曰。質。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崔憬曰。質。體也。言易之書。原窮其事之初。若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易原始潛龍之勿用。要終亢龍之有悔。[illegible]明以爲體也。諸卦亦然。若大畜而後通之類是

也。〔疏〕虞注。樂記。禮之質也。鄭注。質猶本也。乾元萬物資始。故以乾原始。坤用六以大終。故以坤要終。乾爲生。坤爲死。故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引上傳文以證其義也。爲質也者。謂出入知懼也。崔注。孔疏義與此同。正義云。質體也。言易之爲書。原窮其事之初始。乾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末終。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言易以原始要終以爲體質也。此潛龍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亦然。若大畜初畜而後通。皆是也。亦有一爻之中。原始要終也。故坤卦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霜是原始也。堅冰至是要終也。愚案。帝出乎震原始也。成言乎艮要終也。詩毛傳云實成也。謂艮成終而成始也。故曰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虞翻曰。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干寶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巳亥言兌也。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德來爲好物。刑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疏〕虞注。六爻有陰有陽。故云陰陽錯居稱雜。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故時陽則陽。時陰則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錯雜。有時有物。故曰唯其時物也。干注。一卦六爻而八卦之氣相雜。若乾初九之坤爲震爻。九二之坤爲坎爻之類也。或若艮宮內丙辰外丙戌。故見辰戌。言艮也。兌宮內丁巳外丁亥。故巳亥言兌也。或若乾納甲壬。故以甲壬名乾。坤納乙癸。故以乙癸名坤也。或若離南方之卦午位南。故以午位名離。坎正北方之卦子位北。故以子位名坎。或若受生爲德爲好。故德來爲好物。克害爲刑爲惡。故刑來爲惡物。八卦分屬五行。有興有衰。故王相爲興。休廢爲衰。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侯果曰。本末初上也。初則事微。故難知。上則事彰。故易知。〔疏〕大過彖傳曰。本末弱也。向秀彼注云。由於初上兩爻陰也。故本末謂初上也。事者動之微。微謂初。初則事微。故難知。爻象動於內。吉凶見於外。外謂上。上則事彰。故易知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干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侯果曰。失在初微。猶可擬議而之。過在卒終。事之終極。非擬議所及。故曰卒成之終。若如乾之九三。噬嗑初九。猶可擬議而之。若至上九則凶災不移。是事之卒成之終。極凶不變也。〔疏〕干注。初辭擬議。未定故難知。上爲卦終。事皆成著。故易知。承上本末言之。其勢然也。侯注。失在初微。猶可擬議而之也。如不遠復无祗悔是也。若過在卒成。事已終極。則非擬議所及。所謂成事不說。故曰卒成之終。如下所引乾與噬嗑是也。乾之九三。噬嗑初九。皆言无咎。无咎者善補過者也。故猶可擬議而之。若乾至上九則亢龍有悔。噬嗑至上九則何校滅耳凶。故曰凶災不移。是事之卒成之終極凶不變也。愚案。上傳曰。擬之而後言。虞彼注云以陽擬坤而成震。震爲言。故擬之而後言。震陽動於初。擬之後言。故曰初辭擬之。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虞彼注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艮陽終於上。萬物成終。故曰卒成之終。即前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虞翻曰。撰德謂乾。辨別也。是謂陽。非謂陰也。中正。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雜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則爻辭不備。道有變動。故曰爻也。崔憬曰。上既具論初上二爻。次又以明其四爻也。言中四爻雜合所主之事。撰集所陳之德。能辨其是非。備在卦中四爻也。〔疏〕虞注。撰德謂乾者。撰數也。乾爲德數。乾之德也。辨分別也。陽善陰惡。故是謂陽。非謂陰也。六爻不皆正。故中謂正也。乾六爻二四上失位。坤六爻初三五失位。皆不正。乾鑿度曰。陰陽失位爲不正是也。陰陽錯居。故曰雜物也。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爻皆得中。故位非其中。則爻辭不備。而有悔吝也。道有變動。故曰爻。下傳文。爻不中則有變動。謂六爻時物也。崔注。此總論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之義。上言本末。止論初上二爻。此明中四爻。所以備六爻也。蓋中四爻雜合所主之事。撰集所陳之德。行合初上二爻以辨其是非。故非卦中四爻不備。若互卦約象是也。以互卦說易。始於左氏。其義最古。後儒欲廢而棄之。蓋由經文之言互象者亦疑之。此傳明云非其中爻不備。孔子之言。確有明徵。後儒之疑。不獨背左氏。且悖孔子矣。不亦過乎。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虞翻曰。謂知存知亡。要終者也。居乾吉則存。居坤凶則亡。故曰居可知矣。崔憬曰。噫。歎聲也。言中四爻亦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居然可知矣。孔疏扶下爲義。以此中爻爲二五之爻。居中无偏。能統一卦之義事。必不然矣。何則。上文云六爻相雜。唯其時物。物雖錯雜。而各獨會於時。獨主於物。豈可以二五之爻而兼其雜物撰德。是非存亡吉凶之事乎。且二五之撰德與是非。要存與吉則可矣。若主物與非。要亡與凶。則非其所象。故知其不可也。且上論初上二爻。則此中兼言四爻矣。下論二四三五。則是重述其功位者也。〔疏〕虞注。謂知存知亡爲要終者。原始要終。則知存亡也。乾爲吉陽爲存。故居乾吉則存。坤

爲凶。陰爲亡。故居坤凶則亡。謂要卦之終以知存亡。觀爻所居以知吉凶也。崔注。周頌。噫嘻成王。毛傳。噫。歎也。故云歎聲。中四爻得位與否。亦能要定存亡吉凶之事。故居然可知也。孔扶王義。以二居下中。五居上中。故云居中无偏。能統一卦之義。然上文云六爻相雜。唯其時物。則不能一爻獨會於時。獨主於物。豈可以二五兩爻兼雜物撰德是非存亡吉凶之事乎。且二五得中得正。撰德與是要存與吉義猶可矣。如不得正而獨得乎中。又何至有主物與非要亡與凶乎。故非其所象而知其不可也。且上論初上二爻。此論中四爻。下論二與四三與五。則是承中爻之義而重述其功位。以此證之。則中爻爲中四爻益无疑矣。愚案。上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又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蓋吉凶存亡存乎其辭。居而不動則玩辭。故居可知矣。下言觀辭。即觀象玩辭之事也。

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韓康伯曰。夫彖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爲義。存乎一也。一之爲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疏〕王韓之義。蓋以中爻爲二五得中。謂一爻可貫六爻。故云一以貫之也。盡求玄渺。辭愈支離。雖經孔疏詳釋。終於觀彖過半之義。究屬難通。今不取也。上傳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下傳曰。彖者材也。虞彼注云。彖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爲三才。謂彖辭總論一卦六爻之義。未動爲居。故居則觀其全象而玩其彖辭。即其彖辭可得全卦之義。如屯以初爲侯。蒙以二爲師。師以二爲丈人。比以五爲君。六爻之辭。皆因此而推廣之。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韓康伯曰。同陰功也。崔憬曰。此承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主士大夫位佐于一國。四主三孤三公牧伯之位。佐于天子。皆同有助理之功也。〔疏〕韓注。二與四皆陰。故云同陰功也。五陽也。二應五。四承五。同有助陽之功。故曰同功。崔注。此承前非其中爻不備。故云承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爻位二爲大夫位。三爲諸侯位。二所以助三舉大夫而舉士。以助國君于三。四爲諸公位。五爲天子位。四所以助五舉三公。而兼及三孤牧伯。以佐天子于五。同有助理之功。故曰同功。

而異位。韓康伯曰。有外內也。崔憬曰。二士大夫位卑。四孤公牧伯位尊。故有異也。〔疏〕韓注。二在內體。四在外體。故云有外內也。崔注。士大夫位卑。孤公牧伯位尊。故云異位也。愚案。二至四爲互象。故曰同功。不同內卦。故曰異位也。

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韓康伯曰。二處中和。故多譽也。四近于君。故多懼也。〔疏〕二處中和之位。上應乎五。故爻辭多譽。四近天子之位。又不得中。上逼于五。故爻辭多懼。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崔憬曰。此言二四皆陰位。陰之爲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疏〕虞以二四皆陰。比陽爲利。故不利遠者。愚案。二本陰位。在內爲近。四在外體則遠矣。四多懼故不利遠者。

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崔憬曰。言二是陰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二柔居中。異于四也。〔疏〕意謂二雖遠陽。亦无不利。以柔中異四也。愚案。此承二多譽言也。二要无咎者。以六居二。得中得位。故曰其用柔中。若九在二。而亦无咎者。以變陰得正。而善用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韓康伯曰。有貴賤也。崔憬曰。三諸侯之位。五天子之位。同有理人之功。而君臣之位異者也。〔疏〕韓注。三賤五貴。故有貴賤也。崔注。爻位三爲諸侯。五爲天子。同有理人之功。故同功。五天子爲君。三諸侯爲臣。君臣之位異。故曰異位。愚案。三至五爲約象。故曰同功。不同外卦。故曰異位。

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崔憬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爲一國之君。有威權之重。而上承天子。若无含章之美。則必致凶。五處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也。〔疏〕此言三爲諸侯。居臣位。以治乎國。上制天子之命。故多凶。五爲天子。居天位。以治天下。下得諸侯之助。故多功。愚案。三失中。故爻辭多凶。五得中。故爻辭多功。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三爲臣位。故曰貴賤之等也。

其柔危。其剛勝邪。侯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居其時也。剛居而凶者。失其應也。〔疏〕三五陽位。以陰柔處之爲失正。故多凶危。以陽剛居之爲得正。故勝其任。復言邪以示不定之辭者。或有柔居之而亦吉者。時當柔也。否則爲變得正也。或有剛居之而亦凶者。失正應也。否則私其所應。如乾鑿度所云。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是也。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荀爽曰。以陰易陽謂之廣。以陽易陰謂之大。易與天地準。故悉備也。〔疏〕易窮易也。坤廣生。故以陰易陽謂之廣。乾大生。故以陽易陰謂之大。易與天地準。上傳文。虞彼注云。準同也。上傳又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悉備也。

有天道焉。有

人道焉。有地道焉。（崔憬曰。言易之爲書明三才。廣无不被。大无不包。悉備有萬物之象者也。）〔疏〕（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皆易之爲書明三才也。廣故无不被。大故无不包。悉備故有萬物之象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崔憬曰。言重卦六爻。亦兼天地人道。兩爻爲一才。六爻爲三才。則是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即三才之道也。）〔疏〕（三畫畫三才之道。重卦六爻。亦兼天地人之道。初二爲地道。三四爲人道。五上爲天道。故云兩爻爲一才。六爻爲三才。說卦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虞彼注云。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而成六畫之數也。習庇。備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六爻之動。還依三才。故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溼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疏〕（道即三才之道。故陸言天地人之變以明之。上傳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虞彼注云。動。發也。故云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兩三才爲六畫。則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謂之爻也。）

爻有等。故曰物。（干寶曰。等。羣也。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彖頤中有物曰噬嗑。是其義也。）〔疏〕（曲禮曰。見同等不起。故謂等爲羣也。言乎天地之間則備。故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謂金木水火土。天之經星也。四氣亥卯未木也。寅午戌火也。巳酉丑金也。申子辰水也。土兼其中。故四六親九族。即火珠林法也。京房積算法。天地爲義爻。陸績謂即父母也。同氣爲專爻。即兄弟也。福德爲寶爻。即子孫也。以及官爲夫。即鬼爲繫爻。財爲制爻。福即德也。刑即殺也。地成形。故曰衆形。方以類聚。故曰萬類。其象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彖傳文。引之以明爻亦名物之義。案王氏注等類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爻有陰陽之類而後有剛柔之用。故曰爻有等故曰物。）

物相雜。故曰文。（虞翻曰。乾陽物。坤陰物。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疏〕（乾陽物。坤陰物。上傳文。純乾純坤。陰陽未雜。其時未有文章。鄭語曰。物一無文。是也。乾坤交通。故陽物入坤。陰物入乾。而成六子。八卦更相錯雜。成六十四卦。剛文柔。柔文剛。而文章成。說文曰。文。錯畫也。即物相雜。故曰文之義也。）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干寶曰。其辭爲文也。動作云爲。必考其事。令與爻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則非今日之吉凶也。故元亨利貞而穆姜以死。黃裳元吉而南蒯以敗。是所謂文不當也。故於經則有君子吉。小人否。於占則王相之氣。君子以遷官。小人以過罪也。）〔疏〕（襄二十五年左傳。非文辭不爲功。故云其辭爲文也。凡動作云爲。必事與義稱。吉凶乃協。若事不稱義。其吉凶不足憑也。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故云元亨利貞而穆姜以死。昭十二年傳。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故云黃裳元吉而南蒯以敗。二者皆所謂文不當也。君子吉小人否。遯九四爻辭。言君子遇之則吉。小人則否也。於占則王相之氣。此火珠林法。言五行四氣之王。君子占之則遷官。小人占之則過罪也。皆引之以明事必稱義之義。案義不當。謂陰陽不當位。當則生吉。不當則生凶。故吉凶生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故周之盛德。紂窮否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紂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馬荀鄭君從俗。以文王爲中古。失之遠矣。）〔疏〕（六十四卦。並於庖犧。至文王始書易六爻之辭。以明吉凶悔吝。末世謂乾上。亢龍有悔。紂是也。盛德謂乾三。君子終日乾乾。文王是也。庖犧位乾五。文王位乾三也。三分乎至德矣。論語文。至德即盛德。故曰周之盛德。否上即乾上。故云紂窮否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乾上九文言文。史記。周本紀。武王使師尙父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燔於火。故云紂以焚死。當殷之末世。正周之盛德。是當文王與紂之事也。馬融荀爽鄭玄。從三古之說。謂文王爲中古。虞氏不取。故云失之遠矣。）

是故其辭危。（虞翻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疏〕（此承上周之盛德。文王位乾三。故危謂乾三也。乾三爻辭曰。夕惕若厲。文言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文王當惕厲之時。故辭危也。）

危者使平。（陸績曰。文王在紂世。有危亡之患。故於易辭多趨危亡。本自免濟。建成王業。故易爻辭。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之屬是也。）〔疏〕（危則能平。文王之事也。文在紂世。因於殷末。屢遭艱貞。曾有危亡之患。故於易辭多以危亡爲戒。文王之意。本自免濟以建成王業。故於爻辭皆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虞彼注云。陰欲消陽。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桑者上玄下黃。以象乾坤。乾職在上。坤體在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亡也。此即危者使平之意。舉否五以例其餘。如乾三文言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皆是也。）

易者使傾。（陸績曰。易。平易也。紂安其位。自謂平易。而反傾覆。故易爻辭。易者使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屬是也。）〔疏〕（釋詁。平均夷弟易也。莊子刻意篇。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故云易。平易也。易則必傾。紂之天命殊之。是自謂平易而反傾覆。故於爻辭。必易者使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自晉來。虞彼注云。晉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照四國。今反在下。故後入于地。失其則。侯注云。況紂之時也。此即易者使傾之意。舉明夷以概其餘也。如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皆是也。案泰九三曰。无平不陂。陂猶傾也。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虞翻曰。大謂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故有百物。略其奇八。與大衍之五十同義。）〔疏〕（乾彖曰。大哉乾元。又曰。乾道變化。故大謂乾道。乾陽爻九。四之爲三十六。三爻積爲一百八。略其奇數八。一爻當一物。故稱百物。與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略其奇五爲五十。其義同也。蓋乾之一陽。始出于震。震初以恐懼致福。有危象焉。陽息至三。內乾已成。厲而得正。故雖危无咎。乾三即泰三也。三當往復平陂。而易之大道備矣。陂往即危傾也。平復即平易也。无往不復。即危者使平也。无平不陂。即易者使傾也。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虞翻曰。乾稱易道。終日乾乾。故无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故易之道者也。）〔疏〕（易者乾元。易道即乾道。故乾稱易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三居內卦之終。接外卦之始。而能惕厲。故曰懼以終始。雖危无咎。故曰其要无咎。蓋懼以終始。三百八十四爻皆然。而其要歸于无咎。无咎者善補過者也。天道虧盈。故危者使平。地道變盈。人道惡盈。故易者使傾。謙自乾來。上九降三。乾爲易道。故云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虞翻曰。險謂坎也。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麗天。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疏〕（習坎。重險也。故險謂坎也。乾二五之坤成坎。即坤二五之乾成離。坎月離日。故日月麗天。論語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云天險不可升也。乾以易知。故知險也。）

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虞翻曰。阻。險阻也。謂坤二五之乾。艮爲山陵。坎爲水。巽高兌下。地險山川丘陵。故以知阻也。）〔疏〕（釋名。水出其後曰阻丘。此以水爲險也。故云阻險阻也。亦謂坎也。坤二五之乾成離。即乾二五之坤成坎。互艮爲山陵。坎爲水。離互巽爲高。兌爲下。坤爲地。故地險山川丘陵也。坤以簡能。故知阻也。）

能說諸心。（虞翻曰。乾五之坤。坎爲心。兌爲說。故能說諸心。）〔疏〕（乾坤二五交。易坎爲心。離互兌爲說。故能說諸心。）

能研諸侯之慮。（虞翻曰。坎心爲慮。乾初之坤爲震。震爲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疏〕（坎爲心。故爲慮。乾初動之坤爲震。震爲百里。蓋取王度記。諸侯封不過百里。故爲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能說諸心。故能定天下之吉凶。能研諸侯之慮。故能成天下之亹亹。所謂聖人成能也。案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云有諸侯而不與者。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所謂險阻者也。則皆諸侯之險阻者也。研於慮則知。不研則不知。機之要惟可以服民者。是從將叛者其辭慚也。非諸侯而何叛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失其守者其辭屈也。非諸侯而何失守也。）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虞翻曰。謂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則八卦象具。八卦定吉凶。故能定天下之吉凶。亹亹進也。離爲龜。乾爲蓍。月生震初。故成天下之亹亹者。謂莫善蓍龜也。荀爽曰。亹亹者。陰陽之微。可成可敗也。順時者成。逆時者敗也。）〔疏〕（虞注。乾坤二五交易。成坎離。坎離互艮兌震巽。則八卦象具。是亦四象生八卦也。陽生則吉。陰生則凶。是八卦定吉凶。故能定天下之吉凶也。亹同斐。詩大雅。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不已則進也。凡事進乃成。故下言成也。離爲龜。說卦文。雜記曰。蓍陽之老也。故乾爲蓍。月生震初。是乾元也。知險知阻。皆以此耳。故成天下之亹亹者。謂莫善蓍龜也。荀注。亹从尾。說文。尾。微也。論語。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又莊子盜跖注。漢書人表注。東方朔傳注。俱云尾生即微生畝。是

（爲蓍吉文通。且同物从从爲。故幾幾者陰陽之幾。王弼云。幾幾稍之道。是也。陰陽初動。成敗未形。知幾生於復。由子歷巳成乾。陰生於姤。由午歷亥成坤。是順時者成也。若冬行春令。夏行秋令。如月令所紀。是逆時者敗也。董子繁露云。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其求細微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又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虞翻曰。祥。幾祥也。吉之先見者也。陽出變化云爲。吉事爲祥。謂復初乾元者也。）〔疏〕（說文。祥。福也。一云善也。幾初動而祥已先。故云祥幾祥也。即上傳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元陽初出。變化云爲。由是始萌。陽爲吉爲善。故吉事爲祥。陽初復。謂復初乾。元者善之長。故謂復初乾元者也。）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虞翻曰。象事謂坤。坤爲器。乾五之坤成象。故象事知器。占事謂乾以知來。乾五動成離。則翫其占。故知來。侯果曰。易之云爲。唯變所適。爲善則吉事必應。觀象則用器可爲。求吉則未形可覩者也。）〔疏〕（虞注。坤發事業。故象事謂坤。坤形爲器。乾五之坤成象。故象事知器。即以制器者尚其象也。乾神知來。故占事謂乾。乾五動成離。日月在天成象。故占事知來。即極數知來之謂占也。侯注。即王注所謂變化云爲者。行其吉事則獲祥之應。觀其象事則知制器之方。翫其占事則覩方來之驗是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虞翻曰。天尊五。地卑二。故設位。乾爲聖人。成能。謂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成能也。崔憬曰。易擬天地。設乾坤二位。以明重卦之義。所以成聖人伏羲文王之能事者也。）〔疏〕（虞注。天尊五。謂乾五。地卑二。謂坤二。二列貴賤者存乎位。故設位。成能。謂能說心能研慮。聖人體乾元。故成能也。崔注。易與天地準。故曰易擬天地。設乾坤二位。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云所以成聖人伏羲文王之能事者也。）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虞翻曰。乾爲人。坤爲鬼。乾二五之坤。坎爲謀。乾爲百。坤爲姓。故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朱仰之曰。人謀謀及卿士。鬼謀謀及卜筮也。又謀及庶民。故曰百姓與能也。）〔疏〕（虞注。乾陽信爲人。坤陰詭爲鬼。乾二五之坤成坎。坎聖作謀。坎主耳。故爲謀也。乾册爻一百八。降爲百。姓从女生。坤爲母。故爲姓。乾坤合而成易。故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故百姓與能也。宋注。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故以人謀爲卿士。鬼謀爲卜筮。百姓與能爲謀及庶人也。）

八卦以象告。（虞翻曰。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則八卦象成。兌口震言。故以象告也。）〔疏〕（在天成象。如出震見巽之類是也。乾坤二五爻易成坎離。坎互震艮。離互巽兌。故八卦象成。兌爲口。震爲言。故以象告也。）

爻彖以情言。（崔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謂爻下辭。彖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彖以言。故曰爻彖以情言。）〔疏〕（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以備萬物之數。而告於人也。爻爻辭也。彖卦辭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而假爻彖以言其情。故曰爻彖以情言。案乾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是彖有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是爻有情也。乾初動爲震。震爲言。故以情言也。）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虞翻曰。乾二之坤成坎。坤五之乾成離。故剛柔雜居。艮爲居。離有巽兌。坎有震艮。八卦體備。故吉凶可見也。崔憬曰。言文王以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疏〕（虞注。陽主升。故乾二升坤五成坎。陰主降。故坤五降乾二成離。乾剛坤柔。往來升降。故剛柔雜居。坎互艮。艮爲居。乾坤二五交易成兩坎離。離互巽兌。坎互震艮。八卦小成。故八卦體備。故吉凶可見也。崔注。何休云。一往一來爲推。文王以六爻剛柔相往來。而陰物陽物。相雜而居。得乎易簡之理則吉。失乎易簡之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

變動以利言。（虞翻曰。乾變之坤成震。震爲言。故變動以利言也。）〔疏〕（乾元也。變動自乾初始。乾初變之坤成震。震爲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故以利言也。如利見大人利有攸往之類是也。）

吉凶以情遷。（虞翻曰。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疏〕（釋詁。遷。徙也。乾陽爲吉。坤陰爲凶。陰綴乾爻。前注云。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旁通則通。通則吉凶之情生。故曰吉凶以情遷。）

是以愛惡相攻而吉凶生。（虞翻曰。攻。摩也。乾爲愛。坤爲惡。謂剛柔相摩。以愛攻惡生吉。以惡攻愛生凶。故吉凶生也。）〔疏〕（攻。攻摩也。摩。研也。摩攻相近。故云攻摩也。乾體仁。故爲愛。賈逵云。惡生于陰。坤陰故爲惡。乾剛坤柔。愛惡相攻。即剛柔相摩。故以攻爲摩也。以愛攻惡。陽之息也。陰得正則從陽。故亦生吉。以惡攻愛。陰之消也。陽失正則從陰。故亦生凶。陽息吉。陰消凶。故吉凶生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虞翻曰。遠陽謂乾。近陰謂坤。陽取陰生悔。陰取陽生吝。悔吝言小疵。崔憬曰。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疏〕（虞注。左傳曰。天道遠。故遠陽謂乾也。注曰。近知地。故近陰謂坤也。陽之情相近。此謂爻位遠近也。陽居陰位失正。故陽取陰生悔。陰居陽位失正。故陰取陽生吝。參同契曰。纖介不正。悔吝爲賊。遠近相取。不得其正。則悔吝生也。纖介故言小疵也。崔注。內外相應爲遠。承乘相比爲近。遠謂陰陽有應與不應。近謂陰陽有比與不比。或遠取陰陽相應而舍近陰陽不相比者。或取近陰陽相比而舍遠陰陽不相應者。故悔吝生于所繫之辭矣。）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虞翻曰。情陽。僞陰也。情感僞生利。僞感情生害。乾爲利。坤爲害。）〔疏〕（情謂實情。陽實。故云情陽也。僞謂詐僞。陰虛。故云僞陰也。情感僞乾之息也。太玄所謂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是也。乾爲利。故生利。僞感情坤之消也。坤爲害。故生害。）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韓康伯曰。近況比爻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逼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違之患也。或有相違而无患者。得其應也。相須而偕凶。乖于時也。隨事以考之。義可見矣。）〔疏〕（況當也。近所以況上下比爻也。鄭注繫辭。摩猶迫也。故易之情。剛柔相摩。即變動相逼者也。兩爻相比。逼而陰陽不相得。必有乖違之患而凶生矣。或有相遠而无患者。以陰陽得應也。亦有比相須而偕凶者。陰陽乖時位也。義隨爻變。不可一例拘也。）

或害之。悔且吝。（虞翻曰。坤爲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爲悔且吝也。）〔疏〕（坤陰爲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皆受陰之害。故悔且吝。悔吝小疵。由悔吝且入吉凶矣。）

將叛者其辭慚。（荀爽曰。謂屯六三往吝之屬也。虞翻曰。坎人之辭也。近而不相得。故叛。坎爲隱伏。將叛。坎爲心。故慚也。侯果曰。凡心不相得。將懷叛逆者。辭必慚恧。）〔疏〕（荀注。去此往彼。有叛象焉。吝故其辭慚。凡不當往而往者皆是。故謂屯六三往吝之屬也。虞注。此下明六人之辭。皆近而不相得也。辭。爻辭也。六子稱人者。乾鑿度十二辟卦皆稱表。復表日角。鄭注云。表者人形體之章識也。注中皆稱人。故六子亦稱人也。此坎人之辭也。坎爲隱伏。又爲盜。故有將叛之象。叛从心。坎爲心。故辭慚也。侯注。凡人心不相得。將懷叛逆。辭必慚恧。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

中心疑者其辭枝。（荀爽曰。或從王事无成之屬也。虞翻曰。離人之辭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侯果曰。中心疑貳。則失得无從。故枝分不一也。）〔疏〕（荀注。坤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或之者疑之也。專則成。枝則无成。故謂或從王事无成之屬也。虞注。此離人之辭也。離爲火。太玄準離初一曰。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故知火性枝分也。枝分不一。故枝疑也。侯注。中心疑貳。則得失无主。故其辭枝分不一。所謂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

吉人之辭寡。（虞翻曰。艮人之辭也。）〔疏〕（此艮人之辭也。艮六五曰。艮其輔。言有序。艮陽小爲慎。故辭寡也。）

躁人之辭多。（荀爽曰。謂睽上九之屬也。虞翻曰。震人之辭也。震爲決躁。恐懼虩虩。笑言啞啞。故辭多。侯果曰。躁人煩急。故辭多。）〔疏〕（荀注。睽上九言豕塗。言鬼。言車。言弧。言寇。言婚媾。言遇雨。其辭多矣。故謂睽上九之屬也。虞注。此震人之辭也。震爲決躁。震卦辭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故辭多也。侯注。躁人之性煩急。故辭多。）

誣善之人其辭游。（荀爽曰。謂游豫之屬也。虞翻曰。兌人之辭也。兌爲口舌。誣乾。乾爲善人也。崔憬曰。妄稱有善。故自叙其美。而辭必浮游不實。）〔疏〕（荀注。游豫當是盱豫之訛。豫六三曰。盱豫悔。遲有悔。雖盱而豫。有悔遲而不從。亦有悔。故其辭游也。虞注。此兌人之辭也。兌爲巫。又爲口舌。月見兌丁。即兌乾甲。是兌乾通氣。故口舌誣乾。乾爲善人。故誣善也。游。浮游也。兌爲澤。故其辭游。崔注。妄自稱善。辭必浮游不實。所謂美言不信是也。）

失其守者其辭詘。（荀爽曰。謂泰上六城復于隍之屬也。侯果曰。失守則沮辱而不信。故其辭詘也。虞翻曰。巽人之辭也。巽詘。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詘。此六子也。離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上經終坎離。則下經終既濟未濟。上繫終乾坤。則下繫終六子。此易）〔疏〕（荀注。泰上六爻辭曰。城復于隍。是失其守也。象曰。其命亂也。失其守則亂而不信。故辭詘。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也。虞注。此巽人之辭也。說文。詘。詰詘也。詰詘。曲也。初在下。故陽在初守巽。陽伏巽下。故其辭詘。自將叛至此。皆六子也。離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而巽伏也。皆本雜卦文。乾鑿度曰。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是上經終坎離之義也。坎離合而）

爲既未濟。故下經終既濟未濟也。上繫終于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三索而得六子。故下繫終六子。經傳之終。皆有精蘊。故云此易之大義也。

周易集解纂疏卷十

說卦第十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孔穎達曰。據今而稱上代。謂之昔者。聰明睿智謂之聖人。即伏犧也。案。下繫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今言作易。明是伏犧。非謂文王也。）〔疏〕（昔者上代之稱。中庸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故稱之聖人。攷工記曰。作者之謂聖。故言聖人之作易也。聖人即伏犧也。下繫庖犧始作八卦。今稱作易。繫辭言也。鄭氏云。聖人謂伏犧文王。然蓍卦始于伏犧。非文王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荀爽曰。幽。隱也。贊。見也。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晝照。蓍者。冊也。謂陽爻之冊三十有六。陰爻之冊二十有四。二篇之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上配列宿。下副物數。生蓍者。謂蓍從爻中生也。干寶曰。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犧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爲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疏〕（荀注。幽。隱也。贊。見也。皆說文文。宋注云。贊。明也。孔疏。贊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讀爲明。則與此同義。幽贊。中庸所謂莫見乎隱是也。神者在天。乾也。明者在地。坤也。繫上曰。知幾其神乎。成彼非云。幾謂陽也。故神者在天。坤二象曰。地道光也。三曰知光大也。故明者在地。坎中乾陽也。坎爲月。故神以夜光。離中坤陰也。離爲日。故明以晝照。揲蓍有冊。故云蓍者冊也。陽爻之冊謂乾也。每爻三十六。六爻二百一十有六。陰爻之冊謂坤也。每爻二十四。六爻百四十有四。上下經二篇之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上配列宿。謂星之數如冊數。下副物數。謂物之數如冊數也。生蓍者。謂蓍之吉凶從爻中生也。干注。幽贊者。謂伏犧用明于幽昧。以贊求萬物之性也。繫上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云乃得自然之神物。下言參天兩地。故云能通天地之精。又言觀變陰陽。故云管御百靈。又言倚數立卦生爻。故云始爲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案。幽。冥嘖也。隱也。贊謂探嘖索隱也。幽贊于神明。謂贊神明之德也。言伏犧探嘖索隱。則天八卦。知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乾元消息之數。七八九六。而蓍法生焉。故曰幽贊于神

明而生蓍。）

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參。三也。謂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故倚數也。崔憬曰。參。三也。謂于天數五。地數五中。以八卦配天地之數。起天三配艮而立三數。天五配坎而立五數。天七配震而立七數。天九配乾而立九數。此從三順配陽四卦也。地從二起。以地兩配兌而立二數。以地十配離而立十數。以地八配巽而立八數。以地六配坤而立六數。此從兩逆配陰四卦也。其天一地四之數。無卦可配。故虛而不用。此聖人取八卦配天地之數。總五十而爲大衍。案。此說不經。已釋在大衍章中。詳之明矣。）〔疏〕（虞注。倚。立。廣雅文。參讀爲三。故云參三也。天象備在天。八卦象如出震見兌之類。三爻爲三才。故謂分天象爲三才。荀子曰。偶以承奇。故謂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伏犧既立八卦。知陰陽相並俱生。故以乾坤爲六畫。乾數奇。初三五是也。坤數耦。二四六是也。乾鑿度曰。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是謂立六畫之數。故曰倚數也。崔注。崔注大衍之數。引此參天兩地云。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于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于四也。此因天地數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蓋艮爲少陽。其數三。故起天三配艮而立三數。坎爲中陽。其數五。故天五配坎而立五數。震爲長陽。其數七。故天數七配震而立七數。乾爲老陽。其數九。故天九配乾而立九數。此從三順配陽四卦。故曰參天。兌爲少陰。其數二。故地從二起。以地兩配兌而立二數。離爲中陰。其數十。故以地十配離而立十數。巽爲長陰。其數八。故以地八配巽而立八數。坤爲老陰。其數六。故以地六配坤而立六數。此從兩逆配陰四卦。故曰兩地。其天一地四之數。在八卦之外。故虛而不用。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一與四。止用五十而爲大衍也。案。李氏所釋。已詳大衍注中。案。參兩之說。先儒不一。馬融王肅云。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王肅云。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鄭氏云。天地之數備于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于數。庶得吉凶之審也。孔疏又引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姑錄以備攷云。）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虞翻曰。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乾坤剛柔立本者。卦謂六爻。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故立卦。六爻三變。三六十八。則有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繫曰。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疏〕（立卦本于陰陽。故引下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以明之。繫下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謂立乾剛坤柔二卦。陰陽各六爻。以爲之本也。卦謂六爻三才无變也。陽變之坤。成震坎艮爲陽卦。陰變之乾。成巽離兌爲陰卦。故觀變于陰陽而立卦也。乾三索而得震坎艮。坤三索而得巽離兌。故六爻三變。三六十八。所云十有八變而成卦也。乾坤變爲六子。則八卦而小成也。陽一君二民。謂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而二陰也。陰二君一民。謂巽離兌爲陰卦。皆二陽一陰也。乾坤立本。不在陰陽卦例。故不道乾坤者也。）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虞翻曰。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發動揮變。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爲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生爻。）〔疏〕（爻有剛柔。故引下文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以明之。乾坤未立則曰陰陽。乾坤既定則曰柔剛。陰陽配天。剛柔配地。道有變動。故曰爻。故云發動揮變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剛變生柔爻。柔變生剛爻。謂九六相變也。重三畫以爲六爻。故云以三爲六也。因而重之。謂八卦小成。觸類以長。成六十四卦。則爻變皆在其中。故生爻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虞翻曰。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和順謂坤道德而乾。以乾通坤。謂之理義也。）〔疏〕（易兼三才。陰陽天道也。剛柔地道也。道義則人道也。故引下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明之。坤爲義。義者利之和。坤順也。故和順謂坤。乾爲道爲德。故道德謂乾。以坤順乾。故曰和順于道德。乾鑿度曰。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坤六五君子黃中通理。故以乾通坤謂之理義也。謂乾爲積善。坤陰順陽。乾乾出坤者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虞翻曰。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性盡理窮。故至于命。巽爲命也。）〔疏〕（坤爲理。乾窮之。謂自復至夬。乾陽推坤。故云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乾爲性。謂自姤至剝。坤陰消乾。故云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性盡理窮故至于命。謂以乾通坤極姤生巽。巽申命爲至命也。此亦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虞翻曰。重言昔者。明謂庖犧也。）〔疏〕（謂庖犧。非文王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虞翻曰。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陽順性。以陰順命。）〔疏〕（坤下。乾爲性。乾下伏巽爲命。在陽稱變。乾二上之坤五。在陰稱化。坤五下之乾二。乾道統坤。陽變陰化。成既濟定。故各正性命。乾初爲性。故以陽順性。巽初爲命。故以陰順命。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原本于性命。所謂理也。下云兼三才而兩之。是順性命之理也。）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崔憬曰。此明一卦立爻。有三才二體之義。故先明天道既立陰陽。地道又立柔剛。人道亦立仁義以明之也。何則。在天雖剛。亦有柔德。在地雖柔。亦有剛德。故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人稟天地。豈可不兼仁義乎。所以易道兼之矣。）〔疏〕（此明一卦立爲六爻。六爻雖有三才。三才各兼二體。爻立卽道立矣。天道陰陽也。地道柔剛也。人道仁義也。二體雖有兩。一理自爲貫通。分言之。陰陽以氣言。剛柔以形言。統言之。則天陽而地陰。天剛而地柔。地之剛柔。卽天之陰陽。故在天雖剛。亦有柔德。在地雖柔。亦有剛德。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引之以明天亦稱剛柔也。人稟天地陰陽剛柔之德。故有仁義。蓋天地人各有乾坤。易則合是六者。兼而有之。故能立三才之道矣。）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虞翻曰。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畫之數也。）〔疏〕（卽上參天兩地注云。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是也。蓋天地本有兼才之理。聖人以地兩三而成六畫。所謂順性命之理也。）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虞翻曰。迭遞也。分陰爲柔。以象夜。分陽爲剛。以象晝。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更用。故迭用柔剛矣。）〔疏〕（釋言。遞迭也。故云迭遞也。言分陰陽爲柔剛以象晝夜。返以剛柔有晝夜之象。分之則爲剛柔。迭之則爲晝夜。故引上繫文以明分迭用事之道。案位有陰陽。爻有剛柔。位本一定。故曰分陰分陽。爻則屢遷。故曰迭用柔剛。）

故易六位而成章。（虞翻曰。章謂文理。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地理。）〔疏〕（章謂文理者。謂天文地理也。繫上曰。仰以觀于天文。故乾三畫成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故坤三畫成地理。剛爻柔爻迭用于陰陽六位之中。故文理相雜而成章。）

天地定位。（虞翻曰。謂乾坤。五貴二賤。故定位也。）〔疏〕（天地乾坤也。乾五位上爲貴。坤二位下爲賤。故定位也。此虞據以六位之數觀變立卦。則日月之象乃成。此列爲位。六畫之位也。乾坤貞于二五。乾納甲。坤納乙。甲上乙下。故定在天則相得合木也。）

山澤通氣。（謂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疏〕（山澤艮兌也。同氣相求。故通氣。蓋艮兌貞天位。艮納丙。兌納丁。丙五丁上。在天則相得合火也。）

雷風相薄。（謂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疏〕（雷風謂震巽也。同聲相應。故相薄。雷風震巽。貞地位。震納庚。巽納辛。庚初辛二。在天則相得合金也。）

水火不相射。（謂坎離。射厭也。水火相通。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于壬。故不相射也。）〔疏〕（水火謂坎離也。射厭也。釋詁文。水火相克而實相通。坎納戊爲月。離納己爲日。每月三十日日月一會于壬。故不相厭射也。震坎離貞人位。坎納戊在三。離納己在四。在天則相得會于戊己而成象于中爲土也。）

八卦相錯。（錯摩。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也。）〔疏〕（錯猶摩也。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也。言八卦六位。一陰一陽。故相錯。逆上稱錯也。）

數往者順。（謂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疏〕（此言陰消也。陰消始午爲姤。至亥成坤。坤消自午右行至亥。從上而下。故曰順也。）知來者逆。（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疏〕（此言陽息也。陽息始子爲復。至巳成乾。乾息自子左行至巳。從下而上。故曰逆也。）

是故易逆數也。（易謂乾。故逆數。此上虞義。）〔疏〕（卦始于一陽。故易謂乾也。乾鑿度曰。易氣從下生。鄭彼注云。易本无形。自微及著。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故曰逆數也。自定位以下。皆虞義也。案乾坤初索震巽。再索坎離。三索艮兌。是逆數也。）

雷以動之。（荀爽曰。謂建卯之月。震卦用事。天地和合。萬物萌動也。）〔疏〕（震雷也。建卯之月。震位東方。用事之時。春陽方盛。故天地和合。月令曰。雷乃發聲。蟄蟲咸動。故曰雷以動之。）

風以散之。（謂建巳之月。萬物上達。布散田野。）〔疏〕（風巽也。巽居東南。建巳之月。與巽同位。說文。四月陽氣已出。萬物皆成文章。故云萬物上達。釋天。南風謂之凱風。萬物得凱風。布散田野。故曰風以散之。）

雨以潤之。（謂建子之月。含育萌芽也。）〔疏〕（上坎爲雲。下坎爲雨。坎。雨也。建子之月。坎位北方。用事之時。月令曰。水泉動。注云。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皆枯彫者漸滋發。故云含育萌芽。而曰潤以濡之也。）

日以烜之。（謂建午之月。太陽欲長者也。）〔疏〕（日離也。建午之月。離位南方。用事之時。離爲日。日爲太陽之精。故云太陽欲長者也。京氏云。烜。乾也。又周禮司烜氏。鄭以夫遂取明火于日。故曰日以烜之。）

艮以止之。（謂建丑之月。消息畢止也。）〔疏〕（艮居東北。建丑之月。與艮同位。艮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是消息畢止之時。故曰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謂建酉之月。萬物成孰也。）〔疏〕（建酉之月。兌位西方。用事之時。說文曰。酉。就也。言就成孰也。故云萬

物成孰也。兌者萬物之所說。故曰兌以說之。）

乾以君之。（謂建亥之月。乾坤合居。君臣位得也。此上荀義。）〔疏〕（乾居西北。建亥之月。與乾同位。消息卦坤成于亥。故云乾坤合居。乾爲君。坤爲臣。遊故君臣位得。而曰乾以君之也。自雷以動之至此。皆荀義也。）

坤以藏之。（九家易曰。謂建申之月。坤在乾下。包藏萬物也。乾坤交索。既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物也。又當與風雨變化不常。而日月相推。迭有來往。是以四卦以義言之。天地山澤恆在者也。故直說名矣。　孔穎達曰。此又重明八卦之功用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以爲互相備也。則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坤與天地同功也。）〔疏〕（九家注。　坤位西南。建申之月。與坤同位。申于消息爲否。否坤在乾下。以乾包坤。故云包藏萬物也。乾坤既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萬物。初索震巽。再索坎離。三索艮兌。故先六子而終乾坤。乾但君之。坤但藏之。而无所事也。又曰。風雨變化。往來不定。故言其用。天地山澤。上下流峙有常。故言其體。故舉其義言體。故舉其名。　孔注。　雷風等言其用。動散潤言其功。故云重明八卦之功用也。或舉象。或舉卦。義實相備。言風雷而震巽之用在其中。言乾坤而天地之功在其中。由是雨日艮兌之功用可互推也。）

帝出乎震。（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至春分則震王。而萬物出生。）〔疏〕（乾鑿度以爲八卦分散用事之序。帝。天皇大帝。陽之主。卽太乙也。太乙所臨之地。卽爲王氣。故云帝者天之王氣也。震正東方。乾鑿度曰。位在二月。故至春分則震氣王而萬物出生。乾陽出于震。初。故曰帝出乎震。）

齊乎巽。（立夏則巽王而萬物絜齊。）〔疏〕（巽東南之卦。位在四月。故立夏則巽氣王而萬物絜齊。巽爲白。絜齊之象也。故曰齊乎巽。）

相見乎離。（夏至則離王而萬物皆相見也。）〔疏〕（離正南之卦。位在五月。故夏至則離氣王而萬物皆相見。離爲日。故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立秋則坤王而萬物致養也。）〔疏〕（坤西南之卦。位在七月。故立秋則坤氣王而萬物致養。役事也。坤爲致養事。故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秋分則兌王而萬物所說。）〔疏〕（兌正西之卦。位在八月。故秋分則兌氣王而萬物所說。說于文從兌。故曰說言乎兌。）

戰乎乾。（立冬則乾王而陰陽相薄。）〔疏〕（乾西北之卦。位在十月。故立冬則乾氣王而陰陽相薄。坤上六曰。龍戰于野。坤成于亥。亥臨于乾。陰疑于陽。故曰戰乎乾。）

勞乎坎。（冬至則坎王而萬物之所歸也。）〔疏〕（坎正北之卦。位在十一月。故冬至則坎氣王而萬物之所歸。鄭氏云。水性勞而不倦。故曰勞乎坎。）

成言乎艮。（立春則艮王。而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以其周王天下。故謂之帝。此崔新義也。）〔疏〕（艮東北之卦。位在正月。故立春則艮氣王。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故曰成言乎艮。四正四維。每歲一周。故云周王天下。說文。帝者諦也。王天下之號也。周王天下。故謂之帝。自帝出乎震以下。皆出周易探玄。故云崔新義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虞翻曰。出生也。震初不見東。故不稱東方卦也。）〔疏〕（釋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故云出生也。震初出庚。不見于東。故不稱東方卦。注明八卦在天之列是其本也。乾鑿度云。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歲生于東方。故曰萬物出乎震。）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巽陽隱初。又不見東南。亦不稱東南卦。與震同義。巽陽藏室。故絜齊。）〔疏〕（乾鑿度曰。巽散之于東南。故曰巽東南也。陽伏巽初。故云巽陽隱初。又不見東南。故亦不稱東南卦。與震同義也。巽陽藏于密。以神明其德。故以巽陽藏室爲萬物之絜齊也。）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離爲日爲火。故明。日出照物。以日相見。離象三爻皆正。日中正南方之卦也。）〔疏〕（離爲日爲火。下傳文。日火外景。故明。離明附于四方。故日出照物。以日相見。又離爲目。故曰萬物皆相見。離卦三爻陰陽皆正。日中正位南方。又離爲之南方。故曰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離南方。故南面。乾爲治。乾五之坤。坎爲耳。離爲明。故以聽天下。嚮明而治也。）〔疏〕（離位正南。故曰南面。周書明堂曰。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是南面之事也。乾天下治。爲治。乾五之坤二成坎。卽坤二之乾五成離。故坎爲耳。離爲明。坎耳故以聽天下。離明故嚮明而治也。）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坤陰無陽。故道廣布不主一方。含弘光大。養成萬物。）〔疏〕（坤純陰无陽之卦。坤曰廣生。故道廣布。土王四季。故不主一方。乾鑿度曰。坤位在未。參同契曰。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未在西南。

虞翻曰坤西南卦故用事于西南青黑赤白皆稟中央故居中央自坤通乾上至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也坤為地道純陰无陽特說陽感之位而在西南故不言卦不言方也含弘光大坤彖傳文荀氏彼注云含育萬物為弘光者萬物為大惟其含弘光大是以養成萬物乾鑿度曰坤養之于西南方故曰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者解上致役乎坤也下做此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兌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兌象不見西故不言西方之卦與坤同義兌為雨澤故說萬物震為言震二動成兌兌從口出故說言也〔疏〕兌三陰失位嫌陰不正故言正秋以正之也又兌為四正卦也辰在酉故曰正秋兌見丁不見西方故不言西方之卦與坤成乙不言西南同義也兌為澤坎象半見為雨澤故說萬物震為聲為言陽息震至二成兌兌為口兌言從口出兌又為說故說言也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乾剛正五月十五日晨象西北故西北之卦薄入也坤十月卦乾消剝入坤故陰陽相薄也〔疏〕乾剛正乎五位月于十五日盈甲于甲晨象西北故曰西北之卦也陽消入坤故云薄入也坤辟于亥為十月卦剝九月卦乾居西北亥位消剝則入坤矣乾陽坤陰同居于亥陰疑于陽必戰故陰陽相薄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歸藏也坎二失位不正故言正北方之卦與兌正秋同義坎月夜中故正北方此上虞義　崔憬曰以坎是正北方之卦立冬已後萬物歸藏于坎又陽氣伏于子潛藏地中未能浸長勞局眾陰之中也〔疏〕勞者太卜掌三易之法二曰歸藏鄭注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之于中故云歸藏也坎二陽失位嫌陽不正故言正北方之卦以正之也與兌三不正稱正秋同義坎月夜中正北故正北方又坎四正卦辰在子故曰正北方之卦也水性勞而不倦故曰勞卦也月令仲冬之月皆助天地之閉藏故曰萬物之所歸也自萬物出乎震至此皆虞義也　崔注　坎位正北樂記曰冬藏也乾鑿度曰坎藏之于北方故立冬已後萬物歸藏于坎也子者辟卦為復故云陽氣伏于子乾陽動下坤初潛藏地中未能如臨之剛浸而長是陽氣勞局眾陰之中也曾不與異質者未足解其勞結勞局卽勞結之義復一陽局于五陰為勞坎一陽局于二陰亦為勞故曰勞卦也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虞翻曰艮三得正故復稱卦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閒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疏〕艮三陽得正故復稱卦也乾納甲甲居東方故萬物成始乾甲坤納癸癸居北方故成終坤癸艮見于丙而實東北是甲癸之閒者乾十五日坤三十日艮二十三日去乾坤各八日故當甲癸之閒甲癸之閒則東北也始于甲終于癸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韓康伯曰于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為言也明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而為變化故能萬物既成〔疏〕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之為也神非物而妙乎物者也說文神字下云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妙萬物者引出萬物也明乎神之所為則雷之所以疾風之所以行火之所以炎水之所以潤莫不自然相與而極變化之妙惟其神妙萬物故能成物既成也　易繫上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謂乾坤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虞彼注云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道謂隱初卽乾坤之元妙卽微也中庸曰鬼神之妙是也乾坤之元變化不測故曰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下文言六子之功用而不及乾坤以神卽乾坤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崔憬曰謂春分之時雷動則草木滋生蟄蟲發起所動萬物莫急于此也〔疏〕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故謂春分之時雷動也又曰桐始華萍始生是草木滋生也又曰蟄蟲咸動是蟄蟲發起所動萬物莫急于此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

橈萬物者莫疾乎風言風能鼓橈萬物春則發散草木枝葉秋則摧殘草木枝條莫急于風者也〔疏〕方言撓挫也云相謂之橈釋名橈擾也木用行擾疾也巽為木故言橈橈能撓物故言風能鼓橈萬物也孔氏云橈散萬物是橈有散義故云春則發散草木枝葉也成二年左傳曰師徒橈敗是橈有摧義故云秋則摧殘草木枝條也春生秋殺莫急于風故曰橈萬物者莫疾乎風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言火能乾燥萬物不至潤濕于陽物之中莫過乎火熯亦燥也〔疏〕火就燥故言火能乾燥萬物離為火陽氣用事萬物隨變故云不至潤濕于陽物之中莫過乎火熯從火也說文熯乾也熯乾貌故云熯亦燥也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言兌說萬物莫過以澤而成說之也〔疏〕兌上六象曰未光也上天下澤履象傳曰光明

也體三互離也澤上于天夬象傳曰其危乃光也謂上六位危乃光也是兌有光義故言光澤萬物萬物說乎雨澤故莫過以澤成其說也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言滋潤萬物莫過以水而潤之〔疏〕洪範水曰潤下故言滋潤萬物莫過以水而潤之也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大寒立春之際艮之方位萬物以之始而為今歲首以之終而為去歲末此則叶夏正之義莫盛乎艮也此言六卦之神用而不言乾坤者以乾坤而發天地无為而无不為能成雷風等有為之神妙也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橈燥潤功是雷風水火至于終始萬物于山義則不然故言卦而餘皆稱物各取便而論也此推斯義也〔疏〕大寒在丑立春在寅大寒立春之際正當東北艮之方位也東始立春故萬物以之始而為今歲首北終大寒故以之終而為去歲末夏正建寅為歲首故云此則叶夏正之義成終成始故曰莫盛乎艮也此但言六子之神用而不言乾坤以乾坤為天地陰陽變化无為而无不為故能成六子有為之神妙蓋六子皆乾坤之神卽其用事者是也艮不言山言卦者以動橈燥潤是雷風水火之功至于終始萬物則非山所能為故言其體而不言其象與稱物者各取其便也自動萬物者至此皆崔氏周易探玄中新義也

故水火相逮孔穎達曰上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疏〕說文逮及也孔釋水火不相射為不相入故言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水火无成物之功明水火之性雖不相入而坎離之氣則實相及以坎離本旁通也

雷風不相悖孔穎達曰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象俱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者也〔疏〕玉篇悖逆也前言相薄此言不相悖雷風俱有動象若相薄而又相悖逆則兩相傷害為无成物之功其同聲相應故雖相薄而不相逆者也

山澤通氣崔憬曰言山澤雖相縣遠而氣交通〔疏〕山高澤下比勢懸遠艮兌同氣相求故氣交通也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虞翻曰謂乾變而坤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疏〕陽主變乾二升坤五陰主化坤五降乾二是乾道變化六爻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也既濟也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也乾坤六爻分陰分陽坎離相易則二五正水火相逮也震巽相易則初四正雷風不相悖也艮兌相易則三上正山澤通氣也故成既濟定而盡成萬物也

乾健也虞翻曰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也〔疏〕乾文言曰純粹精故為精剛健中正故為剛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老子曰自勝者強虞君曰自勝之謂強故云精剛自勝天行健故以動行不休為健也

坤順也純柔承天時行故順〔疏〕六爻皆陰故純柔坤文言曰地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以陰順陽故曰順也泰彖傳曰內健而外順故乾健而坤順也

震動也陽出動行〔疏〕陽出震初始動而行故曰震動也屯彖傳動乎險中動謂震也

巽入也乾初入陰〔疏〕乾初消入坤中成巽故曰巽入也

坎陷也陽陷陰中〔疏〕一陽陷于兩陰之中故曰坎陷也需彖傳曰剛健而不陷陷是坎也

離麗也日麗乾剛〔疏〕離本陰卦而陽麗所含陰附麗于陽象日之出麗乎天故曰離麗也離彖傳曰柔麗乎中正晉彖傳順而麗乎大明麗是離也

艮止也陽位在上故止〔疏〕艮一陽在上乾陽至艮而止故曰艮止也蒙彖傳險而止止是艮也

兌說也震為大笑陽息震成兌兌言出口故說此上虞義也〔疏〕震為大笑陽息于震至二成兌兌為口說為言言出兌口故曰兌說也履彖傳說而應乎乾說是兌也自乾健也至此皆虞氏義也

乾為馬孔穎達曰乾象天行健故為馬〔疏〕此一節明遠取諸物也馬行至健乾象天行健故為馬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時則有馬禍鄭彼注云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乾為王馬屬王極故乾為馬

坤為牛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為牛〔疏〕坤性順能任重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為牛五行傳曰思之不容時則有牛禍鄭注云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思心曰土牛屬思極故坤為牛

震為龍震象龍動故為龍此上孔正義〔疏〕能飛騰升天動之物故震象龍動而為龍也以上云云皆孔氏正義也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時則有龍蛇之孽鄭注云龍蟲之生于淵行于无形游于天者屬天乾為龍乾息自初初九潛龍勿用乾初卽震初故震為龍一說震東方歲星木木為青龍故為龍王充論衡云龍無尺木無以

（升天。以震木與龍同氣也。）巽為雞。（九家易曰。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疏〕巽為風。故與八風也。史記律書。東北方條風。立春至。東方明庶風。春分至。東南方清明風。立夏至。南方景風。夏至至。西南方涼風。立秋至。西方閶闔風。秋分至。西北方不周風。立冬至。北方廣莫風。冬至至。故云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也。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故巽為雞也。巽數八。二九十八。主風精。故為雞。雞字應風。故十八日剖而成雛也。九陽數。故二九陽歷。春秋說題辭。雞為積陽。陽出雞鳴。故云雞知時而鳴也。）坎為豕。（九家易曰。汙辱卑下也。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為豕。故豕懷胎四月而生。宜時理節。是其義也。〔疏〕埤雅。豕性趨下。豕能汙其首。又喜卑穢。故云汙辱卑下也。坎數六。淮南子曰。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謂四時。節謂八節。故云宜時理節。是其義也。）離為雉。（孔穎達曰。離為文明。雉有文章。故離為雉。〔疏〕離為日。火有文明。雉為華蟲。有文章。又雉為飛鳥。值南方朱雀。故為雉。）艮為狗。（九家易曰。艮止。主守禦也。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為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犬十三日而開目。斗屈。故犬臥屈也。斗運行四帀。犬亦夜繞室也。火之精。畏水。不敢飲。但舌舐水耳。犬鬭以水灌之則解也。犬近奎星。故犬淫當路。不避人者也。〔疏〕艮止也。主守禦。故象狗也。艮數三。艮三主斗者。艮時行為時。斗運四時。故艮三主斗也。春秋考異郵曰。犬斗精也。七九六十三。三陽氣通。故銜三月而生。是其義也。斗之運行如約。指寅日出。從寅至寅卯一日。是行十三時日出。故犬生十三日而開目也。斗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其形曲屈。故犬臥亦形屈也。斗一夜運四帀。故犬亦夜行繞室也。犬為陽氣。故為火精。畏水不敢飲。但以舌舐之耳。犬鬭以水灌之則解。水克火也。西方七宿。奎與婁次。是婁金狗近奎木狼也。史記天官書。奎曰封豕。主溝瀆。故犬淫當路不避人者也。）兌為羊。（孔穎達曰。兌為說。羊者順從之畜。故為羊。〔疏〕兌說有順象。王廙云。羊者順從之畜。故為羊也。兌正秋也。易是類謀曰。西嶽亡吞羊。羊是西方之畜。故兌為羊。又兌為剛鹵。鄭氏謂其畜好剛鹵是也。）

乾為首。（乾尊而在上。故為首。〔疏〕此一節。則近取諸身。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聖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是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尊而在上。故為首。乾為圜。首圜在上。故象天也。）坤為腹。（坤能包藏含容。故為腹也。〔疏〕坤以藏之。故能包藏含容。坤陰中虛。故為腹也。又釋名。腹富也。坤為富。故為腹。）震為足。（震動用。故為足。〔疏〕又位初為足。震陽在下。能動。故為足。）巽為股。（巽為順。股順隨于足。故巽為股。〔疏〕巽象傳曰。柔皆順乎剛。故巽為順。巽下斷。似股之二而隨于足。又為進退。故為股。）坎為耳。（坎北方主聽。故為耳。〔疏〕洪範傳。謂坎北方屬聽。故為耳。）離為目。（離南方主視。故為目。〔疏〕洪範傳。謂離南方屬視。故為目。淮南精神訓曰。耳目者。日月也。離日坎月。離目坎耳。故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艮為止。手亦止持于物。使不動。故艮為手。〔疏〕艮止也。又為拘。以手持物為拘。震足艮手。反對之象。足動于下。手止于上。故止持于物。使不動也。又震艮皆陰陽互盛指。震在下。故為足。艮在上。故為手。）兌為口。（兌為說。口所以說言。故兌為口。此上孔正義。〔疏〕兌說也。說言出于口。故為口。震為聲。陽息至二成兌。震聲出為說。鄭云。上開似口。故兌為口。自乾為首至此。皆孔氏正義也。此節鄭氏古文在乾為馬上。當從之。）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崔憬曰。欲明六子。故先說乾稱天父。坤稱地母。〔疏〕欲明六子。故先說父母。乾天陽也。人之所資始者也。故為父。坤地陰也。人之所資生者也。故稱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孔穎達曰。索求也。以乾坤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坤初求得乾氣為震。故曰長男。坤二得乾氣為坎。故曰中男。坤三得乾氣為艮。故曰少男。乾初得坤氣為巽。故曰長女。乾二得坤氣為離。故曰中女。乾三得坤氣為兌。故曰少女。此言所以生六子者也。〔疏〕曲禮。大夫以索牛。鄭注。索求得而用之。故云索求也。乾資始。坤資生。故以乾坤為父母而

求其子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故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也。此上于鄭義也。震初得乾為長男。坎二得乾為中男。艮上得乾為少男。巽初得坤為長女。離二得坤為中女。兌上得坤為少女。此乾坤所以生六子也。又說震一索再索三索。故曰易逆數也。）

乾為天。（宋衷曰。乾動作不解。天亦轉運。〔疏〕乾動作不解者。健也。天亦轉運者。天行健也。天健即乾健也。故乾為天。）為圜。（宋衷曰。動作轉運。非圜不能。故為圜。〔疏〕大戴禮天圓曰。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考工記曰。蓋之圜也。以象天也。呂氏春秋曰。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匝。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蓋天動作轉運于上。非圜不能。故為圜。）為君。（虞翻曰。貴而嚴也。〔疏〕乾五在上為貴。乾位西北。其氣寒凝為嚴。故云貴而嚴也。）為父。（虞翻曰。成三男。其取類大。故為父也。〔疏〕乾成三男。陽為大。取其類大。故為父也。）為玉。為金。（崔憬曰。天體清明而剛。故為玉為金。〔疏〕天體清明而剛。玉取其剛。金取其清明。純粹精在物。唯金玉有其德。故為玉為金。）為寒。為冰。（孔穎達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崔憬曰。乾主立冬已後。冬至已前。故為寒為冰也。〔疏〕孔注。乾位西北。為冰寒之地。故有此象。崔注。乾位在亥。主立冬已後。冬至已前。上言寒冰之地。此言寒冰之時。故為寒為冰也。）為大赤。（虞翻曰。太陽為赤。月望出入時也。崔憬曰。乾四月純陽之卦。故取盛陽色為大赤。〔疏〕虞注。釋名。赤者赫也。太陽之色。故太陽為赤。月望乾甲。乾于月望出入時。其色大赤。故曰月望出入時也。崔注。乾辟于巳。為四月純陽之卦。故取盛陽之色。為大赤。白虎通。赤者盛陽之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為良馬。（虞翻曰。乾善。故良也。〔疏〕上云乾為馬。說文。良善也。乾元善長。故為良馬。）為老馬。（九家易曰。言氣衰也。息至巳。必當復消。故為老馬也。〔疏〕老者氣衰也。陽息至巳。成乾。必當復消于午。成姤。故乾為老馬也。乾盈于甲。當退于辛。亦為老。）為瘠馬。（崔憬曰。骨為陽。肉為陰。乾純陽。骨多。故為瘠馬也。〔疏〕骨為陽。肉為陰。鄭氏義也。乾六爻皆陽。骨多之象。故為瘠馬。）為駁馬。（宋衷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駁馬也。〔疏〕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有六者。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舉而天之玄乃全乎五方之色也。其色不純。故為駁馬。以純乾言之。則為良馬。上則得乎艮之終而為老馬。中則得乎坎之脊而為瘠馬。初則得乎震玄黃之雜也。故為駁馬。）為木果。（宋衷曰。羣星著天。似果實著木。故為木果。〔疏〕孔氏云。取其果實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愚案。乾納甲。甲木陽功成也。木果木功成也。剝上九曰。碩果不食。謂一陽在上也。剝極必復。降而生震。震之一陽在下。即自剝之一陽在上而來。是果復生木而為震也。乾終始純陽。故為木果。）

坤為地。（虞翻曰。柔道靜。〔疏〕坤為柔道至靜。而德方。故為地。）為母。（虞翻曰。成三女。能致養。故為母。〔疏〕坤成三女。皆致養焉。故為母。荀氏云。陰之尊也。）為布。（崔憬曰。徧布萬物于致養。故坤為布。〔疏〕虞氏云。坤道廣布。不止一方。故徧布萬物于致養而為布也。又為布者。布陰功也。月令仲夏曰。毋暴布。鄭彼注云。不以陰功干太陽之事是也。）為釜。（孔穎達曰。取其化生成熟。故為釜也。〔疏〕坤化成物。故取其化生成熟而為釜也。）為吝嗇。（孔穎達曰。取地生物而不轉移。故為吝嗇也。〔疏〕揚子太玄。圜則杌棿。方則嗇吝。故取地生物而不轉移也。陰道畜聚。陰之嗇也。故吝嗇。）為均。（崔憬曰。取地生萬物。不擇美惡。故為均也。〔疏〕地道均平。故不擇美惡。齊等是其靜也翕均。是其動也闢。）為子母牛。（九家易曰。土能生育。牛亦含養。故為子母牛也。〔疏〕坤為牛。坤土有生育之德。牝牛亦有含養之功。直坤擬乾則象牝馬。離陽則象牝牛。子母牛者。牝牛也。又昭四年左傳。純離為牛。離坤之子也。坤離皆牛。故為子母牛。）為大轝。（孔穎達曰。取其能載。故為大轝也。〔疏〕坤象傳曰。坤以載物。故取其能載。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故為大轝也。愚案。大轝即大車。考工記。大車崇九尺。鄭注。大車。平地任載之車。共駕牛。詩小雅。無將大車。亦然。詩又曰。我車我牛。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者。皆大車也。坤為牛。其地為轝。以牛駕車。任載行地。故為大轝。）為文。（九家易曰。萬物相雜。故為文也。〔疏〕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萬物。物相雜。故曰文。故萬物相雜而為文也。楚語。左史倚相曰。地事文。韋昭三正。乾曰質。孔人。文地。白虎通曰。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為衆。（虞翻曰。物三稱羣。陰為民。三陰相隨。故為衆也。〔疏〕詩小雅。或羣或友。毛傳。獸三成羣。故云物三成羣。又國語曰。三人為衆。衆字于文從四從㐺。㐺即衆本字。三人之衆也。坤陰為民。三

陰相圖有狀，象萬故爲衆。**爲柄。**崔憬曰：萬物依之爲本，故爲柄。〔疏〕虞翻注云：柄，本也。本乎地者親下，故萬物依之爲本，而爲柄也。一說柄當从古文作枋，枋與方同。彖傳曰：至靜而德方。九家易坤爲方，是也。**其於地也爲黑。**崔憬曰：坤十月卦，極陰之色，故其于色也爲黑矣。〔疏〕坤辟亥十月之卦，北方極陰之色也，故于地爲黑。極陽色赤，極陰色黑。說謂乾子月陽出入時爲大赤，坤于地爲黑，其義一也。又天玄近黑者，以乾居西北近坎也；地黃近赤，亦以坤居西南近離也。

前乾爲盛陽，又得南方之色，爲大赤；坤爲盛陰，又得北方之色，爲黑。

震爲雷。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爲雷也。〔疏〕乾坤以坎離戰，陰陽交會于壬而生震，故云太陽火得水也。有聲，故爲雷。乾陽初交坤陰爲震，故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爲雷也。**爲駹。**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舊讀作龍，上已爲龍，非也。〔疏〕漢書匈奴傳：圍高帝于白登，漢兵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注云：駹，青馬也。此云駹，蒼色者，下云蒼筤竹，九家注云青也，是蒼即青也。震東方木，其色青，故爲駹。今本作龍，鄭讀爲尨，云取日出色也。虞本作駹，故云舊讀作龍，上已爲龍，故非也。**爲玄黃。**天玄地黃，震天地之雜物，故爲玄黃。〔疏〕天色玄，地色黃，乾始交坤爲震，天地之雜物也，故爲玄黃。**爲旉。**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旉，則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旉爲專，大布，非也。此上虞義也。〔疏〕陽在初，乾初其體隱靜，未出觸坤，潛而勿用，故專。虞下注云：震內體爲專，所謂乾其靜也專是也。延叔堅以旉爲專，大布。旉，古布字，故云大布。坤已爲布，此不得更云布，故知非也。案今本作旉，干氏注云：花之通名，鋪爲花貌，謂之旉，義亦通也。自震爲雷至此，皆虞義。**爲大塗。**崔憬曰：萬物所出在春，故爲大塗，取其通生性也。〔疏〕王肅云：大塗，萬物所出。蓋萬物出乎震，其時爲春，故爲大塗，取其通生萬物之性也。又坤爲塗，考工記匠人曰：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震陽居于坤初，陽數九，是九軌，爲大塗也。**爲長子。**虞翻曰：乾一索得男，故爲長子。〔疏〕一索得男，故爲長子。**爲決躁。**崔憬曰：取其剛在下動，故爲決躁也。〔疏〕剛動于下，足之躁也，故爲決躁。又陽息至二成兌，兌在夬爲決，震外體爲躁，故爲決躁也。**爲蒼筤竹。**九家易曰：蒼筤，青也。震陽在下，根長堅剛，陰爻在中，使外蒼筤也。〔疏〕說文：蒼，草色也。草色青，故謂蒼筤爲青也。震一陽在下，有根長堅剛之象，陰爻在中，中虛之象，東方色蒼，故使外蒼筤也。愚案竹類，其根堅而莖分節之，一陽在下，二陰在上，竹之本，則根堅而幹虛，雖之一陰在下，二陽在上，似之。**爲萑葦。**九家易曰：萑葦，蒹葭也。根莖叢生，蔓衍相連，有似雷行也。〔疏〕說文：萑，大葭也。故云萑葦，蒹葭也。根莖叢生，蔓衍相連，鄭氏以爲竹類是也。相連故似雷行。**其於馬也，爲善鳴。**虞翻曰：爲雷，故善鳴也。〔疏〕乾爲馬，震得乾之初，有聲，故善鳴。**爲馵足。爲作足。**馬白後左足爲馵。震爲左，爲足，爲作，初陽白，故爲作足。〔疏〕釋獸曰：左白馵。說文：馵，馬後左足白也。震在東，故爲左足，有常作後，震後有則，故爲後。震陽在上，爲白伏，震陽在初，故爲白。左白足，故爲馵足。王弼云：馬行先作，謂四足作起也。震足起，故作足。魯頌曰：思馬斯作，是也。**爲的顙。**的，白；顙，額也。震體頭在口上，白，故的顙。詩云：有馬白顛，是也。此上虞義也。〔疏〕廣雅：的，白也。玉篇：顙，額也。震反生，以初爲額，乾爲首，兌爲口，震乾初在兌上，故體頭在口上。初陽白，故爲的顙。有馬白顛，詩秦風文，毛傳：白顛，的顙也。故引以爲證。自爲善鳴至此，皆虞義也。**其於稼也，爲反生。**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故爲反生。謂枲豆之類，戴甲而生。〔疏〕洪範五行傳云：種之曰稼。震陽出坤，如穗出土，故取象于稼。陰爲形在上，陽爲氣在下，故爲反生。枲豆之類，戴甲而生，鄭氏以爲生而反出是也。又坤元資生，乾陽反生，故爲反生。又反震作艮，艮爲果蓏，麻豆之屬，反生則亦果蓏之屬也。**其究爲健，爲蕃鮮。**虞翻曰：震巽相薄，變而至三，則下象究，與四成乾，故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究爲躁卦，躁卦則震，震雷巽風無形，故卦特變耳。〔疏〕震巽雷風相薄，變至三，則下象究于三，故下象已究。變二與四互成乾，乾健也，故爲健。蕃鮮，白也，究成巽白，故爲蕃鮮。震究爲蕃鮮，謂巽也；巽究爲躁卦，躁卦則震也。雷風變化無形，且陰陽之始，故皆言究，他卦不言究，此獨言究，故云特變。

巽爲木。宋衷曰：陽動陰靜，二陽動于上，一陰安靜于下，有似于木也。〔疏〕陽上動，陰下靜，二陽動于上，象枝葉；一陰安靜于下，象根幹，故有似于木也。又柔爻爲草，剛爻爲木，震爲蒼筤竹，爲萑葦，謂柔爻也；巽爲木，謂剛爻也。**爲風。**陸績

曰：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故爲風，亦取靜于本而動于末也。〔疏〕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故云風，土氣也。巽陰自坤來，故云坤之所生。坤爲土，故爲風。一陰靜下，二陽動上，故亦取靜于本而動于末也。**爲長女。**荀爽曰：柔在初。〔疏〕柔在初，又一索得女，故爲長女。**爲繩直。**翟元曰：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如繩之直。孔穎達曰：取其號令齊物，如繩直也。〔疏〕洪範：木曰曲直。陰失位于初，二得中，三得正，故上二陽共正一陰，陽直以正陰曲，陰順乎陽，故使不得邪僻。虞注云：命曰：木從繩則正，木曲則繩之使直，所謂齊乎巽也，故爲繩直。孔注：巽申命，故爲號令；巽絜齊，故云齊物。號令齊物，如繩直以正木也。**爲工。**荀爽曰：以繩木，故爲工。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疏〕荀注：凡規矩準繩，皆所以齊物，齊乎巽，故爲工。虞注：巽近市利，漢書刑法志：開市肆以通之，是市即肆也。論語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故近市爲工。愚案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材有五而皆從木，故謂之工。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巽爲木，故爲工。**爲白。**虞翻曰：乾陽在上，故白。孔穎達曰：取其風吹去塵，故絜白也。〔疏〕虞注：坤于地爲黑，以其極陰也。坤陰爲黑，故乾陽爲白。巽二陽在上，故爲白。孔注：巽爲絜齊，風吹去塵，有絜齊之象，故爲白。**爲長。**崔憬曰：取風行之遠，故爲長。〔疏〕風行至遠，故爲長。又五行惟木稱長，如左傳長木之斃是也。**爲高。**虞翻曰：乾陽在上，長，故高。孔穎達曰：取木生而高上。〔疏〕虞注：乾陽在上，體長，故高。孔注：木生而上，故曰高。**爲進退。**虞翻曰：陽初退，故進退。荀爽曰：風行無常，故進退。〔疏〕虞注：陰長，故陽初退，陰進陽退，故爲進退。荀注：風行無常，忽進忽退，故爲進退。**爲不果。**荀爽曰：風行或東或西，故不果。〔疏〕風行或東或西，進退無常，故不果。又乾爲木果，巽陰消乾初，損及于上，故不果。**爲臭。**虞翻曰：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艮鼻，故爲臭。繫曰：其臭如蘭。〔疏〕臭者，凡氣之總名，故云臭，氣也。氣隨風動，故風至知氣。巽二變成艮，九家易艮爲鼻，故巽二入艮鼻爲臭也。繫釋同人九五爻辭，五動在二，六二正應，故曰其臭如蘭。**其於人也，爲宣髮。**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疏〕乾爲人，下四象皆取乾，故稱于人。鄭氏云：頭髮顥落曰宣，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草在地。楚辭大招：天白顥顥。說文：顥，白貌。是頭落白曰宣，謂髮早白也。巽爲白，故髮宣。宣髮，今本作寡髮，從馬君也。案于此九取，故云非也。宣即古宣字，亦訓白也，古宣斯字皆通。爲斯。詩瓠葉曰：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宣二年左傳：于思于思，賈逵云：頭白貌。思斯同音，宣讀如斯，故訓爲白也。**爲廣顙。**變至三，坤爲廣，四動成乾爲顙，在頭口上，故爲廣顙。與震的顙同義。震一陽，故的顙；巽變乾二陽，故廣顙。〔疏〕變至三，其象爲二，互四爲坤，坤廣生，故爲廣。其四動四，外體成乾爲首，故爲顙。巽口在下，顙在頭口上，故爲廣顙，與震的顙頭在口上同義。震一陽在下，故的顙；巽變乾二陽，故廣顙。**爲多白眼。**爲白，離目上向，則白眼見，故多白眼。〔疏〕巽六畫卦，互體離，離爲目，三五成離，故目上向，白眼見，故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變至三成坤，坤爲近；四動乾，乾爲利；至五成噬嗑，故稱市。乾三爻爲三倍，故爲近利市三倍。〔疏〕變至三，互四成坤，近如地，故爲近；四動外體乾，乾美利，爲利；變至五，互體成噬嗑，日中爲市，取諸噬嗑，故爲市。五本變卦，乾三陽爻爲三倍，故爲近利市三倍。上動成震，故八卦諸爻，唯震巽變耳。**其究爲躁卦。**變至五，成噬嗑爲市；動上成震，故其究爲躁卦，明震內體爲專，外體爲躁。此上虞義。〔疏〕自巽初變至上成震，故其究爲躁卦。震一陽靜于內，故內[illegible]。變圍巽成震，究[illegible]，故其究爲躁卦。[illegible]雷風之始，故言卦變，[illegible]自爲宣髮至此，皆虞義也。

坎爲水。宋衷曰：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于水。〔疏〕坎一陽在二陰之中，中內光明，有似于水。說文曰：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氣也。故坎爲水。**爲溝瀆。**虞翻曰：以陽闢坤，水性流通，故爲溝瀆。〔疏〕坤[illegible]，以陽闢坤，[illegible]流通于坤土之中，故其象爲溝瀆也。**爲隱伏。**虞翻曰：陽藏坤中，故爲隱伏也。〔疏〕一陽藏于兩陰之中，故爲隱伏。**爲矯輮。**宋衷曰：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輮。水流有曲直，故爲矯輮。〔疏〕使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輮。水流隨地，有曲有直，故爲矯輮也。**爲弓輪。**虞翻曰：可矯輮，故爲弓。坎爲月，在于庚爲弓，在甲象輪，故弓輪也。〔疏〕可矯曲爲直，在庚[illegible]爲曲，故爲弓，輪坎

（爲月，弓象初月。陰氣滿月，月在于夜，出震時也。初生明，故爲弓。又月在丁上弦，在丙下弦。故參同契曰：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上弦下弦亦爲弓。月在甲爲乾時也，望則月圓，故爲輪。賈誼新書曰：古之爲路輿，三十輻以象月是也。）其於人也爲加憂。（兩陰夾心，爲多眚，故加憂。）〔疏〕（亦乾爲人也。失當爲眚，初三兩陰夾心，多眚之象。陽陷陰中，險難可憂，故加憂。）爲心病。（爲勞而加憂，故心病。亦以坎爲心，坎二折坤爲心病，此上虞義也。）〔疏〕（坎勞卦也，兩爲勞而又加憂，故爲心病。說文：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坤爲身，陽在坤中，故爲心。坤，土也，二折坤土，故爲心病。說文又謂博士說以爲火藏，蓋心爲大火也。月令季夏祭先心，亦取火王之義。坎水克火，故爲心病。上三條皆虞義也。）爲耳痛。（孔穎達曰：坎勞卦也，又主聽，聽勞則耳痛。）〔疏〕（坎爲耳主聽，坎爲勞卦，聽勞則耳痛，且爲疾多眚，故痛也。）爲血卦。爲赤。（孔穎達曰：人之有血，猶地有水，赤，血色也。案：十一月一陽爻生在坎，陽氣初生于黃泉，其色赤也。）〔疏〕（孔注：釋名：血，濊也，出于肉，流而濊濊也。說文：濊，水多貌。故云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赤亦血之色也。案：坤上六其血玄黃，文言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坎正十一月，陰陽會于壬，乾坤生復，故坎爲血卦。案：十一月一陽初生，其爻爲復，其時爲坎，故云一陽爻生在坎也。曲禮周人尚赤，鄭注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白虎通：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故云陽氣生于黃泉，其色赤也。）其於馬也爲美脊。（宋衷曰：陽在中央，馬脊之象也。）〔疏〕（坎乘乾氣，故亦于馬也。一陽在兩陰中央，脊之象也，故爲馬脊。）爲亟心。（崔憬曰：取其內陽剛動，故爲亟心也。）〔疏〕（陽剛在中，象背爲脊，象胸爲心。內陽剛動，故爲亟心。亟，疾也。）爲下首。（荀爽曰：水之流，首卑下也。）〔疏〕（象水之流，故其首卑下也。又乾爲首，陷于陰下，故爲下首。）爲薄蹄。（九家易曰：薄蹄者，在下，水又趨下，趨下則流散，流散則薄，故爲薄蹄也。）〔疏〕（蹄在下，水性趨下，分流易散，故薄也。又蹄象震足，震象半見，故薄蹄。）爲曳。（宋衷曰：水摩地而行，故曳。）〔疏〕（鄭注樂記：曳，猶迫也。謂水迫地而行爲曳也。愚案：儀禮士相見禮：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鄭注：備蹶路也。震象半見，足浸坎水，故不敢疾趨而曳踵也，亦謂馬也。）其於輿也爲多眚。（虞翻曰：眚，敗也。坤爲大車，坎折坤體，故爲車多眚也。）〔疏〕（夏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眚，損也。此亦訓損，故云眚敗也。坤爲大輿，故有輿象。坎折坤二，則坤體毀，故多眚也。王廙云：眚，病也。說文：眚，目病生翳也，亦可從也。）爲通。（水流瀆，故通也。）〔疏〕（風俗通：山澤爲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故云水流瀆，故通也。）爲月。（坤爲夜，以坎陽光坤，故爲月也。）〔疏〕（坤柔爲夜，以坎陽光于坤夜，故爲月。愚案：淮南天文訓：月，天之使也。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坎爲水，故爲月也。又納甲坎納戊，故晦夕朔旦坎象流戊，坎爲月之本體，故爲月。）爲盜。（水行潛竊，故爲盜也。）〔疏〕（象水潛地中，伏竊而行，故爲盜也。愚案：詩小雅：君子信盜。毛傳：盜，逃也。風俗通：盜，其晝伏夜奔，逃避也。是盜亦取陽伏隱藏陰中之義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陽剛在中，故堅多心，棘棗屬也。此上虞義也。孔穎達曰：乾震坎皆以馬爲喻，乾至健，震至動，坎至行，故皆可以馬爲喻。坤則順，艮則止，巽亦順，離文明而柔順，兌柔說，皆不健，故不以馬爲喻也。唯坤卦利牝馬，取其行，不取其健，故曰牝也。坎亦取其行，不取其健，其外柔，故爲下首薄蹄曳也。）〔疏〕（坎離俱有木象。離體巽，坎體震故也。坎陽剛在中，故堅；在中，故多心也。埤雅：大者棗，小者棘。于文從束。束，木芒也。多束則多心，故云棘棗屬也。自多眚至此皆虞義。孔注：乾健故喻馬，震動坎行，又稟乾氣，故皆可以馬喻。坤艮巽離兌皆不健，艮上雖是乾陽，其取爲止，故皆不以馬爲喻也。坤雖柔順而體乾元，故利牝馬，亦取其行，不取其健，故云牝馬，亦不列于說卦也。坎中陽爻雖健，亦取水行之象，非取其健也。且中雖健，外皆柔，故爲下首薄蹄曳也。）

離爲火。（崔憬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外照也。）〔疏〕（陽爻在外，象火外照，故爲火。孔氏又以爲取南方之行，是也。）爲日。（荀爽曰：陽外光也。）〔疏〕（亦取陽光外照也。淮南天文訓：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故陽外見日，則然而爲火，是爲火，故爲日也。又納甲離納己，日中離，日就己，離爲日之本體，故爲日。）爲電。（鄭玄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電也。）〔疏〕（電有光，取火之明也。釋名：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故云久明似日，暫明似電也。火也，日也，電也，皆陽光外見也。）爲中女。（荀爽曰：柔在中也。）〔疏〕（柔爻在中，再索而得女也，故爲中女。）爲甲冑。（虞翻曰：外剛，故爲甲。乾爲首，巽繩貫甲而在首上，故爲冑。冑，兜鍪也。）〔疏〕（陽剛在外，取其堅，故爲甲。坤二之乾成離，坤爲身，甲所以

護身也。乾爲首，冑所以護首也。巽象半見于乾上，中貫之，故巽繩貫甲而在首上爲冑也。冑，兜鍪也，說文文。）爲戈兵。（乾爲金，離火斷，乾煉而鍊之，故爲戈兵也。）〔疏〕（體乾爲金，離火斷乾，金煉而鍊之，故爲戈兵。考工記所謂鑠金以爲刃是也。）其於人也爲大腹。（象日常滿，如妊身婦，故爲大腹。乾爲大也。）〔疏〕（體乾故曰于人。妊，孕也。故象日常滿。離爲陰之受陽，故象妊身婦。坤爲腹，乾爲大，故爲大腹也。）爲乾卦。（火日燥物，故爲乾卦也。）〔疏〕（上云日以烜之，又云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故爲乾卦。坎爲乾精，離爲乾氣，故皆稱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也。）〔疏〕（離爲甲，五者皆甲蟲之屬。鄭氏云：皆骨在外，故云外剛內柔也。）其於木也爲折上槀。（巽木在離中，體大過死，巽蟲食心則折也。蠹蟲食口木，故上槀。或以離火燒巽，故折上槀。此上虞義。宋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上科槀也。）〔疏〕（六畫卦離互巽，故巽木在離中。自二至五體似大過棺椁死象。巽蟲者，巽爲風，易乾鑿度曰：二九十八，十八主風，主蟲，故蟲八日化。王充論衡曰：夫蟲，風氣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于風，故云巽蟲也。離互巽，蟲食心，則木折也。又互兌爲口，蠹蟲口食木也。蟲食其下，故上枯槀也。或以離火燒巽木，故折上槀，義亦通。自爲甲冑至此，皆虞義也。宋注：陽實陰虛，故陰在內則中空。鄭氏云：陰在內爲疾，故木中空則上科槀也。[illegible]別本作科。）

艮爲山。（宋衷曰：二陰在下，一陽在上，陰爲土，陽爲木，土積于下，木生其上，山之象也。）〔疏〕（艮陽爻象木，陰爻象草，故以二陰在下爲土，一陽在上爲木，木生土上，山之象也。愚案：周語曰：山，土之聚也。乾坤鑿度引地形曰：山者艮也，地土之餘，積陽成體。石亦通氣，萬靈所止。一陽止于坤土之上，故艮爲山。又春秋說題辭曰：陰含陽，故石凝爲山。艮二陰含一陽，即石凝爲山之象也。）爲徑路。（虞翻曰：艮爲山中徑路。震陽在初，則爲大塗；艮陽小，故爲徑路也。）〔疏〕（艮爲山，故云山中徑路也。震陽在初爲本，本大則陽大，陽大則爲大塗。艮陽在上爲末，末小故陽小，陽小故爲徑路。又鄭氏曰：田閒之道曰徑路，艮爲之者，取山閒鹿兔之蹊。）爲小石。（陸績曰：艮剛卦之小，故爲小石者也。）〔疏〕（艮陽在上，故爲剛卦之小。小石，土之陽也。艮爲山，陽小，故爲小石。）爲門闕。（虞翻曰：乾爲門，艮陽在門外，故爲門闕。兩小山，闕之象也。）〔疏〕（易出于乾，故乾爲門。艮陽乾三也，在門外，故爲門闕。[illegible]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艮下二耦，象兩小山，故云闕之象也。）爲果蓏。（宋衷曰：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蓏。桃李瓜瓞之屬，皆出山谷也。）〔疏〕（果從木，故木實謂之果；蓏從草，故草實謂之蓏。桃李果屬，瓜瓞蓏屬，皆出山谷，故爲果蓏。愚案：乾爲木果，以其純陽也。艮上一陽，同乾純陽，故爲果。又爲蓏者，陽爻似果，陰爻似蓏，猶巽陽爻爲木，陰爻爲草也。又果蓏能成終而成始，故象艮也。）爲閽寺。（宋衷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疏〕（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故云閽人主門。又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詩巷伯，鄭箋：巷伯，奄官，掌王后之命于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故云寺人主巷。閽人主門，守王宮宮[illegible]，止人之不應入；寺人主巷，掌后命者也，止人之不當出。艮爲門闕，又爲止，此職皆掌禁止門內，故爲閽寺。）爲指。（虞翻曰：艮手多節，故爲指。）〔疏〕（艮爲手，又爲木，多節，手而多節，指之象也，故爲指。）爲拘。（虞翻曰：指屈伸制物，故爲拘。拘，舊作狗，上已爲狗，字之誤。）〔疏〕（上云爲指，指屈伸能制物，故爲拘。拘，舊作狗。上文已云爲狗，不得復云狗，故知爲字之誤也。愚案：說文：拘，止也。拘從手，取手能止物之義。艮爲手，爲止，故爲拘。隨上六，下應六三，三互艮，上係于三，故曰拘係之，是也。）爲鼠。（虞翻曰：似狗而小，在坎穴中，故爲鼠，晉九四是也。）〔疏〕（艮爲狗，鼠形似狗而小也。坎象半見，故在坎穴中。似狗而在穴，故爲鼠。晉九四互艮，故曰碩鼠是也。愚案：襄二十三年左傳，臧武仲謂齊莊公曰：抑君似鼠，晝伏而夜動。蓋鼠陰物，艮二陰伏于下，見陽則止，是晝伏夜動之象也，故爲鼠。一說鼠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爲陰陽之始終而象艮。）爲黔喙之屬。（馬融曰：黔喙，肉食之獸，謂豺狼之屬。黔，黑也。陽玄在前也。）〔疏〕（獸黔喙者，皆肉食，若豺狼之屬。鄭氏以爲虎豹之屬，取其爲山獸是也。說文：黔，黎也，謂黑色也。乾陽在上，其色玄，故云陽玄在前也。案：乾爲首在上，坤二陰似口在下，坤亦色黑，故爲黔喙之屬也。）其於木也爲多節。（虞翻曰：陽剛在外，故多節，松柏之屬。）〔疏〕（艮亦體震，故亦爲木。艮陽剛在外，多節之象，若松柏之屬是也。愚案：震爲木之始，故反生；艮爲木之終，故多節。蓋木老則多節。雜卦曰：節者止也。艮于木亦取多節，則止之義也。水澤有節，艮象，故亦名節也。）

兌爲澤。（虞翻曰坎水半見故爲澤。宋衷曰陰在上令下湮故爲澤也。〔疏〕虞注。周語曰澤水之所鍾也。宣十二年左傳知莊子曰在師之臨川壅爲澤。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以見壅滯一陽塞乎下坎水半見乎上故爲澤也。宋注。一陰在上令下湮澤。湮澤之象也故爲澤。）爲少女。（虞翻曰坤三索位在末故少也。〔疏〕坤三索而得女陰位在末故爲少女。）爲巫。（乾爲神兌爲通與神通氣女故爲巫。〔疏〕乾陽之神故爲神兌山澤通氣故爲通兌息卽乾故與乾神通氣楚語曰在女曰巫少女故爲巫也。）爲口舌。（兌爲震聲故爲口舌。〔疏〕震以陽爲聲兌息自震故兌爲震聲上陰象口中陽象舌故爲口舌。）爲毀折。（二折震足故爲毀折。〔疏〕震息成兌故云二折震足。兌西方金克震東方木金克木故爲毀折。）爲附決。（乾體未圜故附決也。〔疏〕乾爲圜息未成乾故未圜陽已至二陰猶附之故乾體未圜當決而去之也。孔疏兌西方之卦又兌主秋也取秋物成熟槀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其於地也爲剛鹵。（乾二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鹹此上虞義。朱仰之曰取金之剛不生也剛鹵之地不生物故爲剛鹵者也。〔疏〕兌得坤三在地之上故言于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二陽在下故剛洪範曰水曰潤下又曰潤下作鹹澤水潤下爲鹹故鹵自爲少女至此皆虞義也。朱注。兌西方卦金象也金剛故不生說文鹵西方鹹地也西方多剛鹵之地不能生物故爲剛鹵也。）爲妾。（虞翻曰三少女位賤故爲妾。〔疏〕孔氏云少女從姊爲娣故云位賤爲妾也。）爲羔。（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駹爲龍艮狗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震已爲長男又言長子謂以當繼世守宗廟主祭祀故詳舉之三女皆當長中少明女子各當外成故別見之此其大例者也此上虞義。〔疏〕鄭氏云羊女使。虞作羔亦云女使從鄭讀也少女位賤故爲羔又鄭本作陽云此陽讀若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注云炊烹者曰養據此則當作養如頤之言養以及蒙之養正皆讀良故爲養也案餘本龍爲龍艮爲狗兌爲羊已見不得再見如震離坎艮離坤不再出其明徵也故龍當爲駹狗當爲拘羊當爲羔今據鄭注則羊又當爲養也震已言一索爲長男又言其譬言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震彖傳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故長子實兼詳舉之而不及中男少男也三女詳舉者以女子者當外適成家故別見也此六子或及或不及之大例也此及上條皆虞義。）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干寶曰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上繫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春秋穀梁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後世浮華之學強支離道義之門求入虛誕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讒說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疏〕物有先天地而生者道是也正當作止今易首乾坤止取始于天地者以天地之先聖人弗論僅其論于玄虛也故其所法象必自既有天地而還而以乾坤爲首務老子道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卽太極也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以其爲天地萬物之所共由故名之以道也繫上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天尊地卑而乾坤以定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文知其不可知知也隱公三年穀梁傳文與此義別引之以明首乾坤而不及天地以先之意也而今以下責僞學世浮華虛誕支離道義而傷政害民也讒說殄行虞書舜典文。）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于冥昧之中也。〔疏〕已詳屯彖傳天造草昧注義不復贅後倣此。）屯者。萬物之始生也。（韓康伯曰屯剛柔始交故爲萬物之始生也。崔憬曰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次第可知而萬物之先後宜序也萬物之始生者言剛柔始交故萬物資始于乾而資生于坤也。〔疏〕韓注。乾剛坤柔。聚之以屯。故云剛柔始交。內震震東方之卦萬物出乎震故云萬物之始生也。崔注。已詳於首。）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稺也。（崔憬曰萬物始生之後漸以長稺故言物生必蒙。鄭玄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也。〔疏〕已詳。）物稺不可

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荀爽曰坎在乾上中有離象水火交和故爲飲食之道。鄭玄曰言孩稺不養則不長也。〔疏〕荀注。坎水在乾上中五離火水上火下是水火交和而有烹飪之象也故爲飲食之道。鄭注。詩衞風狡童且狂毛傳狡稺故言孩稺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故云不養則不長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韓康伯曰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鄭玄曰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恆多爭也。〔疏〕韓注。承物生必需來故云有生候時聘禮問歲月之資鄭注資行用也物生則需用而爲飲食飲食資用則爭興而爲訟矣。鄭注已詳。）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九家易曰坤爲衆物坎爲衆水上下皆衆故曰師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有將皆命卿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也。崔憬曰因爭必起相攻故受之以師也。〔疏〕九家注。坤爲衆又萬物資生故云坤爲衆物坎析坤二又伏坤下皆坎勞也水也衆也虞注水亦衆之類故坎爲衆水上坤下坎皆有衆象故曰師也凡制軍以下皆本夏官大司馬文。崔注已詳。）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韓康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疏〕承訟必有衆起來言衆起而不相親比則爭興无由息也衆必親比然後爭息而衆得寧焉。）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韓康伯曰比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疏〕比近于私故非大通之道私比則各有所畜以相濟故由比而有所畜者小畜而不能大也又詳見比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韓康伯曰禮所以適時用也故既畜則須用有用則須禮也。〔疏〕禮器禮時爲大故云禮所以適時用也物畜則用以通之孟子曰用之以禮故有用則須禮也。）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荀爽曰謂乾來下降以陽通陰也。姚信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疏〕荀注。乾天在上坤地在下今乾來下降成泰天地交故云以陽通陰也。姚注。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有禮則辨上下定民志上下安而其志同故泰也。曲禮有禮則安故泰然後安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崔憬曰物極則反故不終通而否矣所謂城復于隍。〔疏〕已詳。）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韓康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疏〕不通故否否終則傾故否極思通人人同志象傳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是也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是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崔憬曰以欲從人人必歸己所以成大有。〔疏〕已詳。）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崔憬曰富貴而自遺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當須謙退天之道也。〔疏〕已詳。）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鄭玄曰言國既大而有謙德則于政事恬豫雷出地奮豫豫行出而喜樂之意。〔疏〕已詳。）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韓康伯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也。〔疏〕已詳。）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九家易曰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故大于聖人子脩聖道行父之事以臨天下無爲而治。〔疏〕已詳。）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荀爽曰陽稱大謂二陽動升故曰大也。宋衷曰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疏〕荀注。陽息稱大臨九二荀彼象注云陽感至二當升居五故謂二陽動升陽動而升故曰大也。宋注。繫上曰有功則可大又曰可大則賢人之業蠱坤爲事業當有故可大臨外體坤故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虞翻曰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也。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政于人也。〔疏〕虞注。臨下二陽反上成觀以五陽觀示坤民故可觀也。崔注已詳。）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疏〕虞注。頤象傳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彼注云物謂四頤中无物則口不噬故以頤中有物食爲合也。韓注。中正以觀則下觀而化故可觀則異方

（合會也。噬嗑自否來，否坤爲身，剛柔分爲異方，出下震上，合而成噬，是其方合會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崔覲曰：分剛上文柔，故飾。韓康伯曰：物相合則須飾以修外也。）

（〔疏〕崔注，賁自泰來，分泰上之柔來文二剛，樂記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故曰飾也。韓注，詩云：金玉其相，即物相合也。又云：追琢其章，即飾以修外也。）

致飾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荀爽曰：極飾反素，文章敗，故爲剝也。）

（〔疏〕賁上九曰白賁无咎，是極飾反素也。素則文章散，故爲剝也。又韓注云：極飾則實喪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崔覲曰：陽四月窮上，消遣至坤者也。）

（〔疏〕陽至四月，乾窮乎上。至五月一陰消乾，至九月成剝。十月成坤，至十一月陽反下，出復，故曰窮上反下。）

故受之以復。（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于初，故剝之爲道，不可終盡，而受之于復也。）

（〔疏〕已詳。）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崔憬曰：物復其本，則爲誠實，故言復則无妄矣。）

（〔疏〕已詳。）

有无妄，物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荀爽曰：物不妄者，畜之大也。畜積不敗，故大畜也。）

（〔疏〕物不妄者，則茂對時育萬物，故云畜之大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是畜積不敗，故大畜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虞翻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崔憬曰：大畜剛健，輝光日新，則可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也。）

（〔疏〕虞注，引彖傳文，以明物畜可養義，詳崔注下。）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虞翻曰：人頤不動則死，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否卦，棺椁之象也。）

（〔疏〕人賴頤動以養生，頤不動則死，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否閉之卦。棺椁取大過，故云棺椁之象也。否疑作死，大過稱棺椁，故云死卦。）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韓康伯曰：過而不已，則陷沒也。）

（〔疏〕大過上九曰：過涉滅頂，是過而不已也。凶則陷沒而成坎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韓康伯曰：物窮則變，極陷則反所麗。）

（〔疏〕物窮則變，陰極變陽，陽極變陰也。坎一陽陷乎兩陰，離一陰麗乎兩陽，故坎陷已極，則反變爲離而有所麗也。）

有天地，（虞翻曰：謂天地否也。）

（〔疏〕乾上坤下，故謂天地否也。）

然後有萬物。（謂否反成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故有萬物也。）

（〔疏〕否反泰類，故謂否反成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繫下文。虞注云：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所以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也。）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謂泰已有否，否三之上，反正成咸，艮爲男，兌爲女，故有男女。）

（〔疏〕泰至四成乾，至七月成否，否于時爲秋。釋名：秋，就也。萬物成就也。有萬物，故云泰已有否也。咸自否來，故否三上反正，則成男女。內艮少男，外兌少女，故曰有男女也。）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咸反成恆，震爲夫，巽爲婦，故有夫婦也。）

（〔疏〕咸恆亦反其類也。故咸反則成恆，震上長男爲夫，巽下長女爲婦，故曰有夫婦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謂咸上復乾成遯，乾爲父，艮爲子，故有父子。）

（〔疏〕咸上復還乾位，其體成遯。上乾爲父，下艮爲子，故曰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謂遯三復坤成否，乾爲君，坤爲臣，故有君臣也。）

（〔疏〕遯三變復坤，其體爲否。上乾爲君，下坤爲臣，故有君臣也。）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否乾君尊上，坤臣卑下。天尊地卑，故有上下也。）

（〔疏〕否乾君尊在上，坤臣卑在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有上下也。）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置也。謂天君父夫，象尊錯上；地婦臣子，象卑錯下。坤地道，妻道，臣道。故禮義有所錯者也。此上虞義。干寶曰：錯，施也。此詳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于情者也。上經始于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于咸恆，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于咸恆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疏〕錯，置也。已詳上。[illegible]有錯諸地。天君父夫，皆陽也，在天成象，故云象尊錯上。地婦臣子，皆陰也，卑在地，故云象卑錯下。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illegible]有錯諸地可矣。禮義皆屬坤，故曰禮義有所錯也。自天地至此，皆虞義。干注：錯，施也。錯，置也。白虎通曰：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者，謂[illegible]。此略言由天地而及人道，故言三綱六紀有自來也。男陽女陰，故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夫剛而尊，婦柔而卑，故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陽變則陰化，陽施則陰生，人以陰承陽，則血體相傳，故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之尊而立爲君，以子之卑而資爲臣，[illegible]上下有序也。郊特牲曰：夫婦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是禮因義生也。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故必禮以定其體。中庸曰：義者，宜也。故必義以制其宜。禮運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故云先王之制作，蓋取之于情者也。咸恆彖傳皆言天地萬物之情，是其義也。上經始于乾坤，乾天坤地，有生之本也。下經始于咸恆，咸二少相感，恆二長相與，故云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際。晉語：殷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故云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禍。詩大雅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帝王世紀：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故云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穀梁傳曰：獨陽不生，獨天不生，故言天不地則不生，夫不婦則不成。夫婦相須，以爲王教之端。即匡衡所謂綱紀之首，王化之端是也。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孔子刪詩，以關雎爲風始；及其序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于咸恆之始，備論天地萬物夫婦之所由成，以明禮義之所由生，欲人重人倫，修人紀，參三才而立極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鄭玄曰：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咸恆也。）

（〔疏〕已詳。）

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韓康伯曰：夫婦之道，以恆爲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終恆，宜與時升降，有時而遯者也。）

（〔疏〕已詳。）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韓康伯曰：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通，何可終邪？陽盛陰消，君子道勝也。）

（〔疏〕已詳。）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崔憬曰：不可以終壯于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

（〔疏〕已詳。）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九家易曰：日在坤下，其明傷也。言晉極當降，復入于地，故曰明夷也。）

（〔疏〕已詳。）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虞翻曰：晉時在外，家人在內，故反家人。韓康伯曰：傷于外者必反諸內矣。）

（〔疏〕虞注，晉時離在外，明夷反晉，離在內，明則傷矣。明夷五上變巽成家人，離在內，故在外，就爲進退，知進必有傷，故退而反于家，爲家人。韓注已詳。）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韓康伯曰：室家至親，過在失節，故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弊必乖者也。）

（〔疏〕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樂記文。言失節則窮，韓云尚嚴必乖，[illegible]韓注義實相須也。但家人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九三爻辭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則指嚴尤合經旨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崔憬曰：二女同居，其志乖而難生，故曰乖必有難也。）

（〔疏〕已詳。）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崔憬曰：蹇終則來碩，吉利見大人，故言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者也。）

（〔疏〕已詳。）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崔憬曰：宥罪緩死，失之則僥倖，有損于政刑，故言緩必有所失，受之以損。）

（〔疏〕已詳。）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崔憬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

（〔疏〕已詳。）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韓康伯曰：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

（〔疏〕已詳。）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韓康伯曰：以正決邪，必有喜遇。）

（〔疏〕陽正陰邪，以五陽決一陰，故云以正決邪。兌爲喜，說反入于巽，故云必有喜遇。）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崔憬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言物相遇而後聚也。）

（〔疏〕已詳。）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崔憬曰：用大牲而致孝享，故順天命而升爲王矣，故言聚而上者謂之升。）

〔疏〕

已詳。升而上者必困，故受之以困。（崔憬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疏〕已詳。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崔憬曰：困極於劓刖，則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疏〕（已詳井旨，但彼作劓刖，從此為是。）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韓康伯曰：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疏〕已詳。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疏〕已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崔憬曰：鼎所亨飪享于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嗣，以其為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長子。）〔疏〕已詳。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崔憬曰：震極則征凶，婚媾有言，當須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動，故止之也。）〔疏〕已詳。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虞翻曰：否三進之四，巽為進也。）〔疏〕（否三進之四成漸，巽為進退，故為進而云漸者進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虞翻曰：震嫁兌，兌為妹，嫁歸也。）〔疏〕（震長兄，嫁兌少女，故兌為妹。婦人謂嫁曰歸，故云嫁歸也。）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崔憬曰：歸妹者，姪娣媵，國三人，九女，為大援，故言得其所歸者必大也。）〔疏〕已詳。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崔憬曰：諺云作者不居，況窮大甚而能處乎？故必獲罪去邦，羇旅于外也。）〔疏〕已詳。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韓康伯曰：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所入也。）〔疏〕（旅體似離，離四象曰无所容也。又在旅家，羇旅親寡，宜无所容，巽順則无往而不得所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虞翻曰：兌為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疏〕（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故兌為講習。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文。理義說心，必入而後說也，故兌為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虞翻曰：風以散物，故離也。）〔疏〕（巽風成兌，兌又互巽，巽為風，風以散之，物散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韓康伯曰：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疏〕（左傳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節互艮為守，故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又互艮以止之，故不散越也。）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韓康伯曰：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矣。）〔疏〕（中孚，信也。地官掌節，鄭彼注云：以王命往來，必有節以為信，故曰節而信之。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而勿失也。）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也，故曰小過。）〔疏〕已詳。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疏〕已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韓康伯曰：有為而能濟者，以已窮物，物窮則乖，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疏〕（惟施于民而能濟眾，是有為而能濟者，以已窮物也。物窮而反，故物窮則乖；功極則亂，濟者其可久濟乎，故受之以未濟終焉。乾鑿度曰：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為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也，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為首，坤為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為首，恒為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案：乾坤至履十變而成泰否，咸恒至解十變而成損益，蓋陰陽之氣至是一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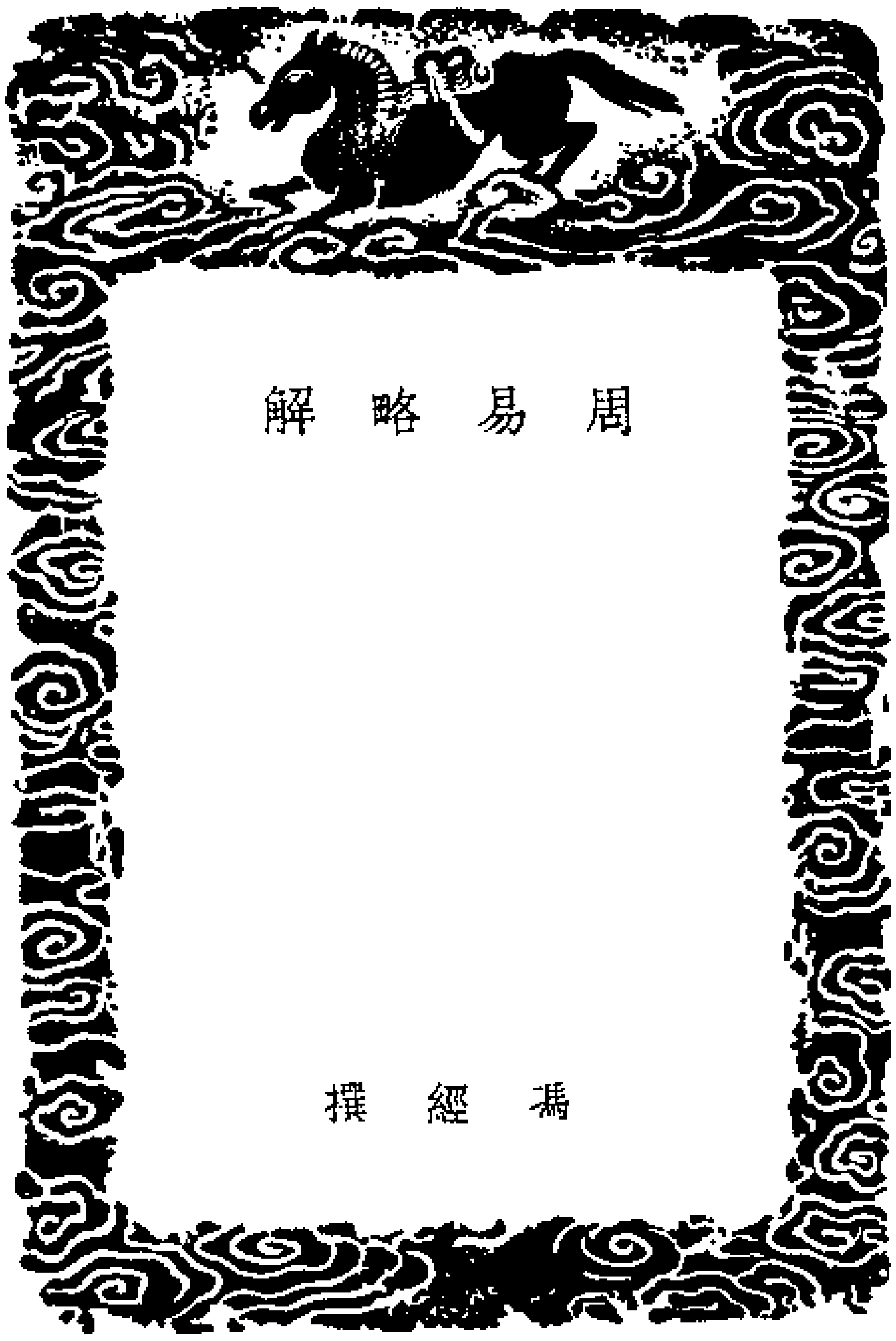
雜卦第十二

雜卦。（韓康伯曰：雜卦者，雜糅眾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矣。）〔疏〕（孔疏：上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雜卦孔子更以意錯雜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故韓康伯云云也。案序卦者明相依之次，雜卦者詳對舉之義。雜卦者，補序卦所未備者也。）

乾剛坤柔，（虞翻曰：乾剛金堅，故剛；坤陰和順，故柔也。）〔疏〕（上剛當作陽。八卦配五行，乾為金，古人以金象陽也。金性堅，故剛。說卦注云和順謂坤，坤陰故和順，和順故柔也。）比樂師憂。（虞翻曰：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輿尸，故憂。）〔疏〕（比五陽得位，象曰建萬國，親諸侯，故樂。師三陰失位，爻辭曰師或輿尸，故憂也。蓋比居則民樂，師興則民憂也。）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荀爽曰：臨者教思无窮，故為與；觀者觀民設教，故為求也。）〔疏〕（臨之教思无窮，臨自我也，故為與；觀之觀民設教，取諸彼也，故為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虞翻曰：陽出初震，故見；盤桓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交，故著。）〔疏〕（屯體震，陽出震初，故見，所謂莫見乎隱是也。初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初得正，故不失其居也。蒙二陽在陰位，是陰陽雜居也，故為雜。陰陽初雜，是其交也。物相雜，故曰文，文明故著也。）震起也，艮止也。（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疏〕（震陽動行于初，故起；艮陽終止于上，故止。）損益，衰盛之始也。（損泰初益上，衰之始；益否上益初，盛之始。）〔疏〕（初位為始。損自泰來，損泰初益上，故為衰之始也；益自否來，損否上益初，故為盛之始也。案經文諸本作盛衰之始也，呂氏音訓：盛衰，陸氏曰：鄭虞作衰盛。會通引釋文同，今本釋文闕。）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大畜五之復二成臨，時舍坤二，故時也。无妄上之遯初，子弒父，故災者也。）〔疏〕（大畜五由萃五也，前萃卦萃五之復二，二成臨，通萃為大畜，故云五之復二成臨也。五下居二，故云時舍坤二也。舍若教時舍，故時也。无妄自遯來，无妄上之遯初者，以遯陰消至二為艮，子弒父，故災。上之初為无妄，所以救之也。蓋此二卦皆取上爻，大壯初之上成大畜，上九象曰道大行也，上體艮，艮時行則行，故曰時也。遯上之初成无妄，上九象曰窮之災也，上體乾，乾上九文言亦曰窮之災也，故曰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坤眾在內，故聚；升五不來之二，故不來。之內曰來也。）〔疏〕（萃內體坤，坤為眾，故坤眾在內為聚。管子君臣篇：明君順人心，安性情，而發于眾心之所聚，是也。升二五失位，二陽當升，然後五陰下降。二不先升，則五不來之二，故曰不來。爻例之內曰來也。蓋升取自內升外，不取外來之內，故不來也。）謙輕而豫怡也。（謙三位賤，故輕；豫薦樂祖考，故怡。怡或言怠也。）〔疏〕（剝上降三成謙，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五貴三賤，故輕也。豫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祖考。釋文：怡，悅也，豫悅故怡也。他本作怠，京房亦作怡。史記始皇紀觀臺不怠，劉歆列女傳首行不怠，注皆音怡，故此作怡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頤中有物，故食；賁離日在下，五動巽白，故无色也。）〔疏〕（頤四變成噬嗑，故頤中有物為食也。賁離日在下，日无光也。五利變之正，故動成巽白，上九曰白賁，故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兌陽息二，故見，則見龍在田；巽乾初入陰，故伏也。）〔疏〕（兌陽息二為見，乾九二曰見龍在田，是其義也。巽乾初入陰，陽伏巽下，故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否上之初，君子弗用，故无故也。蠱泰初上飭坤，故則飭也。）〔疏〕（否上之初成隨，初即乾初也。乾初九曰潛龍勿用，故云君子勿用，故謂陽也。否本陰卦，隨則通陽，故无故也。蠱自泰來，泰初之上飭坤，故則飭也。案隨无故者，舍己從人也；蠱則飭者，亂極思治也。又荀子曰：持之有故。管子曰：去智與故。淮南子曰：不設智故。故者，一成之意見也。隨時則无一成之意見，故无故也。）剝，爛也；復，反也。（剝生于遯，陽得陰孰，故爛；復剛反初。）〔疏〕（剝陰生于姤，一陽在上，得陰而孰，孰同熟，方言：火熟曰爛，故曰爛也。韓氏明物熟則剝落是也。剝上一陽反下成復，故云復剛反初也。）晉，晝也；明夷，誅也。（誅，傷也。離日在上，故晝也；明入地中，故誅也。此上虞義。干寶曰：日上中，君道明也；明君在上，罪惡必罰也。）〔疏〕（說文曰：夷，傷也。故誅亦云傷也。離日在上，大明自照，故曰晝也；明入地中，其明已傷，故曰誅也。謂陽當有所誅傷也。自屯見至此，皆虞義也。干注：日在上

（居中。五爲君位。君道明。天子當陽。故曰豐也。豐反爲明夷。明君在上。讒賢也。鄰惡必闚。闇明夷之悔。故誅以取其過。故曰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虞翻曰。泰初之五爲坎。故通也。困三遇四。故相遇也。〔疏〕井自泰來。泰初之五爲坎。坎爲通。故通也。困三伏陽。出四之正。故相遇也。案自乾坤至此三十卦。自咸恆至夬三十四卦。卦雖以雜名。而上下經數適相齊。則未皆雜也。）**咸速也。恆久也。**（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故久也。〔疏〕咸感也。感應相與。不行自至。故曰速也。恆彖傳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故曰久也。）**渙離也。節止也。**（渙散故離。節制數度故止。〔疏〕渙外體巽。巽爲風。風以散之。故散離也。節象曰。君子以制度數。節互艮爲止。故止也。蓋渙節皆有坎水。風以散之。則離。澤以節之。則止也。）**解緩也。蹇難也。**（雷動出物故緩。蹇險在前故難。〔疏〕解震宮三世卦。又外體震。震爲出。震爲出物。出物至長乃成。故緩。又解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卽爲獄緩死之意。故曰緩也。蹇坎爲險。彖傳曰。蹇難也。險在前也。故曰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離女在上。故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內。故內者也。〔疏〕二卦以離爲內外者。離位二五。在外不得正。故爲睽。在內得正。故爲家人。睽離女在上。故爲外。家人離女在下。女正位內。故爲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否反成泰。泰反成否。故反其類。終日乾乾。反復之道。〔疏〕否反則成泰。泰反則成否。陰陽剛柔。各反其類。乾九三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虞彼注云。至三體復。故反復道。謂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壯止陽。陽故止。遯陰消陽。陽故退。巽爲退者也。〔疏〕大壯止于四陽者。體陰傷陽也。陽故止。遯陰消陽至二。陰進陽故退。又互巽爲退也。愚案。此承否泰言也。大壯陽息。至四傷泰。止則可以保泰也。遯陰消至二。再消體否。退則不至成否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五陽並應。故衆也。夫婦同心。故親也。〔疏〕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上下。五陽皆應。故曰衆也。繫上說同人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虞彼注云。二人謂夫婦。謂同人反師。震爲夫。巽爲婦。坎爲心。巽爲同。是夫婦同心。故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更故去。鼎亨飪故取新也。〔疏〕革者更改。所以去故。鼎者亨飪。所以取新。又革內離火。外兌西方金。以火克金。故曰去故。鼎內巽木。外離火。以木鑽火。故曰取新。）**小過過也。中孚信也。**（五以陰過陽。故過。信及豚魚。故信也。〔疏〕小過五以陰過陽。是小者過也。中孚彖傳曰。信及豚魚。故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豐大故多故。旅无容故親寡。六十四象。皆先言卦。及道其指。至旅體離四。焚棄之行。又在旅家。故獨先言親寡。而後言旅。此上虞義。〔疏〕故故舊也。豐大則多故舊也。旅而无所容。无交故親寡也。雜卦皆先舉其卦。後及其指。旅自四至上體離。離四焚棄。无所容。以无所容之人。而又在旅家。故先言親寡。而後及其卦也。愚案。乾坤鑿度附載孔子筮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雜卦傳于旅獨變其文。蓋傷之也。自井通至此。皆虞義也。）**離上而坎下也。**（韓康伯曰。火炎上。水潤下也。〔疏〕洪範曰。火曰炎上。水曰潤下。是其義也。又離自遯來。遯初之五。故上。坎自觀來。觀上之二。故下。）**小畜寡也。履不處也。**（虞翻曰。乾四之坤初成震。一陽在下。故寡也。乾三之坤上成剝。剝窮上失位。故不處。〔疏〕虞小畜彖傳注云。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此云乾四之坤初成震。豫四卽乾四也。小畜伏豫。以一陰畜復。是一陽在下。故寡也。剝上反三爲謙。謙三之坤初爲履。履爲旁通。故本剝言之。謙三卽乾三。故云乾三之坤上成剝。剝窮于上。又失陰位。且履以謙三行乾。故不處也。又案。畜四一陰得位。而畜衆陽。以寡敵衆。故曰寡也。履四一陰不得位。而履衆陽。不遑寧處。故不處也。且履六爻皆言履。故不處。）**需不進也。訟不親也。**（險在前也。故不進。天水違行。故不親也。〔疏〕需坎險在前。故不進。訟乾天與坎水違行。故不親。）**大過顛也。**（顛殞也。頂載澤中。故顛也。〔疏〕小爾雅。顛殞也。說文作殞。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兌爲澤在上。頂滅澤中。故顛也。又韓氏云。本末弱也。首本末弱。故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坤遇乾也。〔疏〕姤一陰自坤來。坤柔乾剛。故坤遇乾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兌爲女。艮爲男。反成歸妹。巽成兌。故女歸待艮成震乃行。故待男行也。〔疏〕兌爲女。當作巽爲女。漸外巽爲女。內艮爲男。反成歸妹。則巽在外。反內成兌女。故女之歸必待艮在內。反外成震男。震又爲行。故待男行也。）**頤養正也。**（謂養三五。五之正爲功。三出坎爲聖。故曰頤養正。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也。〔疏〕頤體似蒙。故言養正。三五不正。故謂養三五也。五多功。故

之正則爲功也。體坎心爲思。思曰睿。睿作聖。頤三體震爲出。故云出坎爲聖也。蒙彖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虞彼注云。體頤故養。故二者養正同義也。）**既濟定也。**（濟成六爻。得位定也。〔疏〕水上火下。濟既成矣。六爻皆得正位。故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歸妹人之終始。女終于嫁。從一而終。故女之終也。〔疏〕歸妹彖傳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卦自泰三之四。內體兌爲妹。歸則女道終此。終外體震爲起。妹歸則生人之道從此始。故爲人之終始。而謂女終于出嫁也。歸妹以長男嫁少女。恆以長男娶長女。卦體相同。恆六五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與歸妹有同義焉。故引以爲女終之證也。愚案。臨氏云。兌歸魂。配六十四之終也。兌少女。爲八卦終。歸妹。兌之歸魂。故曰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否艮爲男位。否五之二。六爻失正。而乘下陰。未濟主月晦。乾道消滅。故男之窮也。〔疏〕未濟自否來。否互艮爲男位。故言男也。否五下之二。六爻皆失正位。是所乘下于陰位。成未濟也。未濟主月晦者。否成未濟。否消至上。成坤。月三十日滅坤。故主月晦。至晦則乾道消滅已盡。故爲男之窮也。又三陽失正。陽窮于上。乾道成男。故爲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以乾決坤。故剛決柔也。乾爲君子。坤爲小人。乾息故君子道長。坤體消滅。故小人道消。謂武王伐紂。自大過至此八卦不復兩卦對說。大過死象。所體姤夬。故次以姤而終于夬。言君子之決小人。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此上虞義。　干寶曰。凡易既分爲六十四卦。以爲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夫子又爲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義。然則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著精受命短長之期。備于此矣。而夫子又重爲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覆相酬者。以示來聖後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決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總而觀之。伏羲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黃農之化。朱均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之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節。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攝政。非湯武之典。成王幼年也。凡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文。文弊薄。故春秋閱諸三代而損益之。顏回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以聖人之于天下也。同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以貫之矣。〔疏〕以乾剛決坤柔。故曰剛決柔也。泰內陽爲君子。故乾爲君子。外陰爲小人。故坤爲小人。夬乾息至五。故君子道長。成乾則坤體消滅。故小人道消。陽道長而陰道消。此武王伐紂之時也。自大過至此不復兩卦對說者。以大過棺椁死象。下體似姤。上體似夬。故次以姤而終于夬。夬言君子之決小人。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蓋姤爲小人之始。漸君子之行。頤君子之始。既濟君子之成。歸妹陰終。未濟陽窮也。自小畜至此。皆虞義也。　干注。　先儒以爲上經言天事。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下經言人事。始于咸恆。終于既未濟。故云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也。夫子復爲序卦。所以明六十四卦相次之義也。干氏說易。多傅人事。每援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已然之迹以爲證。如乾內三爻言文王。外三爻言武王。坤六五用六以及某卦。皆言周公成王之事。故云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也。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鄭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家語五帝德。周人以木德王。故云著精受命短長之期。備于此矣。謂備于六十四卦也。夫子又爲雜卦。以易序卦之次第。末自大過以下。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對舉反覆相酬者。以明易不可以常道常事拘也。蓋化而裁之存乎變。故未濟之後。終之以夬。言欲決斷其中。必以陽剛之德爲主也。十二蓋取。終以夬者。謂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所以開萬世之文明。雜卦終以夬者。謂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立百王之治法。蓋啓上古之樸陋。與決小人之陰柔。總不外乾剛之能斷以成易道之善變而已矣。繫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古聖人。莫不以是法乎易道。自伏羲作易以至黃帝。皆能裁化存變。創爲其法。可以世守而勿失。至堯舜則變而爲禪代。湯武則變而爲逆取。伊尹變而爲廢立。周公變而爲攝政。此皆聖賢之遭遇異時。而其事不得不變者也。三代異尚。詳于表記。至春秋而文盛之弊。失之于薄。孔子合三代之法而損益酌中。故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蓋以顏子有王佐之才。伊尹之選。故以是告之。而千古之治法以昭。此又孔子之善以變通法易而不異于帝王之道者也。干氏于篇末詳論帝王聖賢之事。以明窮變通久之道。欲學者知聖人之于天下。同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以貫之者。皆得乎乘輔至變至神之用。而易之不可以常道常事拘也。益明矣。）



周易略解

馮經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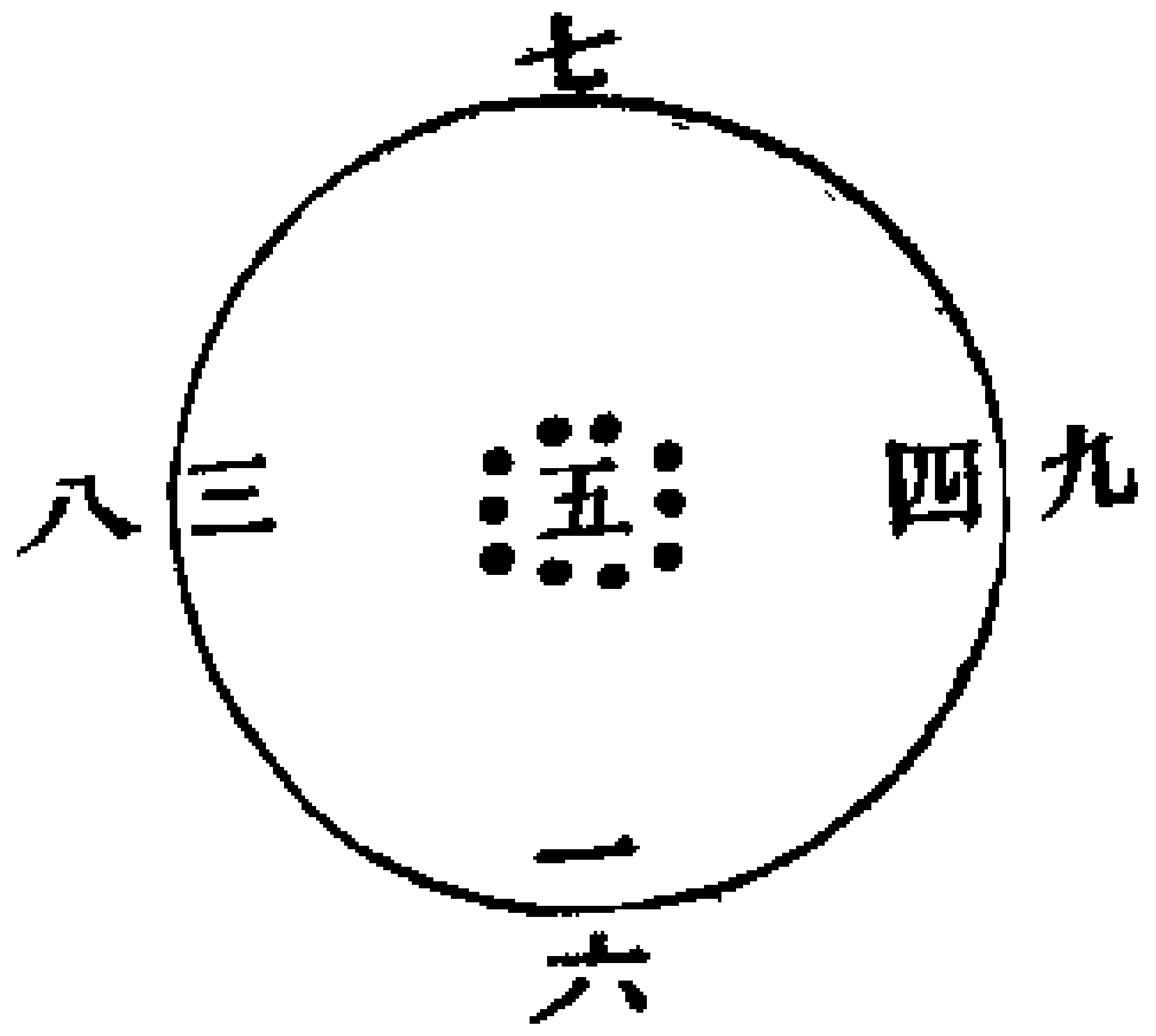
自序

易與天地準．非管見所能測也．說易者自周秦至今．美矣備矣．非末學所能逮萬一也．承家塾之業．守黨庠之訓．不敢增新．不敢尚異．不敢苟安而弗求．不敢附會以強通．服習焉．講貫焉．積數十年茫乎其未有得也．慄慄焉懼不自知其非也．頻年占耕老矣．記性日拙．薈萃舊聞．聊備遺忘．非有異知卓見出前人傳註之外也．諸同學喜其簡略．便於尋覽．勸付剞劂．徒自惶愧．然自顧皆借所聞．已匪朝夕．未忍廢棄．因約爲圖書一頁．圖式二頁．卦畫一頁．先天後天一頁．卦位二頁．掛扐會通一頁．變占二頁．互卦附焉．卦目三頁．爻位附焉．上經三卷．前十卦起乾坤．中十卦起泰否．後十卦起噬嗑與賁．下經三卷．前十卦起咸恆．中十二卦起損益．後十二卦起漸與歸妹．總爲三十六宮．彖象文言五傳分附經中．繫辭以下五傳合爲一卷．十翼具焉．並以六經與要及算略附後．南海末學馮經謹識．

河圖洛書

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各分內外．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卽內生數．自生而成．又各具五行．故禮記月令春木數八．夏火數七．中央土五．秋金數九．冬水數六．蓋由一加五成六．由二加五成七．由三成八．由四成九．由五成十也．其內上二左三相聯爲五．右四下一亦五．其外七八聯爲十五．九六亦然．應乎中也．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正對成十．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斜對亦十．以應中五．每邊參連亦皆十五．圖書右上互異．左下略同．中五則一．故易以五爲天位．一三七九爲陽．二四六八爲陰．河圖以內外爲聚散．洛書以增減爲進退．冬而春．陽方生而長．夏而秋．陽長極而消．故河圖北東陽內聚．南西陽外散．洛書北東自一而增爲三．南西自九而減爲七也．夏而秋．陰方生而長．冬而春．陰長極而消．故河圖南西陰內聚．北東陰外散．洛書南西四加二而進爲六．北東八減六而退爲二也．此乃消息盈虛之大端耳．若論其極．則中五不易．如大極皇極．其外變易而兩儀四象八卦萬理生焉．其理無窮而自不易．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又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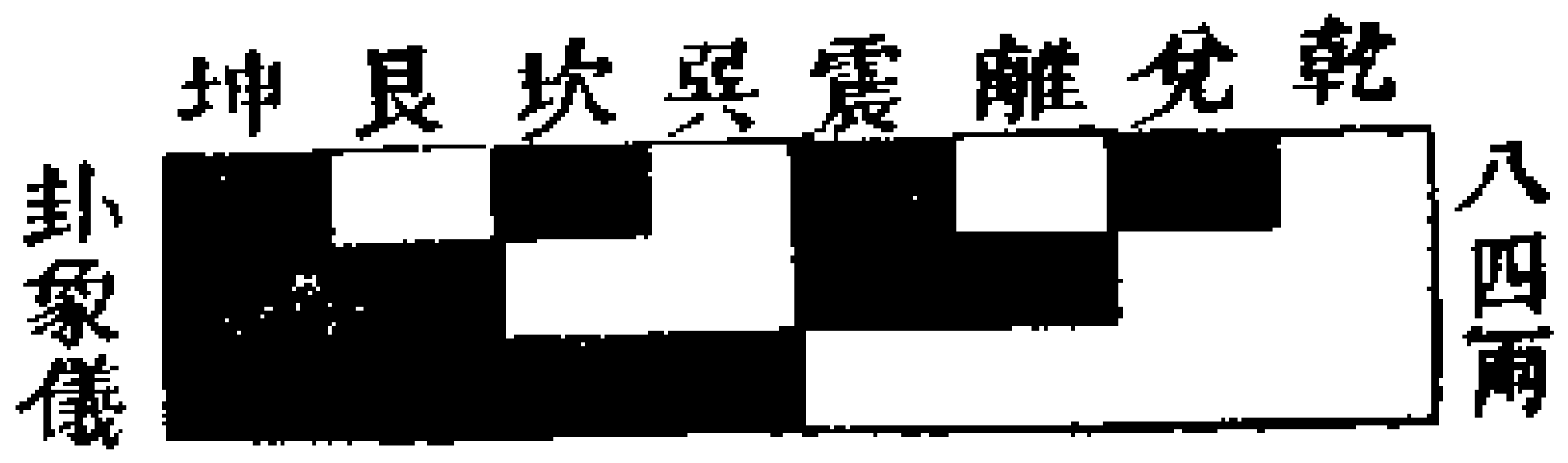
河圖捷式



洛書捷式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橫圖舊式



太極本無可圖.可圖非太極矣.初開兩儀.陽白輕清.陰黑重濁.以生四象.自陽生陽爲太陽.自陽生陰爲少陰.自陰生陽爲少陽.自陰生陰爲太陰.太陽生乾生兌.少陰生離生震.少陽生巽生坎.太陰生艮生坤.析作八條.以白作連.以黑作斷.八體明矣.生至四畫成十六體.五畫成三十二體.六畫卽六十四卦.皆作是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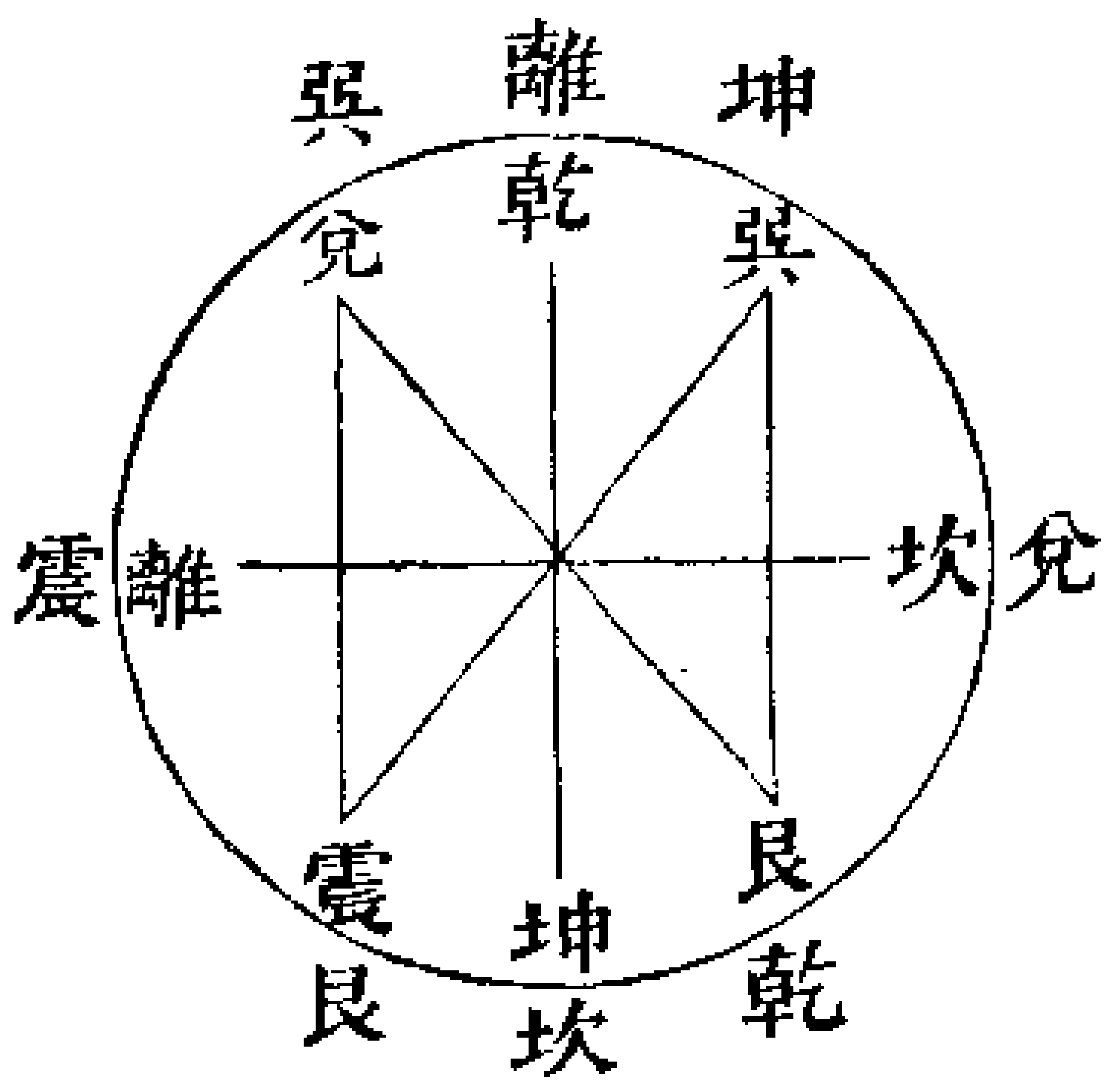
儀象卦畫

物有生理同而根異者.有根同而榦異者.有根榦同而枝葉異者.太極卽生物之理.自根下上貫枝葉者也.初畫如根.下連爲陽.下斷爲陰.兩儀分焉.再畫如榦.根榦皆陽.爲太陽.根陽榦陰爲少陰.根陰榦陽爲少陰.根榦皆陰爲太陰.四象定焉.上畫如枝.太陽上分乾兌.少陰上分離震.少陽上分巽坎.太陰上分艮坤.八卦成焉.因而重之.如枝有葉.以每卦爲內.各加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於外.則自乾至復.初畫皆陽.乾兌離震在內故也.自姤至坤.初畫皆陰.巽坎艮坤在內故也.謂之橫圖.析而方之.則以乾在內者.自乾至泰先列於下.次以兌在內者.自履至臨加焉.又以離在內者.自同人至明夷加焉.又以震在內者.自无妄至復加焉.又以巽在內者.自姤至升加焉.又以坎在內者.自訟至師加焉.又以艮在內者.自遯至謙加焉.又以坤在內者.自否至坤加於上.謂之方圖.橫圖固以初畫剛柔爲立本.方圖之分上下.亦欲內陽而外陰.內泰而外否.內復而外剝歟.然橫與方皆象地.故以右下爲先.若規而圓之.以象天.則乾兌離震自上而左.巽坎艮坤自右而下.其六十四卦自乾至復初畫陽者皆左.自姤至坤初畫陰者皆右矣.八卦古今同名.重卦周始有名.故大傳歷言其稱名也.

先天後天

先天對待.乾南坤北.如天地位而萬物育.艮兌如山澤通氣.震巽如雷風相薄.坎離如水火不相射.皆對待以育物也.後天流行.如四時行而百物生.春生爲出乎震.自春而夏爲齊乎巽.正夏爲見乎離.自夏而秋爲役乎坤.正秋爲說乎兌.自秋而冬爲乾.正冬爲坎.自冬而春爲艮.每卦四十五日.洛書數也.後天離坎在先天之乾坤.其乾坤在先天之艮巽.其艮巽在先天之震兌.其震兌在先天之離坎.如兩相遞嬗也.震在離者.木固生火.雷亦火也.巽在兌者.澤中木也.震陽

內卽先天方位.外附後天



交加四線固見對待.旁兩直線亦見艮巽震兌相對.後天因之.

木而巽陰木也。離在乾者。日麗天也。坤在巽者。四時風氣之中。亦八方風土之中。兌在坎者。澤亦水也。乾在艮者。終則有始。天行也。坎在坤者。水歸於地。艮在震也。成終成始。將復出也。

圖書卦位

先天卦位證以後出之洛書。則太陽乾兌當在九四。四連中五亦九也。少陰離震當在三八。三連中五亦八也。少陽巽坎當在二七。二連中五亦七也。太陰艮坤當在六一。一連中五亦六也。證以河圖。則乾在二七。坤在一六。離在三八。坎在四九。有四方而缺四隅。講家謂拆上二補兌。左三補震。而乾兌離震乃齊。右四補巽。下一補艮。而巽坎艮坤乃備。乾當在九而在七。坎當在七而在九。謂陽主動。故互更也。夫洛書對待亦倚數以流行。與河圖左下既同。惟右上異耳。以參兩通之。參四亦十二。參九亦二十七。兩二亦四。兩七亦十四。減中五則九。連中五則十九也。知先天則知後天。知洛書則知河圖矣。一爲生數之始。六爲成數之始。先天艮坤在焉。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後先乾坎在焉。亦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其實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掛扐會通

今人屈指計數。既屈五指。復伸一指爲六。二指爲七。三指爲八。四指爲九。五指爲十。卽河圖相得所合也。復伸之餘。尙存所屈四指爲六。存三爲七。存二爲八。存一爲九。卽洛書相對所分也。掌分左右。以象兩儀而生四象八卦焉。左掌仰爲太陽。伸指爲乾。屈指爲兌。覆爲少陰。伸指爲離。屈指爲震。右掌仰爲少陽。伸指爲巽。屈指爲坎。覆爲太陰。伸指爲艮。屈指爲坤。先天備焉。又以中指象離。夏日長也。小指象坎。冬日短也。食指象震。無名指象兌。春秋分也。大指屬土。縫開爲艮。成終成始也。其餘四指縫間爲巽爲坤爲乾。可以三隅反矣。後天備焉。四指各三節。四時各三月也。大指獨兩節。五歲再閏月也。指掌先有此象。蓍策因而象之。除一不用以象太極。計用一二爲兩儀。一二三四爲四象。自一至八爲八卦。適足四十有九。既分爲二。卦一于乾位以象參天。既揲以四。再扐爲坤位。以象兩地。初變掛一超出扐外。猶一人元良。非可象閏。再變三變掛扐同歸。猶亞旅從事之人。可合以象閏耳。

卦變占用

大衍揲象四時。除掛扐爲閏策。其過揲正策或八四三十二爲陰。或七四二十八爲陽。或六四二十四爲陰變。或九四三十六則陽變也。每卦可變爲六十四。故六十四可變爲四千九十六。本卦一也。占用象辭。一爻變者六。或初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上也。兩爻變者十五。或初與二。或初與三。或初與四。或初與五。或初與上也。或二三。或二四。或二五。或二上也。或三四。或三五。或三上也。或四五。或四上。或五上也。皆占本卦變爻。兩變以上爲主。三爻變者二十。皆占兩卦彖辭。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前十卦者或初二三。或初二四。或初二五。或初二上。或初三四。或初三五。或初三上。或初四五。或初四上。或初五上也。後十卦者或二三四。或二三五。或二三上。或二四五。或二四上。或二五上。或三四五。或三四上。或三五上。或四五上也。四爻變者十五。與兩爻變者正相反。故占之卦兩不變爻。以下爲主。五爻變者六。與一爻變者正相反。故占之卦一不變爻。六爻變者與本卦全相反。故占之卦彖辭。朱子所作三十二圖。可反覆爲六十四圖者此耳。春秋傳但言遇某者爻不變也。遇某之某者一爻變也。推戰鄢陵遇復。疑是明夷之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卽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晉志未大。亦小得耳。貞屯悔豫。皆八者。三爻變也。初四五變爲前十卦。當主貞屯矣。其不變爻皆少陰也。故謂之八。穆姜遇艮之八爲隨者。五爻皆變。惟二少陰不變。當占隨不變爻。曰係小子。失丈夫。正切穆姜與叔孫僑如而失季孟。

筮史諱之。不敢明言。聊從六爻盡變之例。舉隨彖无咎以對。而穆姜自知其咎。與古法暗合矣。

中爻互卦

互卦謂以中四爻。二三四爲下卦。三四五爲上卦。如師中互震。故言丈人長子。泰互震兌故言歸妹。則前聖已有之矣。每四卦同一互卦。六十四卦同十六卦。如乾與大過夬姤皆同互乾。坤頤剝復皆同互坤。屯比益觀皆同互剝。蒙師損臨皆同互復。需與小畜井巽皆同互睽。訟履困兌皆互家人。泰與大畜蠱升皆互歸妹。否與无妄隨萃皆同互漸。同人與咸遯革皆同互姤。大有與恆大壯鼎皆同互夬。謙賁明夷與艮皆同互解。豫與噬嗑晉震皆同互蹇。坎渙節與中孚皆同互頤。離豐旅與小過皆互大過。家人與蹇漸與既濟皆互未濟。睽解歸妹未濟皆互既濟。蓋由一畫而有兩儀。再畫而有四象。三畫而有八卦。四畫而有十六。必至五畫乃有三十二。六畫乃有六十四。惟中四爻相互。故祗十六耳。震坎艮男卦所互皆男。巽離兌女卦所互皆女。亦自然理趣也。

卦目

八卦別對反對六體。

乾三連☰仍

坤六斷☷仍

震仰盂☳艮覆碗

離中虛☲仍

坎中滿☵仍

兌上缺☱巽下斷

八八六十四卦。共六六三十六宮。乾坤坎離別對。似坎離者亦然。

上經三十卦共十八宮。別對異宮。反對同宮。下經亦然。

第一宮乾爲天䷀與坤別對

第二宮坤爲地䷁與乾別對

第三宮水雷屯䷂山水蒙

第四宮水天需䷄天水訟

第五宮地水師䷆水地比

第六宮風天小畜䷈天澤履

以上卷一

第七宮地天泰䷊天地否

第八宮天火同人䷌火天大有

第九宮地山謙䷎雷地豫

第十宮澤雷隨䷐山風蠱

十一宮地澤臨䷒風地觀

以上卷二

十二宮火雷噬嗑䷔山火賁

十三宮山地剝䷖地雷復

十四宮天雷无妄䷘山天大畜

十五宮山雷頤䷚似離

十六宮澤風大過䷛似坎　故兩卦在坎離之前

十七宮坎爲水䷜

十八宮離爲火䷝

以上卷三

下經三十四卦亦十八宮。共三十六。

十九宮澤山咸䷞雷風恆

二十宮天山遯䷠雷天大壯

二十一宮火地晉䷢地火明夷

二十二宮風火家人䷤火澤睽

二十三宮水山蹇䷦雷水解

以上卷四

二十四宮山澤損䷨風雷益

二十五宮澤天夬䷪天風姤

二十六宮澤地萃䷬地風升

二十七宮澤水困䷮水風井

二十八宮澤火革䷰火風鼎

二十九宮震爲雷䷲艮爲山

以上卷五

三十宮風山漸䷴雷澤歸妹

三十一宮雷火豐䷶火山旅

三十二宮巽爲風䷸兌爲澤

三十三宮風水渙䷺水澤節

三十四宮風澤中孚䷼似離

三十五宮雷山小過䷽似坎

故兩卦在既濟未濟之前

三十六宮水火既濟䷾火水未濟

以上卷六

三十六宮之說有四。一說期三百六旬有奇。每旬有奇爲一宮。一說八卦共三十六畫。一說自一至八亦共三十六。卦目所言特其一耳。數有分合。猶之錯綜。先儒因以兩卦別對爲錯。畫數異也。卦可反對爲綜。畫數同也。有別對卽反對者。泰否既濟未濟是已。有別對不可反對者。乾坤坎離頤與大過中孚小過是已。其餘皆可反對。亦可別對。如屯反爲蒙。革反爲鼎。而水雷屯與火風鼎亦別對也。山水蒙與澤火革亦別對也。此猶震反爲艮。巽反爲兌。而震巽別對。艮兌別對耳。由三畫而六畫。皆象三才。又由六位循環之爲十二壁卦。以配月建。子月一陽生爲復䷗。丑月二陽爲臨䷒。寅月三陽爲泰䷊。卯月四陽爲大壯䷡。辰月五陽爲夬䷪。巳月純陽爲乾䷀。非无陰也。陽極而陰根焉。午月一陰下成爲姤䷫。未月二陰爲遯䷠。申月三陰爲否䷋。酉月四陰爲觀䷓。戌月五陰爲剝䷖。亥月純陰爲坤䷁。非无陽也。陰窮而陽根焉。復循環不窮也。位以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爻當其位爲得正。雜居不當則爲失正。五與二爲得中。五爲君而二爲臣。相應故也。四亦上卦之初。故與初應。三亦下卦之上。故與上應。一陰一

陽爲和應以相與．皆陰皆陽爲敵應不相與．又連兩位爲相化．下承上爲承．上跨下爲乘．皆初學所當知也．

周易略解卷一

清　南海馮　經世則撰

上經

上經爲陽．首重乾剛．元亨利貞四德純備．若大有與鼎．元亨而已．大壯利貞而已．兌亨利貞而已．辭寡則不備．坤屯隨臨无妄革辭多則備而不純．四德備者初爻必剛．惟坤柔故利牝馬．无妄．以上皆在上經．惟革二女皆柔．故在下經．臨亦坤兌皆柔而在上經者．剛浸而長也．分言則元亨爲陽．利貞爲陰．卦言元亨者四．皆柔在五以應二剛．大有與蠱皆在上經．鼎升則巽離坤皆柔．故在下經．傳言尙賢養賢者亦四．皆柔在五以承上剛．大有大畜頤皆在上經．鼎以巽離皆柔．故在下經耳．

前卅卦

䷀乾．元亨利貞．

伏羲畫卦自下而上．自內而外也．乾統衆陽．體剛德健．象天．內外皆乾．亦統名乾．文王繫以彖辭言乎象者也．而以筮者尙其占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古者能循天理亦極其通而宜常正也．又按乾爲首．故曰元在卦爲占辭之首．在天爲四時之首．在人則四德之首也．聖人立象盡意．意在象中者．言象可也．在不言中者．會意可也．爻變亦然．

初九．潛龍勿用．

乾之姤也．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下同．爻辭周公所繫．言乎變者也．初指下爻．六位之始也．歷二三四五至上爲末．易逆數也．九陽變也．陽升如龍．未升如潛．始而未亨．故不利於用．惟畜德以待時耳．又按全經言勿用者十一．始於乾之姤．終於未濟之屯．此未遇時．但曰勿用．姤則所遇不可與長．故曰勿用取女．屯遇難生．曰勿用有攸往．既濟思患豫防．故曰小人勿用．中閒蒙之蠱亦曰勿用取女．師之蒙亦曰小人勿用．皆非利用之人也．泰之大畜曰勿用師．頤之賁曰十年勿用．坎之井亦曰勿用．遯之同人亦曰勿用有攸往．小過之謙曰勿用永貞．皆非利用之時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乾之同人也．始而亨者也．時位得中．如龍在田．天下文明．占者利見之也．變離文明．故曰見．曰利見．又按陽居二五乃爲大人．全經十一言大人．內言見者八．惟升言用見．與此皆指二．其餘乾五訟彖蹇彖蹇上萃彖巽彖同言利見．皆指五也．否二否五因象皆不言見．亦指二五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之履也．以象言爲龍．以德言爲君子．終日乾乾者終日惕也．夕惕若者至夕猶乾乾也．咎生於過．无咎者善補過也．三固多凶．處危厲矣．九三剛過．故易有咎．惟能日夕乾惕．如履虎尾．則无咎．又按下卦方終．上卦將始．如天行終則有始．日復日焉．以乾接乾．曰乾乾．日終則夕．乾知險．故惕．凡言厲无咎者．固謂雖危無咎．亦惟能處危乃免咎耳．猶凡言吉无咎者．固謂吉又何咎．亦惟能趨吉乃免咎耳．全經九十三言无咎．在爻者八十五．自此爻始．在象者八．自師卦始．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乾之小畜也．羣龍或見或飛．雲行雨施．位以時成．四獨或躍在淵．欲雨不雨者．乃時位使然．稍違時位則有咎矣．惟其能疑．正以審時與位而无咎．又按四亦以乾接乾．未正天位．如淵水接天．實與天隔．合觀中爻所之．同人履小畜皆亨五而元亨．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之大有也．元亨者也．尊位大中．首出庶物．如龍在天．占者見君之正．罔敢不正．即利貞也．

上九．亢龍有悔．

乾之夬也．剛長乃終矣．六位既成．而滿招損．知之者其惟聖人乎．蓋亢亦時位使然．謂爲羣龍之首．悔則非貞．文言所謂失其正也．又按上經乾上豫三言有悔．蠱三曰小有悔．同人上復五曰无悔．復初曰无祇悔．下經彖唯革言悔亡．爻言悔亡者十八．言无悔者四．蓋悔生乎動．貞宜於居．互相發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之坤也．安貞吉也．用九者．如遇乾之姤．其占惟用初九．而二三四五上不用也．遇乾之同人．其占惟用九二．而初三四五上不用也．餘可類推．若遇乾之坤．其策二百一十有六．則諸爻皆九．當彙離之周

公觀辭皆變柔．謂如見羣龍．雖有首出之德．並無爲首之心．蓋不亢則吉．謙受益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下五節爲彖傳．孔子所以釋彖辭者．易以陽爲大．莫大於天之元氣．萬物將生．先資以始．時之首也．亨則生意之通．利則生意之遂．貞則生意之成．周而復始．皆爲元氣流行．故元統四時．猶仁統四端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雲自下而上．雨自上而下．生物卑高以陳．其形發露漸長．此天之亨．固乾元所統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夫終則有始．天行也．聖人明乎乾元統天．卽明乎終始．明乎六位始於潛終於亢．中閒在田在人在淵在天．各以時成．二句皆言所知．下句乃言所行．由此六德以行天道．如潛則德藏．見則德博．厲則德業．因時而惕．躍則進修欲及其時．飛則與天合德．天且弗違．亢則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所謂以德爲車．君道亦以元統亨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天道顯仁藏用．變化如龍．由資始而流形者卽變化之見端．有形卽有所秉之性．有性卽有所受之命．並育而不相害．故曰各正．各有定也．祇一太和元氣．保而不失．合而無閒．是天之利貞．亦乾元所統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出謂一人元良．咸寧謂因民所利．萬邦以貞也．君道亦以元統利貞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以下八節皆象傳．孔子所以釋兩象及爻辭者．天行終則有始．卦亦因而重之．健卽乾也．君子自強如乾．不息則乾乾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教早辨也．陽雖至貴．猶必自下而始．人物皆然．理勢之當然也．天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德施與施德不同．施德猶或伐其善．德施則與博而化矣．非必博施濟衆．聞風興起亦然．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修己之道．反復不已．自日而夕．復自夕而日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自愼於進．斯无咎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天地造物．聖作物覩．亦謂之造．孟子所謂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天道虧盈．故當速改．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爲首則亢矣．言天德尚不可亢．以戒占者．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亦孔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此下三節爲一章．申彖傳也．元者居首之尊稱．天以春爲首時．在人則爲首善．長者卽首也．亨者會通之美名．天至夏而時物美備．在人則爲情文美備．嘉會謂美備也．義所宜順爲利．天至秋而物遂其宜．在人則爲事適其宜．和順適也．得正有常爲貞．天至冬而物成正性．在人則爲事立正幹．如樹之有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先天下而仁其身．惟以善之長長人．容可觀而身爲度．惟以嘉之會合禮．以義利物．人所樂從．而義遂以順而導．知正自固．心旣不惑．而事亦以正而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體備于己．則君子卽乾也．乾元亨利貞卽君子之元亨利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下六節爲一章．申象傳也．見是謂見稱也．潛龍苟易所守以干名．何至遯世不見是乎．惟不隨世變易．故或至遯世．不賴名以成．故不必見是於人．有樂有憂而實无悶．可行可違而不可拔．所以爲龍．若无悶而並不憂．一於違而不樂行．則石隱者流耳．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正得中道．不偏爲中．不易爲庸．謹信爲誠．否則爲邪．閑之於未邪之先．存之於旣誠之後．己旣善而人自善．己德博而人自化．惟知庸德爲性分所固有．故不伐至於化．而不伐又不足言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德必進而後崇．業必修而後廣．忠信者誠之於立心之初．則德有基而可進．立誠者言之於旣行之後．則業有實而可居．知忠信則德可至而必欲至之．則實與不實之幾．能謹於始矣．知立誠貫乎業之終．而果能終之．則不可勝用之義．存乎其中矣．不憂者不患無位也．而惕者惟恐離道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在淵能躍而非枉己．躍仍在淵而非忘世．德業非有兩事．退則蘊之爲德行．進則行之爲事業．及時謂時蘊則蘊．時行進修．不失其時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應如鶴鳴子和．氣求卽水溼火燥．雲龍風虎之屬．至於聖作物覩．與動物親上．植物親下．皆爲類從．蓋天地固萬物父母．而聖人亦有父之尊而母之親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自二至五皆有位．初爲民．二輔五．皆上所无．故極言亢之取悔．以見不亢乃吉．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七節爲一章．再申前意也．初以位卑勿用．非德不足也．二在當時未盡其用．如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三力行．四自考．至五乃居上治下．可見二猶爲時舍矣．位窮於上則災．盡變而不爲首則吉．乾元用九猶言天德不可爲首耳．非天德而欲爲首者．賤而好自專．天下所以亂也．有天德而不爲首者．聖人不自用．天下所以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七節爲一章．又申前意．通前兩章．確乎者德也．下也者位也．氣藏者時也．聖人之出處關氣運之顯藏．二惟閑邪存誠．時雖舍而終不可掩．三反復道無時不然．至四漸進．亦以乾乾爲道．必先自試．及時乃革．如乾道變化．至五乃位乎天德．如龍在天．至上則與時偕極．如能爲首．過其則矣．乾元統天．雖爲四時之首．而非有心於爲首．故謙受益．時乃大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以下六節爲一章．復申首章之意．乾元統天．春夏爲元亨．物有始而未亨之時．天無始而不亨之理．非始而何以得亨．一氣流行．未嘗間斷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道變化．秋冬爲利貞．於各正想見其性．於太和預識其情．非性何以有情．貞下起元．生生不窮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卽乾元．始而亨者也．美卽嘉會之意．美利者亨而利者也．不言所利者無所不利．非可指名利而貞者也．大矣哉．貞而復元．總一大哉乾元所統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卦以乾爲大．爻以五爲主．本有剛立之體．健行之德．心體不屈．德無間斷也．而用其健以中行．用其剛以正立．行法無過不及．立法不偏不倚也．既純乎剛健．又粹然中正．其本其用．無不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夫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觀此六爻發揮於剛．則一百九十二陽爻可旁通．而三百八十四全爻可旁通．卽天地萬物之情可旁通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既有乾五之德．自能乘此發揮以行天道．當其飛則雲從而行．在天則雨施更普．惟其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首出庶物故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以下七節爲一章．復申六爻發揮之旨．初以確乎不可拔者蘊之爲德行．卽可行之爲事業．潛非不可行．但行而事業未可成耳．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正中庸之成德．君子聚其所學．使可居也．辨其所問．使可行也．居謂存諸心．寬德之裕也．行謂見諸事．德之全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如舜禹攝政時．故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虞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又按本義以陽爻陽位爲重剛．故疑九四非重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如舜禹避于南河陽城時．尤非臣道之常．故言中不在人．孔疏曰．三與四俱爲人道．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正是人道．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愚按凡或爲疑辭者．二四爻位也．惟訟上或錫．損益或益或擊．則爲或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無私．故能合德合明．而又當理．故所因所革．緩急合序．作福作災．輕重合吉凶．先天謂開天以前民用．後天謂繼天以盡物性．天與大人兩不相違．人與鬼神皆不能違天．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亢者處極而不知返．故有悔．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處極而知返．羣龍所以吉也．不失其正．乾所以利貞所以元亨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統衆陰．體柔德順．象地．效法之謂坤．故亦元亨．乾不言所利．坤惟利從乾．健順相濟也．效法之君子旣非天德．尤不可爲首也．西南陰位．方以類聚．東北陽位．物以羣分．知得知喪．貞至於安．則所利者吉矣．又按乾爲馬．則坤爲牝馬．坤爲大輿．故曰攸往．內卦爲先．外卦爲後．坤先於乾．則爲否．故迷於所往．後於乾則爲泰．故得主利往．本義謂主於利．據文言則後得主而有常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元無所不統．在地則無所不到．非有兩元也．萬物本乎天而生於地．猶人受氣於父．受形於母．地惟順以承天．是則坤之元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物旣生而厚德載之．无疆．當其靜翕．固已含宏．至是動闢．遂能光大．此坤之亨．品物所以流形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卦象以地類而行地．地无疆而行亦无疆．卦體旣柔．卦德自順．故其占利牝馬之貞．君子所行當如是也．集說曰．凡馬羣每十牝從一牡．而行不入他羣．坤道以陰從陽．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坤以效法爲常道．違則失之．順則得之．惟西南乃與類行．則東北非其類矣．喪朋似非有慶．惟其知喪乃所以致慶也．又按說卦傳所言．震東方至艮東北．文王八卦方位也．坤由西南又得巽初離中兌三爲朋．此卦是也．由申行至亥月．否觀剝坤皆與類行．若往東北將爲寅月．必喪同類之朋．乃得三陽爲主．泰卦是也．卯月大壯則坤選矣．恰終於泰．故曰終有慶．本義曰．反而之西南則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君子安貞以應坤之无疆．猶坤以德合乾之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由卑漸而高遠．勢順而德厚．君子理順而德厚．皆無不載．

初六．履霜堅冰至．

坤之復也．以自知也．當十月之初．猶履九月之霜．而曰堅冰至者．教早辨於物．以喻惡不可長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凝於十月而水始冰．久則冰益壯．水澤腹堅．上象所謂其道窮者．實由始凝時馴致之耳．文言謂之積不善．乃小人道也．本義從魏志作初六履霜．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之師也．心者身之主．氣之帥也．立心以直．持身以方．成德乃大．及其致用．則雖所不習．亦无不利．非必不習也．猶詩言不聞亦式．非必不聞也．今經言无不利者十三．坤二、屯四、大有上、謙四、謙五、臨二、剝五、大過二、遯上、晉五、解上、鼎上、巽五．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二中正．成卦之主．而坤德正以動而從乾爲得主．乾大君也．坤從令者也．乾動直而坤德方．育體從心．卽順乾之直以爲方．因以其方合乾之大．故曰直以方．而大在其中矣．動則无不利者．坤以順能．猶地生萬物而化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之謙也．含章斂才也．小人的然日亡．則不可貞矣．故惟闇然者可常正也．從王事卽後得主．凡成謂不自爲主．有終卽終有慶也．又按坤爲文．三爻居陽．故爲章．坤藏爲含．與五同功而異位．故從王事无成．在下卦之終故有終．爻言有終自此始．彖言有終自謙始．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能含而後能發．以從王事．必能明乎職分所當爲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之豫也．順時義也．不中則无二之利．重陰則無三之章．惟默足以容而已．咎譽皆生乎動．惟靜翕如括囊則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大過五爻亦曰无咎无譽．彼生華則不久．此括囊則不害．四多懼故能愼．

六五．黃裳元吉．

坤之比也．元永貞者也．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如黃．中色．如裳．順正也．至哉坤元．承天則元亨．臨下則元吉．又按凡占大吉者．家人四、萃四、升初、鼎上、小過象．雖大而未至也．元吉者十三．坤五、訟五、履上、泰五、復初、大畜四、離二、損象、損五、益初、益五、井上、渙四．大之至也．春秋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本義曰．此可以見占法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德充諸內而見諸外.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坤之剝也.爛也.不能安牝馬之貞.故爲龍戰.陰慘至此.即初爻所謂堅冰至.文言所謂辨也.又按上在外地.故曰野.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解見乾卦.若遇坤之乾.其策百四十四.則柔皆變剛.利用健以守正也.乾上之亢.失其正也.故用九不亢則吉.坤上之戰不守貞也.故用六爲利永貞.本義曰.即乾之利貞.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此言爻變之通例.然則乾初變姤.亦以自乾而變.故不言女壯.坤初變復.亦以自坤而變.故不足於亨.餘可類推.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二由直方而大.此以變乾而大.始雖未大.終必德合无疆.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以下四節爲一章.申象傳也.言在地之坤道.坤雖至柔.當其動闢.春生夏長.浡然莫禦.故曰剛.及其靜翕.秋收冬藏.一定不易.故曰方

後得主而有常.

剛方皆得乾爲主.故動靜有常.又按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

含萬物而化光.

靜含萬物.是謂含宏.動而化生.則又光大.循環不窮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言順申贊至柔.承天申贊得主.時行申贊有常.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至終篇.申小象傳也.程傳曰.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按此即小象馴致之意.不可不愼.本義曰.古字順愼通用.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言立心之正.方言制事之義.必先主敬.乃能直內.制義乃能方外.由直以方也.敬義立而體无不備.雖不習而用無不周.蓋言大則不器.何所疑哉.又按顏子克己復禮.即乾三閑邪存誠.仲弓居敬行簡.即坤二直內方外.仲尼日月成象之謂乾.孟子願學效法之謂坤.四十不惑不動心.皆不疑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歷言地道妻道臣道.以見職分所當然.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坤順承天.變化即天地交.而萬物通.閉即不交否也.隱即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黃中通理.

以下三節.皆申五象.黃喩中德無少偏倚也.黃中言中德在內.退藏於密也.通謂知之明.觸處洞然.亦黃中所貫也.理謂處之當.條分縷析.亦黃中所該也.

正位居體.

正位猶言尊位.居體謂五與衆爻同居坤體.順而忘勢.貴而不驕.如裳正幅而下垂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則美在焉.通理則能暢發.三雖有美.可貞而已.惟五爲至美.故吉爲元吉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陰陽之分.貴於早辨.坤象地而上爲天.是陰疑於陽.幾莫能辨.臣子不安貞者似之.故以戰喩耳.不言虎而言龍者.虎陰而龍陽.使人知有陽而後知所辨也.不言氣而言血者.血陰而氣陽.所言不離陰慘也.後凡言血者皆陰類也.雜即陰疑於陽之謂.蓋言其不辨耳.天元而地黃.終有辨也.然不若早辨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古稱震下坎上.至周而有屯之名.稱名之始.其有憂患乎.後倣此.震體一剛下生.德動象雷.居東象木.坎體一剛中陷.德險象水.又爲雲雨.合二體六爻.兼有素位而行.不屈不怍之意.元亨無入而不自得也.貞謂正己.勿往謂不自用.建侯謂不自專.又按初爲卦主.侯綱主也.屯豫建侯.皆取震爲長子.又有百里出守社稷之象.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乾坤剛柔未交.震體始交.屯體二與五交而坎難即生.此屯所由名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夫難以險生.即以動解.卦德陽動.大能亨也.惟動乎險中.不出其位.亨以貞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觀卦象雷動雨中.而生物滿盈.則知屯中即可亨矣.孔疏曰.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如在冥昧之時.宜建侯以撫恤.而不得安居無事.愚謂不寧.即動乎險中.非有攸往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象傳雷雨之動.屯者亨矣.大象言雲.則雨未下施.雷未上行.所謂曀曀其陰.虺虺其雷.猶爲屯也.物相

經者如草昧．未分君子理其緒而經之．才相需者如雲雷未合．君子比其類而綸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屯之比也．見左傳閔公元年．又昭公七年．初當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如湯文以大事小也．鍾氏國端以柱立於石爲磐桓．懲弱建而未事耳．貞謂質爾人民．謹爾侯度．故利建也．又按屯見而不失其居．當位爲居貞．震木下剛．艮石止之．故如磐桓．本義以爲難進之貌．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行必以正．卽居貞矣．貴而不驕．不陵下也．又按初陽爲貴．爲大．二三四陰爲賤．互坤爲衆．故得民．震有長人之象．解震在坎上．故曰往得衆．屯震在坎下．故貴下得民．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之節也．止也．剛柔變而難生．應五險中．乘初不寧．欲仕于侯而兩難矣．伊呂王臣．而遇桀紂爲君．湯文爲侯．未可事也．十年而後．湯文將王．伊呂乃仕．屯如邅如．知難而退也．乘馬班如．欲往仍回也．待時而往．如女子待年．雖乘應皆正．非爲寇以相害．如婚媾以相交．猶勿往也．許嫁曰字．貞不字者．不援上也．十年乃字．居易俟命也．又按震艮反覆．故邅如．震於馬爲作足．坤輿乘之．艮止坎曳．故班如．坎爲盜而五正應．故曰匪寇婚媾．本義指初．似當指五．爻凡三言匪寇婚媾．屯二賁四睽上．皆近坎而正應．柔正爲女貞．凡言十者．地數十也．復頤言十年．損益言十朋．皆互坤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本應五．乘初不寧．猶乘馬而遇難．然難生特數之變．應五乃理之常．久而得主有常．則婚媾合矣．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屯之既濟．其道窮也．君子以思患焉．陰居動極．與五同功而異位．與上皆柔而無剛應．蓋不正而貪功者．故不能亨貞．如狄人侵邢．衛人侵阮之類．象如逐鹿而无人以導之．惟入於林．必不得鹿也．君子見幾於无虞之始．舍之於未入之先．夫舍固不得．入尤徒勞．不如舍矣．若不能舍．一往卽吝．豈待入林不得乃爲吝哉．又按鹿者走險之禽．三從坎險而無應．故曰卽鹿无虞．艮爲山．又與坎震皆有木象．故曰林．坎陷爲入．震動將往．互坤知阻．艮止爲舍．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往則不舍．非居貞矣．吝則不亨．故曰窮也．爻言吝者二十．屯三、蒙初、蒙四、泰上、同人二、蠱四、觀初、噬嗑三、賁五、大過四、咸三、恆三、萃三、困四、巽三、未濟初．皆因卦亨而反言之．巽三小象亦曰志窮吝也．惟晉上、家人三、解三、姤上．卦不言亨．而姤卦上小象亦曰上窮吝也．吝蓋自窮．故可鄙．亨則不窮．故可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

屯之隨也．柔正居屯．欲往仍回．求助於下．相隨而往．故利．又按二乘震主爲馬．四居震上．亦爲乘馬．應初爲求婚媾．湯文之友邦似之．春秋亦有求與國以勤王者．如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之類皆是．

象曰．求而往．明也．

無應而往則吝．有求而往爲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屯之復也．雖生險中．故不亨．如夏殷之末世．膏澤有限．自守而已．夫在下自守．能正猶吉．如女子之不字．從禽之不如舍是也．若居尊自守．既不能得民．又不求婚媾．雖正亦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又按雨施爲膏．若雲則猶屯而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之益也．上則莫益之矣．合觀爻辭．初二貞而三往吝．蓋震本能動．特恐其非貞也．四往吉而五貞凶．蓋既入坎中．又恐其不動也．上六屯極无應．柔不能動．凶可知矣．晉昭鄭忽似之．又按坎於馬爲下首．於人爲加憂．爲血卦．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時既難行．當求處之之道．豈可徒憂傷以長困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艮體一剛居外．德止象山．以坎遇艮．中外有阻．待時而通．如蒙待教也．亨我亨之也．禮無往教．人自來學．筮謂卽神．喻求教也．初筮用志不紛．再三則雜而不正．教者必以正也．又按坎爲通．故亨．二爲成卦之主．故曰我．艮少男爲童．初承卦主．故告．三應上．近二．兩無專主．故瀆．承艮爲止．故不告．互坤．故利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不能登高．險而止．不能行遠．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言必登科而後進．二以己之亨行當可之教．而五亦應之．剛中故能時中．當其可之謂時．若淩節而施．則瀆矣．惟時教必有正業．則學而思．思曰睿．睿作聖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方發源於山．衆流未合．童稚似之．果行如達其流．育德如培其源．卽養正也．又按漸居賢德．大畜畜德．蠱振育德．皆取艮象．前卦雷雨之動滿盈．卽滿溢．皆盈涸可立待．故小象終於何可長．此卦山下出泉．卽有本如是．故大象始於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蒙之損也．以遠害也．草蒙之下有險之初．陰弱不正．欲發其蒙．利用刑人．可以弼教．所謂師嚴而後道尊也．然嚴師爲難．曰用說桎梏者．小懲大戒．刑期無刑．所謂利禦寇也．若非善發其蒙．則欲驅而之善．

反漸成其惡．知以桎梏往．故吝．所謂不利爲寇也．又按互震起．故曰發．震蔵如刑人．震足艮手坎陷．故曰桎梏互坤德順．故脫．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承二剛中．故能正法．以養正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蒙之剝也．以與下也．亨行時中．包羣蒙而爲之主．納羣陰而爲之歸．此通一卦而言．伊尹之覺斯民是也．能臣輔君．如子克家．此主應五而言伊尹之訓太甲是也．通釋曰．有天地卽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接謂志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蒙之蠱也．有女惑男之象焉．瀆則不告者也．陰不中正．近見二方納婦．欲舍在上之正應．而下從焉．志无專主．故曰再三瀆．蓋險慢利以事其師者．勿取亦不屑之教誨也．納則爲婦．不取則爲女．又按二剛中爲金夫．從二則舍其正應．何以正身．故曰．不有躬．全經言无攸利者十．蒙三、臨三、无妄上、頤三、恆初、大壯上、革三、歸妹象、歸妹上、未濟象．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柔不中正．則非順．本義作不愼．

六四．困蒙．吝．

蒙之未濟．男之窮也．重陰失中．自困於蒙．不求亨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二有實德．五困正應．初三衛近．四獨遠之．自是而不求也．

六五．童蒙．吉．

蒙之渙也．亨不窮也．居尊應二．不失赤子之心．能求乃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太甲聽訓．成王受戒．皆順以巽．又按互坤能順．變巽能從．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蒙之師也．以正功也．二包羣蒙．上獨擊三．未能納婦．則非婚媾．故言寇耳．擊之而反瀆之．是謂爲寇．卽以往吝也．擊之而能發之．是謂禦寇．卽用說桎梏也．又按艮爲手．於木爲堅多節．故曰擊．三在坎爲盜．故曰寇．艮止爲禦．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初六居卑．利用刑人．初用二以自正也．六五居尊．利用禦寇．五用上以止三也．三行不順．止之則交相順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坎相遇．兩德相需．五爲卦主．能誠意以感下．則爲光亨．能正心則吉．雖以濟險可也．又按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卵．故人以誠意相感爲孚．坎中一陽與乾三陽同氣相孚．互離文明．故光．坎水爲川．乾易以知險．故利涉．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之進也．有所必須而未進也．臨險則恐陷．欲往幾窮矣．所需者乾體剛立．則不陷．乾德健行．則不窮．蓋乾知險．則坎爲通．故不陷不窮．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三爻有需時之義．坎三爻有需人之義．五正天位之中．以正立中行之主．必有得人共濟之功．坎彖亦曰行有尙．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飮食宴樂．

天與雲相需．故雲上則天澤可需．人亦有相需者．羣賢宴樂則治功可需．而宴樂之禮始諸飮食．亦相需也．

初九．需於郊．利用恆．无咎．

需之井也．以辨義也．剛而不陷．義當正立者也．乾固知險．初爻遠坎．宜常守正．則无自陷之咎．又按爻言郊者四．內言西郊者二．小過以互兌爲西郊．小畜則乾互兌也．同人以乾上爲郊．此亦乾互兌也．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失常則有言致寇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之旣濟也．當思患而豫防焉．剛不正而能中行．義當小懲者也．有言猶未孚．旣孚則無言矣．又按漸近坎水．故曰沙．始互兌爲口舌．故小有言．

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幾困矣．乾二能寬以居．故衍在中．義猶不困．楊氏慈湖曰．胸中寬平．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需之節也．不節則嗟矣．過剛處危．義當大戒者也．又按兌澤承坎當如泥．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互離近坎．水火爲災．坎伏兌見．在離目前．推之凡在外者苟無遠慮．必有近憂．皆不敬愼所致．敬愼尙

可不敗。又按乾惕坎憂。敬愼之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需之夬也。在坎穴中。應剛不陷。故出。義當痛懲者也。錢氏曰。需之四上皆爲穴。猶坎之初三皆爲窞。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柔正爲順。後多倣此。初剛不陷。五往有功。四承五應初。兼聽之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需之泰也。位乎天位。義當禮人者也。三陽方來爲客。五具酒食以需之。詩所謂有飶其香。邦家之光也。

客來。光亨。主亦當位。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接人以禮。取人以身。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之小畜也。雲上者既雨矣。但入險極亦必禮人乃得出也。客來本五所爭。可需而不可召者。錢氏曰。四爲五順聽于未來之先。上爲五加敬于既來之後。愚謂使其可召。或不召自來。則亦不足敬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敬人者人恆敬之。雖不如五之當位貞吉。亦未大失。況以陰居陰。未失位。即未失義也。訟上以陽居陰。又不足敬。乃大失耳。書洪範八政。內政有六。首食貨而後司寇。外政有二。先賓而後師。重富教而緩兵刑。猶易先需而後訟師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坎乾當以德相需。今反以體象相違。故訟。凡訟以有孚而被窒。仍自儆惕中止。不敢求伸。則吉。若必究極其事。則凶。宜見善人以息爭。愼勿行險以倖勝。又按坎爲陷。故有孚窒。爲加憂故惕。二爲中。上爲終。互離爲見。五爲大人。需三陽隨坎順往。故利涉。訟三陽乘坎違行。故不利。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分言其體。爲上剛下險。合言其德。爲內險外健。訟所由成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來謂歸。遁得中則訟不成。德莫大於使民無訟。見大人尙其德也。上在五外。出乎德則入乎凶矣。剛來舊謂自遯三來居二。愚謂乾震坎艮皆剛。坤巽離兌皆柔。在上爲進爲往。在下爲內爲來。變在其中矣。泰否往來。傳言外內。其顯焉者也。訟曰上剛。又曰剛來。乾上坎下也。渙曰剛來。亦坎下也。賁曰柔來。又曰剛上。離下艮上也。大畜剛上。亦艮上也。隨无妄曰剛來。皆震下也。无妄乾上。故曰剛自外來。震之剛自乾來也。咸以兌上艮下爲柔上剛下。蠱則艮上巽下。恆則震上巽下。皆曰剛上柔下。升以坤上爲柔升。自萃而上也。噬嗑晉睽鼎皆以離上爲柔上行。小畜渙皆以巽上爲柔得位。漸亦巽上曰進得

位。又曰其位剛得中者。柔居二四。剛居三五。皆爲得位。乾兌巽坎皆剛中。離震艮坤皆柔中。剛往固有功。需坎蹇解是也。漸以巽往。亦有功者。五剛中也。本義雖說卦變。亦自謂非畫卦作易本旨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對上之始。水天相需。雨下之後。天水相違。此需受以訟之象也。君子宴樂之禮始諸飲食。小人終訟之凶亦始諸飲食。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故貴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訟之履也。辨上下也。凡以乾象君。則九五爲主。以乾象天。則上九爲主。大象天與水違行。亦見上剛過高而終訟。故諸爻皆違而訟焉。初不健而免凶者也。訟事未成。故未言訟而言所事。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終凶故不可長。見大人則其辨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訟之否也。儉德避難者也。剛險則克訟。來而得中則不克訟。以乇臣而歸逋下邑。已固惕中吉。且孚其邑人皆免於陷。又按以剛居柔與兩柔同爲邑人。三百戶者卦凡三畫。爻多言三。此卦言衆曰三。百言辱曰三褫。師晉言錫曰三錫三接。比解巽言田曰三驅三狐三品。謙益言行曰三日三人。同人坎困漸豐言久則曰三歲。既濟未濟亦言三年。隨事異象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又按坎爲隱伏。故竄。若爲下險而訟上。則爲加憂而患至。掇。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訟之姤也。不違行者也。訟成於剛健。故三與初皆以柔終。言食舊德。即坤三含章。故家遺業。淺而不厭。不願人之膏粱。貞即坤三可貞。雖位處多凶。終必吉也。從乾亦坤舊德。即地道臣道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訟之渙也。不終凶者也。即就也。渝改變也。健不中正。始嘗違行矣。既而不克訟。四多懼也。故欲其復就天命。故其違行之失。而安於正則吉。爻凡三言渝。豫隨有渝。震雷動也。訟四之渝。互巽風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訟之未濟也。訟而無訟。上下皆吉。虞芮質成於文王。是也。又按未濟五爲貞吉君子。訟五爲元吉大人。以位言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訟之困也。師終凶者也。諸爻皆不克。故上獨倖勝。位在卦外。或錫或褫。與登上或擊。皆自外來。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不褫亦不足敬。況必褫乎。

䷆師。貞。丈人。吉。无咎。

以坎一陽承坤衆陰。師之義。兵凶戰危。每易有咎。惟理直而得人。則吉。而无咎。又按中爻互震。故曰丈人長子。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衆未盡正。能使皆正。則不勞而王。主五言也。與二正應。居坤土有衆之上爲王。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體剛中則不暴。五與二應則任專。故二爲丈人吉。卦德行險或不免毒民而致咎。能順民心則民從而无咎。又合上下言也。又按震足爲行。坎爲心病。毒其毒耳。從釋衆陰從一陽。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就下之水。猶廣土中有就養之民。而兵寓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之臨也。見左傳宣公十二年。教正始也。律所以正衆。臧謂能以衆正。傳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師之坤也。安貞吉也。二剛中而應丈人。吉也。應故錫命。胡氏安定曰。一命爵。二命服。三命車馬。愚按坤坎震有輿馬象。故曰三錫。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應五天位。

六三。師或輿尸。凶。

師之升也。升用大人。勿用小人。又按乘坎於輿爲多眚。坤衆坎陷故曰尸。三固多凶。其柔危。或者危詞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或敗已大无功。況必敗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之解也。來復吉也。不中而能正。無應而能退聽于丈人者也。二與四同功。故退聽於二。又按震東爲左。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曰。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師之坎也。往有功也。爲民除害。如爲田除禽。奉辭伐罪。師貞无咎。可以王矣。然必丈人乃吉。否則雖貞亦凶。又按坤爲地曰田。坎爲豕曰禽。坤爲母。震坎皆子。二居震始爲長。三居坎終爲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二五剛柔適中。三不當位。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蒙也。利貞也。師終順極。列爵分土之時也。當用丈人之初。已不用小人矣。至是復申戒之。使謹其後。又按五居陽位爲大君。坤爲文命。坤土在上。互坤在下。有國有家之象。開國卽建侯。承家亦長子耳。與三不應。故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或輿尸者。已不可使。必亂邦者。尤不可用。師言用衆。噬嗑言用獄。雖吉爻亦加戒詞。多言无咎。愼兵刑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坤以衆陰承坎而比一陽。得道者多助。故吉。失道則咎矣。蒙曰初筮。喩求教專一也。比曰原筮。喩自審至再也。自審足以長人。常守其正。乃无失道。雖未比者亦來。比焉不敢後也。其或負固不服者。凶在彼矣。又按師受以比卦。仍坎坤。故曰原筮。而五正天位。故曰元永貞。初遠五故不寧。上在末位爲後夫。項氏曰。原筮主五言。萃有分權之四。故元永貞繫于爻。比惟獨運之五。故繫于卦。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輔故吉。順從故輔。坤順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剛中故應。應故來。凡一陰一陽得位者。始言上下應。此卦五陰比一陽。故爻皆言比之。莫非王臣也。惟三居坤上。與上居卦上。臣而不臣。非下順從耳。故曰匪人。曰无首。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四達于地上。王道四達於侯國。惟元永貞者能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比之屯也。屯初建侯。不寧。比初卽不寧方來。孚卽上下應也。盈缶喩積誠。初遠于五。始未來。故不寧。因二變孚于五。故初亦有孚。比之无不寧之咎矣。有孚自積中而來。他吉自意外而來。詩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能歸心而吉亦歸焉。无它心而有它吉也。又按缶土器。坎中滿。故曰盈。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之坎也。有孚心亨。正應由己。非有它也。
象曰。比之自內。亦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比之蹇也。不順從者也。三爲人位。而不當位。故曰匪人。非貞吉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後夫凶。三亦傷矣。否之匪人。不利君子。比之匪人。自求禍耳。
六四。外比之。貞吉。
比之萃也。內卦二正應五。以循于家者獻于廷。故曰自內。外卦四不應初。如國爾忘家。故曰外比。與二同正。故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五固賢王。四亦賢士。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非面從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之坤也。元永貞。无咎者也。顯比者。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書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又曰。敢不敬應。是也。三驅者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喻招攜以禮。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也。失前禽謂不應者自去。不必強其皆來。邑人不誡謂旣來者皆寧。不必防其復去也。本義謂邑人亦喻上意不求必得。坤坎有輿馬象。故曰驅。坎爲豕。故上爲禽。卦言後夫。謂其不來。爻言前禽。謂其竟去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正中則無私。舍逆謂舍其前去者。取順謂不失其順從者。使中謂以己之正中化逆爲順。使民皆協於中。故萬方無不事。而邑人不必誡耳。昔苗民逆命。而禹班師。失前禽也。旣而七旬有苗格。上使中也。若仲康征羲和。則田有禽。利執言矣。宣王南征蠻荊。亦田有禽。薄伐玁狁。惟至太原。亦失前禽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之觀也。觀貴有孚。五如元首。自四以下皆順從之。上以陰柔處外。不能有孚。无以順從。是无王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初以有孚終吉。固上所无也。二四貞吉。亦上所无。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體一柔下伏。德巽善入。故象風。又居東南。象木。五一陽如君心。乾三陽如羣賢。四以孤陰育物。曰小畜。上得君心。下用羣賢。德體可亨。但恐羣賢不爲之用。如陰陽不和耳。不和自我。衆陽和之亦自我。衆

陽蓋實備羣賢也。又按乾居西北。如雲從羣龍。巽居東南。各從其類。故未和合。胡氏曰。陰陽和洽則雨。陰少則陽氣泄而不收。小畜是也。陰多則陽氣鬱而不達。小過是也。故皆不雨。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小畜貴于有孚。亦難于有孚。卦體四得大臣近君之位。雖不如大有之尊。而上下尙應。將有望焉。故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誠能健行巽從。內外德孚。剛而不過。二五志孚乃亨。
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今陽皆應陰。如雲尙往。雨雖可望。然應之自我西郊。應而未和。亦自西郊。故雨將施而未行。必待德合志行乃亨也。又按乾天施。巽不果。故未行。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以微力而畜密雲。君子以小心謹愼文德。皆未能遂施而有待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小畜之巽也。自懿文德。應四而往。故密雲。未和而復。故不雨。此剛正之道。盡其在我而不尤人。人誰咎之。吉謂能復而後能往也。又按以乾應巽。健而巽矣。本義以爲進復。下同。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凡言其義吉。義无咎者。言非幸也。其義凶者。非不幸也。
九二。牽復。吉。
小畜之家人也。剛中健行。與四同功而異位。亦應而未和。與初同復同吉者。又按互兌爲羊。初牽之而復。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中謂不爲己甚。雖有歸志。不悻悻也。義亦自吉。皆不待往亨而後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小畜之中孚也。初二吉而三自失者。在中孚則三得敵。在小畜則剛過中矣。輻大畜作輹。訂詁曰。輻。車轑。所以利輪之轉者。輹伏菟。所以利軸之轉者。輹惟車不欲行。則暫脫之。輻必輪破車裂而後可脫。車不能行矣。愚謂初二能復。尙有可往。三雖欲往。反無可行。蓋健極而巽未孚。與四近而不相得。如夫妻不和。所謂君子征凶也。又按乾行健。兌毀折。故脫輻。離爲目。巽多白眼。兌爲口舌。故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剛過健極之人。每欲正室而反目。未能有孚故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小畜之乾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應而未和。則反目致咎。血來惕深。應而有孚。則血去惕出。和而无咎。所謂婦貞厲。月幾望也。又按六四陰類。故稱血焉。四本多懼。故惕。巽風散之。故去故出。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衆陽以五爲尊。故欲四合志於五。以孚衆陽。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小畜之大畜也。時也。剛中而志行矣。大有厥孚交如。五應二以邇孚也。小畜有孚攣如。五結四以徧孚也。剛實爲富。四柔未富。五能孚之。是推實德以及其鄰。所謂旣雨旣處。尙德載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能孚則鄰亦當富。不獨五富矣。

上九。旣雨旣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小畜之需也。原始曰。上處卦終。爻辭統全卦言之。意謂五與四孚。則初二之應而未和者皆和矣。密雲者旣雨矣。牽復者來處矣。總由尙德相孚。富以其鄰也。婦貞厲。謂四以柔正而因惕如危。月幾望。謂四以有孚而血去惕出。歸妹六五。中孚六四。並言月幾望。皆陰象而尙德者也。君子苟與家人反目。往而正之。適以取凶。卽輿脫輻也。又按此與中孚皆以巽陰生爲月。歸妹以震東出互坎中滿爲月望。中孚歸妹皆以上缺爲幾望。此亦互兌也。

象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有孚者旣處。小畜所以亨也。有疑者未處。三所以多凶也。又按三承巽爲不果。故疑。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體一柔外見德說。象澤柔爲履主。兌乾合德。履和而至乃亨。又按離文炳爲虎。乾爲首。三四人位承五。互巽如風從虎。故兩爻皆言履尾。三當兌口。如咥。至四巽伏則不咥。故三凶而四終吉。

象曰。履。柔履剛也。

履。德之基也。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惟柔履剛。故履以和行。若歷之上剛下險。則非和行矣。此合全體言。柔指兌體。剛指乾體。非指三位。故未言位不當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合全德言。不曰健而曰乾者。應乾當惕。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以德免咥耳。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若以位言。五爲大君。中正无疚。三不中正。能免疚乎。又按五乘離。故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載高而下臨深。所履甚謹。且天地定位而澤尤卑於地。山澤通氣而天尤高於山。其辨甚嚴。禮之體也。而其用則和。乾兌爲天理說心。故民志定。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之訟也。作事謀始。素位而行。剛正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專也。不願乎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履之无妄也。居易俟命。如履坦途。剛居柔位。順帝則于光明之下而不自用。貞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亂謂行險僥倖。初獨行。二自正。皆未履虎。

初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履之乾也。爻以位言。應乾而不中正。雖有其德。非全德矣。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勉爲能視能履。稍不恭愼則凶。蓋二未履虎。故自爲幽人。三以武人而作耳目股肱。欲効能于大君。尤宜恭愼也。又按離爲目。巽爲股。兌爲毀折。如眇跛居下之上。故自勉爲能。離爲甲冑戈兵。如武人應乾。故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明健不足。位又不當。未可有爲。志剛卽應乾。惜其有志未逮。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履之中孚也。不咥者也。四多懼。故愬愬。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三應乾爲志。剛四在乾。則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

履之睽也。爻言夬者。天澤爲履。澤天爲夬。故履之五猶夬之二也。夬二得中道而號。彖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爲臣不易也。履五剛中而厲。彖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爲君難也。光明則不疑。故決于所履中正。故不疚而猶不忘危。其危乃光也。不言其吉者。履猶未終。有待于考耳。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三以不當。故凶。位有疚也。五以正當而厲。則不疚矣。本義謂傷于所恃。則非不疚。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之兌也。旣亨利貞。又極言其不疚也。視其所履。以考其善。周旋折旋。無不中禮。知其建極錫極。無非福履矣。又按離目在下爲視履。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自天祐之。故終有慶。

周易略解卷二

中十卦

䷊泰。小往大來。吉亨。

小往謂不仁者遠。大來謂仁人以爲己歸也。又如體有小大。無以小害大。小往如去。夫外誘之私。大來如充其本然之善。一身如此則身泰。舉世如此則世泰矣。泰安也。故吉。泰通也。故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定位。形不可變而以氣交。物通是也。履辨上下。分不可變而以心交。志同是也。陰陽以氣言。春生時也。健順以德言。直而溫也。君子道長則不獨爲君子。小人道消則不終爲小人。以類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一陰一陽之謂道。裁成以制其過。如備旱潦節寒暑之屬。使无愆陽伏陰也。時物土物各有宜。輔相以補其不及。如因美利贊化育之屬。使無違時曠土也。左右如父母之攜持其子。元后作民父母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泰之升也。初與四交而志同。能連二三並進。大來之始也。茹。茅根。彙。類也。謂君子道長。又按九震。起也

故爲拔。天地變化草木蕃。故曰茅茹。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征與往異。往謂長逝。故曰道消。征謂起行。故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泰之明夷也。以從衆也。二與五變。志同而道合。包荒者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用馮河者。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惟有過人之度量。斯有非常之定力。而所包者如天無不覆。故不遐遺而亦無私覆。故朋亡。周而不比。羣而不黨也。五爲中行。二得尚焉。訂詁曰。尚如尚主之尚。正與歸妹相應。五居上卦之中。故曰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休休有容。與君合德。光大如天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泰之臨也。剛浸而長。持盈保泰者也。時當大盛。保于未危。深知既平必无不陂。凡理亦无往不復。恐難長保。而日與四相近而異體。與五同功而異位。與上相應而異羣。恐難偏孚。然知難自正。既可无咎。勿恤其所孚之偏與不偏。惟與五同功。即同福也。又按乾知險。故艱。以易知。故勿恤。互兌爲口。向五故食。彖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憂。變則泰三、家人五、晉五、夬二、萃初皆言勿恤。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往復相接。天地之常。彼兩間者莫不皆然。故泰之小往復來爲否。否之大往亦復來爲泰。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泰之大壯也。利貞也。自知不足而自率從善。即小人道消也。翩翩。震動之意。小畜五陽故富。泰四重陰故不富。原始曰。三陰翩翩。不謀而合以孚于陽、正見上下交而志同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失其富實。故爲小往。願孚于陽。則不終失。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泰之需也。見春秋哀公九年。五即二所尚之中行。祉即三所食之福也。以祉謂養賢以及萬民。故元吉。

原始曰。泰變之世。以不得人爲己憂。堯之所以爲大也。歸妹殆釐降之意耳。愚按卦互震兌爲歸妹。彼五亦言帝乙。意當時傳爲盛事。因以喻屈陰從陽。又帝出乎震。乙亦東方。震兄兌妹。稱名取類。皆有合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二剛五柔。交以行願。即志同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之大畜也．時也．上當極泰．平者陂矣．上下交則后得衆以守邦．如城得隍土以堅築．不交則衆散而不與．守如城復于隍．故受之以否．因戒占者勿用師以貲人．自邑告命．喩自責以正己也．雖正猶以不能保泰爲吝．況敢不正乎．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泰反其類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內陰外陽．秋肅氣也．內柔外剛．色厲內荏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閉．賢人隱．儉節制也．榮猶寵也．本義．儉當作斂．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之无妄也．匪正有眚也．不利君子貞．則爲否之匪人．能如君子貞．則爲泰之吉亨．因其失正而勉以正也．又按初柔在下如茅．承艮爲手如拔．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從乾得君．公爾忘私．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否之訟也．利見大人也．凡小加大則凶．大徇小則吝．惟小人內能承順乎君子．則小不加大．自安其分故吉．大不徇小．自安于否．亦不求亨而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大人否亨者．由小能承大而不亂．非大人亂羣以求亨也．

六三．包羞．

否之遯也．小人長也．三爲人位而不正．在比則爲比之匪人．在否則爲否之匪人．不能貞吉．內愧而已．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之觀也．觀國光也．本義．命謂天命．程傳謂君命．項氏安世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愚謂治身以心爲天君．罔念則命亂．克念則有命．治世則天與君皆錫祉者也．有命及下則无不受矣．疇卽其儔．離麗也．祉卽吉亨．又按互巽爲申命．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初志在君．四尤近君．故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之晉也．錫祉者也．剛中居尊．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有戒懼危亡之心．自有苞桑繫固之象．又按巽爲木．艮爲手．爲堅木．如繫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位乎天德也．卦以體言．則爲大往之時．爻以位言．則爲大人之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之萃也．先戒不虞．後順以說矣．蘇氏曰．休否則否猶有存者．傾則盡矣．訂詁曰．先否後喜．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意．原始曰．泰至上而復．否至上而傾．窮則變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亦泰變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體一柔中虛．兩剛附焉．德相麗而文明．象火．又象日．電．承乾麗天．二五同爲人道．二爲卦主．能使野无遺賢．則无于宗之吝．故亨．力同則利涉．詩曰．烝徒楫之．是也．心同則利貞．詩曰．正直是與．是也．有鑒于否之匪人．故利君子貞．又按乾知險．故利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得位則柔能立．得中則不偏黨．應乾偕行．故曰乾行．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剛健而文明．卽中庸自誠明．同人文明以健．卽自明誠也．唯中正而應．故能上下交而志同．否則不免于宗吝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地與水比．象王道之四達．天與火同人．象二人之同心．比象以無所不比爲比．比卽爲周．此以有不盡同爲同．同卽爲和．類族謂各從其類．凡異類者不敢同也．辨物謂辨是與非．卽似是者亦不苟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遯也．遯初不正曰亨．小利貞．此本剛正．雖未得位而不屈．雖未得中而不黨．亦君子貞也．初行遇二．若有狃近之咎．然以无心得之．故无咎．又按二偶如門．乾亦闔戶．離日初出于門．卽于野之漸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旣出則雖不同之天下之志可通矣．四所以弗克攻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之乾也．應五乾行．志貴於通．二與羣賢在野．若蔽賢以自結於君．是獨與五爲宗．非通天下之志矣．又按一柔之卦．必有設戒．姤初見凶．履三咥凶．夬上終凶．小畜四以有孚而血去惕出．大有五吉尙

恐易而無備．同人之吝．亦設戒耳．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言非于野之亨．五所以先號咷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同人之无妄也．非正有害也．過剛不中而无應．雖正而非君子正也．伏戎以待戰．升陵以守望．喻不和于上．三歲不興．喻久不得志也．又按離爲甲冑戈兵．故曰戎．曰攻．曰師．克互巽爲高．如陵．巽伏．故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不以柔應乾．而以剛敵剛．不和其何以行．故上亦志未得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同人之家人也．不中正而无應．以其剛而不過．猶可吉耳．墉．城垣．非于野矣．乘墉欲攻．喻不和于下．居柔多懼．故弗克耳．又按乘離中虛如墉．互巽不果．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以不正而攻正．理宜有困矣．困本非吉．因而反正．乃吉．晉伐鄍納捷菑弗克納是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同人之離也．中正故亨．具全彖之義者也．乾易以知險．欲通天下之志．若涉大川．用二作舟楫．先憂二不同心．故號咷．後以易知則有親．與二中正而應．故笑．夫以有親而通天下之志．猶帥衆涉川而通往來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君子中直．猶必相求以相正．況天下之志有同有異．必遇君子．乃能通之．爻言克其異以遇其同．此言遇其同以克其異．互相發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之革也．悔亡者也．上六乾行．但无中正之應耳．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郊雖未及于野之亨．亦無于宗之吝．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元亨．

先天乾南．天無私覆．後天離南．日無私照．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人土莫非其有也．又按乾固元亨．離爲萬物相見．亦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小畜亦一柔得位而上下應．大有則位尊而得中．同人亦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則更尊大而人應

己．卽中庸所謂足以有臨也．柔尊可該寬裕溫．大中可該齊莊正．剛健可該發強毅．文明可該理密察．應天時行卽溥博而時出．元亨卽民莫不敬信說也．又按二天德．五天位．二五相應．皆爲應天．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日無私照．君子無私好惡．遏惡揚善．惟剛明者能之．應天卽順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鼎也．盛極必衰．害所由伏．初盛未極．應非由己．未交于物．故未交于害．本非有咎．加以其艱其慎．則終无致害之咎．又按乾知險．故艱．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上皆言大有．慎終于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有之離也．二得中道．剛而不偏．健能勝任．應天時行．交而不害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敗與不敗．皆由于積．過則敗矣．中則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有之睽也．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三與五同功而多凶．行善而備敗．從王事而惕若者也．自王亨之．如上九自天祐也．有大不可以盈．器小易盈則敗．又按乾爲君．故曰公．互兌口食．故曰亨．五居尊應天爲天子．三本剛勝．互乾太剛則折．故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大有之大畜也．近天子之光．固有彭然之勢．而非其所自爲．蓋深知有大不可以盈．亦艱則无咎者也．又按離本明．盛互乾陽．盛故爲彭．居陰多懼．離體中虛．故匪彭．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盛之過與不過．其辨甚微．惟離明能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乾也．見左傳閔公二年．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也．中虛能孚交以揚善．威以遏惡．原始曰．初云无交．此云交．如言不僅得二之交也．六五本柔．以交于羣陽．得威如之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交如以發衆善之誠．所謂履信思乎順也．又必威如以遏惡于未然．蓋恐示人以易而人不知備．所謂艱則无咎也．蓋善爲衆志所固有．故信以發之．凡人忘備則惡心生．故威以遏之．乃无不利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大壯也．天地之情見矣．君子順天休命．大亦申命用休．蓋五能應天時行．故下應之爲人助．上應之爲天祐．木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紗曰．大有上吉．明半關全卦．非由上爻而已．猶師之上六論師之終．其言大君．蓋指五．非指上六．小畜上九論畜之成．稱月與婦．亦指四．非指上九也．

䷎謙．亨．君子有終．吉．

以艮一陽承坤衆陰爲謙．處以下人．邦家必達．故亨．三剛正爲君子．在艮成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下濟謙也．光明亨也．卑亦謙也．上行亨也．所謂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豐彖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豐主收盈．此主美謙．互相發也．君子謙尊而光．猶天道光明．卑不可踰．猶地道上行．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山未嘗自外于地．猶衆人中有君子．君子未嘗自異于衆人．無不平之見也．故能謙以制禮．損有餘．補不足．施於事物無不平之憾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之明夷也．在坤地中．卑不可踰者也．柔處謙謙．處下又謙．惟其不矜．天下莫與爭．能用此以往．雖險亦吉．又按坎水爲川．震出用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自牧者自養．有地．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是也．

六二．鳴謙．貞吉．

謙之升也．以愼德也．人道好謙．自達其誠以謙．日聞當出于正．故吉也．又按互震善鳴．柔正爲貞．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在勞謙君子之下而誠服焉．心所自安．豈徒聲音笑貌爲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謙之坤也．勞而不伐．謙而不息．成卦之主也．尊而光矣．又按艮手震足．獨勞于艮山坎水之間．有終．互見坤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坤衆順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

謙之小過也．宜下者也．坤爲地道．四蓋卑而上行者．非欲上人也．梁氏曰．柔正能謙矣．然處近君之地在功臣之上．更當發揮其謙．又按艮手震動．如撝．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詩曰．柔嘉維則．坤本從乾．四又多懼．故不敢違．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謙之蹇也．而不蹇者．五居天位．下濟而光明者也．不富卽謙也．以其鄰卽下濟也．利侵伐卽謂行險而順．无不利卽亨也．又按柔處爲不富．互師爲侵伐．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不服者．法天虧盈以惡其盈．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之艮也．法天道以自虧其盈者也．位高而體德柔順．極口自謙．聲聞于人．征邑國喩自克耳．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卽鬼神福謙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安于下．故中心得．上不自安．其志未得．

䷏豫．利建侯行師．

震體以一陽而和衆陰．坤德承之．皆有豫樂之意．彖言得道者多助也．又按艮山坎水爲地利．震長坤衆爲人和．故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卦體一剛爲主．上承柔中之君．下乘柔從之民．固得應而志行．卦德又不妄行．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坤靜如未發之中．承震順動．則中節之和也．天地一太和．此和所以爲天下之達道．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不過不忒．卽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民服卽不怒而威．豫隨遯姤旅．卦名雖顯．當思其義．故曰時義．坎睽蹇雖非美名．有時而用．故曰時用．大過解革有常有變．必惟其時．故曰時．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陽氣盛而雷奮．所以和萬物也．君德盛而樂作．所以和神人也．南郊配祖．明堂配考．禮之盛也．故曰殷薦．又按震鳴坎耳如作樂．艮山坤厚爲崇德．帝出乎震．坤陰質．如祖考．

初六．鳴豫．凶．

豫之震也．而不亨者．四剛志行．初因應四．而自鳴得意．與謙吉相反．不能止乎義者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行則豫．滿極則鳴．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之解也．夙吉也．與四同功而不諂．與初同體而不瀆．守堅去速．斷以義者也．故吉．又按艮爲石．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則如日月不過．故知幾其神．正則如四時不忒．故不俟終日．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豫之小過也．不宜上也．盱豫上變必諂．非介于石．悔則非貞．遲則不止．終日有悔．非吉不能斷以義者也．又按承四震仰．故曰盱．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時過而位忒．非中正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明盍簪．
豫之坤也．得朋者也．有大能謙必豫．四即謙之三．豫之由也．人和由己．剛應志行．故利建侯行師．義當闢誠以率天下．而從五．如以簪聚髮於首也．又按坎加憂．艮止之．故勿疑．一剛如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謙上應剛．志猶未得．豫四剛應．志乃大行．又按震大塗．乘坤大輿．故曰大行．
六五．貞疾．恆不死．
豫之萃也．戒不虞也．五常不豫．義尚可存．蓋生於憂患者也．又按坎心病．震反生．故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謂有法家拂士．中謂生理．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之晉也．不可冥也．冥豫謂志昏樂極．不自知其過忒．成則有咎．渝尚无咎．義當速改者也．又按艮成終．震更始．自艮而震．爲成有渝．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中已亡矣．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東出．故元亨．隨兌入西．故利貞．在人則爲當行而行．當守而守．循環不窮．咸宜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體震剛爲主．來于柔兌之下．初剛下于二三兩柔．四五兩剛下于上柔．如人以能問于不能．以貴下於賤也．震動而說．非強也．又按卦與爻皆剛下柔上．惟此爲然．反是則惟蠱爲然．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之）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之在時上）
所行大亨．常正无咎．以化天下．義莫大焉．又按卦義．如物既出乎震．齊乎巽．爲元亨．復說乎兌．成乎艮．爲利貞．故曰隨時．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自秋嚮冬．澤有藏雷．自夕嚮晦．人有藏時．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隨之萃也．豫必有隨．震自豫上而來．故初爲卦主．剛正在內．爲心之官．渝謂降心以從．即剛來下柔．時義之大亨貞者也．雷氏翠庭曰．陰隨陽．正也．陽隨陰．變也．故曰有渝．愚按變而不失其正．則吉．出門同人．隨之義大則不雜于渝矣．又按承艮爲門．震動而出．原始曰渝．震象．豫卦震上．故上六曰有渝．此卦震下．故初爻曰有渝．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貞而不失其義之大．可亨无咎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隨之兌也．即初剛所隨之柔．係小失大矣．陽剛之才．則隨而無所係．初四五是也．柔從之才．則不免有係．二三上是也．既係於初．則不能應五．震一剛爲小子．兌與剛皆爲丈夫者．震隨兌也．春秋襄公九年追述穆姜筮往東宮．遇艮之八．事似此爻．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隨之革也．亦初剛所隨之柔．而能隨兌．係四失小得大者也．係所當係．亦謂之隨．失所當失．有求乃得．
居貞者不苟求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小自能得大．不必苟求．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之屯也．即三所係之丈夫．隨有求得者也．隨則有獲．臣門如市矣．未能忘勢．雖正亦凶．況剛失正乎．若能交孚在道．而不在勢．自明而誠．如孟獻子之友五人．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在兌爲說．隨者非孚．獲者非道．宜其凶也．所孚在道．實由明而交有功．
九五．孚于嘉．吉．
隨之震也．與二正應．以逼孚賢臣．無所專係．亦無所失者也．在上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故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之无妄也、此言文王與紂之時、文有嘉德而不見孚、拘係之衆大難也、乃從維之、必止于敬也、旣而用爲西伯、亨于西山、孚于嘉吉也、又按兌西艮山、故曰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未孚故窮、隨時而窮者、時反隨之而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按隨時見義、變在其中、六爻有不言變者、此類是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風艮山、又爲長女少男、傳曰、風落山、女惑男、謂之蠱、見僖公十五年昭公元年、非若隨之無故、故曰蠱則飭也、一亂一治、如天干周而復始、故曰元亨、能如涉川、乃所以元亨也、甲天干之元、謂幾起也、其開先者非一朝一夕之力、其善後者非一日二日之功、當鑒前毖以自新而丁寧于後也、又按互震木動、故利涉川、胡氏曰、按馬融云、震甲在東、艮在東北、巽在東南、蠱三至五互震、巽三爻恰在震甲之先、艮三爻恰在震甲之後、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分言其體、剛上以愎自用、而柔下以媚之、似屬諂成風、合言其德、內旣遁逃不果、外又止而不爲、以疑怠誤事、蠱之由來者漸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旣元亨、而天下乃治、蠱必往而勿巽、有事而勿止、乃能元亨、先甲三日謂辛壬癸、天干之終也、甲始也、後甲三日謂乙丙丁、始而亨也、以天運循環、喩亂極當治耳、又按艮震陽之終始、兌巽陰之終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則木壞、民有薰染則俗壞、君子觀象教民、必振之以育其德、使勿壞也、又按凡言施教、多取震象、言德多取艮象、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之大畜也、日新其德、先甲者也、體雖柔下可危、當蠱之初、幹之尙易、又按初承兌震、能以說行善、蓋嗣人之愆矣、故有此子、而父无咎、子終吉也、原始曰、巽木幹象、築牆兩旁版謂之幹、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玩辭曰、迹若不順、意則承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蠱之艮也、亦先甲者也、剛能居柔、應五柔尊如母、其蠱猶可及止、幹蠱不可常執剛正、當巽以入之、艮以時止則止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蠱之蒙也、蠱深如川、三涉川者也、過剛雖未得中、而不失其正、功足以補過矣、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始因咎而有悔、終因悔而无咎、震无咎者存乎悔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蠱之鼎也、非元亨者、太柔非所以涉川、往不能亨、猶鼎四折足、不能烹飪也、裕謂寬裕以長其惡、故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蠱之巽也、巽而志行元亨者也、應二多譽、然子惟恐人之譽己、故用以歸親、使人不知其爲幹蠱、幷不知其父之蠱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二以剛中承五、五亦以柔中之德、善承其父、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蠱之升也、勿恤也、剛上而無事、則當居仁由義耳、又按艮山爲高、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無官守、有志自勵、故可則、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以二陽爲主、居內臨外而將泰、故元亨利貞、至八月則陰盛而陽有凶、陰盛言八月、陽來言七日者、聖人愼辨陰陽、故虞書惟仲秋言宵中、餘皆言日、詩豳風自一陽生言一之日、至陰將生乃言月耳、

象曰、臨、剛浸而長、

泰以三剛爲君子道長、臨亦兩陽浸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

卦體卦德卦主、皆有將泰之意、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轉爲觀、卽八月之卦、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人所臨也、教思如澤之深、容保如地之大、

初九、咸臨、貞吉、

臨之師也、初剛將長、利貞者也、與二皆居內臨外、與四和應、所謂克咸厥功者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臨之復也．朋來無咎也．剛中應五．與五咸和以臨．雖不如初之貞．然浸而長．亦吉无不利．又按本義曰卦惟二陽．遍臨四陰．故皆有咸臨之象．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以己之剛濟五之柔．和而不同．寔爲逆耳之忠言．未嘗唯諾以順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臨之泰也．而未泰者．以柔居剛．悅而非貞．甘言媚世．上交則諂．下交則瀆．同而不和．故无攸利．言可憂也．憂則反正．故无咎．又按震驚能憂．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臨之歸妹也．四有順德．承五應初．自上至下．必躬必親．人臣之職也．又按震足坤土．至地之象．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臨之節也．元亨者也．臣必躬親．故曰咸臨至臨．君惟坐照．故曰知臨．五應二乘四．知人則哲．故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知所緩急輕重．則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臨之損也．有孚元吉者也．申言大君之宜．敦即无窮无疆．猶師上大君．大有上吉．皆指六五也．凡言敦者皆取艮坤之象．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在脩齊于內．乃臨外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至于八月矣．而不凶者．卦體．卦主．有觀示之意．聖人扶陽．別有取耳．彖言承事如祭也．祭者諸東榮．盥手于洗．猶未薦牲．而敬孚人仰．喻不令而行也．又按巽艮互艮．門闕重複．如廟．艮爲手．巽潔齊．如盥．卦有尊嚴之體．故毋不敬若此．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大觀謂首出庶物．內順不悖于理．外巽不拂乎情．五爲卦主．中行正立以示人．即大觀之實．下觀而化者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不言而時行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聖人在上亦不言而民化．有莫知爲之者．盡教以神而服以誠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有神道．四時不忒．先王神道設教．亦時巡以省方觀民．又按方坤土．民坤象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觀之益也．下觀而未化者．非求益者也．童喻智小不能謀大．狃近不能見遠．小人務知近者小者．尚可无咎．君子而不務知遠大．則可鄙矣．小人君子以位而言．即彖傳所分上下耳．又按艮爲少男．如童．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觀之渙也．而未亨者．亦觀而未化者也．闚喻知其一不知其他．惟婦女宜從一而終耳．又按攸五居尊如婦．此居卑如女．坤闔戶如闚．二柔正爲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恆言所守不能制義．故曰從婦凶也．闚言識見可醜．亦即君子吝耳．

六三．觀我生進退．

觀之漸也．而不進者．未觀國光．先觀平生所行．自審以爲進退．遠離陽是也．又按坤知阻．巽進退不果．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惟恐失道．愼于未然．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之否也．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德順而巽．近天子之光者也．以國士而觀國光．以士臣而賓于王．觀而化矣．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尙進而上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之剝也．而未剝者．中正以觀天下也．下觀而化己亦自觀．與闚觀相反．君子所以无咎．又按自此兩稱君子．所以扶陽．不欲其有凶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王注曰．觀民以察己之道．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之比也．原永貞无咎者也．既觀民矣．又觀其生．與童觀相反．亦申足九五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雖當下觀而化之後。志猶未安。常以未中未正爲憂也。

周易略解卷三

後十卦

☲☳噬嗑。亨利用獄。

卦有剛亦不吐之意。如噬而嗑。故亨。不畏強禦。故利用獄。又按坎陷三木。艮狗守之。如獄。後凡言獄者。放此。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卦體近取諸身。喻有小人以養君子。噬嗑喻治而化之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能噬而嗑則亨矣。剛柔分而動明合。則獄無冤民。柔得中則民自不冤。又按☰剛☷柔。故曰剛柔分。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以去天地間之梗。猶噬嗑以去頤中之梗。先王則用刑法以去天下之梗。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噬嗑之晉也。因獄而愼動。未進而无咎。又按震爲足爲大。如屨校。互坎隱伏。如滅趾。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小懲而大誡也。又按震互坎爲行險。承艮止之故不行。有不行而後可以有行。卽小人之福。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噬嗑之睽也。小事吉也。二以柔而治在下之獄。雖易亦勞。如俯首噬膚而鼻伏焉。得中故无咎。又按自初至四似頤。易噬。故曰噬膚。艮覆如滅。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噬嗑之離也。以柔居剛而用獄。過中失正。故難決而受其累。然與五同功。雖不盡亨。尙可補過。又按腊乾久之肉。近離故也。互坎過險如毒。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言遇毒。四五言得。皆頤中物而美惡異蓋。位不同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噬嗑之頤也。以剛居柔。遇難決之獄。唯愼用焉。而剛直在其中。惟知艱守正。而吉在其中。金矢喻剛直也。又按離爲乾卦。胏骨在肉中。猶剛居柔內。噬而得矢者。田所獲禽。恆有之。坎爲弓。故剛居坎內爲金矢。本義謂周禮訟獄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亦喻剛直。但非頤中物耳。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坎爲隱伏。未爲電光。而光在其中。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嗑之无妄也。柔上行而決獄者也。雖柔而中。剛之道存焉。秉正知危。則无咎。又按離中柔爲乾肉。黃金疑亦丸在肉中者。本義亦謂鈞金。則非噬肉所得。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猶得中耳。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噬嗑之震也。在獄而怙終失則者也。又按離木中虛。如校。艮背坎脊何焉。乘坎爲耳。隱伏如滅。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猶聽也。旣謂小善小惡而以爲无益无傷。是不明也。又按鼎以木巽火。大亨養賢。故離爲耳目聰明。此以木動火。則惡之易。如火燎原。不可救藥。故離爲聽不明。

☶☲賁。亨。小利有攸往。

體德皆有賁飾意。履者禮之體。賁者禮之用。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物不可以苟合。故有禮儀以相接乃亨。又必退讓以明禮。不敢自用。小利往耳。又按離明坎通。故亨。震動艮止。故小利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三柔成文．三剛體質．傳稱坤爲文．而乾爲金爲玉．詩曰．追琢其章．文也．金玉其相．質也．乾中變離．一柔來文兩剛．如先有質而後有文．故亨．坤上變艮．一剛上文兩柔．如文旣盛而節以質．故小利往耳．柔來成離．互坎如日月合璧．剛往成艮．互震如終始循環．皆天文也．舊解補剛柔交錯四字于天文上．尤明．

文明以止．人文也．

質勝則野．故貴文明．文勝則史．故又以止．文質彬彬．君子人也．內離文明如衣錦．外以艮止如尙絅．其文闇然日章．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日月星辰以鳥火虛昴察時變．觀人文日新以禮樂法度化天下．內離爲明德．外止則不大聲．以色化民之本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雷電合而章．噬嗑兩孤威照並行．故利用獄、山下有火．賁．如日夕而明不上行．故惟各審徽長．以明庶政．无敢自飾爲能以折獄者．愼之至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之艮也．初以剛正自得．不顧人之文飾者也．容止可觀．安步當車矣．又按承二離四．互坎爲輪．在下爲舍．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見得思義．閔子所以辭費宰也．

六二．賁其須．

賁之大畜也．日新其德也．柔來文剛．以纔增美于世．如須增美于頤．蓋三以上有頤象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從三互震而起．與之同升諸公．衛僎所以爲大夫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賁之頤也．養正吉也．以剛而比兩柔．增華潤色．易失其正．故貴永貞．又按離火如賁．互坎水潤如濡．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失正則納侮．永貞則莫陵．公子荊所以善居室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賁之離也．處文明與止之閒．又下應初．始未合而可合也．下卦離明尙文．賁如者也．上卦艮止于質．皤如者也．白馬翰如．背馳未合也．然文與質本非如寇以相害．正宜合如婚媾以相成也．又按互震馬翰．如翰．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位處多懼．疑離過於文．疑艮過於簡．然始疑而終合．則簡而文矣．子夏論素絢．始疑而終悟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賁之家人也．小利有攸往者也．二以柔來文剛．故亨．五不應二．惟聘召高尙之賢而用幣又簡．故吝．然禮奢寧儉．終得上剛以文其柔．故吉．又按上剛處外．艮爲山爲果蓏．如賢人隱于丘園．互震爲元黃之帛．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君心克儉．又得敦素之賢．將以化成天下．故上得志而五有喜．此伊尹暨湯所以咸有一德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之明夷也．晦而明也．上卽丘園之賢．在卦爲剛文柔．在爻爲白受采．止而不過．故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剝．不利有攸往．

九月五陰剝陽．前言八月有凶者．防其漸耳．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爛也．夬剛決柔．剝柔變剛．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陳璀山曰．君子之去小人．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欲去君子．浸潤侵蝕．故曰變．一字之閒．情狀燎然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卦有小人長之象．小人觀之當如五之順上止下．君子觀之當如上之順時自止．蓋君子深知消必息．息必盈．盈必消．不可逆也．尙謂上合天行．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地爲山基．基薄山傾．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之頤也．小人初長．非養正矣．牀喩君子之高．足剝則牀之辨附於地矣．陰邪欲人附己．故謀害正．由卑及尊．先其易者．蓋以漸也．蔑貞卽柔變剛．又按艮堅木止于地上如牀．在下爲足．頤貞吉．今蔑貞故凶．互相發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足以滅其下．則上不能安．小人之計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之蒙也．小人漸長．亦非養正也．辨．牀之幹．分隔上下者．有辨纔未盡附于地．辨剝則盡附地矣．又按蒙利貞．今蔑貞．故凶．互相發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相應．爲與二不應五．亦未與上應．不能如三之无咎．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艮也．與上正應．自不處貞．其所剝者惟去其處貞者而已．故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有正應則失邪黨．如係丈夫則失小子．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之晉也．如斷獄焉．不可近也．四陰長矣．艮背止焉．故及其膚．及膚則人必棄牀．亦所以剝牀耳．而膚受其害．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牀盡則膚亦附于地矣．蓋牀遠地則膚尊．猶廬遠地則堂尊．故曰上以厚下安宅．否則不安．坤初所謂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之觀也．下觀而化也．率柔以承剛．能順而止者也．又按衆陰相承．如貫魚．艮爲閽寺．衆陰在內．如宮人．五以柔尊率之以受上寵．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剝之坤也．厚德載也．果食則消．其不食者將息．故曰物不可以終盡．上以厚下安宅．如輿安身．小人剝上．如剝廬耳．又按艮爲果蓏．上稱如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君子在上．民所當載．小人之長．求見用耳．不知无君子則不可用．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以自知．小而辨于物．如人明善以復其初．德之本也．卦體可亨．德亦无疾无咎．消者復息．道本然也．至期來復．則利有往矣．又按由剝上出爲坤．由坤下入爲復．至臨泰則朋來无咎．七日解見臨彖．自姤一陰生．歷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剝五陰．坤純陰．至復一陽．凡七卦．取象於日．自午至子．亦七也．

象曰．復亨．剛反．

人有慾則無剛．姤之所以不可與長也．剛則不屈于物慾．復之所以亨也．又按震爲反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剝順而止．理在數中．復以順行．數在理中．皆倚消息盈虛．

利有攸往．剛長也．

小人長．則君子道消．而往窮矣．遯否至剝是也．復由剛反而漸長．則朋來无咎．而往亨矣．臨泰大壯是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以生物爲心．方其初復．惟知微者能見之．故爲想像之詞．至大壯則心發爲情．遂可見矣．故爲決詞．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行天上．仲春四陽月也．澤中有雷．自秋徂冬也．雷在地中．冬至一陽生也．閉關不行．月令所謂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也．十一月朔巡狩而是日則不省方．又按坤闔戶．故閉關．動者靜．故不行不省．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之坤也．初卽剛反也．自知悔生于動．非禮勿動．故不至悔．彖曰．剛反．謂復禮也．顏子似之．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

復之臨也．亦能亨者．人依木息爲休．二以近初見休．故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復之明夷也．三爲人位而動極不當．所謂人心惟危也．然與五同功．在震坤之閒．旋動旋靜．故頻失頻復．雖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復之震也．原始曰．在羣陰之中而能獨與初應．故以獨復嘉之．愚按四在卦中．震動順行．故曰中行．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二近初爲下仁．四應初爲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復之屯也．五能見天地之心者也．道心惟微．敦謂能充實之．則微者著矣．初以无祇悔元吉．則五亦可知．又按坤厚能敦．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輯辭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故曰自考．麥義曰．以其有中德．故能自考其善不善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復之頤也．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重陰遠陽．失中無以自考．故迷也．災則不止疾．眚則必多咎．出入有

災．況行師乎．朋來多眚而禍及國君．總由一念之迷．以至害大而久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初爲卦主．有君道焉．上與初．正相反也．不來復者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誠正也．卦有誠正之體．元亨固可往．若誠而匪正．雖无私而未當理．則非无妄之至．不利往矣．又按震起艮止．乾行巽伏．故不往．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大壯剛自內出．此卦剛自外來．外三剛爲乾行．內一剛爲震主．剛自內出者志帥氣而行也．剛自外來者行慊于心而爲主也．動而健．其德不回也．剛中而應．心同此理也．亨由天命之祐．以正天命乃祐．若徒恃无私而往．將窮于所之．尙欲行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萬物資始耳．而各正性命．已于此時與之．所謂乾元統天也．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亦然．蓋物之性．與時並茂．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之否也．而不否者．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者也．六爻以剛爲誠．當位爲正．初兼誠正．天命祐之．故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无妄之履也．二以正求誠．行法俟命者也．居正則無三上之災眚．柔虛未若初五之剛實．然誠不可以強求．惟淡然無求．乃所以求誠．不急功利則利往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又按震木動．互巽木入．艮土而止．故有此象．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小畜五富．剛能有功也．泰四謙五不富．柔乃有功也．此言未富．柔不急功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同人也．而未亨者．三匪正有眚也．承乾應乾．本非妄爲．但誠正未至．天命不祐耳．又按或繫以下指訟上或錫．益上或擊．皆自外來．不足計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順受其災．庶无妄爲．

九四．可貞．无咎．

无妄之益也．惟誠可以求正．故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貞本固有．貴不失耳．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无妄之噬嗑也．五卽剛中而應者．无妄而有疾．還以无妄處之而已．又按巽風乾寒爲疾．巽木艮石爲藥．巽不果．艮止之．故勿藥．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何藥．勿藥卽其藥．戒妄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之隨也．而不亨者．亦匪正者也．三柔居剛．誠正未至．雖居亦災．上剛居柔．誠而未正．惟行有眚．卽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育也．蒙蠱大象皆以艮爲育德．小畜巽柔爲主耳．今主艮．剛德乃大也．能正則祿在其中．臣之吉也．

用作舟楫者之利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乾體剛立而德健行．艮象篤實而有輝光．日新之謂盛德．莫盛乎艮也．

剛上而尙賢．能止健．大正也．

健雖美．德過則失正．艮體剛上．五尙其賢．尙其德足以止三陽之健．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大畜以正也．又按无妄震下反上爲艮．

不家食吉．養賢也．

大有尙賢．頤鼎養賢．大畜兼之．皆五柔上剛．旣尙以禮．又養以祿．養一大賢以及羣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止健則健而不過．故能共濟．合乎天理之當然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固生物不測．山亦生物不測．是山以天德爲德．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亦以古人之德爲其德．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之蠱也．以育德也．時方止健．舍之而不用．卽所以抑而教之．使自安也．況初尤非當健之時．故往則有危．而利于自止．不得不家食耳．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未犯則曰厲.犯之乃爲災.言不犯災.亦危闕耳.

九二.輿說輹.

大畜之賁也.明以止也.能知時矣.剛中不過.健能自止.不待有厲而後已也.輹伏于軸上.車不欲行則留說之.輿說輹不同.解見小畜.又按初如子路不可行.單二如閔子不爲費宰.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讀作日）

大畜之損也.利貞者也.惟能健行正.宜止健.乃利于行.故馬雖良.猶必艱貞不妄逐也.輿衛雖備.猶必日閑.不輕往也.此其所以利耳.又按乾爲良馬.震動而初二隨之.如逐兩陽.同力如輿以載之.衛以防之.乾傷知艱.故日閑.震爲大塗.故利往.此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顏子能之.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健至三而止.上剛亦能止健.往遇合志故利.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大畜之大有也.元亨者也.初剛應四.互震欲動.四以柔正止之.使事順而不健.如牛未角.已防其觸.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故元吉.又按初本良馬.地位屬土.如牛.在初如童牛.艮以堅木止之.如牿.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使所應者不犯災.故曰有喜.

六五.豶豕之牙.吉.

大畜之小畜也.五尙賢以止健.如用杙以繫豕.又按豕水畜.乘兌之象.爾雅云.豕子豬豶.豶者豬子也.虞氏以牙爲繫豕之杙.蓋震木艮止.列杙如牙.舊解謂豬去其勢.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使所應者皆无尤.故曰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大畜之泰也.上卽五所尙之賢.剛上者也.德盛而位高.當路于朝而無所疑.任大責重而無所懼.本義言何其通達之甚也.訂詁曰.詩云何天之寵.義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可證.又按艮背何天.互震大塗如衢.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卽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外實中虛.頤之體也.下動上止.頤之德也.口容以止爲正.故艮三爻皆吉.震三爻皆凶.觀頤可知其吉

凶.動則求人.惟止則自求也.又按全卦似離爲目.故觀.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則吉.不待外求.於己取之而已矣.觀其所養.何如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卽於所養中觀其自養.何如.果能不以小害大.則必反求諸己.自知所以養之者.而吉在其中.實非兩事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聖人如天地之無不養.而急親賢之爲務.又按互坤萬物致養.坤衆如萬民.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春生之始.天地養萬物也.君子事默識以畜德.毋養小以失大.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頤之剝也.靈龜不食之物.舍其剛正而外求口實.非貞吉也.謂初爲爾者.輕賤之詞.上爲卦主.故曰我耳.又按似離爲龜.震動如朵頤.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外求而得.亦不足貴.況不得乎.

六二.顚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頤之損也.求无益于得者也.顚頤謂求養于下.拂經于邱頤謂拂廉五之常而求養于上.皆征凶也.又按艮山如邱.震足能征.本義以拂經爲句.

象曰.六二征凶.行類也.

本義曰.初上皆非其類也.按此則征凶當兼兩者.非專指于邱頤矣.又按互坤西南乃與類行.震艮東北.故皆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之賁也.賁三以永貞吉.頤三以拂貞凶.互相發也.頤養正也.三不中正而居動極.拂頤之正甚于二之拂經.二者不征.猶未必凶.三以不正爲正.以反常爲常.終不可用.更无所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大悖甚于失類.又按迷復之凶.十年不克征.與元吉之道相反也.拂頤之凶.十年勿用.與貞吉之道大悖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頤之噬嗑也.噬嗑四以艱貞吉.此以顚頤吉.互相發也.四能顚而不拂.不舍靈龜者.初不自貴.四貴重之.而下求益焉.眈眈不舍也.逐逐不暫舍也.求利如是則咎.初所以凶也.求道如是則无咎.四所以吉也.又按四在艮山.似離文炳如虎.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急親賢則施及萬民．自上下下．則道大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頤之益也．雖拂而不順．知時義者也．勞于求賢而仰承上九．故拂應二之常逸于任人．而自止于本體．故吉．雖不可涉大川．而從上則利涉矣．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互坤．順也．從上則可以養及萬民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之復也．德之本也．上爲卦主．萬民由之．以養位高責重知危則吉．五不利涉而上利者．代有終也．又按艮爲堅木．乘震木動故利涉．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養及萬民．時義大矣．雷氏翠庭曰．下三爻在下位．爲自養以求人．所以皆凶．上三爻在上位．爲養人以求人所以皆吉．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卦體陽倍于陰．大過于小．如人大志有餘．小心不足．故可危．中爻及兩德可亨．又按巽爲木．爲繩直．互乾爲圜．如棟．兌爲毀折．巽風橈之．巽德之利．和兌利往．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過非美名．然幸其爲大者過也．如人能見大意．不安小成．猶可因其志而裁抑之也．

棟橈．本末弱也．

初柔本弱．則難善始．上柔末弱則難善終．固可危矣．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過卽大過也．而適得其中．則過所當過．如尙父鷹揚．雖過猶未過耳．卦德又以柔克．如伐爲豐伐巢能利往乃亨．否則橈矣．又按圖陽皆爲中爻．聖人于大小過皆扶陽于中．故不以頤爲小過．亦不以中孚爲大過．皆謂其內陰．非所以扶陽耳．

大過之時大矣哉．

禹稷之急．伊尹之任．皆時使然．苟非其時．必不可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立于大澤之內．君子獨立于大過之時．遯固不懼．如木之高遯亦無悶．如澤之悅．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之夬也．初因本弱而善用之．敬愼不敗耳．又按巽爲白．潔齊如白茅．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剛方過而初能柔．巽能高而初能下．是亦獨立．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大過之咸也．取女者也．二卽剛過而中．巽行利往者也．互乾西北．時過則楊枯．在巽東南得地．猶生稊．剛過如老夫．乘初濟以柔．喩高明之人得沈潛之輔．故利也．又按楊澤中木．初柔在下．故爲稊爲女妻．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自知其過．與初相濟．

九三．棟橈．凶．

大過之困也．剛過失中矣．二四居柔．故初柔亦能藉之．九三重剛．如木堅重．則初爲本弱．而橈乎下矣．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大過之井也．棟隆喩德盛也．以剛而居柔．乘巽而說行．故吉．本義以應初爲有它．然凡言有它者．皆因它爻非正應也．比初有它吉．喜其因二而吉．此言有它吝．恐其因三而橈．猶中孚初本虞吉．有它不燕．恐其因三．而鼓能泣歌耳．大過中孚兩象互易．大過之四卽中孚之初．故意略相似．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三．過不相與．故无可輔．四則可以有輔．故能不橈．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大過之恆也．五剛居剛．雖中而非時中也．枯楊有華．生猶未生．老婦士夫得猶未得．蓋上柔末弱．不能助剛之過．故无咎．亦不能節剛之過．故无譽．又按兌本少女．言老婦者．大過顚也．故倒象巽長耳．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雖生亦不可久．雖无咎．亦可醜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之姤也．上時窮而義大．雖凶无咎．所過使然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可哀而不可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坎獨言習者．歷試以成其德也．有孚則身雖陷而心可亨．行有同德以相尙．又按坎爲通．互艮爲實．互震能行．二五相尙．

象曰．習坎．重險也．

重險如苦其心志．以至拂亂其所爲．是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卦象如水滿則流。性就下而有常。如人信孚。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卦體二五剛中。同道相尙。往則有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高地厚。不設而自險。法天守國。無隙可乘。法地守國。有恃不恐。皆設險以消天下之險。故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流而不息。盈科而後進。智者樂焉。學不厭。智也。教不倦。成物。智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坎之節也。止也。柔處極下。不能心亨。晉昭侯所以將亡也。又按初三皆窞。猶需四上皆穴。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謂剛中。與上同失。特未三歲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之比也。維心亨者也。心自反求。未敢務大。積行累功。漸有所得。衞文公所以中興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安于險中。未敢大出。窮從其小者而求之。是謂心亨。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坎之升也。三非剛中。雖行不能有尚也。之往也。坎坎。重險而不可行。枕猶切身。魯昭公在乾侯似之。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之困也。不失所亨也。四與五孚者也。酒惟一樽。食惟二簋。器皆用缶。納于人而交以道。可自牖以達于室。蓋喩臣之接君。文雖不足而實誠。因其所明則易入。終无不孚也。穎考叔於鄭莊公似之。又按中滿如樽簋。重坎爲貳。震仰如缶。艮爲門闕。牖在其內。晁氏以樽酒簋爲句。貳益之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際交孚也。晁氏謂本无貳字。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坎之師也。五亦剛中。與二同德。在險固不可驟。亦勿遽盈。惟平无咎。觀水可知。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涓涓不已。流爲江河。未大者非終不大也。即求小得之意。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坎之渙也。上柔險極。不求出者也。纂言曰。周官司圜掌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

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蔡叔囚于郭鄰似之。來氏曰。徽纆索也。兩股曰徽。三股曰纆。坎至上而凶。渙至上而出。窮則變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德必貞乃亨。貞順則吉。又按離爲大腹。故象牝牛。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麗謂相附麗而華麗生焉。天象土宜。皆有所麗。重照之象。普天率土。皆麗乎正。重照之化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凡重卦。乾坎以五爲主。坤離以二爲主。凡物性馬健以牡爲中正。牛順以牝爲中正。柔未必盡亨。以麗乎正故亨。是順未必盡吉。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天無二日。而有繼作。猶水一源而洊至耳。大人繼照以明明德于天下。亦猶是也。又按六爻象十二時。初爲卯辰時。二巳午時。故曰中。三未申時。故曰昃。四酉戌時。舉火故突。五亥子時。天心來復。故吉。上丑寅時。故復言出。所謂兩作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離之旅也。以明愼也。初當日出而作之時。火性既烈。又以剛始。錯則咎矣。惟未錯而常若錯然。此免咎所以无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離之大有也。當照臨下土之時。人在普天率土。必有所麗。能如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則爲中正之麗。故元吉。黃中央正色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之噬嗑也。明作過中。非黃離矣。日昃喩心德之昏。無明可繼。過剛失中。非歌則嗟。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又按離日兌西。如昃在人則如大耋。中虛如缶。兌口歌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離之賁也。智昏而繼之以暴。猶日昏而繼之以火。未幾而死。灰不能復然。又按兌毀成灰。如死。巽風散之如棄。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離之同人也．先號咷而後笑也．五爲繼體之君．任大責重．憂以天下者．閔予小子諸詩是也．又按離目兌澤如涕．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公天位也．柔麗乎中．亦如日月麗天．而羣臣百姓各如百穀草木麗乎土．以待照臨．明乎爲君之難．故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離之豐也．王假之也．上蓋五所用以化成天下者．嘉其能執訊而不必獲醜．書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故无玉石俱焚之咎．又按離爲甲胄戈兵．故曰征．四近君而剛不正．在離目之上．如首．互兌爲折．三亦剛惡爲醜．能正故免．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略解卷四

下經

元亨．爲陽．說見上經．利貞．爲陰．多在下經．貞者正也．先正男女．正則爲咸．爲家人．爲漸．不正則爲睽．爲姤．爲革．爲歸妹．爲未濟矣．睽與革經不言女．而兩彖傳皆言女志．蓋閨有家者．閑於志未變之初．不可使如睽之志不同行．革之志不相得也．未濟經不言男．而雜卦傳言男之窮．蓋家道正者．正以男正位乎外．不可使如未濟之位不當也．

前十卦

䷞咸．亨．利貞．取女吉．

先天乾兌同方．艮坤同方．故爲上下經之首．兌亨利貞耳．此則內艮爲主．取兌少女偕咸．故吉．

彖曰．咸．感也．

艮．限也．無阜如有阜．故止爲山．兌．說也．無言如有言．故見爲口．宜知止而口欲言．相喻爲咸．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曰．咸．速也．不疾而速也．又曰．咸也．無心而有心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上則不屈．剛下則不亢．凡物皆同氣相求．而山澤燥溼本非同氣．亦感應相與者．如人和而不同也．

卦體可亨．卦德利貞．卦象取女吉．全經剛柔皆應者八卦．否泰爲上經之中．咸恆損益既濟未濟則下經之始中終也．皆應之卦又以柔上剛下爲通．泰咸是也．餘見各卦．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惟天地萬物父母．故氣絪縕而物化醇．聖人于人亦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合觀所感之大．而天地物情可見．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以無心受澤之潤．君子以虛心受人之益．艮象思不出位．兌象朋友講習．合而爲咸．則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

咸之革也．先動者也．咸艮皆以人身取象．艮初爲趾．拇大趾也．艮以不相與而止．咸以相與而動．咸遇也．諸爻多欲速之過耳．此當應與之初．將行則拇若默喻．雖最下而實最先．所謂幾者動之微也．吉凶惟其所召．故未言吉．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咸之大過也．吉凶惟其所召也．艮二爲腓．謂足肚也．柔居中正．不以自重而速於應五．疾行則腓動．雖正而足容不動矣．自動則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咸之萃也．萃三小吝．咸則三本剛正．而屈己以相與．亦欲速者也．從行則役動不能自主矣．執此而往．非亨也．又按互巽爲股．從兌相說．如隨．艮手如執．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兩柔隨人．猶可原也．剛亦不處．所執卑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之蹇也．此居心位．如心有欲失正．故悔．與初正應．以義勝欲則吉而悔亡．若與三往來則爲執隨所擾．以欲從欲．是爲同類朋從．而非二氣感應矣．又按經言悔亡自此爻始．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與初正應．尚未感害．乘三執隨．則未光大．不足以見天地之情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咸之小過也．利貞者也．脢在心上．與心相背．與拇相反．拇雖小而向前．故喻幾者動之微．稍過則有悔矣．脢雖大而在後．故喻待時而動．則无悔也．又按艮背之上如脢．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未猶後也。又按凡言本末皆指初上。初舍本而志外。五末極末而志末。各有志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咸之遯也。不能感人心者也。感人以言。非止而說矣。又按兌爲口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恆亨无咎利有攸往。

卦體卦象卦德皆有恆意。恆則可亨无咎。宜于常正。所謂恆以一德也。有恆則宜有往。成章必達也。又按巽入利貞。震出利往。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恆久與咸速並行不悖。咸以柔上剛下爲忘分。恆以剛上柔下爲安分。咸象澤山非不恆久。恆象雷風非不感應。止而說者性靜而發爲情。巽而動者遜志而務時敏。皆應則同。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事物各有常正之道。所謂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天地得一以清寧。恆久如故而日新不已。起下終則有始之意。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恆貞者下學之終。利往者上達之始。終無止境。法天地之恆久如故。而日新不已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日月得天。得其道也。四時久成。道成之也。聖人合明合序。合其道也。觀其所恆而天地物情可見。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四時變化而不失其常。君子亦歷萬變而不易所守。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恆之大壯也。同一利貞而初不知變化者也。以柔下應四剛。上四。震仰動而不下顧。初柔暗不能度勢。常深求之。如未信而諫。無變而求之屬。故恆雖利貞而浚恆則貞凶。恆利有往而浚恆則无攸利。胡氏曰。恆初即咸上之反。兌澤反爲巽入。故有浚恆之象。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今始即求深。非能久矣。

九二。悔亡。

恆之小過也。同一利貞而居柔失正。宜有悔矣。剛而不過。則悔亦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道之所貴者中。二能久於其道。又按初柔下而三過剛。惟二適中耳。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恆之解也。與恆亨相反。恆益兩象互易。恆之三即益之上。皆居巽終應震。雷風相薄。始于意然肯來。終於莫往莫來。故益上亦曰立心勿恆凶。雖正亦不亨矣。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在解三則致寇。在益上則或擊之。在恆三則承之羞。皆无所容。

九四。田无禽。

恆之升也。凡爻以獲禽喻有功者。皆由中正。師利執言。五得中也。比用三驅。五中正也。明夷南狩。三得正也。解獲三狐。二得中也。射隼高墉。上得正也。旅矢射雉。五得中也。巽獲三品。四得正也。惟恆四剛上而不中正。故無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得位則道在其中。非其位即非其道。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恆之大過也。觀其所恆。婦如地道。以不磨不崩不震不騫爲吉。夫子當如四時變化。苟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則凶矣。婦喻庶民小子。夫子喻作君作師。又按闚觀言讀見此言所守。觀二居卑如女。此尊如婦。大過五象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恆。凶。

恆之鼎也。好高動極。以振爲恆。故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初務入不能善始。上好動不能善終。

䷠遯。亨。小利貞。

卦將否而未否。正可行遯之時。遯謂不可久居其所。艮止其所。乾動不居。故乾爻皆亨。無可無不可也。艮初不正。二三爻小事得正。亦小利耳。不可大事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亨謂能遯乃亨。亦謂雖遯猶亨。無往非亨也。五本剛正。則不屈于物欲而與二應。又不至于矯激。與時行者可久則久。可速則速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初陰不正則厲。二正能固志故利。因其浸長而戒勉之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夫消長者時也．與時行者義也．知其義則无不利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羣山．猶君子下有羣小．示人以知遯也．天遠羣山未嘗以惡而體自尊嚴．君子遠小人未嘗以惡而自尊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之同人也．初陰方長未遯．尾在後也．往謂長也．君子相時而遯．小人後時而危．以其知往而不知遯也．占者早辨．止而勿往．卽謂之遯．豈待旣往而後謂之遯哉．又按艮爲狗．故初如尾．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旣往而後遯．猶恐有遯尾之厲．若不往則何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遯之姤也．此則小利貞者也．浸長而應五．自守中順之質以順乎剛．莫可解也．五遯而二亦必遯矣．又按艮手如執．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能自固則人莫能說．雖賤不可奪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遯之否也．內乘兩陰如係小人．遯猶未遯．故有疾厲．惟自以剛正爲主．而畜兩陰爲臣妾．則貞而不係．乃吉．又按艮爲閽寺．初陽位如臣．二陰位如妾．將否故有疾厲．艮止則不至否．故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疾甚則憊．固不能如上之肥遯无不利．惟畜浸長之陰．不惡而嚴．三之能事畢矣．亦不能如五之無可无不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遯之漸也．遯而亨者也．本義曰．下應初六．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惟君子能之．小人不能．愚按自三至四爲漸．出外將成否矣．好謂居柔能和．如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孟子去齊．不必悻悻見於其面．人但知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不知君子自吉．小人自否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小人不幸．不得蒙至治之澤．猶剝廬也．

九五．嘉遯．貞吉．

遯之旅也．旅固貞吉．此則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泰伯之至德．箕子之明夷．皆遯之嘉美者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二曰固志．行必果也．五曰正志．惟義所在也．箕子以之．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遯之咸也．速也．上去小人最遠．知時義之大者也．肥謂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永无疾憊矣．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係遯．五巽不果．尚有所疑．上何疑哉．

䷡大壯．利貞．

體德如君子道長．各有浩然之氣與不可奪之志也．貞謂以理持志．以氣循理．無暴其氣．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四陽盛長．其氣皆足以配道義．本剛以動則不屈於物欲．理足以勝私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正謂直養無害．直其正也．直養則吾身之氣塞於天地．正大則天地之情見于吾身．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仲冬雷在地中．想見天地之心．仲春雷行天上．遂見天地之情．君子畏天之威．動必以禮．又按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借以論魯事．非卦正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大壯之恆也．剛動之始．爻位皆剛．自用而无正應．至于征凶而後有孚于四．嗟何及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先自用而後求助．其孚實非積誠．不足以求通也

九二．貞吉．

大壯之豐也．勿憂也．剛能居柔．不過乎壯．卽不失其貞．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則能持其志．無暴其氣．非禮弗履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大壯之歸妹也．無攸利也．剛正固爲君子．應上同爲失中耳．彼小人在上．知進而不知止．不自量力．固必危矣．君子見己而不見人．視有如无．雖正亦危．小人如羊恃角．君子亦如羊不見藩．故皆觸而羸焉．又按兌爲羊．震竹如藩．兌毀折如羸．乾爲首．故三如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剛極應上．動極兩不相得．小人固失．君子亦過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之泰也．四兼乾震．剛以動者也．悔生乎動．然以剛居柔．與二同功．故亦貞吉而悔可亡．三觸四剛．其藩難決．四承兩柔．則藩決矣．不羸則無三之厲．壯輹則无初之凶．又按兌爲附決．出震則不羸．坤爲

大輿。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之夬也。三上失中。如羊觸藩。五能舍其失中者而自用其中。故曰喪羊于易。言非難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五位不當。非喪羊不足以免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大壯之大有也。不可以盈也。壯極動極。既觸難退。柔亦難遂。兩无所利。九三責備君子。此則挽回小人蓋知其難遂而不觸乃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詳謂審己量力。艱則轉咎爲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象德體皆有晉接意。如士可有功。諸侯用大賜顯禮以親之。姚氏曰。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愚按二居坤土如康侯。五在天位錫之。坤坎皆馬。坤衆故蕃。

象曰。晉。進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言進不必以壯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其時明出地上。天子當陽也。其德內順承而外麗焉。諸侯用命也。又過柔進上行之主。實以居上。此大賜顯禮所由來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象取日進高明之意。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晉之噬嗑也。初在地下爲四所止。欲進見摧。能止則吉。雖未爲四所孚。自以寬裕不迫而免咎。又按柔下能裕。道佚不怨。阨窮不憫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事以正見摧。毋失正求進。命謂錫命。言無官守。故綽綽有裕。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晉之未濟也。二卽康侯。亦爲四所止。故愁如耳。安貞則吉。介福卽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王母喩柔進上行之主。又按承坎加憂。如愁。

象曰。受玆介福。以中正也。

周公雖遭疑謗而不失其常。愁如貞吉也。成王悟而迎公。受玆介福也。六爻惟二得正。

六三。衆允。悔亡。

晉之旅也。三將出地矣。失正有悔。然坤順易從。三爻皆順乎明。初二固自信貞吉。至三則共信之而悔亡矣。又按坤爲衆。旅本親寡。必貞乃吉。此以衆允則悔可亡。互相發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麗乎明。衆志所同。至此則人不能摧而亦無所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晉之剝也。四不順而竊位者。初摧二愁。皆由四耳。設言雖貞亦厲。況不正乎。又按互艮爲鼠。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晉之否也。五卽柔進而上行者。失正故悔。得中故悔亡。四患得患失。故厲。五失得勿恤。故吉无不利。所恤者在正誼明道。勿恤者不謀利計功。無欲速則敢達。無見小則事成。利在其中矣。又按否五亦吉。詳繫辭傳。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之豫也。體剛位極。如角之銳。進伐邑。喩自治耳。自治雖危亦吉。而无苟安之咎。然自正而已。不能如五之无不利矣。又按離爲牛。故上如角。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自昭明德之不暇。何足以及遠。

䷣明夷。利艱貞。

離日坤藏。如人有明德而抑屈。宜克艱守正也。又按五乘坎險。故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明則中有主。而外順。亦非詭隨矣。所謂徽柔懿恭也。易大傳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之蒙大難者。憂以天下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言艱復言貞。亦謂不敢著其明耳。非敢息其明也。內謂切近。正志卽自靖自獻是也。又按坤藏如晦。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君子冕旒蔽目。設屏蔽門。事傷己之明。不忍暴人之短。卒亦未嘗不明也。又按坤爲衆。離南面蒞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之謙也。見左傳襄公五年。初爲逸民。避居海濱者也。飛喩明決。乘翼喩遯。不食者潔其身。一簞食不受于人也。有言者不潔其名。衆人固不識也。又按離雉如飛。在下如垂翼。離中虛如不食。應四爲主人。離坤皆爲文。如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明夷之泰也。二卽內文明者也。今卦象明夷。喩殷之亂世。本爻夷左股喩文王蒙難以敎之。馬壯喩急難。故吉。又按先天離東後天震東。皆左。二近震足如股。坎于馬爲美脊亟心。故壯。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中正純臣。柔嘉維則。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明夷之復也。利有攸往也。三卽所謂明夷誅也。南狩得其大首。謂應上而討其大惡。通釋曰。三之救難可速。三之除害不可速。易說曰。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爲貞。箕子處明夷。則以艱爲貞。各當其事也。愚按離上爲出征折首。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乃者難詞。蓋言得大首者。惟有南狩之志乃可耳。苟無其志。未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明夷之豐也。四蓋微子之明夷也。文王事紂如作股肱。微子至親。故爲入腹。君尊如右。臣卑如左。獲心猶言得仁。始則入而同體。終則出而去之。此忠臣傷心之事。卽仁人得心之時。理順故也。又按四入坤腹。互震故出坤闔戶。如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能入而同體。故能誠心意於未去之先。終得心意于出門而去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明夷之旣濟也。五卽內難而能正其志者。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可晦而不可息。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明夷之賁也。質旣昏昧。復不知所以明之。所謂下愚不移。卽三所獲之大首也。又按前卦明出地上晉。所以爲晝也。此卦明入地中。上所以爲晦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謂尺地莫非其有。書曰。明哲實作則。失其明卽失則。

䷤家人。利女貞。

明于內而巽于外。處家之道也。巽長女。離中女。二柔正爲貞。不淩長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二正內。五正外。自初至五皆正。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五爲父。二爲母。至上威如乃統稱嚴君。合二五言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自五以下皆正。五爲父兄。初爲子。三爲弟。二應五爲主婦。四應初爲長婦。各止其所。克施有政者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知風之自則知修身爲本。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可不愼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

家人之漸也。女歸吉也。蒙初用發。家人用閑。顏氏家訓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皆正始也。以初應四。子甚宜其家。則父母說。故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中孚防心。家人防家。皆防於未變。斯能善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家人之小畜也。柔得位也。二卽女貞。地道無成。克修饋祀。正故吉也。又按離火坎水巽木。烹飪之象。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謂柔正。巽謂從五。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家人之益也。通釋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則終吝矣。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愚按九三明極剛過。又無柔應。易至嗃嗃。承乘皆柔。互坎陷溺。又易至嘻嘻。故兩言之。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猶閑也。

六四。富家。大吉。

家人之同人也。與二同功。承乘應皆剛正。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又按此首言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二四同順。二卑巽以應五。謙而光也。四在位以承五。柔而立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家人之賁也。化成天下也。正位乎外。以天下爲家。化成勿恤。不計功也。

41B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家人之既濟也．家道成則天下定矣．孚卽假也．初閑上威．始終貴嚴．五象交愛．不可嗃嗃．此言威如．不可嘻嘻．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彖言正家而天下定．此言身修而家齊也．

䷥睽．小事吉．

睽象乖違．以卦德爲應事之本．卦體爲臨事之資．故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既濟亦水火之卦．有坎則通．家人中孚亦二女之卦．有長則順．否則爲睽爲革矣．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從說與柔．未必能吉．惟說而麗明則能獲上．柔而上行則能撫民．得中應剛．又能用賢．故小事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以定位爲事．男女以正位爲志．萬物各得其所．則相類皆分殊而理一．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兌皆柔而異象．君子與流俗同事而異尙．蓋兌說以樂同．離明以辨異．彖言時用．異而同．此言同而異．互相發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之未濟也．初睽未甚．得正．故悔亡．乃四之元夫也．四當應初而不應．任其去而勿逐．待其自復可也．若來見我．見之可也．否則彼將歸咎於我矣．又按四互坎爲馬而隱伏．故喪．居人位而不正．故惡．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惡人自絕于善．或歸咎于善人之絕己．故見之以辟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睽之噬嗑也．不苟合也．二卽五所應之剛．與五先睽後合．遇巷喩潛孚以通耳．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凡遇皆不期而會．非枉道而求．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睽之大有也．三處剛乎上下之變．與四同居而不同行．故欲行不得．傳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四本惡人．惟俟天誅其人以免害．則雖无初而有終矣．又按離爲牛．九坎爲輿曳．則其牛掣矣．其亦疑詞．四離初．上離終．故曰无初有終．舊說．天髡首也．蓋怨惡人當頭加害．將深髡且劓．我幸未劓耳．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阻皆由不當．應上終能遇剛．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睽之損也．四卽初所見之惡人．無應故孤．初剛正如元夫．以惡人遇元夫．苟能交孚．則化其惡．孟子所謂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彖言上下不交．志不同行．交言交孚．志行互相發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无咎．

睽之履也．履帝位而不疚也．得中故悔亡．應乎剛者也．二守分而尊五爲主．故潛孚如遇巷．五忘分而親二爲宗．故易合如噬膚．又按兌口坎豕．故象噬膚．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之歸妹也．上卽三所遇之剛．與三有終者也．孤由于睽．睽由于不孚．不孚由于私見．既見爲汚．又見爲邪．先見爲寇而禦之．後乃說弧而不禦．猶未往也．夫匪寇則婚媾矣．陽一往而與陰和則吉矣．又按坎豕在兌澤．如負塗．坎爲輪爲隱伏．如載鬼．又中滿爲弓．如張弧．兌毀折如說．陰陽和則雨．亦坎象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和則交孚．疑亡則悔亡．小畜既雨征凶．戒其復有所疑．此往遇雨則吉．示以羣疑可釋．昔暴公爲不義而譖蘇公．作詩以絕之．非絕交也．絕其疑也．彼來此往．則疑忘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

遇蹇惟利在外．不利在內．如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也．又宜剛柔相濟．外卦坎互離而成既濟．先天坎西．後天離南．言利外也．內卦艮互坎而仍成蹇．後天坎北艮則東北．卦位皆剛．不利內也．三互離．見五則利．自二以上皆正．故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乖必有難．故睽而不合．則六爻皆變爲蹇．互離承坎．既見險矣．見而不止．其蔽也．愚能止而後能往．故謂之知．凡言卦德．皆自內及外．惟蹇獨先言險而後言止．能見險而後能止也．需亦坎在乾上．故先言險而下言剛健不陷．亦自內及外矣．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五往上卦得中．三在上下之間．若舍上入下．窮于東北．豈得爲能止之知哉．故三宜與五同功．皆當位以正邦．其用乃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象山路之險.行有不得.君子必反求諸己.

初六.往蹇.來譽.

蹇之旣濟也.以思患也.六爻惟初不正而無應.時舍者也.未爲王臣.非濟蹇之位.體柔亦非濟蹇之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知.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彖傳往得中者.待其可往而往.勿遽往也.下同.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之井也.以辨義也.二爲王臣.時用者也.憂王之憂.忘其身矣.又按坎爲加憂.互坎承坎.故曰蹇蹇.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成敗皆无可尤.故不言占.

九三.往蹇來反.

蹇之比也.下順從也.見險能止.下就二柔以求助焉.來反而後能往.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剛來反.則二柔亦必說之以相濟也.

六四.往蹇來連.

蹇之咸也.以相與也.連三以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柔雖非實.當位卽實.

九五.大蹇.朋來.

蹇之謙也.尊而光也.五大人也.大蹇謂憂以天下.朋來謂爲天下得人.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憂民之憂.朋來而樂.憂樂中節.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蹇之漸也.上无所往.當來應三.藉其碩德.與成大功.以同見五.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艮德豐於內.上志在焉.以三從五.是以實從貴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震出坎上.則蹇解矣.中爻亦互旣濟.故承上卦言利西南.旣解以復爲吉.往解以夙爲吉.

彖曰.解.險以動.而免乎險.解.

免卽解也.屯猶動乎險中.解則出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震有長人之象.屯曰大得民.亦坎震也.解震上故曰往.又蹇反爲解.故解之四卽蹇之三.互坎正坎衆水洊至.夫民之衆亦猶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蹇三過剛猛則失衆.故艮覆於坎下而爲蹇.解四居柔寬則得衆.故震仰於坎上而爲解.當復而不復.則失中矣.當往而不往.則无功矣.二來而四往者.同功而異位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又按震爲蕃鮮.如百果草木.坎滿震出.如甲拆.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雨在雷中.澤在咸中.

初六.无咎.

解之歸妹也.因人而免乎險者也.重險之下.以柔居剛.宜有咎矣.應四動而免險.承二來復.故无咎.又按歸妹初象.亦相承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凡初柔應健者皆凶.豫恆小過是也.惟解无咎者.四剛三柔.二剛初柔.皆相際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之豫也.利行師也.有功而歸.卽來復吉.乃得中也.旣除邪害.適得中直.再往則過中失正矣.又按六三互坎.隱伏如狐.在離目前.故獲.或以初三上爲三狐.然初无咎而上无不利.非邪害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解之恆也.恆三不恆其德.解三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雖正不亨.況不正乎.又按承四如負.乘坎爲輪.如乘.又爲盜.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雖不致寇.亦可醜也.況寇又至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之師也.四亦除邪.免乎險而得衆者也.本義以拇指初.愚謂二與四同功.如朋.三以柔邪閒之.故必解三而二四乃孚.又按震爲足.故三如拇.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故小人得附.須解去之.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之困也.大人吉也.澤在咸中.如雷雨作者也.有解如雷.錯諸枉也.有孚如雨.枉者直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即論語不仁者遠．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解之未濟也．愼辨物也．上亦敵三者．三附四 如拇．柔邪如狐．又致外寇如隼．二獲之而得黃矢．上自以弓矢射之．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不應上爲悖．

周易略解卷五

中十二卦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內兌上缺而艮外壘．澗之損者．內體爲主也．君子恤民．不得已而取之、以爲損矣．蓋深知損雖有孚．未信則以爲厲己．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必也所損者與損之者素有以相孚．則是信而後勞其民．定其交而後求也．元吉以下．極言有孚之效．正見非孚不可耳．又按六爻皆應．如孚．互坤．元貞．坤與．利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又必節用．乃能愛人．享祀且然．況自奉乎．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下果能益上．則下得效其忠敬．分雖卑而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攸往以上．皆損雖有孚而能有孚．故其效如此．享有用大牲者．有用二簋者．當其可之謂時也．推之高明柔克．所以損剛．沈潛剛克．所以益柔．凡損有餘．補不足．皆與時行．又按下經咸恆損益．猶上經之乾

坤泰否．故此卦下本乾剛．損之則爲兌柔．上本坤柔．益之則爲艮剛．故曰損下益上．又曰損剛益柔．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臨深以爲高．滿招損也．君子鑒之．故戒貪勝貪得．所以遠害德之修也．又按兌說則有忿皆懲．艮止則有慾皆窒．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之蒙也．行時中也．初剛守有餘．在山澤之下．爲下民之事．而四柔疾未喜．初當自止其事而速往應四．斯无已甚之咎．酌損謂損其疾．使遄有喜．蓋初如伊呂釋耕釣以應聘．四非眞疾．如湯文檢身若不及．無斁亦保耳．故曰酌損．勿謂損也．六爻多以弗損爲益．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與四體位不同而相應．志孚故可遄往．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損之頤也．可貞者也．以剛居柔．應五以柔居剛．兩无偏疾．平康正直可也．无疾而往治之．反有偏勝之凶．惟正直而不損．即安養以益之也．又見上九．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志在不剛不柔而已．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之大畜也．損則有孚者也．羣行損其離孚者．獨行得其相孚者．上本自乾三而往．三本自坤上而來．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上相得．與時偕行．
獨行之際．苟非其友．則難孚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損之睽也．四即初所合志者也．偏於剛者其疾爲忿．偏于柔者其疾爲慾．四又多懼自恐．或有聲色貨利．畔援歆羨之慾．冀得初剛以窒其慾．初遄往則四遄喜．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不知能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損之中孚也．以化邦也．五得元吉．人歸天與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之者多．所益者大矣．十朋言所値也．朋兩貝也．貝値百八．朋値二百一十六．十朋値二千一百六十矣．又按龜．山澤所出．剛柔皆應．故弗違．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能用享則上.祐.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故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損之極也.二可貞而上无咎.蓋皆以剛居柔.所應皆以柔居剛.而无偏勝.弗用損其疾.即可以益其德.正直以往.自得國爾忘家之臣.亦如五之或益.非徒四之可喜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謂益內.內體爲主也.益以興利.故利往利涉.

彖曰.益.損下益上.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自下益上.猶山澤在地.卑而上行.自上益下.猶風雷在天.下濟而光明.各有其道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中正則能益下有慶.即民說无疆.震巽皆木.喻作舟楫之材耳.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動謂時敏.巽謂遜志.學問之益也.天施自上.地生於下.造化之益也.上卦言損益皆與時行.此獨言益者損所當損.無非益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如雷動.風和改過如雷厲風散.德之裕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益之觀也.下民受益于上而說无疆.亦待用于上而恐有咎.上利謙及庶人以涉大川.民亦好義以終其事.是謂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即大作.初在下位.自謂不堪厚事.苟非元吉.即引咎也.蓋民愈說則愈安分.愈安分則愈忘勞.其效如此.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益之中孚也.見損六五.柔中正而有慶.應五大位.不求益而益之者衆.所益者大.蓋二得坤貞.人臣守之.則爲筮仕之吉占.坤順承天.君能用之.又爲卜郊之吉占.如成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甲用伊陟而格上帝.是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詩曰.萬福來求.言不求而得.與比初有他吉同意.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之家人也.有過則改者也.以柔居三.德未足孚.位又不中.宜多凶而有咎矣.能因凶以補過.則无咎.

蓋改其不孚者而爲有孚.改其不中者而爲中行.則德無玷.可告五以申信矣.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曰.欲其困心橫慮而固有之也.愚按於吉則曰自外來.不苟求也.於凶則曰固有之.不苟免也.亦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益之无妄也.見善則遷者也.正而未中.若能中行.則合人情宜土俗.必告五而見從.雖大作如遷國.亦猶涉川之利也.又按坤爲國土.損四以益初.則坤進一位.如遷.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嘉謀入告.皆以益民爲志.故得見從.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之頤也.養及萬民.中正有慶矣.惠民誠盡其心.勿問有慶而自元吉.民亦誠悅以我爲德.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心志惟知惠民而已矣.其效不期而得.惠我德.即民說无疆.大得志即其道大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益之屯也.不中正者也.解見恆三.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不知益人.惟責人莫益己.是偏見之辭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謂去邪勿疑.卦體五陽.務去一陰.而彖辭猶有戒心者.蓋陰剝陽易.陽決陰難.決在上之陰尤難也.

揚謂聲其罪.使彼自知其罪而無辭也.于王庭.謂上告天子.孚號.謂誕告用亶.使中外共知其罪而勿疑也.厲謂戒懼.告邑喻自治.即戎喻力爭.惟自反而縮者.爲能往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益而不已必決.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治既勇.故能去邪勿疑也.決本不疑.剛決柔無所係吝.特恐濫怒以取怨耳.說謂在我不怒.和謂使彼不怨.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揚其賤妨貴小加大之罪.我有辭矣.自危似未光.乃所以爲光.爭勝似不窮.乃所以致窮.剛長未終.尚有柔乘.欲無柔乘.故利有往.乃終於乾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水逆行則潰而泛濫.財祿不施則潰而悖出.德不敬忌則潰而流蕩.惟君子善防潰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夬之大過也。壯趾求勝。不利有往。往而倖勝。不足爲功。不勝則咎矣。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不勝而往。則不知危厲。故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夬之革也。能孚號有厲者也。无事常如有事時提防。故有事能如無事時淡定。又按乾惕兌號。兌正西爲莫。乾西北爲夜。不利卽戎。故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夬之兌也。三本應兌。能說乃和。苟決而不和。剛壯見于面目。恐有反噬之凶。三與諸君子同決所當決而獨和焉。甚至遇雨若濡。有慍之者。而實无咎。蓋決而不和。固有凶。和而未決。則有慍。若決而和。何咎之有。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夬之需也。不進也。剛不中正。居不能安。行不能進。所倚乃窮矣。惟不與衆陽競進。如牽羊者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行矣。聞言不信。讒剛愎也。又按上體之下如臀。乘剛如无膚。乾行兌折如次且。兌爲羊。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行不能進。由居不安。不可與言。雖自以爲聰。非作謀之聰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夬之大壯也。利貞也。莧陸草名。五以中行利往。近上陰柔。如莧陸之感陰氣。惟健決而行之以和悅。則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傳謂未得爲光大。然未光者自危之詞。乃所以爲光。

上六。无號。終有凶。

夬之乾也。柔乘乾剛。五剛孚號惕號。一柔孑然无號。始則乘剛。至于剛長乃終。卽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五陽決去一陰矣。一陰復與五陽相值。故曰姤。一陰初生未壯。五陽並未用之。而曰女壯勿取者。敎早辨以愼微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姤蓋邂逅相遇之義。剛方決柔而剛卽遇剛者。柔道牽有。必不可取。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三節又言使其遇如天地之合同而化。如二剛之遇五中正。則可與長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不疾而速。施命有誥。不嚴而治。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姤之乾也。柔遇乾剛。不可與長者也。柅止車者。陰欲附陽以求進。而陽能止之。可使貞吉。否則兩凶。蓋初猶羸豕。本無勢力。欲孚于四陽以蹢躅。乃竊權藉勢者。故當止也。又按乾金巽木如柅。巽伏如羸豕爲股。故蹢躅。廣韻曰。柅絡絲趺也。洗心曰。一陰始生甚微。與二相繫似絲之繫金柅。則得正而吉。若縱之往則凶立見。如豕蹢躅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柔之爲道。常有所牽以爲進止。苟非牽繫而止。則必牽援以進。又按洗心曰。因其牽而繫之使止。乃妙于制陰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姤之遯也。包猶涵也。姤之二猶遯之三。能畜兩陰。如臣妾固吉。包容一陰。如有魚亦无咎。但不利賓。喩不可使與外事耳。又按巽伏如魚。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宜包容。不宜薦舉。蓋小人不可大受。仁育中有義正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姤之訟也。不親也。重剛不中乘剛故居不安。无應故行不進。雖危而无柔牽之咎。夬四反爲姤三。故象略同。而占異。猶遯四反爲大壯之三也。又按剛居巽股之上。如臀无膚。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行非柔道。故未有牽。

九四。包无魚。起凶。

姤之巽也。伏也。卦止一陰。二有魚則四无魚矣。四剛居柔。自謂能容。可以免凶。而不中正。實不能容。適以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柔。本无乘剛之罪。雖不利賓。猶可畜爲民。書曰。民可近。不可下。遠則失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姤之鼎也。正位也。時義大矣。君子之下有小人。猶杞之下有瓜。包之卽所以防之。杞木中剛。含章則剛而不過。美在其中。實能容也。瓜熟內柔。包之則柔亦不茹。其貴而隕。聽諸天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有隕聽諸天時。君子志在聽天。永言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之大過也。遇非中正。不能大行也。遇三敵剛。如以角遇角。兩不相應。故吝。然四起凶而上无咎者。四有應而自遠之。上無應而遇窮耳。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德體皆有相遇而萃之意。其亨固由王能萃己志以事神。其下亦宜萃衆志以事主。而事主之亨尤利於貞也。假廟當用大牲。見大人則利有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物相遇而後聚。下順與上說相遇。剛中與正應相遇。所以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王以萃治天下。下以正事一人。其用大牲與利往。皆天理之當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聚之故。則知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皆聚以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中有水。其象爲師。澤上則地爲沃土。物利萃焉。君子所以除治戎器。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萃之隨也。不可亂也。初聚以正而失正。故欲其反正也。應四旣孚于始。其不克終者。人孰亂之哉。自亂厥萃耳。若能呼號正應。則一握手而變歡。亦猶同人之先號後笑也。故戒以勿恤而決其往。本義謂衆以爲笑。衆笑之也。又按兌口能號。艮手能握。兌說故笑。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凡人有孚則志正而萃以正。多恤則志亂而萃亦亂。乃字其字皆指初六。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萃之困也。應五而引上下以見大人。故吉无咎。聚以正也。苟有以孚于王公。猶薄祭可假有廟。不必大牲也。又按困二亦利用享祀无咎。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變謂志亂。未變謂中正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之咸也。三往吝矣。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柔危者也。位介上下之閒。不正無應。欲萃興嗟。何利之有。卦利有往。故初往應四。二往見五。皆可无咎。然不早見大人。至失利而後往。亦小吝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承四五。互巽能從。

九四。大吉。无咎。

萃之比也。四本多懼。以陽居陰。常恐有咎。又承五乘坤。事上撫衆。任大責重。小善不足以塞責。必大吉乃无咎耳。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不當則非大吉不能无咎。蓋由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之豫也。剛應志行也。當位固无咎。然衆聚則難孚。匪孚則致悔。君子所以戒不虞也。惟德足長人。常守其正。則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未光謂常戒不虞。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之否也。柔正无應。如孤臣孽子生于憂患。故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凡上多窮。惟此操心也危。故達。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聚而上者謂之升。德體皆可元亨。占者可用以見大人。可不用恤。蓋能前進則吉矣。又按乾以九二爲大人。此大人疑亦指二。巽東南坤西南。故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

舉能進志。治以克寬。皆柔升也。又按坤三柔自萃卦而上。本義謂自解來。柔上居四。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巽而順不求升也。剛中而應則同升矣。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應與恤相反。志行卽元亨。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堅而上也。君子之德亦然。又按坤德順。本義作慎。巽爲高。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升之泰也。南征吉者也。位雖極下。體柔德巽。實以時升。

初不援上而上自與之。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升之謙也。卑而上行也。剛中而應。孚五。不用煩文。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升之師也。南征者也。剛正有應。行无窒礙。不言占者。失得勿恤也。又按承坤如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二象有喜。猶有慶也。此言无疑。猶勿恤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升之恆也。以一德也。德可大用。時升者也。柔正近君。如文王見用爲西伯。吉又何咎。又按巽高兌西如岐山。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升之井也。初巽而四順。二剛中而五應。五柔居尊。尤宜常正以正下。則治道易升如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象言志行。初象合志。五尤大得。所謂得志行乎中國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之蠱也。冒昧於進而不知止息。何所利哉。惟移不息之心。用於進德則利耳。又按重陰如冥。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豫者何可長。怠之終也。冥升者。必消乏。困之始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坎爲通。遇兌毀折。故困。卦體雖困而德可亨。心能常正。又有大德則吉。若徒有言而不見信。則咎。又按兌口故有言。

象曰。困。剛揜也。

坎剛爲兌柔所揜。二剛爲初三兩柔所揜。四五兩剛爲上柔所揜。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爲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險以說。謂由操心危。以得義理說心也。二爲貞吉之君子。五爲心亨之大人。五之剛中尤正也。有言者不必有德。尚口求通。乃所以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上見而坎下流。故澤无水。智士處困。見危受命。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困之兌也。失其所亨者也。柔陷坎下。坐困而望救。雖有正應。亦久不得見。詩曰。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又按陰偶如臀。坎于木爲堅多心。隱伏如幽。坎如谷。害應位隔三而來徐徐。故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之萃也。不失其所亨者也。君子在險。常飽乎仁義。不求聞達。似困於酒食。既醉既飽。不復願人膏粱。而朱紱方來者。君之禮也。利用亨祀者。臣以忠也。各欲自盡而已矣。征凶无咎者。成敗利鈍。非所知也。

又按五在離火巽股之上。如朱紱。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凡言終有者。預信于理也。言中有者。不待外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之大過也。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柔不中正。與貞吉相反。又按前遇四剛如石。下有二剛如蒺藜。妻喻正應。無應故不見。

象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困之坎也。初在幽谷。四乘金車。本欲內來以濟初。而剛不中正。互巽不果。尚困於行。是以初困三歲不覿。而四亦吝。然心在正應。終必有濟。又按初似邢衛失國。四似齊桓救之。兌金乘坎爲輪。故曰金車。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濟初。救災恤下。二四同功。相與有終。勿憚勞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困之解也。大人吉也。以上缺下險。爲切身之痛。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故如劓刖。身雖尊榮而不安。故又如股困于赤紱也。惟正己以正天下。乃能徐俟其化而有悅。宜以誠則無不格矣。又按兌毀折。故上柔如劓。乘坎血卦。故下兩柔如刖。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由未說乃得說。中直卽剛中。受福卽貞吉。

上六。困于葛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之訟也。有極而亨。所謂困心横慮而後作也。曰動悔。內自訟也。有悔則悔悟深切而无尙口之窮。又按乘巽爲長。如葛藟之纏束。又爲高。如臲卼之危動。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乎上。故未當。必反下則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困受以井。反下而通也。君子反經而經正。卽古今之通義也。時地有改。而共由者不改。常經固無太過。可損不及可益。常性亦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往來井井。喻天下古今所共由。汔。幾也。汔至以下戒以敬愼不敗也。繘井以綆汲井也。汲而未至。猶未汲耳。況又敗耶。又按困兌西上。井巽東下。如改邑。惟坎常中滿。雖往來反覆。其體不改。非如兌上缺之反爲巽下斷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困兌上故澤无水。井巽下故能上出其水。如士能遜志於學。君能降心求治。然後上出而澤物。乃不困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蓋不改其所共由者。乃能以己之剛養人之剛。使之不餒。以己之中養人之中。使之不偏。功不窮也。若繘井而汔至。亦猶未繘。同一无功耳。羸又不止无功。故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觀木以水潤。知民必以井食。勞民則養有賴。勸相則養相資。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之需也。不進也。當改而不改。不能養物者也。有舊染之汚而不新其德。何以及民。夫行潦之水。人纔不食。猶或有禽。若舊井則人禽共棄。以喩朝野共棄也。又按困反爲井而初柔不改如舊。六爻以剛中正爲泉。柔下爲泥汙。故六四在外之下。猶待甃以禦外汚。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井之塞也。所養有窮。未繘井也。剛雖有泉。五不相應。故井如深谷。下注泥中。微物而難以上行。甕敝漏卽瓶羸也。又按巽入如谷。巽直如射。巽伏如鮒。離大腹如甕。巽下斷如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五不相與。无提挈以出者。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之坎也。雖未有功而不凶也。剛正而不見用。衆心爲我惜之。肯謂德可待用。若見知於君。則養而不

窮矣。又按互巽潔齊曰渫。與五同功。離爲王明。則不食者食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君子泰然无求。小人惻然求福。欲並受也。

六四。井甃。无咎。

井之大過也。求免過耳。柔正自治。雖未及物而爲不窮之源矣。林解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內外交養之道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井之升也。志行也。德位兼隆。乘時及物。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之巽也。收猶取也。取之无禁。有源不竭。故元吉。又按上偶開如勿幕。有孚指五。元吉兼指五上。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初下時舍。至上時成。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卦有革象。言變常也。凡事將革則人疑。稍失其正則有悔。故必已日乃孚。已畢也。如東作曰畢乃爲南訛。又畢乃爲朔易。驗之庶民鳥獸無不孚也。凡去故者可知。又按離爲日。二與五孚。彖惟革言悔亡。六爻惟四未正。變則皆正。故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睽火澤不交耳。革則相息。睽二女進行耳。革則紊序而不相得。以其變常。故謂之革。

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知其難孚而愼于革。故革而人信之。又知悔之難免而以德求當。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天地帝王之革。猶不能違時。故凡革皆已日乃孚也。

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曆明時。

天地革而四時成。夏秋之間。澤說萬物。仍有火爆。於月令爲律中黃鍾之宮。于五德之運爲土旺。以察時變以改正朔。革命之事。莫重于此。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之咸也。初未孚者。如湯武未興。伊呂耕釣時也。居下无應。宜自守其中順之質。又按變革之革以去故而得名。皮革之革以去毛而得名。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革之夬也已日已孚之日革之如伊尹幡然改太公盍歸乎來也文明有應交孚乃革則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征而五應之不行則已行則有嘉無違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之隨也審時度義以革命義未當可則征凶義可而時未可則貞厲革言三就謂審稽公論而後革之愼之至也又按兌口有言乘二承四應上爲三就應則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所謀已審不必更有所往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革之既濟也定也四卽革而當者成卦之主湯武放伐時也變而不失其正則悔亡上下交孚以革命故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志足見信於上下則吉不見信則悔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革之豐也大也五如湯武既有天下元亨者也自新新民以新命則未占而天下信之況既革言三就孚又按互巽風從如虎雖夏兌秋由希革而毛毨故曰變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偃武修文應離文炳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之同人也上如太甲成王利貞者也既革則士風丕變有日新之功民風革薄敦日用之實斯時喜功則凶守成則吉又按兌正秋其蟲毛革面猴類雖賤於豹而性可馴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大人炳照故君子文蔚小人順從

䷱鼎元吉亨

卦畫有鼎之體兩象有鼎之用德體元吉用无不亨本義曰吉衍文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革物者莫若鼎蓋鼎以象示人義取諸烹飪而烹飪之義莫大于享帝養賢五固聖人又尊上爲聖以二爲賢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木巽火而明生聖人之德亦內巽於理而聰明生柔進則能享帝應剛則能養賢言元亨則吉可知又按五象鼎耳離爲目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言烹飪則爲以木巽火在觀象則見木上有火鼎正而後內實凝位正而後天命凝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之大有也不可以盈自潔以待烹飪可也井由初上而反下稍不愼則有羸瓶之凶喩无功而反敗也鼎由去故以取新雖顚趾猶有出否之利喩因過以得功也過何足取以其功耳妾何足尙以其子耳自新以補過乃无咎耳又按革上顚而爲鼎趾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无心失足爲顚有志反常爲悖從貴故利不從則悖矣又按承乾爲從貴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鼎之旅也二卽五所應之剛內有實德而可貴故初當出否以從之也夫從則爲子不從則爲我仇蓋不出否則仇自有疾无以從我彼自悖而我自吉也又按四應初而不應二亦爲我仇彼自覆而我自吉另備一解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己能自重則人莫能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之未濟也三未上行而終得君者也雖巽而无應雖正而不中與五異位如耳革而難舉行將有屯膏之悔若能與五同功陰陽相和如雨則虧悔終吉虧悔猶言損其疾也又按離爲雉兌澤如膏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失其義則悔行其義則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形渥一作形剭）

鼎之蠱也四上行而失實雖有應而不中正故如折足而難自立覆餗則不愼所之形渥則不能无尤故二吉而四凶易說曰全卦一鼎分上下體爲二鼎上體有耳而无足故九四折足下體有足而无耳故九三耳革王注曰渥沾濡也既覆公餗則體爲沾濡原始曰輔嗣說於象爲合郡氏見聞錄謂王弼不見古易而引元載傳贊爲證夫新唐書列傳宋子京所作豈北宋人見古本而西晉人反不見乎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言不能有實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鼎之姤也．本義以九二爲金鉉．愚謂應二固能養賢．尊上則能養聖．輯說曰中虛以納上剛之助．猶黃耳得金鉉也．原始曰爻象甚吉．鼎必待鉉而舉．猶井必勿幕而彰．故皆至上有之．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之恆也．以一德也．上卽五之鉉．君欲臣剛．臣勿過剛．通釋曰．以五之柔．麗上之剛．故爲金鉉．自上本爻言之．則以剛居柔爲玉．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玉鉉在上．尊之者耳也．黃耳利貞．節之者鉉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主器者莫若長子．有震懼之德焉．能畏自可无畏．初心有主．則能不動也．又按萬物出乎震．故亨．爲雷故來虩虩．善鳴如笑言．互艮有序．故啞啞．互坎爲耳．故驚．震爲大塗．故曰百里．坎爲堅木．如匕．坎中滿．震仰承之．如鬯．坎陷如喪．艮手止之．故不喪．

象曰．震亨．

惟能震懼．所以亨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以恐懼致福．故能笑語卒獲．下文又言禮儀卒度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驚遠者百里所同．懼邇者虩虩自恐．內旣有主．故能出乎震而弗迷．可以主器．祭則受福也．又按艮止能守．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天以生物爲心．不能无怒．聖人與天合德．不能无畏．況君子乎．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之豫也．利建侯也．初爲成卦之主．故其辭同．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之歸妹也．柔乘剛也．不能見危于无形．見震來而始知其厲．至盡失其富．而高蹈以避之．雖以亨矣．惟守其中正．旣喪不追．待其自復．庶可亨矣．訂詁曰．十萬曰億．億盛大之稱．原始曰．觀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也．則億爲大也．又按震足能躋．震坎艮皆陽．九七陽數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以剛居剛．震來尙虩虩．二以柔乘剛．震來愈厲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震之豐也．豐象雷電皆至．此以不正而居洊雷之間．神氣驚散．乘絕而復生．恐難致福．求无眚耳．安懼則有眚．震行乃免焉．圖解曰．震爲反生．蘇也．訂詁曰．初震將盡．四震復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可以守．

九四．震遂泥．

震之復也．不能出也．不正而動．遂陷而止．如雷伏地．又按泥謂坎陷艮止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之隨也．无故也．五亦卦主．不喪匕鬯者也．內外皆震．出與守皆厲．然其德能出而不泥．故可以常爲祭主．而有事於廟社焉．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如商詩所謂有震且業．中謂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大无喪則百祿是遒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之噬嗑也．上以警省免凶可亨者也．洊雷雖不恐懼．但初剛自能修省．虩虩有主．而啞啞有則．故吉．上太柔則索索无主．矍矍失則．故征凶．若能以五之厲爲己厲．是警省不起於身．而起於鄰．尙可无咎．婚媾覵之．亦欲其警省耳．又按乘坎心病．故索索．震仰如上視．故矍矍．動極故征凶．五爲其鄰．三數應．如婚媾．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不如初與五之有主．而能畏鄰之厲以自戒．故雖凶无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震出艮處．所當處．如艮其背．象內向也．素位而不願乎外也．此身居易俟命．非己所得私．故知有理而不知有其身．亦非不行也．行于在上在下之庭．不見可陵可援之人．雖若自絕於物．實无咎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者．无往非止也．時止則止．靜固止也．時行則行．動亦止也．緝熙敬止．光明在焉．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止必各有其所．凡上下應爻．一陰一陽爲和應．謂之相與．皆陰皆陽爲敵應．則不相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是以卦辭如此而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兼峙而不移．君子再思而不越．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之賁也．謹始者也．柔下自无妄行之咎．宜常守正．又按賁初亦賁其趾．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艮之蠱也．艮腓喻能正己．不拯其隨謂未能正人．如冉有不能救季氏是也．凡不可諫而不諫皆然．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又按三互坎耳．互震仰動．故未退聽於二．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之剝也．三卽未退聽者．限在腰．夤在脊．過剛不中．不能屈體以從二．如自艮其限．又不能與二爲一體．如各列其夤．坎險故厲．坎固心病．震如雷火．以自薰言不可拯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告子之勿求於心．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艮之旅也．正己而不求諸人．柔正自安．在下卦之上而不陵下．在上卦之下而不援上．故无徇人之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之漸也．口容止也．失正爲悔．愼言則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中則時然後言．是以悔亡．本義曰．正字羨文．叶韻可見．

上九．敦艮．吉．

艮之謙也．篤實盛也．德裕於乃身．道積於厥躬．篤行不已之功．莫盛乎艮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重不遷．有似於山．又按上爲卦終．艮亦成終．

周易略解卷六

後十二卦

䷴漸．女歸吉．利貞．

卦象體德皆有漸意．女歸喻君子有行．必由其道．以禮則吉．守正則宜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與晉皆進也．漸之進尤當如女歸乃吉．否則非漸矣．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下焉者雖善不尊．故得位乃得有功．不正者雖令不從．故以正．斯可以正邦．本義曰．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

其位剛得中也．

剛中則能不競不絿．敷政優優．故有功於正邦．按此宜專指五．程傳自否而來．則爲柔進．非剛中矣．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而巽者无意於動者．而動乃不窮也．又按物不可以終止．終止則窮．故艮六五一動變漸．自柔變剛爲進．剛居五爲得位．得中．內仍止而外能巽．此動之所以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地中生木．由下而升．君子法之．自崇其德．山上有木．增高貴漸．君子法之．修己治人．所居必以賢德．故身益修．如艮之敦．衆善宜於士俗．故人易從．如巽之入．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之家人也．柔下无應．以難進而思補過者也．厲謂操心危．有言則聞其過．可无咎矣．如鴻小大相隨．小者力微．可危．大者呼之．猶飛．使免害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漸之巽也．二得女歸之吉者．中正有應．受祿不壓．往有功也．又按艮爲小石．如磐．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之觀也．過剛不中．非吉行也．若再征而不知止．則失其居．以四爲婦而非正應．則无其實．故凶．宜防患也．又按艮爲徑路．如陸．如征．坎陷不復．離爲大腹．如孕．中虛不育．坎盜爲寇．艮止禦之．鴻有雌雄．卵乃可育．失雄則卵不育．鴻孤不寐．則並宿者令其防害．如護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知進而不知退．則離羣．似育而實不育．則失道．承四柔正．順巽相保而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漸之遯也．乘剛而能柔．履危而得安．可无咎矣．鴻趾連不能握枝．桷平乃得安處．又按四乘坎艮．皆堅木．艮止如桷．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柔正爲順．巽之主也．順則相保．巽動不窮．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漸之艮也．五卽剛得中者．進得高位．以二爲婦．應之正也．中互未濟．時之窮也．然時之窮不勝其應之正．終得相濟．以正邦也．又按巽爲高．乘艮如陵．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漸之蹇也．居賢德善俗者也．范諤昌改陸爲逵．以就儀韻．或讀古人讀儀爲俄．則陸當作阿．訂詁曰．漸上之羽可儀．與蠱上之志可則．蓋百世之師也．愚謂逵則民不失望．窮則修身見於世．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周于德者．不失常度．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與漸全反．漸謂幼學．壯行．如女之歸．故吉利貞．若未壯而行．則如歸妹征凶无攸利矣．又按兌少女．爲妾．故曰歸妹．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古者天子諸侯取女歸必有妹．所以廣嗣．蓋取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衆之義．若无此義則萬物靡．故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

咸以內艮．就兌．故止而說．乃男下女之志．此以內兌就震．故說以動．乃所歸妹之由．言不待壯而行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二爲成卦之主．位既不正．淫破義矣．柔乘二剛．小加大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以雷動．如女從男．動以少女而兼撫恩威．故有敝．君子知之．永終絕之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歸妹之解也．位卑猶當未至．征凶．仕有居卑而職易稱者．如歸妹用以爲娣．雖曰實命不同．猶能盡庸宵征．以致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以娣者．以其德也．恆則若將終身．承則可幸无罪．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歸妹之震也．剛中居柔．未至无攸利．蓋用晦而明者．仕猶未仕．宜不易所守也．又按初正不中如跛．此中不正如眇．履卦六三兼之．皆取兌象．履三以柔志剛．則爲武人．此與履二皆剛居柔．故同爲幽人．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固以恆．二亦未變．若變柔以乘剛．則无攸利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歸妹之大壯也．三卽柔乘剛．无攸利者．易論曰．須．賤女也．天官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按此蓋喻仕欲藉勢爲賤役．不與士齒．寧反而居卑．猶有常職．以事其上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初位當爲娣．三未當爲須．可知須爲尤賤．寧反而下同於初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歸妹之臨也．當義而後交者．剛居柔而无正應．未當泰交之義．學優未仕．故如愆期．然學也祿在其中．終有當於天地之大義也．又按過中如愆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歸妹之兌也．下交者也．歸妹之有君娣．猶他卦之有君臣．皆指五二正應而言也．恭儉以優其娣．娣德盛矣．故吉．又按袂圓應規．互坎爲月．二互離文明．故娣袂尤良．離南坎北．震東兌西爲望．兌上缺．故幾望．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以貴逮下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歸妹之睽也．見左傳僖公十五年．此卽所謂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也．徵无其誠．牢非特殺．不以禮始．君子永終知敝矣．自初至五皆言女子有行．至上遂言女歸于士．女无實而士亦不禮焉．又按震爲竹而仰如筐．離中虛．故无實．兌爲羊．坎爲血卦．離爲乾卦．故无血．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全卦離與震合德．爻位二與四同功．盛德豐功．治道亨矣．臣同功以輔治．由君慎德以致治．五居王位．假猶致也．豐亨可喜．亦可憂．徒憂无益．日中喻智周道濟而不過．則豐亨可保．故六爻惟二四五吉．王假之以上所以開先．勿憂以下所以善後．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大有由．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離明則能慮善．震則動惟厥時．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王敬大臣以尙賢也．書曰．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智臨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日月之所以不可過者．以其中則昃．盈則食耳．盈不可過．必與時消．又不可虛．必與時息．天地且然．況人與鬼神乎．又有大道循環．无往不復之意．所以戒盈．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天之明威莫大於雷電．君子爲威獄以類天之震曜．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豐之小過也．剛正有過．可亨者也．應位爲遇．合德爲配．四爲震主．旬亦配也．十日爲旬．各有所配．甲丙戊庚壬爲上．乙丁己辛癸配焉．初以明始．遇四動．始无應．如有應．持盈于未盈．故雖以下配上而无咎．我往而人尙焉．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上象天際翔．則過於所配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豐之大壯也．二卽勿憂宜日中者．蔀．茅芙也．二柔遇五亦柔．雷電未合而先蔽．如豐其蔀以蔽未然之雨．而適以自蔽其已然之明．大學所謂有所憂患．視而不見也．日中見斗．又甚於不見．所謂疑也．兩柔相疑．往必得疾．惟誠意以正心．因以正君．孚則不疑．旣發則无疾．故吉．又按巽伏如蔀．離目如見．震仰如斗．巽爲進退不果．故疑．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豐之震也．三在雷電中．雖有孚不能發志．知難而退者也．明剛過中．遇上柔極．應猶未應．欲効其明而受蔽．欲効其剛而受屈．正可退而免咎也．又按沛或作旆．震動之象．巽白如沫．王氏曰．斗之輔星．兌爲毀折．正西爲右．姚氏小彭曰．沛滂霈也．圖解曰．兌澤之象．然則沫亦雨濛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受蔽受屈．因而自戒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之明夷也．四亦在雷電中．離初之明以動者．二以憂疑自蔽．故有孚乃吉．四處多懼而迷．故有遇則吉．初不挾賢．故以四爲配．四不挾貴．故與初等夷．內明亦外動之主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陽居陰位．故幽．吉行謂賴初之明以動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豐之革也．王假之則賢臣來矣．來章謂二之明．四之動．皆假之使來．尚大也．慶謂君臣同福．譽謂相稱益彰．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譽在其中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之離也．見左傳宣公六年．柔動而上．以居豐極．與初相反．過旬災也．又按巽入震出．故曰屋曰家曰戶．離目如闚．中虛无人．闃．寂也．巽伏故不覿．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自高絕物．非人擯之也．

䷷旅．小亨．旅貞吉．

艮爲徑路。日行路上。如旅。豐上以窮大失居。故旅以小亨自卑而尊人也。不失其正。則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外體柔中內體能止。皆不過也。體順乎剛。德麗乎明。皆親賓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自立如山。明速如火。旅固宜然。凡旅人欲歸則歸。惟獄中欲歸不得。尤爲可憫。君子用獄亦宜立法如山。速決如火。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旅之離也。柔下失中。自謂小亨而不知適以取災。又按艮爲小石。故瑣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豐窮大固失其居。此窮迫又非所以行旅。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之鼎也。柔中爲旅貞。故所得亦正。又按巽入艮止。故卽次。柔中能懷。山澤利藪爲資。艮爲少男。又爲閽寺。故曰童僕。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之晉也。三亦取災者。過剛不中。與二相反。又按離火兌毀。故焚。巽伏故喪。兪氏曰。貞與貞厲。皆自爲句。不逮上童僕。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宜自卑而尊人。以旅與下則卑人。以旅在上則自尊矣。故三曰其義喪。上曰其義焚。與下猶云禮下耳。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之艮也。以剛居柔。雖勝於三。猶未如二。處謂暫處。得亦偶得。非心所樂也。資斧謂財利。又按互兌爲金。亦利也。離腹中虛。兌說而巽。不果。故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旅之遯也。柔得中乎外也。射雉所挾者小。所得者大。喩游士不過懷一材一藝而出疆。終以此成名而受命。謂小亨也。又按離爲雉。艮手射之。訂詁曰。亡卽出亡之亡。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名譽祿命由上所逮。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小過也。剛不正而亢。又甚於三之焚次喪僕。蓋旅以牛引重致遠。喪童僕。厲矣。喪牛尤凶。喩喪其順德而不覺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在上如巢。下民侮之。所以焚也。人莫以告。所以喪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以陰從陽。恭愼之意。故小亨利往。

彖曰。重巽以申命。

布命宜巽。申猶重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五固中正。二巽乎五而志行。初四順之。往見大人。卽順乎剛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相隨則物易趨。命有申則事易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之小畜也。柔下未正。過愼則惑。宜健。正以行事也。又按巽爲進退不果。宜以剛克。如武人以治之。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巽之漸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也。牀下。巽之至也。巽出於誠。故吉。史巫紛若。百禮既至。誠之至也。又按巽互離兌。皆女。詩曰。載寢之地。故在牀下。離文如史。兌爲巫。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禮儀既備。情文適中。神人以和。

九三。頻巽。吝。

巽之渙也。三剛過矣。巽不由中。不能持久。頻巽頻吝耳。與二相反。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巽之姤也。四亦不中而悔可亡者。柔能順乎剛。正爲卦主。利有往也。又按離爲網罟。又爲雉。故曰田。四處上下卦中。爲上中下三品。上品奉祭。中品嘉賓。下品充君庖。詳見小雅車攻大庖不盈傳。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之蠱也。五卽申命行事之大人也。悔生乎動。故事有利卽有不利。惟正則吉而悔亡。初雖未利終无

不利。如天干自初而終。中必歷庚。庚更事也。先庚三日。丁寧以申命。悔无初也。後庚三日。揆度以行事。終有吉也。又按彖互震東爲甲。巽互兌西爲庚。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二得中則恭而不勞。五正中故愼而不葸。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巽之井也。巽極失利。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指本爻。窮謂巽極。過恭則勞。正乎一讀。

䷹兌。亨。利貞。

兌德可亨。兌體能正。理義浹洽則心亨。民情浹洽則治亨。皆宜於正。

象曰。兌。說也。

感固無心之感。兌亦無言之說。理默識而情默化。亨可知矣。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能正。柔外不可不正。下與上同德爲順天。上與下同體爲應人。所說有甚於逸者。則雖勞不怨。所說有甚於生者。則雖死不辭。故靜之忘兌爲無言之說。默相勸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坎中滿以足乎己者及人。故常德行習教事。兌上缺以人補己之不足。故娶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

兌之困也。初得朋友講習者也。剛正處離明之下。與二和同无閒。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卦之四陽惟初不與陰比。故與陽未疑。不待商而自孚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兌之隨也。二剛中者也。居柔爲悔。能以實德獲上悅民。則吉而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兌之夬也。三說而非貞矣。柔不中正。无應于上而來就二陽。苟求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兌之節也。四非貞而利貞者也。承五從貞。乘三非貞。互巽進退不果。故商度而未寧。然與五同剛。故能

介然守正而深惡柔邪也。夫惡邪如疾。即所以損其疾。使遂有喜也。介然守正以疾邪。亦如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兌之歸妹也。五剛中能貞者也。陰能剝陽。小人之難孚者。五欲以己之貞孚之使貞。猶難免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當猶厲甚矣。小人之難近也。

上六。引兌。

兌之履也。上柔外。過中者也。三以己來就人。上引人來就己。孟子記右師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是引兌也。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是來兌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巽主內伏。故巽而不已。以至於三。爲頻巽。兌主外見。故說而不已。以至於上。爲引兌。相引不已。所見必昏。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中實如水釋。巽風散之。渙然冰釋也。卦體可亨。誠能感神。則宜濟艱鉅。又宜常正也。又按大傳舟楫取渙。故利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訟亦以坎下爲剛來。此言不窮者。謂二在內卦。如賢人至而通顯也。小畜亦以巽上爲柔得位。此言上同者。謂四在外卦。如臣近君而居高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王乃在中也。又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乘木有功也。皆言得人也。又按震巽固木。坎艮亦堅木。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神妙萬物。觀風行水渙。其知神之所爲乎。又按帝出乎震。長子主器。故如享祀。

初六。用拯馬壯。吉。

渙之中孚也。初以柔下而涉方渙之川。雖陷於險。上從九二。猶可用拯。惟速乃吉。用猶利也。文王以之。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渙之觀也。即剛來不窮者。因渙而來奔。得机而悔亡。二老之歸西伯是也。又按震足如奔。坎爲堅木。艮

手據之如机。

象曰。渙奔其机。得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之巽也。三非貞而利貞者也。柔得陽位。將欲與五同功。先釋一己之私以免失正之悔。主爵忘身。无內顧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

渙之訟也。柔得位而上同者也。下无應與。釋朋黨之累。以得首善之吉。渙羣而德愈高。非常見所及也。又按无應故渙羣。互艮故有邱。巽爲高故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无私則光大也。若感四朋從。則未光大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渙之蒙也。王在中者也。本義謂四能散小羣以成大羣。五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愚謂凡大命令之下。如汗從心而遂。所渙者必自王所居者而渙之。如夬言告自邑。泰言自邑告命。王居无咎。則渙於天下皆无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既正。猶北辰居而衆星拱。則令出惟行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坎也。上已涉大川矣。按傳血字絕句。與小畜血去連讀不同。臨山陳氏曰。坎爲血卦。逖遠也。本義依小畜作惕。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血何以渙。逖出則无咎矣。

䷻節亨。苦節不可貞。

渙上遠害。離去之意。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爻象有節德。體可亨。苦節偏心也。專指上六。又按坎爲心病。故苦。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剛柔平分則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剛得中者剛而塞。剛而无虐也。本義曰。卦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原始曰。柔節剛居其外。剛節柔居其中。節陽正所以節陰。故亨。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上柔失中則苦於行矣。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能說雖行險亦不苦。忘其勞也。當位則所節皆可貞。中行正立。所以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以日月不過爲度。故四時不忒。法天地以制度。既能節用。又能愛人。節而不苦矣。辨體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愚按四時三百六十日。故爻亦三百六十而爲節。前此三百五十四爻朔虛六日也。年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全經爻數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以虛受。故能節水之流。稍盈則溢。又能自節其過度。出於數。制之使勤。必有法。所謂[illegible]儉爲萬事根本也。行出於德。議之而後動。則身可爲度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之坎也。初可貞者也。剛未得中。故不出。當位故无咎。訂詁曰。初前遇二陽奇如戶。二前遇三陰偶如門。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上坎爲通。在初猶塞。知塞則必知通。訂詁曰。二以奇當其前。若有以塞之。

九二。不出門庭。凶。

節之屯也。二不知通者也。剛中當出。失正不出。故凶。又按遇艮門闕。艮止不出。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初未互震。故不出爲知塞。二既互震。故不出爲失時。極猶窮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之需也。柔不中正。常恐傷財害民而自咎也。蘇氏曰。咨嗟而節之。以爲不可不節也。原始曰。東坡之說蓋從兩若字悟入。愚按意似離初履錯然。凡言无咎者九十三。皆善補過也。本義言无所歸咎。則此无咎與諸爻異矣。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惟自咨而已。所以爲善補過。若舍己咎人。則反有咎矣。

六四。安節。亨。

節之兌也。以柔正事剛中之君。安於君之制度者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節之臨也。節以制度者也。甘謂先得人心所同然。故四承其道而安之。當位故吉。中正故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中孚也．柔極失中不可貞者也．不正固凶．貪鄙是也．雖正亦凶．儉陋是也．然不正則凶而有悔．得正雖凶而悔亡耳．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似大離☲．四中虛．二五中實．孚之體也．誠无不格．則鳥獸魚鼈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如是乃吉．可濟艱鉅．又宜常正也．又按豚魚幷見姤爻．豚卽羸豕．姤巽下．故言於初二．中孚巽上．故言於卦．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者．虛而有主．柔而立也．剛得中者．實而不偏．剛而塞也．內說外巽．德可用矣．此說彼巽相爲用矣．必由孚以立體而用乃行．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及物則以中實爲吉．用材則以中虛爲利．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无妄匪正．天命不佑．故中孚貴貞而不諒．乃合乎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恩澤之上有風化．故爲中孚．君子於民．未忍不教而殺．書曰．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傳曰．小人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中孚之渙也．利貞者也．本義曰．初應六四．度其可信則吉．纂按虞乃防閑之意．傳曰．不備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閑有家．中孚虞於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又按有他不燕．恐其因而不安也．解見大過．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訂詁曰靡古本作縻）

中孚之益也．剛得中者也．雖在陰位而不得中．故初從而和之．二遇五中正．如得好爵．不欲私爲己有．故與初同入其邦．同被其化．如靡之也．下二句卽同鳴之調．又按兌正秋爲澤．故鶴在焉．初在下如子．相承如和．本義以五之應爲子和．然五兼天爵人爵以化邦者．非其子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之心在五．初之心在二．猶在五也．故其鳴同．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中孚之小畜也．三雖柔在內而失正不齊者也．凡應而不相與爲敵．三與上應亦爲敵者．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若失正則爲得敵．乍見爲相得．故鼓歌．旋見爲相敵．故罷泣．无以自主．徒不燕耳．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中孚之履也．四乃柔在內而位當者也．小畜歸妹之月幾望．喻妻道也．此喻臣道也．事君以嘉德．不以薦援．如涉川以舟虛．不以匹馬．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在下如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在公則絕私交以上孚於君．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中孚之損也．剛正得中化邦者也．大有厥孚交如．五應二以遍孚也．小畜中孚．皆曰攣如．五結四以遍孚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中孚之節也．无信以及物者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不孚而好高．猶翰音欲登于天．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又按禮稱雞曰翰音．豚曰腯肥．魚曰挺祭．竊疑豚魚吉卽孚乃利禴之意．若大牲吉此豚魚吉者．苟有明信可薦鬼神也．故節必受以中孚．否則苦節不可貞．如以翰音升香于天．故凶歟．另備一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四陰外壓．兩陽內陷．小過於大矣．有過何以[illegible]．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宜常守正以戒失正．祇可量能任事．不可好大喜功．借鑑於物．辭尊居卑．卽爲大吉．托鳥音以申戒之．猶中孚托鶴鳴以申勸也．

象惟此言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人恆過而後能改．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因偶失正以常行正．時行當可也．二五柔中．可小事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三四失位．則失守．不中則不可行．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以象告．如鳥以音告．又按中孚內柔外剛．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卵至．小過內實外虛．如小鳥飛鳴．

虛聲過於實力.故以下爲大吉.上震仰爲逆.下艮柔承剛爲順.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高有限.雷出有時.本無過也.卽甚峭厲.亦小過耳.君子行恭喪哀用儉.本非過也.卽或過焉.亦小過耳.

初六.飛鳥以凶.

　小過之豐也.去順效逆者也.初柔下順.應四上逆.爲四羽翼.而皆不正.四以之飛.卽以之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猶云凶如何也.甚言其不宜上耳.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小過之恆也.柔得位而中.過以利貞者也.易數尊陽.五爲陽位.雖陰居五.猶必尊焉.此卦陰多於陽.如孫之衆過於其祖.然與五相得.尙知所尊.尊妣亦因以尊祖矣.過相與也.二旣自卑而尊五.如臣不及君而下.與其臣同守分也.蓋取象於家則五柔尊如妣.取象於國則五爲其君.二與初同爲其臣.而初飛以凶.二守臣分.以身示教.故象曰.臣不可過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豫也.剛不中者也.本卦四陰過乎兩陽.易于戕陽.兩陽不能過陰.難于防陰.夫旣不能過.事過於防矣.苟恃剛正以與陰應而弗過防.則所應者或欲戕之.卽罹之凶.不待旣戕而後凶.又按上應爲從.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小過之謙也.三四皆剛不中.三則多凶矣.而四多懼.尙可无咎.其遇事陰.事過防之.弗過遇之.蓋過遇卽厲.故必戒也.勿用永貞者.勿常恃正應而過遇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剛失位而知戒也.蓋不中則應雖正而不可長遇矣.故曰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過之咸也.五亦柔中.宜下者也.无應於下.故澤未遠施.宜取潛德以爲助.止可小事耳.又按小畜我指下卦.此指上卦.不宜上也.二在艮山之下.如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不宜上.故宜下取.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小過之旅也.不能下者也.君子於小人.事過防之.弗過遇之.求无咎耳.小人於君子.若有弗遇必爲過.甚如鳥罹網罟.欲飛過之.反自投焉.不宜上而上.是謂災眚.告之使自返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兩象六爻皆旣濟矣.旣濟不可好大喜功.亨小據傳當作小亨.主二言也.能貞則吉.非貞則亂.終亂猶未亂.大象所謂思患豫防耳.原始曰.初過離明.終遇坎險.

象曰.旣濟亨.小者亨也.

　二爲卦主.小者得大者之應而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易惟此卦.六爻皆正.

初吉.柔得中也.

　二爲柔中.尤得持盈守成之道.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終止謂以柔居上.安肆之極.與二相反也.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物賴水火以生.旣濟則羣生旣遂矣.然患或生於中滿.惟中虛者能思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旣濟之蹇也.初剛正者也.車馬濟矣.輪猶拖泥.尾猶帶水.皆旣濟之初.未忘得濟之難.尙无咎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旣濟之需也.柔得中者也.往從士事.猶女子有行.遇五爲主.雖未得行而勿求.其道未窮.雖不求行而自得.蓋謂文王事紂.終得志行乎中國也.又按柔正如婦.坎輪離雉.如車有翟茀.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旣濟之屯也.防患者也.上柔終亂.三與之應.能以剛克.勿用其人以致亂也.又按離南爲武丁.猶離東爲帝乙.上在離外.如鬼方.柔極如小人.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七日言速.三年言久.故憊.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旣濟之革也.思患豫防者也.舊說繻當作濡.滲漏也.舟有滲漏則以衣袽塞之.蔡氏曰.繻帛中之美者.

袽衣之敝者．既濟過中．時且變矣．繻雖美．必至於有袽．事雖濟．必至於未濟．終日戒懼．則不至終亂矣．

愚按繻喻初吉．袽喻終亂．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凡思患豫防者．非眞有患．有所疑耳．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濟之明夷也．五雖未亂．而將終止．不如二之初吉也．又按坎爲血卦．乘離爲牛．故曰殺牛．離爲夏．故曰禴祭．東鄰謂紂．西鄰文王也．後天卦位．乾以坎震艮爲東鄰．巽以離坤兌爲西鄰．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極言西鄰之吉．以見東鄰之不能．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家人也．終亂者也．初剛濡尾得濟．回思其艱危．故无咎．上柔濡首既濟．復溺於安肆．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又按險極故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初吉既不可恃．終亂又當速改．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兩象六爻皆未得濟．待濟乃亨．同一濡尾．不能如既濟之无咎者．汔濟猶未濟也．井汔至而羸其瓶凶、狐汔濟而濡尾．亦无攸利．狐言小者．坎在下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既濟二得柔中．小者亨耳．此則五得柔中而出險外．故直言亨．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初柔未出險中．如小狐濡无攸利者．由其中止．不續終耳．至二剛得柔應．中互既濟．未出者可出．不續者可續．非終不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水火本爲能濟之具．猶有未濟之時．觀其潤下炎上之辨．流溼就燥之方．君子於物．无所不用其愼矣．

初六．濡其尾．吝．

未濟之睽也．初柔不中．坎當險深．莫能亨也．不能謹始．豈能續終．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濟而濡尾．則水深可知．亦不知深之所極耳．自以爲知而實不知．尤爲可鄙．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之晉也．剛柔應者也．應五而互既濟．故象如其初．皆謂知難也．雖未當位．亦能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剛中以應柔中．所應既正．所行自正．見象傳解．

六三．未濟．貞凶．利涉大川．

未濟之鼎也．三亦坎窞．汔濟未出．柔難獨行．宜乘二剛以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若二之中以行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未濟之蒙也．失正有悔．能正則吉而悔亡．震无咎者存乎悔．伐其失正者．謂上九也．受賞於得中者．謂六五也．又按上居離極爲鬼方．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未濟之訟也．柔得中者也．雖不當位．而剛柔應．有中以行正之吉．无過中失正之悔．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上下交孚而吉也．五即既濟之二．彼得中乎內爲婦．此得中乎外爲君子．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照於人．故人稱君子之光．暉出乎己．故曰其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濟之解也．上以剛柔應而續終矣．夫濟能續終．則所應者交孚．於宴樂亦可无咎．若至濡首．則縮猶未縮．始雖有孚．終失是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沈湎．如狐濡首．初柔未及．故不知極．上剛太過．故不知節．君子所以愼辨物居方也．濡首則內伐德．外喪威儀．故酒誥言德者八．言威儀者一．詩賓筵言德者一．言威儀者五．辭畧互相發也．蓋有惕於濡首之辭焉．

古本上下經終．然後次以十傳．今存大畧如左．

上彖傳．大哉乾元至是以畜牝牛吉也．

下彖傳．咸感也至剛柔應也．

上象傳．天行健至以正邦也．

下象傳．山上有澤咸至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文言傳．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略解卷七

上繫辭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下八節爲一章．言易出於自然以教易簡也．首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中言合同而化流而不息．末則歸於易簡．樂記又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與天地同和同節故也。易無思也．無爲也．天地之大．何思何慮．仰觀俯察．窮神者見之謂之神．知化者見之謂之化．易簡者見之謂之易簡耳．天尊自尊．地卑自卑．非爲作易地也．而乾坤定矣．天地有自然之高卑．自然之動靜．聚羣有同異．隨在有象形．亦非爲作易地也．而易中爻位貴賤．卦體剛柔．占詞吉凶．時義變化備矣．故曰．神无方．易无體．無往非神也．無在非易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惟有自然之理．故作易者剛畫與柔畫相摩．每卦與八卦相盪．而變化所成具見于剛柔八卦中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萬物出乎震．齊乎巽．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也．霆者雷中之火．雨者風中之水．謂離坎也．後天離東坎西

爲日月．先天離南坎北爲寒暑．獨詳離坎者．易字篆文從日從月．正取日月往來陰陽變易之義．故上下經皆歸重焉．不言艮兌者．兌處寒暑之間．艮則成終成始者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坤皆以變化爲道．成男成女．說卦傳第十章以下是也．周子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坤以健順爲德．萬物資始．健始之也．萬物資生．順成之也．知猶主也．無心如有心．作猶爲也．無爲如有爲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夫天地萬物父母．大生廣生．宜不勝其難矣．以爲易簡者．皆無思也．無爲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此知猶識也．夫人豈能無思無爲．謂之易簡正于有思有爲見之．有思仍易．有爲仍簡．乃眞易簡也．同心故有親．合力故有功．久當於中也．大徵於外也．雖未久大．預信其可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聖人特美易簡以立教．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以下六節爲一章．說卦以釋繫辭也．以卦爲主．卦未設則象在天地．吉凶難明．既設則在卦中繫辭予卦．吉凶乃明．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卦未設則剛柔斷於動靜有常．變見於在天在地．既設即卦畫剛柔推移亦生變化．下文六爻之動是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承首節而言．卦有失得憂虞之象．故辭有吉凶悔吝以明之．詳見下章．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承次節而言．亦各有象．變化以象運行之進退．舉晝夜以該寒暑．並見上章第三節．爻言乎變．故曰動．

　三極之道．天地人之至理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自聖人設卦而有序．繫焉而有辭．居安者．文言所謂居上不驕．在下不憂．素位之學也．樂玩者．第八章及下傳五章是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謂未有行爲動卽九章所謂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居則觀聖人之所觀．而玩聖人之所繫．動則觀剛柔相推之所生．而玩所値之吉凶．是以有得無失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以下五節爲一章．亦釋辭也．伏羲卦象．文王言之．其卦變則周公言之．彖爻所言卽伏羲之易．無異書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至末三其字皆指象變．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齊猶定也．定體象之小大．在成卦之主爻．解見下傳四章．又按稱名小者取類皆大．雜而不越．故曰齊．

存乎卦體卦德卦象．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悔吝雖小疵不可不變．乾上有悔．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屯三往吝．君子幾不如舍．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也．介卽得失之介．憂之斯不失矣．不幸而失．事悔勿吝．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所謂震無咎者存乎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爻在卦中．辭兼卦爻．唯變所適．故曰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下四節爲一章．首言易道之大．下言聖人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義確矣．與華承首章首節而言彌綸謂剛柔八卦遍合乎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之道．統言之合一無閒爲彌．分言之亦各有合如綸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所謂窮理者．天成象而文明．地成形而理幽．以易觀察則知幽明有故．天地之爲物不貳是也．死生有說．誠者物之終始是也．陰陽之氣在物爲魂．氣本精實．故聚爲物以成形也．魂漸游散．故消爲變．不附體也．鬼神無形而云情狀者．體物不遺是也．此皆誠之不可揜．如此．則理無不窮．一以貫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所謂盡性者．性者理也．易與天地準．得其理者亦與天地相似．故亦彌綸而不違．知周似天而道濟似地．有以實之．故知雖高而不至於過高．旁行謂四達．亦不至於流蕩．皆知周道濟故也．知命所以樂天．不憂則知益深．敦仁以爲安土．能愛則仁益篤．性亦無不盡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所謂至于命者．亦承首章．雷霆風雨卽天地之化．成男成女卽萬物之生．日月寒暑卽晝夜之道．皆神无方．而无往非神也．聖人成位乎中．以易範圍曲成通知之．卽易无體．言无在非易也．至此則命无不知而造其極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以下九節爲一章．前五節言天地之道．神无方．後言易之彌綸亦无體也．陰陽者氣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則道存焉．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謂一陰一陽流行不已．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故曰善也．成謂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之字兼指陰陽．交相繼也．互相成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知各得道之一方一體．故所見亦有方體．百姓晝而動．夜而休．而不能通乎道．故上章言知周萬物以至安土敦仁者．惟君子能之耳．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天地之道顯之於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夫陰居大冬似非顯矣．而一陽已生於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震動於坤靜之中．顯在仁中矣．藏之於用．用發天地隨時之義．夫陽居大夏似非藏矣．而一陰已生于姤．姤之時義大矣哉．巽伏於乾行之內．藏在用內矣．聖人樂天知命固不憂．而爲天地立心．德業盛大則不能無憂．天地以顯藏鼓萬物出入之機．無心成化．不與聖人同憂．而德業尤極其至．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卽無不覆載．藏莫大焉．業之用也．日新卽時行物生．顯莫盛焉．德之仁也．此天地之道．神无方也．

生生之謂易．

生生亦謂一陰一陽．言易之彌綸亦無體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陽象爲天．爲君爲父．物亦資始而成象．成以健也．陰法之爲地道妻道臣道．物亦資生而效法．效以順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參天兩地而倚數．推極之則占事知來．六爻發揮言乎變．會通之則人事可盡．

陰陽不測之謂神．

夫來事可知．變事可通．而一陰一陽互爲其根者．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終不可測．然則易无體卽神无方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以下三節爲一章。言易之廣大配天地耳。廣謂有容。大謂無外。愈推愈遠。亦至平至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未交爲靜。相交爲動。是故夫乾所言者大矣。利貞言靜專。元亨言動直。凡天地間一而實者靜必專。動必直。皆乾道所成也。故極大無外。皆生於健。夫坤所言者廣矣。利貞言靜翕。元亨言動闢。凡天地間二而虛者。靜必翕。動必闢。皆坤道所成也。故廣无不容。皆生於順。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道配至德。

此節歷言遠不禦。末言靜而正也。廣配地。大配天。廣大中之變通陰陽。配天地間之四時日月。首章前四節是也。廣大中易簡之善。配天地間至德之良。首章後四節是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合下節爲一章。承上易簡。亦申首章德業也。至謂易簡而理得。至易而言遠。至簡而施博。聖人明易理於心。則智如天而德崇。體易理於身。則禮如地而業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生生之謂易。故天地位而易行焉。首章首節是也。率性之謂道。行而宜之之謂義。自成性出。如自門出焉。自未發而約之於至靜。爲存存。德所以崇也。自其發而精之以應物。爲道義。業所以廣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以下十一節爲一章。首三節言作易之事。四節承上起下。後言學易之事。聖人於天下之賾見其形容有當否。物宜有因革。而因以擬之象之。故曰易也者象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又合天下之動而與易理並觀之。得其會通取而行之。謂之典禮。分而斷之。以辨從違。故曰爻也者。傚天下之動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猶厭也。賾不可惡。動不可亂。言至善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凡所繫辭必擬之而後言。所以典禮必議之而後動。所成易之變化皆經擬議。故學易者亦當如是而後言動。以自成其變化。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此以下擬議所成之實。君子所樂而玩也。中孚九二。蓋言善則無不孚。否則無不違耳。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蓋言先釐其異。後樂其同。所謂同人親也。斷金喻同功。蘭喻同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蓋言能下已愼矣。柔在下則愼之至也。柔似不足。重而剛過者必藉焉。其用重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三。蓋言能謙己厚矣。勞而謙則厚之至也。謙以制禮。德之柄也。六爻皆言德禮。而九三尤極言其盛。極言其恭。苟非至恭。何以爲盛德。何以長守貴哉。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乾上。滿招損也。自二至五皆有位。初爲民。二輔五。皆上所无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節初。知微者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愼之至者。臨事既懼。知柔故也。密之至者。好謀能成。知微故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解三。貫躬者也。小人僭分以慢於上。作威以暴於下。凡器之貴重者而輕用之。皆爲慢藏。凡人之可觀者而美飾之。皆爲治容。負且乘。則奪之。故致寇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以下十節爲一章。言河出圖。聖人則之。首言河圖之目。卽參天兩地而倚數。亦一陰一陽。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天尊無對。故一爲奇始。地順承天。故二爲偶始。天統地二。合一爲三。謂之參天。至五七九所統雖多。皆倚參天而起。地不統天自二而四謂之兩地。至六八十所分雖多皆倚兩地而起。又按天一天三天五相參爲九。地二地四兩合爲六。亦起參兩。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五奇。地五偶。各有五位。上言相得之序。故有條不紊。如兄弟。而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其同條共貫。實各有合。如夫婦也。天數始於一。地數終於十。故五爲天中。六亦地中。二十五者五奇之積。亦中五自乘之數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亦五六相乘之數也。合積五十有五如母有

子。亦五乘地十。復五乘天一之數也。凡天地個相生相尅。變化無窮。於此成焉。相推相感。鬼神不測。於此行焉。大衍是也。餘見卷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衍數五十者。虛中五而不用。理无盡用。乃大用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又虛其一而不用。以象太極。乃妙用也。分二以下各有所象。所謂大衍也。奇謂揲餘。故扐以象閏。或又謂歸掛一於所扐。猶閏月之合氣盈與朔虛也。象閏非象一閏。故再扐而後掛。一如初。餘見卷首。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當期因象四時行。二篇亦象時行而物生也。策以過揲者言。乾用九。每爻九四三十六。故六爻共二百一十六。坤用六。每爻六四二十四。故六爻共百四十四。兩卦共十二爻。猶一年十二月。每陰陽兩爻共策六十。猶兩月一甲子。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一百九十二爻。猶三十二年。共一百九十二甲子。三百八十四月。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日也。故由三百六十倍作七百二十。又倍作一千四百四十。又倍作二千八百八十。又倍之。卽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成易成一變也。餘策非復四十九矣。故謂之變。三變成爻。故十八變得六爻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九變而得內卦。爲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伸者知四營成易。則知成卦不外是也。觸類者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則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而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凡四千九十六卦。不外是也。數見卷首。能事解見下章。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下章極深研幾卽顯道。通志成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卽神德行。問焉以言。受命如嚮。卽與酬酢。說卦傳幽贊神明。卽祐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鬼神之所爲乎。

正應成變化而行鬼神。又按首節原在此下。朱子移冠章首是矣。若并移此節冠焉。則變化鬼神相應尤爲明確。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以下七節爲一章。言易畢天下之能事也。前章擬之而言。卽尙其辭。議之而動。卽尙其變。後章自制器

至書契。卽尙其象。此章蓋言卜筮尙占。而言動制器在其中。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事聖人之道者。有爲於近。有行於遠。皆以易卜筮而尙其知來之明。故曰至精。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變數起於十五。謂之參伍者。三數之得五。復五數之得三也。錯者分爲九與六。或爲七與八。皆不齊也。綜者總合九與六。或合七與八。皆十五也。五低而十昂。本義之說是已。河圖生數三二居東南。爲五。四一居西北。亦五。與中五相參爲一十五。成數西北九六。東南八七。洛書縱橫各共十五。皆有參伍錯綜之義焉。通參伍之變。或成九六。或成八七。由成易以至成卦。爻有等而物相雜。故曰文。極錯綜之數。或總計乾坤。或總計二篇。由當期以至當萬物。擬形容而象物宜。故曰象。君子尙其不窮之用。故曰至變。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未問以言則寂无思爲。及感而通。卽受命如嚮。神謂不測。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未有行爲則觀象玩辭。以極深。將有行爲則觀變玩占以研幾。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極者究也。所究愈深而智愈崇。故能通志。幾者微也。所研愈微而業愈廣。故能成務。不疾而遂知來物。遂通天下之故。何其速也。不行而來物之遠。天下之故無不至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以下六節爲一章。亦承卜筮而言。首言易切於天下。民未用易而易實開之。民未知務而易能成之。民未求道而易包冒之。故聖人爲天下而用焉。以猶用也。惟開物故可以通志。惟成務故可以定業。惟冒道故可以斷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物。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先言卜筮之原。貢猶告也。蓍卦之德。圓善運行。方有定理。與爻變所告。皆在聖心。蓍卦之方圓卽聖心之神知。聖心知來藏往卽蓍卦之方圓。故遇事能斷。神武服人不在威武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正言卜筮之用也。明天道之消長以興神物。察民疑患之故以導民用。而聖德益以神明矣。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言時行物生．聖人特與神物也．以戶有闔闢．喩時有歛閉．春夏爲歛．秋冬爲閉．闔爲坤藏．闢爲乾行．闔闢以時而變．往來以變而通．見爲闔闢往來．即乾坤變通之象．品物流形．不論種植．皆謂之器．聖人觀象製器用動植之靈者以爲卜筮之法．旣興之以利民用．出入闔焉．無不用之．而莫察其故．遂謂之神耳．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上言蓍所由圓而神．此言卦所由方以知．太極謂至理也．皆本圖書．解見卷首．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言六爻之義易以貢．吉凶定而天下之業定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承闔戶節而極贊聖人興物利用．莫神乎蓍龜也．賾隱深遠．指下圖書．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德圓而神．故曰神物．聖人亦神以知來．故曰則之．天地合同而化．聖人亦然．故曰效之．吉凶見於垂象．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明焉．故曰象之．劉向曰．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愚按有河圖而後有八卦．有洛書而後有九疇．有卦疇而後有周易．蓋兼則之也．詳見卷首．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即生八卦者．此應首節先示之象以通其志．次告之辭以定其業．又定吉凶以斷其疑．竊意是故易有太極六句．移在此節之上．則文義接應尤明．闔闢節就戶言．戶既見乾坤變通之象．其形平直．必中準繩．方亦中矩．一闔闢則圓轉中規．故曰器．即法象變通之小者．亦謂之神．故接言法象變通之大者在天地四時．神物之大者在蓍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引大有上九而釋之．猶二章之意．剛健文明．順天休命．即履信思乎順．又以揚善之故．自能遏惡於未然．此與神武不殺之聖人．皆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本義曰．恐是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至末爲一章．言用易貴得其意也．首言聖人意在作易之先．而貫乎作易之後．立象設卦繫辭言作易之事．變通鼓舞言用易教人．旣興神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矣．然猶謂未盡也．又常加意變通．鼓舞以盡之．設卦繫辭是也．解見下文．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承上意象而言．變易之意縕於乾坤之象．不可相無．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承上繫言．凡不可見者皆見於可見者．先釋變通之名以起下也．言聖人之意超形體而上之．有不可見者即一陰一陽之道．至立象以盡之．乃有形迹可見而謂之器．其意則欲人化其迹而裁酌於心．如乾象闢戶．坤象闔戶．實非言戶．勿狃於所見．則方寸之內．有一闔一闢之機．故謂之變．推此意而體行於身．時行則行．時藏則藏．勿諉於不見．則日用之間有往來不窮之妙．故謂之通．舉此道而措施於世．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簡能之下有易從可大之功．故曰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聖人就可見者以立象繫辭．故能盡意盡言．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言卦辭之功．卦盡情僞．辭尤盡神．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五節以上皆言聖人變通鼓舞以敎人．此言存乎受敎者．果能變通神明．默契也．惟變通者爲能神明其意．成謂化裁之熟．不忘於心目．雖無言而常若有見也．信謂推行實驗．無毫髮之疑．不待言以相證也．德行謂易簡而理得者．

下繫辭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以下九節爲一章．歸重聖人之情見乎辭．敎愼動也．列有次序方位也．卦分八體而象成焉．有上下體而爻備焉．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其體相推而變起焉．繫辭以言乎變而動明焉．詳見上傳第二章第八章．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卦旣有爻以效天下之動．而吉凶悔吝生焉．謂之占辭．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剛柔立卦爻之本以相摩相盪．詳見卷首儀象卦畫．變通趣相推之時．如一寒一暑．詳見卷首先天後天．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謂常正之理一定者也．定理當吉．雖或似凶．亦不必疑．定理當凶．雖或似吉．亦不足恃．故曰貞勝．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

試觀天地有定體．無私覆載．日月有定象．亦無私照．則知天下之動雖至不一．而順理必吉．逆理必凶．正以常理定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卽貞觀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指易簡．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內卽上文在其中．外卽上文生乎動．功業亦必趣時．故見乎變．聖人之情吉凶與民同患．見乎所繫之辭．亦如天地日月神道設教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舊解屬上章之末．仁或作人．今以此下十六節爲一章．言制器尙象．皆聖人法天地居大寶．仁育義正之事．人之歸仁．就其養也．理財以養．正辭以教．使不爲非．仁至則義盡也．下文書卦垂裳皆法天地以居大寶．網罟耒耜杵臼．皆理財市聚致遠．聚人．宮室死葬．亦聚人也．弧矢擊柝禁民爲非以守位．書契正辭以禁非．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

鳥獸．動物也．地之宜．植物也．取身取物．通德類情．詳見說卦傳．聖德凡情無不備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以下言十三卦制器．非必先有卦而後有器．猶詩序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非必先有詩而後有治也．蓋揣想當然耳．離麗也．爲目．如網罟．又按互巽爲繩．互兌爲澤．如佃漁．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益以興利．木道乃行．上入下動．如耜起土．又互坤艮皆土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市亦上明下動．先間後合．又互艮山坎水．寶藏興貨財殖焉．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通其變以下．言於易無所不取．特此乾易坤簡以象無爲．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渙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以物力之剛隨轡之柔．下動上說．又震爲足．如牛馬．互艮手執．如服．乘巽爲繩．如引．震東兌西．爲致遠．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以坤靜待震動．坤象闔戶．又互艮門闕．故如重門．震木又善鳴．如柝．艮手以木節擊之．互坎爲盜．如暴客．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杵臼下止上動．妄婦所操．不宜上宜下．過於小也．又上互兌折如斷木．下互巽入．如掘地．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外也．上九亦言張弧．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健以待動．乾天覆如棟宇．震雷起則風雨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雖過而中．又兌毀於上．巽入於下．如葬．巽爲木爲上．故如棺槨．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書所以紀．契所以操．書契之治．亦決而和．乾天文．兌見也．伏羲畫卦．先得神農黃帝堯舜後世聖人之心所同然．故曰通神明之德．吳草廬曰．以畫卦始．以書契終．萬世文字之祖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通結上文．易本立象以盡意．而象實類萬物之情也．舊解屬下章．

彖者材也．

以下三節爲一章．起下兩章．材猶材質．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生乎動者也．材有美惡．動有得失．故其占如此．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以下三節爲一章．承彖材而言．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震坎艮．一陽二陰．各五畫爲奇．巽離兌．一陰二陽．各四畫爲偶．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剝乘五陰。象曰民載。復主一陽。象曰君道也。利建侯。震一君二民故也。小畜不雨。巽二君一民故也。一說多陰以陽奇爲主。多陽以陰偶爲主。卦主爲君。餘則民也。一卽奇也。二卽偶也。亦通。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以下十四節爲一章。承上言爻效天下之動也。前四節皆釋咸卦四爻。首言天下何以憧憧思慮爲哉。天下理本同歸而應萬事。遂殊其塗。知或出或處。或去或守。雖易地皆然。而各有當行之路矣。心本一致。自感物而動。遂百出其慮。知知恥知懼知避知趨。雖率性所發。而各有自然之能矣。天下何以憧憧思慮爲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非屈何以言伸。非伸何以有屈。故曰相感。利謂育物之功。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尺蠖能屈。因以求伸。龍蛇能伸。有時而屈。夫日月寒暑。何思何慮。而各有當行之路。尺蠖龍蛇。何思何慮。而各有自然之知能。彖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學者精研其義。入於神明。此明體於內。將以達用於外也。利其施用。隨遇皆安。此廣業於外。還以崇德於內也。內外皆修。亦猶屈伸相感。尤實而有光輝。可謂大矣。豈若憧憧往來。未光大者乎。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然此猶其可知者耳。若夫大而化之。合外內而同歸一致。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則未知其如何以致用。如何以崇德。而於陰陽不測之神。天地流行之化。已默契於盛德之中。而一以貫之矣。此幷泯夫殊塗之迹。超乎百慮之情。何以憧憧思慮爲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三不中正。欲困人乘人而反自困者也。據猶乘也。二與四同功而三間之。是四非相困而三自困焉。二不可乘而三遂乘焉。自求禍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藏器於身如括囊。待時乃動而不括。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初卽震初。恐致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怙終不悛矣。明知善惡而故弗爲弗去。以爲小耳。書曰。刑故無小。況惡積而罪大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家國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五保邦於未危。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四不自量而自用。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豫二與四同功而不諂。與初同體而不瀆。先知盱豫悔。故介于石。先知遲有悔。故不終日。衆人知彰而已。君子知微不獨知彰。故先見焉。懦夫知柔而已。君子知柔又必知剛。故如石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初不貳過。其殆發語辭。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損三法一陰一陽之交乎。萬物皆有男女。所損謂二三其德者。所得謂成有一德者。故曰致一。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上與恆三同象。上不與。謂不許也。下不與。卽莫益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以下四節爲一章。言易稱名不齊。以起下章之意。物言二氣之分。猶未相成。如門也。合則爲德之備而有衆體。卦象以體乎撰。卦德通乎神明。詳見說卦傳。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卦名雖雜。不越陰陽耳。稽其類則意不忘憂世。下章是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往謂定理。來謂後事。微顯者使人於顯中見微。闡幽者使事之幽者得闡也。開謂乾坤如門。易由此開示人。而名物言辭備其中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承上當名。故取類大辨物。故旨遠辭文也。正言故曲而中。不妄發也。所言又肆而隱。大而非夸也。斷辭故能決疑。貳以濟民行。兼明失得之報。以訓戒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以下四節爲一章．承於稽其類而言．中二節先陳九卦之德．次言其德之全．末言用之以處憂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作易者知處憂患則難安．如履虎尾．始基於愬愬．乃終吉也．又以謙爲持身之柄．君子所以有終也．履謙非致飾於外．必內復禮則中有主．乃利往之本也．既復則可久．亦不可不久．必恆久不已．德所以貞固也．既復而不能久．由未克己．故懲忿窒慾以損其疾也．損而不已．必益不已之功．即在於遷善改過．故足以有攸往．涉大川也．凡人以憂患爲困．惟大人則困不失其亨也．苟無其德．則困於上者有言不信．若有其德．則反乎下者往來不窮．故井以巽下爲德之地．巽以重巽爲德之制．知所愼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由說而應乎乾．和而至也．謙由天道下濟而光明．尊而光也．復本道心爲微而察物爲精．恆體剛柔雜居而皆相應．故不相厭．損其疾故難．遲有喜則易矣．益第充長其所固有．而非特設以所本無．困外屈而心亨．井體立而用行．巽能隨事咸宜而不動聲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和調恭而不勞．謙即退讓以明禮．復不自欺．恆不失守．害莫大於忿慾．利莫大於遷善改過．而利往利涉在其中．君子固窮．又何怨．井不妄動．其義不困窮矣．巽爲進退．知權之行．本義曰．辨義謂安而能慮．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以下四節爲一章．專論觀變玩辭以知懼也．書言爻位如此耳．而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亦變動周流如位无常．如爻相易．皆屢遷而不可爲典要．唯觀爻變所適而道存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夫唯變所適．故隨象嚮晦入宴息．其初則出門交有功．節初不出戶庭无咎．至二則不出門庭爲凶．其言出外入內．皆法語之言．使知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又知弗提入提乃致憂患之故．教人敬懼．甚於師保．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由辭以揆其所向．則知敬懼而有典常．苟非敬懼之人．則道之屢遷者不行．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以下六節爲一章．言彖備六爻．蓋彖者材也．故以爲質．先原一畫之始．要歸六畫之終．以爲材質．有質而雜以文．因時而象以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辭所擬者即卒成之終事．如乾初擬龍．卒成羣龍．坤初擬冰．至上六卒成堅冰．故初爲本而上爲末．無非時然．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所擬之物既雜．所具之德有是有非．初上雖極辨之．而無互卦以相足．惟中爻四畫乃詳辨焉．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要求也．初雖難知．求諸中爻則居然可知．知者又不待求諸爻也．第觀彖辭．雖尚未備．而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以下二節備言中爻．四近君威固懼．二遠君恩而无咎者．柔中故耳．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柔危專指三多凶．若五多功．雖柔亦不甚危．經言六五者三十二．其危者惟豫五貞疾恆不死．師恆兼言吉凶．餘多吉辭．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此與下節爲一章．承上言彖備六爻之道．故以爲質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有等者道中之物．相雜者物中之文．不當兼有吉凶．見雜卦序．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教知懼也．危平易傾．其道當然．若或使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此至末爲一章．教知幾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既先見則當先知之．人能健順如乾坤則中無險阻．自知險阻．自上陷下爲險．自下逆上爲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易簡之理既說諸心．險阻之幾自研諸慮．說心則理熟．故能預定吉凶．研慮則幾審．故能決成亹亹．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知幾實由知易．以易中變化用於云爲．則自天祐之．事皆吉而有祥．故以言以動者尚焉．以之象事則知器．故制器尚焉．以之占事則知來．故卜筮尚焉．舊說其變化云爲．即可象以知器．其吉事有祥．即可占以知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變化象占如此者．蓋易原於天地．聖人成焉．上傳首章詳矣．謀於人鬼．百姓與焉．上傳十一章詳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相盪。象中有情。如人有淑慝。爻象所言是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爻彖教人善變而愼動。利莫大焉。吉凶轉移在其所之。以情遷也。攻猶攻玉之攻。愛相攻則成美而吉。惟恐其遠以情感故也。惡相攻則毀敗而凶。惟恐其近以僞感故也。情相得而或遠。悔吝固生。不相得而反近。取害尤甚。如小畜暌皆三四兩爻不相得者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人情亦有可見者。所謂知險阻也。孟子知言。蓋出於此。

周易略解卷八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以下三節爲一章。言聖人作易之極功。幽贊猶言默相。天生神物而有蓍。聖人生揲蓍之法。而有筮以佑神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正解已見前傳天一地二及參伍以變矣。又按天數始於一。參其一而爲三。復參其三而爲九。參其九爲二十七。是九與七皆倚參天而起。地數始於二。復兩其二而爲四。兩其四爲八。兩其八爲十六。是八與六皆倚兩地而起也。又天一天三天五相參爲九。地二地四兩合爲六。卦以乾三畫爲參。坤六畫則兩也。乾統坤故合用九。坤不統乾。故自用六耳。由揲四而參之爲十二。由六爻而兩之亦然。故天有十二辰。即地十二支。參之則三十六。兩之則二十四。此老陽老陰之策。凡六十以當甲子也。由二十四而參之爲七十二。由三十六而兩之亦然。故每歲七十二候。五行分旺各七十二日。參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兩之則百四十有四。此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也。下立卦生爻。亦由於此。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體言。卦以象言。爻以位言。詳見下文。聖人作易不乖於天之道。不逆於人之德。不紊於處事之義。可以窮理盡性。可以知命而造其極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盡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承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言。易立三才之道也。上爲陰。五爲陽。二爲柔。初爲剛。三爲仁。四爲義。邵疏曰。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皆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愚按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在中爻之中也。分迭謂六爻相雜。剛柔雜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合下節爲一章。承首章觀變立卦以起下章也。乾南坤北爲定位。艮西北兌東南爲通氣。震東北巽西南爲相薄。離東坎西爲不相射。錯謂別對。又按上經天地定位於乾坤。往來於泰否。分見於噬嗑。以後下經山澤雷風首見於咸恆。再見於損益。互見於漸與歸妹。水火不相射於坎離與旣濟未濟。是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自然之序。以藏往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凡數往者必順序。知來者必逆推。皆因其所已知而日知其所未知。蓍以知來。故易之揲蓍以下爻爲初。是逆數也。邵朱皆言先天方位。邵說亦起下章。邵以震離兌乾巽坎艮坤爲逆數。朱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逆數。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承上逆數而言。震巽皆一索而得者。坎離再索。艮兌三索。有男女而後有夫婦。至乾坤而三奇三偶成焉。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以象造物。曰動至晅。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人機。有幽贊神明之功焉。艮篤實。天地之盛德。止猶實也。兌無言之說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合下節爲一章。言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帝命率育則有歲功。震當春中四十五日。歲功出焉。故爲大途。齊於春夏之交。亦其四十五日。既出則長行而高發。巽爲長爲高。相見於下。中四十五日歲功或麗於此。或麗於彼。而成在目焉。離之德也。致役乎坤。謂有事於厚培。亦當夏秋之交。其四十五日也。秋中四十五日。有喜意焉。言乎兌之德也。秋冬之際。四十五日功用相持。事爲交迫。乾之健也。下節言陰陽相薄。蓋謂肅殺閉藏之時。陰固爭勝。陽亦將回。如相迫耳。休息於冬中四十五日。坎爲隱伏也。既成乎艮而將復出焉。艮能皆韜光。亦當冬春之交四十五日也。驗諸一日之用十二時中。亦有此八候。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也。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雷氏翠庭以先天圖爲天地位而萬物育其中。後天圖爲四時行而百物生。其中圖見卷首。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即六子以見天地之功用。其尊無對謂之帝。其妙難言謂之神。妙萬物即不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也。雷動至水潤皆造化之迹。乃神之所爲。非以其迹爲神也。終始萬物。難以迹言。故直言其德曰莫盛乎艮。蓋篤實輝光即誠之不可揜也。兌澤說物於秋如在地之汙池。在天之霜露。坎水潤物於冬如在地之河海。在天之雨雪也。水火相逮即雨暘時若。不偏勝耳。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言卦德。實由卦體而異耳。乾剛坤柔。震陽起。巽陰根。坎剛爲柔揜。離以柔文剛。艮剛成終。兌柔得志。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章言卦象。遠取諸物。亦由體德而異耳。馬健。牛順。龍起。雞伏。豕剛鬣。雉華蟲。狗禦外。羊柔毛。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章近取諸身。首尊。腹藏。足出。股伏。耳通。目明。手覆。口見。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內取諸一家。尊曰稱。卑曰謂。名分也。索言揲蓍。誠求而得之。亦如父母之得子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此至末爲一章。外取諸庶類也。乾天體圜。君父至尊。玉金至貴。後天位居西北。故爲寒冰。先天居正南。故爲大赤。良馬有德。老馬有智。瘠馬清剛如廉。駁馬吞噬能勇。木果有仁。圓而上覆。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地生物以養人。有母之親。布釜衣食所賴。吝嗇示儉。物力維艱也。均無私。厚德合无疆也。子母牛者童牛牝牛也。順承如牛。厚載如輿。乾爲玉爲金。故坤爲文。如雕琢其章也。乾爲君。故坤爲衆。所與守邦者也。柄亦載持之意。乾爲大赤。故坤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出爲雷龍。元黃者天地始交之色。旉者春生始施之氣。出爲大塗。始生爲長子。雷疾爲決躁。蒼筤青篤。東方色也。竹葦植物而易動。馬分健動而異名。上四馬皆至健。此四馬皆好動。善鳴發於聲。馵足作足形於體。的顙微於色也。震仰爲反生。陽長必終於乾。物生必齊乎巽。故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陰根爲木。善入爲風。陰始爲長女。木從繩則直。削木爲工。木理內白。風行甚長。木長必高。震巽相對。震動爲決躁。故巽撓爲進退不果。震雷有聲。故巽風爲臭。又象老婦。故寡髮而廣顙。所見不果。如多白眼。山木近市。故利三倍。其究則三爻皆變爲震。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水在地爲溝瀆。陷爲隱伏。剛揉爲矯輮。中滿爲弓輪。中實爲加憂心病耳痛。血亦水象。赤血色也。剛中故爲美脊亟心。上柔爲下首。下柔爲薄蹄。爲曳輿。遇險陷則多眚。水流爲通。水精爲月。隱伏爲盜。川木中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火在天爲日電。內陰爲中女。外剛爲甲冑。火烈爲戈兵。中虛爲大腹。火燥爲乾卦。外剛爲介鼈蠃蟹蚌。離文明。木中虛則上枯。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象山象徑。時止時行也。小石堅而可持。門闕可守。果蓏上實。閽寺職守。指能堅持。狗能禦外。鼠性穴居。黔喙山禽也。山木外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說物爲澤。陰終爲少女。巫能說神。口舌說人。物遇正秋則毀折。澤遇附益則潰決。一陽在下而居全。一陰在上而居溼。故於地爲剛鹵。妾娣也。羊柔毛。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吳氏曰。鄭本无而泰二字。）

全傳蓋即卦以繼往。數往者順之意。自乾至泰爲一章。言世泰之由。受猶承也。開闢之初盈天地者皆

稱物.故不可不養.天地養萬物.惟養以飲食.猶有訟師.至比而小畜.則君養之.懿文德.斯有禮而心泰.心泰然後皆安.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然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自泰至觀爲一章.言保泰也.不可以終通.猶云不能終通.以見難保.後云不可者.則明戒之也.訟師以不親而衆起.同人大有以能親而衆歸.謙不斯豫.而豫悅者多.相悅則相隨.如子事父母.能幹其蠱.而後可大可觀.自觀至末.言愼合愼動.不可苟也.可觀而後合.固有文.而非苟合矣.亦非極致文飾.若必極致文飾.然後亨.則物力竭盡.情亦難繼矣.剝則有妄.復則還淳.无妄然後可畜.畜者.忠信所以進德也.畜求多識以畜德.頤惟自求養正.由博返約也.惟有養者能當而不讓.然猶恐陷也.以剛過而陷.必以柔麗乎中.善補過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自咸至損.言得失相因.人之大倫.不可不久於其道.若於庶物.則不可久居其所.亦不可中遯於外.壯受以晉者.戒其剛壯.示以柔進也.進而傷.猶可反其家.家不齊必以乖致難.故須有以解之.解如解縛.

安而忘危.必有損失.自損至艮.理勢必然.旣損不已.必能受益.受益不已.則去惡必決.柔乘剛者旣去.則柔過剛者能下矣.聚於下者必上升.困於上者必反下.先如井之革舊以自治於下.則能如鼎之革物以取新於上.大學傳引湯盤日新.康誥新民.文王新命.井革鼎三卦之序也.惟有長人之德.位而止其所者能之.自漸至末.戒自窮也.能漸進則得其所歸矣.夫歸同而所歸不同.所歸妹不足言也.若得其所歸則大矣.然窮大仍失其所歸.故示之入理說心.乃能渙然无累而遠害也.但物相遠則相疑.節而信之可也.有其信者言必信.行必果.小者過耳.若具有過人之才.則无不濟矣.旣濟初吉終亂.其道窮也.未濟反是.不終窮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序卦言流行.此言對待.首六句言君民相親.政教相濟.君剛民柔.同樂同憂.故比曰下順從.師曰民從之.從則同矣.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兩剛愛民.自內臨外爲與.觀以四柔尊君.自下觀上爲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有君道.故利居貞.初固宜建侯.五膏施未光.然兩剛見於陽位.不失其正.蒙有師道.故行時中.二主於包蒙.上利用禦寇.蓋兩剛雖居陰位.而功亦著.故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雜非盡凶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此言愼終於始也.震初以恐致福.艮上亦以厚終.損以遠害.自懼其衰.則謙受益.故爲盛始.益以興利.務極其盛.則滿招損.故爲衰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此言人事天命.大畜乘時.日新其德.毋苟安也.无妄俟命.順受其災.毋苟免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以下八卦言急修己而不務外.萃修於家.待時廷獻.升獻於廷.不復家修.是以君子寧萃而未敢升也.謙卑自牧.如自輕焉.豫志自窮.將自怠焉.是以君子寧謙而不敢豫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利用獄.如頤中有物.食則亨矣.賁觀乎人文.而白賁无咎.起於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見於上.如得志澤加於民.巽伏於下.如隱居獨善其身.是以君子未見而先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以下八卦言隨時之義.窮則變也.隨象嚮晦宴息.尙可相安.蠱則振民育德.往有事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惟碩果不食.復見天地之心.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日三接.天子當晝以錫有功.明夷南狩.天吏攻昧以誅有罪.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養不窮而先遇.困.君子道窮.將行.困有窮時也.

咸.速也.恆.久也.

此言化行化成.通則久也.化行則速於置郵而傳命.化成則久於其道而尤[illegible].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以下十卦言或去或守.不可巽志.渙上.遂出遠害.節初不出戶庭.解則震出坎上.故免乎險.蹇則艮在坎下.故其道窮.睽火澤不變.志不同行.家人風自火出.先正乎內.否則上下不交.泰則交而志同.其類各相反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非禮弗履.止乎禮也.遯遠小人.不惡而嚴.退以義也.（王爲以止[illegible]上爽退反[illegible]）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此言臨下接物.大有合普天率土之衆.同人如手足腹心之親.革變民風.鼎新天命.過不在大.當謹於小.孚必由中.乃謂之信.豐過配主則多故.旅惟眚僕則寡親.

離上而坎下也.

以下四卦言德行也.離柔中麗故上行.坎剛中滿故下陷.君子將有行而先恐陷.故經先坎後離.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孤陰.是以將雨而不雨.履應乾行.是以雖危而不墜.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此言得失自取.需能忍則不陷.訟不能忍而逮行.大過兩柔勢分.故爲本末弱.姤一陰力專.故爲女壯.姤遇無漸故勿用取女.惟漸進不驟.斯爲女歸吉也.頤未盡正.待養而正.既濟剛柔正而位當.無所待矣.歸妹女之終事.其位豈可不當.而柔豈可乘剛乎.未濟爲男之窮者.以其全不當位.又不續終耳.故兩卦皆无攸往.夬上柔雖當位而乘五剛.決之者惟自強不息.所決者實自貽伊戚.此夬所以剛長乃終.而乾所以六位時成也.又按大過以下遙相對也.養正與顛相對.遇剛與決柔相對.待男與女終相對.定與窮相對.六十四卦惟既濟定也.前二十四卦皆雜而未定.末二卦定而復雜.蓋易正以六爻相雜爲時物.以雜物撰德辨是非.以剛柔雜居見吉凶也.

跋

右周易略解八卷.附羣經互解一卷.算略一卷.國朝南海馮經世則撰.按雁山文集.稱先生至誠感人.終身未嘗有曖昧事.及門時先生免母喪.已踰年.講論語至喜懼兩言.嗚咽涕下.不能成聲.門弟子皆起立動容.遂罷講又稱乾隆庚寅舉於鄉.出陸耳山之門.房考爲益都李南磵.是時張藥房太史方爲諸生.有盛名.南磵並重之.暇即招二公說經論文.各出疑義相質難.先生博通諸經.尤精於易.嘗曰.說經必統會一經之終始.而融會諸經以證之.其說乃確不可易.亦可以得是書之梗概矣.與顧甯人與友人論易書所稱.盡天下之書皆可以註易.而盡天下註易之書皆不能以盡易者.其微旨將無同.譜荔軒筆記又稱先生說經如素絢章.子疾病章.孺悲欲見孔子章.皆出特見.而確不可易.廼是書自序云.承家塾之業.守黨庠之訓.不敢嗜新.不敢尚異.不敢苟安而弗求.不敢附會而強通.其篤實又如此.里甫太史稱其覃精鄭孔.而立身行己.輒欲規仿關閩.亦匪阿好之言也.道光己酉清明前二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易圖存是

辛紹業著

易圖存是

易義與賾圖說汗漫穿鑿附會概非本旨邵朱大儒不免斯病況其他乎少而學之蓄疑莫釋研窮既久於心有會爰本經傳彙而爲解一圖之成必求有據一義之立求爲可通庶存其是不致背聖貽譏云爾萬載辛紹業

卷上
因重圖解
剛柔相摩圖　八卦相盪圖
卦位圖解
東西南北卦位　左右卦位
甲庚卦位　賓主卦位
附左傳一條
卦變圖解
兩卦成變圖　本卦互變圖
卷下
互卦圖解
卦爻詞取象之互　十三卦取象之互
左傳筮法之互　大卦解
剛柔陰陽說　爻變說
費直不改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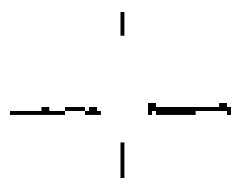
易圖存是卷上

萬載　辛紹業　馥千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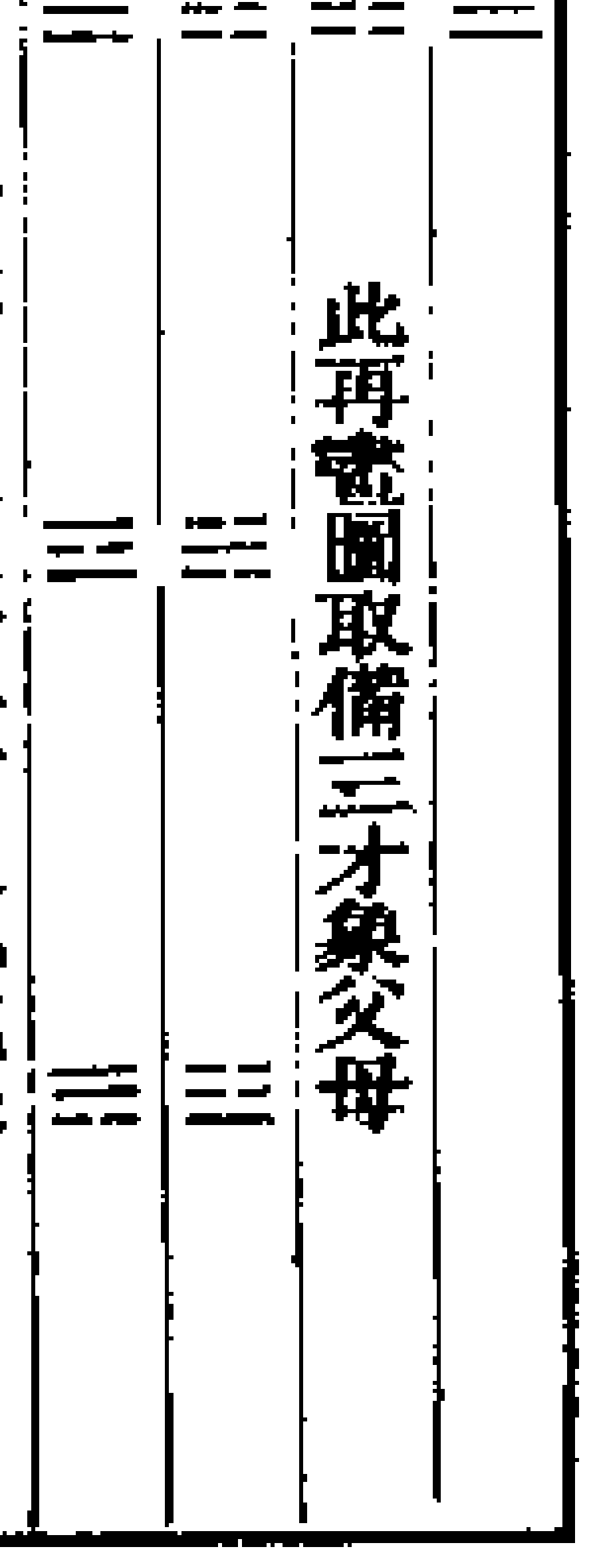
因重圖解

生卦之說凡三一則來知德取京房之易謂乾生八卦自姤至大有震生八卦自豫至隨坎生八卦自節至師艮生八卦自賁至漸坤生八卦自復至比巽生八卦自小畜至蠱離生八卦自旅至同人兌生八卦自困至歸妹一則李挺之本虞翻之論謂一奇一耦之卦自姤復而生二奇二耦之卦自臨遯而生三奇三耦之卦自泰否而生一則邵子先天之學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卦十六卦生三十二卦三十二卦生六十四卦由京房之說八卦自可重爲六十四何必爻爻而變由李挺之之說卦始姤復臨遯而六子皆其所生是則雜卦反生純卦其義顛倒而不可從由邵子之說既稱陰陽爲兩儀又分太少陰陽爲四象理既莫可憑依（說見卦位圖序）至於十六卦三十二卦之說尤大易之所不道者也（說本黃震日抄）夫易有自然之象亦有自然之次第舍大傳所已言而他求未見其有合也是故剛柔相摩此奇耦二爻之相推而成八卦而象剛象柔象天地父母象雷風六子在其中矣八卦相盪此乾坤六子之相乘而成六十四卦而於天道象剝復於國運象泰否於政治象訟師於人事象同人歸妹於身象頤噬嗑於物象井鼎皆在其中矣經傳明文顯然可據妄生他義祇成隔礙因盡屏諸說列圖如左

剛柔相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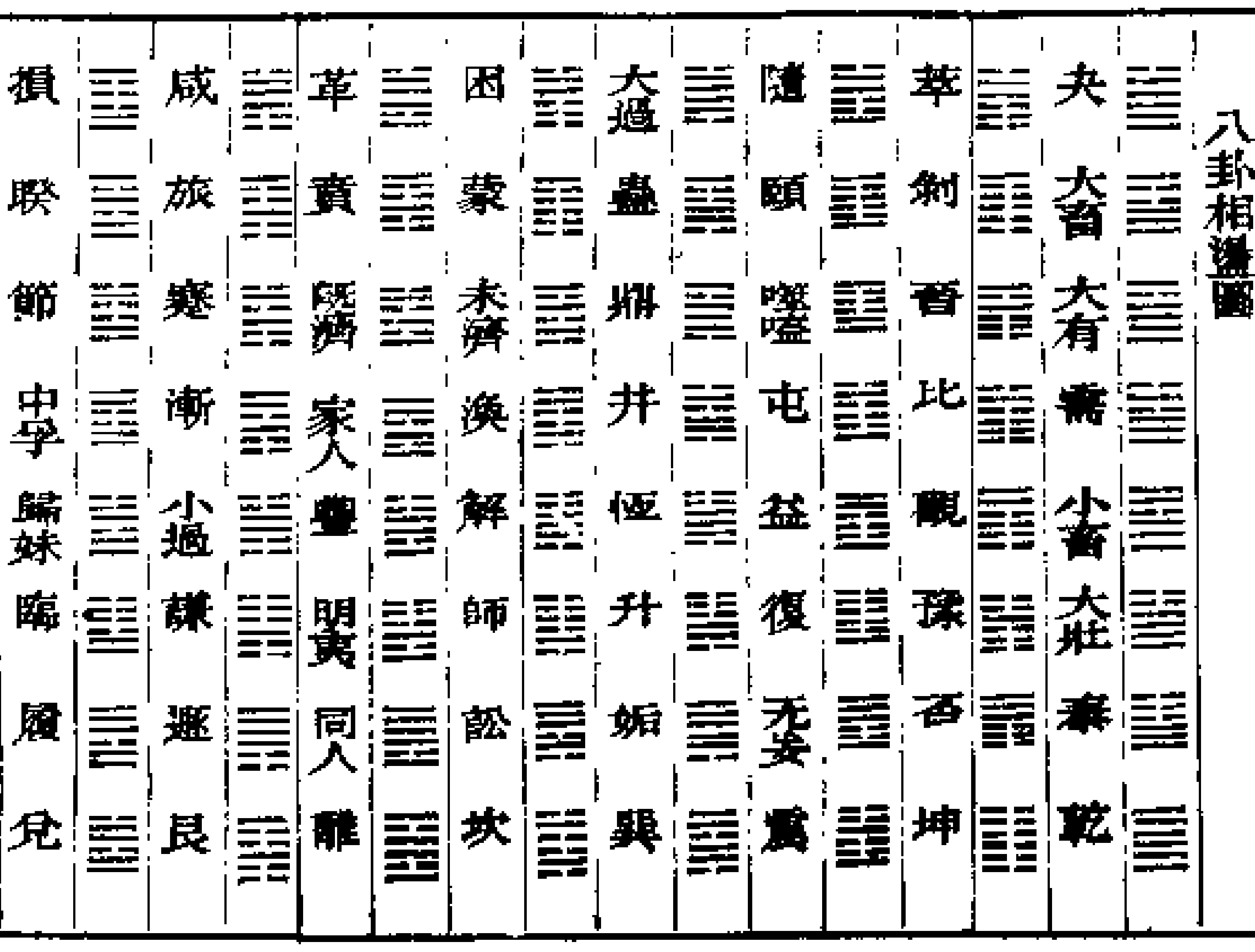
此初畫圖取象剛柔



此再畫圖取備三才象父母

此三索圖取象六子而八卦成矣

八卦相盪圖


夬 大畜 大有 需 小畜 大壯 泰 乾
萃 剝 晉 比 觀 豫 否 坤
隨 頤 噬嗑 屯 益 復 无妄 震
大過 蠱 鼎 井 恆 升 姤 巽
困 蒙 未濟 渙 解 師 訟 坎
革 賁 既濟 家人 豐 明夷 同人 離
咸 旅 蹇 漸 小過 謙 遯 艮
損 睽 節 中孚 歸妹 臨 履 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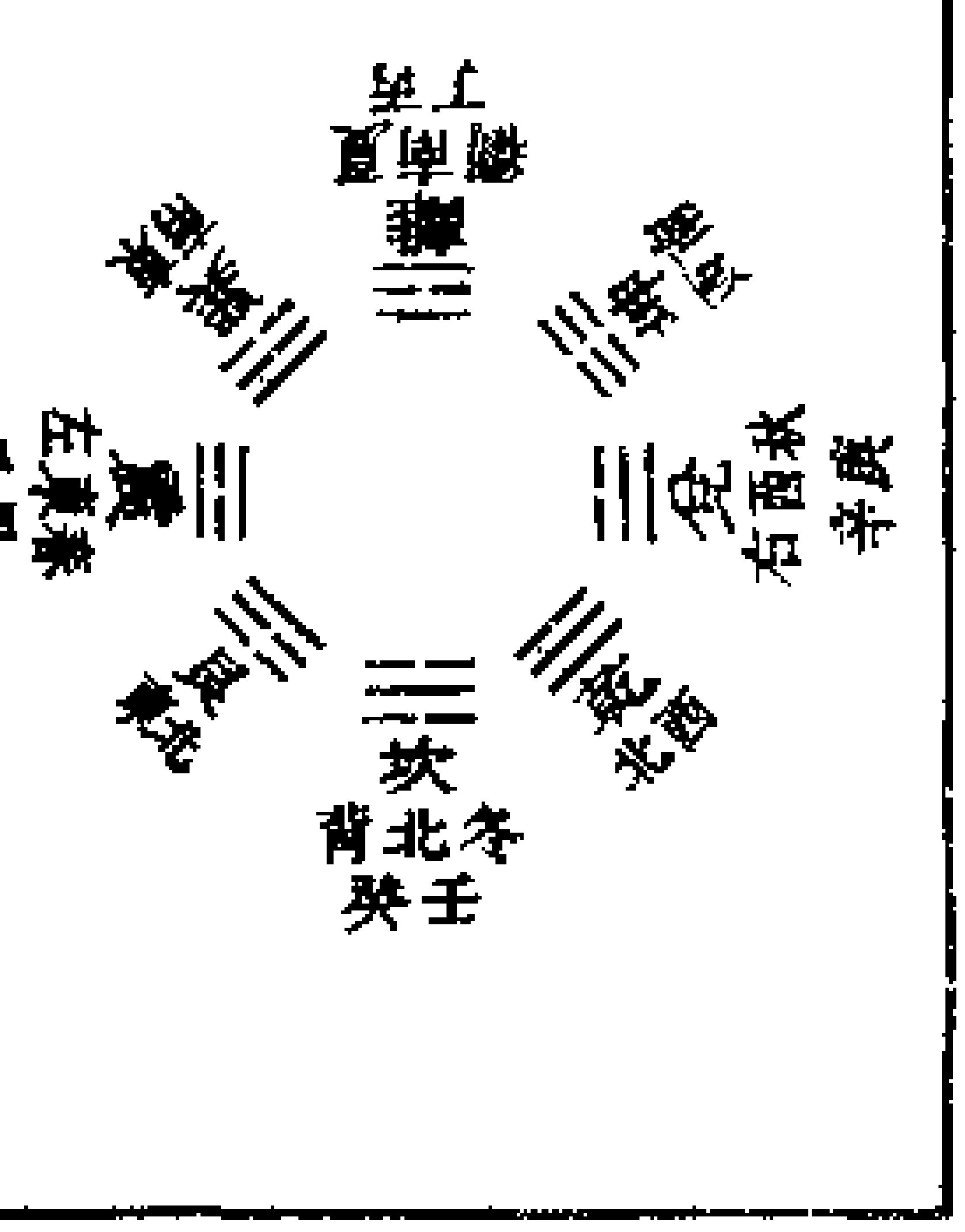
此重卦圖每一純卦各得八卦而六十四卦備矣○按乾坤生六子之次始震巽次坎離次艮兌則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其次序亦必如此第八純卦不容居雜卦之後故自震巽以下先將本卦重之而後再從乾坤重去也且因重之意祇爲八卦不足盡天下事

理故必重之至六十四既重之後則或首艮或首坤或首乾其先後之次或從正對或從反對各成其義原非謂重卦之序一定而不可移而諸儒於重卦之始必別求一法以爲巧是以其說愈精而其義愈支離也

卦位圖解

朱子本義首列河圖洛書及先後天諸圖其意尤重河洛及先天圖也然諸圖實邵子之學而必不可以解經何也彼所據以爲河圖者以大傳天一地二之文也然大傳之意第謂天地之數奇耦各別耳卽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亦謂天地之數自相配合耳其如何配合傳未嘗言曷嘗謂爲河圖之數河圖至東遷後已無人得見宋人何由見之且創爲圖書者何人乎希夷也希夷易龍圖（書一卷見玉海）謂河圖始出但有五十五數天數位上

地數位下兩不相合合而用之乃由伏羲于是離合變通迯爲二十餘圖最後兩圖其一形九宮者標爲河圖其一生成相配者標爲洛書（說見雷思齊易圖通變及張理易象圖說）是圖書之分希夷原不謂河洛本文今既誤認爲眞又兩易其名僞復加僞此則圖書之說不可信也至於先天八卦次序圖無論一乾二兌之次母後子生少先長得伏羲大聖不應若是之謬卽如所圖以四象爲太少陰陽而生四象之兩儀已爲陰陽此陰陽者太乎少乎抑非太非少乎吾未見天地之間陰陽若是之不一也且自兩儀四象再加一畫而爲八卦則吾未聞八卦初爻之爲兩儀而二爻之爲四象也又未聞乾兌二爻之爲太陽離震二爻之爲少陰巽坎二爻之爲少陽艮坤二爻之爲太陰也藉曰其然則八卦之上爻又將何名耶進退無據此則次序圖之說不可信也若先天八卦方位圖則又傅會于天地定位經文然此經之旨祇言八卦成象自有此相須之事曷嘗分何者爲東何者爲西何者爲南爲北（說本黃氏日抄）今以方位言之則天豈僅在南地豈僅在北耶雷豈僅震於東北風豈僅行於西南耶水何故而位於西火何由而位於東卽東南之澤恐亦不能與西北之山通氣也此則方位圖之說不可信也惟後天八卦次序圖卽乾坤生六子之圖而後天八卦方位圖本於萬物出震節最爲有據第加以後天之稱則非耳其六子圖已見於前今更錄方位圖於後而并釋經文之言方位者以明之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胡一桂曰自巽至兌皆陰卦嫌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楊時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程氏曰言兌正秋則四時可推○愚按於離言嚮則左右可推矣且既以四時配卦則月令所云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庚辛其日壬癸者可類推而易言甲庚可得而解矣詳俱見後

東西南北卦位解

坤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由東南之巽而正南之離西南之坤正西之兌皆陰卦故云得朋由西北之乾而正北之坎東北之艮正東之震皆陽卦故云喪朋○龍昌期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乾坎艮震陽之朋

小畜　自我西郊

二至四互兌故云西郊必取義於西郊者文王以自實也

隨　上六王用亨於西山

上兌兌西也

明夷　九三明夷於南狩

三離離南也

蹇　利西南不利東北

利西南謂九五五變成坤（虞翻曰坤西南卦）坤地平坦故利不利東北謂九三三艮上爻（虞云艮東北之卦）艮山險阻故不利○彖傳云利西南往得中也故知卦詞指謂九五

解　利西南

利西南謂九四也四變成坤坤爲衆（王弼注西南衆也孔穎達疏西南坤位坤是衆也）故彖傳云往得衆也

升　南征吉

巽居東南坤居西南自巽至坤必由離離南方之卦故云南征升居離位則嚮明而治其志大行故吉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

岐山在西二至四互兌故有此象

小過　六五自我西郊

三至五亦互兌○小畜文王自實故取二至四之互二三四乃臣位小過周公述文王之意故著其詞於五而不嫌也下文言公故知謂文王文王公侯也

既濟　九三高宗伐鬼方

鬼方南方之國三離上爻故取此象○惠定宇曰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故商頌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竊疑周之荆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於荆者蓋鬼方之地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五坎也坎北方之卦故以東西爲鄰○張浚易傳曰自坎而東曰東鄰商也自坎而西曰西鄰周也

未濟　九四震用伐鬼方

四離下爻

左右卦位解

師　六四師左次

八卦方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則南爲前北爲後東爲左西爲右師自二至四互震震東故云左次

泰　象傳以左右民

卦自二至四互兌自三至五互震故有左右之象

明夷　六二夷于左股　六四入于左腹

三四五互震故四言左腹二云左股指三而言震爲足股象○按鄭康成本作睇于左股云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義雖有異亦以左指震而言也

豐　六三折其右肱

三至五互兌故云右肱

甲庚卦位解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馬融云震在東艮在東之北巽在東之南而蠱上艮下巽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獨見於蠱齊夢龍曰推馬融之說八卦震東爲甲蠱互震而四居震中故言甲按甲庚之說甚多當以齊氏爲確甲者日之始治蠱者必振之于其始故義取此先後三日慮事於先圖成於後也○又按胡一桂亦用此說然云巽三爻恰在震甲之先艮三爻恰在震甲之後故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此則艮巽旣無取義且於巽卦說不去矣今不從

巽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齊夢龍曰兌西爲庚巽互兌而五在兌上故言庚按庚者更也申命行事者更化以善治也故義取此○又按初爻在互兌之前有進退之象故無初五爻在互兌之後有貞固之守故有終又倣蠱者合上下而有事故先甲後甲言於卦中命者大君所獨擅故先庚後庚言於五也

賓主卦位解

姤　九二不利賓

易祓曰四在外爲乾體乾西北賓之位二在內爲巽體巽東南主之位初之民爲二所包豈四之利哉以義言之一民不可事二君初旣主二則義不及四按賓位西北主位東南見禮記鄉飲酒義此卦惟初爻一陰衆所欲遇初應四而比二二先與遇故有此象

附左傳一條

成公十有六年傳晉侯將伐鄭師起楚子救鄭晉楚遇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胡一桂曰此卦占辭與卦象絕不類意者震坤拱巽離在中間楚正南國今有東方震西南角坤而无巽離西南共坤各得坤一半坤爲國豈非南國蹙乎巽爲白眼離爲目无離无巽豈非喪厥目乎震爲蒼筤竹豈非矢乎若只就兩體占貞我悔彼初九元吉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坤西南郎南國也震木克坤土射之義也國君郎元王也有災眚爲目疾郎中厥目之象也按此以卦位說經亦足通前人所未通故附著之

卦變圖解

彖傳有剛柔上下之語諸儒以卦變解之其說未爲無據顧其所以言變者大都不得其眞而務鑿焉者也考夫子言變本乎文王序卦原非伏羲作易之事而諸儒求之作易之初於是特立數卦以爲之主究之復姤泰否等卦不可爲生卦之始則必不可以解經其失一又傳言往來上下確有分界而諸儒以意說經自三降二亦謂之來由五之上亦名爲往旣非內外定位或又憑虛揣象空言往來益惝恍而莫可依據其失二至若剛

柔二字自指爻畫而諸儒望文立說遇三男之卦則曰剛上者此也遇三女之卦則曰柔下者此也其失三而其致誤之本尤在不知卦變之自有二例也所謂二例者一爲兩卦之例一爲本卦之例兩卦之例有正對乾坤諸卦是也有反對訟小畜諸卦是也（義本李挺之變卦反對圖）此之爲變凡在六十四卦莫不皆然而彖不盡言郎所言者亦六爻皆易位而彖必取切於卦義之爻明之也本卦之例則以內外兩爻互易而成隨蠱諸卦是也此之爲變彖獨述於三奇三耦之卦而他卦不及蓋三奇三耦其互變有象非三奇三耦則其互變無象聖人不能以無象者示人也今以斯義別爲二圖諸儒之非隨條附辨其有可採具爲徵引不欲苟同亦不敢沒善云

兩卦成變圖

䷀乾　䷚頤　䷜坎　䷼中孚

䷁坤　䷛大過　䷝離　䷽小過

乾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　用六利永貞

乾以剛爲體變坤則剛而能柔无首者柔之象也坤以順爲正變乾則順而能健永貞者健之能也○春秋昭公二十有九年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杜云乾六爻皆變

坤象傳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卦爲大陰卦爲小坤變乾則始雖陰卦而終爲陽卦故云以大終（說本朱子語類）

大過　剛過而中

大過正對爲頤頤剛半於柔大過剛倍於柔故云剛過頤剛在外大過剛在內故云中以一卦言則二五

爲中以二卦言則三四亦爲中繫辭傳非其中爻不備通指二三四五言是以益之三四亦云中行也○按陸希聲云頤大過與諸卦不同大過從頤來六爻皆相變故卦有反合爻有升降所以明天人之理焉故觀象會意必本於此此正言卦變有反正對之分也

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

小過　柔得中　剛失位而不中

二卦正對由小過變中孚則柔之居外者轉在內剛之失中者能得中由中孚變小過則二五之中剛不得而柔得之五尊之位柔居之而剛失之此言內外亦猶大過言中非指上下二體也

小過　有飛鳥之象焉

陸績云中孚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卵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按說文云孚卵孚也陸中孚義本此

右正對之變

屯䷃蒙　需䷅訟　師䷇比

小畜䷉履　泰䷋否　同人䷍大有

謙䷏豫　隨䷑蠱　臨䷓觀

噬嗑䷕賁　剝䷗復　无妄䷙大畜

咸䷟恆　遯䷡大壯　晉䷣明夷

家人䷥睽　蹇䷧解　損䷩益

夬䷫姤　萃䷭升　困䷯井

革䷱鼎　震䷳艮　漸䷵歸妹

豐䷷旅　巽䷹兌　渙䷻節

既濟䷿未濟

訟　剛來而得中

訟與需反訟二之剛由需五來也二訟之主故卦詞主此○按以卦變解經始于荀爽虞翻諸人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此說惟坎離生自乾坤而震來自臨艮來自觀巽來自遯兌來自大壯既顛倒無理且小畜變需上履變訟初尤爲例不一義不可從厥後輔嗣注易盡闢卦變舊說乃以傳文言來皆係虛象並無由某爻來者夫來既無所自來則往亦無所可往聖人何爲而設此詞于經乎今解往來二字以劉牧之說爲定牧泰卦解曰往來者以內外卦言之由內而之外爲往由外而復內爲來

小畜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小畜與履反履六三失位進爲小畜六四則得位也本卦以巽畜乾四巽之主故上下應之

泰　小往大來　彖傳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否　大往小來　彖傳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

二卦相反故往來內外互詞○胡一桂曰此卦變也泰自否來否自泰來

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大有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大有之五來爲同人之二以柔居柔故得位得中同人之二進爲大有之五以柔居剛故云得尊位明非奇耦正位也二卦惟二五有應同人下應上故言應乎乾大有取象於君故上下應之

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謙與豫反震得乾初畫艮得乾上畫豫卦之震下而爲艮艮體光明故云天道下濟而光明坤在豫本下卦變謙則居上故云上行○項安世曰九三乾也

觀　大觀在上

觀與臨反臨二剛爻進居觀上故曰大觀在上○趙彥肅曰此句統謂二陽之大者在上觀示下之四陰故彖傳曰大觀在上

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彖傳剛反

復與剝反剝卦覆而成復故卦詞云反復彖傳云剛反○按此二語正卦變用反對之明徵也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大畜　剛上而尙賢

二卦相反无妄初爻之剛自大畜外卦而來大畜上爻之剛自无妄下卦而上也无妄以初爲主故爻不設他戒但云无妄往吉大畜主上者卦以艮止乾上艮主爻也○王宗傳曰无妄之外體乾也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按此說似巧而實不可通蓋諸儒言變雖多不合若索之本卦者必剛柔兩爻有可互易而後成其變若以初自乾來則無可交易之爻矣何云變乎且如此例必所言往來之卦皆有乾坤而後可彼六子之卦言往來者何以解焉

遯　剛當位而應

遯與大壯反大壯九二進爲遯九五以剛居剛故當位五遯二執故云應遯之嘉者惟五故卦主此

晉　柔進而上行

晉與明夷反晉五明夷二也故云上行

睽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睽與家人反家人之二進爲睽五居上體之中下應九二故二云遇主睽六爻皆睽應獨重二五者君臣之睽關係尤大也○卦變之說朱子本義最爲無據如泰否及蠱及咸恆一解兩解既屬參差而隨言困又言噬嗑又言未濟蠱言賁又言井又言既濟賁言損又言既濟此卦言離又言中孚又言家人漸言渙又言旅皆遷就其說以應傳詞者也

蹇　利西南往得中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解　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解變爲蹇二上成五故往得中五於乾爲飛龍之大人能濟難者也故往有功蹇變爲解三上成四故往得衆五來成二故來得中三上四成震能震動以解難者也故亦云往有功○俞玉吾曰解九二即蹇九五也向也往而在上今則來而在下是爲來復

夬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姤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

二卦相反姤三即夬四故其詞同

升　柔以時升

升與萃反萃二進爲升五柔進居尊升之極也故爲卦主○龔煥曰柔指六五

井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此卦之詞全從反對取義改邑者離中虛外周象井邑困之離互在二四井之離互在三五是改也不改井者井以剛爻爲泉二五在困爲剛爻在井亦剛爻

是不改也邑雖改而邑仍在故无喪井不改而井未有多故無得由困二往而爲井五者一井也由困五來而爲井二者又一井也故云往來井井以上六爲口巽繩倚在井下是未繘井互離爲瓶互兌毀之是羸其瓶羸其瓶則喪井養之功故凶

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鼎與革反革二進居鼎五爲鼎耳之位全鼎之所係九二之實所由奉也故爲卦主

漸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歸妹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由歸妹反爲漸則二四柔居柔位三五剛居剛位故云進以正以九居五故云進得位又云剛得中由漸反爲歸妹則二四剛居柔位三五柔居剛位故云位不當三柔二剛五柔四剛故云柔乘剛

既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未濟　未濟亨柔得中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柔得中於下故云初吉未濟柔得中於上故言亨而不言初未濟之不當位既濟當位之反也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此二爻亦以反對而詞同

右反對之變

本卦互變圖

䷐隨　䷑蠱　䷔噬嗑　䷕賁

䷞咸　䷟恆　䷨損　䷩益

䷵歸妹　䷶豐　䷷旅　䷺渙

䷻節

本卦之變乃變之一端必不可廢者第其義兼述於三奇三耦之卦而三奇三耦之卦仍有不從互變而從反對者蓋易之通變本屬無方聖人於全卦中見有此象從而取之原非以此艮其限而謂諸卦必不可爲反對也是故損益互也而元龜弗違二五互稱則卽以爲反對可也泰否反也而拔茅連茹包荒包承富鄰疇祉復隍傾否爻詞多同則又以爲正對可也不爲典要而唯變所適此聖人之善於論變也諸儒之說亦有以兩爻互易釋隨蠱諸卦者然必以爲來自泰否夫以爲來自泰否則仍復姤臨遯等卦主變之誤說其詞雖是而指則非也今爲別而存之而彖傳言變之義益以明矣

隨　剛來而下柔

卦本三奇三耦使上爻之剛不移則剛皆在上柔皆在下今上互居初是剛來下柔也不曰柔上而剛下者傳義以下柔爲隨也○王註云震剛而兌柔孔疏云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按此說非也易傳之例剛柔言爻雷澤言象動說言德故並舉而不嫌於複若以剛柔言震兌是卽動說也不幾複乎惟乾坤之德或有變健順言剛柔者乾坤全剛柔也震之爲剛兌之爲柔易無其例○又按履卦柔履剛正指三承四言故三云咥人四云履虎尾

初九官有渝貞吉

項安世曰官主也初九爲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得正遂有動說之象故曰官有渝貞吉此一句論卦之始

變二爻相易此隨之本也按此以二爻相易言殽其說不誤第項氏以消息卦主變所謂乾之上九坤之初六乃指否之初上而言說雖是而所主則非矣

蠱　剛上而柔下

此謂初剛往上上柔來初也凡物之壞始於內柔（如魚餒內敗之類）故其象爲蠱○程傳曰乾之初九上爲上九坤之上六下爲初六按程氏以乾坤主變所謂初上者非本卦之初上也其誤甚矣

噬嗑　剛柔分　柔得中而上行

內卦三柔分一居五外卦三剛分一居初分而後噬嗑卦體成也柔上行謂五也猶申五義者五治獄之主也○本義曰三陰三陽剛柔中半又答張洽曰只是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猶均也按此傳分字與賁傳分字一例俱讀平聲者訓爲均則當讀去聲矣說誤不可從又按盧氏云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此條分字正解其云卦本否卦則仍虞氏舊說耳

賁　柔來而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

內三奇則純剛矣得上之柔來變二而文生焉外三耦則純柔矣分二之剛往變上而文又生焉此正言兩爻之互○胡炳文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分剛上而文柔亦以剛爲主也按內本純剛剛而柔文之其道無不亨也故卦詞云亨外本純柔柔而剛文之乃小者之利也故卦云小利傳文語意自屬分說並無偏主若以剛爲主則剛旣上矣當云大利有攸往不僅小利也胡說誤甚

咸　柔上而剛下

此卦三上互變剛柔交感咸義取此○蜀才曰咸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按蜀才亦以泰否臨遯等卦主變故謂咸本否卦所云六三指否之六三所云上九指否之上九則亦未明乎本卦之互也

恆　剛上而柔下

此卦初四互變剛上柔下理之常也○本義解此二卦及蠱卦剛柔二字誤同註疏

損　損下益上　損剛益柔

損下卦上畫之剛益上卦上畫之柔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朱震曰九三一爻損而之上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行則上六下居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按此尤兩爻互變之明徵

益　損上益下　自上下下

損上卦下畫之剛益下卦下畫之柔○李舜臣曰損下體本乾天下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三以益坤於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上體本乾朝廷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四以益坤於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按此以卦變釋卦名義其說甚精

六四利用爲依遷國

徐氏曰四與初爲往來之爻有遷之象

歸妹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張浚曰須賤妾星也織星貴須星賤吳草廬曰六三來自六四六四於五爲娣今來居三失其正矣故降而爲須反謂還其舊處三若反歸於四待六五女君

之歸而以其娣同行則得娣之正也按此爻解多不明惟此爲確錄之以正諸家之誤○又按損益二爻彖傳則從互變二五爻詞則從反對此卦彖傳則從反對六三爻詞則從互變此可以觀文王周孔之言變矣

豐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

二爻互變故其詞同

旅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此卦三五互變柔上居中而順乎二剛柔剛兼賓處旅之善也故五終譽不取三者過剛失中故三焚次

六五射雉一矢亡

吳草廬曰離爲雉乾之剛象矢以卦變言六三上居五變乾爲雉射而得雉也乾之三陽一下居三三矢而亡其一也

渙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四來居二則以剛濟柔而其道不窮二往居四則得位比五而同心濟渙二者俱亨道也○馮椅曰此以二四往來明卦義

九二渙奔其机

二本四也自上而降故其象爲奔机人所俯以爲安者四本不中降而得中俯而得安也故爲渙奔其机（說本項安世玩辭○按几作机亦見家語五儀篇云俯察机筵）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

徐氏曰羣同類也邱聚之高也夷等夷也四本居二與初三皆柔同類而等夷者也今柔進居四散其同類之私羣而上聚乎五故元吉渙下羣上渙有邱也匪夷所思言非其等夷所能思及此也○按三四五

互艮艮爲山故云邱

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

卦本三剛在內三柔在外不分則外卦無剛而失九五之中分則剛往居五而得上卦之中也

易圖存是卷上終

易圖存是卷下

萬載　辛紹業　馥千　著

互卦圖解

易之有互體乃重卦後自然之象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漢代諸儒無不以互體說經至晉王弼註易祖尚虛無漢人專門名家之學一掃無餘所作畧例深以互體爲非同時鍾會亦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顗難之見稱於世惜其文今不可見已厥後伊川先生教學者看易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張南軒譏其不論互體之故夫互體之說卽不必依倚於雜物撰德之言而如風爲天於土上山也與夫大有去睽而復非左氏傳之論互乎卽大傳所列十三卦取象非互亦無以成其爲象循是而求之文王彖詞周公爻詞取象於互者十居三四今必以漢儒爲非則是數聖之學且不如晉宋諸人之學矣有是理乎惟是漢儒說易有本卦自有其象舍而不言而更以互體爲言者畧舉言之如震爲笑言艮爲成言言也而必求之於兌坎爲多心木離爲槁木艮爲多節木木也而必求之於巽爲牝牛者離也爲輪輿者坎也而非坤不可云牛云車爲牝馬者坤也爲善鳴馵足作足的顙者震也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者坎也而非乾不可云馬以至兌爲見見離卦傳而乃不云兌而必云離巽爲隱見繫詞傳而乃不云巽而必云坎坎艮爲行見卦詞而乃不云坎艮而必云震乾坤爲門戶見繫辭傳而乃不云乾坤而必云艮若斯之類穿鑿附會信所不免此則不明乎象遂以不明乎互因其不明乎象之互幷其互而廢之是所謂因噎而廢食其不可也必矣嘅茲多弊爰取卦爻辭之互備論其象列

之於前而以十三卦暨左氏傳之言互者列之於後亦足以見互卦之說之不可廢已其大卦之象亦論互之一體因幷附焉

卦爻詞取象之互

互體有乾者十二卦

䷀乾　䷌同人　䷍大有　䷛大過

䷞咸　䷟恆　䷠遯　䷡大壯

䷪夬　䷫姤　䷰革　䷱鼎

大過　上九過涉滅頂

二至五兩互皆乾乾爲首此爻在互乾之上故云滅頂滅猶沒也

大壯　九四壯於大輿之輹

二至四互乾乾爲圜爲行健爲良馬圜而健行而又有馬以駕之者車也故云輿乾陽卦爲大故云大輿輹車下伏兔所以利軸之轉者乾圜轉故象輹

夬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三四五互乾四居上卦之下故象臀乾爲瘠故無膚乾健行故云行四變成坎坎爲曳故有次且之象

九五中行无咎

五互乾上爻行乾象

姤　初六繫於金柅

巽爲繩繫象爲木柅象柅絡絲趺（見說文）謂九二也二至四互乾乾爲金故云金柅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

三互乾中爻取象與夬四同惟臀取巽股之象

革　九三革言三就

三至五互乾九家易乾爲言故云革言爻位三故云

三就

互體有坤者十二卦

䷁坤　䷂屯　䷃蒙　䷆師

䷇比　䷒臨　䷓觀　䷖剝

䷗復　䷚頤　䷨損　䷩益

屯　六二十年乃字

二至四互坤坤爲土十土成數也○按卦爻詞言數之義云一者卽得一數也云三者或取一卦三爻或取所歷三爻或取再三之義云七者從本爻數至本爻也至若損云二簋則取減損之義臨云八月則取卦爻消息震云九陵則取互艮上爻爲九云百里則取雷聞百里惟言十者必有坤卦故知取土成數也

師　六三師或輿尸　六五弟子輿尸

三至五互坤坤爲大輿故云輿坤爲衆坎爲血卦衆而見血故云尸六五爻詞亦稱三言說見互震條下

臨　六三甘臨

虞翻曰兌爲口坤爲土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按三至五互坤故虞氏云然

觀　六四觀國之光

二至四互坤坤爲土爲衆有國之象餘見左傳筮法條下

剝　上九君子得輿

九剛爻故稱君子卦自初至五正互皆坤坤爲輿上乘之故云得輿

頤　六三十年勿用

二三四互坤十坤數

損　六五十朋之龜

三至五互坤故云十朋龜見大卦象下

上九得臣無家

上與三應三至五互坤坤爲臣（見文言）上之九由三來是得臣之益者也三以其九益上是爲臣而國爾忘家者也故云无家坤爲土爲邑（見虞仲翔逸象）大夫有家之象

益　六二十朋之龜

二至四互坤益二卽損五故其象同

六四利用爲依遷國

四互坤上爻坤爲國四自初來遷國之象蔡氏曰依謂近五也都潔曰四以柔依五剛以弱依強之象

互體有震者十六卦

䷃蒙　䷆師　䷊泰　䷎謙

䷑蠱　䷒臨　䷕賁　䷙大畜

䷜坎　䷣明夷　䷨損　䷭升

䷳艮　䷺渙　䷻節　䷼中孚

師　丈人吉

朱震曰丈人者尊嚴可信長者之稱震爲長之象言九二也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吳草廬曰震爲長男坎爲中男九二震之下畫長子也六三坎之上畫弟子也

泰　六五帝乙歸妹

張汝爾曰互體兌約象震有歸妹卦體按京房易積數以二三四爲互體三四五爲約象又按說卦傳云帝出乎震故此取象於帝

臨　六三旣憂之

二三四互震震恐懼有憂象

坎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

二至四互震震象仰盂故爲樽坎水爲酒震又爲竹簋竹器也又自三至五互艮艮爲土（艮爲山故爲土）自二至五有大離象離爲大腹土器而腹大者缶也艮手故云用

損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曷兌口兩酌之義用艮手之義簋互震之象簋以盛黍稷震爲稼之象二簋取損義亦取互坤吝嗇之意鄭康成曰艮爲鬼門宗廟之象朱震曰艮爲門闕爲手震爲長子升自門闕而薦之享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二三四互震震爲足爲動（說卦傳雷動也）故象行

升　六四王用享於岐山

三四五互震震守匕鬯爲祭主故有享象

渙　九二渙奔其机

二至四互震震爲足爲動爲躁足動而躁奔也机坎木也

中孚　九二鳴鶴在陰　六三或鼓　六四馬匹亾

二三四互震九家易震爲鵠（朱震云鵠古鶴字穆天子傳列子皆以鵠爲鶴）說卦傳震爲善鳴故二云鳴鶴兌爲澤互艮爲山山澤之閒陰也故云在陰九家易震爲鼓故三云或鼓說卦傳震爲馬故四云馬四與初應匹也四絕初而從五故云馬匹亾

互體有巽者十六卦

䷅訟　䷉履　䷋否　䷌同人

䷐隨　䷘无妄　䷝離　䷞咸

䷠遯 ䷬萃 ䷮困 ䷰革

䷶豐 ䷷旅 ䷹兌 ䷽小過

訟 六三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

三四五互巽巽不果故无成故不克巽申命故云命不克亦兼互離之象離明故知其不可終訟而止也

履 六三跛能履 武人爲於大君

三四五互巽巽爲股兌毀之故跛猶有巽在故能履武人巽隤之象（巽初云利武人之貞是巽有武人之象） 吳草廬曰爲猶虞書汝爲之爲謂以膂力之剛而效用於大君也按大君指九五

否 九四有命无咎 九五繫於苞桑

三四五互巽巽爲命又爲繩爲木繫繩象苞桑木象

同人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二三四互巽雜卦傳兌見而巽伏故此云伏離爲甲兵故云戎巽爲木爲茅（見大過初爻柔在下之象）莽也爲股爲進升也三變互艮艮爲山陵也巽爲高故稱高陵巽不果故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

巽升乘象乾戰攻象巽不果弗克象仲翔逸象巽爲墉（巽爲工爲木爲繩爲直版築之象爲長爲高墉成之象）

无妄 六三或繫之牛

三至五互巽巽繩繫象牛見互艮條下

咸 九三咸其股

二三四互巽巽爲股故爻有此象

九四憧憧往來

四互巽上爻往來巽進退象四變成坎坎爲心爲不甯（屯彖傳不甯比卦詞不甯俱指坎言）憧憧心不甯之象

遯 九三係遯

二三四互巽係巽繩象

萃 六三萃如嗟如

三至五互巽仲翔逸象巽爲號嗟號也（巽風有號象）

困 六三入于其宮 九四來徐徐

三四五互巽巽爲入坎爲宮（見九家逸象）故三云入宮巽不果故云徐徐來初來應四也

革 九四改命吉

二至四互巽巽申命故云改命

豐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至四互巽巽爲草莽（見仲翔逸象）蔀也離爲日故言日中爲目故云見二上應五五震中爻震象仰盂有似於斗故云斗往二往輔五疑五下疑二巽進退不果之象發發其疑志巽散之象（說卦傳風以散之） 九四豐蔀互巽取象見斗應初取象

旅 六二懷其資

二至四互巽巽爲利資也爲隱（繫辭傳巽稱而隱）懷之也四云資象與此同云斧取離爲兵故又爲斧

互體有坎者十六卦

䷎謙 ䷏豫 ䷔噬嗑 ䷕賁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震 ䷳艮

䷴漸 ䷵歸妹 ䷾既濟 ䷿未濟

謙 初六用涉大川

二至四互坎川象初變成離離中虛舟象用謙涉世猶用舟涉川故云用涉

九三勞謙

說卦傳坎勞卦也三互坎中爻故曰勞謙

豫 九四勿疑朋盍簪

三四五互坎坎爲心病疑象二至四互艮艮止勿象坎爲叢（坎上爻寘于叢棘）爲聚（仲翔逸象）盍簪之象盍陸氏云合也簪虞作戠云叢合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五互坎上爻坎爲病痛故疾震爲反生故不死也

噬嗑 利用獄

卦體三至五互坎坎爲盜爲桎梏爲叢棘桎梏盜人而寘之叢棘之中獄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

三至五互坎坎爲豕互艮爲山獸豕獸之肉而離日熯之爲腊馬融云晞于陽而煬于火曰腊肉是也坎爲毒見仲翔逸象師彖傳以此毒天下亦指坎言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

四互坎中爻馬融云有骨謂之胏九剛爻故象胏離爲乾卦故云乾離爲矢見仲翔易（離爲兵爲蓋兵麗于物矢也）金九剛象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乾肉亦合離坎取象五變成乾乾爲金黃離象（離六二云黃離元吉是離爲黃也）

上九何校滅耳

鄭康成曰上九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荷校滅耳之象也按滅猶沒也

賁 初九舍車而徒

二至四互坎龔煥曰坎爲輿車象初在互體坎下故爲舍車而徒之象

九三賁如濡如

三互坎中爻坎水濡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互坎爲馬變剛互巽爲白皤白貌翰亦白禮記云殷人尙白戎事乘翰是也四乘馬欲求初初守志不變且疑四爲已寇也然四實正應非爲寇者故云匪寇婚媾坎爲盜有寇象

晉　六二晉如愁如　六五失得勿恤

三至五互坎坎爲加憂故五有恤象二與五應五恤故二愁君憂則臣亦憂之象能與君分憂故受介福于王母也

明夷　六二馬壯　六四獲明夷之心

二至四互坎坎爲美脊之馬故二云馬壯坎彖云維心亨故四取象於心

家人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

二至四互坎坎爲通故遂爲陷故无攸遂（水流爲通水入坎窞爲陷陷則不流故不遂）坎又爲酒食離火坎水以爲酒食中饋之象

睽　初九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

卦體三四五互坎坎爲馬初與四本應也以俱剛爻無應故爲喪馬然水性潤下兌澤又爲水之所鍾故勿逐自復惡人謂四離躁（說卦傳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故離爲燥）坎險惡人之象見離象說卦傳云相見乎離

六三　見輿曳　其人天且劓（馬融云剠鑿其額曰天）

三四五互坎坎爲輿爲曳二至四互離離爲見三兌上爻互離中爻互坎下爻兌爲口爲輔頰舌（見咸上爻離）爲目坎爲耳數者具而無鼻（無艮）無頂（無乾）是有罪受刑

而剠額去鼻也坎爲獄離爲兵兌爲刑（見仲翔逸象）故有此象

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與三應而四間之上故疑三三互坎坎爲豕豕在澤中負塗之象上疑三之不潔也坎爲鬼（仲翔逸象）爲輿鬼車上疑四之爲鬼爲蜮也坎爲弓離爲矢加矢弓上爲張弧上欲攻四也兌爲說說弧信四之非匪人也坎爲盜寇也三上正應故曰匪寇婚媾往上往求三雨亦坎象遇雨疑亾故吉也

蹇　六二王臣蹇蹇

上卦爲坎二至四又互坎二爲互坎之始故曰蹇蹇

六四往蹇來連

二至四爲互體之坎四至上爲上體之坎二坎相連故云連

九五大蹇朋來

正體一坎互體一坎二坎爲朋

震　九四震遂泥

三四五互坎二三四互艮泥坎水合艮土象

艮　六二其心不快　九三厲薰心

二三四互坎坎爲心病故一曰心不快一曰厲薰心

漸　初六鴻漸于干　六二飲食衎衎　九三利禦寇

二至四互坎干水旁地初在互坎之外故象干飲食坎爲酒食象二變互兌兌爲和悅故衎衎坎盜爲寇禦艮止象

歸妹　六五月幾望

三至五互坎月坎象

上六士刲羊無血

上卦震士也下卦兌羊也上變成離離爲兵士持兵刲羊也三至五互坎坎爲血坎在兌上故羊無血（義本取虞見後左爲象法條內）

既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

二至四互坎坎爲輪初在互坎之下曳輪之象濡亦坎象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

茀車蔽也翟車后夫人之車離爲雉翟羽也二互坎而居離中有以翟蔽車之象坎盜故喪坎馬故逐坎伏故止而勿逐也

互體有離者十六卦

䷄需　䷅訟　䷈小畜　䷉履
䷤家人　䷥睽　䷦蹇　䷧解
䷮困　䷯井　䷴漸　䷵歸妹
䷸巽　䷹兌　䷾既濟　䷿未濟

小畜　九三夫妻反目

二至五互離離爲目上體巽巽爲白眼故云反目三四陰陽相比故爲夫妻此不從常例以應爲夫妻也

履　六三眇能視

二三四互離離爲目兌毀之故眇猶有離在故能視

睽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

二三四互離見牛俱離象（離彖云畜牝牛吉是離爲牛也）

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

二至四互離離爲罔罟爲矢坎爲弓爲馬爲輿田獵之象九家易坎爲狐仲翔逸象離又爲黃矢

困　初六三歲不覿

二三四互離離爲目爲覿初在互離之外故不覿謂不與四相覿也

六三不見其妻

三互離中爻三位剛爲夫上位柔爲妻離目爲見上在離目之外故不見

井　羸其瓶

卦體三至五互離離大腹瓶象

九三王明

三互離初爻明離象

漸　九三婦孕不育

夫三也婦四也卦以二爻互變而成故亦不以應爲夫婦而以二爻爲夫婦也三四五互離離爲大腹孕象二至四互坎坎血卦而潤下有胎漏之象故不育

九五婦三歲不孕

五互離上爻孕離象五與二應而爲三四所隔故不孕不孕巽不果象

歸妹　九二眇能視

二至四互離離目兌毀故眇

巽　六四田獲三品

三四五互離離爲罔罟爲戈兵爲雉田有獲之象

既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張浚曰離爲明坎爲信既濟九五內有離德而位居坎中明信之德著於天下故能以禴祭受福也離爲牛按三至五互離故有此象離又爲兵殺象離於時爲夏禴夏祭也（周禮云以禴夏享先王）

互體有艮者十六卦

䷂屯　䷇比　䷋否　䷏豫

䷐隨　䷓觀　䷔噬嗑　䷘无妄

䷜坎　䷢晉　䷩益　䷬萃

䷲震　䷺渙　䷻節　䷼中孚

屯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

三至五互艮艮爲山爲獸（爲黔喙之屬故爲獸）震爲躁鹿山獸而躁者故有此象虞山虞上六居艮山之上之象三上无應无虞之象震艮坎俱爲木（震位于東方于五行爲木艮坎見說卦傳）林象入震足躁動之象三變成離離明見幾之象艮止舍象

豫　六二介于石

二至四互艮石艮象介分界之義謂識去就之分故不附四四權臣也

觀　盥而不薦

卦體三至五互艮艮爲手巽爲潔（說卦傳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是巽有潔象）用水潔手盥象艮爲止不薦之象

噬嗑　六二噬膚滅鼻

二至四互艮仲翔逸象艮爲皮膚九家易艮爲鼻二變成兌兌爲毀故滅鼻

无妄　六三或繫之牛

二三四互艮艮手巽繩繫象艮爲黔喙之屬九家易又云艮爲鼻牛旣黔喙且服牛者必貫其鼻此爻之牛取象於艮無疑大畜六四遯六二象同

坎　六四納約自牖終无咎

三四五互艮艮爲門闕宮室之象四坎下爻坎爲穴象二至五象大離離爲明宮室之間有穴而明者牖也故云牖坎有孚誠也艮手歛之約其誠也約其誠因其明以是告君無不入者故終无咎

晉　初六晉如摧如

二至四互艮初與四應四艮止初欲晉而四止之故有摧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四互艮上爻艮爲鼠陸德明云鼫鼠五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鼫鼠項安世曰四雖進乎上卦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技窮而不能遂君固執而不悛危必至矣

益　六三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　九五勿問元吉

三四五互艮艮時行故云行艮成言故云告云問艮止故勿三四重卦之中故云中三四公卿之位故云公圭九家易震爲玉之象

上九或擊之

互艮在下艮手故云擊

萃　王假有廟　六二引吉

卦體二至四互艮仲翔逸象艮爲宮鄭康成云艮爲鬼門宮室而爲鬼出入者廟也故云有廟引艮手象

震　六二躋于九陵勿逐

二至四互艮艮山故云陵艮止故云勿躋逐俱震足象

渙　王假有廟

卦體三至五互艮艮爲宗廟見仲翔逸象

六三渙其躬　六四渙有丘　九五渙王居

三四五互艮艮爲身（艮四云艮其身）躬也爲山丘也爲宮室居也又五爻汗字亦從艮身取象

中孚　六三或罷　九五攣如

三至五互艮體艮止象擧艮手象

互體有兌者十六卦

䷄需　䷈小畜　䷊泰　䷍大有

䷑蠱　䷙大畜　䷝離　䷟恆

䷡大壯　䷭升　䷯井　䷱鼎

䷶豐　䷷旅　䷸巽　䷽小過

需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

二至四互兌兌爲剛鹵沙象二已入于澤而去水尙遠故云沙言兌口象

九三需于泥

三互兌中爻入澤已深去水已近故云泥

小畜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卦體二至四互兌兌澤之氣上升爲雲巽風散之故不雨兌西方之卦故云西郊

九三輿說輻

三互兌二爻說兌毀折象輿輻乾象

泰　九二用馮河　九三于食有福　六四不戒以孚

二三四互兌兌澤河也乾剛健馮河之勇也食戒兌口象剛爻爲福（義本張虞易傳）

大有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至五互兌三爻公位故云公乾爲君故云天子乾爲金玉爲良馬公享天子之象兌爲說爲口食上說而食下天子享公之象兌爲小（仲翔逸象）故云小人互兌則上卦有睽象故弗克（上卦離互卦兌故有睽象）

六五威如吉

五互兌上爻兌正秋肅殺之卦故云威六柔故必濟之以威乃得吉也

大畜　不家食

李鼎祚曰乾爲賢人艮爲宮闕賢人居闕下不家食象按卦體二至四互兌兌口故云食

利涉大川

胡一桂曰震木行兌澤有涉大川象按三至五互震

九二輿說輹

二至四互兌兌爲毀折說象二受五畜故說輹不行輿輹乾象見乾卦下

離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荀爽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按日昃將入人老將終之象缶離大腹象三變互艮艮手擧缶鼓象互巽不象（巽爲不果）三至五互兌兌口歌嗟之象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

五互兌上爻鄭康成曰自目出曰涕朱震曰離目兌澤出涕也互巽爲長沱若也五失位爲憂戚也兌口嗟若也

恆　六五婦人吉

三至五互兌兌爲妾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故云婦人吉

升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二至四互兌兌位西方岐山在西故有此象

井　羸其瓶

卦體二至四互兌兌毀羸也

初六井泥不食　九三井渫不食

二三四互兌兌口爲食初在互兌之下故云不食三巽體巽爲伏泉下伏而未上故亦不食

鼎　九三雉膏不食方雨虧悔

三變互離爲雉自初至五象大坎坎爲膏（屯五云屯其膏亦坎卦象）三至五互兌爲食巽不果爲不食五君位食雉膏者也三于五非比應故有此象兌澤之氣爲雨坎亦爲雨雨則耳革行塞之悔皆亾故云虧悔虧亦取巽散之義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鄭周禮註引此作刑剭釋文亦云鄭作剭）

四變互震震爲足三四五互兌兌爲折故云折足離爲雉鼎中之實餗也兌正秋之卦爲刑服虔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

六五金鉉

五互兌上爻金兌象（兌位于西于五行爲金）

豐　九三日中見沬折其右肱

三至五互兌仲翔逸象兌爲小子夏云沬星之小者肱三變互艮之象折互兌之象兌位于西右也

六五有慶譽

五互兌上爻慶譽兌喜說之象

旅　六五終以譽命

三至五互兌譽兌象

上九旅人先笑後號咷

吳草廬曰兌爲笑離爲號咷（按火之發也有聲故爲號咷之象）同人離在下五變爲柔三四五互兌在上故爲先號咷而後笑此旅卦三四五互兌在下離在上故爲先笑後號咷按笑說本之項安世項又云離性炎故多怒兌性說故多喜也

巽　九二用史巫紛若

二至四互兌史巫兌象

小過　九三從或戕之

三至五互兌兌爲毀折故云戕從互巽象巽爲隨（巽象傳云隨風巽）故云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五互兌上爻此爻取象與小畜卦詞同

十三卦取象之互

䷝離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離爲目重離互巽爲繩罔罟之象離爲雉爲鼈爲蟹爲魚（見仲翔逸象）佃漁之象卦名離離麗也取禽魚麗于罔罟之意

䷩益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巽爲木震亦東方木二木也巽爲工互艮爲手斲之揉之也巽近利故云利巽申命故云教教民耕耨而得粒食天下之益莫大于此故取諸益

䷔噬嗑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離爲日震動爲市入離爲龜貝貨也互艮爲手交易也互坎爲法律（見九家逸象）爲平（坎五云祇既平）各得其所也卦名噬嗑借音爲市合之義

䷺渙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巽爲木坎爲堅多心之木二木也巽爲工艮爲手坎爲矯揉刳之剡之也坎險不通也巽爲風互震爲動舟乘風而動濟不通也風自近及遠致遠也巽近利故兩言利渙散也取舟行散之四方之義

䷐隨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震爲馬互艮爲牛互巽爲繩艮爲手服牛也巽爲股據震上乘馬也古者載物用牛車引重也人乘用馬車又震爲大塗致遠也巽近利利也卦名隨取牛馬隨人之義

䷏豫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闢重門也震爲有聲之木（震善鳴故有聲）柝也艮爲閽人爲手擊柝之人也互坎爲盜暴客也卦名豫思患豫防所以待暴客也

䷽小過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卦互巽兌巽爲木兌位西方爲金兌又爲折以金折木斷木也艮爲土又爲手以手出土掘地也艮手持巽木以入土上動下止臼杵之利亦巽象

䷥睽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離爲槁木互坎爲堅多心木二木也離爲刀斧（見仲翔逸象離爲兵故爲刀斧）坎爲矯揉弦之剡之也坎爲弓離爲矢弧矢也離爲明兌爲刑殺用其明致其殺威天下也睽然後威之故取諸睽

左傳筮法之互

䷓觀之䷋否

莊公二十有二年傳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

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杜註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孔穎達曰山則材之所生此人有山之材言其必大富也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復居有土地是國君之象也易位四爲諸侯變而爲乾乾爲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杜注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摯幣之象旅陳也）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杜注變而象艮故知當興于大嶽之後）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愚按觀四不變亦互艮卦但占者必從其變而言耳）

䷵歸妹之䷥睽

僖公十有五年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服虔云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杜註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孔穎達曰家女而遇睽離之爻是無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孔穎達曰言此二卦相通者與下張本震爲雷雷是動離爲火震之離是動來適火離之震是火往適動欲明火之動熾之意）爲雷爲火爲嬴敗姬（杜註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嬴敗姬服虔曰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服虔曰五至三有坎爲水象車得水而說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之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杜註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服虔曰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

䷍大有之䷥睽

僖公二十有五年傳晉侯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杜註三爲三公）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杜註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杜註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愚按大有亦離在上互兌在中乾在下故云亦其所又兌爲說爲口食上說而食下故有享象）

大卦解

䷂屯

卦自初至五象大離離爲中女故二云女子

䷃蒙

卦自二至上亦象大離故二云納婦三云取女

䷓觀

卦象大艮卦詞盥薦爻詞童觀闚觀進退俱從艮取義盥薦已見前童少男之象闚門闕之象進退時止時行之象

䷚頤

卦象大離離爲目故彖云觀四云視離爲龜故初云靈龜離中虛又爲木有舟象故五上云涉川五柔故不可涉上剛故利涉也

䷡大壯

卦象大兌兌爲羊故三上言羝羊觸藩四言藩決不羸五言喪羊于易也

䷨損

卦自二至上象大離離爲龜故六五云十朋之龜

䷩益

卦自初至五象大離故六二言十朋之龜

䷪夬

卦象大兌兌爲決故卦名夬夬者決也兌爲口故彖云告二及上云號四云言兌正秋主兵戎之事故彖及二言戎兌澤之氣散而爲雨故三言雨言濡兌爲羊故四言羊兌爲澤故五言莧陸虞翻云莧黃也陸商也皆澤草也

䷫姤

卦象大巽巽躁爲豕故初言豕巽伏爲魚故二四言魚中孚言豚魚亦取巽象也巽爲木故初言柅爲苞故五言杞馬融云杞大木也爲股故三言臀巽稱而隱故五言含章巽爲風左傳云風隕故又言有隕也

䷱鼎

卦自初至五象大坎坎爲病故二言疾坎爲耳故象傳及三五爻詞俱言耳坎爲膏（見屯五爻）爲雨（見解彖及大象）故三言雉膏方雨也

剛柔陰陽說

易之爲書爻言剛柔卦言陰陽其定例也蓋剛柔者質陰陽者氣質則各成一體氣則不專一質八卦之象別分陰陽一卦之爻兼乎剛柔不可謂陰陽卽剛柔則安可以剛柔言卦哉是故彖傳所言剛柔主爻也象傳所言剛柔各當其爻也繫傳以下所言剛柔無非爻也其曰剛柔相摩者指初畫之兩爻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謂九六之占爻（此指爻變而言）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謂反正及互位之變爻（此指卦變而言）而尤明白可據者說卦傳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是也且不但爻爲剛柔卽位亦爲剛柔履六三象曰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剛以位言鼎上九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柔亦以位言惟乾坤二卦則有以卦言者若需及大有大畜彖傳之言剛健訟及大壯傳之言剛坤及明夷傳之言柔順否傳之言柔言剛囊不繫爻而雜卦傳亦曰乾剛坤柔乾坤純剛柔也至二卦象傳文言所云陰陽則以乾坤純剛柔卽純陰陽從其卦而爲之釋未嘗以例他卦也諸儒不明乎此徒以二爻所及遽名爻爲陰陽且謂卦爲剛柔而經義之不可通者多矣甯非誤哉

爻變說

易有卦變有爻變卦變者卦詞取象之一端其于爻詞時或取之然已尠矣若夫爻變則凡三百八十四爻之詞無非爲變設者是故爻云九六而不云七八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也旣爻詞爲變而設焉有不從變取象者乎是故易之詞求之本象而不得者則當求之于變求之于變而不得者然後求之于互求之于變之互外此則無象矣漢儒言象有所謂卦氣者有所謂納甲者有所謂世應飛伏者有所謂爻辰值宿律呂配爻者附會支離非易本有而王輔嗣得意忘象之言則將舉大傳觀象繫詞與夫易者象也象言乎象立象盡意諸語槩從抹撥而無知妄人耳烏足與言易哉或曰爻詞爲變而設亦別有徵乎曰徵之春秋傳史墨對魏獻子則曰乾之姤曰其同人其大有其夬伯廖論曼滿則曰豐之離知莊子論先縠則曰師之臨此皆引易並非卜筮不直舉本爻而必曰某之某其爲變而設非明徵乎曰九六七八說者多矣果何說之從曰孔穎達乾初九疏第二說謂爲過揲之數者是也過揲之策非三十六則二十四非二十八則三十二以四數之四其三十六九也四其二十四六也四其二十八七也四其三十二八也

合之經言乾坤之策無可疑者何用紛紛如諸儒之說乎曰何以謂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也曰說卦傳云參天兩地而倚數天數一至九地數二至十取天數之三（不取一者一不可用也）取地數之二以爲總揲之法則九者三其三也六者三其兩也七者一三二兩也八者一兩二三也三三純剛三兩純柔純則極極則變七八則不純不純故不變也曰宋儒之言參兩不若是何也曰宋儒之說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以今考之徑一者圍三而强既不可言三若合四爲二世豈有以四數爲二數者乎此謬說也噫聖人之言明白坦易而諸儒務爲其深循其說而求之徒多不合未見其能深也孟子曰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諸儒之易說是也

費直不改易說

世儒謂改易始費直此誣也費直未嘗改易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亾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儒林傳云費直治易亾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又後漢書儒林傳云費直傳易授瑯琊王璜本以古字號古文易是則費直之易異於諸家者其字爲古字其文無訛脫而其說易又不爲章句如施孟梁邱三家章句各二篇之比章句云者唐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桓譚傳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是也費直則徒以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已所謂文言通指十篇之言非今之文言傳（惟彖象文言各自爲篇故有十篇若以彖象文言附入卦中何從更有十篇乎）然則謂費直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如今所行之易本者誠不知其何據也或曰費直既不改易則改易始王弼乎曰非也魏志淳于俊對高貴鄉公曰康成合彖象于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俊去康成時世不遠則改易始康成明矣第康成改易如今乾卦以彖象附爻詞之後其置彖傳大象於爻前散附小象於各爻則由王弼孔穎達正義曰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詞各附當爻穎達親見鄭王二本故其說如此又康成易本文言別自爲卷不入乾坤二卦之中正義云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則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以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然則易始改于康成大亂于王弼又可知矣後儒不察祇見儒林傳彖象文言之云遂令費直蒙千載不白之寃烏可無辨也哉

周易本義考

撰人不詳

周易本義考

御纂周易折中凡例云．易經二篇．傳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費直、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至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諸儒．以爲應復其舊．朱子本義所據者．祖謙本也．明初、程傳朱義並用．而以世次先程後朱．故修大全者．破析本義以從程傳之序．今案易學當以朱子爲主．故列本義於先．而經傳次第．則亦悉依本義原本．庶學者由是以復見古經．不至習近而忘本也．

御製周易述義序云．詩義既竣．爰從事於周易．舉向所闡繹者．命詞臣條次其說．日一二卦．一如詩、義之例．仍從朱子本義用晁氏本．以應十翼之舊．編成復爲之序．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氏師古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孔氏穎達正義云．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魏志云．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傳．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

晁氏說之古易跋云．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篇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儒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八卦中者．自費氏始．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元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尙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尙何責哉．

呂氏祖謙書古易後云．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

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云．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幷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本在六爻經傳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爲說矣．豈非闕哉．（見周易會通）

朱子書臨漳所刊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

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安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蓋叟言皆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朱氏鑑呂氏音訓跋云。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刊啓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贛婺、臨漳、鄂渚本。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如豫爻之簪。晁作戠。婺、漳、鄂本作戲。損象之窒。晁作懫。婺本作㥌。漳作懫。鄂作懥。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是爲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今三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晚歲嘗謄鄂教雕璞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爲後出無疑云。鑑謹誌。

薛氏瑄讀書錄云。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益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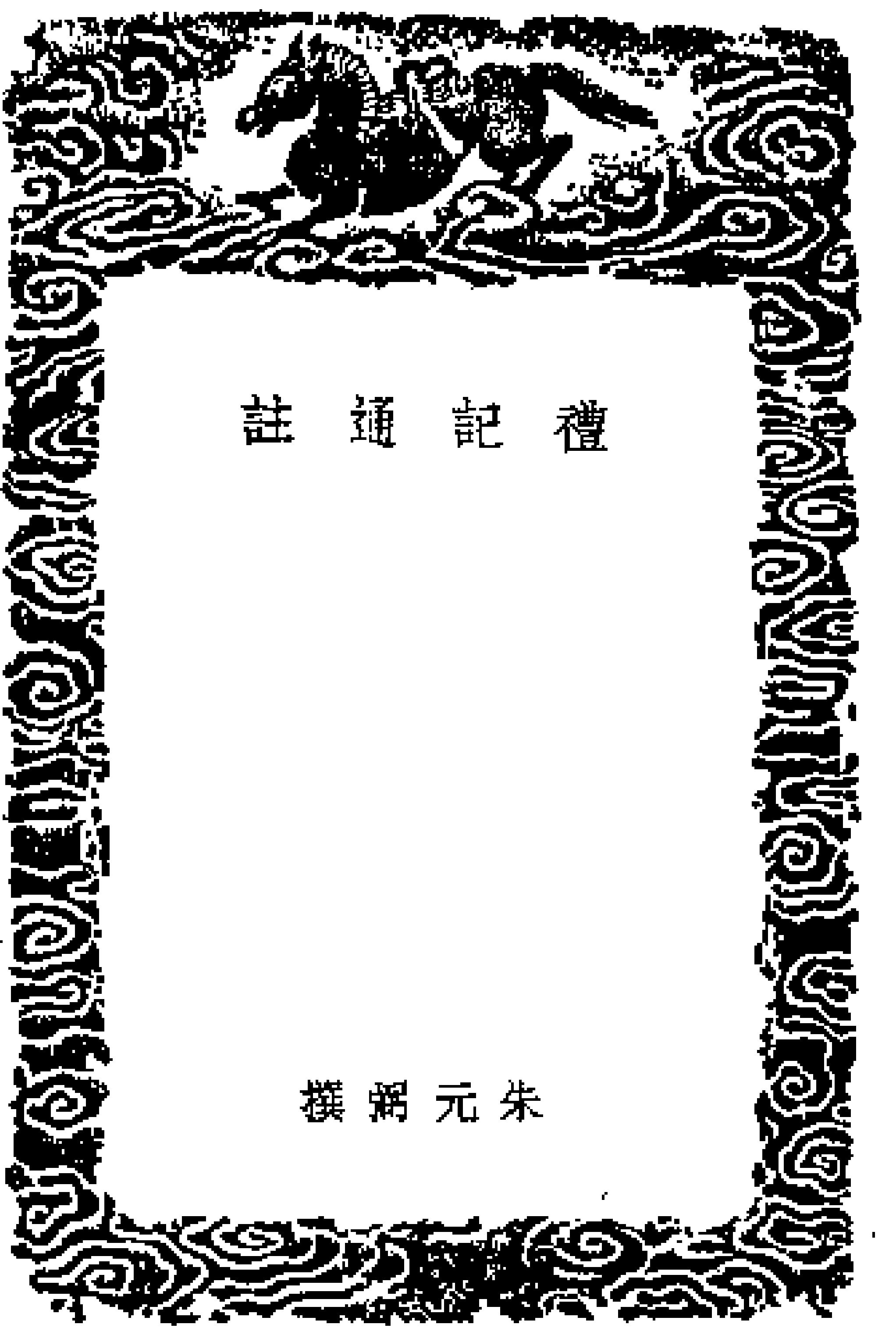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爲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傳因之。及朱子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子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彖卽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又削去上者經之上篇六字。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傳條下義。今乃削文言傳三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子之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

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詩、書、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

陳氏廷敬午亭文編云。程子作易傳。因王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定古經。釐爲八卷。東萊呂祖謙

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詞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此言載於本義篇端。蓋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定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閒。使古經已正而復亂。其貽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子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剌不明。蓋於今三百年。未有能正之者。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仍從今經。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未爲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儼然朱子之書。而不考其本末。顛錯淆亂。則尤爲朱子之罪人矣。矩之陋無足深責。然以一俗士亂聖經而舉世人莫有正之者。豈不可慨也哉。

朱氏彝尊經義考云。按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鍰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今用之三百年。習易者茫然不知本義元本。若矩者。豈非朱子之罪人與。王氏懋竑朱子年譜考異云。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詳矣。乃朱子沒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卽王輔嗣本）。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曆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　易記疑云。呂氏音訓一書。今不傳。今所刻會通附見於中。宜別出之。朱子明謂朱子於他經皆有音。獨易無之。以有呂氏音訓也。則此書當以附朱子本義無疑矣。



禮記通註

朱元弼撰

朱艮叔全集序

余讀艮叔文若詩而惘乎有餘悲也艮叔文若詩其格韻不一裁製亦殊大都執符于六經伏軌于四教運機以天建標由我其識遠其思深其味永愀然抱畏天憫人之懷瞿然切扶世立教之慮令賢者讀之恍揖讓于濂洛關閩間不肖者讀之面熱汗出食不下也昔夫子謂有德者必有言而世顧岐立德立言二之下焉者揚輕導浮宣淫匿慝悍然顯與德背其文武亦掇菁丐馥影響朽骨以自爲張誦其言聖王之德業賢人之志節若不勝夢寐焉而夷考其行則牧豎羞稱也即飫漢魏爲常餐享三唐爲敝帚猶之乎巫丘之魅楚庭之優而已矣艮叔嬌嬌白日凜凜清宵溫溫其貌肫肫其中以忠孝爲經以取人善與人善爲緯以妻子夢寐爲卜以功名富貴爲虫臂爲鼠肝蓋余自中年得定交焉庚戌辛亥間偶與二三友人講業天心書院中艮叔登壇拈擁舉比數陳先王鄒人士靡不洒然被心齋志慮自濯磨則忠實心誠信于人也聞艮叔少失恃躬閔子之遭而力閔子之行當納室時誡曰愼毋言母短長不者絕室人曰諾旣邇年中寢忽不禁艮叔遽披衣起請絕室人愴惶泣謝乃止癸丑歲艮叔守毋服闋序當貢入太學而功令以年未六十爲期艮叔計年且邇慨然曰吾豈以一官欺吾心哉遂自劾罷艮叔生平立德不勝數其精意確志褒著蔡而盟神帝者此其大較也其學醞古函今攘奇探奧靡所不窺而自性自靈時一洩之詩若文如百昌之物發於陽和萬竅之怒號於噫氣然艮叔勿尚也時誡其子勿傳也所著士林寄約有曰士不致行不足以語君子何謂行庸言庸行日用倫物者是何謂致不見不聞不媿衾影者是又曰必言不敢出而後精神併歸一路而後可以致行可以爲君子嗟乎是可以親艮叔矣艮叔豈沾沾樹金湯於詞壇者哉艮叔沒而存笥甚富亢子守先誡勿敢傳其最有關切可以淑人心而維頹俗者文自寄約外無如禮經通註四禮纂言敬道彙編循及編詩則有獨醉菴集諸同志不忘人心頹俗漸以殺青余肺腑于福劉君復謀合刻之而問序於余余樵俯詞以立誠也三百篇之可以事父事君也以思無邪也旨哉晦翁有云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艮叔無乃幾是乎是役也亦非艮叔雅意惟能令賢者讀之恍揖讓濂洛關閩間不肖者讀之面熱汗出食不下也則是役惡可已也嗟乎如艮叔者藉令鞭弭世路紀綱人倫卽豎立三界廓清九有亦何難者乃顧啜蔬飲著蕭然環堵使之韜芒刃積瑚璉自爲蛸函於名理之窟哉則亦世道之不幸而司世道者之過也余故讀其文若詩而惘乎有餘悲也

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孟夏之吉眷友弟徐必達譔

達隱朱武原先生集題辭

蓋嘉靖晚節我海上有朱先生武原胡先生紹庠兩人者同遊鄉校年相若文相劘德相砥學士大夫竝稱道學先生而皆不得志於場屋旣而胡先生蚤世以子孝轅貴得贈黃稱　贈公朱先生則懷玉披褐而死孝轅哀之而謚曰達隱吳子聞而善之曰此非孝轅言而孔聖言也質直好義家邦必達且謚法又不稱不尸其位曰隱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宋儒此言闡發殆大慶曆來朱先生儼然坐皋比先行後文多所成就其爲不尸位也大矣先生善行良多難枚舉而舉其大者是節以壹惠之禮也往者達隱公卽爲諸生乃監司守令率遇以賓師隆禮如伸齋王公仁吾夏公毅所龔公鰲陽蔡公月航謝公止菴王公乾修李公完三杜公平台沈公長谷吳公訥齋喬公凡有謀必就于旌恒子子戶外焉至乙卯丙辰間其饑序宜貢京師公慨然曰於禮則几杖年矣復升公車乎邑大夫今侍御舜翁何公聞其誼而高之延爲介公偶疾弗克赴然何侯過其廬必式旌曰碧海賓鴻令邑侯紫翁樊大夫之大飲也則曰我稔聞朱

先生賢宜坐諸西北以當天地嚴凝氣先生亦謂是禮而不得辭也今達隱貧弗克葬樊侯既手題理學眞儒四字表厥宅而復分秦爵之甚盛典乃達隱公之子曰紘者堅不敢拜而謀諸胡孝轅孝轅曰長者賜而辭之非禮况樊父乎而辭以而父詒言亦禮也而欲兩不違禮盍以樊父賜嶽授梓人爲而父免梨棗盡鑱其著述流傳天下以張邑大夫明德予不佞偶聞斯語于鍾念之齋頭相對嘖嘖嘆孝轅善處人父子之間而達於禮予因追憶萬曆己丑庚寅間孝轅與予館穀檇李時時向予稱朱先生執禮之嚴友德師模近世無兩而吾伯氏千朋先生偕念之讀書水竹山房每作七篇會課必挾達隱登壇視其旗鼓莫敢先後若謂禮固宜然者歲甲午予謬以選舉通籍瀕行忽失賚斧朱先生走唁資聖偕寮見予不甚悴亂問何以故予曰悴亂何益予時不識于禮何若而先生乃許可之驊然若林宗之待孟敏今忽焉二十九年矣已矣如先生者不得復見矣禮云師哭諸寢友哭諸寢外吾于達隱在師友間將若之何然而予之深知達隱公也自孝轅念之始庚申臘八予時在五羊城乃今始聞訃于念之齋頭遂哭諸念之齋頭而不腆之賻強諸紘而不得者則願其爲我善致之孝轅薄助梨棗中萬分之一以少展我數十年泰山北斗之嚮禮耶非禮耶予不暇深計然紘之守父詒言而孝轅之篤于父執則不可謂非禮也夫樊侯世以禮起家今天下深于禮者宜莫如侯試以無言質之其必有以敎我矣

天啟壬戌蒲月念有六日友人吳中偉譔

朱武原禮記通註述

明興紹天纘聖采宋滌元造士以經禮樂明備三百年來家傳戶誦彬彬業有專門矣顧惟禮記更兩戴而傳者四十九篇必合四十九篇以言禮而後可當一經以列學官而著　功令今自中庸大學表爲四書而學禮之家僅以四十七篇爲禮記豈今禮記盡當宋人吐棄而所謂禮支離汗漫絕與洙泗微言學庸與旨不相通者耶彼兩戴氏何爲而合以傳禮也士當吾世業兩戴而不通注四十九篇以還禮謂專門何謂經術何令百世而下謂　國家禮樂明備何辭不佞幼讀是書夙負此媿計必釋諸生伏　闕下請下禮官徵集名儒博采諸家而准註疏删大全更爲訓補以存禮節彙四書不妨互與章句並存學官而竟諸生以老方掩關晝食通注以俟後之君子會郡大夫介鄉先生而聘王仁文書院講事不佞諸生而安得抗言講也昔白沙先生辭白鹿洞講而李受館職曰某監生也某聽選監生也諸生安得不至而安得言講於是石帆岳先生闢其家之求志堂偕玄仗徐先生而邀不佞爲五日之會先後集者二百餘人

大抵石帆先生高足也一日二先生邀廝而固請不佞言禮不佞曰今四書中庸大學皆禮也請以言禮而與諸公共爲禮記恢復此二篇可乎岳先生曰何謂也不佞曰按石經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下原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而章句據鄭本更定遺之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厚以崇禮斯禮也禮所生也非禮不動層見疊出以明本旨而章句略之非故遺故略也以深於憂道之心而亟於論學辟當大禘而登粟惟恐粟之不知而不暇爲主粟者計耳假令生當　明盛而且必是書以當六經之一而並傳禮樂迺令殘缺不全比於傳會而不辨也然則諸公安得不爲兩戴贊一辭二先生曰願聞二篇所以言禮者而奚若不佞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天之道也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人之情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孝每因乎心聖人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莫彰於此故篇中大孝達孝皆曰宗廟饗子孫保敬所尊愛所親而事上帝治國家更無餘事然則達道達德率性盡性中和位育而與天地參何最奇特而最平常也謂之中庸不亦宜乎盈天地間名器儀文皆物也整齊收束皆知也大學言身心意知而極於格物皆所以治人情而實所以承天道是大學爲經中庸爲緯何常一處非言禮而一物非行禮乎自二篇取入四書而禮遁懸挾於是學者僅言天道而不知修身二字又天道之本故知盡性不知率性夫率性爲道者由教而修治情之謂也可由不可知至平常而至奇特者也日用常行皆是也不則言中不言庸而闢近理亂眞之門莫甚於是學者所當深憂而不可一日

忽焉者也故曰大學之道愚不揣固陋復收於禮並註而發明之諸公嘖嘖咸謂不佞之不誣也爰注略焉朱元弼述

朱武原禮記通註　　鹽邑志林第四十五帙

鄭端胤

黄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粦訂閱

劉祖鐘

中庸

天命之謂性（性者人心之生理無方無體無窮無盡自然各足若有分于不容加損故曰性）率性之謂道（道者日用之理遂無欠無餘不容纖稱性而行不增不減率足便是轉念即非故曰道）修道之謂教（教者當然之成法以道為準使之無過無不及而與之為一稱性而行有倫有要可知可由抑其太過引其不及任乎天者也故曰修道之謂教若言道不言性言性不言教則不知性本於天教底於人而不合於一不足以言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兼性教言後凡言道德皆指性言道承天命謂性即天也天體物而不遺故不可離）可離非道也（此覆說以起下文耳）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睹不聞者獨也戒懼即慎之實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莫見莫顯天監之明則命也）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即存心養性以事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之寂然不動居於心中故曰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外之和亦此中即出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致中和即慎獨）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位育即誠之極功自開闢以來天地何嘗不位若萬物不育即天地不位猶地方不寧因百姓不安也萬物育乃天地位之實德）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君子中庸能慎其獨也時中即時時致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不能慎獨則不中行無忌憚者犯上作亂皆是）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過不及非中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味皆性也失中故不知性易能知味行不著而習不察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不行不知性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能體中庸知性知天故能用中此中即未發之中也）其斯以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不知中則不知性昧其良知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能致曲故失性之遠）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則能體中庸者故守而弗失）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指三者之可能以見中庸豈不可能人性一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南方過柔則非中矣）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北方過剛亦非中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即中節之和）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即未發之中）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不變者得時中時措之宜四矯字當中立句為主和而不流處變也）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者素位之事過中在行怪耳）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遵道對素隱言失中在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能依即得時中時措之宜）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可見可聞顯見即費也不見不聞隱微即隱也耳目費也視聽隱也即一物以驗其餘則用隱而體費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人唯率性之常即天無不在性一也不以聖而豐不以愚不肖而嗇天賦無偏一中而已可見人當致中和豈止言居室之事）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同此性）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性無大小以莫載莫破見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飛魚躍皆引下而上者物率性而活潑潑地即天無不在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端及至察乎而上者人見之知此性無端至也）子曰道不遠人（性不可離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可離非性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修道之教人人率性而有者也改而止者無加損也）忠恕違道不遠（忠猶隱恕猶費皆性也曰不遠藏離耳）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明忠恕之實）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此未能孔子之心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四未能君子之心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此詳忠恕之事可見同一性也）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率性體中庸豈丘之所能）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以心言行以事言總外蹟此）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素此是明行此是誠內外合誠明一隨處率性豈復有失故曰自得）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即天性未能盡性故曰俟命居易即率性體中庸）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反中庸故行險且不知性）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諸身見性中原具也）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上而父母下而兄弟妻子皆自下而上者）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性之別名也又性之屈伸往來處即費隱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即不睹不聞也）體物而不可遺（體物即性也誠者物之終始故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即神格也且明戒慎恐懼慎獨）矧可射思夫微之顯（微者隱也獨也顯費也）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上言天德此下言王道本於天德舜文武周之事業有大小而其盡性本於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舜能盡性以體中庸自此及周皆性之見於事業者）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祿位名壽盡性之應非外求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生物因材皆性之發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培傾覆性自如此）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觀子曰則不受

命則此受命乃全天命之性大德受命即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也若曰受命為天子則從古無位之聖人皆非也何以謂之昭明聖祖之德）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作述皆性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受命即盡性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德即天德即性命也紂不伐則民不安性不盡也至於末而伐紂安民性始盡矣故曰末受命據言受天命亦猶盡性命豈有二乎）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率性體中庸者）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孝之見於禮文者）修其祖廟（尊親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親親也）所以序昭穆也序爵（貴貴也）所以辨貴賤也序事（賢賢也）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幼幼也）所以逮賤也燕毛（老老也）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性之見於政事）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道即天命之性非指五達道也）修道以仁（仁者性之元孝誠禮義信知勇皆在其中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雖有誠之義不可謂以誠下文一也豈可謂誠乎性一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此所謂知即至誠前知大學致知與知化育知遠知風知微相似）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修身即率性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上政事皆根於一性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道即率性之謂乃上三事之本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力行也）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致知也）誠者天之道也（此原天以啟人）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盡人以合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

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性之見於爲學也博則凡事皆學亦應道問學也是綱也後）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問思辨行學之目也此擇善固執之方弃學困之辨）有弗學（擇之精也）學之弗能（守固也）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此申博審愼明篤五字之義）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一百十千言事有難易也申明弗措之義）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以上皆率性修道故下皆出性教兩字其義一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致中和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即位育也）其次致曲（其次接上至誠言原天以微人也致曲至變化則盡人以合天）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應上節至誠盡性見天人渾合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者自誠而明良知之微盡性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性之見於興亡禍福）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善不善念之萌也）故至誠如神（神者性之靈覺）誠者自成也（天命之謂）而道自道也（率性之謂）誠者物之終始（體物不遺）不誠無物（可離非道）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戒愼恐懼愼獨以體中庸）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己與物同此一性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知者性之別名固成己成物而分言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性無外內故無入不自得前言時中此言時措之宜一中而已即位育忘）故至誠無息（性原無息也）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久徵以下性本然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性之見於覆載萬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無疆即無息也天地有偉閑此性無減增一誠而已後之焉有所倚應前形著動變化也）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天地同此一性性常塞於天地之間）其爲物不貳（性一故也）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不貳也）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不測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性之見於天垂象地成形）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首句天命於穆即末無聲無臭者性之原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不顯即微即於穆也）文王之德之純（純者至誠盡性體中庸以合天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贊性之大）洋洋乎發育萬物（育物即天地位盈天地間皆物皆性）峻極於天（峻極乃性之發育而充塞者亦自下而上）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性見於禮文之精詳）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戒謹恐懼愼獨之意誠之也道即明善）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四句一句推一句直至崇禮方盡尊德性之旨崇即尊也）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廣大如地高明如天約禮盡性體中庸故時中時措無入而不自得從尊道工夫來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保身非畏禍偷生體中庸者自宜如此即考終命也）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此反中庸而無忌憚故不保身而烖及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三者之同見性道教之同）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時中時措之宜）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者君上率性修道體中庸寡過者人人率性修道體中庸均烖不及身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

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率性修道體中庸隨時處而皆合可見此性塞兩間貫今古無性不在下五句自近顯以及幽達原有序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天命謂性天人一也知性知天亦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道法則即修道之教）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謂寡過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君子指前列聖之得時位者以上雖泛論欲歸之仲尼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指仲尼集天地帝王列聖之大成道統之傳不以時位論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因前君子語大小此指天德大小大小則藏費隱二字皆無大小附川流敦化見之）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大無小不足以爲大大包小含外內以成大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大哉聖道一大字盡之微明大不得不言小分大小非也下分承大德小德恐非了悉立言意）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既見聖德則無位即有位也所指仲尼言故曰足以有臨猶足以有位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未發之中靜深也）而時出之（已發之和即川流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見性之通於華夷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從高明配天來即位育也）唯天下至誠（盡性者也）爲能經綸（致和也）天下之大經立（致中也）天下之大本知（良知也即明）天地之化育（即位育也）夫焉有所倚（性無偏倚有倚則非中矣可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自然而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總是形容）

（無倚非分配上三句者）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上仁淵天字兩性狀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引詩以釋上文不易知之故乃歎辭非起語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中藏者雖日章有闇然之藏可見其難知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反中庸者雖日亡有約然之事亦可見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淡簡溫性之本體原自如此即誠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知遠風微性之靈覺知此即明也微上就能知）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下二引詩詳言慎獨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下二引詩詳言時中精措之宜）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不顯即於穆天德也）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盡相備中庸天德也慮中和天下平即有篇王道也敬位育）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鄭康成曰載作栽上言天生物也黃震曰載象也如地載神氣云雷儀予曰載則也即天則帝則物則皆指性命之原言之天命天載首尾辭言二字相應也）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無極也為天載之妙故謂之至）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即天明命性也明明德盡性也）在親民（親民盡民性也）在止於至善（性至善也止至善者明新一也成己成物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性一故也大學一篇字貫中庸一性字貫從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良知即明德之明）致知在格物（致知格物工夫一也故言在不言先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格也致知於物即格也格猶致也無外也格物於知即致也致猶格也無內也合外內一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後發明致知格物也言心言意不言性性在心中無形也只虛涵性故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意即已發謂之情亦可也皆道也）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知止即明明德也雖有定靜安慮之分實一耳）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聽訟人衆則爭訟與聽訟乃格致之難者衆以見例其要在知本耳本明德也知明也知至止至善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言身則心在其中皆言心而性在中）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前由終以原始逆數也此由始以要終順達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原在天下平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此謂知至即物格而后知至自知至以及天下平皆原致知格物非知本而何工夫一也）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下不言致知以致知格物發明於前矣故只明誠意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即誠意也好惡誠即毋自欺之實事）此之謂自謙（謙不必作慊誠意者自能謙虛猶實若虛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誠之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也故偽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不知止至善誠於為惡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此明善必誠中形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仁者性之元善之長）子曰非禮（天地之大德生物之心也前言明德至善己含仁意此引以示正心修身之要）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身也勿者心也）（禁止非禮乃中節之和達道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與譬同恕也應前問仁）

（起後恕喻）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感應之機同誠通也心一故耳）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矩即格致）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个作介）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取人以身惟太公無我之心始能得人）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仁者大公無我之心故得好惡之正應前顏淵問仁之仁）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嫉賢者諉曰我非不舉其人之命當窮悅佞者飾之曰此人特有無心之失）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作好作惡不仁之人也）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明德也慎獨也德能修身故先之）有德此有人（修身用人之本也）有人此有土（用人理財之本財者人之心也有相因意）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人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其機如此）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命即性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善不善由性分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仁者以財發身（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言仁者以財發身見用人理財須大公無我之仁人始能也）不仁者以身發財（不仁即貪戾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大道即明德新民止至善大學之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指堯舜之仁亦應前仁字暴不仁也由朝遠可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以後指堯舜湯文武道統相傳以明孔門聖學淵源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以上言得失義利善惡仁暴貪忠恕驕泰以應君子小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此後復原明德新民止至善猶中庸衣錦尚絅至末結之首尾相應文體甚同信乎子思一人作也）太甲曰顧諟命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承道統撥亂去堯舜既遠文武未生當桀大亂得伊尹一德相資發降衷恒性之旨上承旋亂其下啟裔孫孔子贊中立賢日新之功何其盛也）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石經新作親二字古通用）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此指文王之仁亦應前仁字敬仁之聚也孝仁之顯也慈仁之和也猶仁之守也故曰仁者性之元善之長也）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洪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此引衛詩美武公者武公年九十猶學不倦作懿戒以末言蓋庸聖繼文王後得無意乎）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前王指文武終結之尊前王也憲章文武可見猶魯論終堯曰孟子終堯孔道統相傳文體一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不忘指人心言猶中庸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也）

大學古本

附旁釋及問

曾參 述

大學中庸古本幾先

天順日録載

高廟每聽儒臣進講必有辨說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已甚豈不謬哉輔臣李賢曰如此辨者甚多漢唐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海鹽小臣王文祿曰仰惟我

聖祖接帝堯執中之傳而克明峻德大學中庸身體之矣其糾宋儒之繆用闡至理之微殆爲學庸復古本之幾先云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而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亾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正德戊寅七月丙午餘姚王守仁書

大學古本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其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亾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

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

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脩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

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海鹽後學王生文祿曰嘉靖丁亥秋先康毅君宰祿渡江扣陽明洞天聞王龍溪先生講大學得古本傍釋止前存後增四問答祿今重梓增答格物問標眉若歷經致移附傍經文末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二句文氣太急必有缺文癸亥冬淡泉鄭公曰潘朴溪示蔡邕石經大學止至善下接古之欲明明德後忘之甲子春南禺豐公游海上口授大學曰家藏曹魏正始三體石經如是遂謹錄成文體與中庸同首尾脈絡貫通甚全也奈十三經註疏已亂于唐況補傳分章又創于宋陽明老先生深憫支離急欲復古姑取註疏中大學耳使獲覩石經而表章之則尤大有功于孔門豈不爲聖學之重光哉是後學之切忠也

大學古本

（明明德親民猶脩己安百姓　明德親民無他惟在止於至善盡其心之本體謂之止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至善者心之本體知至善惟在于吾心則求之有定向）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明明德于天下猶堯典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者身之主）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發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卽事親之事格之必盡夫天理則吾事親之良知無私欲之間而得以致其極知致則意無所欺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心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于正）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其要則在脩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然非實能脩其身者未可謂之知脩身也脩身惟在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脩身之要）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意只是愼獨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中庸之戒懼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誠意與不能誠意）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此猶中庸之莫見莫顯）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言此未足爲嚴以見獨之嚴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誠意者實實下手處惟在格物也引詩言格物之事）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惟以誠意爲主而用格物之工故不須添一敬字）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illegible]）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illegible]）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格致以誠其意則明德止於至善而親民之功亦在其中矣）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明德親民只是一事）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親民之功至於如此亦不過自用其明德而已）（又說歸身上）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自明不已即所以為親民）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孟子言滕文公爲民之政引此詩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君子之明德親民豈有他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一皆求止於至善而已）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止於至善豈外求哉惟求之吾身而已）（又說歸身上）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又即親民中聽訟一事要其極亦皆本於明德則信乎以）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脩身為本矣）（又說歸身上）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脩身工夫只是誠意就誠意中體當自己心體常令廓然大公便是正心）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此猶中庸未發之中）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正心之功既不可滯於有又不可墮於無）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人之心體惟不能廓然大公是以隨其情之所發而辟焉）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此猶中庸之和）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能廓然大公而隨物順應者鮮矣）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又說歸身上）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只是誠意）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又說歸身上）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又說歸身上）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又說歸身上）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只是誠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宜家人兄弟只是誠意中事）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又說歸身上）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只是誠意）（[illegible]）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

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只是誠意）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只是誠意）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僇只是一人之身）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身脩則能得眾）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又說歸身上）（脩身為本）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惟在此心之善否）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善人只是全其心之本體者）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只是能誠意者）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是不能誠意者）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

（仁是全其心之本體者）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大是誠意）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能明德者則能親民）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
（能明德則民親）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古本完

大學石經古本

附旁釋及中釋

曾參　述

大學石經古本序引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此謂知本二句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吹所謂脩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節次秦誓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愼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宋嚴陵吳氏守槃西磵葉氏夢鼎矩堂董氏光槐玉峯車氏若水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澂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昪氏溫陵蔡氏清新安潘氏潢吞府毅推餘姚王氏守仁章信古本予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武原王生文祿曰以上二條載鄭淡泉古言中嘗謂予曰曾見石經大學甚全也索之曰亡矣每誦陽明公戴記大學古本疑文氣欠貫心未安後得豐南禺正和石經大學質之甚合也急梓以行用表聖門第一心學正原傳筆適際文明景運噫淡泉公篤學不妄語南禺公家學有淵源文獻皆足徵云

豐南禺公錄石經大學古本見示且曰元郝陵川經云南宋偏安濂微儒者不見全經註釋皆臆測也舉業學宗之若中蒙汗藥透入心腑誰復能惺如大學中庸子思一人作大學乃中庸四十七篇之第三篇也賈逵曰孔伋窮居于宋懼聖人之學不明而先王之道息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然謂之經而居第三者天命篇爲綱窒達皆可學誠明篇起哀公問政明率性之道大音泰節成均大學大學篇明脩道之教雖達而在上可以治國平天下故次之三也魏虞喜學于賈氏表請摹孔壁古文以傳正和初詔邯鄲淳書小篆鍾會書八分爲釋文乃二體并喜摹古文刻石是謂三體石經唐十三經註疏唯主戴聖聖本多錯簡無闕文宋儒自草小學書居大學以配之致讀大如字不知格致本文而妄爲補傳僭有經傳之分夫致之爲言推而極之也推卽擴充之意知良知也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言知則能在其中蓋致卽能矣格如召公言天壽平格之格有感通之意主敬立誠於學問思誠之功則天地萬物與吾通爲一體推之無不達矣今欲盡竊天下之物乃博洽務外之俗儒曰一旦豁然貫通竊頓悟之禪學也豈吾聖賢爲己之學乎王生文祿曰南禺公者初名坊改道生宋豐清敏公稷十五世孫也元祐間清敏爲侍講直祕閣擢憲平正紅行本爲十一經正音數傳至學士一齋公熙有大學通解予錄數條于傍四明多賢殆山川之靈秀歟

王生文祿曰茫茫太虛盈宇宙皆物也自開闢來邈哉遼矣匪一人能盡知亦匪一人能盡明使不深加考求欲以有限之知而悉無窮之物可乎故孔子曰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學始教曰致知在格物夫知者性之靈覺禀于心之中虛惟虛也無物不包反而求之心中空空洞虛無物可着曰無知固空予嘗曰無知而良知猶無極而太極太極本圖書中五∴之中圜〇天心太虛人心中虛也咸彖曰虛受人況物乎宇宙俱包之也陽明王公指良知本此及取戴記大學又舉誠意寧免兩歧之疑蓋未見正和石經大學甚明也予聞之豐南禺曰戴記大學亂于唐玄宗宋二程訂定未也朱子分章補傳焉甚矣誦法孔子不求是知可乎今幸天啓斯文重宣大道鄭淡泉古言出與南禺言合適信而梓傳竊附傷釋每一展誦首尾貫徹脈絡流通體勢完全叉雜拙應朗然披豁復見孔門眞傳不特理透而文筆猶化工之變化神奇哉快矣至矣何脩而躬逢之諸大儒註釋心也曷不考求正和石經豈南宋偏方中原全經不及見乎是可慨也噫慨昔而快今尤幸之大云

大學石經古本

（明德即天明命之性也明明德[illegible]）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
（止至善謂極一也成己成物也明明德于天下即親民性一故也大學一書[illegible]一在）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illegible]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曾子[illegible]曰新）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知良知也即明德之明致知格物工夫一也[illegible]）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
（[illegible]）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合外內一也）（此復釋明致知格物）
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
（言心[illegible]不言性性在心中也心有形身亦有形心在身中中虛為性[illegible]）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
（[illegible]）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illegible]）（知止即明明德[illegible]）
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
（[illegible]）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illegible]）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illegible]）
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
（[illegible]）
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物格而后知至
（[illegible]一此）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
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所謂[illegible]）
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
（[illegible]）
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illegible]）（[illegible]作慊）
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
（[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illegible]）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
（此明[illegible]形外）
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
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
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子
（[illegible]）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
（[illegible]）
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
（[illegible]）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
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
（[illegible]）
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
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
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
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
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
（[illegible]）
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

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
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
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
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
（[illegible]）
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
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illegible]）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illegible]）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此仁字[illegible]）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
（好惡之正）
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
（[illegible]）
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
（[illegible]）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作好作惡不仁之人）
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此德字從前明德慎字從前誠意[illegible]修身齊家用人下乃用人理財之事財者人之所必也）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用人理財一串意）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此節本末從前本末）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人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其機如此）國失衆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命即性也[illegible]善即性分）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為天下得人則之仁此言仁者以財發身用人理財須大公無我之仁人能之）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不仁則反是者）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是故君（大道即前明德親民止至善大學之道也）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皆[illegible]之仁聖前仁字[illegible]不仁也但[illegible]可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此以後歷指堯舜湯文武道統相傳以明孔門聖學淵源）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以上言[illegible]義利[illegible]忠信[illegible]君子小人）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illegible]此乎天下之結語[illegible]如此）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此以後[illegible]明德親民止至善[illegible]）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作也）（[illegible]）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illegible]日新之功得之）（[illegible]）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illegible]）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illegible]）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此指文王之仁[illegible]）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此引衛風美武公[illegible]）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illegible]）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指文武[illegible]）（[illegible]）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不忘指人心[illegible]）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大學石經古本

大學石經古本申釋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然乎否乎王生文祿曰然亦否三綱一綱也八目一目也一目一綱也何也致知格物所以明明德也明明德于天下親民也明德天之明命性也性至善也成己成物一也有本末始終焉事物之先後也知先後所以致知格物而求止也知止卽明明乎至善而止之也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也是知也誠正脩齊治平皆格也猶致也定靜安慮所以得其止而明之也是故明意之誠不誠以求誠明心之正不正以求正明身之脩不脩以求脩明家之齊不齊以求齊明國之治不治以求治明天下之平不平以求平所以定所以靜所以安所以慮皆欲明之止之而得之也卽所以致知格物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則仁也強恕而行求仁也仁者性之元元者善之長至善也凡曰忠信敬讓孝弟慈之類皆善也凡曰欺暴貪戾驕泰之類皆不善也忿懥以及憂患親愛以及敖惰善不善之幾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明之也誠之也推而度之之謂絜協而一之之謂矩矩者物也心之矩也絜者知也心之絜也絜矩者致知格物也致知格物明也求誠也復其心之良知也良知者獨知也故貴慎獨愼獨者君子不愼獨者小人自天子至庶人任道之器也堯舜湯文武武公非特君子至善者也桀紂師尹非特小人至不善者也原性一也德一也善一也不能致知格物焉則誠正齊脩皆失矣況齊治平乎故曰脩身爲本內外俱也又曰知本本德也知明也知至至善也顏曾者孔門嫡傳也手指目視視聽言動愼獨脩身所以全仁也惟仁生生不息誠之純也天地之大德也故孔門尚仁救周末虛文之不仁孔子曰仁者人也終身行之其恕乎孟子

曰仁人心也子思上承孔顏曾而下啓孟子一以貫之也復原明明德成己仁也親民成物知也止至善勇也道學自脩卽尊德性道問學也首尾照應經緯錯綜與中庸一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統相承哉設非正和石經之傳後學曷知也晦于唐宋發于我明嘉靖中元甲子之歲文運重光猗歟盛歟後學無窮之幸也

陽明王公教主良知本大學致知孔門正傳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卽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一也大學古本序乃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又曰不務于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又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夫致知格物工夫一也不可分而二之也子嘗曰致知而曰在格物而不曰先格物則致之所在格之所在格之所在致之所在知譬若丁物譬若木致知在格物譬若丁釘木中外者皆內內者皆外一也卽中庸之明善也陽明公見戴記大學經文後接誠意故以誠意爲要又以格物爲功致知爲則寧免兩岐之疑邪王生文祿曰皆是也身者心之區宇也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位乎身之中性稟于心之中心中虛而函性性無形而函于心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言心而性在中也意者性之動卽情也知者性之靈覺也物者性之感應也誠意者復性也工夫在致知格物所以誠意也故陽明公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其義一也蓋誠意卽誠致知格物卽明物格知至意誠卽自明而誠也抑何兩岐之疑乎所謂兩岐之疑者爲初學涅發言之迹而言也非所以議之也

大學疏義

金履祥撰

大學疏義序

大學一書。宋以前猶列戴記中。不甚尊而信之也。自伊川先生教人讀書先於大學。而朱子始作章句。且曰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復作或問以申明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奥義。遂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江河。然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一年之內。章句屢更。而或問未改。二書不甚相符。故學者疑之。此仁山先生大學疏義所由作也。先生姓金氏。字吉父。諡文安。蘭谿人。初補郡博士弟子。以文名。德祐初。詔爲迪功郎史館編校。辭不受。家貧幾殆不繼。獨抱遺經。力學不倦。其爲學私淑朱子。嘗讀大學章句。窮日夜之力。循其章節。暢其意旨。遂成是書。爲朱子補其未逮。並作指義一篇。以發其凡。而爲之序者。其弟子柳文肅也。是編雍正間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于家。首序者濱海趙元祚。東陽王崇炳。而先生指義之說與柳序均散佚無存。余懼其久而益湮也。乃重鋟以永其傳。後之讀大學者。得是書而參考之。苟不忽于講說之淺近。而由是以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一一有得於身心。則豈獨先生之所深望哉。當亦子朱子所願引爲同志者爾。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大學疏義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或問曰。對小子之學言之也。古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年八歲則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皆入大學。八歲者小子也。以其爲小子之學。故謂之小學。十五則大人也。以其爲大人之學。故謂之大學。小學者。養其良心而謹其學業也。大學者。充其知識而措諸事業也。所謂大學之道者。謂大人所以爲學之理也。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三在字訂之。則所以爲學者。在是三者。外是三者。非所當學。學焉而不足於斯三者。亦非所以爲學也。序之所謂俗儒記誦辭章之學。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是其爲學。皆不知所在者也。或問所謂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者。皆不足於所在者也。是三在者。固俱爲大學綱領。而又自相爲綱領。在明明德。所以起下兩在。在止於至善。又所以總上兩在。明。明之也。明之也者。拂拭開啓之謂也。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心也。而心之所以能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明德

也。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謂合性與知覺而言之也。夫所謂人之所得乎天者。何也。謂其全具天地之氣以爲形。而全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也。夫所謂氣者何也。卽陰陽五行之氣也。所謂理者何也。卽健順仁義禮智之理也。理卽氣之所性。氣卽理之所乘。夫自其始而言。則有理而後有是氣。蓋以太極之妙。生陰陽五行之化也。自其中而言。則有是氣而理卽在焉。如陽則健。陰則順。木則仁。火則禮。金則義。水則智。土則信也。故健順五常之在陰陽五行。猶精鹹之在鹽。酸之在醯也。然理之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固無多寡彼此之殊。而氣之運行。揉雜往來交感萬化。則不能無正偏通塞之異。故氣正則理之在是者正。氣偏則理之在是者偏。氣通則理明。氣塞則理蔽。故其體質淳全。義理充備。方寸之內。虛無不包。靈無不覺。存主靈通而未嘗昧焉。是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衆理卽萬事之理。萬事卽衆理之事。藹然在中。隨感而發者也。就正偏之內而或有美惡之殊。就通塞之中而或有淸濁之異。此其所以又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焉。惟上智乃能全其淸美而無少不明耳。下此則或淸而不美。或美而不淸。或惡或濁。各有等分。而通蔽厚薄隨之。此所謂氣稟所拘。就其有生之初言之也。人欲所蔽。就其有生之後言之也。有生之初。已有美惡淸濁之殊。而有生之後。又有血氣耳目口體無窮之欲。故明之在我者。拘之於其先。而蔽之於其後。拘者束而不得開之謂。蔽者蓋而不得見之謂。然而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蓋其中虛靈昭徹。容譯從從。終有不可得而昧者。而亦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學者當因其一事之感。一念之發。因見其本明之機。初未嘗息。而加推拔開啓之功。格物致知以擴其端。而誠意正心修身以會其實。則拘者開。蔽者徹。而自復其本然之初矣。新民者。推己之明德以及人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有以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夫明德之得於天者。我與人本同也。而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者。亦人己之通病。幸而我之能覺。已有以充其本然虛明之體。則視夫彼之未覺。而方且溺於昏迷汚濁之中。豈不惻然思所以救之。況天理流行。渾同無間。在我者非可挾之以自私。而在人者初非強人以其所未有。則夫推我已明之德。而覺其舊染之迷。以理覺理。是固天心之所存。而是理之當然也。至於論其所以新之者。則有二道焉。曰表倡觀感也。曰敎化開導之也。禮樂法度刑政禁齊之也。如下文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固觀感表倡之也。然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遂節用功。隨事推拓。則是必有開導禁齊之事焉。此聖賢之所以新民也。在止於至善者。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必至於是。以未止之前言之也。不遷。以既止之後言之也。未至於此。不可謂之止。既至而遷。亦不可謂之止。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是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者。蓋天理散在事物。則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在焉。是其極好處也。吾之所以明於己者。不可有一之不造其極。所以新乎人者。不可有一之不用其極。到得十分極好處。便是盡得天理之極。而稍有未至及差處。卽是苟且私意妄爲之人欲矣。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者。謂此三言者。大學之大綱要領也。而綱之目。領之體。則下八事是也。格物、致知、正心、脩身者。

明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也。而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者。止於至善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在止於至善。既總說明德新民之標的。故此段數句。卽繼說止於至善之工夫。蓋至善所在。不能格物窮理而眞知其所止。則迷貿膠擾。必不能各得其所止矣。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自人言之。則曰所當止之地。自理言之。則曰至善之所在也。知止。則於萬物庶事。莫不見其各有定理。而心之所之。皆有定向矣。既有定向。則異說不能搖。異見不能惑。而其心靜而不動矣。能不動其心。則隨其所處而安焉。能安則事物之來。從容審處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而處得其理。莫不各得其所當止之地而止之矣。夫既知其所止。則必能得其所止。其間四節。蓋推言知止之功效。得止之工夫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與事一也。自其爲事言之。則曰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曰事。本者木之根也。傳所謂叅本者是也。末者木之表也。騷所謂木末者是也。明德新民固爲兩事。然必先明其明德而後可推以新民。由根以達表也。知止得止固爲一事。然必先知其所止而後能得其所止。先知而後行也。學者誠知本始之在所先而末終之在所後焉。則務本脩末而至道近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言既自明其明德而推之於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前曰在明明德。在新民。而此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有以見其體用之一。後曰平天下。而此曰明明德於天下。蓋有以見其平治之原。然天下之本在國。未有其國未治而天下之能平者。故必先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未有家之未齊而國之能治者。故必先齊其家。家之本在身。使其身之未修。則私欲牽蔽。言行無常。未有能齊其家者。故必先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所謂心者。身之所主也者。夫四體百骸。塊然而已。血氣運動。翕然而已。而所以靈異於物者。以心爲之知覺管攝也。不正其心。則血氣之軀。惟欲之動。何所擇於異類也哉。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所謂意者。心之所發也者。蓋有心則必有意。心之本體固靜正。而意之所向。有善惡。惟夫意之所發者不實於善。而每容邪惡於其間。則心始不能全其本體之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或曰。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則是心體而意用。心君而意臣宜於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也。而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何哉。蓋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譬之水本靜。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火本明。煙翳之。煙透則火明矣。心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然而意誠則心正。是誠意卽所以正心也。今經傳之文。自爲兩節言之。不曰正心在誠意。如下文致知在格物之例。而曰先誠其意。亦如上文天下國家之例。何哉。蓋誠意者。舉其萌動之時言之也。正心者。以其平時全體言之也。萌動之際。固當致其好惡自慊之實。而平時全體。未嘗可無存養密察之功。特誠意之功未加。則念慮混淆。意向未實。而存養密察之功。非惟不可加。

抑亦不能加耳。此其所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也。誠，實也。實，眞實之謂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者，謂此心之發，眞於爲善，由中達外，極盡無餘，初非含忍兩向，姑以徇外牽強而中實不然也。然使其見理有未明，則其爲善必不實，故必先致其知焉。致，推極也。所謂推極者，言推之而至其極也。知猶識也。所謂知識者，言人心之靈覺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者，蓋心之靈覺，莫不有知，在乎推極其知，使凡所知者無不至於盡而已。大抵推之不極，則知之不眞，知之不眞，則其爲之也必不實。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然致知之方，則在格物，不曰先格物，而曰在格物者，蓋心之所知者，即事物之理，而事物之理，本具於吾心之知，惟夫不能格事物之理，則不能充吾心之知耳。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即所以致知，而非二事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蓋格物者，窮理也。所謂極處無不到者，蓋極處者，至善也。所謂事物之理者，蓋事物者，即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也。夫大學之規模大矣，而致知格物也，正心誠意也，二者爲大學之大關鍵。蓋誠意正心，身家國天下之本出焉；致知格物，則心身家國天下之理具焉。然則所謂格物者，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耳。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氣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交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則，在所當格也。推之於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族姻之交，凡其爲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國，則國之事不異於家也，而所以爲君臣上下之義，尊長使衆之節，仁民恤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宜，儀度之數，至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於國也，而所以爲綱常維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內夏外夷綏懷化御之略，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隨遇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而其爲法，或察之心術念慮之間，或審之隨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行之間，或考之古今治亂人物是非之跡，即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格物。所謂八者，大學之條目者，此八者爲綱領中之條件節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復說上文之意也。上文自外推內以究其本，此段則由本達末以充其用。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物理之極處無不到，則吾心之知自隨所到而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蓋見理也眞，則其好善惡惡也實。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蓋好善惡惡也實，則心之本體純乎善，而私欲不能動矣。修身以上，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明明德也。齊家以下至治國平天下，皆所以新民也。物格知至，則於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於心身家國天下，皆各得其所止矣。○右此兩節，特反覆言之以盡意，非謂知未至則可以未誠其意，身未修則可以未齊其家也。蓋聖人固逐節而推其本，學者當隨事以致其功，亦非謂知既至則意不待省而自誠，家

既齊則國不待理而自治也。蓋八者之目，既逐節自爲體用，則學者之功，當隨在而即加推充。凡著是言者，有以見治之有本，而不在智謀功利；有以見學之有用，而不可苟且躐等。此所以爲儒者之道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蓋壹者，齊也。是者，此也。猶言齊如此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所以爲善身自修之事，故獨舉修身而言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雖其所施有天下國家大小之不同，然皆未有不修其身而能行者，固不以大小貴賤而有彼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蓋其本既立，則舉而施之於家，於國，於天下，唯其所施而各得其所止也。大抵大學之條目，分爲八事，合則兩節，自修身以上，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爲己也；自齊家以下治國平天下，皆推所以爲己者爲人也。爲己者，明明德也；爲人者，新民也。明德者得之於天，得之於天者理所同然，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新民者施之於人，施之於人者勢有廣狹，故齊家治國平天下，隨其所施而已矣。然而本明之德得於天，而明於己者，惟其所施，初無限量，不以天子之施於天下而有餘，不以庶人之施於一家而不足。天子雖施之天下，然未有不先於家而能達者；庶人雖修於一家，然而變化國俗風行於天下，亦分內事而已。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身也。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此爲體，彼爲用。所厚謂家也。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此爲親，彼爲疏。其身不修，未有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者也。莫親於家而不致厚焉，未有能厚於國人天下者也。大抵上文之意，以修身以上爲本，則家齊以下治國平天下皆爲末矣。然而一家之內，天倫之至愛存焉，又不可同於國人天下之例，而一以末視之也。苟以末視之，而不過以先後之序而已焉，則是流於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說矣。此經文所以於本末之後，而又發明所厚之義也。故嘗謂大學八事，合而言之爲兩節，而就中析之，又爲四節。蓋自修身以上，固一節也，然格物致知，則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則體此理也。齊家以下，固一節也，然家則所厚，國與天下則所薄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也。或謂成王之書，失之也。克，能也。克雖訓能，而有勇猛之意焉。夫人莫不有是德，亦莫不知明是德也，而終於不能明者，以其無勇猛之功耳。文王之聖，固得於生知，然其勇猛之功，則非常人之所及矣。學者持不逮之資，而又爲物之所蔽，習之所纏，不加勇猛之功，則優游歲月，同流合汚，而能明其明德者鮮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之君王。伊尹作書告之，史記其辭而標之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太甲篇之文也。顧，謂常目在之也。顧之訓視爲近之，然不若顧字之力，故章句因舊註謂常目在之也。常目在之者，蓋謂此心定察

在於此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若曰謂此。則所以指天理之在者念存。若曰謂審。則所以加審察之功者愈密。故諟之爲是。與其謂審二義所以兼存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蓋謂天之賦於我。而若此瑩明不昧。所謂明德也。自天之予於人言之。則曰明命。自人之得於心。則曰明德。其實一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者。謂存養省察。常有以見其天理之在。而日用常行。皆所以見其天理之流行。莫不各有自然之則。而不可雜以一毫人欲之私者。苟能若此。則天理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大也。書作俊。峻德者。蓋聖人之所得於天。而其聰明睿智。獨異於人者也。孔門學者。引之以證自明之明。又曰克明峻德。是總解明明德也。此明德之全體。明己之明德而至於大。此甚明明德之極功。

皆自明也。

謂上所引康誥太甲帝典之辭。皆大學明明德之謂也。不曰明明德而曰自明。本自之一辭。而明德在其中矣。又有以見德之在我者。皆己分之所當明。而豈曰有所爲而後明之也哉。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器也。頭曰沐。身曰浴。禮曰。沐用盤。豈浴亦以盤。則盤沐器也。浴之器亦曰盤。古有盤盂之戒。盂卽杅。亦浴器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銘字從名。而註曰名其器。名者識也。古者謂字皆爲名。如周官所謂書名者。是也。從金。釋文曰。銘。金曰銘。古人之有湯戒盤盂者多矣。之於金器者鐘鼎之類。後世刻之於碑碣也。然則刻字皆於金。故曰銘。古時凡器必有銘。故詩傳曰。作器欲銘。蓋器爲常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其器用。而得常觀其辭以常警也。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則成湯沐浴盤之銘也。苟誠也。古者借爲苟字。多是誠之意。如論語曰苟志於仁矣。謂誠志於仁也。此類非一。然謂苟之訓誠。不若謂苟之訓果。其文意則一。而訓義尤明白矣。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人之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者。此言其所以於沐浴之盤而銘以自新之詞之意也。蓋以爲人之有是心。猶其有是身也。心之易昏。猶身之易垢也。洗濯其心以去其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也。故於洗身之器而寓其洗心之辭焉。其曰新者。革其舊染之汙之謂也。古者凡一沐浴亦曰新。如楚辭所謂新沐新浴是也。故以其沐浴之新爲自新之新。蓋同一洗滌刷拭之意也。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焉。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滌者新之也。舊染之汙。對新言之也。所謂舊染之汙者。蓋向來此心汩沒沈汙於人欲之中而已。滌昏之也。有能一日自覺其汙而滌去之。以自新焉。則當乘其已新之機。不可復容舊染之習。而日日新之。又日以新之。使吾心常新而不復蔽。則人欲無隙之可復容矣。日日新之辭。其義已足。又加之以又日新之辭。則尤見其有加不已之意。旣常新矣而又新之也。大抵人無苟日新之機。則不復有後日之功。無日日新之功。則終不離前日之舊。是故未覺之前。苟日新爲難。旣覺之後。又日新爲難。以成湯聖人之資。而所以自新之功猶如此。況後之

人持昏庸之質。汩人欲之私。加之汙俗之漸染。則其汙濁之汩溺而淪於惡者。可勝言哉。終於不覺者有之矣。幸而能覺矣。而不能致其新之之力。幸而能新矣。而不能繼其新之之功。則終不足以爲人矣。吁。此學者所以當朝警夕惕。無時而不求其新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者。振警勸盪而使不容退餒之者。發揚蹈厲而自不容已。作者。開其進善之機。新者。革其汙染之舊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傳之此章。釋新民耳。而引其命維新之詩。以常情觀之。似不切者。無他。不過以天命別作一件符瑞休徵之應耳。卻不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人合一之理。夫民之新。與天命之新。非二事也。蓋自文王新其德於上。而天下之民自然被服其化。無不新者。則是舉天下之民。皆新於聖德之下。而無一人自外者。此卽天命之維新也。若以文王之實事言之。則自其克明峻德。而推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宮庭之內。使若此其雍容。朝廷之間。使若此其濟濟。田野郊廟之內。使若此其遜行遜畔。至於德化所及。天下純被。雍熙氣象。自是日關日新日明。被服其化而歸之者。沒沒自不容退。卽此便是天命之新。雖以千有餘年受對之國。一旦使如此蔚然。豈非別有所謂符瑞讖緯之命也。蓋予范文正公詠虞舜之辭有曰。成都成邑卽天開。此之謂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上文引盤銘以明自新。引書詩以明新民。故此總結之。以爲君子以自新新民之事。無一不求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丘隅岑蔚之處。蓋丈曰丘。岑者其尖銳之處。蔚者草木盛多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有以自藏。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於此也。夫鳥者羽物之微也。而身之所處。猶能擇其可止之地而止之。人。萬物之靈也。而身之所履。不能擇其當止之理而止之。則是鳥能擇其所止。而人反不能知其所止。是人而鳥之不如也。孔子說詩之辭。其所以警夫人者切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穆穆。深遠之意。此形容文王之氣象也。緝。繼續也。謂其無時或息。熙。光明也。謂其與日俱新也。接續此明。則此心無不敬。而自各安所止矣。而其所謂止者何也。若仁敬孝慈信之類是也。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蓋天下之事。一事必有一至善。聖人之事。則事事各止於至善。所謂一事有一

至善者．如仁爲君道之至善．敬爲臣道之至善．孝爲子道之至善．慈爲父道之至善．信爲與人交之至善也．事事各止於至善者．爲君則必止於仁．爲臣則必止於敬．爲子則必止於孝．爲父則必止於慈．與人交則必止於信是也．然而五者之止．其事理之精蘊．固非一語之可盡．而天下之事．至多至衆．亦非止於五事而已也．故必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焉．精者．天理之不雜者也．微者．事理之易忽者也．必究其精．則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可遯．又有以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必究其微．則有以見其至纖至悉之事而不可不盡．又有以見其委蘊曲折之間而不可或差也．推類以通其餘者．蓋天下之事．至衆也．非止於是五者而已也．即其事之大者以爲之例．以見凡天下之事．莫不有至善者在也．故必即此五者類而推之．如兄弟．如夫婦．以至萬物庶事．亦皆有以見其至善者焉．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餘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上文既引元鳥綿蠻之詩．以言其當止於至善．故此後引淇澳之詩．以明其求止於至善之方．與其止於至善之驗也．夫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求其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能止於至善之驗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言治之有緒．而益求其精也．治之有緒者．言先切而後磋．先琢而後磨．工夫之有次第也．益致其精者．謂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工夫之取其極至也．骨角脈理易尋．故傳以爲道學．言其工夫之在於解剝也．玉石堅厚難工．傳以爲自修．言其工夫之費於克治也．學者講習討論之事．格物致知之謂也．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誠意正心之謂也．既切而復磋之．則講習討論者．不可以近似爲是．而必求止其至善．既琢而復磨之．則省察克治者．不可以苟且爲是．而必止於至善．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蓋知止於至善．則所守自嚴密．所養自剛毅．而所發者．自然心廣體胖．睟面盎背．宣著盛大而不可掩也．夫如切如磋．則所以講習討論者．物格而知至矣．如琢如磨．則所以省察克治者．意誠而心正矣．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則身修矣．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則達於新民矣．盛德以身之所得言之．至善以理之所極言之．盛德至善者．謂盛德之至善也．切磋琢磨．求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上文引切磋琢磨之詩．而以民不能忘終之．故此復引前王不忘之詩以繼之．蓋上文推言明德至善之本．以發新民之端．故此形容新民之效．以證明德之用．君子謂後賢後王．後賢者．賢其賢者也．後王者．親其親者也．小人．謂後民也．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後民所以樂其樂而利其利者也．賢其賢．高山景行．仰其道德勳名之光．親其親者．祖功宗德．尊爲百世不祧之廟．樂其樂者．聚處托處之類．蓋樂先王治安之澤．利其利者．耕食鑿飲之類．蓋享先王生殖之恩．

夫以先王盛德至善而遺於新民者．亦莫非止至善．此所以當世尊之．後世仰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烝黎百姓．永賴之久而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聽訟固亦新民之一事．使無訟．則新民之至善也．夫使無實之人．而自不敢盡其虛誕之辭以欺其上．是必有以大服乎民之心者．非明德之至而能若是乎．有本者固如是也．故承之曰．此謂知本．此章之傳．所以釋本末之先後也．而但推言新民之功．所以然之故．隱然有以見本之在所當先．而初未嘗發辭者．古人所以善乎發明經意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之傳不存．而後世儒者．莫知所以爲說．故或遺之而不復言．或言之而有不盡．或不得其意而他爲之說．遂使大學始教之旨不明於天下．而人不知所以爲學．是以天下之理有未明．吾心之體有不盡．而所謂至善之所在者．自孟子以後．千有餘年．闃然莫知也．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其本蓋在於此．自程夫子始明其義．以開大學之原．而朱子又修其辭．以補傳義之缺．然後聖賢所以爲學之方．與其教人之法．燦然復明於天下．其辭明而盡．其說精而密．而其爲法．則功程有據．而細大不遺．工夫積習．而貫通可至．雖使聖人復生於世．其爲說無以易此矣．閒嘗因是而推之．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蓋人稟天地正通之氣．則莫不有虛靈知覺之心也．所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者．蓋非物盈於天地之間．而莫不各有精微至善之理也．所謂理有未窮．則知有不盡者．蓋理在萬物．而吾心虛靈之體．自無不知．知在吾心．而氣稟物欲之昏．已有所蔽．故欲致吾之知．以全其本．在於窮物之理．以充其知．不能窮極乎物．以極衆理之物．則無以推極吾知．而盡心體之全矣．所謂大學之始教者．謂大學教人之日．以格物致知爲始也．物有未格．則知有不致．而何以能誠其意．以正其心．脩其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哉．是以大學之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爲始也．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者．即者．隨其所遇之謂也．凡者．大無不包之辭也．蓋格物者．初未嘗有截然一定之目．而亦未有精粗巨細之間也．惟事物之在天下者無限．而接於吾前者亦無窮．故必隨其所遇．巨細精粗．小大幽顯．莫不格之以窮其理焉．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夫格物所以致知．

也。今而先之付詞其已知之理何也。夫心之本體。雖靈知覺。固無所不知。但爲氣質所拘。物欲所蔽。則有以爽之耳。然其本然知覺之體。則有未容息者。故其於事物形迹之間。有不待格而自知。但其蘊奧精微之極。則必待格而後知也。故致知者。因吾心之知此理。而推之以至於盡之謂。格物所以推盡吾之知耳。夫豈悄然無知而能格夫物也。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格物者。非謂格一物而萬物通。亦非謂萬物皆盡格而後通。但積習既多。則工夫日熟。心知日廣。而其推類觸長。貫徹融通。天下之物。自無遁照矣。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表者。名實之形而易見者也。裏者。曲折之蘊而難知者也。粗者。其事迹也。精者。其妙理也。全體無不具者也。大用無不貫者也。全體即大用之體。大用即全體之用也。衆物之表裏精粗。有一未盡。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爲有欠缺。故必有以窮萬物之理而盡其裏者。精者則吾心之全體無不周。又有以究萬理之事而盡其表者粗者。則吾心之大用無不盡。表裏精粗無不到者。物格也。全體大用無不明者。知至也。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其兼言而異於他傳者。蓋致知在格物。此格即爲致。非二節也。凡補傳之意。既簡而精。而或問之言。復詳而悉。非後世學者所能著語。今惟疏其傳義如上。而不能有所發明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大學條目。始於格物致知。而誠意則以爲自修之首。何也。格物者知之始。誠意者行之始。故格物致知者。道學之首。而誠意者。自修之首也。知及之而行之有不實。則終不能有諸己矣。故自修者必以誠意爲首務焉。毋者。禁止之辭。絕之而不敢之謂也。自欺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者。蓋知爲善而不能實爲之。知去惡而不能實去之。外雖苟且以從善。而內則含糊以容惡。是自瞞其本心之所知也。故曰自欺。慊。快也。足也。然諸家所用。或以爲恨爲少。而或問則謂其並行不悖。何也。蓋有二訓而實一意。蓋慊者。恨而必欲快。少而必欲足之辭也。自慊者。力求自盡。必欲至於快足而後已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蓋獨者。非特幽隱無人之地謂之獨。凡昭明有人之地。而己心一念之發。皆獨也。是則自知而已。而豈人之所能知哉。務決去者。惡惡臭也。求必得者。好好色也。惡惡臭。好好色者。皆人情以爲慊也。先言惡惡臭而後好好色者。其去惡不決。則其爲善必不勇也。苟且則惡每自容。徇外則善非爲己。徒苟且以徇外。則是惡常在內。而善時在外。是自欺之人。全不自慊也。審其幾者。幾。動之微也。善惡之所發雖微。而形著之所基自此。天下未有微之不顯者。故於其幾不可不審也。傳文之意。以爲誠其意者。蓋實用其力而絕其自欺也。所以絕其自欺者。蓋惡惡則眞如惡惡臭。好善則眞如好好色。是皆出於其決然而無所疑。與其所自然而不容已者。此之謂自盡而已。豈他人所能與。亦豈他人所能知者。在君子必謹之於其獨焉。閒嘗論之。善與惡相反也。善固天理之所當爲。惡則人情之所易徇。此則在其自欺自慊何如耳。自欺自慊相反也。自欺者自瞞之謂。自慊者自盡之謂。此則在其一念之獨知何如耳。謹之於獨則自慊。自慊則絕惡樂善。君子也。不謹之於獨則自欺。自欺則內惡外善。小人矣。此誠意所以爲善惡之關。而謹獨所以爲誠意之要。是以誠意一章。於謹獨兩言之。學者可不慎

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夫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是其人欲陷溺之極。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者。是其天理羞惡之端也。於人欲陷溺之餘。而有天理羞惡之發。於此可以知其心之未嘗終泯矣。迹其揜不善以著善之時。此其初心亦豈懵然不知善之爲美而惡之爲醜哉。但其不謹於獨。一向自欺。中外知爲善之美。而內徇夫人欲之私。所以日深日甚。以至於無所不至也。夫縱恣其欲於平日。以極爲惡之欲。乃欲揜覆於一時。以詐爲善之形。然其形見之實。揜覆之態。動於氣象之眞僞。見於辭色之虛實。君子視之。一見而決。固如肺肝之呈露。有不可容髮揜覆者。然則平時之過惡不改。而一時欲揜覆。何益哉。此無他。蓋其實有諸中。則必然形見於外。此君子所以必謹於平時之獨。而不敢不力爲善之實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結上文之意也。夫人之爲不善。在於人之所不見。而其形見呈露。終不能揜於人之所見。則是閒居獨處之地。非幽隱得肆之境。乃衆人視指之場也。豈不可畏之甚乎。傳者引此。所以警夫人之謹其獨者益切矣。此其語意與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正相似。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潤。浸潤濯澤自然光澤之謂。富之潤屋。引以喻德之潤身也。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心無愧怍者。自慊之功也。行有不慊於心。則心有愧怍而氣餒矣。尙何體胖之有乎。此君子所以必實用其力於內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誠意一章。大要自欺是誠意之反說。自慊是誠意之正義。而謹獨是誠意之工夫。則所以無自欺而常自慊者也。一章之中。分爲四段。合而觀之。首段之言。最爲切密。其餘三段皆首段之反覆耳。何者。首段之義。以毋自欺解誠意之本文。復以自慊數語說毋自欺之意。而以謹獨結之。已爲切密。故二三段申明自欺敗漏之可畏。此首段之反也。第四段終言自慊功效之著形。此首段之證也。此皆聖賢喫緊爲人。所以即首段之意而反覆丁寧之也。又以四段分而觀之。前兩節一正一反。而皆以謹獨結語。則後兩段一反一正。皆所以言謹獨之形著耳。何者。首段正說君子誠意之工夫。固當在於謹獨。第二段反說小人自欺之極弊。則不可不先於謹獨。第三段則申言幽獨之形見可畏。第四段則接言謹獨之形著可樂。而其間語意相續。終始相生。前後相應。無一語不切者。於諸章工夫最爲緊切。朱子嘗以是爲善惡之關矣。學者將學爲君子。而此關未透。則聰明才智。祇爲小人飾情矯行之資。行皆大謬。而何以爲君子也哉。然不先於致其知。則必不能誠其意。而致知誠意。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故朱子於此章之後。復申明之。謂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蓋其知之

也糊塗。則其行之也必苟且。其見之不眞切。則其爲之也必不痛快。然世固有知之而未嘗行之者。猶曰其知之有未眞。然亦其意之不能實。故朱子又曰。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蓋致知不過知之而已。誠意則是果然行之。乃爲君子之實地。故曰進德之基。未著實地之謂也。不誠其意則無以行之。而其所知者。亦徒知之而已矣。又況知之明而心不實。則下者雖明智以爲務高者玩道理以爲易。而其甚者。明知故犯。吾末如之何矣。故朱子嘗曰。未過此關。猶有七分小人在。以爲知之雖明。而未能保其不爲小人也。是以於此章之下附注之。又復扣關而言之。以爲其實不可偏。其功不可闕。序之不可亂者。蓋欲誠其意必致其知。非謂知未至而意可實也。功之不可闕者。蓋致知而又誠其意。非謂知旣至。則意不待誠而自誠也。間嘗披考大學諸章之傳。其首辭結語。皆承上接下言之。而其中間亦發明一節生一節之意。是以序言也。獨誠意一章。上不接致知爲言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下不接正心爲言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乃單言之。至於致知補傳。誠意正傳。亦只各務本章之意。是截斷而不以序言也。然則自正心以下皆以序言。自正心以上獨不以序言。何也。蓋心身家國天下。各是一節之事。而致知誠意二者。同爲心上之事。心統知意者也。知者心之知。意者心之發也。上而致知誠意。乃正心之材料。下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正心之推拓。故於下諸節以序推。此獨不以序推也。若自致知而推其序以至誠意。自誠意而推其序以至正心。則是一心之中。又自敘作三節。而心上工夫。卻自分成三次。豈其理耶。聖賢於此。皆以序言於經。而獨不以序言於傳。蓋

經言工夫節次之大綱。而傳明工夫端緒之一致。經傳固互相發也。所謂[illegible]理。是意也。聞之先師魯齋王文憲北山何文定言爲然。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知旣至矣。而於正心之章。復有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偏。何耶。蓋未誠意以前。凡有病痛皆惡也。旣誠意以後。凡有病痛則過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者。但或不能加密察之意。則少檢僻之功。失節制之宜。而心不得其正耳。其原則無過也。然其爲病則大害。故此章之傳。復推明之。大率看來誠意是善惡生死之關限。自此則是檢點存養之工夫。所謂四者心之用者。蓋以人之一心。寂然不動者其體也。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所謂發而中節之時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無者。夫苟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無也。則何惡於是四者。而便以爲不得其正哉。蓋喜怒憂懼。固所以爲心之用。而欲動情勝。則深所以爲心之累。何者。夫當怒則怒。怒而不怍。當懼則懼。懼而非懾。可好則好。好而非欲。可憂則憂。發而非傷。是爲得此心體用之正。而非可以有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一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卽有所之辭。則是心之所生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忿而曰忿懥。懼而曰恐懼。好而曰好樂。憂而曰憂患。卽其重疊之辭。則見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生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

心能得其正乎。朱子所謂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者。此也。夫無所喜怒憂懼。而歸於寂滅。固非此心之正體。有所喜怒憂懼。而失之滯固。亦非此心之正用。夫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爲正乎。非聖賢其孰能若此。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承上段而爲言也。夫心在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中。則便不在腔子裏爲主。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蓋此心一有不存。則照管其身不及。卽此推之。事之所遺者多矣。豈獨視聽飲食之間哉。所謂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者。蓋敬則此心主一而無適。故直。此心常存而不偏。所以四肢百骸。莫不順令。動靜周旋。莫不中禮。而身修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正心一章。分爲兩段。前段所以明心不得其正之原。後段所以言心不得其正之弊。朱子於後章總注。又復發明誠意正心工夫之不可缺。夫未誠其意。則此心將復有私邪之流而不自知。是身不可得而修矣。此誠意正心相爲先後。而功不可缺如此也。然而註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曰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耶。心本正也。存之則得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但以存亡爲正不正之異耳。故欲正其心者無他焉。曰操存之而已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上章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病。此章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辟。若無以異者。然上章四者之病。皆曰有所。是於心上失之也。此章五者之辟。皆曰之其。是向事上失之也。失於心者由感於外。然失於心則不復能應於外。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也。失於事者本發於心。然失於事。則不復能反於心。所以好而不知惡。惡而不知美也。上章主於正心。故以失於心者言之。此章主於修身。故以接於事者言之。所謂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者。此句提是合此段之意。而譏辟人情過不及之病。夫親愛也。賤惡也。畏敬也。哀矜也。傲惰也。謂之各有當然之則。是過此則不可。不及此則亦不可也。過此則者固流於辟。不及此則者亦失其宜。故於親愛畏敬哀矜而過此則。卽狃焉而不知其惡。是則過之失也。然使其於所當親愛畏敬哀矜者而不及其則。則所以待親尊長幼者。常失之薄。於所當賤惡傲惰者而不及其則。則所以待疎遠不肖者。反失之厚。又豈得爲當其理哉。常人之情。盡其事則必至於辟。而戒其辟則又失之不及。故朱子於此段。因其辟之一字。生當然之則四字。乃是立此五者之權衡準的。不可輕看也。而人多謂傲惰爲凶德。豈以此而本有當然之則哉。是不然。傲惰二字不必重看。只是常情所忽之意。蓋以其人爲不足敬。而不加敬之謂也。此則齊家之內所必有者。如奴僕卑幼是也。君子以爲傲不可長也。故則其當然之則以裁抑之。是所謂當然之則者。於此尤爲有功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上段推其身不修之病．以起家不齊之原．此段卽其家不齊之驗．以明身不修之證．夫辟於愛．則雖其子之惡而不自知．蔽於貪．則雖其苗已碩而猶不足．辟矣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孝者．事親者也．以之事君則忠．弟者．事兄者也．以之事長則順．慈者．撫幼者也．以之使衆則愛．謂之所以者．推而達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仁讓積於一家．而一國如有興起之風．貪戾在於一人．而一國便有作亂之事．此固所謂善必積而後形．惡雖小而可恨者．然而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人情之難此而易彼．蓋可畏也．是以其機之所在．君子謹之．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此古語也．故以此謂二字起之．蓋引以爲儆也．定國謂之一人．蓋謂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爲可懼也已．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章之傳．大抵推明治國者必先齊其家之理．與不齊其家者之不可以治其國也．反覆言之．至於齊家工夫．則自孝弟慈三言之外．未數數言也．齊家工夫之要．則於三引詩見之．若所言父子兄弟夫婦最齊家之大端也．所以能化其國人者也．然其首引桃夭宜家之詩．繼引蓼蕭宜兄宜弟之詩．何也．家道之暌．始於夫婦．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者而至於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和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正是四國一節．已開下章平天下之意．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夫老老長長恤孤之事行於上．而興孝興弟不倍之心作於下．於此焉可以見人心之同然者矣．夫人之心．本無以異於己．則己之心．當推以處乎人．使爲人上者．不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所欲而不與之聚．所惡而或以施之．則天下之人．將不得遂其所處之分．而無以遂其所興之志矣．是以君子於此有絜矩之道焉．所謂絜矩者．絜度取方之謂也．所謂絜矩之道者．卽其在我．度其在人．必使物我之間．上下四旁．不相侵越．而面面得其所取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槩而視之．纍而觀之．皆截然方正．無高低廣狹長短不均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將無一人之不得其分．無一人之不獲其所者．所以人人得親其親．長其長．恤其孤．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本以狀恕之形．而此段又所以狀絜矩之形．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上下得其方矣．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則前後得其方矣．所謂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一一．而無不方者矣．合此一段之意．不過夫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言耳．其所以積上下前後左右而言之者．以狀絜矩之所以爲方也．所惡而毋以者絜也．上下前後左右者矩也．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若天下之大．又安得人人度而處之哉．其要不過在我不施其所惡耳．在我惟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欲．夫己不施其所惡．是所操者約也．人各得其所欲．則所及者廣矣．此平天下之要道．故平天下一章．皆卽此意而反覆推明之．然絜矩之道．通上下前後左右言之．則又處處可用．人人可行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傳者引此以明爲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共之．若不能絜矩．而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爲天下之僇矣．以人心之公爲好惡．則爲民之父母．以一己之私爲好惡．則爲天下之大僇矣．絜矩不絜矩之分．其效之相去若此．可畏哉．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上文言有國者不可以不謹．故此曰先愼乎德．以指所謹之實也．德卽所謂明德．謹乎德．猶言其本然之明．而力防其私欲之累也．惟其有德．故能推己及人．而人心歸之．則自有人矣．人心所聚．天命歸之．則自有土矣．土地既廣．田野既闢．則自有財而有用矣．此則推明謹德自然之效．而謹德者．固非爲是而爲之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德者其內之大本。財者其外之至末。若以德爲外而不知謹之於己。以財爲內而必欲得之於己。則爲興民爭利。而習其民以爭鬭之風。奪利於民而施其民以刦奪之敎。是知上下交征。彼此存噬。億兆之心。交騖於利。不推爪剛者抉。齒強者噬。舉一世爲禽獸之歸。而上之人集處富貴之大。則又爭奪之所聚也。豈不危甚矣哉。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一人能絜矩。則推己度物。人人各得其分。而一人亦得以保其分。一人不能絜矩。則爭民施奪。人人皆失其分。而一人亦將以失其分矣。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財者民生之大命。人情之同欲。爲民上者專利而布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得其欲者也。故奪利而聚之於上。則民心散於下矣。導利而散之於下。則民心聚於上矣。民聚則父母。民散則獨夫耳。夫聖賢之意。非故奪其財聚之實利而強之以民聚之虛名也。要其效而論之。民聚則財必聚。民散則財必散。民聚則財聚者。有人有土而有財之辭也。民散則財散者。爭民施奪而悖出之謂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其出入之辭雖相反。而感應之理則相似。蓋言以逆理而出之。則人將以逆理而應之。貨以逆理而得之。則終亦必以逆理而失之。此必然之應也。然悖出之言。應之甚速。人皆知之。悖入之貨。其應或遲。而人未必知之。是以非義之得。逆取之貨。人知其足以自富。而不知其爲禍亂之招也。故傳者卽其悖言顯然之應。以明悖貨必然之應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命之不常者。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所謂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民有土者也。不善則失之者。外本民散悖出者也。善者。能絜矩者也。不善者。不能絜矩者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此兩節。明不外本內末之意。然實因上文善不善之分。而承此善字。又因上文財貨之說。而生此寶字。夫人知財貨之可寶也。爲人上者。則不當以此爲寶。而其所當寶者。則善人仁親也。蓋以貨寶爲寶。必奪民以自富。以善人仁親爲寶。則其所以及人者廣矣。是以下文遂推明秦誓好善之意。又深患夫娼嫉之人。而遂及於賢不善之進退也。孟子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其辭事雖與此不同。然此兩節文意。正是如此。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者。秦穆公悔過之書也。斷斷。誠一無他之謂。休休者。中心樂易之謂也。聖。通明也。此猶六德智仁聖義之聖。非大而化之之聖也。有技則若己有之而已。彥聖而其心好之。則欲其兼存於己也。忌色曰妬。忌才曰媢嫉者。惡其不便於己。若有病於身而必欲去之也。有技者才出於人。故小人極於媢疾以違之。彥聖者犯而不校。故小人不過違之使不通而已。才易於取禍。而德可以全身。於此亦可見傳之引此。以明學者絜矩與否者之利害也。能容者。絜矩者也。不能容者。不絜矩者也。絜矩者無人我之間。故能合天下之善。爲天下之利。不絜矩者。使一己之私。故欲以一己之私。而恢天下之善。其利害之分遠矣。是以君子推絜矩之心。而知天下之所以利不利。故下文必欲卽娼疾之人。而迸諸四夷。所以全善人以利天下後世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諸四夷。使彼之惡無所施。不與同中國。使此之民無所害。仁人至公無私。則其所好惡者。皆天下之公好惡。此蓋夫子之言。故傳者以此謂二字引之。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所以處君子小人者。固俱爲不得其當然之則。而傳文曰慢曰過。則異其辭。何也。其實慢重於過。而過輕於慢。夫見不善而不能退。已退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含洪之量而待小人。是爲失其宜耳。故止謂之過。若賢人君子。乃天下國家之所賴。而見之不能舉。舉之不能先。則是忽而不以爲重。不幾於輕天下國家之甚耶。故傳者特以慢名之。其實待小人猶不失爲寬。而待君子則已至於忽。此傳者所以異其辭而慢之。所以重於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非好惡之心。人之常情。其有拂人之性。何也。不仁之人。不能絜矩。而惟私欲之徇。故人之所同惡者。彼則以其便於己私而好之。人之所同好者。彼則以其不利於己而惡之。此所以衆怒民畔。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必有所不免者矣。自秦誓至此。又皆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蓋秦誓以言所好之公。與所惡之私。仁人放流之一節。以明所惡之公。見賢不能舉一節。以言不能充吾心好惡之實。而此節遂以好惡與人相反終之。皆絜矩不絜矩之別耳。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忠信者。盡己而不違於物。絜矩之道也。驕泰者。肆己而不有乎人。不絜矩之謂也。得之則得衆得國也。失之卽失衆失國也。所謂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得衆失衆以人心言之。善不善以事爲言之。至於忠信驕泰。則直指心術言之也。天理存亡之幾決者。忠信則天理存。驕泰則天理亡也。幾決於此而其分遠矣。且自其得者觀之。有國家者有幸而得人心者矣。然事爲之間。未可保也。事爲善矣。而務於其心。容有未盡未實者焉。亦安得保其久而不變哉。又自其失者觀之。有不幸而失人心者焉。苟能轉移。猶可格也。其或事爲之不善。苟能更張。猶可及止也。若乃驕泰。則自其心術天理已亡。其害於而

改亡於而家而國者。皆末如之何矣。心術乃善惡亂治本原之地、天下之本。無以加於此。推得失之本。至此切實。推得失之效。自此而不可移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通章以貨財爲戒。而此以生財爲言。何也。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者。但務民肥己。則爲爭民悖入之道。而務本節用。是乃制國生財之道。苟徒禁其爲聚財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財之道。則異時國用不給。終不免於橫取諸民。遂使時君世主。以財聚民散之戒。爲儒者之常談。而以剝民自足之政。爲有國之實利。則是以理財爲諱者。乃所以爲聚財之張本也。故此節。復以生財之道言之。夫所謂生財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謂有道者。決非管商功利之術。而究其所以爲生財之道者。則生者衆。食者寡。爲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呂氏之說。辭簡理盡。而朱子本註。所謂務本者。生衆爲疾之說也。所謂節用者。食寡用舒之說也。至於財恆足矣。則所以足財者。非外本內末之效。而君人者亦何必橫取諸民哉。是則生財之道。乃厚民之本也。嗚呼。下多游民。中多蠹吏。上有偏聚之勢。而國有無窮之需。生之爲之者有限。食之用之者無窮。利源竭而費之者多。民力困而取之益竭。務本節用之不知。而外本內末之益力。曾幾何哉。而民之不散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上言生財之道與足財之效。故此繼言仁者之所以用財與不仁者之所以生財也。夫仁者知生財之道而財足矣。積而能散。故常以財發身。不仁者不知生財之道。而崇貨爲己。爭民施奪。而終以身發財。然而仁者惟知散財以利民耳。固非爲發身而散之。不仁者惟知發財之利己耳。而亦豈知所以亡其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數言。似非春秋卿大夫之言也。獻子固賢大夫。然以其好賢取友。豈亦得於師友相傳之緒論歟。畜馬乘。大夫以下之官也。伐冰之家。大夫以上之官也。古者士三賜爲大夫。始有車馬。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者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者也。豈伐者取之之謂。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冰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非致仕而老於家者。亦無不受焉。畜馬伐冰。厚祿富貴之家也。雞豚牛羊。小民產殖之利也。以畜馬伐冰之家。而又察於雞豚牛羊之畜。則利以尊而妨民。是與民爭利者也。然厚祿之家而畜雞豚牛羊之畜。其害固已陰奪民之利。百乘之家而畜聚斂之臣。其害則必橫奪民之利。故獻子於此。又下一轉語。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二臣者。固非有國有家者之宜有。然而君子之心。寬仁慈惠。寧忘

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耳。此章無非絜矩之義。然以君子之心推之。則其所以絜矩者。專在我者有所損。而無使在人者有所損。不亦持心過厚之云哉。至論其以義爲利。則其取數固亦多矣。義之一字終奚損。利之一字終奚益。有國家者。斷宜擇而取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況可專其利以自私乎。夫爲國家之長而謹財用之務。其原必起於小人。小人雖在。亦豈能自肆其毒者。惟有國家者。以其言利爲善於國。以其任怨爲善於忠君。以其掊克爲善於理財。是以使爲國家。小人之得爲於國家。所以悖取者無所不至。而國家之菑禍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蓋民窮衆怨。兵連盜起。百姓畔於下。天變怒於上。四鄰困其怨。伐其暴。而謀取其國家者交至。國家至此。不可復爲也已。雖有善者以承其後。亦將如之何哉。蓋財之聚者有必聚之怨。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禍。而禍之已至者。無可回之勢。甚矣哉。小人之禍國家若是其烈也。不謹於其始。而何以救於其終哉。夫上之人以利爲務。則爭民施奪。必有菑害並至之患。此利之害也。以義爲務。則上仁下義。而可以保國家府庫之有。此義之利也。義之利如此。利之害如彼。有國者將安處。故又重言以結之曰。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爲經制之方。孰爲統馭之路。傳不一言焉。而惟諄諄絜矩之義反覆言之。何也。天下雖大。億兆雖衆。然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體率性而爲人。人情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天下人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爲一人之心。推而廣之。概而處之。則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此章反覆推明。凡二十三節。要其指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卽絜矩也。二目則財利也。君子小人也。目雖有二。其用工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利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以十章之傳。第一節。以起絜矩之名。第二節。詳絜矩之義。第三節。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節。則總得失之意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說。以明內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絜矩與否之損益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之。此皆就貨利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寶。十二節。承上文寶字。以明仁親之寶。此言絜矩者也。十三節。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節。絕小人之決。絜人心之所惡。而仁人得好惡之正也。十五節。以或用君子之緩。退小人之不能遠。知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六節。咸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

反覆二．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節．即財利一目以指國家生財之有道．十九節．即君子小人之皆以論仁不仁者之於財．二十節．明仁義之詩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子之不專其利．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之必專其利．絜矩之反者也．而結以義爲利之語．即上文以善爲寶之旨也．此傳十章之大略也．節段雖多．其綱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而伍之．綜而緯之．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該者大．其辭詳而所待者約．誠乎天下之要．而大學之極功也．爲人君者．誠能即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絕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惡其所惡．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大學發微

黎立武著

序

聖人一貫之道在易大學中庸大學中庸雜於禮書自漢以來諸儒未有能識之者宋河南二程夫子實始擘而出之於是孟氏子沒後數千百年不傳之道統粲然復明於天下偉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二書言旨遠辭密義微讀之者罔未易窺其涯涘自考亭四書出學者奉持信受如讀成律或莫知其何爲而出何爲而入誦言終身嗚呼聖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聞耶前魁彦新喻黎先生宿德峻望如彝鼎光振鐸鄉國以覺後爲己任慨然謂二書道統所載乃取兼山郭氏說從而發明之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因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illegible]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君體釋所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入道之始故稱龍德正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黃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爲化之所由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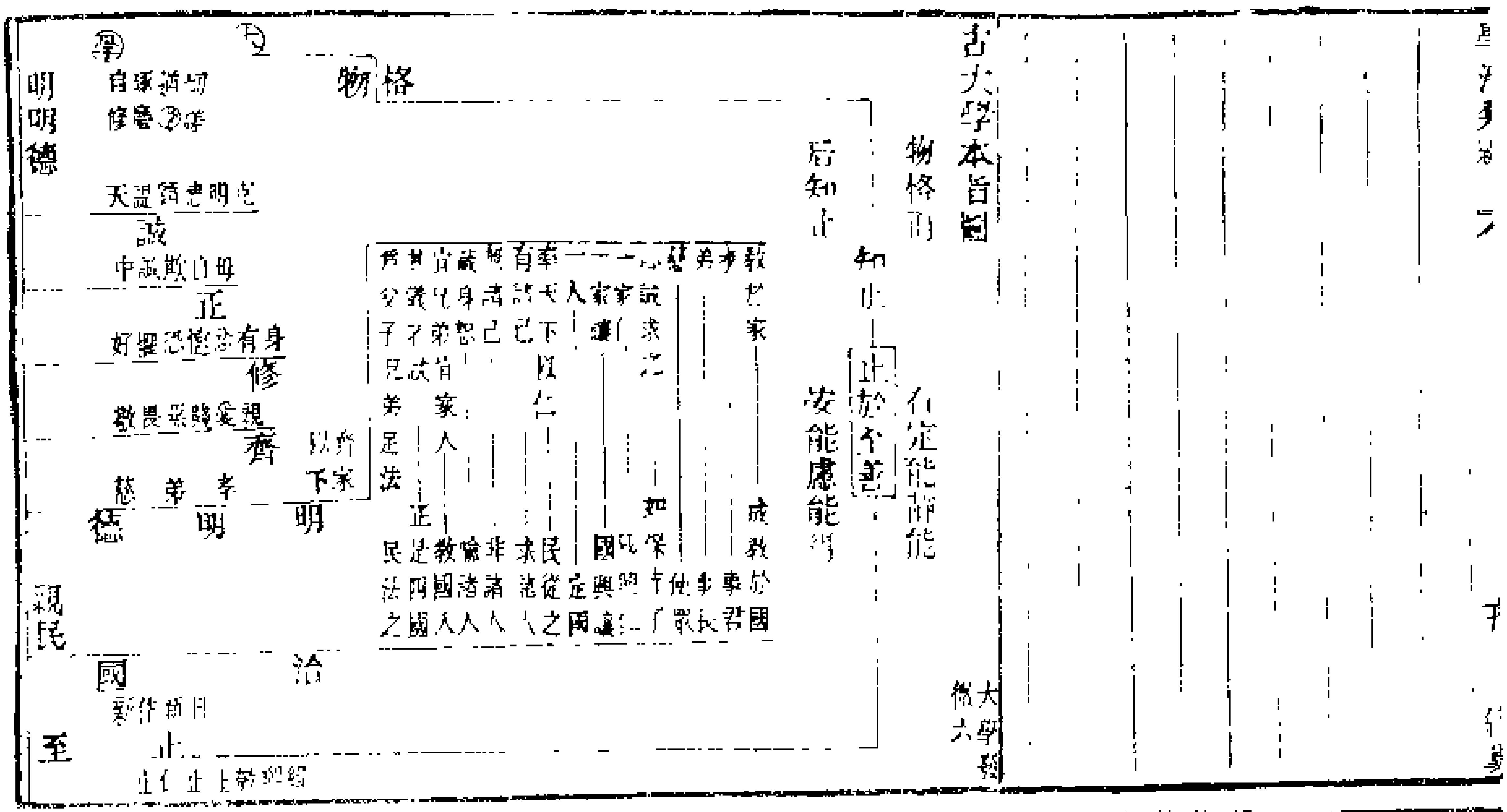
大學發微

宋　臨江黎立武以常著

聖賢身繫道統莫不有書以明授受之旨大學其曾子之書乎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曾子嘗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象也學大學者其以是求之大學之道其要有三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至善中之以知止又申之以於止知其所止者所謂致其知知之至也是知止善爲三要之基其大法存乎止大學之事其條有八始之以致知格物而道以明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道以行中之以誠意正心脩身者其本也存諸我爲誠於中推諸物爲心誠求之是知誠意爲八條之的其大旨存乎誠誠所以盡性止所以存誠止其所止非所謂貫於一乎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非所謂忠乎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非所謂恕乎八條末陳三要既舉首揭知止片言繼之以定靜安繼之以慮而得定靜安則止得其所可知慮而得則意誠而心正可知八非所謂思不出位乎治平二章皆發明恕義謂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且挈矩乎藏身不恕之戒充而廣之以極夫仁人之道仁者之事曰家而國則孝事君弟事長慈使衆仁興仁讓興讓宜家以教國人曰有其機焉由國而天下則老老而興孝長長而興弟恤孤而民不倍以任賢去邪通天下好惡之公以聚民聚財明公私義利之辨曰有絜矩焉機者親儀聽倡之至速矩者通乎上下前後左右而一致噫此皆推己及人恕之事也然則盡己之忠其道安在毋亦於脩身正心求之乎然二章言身不脩不曰脩之者何說言心不正不曰正之者何爲惟誠意章首言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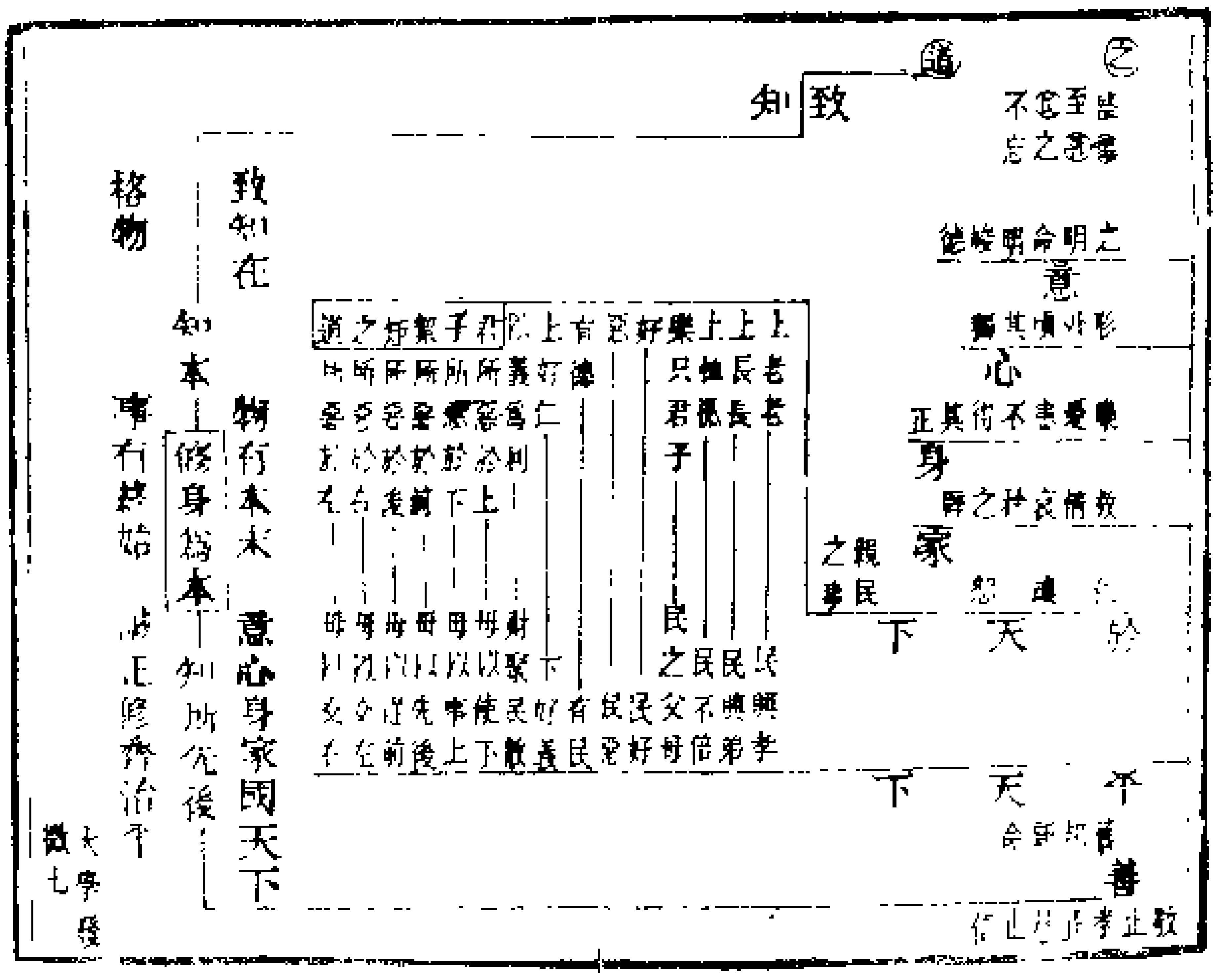
自欺兩言必慎其獨脩身正心之道其在是乎亦曰誠而已矣夫盡己之忠推己之恕者何以先儒論一貫忠恕無不歸之於誠誠者何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善則誠之源止善則誠斯立此大學所以教而曾子守約之學在是夫物有本末本其本者非物也事有終始始其始者非事也曰本曰始不在我乎如或昧其本始事而事之物而物之此蓋多學而識之非所謂一以貫之也爲格物致知之學者不於知止片言求之何以識聖賢之蘊伊川曰止如君止仁臣止敬之類易所謂艮其止止其所也兼山氏論知止亦曰止之義出於易之艮止也如之何本於誠而已誠立則性盡性盡則人物之性皆盡其於應物也何有旨哉言乎艮之象曰止其所象曰思不出位位以所言不出以止言嘗觀諸艮其象山其體止而艮土也五行之土於五常爲信於五事爲思信者誠也仁義禮智之性以誠爲本思者幾也危微精一之心其幾甚微然以位言者五行之土曰土實居中虛之位五事之主曰思亦宜不出中虛之位誠性中存正位居體至善之所也心官中主思不出位誠意之謂也知至善所止則定不妄動能靜能安是爲萬善之本知意之先誠則動必由中能慮能得是爲萬化之源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惟敬是止內也而非外也有如仁敬孝慈信莫不根原人性之至善而得所止審察省覺之方動而致其誠由五行五常五事論之艮有思誠之道焉聖賢體易是以有窮理盡性之學爲不得不究其說夏建寅爲人統易首艮曰連山艮人道也爲人則有身身艮一也艮兩爲身身皆爲艮故觀身於艮而得不獲其身之理則復乎正位而造乎誠中此

湯武身之而顏子之復禮□□人之身所有者□耳目之所感境物之所遇皆爲心接何有於止動而之安則天君妙體離位失所粥以家國天下之身毫釐千里得不致謹於幾善惡之關於形動之際此艮所以深明夫誠身之道吾觀大學以脩身爲本故知有身於思不出位之艮也雖然止不徒止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時止則止或□內敬□□欲淨不累於形骸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時行則行誠明外融入荒我圍不累於境物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由一身之外言之庭之於家國天下也聖人舉而措之皆行其庭之事也內則自明明德外則新明明德於天下動靜一道光明可知艮之妙旨蓋如此其在虞書精一之旨曰允執厥中幾康之戒曰安汝止降而三聖人口傳心授爲帝王出治大法其中日止之外無他道也易以止大學以知止爲至孔門所大明焉其書責者所先以謂明白簡易然道關乎天下國家者至大統繫乎古今原傳者至重殆未敢以淺窺聖賢之微言遡帝王之心法道理有不由造化出者乎故以曾子所造言之吾知大學之道出於易



古大學本旨圖

學
下
物
格
明明德
自疆道切
修德之學
天謹獨惟明之
誠
中誠欺自毋
正
好惡忿懥恐有身
修
敬畏哀賤愛親
齊
以齊
下家
慈
弟
孝
德
明
明
親民
國
治
新作新日
至
止
止仁止上敬孝
物格而
后知止
知止
止於至善
有定能靜能
安能慮能得
教於家
成教於國
事君
事長
使眾
大學頭



道
之
致
知
不窮至皆
忘之意事
格物
致知在
知本
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
修身爲本
知所先後
誠正修齊治平
意心身家國天下
德明明命明之
意
獨其慎必形
心
正其衛不患愛喪
身
辟之於哀情敖
家
之親
事民
下
天
於
下
天
平
命新於善
善
信止仁止孝止敬
大學發
微七

大學本旨

黎立武著

大學本旨

宋　臨江黎立武以常著

大學一書學者皆以先儒更定錯簡爲據本旨之述則因本文次序講尋厥旨將以備考訂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作新）

大學者大成之學也學記云知類強立謂之大成是以化民易俗此大學之道也道亦大矣學所以明道也行道也豈小成哉故曰大成之學明德者何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曰道德者得也五常具於人其性得諸天其道得諸己虛靈內徹而渾光外著也明明德者緝熙光明之義使內無間斷而明益徹外無壅蔽而明益著也新民者民同此性同此德由氣拘習染不能全其本然聖賢以道覺民使人知有此明德變化氣質洗滌習俗而新其德若因其自有而發之如因物之舊而新之也至善極至之理蓋指物則言物大有必有則乃理之至極者至眞而無僞至美而無惡至純而不雜至公平正直而無私詖邪枉善之至也然此極至之理根於天性著於人心是爲至善之所何謂止有堅凝而無轉移誠存妄去存得其所而止之程子謂止於至善反身守約是也大明德者天命之本然至善者天則之當然明明德卽自明之道也新民卽明明德於天下率仁興孝之類明民之道也止於至善卽敬止止仁之類誠之道也通三要論之所謂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誠而明也歟　又曰善之爲義至矣以書終始以之曰至善曰爲善曰不善曰明善明乎此則一書大旨昭然至善善之根於性者性仁也仁無有不善其本體仁而已其變體爲四端靜而成性存存是爲道體動而四端發見是爲道心道體不可名也惟於道心而識其端名之曰善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物傷於彼情動於此微見其端而仁之體顯矣是乃出於人之誠心而知性分所當然者也後學明止之義首之以止仁斯止善之大者以及止敬止孝止慈止信皆其變體也皆有物之則極至之理也誠中形外斯爲至善也歟彼爲不善者是違性也爲僞善者是賊性也皆不誠之甚者試以木驗果核之仁中藏生意此至善也根萌華實各遂其性此爲善也天時地利人事之不齊枯瘁蠹蝕夭折之有害此不善也揠苗助長刻楮爲眞此僞善也惟能去不善戒僞善以止於善則何往而不爲善哉故明乎善者所以誠乎身也大學之道在止至善止善之道在誠其意而已夫性者心之生情者心之動而意者心所向也意之所向在謹厥初誠妄一分毫釐千里安危存亡之幾繫焉要當覺之於始明復之於未遠俾凡喜怒哀樂之發不離乎仁智禮義之端

大則昭存動無妄矣由得其所止也蓋自帝王之傳心聖賢之立教大經大本舉不外此凡曰執中曰時中曰率性盡性曰擇處仁曰不違仁曰思誠曰閑邪存誠曰反身而誠曰持敬曰毋不敬曰擇善曰強恕曰持志曰克念曰思無邪曰存心收放心曰不失赤子之心曰惟幾曰無[illegible]貳于非幾皆是道也豈非善之至極而止得其所歟究而言之明明德而止至善者建用皇極之道新民而止善至者會歸有極之道至矣哉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上承三要存乎止下開八條存乎知道存乎止至善明道存乎致知下文所謂致其知知之至者也存乎此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也夫明新之在乎止善者誠則明也止善之存乎知止者明則誠也故於此首揭知止二字以及定靜安慮得之序乃一篇之樞要在易之艮思不出位之象也定則止於其所靜則不撓於物安則成乎自然慮則無妄於思得則無失於事故曰弗慮胡獲然苟不知所止則動而之妄安能有得故又曰慮善以動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國天下而言事有終始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由平治而遡之格物終必有始也先字總下六先後字總下七后行之則盡道知之則近道也道者總三要八條言之所謂大學之道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徹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脩脩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其究在乎知止而已然是道也或先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其知一也今於物必曰格於知必曰致者何哉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之本存乎有物之則不格則不能知有物之則存乎止善不致其知則不能得所止也既曰天下平又曰平天下而此首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合明明德新民言之蓋以道覺民之事使斯民止於善與於德昭然化之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物物皆被其輝光此則新民之道而治平之要務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揭一言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是爲八條總會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乃脩身中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又脩身所推也中庸以率性脩道爲教而九經亦自脩身始本末云者非謂重本輕末也枝葉華實所謂末也然皆本根之發見未

有本豐而末不茂者未有薄於本而能厚於末者本正則末治矣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知物之有本在於脩身知脩身之道在於誠意以正其心知誠之在乎止至善知止善之在乎知所止可謂知之本可謂知之至也經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自知止以下發明格物致知之義已盡下章先揭誠意一條繼之此知至而后意誠之序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毋自欺三語誠意之鍼砭也人心天理自有當然之則要在審其善惡之幾而明取舍如惡臭好色之於人出於好惡之眞在得所好去所惡則己有自謙毋自欺也彼小人者孰不知善之當爲哉然爲不善者往往知誘物化明知不善而故爲之又懼人之議己也復僞爲善以揜之人不可欺也心可欺乎哉獨者非止閒居屋漏之謂意之初萌人不知己獨覺之時也意動而敬以直內凜乎指視之甚嚴者君子而時中也意肆而事見於外瞭然肺肝之如見者小人而無忌憚也然則欺事未著於人己相形之時欺心或萌於意必固我之際則首言毋者得不戒其欺於自兩言必者得不嚴其愼於獨哉富潤德潤心廣體胖此誠中形外之驗誠其意所謂誠之也誠於中形於外此卽誠形著明動變之道蓋由愼獨之功造乎誠者之域矣中庸以誠爲本亦於首章明愼獨之意（心身家國皆兼脩齊治平舉其目惟誠意章單舉於此亦以心身家國天下皆本於誠故也○所引曾子曰或謂曾皆之言）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章明篇首大學之道按孔叢子孔子觀詩及小雅喟然嘆曰吾於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竹之爲物中虛外直喻君子之誠中形外也切磋以學言琢磨以自脩言誠於中也瑟僩之著於恂慄赫喧之見於威儀形於外也不諠不忘者盛德至善人也深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又以道覺民之功也篇首以一言總三要故曰德曰民曰善兼舉焉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三要之首曰明明德此三引書明之於明德曰克於明命曰顧諟於峻德曰克明終之曰皆自明也然則人之明明德者可不致其力乎惟求諸自而已自卽愼獨之謂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節爲親民言之言新民而加以作實在上之人興起之盤銘曰新云者謂舊染污俗洗而新之若澡身

也舊邦新命云者謂因民彝性而新其德非能有加也故二者取義如此結文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建用皇極之道也君民一極耳其性同故其德同民德之新孰其新之由我之自明耳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皆至善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曰止於至善曰知止大學一書之樞要也故此章明止之義甚備取義邦畿之止邱隅之止謂民與物各得其所而爲歸宿也復引夫子之言曰於止知其所止又在乎致知而知所止焉於艮有之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者何曰王敬作所敬所以入誠斯文王所止也止得其所故穆穆言其深遠緝則續續則無息熙則明明而愈廣文王我師也人倫物理皆吾性分所固有四端萬善皆吾天則所當然不誠無物何有於物則哉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止信皆以止言者一本於誠而已誠則不離其所所謂思不出位也五倫之目此著其三餘二述諸齊家章其義互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自篇首大學之道句而釋之以序則格物致知誠意三條當著於此然自物有本末至脩身爲本百六十餘言於物格而后知至其說已盡繼之以誠意章於知至而后意誠其序甚明詳於前而略於後故此不

復條釋獨揭此謂知本一語而引聽訟無訟明之三條之義融貫無遺矣自明而誠言之則物格知至而後誠意自誠而明言之則至誠爲能盡人物之性夫聽訟而得其情者誠求之也民不敢矯情飾辭以欺其上心悅誠服而至無訟者誠應之也上以誠求下以誠應曾子嘗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誠之至也夫脩身本也誠者又脩身之本也知之至者莫尙乎此故曰此謂知本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心身之主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要非喜怒憂懼之正者其發諸身皆本諸心往往爲事所動爲境所遷謬迷當然之則故爾無是四者本心之正存焉一或有之鮮得其正甚者失其本心有矣然人苦不自覺故以人所常自覺者明之凡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人心所同者其或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豈非誠之不存而心失其正也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脩身之道不止五者此則對齊家言之人指家之人之猶於其謂我也夫親愛賤惡當其情可也畏敬哀矜盡其道可也接下宜無敖惰物宜不惰方人人思

得其分顧於我於我之所處何如也而辟焉可乎辟偏言邪辟頗辟肆意所爲而不合乎人心天理當然之則過與不及皆謂之辟一家之內物情不齊施得其宜躬帥以正乃所以齊之也五者之下旣以好惡總之好惡之下又以諺語喩之謂溺愛而事姑息不知子之惡爲可憂是好而忘其惡也惡勞而惰力穡者不知苗之碩爲可美是惡而忘其美也二喩所以甚言好惡之辟身者家之則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以行於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弟慈所以齊家而教於家也孝事君弟事長慈使衆所以推之治國而教於國也引書如保赤子而曰心誠求之大學言誠此最深切著明處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者良知良能也其於誠明之道亦暗合矣苟擴充之所謂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無二道也實自誠意始○又曰齊治章言孝弟慈仁讓忠信與夫恕藏乎身義以爲利道在絜矩曰愼德曰寶善皆物則也皆所止之善而明明德之著見於家國天下所以新民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仁讓貪戾承上文孝弟慈言之家之於國此作則彼應一言係乎興喪一身係乎安危至爲神速故以機言之機者意爲之始而善惡之幾也此機之發在我

而已不可愼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乃脩身之事而繫之齊家者蓋承上文一人定國衍而伸之也仁以仁讓言暴以貪戾言民惟好是從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也言之而不誠仁暴異焉堯桀分焉吁可畏哉一貫之傳悟於一唯忠恕二字體用兼該此善於此獨出恕義有諸己無諸己皆盡己之道所謂忠也恕不以推己言此以藏乎身言之者兼忠也子貢請求一言以終身夫子止語之恕而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後子貢有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曰非爾所及蓋知恕而未知忠也無忠何以行恕聖門之教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自得之

故治國在其齊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桃夭周南之詩正始之道繫焉是爲齊家之首若夫同父之人同胞之子孩提視愛出於天性妻子具而情漸薄支派衍而分日流詎知其初一人之身哉友恭之道又齊家所重者儀所以取法是在此身爲人之父子兄弟俱盡其道而已宜主和不忒主肅和以教國人肅以正四國兼齊之道所引三詩卽文王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上章言孝事君弟事長慈使衆此章言老老長長恤孤而民興家國天下有此三者之外哉大學發明絜矩之義蓋物則之公道器之合使人有所持循而求聖賢心法以己度物曰絜爲方之則曰矩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矩之至用也道者忠恕而已矣盡己盡人至誠合內外之道止至善者以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承上六者所惡而言爲君子者當同民之好惡若保赤子心誠求之故曰民之父母夫賢者民之所同好不賢者民之所同惡惟用賢可以得民無若尹氏之不平惟得民可以永命厥有殷鑒之不遠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承上得衆失衆而明理財之道在乎得民得民之道在乎愼德以德本言卽脩身爲本之義以財末言則外本內末以致爭奪之與聚散之失出入之悖又與前本末治亂厚薄之說相應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合前二節三引經傳以終其意而歸之首篇首言止於至善誠意章言小人之不善僞善淇澳章言盛德至善至此又言善不善之得失與所寶者善人善一也或以誠中言或以形外言或以己言或以人言明與新同所止也曰惟善爲寶曰仁親爲寶二寶字又因上貨財論之以明輕財重德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一節又明用賢之可以得民一賢用而衆賢隨一不肖用而衆賢遠如上所謂師尹之任尤所當愼人才有眞賢否人心有公是非好善惡不善當通天下好惡之公此仁人之事也其或賢不能舉勉循衆心之所向而舉之又不先命以事任如晉平公之尊亥唐天職弗共也或不善不能退知畏清議之不與而退之循循習其過舉如秦之誅商鞅苛法固在也是

皆不能通天下之好惡豈仁也哉○又曰此書以好惡言至於六七善與不善在乎知所止好善惡惡在乎意之誠誠意章惡臭好色之喻專以盡其性言之其後曰好知惡惡知美曰所令所好曰民好好民惡惡兼盡己之性盡人之性言之蓋至於好所惡惡所好則拂人之性而盡己盡人兩失之矣噫是不誠也於止善何有哉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節又明理財在乎得民大公至正之道得之忠信者誠也失之驕泰者不誠也與上得眾失眾善不善之得失相應生財亦有大公至正之道四焉其或輕財以發身或危身以徇貨此則仁不仁之分上仁則下義民既知義孰不畢力於所事者凡府庫惟正之供何莫非民之出所謂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曾子論宏毅之士任重道遠而歸之仁然則身斯道之傳豈不以仁爲己任是書也一言以蔽之曰仁蓋一貫忠恕之全體盡己盡物之全能內聖外王之道也止善之中仁其大者始之以君止仁以至興仁也帥仁也仁親也如是爲仁人如是爲仁者又終之以上好仁皆以君道言之於國曰治使民興仁也以機言者下之人感發於孝弟慈之化興起其良心如機之速何有乎不治於天下曰平所以仁民也以矩言者上之人求賢以安之富民而教之同好惡通願欲若

矩之爲方何有乎不平皆仁之事也然有誠焉誠中形外而則動則化機之神也心誠求之而不中不遠矩之妙也實自誠意始仁誠兩盡大學之能事畢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章末又合用人理財而論之謂用賢則以得民爲本用小人則以聚財爲急此義利之判治亂之分若孟獻子誠賢矣誠意章謂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所謂爲善之小人非惡其爲善也惡其不誠也夫君子有誠以欺爲恥小人飾僞以欺爲能彼小人者苟有不義之名則人棄之矣惟其矯飾僞善足以盜名欺世有國家者謂其爲善而進之一售其欺則患得患失將無所不至其流毒稔禍有不可救藥者矣此章於義利之界君子小人之辨最詳而其終也以意之不誠爲深戒有國家者可不謹諸

經義考

朱彝尊撰

黎氏（立武）大學發微一卷存大學本旨一卷存○按黎氏大學其詮格物致知云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徼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于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其後心齋王艮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心齋雖爲姚江之學而其論格物與師說殊不知語本于黎氏也

大學古本旁注

王守仁注

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守仁序

序

大學古本一卷獻王后蒼所傳在戴聖禮記中宋仁宗取以賜及第王拱辰即此本也然傳者絶少今所行者朱子訂本此外諸家所傳改本率多僞雜無足取而古本之完善者唯王文成旁註尚存朱竹垞經義考咸稱之今以鋟板亦復古者所有事也綿州童山李調元贊菴序

大學古本旁註

漢　戴　聖

明　王　守　仁　註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illegible]）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illegible]）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illegible]）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illegible]）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illegible]）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illegible]）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illegible]）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illegible]）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illegible]）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illegible]）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illegible]）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illegible]）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illegible]）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illegible]）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illegible]）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illegible]）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

[illegible]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illegible]）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illegible]）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illegible]）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illegible]）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

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illegible]）以義為利也

大學證文

毛奇齡編

大學證文一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大可）稿

張希良石虹 傳先遇時嘉 較

大學無古文今文之殊其所傳文亦無石經本注疏本之異自西漢傳禮記四十九篇中有大學中庸二書竝著爲經而其時復有以大中二書并論語孟子稱小經者析二書于記爲之單行因別有大學中庸之目歷漢晉隋唐以及于宋未有異也河南二程氏竝讀大學疑其引經處參錯不一因各爲移易實未嘗分經別傳指爲誰作且變置其文不加以增補而朱氏元晦乃復爲之割之倂之遷從顛倒確然指定爲孰經孰傳孰言孰意孰衍當刪孰闕當補而且推本師承以爲皆程子之所爲一則曰程子所定再則曰竊取程子夫程子則焉能不受哉稱是改本雖存猶屬私藏不過知二程所改之僅存于二程全書之中不必强世之皆爲遵之而元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復勅之令甲敢使其遵一如漢

代今學之所以設科射策勅以制祿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究考漢代立學原分古今古學校文今學取士古學無異同今學可出入而明則取士從同校文從異故科目士子竝不知朱本之外別有舊本而一二學古者則又更起而施易之或以彼易此或以此易彼爾非我是爲相抵悟而治習既久忽有僞造爲古本獻之朝廷以爲石經舊文所嘗須學宮而定科目者夫祇一改經而相沿禍絕至于如此此不可不爲之辨也夫漢魏石經原有兩碑而實無兩本乃嘉靖之末忽假爲政始石經變置原文與

五經之所傳者參易殆遍而甬東豐氏爲之發藏海鹽鄭氏爲之聚賓戶曹進其書黃門勸其字播其嘉似亦不慊于程氏之所爲而思得其說乃故託爲古文以勝之使世之好事者可以去彼而從此而不知以惡人改經之心而後自蹈爲改經之惡而不之覺其亦愚矣然且其所改經本本後程氏而既名古本則其所以正之者反不在程氏而在此本何也以其所改雖後起而改之之名反在先也若夫既改之而

又補之則何爲哉張氏仲誠曰古文錯簡何處蔑有獨不宜有所闕失而重賴于補且其所闕失者則又入學之要功也夫功之要者離論不圖況要之尤要他不之闕而從闕于是亦可怪矣及觀語類則致知之傳朱子補之而亦若悔之其答胡氏書有云聖學惟用敬且向謂先致知而後用敬殊不其然是必于小學中灑掃應對之時涵養用敬以先于格致而後大學可言焉（其說見第四卷後）大祇此聖功初以爲首在窮理不任用敬首加格物于誠意之先而補之大學既

又以爲首在用敬不盡在窮理又當加誠意于格物之先而傍補之小學則猶是闕失而既補其文于一文外又補其意于文之文外將見從入之途不得之前人之傳而僅得之後人之補救且不僅徇之後人之補救而必隱探之他書脂奇之別餘而竝不使入學之文得以自見于經傳豈列聖相傳之意哉且夫格致之文固其在也昔者附氏石梁嘗解中庸來不偏之旨而不得曰豈有最地裁步而可以處中者乎既而讀喜怒哀樂之文始恍然曰中之義中庸自解

之矣予讀大學以爲格物致知安有如後儒之紛紛者乎既而讀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文亦恍然曰格致之義前聖所解之矣析漢儒校經首禁私易即禮記子云問喪一篇明知錯簡而仍其故文並不倣惜得一字而同說或成所謂無今文有古文者則簡爲錯互本[illegible]從權爲動移而但爲之參註于其下以爲校經籍如是耳向使大學果有錯誤苟非萬不能通亦宜倣漢儒校經之例遵其原文而假以辨釋況其所爲錯簡者則又程改而朱否兄改而弟否者也夫蔑又報讎于日行劫殷轉效尤爲所底賴自僞石經出而不得其由且有罷廣松而疑葉歎者矣（其說見後辨）[illegible]萬一後儒繼起復如朱者二人而六經之之有已爲僅事即不幸而恭款竊比恃其權力以藉口于備者之也事乃大肆其志必自快其無忌憚之私而後已則秦人之火豈在多乎因復列舊文略證諸說而全列以改文于其後曰大學證文若元明改本約士係本不能全列節舉其行世者五本附之曰可從此略其槩焉

大學

此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也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后蒼校之曲臺此儀禮也劉歆傳周官于杜子春鄭周禮也惟劉向所考五禮梁人戴德戴聖刪存其書爲四十六篇馬融又增入三篇名曰禮記而大學在其中焉若隋志謂河間獻王原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取他記增倍之今皆不傳

舊以易詩書春秋禮記爲五經易詩書春秋禮記樂記爲六經易詩書周禮禮記儀禮春秋三傳爲九經易詩書春秋三傳禮記周禮儀禮論語爾雅孝經孟子爲十三經然又有以春秋諸經爲大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孝經爲小經者則大中論語孟子在漢唐早已單行不始宋儒作四子書也宋仁宗天聖八年曾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惟爾時已行本故可取爲賜觀韓愈原道獨標誠意則在唐世已尊行其書可驗耳

舊稱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樂記河間獻王諸生所輯斷無容逕臆見可曰某人作者若大學蓋亦稱爲子思作則見鄭端僞古言與唐氏奏疏有曰虞松校刻石經于魏表引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亦指爲子思之書第鄭註不言而孔氏正義亦未明指則尚未敢信耳若止若楊氏

作大學四體文有云賈逵數語任他書所載有之亦傳聞偶爲之言夫不信其書則已矣既曰有之又曰偶爲之言則明代去漢甚遠何以知遠爲傳聞爲偶言此仍是憑虛遠臆之語豈好學君子所宜有焉

是書在五經禮記竟削其文至今猶幸見貢本者藉十三經中鄭氏註耳明嘉靖間王文成公刻古本大學當時文士在官者自中及外稱明代極盛之際尚相馳騁嫉不信大學復有此本可爲浩嘆第其稱古本則原無今本可爲匹偶不如直稱大學二字爲當今按鄭註孔疏不分章節但以大學之道起至止于信爲一截子曰聽訟起至末爲一截此亦不得已而爲署註之地與兩截分章不同故不具錄

漢制分古學今學考正大義辨析疑異爲古學設科射策勸以利祿爲今學古學各有師承不得同異違者加非聖悖師之律若今學則更端發揮彼此角互統不爲害以重在義理不在文字也若明代則設科對策嚴立令甲至考古家講析剖辨則人自爲說分爭植棚覦爲固然是以應舉之外紛綸立論與漢制正反第古學師承只在訓詁至經文字句稍或移易便屬大戾而明代諸儒競作改本致經論士子有以紛眾大學生爲大學生者以其訛外可徵摘也噫乎何以致此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大學一書自爲首尾並無節次註疏舊本以大學之道至止于信爲一截此爲分註非分節也惟蔡氏乃寶刻禮記欄仍照註疏列此本以大學之道至此爲一節統起也自天子至末之有也爲一節疏格致也高忠憲竊取以註古本大學今蔡氏子伯傳乃貿書見子伯所著古學通襃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王心齋氏語錄有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但以其爲姚江之序而非之見江西楊氏所著四體大學夫姚江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而心齋不守師說故爲是言反追咎師承原屬[illegible]及不中不檢討[illegible]下[illegible]藏書家得宋黎氏立武所作大學發微有云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illegible]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而爲用力之先後耳大物[illegible]有出于身心家國天下之列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

知所先后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則其說原有不歷非私說也其既山陰劉先生講學蕺山曉示門徒亦如所云然後喙息今姜氏所刻劉子學言明載其語云武字以前臨江人官國子司業嘗以講學受門徒爲宋末儒者號元申子（明郝京山敬刻禮記通解其于大學知本節曰物有本末即格物知所先後即致知姚承菴舜牧刻四書疑問曰知本即知先知本知先即知止知止而知已本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

蔣氏道林謂大學之道必先知止而其功則始於格物格物也者格知身家國天下之渾乎一物也格知身之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也格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皆以修身爲本也

湛甘泉視學嘗謂學者云大學古本即以知本爲格物知本者知修身也然則格物亦第知修身爲大學設功耳安有從修身外求致知者

莫非物也而身爲本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故知先即知止知止即物格知止能得即物格知至何則知本故也此羅氏念菴語

大學只是一致謂（羅氏近溪）格物只一物修身是也致知只一知知本是也（孫氏鑛元副第）大學兩此謂知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然誠意正所以修身也知者知此而已矣（孫世瑢先生集）

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又曰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于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痛于身者乎此[illegible]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高忠憲公東林講義）

知修身即行修身則知與行一若知外物行修身則于修身分上尚欠知字（汝作鼎白鑑鄒示學者就）

俗學誤以末之有也爲一篇總語遂疑此謂二字不接誠乎心從上文讀下便自了了然此地不得著註語者以下文緊接誠意無斷處也此聽齋學錄中語

魏文靖公爲松江教授時講學神山神山即佘山也曰大學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則家國天下末也又曰明德者本也則親民末也格物者格此而已格之有主即爲知止格之有序即爲知先格之有要即爲知本時學者疑非傳義文靖從容曰此非試場且可論學前輩之言婉而切如此

吳江朱氏恩菴與楊令若論大學補傳書有曰竊公問曰誠身不過乎物天下國家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意何以誠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即格物也格物之本則于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格物之末則于國家天下求親民之事（懸菴書亦有致知即致知止之知格物即格物有本末之物語）

李善文選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廣韻亦然恭從修身一量度開便謂知本

睢州湯潛菴斌嘗以侍讀學士入起居注與庶常山李石臺二侍講論格物之說潛菴曰窮理固無害不知大學格物果是窮至事物之理否時與編修烈在坐不出一言次日作書數千言詆之潛菴不答又次日于史館相見謂曰昨欲奉裁以窮致物理無暇故小緩耳各揖而退此康熙壬戌年事

說文格木長貌又式也正也木長故有式義式故有正義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其君心之非書云

惟先格王正厥事又曰格其非心禮記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註行無踰矩爲格亦規正之義故文成訓物是意之所在格是格其不正以歸于正皆主此解如禮之格則音各字音義俱異他如格鬬格殺阻格皆後來語于古文語意不類（蔡氏四書蒙）

格有數義玉篇云格至也爾雅云來也至也非來意書曰格爾衆庶故註疏訓格物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若文成以格爲格正之格則本說文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是也特文成又有格去物欲之說則本之司馬溫公扞禦外物解但扞格之格與沮格之格俱音閣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史記廢格事漢書太后議格唐書其議遂格皆讀作閣是也至若朱傳解作窮至則至自然字不甚着力窮而又至反覺添窮字故宋後爲字書者如元人黄公紹韻會皆遷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變故作窮究然亦後來之註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不如據玉篇廣韻諸書作量度解爲妥或謂天壽平格格字有窮極義不知平格與神保是格劉曰其有能格俱作感格通格解不必强合（徐氏仲山資而文字會論）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予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本者謂誠其意也（[illegible]訂註疏鄭氏本註）曰瞻彼至知本此廣明誠意之事（孔氏疏達正義）

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誠意在慎獨誠身亦在慎獨故是千聖一理（范氏允大節齋蔡）

古人入大學始得讀大學之書元子眾子庶人之子一也其書頭緒雖多只須理會修身為本四字所謂修身為本亦只須理會誠意二字迨夫意已誠矣身則修矣而後平日所格天下國家之物與所致齊治均平之知乃得左右逢源舉而措諸皆為實際若單講致察慮之良知與博通事物之名數其于大學之道相隔千里吾黨何取焉（陳仁菴會語支）

汝南陳氏燿文問辨錄云注疏前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身也於後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誠其意也此正相應處又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只因本字遂謂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又曰康誥以後皆與誠意相引伸而朱傳曰釋明新止善夫格致誠正修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止至善之事也既已備言之矣而又釋之何居（此二段皆見經典稽疑）

上蔡張氏沐白涵園問答曰只一誠意而列理所云明新止善之理俱備焉則誠意要哉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

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證文四卷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備述諸家大學改本之異同首列註疏本大學之眞古本也次列漢熹平石經本有錄無書以原本不傳且考驗舊文知即今註疏之本故不復列次爲魏正始石經本即豐坊所依託者仍列於前從其所僞之時代也次爲明道程子改本次爲伊川程子改本次爲朱子改本皆錄全文次爲王柏改本次爲季本改本次爲高攀龍改本即崔銑改本次爲葛寅亮改本皆僅列其異同之處而不錄全文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訓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鄭元稱好改字特注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其字也費直始移周易杜預始移左傳但析傳附經耳亦未敢顛倒經文也自劉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視爲故事遂漸以成風大學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減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謂無禆於醫療而亦不可謂即扁鵲倉公之舊劑也奇齡備列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資考證蓋一則欲綱目分明使學者易於致力一則欲章句不易使古經不至失眞各明一義固可以竝行不悖耳

大學辨業

李塨著

大學辨業序

塨自幼從先孝慤受學以躬行爲主迨弱冠往謁顏習齋先生學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關當世講學諸儒則宗晦庵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潛庵張武承斷斷弗相下其他遂搆訟甚至操戈矛不解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塨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塨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善明親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俱在故如今指路者曰踧踧周道在往北京而其途中之束裝驅乘則行路人自力之不必指也因舉似錢生錢生斂手稱是自例其論丁丑重如浙戊寅端月至杭州旅次歲與忽解物即大學中之物格即可如程朱訓爲至即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乃並解學與行是一是二格致與誠意以至天下平是一是二返證之六經語孟歷歷可據而向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宙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往聖之道無以承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嶷然豎起皆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即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塨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莫前皇焉深愧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辭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訌二三鉅儒力求釐緒而或此禰彼躋明儒繼之又分岐途迄於今衆論雜陳譬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然得以考其一一歸況今所辨又不敢憑一己私臆遍考諸經以爲準的且聖學則晦所關非小雖在愚柔不敢自外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訂塨以從事也是以妄具論以相質焉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戊申蠡吾後學李塨撰

凡例

一先生是編本之孝慤先生家學孝慤先生躬行實踐咸已傳後詳見諸名公傳表紀略及孝慤文集內固是編之淵源也

一顏習齋先生當羣儒割裂之後獨得周孔舊轍卓然見於言行先生從而受之遂廣衍抉剔使聖學如日月重光每推習齋先生首倡功不去口

一吳匪菴先生延先生至京邸閱是編而趍之厥後果亭徐先生阮亭王先生顥庵王先生皆深許可匪菴先生手爲讐校兩過與果亭先生僦出淸俸付梓有功聖道偉矣

一是編遍質當代名流如費此度黃百一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朱主一胡朏明王崑繩孔東塘馮嶺生諸先生皆欣然以爲聖門舊章一旦重明各有校訂共勸大道

一竇靜庵先生與先生交爲孝慤先生立傳其尾以主敬循禮四字隱括先生之學最得是編綱領

一先生從顏習齋先生習禮與周錫之習射郭子固習御劉見田習數彭雪翁習書已而從王五公先生問韜鈐與張文升共學焉后遊浙又得過從毛河右先生學樂因而郊社宗廟禘祫冠昏士相見律呂以及水火田賦射御書數之學各有考著傳於家塾是編所論皆坐而言起即有可行覽者勿徒作書觀

一先生內而立體戒懼愼獨之功夢寐不忘於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什日三復持每日所行置譜以考得失外而致用如所著瘳忘編學政閱史郄視指學古經世事若數一二而較黑白也學者實從此問塗是編乃非虛設

一是編在後儒中爲創論直先聖之門則爲舊言故歷考諸經論學者爲一册以見理學本如是非臆說也有心目者自共知之

一辨業意有不盡者入之學規學規意有不盡者入之論學雖指陳肯綮諄諄然而無費辭無贅言蓋先生不得已而有言非尚口也

一編內議論凡古今人已有者直錄其名氏并無近今著書竄他人說爲己之失

一著書務成己毋羅古就我雖名儒不免焉即此心已不誠矣是編無是

一學明則諸經皆可明先生有學易學書學詩學春秋學禮諸編皆洗剔舊言倡明聖道宜繼是編領取

一先生以子隆官姪大道寅虎將入小學念朱考亭所編蒙半屬成人事不切幼童乃纂小學一書自八歲後迄十五前所當學者歷歷備著真可補小學之缺而立大學之

基矣有志者循序而入學明道與人材輩出將在華治焉

弟　培

門人陳兆典仝頓首識

高　捷

大學辨業目錄

卷一

總論大學　辨後儒所論小學大學

論小學　辨後儒改易大學原本

卷二

大學原文一篇　全篇解

大學之道至致知在格物解

卷三

辨後儒格物解（物格而后知至至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解在內）

其本亂至此謂知之至也解

申論格物

卷四

所謂誠其意者至末解

申解全篇

大學辨業目錄終

題辭

高忠憲言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待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者予謂如大學不必定曾子作以一引曾子曰遂謂是弟子於師之辭然則禮器亦止一引曾子內則亦一引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所篋乎且孟子七篇於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則子通稱也是編乃與予說合一也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解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二也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太原同學弟閻若璩百詩甫識

天下之事定於一苟有二則散而爲百千亦何不可者自程朱改竄大學后乃至有十餘家學者將安所適從勢亦不得不仍遵古本矣語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恕谷之謂也格物解及學規纂與人論學皆躬行心得之言非耳目剽竊者所能道也緣以救靜坐觀空泛濫詞說之弊其足翼聖道而扶微學又何疑焉同學弟德清胡渭謹題

世道之升降在人材人材之盛衰在學術明學術所關一何鉅也今有習齋顏先生特倡實學恕谷先生復推明而衍繹之敬聞知已久庚辰非春擷求千本頁不遠千里造顏先生廬請教適恕谷先生亦至喜不自禁因遂至恕谷寓見其兄弟怡怡上下得所太和在庭除間及閱所著大學辨業及學規二帙其鑄人之藍而指道之車也乃請學習禮樂射數以及水火諸學幾二旬乃去毗陵朱敬頓首拜識

大學一篇皆言大學之道也往儒言格致一身之外至於天地鬼神舟車龍蛇皆欲窮其所以然不者又言直截頓悟矣請思大學中安有察舟車龍蛇等事乎欲直入大學安能遽及天地鬼神之所以然且直截頓悟乎豈皆忘此篇是論古大學耶聖道晦極復明爲之起舞仝里姻眷弟

彭超頓首拜題

聞孔被道如夜復旦一何快也凡有心目者試觀此論猶不平乎尙或未析乎勿以門戶而不返勿以隘柔而自安是所望焉武林同學弟王復禮頓首拜具

聖學失傳久矣自有宋及明諸先儒輩出闡揚發明可謂不遺餘力然言之不一指歸莫定如格物致知爲大學之始功最屬肯綮而格物二字諸儒紛紛聚訟迄無成說予竊疑之春初剛主大兄告予曰格至也學習之謂也物即大學中之物格者學此而已乃恍然大悟知虛言格物與泛言格物者均無當也因諸說之不合今讀辨業學規二編辨之極其精言之極其切引之極其詳證之極其明遂使聖學即書宇宙燦若列星實而直行確而可據津梁後學非淺鮮矣吾不禁爲世道人心幸焉戊寅暮春日會稽弟雜坤拜識

李子是編辨而不爭故而弄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專儒之士孰能爲之予嘗慨宋後儒者講性命不講經濟方幅以隘其才佔畢瞑坐以柔其習自謂有得聖學而使英奇束手不能有爲姦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以爲何以至是今乃恍然知其於大學之道有未識而體用不全故也然則是編所關豈其細哉豈其細哉北平同學弟王源頓首拜題

予自少留意禮樂兵農諸學亦稍稍見之施行矣然未敢自信今讀恕谷先生大學辨業何其先得我心歟再四披訂仁見聖道之日月昭而江河流也何快如之曲阜同學弟孔尙任拜題

戊寅九月塨得陸世儀道威思辨錄其一則云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爲大學之道後世但有大學之道而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材難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今詩書猶十得五六然禮樂不修則學者終無持循是已先愚妄而言之矣

何文定公璮曰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所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則身可修家可齊矣至究其本原爲性命而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兼也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嗚呼何見之的也蓋先生力躬行不尙浮言故所見高於有明一代儒者如此乃或駁其視性命爲後若无與於修齊之事而專事禮樂等爲本末倒置嗚呼先生言物之本爲性命豈視爲无與歟特以性天必俟上達不可躐等耳以爲倒置則孔子之教人文以禮樂不言性天亦倒置歟後儒先求上達不屬倒置而反以議人誠所謂悖者以不悖爲悖也癸未陽月李塨闕明儒學案識

大學辨業卷一　　　　畿輔叢書

蠡吾李塨稿

大學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篇也今錄漢儒註所傳原文如後漢熹平年蔡邕書石經魏正始年邯鄲淳等因之又書石經唐開成年鄭覃等因之又書石經今存與此文同

大學大字漢唐註疏云舊音泰朱子章句云今讀如字音代夫古字通用者時或通讀然大學稱大（泰）學猶大子稱大（泰）子古聖制度定名傳至今猶然也則不可隨改矣

按大學二程各有移易然猶未分經傳至朱子章句遂分聖經賢傳其言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曰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夫大學義道甚正自是孔門弟子所傳述但千載後未有見文難以鑿定何人耳

王陽明曰大學古本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傳習錄）

羅近溪曰大學原是一章書（高子遺書）

顧涇陽曰大學原不分經傳（高子遺書）

大學註疏陸德明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

孔穎達疏曰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

何文定公璮儒學管見曰大學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旣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欺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

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註曰束髮謂成童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蹍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蹍大節業大道之文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人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古人通用或朝代各異朱晦菴採白虎通爲斷亦可謂酌其中矣至學之之事則大戴禮賈新書大傳之言爲得其正而班氏食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從小入大從易入難耳至朱晦菴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八字櫽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殊不思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幼童其能乎且禮樂射御書數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蔡虛齋述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修文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只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讀書談道而已誠正修身說此事不入然則禮樂將何用乎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皆誤謂乎夫格物致知以誠正修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鎛銚也誠正修齊治平其用耒耜鎛銚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鎛銚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

興論興於詩章朱子集註付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業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蒼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即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於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內則所記爲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祇學幼儀樂祇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朱子曰王公以下以至庶人之子弟八歲皆入小學按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小學而學書計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言自公卿世子至元士嫡子十三歲皆入小學班史食貨志曰冬民畢入於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之言固有徵也

宋程顥改大學一本　程頤改一本　朱熹改本（即今行世章句）元王柏改一本　明蔡清改一本　季本改一本　高攀龍宗崔銑論改一本　崩東豐氏僞政始石經一本　葛寅亮改一本　王世貞改一本（各家改本王草堂二經彙刻內載甚具）

王草堂二經彙刻曰自程明道移易大學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之學遞傳以至朱子朱子已下遞傳以至魯齋一脈相承源流可考朱子再爲移易增補分別經傳魯齋削去補傳以知止聽訟二段爲釋格物致知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虛齋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彭山削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豐坊擬入論語毗陵定爲七章弇州後集另行移易豈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恪遵原本焉有異同況其書載在註疏其板藏於國學非一人一家之書今改本盛行原文晦蝕變亂舊章終無底止不得不辨

又曰論語重出者莫敢刪去不載束晳補亡者不敢刊入毛詩何以朱子於孝經側削二百二十一字於大學增補一百二十八言以啟後儒效尤紛紛改竄二經何辜遭此割裂至於此極耶

自二程改經僭妄者因之大易尚書皆被劉削鄭趙王於改本周禮竟將五官割補冬官妄人作妄可怪可哂亦已至矣

大學辨業卷一終

大學辨業卷二

蠡吾李塨稿

大學原文一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此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古者學中教人之法正而且備聖君賢相鉅儒皆由此出然當時從政之斗筲者豈盡不從學中來耶則以未嘗實致力於大學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為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

后由知以行成己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爲本壹誠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也皆所以修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后斯矣此謂知本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粲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慎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慎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修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周詩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即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似於誠意己之意誠則民之意亦畏之而誠爾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修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修身以及天下遂有先后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則身不可修也齊家在修其身者身之用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夫不學則無以誠正修齊治平故誠正修齊治平必先致其知而致知在格物然學而不力乎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何爲而在學中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誠意言慎獨正心以修身言心在修身以齊家言用情不辟齊家以治國言爲父子兄弟仁以帥民治國以平天下言絜矩以迸媢疾聚斂之臣皆格物致知以後人己交成之學雖已有具而天德王道不可不用其極又有如此者

孔疏曰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一也在親愛於民二也在止處於至善之行三也

程伊川曰親民當作新王陽明曰下文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親賢樂利如保赤子好民好惡民惡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字意親民兼教養說新民便覺偏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俱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薰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非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修齊條只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不宜辟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若不解此而於近者古法耕戰之時徒讀大學一篇以爲學教實事盡是則又誤矣嘗之言成衣然成衣之道在成單衣在成縕袍在單衣縕袍皆成之甚佳以識其緇又衣袍有領有袖有身有襟領欲圓袖欲便利身欲正襟欲齊以列其目而何非成衣之實事也實事則用翦用鍼用線之類也師以是教弟以是學也朱子曰大學是一箇腔子須裝填實此言得之

鄭康成註曰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疏曰知止而后有定者覆說止於至善之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

致推致也與中庸致曲之致同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于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皆訓至又周書君奭篇格于皇天天壽平格蔡註訓通又孔叢子諫格虎賦格義同搏顏習齋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又爾雅格格舉也郭璞註曰舉持物也又爾雅到字極字皆同格蓋到其域而通之搏之舉之以至於極皆

格義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親民也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周禮禮樂等皆謂之物是也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舉其事造其極也朱子曰謂實走到地頭如南劍人往建寧須到郡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致知在格物者從來聖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周官曰不學牆面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語云一處不到一處黑最切致知在格物之義

誠意以至治平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即在大學作者之時大學教法尚在不必言也惟恐時之學者浮游其物而體用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今釋其文曰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在學則曉然矣　然不曰學而曰格何也學有淺有深皆可謂學格者於所學之物由淺及深無所不到之謂也　謂學外復有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內外復有格物者非泛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試思士人切用之物尚在學外則古聖何爲立學學之外何有士人格物之功則古聖又何必立學

譬諭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訓解曰道謂禮樂也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顏淵曰博我以文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此數條論學論格物甚當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聞見辨皆學中事也困即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即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也格物非學而何歟以經證經昭如矣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物字正格物之物古聖之學也

馮應京經世實用編曰學無二事一之乎成德而已德非自私爲之乎濟世而已洪荒剖判三才合同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故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乎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時庠序學校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爲教教而德行術乎其間矣徐幹中論藝紀篇曰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聖人之所不能已也故先生立保氏掌教六藝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原不偏立亦不獨行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謂之痴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謂之野有採哉二子之言也夫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藝失則德行俱失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千古之學規歟

李中孚四書反身錄曰博文即大學之格致約禮即大學之誠正修其言甚當然齊治平亦約禮也

大學辨業卷二終

大學辨業卷三

蠡吾李塨稿

鄭註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　按此註則是格物在知至矣

孔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於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后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夫曰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是致知在格物矣所見甚是乃爲鄭註所拘反以此冀先致其知句而至於疏格物從鄭註解則顚錯矣

或問朱晦菴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嘗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　人卽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灑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歲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又何間於年少長耶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內聖經所謂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歟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瑞巖和尚者也豈聖學歟　自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愼獨曰心在曰愼德卽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不當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后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不免太煩況小子何年灑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熟是孩提而神聖矣尙待大學之教耶　塨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教門人小子以灑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註曰本謂正心誠意也蓋小學

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調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御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后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后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歟

顏習齋先生存學編曰宋人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卽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以靜坐收攝徐行緩語爲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　中庸言不動而敬則敬有不貼事言者然卽誠正之功不在誠正前也

朱子補格物傳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夫窮理亦學中事未爲不可但不言學習而專言窮理則或流於惝恍或鶩於口耳矣且物乃修齊治平之事也若云卽凡天下之物莫不窮究未免雜矣故陽明有支離之議也且卽修齊治平之物苟非聖人亦祇就其所學格之未能全格也如子路之兵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是也

張仲誠曰古文錯簡何處殘有獨不宜有所缺失而專賴於補且其所缺失者則又格物致知入學之要功也他不之闕而獨缺於是亦可怪矣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

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認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歟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蓋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事演禮謂之學主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　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又論格物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　此是聖人格物成樣引證最得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間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尙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已逆乎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修齊治平皆能矣而尙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耶　朱子孟子註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正心修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險云則又以爲

上達卽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　下學不眞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　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卽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蹶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傎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語類）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毋怪太極圖解集註當時卽不止疑陸子靜陳龍川而元明以來更多指摘矣　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毛春莊太極圖說遺議王草堂太極圖辨皆言無極本於老子曰歸於無極莊子曰游無極之野後秦僧肇論中和集曰物我元會歸於無極太極圖道士陳摶所授本之丹家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隋唐道士作眞元品合載其圖卽今太極圖聖經無是也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敎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性理大全）　六藝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　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可不補塡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正心誠意者皆何功歟況旣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敎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矧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敎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顏習齋存學編曰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敎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誤者也何者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誦詩以作樂閱書以考政事學易以寡過至博學於文則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天地間粲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者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此理必造精熟之候是謂窮理此事必操謹愼之心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源頭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入而流入於禪者哉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　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竊按之皆旁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雕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于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后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掃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溫凊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言之易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寐語乃言考究禮節爲用學問思辨是何言歟心之具而儀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謂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槩演則徒扮其儀耳烏可比也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之至陽明則直抹撥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掊擊之也

鹿忠節公善繼四書說約曰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

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爲無用之理矣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眞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熟則知其路方眞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爲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淸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日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物足矣何必又言誠正修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修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　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問格物陽明曰格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若是則可節去正心修身矣

陽明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此即誠意之事　若是則經文當曰誠意即格物致知矣乃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懥好樂失在有所字非併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后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併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　以方之問甚有理足正陽明之說夫事爲即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且不特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爲如孝弟親愛誰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遇詰者理難分疏即作支吾辭也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　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然閑邪衛正尙嚴毅然至陽明則居之不辭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同日佛之上截與吾儒同耶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嗟乎陽明何爲至此

陽明又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餘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其先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耶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即坐以盜名定爲賊物耶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葱韮薤蒜等食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耶不可通矣　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即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讀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闢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即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間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　王心齋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　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暨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即格物也格物本末即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說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王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

乎知至乎以深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己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觀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知所先後耶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修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知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割然不可淆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兼其先後耶

物格知至豈尚不知修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連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　心齋以爲格物是止至善則凡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不愜其說王魯齋遂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格致傳崔後渠高景逸又改聽訟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心齋又以修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　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孔疏曰本亂謂身不修也末治謂國家治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之事也齊于氏曰以身之所施者厚薄云云作推類語也

此謂知本應上文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也此謂知之至

應上文物格而后知至也獨應物格而后知至者以誠正修齊治平已結本末內而格致乃始事故特若之也或問格物即大學之學何以見之曰請思格物之物非即物有本末之物乎物有本末之物非大學中之物乎此盡人所可知也非奇論也曰程朱陸王何乃不言曰程朱固嘗言之矣但聖人學習事物實學後世漸湮故辭或有游移耳若認真實學則諸儒之說皆可統攝何者窮理固亦學中之事也格正事物格去物欲則皆學之誠意以后事也知所先后之知亦在致知內也格物以致知自知本也知止亦必由於致知也但實用格物致知之功則是學文不可東挪西就耳曰專以格物致知爲學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學歟曰皆學也然而有辨也物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也然而不卽曰意心身家國天下者則以其爲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如禮樂等藝是也嫺習禮樂所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僅在學習時也猶言禮在中樂在和而中和不僅在學習禮樂時也試思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謂在學內卽爲之可通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謂在學內卽爲之不可通矣世有挈妻子臣民以入學者乎是學乃學習明親之事非卽爲明親之事也故曰學與行二事也蓋非學無以誠正修齊治平而不可謂學卽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故博文之後又須約禮學問思辨之後又須篤行也若以爲學卽誠正修齊治平誠正修齊治平卽學則王制云六十不親學可云六十不誠意正心修身乎論語曰仕而優則學可曰治平而優則治平乎

大學辨業卷三終

大學辨業卷四

蠡吾李塨稿

孔疏曰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

朱子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

此之謂自謙鄭註曰謙讀爲慊朱子章句曰快足於己也顏習齋曰說文謙敬也言好善惡惡此謂自敬飭於內之事所以起下言慎獨也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修恂慄威儀誠正修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大全黃氏洵饒曰切磋言學格物致知也已後講章皆爲此說則知格致是學乃聖經本訓非臆說矣

爾雅郭璞註恂慄曰恒戰悚邢昺疏曰謂嚴恂戰慄也

朱子章句曰前王不忘言前王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旣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顏習齋大學正誤曰賢其賢用前王所培之賢也親其親庇前王所建之親也

尚書孔安國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朱子章句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

朱子章句曰言周國雖舊文王始受天命也

又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鄭註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孔疏曰能大畏服民志不得盡其虛誕言在上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

陳耀文經典稽疑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朱子因本字遂謂聽訟節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后意自在正修齊治平矣然意欲正修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修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詎敢不誠以欺其意乎

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既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何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卽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豈教之以誠其惡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其餘若意見則見解也若意想蘇軾謂皐陶曰殺之三舜曰宥之三想當然也有感觸而生不感而止也有雜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之又在意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后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或爲色莊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后可正修齊治平也故蘄以修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本爲惡之意卽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兼動靜又謂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淸矣若解意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割然歟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攷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修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修也反覆以明修身在正心也

吾儕心官統一萬幾曰愼曰正心官立曰淵泉曰天下大本坦蕩自得乃括敎之效驗耳若以空澈灑落爲主止水寒潭但可幻照玩弄無能實用與講也

中庸戒懼卽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覩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覩聞以至其視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愼獨同此而意異此愼獨謂愼則不敢欺中庸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致和也自隱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

謂心無靜時只一愼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靜歟分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卽中庸所謂戒懼愼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修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源也

朱子章句曰辟猶偏也親愛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朱子章句曰此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蓋言孝弟慈本於天良自然故家國如一耳然嫁不用學養子而入官則須學古不可誤解也

孔疏曰自所謂平天下以下至篇終覆明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　講章皆言治國節孝弟慈是感化平天下節絜矩是政事謂平天下之事更多於治國故云然也及觀孔疏乃知其誤蓋三代之時天下皆

諸侯分治之天子亦自治其國禮樂政刑與民相接皆在王畿其平天下之政不過巡狩朝會如修禮同律等事以慶讓諸侯而已觀有國者不可以不愼得衆則得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只言治國不言平天下誠以天下諸侯視天子之國欲求其平必由於治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正言國不治則天下不平也如桀紂幽厲只是自亂其國未嘗如後世暴虐遍及天下而天下不服舉然傾畔故國曰治天下曰平孟子謂天下之本在國亦同此意若秦八郡縣以後則天下爲一政教刑罰環海之內禀命一人無國與天下之分亦不必有治平先後之分蓋治安天下之道同而時勢則異矣至於感化與政事本相通事也

詩大雅鄭康成箋曰師衆也　儀監詩作宜鑒

鄭註曰命也讀慢也聲之誤　顧晉魚曰舉而不能先命也爲一句言不舉或舉而不速命以位也退而不能遠過也爲一句言不退或退而不遠迸以過責之也則好惡拂人意矣孔子論中行氏之亡以此此亦一說

鄭註曰彼君也近解者謂人君以小人爲善而善之不知小人使爲國家掊克聚斂禍敗交至是時卽有善人救之亦無如何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愼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經文義自然可覽而知如格物卽是學遂變上文曰致知在格物誠意條爲釋前文之首而前無釋文故明親止善以及知本皆統論之古天子能治其國而天下自平故所謂平天下以下專言治國之事與所謂修身三條反覆言治齊修正後先相須之文義不同而結亦不言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可見也

通篇言大學之道在善明親誠正修本也齊治平由本以及末也先後秩然此格物致知者之所有事也

大學辨業卷四終

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發明古大學之法以辨俗學之非大旨與其大學傳註同首總論大學次辨後儒所論小學大學次論小學次辨後儒改易大學原本次大學原文及全篇解次大學之道至致知格物解次辨後儒格物解次其本亂至此謂知之至也解次申論格物次所謂誠其意者至末解次申解全篇其所爭在以格物爲周禮三物其謂孔子之時古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矩尚存故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親民標其宗要以誠意指其入手功夫而已格物一傳可不必補其說較他家爲巧故當時學者多稱之聖經學規纂二卷則摘錄四書五經之言學者申明其說論學二卷則錄朋友問難之語其凡例所謂辨業意有不盡者入之學規學規意有不盡者入之論學是也

古本大學輯解

楊曾龢述

古本大學輯解序

自今本大學列於四子書.而孔門相傳之原本.不著於世久矣.帖括家非傍朱子門戶.無以博科第.訓詁家如大全摘要等書.汗牛充棟.非襲朱說.將視爲餖飣物.無以傳世而貌榮名.朱子章句誠多精詣.而一家之言.豈盡合聖賢之指.況改二千五百餘年之成書.斷以己見.理雖可通.說究無據.且前此有二程子改本.後此有王氏柏、蔡氏清、高氏攀龍、葛氏寅亮、李氏本、豐氏坊改本.紛紛異說.何去何從.不獨禮家聚訟矣.漢註雖疏.而原本非僞.間以語人.未免少見多怪.故世所傳大學本.皆朱門之書.非孔門原書也.伏讀欽定禮記義疏.特存古本.以朱子章句與鄭孔同列分注.四庫全書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今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前明王文成公著大學或問.發明古本義指精當.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一語.提綱挈領.得賢聖嫡傳.格物之義.訓物爲事.訓格爲正.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一書.概以遏欲相警切.而猶未正言格物之爲去欲也.至國朝錢塘毛氏先舒格物說出.而格致之義始定.定興鹿太常善繼、容城孫徵君奇逢.說約近指兩得.於大學義蘊闡發精透.而章次仍襲今本.安溪李氏光地著古本說.少所發明.以知止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抒其獨見.實非確解.惟近世任邱邊氏廷英古本大學說.以中庸

自明誠之義爲說.求之全書.無不脗合.解正脩章.尤足破諸說之迷.鄉先輩王氏定柱著大學臆古.疑坤該貫.間見層出.今得此書.據邊氏毛氏之說.而以說約近指精義貫之.格物從毛氏.訓全書大旨則專宗陽明.聊以管見疏明.俾學者因此觀孔門之書.學孔門之學.而書餘姚爲近禪者.破除夙見.庶不至株守一家之說而失於支離也.夫.同治四年閏五月中澣之末.晉州楊曾龢謹識.

首錄欽定大學本.遵御書.存眞本也.節錄漢鄭氏注、唐孔穎達疏.存原解也.原解之誤者.後儒可更.是者不必更.更則益其誤也.次以陽明先生大學古本序及大學或問.存眞解也.程朱之解在前.豈無得其解者乎.何以不錄.夫人而誦之矣.陽明之解.世人動以近禪譏之.而未見其解.不識其是禪非禪也.且從者吠聲.假使前人以學庸論孟爲禪.當必相與譁之.全錄之.俾學者熟玩之.而後知譏陽明爲近禪者.泥於程朱者之誤也.次以毛稚黃格物說.表特解也.次以大學淵流辨.使人知今本爲改本.本非原本.即非眞本也.附親民親字、身有所忿懥身字之解.使人知古文字未嘗誤.改本以爲誤而擅易之.適以爲誤也.次以古本纂詁.使人知有眞本自有眞解.陽明尚矣.鹿伯順、孫夏峰、諸君子.讀書必求諸心.不爲帖括所囿.皆得其解也.終以古本大學解.予學殊識淺.非敢謂解無不是也.後有解大學者.聊備一解.以索解人.曾龢又識.

古本大學輯解卷上

清　晉州楊曾龢述

禮記大學第四十二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孔氏穎達曰.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　心定無欲.故能靜.　靜故性情安和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孔氏穎達曰.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　總包萬慮謂之心.爲情所意念謂之意.

致知在格物.

鄭氏康成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鄭氏康成曰．壹是．專行是也．

孔氏穎達曰．天下平則在明明德於天下．　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爲本．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鄭氏康成曰．謙讀爲慊．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愼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鄭氏康成曰．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詩[illegible]云還爲恂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　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互而相通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氏康成曰．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又有樂利以及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　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利．益其人之所利．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氏康成曰．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　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鄭氏康成曰．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　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　詩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又云此記斷章．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

此謂知本．

鄭氏康成曰．本謂誠其意．

孔氏穎達曰．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前經正心脩身之事．　言因怒而違於正也．　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敖五報反）

鄭氏康成曰．之適也．辟音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

孔氏穎達曰．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　若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　身旣不脩．不能以己辟人．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孔氏穎達曰．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　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孔氏穎達曰．諸、於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氏穎達曰。詩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　詩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倍或作偝、音佩、背音佩本亦作倍、矩或作巨。）

鄭氏康成曰。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悉備舉。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鄭氏康成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節、前切反、又如字、辟與僻同、匹亦反、僇與戮同、力竹反。）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鄭氏康成曰。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

孔氏穎達曰。德能致財。財由德有。　外疏也。內親也。君若疏德而親財。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

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則民亦悖逆君上而入。謂拒違君命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鄭氏康成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氏康成曰。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亦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休休、寬容貌、何休註公羊云、美大之貌、實、按古本文作是、大學今本作寔、詩大雅實墉實壑、註實當作寔、寔是也、正韻寔與實通、韻會以通爲誤。）

孔氏穎達曰。實。是也。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之子孫。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利益哉。　媢妒也。尚書作冒。謂覆蔽也。　非惟不能保我子孫。衆人亦曰殆危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于萬反。）

鄭氏康成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氏康成曰。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案書傳、士飾車駢馬、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故知士初試爲大夫。）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王陽明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王陽明大學或問

或曰。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

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旣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

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已。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已。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旣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

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事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脩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心有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云。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按先生晚年於初學及門。必令以大學或問一卷。開端接引。錢緒山亦以先生平居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示人。

毛稚黃格物說

大學格物。朱紫陽熹、以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司馬溫公光、王新建伯守仁、皆主格去物欲之意立言。余昔遵朱氏已久。心竊疑之。未敢遽從其說。甲午歲。嘗作儒者內外合一之學論一篇。仍主朱說。近乃反覆參究二義。久之亦復微有體驗。乃信格去物欲之解。眞確乎不易之定論也。因更推廣二君子之旨。而著爲格物說。曰。人禽狂聖之攸分。理欲而已。欲盡則還于理。故古人於大學功夫。必先教人格去物欲。聖經所謂格物是也。今人但能去物欲。則此中自然虛明。則致知也。人之意不誠而心不正者。只爲多欲而中昏耳。欲去而中且虛明。則意自誠心自正矣。功夫一貫而來。簡易直捷。若作窮致事物之理。反繁難而委曲矣。蓋人之知有二。一曰良知。一曰聞見之知。聞見之知。必假於外者也。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良知則禀之自天。不假於外。卽孟子所謂孩提之童。不慮而知者也。人人皆具。逮漸長而爲欲沒。故須去欲以致此良知。理必然也。且從明明德於天下。遞引以至格物而止。皆從外漸著於內者也。若作窮致事物之理。是反分功于外矣。豈大學入手之初。反欲分功於外者乎。格物欲者。定靜之士。窮物理者。閎博之儒。閎覽聖人亦不遽廢。若要諸明明德。則將求之定靜者乎。抑將求之閎博者乎。且格物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若窮至物理。自非上智而強于材力者不能矣。格物欲者。當下卽是。如因貨色而動馳驁之心。處貧約而生怨疾之意。和樂而將流。怨悲而及亂。而苟能一念返躬克己。禮義自制。將此馳驁怨疾流亂。格而去之。則俄頃之際。可以遠禽而卽人。去狂而作聖矣。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馴久自然明德全矣。若必卽天下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其爲時又幾何矣。夫情欲之生。竊患人自不肯格耳。果肯自格。未有不可以去者。故人人皆可爲聖賢。其事也易。若夫窮至天下之物

理。固有終其身不能得豁然貫通之一旦者。殆亦多矣。且奈何。蓋古人詩書六藝等事。皆小學事也。當時旣習其數。卽兼窮其理。旣人大學。稽古博物。仰觀俯察。與夫禮樂兵農講究討論之功。亦在所不廢。而此固後焉已。奈何以此爲大學首務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書曰。人心惟危。子曰。克己。孟子曰。寡慾。子思子曰。戒懼愼獨。此皆格去物欲之意。古聖賢修己敎人。立言匪一。何獨于大學格物而疑之。蓋格者卽大人格君心。力格猛獸之格也。物者卽物交物。物至而人化物之物也。人生十五以前。志猶蒙闇。十五以後。情欲漸滋。故入大學而以格物爲急。且卽紫陽之註明德曰。但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如此則格去物欲。自還明德之本體審矣。此致格物而致知而誠意而正心何等明切。又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卽本體之明四字。紫陽亦以爲良知矣。又曰。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不遷。蓋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然則格物之爲去欲益信。何者。起手功夫。卽是去欲。造乎其極。則無一毫人欲之私。徹始徹終。同條共貫。又何疑焉。又註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蓋日新本言明明德。而格物乃明德最先之功。洗心去惡。非格去物欲而何也。又其註克己曰。克。勝也。己。身之私欲也。又註中庸愼獨曰。遏人欲於將萌。亦皆格去物欲之義。卽紫陽他處論述與此義脗合者亦多。何獨于格物而以爲窮至事物之理哉。又紫陽嘗引程子語。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其駁抒欲之說曰。外物之誘。莫甚于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莫非人所當有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不能察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審如此二說。則仍皆歸于去欲而已。或謂若云去物欲。恐淪于空虛。入于[illegible]氏惺惺寂寂。物理爲學。方有實地處。嗟乎。去物欲。根本也。窮物理。枝葉也。二氏姑無論。卽如人能格去物欲。則爲學之實地。孰過于此。而慮其淪于空虛耶。舍根本而尋枝葉。曰此實地也。玆又愚所大不解者也。

格物辨說

紫陽謂格物爲窮理者。以人不能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然余謂人之病終在欲勝。如爲子當孝。爲弟當悌。誰不知之。然多不能盡孝弟者。只是爲欲所蔽耳。又如不義之財。非禮之色。誰不知其不可貪愛。然不能自禁遏者。亦只是欲亂之耳。人欲去則天理見。孝弟廉恥之心。油然自生。否則雖窮究得孝弟廉恥道理。亦只是口耳聞學。識于性分內總無交涉。如人文字中說孝。徹而斷樹殺獸。大之嚴父配天。奥義精思。發揮極盡。此等豈是不曾窮理。豈是不知孰爲理。孰爲欲。卻其中有孝有不孝者。或貨色自私。恐戾抵觸之類。只是人欲爲累故耳。客問若以格物爲格去物欲。而非窮至物理。則知何由而致。曰。鏡但去垢則光自復。月但魄滅則明自生。格去物欲。則眞知自現。蓋是定靜安而後能慮也。理本相貫。若不去物欲。但窮物理。則心有時乎爲理障者矣。

夫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功在外而不離聞見。以爲格去物欲者。功在內而啟發天良。以爲窮物理者。窮年莫殫。力勞而迂。以爲去物欲者。當下卽是。事切而捷。窮物理者屬知解。事猶涉虛。格物欲者淨心地。其功甚實。

客問。子言格物非窮理。乃易傳夫子又何以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第說昔者聖人之作易。非是教人明明德功夫也。雖然。窮理者有窮吾心之理。有窮事物之理。窮吾心之理者。卽格去物欲而全其本體之明也。此易傳所云窮理。以爲窮吾心之理。解之亦得。宋兆迴云。剖析至理。淺者及名。深者及身。深之又深者及心。心由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於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性。王陽明云。存養此心之天理。亦是窮理。

聖賢之學。亦不教他竟不去窮理。但以去欲爲主。窮理只是以次功夫。非首務也。故格物之爲去欲。必也。卽如人不能窮理而能去欲。上可優入聖域。下之亦終不失爲朴誠寡過之人。若不能去欲而徒事窮理。其學問才辨。適足濟其人欲之私耳。但以此衡之。則聖賢之所宜所先。必可知矣。

或謂無欲是出世法。若聖人之道。須是治世。豈只是一無欲了得。則聖人教人。必不以格去物欲爲首。明矣。余曰。若云治世法。亦政患不能無欲耳。夫無欲則虛。虛則能受。無欲則明。明則能照。無欲則公。公則能服物。無欲則通。通則能應務。無欲則剛。剛則能任大而不詘。無欲則健。健則能自強而不息。夫無欲之效如是。猶謂不可以治世者何哉。

古本大學源流

漢賈逵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大學乃子思所作。其間字法句法。多有與中庸彷彿者。故知賈子之言是也。（洪孔昭日北居偶說。）

大學一書。舊有古本大學與古本中庸並出禮記之篇。西漢戴德戴聖錄。又有石經大學。有二程改正大學。與今朱子定本不同。其全文各見本部。秋巒吳氏曰。古本大學。乃漢孔安國所獻壁經原文也。自是一篇。無分經傳。時去古未遠。又出孔氏。似無可疑。紫陽宗程子之說。以其有錯簡而更定之。首篇爲經。分三綱領八條目。而各自爲傳。又以其說補格致之闕文。鄭氏曉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行焉。程明道改正大學。與程伊川改正大學。又彼此不同。江州李氏卓庵張氏。俱有辨。（劉慶觀四書辨義大學考）

大學一書。傳於世者有二本。一爲古本。一爲改本。改本者宋儒朱子之所定也。改本中有補傳一章。則朱子所述伊川程子之學也。古本者。孔門相傳之舊本也。竊意孔門之書。萬世所取法也。就使其中義有難明。亦以闕疑爲是。改本於孔門舊本。有刪有改。有移有補。更動幾及一半。自爲一書。然則學者於此分別觀之可也。因改本竟廢古本不讀。不可也。伏讀四庫全書提要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卽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改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舊爲定本矣。（任邱邊廷英古本大學說自述）

大學之書。列在戴記。唐以前與戴記四十九篇同。治後乃與中庸篇單行於世。宋仁宗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進士王拱辰等。拱辰爲歐陽文忠公同年。而大程子爲歐陽公所取進士。意其書單行在二程之前。而朱子作大學序。謂至二程子始表章是書者。蓋徒欲推尊程子。而非二書始行世之實也。大學自孔氏以來。漢注唐疏。守而弗失。列在學官。刻之碑版。未有言其缺失者。至明道程子始更張之。伊川程子又更張之。至朱子因伊川之次。又別以經傳增補格物致知之義。於是古本大學所以教人之法。盡失其舊。身

心與聞見分用.先求所以知大學之道.而無暇求所以行大學之道者.蓋大學至朱子而變古.非大學至朱子而復古也.如謂大學出於戴記.非孔氏之書.不足當信.則已如謂大學實爲孔氏之書.即當信而好之.不可更改.如果有缺失.何以千百餘年從無人言及.如謂程朱之識.獨出於千百餘年之人之上.則明道程子更定可矣.何以伊川程子復有更定.伊川程子更定可矣.何以朱子又分經傳而增添傳說.其無可安放者.則日以新文.指爲簡篇.數十年之間.二三人之說.已紛紛若此.顧謂千餘年共守之定本爲非.而數十年紛紛更改之說爲是.其可信乎.故注疏所載古本.自大學之道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即接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格物者.即格其有本末之物.致知者.即致其知先後之知.既由天下國家.逆遡之身心意知.以知所先.又由格致誠正脩.順推之家國天下.以知所后.猶恐學者疑格致誠正與脩身各爲一事也.而總言之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本既明而後由本而推之末.由所厚而推之所薄.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至此則格物致知之義.已反覆深切明白曉暢而無餘矣.烏有殘缺以俟後人之增添哉.知脩身之爲本.則脩身亟矣.而心爲身之主.意爲心之發.脩身之功必自誠意始.故即繼之以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意誠則德能潤身而心廣體胖.故繼之以淇澳之詩.而一一訓釋之.切磋琢磨者.誠其意而明其德也.瑟僩赫喧者.德明身潤.止于至善而民不能忘也.君自明其明德.民何以不能忘.蓋自明其德者.必明其德于天下.以親其民.使君子賢其賢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而後明德親民之至善止焉.故繼引烈文之詩.實之以賢親樂利.以釋民不能忘之由.曰.此以沒世不忘也.明德必由乎自明.明德必用乎其極.繼之以康誥三節.言自明也.又繼之以盤銘三節.言用極也.極烏在.至善是也.無所不用其極.止至善是也.至善各有所當止.故繼之以邦畿之詩.止不可以不知.故繼之以黃鳥之詩.而證之以孔子之言.既知止不得以不敬止.故繼之以文王之詩.而實之以仁敬孝慈信之義.蓋意誠而德明民親.以止于至善.如此如聽訟然.必己之意誠而後民之意誠.故繼之以孔子聽訟之言而結之.以此謂知本.首尾完足.一氣渾融.何所事其更張.何所庸其補綴.孔氏正義于大學篇目之下.即註云.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是千古相傳之聖經.誠意之前.別無窮究事物之理.以爲格物之學者也.舍本末之物.棄先後之知.而別求吾心之知於天下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物其果可窮乎.必物之極處無不到.而后謂之物格.而後可以知至.將終身無物格知至之時.即終身無意誠之日矣.天地之大.萬物之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不害其爲物格而知至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何謂先務.知所先後是也.舍堯舜先務之知.而欲入大學之士.求知于堯舜所不能徧之物.陸子疑爲支離.抑豈過乎.且不獨陸子疑之也.當宋之末.董氏槐.學于慶源輔氏.王氏柏學於勉齊黃氏.並本于朱子之學者.亦並以格物致知之義爲未亡.欲還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二節于聽訟節之上.是格物致知之補傳.雖朱子之徒.亦以爲不可從也.至有明之初.本朱子章句爲大全.用以取士.士子徒知奉功令.竊科舉.目擩耳染于塾師之訓.既未嘗爲大學之實學.即漢唐註疏.亦束而不觀.而孔氏之遺書.世乃不得而知之矣.惟王陽明先生卓然特立.由陸子之言.求聖人

之學.於是古本大學復見於世.而道聽塗說之流.譁然議之.謂朱子補傳引云竊取程子之意.程朱大儒.宜皆可信.不知二程雖嘗更定其節次.而誠意之上.增添格致之傳.則未嘗有是意也.明道程子改本止移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于古之欲明明德節前.又移淇澳二節聽訟一節于節彼南山節後.其此謂知本二句.仍用古本位置.則亦以格本末之物爲格物.致先后之知爲致知矣.伊川程子改本亦與今本不同.並未嘗指某節當爲經.某節當爲傳.雖移聽訟節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之上.嫌此謂知本重出而衍其一.然亦以知本爲知至.未嘗謂格物致知別有它義.故曰.孔氏教人之法至朱子而一變也.今天下競言尊朱.吾亦從而尊之.然朱之前.尤有當尊者.陽明先生謂今之學者.宜於尊朱.而輕于叛孔.蓋古本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朱嘗尊矣.孔其可叛乎.吾誠不能重于尊朱.吾實不敢輕于叛孔將耳.至所謂脩身以下古本與朱子章句並同.惟刪去分章爲傳諸語.餘不復置論焉.（臨川李巨來方學政）

徐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矣.（王陽明傳習錄）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蓋人惟嫌現病以脩其身.而不知去病根以正其心.則不正之心.終將發病於身.其於脩也終不得力.此不須深言之也.假如身之應物.若正値其心有所忿懥之時.雖其所忿懥者.本無與於目前之事也.然目前之事.即或不免因此忿懥之心.而應之不能恰如其分.是在此事即爲不得事理之正矣.恐懼好樂憂患亦然.夫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是心之用也.非心之不正也.然此時之身.猶或不免因此而不得事理之正焉.若使其心竟爲邪妄不正之心.則其邪情妄念.時時發病以累其身者.尤不知其幾矣.若是而徒欲救治於外以脩其身.身安能脩乎.且不獨此也.人之心固不必常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事也.心之爲用.至鑒至變.偶在於彼則不在於此.又事之常也.非心之不正也.然心一時不在.則與此時之身.不相貫注.雖視也而有不見矣.雖聽也而有不聞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矣.是則此心一時不在.而即不能管攝其身若此.若使其心竟爲放失不正之心.則其昏昧放佚之失.不惟不能管攝其身.而反足以牽動其身者.尤不知其幾矣.若是而徒欲注意標末以脩其身.身又安能脩乎.觀於此則知欲脩其身.決不能但求之身.而必在有以正其心也.（邊延英古本大學說）

按古人文字有正言.有擬似之言.如此章有所不在兩層.乃擬似之言.非正言也.其意但就眼前事理.擬以示人.以明身之爲身.刻刻須心作主.正見欲脩身者.決不能但求之身.必在求之心耳.並非正言正心之事.以有所爲不正.必無所而後爲正.以不在爲不正.必常在而後爲正也.若必以常在爲正.則孔子三

月不知肉味、亦以其時心正在樂、則不在肉耳、亦何不正之有、若必以有所爲不正、如陳平憂呂氏之亂、則陸賈入而不見、亦以此時之心正在憂患、則此時身之應物、即不免有照攝不到之處、此自事理之常、豈便以此爲心之不正乎、觀此則知此章之言、皆舉似之言、非正言也、（全上）

古本纂詁

鹿伯順四書說約云、四書中學字、總以此章爲主腦、通章只脩身爲本一句可以盡之、

大人之學、大人之事也、天下何事最大、曰在明明德、見不明明德、不可以爲大學也、又曰在親民、見不親民、不可以爲明明德也、又曰在止於至善、見不止至善、不可以爲親民、即不可以爲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德、（王[illegible]明[illegible]）大人之學、其道如此、然民事不易言矣、要把民事做到至善、不可向民上求安排、只從德上求透悟、

脩身爲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脩身爲本、至善是明德之本體、其著落在天下、而非有一定格式之可執、即聖人欲得至善、亦須要慮、而此慮如不從明善來、便非定中境界、靜中精神、安中意緒、怎得至善、離卻治身、徑去治人、便是以背鏡照物、安得不以脩身爲本、

物有本末一語、開舉世之迷、事即跟物來、處物即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後、非做了本再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末原在本上做也、所謂脩身爲本、言我只事事自脩、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樣齊到、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動一意、意有誠僞、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爲提衡、而知以物爲著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脩、而齊治均平一適在內也、天地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庶人乃僅有身、人以爲脩身只是庶人之事、豈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脩身爲本乎、

誠其意、愼其獨、不是兩事、誠意是主意、愼獨是工夫、兩箇愼獨又不是兩事、前愼獨是議論、後愼獨是發明、中間兩愼獨相連、以申說求痛快、首尾兩誠意相應、以推究求懇切、聖賢不以板樣道理正襟論是非也、全以自在不自在上動人、

通章境界、在戒欺求慊上討說得極微、人人肺腑、通章精神、從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嚴、悚人毛骨、脈然情狀、潤身光輝、比得極明、醒人心目、

人情畏外不畏中、以其獨知之地、指視所不到也、夫誠其意在毋自欺、毋自欺是能自慊、此境不容一人、此幾不容半錯、人關鬼關、自出自入、故君子愼獨下一必字、煞有力量、對君子下一小人、小人只是不省的獨字、十目十手、有味哉、曾子之戒心於獨也、在獨知處大用戒嚴、遂落得在大衆前異樣舒展、中外原是相因、苦樂皆人自取、從長計議、意不誠可乎、君子知誠中而形外也、安得不戒欺而求慊也、

至善是明德本體、原只在己、天下國家是德所涵蓋、故論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以脩身爲本、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故爲切磋琢磨、在治民上做也、親賢樂利、是學脩所著落處、兩不忘原相應、是自下莊

此上萬般都不爲緊要、惟有自己非緊要、這點良心、炯炯瑩瑩、洞天地、照古今、千變萬化、無不具足、是天與人的一箇本來面目、脈數幾箇聖人、說他都是了當自己的生活、皆自明也、自字最有味、三聖明德、是後人從旁總其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非謂這明德只論心而不論事、論己而不論民也、無論顧諟者費大精神、即克明者亦不知多少翼翼兢兢、這箇自字極有趣、本體是自己完全、功夫是自己策勵、體驗、於接人待物之際、本心之不能即達、其間有多少病痛、須要舉出拚命的心腸來、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帝王賢聖、總從此成、

如以爲民、則渙散可任、知其是爲己、則緊急者還怕遲了、親民正所以明德也、故此章原即上章已有、但不得不各說耳、三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工夫都在己上、且莫分新之本新之喩等語、

極不是有窮盡的機緘、與日俱新、闢延終身無止足之處、而用極卻不是求天下的把柄、脩身爲本、經綸蓋世、皆在澡雪之中、 長民君子、須要滿拚心力以爲之、留一毫餘剩不得、無所不用其極、極其模寫、

又云、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蓋話不得不陸續說、而事原分不得、以邦畿與止、以黃鳥與人、以文王作人榜樣、

又云、這一段生活、從無言之地自爲應對、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文法加意提撥、要人發大志願、攬全盤生活、

大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由盡此心、民所意不敢通達的、一一拖出、即民所口不能自言的、亦一一體到、此原只是求慊本念、初非有意降伏、而民當是時、身家性命、都在我掌中過活、雖神奸巨猾、也被聖賢從無言之地攝住精魂、那敢別具肚腸、另生伎倆耶、

齊家者、使一家之人改惡以就美也、然家人之手足、觀吾身之好惡以爲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惡的人、恃以提挈而齊一者、改造主人好惡不偏、美中惡、惡中美、都一一不使相掩、則家之心志自一、耳目不亂、而齊在是已、美中有惡、惡中有美、自是常事、裁辨機權、全在指我成心以育物之品、使當吾好惡者激勸並承、觀吾好惡者適從有定、齊家治國、總不外此、特傳者不得不分題發論耳、論治國者、全以興行說、夫國與天下、原非兩事、此又就題分論、以互見其意、而非貼定死板不相通也、孝也者三句、是我與民同一勾當、毋責民不得、如保赤子節、是說民的情狀無甚難見、故身一盡、自然觸發、心誠求之、收與恕字相投著、蓋知道民之從好不從令也、仁讓作亂、總觀一人、堯舜桀紂、是極明的證見、此章痛快把民情說得透極、可補以令令人者之與、而先把家國勾當關在一處、亦極得力、

一人爲天下之主、天下有不遂之心則不平、然天下之大、從何處查點、聖賢從人心同處討出捷法、只一箇將心比心、萬不失一、絜矩二字、所謂尋根本、會源流、徹從乾坤手段、人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只爲愛財、自奉重、遂爲民慨、而民的好惡、還有一件在財用之外也、與財用相干、則用人是也、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黎民二字連下說解本註欲）好人不能保我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如必說到著底、輔君愼

德.黎民使利.輔君聚財.黎民使殆.總此勾當.非別有騰挪.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雖此處不必一一曉吾.而至末二節復追在一處.其意自明矣. 忠信者.不忍使己一念負人也.所以能絜矩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己.所以不能絜矩也. 自生財至末.純就財上反覆抹煞.聚財者一場心計.故先爲必用之財.尋了箇出路.因痛揭聚財之下場頭.以申明之.賓主並舉.利害遞陳.曲盡事理之宜.洞若從違之準.極妙文字.

孫夏峰四書近指云.此箇學字.卽夫子學而時習之學字.合乎古帝王賢聖做此一件.生活不盡.所以爲大.

有本末自有終始.先非遺末.而末卽在本中.如明德也.須在民上明.不能捩民育德、而謂之明德乎.脩身也.須在家國天下上脩.不能睦九族、安百姓.而謂之脩身乎.天下無離本之末.豈有遺末之本哉.總之.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物相感應.物者失其理.使是身不脩.而正心誠意之功.俱屬惘然.

春秋時.霸圖與.諸子出.學統亂於方術.此處特提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仰企古人.穆然唐虞三代之想.

誠意是作聖第一關頭.愼是獨中競業之念.所以致知而誠意也.胡雲峰曰.誠意獨作一章.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沒世不忘.正申明民不能忘之實.盛德則兼言民不能忘.前王則推本親賢樂利.明德新民.渾爲一事.賢賢而親親.治之大者也.樂樂而利利.安之大者也.

三箇聖人.皆明明德於天下者.克明峻諟緝.俱就日用感應實際處言.非尸居靜攝時如此.

新者.天地育物之生機.人心進進不息之生氣也.第患無所以作之.則其氣已朽而蠱有所生.聖人之新天下也.常以道與天下相循.而不令其有蠱壞焉.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正脩工夫.總在誠意中.此特舉身心相關處痛切言之.張氏曰.正脩之功.卒無一語及之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

脩身言好惡者.蓋家國天下之通關處也.總之.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誠.而貫於齊治均平之中.其功力全在致知上.所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隨舉一節.通體融徹.纔是善讀書.

雖釋齊家治國.然必歸重人主之身.乃求源之論.心誠求之.直推本誠意.乃聯屬家以及國之眞血脈也.

藏身之恕.卽堯舜之帥天下以仁.隱然含下絜矩意.言身則家在其中.言家則皆根身說來.總見脩身爲本意.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總是脩身以立教於天下.第天下大於國.須以心擬心.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

愼德君子.是從獨知處愼好惡之原.而矩之所從出者.矩之絜於財用.最爲喫緊.愼德君子.於本末內外.悖入悖出之際.卽欲不愼不可得也.矩之絜於用人.以理財者更爲喫緊.愼德君子.於所謂擧而先.退而遠.好人好而惡人惡者.卽欲不愼不可得也.是道也必忠信始得.蓋忠信是眞實心.矩之體也.卽所謂誠意也.朱子曰.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舉而措之.此章只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括盡.

全書只脩身爲本一句盡之.合格致誠正而後爲身之脩.總齊治均平而後滿脩之量.此學之所以爲大也.然其指趣既已無窮.而工夫自不容有間.故夫子曰.學而時習之.洪孔昭日北居偶談云.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者.脩其身而已矣.脩其身者.誠其意而已矣.三語實扼全篇之要.

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知脩身之爲本也.知本亂而末不可得而治也.知所厚者薄而所薄者不可得而厚也.大學之道.可以知所先矣.故不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語意渾渾全全.直直截截.

物有本末.脩身其本矣.事有終始.誠意其始乎.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其知止矣.慮而後能得.誠意其慮乎.故緊接以誠意一章.開首所謂誠其意者一句.單刀直入.不如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之相引而來.足見誠意二字.實領全編眞神.而明德親民止至善.可不必別立傳矣.

本末之物.不過善惡兩端.終始之事.不過好惡兩念.格其孰爲善惡.知其孰爲好惡.而不如好好色惡惡臭.非自欺乎.故獨不可不愼.

毋自欺、所以自脩也.其嚴乎、恂慄之至矣.心廣體胖.則其威儀必有維民之則者.故緊接以淇澳兩節.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故不必別立傳.只將詩書及孔子之言.反復詠歎.見由堯舜文武以至孔子之言.皆此物此志也.語意一氣呵成.何等渾全直截.

因明明德明字.忽拈出一新字.因止至善止字.忽拈出一極字.化工之筆.隨所點綴.無非妙理.

民之志.民之意也.大畏民志.民亦誠其意矣.惟毋自欺其志.斯能大畏民志.惟能自誠其意.斯能誠天下人之意.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也.故以此謂知本結之.

於誠中形外之后.而次以恂慄威儀.於盛德至善之后.而次以克明德.於自明之后.而次以日新.於用極之后.而次以知止.於與國人交之后.而次以無訟.皆天然妙合.無一毫湊泊痕.

大學言誠明.中庸亦言誠明.大學言愼獨.中庸亦言愼獨.故知大學爲子思作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體之惟一.誠意而天下之事畢矣.用之惟精.則其事又有不可闕者.故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逐節而分言之.

身謂一身.身有所者身有之.心不能檢而去之也.人謂一家之人.人之其所者.家之人有之.身又從而偏徇之也.誠意者勿用欺.齊家者勿用辟.

家國一理也.而曰心誠求之.依舊歸到心上.齊治一機也.而曰藏身不恕.依舊歸到身上.

誠意之誠.誠求之誠.一誠也.天下有養子而自欺者乎.心誠求之而后可自誠也.故言其意之誠.則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言其心之誠.則曰如保赤子.

明德爲本.親民亦未可爲末也.脩身爲本.齊家亦未可爲末也.惟以德與財較.而本末霄壤矣.農夫力田、

謂之務本。商賈鬻財、謂之逐末。則財尤末之末者乎。

生財有大道。亦即有絜矩之道也。謂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者道乎。固也。其大道在仁者。仁者、內本外末者也。以財發身者。非以身發財者也。上好仁者。帥天下以仁之本心。而下好義者。仁人能愛人之實效也。

華半江云。必誠其意。正收入必愼其獨。將明明德之本一筆勘出。淇澳以下。疊引經傳。反復申明。見誠意之功統乎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不可不知本也。全章都歸注知本上。

王良常云。淇澳節見明明德之統於誠意也。學者。誠意之端也。脩者。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至民不能忘。則齊治均平之極。誠意之應也。

前王節申親民之義。見親民之統於誠意也。誠以化之。則德及於民而不忘。誠以處之。則澤及於民而愈不能忘也。誠意之功。愼獨盡之。而誠意之分量。從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無一時一事可以闕得。故毋自欺四句。雖只完誠意之意。而好惡兩脈。直貫徹乎家國天下之間。敬止則誠意之通徹內外表裏洞達者也。故引文王之敬。雖與上引書一例指點。而誠字分量實於此攝盡。本字實於此透露。以敬爲本。即是以誠爲本。以誠爲本。即是以愼獨爲本。無二理也。故以孔子接文王之後。而隨舉親民中一細事言之。以見知聽訟一節。亦自有箇本在。則知所引經傳。句句是喚醒人知本。從首至尾。只此一意。所謂愼獨者。敬而已矣。故歷引詩書。反覆詠歎。而歸極於文之敬止。敬之一字。大學之要。徹始徹終。更何事求之經以外乎。

自誠意中發好惡兩端。直到治家平天下。事事離他不得。而於家發之尤切。所謂辟者。但少過其則。便是爲全體之累。未能誠以化之。則德之不脩。而觀感無本。固不可謂之意誠。未能誠以處之。則施之不當。猶有蔽於私而撓於欲者。亦未可謂之誠其意也。豈惟意之不誠。並格致工夫。從頭都錯。故喚醒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喚醒之。此兩知字直從格物致知來。身不脩節。用反結。所謂其本亂而末不可治者也。

家不可教。謂我身不脩。不可以教家也。蓋探原知本。從脩身爲本說入。自文王以敬止之聖。立人倫之極。仁敬孝慈五者。遂爲千古治平之準。此錯舉其三事。以明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三所以字。句句有箇本在。

心誠求之。通貫正心誠意來。此雖出於人心之自然。不待勉強。苟非心理之同。將有誠求而不中者。故誠求必中。乃見心理同然驗處。李安溪云。首二節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下二節言不出家而行其化。三節觀感而化之事。四節順從而化之事也。下文引詩。兩言可教。則其理之一也。足法民法。則其化之行也。此章之義。探原於格物致知。舉正於正心誠意。而貫徹乎治平之全。直爲大學全體工夫。一箇恕字攝盡。

上老老三句。其義是推上一章。老老、長長、恤孤。所謂本身以教家也。興孝興弟不倍。則心理之同而感化之事。三而字。迅速而不爽。即上章所謂機也。

絜矩二字。是盡一卷兩箇道理。

同民之好惡如何。曰好善即如好好色。惡惡即如惡惡臭而已。其要只在誠意。故好惡兩念。求端於意之微。而貫徹乎治國平天下之大。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愼。

自誠意說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要只在愼獨。一不愼更不能脩身齊家。其辟至於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其尤甚者至於爲天下僇。只自不能愼獨始。是故君子愼之爲要。而不可不先愼乎德也。

先愼乎德一句。直將一卷大學一口吸盡。以格物一節言。所謂愼德者。直探原於知本知至。所謂脩身爲本也。愼德即明明德也。若從誠意一節言。則愼德直從愼獨來。必格物致知深明乎好惡之理。愼獨克己。致謹於好惡之原。然後心正身脩。而用好用惡不至徇己私而陷於辟。然猶必兢兢致謹。實有諸己無諸己。然後推以及人。此所謂恕也。若以本章上脈言。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愼。此云先愼乎德。蓋言好惡之施於民。不可稍不加謹而失於辟。而尤當先愼乎德以謹好惡之原也。以本章下脈言。能愼德則人土財用。即此俱有。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不可不先愼乎德。自此至忠信驕泰。方盡愼德之義。蓋絜矩在公好惡。而公好惡之原。只在愼德。故知愼獨之功。雖至平天下。徹始徹終。俱不可忽。

自絜矩以下。又推上一層而言。所以能絜矩之本。因就財用用人兩大端。申明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特歸本君身之善與不善。更歸本君心之敬與肆。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只結歸絜矩。更不結財用用人。其旨斷可見矣。

適有之曰。改本之有補傳。由誤認明明德於天下節爲細列條目。必須逐件各做工夫。又見誠意下後文皆複說一徧。惟格物致知不再見。遂疑經文脫簡。爲補格物一章。其實經文本義不如是也。蓋此節文意乃逐節推上。歸重一處之辭。非平鋪直敍細列條目之辭。其意蓋承上事有終始之意言之。故言明明德之功。卻自極闊遠處說起。由天下推到國。又推到家。又推到身。一路推去。直至誠意。而誠意之功。則在致知。蓋知者、良知也。即明德之明。隨時呈露之知覺也。人能隨時隨事。致其良知。則明德益明。意必誠。心必正。身必脩。施之家國天下。必有齊治平之驗矣。然知不容致。在格物者。正明一句。著落處也。即所接之人情事變。隨時體當以致之。此大學本義也。（格物物字。舊註解作事字。與王陽明正事之說同。而以格物即中庸之體物。而格字是體當意。似欠切。）

故本之說大學。其不得經文本義者有三焉。一在謂致知爲窮至事物之理也。夫求理於物。是求之外矣。不知知者、良知也。即明德也。是乃吾心自有之理也。使人忽棄本心。別求物理。明明德之功。先已失卻頭腦矣。一在謂致知專爲知之事。誠意以下始爲行之事。正如其說中庸先明之而後誠之耳。不知知即明德。致知即明明德之全功也。人於人倫實境。體認踐履。務盡其良知。是謂致知。如改本之說。知行分爲兩事。未行之先。懸空講論思索。其知也。必多口耳之知。少眞切之知。假知之後。依吾所窮之物理以行之。其行也。必多義襲之行。少慊心之行。知行兩事。皆非大學之眞功矣。一在謂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各爲一事。各有一段功夫也。不知古人言學說脩身。即正心亦在內。說正心。即誠意致知亦皆在內。此節經文所以層遞言之者。正以但說脩身者語尙寬。恐人不知如何脩法。故須層層推說。說出眞切用力之處。在致知耳。非謂致知之功不是誠意。須另有誠意之功。誠意之功不是正心。正心之功不是脩身。須另有正心脩身之功也。改本不知其實爲一事。但就字義爲說。一日作爲一事。分析愈精。頭緒愈亂。使學者半日讀書。添多少虛說虛見。求之實境。終是茫然。不能得力。後之學者。鑒此三失。則於讀大學一書。思過半矣。

改本因格物致知後文不再見。爲補格物一章。其實後文毋自欺愼獨之事。卽致知之事。不明言致知者。欲學者知其實際。特另加誠意以明之耳。蓋自欺者。欺其心也。卽自欺其本心之良知也。自欺之病。卽不致知之病。故不致知則欺。致知則不欺。實一事非兩事也。獨者獨知處也。獨知言獨者。蓋謂是是非非決不能向外邊取準。惟當反於獨知之地。是否心安。惟吾自覺。是則吾不可昧之良知也、事事愼之於此。不使有纖毫欺蔽。則知無不至。是愼之卽以致之矣。故愼獨則誠。不愼獨則不誠。致知則誠。不致知則不誠。實一事。非二事也。古人文字。惟欲學者知其實際而已。故其言有應有不應。而義則精矣。非如後人文字。義實不精。但於字句間求周密也。

明明德。總名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八者。明明德之細目也。總名一而目有八者。非各爲一事。特自其所著落之地而異其名耳。人隨時作事。則八者之實無不具在。而其要惟在致知。致知者意致知也。心致知也。身致知也。致知於家與國與天下也。意致知則誠。是於意爲誠之功也。心致知則正。是於心爲正之功也。身致知則脩。是於身爲脩之功也。致知於家則齊。致知於國與天下則治且平。是於家國天下卽爲齊治平之功也。故八目實一事。非兩事也。欲如此先如彼者。言欲得力於彼處。先須得力於此處。非謂先做此一事。然後另做彼一事也。改本之說。一曰自爲一事。必按其先後各自做工夫。然則後文言在者何可通乎。或疑學只致知一事。何以言有終始乎。不知終始者。以一事之功候言之。非必數事相接。而後可以言終始也。學之貫終始者。知也。學之始。惟致吾知。其終也則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此所謂事有終始也。

補傳窮物理之說。其名目不見於古經。今求之中庸論語孟子三書。亦皆未合。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義也。是理卽心之理也。非物之理也。伊川程子注此章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義在心而理在物。此顯與孟子異者也。樂記言天理。後世儒者皆用之。然畢竟天理在何處。孟子言盡心則知性知天。是天理亦心之理也。性之理也。非物之理也。惟易說卦言窮理。亦未言窮物理。明王文成之言曰。仁極仁是爲能窮仁之理。義極義是爲能窮義之理。是窮理亦窮心之理。非窮物之理也。明道程子之言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據此。是伊川窮物理之說。不惟與四子不合。亦非明道程子之所是也。惟伊川有格物九條之說。朱子據之以作補傳。故曰改本一誤。朱子所述伊川程子之學也。

知謂心之良知。卽明德之明。隨時呈露之知覺也。蓋人心之知之、自能知是知非也。一如目之於色焉。不待聞於人而妍媸自辨也。又如鼻之於臭焉。不待假於外而美惡自覺也。是其是是非非。雖在無所不至之小人。亦終有不能變易者。

齊治大頭腦。惟在孝弟慈。孝弟慈肫然處。卽仁秩然處。卽讓仁讓之心。皆出於自然之明覺。卽明德也。卽良知也。事事體之以此。而務極其至。卽明明德也。卽致知也。一有不仁不讓。則此心必覺。此覺處卽獨也。事事不欺。此覺卽愼獨也。信如是則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之實。皆在此矣。故曰大學全功。一愼獨而無餘事也。實一致知而無餘事也。矩所以爲方。方之中有平方、有立方。此指立方之體言之。六面齊同。其上下前後左右。所以面面如一。無長短廣狹之異者。以出於一矩故也。

平天下之道。惟在絜矩。畢竟民好民惡。何自知之。必以良知曲體而得之。故絜矩卽致知也。故曰致知者大學之全功也。

古本大學輯解卷下

總論

大學一書。示人大學者知本之旨也。本一而已。章內凡三見。對親民爲末而言。明德爲本也。對齊家治國平天下言。脩身爲本。脩身卽明德也。就脩身中事扼要言之。誠意爲本。誠意亦明德也。唐自明先生曰。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者。脩其身而已矣。脩其身者。誠其意而已矣。三語實扼全篇之要。平天下章。對財而言。以德爲本。財爲末。蓋財用亦親民中之事。而尤爲末中之末也。首章第三節以物有本末結之。第六節以脩身爲本結之。第七節又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之。次章以此謂知本結之。第六章云。先愼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層層提掇。呼應分明。作書之指。可曉然矣。

致知知字極重。王文成作良知解。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章句中知爲善以去惡之知。是明德明字著落。章句解明德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非良知之謂乎。又云。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非良知不能致之謂乎。明德之昏。由於物欲。則明明德必格去物欲。此錢塘毛稚黃祖文成致良知之說。訓格爲去。訓物爲欲。格物爲格去吾心之欲。非窮至事物之理。其解甚確。而章句亦云盡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其說初不相抵捂也。

明德之解。朱子以虛靈不昧解明字。以得於天具衆理應萬事解德字。註語包括一切。玩此書本文。疏

德字綱在倫常上。其疏至善也。曰仁敬孝慈信。治國章曰孝弟慈。平天下章曰興孝興弟不倍。則明德親民。皆不出此五者。衆理萬事。均由五者推以擴之。無庸泛及。愚竊謂大學之言德。不外仁敬孝慈信。中庸之言道。不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兩書言道言德。本文內自有切實註脚。解者以人之所得於天註德字。以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註道字。此說文法。而於學庸言道德意尙嫌落空。

大學一書。註疏本不分章節。明道伊川二程子改本亦不分章節。朱子改本分爲十一章。安溪李氏古本說定爲六章。首章大學之道起。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下五章皆以所謂起。以此謂結。王氏謝、逸氏廷英分章皆遵李氏。玩古文起結。實係六章。今從之。據註疏。全書皆經也。二程子改本亦不分經傳。至朱子始定爲一經十傳。謂經爲孔子之言。傳爲曾子門人所述。臆決無據。漢賈逵以爲孔伋居宋所作。賈氏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授。仍以全書皆經。皆子思子所作爲是。

朱子改本湯之盤銘四節註。尤牽強。既以此章爲單釋新民。而明德止至善夾雜言之。殊乖文法。新民解作自新之民。則通章無一新民新字。古人無此釋經文法。以釋明德止至善之文例觀。知必非新民傳矣。　結句明言用極。爲得謂單釋新民乎。淇澳節於民不能忘句。不著一解。蓋以此節爲單釋明德。此句自解不去。前王節君子註謂後賢後王。亦係騎牆之見。夫後王不可言民。後王之賢親。更不可云無一物不得其所。卽以君子爲後賢。則後賢亦親民之人。賢親正親民之事。焉得以此爲前王之新民乎。況樂樂利利。是親字意。非新字意也。如保赤子節註云。不假強爲。解亦囫圇。蓋誠求必中。不學而能。陸子之尊德性。陽明之致良知。此節尤爲確據。朱子既以格物爲卽物窮理。正是欲人學養子而後嫁者。此處實難索解。故以不假強爲句。鶻突混過。章句中經前人指駁者甚多。姑以管見所及論之。

朱子以正心爲存養事。以誠意爲省察事。中庸戒懼愼獨。亦判爲兩項。按存養兩字從盡心章存其心養其性來。孟子未嘗以存養專指心之寂然時說也。寡欲多欲。得養失養。皆指心之接物時說。旦晝梏亡。夜氣不存。飮食之人。養小失大。皆以存養爲動時工夫。省察正所以存養。非兩事也。自宋儒以主敬主靜立說。謂省察以前。別有存養功夫。與孔孟所言頗相悖戾。說者謂宋儒之學皆禪學。非刻論矣。正脩章章句云。四者皆心之用。明是意上事。又云一有之而不能察。明是省察事。則正心必於心之用上加省察功夫矣。下節註乃云。敬以直之。則此心常存。是不向心之用上著力。而向心之體上著力。自相矛盾。尤屬顯然。

古本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民親字。伊川程子云當作新。今仍依原本作親。）

此子思子示人以知本之學也。萬物一體之謂大人。爲萬物一體之人。是謂大人。學爲萬物一體之學。是謂大學。道爲萬物一體之道。是謂大學之道。道卽平天下章絜矩之道道字。絜矩之道。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德者人得於天之理。誠意章所云仁敬孝慈信是也。五者得於天爲天理。見於事爲事理。天理在我。而事物之理。昭融不昧。故德謂之明。明明德者。去其蔽之謂也。章句兼氣質所拘言。蓋謂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顏習齋駁之曰。孟子云性善。則情與才皆善。則氣質但可云有過不及。不可云惡。習齋語是。明德之不明。物欲蔽之耳。物欲淨則天理純。而明德復明矣。親。親愛也。民指國與天下言。家之中父子兄弟不可言民。然親親而仁民。齊家是脩身與治平過峽。故親民必兼齊家言之。仁敬孝慈信。於身之接人見之。明德卽在親民。親民正所以明德。非兩事也。止者至而不過。適如其分之謂。至善。事理當然之極。卽明德本然恰好之分際也。止至善。緊跟親民說下。從事理上見天理。以本心之明。求得乎自然之天則。非若舊註明新各爲一止之說也。此書之作。因當時聖人旣遠。學術紛歧。恐學者務末忘本。故於書首特指知本之學以示之。言大學之道。以萬物一體爲量。非別有事也。惟在明吾之明德。而已。明吾之明德。卽以親愛乎民而已。親愛於民。仍卽止於明德至善之分際而已。語雖三平。意實一串。

重讀首二句、而本末之旨曉然矣、玩下文明明德於天下句自見、分三綱領者失之、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當止之至善、卽明德之本然也、知者明之也、知止不但從格致來、實從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來、良知在我、卽明德也、致其良知、以至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則明德旣明、全良知之本然、凡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渾然一止也、瑩然一知也、身未與家國天下接、則無慮而有知、身旣與家國天下接、卽因知以爲慮、定靜安皆知中功效、卽明中意境、意未發而中無不誠、故定、心有主而中無不正、故靜、身無事而已無不脩、故安、慮者本吾心之明、以求得自然之天則、仍不外所知而得之、蓋知止者、心無物欲之蔽、而全乎天理之極也、得止者、心無物欲之累、而盡乎事理之極也、此節從明德後親民前、揭出良知全體大用、而明德爲本之旨、益曉然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猶事也、事謂事其事、書云、惟事事、明德本也、親民末也、一物自分本末、明明德、始也、親民止於至善、終也、一事自分終始、終始不離本末也、知所先後、非做了本、方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本末一齊致力、先後不從致力上見、從得力上見、先得力於本、後得力於末、而本末中節節各自爲終始、皆該於所先後中、此知字在人德時辨明涂徑、比知止知字較輕、然亦由格致來、非影響恍惚之知、知本者此知、馴之以至知止、猶是知也、道之全體大用、未易盡其量、而不紊其序、必不闕其功、則違道不遠、故曰近道、此節以物有本末句、結上兩節、起下脩身爲本、而併注於知本知至、終始先後字、又爲下兩節作引、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古者唐虞三代聖君賢相、如後所引堯舜湯文等是、（此句爲後五章引古張本）欲如彼先如此者、非謂先做此一事、然後另做彼一事、八目只是一事、明明德、總名也、八者明明德之細目、欲就統括中推求至要、故特博稱推說以發明之、明明德者、明吾之明德也、吾之明德、不能懸空以明之、必在親民之實際以明之、天下者、親民之盡境、卽明德之盡境、故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此一句、承上物有本末直注脩身爲本句、發端全章精神俱振、治猶理也、國之事皆就理、卽明明德於國也、齊猶一也、家之情志無不一、卽明明德於家也、脩猶治也、治其身者、明明德於身也、與家國天下相接者身、主乎身者心、心與人接、而由靜之動者意、意動而是是非非、有自然之明覺焉、則知也、人有良知、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卽明德也、雖旣蔽以後、知有隨時呈露者、蔽其知者欲爲之、物卽欲也、正者一如其本然之謂、誠切也、致如中庸致中和致廣大之致、致之言猶盡也、蓋其分而無餘之義、格、去也、格去物欲之蔽、以復全虛靈不昧之體也、正誠致格、皆明明德於身、而卽明明德於家國天下、則脩身其本矣、此下兩節承上事有始終知所先後詳言之、以申物有本末之旨、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以一事之功候言之、各自爲

終始、而大端則始於脩身、終及於平天下、重讀首句、而示人知本之旨曉然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人之良知本無不至、其有不至者、欲蔽之也、蔽去則全體盡復、中庸之致曲、論語之克復、孟子之擴充、皆同此義、是物格而后知至也、意不能強之使誠、必知至意乃自誠、心不能於寂然時求正、必意誠心乃自正、身不能從標末上求脩、必心正身乃自脩、家國天下、皆不能以才智作用求齊求治求平、必自脩身中節節灌注、乃能致之、此節卽上節之言、而反復之以明所言、逐節相因之事、皆出於必然而不可易、讀者從物格一氣貫至身脩、再從身脩一氣貫至天下平、則事有終始之義著、而示人知本之旨、益曉然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庶人一邊輕看、庶人但有身有家、人或疑脩身專是庶人事、豈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爲本乎、路問生太史云、是字卽指上文、猶云此各項人、壹字總下皆字、猶云合而言之、章句乃補釋其意、非以切字訓是字、按正韻、壹專一也、鄭氏注云、壹是專行是也、又壹與一通、周禮天官公之士壹命、章句從之、此節結上兩節明明德於天下句、與脩身爲本句、緊相呼應、脩身爲本、正見明德爲本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本謂身、末該所厚所薄在內、家爲所厚、則親不待言、厚所厚因並厚所薄、而國治天下平、所謂親民也、故就國與天下言、則家亦爲本、而明於厚薄相因之勢、則齊治平總以脩身爲本、然人但以脩身爲齊家之要、故又就所厚所薄析言之、由本而達之末、則末不一末、而無不治、求末而遺其本、則家且先亂、而無不亂、治亂之機、古今同轍、務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此謂二句結本節、並結全章言、皆示人以知本也、知本則知末、知本末則知終始先後、馴至知止而齊治平、無非慮而能得中事、豈不謂知之至乎、知本者、大學之全體大用、知其先也、知至者、大學之全體大用、知旣其實也、知本猶易、亦云知至、知至猶易所云至之、不言物格、已統於知至中矣、

此章書屢提知字、致知之知、良知之隨時呈露、知止之知、良知之全體昭融、知本之知、良知之乍新闢隧、知至之知、良知之旋轉乾坤、知所先後之知、則初學人德時、良知之振起聾瞶也、格致義已詳見本章、故下文不復申言、王陽明云、格致卽誠意功夫、最確、誠意功夫、實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則格致功夫、亦貫誠正脩齊治平中、補傳失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謙讀爲慊）

此章申言誠意之事、亦大學之全功也、從脩身爲本中、特提出誠意爲本、蓋對家國天下言、則脩身爲本、而格致誠正、皆所以脩身、扼要言之、則誠意括格致正脩齊治平、皆離不得、故又明誠意爲本也、不粘格致說、愼獨已包格致在內、不粘正心說、心廣體胖已包正脩在內、以下疊疊引古、見明德親民止

至善。無非誠意之事。註疏說甚確。末引子言聽訟。爲治國平天下者。指出關鍵。見民心皆一誠所感。而誠意爲本之旨。益瞭然矣。故以此謂知本重結之。此章於全功中揭出要務。上章義蘊。皆括其中。前四節尤深切著明。爲往聖繼道統。爲後儒正學術。爲萬世開太平。子思子深心若揭。自改本夷於衆傳中。謂誠意只大學一節功夫。埋沒古人苦心久矣。欺者。瞞昧之意也。自欺者。言人欲爲不善。心之良知非不自知。特以牽於利欲之私。且顧含糊做去。是自欺其心之良知也。章句云。知爲善以去惡。則格物致知。只是要知善惡。而非若補傳卽物窮理之說。朱子易簀前。改筆明確如此。謙快慰之意也。意不欺知。則一好一惡。皆爲自慊其心之良知也。獨。獨知處也。以獨言者。人之良知。惟此默默省覺之處最爲眞切。愼者。兢兢於此而不敢稍忽之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不知善當好。惡當惡者。有欲以蔽之。則欺從生焉。格去物欲以致其良知。一毫不敢自欺。所謂愼也。陽明先生謂格致是誠意功夫。正因愼獨二字。包得格致在內也。蓋誠者自然而不容已之謂。必使意之發用。常出於心之本然則誠。故所謂誠其意者。非別有誠之法也。惟在事事不自欺其心之良知也。不自欺其心之良知。則良知居中作主。見可惡斯惡之。惡之斯如惡惡臭。見可好斯好之。好之斯如好好色。誠之至也。此其惡所惡也。惡其所本惡。非本不惡而強欲惡之。其好所好也。好其所本好。非本不好而強欲好之。一好一惡。皆爲自慊己心之事。故能誠也。意出於自慊則誠。若不出於自慊。則終不誠。是以君子欲誠其意。必於獨知之地。兢兢焉格物致知。以去欺而求慊。是卽君子誠意之學也。

李安溪云。此章前無誠意在致其知之文。後無正心在誠其意之釋。章首又特揭誠意。而於前後無所牽引。蓋以誠意爲一篇之要。

按宋儒云。格致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此節特提君子。下節以小人反照。所謂人鬼關者是也。人鬼關卽是夢覺關。君子愼獨。覺爲眞覺。小人不愼獨。夢尙未醒。若於誠意前添夢覺一關。則格物致知。君子小人皆能之。古人著書發端。使教人爲君子。禁人爲小人。後儒發先知後行之說。學者記誦著作。終身在鬼關討生活者多矣。韓昌黎原道篇。引大學至誠意而止。其見道勝於宋儒。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節言不愼獨以誠其意。則必流爲小人也。誠則必形。小人舍誠以求形。不能誠則無可形。誠專主善。傳解云。小人誠於不善。誤矣。閒居中日不見君子時也。爲不善。爲字切事爲言。而根意之欺來。厭然消沮貌。揜。閉藏也。（鄭注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孔疏云。見君子而後揜然閉藏其不善之事。）章句訓厭然爲消沮。則閉藏訓揜字爲妥。著。表暴也。如見肺肝。言如見其心也。君子小人之分。不在知而在意。好善惡惡。小人之良知無異君子。而卒爲小人者。自欺故耳。見君子而厭然。良知發現。不容盡沒。去不善而爲善。爭此一機。乃以揜著欺人。不能誠於善也。視己如見。知人不能欺。善無可形也。揜著者意中事。如見者亦意中事。獨知中情僞百出。忽起忽滅。自欺之情狀如繪。則何益矣。從小人意中喚醒迷途。而獨之當愼益著。此可見人之爲善。必眞

能誠。切於中。乃自然形現於外。若本不誠。則無可形也。君子明於誠形之理。中外之符。非必取鑒小人。而於中求誠。安得不於獨致愼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節引古以明獨之當愼也。嚴。嚴明也。言嚴明而不可遁逃也。所視所指。誠固在中。形亦非外。皆出獨中。眞境結上起下。於厭然時見其嚴者小人。於發念時見其嚴者君子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節言愼獨之君子。誠中形外也。德卽所謂明德。與平天下章先愼乎德德字同。但明德之德。以得於天言。潤身之德。以得於心言。爲小異耳。意誠卽謂之德者。意誠則心易正。身易脩。而齊治平之業由此出。故直以德目之。以見誠之可貴也。潤如水之滋潤。自然流溢之意也。心廣體胖。正對厭然者言之。是則誠形自然之驗。心之廣。非正也。乃心所由正。體之胖。非脩也。乃身所以脩。於體胖見身之潤。由心廣而體胖。自然流溢。所謂潤卽所謂形也。而實由於德。故明明德之君子。必愼獨以誠意也。章首三言君子。見君子小人分界。惟在誠與不誠。而歸其功於愼獨。格致功夫。暗括於愼字中。除格去物欲以致良知。別無所謂愼獨。則愼獨外。亦別無格致功夫也。此處將誠意正旨一結。猶治國章中間故治國在齊其家一結。下文疊疊引古。將上章義理總括於誠意中。以盡誠意爲本之旨。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illegible]）

此下兩節爲一段。承上誠形之說。合明親至善而總論之。見明明德於天下。皆誠中形外之事。自然而不可揜。以見誠之可貴也。兩不忘相應。是自下註解。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改爲切磋琢磨。原在治民上做也。親賢樂利。是學脩所著落處。不可以盛德至善單屬明德。而另指後節爲新民。本文自明。此節引衛風而釋之。以見德之及民也。斐。文貌。指君子之威儀。民所共見者言。淇澳水潤土肥。則菉竹之猗猗。自然形現於外。君子有切磋琢磨之功。文章亦自然形現於外。所以然者。誠故也。學脩皆愼獨中同時並進之事。以辨析之精微言。則謂之學。以自治之果確言。則謂之脩。非先知後行之謂也。恂。信實也。慄。戰懼也。釋詩言如切如磋者。言君子講明辨析之事。誠於學而不能自已於學也。如琢如磨者。言君子踐履克治之功。誠於脩而不能自已於脩也。瑟兮僩兮者。言其心之恂慄。自能嚴而無間。僩而日強。是誠之能不息也。赫兮喧兮者。言其身之威儀。自能赫而盛美。喧而宣著。是誠之不可揜也。惟然。故盛德至善。自能孚乎人心之同然。而民不能忘。皆以其能誠故耳。有斐君子。卽愼獨之君子。德曰盛德。於德之及民上見其盛。於德之及民而至善上見其盛。明德之事。無非親民之事。陽明先生所云。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承上民不能忘。引烈文之詩而繹之。極言誠之必形也。形於身。形於民。形於天下後世。無非形。卽無非誠也。君子親民之人。指前王言。小人卽民也。賢其賢者。所用之人皆利黎民之賢也。親其親者。老老、長長、恤孤、有恩誼以及乎親也。二者、親民之大端也。樂其樂者。興孝興弟不悖。化美俗成。民無拂鬱。故樂。利其利者。生財有道。飲和食德。民無觖望。故利。樂利之小人。必不能忘賢親之君子。至於沒世而猶不忘。以此故耳。此可見意果能誠。則明明德於天下。而極於盛德至善。必有親民之實及於民矣。果及於民。則且有至誠之感。在於後世矣。程子曰。有天德方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卽此二節意。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諟與是通。帝大甲作讀。是也。續說 典是古今之字異。故發文爲是也。）

此下三段。亦合明親止至善而總言之。歸重止至善。並申明首章知止節義。以見誠之爲貴也。此一段單提明明德言之。見其必出於誠也。明德離不得親民。三聖明德。是後人綜其一生事體而定之。非明德只論心不論事。論己不論人也。天下國家。莫非己也。卽明明德於天下。皆是自己事。故曰自明。克、能也。能誠之意也。顧者。常目在之。無斯須之懈忽。亦能誠之意也。結以自明。本體是自己完全。功夫是自己實勵。蓋德原是明。[illegible]而拘蔽之後。有許多掣肘。須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非誠則不明也。聖人中如堯如文。皆有物欲之蔽。然聖人不自以爲無蔽也。亦臨亦保。罔遊罔淫。所謂克也。引帝典。重峻字。明明德於天下。親睦平章協和。皆在吾明德中。峻之至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四節言止於至善。皆一誠所爲也。新、新得也。五新字同一義。卽中庸溫故知新之新。言君子欲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必常有新得焉。所謂用極也。作、振作也。民、民事也。命、令也。承上言自明之君子。果其能誠而不自已於明焉。則其明之之功必進。進不已是日新之事矣。引盤銘言。果能一日之間有新得焉。則必能日日有新得矣。日日有新得。則不惟日日有新得。且必有創獲之境。又在尋常日新之外者矣。引康誥言君子之於民事。非僅因循仿照之事也。是常振作其精神。而時有新得者也。引詩言周之立國已舊。典章法制。固無不備。然其命令之事。亦常出於隨時體驗而有新得也。有新得者。用其極也。無所不用者。家國天下之事。無在不用也。非誠則不能新。非誠則不能用。用極之君子。卽愼獨之君子。合銘誥詩玩之。句句有誠在。三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功夫都在己上。章句以首節爲自新。庶忠節公毅之曰。豈有天子的日新全與民不相干之理。宜渾括說。次節三節說親民。卽是說明德。親民正所以明德也。三節皆以新字詁止於至善。止字能新方能止。不新則有不當止而止者矣。舊註因此段五新字。改首章親民爲新字。又截出四節爲新民傳。看結尾一語。明是說止至善。何得以爲之新民。又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解。豈合三聖而始完一事之始末耶。割裂古人文字。而從爲之辭。無怪後儒之詆駁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三節。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揭出止字着落。而以聖人之誠爲用極標準也。人情出身加民。除了自外於善的。也都成箇片段。只是不至善。纔爲本體尖難。功夫粗疏。不當止而止耳。以邦畿與止。所謂極也。以黃鳥與人極爲人極。故人不可不知也。以文王作人榜樣。卽用極之君子也。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念不繼續。便一念不光明。卽一念生懈肆。而止無由知。亦無由得矣。止跟敬。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緝熙敬止。確是聖人之誠。不思勉而從容中道也。下五句不粘文王說。五止於字。非誠不能。人能誠則人人皆止。人人皆文矣。仁敬孝慈信。明親渾括其中。大學一書。德字至此方填實說。治平兩章。只孝弟慈。曰老老長長恤孤。明明德於天下。都就倫常中揭大端言之。倫常外無德。則親民與明德。明非二事矣。毛氏先舒以去物欲盡倫常言。深得此書之指。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節從德之及人處抉透機關。以見誠意之爲本也。鄭註。大畏民之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正義曰。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服民使誠意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爲大畏民志。皆是誠意之事。此古解宜從之。民志卽意也。心所發爲意。意有所之爲志。民之意中。亦若有十目視十手指者。以誠感者以誠應。是誠意之君子有以大畏其志也。觀於此。則大學首篇所謂知本者。在誠意之事矣。此謂句總結通章。與上章此謂知本句相發明。上章之本指脩身言之。此本字指誠意言之。誠意卽脩身之要。非有二本也。不言知至者。誠處卽是知處。已括於章首愼獨內。不待言也。按朱子今本截此一節爲本末傳。則始終先後。亦須有傳。意誠而后心正。又須有傳。不勝補矣。況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不又增一本末傳乎。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有之身。伊川程子云當作心。今依本文作身。）

以上兩章。言大學之全功無遺蘊矣。正心以下皆非別爲一事。此下四章。非爲學不知要而各有所蔽者言之。此一章。則專爲欲脩身而不知求之心者言之也。舊解以有所不在爲心不正。用意巧而理解未眞。置此章爲衆似之言。非正言也。李安溪古本說云。身有之身仍當作身。蓋忿懥之類以心之發乎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辭氣。亦因之不得其正矣。本文正字。因心之義以說身也。按忿懥四者。章句云皆心之用。則仍是意上事。非寂然之心體也。安溪亦云。誠意之外。別無正心之事。惟身之不正。以應事時不得事理之正言。非專指容貌詞氣也。邊有之先生之說。確矣備矣。（此見）此章。皆從身心相關處淺淺指點。而不正不脩之失言外得之。宋儒以爲正言正脩之事。立說纖仄。又改本文以遷就其說。元明以後。皆宗之。安溪雖辨改身爲心之誤。而義未明暢。遂說自係不刊之解。按不見不聞不知味。正括致知在內。故云格致誠正。皆以脩身。而脩身之爲本。曉然矣。

按政和石經本。食而不知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節。下文

按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以前後引古例看此章。宜有此六句。與上節反正相生。後出結句。文理更順。然諸家皆謂石經爲明豐坊僞本。姑錄以存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節之旨。專爲欲齊家而不知求之身者言之。言齊家之本在身也。鹿氏說約之義精矣。（見前）正定王氏定柱曰。之猶往也。意所專趨於是也。動於意。徵於身。而因以見於家也。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賤惡敖惰。惡之屬也。於好之中有惡焉。乃能爲之以情。不能裁之以分。家之所以不讓也。於惡之中有美焉。乃能裁之以分。不能篤之以情。家之所以不仁也。於所好所惡有所觸。輒以好惡迎之。即未有所觸。亦預以好惡待之。此固責諸意不誠。心不正。而實由知之不至。苟知所好有惡。所惡有美。好惡非可遷臆。則意不至畸發於好惡。而爲之迎距。心不至曲囿於好惡。而爲之中守。是故雖在妻孥。過則宜糾。雖在耆長。失則宜規。雖在孤稚。佚則宜儆。雖在嚚頑。勞則宜卹。雖在懲忒。悔則宜錄。此好惡之不辟。非知既至。必不能使心意之皆平也。故曰。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子可言好。苗不可言惡。引諺言。不重明析好惡。但以證上文鮮知之義。莫知其惡。以溺愛之昏其鑒也。莫知其碩。以貪得之蔽其照也。溺愛貪得之私。據於中而爲之主。雖欲虛公觀理以致其知。其道無由。此欲誠意正心者。所以必物格而後知至也。知本亂末之所由不治。自能知本治末之所由不亂。故此章不詳齊家之事。但舉其弊爲言。以切指其所厚者薄之患也。以上皆王氏大學臆古中語。按用情之辟。心與意實受其病。不知惡。不知美。莫知惡。莫知碩。總由物欲未格而無以致知來。可見八條目一齊用力。非做完一件另做一件之謂矣。誠意章好惡欲其誠。不知惡美。只叫做辟。不叫做誠。物未格。知未致。則好惡似誠而非誠。故格致與誠意是一舉。非兩事也。不可齊家。並釋本亂而所厚者薄之意。不特賤惡敖惰之辟爲薄。親愛畏敬哀矜之辟亦同歸於薄。此明明德於家者。必先格致誠正以脩身也。孫夏峰曰。總之一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貫於齊治均平之中。其功力全在致知上。所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隨舉一節。通體融徹。深得此書之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孝者三句。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王氏定柱曰。我能孝於父母。弟於諸兄。慈於羣[illegible]僕妾。我之齊家也。我能孝弟慈。而我之家無不孝弟慈。我之家齊也。我能舉家之孝[illegible]弟以敬於長。推家之慈以愛於衆。我之治國也。我之家能孝。而國之人無不孝於親而忠於君。我之家能弟能慈。而[illegible]而愛於衆。我之國治也。陳子謂云。三所以字。只盡其理。蓋有所舉而立其名。君舉孝父爲準[illegible]中之外。有所本而定其分。事君本諸父。事長本諸兄。使衆本諸子。則所以盡其分者。不[illegible]盡孝弟慈之義。見明德以親民。總在彝倫常也。事君事長使衆。遂過與[illegible]）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言理之具足於心也。慈之理具足於心。則使衆之理具足於心。孝弟事君事長之理。無不具足於心。一人一家一國。此理同。此心同也。閒嘗爲下文一個字轄頂上節先。定柱王氏曰。成教之本。惟在一誠。此所謂誠。即誠意之誠也。心者誠意而言。此節特申明非但脩身齊家必貫之誠意正心。即由家及國無一時可稍忽於誠意正心。誠意所以爲綱領之要。而誠求以期其必中。則又誠意中族格物致知之事也。據此數則知八條目只是一事。非各爲一事明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貪。貪利也。戾。乖戾也。貪即不仁。戾即不讓。或云貪不讓。戾不仁。亦通。機。音以弩牙譬也。物之發動在此。而應之在彼之名也。第五句。變一家爲一人。一人、謂身也。此一節着家國之閒其感應不爽之機如此。以起下文意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與首章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兩相關照。）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所好。好字。兼仁善言。與好惡好字不同。下二句內卻暗藏好惡意。有諸己。所好也。無諸己。所惡也。廷英潘氏曰。承上言家與國感應不爽之機如此。然則專恃法令之事以治其國者。亦末矣。蓋上之人心有所好而以身先之。是帥之也。帥之則以仁以暴。民無不從者。心本不好此。而但爲法制禁令以驅之。是令之也。令在此。而好不在此。是所令反其所好也。如是則民不從。其故何也。蓋上下之間分雖殊。而理則一。上之所以感人而能喻諸人者。惟恃心之恕耳。若所令反其所好。則是求人之仁讓而欲其有者。己實未能仁讓而未始有也。非人之不仁不讓而欲其無者。己實先不仁不讓而未始無也。責以皆於人。而實以待其身。是心之藏乎身者不恕也。不恕而欲人之能喻。[illegible]。是事理之必無者。此治國之事。所以不能專恃法令以治之。而必在其能仁讓以齊其家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定柱王氏曰。上文皆約而歸之於身。此仍以齊家結之。以身之脩化。必先著於家也。按此申明一結。與誠意章故君子必誠其意。文法同。必誠其意者。必慎獨以誠其意。在齊其家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人以夭桃興之子。此之引之。則斷章取末句爲說耳。）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此可教與前不可教相對。前在家上說。此在國上說。究之可與不可總係於身耳。）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足法者。家也。爲之者。身也。三節而后字。與章首必先字緊相對照。引詩詠歎。極力歸以令人者之與。）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在能身以齊其家也。明明德於國者。可知脩身爲本。而不徒恃法令以治之矣。）

此章之旨。專爲欲治國而不知求之家者言之。言治國必先脩身以齊家也。言治則家與國異。言教則家與國同。治見於所令。而教原於所好。藏身之恕。可教者在此。能教者即在此。有諸己。所好也。無諸己。所惡也。求之非之。好之惡之也。藏恕二字。上貫齊家。下通絜矩。齊治中一理也。作書者不得不隨題發揮。互見其義耳。鹿氏謂治國純以興行說者。是其家不可教。承上不可以齊家。包脩身在內。三句一反一正。一篇提綱。不出而成教者。藏身之恕。由家及國。無不驗。無不與也。所以然者。家國一理。而理即具

於誠求之心齊治一機而機實握於定國之身故在民曰從在一人則曰帥何論治國堯舜之治天下遵必由之故曰脩身爲本

誠者自然而不容已之謂即誠意誠字誠求必中不遠而知亦不學而能也慈不學則使衆亦不學孝弟事君事長皆不待學所謂良知良能也不誠則不中不中物欲害之耳親其鄰之赤子先存隔膜之見則不中者多矣蓋計較之私心生其障故也保赤子之心以赤子之心爲心如保赤子之心以民之心爲心平天下云好民好惡民惡而爲民父母即此義也人能格去物欲則良知所發炯然脫然滿吾懷抱王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玩此節書尤見眞確紫陽獨以即物窮理立幟異所云學養子而後嫁者矣治平兩章親民正解齊家則脩與治平過峽不可以家之人爲民民亦人也在他皆自爲一解非親民民字之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義理語氣兩相關照　家與國理同心同以令令人者知不致則昧其理意不誠並昧其心藏身藏字包理與心兩層王氏定柱曰脩身一章但言身不脩之害不著脩身之功以已賅備於誠意正心中故也齊家一章亦但言不脩不齊之害不著齊家之要而舉孝慈仁讓皆臚指於此章之中故特變前後言在之文而鄭重之曰必先齊其家學者當知聖賢文義終始貫通必迴環玩繹方可窮其脈絡非如後世之營析安章分軀宅句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老老上能孝也長長上能弟也恤孤上能慈也專以孤言者孤尤當恤也不倍猶不倍死者而棄其孤也治國章言家國相通之理必推及於事君事長使衆而後備此言家國一致之心但指孝弟不倍而已證也國與天下同此上同此民三而字即上章一國字絜度也矩方也因其度之而得方之矩此言矩指同然之心言之道即大學之道道之至平天下始盡故特於此揭清道字君子即絜矩之君子亦即慎獨之君子非慎獨不能絜矩絜矩亦恕道也人已對言而有恕之名盡乎人而度以同然之心則謂之絜矩非與治國有二道也有此矩方有此道君子無才智作用於其間遑氏廷英曰章內所言皆屬平天下之道義章首仍以在治其國爲言者蒙前章在齊家在脩身正心之大義言之正見平人之平關國與天下非判度之以同然之心實無二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非從解絜矩之義十二句一併讀去見道之公溥而周詳非明明德於天下之君子不克有也矩以爲方亦以取平天下之物不一以矩絜之而面面齊同皆歸於平天下之人亦不一以矩絜之而在在齊同亦歸於平上下前後左右以身之所處言絜之者以心爲矩而推之國以達於天下非謂以國爲矩又絜之以及於天下也絜矩不外好惡彼遠治體者只是違民情而違民情只是個人出此之謂誠何容易應當以來聖賢接踵師尙做此道不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一節言能絜矩者之得也上文但言所惡勿施舉所惡而所好可知民爲赤子則君爲父母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保赤子之心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此言不能絜矩者之失也節鄭注高峻貌巖巖訓高大兩義似複陳啟源云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爲巴字之非此有理也說文巴字注云陬隅高山之節從曰山之陬隅高高曰巴从子精反章句訓爲截然高大亦與截斷也與高大何關況節音截非訓節爲截也按巴通作節則節宜從陬隅之訓巖巖高峻貌巴之嚴訓險高峻又兼險意此詩人起興意也赫赫權盛也瞻者道路以目也上言有國者下言天下僇指天子言也家之好惡且不可辟有國而專己任情必爲衆怨所歸矣愼即愼獨之愼辟由不愼獨來緊抱誠意章好惡說）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詩作宜儀當從宜引詩以結上兩節之意言好惡同民則得衆得衆則得國矣好惡偏僻則失衆失衆則失國矣言此以見國之所以存亡之機即在於此正見有國者決不可以不絜矩之意以上言平天下之道備矣絜矩者義也即仁也不能絜矩以人君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也此下皆言不以利爲利以推廣絜矩之旨）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先即知所先後之先愼即愼獨之愼德即明德之德絜矩之道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故好惡不可不愼而愼好惡者在格致誠正而挽其要於愼獨所謂愼乎德也先字承上意起下意重言平天下之君子以明德爲本則視民爲末而以財較德尤末之末者非所當先也是故財用一事亦有國者所必實也而末係於本故絜矩之君子則不以財爲事而惟先愼乎德夫愼德則有德而人土財用皆其一有而無不有者然則人土猶爲末況於財用乎此節一氣赶出本末迴顧首章知先知本之義見能絜矩者之必不以利爲利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外內指心言之心所注重爲內所不注重爲外先愼乎德者雖有財有用而心未嘗注重於財也有國者不明本末之辨而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則必爭利於民而施以劫奪之事所謂悖入也夫以民生利賴之財而欲聚之於上欲民無散得乎說財聚民散財亦聚終窮乎凡此皆其理勢之必然者此不能絜矩而以利爲利終於不利也按上段就好惡之辯此段即說到財上朱忠節公云人主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病專爲愛財自私直遂爲民賊也極得本節之旨民散財聚二句更足打穿後世之鄙可謂深省）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善即首章所云至善下文所謂仁義惟愼德以絜矩則止至善矣外本內末則財聚而不能愼德是不善矣善則有人有土而財用亦裕是以克永其命不善則民散而財亦悖出是以自墜其命此結上兩節見有國者之必不可以利爲利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按本章引古皆先引後釋章句以楚書二節歸入上段既非此書之例則秦誓亦皆係一段之尾附語疑皆錯說說不外本而內末先愼乎德節發明已透亦不必再爲善字寶字而連同東品而寶善之說與下文用人一例仁親仁字引起仁人文理皆順故錯爲更定如此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妒人不能保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並疏本以子孫直斷黎民並下說宜從之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撥轉看愼德黎民便利轉看聚財黎民便殆玩章末二節其意自明引楚書用人當作善人也引舅犯之言言人君所重在仁也引秦誓首大臣有賢有奸人存焉繫所分黎民之利與殆從之也寔能寔字宜讀作是誠依古本作寔寔二字不通用俗本誤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仁人誠心愛民之人，即致知而能誠意之人也，見賢而能舉，舉而能先，絜民之利以此，見不善而能退，退而能遠，絜民之不利以此，篤愛君子，深惡小人，正是誠心愛民之良，故唯仁人能之，末二句即論語里仁章孔子之言，引以爲證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注讀爲慢，聲之誤也，伊川程子說，命，怠之誤也，從鄭注是，因不能字與上文兩能字反正相對，上文曰唯仁人，則此節爲不仁之人可知，王氏定柱曰，舉賢不能先，雖舉猶弗舉，而民之缺望或反甚於其未嘗舉，退不善不能遠，雖退猶弗退，而民之畜憾或反甚於其未嘗退，此由君雖明知其賢與不善，而不能不苟且自欺以姑塞民望，其皆在於意之不誠，而其原仍由眞知之未至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章句以上節爲去仁，此節爲不仁之甚，緊從用人立說，於此二節文義亦順，而下文大道不相聯屬，且用人顚倒，連類菑必逮身，義亦未愜，今按章末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二句解之，蓋人君遠賢臣，親小人，則小人必輔君以聚財，於民之所惡好之，於民之所好惡之，是爲天下僇，有決然而無疑者，蓋用人之得失，由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用人一得，即能同民好惡，用人一失，必至拂民好惡，故用人與財用非二事，用人與治民亦非二事也，同一絜矩之道而已，故下文由接君子有大道）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上節從用人回繳絜矩，與民之所好好之二句反正相應，義已完足，此節繼承所謂平天下以下而結之，見明明德於天下以誠意爲要也，大道正指絜矩之道言，與大學之道道字亦相應，謂之大道者，萬物一體之謂，大絜矩之道，即出於萬物一體之心，故謂之大道也，得此道則得衆得國而得天之命矣，失此道則失衆失國而失天之命矣，欲得此道，必先忠信，忠信皆誠也，忠者中之無私，信者外之符理，忠所以立乎誠意之始，信所以成乎誠意之終，故能均平齊壹其心，以絜民之好惡也，驕則侈肆於心，不暇檢意而不忠，泰則縱恣於事，不循情理而不信，則身不能修而害及天下國家，此以知修身之爲本，而誠意爲修身之要矣，鹿氏曰，忠信者，不忍使己一念負人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己也，此節總推絜矩之得失關鍵之中，蓋甚慨歎）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自此至末，純說財上，反復推發聚財者一偏心許，故先爲必用之財尋了箇出路，因痛揭聚財之下場，以申明之，實主並舉，利害兼陳，曲盡事理之眞，洞著從違之準，極妙文字，生財之道，通上下言之，大道與上節大道同義，此言大道者，通天下之人，生天下之財，是亦出於萬物一體之心也，大道何在，根在立綱有經，道民有法，則財恆足，愼德之君子，有財有用者此也，又何事聚斂爲乎，按此節承上有大道言之，係足上語，非起下語，絜矩之道，使人各遂事慾之願者，正在財上，衆寡疾舒，盡乎一生吾子政盡此，即不爲財計，平天下者顧可少此乎，而所以足財者，即在乎此，收束上文，關而之至，兩言大道，正與首節道字相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前言用人，屬之仁人，此言財用，仍屬之仁者，蓋仁爲萬物一體之心，平天下恃此心以平之而已，公財於天下而撫我睢后，是謂以財發身，私財於一己而虐我則仇，是謂以身發財，夫財即可聚，孰與吾身，仁不仁之分，宜知所決矣，按此節仁不仁雙提起下三節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下之財各有定分，而仁義之心皆有同然，未有上好仁以愛其下而下不好義以忠其上者，未有好義而不爲上終其事者，然則府庫之財，非上之有而誰有乎，然則上之好仁於上亦何不利乎，此以財發身得大道之效也，王氏定柱曰，好仁者絜矩也，好義者事君之矩也，上聯下以情，故稱仁，下聯上以分，故稱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承上言仁者務在養民，而不貪其利，以心言之，則仁也，以事言之則義也，以上下各得其分言之，則義即國之利也，自世主不明此義，惟利之知，於是多有聚斂害民之事，是以獻子有見於此，極言聚斂之臣之不可有，至比之盜臣而猶有甚焉，其實但以害國於家而推之於國，蓋二致也，況乎以利爲利，又實有大不利者，觀於務財用之君任用小人，奪民之利，則天怒於上而菑至，人怨於下而害至，天命既去，人心已離，雖有善者，不能救其敗，此以身發財之患，紓憂亦外之禍，而大道之所以不可不急講也，李安溪曰，天下治亂，皆本乎民，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在乎審心義利之間而已，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按仁義是明德，德字骨子，八條目皆離不得，格物去其欲之累吾仁義也，致知致其仁義之良知也，誠意誠其好仁義，惡不仁不義之意也，正心修身，心與身皆純乎仁義也，齊治平，仁育義正之於家國天下也，誠意章言止至善，以仁敬孝慈信實之，五者仁義之見於事者也，仁義本乎性善，故曰至善，仁義之外無德，故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得大學之旨矣）

此章專爲欲平天下，而不知求之同然之心者言之，見平天下必以明德爲本也，同然之心，取象於矩，度以同然之心，謂之絜矩，此矩也，仁體而義用，孝弟慈同然之理，從萬物一體廣大心胸中流出者，仁也，區其裁處，各如其分者，義也，仁之包涵偏覆，就義之裁制處，見有方外之象焉，故目之曰矩，好民好，惡民惡，義之所裁，即仁之所施，即義以仁義平天下，必原於愼獨不欺之心，所謂德也，漢唐以後，賢君代有，雖愷澤旁敷，總跳不出財用二字圈套，汲長孺謂漢武帝云，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明德所以不明，本末顚倒，而明明德於天下之主，千古不遇也，夫多欲既中於君心，桑孔荊舒伎倆，又從而啓之，則君心之仁義愈晦，綱弛紀紊，舊天下而受其禍，殷鑒昭昭也，絜矩之君子，必格去物欲，以致吾良知，將自私自利之心剗除淨盡，滿腔都是忠信，萬物一體之理，從吾心現出，仁之至也，措正施行，義之盡也，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平天下者，尋根才會源流，斡旋乾坤手段，都從此出。

大學餘解

止於至善。於親民驗之。而惟明明德者能止之。至善全體在明德中。親民而止至善。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章句云。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事理卽齊治平之事理。盡天理之極。必於應事驗之。能處能得。著落在事理上。知至則事理之全。具吾心而無不明也。故知止卽是明德之明。

事理當然之極謂之止。明德既明。則知止矣。未與事接而有定。能靜能安。止之體。知之體也。明德之涵於靜也。甫與事接而能處。止之用。知之用也。明德之妙於動也。周子云。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明明德於天下。孔疏。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解釋。大學示人知本之意。開門道破。將親民納入明德中。全書大旨瞭然。以下五章。指一事申言之。而血脈貫通。件件都到。正發明此一句之指。故首章之文。後文有疊說以申其義。有不覆說而其義已錯見諸章者。善讀者融會貫通。自見行文之妙。平天下章。言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與此句相應。卽齊家治國兩章。亦無非明己之德於家國。自晦翁從伊川之說。改親民作新民。並改此句孔疏。以附會新民之旨。而大學之旨晦矣。

知本者。從末上知由本及末之無非本。明明德於天下。明之至。正知之至也。前曰知止。就開端處言明德之明。易所謂知至。此以知至結之。就結局處言明德之明。易所謂至之也。

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朱子補傳出。學者乃作第二義看。陽明答王天宇書云。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

慎獨便包格致在內。獨知之地。是否心安。惟吾自覺。是則吾不可昧之良知也。自欺其心之良知。欲爲之也。慎者去其欲之蔽。良知烱然。能主張吾意。則意無不誠。故誠意上格物致知。不須另釋。猶第四節說到心廣體胖。則正心先誠意。亦不須另釋也。章句云。知爲善以去惡。則致知是致其知善知惡之知。格物。是格其不能知善不能知惡之物。作去欲解。使歸定在善惡上。作窮至事物之理解。使歸不定善惡。此朱子解誠意與前補傳自相矛盾處也。獨曰獨知。綰定知字。卽是所致之知。但未發念時謂知。已發念時方謂獨。獨卽意中之知也。慎字甚不必塡出察字審字。去其不如好色惡臭者。就其如好色惡臭者。卽是慎。方是不自欺。欺與不欺。始學卽宜勘破此界。否則讀徧十三經廿一史。謂之宏博則可。謂之格致則不可。究未免自欺。究未免流入小人。聖門教人。必不令下手時泛濫如此。

章句云。小人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則小人亦自知好善惡惡。非良知而何。大學於此章提清君子小人。見人皆可爲君子。而善不善分界。喫緊在誠意一著。故入手卽令人併向君子一路。誠中形外之誠。是誠於善。爲潤身節作引。與揜著之不誠相形。舊解作不善誠於中。則誠意章先將誠字說壞。古人無此文法。

故君子必誠其意。與治國章故治國在齊其家同一文法。故此下引經。詳舉誠意之事。亦猶彼處引桃夭蓼蕭三詩也。朱子於此下割裂顚倒。自立一說。背理既乖。文法亦舛。誣古人而誤來學。其失更甚於補傳。不能爲大儒諱也。

引淇澳詩。盛德至善。從民眼中看出。則明親合一。親民亦明德中事。非截然兩物可知。前王節言沒世不忘。卽承上節不忘說。下玩下節口氣。止用詠歎法。可見章句板分明新。則上節民不忘句爲贅詞。而安人安百姓。果在脩己外矣。

日新作新新命。伊川據此。改親民爲新民。朱子因之。定此四節爲新民傳。或問云。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言自新。新民之極也。立說非不近似。而以義理文法求之。則舛謬殊甚。上段引康誥三節。以皆自明也結之。定爲釋明明德。文義倘順。此段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之。則是釋止至善而非釋新民矣。時解以自新爲新民之本。以新命爲新民之驗。宛轉附會。究與用極義毫無干涉。況改親作新。則作新二字。宜爲新民新字。斷章取義。未爲不可。而又以自新之民解之。本章數新字。直無一字作新民新字解者。以上下兩段例之。理與法皆說不去。不知上段歷引古聖之克明峻德。非專釋明德也。明德正在親民上。明總聖人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千古大人畢世勳業。無一物不在其經綸之中。非爲天下。爲自己也。故上段以自明結之。而親民已該在內。此段爲明德親民而不止至善者此法。親民卽以明德。至善者。明德之本體。而止於至善。卻於親民驗之。但恐拘文術俗。習故蹈常。闕國規模。因陋就簡。既不能咸與維新。守成令主。小康自安。如漢文之恭儉。終不能

比隆三代者、不用極故耳、洪範云、建用皇極、極不可不用、而用極之要、全在去故取新、銘言日新、是明德事、亦是親民事、誥言作新、詩言新命、是親民事、亦是明德事、無所不用者、與上段皆字義同、兼數聖人而總括之之詞、非如章句自新新民云云也、知此則首章親民、不可改作新民、亦不得指此四節爲新民傳矣、邊氏解新字如溫故知新之新、顯得用極之旨、按上文引淇澳詩、揭出盛德至善、此兩段又從自明遞出用極、下段單說止字、三段文字、皆以申明止至善之義、而止至善非誠意不能、前三段皆要處處看得誠字意思、方得作書之旨、註疏之說俱存、未可愛今而薄古也、

身有所忿懥、身字從本字說、但以正心正字移在身上、身脩則身正、身之不得其正、由忿懥四者來、使知身之不正、由四者先不能正、有所字、舊解以將迎留滯、理非不通、但有所是兩虛字、不宜將有字說壞、若直作虛字看、見身之不正總根於心、則將迎留滯、意自含在內、有指點、有含蓄、文法入妙、

舊解以有所爲不在、謂有所在即有所不在、上節添出一在字、而本節神吻亦失、此節就淺顯處指點身心相關、首句一提爲字、栩栩有生致、不在非心之病、猶韶而不知肉味、即心不在而食不知味也、何得說無以檢其身乎、且常人時時有此、就此提醒正脩相關處、尤易猛省、此二節皆係輕輕指點文法、章句鑿之使深、書旨反晦、

上章解正心、而忿懥四者、爲心之用、則縮到意字、不見聞、不知味、並縮知字、此章亦在用情上指點、縮住心意、知惡知美、知子知苗、並縮知字、故云格致誠正脩五項工夫、一時並到、身不脩者病痛百出、根蘇總在用情上錯、不知美惡、非眞不知也、欲蔽之也、五者惟所向而陷於偏、則知而不知、可見良知自具、而格物之爲去欲、明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無欲之好惡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有欲之好惡也、無欲則好誠於好、而仍於美中知惡、惡誠於惡、而仍於惡中知美、有欲者反是、二節繪出身不脩樣子、而家之不可齊在言外、妙文妙文、此與上章皆短幅文字、極意經營而出、以超渾絕世奇文也、

引諺言與上文好不知惡二句、若合若離、而好惡之變態愈見、世俗人情、一切包括其中、

家曰不可齊、又曰不可教、皆指身言、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家、章句解確當、不曰孝所以事父、而曰所以事君者、透過一層說、以該國治之理、次節專就慈以使衆上、縮住心字、誠求並縮意字、未有學養子、則愈由於良知、自然並皆縮知字矣、

一人定國、定之以機、首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而字、暗藏得機字在、

解治國而兼言天下者、天下國家之本皆在身、天下特盡乎人言之、究不出人己相對、天下字身字從兩頭盡處、指點所好者、誠也、能喻者、機也、藏身、本誠以行恕也、縮住身字、並皆縮心意、示人知本意深切著明、可教以此、成教以此、故治國在齊其家、就本上文結住、猶誠意章故君子必誠其意結法、下文引古、以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結之、與章旨相應、猶誠意章、叠引古、以此謂知本結之、與章首相應、但彼處皆應、此用明應、文法入化、繹詩用兩可教、應前不可教、前就家言、此就國言、其歸重身脩、則一也、宜家人宜兄弟應前教家、鳲鳩詩曰其儀、繹之曰足法、緊應藏身之恕、說到民法、無不喻、無不興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與正脩章末用正結同、彼處上文不說盡、此謂句係虛空結、此處上文已說盡、此謂句係勘實結、各極其妙、

平天下章內先愼乎德、德者本也、二句最重、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也、故齊家治國章應前脩身爲本、而此章應前明德爲本、知明德爲本、益知脩身爲本矣、絜矩與恕、理同而意微別、人己對看爲恕、將恕推到盡處、上下四旁、無一不偏爲絜矩、次節複說一番、正爲分別此義、絜矩君子、即成教君子、亦即誠意君子、無忠做恕不出、離誠亦做絜矩不來、忠信以得、忠信即誠也、緊縮次章誠意爲本之旨、老老長長恤孤、縮住家字、矩字有均齊義、則並縮齊字、齊其不齊、國以此治、天下即以此平、大學之道、道字開端一提、至此章絜矩之道、方應轉道字、下文又兩言有大道、蓋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道、絜矩者道之盡、而由本推末、必在明德、是以有三字口氣宜玩、言道非天下有、乃君子有、亦非君子強天下有、乃明德中萬物一體之量自有之也、此之謂絜矩之道、不如此則道之量有歉、四勿以仍是強恕意旨、人各有萬物一體之心、所以不能藏恕、不能絜矩者、欲蔽之也、故大學必從格去物欲始、

章句以上老老三句爲家齊國治事、固是、但書旨重在興字、與上章興仁興讓兩興字相應、三而字所謂機也、言上言民、兼國與天下言之、故下句一直樓出、粘住國說、則必於白文外、另補天下一層、興孝興弟不倍、但就民情指點、亦未及國治意、泥看章句、將絜字說成由國絜之天下、則誤矣、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惡之誠也、知惡知美、更祛其蔽、以極於明、好民好、惡民惡、更祛其私、以極於公、通書云、誠則明通公溥、用情之道備矣、

不可不愼、即愼獨愼字、愼獨者、去其自欺之欲、愼好惡者、去其徇己之欲、然自欺未有不徇己、徇己仍歸於欺己、

絜矩者、明明德於天下也、不能絜矩之病、全中在專利、專利則必用務財用之小人、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何能絜矩、絜矩之道、仁爲體、義爲用、仁義即德也、仁敬孝慈信之止、皆義也、義即矩也、而必以無私之仁絜之、不曰先明乎德、而曰先愼乎德、見平天下只是明明德、而誠意爲扼要功夫也、

有財有用、財用固德中所自有、不待務財用也、通節一氣趕讀、本末義已見、故下文兩也字自然流出、

外本三節、一層逼入一層、務財用者開之、如迅雷震耳、善即至善善字、誠意章所云盛德至善也、明德中純粹之體、理不外仁義、事不外仁敬孝慈信、絜矩是推此善以善世、以德絜之、皆以德之至善絜之、善從天命來、故命之去留因之、此上六節爲一段、發明明德爲本之旨、外本內末、實由以利爲利而用務財用之小人致之、此下就用人立說、以仁爲用人之本、愼德之君子、即無私之仁人、亦即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也、故以君子有大道結之、

好人之所惡節、三人字指民說、與前民好民惡相應、與上引秦誓黎民之殆利、文義相足、見不能如仁人之好人惡人、即不能絜矩同民、而好惡皆拂民性、不僅失國、且喪身焉、桀紂是已、

好人所惡二句、正外本內末之事、人之性孝弟不悖是也、順其性則爲絜、逆其性則爲拂、

君子卽愼獨之君子、大道卽絜矩之道、上節已從用人說到不能絜矩、故緊接君子絜矩之道說、忠信卽誠。仁是德字骨子。誠又是仁字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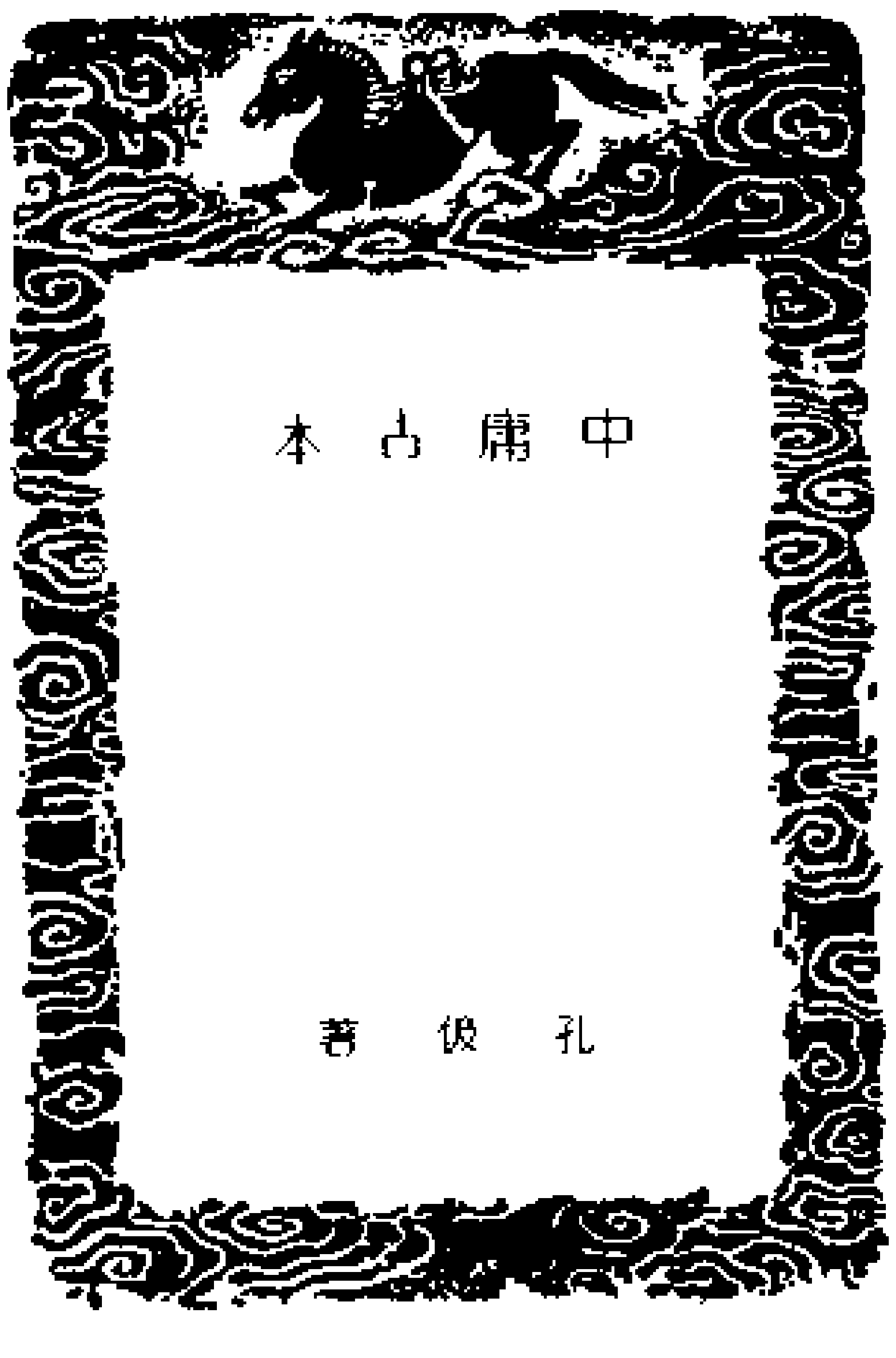
生財有大道。緊承上節有大道說下、索性將生財併人絜矩。以完有財有用之義財之末無非德之本。則明德爲本之旨益著。則財恆足。何事外本內末爲哉。自楚書至此爲一段。說用人兜入絜矩同民。並逥顧外本內末周而完密。大道者以萬物爲體。絜矩之道。卽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道也。是道也。君子何嘗爲生財計。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便是好民好。惡民惡。全副經濟。而生財仍不外此道。無意財足而恆足。視外本內末者何啻霄壤。兩有大道相承說下。不宜分作兩段。此段有此一結。更見精密。筆力亦甚夭矯。

仁者以財發身二句。提起未有節。承仁者言之。極歆動之神。孟獻子兩節。承不仁者言之。極警覺之神。讀者從神吻領會。方見無變非妙。不同老生常談。

爲不能絜矩者痛加針砭。必自小人矣。棒喝極警。亦無如之何矣。惋惜尤深。妙在中間。彼爲善之一句咽住。下三句一筆埽去。電掣霆擊。奕奕有神。此一節可抵一部千秋金鑑錄。

此章之末。宜結以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而單以國結何也。國與天下。化之處之。大路相同。平天下不全係治國。但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施之國則國治。施之天下則天下平。引獻子之言。並絡齊家在內。見家國天下。總無可專利之理。末節包前用人一段。極言以利爲利之害。以義字應矩字。以不以利爲利應德本財末。重言以結。有萬壑赴荊門之勢。單就國結。而平天下在治國之旨。令人言下得之。文法入妙。

吾師益帆先生。著古本大學講解。中庸本解成。同人屢咸刊行。先生輒以未爲定論辭。迨先生歸道山。及門方謀付梓。而王君文泉慨然獨任之。文泉爲先生高第弟子。學問淹博。生平多義舉。其篤於師門。尤爲人所不及。刊工甫竣。文泉亦去世。茲與同人重加校訂。籌資印行。嗚呼。世以讀經爲帖括之資久矣。先生此書。言言心得。非同勦說。後之讀者。尙其反身切己。深體默識。以求聖賢之道蘊。勿徒取以弋名焉。庶不負先生著書之意也夫。光緒壬辰仲秋。受業李鳳翽謹跋。



中庸古本

孔倣 著

中庸古本序

中庸者子思述之以昭祖德其本古矣與大學並載小戴記中宋仁宗取賜呂臻王堯臣朱子因分章焉非古本也非古本而欲復古本何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復古則善之無非存古也信而述之不妄作焉道易明也小戴漢人去古未遠去古未遠而不信信今可乎乃至春秋舍三傳詩舍大小序易合彖象文言皆變古也道何明乎既曰子思述中庸矣舍古本而分章可乎且二帝史臣必聖賢也二典首曰稽古稽古云自唐虞來皆古為尚也可舍古乎陽明王先生正德戊寅復大學古本傍釋之庶幾見曾子之心王生文祿誦中庸有悟焉嘉靖庚申亦復古本傍釋之附前引後申庶幾見子思之心二書將一誦之文屬而理全首尾脈絡經緯錯綜儼如貫珠直遡列聖之心而與天為一道統其有息乎噫自小戴至仁宗千有餘年而始顯自朱子至今五百餘年而始完愚生之幸道之幸也有志于道者請毋忘之則知仁宗特賜之功為大陽明創復之功為先文祿不敏明其心之是而已僭妄之罪何暇恤乎長至浙海鹽後學沂陽生王文祿世廉序

中庸古本前引

鄭康成曰中庸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文祿按康成漢儒去周未遠必有所按況漢重經術細玩中庸重中字按堯執中歸重于孔子以見聖學之自云君子中庸康成曰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見一串非兩平也後高明對中庸高則必明亦一串也

李習之曰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傳于孟子孟子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又曰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又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于不動故也又曰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文祿刪取習之復性書昌黎原道原性不及也歐陽永叔曰此中庸義疏爾今考義疏有能及乎永叔以性非學者所急安能知復性書之深朱子譏永叔淺非過也

宋仁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於瓊林苑遣內侍賜御詩又各賜中庸一軸後遂為常初將賜中庸命輔臣錄本上使宰相張知白讀之至脩身治人之道命反復陳說傾聽終篇始罷臣羅從彥釋曰中庸之書聖學淵源六經奧旨也漢唐間講者非無人然而知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賜王堯臣等今遂有知者昔堯舜相授不越乎此天其或者默乃有意斯文將以啓悟天下後世故耶王生文祿按仁宗天

聖五年丁卯賜王堯臣中庸寶元元年戊寅賜呂臻大學皆取小戴記中全篇古本也後程朱分章焉我明正德戊寅陽明王先生復大學古本與仁宗取賜戊寅同殆天數乎從彥字仲素程楊相授授李愿中愿中授朱子程朱宋臣豈不知仁宗取賜邪朱子大學中庸二序不言仁宗何也豈分章若違仁宗賜本故不言邪仲素謂啓悟天下後世今復大學中庸古本亦仁宗表章之功也曷忍忘邪文祿生異代猶仰仁宗難得是誠天啓斯文況程朱生宋代而不尊仁宗何也且表章之功所當尊云

劉迪簡曰漢儒多分章句有破碎五經之患宋儒詳衍義說有傳會五經之患破碎如匠人建屋步步障隔則失成屋之制矣傳會如素執製服補綴文繡則失成服之制矣今請尊意經文毋狃多言混合漢儒破碎洞達全室去除宋儒傳會表稱出素其為註釋畧加疏導然後經之體製左右翼如比于成屋前後襟如比于成服又中庸序釋曰製作之體如地道以置器為首分支走東南又如大司馬整六師旌旄旗旃寸步有節制而其為道則發揮天地人三才豈容章分破碎哉文祿刪取迪簡洪武間請修五經註奏議及中庸序釋令不見成書其志則非諸儒可企大學中庸分章句乃宋儒非漢儒也使成書必復二書古本以見人心之同又在盧王之前

盧正夫曰哀公問政章凡七百五十字論語告問政者多未有如此之備者也學問思辨非為政之事柔遠人懷諸侯非國君之事竊疑之按王氏柏曰夫子之言止於政息此下皆子思所作故中引子曰三句而又以知斯三者承之或曰家語亦載此章曰家語後人所托蓋放中庸而為之未足信也或問十七章十九章曰故大德大孝以下疑皆子思之言然今不

可考矣或問分章析句恐非子思之旨道其不行矣夫分一章可乎文祿按正夫名格弘治間舉業詞章盛行之時而有見如此過人遠矣其書名菊亭辨論發明甚多

陽明王先生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文祿按此與唐李習之復性書旨略同可見理一也

楊用修曰解經不特識義理亦當識文體王生文祿曰此言甚善如中庸一書重中字接堯舜禹相傳執中之旨其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作一句讀工夫在允執上唐孔穎達疏以人心惟危指民心言尤為可異非民句漢孔安國以精一為戒尤非也脩王適亦截下精一執中讀定後儒承訛云乎悟三惟字一樣豈定截下二惟字為句蓋微精一皆道心之體也微含精精含一一含中況心宰于身之中性命于心之中故繼言執中若截精一為工夫必待舜補足也可乎碧里董子曰作一句讀不特理透而文亦奇毅陽明先師在得聞之必樂取也

壬戌季冬予會豐南禺于海上因言中庸古本曰予家傳曾祖正始四年三體石經搨本中庸止差三段大學甚多莫知其旨之碩下有孔子曰非禮勿視四句按此謂身不脩二句唐玄宗削去亂經自此始中庸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接子曰道之不行也章婺乎天地接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章其如示諸掌乎接子曰鬼神之為德章其謹嚴如此漢賈逵曰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大學乃中庸大綱中庸乃大學節目皆子思一人作又曰曾見日本五經亦然文祿仰南禺談博五經皆有考註其尚書世學多補未備甚奇也特未見三體石經及日本五經耳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誠中庸言誠誠之者加詳密焉一經一緯文氣相同恐出一人手筆也

中庸古本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illegible]）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illegible]）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illegible]）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illegible]）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illegible]）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illegible]）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illegible]）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illegible]）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過不及非中）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illegible]）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不行不知性）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illegible]）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illegible]）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illegible]）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illegible]）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illegible]）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illegible]）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北方風剛非中）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即未發之中）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即發而中節之和）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illegible]）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illegible]）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illegible]）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illegible]）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illegible]）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illegible]）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言費）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illegible]）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illegible]）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言隱）子曰道不遠人（性不可離）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可離非性）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illegible]）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illegible]）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亦明忠恕）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此丘未能孔子之心）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illegible]）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illegible]）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illegible]）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illegible]）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illegible]）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illegible]）子曰父母其順矣乎（[illegible]）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illegible]）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illegible]）體物而不可遺（[illegible]）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illegible]）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illegible]）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illegible]）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illegible]）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illegible]）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illegible]）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illegible]）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illegible]）故大德者必受命（[illegible]）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

子述之（[illegible]）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illegible]）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illegible]）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illegible]）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之見于禮文）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illegible]）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illegible]）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illegible]）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知天即知天命之性）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illegible]下文一也[illegible]性一故也）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知字即前[illegible]知[illegible]大學致知）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脩即率性）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脩即率性）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

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上政事皆根于一性）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豫即率性[illegible]）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誠身力行）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明善致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原天以發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盡人以合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illegible]）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illegible]）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擇善固守）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學以下申明[illegible]之義）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一百十千言[illegible]明弗措之義）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上[illegible]下指出性教其義一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天人合一[illegible]）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即致中和）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即位育）地參矣（[illegible]）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至誠盡性）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天人渾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illegible]）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illegible]）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illegible]）誠者自成也（天命）而道自道也（率性）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illegible]）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戒慎恐懼慎獨以體中庸）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己物同此一性）成己仁也成物知也（[illegible]）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illegible]）故至誠無息（[illegible]）不息則久（久徵以下性本如是）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性之見于覆載為物）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illegible]）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illegible]）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不貳性一也）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不貳）昭昭之多（性之見于天成象地成形）及其無窮也（不貳）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不測）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不貳）多及其廣大（不測）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不貳）及其不測（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

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illegible]）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一在而已）於乎不顯（[illegible]）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illegible]）純亦不已（賛上文此性之天）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illegible]）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性見于禮文精詳）待其人而後行（[illegible]）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illegible]）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illegible]）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illegible]）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illegible]）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illegible]）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illegible]）吾學殷禮有宋存焉（[illegible]）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illegible]）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illegible]）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illegible]）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illegible]）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illegible]）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illegible]）庶幾夙夜以永終譽（[illegible]）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illegible]）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illegible]）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illegible]）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illegible]）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illegible]）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未發之中即敦化　已發之和即川流）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性之見乎華為）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illegible]）故曰配天（[illegible]）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illegible]）夫焉有所倚（[illegible]）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illegible]）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illegible]）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illegible]）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

日亡（[illegible]）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illegible]）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illegible]）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illegible]）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illegible]）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illegible]）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illegible]）

中庸古本完

中庸古本後申

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如論冒然原始要終一性字貫之通篇之大意已盡中如論脹許言之末如論尾約言之不外乎一性而已子思因時人不知性之原故直指天命謂性性命一也欲人率脩之故曰道教然在上天曰命在人心中曰性性乃人心中之天命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謂命猶令未安也於穆卽無聲無臭至誠也不已卽無息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覆說之也此言道而不言性兼性教而中舉之也惟不可須臾離雖獨不可不慎故當慎獨誠之也不覩不聞隱微也獨也戒慎恐懼慎也隱微而莫見莫顯焉故覆說慎獨如大學條目而覆說之所以申之也只一慎獨耳分靜存動察未安也慎獨則君子不慎獨則小人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如大學古本知至後接誠意亦言君子慎獨小人不慎獨君子而時中慎獨也自謙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不慎獨也自欺也過與不及非中也非體中庸也前言中和和卽中此言中庸庸用也重中字旁接執中之傳夫中由喜怒哀樂之未發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地人物往古來今發而中節之和舉包之也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惟君子慎獨焉卽致中和所以體中庸也謂位育為効未安也此言仲尼中言子曰凡二十有一而不言仲尼至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方言仲尼前引言後舉行康成謂昭明聖祖之德是也舜文武周公顏子盡性之人體中庸也答子路答哀公望其盡性體中庸也費卽顯隱卽微費而且隱互為根焉分體用未安也鬼神忠恕知行誠明皆性之別名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三重皆性之散見位育參贊時変化平皆性之完具每言一也凡五焉原性不二誠亦不二所以一也仲尼兼盡之體中庸至矣故孟子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夫聖人無位自孔子為始聖道統承至孔子後明故一言一行皆教也皆道也皆性也性天命也則道天道也教天教也一也故曰配天曰溥博如天曰浩浩其天曰天之所以為天曰上天之載是以聖人與天為一人卽天指天道啓人之希天指人道勉人希天以盡人因誠者誠之者名之耳觀至誠為能盡性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後曰唯至誠為能化天人一也分天道人道未安也尊德性道問學至崇禮約而博之博而約之互為功也功非特誠之者雖至誠亦不可缺故孔子以學不講德不修為憂非謙也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其功也本原無息功固不息無分至誠誠之者觀乾彖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息則非聖功非誠也非合天也性幾息矣可乎且問者問此德性也學者學此德性也德性而曰尊焉重之也問學而曰道焉引之也分德性問學則偏焉未安也保身非偷生也全性也考終命也修德凝道皆身也故大學曰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衣錦尚絅後謂復自下學立心始未安也卽誠之者也君子小人卽體中庸與反也溱簡溫性之實也誠也風微達性之知也明也內省敬信卽慎獨誠之也誠之以造至誠而篇終舉盡性也天下平卽位育也篇中言道五十五言德二十二言誠二十五言明二十二言知四十二言行三十皆性也一也言身十六言君子三十三言小人五言聖七聖誠而已盡性也君子希聖也小人反之所以戒也夫身以心為中心以性為中性稟于心中言中卽性體中庸身體之也盡性也如作論然一去一回照應提撕反覆推明此性也性天命也命天載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指出先天之體也至極也卽無極而太極孔子太極也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盡性以作師極至誠無息悠久無疆今去孔子幾千年矣謂其言如見焉非洋溢華夷莫不尊親而何再渾沌而重開闢中庸之書雖不存而天命無改卽性無改再生聖人而復明此道原性一故也惟無聲無臭故無息無疆與天為一也

子廣天論始悟中庸之旨王生又程釋之又系此論論曰揚子雲法言曰說天莫辯乎易借曰說天莫辯乎中庸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氣也氣之條理強名曰理非氣之外別有理也包乎六合之外而透乎六合之內被乎無始之先而要乎無終之後闢闔無增而混沌無減大莫能載而小莫能破尊為元氣亦強名曰太極乾元統天坤元承天兩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一天貫之也子思作中[illegible]四十七篇今存其一首曰天命之謂性末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乘也性之載也至極也無聲無臭無極也無極而太極天也性道教中和費隱鬼神誠明達德達道九經三重皆天之別名若指蒼蒼上浮者為天豈足以知天乎雖然亦不外乎蒼蒼上浮者但泥于蒼蒼上浮者非也試觀日影中飛塵茫茫而無一刻一隙之間皆氣也氣卽天也天豈可局而與地並言乎地之氣皆天之氣地亦天中之物豈為天地之中中國乃東南之一地地等中國大者凡幾若地外有地或天外有天然地有形而天無形地有限而天無限山岳河海之峙流靈蠢動植之發育雖地之持實天之幬氣之順也日月星漢之昭明風霆雲雨寒暑之變易雖地之上實天之行氣之健也自氣之主宰而言曰上帝自氣之屈伸而言曰鬼神鬼神卽上帝上帝卽鬼神鬼神人畏之上帝人敬之聖賢因人之敬畏而指上帝鬼神言之亦名耳非外于天而離于氣也則理氣豈可分言乎試觀萬木大小不一皆氣成

之根幹之條理自幹分枝之條理自枝枝幹之條理各旋轉圓圈數十層而極中為心心之中幾希極小一點猶人之性則人之身猶木之枝幹而理猶木之理心猶木之心心在身之中而性在心之中中即太極也一塵之微亦有中而小莫能破各一太極也六合之廣亦有中而大莫能載統一太極也是知無二天亦無二氣無二氣亦無二理無二理亦無二心無二心亦無二性性天性也嘗曰人在天中猶魚在水中無往非水無往非天也魚腹中皆水人心中皆天夫心也者咸位乎中者也中也者狀心之位也性也者中也故曰上帝降衷堯舜禹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微精一皆以惟字貫之指道心言猶心脈曰細緊洪坤曰直方大氣曰至大至剛以直皆三言之三則參而圖若規圜然象天也執中而曰允執者中之功也必欲無微不中無精不中無一不中而不偏于危焉乃允執中也中庸子思接執中而作則庸豈可與中並言乎鄭註曰庸用也以中和為用也即用中與執中一也嘗曰中庸孔門元神天下之道備焉廣大猶天也有曰鬼神為德之盛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可遺又曰誠者物之終始成已成物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物即有物有則之物已身與萬物一也體之成之終始之皆鬼神也故曰人者鬼神之會也凡口鼻之氣出入即鬼神之出入洋洋乎上下左右前後中心周徧而無間大莫能載而小莫能破合外內一死生不必超生死而未嘗死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悠久無疆何長生也惟不誠則無物是以君子貴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即天也四夷雖遠亦在天內釋氏特西夷耳豈天外乎是以天同則道同天不變故道不變若謂別為一道則二道也天豈有二天乎不然何以曰吾道一貫孔子問官于郯子嘆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夫四夷質實故信而在周末虛文故失而亡又經秦焚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亡矣幸中庸一篇之存亦天不欲道之亡也可見人心之天不以中國四夷而有異先秦之人舍生取義有朝聞夕死之決殆學必講而道尚明秦焚後則有我之私勝而無天之妄長及後之儒見涉性命之言即斥之而不復敢學以故道愈晦也且孔子無我使生于今求其是可也曷斥乎雖然皆名耳奚必斥若心性理氣天中何往非名名而認定之自開闢後有文字始生人之習見遠性故違中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直中也罔不直故不中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曰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而事天夭壽不二脩身以立命命天命也夭壽者身不夭壽者性也命也天也故身可毀而性不可毀能中則貞與天為一不中則罔是謂棄天生生不息而無一刻一隙之間也能中者福非福淫也不中者禍非禍善也天惡之非也自功自禍非他交相勝亦非他韓柳劉三子之論天非知天者也惟聖知天萬古此天千聖此道

子復中庸古本乃悟性原日玩古論性品廣原性曰古人以水喻性古哉不可以滿水之喻非之也原上帝降衷故天命謂性無善無惡亦無可渾何有三品即天一生水水氣之子性氣一母渾沌之初一氣而已無名也何有水與性與氣之名名之者人自名之耳夫水由地中而行性乃心中所稟一也故人言心曰心地則心猶地也所以函性也夫心圓中竅外方寸中虛與肝脾肺腎同言有形者也觀古篆㣺字象猶人心象形也試取禽獸之心驗之將無同乎性則心之生理故性字從生生字從草木頭古篆生字中尖太極也旁兩葉人字兩儀也重兩人仁字四象也果核之仁曰仁生生不息原蘊太極則生之謂性必相傳之格言非告子能言之也情字從青諸脅也月即丹字情字旁原性字丹火色也情性火也火性動炎即情也行而為能運而為才充而為志紬而為思疑而為慮憶而為意萌而為念誌而為識明而為知悟而為覺妙用為神皆心統攝發而求之一性也因心之動而定之名各有異而性無異也是故心位乎身之中性命于心之中堯舜禹相傳執中中者性之中居于心也人心情也情未動道心也性也指心而性在中也夫心中有性猶穀中有米米在穀而統言穀猶性在心而統言心心正者性正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心有形而函性性無形而函于心一也故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分水與性也性即氣之神明靈妙耳謂知覺運動非性可乎孟子悟生之謂性也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告子故不復言也朱子譏告子知非而不復言恐未然也刱無我孔子之心不以人廢言孔子之訓可槩以告子之言非乎當取其是可也且犬有豐草之義牛有腓字之仁豈非猶人之性歟若謂知覺運動非性則身之四體不過一血肉塊耳可得靈于萬物乎何人之不識性也夫性真圓明猶一實珠然渾闢而無減增豈以人身而有生滅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先天一氣也感于物即動矣故曰性之欲也是以命因欲有欲因愛生孕母腹中已後天矣十月誕生口啼眼開後天之後也壯而有室轉展後天之後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試觀初日晨興一念之動即碎散真性之一分況充嗜欲利肆圖謀日日積之以至于老碎散殆盡無一存之形神乃離焦枯而殞皆自促之也若能回光

返照念念收復以全圓明之初而不至于碎散何有宛生也且性原無形欲之卽至非有形之物碎散而難收復者猶水銀墜地小珠萬顆有能約于低凹復成一大珠矣又猶盃水覆地卽乾滲入地中同一水也雨露霜雪無非水氣之上升故曰盈天地間皆氣也能靜而存之卽澄水法耳水之濁少澄之速水之濁多澄之遲濁乃泥沙染之非水之性也碧里董子論性挨外典前生根器之言信有之則今關不知第一始開關乎亦第幾開關也豈無始乎始又何人輪廻乎想猶繫池蓄水久則魚自生氣化之也可以驗無始之始矣故曰先天一氣也夫人超凡入聖者亦復先天一氣耳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氣字亦可無也况性乎今因認其定名則以氣之神明靈妙者為性實一而已是故率性之謂道則道不必原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人不必原也鬼神之為德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可遺卽性也則鬼不必原也毀譽出于愛憎之口于性何涉故曰誰毀誰譽三代直道而行則毀不必原也一性明而三品息一原廣而四原通

中由堯始發聖學之原也子思後無聞焉求諸內悟谷神之旨堯大壽中之應也王生文祿作中說說曰至哉中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堯曰允執厥中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湯曰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孔子曰君子中庸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根于中也中性也道心也和情也人心也不中則危微精一心之體也微含精精含一一含中故執中一直豎為中之丨一圈轉為中之口一乾畫也天也二坤畫也地也二畫交為人字人者天地之心也直豎貫口中為中字人參天地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又曰人之生也直直中也上直貫于天下直貫于地中直貫于人口卽圓圈○河圖一中也中直豎縮為點・點入圈中⊙象古◎字中點猶性也强擬太極口上下二橫畫擬兩儀口上下二橫畫左右二直豎擬四象上下左右中二橫畫三直豎擬五行縮中直豎象日字出日下脚象月字出月下畫象丹字曲中直豎作己分口作二コ象古[illegible]字二橫畫三直豎連象示字中加一畫象申字示申並象神字皆中為之也夫中之口猶人之口一氣自口中直貫之上泥丸下尾閭中丹田精氣神舉該之而天地在我矣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間中也槖籥中虛也谷神卽槖籥玄牝卽谷神一中而異名耳試閉目而返觀之一念不起空空中虛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心起念矣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故允執厥中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正中也允信也執守也無為靜也信守以靜卽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得一守中愼獨也獨猶一也中也愼致也守也篤恭守中之敬也至誠無息中之久也太極合眞兩儀合化四象合幾五行合序日月合明丹成而壽無疆神無方也不愼必危危由罔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不直不中也人人同稟此中奈何罔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直也不能者敗以取禍罔也能中為聖人不中為下士聖人能守而入神致用用中也皇建有極建中也歛五福錫庶民保極也平康正直中也剛柔克之歸中也五福首壽中之徵也中庸功極于位育參贊治平而約于驕倍言默明哲保身上闡列聖之心尊德尊生備焉一中盡矣唐虞夏商人多大壽非氣厚也中有傳也周降而人鮮壽非氣薄也中不傳也元氣一而已何厚薄也呂覽引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迫生次之虧生為下全生者尊生也守中也秦以前猶知保身後則欲重而生輕失中遠矣試觀天下每日長興多流虧生之損孰務尊生之益乎故宜鮮壽也縱求尊生悟中者鮮况儒家斥尊生為異學孔子問禮老聃稱曰龍乎亦斥之也聃先知曰下士聞道大笑不笑不足以為道道中也楊子雲太玄首中準中孚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乎不在中夫知中則知一貫知一貫則知中古毌字亦中之象也

中庸古本後中完

中庸傳

晁說之　著

中庸傳　　　　晁說之以道

天命之謂性

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

率性之謂道

性得所率則爲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爲小人曰誠曰明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以爲忠者也

修道之謂敎

聖人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乎中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君子以是誠之務也

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中也誠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中也明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情之未□性之全純中之所以名中者也肫肫如也淵淵如也浩浩如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之一物於是乎有二名也顚沛之際毫髮之多或不中節焉亦不足爲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節之非和之正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是一物而不得二名也楩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惡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敎之行也明道先生常善乎敎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變耶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寓而麗焉不動而變何所假焉子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講曰中庸者中用也蓋亦謬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爲常道是也劉說前見于王氏能氏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敎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不誠不明則不中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舜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敎行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不誠不明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爲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汎然失其旨乃以仁爲誠知爲明其實一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之所以爲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敎行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惟誠明以之也誠自誠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強疑其非中也蓋惟中爲能強也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

不誠不明君子之所不爲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而安焉又復依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佹也非故以意擣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佹也違也緇衣有曰口費而煩費或爲哱或爲悖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惟明之知惟誠之行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中也誠也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

夫天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蓋雖大而中也

其小亦中也人誰有憾於予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中也明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恕之爲中也均率是性而爲道莫之或違也違於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違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爲人父而忠恕則已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爲人君而忠恕則已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己睨睨其中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中也誠也教之所以爲教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爲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中也誠明之微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中也誠明之自治也於是察乎上下達乎天地無不安也曾子曰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蓋援之爲援者如此也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中也誠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中爲天下之大本於是乎在也夫旣得於父母則宜家宜之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中也明誠無不達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天之用中因物而誠至焉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簡編之謬也無閒焉爾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無閒焉爾也疑簡編謬於此也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無閒焉爾也疑簡編謬於此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周公之所以爲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武王周公之所以爲武王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無閒焉爾也疑簡編謬於此也嘗有見於仲尼燕居也文字又有誤者社無與於上帝也陸淳嘗辨此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也中庸之政感人心而迹自化蒲盧之比也仁義者誠明之異名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也者廣矣畧於仁義之中者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脫誤重在此也胡先生亦云然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誠明始於身本於親著口於人極於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於中也達道之五行於達德之三三行於中之一也達道者脩道之教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一於中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一於中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褎然在上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誠也誠則事前而豫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道必貴乎誠誠必貴乎明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兼天人之道而中庸者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顏回誠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誠之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人之道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爲用也四時誠矣較然著見則自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則自明而誠之教也猶脩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焉者非誠明之正也武王周公以孝稱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稱則舉其自明誠者也非有聖賢之差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率性以誠也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大賢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曰者何觀其相因者殷勤之也非必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粗非後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溫公姚子張皆疑之也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

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於外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溫公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爲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物者己之物也己與物非有二也皆其誠之物也成己斯成物也惟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揚墨者也成己知也乃謂之曰仁也成物仁也乃謂之曰知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嘗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疑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爲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累博厚將靡也博厚高明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曰遠曰悠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爲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亦中也此不貳之道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

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貴以爲中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於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博厚也待其人然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至道至德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率性修道於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世哲學謂旣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未乎中庸也分而爲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中也明之所安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不明之惡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思教之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貴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雜出也行同倫君子小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莫之有作也胡先生說云爾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爲要也寡過爲中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惟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高而無徵下焉者不及也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從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中而有徵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中而尊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敎行也觀天地於仲尼則足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聖人明誠之中而道敎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中也或淵泉如淵而亦中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倚道之教於是乎在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中之所以爲中如此也非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息之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中也明莫知其所以明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中也誠明莫知其所以誠明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溫公曰惜惡苟內省不疚雖誹議禍亂刑禍交至亦非其所惡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中也誠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中也明誠也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

中也誠明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嵩山晁說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一事其說是書皆穿鑿而武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雖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爲何書也

政和五年乙未七月二十二日己亥直羅縣學中自校畢其戍在此月五日鄜州官舍山堂

中庸指歸

黎立武著

中庸指歸

宋　臨江黎立武以常著

中者在中之義正位居體之名也先天大易本無方體所以肇太極而生兩儀既有太極易立乎其中而中之體立兩儀既判易行乎其中而中之體明然則所謂中之體者易也易者生生之謂生生之易曰仁體仁之道曰誠夫妙體之謂易本體之謂仁貫全體大用之謂誠中庸之道出於易本於仁極於誠至道不可以名也故取正位居體名之曰中實古今道體攸在曰帝降衷曰民受中降受之初具天地之全滿先天之妙在乾九二人道之始故曰龍德正中而進乎天德此中之體也在坤六五心君之位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此中之位也乾畫一中實坤畫一中虛坤中之虛乃所以居乾體也乾之妙體無乎不在非坤位無以居此體非坤土無以成此位其在人也所謂心者性之郛郭心之中虛而性存先天一理居中位正而為有物之則萬事萬化何莫由斯曰成位乎其中曰立天下正位曰思不出其位皆以正位居體言之古之人莫不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養此中莫不於喜怒哀樂之欲發而執此中所謂存心養性所謂閑邪存誠皆所以養此中也建中也建極也守約也慎獨也一貫也止至善也克己復禮也反身而誠也皆所以執此中也在書曰執中在中庸曰時中執中者持守於人心道心之幾時中者權輿於由體達用之際性之身之者以執中言率性盡性者以時中言茲百聖傳心之大法也

庸之為義常也用也（虞書凡言庸皆以用言商書曰[illegible]庸惟庸皆以常道言合而言之蓋日用之常道也）常道之用大無不該妙不可窮而喜怒哀樂之發誠形明動之驗實自言行始乾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繫辭於中孚九二文辭廣之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中庸一書始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言顧行行顧言者出乎身發乎邇也繼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又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者加乎民見乎遠也此脩道謂教之事篇末申之曰闇而章曰潛之昭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曰不顯于德而百辟刑曰不大聲色而民化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則至誠能化之事所謂庸也者用也謂是不用而寓諸庸者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至矣云者贊古人名道之旨微久矣云者嗟斯人昧道之自遠然則中庸者自執中相傳以來古有是名矣夫子推原斯道體用之妙本諸造化故於乾九二文言發明之於是子思之書以中庸名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大本

所謂中者以此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謂庸者以此誠性內存寂然未發正位居體是之謂中發於言行中節而和日用常道是之謂庸中以正位言庸以常道言蓋合全體大用而名之也堯舜授受道用斯淪揭執中以明其體孔門講貫道體斯存合中庸以該其用名之立道之顯焉周德衰而大道隱夫子沒而微言絕子思憂之乃取平日所聞於父師者著而為書首之曰命性曰道教者所以著名篇之旨也命性中也道教庸也繼之曰中和曰大本達道者所以明性道之蘊也篇首言性而此言中者喜怒哀樂未發即性也而中以正位居體言名篇言庸而此言和者言行之發即庸也而和以發皆中節言其曰忠恕曰誠化者忠者執中於心誠者致中和之道皆所以盡己之性所謂中也恕者道之推化者教之至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所謂中也合而言之曰仁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仁者中庸之本體也貫而通之曰一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一者中庸之妙貫也此書之作所以傳先聖之道而著之萬世法言大訓畢備於此其為教也盡以中庸之道雖布在天下而有至微至隱者存中庸之理雖具在人心而能與知與行者鮮故發明而誠誠而明之義尊賢取友相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慎之於獨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誠之於身而推之家國天下為書十有五章首章統論一篇之大旨二章備著夫子之格言三章而下明率性謂道脩道謂教之事九章而下明至誠盡性至誠能化之事末乃傷今思古以道統絕續之會帝王授受之真實在夫子且反覆推明仁誠之道以俟後之聖人末章則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其為書也大矣乎

天地微極乎物理幽貫乎神明而卒歸之無聲無臭焉
廣大精微蓋本諸易
道之大原出於天自龍圖出而人文闡羲畫具而文籍
生故易者羣經宗祖也乾九二曰龍德而正中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博而化又曰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然則中庸之所以名與夫
誠以盡中庸之性化以極中庸之功學問思辨以明中
庸之道蓋本諸此中庸之道獨於乾九二明之何也乾
二人道之始也中庸人道之本也卦列三畫以象三才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自卦之象言之則人爲中自卦之
體言之則君位爲中自卦之德言之則大本爲中一爻
具三義其實相爲表裏也（人事者性之表也）龍德而正中者龍
之爲物靈妙神化其潛養也深其動變也大以喻性之
德如此而居中位正爲萬事萬物之則焉由九二之正
中存誠而爲君德由九五之至誠盡性而進天德中庸
以率性盡性爲體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庸者天
下之大本也二爻動爲庸庸者中之用也用之言必信
用之行必謹中庸以言行爲用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也乾中爻變坤成坎坎有孚者誠也坤中爻變乾成
離離中虛者明也乾二爻變重坤成師師者師也坤二
爻變重乾成同人同人者友也乾坤坎離之交明誠誠
明之妙而萬化由之出是以由明而誠者尊賢信友學
問思辨以明中庸之教由誠而明者盡己盡物形著動
變以成中庸之化焉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卽初
九龍德而隱之事（初九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蓋依中庸者也所謂
尊德問學不驕不悖者卽九三乾乾進脩之事（九三君子進德脩業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蓋道中庸者也所謂贊化育配天地

者卽九五合德之事也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卽
中正純粹自強不息之事也乃若時中心法蓋出於易
之蒙以果行而山止也惟止而得所養則其行也亨果
行必資乎育德達道必由乎大本故皆以時中言之是
知易與中庸相爲經緯非深造者孰能知之
中庸之道始於堯舜授受大明於孔子舜受執中之傳
而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孔子於易明龍德
正中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所以詳於舜孔子
焉然二聖人於中庸所同者德所不同者位也乾之六
爻曰德曰位而已中庸十二章備論之德者所以明中
庸之道位者所以行中庸之事乾之五曰天德二曰君
德天以德言君以位言二非君位而曰君德者以龍德
正中之進乎乾五也五曰天德而不言天位者以正位
居體之存乎坤五也君固屬乎乾五然有德得位二雖
非君其德可以居位易資乎坤五蓋有土有民乾非坤
土無以成其位舜以大德得位好問察言用中於民乾
九五事也然自側微升聞徵庸歷試其於潛也見也躍
也飛也實備純乾之體焉孔子有德無位明中庸之道
以垂世立教乾九二事也然授業洙泗之間係易發天
地之藏作春秋行王者之事刪詩定書明禮定樂以垂
百世法其於初之遯世三之脩辭四之德業五之德造
亦備純乾之體焉故子思以舜德爲天子尊爲聖人覆
載之內莫不尊親者德與位之皆造也以夫子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如天覆地載日月照而四時行特位缺於
德耳中庸內聖外王之道也因二聖人明之
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極要也書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傳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夫恆性之衷謂命之中卽此中也卽
所謂天命謂性也順性以綏猷有則以定命卽庸也卽
所謂脩道謂教也在洪範曰建用皇極而斂福錫民在
周詩曰有物有則而秉彝好德莫不體立而用著盡己
以盡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思蓋得於曾
子者也孟子曰守約而施博曰至誠而能動曰立正位
行大道孟子學於子思故論著益明焉
洙泗而後數千百年中庸之學復大明於伊洛竊考鄭
注庸用也以其記中和之爲用又曰庸常也用中爲常
道也乃知體用之說自昔已然漢時去古未遠已不知
中爲何物噫道之不明也久矣濂溪周子太極有圖易
有通書深探天地之蘊發明一中之傳二程繼出而中
庸之道盛獨惟名篇之義有當詳者今學者所取以爲
據者皆楊氏游氏之說也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
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游氏曰以德
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二子以爲所得於師者
如此藍田呂氏則曰天命之謂性卽所謂中脩道之謂
教卽所謂庸中者道之所自出庸者由道而後立蓋中
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謂之性書
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
人性所以必善又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中者天
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
有二乎又曰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
莫非道故曰中者道所由出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
赤子之心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
而與程子論難甚詳（程子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又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

（則道在中內則爲一物矣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渾而爲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又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之所自出可乎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合一而言子若對以中者性之德爲近之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蓋中庸之學初興議論然爾兼山繼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於心傳面命者也程子嘗爲中庸作註至是焚棄而屬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於師者初年之論也呂氏以探潛積密稱實融貫而其師始未然之者未定之論也蓋至兼山則師弟之講貫熟決擇審矣然則求中庸之道於伊洛微兼山氏吾誰與歸

兼山氏曰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道天下至變謂之庸中其體也庸其用也聖人得於中用於天下得於中者合性命言之用於天下者兼道教言之皆主人道爲言也嘗求數之未形見天地之數起於中之變起於自然而不可推移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性者本於天命而物之大原盡性則無餘事矣循是而行爲謂道脩是而行焉謂教性也道也教也內外相成之道是三者得之然後爲中庸之道又本之易以依乎中庸遯世不悔爲潛龍之事以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爲龍德正中之事學問思辨篤行即聚辨居行之旨也故以見龍在田爲誠之者之事參配天地即大人合德之旨也故以飛龍在天爲誠者之事於乾之二爻則曰此中庸誠形明動變化之序也程氏學以性爲本以中庸易爲先蓋二書皆盡性之道程門惟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爲又考漢上朱氏易說於乾九二曰二爲中中動爲庸初九依乎中庸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者中之用也言行變化不失其中故謂之庸漢上聞道於游氏且與兼山接麗澤所漸至嘗歸一艮齋謝氏嘗敘所投郭氏中庸說爲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於天下國家是子和所以學而伊川兼山之淵源也然則中庸大旨實程郭口傳心授探本窮源而得之正位常道之義全體大用之名庶乎爲定論

中庸之學大抵皆祖程門初年之說且於事物取中是不無遺論竊謂子思以中庸名篇而首揭命性道教者所以明中庸之旨次釋中和大本達道者所以錯綜中庸性道之義篇目經文綱舉而目張也今曰篇名一義經文又一義中庸一中中和又一中何耶孟氏言稱堯舜而性之一語爲世格言堯舜以天下與人而執中片言實居其要謂之中者必有事焉夫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是中指性無疑自中而發無非順性命之理而見諸庸言庸行人道所共由者不越乎合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交而已是庸指道無疑其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者蓋發而中節之名所謂和也是求中於用不曰中有體乎其曰不易也定理也蓋何莫由斯之義所謂常也是知庸爲常不曰庸爲用乎茲所以詳記說約而求其指歸也六經四書名義微奧惟見於易與中庸貫先天後天之道曰易該全體大用之道曰中庸可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曰易其至矣乎曰中庸其至矣乎

中庸指歸序

趙秉文撰

聖人一貫之道在易中庸大學雜于諸書自漢以來諸儒未有能識之者宋河南二程夫子實始契而出之于是孟氏子沒後數千百年不傳之道炳然復明于天下偉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二書言高旨遠辭密義微體之者固未易窺其涯涘自考亭四書出學者恭持信受如體成律或莫知其何爲而出何爲而入誦言終身嗚呼聖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聞邪前輩彥所寄黎先生宿德耽望如魯靈光振鐸鄉國以覺後爲己任喟然謂二書道統所載乃取象山郭氏說從而發明之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居體釋所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稱龍德正中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黄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萬化之所由出也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于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中庸大學皆出于易先生提綱舉要統宗會同由是天人相與之際體用一源之實昭徹無間非先生之學深造自得卓然有見乎大本其孰能與于斯既又原作者之意爲中庸分章以見繹聯珠貫之妙據舊文之古篇大學本旨以訂夫更定錯簡之疑備詳說歸其有極先生有功于聖門有賜于後學可謂盛且大矣先生興關山學以來四方問學之士又建鳳洲精舍彷彿河汾蔡二書者先生沈潛有年宜綴諸梓以嘉惠同志黄子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吾黨小子苟能端居默識循初返本明有以見先生是書無隱乎爾又何待千載之後子雲也哉

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舉進士第二仕至軍器少監國子司業宋亡不仕閒居三十年以終立武官撫州時校文舉吳澄充貢士故澄誌其墓自稱曰門人又稱立武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一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尚書仕夷陵嘗傳其學將由謝溯程以嗣其傳故言大學中庸篤守門與世所崇尚者異義蓋中庸之學傳自程子後諸弟子各述師說門徑遂岐游酢楊時之說爲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說以中爲性以庸爲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論立武中庸指歸皆闡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則以天命之謂性以下爲一章仲尼曰以下爲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爲三章道不遠人以下爲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爲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以下爲六章鬼神之爲德以下爲七章哀公問政以下爲八章誠者天之道也以下爲九章惟天下至誠以下爲十章誠者自成以下爲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爲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以下爲十三章惟天下至聖以下爲十四章詩曰衣錦尚絅以下爲十五章皆發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條理其大學則發微一卷謂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爲歸而以誠意爲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爲曾子之書不分經傳而以所稱曾子爲曾晳之言要其歸宿與程朱亦未相牴牾異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說者也惟其謂中庸大學皆通於易列圖立說絲連繩貫而排之則未免務爲高論耳此四書本合編前有大德八年趙秉政序其先中庸後大學蓋亦從禮記原次此本從今本四書之序移大學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書之閒殊失本旨今釐正之還其舊第焉

中庸指歸圖

黎立武著

中庸指歸圖

天　率性之謂道　達道　修道之謂教（己經之教）
命　中（大本 未發）　和（達道 發而中節）
之命　性　中　誠　道　教　化
謂　忠（盡己之性）　恕（推己及人物之性）
性　盡性爲至誠天之道　至誠爲能化（化育之功）

中庸綱領圖

第一章以命性道教明中庸之義
第二章推原夫子所論中庸之道
第三章至八章皆率性謂道與修道謂教之事
第九章至十一章皆至誠盡性與至誠能化之事
第十二章至十四章歎中庸之道不行而致傷今思古之意
第十五章引詩復明隱見顯微之旨以極夫誠而化之妙

第一章圖

天　率　性　之　謂　道　修
命　大隱　戒慎不睹　見　達　道
命之（性）　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　慎獨　（和）發而中節謂和（道）之（教）　天地位萬物育
謂　本微　恐懼不聞　顯　道　謂
性　致　中　和　教

首章以命性道教明中庸之義以戒謹恐懼謹獨明執中之道以中和明中庸之全體大用以位育明中庸之神化極妙

第二章圖

第一節明君子小人之中庸而時中無忌憚之異
第二節歎中庸民鮮而道不明不行
第三節大舜執中用中之事
第四節中庸擇而守之道
第五節中庸之難能
第六節謂世人違性而行中道而素惟君子依中庸

此章乃集夫子平日所以論中庸者凡六節係之首章之下以推原中庸所以名與所以作中庸之意

第三章圖

人　婦知行（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能行）　不聖人不能之（性事）
（道）　率性之謂道（性）
鳶飛魚躍（天察地乎 率性之所同者物）　天地有憾之（性事）

自此章明率性謂道及隱見顯微之義伸彼盡性之

第四章圖

道不遠人（道不可須臾離）
伐柯其則不遠人（人同此性故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非者睨視之猶遠也）　求乎子　求乎臣
中（忠）己施　修道之謂教　庸（恕）人施
忠恕違道不遠（己由忠恕而行事其於道雖不中不遠矣　已推　求乎弟　求乎友）

此章明修道謂教與道不可離之意復以忠恕二字明之忠即中也恕即庸也

第五章圖

素其位而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
不陵上　不援下　正己
不怨天　不尤人　反求
九經修身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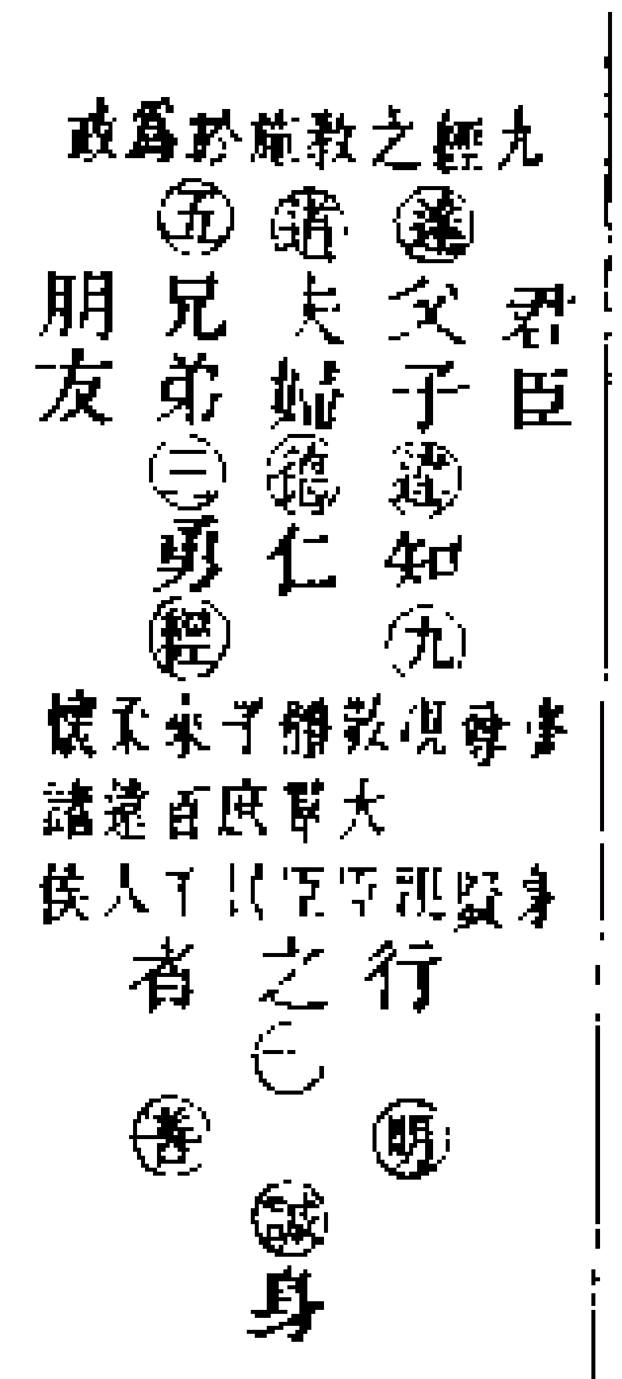
此章以下皆教之序九經之教以身爲本故先爲

第六七章圖

行遠自邇　父母順　兄弟和　家室宜　登高自卑
繼志述事之孝　宗廟　事亡如事存之事
九經親親之教（親）
大舜大孝大德受命　宗廟饗之　武王周公達孝　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所以承之　不可不明之義　可以事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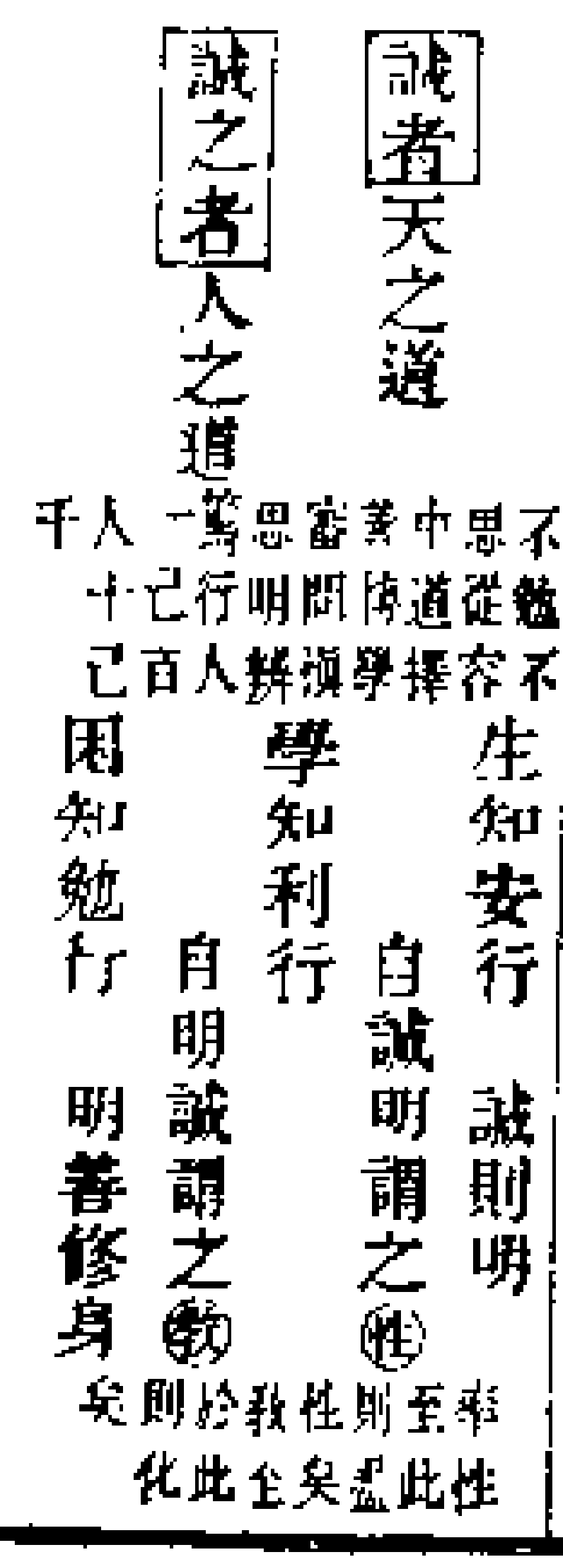
此二章明親親之教人倫爲先宗廟爲重至此皆修身之義至誠之道治國平天下之本推之郊社禘嘗之禮治國不外乎此矣

第八章圖


九經之教施於爲政
君臣
父子（達）
夫婦（道）
兄弟（五）
朋友
（達）知（九）
（德）仁
（三）勇（經）
修身
尊賢
親親
敬大臣
體群臣
子庶民
來百工
柔遠人
懷諸侯
行之者（一）
（明）
（善）
（誠）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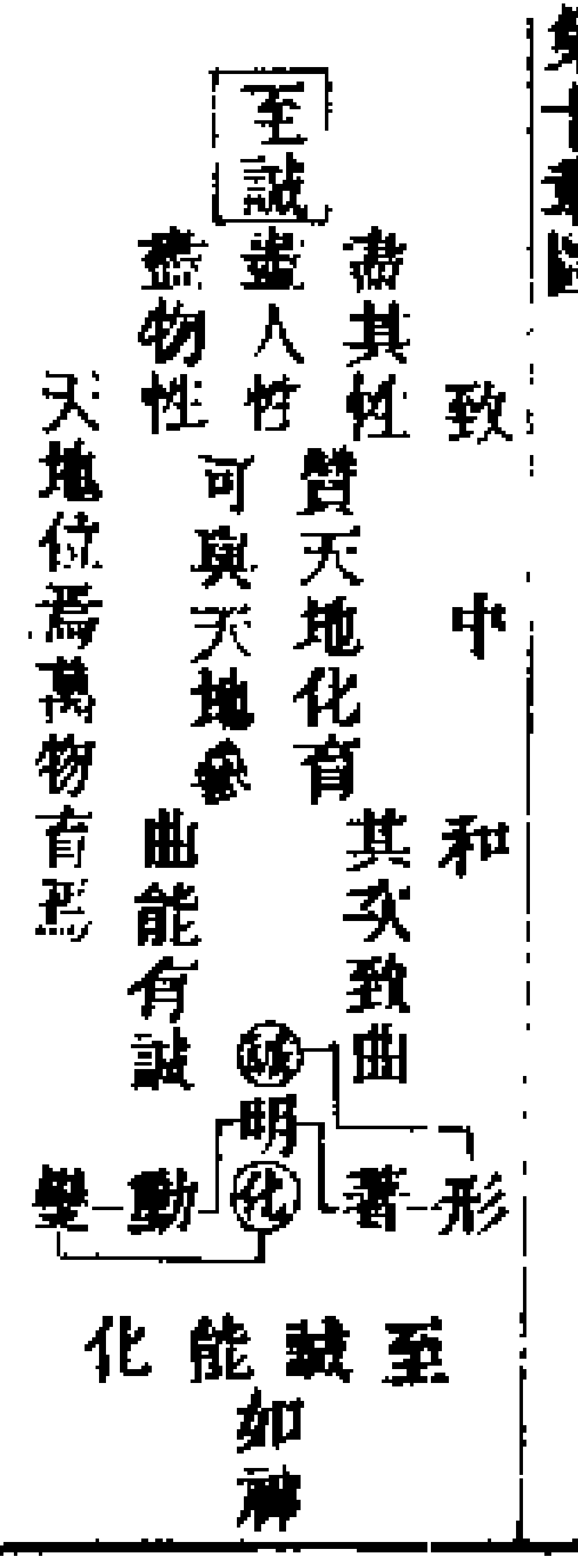
此章言施於有政以爲教者也九經之教修身爲本親親爲大尊賢爲要政教錯綜三者言之而卒歸之誠身善以明此誠一以行此誠誠者盡性而已此下皆發誠之義

第九章圖


誠者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
不勉不思從容中道
擇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生知安行
學知利行
困知勉行
誠則明
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
明善修身
率性至此則盡性矣教於此則全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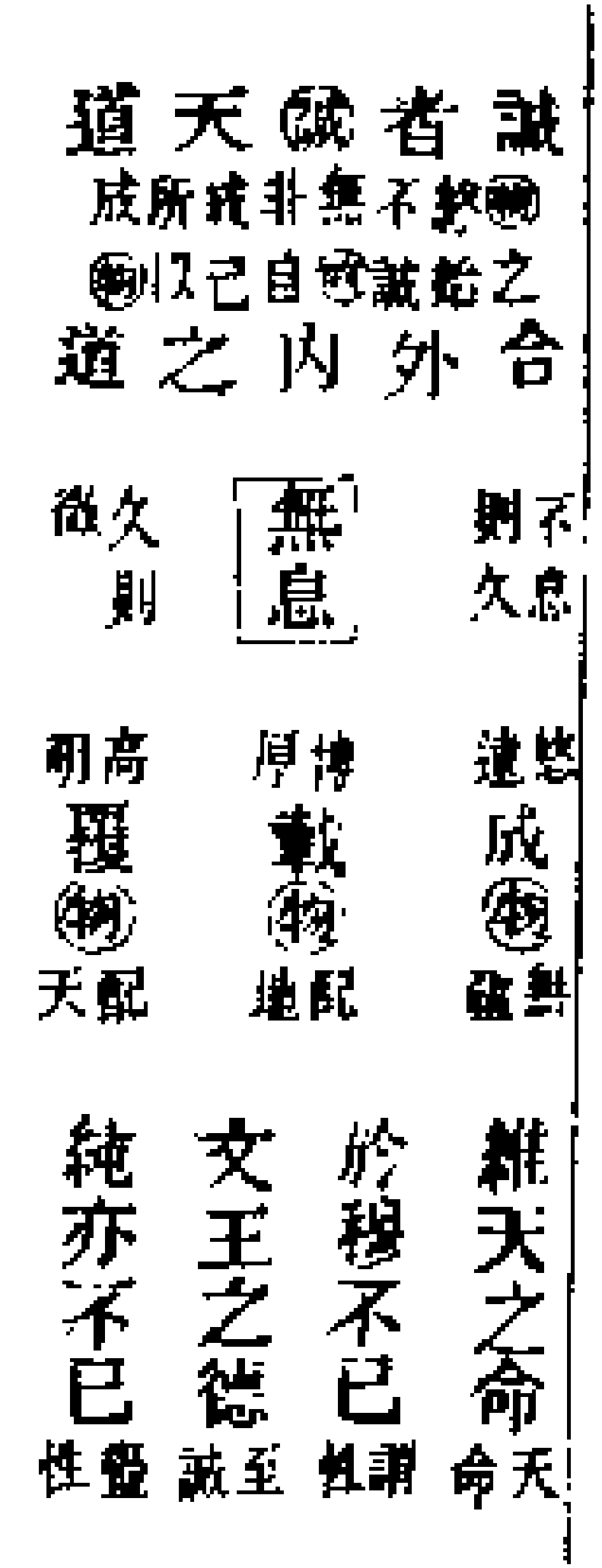
中庸率性謂道修道謂教至此備矣以下皆至誠盡性至誠能化之事

第十章圖


致中和
至誠
盡其性
盡人性
盡物性
贊天地化育
可與天地參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其次致曲
曲能有誠
（誠）
形
著
明
（化）
動
變
至誠能化
如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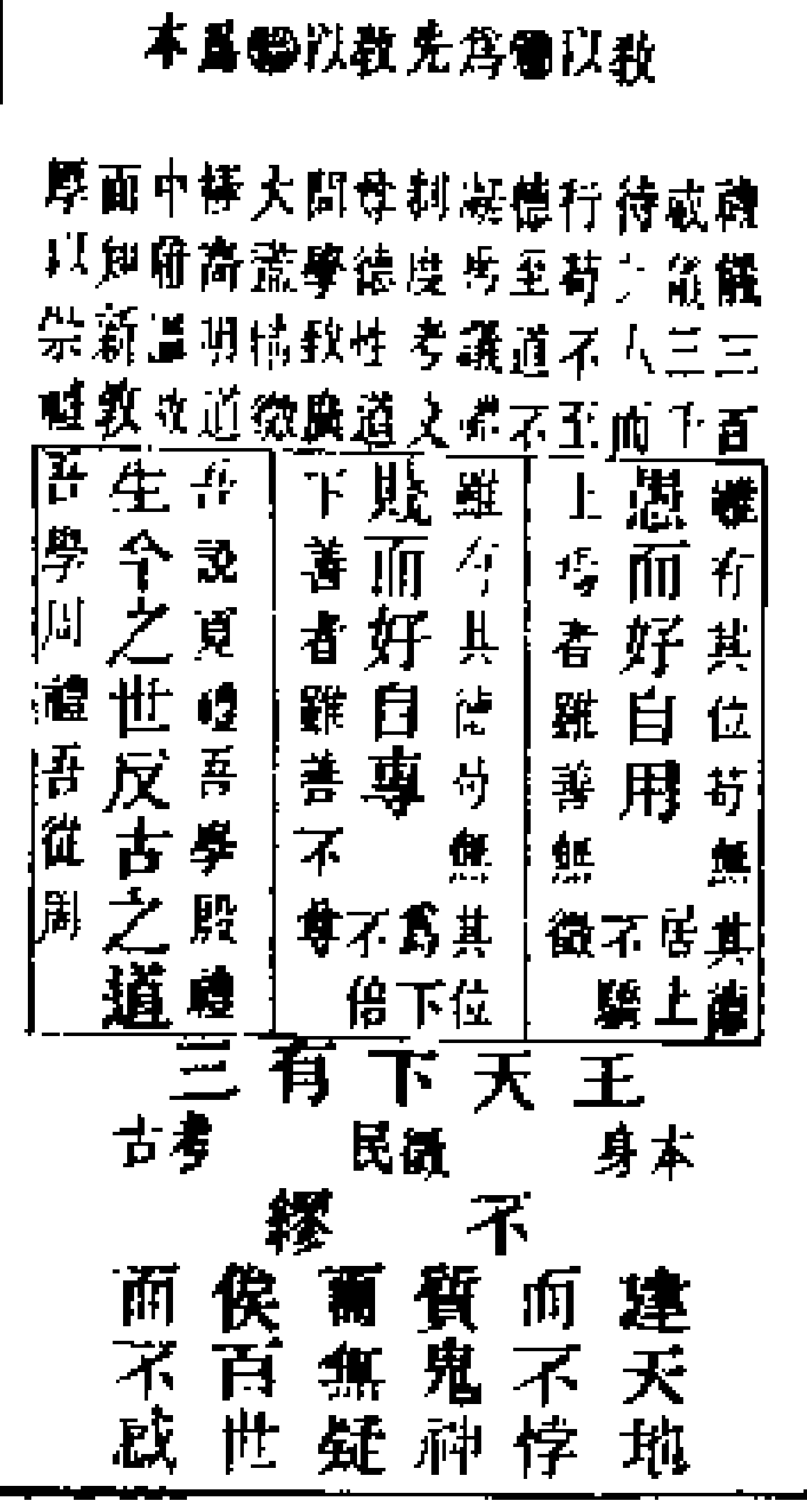
至誠盡性參贊之說以明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義如神感之至也

第十一章圖


誠者（誠）天道
（誠）不勉無非有所成
之始終誠者自成己以（道）
合外內之道
不息則久
無息
久則徵
悠遠成（物）無疆
博厚載（物）配地
高明覆（物）配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文王之德純亦不已
天命謂性至誠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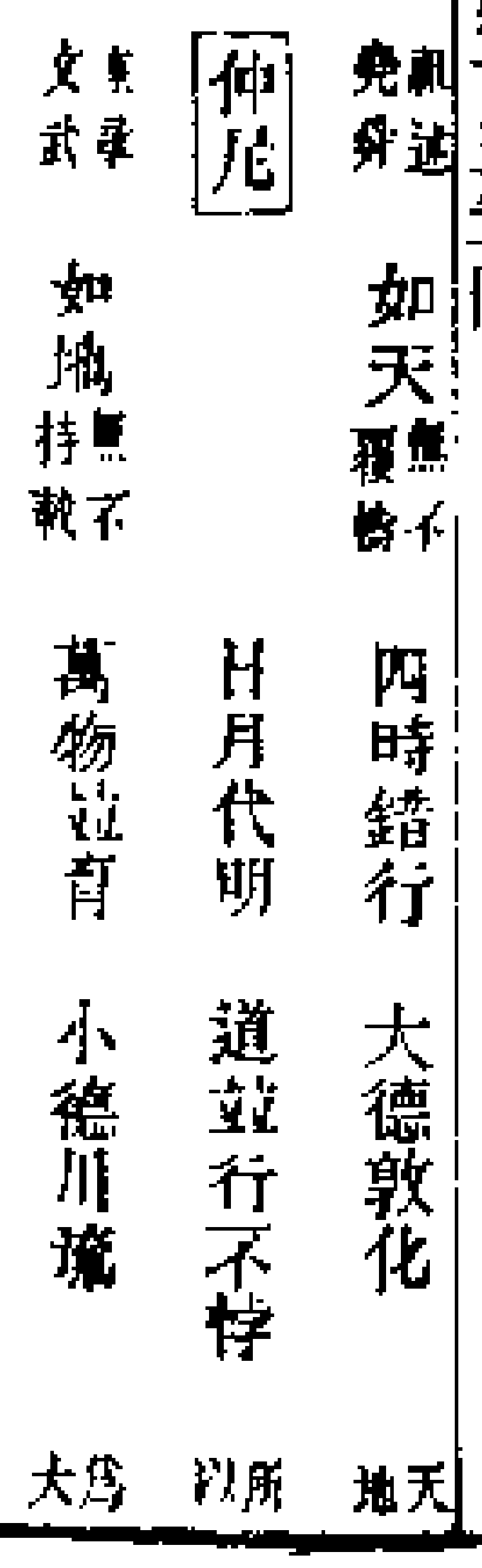
承上章至誠盡性之說而歸重成物以明化育之功與天地位中庸所論誠而化之事至此備矣末所引詩明歸首天命之意

第十二章圖


教以（德）爲先教以（道）爲本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
愚而好自用
上焉者雖善無徵
居上不驕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賤而好自專
下焉者雖善不尊
爲下不倍
吾說夏禮吾學殷禮
生今之世反古之道
吾學周禮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
本身
徵民
考古
不繆
建天地而不悖
質鬼神而無疑
俟百世而不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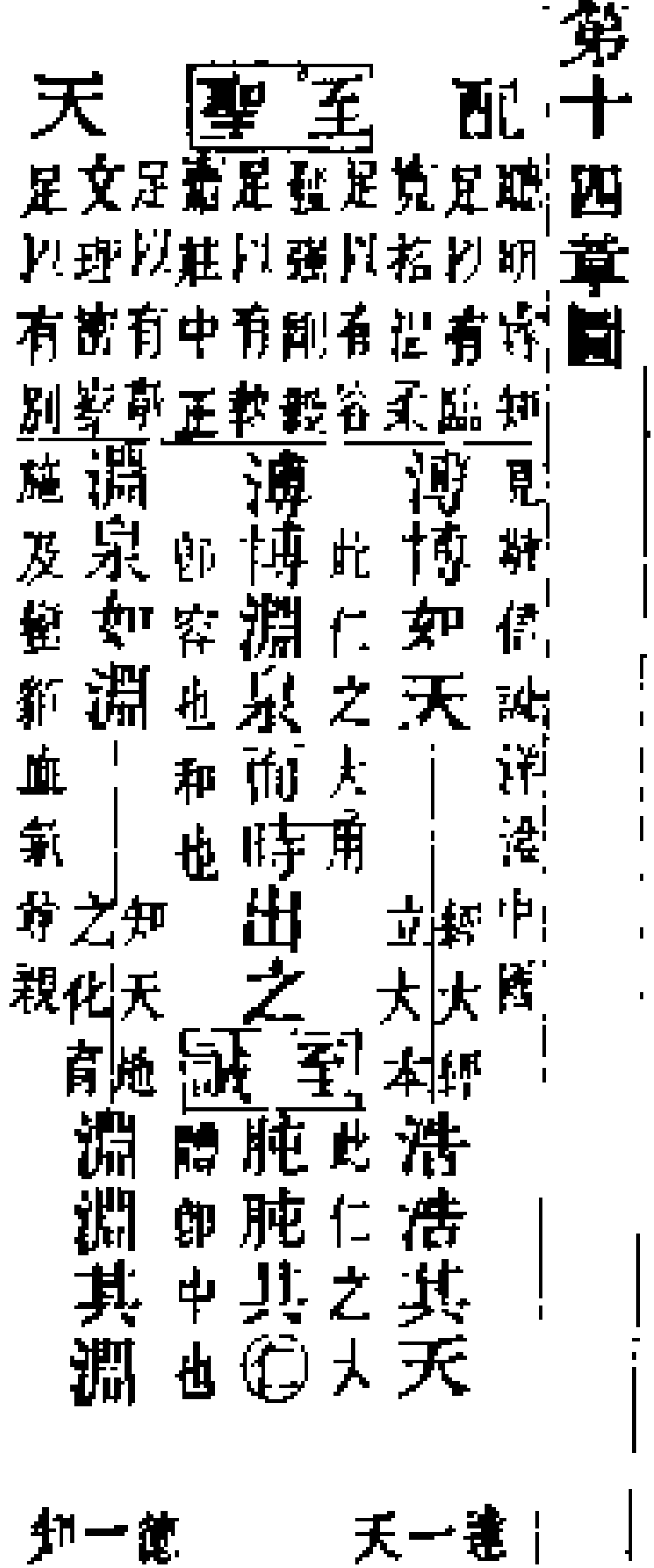
此章歎中庸之道大可以參天地贊化育然時王之莫爲聖人之不遇於是述禮明律著其說以待其人王天下有三重本身徵民考古也

第十三章圖


祖述堯舜
如天無不覆幬
四時錯行
大德敦化
天地
仲尼
日月代明
道並行不悖
所以
憲章文武
如地無不持載
萬物並育
小德川流
爲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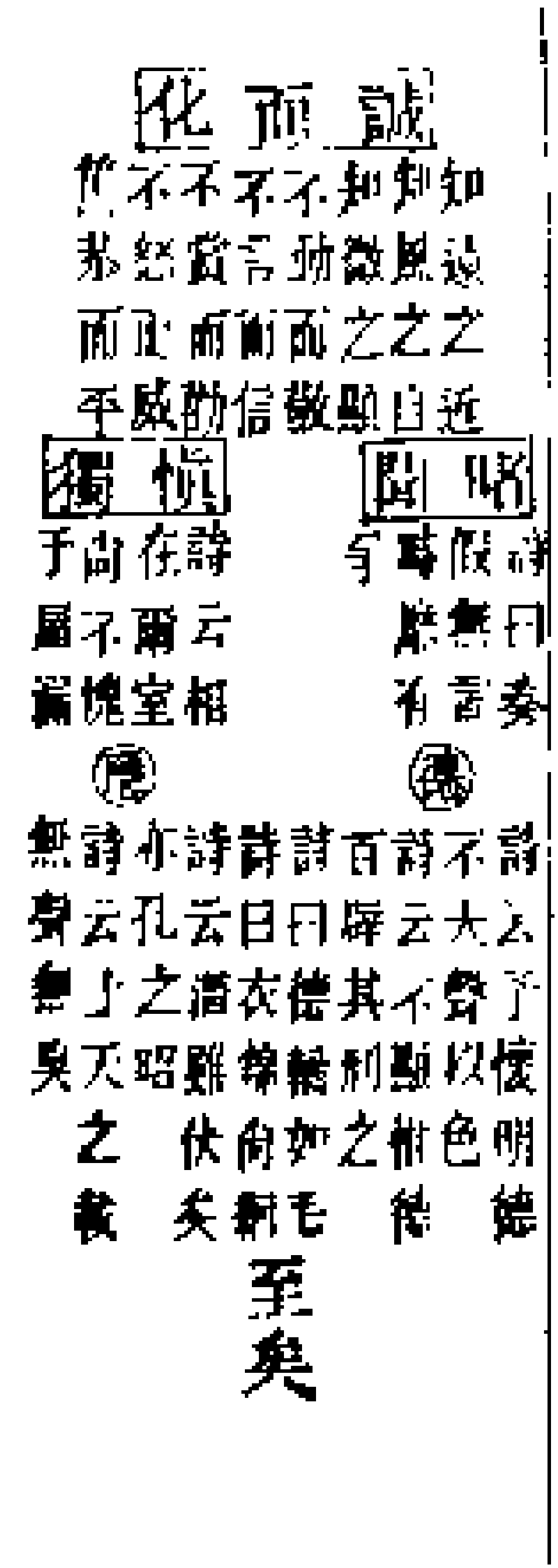
上章既以有德無位斷夫子不遇然明中庸之道垂世立教其化育之功實與天地同其大也

第十四章圖


配天
至聖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見而民莫不敬信說洋溢中國
溥博如天
此仁之大用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即容也和也
淵泉如淵
施及蠻貊血氣尊親
經綸大經
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
至誠
浩浩其天
此仁之大
肫肫其（仁）
體即中也
淵淵其淵
達一天
德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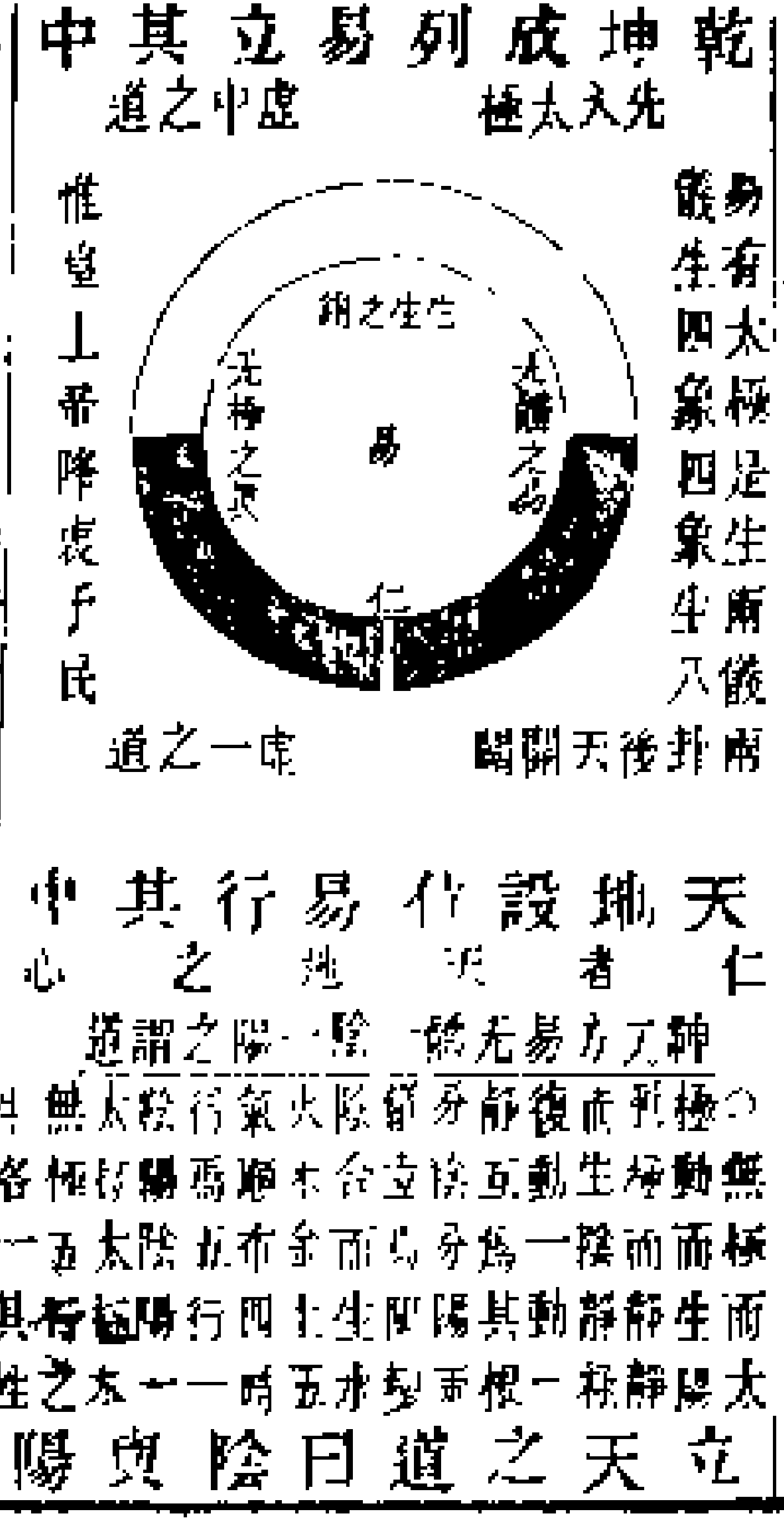
思昔帝王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未有兼夏共濟以成配天之功其爲仁渾然無間淵泉無疆知天地化育者實聖誠互融之妙也

第十五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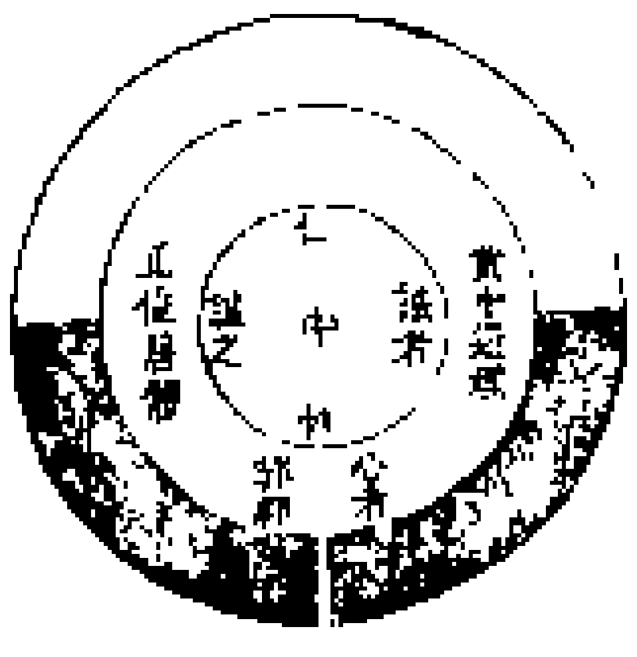

誠而化
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
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
不賞而勸
不怒而威
篤恭而平
闇然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敬）
慎獨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慎）
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中庸之道本於易乾九二曰見龍在田九五曰飛龍在天終日乾乾此隱而見微而顯天德也終以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見顯而隱顯而微太極本無極也

易中庸虛中圖


乾坤成列易立其中
先天太極
虛中之道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惟皇上帝降衷于民
生生之謂易
無極之真
太極之妙
易
仁
虛一之道
兩儀後天開闢
天地設位易行其中
仁者天地之心
神无方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者天下大本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人得之以[illegible]心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先天一炁之理上古聖人以易名之曰易無體又曰道形而上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曰大易大易者未見氣也亦曰無極無以無體言極以至道言無極而有則太極太極而分則兩儀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則乾坤爲易之緼乾正中坤中正而易之體立焉自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則成性爲道義之門帝降衷民受中而易之用行焉然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六合之內天地一虛中也所謂周流六虛者非大易之道乎人生兩間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而心爲身之主黃中通理人心一虛中也所謂退藏於密者非吾心之易乎太虛寥廓必有事焉彌滿乎其中謂氣也大化之混融無外者元之體生理之胚渾無閒者仁之根大道之悠久不息者誠之源無非一先天妙體而已超形越數而爲形數之主居中位正而立天地人道故以太極而上一眞之理言之是爲無體之易以三才既奠自然之則言之是爲大本之中於戲斯道也肇河龜洛兆之矣易變一而萬化出中正而萬法存聖人者體易以探造化作易以順性命執中以傳心法建中以立世教明中庸以垂萬世而[illegible]太極之蘊人極之本皇極之道胥備焉

易中庸貫道圖

上焉者雖善無徵不信民弗從
不其德無其位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亢龍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故者天之道至聖
莫不尊親大德得
謂其訓溥博如天
民[illegible]上
聖人作萬物睹
天親上地親下
乎天德

○飛龍在天（九五）

聖[illegible]性成

大人道也
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四時合序
鬼神合吉凶
如天覆地載四時

○或躍在淵

[illegible]

重剛不中上不
在天下不在田
中不在人
行日月明

居上不驕
為下不倍
忠信所以
[illegible]

○終日乾乾（九三）

重剛不中上不
在天下不在田
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
戒慎恐懼慎獨

誠之者人之道
[illegible]

人道之近

○見龍在田（九二）

天下文明
[illegible]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illegible]

○潛龍

陽氣潛藏
未成而未見行
隱見顯微

○龍戰于野（上）

黃中通理正位
[illegible]
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

○黃裳（五）

[行之[illegible]]

文在中也

[illegible]

○括囊（四）

慎不害也

含章可貞以時
發也或從王事
知光大也

○含章

坤爲順

陰雖有美含以
從王事弗敢成
也地道也妻道
也臣道也
達道

六二之動直以
方也不習无不
利地道光也

○直方大（六二）

直其正也方其
義也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
敬義

履霜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

○履霜堅冰至（初）

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
栽者培之傾者
覆之

易

乾坤易簡天下得理成位乎中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至盡誠性贊化育與天地參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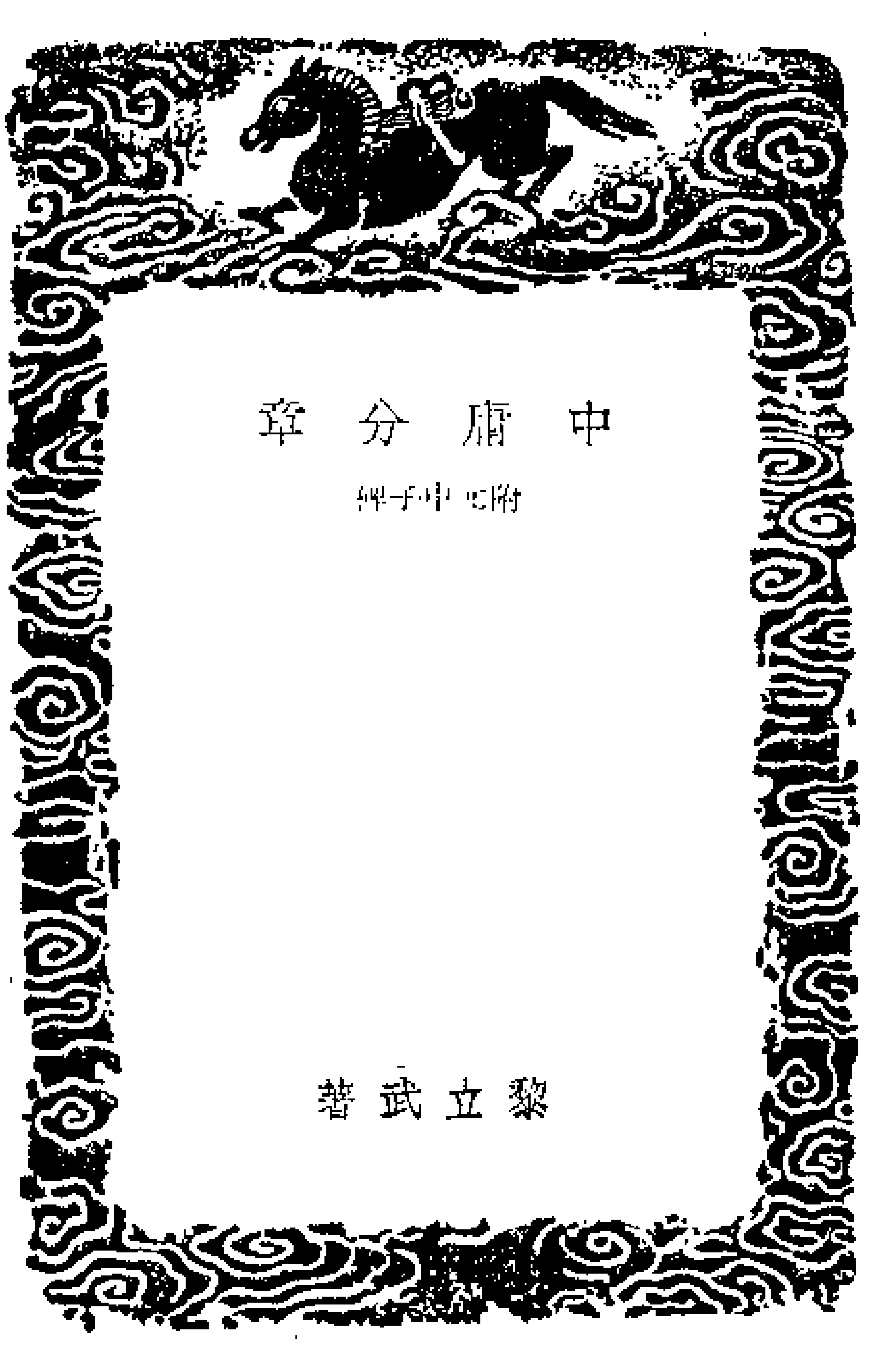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元者善之長體仁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固幹事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

中庸

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不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所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知仁勇天下達德行之者一發強剛毅有執齊莊中正有敬

太極既分乾一坤二乾於人爲近乾畫中實太極之妙體存焉坤於乾爲對坤畫中虛乾之本體居焉乾陽坤陰乾天坤地見之造化者可驗也乾君坤臣乾父坤母著之彝倫者可識也其徵而驗則於乾性坤身觀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成性賦於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致質成於地乾諸爻曰潛曰見曰躍曰飛皆乾性之蘊妙也而九二爲內卦之中人道之始三才舉畫受中者人故曰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中庸之名義立坤諸爻曰履曰動曰含曰括皆坤身

之運用也而六五爲歸藏之所心君之位大生眞土五位中央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中和之體用全坤二者乾二之對也乾以仁坤以義乾以誠坤以敬誠者盡性之道敬者正心之方仁者所以盡己義者所以修身應物義行而仁顯敬立而誠存焉乾五者坤五之對也夫乾之天德不正位乎坤人極無以立乾之大人不正位乎坤皇極何以建堯舜天下之至聖也執中相傳所以明其體夫子萬世之素王也中庸垂教所以著其用噫內聖外王之道一也微子思氏其孰能明之故曰中庸之道出於易



中庸分章

附中子解

黎立武著

中庸分章

宋　廬江黎立武以常著

中庸之書.浩博深遠.若不可涯.其實繩聯而珠貫也.諸家雖字論句析.然於大旨未明.讀之使人茫然.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之德至矣.而其義微矣.首章以命性道教.明中庸之義.以戒懼謹獨.明執中之道.以中和明體用之一貫.以位育明仁誠之極功.何謂天命之謂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蓋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無極之眞.乃先天大易生生之理.爲天地中.人得之以成性.二五之精.乃後天形氣變.　化生鍾秀於人.人得之以成質.性.形而上也.質.形而下也.命也者.其理氣合凝之初.天人賦受之際乎.　然氣有清濁厚薄.故質有高下美惡.惟性初一眞.虛明靜虛.人人之所同得.萬理根於斯.萬善萌於斯.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何謂率性之謂道.性者.道之體也.其本體曰仁而已.其發體曰五常.道存乎五常.達道存乎五典.五常備諸己.五典施諸人.盡己盡人.惟至誠合內外之道.仁始於

父子.而胞與推焉.義始於君臣.而絜矩推焉.禮始於夫婦.三千三百推焉.知始於長幼.而親疏隆殺推焉.信始於朋友.而與國人交推焉.未發存諸己.發則施諸人.存諸己者.惟初固有之眞.施諸人者.性分當然之則.此大本所以爲達道.率性所以謂之道也.何謂脩道之謂教也.人同此性.則同此道.然或氣稟不齊.不能知其固有.不能全其本然.所貴乎爲聖、爲賢、爲君、爲師.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言行以爲法則.禮制以爲品節.政令以爲範防.使斯民節其情.復其性.而由其道.是之謂教.夫天命謂性者.太極所以行也.率性謂道者.人極所以立也.脩道謂教者.皇極所以建也.此中庸之義也.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何也.循性.道也.違性.非道也.天下豈有性外之道哉.章首言命性道教.此以下專以道言.舉一以該三也.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見乎隱.顯乎微.必愼其獨.何也.常人有睹而動於中.則戒有聞而動於中.則恐.君子存誠.豈在乎耳目聞見間哉.淵乎收視返聽之密.深乎十指十視之嚴.勿謂隱也.曰費而隱.見莫甚焉.勿謂微也.曰微而顯.顯莫甚焉.隱微者.人所難知.亦人所易忽.故以獨名之.獨者.非止閒室屋漏之謂.靜養於未發之中.默存乎將動之幾.當是之時.在我而已.可不愼乎.此率性之方.而執中之道.（愼獨.大學誠意之道也.中庸以誠爲本.故首發此義）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子思以此釋中之名.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寂然不動.渾然在中.此正位居體之謂.其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子思以此釋庸之義.惟和則庸.不和非庸也.發而中節.事事合宜.此日用常道之謂.所以明體用之一貫也.（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自言中倫.行中慮.以至從容中道.則誠者之事.）致中和者.即所謂至誠盡性.天地位.萬物育者.即所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此出乾九二之君德.而位乎九五之天德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至誠盡性而成位乎其中.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聖人至誠盡性而能盡人物之性.然則致中和者.非誠之至乎.參天地贊化育者.非仁之至乎.所以明仁誠之極功也.中庸一篇.大旨皆備於此.次章述夫子平日中庸之教.三章而下.節節相生.首尾相應.推明首章之義.至矣.通爲十有五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次章集夫子平日論中庸者。推原作中庸之意。凡六節。第一節謂中庸之道。不以君子而有。不以小人而無。君子之有此中庸也。循性而行。須臾不離於道。故曰時中。小人之有此中庸也。違性而行。無所不至。故曰無忌憚。大哉。時中之義乎。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昧而求通。純一而無僞。赤子之心也。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是爲大本之中。迨其將發動。必由中。是爲時中之中。所謂戒懼謹獨。所謂執端用中。所謂擇乎中庸。是謂不失赤子之心。是謂允執其中也。聖賢心法。惟在乎此。故此章首揭時中之義。第二節嘆至道至德。人皆可能。世衰道微久矣。斯民之鮮也。又嘆知者愚者不知擇中庸。知不眞則行不篤。故道不行。賢不肖者不能守中庸。守不固則行不著。故道不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謂中人之性。何莫由斯。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雖或甘食甘飲。未得其正者。飢渴害之。然飢食渴飲。人之至性存焉。不可一日廢者。中庸之道。固原於性也。其終不行矣夫。蓋三嘆焉。第三節求之古人。宜莫如舜。所以受之堯。授之禹。即此中也。虞書備之矣。端者。發端之始。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四端。此所謂兩端者。即人心、道心之發。危微之幾也。幾動之初。知所持守。則發皆中節。以之建用皇極於天下。此舜所以爲大知歟。好問察言。即聽言詢謀之旨也。第四節以乾之象推之。乾之九二。體爲中。用爲庸。惟明則知所擇。惟誠則知所守。二爻之變爲離坎。得之則爲離之明。坎之誠。失之則爲離之罟。坎之陷。存乎知與不知而已。知莫大於舜。執兩端而用中。其次莫如顏淵。擇中庸而能守。舜達而在上。乾九五事也。顏子窮而在下。乾初九事也。故中庸兼舉以明之。第五節子路嘗因夫子以蹈白刃爲能事。安於中庸不可能也。而自負其勇。遂以强問。夫子之誨之也。卒歸之中和之教。外和而內不流。內有所立。則外無所倚。處平世不以安榮易其充實之美。居亂邦不以患難易其死生之節。此四强者。不動心之勇也。第六節素隱行怪。是違性而行。不能擇中庸。聖人弗爲也。半途而廢。是中道而畫。不能守中庸。聖人弗已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依乎九二之中庸。初九潛龍勿用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通六節而觀。則中庸之至德。中庸之難能。與夫聖賢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淺深次第。歷歷可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三章以下。皆發明首章之意。此章明率性之謂道也。費。道之用也。庸也。顯見也。發而中節也。隱。道之體也。中也。隱而未發也。道者。性而已。然有率性焉。有盡性焉。夫婦之愚不肖。而能知能行者。率性而已。率性者。夫人而可能。由愚不肖推之。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萬物亦循其性之自然耳。聖人之不能知。不能行者。盡性之事也。盡性者。聖人而猶病。由聖人推之。則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是天地亦有不能盡者。道之全體。本乎一性。而塞乎兩閒。大無外。小無內也。故因愚不肖而論聖人之知能。因鳶魚而致天地之明察。可謂費而隱矣。旨微哉。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四章引夫子之言。明脩道之教。與道不可離之意。道者。率性而已。豈遠於人哉。爲道。行道也。行道而遠於人。是違性。非道也。己之性。即人之性。盡己。斯盡人矣。以人治人。謂脩道之教。不假外求。非知伐柯之取則猶遠也。違道存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爲道存乎事父、事君、事兄、施友之際。仁義禮智之端。喜怒哀樂之發。非言無以宣。非行無以著。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曰言顧行。行顧言。言行之發。可不謹乎。庸德庸言。亦乾九二爻言也。引此釋庸之名。以明中節之和。脩道之教也。以人治人。忠恕之道也。忠恕者。中庸之異名。盡己、忠也。推己、恕也。其本體曰仁。其大本曰誠。仁者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誠者。盡性以盡人物之性是也。然論語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言忠恕違道不遠。何也。曾子。教人明道者也。以全體大用之名言之。是指出忠恕之義。子思。教人爲道者也。以盡己推己之事言之。是爲行忠恕者。說施己施人。蓋爲道而行忠恕者也。由忠恕行。雖或違於道。亦不中不遠矣。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前章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此言君子之道四。而五倫備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第五章以下。皆教之序也。立教以身爲本。九經以脩身爲先。行有不得。則反諸己。猶之射焉。發而不中。亦必反諸其身。所謂素位而行。不陵不援。不怨不尤。居易俟命。皆正己之事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第六章。於九經爲親親之教。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家而國也。惟順於父母。宜於妻子。和於兄弟。是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〇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〇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第七章。亦親親之教也。親親之道。尤嚴於宗廟。先王所以教孝者。莫尙乎此。此章詳於宗廟之事。而先之以交神明之道焉。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此六經言誠之始也。中庸一書。以誠爲本。亦首於事鬼神明之。首章戒不睹。懼不聞。蓋言君子存誠。無時不然。非有所爲也。乃若常人之情。其於祀鬼神也。則亦視無所見。聽無所聞。然陳器設衣體物而不遺。齋明盛服承祭而如在。莫敢不盡其誠。是豈有爲而然。然隱而見。微而顯。道一而已。豈非誠之至歟。舜盡孝於瞽瞍。移孝於承堯。推其行於家者。行於國天下。故稱大孝。武王纘緒。與周。周公追王周之先祖。以盡孝思。且錫類於臣庶。三者之達。俾各伸其追遠之情。故稱達孝。自夫孝者以下。總論孝之道且至者。夫所以事宗廟者有二。惟大德是選焉。惟先緒是纘焉。此繼志述事之孝也。事以天子之禮。達乎三年之喪。與夫春秋之禮樂。親尊之愛敬。此事亡如存之孝也。親親以孝。盡孝以誠。推此誠以往。可以事上帝。推此誠以往。可以治天下國家。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卽論語問禘之旨。禮運已極論之。魯之郊禘非禮。聖門所深病。病其越常瀆典。非誠也。後章禮樂等論。皆此意也。夫宗廟。鬼饗也。郊社。事神也。故章首論鬼神。卒章兼明郊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八章。合九經論之。蓋由五者達道以明脩道謂教。而施於政者也。章首凡八言人。互發以人治人之意。

中庸始言率性脩道。此言脩道以仁。則性者仁而已矣。嗟夫。微言絕而復傳者。賴有此書存焉。脩道謂教。仁之用也。故曰。脩道以仁。天命謂性。仁之體也。故曰。仁者。人也。中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天下之達道五。人之大倫也。爲天下國家九經。教之大經也。前章既明脩身親親之教矣。然必尊賢信友。相與學問思辨而行之。故章首以脩身、親親、尊賢爲要。末以信友、順親、誠身爲歸。斯三者反覆致意焉。九經之教。此其極也。夫仁以親親爲大。義以尊賢爲大。親親者。父子、夫婦、兄弟之道也。殺之則親疏有間。而禮生焉。尊賢者。君臣、朋友之道也。等之則師友異待。而禮生焉。敬大臣者。尊賢之義所推也。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者。親親之仁所推也。其成上也而弗獲。民也而弗從。友也而弗信。親也而弗順。亦惟曰反求諸其身。天下之達道五。卽和者。天下之達道。卽率性之道。蓋人道不外乎五者。五者實根於一性。本然之性。卽本體之仁。凡相生相養。相親相愛。相須相成。痛癢而切身。顛連而同氣。自孩提親愛。以至仁民愛物。自事親之孝。以達之爲天下國家。無非順天性盡人道而已。道出於性。不知人。不能率性以脩道。若何而治人。性出於命。不知天。不能盡性以至命。若何而配天。曰生知學知困知。知之事也。曰安行。利行。勉行。勇之事也。夫五達九經。本乎一性之仁。知者知乎此。勇者行乎此。故皆曰行之者一。曰豫焉。曰定焉。言也事也行也道也。何莫由斯道。道者。率性之謂。而不可須臾離。卽造次顛沛之不違仁。是故應萬變而不窮。周萬事而不匱。觀世之事。遂物遷。矯揉於日趨。顛冥於酬應者。大有逕庭焉。所謂一以貫之也。一者。誠也。然而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大學之脩齊治平。在先誠意。存乎止善而知止。止。孟子七篇道性善。曰。道一而已。推極乎誠。與思誠之道。亦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性。仁也。仁無有不善。行著習察。一有覺焉。知性無疑。信道自篤。或疑於善。或疑於惡。則是不誠於中。於形著明動變化何有。此章首之以仁。終之以誠。仁以性善言。誠以盡性言。忠恕之道。於是乎在。中庸之教。於是乎備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九章。承上誠身之說。極論誠之道。人有聖愚。誠則無二。而造誠之閫域。有天之道焉。有人之道焉。不勉不思。從容中道。生知安行者也。誠者事也。學問思辨。擇善固執。學知利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困

知勉行者也.誠之者.事也.由誠者言之.則自誠明者性之也.誠則形.形則著也.謂之性者.聖賢盡性之事也.由誠之者言之.則自明誠者反之也.明善誠身也.謂之教者.聖賢九經之教.以脩身爲本.使學者由明而達於誠也.竊嘗反覆是書.以爲中庸之道.人所同得.然而曰鮮能.曰不行不明.曰不能守.曰不可能.及其至.則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若甚高而難行者.何也.要知道體微妙.古人難言之.故曰.見乎隱.顯乎微.曰費而隱.曰於穆不已.曰不顯.曰無聲無臭.惟聖人生知安行.以至悠久不息.下此者.必資學問思辨篤行之功.聖賢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之也.然得有難易.存乎資質之高下.功力之淺深.惟知之明.則擇之審.守之固.則行之力.此乾九二學聚問辨.而進乎九三進德脩業.知至知終之事也.中庸之教.至誠身而備矣.教之至.則化矣.此以下.皆誠而化之事.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乃盡性之事.中庸之極功.十章以下.皆發此意.以明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蓋乾九五大人位天德之事也.率性.誠也.惟盡性爲至誠.脩道.教也.惟至誠爲能化.至誠.天之道也.致曲.人之道也.其於參贊化育之功.形著明動變化之妙.其至一也.贊化育.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如神.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皆盡性之效.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之忠恕.即乾之中庸.即乾之誠化.即乾元之仁.惟至誠盡性.參天地.贊化育.天道在聖人矣.上章言盡性能盡人物之性.蓋以盡己爲先.十一章言成己所以成物.實以成物爲重.天地聖人之能事.有出於成物之外乎.成者.盡己之性.故曰自成.率性之謂道.故曰自道.此所以成己盡己之性矣.推之於人於物.皆所謂盡性也.率性謂道矣.脩之爲教爲化.皆所以成物也.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終萬物始萬物者.其功在艮.艮.反身之義也.君子反身而誠.有取於艮.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凡物之自形自色.皆在吾仁中.則孰有出吾性外.身如日之光.有色皆燭.日入光晦.色非其色矣.如鑑之明.有形皆照.鑑昏明隱.形失其形矣.故曰.不誠無物.宇宙間惟己與物耳.民胞物與.氣均體同.苟有我之私一萌.物我異矣.何者.誠不存也.誠而不存.失其所爲我.何有於物.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本體爲仁.仁先成己.變體爲知.知能及物.仁知備而性之德充.己物兼盡.而內外之道合.己內也.物外也.何合焉.物因誠而有.誠因物而形.己物一致焉.無彼無此.物我斯合矣.若夫時措之宜.妙用固如此.至誠無息.所謂行之者一也.天地之成物.亦惟不息.不息故不貳.不貳故一.無窮.一昭昭也.不一何以覆萬物.繫日星.廣厚一撮也.不一何以載華嶽.振河海.廣大.一卷也.不一何以生草木.居禽獸.不測.一勺也.不一何以產蛟龍.殖貨財.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一者.誠也.誠者.盡性而已.由天地觀聖人.高明不論也.博厚不論也.獨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隱見顯微之妙.悠久之功.曰一曰誠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此誠也.於乎不顯.文德之純.聖人此誠也.曰於穆.曰不顯.皆所謂隱微者也.曰不已.曰之純.皆所謂一者也.由至誠盡性言之.聖人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嗚呼.天命謂性.是爲羣言之首.子思於此引詩明之.非至誠孰與此.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十二章子思嘆中庸之道.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可以參天地.育萬物.傷時君不足與有爲.聖賢之在下者.又不得以行其事.於是闡道德.明教化.以俟其人.性得諸天.以成己德.故曰德性.尊者.何謂也.居中位正.而爲心身之主.尊莫加焉.性即理也.理與欲對.則理爲大.在周是文.武周公之周.有文武周公之禮樂.在魯而郊禘.則對越也.嚴配也.於誠何有.聖門所以重嘆其失.而病於不能有以正之.王天下有三重.即所謂本身、徵民、考古也.自上文至此.凡三節.明愚而自用.是居上而驕也.有位無德.雖善無徵.何本身之可言.賤而自專.是居下而倍也.有德無位.不尊不信.何徵民之可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是夏、殷、周之禮無所徵也.無徵不信.何考古之可言.惟本諸身.徵諸民.考諸古.於此三者愼重之.無有繆

亂之失.則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俟聖.不悖不疑不惑矣.充是以往.不特爲法於天下.而並有舉抑傳之後世而永終譽.斯寡過矣乎.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上章有德無位.傷夫子之不遇也.十三章謂仲尼雖不得位.然上傳堯、舜、文、武之心.述詩書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明中庸之道.以垂教萬世.成小成大.其化密矣.其功莫名.天覆地載.日月照而四時行.所以喩其道.萬物之理.並育而不相害者.以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也.一陰一陽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以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也.此乾九五大人合德、合明、合序之事.小德淵泉.故曰川流.大德溥博.故曰敦化.蓋天地所以爲大歟.觀天地.則見夫子.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十四章.子思感時王之莫爲.傷聖人之不遇.思耆帝王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其知也有臨.其仁也有容.其勇也有執.敬以持身.明以察物.具此全德.則備靜深.發當其可.民敬信而說之.以至中國之外.蠻貊之開.覆載照臨之表.凡有血氣.涵濡至化.莫不尊之如天.親之如父母.惟見聖與天一耳.抑由述乎中者.有至誠焉.大經者.庸也.非誠無以經.大本者.中也.非誠無以立.天地化育.卽中和位育之功也.非誠無以知.三者何也.仁也.曰中庸.曰命性道教.曰忠恕.皆合仁之全體大用名之.八章論明善誠身之始.曰仁者人也.以天命謂性言之.所以明仁之本體.十四章論至誠盡性之功.曰肫肫其仁.以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言之.所以明仁之全體.仁之本體.猶可名也.仁之全體.不可名也.道莫大於仁.莫極於誠.此一書之大旨也.惟聖則溥博如天.誠則浩浩其天.不可涯矣.惟聖則淵泉如淵.誠則淵淵其淵.不可測矣.誠化之功如此.夫固聰明聖知者.舉上文至聖全德而言.天德卽所謂溥博淵泉.淵淵浩浩.曰誠而已.苟非固有至聖之資.達乎至誠之天德.孰能如此哉.此聖誠互融之妙也.夫至聖者.天稟之高.至誠者.人道之極.濂溪周子有言.誠者.聖人之本.是之謂乎.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命謂性一語.十一章已深明其妙.末章復會而歸之.知人知天之學備矣.人以七尺之軀.而欲參贊天地.發育萬物.放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於密.庸非一中之妙.非盡性至命.索隱知微.何足以知此.中庸一書.隱見顯微之論悉矣.自費而隱.達之高明博厚.進之於穆不已之天.自微而顯.達之明動變化.進之於乎不顯之域.隱而見.見而隱.微而顯.顯而微.全體妙用.蓋有不可名言者.末章凡八引詩以明之.曰不愧屋漏者.謹獨之功也.曰奏假無言者.戒不睹懼不聞之驗也.曰不顯惟德.則猶顯也.不大聲色.則微矣.德輶如毛.則愈微矣.曰衣錦尙絅.則猶見也.潛之伏.則隱矣.無聲無臭.則愈隱矣.嗚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至矣云者.其於中庸之德.固有不容言者歟.

元中子碑

臨川吳澄

元中子黎氏.諱立武.字以常.臨江新喩人.年二十.入太學.二十六.擢進士第三人.大父母、父母具在.一時榮之.授受事郞.簽書鎭南軍節度判官.明年.奉四親之官.又明年.秋貢.校大撫州.又明年.除太學錄.又明年.通判袁州.就任.轉宣教郞.明年冬.除宗正寺簿.明年夏.兼莊文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秘省校書.冬.轉奉議郞.以祖母憂去國.明年春.除佐著作.夏.轉永議郞.秋.除著作.赴國難.趨朝.明年春.除軍器少監.國子司業.且將大用.而國事去矣.閒道來歸.備歷艱險.自是閒居三紀.逮事二親.猶二十年.北來達官.聞聲望.覲丰采.禮之如天人.諏訪相屬.或延致.或就見焉.意度安舒.威儀整暇.不待交談.人已起敬.淸言璽俳.每至夜分.雞鳴復興.了無倦色.少年高科.常懷謙抑.篤志嗜學.一如未仕.處太學時.有同舍先達.猥介人也.數舉前脩格言相發.持己接物.貲益維多.佐洪府時.歲飢.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藉富戶賑貧民.毁之曰.萬蟻固可憐.一牛何罪而死.衆稱善嘆.有德之言哉.官秘省時.聞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遊程門.新喩謝尙書仕夷陵.嘗傳其學.將由謝泝郭.以嗣其傳.故於大學中庸等書.闡與世所宗尙者異義.生平著述.積蓄如山.演繹舊聞.敷暢新得.有闡有贊.有講義.諸稿悉毁諸木.當路好事者.往往取去.年六十八.微疾.端坐而逝.越六十.歲在丑閏.日次星紀.月躔天街.啓殯.葬於忠莊之原.祖考瑛.迪功郞.考士寅.宣義郞.祖妣黃氏.妣顏氏.娶黃氏.敖氏.俱封孺人.子男三.本强、本正.本成.女四.婿胡簡.徐敖.孫男五.元衎.公衎.宗

衍、師衍、祖衍、女六伯兒立言、國學進士、好讀易、纂諸儒所傳成一書、澄、撫州投文時所貢士也、後三十八年、始拜座主於淆江之客舍、一見容貌心醉神融、喟然曰、世有斯人與、世有斯人與、廊廟器也、福德身也、蓋雍容和粹、氣象彷彿河南程伯子云、昔關西張子卒、私謚明誠中子、質之程伯子、司馬公弗可、遂止、黎之孤、暨門人、以王文中爲比、以元中易名、伯兒詳其事爲狀、傳於世、請孤約其文爲誌、納於壙矣、噫、孟有貞曜、陸有文通、河汾而後已（疑有脫誤）、然澄亦門人也、而弗得與斯議也、乃稽狀與誌、撮其凡於碑、爲墓隧、銘、曰、維德之半、玉色山立、師詹鳳儀、畸弦麟泣、斯焉斯徙、斯逢斯豈、獨歟元中、有百世公、

中庸本解

附提要

楊亶驊述

中庸本解序

予自髫年入塾．讀四子書．論．孟．經父師口授．必逐句索解．誦讀時求之於心．亦有自得其解者．惟中庸一書．則憒然不知所解．稍長．讀朱子章句．博覽匯參諸講本．鑽研有年．終不甚解．操筆爲文．不過恪遵章句．人云亦云．從性理諸書．襲其字句．從諸家制義．擷取餘瀋．以前人之解爲解．雖幸擢科名．而其不解者自若．行年及壯．徙居林下．以筆耕爲事．閒攷注疏中中庸原解．始知朱子章句更其解者過半．解之得失未辨也．潛心玩索．偶於白文得解．參之章句．則反不解．時於章句求解．質之白文．又多不解．旁徵或問．語類諸書．解說愈繁．而益增懵憒．迨其後盡捐成說．咀味白文．恍然若得其解．積之二十餘年．觀李安溪中庸章段、鄉先輩王樵園中庸臆測、任邱邊育之中庸說．皆不盡沿舊解．而各有眞解．諸家之解．與予之所解．不無異同．然一知半解．固二十餘年所心解也．心解之解．以白文解白文．中庸之本解也．間用漢、宋、元、明諸儒及國朝諸家之解．但不謬於白文．亦中庸之本解也．乙丑秋七月．家居無事．隨解隨錄．書成．名之曰本解．客有嘲予者曰．讀書爲舉業計．予以不解得第．何必索甚解哉．予應之曰．唯唯．否否．

同治乙丑仲秋之朔．晉州楊亶驊謹識．

中庸提要

中庸全書．以道不遠人句爲宗旨．言人必溯原於天者．戴記禮運篇夫子之言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子思明道．必原於天地而衆鬼神以立說者．大旨皆宗此義．天命之謂性．即天地之德．命字已該交會秀氣在內．仁者人也．即天地之心．喜怒哀樂．即五行之端．而慎獨二字．尤示人節欲以踐形而盡性之要旨也．全書中以仁者人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兩人字爲樞紐．曰人莫不飲食也．曰以人治人．曰不可以不知人．曰待其人而後行．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每段提撥人字．皆以闡道不遠人之旨．書之首以天起．尾以天結．言天言天地者不一而足．言知人即言知天．言人之道即言天之道．皆闡天人合一之旨．而鬼神爲德．又以闡天人合一之眞機也．配天者聖．浩浩其天者聖．而別無所謂道．別無所謂聖也．待其人而後行．聖人亦聖乎人而已．人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爲人者仁也．人所以能仁者誠也．性爲人性．道爲人道．教者教以爲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子思明道．所以存人也．因其不遠人而目之曰庸．謂之曰不可離．始於慎獨．極於參贊．祇完得生人本來面目．毫無加損於其間焉．子思以中庸名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字於道不遠人章點睛．自係全書宗旨．

率性之謂道．道字杜皓切．從陶上聲．說文．所行道也．廣韻．理也．衆妙皆道也．合三才萬物所共由者也．從

庸纂解爲確。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不得解作路字。道卽性也。而謂之道者。以性中之條理見於倫常者言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首章言天下之達道。問政章亦言天下之達道。道非有二也。達道祇此五者。發皆中節。以性情之正見於倫常者言。正道所由達也。劉氏彝曰。天地之氣。大之爲山嶽河海。小之爲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爲五臟。外之爲五事。性之爲五常。類之爲五品。五臟五事。人所稟於天之氣也。五常人所稟於天之理也。理氣合而道之名義以著。天人合而道之源流始彰。德不外於五品。外五品以言道。非中庸所謂道也。道不遠人。人所以爲人者倫也。道所以爲道者亦倫也。故天下至誠章。不曰天下之達道。而曰天下之大經。夫子言君子道四。以事父事兄事君交友盡之。此中庸言道之統宗也。先儒解道字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又云。道者天理之當然。立說空洞無著。而子思明道之旨晦矣。

中庸言道之書。實言禮之書也。禮與道異名而同實。道非精微。禮非粗顯。危微十六字。係僞尚書中語。宋以來理學諸儒。實爲帝王心法。遂析禮與道而二之。說愈精妙。義愈支離。無怪明季講學者之盡入於禪也。史臣之贊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大學言德所本也。皋陶之告禹也。曰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禮之名始此。庸之名始此。和衷之衷。傳所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也。中之名亦始此。此中庸言道所本也。君子之道四。不外父兄君友五典也。卽五禮也。大哉聖人之道。卽繼以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非卽聖人之禮乎。問政章曰。禮所生。禮字與上文仁義字一例。禮者。天敍天秩之本於性也。等殺者。天敍天秩之著於事也。首章特標中節之和。則知天命謂性。卽命以敍秩。而中節者惇典庸禮。故謂之天下達道。戴記云。師也過。而商也不及。禮所以制中也。義皆與中庸脗合。全書中言宗廟之禮。郊社之禮。言崇禮。言議禮。言學禮。皆以禮爲道之證。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忠信卽誠也。義理則自發育峻極。以至達道九經。皆是禮文之著。禮後之謂也。緣恭而天下平。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析道與禮而二之。而謂帝王傳授。別有心法。則中庸何不引堯之執中。而引舜之用中。危微精一。夫子何無一言及之乎。不學中庸之學。而學僞孔傳之學。不學堯、舜、孔、思相傳之學。而學荀子道學之學。道之不明不行也。道家者流亂之。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又亂之。紫陽中庸序誤信之。而曲爲說以附會之。不求道於中庸全書之中。而求道於中庸全書之外。宜後儒之譏爲支離也。或曰。制度文爲。豈足盡道之妙。則天敍天秩。非卽性之謂乎。五常之性。禮不與仁義智信並列乎。舍禮而言道。謂之不知道。並不知性。（人心惟危二語。由於道家。見李耳宋故古文尚書致。附錄於左。）

古文尚書致云。古文尚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蓋漢魏人僞作。朱子亦常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卽此數語。可證其僞。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尚書語也。梅鷟嘗言之矣。余復攷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爲證。則尚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強遷就。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無稱易、詩、書、春秋爲經。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沖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尚書也明矣。　大名崔東壁述曰。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則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當行之路也。今以人心爲道心。已不可。況謂人心之外。別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謂心有操舍思不思則可。謂有兩心則不可也。聖賢之教。曰存心。曰盡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盡。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爲不美。而於此外別求一心者也。惟莊子、佛氏乃以心爲己累。而謂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則蔑視人心而別立一道心之名者。乃異端之說。而必非聖賢之教也明矣。　崔東壁唐虞考信錄云。漢儒所傳之古文尚書。（謂史。漢所稱者。鄭所傳之孔壁古文。非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堯之讓舜也。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庸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績以安天下耳。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作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績以終堯之功耳。亦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下至湯、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撥亂爲言。絕無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時。周公、召公迭進相誡。始多儆以保守先業之難。此爲守成之主賢人以降言耳。固不足爲唐、虞大聖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無逸。猶惓儆警其意。惟召誥乃諄諄焉。吾故讀尚書。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聖賢之意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又曰。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天祿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乃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舜以天下。豈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窮。舜之不令四海困窮。又豈徒爲永於天祿計哉。且舜固嘗讓於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讓之於夔、龍。垂則讓之殳、斨、伯與。益則讓之朱、虎、熊、羆。是知古之聖人。其於進退得失之際。無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淸而已。不惕之以失職之罰也。三載考績。雖有黜陟之文。然此特爲庶官言之。非此數聖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讓不居。而堯乃以天祿永終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耶。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爾。若禪讓時。則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敍。不徵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師。始稱天以令衆。然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乃曰天用勦絕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未有不徵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遠。人道邇。天無迹而難憑。人有爲而共見。豈有捨人事不言。而但以歷數爲據。使後世篡竊者。得以爲口實乎。無怪乎曹丕之自謂知

舜、禹。而晉、宋以後。篡弑之主之咸徵符瑞也。且歷數在躬。於何見之。於民之視聽見之。則何不言人之所共見而但言人之所不見乎。孟子曰。湯執中。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無定位者也。故必酌乎兩端乃有中。然此皆論古人云爾。自事後觀之。則爲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執中。則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非。其人亦自以爲中。中不難於執。而難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謂中。雖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謂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絕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詔之乎。且堯典紀堯禪舜之事詳矣。此文果係堯命舜之要言。果係帝王傳授之心法。較之璿璣玉衡。封山濬川。孰爲輕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載乎。曰。然則論語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尚書深信之。然至呂刑稱伯夷之播刑。則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頌。深信之。然至閟宮述太王之翦商。則吾不敢信矣。固因其爲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敍者數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傳聞失實。乃理勢所常有。故此章紀湯、武事。皆不謬於聖人。而紀堯、舜事獨可疑。遠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論語本兩篇。篇僅一二章。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蓋皆斷簡無歸。附之於論語之末者。初不知其傳自何人。學者當據尚書之文。以考證其是非得失。不得概信爲實然也。

中庸與孝經相表裏。道莫大於五倫。五倫莫大於孝。舜之大孝。格天之道至矣。武、周達孝。治天下之道備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知人知天。皆不外事親而得之。一舉足而不忘父母。一出言而不忘父母。道不可須臾離。孝不可須臾離也。張子作西銘。推事親之誠。明事天之道。道理尚隔一層。子思明道。直以孝字該盡古今。帝王聖賢。皆孝子也。孔子曰。所求乎子事父未能。傳授心法。在孝經十八章。不在僞書十六字。

中庸其至矣乎。至字與費隱章三言及其至也。及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無聲無臭至矣至字。血脈皆通。至、極至也。大哉聖人之道章。言道中庸。先言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致字盡字極字皆與至字之義脗合。中庸其至。即指廣大精微高明言。君子中庸句。此亦以精微之極致訓之。極確。舊解於中庸其至至字訓曰恰好。語便觸矣。於及其至也至字訓曰道之盡處。又曰。不知不能。是沒緊要事。又曰。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則與前後至字之解自相矛盾。蓋欲迴護聖人。不得不曲爲之解。夫君子之道。總是關係倫常事。愚不肖之知能。天命之性。良知良能。固不遺於愚不肖也。章句下居室之間四字。解已蒙混。王已山謂舉倡隨之大概而言。大全史氏直以形交氣感當之。泥定夫婦二字索解。真可噴飯。聖人不知能加有所字。即就精妙處看。亦不必盡於聖人。堯、舜不能使子不爲朱、均。武、周不能使弟不爲管、蔡。孔子不能使君不爲定、哀。皆聖人所不能。所不知。亦可類推。羅雅庵曰。以問禮問官爲孔子不知。既問是仍知了。以孔子不得位爲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當。天高地下。罔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知。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是聖人所不能。按章句沿侯氏之說。雙庵駁之極當。然解衆人所不知。尚嫌寬泛。似宜切定倫常說。舜不知象之殺己。周公不知管、蔡之將畔。是聖人所不知也。然據羅氏之解。已不得專就粗淺看矣。天地有憾解云。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亦非。惟語類云。至是道之盡處。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不知不能。是萬分

中欠一分。不分別深淺精粗看。甚是。總之。就人言道。則道以聖人而極。故曰至道至德。就道言道。則道不以聖人而盡。故曰不知不能。天地有憾之道。即察乎天地之道。亦即造端夫婦之道。廣大精微。高明中庸。一以貫之。道體如是。聖人自有不知能。而不知能無害爲聖。大孝達孝九經。皆聖人之知能也。故曰大哉聖人之道。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皆天地之無憾者也。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中庸言學利困勉。必先言生知安行。言擇善固執。必先言從容中道。言自明誠。必先言自誠明。非徒推尊聖人也。至道即達道。至德即達德。達天德即庸德。天命謂性。自天之人。其本體與聖人同。修道謂教。盡人合天。其極功與聖人同。恐人昧於降衷之無斷。藉聖人以顯其體。而人人得天之本體著矣。恐人疑於踐形之惟肖。藉聖人以立其極。而人人達天之極功彰矣。溯本體之同。以勉功能之極。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正與中庸互相發。

鬼神之爲德。鬼神字與禮運鬼神之會句義同。此處專指祭祀之鬼神立說。使天下之人一節。承上體物不遺。一氣起出。語氣不容隔斷。則意指不容兩歧。五行之秀氣。即是鬼神之會。即是陰陽之交。言鬼神。便兼陰陽五行在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氣即鬼神。理即德。鬼神之爲德。即誠也。所謂體物不遺也。聖人因鬼神。制爲祭祀。燔柴泰壇。祭天也。瘞埋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四坎壇祭四方。此九祭者。皆以祭天地陰陽五行之鬼神。所謂以承祭祀也。萬物本乎天。故天地之鬼神。能體天下之物。人本乎祖。故宗廟之鬼神。亦能體其子孫。子孫得祖父之理以成性。得祖父之氣以成形。猶之得天地之理氣以爲形性。祭法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指廟享之鬼神言也。玩達孝章郊社宗廟並言。鬼神須兼二義方備。而此章從天命謂性得脈。則專指天地之鬼神。體於祭典者。祭祀之禮。非聖人作意爲之。皆理之自然而不容已。故曰鬼神使之也。舊解謂鬼神之爲德。無所不包。使天下節就無所不包中提出當祭之鬼神說。似鬼神有祭有不祭。非是。風雷山澤。廟中祭享。無非鬼神。無不承祭。褻帝褻親。其理同。其事同。將天地之鬼神看作窈冥昏默。殊乖子思作書之指。

中庸本解卷上

淸　貴州楊亶驊述

天命之謂性.

天所以爲天者仁也.天所以爲仁者誠也.命者化育之事也.天化育萬物.畀天所以爲天者全而畀之.人得天地之仁以爲心.卽生物之心也.是爲性.故性字從心從生.天一仁也.性一仁也.故曰仁者人也.天之仁一誠也.命於人者亦一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氣載理以行.若命令然.就氣言之.則爲天地之化育.就理言之.則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性是道之本.下文所云天下之大本.卽指性言也.

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循而不違之謂人.得天之仁以爲性.仁統四端.而物欲害之.則有違其性者.惟循其性之仁.以達於倫常.親義序別各由其理.如路之皆行然.是爲道.下文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與五者天下之達道.皆此道字.合上一句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性一誠而已.率性則發皆中節.便有明字意.

修道之謂教.

修、治也.修道謂教.非聖人修道以教人.乃謂聖人之教.不過使人修道也.率性謂道.人人有此性.宜人人順乎道矣.而往往悖乎道者.物欲害之也.性爲天理.縱欲滅理者.必悖乎道.治而去之.則仍復率性

之本然.其功不外愼獨.所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也.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此教字專指夫子之教說.如下所引夫子之言.皆是.此三句以率性句爲主.率性謂道.所謂道不遠人也.所謂庸也.下二節申言修道功夫.自大賢以下.能修道.方能率性.故第四節申明率性之義.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性爲人之性.道爲人之道.不率性則離道.離道則非人.故道不可離.必極之於須臾者.注定獨字.立言也.皆論之.性者道之本也.喜怒哀樂未發.渾然是性.何至離道.人之離道.由喜怒哀樂發而不中其節.則物欲害之也.物欲之初萌在獨.獨者發與未發之間.由靜之動.一念獨覺.差毫釐.謬千里.此爭此一須臾.故君子愼之.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惟人之所不見也.一念之動.非有所睹.非有所聞.至隱微也.而理欲分界.毫不容欺.則莫見莫顯矣.戒愼恐懼.合言之.皆愼也.愼獨是修道扼要功夫.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處在此.此二節與大學誠意同旨.下節卽申上節之意.能愼獨則無往不愼.以修道之功.復率性之理.而日用之地.天命常行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君子修道.則喜怒哀樂.無非率性之道.卽無非天命之性.其未發也.無過不及者.無其形而有其理.傳所謂受天地之中.是性之本然也.其已發也.本中之理以爲之節.易所謂保合太和.是率性之自然也.中爲大本.道由性出.和爲達道.道以性通.本卽道之本.中和皆中庸中字之義.但分存發兩言之耳.天下之大本.達道.不外率性而得之.則道之不遠人可見.而道之至庸亦可見矣.　此達道.卽五者天下之達道.道無二道.或就人情看.或就事理看.各立一說.　未發謂中.此心同.此理同也.不同處在已發後.玩白文一而字可見.故致中和非兩項功夫.只一愼獨盡之.分存發省察看者失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一愼獨.而未發者不搖其體.中之至也.卽和之存也.已發者不乖其用.和之至也.卽中之發也.致字功夫.愼獨盡之.此句只作現成看.中和以氣言.理卽氣存.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者.天命謂性.中和卽在性中.不爲物欲所害.則倫常之地.天命常行.天地一中和也.人一中和也.人與天地成位矣.萬物育於天地之中和.卽育於君子之中和.是修道之全功.實率性之本分.無加毫末焉.天地位所謂與天地參.萬物育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至誠盡性節正發明此節之義.互看自明.不必另立一解.

上五節爲一段.全書道理.皆括其中.章句云.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外誘之私.而充本然之善.極得立言之旨.但中和不得看作兩樣道理.致中和不得判作兩項功夫.與孔子論仁.孟子論性之旨.皆未脗合.此段雖未露出庸字.而觀定道不遠人之義.以立言.則率性正是庸字骨子.

言君子便與小人相對.故下文直接出君子中庸.謂變和言庸者亦失之.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率性之人也。中庸、率性之事也。小人、悖性之人也。反中庸、悖性之事也。君子而時中。君子字內包得愼獨意。能愼獨。則喜怒哀樂之發。無往不愼。隨時處中。由段天命來。所謂發皆中節也。道難於中。中難於時。所謂上律天時也。所謂時措之宜。溥博淵泉而時出也。變動不居。正從小心做出。此其所以中庸也。小人無忌憚。小人字內包得不愼獨意。不愼獨。則喜怒哀樂之發。無往能愼。無忌憚者。不知天命而不畏。則肆意妄行。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之分。以中庸斷之。實以愼獨斷之。學者欲不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不可以不中庸。尤不可以不愼獨。　按此段次節白文無反字。諸家皆從相似看出相反。與論語和同周比驕泰之旨頗合。玩末章小人的然日亡。則小人非卑汚一流。然首節既云反中庸則相似與不相似。都渾括其中。如下文索隱行怪。爲道遠人。皆不從相似處立說。宜從王肅本加一反字爲是。自此以下至雖柔必強。皆子思引孔子之言。

此兩節爲第二段。先辨君子小人之分。與上段兩言君子相應。指出無忌憚。與前愼獨字相應。人欲爲君子。要愼獨。欲不爲小人。要防無忌憚。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尊德性節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致、盡、極字皆是至字意。中庸其至。道之庸卽道之至。至廣大也。至高明也。至精微也。庸字至字合看之要。下文及其至也、至道、至德、至誠。皆至字脈絡。首尾以至矣結之。與此至字相應。庸則易能。必能久始能至。不能期月守。服膺弗失。不流不倚不變。半途而廢。遯世不悔等。皆與久字反正相應。以鮮能爲句者失之。

此節爲第三段。引夫子之言。以中庸望人也。下文言夫婦可與知能。則民非無能。高者與能久爲難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

我知之矣。直注下節鮮能知味句。佳。上節懸腳語氣飄起。至下節方有著落。道有其味。命於天率於性者。道之味也。知味則知未發之中。旣發之和。一依天理之當然。而不安於過不及。知愚據所知以爲道。而道愈不行。賢不肖據所行以爲道。而道愈不明。任氣稟之偏。昧性命之正。職是故耳。

此二節爲一段。見人不知道之率性。故失於過不及者多也。注中以道爲不足行等句。勿泥。蓋智愚賢不肖亦自以爲道。但不知率性之本然耳。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其不行。由智愚賢不肖無生知之質。惟下學之功也。道以行而明。說不行便包得不明意在內。如朱子之說。當云由不知故不行。蓋以道言之。則道之行卽道之明處。不可云先明後行。以人之體道言。則智愚不能知道。固不能行道。賢不肖不能行道。亦由不能知道。人不能知道行道。則道因以不行。

此段歎道之不行意。以舜之生安。回不易得。而擇守如回。強如子路。皆可以任道。則不行者猶望其行也。此一節直喝起下五章。謂單頂智愚一邊以起下章者失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大知。兼知行兩義在內。以性質言。非專贊其智也。哀公問政章註云。生知安行者知也。天下至聖章註云。聰明睿知。生知之質。皆此義也。好問好察。隱揚執兩。則知無過不及矣。用中於民。則行無過不及矣。其斯以爲舜。斯字指中說。言舜之爲舜。一中盡之。知與行不離於中。由問察而得。實不思而得也。由執兩而中。實不勉而中也。舜者從容中道聖人也。舜之大知不可學。而問察隱揚可學。執兩用中可學。則舜終可學。自舜以下。猶望其能行也。

此段舉舜爲君子中庸的樣子。舜所謂誠者之聖人也。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下文引顏淵、子路。所謂學利困勉也。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每段皆兼知行兩義。朱註以此節爲知無過不及。回之爲人節爲行無過不及者失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人皆曰予知。智愚賢不肖皆自以爲智也。常人資異生安。而聰明自謝。不肯實下修道功夫。不能期月守。是僅守得一二時。但不能久耳。不能久。仍是不能守。亦並不可謂能擇。知之不眞。守之不力。此道所以終於不行也。俗解以此節猶云道其不行矣夫。係泥舊說單頂賢不肖一邊說。失之。蓋道貴於行。行便無不明。擇而不守。由資異生安。又無學利功夫。故下文引夫子贊回。作一學知利行樣子。　擇乎中庸句。緊頂予知說下。便是聰明作用。非學問功夫。

此節見生安以下。資美而不學。終無望於道之行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擇乎中庸。學而知也。得則服膺。利而行也。弗失則能久。而中庸之道在我矣。生質如舜。則道以生安行。復執如顏。則道以學利行。而中庸非不可能矣。　能擇能守。顏子正善於學舜者。舜不思而得。顏子以思而得。舜不勉而中。顏子以勉而中。拳拳服膺。正形容其勉處有學利之功。則智以知此。仁以體此。道不終於不行。信乎中庸之可能也。

此節引夫子之贊回。以見人實用修道功夫。猶可望道之行也。註補眞知字。未免添設。顏子能擇能守。由克己復禮來。非禮勿視四句。卽愼獨功夫。故要學顏子在去人欲之私。觀下兩節註。一云無一毫人欲之私。一云自勝其人欲之私。可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夫子立言之旨也。子思引之。專爲引起強字說。不可能、正要使人知所以能。道以生安行。則舜能之。道以學利行。則顏能之。道以困勉行。則質不如舜。學不如顏者。皆能之。自強不息。懦夫有立志。則不可能者亦可能也。　可均可辭可蹈。終未免理欲夾雜。中庸則純理無欲者始能之。自然無欲者。聖人也。勉然無欲者。大賢也。不能無欲。而自勝其欲。以幾於無欲。則大賢以下。皆可勉

焉.故曰自勝者強.首段以愼獨爲言者以此.

此節爲大賢以下言之.困而知.勉而行.則道亦非終於不行也.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南強北強.雖是囿於風氣.終是人欲之私爲之.寬柔不報.含忍處皆自私自便之意.死而不厭.是血氣之勇.亦由私欲用事故也.和而不流.與人者純乎中庸.中立不倚.持己者純乎中庸.兩項將道理一齊該括.變即變其不流不倚者.塞字舊作充實解.朱莊改作未達解.是抑塞之塞.朱說是有道之世.人多.奮志功名.不得則熱中.因塞而變者有之.無道之世.君子自安於塞.然險巇多端.非眞能豎起脊梁.終恐打熬不過.至死不變.所謂守死善道也.所謂能久也.四言強哉矯.見而所當強在乎君子中庸也.中庸至道也.亦至德也.故下文引子言以申君子中庸及中庸其至之義.

此節引夫子言君子之強.見學能自強.則困而知.勉而行者.皆可進於中庸.皆可成爲君子.而道非終於不行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索隱行怪.反中庸者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能中庸而不能久者也.依乎中庸.則須臾不離中庸矣.體道者本非致人之知.一見知之念.必有悔心.悔則半途必廢.遯世不悔.久之至也.能久.方是能依.方是能中庸.故曰君子中庸.君子成德之人.聖則德造其極之名也.君子依乎中庸.故以道爲君子之道.費而隱.緊跟上節說.費猶費用之費.張子.程子以日用解費字.甚確.費字承依字來.隱、隱晦也.承遯世不見知來.所以費者.因道之庸.所以隱者.因道之至.三言及其至也.即中庸其至至字.夫婦字勿泥.語意重愚不肖上.可與知.可與行.古今忠孝節義.愚不肖者率其性爲之.有學士大夫所不及者.此道之所以爲庸.即道之所以費也.聖人不知能天地之憾.要看有所二字.一聖之知能.不必兼衆聖之知能.前聖之知能.不能該後聖之知能.後文所云考三王.俟後聖.正知能有不盡處.天地有憾.在化育上看.惟有憾.故須人贊其化育.以道之至而論.則不知能者.無非當知當能.有憾者.必當無憾.爲聖人天地不能盡之道.率性之本體如此.安能見知.此其所以隱也.君子非能盡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能語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大莫載.小莫破.即此是庸.即此是至.即此是費.即此是隱也.朱莊房室之間四字太泥.以問禮問官爲不知.以不得位爲不能.以覆載生成之偏爲有憾.語皆粗淺.前人駁之已悉.此二

節承上依乎中庸節而申明之.非另立一義. 察字從隱字轉出.隱、晦昧.後文所云闇然.察昭著.後文所云日章也.言君子之道.雖遯世不見知.而實未嘗不昭著.蓋道之本體.由率性來.一物有一物之性.一物即有一物之率性.率其性者率其天.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皆道之察也.引詩就道之本體言.察.下文方就君子之道之察言之.造、始也.端、緒也.端即察之端.夫婦字勿泥.指愚不肖之可知可能者言.至庸也.而推及其至.則察乎天地之道.即此造端夫婦之道.即庸.即至.所謂中庸其至也.上兩及其.就道上大概論其至.此一及其.實就君子身上論道之至.兩言君子之道.緊承君子依乎中庸說下.故四節口氣.皆有詠歎淫泆之致.分作兩章失之. 造端夫婦.庸也.引起道不遠人一段道理.察乎天地.至也.引起大孝受命達孝治國及問政諸段道理.三及其字.則卑邇高遠之義也.

自仲尼曰至此.爲一大段.以君子中庸句爲主.中分生安學利困勉三等.其人皆君子.其道皆中庸.末仍歸到君子依乎中庸.而就中庸之至.詠歎作結.章法渾成.朱莊分知仁勇看.似合一聖二賢.方完得三達德.立說未當.又以費隱字貫下諸章.理尤恍惚.或問詰察字云.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章句又云.此理之用.自相矛盾.讀者但爲制藝計.無怪其習而不察也.章句以此四節爲子思之言.殊無所據.謂申明道不可離.義亦欠切.以文義語氣求之.似與上三節併爲夫子之言.未便分爲兩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中爲堯、舜以來相傳之統.子思述所傳於夫子.尤重在庸字.前一大段言時中.言用中.言過不及.雖兼庸說.而發揮中字詳盡.此段從庸字立論.道不遠人.是庸字鐵板註腳.庸德庸言二句.全審點睛處也.章句云.道者率性而已.詁不遠人之義極透.次節言道不遠於人之身也.人遐其人.設人之外別有道以治人.則道遠人矣.故改而即止.三節言道不遠於人之心也.中心爲忠.天下之大本也.如心爲恕.天下之達道也.不願勿施.亦有中節而無所乖戾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言忠恕即道.猶云雖不中不遠也.君子知道不遠人.體諸身爲庸德.矢諸口爲庸言.何也.身爲子臣弟友之身.心爲孝於父忠於君弟於兄信於友之心.亦求其能焉而已.求、猶求也.所求乎子以事父爲句.下三項做此.求諸己而未能.則必求其能.能在德.不在言.故德貴行.言貴謹.謹之至而不敢盡.所有餘.正行之力而不敢安於不足.言照顧其行.恐徒言不得爲能也.行照顧其言.必致行始可謂能也.八句承上未能.胕胕逼拶.言行平列.而語氣側重行上.君子胡不慥慥爾.亦是致行不怠意.故下文即承此句

說君子素其位而行。 素讀爲傃。鄉也。其位如下文所云是也。行卽庸德之行。不願乎其外。用心篤實。所謂慥慥也。四行乎皆指子臣弟友之道言。自得者。自得其所以爲人也。道率於性。行得一分道。卽盡得一分性。孟子所云深造自得。亦此意也。 不陵不援。心專在行。自不暇陵援也。正己者。正其子臣弟友之己。行處卽是正處。不求於人。無一毫爲人之見存也。不怨不尤。心地光明洞達。不染纖埃。是不願盡處。正是慥慥盡處。 不遠人便易。如道路之常行者必易也。遠人便險。如道路之不常行者必險也。居易俟命。君子之心。盡其在我。若不知有命然。篤實之至也。行險徼幸。小人之心。逞私悖理。妄興命爭。與慥慥者正相反。以夫子此言觀之。則道歸於庸。而君子小人之分。以不遠人與遠人斷之而已。君子中庸節。從心地上辨君子小人。此節從行事上辨君子小人。

此段承上造端夫婦句。引夫子之言。以明道之至庸。卽下段所謂卑邇也。朱子斷君子素其位以下爲子思之言。亦無所據。玩語氣文理。似頂君子胡不慥慥爾一氣承接。而以君子小人對結。章法義理較爲穩當。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失諸正鵠。失諸遠也。反求諸身。知失正鵠之有自也。反譬以引下節。君子之道。庸道也。亦至道也。至卽由庸而至。則欲極其至者。必自庸求之。卑邇譬庸。高遠譬至。兩節皆夫子之言。 此子思引詩以明道之庸也。妻子合。兄弟翕。道極平常。人人當求諸身者。庸之至也。引七章四言。兼引八章兩言者。室家宜。妻孥樂。而後妻子兄弟之道。眞無不盡也。 又引子言以明庸行之全也。父母其順。而盡道於家庭者。始無少虧。後文云。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則父母之順。不盡由和妻子宜兄弟。朱註云。夫子讀此詩而贊之。詒無所據。不可從。又以妻子兄弟爲卑邇。父母之順爲高遠。說亦牽強。子思引棠棣之詩及孔子此言。總以明道之至庸。所謂卑邇也。非以父母爲卑邇。自道言之。顯見於家庭者。是卑邇之象也。後文言大孝。言達孝。皆本諸此。 此引夫子之言鬼神。以明道之至察乎天地也。鬼神指祭祀之鬼神言。燔柴祭天。瘞埋祭地。以及四時寒暑等祭。其鬼神卽陰陽之靈也。使天下之人。節承體物不遺一直接出。則鬼神非空言二氣可知。爲德德字。暗指誠說。誠卽能屈能伸之實理也。體物而不可遺。非鬼神不遺物。乃物不遺鬼神。非不能遺鬼神。乃不可遺鬼神。使天下之人。是鬼神之體物也。引詩云不可度不可射。是人之不可遺鬼神也。鬼神之體物以誠。人之不遺鬼神亦以誠。微之顯而不可揜。實理實心皆然。言鬼神卽是言天地。鬼神之誠。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人心之誠。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道察乎天地。誠通乎鬼神。是高遠之象也。後文言受命。言制禮。皆本諸此。

此段引夫子之言。以明進道之序。又引詩及子言。將卑邇高遠先兩開指點。下文引大孝受命。達孝

治國。中明必自之旨。總見道之至卽道之庸。雖庸無所爲至。以明中庸其至之義。註疏本以道不遠人至行險徼幸總爲一段。射有似乎君子與君子之道二節相屬。詩曰節。疏云。記人引此。父母其順節。疏云。因上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朱子以此爲夫子贊詩也。朱子援大學說詩之例臆斷爲贊詩之語。殊覺無據。鬼神之爲德段中引抑詩。疏云。記者引詩。則非夫子所引矣。朱子以爲前後皆夫子語。今從之。 因夫子卑邇高遠之說。遂引詩詞及子言。分開指點。卑邇處兼一家言之。方盡高遠處就鬼神說。該括一切。而以誠字暗作關紐。絕世妙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語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雖德之一端。而衆德皆由孝出。故孝庸德。亦大德也。夫子稱舜大孝。必曰德爲聖人。孝大者德亦大也。尊富饗保四句中。藏得受命意在。 必得者。天主因人主受也。 詩曰節。疏云。作記者引。註大德必受命之義。則此段詰非盡出於夫子。朱子以爲皆夫子之言。今從之。 受命兼尊富饗保位祿名壽說。不必專說爲天子。觀嘉樂詩成王已爲天子。亦曰保佑命之可見。

此段及下二段。朱註云。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及其至。極得子思引言明道之旨。此二段近理。爲推以及其至。則中庸其至至字。不得泛作恰好解。及其至也之至。不得誤作盡頭解矣。道不遠人。明是說道之庸。不得誤作說道之費矣。此註下文增見道之用廣也三語。臆撰一解以附會前說。謬矣。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無憂節。疏云。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玩此註。則此節專重子述。引起下文纘緒成德。不得以文、武、周公三平看矣。 纘緒有天下兩開看。非以有天下爲纘緒。纘緒事散見詩、書、國語云。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亦其義也。纘緒非有意於得天下。而天時人事之會。有不容不順天應人者。國語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武王之有天下以此。不失顯名亦以此。蓋有天下亦纘緒中一事也。註引武成篇基王迹其勤王家。自屬可據。又引魯頌翦商之語。似大王已有意代商。武卽纘此代商之緒。則於事其勤。文服事皆悖戾不通。讀者審之。武之尊富饗保。便是後來制禮規模。說著據武成文。謂武王有天下時。大王、王季、文王業已追王。故下節周公制禮云成文、武之德。 纘緒及於大王、王季、文之緒。卽大王、王季之緒。則武之德卽文之德。成武之德。卽以成文

之德也.追王上祀.固以成纘緒之德.禮達於下.使凡爲子者皆得自盡.亦推纘緒之心.以成纘緒之德也.期之喪.句.墊起下文.不重重在無貴賤一也.庶人之孝.無異天子之孝.故天子之禮.達爲庶人之禮.公之成德.與武之纘緒.光明洞達.周浹旁皇.皆以文王之心爲心而已.故下段卽以達孝贊之.纘緒制禮.雖兩開說.實則制禮亦是終纘緒之事.故以成德爲中間樞紐.而統歸於子述.下文專就制禮詳言之.非詳於公而略於武也.

此段與下段.雖分引子言.子思明道之意.則與下段合爲一段看.此段爲達孝作引.下段就制禮說到治國.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達孝達字.朱註通謂之孝.義似粗淺.據前後文觀之.則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孝之達乎下也.事上帝事其先.孝之達乎上也.較爲切當.繼述卽前子述之述.繼亦述也.緒曰纘.德曰成.皆繼述意.下文所制祀先之禮.卽前上祀之禮.統先王先公在內.前略言之.此詳言之也.春秋節是祀禮前一截事.宗廟之禮節是祀禮正位事.二節或分時祭祫祭言.然修其宗廟四句.祫祭亦然.蓋互舉以備其義.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所謂繼述也.所謂誠也.贊爲孝之至.惟其誠.所以至.惟其至.所以能達.　仁人饗帝.事天如事親.孝子饗親.事親如事天.事上帝從孝字推上一層.雖上文未及此義.亦包在孝字中.兩所以字.禮之義也.明乎禮中之義.則饗帝饗親.與治國無二理.此所以孝爲庸行.而推以及其至.則無所不該也.

此段與舜其大孝一段同義.孝.庸行也.而舜之孝可以受命.則理之廣大高明精微者.卽在孝中.武、周之孝.可以治國.則事之廣大高明精微者.亦在孝中.由庸行推之.以極其至.發揮中庸其至之旨.無餘蘊矣.

中庸本解卷下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按孔子家語.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以子曰起答辭.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

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其人人字.專指君言.人道卽下文修身以道也.爲政在人.人字方指臣說.取人以身.則仍歸重君上矣.修道者.去其悖乎道者.求合於道.與篇首所云修道義同.率性謂道.仁卽性也.私欲害仁.則悖乎道.故修道以仁.篇首所云愼獨.亦此義也.仁者節承上修道以仁而申言仁也.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修道何爲獨以仁也.仁者人所以爲人也.全乎仁.始全乎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所以爲人者.不外是也.愛之理無不徧.而親親爲大.故修身必以此也.仁之裁制處爲義.義卽仁中制事之宜也.事之宜無不該.而尊賢爲大.故修道不必言以義.義卽在仁中也.仁之節文處爲禮.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卽仁義所生.究無非一仁所生.故修道不必言以禮.禮亦在仁中也.君子指爲政者.言不可以不修身.由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由修道以仁.親親爲仁之大故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字卽仁者人也人字.知人之爲人不外於仁.則事親者仁其親.非定省虛文可託矣.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之所以爲天者仁.人之有是仁者卽天.知人則知性.知天則知命.性命之理統於仁.知此則修身事親.自不容己.而取人爲政無難焉.故曰人道敏政.天字伏後文誠字.人之眞實無妄者天也.朱註知人知天.說太支離.後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與此節天人義同.質諸鬼神節知天知人.與此節知人知天義亦同.　天下之達道五兩節.承上修身以道二句而申言之也.中庸全書言道.惟此處指實言之.前後凡言道.多與此道字義同.不可概以理字代之.說入空虛窈冥一路.前言修道以仁.此言達德.兼言知仁勇者.知勇皆以成仁.專言之則爲仁.分言之則爲知仁勇.猶前仁者人也.可專言仁.亦可兼義禮言仁也.上言所以行之者三.下文言所以行之者一.者.一卽仁.跟上文修道以仁.則知以知此仁.勇以強此仁.行之者一.故修道專言以仁也.朱註以一爲誠.則對君不宜作含糊語.何故不言誠而言一.況不誠則私欲間之.改作不仁.則私欲間之.尤覺明切.且與修道以仁來脈相應.知道者恃乎知.生學困之知不同.及其知之.則無一毫私欲之蔽.而知皆歸於仁.行道者恃乎勇.安利勉強之勇不同.及其成功.則無一毫私欲之累.而勇皆歸於仁.兩一字與上節一字同.皆指仁而言.以申修道以仁之義.　德爲達德.故雖氣稟所拘.有遠乎德者.又有近德之方焉.惟盡人能近德.所以爲達德.修身者非甘於暴棄.不容以不知不仁不勇自諉也.力行固足以忘私.而好學以辨私.知恥以勝

私.近智近勇.皆所以近仁.前言修道以仁.此言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其理互相發也.所以修身以仁.所以治人與治天下國家亦以仁.故下文九經亦言行之者一.　九經非方策所存.本有此條件.乃夫子提舉政之大要言之.　九經內修身、尊賢、親親三項.已見上文.敬大臣、體羣臣.由尊賢推之.所謂尊賢之等.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由親親推之.所謂親親之殺.但前親親指一本之親.殺則由一本以至九族.此親親則兼一本九族.殺則推之仁民.其義亦互相發也.　修身以道.故修身則道立.詳九經之事.而歷指其義.爲行之者言也.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四項.變文作勸者.與仁字意爲切也.行之者一.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以仁而已矣.大學言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皆此義也.　此節由修道以仁.引起誠身.言仁其身必先誠其身也.凡事指達道.九經言達德.不可以事言也.豫.前定也.四項不平.言事行是賓.道是主.事前定事字.指日用一節言.與凡事事字異.道卽達道.九經亦達道中事.道可以修身.可以治人治天下國家.本不窮也.而惟前定始能不窮.前定者.誠於仁也.仁者理也.誠則指理之眞實言之.能誠其身.則修道以修身.而取人爲政.無非誠所貫.無非仁所浹.卽無非道所豎.故曰前定則不窮.　此就在下位者推言之.見前定在乎誠.而明與誠合一.不可偏廢也.在下位指臣說.臣不可不誠身.則君尤不可不誠身也.獲上信友順親.一氣赶出誠身.不誠則不順親.與前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知天義同.反諸身.知人也.誠.知天也.善者天性之本然.卽前所謂仁也.誠者誠乎此.明者明乎此.以道理言.則明在誠後.以功夫言.則明在誠前.故不明則不誠也.　誠者天之道.以理言.卽前知天天字.指在人之天說.所謂天命之性也.誠之者人之道.以功夫言.與前仁者人也人字互相發.知人之爲仁.則自天之人.本來面目.不容自誣.知人之道在誠之.則以人

合天.著要功程.不容自諉.有生安之誠.明在誠中.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大知也.大勇也.不必誠之.而自無不誠.天下一人而已.有學利困勉之誠.必誠之始能誠.明在誠前.智以擇善.所以能明善.勇以固執.所以能誠身.擇執功夫.一時並進.故總謂之誠之也.　學字有專就知言者.大學中切磋道學.與學而知之.好學近知.是也.有兼知行言者.論語學而時習.與此博學.是也.下文云學之弗能.能字兼該知行問思辨.切知.是擇善之事.智之事也.篤行.切行.是固執之事.勇之事也.合知勇以誠其身.卽所以仁其身.此節泛言誠之之目.不專切學知利行說.　困知者學之弗能.則學知者學而卽能.問思辨做此.勉行者行之弗篤.則利行者行之卽篤.舉此見彼.省文也.百倍其功.則愚亦必明.智同於聖.生知學知困知.所以知之.同歸於仁.柔亦必強.勇同於聖.安行利行勉行.所以成功.同歸於仁也.蓋誠同則仁同.仁同則修道修身.取人爲政.無不同.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也.

此段以仁者人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二句爲骨.近脈從人道來.遠脈從道不遠人來.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至庸也.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極其至矣.仁者人也.率性謂道.庸之甚也.誠者天之道.天命謂性.至之原也.發揮中庸其至之義.切實精詳.以必明必強結之.無人不可爲君子.告哀公者.卽所以告天下萬世也.自道不遠人以下至此.爲中一大段.皆引夫子之言.皆夫子教人以修道之言也.故本

段內點明修道字.下文子思之言.即承此段揭清性教之義.按此一大段中.朱子或以為子思引夫子之言.或以為子思所自言.然按子思所自言處.如君子之道費而隱.承上君子依乎中庸說.下.君子素其位而行.承上君子胡不慥慥說.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承上射似君子說.下.文義聯屬.註疏本皆合為一篇.臆為割裂.殊乖解書之體.至父母其順矣乎.古本與上文引詩各為一節.臆揣為頌詩而贊之.誣古人已甚矣.總之解書者臆造一說.理或可通.如今日課童作截搭題.有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曰西子題.題極無情.卻撰出一段情理.以此作文.不得為代古立言.若以此解書.未免彌近理而大亂真矣.博學之以下.朱子亦疑為子思所補.而與上文合為一章.則仍以為夫子所言.今自仲尼曰以下.皆定為夫子之言.各依白文解之.不謬於白文.朱子復起.或亦不易吾言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誠明.明在誠中也.天命以來.誠其本然之體.本然之誠.具有自然之明.此人得於天之理然也.故謂之性.自明誠.誠由明致也.修道之功.明其性之本然.而後實其性之本然.此聖人使人復性之方也.故謂之教.下二句.跟性教而言誠明合一之理也.誠為性之本然.明即率性之自然.則明不求諸誠外矣.由教而得明.亦由教而得誠.則誠為所性.教以使人復其性.而非強人所難能矣.

此節子思承上文明善誠身之說.申明篇首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之旨.誠為人人共得之理.誠之即人人皆盡之功.就道理大概說.聖人對人之分.下文方言之.朱註從註疏說.未當.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性性字.即謂之性性字.但前性字泛就人說.此曰其性.專就聖人說.性本誠明具足.人人有此性.宜人人能盡其性.而不能者.物欲累之.而不克全其性之誠故也.惟生安之聖.氣質清明.無一毫人欲之私.其誠之至.天下莫能加.誠至則明亦至.能盡其性.誠中自然之能事也.盡人物之性.亦盡己性中事.性者一體.萬物必兼.盡人物之性.而後為盡其性.天地之化育.即首篇所謂天命.孔疏云.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言地者.上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並云地也.其性、人物之性.皆從化育來.天地賦以性.不能使各盡其性.至誠能盡之.故贊之.贊之.則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位乎其中矣.故可與天地參.贊化育所謂萬物育.參天地所謂天地位.天命之性.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功效之極如此.天下至誠.非有異於人之性.但天命渾全.不以人欲害之耳.

此段承自誠明謂之性而言.與前文引舜之大知同.非推尊聖人.正為大賢以下.標一至誠.能化樣子.皆論之.天命之性.人與聖同.則性之誠明.亦與聖同.設有不同.聖人之教.豈能強人使誠.惟化育以後.有有欲無欲之分.故誠有至有不至.玩唯字為能字語氣.是從同見異.上節謂之性.非專指聖人說矣.節內數則字.即誠則明矣一則字.見明在誠中.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也.此聖人之事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云者.對至誠看.誠有不至之名也.生安以下.氣稟清濁各異.則物欲之輕重不同.但有一毫人欲.則其誠不至.誠不至則當下不能盡性.而即性以求誠.所謂自明誠也.蓋誠以理之實言.即性之理.盡性以見於事者言.即誠之事.聖人無欲.性渾是誠.故誠能盡性.常人有欲.性有不誠.故仍即性求誠.曲者性之偏.何以謂之曲.如草木生意.被物壓住.必曲折以達.去其被壓之物.則生機自暢.其次去物欲之蔽.以暢吾之生機.亦猶是焉.是明之事也.曲能有誠者.由是性.非即是誠.必致之則能有誠.蓋誠者天之道.人之天命無不誠.誠不至者.欲累之耳.人欲去則天命行.此明所以可至於誠也.有誠就一節言.由一節以復全體.與生安同其誠.則與生安同其明.蓋自明誠者.誠從明生.自誠明者.明又從誠見.形著等.就能誠後看明.則誠者亦誠則明.明之形著明.即誠之形著明.明之動變化.即誠之動變化.上節盡其性.盡人物性.皆包在形著六字中.所謂誠之明也.但至誠生而即然.其次則積而能然.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能有誠則積而至於能化.此誠之所以為人道.而教之為功.人人可聖也.

此段承自明誠謂之教而言.與前引顏淵為人.子路問強同.見人皆可為聖人也.章內數則字.承致曲看.即明則誠矣一則字.就結句至誠看.亦即誠則明矣一則字.但誠有漸次.明亦有漸次.與至誠少異耳.惟天下至誠.緊與上節起句相應.人但患不能誠之.不患不為誠者.人道之盡合於天道.誠之之功.所以不容已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前知者.誠之明也.言誠之明.獨舉前知為言者.明之實事.不外盡其性盡人物之性數語.此義已隱包上文至誠能化句內.不必複舉.至誠之明.非猶夫人之明也.盡性節何未直指其明言之.就前知處贊其如神.正與前文虛實相生.　起句不直曰至誠前知.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語氣從上文至誠能化玩味而出.　善不善不直作禍福字解.善者福之徵.不善者禍之萌.知之於善不善.所謂先知也.蓋至誠者誠乎善也.善與善相迎.不善與善相拒.無心於知而自知.無心前知而自先知.故曰其道可以如此也.鬼神無私.故微之顯.至誠無私.故知微之顯.贊以如神.誠明之旨無餘蘊矣.

此節申言誠則明矣之旨.上節言其次不異於至誠.則至誠之道.至誠無息兩至誠字.以其次為主.不專指聖人說.作書者要人學聖.不必贊聖人也.上節形著明動變化.就誠明義虛說.於其次之能盡人物之性.及贊化育.參天地.未及詳言.故此下三段皆申明上文之意.而以至誠盡性道理.移就其次身上發揮.如朱子天道人道.板板分說.於白文不協.讀者詳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者實字.以誠之理言.道即率性之道.道字.自成者.誠即天命之性.化育之始.人之得成為人者.特此誠.有生以後.人之終成為人者.亦恃此誠.道為率性.即誠所見端.前言誠兼性言之.此言誠兼道言之.

其義互相發。自道正是自成處。能自道方能自成。下文所云誠之是也。始之得誠以自成者。天爲之。終之能誠而始自成者人爲之。人道尤重也。誠者物之終始。物字作人字看。方與上兩自字通貫。始必得是理。方成爲人。故誠卽人所以成始。終必全是理方成爲人。故誠卽人所以成終。一有不誠。則無以自成。故曰無物。誠之功夫。正在自道。其道處見。不必於言外補道字一層。朱註言天下之物。義涉寬泛。是物亦盡而無有是終字。卻與上文自成意相悖。人之心一有不實四句。專就人心言。與上訓物之終始各爲一義。柄鑿不入。失解書之體。

此段言誠之之功可貴。申上致曲一節義而結之也。上段其次與至誠同其誠。卽與至誠同其明。則誠可貴不待言。誠有未至。而終不以至誠讓聖人者。有誠之之功在也。此節結句明醒之。至朱註略一之字。但曰君子以誠爲貴。失之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故至誠無息。 不息則久。久則徵。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人之性以萬物爲一體。誠之自成。以兼成己與成物爲自成。成物亦是成己中事。蓋成己卽在成物上成。猶大學明明德卽在親民上明。下文云合外內之道。謂以形言之。則物外己內。以理言之。則外亦是內。未有不能盡人物之性。而謂能盡己性者也。於成己見仁以無私言。而智卽在仁中。於成物見智以精別言。而智卽從仁出。性之德渾然一理。仁智之名。不過因成己成物而分指之。故己物分外內。成己成物。亦似由內及外。而自性觀之。則無外非內。則誠之自成。合外於內。適固然也。時措之宜。專指成物說。誠以成物。安往不宜。此何說到盡人物之性。並含得贊化育意。 此節就誠之理言之。恐人以誠者自成專爲盡其性事。故申明其理。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無非誠中自具之理。故其事統於自成。其理統於一誠。下文就至誠之人詳言之。以明此節之意。 故至誠無息。故字緊接上節成物說下。 至誠無息。息。斷也。凡息處必有人欲間之。由誠有未至也。至則無間。無間則不斷。故無息。由接續處看。謂之不息。由合攏來看。謂之久。至誠且以久而徵。則中庸以能久爲難也審矣。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徵德一邊說。尚未說到及物。下節方實切及物上說。 載物覆物成物。皆以天地字樣贊聖人之德。成物卽承首節所以成物言。 悠遠博厚高明。皆至誠所具之德。而載物覆物成物者。不外乎此。故曰誠所以成物也。此所謂贊天地之化育。配天配地無疆。則與天地參之實也。 不見不動無

爲。總由於誠之至而已。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指至誠言。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不貳卽不息。凡誠有物以間之則息。貳則有間。不貳則無間。故不貳卽不息也。生物不測。下文詳之。 上天地之道。以理言。此天地之道。以理之乘於氣化者言。韓子云。天地之氣盛而不過。是此節道理。蓋在不貳以下。生物以上。補說一層。以與至誠相對。 今夫天節。承上生物不測言之。斯昭昭之多。指一處言。而天之爲物不貳者在焉。則所以覆物者亦在焉。但言天之覆物。必從無窮上見。無窮者。高明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正天之高明處。萬物覆焉。現成指點。與前所以覆物句相應。一撮土之多。而地之爲物不貳者在焉。則所以載物者亦在焉。但言地之載物。必從廣厚上見。廣厚卽博厚。載華嶽二句。正地之博厚處。萬物載焉。與前所以載物句相應。上兩段言覆物載物。未言及生物不測。言高明博厚。未言及悠久也。山水爲天地所生之物。一卷一勺。各具一爲物不貳之理。故爲天地所生者。又能生物。生之居之。興焉生焉殖焉。古往今來。生生不已。所謂悠久也。所謂生物不測也。不言成物而言生物者。其生之也悠久。則物無不成也。山水之悠久成物。卽天地之悠久成物也。 於穆不已。不息也。天之所以爲天。至誠也。文德之純。不貳也。文之所以爲文。至誠也。純亦不已。不貳卽不息。從至誠無息句中間補不貳一層。以見聖德同天。所謂與天地參也。

此段從至誠盡性節。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詳言之。非贊聖人。正欲其次之學聖。蓋其次節說到至誠能化。則大賢以下。已到聖人地位。至誠之道以下三段。非爲聖人言。爲其次言也。此數節言天言性。獨詳引詩維天之命。緊與篇首天命之謂性相應。朱註分天道人道。講家又分仁智勇。皆於白文外橫生枝節。中庸一書。愈解愈晦。由宋儒臆爲之說。而後儒舍經從傳之失也。故至誠無息章首用故字起。從來無此文法。而相沿不改。甚矣人之重於遵朱也。自有制藝以來。弊也久矣。

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道者率性之道。聖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則道備於聖人。故以道爲聖人之道。大哉一歎。承上與天地

參來．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指性言．道之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象．狀性體之活潑也．優優下加大哉字．與起處大哉相應．註云入於至小．顧與經文悖矣．禮儀威儀．道之用也．三百三千之道．卽發育峻極之道．故狀之曰優優．而重贊其大也．皆論之率性之道．倫常而已．盡倫常者．盡禮而已．虞書曰．天敍有典．勑我五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禮卽五典之禮．故禮卽道也．前文言周公以達孝制禮．正聖人盡道之事．若以禮爲粗迹．以道爲高妙者．老、莊之說也．禮盛於二代．而至周大備．故夫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此所謂三百三千．指周禮言也．聖人之禮．卽聖人之道．亦卽中庸之道．故求道者以崇禮爲要．　待其人而後行．猶云其人存則其政舉也．禮無日不行．但於發育峻極之量．分毫有歉．卽不可謂行．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方可謂行．必待其人者此也．至道指禮言．凝字承行字來．道何以凝．如前九經所言．自修身以至懷諸侯．綱維精詳．融洽爲一．方可謂凝．至德者聖人之德．至誠盡性是也．以至德凝至道．所謂有睢、麟之精意．然後有周官之法度．　君子學聖人者也．聖人之道在禮．故學聖必崇禮．以節文言之爲禮．以道言之則爲中庸．禮字跟三百三千來．本章脈絡也．中庸跟君子中庸來．全書脈絡也．朱註存心致知之說．純以臆斷．且脈絡皆混．失之矣．皆論之．三百三千聖人之至道．皆至德所發皇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至道之根原．卽聖人之德性也．發育萬物．則德性益本廣大．峻極於天．則德性體本高明．而禮儀威儀由此出．則德性之廣大．非以粗略爲廣大．其廣大者．其精微者也．德性之高明．非以放曠爲高明．其高明者．其中庸者也．君子知中庸之道．其理則精微之至．而於廣大見精微．卽於高明見中庸．聖人之德性本如是．吾之德性亦如是．致之盡之極之．而遂道之．正所以尊之．尊者不敢褻之意．四句以道中庸爲主．道中庸．正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也．廣大高明精微．所謂中庸．其至．就德性說至．是至字道理源頭．末二句以禮爲主．禮卽中庸．故崇禮是道問學事．卽是道中庸事．道無定方．禮亦無成格．故有故有新．從俗從宜．順次稱次．離不得故．而故中有新．故當溫．新尤當知也．此句切知說．敦厚以崇禮．換一以字．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卽中庸．此句切行說．合上句皆道問學以尊德性功夫．以此道中庸．卽以此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不可作兩片道理看．君子以此學聖．則至德在我．而至道可凝矣．此節當面半邊側．脈交絡注．最難索解．朱註臆以存心致知劈分兩片．而書旨久晦矣．　是故頂君子崇禮來．居上而撝謙．故不驕．爲下而守分．故不倍．邦有道非徒不驕也．以崇禮爲言．不屑因隨就簡．與謂國勢振興也．邦無道非徒不倍也．以崇禮爲默．不肯露才揚己．容者包涵彙類也．其斯斯字．指崇禮言．此段前後皆以禮爲主．不可以修德凝道觸突混過．　此引子言以明禮之當崇也．生今之世與今天下兩今字相應．依註疏本皆孔子之言．今之道．周先王制禮以治國之道也．生今反古．由於自用自專．愚而不服人．賤而不安分．取裁之道也．反古者．反於上古也．老子之說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云云．眞西山辨之．謂一偏一曲之學．弊不勝言．本源一差．其流必甚．養生之說．陰謀之術．放蕩之害．淸談之禍．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其源皆出於老氏．夫子洞見後世必有蔑禮法．

棄彝常．故預爲此言戒之．天子指開創聖人．如周之文、武．禮度文合言之皆禮也．今天下．疏云．今孔子謂其時．春秋時．休明未遠．餘澤尙存．無敢生今反古者．朱註謂子思自謂當時．按子思作中庸時．在春秋以後．禮樂崩壞．不得言同軌同文同倫．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非聖人卽愚．非天子卽賤．生今之世．由今之道．崇周先王之禮而已．　此又引夫子之言以見聖人之崇禮也．從周者非獨不敢生今反古．以周之禮．原於發育峻極．布爲三百三千．以至德凝至道．爲人所當用也．此孔子之崇禮也．王天下二節．子思之言．承孔子兩說．極明禮之當崇也．王天下承有其位來．伏下不尊．有三重足徵也．承上不足徵來．伏下無徵．寡過者．所制之禮無過差也．承上有其德來．伏下善字．　上下之義．註疏訓爲君臣．不如朱註爲確．善可從也．而無徵不尊．則不信不從．故崇禮者必崇周先王之禮也．　君子卽崇禮之君子也．道卽至道也．崇禮則聖人之道在君子．故以爲君子之道．君子有至德．而至道以凝．下文六句．所謂道凝也．本諸身．德性道之本也．徵諸庶民．驗心理之同然也．下文知天知人．根源在此二句．蓋身與民．天道人道皆備焉．天地以體言．陰陽之義．鬼神以用言．屈伸往來之迹也．考而不謬．建而不悖．質而無疑．俟而不惑．四句跟本身徵民極言之．至此則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渾合於君子之道．所謂凝也．按此節所言．惟孔子足以當之．鄭康成謂中庸子思所作．以昭明聖祖之德．觀下段言祖述憲章．則此節暗切孔子立論無疑矣．孔子未嘗制禮．而道在焉．觀大道於唐、虞．觀大備於成周．而孔子集其大成．故子思昭明聖祖之德．而先指其道如此．　知天知人．與問政段知天知人相應．　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與後文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同．動卽見也．道由也．此五句功效．亦惟孔子足以當之．所謂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也．尊德性節．言君子之修德也．本諸身節．言君子之德成而道凝也．如此此字．總承前兩君子說．其義方備．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此夫子之有譽於天下也．

此段因性以及道．與篇首率性之謂道句相應．據禮以言道．從前達孝制禮來．禮者中庸之道．而廣大精微高明之量寓焉．故言至德至道．以應中庸其至之義．段內三言君子．所言皆聖人之事．雖未實指其人．非孔子不足當之．故下段揭出仲尼．以示立教宗主．朱註解多支離．又以居上爲周天子．以不驕不倍分兩章解之．失領珠而探鱗爪．中庸一書．所以愈解愈晦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祖述堯舜節。言道備於仲尼也。朱註精矣。道原於天地。自然之迹。一定之理寓焉。堯舜道統開先。文、武禮制大備。皆天地本有之道也。上律下襲。即在祖述憲章上看出。鹿忠節公云。總此命於天。率於性的東西。堯舜立其宗。文、武迪其指。與天時同慘舒。與水土同流止。仲尼生來。全全領會。眞是堯、舜嫡傳。文、武謨法。闔闢在手。行止生心。此十六字。子思昭明聖祖之德。備矣至矣。蔑以加矣。　兩層設喩。上二句直無不字。以德之全體言。下二句從上二句出。四時日月。即天地也。重錯代字。以德之不息言。上蟠下際。無所不周。往古來今。無所不貫。故德與天地相似。孔子是古今第一聖人。德是古今第一聖德。子思此節文字。眞形容得出孔子兼帝王天地之道。做成一箇時中之聖。兩層譬如。是時中妙處。　不相害所以並育。不相悖所以並行。就萬物與道觀之。見天地之小德焉。所謂化也。所謂川流也。推上一層。從天地上著想。則必有敎其化者矣。大德是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在大德不在小德。能敦化自能川流。鹿忠節公如此解。謂爲大小以爲大者失之。此節承上起下。仲尼之所以爲大。在下兩段。此節結而不結。文法入妙。〆按道字。朱註直作四時日月解。則道即黃道、赤道之道。專言行不言明者。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說錯行便該代明在內。若以道爲聖人之道。以並行不悖爲時中妙用。則上句說天地。此句說聖人。下文以天地結。舉單見雙。亦通。鹿忠節公有此說。存參。小德大德。與前小莫破大莫載相應。　惟天下至聖。惟天下至誠。皆指仲尼言之。仲尼不得位配天。事業未見於世。而旣爲至聖。則配天之德已裕。故此句在本節爲提筆。承上文則脫窾接法也。玩兩爲能字只虛言其理可見。此段言聖人之小德

也。聰明睿知。以質言。不可與下四項並列五德。臨如日月之臨。居其至高。而光足以及下。萬物皆在臨照中也。足以字要着。不待容執敬別。而其德自足。蓋足以有臨。則無所不足。所謂溥博淵泉也。溥博淵泉。充積於中者。本是大德。而亦分四項。以切川流之義。時出之之字。指上四項。時出即時措之宜也。如天如淵。從足以有臨足字作詠歎。三莫不字。從容執敬別對面看。以詠歎下四足字。　聲名洋溢。即上段之有發。結以配天。與前高明配天相應。蓋至聖之聰明睿知。與天之高明同體。故德之所及。亦與天同量。所謂與天地參也。觀此則川流之德。不在天地而在聖人矣。　此段言聖人之大德。故改至聖爲至誠。與前惟天下至誠相應。前泛言聖人。此則指仲尼言也。小德率性之道。大德天命之性。德只一德。小處是支派。大處是本原。支派從本原中出。故言小德。必言溥博淵泉。本原從支派上見。故言大德。先言經綸大經。大經即達道。天下之大本即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即天命。鹿忠節公云。知化育。乃指他經濟盡人盡物實事而名之。曰知。如知孝知弟之知。未有不就已能之事而虛加以知者。又云。倚者借力之謂。至誠一點生意。淋漓布濩。涵天蓋地。作用無邊。自然如此。焉有所倚。這生活趣有倚越做不得。按大經大本化育。其源流皆實理也。至誠以吾心之實理。經綸之。立之。知之。自然而然。不待不然。是其能也。何有倚。　經綸大經全是仁。故云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人皆有是仁。而不若至誠之肫肫。至誠之仁。誠於仁者也。仁之涵於性者爲淵。以小德之淵泉言曰如淵。而大德之立本即淵。人亦有是淵。而不若至誠之淵淵。至誠之淵。誠於淵者也。仁之賦於天者爲天。以小德之溥博言曰如天。而

大德之知化育即天也。人亦有是天。而不若至誠之浩浩。至誠之天。誠於天者也。三其字承焉有所倚而贊之。觀此則敦化之德。不在天地。而在聖人矣。此仲尼之所以爲大也。川流敦化。天德也。達如下學上達之達。言與天之德通爲一也。非若至聖之聰明睿知。不能達天德。則知至聖者誰乎。此非以知聖絕人。正是以學聖望人。夫子之道。便是達天德的準頭。夫子之教。便是達天德的路數。

此段與篇首修道之教相應。前歷引仲尼之言。言即教也。此備舉仲尼之道。道者教之準也。教不過使人修道。而道不外率性。性不外天命。總一中庸盡之。鹿忠節公云。中庸一書。講法天象地學術。於首章之下。提出仲尼。以後種種雜引其言。發揮妙旨。把帝王天地一一說到歸一處。以發明莫載莫破察乎天地之旨。隨後總這些道理。一統歸在仲尼身上。教萬世下共來認這全會的心主。自誠明以下。至此。爲末一大段。皆申明篇首三句之義。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下歷引詩詞。將中庸全書之旨。玩味詠歎。以明中庸其至之意。每節點出君子。所謂君子中庸也。分節依註疏本。較今本文義爲妥。首節辨君子小人。與君子中庸君子居易俟命相應。闇然的然。內斂的是實。外炫的是假。一誠一不誠。總一生立心行事言之。日章日亡。直推其究竟也。此爲一節。　君子之道提起。中言闇然之實。淡簡溫在庸行上看出。而字縮上。不厭即在淡中。文即在簡中。理即在溫中。所謂闇然也。反是則求爲不厭。務爲文且理。而實行不足。便是的然。鹿忠節公云。凡人臨民出治。也都講德。但把德望著顯上去做。表暴了許多好腔調。到底民越不理。夫德全不在顯上。越顯越來了。越與德遠了。君子知遠必由於近。風必有所自。遂知微即是顯。而德於是可入。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證微即顯也。此爲次節。　下文言君子闇顯於微。則微處不則顯而自顯。運用故字。一氣承接。皆承君子之道來。　志者心之所之。大學所謂意。篇首所謂獨也。志之起處。好善惡惡。本自分明。而以欲累之。若與本志相仇者然。所謂惡也。欲之爲病於心者。即疚也。欲於內者時不疚無惡。必於人所不見處加功。是愼獨之事也。所謂微也。不愧屋漏。即不疚也。引詩於愼獨爲切。此爲第三節。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依註疏本作人之敬信解。即前文莫不敬莫不信也。不言不動。敬君子者。不係於動。信君子者。不係於言。則德有微焉者矣。引詩言奏假無言以證不動不言。時靡有爭以證敬信。此爲第四節。　不動不言。切君子本身言。不賞不怒。臨民之地。仍有微焉者。敬信已顯。勸威則益加顯矣。不顯惟德。不顯者微也。不賞不怒。非絕去賞怒。有不顯之德。而賞怒卻於無形。百辟猶刑。則民之勸威可知矣。此爲第五節。　篤恭

者。篤厚其恭。所謂恭己正南面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註極猶當。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所謂篤恭也。此爲第六節：　此上兩節引詩點醒德字。與入德相應。入德時知微之顯。則不期顯而自顯。德之微到至處。德之顯亦到至處。君子本學術爲治術。所謂闇然日章者。蓋終身以之矣。　據註疏本子曰至末。皆夫子之言。化民非必盡去聲色。但必以德爲本。引詩言德輶如毛是化民之本也。然言德而擬以毛。猶有倫比。末及言德之至。即末及言化民之至也。上天之載。載事也所謂天地之化育。所謂天命也。無聲無臭。微之極矣。德至矣。以此化民。亦至矣。子思引此以申明上文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上文歷引詩言與全書引詩相應。末引子言與全書引子言相應。以天載結。與天命相應。以至字結。與中庸其至相應。

此段歷引詩言及子言。以結全書。淡簡溫三句。切定庸字。篇中以微顯二字爲眼目。君子闇顯於微。微處即其顯處。以效言之。則由微至顯。以德言之。則愈顯愈微。人之所不見。無聲無臭之天載。於是乎存。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故大學、中庸兩書。總以愼獨爲要。

論語集解義疏

何晏集解
皇侃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序

宋咸平時。日本僧奝然嘗獻鄭康成所注孝經。乃中國所亡失者。是時但藏於秘府。外人莫得見。久而其書復亡。嘗儗當時在廷文學諸臣。曾莫爲意。未能使之流傳世間。抑何其蔑視先代傳注如土苴之致不足貴而輕爲棄絕之也。先是周顯德中。新羅亦嘗獻別敘孝經。亦云即鄭注。乃皆得自外國。而旋失之。豈不惜哉。向見錢遵王所記論語異文。云傳自高麗。其本世亦罕見。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間。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彼國亦知中夏之失傳久。其扶微舉墜之意。戀戀欲大其傳。而不爲一邦之私秘。此其所見誠卓而其遼誠公。夫孰得而小之也哉。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剞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既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昔無其實。敢冒其名

乎。語文弨曰。是書梓成時。求爲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爲之也。春秋褒毫毛之善。今國法已伸。而此一編也。其功要不容沒。予幸爲之序而并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爲朋友之所譏責。吾始得安焉。以文之命意也如此。用是據實書之。若夫皇氏此疏。固不全矣。然十三家之遺說。猶有託以傳者。爲醇爲疵。讀者當自得之。如或輕加掎摭。是又開天下以廢棄之端也。吾其忍乎哉。

乾隆五十三年元夕前一日杭東里叟盧文弨書

論語義疏敘

梁　皇　侃　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爲教不一。或負扆御衆。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頹周。生魯長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頹壞。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爲體者。則謂之爲

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士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

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喩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鑒包六合。以蔡公斯喩。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如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鄕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即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三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口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大常東海王肅。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爲義說。魏末。吏部尙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即是魯論。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太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弘度

晉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留周瓌字道夷

晉中書令穎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琅琊王珉字季琰

右十三家。爲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爲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論語集解敍

魏　何　晏　撰

梁　皇　侃　義疏

敍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疏】（劉向者、辟彊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爲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爲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疏】（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四人。初傳魯論於世也。）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疏】（論是弟子所記。而爲齊人所學。故謂爲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論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琅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疏】（此三人傳齊論。亦以教授於世也。）故有魯論。有齊論。【疏】（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並行於世。故有魯齊二論雙立也。）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疏】（漢景帝之子名餘。封魯。故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科斗文字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疏】（既有三論。文皆不同。齊論長有二篇。一曰問王。二曰知道。是多魯論二篇也。）古論亦無此

二篇。【疏】（齊非唯長魯論二篇。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也。）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疏】（古論雖無問王知道二篇。而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又別題爲一篇也。）有兩子張。【疏】（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爲一篇。又一是子張問孔子從政爲一篇。故凡論中有兩子張篇也。）凡二十一篇。【疏】（古論既分長一子張。故凡成二十一篇也。）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疏】（古論篇次既不同齊。又不同魯。故云不與齊魯論同也。）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疏】（禹初學魯論。又雜講齊論。於二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爲一論。名之曰張侯論也。）爲世所貴。【疏】（此論既擇齊魯之善。合以爲一論。故世之學者皆貴重於張侯論也。）苞氏周氏章句出焉。【疏】（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章句者。注解因爲分斷之名也。苞周二人注張侯論而爲之分斷章句也。）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疏】（訓亦注也。唯孔安國一人注解於古論也。）而世不傳。【疏】（世人不尊孔注古文之論也。）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疏】（漢有馬氏亦注張禹魯論也。）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疏】（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及考校齊古二論。亦注於張論也。）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疏】（此三人共魏人也。亦皆爲張論作注說也。）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疏】（自張侯之前。乃相傳師受不同而不爲注說也。）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疏】（中間、謂苞孔周馬之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時也。多矣言注者非一家也。）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疏】（既注者多門。故得失互不同也。）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疏】（此平叔用意也。叔言多注解家互有得失而已。今集取諸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有不安者。頗爲改易。【疏】（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偏爲改易下己意也。頗猶偏也。）名曰論語集解。【疏】（既集用諸注以解此書。故名論語集解也。）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疏】（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何晏共上此集解之論也。）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附存日本元文）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彝俱遊下毛足利學。足利之藏。昔稱石室。中遭散失。而區區乎存於今。中華後世所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彝乃與伯修讎校七經孟子而還。考文既刊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爲多矣。而又伯修所寫而還。皇侃論語義疏。卽亦中華後世蓋無傳焉。據馬端臨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皇侃引衞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等。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也。未知馬氏所考。卽所親觀而云歟。抑將徒耳所傳而勦說歟。夫邢疏出而後。亡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紛紛蘗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校皇本異同。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況復後繼無覩。而非宋說者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鳥語。其論語疏。以殿楊用修。其他匏瓜爲星。一二若視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

因此觀之。中華後世。今亡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貴。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爲尙。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蓋邢疏出而皇疏廢矣。廢以至亡無聞焉爾。亦其勢耳。夫邢氏所疏。比諸他正義。既屬丙科。皇疏雖詭。援證復博。觀聽不決。寸有所長。兩立而竝行。非過存也。豈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於是可知也。唯是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鏤刻之舉。其可緩歟。近有請鐫焉者。伯修既再校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獨海以外行既宏矣。卽傳之中華。而俾知吾邦厚固有斯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幽華哉。乃復伯修氏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遂爲之序。寬延庚午春正月平安服元喬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學而第一　疏（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爲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爲科段矣。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衆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爲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註〕（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註〕（包氏曰。同門曰朋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註〕（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之也。）疏（子曰至乎。○〔云子曰者〕子者、指於孔子也。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爲子也。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此以下是孔子開口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爲首也。然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書也。〔云學而時習之者〕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爲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爲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幼爲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爲第二。明學業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招友爲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謂之小成。是也。又從人不知不君子乎爲第三。明學業已成。能爲師爲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後乃學成。爲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少時法也。謂爲學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是也。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爲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爲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故之稱也。言人不學則已。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之於所學之業也。〔云不亦悅乎者〕亦猶重也。悅者。懷抱欣暢之謂也。言知學已爲可欣。又能修習不廢。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彌重爲可悅。故云不亦悅乎。如問之然也。〔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友者有也。共執一志。綢繆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無也。自、猶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爲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也。招朋已自可爲欣。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疏而友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耳。悅之與樂。俱是歡欣。在心常等。而貌迹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故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者〕此第三段。明學已成者也。人、謂凡人也。慍、怒也。君子、有德之稱也。此有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爲己。已學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此是君子之德也。有德已爲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故曰亦也。又一通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之也。爲君子者亦然也。○〔註〕馬融曰至稱也○〔云子者男子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也。〔云謂孔子也者〕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不關通他。即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背文而讀曰誦也。然此齋節是日中不忘之時也。舉日中不忘。則前二事可知也。○〔註〕包氏曰同門曰朋也○鄭玄注司徒云。同師爲朋。同志爲友。然何集注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註〕慍怒也○就注乃得兩通。而於後釋爲便也。故李充曰。慍、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慍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肆。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註〕（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註〕（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註〕（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註〕（包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疏 有子曰至本與○〔云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者〕其其孝悌者也。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云而好犯上者鮮矣者〕好、謂心欲也。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爲心。以恭從爲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開其少分。令必諫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熊埋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爭之。尚無意犯上。必不職爲亂階也。但案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間然。如爲煩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殷巧明。今案師說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顯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亂。此孝者不好。必

無亂理。故云未之有也。〔云君子務本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也。慕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義也。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爲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註〕本基至成也○以孝爲基。故諸衆德悉爲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註〕（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爲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曾子曰。〔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疏 曾子曰至習乎○〔云吾日三省吾身者〕省、視也。曾子言我生平戒慎。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也。〔云爲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爲他人圖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省視察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交合。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云傳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過自視。況復凡人。可不爲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有此三行否也。○〔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姓曾名參。字子輿。○〔註〕言凡至之乎○得無、猶無得也。素、猶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註〕（馬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註〕（包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註〕（包氏曰。節用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註〕（包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疏 子曰至以時○此章明爲諸侯治大國法也。〔云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千乘尚式。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謂爲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爲人君者。事無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註〕馬融曰至存焉○此明千乘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爲步者〕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爲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云步百爲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爲一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爲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爲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墝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爲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義名之也。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云屋三爲井者〕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溝通水。流水流畝、畝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閒廣深四尺。謂之爲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玄曰。似井字。故

稱爲井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間之水曰溝溝搆也縱橫相交搆也（云井十爲通者）此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家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爲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爲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家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云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地方十里者千即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雖地方七百里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出千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云包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爲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爲通通十爲城城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者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有方一里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包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包氏所說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此何平叔自下意也言馬及包兩家之說互疑未知誰是故我今注兩録存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疏　子曰至學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者）弟子猶子弟也言爲人子弟者盡其孝悌之道也父母在閨門之內故云入也兄長比之疏外故云出也前句已決子善父母爲孝善兄爲悌父親故云入兄疏故云出也（云謹而信者）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云汎愛衆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衆故廣愛一切也（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比故見有仁德者而親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興不可一例責也○（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即五經六籍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註〕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疏　子夏曰至學矣○（云賢賢易色者）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獎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君能致其身者）致猶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能致極其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難故宜致身但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接義主不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學故也故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姓卜名商字子夏○言以至善也○此注如前通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嚴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註〕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　疏　子曰至憚改○（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者）重爲輕根靜爲躁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若不重則無威無威則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爲心百行之主也（云無友不如己者者）又明凡結交取友必令勝己勝己則己有日所益之義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則己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慕勝己爲友則勝己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爲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爲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云本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閎夭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亹亹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誡奚所施也（云過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侃案孔訓固爲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註）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註〕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疏　曾子曰至厚矣○明人君德也（云慎終追遠者）慎終謂喪盡其哀也喪爲人之終人子宜窮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爲之宗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敬是追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尠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註）孔安國曰至厚也○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註〕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註〕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　疏　子禽問至與也○（云子禽問云云者）是此也此邦謂每邦非一國也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至之國必早逆聞其國之風政也故問（云求之與者）與語不定之辭也問曾孔子每所至國必先逆聞其風政爲是就其國主求而得之否乎（云抑與之與者）抑語助也亢又問若爲是孔子不就國主求而國主自呼與孔子爲治而聞之否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禽說孔子所以得逆聞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爲大夫者則得稱爲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聞之也故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云者）此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求之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諸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顧歡云夫子求知乎己而諸人訪之於聞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註）必與聞其國政○與逆也○（註）鄭玄曰至治也○（云言夫子云云者）亦會前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云云者）此云人君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孔安國曰孝子

（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疏 子曰至孝矣〔云父在觀其志者〕此明人子之行也其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爲志是也言人子父在則己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在心而外必有趣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親之卑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即是孝也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衞瓘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註〕孔安國曰至行也○〔云觀其志者〕述若好善聞善審志若好惡聞惡則不害也〔云觀其行者〕得專行也○〔註〕孔安國曰至道也○此知後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疏 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爲貴者〕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爲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爲隱故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爲美者〕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爲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至行也○此解知和而和不以禮爲節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註〕（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註〕（包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註〕（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疏 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illegible]爲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爲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漲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禮則爲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之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若廣而言之則是汎愛衆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能親所親則是重爲可宗也○〔註〕復猶至義也○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爲向者通也言信不必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復驗也○〔註〕包氏曰至禮也○此注亦不依向通也故言恭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近禮也即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註〕孔安國曰至敬也○亦會二通然喪服傳云繼母與因母同是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孔亦謂此因爲親是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註〕（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疏 子曰至已矣○〔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形骸之內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此以下三句是不飽不安所爲之事也敏疾也事所學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愼於言者〕言所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愼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昧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

學也已矣者〕合結食無求飽以下之事皆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註〕（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註〕（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者以切磋琢磨者也）疏 子貢問至來者也○〔云貧而無諂者〕乏財曰貧非分橫求曰諂也乏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寗云不以道諂也〔云富而無驕者〕積蓄財帛曰富陵上慢下曰驕也富積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故云富而無驕也〔云何如者〕畢故問云何如也〔云子曰可也者〕答子貢也言貧富如此乃是可耳未足爲多也范寗云孔子以爲不驕不諂於道雖〔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有勝於無諂者也貧而無諂乃是爲可然而不及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也〕又舉富行勝於不驕者也富能不驕乃是可嘉而未如恭敬好禮者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指事也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爲勝又貧無財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故言禮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孔子言貧樂富禮並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之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琢治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成器之義其此之謂不乎以諮孔子也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既知引詩結成孔子之義故孔子美之云始可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始於此也而知來者也〕解所以可言詩義也諸之也我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誌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衞君其賦故舉其類耳范寗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怪仲尼欲戒以禮中貢知心厲己故引詩以爲喩也○〔註〕鄭玄曰至苦也○顏淵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註〕（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疏 子曰至人也○世人多言己有才而不爲人所知故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耳故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

論語爲政第二

疏 爲政者明人君爲風俗政之法也謂之爲政者後卷云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爲政化民故以爲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註〕（鄭玄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也）疏 子曰至共之○〔云爲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爲政教之法也德者得也言人君爲政當得萬物之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爲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如云云者〕此爲爲政以德之君爲譬也北辰者北極紫微星也所在猶地之中也衆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鎭居一地而不移動故衆星共宗之以爲主也譬人君若無爲而御民以德則民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衆星之共尊北辰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子曰。詩三百。〔註〕（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註〕（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註〕（苞氏曰。歸於正也。）疏（子曰至無邪○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也。〔云詩三百者〕詩即今之毛詩也。三百者。詩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爲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即詩中之一言也。言爲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衞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註〕（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註〕（孔安國曰。苟免罪也。）道之以德。〔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註〕（格。正也。）疏（子曰至且格○此章證爲政以德所以勝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劣者也。導謂誘引也。政謂法制也。謂誘引民用法制也。故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云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之也。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者。興法辟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者〕免。猶脫也。恥。恥辱也。爲政者以法制導民。以刑罰齊民。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恥。故無恥也。故郭象云。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興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德者〕此即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之事也。郭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以禮齊整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有恥且格者〕既導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情有所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恥。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法教即是法制也。○〔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亦得合郭象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註〕（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註〕（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註〕（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註〕（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疏（子曰至踰矩○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時節。自少迄老。皆所以勸物也。〔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惑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故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爲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己分之可否也。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熊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不說八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三也。觀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

可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矣。○〔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終始即是分限所在也。）

孟懿子問孝。〔註〕（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謚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註〕（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孟懿子問至以禮○〔云孟懿子問孝者〕孟懿子。魯大夫也。同學問於孔子爲孝之法也。〔云子曰無違者〕孔子答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樊遲。孔子弟子樊須也。子遲御車也。謂樊遲時爲孔子御車也。〔云子告之云云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前答懿子之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而他日樊遲爲孔子御車。孔子欲使樊遲爲孟孫解無違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也。〔云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曉無違之旨。故反問之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向樊遲釋無違旨也。孟孫三家僭濫違禮。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爲答也。此三事爲人子之大事。故特舉之也。故衞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孔子何不即告孟孫。乃進告樊遲耶。答曰。欲厲於孟孫。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一云。孟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遇御時而告遲也。○〔註〕孔安國曰至謚也。○〔云魯大夫仲孫何忌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忌是其名也。然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佾自釋也。〔云懿謚也者〕謚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爲名稱。猶如經緯天地曰文。撥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註〕（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疏（孟武伯問至之憂○〔云孟武伯問孝者〕孟武伯。懿子之子也。亦問孔子行孝之法也。〔云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答也。其。其於人子也。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爲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註〕（孔安國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註〕（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疏（子游問至別乎○〔云子游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答也。今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爲體以敬爲先。以養爲後。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爲人守禦。馬能爲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乎者〕言犬馬者亦能養人。但不知爲敬耳。人若但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爲殊別乎。○〔註〕苞氏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唯不知敬。與人爲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於犬馬也。〔云不敬則無以別者〕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證從通也。言人若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敬之也。〔云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者〕又言人畜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敬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註〕（苞氏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註〕（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註〕（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疏（子夏問至孝乎○〔云子夏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曰色難者〕答也。色。謂父母顏色也。言爲孝之道。必須承奉父母顏色。此事爲難。故曰色難也。故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云有事弟子服其勞者〕此以下是易。而非孝子之事也。有事。謂役使之事也。弟子。謂爲人子弟者也。服。謂執持也。勞。勞苦也。言家中有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於

勞苦也〔云有酒食先生饌者〕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酒食、則弟子不敢飲食、必以供飲食於父母也〔云曾是以爲孝乎者〕曾猶嘗也、言爲人子弟、先勞後食、此乃是人子人弟之常事、最易處耳、詎誰嘗謂此爲孝乎、言非孝也、故江熙稱或曰、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然此四人問孝是同、而夫子答異者、或隨疾與藥、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隨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云、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又沈峭云、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萬塗、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〇〔註〕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〇然禮唯呼師爲先生、謂資爲弟子、此言弟子以對先生、則似非子弟對父兄也、而註亦謂先生爲父兄者、其有二途者、一則既云問孝、孝是事親之目、二則既釋先生爲父兄、欲寄在三事同、師親情等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也。〔註〕（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疏（子曰至愚也〇〔云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此章美顏淵之德也、回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達之稱也、自形器以上、名之爲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以還、名）之爲有、賢人所體也、今孔子終日所言、即入於形器、故顏子聞而即解、無所諮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一往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於愚魯、故云如愚、故繆播云、將言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云退而省其私者〕退謂回聽受已竟、退還其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顏私與諸朋友談論也、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人衆講說、見回不問、如似愚人、今觀回退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是發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不愚也、熊埋云、顏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之似愚、而發起數以父師父收衆人不達者也〇〔註〕孔安國曰至愚也〇諸弟子不解、故時或諮問、顏淵默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達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註〕（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由、〔註〕（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註〕（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疏（子曰至廋哉〇此章明觀知於人之法也〔云視其所以者〕以、用也、其、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當先視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云觀其所由者〕由者、經歷也、又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事也〔云察其所安者〕察、謂心懷忖）測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或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向安定、見於貌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視、由言觀、安言察者、各有以也、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爲難、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爲深隱、故云察也〔云人焉廋哉者〕焉、安也、廋、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行、則在理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也）疏（子曰至師矣〇此章明爲師之難也、溫、溫燖也、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爲人師也、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爲師者也〇〔註〕溫尋也〇溫是尋繹之義、亦是燖煖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註〕（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疏（子曰君子不器〇此章明君子之人不係守一業也、器者、給用之物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疏（子貢問至從之〇〔云子貢問君子者〕問施何德行而可謂爲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

答云、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爲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爲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意以爲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註〕（孔安國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也）小人比而不周。疏（子曰至不周〇此章明君子行與小人異也〔云君子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爲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竝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爲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爲阿黨耳、若互而言之、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爲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爲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註〕（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註〕（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疏（子曰至則殆〇此章教學法也〔云學而不思則罔者〕）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無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疏（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〇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學爲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爲害之深也〇〔註〕善道至者也〇〔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者〕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爲本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爲教之塗不同也、同歸、謂雖所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諸子百家、竝是虛妄、其理不善、無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註〕（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疏（子曰至知也〇此章抑子路兼人也〔云子曰由者〕由、子）路名也、子路有兼人之性、好以不知爲知也、孔子將欲教之、故先呼其名也〔云誨汝知之乎者〕誨、教也、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欲教汝知之文章乎〔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者〕汝若心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云是知也者〕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人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知此者、是有知之人也

子張學干祿。〔註〕（鄭玄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註〕（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註〕（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註〕（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疏（子張學至中矣〇〔云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祿、祿位也、弟子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曰多聞闕疑者〕若求祿術也、疑、疑惑之事也、言人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闕而莫存錄、故云多）聞闕疑〔云愼言其餘者〕其餘、謂所心解不疑者也、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必中理、故又宜口愼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愼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殆者〕殆、危也、言人若眼多

所見闕殆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愼行其餘者）其餘謂自所錄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殆者，而所錄不殆者亦何必盡中其理，故又宜愼行之也。（云則寡悔者）悔恨也。既闕於危殆者又愼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其餘若能言少過失行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云祿在其中也。故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爲得祿者也。○〔註〕鄭玄曰至道也。○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若忽値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註〕（包氏曰：哀公，魯君之諡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註〕（包氏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疏〕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者）哀公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也。（云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答哀公民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當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爲弟子所撰，仍皆不復改易，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邪曲邪佞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爲官位，廢置邪佞之人，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故也。故范甯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服也。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群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此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註〕（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諡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註〕（包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註〕（包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包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疏〕季康子問至民勸。○（云季康子問云云者）季康子，魯臣也。其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獎，所以問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何。（云子曰云云者）答使爲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如草從風也。臨謂以高視下也。莊，嚴也。若君居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爲敬其上也。（云孝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則民競爲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註〕（包氏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註〕（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耳。）〔疏〕或謂至爲政。○（云或謂云云者）或者，或有一人不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官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栖遑，故問孔子曰：何不爲政處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下孔子答也。引書以答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也。爲父母曰孝，善兄弟爲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於孝也。施，行也。言人子在閨門，當極孝於父母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爲政也。（云奚其爲爲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用爲官位乃是爲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爲政耳。行孝友則是爲政，復何者爲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于此也。○〔註〕包氏曰至同耳。○（云孝乎云云者）惟令極行於孝，故云美孝之辭也。然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則孝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父母既云孝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見之也。（云施行云云者）行孝友有政道，即與爲政同，更何所別復爲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註〕（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註〕（包氏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疏〕子曰至之哉。○此章明人不可失信也。（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終爲不可，故云不知其可也。（云大車云云者）此爲無信設譬也。言人以信得立，如大小之車由於輗軏以得行也。若車無輗軏，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則何以得立哉。故江熙稱蔡升曰：車待輗軏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註〕孔安國曰至可也。○其餘謂他才伎也。○〔註〕包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者）牛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者）轅，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軛與今異也。即時車轅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軛兩頭着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着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軛，縛着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軛猶如此也。（云小車駟馬車也者）馬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牽一車，即今龍旂車是也。（云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者）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拘駐於橫，名此曲者爲軏也。所以頓拘此橫者，轅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軛著此橫，此橫既爲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軛軏，其似轄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轅端爲龍頭，猶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註〕（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也。）〔疏〕子張問至知也。○（云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帝三王文質變易，世代不同，故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法可得逆知以不乎。（云子曰殷因云云者）孔子舉前三代禮相因，及所損益，以爲後代可知之證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夏禮，及損益夏禮，事事可得而知也。（云周因云云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禮及有所損益者，亦事事可知也。（云其或云云者）既因變有常，故從今以後，假令或有繼周而王者，王王相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言或者，爾時周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註〕馬融曰至統也。○（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殷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事爲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爲仁，火爲禮，金爲義，水爲信，土爲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爲義，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爲禮，有不欺妄之德爲信，有照了之德爲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恆，不可暫捨，故謂五常也。雖復時移世易，事歷今古，而三綱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世世相因，百代仍襲也。（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夫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爲教者，則次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後君則復質，質之後君則復文，循環無窮，有興必有廢，廢興更遞，故有損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爲政，所尚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三也。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道，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而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爲正也。天質地文，周反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如此。然蔡閒云：夏用建寅爲正，物初出，色黑，故尚黑。今就草木初生皆青，而云黑何也？蔡通云：物初出乃皆遠望則黑，人功皆據遠，故也。且一日之中，夾有晝時，故取其黑也。又蔡閒云：三正爲正，是三王爲上代已有。蔡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三代時相統，故須變革相示也。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也。伏犧爲人統，神農爲地統，黃帝爲天統，少昊猶天統，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爲人統，帝嚳爲地統。

帝堯是爲嚳子亦爲地統帝舜爲天統夏爲人統殷爲地統周爲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而禮家從夏爲始者夏是三正始故舉之也又不用雞鳴建辰爲正者于是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註〕馬融曰至知也○〔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有常故可豫知者〕據逆也有因有變各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註〕（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註〕（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疏（子曰至勇也○〔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諂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歆非禮人若非己祖考而祭之是爲諂求福也〔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者〕義謂所宜爲也見所宜爲之事而不爲是無勇敢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論語八佾第三 疏（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行天子之禮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爲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爲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爲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爲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疏（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謂季氏者〕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也魯有三卿並強僭逆季）氏是上卿爲僭濫之端故特舉季氏也〔云八佾舞於庭者〕此是孔子所譏之事也佾猶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爲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行每八人爲行八八六十四人則天子舞者用六十四人也魯有周公之故故天子賜魯用天子八佾之樂而季氏是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其家廟庭而舞之故云八佾舞於庭也〔云是可忍也者〕是猶此也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此八佾之舞者可容忍者也〔云孰不可忍也者〕孰誰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下爲惡誰復不可忍也○〔註〕馬融曰至譏之也○〔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莫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也〔云諸侯六者〕六謂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六佾也〔云卿大夫四士二者〕杜注左氏

傳及何注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也〔云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者〕謂天子之佾人數也〔云魯以周公故者〕故周公有勳相成王攝天子位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還成王之故也〔云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由周公之故故受天子禮樂八佾舞也〔云今季云云者〕卑者僭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之祭然起於季氏文子武子平子悼子至桓子五世故後引釋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子所譏者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値故舉値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疏（三家至之堂○〔云三家者以雍徹者〕又譏其失也三家即是仲孫叔）孫季孫也其皆僭濫故此并書之也季氏爲濫甚故變初篇言季氏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於時三家祭竟亦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云子曰云云者〕前是祭者之言此是孔子譏也孔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諸侯也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明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盡敬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二王後及天子穆穆乎既無此事何用空歌此曲於其家之廟堂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後那亦歌此曲耶答曰既用天子禮樂故歌天子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此諸官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魯僭也○〔註〕馬融曰至者也○〔云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嫡子莊公爲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子孫亦以其先仲叔季爲氏故有此三氏也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仲孫氏後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己家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周頌云云者〕天子徹祭所以歌雍者雍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又自穆穆是雍足事見所以宜徹故歌之以樂神也○〔註〕苞氏曰至堂耶○〔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云雍篇云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云今三家云云者〕大夫稱家今三卿之祭但有家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苞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疏（子曰至樂何○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所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苞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疏（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之本者〕問孔子求知禮之本也〔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而歎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爲失然爲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哀皆是爲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答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誡當時也○〔註〕苞氏曰至戚也○就注意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包氏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疏】（子曰至亡也○此章重中國、賤蠻夷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爲師。理同禽獸也。釋慧琳曰。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註〕包氏曰諸夏中國也○謂中國爲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爲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註〕（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註〕（包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疏】（季氏旅至放乎○〔云季氏旅於泰山者〕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季氏泥祀。故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諫止其泥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諫季氏僭濫。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歎季氏之失。故先歎而發言也。嗚呼、歎也。〔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曾之言則也。乎、助也。孔子曰林放尚能問禮本。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豈歆此非禮之祀也乎。若歆此非禮之食。則此神乃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歆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註〕馬融曰旅祭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泰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皆是天子臣。而季氏是臣。於天子爲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魯山。故爲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註〕（馬融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也。）

【疏】（子曰君子至君子○此章明射之禮也。〔云君子無所爭者〕君子恭遜不與物爭。故云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生下長以射進仕。擇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土。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土。此射非唯自辱。乃係累己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而飲者〕謂射不如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飲於不如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勝爲能。不以負爲否。故敬養彼所以不中者。言彼不能。是有疾病。故此酒所以養病。故酌酒飲彼示養病。故云敬養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而不如者亦跪受而飲。而云賜灌。灌猶飲也。飲者服而爲敬辭也。〔云其爭也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攘臂厲色。今此射雖心正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授之。不乖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註〕王肅曰至飲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條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也君子。筭猶籌也。射者比結朋黨。各有筭數。每中則以筭表之。若中多則筭多。故云多筭也。中少則筭少。故云少筭也。凡情得勝則自爲矜貴。今射雖多筭。猶自酌酒以飲少筭。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難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己先人。處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說中。以明能否。而爲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欒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容。辯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則必以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誨於教誨。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敬。而所略在爭。若升降揖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教之退也。凡爭無施於勝功者。近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爵。不爲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君以明無爭之義。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

今放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爲反論文。背周衰禮廢而後有爭之言得。還考舊傳。則無爭之理益明矣。范甯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註〕（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註〕（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註〕（包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疏】（子夏問至已矣○〔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人閔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愛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動目貌也。言人可愛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間五采。使成文章也。言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間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何謂、以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答子夏也。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衆采陰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間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曰禮後乎者〕子夏聞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人雖可愛。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云者〕起、發也。予、我也。孔子但言繪事後素。而子夏乃知以素喻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義。故始可與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素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也。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以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益。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註〕此上至逸也○〔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美目。即見衛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者〕素以爲絢之一句也。已散逸。則衛風所無也○〔註〕鄭玄曰繪畫文也○繪畫成文。文則謂之爲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註〕（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鄭玄曰。獻、猶賢也。我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殷之後失禮也。〔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成也。隨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說之。杞君闇弱。不足以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湯時之禮也。即孔子往宋所得坤乾之書也。宋、殷後所封之國也。周封微子於宋。孔子曰。殷禮吾亦能言。但宋君闇弱。不足與成之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徵也。文、文章也。獻、賢也。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吾亦徵成之也。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禘祭失禮也。禘者、大祭名也。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且依注梗概而談。禘謂諦審昭穆）也。灌者、獻也。酌鬱鬯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禮、禘祫必以毀廟之主。陳在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共合食宗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親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昭穆既定。然後迎尸出次。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猶後也。不言禘祫。而云禘者。隨時所見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者〕列諸主在太祖廟室。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爲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

之孫爲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禘祫禮同皆取毀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太祖廟堂也（云灌者云云者）鬱鬯實鬱金之草取汁釀黑黍一秬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鬯亦曰秬鬯也若又擣鬱金取汁和莎泲於此鬯則呼爲鬱鬯但先儒諸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旣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躋僖公云云者）躋升也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僖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公爲君則僖爲臣事閔閔薨而僖立爲君僖雖爲君而昔是經閔臣至僖薨列主廟室閔下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佞僖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升僖於閔上逆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疏　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說也（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禘禮之說也所以然者若依禘說而答之則魯乖禮之事顯若依昔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旣欲爲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爲魯諱而答以不知遂或不說則千載之後長昔禘禮爲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說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離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旣云易知如掌中又以一手自指所示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註）孔安國曰至諱也○臣爲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 **祭神如神在。**〔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疏　祭如至不祭○（云祭如在者）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爲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知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旣已須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已義也孔子或出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所好樂嗜欲事事如生存時也○（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旣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旣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

疏　王孫賈問至禱也○（云王孫賈問云云者）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隅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恆尊者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爲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執政爲一國之要能爲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爲衆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奧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爲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然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問於孔子何謂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識賈之詐故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寵用是由君命何能細爲曲情以求於汝竈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

無所祈禱衆神之神也○（註）孔安國曰王之也○（云王孫賈衛大夫也者）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是時仕衛爲大夫也（云欲使云云者）昵猶親近也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之也○（註）孔安國曰至神也○若不依注則望一釋云竈以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疏　子曰至從周○（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周周代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旣極備爲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註〕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也 **子聞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

疏　子入至禮也○（云子入大廟者）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云者）孰誰也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爲鄹人子也世人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聞識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鄹人子知禮乎（云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己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愼之故問是敬愼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疏　子曰至道也○（云射不主皮者）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則是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爲棚而用獸皮帖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主皮也然射之爲禮乃須以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然後以中皮爲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射者無復威儀唯鬪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解之云射不必在主皮也（云爲力不同科者）爲力謂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爲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強弱三科與古爲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者）射不主皮及爲力不同科二事皆是古有道之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至爲之○（云射有五善者）引周禮鄉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也者）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調故云體和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也者）二則從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於質質即棚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發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故孔子曰何以射何以聽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也者）非唯聲合樂其體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周還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有三侯者）侯謂射棚也謂棚爲侯者天子中之以威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故禮云射爲諸侯也尙書云侯以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爲之者）三獸之皮各爲一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今取射之示能伏服猛也天子大射張此三侯天子射猛虎諸侯射熊卿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隨語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註〕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疏　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告朔者人君每月旦於廟告此月朔之事也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大廟告於大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

廟。朔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於家皆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空有其羊。故欲除去其羊也。餼者。腥羊也。腥牲曰餼。（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孔子不許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徒進羊爲費。故云愛羊也。而我不欲去羊者。君雖不告朔。而後人見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有禮。故云我愛其禮也。○〔註〕鄭玄曰至羊也○（云牲生曰餼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而鄭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腥送。故賜愛之也。（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禮。周禮謂爲朝享也。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侯禮。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故用牛。皆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爲始而不視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貢欲於定末及哀時也。然朔月曰爲朔者、朔者。蘇也。生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疏 子曰至諂也○當于爾時。臣皆諂佞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謗謂爲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註〕（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謚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 定公問至以忠○（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哀公之父也。亦失禮而臣不服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因示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疏 子曰至不傷○（云關雎樂而不淫者）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爲政風之美耳。非爲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思窈窕、思賢才。故有哀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註〕孔安國曰至和也○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窈窕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註〕（包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遂事不諫。〔註〕（包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註〕（包氏曰。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疏 哀公問至不咎○（云哀公問社於宰我者）社。社稷也。哀公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哀公魯君也。宰我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也。鄭論本云問主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柏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取其此故民保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敬之心。今欲諷哀公使改德脩行。故因於答三代木竟。而又觸周樹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栗。謂種栗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樹何栗而民不戰栗何也。然謂曰爲謂者。猶言表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云子聞之者）孔子聞宰我說使民戰栗之言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也。言樹栗是隨土所宜。此非之成者乎三代。政今宰默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政之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爲恐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已遂。此豈復可諫止乎。（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宰我不知樹意而妄爲說。若餘人爲此說則爲可咎。今汝是爲諫大。時此非既已往。宜不復追咎也。既是宰之說也。猶於予與何誅之類也。○〔註〕孔安國曰至栗

也○（云凡建云云者）此周禮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生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河東宜松。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鄷鎬。鄷鎬宜栗也。（云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其義。是不本其意也。（云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者）便謂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知先儒舊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註〕包氏曰至解也○依注亦得爲向解也○〔註〕包氏曰至諫也○亦得爲向解也○〔註〕包氏曰至咎也○此注亦得爲向者之解也。又一家云。三語并譏宰我也。故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聲成矣。遂事不諫。而哀難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答者。咎之深也。案李充說是三事并譏宰我。無令後日復行也。然成遂往及說諫咎之六字。先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註〕（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註〕（包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註〕（包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註〕（包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註〕（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疏 子曰至禮也○（云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時爲管仲也。器者。謂管仲識量也。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聞孔子云管仲器小。便謂管仲性儉。故問云儉乎。（云曰管氏云云者）孔子又答。或人說管仲不儉也。三歸者。管仲娶三國女爲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爲妾。又二小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既每國三人。三國故九人也。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娣從爲妾也。管仲是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又諸侯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領一官。若大夫則不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領數事。管仲是大夫。而立官各人。不須兼攝。故云官事不攝也。既女多官多。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爲。故云焉得儉也。（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聞孔子云不儉。故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乎。然猶知如此也。（云曰邦君云云者）又答或人云。管仲不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則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爲之。諸侯卑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爲之。今蕭牆是也。夫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政當在庭階之處耳。管仲是大夫。亦舉諸侯於門立屏。故云亦樹塞門。（云邦君爲云云者）又明失禮也。禮。諸侯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燕。有反坫之禮。坫者。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爵於坫上。故謂此堆爲反坫。大夫無此禮。而管仲亦僭爲之。故云亦有反坫也。（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孰。誰也。言若謂管仲此事爲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者乎。然孔子稱管仲爲仁。及匡齊不用兵車。而今謂爲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圓足。是故雖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謗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註〕包氏曰至儉也○（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然諸侯與夫人與大國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云者）攝。兼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宜并事。今云不攝。是不并。不并是不儉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註〕鄭玄曰至坫上○（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堂三間。當中央之間無西東壁。其柱露而立。故謂柱爲楹。東柱爲東楹。西柱爲西楹。西楹之東。東楹之西。即謂此地爲兩楹間也。（云人君有別

（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管氏亦樹屏以蔽之也。（云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飲訖云各反，則是其坫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大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註〕（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矣。〔註〕（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疏】（子語至成矣〇（云子語魯大師樂者）大師，魯之樂師也。樂即五音六律之類也。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故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是所語可知之樂也。翕，盛也。言樂初奏其聲翕翕而盛也。（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放也。言正樂始翕後又放縱其聲，其聲則純一而和諧不雜不亂也。（云皦如也者）言雖純如而如一，其音節又明亮皦皦然也。（云繹如也者）繹，尋續也。言聲相尋續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言樂如此則是一變一成也。〇（註）縱之至三者也〇三者，純、皦、繹也。）

儀封人請見。〔註〕（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註〕（包氏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註〕（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註〕（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疏】（儀封至木鐸〇（云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也。封人，守邑之官也。其人賢者，見孔子至儀，故請見也。（云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者）此封人請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不爲通，故引我昔例以語諸弟子，使爲我通也。斯，此也。此言昔來有君子來至此衛地者，我皆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云從者見之者）從者，即是弟子隨孔子來者也。聞封人之言而爲通，遂便得見也。（云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二三子，即是向爲通之弟子也。喪，猶亡失也。封人見孔子而出，而語孔子弟子，而云二三子汝何所患憂於孔子聖道亡失乎？必不亡失也。（云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說孔子聖道不喪之由也。言天下之無道已久，久亂必有復興之時，皆政當在孔子聖德將興之時也。（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爲木鐸以宣令之也。[illegible]賾，自得於懷抱，一覩大聖，深明於興喪，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救彼時，音大而引聲而解慍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敢爭覽，而所以匪文求化者也。終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〇（註）孔安國曰至下也〇鐸用銅鐵爲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爲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爲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註〕（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疏】（子謂至善也〇（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此評韶、武二代樂之聲音也。韶，舜樂名也。大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爲名。韶，紹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事理不惡。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美又盡善者，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〇（註）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〇注不釋盡美而釋盡善者，釋其異也。〇（註）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〇注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疏】（子曰至之哉〇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爲君居上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爲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爲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爲乖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疏】（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爲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爲美。〔註〕（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也。）擇不處仁，焉得智。〔註〕（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也。）【疏】（子曰至得智〇（云里仁爲美者）里者，民之所居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爲之六遂，遂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二百里外至五百里之內，亦同六遂之制也。仁者，博施濟衆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以爲美也。里仁既爲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〇（註）鄭玄曰至善也〇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註〕（孔安國曰：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註〕（包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智者利仁。〔註〕（王肅曰：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疏】（子曰至利仁〇此明不仁之人居貧無宜也。（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爲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爲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禀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照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己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〇（註）王肅曰至之也〇知仁爲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疏】（子曰至惡人〇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之好，能言人之惡，是能好人能惡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〇（註）孔安國曰至惡也〇亦得爲兩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終無惡也。）【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〇苟，誠也。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註〕（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疏】（子曰至於是〇（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爲他所敬，財多則爲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事，故云是人所欲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人所貪欲，若取之以道，則爲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者）乏財

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爲人所欺陵。貧則身困窮餒。此二事者爲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者。貪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遣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爲君子者。政由我爲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以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者）終食。食閒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閒。亦必心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是。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云顚沛必於是者）顚沛。偃仆也。言雖身致偃仆。亦必心不違於仁也。〇〔註〕孔安國曰至處也〇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〇〔註〕時有至之也〇時有否泰。遭逢有通塞。雖所招非己分。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顯惡安貧。不更他方苟求也。〇〔註〕顚沛僵仆也〇僵仆。猶倒跌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註〕（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尙之爲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註〕（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仁有耳。我未見也。）疏（子曰至見也〇云我未見好）

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廢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不仁者）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視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尙之者）尙猶加尙也。言若好仁者則爲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尙之也。（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勝。若知惡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即是仁。故云其爲仁也。（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惡不仁者之劣也。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於仁者也。皆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不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爲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未見有此人也。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之則力必足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恐爲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〇〔註〕孔安國曰至優也〇如前解也〇〔註〕孔安國曰至見也〇謙謙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爲謙也。君子可欺不可罔。故云蓋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疏（子曰至仁矣〇云民之過也）

各於其黨者）過猶失也。黨。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黨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〇〔註〕孔安國曰至仁也〇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〇歎世無道。故言設使朝聞世有道。則夕死無恨。故云可矣〇欒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爲濟身也。故云誠）

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爲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子曰至議也〇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貴形骸之）

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爲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註〕（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疏（子曰至比也〇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

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註〕（孔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註〕（孔安國曰。安於法也。）小人懷惠。〔註〕（苞氏曰。惠。恩惠也。）疏

子曰至懷惠〇（云君子懷德者）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有德之事。（云小人懷土者）小人不貴於德。唯安於鄉土。不期利害。是以安之不能遷也。一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大王在岐。下豐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緇紳偃側土而遷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人安於法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安法。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辟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盡則生叛也。〇〔註〕孔安國曰重遷也〇重難也。以遷徙爲難。不肯輕動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註〕（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也。）多怨。〔註〕（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疏（子曰至多怨〇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行者也。（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爲怨府。故云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註〕（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註〕（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疏（子曰至禮何〇云能以禮讓）

爲國乎何有者）爲猶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云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若昏亂之君不能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註〕（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疏（子曰至知也〇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位。

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學無以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者）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見知也。故云不患莫己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〇云參乎者）呼曾子名。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

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眾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曾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諮問也。（云子出者）謂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答竟。而孔子出

戶去。〔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子答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忖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己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注〕（孔安國曰、喻猶曉也。）疏（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故范甯曰、君子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注〕（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與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觀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觀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注〕（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注〕（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疏（子曰至不怨○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致極而諫。雖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illegible]顯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己諫、則己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則己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夫諫之爲義、義在愛惜、故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今獻替記、參差有出、設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此事爲可疑。論通云、君親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具於禮記、傳故此云事父母幾諫、而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幾微諫也。是知事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爲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蓋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其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共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恆爲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或問曰、春秋傳稱魏戊皆於閻沒女寬言父之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世、非復常準、苟取權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有隱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如向釋。又在三宜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犯、無可隱、故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玄曰、方、猶常也。）疏（子曰至有方○方、常也。曲禮云、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慼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疏（子曰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爲定。故爲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注〕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見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歡樂以辨、憂戚兩去、或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

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進就養之方、遊精從之節。年高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注〕（苞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疏（子曰至逮也○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疏（子曰至鮮矣○鮮、少也。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苞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疏（子曰至於行○訥、遲鈍也。敏、疾速也。君子欲行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鄰、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失、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注〕方以至孤也○於前解爲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疏（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不貴數、故造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注〕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論語公冶長第五

疏（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明時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冶雖在枉濫縲紲、而爲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注〕（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也。）疏（子謂至妻之○）〔云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公冶長、弟子也。可妻者、孔子欲以女嫁之、故先評論而謂可妻也。〔云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用黑索以繫係罪人也。冶長賢人、于時經枉濫、在縲紲之中、雖然、實非其罪也。〔云以其子妻之者〕評之既竟、而遂以女嫁之也。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別有一書名爲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唶唶。冶長含笑。吏啓主、冶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冶長、雀何所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嘖嘖唶唶、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冶長解禽語、故聊記之也。○〔注〕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疏】子謂至妻之○（云子謂南容者）又評南容也。（云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明南容之德也。若遭國君有道。則必仕官不廢己之才德也。若君無道。則危行言遜以免於刑戮也。刑戮通語耳。亦含輕重也。（云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論之既竟。孔子以己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閒也。○〔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姓南宮。名縚也。又名适也。

子謂子賤。〔註〕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包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疏】子謂至取斯○（云子謂子賤者）亦評子賤也。（云君子哉若人者）此通所評之事也。若人。如此人也。言子賤有君子之德。故言君子哉若此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註〕孔安國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註〕包氏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疏】子貢問至璉也○（云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聞孔子歷評諸弟子而不及己。己獨羞匪己分。故因諮問何如也。（云子曰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瑚璉也者）此答定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器。器者用必偏。瑚璉雖貴。而爲用不周。亦言汝乃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廟朝。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註〕包氏曰至貴者也○（云瑚璉者黍稷器也者）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瑚云云者）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欒肇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聞。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簋盛黍稷。以簠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簋。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爲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取其用捨之不同耳。舉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註〕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註〕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也。【疏】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或人云。弟子冉雍雖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自足。何用佞爲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爲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無實。則數爲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爲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註〕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悅。〔註〕鄭玄曰。善其志道深也。【疏】子使至子悅○（云子使漆彫開仕者）孔子使此弟子出仕官也。（云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答也。吾。開自稱。吾者。古人皆然也。答云。吾己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授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

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聞開言而欣悅也。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註〕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子路聞之喜。〔註〕孔安國曰。喜與己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註〕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疏】子曰至取材○（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浮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云從我者其由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子路也。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唯將與己俱行。所以喜也。（云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然孔子本意託乘桴激時俗。而子路信之將行。既不達微旨。故孔子不復更言其實。且先云由好勇過我。以戲之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乘桴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之。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材者）又言汝勇乃過於我。然我無所更取爲桴之材也。○〔註〕鄭玄曰至同耳○（云子路信云云者）此注如向釋也。（云一曰云云者）此又一通也。此通亦與前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者）此注則微異也。就定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顧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故言唯取己也。（云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雖作材。而讀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爲道不行。爲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註〕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註〕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註〕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不知其仁也。【疏】孟武伯問至仁也○（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不乎。（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范甯曰。仁道弘遠。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無仁。非奬誘之教。故托云不知也。（云又問者）武伯得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問。云子路定有仁不乎。故范甯曰。武伯意有未儘。或以仲尼有隱。故再問也。（云子曰由也云云者）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爲諸侯之臣也。（云不知其仁也者）言唯知其才堪。而猶不知其仁也。（云求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孔子弟子冉求其有仁不乎。故云何如也。（云子曰求也云云者）亦不答仁。而直求之才亦堪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百乘之家。三公采地也。言求才堪爲千室百乘之邑宰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結答不知其仁也。（云赤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弟子公西華有仁不乎。（云子曰赤也云云者）亦唯答赤之才能也。束帶立於朝。謂赤有容儀。可使對賓客言語也。故范甯曰。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不答有仁也。○〔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言子路未能全此仁名。故云不知也。○〔註〕孔安國曰至家臣○（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者）今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彼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爲三公采。五十里爲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

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註〕馬融曰至人也○行人謂賓使爲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註〕（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註〕（苞氏曰、旣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疏（子謂至如也○〔云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者〕孰、誰也、愈、勝也、孔子問子貢、汝與顏回二人才伎誰勝者也、所）以須此問者、繆播曰、學末尙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答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己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也、孔子聞子貢之答分有懸殊、故定之云不如也、〔云吾與汝弗如也者〕孔子旣答子貢之不如、又恐子貢有怨、故又云、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註〕苞氏曰至心也○〔云旣然子貢弗如者〕釋前弗如也、〔復云云云者〕苞意如向解、而繆協中苞注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旣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擧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竊謂繆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宰予晝寢、〔註〕（孔安國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註〕（苞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註〕（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喩雖施功猶不成也、）於予與何誅、〔註〕（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註〕（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疏（宰予至改是○〔云宰予晝寢者〕寢、眠也、宰予惰學而晝眠也、〔云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者〕孔子責宰予晝眠、故爲）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鏤刻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彫、〔云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者〕牆、謂牆壁也、杇、謂杇墁之使之平泥也、夫杇墁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飾、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頹壞不平、故云不可杇也、所以言此二者、譬汝今當晝而寢、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云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言所責者當責有智之人、而今宰予無智、則何責乎、予、宰予、與、語助也、言不足責也、即是責之深也、然宰我亦此失者、一家云、其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爲教、故託跡受責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爲影響者也、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云子曰云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歎世醜薄之跡今異昔也、昔時綱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相有行、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云者〕今、謂孔子末時也、不復然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是、此也、言我所以不復聽言信行、而更爲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爲此、所以招宰予而改者、我昔信宰予是勤學之人、謂必不懈惰、今忽正晝而寢、則如此之徒居然不復可信、故使我并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註〕（苞氏曰、申棖、魯人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註〕（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疏（子曰至得剛○〔云吾未見剛者者〕剛謂性無慾）者也、孔子言我未見世有剛性無慾之人也、〔云或對曰申棖者〕或有人聞孔子說、而答之云、魯有姓申名棖者、其人剛也、〔云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者〕孔子距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棖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馬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註〕（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疏（子貢曰至及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自願無世人以非理加陵於我也、〔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又云、我既願人不以非理加於我、而我亦願不以非理加陵於人也、〔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孔子抑子貢也、言能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非汝分之所能及也、爾、汝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唯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註〕孔安國曰至己也○然不加人、人不加己、難可能、而注偏釋不加己者、略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自脩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註〕（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疏（子貢曰至已矣○〔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此歎顏氏之鑽仰也、凡顏既庶幾與聖道相鄰、故云鑽仰之、子貢既懸絕、不敢言其高堅、故自說聞於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聖人之筌蹄、亦無關於魚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煥然可修耳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雖然典籍著見可聞可觀、今不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之爲近、聞之爲遠、不敢言自近見、故欲寄於遠聞之而已、〔云夫子云云者〕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註〕性者至聞也○〔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者〕人稟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曰性、性、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者〕元、善也、亨、通也、日新、謂日日不停、新新不已也、謂天善道通利萬物、新新不停者也、言孔子所稟之性、與元亨日新之道合德也、〔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與元亨合德、故深微不可得而聞也、或云、此是孔子死後子貢之言也、故太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以此言之、與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値、六籍即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但案、何注似不如此、且死後之言、凡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孔安國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竝行也、）疏（子路至有聞○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諡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疏（子貢問至文也○〔云子貢問云云者〕衛大夫孔叔圉以文爲諡、子貢疑其太高、故問於孔子也、問其何德而諡文也、〔云子曰云云者〕答所以諡文之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好在學、著）有所不知、則不恥諮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諸行、故諡爲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註〕（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疏（子謂至也義○〔云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言子產有四德、竝是君子之道也、〔云其行己也恭者〕一也、言其行己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己上者、必皆用敬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故孔子謂爲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註〕（周生烈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諡。名嬰也。）疏 子曰至敬之〇〔云晏平仲善與人交者〕言晏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

子曰。臧文仲居蔡。〔註〕（包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註〕（包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何如其智也。〔註〕（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爲智也。）疏 子曰至智也〇〔云臧文仲居蔡者〕居。猶畜也。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魯大夫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節藻梲者〕此奢侈也。山節者。刻柱頭爲節爲山。如今栱斗也。藻梲者。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也。人君居室有此飾。而文仲爲之。故爲奢也。當爾之時。士去首去本。大夫遂輕諸侯。刻而僭之。天子加密石焉。出穀梁傳。〔云何如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其僭奢之事而譏時人也。故云何如其智也。〇〔註〕包氏曰至僭也〇〔云蔡國云云者〕國君守國之龜出蔡地。因呼龜爲蔡也。〔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云居蔡僭也者〕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而不得畜蔡也。文仲畜之。是僭濫也。〇〔註〕包氏曰至侈也〇〔云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者〕言刻栭柱頭爲山也。栭是梁上柱名也。〔云梲者梁上楹也者〕梁上楹即是欂櫨。即侏儒柱也。畫兩而畫之。是互明之也。刻欂頭爲山也。畫欂身爲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欂櫨爲山也。〔云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注意。則此是非僭也。正言是奢侈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註〕（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疏 子張問至得仁〇〔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令尹。楚官名也。子文爲楚令尹。故曰令尹子文也。〔云三仕爲令尹無喜色者〕文子經仕楚三過爲令尹。而顏色未嘗喜也。〔云三已之無慍色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過被黜。而亦無慍恚之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三過被黜。每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語新人。恕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令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言。臨代以舊告新。此是爲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孔子。如子文之行。可得謂爲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曰。唯聞其忠。未知其何由得爲仁也。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假冢李惻爲不智。不及注也。〔云崔子弒齊君者〕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弒其君莊公也。云弒者。夫上殺下曰殺。殺名爲卑也。下殺上曰弒。弒也。下之害上。不得卽而致殺。必先相弒以漸。故易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漸矣。如履霜以至堅冰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子亦齊大夫也。十乘。四十匹也。四馬共乘一車。故十乘有四十匹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見崔杼殺君。而己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十匹馬而違去此國。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于時天下並亂。國國皆惡。文子纔至而去。復更至他邦。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又去之也。〔云之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去初所至。更往一國。一國復亂。又與齊不異。故

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輒違之事。如此可謂爲何人也。〔云子曰清矣者〕清。潔也。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爲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答子張曰。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知所以得名爲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弘。以文子乎粹之心。無偕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違。三去亂邦。去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李惻爲未智。亦不勝爲未知也。〇〔註〕孔安國曰至於菟〇楚鬬伯比外家是䢵國。其遊外家。遂與女生子。既恥之。仍棄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䢵子獵。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仍爲烏塗。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爲鬬穀於菟也。後長大而賢。仕楚爲令尹之官。光寵曰子文。是諡也。〇〔註〕捐其四十匹馬〇捐。猶棄故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也。〔註〕（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疏 季文子至可矣〇〔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子有賢行。舉事必三過思之也。〔云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者〕孔子美之。言若如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有一通云。君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子曰。甯武子。〔註〕（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諡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疏 子曰至及也〇此章美武子德也。〔云邦有道則智者〕言武子若值邦君有道。則肆己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昬同愚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日。故爲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不可及也者〕時人多銜聰明。故智識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敢詳愚隱智如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〇〔註〕孔安國曰至及也〇詳。詐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爲名。止於布德偷善。動而不勤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潛操。悟然無用。支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實其顯。而未遂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自衒賢智。而處愚難。若亂世而矜智不變。唯深遠之士爲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韜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註〕（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趣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疏 子在至之也〇〔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孔子周流諸國。在陳最久。將欲反魯。故發此辭。再言歸與者。欲歸之意深也。〔云吾黨云云者〕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辭者。寄在既久。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爲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黨中也。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末學之人也。狂者。直進無避者也。簡。大也。大。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孔子言我所以欲歸者。爲我鄉黨中有諸末學小子。狂而無避。進取正經大道。妄穿鑿斐然以成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自裁斷。此爲謬誤之甚。故我當歸爲裁正之也。〇〔註〕進趣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〇趣。取也。大道。正經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疏 子曰至用希〇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錄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〇〔註〕孔安國曰至名也〇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

文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註】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註】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疏子曰至與之○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用性清直。而孔子譏之。故云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云或乞醯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醯、酢酒也。或有人就微生乞醯者也。云乞諸其鄰而與之者。諸、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醯。而爲乞者就己鄰有醯者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今微生高用意委曲。故譏其非直。○【註】四鄰○四鄰、四面鄰里之家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註】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也。匿怨而友其人。【註】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疏子曰至恥之○云巧言令色足恭者。謂已爲恭情少而爲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繆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己。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德貞直。故凡有可恥之事。而仲尼皆從之爲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友者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從丘明恥也。范甯曰。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註】孔安國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註】孔安國曰。不自稱己之善也。無施勞。【註】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孔安國曰。懷、安也。疏顏淵至懷之○云顏淵季路侍者。季路即子路也。次第是季。侍、侍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云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盍、何不也。孔子語顏路曰。汝二人何不各言汝心中所懷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弊、敗也。憾、恨也。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愧也。故殷仲堪曰。施恕不懼。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己。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者。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願己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也。願己爲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欒肇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包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疏子曰至者也○已、止也。止矣乎者。歎此以下事久已無也。訟、猶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疏子曰至學也○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十室爲邑。其中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也。但無如丘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

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爲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己。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家云。十室中必有忠信如丘者。但其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

疏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也。所以次前者。其雖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爲切。故公冶前。則而雍也爲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註】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疏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謂爲諸侯也。孔子言冉雍之德可使爲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子曰。可也簡。【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註】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註】包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子曰。雍之言然。疏仲弓問至簡乎○云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云子曰可也簡者。可、猶可也。簡、謂疏大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身所行可謂疏簡也。云仲弓曰云云者。孔子答曰伯子所行可謂疏簡。故仲弓更諮孔子。評伯子之簡不合禮也。將欲明其簡不合於禮。故此先張於合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如此者。乃爲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簡云云者。此說伯子之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無敬。而以簡自居。又行簡對物。物皆無敬而簡。如此不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言書傳不見有子桑伯子也。○【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言伯子能爲簡略之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註】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疏哀公問至者也○云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者。哀公問孔子諸弟子之中。誰爲好學者。云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者。答曰。弟子之中。唯有顏回好學。云不遷怒者。此舉顏淵好學分滿所得之功也。凡夫識昧。有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濫中。故云不遷。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能照機。機非己所得。故於己成過。凡情有過。必文飾是爲再過。而顏淵照機時不見。己乃有過。機後即知。知則不復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爲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謂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但命有短長。隨事所得短者也。不幸而死也。於短命。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云今也則亡者。亡、無也。言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遊夏文學。著於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顏生非體之人。不能庶幾。尚有遷貳。顏子唯顏生鄰亞。故曰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註】凡人至行也○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故違理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子與道同行。捨不自任己。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云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者。關之故怒理。當理而怒之。不移易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者。即用易繫爲解也。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請益。曰。與之庾。〔注〕（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融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疏】（子華使至繼富○〔云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字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也。但不知時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耳。〔云冉子爲其母請粟者〕冉子、冉求也。其母子華母也。請粟就孔子請粟也。時子華既出使。而母在家。冉有由朋友之情。故爲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子曰與之釜者〕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釜容六斗四升也。〔云請益者〕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子既請益。故孔子令與之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爲不次。政恐益是前釜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也。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己粟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者〕孔子譏冉所以與少。又就冉求不應與多意也。肥馬、馬之食穀者也。輕裘、裘之皮輕毛軟及新絲爲著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裘用麤皮毛強而故絮爲著。褞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齊。去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不乏也。〔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孔子曰。吾聞舊語。夫君子施但周贍人之急者耳。不係繼足人爲富者也。○〔注〕六斗四升曰釜也○春秋昭公三年。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如晏說。是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鍾則六斛四斗也。○〔注〕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然案苞注十六斗爲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陶人職云。庾實二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甗實二觳。案如陶旊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卽是聘禮之籔也。聘禮十六斗曰籔。不知苞賈爲別有所由耳。○〔注〕馬融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是馬注與聘禮之籔同也。○〔注〕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非。猶譏也。孔子此語是譏冉求與子華母粟之太多也。然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乏。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繆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己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又凡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爲請與多者。則朋友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孔。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直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己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乏。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則不繼富也。己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貴。是知華母不乏也。華母不乏而己與之。爲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乏尙與。況乏者也。）

原思爲之宰。〔注〕（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注〕（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注〕（孔安國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辭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玄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疏】（原思至黨乎○〔云原思爲之宰者〕弟子原憲也。孔子爲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思爲邑宰也。〔云與之粟九百者〕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爲邑宰。邑宰宜得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潔。辭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肯受。故孔子止之也。毋、毋辭也。〔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不肯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還分與爾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在官潤澤州鄉之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注〕孔子爲魯司寇○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注〕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或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爲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是斗也。宜與粟五秉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

之美也。）【疏】（子謂至舍諸○此明不以父無德而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于時爲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寧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者〕爲設譬者。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梨。犂謂耕犂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犂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勿猶不也。舍猶棄也。言犂牛生好子。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牛出不佳之父。欲舍棄此牛而不用於祭祀鬼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父惡而棄舍其子。遂不歆饗此祭乎。必不舍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雖劣。若遭明王聖主。豈爲仲弓父劣而舍仲弓之賢不用爲諸侯乎。明必用也。故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鄭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鎭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宗廟亦可知。亦互言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疏】（子曰至已矣○〔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行盛。非體仁則不能。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尙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云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爲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注〕有餘至變也○既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苞氏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注〕（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注〕（孔安國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有。【疏】（季康子問至何有○〔云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者〕仲由、子路也。當時季康子問孔子曰。子路可使從政爲官爲諸侯不也。〔云子曰由也果者〕答康子說子路才行可爲政也。言子路才性果敢能決斷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解決斷。則必能從政也。何有、言不足有也。故衞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云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子貢可使從政不也。〔云曰賜也達者〕亦答才能也。言賜能達於物理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達物理。故亦云何有也。〔云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答才能也。言求多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注〕（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注〕（孔安國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注〕（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疏】（季氏至上矣○〔云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者〕弟子閔損也。費、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聞閔子騫賢。故遣使召之爲費宰也。〔云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者〕子騫賢。不願與惡人爲宰。故謂季氏之使者曰。汝還可善爲我作辭辭於季氏。道我不欲爲宰之意也。〔云如有復我者〕復、又也。子騫曰。汝若不能爲我作善辭。而令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下也。〔云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子騫時在魯。語使者云。若又來召我。我當北渡汶水之上。往入齊也。○〔注〕孔安國曰至數叛○〔云季氏不臣者〕強僭於魯。故曰不臣也。〔云而其邑宰數叛者〕其邑宰卽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注〕（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注〕（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註〕（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疏（伯牛寢疾也〇〔云伯牛有疾者〕伯牛、弟子冉耕字也。昔人有疾、有惡疾也〔云子問之者〕）孔子往問伯牛之疾差不也〔云自牖執其手者〕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令師從戶入於牀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手也〔云曰亡之者〕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者牛必死也〔云命矣夫者〕亦是不幸之歎也。言如汝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是非宜命之得矣夫。夫、助語也〔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善人而嬰此惡疾、疾與人反、故歎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註〕（孔安國曰、簞、笥也。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疏（子曰至回也〇〔云賢哉回也者〕美顏淵之賢行。故先言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器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用持飲漿也。言顏淵食不重餚、及無罍饌之器。唯有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云人不堪其憂者〕凡人以此爲憂、而不能堪。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改其樂者〕顏淵以此爲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樂也〔云賢哉回也者〕美其樂道情篤、故始末言賢也〇〔註〕孔安國曰、簞、笥也〇以竹爲之、（如箱篋之屬也〇〔註〕孔安國曰至樂也〇所樂則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註〕（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疏（冉求）曰至汝畫〇〔云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冉求語孔子曰、求之心誠非不欲悅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子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是發初（自誠。不能行也〔云今汝畫者〕畫、止也。汝今云力不足、是汝自欲止耳。）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註〕（馬融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疏（子謂至人儒〇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爲儒也。但君子所習者道。道是君子儒也。小人所習者矜誇。矜誇是小人儒也。孔子語子夏曰、汝爲君子儒、不得習爲小人儒也。）

子游爲武城宰。〔註〕（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疏（子游至室也〇〔云子游爲武城宰者〕子游、弟子言偃字也。時爲武城邑宰也〔云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游言、汝作武城宰、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之人、爲汝所得者不乎。故云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云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者〕答爲宰而所得邑中之人也。姓澹臺、名滅明、亦孔子弟子也。言滅明每事方正、故行由路、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明德行方正、不爲邪徑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公事、見官謀政也。偃、子游名也。偃之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子游又言、滅明既方正、若非常公稅之事、則不嘗無事至偃住處也。舉其明不託邪僻詣於朋友也〇〔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〇皆是語助之辭也〇〔註〕苞氏曰、且方也〇公謂非公事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註〕（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融

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拒敵也。馬不能前進耳。）疏（子曰至進也〇〔云孟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云奔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時孟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在軍後爲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云將入門策其馬者〕門、魯國門也。鞭、杖也。初敗奔時在郊、去國門遠、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在奔者前也。然古者唯用馬駕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爲騎馬爲駕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己有功。己不欲獨受其功、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距敵、政是馬行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〇〔註〕孔安國曰至功也〇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注本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〇馬融曰至進耳〇〔云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者〕故停軍後爲捍敵也〔云人迎爲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爲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註〕（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之害也。）疏（子曰至世矣〇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美人、善能淫欲者也。當于爾時、貴佞重淫。此二人並有其事、故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反宜有宋朝美。若二者並無、則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〇〔註〕孔安國曰至害也〇〔云時世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者〕于時在衛、通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反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註〕（孔安國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人出入要當從戶也。）疏（子曰至道也〇道、先王之道也。人生得在世、皆由於先王道理而通。而世人多違理背道。故孔子爲譬以示解時惑也。言人之在室、出入由戶而通。亦知在世由道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室由戶、而未知在世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莫、無也。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註〕（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註〕（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註〕（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疏（子曰至君子〇〔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野人鄙略大樸也〔云文勝質則史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爲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爲會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註〕（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註〕（苞氏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疏（子曰至而免〇〔云人之生也直者〕言人）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云罔之生也幸而免者〕罔、謂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生。即由直。若有誣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儌幸而免死耳。故李充曰、失平生之道、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蓋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〇〔註〕馬融曰至道也〇自終、謂用道故不橫夭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苞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疏（子曰至樂之者〇〔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者〕謂學者

渠述也。知之謂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爲好者也。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之以爲好者也。故李充曰：雖知學之爲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者〕樂謂歡樂之也。好有盈厭，故不如性歡而樂之，如（顏淵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知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註〕（王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疏（子曰至上也○此明爲教化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之以下。何者？夫教之爲法，恒須引分調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道可以教閔，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即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爲正中人也。以下即六七八也，以上即四三二也。○〔註〕王肅曰至可也○〔云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閔者也。〔云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者〕若分九品，則第五以上可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今但總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是再舉中人也。所以爾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之上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舉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註〕（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註〕（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註〕（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疏（樊遲問至仁矣○〔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爲智之道也。〔云子曰務民之義者〕言智者欲爲智，當務在化導民之義也。〔云敬鬼神而遠）之者〕鬼神不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可謂智矣者〕如上二事，則可爲智也。〔云問仁者〕樊遲又問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歷爲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賞，則是仁也。若不先勞事而貪，則爲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爲仁矣。○〔註〕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瀆猶數近也。

子曰：智者樂水，〔註〕（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註〕（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智者動，〔註〕（苞氏曰：自進故動也。）仁者靜，〔註〕（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智者樂，〔註〕（鄭玄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註〕（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疏（子曰至者壽○陸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爲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爲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爲第二，明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爲第三，明智仁之功。已有用，用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今第一明智仁之性。此明智性也。智者識用之義也。樂者貪樂之稱也。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運其智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樂水也。〔云仁者樂山者〕此即明仁者之性。仁者惻隱之義。山者不動之物也。仁人之性願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故云樂山也。〔云智者動者〕此第二明用也。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云仁者靜者〕仁者何故如山耶？其心寧靜故也。〔云智者樂者〕第三明功也。樂，懽也。智者得運其識，故得從心而暢，故懽樂也。〔云仁者壽者〕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考也。然則仁既壽亦樂，而智樂不必壽，緣所役用多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註〕（苞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疏（子曰至於道○）

太公封於營丘之地，爲齊國；周公封於曲阜之地，爲魯國。周公大聖，太公大賢。賢聖既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殊，故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寬縱，然其國猶有望旦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曰：吾捨魯何適耶？明魯猶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之昏暗，故有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耳，實理則不然矣。皆明君興之，政當得各如其初，何容得遐淳反本耶。

子曰：觚不觚，〔註〕（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觚哉觚哉！〔註〕（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疏（子曰至觚哉○〔云觚不觚者〕觚，盛酒器也。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故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註〕觚哉至成也○〔云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者〕何此注亦得同王蔡之釋也。〔云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此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非復觚，猶如人所爲不得其道者，則事亦不成也。若欲知觚味何說，則前酌觚不觚如王蔡之釋，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有兼得之美也。故稱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政終不成。觚哉觚哉，歎世爲政不用政法，故再焉。皆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註〕（孔安國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註〕（苞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觀之耳，不肯自投從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註〕（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疏（宰我問至罔也○〔云宰我問云云者〕宰我欲極觀仁者之懷，故假斯以問也。言有人告於仁者云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子曰何爲其然也者〕孔子拒之，故云何爲其然也。言仁者）雖復救濟，皆有人道，當爲方計出之，豈容自投從之？〔云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逝，往也；陷，沒也。言假有人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容投井取之也。〔云可欺也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遙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往視之，是可欺也。既至井，實無人，不可罔逼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非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爲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云：何爲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故云不可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註〕（孔安國曰：舊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也。）疏（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以欲相見者，靈公唯婦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靈公使行正道也。故）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衆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處汙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乎

時隨夫子在衞，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悅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云夫子矢之云云者）矢，誓也。子，我也。否，不也。厭，塞也。子路既不悅，而孔子與之咒誓也。言孔見南子，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塞我道也。繆播曰：否，不也。宜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尚書敍曰：皋陶矢厥謨也。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猶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註〕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疏 子曰至久矣○中，中和也。庸，常也。鮮，少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是先王之道，其理甚至善，而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註〕孔安國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疏 子貢曰至也已○（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問曰：若有人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謂爲仁人否乎。（云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者）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堯舜，古聖天子也。病，猶患也。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聖人之行，而聖人猶病患其事之難行也。（云夫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啻是仁，爲聖所難，故此更答爲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達他人，則是有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　能近取譬諸身，遠取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備如此者，可謂爲仁之方也。方，猶道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論語述而第七

疏 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次前者，時既夷嶮，聖賢地閉，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聖不遇證賢不遇，是賢之失所，以述而次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包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疏 子曰至老彭○此孔子自說也。（云述而不作者）述者，傳於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孔子自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並，德爲聖人，尊爲天子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位無德，雖爲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而好古者）又言己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道，故曰信而好古也。所以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竊，猶盜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欲自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疏 子曰至我哉○（云默而識之者）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者也。（云學而不厭者）又學先王之道而不厭止也。（云誨人不倦者）誨，教也。又教一切之人而不疲倦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皆歸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誘誨之辭也。

（〇〔註〕鄭玄曰至之也〇〔云人無有是行者〕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云於我我獨有之也者〕釋於我哉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莫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註〕（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疏（子曰至憂也〇〔云德之不脩者〕得稱之事宜脩治在身也而世人不脩也〔云學之不講者〕所學經業恆宜講說使決了也而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徙意從也而世人不能也〔云不善不能改者〕身本有不善當自改正今並也而世人不改也〔云是吾憂也者〕吾孔子自謂也言孔子恆憂世人不爲上四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註〕（馬融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疏（子之至如也〇明孔子居處有禮也燕居者退朝而居也申申者心和也夭夭者貌舒也王肅云燕居告溫溫也告訓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鄉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〇〔註〕馬融曰至貌也〇申申心中[illegible]和也貌舒緩故夭夭也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即美舒義）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註〕（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疏（子曰至公也〇夫聖人行教既須得德位兼立若不爲人主則必爲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恆存慕發夢及至年齒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己德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夢之徵也然聖人懸照本無俟夢想而云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〇〔註〕孔安國曰至道也〇即謂攝行天子事而復制禮作樂也）

子曰。志於道。〔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註〕（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註〕（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疏（子曰至於藝〇此章明人生處世須道藝自輔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謂也道者通而不擁者也道既是通通無形相故人當恆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據於德者〕據者執杖之謂也德謂行事得理者也行事有形有形故可據杖也〔云依於仁者〕依者倚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仁劣於德倚減於據故隨事而配之〔云游於藝者〕游者履歷之辭也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也其輕於仁故云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〇〔註〕道不可體〇不可體謂無形體也〇〔註〕德有成形〇謂事有迹故云有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註〕（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疏（子曰至誨焉〇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爲贄贄至也表己來至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羔大夫鴈士雉下則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壺酒一犬悉不得無也束脩最是贄之至輕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則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註〕（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疏（子曰至復也〇又明孔子教人法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開也悱謂學者之口欲有所諮而未能宣悱悱然也發發明也言孔子之教待人

心憤憤乃後爲開導之若不憤則不爲開也又待其口悱悱而後乃爲發明之若不悱則不爲發明也所以然者人若不悱憤而先爲啓發則受者聽之不深故須悱憤乃爲發啓則聽受分明識之深也〔云舉一〔云云者〕隅角也譬如屋有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孔子爲教雖待悱憤爲開發已竟而此人不識事類亦不復教之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註〕（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疏（子食至不歌〇〔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者〕謂孔子助喪時也爲喪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色故不飽也故繆協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云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弔喪之日也弔喪必哭哭歌不可同日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故范甯曰是日即弔赴之日也歌哭不同日也故哭則不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註〕（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註〕（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註〕（孔安國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疏（子謂至成者也〇〔云子謂顏淵云云者〕此明顏孔於非等於行藏也用者謂時世宜可行之事也藏者謂時世不宜行之事也謂汝也自降聖以下而賢人能得故可行用則顏孔所同故云用行捨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一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賢人佐天地閉則賢人隱用則行捨則藏也唯我許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盛賢也〔云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之衒勇故抑之也空手搏虎爲暴虎無舟渡河爲馮河子搏虎須杖適河須舟然後身命可全若無杖而搏虎無舟而渡河必致傷斃若爲此勇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以序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繆播曰聖教軌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厲以求及山之性也以勇爲累常恐有失其分覓功衒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仰叩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必也云云者〕孔子既抑子路而又云我所以與者政欲須臨事而懼又好爲謀謨事而必成者也沈居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尚其勇誠昧也已哉孔子以之比暴虎馮河者於慈實爲太深矣以爲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遂惄而疑之自恨己才之近唯強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己也言許己以麤近也故夫子因題而矯之言若在三軍如暴虎馮河則可吐而不取劇世之鑑勇也若懼而能謀抑亦仁賢之次流稱子路也如此三軍則不獨麤近也〇〔註〕孔安國曰至與也〇〔云大國三軍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也〔云至於夫子爲三軍將者〕將猶帥也孔子得爲三軍帥時也〇〔註〕孔安國曰至涉也〇徒空也謂空手搏也爾雅云暴虎徒搏也郭注云空手執也又云馮河徒涉也郭云無舟檝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註〕（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註〕（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疏（子曰至所好〇〔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此云大富貴皆賦於天之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而吾亦爲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云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人之道也〇〔註〕鄭玄曰至之矣〇〔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脩德以得之者〕若道德明於身則爵祿必得也若遭亂世雖脩德不得而是得之道也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云若於云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賤職也。周禮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皆趨而辟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爲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註〕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夫子能愼之也。【疏】子之所愼齊戰疾○此孔子所愼之行也。齊者、先祭之名也。將欲祭祀。則先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齊之言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漫神。故於齊不愼。而孔子愼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俄頃。身體髮膚。宜全返。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愼之。故後則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敎民七年。亦可即戎。又云、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並是愼戰也。疾者、宜將養。愼節飮食。以時人不愼。而孔子愼之也。故云子之所愼齊戰疾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註〕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註〕王肅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疏】子在至斯也○〔云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者、舜樂名也。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齊君奏於韶樂之盛。而心爲痛傷。故口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一時也。何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衞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孔留曰。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云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者〕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圖、猶謀慮也。爲、猶作奏也。樂、韶樂也。斯、此也。此、指齊也。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若人君心善則樂音和。心淫則樂音淫。今齊君無道。何韶音那獨不變而猶盛耶。其若善音猶盛。則齊民宜從樂化。而齊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或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禮樂六代之樂。周公成康之日。則六代之聲悉善。亦悉以化民。若幽厲無道。天下大壞。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惡。所以殷夏以上五聖之樂。則不隨時變。故韶樂在齊而音猶盛美者也。何以然。是聖王之樂。故不隨惡君變也。而武亦聖。而獨變者。以其君是周之子孫。子孫既變。故先祖之樂亦與之而變也。又既五代音在而不能化民者。既不隨惡主而變。聲爲惡主所御。乎既不爲所御。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末代。其君雖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廢淫樂不復正樂。故不復化民也。○〔註〕忽於肉味○忽猶忘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註〕鄭玄曰。爲、猶助也。衞君者、謂輒也。衞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衞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註〕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也。【疏】冉有曰至爲也○〔云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者〕爲、猶助也。衞君、謂輒也。衞靈公逐太子蒯聵。靈公以哀公二年夏四月薨。而立蒯聵之子輒爲衞君。孔子時在衞。爲輒所賓接。後蒯聵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冉有緣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江熙曰。夫子在衞。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爲之。故問也。〔云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答冉有也。故先應諾。言吾將入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夷齊者。不欲斥言衞君。故以微理求之也。伯夷叔齊兄弟讓國。而輒父子爭位。其事已反。故問夷齊何人。若孔子答以夷齊爲非。則知助輒。答以夷齊爲是。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答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恨也。子貢又問夷齊有怨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遂餓死首陽山下。賢人相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者〕孔子答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爲生害仁。〔云出曰夫子不爲也者〕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爲賢且爲仁。故知輒父子爭國爲惡也。所以答冉有云夫子不爲衞

君也。○〔註〕鄭玄曰至否乎○〔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者〕後、謂輒立爲君後也。蒯聵奔在戚。輒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戚以納蒯聵。遂入衞奪輒位也。〔云衞石曼姑帥師圍之者〕至哀公三年。衞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蒯聵於戚也。〔云故問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其孔子也。冉有問子貢曰。孔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衞。至十一年反魯。至十五年冬。蒯聵乃得入。輒出奔。昔子路死難。使來告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蒯聵從戚入衞爲君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孔安國曰。疏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註〕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疏】子曰至浮雲○〔云飯疏食飲水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蔬食、菜食也。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也。〔云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孔子蔬食寢臂而歡樂恬暢。自在蔬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儵聚歘散。不可爲常。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註〕鄭玄曰至有也○如前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疏】子曰至過矣○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復大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爲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王弼又爲一通云。當以易爲益。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間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恆以爲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註〕易窮至過也○〔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則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盡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年五十既大演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也。〔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又數同也。〔云故可以無大過也者〕辨幾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註〕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註〕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疏】子所至言也○〔云子所雅言者〕子、孔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書。皆正言之。不爲私所避諱也。〔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者〕此見所正言之事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也。六籍皆正。而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反也。故繆協曰。夫博網舉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統矣。○〔註〕鄭玄曰至執也○〔云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敎學臨文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直云詩書禮而云執之義也。詩書是詠歌。書是讀誦。故隨而誦之。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註〕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疏】葉公問至云爾○〔云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僭稱公。自比諸侯也。問子路以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何事也。〔云子路不對者〕所問之非當孔子之德。故子路不對之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問以其問近。故不答也。李充曰。凡觀諸問師於弟子者。稱道也。則稱而近之。擯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欲致之爲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耳。〔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子路也。奚、何也。其、其孔子也。謂孔子憤世道之不行。故發憤而忘於食也。又歡水曲肱。樂在其中。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衰者朽。而信天任命。不知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汝何不曰。其有如此之德云爾。以示之

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充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知此之徒．絕意於貪祿．不亦弘而廣乎．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註〕（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者也○（云我非生而知之者者）知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王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云好古敏而以求之者）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註〕（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疏（子不語怪力亂神○怪．怪異也．謂妖孽之事也．力．謂多力也．若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子弒君父之事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此四事言之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孔子所作．云臣殺君．子殺父．亦亂事．而云孔子不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誦答耳．非云不言也．或通云．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註〕王肅曰至言也○（云怪怪異也者）孫綽云．如山啼鬼哭之類也．（云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者）奡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盪．推也．烏獲．古時健兒也．三十斤曰鈞．烏獲能舉三萬斤重也．（云亂謂臣弒君子弒父者）悖逆爲亂者也．（云神謂鬼神之事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不言也．（云或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疏（子曰至改之○此明人生處世．則宜更相進益．雖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有勝者則諮受自益．故云擇善而從之也．有劣者則以善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即就一人上爲語也．人不圓足．故取善改惡．亦更相師改之義也．故王弼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尚賢而或滯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問曰．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恒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明也．○〔註〕言我至師也○（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者）就注意．亦是敵者也．既俱非賢愚．則遞有勝劣也．（云擇善云云者）我師彼之長．而改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註〕（包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疏（子曰至予何○予．我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愚．心恒欲害孔子．孔子故明言語之．使其凶心止也．言天生聖德於我．我與天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夫凶人亦宜不顯謝．而有時須以道折之．故江熙曰．小人爲惡．以理喩之．則愈凶強．晏然待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吾無隱乎爾．〔註〕（包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所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包氏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疏（子曰至丘也○（云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者）二三子．諸弟子也．孔子聖道深遠．諸弟子學所不及．而有慾者恒言孔子於己有所隱惜．故孔子今呼而問之曰．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云吾無隱乎爾者）爾．汝也．先呼問之．此更語之．云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無云云者）行．猶爲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無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爲之事．無不與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爲教．恒用此四事爲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註〕（疾世無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註〕（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爲有常也．）疏（子曰至恒矣○（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可矣．言世亦無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片善．今此上云不見聖．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君子．賢人以下也．故王弼曰．此爲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之稱．亦上通聖人．下通一分．而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言世道流喪．吾復不得善人也．（云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有恒．謂雖不能作善．而守常不爲惡者也．言世非唯無作片善者．亦無直置不爲惡者．故亦不得見也．（云亡而云云者）此目不恒之人也．亡．無也．當時澆亂．人皆誇張．指無爲有．說虛作盈．家貧約而外詐奢泰．皆與恒反．故云難乎有恒矣．故江熙曰．言世人皆情反實．還淺流遊若影．無持係束．此有恒難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註〕（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疏（子釣至射宿○（云子釣而不綱者）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孔子用一竿而釣．則一一得魚．是所少也．若綱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爲也．故云子釣而不綱也．（云弋不射宿者）弋者．繳射也．此人亦多繳射取鳥也．宿者．夜棲宿之鳥也．孔子亦繳射．唯白日用事．而不及夜射棲宿之鳥也．所以然者．宿鳥夜聚有群．易得多．故不射之也．又恐驚動夜宿．仁心所不忍也．故孫綽曰．殺理不可頓去．故禁綱而存釣也．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註〕孔安國曰至鳥也○（云綱者云云者）繳繩也．以小繩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繩也．（云弋繳射也者）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云弋殺矢前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包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註〕（孔安國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疏（子曰至次也○（云蓋有云云者）不知而作．謂妄作穿鑿爲異端也．時蓋多有爲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之事也．（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作之人也．言豈得妄爲穿鑿也．人居世間．若有耳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也．（云多見而識之者）若因多所見．則識録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録善．此雖非生知．亦是生知之者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註〕（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註〕（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註〕（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疏（互鄉至往也○（云互鄉難與言者）互鄉．鄉名也．此一鄉之人皆專愚．不可與之共言語也．（云童子見者）童子．十九以下．未冠者也．見．來見孔子也．琳公曰．此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愚也．（云門人惑者）門人．孔子弟子也．惑．猶疑怪也．言彼一鄉皆愚．況復少兒乎．孔子忽然見之．故弟子皆疑惑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爲門人釋惑也．言凡教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求而不納．豈不本其所本邪．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云唯何甚者）言教化與進．而汝等怪之．此亦一何太甚也．唯．語助也．（云人潔己以進者）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義也．言人有來進於門者．非潔則不進．進則必是潔己者也．（云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往．謂已過之行．言其既潔己而適進之．是與其潔也．而誰保其往

（日之所行耶。何須累之也。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〇〔註〕孔安國曰至甚也〇言汝等爲累其鄉而惜其鄉負。所以是疑惑之甚也。〇〔註〕鄭玄曰至行也〇孔、鄭猶其心也。鄭即注云去後之行。亦謂今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註〕（苞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疏（子曰至至矣〇世人不肯行仁。故孔子引之也。問言仁道遠乎。也。言其不遠也。但行之由我。我行卽是。此非出自遠也。故云我欲仁而斯仁至也。斯、此也。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註〕（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爲過也。）疏（陳司敗問至知之〇〔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昭公、魯君也。陳司敗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對曰知禮者〕答司敗曰。昭公獨知禮也。〔云孔子退者〕答司敗竟而退去。〔云揖巫馬期而進之也者〕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司敗知昭公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故孔子退而後揖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吾聞君子不黨者〕相助匿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知禮。所以是黨也。故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君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相阿黨。孔子既是君子。而今黨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乎。〔云君娶於吳者〕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是周公後。吳是大伯後。大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吳俱是姬姓。周禮百世婚姻不通。而昭公娶其吳之女。故云君娶於吳也。〔云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然之娶吳。宜謂爲吳姬。而昭公爲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云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君若娶同姓。若是知禮。則誰爲惡事者。而謂爲不知禮乎。〔云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得司敗之語。還則具述之以告孔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巫馬期之告。而自稱名云是己幸受以爲過者也。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答司敗云知禮者。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繆協曰。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過。則何禮之有乎。〇〔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〇陳有司敗之官也。〇〔註〕孔安國曰至過也〇〔云諱國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許也。〔云聖人云云者〕諱而不隱。故受之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也。）疏（子與至和之〇此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欣之無已。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衞瓘曰。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令更爲歌。然後和也。案衞之後句不及也。〇〔註〕樂其至之也〇如字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註〕（孔安國曰。躬爲君子行。己未能得之也。）疏（子曰至得也〇〔云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謙也。文、文章也。莫、無也。無、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也。〔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者。則吾亦未得也。〇〔註〕文無者猶俗

言文不也。〇何云俗云文不。當是于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註〕（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註〕（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疏（子曰至學也〇〔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自許有。故云豈敢也。不敢自名己有此二事也。〔云抑爲云云者〕孔子雖不受仁聖之目。而以此二事自許也。抑、語助也。爲、猶學也。爲之不厭。謂雖不敢云自有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學而不厭。又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己自稱弟子以往諾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弟子亦不能學爲此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註〕（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註〕（孔安國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註〕（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疏（子疾至久矣〇〔云子疾病子路請禱者〕疾甚曰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鬼神以求福也。孔子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欲爲孔子祈求福也。〔云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之問。仍引得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也。天曰神。地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者〕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爲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欒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迴顯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令猶之辭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具辭乎。夫聖行無違。凡所知也。子路豈疑夫子於神明哉。以爲斷禍。自不上良謝過爲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隱之時。夫知如是。則禮與之言。蓋金縢之義歟矣。傷爲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禱天地之辭。是子路之失。亦復何故若知此義。則猶是使門人爲臣之流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誄禱之過耳。亦不須讓此而問彼。不知依何典爲是也。〇〔註〕孔安國曰至名也〇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爲謚也。）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註〕（孔安國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疏（子曰至寧固〇〔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不遜者、僭濫不恭之稱也。固、陋也。人若奢華。則僭濫不恭。若儉約。則固陋不及禮也。〔云與其不遜也寧固者〕二事乃俱爲失。若不遜陵物。物必害之。傾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爲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爲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疏（子曰至戚戚〇〔云君子坦蕩蕩者〕坦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云小人長戚戚者〕長戚戚、恆憂懼也。小人好爲罪過。故恆懷憂懼也。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疏（子溫至而安〇則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通也。溫、和潤也。厲、嚴也。人溫和者好不能嚴。孔子溫而能厲也。又人作威者心事雄猛。孔子威而不猛也。又恭者好勞而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

疏（泰伯者、周太王長子。能推位讓國者也。所以次前者、物情見孔子栖遑、常謂實係心皇。今明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世教為累、故泰伯次述而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註〕（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賢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疏**（子曰至稱焉○〔云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也。太王者、周古公亶甫也。亶甫有三子、大者泰伯、次者仲雍、少者季歷。三子並賢、而泰伯有讓德深遠、雖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事在下。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弘遠、故曰至也。〔云三以天下讓者〕此至德之事也。其讓天下之位有三跡、故云三以天下讓也。所以有讓者、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為不易。太王是諸侯、己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令昌取王位有漸、故讓國而去、令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范甯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為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云民無得而稱焉者〕[illegible]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者也。故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繆協曰、[illegible]可謂至德也。或問曰、泰伯若堪有天下、則不應讓人。若人有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今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為天下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而隱、不稱仲雍者、閣位在泰伯。泰伯讓、是導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註〕（葸、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註〕（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包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疏**（子曰至不偷○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為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者〕夫行恭遜必宜得禮、則若恭而無禮、則遜在牀下、所以身自為勞苦也。〔云慎而無禮則葸者〕葸、畏過甚也。若慎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事不行也。〔云勇而無禮則亂者〕勇而有禮、內則幹能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疆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為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絞、刺也。直若有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譏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篤厚、則民下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也。〔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故舊、朋友也。偷、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經舊友、則下民效之、不為偷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註〕（鄭玄曰、啟、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註〕（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誡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疏**（曾子有至小子○〔云曾子云云者〕啟、開也。予、我也。孔子昔授孝經於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寫受、至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己門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毀傷與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己、己亦全而歸之也。先足後手、手近足遠、示急從遠而視也。〔云詩云云者〕既令開衾、又引詩證己平生敬慎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恐懼也。兢兢、戒慎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夫人於高巖之頂、俯臨萬丈之深淵、必恐懼墜、心恆兢慄、若墮也。冰之薄者、猶不可顧、說跪行薄冰之上、執不戰身或恆懼

圖乎。言我平生畏慎身體之心、如人之臨履深薄也。〔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引詩既竟、又語諸弟子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即今日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不毀傷、故知自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云小子者〕小子、謂弟子也。曾子言竟而呼請弟子語之、令識己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註〕（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註〕（包氏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註〕（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註〕（包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疏**（曾子有疾至司存○〔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曾子之疾也。〔云曾子言曰云云者〕曾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鳥之常。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此則是人之常也。若人臨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善言以戒汝也。故孝充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擇音、唯吐窮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簣、困不違禮、辨論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曰、何也。答曰、欲寬曾子臨終善言之可錄、故特云言也。又一通云、出己曰言、答述曰語、曾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也、示直出己之懷而已。〔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者〕此以下即曾子所述善言也。道、謂禮也。言君子所貴禮者有三事也。〔云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一也。動容貌、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蹌蹌、如此、則人望而畏之、不敢有暴慢之者。故云斯遠暴慢也。故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顏色斯近信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二也。凡人相見、先觀容儀、容儀故先也。次見顏色、顏色故為次也。人之顏色、恆欲莊正、不數變動、則人不敢欺詐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者立也。〔云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三也。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次接言語、出言有章、故人不敢鄙倍違之也。故顏延之云、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但暴慢鄙倍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豆盛葅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舊云、敬子不存大事、即所前三禮也、而好修飾籩豆、籩豆比三禮為小事、故曾子先戒此三禮、若籩豆之事付於有司、不關汝也。有司、謂典籩豆之官也。○〔註〕包氏曰至用也○此注亦明、如向釋。又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語悟之、冀其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此注也。○〔註〕鄭玄曰至耳也○〔云人不敢欺詐者〕既能矜莊嚴栗、民不欺詐也。〔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者〕惡戾、無道理也。戾、背也。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若出辭不悖、故鄙戾不入於耳也。○〔註〕包氏曰至器也○依包此注、亦得如繆說也。若欲又為一通、亦得云敬子好務小事而忽略籩豆、故曾子曰、汝不須務小事、使有司存於宗廟籩豆之禮也。而繆協別通曰、籩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註〕（包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馬融曰、友、謂顏淵也。）**疏**（曾子曰至斯矣○此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於不能者〕能、才能也。時多誇競、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才能、而恆如己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猶諮問請求也。〔云以多問於寡者〕多、識性之多也。己識雖多、猶不敢自言己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又為人間未嘗以己之才能為有為實、恆謙謹退如虛無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己者、己不報之也。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懷之跡

（假乎爲欲而然。今以爲外假謙虛實中之道。冲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爲教哉。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爲中虛一也。〔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友謂顏淵也。曾子言唯昔吾友能爲上諸行也。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註〕（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註〕（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註〕（大節。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疏（曾子曰至人也○〔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託謂憑託也。六尺之孤。謂童子無父而爲國君者也。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成王託周公者也。〔云可以寄百里之命者〕百里。謂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教令也。幼君既未能行政。故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憑。無反之日。寄是暫寄。有反之日也。君身尊重。故云託。示長憑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親斷。是有反也。〔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能死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者。美之深也。而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下。而汲無二心。徵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包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註〕（孔安國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曾子曰至遠乎○〔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者〕士。通謂丈夫也。弘。大也。毅。能強果斷也。自丈夫居世。必使德行弘大而能果斷也。〔云任重而道遠者〕此釋所以宜弘毅義也。即所仕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者〕此解任重也。士既以仁爲平生之任。此任豈得不謂爲重乎。〔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此釋道遠也。已。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時而止。必至死乃使而止耳。至死乃止。此道豈不遠乎。）

子曰。興於詩。〔註〕（包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立於禮。〔註〕（包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註〕（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疏（子曰至於樂○此章明人學須次第也。〔云興於詩者〕興。起也。言人學先從詩起。後乃次諸典也。所以然者。詩有夫婦之法。人倫之本。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云立於禮者〕學詩已明。次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以自立身也。〔云成於樂者〕學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爲貴。行禮必須學樂。以和成己性也○〔註〕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王弼曰。言有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侃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學禮。惇行孝悌。是先學樂。後乃學禮也。若欲申此注。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是舞詩耳。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終身成性。故後云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疏（子曰至知之○此明天道深遠。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日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但雖日用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張憑曰。爲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爲政以刑。則防民之爲姧。民知有防。而爲姧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包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孔安國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也。）疏（子曰至亂也○〔云好勇疾貧亂也者〕好勇之人。若能樂道自居。此乃爲可耳。若不能樂道而憎疾己之貧賤。則此人必爲亂也。故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爲亂也。〔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成就其善。若疾憎疾之太甚。則此不仁者近無所容。必爲逆亂也。故鄭康成曰。不仁人疾之太甚。是使之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也。）疏（子曰至已矣○其餘。謂周公之才伎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公旦之美。而用行驕恡。則所餘如周公之才伎者。亦不足復可觀者。以驕沒才也。故王弼曰。人之才美如周公。設使驕恡。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恡棄也。況驕恡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恡之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註〕（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也已○勸人學也。穀。善也。言學三年者必至於善道也。若三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不易得也已。孫綽曰。穀。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包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疏（子曰至恥也○此章教人立身法也。〔云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則宜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流也。昔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道。則宜運我才智。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薄。不會明時。故爲可恥也。〔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國君無道。而已出仕。招致富貴。則是己亦無道。得會惡逆之君。故亦爲可恥也。江熙曰。不枉道而事人。何以致無道富貴。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束帶立朝。不獲逍遙也。在朝者亦譏山林之士褊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大子乘弘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註〕（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之也。）疏（子曰至耳哉○師摯。魯太師也。摯。太師名也。始。首也。關雎。詩篇名也。亂。理也。洋洋。聲盛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侃謂即爲孔子時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不愿。〔註〕（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悾悾而不信。〔註〕（包氏曰。悾悾。愨也。宜可信也。）吾不知之矣。〔註〕（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疏（子曰至之矣○此章疾時世與古反也。〔云狂而不直者〕狂者。用行宜其直。趣無避。不俠於善惡。而當時狂者不復直也。故下卷則云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云侗而不愿者〕

侗、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愿、謹愿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時幼者亦不謹愿也。〔云悾悾而不信者〕悾悾、謂對慤也。對慤之人宜可信。而于時對慤者皆詐。不復宜可信也。〔云吾不知之矣者〕既與古時反。故孔子曰非復我能知測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僞。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為明。務使姦偽不興。不以先覺為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註〕宜謹愿也。○疏慤、無情慤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疏子曰至失之○言學之為法。急務取得。恒如追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者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恒恐去失。當係之為意也。李充曰。學有交分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為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怠乎。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註〕學自至之耳○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宜熟。若學而不及於熟。雖得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疏子曰至與焉○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古聖天子也。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盛時遇世。高大可美也。舜受堯禪而有天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此二聖得時有天下。並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一云。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宜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然其靜。歎不與舜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註〕（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註〕（包氏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註〕（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疏子曰至文章○此美堯也。〔云大哉堯之為君也者〕為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為君之德大也。〔云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位。禪舜亦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堯布德廣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也。王弼曰。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註〕（孔安國曰。禹、稷、契、皐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註〕（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註〕（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此、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包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疏舜有至已矣○此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一。稷二。契三。皐陶四。伯益五也。言舜有此五臣共治天下。故治也。〔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也。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云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者〕記者先列虞周二國之臣數。而後著孔子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眞才之難得。不其如此乎。言如此。〔云唐虞云云者〕此是才難之證

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代之間也。斯、此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有此五臣。若比於此周。周最為盛。雖為盛。尚不滿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為十人之數。所以是才難也。李充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凱。一有六人。雖左氏明文。或稱聖哲。或云明哲。雖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為對。太公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孰復能相參顯。而數交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盛也耶。然以為斯、此也。言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此為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道雖盛。不及唐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美堯之能名。今更謂唐虞人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異端。有害於正理乎。侃案師說曰。李氏之意。極自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云周代有五人者。則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又明實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夫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云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參、三也。天下有九州。文王為雍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於殷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德之盛。猶服事惡逆之君。故可謂為德之至極者也。○〔註〕馬融曰至母也○〔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以下者〕周公旦第一也。周公名旦。是武王弟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弟也。太公望第三也。謂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尚。釣於磻溪。文王出獵。遙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御而還。因名為望。為周太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五也。太顛第六也。閎夭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者〕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莘氏之女太姒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註〕包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殷家州牧曰伯。文王為雍州伯。雍州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註〕（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註〕（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註〕（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註〕（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間然矣。疏子曰至然矣○此美禹也。〔云禹吾無間然矣者〕間、猶非也。孔子美禹之德美盛。而我不知何以厝於非間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致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間。故曰。禹吾無間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為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斯則異聖之極名。對理之高跡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饌。而簡偽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云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間之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飲食為急。故最先也。二是衣服。衣服緩於飲食。故為次也。三是居室。居室緩於衣服。故最後也。菲、薄也。禹自所飲食並自儉薄。而祭祀牲牢極乎豐厚。故云菲飲食致孝乎鬼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禹又自常衣服並自儉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供鬼神。故云孝。祭服供自己身。故云美也。然云黻冕。冕是首服。為尊。黻是十二章最下。為卑。卑尊俱服中可知也。一云。黻非服章。是韠黻之服也。舉此則正服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土通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是卑宮室也。而通達畎澮。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禹吾無間然矣者〕美禹既深。故重云無間然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五

論語子罕第九

疏（子、孔子也。罕、希也。此篇明時感者既少、故聖應亦希也。所以次前者、外遠富貴既爲粃糠、故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孔子也。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夭壽之目也。仁者、惻隱濟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所以然者、利是元亨利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絕、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稟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惡不同、若逆向人說、則傷動人情、故孔子希說與人也。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說許與人也。然希者非都絕之稱、亦有時而言與人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伯牛亡之命矣夫、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說與人命也。又孟武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子焉得仁、並是不與人仁也。而云顏回三月不違仁、及云管仲如其仁、則是說與人仁時也。故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註〕罕者至言也○〔云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者〕鄭引文言也。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利、利彼則害此、非義和也。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物得宜而和、故曰義之和也。〔云命者天之命者〕人稟天而生、故云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義禮智信五者並是人之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主生、故曰行盛也。〔云寡能及之者〕天道微妙、天命深遠、仁道盛大、非人所能知及、故云寡能及之也。〔云故希言也者〕爲世人寡及、故孔子亦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註〕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疏 達巷至御矣○〔云達巷云云者〕五百家爲黨、黨各有名。此黨名達巷、達巷黨中人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也。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遍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猶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達巷人美己、故呼弟子而語之也。彼既美我之博學、而我於道藝何所持執乎。欲自謙也。〔云執御乎執射乎者〕既欲謙己之不多、故陳六藝之下者以自許也。言吾所執、執於御及射乎。御、御車者也。〔云吾執御矣者〕而欲合以射御自許、又嫌太多、故又減射而云吾執御者也。○〔註〕鄭玄曰至卑也○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也。今云執御、御比禮樂射爲卑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註〕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註〕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疏 子曰至從下○〔云麻冕禮也者〕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板爲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故云麻冕禮也。〔云今也純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純、絲也。周末不復用三十升布、但織絲爲之、故云今也。〔云儉者〕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爲奢華、而織絲易成、易成則爲儉約、故云儉也。〔云吾從衆者〕衆、謂周末時人也。時既人人從易用絲、故孔子云吾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周末每事奢華、孔子事欲抑奢、既今幸得從儉、故孔子從之也。〔云拜下禮也者〕下、謂堂下也。禮、君與臣燕、君賜酒、皆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禮也。〔云今拜乎上泰也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也。當于時周末、君以飲燕、臣得君賜酒、不復下堂、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拜不下堂、是由臣驕泰、故云泰也。〔云雖違衆吾從下者〕當時皆違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吾從下也。○〔註〕孔安國曰至緇布冠也○冠是通名也。且周家委貌冠亦用三十升緇布也。○〔註〕王肅曰至恭也○〔云臣之云云者〕燕義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燕義云賓、皆是臣也。臣得君賜爵、降下堂再拜、再拜竟、更升堂又再拜、謂爲成拜。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成然、故更升堂以成之也。〔云時臣云云者〕周末時如此也。〔云今從下禮之恭也者〕孔子欲從下之禮、是禮爲恭也。

子絕四、毋意、〔註〕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毋必、〔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註〕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註〕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疏 子絕至毋我○〔云子絕四者〕絕者、無也。明孔子聖人、無此下四事、故云絕四也。不云無而曰絕者、據世人以言之也。四事世人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謂聖人心也。凡人有滯、故動靜委曲自任用其意。聖人無心、泛若不繫舟、豁寂同道、故無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謂聖人行化時也。物求則赴應、無所抑必、故互鄉進而與之、是也。無所抑必、無意、故能爲化無必也。〔云毋固者〕三也。此聖人已應物行化故也。固、謂執守堅固也。聖雖已應物、物若不能得行、則聖亦不追固執之、不反三隅則不復、是也。亦由無意、故能無固也。〔云毋我者〕四也。此聖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跡也。聖人晦跡、功遂身退、恒不自異、故無我也。亦由無意、故能無我也。或問曰、孔子或拒孺悲、或天生德於予、何得云無必無我乎。答曰、聖人作教應機、不可一準。今爲其跡涉茲地、爲物所嫌、恐心實知此、故正明絕此四、以見本地也。○〔註〕群萃○萃、聚也。

子畏於匡。〔註〕包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註〕（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此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註〕（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註〕（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

疏（子畏至予何○〔云子畏於匡者〕心服曰畏。匡、宋地名也。于時匡人誤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向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說。皆衆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為漫。夫體神知幾。玄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太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為畏也。〔云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得圍。而自說己德。欲使匡人知己。茲、此也。孔子自此己也。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教化天下也。文王今既沒。則文章宜須人傳。傳文章者。非我而誰。故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此我當傳之也。〔云天之將喪云云者〕既云傳文在我。故更說我不可殺之意也。斯文、即文王之文章也。後死、孔子自謂也。夫生必有死。文王既沒。己亦當終。但文王既沒於前。則己方死於後。故自謂為後死也。言天若將欲喪棄文王之文章。則不應令使我已得預知識也。〔云天之未喪云云者〕天今使我知之。是未欲喪此文也。既未欲喪此文。使己傳之。則匡人豈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衛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然而言者。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為後代之軌。已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註〕苞氏曰至圍之○釋誤圍之由者也○〔註〕此自此其身也○身、夫子身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註〕（孔安國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註〕（孔安國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註〕（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疏（大宰至多也○〔云大宰問云云者〕大宰聞孔子聖。又聞孔子多能。而其心疑聖人務大。不應細碎多能。故問子貢。言孔子既聖。其那復多能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云。孔子大聖。是天所固縱。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大宰之疑。而云知我。則許疑我非聖是也。繆協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我非聖。而所以多能之由也。言我少小貧賤。故多能為鄙之事也。〔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更云若聖人君子。豈多能鄙事乎。則不多能也。繆協云。君子從物應務。遠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繁碎云。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也。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故承以謙也。且抑排務。言不以多能為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進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能。斯伐柯之近鑒也○〔註〕孔安國曰至分也○〔云大宰大夫官名者〕鄉大夫職有冢宰。或云大宰。故云是大夫官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者〕既唯云大宰。不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嚭是吳臣。何以知之。昔哀公七年。公會吳子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不論耳。）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疏（牢曰至故藝○試、用也。子牢述孔子言。我不被時用。故得多學伎藝也。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註〕（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註〕（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也。）疏（子曰至竭焉○〔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為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無意也。〔云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也。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於我。而心抱空虛如也。〔云我叩其兩端而竭者〕兩端、事之終始也。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於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即為其發事終始。竭我誠也。即是無必也。故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為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為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為盡其本末也○〔註〕知者至盡也○〔云知者知意之知者〕知意、謂故用知為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云言知者言未必盡者〕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云今我誠盡者〕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註〕（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疏（子曰至矣夫○夫時人皆賤孔子。故孔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己不得以塞之也。言昔之聖人興王者。必有鳳鳥河圖之瑞。今天無此瑞。故云吾已矣夫。已、止也。言吾已止。無此事也。故繆協云。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達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惑也。又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異絕異之質。爲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聖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患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己之不王。絕不逮者之疑當也○〔註〕孔安國曰至是也○〔云有聖云云者〕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云河出云云者〕聖人王。則有龍馬及神龜負圖王之圖。昔從河而出。為瑞也。如龍圖授伏犧。龜書畀姒也。〔云河圖八卦是也者〕八卦則乾坤等八方之卦也。龍負之出。授伏犧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註〕（苞氏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註〕（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疏（子見至必趨○〔云子見齊衰者〕此記孔子哀人有喪者也。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與焉也。〔云冕衣裳者〕此記孔子尊敬在位者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云與瞽者〕此記孔子愍不成人也。瞽、盲者也。言與者。盲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也。言瞽者則瞽者不預也。瞽、猶於盲也。〔云見之雖少者必作者〕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為之起也。〔云過之必趨者〕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為之疾速。不敢自修容也。范甯云。趨、就之也○〔註〕恤不成人也○恤、憂也。）

顏淵喟然歎曰。〔註〕（喟、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註〕（言不可窮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言恍惚不可為形象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註〕（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疏（顏淵至也已○〔云顏淵喟然歎曰者〕孔子至聖。顏生上賢。賢聖道絕。故顏致歎也。〔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此所歎之事也。夫物雖高者。若仰瞻則可覩也。物雖堅者。若鑽鑿則可入也。顏於孔子道。愈瞻愈高。彌鑽彌堅。非己措力之能得也。故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向明仰鑽上下之絕域。此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前瞻。復為遼遠。故恍惚非己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又一通云。愈瞻愈遠。故云瞻之在前也。愈顧愈後。

故云忽焉在後也。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然後能測其所妙也。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研其深而鑽之愈堅，尚瞻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人，而有次序，故曰善誘人。（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者）此說善誘之事也。博，廣也。文，文章也。言孔子廣以文章誘引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禮教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禮也。（云欲罷不能者）文博禮束，故我雖欲罷止而不能止也。（云既竭吾才者）既，盡也。才，才力也。我不能罷，故盡竭我之才力學之也。故孫綽云：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倦之貌也。（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絕域不可得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博文約禮，而孔子更有所言，造創立則卓爾高絕也。（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其好妙高已絕，雖已欲從之，而無由可及也。故孫綽云：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眾，則是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

子疾病。〔註〕苞氏曰：疾甚曰病也。子路使門人為臣。〔註〕鄭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註〕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閒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註〕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註〕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註〕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疏子疾至路乎。○（云子疾病者）孔子疾甚也。（云子路使門人為臣者）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為人君，且曾為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今疾病恐忽終亡，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故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云病閒云云者）孔子病少差也。少差曰閒，謂少差為閒者，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閒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當孔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為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曰久矣也。（云無臣而為有臣者）無臣而為有，是所以行詐也。（云吾誰欺欺天乎者）我實無臣，今汝詐立之，持此詐欲欺誰乎？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云且予與云云者）又以理喻之。言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予，我也。二三子，諸弟子也。無寧，寧也。言設使與我死於臣手，則我寧死弟子手也。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云且予縱云云者）又明在三同也。大葬，君臣禮葬也。若縱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復憂棄於道路乎？言亦必得葬也。○（註）孔安國曰至日也。○夫立臣事大，非卒可定，故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註〕馬融曰：韞，藏也。匵，匱也。藏諸匵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註〕苞氏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疏子貢曰至者也。○（云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事以諮孔子也。美玉，譬孔子聖道也。言孔子有聖道可重，如世間有美玉而在此也。（云韞匵云云者）韞，藏也。匵，藏之也。匵，謂匣櫃也。善賈，貴賈也。沽，賣也。言孔子聖道如美玉在此，為當韞匵而藏之？為當得貴賈而賣之否乎？假有人將求聖道，為當與之否耶？（云子曰沽之哉者）答云我不衒賣之者也。故重云沽之哉，明不衒賣之深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云我待賈者也者）又言我雖不衒賣，然我亦待貴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

子欲居九夷。〔註〕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註〕馬融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疏子欲至之有。○（云子欲居九夷者）孔子聖道不行於中國，故託欲東往居於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也。（云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不達孔子意，謂之實居，故云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可居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云：君子所居則化，豈以鄙陋為疑乎？不復道中已應也。孫綽

云：九夷所以為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禮也。○（註）馬融曰至種也。○四方，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跛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軹，八旁脊。西有六戎，一僥夷，二戎央，三老白，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濊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也。○（註）馬融曰至化也。○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也。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註〕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疏子曰至其所。○孔子去魯後而魯禮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註〕馬融曰：困，亂也。疏子曰至我哉。○（云出則事公卿者）公，君也。卿，長也。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於長則從，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云入則事父兄者）事父以孝，事兄以悌，還入閨門，宜盡其禮。先言朝廷，後云閨門者，勖已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喪為大事；公卿義合，其喪有疾，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為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時多沈酗，故戒之也。衛瓘云：三事為酒興也。侃案：如衛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為酒所困，故云三事為酒興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疏子在至晝夜。○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註〕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疏子曰至者也。○時人多好色而無好德，孔子患之，故云未見以厲之也。云賁其心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苞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註〕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疏子曰至往也。○（云子曰云云者）此戒人為善垂成而止者也。簣，土籠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則善事不成，如為山垂足，唯少一籠土而止，則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篤，與不作無異，則吾亦不以其前功多為善。如為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云譬如平地云云者）此獎人始為善而不住者也。譬於平地作山，山乃須多土，而始覆一籠，一籠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心可嘉。如人始為善，善乃未多，交求進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勝於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註〕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疏子曰至也與。○惰，疲懈也。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唯顏回體之，故聞語即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惰，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註〕馬融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疏子謂至止也。○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識猶不長也。然顏

淵分已滿。至於隕空。而此云未見其止者。勸引之言也。故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照而據。豈有朝進助實乎。竟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咨嗟。以盛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註〕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疏】子曰至矣夫○又爲歎顏淵爲譬也。萬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經秀穗。遭風霜而死者。又亦有雖能秀穗。而値沴焊氣。不能有粒實者。故並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摧芳蘭於早年矣。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註〕後生謂年少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疏】子曰至已矣○〔云後生可畏者〕後生謂年少在己後生者也。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者也。〔云焉知云云者〕焉安也。來者未來事也。今謂我今師徒也。後生既可畏。亦安知未來之人師徒教化不如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誣也。〔云四十云云者〕又言後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孫綽云。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註〕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也。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註〕馬融曰。巽恭也。謂恭遜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悅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疏】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言彼人有過失。若我以法則語之。彼人聞法。當時無不口從而云止。當不敢復爲者也。故云能無從乎。但若口雖從而身爲失不止者。則此口從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於口從而行亦改者耳。故云改之爲貴也。〔云巽與云云者〕巽恭遜也。與尊謙也。言有彼人不遜。而我遜遜與彼恭言。故云巽與之言也。彼不遜者。得我遜言遜語。彼必亦特遜爲悅。故云能無悅乎。然雖悅人遜己。而己不能尋繹行此遜事。是雖悅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尋繹行遜耳。故云繹之爲貴也。〔云悅而云云者〕不繹不改。聖所不救。故孔子云末如之何也。末無也。繆播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愼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疏】子曰至憚改○此事再出也。所以然者。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註〕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疏】子曰至志也○此明人能守志。雖獨夫亦不可奪。若其心不堅。雖衆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謂爲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縕枲著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註〕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註〕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也。【疏】子曰至以臧○〔云子曰云云者〕衣猶著也。弊敗也。縕枲著也。狐貉輕裘也。由子路也。當時人尚奢華。皆以惡衣爲恥。唯子路能果敢率素。雖服敗麻枲著袍。與服狐貉輕裘者並立。而不爲羞恥。故云其由也與。顏延之云。狐貉縕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云不忮云

云者〕孔子更引詩證子路德美也。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子路之爲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此。何用不謂之爲善乎。言其善也。〔云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得孔子美己。才以爲美。故終身長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忮不求乃可是道。亦何足過爲善。而汝誦之不止乎。言尚復有勝於此者也。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註〕孔安國曰縕枲著也○枲麻也。以碎麻著袍也。碎麻曰縕。故絮亦曰縕。玉藻曰縕爲袍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註〕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疏】子曰至彫也○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衆木偶乎小人矣。言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教化。是君子小人並不爲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如松柏與衆木同處春夏。松柏有心。故本蓊鬱。衆木從時亦盛。其茂美者也。若至無道之主。君子秉性無回。故不爲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即隨世變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衆木同在秋冬。松柏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彫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寒。衆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修飾而不變者。唯大寒歲則衆木皆死。大亂則小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柏後彫者。後非彫時之目。謂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小彫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値積惡。外逼闇世。不得不遜跡隨時。是小彫矣。而性猶不變。如松柏也。而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後彫。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子曰。知者不惑。〔註〕苞氏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註〕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勇者不懼。【疏】子曰至不懼○此章談人性分不同也。〔云智者不惑者〕智以照了爲用。故於事無疑惑也。故孫綽云。智能辨物。故不惑也。〔云仁者不憂者〕憂患也。仁人常救濟爲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見侵患也。孫綽云。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云勇者不懼者〕勇以多力爲用。故無怯懼於前敵也。繆協云。見義而爲。不畏強禦。故不懼也。○〔註〕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內省不疚。故無憂患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註〕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註〕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註〕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註〕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疏】子曰至有哉○此章明權道之難也。〔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先從正起也。適之也。所學之道也。言凡人乃可與同處師門共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爲友共適所志之道也。〔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立謂謀議之立事也。亦人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建立世中正事者。故可與共適所學之道。而未便可與共立事也。〔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權者反常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雖可共立於正事。而未可便與之爲權也。故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亹亹之功。其幾乎此矣。〔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逸詩以證權也。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爲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玄邈。如其室奧遠故也。〔云子曰云云者〕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必可得。故云夫何遠之有也。○〔註〕適之至者也○異端非正典也。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察

學正道而權能讀史子、故未可便與之共之於正道也。○〔註〕雖有至權也○能權量輕重、即是曉權也。○〔註〕逸詩至遠也○如前釋也。〔云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者〕初逆而後從也。

論語鄉黨第十　疏（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之時也。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希、故退還應於鄉黨也。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註〕（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註〕（鄭玄曰、便便言、辯貌。雖辯而謹敬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註〕（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註〕（孔安國曰、誾誾、中正貌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

疏（孔子至與如也○此一篇至末、並記孔子平生德行也。〔云孔子云云者〕於鄉黨、謂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鄉黨、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魯、魯是諸侯。今云鄉黨、當知諸侯亦郊內爲鄉、郊外爲遂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恂恂、溫恭貌。既還鄉黨、鄉黨宜須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既其溫恭、則言語寡少、故一往觀之、如似不能言者也。〔云其在云云者〕謂孔子助君祭在宗廟、及朝廷也。既在君朝、應須酬答、及入大廟、每事須問、故不得不言也。言須流暢、故云便便言也。雖流暢而必謹敬、故云唯謹爾。〔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者〕侃侃、和樂貌也。下大夫賤、孔子與之言、宜用和樂相接、故侃侃如也。〔云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上大夫卿也。誾誾、中正貌也。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誾誾如也。〔云君在云云者〕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踧踖、恭敬貌也。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遽、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註〕（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註〕（孔安國曰、必變色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盤辟貌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註〕（鄭玄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曰、言端正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

疏（君召至顧矣○〔云君召使擯者〕擯者、爲君接賓也。謂有賓來、君召己迎接之也。〔云色勃如者〕既召己接賓、故己宜變色起敬、故勃然也。〔云足躩如者〕躩、盤辟貌也。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故江熙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云揖所與立云云者〕此謂君出迎賓、己爲君副列擯時也。賓副曰介、主人副曰擯。副且作匝、歐國而言、若公國公法也。賓至主人大門外西邊而向北、去門九十步而下車、面向北而倚、賓則九副在賓北而東向、迤邐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而向而倚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宜用強半數也。公擯在公之南而西向、迤邐而東南、亦在四十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賓主介擯既竟、主人語上擯、使就賓請辭、問所以來之意。於是上擯相傳以至於下擯、下擯進前揖賓之下介而傳問之、下介傳問而以次上至賓。賓答語使上介傳以次而下至下介、下介亦進揖下擯、下擯傳而上以至主人。凡相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皆半轉身、舉手相揖。既竟立而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若揖左人、則移其手向左。若揖右人、則移其手向右、故云左右其手也。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也。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云趨進翼如者〕謂擯迎賓進在庭行時也。翼如、謂端正也。徐趨衣裳端正、如鳥欲翔、舒翼時也。〔云賓退云云者〕謂君使己送賓時也。復命、反命也。反命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還君命以白君道賓已去。云不顧者、猶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則賓猶迴顧。若禮已足、則賓直去不復迴顧。此明則送賓禮足、故云不顧也。○〔註〕鄭玄曰至之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是也。○〔註〕苞氏曰盤辟貌○盤辟、即足躩逡也。○〔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言反白君道賓已去也。然云賓已去、亦是不復來見顧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註〕（孔安國曰、斂身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註〕（孔安國曰、閾、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註〕（孔安國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註〕（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註〕（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

疏（入公門至踖如也○〔云入公云云者〕公、君也。謂孔子入君門時也。鞠、曲斂也。躬、身也。臣入君門、自曲斂身也。君門雖大、而己恆曲斂、如君門之狹、不見容受。〔云立不中門者〕謂在君門倚立時也。中門、謂棖闑之中也。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右兩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闑東是君行之道、闑西是賓行之道也。而臣行君道、示係屬於君也。臣若倚門立時、則不得當君所行棖闑之中央。當中是不敬、故云不中門也。〔云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限也。若出入時、則不得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己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云過位云云者〕謂臣入朝君時也。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謂在宁屏之間揖賓之處也。君雖不在此位、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位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躩爲敬也。〔云其言似不足者者〕既入過位、漸以近君、故言語細下不得多言、如言不足之狀也。不足、少若不能也。〔云攝齊云云者〕至君堂也。攝、摳也。齊、裳下縫也。既至君堂、當升之、未升之前、而摳提裳前、使齊下去地一尺、故云攝齊升堂也。升堂將近君、故又自斂鞠躬如也。必攝齊者、爲妨履蹈行故也。〔云屏氣似不息者者〕屏、疊除貌也。息、亦氣也。已至君前、宜疊除藏其氣、如似無氣息者也。不得恣縱攝君也。〔云出降云云者〕降、下也。逞、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云沒階趨進翼如者〕沒猶盡也。盡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云復其位踧踖如者〕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爲敬也。○〔註〕攝齊者摳衣也○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註〕（苞氏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註〕（鄭玄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享禮有容色。〔註〕（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私覿、愉愉如也。〔註〕（鄭玄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疏（執圭至如也○〔云執圭云云者〕謂爲君出使聘問鄰國時也。圭、瑞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今云執圭、魯是侯、侯執信圭、則孔子所執、執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他國、執圭皆爲敬愼。圭雖輕、而己執之、恆如圭重、似己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云上如揖者〕謂初執而授受圭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爲敬、故如揖時也。〔云下如授者〕謂奠玉置地時也。雖賓置地、亦徐徐俯僂如授與人時也。〔云勃如戰色者〕通謂執行及授時之顏色也。臨陣戰懼、則色必慘怖。故今重君之玉、使己顏色恆如戰時也。〔云足蹜蹜如有循者〕謂舉玉行時之容也。蹜蹜、猶蹴蹴也。循、猶緣循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恆如足前有所蹴、行有所緣循也。〔云享禮有容色者〕享者、聘後之禮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單執玉行禮、禮王、謂之爲朝、使臣禮主國之君、謂之爲聘。聘、問也。故君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也。既是初至、其禮質敬、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或用錦繡、又獻土地所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其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是次後行禮、以多爲貴、則質敬之事猶稍輕、故有容貌采章及裼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云私覿愉愉如也者〕私、非公也。覿、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私齎己物以見於主君、故謂爲私覿也。既私見非公、故容儀轉以自若、故顏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復勃戰之容者也。）

○〔註〕足蹜蹜如有循之事也。擧足前恒使不至地而曳其踵不離地如車輪也○〔註〕鄭玄曰至實也○亦有圭璧所執不同聘時也○〔註〕鄭玄曰至覿見○私覿謂私以禮見之時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註〕（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註〕（王肅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註〕（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註〕（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褻裘長。短右袂。〔註〕（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註〕（孔安國曰。今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註〕（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也）去喪無所不佩。〔註〕（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註〕（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註〕（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註〕（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齊必有明衣。布。〔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也）

疏君子至衣布○〔云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者。自士以上。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紺緅者。孔意言紺是玄色也。緅是淺絳色也。飾者衣之領袖緣也。所以不用紺緅爲衣領袖緣者。玄是齊服。若用紺爲衣飾。是似衣齊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喪練而受淺絳爲緣也。若用緅爲衣飾。是似衣喪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云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紫非正色也。褻服私褻之服。非正衣也。褻尚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爲時多重紅紫。棄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云惡紫之奪朱也。鄭玄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與純緣也。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緇爲黃之間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爲間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剋於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間也。又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間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間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間也。又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間也。緇黃黃黑之色也。又一注云。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木甲。是黃入於青。故爲綠也。又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爲紅也。又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爲碧也。又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爲紫也。又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於黃。故爲緇黃者也〔云當暑云云者〕暑熱也。縝。單也。絺。細葛也。綌。麤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裘相稱。則裘之爲衣亦未必隨上服色也〔云緇衣羔裘者〕裘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染黑七入者也。玄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羔裘也。緇衣服者玄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爲之。襞積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云素衣麑裘者〕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云。鹿裘衡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旣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云黃衣狐裘者〕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蜡祭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狐貉亦黃。故特爲裘以相稱也。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黃衣也。故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鄭玄注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又云。論語云。黃衣狐裘。案鄭以論語黃衣即是郊特牲蜡臘祭廟服也〔云褻裘長短右袂者〕褻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上無加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爲衣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爲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圍身者也。若手開闊袂者。則名袪。亦曰袖也〔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寢衣。謂被也。

宜長。故長一身有半也〔云狐貉之厚以居者〕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家居主溫。故厚爲之也。旣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云去喪無所不佩者〕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無所不佩。謂佩已今吉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嫌侃經寶視恐除服後猶宜有異。故特明之者也〔云非帷裳必殺之者〕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殺縫之面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紕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外並爲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弔。弔喪也。喪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弔也〔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皆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爲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朔。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疆君視朝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云齊必有明衣布者〕謂齊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註〕孔安國曰至飾衣也○然案孔以紺爲齊服盛色。或可。言紺深於玄。爲似齊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縓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緅。且檢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則緅非復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註〕鄭玄曰至客也○然前薦裘亦應是狐貉之厚也○〔註〕孔安國曰至佩也○備佩所宜佩。若爲大夫而玄冕公侯袞鷩之屬。及佩玉佩之飾也○〔註〕孔安國曰至服也○皮弁。以鹿皮爲弁。弁形如今祭酒道士扶容冠而無邊葉也。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謂著皮弁也。天子皮弁服內則著羔錦衣狐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黃裘黃錦衣也。卿大夫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麛裘青豻褎玄綃衣以裼之者也。○〔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然浴時乃用布。便平衍肉燥。江長云。沐者當是沐浴時亦衣此服。置衣上以晞身潤也。

齊必變食。〔註〕（孔安國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註〕（孔安國曰。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註〕（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註〕（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註〕（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註〕（鄭玄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註〕（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註〕（孔安國曰。不過飽也）祭於公。不宿肉。〔註〕（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註〕（鄭玄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註〕（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

疏齊必至如也○〔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也〔云居必遷坐者〕亦不坐恆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云食不厭精者〕此蓋明平常禮也。食若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云膾不厭細者〕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旣腥食之。故不厭細者也〔云食饐而餲者〕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李充注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云魚餒者〕餒謂魚臭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云而肉敗者〕肉臭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云不食者〕自食饐而餲以下皆不可食也〔云色惡不食者〕食失常色。是爲色惡。色惡則不可食也〔云臭惡不食者〕臭惡。謂饐臭不宜食。故不食也。〔云失飪不食者〕失飪。謂失生熟節也。謂食或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云不時不食者〕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非其時則不宜食。故不食也。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云割不正不食者〕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云不得其醬不食者〕食味各有所宜。蓋醯醬食魚膾芥醬。宜相宜也。故若食不得所宜之醬則不食也〔云肉雖多不

使醉食氣者）醉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勝。故不使肉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云唯酒無量不及亂者）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己能而飲。不得及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爲量。而隨人所能而莫亂也。（云沽酒市脯不食者）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所不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答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云不撤薑食者）撤除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禁之。故明食時不除薑者也。（云不多食者）多則傷廉。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啖也。（云祭於公不宿肉者）祭於公。謂孔子仕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得賜俎還。即分賦賓之。不得留置經宿。經宿是慢鬼神餘也。（云祭肉云云者）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出三日是褻慢鬼神之餘。故人亦不得食之也。（云食不語寢不言者）言是宜出己。語是答述也。食須加敬。故許答而不許語。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臥。眠臥須靜。若言則驚鬧於人。故不言也。（云雖疏云云者）疏食麤食也。菜羹瓜祭。謂用疏食菜羹及瓜。持此三物供祭也。三物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味故也。○〔注〕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也。○饐。臭變也。餲。味變也。○〔注〕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古者醬齊醢三者通名也。芥醬即芥齊也。○〔注〕周生烈曰至惠也○牲體所以別貴賤。以牲骨體爲俎賜之。祭統云。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安國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疏（席不至出矣○（云席不正不坐者）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禮也。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飲酒者貴齒崇年。故出入以老人者爲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之人乃從之而出。故云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疏（鄉人至阼階○（云鄉人儺者）儺者。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即時退。疫鬼隨而爲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

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揚楯。玄衣朱裳。口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也。一年三過爲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國難。鄭玄云。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難。鄭玄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儺。鄭玄云。此儺難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侃案。三儺二是儺陰。一是儺陽。陰陽乃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難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云朝服而立於阼階者）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唯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玄冠以自齋祭。齋祭不異冠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之也。）疏（問人至送之○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謂孔子與鄰國交遊。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再拜送之也。爲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應聘東西。無疑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注〕（包氏曰。饋孔子藥也。）曰。丘未達。不敢嘗。〔注〕（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疏（康子至敢嘗○（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饋。餉也。季康子餉孔子藥也。孔子得彼餉而拜受。是禮也。（云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飲嘗之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玄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自君之朝來歸也。）疏（廄焚至問馬○（云廄焚者）廄。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云子退朝者）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還家也。少儀云。朝廷曰退也。（云曰傷人乎不問馬者）從朝還。退見廄遭火。廄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傷人乎。是重人賤馬。故云不問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爲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安國曰。薦。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先嘗食然也。）疏（君賜至先飯○（云君賜食云云者）席猶坐也。君賜孔子食。孔子雖不嘗食。必正坐先嘗之。敬君之惠也。（云君賜腥云云者）謂君賜孔子生肉也。孔子受之。煮熟而薦宗廟。重榮君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爲褻也。（云君賜生必畜之者）生。謂活物也。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時充牲用也。（云侍食於君者）謂孔子侍君共食之時也。（云君祭先飯者）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爲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爲君先嘗食。先知調和之是非者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氏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疏（疾君至拖紳○（云疾君視之者）疾。謂孔子疾病時也。孔子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云東首者）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者是也。（云加朝服拖紳者）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足。如健時著衣之爲也。○〔注〕包氏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牖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而得南向也。故鄭注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者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玄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駕隨之。）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謂君有命召見孔子時也。君尊命重。故得召不俟駕車而即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家不俟車是也。○〔注〕鄭玄曰至隨之○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從來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注〕（鄭玄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疏（入大廟每事問○或云。此句煩重。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疏（朋友至我殯○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時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安國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疏（朋友至不拜○（云朋友之饋者）謂朋友有物見餉也。（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者）車馬。家財之大者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復見餉車馬。而我不拜謝也。所可拜者。若朋友見餉其家之祭肉。雖小亦拜受之。敬祭故也。故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寢不尸。〔注〕（包氏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居不容。〔注〕（孔安國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疏（寢不尸居不容○（云寢不尸者）寢。眠也。尸。謂死尸也。眠當小欹。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者也。（云居不容者）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先適。適故不爲容儀也。○〔注〕包氏曰至人也○偃臥。眠也。展。舒也。曲禮云。寢毋伏。此云不偃臥四體。展舒手足。似死人。則不得覆卻。唯當欹而小屈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註〕（孔安國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註〕（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註〕（鄭玄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也。）疏 子見至必變○〔云子見云云者〕狎，謂素相親狎也。雖有素故必變，必變謂必作必趨也。〔云見冕云云者〕褻，謂無親而卑賤者也。尊在位恤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云凶服者式之者〕凶服，送死人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也。式者，古人乘路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為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為軾。若在車上應為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僂，故云式之，式軾也。〔云式負版者者〕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乎常，故變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客起敬也。〔云迅雷風烈必變者〕迅，疾也。風而雷疾急，名為烈也。風疾而雷，此是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敬之也。故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是也。○〔註〕孔安國曰至者也○〔云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者〕此釋式凶服也。〔云負版云云者〕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註〕孔安國曰至饋也○親饋，謂主人自執食饋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註〕（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註〕（苞氏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也。）不疾言，不親指。疏 升車至親指○〔云升車必正立執綏者〕謂孔子升車禮也。綏，牽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時，則正立而執綏以上，所以為安也。〔云車中不內顧者〕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已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為，故不為也。故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云不疾言者〕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云不親指者〕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惑下人也。○〔註〕苞氏曰至轂也○〔云輿中云云者〕車牀名輿，故云輿中也。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巂，五巂九丈九尺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前也。宜是不過衡軛之類也。〔云旁視不過輢轂者〕旁，謂兩邊也。輢，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輢轂也。

色斯舉矣。〔註〕（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註〕（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註〕（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疏 色斯至而作○〔云色斯舉矣者〕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繆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色斯舉矣。〔云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迴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云曰山梁雌雉時哉者〕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間過，見山梁間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也。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而不如山梁間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而言也。〔云子路供之者〕子路不達孔子時哉時哉之歎，而謂歎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故云子路供之也。〔云三嗅而作者〕嗅，謂鼻歆翕其氣也。作，起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孔子若直爾不食，則恐子路生怨，若遂而食之，則又乖我本心，故先三嗅氣而後乃起，亦如得食不食之間也。顧歡云：夫栖遲一丘，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雉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為物，精儆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

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論語先進第十一

疏 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者先後也。所以次前者，既還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註〕（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註〕（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疏 子曰至先進○〔云先進云云者〕此孔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人也。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輩人進行於禮樂者也。野人，質朴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illegible]時之中，此故為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朴素而違俗，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云者〕如，若也。若比方先後二時而用為教，則我從先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註〕先進至人也○〔云先進云云者〕時淳則禮樂損，時澆則禮樂益，若以益觀損則為野人，若以損行益則為君子也。〔云後進云云者〕此謂以益行益，俱得時中，故謂為君子也。〔云先進云云者〕以今觀昔，則有古風，以古比今，故為野人。○〔註〕苞氏曰至從之○先進比三王乃為古，比結繩則為今，故云近古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註〕（鄭玄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疏 子曰至者也○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我道不行，只我門徒雖從我在陳蔡者，亦失

子時、不復及仕進門也。繆播曰、道之不行、命也。唯聖人安時處順、從故不期於通塞。將從我於陳蔡者、何能不以爵進爲心耶。故感於天地轉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籍之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疏（德行至子夏○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云德行云云者）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爲四科。四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爲人生之本、故爲第一、以冠初也。而顏閔及二冉合其名矣。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之俊、尤殊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俱雖在德行之目、而顏子爲其冠。（云言語宰我子貢者）第二科也。宰我及端木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云政事冉有季路者）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政事、謂治國之政也。（云文學子游子夏者）第四科也。言偃及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但案四科次第、立德行爲首、乃爲可解、而言語爲次者、言語君子樞機、爲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別、比言語爲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博學古文、故比三事爲泰、故最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註〕（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疏（子曰至不說○助、益也。人爲教、須賢啟發、游夏之徒、聞言輒問、是助益於我以）增曉導。而顏淵嘿識、聞言說解、不嘗口諮、於我教化無益、故云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爲助我也。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陳羣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疏（子曰至之言○間、猶非也。昆、兄也。謂兄爲）昆。昆、明也。尊而言之也。言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騫者也。故顏延之云、言之無間、謂盡美也。

南容三復白圭。〔註〕（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至妻之○（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是白玉有瑕缺、尚可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云不可爲也。南容慎言語、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過反覆修翫無已之意也。（云孔子云云者）旣明南容擬孔子之姻、其譬非一、故重記之也。若邁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哉。故知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歸見夫子之謀心也。但已有釋在公冶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疏（季康子至學者○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爲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但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故江熙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賓榮以相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答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註〕（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徒行。〔註〕（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以徒行。謙之辭也。）疏（顏淵死至徒行○（云顏淵死云云者）顏路、顏淵父也。家貧死無椁、故其父就孔子請車賣以營椁也。繆協曰、顏路之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求）濟制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教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不以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拒之。才、謂顏淵也。不才、謂鯉也。言才與不才誠當有異、若各本天屬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云者）旣天屬各深、昔我子死、我自有車、尚不賣之以營椁、今汝子死、寧欲請我之車耶。繆協曰、子雖才、不可苟求備。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尚無椁也。（云吾不云云者）又解所以不爲鯉作椁之由也。徒、猶步也。言我不賣車而步行爲子作椁也。（云以吾云云者）又解不步行之意也。言大夫位爵已尊、不可步行故也。然實爲大夫、而云從大夫後者、孔子謙也。猶今人爲府國官、而云在府末國末也。江熙曰、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脫左驂賻 舊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鯉也無椁、將以 之、且塞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註〕（包氏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予、天喪予。〔註〕（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疏（顏淵死至喪予○（云顏淵死子曰噫者）噫、痛傷之聲也。淵死、遂傷孔子、孔子傷）痛之、故云噫也。（云天喪予者）喪、猶亡也。予、我也。夫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道猶可冀。淵既不爲君、則亦得 爲教化。今淵既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劉歆曰、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玄妙所以藏寄、此道旨所由讚明、故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噫歎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繆播曰、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疏（顏淵死至爲慟○（云顏淵死子哭之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旣如喪己、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者）初旣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言若不爲顏淵哀慟、而應爲誰 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註〕（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註〕（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疏（顏淵死至子也○（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也。一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云子曰不可者）孔子止門人之厚葬、故云不可也。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旣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云門人厚葬之者）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云云者）回事我在三如一、故云視予猶父也。我非鯉無椁、而不能止回無椁、是視回不得猶子也。（云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此貧而過禮厚葬、非是我意也、故是夫二三子意也。二三子、則顏路亦在其中也。范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故厚葬非我之教、由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註〕非其厚葬○非、猶譏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註〕（陳羣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疏（季路問至知死）○（云季路問事鬼神者）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而子路此問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問過去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人事易、汝尚未能、則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能事鬼。（云曰敢問死

（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今日以後死事復云何也。「云曰未知生焉知死者」亦不答之也。言汝尚未知即見生之事難明，又焉能豫問知死沒也。顧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恒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註〕（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疏】（閔子騫至死然○「云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者」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此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誾誾，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云子路行行如也者」亦侍孔子座側也。行行，剛強貌也。子路性剛強也。「云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此二人亦侍側也。侃侃，和樂也。二子並和樂也。「云子樂者」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情，故我亦樂也。「云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孔子見子路獨剛強，故發此言也。由，子路名也。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以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顧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註〕（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註〕（王肅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也。）【疏】（魯人至有中○「云魯人為長府者」魯人，魯君臣也。為，作也。長，藏名也。魯人為政者為作長府也。「云閔子騫曰云云者」子騫，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為政之法，因舊事自是，如之何，何必須更有所改作耶。如之何，猶奈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語必中於事理也。○〔註〕藏財貨曰府○財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註〕（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註〕（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也。）【疏】（子曰至室也○「云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何得在於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奚，何也。偶謂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抑子路，故不復敬子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門人不敬子路，故又為解之也。古人窗屋被下隔為窗，窗戶之外曰堂，窗戶之內曰室。孔子言子路為弟子，才德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也。若近而言之，即以屋之堂室為喻。若推而廣之，亦謂聖人妙處為室，麤處為堂。故子路得堂，顏子入室。故下章云：善人亦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前言入於門，而門人不敬，為其不敬，故引之於堂也。○〔註〕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鼓瑟，本非謂子路可輕，政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孔子解說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註〕（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也。〔註〕（愈，猶勝也。）【疏】（子貢問至及也○「云子貢問云云者」師，子張也。商，子夏也。子貢問孔子，欲辨師商二人誰為賢勝也。「云子曰師也過者」言子張性繁冗，為事好在僻過而不止也。「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疏闊，行事好不及而止也。「云曰然則師愈與者」愈，勝也。子貢又問：若隨為事好過，則為勝耶。「云子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異也。故云過猶不及也。江熙云：聖人動為物軌，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貽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註〕（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註〕（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註〕（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疏】（季氏至可也○「云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也。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為公，故謂為周公也。蓋周公旦之後也。天子之臣地廣祿大，故周公宜富。

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今僭濫，遂勝天子臣，故云季氏富於周公也。「云而求也云云者」求，冉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仕季氏，為季氏邑宰，又助數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也。「云子曰非吾徒也者」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尚仁義。今冉求遂為季氏急聚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如傷仁義。「云小子云云者」小子，門徒諸弟子也。攻，治也。求既為季氏聚斂，故孔子先云非復我門徒，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聞而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者眾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氏，終明其義也。○〔註〕孔安國曰至士也○天子之宰，即謂冢宰也。冢宰是有事之職，故云卿士也。○〔註〕孔安國曰至稅也○急賦稅，謂數斂民下財帛也。）

柴也愚。〔註〕（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魯。〔註〕（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師也辟。〔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喭。〔註〕（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註〕（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疏】（柴也至中○「云柴也愚者」此以下評數子各有累也。柴，弟子也。其累在於愚也。王弼云：愚，好仁過也。「云參也魯者」參，曾參也。魯，遲鈍也。言曾子性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師也辟者」師，子張也。子張好文其過，故云辟也。王弼云：辟，飾過差也。「云由也喭者」由，子路也。子路性剛，失在畔喭也。王弼云：喭，剛猛也。「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者」此當上列四子病累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舉顏子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庶幾也。屢，每也。空，窮匱也。顏子庶慕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貧而簞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恒虛，無累，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故顧特進云：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故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賢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太史叔明申之云：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為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者」此孔子又評子貢累也。亦有二通。一云：不受命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殖者，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以為惡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驕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謂子貢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億則屢中者」此亦有二通。一云：億，謂心憶度事宜也。言子貢性好億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億不信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億度事理，必亦能屢中也。故左傳魯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為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王弼曰：命，爵命也。憶，憶度也。子貢雖不受爵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註〕言回至心也○「云言回云云屢中者」此注與前通雖會。「云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者」此以下並是後解也。中猶心也。虛心也。言回以虛中以待之。「云以聖人之善道者」謂孔子也。「云教數子之庶幾者」柴參之屬也。雖被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道謂庶幾之道也。緣其各有愚魯僻喭之害，故不能至知庶幾之事。「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能懷道深遠，故庶幾虛心。「云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更明所以須虛心之義也。庶幾之道深遠也，欲知庶幾者，虛心乃知其道也。「云子貢無數子病者」無愚魯僻喭之病也。「云然亦不知道者」既無病，應能庶幾，何亦不能乎。「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者」解其不知之由也。中先解憶則屢中也。言子貢不能虛心，心好億度，雖不能窮理如顏，而有時幸中，幸中故不能知大道也。「云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受命而貨殖焉也。雖非天命者，謂雖非受富時天子之命也。偶富

（者。謂家自偶富。非祿位所得也。然雖非時祿而富之。亦非清廉之士。故亦不知大道。〔云亦所以不盡心也者〕世事辛中。及家富榮心。所以致不盡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也。）疏（子張問至者乎○〔云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云何而可謂為善人也。〔云子曰不踐迹者〕答善人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云亦不入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誠敬之辭也。故云論篤是與也。又能行君子之行。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註〕孔安國曰至室也○創業。謂創仁義之業也。聖人之奧室。即前云子路升堂矣。未入於室是也。○〔註〕論篤至人也○〔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者〕擇者。除惡取好之謂也。論篤是言語升善。故復無可擇之言也。〔云君子者云云者〕所行皆善。故無鄙惡也。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云者〕威而不猛是也。〔云皆此云云者〕三者言行色也。云必備三。皆可為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為善人。不必備三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粹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聖奧室。論篤實正。有君子之一致焉。）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註〕（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註〕（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疏（子路問至退之○〔云子路問聞斯行諸者〕斯此也。此於賑窮救乏之事也。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聞有周窮救乏之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啟告父兄也。〔云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聞而行乎。言不可也。〔云冉有問聞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子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即行之也。〔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故先領二人之問答也。此領子路問答也。〔云求也云云者〕此領冉有之問答也。求冉有名也。〔云赤也惑者〕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己生疑惑。赤公西華名也。〔云敢問者〕敢果敢也。既懷其疑。故果敢而問之。〔云子曰求也退故進之者〕答所以答異義也。言冉求性謙退。故引之令進。所以不云先白父兄也。〔云由也兼人故退之者〕言子路性行行兼人。好在率爾。故抑退之。必令白父兄也。或問曰。禮若必諮父兄。則子路非抑。若必不諮。則冉求非引。今夫子云進退。請聞其旨。或答曰。夫賑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餐。名其大者必諮。小可專行。而由施雖大小悉遣不諮。求大小悉諮。令故非由之不諮。欲令其宜諮。引冉之必諮。令其宜不諮也。但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慮其退。冉求性退。雖引不慮其過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註〕（包氏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疏（子畏至敢死○〔云子畏於匡顏淵後者〕猶是前被匡人誤圍時。顏淵與孔子俱為匡圍。孔子先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乃得出還至也。〔云子曰吾以汝為死矣者〕顏淵後至。而孔子云。汝不還。我甚汝當死於匡難中。〔云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淵之答。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山澤必先為出雲。孔子既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孔云。天喪予也。庾翼云。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撫衝。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違聖。遜否則必從。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

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人寂為指揮門徒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旨。互相與為起予者也。李充云。聖無虛唐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與乎。將以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註〕孔安國曰至後也○於圍中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臣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註〕（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註〕（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註〕（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疏（季子然問至從也○〔云季子然問云云者〕季子然。季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矜己家能得此二賢為臣。故問孔子。以謂此二人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之問者。由求非大臣。而汝云可謂大臣。故謂汝為異事之問也。〔云曾由與求之問者〕此是舉異問也。曾猶則也。言汝問所以是異者。則問由與求是異問也。〔云所謂大臣者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謂君有惡名必諫也。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織境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為大臣。乃可名為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聞孔子云二人不為大臣。故更云。既不以道。及不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二人皆從君為之不乎。〔云子曰云云者〕答言雖不諫不止。若君有弒上之事。則二人亦所不從也。孫綽云。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冤者唯弒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繆協稱。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季氏雖知貴其人。而不能敬其言也。○〔註〕孔安國曰至問之也○自多猶自矜也。言己有權勢。能得臣此二人為多也。○〔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謂汝所問為異事之問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註〕（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註〕（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註〕（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疏（子路至佞者○〔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者〕費季氏采邑也。季氏邑宰叛。而子路欲使子羔為季氏邑宰也。〔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猶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言子羔學未習熟。若使其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繆播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黜。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為其宰。則是習治民事神。此即是學。亦何必在於讀書。然後方謂為學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以此辭罵子路也。佞口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不欲使之為政。而汝仍云有民神亦是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辨之辭。故古人所以惡之也。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為學道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于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從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盛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羨之也。夫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之譏由乎。）

子路、曾皙、〔註〕（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也。名點也。）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註〕（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註〕（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為治乎。）子路率爾而對。

〔註〕率爾、先三人對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註〕（苞氏曰、攝、迫乎大國之閒也。）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註〕（方、義方也。）夫子哂之。〔註〕（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註〕（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註〕（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點、爾何如。鼓瑟希、〔註〕（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孔安國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註〕（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註〕（苞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註〕（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註〕（苞氏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註〕（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爲之小相、孰能爲之大相。〔註〕（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

疏（子路至大相○〔云子路云云者〕此四弟子侍孔子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欲令四子言志、故先設此言以勸引之也。爾、汝也。吾言今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汝等無以吾言年長而不敢言己志也。〔云居則曰不吾知也者〕居謂弟子常居時也。言弟子自謂也。言汝等常居之日、則皆自云無知我者也。〔云如或知爾云云者〕言汝或有人欲知用汝等、汝等則志各欲何爲治哉。〔云子路率爾而對者〕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顧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不顧望、故云率爾對也。率爾、謂無禮儀也。〔云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者〕此子路言志也。千乘、大國也。攝、迫也。大國又大於千乘者也。言己願得治於大國、而此大國又有迫近他大國之閒、所謂他大國挾己國於中也。〔云加之以師旅者〕言他大國以師旅兵刃加陵於己所治之國也。〔云因之以饑饉者〕五穀爲饑、蔬菜爲饉。言己國既被四方大國兵陵、又自國中因大荒饑也。〔云由也爲之者〕爲猶治也。言己國以爲他兵所加、又荒饑日久、由願得此國治之。〔云比及三年者〕比、至也。言由治此國至於三年、而使民人有勇猛、又皆知義方也。〔云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孔子聞子路之言而笑之也。〔云求爾何如者〕孔子問求。既竟而餘三人無言、故孔子又問冉求汝志何如也。〔云對曰方六七十者〕求答言志也。言願得國地方六七十里者而已治之也。〔云如五六十者〕意又自嫌所言方六七十爲大、故又退言如方五六十里者也。一云、願六七十者、如五六十大者、已欲得其小也。〔云求也云云者〕言己願治此小國、若至三年、則能使民人足也。〔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又謙也。言己乃能足民而已、若教民之禮樂、則己所不能、故請俟君子爲之也。〔云赤爾何如者〕求答已竟、故更問公西華也。〔云對曰云云者〕赤答也。非曰能、非即也。答曰、己非謂自能、願我此而後學爲之也。〔云宗廟之事如會同者〕此以下赤自顯所學之事也。宗廟之事、謂人君祭祀之事。如會同、謂諸侯有

會同之事時也。〔云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端、玄端之服也。章甫、謂章甫之冠也。言願君有祭祀及會同之事、而己玄端服章甫之冠也、爲小相相君之禮。〔云點爾何如者〕赤答既竟、又問曾皙也。〔云鼓瑟希者〕鼓猶彈也。希、疎也。點政彈瑟、既得孔子之問、將思所以對之言、故彈瑟手遲而聲希也。〔云鏗爾舍瑟而作者〕鏗、投瑟聲也。舍、投也。作、起也。點思所對之辭、將欲與答、故投瑟而起對也。起對者、禮也。點獨云起、則求赤起可知也。〔云對曰云云者〕撰、具也。點起而對云、己所志者異於路求赤三子之志所具也。所具、即千乘之國等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點志異、故云人性所志各異、亦何傷乎、汝但當言之。〔云曰莫春者春服既成者〕此點答志也。暮春、謂建辰夏之三月也。年有四時、時有三月、初月爲孟、次者爲仲、後者爲季。季春是三月也。不云季春而云暮春者、近月末也。月末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服單袷者成也。〔云得冠者五六人者〕已加冠成人者也。五六者、趣舉其數也。〔云童子六七人者〕童子、未冠之稱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云浴乎沂者〕沂、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隨往沂水而浴也。〔云風乎舞雩者〕風、風涼也。舞雩、請雨之壇處也。請雨祭謂之雩。雩、吁也。民不得雨、故吁嗟也。祭而巫舞、故謂爲舞雩也。沂水之上有請雨之壇、壇上有樹木、故入沂浴、出登壇、庇於樹下逐風涼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游者託焉也。〔云詠而歸者〕浴竟涼罷、日光既稍晚、於是朋友詠歌先王之道、歸還孔子之門也。〔云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孔子聞點之願、是以喟然而歎也。既歎而云吾與點也、言我志與點同也。所以與同者、當時道消世亂、馳競者衆、故諸弟子皆以仕進爲心、唯點獨識時變、故與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詠之至也。夫人各有能、性各有尚、鮮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餐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唯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精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云三子者出者〕子路求赤三人見孔子與點、故已竟先出去也。〔云曾皙後者〕在後未去。〔云曾皙曰云云者〕曾皙留後、故問孔子也。曰向者三子所言、其是非何如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曾、三子之言雖各不同、皆亦各是其心所志也。〔云曰吾子何哂由也者〕點乎孔子爲吾子也。點又云、若各是言志、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也乎、故云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笑子路之所由也。言我笑子路、非笑其志也、政是笑其率爾不讓故耳。大爲國者必須禮讓、而子路既願治國、而率爾不讓、所以譏、故笑之耳。〔云唯求云云者〕孔子更釋我笑非笑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爲國之志、則冉求亦是志於爲國、吾何獨不笑耶。既不笑求、豈獨笑子路乎。故云唯求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亦云是邦也。〔云唯赤云云者〕又引赤證我不笑子路志也。赤云宗廟會同、會同即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明笑非笑志也。〔云赤也云云者〕又因不許赤謙也。言赤之才德云自願爲小相、若以赤爲小、誰堪大者乎。亦又是有明己不笑之故、因美之也。○〔註〕馬融曰哂笑也○疏本曰、哂、大笑口開則齒見、故謂哂爲笑者也。○〔註〕鄭玄曰至禮者○〔云宗廟之事謂祭祀者〕四時及禘祫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周禮六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因朝覲、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征之、此是時見曰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有事故、則六服諸侯竝來京師朝王受法、此是殷頫曰同也。而鄭玄注云殷頫曰同者、周禮又有時聘曰問、殷頫曰視、竝是諸侯遣臣來京師也。王有事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于此、亦無定時、是時聘曰問也。又元年六服唯侯服獨來朝京師、人少、故諸侯竝遣臣來京師親王、是殷頫曰視也。鄭玄云殷見曰同者、殷頫見之言通也。〔云端玄端云云者〕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玄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云小相謂相君禮者〕宗廟及會同皆是君事、而己願相之耳。○〔註〕孔安國曰至讓也○徒猶獨也。言求等所言皆是諸侯事、與子路獨是一國、然笑者本是笑其不讓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疏（顏淵、孔子弟子也、又爲門徒之冠者也。所以次前者、道業之冠莫過顏淵、故顏淵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註〕（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

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孔安國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註〕苞氏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註〕鄭玄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註〕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疏 顏淵問至語矣○（云顏淵問仁者）問孔子爲仁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克，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爲仁也。于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爲仁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云一日云云者）更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義也。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云爲仁云云者）行仁一日而民見歸，所以是由己不由他人也。范甯云：言爲仁在我，豈俟彼爲仁耶（云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又請求克己復禮之條目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舉復禮之目也。既每事用禮，所以是復禮也（云顏淵曰云云者）回聞條目而敬受之也。敏，達也。斯，此也。言回雖不達仁禮之理，而請敬事此語，必行用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註〕孔安國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註〕苞氏曰：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疏 仲弓問至語矣○（云仲弓問仁者）亦諮仁也（云子曰云云者）亦答仁道也。言若行出門，恒起恭敬，如見大賓。見大賓必起敬也。又若使民力役，亦恒用心敬之，如承事大祭。大祭，郊廟也。然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必如此也。傳稱臼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己及物，則爲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恕敬二事乃爲仁也（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既出門及使民皆敬，又恕己及物，三事並足，故爲民人所懷，無復有怨者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註〕孔安國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註〕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疏 司馬牛問至訒乎○（云司馬牛問仁者）司馬牛是桓魋弟也，亦問仁也（云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者）答之也。訒，難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故云其言也訒。一云：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仁事必爲難也。王弼曰：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疏，思深則言訒也（云曰其云云者）牛又疑云：言之難，便可謂此爲仁乎（云子曰云云者）又答也。爲，猶行也。凡行事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而不難乎？又一云：行仁既難，言仁豈得易。故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註）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犂牛名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註〕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註〕苞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疏 司馬牛問至何懼○（云司馬牛問君子者）問行君子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憂懼也（云曰不云云者）牛嫌君子之行不啻不憂懼而已，故又諮之（云子曰云云者）內省，謂反自視己心也。疚，病也。言人生若外無愆惡，內視己心無有瑕病，則何所憂懼乎○（註）孔安國曰更解之○言牛常憂其兄之罪過及己，故孔子釋云君子不憂懼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註〕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爲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註〕苞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疏 司馬牛憂至弟也○（云司馬牛憂者）憂其兄桓魋有罪，故己恒憂也。所以孔子前答云君子不憂也（云曰人云云者）此所憂之事也。亡，無也。牛兄行惡，必致殘滅，不旦則夕，卽今雖暫在，與無何異，故云我獨亡也（云子夏曰商聞之矣者）商，子夏名也。聞牛之言，故自稱名而爲牛解之也。不敢自出己，故云聞之（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此是我所聞之事也。言死生富貴皆稟天所得，應至不可逆憂，亦不至不可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死生云命，富貴云天者，亦互之，不可適也。死生於事爲切，故云命；富貴比死生者爲淺，故云天。天比命則天爲緩也。繆播云：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賈，不能遭時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爲言自然之勢運，不爲主人之貴賤也（云君子敬而無失者）死生富貴既不易，故當委之天命，此既無憂，而此句以下，自可人事易爲修理也。敬而無失，是悅愛之事也，君子自敬己身則與物無失者也（云與人恭而有禮者）此謂恭而親仁也。人若仁也，若彼有仁者，當恭而禮之也（云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者）疏惡者無失，義者恭禮，故四海九州皆可親禮，如兄弟也（云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既遠近可親，故不須憂患於無兄弟也○（註）死亡無日○無日，猶無復餘一日也○（註）苞氏曰至親也○疏惡解敬而無失，友賢釋與人恭而有禮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註〕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註〕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疏 子張問至已矣○（云子張問明者）問人行何事而可謂之明乎（云子曰浸潤之譖者）譖也。浸潤，謂漸漬也。譖，謗也。大抵爲讒者，則人易覺，巧爲讒者，日日漸進，積漸相累，當時使人不覺，如水之浸潤漸以久久必濕也。故謂讒爲浸潤之譖也（云膚受之愬者）膚者，人肉皮上之薄膜也。愬者，相訴讒也。相訴亦易覺也；若巧相訴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爲深，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人者爲膚受之愬也（云不行云云者）言人若覺彼浸潤膚訴，並使二事不行，則可謂爲有明也（云浸潤云云者）又廣答也。言若使二事不行，非唯是明，亦是高遠之德也。孫綽云：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旨乎。夫燭明察以勝讒，猶火焚之以水，雖消災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依枝拔，鑒巧無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喻深淺顯之言，其在茲乎。顏延之云：譖潤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昭於體遠。體遠不對於情僞，故功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註）鄭玄曰至禍也○此巧譖者○（註）馬融曰至實也○巧愬者也。如馬意，則謂內實之訴可受，若皮膚外語虛妄，則謂爲膚受也。然馬此註與鄭不類也。若曲曰使相類，則當云皮膚外語非內實者，卽是膚淺積漸入於皮膚，非內實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令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註〕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疏 子貢問至不立○（云子貢問政者）問爲政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之也。食爲民本，故先須足食也。時穢復須防衞，故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無信，則民衆離背，故必使民信之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已，止也。子貢又諮云：已奉知治國必須食兵信三事，若假令被逼，必使除三事之一，而事不得止，則三事先去何者耶（云曰去兵者）答也。兵比二者爲劣，若事不獲已，則先可去兵也（云曰必云云者）子貢又問：雖餘食信二事，若假令又被逼使去二事一，則先去何者也（云曰去食者）孔子又答云：若復被逼去二中之一，則先去食（云自古云云者）孔子既答云去食，又恐子貢致嫌，故更此爲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致死，雖然，自古迄今，雖復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信國立自古而無，今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故李充云：朝聞道

（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備。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愛己。有存非不亡己也。）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註〕（鄭玄曰。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註〕（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註〕（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疏（棘子城曰至鞟也○（云棘子城曰云云者）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樸而足。何必用於文華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子城之言而譏之也。夫子。謂呼子城爲夫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云駟不及舌者）此所惜之事也。駟。四馬也。古用四馬共牽一車。故呼四馬爲駟也。人出過言一出口。則雖四馬駿足。追之亦所不及。故云駟不及舌也（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者）更爲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質。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爲者耳（云虎豹云云者）述子城意竟。故此又譬之不可也。鞟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政以毛文炳蔚爲異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滅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政以文華爲別。今遂若使質而不文。則何以別於君子與衆人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註〕（鄭玄曰。盍。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徹也。〔註〕（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註〕（孔安國曰。孰。誰也。）疏（哀公問至與足○（云哀公問云云者）魯哀公遭時政荒。賦重。故民廢其業。所以積年飢荒。國用不足。公苦此荒。故問有若求不饑而用足之法也（云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何不也。徹。謂十而稅一也。昔魯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亦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飢國乏。由於十二。故有若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云曰二云云者）公聞有若使爲十一。故拒之也。言昔稅十取二。吾國家之用猶尚不足。今若爲令我十而取一乎。故云如之何其徹也（云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有若答君所以令十一之理也。言君若輕稅。則民下百姓得寬。各從其業。業從人寬。則家家豐足。民既豐足。則豈有君獨不足耶。故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孰。誰也（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又云。君若既重稅。一則民從公先。豐二則其貧無糧。故家家貧罄。人人不足。既人人不足。故君豈得足。故云君誰與足也。故江熙云。爲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己而謂之足也。大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拔行逐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者也○（註）鄭玄曰至法也○徹字訓通。故漢武名徹。而改天下凡言徹者一切云通也。今依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玄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侃案。如此法。夏家民人寬大。則一夫受田五十畝。殷承夏末。民人稍少。故一夫受田七十畝。周承於紂。人民凋盡。故一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徹一。故徹一爲通法也。夏云貢者。是分田與民作之。所獲隨豐儉。十分貢一。以上於王也。夏民猶淳。少於欺詐。故云貢也。殷人漸澆。不復所可信。故分田與民。十分取一。爲君借民力以耕作。於一年豐儉。隨其所得還君。不復稅民私作者也。至周大文。而王畿內用夏之貢法。所以然者。爲去王近。爲王親聽所知。須離避公邑之吏。且多欲民事。爲其役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也。若王畿外邦國諸侯。悉用殷之助法。所以然者。爲諸侯專一國之政。貪賦稅民無法。故非。故詩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案此二文。既有公私。又云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又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也。不復具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註〕（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註〕（苞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也。又欲其死。是惑也。〔註〕（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疏（子張問至以異○（云子張問崇德辨惑者）問求崇重有德。辨別疑惑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此答崇德也。言若能以忠信爲主。又若見有義事則徙意從之。此二條是崇德之法也（云愛之欲其生者）此答辨惑也。中人之情。不能忘於愛惡。若有人從己。己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願其生活於世也（云惡之云云者）猶是前所愛者。而彼忽違己。己便憎惡。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爲惑矣（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引詩證爲惑人之事也。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爲異事之行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註〕（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註〕（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疏（齊景公問至食諸○（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于時齊景失德。爲其臣陳恆所制。故景公患之。故問政方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隨其政惡而言之也。君爲風政之主。當使君行君德。故云君君也。君若行君德。則臣當行臣禮。故云臣臣也。臣禮。謂忠也。父爲父法。故云父父也。父法。謂慈也。子爲子道。故云子子也。子道。謂孝也（云公曰云云者）公聞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國信有此四事也（云雖有云云者）言今我國實方亂。我雖有粟米。我豈得保食之乎。江熙云。景公喻言。故復違遠四事。不實要之。食餘其誠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齊也○陳恆制齊。其實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註〕（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疏（子曰至宿諾○（云子曰云云者）片。猶偏也。折獄。謂判辨獄訟之事也。由。子路也。夫判辨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者。若聽子路之辭。亦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云子路無宿諾者）宿。猶逆也。諾。猶許也。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故有言不得行。故不逆許人也○（註）孔安國曰至可也○就此注意。亦得兩通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註〕（苞氏曰。與人等也。）必也使無訟乎。〔註〕（王肅曰。化之在前也。）疏（子曰至訟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若有訟。而使我聽。我必決之。則我與人不異。故云吾猶人也

（云必也使無訟乎者）言我所以異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故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註〕（王肅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疏（子張問至以忠○（云子張問政者）問爲政方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云。言身居政事。則不懈倦。又凡所行用於民者。必盡忠信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云約之以禮者）既以禮約束也（云亦可以弗畔矣夫者）畔。違背也。言人既博學文章。而又以禮自約束。則亦得不違背正理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疏 子曰至反是○（云子曰云云者）美與己同。故成之也。惡與己異。故不成之也。（云小人反是者）惡與己同。故成之也。美與己異。故不成之也。故與君子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註〕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疏 季康子問至不正○（云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者）亦問爲政之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曰政者正也者）解字訓以答之也。言所以謂治官爲政者。政訓中正之正也。（云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者）又解政所以訓正之義也。言民之從上。如影隨身表。若君上自率己身爲正之事。則民下誰敢不正者耶。李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也。○〔註〕鄭玄曰至帥也○帥猶先也。既爲上卿。故爲同朝諸臣之先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賞之不竊。〔註〕孔安國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疏 季康子患至不竊○（云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患國內多偷盜。故問於孔子。求除盜之法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多盜之由也。子。指季康子也。竊。猶盜也。言民所以爲盜者。由汝貪欲不厭。故民從汝而爲盜耳。若汝心苟無欲。假令重賞於民令民爲盜。則民亦不爲也。是從汝故也。李充云。我無欲而民自朴者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竊。是不從其所令也。康子患之。而民爲之不止。是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註〕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註〕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疏 季康子問至必偃○（云季康子問云云者）就。成也。康子問孔子而言爲政。欲并殺無道之人而成就得爲有道者。其事好不。故云何如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不許其殺也。言汝自爲政。爲政由汝。焉用多殺乎。（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皆由於汝。汝若善。則民自善。豈復無道乎。今之無道。由汝無道之故也。（云君子云云者）更爲民從上之譬也。君子。人君也。小人。民下也。言人君所行。其德如風也。民下所行。其德如草也。尚。猶加也。偃。臥也。言君如風。民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臥。東西隨風。如民從君也。○〔註〕偃仆也○仆亦臥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註〕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註〕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馬融曰。佞人黨多也。疏 子張問至必聞○（云子張問云云者）士。通謂丈夫也。達。謂身命通達也。子張問爲士之法。何若爲達行而謂得爲達士耶。（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知子張意非。故反質問之也。言汝意謂若爲事是達而問之也。故云何哉爾所謂達者也。（云子張對云云者）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大夫也。子張答云。己所謂達者。言若仕爲諸侯及卿大夫者。必須使有聲譽遠聞者是爲達也。（云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

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是達也。繆協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何爲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眞。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云夫達者質直而好義者）既語子張之達是聞。故此更爲其說達也。言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云察言而觀色者）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者也。（云慮以下人者）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云在邦云云者）此人所在必有此諸行以達於人。故云必達也。（云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者）孔子更爲子張說聞非達也。時多佞顏色。一往亦能假顏色爲仁。而不能行之。故云色取仁而行違也。（云居之不疑者）既能爲假。能爲假。故居此假而能使人不疑之也。非唯不爲他所疑。而己亦自不復自疑也。（云在邦云云者）既佞人黨多。故所在必聞也。繆協云。世亂則佞人多。黨盛則多聞。斯所謂致疑遠佚。偕俗沈浮[illegible]。夫聞之與達。爲理自殊。達者德立行成。聞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如此。皆都不聞於世。近世雖雖淪溺有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世。雖終然顯稱名。則是達也。漢世稱王莽始折節下士。謙讓稱於州閭稱揚。至終然對假達者。而世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實。實深乎本。聞浮於末也。○〔註〕馬融曰至踰也○引謙卦。謂慮以下人所以是必達之義也。既尊光卑不可踰。故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註〕包氏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游也。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註〕孔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也。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註〕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疏 樊遲從至惑與○（云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者）此舞雩之處近孔子家。故孔子往遊其壇樹之下。而弟子樊遲從之。（云曰敢云云者）既從遊而問此三事也。脩。治也。慝。惡也。問治惡爲善也。問惑。欲治惑辨惑之事也。（云子曰善哉問者）將欲答之。故先美其問之善也。（云先事云云者）答崇德也。先事。謂先爲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己勞事若能如此。豈非崇德與。言其是也。故范甯云。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爲先。得事爲後。所以崇德也。（云攻其云云者）答脩慝也。攻。治也。言人但自治己身之惡。改之爲善。而不須知他人之惡事。若能如此。豈非脩慝與。（云一朝云云者）答辨惑也。君子有九思。忿思難。故若

人忿戾成者。則思後有患難。不敢逆肆我意以爲害於彼也。若逆肆忿忘於我身。又災禍及己親。此則已爲惑。故宜辨明知而不爲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包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註〕孔安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註〕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疏 樊遲問至遠矣○（云樊遲問仁者）問爲仁之道也。（云子曰愛人者）仁者惻隱濟衆。故曰愛人也。（云問智者）樊遲又問智也。（云子曰知人者）孔子答曰。能知人者則爲智也。（云樊遲未達者）達。猶曉也。已曉愛人之言。而未曉知人之旨也。（云子曰云云者）錯。廢也。枉。邪也。樊遲既未曉知人之旨。故孔子又爲說之也。言若舉正直之人在位用之。而廢置邪枉之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爲直以求舉也。（云樊遲退見子夏者）樊遲猶未曉舉直錯諸枉之旨。故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云曰鄉云云者）樊遲既見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云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者）子夏得聞而歎孔子語。故先美之也。富。盛也。云孔子之言甚盛。（云舜有云云者）引事以答舉直錯枉也。言舜昔有天下。選擇諸民衆中。舉得皋陶。在位用之。則是舉直也。而不仁者不敢爲非。故云遠矣。即是枉者直也。（云湯有云云者）恐樊遲猶未曉。故又舉一條事。蔡謨云。何謂不仁者遠。遠。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化。子夏謂之去者。亦爲論之來事。乃誤於樊遲也。子夏言此者。美舜湯之知人。皋陶伊尹之致治也。無緣說其道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陟遐路。身適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案蔡氏之通與

（孔氏無異。但孔氏云不仁者遠。少爲好耳。若疏而言之。則遠是遠惡行更改爲善行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辱焉。〔註〕（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疏（子貢問至辱焉〇〔云子貢問友者〕問朋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朋友主切磋。若見有不善。當盡己忠心告語之。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也〔云否則云云者〕否。謂彼不見從也。若彼苟不見從。則使止而不重告也。若重告不止。則彼容反見罵辱。故云無自辱焉〇〔註〕苞氏曰至辱也〇若必更言之。己或反見辱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註〕（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仁。〔註〕（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疏（曾子曰至輔仁〇〔云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者〕言朋友相會。以文德爲本也〔云以友輔仁者〕所以須友者。政以輔成己仁之道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爲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註〕（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請益。曰。無倦。〔註〕（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疏（子路問至無倦〇〔云子路問政者〕問爲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答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爲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嫌爲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爲足也〇〔註〕孔安國曰至勞也〇引易證上先有德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肅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疏（仲弓至舍諸〇〔云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者〕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爲政之法也〔云子曰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爲政之法。未有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赦放民間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中有才智者。處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弓又

謂曰。己豈闇識竝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舉云云者〕仲弓既曰焉知賢才。故孔子又答曰。但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爲民主。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棄之也。人其捨之乎。猶言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當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註〕（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註〕（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註〕（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註〕（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苞氏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註〕（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子路曰至已矣〇〔云子路曰云云者〕子。孔子也。奚。何也。子路諮孔子曰。衛國之君。欲待子共爲政化。子若往衛與彼共爲政。則先行何事爲風化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答曰。若必先行正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所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

屬。是正名之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以正名爲先。以爲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爲政之事賒遲。不近於事實。又云奚其正。責何須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者〕野。不達也。由。子路名也。子路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云君子云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事於己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爲迂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戒之既竟。更又爲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爲政先須正名。且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言語紕繆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事。謂國家所行之事也。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興。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也〔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蹐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爲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〇〔註〕苞氏曰至事也〇謂正名與事相非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註〕（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註〕（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註〕（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疏（樊遲請至用稼〇〔云樊遲請學稼者〕樊須、

樊遲請學稼者，種五穀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農者）農是耕田之人也，言耕田所以使國家倉廩豐厚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子，孔子答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稼之所，汝若欲學稼，宜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如老農。（云請學爲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學稼不許，又更請於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圃者）又答以不如種菜之老圃者也。（云樊遲出者）既請二者不爲師所許，故出去。（云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也。（云上好禮云云也）言之既畢，此又說學君子之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義云云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上好信云云者）君上若好信，則民下有敬，不復欺，故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形也。（云夫如是云云者）夫，發語之端也。是者，此也。負子以器曰襁。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太得如此，則四方之民大小歸化，襁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曰：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云焉用稼者）焉猶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李充曰：余謂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爲先，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圃稼，何頑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常情之所切。簞食不改其樂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註〕馬融曰至曰圃。○（云樹五穀曰稼者）樹，種殖也。五穀，黍稷稻粱菽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嗇也，言穀熟而斂之，如慳貪吝惜之人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有蕃籬則曰園，園之言蕃也，植菜於園外爲蕃蔽也。○〔註〕負者以器曰襁。○襁者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註〕專，猶獨也。疏 子曰至以爲。○（云子曰云云者）曰門讚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舉全數也。言人能誦詩之過至也。（云授之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並是爲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故云不達。（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鄰國，而不能專獨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云雖多亦奚以爲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雖復誦詠之多，亦何所爲用哉？故云亦奚以爲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令也。疏 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影自直。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僻，而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而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註〕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魯是周公之封，衛是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故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註〕包氏曰至弟也。○睦，親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相好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註〕王肅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疏 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云者）衛公子荊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子。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也。始有，謂家中始有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苟且也。苟且非本爲也。于時人皆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奢華過實，子荊初有財帛，不敢言

己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時也。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不敢言欲爲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謂家業充足富時也。亦云苟且以爲美矣，非己性之所欲，故云苟美矣。○〔註〕瑗，伯玉也。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事在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傳也。

子適衛，冉子僕。〔註〕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註〕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疏 子適至教之。○（云子適衛冉子僕者）適，往也。僕，御車也。孔子往衛，冉有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孔子入衛，見衛人民之衆多也。（云冉有曰云云者）加，益也。冉有問：民既衆多，復何以益之也？（云富之者）孔子曰：宜益以富。（云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子又問：既已富足，又復何以益之？（云曰教之者）既富而後可以教化之。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疏 子曰至有成。○（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期月，謂年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爲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成也。三年一閏，是天道一成，故爲政者亦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王肅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註〕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之。疏 子曰至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謂賢人也。爲者，治也。爲邦，謂爲諸侯也。勝殘，謂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也。言賢人爲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當化宜有漸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云誠哉是言也者）誠，信也。古舊有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註〕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疏 子曰至後仁。○王者，謂聖人爲天子也。世，三十年也。聖人化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也。必須世者，舊被惡化之民已盡，新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從道爲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措可措，仁功可成。繆播曰：習亂俗則須法刑而外，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雖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疏 子曰至人何。○（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言誠能自正其身，則爲政不難，故曰何有。（云不能云云者）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爲事也，身不正，那能正人乎？

冉子退朝。〔註〕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子曰：其事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疏 冉子至聞之。○（云冉子退朝者）退朝，謂旦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孔子疑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答所以退晚之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事也者）孔子謂冉有所云有政非也，雖是凡所行小事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云云者）孔子更說所

（旦知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嘗爲卿大夫、亦當必豫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國政也。繆播曰、按稱政事冉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爲季氏爲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注〕周生烈曰至君也。○冉子實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有從之朝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注〕（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疏】（定公問至邦乎○(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也。諮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若是者、猶如此也。答曰、豈有出一言而興得邦國乎。旦不可得頓如此也。(云其幾也者)幾、近也。然一言雖不可即使興、而有可近於興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已下是一言近興邦之言也。設有人云、在上爲君既爲人主、不可輕脫、興躁元首、故爲難也。又云爲人臣者、國家之事、雖知無不爲也、必致身授命、故云不易也。(云知如云云者)知、如若也。若知爲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興國乎。不云爲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云曰一言云云者)定公又問、有一言而令邦國即喪亡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亦如前答、亦且君道尊貴、爲人所貴、故恃尊貴也、有言近之者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事是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無樂爲人之君、上所以樂爲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無敢違拒我者、爲此故所以樂爲君耳。(云如其善云云者)孔子擧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君爲君言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爲善耳、故云不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若君爲君者而言不善、而使民不違、則此言不殆一言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疏】（葉公問至者來○(云葉公問政者)葉公亦問孔子爲政之道。(云子曰云云者)言爲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懽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來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疏】（子夏爲至不成○(云子夏爲莒父宰問政者)子夏欲往莒父爲宰、故先問孔子爲政之法也。(云子曰無欲速者)言爲政之道、每當閑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毋見小利者)政貴有恒、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爲之。(云欲速則不達者)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事而欲速成、則不遂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爲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疏】（葉公語至中矣○(云葉公云云者)葉公稱己鄉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誇於孔子也。躬猶身也、言無所邪曲也。(云其父云云者)此直躬者也。攘、盜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證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爲直也。(云父爲云云者)孔子擧所異者、言爲風政者以孝悌爲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惜則自不爲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爲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爲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爲直哉。故相隱乃可爲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擧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荊蠻之豪、喪其誇矣。○〔注〕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謂他人物來己家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疏】（樊遲問至棄也○(云樊遲問仁者)問孔子行仁之道也。(云子曰居處恭者)言仁道居處、謂常居也、恒以恭遜爲用也。常居當遜是也。(云執事敬者)謂行禮執事、時禮主於敬也。(云與人忠者)謂與朋友交、時宜盡忠不相欺。(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假令入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捨棄於此三事。此則是仁也。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己、所以爲仁也、本不爲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猶斯見矣、斯見則去仁遠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爲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疏】（子貢問至算也○(云子貢問云云者)子貢問孔子爲士之法、是爲大夫可知也。(云子曰行己有恥者)答士行也。言自行己身恒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必無者其唯有恥乎。是以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爲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獨不爲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是故孔子之稱丘明、亦貴其同恥。義備於事、恥之先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若使出使於四方之國、則必使稱當、不使君命之見凌辱也。故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云可謂士矣者)能有恥及不辱二事、乃可謂爲士矣。此行最高、故在先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聞士之上者、故敢更問士之次者。(云曰宗族云云者)孝是事父母、爲近、悌是事兄長、爲遠。宗族爲近、故稱孝、鄉黨爲遠、故稱悌也。繆協曰、雖孝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孝或未優、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爲之次者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求次於士者也。(云曰言必信行必果者)此答士之次也。君子達士、貞而不諒、言不期於信、捨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言必須信、行必須果也。(云硜硜然小人哉者)果必信爲譬也。硜硜、堅正難移之貌也。小人爲惡、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回、如小人也。(云抑亦可以爲次矣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也。言此小行亦得可爲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爲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繆協曰、果、成也。言必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硜硜小器、而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成、抑亦可爲士之次也。(云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又問曰、今士之從政者復云何如。(云子曰云云者)噫、不平聲。筲、竹器也、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筲也。算、數也。子貢已問古之士、而又問今之、今之從政、故云噫也。不平之聲、以爲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人器量如斗筲之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者也。）【疏】（子曰至爲也○(云不得中行而與之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時多進退、無復於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歎曰、不得中行而與之、謂共處於世乎。(云必也狂狷乎者)狂謂應直進而不退也、狷謂應退而不進者也。二人雖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爲欺詐、故孔子曰、既不得中道者而與之、而得與此二人亦好、故云狂狷乎。言世亦無此人。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爲、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眞、不爲

僞也。爭也。設譎者與質違。背心以從時。飾詐以跨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云狂者云云者〕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爲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雖進而不遍。故云有所不爲也。○〔註〕包氏曰至一者也。○〔云狂者進取善道者〕進而不爲惡。故云取善道也。〔云狷者守節無爲者〕不進。故云守節無爲也。〔云欲得云云者〕欲時多僞。而狂狷天然恆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註〕（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善夫。〔註〕（包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註〕（孔安國曰。此易恆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註〕（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疏**（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南人。南國人也。無恆。用行無常也。巫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舊有言云。人若用行不恆者。則巫醫爲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也。一云。言不可使無恆之人爲巫醫也。衛瓘曰。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云善夫者〕孔子述南人言。故先稱之而後云善夫也矣。〔云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者〕孔子引易恆卦不恆之辭。證無恆之惡也。言人若爲德不恆。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玄曰。或。常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矣者〕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恆之惡也。言無恆人非唯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以爲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恆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疏**（子曰至不和○〔云君子和而不同者〕和。謂心不爭也。不同。謂立志各）異也。君子之人千萬千萬。其心和如一。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也。〔云小人同而不和者〕小人爲惡如一。故云同也。好鬬爭。故云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註〕（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疏**（子貢問至惡之○〔云子貢問云云者〕子貢問孔子云。設有一人爲鄉人共所崇好。則此人如何。〔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未可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爲惡。與物同黨。故爲衆人共見稱美。故未可信也。〔云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既云皆好爲未可。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共憎惡此人。則何如。〔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獨爲善。不與衆同。故爲衆所疾。故未可信也。〔云不如云云者〕向答既並云未可。故此說其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爲鄉人善者所好。又爲不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貢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云。未可。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爲疏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既並答未可。所以更爲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爲疏惡也。○〔註〕孔安國曰至著也○已爲善人。爲善人之所好。故是善善明也。惡人惡己。則非己惡。故是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註〕（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註〕（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疏**（子曰至備焉○〔云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君子忠恕。故易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悅也。）〔云說之不以道不說者〕此釋難悅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己則識之。故不悅也。〔云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人。故易事。〔云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識

道理。故雖事也。可以非法欺之也。〔云說之雖不以道說也者〕此釋易悅也。既不識道理。故雖不以道之事悅之。亦既悅也。〔云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解難事也。不測度他人器量。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註〕（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疏**（子曰至不泰○〔云君子泰而不驕者〕君子坦蕩心貌怡平。是泰而不爲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凌。而心恆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註〕（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疏**（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言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近仁。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樸。仁者不尚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註〕（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疏**（子路問至如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問爲士之行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切切偲偲。相切磋之貌也。怡怡。和從之貌也。言爲士之法。必須有切磋。又須和從也。〔云朋友切切偲偲者〕向答雖）合曰怡怡云事。而不可專施一人。故更分之也。若是朋友。義在相益。故須切偲也。〔云兄弟怡怡如者〕兄弟骨肉。理在和順。故須怡怡如也。繆協曰。以爲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興怨。兄弟道缺則鬩牆而外侮。何者。梁本殊。故取弊至于怨隙。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註〕（包氏曰。即戎。就兵。可以攻戰也。）**疏**（子曰至戎矣○善人。賢人也。即。就也。戎。兵戎也。就兵戰之事也。夫教民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曰七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年。則七年考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繆協曰。亦可以即戎。未盡善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註〕（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疏**（子曰至棄之○民命可重。故孔子誡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者。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驅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餧虎。徒棄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疏（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者。頗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註〕（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註〕（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註〕（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註〕（包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爲仁也。）**疏**（憲問至知也○〔云憲問恥者〕弟子原憲問孔子凡行事何等爲可恥者也。〔云子曰邦有道穀者〕答可恥事也。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也。穀。祿也。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云邦無道穀恥也者〕此可恥者。若君無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爲恥也。〔云克伐云云者〕克。勝也。評性好陵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稱。怨。謂小小忌怨。欲。貪欲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可以得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前四事則爲難耳。謂爲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亦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

是仁也。公綽之不欲、蓋之反不役。原憲蓬室不掃、則未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註〕（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疏 子曰至士矣○懷居、猶居求安也。不足爲士、而非士也。君子居無求安、士也。若懷居非爲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註〕（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註〕（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疏 子曰至言遜○（云子曰云云者）危厲也。君若有道、必以正理處人。故民可以得厲其言行也。（云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君若無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所行乃厲、而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厲必獲罪、當遜順隨時也。江熙曰。仁者豈以歲寒虧貞松之盛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潔。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此皆遜辭以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註〕（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疏 子曰至有仁○（云子曰云云者）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言者不必有德者）人必多言、故不必有德也。殷仲堪曰。修理闇通、德之發也。由德有言、言則末矣。末可攬而本無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辭、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爲明訓、聲滿天下、若出金石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者）暴虎馮河、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蔽存道忘生、斯爲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致能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爲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李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註〕德不至害也○夫德之爲事、必先有言語譬喩、然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不可憶度中事也。

南宮适〔註〕（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註〕（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註〕（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註〕（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疏 南宮适至若人○（南宮适者）姓南宮、名适、字敬叔。（云問於云云者）适問孔子之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故云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竝出、草木燋枯、堯命羿射之、中其九日、日中烏皆死墮羽。奡者古時多力人也。盪、推也。舟、船也。能陸地推舟也。（云俱不得其死然者）言羿奡二人雖能射及多力、俱爲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此美禹也。禹、帝姓姒、名文命、黃帝玄孫、鯀之子也。諡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后稷、事舜爲百穀也。躬稼、播殖也。有天下、謂爲天子也。言禹身治溝洫、手足胼胝、勤勞九州、稷播殖百穀、二人不爲暴、並有德爲民、禹卽身爲天子、稷子孫爲天子。适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答者）孔子知适以禹稷比己、故謙而不答也。（云南宮适出者）孔子不答、适自退出。（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對面答适、是謙也。适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若人、如此人也。言适知賤於羿奡、貴重禹稷、所尚德也。君子尚德、如此人也。然就此南宮适非凡有十士之南宮适也○〔註〕孔安國曰至殺也○（羿有窮之君者）有窮、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傳天子名相、卽位爲君。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殺奪也。（其臣寒浞殺之者）羿奪相位而自立爲君、其僭號有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云因其室而生奡者）因、猶通也。室、妻也。浞既殺羿、而通於羿妻、遂有孕、生

奡。（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者）奡是浞之子、多力、能陸地推舟。（云爲夏后少康所殺者）夏后少康亦夏禹後世子孫、又殺奡而自立爲天子也。○〔註〕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者）禹身得天子也。（云稷及後世者）文王武王得天子者。（云皆王也者）皆爲天子也。○〔註〕孔安國曰至子也○（云賤不義者）羿奡之不義、故适賤之。（云而貴有德者）禹稷有德、故貴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註〕（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疏 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圓足、時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是其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慕爲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大謂助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爲惡事、未能有行民善遵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氏曰。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王弼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註〕（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疏 子曰至誨乎○（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莊也。凡人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莊此人、學問之道、不無勞賴之辭也。（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教誨之辭。李充曰。愛惡不能不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註〕（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註〕（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疏 子曰至色之○（云爲命者）爲、作也。命、君命也。此明鄭國之事也。作盟會之辭也。（云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以創之、獲之。（云世叔討論之者）世叔亦是鄭大夫也。討、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學問尊才、爲盟會之辭、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辭。（云行人子羽修飾之者）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名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者更雕彫修飾之。（云東里子產潤色之者）居鄭之東里、因爲氏、姓又公孫、名僑、字子產。才學過前之三賢、加潤色、鄭國盟會之辭也。有此四賢、鮮有過失。○〔註〕孔安國曰至辭也○此注是春秋十九卷襄公三十一年傳語也。獲、得也。謀入野爲盟會之辭則成、於國中則辭不成也。○〔註〕馬融曰至事也○鮮、罕也。鮮、少也。事經此裨諶等之四人也、故鄭國少有敗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註〕（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問管仲。曰。人也。〔註〕（鄭玄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註〕（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疏 或問至怨言○（云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孔子、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恒救於民、其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飯、猶食也。疏、猶麤也。沒、終也。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麤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德行流於後世、有古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昭公二十年冬傳也。○〔註〕鄭玄曰至人也○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是美此人、今云管仲人也、是美管仲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疏（子曰至驕易○（云貧而無怨難者）貧交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無怨者。則爲難也。江熙曰。顏原無怨。不可及也。（云富而無驕易者）富貴豐足。無所患怨。然應無驕。則爲易也。江熙曰。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註〕（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疏（子曰至夫也○此明人生性分各有所能也。趙魏皆晉卿也。老者家臣之室老也。優猶寬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爲采邑之臣。則寬綽有餘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爲大夫也○〔註〕孔安國曰至爲也○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人少。其職事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爲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註〕（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註〕（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子之勇。〔註〕（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註〕（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註〕（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註〕（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疏（子路問至人矣○（云子路問成人者）問人何所行德可爲成人乎。（云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者）答若德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有求立後於魯而爲孔子所譏。此云其智者。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此是智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不欲。不貪欲。所以唯能爲趙魏老也。范寧曰。不欲。不營財利也。（云卞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如公綽之無欲。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莊子能獨格虎。一云。卞莊子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求飽。二虎必鬭。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信而留之。果如卞壽之言也。（云冉求之藝者）又非但勇如莊子。又須有藝如求也。（云文之以禮樂者）言備有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以文飾之也。（云亦可以爲成人矣者）亦可。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四人。又加禮樂。則亦可頋爲成備人之難也。（云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曰者。孔子也。向之所答。是說古之成人耳。若今之成人。亦不必然也。（云見利思義者）此已下說下成人之法。是今也。若見財利。思是仁義合宜之財。然後可取。顏特進曰。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不欲。猶斷義也。（云見危授命者）若見其君之危。則當授命竭身。不苟免也。曲禮云。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是也。顏特進曰。見危授命。雖不及卞莊子之勇。猶斷義不苟免也。（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久要。舊約也。平生者。少年時也。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云亦可以爲成人矣者）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忘平生之言。則亦可得爲今之成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註〕（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註〕（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疏（子問至然乎○（云子問云云者）孔子見公明賈和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故問之者也。（云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文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爲夫子。晉人傳文子平生不言不笑不取。時有此云。非孔子未信。故見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答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爲誤耳。實理不然也。（云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事對。言我夫子非時不言。言必得之中。故世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大笑爲樂。者不樂而強笑。必爲人所厭。更云非樂然後笑也。（云義然云云者）人取利者非義取。則爲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猶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註〕馬融曰至然也○（云美其得道者）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註〕（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疏（子曰至信也○（云子曰云云者）姓臧。名紇。武。謚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爲後。謂立後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爲孟氏所譖。出奔邾。後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爲其後於防。故云以防求爲後於魯。（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要。謂要君也。不先遣思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註〕孔安國曰至君也○（云防武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爲後立後也者）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云者）季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紇。是悼子也。季氏愛紇。欲立之。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紇謀爲立紇。季氏從之。臧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佐季氏家用事。故孟氏家恐臧紇閉門擯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謀臧氏。季孫信之。後孟氏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介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之家。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云自邾云云者）大蔡是大龜也。納。進也。進龜請立後。臧紇有異母兄臧賈臧爲二人。在鑄。鑄是國也。紇在邾。先遣使以龜告魯。求立爲後。賈聞命。再拜受龜而使弟臧爲以納請。紇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紇云云者）紇至防。使臧爲爲使至魯。傳紇之辭。初孟氏譖紇以甲自隨。謂欲爲亂。季孫信而攻之。故紇今謝之。而言己以介甲從己而視之。非敢欲爲害。正是智不足也。（云非敢私請苟守先祀者）又言今日之請。非敢私求。直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爲先人之請。（云無廢二勳者）二勳是臧文仲宣叔也。是紇之祖父。並於魯有功勳。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勳也。（云敢不避邑者）若二人勳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紇敢不避邑也。（云乃立臧爲者）於是得紇請。仍立臧爲爲後也。所以立臧爲者。臧爲于時又私自爲請求立已也。（云紇致防而奔齊者）紇得立臧爲後。竟故致防與臧爲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也者）孔子據私邑求爲先而立後。要挾魯邑。即此是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註〕（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註〕（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疏（子曰至不譎○（云晉文公譎而不正者）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重耳也。初獻公殺驪姬之難。遂出奔翟。城濮厤諸國。至二十八年受命爲侯伯。遂爲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譎。詭詐也。文公爲霸主。行詭詐而不得爲正也。時天子是周襄王。晉文公欲爲霸主。大合諸侯。而欲率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令出畋狩。因此以君臣之禮。天子遂至晉河陽之地。此是文公譎而不正也。事在春秋七卷僖公二十八年。（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此是齊侯爲霸主。依正而行。不爲詐譎。是勝於晉文公也。江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終成使由無異。故書無異文也○〔註〕鄭玄曰至正也○此臣無召君之禮。而文公召之。故不爲教訓也。故春秋不云晉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也○〔註〕馬融曰至譎也○魯僖公三年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是搖蕩船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年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

（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返。君其問諸水濱。按春秋。齊侯伐楚。責此二事。是王不歸也。楚地出好茅。貢王祭縮酒。縮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無茅以供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所以伐楚。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受昭王溺水之咎。于時溺水之地不屬楚境。故云問諸水濱也。事在春秋第五卷僖四年春傳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註〕（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註〕（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疏（子路曰至其仁○〔云子路曰云云者〕桓公是齊僖公之庶子。名小白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云召忽死之者〕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被殺。故召忽赴敵而同死也。〔云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子糾輔相。召忽既死。管仲獨生。故曰不死。〔云曰未仁乎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還復輔相桓公。故爲無仁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歎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爲霸主。遂經九過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辦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云管仲云云者〕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註〕孔安國曰至死也○〔云齊襄公立無常者〕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祝字呼。是桓公之兄。既得立爲君。風化不恆。爲政之要。故曰無常。〔云鮑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爲君。政不常。相見襄公慮致無常。故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殆。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往莒國也。〔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莒後。襄公從弟公孫無知作亂而殺襄公。自立爲君。殺、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曰公族。〔云管夷吾云云者〕夷吾、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後。公孫得爲君。驕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也。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云魯伐齊納子糾者〕子糾奔魯。齊人又殺無知。而齊無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爲齊君。納、入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故先子糾而入。遂爲君。死、諡爲桓公。〔云乃殺子糾召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爲君。遂殺庶兄子糾于生竇。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一云召忽投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月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註〕（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註〕（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註〕（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疏（子貢曰至知也○〔云子貢曰云云者〕聞孔子歎管仲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云云者〕此舉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桓公是子糾之賊。管仲既不爲子糾致命殺讎。而更相桓公。非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識管仲爲仁之迹也。管仲得相桓公者。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鉤。及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同遊南陽。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管仲。還無辭。既因告老辭位。桓公問叔

牙。誰堪爲相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始近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爲君。謂忠也。若君有忿。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放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於是還之。遂得爲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輔子糾。至秋。齊與魯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欲生管仲。乘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是我讎。欲自得而殺之。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受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爲相也。霸諸侯。使輔天子會諸侯。故曰霸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切皆正也。〔云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賜猶恩惠也。于時夷狄侵逼中華。得管仲匡霸桓公。今不爲夷狄所侵。皆由管仲之恩賜也。王弼曰。于時夷狄交侵。亡邢滅衞。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舉受賜之事也。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孔子言若無管仲。則今我亦爲夷狄。故被髮左衽矣。〔云豈若云云者〕孔子更語子貢。喻召忽死之不足爲多。管仲不死不足爲小也。諒、信也。匹夫匹婦無大德。而守於小信。則其宜也。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溝瀆、小處。非宜死之處也。君子直而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爲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自成通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爲配匹而已。○〔註〕王肅曰至死也○二人並不足爲非也。死是人生之難。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爲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註〕（孔安國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註〕（孔安國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也。）疏（公叔文子至文矣○〔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者〕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子也。有臣名僎。亦爲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朝也。諸、之也。公、衞君也。文子是衞大夫。僎本是家臣。見之有才能。不將爲己之臣。恐推賢才。乃與於己倂。衞君用之。亦爲大夫。與文子尊卑使齊。倂與文子齊列同朝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者〕子、孔子也。聞文子與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謚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謚爲文矣。）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註〕（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疏（子曰至其喪○〔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衞君無道也。〔云康子曰云云者〕康子、季康子也。夫、指衞靈公也。奚、何也。康子聞孔子歎衞君無道。故數凡言夫無道者。必須傾邦。靈公爲無道。何意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靈公無道。邦國不喪之由也。有此三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去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難。〔註〕（馬融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疏（子曰至之難○怍、慙也。人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多虛妄。無慙作也。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註〕（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註〕（孔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註〕（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註〕（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疏　陳成子至不告○〔云陳成子殺簡公者〕陳成子、陳恆也。謚成子。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恆殺其君壬於舒州。〔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齊魯同盟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諸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曰陳恆殺其君請討之者〕此告哀公之事也。哀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殺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衆加齊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卿。仲孫叔孫季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公命告三卿。故言此答之。言我是大夫。大夫聞事。應先告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謙也。〔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我當往告之。〔云之二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三子既告孔子云齊不可討。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註〕（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疏　子路問至犯之○〔云子路問事君者〕問孔子求事君之法。〔云子曰云云者〕答事君當先盡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顏而諫之。禮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註〕（本爲上。末爲下也。疏　子曰至下達○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註〕（孔安國曰。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之也。疏　子曰至爲人○明今古有異也。古人所學已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欲爲人言己之美。非爲己行不足也。○〔註〕孔安國曰至言之也○徒空也。外空爲人言之而己無其行也。一云徒則圖也。言徒爲人耽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註〕（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註〕（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註〕（陳羣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疏　蘧伯玉至使乎○〔云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者〕使人往孔子處。〔云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伯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爲者〕此孔子所問之事。孔子指伯玉爲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所爲耶。〔云對曰云云者〕使者答曰我家夫子恆自修省。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云使者出者〕使者答竟而出。〔云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美使者之爲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得其人也。顏子尙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曰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註〕（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疏　子曰至其位○〔云子曰云云者〕誡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君子思慮當己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事。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袁氏曰。不求分外。）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疏　子曰至行也○君子之人。顧言愼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過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　子曰至道也○〔云子曰云云者〕言君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者、孔子自言也。〔云仁者不憂者〕一、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是無憂。〔云智者不惑者〕二、智者以明了爲用。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難衛侮。是無懼也。〔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孔子自謙而實有也。故

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江熙曰。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並與衆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眞。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註〕（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註〕（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疏　子貢方人至不暇○〔云子貢方人者〕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倫劣之不易。且非聞己之劣。故聖人不語。抑人不言。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非既爲難。故我則不暇有比方之說。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臧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聞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註〕（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疏　子曰至能也○言不患人之不知我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人知耳。）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註〕（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疏　子曰至賢乎○〔云不逆詐者〕逆者、迎也。君子含弘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僞也。李充曰。物有似眞而僞。亦有似僞而眞者。信僭則懼及僞人。詐濫則懼及眞人。寧信詐。則爲教之道弘也。〔云不億不信者〕億、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億必疑期人之不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云抑亦云云者〕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爲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以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詐之不覺也。顧特是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矣也。○〔註〕孔安國曰至人也○言先覺或濫則反受怨責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註〕（包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孔子對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註〕（包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疏　微生畝至固也○〔云微生畝云云者〕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應遍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爲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敢詐佞。政是患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註〕（鄭玄曰。德者、調良之謂也。疏　子曰至德也○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輕德重力。故孔子引譬抑之也。言伯樂驥非重其力。政是稱其美德耳。樂既知此而人亦宜然也。江熙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者。子驥有德能而稱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註〕（德、恩惠之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　或曰至報德○〔云或曰云云者〕或人問孔子曰。彼與此有怨。而此人欲行德以報彼怨。其事理何如也。〔云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而德以報彼。設彼有德於此。則又何以報之也。〔云以直云云者〕既不許以德報怨。故更答以此也。不許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報之。若與我有德者。我以備德報之也。所以不以德報怨者。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以要德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註〕（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註〕（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

（不知己亦不尤人也）下學而上達（註）（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註）（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疏（子曰至天乎○（云莫我知也夫者）莫無也孔子歎世人無知我者（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此言云何謂莫知子乎何爲猶若爲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無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由世人咸言我應怨天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不見知而我不責人天不見用我亦不怨天也（云下學而上達者）解孫知我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之由也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云知我者其天乎者）人不見知我我不怨不尤者唯天知之耳○（註）聖人至己也○聖人德合天地天地無可謀責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註）（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註）（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註）（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註）（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疏（公伯寮至命何○（云公伯寮云云者）愬譖也子路時仕季氏而伯寮譖子路於季氏令信讒譖子路也（云子服景伯以告者）子服景伯聞公伯寮譖子路故告孔子（云曰夫子固有惑志者）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孫爲夫子也惑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讒子路也（云公伯寮云云者）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有惑志而又此說譖子路使子路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或有威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猶能使季孫體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肆者殺而陳尸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子路無罪行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譖如何言人之道德得行於世者此是天之命也（云道之將云云者）又言人君道廢壅不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命也子路之道廢興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善其指之則逆其疑留之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註）馬融曰至子也○亦是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云魯人弟子也○（註）鄭玄曰至肆也○肆謂殺大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陳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註）（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避地（註）（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註）（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註）（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註）（包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疏（子曰至人矣○（云賢者避世者）聖人隱而不避遯而不離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爲隔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高棲絕世但擇地處去亂就治此是避地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此次中之賢也不能預擇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顏色顏色惡則去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次避言者）此又次避色之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引孔子言證能避世以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註）包氏曰至輿也○七人是注中有七人也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避地柳下惠少連避色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註）（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註）（包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疏（子路宿至者與○（云子路宿於石門者）石門地名也子路行往石門宿也一云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奚自者）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也奚何也自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石門行

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耶（云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曰是云云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故知是孔子也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爲之故問之○（註）晨門者閽人也○守晨昏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註）（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註）（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註）（包氏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註）（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也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道也）疏（子擊至難矣○（云子擊磬於衛者）孔子時在衛而自以擊磬爲聲也（云有荷云云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器而過孔氏之門也（云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蕢者聞孔子擊磬而云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志故云有心哉（云既而曰鄙哉者）既而猶既畢也荷蕢既云有心而又譏之既畢又云鄙哉言聲中之鄙其可鄙劣也（云硜硜乎莫己知也者）此譏發之事言磬中硜硜有無知己也（云斯已而已矣者）又言孔子硜硜不肯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云深則厲淺則揭者）荷蕢者又引詩爲譬以譏孔子也以衣涉水爲厲褰衣涉水曰揭言人之行道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衣揭衣亦是無益當介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褰揭而度譬如爲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不揭也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爾雅云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厲繇猶由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荷蕢譏己而發此言也果者敢也末無也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爲果敢之甚也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爲難矣玄風之攸在賢聖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於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爲於無相爲乃相爲之遠苟各修本奚其泥也固自然之異也雖然未有如荷蕢之譏甚也擬文象彘余近則泥矣其將遠則通理嘗試論之武王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諫之殺君夫子疾固勤誨而荷蕢之譏以爲硜硜言其未達耶則彼皆賢也達之先於未矣將以覺人作而萬物睹非聖人則無以應萬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之所緣動靜之累則彼者抗節之過超半命之譽則王莽舞萬之譽成不捨覽其迹則無損弊之極致故江熙曰隱者之議夫子各致此出處不平○（註）有心謂契契然○契契憂心則有所志時云契契然歟○（註）此硜至益也○硜硜也時既不行而猶空信己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註）（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註）（馬融曰己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註）（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疏（子張曰至三年○（云子張曰云云者）高宗殷中興王也名武丁殷家三十帝水德王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殷帝小乙之子也其武丁登祚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三年其德高而可宗故謂爲高宗也諒信也陰默也尚書云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言其孝行著子張讀尚書見之不曉猶與世異故執問孔子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張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有喪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獨美高宗耶此言亦救時人也（云君薨百官總己者）既人君之喪其子得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羣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而各總束己之職故云總己也（云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己職三年聽冢宰故嗣王君三年不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默也○或呼倚廬爲諒陰或呼爲梁闇或呼爲梁庵各隨義而言之○（註）馬融曰己已百官也○己具己於百官各自束己身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註）（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疏（子曰至使也○禮以敬爲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註〕（孔安國曰。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註〕（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病猶難也。）【疏】（子路問至病諸〇（云子路問君子者）問爲君子之法也（云子曰修己以敬者）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諮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也（云曰修己以安人者）答子路君子當能先自修敬己而後安人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又答曰先修敬己身。然後乃安於百姓也（云修己云云者）病難也。諸之也。君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事爲大難也。堯舜之至聖猶患此事難。故云病諸也。衞瓘曰。此難事。而子路狹按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者索己。故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萬國殊風。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況君子乎。今堯舜非修之也。萬物自無爲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雲行雨施而已。故能夷暢條達。曲成不遺而無病也。）

原壤夷俟。〔註〕（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也。〔註〕（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註〕（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疏】（原壤至其脛〇（云原壤夷俟者）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教。與孔子爲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待孔子之來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方內聖人。恒以禮教爲事。見壤之不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言壤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爲賊者）言壤年已老而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言之畢。竟又以杖叩擊壤脛。令其豎而不夷踞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註〕（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註〕（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包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疏】（闕黨至成者也〇（云闕黨童子將命者）五百家爲黨。此黨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其非求益之事也。禮。童子隅坐無有列位。而此童子不讓。乃與成人並居位也（云見其與先生並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云非求云云者）孔子又曰。此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益之道也〇（註）童子至位也〇隅角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就席角面坐是無位也矣。）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疏】（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憲問仕。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註〕（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註〕（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註〕（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疏】（衛靈公問至學也〇（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孔子至衛。欲行文教。而靈公不道詩禮。唯知問於軍陳之事也（云孔子對曰云云者）俎豆。禮器也。孔子武文自然兼能。今抑靈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云云者）拒之。故云不學軍旅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〇（註）鄭玄曰至事也〇本謂文教也。靈公未能文。故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註〕（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註〕（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疏】（明日遂濫矣〇（云明日遂行者）孔子至衛。既爲問武。故其明日遂行不

留衞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曹曹不容又往宋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伐陳陳大亂故乏絕糧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謂諸弟子從孔子行在陳者也病飢困也興起也既絕糧故從行弟子皆飢困莫能起者也〔云子路慍見者〕弟子曾無能起者唯子路剛強獨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慍色而見孔子也〔云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此慍見之辭也曾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則君子不應窮乏今日如此與孔子言乖故問云君子亦窮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此答因抑小人也言君子之人固窮亦有窮時耳若不守窮而為濫溢則是小人故云小人窮斯濫矣○〔註〕孔安國曰至會也○〔云孔子去衞如曹者〕如往也〔云又之宋者〕之亦往也〔云會吳伐陳者〕會猶逢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註〕（孔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註〕（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註〕（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疏 子曰至貫之○〔云子曰云云者〕時人見孔子多識並謂孔子多學世事而識之故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子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云非與者〕子貢又嫌孔子非多學而識故更問定云非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予一以貫之者〕貫猶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而萬事自然可識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註〕善有至知之也○〔云善有元事有會者〕元猶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有所終故曰事有會也〔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者〕解事有會也事雖殊塗而其要會皆同有所歸也〔云百慮而一致者〕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元極則同起一善也〔云知其云云者〕既善長舉元則衆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註〕（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由子路也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為少也○〔註〕王肅曰至德者也○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發慍之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註〕（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疏 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舜上受堯禪於己己又下禪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為而能治也〔云夫何云云者〕既受授善得人無勞於情慮故云夫何為哉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間唯舜而已故特稱之焉○〔註〕言任至治也○由受授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得其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註〕（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註〕（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子張書諸紳〔註〕（孔安國曰紳大帶也）疏 子張問至諸紳○〔云子張問行者〕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為事而其道事可得行於世乎〔云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云欲使道行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若身能如此雖臨居處於蠻夏假令居住蠻貊遠國則己之道德無所不行也〔云言不忠信云云者〕又云若不能身備前德而身雖居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哉言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行己立在世間則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亘於己前也〔云在輿云云者〕倚猶憑依也衡車衡軛也又若在車輿之中則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軛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若能行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

往而不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題於己衣之大帶欲日夜存錄不忘也○〔註〕鄭玄曰至為里○此王畿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安國曰衞大夫史鰌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註〕（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註〕（包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疏 子曰至懷之○〔云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云邦有云云者〕證其為直事矢箭也性唯直而不曲言史魚之德恆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為變曲也〔云君子哉蘧伯玉者〕又美蘧瑗也瑗隨時合時之變故曰君子哉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若有道則伸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云者〕國若無道則韜光匿智而懷藏以避世之害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疏 子曰至失言○〔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與共言而己不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知者云云者〕唯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則人及言並無所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疏 子曰至成仁○〔云志士仁人者〕謂心有善志之士及能行仁之人也〔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士不為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可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為之故云有殺身成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惜也繆播曰仁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註〕（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疏 子貢問至仁者也○〔云子貢問為仁者〕問為仁人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將欲答於為仁之術故先為設譬也工巧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若輸般而作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答也是猶此也言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住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註〕（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註〕（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註〕（包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註〕（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註〕（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疏 顏淵問至人殆○〔云顏淵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謂昔人當時周家禮亂故問治邦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舉四代之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者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周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云乘殷之輅者〕亦為禮也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質而殷家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大輅而木輅並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注云設日月畫於旂上也素車殷輅

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按郊祀注，則魯郊用殷之木輅也。（云服周之冕者）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袞，三曰鷩，四曰毳，五曰絺，六曰玄。周王郊天，以大裘而冕。雖魯郊不得用大裘，但用袞以郊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玄注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按此郊注，即是魯郊用袞也。然魯郊亦袞。或問曰：魯既用周袞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示文，服用大裘以示質。但車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殷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爲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爲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云放鄭聲遠佞人者）亦魯禮法也。每皆禮法，亦因爲後教也。鄭聲淫也，魯禮無淫樂，故曹放之也。佞人，惡人也，賢人嫉亂邦家，故勸遠之也。（云鄭聲淫佞人殆者）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地聲淫，而佞人國亂，使國家爲危殆也。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所以是淫也。○（註）據見至知也○解所以用夏時之儀也。夏之孳物出地上，和暖者見已，故易知之也。○（註）馬融曰至繞也○左傳之旨亦說魯禮也。○（註）孔氏曰至繞也○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己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見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黈，黃色也。纊，新綿也。當兩耳垂黃綿，綿之下又係玉，名爲瑱也。○（註）韶舜至取之也○解魯所以極韶不取舜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註〕（王肅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疏（子曰至近憂○人生當思漸慮遠，防於未然，則憂患之事不得近至。若不爲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疏（子曰至者也○既先云已矣，明久已不見也。疾時色與德殊，故起斯歎也。此語亦是重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註〕（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爲竊位也。）疏（子曰至立也○（云子曰云云者）臧文仲魯）大夫也。竊，盜也。臧文仲雖居位，居位不當與，竊位者同，故云竊位者與。（云知柳云云者）此臧文仲竊位之由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其盜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註〕（孔安國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疏（子曰至怨矣○躬，身也。君子責己厚，小人責人厚。責人厚則爲怨之府，責己厚人不見怨，故云遠怨。）蔡謨曰：儒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爲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雖路蔽，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侃按蔡雖欲異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爲蔡之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註〕（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疏 子曰至已矣○（云不曰如之何者）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己力勢可奈何者也。言人生常當思慮，事有不可如何之事，豫而防之，不使有感，若無慮而事欲起，是不曰如之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如之云云者）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註〕（鄭玄曰：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疏（子曰至矣哉○（云子曰云云者）三人以上爲羣。羣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曾有及義之事也。（云好行云云者）小惠，小小才智也。若安陵調謔屬也。以此處世，亦難爲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註〕（鄭玄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謂言語也。）疏（子曰至子哉○（云君子義以）爲質者）義，宜也。質，本也。人識性不同，各以其所宜爲本。（云禮以行之者）雖各以所宜爲本，而行之皆須合禮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皆遜順而出之，雖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義可謂爲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註〕（苞氏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疏（子曰至知也○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己無才能耳，不患己有才能而人不見知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註〕（疾，猶病也。）疏（子曰至稱焉○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爲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爲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註〕（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疏（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己德行之不足，不責人也。小人不自責己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註〕（苞氏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註〕（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疏（子曰至不黨○（云子曰云云者）矜，矜莊也。君子自矜莊己身而已，不與）人爭也。故江熙曰：君子不使其身偎若非，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之也。（云羣而不黨者）君子乃朋羣，義聚而不相阿黨，爲私也。故江熙曰：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爲羣，羣則似黨，羣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註〕（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疏（子曰至廢言○（云子曰云云者）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爲舉之，故君子不爲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從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也。故李充曰：詢于芻蕘，不恥下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疏（子貢問至人也○（云子貢問云云者）問求善事欲以終身奉行）之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可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忖己心，外以處物，嘗人在當，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云云者）此釋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己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註〕（苞氏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疏（子曰至行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我之於世，平等如一，無有憎愛毀譽之心，故云誰毀誰譽也。（云如有云云者）既平等一心，不有毀譽，然君子掩惡

（揚者。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必先試驗其德。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者。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云者〕斯民者。謂若此善民也。三代、夏殷周也。書譽民如此無私毀譽者。是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從已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〇〔註〕苞氏曰至已矣〇注意知向實。）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夫。〔註〕（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疏（子曰至矣夫〇孔子此歎世澆流遽。時異一時也。〔云子曰云云者〕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爲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爲者也。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時闕文也矣。〔云有馬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曰。亦見此時之馬難調御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恥云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疏（子曰至大謀〇〔云巧言亂德者〕辭達而已。不須巧辯。巧辯文多。更於德爲亂之也。〔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人須容忍。則大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又一通云。凡爲人法。當依事以斷。事無大小。皆假求了。若小小不忍。有所懸爲。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註〕（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疏（子曰至察焉〔云衆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爲衆所憎惡者。必當察其德。不可從衆當向而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羣。爲衆佞共所陷害。故必察之也。〔云衆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人爲衆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衆而崇重之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爲黨惡之所薦愛。故亦必察也。衛瓘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人與時同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與志違。與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註〕（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疏（子曰至人也〇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疏（子曰至過矣〇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也。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成鄙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疏（子曰至學也〇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事。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爲己異。故謂聖人亦必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註〕（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也。）疏（子曰至憂貧〇〔云子曰云云者〕謀猶圖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謀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云者〕餒、餓也。唯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奪而不得自食。是餒在其中也。〔云學也云云者〕雖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爲四方所重。縱不爲亂君之所祿。則門人亦共貢贍。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祿在其中。所以憂已解

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江熙曰。董仲舒曰。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乏。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祿。祿在其中。復有之勢。是未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遣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苞氏曰。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註〕（苞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註〕（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疏（子曰至善也〇〔云子曰云云者〕謂人有智識得及爲官位者。故云智及之也。雖得智能及。不及能用仁守官位。故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爲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云者〕復明也。又言若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爲民所敬。〔云智及云云者〕雖智及仁守在莊。而動靜必須禮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爲未盡善也。季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莅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稱而不蕩。以禮齊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註〕（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疏（子曰至知也〇〔云子曰云云者〕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唯能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爲小善也。故宜推誠闇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云小人云云者〕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爲物所見。故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註〕（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註〕（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疏（子曰至者也〇〔云子曰云云者〕蹈猶履也。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爲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爲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云云者〕此明仁所以勝水火之事也。水火乃能治民人。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履行之。故宜爲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註〕（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〇仁者、周窮濟急之謂也。弟子每事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觀難處卑。所以爲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註〕（孔安國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疏（子曰君子貞而不諒〇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權變無常。若爲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爲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註〕（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疏（子曰至其食○國家之事。知無不爲。是敬其事也。必有勳勣。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江熙曰。將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義也。豈在時料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註〕（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疏（子曰有教無類○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繆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爲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疏（子曰至爲謀○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彌齊不殊。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義乖。納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註〕（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也。）疏（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語之法。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註〕（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註〕（孔安國曰。歷告以座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註〕（馬融曰。相。導也。）疏（師冕見至道也○〔云師冕見者〕師冕。魯之樂師也。見。來見孔子也。〔云及階者〕及。至也。階。孔子家堂階也。師冕來見至孔子家階也。〔云子曰階也者〕師冕盲。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使之知而登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也。〔云子曰席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登席而坐。皆。俱也。孔子見瞽者必起。師既起。則弟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也坐。故云皆坐也。〔云子告云云者〕某席中人也。冕無目。不識坐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之姓名也。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某在斯也。譬人百十每一一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師冕出者〕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張問云云者〕道。猶禮也。子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字。故冕出而問孔子。向與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禮也。〔云固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目。故主人宜爲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疏（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故顯臣凶。故以季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註〕（孔安國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氏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註〕（孔安國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之中矣。〔註〕（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爲伐也。〔註〕（孔安國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註〕（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註〕（苞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註〕（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註〕（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也。）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註〕（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註〕（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註〕（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

疏（季氏至內也○此章明季氏專征伐之惡也。〔云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季氏欲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云冉有云云者〕二人時仕季氏爲臣。見季氏欲濫伐。故來見孔子。告道之也。〔云曰季氏云云者〕此冉有告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求。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獨告。嫌冉有又爲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言是其教導季氏爲之也。〔云夫顓臾云云者〕孔子拒冉有不應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是先王所立。又爲蒙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在云云者〕言且顓臾在魯七百里封內。故云在邦域中也。〔云是社稷之臣者〕國主社稷。顓臾既屬魯國。故是社稷之臣也。繆播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是社稷臣者。附庸已臣屬魯故也。〔云冉有云云者〕夫子。指季氏也。冉有恐伐顓臾之事是季氏所欲。故云夫子欲之也。〔云吾二臣云云者〕稱吾二臣。是冉有自稱及子路也。言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有恐孔子不獨信己。故引子路爲證也。〔云孔子曰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語之也。〔云周任云云者〕此語之辭也。周任。古之良史也。周任有言曰。人生事君。當先量後入。若計陳我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自量才不堪。則當止而不爲也。〔云危而云云者〕既量而就。汝今爲人之臣。臣之爲用。正至匡弼持危扶顛。今假季氏欲爲濫伐。此是危顛之事。汝宜諫止。而汝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爲彼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云且爾云云者〕又彌之而發譬也。兕如牛而色青。柙。檻也。檻貯於虎兕之器也。櫝。函也。函貯龜玉之匣也。昔汝云吾二臣皆不欲也。此是汝之罪也。汝爲人輔相。當主諫君失。譬如爲人掌虎兕龜玉。若使虎兕破檻而逃出。及龜玉毀碎於函櫃之中。此是誰過。則豈非守檻函者過乎。今季氏濫伐。此是誰過。則豈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繆播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繆協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有云云者〕固。謂城郭甲兵堅利。費。季氏采邑名也。冉有既得孔子辭及譬喻。而喻誠服罪。更說顓臾宜伐之意也。言所以伐顓臾者。城郭甲兵堅利。復與季氏邑相近也。〔云今不取云云者〕子孫。季氏之子孫也。冉有又言顓臾既城郭堅甲兵利。又與費邑相近。其勢力方强。及今日猶可掩誠。若今日不伐取。則其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爲後世子孫之憂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夫冉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貪顓臾之地。今汝不言季孫是貪顓臾欲伐取之。而假云顓臾固而近費。恐爲子孫憂。如汝此言。是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者〕此是君子所疾者也。舍。猶除也。冉有不道季氏貪欲濫伐。是舍曰欲之。而假稱顓臾固近費。是是而必爲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聞冉有既竟。而更自稱名。爲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顓臾也。將欲言之。故先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己。故曰聞也。有國謂諸侯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爲諸侯及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寡少。所患政之不能均平耳。今季氏爲政不能均平。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人民爲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爲國家者。何患民貧之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

蓋均無貧者）此結前不貧之事也。若爲政均平。則國家自富。故無貧之也。（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四方來至。故土地人民不寡少也。（云安無傾者）若能安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無寡。又長云安無傾者。並相互爲義。由均和故安無傾也。（云夫如是云云者）此明不患寡少之由也。如是。猶如此也。若國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云既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則又用德澤撫安之。（云今由云云者）夫子季氏也。責今汝及由二人相於季氏。無足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爲季氏相。不能修文德以來服遠人也。（云邦分云云者）言汝二人相季氏。季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又離析。不能守國也。（云而謀云云者）汝二人既不能來遠安近。而唯知興動干戈。以自伐邦國內地。何也。（云吾恐云云者）冉有曰顓臾近費。恐爲後世子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竟。故此更答也。言我之所恐。不在於汝也。汝恐顓臾。而我恐季孫後世之憂不在於顓臾也。（云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季孫所憂者也。蕭、肅也。牆、屏也。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肅敬。故謂屏爲蕭牆也。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也。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爲之也。繆播曰。冉有子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撥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弘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爲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然守文者衆。達微者寡也。覩其見軌而昧其玄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註〕櫝、匱也。○櫝即匱也。○〔註〕兵甲。○兵、刃也。甲、鎧也。○〔註〕孔安國曰至固費。○百姓是君。孰與不足是也。○〔註〕鄭玄曰至子也。○謂憂在蕭牆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註〕（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註〕（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註〕（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註〕（孔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疏（孔子曰至不議○（云天下有道云云者）禮樂、先王所以飾喜。鈇鉞、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世則禮樂征伐並由天子而）出也。（云天下無道云云者）若天下無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禮樂征伐從諸侯出也。（云自諸云云者）希、少也。若禮樂征伐從諸侯出。非其所。故僭濫之國十世少有不失國者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十數之年而失之也。（云自大云云者）若禮樂征伐從大夫出。專濫。則五世此大夫少有不失政者也。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卑短。故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陪臣云云者）陪、重也。其爲臣之臣。故云重也。是大夫家臣僭執邦國教令。此至三世必失也。既卑。故不至五世。則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十、極數也。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國命。不云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遠本罪重。輕故禍遲。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大夫由天下失道故也。（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君有道則頌之聲興。載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民下無所街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註〕孔安國曰至乾侯。○謂十世爲失國之君也。周幽王無道。爲犬戎所殺。其子平王東遷洛邑。於是周始微弱。不能制諸侯。故于時魯隱公始專征伐。至昭公十世。而昭公爲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十世者。隱一。桓二。莊三。閔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註〕孔安國曰至囚也。○此謂大夫專濫。五世而失者。季文子始得政而專濫。至五世桓子爲臣所囚也。五世者。文子一。武子二。悼子三。平子四。桓子五。是也。○〔註〕馬融曰至齊也。○謂陪臣執政。三世而失者也。○〔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議

（謗也。謗謂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註〕（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註〕（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註〕（孔安國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疏（孔子曰至微矣）○（云孔子云云者）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于時孔子見其數將滿。知季氏必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關君于時已五世也。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者）逮、及也。制爵祿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云故夫云云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孫轉以弱也。謂爲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僭濫。至爾時並衰。故云微也。○〔註〕鄭玄曰至世矣。○襄仲既殺赤。立宣公。宣公雖立。而微弱不敢自專。故爵祿不復關己也。宣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註〕孔安國曰至衰也。○後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氏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註〕（馬融曰。便辟、巧辟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友善柔。〔註〕（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註〕（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疏（孔子曰至損矣○（云益者三友者）明與朋友益者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者三友者）又明與朋友損者亦有三事。故云損者三友。（云友直者）一益也。所友得正）直之人也。（云友諒者）二益也。所友得有信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事皆是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與便辟之人爲朋友者。謂語巧能爲避人所忌者爲便辟也。（云友善柔者）二損也。謂所友者善柔者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者也。（云友便佞者）三損也。謂與便佞爲友也。便佞。謂辯而巧也。（云損矣者）上三事皆是爲損之朋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註〕（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註〕（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註〕（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註〕（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疏（孔子曰至損矣○（云益者三樂者）謂以心中有所愛樂之事三）者爲益人者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爲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心中所愛樂樂道說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友者）三益也。心中所愛樂得多賢爲朋友也。（云益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爲益之樂。（云樂驕樂者）此明一損也。心中所愛樂爲驕傲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佚遊。而遨遊不用節度也。（云樂宴樂者）三損也。心中所愛樂宴飲酣醼以爲樂也。（云損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爲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註〕（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註〕（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註〕（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註〕（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疏（孔子曰至之瞽○（云孔子曰云云者）愆、過也。侍於君子有三事爲過失也。（云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坐。君子言問次第承之。未及其抄次而作。此是輕躁將躁者也。（云言及云云者）二過也。言問次第已應及其人。然君子不肯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管人之是非。今

（若不肯待坐。未見君子顏色趨向而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實故謂之爲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註〕（孔安國曰。得。貪得也。）疏 孔子曰至在得○〔云君子有三戒者〕君子自戒其事有三。故云有三戒也〔云少之時云云者〕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爾時血氣猶自弱。少不可過欲。過欲則爲自損。故戒之也〔云及其壯云云者〕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禮三十壯而爲室。故不復戒色也。但年齒已壯。血氣方剛。性力雄猛者。無所與讓。好爲鬬爭。故戒之也〔云及其老云云者〕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十始衰。無復鬬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貪得也。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春夏。春夏爲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秋冬。秋冬爲陰。陰體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註〕（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註〕（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註〕（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註〕（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註〕（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註〕（不可小知。故侮之也。）疏 孔子曰至之言○〔云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君子所畏有三事也〔云畏天命者〕一畏也。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云畏大人者〕二畏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曰大人。見其作教正物而曰聖人也。今云畏大人。謂居位爲君者也。親人在上。含容覆燾。雖不察察。而君子畏之也〔云畏聖人之言者〕三畏也。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云小人云云者〕既小人與君子反。故不畏君子之所畏者也。小人見天道恢疏而不信從吉逆凶。故不畏之而造爲惡逆也〔云狎大人者〕見大人含容。故褻狎慢而不敬也。江熙曰。小人不懼德。故媟慢也〔云侮聖人之言者〕謂經籍爲虛妄。故輕侮之也。江熙曰。以典籍爲妄作也。○〔註〕深遠至言也○理旨深遠。不可改易也。○〔註〕恢疏故不知畏○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小人見天命不切切之急。謂之不足畏也。○〔註〕直而至之也○肆。猶經威嚴也。大人但用行不邪。而不加威嚴也。○〔註〕不可至之也○經籍深妙。非小人所知。故云不可小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疏 孔子曰至下矣○此章勸學也。故先從聖人始也〔云生而云云者〕若生而自有知識者。此明是上智聖人。故云上也〔云學而云云者〕謂上賢也。上賢既不生知。資學以滿分。故次生知者也〔云困而云云者〕謂中賢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此只次前上賢人也〔云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者〕謂下愚也。既不好學。而困又不學。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爲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 孔子曰至思義○〔云君子有九思者〕謂君子所宜思之事。其條有九也〔云視思明者〕一也。若目睹觀萬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云聽思聰者〕二也。若耳聽萬理。不得流淺。唯思聽了也〔云色思溫者〕三也。若顏色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也。李充曰。靜容謂之和。柔暢謂之溫〔云貌思恭者〕四也。若容貌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李充曰。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辭不得虛偽。唯思盡於忠心也〔云事思敬者〕六也。凡行爲事。不得懈慢。唯思於敬也。故曲禮曰。無不敬也〔云疑思問者〕七也。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問於事有識者也〔云忿思難者〕八也。彼有違理之事來觸於我。我必忿怒於彼。雖然不得乘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忿有後難日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云見得思義者〕九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己應有所

得。當思其義取也。江熙曰。義然後取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註〕（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疏 孔子曰至人也○〔云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必慕而齊之。恆恐己不能相及也。袁氏曰。恆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湯者〕若見彼不善者。則己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沸湯爲也〔云吾見云云者〕孔子自曰。此上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辭也〔云隱居云云者〕志遭昏亂。故願隱遁。晉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當須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云者〕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註〕孔安國曰至疾也○去。猶避也。疾。速也。避惡之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註〕（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註〕（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註〕（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疏 齊景公至謂與○〔云齊景公有馬千駟者〕千駟。四千匹馬也〔云死之云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曰。爲臣伐君。豈得忠乎。縱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遊西令支縣祠家白狼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而民到孔子之時。相傳猶稱誦歎美也〔云其斯之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一死即消。雖餓而有德。稱歎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註〕（馬融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註〕（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疏 陳亢問至子也○〔云陳亢問云云者〕陳亢即子禽也。伯魚即鯉也。亢旨伯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爲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異聞也〔云嘗獨立者〕此述己生平私得孔子見語之時也。嘗孔子嘗獨立在堂。左右無人也〔云鯉趨而過庭者〕孔子獨立在堂。而己趨從中庭過也〔云曰學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過庭。呼而問之曰。汝嘗學詩不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擧己答孔子。言未嘗學詩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聞伯魚未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興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己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獨立者〕他日又別日也。孔子又在堂獨立也〔云鯉趨而過庭者〕伯魚又從中庭過也〔曰學禮乎者〕孔子又問伯魚。汝學禮不乎〔對曰未也者〕亦答曰。未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身也〔云鯉退而學禮者〕鯉從孔子旨。退而學禮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己唯爲孔子

之子。唯在聞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云云者〕陳亢得伯魚答己二事。故退而歡喜也。言我問異聞之一事。而今得聞三事也。〔云聞詩云云者〕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即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疏遠。是陳亢今得聞君子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忿。則反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註〕（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邦君至人也○〔云邦君云云者〕當時禮亂。稱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自呼其妻曰夫人也。〔云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敢自以比於成人也。〔云邦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也。君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云稱諸云云者〕若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爲寡君。稱君妻爲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即稱主國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論語陽貨第十七【疏】（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註〕（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子豚。〔註〕（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註〕（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爲有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註〕（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註〕（孔安國曰。以順辭免害也。）【疏】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爲季氏宰。專魯國政。欲使孔子仕己。故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云孔子不見者〕孔子惡其專濫。故不與之相見也。〔云歸孔子豚者〕歸猶餉也。既召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故又遣人餉孔子豚也。所以召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己以下餉。但於己家拜餉而已。勝己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往餉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己交專魯政。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己因得與相見也。得相見而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時云云者〕亡。無也。無謂虎不在家時也。孔子曉虎見餉之意。故往

拜謝也。若往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取虎不在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路也。既伺其不在而往拜。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路與相逢者。其有所以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已。既得相見。則其意畢耳。但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所以知是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云遇塗。故知已至其家也。其若未至室。則於禮未畢。或有更詣其室己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往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謝之也。然於五論中爲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謂孔子曰來者〕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令來趨就己也。〔云予與爾言者〕予。我也。爾、汝也。貨先呼孔子來。而又云我與汝言也。〔云曰懷云云者〕此是貨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令仕己。故先發此言也。此爲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惻隱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邦國迷亂。爲此之事。豈可謂爲仁乎。〔曰不可者〕孔子曉虎之旨。故遜辭求免而答云不可也。言不可謂此爲仁人也。〔云好從云云者〕此亦爲孔子不智也。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於世事也。亟。數也。言智者以照了爲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栖栖遑遑。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爲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爲智人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云日月云云者〕爲孔子。孔子辭既畢。故貨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也。逝。速也。言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豈得懷寶至老而不仕乎。我。我孔子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得勸。故遜辭答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孔安國曰。君子愼所習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強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疏】子曰至不移○〔云子曰云云者〕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則相效爲善。若逢惡友則相效爲惡。惡善既殊。故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爲君子。習申商之術爲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同。且依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爲惡。亦不可目爲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名。恆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遷。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雖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即火非熱。雖即火非熱。而能使之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儀也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曰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有異。此則明之也。夫降聖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爲三。上分是聖。下分是愚。愚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品不同。而共爲一。此之共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謂聖人。下愚、愚人也。夫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氛氳之氣。氣有清濁。若稟得淳清者。則爲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爲愚人。愚人淳濁。雖澄亦不清。聖人淳清。攪之不濁。故上聖遇昏亂之世。不能撓其眞。下愚値重堯舜。不能變其惡。故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此之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滓淪。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註〕（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也。）夫子莞爾而笑。〔註〕（莞爾、小笑貌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註〕（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註〕（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註〕（孔安國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註〕（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疏】子之至之耳○〔云子之云云者〕之。往也。子

時子游爲武城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絃歌之聲也．但解聞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界．聞邑中人家家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繆播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樂也．又一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也．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王之道也．〔夫子莞爾而笑者〕孔子聞絃歌聲而笑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牛刀．大刀也．割雞宜用雞刀．割牛宜用牛刀．若割雞而用牛刀．刀大而雞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故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也．〔云子游對云云者〕子游得孔子笑己．故對所以絃歌之意也．先據聞之於孔子昔曰．若君子學禮樂．則必以愛人爲用．小人學道．則易使爲樂樂．而但今日所以有此絃歌之化也．一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故繆播曰．夫博學之言．亦可進退也．夫子聞鄉黨之人言．便引得射御．子游聞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爲戲也．其知之者．以爲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也．〔前言戲之耳者〕昔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治小而才大也〇〔註〕孔安國曰至使也〇就如注意．言子游對所以絃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註〕（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註〕（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疏　公山至周乎〇〔公山不擾者〕姓公山．名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季氏采邑也．畔．背叛也．不擾當時爲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共執季氏．是背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既背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己不欣悅也．〔云曰末云云者〕子路不悅而復說此辭也．末．無也．之．適也．已．止也．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子路曰．雖時不我用．若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也．〔云如有云云者〕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爲興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爲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安國曰．不見侮慢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疏**（子張問至使人〇〔云子張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於天下．則可謂之爲仁人也．）〔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答五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爲歷解五事所以爲仁之義也．言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以敬己．不敢見輕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寬則得衆者〕人君所行寬弘．則衆附歸之．是故得衆也．〔信則人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爲人物所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事．故不見欺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人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民則以不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註〕（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註〕（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

（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疏**（佛肸至不食〇〔佛肸召者〕佛肸使人召於孔子．〔云子欲往者〕孔子欲應召使而往．〔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見孔子欲應佛肸之召．故據昔聞孔子之言而諫）止之也．子路曰．由昔親聞夫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親行不善之事者．則君子不入其家也．〔佛肸以中牟畔者〕擧佛肸身自爲不善之事也．佛肸經爲中牟邑宰．而遂背叛．此是不善之事也．〔云子之云云者〕佛肸身爲不善．而今夫子若爲往之．故云如之何也．〔子曰云云者〕然．如此也．孔子答曰．有如此所說也．我昔者有此君子不入於不善國之言也．〔云曰不云云者〕孔子既然之．而更廣述我從來所言非一．或云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亦云君子入不善之國．故君子入不善之國而不爲害．起爲之設二譬．譬天下至堅之物．磨之不薄．至白之物．染之不黑．是我昔亦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入而不憶亦入乎．故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言我昔亦經有曰也．故云不曰乎．以問之也．然孔子所以有此二說不同者．或其不入是爲賢人．賢人以下易染．故不許入也．若許入者是聖人．聖人不爲世俗染累．如至堅至白之物也．子路不欲往．孔子欲往．故具告也．〔云吾豈云云者〕孔子亦爲說我所以一應召之意也．言人非匏瓜．匏瓜係滯一處．不須飲食而自然生長．乃得不用何通乎．而我是須食之人．自應東西求覓．豈得如匏瓜係而不食耶．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王弼曰．孔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通遠慮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汚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江熙曰．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故欲往之意耶．汎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悅．升堂而未入室．安測聖人之趣哉．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註〕（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註〕（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註〕（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註〕（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註〕（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也．）

疏（子曰至也狂〇〔子曰由者〕呼子路名而問之也．〔云汝聞云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也．事在下文．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坐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使復坐也．吾今語汝也．〔云好仁云云者〕一也．然此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施必失所．是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變．則見所過也．〔云好智云云者〕二也．智以運動爲用．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在於蕩無所的守也．〔云好信云云者〕三也．信者不欺爲用．若學而爲信．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信不合宜．不合宜則蔽塞在於賊害其身也．江熙曰．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偏弘不度．信之害也．〔云好直云云者〕四也．直者不曲爲用．若學而行之．得中適．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云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敬拜於廟廊．捍難於邊壘．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作亂也．〔云好剛云云者〕六也．剛者無欲．不爲曲求也．若復學而剛．則中適爲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在於狂．狂謂抵觸於人．無回避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註〕（包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註〕（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註〕（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羣．〔註〕（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註〕（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註〕（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疏**（子曰

至之名○（子曰小子者）呼諸弟子。欲語之也。（何莫學夫詩者）莫、無也。夫、語助也。門弟子。汝等何無學夫詩者也。（詩可以興者）又爲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言若能學詩。詩可令人能爲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羣居也。（可以怨者）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邇之云云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事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多識云云者）關雎鵲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蘩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棫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疏〕子謂至也與○（云子謂云云者）伯魚、孔子之子也。爲、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邵南、鵲巢以下詩也。孔子見伯魚而謂之曰。汝已曾學周邵二南之詩乎。然此問即是伯魚趨過庭。孔子問之學詩乎時也。（云人而云云者）先問之。而更爲說周邵二南所以宜學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邵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詩。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註〕鄭玄曰。玉、璋珪之屬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註〕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疏〕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云云者）夫禮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不因於玉帛而不達。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周季末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之所云不在玉帛也。（云樂云云云者）樂之所貴在移風易俗。因於鐘鼓而宣。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澆季之主。唯知崇尚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明樂之所云不在鐘鼓也。王弼曰。禮以敬爲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贄幣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註〕孔安國曰。荏、柔也。爲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也。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註〕孔安國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也。窬、窬牆也。〔疏〕子曰至也與○（色厲而內荏者）厲、矜正也。荏、柔佞也。言人有顏色矜正於外。而心柔佞於內者也。（云譬諸云云者）此爲色厲內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爲偷盜之時也。小人爲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形恒欲進爲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懼逃走之路。是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爲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之密也。外爲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厲者入焉。古聖難於佞人。今夫子又苦爲之喻。明免者鮮矣。俛云牆門生竇竇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註〕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鄉里也。原、原本也。言人若凡往所至之鄉。輒憶度逆用意。原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賊也。言賊害其德也。又一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輒媚向而原趣求合。此是賊德也。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

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註〕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疏〕子曰至棄也○道、道路也。塗、亦道路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仍即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江熙曰。今之學者不爲己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註〕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註〕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註〕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爲也。〔疏〕子曰至至矣○（子曰云云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故云可與事君哉。（云其未云云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恒欲斂斂患己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失之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己不遠失之也。（云苟患云云者）既患得失在於不定。則此鄙心遍邪。無所不至。或爲亂也。○〔註〕患得至言也○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爲患得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包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 古之狂也肆。〔註〕包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 今之狂也蕩。

〔註〕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 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 今之矜也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古者民有三疾者）古謂淳時也。疾、謂病也。其事有三 [illegible] 者。恒肆意 [illegible] 擬杖也。（古 [illegible] 戾者）今世 [illegible] 之愚也直者 [illegible] 自利者也。又 [illegible] 復病忿戾而 [illegible] 惡。則理自 [illegible] 多惡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註〕包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疏〕子曰至家也○（惡紫之奪朱者）紫是間色。朱是正色。正色宜行。間色宜除。不得用間色之物以妨奪正色之用也。言此者爲時多以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者）鄭聲者、鄭國之音也。其音淫也。雅樂者、其聲正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利云云者）利口、辯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也。君子辭達而已。不用辯佞。無實而傾覆國家。故爲孔子所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疏（子曰至言哉○〔云予欲無言者〕孔子忿世不用其言，其言爲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也。〔云子貢云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等輩何所復傳述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遞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之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註〕（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疏（孺悲至聞之○〔孺悲欲見孔子者〕孺悲，魯人也。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而出孔子之戶以去也。〔云取瑟云云者〕孺悲使者去，纔出戶，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使者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聞疾差，又召己不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疾，以還白孺悲，令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爲疾不來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寫之心，則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矜鄙之心頹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註〕（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曰：安。曰：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註〕（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註〕（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註〕（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註〕（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疏（宰我問至母乎○〔宰我問云云者〕禮爲至親之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爲重，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義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爲此之故，云宜期而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崩，崩是墜失之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又說一期爲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舊穀既沒盡，又新穀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者〕鑽燧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內則云大觿木燧是也。改火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一周，變改已遍也。〔期可已矣者〕宰我斷之也。穀沒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爲可矣。〔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宰予曰一期爲足，故舉問之也。夫，語助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一期除喪，除喪便食美衣華，在三年之內，爲此事於汝之心以此爲安不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爲安也。〔曰汝安云云者〕孔子聞宰我之答云安，故云汝若此爲安，則汝自爲之也。〔云夫君云云者〕孔子又爲宰我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稻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截，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覺以爲甘；聞於韶樂，亦不爲雅樂；設於處華麗，亦

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其喪之禮，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者〕陳舊事既竟，又更語之也。言君子之所不爲，今汝若以一期爲此爲安，則自爲之。再言之者，責之深也。或問曰：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鄭玄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稻非嫌，孔子何以怪耶？答曰：北人重稻，稻爲嘉食，唯疾病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譏，竟而出去也。〔子曰予之不仁者〕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又解所以不仁之事也。按聖人爲制禮以三年，有二義：一是抑賢，一是引愚。抑賢者，言夫人子於父母，有終身之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爲三才宜理，人倫超絕，故因而裁之，以爲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人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人以爾，則二儀便廢，爲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斷期是天道一變，人情亦宜隨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不可權終天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是二十五月，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是引愚者，言子生三年之前，未有知識，父母養之，最鍾懷抱，及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痒，有須能言，則父母之懷稍得寬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引也。而宰予既爲其父母所生，亦必爲其父母所懷矣。將欲罵之，故先發此言引之也。〔云夫三年云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爲父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因以三年爲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是四科之限，豈宜不及庶人乎？故言通喪引之也。〔云予也云云者〕予，宰我名也。爲父母愛己，故限三年。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不乎？一云：愛，猶惜也。言宰我何忍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咨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予當何答曰：時人失禮，人失禮而予謂爲然，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稻錦，廢此三年，乃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余謂孔子目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註〕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事，來爲證也。此釋改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註〕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爲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註〕（馬融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疏（子曰至乎已○〔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飢寒不足，則心情所期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思量他事。若無事而飽食終日，則必思計爲非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處也。〔云不有云云者〕博者，十二棊對而擲采者也。奕，圍棊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爲非法，若曾是無有棊奕以消食終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疏（子路曰至爲盜○〔云子路云云者〕子路既有勇，當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當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問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所尚於義，以爲上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爲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正順義者，則亦畏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爲盜竊而已。）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註〕（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註〕（孔安國曰：

（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註〕（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徼以爲智者、〔註〕（孔安國曰、徼、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爲己有也。）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註〕（包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疏（子貢問至直者○（云子貢問云云者）惡猶憎疾也。前既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乎。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惡居云云者）訕猶謗毀也。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爲人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窒塞也。又憎好爲果敢而窒人道理者也。若果敢不窒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惡也者）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己亦有所賤惡也。（惡徼以爲智者）此子貢說己所憎惡之事也。徼、抄也。言人生發謀出計、必當出己心義、乃得爲善。若抄他人之意以爲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爲勇者）勇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曰惡不遜爲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明體先自有勇而後行之無禮者。子貢所言、本自無勇、故假於孔子不遜以爲勇也。（惡訐以爲直者）訐、謂面發人之陰私也。人生爲直、當自己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疏（子曰至有怨○（云子曰云云者）女子小人並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立也。（近之則不遜者）此難養之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爲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者）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己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註〕（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疏（子曰至也已○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疏（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覩紂凶惡、必喪天位、故先拂衣歸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疏（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微子者名啓、是殷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殷紂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必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保嗣、故先去殷投周、早爲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爲之奴者）箕子者、紂之諸父也。時爲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知國必殞、己身非長、不能輒去、職任寄重、又不可死、故佯狂而受囚爲奴、故云爲之奴也。鄭注尚書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者）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爲少師、少師是三孤之職也。進非長適、無存宗之去、退非台輔、不俟佯狂之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孔子評微子箕子比干、其迹雖異、而同爲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爲用、而此三人事迹雖異、俱是爲憂世民也。然若易地而處、則三人皆互能耳。但若不有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狂者、則誰爲親寄耶。不有死者、則誰爲亮臣節耶。各盡其所宜、俱爲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註〕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而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

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是遂去殷歸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敘、封比干墓、天下悅服也。）

柳下惠爲士師、〔註〕（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註〕（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惠至之邦○（云柳下惠爲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也。于時爲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爲獄官、無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人也。去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退遣、故問之云、子爲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云曰直道云云者）柳答或人云、己所以不去之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寧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魯所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爲曲、曲則是地皆合。既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耶。故曲流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註〕（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註〕（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矣不能用也。）疏（齊景公至子行○（云齊景公待孔子者）孔子往齊、而景公欲處待孔子、共爲政化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欲聖不篤、初雖欲待、而末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雖知魯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如魯之任季氏、則我不能也。（以季孟之閒待之者）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能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容令之無事、如魯之處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閒處之、故云以季孟之閒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用者）景公初雖云待之於季孟之閒、而末久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用己、故行去也。江熙曰、麟不能爲豺步、鳳不能爲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疏（齊人至子行○（云齊人歸女樂者）歸、猶餉也。女樂、女妓也。齊餉魯定公女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魯強、故餉魯於女樂、欲使孔子去也。（云季桓子受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云三日不朝者）桓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者也。（云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註〕（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註〕（包氏

（曰．下、下車也．）**疏**（楚狂至言也○〔云楚狂〔云云者〕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爲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兮〔云云者〕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己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己言．己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江熙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旨．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議者．修其狂迹．故疾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註〕（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乎．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註〕（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註〕（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註〕（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者也．）耰而不輟．〔註〕（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註〕（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註〕（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云長沮桀溺耦而耕者〕二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耕此共耕也〔孔子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路問津者〕津、渡水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子使子路訪問於洪谿覓渡水津之處也．范升曰．欲顯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云者〕子路往問津．先問長沮．長沮不答津處．而先反問子路也．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爲御．御是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則輟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故長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是爲誰子乎〔子路曰爲孔丘者〕子路答曰．車中執轡者是孔丘也．然子路問長沮稱師名者．欲令天下而知之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丘不乎〔對曰是也者〕答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者〕沮聞魯孔丘．故不酬津處也．言若是魯之孔丘．此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今復告也〔問於桀溺者〕長沮不答子路．又問桀溺〔桀溺曰子爲誰者〕又問子路．汝是誰也〔曰爲仲由者〕子路答曰．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云云者〕又問言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對曰然者〕子路答曰是也〔云曰滔滔云云者〕滔滔者．猶周流也．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言皆惡也〔云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路．使從己也．故謂孔子爲避人之士．自謂己爲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於避世之士乎〔云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也．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二人．二人皆不告．及於借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備以此事還車上以告孔子也〔夫子憮然者〕憮然．猶驚愕也．孔子聞子路告．故驚愕彼不達己意而譏己也〔云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孔子既憮然而又曰．隱山林者則爲鳥獸同羣．出世者則與世人爲徒旅．我今應出世．自不得居於山林．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云吾非云云者〕亦云．吾既出世．應與人爲徒旅．故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必與人爲徒也〔云天下云云者〕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江熙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爲歸致者．期於內順生徒．外懷教旨也．惟此而已乎．凡教或即我以導物．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逝操於沮溺．排抗言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風政日昏．彼此無以相易．其所以憮然．斯可已矣．彼故不屑去就．不辭其勞．不嫌栖栖之閒．所以遂節於世而有惜於聖教者存矣．道實于茲．感以事反．是以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明夫理有大倫．吾所不獲已也．若欲潔其身．韜其蹤．同羣鳥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以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可滯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跡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違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己．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羣鳥獸．羣鳥獸．避世外．以爲高行．初不爲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而亦不譏邵忽也○〔註〕鄭玄曰至爲耦○耕用耒．是今之鉤鑱．耜是今之鍬．廣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也．故云二耜爲耦也○〔註〕士有至法者也○若如注意．則非但令子路從己．亦謂孔子從己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註〕（包氏曰．丈人、老者也．蓧、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註〕（包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註〕（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而立．〔註〕（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註〕（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註〕（孔安國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註〕（包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註〕（包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疏**（子路從至知之矣○〔云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蓧者〕遇者．不期而會之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蓧、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以杖擔一器．籮簏之屬．故云以杖荷蓧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乎〔云丈人云云者〕四體．手足也．勤、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人故答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爲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耶〔云植其杖而芸者〕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田而豎其所荷蓧之杖．當挂蓧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沓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沓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倚立．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己宿也〔云殺雞爲黍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爲黍飯而食子路也〔云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至明日之旦．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孔子．而具以昨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孔子道之也〔云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己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而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人不生則已．

旣生須有在三之義，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云云者）旣有長幼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汝知見汝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仕乎。（云欲潔云云者）大倫謂君臣之道理也。又責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爲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道之云云者）爲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知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註〕（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註〕（鄭玄曰：直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註〕（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註〕（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疏　（逸民至不可〇（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節行超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也，叔齊二人也，虞仲三）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少連七人也。（云子曰云云者）逸民雖同，而其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云云者）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爲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務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退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旣不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爲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所以異哉。我迹之異，蓋著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抑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〇（註）鄭玄曰至朝也〇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註〕（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于河。**〔註〕（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播鞀武入于漢。**〔註〕（孔安國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註〕（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疏　大師至于海〇（大師摯適齊者）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大師，樂師也，名摯，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飯，飡也；干，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飡必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干，是第二飡奏樂人也，其奔逸適於楚國。然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飡奏樂人，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飡奏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鞀武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鞀，鞀鼓也，其人能搖鞀鼓者也，名武，亦散奔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註〕（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註〕（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註〕

（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註〕（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疏　周公至一人〇（云周公謂魯公者）周公，周公旦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周公欲教之，故云謂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庶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云者）以，用也。爲君之道，當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云故舊云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事之義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註〕（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疏　（周有至季騧〇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子，八子）並賢，故記録之也。侃按師說曰：非謂一人四乳，乳猶俱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似是雙生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論語子張第十九

疏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難，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旣明君惡臣宜捧表而師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爲匡輔，故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註〕（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　（子張曰至已矣〇就此篇凡有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第一明弟）子慕仰記聖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子語，第五子貢語。此是第一子張語，自有二章也。此一章皆是弟子語，無孔子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士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升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旣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云見得思義者）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得祿也。必不素飡，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喪思哀者）方喪三年，爲君如父母，必爲其斷，是喪思哀也。（云其可已矣者）（如上四事，爲士如此，則爲可也。江熙曰：但有者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註〕（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疏　（子張曰至爲亡〇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人執德能弘大，信道必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弘，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也。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註）言無所輕重也〇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故云無所輕重也。

（二章。訖此是子張語。最第一。）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註〕（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疏（子夏至人也○此下是第二。是子夏語。凡有十一章。〔云子夏云云者〕子夏弟子問子張求交友之道也。〔云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也。〔云對曰云云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旨也。言子夏云。結交之道。若彼人可者。則與之交。若彼人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云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己異。故云異乎吾所聞也。〔云君子云云者〕彼既異我。故更說我所聞也。言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衆來歸我。我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云我之大賢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與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所不容也。〔云我之不賢云云者〕又云若我設不賢。而他人必亦距我而不矜也。我若矜人。人必矜我。我若距人。人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曰至子張○〔云友交當如子夏者〕既欲與爲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汎交當如子張者〕若汎然汎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二子各一是也。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辨偏。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云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衆而過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弘夫子度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註〕（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註〕（苞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爲也。疏（子夏曰至爲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一往看覽。亦微有片理。故云必有可觀者焉。〔云致遠恐泥者〕致。至也。遠。久也。泥。謂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爲也者〕爲。猶學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秉持正典。不學百家也。江熙曰。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體趣。故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處止於爲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註〕（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至已矣○此勸人學也。〔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令人日新其德。日日知所未識者。令識錄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既日日識所未知。又月月無忘其所能。故習識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知上事。故可謂好學者也。然此即是溫故而知新也。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可謂好學。是可爲師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註〕（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切問而近思。〔註〕（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仁在其中矣。疏（子夏曰至中矣○亦勸學也。〔云博學而篤志者〕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忘也。〔云切問而近思者〕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者〕能如上事。雖未是仁。而方可能爲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苞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疏（子夏曰至其道○亦勸學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先爲設譬也。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舉全數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工由日日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註〕（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疏（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君子有過。是己誤行。非故爲也。故知之則改。而小人有過。是知而故爲。故愈文飾之。不肯言己非也。故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僞。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彰。乃是謂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註〕（鄭玄曰。厲。嚴正也。）疏（子夏曰至也厲○〔云君子有三變者〕變者有三。其事但在一時也。〔云望之儼然者〕一也。君子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即之也溫者〕二也。即、就也。就近而視。則其體溫。溫、潤也。而人不備之也。袁氏注曰。溫和潤也。〔云聽其言也厲者〕三也。厲、嚴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註〕（王肅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疏（子夏曰至己也○〔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著。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其民也。〔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著。而動役使民。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江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爲病己。而奉其私也。〔云信而後諫者〕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虛。故從之也。〔云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者〕臣若信未素立。而輒諫君。君則不信其言。以爲其所諫之事是謗於己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有孚在道。則無咎。信不可輕致諫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註〕（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註〕（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疏（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上賢以上也。閑、猶法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恒全。有時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註〕（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

子夏聞之曰。噫。〔註〕（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註〕（苞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註〕（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註〕（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註〕（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疏（子游曰至人乎○〔云子游曰

（云云者〕門人小子、謂子夏之弟子也。子游言子夏諸弟子不能廣學先王之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爲則可也。〔云抑末云云者〕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但是末事耳。若本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道也。〔云子夏聞之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夏聞子游譏己門人、故爲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云言游之說實爲過失也。〔云君子云云者〕既云子游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誰也。言先王大道即既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懈者邪。故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麤入妙、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云譬諸云云者〕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大道既深、故傳學有次、豈可發初使誣罔其儀而并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有終、學能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可不先從小起也。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註〕（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疏（子夏曰至則仕○亦勸學也。〔云仕而優則學者〕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學先王典訓也。〔云學而優則仕者〕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註〕（包氏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疏（子游曰至未仁○〔云子游曰云云者〕張、子張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容貌堂偉、難爲人所能及、故云爲難能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註〕（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至仁矣○〔云堂堂乎張也者〕此以下自第四、曾參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難與並爲仁矣者〕曾子云子張雖容貌堂堂、而仁行淺薄、故云難與並爲仁也。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註〕（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疏（曾子曰至喪乎○〔云吾聞諸夫子者〕據有所聞於孔子也。其事在下。〔云人未云云者〕此所聞於孔子之事也。致、極也。言人於他行、方可有時不得自極、然及若親喪、則必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註〕（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疏（曾子曰至難也○〔云曾子曰云云者〕人子爲孝、皆以愛敬而爲體、而孟莊子爲孝、非唯愛敬、愛敬之外、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內、皆改易其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註〕（包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註〕（馬融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疏（孟氏至勿喜○〔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者〕孟氏、魯下卿也。陽膚、曾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氏使陽膚爲己家獄官也。〔云問於曾子者〕曾子、曾參也。陽膚將爲獄官、而還問師求其法術也。〔云曾子曰云云者〕曾子答之、使爲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爾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衆、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如、猶若也。若得其情、謂實審得其罪狀也。言汝爲獄官、職之所罰、不得不辨。雖然、若得罪狀、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註〕（孔安國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疏（子貢曰至歸焉○此以下是第五子貢語、自有五章。〔云子貢曰云云者〕紂者、殷家無道君也。無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所爲、故紂昔者爲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也。〔云是以云云者〕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得爲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爲、故君子立身惡爲居人下流者、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爲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註〕（孔安國曰、更、改也。）疏（子貢曰至仰之○〔云子貢曰云云者〕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爲、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爲、故云如日月之蝕也。〔云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人亦見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爲累也。）

衛公孫朝〔註〕（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註〕（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而亦何常師之有。〔註〕（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疏（衛公孫朝至之有○〔云衛公孫朝問云云者〕公孫問意、欲揚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稱仲尼必學也。將答道學、故先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未墜於地、謂未廢落在於地也。〔云在人者〕既猶未廢落於地、而在於人所行也。〔云賢者云云者〕既猶在人所行、人有賢否、若大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大、若不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小也。〔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雖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也。〔云夫子焉不學者〕大人學識大者、孔子是人之大者、豈得獨不學識之乎。〔云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孔子識大、所學者多端、多端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註〕（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註〕（包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云、不亦宜乎。〔註〕（包氏曰、夫子、謂武叔也。）疏（叔孫武叔至宜乎○〔云叔孫云云者〕武叔亦是大夫、又語他大夫於朝廷、以毀孔子也。〔云曰子貢賢仲尼者〕此所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於孔子也。〔云子服云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于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子貢道之也。〔云子貢曰譬諸宮牆者〕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距、仍爲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易覩。譬如居家

之有宮牆．牆高則非闚闕所測．牆下闚闕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者〕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之牆也．〔云闚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牆外行．得闚見牆內室家之好也．〔云夫子之牆數仞者〕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也．〔云不得云云者〕牆既高峻．不可闚闕．唯從門入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牆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廟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宗廟之門．非賤者輒入．入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凡所可至．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云夫子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故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註〕（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疏】（叔孫武叔至量也○）〔云叔孫武叔毀仲尼者〕猶是前之武叔．又訾毀孔子也．〔云子貢曰無以為也者〕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為訾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輕毀也．〔云他人云云者〕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賢者．雖有才智．才智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既猶可踰．故可毀也．〔云仲尼云云者〕言仲尼聖智．高如日月．日月麗天．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云人雖云云者〕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曾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皆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曾傷減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士．觀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德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註〕（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註〕（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疏】（陳子禽至及也○〔云陳子禽云云者〕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稱師．故謂子貢云．汝何為事事崇述仲尼乎．政當是汝為人性多恭敬．故崇耳．而仲尼才德．豈賢）勝於汝乎．子貢呼子禽為子也．〔云子貢云云者〕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答距之也．言智與不智．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慎者〕智否既由一言．故宜慎之耳．〔云夫子云云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嵩岳雖峻．而人猶得為階梯以升上之也．今孔子聖德．其高如天．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子聖德．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為勝．即是一言為不智．故不可不慎也．〔云夫子之得邦家者者〕子禽當是見孔子栖遑不被時用．故發此不智之言．子貢抑之既竟．故此更廣為陳孔子聖德不與世人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言孔子若為時所用．得為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則其風化與堯舜無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者也．〔云所謂立之云云者〕言夫子若得為政．則立教無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也．〔云綏之斯來者〕綏．安也．遠人不服．修文德以安之．遠者莫不襁負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動．謂勞役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崇於孔子．是其生也榮也．〔云其死云云者〕孔子之死．則四海遏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疏】（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覩．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註〕（曆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註〕（包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註〕（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註〕（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註〕（包氏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註〕（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註〕（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註〕（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註〕（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註〕（包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註〕（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民說．〔註〕（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疏】（堯曰至民悅○〔云堯曰者〕稱堯之言教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眾聖．故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道也．就此一章

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予小子履至萬方有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子張問孔子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於五美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故師資殷勤．往反論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章以明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云咨爾舜者〕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嗟也．爾．汝也．汝於舜也．舜者．謚也．堯名放勳．謚云堯也．舜名重華．謚云舜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曰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故云咨汝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我命也．〔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者〕天．天位也．曆數．謂天位列次也．爾．汝也．躬．身也．堯命舜曰．天位列次．次在汝身．故我今命授與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信運次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云四海困窮者〕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云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命禹者〕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與禹．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曆數以下之言也．〔云曰予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故不因前揖讓之辭也．夏家淳既異．揖讓之道不行．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末孫桀無道．為天下苦患．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之．此以下是其辭也．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履．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又稱名也．〔云敢用玄牡者〕敢．果也．玄．黑也．牡．雄也．夏尚黑．爾時湯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玄牡也．〔云敢昭云云者〕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也．〔云有罪不敢赦者〕湯既應天．天不赦罪．故凡有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云帝臣云云者〕此明有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著．天地共知．不可隱蔽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朕．我也．萬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自有罪．則我自當之．不敢關預於天

下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在朕躬者〕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爲民主。我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雖有云云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之辭也。舜與堯同是揖讓。故共用一辭。武與湯同是干戈。故不爲別告天之文。而即用湯之告天文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不述湯誓民文者。尙書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湯其可知也。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云者〕已上尙書第六泰誓中文。言雖與周有親。而不爲善。則被罪黜。不如雖無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云者〕此武王引咎自責辭也。江熙曰。自此以上至大賚。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錄修也。按。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爲國則已。既爲便當然也。謹、猶愼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愼於稱尺斗斛也。〔云審法度者〕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審諦分明之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云四方之政行焉者〕自謹權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服行也。〔云興滅國者〕若有國爲前人非理而滅之者。新王當更爲興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被絕不祀者。當爲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者〕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爲官爵也。〔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興繼舉。故爲天下之民皆歸心。襁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事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爲本。故重民爲先也。民以食爲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次重於喪也。喪畢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云寬則得衆者〕爲君上若能寬。則衆所共歸。故云得衆也。〔云敏則有功者〕君若行事若儆敏疾。則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爲事公平。則百姓皆歡悅也。〇〔註〕曆數謂列次也。〇列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〇〔註〕孔安國曰至若此也〇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所引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也。〇〔註〕周周家至是也〇此如前通也。〇〔註〕孔安國曰至用之也〇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爲紂囚奴。武王誅紂。而釋箕子囚。用爲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而先投周。武王用之爲殷後於宋。此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註〕（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註〕（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註〕（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註〕（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註〕（孔安國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疏　子張問至有司〇此章第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之君也。〔云子張問云云者〕子張問於孔子。求爲政之法也。〔云子曰尊五美者〕尊、崇重也。孔子答曰。若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屏四惡者〕屏、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美者〕子張並不曉五美四惡。未敢并問。今且先諮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者〕歷答於五。此其

一也。言爲政之道。能令民下荷於潤惠。而我無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不怨者〕二也。君使民勞苦。而民其心無怨。故云勞而不怨也。〔云欲而不貪者〕三也。君能遂己所欲而非貪吝也。〔云泰而不驕者〕四也。君能恆寬泰而不驕傲也。〔云威而不猛者〕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猛厲傷物也。〔云子張云云者〕子張亦并未曉五事。故且先從第一而更諮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於果實材木。明君爲政。即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渚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損費也。〔云擇其云云者〕孔子知子張並疑。故并歷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云欲仁云云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之欲。有欲仁義之欲。欲仁義者爲廉。欲財色者爲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爲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君子無衆寡者〕言不以我富財之衆而陵彼之寡少也。〔云無小大者〕又不得以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云無敢慢者〕我雖衆大。而愈敬寡小。故無所敢慢也。〔云斯不云云者〕能衆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爲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云尊其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云儼然者〕若思以爲容也。〔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云者〕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云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已聞五美。故次更諮四惡也。〔云子曰云云者〕一惡也。爲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則是酷虐之君也。〔云不戒云云者〕二惡也。爲君上見民不善。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勗。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爲暴卒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云者〕三惡也。與民無信而虛期。期不申勑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至。而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云猶之云云者〕四惡也。猶之與人。謂以物獻與彼人。必不得止者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其吝惜於出入之屬。故云出內之吝也。〔云謂之有司者〕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註〕（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　孔子曰至人也〇此章第三。明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以此明孔子知命。故不爲政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命、謂窮通夭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爲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爲君子也。〔云不知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爲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云不知言無以知人者〕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以知人也。〇〔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〇窮、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稟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爲之者也。

論語筆解

韓愈
李翱 同註

論語筆解序

秘書丞許　勃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翱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率多訛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翱翱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制此書也噫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闊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論語筆解上

昌黎韓　愈
趙郡李　翱　著
四明范　欽　訂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馬曰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能遠恥辱故近禮）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爲本

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韓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迺可尊

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者失其大端

爲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包曰蔽猶當也又曰歸於正也）

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爲當非也按思無邪是魯頌之辭仲尼言詩最深義而包釋之略矣

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慮門人學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爾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韓曰天命深微至賾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韓曰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李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興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

也刪修禮樂詩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說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孔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矣）

韓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已之新意可爲新法

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新義同孔謂尋繹文翰則非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將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焉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

八佾第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馬曰救止也包曰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者乎）

韓曰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盡敬與不祭同）

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尤於上下文乖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

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爲重爾文公既不行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於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亡此禮

李曰襄二十九年凡三正月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也月朔謂之告朔蓋二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蓋當時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無者惟朝正不併周公廟享爾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可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惟義所在其旨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德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懷惠恩惠也）

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李曰君子非不懷土也知土均之法乃懷之矣小人只知土著樂生之惠殊不知土之德何極於我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參也魯是其忠焉參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嘗言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聞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包曰數謂速數）

之數

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之數

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友頻瀆則益疏矣包云速數非其旨

公冶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己知時變

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爲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忖已知時變斯得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爾）

韓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既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包失其旨

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爲差別子貢言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絕遠讓云得具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慮門人惑以謂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云也

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回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舊文作畫字）

韓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又曰於予歟是言宰予也下文云始吾今吾者即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予與何誅并下文於予與改是二句先儒亦失其旨吾謂仲尼雖以宰予高閑晝寢於宰予之才何責之有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爲太過使改之不晝亦可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蘊其知天人之性乎

雍也第六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馬曰人之生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是幸也）

韓曰直當爲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幸矣（古書德作悳）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剛柔共成焉無是一者必有咎況咸無之其能免乎包謂誣枉正直則罪無赦何幸免哉馬言自終又非生也之義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是也有帥道焉得天子禮樂吾舍魯何適是也然霸道可以至帥道帥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非限之以器也故下文云觚不觚言器不器也觚哉重言不器所以臻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夫（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簡約禮稱君子之中庸是也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云哉失之遠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曰行道非婦人之事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韓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亂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爲擫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于路云予道否不

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李曰古文闕略多爲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

韓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不遇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爲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非謙詞蓋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惟伊傅餘固蔑稱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焉）

韓曰說者謂束爲束脩脩爲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帶則然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李曰治人不係此其旨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爭國惡也孔子以夷齊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矣）

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衞君而已

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稱賢且仁誠非定論

韓曰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可槩窺其極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韓曰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注云雅言正言遂誤爾

李曰孔鄭注皆分明但誤一音字後人惑之蓋一時門弟之所記錄云子所雅言節下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云爾其義煥然無惑

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孔曰葸懼絞絞刺也）

韓曰上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爲勞爲葸過則爲亂爲絞絞確也

李曰上篇云禮之用和爲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今言恭必企而進禮不可太過大抵取其制中而已乎

韓曰上篇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正謂言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禮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於吟咏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删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

李曰仲尼稱堯如天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天彌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與此義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包曰寡能及之故希言）

韓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三者之道也

李曰上篇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仲尼凡於道則無不言但罕有其人是以罕言爾下篇云必有之吾未之見此罕言之義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王曰不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也）

韓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實

子絕二而已吾謂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即是無有己身也

李曰非弟子記之繁傳之者誤以絕二爲四也但見四毋字不曉二義而已亦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雖四事其實二事云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韓曰王道盛則四靈爲畜非但受命符爾

李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皆言王道太和及此矣聖人傷己之不得見非受命祥瑞爾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何曰恍惚不可得而形容孔曰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韓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回自謂雖卓立未能及夫子高遠爾

李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爾尚未可權是顏回自謂明矣孔義失其旨

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子路欲使弟子行爲臣之禮也）

韓曰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是責子路欺天吾謂子路剛直無諂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爾本謂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

李曰卿大夫稱家各有家臣若輿臣隸隸臣臺臺臣僕之類皆家臣通名仲尼是時患三家專魯而家臣用事故責子路以謂不可效三家欺天爾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

韓曰孔注猶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

李曰權之爲用聖人之至變也非深於道者莫能及焉下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仲尼思權之深也公羊云反經合道謂之權此其義也

鄉黨第十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吉服卽皮弁服也）

韓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

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凶賓嘉爾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illegible]階）

韓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斂孔穿鑿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擬儺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儺適會時當在阼階爾別無異義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illegible]子路共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

韓曰以爲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爲鳴鳴之字鳴雉之[illegible]也

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俗儒妄加異義不可不辯也

論語筆解上終

論語筆解下

昌黎韓　愈
趙郡李　翺著
四明范　欽訂

先進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韓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言仕進而已

李曰如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此等降差別不及門猶在下列者也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韓曰論語稱字不稱名者多矣仲尼旣立此四品諸弟子記其字而不名焉別無異旨

李曰仲尼設四品以明學者不問科使自下升高自門升堂自學以格於聖也其義在深但俗儒莫能循此品第而窺聖奧焉

韓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爲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非事文辭而已文學科爲下者記所謂離經辯志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李曰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人事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己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聖人之奧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以然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李曰仲尼品第回賜皆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解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宜資權變更能虛中乎卽回之亞匹明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善人不但循舊迹亦少創業亦不能入聖人之奧室）

韓曰孔說非也吾謂善人卽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迹而又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

李曰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室是心地也聖人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張誠未至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孔曰論篤是口無擇言君子是身無擇行色莊者不惡而嚴）

韓曰孔失其義吾謂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論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卽可以及乎君子矣

李曰與疑辭也乎終也上句云論篤此與者言子張未極此善人也下句言莊者欲戒子張檢堂堂之過約歸於君子容貌而已孔註云三者爲善人殊失聖人之本意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韓曰死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顔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脫誤包註從而訛舛退之辯得其正

點爾何如至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曰暮春季春三月）

韓曰浴當爲沿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道也餘人則志在諸侯故仲尼不取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返也身能返禮則爲仁矣）

韓曰孔止得其皮膚未見其心焉吾謂回問仁仲尼答以禮蓋舉五常之二以明其端焉故下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舉五常之四以終其義

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爲木爲仁此問

非顏回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韓曰簡編重錯雍也篇中已有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今削去此段可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韓曰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斥言子張質直謹下於人則爲達士矣

李曰下文云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此正戒堂堂乎張不貴必聞在乎必達

子路第十三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韓曰政者非更改之謂也事者非謂常行事也吾謂凡干典禮者則謂之政政即常行焉則謂之行行其常則謂之人事

李曰政事猶言文學也文之義包乎天地大矣學之者人也政之事包乎典禮大矣事之者人也仲尼蓋因冉有之對以明政事不可不分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爲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焉鄉黨稱其悌焉（韓曰行己有恥爲士文簡編差失也）

韓曰孝悌爲百行之本無以上之者

曰敢問其次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鄭曰硜硜小人之貌也）

韓曰硜硜敢勇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上文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爲耶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李曰請以四科校量次第則孝悌當德行科上也使四方不辱君命當言語科次也言必信行必果當政事科又其次以推文學可知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卽就戎兵也）

韓曰七年義不解吾謂卽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卽戎矣此是諸侯朝會於王各修戎事之職按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

李曰退之言尊周得其旨矣七年五年字誤當究其詳吾謂周禮大宗伯云殷頫曰視鄭義曰殷頫一服朝之歲也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又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王歲徧存三歲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理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以是究之蓋天子卽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爲始也六服凡六年終至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年又亦如初故鄭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舉其始也

韓曰噫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爲卽戎殊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諸侯舉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雖君子猶未能備）

韓曰仁當爲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既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李曰孔註云備是解其不備明矣正文備作仁誠字誤一失其文浸乖其義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也）

韓曰爲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爲人者謂假他人之學以檢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矣

李曰孟子云堯舜性之是天人兼通者也湯武身之是爲己者也五伯假之是爲人者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韓曰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比方）

（人也不暇比方人）

韓曰不暇比方人者其旨安在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君子自道者我無能此是比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比方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晦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韓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爲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

李曰其然乎包氏所引長沮已下苟合於義若於作者絕未爲得吾謂包氏因下篇長沮桀溺云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遂舉此爲七人苟聯上義殊不知仲尼云鳥獸不可與同群此則非沮桀輩爲作者明矣又況下篇云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豈得便引爲作者可乎包謬不攻自斃矣

韓曰魯論[illegible]無不悅外七人之數因離條列但明作者賢非隱淪昭昭矣

李曰以作者之謂聖之義明之則理道明矣

韓曰仲尼本至誠如此乎但學者失之云耳

原壤夷俟子曰老而不死是謂賊以杖扣其脛（馬曰夷踞俟待也孔曰扣擊也）

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爲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爲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

韓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爲末事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尚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乎

李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鄭以爲末事皆非仲尼本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韓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

李曰濫當爲慍字之誤也仲尼因由慍見故云窮斯慍焉則知之固如由者亦鮮矣

子張問行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倚軛）

韓曰參古驂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車輿立者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之間

李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與此意同句謂驂爲森失之矣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

韓曰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體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遜遜然後信有次序焉

李曰上云君子者舉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者言今之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有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有馬不調良則借人乘習之）

韓曰上句言己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譬如有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己所學耳

李曰上云吾猶者是喻史官闕文下句更喻馬不可借他人今亡者言吾今而後無此借乘之過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正其道不必小信）

韓曰諒當爲讓字誤也上文云當仁不讓於師仲尼慮弟子未曉故復云正而不讓謂仁人正直不讓於師耳孔說加一小字爲小信妄就其義失之矣

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諸侯自作禮樂征伐專行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

韓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矣禮樂征伐自作不出於天子亦然矣若稽諸春秋吾疑十二公引十世爲證非也

李曰退之至矣觀隱公不書即位而書王正月定公不書正月而書即位此有以見自桓

至定爲十世仲尼本旨存不言哀公未没不可言世也

韓曰其然乎吾考隱公書正月者言周禮下衰諸侯稟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即位言不預一公之數也定書即位繼體當爲魯君不書正月者不稟朔也稟朔由三桓强盛不由公室也政去公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爲十世明矣

李曰吾觀季氏一篇皆書孔子曰餘篇即但云子曰此足見仲尼作春秋本惡三桓正謂亂臣賊子當時弟子避季氏强盛特顯孔子之名以制三桓耳故悉書孔子曰以明當時之事三桓可畏宜其著春秋以制其彊焉

韓曰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惟季氏篇章學者盍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

韓曰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爲陽虎所伐桓子即季孫斯也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李曰此又明春秋自桓至定交相驗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出奔）

韓曰定公九年陽貨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於晉至哀公二年陽虎猶見於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與魯皆衰故春秋止於麟厥旨深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至定公五世矣）

韓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者蓋泛言之耳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於大夫四世皆指實事言也

李曰重言之知仲尼閔魯爲三桓所奪臣主俱不振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李曰註亦重解季氏當定公時季氏斯爲陽虎所伐極則衰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

李曰仲尼魯哀十一年自衛返魯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至十四年叔孫氏西狩獲麟仲尼乃作春秋始於桓終於定而已三家興於桓衰於定故徵王經以貶強臣三桓子孫微者諭默扶公室將行周道也

陽貨第十七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韓曰時當爲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爲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曰慎所習上智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爲賢）

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可習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

李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性命之說極矣學者罕明其歸今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於靜及其動感外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爲上智動而邪則爲下愚寂然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仲尼稱顏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坐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爲復天地之心邃矣亞聖而下性習近遠智愚萬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能窮焉

韓曰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邃矣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至）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韓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子路當季氏故言吾爲東周東周平王東遷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

李曰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曰[illegible]之物繫滯一處）

韓曰此段與公山氏義同有以知仲尼意在東周雖佛肸小邑亦往矣

李曰此自衛返魯時所言也意欲伐三桓子路未曉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六言六蔽者下文謂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賊者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

韓曰此三言是泛學五常之有蔽也不言禮與義略也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韓曰絞確也堅確之義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曰狂妄抵觸也）

韓曰此三者指子路辭也由之爲人自勇剛故以絞亂狂戒之耳

李曰深乎聖人戒子路先眾仁智信以不學爲蔽況直勇剛豈可不學乎孔註不分與言退之其精矣乎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illegible]國風之始[illegible]）

韓曰吾觀周南召南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旦奭分陝故別爲二南戒伯魚當知此耳

李曰子夏云王者之風繫周公諸侯之風繫召公由是知仲尼刪詩首周南者本周公也列國之風首衛詩者次以康叔也周公見興周之迹康叔見革商之俗不知此義者面牆立也宜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鄭曰所貴安上治民馬曰所貴移風易俗）

韓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馬鄭但言禮樂大略其精微

李曰慮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蟲魚鳥獸而已不達其分治邦家之本也但習玉帛鐘鼓而已不達雅頌形容君臣之美也有以知詩者情樂之文玉帛鐘鼓禮樂之器兼通節得禮樂之道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孔曰[illegible]）

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從[illegible]原柔後人遂誤內柔爲鄉原足以明矣

李曰義連上文內荏古[illegible]字亦類柔字蓋仲尼連言內荏者皆爲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君外厲而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illegible]之爲益少故欲無言）

韓曰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

李曰深乎聖人之言非子貢孰能言之孰能默識之耶吾觀上篇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下一篇陳子禽謂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也此是子貢已識仲尼天何言哉之意明矣稱小子何述者所以探引聖人之言誠深矣哉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孔曰三人行異而同仁其憂亂寧民）

韓曰殺身成仁比干以之微箕二子校之劣焉仲尼俱稱仁別有奧旨先儒莫之釋也

李曰聖人先言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其諫之晚矣中言箕子則仁兼先後得聖人中焉

韓曰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象尚書洪範見武王師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之仁也蓋萬世之仁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聖道難行故言老不能用矣）

韓曰上段孔子行是去齊來魯也下段孔子行是去魯之衛也孔子惡季氏惡其強不能制故出行他國

李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子在衛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此是仲尼既不克三桓乃自衛反魯遂作春秋春秋本根不止傷周衰而已抑

亦憤齊將爲陳氏魯將爲季氏云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注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韓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諷哀公不親信賢人爾施當爲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矣謂施爲易非也

李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謂他人易己之謂是親戚之親吾謂作親近之親爲得

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韓曰孔註謂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閾爾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李曰防閑之閑從木義取限分內外故有出入之喻孔註便以閑訓法非也況大德之人豈踰法耶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韓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

李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爲司寇同牢獄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謂勿喜得其情失之矣

堯曰第二十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包曰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

韓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包以桀爲帝臣非也

李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帝臣明矣疑古文尚書與古文論語傳之有異同焉考其至當即無二義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財物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者有司之任非人君之道也）

韓曰猶之當爲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有司之財而已

李曰仲尼先言虐暴賊三者之弊然後言君上之職當博施濟衆爲己任也按古文㞢上二字相類明知誤傳矣

孔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韓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

論語筆解卷下終

論語筆解說

王懋竑

余嘗序退之集云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猶冀亦生什往有近其一二今近時錢塘江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刻于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翶指摘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一二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記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什什亦多道佚或非文公所解多改本文也予繫傳文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自參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未嘗用意于繫乎

都穆曰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則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字十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當爲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鵙之鵙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愿德之賊解云鄉愿當作內柔已上諸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注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于後生者耶（侯喜字叔退韓門下士）

論語筆解小序

夫文之至者必究觀乎其本本苟不立枝將安附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李習之一時齊名讀論語筆解始知其原聖人既往微言猶存參而究之若破堅壁亦何妨互有出入乃其得處已如見聖人之心於千百載之上矣予耻夫讀韓文者之不究其原也爲之點而傳之時天啟甲子七月之望峚陽鄭鄤敬題

案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舊唐書作昌黎人唐貞元八年進士表署宣武節度使觀察推官歷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翺字習之隴西人唐貞元中進士調校書郎歷山南東道節度使鄤字謙止江南武進人明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吉士寺號峚陽相法紀有峚陽草堂集

論語筆解書後

王讜曰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人皆以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大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不若卜否必更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

邵博曰張籍祭韓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爲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

晁公武曰唐韓愈退之李翺習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討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論語筆解提要

論語筆解二卷舊本題唐韓愈李翺同注中間所注以韓曰李曰爲別案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注手迹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爲論語注未成之證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注十卷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書又引爲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注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注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集一條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宋人僞撰且晝寢一條今本有之廐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僞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摭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以意推之疑愈注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翺亦間相討論附書其間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稿本採注中所未載者別錄爲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注以此書附末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勃序仍稱筆解論語一十卷疑字誤也又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其間翺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著名而翺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曰亦非其舊矣

論語拾遺

蘇轍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論語拾遺一卷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軾謫居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爲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軾書宋志作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爲無思以從心不踰矩爲無心類涉禪理以苟志于仁矣無惡也爲有愛而無惡亦竟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于二氏故也其駁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恒一章軾以爲能克田氏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張公室轍則以爲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子見南子及齊歸女樂二章軾以爲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轍則以爲諸侯之如衛靈公者多不可盡去齊閒孔子魯君大夫已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泰伯至德一章軾以爲泰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禍轍則以爲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始于好戰皆非讓之過其說皆較軾爲長他如以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著錄亦存備一家焉

論語拾遺

宋　蘇轍　撰

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一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其務外不仁耳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無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者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于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以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以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上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輗軏轅端持衡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輿馬得輗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輗軏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矣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之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惟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也其餘則土盛而薪彊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爲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邪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

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校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予嘗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

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蔑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元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哉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焉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僑無是焉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廼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于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于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所欲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備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其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者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盜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要譽於

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者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其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受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論語拾遺終

皇清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金山錢熙祚錫之校梓

論語絕句

張九成撰

論語絕句

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從家錢塘宋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歷宗正少卿累謫南安軍起知溫州卒諡文忠）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嘉興　錢　棫　宜士校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竟把文章兩處分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算來只是弄精神識破於形始悟真表裏分明都見了區區何必更書紳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雖然此影不離形莫向形中便認真形影兩亡都不見當於此處認斯人

如有所立卓爾

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倘爲疎驀於見處留形迹方信心齋萬象虛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

機緘固爾寓絃歌不是知音不肯過夫子聞之方莞爾未知言偃意如何

曰唯

門人唯諾亦尋常彼此如何較短長自是旁人不會識指爲鳴鳳在朝陽

其如示諸斯乎

此理尋常豈不知奈何人不反思之故應指掌從君示想亦於斯勿更疑

吾與點也

於時舍瑟方鏗爾豈意吾師亦喟然此際風流人不識只應瀟灑得心傳

朝聞道夕死可矣

白首窮經恨不知書生辛苦竟何爲一朝聞道無餘事若較壽殤死亦遲

何器也曰瑚璉也

須知道體亦猶虛君子安能一器拘賜也但知瑚璉貴豈聞天地亦蘧廬

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所長孰不願施之豈肯言吾未信斯大是此心真不昧斷知天地不容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行道難吾已矣夫仲由從我去乘桴果然子路聞之喜好勇如由亦自無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豈是於回果弗如只緣聞處尚多疏若還真箇能聞一一安得其徒更有餘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固難雕糞豈杇於予材美亦何誅欲令顯此深爲戒言語之科首宰予

顏子簞瓢

貧而無諂富而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

唯恐有聞

子路何嘗肯不情從人姑飾事虛名所行唯恐復聞耳既已聞之且力行

棖也慾焉得剛

須知有慾不爲剛血氣乘之反類狂所以孟軻言直養要令無助亦無忘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平生不妄爲仲尼想亦喜聞之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之以三思

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武子人皆指作愚不知用意竟何如雖愚到底無人識始覺從來智者疎

願聞子之志

願乘車馬衣輕裘便與顏回論不投更得質聞夫子志天高地下果難儔

有顏回者好學

三千七十固多哉好學如何獨有回若論不遷并不貳更無人到此中來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孔子於仁論不違回心三月亦如之不違乃見回心事心事如何子得知

不如丘之好學

算來此亦是尋常不比其他味較長孔子絃歌顏子樂大家相見沒商量

智者動仁者靜

仁智從來不可分動中機向靜中存自然形體縱增損不要將添著墨痕

17

36 B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未識機鋒真假猜行藏吾只許顏回苟能用我吾何慊不惜因嫌也一來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

子思曾發用中機此道須臾不可離率性自然難擬議要之何慮亦何思

何事於仁

仁體從來大似天事之方見失於偏是何堯舜有爲病一或容心便不然

默而識之

不因聞見得心傳此理於吾甚曉然若使一流聞見裏故知原從有時焉

吾不復夢見周公

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寐中如今已是心相識顏已西行我門東

依於仁

試看迷途一轉蒙若還無相豈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不免依他入箇中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貴要之不可求求之無不反招尤何如且只從吾好他若來時不自由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聞韶深寓舜之心夫子聞之感亦深三月遂忘於肉味誰知千古遇知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讀易工夫恨不深晚年方見聖人心如何五十云無過議欲從初學到今

吾無隱乎爾

日月光明滿六虛森羅萬象以爲無試教借問傍人看可是吾曾隱匿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宿有心陰中物釣綱終是不無心固知夫子應無此書此方知意亦深

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在吾心一念間苟差一念隔千山故知罔克分狂聖已見前賢落一斑

丘之禱久矣

子心俯仰一無欺由也升堂尚不知疾病如何猶請禱孰分上下與神祇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欲識畫工須妙手畫人須是畫精神孔門諸子工無比畫出當時活聖人

啓予足啓予手

做人真箇亦誠難臨死猶將手足看今免一身非細事一身之外更多端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看來商頌繼關雎亂訓爲終始是初試把初終猶較取洋洋風雅豈爲虛

惟堯則之

巍巍蕩蕩仰神堯賢智姦邪混一朝無物不歸吾造化去天安得尚逍遙

禹吾無間然矣

櫃柩人多見一隅聖心思慮甚周旋方知大禹同夫子彼此識之無間然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遊徧諸侯志不伸困窮幾與死爲鄰大哉博學稱夫子獨有當時一黨人

子絕四

以毋爲絕絕非毋應謂門人見處疎若使聖人真箇絕不知毋理邦何如

文不在茲乎

子云文不在茲乎豈與常人論有無與喪亦皆天意爾匡人於此莫如予

無知也

吾於萬理已無疑何必存心更去推自此有無皆不立有知翻以累無知

未可與權

君子常時亦用權要之此法豈容傳反經合道須君子君子爲之乃自然

鄉黨

一篇鄉黨畫威儀夫子尋常豈自知若使區區故如此其勞終亦不勝爲

季路問事鬼神

若欲言之固亦難鬼神情狀若無端要之行謹吾人事彼此何嘗有兩般

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曾點嘗聞鼓瑟希仲由於此亦奚爲二人風味雖懸別不是知音必不知

屢空

道體從來只貴通不容一物礙其中柴愚參魯師由喭未若顏回庶屢空

吾與點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舞雩之下詠而歸喟然不覺令吾嘆豈與其他較是非

君子之德風

君子何嘗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

是聞也非達也

聞達要之不必分只緣聞處未精聞子張若解聞中

達夫子何由尚爾云

子之迂也奚其正

由言夫子何迂也子謂由言亦野哉道理不因相扣擊如何說得許多來

王者必世而後仁

既言一日歸顏子王者如何必世仁若論仲尼期月可斯言乃是反其真

剛毅木訥近仁

孺子平生枉費工謾將泛愛去形容若觀木訥并剛毅方見風流是箇中

必也狂狷乎

狂狷雖云執一偏一偏所執尚能堅不然欲與中行士往往其中亦未全

或問管仲曰人也

嘗稱管仲曰如仁仁者要之即是人未可以仁稱管仲何於人上試經綸

使乎使乎

夫子何爲發問初答云寡過未能無斯言可謂深而宛所以重嗟累嘆乎

子貢方人

區區用意在方人所得從來未必真我則於斯誠不暇枉勞聰度費精神

知我者其天乎

此理從來自不疑奈何於此不投時若還上下相通處不是天心亦不知

其如命何

只是人生少琢磨厄於陳蔡尚絃歌道之興廢皆由命雖愬如公奈命何

有心哉擊磬乎

衛多賢者枉伶官擊磬如襄理一般不審乃於磬上取疑其此意太無端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可笑靈公不自量區區小國事交爭遽然問陳於夫子夫子聞之故遂行

子張書諸紳

子張聞語便書紳大似胸中未識真忠信篤欽非外物當於行處用精神

顏淵問爲邦

壯志如何便遽忘故宜一旦問爲邦行藏獨與吾夫子不類當時狷與狂

見不善如探湯

試問如何是探湯喻其漸入乃無傷觀於不善乃如此深恐斯人志不剛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公山召子猶將往陽貨如何却瞬以料得用心須行異聖人去就不尋常

又

公山陽貨本同謀夫子如何較去留須信人心行其偽故將直筆記春秋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性習自然分遠近智愚安得便無移困而不學民斯下愚者要當且力爲

前言戲之耳

焉用牛刀去割雞子游初見已無疑既云學道應須愛遂謂前言乃戲之

民無信不立

於兵於食皆云去當使斯民信獨存不爾此心先已喪雖云兵食更休論

盍徹乎

哀公直臣不爲常雖是年饑亦較徹二猶不足如何

[illegible]徹纔釋斯言味更長

子路無宿諾

一諾要之不可輕古人於事貴能行若還行得方爲諾不爾徒言未必誠

必也使無訟乎

善勝不於常勝得無方始向有方求故知欲使人無訟莫使情於聽處留

富哉言乎

有類癡人學著棋說詩詩爾反狐疑回頭試問旁觀者說得元來却甚奇

直在其中矣

大都禮義本人情若論人情莫若親苟使於親無曲折不知人祖作何人

君子和而不同

謙抑從來不務爭於人唯恐失其情若於禮義從違處安得區區學而朋

亦可以爲成人矣

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

如其仁

一體從來不可名方圓隨處便成形要之自在初非力以力爲之恐失經

丘何爲是栖栖者歟

丘何爲佞乃栖栖此語深憐及仲尼猶乃從容言疾固胸中蕩浩不容窺

堯舜其猶病諸

若於君子能修敬敬外無緣復有餘子路不思三致問病猶堯舜果何如

君子固窮

於時窮達何須較在我行藏未易論子路不知方慍

見賢疑力學到師門

非歟非也

參聞吾道無心語只在當時一唯間多學反嗟疑子貢望雲猶隔數重關

辭達而已矣

揚雄苦作艱深語曹操空嗟幼婦詞曉悟師言達而已不須此外更支離

某在斯某在斯

曾是區區務相師每常一事不容欺及階及席分皆告猶告之曰某在斯

君子有三戒

常追往日悔前事復向如今念後來幸爾平生無所好甚於末句絕纖埃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損益由人好樂間須於情竇看防閑雞鳴蹠能分得始向師門見一斑

君子有三畏

畏之恐懼常修省乃是吾心所必然君子如云止三畏又何終日却乾乾

問一得三

竊怪陳亢問伯魚子今亦有異聞乎嘗云聞一得三理料得其他未必如

子曰諾吾將仕矣

欲逃陽貨遇諸塗在我之言亦未尊大抵行藏非汝事孰云夫子去離庭

予欲無言

如何夫子欲無言此理疑其或未然若看陰陽運行處方知與物自周旋

殷有三仁焉

既能委曲存商後又不徒虛喪此身以至為奴作洪範仲尼稱謂有三仁

柳下惠三黜

有道不妨三見黜當時人恨以為多從來一向貪榮祿試此其如愧恥何

是知津矣

宣尼顛意在斯人故爾令由去問津大是斯人能會意知津此語亦奇哉

耰而不輟

看來桀溺與長沮固是其言太闊疏若論耰鋤全不顧這般風味亦難如

植其杖而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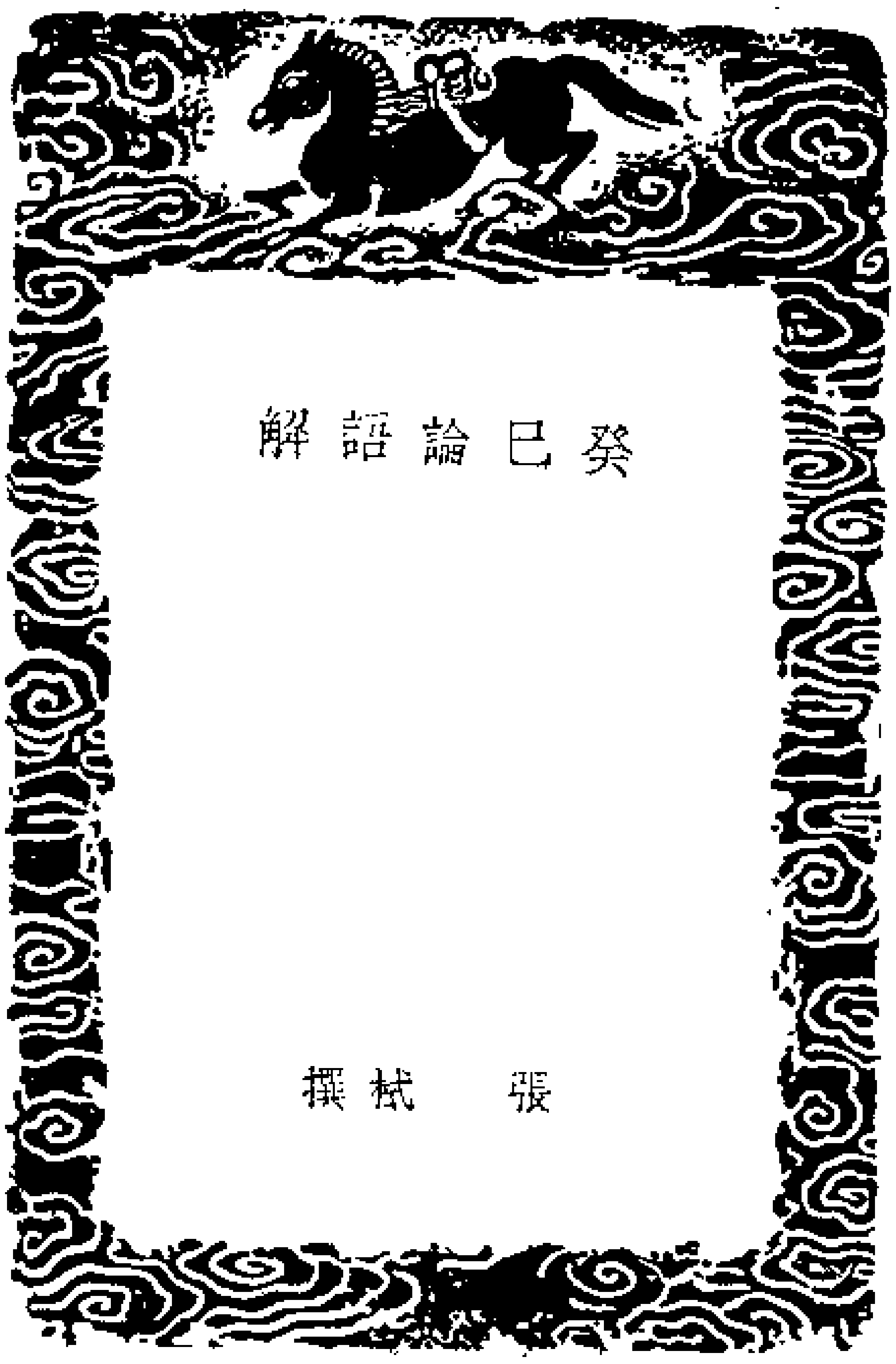
體不勤勞穀不分毅然植杖俯而耘從前一向空譏板大道元來亦未聞

無可無不可

夫子當時議逸民果皆未必見其真唯吾無可無不可所以巍然號聖人

不如仁人

能謀雖有周公聖於紂興亡特未分及至當時發微子武王方始決成勳



癸巳論語解

張栻撰

四庫全書提要

癸巳論語解十卷。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稿。似乎齗齗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稿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南軒先生癸巳論語解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始其始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栻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偲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乾道九年五月壬

辰朔廣漢張栻序。

癸巳論語解卷第一

南軒張栻撰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紬繹浹洽於中也。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浹洽於中。故說。說者、油然內懌也。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滋。其樂孰尙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不知亦不慍也。蓋爲仁在己。豈與乎人之知與不知乎。門人記此首章。不如是則非所以爲君子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其爲人也孝弟。與孟子所言其爲人也寡欲。其爲人也多欲。立語同。蓋言人之資質有孝弟者。孝弟之人。和順慈良。自然鮮好犯上。不好犯上。況有悖理亂常之事乎。君子務本。言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則其道生而不窮。孝弟乃爲仁之本。蓋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人能於此盡其心。則夫仁民愛物皆由是而生焉。故孝弟立則仁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末舉者也。或以爲由孝弟可以至於

仁。然則孝弟與仁爲異體也。失其旨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何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爲鮮矣仁。若夫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非是求。仁之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爲人謀而有不忠。處於己者不盡也。與朋友交而不信。施於彼者不實也。傳而不習。則無以有諸躬。曾子以是三者自省焉。可謂爲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之國。猶言治千乘之國之道也。敬事者。事無小大一於敬也。信者。信於己也。（一作不欺之也）節用者。爲之制度也。愛人者。無往而不存其愛也。使民以時。愛人者之先務也。於是五者之中。敬事而信又其本也。蓋敬與信不立。則無適而可耳。以是五者爲先。王政之行。斯有序而四達矣。嗟乎。爲治而不本於此。則不得爲善治。蓋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有此而後三代之法度可得而興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人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語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之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賢而敬見於色。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交朋友而言有信。是人也、可謂忠信篤實者矣。雖使其未學。而其所行固學之事也。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章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則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益涵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學人重爲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故暴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專。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而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也。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無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若友不如己者。則足以惰志而害德矣。過則勿憚改。見過則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其憚之。故勿憚。則其改過也速矣。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非獨不忽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忘之謂。久而篤之也。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人之觀效而作興。其有不趨於厚乎。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和順積中。則英華發於外。而況於聖人乎。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德容見於接人之際者。子貢亦可謂形容之至矣。想常時之人望其儀形。固已犂然悅服。而況於聆其話言乎。夫子之求之也。其異乎人之求之與。言在他人則求而得之。在夫子則人自樂告。不卽人而人卽之也。雖然。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政於夫子者。何與。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卒不能授以政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之故也。程子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志欲爲之而有不得行焉。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亦可得而推矣。父沒。觀其行者。首於其居喪之際而觀之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問也。或曰。如其非道之甚。則亦待三年乎。蓋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若悖理亂常之事。則孝子其敢須臾以事。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害常之事也。一本云。舊說謂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父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爲順。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尹氏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主乎敬。而其用則和。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之所生也。禮樂必相須而成。故禮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此爲美。小大由之而無不可行也。然而有所不行者。以其知和之爲貴。務於和而已。不能以禮節之。則其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蓋爲禮而不和。與夫和而無節。皆爲偏弊也。禮樂分而言之。則爲體爲用。相須而成。合而言之。則本一而已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謂言信。恭、謂貌恭。復、謂其言可踐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恭而過於質。則適足以爲招恥辱之道。而非所以爲恭矣。此皆徇於外而不近於禮義之故也。故信近於義。則其言可復也。恭近於禮。則遠於恥辱矣。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則亦可宗尙矣。蓋以其務實循本而非慕其名以事於外者也。若夫安於禮義。則此又不足以言之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於食與居而無求飽求安之意。於事則敏所當行。於言則愼所以出。又孜孜焉就有道以求正。則是人

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耳。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有道而正焉。蓋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者有非所當敏。而所謂愼者有非所當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爲好學也。正者、言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皆爲就有道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諂。富而驕。是爲物欲所驅。小人之爲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或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子貢知其爲道學自修者之事。故引切磋琢磨之詩以對。謂有其質必學以成之也。可謂告往而知來者矣。如是而後可與言詩。雖然。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未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處富而有一毫恃之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於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有患人不己知之心。則外馳而非爲己者矣。夫學本爲何事。而患人不己知乎。而其患不知人者。以夫取友之差。用人之失。正以在己之未明故爾。蓋所當用力者也。

此篇列於羣論之首。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方。從事於此則不差也。其閒所載道千乘之國。亦是言爲治之本。務其本而後可以馴致成己成物一也。學者宜深味此意。不然。貪高慕遠。而卒無實地可據。豈不殆哉。

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北辰。謂之極者。以其居中不遷。而衆星所宗。實其樞紐也。德者、所以爲民極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修己而百姓安。篤恭而天下平。自三代以後。爲治者皆出於智力之所爲。而無復此味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美惡怨刺雖有不同。而其言之發。皆出於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之。學者學夫詩。則有以誠夫性情之正矣。然學詩者非平心易氣。反復涵泳之。則亦莫能通其旨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德禮者、治之本。政刑非不用也。然德立而禮行。所謂政刑者、蓋亦在德禮之中矣。故其涵泳薰陶。有以養民之心。使知不善之爲恥。而至於善道。若其本不立。而專事於刑政之末。則民有苟免之意。而不知不善之爲恥。何以禁其非心乎。後世之論治。及於教者鮮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身爲之度使學者知聖可學而至而學不可以躐等也夫志學者其本也譬諸木之區萌水之一勺必有是本而不已焉曰志學者心存乎正而不他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每以學知爲言者明修道之教以示人也立者得於己而不失也不惑者理明義精無所疑也知天命者究極夫天之所爲也耳順者入乎耳者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勉不思而皆天則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謂無違於理也禮者理之所存也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親雖有存沒之閒而孝子之心則一而已存是心而見於節文者無不順所謂以禮也以孟懿子之不能問也故因樊遲之御以告之使懿子因聖人之言而有發則夫三家之所以養其親與所以葬所以祭者皆違理之甚者也其敢斯須而安之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舍有疾之外其他無以憂其親者則其一舉足一出言之不敢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疢以貽親憂則亦爲非孝而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事親以敬爲本養而不知敬則但爲養而已是何以別乎以敬爲本則所以養者固亦在其敬之中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已蓋非愛敬之至和順充積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意者子夏於事親之際猶或少此與游夏聖門高弟其於致養服勤蓋所優爲故一則告之以敬一則告之以色難皆勉其所未至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不違如愚者心潛默識非言語之可形也（一作潛心默識無疑之可復也）退而察其私則亦足以發明斯道是夫子之所言者顏子體之於日用之中而無閒也此其請事斯語之效歟善學者以身履之爲貴聖人之觀人亦考其實有諸己者何如耳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謂其所爲也即其所爲者而視之其爲善矣則當觀其所從由之道果爲善乎爲利乎人固有同爲一事而所發有善利之分者矣其所由者是則又當察其所安者焉所安謂心之所主人固有一事所發之善而平日之所存未必在是者矣觀詳於視而察深於觀觀人之法亦盡於此矣然而在己者未明則亦何以察人乎若在己則當於存主處用功所安者正道則所由者不差而其失鮮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存其所已能者也知新進其所未及者也此雖兩義而實相通惟能溫故是以知新也可以爲師者言其溫故知新爲可師也程子曰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爲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此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拘於一物凡人可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小大然其爲拘於才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閒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疏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昵皆私情耳所謂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學乎其事也自灑埽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如攻木之攻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即此意也（一本作異端之說非無可喜惟其偏蔽一或攻之則害於心術而難反）或解此章攻如攻伐之攻以爲惡異端而力攻之適足以自蔽夫將以正人心則異端之攻亦有不得而已者然君子貴於反經而已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閒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能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其不知者亦終將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爲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之學干祿豈若世之人孳夫徇利者哉亦曰士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在

我者謹於言行而寡夫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矣。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而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子張於道少深潛縝密之功。或以爲難能而未仁。或以爲堂堂而難與並爲仁。蓋可見也。故夫子告之以闕疑闕殆。又曰愼言其餘。愼行其餘。若是其謹矣。而猶於尤悔曰寡焉。則所以約之者深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之時。强臣擅命。民幾不知有公室矣。患民之不服而問焉。亦有激而然也。夫子之告之者。雖爲哀公而言。其實先王所以得民心者不越是也。蓋善善而惡惡。乃兆民之彝性。在上者舉錯得義。則莫不晏然而誠服。蓋有以順其彝故也。不然則將憫然而不服。以咈其性故耳。使哀公而明此義。則君子聚於朝。人心一於下。何畏乎强臣。而何患公室之不競哉。雖然在上者苟知枉直而舉錯之。亦曰公其心而已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古之治天下者。修之吾身而已耳。夫臨民以莊。孝於親。慈於下。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臨之以莊。而民敬心生。孝慈而民忠於己。舉善教不能而民感悅以勸。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則修之吾身豈不至約乎。季康子不知自反。而望於民者深。而有是問。夫子以正理告之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惟孝友于兄弟。孝於親則必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然則雖不爲政。而在家庭之間躬行孝友之行。爲政之道固在是矣。何待夫爲政哉。蓋或者勉夫子以爲政之事。而夫子告之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車無輗軏。則無以行。人而無信。則亦不可行也。信者。以實之謂。言以實。則其言爲有據。行以實。則其行爲可常。不然則無所憑依。妄而已矣。此與雖州里行乎哉之行同意。夫學者信以爲本。則德可進。業可廣。若不務信其言行。而徒慕高遠。終不可行而已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蓋曰隨時循理而已。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可得而知矣。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爲。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然其所爲變革者。亦不過因其時而損益三代之禮云耳。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亦雖百世可知也。（一本云。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其所因者。五典五禮之大綱也。其損益者。見於節目文質之隨時也。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豈不可得而易此矣。後有作者。欲法先王之善治。則先立大綱。而所謂損益者。隨時以制其宜焉。則亦何遐之有。謂之百世可知者。不亦信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祭各有其分。不可紊也。蓋有是理。則有是鬼神。故於所當祭而祭。則其鬼享。若無是理。則亦無是鬼神也。而祭何爲哉。是徒爲諂而已。見其義之不安。則當速止耳。而不能止者。狃於習俗故也。雖然。是特其見義之未明耳。使其了然於鬼神之情狀。則其於義之所在。有爲之而莫禦者矣。

癸巳論語解卷第二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是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僭之用八。著見於目者也。雍之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爲也。程子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無乎不在。而其理則著於人心。人仁。則禮樂之用興矣。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周之末世。其弊蓋如此。林放獨能以禮之本爲問。亦可謂得所問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

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過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以深示其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莅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憯矣。此春秋之所為作。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也。謂神其饗之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辭氣不迫。而鬼神之理亦可得而推矣。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為家臣之時。初有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而冉有蓋不能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耳。揖讓而後升。去位而舉爵。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其爭也君子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質。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成發吾之至意。皆善為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文、謂典章。獻、謂故老之賢者。杞宋在當時。是二者皆有所不足。故於稽考咨詢有闕焉。則夫二代之禮。聖人雖能言其意。而度數節文之實。蓋有不得而徵者矣。無徵不信。是以聖人或闕焉。夫以聖人之生知而學。至於前代制作之原。固已默識而無餘矣。然至於事為之著。必考文獻於故國。有所不足。又從而闕之。其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郯子。及史之闕文。皆是意也。非惟至誠無息不自有其聖智。而於制作之實。文理密察又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者、天子之大祭。祫者、諸侯之大祭。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以祭。位與時俱不稱。則為無是鬼神矣。灌者、求神之始。夫子謂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既無是鬼神。則其節文雖多。亦妄而已。或以為於始祭之時精意不至。則其餘不足觀。此意雖美。然聖人不他言祭祀。而獨以禘為言。以是知蓋為魯設。程子之說精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而對以不知者。蓋聖人難於斥言之。欲聞者深思其故也。夫禮者、天之秩也。禘之為禮。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所當然也。天下萬事皆有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苟知禘之說。則於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之易明。亦曰循其理而已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如在。謂祭其先。如在者。如其生存也。祭神如神在。謂天子祭百神。諸侯祭其境內山川之類也。如神在者。如其神靈之接也。此皆誠之不可掩也。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不誠則無物也。夫所謂神者。天地其神之至妙。以至於天地之間運行變化者。與夫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者。是皆神也。天子有天下。則得衆祭之。諸侯有一國。則得祭其境之望而已。有是鬼神。則有是禮樂。皆誠之所存也。非明於天地之性者。曷足以究鬼神之情狀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者、室神之主。程子曰。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此乃家人禱祠之言。王孫賈舉以為問。其意則欲夫子媚於己也。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蓋媚是非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監於夏商而制作。郁郁乎文哉。言其盛且備。不可以有加也。故聖人欲從周。若使聖人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然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君子之射。以觀德行。習禮樂也。豈為力哉。不主皮。言不以貫革為主也。不以貫革為主。則君子之所以為射者。蓋可知矣。為力不同科。大程子曰。言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也。夫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執弓矢而禦侮。勞力者小人之事。君子之射。意不為此。曰古之道也。言當時失此意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魯自文公告朔之禮廢矣。餼羊雖存。子貢之意。以為禮既廢矣。餼羊何為。徒為煩費而已。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聖人斯言。傷時人不知事君之禮也。曰盡禮。則非有所加也。適當其宜而已。觀鄉黨所載。與夫拜下之從。則可見也。盡禮而人以爲諂。則時人之不知禮可知矣。特曰人以爲諂也。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含蓄如此。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發此問。蓋亦有所感發也。聖人告之者。乃君臣相與之常道。雖帝王之世。不越是矣。使臣以禮。如傳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無以有己。有犯而無隱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則上下交而泰治興矣。然在人君端本之道。以禮使臣。則羣臣得盡其忠。不然。擯賢者之日遠。而小人之日親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鍾鼓樂之。琴瑟友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辭義者。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社各用其所宜之木而已。非有所取義也。哀公聞周人以栗之言。遂曰使民戰栗。蓋素有欲用刑威之心。故因言發見也。宰我於此。所當正義以捄其失。而付莫之告也。無乃使之益安於其所趨乎。故夫子重言以責之。謂汝以爲成事而不說乎。以爲遂事而不諫乎。以爲既往而不咎乎。既非此三者。奈何而不告也。然而是三言者。後世人臣往往借以爲說。則亦不可以不辯。夫事既成而不可說。則當引去而不當尸其位也。君所專而不得諫。在下位則可。非爲大臣與任事者說也。既往固不可咎。然亦有當推咎者。所以使之革其舊而圖其新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氏急於功利而不知道義之趨。大抵其器小也。或者聞小器之言。則疑以爲儉。聞其三歸具官。則又疑其知禮。蓋當時習俗尊尚霸者。聞聖人之言而惑之也。聖人因其所疑。摭事以告。然所謂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固無非在器小之中也。學者深玩聖人之意。其知夫管仲之器爲小也。而後知曾西畏子路而不爲管仲者矣。或曰。聖人皆大管仲之功矣。而小其器何也。聖人之言。抑揚高下。各有攸當。功雖大。亦何害其爲器之小乎。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故曰樂其可知也。翕如、始作而合也。純如、從之純一而和也。雖合而和。然高下清濁則自節不相奪倫也。故又曰皦如也。至於繹如也以成。則相繼而有餘也。先王之樂。其聲音之所爲至者。亦具此矣。玩夫此。則其制始終之序。亦可得而尋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蓋必有見於聖人容色辭氣之間而發是言。門人有取云耳。言二三子何患於夫子之不得時與位乎。天下無道之久。天固將使夫子振斯文以覺方來也。蓋封人知文之在茲。是乃天意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舜紹堯之緒。從容揖遜而有天下。武王翦紂之暴。一戎衣而有天下。雖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然征伐之事。聖人豈所欲哉。有所不得已焉耳。蓋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所爲聲樂亦異。故其見於樂之聲容者。亦不容無不同者焉。是則韶武之俱爲盡美者。聖人之心一也。武之未得爲盡善者。時與事之不同也。故成湯有予有慙德之言。蓋以爲不幸所值之時如此。有慙於舜禹之事也。嗟乎。是武王之心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之主於寬。與禮之主於敬、喪之主於哀同。蓋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何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

里仁篇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居以親仁爲美。而所自處其可不擇而處仁乎。不知擇。是不知也。故孟子因擇術之論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君子之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安於理而已。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若差久焉。則移於約樂而無所不至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者。其心純一。不待勉強。而無不在是也。利仁者。知仁之美。擇而爲之。故曰利也。上蔡謝氏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不遠者。不知此味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善而惡惡者。性也。凡人之好惡。每以己加焉。而失其正。惟仁者爲能克己。故能好人。能惡人。莫非天

下之公理而已。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存乎此。何惡之有。惟其有不存焉。則流於不善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蓋正而獲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不正而詘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也。然世蓋有反是而富貴貧賤者矣。所謂不以其道也。惟君子則審其在己。不爲欲惡所遷。故枉道而可得富貴。己則守其義而不處。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貧賤。己則安於命而不去。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一本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此人情所同。然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蓋君子欲惡之情有異於人。故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蓋其欲惡有甚於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蓋仁者。人之道而善之長。未有舍是而可他求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

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仁。非深造者不能。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是亦爲仁者也。知惡不仁。則知勉於仁矣。不使不仁之事加見於其身。蓋知惡而遏止之也。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用力於仁。無力不足之患。人皆有是道也。病不求耳。豈患力不足哉。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用力於仁者。豈可謂天下無之乎。特未之見耳。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宏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之過於厚。過於愛。雖曰過也。然觀其過。而其心之不遠者可知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於忍。夫所謂薄與忍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而其失至此。則其所陷溺者亦可知矣。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爲萬物之靈。其虛明知覺之心。可以通夫天地之理。故惟人可以聞道。人而聞道。則是不虛爲人也。故曰夕死可矣。然而所謂聞道者。實然之理。自得於心也。非涵養體察之功精深切至。則焉能然。蓋異乎異端猶恍惚之論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學道者以務實反本爲要。恥惡衣惡食者。其心何如哉。外馳如此。雖曰志於道。豈足與議道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人之正路也。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義者。存於中而形於外者也。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猶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孟子言學者之用功。而此言君子之存心耳。或曰。異端無適無莫矣。而不知義之比。此其所以異於吾儒。蓋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之故也。蓋未有不墮於一偏者。若果能無適無莫。則所謂義者。蓋森然自得於物則之中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小人趣向之異。故所懷不同。大抵公私之分而已。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苟安務得之私意也。然則在上者。當顯其爲比之道。德刑之明。則君子懷之。而天下莫不歸往矣。不然。區區求小人之比已。而仁賢不歸心。豈能致治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放於利而行者。凡事每求便利於己也。怨由不得其欲而生。彼雖每求便利。而事亦豈能盡利於己哉。不得其欲。則怨矣。其胸次擾擾。無須臾以寧也。若夫君子。正己而已。無所求利。故無不足。而奚怨之萌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所以哂季路。然則能以禮讓。固爲國之本。蓋和順輯睦之所由興也。不能以禮讓。則其爲國也。將如禮何。謂禮雖在天下。其將如之何哉。是亦無以爲國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皆爲己者之事也。立者。所以立其身也。可知者、實之在己者也。若有患其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爲徇於外矣。不患無位而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而求爲可知。則君子爲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道無不該也。而有隱顯本末內外之致焉。程子所謂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一貫也。若隱顯本末內外之致。泯然莫別。則所謂一以貫之者。亦何所施哉。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也。曾子蓋默識之矣。故答門人之問。獨舉忠恕爲言。可以見曾子自得之深也。夫忠爲體。恕爲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用。用之周乎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體用一源故也。此豈非一貫之妙歟。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所稱夫子忠恕是已。賢者求盡乎此。人之道也。子思所稱忠恕是已。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喩、謂通達其趣也。蓋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人則求以自便其私而已。其所趣所行。久且熟也。能

無愧乎喻。則好賢而不可反矣。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蓋莫非爲己而已。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事親者心存乎其親。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體之精矣。故幾微所形。必得於心。諫於其未著。爲易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河東侯氏曰。加誠敬而不違其幾諫之初心。蓋積其誠意如此。勞而不怨。竭力而不弛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以親之心爲心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解見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以行不逮言爲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出。則其勉於躬行者力。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行有弗篤。則趨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蓋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其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爲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由必有而然。事君而必君之信己。與朋友交而必交情之固。是皆爲私意之所加。而數之所由生也。推此可見。彼既厭而數不止。能無辱與疏乎。

癸巳論語解卷第三

公冶長篇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紲音。縲息列反。今本作絏。）

門人記此。以見聖人取人託子之道。南容之行固高於公冶長。然公冶長雖在縲紲而非其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己之子、兄之子、何以異。其配也。或以其材。或以其時焉耳。爲避嫌之論者。是以私意觀聖人者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意者子賤資質成就君子人也。夫子謂使魯無君子。則子賤亦何所取法而若是乎。此非特歎魯國之多賢。蓋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採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困滯於用。然未若不器之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之所以焉用者。以其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因其有才辯而流入於不善也。若不知其仁。則焉用佞。蓋在仁者則發而中節。佞與不佞何足以言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夫子使漆雕開仕。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胸中一毫有未盡。不可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爲如何哉。則其所至蓋未可量也。故子說。然則學者自謂能信者。其未知用其力者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乘桴浮海。歎道之不行也。從我者其由與。以子路之勇於爲也。然夫子豈輕去中國而勇往者哉。子路聞之而喜。則以爲夫子之必往也。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程子謂材與裁通用。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先後之間。辭氣抑揚。而理亦無不盡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仁難言也。而孟武伯遽問子路之仁。若以爲未仁。則子路蓋進於此者。若以爲仁。則仁之義通上下而言。詣其全。雖聖人不敢居也。故但告以不知也。武伯可以深思自省矣。武伯復有問。而併及於求與赤。則各舉其所能者告之。夫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與賓客言。非是心之存者。不能然也。就此上觀其仁。則可語仁之成名則難也。故又曰不知其仁也。學者反復玩味。知仁之難言如是。則致知力行終吾身焉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問賜也何如。欲因師言以自省也。夫子謂女與回也孰愈。使之反己而自省也。當時師弟子間所以相與者蓋如此。聞一知十。聞其端而究其極也。聞一知二。告往而知來者。夫聞一知十。豈特顏子天資之絕人哉。蓋學問涵養至此也。子貢知其不敢望回。是亦其進也。夫子因其自知。從而勉之曰。吾與女弗如也。程子曰。聖人豈有所不及者哉。所以勉子貢進學也。（一本云。夫子既然其言。又稱之曰吾與女弗如也。與其弗如也之旨。所以長其善而勉其所未及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平聲下同）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怠惰而溺志。夫子以其質之不美也。故以朽木糞牆爲喻。而責之特深。蓋其道莫此爲甚也。聽言而信行。蓋聖人之聽言固異乎人之聽言也。然又將觀行焉。則益精矣。謝氏曰。聖人之道。難得於生知。而亦有待於更事之多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能自克之謂剛。蓋莫難制者人欲也。爲慾所牽。志不立矣。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爲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勿者、禁止之意。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即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公平。物我一視。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謂著於言辭者。夫子之文章。人人可得而聞也。至於性與天道。則非聞見之所可及。其惟潛泳積習之久而有以自得之。自得之。則性與天道亦豈外乎文章哉。曰性又曰天道者。兼天人性命之蘊而言之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有所聞而實未副。（一本作而行之未逮。）勇者之所恥也。惟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聖人制謚。其法非一端。蓋取人之周也。故經天緯地謂之文。而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子貢疑孔文子不足以當此謚。而不知所取各有義。其善不可沒。而其不足者自不可揜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比四者。爲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亦多矣。子產有此四者而已。他固未盡得也。聖人與人爲善。故特舉其所長焉。行己恭謹而不侮也。事上敬忠實而不欺也。養民惠。以慈愛涵養之也。使民義。役之以時。用之不私也。子產養民惠。使民義矣。而孟子猶謂不知爲政。則所謂政者蓋有在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一本云。以平仲行乎國政之久。而其見稱於聖人者。獨善交一事。則其餘無取焉。亦可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則其昧於理孰大於是。蓋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上言。只可謂之清忠也。而子張遽以仁爲問。是未能究夫仁者之心也。曰未知焉得仁。言未知其他。據此事言之。不得謂之仁也。若知微子箕子比干之所以稱三仁。則知二子之事。只可以爲清忠。而不可謂之仁矣。（一本云。仁者之爲。亦有時可以謂之忠淸。然指人一忠一淸事便以爲仁則不可。）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思至於再。則事之是非可否可見矣。過是而猶有思焉。則是爲計較利害而非誠其思者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發舒才智爲易。收斂才智爲難。非約以自守而不役於外者。不能然也。曰其愚不可及也。謂人所難也。然而猶有知愚之心也。其與用則行。舍則藏者。意味相去有間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聖人道不行於當時。故退而期諸書以私淑諸人。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所謂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也。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掩。而其志大意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其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之言。則庶幾可以得之矣。怨是用希者。己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己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爲。有纖毫之枉。則害於直矣。意者時人以微生高爲直。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是皆常人之所忽而不以爲恥者。惟君子學以爲己。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爲恥。觀諸此。則丘明之爲人可知矣。言己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爲得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而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事物物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則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然而猶所謂願之者。人之道。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聖賢之分固宜爾。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季路之事亦未宜忽也。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塗。則夫顏子之事可以馴致。不然。騖高遠而不屑卑近。將終身無所進益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人惟安於所偏。狃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知其爲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蓋多矣。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徙義而新是圖。若是。則進於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忠信者。質之美。蓋以質而不欺者也。聖人不居生知。所以勉人以學也。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有長人之德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之爲可也。而取其簡。仲弓於此遂發居敬居簡之論。可謂善領聖人之意矣。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所行自簡也。若夫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橫在胸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故仲弓以爲太簡。而程子謂多却一簡字者是也。如是而曰行簡。是爲疏略而已矣。豈簡之得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怒之所以遷者。以其起怒於己也。於己起怒。故溢於氣。發於辭。橫於胸中而不能化。移於他物而莫之止。君子非無怒。怒其蹟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預乎。然則奚遷之有。凡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爲過之根者不除也。不知懲改者。固不足聞。就有能見其過而過之之心。一或有懈。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未慊。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形。無纖介之滯。其化也。如日之銷冰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己復禮。心不違仁者之事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然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此爲標的乎。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也。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粟。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喩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顧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

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假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言用人不當以世類而棄也。犁牛之子而騂其色。是能變其氣類。且當其可用之時。雖欲不用之於郊。而山川之祀亦豈得而廢之乎。言其不得不用也。聖人之取人廣大無方如此。以此語仲弓。意者仲弓取人之方或未廣歟。觀其問政。聞舉賢才之言。則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與夫子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其廣狹固可知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不違仁。私欲不萌。天理常存也。三月、言其久且熟也。而猶有不違焉。未若聖人之純乎天也。顏子之所以爲未化者正在此耳。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有間矣。然亦見道明而用力堅者。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果則有斷。斷於義也。達則不滯。通於理也。藝則善哉不失序也。此豈獨天資之美哉。蓋亦學力所致。因其質而有所成就焉耳。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顏閔曾子不仕於當時。蓋易之潛龍、而孟子所謂天民之事也。方是時。行道濟世。則孔子之任。若三子者雖列國之諸侯有不得而祿仕之也。而況季氏得以臣之乎。門人記閔子之事於季康子問由賜冉求之後。則其相去亦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孟子所謂立乎巖牆之下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顏子之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乎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而有君子小人之分者。固不越乎爲己與爲人也。小人爲其所見之小耳。區區以爲人爲心。不亦小乎。以此告子夏者。懼其既博於文而未能反約也。然此亦子夏初年時耳。孔門弟子之進於學。固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聞答語言抑揚之間。要須詳味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爲宰。而夫子以得人爲問。此政之先務也。後之爲政者。蓋鮮知此義矣。行不由徑。則所趨無欲速見利之意。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不苟徇於私情。然則斯人之存心可謂正矣。子游亦善觀人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之時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又且自掩其功。其中心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必有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間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雖不可離如此。然人之違之者亦多矣。人雖自違之。而道亦未嘗離也。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偏勝。則非理不得其中。故必以彬彬爲貴也。彬彬者。內外相濟之意。非涵養深厚者莫能然也。夫有質而後有文。質者本也。然質之勝。則失於疎略而無序。故當修勉而進其文。是則文者所以行其質也。若文或勝焉。則失於繁冗而彫質。故當致篤而反其質。是則質者所以約其文也。此道問學以進於君子者也。雖然。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爲府史之史。無亦寧爲野人之野乎。亦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則其生也特幸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用功之篤也。至於樂之。斯工夫至到而有以自得矣。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之者也。樂者。食之而飽者也。知之而後能好之。好之而後能樂之。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以其氣質言也。聖人之教。各因其才而篤焉。以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高且遠者。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豈徒無益。其反害者有矣。故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之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然而聖人之言。本末備具。雖自其卑與近者告之。而其至理亦豈外乎是。特其爲教循循有序。至於愚之明。柔之强。則中人以下之質。蓋亦有可得而變者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之義、百姓所公共之義。如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敬鬼神而不能遠。是惑而已。遠而不敬。是忽而已。敬而能遠。而後爲得。二者皆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其難而後其獲也。勉爲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斬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之六二。不耕穫。不菑畬。而象曰、未富也。蓋此義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自當時觀之。則齊强而魯弱矣。聖人觀人之國。蓋不如此。齊自管仲相桓公。急於功利。先王之法。廢革殆盡矣。魯雖不能舉行先王之法。然其法猶在。未至若齊之變亂也。齊一變而至於魯。謂當易其功利之爲。而反之正也。魯一變而至於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味聖人之意。則知所以爲國之道。在此而不在乎彼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而失所以爲觚之制。其得謂之觚乎。故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故凡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以失其則故也。至於人生於天地之中。其所以名爲人者。以天之降衷善無不備也。失其所以爲人之道。則雖名爲人也。而實何如哉。聖人重歎於觚。意蓋深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蓋矣。蓋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心。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心與理一（一作理不可）昧。故也。於此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亦豈得不違畔乎。

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學者必弗畔。而後可以有進。若顏子所謂博文約禮。則異乎是。言蓋有輕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當時過衛國者。必見寡小君。衛人以爲請。則烏得而不見。子路以夫子之見强而出於不得已也。故不悅。夫子則謂吾道之否。如是天實厭吾道。則何慍乎。此樂天者之事也。若使道之將行。夫子聽衛國之政。則所以正君而定國者必有道矣。而不得位以行焉。則其在衛國也。而見小君。庸得已乎。此非天而何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德合於中庸。則至當而無以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汩於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是德久矣。夫子蓋歎之也。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之說。固大而不當。以此言仁也。聖亦仁之成名耳。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衆之爲大。而又語之以仁焉。夫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人惟有己。則有私。故物我坐隔、而昧夫本然之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於己而皆。所以化私欲而存公理也。然使以此爲仁。則未可。此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至於仁焉。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聖人之示人至矣。（一本云。博施濟衆之義固大。然博施濟衆特以見夫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欲學乎是。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爲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則知以博施濟衆言仁者。其亦汎而無統矣。）

癸巳論語解卷第四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而不作。有所傳述而不自作也。信而好古。言信古而好之也。竊比於我老彭。老彭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聖人之發斯言。欲使學者稽古務實而不敢苟作也。夫以聖人之德之至。而其辭氣遜讓謙厚如此。學者所宜反復誦味而不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成物之無息也。何有於我哉。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於文義爲順。蓋聖人常指而示之近。使學者能於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亦可以有得矣。然而是三言者。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驚怪恍惚。而曰吾默識矣。不知聖門實學貴於履踐。隱微之際。無非眞實。蓋所謂有乎德行者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聖人言以是爲憂。所以深勉學者也。夫德不修。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乎善。聞義不能徙。則

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爲學之要。不越乎修德講學徙義遷善而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門人可謂善觀聖人矣。方燕居之際。在衆人易以怠惰。若君子則不至於惰。然未免於執持也。未免於執持。其能申申夭夭乎。申申、和樂中正也。夭夭、溫裕安舒也。（一本云申申舒泰也夭夭和洽也）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無往而不在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方夫子盛時。庶幾道之將行。以周公之事業措之天下。雖夢寐閒亦思存周公之爲而若見其人也。至於旣老而力衰。知道之終不可行也。故曰久矣不復夢見焉。若以爲聖人思念周公而見其儀容於夢。則是有所滯而不化。且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焉。亦甚非聖人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游泳於道。履踐於德。體切於仁。游涉於藝。藝者亦以養吾德性而已。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始見禮也。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焉。人皆可爲聖賢。聖人未嘗拒其進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顏色。悱則見於辭氣。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從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蓋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其行也。豈有意行之。而其舍也。亦豈有意於藏之。因時用舍。而道有行藏。惟顏子幾於化。故足以與此。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仲由自負其勇。不避禍害。謂夫子有三軍之事。惟己可與。故以爲言。夫子因其病而救之。以爲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若徒以暴虎馮河爲勇。則是輕犯禍害。非君子之所貴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謂命有定而不可強。雖賢於僥幸而冒昧者。然在聖賢之分。則未足道也。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以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雖執鞭之士。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者義。而命蓋有不必言者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

事神莫嚴於齊。用人莫重於戰。養身莫切於疾。故尤致其愼焉。夫子未嘗親夫戰陳之事也。而門人知其所愼者。以其平日所言而知其重之也。味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語。則亦可見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之盡善盡美。聖人聞之。有所深感於其中。蓋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然至於三月之久猶忘味焉。則幾於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爲音字。聖人之心不如是其固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叔齊之讓伯夷。以爲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爲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衞輒之事。國人論之。以爲蒯聵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曾不知蒯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而國其可一日立乎。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爲問。方是時。夫子在衞。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爲辭者矣。中有所悔恨、皆謂之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悔於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宜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疏飲水而樂之。在其中者亦莫不然。然則其於外物也。何有。故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浮雲耳。苟義所當居。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一本云。濂溪周子嘗令學者尋顏子仲尼所樂何事。此不可以想象推尋也。惟用力於克己。是乃求之之道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未贊易之前。易皆殽亂。傳者失其旨。五十以學易者。夫子之意。謂今有所未暇。加數年而後可修也。程子曰。如八索之類。皆過也。云學。云大過者。皆謙辭也。雖然。自夫子贊易。而易道始備。垂於萬世而不過也。而後之學者或泥於象數。而其義復以不明。善乎程子之言曰。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由辭以求易。而明夫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則庶幾聖人學易之旨可得而求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子常教人者。詩、書、執禮也。執禮者。人所執行之禮。所謂曲禮者也。以此三者教人。使之涵泳踐履。循循有序。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在學者用工何如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蓋嘗自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獨不如己之好學。而今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夫子蓋生而知之者。而未嘗居焉。使人知聖由學而可至也。然生而好學。則是其所爲生知者固亦莫掩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雖然。就此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則未嘗言之也。門人記聖人之所雅言與夫所不語者而垂教焉。抑可謂察之精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人之善不善也。而皆我師焉。古人之學。無非爲己而已。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有不善焉。亦莫非吾師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蓋進善無窮之意。非若老氏以不善人爲資而利之也。夫有利之之心。則是已自陷於不善也。毫釐之差。君子謹諸。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言天命德於己也。天命德於己。桓魋其如之何。使不幸而不免於難。亦天也。桓魋其亦如之何哉。雖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生斯人。無不具德於其性也。人則自息之耳。惟聖人爲能全夫天之所命。曰天生德於予。而所爲與天理無間者。亦自可見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夫子之道猶天然。門弟子學焉而莫及。則疑以爲有隱。夫子從容告之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蓋道無不在。聖人何隱乎爾。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苟能體之。自近而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毫髮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聖人之教人。不越乎是四者。學文則知廣。教行則身修。忠信則德進。學者勉於是。則內外交益。日有所

進而月有所將也．忠信本一事．而謂之四教者．忠則實諸己．信則篤諸人．在學者之成身當以爲兩事而並勉也．文居其首者．教以博文爲先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質粹篤無惡之稱．有恆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恆者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在約而以爲泰．則是騖於浮虛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恆乎．未能有恆．況可言學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聖人愛物之心也．釣而不綱．不欲盡物也．弋不射宿．不忍乘危也．於此亦可玩味聖人之仁心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此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之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取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取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者、歌詩也．於其歌之善也．使反之而後和．非獨與人爲善也．反復抑揚．至於再三．則所以感人者益

深矣．是亦所以長其善也與．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言文吾無不與人同者．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從其文而務學其實也．夫所謂文者．威儀辭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顓密篤至．在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顏閔之徒所以獨出於衆人者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爲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仁道者．聖人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之達．獨舉誄以爲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爲．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儉皆爲失中．奢則不孫．爲其矜夸也．儉則固．爲其拘執也．雖然．固之爲病．特未能趨於中耳．而其所爲自守者．猶近本焉．至於不孫之爲害．則馳騖畔散惡之所由起也．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爲儉而已也．蓋使之知夫奢之爲害之甚．而儉猶可取．則庶有得於務本趨約之意云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曠自適、無所疑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和順充積．則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然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理者．其貌必恭．然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門人形容至此．亦可謂善學矣．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爲．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歟．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爲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絕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

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夫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而已。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毫末於此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恭、愼、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爲之本。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其節之存乎人心者也。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愼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然則其弊如此。其貴於恭愼勇直者何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君子、謂在上者也。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故舊不遺而民不偸。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以示之。斯感而應矣。夫上之人所爲若是者。非爲欲以勵民而爲之也。致篤於吾之所當爲。而其應自爾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蓋安死順生。純是義理也。啓手足之義。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敬而無失。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夫以形體言之。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舉其輕而重者可知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貴乎道者三事。謂其動容貌而能循於法則也。正顏色而根於誠實也。出辭氣而不悖於倫理也。此三者豈可驟爲而強致哉。必也平日莊敬篤實。涵養有素。而後其發見乃能如此。此所貴夫道也。若此㊂則禮之本既立矣。至於刑名度數之事。則付之有司。使什職焉可也。蓋本既立。則末無不舉矣。意者孟敬子務詳於末而未知其本故歟。（一本云。或曰。此與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意同乎。曰。有以哉。夫子之言。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曾子之言。存於中而以正其外者也。學者當識內外交正之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樂善而無厭也。有若無。實若虛。有善而不居也。犯而不校。不動於血氣而安於理也。非心不違仁者。其能之乎。嘗從事於斯者。蓋顏子由克己以至於無我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㊃

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與夫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剛毅篤實者。其能之乎。曰君子人與。疑辭也。君子人也。斷辭也。言其人雖未盡君子之道。而節操若是。可以謂之君子乎。蓋謂之君子則可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有寬廓之意。毅有特立之意。弘與毅相須者也。士之所任者重而其道遠。非弘毅則何以勝其重而

致其遠乎。所爲任之重者。以仁爲己任故也。仁者人之道。爲士者求所以盡人之道。其任重矣。然所爲仁者。其道蓋無窮。非可以易進而速成也。用力以終吾身焉。顧所至何如耳。然則非弘毅其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所據之實地。學禮而後有所立也。此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可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聖人能使民由是道。而不能使民知之也。凡聖人設教。皆使民之由之也。聖人非不欲民之知之。然知之係乎其人。聖人有不能與。故曰不可使知之。然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在其中矣。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未有不由而能知之者也。然則孟子所載放勳之言、曰使自得之者。與此異乎。無以異也。蓋曰自得。則亦係乎彼而已。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則果於爲。如是而疾貧。能無爲亂乎。不仁之人。疾之過甚。無所容身。能無爲亂乎。此二者。在上者不可以不知也。先王有以厚民之生。使其有勇者不至於疾貧。有以養其不才。使其不仁者不至於無所容。斯亡亂之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爲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爲哉。蓋驕者氣盈。挾其有也。吝者氣歉。慢不足也。害德者固多端。而二者其總目也。蓋徇於血氣者。不失之盈則失之歉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焉。善者、實也。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善之難得也如此。然則可不孜孜以自強乎。爲仁由己。勉而不舍。自有所至。固不可以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也。勉人勉學者之意深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章言士之自處當如是。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篤信好學。而後能守死善道。蓋非見善之明。則其能守之而不易乎。危邦不入者。不入其國也。亂邦不居者。雖在其國而可去之也。有道則見。道可行之時也。貧賤則可恥。以其無可行之實故也。無道而隱。道不可行之時也。富貴則可恥。以其屈己而喪道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止其分也。謀其政云者。己往謀之也。若有從而謀者。則有時而亦可以告之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者進取。侗者未有知。悾悾者拘執。然是三者有可以進學之理。蓋進取者不爲枉曲。而直可取也。未有知者不敢自以爲能。而愿可取也。拘執者不敢食其言。而信可取也。由是而教行焉。則可救其所短而進之於道。若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則又巧僞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而去焉。無爲足望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者常懷不及之心。懷不及之心。猶恐夫心之或放也。況於自是自恕者乎。以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自足者也。今日不爲。曰姑待明日。小事放過。曰爲其大者。自恕者也。此皆人欲所由長而本心所由失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舜禹之有天下。豈有一毫與乎其間哉。天與之。人與之耳。天與之。人與之。舜禹順乎天人之心而履乎其位。於我何加哉。此其德所以爲巍巍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章言帝堯君道之大也。天下之巍巍崇高者。莫若天之爲天也。而堯法則之。曰則之。則無一毫不與天相似矣。堯之道蕩蕩廣大。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故民無得而名。民雖無得而名。然巍巍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不可揜也。蓋其功業文章乃其道之顯見者也。其至賾者不可得而窺。而其至顯者不可得而隱。天之道然也。聖人之道然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此所謂才者。言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者也。如左氏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舜之五臣。武王之十亂。皆相與共成天下之治者。非但可任一職而已也。邑姜助成正家之事。而天下治焉。亦婦人之有聖德者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也。武王之初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爲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紂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歸往如此。而翼翼小心以盡其臣子之恭。非德合中庸者。其能之乎。故稱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禹之有天下。無所與於己。故飲食則菲。衣服則惡。宮室則卑。所欲不存焉。而於事神之際則盡其誠。於朝廷之禮則盡其敬。於保民之事則盡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惟其不存於彼。故能克盡於此。再言其無間者。言其無可得而議如此也。此與惡旨酒而好善言之意同。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癸巳論語解卷第五

子罕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之言。明其義之所當然耳。義所當然。則亦無不利者。夫子特罕言之也。至於命與仁。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是理。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何如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之也。謂之罕亦可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獨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若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以得之。不然則愈失之也。其言則謙而不居。其意則完備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人於斯世。豈有意於從違哉。皆道之所在焉耳。於其儉、則不嫌於從俗。於其泰、則不避於違衆。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聖人豈獨無意哉。蓋發於心者莫非實理。無一毫私意也。若有所作爲。皆私意耳。必者、必欲其然也。固

者、執而不化也。我者、有已也。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事之前、而固則凝於事之後也。毋字與無通。夫子之於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絕云者。無之甚也。然四者之病、始於意、而成於我。故大學之道。必在於誠其意。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聖人以斯文爲己任也。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方夫子畏於匡之時。所謂易詩書春秋。皆未討論也。故以爲天之將喪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夫使後死者而果不得與於斯文。則其不免於難、亦非匡人之所能爲也。汲郡呂氏曰。畏者、有戒心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見夫子多能。而疑其聖者在此。故云然。子貢則謂夫子蓋天命以大聖之質。多能特其餘耳。夫子聞之。恐太宰謂聖必待多能。則甚有害也。故謙以自居。其意則欲太宰知夫多能雖不害其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在多能也。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謂不試於事業。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夫子之言於此。申前章之意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章之意。亦恐學者以聖道爲高遠。而聖人爲有隱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爾以爲吾有餘知乎。蓋無餘知也。凡所以告二三子者。無不盡矣。雖使鄙夫持空空之質而問。所以告之者。亦未嘗不就其兩端而無不盡者焉。蓋語近而其遠者未嘗不具焉。語卑而其高者未嘗不存焉。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而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體之何如耳。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非必鳳至圖出而後爲至治之世。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斯言。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爲能有常而無失也。於齊衰。哀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仰之彌高。愈探而愈覺無窮也。鑽之彌堅。愈進而愈覺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

之。蓋得其中爲難也。非工夫深至者。其孰發是言乎。雖然。其高未易攀也。其堅未易入也。聖人之中。未易可得也。而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其所爲循循善誘者。不過博文約禮而已。博文者。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也。約禮者。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也。（一作博聞。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博而約。學之大端不越是矣。惟夫子循循善誘如此。故使我欲罷不能焉。蓋自不能以已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之卓爾。必曰如有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卓爾者。其聖人之中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已雖見是而不能遂止於是。蓋誠者天之道。由誠之而進。非大而化。不能以與此。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爲也。此顏子之所以喟然歎歟。反復誦味此章。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路欲爲臣之意。以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以任其喪事。蓋不爲過意。欲尊其師也。不知方是時夫子退而閒處。無家臣之時也。因疾之病而強爲之。是欺而已。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耳。故君子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貢以美玉爲喩。疑夫子將終藏不售也。夫子則以君子豈不欲用於世乎。其不輕售者。待其可耳。子貢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則己心先動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喩。則以爲眞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慊。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充盡。則聖人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無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於一草木之微。其生道何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德因人之秉彝．而目之於色．亦出於性也．然此則溺其流而不止．彼則汨其情而不察．是何歟．則以夫物其性故耳．故君子性其性．而衆人物其性．性其性者天則之所存也．物其性者人欲之所亂也．若好德如好色．則天則存而人欲退．性情得其正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雖覆一簣．然進則不可量．雖餘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學以成德爲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人乎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君以不惰爲專心致志．則其他門人高弟亦能然．何獨回也．所謂語之而不惰者．謂不惰其言也．蓋顏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通．躬行實踐．是夫子之言昭明發見於顏子日用中也．此之謂不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顏子旣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辭也．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爲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顏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與橫渠張子曰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乎未見其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發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或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猶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亦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則義而正告之也．如孔子對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是已．巽與之言．委曲而開導之也．如孟子告齊宣王．是心足以王矣之類是已．自非肆於惡而無所忌憚者．其聞法語之言也．能無面從乎．其聞巽與之言也．能無說於心乎．然而聞言者．將以善其身也．於法言則當佩服躬行．而改其未合者．於巽言則當紬繹思慮．而究其所以然者．若是．斯有以善其身矣．苟惟心說而不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己哉．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成都范氏曰．如此類皆夫子所常言．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有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庶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蓋人惟有己而有物．有物故有忮．有己故有求．不忮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爲道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忮不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爲善矣．蓋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至於聖不可知．皆由道而進也．苟終身誦夫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利仁者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自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三者天下之達德．君子之所以成身也．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守己固也．然固有不惑不懼而其樂未充者．涵養其德性未至也．不憂其深矣乎．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志於正而不他．然後可與共學．而由其序．然後可與適道．有諸己．然後可與立．充實積久．理明義精．然後可與權．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之當然．不可過而不可不及者也．毫釐之差．則失之矣．何以取中而不失乎．所以貴於能權也．權者．權其輕重而適其平之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中也．或者不知權之所以爲中．乃指爲反經合道．夫經者．道之所以爲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夫經也．旣反經矣．尙何道之合乎．以至於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誅．蓋亦如夫夏葛冬裘．飢食渴飮．當其可而已．非理明義精．曷足以識之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夫子所刪去之詩．亦非今所存唐棣篇中語也．其意則以爲唐棣之華．則翩其反矣．非不爾思．而室則遠矣．夫子謂道非遠人．特未之思耳．以詩語之未安也．故刪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蓋無窮也．夫道以爲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可擇也．以爲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

學者將忽而不克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知進。曰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微之幾。循求之序。亦粲著而備盡矣。

鄉黨篇

此篇所記。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汎而無進德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爲可以馴致矣。眞善學聖人者哉。百世之下。誦是篇者。亦可以知所用力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順之貌。似不能言者。自卑而先人也。信順而貴讓。處鄉黨之道則當然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便便。於事敬肅也。言惟謹。於言簡嚴也。在宗廟朝廷則當然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河東侯氏曰。誾誾、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敬一也。誾誾侃侃。上下之交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楊氏曰。踧踖、不敢寧處也。張子曰。與與、容色不忘向君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色勃如者。變色也。足躩如者。改容也。承君命而起敬也。揖所與立。左右手。順所向也。衣前後襜如。左右手而衣亦隨之。合節也。趨進翼如。如翼之張也。賓退必復命者。敬終其事而紓君敬也。此皆爲擯相之時容節然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非必君之在焉也。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行不履閾。非獨入公門爲然。特於此記之耳。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亦君不在焉之時也。其言似不足者。雖在君虛位之前。與人言。亦不敢少舒也。夫君不在焉而莊敬也如此。則其事君之誠可知矣。若以爲虛位而不之起敬。則履霜堅冰所致有不可勝言者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攝衣而升公堂。則容改矣。屏氣如無息。心莊而氣肅也。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位踧踖。始終以敬也。自攝齊升堂以下。升而有事於公堂之節也。自出降一等以下。降歸其班列之節也。此君在之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執圭鞠躬如不勝。敬其事若不克也。上則如揖。下則如授。升降之容也。勃如戰色。戒懼也。足蹜蹜如有

循。不舉足而曳踵也。此皆以重圭之故也。大夫聘於他國。則執圭。享禮有容色。程子曰。享燕之時。一於莊則情不通。此既聘而享之時也。私覿愉愉如也。既享而私覿。則又和悅矣。自其在宗廟朝廷以下。皆孔子爲大夫時出入起居之節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紺、齊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君子無時不居正也。范氏曰。言君子。則不獨夫子。凡君子皆當然。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

袗、單也。表而出之。孔氏曰。加上衣也。蓋嫌其見體耳。一衣服之間。莫不有義存焉。豈苟云乎哉。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內外以稱也。君子惡夫不稱也。

褻裘長。短右袂。

孔氏曰。裘長。主溫。袂短。便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程子曰。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

狐貉之厚以居。

尹氏曰。居、家居也。家居取其適於溫而已。若夫接賓客之際。固不可。

去喪。無所不佩。

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楊氏曰。佩非特玉而已。蓋若觿礪之類皆佩焉。

非帷裳。必殺之。

楊氏曰。裳亦有殺。惟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蓋朝祭之服。義取於正幅而已。其他固當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弔必變服。稱其情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程子曰。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爲臣之恭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明衣布。孔氏曰。沐浴衣也。此正與必有寢衣義同。必有寢衣合在此句下。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遑寧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或曰。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蓋聖人於飲食非有所擇也。苟非如下所云不

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耳．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饐、傷濕也．餲、味變也．餒、潰而耗也．敗、渝而壞也．色惡、非其本色也．臭惡、失其芬香之正也．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非食時也．割不正、解牲之不以其制也．不得其醬、調味之不以其宜也．割不正、疑是謂燕享之時耳．夫飢而食．天之理也．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意於此哉．而有所不食者．亦以其理之所未安耳．蓋從容乎天則如此．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食以五穀爲主．肉氣不可使勝穀．養生之道則然也．彼徇於味者．則豈是之思哉．飲酒隨其多寡之分．主於不及亂而已．程子曰．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浹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謝氏曰．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食不去薑．辛甘皆所以養．亦不可闕也．不多食．以節也．聖人衛生之嚴如此．非私其身也．蓋無乎不盡其道而已．在他人．非慢易以輕身．則取利以自私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頒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一本云．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先儒謂直言曰言．答述曰語．專一於寢食．非言語時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必祭先農．菜必祭先圃．蓋報本之義．故物雖粗薄．而於其祭也．必亦致其嚴潔焉．誠之所存．非徒然也．

席不正不坐．

正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舉此一端．他皆然耳．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少而從長．順也．舉此一端．餘可見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禮之有儺．所以驅攘疵氣．有是理．故有是事也．朝服而立於阼階．敬其事．且以存室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誠於其所問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而不敢嘗．謹疾也．不以告．則害於直．故敬受而直告之．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敬君之賜也．正席而嘗．以示變也．用之祖考．示不敢易也．楊氏曰．食則或恐餕餘．故不敢祭．惟腥乃可熟而薦也．生則畜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程子曰．恐君之客己也．蓋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己．即先飯．如爲君嘗食然．恐君之客己而不敢當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雖不與．不忘恭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孟子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若非當仕而以其官召之．則君之召也．固當度義而行．度義而行．乃所爲敬君而不敢欺也．

入太廟．每事問．

解已見上．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則其責在朋友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與己敵．其通有無．蓋常義也．故其饋雖多．可以無拜．於祭肉則拜之．重其先也．

寢不尸．居不容．

寢不尸．體不肆也．居不容．安舒而已．非惰也．（一本有門人之際．聖人其對至於寢處之際．無不盡者．皆人之學．固如此者．）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與之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此車中之容．哀有喪．重民數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不虛其禮意也．

迅雷風烈．必變．

敬天之怒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此升車之節也．一說引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併轡授綏．綏所以總轡者也．四馬兩驂．凡六轡．從之爲難．故以綏總之．然後便於執．立不正．則轡有塈縱．故必正立．而後六轡均調．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夫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無往而不爲道也．聖人言語容貌衣服飲食至纖至悉之間．無不盡其節．非聖人之循之也．聖人之德之盛．固無非道之所存也．在學者之進德．則當以聖人爲準的．致精於事事物物之間．謹其節而求所以勿失者焉．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色斯擧矣．翔而後集．

此非止爲事君而言．色斯擧矣．病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由而至乎．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橫渠曰．雌雉魯俗一無所貴．仲尼傷薄俗易流．所美非是．仲由不達．乃具羞以饋．三嗅者．示衆好之必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

癸巳論語解卷第六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君子．由後人之稱也．前人於禮樂．務其質．而於文有所未足．後人則習其文而日盛矣．惟其文之盛．故以前輩爲野人．而自謂爲君子．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義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從夫子於陳蔡者．自顏淵而下．當時偶不在門．故夫子思其時人才之盛．而稱之．所謂言語、政事、文學．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於德行．則默而成．而以造其全．蓋不可以一事名也．彼三者未免利仁之事．進乎德行者．則安仁之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常人聞夫子之言．不能疑而問．與問而不當．固無所助也．學者則有助矣．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是也．謂顏子非助我者．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說．蓋回聞夫子之言．無不得於其心．而無疑之可復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聞．與禹吾無間然之間同．凡有所未盡．則有間而可言．處之盡其道．人無得而間然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復白圭之章．其感於中者深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言者人之所易故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必若顏子而後謂之好學．他人皆不得與焉．則聖門問學之方蓋可知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謂才與不才雖異．而彼此均爲其子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强爲之椁乎．夫子視淵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謂天之喪己者．以顏淵之死而卜天意．惟斯道之不傳也．哭之慟．而從者曰子慟矣．門人恐聖人哀之過也．聖人有過乎．情之至而不自知其慟．故曰有慟乎．然謂非夫人而誰爲．則其節固在乎其中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葬以禮者．謂得其理也．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及其死．門人乃欲厚葬之．則失其理矣．夫子止之而不可得．謂回雖視予猶父．而己不得視之猶子．以有顏路故也．其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幽明之際如此．顏子之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也．門人記夫子之所以處之者甚詳．所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以鬼神與死爲異事．而不知其爲常也．蓋不越於理而已．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事人者．事君、事親、事長之類．是也．知生者．知所以生也．然則所謂事鬼神之理與死之理．豈外是乎哉．故君子之於學．務於其近而已．而其遠者莫之能逆也．若異端則以鬼神與死別爲一說．驚怪恍惚．而其失莫之窮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一於篤敬．故誾誾．進於和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有諸中．形於外．莫揜也．故夫子樂其實焉．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謂如由之氣象。蓋有不得其死之理。此爲疑之之辭。而因以警之也。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爲之死之理。始擇之未善也。則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過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以瑟爲言者。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有至。氣質不爲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爲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爲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及夫閫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爲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於有過。收斂則未免於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過猶不及。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爲季氏宰。考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冉有爲宰之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益之歎。而孟子又發無能改於其德之論也。冉有既爲季氏之臣。所當救正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爲。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其所偏矯厲而擴充也。然曾子之魯。其爲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非唯質不足以病之。而適所以成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顏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

人則絕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賜不受命而貨殖。賜之貨殖。亦豈如他人哉。特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間耳。此則於天命之自然者。爲不能受其正。而其聰明所及。億度而多中焉。以其資稟之高故也。然億而屢中。則不能以皆中也。苟惟天理之安。則不待於億而無往不中矣。聖門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故聖人嘗問以與回孰愈。而於此又發此義。所以進之者遠矣。程子曰。此亦子貢始時事耳。其晚歲所進。蓋不可以是論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程子曰。所謂善人者。不爲不善也。故不必踐舊迹而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亦不能造道之遠奧也。苟能之。則賢遠也。不止爲善人而已。或曰。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蓋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惟其言之篤厚是與。當與其君子者乎。與其色莊者乎。君子、謂行稱其言者。色莊、謂行違於言。居之不疑者。此言取人當聽言而觀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義固當勇於爲。然有父兄在。則亦有不可得而專爲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勇蓋如此。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也。特患爲之之意或過焉。而於其當稟命而行者有所闕焉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力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其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夫子以顏子之後。而憂其或不免。若顏子之言之意。則謂夫子免於難。則己亦何敢果於死。聖人微服而過宋。爲死之傷勇故耳。則顏子亦烏得果於死哉。然或不幸而不得免焉。則亦有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樂由求之從己。而稱之爲大臣。故夫子小之。而爲之言大臣以道事君之事。道、謂正理。不可、謂不合於正理也。有不合於正理。則爲大臣者必從而止之。由求爲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之止。是不以道事君也。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以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弒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以使之聞而懼也。或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弒父與君者。蓋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遽欲弒父與君哉。

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父與君以下。苟一事不以道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之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乎是也。然在聖門。固亦不免於具臣之譏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從之事物酬酢之地。將反殘賊其心矣。故夫子有賊夫人子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於書籍之閒。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爲言。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復致篤習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原子路發是言。特禦人以口給耳。而不知其失之若此也。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所以責之之深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聖人因四子侍坐之際。從容以問之。將使之深省且有發也。三子之對。皆非偶然而爲是言。所謂可使有勇且知方者。蓋有勇而無義則亂。勇而知方。教之所行也。所謂可使足民者。使百姓均平。無不足之患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其先後條貫。素定於胸中。而知其然也。所謂願爲小相者。習乎先王禮文之事也。三子者自體察其力之所至。此皆言其實也。向使用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皙。則又異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閒。門人記之如此之詳者。蓋已可見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詠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玩味辭氣。溫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爲此即是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也。皙之志若此。自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揜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能盡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實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禮者、爲國之理也。言之不讓。則爲廢禮。而失所以爲國之理矣。如求與赤。則庶幾乎能讓者。故復因以稱之。

顏淵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克盡己私。一由於禮。斯爲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乎篤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禮也。曰一日克己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爲仁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與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之目也。勿者。禁止之辭。用力之要也。不言思者。程子四箴所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或曰。克己之功。自始學至於成德。皆所當從事乎。曰。然。始學者當隨事自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克之之力。則所見漸深。所見深。則其克也益有所施矣。及其至也。苟有一毫人爲。皆爲非禮。克之之功。猶在所施。至於大而化之。則成乎天。而後無所用其克矣。夫以顏子聞夫子之言。宜其默識心通。而方且問克己之目。而請事斯語。此顏子之學。聖人所以爲有始有卒也。學者果欲從事於聖門。則可不以顏子爲準的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恕者爲仁之方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怨。若夫不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己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己哉。故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用力愈深。則其言也愈不敢易矣。故仁者之言必訒。以其爲之之難也。司馬牛蓋易其言者。故夫子以此告之。使之深省乎用力之難而勉之也。觀牛聞夫子之言。而遽曰斯謂之仁矣乎。則牛之易其言可知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蓋多憂者。故因其問君子。而以不憂不懼告之。不憂不懼。固足以盡君子之道也。若牛之意。則以爲漠然忘其憂懼而已。疑以爲未足以言君子也。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夫內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嬰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己而已。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而何益乎。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之兄弟司馬魋也。牛以其爲惡。不能以自保也。故有孤立而亡兄弟之憂。若子夏之意。則以在外者不可以強求。而在己者可得而修勉。故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

而已。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夫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君子夫何爲乎。以敬而無失爲主。其接人則恭而有禮而已。敬而無失。在己居敬而不違也。恭而有禮。待人恭遜而中節也。此乃人道正理。以行於世。而人自樂親之。四海之內。何莫而非兄弟。是則何孤立之憂乎。易所謂顯比者。是其義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呂氏曰。譖者、毀人之行。愬者、愬己之私。浸潤者、漸進而已。內有所未入。膚受者、面從而已。心有所未然。明者知幾。遠者慮終。必拒其始。然後譖愬不得行。不然。則始雖漸進。久則言入。始雖面從。久則心然。茲說備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傾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文猶質。質猶文。言文質相似。俱不可無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言苟文可去。則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何異。此可見文質之俱不可無也。夫有其質則有其文。質者文之本。而文者所以成其質也。質立矣。而文生焉。體用兼備。表裏兼貫。君子所以爲彬彬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以用不足爲憂。而有若之對。徇其本以告之。夫徹者。周家什一之法。徹法行。而百姓無不足之患。百姓足。則國斯強固。而君以安榮。亦無不足之憂矣。儒者謀人之國。未有不徇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爲足國之道在乎是。則庶乎知爲政所當損益者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爲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二者蓋相須也。人之生死有命。豈容我欲之乎。以愛惡之私情而欲人之生死。其爲惑也不亦甚乎。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引詩爲證。言此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爲政以敍彝倫爲先。彝倫不敍。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彝倫所爲敍也。蓋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楊氏曰。景公雖知斯言之善。而不能反求其所以然。所謂說而不繹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聽獄之辭。以片言決其是非。而人無不順聽者。則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於人故也。記語者復載其無宿諾之事。古注訓宿爲預。尹氏曰。不預諾。所以全其信也。蓋推此一端。則可見季路平日所以自盡者。宜其有以信於人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聖人之意。不以聽訟爲能。而以無訟爲貴也。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然。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亡也。故教之以孝愛。而悖慢之訟亡矣。教之以禮遜。而傾奪之訟亡矣。以至於均田有制。民得其養。而田野之訟何自而興。昏姻以禮。不失其時。而昏姻之訟何自而興。凡此皆使之無訟之道也。況於在聖人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同於化育之功者乎。記語者載此以承上章。則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宏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以子張之難能。其於爲政之方。不患其不能知而行也。所患者誠意不篤。有時而或倦。徇於其外。有時而不實耳。居之無倦。則誠存於己。行之以忠。則實周於事。充之。則聖人之所以爲政者。亦無越乎此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解見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長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則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爲政之本。正己爲先。帥以正。則無敢不正者。蓋己正而後教之。則人樂從之。不然。雖刑罰日施。亦莫之禁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橫渠張子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民亦將以不肖之心應之。又焉能禁止其惡乎。欲善者、欲民之善也。所謂以人治人也。是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民將率從不疑。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若有求聞之異。則其心外馳矣。烏能達乎。以質直爲尙而好義。則能實進於善矣。察言而觀色。則酬酢之方。進退之宜。皆有以審處矣。慮以下人。則能自克其驕矜之意矣。若是則處己處人。皆得其道。其何往而不可行乎。固不問夫人之知與不知也。色取仁而行違者。其色若有取於仁。而中心不然。若是者。雖欲以竊取一時之譽。而自心以及家邦。豈復有可行之實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於夫子從容於舞雩之時而有問焉。所謂崇德、修慝、辨惑者。亦可謂之切問矣。故夫子善之。先事後得。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攻己之惡而不暇攻人。此慝所以修也。若專意於攻人之惡。則其心先有害。而於己亦莫之省矣。忿之不忍。至於忘身以及親。此惑之大者也。是可不謹於微而從其源乎。此三者、皆修身之要務。斯須之不可忘者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矣。

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爲可以盡仁。則未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耳。樊遲未達。疑其未可以盡也。夫子復告之以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知人之功用如此。遲猶有疑焉。而訪之子夏。觀遲之在孔門。雖資禀之鈍。然亦務實者。故凡遲之所疑者。在他人則亦忽而不之疑也。其於師友之際。問辨之不憚如此。子夏聞夫子之言而富之。擧舜湯之事以擴其心。於此蓋可見知人之爲大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者。有不善則告之。而無隱也。善道者。以善誘掖之也。斯二者亦足以盡友道矣。苟其不以爲可。則止焉。蓋友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有止之義。若強聒焉。非徒無益。反以自辱。傷友道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儀。莫非文也。爲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云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爲多。

癸巳論語解卷第七

子路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身率之於前。而勸相之於後。充此。固足以盡爲政始終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擧賢才。曰。焉知賢才而擧之。曰。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先有司。則事有所任。赦小過。則人得展其才。擧賢才。則可以成治而善俗。爲政亦不越是三者之爲。才則人才。誠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賢才而擧之之問。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立賢無方之公心也。然則又奚患賢才之不聞哉。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雖爲衞國而發。實爲天下國家之要也。正名之道。莫先於人倫之際。當時衞國。自其人倫蓋已不正矣。故夫子首以爲言。以子路之賢。而以爲迂。迂、謂其難行也。聖人以爲野者。以其不闕其所不知也。於

是爲之言正名之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凡在天地間。洪纖高下。是非美惡。有其物。有其事。則有其名。蓋理之所定也。名之不正。則洪纖高下、失其倫。是非美惡紊其宜。言之斯不順矣。言之不順。則咈於人心而人莫之服。事之所以不成也。事不成。則失其序而不和。禮樂之所以不興也。禮樂不興。則必至於從事於刑罰以彊人之從己。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名之不正。其弊蓋至此。若夫君子。則其名必可言。其言必可行。未嘗有所苟。以其正名爲先故耳。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請學稼圃之意。以爲在上者當盡力以先民也。夫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謂非君子所當事者也。樊遲既出而復申言之者。遲無以復而義有未盡也。小人云者。爲其所見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而有弗從者。好之未至焉耳。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爲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莫不願爲之氓矣。區區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小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人情事理。皆具於三百篇之中。故誦之而可以達政。三百篇皆易其心而後語。得其所以言者也。故誦之而可以專對。若誦詩矣。而於此一者無得焉。則是誦實而忘味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之先。固兄弟也。而方春秋之時。二國之政陵夷。亦無以異也。故聖人歎息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無求富之心。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則其欲不競於物可知矣。此所以爲善居室。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冉有亦可謂善問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者也。充之而已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相繼。百年之間。其教化之所及。亦可使民不由於惡。若夫進乎此。則其風化固不止於此也。故繼之以王者必世而後仁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之所及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聖賢之論爲政。未有不本於正身者也。正其身矣。則其推於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於正人若之何哉。後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悅誠服者。以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事止於一事而已。若政則綱紀存焉。政雖有但爲一事者。而其所該固非止乎是事而已也。季氏之所爲。冉子之所得與者。事耳。苟有意於政。則豈有不咨於孔子者乎。冉子以事爲政。聖人辨之。亦因以警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二言者。興喪之端實分焉。蓋知夫爲君之難。則必思所以自勉者。而其易將至矣。惟樂其從而不察其不善。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與之俱淪亡而後止矣。聖人之言。含蓄而無弊。故問一言可以興喪。則以爲言不可以若是而舉其幾者焉、幾近也。既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必曰、如知爲君之難。而後以爲幾焉。既曰、惟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爲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此政之善也。然未有澤不及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爲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平心易氣。正義明紀。爲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夫子恐其小成也。故以此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者。順其天性而不以人爲害之者也。父子之親。性之理也。其更相爲隱。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於其間也。若於所當隱而不之隱。則是逆天性之理。斯爲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實者。其於君臣父子之際。昧其所以爲直之理。幾何其不若是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恭。亦敬也。端莊儼恪之謂。執事敬。皆是事則主是事也。與人忠。無敢欺。無敢慢也。要須從事之久。則下學上達。意味日深。仁其在是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以言其工夫不可間斷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聖人三答子貢之問。雖有淺深。然皆箴貢爲己之事。士之爲士。以實爲貴也。行己有恥。不爲不義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周於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雖未知其見於用何如。然其孝弟之行己信於人也。至於言必信。行必果。雖有未能合於義。而亦區區焉斷斯於自守者。小人云者。謂所見之小耳。子貢初有疑於今之從政者。於是而知夫子之意有在。則又以爲問焉。程子曰。志苟急於斗筲。惟恐其不能暴見也。蓋徇外而不務實。則不可謂之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醫專精於祭祀疾病之際。非無恆者所可爲也。無恆者雖巫醫且不可爲也。聖人善斯言。而引易之爻義。謂不恆其德者。必至於羞辱承之。又斷之曰。不占而已矣。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和於理也。同者、同其私也。和於理。則不爲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義。天理人欲不兩立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皆惡之。未可以其人爲善也。蓋鄉人有善惡。則其好惡不容不異。若皆好之。恐未免於同乎流俗也。若皆惡之。恐未免於崖異絕世也。故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其爲善誠善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說。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言其質也。剛則所執者強。毅則其行必果。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反是。其去仁遠矣。雖然。有剛毅木訥之質。亦從事於學而後可以至於仁。不然。其質雖近仁。而亦莫由進也。一本云。計較作爲害仁（爲甚。故以剛毅木訥之質爲近仁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責道相磨之意。偲偲、懇惻相成之意。朋友之間。不越是二端而已。至於兄弟。則特可言怡怡焉。以怡怡爲主。而所謂責善教失者。蓋亦在怡怡之中矣。若有害於怡怡。則爲先失所以處兄弟之道矣。而偲何言乎。以子路之剛果。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善人而教民。至於七年之久。而猶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如此。然所謂即戎者。如易利用行師、利用侵伐之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憲問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邦有道而祿食。理之順且常也。若無道之世。退而處約。乃其常耳。而可榮以祿焉。則必枉其道。爲可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爲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者、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且特耳。行有一定之操。故不以世之有道無道而改。若夫言則可孫矣。孫言所以避禍也。其孫也。亦豈枉其理哉。特含蓄而不敢盡耳。尹氏曰。爲國者使士言孫。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其有言也。和順積中而發見自然也。仁者必有勇。其有勇也。其惻怛之中誠形於外也。固有務於言。皆未至者矣。故有言者不必有德。固有勇於爲而未必中於道者矣。故有勇者不必有仁。是以君子惟德之務。而言非所先也。惟仁是求。而勇非所病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强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尙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狀賊陷溺者之深。雖秉彝之端不容盡殄。而不能以自達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之斯勞之矣。忠焉斯誨之矣。勞者。勸其善以長之也。誨者、語其失以救之也。君子之於人也。忠愛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草創者。具其大綱也。討論者。考之古、驗之今、而詳訂之也。修飾者。善其辭氣也。至於潤色之際。則命幾於成矣。必經子產之手。點化之。而後其精神氣象爲備也。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雖然。鄭獨其爲命之善。可以自保而已。假使賢才有進於此。而經理其國。豈無憾如此。則豈特僅自保而已乎。凡此皆聖人言外之意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產之德惠爲勝。故獨以此目之。彼哉彼哉。謂其人之不足稱也。人也云者。古注云、如詩所謂伊人。當從此說。蓋如曰之人也云爾。舉其奪邑而人不怨。則可見其爲政之得宜也。凡夫子之稱管仲。皆舉事以言之。聖人抑揚之意。因亦可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易。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其中。皆爲怨矣。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老者、行義爲人所尊之稱。趙魏老在當時號爲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爲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公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爲耳。大抵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兼四子之美而文之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蓋體不備不足以爲成人。故四子之美必兼得之。雖兼之矣。而不文之以禮樂。則亦將失其序而不和。故必文以禮樂而後可也。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語成人之極致。至於聖人之踐形而後爲盡。故此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引而進之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受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敦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之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之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焉。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之不修。其行非正。然其所執之事正。故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使皆人勸王之志顯。且使後世知愼所舉而不失其正也。雖然。桓文皆未爲盡善也。聖人斯言。使知夫立意雖正。而用之之差。則反害其本意。又使人知夫所行雖正。而本意發之未善者。亦終不可掩也。大抵始終一出於正。表裏粹然而無疵。乃爲善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聞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問答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志在上賢。而不萌媢忌之心。以斯一善。其謚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得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爲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難也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也．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春秋之時．三綱淪．九法斁．至於弒父與君．亦莫之禁也．孔子因陳恆之事．而正討賊之舉．此天下之大變也．斯事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迹．三綱可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而公使告夫三子者．孔子豈不知三子之必不以爲可哉．然當是時．孔子已去位．而從大夫之後．君使之告．則不可以不告也．雖然．是殆天意而已矣．程子曰．使當時之說得行．則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之．東周其復興乎．若如左氏所載以魯之半加齊之半之說．則是以力而不以義也．豈孔子之心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之．若忠信有所不足．於事君之道爲未盡．而徒以犯顏爲事．亦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故告之以勿欺之爲主焉．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達盡其事理也．上達者．反本天理也．下達者．趨末人欲也．皆云達者．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云喻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以成己也．所爲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學者爲己而已．己立．而爲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爲人之心．則是徇於外而遺其本矣．本既不立．無以成身．而又將何以及人乎．（一本云．學以成己也．古之學者．爲其所當然而已．若爲人而學．其作輟皆以人而已．豈所以爲學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公明賈之稱文子．其言雖美．而實則失之．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已見上．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獨祿位之稱．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之間．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爲不出其位也．非有主乎其中者．其能然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是可恥也．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道．不越是三者而已矣．自學而言之．則知知仁守勇決．三者所當並進也．自德而言之．勇之成名有未及乎知．而知之成名有未造乎仁也．夫子言之而不居．郁乎其忠厚而浩乎其無窮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捄失者．宜深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爲能盡也．而況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己知之心萌於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億不信者．智術之用．而先覺者．誠信之存．蓋誠信充積於內．則人之情僞．事之幾微．自無得而逃．如鑑明於此．而妍醜莫隱也．若先以逆與億加之．則吾固已自陷於欺妄之域矣．雖使有時而或中．至於情僞之變．幾微之會．必不能以先覺．是猶反鑑而索照也．雖然．固有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者．則以夫天資雖美．而誠身之未至也．故必曰先覺之是賢．此所以貴乎學也．（一本云．孔注．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此解文義順．蓋人必欲以先覺爲賢．則未免於逆詐億不信．而不知其在己者先昭於巧僞矣．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何必以能逆億於先爲賢乎．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辭氣何其溫厚而含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包注．固．謂疾世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疾．猶病也．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佝口者．夫子以爲非敢爲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病世之固陋而欲以啓告之．則有所不得已焉者．微生之淺．蓋未知聖人天地生物之心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也．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尙德爲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怨報怨。固爲刑戮之民。然以德報怨。亦私意耳。蓋所謂怨者猶横在胸中故也。若君子之心。則何怨之存。以直答之而已。直者。蓋待人之常道。順理之是非也。以待人之常道待怨者。則怨之不存可知矣。然於有德者則不能以忘德之之意未嘗不存。蓋亦非姑息之謂。特周旋曲折之間。每致其數篤焉耳。此忠厚之心也。（一本云怨有輕重若施於己之怨。則犯而不校。何報之有。若君父兄弟交游之怨。則義有當報者。於所不當報而不報。於所當報而報。皆順夫理之當然。此所謂直也。直則非出於血氣可知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問者。賜有問焉。可謂達矣。無所必於天。故不怨。無所期於人。故不尤。惟篤其在己者而已。下學而上達是也。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知我者其天乎。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道。故其發言自然如此。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與有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方之孟子予之不遇臧倉之論。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者。超然遠舉。不與世事接也。如太公伯夷居海濱之時。辟地。不居亂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之者也。辟言。言弗行則去之者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横渠張子曰。謂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蓋賢者之隱於抱關擊柝。知其不可爲而遂已者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辭氣。緩而不迫。則其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去聲）矣。

荷蕢聞磬聲。以有心蓋夫子。然彼獨未知夫子之心也。則以爲區區然欲世之知而已。故謂莫己知則可以已。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人不己知。則當已也。果哉。末之難矣。謂其言之果而無待與之辨論矣。難（去聲）如楚狂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蓧丈人。則使子路反見之。蓋察其辭氣。恐或可告語故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問。此特以利害論。而未究夫事理之實也。冢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三年之間。百官皆總己以聽矣。夫君敷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何以教民孝乎。夫子謂古之人皆然。蓋言此天下之常經。古人之通道故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篤於禮。則民興辭遜而順其長上。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盡。則所爲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其推之家。以及於國。以及於天下。皆是理也。極其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語。理亦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己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又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之毋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內。堯舜固欲己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無窮盡。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放逸自居。而不出於禮者之域。於其母死。升木而歌。則可見其人矣。其在莊周列禦寇之下乎。聖人於其夷踞以俟。即其歷而數之。以爲幼而不率其幼。長而無可稱述。如是而老而不死。亦賊於天理而已。蓋幼者當孫弟。是乃天理也。於是而不率。則無往而不爲賊天理矣。方是時。原壤亦長矣。而聖人自其幼不孫弟數之。則見其弊之所自也。意原壤是時猶可以告。故叩脛而告之。是亦教者之一術也。（一本云。聖人之教人。必使之自幼而習於小學之事。蓋孫弟乃學之本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童子。意者其將命有若成人。故或人疑其爲求益者也。夫子之意。以爲童子當爲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習。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故以爲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遂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而防放怡之萌。使之循而有進也。其可忽諸。

癸巳論語解卷第八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方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獨曰俎豆之事者。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對其問陳之辭也。蓋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者。於其所為、一日而不敢安者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之慍。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流於濫為異耳。濫者、汎溢之稱。言失其守也。怨天尤人。有動於中。則將失其守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進而語之。多學而識之。固賜之所以觀聖人者。賜聞斯言而遽曰非與。知夫子將有以告己也。亦可謂達矣。告之以予一以貫之。使之極夫體之所該而用之所宗也。所謂約我以禮者與。雖然。學必博而後可歸於約。多學而識之。固學者所當從事也。若遽欲躐等以進夫一貫之妙。而於所謂博以文者曾有所未習焉。是為終於窮大失居而已。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有異也。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二子所造蓋有淺深。故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者之當其可、則亦一也。此亦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者。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曰無為而治。又曰夫何為哉。蓋敘典秩禮。命德討罪。莫非天也。舜何所為於其間哉。恭己以正南面而已。恭己則奉順而不失也。正南面云者。猶云以是居正位而已。獨稱舜者。禮樂法度至舜而備。人見其制作之盛。而不知其本無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篤敬者。致謹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而不可。故雖居蠻貊之邦亦可行也。蓋人雖不己知。而在己者亦未嘗不行焉。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安而已。故雖州里亦有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存之不衰。而欲保之於言行之間。難矣。存而不舍。則見於言行者斯不違焉。如是而後可以行也。子張書諸紳。若事而不敢忘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之卷而懷之。則能因時而屈伸者也。故謂之君子。然比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而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失人則非所以成物。失言則非所以成己。然非所以成物。是亦有害於成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

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爲己者之先務也．若所事與所友汎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亦爲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曰．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以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與行而無斁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之不遠．其憂卽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道之難行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位於朝者．以薦賢相先爲義．旣知其賢而不與立．是冒居其位而已．故爲竊據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小人不篤之己．而責於人者深．其心未嘗須臾而得其平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侯氏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居之益．爲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相處．不及於義．而徒以小慧爲能．非惟無益．反有損矣．故曰難矣哉．蓋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不講求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其損豈不大乎．故小慧之行．義之賊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

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爲體．而禮與遜所以爲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此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爲能處此而弗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不云如有所毀譽．而獨言譽者．聖人樂與人爲善之心也．且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毀抑又可知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有馬借人乘之．己雖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習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進德者以謀言爲先．當大

學者以忍性爲本。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辨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不遠人。顧充之何如耳。充盡其道。即是聖人。故曰人能弘道。然道非於衆人之身而不足、而於聖人之身有餘也。道固自若耳。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存。斯爲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爲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爲無益也。學者所以習而行之也。習而行之。則其思爲益矣。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爲無益之思也。即己而言所以教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與食之心不兩存也。謀者。思慮營爲之也。耕本爲求食而已。豈望餒哉。而豐荒之不齊。則餒存焉。譬之學者。本爲求道而已。豈望祿哉。而上之人知而舉之。則祿存焉。學者不求祿之心。如耕者之不望餒可也。直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憂道。故謀道。惟不憂貧。故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斁。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爲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粲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是也。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而其小有才知。亦不可廢也。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夫民所以不肯爲仁。若是其甚者。其故何哉。私欲蔽之也。能克其私。則其於仁也孰禦。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遂曠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

人所禀之質。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其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爲謀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於達意則止。蓋過是則爲徇於辭而反害於實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旣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爲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孔注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由求以伐顓臾之事告。而夫子首呼求以語之。豈求在季氏之間爲用事者耶。社稷臣、謂在吾疆土之內而主事者。冉有以夫子之不善是也。則以爲是季孫之意而已。夫子責之以爲人之相。不能扶持其顛危。則安所用之。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豈得歸過於他人。主之者實任之耳。冉子至此無所遁其情。則言顓臾當取之意。意實欲之。而不曰欲之。更爲之辭。以文其事。君子之所疾也。夫季氏增植其私家。其意非特憂顓臾爲子孫憂而已也。蓋欲廣土地而利其有耳。夫子告之以爲國之常道。蓋有國者不以狹土少民爲患。患澤之不能均耳。不以貨財不足爲患。患民情之不安耳。若施均一之政。則百姓足。而何不足之憂。若有以和協之。則人情得。而何寡之慮。有以安輯之。則上下寧。而何傾危之至。此蓋爲國能邇之道也。近者悅而遠者來矣。而猶有不服焉。則益求之於己。修文德而已。文德。仁也。於其來也。則亦安之而已。蓋主於使遠近俱安而已。此乃爲國家者之常道也。使季氏爲魯國之政而悖是道。則遂收嘗私門弱公室。爲分外之舉。以失民心乎。求也爲相。既不能使之修德以來遠人。而其近亦日以離散而莫能守。乃欲動干戈以逞其欲。夫季氏。魯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顓臾爲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爲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斯爲具臣而已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爲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斯言發於魯定公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

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禮樂者。進反之義。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公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於敬肆而已。驕樂、以驕矜爲樂也。宴樂、以宴安爲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言未及而言。欲言之意先之也。故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故謂之隱。未見顏色之相接也。而遽發言。是又甚於躁者。冥行而已。故謂之瞽。察言而觀色。所以爲達也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鬭。血氣既衰。則斂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至於成德之君子。固有以化其血氣之私。然戒心亦未嘗不存也。此放鄭聲、遠佞人。孔子所以告顏子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者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或曰。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生知、學知、困知。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生知者。天稟所鍾之全粹。不待學而自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

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者。以夫人性之本善故耳。若困而不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爲下愚矣。然而生知、學知、困學、其至雖一。而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玩諸古聖賢。則亦可見矣。孔注、困。謂有所不通。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思當乎此。則畏乎此。天理之所由擴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楊氏曰。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故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與見得。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見善如不及。徒義之從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之甚也。此篤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舉夷齊而言。夷齊所謂能求其志者也。先以齊景公爲言。以見求志者非有慕乎外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疏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則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正名之意也。其名雖是。而可亂其實乎。春秋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其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公平之爲者。又其甚則有若魯昭之娶同姓者。其實之乖一至於此。然則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夫邦人及異邦之人稱之。其得安乎哉。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歟。

癸巳論語解卷第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欲夫子之見己。以夫子之不往也。則歸豚焉。欲夫子之來拜也。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之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申不已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之知。夫子誠未嘗不欲仕者。特非其道則不可耳。是則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若他人遜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傷於辭危。聖人從容酬酢。其含蓄中節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爲人之類矣。而人實不肯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

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則不淪於下。下愚則不達於上。苟非上知下愚。則念不念之分。固可得而移也。上知下愚一存於氣稟乎。曰。不然。上知固生知之流。然亦學而可至也。均是人也。雖氣稟之濁。亦豈有不可變者乎。惟其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爲安於下愚而不可移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爲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爲是。而謂前言爲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謂其不徒然者。以其肯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故諸侯逼天子。大夫僭諸侯。而陪臣畔大夫。此東周之爲也。如使聖人得用。必以正名爲先。因將反東周之爲而復西周之舊。則夫公山弗擾其得爲今日之非乎。子路之不說。懼其汙也。不知使聖人而誠可往。則其撥亂反正固有道矣。或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權耶。其能强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爲東周亦未可知也。夫弗擾不稟命於公而輒畔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加甚焉。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爲篡奪之計者也。若夫子意其如是而欲往。則是聖人可陷而可罔也。其說失之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此君子守身之常法也。至於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然後可以言此。蓋堅之至、則磨而不磷矣。白之至、則涅而不緇矣。故楊氏曰。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然而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而卒不往者。則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路蓋不悅乎弗擾之召矣。及佛肸之召。而復有言焉。則以其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安。故問辨之不敢釋。抑可謂善學矣。然而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而

未能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進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興。謂興己之善。觀、謂觀人之志。和平而無邪。故可以羣。親切而不傷。故可以怨。溫柔敦厚。深篤乎人倫之際。故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而又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則詩其可以不學乎。張子曰。止言事父事君。舉其重者言之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周南召南者。謂躬行周南召南之實也。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齊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事。而後爲家齊。由此而達之。則無所不可行。若爲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亦不可以推而行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然而未有不修身而家齊者。故欲爲周南召南者。又以修身爲先。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固所以行禮也。鐘鼓固所以爲樂也。謂玉帛鐘鼓爲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諸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小人、謂在下之小人。言君子而色厲內荏。則其爲欺與小人之爲穿窬者無以異也。尹氏曰。色厲而內荏。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答萬章之問詳之矣。惟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爲賊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是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爲事也。其所爲患得者。乃計利自便之心。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矣。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爲。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篡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爲鄙夫者。蓋區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衒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敝。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抑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變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已見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亂事實。使是非邪正皆紊亂。邦家所由傾覆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言本以明理也。聖人恐學者但求於言而反以支離也。故有予欲無言之歎。子貢從而問焉。亦可謂達矣。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亦何隱哉。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也。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制禮。爲之過不及之節。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孔子反復告之以女安則爲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隱於中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君子尚義不尚勇。蓋尚勇則徒知勇之務。而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之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亂、謂亂常理也。盜。謂盜其上也。君子小人。以在上在下者爲稱。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一本作妄動）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徼。孔注云。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常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猶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早也。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者皆當其時。於其身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自靖以獻於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爲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爲仁。以其不失夫性之理故也。（一作以其中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然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下惠謂焉往而不三黜。則所以期於斯世者亦幾於不恭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焉。如楚狂、耦耕、荷蓧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而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景公計其所以待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逆矣。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閒。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不係待之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亡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而不迫。其人天資亦高矣。夫子意其可以告語。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蹤迹而已。於是見其隘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夫子使子路問津。亦察其容止之有異也。長沮謂是知津矣。此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之意。則以爲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言其徒勞爾。故以夫子爲辟人之士。謂其道不合而後去也。以己爲辟世之士。謂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夫子憮然者。以其與吾意異也。夫人不可與鳥獸同羣。當與斯人爲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變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何事於變易乎。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之。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爲可耳。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其意以謂吾知勤四體、分五穀之爲道耳。植杖而芸。亦不迫矣。子路聽其辭氣。見其容止而敬之。拱而立。未知所言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以食。而復見其二子。則其爲人蓋有餘裕而疑非遂絕世者也。故夫子以爲隱者。而使子路反見之。欲有以告語之也。至則行矣。則惟恐人之已知。故行以避焉。其隘可知也。子路所云。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者、宜也。故宜莫大於君臣。故以不仕爲無義。丈人之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者也。其不可得而廢者。非以其性之所有乎。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爲大也。君子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此篇所載楚狂、耦耕、荷蓧。此四人皆素隱者。然就其中荷蓧其亦高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七人者皆爲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淺深之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歟。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故言者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爲。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素隱行怪之爲。有合於權。爲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存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何如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大而化之。其惟天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故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而已。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張子曰。始者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踰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四言者。反復而言之。皆當在所篤也。篤乎此。則君國子民之本立矣。不施其親。尹氏曰。親者不失其爲親。是以無所施。此說爲安。大臣既用之。則當聽其言而使得行其道。其可使怨不吾以乎。故舊無大故則不棄絕之。大故、必得罪於國與民者也。然曰不棄而已。非私以爵祿也。無求備於一人。於一夫之身而求備。非特失用才之道。而亦非所以養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張子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楊曰。八人盡爲士之道。故謂之八士。

癸巳論語解卷第十

子張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者．猶云若是可謂士矣．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爲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苟其不然．雖有爲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爲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汎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拒其不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甚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雖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堯舜之道．天下之達道也．非堯舜之道．皆小道而已．小道亦各有所長．非無可觀也．然以致遠．則必有弊而不可以行．致遠、謂推之天下與來世也．君子之學．豈但爲目前計哉．亦期以遠而已．則夫小道者宜君子之不爲也．然惟其有可觀．故可以惑人．人惑之．謂見其近利云耳．若以致遠存心．則烏能惑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爲仁．而仁不外是也．惟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躐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百工居肆．所以成其事也．君子務學．所以致其道也．致者、極其至也．蓋道本不離人．然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耳．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强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民信則心誠服矣．君信則志意交矣．然所爲信者．在乎篤之己者何如耳．易曰．有孚盈缶．夫使民而民以爲厲己．諫君而君以爲謗己．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若舍己而尤人．不亦殆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而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故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爲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蓋其出入未嘗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爲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篇所載子夏之言、無非切要、而此章尤爲能發明聖門之閫奧、孰先傳、孰後倦、謂君子教人、具有次序、蓋其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可後而倦不傳、但學者資質閒見如草木區分之不同、故所得有淺深之異、而君子之道本末實一致耳、故曰焉可誣也、若夫始末兼舉而無餘蘊、則是聖人矣、非學者事也、今夫小子習爲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其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洒埽應對進退之間、若以此爲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本末爲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爲弊蓋有不勝言矣、以子游久在聖門、而其差猶若此、甚矣論學之難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主於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其爲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爲難與並爲仁也歟、蓋是道也、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以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以爲難能、特曰爲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必善矣、固當奉而戴之、若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爲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歟、故有取其不忍以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夫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

則有以仁乎斯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如川澤是也、川澤處卑、衆水趨萃、紂之不道、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爲不善、而天下之惡將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極也、皆稱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飛廉惡來之徒皆集於朝、不善之積、日累月成、以至於貫盈、是豈不猶川澤所居者下、而衆水皆歸之者乎、故君子惡居下流、强爲善而已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人皆見之者、君子不以文飾掩蔽其過也、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萬理盈於天地間、莫非文武之道、道初無存亡增損、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人人莫不有文武之道也、至於庶民耕田而鑿井、仰而俯育、文武之道、亦何嘗無乎、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常師也、此其所以備斯文之大全、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即此意耳、特以文武爲言者、以文王武王以來其傳至於孔子故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所造愈深、則人愈難識、而況於聖人之爲至乎、非得其門而入者、何由知其蘊也、雖然、武叔亦豈眞能窺子貢者哉、使其果能之、則其於夫子之道、望乎牆仞、當知起尊敬之心、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貢善喩、如宮牆日月之喩、皆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誠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貢以日月喩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喩聖人之不可及、尤爲切至矣、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爲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無不得其所者也、其猶萬物之於天乎、子貢知足以知此、其所造亦深矣、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非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所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程子謂曰字上脫一湯字。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爾。己有罪。則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舉賢之義爲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徵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權量者。法度之所由出也。故不可不先謹。法度審。則綱紀定。廢官修。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弊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以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歸。此民之所以歸心也。以民食爲重。則人務本而有以厚其生。以喪祭爲重。則

民愼終而有以哀其死。凡此皆爲政之綱紀也。而行之則有本焉。下四者是也。寬則民有所措。故得衆。信則民願爲之役。故民任。敏則無失時之患。故有功。公則順天下之好惡。故說。然是四者之中。公又爲本也。此亦孔子之所常言帝王爲治之要。門人幷記於此。亦春秋示百王大法之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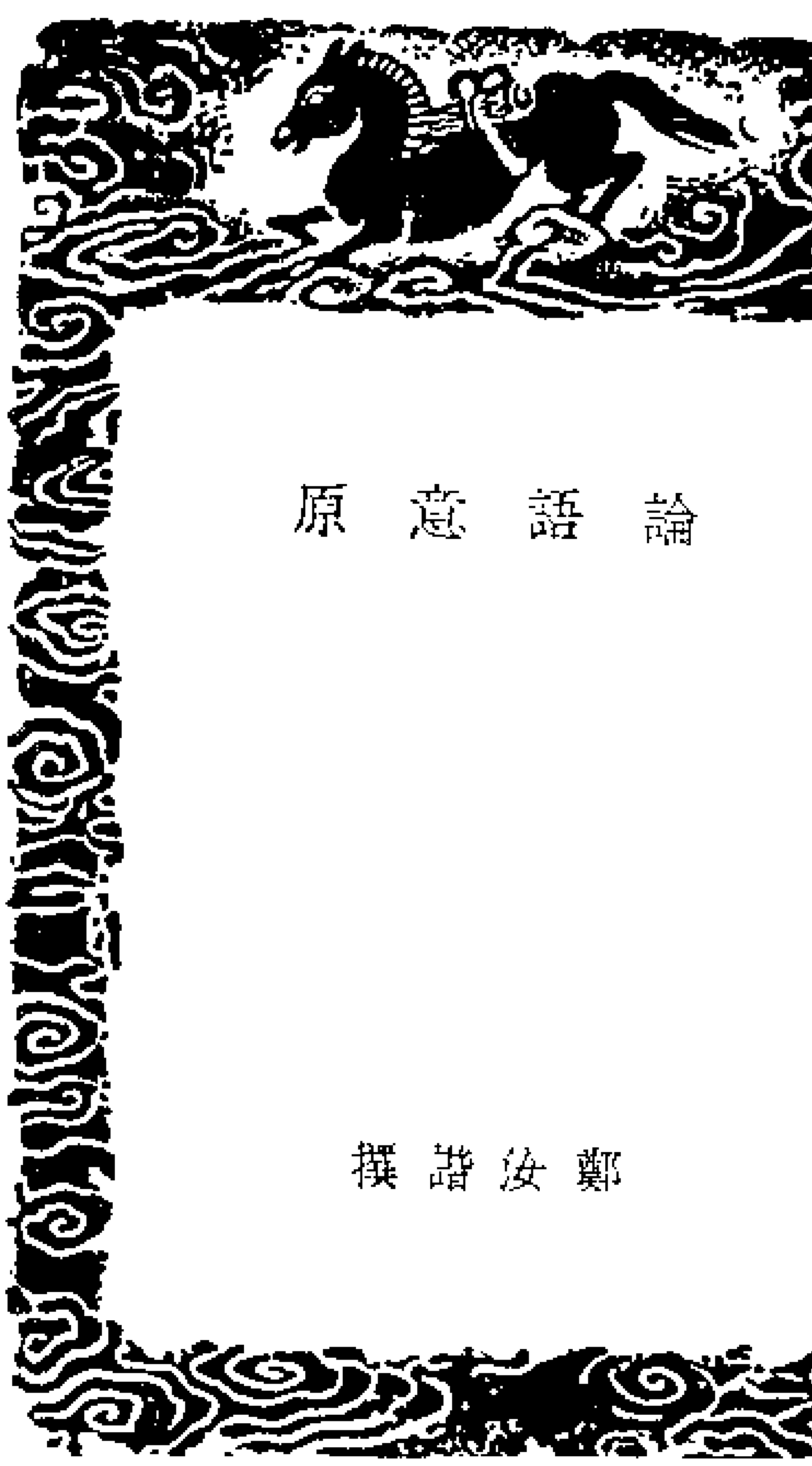
孔子論爲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復以附前章之後。姑息以予民。則惠而費矣。若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是則其爲惠均平。而何費之有。使之不以其道。則勞而怨矣。以逸道使民。則何怨之有。凡欲於己私者。皆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則何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安裕。故常泰然。而無所不敬也。故不驕。若夫以勢位智力自恃。則驕。驕則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視。

臨之以莊也。持身如是之嚴。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施於人者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而欲仁又其本歟。不教而殺。謂未嘗有教以先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戒告而視其成。是暴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則欲必至。是賊之而已。三者皆不仁者之爲也。猶之與人。當予則與之耳。若爲政但知守出納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有司之事耳。尸其政而但爲有司之事。豈不失爲人上之道乎。此不知者之爲也。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五美之後。必繼之以四惡之防。聖人之戒深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所論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履踐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

吾家自前明遜志先生以經術教授鄉里。詩書遺澤。幸無失墜。所著遜志錄、歸田集、性理纂言、毛詩特解等。鵬惜聞其名而未見其書。卽一世祖忠獻公勳業爛如。而所著論語解亦散佚不可致。經義考僅傳其目四卷而已。惟南軒先生論語解十卷。爲朱子集注所采。流傳於世。與太極通書等並垂不朽。甲子夏仲。兄出篋中是編授鵬。鵬敬謹校錄。梓入叢書。庶幾沐浴世澤。永藏家塾。並以見遜志先生之承先啓後。坊裒儒英。其來有自云。乙丑春日。裔孫海鵬謹識於傳望樓。



論語意原

鄭汝諧撰

論語意原提要

論語意原四卷。宋鄭汝諧撰。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江通志云。中教官科。遷知信州。召爲考功郎。累階徽猷閣待制。振孫去汝諧世近。疑通志誤也。是編前有自序。稱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于論語則可。謂論語之意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于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旣斷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鋟板于贛于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撮其簡要者。復鋟于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稿。亦可謂刻意研求矣。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尙別有一書。適與同名。然振孫載詩總聞。亦爲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題。則確爲王質之書。疑所載者卽汝諧此書。偶未致其名也。又德秀序稱其學出于伊洛。然所說頗與朱子集註異。如以衞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以子賤爲人沈默簡重。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備一解。至以使民戰栗爲魯哀公之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爲一章。則太奇矣。然綜其大致。則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稱其言雖異于先儒。而未嘗不合義理之正。朱子亦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著。中間略看亦有好處。是朱子亦不以其異己爲嫌矣。

原序

東谷鄭公之學。本於伊洛諸君子。而沈潛玩繹。必求至於深造自得之地。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深也。德秀於贊傳。已序其篇末矣。至論語意原。則以己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於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於子賤章。謂其爲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爲君子。於闕黨章。謂以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聖人蓋傷之。於三仁章。謂微子之去爲去王朝。而之國非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雖若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於義理之正。有微顯闡幽之從而無詭常求異之過。蓋信乎其自得也。前輩開學之不苟如此。可以爲法矣。建安眞德秀書。

自序

或問鄭子曰。論語之書。釋者甚多。子復爲之說。不亦贅乎。余曰。非贅也。聖人之言。溥博淵深。非若諸子可俄而測度也、漢唐以來。鮮有識其旨者。本朝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此書之義。斯謂諸公有功於此書則可。謂此書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何者。言有盡。旨無窮。譬之山海之藏。隨取而獲。取者雖夥。未見能竭其藏也。學者志於自得而已。徒取信於他人之得。不知反我心以求其得。是謂口耳之學。君子無取焉。余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殫思。以求其指歸。積有年矣。日進月化。頗窺聖心之萬一。旣繼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理之所在。不知其出於人也、出於己也。期歸於常而已。雖然。余豈敢自以爲當哉。倘賴同志者有以教告之。東谷鄭汝諧序。

論語意原。嘗鋟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撥其簡要者。復鋟版於池陽。今之所見。稍異於昔。若得若失。必有能辨之者。紹興甲寅。汝諧書。

論語意原目錄

卷一
學而第一　爲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卷二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卷三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卷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論語意原卷一

宋　鄭汝諧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數語蓋孔門入道之要。故以爲首章。古人之學。必有入處。於所入處而用力焉。是之謂習。顏子之克己。曾子之三省。皆習也。習曰時習。非曰無時不習也。當其可之謂時也。譬之嬰孩。其始無一能焉。已而學言。則能言也。已而學步。則能步也。已而學揖遜。學數與方名。又皆能也。每進一等。則一時也。其進之之時。豈不大可說乎。學者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其知也。其能也。果何物哉。皆習之而有得也。所說在我。非外鑠也。在遠之朋。何自而來耶。一氣生春。萬物潛動。水必流濕。火必就燥。志氣之合。相與涵泳於太和之中。其樂顧可量哉。至此。則舉天下之物不足易吾之樂。人之知不知。於我無分毫損益也。猶之八珍之羞。推食焉而後知味。彼不我知者。蓋未嘗食也。以其未嘗食而慍其不知味。豈理也哉。三千之子。所以依依於洙泗之上。雖患難窮困不肯舍去者。蓋深造此境。獨知此味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周衰之時。天理絕滅。視犯上作亂之事如蹈袵席然。此其禍何自而生哉。生於本心之亡也。有子推本而言之曰。使其孝弟。焉能犯上。苟不犯上。焉能作亂。僞之之辭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道難名也。仁可見也。故先之以道。又申之以仁也。仁道至大。孝弟乃仁中之一事爾。然聖賢之教人。必自近者始。教之以道與仁。彼不知何者爲道。何者爲仁。惟告之以孝弟。皆知所自入矣。孟子又慮爲孝弟者無所入。乃指疾徐之行以誘之。其言愈近。其理愈切。聖賢立教之意。其至矣乎。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仁者。人心之天也。不仁者。以僞滅天也。剛毅木訥。何以近仁。其本心存也。巧言令色。何以鮮仁。去本心遠矣。聖人察其外之所以異。而知其中之所存。曰鮮。曰近。有是理也。不敢必以其外而斷其內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爲人而謀。忠乃在我。交乎朋友。信乃在我。傳業於人。習乃在我。凡與物接者。皆以省諸身。合彼己之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二之也。以其成己者而成物。一之也。三省至矣。故以一貫詔之。三省者。用力之地。一貫者。悟入之時。古人之學。其始卒皆可致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猶大路也。謂其必出於此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有本有文。世之爲子弟者。與父兄之教子弟者。皆文也。非本也。能言則學應對之文。少長則學進退之文。成童舞勺。文也。數與方名亦文也。進而至於誦詩讀書。習禮閱樂。無非文也。文固不可不學。其本則固有在矣。孝弟謹信。博愛親仁。所以爲賢爲君子者。皆自此出。必學乎此。以其餘閒之力而學文。是之謂務本。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味此數語。乃誠慤篤實者之爲也。凡天資之美者。學以進之。其不美者。學以化之。以誠慤篤實之資而行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不學固不害其美。學焉則可進於光明盛大之域。子夏之言。非教人以不必學也。言爲學之本在是。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主忠信。尊德性也。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內外交相養之道。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天理之在人心。未始亡也。利欲惑之。則忘其初矣。列國之諸侯。非必人人爲驩兜、爲檮杌也。今見聖人盛德之容。其亦不欲與之謀其政乎。推其道人莫能容。是以始雖謀之。終必棄之。當夫子皇皇於七十二國。豈可謂無所求也哉。然夫子之求。非衆人之求也。求行吾道以澤天下爾。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觀字。傚旨也。宜深求之。若曰從其志。從其行。則不可爲通訓矣。禹不遂治水之績。蔡仲不免於率德改行。父有爭子。然後不陷于不義。曰觀其志。觀其行。人子當以心體之。雖有可改者。三年居喪之時。未可遽改。所以立萬世之法。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之體至敬。而其用貴和。先王之道。以斯爲美。事無小大皆由此道也。其有所不行者。以其一於和而不以禮節之。是以不可行也。下言亦不可行。乃申言上文有所不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一節明近似者易以差也。言貴於信。行貴於恭。學貴於有所因。三者皆正理。然不可不謹其差也。信者守其必然。義則權其可否。信不近義。則其信差矣。其言不可復也。恭者一於卑遜。禮則稱物平施。恭不近禮。則其恭差矣。必至於自取辱也。因者。因於人。親者。親切也。孟子之學。因於子思。子思之學。因於曾子。因而不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因於田子方。子方之學。因於子夏。因而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傳之而弊。孟子之學。百世可宗。善與不善之間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切磋琢磨。學問之事也。尙非學問。則所樂者何事。所好者何禮。此子貢能知其所自來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居中不動。而衆星共之。然後見北辰之尊。在上無爲。而天下歸之。然後見聖人之德。以心感心。[illegible]尊勸。德之爲用大矣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删詩斷之以此。（案不當爲蔽、斷也、古經所用蔽字多作斷解、如惟先蔽志、不蔽要囚之蔽、皆斷義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論聖人者。皆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此成聖之事。所以成聖者。未有不由學以進也。然人之資有上下昏明之異。故其進有遲速分量之殊。所以必資於學者則一也。彼愚而不學者。失其本心。其少也。昧而無知。其壯也。闇而多欲。其老也。耄而貪得。終身行於血氣之中。甚焉而後已。其有志於學者。則以天理而勝人欲。或有所未能勝。於是有作輟焉。有間斷焉。其上好學若顏子者。人欲剝消。天理如復。猶未至於從容而中也。惟聖人心地明白。自志學至於從心。皆能次第言之。至於不踰矩。則與天爲一。無適而非天也。是謂自誠而明。是謂至誠無息。是謂純亦不已。舍是而論生知。非知聖人者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懿子。僖子之子也。昭公反自楚。僖子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屬懿子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懿子以孝爲問。答之以無違。懿子不復致疑者。謂夫子教之以無違其父之命而學禮也。然聖人之意不止於是。故以無違之旨告於樊遲。使之終其身不忘其親也。亦使學者知無違之旨非謂惟父命之從也。孟武伯。懿子之子也。彼以其父學於聖人。亦從而問孝焉。武伯欲因馬於成。成宰公孫宿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武伯怒。襲成。成有可使武伯鞭之。懿子之卒。成人奔喪。弗內。卻此觀之。武伯殆疑於其親。可知矣。推此二事。則知告子游子夏者。無非中其事親之失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顏子見其堅高。見其前後。見其所立卓爾。不言之際。猶有所覺。聞言而解。尙何俟於辨問乎。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至理藏於人心。猶淵泉也。尋之而愈深。導之而必達。引之以漸進。則[illegible]涌而已。故者。昔之所得也。新者。今之所見也。以昔之所得者。紬繹之。溫習之。而今之所見者又日新焉。在我者有所覺。斯可以覺他人也。

子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不徒言焉。而踐其實。則君子之名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疑似之際。必深辨之。驕泰和同。皆此意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聖人之所辨者。疑似而已。若異端之於吾道。如黑白。如東西。夫人皆知之。何必攻也。後世好與釋老辨者。蓋未識聖人之心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聞見未嘗得也。知之而後有得也。直猶嘗者也。食肉而知其味。得之聞見者。

嘗未食也。子路失之過取。故告之。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耕也。餒在其中。耕豈期於餒哉。學也。祿在其中。學豈期於祿哉。曰在其中。所以平其心也。子張堂堂色莊。志在務外。不致詳於言行之際。則多聞多見。祗以爲累爾。飲食陳於吾前。必擇其可食而食焉。不擇而食。病之階也。言行非必得祿也。因其問祿。以是救其失焉爾。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澄源正本。聖賢之事。季康子何足以知此。聖人之言。不爲人廢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信存於吾心。至隱微也。而交於天下者在是。信非惟信其言也。有一不誠於吾心。則非信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以十世爲問。問其事也。百世可知者。言其理也。使子張能悟此理。則知所問之失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二者之心。所趨則一。

八佾第三

春秋之辭。有微有顯。有婉有直。觸於心者有輕重。故見於辭者有淺深。天之爲怒也。有疾風。有驟雨。有雷霆。其爲物不同。其爲怒則一。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百世之下。誦其言。迴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當時之亂臣賊子。聞之而不知懼。可見天理之絕滅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偃然不以動其心。不忍之心滅矣。疾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是詩指天子辟公爲言。夫人知其不當用。而三家者用之。其惑甚矣。直曰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人心也。禮樂之起。本於人心也。不仁則陵犯乖爭。無所不有。尚何取於禮樂乎。鄙之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之有本末。猶之形影源流也。後世忘禮之本。猶遺形而求影。舍源而治流也。禮之始。惟儉而已。聖人以其太簡也。故爲之宮室。以文其檜巢之居。爲之俎豆。以文其汙尊之飲。喪之始。惟戚而已。聖人慮其

傷生也。故節之以三日之食。使之不滅性。節之以三年之制。示之以有終。禮之文。生之節。所以納之於中也。後世乃因文以爲質。因節而爲儉。以奢觀儉。以易觀戚。雖均爲失中。然戚與儉不失其本。而奢與易則末流之弊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諸夏雖有君。僭竊陵犯。與無同也。夷狄不爾。而諸夏乃爾。傷之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以知禮之事歸之鬼神。責在人者見聞習熟。皆無足責矣。所以深罪冉有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絢、飾也。素、質也。夫有容者皆可爲絢飾。何以巧笑之倩。目之盼。有此素質者而後可爲之。此子夏之所疑也。蓋繪畫之事以素爲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未有能勝其質者。有事君之誠。斯可言朝覲會同之禮。有事親之誠。斯可言溫凊定省之禮。禮非爲可後也。所以爲禮者。固有其本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旨。蓋起於此。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魯、周之後。杞宋亡夏商之禮。以無文獻可證也。若魯則不然。以文則有典籍。以獻則有夫子。爲之君臣莫之致證何也。夫子意不在杞宋。託杞宋以見其意。特於魯則微其辭爾。禘、大祭也。灌、祭之始也。自灌以往不欲觀。始末皆失也。或人問之。乃以爲難。聖人言之。則未免於非魯。故曰不知也。終於不言。則其義不明。故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卽灌而不薦之義。此深告以禘之說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再加以子曰。與上文意不相屬。因論祭而類於此。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者、室之西南隅。竈者。五祀之一。祭五祀者。必先祭於其所。而後迎尸而祭於奧。奧有常尊。不若竈爲親近。故託祭以爲諷。聖人亦因祭而對以無所禱也。觀其辭則正而不迫。玩其意則凜然而不可犯。雖雜於他書之中。亦識其爲聖人之言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從周者。從文武周公之法度也。從先進者。不以文滅質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之言也。夫子釋之曰。所以不主皮者。爲其力之不同科。科、等也。主皮、貫革也。不以力强人。此古者忠厚之道。故思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說者謂魯自文公不視朔。惟用餼羊。故子貢欲去之。此未之深致也。春秋書文公四不視朔。皆以疾也。使視朔之禮因文公而廢。則當書初不視朔。如書初獻六羽、初稅畝之類。特書四不視朔。是踰月猶視朔也。古者大子以季冬頒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藏於祖廟。每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子貢之意。謂四時各有祭廟之禮。請朔於廟告焉可也。不必用餼羊也。夫子之意若曰。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告朔用羊。其來已久。魯之君臣。方且日怠於禮。去一餼羊。未害也。彼謂先王之禮。皆可隨時而廢。廢之不已。將至於泯滅矣。是所愛者一羊。而於禮則無所愛也。識慮之近遠。於此可見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夫子盡禮於其君。孟子乃謂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孔孟非固爲異也。孔子尊君。孟子尊道。孔子之道固尊也。不自尊而尊君。所以勵犯分之臣。然不失其爲尊道也。孟子之道。人未之尊也。藐其君而自尊。所以勵枉己之臣。亦無害於尊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夫子言。君使臣。臣事君。各欲盡其道而已。至孟子乃有土芥犬馬國人寇讎之喻。夫子之時。君臣之大道。猶未淪胥也。至孟子之時。君臣直以利合。遂相與爲施報矣。雖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孟子之言。因有所激。然聖賢之分。可見於此。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求得窈窕。則哀之。其哀有所止。故不傷。既得淑女則樂之。其樂有所止。故不淫。出於閨門者。其情若此。形於家邦者。宜其有騶虞之化。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喪國之社則屋之。故國存則社存。國亡則社亡。凡言國之存亡者。必曰社稷云。夏之社以松。商之社以柏。周之社以栗。是三木者。至堅且久。三代以是示社稷久存之義。且使後世知所持循保守也。哀公心存殘忍。以栗爲使民戰栗。宰我聞之。而不復辨。是以責之曰。汝欲成遂其殘忍之事。故不說不諫乎。汝以失之於既往而不復咎之乎。不能隨事止諫之。宰我之失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必有無君之心。而後勸於惡。管仲方以禮與信正桓公。其肯爲是乎。此必爲桓公以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宜得。仲亦假然受之。不以爲過。所以指明其器之小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稱堯舜以爲賢。歎武樂而未盡善。所以深明武王不得已之心。而存君臣之大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刑政法度修矣。不寬非所以涖下。威儀文物備矣。不敬非所以爲禮。棺椁衣衾美矣。不哀非所以居喪。寬也。敬也。哀也。皆內心之發也。凡不出於內心。其末不足觀也。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聖人於仁智。皆析而言之。至論不能處仁者。則以爲不智。然則以多知爲智。而未嘗知仁。非聖人所謂智也。里、居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既曰能好能惡。又曰無惡。蓋以是反覆明仁人之心也。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爲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世豈有好耳目而惡足脾者哉。無名之指。屈則求信。非以其屈而惡之也。民之秉彝。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性情之正。曰無惡也。所以明體物之心。言雖不同。其歸則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或者謂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非也。聖人嘗言得矣。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後得。得之爲言。謂於利有獲也。兩言不以其道得之。初無二意。惟曰富貴固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則可富貴矣。然君子不處此富貴也。貧賤固人之所惡。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則不貧賤矣。然君子不去此貧賤也。以富貴貧賤反覆見意。欲人人知此理。是以互言之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仁則公。不仁則私。公者天理。私者人欲。夫子言仁。每每以好惡爲言。蓋人欲之私莫甚於好惡也。同乎

己者好之。異乎己者惡之。非過於吾心則好之。拂於吾心者則惡之。好惡百出。無非行於人欲之中。人欲之勝。天理之滅也。人皆曰好仁。私情亂之。故所好者未必仁。人皆曰惡不仁。私情亂之。故所惡者未必不仁。如使所好者誠仁。不可以有加矣。所惡者誠不仁。則不善者不能親其身矣。惟其所好非所好。所惡非所惡。是以終其身不至於仁。宜聖人歎其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仁、人心也。不見此心者。偏黨蔽之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無古今。無存亡。覺此。則死生之變猶夜旦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上有德。則禮義明。教化行。固君子之所安也。上有刑。則善有所恃。惡有所懼。亦君子之所安也。小人則不然。有士以居之。則苟安重遷。德則非其所知也。有惠以私之。則樂其所在。刑則非其所利也。君子小人識慮之遠近。用心之公私。於此分矣。當時之君。既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懷君子。爭城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懷小人矣。君子小人皆失其所。是以微示傷歎之意。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貫之道。物我同歸。自本根而爲枝葉。爲華實。人見其異。未嘗不一也。聖人之道。自盡己之性。至於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至於盡物之性。盡物之性。至於贊天地之化育。烏有二致哉。曾子之於三者。用力既到。所造亦深。夫子知其可以語此。故呼以告之。告之而無疑辭。聞之而不復致詰。以求安求。渾然無間。此孔門之心學也。程氏曰。忠者體。恕者用。謝氏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或謂曾子姑以忠恕語門人者。此不識忠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非止於不奢侈也。凡爲學修身、處事應物之理。裁之使近於本。而不至於放蕩。雖未合於中。其失亦鮮。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謂之獨行無徒者。必非可傳可繼之行。德者人心所同然。安有德立而無親近之者乎。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以其類應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在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寡過之人也。邦無道免於刑戮。保身之人也。以女妻人。所取者如此而已。亦足以見聖人不求備之心。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說者謂子賤之賢。非得魯之君子薰染漸漬。安取其爲君子。夫舍其人之善而不稱。乃歸於他人之漸染。非聖人忠厚之言。蓋子賤之爲人。必沈厚簡默。不祈人之知者。自非稱多君子。孰能取其爲君子也。觀子賤之爲宰。不下堂彈琴而化。則其氣象可知。使其生於他邦。與謀臣說士混然而並處。則子賤之賢亦無以自見於世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顏閔以下。惟子貢晚年爲有所得。識夫子性與天道於文章之中。知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此非皆試之言。有所覺也。一日自以何如爲問。必其心境昭明。以其所以日改月化者就聖人求質之耳。許之以器。器者、成材之稱也。器有大小。有貴賤。瑚璉乃清廟可貴之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聖人於羣弟子所得之處。時發其機而叩擊之、獎策之。彼確然自信者。必不惑於聖人之言。若漆雕開未之能信、是也。子路聞乘桴浮海之言。躍然而喜。是墮於轉徙之中矣。曰無所取材。所以深中其病。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聖人擬人必以其倫。以回也孰愈爲問。可見賜之所得已幾於顏子之後矣。二子之優劣。聖人豈不知之。必使賜自言者。欲見賜之學與未學也。聞一知十。因始而知終也。聞一知二。因此而知彼也。賜非特自知。亦深知顏子之蘊。故曰吾與女弗如也。使爲臆度之說。必有以警之。而亦弗與之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裂眥之怒。異乎嘻笑。責之嚴。所以誨之切。不可謂誅絕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其言則是。其用力則未到。故激而進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至難言也。夫子寓之於文章之中。惟子貢能聞之。至孟子則諄諄然言性善。言天道。夫子示人以其端。欲學者至於自得。孟子闡其蘊以示人。欲天下皆可知。夫子之設教。元氣也。雨露所滋。萬物自遂。孟子之設教。生物也。既栽培之。又灌溉之。孔孟之心則一。所以爲聖賢者。則有分量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聞而必行。猶飢而必食。既食矣。惟恐美味至於吾前而食之不速。不幾於貪乎。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橫渠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與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如何。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觀文子言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想其臨事之際。必慮而後行。故人以三思稱之。然天下之理。不出於善惡利害是非得失之兩途。思此而復思彼。其去取從違。可坐判矣。再思而加以三思。則兩者紛亂。私意

或復生也。文子以臧文仲事君之禮。奉以周旋。終不納莒僕之奸。必思而後行也。宣公之立。實惡也。文子爲之納賂於齊以請會。豈未之思與。大抵聖人無思。感而遂通。賢人誠思之。力行之。如其中無所見且無所守。雖多思也奚益。曰再斯可矣。有不盡之深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智而用智。智者能之。智而用愚。非智也。幾於道也。甯武子事衛成公。公出奔。武子留國人而處之。既而爲衛侯爭訟於晉。晉以武子爲忠而免之。卒因衛侯。武子職納橐饘焉。成公無道之君也。武子事之而不去。而又與之周旋於患難之中。武子之愚。但非尸位避事而竊君之祿也。亦非忘君徇身而悻去其國也。想其深見遠識。行之以無事。處之以沈晦。雖仕無道之邦。亦可以自免。後世竊此說而爲身謀者。非甯武子之愚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匡人之難。則曰文不在茲乎。在陳之厄。則念斐然成章。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不獨易也。聖人明憂患與故。且知道之不可復行於世也。是以述作之心生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子貢問夷齊。曰怨乎。又曰怨是用希。每以怨而疑夷齊何也。夷齊之父舍長而立少。遂使少長俱不立。不足於父子之間也。二人俱出奔而舍其宗祊。不足於兄弟之間也。紂爲無道。辟於北海之濱。武王之興。未免叩馬而諫。不足於君臣之間也。不容於國。不容於濁世。餓於首陽。采薇而食。凡世之所謂不堪處者。夷齊皆甘心矣。疑其必有怨也。惟夫子洞見其心。稱之以求仁而得仁。夫仁者之念無非天理。惡事經於吾心。惡人見於吾前。如晛消雪。未嘗凝留。夫何怨之有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或謂微生高委曲以遂其直。非失之於徑情直行。以是取之。非也。直者。其情也。其情之中。不應有僞。所謂委曲者。猶水之避礙也。苟非有礙。何避之有。使當時有以急難告微生高者。高不委曲以濟之。則爲固而不通矣。乞醯、細故也。有無可以情告。而乃乞諸鄰以與之。是爲僞以悅人也。推此心以往。凡可委曲爲僞者。皆爲之矣。聖人於其微者察之。知微生高之非直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論語意原卷二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雍謂可使南面之言、即以子桑伯子爲問。子桑伯子之爲人、必雍平日之所喜者。夫子言其爲可也簡。雍因是而悟伯子之簡失於不敬也。觀家語載伯子不衣冠而處、其不足於敬可知矣。雍之言然、非特言中於理、而亦深中伯子之失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轉徙之謂遷。叁錯之謂貳。貳非再也。非副也。猶黑白間雜而不精純也。凡人之怒。其發也勃然。志氣惑亂。未有不轉徙者。至其昧於自知也。善念惡念未有不叁錯者。顏子人欲既去。天理自明。不能無怒也。因物而怒。循理而止。猶水之激也。激之者已。其寂然者自若。是謂不遷怒。有一毫不純於天理者。自過也。其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猶玉之污也。污之者去。其瑩然者自若。是謂不貳過。好學如此。異於後之好學。是以惜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或謂仲弓之父必有不齊之行。非也。聖人不因美其子而斥其父也。橫渠曰。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矣。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天理也。三月、久也。久而不違。亦有時而違乎。顏子守之也。非化之也。一念不純於天理。乃違乎仁。雖違也。能復之於初也。故曰不貳過。其餘則或日月至焉。人欲去而復生。天理存而復失。一出一入。所以異於顏子。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孔門惟顏閔終於不仕。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能進於聖人之地。顏閔皆兢兢於此也。其他不足以語此。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人欲淨盡。天理渾融。而又見其高堅前後。見其所立卓爾。其未得也。企慕焉。其既得也。躍躍焉。舉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樂字固當玩味。程子又曰。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然則不改字尤當玩味也。凡可改者。皆非其至也。皆非我有也。既至而爲我有。非不可改也。亦自不容改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廢、謂已於此也。畫、猶畫爲限界。非無餘地不能擴而充之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楊氏曰。後世不由徑。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誰知而取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言專爲衛靈公發。其事可攷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侯。衛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鮀從。鮀辭焉。不獲。劉文公欲以蔡先衛。鮀說萇弘。凡數百言。歷數衛之先康叔有德於周室。弘不能奪。卒言於文公而長衛侯。其維持衛國。鮀實有力焉。宋公子朝與靈公夫人南子宣淫。靈公爲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聞野人之歌。羞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祝鮀之佞才。而有宋朝

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橫渠曰。生理流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告樊遲之言。前後若出一意。遲之失在於務功利而欲速也。智非多知之謂。在人之義。知所先務。敬其鬼神。不惑不諂。智之事也。仁非可以襲而取之也。先其所難。以去其私。後其所獲。不計其效。仁之事也。以此而盡仁智不可。亦不能舍此以求仁智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者。心與之契也。欲學者識仁智之體。故以是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聖人出處。非諸弟子所能盡識。佛肸公山弗擾。皆畔臣也。召。子皆欲往。而卒不往。夫子於衛靈公。爲際可之仕。雖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南子宣淫。人所不齒。果可見乎。二者皆子路之所疑。夫子所以告子路者。亦皆異其辭。於公山弗擾則曰。吾其爲東周乎。於佛肸則曰。吾豈匏瓜也哉。東周豈公山弗擾所能爲。匏瓜豈所以爲聖人之況。當時欲往之意。初不如是。然難以語子路。姑告之以其端爾。惟見南子則曰矢之。蓋亦以心之精微而告之也。天有道則存。無道則亡。天之道也。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絕之。予其敢厭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然惟聖人可以爲此。諸弟子則不可爲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乃仁之功用。非仁之本體。以功用爲仁。是事於仁也。若事於仁。必也如聖人乎。雖堯舜亦以爲病也。堯舜何病於此也。天下飢。堯舜能人人食之乎。天下寒。堯舜能人人衣之乎。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堯舜能以親親者施之於民。以仁民者施之於物乎。是皆不能。堯舜安得不以爲病也。何謂仁。反而求之吾心。推而及於天下。能以己之所欲。求人之所欲。此仁之方也。聖人能指其方以教人。所謂遠者大者。存乎其人之自得爾。何事於仁。當爲斷句。必也聖乎。當屬下文之意。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時非文武之時。其不可爲周公之事業亦明矣。然天生聖人以善斯世。必以爲不可爲而忘其憂天下之心。非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一身之有疾。謂其不可療。聚藥石飲食而廢之。非人情也。聖人視天下猶吾一身。天下不得其所。吾身之疾也。其欲行道之心。雖夢寐不忘焉。及其既衰。付之於無如之何爾。程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聖人之教人。未嘗數數然也。獨於貧賤富貴。則申言之。明告之。至道無味。富貴可欲。鮮有不惑於此者。告之以不必求。容有不信。告之以必不可求。則其心安矣。先儒謂高垣墉以禦盜。不若開門發篋示之以無所有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陳舜之後也。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故舜之樂在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子孫卒篡齊而有之。是以韶樂作於齊。夫以揖遜之樂而作於僭竊之國。豈不大可痛惜乎。是宜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此也。指陳氏之僭言之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子貢之間．非止以夷齊之遜．欲卜衛君之爭．蓋衛國之事．與孤竹君之事可以比類而明也．孤竹君欲立叔齊．叔齊以伯夷爲長．而遜之．伯夷以非父命也．而逃之．二人俱不立．國人立其中子．使當時無中子可立．則二子必不使宗國絕祀也．苟宗國有主．二子可以各行其志矣．蒯聵欲殺南子．不克而出奔靈公謂公子郢曰．將立汝．公卒．夫人命郢爲太子．曰．君命也．郢辭焉．衛人立輒．晉納蒯聵．輒拒之．冉有謂蒯聵得罪於父．不當復入．輒、嫡孫也．宜立．未知非之是否．故問焉．夫輒之立．非靈公命也．有公子郢在．是以君其國．輒當委其國而逃．若衛人拒蒯聵而不納．則必立公子郢．輒可以全父子之分矣．論曰吾國不可無主．吾父不可復見先君於廟．而乃據其國以抗其父．其得罪於夷齊也大矣．夷齊之奔．雖死不恤．一則存君父之命．一則念天倫之敍．此求仁而得仁也．子貢以其窮也．而疑其怨．夫仁者之心．循乎天理．天理所安．何怨之有．以夷齊之窮猶不怨．輒之去國．非至於夷齊之窮也．何爲而不去哉．夫子之不爲衛君．卽此可知矣．

子曰．飯疏食飮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使他人言之．必曰不義之富貴如糞穢．如塗炭．若將浼我．不可一朝居也．聖人惟曰於我如浮雲．不義者如此．義者可知．未富貴行乎富貴．未嘗與之立敵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史記載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反魯．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彬彬矣．是時夫子年幾七十矣．乃知加當作假．五十字必誤也．闕之以俟來者．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神怪之事．容或有之．存而不論也．力則不足言．亂則不忍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善不善在彼．我得之而省察焉．皆我師焉．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由有常以至善人．善人者、有善之可名也．由善人以至君子．君子者、衆善以成名也．由君子以至聖人．聖人者、大而能化也．雖有差等．然皆自有常以進．故有常者．人道之門也．以亡爲有．以虛爲盈．以不

是爲泰．其心已自滿矣．自滿者必中道而盡．安能有常乎．不得其上者而與之．故思其次．次可爲上也．患不進爾．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互鄕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唯何甚．亦曰不爲已甚爾．疑其文有闕誤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非諱國惡而以昭公爲知禮．蓋昭公實知禮也．使其不知禮．不諱娶同姓之非而謂之吳孟子矣．惟其知之而故犯之．此其罪爲尤甚．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莫吾猶人也．舉其所易者．以己同乎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嘆其所難者．人或異於己．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若曰無愧於神明．而不必禱．武王何所愧．而周公爲之禱也．若曰鬼神無禱之之理．周公不必禱焉可也．夫子自信周公愛君．不禱者．明正直之義．禱之者．盡誠篤之忠．使子路自救其禱．未必非之．惟其請禱．是以不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得失窮達．付之無心．蕩蕩曰坦．無適而不蕩蕩也．未得憂得．既得憂失．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戚戚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善畫者物有生意．得其神也．弟子之形容夫子．蓋得其神矣．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至德之爲言．不可以有加也．夫子稱至德者二．文王也．泰伯也．以文王爲至德．則知湯武之舉非得已也．以泰伯爲至德．則知夷齊之遜可以疑其怨也．夷齊父死之後．兄弟相與舍其國而逃．天下皆知二人之爲遜．而亦皆知其爲孤竹君之失也．泰伯之逃．太王尚在位也．泰伯知季歷之有聖子．是以大周家之業．乃斷髮文身．示不復用．又慮其以次而立仲雍也．則與之俱奔．使季歷之立．若出於當然．太王

季歷皆賢可讓.世亦不知泰伯之遜以天下.非至德而何.三言遜之之篤.不必泥其數.天下周之所必有.故不以斷言.言大之之辭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先儒删此曾子之言也.脫曾子曰三字.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貴乎道.其大略可驗者三.曰動.曰正.曰出.是豈無所本也.所存者正.所養者大.一動容貌.則周旋中禮.而粗暴慢易自遠矣.一正顏色.則可親可敬.即此而可示信矣.一出辭氣.則皆中於理.而鄙陋倍戾斯遠矣.遠自遠也.人亦不得以此加之也.近自近也.人亦以此信之也.以是爲致.致出於身.而化行矣.彼器用事物之微.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之學.以魯得之.魯.質實也.以質實之資.而加以三省之功.及其至也.可以輔幼主.可以行國政.雖死生之際.不可得而奪.惟其能任此事.是以能爲此言也.宏則所存者大.故能任重.毅則所守者固.故能致遠.宏而不毅則易變.毅而不宏則狹隘.觀此數語.其介如金石.其重如山嶽.諸子未易企及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疾貧.自疾也.疾不仁.疾人也.自疾者必自爲亂.疾人者激之使亂.疾猶人之疾病.未有不爲害者.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不言周公之德.而曰之才之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之理.有才美而驕吝者.容或有之.驕者自滿.其氣盈.吝者自是.其氣歉.皆客氣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之卒章曰亂.自衛反魯之時.始與師摯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樂師以爲首.其正之者皆夫子也.惟曰關雎.以其爲王化之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或過或不及.猶有美質者.猶金之可以鎔範.木之可以矯揉也.其質不美.是特武砆礫瓦耳.雖聖人無如之何.狂者進取.直則狂可反也.侗者無知.愿則侗可啓也.悾悾者無能.信則無能者可以誘而進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古有才難之語.夫子釋之曰.舜有五人爾.而能致唐虞之治.周有十人爾.而能成周家之業.必如是然後可以言才.外此不敢輕以才許之.是之謂難也.太姒武王之妣.武王亦臣之乎.曰予者.猶言我國家也.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所以明武王不得已之心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禹入聖域而不優.雖後世之論.猶意三代之前.稱禹者.皆以其功.未必及於德.夫子於論堯舜文王之後.特舉禹之盛德推明之曰.以吾觀禹.於數聖人非有間也.飲食衣服宮室.皆以自奉.禹一不留心焉.其所盡心者.乃在於宗廟朝廷之禮.與夫斯民之利而已.人欲消盡.天理粹然.其視數聖人何嫌之有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亦皆言之.特罕言爾.易之言利.以吉凶指其所入.若明示以利.則啓其計度之心.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使之必有所安.若明示以命.則怠其修爲之志.諸子之問仁.皆去其爲仁之病.若明示以仁.則雖其所入之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雖稱夫子之大.謂其博學無所成名.則不知其大也.凡可以成名者.一藝一能也.體道在我.由聖而神.是果可名耶.故微示其意曰.若欲有所成名.其執御乎.抑執射乎.二者藝之微.而御之藝尤

敬也。必執是藝如羿如王良。斯可以成名矣。其語若謙。其意則深斥達巷黨人之失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禮有因時而損益者。有以義起者。有非儒而立文者。雖君臣之分。猶天地之定位。亘千萬世而不可易。其從下也。乃從禮也。其意不在純儉。舉純儉以明違衆之心出於不得已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禁止之辭。猶有心也。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毋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非弟子深識之精。安能知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即夫子也。夫子即天也。夫子不得行其道於天下。是天無意於斯世。有意於斯文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皆謙言之疑辭。謂吾有知耶。不能以其知而予人。謂吾無知耶。或有問焉。必以告。然人之問有偏全。一偏者。則隨其偏而救之。有蔽於一端者。則發其蔽而達之。惟鄙夫之問。非偏也。非蔽也。直空空無所有。泛焉而問也。聖人不以其空空而不告。亦叩擊其兩端。無所不盡焉。言近而至遠者存。言粗而至精者存。上下始末無不該焉。是之謂兩端。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河圖鳳鳥出於伏羲文王之時。畫卦重易。皆有感而作也。夫子爲是言。麟猶未出也。西狩獲麟。而春秋作焉。天之意也。而亦無異於伏羲文王也。吾已矣夫。非決辭也。疑辭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不因答問。何以喟然而歎。斯歎也。如開戶牖。如披雲霧。如行者之至。如步者之登。蓋不期歎而歎也。鑽仰者。用力之處。堅高者。因用力而有見也。彌高彌堅。力猶未及也。在前在後。莫測其化也。全求之夫子之教。則自有序也。博我以文。致知以窮其理。約我以禮。反己以領其要。由博約以進。欲罷而不能。盡吾心力以求之。然後見其所立之卓爾。向之高堅前後。謂其恍惚不可名也。今之所立卓爾。見其精微之底至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未達一間也與。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魯可航而至。此與乘桴浮海之義同。或人疑九夷爲陋。然箕子封於朝鮮。即九夷之種也。自箕子之化行。其俗知尚禮義。與齊魯無異。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指箕子言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惟曰雅頌而不言國風。非天子不議禮不作樂。凡播之金石。用之朝廷。用之邦國者。皆天子之雅頌。而諸侯一國之風。不當播之於樂。是謂禮樂自天子出。夫子未正樂之前。鄭衛之音皆雜於其間。而雅頌始亂。是謂禮樂自諸侯出。反魯之後。始語魯太師以樂。因各得其所。惟用雅頌播之金石。樂洋洋乎盈耳哉。樂之正也。關雎亦風也。何以播之於樂。周南所言皆后妃之德。又爲王者之風。與諸國之風不同也。商之詩自正考父得之。而列於頌。魯祀周公。得用天子之禮樂。亦列於頌。諸國之風。皆非自天子出。鄭衛之樂。尤其靡者。故深斥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止曰吾止。往曰吾往。作輟成否。豈繫乎人哉。特在吾一念爾。一念往。則九仞可成。一念廢。則一簣不進。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猶行而未至於室家也。既至則止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可奪者。所主在人。不可奪者。所主在我。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路強探力取。終不見其有得也。君子之於學。始則必有入也。入則必有得也。得則日進。進則不息。子

謂聞聖人之學已也。得不忮不求之語。至於誦之終其身。夫不忮不求。特去其私欲之害爾。可以爲難。不可以爲有得也。終身誦此。無復進矣。尙何望其日新之功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三千之子。皆學於聖人。得所入者蓋寡。未可與適道也。至於可與立者。數人而已。數人之中。顏回爲之首。然卒不能爲聖人之爲者。未可與權也。權。猶權衡焉。使物之輕重適中而已。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其輕重。使之合義而已。合義卽道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詩逸章也。以今常棣詩攷之。蓋況兄弟也。常棣華鄂相承。故韡韡然。今乃偏其反而。言兄弟之情一偏。遂致反亂天蘇也。豈不爾思。未能忘其愛也。室是遠而。其情乖隔背違而判合也。夫子歎之曰。兄弟天倫也。私欲勝而其愛亡。能反吾心而思之。其愛固自若也。夫何遠之有哉。說者以是況反經合道。其失甚矣。（案注疏此與上可共學而合爲一章。故此指其失。）

鄉黨第十

夫子嘗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子聞此語。亦留心於夫子日用之間。故一動靜。一語言。一衣服。一飲食。莫不謹視而詳記之。諸子之爲學。亦可謂盡心焉耳矣。雖然。聖人天也。動靜語言。飲食衣服。皆天理之發見也。日月人知其爲臨照。雨露人知其爲沾濡。雷霆人知其爲震肅。雖欲繪畫之。形容之。徒記其形似爾。而天之所以爲天者。終莫得而見也。諸子之記甚詳。其書亦悉矣。而諸子之所得。固自有淺深也。生乎百世之後。而默識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賴有是書爾。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吾於是書亦然。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記鄉黨宗廟朝廷言語進趨之中節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此記爲擯相之禮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此記在朝之容色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記聘問鄰國之禮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此篇亦雜以夫子之旨。如君子不以紺緅飾是也。紺、深青。齊服也。緅、絳色。以飾練服也。飾、緣領也。衣絺綌於裏。不使汗浛體。爲衣以覆其上。謂之表。所表之衣必出於絺綌之外。使不至見體。此皆記衣服之制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記齊戒之禮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凡人之情。饜飫則少食。精細則屬厭。夫子無間於此。食之精。膾之細。未嘗屬厭焉。食、音嗣。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周禮。醬用百二十甕。釋云。醯醢也。凡魚肉皆可爲醬。若不得其名。不知用何物爲之。故亦不敢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凡人飲酒。皆度飲量幾何。盡量則止。夫子無多寡之數。惟不及亂爾。容止稍變。志氣稍昏。皆亂也。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不多食。指薑言之。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公祭之肉。不敢越宿。敬君賜也。家祭之肉。不過三日。比之公祭可以留。而亦不可久也。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記飲食寢處之節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雜記處己接物之誠敬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廟。每事問。

此記事君之禮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此記交朋友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此記容貌之中節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此記升車之儀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雉、文明之鳥也。人有弋之之色。則飛揚而去。其欲集也。必回翔而後下。歎曰時哉時哉。言其或飛或下皆得其時也。嗅。當作嘆。

論語意原卷三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曰野人。曰君子。蓋當時之人。其言如此。是時文過於質。人亦不知其爲過也。自謂前人爲質朴。今人爲彬彬。欲從先進。所以矯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陳蔡之厄。諸弟子爲死生患難之所怵迫。多有喪其所守者。是以有不及門之歎。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夫子嘗有是言。記言者類於此。本不與上文相蒙也。四科十哲。後世之論。非謂門人之賢止於如此。或者因侍側而及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人之孝。或信於其家。未必信於人。若閔子則內外皆信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從大夫之後。猶言在大夫之列後。謙辭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哭之而慟。情性之正也。厚葬不可。義理之正也。顏路之於回。其屬則父子也。夫子之於回。其義亦父子也。予不得視猶子。歎厚葬非回之意。且以譏顏路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欲知臨祭祀交鬼神之義。與夫遇患難處死之道。所問亦未爲過。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於易嘗言之矣。乃不對子路之問何也。蓋夫子之設教也。即顯以見微。未嘗示人以其微也。即粗以求精。未嘗示人以其精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告人以事鬼神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告人以其死也。豈子路未之聞歟。抑聞之而未之思歟。程子曰。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此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衰亂之符。不可掩也。子樂下少一曰字。戒之也。剛強者死之徒。由之行行。固有不得其死之理。然亦以人事驗之。孔悝專衛輒之政。而由也爲之臣。蒯聵在外。必欲求入。以由之勇不遇亂則已。亂則必死矣。蒯聵劫孔悝。夫子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聖人之言蓋驗於此。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書公孫于齊。左氏載公居於長府。伐季氏。既而弗克。如墓謀。公遂奔。終於乾侯。今魯人爲長府。豈定哀之時以先君謀伐之所而再爲之乎。抑季氏惡昭公之所居而欲更造乎。是不可得而知也。若止謂傷民費財。欲仍舊貫。凡人皆能言之。不必閔子。而夫子亦不稱之如是之美也。必有深意存焉。不敢強爲之說。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夏之論交。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曰。於人何所不容。子夏之失在於淺隘。子張之失在於意廣。或過或不及。皆非中也。非中則其失均也。謝氏曰。楊墨之學。意其源流出於二子。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旅泰山不能救之。不以禮事其上也。用田賦不能止之。不以政事其上也。周公、天子之宰也。一陪臣之

富如之。則聚財於私室亦甚矣。求孔門之徒也。豈皆爲聚斂之學哉。蓋惑於利祿。不知不可則止之義。雖其主之聚斂。亦爲之宣力而不辭也。鳴鼓攻之。非特以罪冉有。亦使學者知義利之別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其心雖無僞。必有固而不通者。曾參三省吾身。至於任重而道遠。皆自魯而得之。子張堂堂而辟。由也行行而喭、辟迂而過也。喭易其言也。四子皆失之偏。偏去則空。空則無所倚著。回也其庶於此乎。曰屢空。猶有所未空。與不遠復之意同。若子貢之失。在於不受命。命猶爽子曰命之矣。謂賜於夫子之教命。猶未能受。徒聚聞見。以爲已得聚之多。如貨殖焉。以其聞見而億度。亦能屢中。非其中也。非空空然洞見至理。故有時而不中也。此皆極諸子之失而警悟之。參之省。賜之億度。乃初學之事。一貫之理。皆以語之。蓋二人已忘其初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案〕注疏此兩節亦合爲一章。）

子張好爲苟難。而失之過。故以踐迹告之。迹者、術是以進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若曰三百三千皆迹也。欲舍是而徑造其奧。智狂者之所爲也。色莊者。不踐履其實也。君子者、躬行而不務外也。論其篤實而與之。抑與君子乎。抑與色莊乎。言必與君子。此又因子張而言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事已中理。不暇稟命。必曰有父兄在。不幾於固乎。非有可疑。不可不稟命。必曰聞斯行之。不幾於專乎。二者之對。若失之偏。其偏也。乃所以矯二子之偏也。子路不患其固而患其專。冉求不患其專而患其固。抑其所過。勉其不及。聖人之善教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非相失而適在後。若奔而殿。所以擁護夫子而觀其死生也。使夫子誠死於匡人。顏子亦死之乎。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況回之於夫子乎。然謂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顏子也。蓋匡人之欲加害者。止在夫子而不在顏子。故顏子之死生。得自爲之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言足以折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皆佞也。非德言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皆言其才也。才有分量。用之則窮。若曾皙者。非無可爲之才也。舍是而不言。而乃優游於聖門之中。寓志趣於高遠之地。其氣象蓋帝王之世泰和中人物也。皙之失在狂。未必盡窺聖人之閫奧。然其所養與三子絕異。是以深與之。子路勃然矜其所長。行行之發見也。求以禮樂俟君子。公西赤不以爲能。願學焉。其言遜。其氣小。異於由之可哂。視曾皙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固有間矣。唯求則非邦也與。唯赤則非邦也與。皆曾點之問。上各少一曰字。安見方六七十以下。宗廟會同以下。皆夫子之對。上亦各少一曰字。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力勝之則謂克。中於理之謂禮。人之一身。私欲易熾。惟用力克人之。則無一不中乎理。復者、反其初也。仁者、吾心之天。本然之德也。用力既到。一日而覺。則天下皆在吾仁之中矣。曰克己。曰由己。己雖同而由克之義異。己者我也。私欲生於我。爲仁亦在於我。潤下水也。覆溺亦水也。燔炙火也。燎原亦火也。潤下燔炙。水火之正性。覆溺燎原。非其正也。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仁。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行之。亦克己復禮之異名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恕之驗也。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未然之前。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而後有此敬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其言之也易。其畜之也不深。必不能用力於仁也。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而發。故及之。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兄桓魋也。故多憂懼。此言雖爲牛設。然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且勇。雖死生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得之所聞。無可疑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雖能恭敬。安能使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乎。此言疑於二本。學者宜察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辟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水之浸潤。不暴而易深。膚之受垢。無形而易入。於此不行焉。可謂明矣。明不足言也。可謂遠矣。害正殖邪。召禍產亂。皆譖愬者之爲也。消之於未萌。折之於方來。非遠而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道有經有權。夫子之設教。經而已矣。至於權。一時之輕重而求通焉。此則存乎人之善用。其言爾。兵食必不可去。而視信爲可去。欲人以死守信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嫂溺援之以手。皆言權也。權而合宜。無害於經。蓋於夫子之教。推求通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之言。以矯當時文勝之弊。子貢之言。以救棘子成一偏之失。質之不可以無文。猶文之不可無質。故曰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必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無文也。然則夫子之從先進。與子成之言奚以異乎。夫子之從先進。非從其野也。當時之人以爲野也。不從後進。非不從君子也。當時之人自以爲君子也。棘子成一偏之言。異乎夫子之言也。質猶文也之下。疑有闕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自初稅畝。已行什二之法矣。年饑不足而教之徹。無乃太迂乎。古者。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也。上無兵也。以民爲兵也。車乘民所出也。芻粟民所供也。板榦力役皆民所爲也。上能寬其賦斂。則民得其生。無曠土。無閒民。出力以供其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恤其困而厚取之。則室家離矣。田萊荒矣。下無以供上。而上之所取者愈悉。是猶鑿垣之址而培其高。以是而求足。何自而臨足乎。善言國者。務富下民。未有民富而其上貧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德者。本心之正理。惑者、私心之妄見。二者東西之相反。子張之問。既欲崇正理。又欲去妄見。其問亦切矣。無乃堂堂之失於此有覺乎。主忠信。所守者誠實也。徙義。舍非從是也。所存者是德。何自而不崇。好惡、私情也。死生、天命也。以在我之私情。妄意在人之大命。其惑莫甚焉。富、益也。祇不見其分毫之益。祇以爲異爾。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深中景公之大病也。陳氏厚施。而民歸之。齊君擁虛器爾。君不君臣不臣也。景公夫人生子。未冠而死。庶妾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其後陽生入齊。荼見弒於陳乞。父不父子不子也。君臣父子皆失其道。景公徒善其言。終不能用。此所以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路困於夫子之言者三。夫子皆隨其失誨之。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而遽喜。夫子誨之曰。無所取材。一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路遂以不忮不求之詩爲終身之誦。夫子誨之曰。何足以臧。二也。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而不敢宿諾。（〔案〕何晏注。宿猶豫也。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舊讀。此章本其說。）夫子誨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三也。子路於力行則勇矣。於自得則未也。得聖人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由之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在我者誠。行之以忠。臨民者信。子張之色莊。必未足於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道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小人益反是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三問。對以子帥以正。又對以苟子之不欲。又對以子爲政焉用殺。此三子字不可不玩味也。季氏專魯久矣。凡魯之民。莫不畏其威。聚其令。子患不正。倘子正。則其誰不從。子患不寡欲。倘子寡欲。則

其濫爲盜。子爲政何用殺也。子欲善。而民皆善矣。魯之民惟子是視。事半於他人。而功必倍之。惟季氏爲然也。奪嫡子之位而上僭於尊。果帥以正乎。富於周公而用田賦。果能不欲乎。無故伐邾而囚其君。果能不殺而爲善乎。皆所以警其失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而人莫不信。達也。名舉昭著於時。聞也。夫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聞亦無害於達也。何以深非之。蓋子張之所謂聞者。以求名之心先之也。苟惟有心於名。必至務外而忘內。違道以干譽。非所謂達也。惟能誠實而合於義。知人而守之以謙。則無往而不達。既達而聞隨之。亦無惡於聞矣。此夫子意也。文辭之所不及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遲急於功利。能以三者爲問。必自覺其非矣。故善之。遲與冉求俱臣於季氏。齊師伐魯。季孫使之。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師不踰溝。遲請三刻踰之。衆從之。魯師敗而奔。夫不以季氏爲非而事之。急於得也。力弱而欲用命。是其忿也。即此觀之。則工於責人。怨於責己。亦遲之失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問仁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其理甚明。遲之未達何也。遲謂仁智一體也。愛人則無所擇。知人未免於擇焉。二者若不相爲用也。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又意夫子止言智而不及仁。是以問於子夏。子夏本夫子之意推明之。然後遲之惑解。聖人之於小人。非欲絕之也。化之而已。殛竄放驩兜。非聖人之本心。既以爲難。又以爲畏。蓋未免於傷害仁也。舜選於衆。而舉皐陶。皐陶用。而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而舉伊尹。伊尹用。而不仁者遠。遠非舜湯遠之也。仁者在上。不仁者自無所容。其革面而化也。皆若遠去也。選衆而舉賢。智也。舉賢而使不賢者化。仁也。仁智異名而同歸。此子夏所謂富哉之言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則民知所從。勞之則民知所勸。子路猶以爲未足而請益焉。勇之過也。勇於有爲。其退也速。故以無倦告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德足以化乎人。所務者在持大體而已。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夫子爲衞國之政。若何而正其名。輒之立。非先君之命。舉國以歸於父。可也。委國而逃焉。亦可也。請命於天子方伯而立公子郢。亦足全父子之分也。今乃據國而拒其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子路謂誠已爲君矣。安有棄其國之理。故以正名爲迂也。夫名之不正。極其至。使民無所措手足。子路欲舍正名而爲政。將立事乎。興禮樂乎。清刑罰乎。其名之不正。是數者皆不可以爲也。野、言其鄙也。惟其智識之鄙。故於其所不知不能闕疑。而爲是苟且之言也。言之苟。則無所不苟。子路事輒不去。卒罹其難。皆生於苟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異端之學。必有源流。樊遲請學稼圃。即許行、君民並耕之學也。行之學自謂出於神農。夫子之時。其說雖未熾。樊遲得之。亦以爲神農之學。故欲學稼學圃而不厲民以自養也。不然。則士而不仕。欲躬稼圃之事。亦未爲過。聖人不應深斥之。而亦不必及於上好信好義好禮也。孟子得信義禮之說而推明之。曰、勞心治人。又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小人哉樊須也。即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

衞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衞出公以父子之難而出奔。魯哀公以三桓之難而終於越。因其爲兄弟之國。故效其衰亂亦不相遠也。

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干戈相尋。生齒凋喪。惟衞之民稍衆。故喜之也。夫子往反適衞者五。豈以其國猶庶且富。可以有爲乎。靈公卒不用之。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者、大體舉也。成者。政教行而民俗安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古有此語。所以申言之。蓋有意也。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力爭。殆無虛月。民之困於傷殘殺戮者二百餘年矣。有王者作。能朝諸侯而一天下。僅可已其亂。至於勝殘去殺。雖使善人爲之。非百年相繼之久。必不能致。此所以歎當世之習亂、而痛斯民未有反古之日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與上意同。世、繼世也。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刑措。其事可睹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定公之問。夫子之對。皆有深意。三桓之僭。至定公之時極矣。四分公室而有之。爲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桓也。欲得一言可以興邦。故問焉。夫子知其意。惟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易。惟幾近則有之。夫三桓之專。非一朝一夕之故。民、其民也。國、其國也。一旦而欲決去之。亦難矣。人有常言。皆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兢業以持之。深密以謀之。審度以行之。此近於可以興邦也。定公又以喪邦爲問。復以一言爲問。夫爲君者。有言焉則樂人之從己。如其善而人從之。固善也。不善之謀。必人之我從。其亦近於可以喪邦也。委曲致意。深而不泄。所以存全定公也。至哀公不勝其忿。欲以諸侯而去三桓。卒孫於越。夫子之言。驗於此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於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循理爲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爲直者。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賜之言語。足以專對。未必能不辱君命。故因其問士而告之。今之從政者何如。蓋有所指而言也。若泛言之。不應皆曰爲斗筲之人矣。小人哉。或曰。人、當爲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苟中於理。不以南人而廢其言也。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易之言也。凡易之言。於吉凶有占焉。若無常之取羞。不必占而可知。再加以子曰。以別易之言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閹然媚於世。或皆好之。特立獨行。或皆惡之。曰鄉人。衆辭也。衆之好惡。特未定也。惟鄉人之善者好之。則其人必善類也。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其人必不入於惡也。聖人察人之善惡。如是其審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情切至也。偲偲、交相勉也。怡怡、和樂也。兄弟非不切偲。以和樂爲主。朋友非不和樂。以切偲爲主。以待朋友者施之兄弟。則傷愛。以處兄弟者施之朋友。則非忠。是以別白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謝氏曰。教之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心腹。以此戰也。其克必矣。不然。則棄之之道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夫子於狂者之過。則抑而就之。於狷者之不及。則挽而進之。原憲甘心貧賤。固知恥矣。將以恥爲問。將以求正於夫子也。夫子知其必不仕於無道之邦。故以邦有道無道並言之。使之知所用舍。不於有道之邦而爲憤世之行也。當世之士。不擇其有道無道而皆食其祿。是則誠可恥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勝心也。伐、矜心也。怨、忿心也。欲、貪心也。四者皆爲仁之病也。能知其爲病而不行。固亦難矣。然仁之本體則未之見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邦雖無道。苟有言責。守死盡言可也。在我有不必言。言之而無所補。君子當孫其言焉。孫非諛說詭隨

之謂。不訐直以取禍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恃勢力以求勝於人。人不可勝。乃至於喪其身。躬耕稼以利乎人。不自求利。乃至於有天下。南宮适之所見如此。故以爲問。夫子不答。當時辭色之間已黙予之矣。又慮此意之未明。故於适之出稱其爲尙德君子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成人之美者。不當徇其私情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介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鄭之被二國之兵者。不知幾年矣。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子產以政。歷定獻聲公。凡五十年。鄭未嘗有晉楚之師。當是之時。一辭命之不善。而强國之師已壓境矣。子產用是三人者。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既成。而子產潤色之。故能交鄰事大。解紛息爭。辭之不可已如是。是以深與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產作丘賦。鑄刑書。當時亦譏之。然其爲政也。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夫子明其用心在於愛民而已。故曰惠人也。所謂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敎之。其夫子之微意乎。楚鄭皆有子西。此必鄭子西也。（〔案〕子西馬融注亦云鄭大夫。）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子西殺子孔而盡分其室。尉止之亂。不儆而出。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其視子產之政固有間矣。彼哉彼哉。若曰未可與子產同論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奪邑不當其罪。而能不怨。則受奪者爲賢。奪邑而當其罪。能使人不怨。則奪之者爲賢。曰人也。猶言如此人亦可也。謂其合人心之公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樂天之事。富而無驕。自守者能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臧武仲以智稱。作虛器。祀爰居。其智未能窮理而不惑也。孟公綽以不欲稱。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其不欲、未能推以及物也。卞莊子以勇稱。觀刺虎之事。非仁者之勇也。冉求以藝稱。觀聚斂之事。非有德之藝也。夫子樂於成人之善。不欲言其所不足也。惟曰文之以禮樂。禮、品節也。樂、和順也。兼四子之所長。有所品節而合於和順。亦可以爲成人矣。亦之爲言非其至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皆子路之所長也。以何必然三字觀之。必子路之言也。子路之客氣未能消除。其爲勇也。激之則發。聞夫子稱顏子之行藏。則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今稱四子而不及子路。故勃然而言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不聞夫子之答。以示不與之之意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之請。其辭甚遜。當時未有言其非者。夫子正其要君之罪。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橫渠曰。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此語極有意味。夫桓文之霸。非有意於尊周室也。特假是以號令諸侯耳。孟子察見其用心。故每每非之。夫子忠厚之心。不欲正言其失。惟微示其意。若曰、齊晉之事。不甚相遠也。但文公行之以婉。齊桓行之以直。召王河陽。責楚不貢。此特一事也。餘皆類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死固人之所難。然不貴於必死也。義所當死。君子死之。可以無死。死則傷勇。召忽之死。匹夫匹婦之諒也。子路之意。以召忽之死爲仁。管仲不死爲未仁。夫子對以如其仁。如其仁。謂召忽不如管仲之仁也。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繫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弟而糾兄。仲之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乃仲不同世之讐也。必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則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王珪魏徵之從太宗。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夫子適衞者五。常有眷眷之意。亦以靈公雖無道。而用人各當其才。庶幾可與有爲也。喪、失位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魯無王命。亦可討乎。曰。弑君之賊。夫人得討之也。討之而後請命於天子方伯。亦可也。或謂夫子之意在於警三子也。夫請討固所以警三子也。謂止欲警三子。而意不在於討。則不可也。是時夫子已不仕於魯矣。以嘗爲大夫而食其祿。是以雖去位。不忘憂國之心。後世爲身謀者。諉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不解聖人之言。且不識聖人之心也。程子曰。左氏載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蓋孔子之餘事。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一物一事皆具上下之理。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以爲己之心先之。成己所以成物也。以爲人之心先之。務外必至忘內也。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爲人、欲見知於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賜也賢乎哉。以責人爲能也。夫我則不暇。以責己爲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先事而測之之謂逆。以意而度之之謂億。皆智之弊也。人之欺己。世固有之。必曰不逆不億而受之。亦幾於愚矣。惟先覺乃賢也。先覺者、智之行乎所無事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有德不報。非義也。以德報怨。非誠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大道爲公。天人一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天知之。人亦知之。大道既隱。天人相違。求合於人者。必違於天。求合於天者。必違於人。不怨天。不尤人。知天人之相違也。下學人事。上達天理。與天爲一也。夫既與天爲一矣。是宜人之不我知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一時之言。不可考其人也。横渠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何病於此也。一夫之不得其所。一事之累吾仁。堯舜之所疑也。三苗逆命。未免徂征。堯舜豈不以爲病乎。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夫子之故人也。母死而歌。其諸以禮爲不謹乎。踞見夫子。挾故也。以賊斥之。而又以杖叩之。亦其爲故人而辭之。且識亂世之源也。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而已。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虎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叩其脛。使斂其夷踞之狀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論語意原卷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靈公誠有意於用夫子。雖問陳。可以對也。必其禮貌辭色已無用之之意。是以因問陳而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貫之理。惟語曾子子貢而已。語曾子者其辭簡。語子貢者其辭詳。曾子聞之而默會。子貢聞之而致疑。二子之所得。可見於此。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合在窮斯濫矣之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務外者也。故於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寡尤寡悔。告之淺也。忠信篤敬。告之深也。子張之學。

亦少進矣。不然。不能書諸紳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名之曰直。止於直而已。名之曰君子。非有所偏也。天下之理。未有獨立而無對者。故有屈必有伸。有困必有闢。然後通行而無弊。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亦可卷而懷之。以其非偏也。史魚直則直矣。雖欲卷而懷之而不可得。以其倚於偏也。史魚之死。猶以屍諫。況於生乎。其直可取。語道則未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可以死。可以無死。惟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荀息子路是也。惟仁人之心天理昭融。見之之明。處之之審。其死也必可成吾仁也。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回所問者爲邦。乃告以四代之禮樂。回可爲帝王之佐也。誠使回得帝王而佐之。正朔必用夏之時。輅冕必用商周之制。樂舞必用帝舜之韶。果能爲虞夏爲商周乎。使虞夏商周之治不出於此。則帝王之盛甚易爲。夫人皆能爲之。何必回也。此在學者深求其意可也。夫子自謂用舍行藏與回無間。回之可爲帝王之事業固有素蘊。不必告也。告以四代禮樂之文。蓋以是立萬世之則。所以爲帝王之盛者。不止此也。夫樂以象一代之治也。英章濩武。未始相沿。必取韶舞者。以是明禮樂之正。且明商周之不得已也。商周以子丑爲正。不若夏之建寅協於天時爲正也。周以象革金玉爲輅。不若商之木輅甚簡而質爲正也。夏商之冕未備。不若周之五冕皆有等殺爲正也。大武之樂。發揚蹈厲。總干而山立。一成而滅商。再成而南國是疆。惟舜之樂舞。無非揖遜之容。韶。其正也。武。其變也。正者德之盛。萬世可法也。變者不得已。有湯武之志則可也。橫渠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大寒而索衣裘。近憂也。所以有是近憂。生於未寒而慮之不遠。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臧文仲當時以賢稱。他人不足責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先儒云。以責人之心而責己。以責己之心而責人。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欲處無所處之辭也。夫子未嘗爲是言。事至於此。無所用其力也。思慮於未形。消融

於未萌。其聖人用智之所乎。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論君子之立事也。義者。宜也。謂合於人心。當於物理也。必以是爲質幹。然後品節其輕重高下以行之。雍容遜順以出之。純篤誠實以終之。不動則已。動則有成。非君子而何。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疑於爭。敬以直內。故不爭。羣疑於黨。義以方外。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欲不以人所不欲者而加諸人。則曰非爾所及。子貢方人。則曰我則不暇。子貢之初年。必不足於恕。不恕則物我爲二。烏可以入道。及以一言終身可行爲問。必已循其要矣。晚年之所得。其基於此。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思古之詩也。周衰之時。不復見此道。惟從事於毀譽。夫子以身明之曰。吾之於人。未嘗有毀譽也。如有所譽者。非過情之譽也。皆有所試也。是道也。即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以斯民爲言。見古者習俗之皆然。且歎後世之在上者皆古者斯民之不若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橫渠曰。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案〕何叔京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以喩闕文則待知者橫渠之說蓋本此。）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有知覺。故能擴充是道。道本無爲。非能擴充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者、吾心之明也。仁者、吾心之誠也。明足以見之。誠不足以守之。雖得而必失也。能見能守而臨民不莊。是雖得於中。而無以嚴於外。則不足起人之敬矣。三者備矣。有所施爲而不中節。雖未至大失。亦不可爲盡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如滄溟焉。無所不容。可以大受也。測之而益深。不可小知也。小人如潢潦焉。置舟則膠。不可大受也。深不過尋丈。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凡民也。智不足以有明。力不足以有行。其於爲仁。則逡巡退縮。若有所畏。蓋甚於水火也。夫水能溺。火能焚。蹈之則死。必逡巡退縮焉可也。蹈仁不至於死。何所畏而不爲乎。所以深曉之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方其未覺。必資於師。及其既覺。覺無先後。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謂正而不變也。不變則幾於諒矣。其不可爲諒者。貞、守正也。諒、硜硜也。惟其近似。是以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者辭甚約而理無不該。後世辭甚富而去道愈遠。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堯舜之鰥寡無虐。不廢困窮。三王之泣罪祝網。故必先四者。皆此心之用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以一顓臾而與冉求辨論反覆幾三百言。蓋有深意也。立國以屏翰王室。爲之附庸以屏翰諸侯。上下相維持之勢固然也。周之先王。封顓臾於東蒙山之下。使之主祭祀。蓋爲魯之附庸也。三家之強。各分魯國以爲己有。顓臾在邦城之中。魯所賴以爲助也。季氏又將併顓臾而有之。是欲孤魯也。顓臾存則魯存。顓臾亡則魯亡。是顓臾爲魯社稷之臣。由求不知此意。夫子知之。而力爭之。非存顓臾也。蓋存魯也。非折由求也。蓋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卒不聞季氏之伐顓臾。無乃夫子得行其言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氏之不臣。夫子洞見其必然不欲斥言之。惟諭之以理。懼之以勢。而深折其欲爲之心爾。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在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也。不患財之乏。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此諭之以理也。謂顓臾近於費而爲子孫之憂乎。季氏子孫之憂。蓋不在顓臾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奪之。大夫僭諸侯。則陪臣奪之。勢之所必至也。季氏之僭魯甚矣。陽虎公山不狃相繼以畔。豈在於顓臾。蓋在蕭牆之內爾。此懼之以勢也。夫子存魯之心切切如此。宜深味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以諸侯而專天子之政。諸侯非不強也。而乃失之於大夫。以大夫而專諸侯之政。大夫非不強也。而乃失之於陪臣。始之得也以力。終之失也以理。力無常也。理必至也。力之衆者。其失也遲。力之寡者。其失也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遂專宣公之政。至定公之時。五世矣。自季文子逐公子遂。至武子專魯國之政。歷悼平桓。蓋四世矣。桓子爲陽虎所執。而陪臣執國政。三桓之孫。其微可知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直能攻我之短。諒能成我之信。多聞能博我之識。益也。便辟納我於邪。善柔惟我是從。便佞導我以諛。損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者。人之所喜也。益者三樂。於私情爲逆。損者三樂。於私欲爲順。節禮樂。則勸欲中理。必逆其自便之情。道人之善。則掩己所長。必逆其自矜之情。多賢友。則和與切磋。必逆其自是之情。凡逆吾私情者。皆益也。驕樂也。佚遊也。宴樂也。其趨之也。如水之順下。凡順吾私欲者。皆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用力於謹言修辭之地。致察於處人接物之際。倘何愆之有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資血氣以有生。而亦爲血氣之所使。君子知血氣之不常。故立志以攝之。窮理以勝之。雖血氣有少壯衰老之異。所以攝之勝之者不爲其所奪。是以終身由於義理。而血氣莫之能使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不畏天命。則以人而滅天。不畏大人。則以下而陵上。不畏聖人之言。則以愚而自尊。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見善如不及。有志於善也。見不善如探湯。未免於嘗試也。夫厭疾弗擇。則元氣未必固。去惡不果。則善心易以亡。君子有志於善。必力去不善以成之。不然。則好善之心終爲不善之所勝也。齊景公聞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則深善之。聞晏子惟禮可以爲國之言。則又善之。見善如不及也。知陳氏之僭。不能已其僭。知子荼之嬖。不能忘其嬖。見不善如探湯也。景公悠悠於善惡之間。是以死之日雖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夷齊之隱居。至於舍國而逃。所以遂求仁之志也。其行義也。至於叩馬而諫。所以達萬世之道也。二人果於自信。勇於力行。是以餓死首陽。民到于今稱之。夫子於景公。蓋見其人矣。於夷齊。則不見其人也。因其有是語。而證之以其人。故以其斯之謂與結之。程氏易解。謂古之..未與不字同。如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記禮者之言。必夫子亦嘗稱之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味此一節。可識聖人之氣象。見惡人而不避。遇暴慢而不爭。必往拜以致其禮。時其亡以權其宜。對之之辭甚直而不傷。待之之色甚和而不狎。自非從容中道。安能若此。貨雖責夫子以不仕。未嘗明言仕於貨也。貨雖有不遜之心。蓋已聞言而潛消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夫子輕策諸弟子。每每如此。使子游轉徙於聖人之言。非自得之學也。前言非戲也。託戲以實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執季桓子以叛。其私執之耶。抑爲魯執之耶。是未可知也。其召夫子也。欲挾之以爲亂耶。欲用之以尊魯耶。亦未可知也。召之欲往。不遽絕之也。欲往而不往。觀其所處也。東周非叛臣所能爲也。以吾心之精微難以語人。姑以平日所存之心語之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問仁而告之以求諸內可也。今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無乃求之於外歟。蓋子張務外者也。因其務外也。而以能行五者告之。若曰、行於外者。皆本於中。其中歉焉。而求之於天下。未見其可也。欲不侮。必本於恭。欲得衆。必本於寬。欲人任。必本於信。欲有功。必本於敏。欲使人。必本於惠。張也欲務外乎。求諸外而未能不侮。未能得衆。未能人任。未能有功而使人。則在我者必有所不足也。張也以是求之。則心不外馳。斯可以言仁。所以深救其務外之失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其僞也。荏其真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穿窬之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若諸己。故曰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知天之無言。則知聖人之不必有言。天雖無言。觀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斯可以知天。聖人雖不言。觀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斯可以知聖人。求之於言。知之末也。求之於不言。知之深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理。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其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謝氏曰。博弈之害。止於博弈而已。若放辟邪侈。皆生於無所用心。心有所用則止。止則不可謂之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曰賜也亦有惡乎。曰字當在乎字之下。賜雖方人。亦非敢從事於徼訐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古今論者皆謂微子知紂之將亡。去而歸周。以存宗祀。箕子諫紂不聽。被髮佯狂而爲奴。其說害理之甚。夫二子之於商。以分言之。則君臣也。以親言之。則庶兄諸父也。紂猶在位。微子乃抱祭器以歸於周。是舉天下以叛其君也。箕子佯狂以爲奴。是愛一死以忘其君也。誠如是。夫子安得以爲仁人乎。蓋微箕皆國名。子、其爵也。古者雖有封國。皆入仕於朝。故微子入爲卿士。箕子入爲太師。微子數諫不聽。遂去之。去之者。舍卿士之位。去而之國也。武王既克商。微子乃持微國之祭器以告武王存商之祀。武王遂釋微子而復其位。謂其先歸周者妄也。武成曰。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武王滅商之時。箕子尚爲紂所囚。故武王未及下車而釋之。謂其佯狂者亦妄也。太史公於商本紀、載商之太師少師持其祭

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率諸侯伐紂。其說既非矣。至微子世家載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則是二書自相抵牾。何以取信。所可信者。夫子之言可以理推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安於士師。甘於三黜。夫子未嘗非之。孟子何以謂之不恭也。無柳下惠之志而為柳下惠之事。其弊至於不恭。故君子不由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當時列國之君。無如齊景公可與為善。欲以季孟之閒待孔子。不可謂不知孔子者。何以不為景公留也。魯之於季氏。授之以政。舉其國而聽焉。孟氏雖俱為三桓。於政無預也。考之左氏、世家。其事可見。景公待孔子。謂不能如季氏。欲處以季孟之閒者。非特僭秩然也。謂不專授以政也。其言與色皆可辟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篇其載出處之大致。蠱之上九。不事王侯。夫子繫之。以志可則也。楚狂接輿之徒。其志為可取。質之以聖人之時中。則非也。雖然。必如夫子之不磷不緇則可。若楚狂接輿。烏能為夫子之所為乎。夫子欲立君臣之大義。不得不辨明其非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必夫子亦嘗稱之。不可考也。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亦嘗執之。而心不廣大。亦嘗信之。而志不純一。以為有耶。而無充實之美。以為亡耶。而有執之信之之心。是謂一出一入。若存若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由子夏之言。其失必隘。由子張之言。其失必簡。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知其所亡。進而不息也。不忘其所能。得而不失也。雖進矣。而或忘之。非著乎心也。雖不忘。而或弗進。非日日新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之博。能自反以篤志。問之切。能自反以近思。心不外馳。由是以進。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之為言。不期於至而必至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若馬之有閑。惟有閑然後可以出入。無閑而出入。無忌憚之人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游所謂末者。洒掃應對進退之儀也。所謂本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理也。子游之教。求其速成。裂本末而二之。子夏之教。必以其漸。舉本末而一之。子夏之言近道。子游失之遠矣。夫君子之道。當知孰先而必傳。孰後而必倦。洒掃應對進退。小子之所必傳也。既成人而教之。彼必倦矣。雖然。教之以末而其本實具焉。此則在乎其人久而自得之也。若曰不教以末而直以其本者告之。此誣也。無是理也。譬諸草木。其始也栽培灌溉之而已。非可一日求其敷華成實。躐等凌節也。草木之生。猶當如是區別。孰謂教人而不然也。至於始終具舉。本末一貫。乃聖人之事。必責天下學者皆為聖人之事可乎。子游

之失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學。其本也。仕。其用也。二者非相離也。仕之所以有餘裕者。卽學也。非可於學外求仕。亦非可於仕外求學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禮文不備。不足以害禮之本。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狂而進取。故爲難能。不出於滅去仁遠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子言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此五人者。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夫獻子於臣之賢則友之。而爲之臣者。亦不以獻子爲家而忘之。則莊子不改父之臣。可謂難矣。獻子之政。不可考。觀作三軍而獻子止取其半。政之善亦可知矣。守父之善政。用父之賢臣。其爲孝也。豈他人之所謂孝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古之刑民。罪在民也。後之刑民。罪不在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方人。夫子誨之以我則不暇。以終身可行爲問。又告之以其恕乎。子貢服膺斯言。至晚年。薰化其氣質矣。不善莫如紂。而子貢猶恕之。回視爾日方人之心。蓋已洗滌無餘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一也。惟曰文武。舉其近者言之爾。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有所建立則必立。有所引道則必行。有所撫綏則必來。有所動化則必和。堯舜巍巍蕩蕩。至於有成功。

有文章。黎民於變者。其道若此。子貢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諸夫子。故歷敍數聖人之言。以見其一出於正大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猶之與人也。疑其文有闕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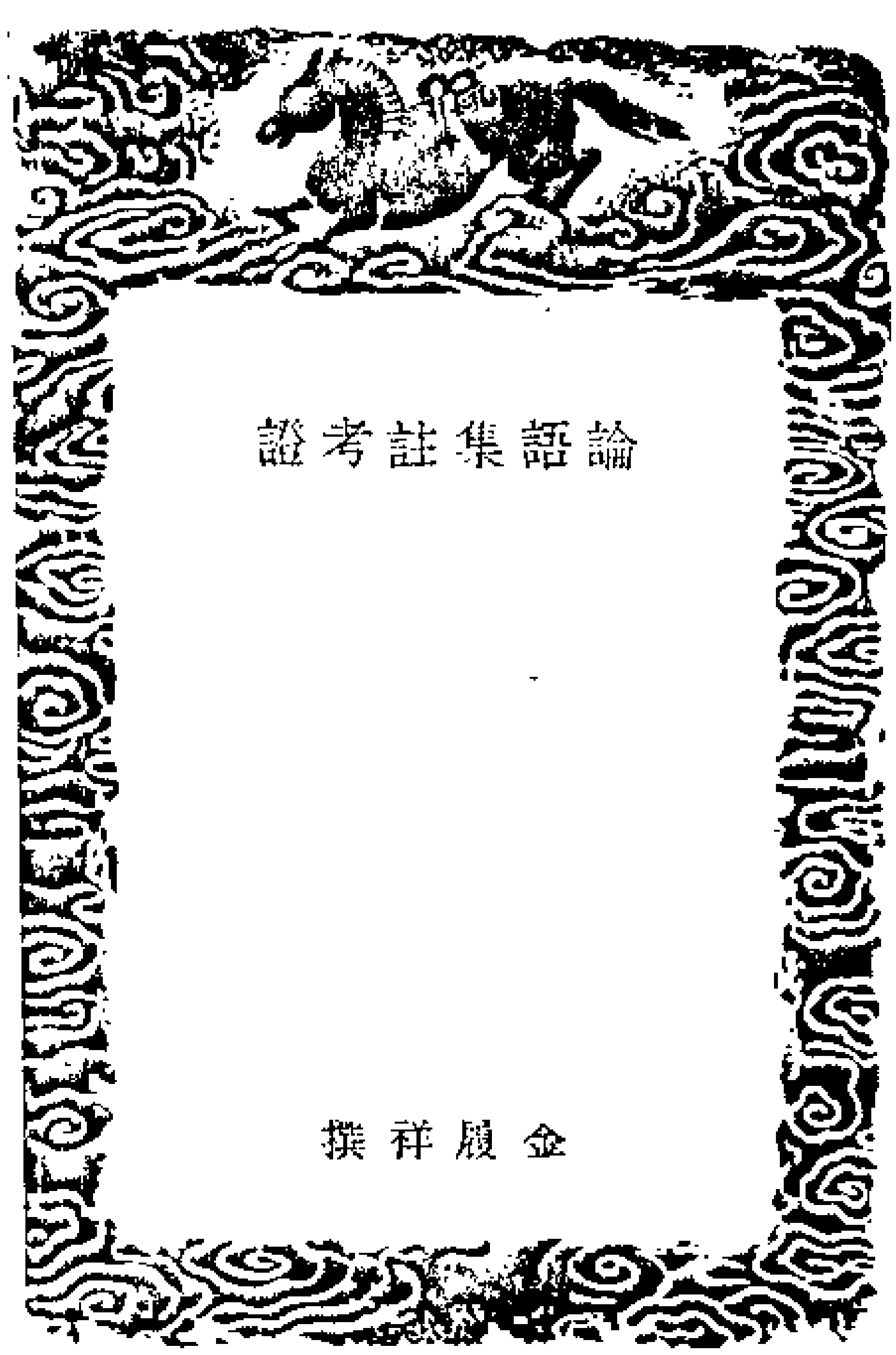
跋

意原之作。蓋將發明先聖之奧旨而爲學問有成者之助也。先君留心於此。殆將終身。昔者嘗鋟於袁賓隸章。晚歲緊禁守池陽。取二本而較之。刪潤殆居其半。蹤履益至。議論益深。適知學問固未始有止也。如岡來閩漕餘。思所以淑諸人。謹取池陽本。鋟木以廣其傳。且求印可於先覺君子。庶無負先君之素志。紹定壬辰夏五既望。男朝請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如岡謹書。

右大父鋟板滄清堂跋語。板既亡。遺跡不復存。求之遺篋。謹錄於右。因可考函山先生追序之歲月也。孫陶孫謹識。

曾大父東谷先生。朱紹熙初。繇江南西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副使。兼帥府。書嘗適告闕官。朔佩五司之印而總揔之。曾不知其爲煩劇也。暇則詣學。親爲諸生講析疑義。未幾被召。取所著論語意原。捐金畀學官。鋟板以便學者之玩繹。盖豫章此書之自始也。後百十有八年。陶孫明承乏學江右。一日。諸生有口講子在齊聞韶一章。以爲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宜夫子聞之而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坐人有咋咋責其叛于集註者。以父師所傳授對。蓋意原之說然也。因訪舊板存否。則散軼久矣。曾大父此書。晚年更定。尤簡而要。嘗繇小宰出剌池陽日。亦嘗鋟板學官刻之。亦不復存。遂取家藏者。以惠諸生之求。教授嚴陵姜材之。願得重鋟。以補其亡。陶孫學術荒陋。無以私淑。忝其祖廷。于此何敢辭。因念自晦

菴先生集註之行於世。學者往往不復求自得之學。間有取集註以前先儒之說者。輒遺棄詆。以爲叛于考亭。西山先生亦嘗追序意原矣。西山豈叛考亭者哉。理本無終窮。學者尙不可以集註自畫。況可謂集註之外可盡廢乎。此非不肖孫之私心。理學者之通論也。既增錄西山先生跋文。復贅數語卷末。或者議其私于家學。陶孫則知過矣。然亦天理人情之所在也。至大初元歲次戊申孟夏朔。曾孫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陶孫謹書于公廨之尊經室。



論語集註考證

金履祥撰

論孟集註考證序

嘗讀朱子年譜。載先生當淳熙間。始編次論孟集義。復作訓蒙口義。旣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而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故其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論孟是後來所定本。又云。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惟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間有不同。故讀者多以爲自相牴牾。迨仁山先生作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與論孟集註並行于世。先生自跋其書曰。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即集註之疏也。舉凡書中事跡之舛錯。名物之異同。山川都邑之區。典要音義之訓。朱子所未詳者。靡不引經據史。博采諸子百家。考覈詳明。折衷至當。烏虖。自朱子集註出。而孔孟之心源遙遙者接。其有功於聖門甚鉅。而先生是書補正朱子之所未備。其有功於朱子者又豈淺尠哉。余今春購獲是書。係元致治間校刊本。首序者、先生弟子許文懿。卷末有刊書跋。則吾邑呂遲也。自元至今歷五六百年。而流傳天壤間猶不磨滅者。豈獨斯文之幸。抑亦余竟刻斯書之幸矣。梓既竣。爰撮其要旨而爲之序。同治十二年癸酉夏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州之退補齋。

古之聖人得其位。皆因時以制治。孔子酌百世之道以淑天下。而其學主於教。孟軻氏推尊孔子。傳於後世。以迄於今。故論語、孟子者。斯道之閫奧也。繇漢而還。解之者率有不獲。至二程夫子。發明厥旨。今散見於遺書。嗣時以後。諸儒所著。班班可考。然各以所見自守。有得有失。未有能搜抉融液。折諸理而一之者。子朱子深求聖心。貫綜百氏。作爲集註。竭生平之力。始集大成。誠萬世之絕學也。然其立言渾然。辭約意廣。往往讀之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一得之致。自以爲意出物表。曾不知初未離其範圍。凡世之誕。皆混亂。務新奇以求名者。於孳正坐此。此考證所以不可無也。先師之著是書。或隱括其說。或演繹其簡妙。或攄其幽、發其粹。或補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羣言以證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細而訓詁名義之非可知者。本隱以之顯。求易而得難。吁。盍在此矣。蓋求孔孟之道者不可不讀論孟。讀論孟者不可不由集註。集註有考證。則精朱子之義。而孔孟之道章章乎人心矣。謙自壯年服膺師訓。即知讀朱子之書。其始三四讀。胸中自以爲洞然顯白。已而不能無惑。學之頗久。若徐有得焉。及卽其書而觀之。乃覺其意初不與己異。學之愈久。自以爲有得者不遂止於一。而與鄙陋之見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由是知聖賢之言。理趣無窮。朱子之說。雋永當味。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先師是書、亦惘夫世之不善學朱子之學者也。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謙于是深有感焉。故翻閱萃帙。用加讎校。藏諸家。傳諸其徒。若好事君子能廣而傳之。是尚謙之所望。亦先師之志云

當至順改元十月朔。門人許謙百拜謹書。

前序

（前半闕）

益之每以師說講於諸生。而藏其書於家。躬自讎正。以俟知者。其傳於時也。實自淛東憲司經歷張公而始。初。公既獲其書於許君。覽而善之。以爲不可以不傳。惟鋟諸梓。則其傳也廣而遠。婺學者。先生之鄉校也。既嘗刻其通鑑前編之書矣。因以昇郡侯管者思監使并刻之。侯乃率其佐屬。割俸貲以共費。不足。則繼之以學廩之贏。越三月而板成。夫見善而知以爲善、鮮矣。知其善、恐其泯沒而不傳者爲尤鮮。不私諸己。汲汲焉思廣于人以爲務。孰能若是乎。繼自今以往。是書大行。學者讀而有得焉。皆公之賜也。公名仲誠。字信卿。爲人廉介剛正。敬向儒術而篤意於風化。凡事之害於學校者。必深疾而力去之。苟有益焉。又樂爲之如此。嗚呼。豈獨是書之幸。斯文之幸也。并志之以爲序。至元三年。歲次丁丑。孟秋吉日。文學掾中山李植謹序。

論語集註考證卷一前

宋　金履祥撰

序說

史記（漢太史令司馬談所作。子遷續成之。）世家（史記、有天下者爲本紀。有國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德位。孔子孫世有賢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世家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邱（史記曰。生而圩頂。故名邱。本姓。解曰。顏氏禱于尼邱之山。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此非大義所關。故朱子不載。）其先宋人（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襄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子孫遂以爲氏。孔父生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自孔父爲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進于齊國公。）母顏氏（名徵在。顏父生三女。適對齊國大人。）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公羊、穀梁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或謂史記用家語。穀梁用夏正。然不可考。）昌平鄉陬邑（陬、論語作鄹。側留反。在今兗州仙源縣。叔梁紇爲鄹邑大夫。故生于陬。）委（烏僞反。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禾。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凡委積之多如此。所以責于會計之官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掌之。記季氏史、及下文司職吏。皆當以孟子爲正）司職吏作樴（周禮牛人、職爲樴。義與杙同。）適周（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問禮與老

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歲，而昭公奔齊（春秋傳，昭公攻季孫，遂如，不克，孫于齊。）魯亂適齊，景公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晏嬰字仲，以賢聞于諸侯，孔子亦賢之。景公欲封孔子，而嬰不可，此必有說。史記載其言，朱子刪之，以其未可信也。至夾谷之會，史記亦言其與謀，朱子亦削之。晏子儒者，或道不同，夫子嘗稱其盛，而未嘗不以為賢，與彼子西不同。問論晏子善，當以夫子之言為正，故史記二說朱子皆不取。）陽虎作亂專政（論語作陽貨，虎、貨聲通。定公五年，季氏家臣陽虎執季桓子，因之專魯政。）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為司空，又為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十二年癸卯，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攝政，受邾可隳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欲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皆遺歸公室，有殺去其城郭，豈可防三家之叛亂耳。而公山不狃以費畔，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力。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于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若孟氏不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非費之城也。孔子用于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墮，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已過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捷之以國家言也。）攝行相事（三家者，子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朞年而始曰攝。曰與，則辭乎此年，其相可知矣。孟子謂孔子于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道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于魯則未也。僞者欲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為務，皆未為知孔子，亦未知事勢者。詳又見第十八篇。）誅少正卯（荀子曰，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安敢輕信非言，而遽稽以為決乎。按朱子之言如此，而于此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齊人歸女樂（說見第十八篇。）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又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乃解。司馬云，陽虎嘗暴于匡，顏剋時與虎俱行，至是剋為孔子御，匡人識之，又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共圍之。莊子云，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圍者進曰，昔以為陽虎也，而今非也，請辭而退。）桓魋（見第七篇集注。）中牟（詳見第十七篇。）趙簡子（名鞅。）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召冉求。）孔子如蔡（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孔子既去魯久，以衛靈公之無道也，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因吳侯死于陳，圍蔡于吳，民分于楚，而如蔡。宋裴乎其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雖因而治之，則亂可正，危可盈，危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悲昭之賢，聞于天下，夫子圖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齊景公致聚，有際可之，而卒主蘧伯玉之家，留去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為之主，而陳侯亦有百陳之遇，故為二國暫行。然其如蔡，所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蔡為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然而適楚又卒為子西所阻，豈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令尹子西不可（史記，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又反乎衛（按朱子有言，當衛輒之時，父爭于外，子拒于內，不知其國何以處。曰，是謂君子于此不可一日處也。孔子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衛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于其國，何耶。豈於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或時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及考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在衛何也。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寓則主于讎由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羔子貢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于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歸，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繫世于西歲者，孔子自陳至衛，于是已當自衛反魯，可以訂世家之謬，而孔子久處之可于此見矣。）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戰于郊。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不求仕（王文憲曰，非所以言聖人。）敘書傳禮記（王文憲曰，傳禮記三字，可疑。愚詳按，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如于武王武成之編，皆當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事自為首尾，固未必諸篇無失節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時書盛行，作書首尾，後漢儒書首俗始作詩序，當謂義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為衛宏作，獨書序疑所未斷。方漢初時，秦火所亡，伏生口授，何況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附見弟子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殆二百六七十年，其間誠有可疑者。至禮記，諸儒抵有子曾子門人所撰，孝經又後人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俗起夫子斷本，則其為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于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記禮之時勢也。與人生知之資，其于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當謂其禮度文物之詳。蓋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聖人之資雖敏，而亦通惜能歷詳之，但其監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于從周，而周禮之又終于從舊，而郊廟又非禮，後世能不稱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于記禮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刪詩（王文憲作詩，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二千之中豈無猶傳于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興，諸儒之聲未旋，諸儒傳夫子之詩，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皆雜之，尚在者得以為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門之誦詠，如狡童、褰裳、溱洧、東門、桑中諸詩，經書之所傳，如貍首、轡柔、先正、繁纓諸詩，何以皆不與于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衛，何為猶存而不刪耶。）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彖、繫、象、說卦、文言，錢伯陽、歐陽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言，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作，則亦非也。彖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豈無繁複之詞。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語，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傳知之也。十翼莫粹于繫辭傳，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為證，或末引子曰以終篇。王文憲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言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為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耶。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彖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為夫子之全書耶。惟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用明切，六畫所作之外，此自為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附文言無所附會。夫子文言最為明白，乾坤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白，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宜與不及，如所謂故曰之曰之者疑之也，故無紛錯，與前章不同。其于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者，亦文言之體，刪繁存要，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于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為得之。後之學者于禮記十翼，但識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為門人發明之言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概如此，又當別為讀經者言之。）七十二人（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括、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冉

傳、顓孫、伯虔、公孫龍、曹卹、顏亢、叔仲會、秦祖、奚容蔵、公肩定、顏祖、鄡單、句井疆、罕父黑、公西蔵、壤駟赤、冉季、后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叢、冉孺、秦非、漆雕從、燕伋、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欬、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蔵、顏和、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今依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作春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以周公之封于魯、故史典冊皆備、故稱魯之史記之春秋、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史、見魯春秋、謂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春秋之史皆一國之事、及諸侯赴告者、本自有成法制度、史諸以）後王法不行、而諸侯放恣、僭叛無禮、所赴告者、傳既失實、而春秋遂法又失、是非不明、善惡無懲、故夫子晚年道不行、遂因魯史、起隱公元年、止哀公十四年獲麟、改正其失、以明王法、于是褒貶既彰、姦雄亂賊知懼、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子路死於衛（事見哀公十五年及檀弓。）葬魯城北泗上（水經、泗水逕魯縣北、註、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史記註、孔子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又無能名其樹者、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心喪（孟子曰、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受業于門人、此史記孟子本傳之說、朱子謂孟子親受業子思、之門人字疑衍、而此存之、蓋未及改也。）何氏（晏字平叔、魏人、此段通論諸集解之疏文也、朱子謂入然書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注、三論始合、爲今定本。）程子（伯子。）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唐柳子厚亦謂成于曾子之門人、而謂有若以似夫子故尊之、程子此論爲定。）程子（三條、叔子、已上二條、言論語本末、已下三條、言讀論語之法。）

論語集註考證卷一

學而

學之爲言效也（此蓋宜公認四聲取訓、於義爲切、又古文、學通作斅、易傳曰、此而效之之謂體、則效者體倣之謂也、玉文遺闕、學之爲言效也、此字義正訓、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句其所言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一句訓下三句意、此看集註凡例也。效先覺之所爲（古人爲學、是先從事上學、所謂先覺之所爲也、其行事儀則、文辭制度、凡詩書六藝之文、皆先覺之所爲也、朱子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蓋合言之、覺知也、效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其問諸證蓋合二說、而效先覺所爲一句尤明備、又學說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後說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爲而效之、蓋于其言行制作而體認之也、段內皆合知能說、下文引程子曰一條、是知上習說、其二條及謝氏說、是行上習說。習鳥數飛（數色角反、此許氏說文語、从羽从白、於六書屬諧聲、羽形聲合也、又月令、鷹乃學習、朱子欲人此而不及、或問引之。）程子（叔子。）又曰（程氏或書附十卷不分二先生語、外書亦多有不分者、今但目未詳。）坐時習（如坐）而時習、立而時習、此二句當例、使學者習行之方。程子（二條、叔子。）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兌、樂、皆喜也、而學習言說、朋來言樂、故程子分內外言之、說、悅、同、悅從心、則在內之樂、而樂乃說之發于外者、兩緣、悅于外）驩發乎中、樂充于中而發于外。慍含怒意（何文定曰、有一個反字、慍作含怒意、因下得好、然終有怒字在、不見君子氣象、惟和靖說、恬如南風之時、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慍何可怒、但含人悶耳、南風則能解人之慍悶也、下文程子不見是）

而無悶。正此意。程子（二條、叔子。）惟成德者能之（黃文肅疑其略倒、蓋不慍乃所以爲君子、王文憲曰、朱子是從程子之意。）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學至于說、則其進不已、其樂不窮、其致不困、故及人而樂、及人而樂、則其心不私、其量能大、所以進于君子、此各樂效驗字皆之訓、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本註逆而釋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此條、順而言之也。）有子曰（門人皆之、不以字行、而稱有子、後人遂不知其字、雖孟子亦名之、究史記弟子傳不傳其字也、有子此章分爲二節、前節以實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孝順、則學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學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何止不犯上作亂而已哉。）爲仁（爲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爲仁是行仁之義、閩俱看性情體用、故因外收程子辨論之說過詳。）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何文定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孟子首章是專言之仁、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章孝弟是偏言之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有當也、王文憲曰、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實例于此、詳見第五篇第十二篇。）程子（二條、叔子。）性中（至）孝弟來（此條中方言、來字疑許、）閒蓋字、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行在處、何嘗會中只有箇慈愛、何嘗有孝弟來在裏、仁道由方爲孝弟、發現發出方爲孝弟、一時記錄者欠備、似於語脉、須通上下文看、則反覆開闔、方見意脉。鮮矣仁（本文言辭、程子言非絕、此內之旨、非絕無謂其心皆務在外、則內亡矣、此仁字言心之德、王文憲曰、此言仁之體。）程子（叔子。）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疏、仙、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驂參之參、七南反矣、家語作子輿、蜀本、坊本並同、博物志字敬伯。）三省（集註不訓音、諸經讀即省察之省、按字從少從目、蓋審察之義、視然出入不合乏人、故謂之省、所景反、借作省減之省、悉井反。）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字義、例于此、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朱子謂明道之語周于事物之理、如此則伊川之語極其粹然方正。）傳謂受之於師（程伯子作傳之于人、按傳字是自傳授上傳下之辭、若是傳習受業、不當云傳也、故曾子于傳

傳之事、宜無不習、不待每日與爲人交友而省矣、以上二事例之、爲人交友俱爲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之說、乃傳業與人者、傳業與人而不習于己、正謝氏所謂講時盡要皆務之、所不必解者不習而傳事不與人、故必省而習之、然則曾子爲學、其所自省宜無一不至、何獨此三事、蓋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于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爲不切己而有所不盡也、其事雖屬及人、而不忠不信不習、則其失實爲切己、故日省吾身、而尹氏亦謂學必求諸身、謝氏謂專用心于內、蓋事雖及人、而在我之心則必忠必信必習也。此三言日用要緊所必有、故忠信習謂事而必省、所以日日省、集註例訓傳字、兩說俱謂亦爲當學業、不爲要緊者、不要緊者如曾子問篇論語變禮曲折、亦細細叩問而習知之、然朱子此說、似已疑傳之于人者太直矣、意又謂此曾子晚年之說、昔者孔子殁、曾子年最少、若晚年、則每日非有師傳當受矣、但學者欠于問辨、故集註欠于修改、今存程子之說以待學者。）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按韓文公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又與楊及馯臂子弓、其後爲荀卿。）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何文定曰、主一者、指示所以持敬之要、若止曰整齊嚴肅、則雖是敬、惟曰主一、則用力之方昭然易見、然所謂主一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此則心在此、而無一念之雜、此動中之主一也、若無適二字、則又是爲主一兩字再下註腳、謂如心在東而復移之西、又移之南之北、則是靜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又如本是一事、而復貳以二、又參以三、則是動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主一自然無適、無適方爲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只要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語、敬之爲敬、可得而持矣、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其言尤約而明、若此章所謂敬事者、凡施之政事之間、皆以是心應之、如爲一事、則專一此事、置之期之、慎其發端、謹其終始、審而後發、發而必行、皆執如金石、不移如四時、不朝令而夕改、不輕發而易廢、此皆敬事之謂、而信在其中矣、緣詳按敬其事便是信于民、而分爲二事者、蓋敬主行、信主言、事屬政、信屬令也。）程子（未詳。）楊氏曰（名時、字中立、謚文靖、朱子謂楊氏說此處極好看。）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當本釋疑、程子曰、敬事而信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是者、皆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能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緣詳按敬信節愛、是其所存、至于政則必有

法制禁令紀綱文章。夫子答問政者亦多從身心說。由其時先王之制數尚多無恙。但治國者無是心。故其政不行。當至孟子時。先王制數漸廢於僞。故孟子之論治國。往往兼制數言之。**五者反復相因**（此節胡氏之說。胡氏以敬爲主。因此本原。）然又須節節加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通轉詳之。**餘力猶言暇日**（或問作餘暇之力。爲是。）**程子**（叔子也。行直。）**尹氏**（六。第。）**洪氏**（覃。直。）**朱子**學直。尹氏名焞。字彥明。號和靖處士。洪氏名興祖。丹陽人。何文定曰。文勝其實者。此文勝而實德亡也。質勝而野者。有實行而無節文也。兼質有見成之法。不考之。則無以爲人道之方。事物有當然之理。不窮之。則無以爲明善之要。故雖盡力於孝弟謹信待人接物之間。而不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或以私意爲之。而未必合天理之正。而不出乎人欲之私。甚則陷父爲孝。認見爲悌。無禮之謹。復言之信。況墨而入於無擇。觀仁而未必識仁。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則無餘力而急於學文者。其病固大矣。有餘力而不肯學文者。其病亦豈小哉。**竭其力**（王文憲曰。劉少嶠子貢曰。有問于曼亞夫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心力。是事力。亞夫曰。也要心力。也要事力。曰。心力可竭也。事力不到則何如。亞夫曰。有心力必有事力。人只是辭不得此一片心。關此心果到。雖園中之冬筍可生。冰下之魚可出也。況可得之物乎。）**言而有信**（舊說易色。是變易顏色。朱子謂竭力致身。亦未若變易顏色則太輕。故從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然言而有信似亦稍輕。劉器之問于司馬公。道自何入。曰。自誠入。誠自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檃括其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言行一致。以此觀之。則此一句不可斷不重。況朋友之交。其情有乎此久要之辭。其變有利害以死之節。則言而有信與竭力致身。其重一儕。**四者人倫**（賢賢、與朋友交、若其非一倫。然不以事父母爲首而）以賢賢爲首。蓋下三言所以能致其極者。專在此一言耳。賢賢易色。好善之誠也。大學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是也。人惟有誠切好善之心。故于孝悌忠信之事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賢賢易色居首。**君子不重則不威**（重。莊用反。歟。此君子是）大概說君子之道。或問。此章先嚴威而後忠信。何也。朱子曰。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整頓來。然後漸進其內。**主忠信**（何文定曰。主者。謂凡事必以忠信爲本。而不容他有所之之謂也。夫忠者。發于心之實也。信者。見于事之實）也。專以爲主。則其一言一動一話一爲。其始終表裏無一不出乎實。而此心由而無所適乎外。入而無所藏。下中自將消磨減滅。而無妄之真。適由是可以漸入乎思誠之境。與作聖之階梯也。**程子曰不誠則無物**（伯子也。何）文定曰。物非事物也。誠則以實心見之實事。方可謂之有物。若行過誠則其所爲皆不出乎中心之實。然說我之。恰與不曾做一般。故曰不誠則無物。是以孟子云云。皆有物乎者。此非所上文不誠則無物之歸也。正人心不誠。乘乎私而出入。其發在乎又無形跡可以捉摸。惟主乎忠信。則此心便有所事。皆自此實心中發出。便是有物。若不主乎忠信。則方嚮此事而心已他之。不主乎此事而心復有其事。故曰豈復有物乎。然則忠信者。非特爲善之本。實亦存心之要。**程子**（叔子。二條。）**愼終追遠**稱。叔子謂不止爲喪祭。推而至天下事。皆能謹其終不忘乎遠。朱子語錄然之。而集註止以喪祭爲言。通釋加詳。今又因通釋之旨而文之曰。親之終也。恐哀之情因擇而忘乎之際。必誠必信之事神。親之遠也。恐敬之意因厭而易忘。必存之念。薄于當時所易薄者不薄焉。則已德可謂厚矣。民德安得不歸于厚哉。**子貢**（禮記、史記作贛。）**過化存神之妙**（詳見孟子。此取通釋。何文定于通釋之上此數句皆問之語。問曰。朱先生解經。只就句裏釋。今過化存神何故突入外來一句于此章。是說）那裏。或曰。若論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能使人樂告以政者。固不待見其存誠而自如此矣。先生久之曰。將來也是不是乎子貢之所云。故如此說。亦引而不發之意。只如溫良恭儉讓。若無聖人之德。何以能如此。便是個世間大不好人。子貢只說得時當。不說得其盛處。是他只見得到此。若聖人之在當時。能使所過之邦莫不樂告以政者。其過化有神之妙。皆非子貢所知也。又問。如此。則學者心到處之語如何。曰。必是足者是個好貌之。被解纔第十九篇子貢所稱夫子綏來動和之化。則過化有神之妙。非其知不能知此。但此章語子貢求之之問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以反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耳。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積盛。皆補其內面。本註亦存。及謝氏云云。亦宜但指其外也。**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要因病投藥。人以政。則已不得）以行其欲。故終不能也。然私欲各不同。如季桓子。則始欲振其弱。於又恐失其柄。如楚子西。又疑夫子之得國以正其僭。如晉公、衛靈公。則苟且自適其欲而已耳。**三年無改**（此章爲疑人而發。三年無改又爲道而發。疑人之言。一條自起一條。事理凡例如）

此章者。亦必有爲而言之也。其旨主于觀人。其事主于改。前說三年無改可以觀孝。亦如觀過可以知仁。可亦僅辭。事亦寓事耳。非謂異衆之相觀者。若夫不善不可以不改。則夫子于仲弓嘗言其騂且角矣。若不可不論。則夫子于孟莊子皆稱其難能矣。此又各一凡例也。此義不明于天下。而元喃粗說。遂成天下之大禍。道學可不明哉。**道**（謂其行事也。以父言。故曰道。）**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何文定曰。勉齋語錄謂一句作體看。一句作用看。然又須參看。蓋天理節文是體中之用。在體中則自然）之節。然不因發見乎外之文。則何以見其有節。故言節而兼乎文。故曰體中之用。人事儀則是用中之體。然用上有固有燦然之條。然所以有是條理者。皆原乎自然之品節。故凡儀則必本乎此。故曰用中之體。亦節與則俱體上字。文與儀皆用上字。此所謂參看也。**程子曰禮勝則離**（叔子也。程子釋樂之說。所載爲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段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則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必嚴。然其用則當有）交通和同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私示恩。尊卑上下至辨也。而燕饗秩然有文之中。雖有燦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懽也。而籩豆有數。燕祭有儀。臣侍君燕。不過三爵。夫婦相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裁。袺裕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合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慢。而亦不可行也。集註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拒先王制禮之意。然于其首取程子之說。末有嚴泰和節之說。則禮之矣。**嚴而泰和而節**（有子指事而言。禮與和相對。則禮是嚴敬之體。朱子本理而言。和在禮之中。則禮是全體之稱。嚴而泰。便是上截。和而節。說下截。此章旨。）**信近**（信。約信也。如左傳所謂五命之信。近。朱子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按近）字去聲。乃比近之近。對云義之與比。故朱子謂以合中二字釋之。**復**（去聲。欲復言好。復斟。踐言而再行其言也。）**亦**（上一節各只一事。因與宗則又有近久遠深淺而重。故以亦字過遞。）**君子食無求飽**（不求安飽、與吾皆移目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同意。謂心在學。不暇求安飽。又能敏于事。謹乎言。非不好學也。然猶就有道之人而取正。乃可謂之好學。苟自是而不取正于有道之人。則所好何學。所學何道乎。學與非道之至。雖驕安得謂之好學。**凡言道者**（道字訓由道。例于此。然後）在此章發例。則嘗指之曰。有道者。知此理而能由之者也。**子貢曰貧而無諂**（有無謂無諂之類。而後可謂樂而好禮之意。凡事皆然。學者見夫子之言。而遺子貢之說。此非學者也。正如未來能積而遽求光豐之器。本末皆斷而遽求闊盛）之中。可乎。所以朱子章末之言切實周備。學者不可不察。**所已言**（樂與好禮。）**所未言**（義理無窮。未可遽足。）○（學而一篇。記夫子之言。爲者之首。而弟子之言凡四人。惟曾子之言由內而篤。有子之言醇而中。子夏言誠而易盡。子貢言外）而不由內。此曾子所以傳道。而有子之言所以似夫子也。末章子貢之言其亦宜未盡歟。

爲政

爲政（首章不曰以德爲政。而曰爲政以德。此爲爲政者言之也。居爲政之地者。固不無法制禁令、凡有施爲。而夫子則言爲政者但以德。則心得躬行無非道理。以是率先之。人心自感動興起而向慕之。不待他有作爲。故曰無爲而天下歸之。）**德**（本。）**儼**（以下致。）**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德字訓詁發例于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註云。行道而有得于心。其後改從此。蓋德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得而有之者。或暫得而不能存之乎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乎身。是又皆失之矣。所以不足謂之德也。**北極天之樞**（樞如戶樞。樞紐。謂天體旋轉。依向而旋也。北極乃其樞紐。故其是大樞旋轉。惟北極不動也。北極無星。故謂之北辰。辰者。北極之名也。其方四極居其中。故北辰之所在而直其上者謂之辰。居天之中也。）**程子曰**（叔子也。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若以才智計術。衒數功。則不能無爲矣。）**范氏曰**（王文憲曰。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此皆言動之妙也。不動不言無爲化而信者成也。隨其理之自然。以應其動。以其言也。以民也。）君也。北辰居之要也。合二說盡無爲之義。樞杆森羅。所指者但指一理。自可以御事物之衆。所守者惟正一心。自足以制天下之動。所執者惟一身。自可以服人心之衆。**思無邪**（程子曰。誠也。朱子謂但人固有些飾于外而其中未必誠正者。故言誠無邪。行無

（邪亦未見得誠。性是思無邪。則合內外之道。表裏如一。方可謂之誠。程子之言。不可不深思。）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王文憲存詩辨。今不若人。因哲考之。秦火之後。諸失舊半。確失殘亡。而詩三百篇何以皆無恙。謹云詩托于竊昔之流傳。然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禮記、左氏、荀子所引之詩。多有異者。而今詩多無之。此猶可也。如素絢、唐棣。孔門皆舉之。而今不見于詩。鄭衛之淫。夫子皆欲放之。而今鄭詩具在。疑序者巧以爲他事及刺人。然其淫醜之態不可掩也。漢儒欲附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所能記。或風、或雅、或頌。分合而足三百篇之數。則其所記聞或有出于夫子所刪去者矣。若漢興。綴緝之樂尚在。而管鼓之畢未發也。以此觀之。其間淫詩因夫子之所去。而世俗之所傳者。諸儒從之。例以爲古詩而不發也。不然。則若溱洧、桑中諸詩。豈于齡矣。而何爲創之有說。）程子（朱詳。）德禮（上章爲政以德。至此章意方備。緇衣篇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一說（朱子集註凡例。二說皆通。故並存之。必有一說似聖人之意。大學二說前一說勝。）

志學章（矩。指處之器。王文憲曰。矩雖器。心之天則也。程子二條。皆聖人爲學者設。胡氏一條。發明從心不踰矩。朱子極以爲好。二條即程子勉進及成章二意。甚思製以爲實附。假辭接。朱子于本文之下。但附文所識。而其終篇說處發揮。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事。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蓋天下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已則非聖人矣。其實三十而立。聖人之爲聖人者已成。此後但愈妙愈熟。所謂借其近似以自名。猶夫子一貫。而曾子借忠恕以名之也。學是聖人之學。立則聖人之成。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明。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知字如知天地之化育。不惑者小德之川流。是于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者。大德之敦化。是于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聖人之神。此亦因聖人借近似以自名者。而彷彿之。在于心體。雖以言語形容。王文憲曰。自與人生知之質而言。固未必有等級。自聖人體道之心而言。私不妨有節級。二說非不同也。）程子（二條。叔子。）孟懿子章（魯大夫仲孫氏。魯三家本出桓公。慶父之後爲仲孫氏。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仲孫而謂之孟者。避庶。古者尚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仲孫子爲公爲大夫。不敢宗嫡從。而于三家爲所長。三家所宗。故謂之孟。）三家僭禮（檀弓曰。三家視桓楹。三氏猶設撥。是葬之僭禮也。三家以雍徹。是祭之僭禮也。僭禮以與其親對以尊親。而不知陷親于不義。）得爲而不爲（分所得爲者多有當爲之事。特恐不能盡耳。不必求越乎分之外也。）孟武伯章（集註前說發父母之至愛。警人子之守身。懇切而且質。後說大概說亦在其中。然皆爲衆人言之。誠善矣。若爲武伯言。則恐前說爲切。故朱子止依前說。而亦並存之也。朱子始疑舊說不正當。而爲是說。味不了之語。然須究武伯之爲人與其時之辭氣。左氏云。哀公與三家皆有惡。武伯于時問之曰。吾得死乎。而曰予不知。其傲甚之氣如此。予私料然。況他事乎。觀其言爲人。則爲人可知矣。程子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身與心不可不由自家。疾病聖賢所不免。但爲人子者。父母唯憂其病。而他無憂。此則其爲人可謂能守身而不虧親矣。今有人見非子弟冰益之禁。而其傲甚可愛不可禁戢。卒然有問何以爲孝。夫子答之曰。使父母但以其疾爲憂。亦孝矣。其辭氣之間自有餘味。所謂舉一隅之數。初非不了之語。使其惕然收斂。不爲不義以爲父母者唯發其疾病之不由己者。而不必憂其非爲之由己者。則其爲人豈非天下之孝子哉。集註于舊說始主而終存之。殆有意矣。）能養（去聲。）有養（上聲。孟子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論至于二字。其上所設亦多謂自內子弟僕以下至犬馬也。予思曰。今所養如君之犬馬畜伋。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大抵僻氣不以貴賤尊卑聽給者爲言。則無以見其不敬之節。而以不敢爲無別。蓋亦須參義之謂也。有一老人見諸爲者朝夕飲食。心力加至。因歎曰。若養父母如此。豈非至孝。一學者聞之。從悟此章之旨。蓋彼嘆小人不能養而養。此輩學者但能養而不能敬也。）色難（何文定曰。服勞飲食。養口體者也。承順顏色。養志者也。自發志而曰色難者。蓋愉色婉容皆誠實之發見于外者。決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必其愛之積于中者深。然後見于容色者始無一毫之不順。有所以發其親者有纖毫之未克。則形于外者決無愉婉之色。則事親者其色豈非難乎。能盡此者。其于存心制行殆可以聖人。所謂色難者。惟體之而後知爲不易也。服勞奉養。固非愛親者不能。然愉色婉容則尤其愛之深者。服勞奉養。或可以勉而爲之。愉色婉容則無所不順。而心與父母爲一矣。豈得不謂之難哉。）曾（朱子曰。論語曾如外皆作在登反。）程子（朱詳。）告衆人（以其所示者微也。然孟氏僭禮。武伯多可疑之事。故夫子所以告之者只正其大病。游夏孝矣。服勞已無不至。但意色幾微之間有所不足。蓋抑其情愛者漸流于不足。而嚴威儼恪者非所以事親。故夫子告之深。戒子游之漸流于不敬。爲大不孝。不許子夏

之疎節。而以服勞奉養不足爲孝。皆所以責其盡孝也。王文憲曰。告門人皆切直。告諸人皆深婉。各有當也。）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爲句。與言終日。回無所不言矣。皆不盡得于他也。）、私亦（私是人所易忽之地。而亦足以發其餘可知。顏子是從靜中下工夫。聖人是于此處見顏子。）、聞之師曰（朱子師延平李先生。名侗。字愿中。謚文靖。此段延平全語具在師友問答。）顏子深潛純粹（胡氏本用鄭。合孔子門者八人以爲輔質。回字象水之淵。故字子淵。何文定曰。深潛純粹。此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蓋與一般聖賢各自有資稟氣象。如湯武自有湯武氣象。文王又自有文王氣象。但以此深潛純粹四字。旋在孟子身上。因不得。便移在曾子身上。亦不得。惟顏子便有此資稟氣象也。程子亦曰。顏孟于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延平之語與此大概相類。今且以顏子平日觀之。如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有若無。實若虛。此亦可以見其深潛處。如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又如程子言其如和風慶雲。此亦可見他淳粹處。下面證段字。祗說如骨骼字相似。猶聖人相比。中人骨骼比乙人差小些子。此即孟子具體而微之語。體段已具。故曰骨骼四肢已團全。但未與聖人一般。樹又曰。深潛淳粹四字。若分開看。深潛兩字便帶了知見。淳粹兩字便帶了踐行處。劉顏曰。深潛淳粹。文公師友稱爲顏子資稟氣象。可謂體貼精切。語意多在經文之內。非自外來。如此四字亦在此章之內。深潛是于不違如愚見之。淳粹是于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所謂于吾言無所不說者也。淳粹行上氣象。後篇所謂三月不違仁者也。）視所以章（王文憲曰。此分君子小人。此下只觀君子。）程子（伯子也。何文定曰。語錄謂既以此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此意亦緊切。）溫故章（可者僅可之辭。此師謂授之師。時習二字所通尤活。記問之學。鄭氏註云。孰師韓愈雜說。主謂時爲學者師之師不心解。見誠問。王文憲曰。溫故所學在我。記問無得于心。知新其應不窮。記問所知有限。只死殺二字。）先行章（程子以先行爲句。朱子以先行其言爲句。語錄從朱子。編錄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偏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偏也。王文憲曰。君子所言皆平日所行之事。）周比章（王文憲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語錄學者于幾微之際不可不辨。）學思章（王文憲曰。論語舉其略。中庸舉其詳。劉氏曰。博學。此行學上字。審問、謹思、明辨、皆是上事。篤行是事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又一義。學不專指行。）程子（叔子。）異端章（何文定曰。異端之害云云。人之攻治其說者。其蔽固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過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亦有所長。皆但取其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學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爲害甚此。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爲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拒救使拯溺之心。授學者于趨舍之地。其爲人切矣。）程子（伯子也。王文憲曰。范氏作指害道而言。程子作指害心術而言。）駸（音侵。詩。載驟駸駸。）干祿章程子曰（前條叔子。後條伯子。兼內兩得三截。程子喫緊爲人。故又錄一問答。蓋謂門弟子則能言下領會。世人之心。識設利祿。無所不至。必又訓導能多聞見。闕疑殆。謹言行。亦有不得祿者。則又如之何。程子引耕餒之說以曉之。謂誠外是而他求。所以干祿。亦未必能得也。亦唯道理所當爲者自爲之而已。外此。不能非所當爲爲之。亦未可以必得也。）哀公問章程子（叔子。）大居敬（用春秋傳大居正句法。謝氏此章。規切明備。聖賢爲學之要法。不但施之此章也。王文憲于上蔡書堂開講。舉此爲上蔡第一義。何文定曰。居敬則無私心。而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詳見。而枉直不難知。此合內外之道。又辨枉直之要法也。）敬忠（朱子曰。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此二者能使民忠。）張敬夫（集註于周程張稱子。諸儒稱氏。不名字者稱官。時人稱字。何文定曰。夫子本旨教化必自己出。語勢不得不然。蓋子無觀者失聖人之行。故曰則無所爲之說。以曉之。王文憲曰。張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張子之問。爲欲使民如此。而夫子之答皆欲其子己求之。蓋其在己則民自化。若爲欲使民如此而爲之。則爲之必不實。亦不足以有感矣。故集註取張敬夫之說以明之。然無所爲而爲。有所爲而爲。善利之分。此自張宣公法門要語。）或謂（爲政須上之人用之。非所可必得也。而或人之問如此。又定公初年。陽虎執國。專有用孔子之意。而孔子不仕也。）信（輗軏是車與馬牛交接處。信是己與人交際處。交接處無輗軏。則車不能行。交際處無信。則事不能行。）十世（集註取馬氏之說而析之。不欲分明。而疑者易曉爲二。故通釋新之。集註取胡氏之說已自明備。）三綱（出自虎通。又有六紀。）三統（本漢志。亦見問爲邦章。王文憲曰。所因者亘古及今之常經。損益者隨時處事之當然。則損益其答顏子爲邦之問乎。）

論語集註考證卷二

八佾

每佾八人（此說疑是。蓋古者以八爲數。後來雜俗假借。旣每列亦八。則所謂女樂二八是也。）數（去聲。）降殺（左氏傳作降殺以兩。此自上而下。故曰降殺。）忍（雖不靜誅。盍從後說。何獨不爲。猶柢前說。）三家（說見前。當正盛）

子堂（廟堂也。上文臨亦謂明庭。蕭）章。（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無知（王文憲曰。前章不仁。此章不知。不仁不知。故無識無義。推不仁。言其惡也。不知。言其蔽也。）程子曰（猶子也。王文憲曰。夫子本譏三家。而君在其中。猶子斷其始。定其罪。立言爲世之大法。使二字或有所歸。）

不仁章（王文憲曰。謝氏以仁切。指子言禮樂切。程子只禮樂之實。李氏皆禮樂之文。合此四說方盡。其以用心精厲者宜細數。）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猶子也。謂曰。具見前說。不是說仁之體。若以義看天下之正理。亦得。）將如之何（語錄。謂不奈得禮樂何也。譬如非吾所有者。必不奈一舟何。非吾所御者。必不奈一事何。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是不仁。鄙詐慢易。固如禮樂何哉。）林放（弟子傳不載。以設問有之。）禮本（集註以奢對本字。又以質對文字。易而也。語錄。問。何文定曰。文集有曰。禮正在恰好處。而上之則儉爲本。而下之則奢爲末。此語最爲分明。亦於本之者。因不可然安於本之似而不求對恰好處。亦非禮人本宜也。夫子舉要與禮對言者。奈其謂儉是禮之吉者。是禮之固者。故兼言之。惟范氏以喪祭皆者。皆因古有此二語。特舉以爲凡例耳。）汗（盛。舍。）杯（音拜。蓋用以飯。）夷狄章程子（叔子。）泰山（東嶽也。在

今定州襲慶府奉符縣。爲岱山之望。）曾（在登反。）射下（並去聲。凡在下、上畢下之者去聲。）揖（降升。）輔也（與）後（上聲。凡前後之後上聲。後之之後去聲。夫子厭疑而答。但亦從某之說。子夏解類而知。因如禮後之說。聖人之知非待子夏而後發。聖人之言又因子夏而及此。俱皆此以起予見也。）杞（夏之後。國在今開封府雍邱縣。）宋（殷之後。國在今宋州。本名睢陽府。○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樂。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然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比其前二代制度文爲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亡矣。將盡而以聖人之資類推旁通。皆能然矣。若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徵之文獻。以輔成其論。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益不見其成書之盛也。其謂見於禮記者。又多類以門人解師之說。惜哉。）趙伯循（陸淳林傳。唐陸門人。趙匡。陸質。助卒。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傳纂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春秋纂例。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得其學。其集註以爲啖助語。其學說其合於纂例。宜州有版本。朱子嘗其旨於誠。惻入其樂於甚誤。）灌鬯（以鬯鬱金草釀合。鬯其香氣達。）郊禘（魯則嫌位。以爲成王之賜。上章程子皆論其非禮。近陳氏君舉獨得其還之後諸侯僭禮。又襲史記。謂其時魯祭自時。文諸外杞泗桷諸郊禘。而曰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其說見於此。則尤夫子之所深歎而不忍言也。）禘之說（此章集註二章但備有爲之說者曰。如禘之說。則不王不禘。天子爲諸侯。大夫士禮畫上下各有等衰。各安其分。則天下之治不難矣。此亦集註諸說之窮處。則自易見。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亦未易知此也。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尋旬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王文憲謂論語約而詳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則不費而義明。祇祥按。中庸是泛說。論語於是於魯人之間。亦恐各有所指。○趙叔高曰。禘之說一章。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則見得難做得也。蓋心路熟後。事事自然如此。）祭如在章程子（叔子。）奥（古者室中北墉南牖。東南隅爲窔。東北隅爲宧。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奥。尊者之常居也。）何謂（上二句。蓋當時俗語。故王孫賈設問。）竈陘（竈邊穴。前際也。）尸（古人祭必有尸。蓋使生人服鬼神之服。居鬼神之位。使鬼神之有所依。飲食也。竈者老婦之祭。實是老婦爲尸。朱子謂竈尸恐是膳夫爲之。）當時用事（何文定曰。所謂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者。蓋五祀四時之祭。皆於此乎底禮。是其有常尊也。然不專主於一。而著戶、著竈、著中霤、著門、著行。皆先祭其本所。而後設饌迎尸於此。是其祭之主也。若竈雖卑賤。不祥在夏時則專主祭。當夏時而專用事者。故曰當時用事。或曰月令。祭水火五行之所。）謝氏（王文憲曰。上蔡之說疑有病。聖人豈理而言。豈問其知不知也。若以爲兩可之辭。所以爲心術之害者大矣。非所以有聖人說此答相之者。亦至切乎過詞。）鄹（解見序說。）侯（本作矦。射的之布也。而換人射中也。从亻。从矢。象形。）鵠（工毒反。即告字。謂傳人以所當中之處也。以射禽獸之義。故加隹。）告（本如字。曰之告。下之告上則曰告。如字。加爲有疑。此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餼（牲今生牲也。本作氣。亦作餼。）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文公名興。以病）不敬（謝。猶告也。）其（猶指等。）盡禮（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子之從下者。禮耳。而衆人反以爲諂。此章尚以此亦爲諂。語錄附及之。何文定曰。諂與敬不同。敬是於所當施。諂是施於不當施。則爲諂。）程子（叔子。）

定公問章（本註正說也。尹氏直說也。尹氏直上則將與孟子語意同。蓋當時是泰數。故註論語。故傳當在於當時。）關雎（黄文肅曰。先生所在改問止此章。雎。七余反。音兒。今非得。）玩其辭審其音（夫子時所謂關雎。並合樂。且雎詳而且之也。故集註之末有玩辭審音之說。今則辭尚可玩而音不可復聞矣。）問社（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社主。陰氣主。以爲主耶。則所宜木以爲主。則曰亦日所宜木爲主。見於此。而今主以石。則必爲壇矣。然則社主自古社主則何如。朱子語錄。謂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以幣帛就社中載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耳。然不可考。觀祥按。自唐以來。社皆用石爲主。其說具唐書張齊賢傳。）歷言以深責之（胡氏之說。論語集註是夫子三辭皆而不重。又因左傳。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卒死於外。故謂此必哀公與宰我謀三桓。故宰我陳辭以相語。而其夫子有成事遂事旣往不可諫咎之說。開則爲氏。後則胡氏。皆有是言。而集註不取者。集註之意亦自是於諸儒之說。大抵前之說與他人不同。如夫子對哀公好學之問。乃以顔子不遷怒貳過之德答之。顔可無待於此位。非有可怒過之事。特爲哀公言之。哀公之病。今其問社。宰我乃以使民戰栗答之。哀公謀去三桓。非宰我所以求。夫子深斥之。何能三言亦或當時方有……）管

仲（管叔之後，故氏管。多稱我先王。）器小（本註，聖賢大學之道，是器大規模局量偏淺，規模卑狹，是器小形量。知大學之格物致知，則能有以盡心量之全；知大學之誠意正心，則能有以全心德之實，故局量不偏淺，所謂正身修德也。知修身齊家以及治國平天下，故規模不卑狹，所謂致主王道也。惟其局量偏淺，故不能正身修德；惟其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王道。惟其局量偏淺，故其規模卑狹。）三歸（說苑止有管仲築三歸之臺，然不詳，又據臺三歸殊較。師古謂娶三姓女。如此，則當僭係之。於此但言其不儉，解未斥其僭。蓋諸侯三姓而娶九女，此則云三女而已，未爲僭也。又一說，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法上方自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併以句股法三分損二爲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乘之，用積實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爾。）門屏謂之樹（爾雅釋宮文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管氏以屏塞門，實僭諸侯之禮也。天子外屏，屏設於門之外，則當宁而立，以受諸侯朝公之謁於外朝。諸侯設屏於門內，則門屏之間謂之宁，亦於此以受卿大夫士之朝。按國語，卿之家亦有私朝。論語冉子退朝，是也。管仲爲卿於齊，以卿而家臣皆具官，則亦設屏於門，爲宁以朝其家臣矣。）反坫在兩楹之間（蓋賓主兩楹之中。於堂側築土石爲坫，反爵之器，以示此時賓主共之，蓋兩君爲好之禮也。當時管仲當國，而齊霸諸侯，諸侯之朝齊者，必私覿於管氏之家，故仲亦設此以饗之也。不然，則作此處器自取僭擬何說。雖記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作臺門而樹旅反坫，蓋爲臺門則必有屏樹，及旅酬而爲坫以僭禮也。）或人以小爲儉以奢爲禮（當時見識論大率如此。）程子（叔子。）本深及遠（大器。）本淺（小器。）規矩準繩（揚雄法言先知篇云：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蓋規矩準繩，惟其自盡方圓平直之理，故足以爲天下之方圓平直。若自四者自有偏斜曲，則何以能治天下之方圓平直哉。）詭遇（說見孟子集註。器小而功大者，詭遇者也。器大則爲之範者也。器大而功不止此者。○何文定曰：論評管仲器小之論，集註所載偏淺卑狹二語，然以盡其曲折局量以致實而言，則器小之本也；以規模施爲而言，則器小之效驗。惟其局量之偏淺，所以規模之卑狹。下文既不能正身修德，是指局量偏淺處；不能致主王道，是指規模卑狹處。大凡人惟見其大，則而後不肯安於小。管仲之所以小者，只爲不識其大，誠他在質本自凡近，而又無聖賢之學以充之，才雖高而識實闕，氣雖銳而器量有所以局量容受不得，而規模恢拓不開，不過成就得些小霸業，以上更去不得了。夫子以小器斥之，可謂一言以蔽之，而朱子復以一言以言其器之所以小者無復餘蘊。善局量偏淺者，器小之體；規模卑狹者，器小之用。欲識仲之爲器小者，觀此足矣。然須於此語考驗管仲平生，方見得此二語說他着。且如仲始與桓公[illegible]，公辭以己之生者恐[illegible]，仲者使[illegible]就[illegible]，然後事乃可爲，而仲卻皆不害霸，是他被此才便急於自見，唯恐君不見用，無以成其功業，故曲爲保護至於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坫，皆僭上之事，至身自爲之，與諸上卿之禮全別，是又被這些功業動了，包藏不住，致奢僭而不自知，其嚴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此非局量偏淺而何。又如管仲一時事功，其大節只是有尊王攘夷兩事。是時周室雖衰，有可爲之勢，仲若能以至公血誠，以佐天子振立紀綱，以還西周之舊，今只挾公行私，假尊王之名，爲圖霸之實。至若楚人僭王猾夏，此是莫大節目，乃置之不問，卻尋得包茅昭王節目，要他大意只是要他略服，使威收斂在我，且自可以怕大扶，這是貪於近功便效。若一一理會，則恐其久而難成，判斷不得，此非誠規模卑狹而何。而朱子只直指其不知學者，自是定了。若知聖賢大學之道，則偏淺者可以變而宏深，卑狹者可以擴而高廣，豈國識長，器量則心長，識局則識見充，見既充，則規模不患於不大。且以管仲有論國之言觀之，說得亦自有道理，其全無聞，只是誠意於學術，其識小小，只結果了，豈非不學之過乎。當而視禮之事，其人只是終成人儉[illegible]之間，非止指小器而言，然可以過上面自亦可見得器小形見處，故程子特指此以曉人，而管仲所以爲器小者，從此分明。此乃程子說得有功處，故朱子曰：當深味也。而集註又曰：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此皆指其規模而言。）

語樂（此夫子正樂之時語也。古樂不可見，故此章發爲言。當以孟子條理之說參之，翕合也，謂合八音而共奏一樂也。從之，則條暢之也，純如，則八音如一節也，皦如，則又自各有條理也。至於繹如，則酬酢交錯，條理不絕也。）喪（諸說多謂天喪斯文之喪，惟劉侍讀、蘇氏作失位去國之喪，集註從之。此又疑可謂去魯過衛之時歟。）韶盡美章程子（叔子。）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朱子謂如此等語，皆竝論上。王文憲曰：此即反說語意之凡例。）何以觀之（此章結語虛籠君，爲人亦須有

本領，方可看其分數，此是何有可觀者。若舉無其本，何以觀之，故是無足觀者。一說，每事各有大本有細，無其本則雖別有小節，亦不足觀矣。）

里仁

擇（焉知。）處（本字上聲。）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仁者純乎仁，故安而行之；知者知此仁，故利而行之。安則已與合一，利則尚有彼此。亦只在生熟之間耳。朱子再三誦此二句，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此公見識之高。）無私心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叔子也。此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後而言誠有所疑。王文憲曰：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恕因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無私。程子論[illegible]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無私，公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須說了方可合說。）無惡（集註：必無爲惡之事，乎實。通釋：惡念何自而生，疑辭。）不以其道得之（二句於前句疑一衍字，後句加一雖字，文義即易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論不以其道得富貴，適辭論不以其道得貧賤，何王二公合人疑看。）去（王文憲並作上聲，然自去、去聲，去之上聲，又已處之去，所謂而去之上聲。）觀過（何文定曰：朱子謂此章論首仁有淺深，此章卻只是說愛之仁。蓋仁主於愛，君子之過雖是失於厚而過於愛，然畢竟不失爲仁，但是仁中之過耳。若小人失之薄而過於忍，卻正與仁相反。此處雖見君子小人之仁不仁，尤更分曉，故曰觀過斯知仁矣。然亦此等處，夫子常時必有所爲而發。）斯知仁（上文各於其黨，則斯知仁不是偏結之語，謂於此亦可見仁之存否也。故集註以尹氏之說補之。）程子（叔子。）後漢吳祐（後漢書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爲膠東相，政惟仁簡。嗇夫孫性私賦民錢五百，市單衣獻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說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因遣性歸謝，還衣其父。而此父以父言謂祐，於斯可以知其仁矣。掾，屬吏也。[illegible]宜之屬[illegible]衣之錄也。凡夫鄉官士皆稱掾者。）

死可（所重在聞道，非必夕死。雖夕死亦可耳，然夕死猶可，其他可知。）程子（上條叔子，下條伯子。）心欲求道（此志於道，不如第七篇志於道而故集註曰：心欲求道。）識趣（識見志趣也。志於道而猶以惡衣食爲恥，其可與議。）程子（叔子。）何足（聖人論學，集註指晚近切於當學者。）於天下（謂於天下之事也。）比必二反（當作此志反，如比周、比及、別者比比、其反皆此志反，如比死者比化者皆必二反。朱子皆與學者之問改本文。）放利章程子（叔子。）禮讓（讓者禮之實也，故禮讓之實，下文禮字乃禮文制度品節之詳。此章朱子或問作三句，第二句乃無字。）無位章程子（叔子。）一以貫之（朱子曰：一字重說。）用各不同（此句要看，即後註所謂萬殊也，體之一即後註所云一本也。皆觀受文定何子之語曰：此章要實見得凡理是何物，文公好說箇恰好處，理只是恰好處，此便是中，便是善，自古聖賢相傳只是這箇。天下萬事萬物各各不同，而就事事物物中又自各有箇恰好處，故事理雖不同，到得恰好處則一，此所謂萬殊而一本。然其一本者非有形狀在一處，只是一箇恰好底道理在事事物物之中，此所謂一本而萬殊。）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知之。力行，行之。曾子工夫如此，故夫子告之以一貫。其他學者皆可曉語以此，皆着朱子爲學之初，務爲籠侗宏闊，後見延平李先生皆以爲不然，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於是誠析益密，文理密察，全體用融貫，故朱子亦嘗曰：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乃是萬殊處難認。）眞積力久（謂真實積累功力之久也，出荀子。）子出（此篇曾子門人所記，故稱子也。）門人（或曾子門人，或孔門各人也。）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程叔子語，乃學者忠恕之正訓。曾子借此以發明一貫，使學者知用力之方耳。但一貫以道言，忠恕以心言。夫子之心即道，故自一以貫之。學者以心體道，故曰忠恕。蓋必盡己之心以體道，而推己之心以及物，使各合於道也。故此章者且須有此分別。）夫子之一理（至）推矣（此以天道形容夫子之一貫。一即至誠無息，故忠可以名之。貫即萬物各得其所，故恕可以名之，此一貫之所以爲忠恕也。）蓋至誠無息者（至）可見矣（至誠無息者，夫子之忠也，所以爲一也。萬物各得者，夫子之恕也，所

（以爲貫也、）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條賦文宜考。）程子曰（凡三條、首條伯子語、後又二條叔子語、言忠恕者凡三節、伯子忠恕一以貫之止大本達道、此夫子之忠恕、叔子天命條、此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二條、此學者之忠恕。中庸但以忠恕爲近道爾、而曾子乃謂夫子之道忠恕、故用曰三分辨、然夫子不待忠恕、天道亦無忠恕之名、特借此以形容耳。）以己及物（至）是也（此本分仁恕而言、集註說以入。）忠恕一以貫之（此下方正說此章之意。）忠者天道（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朱子委誠爲忠之說即此意。）恕者人道（詩證富人情、無不由中也、朱子之物曲盡與物各得即此意。實文曲曰、聖人之忠恕天道也、學者之忠恕人道也、如何又說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忠者無妄（眞實無妄也。）恕者行乎忠（即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下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大本達道（中庸首章。）動以天（程子易無妄傳文也、聖人之忠恕起自然、學者以力爲也。）喻義章程子（叔子。）愛日（楊子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集非愛日之誠乃字旨方見深切、然此章實在不可不知之中、語錄、當是懼父母之年、喜其壽而懼其衰、惟恐學之不及、是以孝敬之心日深切。）訥敏（王文憲曰、此篇辭敏皆工夫。）子游曰（何文定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導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此強聒不置、則是失之瑣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君臣朋友雖曰以義合、而皆大倫之一、其義甚重、若未至於數而遽慢焉與疏而棄止焉、則爲不盡君臣朋友之義、而薄亦甚矣、尤非聖人之所許也、故子游之言多有偏蔽、如此章者必得文定之說而後備。）程子曰（伯子。）

論語集註考證卷三

公冶長

公冶長（弟子傳曰、公冶長、名長、字子長、史記齊人、家語魯人、范甯曰、字子芝、左氏釋例及路史皆云公冶氏魯公族也、則當是魯人、舊說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稱焉。）雖在（集註雖字子人正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謂其下皆之可要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謂其雖嘗一陷於囚辱、而實非其罪、則固不妨也、蓋古者有罪之人不齒於鄉、故娶婦所擇者無罪而皆被囚、夫子不以是爲嫌、則明言以辨內外之惑、於以見聖人取人在其立心制行之實、初不以由外至者爲取舍也、大縲紲而[illegible]不足爲辱、則富貴而無道者亦不足爲榮矣、此論皆明者所宜知也。）兄（孔子庶兄孟皮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字伯尼、有足病、[illegible]者是長字孟皮字伯、此孔子伯之旦其男子孔[illegible]。）南容（[illegible]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氏焉。）程子（叔子。）子賤（姓宓、當作虙、音伏、[illegible]後古字伏虙通用、弟子傳曰、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illegible]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七人、所友者十一人、又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禀度焉、故不齊以道、孔子歎曰、其大者於此乎有矣、新序舉此語乃在[illegible]、此章下[illegible]此說[illegible]。）君子哉若人（[illegible]語中說君子處、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概說者、大概說者、此類是也。）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illegible]皆文。）佞（朱子曰、佞只是便給[illegible]口者、古人[illegible]之。）不佞而不息（仁者[illegible]）

（果大全體、乃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則無所間斷、雖一時非仁也、全體說、不息說。）吾斯之未能信（集註指所知而言、此程子所謂已見大意也、大意、謂大綱意思、只見得未徹底耳、謝氏指所存而言、此程子所謂見道分明也、故謝氏之說所云見得如此、只是於心做得未徹底耳、程子已見大意、指全句、見道分明、指斯字、集註斯字直謝氏信字直。）程子（上條伯子、下條未詳。）乘桴章程子（叔子。）由求赤不知其仁（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或問夫子稱由也可治賦、求可爲宰、其後求乃爲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逆知者、曰、大綱亦稱其才堪如此耳、未論到心德處、若不知其仁之語、其中固有意也。）聞一知十（聞一知十、是通頭知尾、聞一知二、是一步進一步、與一二取數推驗、不曰推知、乃曰以知、以字用工字當看。）明睿所照（則道皆照見、曰非明睿所照而言、至此。）晝寢（何文定曰、晝寢朽木、諸家以爲資不美之譬、朱子皆破其說、看來只是學者志不立、則自暴無其本、而氣無所施、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強弱、而其勤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強、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強而亦弱、是故君子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知未有得、如鬬有基而後彫朽之功可加矣。）申棖（史記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績、字子周、而無棖名、以從三千之徒矣。）剛（何文定曰、剛毅不屈者、本於有志而無嗜慾、恬直者、則氣之爲剛、二者自外觀之、均可謂之剛、此疑似之間、朱子辨以慾之一言、則慾之不得爲剛斯曉然矣、蓋惟無慾之謂剛、屈於物之謂慾、二者不容並立、今謂之剛而多嗜慾、則是其剛非眞剛、不過出於氣質強悍之爲爾、舉之方且化爲慾、而其徵也、程子二語極直明切、固已盡此章之旨、謝氏又能究其曲折、進德者可以是而察其本主、觀人者可以是而驗其所安也。）程子（叔子。）自古有志者少（有志則剛。）悻悻自好（尙氣是慾、慾非一端、此特指其似剛之類言之爾。）無加諸人（何文定曰、子貢地位、語恕固可勉爲、論仁則非所及、而遽以此自任、斷近於恐懼等、行己則亦太疏、夫子恐其便如此擔當了、不自間斷、則其復恐強充底之功、故折而啟之、欲其且退一步做工夫、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程子曰（叔子也、朱子曰、程子發外方看得如此分明。）性與天道（王文憲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此理至微而難言、故難聞、鄭文寶記顯而易見、故宜公曰、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是眞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天道性命之流行也、至孟子時、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愈高、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涉其間、則喪其本心、醫所謂以毒藥攻邪者之論、若其事之端、猶有可尋、而其說紛紛、[illegible]先生於此又可得而忠信也。）躐等（躐、超也、等、階之級也、謂不歷下級而遽越上級也。）程子（叔子。）子路有聞（何文定曰、未能行而恐有聞、非以行不給而在於聞也、此特形容其汲汲於行而惟恐有所留之意。）大叔疾（大音泰。）遺（名。）孔姞（孔氏、姞姓、女以姓行。）謚法（周公所作、見[illegible]。）義（王文憲曰、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孟子之言由此。）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語見左氏襄公三十年、都鄙有章、杜氏謂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朱子謂有章程條法、按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古時都國多於四鄙、其分食都鄙必有限、[illegible]上下有服者、[illegible]、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本[illegible]、所以限井田之界、[illegible]、廬井有伍者、[illegible]、[illegible]。）不知者三（左氏文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晏平仲章程子（叔子。）居蔡（家語作蔡、[illegible]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蔡、文仲三年而爲一[illegible]。）臧文仲不仁者三

（先武仲三年而爲二矣。）山節藻棁（按禮記，管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棁似指宮廟之僭侈，與居蔡各一事。何謂不知，當考。）祀爰居之義（爰居，海鳥也。大如馬駒，故曰爰駒。亦作爰居。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又祀爰居事亦見莊子。）子文姓鬬名穀於菟（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氏傳曰：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三仕三已（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其後子上又爲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大率執其政以代其缺歟。）而告新令尹者（至）私也（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蒍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職功。城濮之役，又致其敗。此以行，此所以譽子玉於敗以致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崔子弒齊君（春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詳見左氏傳。）陳文子有馬十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則十乘乃十甸之田，其田邑之大可知矣。）違之（三違之，絕句。）上章不知其仁（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後篇仁則吾不知（仁則天理渾然。）三仁（同出於惻怛至誠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各得其本心。）夷齊（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楚自熊通僭號，是爲楚武王。至魯莊之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鄭侯，連年伐鄭。於是齊爲陽穀之會。伐之四年，齊桓公有次陘之師，遂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叛江、黃、道、柏。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伐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婁林。及齊桓公卒，後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陳之師，以爭陳、蔡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爲盂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貸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薦子玉之權以遣之，卒以致敗。於斯爭斷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也。○朱子曰：只據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猶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正君討賊（崔杼之弒，申鮮虞、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實況，況陳文子爲大夫，其不能正其討賊，安得無罪。）復反於齊（按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經傳，史亦不載。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傳許莊公諸侯或死或奔，而不及陳文子之出。其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謂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盟則是崔杼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矣。其大敗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爲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至二十八年，文子又與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於嬀。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諸公子，改葬莊公，尸崔杼於市。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以陳於嬀，至恒，弒簡公。○子張舉於澤門，不知仁者，乃以二大夫之所爲問，二子不足責，子張誤見可謂仁小矣，皆其當公孫於孔子，子當以此章令公思之途有所見。）

季文子使晉（左氏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而其時行僖久矣，故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也。）程子（未詳。）宣公篡立（至）納賂（左氏文公十八年，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私事襄仲，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故，有寵，與公謀而聘於晉，欲去三桓，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私意起

而反惑之驗（季文子從襄仲殺適立庶，於是爲宣公之黨，畏齊侯之責，以事其權。時齊侯之會以固己立。其後宣公與其事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與宣公又謀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務窮理（未思之弊。）貴果斷（既思之後。○窮理不待三思，果斷則不必三思。惟窮理則可以果斷。不窮理而務果斷，不幾於率意妄作乎。不窮理而從三思，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愚（此章重在出字上，故其道之似愚也。此愚不巧避此時，不能而能委曲以濟，非此其不可及也。）成公無道而武子周旋其間（至）以濟其君（左氏：晉文公之爲亡公子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僖之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宋告急於晉。晉以楚新得曹而新昏於衛，明年伐衛以救宋，取五鹿。衛成公請盟，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成公出居襄牛。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侯懼，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寧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公前驅射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寧子職納橐饘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歸於衛。）程子曰（宋許王文憲曰：程子爲患二字，未見其不可及，必如朱子本註所言，方見其不可及。）比干是也（比干，殺見微子篇。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師，寧武子是九世公族，於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寧子以沈晦維持，克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寧子欠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衛文公不禮重耳之時，寧已自失諫；成公背晉從楚，又失諫；其殺叔武，又失諫；已而助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然君子濟世間一以愚爲何，亦有所不責者，故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朱子曰：世間事一律看不得。聖人非欲人人學寧武子，但如寧武子亦自可當。然人當武子之時，則爲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爲比干。執一不可也。）子在陳（按夫子凡三至陳：始過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過陳，遭宋桓魋之難，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絕糧事，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歲又自蔡反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於三在陳之時也。衛年聞魯將召，此時當爲發歎。中行章及孟子末篇之意，則因此明備矣。）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一作觚竹。湯所封墨胎氏，今平之盧龍有古孤竹城，地志所云在肥如南十二里，孤竹國令支縣，今營州本皆其地。孤竹君名初，字子朝。路史云：孤竹，炎帝裔，姜姓之國，一云墨氏。今營州柳城縣古墨姓之國地，相近，故云然。史記索隱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蓋緯書附會也。）不念舊惡（朱子曰：此與顏子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且見他好處。惡惡之心皆是如此。但前輩平日以強聞，故特明之。恐如字，所惡去聲。）程子（二條叔子。）微生高（莊子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諸韓詩註：魯人，未詳其台。）

程子（叔子。）范氏曰（朱子曰：范氏又曰所以害其心術者不在大，此言尤簡切，日用間不可不警省也。然集註卻不收入。）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叔子也。此章文意，左丘明年輩蓋前乎夫子，故夫子援以孔子修春秋，左氏作傳，遂以左氏爲左丘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所恥，而左氏傳不無浮辭誇飾之失。或問引啖助、趙伯循、陸淳說，春秋時例已有辨之。且引鄭樵名世考姓氏者，謂此乃左丘姓而明名，非左氏也。皆欲以左氏爲左史之後云。○朱子曰：門人記此二章相連，見聖人欲學者以此爲戒，而立心以直也。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盍各言爾志（此章與第十一篇之末，皆爲言志。十一篇言志，是因所用之能；此章言志，是言及人之事，蓋亦行仁之事也。上文必有所因而言者，闕略不載。季路欲設與夫子之志，其精粗大小之等固不在言，但學者豈能遽學孔顏之地，徵切己省察，則子路之勇於爲義，豈可以勞利物之所以爲子深重之，顏子施於裕，則曾點言志發於獻子矣。但顏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勞事（據程子說，則施勞從第二說。）子之志（夫子將行其志，則人人各得其所，綏來動和之妙可知也。輔廣問：老者安己之上，朋友己之等，少者己之下，此三者足以盡天下之人。朱子曰：然。）程子（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朱子。）羈靮（羈，今馬絡。靮，音的，今馬韁。道也。）十室（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言此以勉人（天下豈無天資之美者，但習俗移而志不立，不能好學以充其才耳。然但言忠信，而不言知識。）

知學之者固不易得，但聖人之於人，何忠信則不何知學，終然忠信爲基本，知學或難保也，世人多以聖人生知之資絕不可及，而自棄，故聖人以好學勉之。

雍也

莊子所稱子桑戶（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雩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凡此皆太簡之意。）許己南面（二章各自爲章，乃引上章而言者，以下文有臨民之說，故知因南面之許而問之。）行簡（王文憲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詳見通釋。）家語記其不衣冠而處（楚辭，桑扈臝行，按註亦引家語爲證。）所行自簡（朱子曰，非仲弓本意，又就裏面說，自不相害。）程子（二條，叔子。）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好學，如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克己復禮，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爲言，二事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且顏子未嘗爭怒，有何可怒，皆借是以諷曉哀公也，夫子於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好學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之，即顏子二事之功，爲哀公對病之藥，惜哉公不能擇且改也。）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沒之後也。）程子曰（一條三條四條叔子，二條伯子，叔子少年游太學，安定先生胡翼之來教，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子此論大驚，異註節入之，王文憲曰，今自剛子來，本字指五行之理，眞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知所往（諸本或作知所養，朱子以往字爲是，王文憲曰，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若顏子之非禮勿視（又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論最爲警策，因不遷怒一句則抵約七情，因不貳過一句則指說四勿，於中則怒不遷，過不貳矣。）子華使於齊原思爲之宰（黃子曰，於斯二者見夫子之用財。○或問，適齊已辭，但二事前後記不同時，大夫無境外之交，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皆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對也，是必夫子周居時也，如先之以子貢，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於子貢而其力亦足以有行也，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冉子不必爲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子之請，行非時中然，乃冉與粟，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爲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觀於原思爲之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皆必有上文，原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下段當曰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而爲順思之爲宰也，夫子爲其賢而仕之也，與之粟九百而辭，此原思之狷也，且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似無用，故夫子又教之以用財之義，學者觀於此章，有數義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予，蓋以時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理，而鄉鄰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通釋所謂非徒見夫子之用財而已也。）

程子（叔子。）子謂仲弓（何與第九節子謂顏淵相同，程子欲去曰字，然以因字爲句，則是論二子云爾，曰字似無疑。）犂雜色（字書，利之反，駁文牛也，耕犂之犂不同音。）不違章程子（叔子。）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仁者，心之德，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能有其德也，但顏子之心，欲始純者分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深淺分明，故借內外賓主以喻之，而或問有仁在內在外之說，於是諸老之說，各有所見矣。大抵既是譬喻，且取分明，固難得其理恰好也，今止以顏子之喻言之，仁猶屋也，心猶人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人不違屋，常在屋內，雖三月外有時少違，即復歸來，必也是主，日月至焉者，是人雖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然終是客，既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於不違，循循而莫或違之，乘於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康子問章程子（叔子。）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費，季氏私邑，今費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濟，汶上今縣名。）

謝氏之說，似若輕賤，朱子取其足以立懦，然觀閔子本旨，蓋我辭之言，雖似爭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則不爲不卹，可謂堅立爲似狷矣。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

曾子數人而已（叔子也，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蓋夫子亦嘗爲中都宰，蓋是時三家分魯，諸邑皆爲三家所有，然何云費於公室則其名何繫公室也，獨費乃季氏私邑，夫子特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居也，德行之科四人，閔仲弓皆嘗爲季氏宰，此必少年始仕之時，觀其爲知賢才之問，與夫子稱可使南面之時，小大迥不同，安知後日所進不自前日所聞得之哉。）剛則必取禍（如子路死於衛輒之難。）柔則必取辱（如冉有爲季氏聚斂之類。）先儒以爲癩（淮南子精神篇曰，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厲，癘也，惡病也，戰國策曰，漆身爲厲，謂塗身爲癩也，又曰厲並癩痺疾，則字當作厲。）北牖（牖字說文作牖，窗在中北壁向南，牖、壁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壁間西北角有小戶以爲名厞，謂之屋漏，蓋無北牖之名也。）樂程子曰（前一條叔子，後二條伯子。）其字（王文憲曰，其字是先有此樂，是顏子所自得處。）昔受學於周茂叔（周茂叔，道州營道縣濂溪里人，名敦頤，後改敦頤，晚卜築匡山之下，以故里之號名其溪曰濂溪，學者稱爲濂溪先生，諡元，以程珦伯從祀夫子廟庭，初茂叔爲南安軍司理，時洛人程公珦爲通守，觀其氣貌非常人，因令二子師受學焉，故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又曰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本文先說顏子者，進學之序也，集註引此先說仲尼者循生之序也。）所樂何事（見通釋。）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王文憲曰，文公爲學者切己論，漆彫七分了。）君子小人儒（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子勉辭其近與，君子儒則務儒業，小人儒則治文辭，王文憲曰，程子於儒上說君子小人，固甚平，恐於子夏未切，謝氏以義利說，恐尤甚，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故以是警之，後世訛儒爲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且詳按語錄，朱子亦嘗疑此，況爲初學之時乎，並於昔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後，則不待爲此言矣，又曰，雅人爲偽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哉，此二條則文公固自疑謝氏之說爲過矣，然改爲二字專爲子夏言，當如文義之說，況文公亦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其促狹於子游蓋實際之間，亦言其太緊小，如此則此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爲言，其言君子如大人君子，其言小人如野人小人，若樊須小人之類，蓋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小大之分耳，非言邪正之殊也，至爲學者切己省察，則集註之言自在所深省。）程子（叔子。）武城魯下邑（春秋杜氏註，武城在太山南，括地志，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爲宰者。）焉爾乎（三語助辭，似疑詞，如是爲辭，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按得人爲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於斯道者。）澹臺姓滅明名（按史記弟子傳，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其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漢書亦云夫子之沒，弟子散居四方，各見夫子之道，而滅明居楚，則滅明固高弟也，他書謂滅明，亦多奇偉。）飲射讀法（飲，卽鄉飲酒，禮鄉大夫賓興賢能，以鄉飲酒之禮禮之，黨正歲時屬民飲酒於序，射，鄉射也，讀法，周禮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族師、閭胥皆然，朱子曰，公事不可知，意其如飲酒讀法之類也。）爲政以人才爲先（爲政人才。

此是正民者第一事，所以爲國興賢，所以作興民習也，朱子謂古者以才爲政，成得人謂論亦爲政之助。）正大（因二事而可見，彌所存甚久所懷也。）苟賤邪媚（亦因二事而言，由徑，捷也，私見，諂也，由徑，邪也，私見，媚也，所以苟賤。）莊周稱孟子反（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敗退以後爲功（兵家所謂殿後也。）事見哀公十一年（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樊遲爲右，冉有用矛於齊師，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子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馬不進也，王文憲曰，聖人提起示人，使人知所自克。）謝氏曰（王文憲曰，上蔡工夫在於去矜，故見得有力。）祝鮀（衛大夫，辨博，故有口才。觀左氏定四年召陵之會，可見鮀因其言而擯，然春秋書法乃長蔡於衛，則鮀之口才能變易是非明矣。）佞（本是有才辯之稱，故自謙者曰不佞，佞因有口才者多變易是非，故始有謟佞之稱，朱子語錄指用便口辭言之。）而有（而字疑與字，古書兩事相須者，以而字申通之辭，氏疑而作不。）宋朝（宋公子朝，與南子內亂者，朱不謀其究而又有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世者如此，故夫子傷之。）今之世（夫子嘆傷之意在此三字。）野（猶今俗云村人。）史（猶今言文人，蓋文府謂今之所謂書吏也，尚文辭，乃古之所謂史也。）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此警其大夫所以不偏勝而彬彬者也。）楊氏曰（猶世之辭。）人之生也直（二生字詳見或問。）程子（伯子。）知

好樂（尹氏等說、疑說置上、）中人上下（此章本是爲教人言、故止爲中人以下設、上下字、朱子謂以資質言、亦以學力言、王元敬、王府仲、謂以字似亦兼中人之質困多、然能以之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可以語上矣、集註本爲教者言、此則并爲學者言、）所以使之云云（此補文意也、不可以語上、非終不語也、使之以漸進耳、）樊遲問知仁（知者必知幽明之故、仁者先辨義利之閒、明則有禮樂、因當務民之義、幽則有鬼神、則當敬而遠之、有明必敬、幽則必遠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當先難而後獲、先獲非仁者之心、何以爲仁、）程子（上條叔子、下條兼取二子、）知仁（夫子以其證段發驗分言之、令人深體而以類求之、解又不可太拘執、通釋以對之所近言、仁知有偏重、然非偏無也、）勸而不括（出易大傳、括、結也、）程子曰如此形容（叔子也、是教學者體認、）夸詐（夸誕詐僞、齊夸詐多變、）程子（叔子、）二國之俗（王文憲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之衰時、魯勝於齊、）唯夫子爲能變之（齊自夫子以後、亦嘗一變、而登夫子之門者多、其後齊儒與魯相埒、如論有齊論、詩有齊詩、漢時皆以齊魯並稱、）其施爲緩急之序（王文憲曰、變齊先事功利、變魯先振紀綱、）觚（力曆反、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三升、考古圖、凡觚或方角者皆曰觚、或曰本觚所謂觚者是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謂其制、器既不爲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同之觚也、亦以歎失其實者不止觚也、天下因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程子（叔子、）劉聘君（建人、白水先生、名勉之、字致中、朱子外舅也、嘗以薦舉特召、詣闕、既而秦檜用事、會從官給札試策、先生辭歸、）井有仁焉（有仁、當作人、朱子謂以赴井救人爲仁、下文可逝不可陷見之、牽我此閒、雖語錄亦畏之、然此不足怪、今人畏道學之禍者亦如此、曰學道者雖告之曰、不夫不婦則爲誠、不飲不食則爲潔、出歸入定則爲敬、絕世離群則爲高乎、如此則宜其絕世而已矣、則將應之曰、何爲其然也、學者行人倫之當然耳、非可離人倫以爲誠也、取舍於義而已、非可離飲食對以爲潔也、存心過乎主一無適而已、非可以坐禪入定爲敬也、日用當行而已、非以絕世爲高也、）君子博學於文（何文定曰、通釋謂仁字一節、蓋是指出博與約觀切處以爲何也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字字要講究、是博文也、到得行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約禮也、如儀禮三百、威儀三千、件件要講究、此博文也、至於行時、則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卻只是一句、所以爲約、若博學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以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按、本註兩進程子說下、於學者爲切、此程子是大概言學者博約處、博聞見、約是收束心身、必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身以禮、方可得其不畔於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畔於道、故謂子博約是雖行並進、此章所重在行、）程子（伯子、）南子請見（史記曰、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又說具第九篇未見好德章下、）有見其小君之禮（詳見或問、）所辭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詳見襄二十五年、又所不爲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又或問引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此類非一、）重言以釋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聖人道大德全、不絕人於善、其見惡人、固謂在彼有可見之禮、而在我本有可見之禮、則不拒其既往、不逆其將來、未可知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固又難以明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明言其爲可、則闇昧由私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直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子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稱不可設、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故聖人指天以爲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此章中庸皆言之、而文少異、朱子說義亦不同、中庸上句無爲德二字、鮮字下有能字、是此章以理言、故有爲德二字、而下文無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卽爲德二字也、中庸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體、此中庸指德行而言、故訓止言無過不及之用、）程子（前四句未詳、自世以下、叔子語、）何事於仁（程氏遺書言誠與才仁章引此語、正作何止之意、又第八卷曰、孔子見子貢問得來事大、何止於仁、集註本此、語錄、何消更說仁、又何待於仁、又當恒於仁、何文定曰、何止云云、何事是當時方言、王文憲曰、何何事於爲仁、固解說、事字似通、止字似解、恰作必有事之事、謂其用工爲仁也、以博施濟衆爲仁、

當讀處難、者如何下手、）必也聖乎（聖字此句爲重、承上兼、當從遂下文觀仁者、此心之天理、博施濟衆者、聖人行仁之成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二句括仁體也甚好、詳味程子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正是指此二句、體是體段之體、猶云意象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程子統連上二句、蓋一時之言、記錄者亦或有缺失、語錄、上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下云仁之方、是言求仁之方當如此、上節仁也、下節恕也、）程子曰（伯子、）醫書（曰手足不仁、）痿（音萎、顏師古曰、人倚反、音威、痺病也、如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痹（必寐反、濕痹不起、不識痛痒之疾、）氣已不貫（黃文肅公當於此一句求之、）又曰（叔子、王文憲曰、子貢以事言、故遠而難、夫子以心言、故近而切、○孔門諸子問仁、夫子各隨其人所至、語之以爲仁之事而已、子貢亦嘗問仁矣、夫子告之事賢友仁、未聞欲無加諸人、而夫子以爲非爾所及、終未得聞仁之要領也、至是大爲之說曰、有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夫子謂如此則何以從事於仁、此乃聖人事功之極、雖堯舜亦猶有所不足、於以求仁、何有登哉、夫仁之體、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己及人、周流無間、下此則以己譬人、乃恕之事、亦可謂爲仁之方也、故程伯子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夫子答問仁多矣、未有若此章之親切者、蓋仁固本心之全德、終然愛之理居多、子貢之問雖若闊遠、終然自覺之一路、推來果能自反於己、親切求之、先從所欲、匪自然立達人處、積而至於濟人、雖博施濟衆、亦不過此心之推行耳、讀此章者多疑何事之訓詁、仁與聖之異同、今識其大意如此、以待辨疑者、）

論語集註考證卷四

述而

老彭商大夫（此古注之說、然世本云彭祖、商賢大夫、恐古註之說或出於彼、）見大戴禮（按、大戴禮、盧辯所註、戴聖取其前三十餘篇爲小戴記、其後者爲大戴禮記、今按虞戴德第七十篇曰、公曰、善子之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又按、仲傀卽仲虺、仲虺爲湯左相、而云老彭及、又云教大夫、則老彭不止於大夫、其生世雖不可考、然云大夫則孰古註謂爲彭祖誤、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二句乃老彭之規模旨趣、夫子引而自比之也、）默識章（朱子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故聖人以謙辭答之、後來記者失其上文、但作聖人自謙辭、默識是得之於心、學不厭則更加講貫、誨不倦方施之於人、）德修章（此章亦必有上文、蓋因學者有不切己之病而言也、德指行、學指知、義、善指事、下二句指遷善改過、朱子謂有淨習、聞義則遷就在定耳、不善則是缺矣、）燕居章程子（叔子、）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句、從鄭胡氏、）程子（叔子、）志道章（路人知此二字、蓋須有知之在前、）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心、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編爲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按、此章上三句、一節密於一節、下一句通貫而實密、文中子曰、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遊、朱子亦稱之、王文憲曰、此句尤要精觀、六藝於小學中已習、元在志道之先、至是方可游泳於二字、不在藝字、卻在游字上、細翫多

二字。當貨於惠操舍之間。所以必求諸說等說儘醒了。得不得上三句。惟朱子說得停當。曰朝夕遊以。曰勤息有發。曰內外交養。曰無少間斷。曰心無所放。此皆講說之功。夢通釋亦失之。**舉一隅**（石經下有而示之三字。）**程子**（二條。叔子。）

行藏章（晉陽語錄及談錄內有一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藏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參本劉氏所錄。實亦同此。今按集註不明說此意。然實已在內。蓋行藏字與仕止字不同。用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舍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說之時。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必於行。伯夷聖之清。未免必於藏。至於所以行藏之具。蓋不在言者。下此則可言仕止。不可言行藏矣。子路見夫子許顏子。而惟我與爾有此行藏之具。故自矜以有將的之具。而以行三軍誰與爲問。若上文但是說用舍無固必。則下文所問不相類矣。惟其指蘊之說。則相屬。）**懼**

暴虎馮河徒涉（本節註文通釋謂非皆有輕侮欺陵之意。）**富求章**（此章上增入一二字。則不特設而明曰。使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其如不可求何。豈若從吾所好。語錄引伊川之說。謂君子豈得爲君子。小人狂了。做小人。）**所慎**（聖人無所不謹。但就事中道。人不覺其謹。於是三者尤加意。故門人記而記之。）**齊**（音齋。）**齊不齊以致齊**（[illegible]能。如如字。）**子在齊聞韶**（傳通解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篤。孔子謂御曰。趨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愚按視精行篤之說。亦見漢書註。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漢志曰。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朱子謂此亦無據。何文定謂齊大國。有此事力。故能備此。樂韶舜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以之賜太公耶。故魯亦有韶箾。然孔子不於魯聞之。蓋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聞之也。其後晚年自衞反魯正音樂。韶之遺音。與人識之。不失其韶耶。）**三月**（朱子自作一句斷。史記因學之三月。程子謂三月當作音字。音誤爲也。程子之意。蓋謂一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之心不應如此凝滯。此可因知聖人之心。朱子謂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程子適不考。蓋聖人聞韶則必學。學之亦必數月餘熟。方聖人之學之也。以夫子之誠與大舜之誠。妙感契悟。自忘肉味。此正可見聖人之學與聖人之心爲如何。三月蓋言學之三月耳。非一月之久不知肉味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爲字平聲。謂舜之作樂。何其盛文齊美之盛如此。近有北士因談志陳敬仲以韶奔齊之說。遂謂夫子在齊聞韶三月忘味。悲之也。曰韶乃陳樂。何爲而至於齊。此傷陳氏之將篡齊也。其後陳成子果殺簡公。夫子請討之。此乃證古註之說。路史豈亦然。大爲踈謬。且據韶之舞而三月忘味。程子猶以爲非聖人之心。故集註取此學之三月以證之。豈有陳氏學舜而夫子一聞樂聲三月忘味。聖人之心乃爲悲篡國如此。聖人之怒。在物不在己。何爲怒怒怛怛。一輪三月也。學者不知守文公之說。求聖人之心。而妄爲新奇。何所不至。可憂哉矣。）

晉納蒯聵而輒拒之（事附十三篇內。）**伯夷叔齊**（見列傳此註事。在史記有傳。）**中子**（中。去聲。一說伯夷長子。叔齊弟三子。故二子既逃。國人遂立其中子。中子不知其名。其亞與蓋帝光和元年留於海。）**不斥衞君**

而以夷齊爲問（子貢在言語之科。其善問如此。）**怨**（或問云出於激發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子貢嘗問。其意在怨乎一間。蓋伯夷叔齊固以遜國而怨乎一間。又以心宜。去可慊而心不可掩。大者則不爲也。衞君已可知矣。然使伯夷遜國而其心猶曰。我固當立。特以父命不得不遜。叔齊遜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特以兄在。不得不遜。則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衞輒爭國之心何以異哉。此子貢所以有此問也。惟伯夷以不違父命爲安。叔齊以不違天倫爲正。然後惟恐有國之爲累。而皆無纖毫不得已之心。此其所以爲賢。而孟子直以聖之清許之。緬想此心而下視爭國之心。眞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爲衞君乎。或問於此極爲詳明。惜不約入集註。學者不可不參看。然不獨以此論古人心迹之精。又當以此自驗乎心術幾微之間也。）**程子**（叔子。）**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叔子也。此句設辭。但此章與顏樂章不同。前章但言顏子不以貧賤改其樂耳。此章則以貧賤與不義富貴對言之。大抵道義所在。雖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若不義而富且貴。則大爲身心之累矣。故事以疏食飲水爲樂。而視不義富貴如浮雲。然不與己相干也。此在聖人不足言。但此知爲聖人之謙辭。故其言云爾。）**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王齋曰。或問既以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爲微有間矣。而程子乃

且不改與其中宜見之。蓋此以程子之說在富外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註相貼文意者不同。然此可亦自有說。前章顏子不改其樂。乃是不著於外物。此程子曾說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是外物不能奪也。外物不能移。故雖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又曰（未詳。）**劉聘君**（說見前篇。）**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官至待制。）**他論**（蓋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集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付五代[illegible]與以來。國子監始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頗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按劉忠定嘗得見他論。今皆以監本爲定。更不參考。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五十作卒**（蓋文五字與卒字。其中皆有交互之形。以致其誤。史記此章作假我數年。如是我於易則彬彬矣。玩其辭意。則五十字當是卒字。）**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史記敍我數年之語。乃是夫子讀易之時。其時年幾七十。○易象與春秋藏於魯太史。孔子魯人。少而好學。固無所不學。但其教人惟以詩書執禮爲重。而尤重於禮。其學則與之杞之宋。皆爲說禮計。晚年反魯。知道不行。始爲述作垂世計。以天地陰陽之道備於易。故讀易。以帝王賞罰之事備于春秋。故又修春秋。史記晚而好易。讀易韋編三絶。猶尤加精密。非至此始學易也。語錄曰。此章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此用程子易傳序句。吉凶者陰陽之應。消長者陰陽之象。進退則消長之實。存亡則吉凶之極。人之於易。猶不中節會。即爲甚失。聖人安得有焉。凡無甚差。安得有大過者。謙辭爾。又按史記此句作我於易則彬彬。蓋謂融貫無所差失。集註存此說。學者宜參看之。）**易而學**（易。以豉反。）**雅言章程子**（伯子。）**葉**（葉在樊鄧之間。本姬姓。所封之國。楚滅之以爲縣。）**僭稱公**（楚自熊通以來僭稱王。故爲其縣尹者亦僭稱公。沈諸梁本沈國之後。己姓。以國爲氏。至諸梁爲楚葉縣尹也。）**發憤忘食**（憤。如不憤不啓之憤。忘食。如學韶不知肉味之意。發憤忘食。謂求之也。樂以忘憂。謂得之也。集註按語以克己復禮爲乾道。發憤忘食乃乾道也。顏曾仲弓下雖發憤亦用此宜。）**未得已得**（所以發憤者爲未得也。所以樂者爲得之也。故集註加此四字。句中所自有之字也。）**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本禮記文。）**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聖人無所不貫。其稱發憤忘食。則無理之不可得。樂以忘憂。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集註曰。全體至極。聖人於學求之得之常常如此。不知老之將至。此所謂純亦不已也。）**桓魋**（魋亦作䰎。出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又世爲司馬。故又以司馬爲氏。司馬牛。其弟也。）**必不能違天害己**（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云云。按此事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卒之年。或問於此章發明辭意。學者所當參看。）

固求聖人。故疑聖人爲隱。**行**（聖人以行示學者。蓋求昔聽也。）**是丘也**（謂我無一事之所不示二三子以義理者。此乃是之所以無隱於二三子也。）**程子**（叔子。）**四教程子曰**（叔子也。按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流于誇博。而行或出于矯僞。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發于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謂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于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於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或疑論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此章以文爲先何也。曰。若論弟子居家之職。此章則夫子設教之序也。朱子答論知行二字。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知爲先。此章是也。行爲重。首篇之言是也。然首篇亦以學文爲後。乃所以審其行而適于實也。或又疑四教與四科如何。曰。四教以先後淺深言。四科以成德達才言。大各有攸當也。）**不知而作章**（王文憲曰。集註無所不知。在我無是也之中。多聞多見若作兩下說。恐非夫子意。細玩集註。當自見文意之實。欲以多聞擇其善者從之作一截。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自作一截。文定未以爲然。○按班固傳高志贊引此下二句本自作一截。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證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不曾足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則多見當時之事。記所見者。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謂此。）**互鄉**（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雖與其者。）**童子**（或云當是互鄉難與言之童子。蓋夫子與其進。不與其退。保其往。其字是但指童子。非指互鄉也。若互鄉之人皆難與言。則夫子當曰與其進也。

（不與其地也。與其爵也。不保其爵也。今存此說。以備參考。）程子（叔子）仁遠章程子（叔子）魯與吳皆姬姓（魯周公之後。出自文王。吳太伯之後。出自太王。魯之娶於吳。亦猶晉公女於吳之意。而魯尤爲失禮。）末

嘗問言（勸嘗問夫子。必不答也。）子與人歌而善（論語前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非弔之日。因未嘗不歌也。此章與人歌。後篇最盛而歌。歌之一字凡數見於書。所歌何辭。所和何曲。初學者亦不可不知。蓋古人爲學。無日不在禮樂之中。無故不徹琴瑟。於復亦讀樂章。習詩。徒歌日謠。蓋古人不徒取。必行其疑而謂之歌。口擧其辭。而琴瑟以詠之。觀作樂者升歌兩擧凡所從之也。子與人歌而善。其人或傳古調。或得新聲。辭理俱善。必使反覆唱歎。而後從而和之。和之者。盡其善而歌之也。孔子少時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聞韶於齊。大概可想。此章則聖人不忽小物。不掩人善之至也。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門人可謂善於記聖人。朱子亦可謂善於觀聖人矣。）

聖仁章（王文憲曰。爲不厭。誨不倦。前章方言何有於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嘗思。○語錄曰。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乃不厭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于事父兄。見公卿。勉喪。不爲酒困一節。則又謙之謙也。蓋聖人但見義理無窮而己有未盡。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屏解按。前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其下答辭與此章類。故朱氏之說以爲有稱夫子聖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但集注嘗辨於博施章既辨聖乃仁之極。而此章又云爲是爲仁聖之事。亦以此仁聖衡人。則又似聖與仁爲對。按此亦因人之問。以其德仁。言其及物。夫子雖不敢自居。而所言爲之不厭。卽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卽及人之仁。所以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可謂得之矣。爲之不厭。卽學不厭。誨不倦。前輩與子貢章凡兩出。似不必與之。）

有諸（博物志曰。之乎爲誄。）誄哀死述行之辭（古文論語元作讄。說文引論語云。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然亦作讄。讄也。累其功以求福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是方執其。而義不同。必兩元設與東晉之說。集註偶承之未審。其禱詞曰必自有一書。若周禮大祝所掌六祈六辭之數是也。子路引之以證其有禱之禮。夫子心行與天地神明一久矣。豈待今日之禱哉。故又備其辭以啓之。）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五祀。中霤。竈。戶。門。行。家所得祀也。）程子（上條叔子。下條伯子。）君子循理（循理所以坦平也。君子固有禱時。盡道耳。盡道故循理。所以心廣體胖而未嘗不蕩蕩。小人亦有事時。然縱欲耳。縱欲則役於物。所以患失行險。未嘗不戚戚也。）聖人全體渾然（王文憲曰。指德性。）陰陽合德（指氣質。）中和之氣（氣即性。○氣稟因人。固是自然。學者便須矯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皋陶謨九德亦然。）程子（叔子）

泰伯

三讓謂固遜也（語錄。孫氏問。三以天下讓。程氏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漢說。亦好考。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遜。禮注。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作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季歷氏矣。蓋過王季。及文王。武王而終有天下也。泰伯與謂古公亶父末年武王已生。其周子孫皆有聖德。而泰伯遜之意。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王文憲取之。又羅氏路史註。謂初遜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亦或得之。）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

而泰伯不從（按詩稱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耳。而後世稱太王有翦商之志。不惟厚誣聖賢。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太王避狄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武丁啟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尚且猶能棄國於狄人。從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甚者。）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採藥荆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夫以一亡公子。首創一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稱之曰以天下讓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不從

事見春秋傳（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彼傳但稱泰伯不從其父遜商遜矣。是以不嗣周耳。初不言所以不從者何事也。史記周本紀、吳世家。皆不言翦商之志。）節文（節則限制可守。文則繁盛可觀。蓋恭慎者有所持循。勇直者有所裁節。故無過不及之弊。然非講學則亦不知禮之所在也。）免夫（句）小子（句。昔初見子何子。問爲學之要。子何子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問敬之工夫。何子曰。黃先生謂畏之一字最切。自古聖賢只是一敬畏之心。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耳。）程子（叔子）孟敬子章（孟敬子。懿子之孫。）修身之要（元作論字。蓋本程子。後改從要字。）操存（動正出之前。）省察（動正出之際。）若夫籩豆之事（朱子語錄。疑孟敬子平日必加詳於器數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爲本。觀禮考之檀弓。則孟敬子本直情徑行之人。其後必因曾子將死丁寧之言而發改悔。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其任情棄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譏其有鄙倍之戒也。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宦小之家。禮器有司俱備。但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禮之人。獨其後敬子卒。謚曰敬。其殆因曾子之言而改者歟。）程子曰（伯子。）尹氏（或問伯子。始變字。○按程子上重道字。君子所貴乎道者。惟有道則動正出之間斯能如此。朱子下就籩豆二句。謂本末精粗。道固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在此三者。蓋修身乃道之本。而籩豆則其末耳。末則有司在焉。朱子初從程子以三者爲修身之驗。後改作修身之要。則前後工夫統爲存養。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承學者之方。可謂備矣。要無平時涵養之功。而但爲臨事著力之計。固是不可。然如程子之言。則恰似實能如此。恐非所以望敬子者。而況可以望學者乎。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哉。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故此動正出之間。卽存養之地頭。而暴慢信鄙倍。卽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卽是所貴乎道之工夫。斯字又爲快然。朱子語錄。此三句工夫卻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卻在勿字上。則此章工夫全在遠近字上也。自孟敬子以下。學者多少病痛在正當處。其孰爲暴。孰爲慢。孰爲信。孰爲鄙倍。而身體之近之者。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調異時成德之事也。）

以能問於不能（或問辨論已詳。但輕文於能字下添者字。則不待辨說而明。不知二字。得之。唯知義理之無窮二句。該盡一章意。）犯而不校（語錄。所存者廣大。故小小觸犯自不覺也。何暇與之校。）

友馬氏以爲顏淵（馬氏。馬融注也。曾顏之在孔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託孤章（王文憲曰。可以二字。猶以才言。不可奪也。乃見其節。門人有曰不可奪也。貫上二句。朱子從之。故取程子之言。謂才輕節書。）攝國政（寄百里之命。謂遺命託國也。才節如此。豈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止言寄百里之命。古者封建。故此但指一國而言。天下亦自一國而推耳。）程子（叔子）毅强忍也（堅彊忍耐。）無規矩（黃文肅曰。此三字說得寬。是就體段上說。如說寬廣相似。此毅是耐。弘是包得寬闊。毅是守得堅固。一字做橫看。一字做直看。○周誹按。程伯子此條凡兩出。其一止云弘而不毅。則無以居之。工夫互相資。不可偏廢。規矩三字。恐非是無骨節三字之意。活中方有如此。曾子本意。止是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以任重道遠也。下文因說。任重是仁以爲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重。惟毅則能致遠。集註本此。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皆入反說。以盡工夫之詳爾。）詩

有邪有正（此據今毛氏詩爲言也。詩之教者。工以納古。時而諷之。所采詩以爲樂歌也。而納言則謂之五丁。以其言合于五音之律。五聲之節也。其在周則二南之風爲房中之樂。用之鄉人邦國。大小雅用之邦國朝廷。頌用之宗廟。其後世道非古。而變風變雅始作。夫子刪詩。又取其粹然一出於正者。凡此所以能興起也。自夫子三百之詩不存。而漢儒始以刪去之詩足其數。則邪詩始復見。如鄭衛邶鄘。鄭風月出諸篇。凡三十餘首皆邪詩也。朱子則皆疑爲桑中溱洧諸篇。用之何事。何教於何國之風而何禮義之止矣。則亦何興起之有乎。故王文憲以爲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也。諸儒多然之。若集註止自詩本性情。其言似易知。云云。亦無不可者。）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上文有邪有正。故此言有好善惡惡。然詩固有顯刺者。此所以能興起人惡惡之心也。非若桑中溱洧、鄭風月出諸篇。自爲邪之辭也。自爲邪之淫蕩於勸矣。何興起之有乎。）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此禮記語。人無禮則肢體散漫。都無收束。雖欲收束。亦無所持循。）五聲（五聲。宮、商、）

（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六呂，實總爲律。凡三分損一下生，三分益一上生律，是爲十二律。每律五聲，共六十律，又留變聲，共八十四調。）歌（詠歎之音調，作樂則以人聲爲貫也。）舞（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爲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鐘鎛，石玉磬、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鞉鞀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播詩歌以入八音之器而爲樂也。）邪穢（人欲之未盡淨者。）查滓（氣質之未融化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語錄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此。○愚詳按：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於樂則是融化矣。）程子（叔子。）不可使知之（王文憲曰：若欲使之知而不可得，非不使之知也。集註能字當融化。）程子（叔子。）朝四暮三之術（出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雜文狙公、衆狙，宜作狙子。）程子（二條，叔子。）騷客娛歡本文（此章甚言騷客之害，大雖有周公之才且不可，況常人而可有此乎？叔子章指已爲周密，娛歡之說，亦見世人之病多是志不能帥氣而聽於氣，氣及時即隨，故時即齊。朱子又知騷人之情多相因而爲病之由，故又發明以補程子之意，學者不知，論語當紛紛以爲間節餘辭之。）至疑當作志（或疑至者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闕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害於義之至。）蓋守死者篤信之效（王文憲曰：北山得朱子舊本，此句之上有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二句，尤爲盡，因看更相爲用，缺一不可，恐句互說。）入居（去就。）見隱（出處。）貧賤（無學。）富貴（無守。）晁氏互說（曰上文至文章語。）不在章程子（叔子。）亂樂之卒章（語錄曰：使師摯聽得是也。又曰：關雎亂之亂，則前面須更有樂，關雎詩乃其卒章耳。看註則亂爲終，或問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復亂以武，嘗詳按韓詩以卒章爲亂，樂以終爲亂，此說謂周南之樂自關雎而終於麟趾者也。）史記曰（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始于契后稷，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不及章程子（叔子。）則（集註作準則之則，所謂易與天地準之準也。易本義作與之齊準，下文尹氏曰則之以治天下則又作法則之則，其實自堯言之則法則乎天，自人觀堯則與天齊準也。）禹（爲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爲田正，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契（音薛，爲司徒，民是以有教。他書並作卨。）皐陶（音遙，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他書或作咎繇，咎音皐。）伯益（一作伯翳，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庶物不爲民害。）亂臣十人（呂成公曰：陸氏經典釋文無臣。按諸經疏皆作治亂，曰亂，夫能治亂則能去亂，即謂之亂，猶去害即謂之害乎？此甚不通之說，而諸書解亂字皆云，然其失久矣。今按古文尚書據惟亂、亂二字正與辨，合治字從爪從糸從乚，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書字加乚，與乱字相似，故遂誤以乱爲亂字。書家以亂爲治，其加乚者爲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爲煩亂乃通。）六州（三代名州各不同，夏見於禹貢，商見於爾雅，周具於職方，此特據禹貢爲言耳。）或曰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自爲一章（朱子嘗以夫子並武王之言而及此，但以周爲言，故疑爲章，而或問遂收胡氏之說，後以此段爲專言文王，其實文王雖武王立十三年而始伐紂，則十一年之間紂猶可象而惡未盈，豈求帥徵，然與之並立也，以三分有二之勢而臨事之，則不將之周家忠厚不可也，故曰至德，至德之言亦聖人論世之意，蓋自春秋以來大國於周室何有？齊楚陵戰，攻戰凶殘，終無敢先發難，蓋欲取而不能，非可取而不取也，況于服事之乎？以此言之，則武王固之非至德不可，斯言也，亦聖人論世之意也。）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之屬。）皆祭服（致美黻冕。遂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黼黻絺繡，非獨祭服也。詩亦獻會同可見，先鬼神，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田間水道（周制，十夫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百夫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畢則儲水，潦則泄水，不私其己而數出十兆，神饗償民利，此有天下而已不與焉者。）

論語集註考證卷五

子罕

程子曰：皆夫子所罕言（叔子也。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罕言之間，而夫子皆學言之，蓋利者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學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皆言利，學者或流爲功利之說；夫子皆言命，則學者或流爲莊氏之說；夫子皆言仁，學者或流爲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不可躐等而欲，若氣數之命，當言之，亦將學者盡人事，故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語錄曰：言仁之弊，乎近世胡氏父子見之。）達巷其人姓名不傳（漢書董仲舒傳，達巷註云項橐。）聞人譽己承之以謙（此章初看則達巷黨人之說固失之隨，而夫子之言亦近乎戲。然達巷智不足以知聖人，而不失爲稱譽人，乃若謙人之心，則自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妙，射必如羿，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一藝以成名，則寧取其最賤者爲之可也。）緇布冠（禮記曰：太古冠布，古人不輕於盛禮，以布爲重，但以相稱色染爲古，因以縷節數爲升，八十縷爲一升，升者成也。吉服冠以最貴，故緝細以三十升布爲之，吉服之用絲者，自中古始然，亦皆以布爲尚。冠亦緝布，然三十升則爲縷二千四百，細密難成，不若今世用絲之省力，故孔子從之，雖非古人所用，然孔子服用從之，遂正以冠爲物小而在衆體之上，雖無不貴，故此則從衆也。此一章全文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程子（叔子。）毋史記作無（世家。聖人之心，擴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平說，集註於物我牽引之故，欲學者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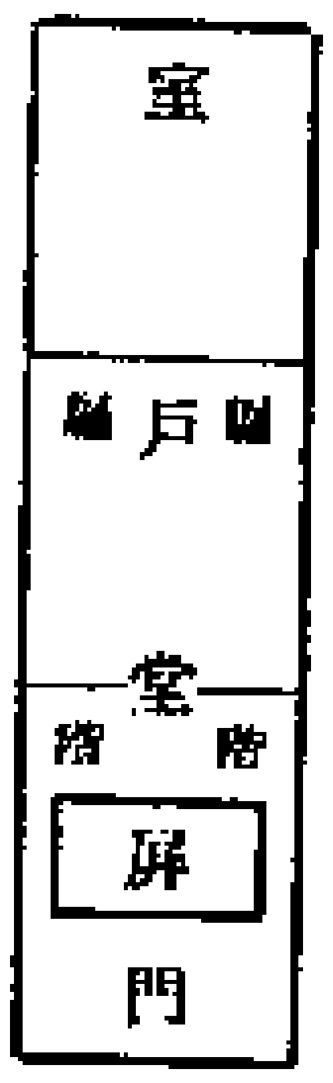
（止。或其相因滋長留。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指擬。固是私意之執著。我是私意之結裹。相結裹到己私上來。又生他意去。）**程子**（未詳）**詳視而默識**（上三章言論是觀聖人乎言語之外。此篇四章乃是說聖人心術之微。故楊氏曰云矣。）**畏**（說文戒懼也。）**匡地名**（匡[illegible]陳留長垣。匡其事詳見序說。）**曰**（史記曰。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爲一。不待自決於外。於此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語錄問文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何文定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存。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斷然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寄。天非斯人。夫豈其殺其關於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己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亦同此意。）**或吳或宋**（天子之宰曰太宰。宋王者之後。吳僭王。故當時其宰亦稱太宰。鄭氏邢氏以爲吳。蓋據左氏吳嚭之會。又子貢嘗適吳也。許氏以爲宋。據列子稱商太宰問孔子曰聖者歟之問也。或問兩存之。而謂列子多寓言。王文憲謂觀知我少賤之辭。宜是宋。○謹按。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于宋。又嘗居宋。則是太宰蓋知其少賤之辭也。）**多能章**（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不在多能。語錄以子貢之言爲當。蓋聖主於德。而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非所以率人。而又以謙承之。）**空空如也**（集註不訓。以至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語錄。聖人謙辭。未有無因問發者。此章上必有說。或與人譽己之知。而遂言如此。）**程子**（叔子）**河圖**（伏羲時。龍馬出河。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爲河圖。伏羲因之以畫卦。其後劉氏鵠醜互易圖書。蓋本陰陽家傳流之說也。）**顏淵喟然章**（何文定曰。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關之喩。將此一章作三關節看。蓋顏子始初悅乎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了。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涉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欲趨而往上。則聖人之道又卻在後。而我又過之矣。是欲得到恰好無過不及處正難。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故楊氏有云。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淵之歎也。此正是解爲堅高後四句。文公以爲此說好。此是顏子用功第一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猶未有捉摸處。遂致顏子且從博文約禮上去。博文者。致知格物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也。方欲博者。以其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欲約者。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皆有則。顏子事斯語。當下致領。子斯二者。有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豁然昭然。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爲己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不各有一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事事當當。恰好底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蓋謂此也。此固顏子擇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是未見。此處地位未可以書語形象求。遠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蓋得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子擇乎中庸。則至矣。盡矣。成矣。然比之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所謂末由也已者。蓋聖人之于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顏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與聖人者。毫釐之間耳。以顏子之天資之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造化。然化之一步。可以造而至。不可以力而進也。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將從容涵養。少俟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直爲萬世學者成法。此程夫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者。謂此也。惜乎天不與年。中道而隕。夫子所以惜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未至于化而成聖也。○愚謹按。程叔子于此章亦嘗以中爲言。朱子亦深是其言。且云聖人只是一個中底道理。又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中庸不可能。然集註無一語及中字。蓋聖人之道自是中。不在言。顏子初間求之未得。故但見其不可及。不可入。恍惚不可爲象。是見得未眞也。其後博文約禮工夫到。方見其有所立卓爾。是見得眞也。集註取其始之皆相應故云爾。）**程子**（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未詳。）**未達一間**（用揚子語。）**病閒**（集註如字。韻作安閑之閑。又云少差。王文憲讀作去聲。）**無寧**（集註寧也。寧是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此我兩俱之以義理之正。則不當以死于二三子之手。則上有無寧字。福云莫若死于二三子之手。則不當以權之以利害之實。則不必言。）**用智自私**（明道定性書語。）**沽**（去聲。蔡邕石經作賈之賈。則是上聲。）**九夷**（東夷。書曰嵎夷萊夷淮夷。夷者柢也。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也。故天性仁順。易以道御。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箕子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

使人知禁。行數百千年。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故仲尼欲居九夷也。）**何有於我哉**（語錄曰。雖有一二處如此。皆不可曉。據有三說。一以爲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說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蓋今欽之。又曰。此等處必因人言而發。愚謹按。味二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論之尊者。而夫子不敢當。因曰出但是事公卿。入但事父兄。于喪事不敢不勉。以企及不爲酒困。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于我哉。一以自謙。二以見道之甚高。三以見近事之不可忽。于文爲通。然此四句。在國在家。處困處樂。皆已備矣。不可謂近卑而可忽也。）**不舍**（集註舍上聲。楚詞辯證曰。洪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晝夜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楚辭辯證。朱子晚年。則集註未及改耳。）**程子曰**（叔子。范氏詳之。）**道體**（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道乃物之體。此體乃無形之體。而物乃道之用。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而物乃爲道之質。與道爲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實似孤不合晝夜。宜思方可見道大體之敦化如此也。）**又曰**（伯子說也。天道流行不已。人之所以與天道不相似者。間斷也。所以間斷者。私欲也。私欲之所以生。則在一念之發。微隱之處。于此能謹。則無間斷矣。）**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夫子未嘗單說道體。此句本謂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因此一言可以關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實朱子仍當得之正意。）**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甚矣靈公之昏也。南子巧于文巳過。而靈公又巧于文南子之過。南子自知其行不爲國人所喜。故借重于夫子而請見之。靈公與夫人同車而行。自知爲國人所譏。又自知南子之不爲國人所直。故又借重于夫子而請爲次乘焉。夫孔子以聖聞天下。而見南子。則南子非失行。公與夫人同車而孔子爲次乘。則靈公非失禮。而南子非失行也。南子巧于文巳過。而靈公又巧于文南子之過。其矣。靈公之爲也。見小君禮之所有。故夫子猶可以留。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醜之而行。宜決矣。）**招搖**（徐廣註。翱翔也。此章與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語意一般。只作歎辭亦可。但史記既有此事。則集註不得不引。恐因此而發耳。）**爲山**（此章據以自平地爲山。及覆簣爲山將成對一簣而止者。或謂是平地方覆一簣而進者。其爲其止。由其己心。非人所能與也。王文憲曰。此下四章皆進止之意。疑[illegible]篇終皆[illegible]。竊皆未如何。不了事心者皆止而退之也。）**曾子曰**（用曾子單居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民矣。一畫僧人二點之下。書順而入之之寇。）**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著。都略反。註讀著以絮。謂充之以絮也。文選註作張呂反。熟麻也。漢書蒯通註。縕亂麻也。衣之有著。謂衣之有絮者。縕謂以亂麻爲絮也。莊子縕袍無表。註以縕麻爲絮。）**忮**（之豉反。忌害之意。皆或通作忌。非然。註于務亦一聲忌。）**後彫**（松柏經冬不彫。而但云後彫。蓋松柏不爲霜雪彫耳。至春深始舍新易舊。凡翠草冬青之木皆然。）**程子**（二條並叔子。）**權稱錘也**（權如衡之平。皆當物事不爲不輕。則衡未嘗不平。如過太重太輕之物。則偏不得其平矣。須斟酌推來推去。方取平也。）**反經合道**（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見桓十一年。又古註。遜下文云。權道反而後至于大順。又易大傳。巽以行權。韓康伯註。權者。反經合道。邵子曰。權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權即是經**（程氏遺書曰。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便是權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此見劉元承所錄。）**權與經亦當有辨**（詳見通釋。）**唐棣郁李也**（爾雅。唐棣、移。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以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逸詩**（說見思無邪章。如此等詩。夫子所刪者。未嘗逸也。特皆失夫子三百之刪。故此等詩不存。而刪以流傳者。詩補其數爾。）**程子**（叔子）

鄉黨

恂恂信實貌（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恂懼。此若作恂懼說。尤好。蓋夫子純非實化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又不應[illegible]其耳。但當恂恂耳。莊子恂註作云解。只似乎虔亦可。）**擯**（以手推實而引之。行及就位紀。擯者。以[illegible]之人也。）**擯用**

命數之半（周禮，上公桓圭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皆以七爲節，擯者四人。）賓不顧矣（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于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辭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爲不顧也。）公門高大（天子皐門二徹三個，則二丈四尺，公侯降殺于此，然魯之雉門副天子應門。）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中者，每門二扉之間有闑，如今止門橛也。扉之根有棖，如今門斗也。每扉各自有中，則中設與闑之間。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敢中于門也。詳見曲禮。）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諸侯門內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于門屏之間，謂之宁，而卿大夫士各立于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君雖不在其地，而此乃其立朝之位，故過之必敬。）



俗本（說見學易章。）舉前曳踵（記玉藻篇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謂舉足前而踵則曳地，不敢高步也。）深青揚赤色（今尙有之，但以爲佩囊，不公服。）緅絳色（染色，再入爲赬，五入爲緅。）以飾練服（朞而練，以練爲領緣。）長（去聲。凡度長短曰長，則度深曰深，並廣狹曰廣，下字皆從去聲，見周禮註。）佩（集註，觿礪之屬。古之君子必佩玉，恐不止觿礪，若觿礪則止于用器，非文飾也。）襞積（何文定曰，襞積殺縫之說，禮書疏中說得少有分明處，只據這喪服疾內一項說得精明白。然禮書中只作辟，音辟者，襞也。積者，疊也。腰中布幅多而闊，須襞積壘作幅以束，令狹一就身，此所謂襞積也。）殺縫（謂若深衣之服下闊上狹，縫皆自下漸收向上也。）明衣（下有闕文。）布而切之（禮記少儀，牛之腥也，先聶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聶，之涉反。膾，古外反。報切之者，再報切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爾雅文。）五穀不成果實未熟（王制。）漢陸績之母（出後漢書。陸續坐楚王英獄事，備極楚毒，未嘗易容。一日食至，絕悲泣。獄吏問其故，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吏曰，何以知之。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食肉用醬各有所宜（禮記，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食氣（氣，說文許旣反，小篆作氣。然則食氣當作食餼，餼亦飯料也。聘禮，凡餼，大夫黍粱稷，則黍粱稷正謂之餼。其生牲肉亦曰餼者，指此名餼，即俗所謂生料也。此言肉雖多不使勝于飯料。又古气字今作氣，古氣字今作餼。）不爲量（燕禮，無算爵。）程子（未詳。）瓜作必（或云，魯論瓜祭上環，安知本非瓜字。朱子或問中已辨之。蓋瓜祭已作菜祭中矣，又食每品皆祭，誠菜之食若蔬祭瓜，旣非四時常有之蔬，則無瓜而蔬菜不必祭乎。若禮記謂膳食瓜而祭則上環，蓋祭既闕疑，亦上環爾。）問（饋問也，蓋饋送所問其安否。）雌雉邢氏曰（此疏說也。此說平順，故集註以爲正說。但旣曰嗅雉，時哉當作宇宙之時，故二說作疑闕。）

論語集註考證卷六

先進

先進（先進後進，漢書尙有此名，但彼謂同時前後輩，此似謂古今前後輩。）程子（叔子。）今反謂之（所以知野人君子爲今人之言者，蓋下文如字發轉音字提起，則知上文爲今時之言也。然皆通釋。）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所以知爲弟子所記者，或問載吳氏之說，以何言之，謂夫子於門人稱名，門人稱於夫子之前亦名，門人自相謂稱字，或其弟子門人於論語中稱之。若以理言，則夫子欲人未必立此四科之目，雖因各因其材，亦未嘗限其所成也，學者自以所長目之耳。）程子（伯子。）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辭於宰我，游夏誠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及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襟懷開，已見大意。子賤之取，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旣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則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諸哲皆以顏路曾晳伯魚，位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祧之制，廟爲宮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飲。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爲旅酬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衛翊爲儀，遷豆獻其先聖，而東面於室，以羣賢侑，則下七十子左右從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爲得之。其論從祀者，兼東西夾室可也。）十哲世俗論也（唐開元始定十哲之號。）孝哉閔子騫（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稱其字。）一日三復（三，去聲。家語，弟子行篇，子

（貫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大戴引之云云。以爲異姓。皆同也。通釋謂前詩並此。必三復。然當從集註所引。）孔子對（王文憲曰。前有季康子問。無對字。疑後倣此。）吾嘗其子（孔子許稱顏子。謂不得視猶子也。而此曰吾嘗其子。豈所以疑顏路非禮之請也。然於鯉也死。不聞命事以爲之槨。於回也亦然。其視之猶子可見矣。是以門人厚葬。孔子惜之。以爲不得如葬鯉之得情也。）君子用財視義可否豈獨視有無（喪具稱家有無。於人之喪也亦然。此說不可謂非也。而胡氏謂豈獨視有無。然稱有無即是義。按是時顏淵之死。顏路他無所請。而至於請車。夫子亦他無可予。而至於拒之。則顏路疑于求。而夫子從于吝。今考其時與顏淵之死。孔鯉之葬。適當厄陳蔡之後。自楚反衛之歲。此正夫子之窮也。夫豈以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此處顏子乎。夫子過舊館人之喪。脫驂以賻矣。而不能爲顏子之槨。彼一時。此一時。贊否不同也。胡氏之說。雖言然不考于事。而其說少迂矣。）學之有序（王文憲曰。看未能對焉能。便是有序。）一（理。）二（氣。）程子（叔子。）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事見左傳哀十五年。并見第十三篇。太子蒯聵由此不得其死。然所以譏子路者備矣。而子路不悟。卒死孔悝之難。使子路而悟夫子之言。將不死其難乎。曰。子路之死。固是偏勇。然其失不在於死難。而在於仕衛。夫衛與蒯聵有父子之爭。孔悝與蒯聵有兄弟之戚。而孔悝主輒。內必有父子之爭。子路仕焉。不得其死宜哉。抑此猶以事勢言也。以理而言。則正名之說具詳焉。而子路不思。此固取死之道也。）漢書引此句（班固幽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府名（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程子（未詳。）家語云（辯樂解。爲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形夫子之言。）過（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集註入此段於後。意方足。）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師本可謂賢智。而非愚不肖。此二句泛言賢然不若止曰。道以中庸爲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二句出禮記史記。皆云易曰。今易無此語。蓋緯。史記註謂易已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魯鈍也（曾子於諸子年最少。此與諸子並論。蓋其初登門之時也。其時才質魯鈍。故其用功誠確而倍。所以終於傳道。）程子（一條伯子。二條叔子。）傳稱喭者謂俗論也（凡傳稱喭曰者。皆从言。古文喭字之从言者。皆作口。）空匱也（自何晏注以空爲虛無。蓋本莊子。故前輩諸公皆從之。集註據其文。窮回簞瓢。屢空對貨殖言。屢空對屢中。其說確實。絕無異端之病。）程子（叔子。）賜不幸言而中（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焉。正月相朝。而皆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云云。）善人章程子（未詳。）踐迹（迹迹之跡。）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顏淵之於孔子（王文憲曰。當作孔子之於顏淵。）曾猶乃也（曾在登反。）虐民（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擾民。虐民者不足以牢民。而徒行刑政以虐民者。則又必有不敬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而適以虐之。其終歸於虐之也。）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雖事皆學。而不專在於讀書。此說甚之非。則不可。然未學而使之以仕爲學。此則子路之失。而乃借此說以禦夫子之責。故夫子但惡其佞而不斥此說之非也。）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鄭子產之語。見襄公三十一年。）誘之盡言以觀其志（夫子何以之問。不欲直其用。而三子亦多以用對。但言其所能爲。不過其所欲爲。夫子恐其志局于此。故下文復作小各言其志。所以集註於無吾以下曰。誘之盡言以觀其志。）比（必二反。當作毗志反。見文集。）小國也（春秋之時。諸大國皆不能自強。則小國可知。而由求諸子皆欲得小國而爲之。即此可見二子才具

之高。能爲人所難爲。）四子侍坐以齒爲序（據上文。許見試問。）以方鼓瑟（夫子問三子對。曾點方鼓瑟。古人當學時。皆弦樂刺琴瑟之事。如今日之誦耳。但其和靜之際。氣象自然。亦微似狂耳。）單袷（袷夾也。或單或袷。觀其換爲候。）今上巳祓除（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蔡邕注云。即論語莊春浴乎沂。又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祓除。蓋春至曾暖。則定以三月三日爲上巳。所以鄭亭曰暮春之初。則上士人以爲沂水三月冰尚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援乎沂雩。殊不知沂之說。本於韓李。而文公子以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爲探浴。而不知爲祓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水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點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也。舜乃禍乎。況爾無蘇陳樂無講舜。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疑古人之書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邱山東。觀記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溫泉。冬煖夏冷。地志據冬時言。故曰溫泉云。）蓋有以見夫（此節推曾點已見大意。以冠下文。人欲盡處。要在此句。夫恭和之時。單袷之衣。成冠之游。沂雩之地。人孰不見此逍遙之意。而點獨舉此。夫子獨與之。蓋見其胸次無人欲之累。故隨時隨地。見此天理流行之樂。）動靜之際（釋其鼓瑟舍瑟作對舉爾處。）而其言志（此節釋曾點所言之事。）而其胸次（此節釋曾點言外之氣象。）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而深許之（三子之言。皆所能爲。無非實用。下文及平日夫子亦皆以是許之。而于此乃獨與點。似若鄙實用而尚清高者。但三子各言其所能。而不知勉其所不能。其徒子路死于衛。冉有爲季氏聚斂。公西華雖不見其用處。然不免累于肥馬輕裘之間。乃知夫子之與點。蓋有深意。所以微激三子也。大抵學者先觀其器業識趣。曾點所言。不過即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素貧賤行乎貧賤耳。而玩其辭氣。想其識量。則於本原所見者。自有安行天理與物皆春之意。故雖三子皆用。而曾點不言用。然三子止此。而曾點不止此矣。使其用之而行。則曾點可以用三子。以其有各得其所之氣象也。由求不能兼曾點。以其規規於事爲之末也。各得其所。則無舜氣象。亦不過此。規規事爲。則失身素位。其弊有所必至矣。）曾皙曰（曾皙以夫子與己。獨又問三子之言。亦其好學切問。呂成公曰。終是有疑於寬。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復抑其矜。）曰爲國以禮（止）爲之大（集註程子一條說三子。二條說曾皙及子路。三條四條說曾皙。程子云。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這便是此氣象。推此則事事物物各有其所。便是堯舜曾點氣象。子路不達此。其非不可學曾皙也。其後孔悝助子拒父。無禮甚矣。而子路仕之。卒死其難。不達之故。其弊如此。可惜也已。然觀此章者。亦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辭。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皙也。聖人陶冶之妙。進此抑彼。抑非抑揚。亦非長點而不如夫子所稱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曾皙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揜。所以終於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這便是這氣象也（何文定曰。此段當讀入第五篇末章於浴沂之下。）程子（一條二條伯子。四條叔子。三條未詳。）

顏淵

仁者心之全德（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爲學。則曰爲仁。於爲仁最切。然而仁爲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粲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从人从二。古篆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从二。仁字从人而傍从二。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爲人也。又科斗古文仁从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爲仁。集註以爲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爲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爲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爲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者觀之。一二條得之未詳。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此即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

（又備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註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爲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于專言偏言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體說。孟子對義說。又便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要實切于明道致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合宜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間有分辨。謂之智。無非眞實。謂之信。旣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尤爲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旣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卽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則通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梅杏之仁。其尖處是胚芽。純是仁意。內分爲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卽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卽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兼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摭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

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抑塡趙必非問學者顏淵問仁章二爲字二己字之異同。今按上己字直是指身之私。故下己字輕。是指機之在我。此不作說。若二爲字。則何文定謂上爲字輕。語錄多作謂之仁。便是仁。王文憲謂文公豈不能下謂之字。成下曰字。乃下所以全三字。所以全。是用力于仁也。此章之下。朱子釋之曰。爲仁在己。上章又曰爲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讀者詳之。此二君子晚年未一之論。愚竊詳按朱子之說固當。但克己復禮爲仁之下。卽繼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克己復禮便是仁可知。故二爲字上字輕。下字重。上爲字猶語錄所謂便是仁。文公以所以全訓之者。蓋[illegible]于語錄。然語云克己復禮便是爲仁。則上句重在克己復禮字上。則爲字輕。下爲字則何克己復禮在中。故爲字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十三章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難。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讀者試思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二句合說。極爲精確。語錄仁禮非二。）勝（去聲。下文勝用平聲。）事皆天理（復證指在事上說。但用詞備。語錄曰。佛氏只是克己。更無復禮。此所以不中節。）歸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本程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焉。又按呂氏克己銘曰。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游氏謝氏之說類此。朱子以爲不然。謂如此則是存想天下歸仁。不須克己。只坐想一日。便自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己有二項。有物我之己。有私欲之己。呂氏只說得物我之己。謝氏亦以克己復禮爲想象。如此二說。與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無干涉。纔實斷自是屬行。諸公都從如下說。不從上說。又曰。一日能克己復禮時。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安得不與其爲仁也。朱子之言如此。則克己復禮皆是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說。）日日克之不以爲難（日日字在一日之前。謂日日而克之復之。至于一日豁然欲淨理純。渾融無不中節。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一日謂下落日日字。由己謂由中落不以爲難字。語意皆然。）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二語約定在此。則段中諸語皆然。）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叔子也。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此段當來如此。理欲之界分。學者何可辨。惟理欲之間毫釐之差。所當分辨。）又曰（未詳上條。體此條用。）謝氏曰（克己要訣。王文憲曰。此學者須頂門下針也。）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頤子之學。蓋已得乎博文之後。知至理明。故不復有疑。）非禮者己之私也（非禮而言動。固是己私。若視聽在己。而非禮者則在物。何以皆曰己私。蓋以其可以悅目悅耳。此卽己私也。）程子（叔子。）由乎中應乎外（聖人之學也。中。仁也。外。禮言動自內應中出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學聖人之學也。非禮而勿視。克復所以爲仁也。）視箴聽箴（視爲要。蓋爲重。故視箴云。中遷則遷。蓋言己正性本然。只爲世俗邪說淫論。浮辭放譯。一切非禮之言昧之。而性之正亡矣。）知誘物化（本樂記。人有血氣心知之性。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知止（本大學。）發禁躁妄（王文憲曰。二字包盡言之病。蓋內皆此意。祇辭謂上四句收入裁其中。以下又發出制乎外者。警戒甚詳切。）動箴（王文

憲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朱子晚年以四箴爲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危微精一之傳。戊申封事及延和奏札皆進舉以告君。而[illegible]代講學卽繼于此章之後。）至明（在己禮之間。非字之上。）至健（在克復之間。勿字之中。）仲弓章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王文憲曰。敬以持己。私意無所存于內。有以存其心之德。恕以及物。私意無所行于外。有以推其愛之理。）內外無怨（先言邦後言家。邦疏家親。無怨難。此所以先後言之。以驗其工夫之密。）程子（叔子是偶然摘此二句說。不是就此章解內說。）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專問功力易間斷者其節目。能謹獨則無間斷矣。故程子于川上章及此段皆指謹獨以爲方。然于此章卻補得出門使民以前工夫。下文復若起一段又詳之。）或問（程叔子。）主敬行恕（語錄論伯興謂此章全說敬恕求仁之方。出門使民。亦指接物之恕。蓋舉行恕之首尾。皆之無怨。乃恕之效。此說王文憲亦然之。〇使民如承大祭。所謂無施勞也。）乾道坤道（乾道剛健中正純粹。顏子純粹明決之性似之。坤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仲弓主敬行恕之工似之。方外卽絜矩之道。）司馬牛（名耕。）程子（叔子。）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此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開工夫。語默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向魋作亂牛常憂懼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向魋爲司馬氏。說見述而篇。魋爲惡於宋。嘗欲殺孔子。其爲人可知。其弟子頎與之同惡。其兄巢。弟子車亦不能正。反與之同。此牛所以有無兄弟之憂也。其後魋果以欲殺景公而亡奔衞。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奔齊。及魋奔齊。而牛又致其邑焉。反。卒于魯郭門之外。）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向魋之亂。因牛常以爲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直以無兄弟爲憂。子夏廣之。胡氏知其寬詞而語病。決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宋止魋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同異耶。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爲有求至聖。以家語稱其爲性躁。好言語。此亦牛之所有疚。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又皆兄弟字若作無兄弟字似無病。）喪子喪明（事見禮記檀弓篇。）此必因子張之失（子張之失。疑信易發。故夫子告之以此。當人皮有因曲以爲執爲明者。殊不知當先以明遠爲務。非但以不行爲明遠也。）足食足兵民信（盡其道。非但止言三事。民信之乃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其極。然細玩之。此正與答冉有庶富教章同。國家爲政。于此三者。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教言。下文信字。則兼本教。夫以次序言。則三。以事理實則一。民之信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于民。卽在足食足兵之中。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于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蓋因兵食而使固。末言民信。則合兵食而獨存。語若並而實偏重。蓋信之數。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使一日而無此理。則不相保聚。而人道絕矣。故人視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

不可一日泯。苟能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爲用。況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爲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必不得已而去（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危急存亡之秋也。此事惟則大王可避。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去兵也。杖旣定爲兵而去。則食聚米粟貨寶之。是去食也。[illegible]仁寶衆手而民從之。如歸市。卒以再立國而有天下。）程子（叔子。）駟不及舌（駟。四馬也。古者一車四馬。故曰駟。謂言出。舌難謂馬不可追而反之。此必當時諺語。）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三鞟字二正一反。大意謂惜乎棘子之說因君子之質也。而其失言亦不可追。夫文之不可無。猶質之不可無。二者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惟有毛則可辨其爲虎豹爲犬羊耳。苟無文。則君子小人上下尊卑皆無所辨也。夫棘雖文而至于君臣上下貴賤等差之無辨。其爲失實豈不大哉。）盍徹乎（此章蓋稱本原之論。而讀者對疑有子所對大相反。似嫌於迂。若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饑謂因饑而百姓饑饉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年饑不可加賦。而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二者將何以爲計。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先以寬民力爲重。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卻是因盍徹之對而專要國用之不足。故有子再對國家以民力爲本。民足則君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國足。其誰與守之。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民相對之問。集註推明此之方。羅入節用二字以補之。似不當解年饑二字之意。）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哀公此問未有加賦之意。有若斷答反以減賦爲言。）

是哀公再問飢之故，則民富爲足國之本，民貧則國危之禍。（三句兼此意）誠哀公不能貧之什一，必不至于再加賦矣。此亦告君之法。**多則桀**（子先知實。）**崇德章程子**（子，叔）**是時景公失政而陳氏厚施於國**（左氏昭三年，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民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又昭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哀公五年，景公卒，公子嘉、駒、黔奔衛，鉏、陽生奔魯。陳乞以牧以兵逐國子、高子，陳僖子使召陽生于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使朱毛殺孺子于野幕之下。十年，弒悼公，簡公立，使闞止爲政。哀公十四年，陳恆逐闞氏，陳恆執公于舒州，弒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射，音亦，人名。句，古侯反。句繹，地名，當在邾、鄒繹山之下。左氏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問政章程子**（子，叔）**魯自中葉，政由大夫**（魯自文公薨，東門襄仲殺嫡立庶，宣公、季文子始持其權。逮季武子，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則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各一。）**家臣效尤，據邑背叛**（陽虎囚季桓子而專其政，公山不狃又以費叛。）**康子奪嫡**（左氏傳，哀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杜氏註曰：是康子也。殺孺子之子生，康子請退，懼其長而退避也，而即請殺之。此誠所以殺之也，此所以有奪嫡之譏也。）**質直**（集註：內主忠信。蓋子張務外，故夫子之言，多就其失處章，學干祿之問，夫子以主忠信使離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爲言，文雖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實之謂，直則眞信之謂，故集註于此章即以謂主忠信解之。）**審於接物**（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言行之實否。）**自牧**（下人固是謙下于人，然以謙字對其上，猶當忠信，惟恐有慢略之意，所以自牧乎謙抑，如牧牛然，當實來制，不分放逸也。）**色取仁而行違**（此實與好義之反，居之不疑，是務實於色，即以下人之反。驗徵觀此以氣暴將去，以大蓋加人者，設卒于反。）**程子**（子，叔）**曾氏**（曾，字吉甫，呂居仁門人，成公外祖也。號茶山，見文清叔收入集註者惟此一章。）**違**（知字上聲，絕遠之遠，去聲。左氏曰：爲有善人不善人違，疑爲餘，不仁者皆化爲仁，則不仁者絕無矣。）**程子**（子，叔）**善道**（道，去聲，集註作導。其說以道之語爲白告之，固忠矣，須教學習是始得，與集註稍異。）

論語集註考證卷七

子路

先之（先，舊作去聲，謂以身先之也。語錄取蘇子云，以身爲之倡。）**勞之**（舊作去聲，朱子從蘇子身不憚其勞之說，而集註收蘇氏之所，故讀如字。）**程子**（子，伯）**先有司**（先，平聲。論凡衆事其任有司爲之，下前也。二章相應而二字不同。子路以勇猛爲人，子也，其易于責人，故勉其有以率先之，則先可作去聲；仲弓以敬治人大體，其失于嚴苛，故勉其使人先爲之，則先當作平聲。第二章蘇氏亦有說，或問收之，通釋有取焉，當兼看。）**程子**（子，伯）**推此義**（下文盛曰一識于小，其責成事于此而不難。故程子補言之以爲何哉。）**范氏曰不先有司**（止）**天下平**（仲弓可使南面，孟子此問待之。季氏其時四分公室而有其二，是有魯國之半，又與魯國之權，則其宰亦未易爲矣。然其爲季氏宰，不見于傳記，豈不久而去之耶。）**出公輒**（蒯聵之子，孟子作孝公。）**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在衛家，楚昭卒之年，當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按衛世家，則齊伐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孟思存之，是十則其自陳至衛，乃爲歸耳。而輒欲公立之時，遂有待子爲政之望，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望，故孔子悻上之而語諸，若曰自楚反而過留，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皇極經世于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丁巳書自衛反魯，則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程子**（子，伯）**蒯聵**（衛靈公太子。）**南子**（靈公夫人，宋女也。）**公子郢**（靈公子。按春秋左氏傳，定公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宋）

公子朝通于南子，衛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于宋，至是太子蒯聵如會，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速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是故許而弗爲，魯哀公二年，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五年，趙鞅伐衛，初，孔文子取蒯聵之姊伯姬，生悝，文子死，其豎渾良夫通于內。蒯聵在戚，孔姬使良夫之戚，蒯聵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十五年閏月，良夫與蒯聵入舍于孔氏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入，伯姬氏，伯姬杖戈，蒯聵與五人介，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使告季路，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立蒯聵，是爲莊公。輒奔魯，是爲出公，復死于越。莊公遣孔悝輒伯姬奔宋，哀十七年，晉再伐衛，衛人出莊公，已氏殺之于戎州。**名不正**（止）**民無所措手足**名不正，言不順，卽綱常不立，萬目皆壞，夫子又逐節對，則尤爲明盡。名不正則言不順，如輒以國爲輒，使國人識已而爲君，使國人拒父而謂之禰，何以號令于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不可說者必不可行，則事何可成。事有條理，則有禮樂，禮得其序則爲禮，樂得其和則爲樂，事旣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戾，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鬱戾，乖戾鬱戾，民則觸處皆犯，刑罰不中矣，則民無所措手足。推衛國之類言之，則逆父者無刑，順分者有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爲輒發，而所該甚廣，君子名之決是可言，言之決是可行，君子於言，豈可苟且之論一行，則名不正，言不順，而事不成矣。按衛君待子而爲政，則是輒欲用孔子之久，而孔子亦未之從也，曰必也正名乎，是明輒之拒父爭國爲不正也。考之孟子公養之說，是夫子嘗居于衛，受其際可之仕矣，其留于衛何也，夫子未嘗絕人于善，彼其知尊夫子，是猶有人心也，安知其不可正乎，考之前篇夷齊之說，則輒猶當知有父子之倫而不可拒父，然衛國臣民又當知有父子之義，而不可以立蒯聵，在輒則當從蒯聵，在衛則當立公子郢，使輒而舉用孔子，孔子必先以人倫告之，可則行，不可則止耳。夫子之留于衛，亦是見此一事大害名義，或可借是正之，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而卒不果，惜哉。胡氏之論，皆伊川之事，夫子所處，想又從容於此，文公謂聖人行事，亦有非常人所可測者。嚴詳初疑公子郢辭國，遂釀成衛國之亂，亦賢者之過，間嘗考之，郢旣寔辭，而外蒯聵，內輒，所必爭者，公欲立郢，郢辭之于林第之間，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則甚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于朝，則名正言順，蒯聵寧矣，此亦夫子正名之說也，而靈公不悟，卒無明命，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蓋尤郢之見幾也，郢立乎夫人之手，卽輒子南子，而事皆不可爲矣，況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此郢之所以爲賢與。**子路仕輒不去卒死其難**語錄，或疑子路仕衛，孔子何以不痛責之，按正名之說，野哉之斥，夫子不爲不痛責之矣，又按子路初仕于衛，爲蒲宰，則公臣也，其後蒯聵之亂，子路爲孔悝之宰，而私臣也，故子路之死，當數孔悝之辭。**學稼**所貴學于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爲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告之，可謂明峻，然觀章末四方之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註疏也。蓋圃同一事，樂所謂稼，樹之藝，所謂圃者，蓋如是也。**復**扶又反。**誦詩章程子**未詳。**適衛孔子嘆之**此嘆當在去魯適衛之時，似有歎吾大夫之意，然魯爲禮義之國，蓋賢于衛，夫子此嘆又似嘆魯。**公子荊**春秋釋名卽公南楚，見襄二十九，昭二十年，家語又有衛公子不知爲誰，皆子。**粗**上聲，王文憲作平聲，累並去聲。**制田里薄賦斂**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里，則井牧田一夫百畝，以出賦稅，而斂其什一，制里則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雜其牲畜，與凡市廛之稅，薄賦則省起兵役，輕斂則不多征稅。**立學校明禮義**此教之之實事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有塾，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教之禮以制心，使之悉由于規矩準繩之中而不悖，教之義以制事，使之悉由乎當行之方而不越。**三事**庶，富，教也。**漢之文明**文，孝文皇帝也，文帝之時，烟火萬里，可謂富矣，粟陳陳相因，蠲民田租，可謂富矣，明，孝明皇帝也。**唐之太宗**太宗貞觀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取

給於道路，可謂富矣。**西京**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故謂長安西京，後世稱爲西漢。**明帝尊師重傅**帝自爲太子時，受尚書于桓榮，及卽位，尊榮以師禮，幸太常府，其自執業，胡氏又議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大學之道，使其君雖尊如是而已。**臨雍拜老**永平二年，行養老禮，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屛，交禮，至階，天子揖如禮，親袒割牲，執醬饋。**宗戚子弟莫不受學**明帝樂尚儒學，自皇太子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太宗大召天下名儒爲學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二君**謂前三君而止言二君者，蓋主立學之君而言，明帝太宗也，不言文帝者，文帝雖未能立教，而躬行無過，又公卿多前功臣，二君如立教矣，而明帝苛察，切己有可議，太宗兄弟衽席之間慚德皆多，故稱言二君，其能終乎。**朞月**期，音基，周。**三年**治定功成。**史記**孔子世家。**善人章程子**伯子也，見文集對策中語。**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高祖自漢王卽帝位共十二年，惠帝七年，呂后專政八年，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庶乎近之**諸君皆天資醇厚，中間呂氏雖專政，史亦稱其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雖未免有誅壺之變，孝景又有七國之亂，其實民醇厚，幾致刑措，乃在孝文之世，孝景則稍衰耳，故但曰庶乎近之，然本文善人已是極可，而文景之際又曰庶乎，則善人功效已不如聖人之神速，而文景之事又未可皆爲善人，若高帝文帝可謂善人，而在位皆不久，六七十年之間，固雜出多也。**如有章程子**一條，伯子，二條，叔子。**季氏之私朝**大夫之家朝其家臣，亦謂之朝，故左氏伯有朝者至，布路而罷，國語公父文伯之母亦有外朝內朝之說，故問別之，下文私室，當作私朝。**夫子爲不知者**本稱吾聞之，語謂若不聞知者，而微詞以正之，或問已謂此說傷于巧，而未敢深用之。**魏徵獻陵之對**唐太宗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爲之泣，而毀觀，獻陵，高祖陵也。王文憲曰，夫子微婉譏諷而言之，雖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諷冉有矣，以譏當事，此恐未安。**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詩楚茨篇，如幾如式，註訓期，且引左氏傳昭公幾子家易幾而哭爲證，故皆訓期，然乃時期之期，非期必之幾也，而釋皆訓近，以言不可若是其幾，則因幾字皆訓近，語意爲通。定公問人之言有何一句卽可以致興喪者，夫子答之曰，言不可若是其幾，古今興喪亦多端，不可一句便定，然亦有一言近之者，如人之言曰云云，豈不近于一言而興喪邪，與可曰依通釋則近而仍著作一句，謂言不可如此，實近，故言不可如此必近，謂亦通。**因此言而知則必**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解，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獨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興喪固多端，本原並在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意旨周密。**識微**謝氏此說開幾字，又有幾微之意，謂言不可以若是幾，然其幾微之處，亦有一言足爲興喪之原。**莒父**

程子伯子。**恭敬忠**居處易肆而容當恭，執事在外而中當敬，與人接物而心無不實，其內外一致如此。**之夷狄不可棄**雖至夷狄亦不可棄，則平時平居可知，此句總上三事，無時無處不如此，則人欲無所容，心德全而天理流行矣。**程子**伯子。**子貢問士**夫子平日許子貢以從政，他書所載子貢亦每以使事自許，而此章夫子所答俱以使事爲士之上，而子貢每問又輒每下，與平日不同，恐此章之問乃是子貢方人之事，大率論士材器之大小，又論語從政多說大夫，此章旣問士，又問今之從政，則又恐是問士與今大夫之材品，則此士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子貢不問可以爲大夫之才，而問今之大夫，則其問亦下，故夫子以何足數答之，此章集註雖明，而或問又收謝氏之說，又從進下章之意，今附此，以俟後之君子。**程子**叔子。**謹厚**孟子中道狂狷鄉原前後通爲一章，而此章乃換入謹厚二字，竊疑謹厚二字當爲原人也，然據考謝本及語錄，又皆曰謹厚，後再思之，若說鄉原之謹愿，則又誠僞矣，此旣自爲也，二字生來自狂狷二字反來，謹是不狂者，厚是不狷者，此本自是善人，但欠志節耳，初注亦作善人，後改以謹厚，孔子旣不得中行而與之，下此一等，何不取謹厚不狂不狷之人，而獨取夫狂狷之人，蓋謹厚之人固是善人，但據其資質止于此，上不能進于中道，亦不肯進于中道，下不期於鄉原而不覺自爲鄉原矣。**因**

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註內二句最備。激厲其不及，裁抑其太過，歸于中道矣。朱子曰，立志有守，狂狷之長，行不掩，知未足，狂狷之病，發其長去其病，可至中行矣。）巫醫（周禮，甸從中士，醫師上士。註，執賤役以執技以事上者。此章南人之言，重在善。夫子引之，重在學者。集註發明夫子之意。）其義未詳（語錄曰，不占而已矣，舊云只是不讀易。）好惡章（一鄉皆稱願人，衆皆悅之，此鄉人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此鄉人皆惡之者也。然鄉願之人，惟孔孟爲能知其賊德，章子不孝，惟孟子爲能辨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也。）程子曰質之近仁（伯子也。此資質之近仁耳，有此質而能加之以學，則仁矣。曾氏曰，剛必無欲，毅能力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子路所不足（子路勇果，氣象行行，于切切偲偲怡怡皆所不足，故夫子以此告之。又分言其用，凡直言皆形容氣象，胡氏之說精貼深密，學者所宜體認。）七年（王文憲曰，有聖人作用，有賢人作用，有善人作用，善人只就天資上做出，無學以充之，所以久遠不用。）教（使其心素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于金鼓旗旌，身習于甲胄，手足習于弓矢干戈坐作進退之節。即此二章觀之，黃氏所言兵之最精者莫如聖人。）程子（叔子。）

憲問

此篇疑原憲所記（篇首不姓不字，但書名問，蓋憲既所自問，而併記他語也。）狷介（王文憲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語錄，憲是介狷者，傳中說介處亦多。據弟子傳中載此二章之外，止載與子貢辨病貧事，已可見其狷介，其他書傳中事亦多。）克伐章（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並記二問。）難（集註作難能，語錄一作到此甚之極難。）程子（一條叔子，二條未詳。）不能再問（當再問仁。）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出樂記。）澆（羿古字通。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于過，滅斟灌斟鄩，夏遺臣靡滅浞，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事見左傳襄四年。）俱不得其死（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出于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疑辭也。此章論二人事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文定、王文憲以然字屬下句，便見尚德之意。）不答（以然字屬下，蓋自分明，不待于答。俟其出而稱美之，以俟門人。）禹平水土暨稷播種（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濬畎澮，此皆躬稼事。）爲命章（夫子言鄭國之事，此以世爲辭令之條例。）世叔（古書世與太字通用，如衞太叔亦作世叔，如太子亦稱世子也。按襄公三十一年左氏傳曰，子產從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按左氏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爲序，但左氏言以爲子產擇能者得之。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當者以爲交於子太叔爲命正不獲也，豈皆從子產而後發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之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子產之政不專于寬（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又如使上下有服，則鄭人誦，取我衣冠而褚之，使田疇有封洫，則誦取我田疇而伍之。又如鑄刑書，尤爲當時所譏，然其要歸于愛民而已，故夫子以惠稱之。昭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舉其重而言（夫子稱子產君子之道四，惠居其一耳，論其始終之事，而又特以惠爲言，蓋舉其重而言之也。孟子又譏其惠而不知爲政，此又特舉一事而言，以示後人爲政之規，大抵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自非王佐之才，皆孟子所不足，如論管仲亦然。）問子西（夫子在時，子西未有白公之敗，而其遜國平亂，改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記者舉之，與管仲子產同問，惟夫子不取爾。）遜國立昭王改紀其政（昭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乃立昭王。定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出奔，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定六年，子西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出史記孔子世家，詳見序說。）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哀十六年傳曰，楚太子建遇讒在鄭，與晉謀襲鄭，鄭

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欲召之。葉公以爲不可，子西召之，使處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白公怒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與國人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辭以證夫子之言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人名與地名，他書無所見，然玩本文，又似伯氏爲是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駢爲名者多有之，如王子伯駢之類是也。又如公與之邑六十，與之邑三十，以鄭大夫受采邑之數，古者四井爲邑，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之租，一邑公田四百畝，邑三百，公田十二萬畝，當今五萬畝矣。其戶數則九千六百家，所謂爲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又曰桓公置管仲于穀，無駢邑之名。）威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玩本文似管仲奪伯氏之邑，而伯氏雖窮不怨者，故古註謂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疏食，沒齒無怨言，而說者多引諸葛孔明廢廖立李平無怨爲證。或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以此知是威公奪與之。然既公奪與之，則安得但云奪？又云無怨言？蓋古者天下封建，國立世家，各已久有其地，如晉奪子駟伯文獎溫原之田，皆文獻以兵取之，則奪之之說疑亦此類，而荀卿云富人莫之敢拒，是管仲之功有以服其心，斂手而歸邑也。）孟公綽（本篇兩見，史記曰，孔子之所嚴事于魯孟公綽。）臧武仲之知（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臧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卞莊子之勇（新序，事見第八卷，或問已引之。又荀子曰，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又史記陳軫傳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管與。）四子（皆如子路耳目所接以示之。臧武仲接國僑近，公綽魯孟氏之賢，子路卞人，莊子其鄉大夫，冉求其同門之友，皆近其可學以勵之。然要又在文之以禮樂，故集註特發程伯子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知非正見上註。）程子（一條勇也以上伯子，須是以下叔子，二條三條伯子。）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此段語意明是子路之言，朱子以夫子無再叙之辭，故以胡氏之說爲第二說，語錄前後皆從胡氏之說，且謂子路退而自言，所以無再叙之辭也，今當從胡氏。）公孫枝（按左傳及註，當從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襄二十三年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臧紇爲立之，公鉏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莊子卒，公鉏立羯，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使告其過，立其兄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使爲己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威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春秋傳，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于召陵，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及諸侯盟。）文公伐衞以致楚陰謀以取勝（初，晉文公之爲公子，出亡過衞，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共公不禮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弗許。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二十六年，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伐宋，圍緡，伐齊，取穀，申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人弗許，自南河濟，侵曹伐衞，衞侯出，晉侯入曹，宋人如晉師告急，晉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衞，曹衞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辟之，以報楚，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次于城濮，及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晉人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由敗成，得宋圍一戰而伯。○語錄，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雖太巧，節節看來都是。博議曰，楚與宋皆有德于文公者，雖施四方雖報，豈宜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爲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今楚伐之，爲吾計者，固當救宋以厚其親我之心，伐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救，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于楚，則背惠食言，其曲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衞，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懸楚之實，使兵端發于楚，將其先諭諸侯也之，雖敗楚而無背惠之名，斯可謂譎矣。此

論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讎救宋，而實在于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必先挫楚之鋒，然後可以尊伯于天下。要子因借子兵，其狼戾而好戰者，偶子玉耳。不深激子玉之怒，則將知難而退，唯唯不決矣。于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速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釋宋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爲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于勝楚而不在于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孰知其譎之尤一至于此乎？要子退舍，明其譎又深矣。楚本無戰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而後乃使子玉得假以爲執辭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哉，已料子玉于度內，明知子玉內懷悍賢之語，急于立功以雪恥，見吾之退，必謂讎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背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爲其所眩惑，信矣。文公之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流已說三日而上原，欲自附于王者之師，然毀郢以脅曹，衆正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詐，三郡而後服，欲自附于王者之刑矣。然合魏疑而執法，果王者之刑耶？戒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試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未易偏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尉繚按：此章夫子特說桓文，以斷其正譎。桓公正處則多，亦未有全不出于譎者；桓公之譎易見，而文公之譎寄譎耳。夫子首晉後齊，蓋因文以及桓，非以桓公特比晉文爲正也。**桓公殺公子糾**（事在左傳莊公九年。）集註節入，語極簡要。王文憲謂有前賢宋儒之論，辨群按：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薄昭言桓公殺弟以反國。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威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爲已失，不得爲正，方齊之亂也，糾猶幼，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弒，子糾同在內也，所當正君心難川，虞討賊，而乃奔魯，固已忘讎失國矣。卒奔魯也，若能乞師復讎，猶之可也。乃擁糾殺糾，知內難已定，方國再入，彼而桓公先入，納國人舉後公正位，若齊亂糾何爲者，而管仲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由以亡公子挑齊君耳。猶佩正君討賊之義，猶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識。其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譏相乎？文定何子謂猶今之叛者，既敗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于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況其事詳載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之辭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糾子，讎齊也。書取與殺也，非仁公殺之。爲已甚矣，此則程子自成公亦嘗言其德，然則管仲得爲仁乎？曰：夫子謂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二子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謂管仲之非仁，故夫子以仁之事功答之，使二子之疑問也。而曰管仲仁乎，則夫子答之又必有異矣。○魏牧軒曰：以私情言之，管仲若負子糾，以公義言之，管仲則不背督成公。

九春秋傳作糾（僖二十六年，展喜謂齊孝公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詳見或問。又按此證聚氏之說所由起，然則齊桓亦不廢兵車之會，而此云不以兵車者，蓋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蓋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曰：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胡氏亦曰：自山戎以前二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未嘗興大衆出征伐，其使惟召陵之師，實以大義而楚自服，兵師蘇衆，桓公制之以律而不驕，楚人請盟，桓公接之以禮而不驕，此之謂也。**如其仁**（管仲雖未得爲仁，而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程子所謂與仁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喜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救世之意也。）**程子**（叔子。）**則爲之也難**（東漢書引此句作則其爲之也難。）**陳成子弒簡公**（春秋傳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壬于舒州。六月甲午，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據左氏所載，當以論語爲正。）**程子**（叔子。）**胡氏曰**（此段補程子。）**爲人章程子曰**（二段並叔子。文公語錄曰：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欲見知于人而已，後爲人卻是要爲人。然不免自己做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和己也喪了。）**孔子居衛主蘧伯玉家**（孫川史記，見序說。）**莊周稱**（出莊子則陽篇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句雖出淮南子書中。）**以智爲先**（出第九篇。）**此章凡四見**（一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二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四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以德報**

怨（見老子恩始章。然此語亦出史記。觀此章之答，則知老聃以爲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或因事而發其言，合有所當賦，故朱子語錄亦取其忠身之說。）**不怨天**（此章兩知字相照，但二天字似不同。上章方言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豈兩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制於氣化之理數。及細玩集註中卻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程子**（一叔子，二伯子，三條取二子。）**子服**（孟獻子之後，別爲子服氏，諡景伯，昭伯以至於伯。）**命也**（或問謂此使子路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賢者避世**（賢者自作一截，其次是指避世之次。）**程子**（伯子。）**七人**（註說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接輿，從註取李氏之說。）**石門**（趙齊賓輿地攷曰：在今東平之境。）**擊磬於衛**（磬，樂器也，以玉爲之。按此章諸儒說，樂云：此一大題目，而未嘗說破，辟賴聖人之心，體用全備，未嘗忘天下，以爲衆亦未嘗與己位以爲變，但自荷蕢者觀之，則以爲有心哉。聖人之心如明鏡，物自照，）**硜硜**（此時夫子擊磬，必是擊堅重而節數。）何蕢之心如反鏡，不復照物，惟其不復照物，故反以照物之鑑爲有心爾。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最宜玩味。故有有心之譏。**以衣涉水曰厲**（衣，謂褻衣也。古人不襪涉水，及膝以上，則不脫褻衣而涉。）**揭**（如條揭之揭，謂以兩手揭衣趨也，所謂攀裳也。）**諒陰**（按禮，字作梁闇。天子居喪之室也。大夫士居倚廬，謂于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諸侯加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名梁闇。集註不載此說，或偶略及。）**高宗**（與上下文不相屬。按此章當從禮記曰：子張問曰：云云。孔子曰：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參諸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禮達而分定**（禮運語。）**修己以敬**（上修己字輕，敬字重，下文修己字重，敬在內。上一句已該下二句，下修己二字則上修己以敬一句。）**程子曰**（未詳夫子告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篤遠。）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充積盛大，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中庸上文，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夫敬又非視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隔，所見無所蔽，容攝通徹，智燭日廣，所以事事盡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豈可以此非天豐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語錄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原壤**（婁見程氏實其喪歌，則爲大而當絕，責其夷俟，則因小以責大，非止爲夷踞也。）**闕黨童子**（或問引家語，恐是叔仲會，披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于夫子。孟武伯見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則自然也。）

論語集註考證卷八

衛靈公

去衛適陳（按。孔子凡三去衞。定公十四年。居衞。十月。去衞。將適陳。過匡。爲匡人所圍。得去。適蒲。月餘。復反衞。又去衞。過曹。適宋。遭伐木之禍。十五年。自宋適陳。哀公二年。反于衞。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年。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絶糧。從者病。莫能興。朱子疑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敢圍。故集註節以此章爲去衞適陳之時。然家語又因史記而知傳者非爲絶糧以後一時之言。則又誤說也。）程子（叔子。）一貫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第四篇上文曰吾道。下文曾子以忠恕明之。故曰以行言。此上文爲多學而識發。但曰予一以貫之。蓋專以知言也。語錄曰。也須多學識得。未有不學而自一貫者也。王文憲曰。聖人只是于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謝顯曰。世有多學徒恃强識而爲記覽者。惟子貢有得。則學不必多而自能多。不求識而自能識。此一以貫之之謂也。）貫（音貫。）問行猶問達之意（問達主于名。問行主于事。謂欲名聞于人。行欲通達不逆。欲得于外之意。）紳（大帶之垂者。束約于腰。再繞之爲兩耳垂。爲紳長與衣齊。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程子（伯子。）鞭辟（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鞭辟驅者以鞭繩約人。使則向一邊也。）著己（直略反。切己也。）尸諫（家語困誓篇曰。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衞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子以其父言告。公曰。是寡人

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死而尸諫。可不謂直乎。）可卷（卷。上聲。王文憲曰。可字要思量。）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襄十四年。衞孫林父寧殖出獻公。孫林父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襄二十六年。衞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史記世家曰。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志士章程子（叔子。）子貢問章程子（叔子。）斗柄初昏建寅之月（此古曆也。此指曰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冬爲亥子丑。春爲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略見第二篇三統之說。詳見漢志及後漢書註。然不及邵子經世之說。經世以三十年爲世。十二世爲運。三十運爲會。則一會凡一萬八百年。至寅會而始開物。是人生于寅也。）夏小正之屬（禮運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註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史記夏本紀太史公讚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索隱曰。夏小正。大戴記篇名。朱子語錄曰。行夏之時。自行夏小正之事。愚謂按。夏時不止小正。此蓋夏時之小者耳。夏時又自別有夏令時歷之屬。名見國語。）周人飾以金玉（周人尙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一曰玉路。二曰金路。皆飾以金玉者。）周冕有五（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韶舞（舜樂名。詳見八佾。）鄭國之音（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皆淫聲。此獨云放鄭聲者。詩集傳曰。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故夫子獨以鄭聲爲戒也。）程子曰發此以爲之兆（未詳。兆。孟子集註曰。事之端也。治天下之制度事爲。即蓋于此四者而已也。設此四者以爲之端兆。則凡事皆倣準此。合其時宜的。其文質。取其中和。）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尙有用乎。蘇氏之言本此。集註引此。但取地之遠近。不取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止是譬喩。未必專以地言。王文憲曰。遠應以地言。則以時言。則衆。）諡曰惠（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臧文仲爲政（歷僖文二公。）不仁（左氏。孔子曰。臧文仲下展禽。不仁也。見第六篇註。）躬自厚（呂成公少年性褊急。自讀此章之後。氣質變化爲寬弘。）義質章程子曰（此章本進退步。伯子。並上文說學也。）稱（平聲。字之也。夫聲名也。知）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漢書文景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于此取爲得其宜。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取其說。然勉齋黃公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釋。只爲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兩字。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毀譽無所私曲也。吾之于民所以無毀譽者。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爲簡明。）當仁章程子（伯子。）辭取達意而止（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此亦夫子此章之意。）

季氏

此篇或以爲齊論（齊論章句頗多于魯論。此篇首章句法獨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顓臾（風姓。太皞之後。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寰宇記。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故城顓臾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故顓臾縣。貞觀元年。省

（入載。）魯附庸（古者小國不能五十里者，不能自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二子仕季氏不同時（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詳見真閣番氏說。）疑子路再仕季氏（季桓子死，遺言召孔子，康子乃召冉求。其後孔子反魯，子路從，既季氏故事，必復主季氏家，受其供饋而能聞其事。觀下文獨貫冉求可見。）東蒙（寰宇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在魯地七百里之中（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于魯，爲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方七百里，蓋舉山川附庸計之也。）四分魯國（左氏昭公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謂隨時獻公而已。）周任古之良史（此馬融之說。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又家語：賢人與宋尊子曰云云，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又左傳昭三年，仲尼曰：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子屢援其格言，則周任之賢可知矣。）相瞽者之相（說文云：相，省視也。地之可觀莫如木，然其義不通。按瞽者須人以爲目，須人扶以爲杖，故相字從木目。因此凡扶翼人者亦皆名相。）遠人謂顓臾（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謀動干戈于邦內，則顓臾非遠者。對蕭牆之內，則視顓臾爲遠人耳。）蕭牆屏也（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塞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蕭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牆可以通望內外，如漢罘罳之類是也。蕭牆之內，言禍起于門屏之內也。）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遂適越。）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十八年二月，文公薨，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襄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二傳作子赤。宣十八年，襄仲之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公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子成公立，十八年；子襄公立，三十一年；子昭公立，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遜于齊，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定公立，十五年，薨。）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按宣公之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已得國政，但以其忠，故稱爲賢大夫。至襄五年，季文子卒，其子季孫宿繼，是爲武子。十一年，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訪于臧武仲立紇，爲悼子。悼子卒，意如立，是爲平子。昭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遜于齊，又如晉，欲去季孫，不克，薨于乾侯。定五年，季平子卒，季孫斯立，是爲桓子。陽虎因桓子，殺逐季氏之臣。七年，陽虎御桓子，苦將之子齊御。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孟氏以免，陽虎劫公與武叔以攻孟氏，弗克，出奔。）

九思章程子（伯子。）邦君之妻（此章吳氏曰不知何謂。王文憲曰：在禮子者天獻之之下，又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對者爲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爲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剛之上而比于乾健之君矣。）大抵此書後十篇多缺誤（陽貨瞰亡饋豚，論語不言瞰亡，因孟子而見。孔子膰肉不至去魯，論語止言女樂，亦因孟子而見。如邦君之妻、周八士，皆曰剩章雜事，夏商周四時，固皆缺誤。然則十篇，如孔子曰天生德于予，論語不載伐木之事、弟子遽行之說，亦因史記而知，若此類及集註所斷必有爲而言，與舊書所載，亦自疑有闕誤，此皆弟子集論語之時，事辭不無所遺也。朱子甚恨不及見古孔子家語，蓋亦以此。）

論語集註考證卷九

陽貨

陽貨（季氏家臣，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囚季桓子，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逐公父文伯、秦遄。六年，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八年，遂作亂。）大夫有賜於士（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楊雄謂（出揚子五百篇。）性近章程子（叔子。）程子曰人性本善（此段出易傳革之上九。）商辛（紂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當從此。）武城（在今沂州。）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定五年，爲費宰，其後從貨以畔季氏。其召孔子，當在此時。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國人追之，二子奔齊，後又奔吳。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公山不狃曰：君子不以所惡廢鄉。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弗擾始末如此。又按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以左傳觀之，不狃豈陽虎之徒？孔子不從陽虎，而欲從不狃之召，但不狃雖叛猶有善意，必其實亦有可與語，若陽虎則陽惡之人，無一善意。疑不狃之意足以感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叛趙氏，皆家臣叛大夫也，而召孔子，蓋當時大夫叛諸侯，而陪臣以叛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

（人書嘗以己私爲之。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明其不可也。或問引張敬夫之說。在此不可之內。）興周道於東方（古註說。朱子取之。諸家說不從。）程子（叔子。）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衍文。李氏謂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疑詳亦疑此爲齊魯氏多依齊論。）心存（王子曰。心存心之德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中牟（史記曰。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註引孔安國。非。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集註又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濮陽西。按。中牟今在汴京西七十里。河北中牟未有所攷。又世家曰。簡子名鞅。實專晉。）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註云云（此二句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以二子叛畔公室爲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廣攘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拒之也。其可與有爲。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人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浼之。又豈足以拘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賊謂傷害於物（但知固執而不通乎理。必至有害。又下篇慢令致期謂之賊。字義與此同。是好信設竊事。）周南召南（召音邵。詳見詩集傳。）禮樂章程子（叔子。）鄉原音愿荀子原愨讀作愿（荀子榮辱篇。）盜賊（王文憲曰。盜竊非人知。賊則肆然無所忌憚矣。）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許昌。潁昌府也。胡文定安國少長入太學。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與論經史大義。文定公以是學問益堅。識致日明。胡氏實文定子。故稱聞裁之此言而引之。）氣失其平（至）之疾（王文憲曰。古是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習俗之襲。則疾矣。）食稻衣錦（五穀惟稻以爲貴。比諸穀爲甘。故程子曰。歸即今之稻也。）夫子欲宰我（至）不察也（宰我子貢皆在言語之科。然子貢善問而辭說。宰我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幼學之時。）博局戲也（說文。烏曹作博。烏曹者。夏后氏臣也。本名博陸德曰。六博。古又有博經一卷。所謂六博得梟呼盧者是。）弈圍棋也（路史云。丹朱驁狠媢克。兄弟爲鬩牆訟讒。帝悲之。制弈以閑其情也。按。字書云。堯造圍棋。丹朱善之。蓋朱嚚頑。豈舟陸。故帝爲作圍棋以易之。使之心有所繫而不爲惡。然堯之明思。每制一物。使有深遠思致。如圍棋雖局戲。使有無窮之變。沈括謂當萬字五十三。方得其局數。一萬字是萬萬。一萬字已是萬萬。）微伺察也（漢書注。微謂巡察盜賊也。蓋亦謂微謂伺察與狄微盜也。）莊液慈寄（莊兹二字。錯補文意。而實在文義之間。）

微子

微子去之（微子名啟。按。書微子篇。微子所以自處者。不過曰。吾家耄遜于荒。謂欲遯于荒野也。我乎所以處微子。亦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則亦欲其遯出而已。而孔安國乃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背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國左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啟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謬者也。夫武王伐紂耳。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事勢無復可拘繼。豈立明之節。然須正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文選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矣。必不加兵其類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派。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請罪焉。武王憐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歸。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主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知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尙曰奔周之說。伊乃謬誤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遇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因而爲奴。如孔注說。能爲奴且爲鬼新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與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年間迷誤聖賢之論。故集註不取奔周之說。則意可知。）箕子（見書傳。紂太師。史記。紂親戚也。莊子曰。箕子胥

餘。如馬云。名也。詳見上文。）比干（史記曰。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期。殺諫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士師獄官（古者獄官少事。而皆文吏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士爲之。其長則爲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爲士師。）景公章程子（叔子。）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至）沮之（孔子生長于魯。時是五十六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誠係季桓子之用捨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遽已之權以與孔子哉。且定公之五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囚之。辱之于稷。陷之于齊師。且盟且詛。八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備而僅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安矣。桓子于此亦謀所以爲止亂興衰之計。以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攻郈。遂與齊而歸讙。于是誘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私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蓋是亦非三家之便矣。故仲孫氏始墮郈。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郕。圍之弗克。其不肯墮郕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郕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郕之不墮。國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豈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孔子亦不幾乎見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捨己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私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竊以狼敗之餘。稍之振起。令紀綱既定。外侮既卻。私政治矣。桓子豈甘終于自損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隳孔子。而孔子亦無隙可行耳。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預于我。而歸女樂。子事可疑。于道非止。有國者固不可陷此爲脩國所設也。使桓子而猶爲夫子之故。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膰肉不至而行也。而此孫則皆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于此。而特發于膰肉耳。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國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事一也。夫郊之必致膰于大夫。禮也。孔子何此之待。故待過之變必有日矣。欲使其致膰。猶禮也。而不致。是斷然疏絕之也。於是而行。復何疑。此夫子之出處本末。亦情也。朱子于此取范氏之言。謂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以見中庸之道。何以見其爲中庸也。曰。合齊魯而觀之。于齊不用。則接淅而去。去他國之道也。于魯不用。則遲遲而去。去父母國之道也。使孔子以所以去魯者去齊。則于義爲不及。以所以去齊者去魯。則于道爲太過矣。分齊魯而觀之。當在齊也。而孟之禮。固非所以待孔子。然猶將用之。而去則爲太過。曰不能用也。則以接淅而行。無又不及也。去齊所以爲中也。以在魯也。女樂未受。遽探其未形之意而去之。過也。受女樂不朝而去之。則中矣。終于父母之邦而如此。亦體盡矣。豈于膰肉不至而去。爲得其中。膰肉不至而不去。則又不及矣。此去魯所以爲中也。此中庸之道也。然則三仁如下惠何以不得爲中。用曰世謂微子歸周。以也。止而已。然微子仁于諸親。視夫子之去魯則爲過。比干仁于忠。視夫子之去齊爲不及。箕子如下惠。視夫子之去魯。又爲箕子和。而不及于中矣。抑三仁之于紂。親則皆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終始力致止于如此。若伊尹周公處之。又必有道矣。而況于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樹又推而宗言之。）楚狂接輿（輿。孔子一本又作輿。同音餘。楚人。姓陸。名通。高士傳曰。接輿躬耕。楚王使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與其妻偕隱。又列女傳曰。楚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迹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其妻曰。吾聞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集註云。接輿佯狂。與聞歌。又非一說。其歌與論語句法多。然謂于附會孔語者。俱與其論荷蕢晨門所載往歌。蓋知夫子聖人而歎其衰。知夫子聖人而疑其跡。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趨不同（去聲。）長沮桀溺（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其事名之。不得姓名之類也。疑長沮桀溺若

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詳本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偶耕于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皆皆處三代之末。學者甚衆。二人偶遇夫子而知之。其不聞于世者。不知其幾矣。何文定曰。二人亦非常人。爲其氣魄大。故自有與聖人相感召處。王文憲曰。勉齋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宜扶起沮溺等人。使知老先生得邀用天下之機。

程子（未詳。）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說見第七篇他論下。蓋今之監本乃五代時馮道所定。故國初時福州寫本與此不同。）

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莊子駢拇篇曰。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性命之情四字。莊子屢言之。輔讀曰。謂決絕在我性命之情。而唯富貴在外之是求。）

伯夷叔齊（說見第五篇。）

虞仲即仲雍（史記吳世家曰。吳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乃奔荊蠻爲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左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史又曰。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蓋周章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按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爲虞仲竄于夷。故曰虞仲夷逸。然當自是一人。或不知其姓名。以夷逸稱之耳。朱張。邢疏云。王弼註。字子弓。即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亂解恐即周章。武王求之而不反。故亦謂之逸民。今亦不敢爲一定之說。）

少連東夷人（禮記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謂夫子聞之于晏平仲。）

柳下惠少連降志（至）不求合（降志辱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少連居于東夷之類。不枉己求合。如必以其道。不自失焉。居喪合禮之類。）

方外（出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仲尼使子貢往侍事焉。其友孟子反、子琴張臨尸而歌。子貢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吾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張子曰周衰樂廢（至）以去亂（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擲樂器蒙殺而不悔。彼伶樂尚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決不肯舞八佾于季氏。歌雍于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

施陸氏本作弛（施、則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論語集註考證卷十

子張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並立而德不孤單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農。如遲之請。有爲神農之言。圃者藝文志。農家者流。諸子略。如漁獵之類。畜牧之方。醫如方藥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一二。）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集註前篇。凡言在其中矣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以此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其中。蓋謂從事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也。中庸安行爲仁。力行近乎仁。而孔門問仁者。夫子皆于行上告之。如答顏冉樊遲可知。）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解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借闌入法度。喻之闌中。謂若今約闌也。）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威儀。凡曲禮所載衣之禮。與少儀弟子職所載。酒席布席之節皆是。如凡曲禮所

（錄名稱辭令、及儀禮少儀所載諸辭皆是。禮假借主摯。諸及儀禮曲禮、少儀所載升降上下揖遜拜跪之儀皆是。）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區字從品，對言品類也，如區分區畫皆是。）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古書子家惰嬾字當從心，誨倦字從人，蓋指及人之意而言也。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類從字指君子教人而言。所以集註正作倦說，集註。先後指本之淺深而言。程子、先後指教者之次第而言。）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王文憲曰，謹獨二字最要，至微處照對不到處便間斷。）程子數條（程子此章發明理賢尚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優有餘力也（此章先言仕進本爲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子弟未學而仕者，亦有學未成爲貧而仕者，如所謂抱關擊柝之類。後讀義其事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交發，集註下文意雖二字最妙。）孟莊子（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于人一等，大學傳所引孟子所引其實可知焉，此稱獻子實難二句而後不改者可以爲孝。）哀矜勿喜（喜者得獄之情，快己之勝也。哀矜則非寬，喜則生深刻。）夫子不可及章（夫子之不可及一節言盛德之體萬妙也，夫子之得邦家其可及也一節言盛德之用神速也，使人所難知故又指其用言之。然得邦家且其得天下國家而用之也，惜乎夫子未嘗得邦家而用之。而神化之功不見于斯世，然觀纔而言下面一二用處亦可以窺見矣。）

堯曰

堯曰咨章咨嗟嘆聲（孔古文尚書並作用，用命之審。如所謂咨十有二牧曰、疇咨若時也。所以集註總作咨命之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執其中此對於治天下之要訣也。聖人治天下，唯此一訣過不及之事，實於此章不見于書。王文憲謂此當書之說，當在釋達子賓客篇之下。）子張問于孔子（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爲一篇，題曰子張問。）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不以衆而忽寡，不以大而輕小，視之如一，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蓋以嚴敬持己，非以此嚇人也，故威而不猛。）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有司、掌財之官，收支供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爲人上之體也。且疑斬吝致誤事小，此段說政令刑賞，此一句是說賞。）不知命章（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言帝王相傳與爲政之略，而又以此三言結之，蓋切要了學之語，中庸之篇約言一理，中散爲萬事，言至誠之道，聖聖之德，可謂詳矣。而末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學而篇首君子是成其在我，臨其在人。篇末君子是識其在我，臨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分。人而知不得命分則無以爲君子矣。）

論語類考

陳士元著

論語類考序

論語者孔子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論語讖謂子夏六十四人撰鄭玄謂仲弓游夏等撰而程正叔以爲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洪景盧又謂兼成於閔子之門人云其書初有古齊魯之異古論二十一篇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漢孝文置論語博士平帝徵通論語者駕軺詣京師蓋慎其選而重該科也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論合而考之刪其煩復主魯論二十篇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稱爲張侯論今所傳論語是已齊古二學遂不傳明興設科舉士初試七義論語居先而世之學子幼時即承斯業及從政爲邦則目爲筌蹄不復省覽予於是蓋病焉昔人有言論語始於不慍終於知命爲君子儒洙泗爲仁之方一貫之祕具於此可終身違乎予素椅跦有一得輒出入口耳四寸之閒玉巵無當也見社童賢舍子弟即眞與談字義越旬季復訊之忘矣乃著此編附之右塾凡二十卷爲類十有八目四百九十有四云於乎論語八寸策較六經之策三居二聘禮疏可稽也傳錄者誤爲八十宗徐遵明曲爲之解爲王應麟所詆而予欲因解不但八十宗三言耳其不免覽者詆誚哉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冬十月朔日應城陳士元心叔甫謹識

論語類考目錄

卷第一

天象考（目二）

北辰　日月之食

時令考（目六）

夏時　歷數　朔　吉月　莫春　燧火

卷第二

封國考（目十七）

杞　宋　微　箕　魯　衛　陳　蔡　齊

晉　滕　薛　鄭　吳　顓臾　楚　秦

邑名考（目十）

儀　鄹　武城　費　葉　匡　防　莒父

卞　趙魏　騈邑

卷第三

地域考（目二十三）

泰山　首陽　東蒙　沂　汶上　津　石

門　互鄉　達巷黨　闕黨　陋巷　東里

三歸　舞雩　社稷　問社　山川　山梁

溝瀆　諸夏　夷狄　蠻貊　九夷

卷第四

田則考（目十二）

鄰里鄉黨　千室十室　千乘百乘　百里

萬方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溝洫　徹

稼圃　學稼　耦耕　耰

卷第五

官職考（目十八）

冢宰　大宰　百官　公卿　上大夫下大夫

大夫　司敗　士師　小相　使擯　介丹

宰　封人　行人　晨門　大師少師　師

史　悅　鞭士

卷第六

人物考第一　目二十四
孔子　孔鯉　顏路　顏回　仲由　有子
曾點　曾參　閔子騫　仲弓　冉伯牛
冉有　子貢　子夏　子游　子張　子賤
公冶長　南宮适　樊遲　澹臺滅明　原
思　公西赤　漆雕開　宰我　申棖　司
馬牛　巫馬期　柴　牢　孺悲　陳亢
互鄉童子　闕黨童子

卷第七

人物考第二　目二十六
堯　舜　禹　稷　皐陶　舜臣五人　羿
奡　湯　伊尹　高宗　老彭　周任　紂
微子　箕子　比干　文王　武王　周公
亂臣十人　八士　泰伯　虞仲　夷逸
伯夷叔齊

卷第八

人物考第三　目十七
魯公　昭公　吳孟子　定公　哀公　孟
莊子　孟懿子　孟武伯　孟敬子　孟之
反　孟公綽　叔孫武叔　季文子　季桓
子　季康子　季子然　鄹人　臧文仲
臧武仲　陽貨　陽膚　微生高　微生畝
左丘明　公伯寮　子服景伯　柳下惠
卞莊子　林放　子桑伯子　原壤　公山
弗擾　達巷黨人　冕　摯　襄　干　繚　缺　方
叔　武　陽　鄉原

卷第九

人物考第四　目四十八
齊桓公　齊君　齊景公　簡公　公子糾
召忽　管仲　伯氏　晏平仲　陳文子
陳成子　崔子　晨門　衛靈公　南子
衛君　公子荊　公孫朝　公叔文子　僎
公明賈　蘧伯玉　孔文子　甯武子　史
魚　祝鮀　王孫賈　棘子成　儀封人
荷蕢　晉文公　佛肸　子產　裨諶　世
叔　子羽　宋朝　桓魋　大宰　陳司敗
文子　子西　葉公　接輿　長沮桀溺
荷蓧丈人　朱張　少連

卷第十

禮儀考第一　目七
禘　灌　宗廟之事　告朔　旅　媚奧媚
竈　食祭

卷第十一

禮儀考第二　目八
會同　執圭　享禮　私覿　沐浴而朝
射讓　主皮　同姓

卷第十二

禮儀考第三　目十二
瑚璉　籩豆　俎豆　束脩　反坫　諒陰
臨喪　大葬　禱　誄　舞雩　儺

卷第十三

樂制考　目十三
八佾　雍徹　韶舞　聞韶　武　成　亂
弦歌　鍾鼓　鼗鼓　磬　瑟　鄭聲

卷第十四

兵法考　目十
三軍　師旅　軍旅　帥　陳　兵車　干
戈　九合一匡　請討　奔殿

卷第十五

宮室考　目二十
宗廟　大廟　朝廷　公門　中門　闑閾
過位　蕭牆　樹塞　宮牆　阼階　堂室
奧　竈　牖　長府　廄　節梲　居蔡
市朝

卷第十六

飲食考　目十八
醯　醬　祭肉　腥　膾　魚餒　肉敗
肉味　市脯　沽酒　食精　蔬食　疏食
菜羹　饋　盛饌　亞飯三飯四飯　變食
車乘考　目六
殷輅　輗軏衡　式立　執綏　車中　執
輿

卷第十七

冠服考第一　目九
黻冕　麻純　冕衣裳　玄冠　章
甫　端　制服　帷裳

卷第十八

冠服考第二　目十七
紳帶　佩　紺緅飾　寢衣　袗絺綌　緇
衣羔裘　素衣麑裘　黃衣狐裘　褻裘
狐貉之厚　敝縕袍　褻服　攝齊　齊衰
凶服　襁　左衽

卷第十九

器具考　目二十二
木鐸　權量　釜　庾秉　斗筲　六尺
數仞　簞瓢　觚　簣　蕢　蓧　鞭策
席　杖　負版　桴　弋　博奕　縲絏

卷第二十

鳥獸考　目十一

鳳鳥　雉嗅　玄牡　騂角　餼羊　千駟
十乘　兕　虎豹　犬羊　蔡龜
草木考（目七）
五穀　匏瓜　瓜　薑　藻　松柏栗　唐棣

論語類考目錄終

論語類考卷第一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天象考（目二）

北辰

邢昺氏曰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北斗七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衆星共之也

朱子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辰旁小星謂之極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極紐則在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衆星皆左旋惟北辰不動在北極星之旁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也

金履祥氏曰北極無星故謂之北辰辰者北極之舍也其旁四輔星環之其前直四星後宮庶子帝星太子也許謙氏曰星屬陽辰屬陰

元按星書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第一星太子也第二星帝座也亦爲太乙座第三星庶子也第四星后宮也第五星爲天樞

夫北辰居所天象最尊是於北極五星爲第一而星家反以爲第五倒置之甚第一星之居所不動者不爲帝座而以第二星爲帝座是異乎孔子所云矣宋中興天文志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宮是爲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北極五星初一曰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次五曰庶子是知中宮帝星當以孔子所稱北辰爲據然邢氏乃謂衆星共乎北斗者蓋北極之紐星名天樞而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又晉志謂北斗爲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原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建四時而均五行故邢氏誤以北斗之天樞卽北極之天樞耳然不知北斗天樞去北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於孔子居所之義何指哉或問辰之義愚謂中庸孟子以星與辰並言而儒先皆云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如北極因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大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曜之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爲經星之長水星近輔乎日爲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爲舍星之長故三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故以所始者名之自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爲十二辰日月至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於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云撫於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專以天體無星處爲辰哉

日月之食

朱子曰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

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相食

洪邁氏曰天體交道有二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爲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不可見於是爲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其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頃見太史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月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下則日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食矣

元按越絕書范子計然曰日者火也紀刻而成舁也月者水也紀度而成數也說文云日者實也言形體充實也釋名云月者闕也言滿則復闕也淮南子云麒麟鬭則日月食春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孔穎達氏曰日月同度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詩小雅十月之交孔安國氏曰歷象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氏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有度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吕伯恭讀詩記亦以爲然宋中興天文志云凡月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若日月同度於朔月行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於日暗虛之內則月爲之食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然先儒有

月受日光之說竊疑月自有光無繫於日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子思曰日月之代明孟子曰日月有明皆以月之明與日對言之也月有晦朔弦望由於陰道有盛衰故易曰月幾望書曰哉生明禮曰月生於西亦未嘗言月光之遠近也月受日光之說其始於京房之易說乎房曰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此或神其災異之談本以儆戒人君不可以政權下移而後世信之遂以爲月本無光不復致辯耳夫古以日月星爲三光使月星無光何得並稱爲三哉劉孝榮所謂日光不照則爲月食者非通論也

時令考　目六

夏時

朱子曰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然時以作事則歲月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

許謙氏曰十二辰横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爲天之樞紐圜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進陰陽定辰次行四時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以所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羅泌氏曰五帝以來正朔悉異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爲言卒不得其衷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正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宓羲三正邑氏之所以爲不

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竊考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歷攝提首紀而堯命四子亦爲正於仲春寅之法雖不著而分巡狩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湯革夏建丑而作歷則從冬首武革商建子而巡祭則用夏時蓋斗必建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若以冬爲春夏爲秋則四時反易而失位矣昔顏子淵問爲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而世有爲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夜半則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爲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哉知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

李本氏曰陽生於子遂古之初必嘗以子爲正其後聖人開物成務法欲宜民必即氣之已著民之易知者而用寅焉著以爲令而世遂謂之夏時蓋建子之正天道也建寅之正人道也天人一理但語其宜民則天道不若人道之切近易知耳此夏正所以爲善也外此豈別有地正哉商人因夏無改第以成湯得天下之初偶以十二月爲朝諸侯頒政令之始而建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爲常期遂用以爲朝會行政之首月本亦順時爲治用此始事非爲地闢於丑而別爲一正也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辰在斗柄謂建子月朔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即武成所謂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既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所謂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者也夫武王發兵之初不稱商祀而曰年不用商月而曰春曰一月又即舉王號誓師而武成亦載始告神之詞自稱有道周王發則當其時已稱王改正朔而大會諸侯矣亦以子月無妨於農功遂爲朝正之期其順時爲治猶夫商也但商之時月

無改於夏而周則改時與月焉孟子曰七八月之閒旱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七八月者夏五六月也十一月十二月者夏九月十月也則周月之改因時遞改蓋推本陽生於子之義故視夏常先兩月然而溫涼寒暑之節作成訛易之宜萬世不可易者亦猶商之無改於夏也說春秋者謂孔子假天時以立義則是脩聖人於賤好自專之罪矣黃震氏云天時無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之事周未嘗改天時孔子亦非改周制也夫謂孔子不改周制良是但以周實未嘗改天時而謂春非正月卽夏正之寅則有不通者桓公八年十月雨雪成公元年二月無冰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災異特書而必欲求合於夏時祇多牽强耳

元按公羊傳云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而胡安國則謂春秋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故說者謂春秋書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與夏時無異也然以春秋考之秋大雩龍見而雩非秋矣春正月公狩於郎狩在冬非春矣子產築平臺曰十一月竣於農收然而農收盜在九月十月矣是周月非夏時也故左氏於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直書曰周正月其載梓愼古星學大辰直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謂三代月不同而時令同也可乎蔡氏傳云隱公之始年周正之正月是已而後儒咸謂何其紛紛不決也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與月程伊川胡安國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蔡沈周洪疇謂周不改時亦不改月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泥於舊見而無所折衷豈知春秋專用周正哉今考左傳於諸國用周正而晉獨用夏正左傳僖公四年十二月晉侯殺世子申生經則書於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晉里克殺其君卓經則書於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則書於十一年春蓋左傳或據晉史而經則用周歷也汲冢紀年書特紀晉事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尊隱公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歲每於正月則云夏正月故春秋之時用夏正者惟晉國耳劉知幾乃謂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也亦謬

歷數

馬融氏曰歷數謂列次也

鄭玄氏曰歷數謂圖錄之名

朱子曰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也

元按易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洪範五紀五曰歷數孔安國云節氣之度以爲歷也蓋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先推正朔故堯以天下傳舜曰歷數在爾躬謂頒朔之政在舜也尚書述歷數詳矣易乾鑿度云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歷元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爲一紀二十紀而一蔀首王應麟氏玉海云五帝重歷數故堯咨舜天之歷數在爾躬逆論語云帝嚳序三辰亦謂歷數也

朔

邢昺氏曰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視月則聽朔於明堂閏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閏字從王從門爲王在門也

元按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魂魄而復生明也尚咸氏云古者以竹簡爲冊書十二月令十二竹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所書蓋朔之日辰及節氣也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孔穎達氏疏云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中氣在後朔氣在前若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中朔二氣大小不齊故必正之以閏也頒朔者頒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懸之於中門市日數之藏於祖廟每月用羊告廟而行之謂之告朔詳見禮儀考

吉月

孔融氏曰吉月月朔也

元按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釋者皆以吉爲朔也孔安國云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吉月者謂月之朔日也吉月必朝則孔子雖致仕一年有十二朝也或以吉月爲正月則一年一朝無乃太簡乎

莫春

包咸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

朱子曰莫春和煦之時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

金履祥氏曰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爲上巳所以蘭亭序云莫春之初修禊事也泗上士人祠沂水三月冰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浴乎沂衞殊不知浴沂之說本於韓愈李翺朱子已辨其非彼但以浴爲祓浴而不知爲祓除也況魯國無用浴之俗曾點非用浴之人若謂堅冰未解點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哉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議古人之書也

元按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註云歲時

祓除如今三月上巳浴水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若然則曾點非川浴明矣後漢禮儀志云三月上巳祓除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洗除垢疢齊嶺以爲水上祭而盥手器湔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非裸寫浴也荆楚歲時記云三月三日並出水渚爲流杯曲水之飲韓詩註亦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豈有裸浴之事哉劉楨魯都云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於水游是浴沂於七月十四日矣此不知何據

燧火

馬融氏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朱子曰燧取火之木也

倪尊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青棗杏赤桑柘黄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

元按外紀燧人氏仰察辰心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蓋心宿爲天之大火而辰戌二位爲火之墓故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火卯爲心之明堂心至卯而火大壯故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禮司爟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又司烜氏以燧取明火於日仲春則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故鄭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乃有災今之所謂寒食者其原蓋出於禁火而傳記以爲介子推季春三日焚死後人哀之而禁火皆謬至遷書豈有子推焚死事況清明寒食之節又無定期

乎漢武帝去古未遠猶別置火令丞典司燧事何後世廢而不論也東晉王離之表以洛火渡江傳一百年而火色大赤謂之聖火隋文帝見江寧寺之晉燈色青而不熱是知改火修火之致帝王所以順天時也火帝所治祝融所司者雖不經見然而箕子之範具其概矣若不明於五行而欲裁成輔相以臻位育之功也豈可得哉

論語類考卷第一終

論語類考卷第二

應城陳士元著

灊山陳　仝校

封國考　凡十七

杞

朱子曰杞夏之後

元按杞國姒姓伯爵湯放桀封少康之後於杞分派於曹東之僕足爲東樓西樓公武王克商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於杞即今開封府杞縣

宋

朱子曰宋殷之後

元按宋國子姓公爵武王時封微子於商丘之墟以奉湯祀其地漢爲梁國睢陽縣即開封府歸德州今改爲歸德府

微

馬融氏曰微箕二國名

邢昺氏曰孔安國云微箕畿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

元按微國子姓子爵微本陝西鳳翔之郿縣地其故城在今山西潞州一統志云微子城在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殷微子所封之地是也其後紂徙微子於畿內蓋在魯地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羊穀梁俱作微郿微古字通用註云微即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蓋在紂畿內之地也水經註則以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微子鄉十道志又以微在聊城九域志又以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以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冢其實皆非微子封地

箕

元按箕國亦子姓子爵其地本古箕伯之國商以封箕子耳姓纂云箕在商之畿內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於箕杜元凱謂太原陽邑有箕

城在今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五里此又非商之故內國矣遼東榆社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或以箕子封朝鮮之後乃有此名而瑯琊之箕國則漢宣帝封城陽荒王之子文為箕侯非商時箕子之國也

魯

元按魯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三子周公旦有大功於王室成王封之於魯其地本古奄侯之故國即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衛

元按衛國姬姓伯爵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也其初封在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遂有三監之地史記世家云武王崩康叔少未得封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其一封康叔為衛君馬端臨封建通考亦云武王克商立武庚武王崩三監挾武庚叛周公討平之乃封康叔於殷故墟蓋不知康之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有辯矣然則衛之初封未嘗即得朝歌地也金履祥云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也衛君初本伯爵六傳而為貞伯至周夷王始命貞伯之子為頃侯又二傳而為武公周平王以其平戎有功命為公也又十二傳而為懿公懿公之孫輒是為出公即冉有子路所稱衛君者也

陳

元按陳國嬀姓侯爵虞舜之後虞閼父為武王陶正武王封其子滿於陳是為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為宛丘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蔡

元按蔡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為蔡仲即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

齊

元按齊國姜姓侯爵出自四嶽其初本為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於營丘為齊侯營丘邊萊萊人爭營丘師尚父伐之遂定國焉其地即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六傳而至獻公徙治臨淄即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古齊城是也獻公八傳而為桓公又四傳而為莊公名光即崔杼所弑者莊公異母弟杵臼立是為景公

晉

元按晉國姬姓侯爵唐叔虞者周武王子成王弟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滅唐成王以封叔虞是為唐叔虞叔虞子燮是為晉侯晉都於翼自晉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翼與曲沃始為二矣曲沃強於翼其後曲沃武公滅晉侯緡始併晉地是為晉武公又再傳而為文公翼即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曲沃即今平陽府曲沃縣地

滕

元按滕國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武王封叔繡於滕杜元凱云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即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地

薛

元按薛國任姓侯爵黃帝裔孫奚仲之後也夏禹封奚仲於薛洪適詩序云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為宋偃所滅其享年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其壤地偏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莒邾杞鄫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削其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杜元凱云薛在魯國薛縣薛城今滕縣東南四十里薛城是也

鄭

元按鄭國姬姓伯爵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所封也宣王封友於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自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遷其民於虢鄶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因分其地遂國於鄶都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為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

吳

林堯叟氏春秋括例曰吳國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元按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吳本仲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今蘇州城是已其爵則子也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蓋因太伯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為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章之弟虞仲封於虞為太伯嗣乃公爵也然史記亦以太伯為吳太伯而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虞仲之封於虞者為嗣仲雍也竊謂不然虞爵為公而吳爵為子太伯至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在德豈有仲雍得封為公而太伯反居子爵之列哉

顓臾

元按顓臾國風姓子爵伏羲氏之後魯附庸國今山東沂州費縣西北九十里有顓臾故城

楚

元按楚國芈姓子爵出自顓頊之後吳回代重黎

爲祝融生六子少子季連爲芊姓後裔曰鬻熊其曾孫熊繹始受成王封居丹陽今荆州府歸州東七里丹陽城是也徙都枝江故枝江亦名丹陽八傳至熊渠分立三子爲王此僭王之始也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洪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句亶即今荆州府江陵縣鄂即今武昌府越章即今德安府雲夢縣地也自熊渠七傳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傳至熊眴是爲蚡冒蚡冒生熊通是爲楚武王武王始都郢史記世家則以武王子文王熊貲始都郢杜元凱云郢即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即今荆州府而紀南城在府城北一十里即楚徙都之郢也是時楚尚號荆故春秋終莊公之世皆書荆文王之子熊賠之弟熊惲爲成王改號爲楚故春秋僖公元年始書楚人

秦

元按秦國嬴姓伯裔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爲秦徐廣云天水郡隴西縣有秦亭即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十五年始見於春秋蓋秦之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寖强則盡有岐豐亦秉周弱而請乞併兼耳周之本意豈肯以故都與秦耶史記本紀乃謂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之地其亦誤信秦人自文之辭矣呂祖謙氏大事記云周顯王十九年秦自櫟陽徙都咸陽

邑名考　目十一

儀

鄭玄氏曰儀蓋衛邑

元按鄭玄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爲一然夷儀故城在今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而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亦有夷儀城皆非封人請見之儀邑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又云儀城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即儀封人請見孔子處今縣北有儀封村二說不同志並存焉蘭陽儀封二邑相鄰封人所見或在蘭陽之地而儀封設縣亦因此得名耳

鄹

孔融氏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朱子曰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

元按韻書鄹陬郰音義皆同史記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一統志云鄹城在鄒縣界內即叔梁紇所治之邑蓋鄹鄒音誤而不知孔子之生處與孟子之鄒不同羅泌氏云鄹魯下邑即兗之魯縣杜預氏云鄹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漢晉魯縣即今兗州府曲阜縣

武城

包咸氏曰武城魯下邑

吳程氏曰魯下邑附城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

元按春秋襄公十九年冬城武城武城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今山東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鄉絃歌里有武城城是也子游爲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今武城東有滅明墓鼎陽川有子游滅明二祠而孟子又謂曾子居武城史記甘茂傳謂曾子居費之武城是子游所宰即曾子所居之武城也史記弟子列傳又云曾參南武城人此據漢人之稱耳地里志定襄有武城清河亦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其地在費縣之北泰山之南故東漢以南成即武城屬泰山郡晉亦因之杜元凱註春秋城武城謂泰山南武城邑南也者所以別定襄之武城與清河之武城也

漢清河郡東武城縣即今東昌府武城縣建有西漢今亦以爲子游所宰之邑立子游祠謬矣又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今嘉祥人因南武山之城遂以爲子游所宰之邑其謬尤甚

費

朱子曰費季氏邑

元按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肹也曾子居鄪鄪君士事與孟子所稱費惠公即此或云魯懿公子大夫鄪伯之邑而左傳則云魯僖公以費賜季友竊謂魯衰季氏取鄪爲私邑故去邑爲費耳襄公七年季孫宿城費用費宰南遺之請乃遂正叔仲昭伯之謀也其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蓋費爲魯東鄙之邑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於邾莒魯之要地也古鄪城在今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二十五里

葉

金履祥氏曰葉在樊鄧之間本姬姓之國楚滅之以爲縣

元按一統志云葉縣在鄧州北一百二十里古應子國春秋時楚遷許於此後爲沈諸梁之食邑

匡

朱子曰匡地名

吳程氏曰按家語匡人有簡子以甲士圍孔子今睢州襄邑有古匡城

馮椅氏曰匡宋邑

元按春秋僖公十五年公次於匡杜預氏註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羅泌氏云匡邸也本衛地故城在長垣南十里即孔子所厄者一統志云匡城在河南開封府睢州西三十里蓋長垣今屬

大名府開州而匡地則割入睢州矣又左傳文公元年衛不朝晉使孔達侵鄭晉乃伐匡卽此地也淮南子註亦云襄邑有匡亭有承匡山蓋今之睢州本漢晉襄邑之地也

防

孔融氏曰防武仲故邑也

朱子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

元按防魯北鄙近齊之地公羊氏作邴蓋卽祊也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於防杜預氏以爲在瑯邪縣東南則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其在莒東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高閌氏以爲宋地隱公十年六月魯敗宋師取防是卽後漢志山陽郡昌邑縣西南之防也昌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本宋地之近緡者非齊魯相會之防也莊公七年春夫人會齊侯於防二十有二年及齊高傒盟於防二十有九年冬城諸及防說者謂防在齊南魯北城防以備齊耳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襄公十七年秋齊伐我北鄙圍防杜預氏又云蓋縣東南有防城然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而防在蓋之東南乃魯地之界於齊莒者防本魯邑後爲臧孫氏之私邑耳

莒父

朱子曰莒父魯邑名

元按春秋稱莒人莒子是莒乃國名而定公十四年城莒父蓋卽子夏所宰之邑是莒與莒父二地也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也莒兩名而有二地然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莒本子爵呂伯恭大事記云莒國嬴姓少皞之後武王封兹與期於莒十一世兹丕公始見春秋夫少皞已姓不得爲嬴姓嬴伯翳之後也世本云莒國已姓後滅於楚

卞

朱子曰卞魯卞邑

元按魯之卞邑卽古卞明之國成湯嘗伐有卞矣春秋僖公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其後季武子以爲采邑卽今兗州府泗水縣地路史云泗水縣有古卞城

趙魏

孔融氏曰趙魏皆晉卿

邢昺氏曰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

元按趙氏之先與秦同祖造父有寵於周穆王賜以趙城因爲趙氏是趙城乃造父之采邑也自造父七傳爲叔帶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又五傳而爲趙夙與畢萬事晉獻公食邑於耿又九傳而爲趙籍周威烈王始命爲諸侯謂之趙烈侯魏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與周同姓周武王封高於畢爲畢姓其苗裔畢萬事晉獻公與趙夙伐霍之耿魏滅之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是魏乃畢萬之采邑也其後因爲魏氏五傳而爲魏斯與趙籍同爲諸侯是爲魏文侯然孔子之時則趙簡子與魏獻子並爲晉卿之時也簡子名鞅獻子名荼以法誅晉之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之大夫則晉國益弱而趙魏之強大可知

駢邑

孔融氏曰駢邑地名伯氏食邑三百家

朱子曰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卽此事也

元按山東通志云青州府臨朐縣卽齊伯氏駢邑

桓公與夷吾地是指駢邑爲地名然謂書駢並舊也有相聯之義周制三十二家爲邑二十五家爲社而小邑不滿三十二家者如十室之邑是也楚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饒魯氏云卿大夫所當得之地謂之采地君所特與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吳程氏云書社七百里是七百社蓋萬七千五百家非謂方七百里也若然管仲書社三百者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三百社其七千五百家耳社卽里也里亦謂之邑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孟子所謂收其田里是里卽邑也書其邑之人名使相駢聯易於稽察故謂之駢邑又謂之書社先儒以駢邑爲地名皆齊大夫之采地眞有所謂駢邑之名云哉

論語類考卷第二終

論語類考卷第三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地域考　目二十二

泰山

朱子曰泰山山名在魯地

程復心氏曰泰山兗州鎭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其位益五嶽之伯故稱宗

張華氏博物志曰泰山一名天孫

元按一統志云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山東通志云泰山雄峙東山爲五嶽之長書曰岱宗詩曰魯瞻周禮曰兗鎭名號雖殊然宗言統也瞻紫望也鎭上重也成極尊稱矣左傳云鄭伯請釋泰嶽之祀而祀周公公羊氏云山川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泰山乎白虎通云王者功成封禪必於泰山者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季氏旅祭之僭見禮儀考

首陽

馬融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元按漢時河東蒲坂縣卽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首陽山在州東南三十里卽禹貢雷首山也山上有夷齊墓并祠馬融顏師古賈逵之說皆同然山名首陽者頗多而河南之首陽有五其河南府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首陽山世傳夷齊隱處山有夷齊墓高誘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夫偃師舊亳地也武王伐紂還息偃師徒因有是名恐夷齊所隱不宜在此又許愼謂首陽在遼西大遼西卽今永平府古孤竹國之遺墟在焉其上亦有墓祠豈後人因首陽之名而爲之與抑因夷齊之故國而名其山爲首陽歟

東蒙

朱子曰東蒙山名

金履祥氏曰寰宇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

元按一統志云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里沂志云在費縣西北五十里詩禹貢云蒙羽其藝詩閟宮云奄有龜蒙所謂蒙者卽東蒙也以其居魯之東故名東蒙又名東山孟子云登東山而小魯是也舊以爲在蒙山之東則其山與衆山等耳何得云顓臾主哉

沂

朱子曰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

元按禹貢淮沂其乂而魯水名沂者不一其最大者出沂水縣之艾山又酈道元水經註云沂水一出尼山西北經魯之雩門一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然則曾點所浴者蓋指出尼山而經雩門之沂水故浴後而風舞雩也金履祥氏以沂出尼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逵泉冬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云

汶上

朱子曰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

元按金履祥氏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泲泰安州志云汶河之源有三一出泰山之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之陽一出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合焉經兗州府寧陽汶上縣界又西過東平州又北過東阿縣又東北過長淸諸縣由濟入海又水經所載汶名有五北汶瀛汶紫汶浯汶牟汶名雖異而流則同又沂州志亦有汶水蓋近於費邑者然閔子所指之汶上當在濟青之域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但閔子所謂如有復我必在汶上乃其自誓之辭季氏不復閔子未必至汶上也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家語乃記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以德法御民之語豈閔子變其志耶傳記漢儒所增不可盡信多類此

津

鄭玄氏曰津濟渡處

元按爾雅云涉水處曰津括地志云黃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今葉縣隸裕州黃城山在葉縣北十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卽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卽子路問津處而一統志於葉縣黃城山亦載子路問津事蓋自葉適蔡之路也

石門

朱子曰石門地名

金履祥氏曰趙善譽輿地攷云石門在東平之境

元按春秋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杜預氏云石門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又水經註云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石門然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淸縣西南二十里則石門當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是齊鄭所盟之石門卽子路所宿之石門也一統志云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上有石門東西相向可通人行者是已而沂州志又云石門山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卽子路宿處似謬

互鄉

朱子曰互鄉鄉名

元按寰宇記云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

蓋孔子雖與言者一統志云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論語互鄉難與言卽此二說不同蓋沛縣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也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

達巷黨　闕黨

朱子曰達巷黨名又曰闕黨黨名

元按二黨地里今不知何在孟康氏云達巷黨人項槖也荀卿氏云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知有親者多取孝弟以化之也又仲尼所居之里謂之闕里括地志云闕里在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水經註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又靈光殿基之東有兩觀闕闕里之義蓋本於此而闕黨之稱或亦近闕里者與

陋巷

元按一統志云陋巷在曲阜縣顏子廟前

東里

朱子曰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

元按鄭氏疏云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

三歸

朱子曰三歸臺名

元按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無靈臺惟有時臺囿臺而已管仲作臺僭也一統志云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今之東阿縣卽古阿邑臨淄去阿遠管仲相齊豈築臺於遠地若以阿爲管仲采邑考之春秋則阿乃衛邑齊桓公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而爲襄公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於阿則是時阿尚屬衛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乃衛亡之後也管仲豈築臺於衛地故知東阿三歸爲妄

舞雩

朱子曰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

元按一統志云舞雩臺在曲阜縣魯城南一名雩壇餘詳禮儀考

社稷

朱子曰社稷猶言公家

元按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國以國事附於魯本非魯臣至春秋之世各相兼併顓臾始臣於魯故孔子以爲社稷之臣稱國而必曰社稷者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而苴以茅蓋諸侯受封必先立社禮記王制云諸侯祭社稷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又封人設其社稷之壝又小司徒立邦國之社稷註云社以祭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其位在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不屋其祭以甲日天子用大牢服則希冕諸侯用少牢樂則帗舞祭墨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來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國立社稷而祭必有神故以古之有功社稷者爲之主里有里社如管仲書社三百是也邑有邑社如子路謂費有社稷是也孔子所謂社稷則以國社侯社言孟子云民爲重社稷次之是也其曰社稷之臣者猶言魯國之臣云爾不敢斥言魯君故稱社稷也

問社

邢昺氏曰社五土之總神夏都安邑殷都亳周都豐鎬其土各有所宜木也

朱子曰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元按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自古社木固有不同者然宰我所稱夏殷之社乃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則屋之祭則爲之尸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孔穎達氏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謂右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於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於宰我或因亳社之災木燼於火而欲求木以植之故以爲問而宰我乃舉三代所植之木爲對耳豈爲非立社本意而宰我妄對乎但孔子所以責宰我者惟在使民戰栗之一語周禮小宗伯立軍社而尚書謂不用命戮於社故朱子以宰我附會其說然何休氏註公羊傳亦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敬謹貌天正之意也豈休之言有所受耶餘見草木考

山川

朱子曰山川山川之神也

元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山川望祭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

三望惟祀泰山與河海爲其在境內也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其服用毳冕其樂則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其牲用蚤其祭期以孟春仲冬而畢於季冬其所用犧牲則月令謂孟春毋用牝他時固可用牝祭而孔子必取騂角之牛何哉蓋孟春用牝者謂祀山林川澤而弁謂祀名山大川也名山謂五嶽泰山衡山華山恒山嵩山大川謂四瀆江河淮濟也所謂山川其舍諸者謂人之祭山川不能舍騂角非謂山川之神不舍騂角也

山梁

邢昺氏曰橋梁也

元按爾雅云隄謂之梁郭璞注云梁即橋也衛風云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氏注云石絕水曰梁謂之山梁者其山斷水流之處而爲梁門渡者乎夫曾本山梁而山梁則人所往來之地孔子見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乃歎曰時哉時哉蓋色斯舉者可以速則速也翔而後集者可以止則止也時孔子去魯蓋有感爲若謂飲啄得其時則動物之常耳孔子何取哉夫山梁雌雉處非其地而舉集得宜可以避禍時哉之歎孔子所以教子路者至矣子路不悟而其之宜其不免於衛難

溝瀆

元按爾雅水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瀆乃水之大者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以孔子自經溝瀆之言指召忽也春秋莊公八年左傳云魯殺子糾於生瀆召忽死之生瀆史記世家作笙瀆注云笙瀆魯地句瀆也句瀆一作溝瀆

諸夏

包咸氏曰諸夏中國

馮椅氏曰諸夏諸侯之稱

元按蘇子瞻指掌圖說謂武王克商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品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蠻夷戎狄不在其間據蘇氏之說則諸夏之國甚衆宜乎地里廣遠也然以今之輿地較春秋之國則吳越楚蜀皆蠻地淮南皆羣舒地秦乃戎地幽薊之間乃羣虜肥鼓山戎地河南有新成之蠻河西有白狄河北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諸隗之種渭首有狄源雒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皐陸渾伊雒之戎杞雖雍邱邾近魯國皆用夷禮而介莒萊牟徐淮之國皆有夷名其爲諸夏者惟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地里不過今之數十州蓋於天下不及五分之一耳夫兩周全盛之時五服諸侯何有於夷狄哉東遷而後强豪攻併禮廢樂壞然後夷狄乘隙而入赤狄入室之類更據雜處於中原衣冠之俗蓋無幾也甚而以夷狄僭諸夏之稱號孔子傷之於是乎作春秋故徐之初也稱戎莊公二十六年稱徐僖公三年稱徐人昭公四年稱徐子矣楚之初也稱荊莊公二十三年稱楚僖公元年稱楚人二十一年稱楚子矣諸夏微而夷狄盛其稱爲子者豈得已哉管仲霸者之佐孔子許以仁爲其能攘夷狄禁披髮左衽之風也說春秋者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夫夷而可以進中國也豈孔子正名之意乎

夷狄蠻貊

鄭玄氏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貊狄郭璞氏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朱子曰蠻南蠻貊北狄

元按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夷各自爲國舉夷狄則蠻貊可知猶四時錯舉春秋之義

九夷

朱子曰東方之夷有九種

元按尚書旅獒云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明堂位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夫四夷之數參差不同鄭玄註周禮謂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理或然也孔子欲居夷不言南蠻西戎北狄而獨言東方之九夷何也范曄東夷論云東方之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故東夷柔謹異乎三方之風孔子懷憤欲居九夷豈有感於箕子耶東夷傳云九夷者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于夷九種也孔子居九夷言九夷尚可化而中國君臣不見用故發此歎耳嘗讀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嗚呼孔子憂世甚切豈爲從鳳嬉也與哉

論語類考卷第三終

論語類考卷第四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田則考　目十二

鄰里鄉黨

朱子曰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又曰二十五家爲州

元按周制有鄉遂二法王畿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以治國中遂以治四郊其鄉制則掌於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而遂法則掌於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族酇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鄉則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則有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是鄰與里屬之遂而黨與州屬之鄉然其制則因於井田每井雖八家六鄉之中有宅田圭田賈田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餘夫之田則一井有不滿八家者故鄉遂惟以五家起數自比而積至於鄉自鄰而積至於遂卽左傳廬井有伍之法而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亦由於此凡曰鄰里曰鄉黨曰州里者甚言居處相近之地非在他邦也禮記云得罪於鄉黨州閭則鄉遂比鄰之名蓋自古有之

千室十室

朱子曰千室大邑又曰十室小邑也

元按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每井八家家亦謂之室又謂之宅五畝之宅半在田半在邑四井爲邑每邑凡三十二室十室之邑邑之至小者千室之邑則有一百二十五井是邑之至大者曰十曰千舉成數耳千室之邑乃大夫之采地也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治其邑者大夫之家宰也

千乘百乘

馬融氏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朱子曰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百乘卿大夫之家

元按班固謂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是謂千乘之國每乘有兩車一曰兵車卽馳車也一曰大車卽革車也兩車總百人謂之一乘車百乘則有地百成千乘則有地千成也

百里

元按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季本云百里之國併算郊內兩面徑四十里以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得一千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以遂徑方六十里乘六十里得三千六百里除郊內地一千六百里得二千里三分去一得一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又以鄙徑方百里乘百里得一萬里除遂內地三千六百里得六千四百里三分去一得四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通計鄉遂都鄙三分去一共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此百里之國之數也詹道傳云大國地方百里積萬里爲田九十億畝卽九百萬畝所謂提封萬井也三分去一爲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井三之一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每井除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共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畝竊謂公侯百里乃其實封爵祿之數豈得三分去一於其間哉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朱子曰方六七十里小國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

元按四圍曰方方猶國也六十里之國未見於經傳孟子云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尚書大傳云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季本云七十里之國郊內兩面徑方十八里以十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三分去一得二百一十六里又以遂徑方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除郊內三百二十四里得一千二百七十六里三分去一得八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又以鄙徑方七十里乘七十里得四千九百里除遂內地一千六百里得三千三百里三分

去一得二千二百里又通計鄉遂都鄙共三千二百六十六里二分里之二若夫五十里之國則郊內兩面徑方六里以六里乘六里得三十六里三分去一得二十四里又以遂徑方十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除郊內地三十六里得二百八十八里三分去一得一百九十二里又以鄙徑五十里乘五十里得二千五百里除遂內地三百二十四里得二千一百七十六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四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通計鄉遂都鄙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詹道傳云七十里之國井田公私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七畝五十里之國井田公私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三之二此皆三分去一之數也竊疑非伯子男之實封矣蓋公侯百里提封萬井則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千井而半於公侯五十里之子男國當積二千五百井而半於伯此其實數不可除者也古者封國止有七十五十里而冉求有六十里之說者其意或在伯子男國之間不敢預擬耳或問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乃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制不同何也曰王制孟子言諸國爵祿之實數而周禮則以封疆言也公侯封疆之至雖有五百里四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不同而俸秩乃其定祿也周禮豈有異於王制孟子哉但子男之封疆有廣狹而冉求六十之說或有所見耳不然豈春秋之時諸侯侵併非先王封疆之舊而冉求乃有五六十六七十不定之說耶

萬方

元按萬盈數也萬方猶言萬國外紀謂黃帝畫野分疆得百里之國萬區劉恕疑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不能容是殆縱尺度之而不及於橫也縱橫合度則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耳書之稱堯則曰協和萬邦稱禹則曰萬邦之君稱湯則曰誕告萬方稱武王則曰撫萬邦是蓋極言其治化之遠以萬爲成數謂遠近大小之國不止於千而已鄭玄氏云州十有二師每一師領百國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又云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孔穎達註云此殷制也蓋以洛誥謂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數同故知王制所言爲殷時諸侯之數若然則湯之所謂萬方者豈眞合乎萬數哉或者以爲三代地域惟殷爲狹是拘於殷方三千里夏周皆方七千里之說而不知三代疆理天下皆地盡四海故禹之外薄四海湯之肇域四海武王則富有四海之內豈有三千里七千里廣狹不同之若是乎三代田里雖無考徵而漢制則可例見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川林麓計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其可墾田計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其已墾田計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雖夏后殷周之盛豈有過於漢哉然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當周步百之畝二畝四分每頃當周二百四十畝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當周七千七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成周時畿內提封百萬井井九頃爲田九百萬頃除外尚餘六千八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以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爲田九萬頃者約之當得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其九萬頃之田中分之則四萬五千頃而爲七十里之國四分之則二萬二千五百頃而爲五十里之國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若止以七十里之國提封田四萬五千頃約之當得七十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又止以五十里之國提封田二萬二千五百頃約之當得五十里之國三千四十四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夫大之則爲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次之則爲七十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又次之則爲五十里之國三千四十四而不盡之田可析爲附庸者不與焉幅員相依大小交錯其形固不能如棊局之方而其數亦不止於王制所謂千七百七十三國執玉者不皆百里執帛者不皆五十里隸以連帥繫以州伯而統於天王數雖未必合乎萬而自千以上皆可以萬稱又況聖人聲名洋溢蠻貊尊親安可以侯封定數而謂殷湯地狹之言爲虛哉

溝洫

邢昺氏曰考工記鄭註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

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也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此溝洫之法也

朱子曰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以盡地利于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泯矣

元按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說者以為夏后氏之田制貢法也又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說者以此為助法賈公彥云遂人之法溝橫而洫縱匠人之法溝縱而洫橫蓋言鄉遂都鄙之制不同耳自今考之則周禮王制司馬法未嘗不合而世儒紛紛起議無怪乎三代井田不可行於後世也夫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為井邑丘甸縣都此即司馬法通成終同之制井田之正法也有田必有水故以遂溝洫澮川環之有水必有道故以徑畛涂道路通之水與道既依於田則井田之餘必有磽确之處可以為田而不成井者亦有萊牧錯雜之處而不可以定數者矣其道水也則十夫有溝而至於萬夫有川豈拘拘於棊局之畫而無通變之妙哉王制云山林川澤林麓溝瀆城郭涂巷三分去一此乃田之實數也其二分益一者則以水與道及山川城郭萊牧之處占之故小司徒亦云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蓋謂此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則言其大略都鄙非無貢而助法多鄉遂非無助而貢法多耳漢儒乃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豈都鄙之田無一溝洫以備旱潦者乎何其泥於一偏之論而不究三代變通之法也孔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蓋禹平洪水之患又治田間之水使大小相注各循其道然後可以定九州田壤貢賦之制皋陶謨亦云濬畎澮距川謂禹之盡力溝洫豈不然哉

徹

邢昺氏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之內取一也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是十取二矣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郊外郊內其法不同

朱子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元按三代貢助徹本無二法於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謂之貢就其中留公田藉民耕而官收其租謂之助助即徹也公劉乃殷之諸侯其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已謂助為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而失助之本意故周特以徹名欲人知有通義耳貢法無常田而歲有常額猶今之計畝收租也助則官有常田租無常額猶今之就田分租也觀夏人有休助之諺則貢法之始亦非不善自上奪民時不得耕耨而歲必取盈如龍子所譏者是用貢之弊所以不善而殷改為助也孟子云雖周亦助又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舉夏后氏之貢以起殷之助見周徹亦用助之意非謂徹兼貢助而以夏殷起之也周之徹法天子畿內提封百萬井始未暇論試言諸侯百里之國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當有百萬畝每畝約收粟一石八斗當為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祇以匹婦為率當為八萬婦每婦約收布絹二疋當為十六萬疋而絲絮不與焉以守宗廟之典籍如祭祀宮室婚姻死喪百官之廩祿燕饗諸侯之幣帛饔飱并賞賜賢勞存問長老皆吉凶賓嘉之常禮至於軍需則有車馬甲兵之備旌旗戎服之修或取之粟米或取之布縷則租稅所入豈已充足魯宣公何為稅畝耶蓋春秋之時盟會禮繁兵戎事廣竭民力以供轉輸逞嗜慾以違農時則國用匱乏乃履畝加稅亦勢之所趨也稅畝即襲夏不善之貢法也既稅畝而哀公又有年饑用不足之患故有若以徹為言欲其節用愛民而國用自足左傳云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夫魯之君臣皆欲加賦而有若之所謂徹即孔子所稱周公之典也或疑周禮即周公之典何以無公田之文愚謂周之公田在九夫之中而徹法則十取其一然載師所掌自國廛至漆林之征有輕於十一者有重於十一者鄭玄求其說而不得乃曰周

制輕近而重遠王畿用貢邦國用助蓋不知周禮雖未明言公田之徹而徹法固已昭然可考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非井田乎有井田則有公田矣又云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非公田之徹乎遂人之職云以興鋤利甿謂興起衆民共耕公田也里宰之職云以歲時合耦於鋤謂合衆力耦耕公田也旅師之職云聚野之鋤粟謂不合耦以耕公田而罰其公田之稅粟也倉人之職云掌粟入之藏是公田所收之粟也然則公田之徹周禮昭然可考如此鄭玄乃謂王畿用貢是執國中什一使自賦之一言而不探孟子之本旨也豈非疎乎蓋先儒以班祿之制不見於周禮故起成周無公田之說然成周公田之法至詳且密其耕也有草人以化其土有司稼以辨其種相地宜而巡稼穡有里宰以合其耦有遂人以與其衆有旅師倉人以斂其粟有卒伍之法以令其入有遺人以掌其委積有司祿以頒其用公卿大夫則有采地士大夫之在職與庶人在官之祿則給於司祿大役賓客喪紀軍旅之用則給於遺人所用之餘以爲賑貸凶荒之備此所以百姓與君無不足也

稼圃

馬融氏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元按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場人掌國之場圃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而又有遂人教稼穡遂師巡稼穡遂大夫修稼政至於鄰長里宰縣正司稼之官各以趨稼事相土地辨稼種爲藏蓋成周以農開國故其重農如此而官與民日周旋於田畝而情無所間故所謂瞻彼南畝田畯至喜其風可想矣今樊遲問稼圃而孔子拒之何也蓋周禮所云稼穡卽無逸豳風之旨周公導君以重農也樊遲請學稼圃是欲親爲小人之事將以倡率乎四方之民而不知其勢不可也故孔子拒樊遲與孟子闢許行之意無異焉戴埴氏鼠璞云古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必有傳授如農事本末源流稍見於生民七月周禮任農任圃之賦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業今所傳齊民要術可推其概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爲詳而亢倉子說農道比管子尤詳漢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凡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躬稼

朱子曰禹平水土暨稷播穀身親稼穡之事

元按馬融氏云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竊謂躬稼者身親爲稼穡之事可以稱稷而未可以稱禹也然書傳禹稷多並稱故躬稼者稷也而孔子兼稱乎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者禹也而孟子兼稱乎稷是禹之躬稼固不必求其實也

耦耕

朱子曰耦並耕也

饒魯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元按周禮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賈公彥註云二耜爲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也周頌云十千維耦國語云農夫作耦是已然古者耕必以牛而服牛以耕者人也觀冉耕司馬耕皆以牛爲字則耕之義可見而賈公彥乃謂後漢始用牛耕豈其然乎兩人並耕謂之耦而吳孫權以八牛爲四耦亦嘗以八人耕矣董仲舒云禹見耕者五耦而軾蓋服牛耕稼自炎黃以來有之

耰

鄭玄氏曰耰覆種也

程復心氏曰耕畢而種種畢又復耕轉土以蓋之謂之耰

元按許愼氏說文云耰摩田器也韻會云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之開處復合所以覆種賈思勰云古曰耰今曰勞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勞卽今之壓田也賈誼云秦民借父耰鉏猶有德色耰與鋤皆田器論語所謂耰而不輟蓋執耰田之器以用力於耰耳

論語類考卷第四終

論語類考卷第五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官職考　目十八

冢宰

馬融氏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

朱子曰冢宰大宰也

元按殷制建官先六太一曰太宰無冢宰之名杜佑通典云太宰於殷爲六太於周爲六卿亦曰冢宰蓋周武王旣黜殷命參考殷官始改太宰爲冢宰夫高宗殷君而孔子曰聽於冢宰者舉周官之名耳冢宰太宰周通稱也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又云太宰卿一人鄭玄註云冢大也宰官也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太陸德明註云宰調和膳羞之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太宰何尚遷註云冢山頂也大也宰主也制也謂所主制者大也兼衆說而冢宰之義明矣

大宰

孔融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吳程氏曰左傳魯鄭楚諸國皆有是官不但吳宋也

金履祥氏曰天子之宰曰太宰宋王者之後吳僭王故當時其宰亦稱太宰

元按鄭玄邢昺皆以太宰爲吳蓋據左傳哀公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又子貢嘗適吳知太宰嚭之爲人今越絕書詳載其語故鄭邢以爲吳太宰也然洪興祖則以爲宋蓋據列子仲尼閒篇商太宰見孔子有丘聖者歟之問也又王柏云觀知我少賤之辭宜是宋而金履祥亦云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於宋又嘗長居宋則是太宰素知其少長之事也若然則太宰當屬宋但姓名無考耳

百官

馬融氏曰已謂百官

元按百官之數孔子槪言之耳非眞以百計也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唐虞以前亦當有百官矣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而鄭玄杜佑則以唐虞之官止有六十說者乃謂唐虞官多兼攝豈二典釐百工宅百揆之言不足信乎又孟子謂堯使百官事舜於畎畒之中況舜踐帝位安得而無百官也禮記云夏后氏官百然以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計之則一百一十有七故鄭註皆云夏官一百二十周書又云夏商官倍謂倍唐虞也數當二百故明堂位云殷官二百而鄭杜皆以殷官二百四十工制又以殷周內官皆二千六百四十三人所謂內官者天子之官非侯國之官也夫三代官數後儒往往各記其傳聞故參差不同如此若考周禮官數公三人卿二十四人中大夫六十八人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人上士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人其計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其數又豈止於百而已哉然周禮太宰之文則多稱百官其掌邦之六典則曰禮典以統百官政典以正百官刑典以刑百官事典以任百官其祀五帝則曰掌百官之誓戒其作大事則曰戒於百官贊王命其計吏治則曰歲終詔王廢置百官是百官之號於冢宰不獨天子諒陰之時爲然也夫周禮官不止於百而多稱百官滕國至小而世子亦曰父兄百官然則百官之稱乃古今之常語而唐虞三代之建官豈必屑合乎百數而後謂之百官哉

公卿

元按禮記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言使能也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周成王作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杜佑謂三太爲周之三公而三少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周禮建外朝之法以左九棘爲孤卿大夫之位三槐爲三公之位其典命則三公八命卿六命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又云大國次國三卿小國二卿是侯國有卿而無公自周衰官失而百職淆亂侯國邑宰亦稱公矣孔子正名分其曰出則事公卿者非謂魯臣之公卿也蓋稱魯君爲公而魯臣爲卿耳又周禮地官二鄉公一人每鄉卿一人是謂鄉官有爵秩而無官府孔子所謂公卿者豈指是耶

上大夫下大夫

元按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次國三卿小國二卿皆下大夫又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王制未嘗言中大夫也而周禮六官之屬則有卿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豈天子之大夫有三等而侯國乃無中大夫耶所謂大國三卿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成周之制侯國未嘗特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其有此官乃侯國之僭設耳魯之三家爲三卿是皆上大夫之職而孔子仕魯自下大夫爲上大夫誾誾侃侃之言其當爲下大夫之時乎

司敗

孔融氏曰司敗官名

朱子曰司敗卽司寇也

元按左傳文公十一年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杜預註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周禮秋官司寇鄭玄註云寇害也掌刑者謂之司寇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禁其敗類者而已陳改司寇爲司敗避太子禦寇之諱猶晉以僖侯改司徒爲中軍宋以武公改司空爲司城也

士師

孔融氏曰士師典獄之官

金履祥氏曰古者民頗少學而習文史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故以士爲之其長則爲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爲士師

王柏氏曰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周禮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訟者

元按尚書舜命皐陶曰女作士穆王訓刑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是古之刑官惟稱士而已周之大司寇乃以士稱屬官故周禮刑官之屬曰士師下大夫四人而士師之職則掌五禁之法五戒之用鄉閭什伍追胥之事又掌官中之政令與士之八成凡凶荒獄訟祭祀賓客軍旅之會無不賴其訓約其職非不重且嚴也自周衰法弛司寇專恣而士師之職始輕如蚳鼃辭靈邱而請士師則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矣孟子謂柳下惠不卑小官爲其三任士師也惠因刑罰不中當屢有諫諍其致三黜也亦宜然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者何也蓋孟氏在魯以司空兼司寇之任士師乃其所屬耳曾子所謂得情勿喜其亦以士師禁戒之法示明於當時乃以告於門弟子憫愚民而警孟氏與

小相

朱子曰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元按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鄭玄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司儀職又云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鄭玄註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是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亦之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使擯

朱子曰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汪炎昶氏曰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强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卽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亦以次轉之遞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

元按古者諸侯相見之禮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相見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亦半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邢昺云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九介立在君之北迤邐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君出直闑東南嚮立擯在主人之南迤邐東南立並西嚮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問賓來意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介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然後迎賓至門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不出限南面而立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乃相與入也凡門外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蓋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然

令尹

朱子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

元按邢昺云令尹宰也蓋周禮六官以冢宰爲長楚改宰爲令尹遂以令尹爲上卿之號然楚人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左傳宣公十二年蔿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子文三仕爲令尹左傳莊公三十年子文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死左

傳乃書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是子文死時尚爲令尹死後乃鬬般繼之耳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子玉呂臣子上之閒子文蓋執其政以代其缺故有三仕三已之說

宰　臣　老

朱子曰宰邑宰家臣之通號

元按邑宰之稱取其主制一邑之事千室之邑有邑宰百乘之家有家臣皆謂之宰古之邑宰不必限以千室天子畿內提封萬井當有八百萬家合千家而置一邑則有八千邑邑設一宰似爲太繁季本氏乃謂古之置宰多由民所推其俸祿皆民自給不與於天子設官之數家臣亦然觀原思爲宰而孔子與粟九百蓋自分其祿以食家臣也殊不知家臣邑宰之祿皆其邑之所自出孔子爲司寇必有采邑故以原思爲邑宰卽當食其邑九百之粟非分己九百之祿以食家臣也杜佑氏云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汲冢周書作雒篇亦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是縣大於郡矣縣邑之長有宰有尹有公有大夫之名魯衛曰宰楚曰公曰尹晉曰大夫其職一也沈諸梁爲葉尹而稱葉公猶鬬班爲申尹而稱申公皆僭稱耳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皆謂之邑宰費雖季氏私邑然采地之公田在焉其實亦邑宰也若夫仲弓爲季氏宰原思爲之宰公叔文子之臣子路使門人爲臣孟公綽爲趙魏老則皆家臣也夫趙魏不稱臣而稱老朱子註云老家臣之長然有長必有佐豈晉卿家大其家臣固非一人所能任而公綽之才獨優於爲老乎

封人

朱子曰封人掌封疆之官

元按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邢昺云天子封人職掌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莊子云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左傳潁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夫潁谷祭蕭皆國之邊邑故知封人職典封疆也然周禮又有掌疆之官列在掌固司險二官之後其職皆典封疆而封人之職則重在設社壝造都邑凡祭祀喪紀并賓客軍旅之盟惟飾牛牲而已其曰凡封國封其四疆謂其封建如此非謂其守封也故封人屬於司徒掌疆屬於司馬亦以國有大故及用兵之時掌疆乃其所急耳然春秋封人皆在邊邑實掌疆之職豈成周之初以封人分疆其後遂以爲掌疆抑掌疆之官別有設與

行人

朱子曰行人掌使之官

元按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

晨門

邢昺氏曰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閽人也

朱子曰晨門掌晨啓門

元按周禮有司門司關之官王畿千里王城在中城之四面各三門其十二門以司門掌之其五百里界首每面置三關亦十二關以司關掌之鄭玄註云關界上之門是已司門之職則曰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關之職亦曰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是亦授管鍵以啓閉關門者列國皆有門有關石門在齊之界上是亦關也晨則啓門昏則閉門本一人之職謂之晨門者以子路宿於石門次晨出關遇司關者啓門乃相爲問答耳

太師　少師　師

何晏氏曰大師樂官名

邢昺氏曰大師猶周禮之大司樂也又曰大師樂官之長

朱子曰少師樂官之佐

元按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鄭玄註云大司樂樂官之長也又有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鄭玄註云樂用瞽矇命其賢智者爲大師小師杜蒯以聵爲大師是也竊謂大師小師專掌音樂之官謂之師者以其賢智而知音可以敎其屬也小師卽少師而孔子獨與大師論樂者豈大司樂之官惟天子得設而列國止以大師爲樂官之長耶大師之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又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小師之職掌敎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凡喪祭讌饗皆從大師而已師冕不稱大小者凡掌磬鐘笙鎛靺籥之官俱稱師也

史

朱子曰史官名

葉少蘊氏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固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畧去有馬借乘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元按周制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柯尚遷云太史史官之長也凡邦國之書及天文星歷皆藏於太史觀晉之韓宣子適魯見太史有易象與魯春秋是知象數典誥之書皆在太史矣其內

史掌書王命又掌頒諸侯卿大夫之策命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則內史外史之職至繁也豈無闕文哉孔子修春秋凡有闕文者因舊史之舊也其亦存古道也夫

祝

朱子曰祝宗廟之官

元按周禮春官有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其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衆註云大祝祝官之長也以下大夫爲之左傳謂祝鮀從衞侯以盟其亦祝官之長而大夫之職與

鞭士

鄭玄氏曰執鞭賤職

朱子曰執鞭賤者之事

元按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云趨辟趨而辟除行人也又朝士掌外朝之法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註云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也然朝士皆以中士爲之條狼氏皆以下士爲之故曰執鞭之士

論語類考卷第五終

論語類考卷第六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人物考第一　　目三十四

孔子

元按史記世家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本姓解云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爲殷後國於宋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宋公爲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子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求婚顏氏女曰徵在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得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路史云孔子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竅參臂駢脇腰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爲長人爲魯司寇齊人歸女樂乃去之歷於諸侯莫能用也十有三年而歸於魯然後樂正禮得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示炯戒自惟商後而宋不足徵乃述考志追商頌以續魯故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不忘宋也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葬魯城北泗上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謚褒成宣尼父東漢和帝封褒尊侯後魏文帝太和中改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太宗贈先師高宗乾封二年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謚文宣王宋眞宗加謚至聖文宣王元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羣賢皆改封爵稱子云

孔鯉

朱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

元按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時魯昭公遺之鯉夫子榮君之賜因名其子爲鯉既長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哀公十二年年五十卒宋封泗水侯一統志云鯉墓在宣聖墓東

顏路

朱子曰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元按三氏志云顏之先出自黃帝越八世有曹姓者始國于邾至周武王封其裔爲邾子又六世而邾武公字伯顏者爲魯附庸遂因武公字爲顏氏後十四世皆仕魯爲卿大夫至爲魯邑宰者即無繇之父也弟子傳云顏無繇字路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家語云孔子始教於闕里而路受學焉唐贈爲杞伯宋封曲阜侯

顏回

朱子曰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

元按潘府氏通紀云顏回父無繇爲魯卿士娶齊姜氏以昭公戊子歲十一月丙申生回弟子傳云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盡白蚤死家語云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

死今較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六十一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年七十也是回死在伯魚之前矣而顏路請車爲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王肅以爲伯魚未死孔子之設辭耳豈人情哉伯魚葢死在回前年數錯謬未可詳也孔子厄陳蔡時年六十三而回年三十三孔子稱從我陳蔡德行顏淵則是時回尚無恙其後孔子使子貢至楚楚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則回死非三十二歲明矣唐贈兗國公配享先聖元贈復聖公一統志云墓在兗州府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

仲由

朱子曰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

元按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後仕衞爲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與孔悝作亂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家語云仲由一字季路唐贈衞侯宋封河內侯改封衞公

有子

朱子曰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元按鄭玄云有若魯人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三歲綱目前編於周景王八年甲子書魯有若生是少孔子十三歲葢從弟子傳也門人尊有若不以字行而稱有子故後之人遂不知其字耳孔子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師之曾子曰不可他日弟子進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潘府氏通紀云有若字子若薛應旂人物考云有若字子有似無據

曾皙

朱子曰皙曾參父名點

元按弟子傳云曾蒧字皙蒧與點同乃夏后氏之裔少康之子曲列封於鄫者秋襄公六年莒人滅鄫鄫太子巫求屬於魯爲之大夫弗聽昭公四年莒乃取鄫巫於是改鄫爲曾遂以爲姓巫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之子三人元申華孫西四世皆賢不仕於魯以取鄫故故點以狂自廢孔子未嘗表之察其志也不然則羣賢侍坐孔子方探其用世之志而點獨異於三子之撰葢不仕於魯亡國之義然爾洪邁氏云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慈至謂因鉏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此戰國時人妄爲之辭耳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赤侍坐獨蒙吾與之褒則其賢可知有子如參而忍擊之幾死乎孟子謂曾子養曾皙酒食養志無擊杖仆地語也唐贈宿伯宋封萊蕪侯

曾子

朱子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元按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家語云曾參字子輿博物志云曾參字敬伯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配享先聖元贈宗聖公一統志云墓在兗州府嘉祥縣南四十里

閔子騫

朱子曰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元按弟子傳云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玄氏云魯人容齋三筆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幷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曰雍惟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其所記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可見矣韓詩外傳有[illegible]若請學於閔子之事妄甚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封費公一統志云墓在濟南府城東五里又東昌府范縣南四十里亦有閔子騫墓

仲弓

朱子曰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元按弟子傳云冉雍字仲弓家語云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氏云魯人也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一統志云墓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又東昌府冠縣北二十五里亦有冉雍墓未知孰是

冉伯牛

朱子曰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

元按弟子傳云冉耕字伯牛鄭玄氏云魯人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待曰吾以子自厲也唐贈魯侯宋封東平公改封鄆公一統志云墓在兗州府東平州西一十五里又滕縣南三里與河南府孟津縣西俱有耕墓未知孰是

冉有

朱子曰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元按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氏云魯人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唐封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

子貢

朱子曰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

元按弟子傳云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田常作亂憚高國鮑欲移兵伐魯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舉廢與時轉貨貲相魯衛家累千金卒於齊唐贈黎侯宋封黎陽公改封黎公

子夏

朱子曰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元按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家語云子夏衛人小司馬索隱云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陝西通志云郃陽縣有子夏讀書洞洪邁氏云子夏非魏文侯師也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二十一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文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十餘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唐贈魏侯宋封河東公改封魏公

子游

朱子曰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

元按弟子傳云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云子游魯人索隱云偃仕魯爲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人爲是唐贈吳侯宋封丹陽公改封吳公

子張

朱子曰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

元按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唐贈陳伯宋封宛邱侯再封陳國公陞十哲位

子賤

朱子曰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

元按家語云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弟子傳云少孔子四十九歲然宓姓當作虙楚詞辨證補註云虙子賤卽伏羲之後顏之推家訓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以伏生卽子賤之後史記作密不齊漢書伏虔又作服虔路史云伏羲之後有伏氏宓氏虙氏密氏服氏豈五字古可通用耶子賤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唐贈單父伯宋封單父侯

公冶長

朱子曰公冶長孔子弟子

元按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云公冶長魯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范甯云字子芝又左傳釋例及路史皆云公冶氏魯公族也則當爲魯人唐贈莒伯宋封高密侯博物志云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墓極高一統志云墓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四十里

南宮适

朱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元按論語有兩南宮适其一爲武王亂臣其一爲孔子弟子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家語云南宮縚鄭玄氏註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又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杜預氏註云說南宮敬叔也孔穎達氏云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又字括名說又名縚也那杜氏曰南宮子容名縚名括又名閱大括與适閱與說古字通用唐贈剡伯宋封汝陽侯

樊遲

朱子曰樊遲孔子弟子名須

元按弟子傳云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鄭玄氏云齊人家語云魯人蓋樊皮之後唐贈樊伯宋封益都侯

澹臺滅明

朱子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元按弟子傳云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怨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漢書云夫子既沒弟子散游四方各明夫子之道而澹臺滅明居楚水經註云澹臺子羽齎千金璧由延津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索隱云吳國東南有澹臺湖蓋其遺蹟焉唐贈江伯宋封金鄉侯一統志云墓在鄒縣西北三十里又開封府陳留縣北亦有滅明墓

原思

朱子曰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元按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鄭玄氏云魯人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封任城侯

公西華

朱子曰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元按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鄭玄氏云魯人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贈郜伯宋封鉅野侯

漆雕開

朱子曰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元按弟子傳云漆雕開字子開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鄭玄氏云魯人唐贈滕伯宋封平輿侯

宰我

朱子曰宰我孔子弟子名予

元按弟子傳云宰我字子我又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呂氏春秋亦云陳恆攻宰予于庭然左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是時有闞止字子我而田闞爭寵子我爲田常所殺豈闞止之字與宰我同而後人誤引耶鄭玄氏云魯人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改封齊公一統志云墓在曲阜縣西南三里

申棖

朱子曰申棖弟子姓名

元按家語云申續字周而無申棖姓名鄭玄氏云申棖卽申續也弟子傳云申黨字周邢昺氏云申續卽申黨也蓋魯人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慾是以棖爲黨也然唐宋從祀則作二人故山東通志云申棖字子續非申黨也唐贈魯伯宋封文登侯一統志云封上蔡侯

司馬牛

朱子曰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元按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氏云宋人春秋哀公十四年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衞宋向巢來奔蓋向氏出於宋桓公之後又爲桓氏世爲

宋司馬又爲司馬氏向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左傳云初宋景公嬖向魋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亭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將共攻魋子頎馳而告魋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之魋遂入於曹以叛又使巢伐之曹人叛魋魋奔衞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輿唐贈向伯宋封雎陽侯

巫馬期

朱子曰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元按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氏云魯人或云陳人期與子路薪於韞邱見富人處師氏而心無所慕及爲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身親其勞而治唐贈鄫伯宋封東阿侯

柴

朱子曰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元按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傒十代孫也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鄭玄氏云子羔衞人左傳作子羔而家語則作子高禮記又作子皋唐贈共伯宋封共城侯一統志云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又開封府太康縣西亦有柴墓

牢

朱子曰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亦字子張

元按琴牢衞人也家語載之而史記弟子傳不載莊子謂琴張與子桑戸孟之反三人爲友唐贈南陵伯宋封平陽侯

孺悲

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元按禮記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註云時人僭上士之喪禮喪禮已廢孔子以敎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是孺悲蓋孔子弟子也而史記家語皆不入弟子之列故朱子止稱魯人而不稱弟子豈因孔子辭以疾而絕之耶然歌瑟使聞則尙未嘗深絕之其視鳴鼓攻求者何如而孺悲獨不以弟子稱何也

陳亢

朱子曰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元按陳亢陳人也家語收在孔子弟子篇中而史記弟子傳不載焉今考論語子禽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孔子之事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蓋推尊其師也稱子貢爲子稱孔子爲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之當爲子貢弟子無疑宋封南頓侯一統志云墓在開封府太康縣北

互鄉童子　闕黨童子

元按互鄉童子孔子與其進闕黨童子孔子使之將命是皆得事孔子者但姓名俱無考耳

論語類考卷第六終

論語類考卷第七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人物考第二　目二十六

堯

元按史記五帝本紀惟云帝堯不書姓氏索隱云姓伊祁氏然伊祁乃炎帝之姓蓋以堯與炎帝俱水德王故謂堯爲炎帝後而漢書遂以堯爲炎帝子姓伊祁謬矣世紀云慶都寄居於伊長孺家故堯從母所居爲姓靈臺碑云昔者慶都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豈得爲堯姓乎路史云帝堯姬姓帝嚳之第二子也母陳豐氏曰慶都生堯於丹陵是曰放勳年十有三佐摯封殖受封於陶又改封於唐年十六以唐侯踐帝曰陶唐氏都於平陽安邑以火紀德在位七十載徙位於虞四嶽舉舜又三載堯已八十九歲禪舜於天以攝事二百載堯乃殂落時一百十六歲春秋元命苞云堯眉八采是謂通明尚書中候云帝堯即政榮光出河龍馬銜甲世紀云堯二十登帝位庖生箑脯階生蓂莢在位九十八年壽一百十八歲後世稱爲堯云夫堯乃陶唐氏之名而索隱則以堯舜禹爲謚然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若以爲謚則棄契皋陶夔龍皆謚乎孟子云放勳乃徂落屈原云就重華而陳辭故路史又以堯名放勳舜名重華夫放勳者稱名帝堯德業之大也重華者帝舜重堯之華也豈可以爲堯舜之名號乎鄭玄氏云堯遊城陽而死葬焉外紀云堯葬於穀林子十人長曰監明早死監明之子式封於劉其後有劉累事在漢紀[illegible]娶散宜氏生朱朱傲佷出就丹堯崩舜封朱於房爲房侯謂之虞賓夏后封之唐朱之庶弟九傳侍饒鄉懷陶唐上　唐社皆其後也而

御龍豕韋范隨士劉之姓見左傳

舜

元按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國於虞爲虞姓王符氏姓志云舜姓虞而史伯亦稱虞幕則其上世爲虞矣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虞舜微時止姓虞而名舜可知史記云舜祖句望出於顓頊非也予皆著荒史有辨矣風俗通云舜祖幕左傳云舜祭幕路史云虞幕生喬牛喬牛生瞽叟是虞幕爲舜祖而舜姓虞也綱目前編云堯即位四十有一載甲申舜生於諸馮索隱云舜母曰握登蘇氏古史云舜生於諸馮之姚墟故爲姚姓居於嬀汭故爲嬀姓金履祥氏云諸馮嬀汭皆在今河東縣孟子以舜生諸馮爲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猶云東方西方耳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蓋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夏爲舜耕漁之地或又指會稽上虞十年村百官渡爲舜所居其謬殊甚舜本虞帝之名一徙成市再徙成都禹章云謨蓋都君而皇甫謐遂以都君爲舜之字路史云目瞳重瞭故曰舜而字曰重華也世紀云因瞳子名重華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瞳謂之重明尸子與淮南子皆云舜兩瞳子是爲重明羅苹氏云目動曰舜與瞬同諸說皆非也堯舜禹字義古無定詁廣雅云堯曉也鄭玄氏禮記注云舜充也玉篇云禹舒也或云堯遙也舜運也禹舉也餘冬錄云舜准也循也禹輔也湯擴也又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此皆後人臆說耳舜年三十爲百揆三十三攝天子事六十而堯崩服堯三年喪即天子位在位四十八載而崩於鳴條壽一百十歲三妃娥皇旨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釐義均封于商是爲商均季釐封於繒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是爲湘神庶子七人而圭胡負遂盧蕭衛甄潘饒番傳鄒息其何毋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

禹

元按夏后姒姓名禹一曰伯禹又曰大禹索隱以禹爲謚史記以文命爲名或又以文命爲字薛應旂氏云禹字高密蓋據世紀之說皆非也前已辨矣路史云禹之先出於顓頊顓頊生駱明駱明生白馬是爲伯鯀字熙汶山廣柔人也封于崇故曰崇伯舜殛之羽山三年而死初鯀納有莘氏曰志是爲修己生禹於僰道之石紐鄉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三十娶塗山氏綱目前編云堯在位七十有二載乙卯舜使禹平水土八十有一載甲子封於有夏舜在位三十有二載丁巳命禹總師戊午敘洪範九疇四十有八載甲戌舜崩乙亥禹避於陽城丙子禹即位在位八歲崩於會稽年百有六歲以金紀德故又稱白帝禮緯含文嘉云禹身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錫子云禹飯一饋而七起世紀云禹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焉禹廟謚議云禹桀皆後世易名周人卑民視聽故以行爲謚乃謚貞之木王爲桀而追謚其始祖爲禹也豈其然哉

稷

元按稷名棄周本紀云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有孕居期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林中寒冰皆有異遂收養焉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及爲成人好耕農堯舉爲

農師天下得其利舜封之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路史云棄字曰庚辰勤百穀而死于黑水之山娶姑生漦璽世為后稷周禮大司徒註云棄為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為田正詩人謂之田祖履跡之異則前賢辨之悉矣

臯陶

元按路史云少昊之裔子取顓頊氏之女曰修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女曰華生陶陶生而馬喙漁於雷澤帝舜以為士師陶一振褐而不仁者遠乃立犴獄造科律聽獄執中而天下無寃封之於臯是曰臯陶舜禪禹禹遜之陶辭焉卒於臯寰宇記云六安北有臯陶冢夏本紀云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又左傳文公五年秋楚仲歸滅六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杜預氏註云臯陶字庭堅羅泌氏云臯陶乃少昊之後而庭堅則高辛氏之子六乃臯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預既誤以庭堅為臯陶字復以蓼為臯陶後失之矣蓋臯陶之後有舒蓼而非蓼也舒蓼偃姓而蓼則姬姓蓼滅而舒蓼猶存至宣公八年舒蓼始滅臯陶之裔世為理官其後逃難伊墟為李氏是為明之祖

舜臣五人

朱子曰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

元按舜有臣五人禹稷臯陶三人解見於前茲考契益二人路史云契帝嚳之子帝嚳次妃有娀氏曰簡狄感鳦致胎臞而生契聰明而仁堯命為司徒使布五敎封於商賜姓子氏商人謂之玄王詩稱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以鳦降為祀郊禖之候而史遷乃有吞踐之說蘇洵氏辨之詳矣至於伯益之世系則史傳不同路史云顓頊娶鄒屠氏生禹之祖及八凱伯益八凱之一也字隤敳為唐澤虞是為百蟲將軍佐禹治水封於梁舜禪禹禹遜於益辭焉年過二百歲史記秦本紀云帝顓頊之裔孫曰女修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旂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以姚女佐禹調鳥獸鳥獸馴服是為伯翳賜姓嬴氏索隱云此秦趙之祖一名柏翳尚書謂之益世本漢書謂之伯益觀史記上下諸文柏翳與伯益是一人無疑羅泌氏則云柏翳者少昊之後臯陶之子而伯益乃顓頊之第三子劉秀表亦云夏禹治水伯益與柏翳主驅禽獸是翳益為二人金履祥氏云秦紀謂柏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卽尚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也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豈有柏翳之功如此而尚書不槪見乎泌之好異要非事實也

羿

朱子曰羿有窮之君善射

羅泌氏曰夷羿有窮氏窮國之侯也偃姓左臂修而善射五歲得法於山中傳楚狐父之道又學射於吉甫以善射者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爲賀命射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迨事夏王夏太康滔淫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不反羿因民弗忍兵於河以距之太康失邦仲康立於時羲和沈湎于酒叛官離次將羿是與王命胤侯征之羿遂隱遷及相之立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自鉏遷於窮石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於是益恃射不修民事而蔽於從禽武羅伯因熊髡龐圉皆賢臣也乃棄之而信任伯明氏之讒子寒浞又以龐門為愛教之臣浞乃蒸取羿室純狐謀殺羿而虞羿於畋羿弗察也八年歸自畋龐門取桃棓殺之

元按尚書稱太康尸位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窮國名也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孔安國註尚書云羿諸侯名杜預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又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又堯之臣有羿亦善射是羿乃善射之稱非人名也左傳襄公四年魏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註云禹孫太康淫於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孔穎達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及后相既立羿代夏政則羿必自立為天子逐出后相后相依斟灌斟尋及浞亦滅夏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自能用兵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能誘殪始得滅浞而立少康自太康失邦至少康紹國當有百載據此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不言羿浞之事是遷之疏也

奡

朱子曰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後為夏少康所誅

羅泌氏曰寒浞者猗姓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君惡之棄諸窮窮羿收之立以為相而信使之羿逐后相自立而荒遊浞乃蒸羿室已而殺羿烹其號且因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盪舟走陸是曰奡浞任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帥師滅斟灌斟

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弑夏后相爰革夏命四十有三年爲伯靡所殺

元按左傳魏絳云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夏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又哀公元年伍員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其臣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脫其害虞思妻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於是少康使其臣女艾諜澆使其子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夫澆與豷皆浞之子澆國於過豷國於戈而澆獨以力稱屈原云澆身被服强圉是也

湯

元按商湯子姓契之後商本紀云天乙立是爲成湯自契至湯十四代凡八遷湯始居亳放桀於南巢歸於亳踐天子位號曰商自盤庚遷殷張晏云禹湯皆字也謚法云除殘去虐曰湯然湯名履書云予小子履是也孔安國云湯初名天乙爲王時改名履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又易曰帝乙歸妹易傳亦以帝乙爲湯名是天乙卽帝乙也若然紂之父亦曰帝乙是祖孫同名矣商王多以十干取名湯之父曰主癸主癸之父曰主壬主壬之父曰報丙報丙之父曰報乙湯之後王又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然則帝乙爲湯名豈待後世稱廟主而始有帝乙之名哉又湯亦稱武王詩云武王載旆毛傳云武王湯也又尚書璇璣鈐云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世紀云湯有聖德諸侯不義者湯從而征之一時歸者三十六國踐位十三年壽百歲卒葬亳北之濟陰

伊尹

朱氏曰伊尹湯之相也

元按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也皇甫謐氏云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空桑地名史記云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今觀尚書所載尹豈有是哉竹書紀年云伊尹壽百二十歲路史云伊姓出於炎帝下及湯代有伊摯爲之左相是爲保衡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氏亦云伊摯而國名紀又有伊國杜云伊摯所封也則伊又爲地名而非姓矣英賢傳以伊尹爲空桑氏允姦外紀太乙氏之後有空桑氏然空桑之地有二其一在兗干寶記云徵在生孔子於空桑之地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是也其一在莘陝之間共工氏振洪水以薄空桑伊尹生於空桑是也故地記謂陳留有伊尹村伊尹卒大霧三日至太戊時其子伊陟爲相一統志云伊尹墓在開封府歸德州城東南四十里又河南府偃師縣西亦有伊尹墓

高宗

孔安國氏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

元按商本紀云帝武丁帝小乙之子也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在位五十九祀武丁崩子祖庚嗣立武丁之廟爲高宗作殷武樂章以頌之禮記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老彭

包咸氏曰老彭殷賢大夫

元按邢昺氏云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上及有虞下及五霸者也李善氏云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稱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又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崔靈恩氏云彭祖堯臣仕殷世其人壽七百年王符氏潛夫論云顓帝師於老彭壽千餘歲此皆以老彭爲一人也王弼氏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羅泌氏云祝融之裔陸終之子曰籛字鏗封於彭是爲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勛歷夏商守官大夫商王采女受術籛始去之終身不見壽七百六十七歲皋陶之裔恩成之胄世爲理官以理命氏至紂時逃難伊墟爲李氏其五世孫名乾字元杲爲周上御史胎耶且眇娶洪氏曰嬰敷感飛星娠十二年踰左而生儋周宣王之四十二年二月望日也儋之始生其母名之曰玄祿是爲伯陽甫生而皓首故謂老子耳七十而參漏故名耳而字儋儋與聃同左傳所謂太史儋是也邑於苦之賴鄉卽萊也故又曰老萊子以三十六法治心理性究忠盡孝桓莊世柱下史簡靈世守藏吏孔子嘗學禮焉孔沒十九年而儋入秦西歷流沙八十餘土化胡成佛壽四百有四十歲據其說則老彭爲二人孔子稱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彭祖雖無考而老子則有明證楊中立氏云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亦云以曾子問中老聃言

纔數段證之可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蓋刪屬之史官掌圖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聃傳之未可知也故列子引黃帝書與老子谷神不死章相同楊慎氏曰佛經三教論謂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周任

馬融氏曰古之良史

元按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家語云晉人覘宋章子曰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又左傳昭公三年仲尼謂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孔子屢引周任之格言則周任爲古之賢人可知路史亦云商有周任而邢昺氏乃以周任爲周大夫非是

紂

邢昺氏曰紂名辛字受商末世之王也

馮椅氏曰紂諡也殘義損善曰紂

元按尚書稱商王受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又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而秦誓舉紂之罪更不言其絕力也曰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曰穢德彰聞曰罪浮于桀又甚則稱之爲讎稱之爲獨夫今觀史鑑所載淫虐之行天下之惡何加焉而子貢乃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何也竊疑周書之過其實也希寫有言文王拘羑里武王羈玉門呂氏春秋云季歷困死文王苦之不忘羑里之醜至武王事之亦不忘玉門之辱羅泌氏云文王見辱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卒擒紂於牧野釋訴閣而卽戎載木主而示述武王於紂蓋有怨辭焉豈謂泰誓耶孔子云武未盡善子貢云紂惡未甚其意將以儆戒於君臣之際而蘇氏遂以武王非聖人吁非所以論世矣

微子

朱子曰微子紂庶兄

元按微子啓家語及路史皆作魏子啓史記云微子開者殷帝乙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乃問於太師少師遂亡然尚書作微子啓而史記作微子開者避漢景帝諱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呂氏春秋云紂母生微子與仲衍其時尚爲妾改而爲妻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史記云啓母賤辛母正后是二母也若謂啓辛同母則妻從夫貴而所生之子亦從而貴啓不得稱嫡長子乎此呂氏之謬也論語謂微子去之未嘗明言其何往而孔安國氏乃有奔周之說左傳又有面縛銜璧輿櫬之說史記又有持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膝行而前之說其厚誣微子也羅泌王柏金履祥輩皆有辨矣一統志云墓在歸德州西南二十二里

箕子

朱子曰箕子紂諸父

元按宋世家云箕子紂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是爲箕子操世家以箕子爲紂之親戚未嘗言其爲父爲兄鄭玄王肅皆言紂之諸父朱子集註從之而服虔杜預則又以爲紂之庶兄其說不同如此箕子名無考惟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何據

比干

朱子曰比干紂諸父

元按宋世家云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直言諫紂紂怒殺之剖其心家語亦云比干是紂之親而馬融以比干爲紂之諸父微子爲庶兄然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是微子比干皆諸父矣夫孟子以微子比干並稱微子之爲紂庶兄確乎有明徵也而比干豈得爲諸父哉故金履祥謂孟子所謂兄之子者兄當作乙謂均是帝乙之子也言一時一家而善惡之相遠也若然則比干非紂諸父乃庶兄矣一統志云墓在衛輝府城北一十里卽武王所封者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又河南府偃師縣西北亦有比干墓

文王

元按文王姬姓名昌太王之孫季歷之子也上世出於后稷至公劉立國於豳亶父自豳遷岐改號曰周周本紀云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崇侯虎譖於紂囚之羑里乃演易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及文馬以獻紂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於是伐犬戎伐密須而都於程又伐耆伐邘伐崇乃作豐邑遷都於豐年九十七而崩諡爲文王史遷云西伯陰行善豈文王以服事殷之心哉

武王

元按武王名發西伯昌之子也昌娶於有莘氏曰太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曰發發生於帝乙之二十三祀壬辰西伯薨子發嗣爲西伯乃伐紂踐天子位七年而崩墓在京兆長安東杜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此理所

無者蓋戴記之附會也竹書紀年云武王年五十四而卒似爲近理

周公

元按周文公名旦文王第三子武王之弟也采於周故稱周公文其謚也周在岐下國名紀云黃帝時有周昌商有周任是周國久矣曾太王遷岐而竹書東漢書及孔叢子俱稱周公季歷是王季亦嘗稱周公也杜預氏云扶風雍東北有周城蓋即周原岐之小地名而太王所遷之岐則在美陽之南故漢書及說文俱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蓋即周公之采邑故譙周氏云以太王所居之周地爲周公采邑是也周公長子伯禽成王封之魯次凡伯次伯齡封於蔣男爵次靖淵封於邢侯爵次祭伯事文王受商之命次胙次茅故路史云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史記云周公旣卒成王葬之於畢從文王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而一統志以周公墓在伯禽墓南似誤

亂臣十人

朱子曰馬氏以十人爲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元按尚書泰誓篇云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孔安國註十人與馬融孔穎達鄭玄之說皆同故邢昺氏云十人自周公旦以下先儒相傳爲此說也君奭篇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註云虢叔文王之弟也至武王時虢叔死矣故十臣之中無虢叔也周公已解見於前召公名奭亦與周同姓譙周氏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云召畿內采地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二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在岐山之陽也召公封於燕亦如周公以元子就封而自留以相王召公次子代爲召公至宣王時召康叔虎其後也世家云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卒民思其政作甘棠之詩太公望呂尚也齊世家云呂尚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釣於渭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孫子兵法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譙周云姓姜名牙棗㯝云名尚字牙師尚父其官名也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營丘金石錄云太公壽一百四十歲畢公名高馬融氏云畢公文王庶子杜書云畢公文王少子魏世家云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乃魏之祖也杜預氏云畢在長安縣西北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周本紀云武王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路史云周公薨畢公高入職焉蓋高食采於畢入爲天子公卿也畢命篇云命畢公保釐東郊又云以周公之事往哉又稱爲父師是畢公代周公父師之職治陝以東之郊也榮公名無考榮亦國名路史以榮爲姬姓之國蓋亦食采于榮而入爲公卿者厲王三十年以榮公爲卿用事蓋其後也太顛閎夭散宜生夫閎散宜皆姓顛夭生皆名周本紀云西伯文王善養老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又云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以獻紂又云武王伐紂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又云武王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是也南宮适亦姓名即八士之伯适周本紀云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國語胥臣云文王之即位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重之以周召畢榮韋昭註曰南宮即南宮适也邑姜武王妃太公呂望之女張師曾氏云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

八士

元按馬融鄭玄皆以周之八士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朱子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爲成王時人者近之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國語云文王詢於八虞賈唐氏云周八士皆爲虞官又周書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註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唐蕭穎士遊蒙山詩云予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丹鉛續錄云蒙山之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然季隨隱於蒙山事別無出雍大記云八士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

泰伯

朱子曰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乃與仲雍逃之荊蠻

羅泌氏曰古公太王避狄居岐娶於駘曰太姜生泰伯仲雍季歷季歷居程古公屬焉泰伯窺知及弟仲雍竄於荊蠻居梅里荊人義而君之號爲吳

泰伯伯卒仲雍剪髮文身倮以從俗是為虞仲武王封其曾孫仲於夏墟亦曰虞仲

元按吳世家云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故朱子亦云太王翦商而泰伯不從若然則周為強暴之諸侯取商之計已非一世而文王以服事殷又何謂也詩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者蓋太王本無翦商之志而居岐之時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故詩人追原武王之所以翦商其先業實始於太王耳豈太王有翦商之志哉然泰伯所以必逃之荆蠻者蓋泰伯為長子序當傳國而太王或欲傳國於季歷故泰伯逃以遜國也然孔子不曰三以國讓而曰以天下讓者蓋泰伯逃之荆蠻從而歸者千餘家立為吳君則其賢可知使傳國彼必能大其世業況商之天下至紂必絕縱無武王伐之紂能終有天下乎使泰伯不逃而有後焉則國位傳於泰伯之後泰伯之後見紂無道亦必伐之不必武王也是周之天下乃商之天下商之天下必歸於周乃泰伯之後之天下非季歷之後之天下也故孔子論武王得天下乃追探為泰伯所讓蓋人知泰伯讓國而不知讓天下故曰無得而稱焉夫泰伯與虞仲俱逃使仲雍不逃則國位亦當傳及仲雍矣而孔子不稱仲雍為至德惟以為逸民者豈讓國之心出於泰伯而仲雍從兄以逃於國位無緊耶

虞仲

朱子曰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

元按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為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封周章於吳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是為虞仲索隱云左傳稱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而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其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後世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夷逸

元按先儒謂夷逸姓名無考或者以為虞仲隱於夷故稱虞仲夷逸金履祥云夷逸當自是一人但不知姓名故號夷逸耳薛應旂云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是夷逸非虞仲明矣

伯夷　叔齊

朱子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路史曰怡姜姓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為默台成湯之初析封離支是為孤竹西伯之興有允及致老矣而歸之未至西伯薨武王急伐商叩諫不及義棄周祿北之首陽上偶摩子雍之遠聞淑媛之言遂摘薇終焉是為伯夷叔齊先是齊嫡而夷長父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偕巽去之北海之濱於是憑立世其國定王十一年入於齊

元按韓詩外傳云夷齊父名初字子朝孔叢子註云夷齊墨台初之二子也允字公信智字公達是叔齊名字不同又烈士傳云夷齊之弟憑字伯僚然憑乃孤竹君之中子夷之弟非齊之弟也金履祥氏云古無名字之例蓋緯書之附會耳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

論語類考卷第七終

論語類考卷第八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人物考第二　目三十七

魯公

朱子曰魯公周公子伯禽也

元按索隱云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也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是周公留相成王成王封其子伯禽於魯也記云周公拜手前魯公拜手後言受封告廟之禮耳陶淵明以爲武王封之於魯誤也伯禽成王元年就封享國四十六年一統志云魯公墓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八里

昭公

朱子曰昭公魯君名稠

元按魯世家云魯襄公卒太子子野立七月而卒魯人立稠爲君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稠非適嗣且居喪不戚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昭公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至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晉君果居昭公於乾侯昭公在當時有知禮之名故陳司敗以爲問左傳云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定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在三家不能取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公室四分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其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三十二年公薨明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秋

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吳孟子

許謙氏曰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姬之類子宋姓姬魯姓姜齊姓伯仲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吳祖泰伯文王之伯父魯祖周公文王之子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欲掩其惡故改姬稱子也

元按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云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然先儒多以孟子爲昭公夫人考之經文未嘗稱爲夫人也惟坊記有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故先儒遂以爲夫人不知坊記多出漢儒未足據也春秋書夫人姜氏至自齊之例孟子非夫人而亦書卒者魯史與吳彊之故耳然則昭公犯娶同姓之非豈其得已也哉吳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定公

朱子曰定公魯君名宋

元按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魯世家云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綱目前編云季氏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初公衍爲太子季孫使叔孫告於子家羈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甫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者皆自壞隤反遂立宋爲君然昭公喪至五日而後定公卽位非常禮也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乾侯乃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

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意如必欲抑使聽己不以時定位不過將以市己挾立之恩而魯之羣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以獎公室使宋卒爲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爲魯衰自是不振矣悲哉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卽位在位十五年薨於高寢

哀公

朱子曰哀公魯君名蔣

元按系本云哀公名蔣魯世家云名將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卽位在位二十七年爲三桓所攻奔於衛孫於邾國人迎以歸卒於公孫有山氏哀公十四年春則春秋絕筆之年也哀公母曰定姒先儒謂哀公四歲卽位然春秋哀公七年秋公伐邾若四歲卽位則伐邾之年方十歲耳何以能親將耶又魯君夫人多見於經而哀公夫人獨不經見蓋娶在先君之世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則公卽位時年已長矣四歲卽位之說似謬哀公子甯是爲悼公

孟莊子

朱子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

元按孟莊子仲孫速也仲孫蔑之子公孫敖之孫公子慶父之曾孫也蔑卽孟獻子大學記其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友五人而忘家之善此誠爲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而孟莊子年少嗣立能不改焉故孔門以爲難又考春秋莊子速之後有僖子貜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惟仲孫氏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更出於流俗豈非莊獻之遺教流風足以侶淑後裔哉夫仲孫氏又

稱孟孫者葢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嫡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既爲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不得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以慶父爲孟孫氏牙爲叔孫氏友爲季孫氏是爲三家皆桓公之後故又爲三桓然慶父實莊公之仲弟故國人猶稱仲孫而魯史因之也

孟懿子

朱子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忌

元按春秋定公六年仲孫何忌如晉左傳云孟懿子往是知懿子名何忌也懿子之父僖子名貜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皆師事孔子

孟武伯

朱子曰武伯懿子之子名彘

元按春秋懿子以哀公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云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是知武伯爲懿子之子仲孫彘也

孟敬子

朱子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

元按檀弓云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玄氏註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

孟之反

朱子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

元按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戰於郊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杜預氏註云孟之側孟氏族也字反又莊周云孟子反夫孟側字反左傳以爲孟之側孔子以爲孟之反莊周以爲孟子反猶孟子稱孟舍曰孟蓋舍也蓋之子特助語辭如庾公之斯尹公之他之類

孟公綽

孔安國氏曰孟公綽魯大夫

元按孟公綽仲孫氏字公綽也能爲崔杼不臣史記弟子傳敘云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也

子服景伯

朱子曰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元按子服氏孟氏之支庶也歷惠伯昭伯以至景伯景伯名何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徵魯百牢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十三年公會晉侯於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貢於吳有豐於晉以爲伯也今以寡君見晉則晉爲伯矣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遂囚以還及太宰嚭見於吳王曰無損於魯不如歸之乃歸景伯景伯自言力能肆公伯寮於市朝則其勢位可知景伯名何而孔安國以爲名何忌非也

叔孫武叔

朱子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元按武叔叔孫成子之子也成子名不敢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武叔以伐孟氏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淸武叔呼冉有而問戰武叔之母死既小斂祖且投冠拔髮子游曰知禮君子曰州仇焉知禮所事者禮之末節也

季文子

朱子曰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

元按季文子季友之孫爲魯大夫史記世家云成公十六年宣伯使告晉郤犨請止季文子而殺之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赦季文子十二月季文子及郤犨盟於扈歸刺公子偃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春秋私考云季孫行父奸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耶觀其黨仲遂之弒適傾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可知矣左還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行父平生不類雖有之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之政故猶以功名終焉

季桓子

朱子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

元按左傳季桓子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名意如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子斯嗣是爲桓子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年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十二年仲由爲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十三年齊人饋女樂桓子微服往觀語定公受之怠於政孔子去適衞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三年秋桓子有疾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汝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死

季康子

朱子曰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元按季孫肥之名見於左傳及魯世家乃桓子之庶子哀公三年秋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南孺子者桓子之妻也桓子卒康子立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大夫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能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論語所謂季氏旅泰山伐顓臾冉求聚斂事皆康子時事也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季子然

朱子曰子然季氏子弟

元按註疏孔安國邢昺皆以子然爲季氏子弟子然盖其謚也其名與事實無考薛應旂謂子然乎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不知何據或亦因其與孔子同時而臆度之耳

鄹人

邢昺氏曰鄹人魯鄹邑大夫

元按孔子父叔梁大夫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生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爲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乃生孔子春秋於邑大夫多稱人人之者微之

也故不以姓名見如文公九年經稱許人左傳則稱大夫是也又左傳襄公十年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在內者則當時當以鄹人稱孔子之父矣宋祥符年封紇爲齊國公元至順年加封啓聖王

臧文仲

朱子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元按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辰乃公子彄之曾孫也彄字子臧辰以王父字爲氏故曰臧孫氏文仲繼然友爲政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矣而四十餘年魯政多疵至於文公尤甚文公十年三月辛卯文仲卒當時稱其爲名大夫而孔子以爲不智又以爲竊位其衆好必察者與

臧武仲

朱子曰魯大夫名紇

元按臧武仲名紇謚武仲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云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也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邾初季武子無適子庶子公鉏爲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之臧孫紇成之是爲季悼子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其後季孫以孟氏計攻臧氏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又娶穆姜之姨子爲繼室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而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曰子以大蔡請納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臧孫如防使告魯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此孔子所爲要君者也臧紇致防而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陽貨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元按左傳陽貨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殺公何藐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逐公父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六年夏强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八月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八年九月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夏歸魯寶玉大弓魯人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而出奔齊齊侯執之囚諸西鄙乃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詖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陽膚

朱子曰陽膚曾子弟子

元按一統志云陽膚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

微生高

朱子曰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元按莊子及戰國策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程復心氏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氏以爲魯人疑卽微生高也觀此則其爲人概可見矣

微生畝

朱子曰微生姓畝名也

元按微生畝蓋微生高之族也畝之直畝之固豈

聖人中正之道哉

左丘明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元按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太史吳程氏云自班馬以來皆謂左丘明卽傳春秋撰國語者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爲魯太史也或謂傳春秋者非左丘明乃楚之左史倚相韓愈族氏又以左丘明爲左史倚相之後杜預氏左傳序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然孔子稱左丘明之所恥曰丘亦恥之則左丘明當是孔子之先輩今左傳序事於孔子既沒之後至於韓趙魏滅智伯之時則傳春秋者似非左丘明矣左丘氏明名故史記或稱左丘然自漢以來率稱左氏而杜預乃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鄭夾漈氏族志亦云左姓丘明名宋封爲中都伯一統志云墓在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二十五里

公伯寮

朱子曰公伯寮魯人

元按史記弟子傳云公伯寮字子周張守節氏云家語弟子篇有申寮字子周卽公伯寮也古史考則謂公伯寮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流也故朱子集註不云弟子

柳下惠

朱子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元按莊子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註云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魯公族展無駭之子也然考之左傳展禽在魯僖公時至孔子之生八十餘年孔子豈得相與爲友蓋莊子寓言也僖公二十六年齊侵魯僖公使展禽弟展喜犒師喜受命於禽以往論以先王之命齊師幾服齊求魯岑鼎魯與之贋展禽不肯失信乃以眞岑鼎往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非之文仲曰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展禽曰必有殃矣列女傳云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

卞莊子

朱子曰莊子卞邑大夫

元按國名紀云卞和卞莊子皆以卞邑爲姓氏族大全云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卞莊子是也集註以爲卞邑大夫則本於晉儒周生烈之說史記傳云陳軫傳云卞莊子有刺雙虎之功荀子云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劉向新序云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敵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據此則莊子爲卞人固未嘗言其爲大夫及卞姓也一統志云墓在東昌府聊城縣界內

林放

朱子曰林放魯人

元按禮殿圖有林放名而弟子傳不載故集註止云魯人唐贈淸河伯宋封長山侯

子桑伯子

朱子曰子桑伯子魯人

元按邢昺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王肅包咸惟言伯子而已鄭玄云子桑秦大夫蓋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也鄭玄引之謬矣集註所謂子桑戶者蓋以莊周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其言皆大節之意子桑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蓋子桑姓伯子字而戶其名也

原壤

朱子曰原壤孔子之故人

元按原壤蓋原憲之族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也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孔穎達氏云原壤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爲流宕蓋敗於名敎誤於後學者也

公山弗擾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元按公山弗擾左傳作公山不狃字子洩蓋陽虎之黨也定公五年弗擾爲費宰其據費以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爲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而左傳家語及載在十二年是時定公尊用孔子而季孫斯仲孫何忌又從孔子墮費無費叛之事豈孔子舍魯而欲赴費人之召耶蓋史記九年費叛似是而左傳所謂費人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妄矣春秋私考云季平子專權爲惡以陽虎爲腹心虎之預政已非朝夕及平子與叔孫成子相繼卒而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遂爲虎所執公山弗擾爲費宰侯犯爲郈宰皆虎黨也弗擾以費叛犯以郈叛宜在定公五六年間桓子武叔初立之時虎專國政倚以爲助也何以知二邑之叛在此時耶蓋虎歸孔子蒸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弗擾叛欲召孔子則此時孔子尚未仕也孔子仕魯獵較爲兆必在定公七八年間而不在桓子初立時也

達巷黨人

朱子曰其人姓名不傳

元按前漢書董仲舒傳云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子註云此項橐也氏族大全云項本姬姓春秋時有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

晃　擊

元按周禮樂官有樂師大師小師其掌磬鐘笙鎛韎籥之官皆稱師師晃師擊如春秋師曠師筏師慧之類擊本太師亦稱師擊如曠本太師亦稱師曠也擊又名乙樂記所謂子貢見師乙而問歌聲是也擊晃姓皆無考

襄

朱子曰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元按襄擊磬樂官之名史記世家云孔子學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蓋文王操也襄姓亦無考

干　繚　缺　方叔　武　陽

元按干繚缺方叔武陽皆樂官之名或曰方叔方名而叔其字也姓皆無考其後子孫以官爲氏故有亞飯氏三飯氏少師氏云

鄉原

朱子曰鄉原鄉人之愿者也

元按周生烈云鄉原者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也何晏云鄉向也謂其不能剛毅見人輒原其趨向而媚而合之也故孔子以爲德之賊其人姓名無考

此卷皆魯國人物

論語類考卷第八終

論語類考卷第九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人物考第四　凡四十八

齊桓公

朱子曰齊桓公名小白

元按左傳小白齊僖公庶子也齊世家云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僖公同母弟夷仲之子曰公孫無知弑襄公而自立爲齊君未幾爲雍林人所殺初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次弟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發兵距魯秋與魯戰於乾時魯敗走齊絶魯歸道遺其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以往鮑叔牙迎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多內寵五公子皆求立桓公病卒五公子爭立相攻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戶孝公元年八月始葬桓公

齊君

朱子曰齊君莊公名光

元按齊世家云靈公十年以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光爲太子高厚傅之靈公又嬖仲姬生子牙請以爲太子公許之遂東徙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在位六年崔杼弑之晏嬰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

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齊景公

朱子曰齊景公名杵臼

元按齊世家云景公名杵臼莊公之異母弟也崔杼弒莊公而立杵臼是爲景公景公嬖妾黨姒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嘗以爲言而景公乃許立荼爲太子逐羣公子於萊景公卒陳乞作亂荼奔魯乞立景公之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乞遂專政春秋私考云齊景公亦賢君也當其始立即用晏嬰故初年政治每有可觀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蓋有由也至於晚年興兵結怨大異往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位自會夾谷之後或亦告終是景公之善惡繫於晏子之存亡難以言自立矣

簡公

朱子曰簡公齊君名壬

元按齊世家云簡公名壬悼公陽生之子也初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景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出亡陳乞與鮑牧共立陽生是爲悼公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之幕下後鮑牧弒悼公國人立其子壬是爲簡公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陳恆與闞爭寵因殺闞而弒簡公年表乃以簡公爲景公之子誤矣

公子糾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不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不忠之亂乎

金履祥氏曰程子之說據漢世淮南王傳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卿杜預韋昭俱有桓公殺兄之說但二者曲直不待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桓公不誅仲而用之仲安得而讎桓乎

元按春秋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胡安國氏云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後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季本氏云殺子糾稱齊人者糾欲篡兄倚魯爲亂國人之所欲殺也糾不稱弟絕於族屬以罪討也是以子糾爲弟也以子糾爲兄之說蓋倡於公穀故於桓公之入曰篡曰不讓公子糾而荀卿之學出於公穀故曰桓公殺兄以爭國杜預氏因衍其說曰公子糾桓公之庶兄也惟漢書薄昭諫淮南厲王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故程子取此以證子糾之爲弟考諸春秋經文書糾曰納糾書小白則曰齊小白入於齊夫以小白繫之齊則小白當立而糾之爲弟明矣惟程子以子糾爲弟然後有合於聖人不許召忽之意而金履祥氏强爲之辨不論兄弟之序豈不謬哉

召忽

元按召忽公子糾臣也忽死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糾弟也桓公兄也桓公已立而忽乃納糾倚魯稱兵乾時決戰豈非欲危社稷之計乎此糾之所以得罪於齊而見殺也孔子比之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莫之知也可以爲萬世之公案矣

管仲

朱子曰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元按史記云管仲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霸諸侯管仲之謀也著書五十八篇名曰管子仲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一統志云管仲墓在牛山之阿

伯氏

孔安國氏曰伯氏齊大夫

元按伯氏名無考蓋齊之公族也先儒以其有駢邑三百故云齊大夫然能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其亦安分悔過者矣

晏平仲

朱子曰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元按史記云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也索隱云晏子名嬰平謚仲字也山東通志云晏嬰字平仲齊公族爲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雖嘗爲相然知陳氏必有齊國乃聽季札之言納邑與政及其閒也從容諷議時有匡救焉平仲之父曰桓名弱其子名圉因田乞作亂而奔魯一統志云晏嬰墓在臨淄縣東北三里

陳文子

朱子曰陳文子名須無

元按左傳齊莊公二年秋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待之晏嬰陳文子諫弗聽其後遂有崔杼之禍田完世家云陳完謚敬仲如齊改姓田氏完子稺孟夷稺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事齊莊公文子生桓子無宇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乞事齊景公乞生子常是爲成子即成恆也陳文子棄馬十乘事無考山東通志云齊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能自守不污者惟文子爲賢

陳成子

朱子曰成子齊大夫名恆

元按陳恒史記作田常乞之子也乞卒恒代立是爲陳成子陳成子與闞止相齊簡公闞止字子我陳恒心害之闞有寵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陳恒復修釐子之政厚貸薄收齊人歌曰嫗乎采芑歸乎陳成子齊大夫御鞅諫簡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不聽子我常夕公宮陳恒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殺子我恐簡公誅已遂弒簡公

崔子

朱子曰崔武子齊大夫名杼

元按崔子杼齊公族也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史記世家云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冠賜人崔杼怒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待侍爲崔杼閒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崔杼稱病不視事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公踰牆射中公股反墜遂弒之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娶棠妻棠妻東郭女也生子明東郭女使前夫棠公之子無咎與其弟東郭偃相崔成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崔杼怒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無歸亦自殺謚曰武子

晨門

元按晨門齊臣姓名無考　以上齊國人物

衛靈公

元按衛靈公襄公之子也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莊子云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季本氏云衛靈公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政不修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師興蒐役行無信而屢召敵兵觀孔子因其問陳而明日遂行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然而不至於喪者有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雖非純臣而才足使令故倚以苟自逸然有蘧伯玉而不能用豈真能任賢者哉一統志云靈公墓在東昌府觀城縣東南四十二里

南子

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

元按史記云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幃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孔鮒氏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氏云予所否者天厭之否塞也言我之道不行而否塞者乃天所厭棄也楊慎氏云矢者直也直告之也非誓也何孟春氏云六經魯論家語皆無子見南子之事不知遷何據而云然蓋南子者必魯之南蒯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欲其見也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對景公曰臣欲張公室也夫南蒯欲弱季氏以强魯故夫子見之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

衛君

朱子曰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元按衛世家云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之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夫蒯聵南子之子南子淫亂蒯聵不能爲親隱惡而憤激過中迹不能不涉於亂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慚焉以告南子南子啼而走言太子將殺己以誣之靈公惑於其言亦不難於逐蒯聵矣春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豈敢奔宋哉春秋繫之世子則蒯聵無殺母之惡而靈公輕信讒言明矣衛世家又云靈公游於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曰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欲納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羅泌氏云子南靈公之介子蒯聵之弟也蒯聵既奔子南辭位子南之德實媲夷齊孔子於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爲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有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爲問夫子以爲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天

夷齊以遜國爲仁則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以君命立郢而郢以輒在辭此夷齊之義也先儒乃以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爲惡蒯聵父子之爭蘇氏取而著爲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閒必有聞旨者豈不繆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諸侯固數以爲譏矣非此賢輿也孰謂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耶郢之遜可謂求仁而得仁矣

公子荆

朱子曰公子荆衛大夫

元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南楚驂乘以身衛賊而免君於難春秋釋名云公南楚即公子荆也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公孫朝

朱子曰公孫朝衛大夫

元按路史衛支庶之姓有公孫氏朝之事實無考

公叔文子

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

元按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孔安國氏云公叔文子公孫枝也文謚也然左傳則作公叔發杜預氏註云公叔發公叔文子也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乃謚爲貞惠文子其後衛侯惡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戌將爲亂於是戌奔魯薛應旂氏云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直以其能升僎也愛知於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富也夫

僎

元按僎初爲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故稱大夫僎僎之事實無考

公明賈

朱子曰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元按路史衛之公族有公明氏而魯則無公明氏也然朱子又以公明儀公明高爲魯人豈衛之公明氏移居魯耶賈之事無考

蘧伯玉

朱子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

元按孔子則陽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史記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衛蘧伯玉裴駰氏云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後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左傳甯喜弑其君剽孫林父入於戚以叛而伯玉行從近關出此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者一統志云墓在衛輝府城西

孔文子

朱子曰孔文子衛大夫名圉

元按孔文子即仲叔圉烝鉏之曾孫衛之執政上卿孔子所謂仲叔圉治賓客者是也初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其女孔姞後疾出奔宋衛人立其弟遺文子又使遺室姞焉嫩公四十一年文子同齊師及鮮虞伐晉取棘蒲

甯武子

邢昺氏曰春秋文公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云衛甯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杜預氏註云此其愚不可及也

朱子曰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知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元按甯氏衛公族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衛侯懼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衛侯衛侯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於京師寘諸深室甯俞職納橐饘焉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武子之父莊子名速武子之子名相相之子名殖

史魚

朱子曰史魚衛大夫名鰌

元按家語困誓篇云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祝鮀

朱子曰鮀衛大夫字子魚

元按鮀衛之大祝左傳作祝佗定公四年會於召陵盟於皋鼬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難同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皋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言於萇弘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孔子謂祝鮀治宗廟之才亦有可用者

王孫賈

朱子曰王孫賈衛大夫

元按王孫賈衛公族也賈從靈公與晉盟已而叛之觀其媚竈之言其人專權本非賢大夫而孔子又取其治軍旅聖人至公之心無棄人也如此賈子王孫齊亦爲衛大夫

棘子成

朱子曰棘子成衛大夫

元按鄭玄氏云棘子成衛大夫舊說也此自漢以來相傳之言其事實無考

儀封人

元按儀封人衛邑姓名無考薛應旂氏云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

荷蕢

元按荷蕢衛人姓名無考

以上皆衛國人物

晉文公

朱子曰晉文公名重耳

元按晉文公獻公之子晉世家云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年矣獻公伐驪得驪姬生子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申生乃使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重耳夷吾來朝驪姬又譖之於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獻公使兵伐蒲重耳遂奔翟夷吾奔梁獻公卒屬奚齊於荀息里克欲納重耳乃殺奚齊使人迎重耳重耳畏殺不敢入乃迎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欲使人殺重耳重耳聞之如齊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秦怨子圉乃發兵納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重耳立是爲文公重耳自少好士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魏武子重耳出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即位九年而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其詳載晉文春秋四十五篇中

佛肸

朱子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元按孔安國氏云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佛肸置鼎於庭致上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與者烹大夫皆從惟邑人田單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簡子聞而欲賞之田單不受賞遂南之楚何孟春氏云佛肸畔召孔子乃哀公初年孔子在陳蔡時事也孔子年幾六十矣哀公十七年孔子卒後四年趙簡子卒子無卹立是爲襄子而劉向列女傳云佛肸之畔其母將論求見趙襄子襄子釋之君子曰佛肸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其不遷怒以免其身蓋劉向失於未考耳

子產

孔安國氏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元按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故曰公孫僑襄公三十年爲鄭大夫執國政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或謂之國僑事載左傳孔子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一統志云墓在開封府新鄭縣邢山之巔

裨諶

孔安國氏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

元按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裨諶能謀簡子能斷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子產使裨諶乘車以適野而謀可否使馮簡子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

世叔

馬融氏曰世叔鄭大夫

朱子曰世叔春秋傳作子太叔

元按古字世太通用世叔一作太叔如太子亦稱世子也世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以王父字爲氏左傳云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子太叔美秀而文其弟游楚作亂子產治其罪放之於吳

子羽

馬融氏曰子羽公孫揮也

邢昺氏曰子羽亦鄭大夫

元按左傳云公孫揮能知四國諸侯之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揮一作揮一統志云子羽墓在開封府通許縣東

宋朝

朱子曰朝宋公子

元按左傳宋朝宋公子也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於靈公衛太叔疾娶其女朝通於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

鬭作亂逐靈公其後靈公入衛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宋朝出奔晉自晉歸宋靈公復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公叔戍欲逐宋朝南子愬諸靈公曰戍將爲亂靈公逐公叔戍奔魯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金履祥氏云宋公子朝與南子內亂宋不罪其先而衛又召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世者如此

桓魋

朱子曰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元按史記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孟子所謂微服過宋蓋此時也魋據曹以叛其兄左師巢伐之不克魋奔衛巢奔魯宋景公使人止之曰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不可入矣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又奔齊陳文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去齊適吳魋嘗作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金履祥氏云魋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司馬牛

下

太宰

元按太宰宋臣詳見職官考其人姓名不傳

陳司敗

元按陳司敗陳臣其姓名亦無考

以上晉鄭宋陳人物

子文

朱子曰子文姓鬭名穀於菟

元按左傳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伯比從其母畜於䢵合於䢵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楚成王時子文代子元爲令尹靖國之難朝不謀夕舉子玉爲令尹悉告以舊政楚人伐隨伐鄭滅弦滅黃子文之功居多其孫鬭克黃楚箴尹也以功封於鄖爲鄖公克黃子鬭蔓成然字子旗亦爲令尹成然生二子鬭辛鬭懷皆有名於世薛應旂氏云子文之忠其他可能也置族人於廷理而族人不怨不可能也名稱溢於當世聲光流於罔極豈偶然哉

子西

朱子曰子西楚公子申

元按春秋之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及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孔子之時又遠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故集註以爲公子申楚紀云公子申字子西昭王庶兄也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立太子珍爲昭王楚世家云子西平王之庶弟也則子西非昭王庶兄乃其叔父矣又云昭王病召諸公子大夫讓其弟公子申爲王則公子申與子西爲二人左傳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昭王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輿服國於脾洩使王孫由于城麇遷都於鄀昭王救陳卒於城父子西與子期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哀公十五年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後召太子建之子勝爲白公作亂子西死之夫子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可謂勤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白公之亂焉得爲智乎孔子曰彼哉彼哉有所試矣

葉公

朱子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元按杜預氏註左傳謂沈諸梁楚莊王之玄孫沈尹戌之子戌爲沈尹又爲左司馬多直諫國人賴之子高爲葉公時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子高諫之其後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子高聞之帥師定方城與國人攻白公勝勝奔山自縊子高兼二事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退而老於葉初子高有弟曰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子高絕之子高好龍鑿宇雕龍夫龍聞而下焉子高懼而走故子張曰葉公非好龍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夫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蓋知聖而不能舉者然其知白公必亂子西子期之必不能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慈母焉孔子告之政曰近悅遠來子高亦允蹈之哉

接輿

朱子曰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元按莊子接輿作接與註云楚人姓陸名通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與其妻共隱列女傳云楚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聘之以淮南妻曰不如去之夫負釜妻戴紝器變易姓名而往從莫知所之又楚辭云接輿髡首註云接輿後自髡金履祥氏云莊子載接輿歌鳳句甚多然出於附會誕皆當以論語所載爲正蓋知尊聖人而歎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始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

長沮　桀溺

朱子曰二人隱者

元按金履祥氏云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不得其姓名之眞也獨長沮桀

溺若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諒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衛

荷蓧丈人

元按荷蓧丈人姓名無考易師丈人朱子云丈人長老之稱楊氏云丈者黍龠尺引之積故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爲止故名男子爲丈夫淮南子云老者杖於人謂之丈人恐未然

以上皆楚國人物

朱張

元按王弼氏云朱張字子弓即荀卿所謂仲尼子弓者邢昺氏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其行荀卿氏云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室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跖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

朱子曰少連東夷人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可見矣

元按禮記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大少伯仲之稱

論語類考卷第九終

論語類考卷之十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禮儀考第一　目七

禘

孔融氏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鄭玄氏曰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以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

杜佑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之制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夏特禘四年夏祫禘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殷制元年二年喪畢而祫自三年以後春皆特禘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以後五年一禘祫禘以夏祫以秋

趙匡氏曰禘王者之大祭王者立始祖之廟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

楊愔氏曰鄭氏以禘祫皆爲魯禮不知諸侯有祫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耳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爲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爲殷祭不知祫者

合羣廟之主於太祖之廟方爲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爲殷祭可乎自鄭氏之說倡而後之言禘者皆求於一禘一祫之中混禘於祫而不知有禘矣

馬端臨氏曰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鄭氏謂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周之祖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爲祭天之禮混禘於郊捨嚳而言靈威仰妄矣爾雅以禘爲大祭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後儒以禘爲祭之至大者必推尊其所以大之故謂禘爲配天謂禘爲合羣廟之主謂禘爲非時享而禘之說紛紛矣

羅泌氏曰周郊天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魯郊孟春周牛以騂魯牛白牡豈魯之疑其僭而自爲之制耶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之始故祀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祀五帝春秋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魯頌皇皇后帝后帝非靈威仰也享以騂犧騂犧非白牡也騂犅亦著公羊有明文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犅乎周禮王建十有二斿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交龍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與天子之禮無毫末異矣周禮在魯果足信乎

元按禘祫之禮畧同祫則合羣廟之主禘則上及其祖之所自出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是也鄭玄註二禮乃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

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爲殷祭故云無差降耳而杜佑通典則以鄭說爲長謂祫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賈公彥亦謂祫十二獻禘惟九獻此皆溺於祫大禘小之說故也周以后稷爲始祖而禘嚳季本謂姜嫄履武生稷稷本無父不宜推及於嚳此不通之論也玄鳥之辯歐蘇已辨其誣安可謂稷爲無父而周不宜禘嚳哉魯之禘則非嚳與稷矣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註云魯之爲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也於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及於莊公者爲慶父也又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又荀罃辭荀偃士匄曰魯有禘禮賓祭用之夫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愈甚矣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說者謂魯宜禘也然不知王制所謂諸侯之禘乃時享耳豈魯之大禘乎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董仲舒云成王之使魯郊益報德之禮也於乎皆謂成王伯禽而有是悖禮之事哉周公雖有勳勞亦人臣之分所宜然者成王豈得越典而報之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諸侯僭分而禘尊其祖矣豈得謂之報周公乎蓋

使魯之郊禘者由於周王而非由於周之成王耳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自後魯有墨翟之學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者猶且愼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取便於已庶習熟其儀而成其僭也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始於茲乎自後移所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徧及於羣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惠公之時乎呂氏春秋以爲桓王使史角往非是

灌

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許謙氏曰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臼以椈杵以梧以擣之而和酒中其芬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元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出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儐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卑序昭穆孔子以魯祀躋僖爲逆故不欲觀然既灌之後何昭穆之可序乎朱子謂魯之君臣浸以懈怠故無足觀此亦臆度之耳而孔子之意固未發也

宗廟之事

邢昺氏曰宗廟之祭祀謂禴祭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

元按有虞氏宗廟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氣夏后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殷亦因夏其祭尚聲貴肝用日出周祭則春祠夏礿秋嘗冬烝以禘爲殷祭之名殷大也易曰殷薦上帝配祖考是也其祭尚臭故用鬱鬯以灌也祭用肝用朝及闇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孔子取之謂用朝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祠與禘同禴與礿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諸侯五廟皆月祭之是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父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然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家語謂親廟有月祭似涉於煩四親廟有享嘗而無時祭又涉於怠緯書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豈有遠祖惟三年五年一祭而禰年不得一享者哉故皇氏謂虞夏每年一禘其說必有自矣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程子遂以此祫爲時祫謂諸侯祀礿嘗之祭爲煩故每年四祭之中一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寢廟然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釋者以爲時祫

而春秋又書烝書嘗書禘則禘不止於春也何爲而又有時禘乎四時皆有祭而享嘗追享朝享乃間祭之名享嘗卽秋嘗也追享卽禘也朝享卽祫也享嘗於不遷之廟行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祫禘皆於冬烝之月行之故周禮有大烝之名周公告祭文武廟於雒邑亦禘禮也而周書謂之烝蓋禘祫行於秋冬者皆得稱時祭故孔安國以烝嘗爲大享謂秋冬易於祫百禮耳然魯文公行祫於建未之月閔公行禘於建辰之月僖公又行於建午之月皆非冬月大烝也而後儒多引此以明祫禘之義將何取乎蓋後儒多惑於王制犆祫犆書祫禘之說而不知起於漢儒之附會也

告朔

鄭玄氏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元按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註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職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子貢欲去餼羊其亦昧於先王之制矣

旅

朱子曰旅祭名

元按尚書禹貢云蔡蒙旅平又云九山刊旅孔安國註云祭山曰旅又引論語季氏旅於泰山爲徵是以旅爲祭山之名然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玄註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云旅衆也陳氏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季氏旅泰山豈亦徧祀羣神以徼福耶爾雅云祭山曰庪縣

媚奧媚竈

鄭玄氏月令註曰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土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焉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設饌如祀戶禮

孔穎達氏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諸侯特牛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奧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卽席而坐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下戶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朱子曰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馬端臨氏曰白虎通云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也大夫以上得祭之士但祭先祖耳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或曰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用豚井用魚

元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惟祭法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爲重該修熙犂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井祭法七祀不見於他經而鄭玄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井楊愼云井卽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中霤人資以居竈井人資以養先王與此所以報之也王孫賈乃云媚竈媚之爲言豈先王制祭之義哉

食祭

邢昺氏曰祭謂祭先也敵客則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亦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

朱子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元按禮食必祭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爨祭先炊至於先衣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穡之類莫不有祭先王制禮莫非教也記曰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周禮春官大祝辨其九祭一曰食祭所以報本也玉藻云祭瓜上環祭魚尚膴惟水漿魚腊湆醬餕餘不祭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工於是乎賦茅鴟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食於季氏則不辭不食肉而飧者季氏之進食失禮也今人凡有嘗飲食而祭者亦古禮之遺耳而佛氏竊效之又引爲佛鬼之說如紀聞錄所載薛道暴死事眞褻俗不經之談也

論語類考卷第十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一

廬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禮儀考第二　目入

會同

朱子曰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

元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者諸侯見王之禮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也時見者言無常期也王將有征討之事則諸侯來會以師助討左傳所謂有事而會是也故謂時見曰會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諸侯衆來相見故謂殷見曰同會無常期春來卽爲朝夏來卽爲宗秋來卽爲覲冬來卽爲遇也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六服盡來凡會同朝宗覲遇之禮旣畢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焉其相此禮者則天子之公卿受地視侯者也朱子集註衆頫曰同改殷爲衆避宋諱也其他註皆改殷爲商云

執圭

朱子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許謙氏曰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辨其等數爲國之瑞信

元按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璧如諸子之禮又天官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又考工記註云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剡上左右殘寸半一云圭博三寸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蓋璧內有孔孔外爲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禮記云諸侯以圭爲瑞朱子所謂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授之以圭爲瑞節者也聘禮云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面使卿進使者使者入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君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蓋自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而孔子執圭或爲使或爲上介不可知已鼂以道謂孔子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然鄉黨一篇皆弟子隨所見而記之豈可據魯史之闕文而謂孔子無執圭聘問之事哉

享禮

鄭玄氏曰享獻也旣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朱子曰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獻而仍還之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皆受而不還但有物酬之耳

元按聘禮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又覲禮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稽者延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註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若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上公用璧琮而子男則用琥璜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使卿大夫頫聘之享禮亦如之夫魯本侯爵而孔子爲使以聘鄰國其享禮當束帛而加以六寸之璧爾

私覿

朱子曰私覿以私禮見也

元按聘禮云擯者出請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註云覿見也公事畢而請覿是欲交其歡敬不用羔者因使而見非特來也蓋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爲君聘則不執羔故哀公八年公會晉侯於瓦左傳云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是從君以覿他國君之禮也若臣聘而覿則惟束錦而已又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註云外交謂私覿也蓋爲君之介而行私覿是外交若爲聘則得私覿非外交矣

沐浴而朝

朱子曰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元按玉藻云沐稷而靧粱孔穎達疏云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湯汁以洗沐滑故也玉藻又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疏云絺綌刷去垢也杅浴器也出杅者浴竟而出也履蒯席者踐蒯草之席也連用湯者連去足垢而用蘭湯也此沐浴之禮卿大夫適朝之常也玉藻又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此則卿大夫不常行之禮孔子沐浴而朝是也左傳云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夫齋必沐浴三日齋而請則沐浴可知

射讓

孔安國氏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元按孔邢疏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朱子則以揖讓而升爲句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

主皮

朱子曰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元按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鄭玄云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故謂之鵠鵠的也凡射必有的總名爲侯天子中之以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爲諸侯故曰侯也射有三大射之侯棲皮爲鵠賓射燕射之侯畫布爲正天子虎熊豹三侯諸侯熊豹二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侯皆以布爲之其形必方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如虎侯虎皮豹侯豹皮也其中三分之一又以其皮綴於其中爲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晝用彩畫謂之正天子五正朱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首諸侯則丹質而畫其獸首大夫士則不以采爲質止於布畫之故曰畫布爲正凡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也鄭衆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鵠與正不同皮矣正爲布而鵠爲皮射不主皮者馬融邢昺謂射有五善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朱子引樂記貫革之射然貫革與主皮不同周禮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武註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謂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謂田獵之射也儀禮鄉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註云禮射謂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大傳云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習之凡祭取餘獲陳於澤宮卿大夫相與爲射中者得雖不中亦取不中者罰雖中亦不取讎之取於圍中者勇力之取今之取於澤宮者揖讓之取也澤宮之射非但行禮又主於中此主皮之射而禮射則不主皮也

同姓

孔融氏曰魯吳皆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馮椅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

元按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氏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魯昭公時吳國彊大齊尚由涕而女之況於弱魯寧不藉其勢乎不曰孟姬而曰孟子昭公亦自知其非矣見人物考

論語類考卷第十一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二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禮儀考第十一　目十二

瑚璉

包咸氏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

元按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大戴謂夏璉殷瑚而包鄭註論語仗杜註左傳皆謂夏瑚殷璉蓋相沿而誤也朱子集註夏曰瑚商曰璉亦因舊註之誤而未考耳

籩豆

包咸氏曰籩豆禮器

朱子曰籩竹豆豆木豆

元按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註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其四籩之實謂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也其四豆之實謂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也儀禮特牲少牢云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郊特牲疏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樂記云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此即曾子所謂有司存之意

俎豆

孔融氏曰俎豆禮器

元按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註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云籩豆大房周語云郊禘有全烝王公有房烝親戚燕饗有殽烝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註云楬無異物之飾獻疏刻之也是知周俎稱房者象其形周豆稱獻者取其刻畫之文也然孔子所謂俎豆之事則非器數之末而已

束脩

朱子曰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

元按周禮膳夫掌肉脩之頒賜鄭玄註云脩脯也賈公彥云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是脯脩異矣檀弓云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云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是古禮亦以束脩爲贄非但婦人贄用脯脩而已但比羔雁雉鶩之禮爲輕故先儒以爲至薄也然傳記所謂束脩皆泛交之辭非專指弟子見先生之禮惟大唐六典云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杜佑通典云唐開元禮有皇太子束脩國學生束脩州縣學生束脩皇太子束帛一篚凡五匹酒一壺凡二斗脩一案凡三脡州縣學生束帛一匹酒一壺凡二斗脩一案凡五脡而十脡爲束之說古今蓋不相通焉

反坫

鄭玄氏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其上

元按鄭玄註以坫爲主者獻酬反爵之處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玄皆註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又內則云士於坫一孔彥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作土坫庋食也又士虞禮云苴茅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又既夕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又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玄於內則士虞禮既夕篇之坫俱無所註惟於士冠禮之坫則註云坫在堂角豈非反爵之坫有難盡通者乎坫字從土凡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專爲反爵設也爾雅云垝謂之坫郭璞註云在堂隅坫端也邢昺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也然鄭註反爵之坫則因兩君之好爲飲酒故耳本文謂坫之反而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宇耳據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諒陰

孔安國氏曰諒信陰猶默也

朱子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吳程氏曰諒陰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爲梁庵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堊室而遂以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

許謙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丈夫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斜倚於牆外被以草夾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帷幃天子則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元按孔氏以陰爲默默者不言之謂然諒陰之下又云三年不言則語意重複矣尚書諒作亮說命又云王宅憂亮陰三祀無逸篇云乃或亮陰三年

不言禮記陰作闇喪服四制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廬也廬有梁者所以柱楣也又儀禮喪服篇云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翦屏柱楣既練舍外寢鄭註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也賈疏云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又禮記喪大記篇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宫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宫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隱者爲廬鄭註云宫謂圍障之也隱者謂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也天子諸侯之居廬當在未葬之前諒闇則在既虞之後滕文公五月居廬是也又晉書云武帝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至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詔羣臣議皇太子亦應除否於是盧欽魏舒杜預等以古之諒闇三年乃除服心喪三年天子居喪齋斬之制既葬而除降服而諒闇以終制於是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是以諒闇爲心喪三年也是時羊祜傳玄摯虞范宣等皆議古禮天子服喪三年非心喪三年蓋合孔子通喪之說惜乎晉主不從焉

臨喪

馮猗氏曰臨喪謂臨他人之喪

元按臨當讀作去聲韻書云衆大哭曰臨禮記云臨喪則必有哀周禮云王弔臨註云以尊適卑曰臨然歷代喪禮有舉臨之制以卑適尊亦曰臨不知稱自何時也

大葬

孔安國氏曰君臣禮葬

元按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註云別尊卑也又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註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蓋自卿大夫以上之喪謂之大喪則其葬亦謂之大葬孔子嘗爲司寇大夫之官既去位無家臣則不得大葬也

禱

朱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

元按周禮小宗伯之禱祠鄭宗人家宗人之禱祠皆爲國有大故大烖非爲疾病也惟女祝掌內祭祀禱祠之事以時招梗禬禳以除疾殃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而儀禮亦云疾病乃行禱于五祀子路請禱而孔子拒之者恐人馳情於溟漠之中所以建人極也故晉侯有疾卜者謂祟也而子產貴之君身齊侯疥痁祝史將誅也而晏子勸其修德楚昭王有疾不祭河也而孔子歎其知道豈無故哉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觀聖人之所謂卜則知聖人之所謂禱也子路問事鬼神其請禱也固宜

誄

孔融氏曰誄禱篇名

元按古論語誄作讄說文云累其事以求禱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其稱誄曰者必祈禱之書如大祝所掌六祝六祈之辭而子路引之以證有禱之禮也集註以誄爲哀死之辭饒魯以誄爲祭文之類謬矣

舞雩

元按雩祭名有二義一祈穀一因旱也春秋書大雩又雩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此因旱而雩也左傳謂龍見而雩詩序謂春夏祈穀而雩上帝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建巳之月龍星始見天子乃雩祀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祀穀實蓋聖人愛民心切故爲百穀祀帝祈膏雨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註云夏雩總祭五帝是也魯之舞雩在城南故魯以南門爲雩門鄭玄謂雩壇在南郊之旁蓋有所據春秋緯考異云雩者呼嗟求雨之名月令云大雩用盛樂故雩而舞者樂之容也周禮舞師暵則用皇舞謂染鳥羽五采象鳳凰之羽以爲舞也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乃女巫執皇而舞也蓋女與皇皆陰類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或亦古者達陰之意也漢承秦焚之後雩禮已廢而漢儀所稱雩壇惟指龜山沂水爲言皆魯之雩壇至漢尚存管郎其地舉雩祀耶夫古之雩帝必升煙而祭之雩則謂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陽方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古之雩樂以舞爲盛而齊之雩則尚謳歌而已非古制也賈公彥釋周禮司巫帥巫舞雩之說乃謂帥女巫兼男巫舞也且引曾點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爲證謂舞人必有童冠是以點爲司巫矣可詭哉

儺

朱子曰儺所以逐疫

元按儺作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月令云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云此難難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歷大梁昴

宿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是也此難天子諸侯得爲之月令又云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註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日至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是也此難惟天子得爲之月令又云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註云此難難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之大難者下及民庶皆得難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耳

論語類考卷第十二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三

應城陳士元著

樂制考（目十三）

瀟山陳　春校

八佾

馬融氏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舞於家廟故孔子譏之

服虔氏曰每佾八人天子用八爲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用二爲二八一十六人

元按左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降服虔云每佾八人自上及下行皆八人也何休杜預孔穎達正義亦皆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爲四四十六人士二二爲四人皆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也且以服虔爲非而孔融邢昺解論語亦同何休杜預之說朱子集註並行前二說曰未詳孰是以愚論之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音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若每列遞減至士止餘四人則八音不具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禮記祭統云八佾以舞大夏又子家駒對昭公云八佾以舞大武大夏文舞也大武武舞也舞之大槩不外文武二端而已商頌萬舞有奕衛風公庭萬舞魯頌萬舞洋洋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云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周禮樂師掌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蓋古之祭祀備樂必備舞鄭衆云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玄云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二說不同然舞於季氏之庭者或用羽舞耳考仲子之宮惟問羽數是知祭廟以羽也

雍徹

朱子曰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元按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註云徹者歌雍賈公彥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耳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

韶舞

孔安國氏曰韶舞樂名

元按樂記云韶繼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尚書云簫韶九成左傳云吳季札見舞箾韶周禮大司樂云舞大韶以祀四望又云九磬之舞舞者容也音在其中矣磬與韶同

聞韶

元按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路史亦云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齊致陳樂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然史記世家無陳完以韶樂奔齊之語朱子亦謂此無所據故集註不取焉蓋齊之有

韶非敬仲所能致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王賜太公也魯亦有韶箾孔子不於魯聞之者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偶聞於齊也其後晚年歸魯而正魯樂豈非韶之遺音在齊而孔子能傳之也哉儀禮通解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孔子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或云子在齊聞韶音三月字其音字之誤與

武

孔安國氏曰武武王樂也

邢昺氏曰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

元按元命苞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又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如是則武爲文王樂名而云武王樂者文王武功未畢至武王始成武功故周公作樂以武爲武王樂也春秋傳云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據此則武樂止於六成而已

成

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

元按孔安國云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書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樂記謂武樂六成而陳氏樂書卽云文樂九成武樂六成愚竊疑之蓋六成乃樂之小成而九成其大成也以黃鍾爲宮無射爲商夷則爲角仲呂爲徵夾鍾爲羽皆以黃鍾起調黃鍾畢曲而和之以大呂是爲一成以太簇爲宮黃鍾爲商無射爲角林鍾爲徵仲呂爲羽皆以太簇起調太簇畢曲而和之以應鍾是爲二成又奏姑洗之宮至林鍾之羽而和之南呂是爲三成又奏蕤賓之宮至南呂之羽而和之以林鍾是爲四成又奏夷則之宮至應鍾之羽而和之以仲呂是爲五成又奏無射之宮至大呂之羽而和之以夾鍾是爲六成又奏夾鍾之宮至姑洗之羽而舞之以雲門是爲七成又奏林鍾之宮至南呂之羽而舞之以咸池是爲八成又奏黃鍾之宮至應鍾之羽而舞之以九韶是爲九成蓋九變而復返於黃鍾之宮故爲樂之大成也

亂

朱子曰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元按魯語閔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氏云凡作篇章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變章亂節故謂之亂許謙氏云亂有二義篇章旣成撮其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樂記云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又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則謂金聲之亂非歌聲之亂矣

弦歌

朱子曰弦琴瑟也

元按周禮瞽矇掌弦歌爾雅云徒歌曰謠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後謂之歌曰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有琴瑟從之也記云無故不徹琴瑟故知子與人歌而善必有琴瑟以和從其聲孺悲必取瑟而歌此古人所以不徒歌也

鍾鼓

胡祖義氏曰鍾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

元按世本云黃帝命垂造鍾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禮記云垂之鍾蓋垂爲堯時鍾工而山海經則以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鍾鍾制載於考工記者其詳鍾體之別五有銑有于有鼓有鉦有舞鍾柄之名二有甬有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斡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有十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鍾特縣非特縣者編鍾也虞夏之時小鍾謂之鍾大鍾謂之鏞書云笙鏞以間詩云虡業維鏞鏞鼓有斁註云鏞大鍾是也周之時大鍾謂之鍾小鍾謂之鎛鎛卽編鍾又謂之歌鍾伶州鳩云大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是鍾爲大器鎛爲小鍾而周禮鎛師註云鎛如鍾而大謬矣鼓之制蓋始於伊耆氏及少昊高辛帝堯而有虞氏謂之搏拊夏后氏加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禮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云應朄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爲倡始之鼓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考工記云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言鼓之難爲良也夫樂器多

矣而孔子惟槩鐘鼓者孟子云金聲也者始條理者也樂記云會守拊鼓荀卿云鼓爲衆聲之君是鐘鼓皆樂器之首也鍾聲鏗鏗以立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周禮春官樂師以鐘鼓爲節鍾師以鐘鼓九奏夏地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是鐘鼓交相爲用故作樂者首稱鐘鼓云

鼗鼓

朱子曰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元按韻書鼗一作鞉又作鞀陳氏樂書云鼓以節之鼗以兆之蓋八音兆於革音而鼗以兆其節奏也月令云脩鞀鞞世紀云帝嚳命垂作鞀鞞蓋大者謂之鞞鞞一作鼙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鞀即鼗也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然作樂有鼓必有鼗故周禮大司樂有雷鼓雷鼗靈鼓靈鼗路鼓路鼗鄭玄註云雷鼓雷鼗皆八面工十六人乃以二人直一面左播鼗右擊鼓也靈鼓靈鼗六面工十二人路鼓路鼗四面工八人所謂鼓方叔播鼗武者豈非方叔掌擊鼓之工而武掌播鼗之工乎商頌云置我鞉鼓則鞉與鼓同置似無擊播之異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也懸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呂氏春秋云武王有誡謹之鞀而堂下之樂必先鼗鼓者即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誡之意也鼓人救日月冥氏攻猛獸司馬行軍皆用鼓而不用鼗其賜子男之樂則以鼗將之而不用鼓惟作樂則鼗鼓皆備也

磬

朱子曰磬樂器

元按磬制或謂黃帝使伶倫爲之或謂堯毋勾氏爲之或謂叔爲之明堂位云叔之離磬離磬特縣之磬非特縣者未必不始於伶倫勾氏也山海經云少華山之陰鳥危山之陽嵩山涇水之中皆多磬子擊磬於衛金履祥云磬編磬也以玉爲之夫磬有石有玉玉磬球也書言鳴球又言大球在東序詩言大球小球是也若編磬則編小磬十有二以應十二律或以石爲之不必玉也編磬又謂之頌磬儀禮云鼗倚於頌磬西紘是也孔子學琴於襄豈亦嘗學擊磬於襄也耶

瑟

元按世本云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路史云朱襄氏使士達作五絃之瑟名爲來陰又云伏羲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通曆云伏羲瑟二十五絃漢郊祀志云伏羲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因破爲二十五絃補史記云神農作五絃之瑟樂書云瞽瞍之瑟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五絃爾雅謂樂音不過乎五故五絃十五絃爲小瑟二十五絃爲中瑟五十絃爲大瑟然又以爲二十六絃者蓋合陰數也爾雅云大瑟謂之灑古者琴瑟相和未嘗偏用書云琴瑟以詠詩云鼓瑟鼓琴琴瑟在御明堂位云大琴大瑟小琴小瑟四代之樂器是也然孔子非孺悲惟鼓瑟而由與點之在聖門亦惟鼓瑟而未嘗兼琴者何也登歌琴瑟惟王者備焉詩云並坐鼓瑟又云何不日鼓瑟專用瑟也

鄭聲

朱子曰鄭聲鄭國之音

元按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夫所以當放也夫鄭衛之聲皆淫而孔子獨云鄭聲淫者舉其甚者言之耳衛詩自淇澳至木瓜凡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自緇衣至溱洧凡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此鄭聲之淫所以甚於衛也

論語類考卷之第三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四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兵法考（凡十）

三軍

朱子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

元按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又有小師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丘葵氏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鄉制也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軍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此制一定則士不待選將不改設有事置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集之擾無廩給之費此先王之所以足兵也愚竊謂不然比閭族黨州鄉乃田里不易之制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則於征伐之時以見在調發之兵而編定之耳蓋當其無事兵藏於農及其有事自依司馬法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六十四井之內五百七十二家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中取其七十五人籍於司馬而民力始寬其七十五人非盡調發爲兵也又按司馬法通十爲成成百井八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八百家之中可任用者二千人二千人之中調發三十人而已是籍於司馬者一成之中百二十人有奇四分當兵之數發兵一分之强以起軍旅而民力愈寬安得謂伍兩卒旅軍師卽依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哉况軍旅之起有六司馬將之以行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發兵時始置安得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皆帥兵以行而將不改置士不待選哉彼徒見軍制與鄉制之數相合而卽以軍出於鄉然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有比閭族黨州鄉猶遂有鄰里酇鄙縣遂也在鄉者無一家非兵而在遂者獨佚焉何其厚遂薄近如此哉天子六軍姑勿論且以大國三軍言之伍五人兩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出車一乘百人爲卒三卒三百人出車四乘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三師七百五十人出車百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而大國千乘共計六軍乃總三鄉三遂之全數其實互調發止取其半故曰三軍耳豈謂三軍皆三鄉之民而無三遂之民哉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穎達疏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也又坊記疏云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左傳疏云古者用兵先取之鄉鄉不足取之遂遂不足取之公邑采地然則軍制兼出鄉遂而不專於鄉也明矣魯頌閟宮篇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鄭玄註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管子小匡篇云三分齊國以爲三軍萬人爲一軍三軍敎士三萬人則其數又與魯頌合或者乃以一軍萬人爲古法而周禮一軍之數多二千五百人爲妄加之數此又執一之見也

師旅　軍旅

朱子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元按易彖云師衆也爾雅云師旅衆也凡詩書言師與旅訓多以衆爲訓古人稱兵或云師旅或云軍旅皆世俗之常語初無二義書云班師振旅此卽師旅之謂周制旅積而爲師師積而爲軍而小宰大司徒小司徒鄉師封人鼓人縣師保氏遂師稍人鬯人典瑞小史大史典路司右旅賁氏大僕銜枚氏象胥皆有軍旅之文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學又曰王孫賈治軍旅子路曰加之以師旅蓋軍旅師旅之稱皆常語也

帥

邢昺氏曰帥謂將也

元按周制統軍曰將統師統旅曰帥統卒曰長統兩曰司馬統伍亦曰長是帥者統師與旅者耳謂之三軍則爲軍將者三人爲師帥者十五人爲旅帥者七十五人爲卒長者三百七十五人爲兩司馬者一千五百人爲伍長者七千五百人今曰三軍可奪帥則又以統乎三軍者言之是帥之爲言通乎上下之稱也管仲軍令云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是帥也者主也可以上下稱者也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孔穎達疏云長與帥其義同夫周禮五人二十五人皆稱長牧誓千百人亦稱長是三軍可以稱帥亦可以稱長也

陳

朱子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

元按傳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春秋之時列國相攻非復成周之舊制矣蘇軾氏謂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數奇而不齊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變而不可敗管仲變其制以萬人爲軍三軍三萬人如貫繩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故可以取勝愚因是考之變周制者不獨齊

有內政而已秦楚晉鄭魯衛皆非舊制秦作陷陣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鼓轀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陳每陳各千九十四人又有獨比參伍烈火隊官曲部校裨軍之稱此秦制也楚武王作荊尸以伐隨又授師子以立陳法其後又有左孟右孟兩甄之陳至莊王又以三軍爲正軍二廣爲親軍游闕爲游兵而陳之左右分爲二拒此楚制也晉獻公作州兵文公作上中下之三軍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又置三行又更爲上下新軍此晉制也鄭則有魚麗鵝鸛之陣著於左氏春秋傳此鄭制也魯成公作丘甲每甸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三桓改作三軍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此魯制也衛有王孫賈治軍旅其制雖不得見而陳法必與列國異故靈公問焉而孔子以爲未學者欲其先禮後兵耳孔子嘗曰我戰則克而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費人之亂以兵伐費人孔子豈眞未學者哉

兵車

朱子曰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金履祥氏曰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語云不以兵車蓋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云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胡安國云自伐山戎以前二千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未嘗與大衆出征伐也

元按韻書兵戎器也兵車謂以車載戎器以戰也司馬法所謂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已傳云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此五霸所以惟桓文爲盛與

干戈

孔安國氏曰干楯也戈戟也

元按干戈皆兵器干一名楯一名櫓即今旁牌方言云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詩云師干之試註云干即楯也楯上施紛而後可持費誓云敿乃干註云敿繫也楯之紛也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又干之爲言扞也牧誓云比爾干註云盾以扞敵左傳成公二年齊侯抽戈楯以冒之是也戈似戟周禮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註云戈今時句孑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考工記云冶氏爲戈戟戈則兩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戟則三刃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又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戟柲一丈六尺詩云修我戈矛又云脩我矛戟是戈與戟不同而鄭玄以戈爲句孑戟者蓋以漢制言耳漢時戈有旁出者爲句孑亦名胡孑顧命云兌之戈在東房又云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而不言戟者豈非以戟長於戈不可以施於東房階戺之間耶故知戈與戟形相肖而長短大小不同朱子集註以戈爲戟未之考耳若謂戈爲短戟可也

九合　一匡

邢昺氏曰九合者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朱子曰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元按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周公太公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書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朱子謂九作糾蓋據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糾亦其證也公穀諸不考乃直以爲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然齊侯之會十有五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兵車之會四豈有九合之數哉羅泌云九合者以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由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若乃兵車之會則莊公十四年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公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年伐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一匡天下者也夫以九合爲葵丘之會是矣而又以一匡天下爲兵車之會豈孔子所謂九會一匡者有二旨耶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曰齊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緊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隰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也師曠侍瑟笑之平公問焉對曰凡爲人臣猶庖丁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隰朋熬煎之賓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强之是君之力也夫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之盛舉也而孔子以爲管仲之力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而不及桓公者何也蓋以桓公當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而不當挾天子以九合諸侯耳詩於衛風存木瓜所以美桓公也而齊風則於桓公無述焉然則桓公本無伊周之志而管仲器小不能引以大道其身沒而國亂也宜哉

請討

朱子集註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黃震氏曰沐浴而朝告於哀公君臣之義盡矣黃以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爲未是也

元按楊愼氏云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兵主何所爲發若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適逃主也獨往則刺客庳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此在論語註第一疑而不通卽有疑者亦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隱公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論語此章而繼之曰然則鄭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蓋指宋陳之國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朱子集註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殊非胡氏之本意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奔殿

馬融氏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

金履祥氏曰殿兵家所謂斷後也

元按司馬法謀帥篇云夫前驅啓乘車大殿倅車屬焉註云大殿卽大殿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註云先驅前鋒軍名大殿後軍名王孫揮爲前鋒帥穀榮爲御夏之御寇爲大殿後軍帥商子游爲御故曰殿在軍後也哀公十一年齊爲郞故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樊遲請踰溝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然則孟之反爲殿者爲右師之殿耳是時顏羽邴洩俱在右師而同奔其左師有冉求爲帥管周父爲御樊遲爲右乃獲齊之甲首八十而不與右師同奔者豈冉求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皆其所自選而季氏所益之甲七千人皆其精兵也耶

論語類考卷第十四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五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宮室考　目三十

宗廟

陳祥道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廟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遷諸侯無二宗大夫無二廟其遷毀之次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季本氏曰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孔穎達云夏無太祖宗禹惟五廟殷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文武二祧當時謂之廟如詩所謂於穆清廟是也或以文武二世室亦禮家之附會耳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春秋武公煬公桓公僖公皆稱宮魯公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稱所謂世室屋壞者蓋指祧主所藏之處也古者祧主

未瘞之前雖其世在太祖之上必別有一屋以安神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焉此以同堂異室為義故不曰某宮某廟而曰世室屋也禮家以為祧主藏於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苟藏於夾室則祭有不及祧主之時其祝號筌磬之聲豈不徹於一壁之外何以委遠祖之靈乎周禮有先公之祧是祧以世分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

元按宗尊也尊奉之廟故曰宗廟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註云世室者宗廟也重屋者正寢也三代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同制也夫周之明堂有五室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則明堂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必有太室書云王入太室祼註云太室清廟也則明堂亦為清廟矣又月令以五室皆為太廟則太室亦為太廟矣古人建國左祖五廟乃在雉門之左而明堂則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註云五寢之廟蓋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於周禮而見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也朱子云一世各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宋祁氏云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朝後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始於秦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門謂之門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夫謂東西廂者即夾室前堂也寢廟後宜有道有闈門有閤門或謂閤門在廟門外然說文以閤為門旁戶耳豈得在廟門外哉朱子謂堂下之壁闈門在焉婦人入廟由闈門闈門如今東西掖在旁壁夫闈門既為婦人所由則當在廟屋之後而男子所由為閤門當在廟屋之前矣孫毓氏云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各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彥氏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門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閤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夫謂東行至太祖廟者自外門入折而東也蓋以路寢門為內門又謂之中門則天子諸侯之雉門也其外門則皐門也入外門而曲折以入於廟門則大門在雉門之外而為皐門可知矣是公彥之說與孫毓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者不同既云太廟西有三閤門則東亦以此為定規而無所容世室矣然則世室豈必居於太祖左右而列於昭穆之上哉

太廟

朱子曰太廟魯周公廟

元按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氏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此魯之太廟所以為周公廟也春秋成公三年新宮災六年立武宮定公元年立煬宮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又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然則諸侯蓋不止於五廟

矣又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夫太廟為周公廟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見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主藏于世室以世室僅可藏主其制不廣不可以周公就文王故遷文王主禘于周公廟也文王遷就其廟則周公元妃安得不退避後寢乎昔人有女主退避之說蓋以此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明年春刻桓宮桷皆非禮也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僭甚非周公所定侯國之禮制矣孔子之每事問也豈無意哉

朝廷

朱子曰朝廷政事之所出

元按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自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內朝即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恆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也杜佑云天子路寢門有五其最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皐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兩觀之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臺燕朝即路寢之朝太僕掌之陳祥道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禁此言天子之朝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又

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天子有五門而諸侯惟有皐應路三門而已明堂位稱魯公之宮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名制二兼四是魯無皐門應門矣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庫門在雉門外矣郊特牲云繹于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也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明矣又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註云神事謂祭祀也民事謂頒政事也然則孔子之在朝廷蓋在外朝也

公門

元按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之處蓋應門也曲禮云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褻入也又考工記云應門二徹參个註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徹轍也二徹之內八尺參个三八二丈四尺也此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禮則有降殺其門或狹於此然聘禮乃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三个爲證豈門制或有同與

中門

朱子曰中門中於門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

元按爾雅云棖謂之楔註云門兩旁木蓋門有二扉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出入故玉藻云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謂右扉之中也又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又燕禮與大射禮俱云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論語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闑東況敢中門而立乎

履閾

朱子曰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

踐閾

元按爾雅云柣謂之閾郭璞孫炎皆註爲門限邢昺云經傳諸註皆以閾爲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柣

過位

朱子曰位君之虛位謂門屛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元按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疏云依狀如屛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玄註云依如今綈素屛風斧謂之黼是也依一作扆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門屛之門謂之宁卽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屛其屛在路門外諸侯內屛其屛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屛內諸侯當在屛外門內此爲不同耳朱子謂人君宁立饒魯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公西赤束帶立於朝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是也孔子過君之虛位者蓋國有朝會則君立於門屛之間而卿大夫士之朝位各列於門外之東西故孔子入門之時須過門屛之間以就朝位君猶未視朝故云虛位也

蕭牆　樹塞

朱子曰蕭牆屛也又曰屛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屛於門以蔽內外也

元按邢昺氏云蕭之爲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屛而加肅焉是以謂之蕭牆金履祥氏云謂之蕭牆者雖設屛以限內外而蕭疏可以通望內外如漢罘罳之類夫旣曰蔽內外而又曰蕭疏通望非牆屛之制矣蓋因明堂位云疏屛天子之廟飾註云疏刻也屛樹也刻爲雲氣蟲獸如今桴思也桴思一作罘罳故金氏以屛爲罘罳耳然漢之桴思乃闕上小樓雖蕭疏通望而非蔽內外之屛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屛以木爲之高八尺足高二尺漆赤中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設於門內大夫士設於庭中爾雅云屛謂之樹註云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又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註云旅道也樹所以蔽行道也夫魯之季氏有蕭牆齊之管仲有樹塞皆以大夫而僭諸侯之制者也

宮牆

朱子曰古人宮外惟有牆無今人廊室

元按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註云同室而兩名也古者宮室上下通稱莊子云黃帝築特室管子云堯有衢室之問帝王世紀云堯見舜處於貳宮而孟子則謂之貳室又曰宮室之美又曰取諸宮中則宮室可以通稱至秦漢以後始以宮為至尊所居之稱耳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左傳云有牆以蔽惡是也夫有宮則有牆及肩之牆士庶人之牆也窺見室家之好室家亦謂之宮禮記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是也數仞之牆天子諸侯之牆也不見宗廟之美宗廟亦謂之宮詩云公侯之宮春秋桓宮僖宮是也故子貢以室家之牆與宗廟之牆總謂之宮牆云

阼階

朱子曰阼階東階也

元按說文云階升也謂設級以升也考工記云夏后氏九階註云南面三三面各二故為九階竊謂堯時土階三尺夏制當崇於唐虞而有九級之階非為四面共設九階也古者堂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由東西序以上地道尊右故右為賓階東方仁也主人居之故左為阼階阼階主人之階也天子之尊其堂亦惟兩階君立於阼以賓延其羣臣所以下之也曲禮云踐阼臨祭祀註云天子履主階以行事也自秦皇始中為甬道亢然自尊而有中階矣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夫中階之名不經見惟明堂位言之蓋明堂位乃秦漢人所撰也孔子朝服立阼階孔安國謂廟之阼階蓋以大夫服朝服以祭神故用祭服以依神也而朱子不言廟者豈謂孔子立於主人之階而以賓禮待鄉人也耶

堂室

朱子曰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

元按說文云堂殿也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滿實於中也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高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蓋古人前堂後室負陰而抱陽堂向明以中為尊室朝生氣以右為尊室南為堂堂之中為兩楹之間室則左右為東西房而堂之左右則通達顯明不間隔者也

奧

元按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邢昺氏云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

竈

朱子曰竈者五祀之一

元按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月令云孟夏之月其祀竈又云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莊子云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何孟春氏云是賓位也古人穴地為竈故席地可憑其觚今人稱竈東廚尚存其旨史記云李少君以祀竈術見武帝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自漢以來始有竈神之稱淮南子云炎帝死為竈神路史云蘇伯死為竈神東觀漢記云陰氏臘日晨炊見竈神以黃羊祀之抱朴子內篇云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宋史云彭介夜聞廚宇有聲竊之見一人具王者服曰我竈君也為公理家事耳又莘君內傳及雜五行書述竈神事甚繁蓋人心徼福而撰奇如此仲尼不語神怪非此類也哉

牖

朱子曰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元按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孔穎達氏云病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則暫移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金履祥氏云北牖之牖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壁開西北角有小圓窗名扉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夫牖墉不同墉牆也牖窗也書云既勤垣墉謂牆也易云納約自牖謂通明之窗也

長府

鄭玄氏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

元按周禮天官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之職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財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府猶聚也言貨財所聚也魯國聚財之處名為長府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以伐季平子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則長府蓋在宮內其亦魯之內府也乎

廄

邢昺氏曰廄焚謂孔子家廄被火也

許謙氏曰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為乘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廄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皁有趣馬繫有馭夫廄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

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爲邦國之廏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圉牧者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駑馬三閑馬與人數亦如之故廏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

元按家語雜記皆載此事而家語乃云國廏故許氏據之以爲邦國之廏夫既爲國廏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邢氏以爲孔子家廏者因其退朝而知之也雜記云廏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孔穎達疏云廏焚孔子馬廏被焚也是廏乃孔子之私廏故於退朝而後問耳

節棁

包咸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

朱子曰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

元按爾雅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閞謂之槉栭謂之楶註云棁侏儒柱也閞柱上欂也亦名枅又名楮楶即櫨也疏云杗廇柱也其梁上短柱名棁一名侏儒柱以其短小也閞者柱上木名又謂之槉又名欂又名枅柱上方木是也又名楮是一物而五名也栭一名楶又名節即櫨也謂斗栱也據此則節爲櫨而非欂矣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註云山節刻欂櫨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又禮器云管仲山節藻棁註云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疏云欂櫨亦名節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據此則節之名總爲欂櫨矣又熊氏以栭上著木穩謂之欂櫨即今之楮木則節與欂櫨異矣蓋古今宮室之制方言稱謂不同如此尚書益稷篇云山龍華蟲又云藻火粉米疏云山取其靜鎮且能興雲雨藻取其有文此

古人服制之法象也今以山藻爲宮室之象者豈亦取此義與

居蔡

朱子曰居猶藏也

元按周禮龜人云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鄭玄云六龜各異室也孔穎達云龜有六室六龜各入于其室然古者藏龜之室惟天子諸侯得爲之臧孫以大夫而僭焉且有山節藻棁之奢以諂事鬼神故孔子以爲不智

市朝

朱子曰肆陳尸也

吳仲廷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云晉殺三郤尸諸朝殺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應劭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元按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面朝後市市朝一夫註云王宮所居面猶向也一夫謂各方百步之地也又秋官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辯其訟獄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謂肆猶申也陳也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且引論語肆諸市朝爲陳尸之證又掌囚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又掌戮刑盜于市蓋刑於市者即禮記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也凡罪當死不在八議而後可以戮於市公伯寮愬子路之罪揆之周制未知合至死否而子服景伯力能肆諸市朝則魯之士師不受中協日者多矣宜乎柳下惠直道而三黜也

論語類考卷第十五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六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飲食考　目十八

醯

朱子曰醯醋也

元按周禮有醯人掌五齊七菹註云齊菹須醯而成集韻云醯酸味也釋名云醯苦酒也六經無醋字漢書始見

醬

馬融氏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朱子曰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元按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說文云醬醢也集韻云醬醢也周禮膳夫云凡王之饋食醬用百有二十甕註云醬謂醯醢也今人則謂醯爲醋不謂醬爲醯矣風俗通云雷不作醬世謂令人腹內雷聲王充論衡云作豆醬惡聞雷欲人急作不欲積久也太平御覽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是又以醢即醬也

祭肉

元按祭肉謂之胙左傳云宰孔賜齊侯胙史記云天子賜楚成王胙是也胙亦謂之福說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云胙致福肉也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致福謂進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申生致胙於公而國語則謂致福於公是福即胙也祭於公君廟之胙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胙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胙可知胙肉生曰脤熟曰膰孟子云膰肉不至謂熟胙也

腥

朱子曰腥生肉

元按生肉有腥氣故謂之腥少儀云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註云殺腥氣也周禮庖人秋行犢麛膳膏腥註云膏腥雞膏也此特論因時煎和之法然凡肉之生者皆謂之腥不獨牛羊雞魚而已又飲食之穢者亦皆謂之腥書云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是也又郭璞註爾雅云飯中有腥謂有生米也

膾

朱子曰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元按朱子之言出少儀鄭玄註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臠切之然後報切之金履祥云報切之者再橫切也詩云炰鼈膾鯉內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言不得兼用也

魚餒

朱子曰魚爛曰餒

元按爾雅魚謂之餒郭璞云餒內爛也春秋僖公十九年梁亡公羊傳云梁亡魚爛而亡也何休云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

肉敗

朱子曰肉腐曰敗

元按爾雅云肉謂之敗郭璞云敗臭壞也說文云敗毀也集韻云敗破也故兵陣外破者曰敗肉謂之壞者腐自外入也

肉味

元按說文云味滋味也味有五酸鹹甘苦辛周禮瘍醫云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是也

市脯

元按禮記云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鄭玄註云脯析乾肉也東方朔云乾肉爲脯周禮腊人掌乾肉凡脯腊之事註云薄析曰脯夫脯爲薄析之乾肉則朱子釋束脩以爲脯者非也

沽酒

元按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月令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酒經云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䴵甜醹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沽酒集註以沽爲買然鄭玄註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爲功惡者爲沽也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酒耳

食精

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

元按春秋運斗樞云粟五變而烝飯可食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關津九章云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粺飯五十鑿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風土記云精析米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糳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糳異矣

薑食

朱子曰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元按內則云楂梨薑桂又云屑桂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爲庶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夫雖齊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

可知史繩祖學齋佔畢云王介甫問不撤薑食之義於劉貢甫貢甫善謔隨對曰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智者過於道孔子以道教人故勸人食薑以愚其智耳其意蓋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朱子詠薑詩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古人格物之學一草一木無不精到如此

疏食

朱子曰疏食麤飯也

元按集韻云疏麤也故朱子以疏食爲麤飯韓子云孫叔敖爲令尹糲飯菜羹晏子春秋云晏子相齊食脫粟飯是也又孔安國云疏食菜食也蔬疏古字通用何春孟云蔬食乃乏米以蔬充食不但無肉耳東觀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是蔬食者非穀食矣論孟蔬食之云蓋如此

菜羹

元按爾雅云肉謂之羹郭璞云肉臛也爾雅云肉臛者儀禮所謂膷臐膮是也廣雅云羹謂之湆詩云毛炰胾羹左傳云穎谷封人食舍肉曰小人有毋未嘗君之羹戰國策云羊羹不偏是古人以肉爲羹也羹食自諸侯至庶人無等今云菜羹者以菜爲羹如內則所謂芼羹晉史所謂蓴羹也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藜羹不糝蓋藜羹以米汁糝之不糝者未成羹也史記云堯有天下粢糲之食藜藿之羹是也

饋

元按篇海云饋餉也凡以物遺人謂之饋如饋藥

饋車馬是也進食亦謂之饋周禮內饔選百羞以俟饋禮記云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是也又庖廚亦謂之饋易云在中饋是也歸孔子豚魯論語歸作饋

饋

盛饌

朱子曰饌飲食之也

元按弟子以酒食饌先生者常禮也主人以盛饌供賓者降禮也凡主人侍食於長者則親爲之饋既有盛饌則親饋可知曲禮云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註云饋進饌也孔子見盛饌必變色而作朱子以爲敬主人之禮者謂其親饋耳

亞飯　三飯　四飯

朱子曰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元按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爲尊之云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朱子云諸侯三飯故魯之樂師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愚謂不然亞次也亞飯之後有三飯四飯則亞飯之前必有初飯矣使魯止於三飯則於禮樂未甚僭也樂師又何以他適乎蓋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亦一日四飯所謂干繚缺者乃各飯時作樂侑食之官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耳

變食

朱子曰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元按不飲酒不茹葷之說出莊子葷者辛臭蒜蔔葷且不茹則他物可知此孔子謹齊之事愚嘗因是歎釋氏齊素之不經也釋氏以三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不飲酒不茹葷其說云天帝以大

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州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俗又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又謂唐時藩鎮蒞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甚多故不欲以其月蒞任他官則不爾也晉書禮志云穆帝納后不用九月爲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稱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然則正五九之忌月相承已久竟不曉其義何所取事起何時

車乘考　目六

殷輅

馬融氏曰殷車曰大輅

朱子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以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元按路輅古字通用正義云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爲大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是也註左傳者謂車行之道路故以路名之謬矣若然則門寢之制豈亦行於道路乎通典云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殷因鉤車而制大路周因殷路而制五路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又王后亦有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翟車貝面組總輦車組輓而孔子所謂殷輅蓋即周之木路也革路輓而漆木路漆而不輓錫在顱鉤在頷朱者勒之色飾者勒之飾樊纓以組爲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爲就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玉金象革四路皆有之木路則質而已尚書顧命云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註云大路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象輅也次輅革輅木輅也蓋周以玉輅爲大輅而殷之大輅則木而已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服虔以大路爲木路而杜預則以大路爲玉路蓋不知玉路乃周之大路而非殷之大路也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註云大路木路漢祭天乘殷之路謂之桑根車是已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註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尚質無別彫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殷有三路先路次路大路也然諸侯有先路次路亦有大路樂記云大輅天子之輅所以贈諸侯雜記亦云諸侯之賵有乘黃大路相隨以後路註云後路次路也蓋周之天子大路乃玉路而諸侯之大路則金路非殷之木路也左傳鄭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帥又僖公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定公四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衞晉以大路襄公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預謂賜魯衞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蟜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也

輗　軏　衡

包咸氏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又曰衡軛也

朱子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元按易云服牛乘馬是古者駕車或以牛或以馬也大車之轅直小車之輈曲輗者鉤衡木也輗端橫木端猶前也轅前橫木謂衡也衡亦謂之軛詩箋云車前曲木上鉤衡者謂之輈輈卽輗也輗前有軛謂曲木以駕牛肩而聯於橫木也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據周禮註則田車木路兵車革路乘車金路玉路象路然巾車所掌之服車有五皆可謂之乘車也吳伯宗云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鉤於衡衡下缺去七寸以扼馬頸使不得出謂之軛其軛之平處謂之衡衡與軛一木也輗所以鉤而就之耳

式　立

邢昺氏曰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

朱子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元按式與軾同古者乘車皆立惟老人與婦人坐乘耳然馬驟車馳有難於立故於車上橫立高木五尺五寸謂之較使乘車者依之以立焉或遇有所敬則當鞠躬故又橫一木高三尺三寸在較下謂之式有敬則俯躬而憑之又於式上橫一木二尺二寸謂之較詩云倚重較兮是已考工記云輿人爲車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云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又云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註云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其田車乘車皆與兵車之式同而曲禮則云兵車不式註云尚威武不崇敬也豈兵車戰時撤其式乎抑車式尚存而武人無所用式乎

執綏

邢昺氏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

元按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註云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綏二副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謂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少儀云以散綏升執轡註云散綏副綏也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註云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也又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此所謂綏卽孔子升車所執之綏也然綏之取義不一明堂位云綏謂大麾旌旗之屬詩云福履綏之箋云綏安也所謂綏之斯來亦取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綏註云未致爭而兩退曰綏司馬法所謂將軍死綏是也曲禮云武車綏旌註云綏謂垂舒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綏之註云綏下也此所謂綏皆與升車之綏不同

車中

包咸氏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

元按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云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蓋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四寸徑一圍三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包邢謂前視不過衡軛與曲禮異矣不內顧者卽禮所謂顧不過轂也轂居輪之中輪有三十輻周圍輳之外裹以革內置鐵輨而軸橫其中謂之轂孔穎達云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是也不疾言不親指者卽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車中不內顧古論語作車中內顧

執輿

朱子曰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

元按爾雅轡首謂之革郭璞云轡靶勒也又字林云靶轡革也是轡首卽革耳古者乘車駕四馬凡八轡詩云執轡如組孔安國氏云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朱子云轡今之韁也執轡乃僕御之事子適衛冉有僕故知此本子路御而執轡孔子代之也執轡而長沮曰執輿輿之疾徐在轡之操縱執者收攝在手之義執輿謂執轡止輿以待子路之問津也

論語類考卷第十六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七

應城陳士元書　蕭山陳　春校

冠服考第一　目九

周冕

邢昺氏曰冕者冠之別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制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袞冕十二斿鷩冕九斿毳冕七斿希冕五斿玄冕三斿斿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斿九玉侯伯七斿七玉子男五斿五玉孤三斿三玉大夫二斿二玉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名冕焉欲其位彌高而志彌下也

朱子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元按周禮司服云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羣祭小祀則玄冕註云袞卷龍衣也其衣五章裳四章鷩冕禕衣也其衣四章裳三章毳冕罽衣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希冕刺粉米無畫也其衣無文惟刺黻而已又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註云繅雜文之名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玉藻所謂前後邃延是也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一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一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者繅斿如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下皆朱綠又禮記云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爲藉冕而青紘謂之紘者以一組繫於左笄邊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之飾陳祥道所謂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因之以紘是也虞書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之十二章故通典云虞備十二章夏殷相襲不變而鄭玄註周禮冕服惟有九章其三辰則登於旗何其說之異也夫自堯舜垂衣裳至周而儀章日著孔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物之備尊卑有辨也蓋虞備十二章而周乃惟有九章乎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以別上下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而鄭玄則謂日月星辰之章乃魯禮也豈周制止九章而魯反有十二章乎鄭註之難據如此

韍冕

邢昺氏曰祭服謂之韍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韍之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皆有韍故稱禹韍冕左傳云晉侯以韍冕命士會蓋韍制雖同而冕制有尊卑耳周禮五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則晉侯以韍冕命士會者當是希冕也

朱子曰韍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

元按韍與韠制同而名異禮記作韍易作紱詩作芾記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蓋韠之色因乎裳而記謂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皆祭服之韠也君祭以冕服冕服朱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玄端玄端用雜裳可也故爵韠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縕韍所謂一命縕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爲物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則曰韠以色則曰縕以縕之質則曰韎韐蓋古人稱茜爲韎合讀茅蒐之音爲韎韐縕乃茜所染故稱韎韐也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以朱而諸侯朝王則亦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芾與紱同易之朱紱方來困於赤紱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蓋兵事服

韋弁韋弁纁裳故貴者以朱故卑者以韎韐也左傳云袞冕黻珽疏云黻韠同制也禮書云黻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與山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玄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惟天子備焉然則邢昺所謂尊卑黻制相同謬矣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先言黻者黻之制在冕之先也詩云常服黼冔註云黼黼裳也黼冔猶言黼冕也禹之黻冕雖無所考見然曰致美則比唐虞之禮有加但不如周冕之文盛耳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郊特牲云委積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是收者禹之弁名而毋追乃禹之冠名也

麻冕

朱子曰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爲之

許謙氏曰冕冠總名冕名五袞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五冕有九等其一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共九等天子用十二旒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冕弁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集註以冕爲緇布冠亦總名也

元按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亞於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於士皆可服爲夏殷之祭用弁蓋未嘗以弁亞於冕也而周制始以冕弁定尊卑之分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大夫雖可服冕而私家之祭則不敢用是冕與冠異也而集註以冕爲緇布冠者何也邢昺云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胡祖義云冕冠上板也緇布染布爲赤黑色故謂冕爲緇布冠麻冕績麻爲布以爲冕記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蓋古人不輕於纖纖以布爲重但以麤細色素爲吉凶以縷數爲差等八十縷爲一升升者登也登者成也禮朝服十五升布冠倍之古服冠冕最貴故以三十升極細之布爲之漢食貨志云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朱子謂古尺一幅闊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比今之極細絹古尺短於今尺若再盡十五升是又加一千二百縷則一幅當不止二尺二寸蓋以周尺之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則今尺之一寸計縷幾二百是一寸當爲百絡此所以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絲謂之純者絲之始纖素質未染故曰純也中古吉服雖用絲然猶以布爲貴故冠冕皆用布書云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是也至孔子時或有爲純冕者其用功省約而可從故孔子服周之冕者尚其等儀之辨而純冕從衆者取其儉不廢禮也

冕衣裳

朱子曰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

元按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服之亦有其時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其次則受遣奉冊服之書謂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非此二者不得服冕雖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已冕之旒衣裳之章皆視命數以爲隆殺不敢越也通典云上古衣毛後世以麻易之先制其衣後制其裳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故衣玄而裳黃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爲文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此衣裳之始也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其當朝祭之會而未爲魯大夫之時乎魯論語冕作弁鄭玄註云魯讀弁爲絻

玄冠

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

元按雜記云委武玄縞而後蕤註云玄玄冠也凡禮家稱玄端者玄謂玄冠端謂朝服惟玉藻所謂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諸侯玄端以祭乃指玄冕而言其餘玄端皆謂玄冠朝服也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冠玄冠又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註云玄冠委貌也委貌周冠名周語云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是晉侯亦服玄冠也玉藻又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齊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李日華謂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竊謂古者冬裘夏葛冬之朝服先服羔裘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始服玄端之衣與玄冠相配君臣視朝皆用之若祭用朝服則冬服亦當有羔裘矣是羔裘亦可以爲祭服而玄冠亦可以爲朝服但朝祭俱吉服故不以弔也周禮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註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絰大如緦之絰其服錫縗緦縗疑縗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縗爲弔服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縗而喪服舊說則以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非也素委貌乃庶人弔服而士當用弁絰疑縗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

弁絰也集註喪主素所謂素者如檀弓奠以素器之素言無文采也然弔祭之服其袂侈制與常服不同弁謂以白素爲弔服而已

章甫

朱子曰章甫禮冠

元按郊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註云道者常所服以行道之冠蓋周曰委貌殷曰章甫夏曰毋追毋追一作牟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銳章甫高四寸半後廣四寸前櫛周之委貌蓋亦損益乎章甫之制章者明也甫者丈夫之稱言冠所以表明丈夫也故公西赤服之而爲相是周人而用殷冠也輔廣云章甫緇布冠也與毋追委貌相比皆以漆布爲之是三代之冠不甚相遠也孔子殷人也居宋章甫者其亦思殷道也夫

端

邢昺氏曰鄭玄云端玄端諸侯日視朝之服蓋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王制云周人玄服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卽此云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卽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鄭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者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朝服也

元按周禮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有玄端素端則玄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鄭玄云端者取其正也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

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故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衣之袪侈則玄端之袂必端許謙氏云端衣名也布幅二尺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是也古者端衣或配以冕或配以冠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大戴記云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云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此配以冕者也冠禮云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左傳云劉定公端委以治民又云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晉語云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周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此配以冠者也夫周禮謂玄端爲齊服然諸侯與士又以爲祭服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冠端玄是也大夫士又以爲私朝之服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是也天子至士又以爲燕服玉藻云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云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是也卿大夫士又以爲朝服其視齊祭之玄端特易其裳耳凡爲擯相者當服朝服聘禮云使者朝服帥衆介是也故公西赤云端章甫願爲小相而陳祥道乃云齊祭之服尚玄若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其意蓋據儀禮云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云主人朝服既冠服玄端雜記云公襲朝服一玄端一皆以朝服與玄端竝言故謂玄端非朝服也蓋不知齊祭之玄端上衣下裳俱用玄非齊祭則其玄端乃衣玄而裳不必玄也朝服之衣用玄端而尊卑以裳別豈可謂玄端非朝服而不可以擯相也哉

朝服

孔安國氏曰朝服皮弁服

元按孔氏以朝服爲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註云此臣與君視朔之服也故孔氏以皮弁爲吉月之朝服然鄭註又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也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又素衣麑裘爲視朔之服是冠與衣之色俱白矣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註云皮弁之衣用緇布而裳則積素以象皮弁耳此又與素衣麑裘不合也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註云韋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皆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皆二采此皮弁之制也記云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朔視朝朝服以日視朝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祭儀云君皮弁素積以巡牲又云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又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然則皮弁之服豈但施於視朔而已哉蓋皮弁乃天子至士通用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喪考之則皮弁之上有爵弁以周禮司服考之則皮弁之上有韋弁但不如皮弁之用爲多也孔子於吉月必朝服而朝者蓋致仕不忘其君而孔邢俱以朝服爲皮弁服其或以爲君不視朔乃服視朔之服以存禮也乎若夫因君視疾加朝服拖紳者乃玄端常朝之服因鄉人儺而朝服立阼階者乃祭服耳蓋大夫祭以朝服冠以皮弁服祭服以存室神也

帷裳

王肅氏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

朱子曰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

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元按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衣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輔廣云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於要之兩旁爲襞積卽今衣褶也陳傳良云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殺也者謂要殺於齊一半也

論語類考卷第十七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八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冠服考第十一　目十七

紳帶

邢昺氏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

朱子曰紳大帶之垂者

陳祥道氏曰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緇素因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辟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縪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韠蓋亦長二尺五寸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黃以凡帶爲有司之帶以率爲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爲裨以二寸爲士帶廣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單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

元按古人之帶二有革帶有大帶革帶以皮爲之用以懸佩亦以繫韍在裳之上衣之內易云鞶帶內則云男鞶革玉藻云革帶博二寸士喪禮云韐帶搢笏左傳云鞶厲游纓揚子云繡其帨鞶是也旣服革帶然後於衣上加以大帶大帶以繒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卽今深衣之帶詩云垂帶而厲毛萇杜預皆以厲爲帶之垂者是也玉藻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紳韠結三齊註云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爲三齊也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之色當與韠同而大帶施於衣上其朝祭常服之制及君臣貴賤之等必有不同也故公西赤之束帶立朝與孔子之朝服拖紳皆朝服之帶而子張所書之紳非居士之錦帶則弟子之縞帶耳

佩

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許謙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衝牙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石也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狀如錐貌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

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玉藻又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鹽鐵論云子思銀佩

元按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君子居喪則去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而爵韠去喪則無所不佩詩云雜佩是也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故非辟之心無自入也然商制佩綬長短無所考見漢制貴者綖長三尺二寸卑者綖長三尺佩之綖曰綖所以貫玉也蓋與紳相比矣豈古制亦若此與

紺緅飾

邢昺氏曰紺玄色緅淺絳色孔氏云一入曰緅按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何據又云緅者三年練服則似讀緅爲縓按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註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喪服也又云紺爲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爲領袖緣飾

朱子曰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許謙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竀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玄玄卽紺也

七入曰緇緇所謂不以紺緅飾者則齊用玄衣已明緅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緣矣

元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此三者皆以丹汁染之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夫爾雅與考工記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註云朱則四入者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爲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汁則爲緅所謂五入爲緅是也紺緅相類之色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爲緇是七入而爲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紺蓋四入之色而邢氏許氏以玄卽紺似謬

寢衣

孔融氏曰今之被也

朱子曰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元按齊寢不以衾致嚴也謂之寢衣其制或與衣相類但長半以覆足可寢而不可行專爲齊之寢衣而已豈可以爲今之被哉

袗絺綌

朱子曰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元按鄘風君子偕老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註云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

飾也夫展衣者禮衣也禮衣蒙於絺衣之上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以表絺衣也綌乃麤葛而縐絺則葛之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絺綌絺綌在外也詩蒙彼絺縐絺在內也說文云袗玄服也若以絺綌染爲玄服卽當爲表不宜別有禮衣以蒙之矣

緇衣羔裘

邢昺氏曰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緇衣羔裘謂朝服也

朱子曰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元按朱子謂衣以裼裘欲其相稱以單衣加裘上而見其美曰裼以全衣裳之曰襲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裼以單衣故曰裘之裼也見美服之襲也充美不文飾不裼是也舊註以羔裘爲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袪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玄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爲祭服矣

素衣麑裘

邢昺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

朱子曰麑鹿子色白

元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服麑裘但君之麑裘以麛爲裏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豻褎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

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云絞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麛色矣孔子素衣麛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麑作麛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麛裘按韻書麑與麛俱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黃衣狐裘

邢昺氏曰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

元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爲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祀於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於天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周蜡於十二月卽夏正建亥之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宫之奇曰虞不臘矣是臘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註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爲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自秦以建丑之月爲臘而後世因之遂謂褻曰臘昧先王息民之禮矣

褻裘

邢昺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也

元按許愼說文入聲系部有紲字註引論語云紲衣長短右袂又五音篇海紲與褻義不同紲堅結也褻私服也然紲褻同音皆思列切豈愼爲音同而誤書耶夫愼在東漢與馬融鄭玄輩不甚相先後而融玄註論語皆作褻褻不知愼何以獨作紲衣也

狐貉之厚

邢昺氏曰狐貉之厚以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

朱子曰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元按豳風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毛萇傳引狐貉之厚以居爲證鄭玄註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豳人取狐貍爲公子裘取貉自爲裘豈非貉賤而狐貴乎說文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

敝縕袍

朱子曰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

元按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玄註云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是縕袍者乃以纊與舊絮爲之非枲著也枲牡麻也枲著者用枲搥細以當綿而著於袷衣之中也孔安國謂縕爲枲著是異於玉藻之縕袍矣蓋因其與衣狐貉者立故云縕爲枲著以見其貧而不恥也說文云袍襺也註引論語云衣弊縕袍而弊敝字不同

褻服

朱子曰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又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閒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閒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閒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爲中央之閒色

元按齊夢龍云後世朝祭服綠服紫服緋制度服色盡變於拓拔魏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命服昉於隋帝巡游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勝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揚雄謂紆青拖紫則漢時貴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於魏與隋也今考漢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章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得服耶不然何勝雄之致羨也夫謂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當時褻服或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紅紫閒色禮記註作姦色

攝齊

朱子曰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元按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玄註云齊裳下緝也蓋衣裳對言則上爲衣下爲裳偏言衣則可以兼裳記謂摳衣者乃摳裳也提挈裳齊使去地一尺則可升階無顚仆之患集註以齊爲衣下縫然齊實裳下緝也

齊衰

邢昺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

朱子曰齊衰喪服

元按喪服有五斬衰齊衰大小功緦麻是也惟斬衰二者謂之衰其制同但緝不緝異耳喪服重極於斬衰其次莫如齊衰然齊衰服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異用布則粗細不同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服皆同惟於斬衰二服稱衰者以其用布當心長六寸博四寸謂之衰此斬衰齊衰所由稱也儀禮喪服篇載齊衰之制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期者不杖麻屨者無受者子夏傳云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喪服又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註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也視斬衰三升冠六升粗細有間矣

凶服

孔安國氏曰凶服送死之衣物

元按凶服說者多以爲居喪之服是與上文齊衰相似故集註但云哀有喪而不明言爲何凶服也孔氏以爲送死之衣物卽士喪禮所謂斂衾冒椢君隧庶隧簪笄弁帶布巾掩練瑱纊幎緇握決綦絇屨衣散衣之屬與雜記所謂子羔之襲魯人之贈皆凶服之類也或曰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謂斬衰齊衰之服後有負版孔子式凶服式其有負版者耳此說載於玉唾壺與舊註異

襁

朱子曰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元按包咸云負者以器曰襁然襁字從衣非器也

博物志云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邢昺疏云長丈二尺

左衽

朱子曰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元按衽有二義一爲衽席之衽禮記云請衽何趾又云王府衽席儀禮云御衽於奧中庸云衽金革是也故朱子中庸集註云衽席也然衽從衣而以爲席者蓋席緣以帛耳其一爲襟衽之衽史云楚必斂衽而朝又云連衽成帷與此左衽是也衽本衣衿然集韻以衽爲裳際而通義又以衿爲衣帶俱非蓋衿與襟同襟胸衣也中夏胸衣掩幅向右惟夷俗向左故謂之左衽

論語類考卷第十八終

論語類考卷第十九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　春校

器具考　目二十二

木鐸

邢昺曰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

朱子曰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元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爲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金舌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邢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禮記檀弓云執木鐸以徇于宮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月令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徒云正歲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寇云正歲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夫檀弓之木鐸徇于宮所以示喪禮也明堂位之木鐸振于朝所以示祭禮也月令之仲春奮木鐸所以儆婚禮也胤征之遒人宣令之官所以敷治教者也周禮之小宰宮正治官之屬也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也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然則樂舞有木鐸金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當工夫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

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爲教者

與

權

包咸氏曰權秤也

朱子曰權秤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輔廣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兩斤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

元按虞書言量衡而不言權孟軻言權度而不言衡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在天門玉衡以其斟酌七政也漢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物由微至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之重也二十四銖而爲兩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而爲斤易爻之象也鈞者均也爲有一千五百二十銖而爲鈞與萬物之數均也一鈞三十斤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一石四鈞四時之象也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陰陽之數也銖兩斤鈞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權鈞矣是爲五則又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有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十五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詩云秉國之鈞言持國之權衡也孔子所謂未可與權者蓋借權衡以明時措之宜耳夫常變時也可以安常可以通變與時推移未嘗執一而輕重適中者權也非謂權濟變經守常也以經權分常變無乃以禪受征伐爲二道邪

量

朱子曰量斗斛也

馮奇之曰不知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也

元按家語云黃帝設五量明堂位云周公頒度量漢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又孫子算術云六粟爲圭十圭爲抄十抄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應劭云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圭爲撮孟康云六十四黍爲圭是應孟圭數與孫子不同又祖冲之以算術考黃鍾之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釐有奇劉歆則庣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是歆與冲之庣數亦不同矣漢書云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註云量斗斛銓權衡也呂氏春秋云仲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正權概仲秋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齊斗甬管子曰準者五量之宗也論語稱武王謹權量審法度書稱舜巡狩同律度量衡律者黃鍾之數集韻云律法也蓋武王之法度權量卽舜之律度量衡也但漢儒註論語以法度爲車服旌旂之禮儀故朱子以爲禮樂制度若然則權量非制度乎況法度日審則謂致審於首尺之間云爾

釜

馬融氏曰六斗四升曰釜

元按集韻釜一作鬴考工記云㮚氏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鄭玄註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是鬴卽釜也地官廩人掌九穀凡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陶人爲實一鬴是也又左傳昭公三年齊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爲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杜預註云登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古之斛今之石也陳氏登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一釜容舊量之八斗矣

庾

秉

包咸氏曰十六斗曰庾

馬融氏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

元按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鄭玄註云江淮之間量名有爲藪者古文藪今文逾也又集韻作逾註云逾器受十六斗是庾也藪也逾也庾也乃字書之轉耳其義一也小爾雅廣量篇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是藪卽庾而缶乃四斛與庾異也然國語云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註云此有軍旅之歲所征也缶者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此以缶爲庾與前四斛之缶不同矣周禮陶人庾實二觳鄭玄註云觳受三斗又旊人豆實

二而成觳鄭玄乃注云觳受斗二升此與十六斗之庾又不同矣夫庾與秉皆有二義一爲量名一爲收穫之名韓詩外傳謂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及論語之庾秉皆量名也詩謂曾孫之庾註云庾露積之禾也左傳謂取稈一秉詩謂彼有遺秉註云秉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篇云把謂之秉此庾秉非量名也然則聘禮之稷秅國語之稷秉其皆以車載禾之數也與

斗筲

朱子曰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

元按集韻筲與籍同。作籍說文云籍飯筥也受五升方言云筲秦謂之籍又陳留謂飯器爲筲又宋魏謂箸筩爲籍其稱謂雖殊然皆以爲飯器也蓋古者飲酒以斗挹飯以筲孔子所謂斗筲之人即孟子所謂飲食之人耳算者計數之具以竹爲之長六寸用以計曆數者也斗筲其量有限何必以曆數之具計之哉

六尺

孔安國氏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鄭玄氏曰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者

元按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孔穎達疏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韓詩外傳謂二十行役則知七尺年二十也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六尺謂年十五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則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今鄭謂六尺之幼年十五以下者言幼少之君雖不及十五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乎十五

以下而十四十三皆稱六尺也然則五尺之童視六尺又少五年矣

數仞

朱子曰七尺曰仞

元按仞與軔同周書云爲山九仞孔安國註云八尺曰仞鄭玄註云七尺曰仞朱子於論語夫子之牆數仞註云七尺曰仞又於孟子掘井九軔則註云八尺曰仞蓋兩存孔鄭之說也今考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澮皆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故王肅註家語顏師古註漢書皆云八尺爲仞也

簞

孔安國氏曰簞笥也

朱子曰簞竹器

元按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笥是簞與笥方圓異矣孔註以簞爲笥蓋簞笥皆竹器舉彼以明此也漢律令云簞小筐也集韻云簞笥小籠也說文云簞飯器也凡食者古人以簞盛食趙宣子見翳桑餓人與之簞食是也

瓢

朱子曰瓢瓠也

元按瓢與瓠不同集韻瓠亦作壺又音互瓢瓠皆以匏爲之蓋全用匏而竅其蒂者爲瓠剖匏而用其半者爲瓢是瓢與瓠異矣詩云八月斷壺註云壺瓠也傳云簞食壺漿夫以壺盛漿取其不滲漏耳顏子所飲之瓢乃剖匏而成者蓋貧賤者之所用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剖以爲瓢瓠落無所容爾雅云康瓠謂之甈賈誼所謂寶康瓠是也通俗文云瓠瓢爲蠡方言云蠡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瓢楚辭九歎云瓠蠡筐簏是蠡即瓢也東方朔答難所謂以蠡測海是也

觚

馬融氏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朱子曰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元按儀禮云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鄭玄註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孔穎達疏云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據此則觚爲二升矣考工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二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豆韓詩外傳亦云三升曰觚博古圖云觚口容一爵足二爵說文云觚者鄉飲酒之爵也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據此則觚又爲三升矣觚亦祭器秦使蒙恬築城祭之以觚有鵠飛止觚上因以名縣周地圖記所謂鵠觚縣是也觚有四足漢之宮闕放之以爲角文選所謂上觚棱而棲金雀是也足有四象禮所謂象觚是也三禮圖云觚銳上方足漆赤中青雲飾小其尾此所稱觚皆酒器也論衡云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以德持酒也或曰木簡者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太平御覽云觚木簡有稜角者是也楊愼丹鉛續錄云孔子所歎之觚乃酒器而非木簡若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孔子不嘗見及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愚謂不然古之木簡方而厚非今簡

敬也顏師古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而皆可書其形有棱故頓置穩也削而爲圓者欲其旋轉之耳史記所謂破觚而爲圓者是也安得謂木簡不可削而圓哉

簣

包咸氏曰簣土籠也

元按集韻云簣一作饋如筐簣之類所以運土書旅獒云功虧一簣鄭玄註云簣盛土器是也

蕢

朱子曰蕢草器也

元按說文云臾草器又引論語云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是古論語蕢作臾也又集韻作蕢

蓧

包咸氏曰蓧竹器也

元按包氏以蓧爲竹器朱子集註從之然蓧字從草從條則非竹器矣周禮條狼氏註云條除也與滌同蓧從條蓋除草之器故說文云蓧芸田器也引論語以杖荷蓧爲證然則丈人植其杖而芸者是立其荷蓧之杖而即以其所荷之蓧芸田耳說文蓧作莜註云從省文

鞭

朱子曰策鞭也

元按集韻云鞭馬策也說文云箠馬箠也初學記云鞭策箠捶馬過之名古者用革以扑罰人以辟行人亦因以驅馬故鞭文從革書云鞭作官刑周禮云執鞭辟行此施於民者也傳云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施於馬者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並從竹蓋因驅策策擊之義以立名耳禮記所謂獻車馬者執策綏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是也左傳謂孟之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則是以矢擊其馬非以箠矣

席

元按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說文云筵竹席也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王府云掌王之衽席又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鄭玄註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孔穎達疏云席無異物爲記但織之者自有首尾可爲記識耳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頭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之長筵群居則可同席聯坐故曲禮云坐不中席又云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是席可同坐四人也若者長尊席則與可長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若有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此燕飲之席也燕禮及大射禮云公席三重大夫再重其常禮則天子席五重諸侯三重其席依戶牖而設與宮室相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故曰席不正不坐又曰必正席先嘗凡坐皆有席故師冕及席子曰席也

杖

孔安國氏曰杖者老人也

元按集韻云杖所以扶行也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曲禮云必賜几杖周禮云共其杖咸是也鄉飲酒尚齒其飲酒之禮視杖者以爲節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謂之丈人其年可知子路之拱立固亦敬杖者之禮哉

負版

孔安國氏曰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元按周禮天官小宰八聽聽閭里以版圖註云版戶籍圖地圖也又司會云凡在書契版圖者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註云版戶籍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也又司書云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疏云版圖即司會版圖也又秋官司民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註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夫圖與籍不同朱子註論語從孔氏之說以版爲圖籍然版可以言籍而不可以兼圖也

桴

馬融氏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

朱子曰桴筏也

元按爾雅云舫泭也郭璞註云泭水中簰筏爾雅又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璞註云泭併木以渡孫炎註云舫水中泭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詩云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傳云方泭也蓋方舫泭桴音義同也近見擊汰雅書云楚人編竹木曰泭秦人曰撥泭又謂簰江淮家居簰中謂之薦簰音敷薦音符是皆桴音之轉耳邢昺亦云桴竹木所編小筏也夫孔子語子路以浮海若乘竹木之小筏子路何喜於從哉說文云桴海中大船也似是

弋

朱子曰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元按周禮司弓矢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矰矢弓所用茀矢弩所用皆以繳射也邢疏云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說文云繳生絲爲縷也詩云弋鳧與鴈孟子云思援弓繳而射之是弋射飛鳥也易云公弋取彼在穴是射獸亦可稱弋也孔穎達云結繩於矢以弋射鳥獸是也弋者取也故書云非我有周敢弋殷命

博奕

朱子曰博局戲也奕圍棋也

元按說文博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烏曹作簙邢昺云圍棋謂之奕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棋稱奕者取其落奕之義也又陶侃云博紂所造也張華博物志云堯造圍棋以教丹朱傳云象棋有六博漢書云吾丘壽王以格五待詔格五博類也亦謂之塞莊周所謂博塞以遊是也然古之博與今之象戲不同晁無咎云象戲戲兵也以三十有二棋爲兩軍而博則十二棋耳

縲絏

孔安國氏曰縲黑索也絏攣也所以拘罪人

元按古者稱罪人不曰在獄中而曰在縲絏之中亦當時恒言耳絏一作紲左傳云越石父賢而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出曰嬰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石父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公冶長之賢豈下越石父哉漢儒謂長能解禽語故繫之縲絏此言不經君子不論焉

論語類考卷第十九終

論語類考卷第二十

應城陳士元著　蕭山陳春校

鳥獸考　目十一

鳳凰

孔安國氏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

朱子曰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聖王之瑞也

元按說文云鳳神鳥也孔演圖云鳳火精也毛詩草蟲經云雄曰鳳雌曰凰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凰降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獝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凰來帝王世紀云帝嚳擊磬鳳凰舒翼而舞外史云少昊氏立有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有鳳鳥氏又云黃帝時鳳凰巢阿閣是鳳爲瑞鳥不特舜文時在中國也天老云鳳象麟前鹿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韓詩外傳云鳳雞冠鸛喙蛇頸龍骿鶴翼魚尾鴻前麟後鶴顙鴛思鶂目而中注世紀又云鳳鳥頭鷰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六色白孔六帖云鳳有六象九苞六象者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也九苞者一曰歸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短州七曰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戶也鳳之鳴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漢太史令蔡衡云凡鳳象者五五色而赤多者鳳黃多者鵷雛紫多者鸑鷟青多者鸞白多者鵠家語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瑞應圖云鳳王者之嘉祥也負信戴仁挾義膺文苞智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上通天維下集河洛明治亂見存亡此鳳之德也孔子之德猶鳳也適楚而接輿以鳳衰譏之蓋知鳳

而不知孔子者也孔子以鳳之隱見占道之行否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傷之也至也者自彼適此之謂也鳳鳥不至豈鳳鳥固有所產而未至乎天老云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遐論語云子欲居九夷而從鳳嬉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故六帖云孔子欲居九夷從鳳鳳遇亂則居夷狄也然則孔子遇亂而欲居九夷豈眞從鳳也與

雉嗅

晁說之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

元按書云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又云有鷕雉鳴月令云季冬雉始雊是雉鳴曰雊而鷕者其聲也何嘗以雉鳴爲戞哉篇海云嗅鼻審氣也故邢氏以爲三嗅其氣而起者從何晏之註也春秋運斗樞云機星散爲雉左傳郯子云少昊之立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五雉爲五工正杜預註云丹鳥鷩雉也五雉有五種爾雅云南方曰翟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伊洛而南曰翬是也爾雅又云秩秩海雉鸐山雉然則山梁雌雉其名鸐者與師曠禽經云首有彩毛曰山雉張華註云山雉長尾不入叢林恐傷其尾雨則避巖下恐濡濕也傳云孔子去魯作雉噫之歌楊愼云孔子觀雉之飛鳴歎曰時哉時哉因爲雉噫之歌也揚子法言云孔子去魯而雉噫註云雉噫猶梁鴻五噫之類歌歎之聲也史記及家語載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此卽雉噫之歌唐人所謂聆鳳衰於接輿歎雉噫於栖子是也雉有耿介之節周禮春官士執雉儀禮士相見之贄各用雉註云取其交際有時也雉有文明之象易云離爲雉書云華蟲是也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而復釋之註云不欲夭物故釋之也是三嗅非審氣之說矣

玄牡

孔安國氏曰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

元按玄牡黑牡也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騂鄭玄云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白色曰翰赤色曰騵玄黑類騂赤類也禮緯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夫緯家之言雖不足據然三代迭更服色則革命之政所必有者然湯之誓師伐桀用玄牡以告皇皇后帝而武王誓師伐紂亦類于上帝宜于冢土豈泰誓之時周制未定亦用殷之白牡乎無所考也

騂角

朱子曰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元按集韻犂與黧通黑黃色也周祭用騂周禮牧人掌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魯頌云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又云白牡騂剛犧尊將將註云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又明堂位云殷白牡周騂剛註云騂剛赤色謂之剛者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稷之牛角尺故云中犧牲也

餼羊

鄭玄氏曰牲生曰餼

元按左傳哀公十二年子服景伯謂子貢曰侯伯致禮地主歸餼註云餼生物又哀公二十四年晉師乃還餼臧石牛註云生曰餼聘禮云歸饔餼五牢飪一牢註云餼生牲也惟僖公三十三年皇武子曰餼牽竭矣註云牲腥曰餼牲生曰牽與前註不同者蓋以餼與牽對言則牽是牲可牽行餼是牲已殺者故曰牲腥曰餼也以餼與飪對言則飪是熟肉餼是生肉也故曰牲生曰餼

千駟

孔安國氏曰千駟四千匹

朱子曰駟四馬也

元按四馬爲駟者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周禮校人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註云校有左右則十二廏爲十二閑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五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天子十二閑之馬數而齊景公有馬四千匹是富過天子矣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若以司馬法計之則天子提封百萬井戎馬四萬匹謂之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者非以廏閑之馬言也蓋成周之馬有養於官有藏於民如丘甸歲取一馬之制此藏於民者也不仰國家芻秣有事徵召而已然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皆有廏閑以畜馬此養於官者也景公之馬蓋養於官者然有馬千駟而無德可稱其與衛文公騋牝三千而詩人致詠者異矣君子之垂名後世也誠不以富哉

十乘

朱子曰十乘四十匹也

元按鄭衆云四匹爲乘邢昺曰古者以四馬駕一

車故謂四馬為乘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此亦自養之馬非采邑所出者如鄭西宮之亂子國為從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討賊子產為大夫乃有乘之家皆徵馬於郊野之閑答賊卒乘何以得集所謂十七乘之馬皆其養之於家者也許謙云周制大夫四閑一廄三駑則六百六十四匹掌牧者六百八十二人然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二千二百畝一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之需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馬俱牧也今畜馬八百六十四匹而牧者六百八十二人何以給之哉然許氏不知周制所謂大夫四閑者乃天子之大夫受地視侯伯者也若侯國之大夫則如陳文子十乘亦謂之富豈有四閑之馬哉

兕

朱子曰兕野牛也

元按爾雅云兕野牛郭璞註云一角青色重千斤交州記云兕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夫謂之如野牛則兕非野牛矣小雅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是虎兕本曠野之物而置之柙中非有典守之人豈能保其不出柙哉兕猛獸也古人飲酒以其角為觥寓戒意焉兕有水陸二種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怒至王彎弓而射之此陸兕也論衡云師尚父為周司馬伐紂渡孟津杖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夫蒼兕水中之獸善覆人舟此水兕也

虎豹

孔安國氏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以毛文異耳

元按易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豹之毛有文者也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

註云貢譬無文飾是犬羊之毛無文者也鞟譬則質毛譬則文虎豹譬則君子犬羊譬則野人子貢之意主於文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然君子之質自與野人不同虎豹犬羊之鞟豈真無辨哉又虎皮謂之皐比愚竟莫曉其義朱子贊橫渠云勇撤皐比蓋以虎皮為講席也然唐時戴叔倫詩云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是以皐比為講席唐時已然矣以猊座對皐比則比與皮音義當同藝林伐山云古以虎皮包弓矢謂之櫜禮記云包以虎皮名曰建櫜鄭玄註云兵甲之衣曰櫜櫜一作皐周禮地官云宜膏物註云膏當為櫜是皐櫜膏古字通用然稱虎皮為皐比其來久矣左傳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杜預註云皐比虎皮也蓋以虎皮蒙馬而先犯之也是皐比非但可以為講席乃虎皮之別稱耳比字義終未能洞然也

蔡龜

包咸氏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

朱子曰蔡大龜也

元按漢書云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家語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蔡乃龜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不知何據又左傳臧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賈再拜受龜乃立臧為為臧氏後其子昭伯膏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吉後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註云僂句寶龜所出地名是臧氏二龜一名蔡一名僂句乎

周禮龜人云六龜之屬各有名物蓋龜以徑尺為寶諸侯以之守國易云十朋之龜是也大夫藏龜僭矣

詳卜考

五穀

朱子曰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元按五穀之稱見於經傳多矣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月令云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註云麥屬木黍屬火麻屬金菽屬水稷屬土周禮職方氏揚荊宜稻青宜稻麥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兗宜四種豫并宜五種註云三種黍稷稻也四種黍稷稻麥也五種黍稷菽麥稻也汲冢周書云禾黍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越絕書云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東方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說文云禾嘉穀也木旺而生金旺而死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黍禾屬也秔稻屬也秫稷屬五穀之長也粟嘉穀之實也崔豹古今注云稻之黏者為秫禾之黏者為黍廣雅云大麥麰也小麥麳也爾雅云粢稷也稌稻也又云戎菽謂之荏菽此五穀之別名也周禮冢宰三農生九穀鄭衆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鄭玄則謂九穀無秫大麥有粱苽也又膳夫職食用六穀註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食醫所謂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也呂覽又有六穀稻黍粟麻大小麥大小豆也易詩俱有百穀之稱又楊泉物理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是為百穀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匏瓜

朱子曰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

元按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詩云匏有苦葉是也匏瓜葢苦瓜繫於彼而人不食者也金履祥云此二句葢當時俗語耳黃震日鈔云黃勉齋宰臨川時見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瓠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瓠瓜正指星言葢星有瓠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四句同義又延昌吳氏觀附此於四書疑義中

瓜

陸德明氏曰魯論瓜作必

元按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剝瓜剝瓜者畜瓜之時也禮記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此貴賤食瓜之等也又曰瓜祭上環而詩人之獻皇祖亦云田有瓜廬譏祭法以夏祠秋祠皆用瓜然則孔子食瓜未必不祭始種瓜人也若曰疏食菜羹瓜孔子必祭祭必敬亦無不可何必曰瓜作必乎餘冬序錄亦云當以瓜爲句

薑

元按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春秋運斗樞云璇星散爲薑土失德逆時則薑有翼而不辛援神契云椒薑御溼檀弓云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葢謂薑桂之類也急就章云葵韭葱䪥蓼蘇薑顏師古註云薑御溼菜也辛而不葷故齊者不撤焉

藻

邢昺氏曰藻水草有文者也

元按詩云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註云藻聚藻也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註云薀聚也此草好聚生故言薀藻也陸璣云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之有文者葢聚藻也虞舜作服絺藻以象其文而臧文仲居蔡書藻於梲亦取其文也

松柏栗

孔融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元按禹貢青州鉛松怪石荊州杶榦栝柏是木於五方各有所宜也故邢昺云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白虎通引書云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原兆天子齊今書無此語又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或以松柏栗爲神之主非植此木也杜預程伊川俱有此說葢以左傳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擁社者謂載社主以往也古以木爲主而後世更以石圖豎永耳春秋正義云古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孔鄭以爲社主張包周茲以爲廟主是周禮廟主用栗後代循之至今未改也

唐棣

何晏氏曰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

元按爾雅云唐棣栘也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扶栘陸璣云一名雀梅其華或白或赤本草云扶樹即唐棣也亦名栘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搖此即召南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也爾雅又云常棣棣也郭璞云棣子如櫻桃可食此即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丹鉛續錄云棠古作裳管子地員篇其木宜赤裳裳又作常又轉而爲唐故詩云唐棣常棣也若然則常棣爲一種矣豈楊慎氏亦未之考乎唐棣常棣本爲二物補筆談云唐棣即枎栘枎栘即白楊也陳藏器不知枎栘即白楊乃於本草白楊之後又重出枎栘一條枎栘一名蒲栘詩疏云蒲栘白楊是也蒲栘乃喬才而棠棣即今之郁李豳風云六月食鬱及薁註云鬱棣屬即白栘也又謂車下李是爲棠棣薁即郁李也郁薁同音又謂薁蘡葢其實似蘡薁一作櫻即含桃也是爲常棣陸璣以唐棣爲郁李本草以郁李爲車下李皆誤

論語類考卷第二十終

論語類考二十卷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後有杜瑛論語孟子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尚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註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外說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註不爲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覆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別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爲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論語類考二十卷

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爲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覆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別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爲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分天象時令封國邑名地域田制官職人物禮儀樂制兵法宮室飲食車乘冠服器具鳥獸草木十八門又各系子目往往[illegible]或斷其引用古書亦多稗販然尚足爲初學拈括者之助

論語稽求篇

毛奇齡撰

西河合集

論語稽求篇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陳元龍廣陵 張希良石虹 較

（其為人也孝弟章）孝弟為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即本字舊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即核中仁也根荄也所謂一在木下為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類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與默學與先聽齋日懸讀有子原文反覆踴躍打擲而為是言定知究竟之道只在孝弟其警醒後學提撕警覺何等急切及一聞儒論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縱使孝弟本仁且讓他日說今皆且談歲月耳何也以此節專論孝弟也此言良然

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illegible]學從來無此窠臼覽夫

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玄宗經序以孝為百行之源源即本也李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言以仁為人道即道生之道也以仁為孝弟所資深則猶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語舉賢良謂賢以孝為首則微過先後之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并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有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見時已創有仁先孝先之說且混本末為先後其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蘇為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則仍以本字析先字且辨既明了則此說已暢又何容此喙以啓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有得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逆有魏晉王何處為講論大意正指此等不知後儒又何以復出于此

（子游問孝）今弟以養為能事若論養雖特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祇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犬馬此何晏邪說之最不通者不知朱氏集註何以反遵何說而屏舊說不一及真不可解（凡舊註一云皆何氏新說）

或疑犬馬無能養人者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老人養犬馬則人伏侍犬馬矣何耶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侍于養

養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言疾則世子齋玄而養此侍疾也世無妨因親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為嘗就之父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本開君就食于臣師可补教加近世延師供饌者然後知養之為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使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譬欒伯為師謂君車將流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敬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皆供菽水所謂承歡即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非愛但飼也豕生養未離孟子養試辨非餵飼也（史斯養郝敬皆作服侍解）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觀下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養人養犬馬何能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保畜者乎

唐李嶠為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為能奉侍觀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晳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為食養然亦餘養親非人養畜也且何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本當一用何說即至趙宋王與甫猶能述舊義亦

尙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今不啻數千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以晉唐宋並不一用之邪說而朱子忽遵之而使遵之而是遵之可也變而可反不善以爲善則變亦可也乃遵此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乖敎與

張南士曰古字譬曲喻皆有倫類儗非其倫古人所絜嘗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弑逆齊鮑牧斥先君監牛終是奸黨豈聖人言而肯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論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斷惟孝句此雖本君陳篇文而自爲詞何與說命高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改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湯誥爾有善朕不敢蔽惟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同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舊本則雖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劉歆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嘗有僞惟論語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嚴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註同降此而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淵明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

皆明引論語見于編簡之顯然者其註誤以孝乎作句則未有既出書云而可以攙此語二字于經文上者況此問爲政未嘗問孝而亂以孝乎二字詰之此皆義例之必無者也若謂晉後爲僞書襲是時播遷之後內府所藏久已散滅因採綴書中所引古文雜次成書故有異同則在晉祕府原有古文尚書經文未嘗毀滅其在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是孔安國傳並非尚書蓋尚書無僞本祗文與論語稍不同即論語疏引尚書解包註亦未嘗以包讀爲非所謂兩存之以備參考者不謂今之知彼讀不知此讀也淮安閻潛邱與仁和姚立方皆有古文尚書辨僞行世此大不然者然其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眞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即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句是尚書見在亦復有論語讀法一綫不斷如此辯者正以讀論語與讀尚書有不同故如是也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邱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

（非其鬼而祭之）鬼是人鬼謂人之爲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爲祖考是也但非祖考則誰肯爲之祭者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早有以人鬼妄享如漢祀欒公吳祀蔣侯蜀祀武安王類故

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遷帝邱欲祀夏相夏相者夏后啟之孫也甯武子曰相之不享于此杞鄫何事言彼自有子孫杞鄫是也相何事而我祭之若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許田而故請之皆瀆祀他鬼之證若祭法人死曰鬼又以無廟壇而祭者爲鬼如官師以上又爲鬼庶人父死即爲鬼此雖指無廟祭者言然總是人鬼若謂非鬼即天地山川之祭如季氏旅泰山類見註則未聞天神稱天鬼泰山神稱泰山之鬼者謬矣

論語稽求篇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莊）稿
文輝之有
遠宗姬潢 較

（禘自既灌而往節）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魯公雖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此皆較之禮經殿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集註不引經傳但引唐人趙伯循說而于不欲觀一嘆則又贅以既灌之後誠意懈怠爲言是郊禘非禮反屬偶辭非本意矣但舊註集註各據一禘皆各有所本舊據吉禘集註據大禘何以知子不欲觀是大禘而非吉禘子嘗謂吉禘之說始于春秋其時升新廟審昭穆所云合羣廟之主與祧廟之主而皆升食于太祖者本是祫祭而吉禘二字是其別名觀三傳所記只有此祭並無審諦昭穆他祭

而經文于閔文二年吉禘大事之後亦並不曾別有特禘羣廟之文豈有同時喪禮而一記之一遺之者則夫喪畢之祭必其祗有祫而並無禘可知也（吉禘是祫之別名然別有祫禘此與禘卽祫祫卽禘之說不合）或謂鄭康成禘說甚備自始喪藏主卒哭返主以及祔廟遷廟諸禮有條有敘而至于祫禘則曰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禘亦）（名此何見公羊傳）其于祫禘遞衆慮分別歷歷豈有原是一祭而可分作兩祭者而予謂不然喪畢之祫並無他見惟見之公羊傳文而明年之禘則且從公羊傳文而說公之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是祫祭）五年而再殷祭（卽禘）（也）其云升合食者祫也殷祭者禘也兩者相繼之事也則公羊明云此時止有一祫至五年而又一禘而康成于一祫之後次年一禘至五年而又一禘遂誤解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文以爲五年再祭則必先此有一一祭而以階一禘于喪畢之次年致後儒謂喪畢有禘而不知其不然也且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而先儒皆遵之據公羊喪畢而祫且三年也五年殷祭止五年也喪畢之明年則四年矣若以何休祫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推之則自僖八年禘于太廟數至文五年當有八禘而數所不合蓋禘名甚尊然亦甚雜祫之名禘則在緯文吉禘二字已先有之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禘名祫禘而春秋大事杜預註左傳曰大事是禘何休註公羊傳曰大事是祫則在祫原有

禘名而至于他祭之雜有以烝爲禘者（[illegible]）（尚書云烝祭名[illegible]別禘也）有以練爲禘者（[illegible]）以圜丘爲禘者（國語賈侍中註[illegible]）有以夏時之禘卽爲大禘之禘者（[illegible]）而康成誤增吉禘且又以郊與圜丘俱是禘（[illegible]）此則誤之中又加誤者益夫子嘗郊矣孟子膰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既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并而至于吉禘則夫子全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未遇僖喪不容吉禘且諸侯五廟計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定之元年季寤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閔僖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已祧兼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倘仍以不欲觀以逆祀故夢哉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稱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集註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賓射燕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註澤宮試選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註不明因禮射字而又誤以主皮爲貫革爲習武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主也主皮者布之侯也鄭康成所云皆射狀風鳥八所云能中質是也大射則中質有鵠射而以不中

爲能事者但射各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卽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物詢衆庶卽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卽五物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主皮則有之儀禮門主皮之射註引尚書大傳謂虞田獵爲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尚書大傳謂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賤勇力也）然但存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質（謂澤宮習禮之處非所于行禮且射又于中）故名爲主皮若夫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并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椹質而射之故謂人註亦有克棲質文）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矢之射（亦釋于澤宮見儀禮詳）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所中而不止于所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舊註引周禮朱註引儀禮猶是引經證經引禮證禮而不經諸觀便復有誤況臆斷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枌榆社者乃其義卽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問廟主之木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卽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證此說之最異者而朱氏集註又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則旣似問社又似問主兩不可解旣而知其錯解周禮田主二字以致大誤周禮田主田祖之稱卽田神木主也大司徒封人二職俱有設社稷壝而樹之語謂國中社壇也大司徒職又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在野耕耤壇也耕耤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特社壇社主用石不用木而在野耤壇則併石亦無之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一如後之稱社樹者而其壇與野卽以樹名如依松曰松社之野依栗曰栗社之野類並耤壇於耕耤設厥與大社相表裏而其制有異朱氏旣不解田主之并神主又不識社主之用石不用木又不識耤壇之并無主妄以周禮主字謬合之齊論廟中之主誤矣若齊論問主原屬大謬彼不識宰我所說本尙書耳白虎通引尙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社壇暴露無廟藏木故用石主唐時議主製引呂

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申禮有載社主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産恐過于長虞斷移行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舊註無學識引鄭康成始不視朔一語而朱註又仍之雖告朔與視朔本一時所行然終是兩事兩名不容混也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註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大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卽月祭不在祖廟（諸侯月祭廟無禰廟舊註誤）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乃不引告朔反引視朔且曰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供羊乎何鹵莽乃爾

（管氏有三歸章）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朱註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爲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

即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爲臺名之說劉向誤述也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小寢子曰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爲三歸之家漢公孫宏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況史漢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爲解故朱子語類亦知三歸是三娶但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說殊不知僭卻奢也史記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漢書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皆以三歸爲奢僭之事蓋奢與僭相因奢則必僭誰謂奢僭兩事乎

劉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土官築者左傳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曰婦人謂嫁曰歸家曰家仲蓋三娶女也）夫非自傷于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

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溷齊于宋溷仲于罕溷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字爲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語國策以爲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於民此連二事以解周君非謂管仲欲自傷民也讀古不察展轉訛謬幸有明眼者爲之驚心爲古長夜於是始且不然漢後儒說其足誤人者多矣況左傳國策則更非漢儒師承可藉口耶

或謂三歸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

（瑚璉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之器則也夏璉而商瑚今云夏瑚商璉此襲包註而又誤者也正義謂包咸註論語杜預服虔註左傳皆與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蓋事別有據猶可兩存今祇見禮經而諸儒所說別無引證則何苦又沿誤乎不然則禮經非乎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

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豈于回遠矣按舊解無註朱註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本于宋邢昺疏義而因此識彼一句則自爲解者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有云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者數之具也又曰十于數爲小成原未有以一十當始末者若云卽始見終則一尊首尾矣至于聞一知二則自二以至于九爲數尚多故不如祇以彼此分之而對待之詞其數已單人失名義幼時聽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賜是明白故世說載膚陵孫淑以年小舉孝廉尙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禰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章聞一覽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大賢能之書內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失名氏書後爲人擬編稡作己書略見于介李斯表序中（今其儒書卷二行李斯史說部是）

（臧文仲居蔡節）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卜國有守龜又引家不貧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擅僭便是非禮故家語譏其不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此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梲則是天子之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後漢輿服志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

節藻梲並指文仲此謂言者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以管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禮制確確鑿鑿無虛假乃不知何晏註作媚蔡之室致不學之徒巧爲立說謂媚蔡宜山龜潔宜藻真稚儒矣話聞者掩目矣按山藻黼黻見之尚書十二章所云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是祕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豈注經者而可不解此

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故刻畫爲飾是刻山形以爲節非刻山形于節上也集註作刻山于節非是

或謂以山藻媚蔡則不知者僭則不仁非不知矣不知僭生于冒昧故曰僭冒冒即不知弊生心不顧禮義非知者事也僭成于誣罔故曰僭罔罔亦不知矯詐欺誣以無爲有知者不爲也故左傳文二年夫子議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註直指居蔡節梲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即是虛器者謂僭是不仁則文仲三不仁豈不及僭竊一事豈夫子自言而可悖之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室即櫝也又曰置室西北隅懸之椎室是櫝故可懸掛季氏篇龜玉毀于櫝中即此

自牖執其手　朱註禮病者居北牖下若君來視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南面視已按北牖見于儀禮及喪大記但儀禮士処適寢東首于北墉下墉牆也雖喪大記作北牖而鄭註云一作北墉則本是墉字而以形近致誤者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室中北牆謂之墉而郊特牲以社宜北向君祭之必南向于北墉下亦稱北墉者北牆開牖是喪國之制郊特牲云喪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若君來視遷南牖下則遍考諸禮並無其文惟漢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漢世故事而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解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之註以其事相類而其文又同故移彼註此而朱註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且此何禮文也若包咸註伯牛又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自牖執手此淮南所云伯牛癩者與鄉黨解又不同

喪大記北牖下鄭註一作北墉而唐孔氏疏舊註音容則明是墉字未有牖字可讀容者此亦一驗耳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甡）稿　（文則西諸竟編）較

論語稽求篇三

甯武子（甯武子）集註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又云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明下按春秋傳四字似宜無誤但予讀春秋又不然豈別有一傳耶抑猶是傳而讀者又有異耶嘗考春秋僖十九年即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祀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武子之父也及僖廿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爲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莊子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遬仍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爲衛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囊饘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爲衛成十二年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衛侯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二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涖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何況唐也（嘗見子經問十七卷）

邦無道亦不止成公被執時且以此爲愚將於後世巧避之門夫子意中未必如此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即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甚爲傅嘏所推

重當時稱爲甯武子則愚亦大概在質樸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若必以成公被執時言亦或故作顓蒙不與強伯之國君及悻悻之訟臣相抵抗故爲輔得免賂醫得脫無非質樸所有事故以云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則是忠果正直臨難不免凡爲臣者皆當然而目爲異事巧題以愚夫子意乎

左邱明（左邱明恥之）孔安國曰左邱明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邱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邱明親見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邱明恥之諸句自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宋程伊川遂謂左邱明古之聞人而朱氏用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爲兩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言作春秋傳者並非左邱明也至明嘉靖間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記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邱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之善應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掇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之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遂律歷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爲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肯聽之冥冥反曰左邱明無目作國語乎且漢武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六藝特以未立學官致史記儒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左氏學官正以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與倘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傳與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事況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爲丞相景帝前五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購書時祗十年耳河間所購號爲古文必非十年閒所得書寫藏購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書一出而遂能行于鄒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肯尊之與經同刻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註曰唐以左傳爲大經三言爲一帙大既名之爲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即有談氏趙氏之疑亦祗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人特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非左邱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

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前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為秦後之事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其起創于何公起于何世定制于何年何人之論斷而乃泛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為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為斷是殷助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節蜡祭見鄭氏注蔡邕諸說即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秦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左氏即左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經為紀事傳為記言左是左史不必邱明則又不然漢藝文志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申鑒亦云朝有二史左記言右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此明明以尚書春秋分別言事以尚書典謨誥命皆記詞令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左傳祇記言者此竊漢志語而又誤解之此胡說亂說也況左不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玉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言必左史耶況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邱明為右史為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即纂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邱明固右史也何也邱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祇異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極左祖季本之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與趙襄子之謚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殁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彭為籛鏗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為怪事季氏疑左傳為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邱年不可長更不可解況張蒼同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邱年之九十零者凡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適有友舉此而頗惑其說因備及之

齊王孫敬謝靈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有玉爵猶仲尼之有邱明

子見南子夫子矢之舊註不解孔安國亦以為此是疑文即舊註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之事況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況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於是且矢之訓誓則無考據經傳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

晉蔡謨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義之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且矢字亦無義

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此即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皐陶陳謨離騷明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

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誓體且先儒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

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予字作不字不必訓詁盡不若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為所虜正同是明明白白之證無拘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其皆作若解以此為誓正以所字相似耳）

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肸同意而子路不悅故矢之此仍是以矢為誓惟恐見從失而作矢誓涉暗曖也乃後遷南子一名而致稱南蒯為子理門記者何便至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舊註見檀弓以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不言誓夫子名但禮經出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即以夫子之事為禮者特不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可略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若餘哀未忘猶是註不歌之由固是無礙至小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此則本禮為文而歌字與樂字竟分見者然諸滯矣伊川歌則不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同是情無可偏執儀出殯之後偶奏命則寬樂雖喪固亦可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嘗云哭不可歌耶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初晴）稿

何恒紫庭 凌紹湄綠淀 校

論語稽求篇四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集註引劉元城說謂加是假字五十是卒字以一字誤分兩字者按加我數年見史記假作借解與加通義然其下文未嘗有卒以學易句也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若朱子據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傳孔子晚年好易謂必非五十則不知贊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劫習六藝便當學易何況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易未為不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于詩書禮並未嘗學可乎

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二一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五十不合一謂五十非衰倦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一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據前所云則學易贊易是兩時事其年分不同已略可見矣若後二說則可疑者自在也曰入第不讀書耳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即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為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為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迭用事是也但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為强仕服官之時非為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則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為窮經之年故曰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為刪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

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本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尚可為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孔子六十二始刪詩定禮并作十翼而陋儒妄謂七十始學易此皆不學人所云豈所望于解經者耶

內則古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為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為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十始（大子不知老將至衛武公耄而好學此非常例不足難也如三十壯仕室將無過此絕嫁娶乎又學記自十五入學以後比間一年考校之故自三年五年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則約有二十四嫌此考校之年與為學之年又有同）

然則劉元城所言果無據乎曰何據宋人好作偽好改古文初時人亦以為非無術而同時之人即引作據如鄭樵解禹貢初以為不然而旋據以解江漢阮逸造關朗易傳明知偽作而即據之註河圖洛書此宋人習氣最可笑者盧衛亭嘗云五十為卒自漢至宋註論語者并一至劉聘君始為此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註解明矣乃以數千年依文註解之書而屈而就之一時一人之言而至今相安恬不為怪何也曰習熟也向使為集註者本依文註解而今有人焉改曰五十為卒則人不共嗤而斥之也乎此言良然

先仲兄與三曰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俱相類者故曰形近致譌卒與五十不近也案說文五者五也从二从乂謂陰陽交五于二大間也卒者隸人給事名也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从十稍衣飾有異色也則試以今文觀之五字與卒字相近乎否乎即因而觀古文又與卒相近乎否乎斯亦宋後俗儒習見草書行卒字將以卒字合九十為卒九字近五故以云則自春秋以兩漢又有草書古經可藏之壁而傳之人者此又一艾子也

（大哉孔子節）博學而無所成名此惜其無名也鄭康成謂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不是無名言非一技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自後儒誤認無成名為無名脫一成字雖亦有不成一藝之名語而論旅不清遂疑博學是美無名是惜其于大哉一頌俱抹却矣南史王僧辯為梁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

卽大夫卽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儒者其說經明斷類如此

（太宰問于子貢）太宰是吳太宰註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則不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爲吳太宰嚭公然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太宰嚭與夫差問荅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可知第吳太宰名嚭而檀弓陳太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又公然可知

（不時不食）集註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食之傷人大世無稻黍李梅不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亦不能食生殺喫然其也考漢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養強孰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皆指蔬菜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麥今此方人皆能之並無五穀菓實可令強熟者且強熟飢熟亦非不熟也予謂此節以經解經當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聘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朔朝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三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悞若謂上文魚餒肉敗皆傷人一類不成不熟以類相從則下文割不正亦傷人耶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寢衣者寢時所衣卽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卽被彼此互見乃狃一衣字而妄謂祭時所衣誤矣閒考三禮及列代禮志祭服並無寢衣一名且其制不典無可考據古禮衣長毋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而鉤邊令不知有寢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繚戾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然寢後又不可衣于是強解

（疾君視之節）疾君視之東首集註東首受生氣也此又襲鄭註而誤者按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若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閒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

加朝服拖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註徹去褻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繇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閾車上不妄指袗絺綌不

入公門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之食命祭然後祭先飯辨羞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牖下類

（雖蔬食菜羹瓜祭）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先也卽先世爲飲食者故玉藻云惟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圜也觀此則瓜祭二字是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疏食菜羹連言之若云雖疏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薄祭耳孔註三物則疏食菜羹不止二物固爲非是若改瓜作必則并此兩經並見之禮祭而盡廢之矣解經者豈宜有此

朱註所引陸氏卽陸德明也德明作釋文極其誣罔如此必字謂出魯論則何氏集說並稱論非齊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並是瓜字而陸氏唐人乃忽作是說豈非大謬按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楊　默卿臯
何倬　奕卓人　較

論語稽求篇 五

（德行節）史記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雍俱不可考即冉求一人册明于哀公三年為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為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為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為一章所為皇氏者隋唐之間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恩皇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若云曾參有若何以不及則此節所記未審為夫子口語與弟子筆記經貫闕疑不必盤鑿也

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為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行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為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蔡時言

（孝哉閔子騫節）子騫閔損字夫子似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說書家有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

間之甚以為當且呼字亦有謂但人不間言謂是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而人無異詞此係朱註新說從來不如此以朱子新說而又襲之解首句呼字之意則新之又新反于聖經嘉嘆門弟子大旨涉于佻巧恐未必然按不間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間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尊化之故人無間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于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然皆有義理不然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而曰無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溷字則又添出矣從來人無間言皆作人間解無作間異解者善無異詞惡亦可曰無異詞是必上文先有善惡大意而後可以無異承之若空然無間則假如禹無間然可曰無異然乎今人熟于朱註急難理辨試平心探討未有不明然驚厥然返者此不可有先見存也故細繹集註或庶如俗說以孝哉一句屬之人言則下無異詞不必添出特佻巧耳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氏謂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謙辭而已蓋謂孔子五十六為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為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為大夫不知

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為大夫後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即陳恒弒君孔子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為大夫後蓋猶者隨也既為字迎別隨大夫解作做大夫後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猶大夫故曰曾隨大夫後大夫有事則亦乘車後從行不可此與陳恒章曰備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當不知孔子是大夫必曰吾曾做大夫耶

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illegible]）十加二十九在孔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孔子五十六為司寇行攝相事是作[illegible]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皆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衛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于衛實為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為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葉為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為六十三然而是

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即自是以後自楚返衛自衛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尚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僅一年鯉死之論引鄭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遲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則欲記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爲涸載且於闕里志并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徵

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朱注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不知出自何書公然註經以行世猶且自爲疏曰徹則八家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私取其八又曰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未可知也此等說皆可怪之極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即以藉名徹即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無他義若其名徹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章註引鄭康成說亦只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諸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通其率爲十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亦只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之義已耳若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皆可不必大畝終同皆可不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之收之可已孟子所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何君豈孟子所言皆商制與且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若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既無稼善不稼善之殊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須罪民私仍還私須罪吏乎且漢後儒說或涉影響若春秋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况孟子即經也孟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獲有差等故以云使通力計畝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無上下均分則食無多寡矣此真礙理之甚者若此等謬非杜撰亦不可也（趙岐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借助公家之耕曰助耕百畝者徹通十畝以爲賦附徹則貢助徹但異名而實則一法井壤春秋傳爲子殷諸侯之國又不同）

必也正名乎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不知何據竊謂其事可疑有未易遽論定者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衛靈之三十九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爲衛靈四十二年衛靈將卒命立子郢子郢兩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嗣甫立而晉即納蒯聵于戚戚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衛若子弟如子路子貢高柴輩又適俱仕衛衛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晉納蒯聵在衛靈告卒之後衛未告葬即或夫子至衛時在告葬後然春秋列國例書葬卒並無書告祔告祔及作主入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既葬之後卒哭作主必將遷靈于禰廟而春祀之故不父聵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祔祖廟必三年吉禘祧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猶是靈公所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礙稱名成湯既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

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曾祖者謂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有故不立即受國曾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後者有稱爲祖後者有稱爲曾祖後者夫既稱爲後則必越祖父而直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若考廟制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者大抵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爲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繼閔閔雖兄禰弟勿諱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即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從祀）名反此名逆（孔子譏臧文仲縱逆祀）論乎此即名叛（公羊名叛祀）此豈人之無良忘其親而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也乃以不定之名贖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爲孫既禰祖即稱祖爲父也哉太甲奠獨而即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祇見厥祖其爲祖名如故也桓王禰平王于廟未嘗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爲平王之孫其爲孫之名未嘗亡也是以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爲子也然而國語稱納蒯聵時聵禱于鐵中曰文祖襄公昭

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聵甫返國即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特父襄且并南子亦母之君聵之子輒則渾良夫謂聵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聵則藉圃之難輒將出奔時蒯聵已死拳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聵也然且哀十六年蒯聵入衛而旋見弒于己氏至般師子起兩經篡立夫然後輒復返國論聵罪公奉聵于禰廟而祇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是輒何嘗禰父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非禰也各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夫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考廟即禰廟父死稱考）名有然也故數之得罪在桓父不在禰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自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禰爲可易者先祖而後禰躋僖而降閔（見春秋左氏傳）輒有擬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興獻睿宗者（世宗以生父興獻王入廟加廟號見明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爲可易者襄仲之子嬰齊仲之長子而稱兄爲父稱父爲祖（東門襄仲死宣公賜氏仲經書仲遂卒于垂是也其後季文子逐襄仲子歸父而歸父弟仲嬰齊繼之公羊[illegible]以之故設謂嬰齊氏仲也稱父爲數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于父字爲氏遂致大禮致）宋濮王明興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至大禮決裂于載長秋者（見予駁正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舊註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鉦析且使衆有名家者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人尹文子與宋鈃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辯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皆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家而後魏尹文至晉時魯勝註墨辯一書條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辯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所以存者史約四五百言隱顯虛實同異眞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剖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亡者[illegible]子其名不正首足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臣事之名也[illegible]謂也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與後漢荀爽[illegible]爲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非不稱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者況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興師如討貳服叛攻奪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侵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illegible]謂[illegible]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于正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彼此搆兵之際而衆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

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析之蓋拒父一事弟使隱悟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興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而猶待爲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旣立而是年是月晉卽以趙鞅率師納蒯聵于戚衛人以爲蒯聵不子旣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興師入寇義不可納故奮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親心納父不拒蓋古有孫從祖之文且廟制昭自爲昭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梁于蒯聵納戚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弗受者輒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于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蒯聵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言用祖命拒父正是父道之得行于子處）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言立君是王事讓父是家事爲社稷重而拒父正是君之得行于臣處）故當時衛人羣然以拒聵爲能事其拒聵也並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靈公拒逆雖聖門弟子皆以爲然子羔使矣子路結纓恬不爲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爲衛君之問惟夫子竊以爲非在爲衛君章則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固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纂[illegible]之哀會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illegible]）不

是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立後當以禮與大夫卿士同之今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時立郢之說尚是私命更無他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沒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旣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己意議聵子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王父者毋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毋亦有未確者耶則夫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毋亦有可疑而不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輒而曼姑反受輒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改爲師之非實錄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定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衛之勢質之義理証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若猶未是則請後之好學者併駁正焉

集註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此是六年所云十年亦非是

論語稽求篇六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僧開）稿

（[illegible]）較

（冉子退朝章）集註有正名分抑季氏六字旣以私朝爲僭妄而又以爲大夫議政但當與同列議公朝不當與家臣議私室故併爲不知而爲言其事說似可信然國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以外議民政內議國與神事者祭祀之事卽典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私家之事故曰庀家政（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illegible]）則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政并議家事而爲之家臣者則祇得謂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謂私家不當有朝謂議國政者當在公朝不當在私室併譏矣然則夫子何譏焉曰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周禮大宗伯注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與聞之不得而議之若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而非譏（[illegible]）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故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illegible]）子問[illegible]名分道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序。分別何晏謂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而異其名耳。是又傳昭二十五年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

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曰丘不識也。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即與聞之証。

問子西

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曰。或人方物。節不出齊晉。環稱之鄭荊楚聯焉。得連類。況其人皆在定哀以前。無緣未沫可加論。隋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說甚確。而予猶有進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衞道圉鮀。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方攻。殺子西子產之父于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當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梟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即子西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聞人。孰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鬭宜申。任僖文間。謀弑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是九數。與下文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呂覽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鄭。十五年又會鄭。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正義曰衹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此則班爵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較。若據左傳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果是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也。惟九是正字。故屈平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而朱子註天問亦據展喜一語而謂是糾字之通。則以誤據左氏一字而欲遍改諸書中之九字。不亦惑乎。況九會可通糾。會便不通。以下無諸侯字也。陳氏經典稽疑引左氏別文爲証。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九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指計閱會。無非數目。豈有桓公九會歷見羣書。而反謂九是通字。糾是正字者。大凡宋人註書。非無引據。然往往據一廢百。且必廢其正說而據其旁說。即以通字類推之。如佳本讀家。正讀也。其偶然押入灰韻者。旁讀也。乃反毀並皆韻。刪去家韻。遂致兩宋至今。佳（皆）人而無佳（家）人。其註釋諸經。全是此法。不可不察也。

桓公殺子糾

公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穀。穀梁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文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第爲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即管仲所爲。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傅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召忽之死。一以減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事讎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薄昭此語。則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

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兄之漢書與淮南本傳韋昭之註明明白白而故誤襲之以顛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況欲以此誣後世也

管仲鮑叔各傳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未嘗爲君臣也此與唐王珪魏徵不能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故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皆其臣也王魏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此非臣事高祖之比今若不以高祖爲其主而各欲死于所事其或亂之前高祖遷王魏于秦府則戰鬬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最當據此則二公子之傳受命在君何傳一子本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爲君何讎之有若夫荀息之死春秋嘉之則又與忽異矣晉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況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弒而荀息爲殉齊則僖未嘗以糾爲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未爲儲且未繼爲君何殉之有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借時用與夫子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蓋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駁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貴次玉以爲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

氏之父非鉏刻陵遂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聊耳此借召忽事以証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徒死同此事君致身所以尚云未學也後儒但游事功不度時勢而于大義所在則單辨兄弟以較是非夫人各爲其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不特引據不確即其論亦甚不當乃欲以此定王魏之罪豈非冤乎

陳成子弑簡公章

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裏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胡堂諸纂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與暨以衆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爲齊弱一問存解君之疑振君之怯忻君之利誘君之聽顧而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儒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處而儒者以爲不正名義徒論勝負非聖人之言則必猶敵壓境危亡呼吸而儒臣進策尙曰修文德舞干羽然後可也大君臣主客自有膈膜任袁公強弱一問較計彼此此不必盡庸君退諉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愼重量已量敵正非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框之則不惟與勢難辨且于子之

伐之一問答東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諱君亦何可使問答不當如此

蘧伯玉使人節

集註引莊周云言謂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以此爲寡過之証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如此此必任強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適衛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以百年既耄未能寡過之人而引六十而化以爲証莊周之言何足據也且化亦非寡過通化亦何易也紫陽釋論云寡致役于此長年之說

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節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証此與半山日子不試故藝正同其不署子曰者以彼有各章首語故加子曰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無謂且此原係艮卦象詞不加象曰字則襲他人語爲己語又無其事因有據宋儒說是說以爲彖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誣矣夫子作十翼大象者十翼之一耳

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語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証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則春秋穆姜筮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即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即春秋臼季相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其言而過其行非謂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行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且從來無以謙言爲恥其言能行爲過其行者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即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憲慨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恥言過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七人矣）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子以作者之謂聖強以羲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爲非是矣黃瓊上與果就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

（子問公叔文子）集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此襲集解引孔安國註而致誤者考春秋衛大夫並無此名惟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曾爲孟明左氏稱其爲子桑之忠者子桑即枝字也若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見禮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名發始知枝即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即發之誤拔與發字音又相近也朱氏集註極自用至于前人道說處則直受不辭以致舉世蒙蔽康熙丙子舉浙江鄉試出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題中式士子皆公然稱公孫枝上下彼我冬烘然且歷引檀弓衛國多難夫子以死衛寡人并諡貞子一事行于文間按文子無此事此係衛公子荊論語所稱善居室者實親身爲之而世多不曉左傳靈公避齊豹之難其驂乘過齊氏時華寅與公子南楚以身蔽靈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即荊字則以死衛衛君者華寅公子荊也若其諡貞則以北宮喜與齊氏同起作亂而喜能反正攻殺齊氏故于其死時諡曰貞子是時文子不與難且安得有諡貞子事

（知之）錢虞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莊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賤者所有事哉其言甚辨自朱註誤解仁守攸作易本義引陸德明釋文晁以道僞古易說將夫子繫詞傳何以守位曰仁仁字改作人字大顚諸仁藏諸用夫子之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之也自此一誤解一改經致夫子易傳論語兩下反覆評譚有位之意皆滅沫矣惜哉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蓋知及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指有位者言即得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李成晗之載　陸壽文端　較

論語稽求篇七

（祿之去公室章）祿去公室卽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三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詘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子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文猶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于此祿去政逮十字鑿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卽康成註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爲五世而集註遵之今經典稽疑翻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爲斷而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墨二公所定

世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墨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卽代武立悼子未嘗爲卿也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疑者盧東元荷亭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解此四世爲公之四世爲成襄昭定則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時且于上一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矣或曰漢五行志又云季氏萌于釐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民無德而稱焉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魯論齊古論齊論作得字者卽註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指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德也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卽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本則仍改德字遂難分辨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此章有德字者此何意也況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句仍是費解豈夷齊是異與抑異于齊景公與

（吾豈匏瓜節）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卽瓠也然而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爲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而衞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不能供濟爲言蓋植物以可食爲有用俗謂無用往往以瓠瓜目之爲不可食也故集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匏瓜星名懸而在故王粲登樓賦有云懼匏瓜之空懸與井渫之不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食則總是一意不知集註何所見而誤襲人說曰其不可破如此

（虞仲）舊註不明註爲何人集註以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此似有誤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奔荊蠻太伯自立爲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卽爲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章弟中于河北之虞（中仲古通字稱仲稱仲本仲子稱中子也）則虞仲初本名仲而以其封虞始名虞仲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七年子服景伯謂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

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故也其所指虞仲即仲雍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公未嘗封魯也（漢食貨志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公羊傳以洪則周公之灑平日不之魯也父周公稱周公子伯禽封魯爲魯公故論語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而左傳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正同魯公始封魯而可曰文之昭則虞仲始封虞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明云周公監二代之不咸大封同姓以翼我周室而遂曰魯衛毛聃云云者爲指周公言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自班孟堅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荊蠻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即仲雍而後之作系譜者註左傳者直註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勾吳自有國號而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前預知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此皆不通之至者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焉知未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荊吳作隱居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究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遠至班史稍後究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即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即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乃以偶不備點之故自至今若而後之沿誤者竟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

（太師摯適齊章）太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

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爲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志文此段實本尚書大誓文史記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即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則此明係尚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犇走逃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而世多不解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尚書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爲論者始以今地實計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況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況蔡爲包犧舊墟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諏于蔡原註蔡公殷臣而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況太公封齊有萊人謂齊地營邱難得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強齊之名著在周前又況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氏弗忍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後儒少見多怪而師古諸註又不能斷遂致以尚書古經據若罔聞反杜撰爲夫子正樂樂官犇散之說夫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樂官何從知之且春秋時事係左邱明目擊所記雖纖毫必載豈有如此大事而不一書再書者何貿貿也

太師摯于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此師摯又起一人雖關雎爲周南之詩正在紂與文王之時然此是舊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是公孤名太師箕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王子比干囚箕子語則按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犇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者等殺或不相遠此有四飯非稱侯可知

（周有八士節）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此本鄭康成說或曰宣王時人此本馬融劉向說然總無考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爲證此庶外傳之有徵者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兄弟八人即在虞五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除無他見如謂八虞即南宮氏子則适非虞官且晉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則有八虞外別有南宮氏難强同矣況八虞八士有名無氏　每多此等至于一母四乳則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命即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

命若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宋人講學恥言禍福而獨于此節反以知天命爲非此何說與顏、晦伯、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眞漢儒、有師承之言、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論語稽求篇四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爲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採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註者也其中有強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卽予鱄諸學炙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訓學爲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不見其然有牛是牛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註引季氏旅泰山固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註材爲桴材殊非事理卽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諸韋昭國語註未爲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註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俞不仕文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詳解爲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竝立兼採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諸家竝存之義也

論語稽求篇四卷

胡玉縉撰

其中有强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即至鱓諸學炙棗齊學亦無異訓朱子注學爲效原無甚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因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謂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注材爲桴材殊非事理卽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剷材爲裁蓋本諸韋昭國語注未爲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注不幾於侮聖言乎

李慈銘桃華聖解盦日記云此書佳處固多然如謂哀公問社是問社主宰我答以社名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是臆造典故絕無依據謂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是喻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於人罔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字如孟子生斯世也之生言人之生於斯世與世相接以直道故也若誣罔而猶在人世是倖免耳其說皆不甚異皆往而故作迂曲至若唐棣之華二節皆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漢儒因有反經合道之說何氏集解反喻權道之反此先儒舊說之不可從者取詩中一反字以喻道之不可反聖門說詩絕無此例皇邢二疏皆謂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獨先開而後合以喻權道之爲用先反而後順此卽後世辭賦家取義亦無若此之纖巧蓋漢人傳論語者此處偶失分章遂因而附會之其說實不可通當以朱子分章爲正毛氏必申舊說引王祥傳爲證謂祥臨殁屬後人使不澣濯不含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禫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於道故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合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證案晉書王祥傳祥著遺令訓子孫先言生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故自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以至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皆言終制之事其下自言行可復信之至也至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乃是訓子孫之辭與上截然兩事辭意亦絕不相涉毛氏任意割裂强相比附其謂晉書亦無人能讀耶又若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疏皆無異說朱子謂倦如誨人不倦之倦以傳與倦皆指教者言尤爲直截毛氏謂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傳者符傳券者契券以喻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案說文券下从力古倦字券下从刀契也券券迥然兩字疲倦之倦可作券未聞書券之券可作倦也乃又引考工記輈人左不券鄭注謂券字卽今倦字可驗案考工記本作終日馳騁左不楗杜子春云楗讀爲蹇書楗或作券康成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也是正謂券卽罷倦字鄭君並與許同卽楗爲楗頭蹇爲蹇倦亦皆倦極之意與契券何涉而强改經文注文以就己說其謂周禮亦無人能讀耶此等恃其博辨疑誤後人不可以不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一七
作者=
页数=781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